中華大典

文學典

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文學典·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80643—937—1

Ⅰ. 中… Ⅱ. ① 中… ② 中… Ⅲ. ① 百科全書—中國 ② 文學史—中國—魏晋南北朝時代 Ⅳ. Z 227 I 209. 3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5076 號

ISBN 978-7-80643-937-1

9 787806 439371 >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中華大典·文學典

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排版：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八八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三七）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安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一四四　字數：五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版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一二〇〇

定價（全二册）：一二〇〇圓

南朝文學部

主　編：黃進德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文選 ……一一一
玉臺新詠 ……一七二
體類
元嘉體 ……一九一
永明體、齊梁體 ……一九一
宮體 ……一九三
徐庾體 ……一九四
作家
宋
范泰 ……一九六
王叔之 ……一九七
王歆之 ……一九七
卞伯玉 ……一九八
丘淵之 ……一九八
檀道鸞 ……一九八
釋法顯 ……一九九
鄭鮮之 ……二〇〇
何承天 ……二〇一
裴松之 ……二〇四
傅亮 ……二〇六
宗炳 ……二〇九
孔甯子 ……二一〇
孔欣 ……二一一
王韶之 ……二一一
何尚之 ……二一三
謝瞻 ……二一五
謝靈運 ……二二二
顏延之 ……二九三
沈慶之 ……三二〇
謝晦 ……三二一
殷景仁 ……三二三
徐爰 ……三二五
陸凱 ……三二五
劉義慶 ……三二六
范曄 ……三三九
范廣淵 范廣 ……三五九
謝惠連 ……三五九
劉義隆 宋文帝 ……三六九
荀昶 ……三七一
荀雍 ……三七二
袁淑 ……三七二
張暢 ……三七五
王素 ……三七七
何偃 ……三七七
劉義恭 ……三七八
王微 ……三八〇
鮑照 ……三八二
江智淵 江智深 ……四二二
殷淡 ……四二三
何長瑜 ……四二三
顏師伯 ……四二四
謝莊 ……四二五
鮑令暉 ……四三一
湯惠休 釋惠休 ……四三三
劉敬叔 ……四三五
許瑤之 ……四三六
袁粲 ……四三七

顏竣……四三九
王僧綽……四四一
王僧達……四四二
周朗……四四四
劉駿宋孝武帝……四四五
劉鑠……四四八
湛茂之……四五〇
劉誕……四五一
吳邁遠……四五二
劉彧宋明帝……四五三
伍輯之……四五五
釋慧琳……四五五
劉俣……四五六
蕭璟……四五七
東陽無疑……四五七
沈懷文……四五七

齊

伏曼容……四五九
王僧虔……四五九
蘇侃……四六一
祖沖之……四六一
劉善明……四六二
褚彥回褚淵……四六三
卞彬……四六六
蕭道成齊高帝……四六七
丘巨源……四六九
丘靈鞠……四七〇
劉虬……四七〇
王仲雄……四七一
陸慧曉……四七一
蕭賾齊武帝……四七二
周顒……四七四
王秀之……四七六
張融……四七六
袁彖……四八〇
何昌寓……四八一
孔稚珪孔珪……四八二
韓蘭英……四八六
柴廓……四八六
釋寶月……四八六
虞羲……四八七
劉祥……四八八
王琰……四八九
王思遠……四九〇
王僧祐……四九一
王儉……四九二
徐孝嗣……四九七
蕭長懋……四九九
劉繪……四九九
劉瑱……五〇一
蕭子良……五〇二
謝朓……五〇六
江孝嗣……五五〇
江奐……五五一
蕭鋒……五五一
謝超宗……五五一
王融……五五三
陸厥……五六〇
蕭鈞……五六二
蕭子隆……五六二
虞炎……五六四
虞通之……五六四
顧恩……五六五
顧歡……五六五
王寂……五六六
王巾王簡棲……五六七

梁

釋寶誌保誌……五六八
何點……五七〇
謝朏……五七二
沈約……五七三
江淹……六〇一
釋僧祐……六三三
鮑泉……六三五
江洪……六三六
何胤……六三七
范縝……六三八
范雲……六四〇
傅昭……六四五

宗夬……六四六
陶弘景……六四六
曹景宗……六六一
釋智藏……六六三
任昉……六六四
周興嗣……六七八
費昶……六八二
孔翁歸……六八二
袁昂……六八二
劉峻（劉孝標）……六八四
高爽……六八九
丘遲……六九〇
蕭衍（梁武帝）……六九三
蕭正德……七〇三
王僧孺……七〇四
柳惲……七〇九
蕭琛……七一二
鍾嶸……七一三
徐勉……七一九
釋法雲……七二二
劉勰……七二二
江革……七四五
王曼穎……七四七
吳均……七四七
周捨……七五四
裴子野……七五五
陸倕……七五七
何敬容……七六〇
蕭巡……七六二
吳孜……七六二
虞騫……七六二
蕭洽……七六二
徐摛……七六三
殷芸……七六四
何遜……七六六
褚澐……七七八
張率……七七八
謝幾卿……七八〇
劉之遴……七八〇
王暕……七八二
到溉……七八三
到洽……七八四
陸罩……七八五
庾仲容……七八六
劉杳……七八七
謝舉……七八七
王籍……七八八
王泰……七八九
劉孝綽……七九〇
劉顯……七九四
王筠……七九六
劉苞……八〇〇
何思澄……八〇〇
殷鈞……八〇一
蕭子暉……八〇二
劉孺……八〇三
蕭子範……八〇三
劉潛（劉孝儀）……八〇五
蕭子顯……八〇六
蕭子雲……八一一
朱异……八一三
伏挺……八一五
庾肩吾……八一六
劉遵……八二一
張嵊……八二二
王規……八二三
劉孝勝……八二三
徐悱……八二三
劉令嫻（徐悱妻）……八二五
何子朗……八二七
劉孝威……八二七
釋慧皎……八二九
蕭孝儼……八三一
王錫……八三一
張纘……八三二
劉孝先……八三四
謝微（謝徵）……八三五
蕭統（昭明太子）……八三五
蕭綜……八四七
蕭綱（梁簡文帝）……八四九
孔燾……八六一

褚翔……八六一
蕭綸……八六二
蕭紀……八六四
蕭繹梁元帝……八六五
沈繇……八七六
顧協……八七六
沈旋……八七七
沈趨……八七七
韋黯……八七七
紀少瑜……八七八
王訓……八七八
陸雲公……八七九
江從簡……八七九
劉緩……八八〇
劉邈……八八〇
蕭推……八八一
蕭賁……八八一
王臺卿……八八一
王偉……八八二
江祿……八八三
徐防……八八三
徐君蒨……八八三
朱超朱超道……八八三
王氏衛敬瑜妻……八八四
戴暠……八八四
李鏡遠……八八五
車敷……八八五
王樞……八八五
湯僧濟……八八五
鄧鏗……八八五
聞人蒨……八八五
甄固……八八六
惠慕道士……八八六
庾成師……八八六
王金珠……八八六
包明月……八八七
沈滿願范靖妻……八八七
陳
周弘正……八八八
釋曇瑗……八九〇
周弘直……八九一
沈炯……八九一
沈衆……八九四
虞寄……八九四
釋惠標……八九五
釋洪偃……八九五
張種……八九六
徐陵……八九七
陸山才……九〇五
孔奐……九〇六
徐伯陽……九〇八
祖孫登……九〇八
岑之敬……九〇九
顧野王……九〇九
江總……九一一
張正見……九二〇
蕭銓……九二四
徐孝克……九二四
阮卓……九二五
傅縡……九二五
姚察……九二七
謝貞……九二九
陸瓊……九三〇
陸玠……九三〇
陸瑜……九三一
蔡凝……九三二
陳叔寶陳後主……九三二
沈婺華沈后……九四〇
何胥……九四一
陳昭……九四一
劉刪……九四一
賀循……九四一
陳暄……九四二
伏知道……九四三
陰鏗……九四三
褚玠……九四八
李爽……九四九
孔範……九四九
蘇子卿……九四九
蕭驎……九五〇

蕭琳……九五〇
吳尙野……九五〇
吳思玄……九五〇
賈馮吉……九五〇
高麗定法師……九五〇
賀力牧……九五〇
蕭淳……九五〇
徐湛……九五一
陽縉……九五一
孔魚……九五一
王瑳……九五一
韋鼎……九五一
潘徽……九五二
殷謀……九五二
虞荔……九五二
杜之偉……九五二
陳少女……九五三
〔附〕樂昌公主……九五三
南朝樂府俗曲……九五三

總論

論述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 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序》（卷首） 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暐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爲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胡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已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遼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率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並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爲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荆玉。但井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又《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出三藏記集》卷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爲言蹄，言爲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爲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爲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鍼殳。名實雖繁，爲用蓋尠。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爲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於梵音爲語，單複無恆，或一字以攝衆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衆義十有四音，名爲字本。觀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以長短爲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爲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爲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

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爲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兔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蝨，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國舊經，而有「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衆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衆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奧，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之失耳。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亹亹以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戎，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爲美，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爲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祐竊尋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胡、漢分音；義本不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興於西方，末譯行於東國，故原始要終，寓之記末云爾。

劉勰《文心雕龍》卷二《明詩》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又卷六《通變》 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又《定勢》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略】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趣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又卷九《總術》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果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

又《時序》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飈言讚時，請寄明哲。

又卷一〇《物色》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

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裴子野《雕蟲論并序》（北宋本《通典》卷一六） 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賈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略】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肇峴，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鍾嶸《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略】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略】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略】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音爾。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爕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

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又《詩品》卷中《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又《梁衛將軍范雲　梁中書郎邱遲》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邱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又卷下《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曄》　才難，信矣。以康樂與羊、何若此，而□令辭，殆不足奇。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又《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雕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又《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宋越騎戴興》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縉紳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又《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康)、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賁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又《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又《齊黃門謝超宗　齊溥陽太守邱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熙》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嘗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惟此諸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移，顏諸暨最荷家聲。」

又《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又《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距多也。」

又《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又《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又《齊記室王巾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又《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迴出。

又《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釋慧皎《譯經論》(《高僧傳》卷三)　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略】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振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響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圖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愆，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賈腦之厄，比干雖忠謇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間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胸衿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又《義解論》（《高僧傳》卷八） 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眞。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傳眞。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眞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意，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輦。輿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眞，開雲顯報。其後荊陝著名，則以冀、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美焉。

又《經師論》（《高僧傳》卷一三） 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爲樂；設讚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飈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

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簫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酌酌科例。存倣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雁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鳥馬踡跼；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夔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悅忽，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眞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唄。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綰。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簫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

又《唱導論》（《高僧傳》卷一三）　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爲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後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搉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二技，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如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氛，燈惟靖燿，四衆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之謂耶？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

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

蕭繹《金樓子》卷四《立言》　至於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輯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又《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何遜》引）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南齊書》卷二三《褚淵王儉傳論》　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略】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閒，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又《傳贊》　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又卷四七《王融謝朓傳論》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又《傳贊》　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又卷五二《文學傳論》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學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又《傳贊》　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王通《中說》卷三《事君篇》（存目）

何之元《梁典總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　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豔，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

李諤《上隋文帝革文華書》（《隋書》卷六六《李諤傳》引）（存目）

佚名《文筆式》（《文鏡秘府論・西卷・文筆十病得失》）　製作之道，唯筆與文：文者，詩、賦、銘、頌、箴、讚、弔、誄是也；筆者，詔、策、移、檄、章、奏、書、啓等也。即而言之，韻者爲文，非韻者爲筆。

《梁書》卷一三《范雲沈約傳姚察論》　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又卷一四《江淹任昉傳姚察論》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又卷三三《王僧孺等傳姚察論》　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又卷三七《謝舉等傳姚察論》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又卷四〇《司馬褧等傳姚察論》　司馬褧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又卷四一《王規等傳論》　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又卷四三《韋粲等傳論》　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又卷四九《文學傳序》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陳書》卷三〇《蕭濟陸瓊顧野王傳綜傳論》　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綜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綜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又卷三四《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又《文學傳論》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如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南史》卷一五《傅亮徐孝嗣傳論》　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其之効也。

又卷一九《謝晦等傳論》　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

臣道。博陸所愼，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恆、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又卷二〇《謝弘微傳》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尙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尙，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愼。」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卽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又卷二一《王弘等傳論》 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原闕〕

又卷二二《王曇首等傳論》 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又卷二八《褚彥回等傳論》 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賣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又卷三〇《何尙之等傳論》 尙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晳之赴慧景，子季之矯敬沖，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尙，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又卷三二《張暢等傳論》 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己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又卷三四《顏延之等傳論》 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略】顒、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又卷三九《劉繪等傳論》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毒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又卷五七《沈約等傳論》 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躓，亦鳳德之衰乎。縝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又卷五九《江淹等傳論》 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又卷六三《王僧辯傳論》 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爲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弈棋。

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又卷六九《沈炯等傳論》 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又卷七二《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還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魏徵《梁書》卷六《本紀總論》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略】大脩文敎，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略】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顚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略】(元帝)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又《陳書》卷六《本紀總論》 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敎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又《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集)總論》 (存目)

又卷七六《文學傳序》 (存目)

劉孝孫《沙門慧淨詩英華序》(《全唐文》卷一五四) 逮乎顏、謝摛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略】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存目)

又《樂府雜詩序》 (存目)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啓》 (存目)

李善《上文選注表》(《文選》卷首) 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鶩，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楊炯《王勃集序》(《楊炯集》卷三) 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群材，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

劉知幾《史通》卷四《內篇・論贊》 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略】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偃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略】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略】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略】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略】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

又《序例》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略】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

又卷一〇《雜述》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略】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略】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稿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略】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又卷一八《雜說下・諸史》 自梁至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淸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義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淸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闇；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爲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王昌齡《詩格》（《文鏡祕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詩有飽肚狹腹，語急言生，至極言終始，未一向耳。若謝康樂語，飽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縱橫。鮑照言語逼迫，無有縱逸，故名狹腹之語。以此言之，則鮑公不如謝也。

又 詩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眞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爲高手。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如此之例，卽是也。中手倚傍者，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此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

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李白集校注》卷一一） 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淸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又論詩曰（孟棨《本事詩・高逸》引） 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

杜甫《春日憶李白》（《杜詩詳注》卷一） 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又《江上値水如海勢聊短述》（《杜詩詳注》卷一〇）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略】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

又《解悶十二首》七（《杜詩詳注》卷一七）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劉秩《選舉論》（《全唐文》卷三七二） 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捨學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群鈔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臺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略】原失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

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

劉太眞《與韋應物書》（《全唐文》卷三九五） 宋、齊間，沈、謝、何、劉，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

殷璠《丹陽集序》（《唐人選唐詩新編・丹陽集》卷首） 李都尉沒後九百餘載，其間詞人，不可勝數。建安末，氣骨彌高，太康中，體調尤峻，元嘉觔骨仍在，永明規矩已失，梁、陳、周、隋，厥道全喪。蓋時遷推變，俗異風革，信乎人文化成天下。

杜確《岑嘉州集序》（《岑參集校注》卷首）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

高仲武《唐中興間氣集序》（《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興間氣集》卷首） 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失于浮遊，《玉臺》陷于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嘆也。

馮伉《和權載之離合詩》（《全唐詩》卷三三〇） 車馬退朝後，肇懷在文友。動詞宗伯雄，重美良史功。亦曾吟鮑謝，二妙尤增價。雨霜鶴唳天，匝樹鳥鳴夜。覃思各縱橫，早擅希代名。息心欲焚硯，自靦陪群英。

皎然《述祖德贈湖上諸沈》（《全唐詩》卷八一六） 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內重嘉聲。雪飛梁苑操奇賦，春發池塘得佳句。世業相承及我身，風流自謂過時人。【略】昔時軒蓋金陵下，何處不傳沈與謝。綿綿芳籍至今聞，眷眷通宗有數君。誰見予心獨飄泊，依山寄水似浮雲。

又《詩式》卷一《明四聲》 樂章有宮商五音之說，不聞四聲。近自周顒、劉繪流出，宮商暢於詩體，輕重低昂之節，韻合情高，此未損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

又《跌宕格二品・越俗》 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遊僊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厓肩。」鮑明遠《擬行路難》：「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顦顇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蝗，豈憶往時（一作日）天子尊。念茲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又十萬卷叢書本《詩式》卷四《論齊梁詩》 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原奪）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一作賦）黃河。」庾肩吾詩：「秦王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寖，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鷓鴣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無間然矣。

又卷五《立意總評》 前無古人獨生我，思驅江、鮑、何、柳爲後輩。於其間或偶然中者，豈非神會而得也？其例曰：【略】鮑昭「剉蘗染黃絲，棼亂不可治。」吳（筠）（均）「鵾雛若上天，寄聲謝明月。」【略】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送歸客，瀟湘逢故人」之例是也。詩人意立，變化無有倚傍，得之者懸解其間。若論降格，更須評之，如：潘岳《悼亡詩》「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思之極也，雖有依倚，吾無恨焉。如「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斯（一作思）不及矣。

又《詩議》（《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且文章關其本性，識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識微者，句佳而味少。是知溺情廢語，則語樸情暗；事語輕情，則情闕語淡。巧拙清濁，有以見賢人之志矣。抵而論，屬於至解，其猶空門證性有中道乎。何者？或雖有態而語嫩，雖有力而意薄，雖正而質，雖直而鄙，可以神會，不可言得，此所謂詩家之中道也。又古今詩

人，多稱麗句，開意爲上，反此爲下。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阻」，此情句也。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物色帶情句也。【略】又有人評古詩，不取其句，但多其意，而古人難能。予曰：不然。旨全體貞，潤婉而興深，此其所長也。請復論之，曰：夫寒松白雲，天全之質也；散木臃腫，亦天全之質也。比之於詩，雖正而不秀，其臃腫之林。《易》曰：「文明健」，豈非兼文美哉？古人云：「具體唯子建，仲宣，偏善則太沖，公幹，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鮮能兼通。」況當齊、梁之後，正聲浸微，人不逮古，振頹波者，或賢於今論矣。

白居易《與元九書》（存目）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存目）

李商隱《漫成三首》（《李商隱詩歌集解》卷一） 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　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顧陶《唐詩類選序》（存目）

李德裕《文章論》（存目）

皮日休《松陵集序》（存目）

又《劉棗強碑》（存目）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存目）

王贊《玄英先生詩集序》（存目）

韓偓《香奩集自序》（《玉山樵人集》附）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却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

《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傳序》 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

徐鉉《成氏詩集序》（《徐公文集》卷一八） 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

孫何《文箴序》（存目）

姚鉉《唐文粹序》（存目）

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仇兆鰲《杜詩詳注》附）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楊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鬬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錙銖；眞粹之氣，殆將滅矣。

釋智圓《聯句照湖詩序》（《閑居編》卷二九） 古之爲詩，聯句無所羈束，意既盡矣，辭亦終焉，故無邪之理明，麗則之文著。自齊、梁而下，限以偶對聲律。逮于李唐，拘忌彌甚。故有辭有餘而理不足，理可觀而辭無取，兼美之難，不其然乎。

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范文正公全集》卷九） 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風俗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中 古人語自有稚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邱。」雖有意緒，雖亦純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龔鼎臣《東原錄》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崧論詩《答徐巡官》，其略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申，雖興言必達，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是以讀《騶虞》之章，知歧周之盛德，誦芍藥之句，識鄭、衛之淫聲。如《巡官送賓》云：「蟾桂三春捷，雞林一國榮。」則知皇澤之被於遠人，素風之漸於殊俗。又若《貽友》云：「詩至道長樂，生來貧卻閒。」知尺璧輕於寸陰，千金賤於一字。如崧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高承《事物紀原》卷四《律格》 《本事詩》載李白歌詩云：「梁、陳以來，艷藻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唐《宋之問傳》曰：「建安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則律格之始原於約、信，而成於沈、宋也。

又《聯句》 自漢武爲柏梁詩使羣臣作七言，始有聯句體。梁《何遜集》多

有其格。唐文士爲之者亦衆，凡聯一句或二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則又聯句之體也，其事見於《夏書・五子之歌》。始於漢武柏梁之作而成於何遜也。

又《唱和》 帝舜與皐陶乃賡載歌，則唱和之初也。亦本於《詩》之《籜兮》「倡，予和女」之義。其事新見於齊、梁時，顏延年、謝元暉始之也。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

又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過反。）假對、變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鷄」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存目）

又《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惟演、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蘇軾詩集》卷六）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國風漢魏六朝上》引） 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鷄鳴高樹巔》但詠鷄，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

又 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蔼，湖荇曄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

孔平仲《續世說》卷二《文學》 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又卷四《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潘淳《潘子眞〈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國風漢魏六朝下》引） 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舡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蟏蛸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興焉。」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流清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綃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李復《回周沚法書》（《潏水集》卷三） 承諭《滕王閣記》，此不足稱也。唐初文章，沿江左餘風，氣格卑弱，殊無古意。庾信作《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後人愛而效之。【略】凡爲文，須是理勝。若庾肩吾與其子信，徐摛與其子陵，皆有辭筆，江左未盛稱之，此皆不足法，舊史言「爲文之罪人」，故唐之後來，無人作此等語。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怒張」一作「詬怒」。）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

范溫《（潛溪）詩眼》（《竹莊詩話》卷一《講論》引）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

唐庚《書三謝詩後》（《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五）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于此可以觀世變也。

又《唐子西文錄》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許顗《彥周詩話》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于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吳幵《優古堂詩話·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又《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 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庾、沈同時人。

又《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玄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玄暉，而遠勝僧孺。

又《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黃徹《䂬溪詩話》卷三 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近人兼用之。

又卷五 顏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與本傳不同。傳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爲委巷中歌謠耳。豈惠休因爲延之所薄，遂爲「芙蓉」「錯鏤」之語，故史取以文飾之耶？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

又卷九 齊謝朏出守建安，于宣猷飲餞，並召時才賦詩，用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古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

佚名《北山詩話》七〇 謝宣城云：「澄江靜如練。」康樂云：「池塘生春草。」吳武陵云：「楓落吳江冷。」薛道衡云：「空梁落燕泥。」此皆名世之語，方知古人不難到，但勉之而已。

佚名《丹陽集》（《詩話總龜後集》卷一一《評論門》）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蔡絛《西清詩話》卷上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霽月與嫦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岩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旗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學者當知，古人所謂須機杼自成一家風骨，不可與人同生共活也。

王觀國《學林》卷八《李杜》 「澄江淨如練」，謝玄暉佳句也。李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張祜有詩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祜嘗以此自負，然其實用陳後主所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君」者也。詩人蹈前塵，雖

作者猶不免焉。

又《大刀》　蓋自《雅》、《頌》不作，迄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爲此態者，悉取閭閻鄙媟之語，比類而爲之。詩道淪喪，至于如此，誠可歎也。

又《四聲譜》　觀國按：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于聲調，氣格卑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網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尚襲江左之風，雕鶩磔裂，殊乏純古之音。韓愈學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爲「諸」，而已切爲「耳」，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突鸞爲「團」，屈陸爲「曲」，鶻崙爲「渾」，鶻盧爲「壺」，忒瞰爲「太」，咳洛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何水曹集後》　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逸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疏樹飜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遰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鏤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又卷下　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詞，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又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又《玉澗雜書》（涵芬樓本《說郛》卷八）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用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方」者，比次頗新巧。古詩用工，初不在韻。王筠蓋欲自出奇，後遂爲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

吳聿《觀林詩話》 漢武《柏梁臺》，羣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叙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警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體。雖無規儆之風，亦無佞諛之辭，獨叙叨冒愧慚而已。近世應制，爭獻諛辭，褒日月而諛天地，唯恐不至。古者賡載相戒之風，於是掃地矣。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 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皆一時所見，發於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評之云：「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顏、謝椎輪，雖表學問，而泰始化之，寖以成俗。當時所以有書鈔之譏者，蓋爲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語無空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迹者，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詩之重用韻，音同義異者，古人用之無嫌，如《民勞》詩一章用二「休」字韻是也。

又卷下 客或謂予曰：「篇章以故實相夸，起於何時？」予曰：「江左自顏、謝以來，乃始有之，可以表學問而非詩之至也。觀古今勝語，皆自肺腑中流出，初無綴緝工夫。故鍾嶸云：『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所論爲有淵源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 蔡絛《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又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鬬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又 杜子美《一百五十夜對月》詩「想像顰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顰」，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又 「憶昔庾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凰之戲，非僧虔也。

又 《樂府雜錄》載：「笛，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略】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略】皆不悟其失耳。唯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略】亦謂笛有二曲也。

又卷五《辨誤》 《離騷》曰：「溢颰風兮上征。」左太沖《吳都賦》曰：「翼颰風之颲颲。」班固曰：「颰，疾也。」然則颰風者，疾風也。謝玄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颰。」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颰。」注曰：「曾颰，高風也。」二謝以颰爲風，何耶？

又卷六《事實》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玄暉：「猶霑餘露團。」庾信《挹得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又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眞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繁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

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彊半在銀牀。」

又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遍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又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又卷七《事實》《潘子眞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干)(干)文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幾》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又　梁沈約《應詔詠絮》詩云：「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又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又卷八《沿襲》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略】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又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貽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又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暮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又　蔡絛《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取此。沈約《登玄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庾、沈同時人。

又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玄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玄暉，而遠勝僧孺。

又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又卷九《地理》《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瞻，見群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

又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州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吳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峰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

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槩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又卷一〇《議論》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又《復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下》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東坡二》引） 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皐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皐路，相迎巧笑間。」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皐事故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皐，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眞可謂得《傳》意。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存目）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垩，目無膜爾。鼻無垩，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

又卷二 《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又卷六 《何彼襛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孺爲《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珥，歸妾與君裘」。江總爲《姬人怨服散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又 縣字有平去二音：如宮縣之縣者，樂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摐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邪？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皇慈更轍縣。」則當作平聲押。

又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襄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且奭康世功，蕭曹佐甿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洪邁《容齋續筆》卷三《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

又卷五《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夏、幷、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謐、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又《三筆》卷一六《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張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

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楊萬里《書王右丞詩後》（《誠齋集》卷七）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又《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絕句》二（《誠齋集》卷二二）　遮莫蟠胸書似山，更饒落筆語如泉。陰、何絕倒無人怨，卻怨渠儂祕不傳。

又《洮湖和梅詩序》（《誠齋集》卷七九）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略】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略】予賞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疎影橫斜」之句哉。

又《誠齋詩話》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何遜）「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　齊、梁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龔頤正《芥隱筆記》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村」、「大江靜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煙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飜。」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梁書一・武帝》　梁武本出諸生，有勝流之目，與沈約、謝朓、王融、任昉追逐上下。初起，能決策不反顧，遂乘摧枯之勢以定大事，未有如此之易者，蓋逢其時也。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舉人材，不隔前後，賞士愛文，意無厭斁，博雅通經，精義不窮。不特江左人主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也。

又卷三三《梁書二・庾肩吾》　《庾肩吾傳》載梁簡文時，文士庾肩吾、徐摛、陸杲、劉遵、劉孝儀、孝威及肩吾子信、摛子陵、張長公、傅弘、鮑至等，及謝朓、沈約新變之文，「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又簡文《與湘東王書》，言「此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至謂「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言「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文詞之盛衰，在上所好惡。魏武父子既成建安之體，而昭明兄弟功力不減，觀其所主如此，士人安得不風靡。況信與陵皆擅一時盛名，此所以流變至今，如百川到海，無復歸源之日。後世隨時移改，或詞致小異，自謂復古，然皆脫沈、謝本子不得，蓋亦未嘗深考故也。如上世歌詩，其可取法固多矣，奚必沈、謝乎。

又《文學》　按梁世文士之盛，雖格力不逮建安，而華靡精深，衆作林起則過之。後世雖云接周、漢之風流，然豈能反齊、梁之氣習。學者當深考。

又《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三（《葉適集》卷八）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七《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

又《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

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凫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烏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又《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衮赤舄」、「鉤膺鏤鍚」、「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之類是爲。

又卷一九《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鐃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鷥」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又卷二〇《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僕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爲「黃雲」耳。僕嘗謂晋、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詩，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即《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又卷二三《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又卷二六《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即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又卷二九《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惜，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梧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張鉉《仕學規範》卷三六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

度，鶯鶯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劉宰《李氏棣華酬唱集序》（《漫堂文集》卷一九）　選詩惟謝氏弟兄唱酬獨多，春草池塘之句，至相感發於夢寐間，則其相與之情可知。然夷考其實，則宣遠、靈運、惠連，但群從耳。杜子美篤愛其弟，別則憶，見則喜，得其消息則喜，聞其將至則又喜，俱見於詩，而其弟曾不能出一語。與嚴武、岑參等作，並編集中。晉二陸、本朝蘇長公、少公同氣之間更相迭和，金玉鏗鳴，眞可陵轢謝氏，而使子美之弟愧死。

韓淲《讀鮑謝詩》（《澗泉集》卷四）　山水能娛人，清氣溢方州。曳杖僧坊側，積潦看橫流。風光草際變，雲物天中浮。士豈悉慕闤，吾其不夢周。緬邈五柳陶，歸來事西疇。　晝日夏方永，逝波川上驚。搖毫抒情思，莫知蛙黽鳴。老身偃仰間，遐心尚何征。顧步得所逢，揮手疑過清。黃流濡斷港，青柳散前榮。夫我自華門，伊人滿蕪城。景急語勿緩，混茫風雅生。

趙與旹《賓退錄》卷二　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綵縷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迴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

魏了翁《古郫徐君詩史字韻序》（《魏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詩以吟詠情性爲主，不以聲韻爲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

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　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羲、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模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葉當階翻，蒼苔緣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是推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三《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

虞儔《和姜總管感秋七首》七（《尊白堂集》卷四）　詩到齊梁後，名多李杜浮。誰能追正始，蟪小豈知秋。

劉克莊《答謝法曹》（《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　二謝簡沒掃濃華，作者幾無以復加。璧十五城方定價，桃三千歲一開花。《選》《騷》意度卑唐體，晉宋文章讓謝家。莫道老夫今耄矣，平章此事不應差。

又《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十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二〇）　花離京洛緇塵少，詩到齊梁綺語多。老子平生雖淡泊，不曾一字犯陰何。

又《冬夜讀几案間雜書得六言二十首》二〇（《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四）　南朝有脂粉氣，季唐誇錦繡堆。接休文聲響去，夢太白腳板來。

又《雜詠七言十首》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三九）　寧草《兩都》卿雲賦，不作六朝徐庾詩。賸馥沾李翺，張籍，殘錦分江淹、邱遲。

又《劉圻父詩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雖然文以氣爲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照、江淹晚節才盡，予獨以氣爲有情而才無盡。

又《江西詩派小序・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時出冶，玄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羞）〔差〕苦思，其合玄暉者亦少。

又《戊子答眞侍郎論選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里，僇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卻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沖相類，古意浸微矣。玄暉又工於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陶公於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盡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以時而論，則有：【略】元嘉體（宋年號。鮑、顏、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略】以人而論，則有：【略】謝體（靈運），徐庾體（徐陵、庾信），【略】又有所謂【略】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略】宮體，（梁簡文傷于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尙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

又《詩評》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又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又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又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休玄《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曾原曰（劉履《選詩補注》卷八引）　詩自靈運已後，氣日益漓，下至玄暉漸致巧麗，以胚晚唐之風。休文輩又多靡淺，而文通獨欲追魏、晉諸公逸駕，其志似亦可尚，然古作體製至此極已。寄之卷終，識者必有感焉。噫，斯亦可謂知言也矣。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三　《有所思》，古樂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昏晨，至誠烝烝通神明。」傳者一失於正，遂致庾肩吾有「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吳均有「春風驚我心，秋露傷君髮。」

又卷五　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工於述者也。白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任彥升《哭人》云：「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白樂天亦用之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爲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憲。「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文天祥《羅主簿一鶚詩序》（《文山先生全集》卷九）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一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己謝丹雘，感事懷長林。」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雘爲榮祿，而李善又以爲君恩，皆非也。丹雘，所以爲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己空疏，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爲慙，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又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陶自暢說之意。而康成之注以爲鬱陶，非也。

方回《西齋秋感二十首》一二（《桐江續集》卷一一）　靈運永嘉日，玄暉宣城時。池草既清唱，窗岫亦妍辭。郡勝山水媚，心賞良足怡。廟廊有顏沈，味合深已知。桐瀨較二□，川嶺信復奇。拙陋方二謝，豈不粗能詩。兵革傾遷變，衣冠逢亂離。

戴表元《余景游樂府編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九）　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聲病偶儷，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衰，而詩始自爲家矣。其爲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留連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爲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寧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

傅若金《詩法正論》（王用章《詩法源流》卷上引）　魏、晉以來，則世降而詩亦隨之，故載於《文選》者詞浮靡而氣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聲詩遂不復振爾。劉禹錫有言：「八音與政交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歟。

張晏《古詩》（《張光弼詩集》卷一）　三謝國親臣，世家金閨彥。玄談雖時尚，好爵尤所羨。出各領名郡，而不拘履踐。能忘永嘉（樂），山水事游宴。摛章固自美，雅誦從此變。餘波及齊梁，纖穠入哀怨。

徐陵《詩文軌範・文章源流》一　祭文。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塚、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歐、蘇、韓、柳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楊士奇《杜律虞注序》（《東里續集》卷一三）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

梁潛《跋陰何詩後》（《泊庵集》卷一六）　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於此輒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實權輿於此，故以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往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於古則已遠，於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爲二家之作也。

解縉《說詩三則》一（《文毅集》卷一五）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

單宇《菊坡叢話》卷二三《文史類》　回文詩，宋、齊、梁、陳皆有作。如齊王融《後園》詩曰：「斜峰繞逕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梁簡文帝和曰：「枝雲間石峰，脈水侵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蕭綸和曰：「燭花臨靜夜，香氣入重帷。曲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庾信和曰：「旱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鷺，分橋上戲人。」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沈約、范雲之作，如闔闔疏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樂府》　魏、晋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誇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略】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又《五言》　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

都穆《南濠詩話》　陰常侍、何水部以詩並稱，時謂之「陰何」。宋黃伯思長睿跋何詩，盡錄其佳句。予觀陰詩，佳句尤多，如《泛青草湖》云：「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晚泊五洲》云：「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廣陵岸送北使》云：「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巴陵空寺》云：「香盡奩猶馥，幡陳畫漸微。」《雪裏梅花》云：「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晚出新亭》云：「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皆風格流麗，不減於何，惜未有拈出之者。

又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浮氛晦厓巘，積素惑原疇。」張正見詩云：「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相似，張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古人之詩正不若是拘也。

安磐《頤山詩話》　劉裕九日遊戲馬臺，令寮佐賦詩送孔靖、謝宣遠曰：「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裕方以宋公建臺，而二子俱稱爲「聖」，亦猶漢帝尚在，而公幹以曹操爲「元后」，仲宣以操爲「聖君」也。君臣之義，不明久矣，何怪其然哉。

何景明《漢魏詩集序》（《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四）　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樸略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爲盛，然其風斯衰矣。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

楊慎《升菴詩話》卷二《太白用古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略】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

又《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弱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

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略】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弓之見，誠小兒也。

又卷三《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餖飣生澀爲工，漸流于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猿嘯」曰「猿唳」，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耶？

又卷六《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略】」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又卷八《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著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讖。

又卷一一《落星遠》 「落星依遠戍，斜日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又卷一三《顏謝詩評》 沈約云：「延年體裁明密，靈運興會標舉。」

又《雪賦月賦》（《升菴集》卷五三）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殆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與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俞弁《山樵暇語》卷一 近世好高者，喜學晉、魏間詩，然極力模寫，終不可及，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誠學者之大病。如謝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混然天成，不假雕琢者也，曾何奇怪之有？

薛蕙《雜體詩序》（《考功集》卷二） 詩自曹、劉，下逮顏、謝，體裁各異，均一時之隽也。及江文通擬諸家三十首，雖間有未盡，然可謂妙解羣藻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 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

皇甫汸《解頤新語》 史記古詩三千，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蓋聲韻之文，非獨詩頌。雲龍風虎，聖作物覩，學《易》足以例餘經矣。非調習五音，無以諧會。范曄、王融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然既多拘忌，懼傷本眞，蓋文取諷誦，不可蹇礙。但清濁流通，唇吻調利，斯爲足矣。

又 謝靈運每一詩至，貴賤競寫，宿夕徧於士庶。王元長每作一篇，朝暮諷誦，流聞底於絕域。邢子才則紙貴京師，俄遍遠近。徐孝穆則好事傳寫，被之華夷。可見當時不獨好文，亦能服善也。

又 王融見柳惲詩嗟賞，因題齋壁；沈約見劉顯詩嘆美，命書郊居。

又 六朝不獨詩尚綺靡，文亦藻豔，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世之膚學妄謂渠第能作六朝文耳。何視之易易也。【略】令其試擬六朝，立見窘澀。譬貧家効富室之宴，本乏水陸之珍，安充圓方之饌，草具雜陳，窮態畢露矣。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三《紀述》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爲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冶，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

史起欽《八代詩乘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卷首》） 且詩自漢、魏而下，六朝雖入聲偶，去古漸遠，然其間宸遊、應制、幽詠、豪吟，各極才情，競誇博洽，語出驚人者，代不乏人。詎可令漢、魏而無六朝？即不令全錄，若漢、魏第去其疵，其醇者當存之，以志不朽。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繢，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譚浚《說詩》卷上《總辨・情調》 詩必得詩人之情。情至而詞至者，古以則；詞侈而情亡者，麗以淫。古之詩歌，情至而詞不至，則嗟嘆而不已；詞盡而意不盡，則舞蹈而不覺。後之賦誦，則刻琢一字之奇，搜索一語之

巧，駢儷一聯之俳(音排)，拘束一韻之協。此兩漢之詞工於《騷》、《詩》，六朝之詞工於漢、魏。詞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而體愈下矣。

又《失格・雕飾》 追琢其章，素以爲絢，經之文采，後之儀式。窮刻削則傷巧而不壯，繁彩繪則淫麗而不雅。唐子西曰：「『池塘生春草』、『澄江淨如練』，如鼻無垩，斤將曷運；如目無膜，篦將曷施。如李商隱改杜『桃花欲共楊花語』，雕飾矣。」

又卷下《人物・齊梁(陳隋)》 沈約，字休文，梁特進，著《四聲譜》。史謂能兼任昉(彥升)筆，約謝朓詩。范雲(彥龍)下筆輒成，人疑宿構，並以文義首屈帷幄。

李開先《中麓山人詠雪詩序》(《李開先集》卷三)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唐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及。庾肩吾、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人各一兩首，殊不逮其他作。

姜南《蓉塘詩話》卷一《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弦。匕首光凌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陽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皆在言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三《文》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兼麗則，則去古人不遠矣。

又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倣。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袁粲《妙德先生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之。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略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及風雲，其興乖，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又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澀，失其本色矣。

又卷二四《詩一》 永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則頹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哉。

又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乎？

又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耶？或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皷角動，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鷄鴿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又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

《詩箴》，見《詩式》中。

又《何氏語林》卷八《文學中》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爲五言詩？王答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謝玄暉長於五言詩，沈休文見之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王詹事工爲詩，沈休文甚知之，謂其伯父次道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昔謝玄暉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茅一相《欣賞詩法·詩訣》 《選》體，世人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採。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諧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又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聲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 王仲宣《公讌詩》以周公羨魏而已，猶有耻也；至二謝從宋公詩，遂以聖稱之，豈人臣語哉，康樂竟不免趨附者何益乎？

又 范雲詩「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言時之異也。張說詩「去歲江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言地之異也。二詩調同而工亦同矣，而所以工者意不同也。張出于范而非襲范者也。又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說詩「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先後並工，故不嫌於相因也。其與拆洗杜詩者殊矣。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五《詩談初編》 六朝鮑、謝，謂照、元暉；唐鮑、謝，謂防、良弼。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爲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簡文之《烏棲》，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且佻浮淺卞，建業、江陵之難，故不虛也。昭明鑒裁有餘，自運不足。

又 何仲言、柳文暢篇法不足，時得兩佳語耳。何氣清而傷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又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定韻，多可議者。特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己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又 楊用脩謂七始即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即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畯婦女之所就乎？而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矛盾，至於叶音，眞同鴂舌。要之爲此格，不能捨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又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爲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胡」與「爐」，「愁」與「遊」犯。六「小韻」，十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宣」、「延」字。八「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又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

又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

又卷六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意其令人主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

空梁於道衡，梁武紬徵事於孝標，【略】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又　淮南《鴻寶》，謂挾風霜之氣；興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呼：「曹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壓公等。」又云：「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丘靈鞠見人談沈約文，進曰：「何如我未進時。」【略】文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又　王方慶高曾二十八祖，俱擅臨池；劉孝綽臺從七十餘人，咸工掞藻：盛哉。

又　文通裂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亦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跡之，乃一小民傭酒館者，捐百緡予使鬻酒，久之不復能歌渭城矣。近一貴人彊仕之始，詩頗清淡，既涉貴顯，雖篇什日繁，而惡道坌出。人怪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或云「鮑是避禍令拙耳」。

又　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況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爲爾」，潘安仁「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苻朗「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元眞興「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皆能驅使大雅，以豁至怖，便未眞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命於玄雲，蔚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又卷八　吳興：「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李贄《藏書》卷三八《儒臣傳・詞學儒臣・顏延之、沈約》（存目）

又《初潭集》卷一二《師友三・爲文》　木華，字玄虛。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鎭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又卷二五《君臣五・貌臣》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并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并，風貌阮、何雙。」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樂府》　梁、陳及隋，新聲日繁。【略】然較之古辭，則相去遠矣。

又《五言古詩》　逮漢蘇、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

梁橋《冰川詩式》卷一〇《學詩要法下》　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不可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終不免此病。

焦竑《刻晉遊草序》（《澹園續集》卷二）　古之論詩者，莫善于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于謹，沈休文之冶也，而悖于典，徐、庾之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于王儉、任昉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如鳴鑾衡，一遵塗轍，不歛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術也。

又《焦氏筆乘》卷三《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咏物之妙。李群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又批點楊慎《絕句衍義》卷一江總《怨詩二首》　六朝之詩多是樂府，絕句之體未純，然高妙奇麗，良不可及。泝流而不窮其源可乎？故特取數首于卷首，庶乎免於賣花擔上看桃李之誚矣。　古樂府「下山逢故夫」詩曰：「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故劍用干將、莫邪，雌雄二劍，離而復合事。

李維楨《選詩補序》（存目）

姚旅《露書》卷四　五言詩有五字皆實者，如劉孝綽《釣竿篇》「金轄茱萸網，銀鈎翡翠竿」是也。七言詩七字皆實則少，如劉孝威《賦得香出衣》云：「香纓麝帶縫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鮑照《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

秦箏趙瑟挾笙竽。」《古東飛伯勞歌》云：「羅帷綺帳脂粉香。」只六字實。若七字實，記得《柏梁臺》「枇杷橘栗桃李梅」。吳均《行路難》「冰羅霧縠象牙席」耳。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晋，宋，亡於齊，梁。【略】晋與宋，文盛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滅；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

又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具存。【略】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沖。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蹤；太白縱橫，亦鮑近矱。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又 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漓於魏，體俳於晋，調流於宋，格喪於齊。

又 康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已極，至於玄暉，古意盡矣。

又 齊、梁、陳、隋，世所厭薄，而其琢句之工，絕出人表，用於古詩不足，唐律有餘。初學暫置可也，若終身不敢過目，即品格造詣，概可知矣。

又 世謂晋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此。【略】休文：「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略】康樂：「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叔源：「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延之：「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玄暉：「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吳興：「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明遠：「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仲言：「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蕭愍：「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休文：「標峯彩虹外，置嶺白雲間。」王融：「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調，獨步當時。六朝諸君子生平精力，罄於此矣。（謝氏兄弟佳句尚多，此不備錄。）

又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

又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並《雕龍》；廷禮《正聲》，無慚《文選》。

又卷三《古體下・七言》 七言古詩，概曰歌行。【略】宋、齊諸子，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乃有長篇，陳、隋浸盛，婉麗相矜，極於唐始，漢、魏風骨，殆無復存。【略】晋《白紵辭》，綺豔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武之外，明遠、休文，辭各美麗。然明遠「池中赤鯉」一章，語意不類。梁武僅作小言。休文雖創四時之體，至後半篇五首盡同，亦七言絕耳。若晋人形容舞態婉轉，妙絕諸家，似未窺也。【略】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去浮靡，返於渾朴，而時代所壓，不能頓超。後來長短句實多出此，與玄暉五言，俱兆唐人軌轍矣。

又 齊一代，遂無七言。以宣城材具，而篇什寥寥，他可知已。王融擬「兩頭纖纖」歌，殊不成語，益見漢人制作之工。曹氏父子而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辭者，梁武、昭明、簡文，差足繼軌。七言歌行，梁武尤勝。《河中之水》、《東飛伯勞》，皆寓古調於纖詞，晋後無能及者。簡文《烏棲曲》，妙於用短；元帝《燕歌行》，巧於用長，並唐體之祖也。建安以後，五言日盛。晋、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獨《白紵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尚此體，《燕歌行》、《搗衣曲》諸作，實爲初唐鼻祖。陳江總持，盧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響時乖，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綮。七言長體，極於此矣。《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略】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至高、岑而後有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化。

又卷四《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

又 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知近體所從來。簡文：「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元帝：「疊鼓驚飛鷺，長簫應紫騮。」沈約：「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江淹：「白日凝璚貌，明河點絳脣。」庾肩吾：「桃花舒玉洞，柳葉暗金溝。」吳均：「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

濱。」何遜：「野水平沙合，連山遠霧浮。」蕭鈞：「雲峯初辨夏，麥氣已迎秋。」王筠：「獻璫依洛浦，懷珮似湘濱。」劉孝綽：「翠蓋承朝景，朱旗曳曉煙。」劉孝威：「浴童爭淺瀨，浣女戲平沙。」「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劉孝先：「洞戶臨松徑，虛窗隱竹叢。」「數螢流暗草，一鳥宿疏桐。」徐君倩：「草短猶通屐，梅香漸著人。」江洪：「夜條風淅淅，曉葉露凄凄。」王臺卿：「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惠慕：「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陳後主：「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徐陵：「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張正見：「飛棟臨黃鶴，高窗度白雲。」「雨師清近道，風伯靜遙天。」「雲棟疑飛雨，風窗似望仙。」「青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江總：「繡柱擎飛閣，雕欄架曲池。」「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多。」「玩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祖孫登：「高葉臨胡塞，長枝拂漢宮。」煬帝：「翠霞迎鳳輦，碧霧翼龍輿。」「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迴。」盧思道：「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薛道衡：「少昊勝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王胄：「千門含日麗，萬雉映霞丹。」李巨仁：「雲開金闕迥，霧起石梁遙。」蕭愨：「朔路傳清警，邊風入畫旒。」王褒：「鬥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魏收：「瀉溜高齋響，添池曲檻平。」庾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皆端嚴華妙。精工者，啓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用修集六朝詩爲《五言律祖》，然當時體製尚未盡諧，規以隱侯三尺，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吻合，惟張正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劍》、邢巨《遊春》。又庾信《舟中夜月詩》四首，眞唐律也。

又　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聯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右五言十句律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後主、張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後。則近體之有陰生，猶五言之始蘇、李，而楊用修未及援引，曷在其好古耶。陰又有《夾池竹》四韻云：「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醒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葳蕤色，當來兔苑看。」於沈法亦皆諧合。惟起句及五句拗二字，而非唐律所忌，第調與六朝徐、庾同。若《安樂》則通篇唐人氣韻矣。六朝五言合律者，楊所集四首外，徐摛《詠筆》，徐陵《鬥雞》，沈氏《彩毫》，雖間有拗字，體亦近之。若陳後主「春砌落芳梅」，江總「百花疑吐夜」，陳昭《昭君詞》，祖孫登《蓮調》，沈炯《天中寺》，張正見《對酒當歌》、《衡陽秋夜》，何處士《春日別才法師》，王由禮《招隱》十餘篇，皆唐律，而楊不收。

又卷六《近體下・絕句》　簡文《烏棲曲》四首，奇麗精工，齊、梁短古，當爲絕唱。如「郎今欲度畏風波」，太白《橫江詞》全出此；「可憐今夜宿娼家」，子安《臨高臺》全用此。至「北斗橫天月將落，朱脣玉面燈前出」，語特高妙，非當時纖詞比。餘人競擬皆不逮，惟江總「桃花春水木蘭橈」一首，差可繼之。齊、梁並倡靡麗之軌，然齊尚有晉、宋風，間作唐短古耳。至律絕諸體，實梁世諸人兆端。簡文《春別》詩「桃紅李白」、「別觀葡萄」，及題雁「天霜河白」三首，皆七言絕也。王筠元唱「銜悲掩涕」一首亦同。湘東「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浮雲與月齊。若使月光無遠近，應照離人今夜啼」，意度尤近，但平仄多同，粘帶時失耳。《挾瑟歌》，北齊魏收作，亦相先後。則七言絕體緣起，斷自梁朝，無可疑也。（俟考）齊湯惠休《秋思行》云：「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以前近七言絕體，僅此一篇，而未成就。庾子山《代人傷往》三首，近絕體而調殊不諧，語亦未暢。

又　帛道猷「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可謂五言神品，而中錯他語；【略】然帛詩刪之即妙。【略】蘇子卿《題梅》四韻，亦刪作絕乃妙。

又《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變而新，而前規日遠也。

又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悟也。」此言似而未核。【略】吾爲易曰：兩漢尚矣，不假悟也。曹、劉以至李、杜，透徹之悟也。漢人詩，氣運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尋也。魏才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晉、宋其格卑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譏焉。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玄暉諸子，六代之中也；孝穆諸子，六代之晚也。蘇、李之才，不必過於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

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之高也。

又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氏體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肩吾、希範、吳、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不啻十輩。才非晉敵，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得。故吾以合宋、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也。

又　宣城在齊，遂無可作輔者。梁、陳而下，沈、范、江、何、柳、吳、徐、庾，大概魯、衛之政，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矣。

又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臺》；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隲，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玉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述，咸有可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淺。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

又　梁、陳諸子，有大造於唐者也。何也？唐之首創也，以梁、陳啓其端也。宋、元諸子，有大造於明者也。何也？明之中興也，以宋、元爲之監也。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誚其雖多亦奚以爲，得無以名取人耶？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於丰神，皆出諸謝下，何論康樂。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稍靡，淡故居晉，宋之間，靡故涉齊、梁之軌。　宋、齊之末，靡極矣。而袁陽源《白馬》，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眞傑思也。　詩材稟賦，各有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并其故武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　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溺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隻眼者。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爲遊子吟」之類，自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略】康樂尤不勝數，皆後學所當戒。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眞積所致。此卻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以爲警絕，吾不敢知。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爲佳句，非初學所當效顰。　「千慮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早聞夕飈出，晚見朝日暾」，康樂此類甚夥，雖六朝人例爾，然諸謝不盡然也。休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尤爲語病。用修復以爲工，惟六朝故，若出宋人，不知何等掊擊矣。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略】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　一笑。　王、謝江左並稱。諸謝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大令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閣筆而取適罰觥，即非才具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樂，宣城輩當此興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已耶。　宋、齊間王氏差著，僧達、僧孺、僧綽、僧虔、融、儉、摛、筠、微、籍輩，俱以文學顯。名勝彬彬，欲過謝氏，而詩不能十三。元長、元禮，尤號錚錚，篇什雖繁，未爲絕出。

又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

又　唐律雖濫觴沈、謝，於時音調未遒，篇什猶寡。梁室諸王，特崇此體。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唐規。陰、何、吳、柳，相繼並興。陳隋徐、薛諸人，唐初無異矣。　宋、齊間，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文通「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皆盛唐起語也。　王仲淹歷評六朝文士，不取康樂、宣城、文通、明遠，而極稱顏延之、王儉，任昉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不知延之、儉、昉所以遠卻謝、鮑諸人，正以典質有餘，風神不足耳。　六朝二江、二庾：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弗如；總持才情差亞文通，而淵博殊遠。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體，允謂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蕭齊革命而爲之佐命者，褚淵、王儉也；蕭梁革命而爲之佐命者，沈約、范雲也。迹諸人行業器度，咸有可

觀，而蹭蹬至此，彼非有意功名，直高位重祿耳。余嘗謂富貴溺人，賢者不免，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爲甚。潘、陸、顏、謝諸君，往往蹈此。范曄、王融，卒以覆身敗族。若陶元亮輩，幾何人哉。　江淹之鯁亮先幾，任昉之孝友樂善，遡其歷履，可謂絕去文人浮薄之習。而淹爲齊高《九錫》，昉作梁武《禪文》。二子非汲汲功名者，直以文章致累，惜哉。

又　休文、彥升並以博洽稱，而任之孝義潔廉，先憂後樂，賢沈不啻倍蓰矣。總持、孝穆並以浮豔稱，而徐之公忠蹇諤，正色立朝，視江不啻薰蕕矣。

又　陰、何並稱舊矣。何摭寫情素，沖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太過。然近體之合，實陰兆端。

又　楊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余謂此未足當也。【略】康樂「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雖稍遠本色，然是後來壯語之祖，不妨并拈出也。

又　宋文帝：「自君之出矣，錦笥閉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二詩語甚相類，皆佳句也。

又　唐子西謂三謝外，宣遠、叔源，有詩不工，非也。宣遠《子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間。叔源「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華」，幾與「池塘春草」、「清暉娛人」競爽，不工詩者能爾耶？惠連自有長處，要之名下無虛。坦之謂不逮宣遠，亦非篤論。

黃汝亨《錢仲舉楊花詩跋》（《寓林集》卷三〇）　詠物之體推美齊、梁，多纖語短致耳。然賦頌楊柳最侈，而賦楊花者亦絕少。

郝敬《藝圃倉談》卷一《古詩》　宋詩推顏、謝，然靈運綺麗有幽響，延年峻整而雕琢。謝故當勝。

又　六朝如宋鮑照、齊王融，偉然博大，何可概以靡曼目之？但一涉樂府，便有妖冶之氣。大抵皆出清商、西曲等歌，莫盛於六朝。

又　齊詩謝朓最著，其工緻流利，在靈運、延年之間。諸謝無出其右者。豐贍如鮑照，而靈秀過之。

又　湯惠休謂謝康樂詩，如「芙蓉出水」，顏延年，如「錯彩鏤金」。六朝、宋人，雅重二子。而謝多豐韵，清俊可人；顏太雕刻，少天趣，故當遜之。二子才具，皆不如鮑照。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三《比擬精當》　少陵謂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今觀孟詩，如「落景餘清暉」、「檀溪不更穿」、「石潭傍隈隩」、「極目無端倪」、「豈直昏墊苦」、「辛勤難具論」、「嶺猿相叫嘯」、「謂予獨迷方」、「客行愁落日」、「無復越鄉憂」、「萬里忽爭先」、「風波厭苦辛」，皆從康樂、明遠來，乃知古人賞譽語皆實際，與近世浮詡者不同。其《懷李白》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亦謂太白多仿效子山、明遠。如《白紵辭》、《宮中行樂詞》、《烏夜啼》等作，猶有迹可尋。少陵胸中如波斯賈胡，無所不有，見人隻語，即知所從來；比擬精當，不爲溢美，蓋以見少陵之大也。

張萱《疑耀》卷七《顏謝優劣》　古人皆以顏、謝并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鍾嶸云：「謝客（名靈運，小名客兒，襲封康樂公。）爲元嘉之雄，顏延年（名延之）爲輔。」愚按：太康五言，再流而爲元嘉。然太康體雖漸入俳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謝靈運諸公，則風氣益漓，其習盡移，故其體盡俳偶，語盡雕刻，而古體遂亡矣。此五言之三變也。（下流至謝玄暉、沈休文五言。）劉勰云：「宋初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造新，此近世之所競。」是也。《南史》載：「靈運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其畔古趨變類如此。

又　予嘗謂：漢、魏五言如大篆，元嘉顏、謝五言如隸書。米元章云：「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猶予謂詩至元嘉而古體盡亡也。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爲怪。

又　或問：「人言謝勝陸，何也？」曰：從漢、魏而言，是陸勝謝；從六朝而言，是謝勝陸。李獻吉云：「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於陸平原（士衡）。」此最得其實。今人不知，以爲靈運自立門戶耳。

又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太沖詩），『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謝叔源詩），清與

遠兼之矣。」胡元瑞云：「薛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愚按：元瑞此論超越諸子，所云「大本先立」，則漢、魏是也。

又　靈運、延年五言四句，又爲一變。靈運如「弄波不輟手」，延年如「風觀要春景」，二篇體既俳偶，語復雕刻，然聲韻猶古。（上源於張孟陽五言四句，下流至鮑明遠五言四句。）

又　六朝人詩，刻本多相混入，然其體自可辨。如《詩紀》載謝靈運「一瞬卽七里」、顏延年「薄遊忝霜署」二篇，皆齊、梁以後詩也。又《鳴蟬篇》乃北齊顏之推作，《詩紀》錄半篇屬延年，誤矣。

又　謝宣遠（名瞻）、謝惠連五言，篇什不多，而俳偶雕刻，其語實工，與靈運絕相類。《南史》載：「瞻嘗作《喜舞詩》（卽《答靈運詩》），靈運寫之，混詠之（謝叔源）。王弘在座，以爲三絕。」又：「宋公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愚按：《喜舞詩》尤近自然，《語錄》乃謂「宣遠有詩不工」，非也。

又　宣遠五言，如「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惠連如「亭亭映江月，飂飂出谷飆。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等句，其語實工，但未盡鎔液耳。至如宣遠「頹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其氣魄甚勝；若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則傷於拙矣。要不可以此定優劣也。

又卷八　玄暉休文五言，雖自漢、魏遠降，而一源流出，實爲正變。文通五言《擬古三十首》，多近古人（擬古不錄，說見凡例），而他作每每任情，與玄暉、休文大異，實爲自立門戶，晚年才盡，故不免支離耳（與總論「學者以識爲主，其工夫才質不可偏廢」一則參看）。乃知歷代常法，斷不可輕廢也。

又　《南史》載：「永明中，王融（字元長）、謝朓（字玄暉）、沈約（字休文）始用四聲，以爲新變。」愚按：元嘉五言，再流而爲永明，然元嘉體雖盡入俳偶，語雖盡入雕刻，其聲韻猶古，至玄暉、休文則風氣始衰，其習漸卑，故其聲漸入律，語漸綺靡，而古聲漸亡矣。此五言之四變也。（下流至梁簡文、庾肩吾五言。）然析而論之，玄暉爲工，休文才有不逮，丘遲、任昉雖終仕於梁，而其詩亦永明體，但篇什甚少，不足序列。

又　玄暉五言，如「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休文如「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青苔已結洧，碧水復盈淇。」「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等句，皆佳句也。但較之靈運，則氣格遂降耳。至如玄暉「風盪飄鶯亂，雲行芳柳低。」「香風蕊上發，好鳥葉間鳴。」「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玄暉）（王融）《詠幔》云「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詠燭》云「徘徊雲髻影，的爍綺疏金。」休文如「寶瑟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日華照趙瑟，風色動燕姬。」「聯簪映秋月，開鏡比春粧。」「月輝橫射枕，燈光半隱牀。」《詠風》云「入鏡先飄粉，翻衫染弄香」等句，皆入律而綺靡者也。

又　玄暉、休文五言平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卽休文八病中所忌「上尾」之說也。此變律之漸。

又　玄暉、元長樂府五言，與詩略無少異，故不復分次；惟休文長篇，聲氣稍雄，然正非樂府語耳。

又卷九　范雲（字彥龍）五言，在齊、梁間聲氣獨雄。永明以後，梁武取調，范雲取氣。

又　何遜（字仲言）與劉孝綽（本名冉，字孝綽）齊名，時號何、劉。二公五言，聲多入律，語漸綺靡。何長篇平韻者殊不工；仄韻者上聯第五字或用平，下聯第五字必用仄；上聯第五字或用仄，下聯第五字必用平，卽休文「八病」中所忌「鶴膝」之說也。劉長篇有轉韻體最工，下流至薛道衡初唐諸子，遂爲青蓮長物。

又　愚按：永明五言，再流而爲梁簡文及庾肩吾諸子，然永明聲雖漸入於律，語亦漸入詩靡，其古聲猶有存者；至梁簡文及庾肩吾之屬，則風氣益衰，其習愈卑，故其聲盡入律（句雖入律，而體猶未成），語盡綺靡而古聲盡亡矣。此五言之五變也（轉進至初唐王、楊、盧、駱五言）。然析而論之，肩吾爲工，而簡文語更妖艷。

又　梁簡文、庾肩吾五言四句，聲盡入律，語盡綺靡，而格韻愈卑（上源於何遜五言四句，轉進至王、楊、盧、駱五言四句）。

又　梁簡文以下樂府七言，調多不純，語多綺豔，此七言之五變也（上源於吳均七言，轉進至王、盧、駱三子七言）。

又　五言至梁簡文而古聲盡亡，然五、七言律絕之體於此而備。此古律興衰之幾也。

又卷一〇　七言自梁簡文而下，語多綺豔。簡文如「誰家總角歧路陰，裁紅點翠愁人心。天窗綺井暖徘徊，珠簾玉篋明鏡臺。」「網戶珠綴曲璚鉤，芳裀翠被香氣流。」沈君攸如「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魚文熠燿含餘日，鶴蓋低昂映落霞。隔樹銀鞍喧寶馬，分衢玉軸動香車。」徐陵如「宮中本造鴛鴦殿，爲誰新起鳳凰樓。」「舞衫廻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庾信如「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巧似錢。」王褒如「初春麗日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張正見如「含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流螢映月明空帳，疎葉從風入斷機。」陳後主如「誰家佳麗過淇上，翠釵綺袖波中漾。雕軒繡戶花恆發，珠簾玉砌移明月。」江總如「房櫳宛轉垂翠幙，佳麗逶迤隱珠箔。」「合歡錦帶鴛鴦鳥，同心綺袖連理枝。」「玉軑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花開。」「步步香飛金薄履，盈盈扇掩珊瑚唇。」「銀牀金屋挂流蘇，寶鏡玉釵橫珊瑚」等句，皆爲綺豔者也。至如沈君攸「歌響出扇繞塵梁」、「津吏猶醉強持船」，江總「妾門逢春自可榮，君面未秋何意冷。」「不惜獨眠前下釣，欲許便作後來薪」等句，則聲調全乖，更不成文矣。

又卷一一　樂府七言，思道《從軍行》、道衡《豫章行》，皆已近初唐。思道與德林、道衡齊名，友善。《隋史》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靜言楊惟，盧居二子之右。」愚按：徐、庾、王褒、張正見、盧、薛諸子五、七言，風格多有近初唐者。臧顧渚謂：「《易》窮則變，天實開之。」（胡元瑞謂「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此槩言諸家耳。）蓋亦理勢之自然耳。

又　六朝樂府與詩，聲體無甚分別（詩言六朝，謂晉、宋、齊、梁、陳、隋也，白下言六朝，則有吳無隋），惟樂府短章如《子夜》、《莫愁》、《前溪》、《烏夜啼》等，語眞情豔，能道人意中事，其聲體與詩乃大不同。唐人《竹枝詞》，語意實本於此。

又　五言律句雖起於齊、梁，而綺靡衰颯，不足爲法。必至初唐沈、宋，乃可爲正宗耳。退之謂「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是也。楊用修酷嗜六朝，擇六朝以還聲韻近律者，名爲律祖，其背戾滋甚。且如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今擇六朝之文體製僅似者，爲韓、柳文祖，可乎？（以下五則總論齊、梁、陳、隋之詩。）

又　詩文與風俗相爲盛衰。齊、梁以後，風俗頹靡破敗，故其詩文亦爾。今後進談詩，往往宗尚齊、梁，豈以齊、梁風俗亦有可尚耶。

又　齊、梁以後之詩，不但失之綺靡，而支離醜惡，十居四五，以《詩紀》觀之自見。胡元瑞云：「晉與宋，文盛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滅。」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

又　或問：「唐末之纖巧，與梁、陳以後之綺靡，孰爲優劣。」曰：詩文俱以體製爲主，唐末語雖纖巧，而律體則未嘗亡；梁、陳以後，古體既失，而律體未成，兩無所歸，斷乎不可爲法。（與初唐總論第二則參看。）

又　梁、陳以後，體實相因，而格日益卑。

又卷一二　五言自漢、魏流至陳、隋，日益趨下，至武德、貞觀，尚沿其流。

又　綺靡者，六朝本相；雄偉者，初唐本相也。

又　五言四句，其來既遠。至王、楊、盧、駱，律雖未純，而語多雅正，其聲律盡純者，則亦可爲絕句之正宗也。（上承梁簡文、庾肩吾五言四句，轉進至太白、王、孟五言絕。）

又　七言古自梁簡文、陳、隋諸公始，進而爲王、盧、駱三子。三子偶儷極工，綺豔變爲富麗，然調猶未純（詳見李、杜論中），語猶未暢，其風格雖優，（七言古至此始言風格。）而氣象不足。此七言之六變也。（轉進至沈、宋七言古。）

又　漢、魏五言終變而爲律，七言終變而爲古者，蓋五言仄韻與轉韻者少，而平韻者多，仄韻轉韻者雖爲古，而平韻者則皆入律矣。七言平韻者少而轉韻者多，平韻者雖入律，而轉韻者則猶古也。使初唐七言中無轉韻，則亦古、律混淆矣。

又　七言四句始於鮑明遠、劉孝威、梁簡文、庾信、江總。至王、盧、駱三子，律猶未純，語猶蒼莽，其雄偉處則初唐本相也。（轉進至杜、沈、宋

三子七言絕。）

又卷一三 五言自漢、魏流至元嘉，而古體亡。自齊、梁流至初唐而古、律混淆，詞語綺靡。陳子昂（字伯玉）始復古體，傚阮公《詠懷》爲《感遇》三十八首。

又 七言律始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初唐諸子，尚沿梁、陳舊習，惟杜、沈、宋三公，體多整栗，語多雄偉，而氣象風格始備，爲七言律正宗。（轉進至高、岑、王、李、崔顥七言律。）

又卷一五 漢、魏五言，體多委婉，語多悠圓。唐人五言古變於六朝，則以調純氣暢爲主。

又卷一七 漢、魏古詩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爲降於漢。初、盛唐律詩由升堂而入於室，故盛爲深於初。

又卷二三 六朝五言，謝靈運俳偶雕刻，正非流麗。玄暉雖稍見流麗，而聲漸入律，語漸綺靡，遂成雜體。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 齊、梁顗尚綺麗，鮑明遠風骨凌競，挺然獨秀，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及「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水，行子心斷腸」，當令青蓮醉心，長吉下拜。

又 康樂時有累語，如「顧望脰未悁」、「天路非術阡」、「成貧遂蒹茲」等句是也。宣城時有輕語，如「梢梢枝早勁」、「廣平聽方籍」等句是也。清脫、英爽，小謝爲勝。至於法度紀律，開闢頓挫，恐康樂終是老匠手。

又《文海披沙》卷三《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略】（宋）徐摛經史百家對答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略】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禿筆以避禍，悲夫。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體。

徐煒《徐氏筆精》卷三《六朝詩似唐》 六朝人詩與唐迥別，然有句法類唐者。如：「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亂流趨正（紀）〔絕〕，孤嶼媚中川。」「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銅陵映碧澗，石寶瀉紅泉。」「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實開盛唐之門戶也。

又《唐詩蹈襲》 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郎士元「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則何遜「薄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也。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六朝》 晉、魏間尚未知聲律對偶，荀鳴鶴（隱）、陸士龍（雲）二人會張茂先（華）坐。張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張撫掌大笑。後釋道安自北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道安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此四公相謔之辭，當時指爲的對。乃知此體自然，不待沈約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語。因讀《高僧傳》鑿齒《與道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兩人摘其語以爲戲耳。

又 元嘉中，詔郡國各舉士。凡薦舉皆有表，劉孝儀《薦賀瑒表》（《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伏見賀瑒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鐘。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陸徽在廣州《薦從事朱萬嗣表》曰：「伏見朱萬嗣理業冲夷，秉操純白。年（既）（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性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當珥之珍。」二表莊語可人。齊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吳興沈休文（約）陳郡謝玄暉（朓）、瑯琊王元長（融），以氣類相推轂，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朓《謝隨王賜紫梨啓》云：「味出靈關之陰，旨潤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滋慙；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誰答？」融《謝武陵王賜弓啟》云：「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賜。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又《謝安陸王賜金鉢啟》云：「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又　沈約撰《四聲譜》，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其《謝勑賜絹葛啟》云：「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任昉見之，歎曰：「此休文字字錦也。」竟陵王少有清尚，傾意賓客，一時文學之士競凑竟陵西邸。王融、沈約、王僧孺輩並見親信。融有《啟謝竟陵王示扇》云：「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烱戒，載摹聽視，式範樞機。」約有《啟謝竟陵王教撰高士傳》云：「（明公）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類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聲勗。」僧孺有《啟謝竟陵王使撰修書籍》云：「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搆，首屬驂駕之辭。」又云：「徒以願託後車，乃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竟陵王咸嗟賞之。

又　沈休文《（又）爲安陸王謝荆州章》有云「身班帝穆，爵首藩圭。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江文通（淹）爲《建平王拜荆州刺史章》有云「襲禮炫衷，迎恩震色」，又爲《建平王慶登祚章》有云「魂泣江郊，心泫京國」，詞極追琢有章。

又　梁氏帝王，簡文爲勝，湘東次之。其謝賚諸表啟，並稱精麗。簡文《謝東宮賜裘表》云：「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裙生惠氣，袖起陽春。」《謝勑賚方諸劒等啟》云：「纔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輝，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謝賚賜玉佩啟》云：「藍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般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蕭統）《謝勑賚廣州堰等啟》云：「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簡文）《謝勑賚長生米啟》云：「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謝勑賚益州天門冬啟》云「（逮）（遠）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家恩錫，竊幸往代。」（蕭統）《謝勑賚城邊橘啟》云：「甘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又《謝勑賚河南菜啟》云：「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儒，姬歜非踰。」又《謝勑賚大菘啟》云：「吳愧千里之尊，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茆）（芹），空入《魯詩》，流火烹葵，徒傳《幽曲》。」（簡文）《謝賜柿啟》云：「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又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庾諸人，分路揚鑣。簡文在東宮，時徐摛爲家令，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嘗有一人病癰，摛撰四言云：「狀非快馬，踢脚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卧。」其好爲新奇如此。

又　肩吾有《謝炭啟》云：「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伯鸞，不復因人之熱。」可謂化臭腐爲神奇矣。同時劉孝威亦有《謝炭啟》云：「鑪生烽焰，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污。」語非不佳，去肩吾遠甚。孝威兄弟並有才名，其謝賜諸啟，有極工者。孝儀起家始興王法曹，其《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啟》云：「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又《謝東宮賜橘啟》云：「俛匹穰橙，俯聯楚柚。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孝威《謝賚錦被啟》云：「色艷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又《謝東宮賚藕啟》云：「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羞，莫敢相輩。」又《謝南康王饟牛啟》云：「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徑，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六朝人語，每簡練穠浥若此。

又　丘遲《謝示青毛神龜啟》云：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游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諜，懷星抱月，負字銜書。」江總《上毛龜啟》亦云：「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抱月，負字銜圖。」後二語，只不同一字。

又　六朝氣靡，齊、梁以還，綺縟彌甚。隋初，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以爲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識者謂其能捄時弊。要之，昔人有言：唐律女工也，六朝文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宋文帝《滑臺》、《北伐詩》，體甚宏鬯，《登景陽

樓》，整麗，疑非全篇。孝武佳句云「陰雲掩歡緒，江山起別心」，「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七夕》「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霜月滿，肅肅庭風涼」，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檐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全祖其意，豈獨輕巧爲二藩所慕耶？明帝嘗作《廟樂舞曲》，亦有詞藻；諸王南平才最高，未弱冠，《擬古》三十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文選》錄其二首，「羅帳延秋月」，語最工巧。臨川雅愛文義，而詩不多傳。江夏有「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之句，史稱涉獵文義，蓋非虛美。

又　按《南史》稱，顏光祿文思敏於靈運，然其詩多窘縛不蕩，生割棘吻，不若謝之天趣蟠鬱，非巧遲拙速之謂也。詩有別才，固應謝客獨擅元嘉爾。與其以顏、謝作匹，不若以參軍爲輔。明遠云：「謝如初發芙蓉，顏如鋪錦列繡。」顏終身病之，卒無以易焉。

又　二謝、羊、何酬和諸章，不似平生之作，別成一調，筋力不足。如「顧望脰未悁，山遠行不近」，「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不謂內史有此敗筆。謝《擬鄴中詩》，無一字合，盡掉平日所長，而江文通擬魏文，康樂、法曹，彷彿奪眞，豈江才高於謝耶？蓋擬詩更自有別腸也。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謝詩句合掌者多矣。「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顏延年亦有之。「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晉人亦有之。「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實開其端。然自是西子顰里，他人無得效也，律體尤忌。郎士元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正蹈前失，而高仲武翻以爲工，是惡足與言詩耶？　諸謝結句「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牽率酬嘉奬，長揖愧吾生」，或過晦澀，或傷率易，雖若有間，俱屬湊補，未弩庸音。靈運拙句又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寢食展戲謔」，「養痾亦園中」，「含情尚勞愛」，「離群難處心」，「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懷故叵新歡」，「交交止栩黃」。《登石門最高頂》一首，用「壁山峰嶺，穴石巖蹊」八字，「違志似如昨」句，疊用「似如」二字。「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大言無當，亦不得護其短也。　希逸詩名不競，然《元日雪花》云：「積曙境寓明，聯萼千里杲。」《洪崖井》云：「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隱藹松霞被，容與澗烟移。」《山夜憂》云：「橘露靡兮蕙烟輕」，亦未肯輸康樂。宣遠《送孔令》、《張子房》、《答靈運》次章、末章四首，正自斐然。宋人云：「有詩不佳。」可謂玩而未核。惠連《秋懷》、《擣衣》，是其攄志緣情之作，微傷媚焉。「平生無志意」，宋人譏之曰：「無志意，殆不成人。」雖老儒語，作者不可不省也。「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弄筆傷雅。「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已墮梁、陳雲霧。《詠牛女》，易入情語，乃不及情。《獻康樂》五首尤劣，僅「浮氛晦岸巘，積素惑原疇」，儷對耳。康樂每對小謝，輒得佳語，將無以氣運勝耶。

又　梁元《燕歌》、戴嵩《度關山》，爲唐世歌行開山祖，其源亦自明遠《行路難》發之。但「存亡貴賤付皇天」，「何況我輩孤且直」，「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今暮臨水拔已盡」，「諸君莫歎貧」之類，太傖父耳。　「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繡蔓結飛霞，璇題納行月」，「歸花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句之輕艷者也。「蕭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孤光獨徘徊，空烟視昇滅」，「塗隨前峰遠，意逐後雲結」，「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幽隅秉晝燭，地牖窺朝日」，「爭光萬里途，各事百年身」，「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句之危仄者也，合之所以爲鮑參軍也。湯惠休佳致，惟「垂情向春草，知是故鄉人」，他篇渙涊不鮮，若以匹鮑，且不堪爲父子，況兄弟耶。

又　鮑詩「爭此錐刀忙」，俗句俗字可惡，「忙」字古詩中始見。何仲言「同惹御香芬」，「惹」字始見，唐人則以爲常言矣。

又　袁太尉淑、王徵君微、王征虜僧達，並知名宋世。今徵君《養疾》、《風月》之篇已逸，《文選》收《雜詩》一首，了不異人意。征虜《答顏延年》、《和琅邪王》，無咎無譽，亦復平矣，皆未若太尉《白馬篇》，惜結弱不稱。《效古》「壯年徒爲空」，亦是劣句。此二詩頗蒼質，而文通擬從駕，乃極華縟，不可曉也。　孔欣、王叔之、許瑤，此三人莫知爵里。欣《相逢狹路間》，韻度冲然，絕無脂粉。叔之《遊羅浮》云：「風雲秀體，卉木媚容。」瑤《咏柟榴枕》云：「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髻別，夜與娥眉連。」皆輕艷動人，不減當時名下士。許，或齊代人，未可知，鍾謂「長於短句詠物」者，當是其人。

又　《詩品》稱齊高帝「詞藻意深，無所云少」，當甚有篇什，今所傳《塞客

吟》，見本史《蘇侃傳》，只是賦體。武帝《估客樂》詞不甚麗，竟陵隨郡，粗解捉筆，俱遜宋代帝王。

又　玄暉在齊，孤出獨步，無堪作輔者。若思其次，必也王元長乎。元長才具丰神，俱不如謝，而輕華相埒，風氣所趨，謝亦不能超也。王《巫山高》流麗如中唐。古詩《臨高唐》，字字近體。《別蕭諮議》云：「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亦似中唐律。謝《和徐都曹》、《別范零陵》、《隨王入朝曲》，氣韻皆漸入唐矣。　王詩云：「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日汨山照紅，松映水華碧」、「高樹升夕烟，層樓滿初月」、「烟灌共深陰，風篁兩蕭瑟」，何減玄暉。又云：「相望早春日，烟花雜如霧。」又《詠幔》云：「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則太靡矣。若謂五言尺短，蓋已厚誣。

又　諸謝，《詩品》康樂第一，玄暉次之，叔源、希逸、宣遠、惠連，魯衛之政，莫能相尚。唐子西取惠連爲三謝，非也。　昭明選齊詩，惟謝玄暉、陸韓卿二家。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尚有冶態。《答希叔》「一見孟嘗尊」、「賦歌能妙絕」、「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成何語耶。虞炎《玉階怨》所謂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者，風尚如此，詩可知矣。　惠休在宋著名淫靡，然詩少才思。至齊有寶月者，識律能文，《估客樂》、《行路難》俱婉孌入情。「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開明月」，視梁、陳諸公，實不相負。隋僧法宣《愛妾換馬》云：「桃花含淺汗，柳葉帶餘嬌。」《觀伎》云：「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臭味亦近之。六代頌酒賡色，風俗所漸，釋家亦隨波浪，大可異也。然與其爲唐詩僧之清弱成套，不若寶月輩之靡麗悅目。　齊樂府《楊叛兒》云「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牀生，眠卧抱蓮子」，本晉遺格，更出新意。《蘇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乃饒古色。　八病四聲，起於沈約。然齊永明體惟取聲韻，已在約之先矣。齊居宋、梁之介，永明又別標一體，作者如林，而自王融、謝朓外，篇多湮沒，無論二江、三卞輩(江祏、江祀、卞彬、卞錄、卞鑠)，聲沈響滅。若蕭穎胄《賦烽火樓》，崔元祖《和悼亡》，人主擊節。謝朏得父膏腴，王監月且、蕭文琰、丘令楷、江洪，擊鉢立韻，朱邸門捷，而流風翳如，事乖諷賞。張長史融、孔詹事稚珪、丘餘杭巨源、鍾正員憲之屬，流傳一二，莫覩鴻篇。丘靈鞠《挽歌》僅存二句，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乃知古人製作遺逸多矣。

又卷四　詩至玄暉，古意已盡。然風韻自高，淫風未播。至于王氏諸王，雕章剪綵，對景則風雲月露，入其品題；叙情則脂粉綺羅，供其染絢。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一時驅扇，遂成風俗。不聞大雅之音，無復丈夫之氣。繼以陳主、徐、江，狎客裁篇，妖姬弄墨，集《玉臺》之盛藻，奏瓊樹之妍歌，所謂亡國之先徵，良亦詩道之大厄也。

又　梁代沈、任並有文筆，而不工五言。當時雖有「任筆沈詩」之論，然無大相遠。鍾氏列沈《詩品》，已爲優矣。《南史》乃云「宿憾故抑」，非是。

又　鍾云：　范雲詩「清便流轉，如流風迴雪」，丘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言其輕且麗也。然「得與故人揮，村童忽相聚」諸句，乃鄙拙，非輕麗也。《選》錄五首，予取彥龍《效古》，希範《送張徐州應詔》各一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允謂秀于彥昇矣。

又　梁世浪得名者，張率、吳均。士簡諸作，凡猥絕少會心，工而且敏，人主優獎之談耳。叔庠厭薄靡巧，欲礪廉鍔，世代所壓，反失精彩。但得一駢語曰：「白雲光采麗，青松意氣多。」得一起語曰：「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得一結語曰：「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他如「不忍見此使心危」，「薄命爲女何必粗」，「已入中山馮后帳，復上皇帝班姬床」，「不爲君道之」，「寄聲謝明月」，「長啼壞美目」，「千摧非所戀」此等句，謂爲清拔古氣，名家著體可乎？　王弇州謂之緜麗，應似未熟。其詩「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首倡險譚，尤可爲戒。

又　何(遜)全篇可觀者《暮秋答朱記室》，峰距頗近劉公幹。「柳黃未吐葉」，「燕戲還簷際」，「閨閣行人斷」，「客心已百念」，「高軒雖駐軫」，梁世五言絕，妙境遙唐。周庾信《重別周尚書》、《寄王琳》，音節氣韻俱同，可爲此體作祖。　庾肩吾《侍宴樂遊苑》，全似唐排律，「玉醴吹岩菊，銀牀落井桐」，「塵飛金埒滿，葉破柳條空」，語咸工美。又如「鴈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逼近初唐。「黑米生菰葉」，語無深趣。杜襲之稍加變化，曰「風飄菰米沉雲黑」，遂爲七律上乘。　其《侍宴餞湘東》正五言八句，字句駢整，平仄調諧，是眞唐律也。何遜《慈母磯》，何思澄《班婕妤》，陳後主《隴頭水》，陰鏗《侯司空宅詠伎》，皆無一字生拗，以後不可勝紀。眞徘律，則徐陵《春情》、《山齋》二首。　詠物詩自古有之，梁世厥體甚繁，佳什絕少。若庾肩吾《詠胡床》「傳名乃外域，入

用信中原。足歌形已正，文斜體自平」，吳均《詠烏》「質微智慮少，體賤衣毛粗」，劉孝儀《詠石蓮》「蓮名堪百萬，石姓重千金」，劉孝勝《詠益智》「寧推不迷草，詎減聰明丸」，皆盧胡之具，必不得已，寧擇題而爲之。如何遜《水竹》云「葉倒漣漪文，水漾檀樂影」，又《早梅》云「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劉孝威《曲澗》云「菱舟失道去，歸鳧迷徑來」，較有趣味：蓋此三題皆易賦詠也。　孔燾、王臺卿二參軍，俱有《和往虎窟山寺》之作，思尋局陳，如唐排律。燾詩「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語，嘩嘩更新。　與昭明唱和者，殷鈞、王錫、王規、張纘，並非詩流；或以秋實見取。入簡文宮府者，庾義陽諸人，思致輕巧，光采陸離：兩君晤賞於此可徵。　蘭陵諸蕭，光祿子範、吏部子顯、祭酒子雲、散騎子暉、率更鈞、特進琛、琛子巡、庶子瑱，詩並傳世。「明月金波徒照妾，浮雲王葉君不知」，「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子顯之麗句也。《春思》，子雲之艷篇也。「雲峰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唐律之高者。餘子但可紀姓名而已。　琅邪諸王之作，文海《入若邪溪》最著；元禮篇章雖富，拔其尤，僅以《北寺寅上人房》、《寓直贈蕭司馬》二首。籍既二帝嗟稱，筠復昭明激賞，豈以門第重耶？謝氏世擅吟詠，在宋、齊朝縱橫文選，入梁，微，舉之徒反不競于王，謝元正「風定花猶落」，八歲所作，本見其止。　籍云「鳥鳴山更幽」，筠云「開窗延疊嶂」，又云「雨點散圓文」，殊足情致，俱爲對句不稱所累。何水部「川平看鳥遠」，李德林「風高松易秋」亦爾。　彭城諸劉，群從七十餘人，咸工掞藻。孝綽見重人主，嗣君尤爲後進宗仰。孝綽《侍安成王曲水宴》、《餞庾於陵應詔》，孝威《行幸甘泉歌》，全篇彬蔚。採言得孝儀「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孝綽「朱蹕曳青規」，若中庶《遇人織寄婦》之作，阿士《詠眼》「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之句，雖見才情，終爲大雅罪人矣。梁婦人能詩者，劉令嫺、沈滿願、王金珠三家。令嫺嘗續兄詩云「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又孝綽妹也。

又　徐敬業《登琅邪城》，虞子陽《詠霍將軍》二詩入《選》，梁代高作，無哇鄭意，「飛孤白日晚，瀚海愁雲生」，所稱奇句清拔者。惜「位登萬庾積」，榛楛勿翦耳。劉峻《自江州入石頭》、《居山營室》二首，蒼鬱有氣，不類梁人。《出塞》，近唐律。首云「薊門秋色清，飛將出長城」，與「伏挺水霧雜」、「山烟冥冥不見天」，皆善發律詩之端者也。　梁世詞人，徐勉、裴子野、陸倕、劉之遴、江洪、何思澄、何子朗、費昶、二到、鮑泉輩，並擁盛名，其詩存者概平平耳。徐摛始創宮體，樂府詠物不逾中人。戴暠不知何許人，其《從軍行》宏碩豐饒，《度關山》暢美調叶，「馬銜苜蓿葉，劍瑩鵝鵝膏」，「山頭看月近，草上知風急」句，尤卓卓。又朱記室「山開雲吐氣，風憤浪生花」，楊皦「嚬容生翠羽，曼睇出橫波」，吳孜「柳枝皆嬲燕，桑葉復催蠶」，賀文標《詠春風》「本持飄落蕊，翻送舞衣香」，皆梁、陳本色，而名微當代。　沈滿願《昭君歎》云：「千金買蟬髻，百萬寫蛾眉。」其詞便娟善媚。第毛延壽長安人，今云洛陽師，非也。《詠殘燈》「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是紀少瑜詩，妄人謬以屬沈，妄人又改其《詠竹火籠作》，以爲諷士之富貴失節者，宋頭巾惡識可憎，增損古人，以愚後學，尤可惡也。

又　周僕射弘正《還草堂尋處士弟》，陳詩之近質者。《隴頭送征客》，初唐五言絕之佳者。二弟弘讓、弘直才劣。陸尚書瓊《長相思》、洗馬瑜《東飛伯勞歌》，雖力追時好，遠卻江、徐，聲燄難與爭鋒。　沈炯《獨酌謠》惡甚，妄人取之，眞榮枯莩沈者。岑之敬《烏棲曲》，本六句，妄人取其末二句，自撰「回眸百萬橫自陳」一語，題曰《當壚曲》，以欺後學。嗚呼，來者無窮，豈盡目無古今，爲其愚弄哉。妄人可恨又可憐也。　徐參軍伯陽《遊開善寺》云「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阮學士卓《詠風》云「吹雲旅雁斷，臨谷曉松吟」，皆可備律詩取材。伏知道《從軍五更轉》，語近雅，似唐絕句。賈馮吉、蕭琳、許倪四絕，句詞太麗，是陳古詩。　張君祖、庾僧淵贈答之詩，自演法乘，不爲文字設，與支道林一例。馮汝言以爲恬淡雅逸，吾無取焉。

鍾惺《砆批詞府靈蛇・精集・廣衡》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於三謝，稟鑰於陳、隋也。

又　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幾喪之矣。詩人則不用此論，但可言體變，不得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一九《考訂下》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陰鏗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有「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

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所謂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又卷二一《品評中》 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又「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又「要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同用一事，而興寄愈密，乃知詩之妙無方也。

又卷二二《品評下》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吟咏情性，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尤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邇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弊。

又 「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歸晚靄霜，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盻，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張文收《蕭樂》也。「羅敷初揔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怕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妾」，李嘏《怨詩》也。數詩俱可誦，然諸選皆不收，何耶？

又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嘆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帝拊掌竟日。

董斯張《吹景集》卷一一《趙李辨》 阮公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飛燕、李夫人。劉須溪云：「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升菴引《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弇州亦如此讀。）又言「即趙季、李欵二人，皆陽翟大俠。」弇州引《谷永傳》「爲趙、李報德復怨」語。又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遊從。」張考《谷永傳》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趙、李從微賤尊寵。」（句）又云：「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前云「許、班」，後云「趙、李」，非指婕妤，何所指耶？「報德復怨」謂趙、李之親屬，假威亂政，妄殺無辜。主其事者有所脇，反除其明白亂政之罪，而羣吏有持正者，且建議劾治之。若爲趙、李復怨也。又孟堅《叙傳》云：「班倢伃借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久之」，「淳于長等始愛幸」，「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又云：「谷永以駮議趙、李」，合二傳觀之，趙、李之爲飛燕、李平復何疑哉？升菴、弇州皆以「小臣趙、李」爲句，殊誤。弇州云「不應與倢伃遊從」，亦未稽《叙傳》「趙、李諸侍中」語耳。當時倢伃貴盛親屬，赫奕入侍帝宴，出假主威。《谷永傳》云「爲趙李復怨」，《叙傳》云「趙、李諸侍中」，皆指其親屬也。阮公詩正用《叙傳》語。沈休文賦云「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沈所云：「許史者，正謂樂陵博望輩耳。豈亦指許后及悼皇妣耶？此賦可以互證。」（陳晦伯《正楊》亦引《谷永傳》及《叙傳》，而不明言其爲飛燕、李平，又未知阮公所云「經過者」，正指其親屬也。）

姚福《青溪暇筆》卷下 顏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諸人之風致，豈獨爲詩，誠小傳也。與《秋胡詩》此章俱善於叙事而詞調兼美，讀之令人忘倦。鮑照《東王吟》，讀之使人泣數行下。今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之間，白首而弗沾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序》 兩京風雅，光並日月，一字獲留，壽且億萬。魏雖改元，承流未遠；晋尚清微，宋矜新巧，南齊雅麗擅長，蕭梁英華邁俗。總言其概，椎輪大輅，不廢雕几；月露風雲，無傷氣骨。江左名流，得與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質後文，吐華含實者也。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謝，惡周、隋之駢衍而罪徐、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豈肯爲後人受過哉。

朱之瑜《答安東守約雜問》（《舜水先生文集》卷一四《答問二》） 六朝文要少讀，肉厚而氣不清，文品不高。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鐻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也。寸草莖，能爭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遠矣。

又 康樂神工巧鑄，不知有對偶之煩。惠連枵然膚立，如《擣衣》《牛女》，吾不知其意之所存，情之所在。

又 詩麗於宋，艷於齊。物有天艷，精神色澤，溢自氣表。王融好爲豔句，然多語不成章，則塗澤勞而神色隱矣。如衛之《碩人》，騷之《招魂》，豔極矣，而亦眞極矣。柳碧桃紅，梅清竹素，各有固然。浮薄之豔，枯槁之

素，君子所弗取也。　詩至於齊，情性既隱，聲色大開。謝玄暉豔而韻，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絕非世間物色。　讀謝家詩，知其靈可砭頑，芳可滌穢，清可遠垢，瑩可沁神。　熟讀靈運詩，能令五衷一洗，白雲綠篠，湛澄趣於清漣。熟讀玄暉詩，能令宿貌一新，紅藥青苔，濯芳姿於春雨。

又　詩須觀其自得，陶淵明《飲酒詩》：「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提壺撫寒枝，遠望時復爲。」又：「昔人既屢空，春興豈自免？」「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此爲悠然樂而自得。謝康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此爲曠然遇而無罣。見古人本色，撝披不煩而至。夫詠物之難，非肖難也，惟不局局於物之難。玄暉「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山水煙霞，衷成圖繪，指點盼顧，遇合得之。古人佳處，當不在言語間也。鮑明遠「霜崖滅土膏，金澗測泉脈。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精矣，而乏自然之致。良工苦心，余以是賞之。

又　齊、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嫩，其所別在風格之間。齊、梁老而實秀，唐人嫩而不華，其所別在意象之際。齊、梁帶秀而香，唐人撰華而穢，其所別在點染之間。　梁元學曲初成，遂自嬌音滿耳，含情一粲，蕊氣撲人。邵陵王賣致有餘，老而能媚。　沈約有聲無韻，有色無華。江淹材具不深，凋零自易，其所擬古，亦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者耳。擬陶彭澤詩，祇是田家景色，無此老隱淪風趣，其似近而實遠。　庾肩吾、張正見，其詩覺聲色臭味俱備。詩之佳者，在聲色臭味之俱備，庾、張是也。詩之妙者，在聲色臭味之俱無，陶淵明是也。　張正見《賦得秋河曙耿耿》「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唐人無此境界。《賦得白雲臨浦》「疏葉臨嵇竹，輕鱗入鄭船」，唐人無此想像。《泛舟後湖》「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唐人無此景色。《關山月》「暈逐連城璧，輪隨出塞車」，唐人無此映帶。《奉和太子納涼》「避日交長扇，迎風列短簫」，唐人無此致趣。庾肩吾《經陳思王墓》「鴈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唐人無此追琢。《春夜應令》「燒香知夜漏，刻燭驗更籌」，唐人無此景趣。梁簡文《往虎窟山寺》「分花出黃鳥，掛石下新泉」，唐人無此寫作。《望同泰寺浮圖》「飛旛雜晚虹，畫鳥狎晨鬼」，唐人無此點染。《納涼》「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唐人無此物態。梁元《折楊柳》「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唐人無此神情。邵陵王《見姬人》「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唐人無此風騷。江總《贈袁洗馬》「露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煙」，唐人無此洗發。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語外，非區區模倣推敲之可得者。　何遜以本色見佳，後之採眞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難摹，難其神也；何之難摹，難其韻也。何遜之後繼有陰鏗，陰、何氣韻相鄰，而風華自布。見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時欲襲人。　江總自梁入陳，其詩猶有梁人餘氣。至陳之末，纖靡極矣。孔範《賦得白雲抱幽石》：「陣結香爐隱，羅成玉女微。」巧則巧矣，而纖極矣。王褒、庾信佳句不乏，蒙氣亦多，以是知此道之將終也。　宋孝武菁華璀璨，遂開靈運之先。陳後主妝裹豐餘，精神悴盡，一時作者，俱披靡頹敗，不能自立。以知世運相感，人事以之。　陳人意氣懨懨，將歸於盡。隋煬起敝，風骨凝然。其於追《風》勒《雅》，返漢還《騷》，相距甚遠。故去時之病則佳，而復古之情未盡。詩至陳餘，非華之盛，乃實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奪其所醜，則枵實將安恃乎？

又《古詩鏡》卷一二　詩自宋一大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於古漸遠，於律漸開矣。

又卷一六　齊詩纖巧，琢之字句之間。齊詩最絢色澤，愈工不覺性情愈隱。

又卷一七　梁詩妖艷，聲近於淫，靚妝艷抹，巧笑嬌啼，舉止向人賣致。

又卷二二　梁時柳惲、何遜皆攄寫本素，遠却世氛，可謂獨立之士。然柳依依婉致，時欲憐人；何隱隱孤哀，俛首獨語。故柳病於弱，而何病於卑，緣當時習尚輕靡，閨閣乖令，妖淫之氣正自盛行故耳。詩之升降，世道以之，其何可忽。陶淵明情性爛而事迹疎，何仲言意境深而物象淺。

又卷二五　梁詩少氣，常似荏苒欲倒；陳詩無骨，常似飄颻無依。陳詩最輕。

又卷二七　詩自庾肩吾已開巧思，張正見巧而幻，江總巧而帖，此三人作律之模範矣。江總麗藻時聞語多新穎，獨妖啼鬼哭絕類後主，所謂亡國之徵於斯可驗。

又卷二八　王容《大堤女》及王德《春詞》，俱詞家體段。凡轉詩入詞其經有三：一曰妖媚，二曰軟熟，三曰猥媟。有此三者是爲宋人之詞。愈妖、愈軟、愈猥，加之冗長是爲元人之詞。詩之所貴，非辭之謂也。梁武作麗情詩而氣如冰壺，庾信作步虛詞而語多塵俗。故詩之所可知者，詞也，調也，所

不可知者，韻也，神也。語及於不可知者，微矣。

又　蕭愍《秋思》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高雅絕倫，不落思致。時魏收、荀仲舉每不滿此二語，及觀荀仲舉詩《銅雀臺》「【略】況復歸風便，松聲入斷弦。【略】」，乃知才不逮蕭遠矣。宜其知不及此，至魏收詩絕不成語，略可記者《月下秋宴》「使星宜向蜀，劍氣不關吳」，音節似響，然「劍氣關吳」當何所謂？當時浪得才名，豈古人名果易成耶？

支允堅《藝苑閒評》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漶漫，而敦厚溫柔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方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惠琳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卞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憸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險訐如此，彬豈無故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者又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文人薄喙，徒自殺其身而已。

穀齋主人《獨鑒錄》　任彥昇《哭范僕射》，「情」字三用：「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生」字兩用：「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此五言重疊用韻。庾開府《楊柳歌》，「枝」字兩用：「河邊楊柳百丈枝」、「直用東南一小枝」；「垂」字兩用：「別有垂條宛地垂」、「非復青絲馬尾垂」；「池」字兩用：「流槎一去上天池」、「不如飯酒高陽池」；「吹」字三用：「倏忽河中風浪吹」、「鳳凰新管簫史吹」、「共將長笛管中吹」。此七言重疊用韻。據此則七言重押，不但始於老杜《八仙歌》矣。而蔡絛乃云「古無其體」，非也。

張燮《七十二家集・劉秘書集序》　謝康樂每一詩，貴賤競寫，宿昔士庶皆遍，名動京師；劉孝綽每作一篇，好事咸共傳寫，流聞絕域：其爲藻苑所欽略同。平居儕輩多所凌忽，而謝既負釁，劉亦摧輪，其朱紱所挫略同。彼蓋儁才成其褊衷，孤神紆其濶步，斯往彥之恆癖也。孝綽於武帝不可謂不知遇，第一等官以待第一等人，非如宋武之羈縻而累起累躓。在職輒爲法官所彈：夫到溉不平者十事，猶謂彼已猜嫌，譬彼孟顗若；吏部時爲從弟覽所糾，至云「犬(噬)(齧)行路，覽(喫)(噬)家人」，視池塘春草，風味長隔矣。嗟乎，康樂藉其先資，服御多創爲所宗，亦爲世所駭；而孝綽單提寸管，使范雲命拜於孝才、王融歸鉢于阿士，東宮契洽，先圖樂賢之堂，藩王嘆睽，彌敦布衣之好。則論世者尚覺康樂終滯豪華，而孝綽惟仗素業。史又稱孝綽在公，簡重無語，反呼騶卒問道途雜事。然則昭明所謂「右拍洪厓肩」者，得非陰指其不與世人作緣乎？視康樂「三人捉裾，四人曳席」，又覺康樂道廣而孝綽性狷也。

又《劉豫章集引》　劉士章與張思光、周彥倫齊名，時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或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迨諸兒繼起，乃遂大啟興門而旁無貼宅矣。孝儀與兄孝綽，弟孝勝、孝威、孝先俱同生，而瑤林競秀，無墮腰鼓之目者，並世唯蕭子顯、子雲兄弟，差足比方。若乃羣從及子侄名文章者七十人，却至諸妹並臻文囿，則亘古無匹矣。孝儀長者，內行尤敦，剖符所之，俱著聲績，不若孝綽之寡諧，殆古文行君子與。試取《豫章集》與秘書並陳，是猶陸家之在東西屋也。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詩選引》　應制詩，皆奉制勅使賦，仍依人主體製從而和之，亦有不由聖製而作者，應詔猶是也。應令者，應儲君令也。【略】至若授簡朱邸，是爲應教以遠嫌。【略】應詔始于晉，特四言耳。其五言莫盛于宋之元嘉諸臣，如顏、范、鮑、謝，固江左之冠也。二蕭之代，天監爲優。宮體流傳，習成纖巧，應制亦猶有憾。然玄暉擅驚人之詩句，休文稱一代之宗工。繼世多才，此稱翹楚矣。陳、隋之音其細已甚，究乃主備恪賓，臣爲晉用，宜也。方兩朝臨御，何嘗不稱好文也者，徒然導聲病之源而啟切律之漸已耳。

錢謙益《趙文毅公文集序》《初學集》卷三〇）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

又《讀杜二箋・戲爲六絕句》（《初學集》卷一〇九）「不薄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齊、梁以下，對屈、宋言之，皆今人也。蓋曰吾豈敢以才力出群而妄自誇大乎？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于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則又正告之曰：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爲之先也。《騷》、《雅》有眞《騷》、《雅》，漢、魏有眞漢、魏，等而下之，至于齊、梁、唐初，靡不有眞面目焉。舍是則皆僞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別裁僞體，則近于《風》、《雅》矣。自《風》、《雅》以下，至于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爲嗤點輕薄之流，其可得乎？

馮班《鈍吟雜錄》卷三《正俗》 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側側平爲偏格，側平平側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

又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闢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略】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作《詩式》，叙置極爲詳盡允當。今人弗考，瞶瞶已久。「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太白服謝玄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又卷四《讀古淺說》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又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又卷五《嚴氏糾謬》 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讀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人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 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案：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艷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今云「六朝皆有」，謬矣。

又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敝法不足據也。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爲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至宋而譌。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

又《陳鄴仙曠谷集序》（《鈍吟文稿》） 徐、庾爲傾仄之文，至唐而變；景

龍，雲紀之世，洋洋乎盛世之音矣。溫、李之於晚唐，猶梁末之有徐、庾，而西昆諸君子，則似唐之有王、楊、盧、駱。【略】蓋徐、庾、溫、李，其文繁縟而整麗，使去其傾仄，而加以淳厚，則變而爲盛世之作。

原良《聽潮居存業》九編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己詩與謝康樂優劣何如？鮑曰：「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彫繢滿眼。」顏終病之。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綵鏤金。」與鮑共一提衡矣。今略舉二人之警者：靈運「潛虬媚幽姿，沓沓日西頹」，「昔余遊京華」諸篇，又「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又「激澗代汲井」，又「崖傾光難留」，稍自然。延之「彫雲麗璇蓋，祥飈被彩斿」稍琢削。沈約評延之明密，靈運標舉，大約相同。

賀貽孫《詩筏》　《南史》稱謝靈運「縱橫俊發過顏延之，而深密則不如也」。鮑明遠又稱康樂「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光祿如「鋪錦列繡，雕繪滿眼」。兩君當時聲價，互相優劣如此。然觀康樂集，往往深密有餘，而疏澹不足，專指延之爲深密，謬矣。延之詩自《五君咏》、《秋胡行》諸篇稱絕調外，他如《贈王太常》詩、《夏夜呈從兄散騎作》、《還至梁城》及《登巴陵城樓作》，俱新警可喜，專以「鋪錦列繡」貶之，非定評也。大約二君藻思秀質，如出一手，而光祿寄興高曠，章法綿密，康樂意致豪華，造語幽靈，又各有其勝也。顏、謝二人作詩，遲速懸絕，康樂惟以遲得，故多佳句。然顏集中《和謝監》諸作，頗受板滯之累。謝詩雖多佳句，然自首至尾，諷之未免癡重傷氣；惠連亦有是病，或當時習尚使然耳。

又　杜子美以「清新」、「俊逸」分稱庾子山、鮑明遠二人，可謂定評矣。但六朝人爲清新易，爲俊逸難。詩家清境最難，六朝雖有清才，未免字字求新，則清新尚兼人巧。而俊逸純是天分，清新而不俊逸者有矣，未有俊逸而不清新者也。子美雖兩人並稱，然大半爲明遠左袒耳。及取兩人詩讀之，明遠既有逸氣，又饒清骨；子山雖多清聲，不乏逸響。且俊逸易涉於佻，而明遠則厚；清新易涉於浮，而子山則警。明遠與顏、謝同時，而能獨運靈腕，盡脫顏、謝板滯之習。子山當陳、隋靡靡之日，而時有骨氣，不爲膚立。六朝人多不能爲七言，而明遠獨以七言擅長。若子山五言詩，竟是唐人近體佳手矣。雖所就不同，要皆一時出類之才也。

又　謝玄暉與沈休文論詩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實玄暉自評也。其詩仍是謝氏宗派，而一種奇俊幽秀處，似沈酣於康樂集中而得者。然謝家驚人之句，不稱康樂，獨稱玄暉者，康樂堆積佳句，務求奇俊幽秀之語以驚人，而不知其不可驚人也。採玉玄圃者，觸眼琳瑯，亦復何貴。良工取之靡礱成器，溫潤玲瓏，雖僅徑寸，人共珍之矣。玄暉能以圓美之態，流轉之氣，運其奇俊幽秀之句，每篇僅三四見而已。然使讀者於圓美流轉中，恍然遇之，覺全首無非奇俊幽秀，又使人第見其奇俊幽秀，而竟忘其圓美流轉，此其所以驚人也。

又　南朝齊、梁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梁氏一家，不減曹家父子兄弟，所恨體氣卑弱耳。武帝以文學，與謝朓、沈約輩，爲齊竟陵王八友，著作宏富，固自天授。而簡文豔情麗藻，在明遠、玄暉之間，沈約、任昉諸臣，皆所不及，武帝以東阿擬之，信不虛也。梁元帝及昭明統、武陵紀、邵陵綸，亦自奕奕，獨昭明小劣耳。宮體一出，從風而靡，蓋秀才天子也，又降爲浪子皇帝矣。陳後主、隋煬帝才思豔發，曾何救於敗亡也。傷哉。

又　江總才華，豈不與徐、庾並驅，乃與孔範等十人，稱叔寶狎客。八婦迭倡，十客賡和，君臣沈湎，男女淫褻，擘箋未幾，入井隨之，《玉樹》方闋，黃塵已斷，璧月瓊枝，千古同誚，江、孔之罪，可勝誅乎。孔範已入《佞幸傳》，江總豈宜在詩人之列。雖然，六朝才子，責以人品，能有幾人，斯又可同付之太息也。

又　自玄暉後，如沈約、江淹、王筠、任昉諸君，皆慕玄暉之風，而皆不能及。休文復倡爲聲病之說，音韻稍促，遂開古詩近體分途之漸。蓋江東顏、謝之體，至玄暉而暢，至沈約輩而弱，至陳、隋而蕩矣。愈變愈新，因而愈衰，是六朝之詩，亦自爲初盛中晚也。

又　武人詩如楊素、高駢輩，風雅所收，不必論已。他若曹景宗僅能識字，及在席上拈競、病二韻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去病。」四語風韻灑落，翻覺楊素、高駢胸中多卻數卷書。又如斛律金目不知書，及作《敕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天然豪邁，翻覺曹景宗目中多卻數行字。以此推之，作詩貴在本色。

朱鶴齡《新編李義山文集序》（《愚庵小集》卷七）　四六者【略】此本非文章家所重，而六朝以來特尚之，斯古文所由日下耶。厥體繁于齊、梁，至庾子

山而纖麗極矣。唐初四傑以及燕、許諸公，踵事增華，號稱絕盛。其體裁閎博，音響琳瑯，較過前人而清新儁拔則微有間焉。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又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雖不置軒輊其間，然文章流別亦略可睹矣。義山四六其源出于子山，故章摛造次之華句挾驚人之豔，以磔裂爲工，以纖妍爲態，迄于宋初，楊、劉刀筆猶沿習其製，誠厥體中之梅檀蘿蔔也。

吳偉業《和州守楊仲延詩序》《梅村集》卷二一） 昔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而吳楚不采于國風。江左之稱詩者，至晉、宋、齊、梁始盛，而人猶謂南音嘽緩不振。豈秣陵、姑孰土氣瘠薄使然與？

方以智《文章薪火》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嚴掞藻勢也。徐、庾始嫻，唐、宋遂爲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又《通雅詩說》 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故以句傳，「天際識歸舟」、「楓落吳江冷」之類是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

又 夫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

又引《詩史》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遵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輩多用正格。謝莊謂：「互護爲雙聲，礉碻爲疊韻。」余謂不然，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

又 《南史》：「王玄謨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爲雙聲，礉碻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脣音而不同韻，『礉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熠燿』、『咿喔』皆雙聲，『侏儒』、『童蒙』、『空同』皆疊韻。喬謂『互護』紐聲同，『菟路』紐聲不同，而同在遇部。字聲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又引馮定遠云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證。

又卷二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又 太白云：「梁、陳以來，豔薄殊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梁、陳，謂宮體以下，非謂陶、謝諸公也。休文聲律，謂平仄也。

又 六朝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極佳者。如劉俱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

又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誤矣。

又 五言律詩，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八句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於是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玄暉、明遠，骨氣秀勁，最稱逸才。今締觀其集中，規摹太康、元嘉者什三，開先初盛者什七，風氣之兆，若有神然。此古詩之源流，不可不知也。

又 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亦一時意興妙語耳，乃自謂有神助。文暢「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未嘗費造作，而王融賞心，書之齋壁。

豈非以其雕飾者易工，而天然者罕覯耶？

又　古今詩人以變調能工者，惟顏延之、謝朓、王維、杜甫而已。顏擅雕鏤，而《秋胡行》、《五君咏》不減「芙蕖出水」。謝公秀句，已肇唐風，而《出尚書省》、《登孫權故城》、《八公山》等篇，依然元嘉體裁。【略】落落名家，四公外不多見也。

又　登臨懷古詩，作五言古最易浸淫時調。漢、魏無此等題，詩亦不傳。三謝中如《登孫權故城》、《八公山》、《張子房》、《過廬陵王墓》諸作，音調古則，絕可誦法，不流唐響。

又　楊用修云：「何遜與范雲聯句：『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三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源，不知爲何說也。」升菴此等發明，最是有功後學。

吳淇《總論六朝選詩》（《六朝選詩定論》卷二）　宋代風詩，謝混當青蘋之末，雖原本二張，實接劉、郭之武力，砥當世之浮薄。義熙之中，厥風稍振，然《選》中所錄《西池》一篇，末以「南榮戒多」爲結，是其淘洗尚有未淨者。逮於元嘉，謝靈運高才僻性，濯以江漢之瀾，然後老、莊匿影，山水發音。謝惠連適以富捷清麗之思，爲之羽翼。顏延年別以精密淵深之格，與之頡頏。厥後，又有鮑照者，善製形狀之詞擅美而孤出，是其後勁矣。當此時也，四言寢微，五言獨擅。寫物極態，掞詞標新，片言研日月之精，一語定生平之價，漢道至此爲變已極，是又一會也。齊人信亦多才，享國弗永。梁武受禪，全齊之人才，盡入於梁。唯謝朓早逝，得以繫齊。然論其標品，亦鮑照之流亞也。梁江淹、沈約、任昉、范雲之徒，各自名家，莫適爲主。四聲八病，聲律太苛，遂爲唐人律排絕句之嚆矢。漢道至此，不絕如綫矣。是以劉勰《文心》，中著《聲律》一則，深致匡救之意。鍾嶸《詩品》末發知音一論，實懷憂患之心。是齊、梁已爲漢道之閏餘，況陳、隋乎？故《選》中雖兼齊、梁，余斷分三會，止於漢、魏、晉、宋也。總而論之，鍾嶸曰：「陳思爲建安之傑，【略】謝客爲元嘉之雄，延年爲輔。」又杜甫曰：「李陵、蘇武是吾師，【略】耻與齊、梁作後塵。」何足算也。又：東晉之世，郭、劉寡援，其流尚細。至宋元嘉之時，謝靈運曠世絕才，橫揚波瀾，遂成巨觀。實賴益壽導引其源，而又有宣遠、惠連爲之羽翼，是以極盛，此亦漢道之一派矣。而與爲抗衡者，則顏延之。當時王僧達之流，附之者尤衆，但餘人詩入《選》者少耳。故宋之有顏云云，猶魏之黃初、晉之元康。宋之有謝云云，猶魏之正始，晉之南渡。但彼分標于初末，此並轡于同朝耳。厥後，鮑照以俊逸之才，取謝之精者如《山中》、《池上》等篇；擷顏之秀者，如《秋胡》、《五君》諸詠，以爲風骨，自成格調；雖不逮漢、魏，而近以開宣明之派，遠以肇太白之風，蓋亦宋之傑匠矣。大抵宋人竭力于五言，鮑之五言樂府殊精；四言則延年之後，遂絕于《選》。【略】齊之才，可謂極盛矣，梁武亦與焉。及梁受禪，而齊之才盡入於梁，故梁詩之入《選》者，盡齊人也。唯朓蚤死，故齊得而有之耳。唯齊人盡入于梁，故言齊者必兼梁。惟其梁詩盡出齊人，故言梁者不能遺齊也。【略】詩之興，存乎人，尤存主持風會之一人。漢道之隆，由漢高之《大風》、孝武之《秋風》倡之，遂定百代《風》、《雅》之宗。嗣後魏武倡于建安，文帝倡于黃初，于是當塗之制作，炳然與炎漢同風。即晉、宋、齊，亦莫不有好文之主倡之于上，故風流未墜。洎乎梁氏父子兄弟，篤好文學，留神翰墨；武帝倡之于前，簡文、元、宣繼之于後，且太子昭明，才逸千古，而一時諸王，率能綴藻：可謂盛矣，故《選》以爲後勁云。　按：六朝之文運，皆以武興。漢武、魏武、梁武，傑然挺出矣，而晉武、宋武、齊武，亦自錚錚，故能振英披秀，令一代《風》、《騷》雲蒸霞起。《易》云：「剛柔相錯而文生。」嗚呼，仁柔太過，此趙宋之詩，所以不競歟。

又　梁之鍾嶸、劉勰生乎唐前，彼其目中只知有漢、魏、晉、宋、齊、梁而已，故其所爲議論與《選》旨多所符契。但劉之《文心》，統論古今之文，不專論詩；而論詩之中，又統論古今而不專指六朝之詩。鍾之《詩品》則專論六朝之詩矣；其論止於五言，絕不及四言、七言與諸雜言。然漢、魏以來，五言實冠群言之首，爲時所尚。苟得其理，他體亦略可覩矣。叙有三篇，首篇前論詩運之升降，後論詩義之精深。次篇論分品之義例，末篇論聲律之弊。蓋懼漢道之變而爲唐律者將以云救也。次篇宜附上品之後、中品之前，而末篇則三品之總跋耳。世本分冠三品之首則紊矣。【略】按：鍾氏此書專論五言詩耳。若論四言，則阮當避嵇；若論樂府，則魏武帝上於魏文、魏文上於陳思矣。且人各有短長，虛心平氣，以尚論之可也，幸勿以成格拘待古人。

又卷八、卷一一（存目）

又卷一二　《選序》序文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今專就詩論之，踵其事而增華，晉人之詩也；變其本而加厲，宋人之詩也。【略】至晉而菁華已竭矣，故宋則去之。顏光祿去之而未盡者，謝臨川則盡去之矣。【略】故顏、謝之詩，其佳者，止可稱宋詩之妙景。然顏失之晦拙，謝失之濃重，學之不勝濫觴，於是鮑明遠輩力追漢、魏以捄之，殆欲返其本也。然本終不可返，氣運爲之，非人所能與也。

又卷一五　蕭齊雖自爲一代，其詩之風氣與蕭梁固不分也。蓋當時主持風氣者不過數人，如沈約、任昉之徒，與梁武皆齊臣，所謂「八友」也。及梁武受禪，諸人遂爲梁臣，而諸人之詩遂入梁詩，故後之言詩者必合言齊梁。然齊梁之所以合者，一派浮靡之習耳。《選》中汰洗殆盡，姑論其存者亦微有分焉。齊之詩，以謝朓爲稱首，其詩極清麗新警，字字得之苦吟。較之梁，惟江淹髣髴近之，而沈約、任昉輩皆所不逮，遂以開唐人一代之先，然漢、魏之遺音，寖以微矣。何大復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則齊固古詩與唐詩中間一大關鍵也。

又卷一六　《選》詩爲漢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周詩無尾，漢詩無首。魏、晉、宋、齊，踵事增華，各全乎一代之詩，而梁獨不全者，限于《選》也。《選》成于梁太子蕭統。而統卒于大通三年，故《選》中所載止天監十餘年之詩，而大通以後不入《選》云。【略】《選》詩距《三百篇》千百餘年，中間有騷賦爲之關鍵。則《三百篇》之變爲《選》詩，實有其漸；而《選》詩之變爲唐詩，則頓也，非漸也。然亦有其漸焉，蓋有監于陳、隋之菁華已竭，故褰裳去之，而梁之沈約、江淹與齊之謝朓、宋之鮑照，實爲嚆矢。而《選》以後，雖有作家如何遜、徐陵、庾信、薛道衡之屬，皆不與焉。觀唐人用韻最嚴，而禮部所頒，斷以梁沈約爲主，可知矣。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　謝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謝混「高臺眺飛霞」，「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麗。

又　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押「情」字，沈休文《鍾山》詩用二「足」字，迺二義。文通《雜擬左記室》詩用二「門」字，郭泰機《貽傅咸》詩連用二「況復」字，俱是實景而工拙自分。

又　謝靈運云：「三五圓景滿，佳期殊未適」，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俱原本《楚騷》。

又　「明月照積雪」、「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澄江靜如練」、「夜雨滴空堦」、「流水遶孤村」、「岸花臨水發」，俱自然妙句。

又　玄元以後，學道之士若魏伯陽、陶弘景、孫思邈，詞翰亦自斐然。

尤侗《江田系詩序》《西堂全集·艮齋倦稿》卷二）　江左諸王，人人有集，當時以爲美談。唯陽夏之謝，隴西之李，差足相方。

又《詞苑叢談序》　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

又《亦山遺稿序》《西堂全集·艮齋倦稿》卷三）　予觀古之名家子弟，無過王、謝。謝之靈運、惠連、瞻、曜、朓、朏，並以兄弟著名。而王筠亦云：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烏衣、馬糞之間，抑何盛哉。

又《艮齋雜說》　一代之文，自有一代風氣。六朝之文，雖傷駢偶，至今讀之，宛然晉、宋、齊、梁之人也。至宇文泰欲革其弊，乃命蘇綽爲大誥，依此爲式。今觀其文，乃尚書優孟耳。

又《看鑒偶評》　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王融以倡亂誅，謝朓以告變死，至蕭衍公然作賊矣。范雲、沈約，甘爲衍之鷹犬，壽光之議，約先期而入，雲徘徊門外，但云咄咄。既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一班小人丑態畢露，可嘆可笑也。任昉文人，復爲雲作讓表，不幾奴中作奴乎。沈約夢爲齊明帝欲斷其舌，赤章求辯，復爲梁武所謫。消沮閉藏，則何益矣。後世乃以《八詠》、四聲傳爲佳話，可羞之甚矣。

又《吳虞升詩序》《西堂全集·西堂雜俎二集》卷三）　今之說詩者，古風必曰漢、魏，近體必曰盛唐。以愚論之，與其爲似漢、魏，寧爲眞六朝；與其爲似盛唐，寧爲眞中、晚。【略】予語之曰：詩無古今，惟其眞爾。有眞性情，然後有眞格律；有眞格律，然後有眞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略】勿問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略】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纘中求活計也。

又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奮始展也。

又　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鏗、何遜古詩之支裔。

又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餖湊成篇，謎也，非詩也。

又《古詩評選》卷五　文筆兩塗，至齊而衰，非腴澤之病也。欲去腴澤以爲病，是涸天之雨，童地之山，髡人之髮，存虎之鞟焉耳矣。文因質立，質資文宣，衰王之由，何關于此。齊、梁之病，正苦體局束而氣不昌爾。文者氣之用，氣不昌則更無文。顧昌氣者，非引之荒大，出之駤戾也。行于榮衛之中，不見其條理，而自不相失。苟順以動，何患乎窒？故有文彩焜煌而經緯適，文情驚踔而綱維調。若氣有或至或不至，小頓求工而失其初度，則削肉留筋，筋之絕理者，早已爲戾矣。齊、梁之失，惟此爲甚。庸人不知，徒以緣飾誚之。不知唐、宋之自詡以「起衰」者，其病正等。亦安能以豺之骨立，誇狍之肥腯者哉。

又　陶、謝以下，不聞寄托之音久矣，微文通則詩且爲里巷之用。深思遠情，正在素心者。王融、謝朓、沈約、任昉，雖華陋異姿，要爲富貴中人，何足與語此哉。

又　蕭氏父子以文筆相競，然文之衰也，自其倡之于上，而風會遂移。顧就彼互質，昭明尤拙，簡文尤巧，元帝介巧拙之間。彼其以掇拾爲長而文不相屬，義不相比，則眞藝圃之荑稗也。簡文浮艷，爲千古所詆訶。顧其命意立局，猶有累累如貫珠之意，乃正賢于阿兄，況湘東乎。劉孝綽兄弟一流人物，但托湘東，後來未即登世纘之堂，如此者正未可一概論也。昭明以拙得累劣，免于輕浮。《玄圃》一篇，固覺典刑未墜。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詩品》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余謂休公婉麗，亦復深秀，不及明遠者，特奇警耳。然是伯仲，何詎商、周。故知中書非盡妬口，記室未爲篤論也。

又　古來流傳俊句獲賞知音者，如「大江流日夜」，如「澄江淨如練」，如「池塘生春草」，如「空梁落燕泥」，如「鳥鳴山更幽」，如「風定花猶落」，如「庭草無人隨意綠」，如「紅藥當階翻」，如「日霽沙嶼明」，如「明月照積雪」，如「思君如流水」，如「南登灞陵岸」，如「采菊東籬下」，如「隴首秋雲飛」，如「夜雨滴空階」，如「露濕寒塘草」，如「高臺多悲風」，如「清晨登隴首」，如「清暉能娛人」，如「春草秋更綠」，如「霜深高殿寒」，如「海日生殘夜」，如「芙蓉露下落」，【略】皆復驚挺清新，金玉其響，味其片言，可以入悟。至于「明月」、「紅藥」三語，景句兼美，弇州互有譏貶，殆是談機所到，乃有是言，非可據者矣。

又　《子夜》悽怨，《橫吹》奇峭，各極五言絕句之妙。《子夜》乃是南音，《橫吹》故爲北曲。

又　「池塘生春草」，景近標勝；「清暉能娛人」，韻遠嗟絕。若宣遠「開軒滅華燭，白露皓已盈」，即景之秀句；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撫時之雋思；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託怨之微詞，並足流亞矣。

又　世目三謝，宣城既是隔代，而文筆英暢，大爲不倫，無已。當躋豫章，鼎足爲允。才長于法曹，氣流于永嘉，然不至改步，使得參此坐，無失烏衣舊游之好，豈非藝苑銓衡一快。

又　大言小言，故屬詩派；了語危語，亦歸韻文。纖纖、雜組，詩謎肇端；離合、姓名，折白緣起。又有五平、五仄、疊數、迴文，藥名、集句，連類莫殫。近世復有牙籤湊字，八音限韻，正復巧同楮葉，戲類棘門。文章儇習，雅道所戒。獨有《子夜》，雙關不厭，當由語質情長，不失雅調故耶。

又　《詩藪》云：「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予謂非也。夫江、孔軒華，隋煬典暢，足以殿齊、梁之末路，啓李唐之大風。

又　稗官載宋元嘉中，會稽趙文韶遇青溪小姑，文韶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女令侍婢歌《繁霜》，其詞曰「日暮風吹」云云，今詩篇多載之。「草生盤石」歌不傳，亦一六朝逸詩篇名也。

又　《滄浪吟卷》欲芟謝朓「廣平」、「茂陵」一聯，東越《詩藪》欲去蕭愨「笙吹」、「琴奏」十字，是不解六朝格律者。元美謂滄浪論古詩便鶻突，良然。茂秦《直說》，直舉胸情，頗多妙悟，亦恨其識鑒至唐便止，向上議論多憒憒。

又　世並稱三謝，然實互有同異。秘書無微不抉，隱秀絕倫。法曹酷欲似兄，而才幅苦狹，角奧字句，殊乏微思，觀其本色，乃在流逸，《秋懷》、《擣衣》，是其自運之妙。宣城詞鋒壯麗，大啓唐音，元嘉遺響，自朓革之。氏源雖同，詩派判矣。

又卷四　《樂府・橫吹》有《東平劉生歌》。又梁元帝《劉生》云：「任俠有

劉生，然諾重西京。」《樂府解題》稱「齊、梁以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蓋劉生本是俠客，故《安東平》第五解云：「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此閨中屬望，謂所歡與俠者游，當無虞中道，類如唐人記黃衫豪客解使十郎迴心耳。伯敬乃云「是疑是防」，竟以劉生同諸周史明童，可資一笑。或云《東平劉生》即指《安東平》本曲，蓋歌此曲以爲歡，故下有「感情」、「相知」語，與「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詞意正類，解亦近。

又　鍾云：「謝靈運『初日芙蓉』，顏延之『鏤金錯采』，顏終身病之。乃《秋胡詩》、《五君詠》，清眞高逸，似別出一手。若屏却顏諸詩，獨標此數首，向評爲妄語矣。」案，此論非也。蓋《秋胡》、《五君》，雖是顏佳作，然若《蒜山》、《曲阿》諸篇，典飭端麗，自非小家所辨。且上人評雖當，不知「初日芙蓉」，微開唐製，「鏤金錯采」，猶留晉骨。此關詩運升降，鍾殆未知之。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互換成文》　庾開府詩「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互換成文，開後人纖巧一派。梁元帝賦《燭》曰：「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同一機杼。駱義烏《過張平子墓》：「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盧昇之《梅花落》：「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多。」唐初猶有此調也。

又《迴環見意》　「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此何遜、范雲聯句也。迴環見意，後人每每效之。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乃用其事。

又《十字題門》　劉孝綽杜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其妹令嫻，見而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合觀此作，則知城闕山林之句，非乃兄本意，而同心梔子，令妹不妨於贈人也。令嫻乃王叔英妻，其妹令嬚則徐悱妻，姊妹俱工題咏，而劉三娘爲尤著。

又卷三《短古》　（劉方平《烏棲曲》，《品彙》編入絕句，想未識六朝體也。孟郊《臨池曲》之類亦然。）五言短古，《子夜》、《讀曲》神矣，太白、摩詰已入化境。七言短古，梁簡文特擅其長。繼之者，前有徐陵，後有李賀。陵之《烏棲曲》曰：「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賀之《蝴蝶飛》曰：「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譬諸短兵相接，足以辟易萬人。二首之外，佳者不多見也。

又《口號》　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和衛尉新渝侯巡城作》，庾肩吾和曰：「步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至唐遂襲用之，如張說《十五夜衛前口號》是也。「號」字應作平聲，若元微之《酬李六見寄》：「頓愈頭風疾，因吟口號詩。」李義山《咏懷秘閣》：「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又作仄用。

又《笑啼》　梁簡文《咏內人晝眠詩》：「夢笑開嬌靨，眠鬟偃落花。」元帝《閨怨詩》：「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一笑一啼，寫出深閨秘景。

又卷七《雲樹》　何遜詩：「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謝朓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皆體物到家語，非靜會不知其妙。

又卷一〇《文士爭權》　帝王家兒與文士爭權，三祖之後，斷屬蕭梁。氣運升降之際，有開必先也。

又《萬古流》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初唐四傑，草昧初開，未脫陳、隋風調。射聲逐影之儁，不免隨人軒輊。少陵虛懷樂善，爲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故曰：「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誠取之也，誠重之也。

又卷一二《黑蜧商羊》　張景陽《雜詩》十章，其卒章曰：「黑蜧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江文通《擬古》所謂「張黃門苦雨」也。句句典確，遠出《秋霖》諸賦上。文通所擬較爲淺薄已。（黑蜧，見《淮南子》，神蛇也，音麗。）

又卷一三《宛轉歌》　樂府至晉而一變，《清商・子夜》諸曲，不獨開齊、梁儇薄之端，已預創《花間》、《草堂》之局矣。《劉妙容宛轉歌》：「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陶貞白《寒夜怨》、徐孝穆《長相思》乃有此種聲口。

又卷一四《君不見》　（《陳武別傳》曰：武常牧羊作《行路難》曲。《續晉陽秋》曰：袁山松酒酣歌之，聽者莫不流涕。）鮑明遠《擬行路難》有曰「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樂府解題》曰：「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二字雙疊，實始於潘安仁《內顧詩》：「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明遠用入長句起頭，更覺飛揚盡致。至吳均、柴廓以下，則多單領。

又卷一六《細腰》　王僧孺《寵姬怨》曰：「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爲姬人自傷》曰：「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皆眞情實境語。本傳謂其「文多

麗逸，喜用新事」，如此種句麗逸不無，然何嘗用新事耶？

又《腰帶》　謝惠連《擣衣詩》：「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王元禮《行路難》云：「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謝語懇至，王語激昂。唐人閨情懷遠，總不越其神理。

又卷一七《歌舞》　觀伎之詩，不離「歌舞」二字：「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梁元帝句；「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劉孝綽句；「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陳子良句；「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劉刪句；「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陰鏗句；「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盧思道句；【略】「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江總句。唐人近體，梁、陳芽蘖其間者如此。《復齋漫錄》亦嘗捆拾之，則自梁及唐。

又卷一八《佳期》　《楚詞》：「與佳期兮夕張」，注謂：「以佳人比君也。不敢斥言尊者，故隱其詞。」謝康樂《石門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謝元暉《呈沈尚書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梁元帝《七夕詩》：「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至唐以後則習用之。【略】指不勝屈矣。

又卷一九《高春》　梁昭明《答湘東王書》：「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元帝《遊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後園詩》：「高春斜日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日經於泉隅，是爲高春；頓於連石，是爲下春。」高誘釋曰：「高春，時加戌也。」唐人屢用之。【略】不一而足。泉隅本作「淵虞」，唐人避諱改之。

又卷二三《清商曲》　包明月《清商曲》：「當曙與未曙，【略】。」與沈玩《前溪歌》：「黃葛結蒙龍，【略】。」同一機調。

又卷二四《錯莫》　鮑昭《行路難》：「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沈滿願詩：「風彌葉落未離索，神往形返情錯莫。」此二字老杜用之《瘦馬行》，餘則元詩屢見。（太白詩「長吁莫錯還閉關」，「莫錯」二字數見，豈即「錯莫」之訛歟。）

又卷二六《君不歸》　鮑令暉詩：「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謝元暉詩：「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前首是瞻望弗及之意，後首是「誰適爲容」之情。徐孝嗣以二語該之曰：「願君早流眄，無令春草生。」尤含蓄有味。

又《魚棄》　庾肩吾《侍蘭亭曲水宴詩》：「躑躅顏魚醉，參差絳葉浮。」江總《侍宴宣猷堂曲水詩》：「醉漁沉遠岫，浮棄漾清漪。」按：杜篤《祓禊賦》：「浮棄絳水，酹酒釀川。」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鮪魚時至。」張協賦：「遊魚瀺灂於淥波。」二詩蓋檃括其義。

又《愜當》　《顏氏家訓》曰：「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曰：「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曰：「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阻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旨哉，斯言可爲輕於涉筆者戒。

又《及時》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求二衫段，以詩投之曰：「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曰：「余衣本百結，閭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令廉夫貪。」觀此，則知葛衣之痛不必待西華而始見也。八蠶，詳見《丹鉛錄・瑯琊代醉編雲夢藥溪談》。

又卷三八《紀行詩》　紀行詩，前有康樂，後有宣城。譬之於畫，康樂則堆金積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則平遠閒曠，南宗之流也。兼斯二美，斷推少陵矣。范石湖有句云：「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偏。」非足跡偏天下者，紀行詩未易措手。楊元孚《灤京雜咏》一百首，乃紀行變調，然亦足以備一朝之風物云。

又《和韻》　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此和詩之始。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此和韻之始。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故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逮及唐人，和意而不和韻。至元、白而此風一變，至皮、陸而爲之再變。自宋以還，誇奇鬬險，毋論元氣索然，即腠理之間亦覺不相連綴。刻楮雕冰，幾何而不唐喪耶？（東坡《和蕭大夫》：「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

又《鳳皇池》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起句云：「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已見比興之體，末段云：「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有感有諷，何減炎熱場中投以清涼散耶。而元長少年嗜進，波及竟陵之譖，迄今觀其遺集，盡屬琳瑯錦繡。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專美于後已，惜哉。（沈約《懷舊詩》：「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融乃僧達之孫，道琰之子也。晉有王融、則太保祥之父。永明中有一王融，則雍州刺史奐之子。元長在隆昌之末，相去十年，同仕齊，同一瑯琊派，亦奇。）

又《來不時》 曹子建《九咏》曰：「臨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此思王借以自況，不自覺其沉痛至此。少陵會得此意，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若沈休文《代織女答牽牛》，王元禮《代牽牛答織女》，總是借而弔喪，雖悲弗哀矣。

又卷二九《黑紅》 陰鏗《晚泊五洲詩》：「水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琢句詭幻，自鮑昭《遊思賦》：「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得來。王摩詰曰：「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又「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與岑嘉州「黑黃」二字未易軒輊。

又卷三〇《歌行》 （盧思道《聽鳴蟬》、薛道衡《豫章行》，開闔變化，爲初唐四傑所祖。）晉、宋之交，七言歌行，畢竟以鮑照爲第一。朱晦翁曰：「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崛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此特就其《選》體言之耳。若七言長短句，則敖陶孫所云「飢鷹獨出奇矯無」，前庶幾盡之。（《王弇洲集》有「罷官雜言，效鮑明遠體十章，亦奇橫有氣魄。」）

又《犯字》 梁元帝：「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沈隱侯：「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二「犯」字未易優劣，而沈句對仗尤工。李衛公：「海上東風犯雪來」本此。（王子安《春思賦》：「雪裏梅花犯雪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凡例》 住者逝，來者承，一之乎無改則斁，斁則窮，窮而通之寖以異，故久乃大謬不然。故晉、宋之於漢、魏，猶踵事而增華也，梁、陳變本矣。及其每變愈下，初亦恬不之怪，久而益患之。立乎百世之後，指百世之前，昭然若隔霄壤。極則思返，故近體，古詩之流也。唐人之更爲古詩，極而思返也。然世彌遠，風彌殊。梁、陳詩，雖近律，而古於律；唐人五言古詩，不爲梁、陳近律之詩，而終非古詩。故因近體以溯梁、陳，因梁、陳以溯晉、宋，要其歸於漢、魏，此詩之源也。今夫詩之不可廢者，以其情與辭。辭則代降矣，情則千秋勿之有改矣。【略】且咏歌嗟嘆之如必上古，則《三百篇》四言足矣，何以有五言、七言，何以有歌行、律絕？是晉、宋未爲失而陳、梁亦未可厚非也。【略】體格不可不分也。【略】顏、謝異勢，元亮與顏，謝又以殊塗。梁簡文好新聲，爲靡靡之響。而鄉者如沈休文獨清切，罔事雕刻；江文通則又步趨繩尺間，師魏、晉，分鑣別軫非一格；庾肩吾曼聲華腴，其子子山乃沈雄宕逸，匠心而獨運。【略】予之此選，會王、李、鍾、譚兩家之說。通其蔽，折衷焉。其所謂擇辭而歸雅者，大較以言情爲本。

又 夫言有隱有秀。隱者，融微之謂也；秀者，姿致之謂也。融微者言不盡，姿致者言無不盡。漢、魏以上，多融微之音矣，然孟德之沉雄，子建之流宕，曷常不務盡乎哉。梁、陳而後，作者尚姿致矣，然陰子堅、何仲言之流，語亦有深者，且如《咏懷》一也。

又 吾所謂致於工之路，辭顧不與焉。然非辭曷顯乎？【略】子建之辭也華，康樂之辭也蒼，元亮之辭也古。元暉之辭也亮，明遠之辭也壯，子山之辭也俊，子堅、仲言之辭也秀，休文、彥昇之辭也警，尚其清也。晉、宋以上之清，人猶知也，昭明《選》以上是也。梁、陳以下微，諸大家即簡文、後主、張正見、江總、王褒，無弗清者，人不知也。夫雅者因俗而命之也，清尤要也。

又 古詩自漢迄隋代遠矣，大抵多五言。齊、梁稍趨之律，學者概目爲古詩與近體判然，是近體之源也。【略】予亟表古詩示準的，學者游息其中，譬尋河得源，順流而下，至溟渤蓋無難焉。

又卷二二《簡文帝》 晉、宋以來，古風未泯。齊、梁作者，漸即穠華。然觀梁武、昭明，尚是雅音，纖麗不極。至於簡文，半爲閨闥之篇，多寫妖淫之意。縱緣情即景賦物酬人，非刻畫鶯花，即鋪張容服，辭矜藻繢，旨乏清遙，於是漢、魏前型，蕩然掃地。爰逮陳、隋效傚，狎客承流，六朝之體始分，風雅之林迴異。後世高論性情之家，視此若鄭聲之宜放，即在講求聲律之子，亦以此等鄙後之無譏。然要而思之，有足論者。夫咏歌之道，豈必存質去文。《毛詩》託興多緣草木，《楚辭》志感並列，香葩偕老之篇，笄珈侈麗。《小戎》之什，車服揚華；但章句間施運以情旨，未有天懷本薄，縟采徒施者。梁、陳之詩，匪病其辭，病其無意。在篇咸琢，靡句不雕，起結罕獨會之情，中間鮮貫串之旨。垛珠積翠，不被玉膚，豈知天帝之容，本貴清揚之貌，此其所失也。又麗采所矜，尚其大雅。夫紫磨之金，燭銀之錫，非不燦然也。然商、周彝鼎，光色更殊者，年古質高，有渾然之氣。即如西京樂府，亦擅風華，子侯妖嬈，盧江小婦，陸離繁豔，詎不蟬連？而章法因仍，清機徐引。及其措語，黼黻天成，樸在藻中，渾餘詞外。六朝雕鏤，塡砌枝駢，

摘句揣音，判殊古調，此氣格之異，又其一端也。至于低徊以取媚，纖雋以生姿，則又在屬采之先，爲經營之本。揆之往古，豈曰不然。實被周行，何其深婉。抑若揚兮，詎不多姿，但雋而不尖，逸而能雅。今則氣佻而益薄，態露而不藏，故巧極拙形，曲極徑顯。夫溫柔敦厚，柔僅一焉。靡靡之音，徒柔不厚之謂也。梁、陳之弊，在捨意問辭，因辭覓態，闕深造之旨，漓穆如之風，故閨闥之篇，是其正體。次則分賦物類，流連景光，倚外可以附文，由衷不能宣志。【略】且夫閨闥之篇，古人亦皆託興，時物之感，君子祇以道懷。今迹其所假，尋于末流，於咏歌之道，亦已失據矣。而又綴無質之華，竭佻露之巧，同聲一調，靡靡爭趨，從此之焉，塡詞爲近。【略】義山、飛卿，啜其餘流。時又降於梁、陳風仍愛其柔脆，於是晚唐風格轉作詩餘。此梁、陳必至之勢，後先冰霜之歸也。循是以往，爲北南之曲，爲吳、燕之歌，源流相承，俚俗無底，如將歸獄。究厥渠魁，詩亡之罪，梁、陳服首。雖然，流失者來也，漸至者時也。當其在初，不若是甚。夫梁、陳之詩麗則丹碧輝煌，雋則絲竹柔曼，輝煌可以娛目，柔曼可以悅耳。當其隻辭聳聽，逸韻動心，思入微茫，巧窮變態，色聯五采，味侈八珍，此亦有所長者。但就其所作，亦未能盡充本量。故摭實者多，搖曳者少，則態不足也。屬對或強，用字或戾，則辭不足也。梁、陳所尚，惟辭與態。此而不足，更何觀諸，故余所選存，就梁、陳以論梁、陳。

又卷二六《何遜》 予選古詩，雖齊、梁以後不敢忽略。誠以有唐大家，恆多從此取徑。雖命體不同，而楚風漢謠，並成其美，春蘭秋菊，各因其時，採擷流風，咸饒逸韻也。然求其跌宕若休文，高深若彥昇，清迥若仲言者，亦不多得矣。

又卷二七《王筠》 謝朓常謂「筠詩圓好流轉如彈丸」，《石林詩話》云：「吾愛湯休稱謝靈運『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靈運諸詩，可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爲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然也。」

魏禧《日錄論文》 或問：六朝以來名士文章甚不足觀，而當時驚服、傳於後世者何也？曰：未有不由敏且博者。集坐高會，或舉一物、言一事，他人瞪目噤口，而此應聲輒答，原委歷歷；或即席應詔，軍旅旁午，他人垂頭苦思，而此揮筆立成，琳琅可聽，當時安得不驚，傳至後世。則敏、博二者皆不可見。惟據成文評論工拙。《論衡》、《三都》動經十年，後人但許其工，不譏其鈍；而援筆立就者或反出其下，故以中材而欲與古人抗衡，當深思肆力，善用其所短也。

葉燮《原詩》卷三《外篇上》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

又卷四《外篇下》 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略】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略】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河也。

王士禛《雙江倡和集序》（《帶經堂集》卷四〇）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略】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烽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予既爲評次之，而爲述其梗概如此。

又《漁洋詩話》卷下　古今武人詩，如沈慶之、曹景宗輩，猶有文士之風。

又《池北偶談》卷一二《談藝二・唐詩本六朝》　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爲昔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本謝康樂「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本吳均「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本馮小憐「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本王融「潺湲石溜瀉，緜蠻山雨聞」；「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如何此時恨，嗷嗷夜猿鳴」，本沈約「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合」。孟襄陽「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遠風送秋」。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堦行。」則竟用庾詩「全因履迹少，併欲上堦生」也。

又《分甘餘話》卷二《沈詩任筆》　六朝人謂文爲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唯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又《師友詩傳錄》阮亭答　《詩》、《騷》以下，風會遞遷，乃自然之理，必至之勢。齊、梁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鍾嶸嘗以譏謝玄暉、王元長矣。然二公豈失爲一代文宗耶？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論五言古詩》　宋代詩人，無出康樂之右者。自益壽導於前，而諸謝迭起，後先輝映，何其盛也。《南史》傳謂顏、謝齊名，其實顏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己與靈運優絀，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繢滿眼。」蓋於延年有微詞，而論詩之善可睹矣。若夫明遠，挺拔名貴，俊偉光華，直與客兒並驅，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　玄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服膺如此。　蕭郎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爲首，江淹輔之，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庾肩吾、劉孝綽次之，下至陶弘景、周捨諸家，亦有片語足錄。大約水部之作，不費雕飾，如庖丁解牛，風成於騞然。「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是其詩之眞境也。文通罷宣城郡後，夢景純索筆，景陽索錦，忽忽才盡。「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爲尊」，豈亦有數然歟？　陳朝孝穆之作，如魚油龍罽，列堞明霞，輝燿丰茸，文采溢目。總持狎客，可以樹幟爭雄；子堅則遜謝矣。

又《論五言律詩》　齊、梁儷句即五言律祖，楊用修、李于鱗已備言之。

龐塏《詩義固說》下　文中子云：「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激以怨。吳(筠)、(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孝綽兄弟，古之鄙人也，其文淫。湘東王兄弟，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最可玩。言之邪正，心術關焉，故觀其詩可以知其人。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三〇《詩文二》　自沈約有四聲八病之說，而詩遂趨于律。今既爲此體，便當莫犯八病。沈時本無律體，今觀梁、陳間詩，便有許多竟是律詩者，無非求去八病耳。

查慎行《寓樓讀陶詩畢敬題其後》《敬業堂詩集》卷四二）　顏謝非同調，千秋第一人。精深涵道味，爛熳發天眞。

又《題余鴻客金陵覽古集》　神傷叔寶髯初斑，詩草年年手自刪。莫問六朝興廢事，謝家名句有江山。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江總持(總)、徐孝穆(陵)詩如怖敵小兒，可牀下伏。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二(《通志堂集》卷一六)　獶(讀猱)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獶伶實始於此。

又四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絕，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爲絕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貴、經、教，口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詩至

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戶，不肯相下也。

陸奎勳《論詩口號八首》三（《陸堂詩集》）　客兒春草情何限，水部梅花致不群。便爲丁娘歌《十索》，可能瘦盡沈休文。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又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又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又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又　梁、陳、隋間，專尚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驚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此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又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

又卷下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略】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又《古詩源序》　漢京魏氏，去《風》、《雅》未遠，無異辭矣。即齊、梁之綺縟，陳、隋之輕豔，風標品格，未必不遜於唐，然緣此遂謂非唐詩所由出，將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

又卷一二《簡文帝》　詩至蕭梁君臣上下，惟以豔情爲娛，失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

又《沈約》　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邊幅尚闊，詞氣尚厚，能存古詩一派也。爾時江屯田、何水曹各自成家，可以鼎足。又，水部名句極多，然漸入近體。

又卷一三《庾肩吾》　庾肩吾、張正見，其詩聲色臭味俱備。詩之佳者在聲色臭味之俱備，如庾、如張是也。詩之高者在聲色臭味之俱無，如陶淵明是也。又：梁、陳、隋間人專工琢句，如庾肩吾《泛舟後湖》「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張正見《賦得白雲臨浦》「疎葉臨嵇竹，輕鱗入鄭船」，江總《贈人》「露洗山扉月，霜開石路煙」，隋煬帝「鳥驚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儁；然比之「池塘生春草」，「天際識歸舟」等句，痕迹宛然矣。於此足覘風氣。

浦起龍《詩學源流》（《釀蜜集》卷二）　今以詩之體與其源流論之。五言古詩之載於《文選》者，以漢、魏爲盛，《十九首》、蘇、李、曹、劉一時之冠，而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楚詞》。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沖、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

又《漢魏六朝詩》　蘇武、李陵，作者之冠也，觀其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下逮建安、黃初，曹植父子起而振之，劉楨、王粲，力從而輔翼之，合孔融、陳琳、阮瑀、應瑒、徐幹，爲建安七子。正始之間，嵇康、阮籍迭作，詩道於是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晉太康復中興，陸機、陸雲則倣子建，潘岳、張華、張協則學仲宣，左思、張翰則法公幹。獨陶潛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左思）、景陽（張協），究其所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庖充硎，不啜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宋文帝元嘉以還，謝靈運、謝惠連、謝朓、顏延之則祖士衡，鮑照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齊武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約拘於聲韻，王融局於褊迫，江淹過於摹擬，陰鏗涉於淺易，何遜流於瑣碎。至于徐陵、庾信，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自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

又　宋以後只當以老謝作主，其餘若江、鮑，若何、范，若小謝，皆其羽翼。觀昭明選錄體裁，便自如此。

黃子雲《野鴻詩的》　昔以目學，今以耳學。人曰：「《文選》吾師也。」我亦曰：「我師也。」人曰：「梁、陳靡麗，不足學也。」我亦曰：「不足學也。」而不知《文選》之外，梁、陳之間，經天緯地者，正不乏人。

又　凡詩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對病之法治之：病在怯弱，療之以陳思；病在蒙晦，療之以記室；病在清癯，療之以光祿；病在陳腐，療之以宣城；病在沾滯，療之以參軍，病在魯鈍，療之以簡文；病在淺率，療之以開府。若此者不可悉數，在學者審擇所處而已。

又　六朝中有不可學者四：不細意貼題而模稜成章者，一也；行文渙溢而漫無結束者，二也；不本性靈，專以典故填砌，而辭旨不能融暢者，三也；對偶如夾道排衙，無本末輕重之別，可存可削者，四也。

又　休文《八詠》，文通《雜體》，各創新奇，後先爭勝。二公歷事三朝，自計行無可採，復恐修名不立，故作此以掩飾後世耳。夫馬融之《西第頌》，陸游之《古泉記》，尚不免取譏於後；而況大節虧損，猶欲藉文詞以盜名，不亦難乎？餘詩亦未見挺拔。

杭世駿《陳書江總傳後論》（**《道古堂文集》卷二二**）　傳稱總爲太子詹事，「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總舍」，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孔奐之所以爭也。又稱「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晏後庭」，「當時謂之狎客」。然則總者，特借清流以邀時譽，挾側艷以惑主聽，小子纖人，總爲其巨擘。乃其自叙則曰「不邀世利，不涉權幸」。言違其行，將誰欺乎？傳者率爾指爲實錄，有愧辭焉。姚察操行清修，又親爲思廉之父，不能割席以明嫌，且復比肩而同傳。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誚于鮑蘭同肆也。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江淹才力實勝何、劉、沈、謝，故與明遠並稱爲江、鮑體，然小謝之清音獨絕矣。

又　蕭梁一代，新城公謂江淹、何遜足爲兩雄。以余觀之，文通格調尚古，仲言音韻似律，未宜並論也。

又卷下　五言律肇自齊、梁，由前以觀，風斯降矣，繩以唐律卻古。

又　五言絕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尚矣。【略】惟崔國輔自齊、梁樂府中來，不當以此論列。

又《又編》　魏、晉以前詩，句法渾淪，讀之幾忘其有韻。至顏、謝韻腳琤琤。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五　《封氏聞見錄》曰：「切字始於周顒。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分。沈約遂因之，而撰《四聲譜》。」沈括、曾慥俱以切字始於西域佛家。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而已，無反切也。吳𤣥以爲始于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咏撰《聲韻略》十二卷。李涪《刊誤》亦主其說。至於叶韻之說，古人所無。顧亭林以爲始于顏師古、章懷太子二人。王伯厚以爲始于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余按：漢末涿郡高誘解《淮南子》、《呂氏春秋》，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于此。而孫叔然炎猶在其後。

又　蕭子（榮）（顯）《日出東南隅》云：「三（五）（六）前年暮，四五今年朝。」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此等算博士語，最爲可笑。其濫觴蓋起於東漢《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用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碑》曰：「菲五五。」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皆割裂太過，不成文理。

又　《古樂府》：「十五府小史，三十侍中郎。」似令史之年輕者名小史，即今之小書辦也。張翰有《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甫十五，如日在東。」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靈詩》，似乎褻狎。然吳祐舉孝廉，乃越道，共雍邱小史黃眞歡語移時，人以爲榮。則小史又以人重矣。高悰爲東坡小史，後見蘇氏子孫，執禮猶恭。

又《補遺》卷二　謝康樂詩：「千岩盛阻積，萬壑勢縈回。」李白詩：「千岩泉洒落，萬壑樹縈回。」二句不但襲其意，兼襲其詞。以太白之才，豈肯蹈襲前人？因其生平最喜謝詩，故不覺習而不察。杜少陵平生最愛庾子山，故詩亦往往襲其調，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之類，不一而足。

又卷九　六朝人稱：「詩之多而能工者沈約也，少而能工者謝朓也。」余讀二人之詩，愛謝而不愛沈。佛書性理，俱疊床架屋，至數十萬言，不若《論語》、《大學》數章之有味。記某有句云：「聞香知夢醒，見性覺經煩。」

又　「貌將花自許，人與影相憐。」又：「欲語先爲笑，將歸又轉身。」此種綺語，非六朝人不能。

又卷一〇　六朝詩有足法者。寫景，則《咏雨》云：「細落疑含霧，斜飛爲帶風。」《咏月》云：「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雨住便生熱，雲晴時作峰。」言情，則「莫嫌春繭薄，猶有萬重絲。」「若不信儂來，請看霜上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又：「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變爲婆。」

又　左思之才，高於潘岳；謝朓之才，爽於靈運。何也？以其超雋能新，故也。齊高祖云：「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宜李青蓮之一生低首也。

又　詩有見道之言，如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己身往，翻疑彼岸移。」兩意相同，俱是悟境。

又《書茅氏八家文選》（《小倉山房文集》卷三〇）　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於地，偶統於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嫗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又《答朱石君尚書》（《小倉山房尺牘》卷九）　且國風之好色，與人品無干。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侃侃直節，臺閣生風。徐摛宮體華艷，而于殿上危急時能挫侯景之威。【略】惟沈休文辱身三朝，晚節不終，乃逃歸凈語，思爲綺語之懺。本不足而求之末，此君子小人之明效也。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謝山人《四溟詩話》以唐律、六朝詩爲是女工，眞堪一笑。

王鳴盛《蛾術編》卷八〇《詩筆》　陸游《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爲筆」。引《沈約傳》、《庾肩吾傳》、《任昉傳》、杜牧之詩。予曩著語與之暗合，惟遺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一條，若《梁書・劉潛傳》、《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高逸・顧歡傳》、《北史・蕭圓肅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劉禹錫《中山外集・祭刑部韓侍郎文》、趙璘《因話錄》共七條，陸皆遺漏未舉。

又《十七史商榷》卷五九《王融屢陳北伐》　王融屢陳北伐之謀，見《南齊》本傳，《南史》盡削去。其時，魏方強盛，而齊武帝豈能辦此？宋文帝尚且敗辱頻頻，況齊武帝乎？文人輕躁急功名，如謝靈運亦有此陳請，正融之類也。

又《謝朏》　《梁書》以《謝朏傳》獨爲一卷，《南史》入《謝宏微傳》。朏歷仕宋、齊、梁三朝，以此編入其祖《宏微傳》中，誠爲宜矣，而鄙意則謂婦人三嫁，終以末後之夫爲定，故入《梁書》爲是。《南史》攪和各史，以異代之人入一家之傳，乃史家之變例，而不得其當者，不可以訓。

又　姚察以謝朏爲宋代忠義，朏於宋亡，不過不與其事；齊平定後，遂出仕齊；於齊亡於梁興皆然。此等忠義可發一笑。然蕭子顯於褚彥回尚有怨詞，況朏乎？察云「極出處之致矣」，譽之乎？刺之乎？察亦歷仕三朝，極出處之致者，必不怪朏。察，隋臣也，猶朏之當入梁臣，其子仍題爲「陳吏部尚書姚察」，異哉。

又卷六三《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尤長載筆」。《南史》此下又云：「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又《梁書》十三《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五十七本傳，文章二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文章詩筆，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歡口不辨，善於着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故劉禹錫《中山外集》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樊川集》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宋文紀十八卷》　宋之文，上承魏、晉，清儁之體猶存。下啓齊、梁；纂組之風漸盛。於八代之內，居文質升降之關。雖涉雕華，未全綺靡。觀鼎祚所錄，可以見風氣轉移，日趨日變之故焉。

又《梁文紀十四卷》　梁代沿永明舊製，競事浮華，故裴子野撰《雕蟲論》以砭其失。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

用之則有所。末聞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曰：「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拙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宜其風靡波蕩，文體日趨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殘膏賸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爲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既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謝惠連《雪賦》，闢初四句皆三字，後人祖之者不一。如梁簡文《舞賦》，宋邵雍《洛陽賦》、陳普《無逸圖賦》【略】皆是也。最佳者唐杜牧之《阿房宮賦》、陸魯望之《苔賦》。雖規倣前人而各成其勝。學古者當闡此秘。

又 梁簡文賦體八句，用化、夜、舍、駕四韻，任昉、王僧孺、陸倕、柳惲作皆同此，即後來依韻之所本也。

又 文章固有脫胎法，然亦須變化，乃爲異曲同工。若句摹字倣，規規然唯恐失之，如江淹《別賦》千秋絕調，明人吳明允學之作《感秋賦》，謝惠連《雪賦》古今膾炙，袁中郎效之作《玉壺賦》，使人見之欲嘔。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九（《春融集》卷二二） 詩到齊梁麗更淫，微茫哀怨總難任。南朝宮體終徐庾，又啓溫邢變《雅》音。

趙文哲《媕雅堂詩話》 江（淹）、何（遜）並稱，所嫌氣體未雄，然清裁雅調，亦能品也。

蔣士銓《忠雅堂評選四六法海·總論》 唐四六畢竟滯而不逸，麗而不適；徐孝穆逸而不適，庾子山適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一 五言轉韻一體，漁洋以《西洲曲》爲式。按：《西洲曲》乃蟬聯而下非轉韻體。此與薛道衡《酧楊僕射》一首相同。唯江總持《詒孔中丞》、王褒《關山篇》乃轉韻體耳。

又 古人名句如「蝴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大江流日夜」、「明月照積雪」、「亭皋木葉下」、「月映清淮流」、「高臺多悲風」、「芙蓉露下落」、「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皆心中之情，目中之景，作者當時之意象與千古讀者之精神交相融洽，一出語而珠圓玉潤，雅俗共賞。不可以形迹理法講求也。

趙翼《甌北詩話》卷一二《詩病》 詩有一首中用重韻者。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押「情」字。【略】謝惠連詩「屯雲蔽層嶺，驚風湧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六句句法相似。張正見詩「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胡塞，班女棄深宮」，六句中引用六古人。王世懋、都穆、田藝衡皆以爲今人詩若此，必厭其重複，在古人正不若是拘也。然究是詩中之病。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三八 邱、沈二詩（邱遲《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沈約《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後皆意索而興乏，以此知當時諸公才具不多，沈尤似勉強屬筆。（樹按：何云「結有千鈞力」，可與先生語互參。）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認「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考。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又《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 凡作文有必須引用之故實而鋪寫則遂不工者，須出之以簡練。謝宣遠《張子房詩》「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王」，江文通《別賦》「韓國趙廁，吳宮燕市」。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三（《古詩賞析》卷首） 月旦從來每有訛，齊名那得定陰、何。春雲靄靄遙空展，水部優於常侍多。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綠筠書屋詩鈔》卷一二） 漢魏先河世共知，齊梁蟬噪語堪疑。君看徐庾陰何作，盡是王楊李杜師。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劉宋之奪晉祚也，晉臣謝靈運入焉，與其從叔父混、從弟惠連、瞻並名於時。其詩長於遊山，刻畫點綴，備極神妙，而顏特

進、鮑參軍各以其能著。參軍之擬古諸作，實足與謝相伯仲，故後世並稱鮑、謝。及玄暉繼起於齊，又有大小謝之稱。梁繼齊統，何遜、沈約、范雲、任昉、江淹、柳惲、吳均一時並起。諸子之才，水部爲冠。休文審定音韻，特標五聲八病，遂爲律詩濫觴。自後陳有徐陵、陰鏗，北周有王褒、庾信。【略】蓋自謝氏游山，體尚排偶，詞工雕繪。雖在彼爲之，彌見古樸，而由此日趨日下，性情愈隱，至陳極矣。【略】其間柏梁之會，實肇七言，樂府中或雜其體。自參軍擬《白紵》、《行路難》，始有專家。梁、陳以下，始有繼起，要亦無足稱者。

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卷首）　聲病之學，肇于齊、梁，以是相沿，遂成律體。南北朝迄隋，諸詩人警句率以儷偶調諧，正可謂之律耳。

又　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蹶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

吳騫《拜經樓詩話》卷四　劉後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上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序》（卷首）　情不稱其辭則靡，辭不副其情則野。然而性異剛柔，才殊尋尺，風會遞嬗好尚不齊。於是體製氣格代更迭變，建安尚矣。晉、宋以降，古義漸湮，新聲閒作。然而豪傑之士，自能陶鑄性情，發揮物類。思必沈絕，言必麗則。潘、陸、鮑、謝、沈、任、陰、何之倫，此其選也。若乃阮籍、左思、郭璞、陶潛、江淹、庾信之六君子者，聲出金石，氣成虹蜺，情深文明，言近旨遠。上規《風》、《雅》，同符屈、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詩道之尊，厥由於此，豈若雕琢章句，揣摩音響者哉。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詩之綺麗，盛於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梁則以鮑照明遠爲第一，其樂府如五丁開山，得未曾有，謝瞻輩所不及也。齊則以謝朓玄暉爲第一，名句絡繹，俱清俊秀逸，武帝、簡文帝所不及也。梁則以江淹文通爲第一，悲壯激昂，何遜猶足比肩，任昉輩瞪乎後矣。陳則以陰鏗爲第一，琢句之工，開杜子美一派，徐陵、江總不及也。至北周則唯庾信子山一人而已，不但詩凌轢百代，即賦啓四六，上下千古，實集大成，宜爲詞壇之鼻祖也。

章學誠《詩教下》（《章氏遺書》卷一）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原注：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原注：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

又《校讎通義・內篇》二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雕龍）》。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之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四　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

宋大樽《茗香詩論》（存目）

阮元《文韻說》（《揅經室續集》卷三）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間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於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隅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創獲，故於《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

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雌霓連捲」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創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源，亦久出於經哉。　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覩」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顚倒，若爲「龍虎燥濕覩」，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　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嘆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之《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瀰、有鷕、濟盈、雉鳴，不、求、濡、其，軌、牡；鳳凰、梧桐、鳴矣、生矣，於彼、於此，高岡、朝陽；萋萋、雍雍，萋萋、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於其間哉。此即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後世《四書》文之比基於此。）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於《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文內實有韵字，從音從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　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

阮福《學海堂文筆策問》（《揅經室三集》卷五）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北史・溫子昇傳》：「張皐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陳書・陸琰傳》：「其所製文

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又：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敎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爲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又：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從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又：《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即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又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按：此筆，即記事之屬。　又《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又《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又《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又《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即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又《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又《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鄉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

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本于此。）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按：此皆以詩學筆並舉。又《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又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舍相同，以筆策問課士，敎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闕名《靜居緒言》 昔人評康樂詩曰「初發芙蓉」，或曰「東海揚帆，風日流麗」，未爲切實。僕以謂天機道心，悠然冥會，時以《易》理見奇，予語成趣，深於自得而不踏前塵。諸謝中玄暉才地出衆，其自然之致，雋永之味，亦遠遜，故名與陶相埒，不虛也。

又 玄暉、明遠，凌厲顧盼，並駕一時，工單辭隻句者不能望見顏色。然謝詩腴，鮑詩雋。謝詩尚有入時處，鮑詩如樂府諸篇，鏗金戛玉，駸駸古音，其後作者，漸有氣弱格降之歎。隱侯具體斐然，文通亦復楚楚，水部洗拭而擅標韻，開府縟麗而存氣骨，惟格調有非古非律之嫌，難以按節吟誦。詩至齊、梁之際，不乏情致，可謂「昵昵兒女語」矣。《敕勒》一歌，差強人意。齊、梁間專攻造句，剝琢刻鏤，矜尚一時，不獨「陰何苦用心」也。而其措辭搆思，所詣不同，非無軒輊。如「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不如「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遙原樹如薺，遠水舟如葉」，不如「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不如「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烟起」。「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不如「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又不若「霧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不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一朝別笑語，萬事成疇昔」，不如「歧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又不若「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風輕花落遲」，不如「風定花猶落」。「喧鳥覆春洲」，不如「鳥鳴山更幽」。「明月照積雪」，不如「山明望松雪」。「亭嘶背櫪馬，檣轉向風烏」，不如「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寒園夕鳥集，虛牖草蟲悲」，不如「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豈知」，不如「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孤鐙曖不明，寒機曉猶織」，不如「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日落山之幽，臨風望羽客」，不如「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雲烽黯無色，霜旗凍不翻」，不如「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又不若「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不如「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鶯啼落春後，雁度在秋前」，不如「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三） 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倣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汩。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

又《答黃春谷論詩書》（《雕菰集》卷一四） 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爲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道，情之所托，物即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興無端，故掇襭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哆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貢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續之於後，亦古式也。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略】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六朝綺靡，乃不可也。【略】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

又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並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黃承吉《又題陰鏗張正見詩》（《夢陔堂詩集》卷一八） 聯翩兩散騎，追琢信篇章。山川出氣勢，星宿動光芒。途分虛實鶩，韻作短長颺。一句一宵繹，方令九迴腸。

又《答東寅問六朝詩》（《夢陔堂詩集》卷三〇） 吾壻讀晉、宋以下詩，心儀之，又疑於太白「建安綺麗」之談，昌黎「衆作蟬噪」之論。夫文人積習，非

閨則誇，無易由言，賢者浸甚。若少陵，則上稱曹、劉，中推沈、鮑，下挹陰、何。是以江左永懷，鄴中多病，不忘所自，抑又賢矣。嗚呼，舍珠玉何以爲寶，舍芝蘭何以爲芳哉？　四維亙山嶽，千支鬱巖巒，九州開滄溟，萬派迴沄瀾。脉絡貫神明，元精出其間。氤氳日夜洩，藻華瑩層端。紫文閟清都，非時莫躋攀。口宣雲璈音，一一皆仙班。揮斥渺八極，吐納赫九丹。弟子在塵世，傳之剖金環。隱諱或障迷，反脣稽大還。一言惑下士，大笑千年顏。藹藹雲中君，肅然整纓冠。私幸承至道，秘笈不敢刪。數典未或忘，懷響乃畢彈。玉軫神蛾絲，揮絃若鳴鸞。當時毓文彩，星垂耀羣垣。贈汝錦繡段，采之即琅玕。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謝公厚重沈深；明遠雖俊逸獨出，似猶遜之。

又　大約陶、阮諸公，皆不自學詩來。惟鮑、謝始有意作詩耳。

又　鮑、謝作詩，用力勤苦如彼，今居然可見。

又　謝、鮑根據雖不深，然皆自見眞，不作客氣假象，此所以能爲一大宗。

又　謝宣遠《子房詩》，鋪陳典贍，當時以爲冠，此特應制好手耳。以康樂《述祖德》比之，則氣格之高峻，文詞之雄傑，章法之深曲，皆非宣遠所及矣。然康樂此詩，余亦不取，以其意稍矜夸過量也。

又　懽虞之詞難工。如小謝所處之境，本無甚逆，因欲寄雅懷於詩，特地尋出「懷歸無宦情」及別離等意以作詩本。其實，口中不要富貴，而身戀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結狀。豈能如陶公之至性恬淡，懷抱如洗也。又其於君臣之際，經世之志，汎汎若浮苴漂木，太無情愫。故鮑及小謝，除寫景之外，無一語能動人。但其情文併合，氣韻芳藹，不愧大雅。其餘諸人，又併鮑、謝這點識本家貲俱無，但向句法模擬，汎泊嗷嗷，於作家風旨，益渺然矣。

又卷二　鮑俊逸生峭，澀固奇警；謝渾厚精融，而不能如漢、魏之豪宕縱恣，飛動剽忽也。

又卷四　古人文之高妙，無不艱苦者，但阮公、陶公，艱在用意用筆，謝、鮑艱在造語下字。

吳榮光《白蓮社》（《石雲山人詩集》卷四）　潘、陸啟晉風，雄長數十年。永嘉尚清虛，韻語漸入元。洎乎義（羲）〔熙〕中，餘習猶未遷。詩人多禪悅，僧社開白蓮。東林誰主席？惠遠爲之先。其詩清且奧，再讀方洒然。奇情觸險石，曲突導清泉。所喜獨抒性，不襲圓覺篇。我聞陶靖節，耽酒難隨緣。又聞謝康樂，心雜亦逃禪。二公足千古，胡乃因戔戔。豈其淨土修，所貴忘拘牽。至今問陶、謝，何愧廬山賢。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其詩自佳，不足效也。詩之雜體有：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六甲、十屬之類，皆斯文之游戲者，無關詩教。少時見東坡《野鳥啼》詩，悉用重文，蘇集不載，不知錄自何書？

姚鼐《論詩絕句六十首》（《後湘詩集》卷九）　任、沈詩名未足殊，江郎才盡尚齊軀。車前收得雕龍奭，不愧騷壇一世驅。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子西曰：「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趙師秀詩「玄暉詩變有唐風」。皆謂玄暉薄於康樂，不知康樂之厚以排埰耳。鍾嶸知其爲蕪詞累而登諸上品，何也？寧取玄暉，不取康樂，玄暉之雋骨，與鮑明遠之逸氣，可稱六朝健者。

又卷四　李西涯謂古詩不可涉律調，是也。然謂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已移於流俗，則不可解。「池塘」句天然流出，與「明月照積雪」，「天高秋月明」，同一妙境，皆靈運所僅。以此爲俗，將以「薄霄愧雲浮，栖川作淵沈」，「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等拙句爲古耶？「紅藥」句乃玄暉作，謂靈運亦誤。玄暉如「紅藥」句甚多，頗含清韻，不可以爲俗也。

又卷五　梅詩最難工，即以千古名句論之，如鮑明遠「霜中能作花」，樸質寡深情。庾子山「定有詠花人」，流動闕精理；「枝高出手寒」，高簡不細入。陰鏗「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緊切乏餘蘊。陳君倩「草短猶通屧，梅香漸著人」，旖旎少眞致。

又卷七　劉裕爲宋公，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謝瞻所作，一時以爲冠。予讀之，未見冠時之妙，惟「輕雲冠秋日」五字佳耳。靈運一作，尤無情緒。且裕未即眞，而瞻詩云：「聖心眷佳節。」靈運詩云：「良辰感聖心。」何其無恥而無忌也，此皆詩中之罪人耳。

又卷九　嚴滄浪謂「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吾取江詩，反覆細讀，如《擬左記室》詩，只是數史中典故，《擬郭弘農》詩，只是砌道書景

物，《擬謝臨川》詩，只是狀山水奇奧，此爲神似，吾亦能之，何必五色筆也？若《擬陶徵君》詩，氣味去之亦遠，惟刺取陶集「東皐舒嘯」、「稚子候門」、「或巾柴車」、「種豆南山下」、「帶月荷鋤歸」、「濁酒聊自持」、「但道桑麻長」、「聞多素心人」諸字句，能爲貌似而已，豈獨不似李都尉哉？文通一世雋才，何不自抒懷抱，乃爲贋古之作，以供後人嗤點。滄浪回護，仍是爲古人大名所壓。如謂「謝靈運詩，無一首不佳」。無論靈運他詩，蕪冗實多，即《擬鄴中集》詩，豈非索索無眞氣者？摘其累句，如「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自從食薐來，唯見今日美」，「良遊非晝夜，豈云晚與早」，用事抒詞，湊補支絀，乃兒童裝字爲詩者耳。【略】《滄浪詩話》吾所最喜，然大體精切，微疵所在，亦誤後人，不可不與抉出，匪敢云好而知其惡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如叔父言，則樂府必不可擬乎？（答）非特樂府不必擬，即古詩亦不可擬。詩者，性情也。性情可擬乎？古人但借其題而不擬其體，自謝康樂、江文通擬古之體興，而詩道衰矣。

又 問：古詩至盛唐始有長篇，六朝以前不多見，未知有可取者否？（答）劉孝綽《酬陸長史倕》詩六十一韻，爲六朝第一長篇，踔厲風發，舒卷淋漓，唐人諸長古實從此出。次則荀濟《贈陰梁州》五十九韻，雖不逮劉，而纏綿離合，亦言情之傑作也。

又 問：七句古詩之體如何？（答）鮑照《代白紵舞歌》【略】結體用韻各異，可以爲法。

又 問：古樂府音節有可尋否？（答）樂府音節，雖每篇各異，大抵前路多紆徐，後路多曲折。其節拍前舒後急，離合往復，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神，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梁、陳、初唐以五律爲樂府，盛唐以七絕爲樂府，殊有古樂今樂之慨矣。

又 問：滄浪「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然與？（答）鄙意結句爲難。入手時一鼓作氣，可以自主，至結句鼓衰力竭，又須從上生意，一有不屬，全篇盡棄，故好者尤尠。梁、陳之詩無結句，唐末詩亦然。此雖關於運會，亦當時但爭工字句，故不免作強弩之末也。

又 問：謝、顏優劣之論當否？（答）顏、謝當日，已有定評。然謝工於山水，至廟堂大手筆，不能不推顏擅場，大家不必兼工也。大抵山林、廊廟兩種，詩家作者，每分鑣而馳。獨家常瑣屑語，古今偏讓香山獨步，不能以其俗而擯之也。

方履籛《偶與外舅幼心先生論詩泛及近人篇什因作絕句六首》二（《萬善花室詩集》） 庾、徐宮體艷當時，溫、李都成絕代詞。探取騷人幽怨意，豈容格調論高卑。

況澄《顏謝》（《萬首論詩絕句》） 顏君敏疾謝公遲，終覺顏詩遜謝詩。江左人才推二客，王前盧後竟參差。

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一 古來一家能詩者蓋有，惟劉孝綽闔室七十餘人皆能詩，此亦千古佳話。

又 聲病之學，肇於齊、梁，以是相沿，遂成律體。南北朝迄隋諸詩人，率以儷偶諧調，可謂之律耳。

又 詩有雙聲疊韻，唐人皮、陸常有此體。按：《韻語陽秋》引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后牖有朽柳。』當時侍從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戴每礙硉。』自後用此作小詩者多矣。戲諧之語，往往載於史策。按：皮、陸雙聲疊韻之體，於詩轉拘。然少陵亦多用之，以其用字沈響也。《南史·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云：『互護爲雙聲，嗷嗃爲疊韻。』考《學林新編》，古人以四聲爲切韻，必以五音爲定。蓋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不同韻，故謂之雙聲；嗷、嗃同爲牙音，而又同韻，故謂之疊韻。

又卷三 近代聯句，人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虛字相承。昔人謂兩句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與兄子世基並伏誅。世基臨死，爲聯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最善。案：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殷仲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燎。」桓云：「白布纏棺樹旒旐。」殷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又《宋書・索虜傳》：太祖詔曰：「感慨之來，遂成短韻。」今案其詩十三韻，「短韻」云者，猶唐人稱「短引」耳。《南齊書・武陵昭王傳》：「與諸王共作短句詩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然則二韻乃爲短句。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又　隋楊處道詩，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又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疎，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二七（《蘭苕館詩鈔》）　當年樂府重羅敷，《陌上桑》吟妾有夫。胎息無如光祿好，長歌刻劃咏《秋胡》。（右顏延年《陌上桑》附）

又二八　爭雄壇坫范（曄）、袁（淑）、王（微），競秀門庭瞻混莊。（諸謝）終是大家屬康樂，神來春草夢池塘。（右謝靈運、惠連、范、袁、王並諸謝附）

又二九　世稱俊逸鮑參軍，香茗才誇敵左芬。蕭統不登長短句，至今應悔唱秋墳。（右鮑照、妹令晦附）

又三〇　南齊仲寶與韓卿，繩武元長善寫情。若自敬亭山下過，一齊低首謝宣城。（右謝朓，王儉、陸厥、王僧達、王融附）

又三二　阿士文章重卯金，一家花萼競聯吟。尤憐三妹才思豔，均稱乘龍快壻心。（右劉孝綽，兄弟暨三妹附）

又三四　歌成《白紵》座生春，穠艷無如休上人。才似醴陵工擬古，碧雲日暮善傳神。（右休上人、江淹）

又三五　邱錦相傳得夢中，《漁潭早發》句偏工。彥昇亦是當時彥，感念平生哭彥龍。（右邱遲、任昉、范雲）

又三七　兒女悲啼笳鼓鳴，強諧競病四筵驚。將軍一例嫺文事，又聽陰山《敕勒》聲。（右曹景宗、斛律金）

又三八　水部才名說至今，揚州明月照清吟。春回官閣梅花放，不減陰鏗苦用心。（右何遜，陰鏗附）

又三九　一片空明月入懷，石麟天上費安排，《玉臺新詠》聊承令，相質披文亦自佳。（右徐陵，簡文帝附）

胡鳳丹《六朝四家全集序》（《退補齋文存》卷三）　靖節爲晉第一流人物，而其詩亦如其人，澹遠沖和，卓然獨有千古。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後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後可以式六朝之靡。昭明太子謂其詩獨超衆類，莫之與京，豈阿所好哉。【略】鮑、謝、庾三家之詩，雖不及陶之質，而文則過之。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又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夫以老杜詩中之聖，尚傾倒於陶，鮑、謝、庾四子，而嘖嘖稱道弗衰，矧其後焉者乎？又況四子者，不僅以詩鳴也，即其文亦各垂不朽。若陶若謝，雖平生作詩較多，而集中文亦並載，鮑集文與詩半，庾集則詩居其三，而文居其七。其間惟陶文以質勝，鮑、謝、庾之文，皆以文勝，殆各與其詩從同焉。

譚獻《古詩錄序》（《復堂類稿・文》卷一）　宋、齊之詩約，其蔽也窳，有其精者，謝靈運、江淹之爲也。梁之詩艷而荒矣，而武帝爲最高，文士之杳眇明麗者，則沈約、柳惲有焉。陳之詩蕩而不反矣，而江總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摯。【略】綜其升降，恒以運會，衡以才品，係乎邪正，性情所統，千古同之。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八（咸豐甲寅八月初七日）　閱（清許璉編《六朝文絜》）六朝文。竊嘆自來帝王能文，無如梁武帝，少以文士著名，著書至數百種。顧以英武之姿，手創基業，而晚境潦倒如是，諸子如昭明、簡文、元帝，皆負異才，而夭殁僇辱，無一令終，在南北朝中，亂爲尤甚，得非文字之厄耶？先儒謂高貴鄉公深通經術，而死於司馬昭，帝王之學，洵與文士異。余謂梁武亦然。至擅辭賦之美者，則推陳長城公、李隴西公兩亡國主。余讀簡文、元帝諸賦，艷思綺抱，觸緒紛來，亦何嘗不獨絕耶。

虞紛《病中摘句懷人詩・梁武帝元帝諸王》（《萬首論詩絕句》）　角勝朝廷恣規古，詩如禪律限凡夫。零陵佐命東陽相，文柄難窺異霸圖。

楊光儀《論詩五首》一（《萬首論詩絕句》）　哇聲淫色競登場，大雅扶輪屬李唐。誰識鴻溝分界後，箇中古意讓齊梁。

又《題于阿璞翠芝山房詩草》（《萬首論詩絕句》）　吟成一字九迴腸，鄉入溫柔夢亦香。桃李容華梅骨格，從今不敢薄齊、梁。

高彤《讀詩雜感》一八（《萬首論詩絕句》）　康樂延年伯仲間，耽游嗜飲絕

清閒。豈知驕蹇無高節，談到柴桑恐靦顏。

又二二　勸進勳高賴二卿，范雲沈約本齊名。不如望氣輸誠早，橐筆江郎馬首迎。

又二七　徐、庾纖穠是俗趨，起衰伯玉古爲徒。碎琴別有蒼涼感，一日知音滿五都。

施補華《峴傭說詩》　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衰，亡國之音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不爲刻論矣。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

蔣其章《論六朝人詩絕句做遺山體》一（《萬首論詩絕句》）　疎葉輕鱗張正見，殘紅缺岸庾肩吾。獨留痕迹標名雋，漫作梁陳摘句圖。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做元遺山體》一〇（《蒿菴類稿》）　東海參軍詩筆健，七言風骨更高寒。鏤金錯采顏光祿，豈復能歌《行路難》。（顏延之、鮑照）

潘飛聲《題易哭厂丁戊之間行卷後》一（《說劍堂詩集》）　鬱鬱心香作麝薰，《騷》愁腕底出靈均。沈任以後齊梁筆，艷過江南蔣劍人。

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四（《蟄庵詩存》）　康樂玄言餘晉法，宣城麗句啓唐風。馬駒踏殺倘成讖，後代終輸臨濟雄。

鄧鎔《論詩三十絕句》九（《荃察餘齋詩存》）　《子夜》《前溪》盛別裁，永明風尚一時開。濫觴流出香豔派，豈讀初桃引《玉臺》。

又一一　不獨瓊華《玉樹》篇，吳音婬麗劇堪憐。哀思華竟能亡國，怪底南朝少百年。

袁嘉穀《春日下睨小飲薄醉尚論古詩人漫成十二首》三（《卧雪堂詩草》）　六朝烟月麗江南，明遠生機骨肉含。大謝終應輸小謝，開山巧匠豈雕鑱。

許愈初《論詩絕句》六（《肅肅館詩集》卷上）　酌酒提壺竹影欹，隴頭挂劍更凄其。徐家詩賦眞清絕，不獨蘭成是我師。

陳延韡《論詩絕句二十首》（《萬首論詩絕句》）　千里相思共明月，生爲久別沒無歸。千秋顏謝傳心法，除却黑癡何所依。（顏延之調謝莊以但解作「隔千里兮共明月」，莊調延之以但解作「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此二語者，若以理質之，皆小兒所不道也。然而紗絕古今者，其情至也。遵理者必智，任情者必愚。故詩家情至之語，往往不可思議。而《經解》曰：「失之失愚。」）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中國文學，至兩漢、魏、晉而大盛，然斯時文學，未嘗別爲一科，（故史書亦無「文苑傳」。）故儒生學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學特立一科者，自劉宋始。考之史籍，則宋文帝時，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宋書》本紀。）使司徒參軍謝元掌之。（《南史·雷次宗傳》。）明帝立總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爲五部，（《宋書》本紀。）此均文學別於從學之徵也。故《南史》各傳，恒以「文史」、「文義」並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爲最盛。（《文章志》始於摯虞，嗣則傅亮著《續文章志》，宋明帝撰《江左文章志》，沈約作《宋世文章志》，均見《隋書·經籍志》。今遺文時見臺書所引。）更即簿錄之學言之：晉荀勗因魏《中經》區書目爲四部，其丁部之中，詩、賦、圖讚，仍與汲冢書並列；自齊王儉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緒撰《七錄》，易稱「文集」，（《七錄》序云：「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而「文集錄」中，又區《楚辭》、別集、總集、雜文爲四部，此亦文學別爲一部之證也。　今將由宋迄陳文學，區爲三期：一曰宋代，二曰齊、梁，三曰陳代。

又甲、宋代文學　案：宋代文學之盛，實由在上者之提倡。《南史·臨川王義慶傳》謂：「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南史·孝武紀》謂：「帝少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齊書·王儉傳》亦謂：「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又《宋書·明帝紀》亦謂：「帝愛文義，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均其證也。故一時宗室，自南平王休鑠外，若建平王弘、盧陵王義眞、江夏王義恭等，並愛文義。又據《宋書·臨川王義慶傳》謂：「其愛好文義，才學之士，遠近必至。袁淑文冠當時，引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其《始興王濬傳》亦謂：「濬好文籍，與建平王弘、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又《建平王景素（弘之子）傳》云：「景素好文章，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此均宋代文學興盛之由也。　又案：晉、宋之際，若謝混、陶潛、湯惠休之詩，均自成派。至于宋代，其詩文尤爲當時所重者，則爲顏延之、謝靈運。顏、謝而外，文人輩出，以傅亮、范曄、袁淑、謝瞻、謝惠連、謝莊、鮑照爲尤工。若陸展、何長瑜、何承天、何尚之、沈懷文、王誕、王僧達、王微、張敷、王韶之、王准之、殷淳、殷冲、殷淡、江智深、顏竣、顏測、釋

慧琳，亦其次也。　又案：宋代臣僚，若謝晦、蔡興宗、張永、江湛、孔琳之、蕭惠開、袁粲、劉勔亦有文學。自是而外，別有鮑令暉、荀伯子、孔寧之、謝恂、荀雍、羊璿之、蘇寶、王曇生、顧愿、江邃之、袁炳、卞鑠、吳邁遠、王素諸人。此可證宋代文學之盛矣。

又乙、齊梁文學　案：齊、梁文學之盛，雖承晉、宋之緒餘，亦由在上者之提倡。據《齊書・高帝紀》謂：「帝博學善屬文。」故高帝諸子，若鄱陽王鏘好文章，江夏王鋒能屬文，並見《齊書》、《南史》，非惟豫章王嶷工表啟、武陵王曄工詩已也。嗣則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衡陽王鈞、隋王子隆，均愛好文學，招集文士。又開國之初，王儉之倫，亦以文章提倡。故宗室多才，而庶姓之中，亦人文蔚起。梁承齊緒，武帝尤崇文學。嗣則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並以文學著聞，而昭明、簡文，均以文章爲天下倡，此即《南史・梁紀》所謂「文物之盛，獨美於茲」也。故武帝諸子能文者，有豫章王綜、邵陵王綸、武陵王紀；其諸孫能文者，有後梁主詧、南康王會理、建安縣侯乂理、尋陽王大心、南郡王大連、樂良王大圜；其宗室能文者，則有長沙王業、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範、上黃侯曄，而安成、南平二王，尤好文士。任昉之流，亦爲當時文士所歸。此亦梁代文學興盛之由也。　又案：宋、齊之際，亦中古文學興盛之時。齊初，臣僚如褚淵、王僧虔之流，雖精文學，然集其大成者，惟王儉。自嗣而降，文士輩出，其兼工詩文者，厥唯王融、謝朓。齊、梁之際，則沈約、范雲、江淹、邱遲並工詩文，任昉尤長載筆。嗣則劉孝綽、劉峻、裴子野、王筠、陸倕，其詩文均爲當時所法。其尤以詩名者，則柳惲、吳(筠)〔均〕、何遜是也。　又案：宋、齊之際，有丘靈鞠、檀超、丘巨源、張融、謝超宗、孔珪、卞彬、顧歡，均以文學擅名。若虞愿、蘇侃、江敷、袁彖、劉祥、謝顯、謝瀹、王僧佑、王摛、檀道鸞亦其次也。齊則陸厥、虞炎、王智深、虞羲，並以文著。若孔廣、孔逭、諸葛勗、袁嘏、高爽、庾銑、孔顗、王斌、丘國賓、丘令楷、蕭文琰、江洪，亦其次也。齊、梁之際，則王僧孺、蕭子恪、蕭子範、蕭子顯、蕭子雲、陶弘景、江革、徐勉、范縝、周捨、王巾、柳惔、袁峻、鍾嶸、劉勰、謝朏、劉苞、劉孺、劉遵、劉昭、周興嗣、王籍，並工文章。若范岫、袁昂、謝幾卿、王泰、孔休源、王彬、顧憲之、沈顗、諸葛璩、范述曾之流，亦其次也。梁則劉潛、伏挺、謝藺、蕭洽、劉之遴、劉杳、張率、陸雲公、謝微、蕭琛、謝覽、謝舉、王規、到沆、到溉、到洽、張緬、張纘、徐摛、徐悱、徐緄、何思澄、任孝恭、紀少瑜、庾肩吾、劉縠、顧協、鮑泉、蔡大寶，並擅文詞。（梁代士人，無不工文，而文人亦均博學，故有文名爲學所掩者，如賀琛、殷芸、嚴植之、崔靈恩、沈峻、孔子祛、皇侃之流是也。然覽其遺文，均有可觀。又以《南史》各傳考之，如《顧協傳》：「文集十卷行於世。」《朱(異)〔异〕傳》：「文集百餘篇。」《許懋傳》：「有集十五卷。」《司馬褧傳》：「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協等諸人，亦不僅以文章著。）若蕭子暉、蕭滂、蕭確、蕭序愷、蕭賁、蕭介、臧嚴、謝僑、王承、王訓、庾仲容、江蒨、江祿、劉殼、劉沼、劉霽、劉歊、陸罩、何僩、虞騫、孔翁歸、江避、羅研、李膺、吳規、王子雲、費昶、江子一、劉慧斐、庾曼倩、傅準、江從簡、謝僑、鮑行卿、甄玄成、岑善方、傅准、蕭欣、柳信言、范迪、沈君游，亦其次也。齊、梁文學之盛，即此可窺。

又丙、陳代文學　案：陳代開國之初，承梁季之亂，文學漸衰。然世祖以來，漸崇文學。後主在東宮，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踐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競爲文詞。又開國功臣如侯安都、孫瑒、徐敬成，均結納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會友，極一時之選。故文學復昌，迄於亡國。然斯時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則顧野王、江總、傅縡、姚察、陸瓊、陸琰、陸瑜並以文著。若沈不害、孔奐、徐伯陽、毛喜、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杜之偉、顏晃、江德藻、庾持、許亨、褚玠、岑之敬、蔡凝、何之元、章華之流，或工詩文，或精筆翰，亦其選也。又梁代士大夫，多仕陳廷，以文學著，如蕭允、周弘正、張種、王勱、沈衆、袁樞、謝嘏、虞荔、虞奇是也。其有尤工詩什者，自徐、沈外，則有陰鏗、張正見、阮卓、謝貞諸人。若夫孔範、劉暄之流，惟工藻豔，亦又不足數矣。

又丁、總論　宋、齊、梁、陳文學之盛，既綜述於前。試合當時各史傳觀之：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稱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又王筠與諸兒論家門文集書謂：「史傳所稱，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此均實錄之詞。惟當時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學之成，必於早歲；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筆立成，或文無加點，此亦秦、漢以來之特色。至當時文學得失，稽之史傳及諸家各集，厥有四端。　一曰：

矜言數典，以富博爲長也。　齊、梁文翰與東晉異，即詩什亦然。自宋代顏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學者浸以成俗。齊、梁之際，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轉爲穿鑿。蓋南朝之詩，始則工言景物，繼則惟以數典爲工。因是各體文章，亦以用事爲貴。考之史傳，《南史》稱王儉嘗使賓客隸事，梁武集文士策經史事；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爲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雖爲博覽之資，實亦作文之助；即《詩品》所謂「文章略同書抄」，《齊書》所謂「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也。故當時世主所崇，非惟據韵，兼重長篇，詩什既然，文章亦爾。用是篇幅益恢，偶詞滋衆，此必然之理也。

二曰：梁代宮體，別爲新變也。　宮體之名，雖始于梁；然則豔之詞，起源自昔。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則惠休。特至于梁代，其體尤昌。《南史・簡文紀》謂：「帝辭藻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徐摛傳》亦謂：「屬文好爲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蓋當此之時，文士所作雖多豔詞，然尤以豔麗著者，實惟摛及庾肩吾，嗣則庾信、徐陵承其遺緒，而文體特爲南北所崇。此則大同以後文體之一變也。又據《陳書・南史・後主紀》及《張貴妃》各傳，謂帝荒酒色，奏伎作詩，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江總傳》謂其尤工五七言詩，溺于浮靡，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玩，于今不絕。又《孔範傳》云：「文章贍麗，尤善五言詩，與江總等並爲狎客。」《劉暄傳》云：「後主即位，與義陽王叔達、孔範、袁權、王瑳、陳褒、沈瓘、王儀等陪侍游宴，暄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是陳季艷麗之詞，尤較梁代爲盛，即魏徵《陳論》所謂「偏尚淫麗之文」也。故初唐詩什，競沿其體，歷百年而不衰。　三曰：士崇講論，而語悉成章也。　自晉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語、文章雖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饒詞藻。晉、宋之際，宗炳之倫，承其流風，兼以施於講學。宋則謝靈運、瞻之屬，并以才辯辭義相高，王惠精言清理。齊承宋緒，華辯益昌。《齊書》稱張緒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又稱周顒音辭辨麗，辭韻如流，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又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劉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迄於梁代，世主尤崇講學，國學諸生，惟以辨論儒玄爲務，或發題申難，往復循環，具詳《南史》各傳。用是講論之詞，自成條貫，及筆之於書，則爲講疏、口義、筆對，大抵辨析名理，既極精微，而屬詞有序，質而有文，爲魏、晉以來所未有。當時人士，既習其風，故析理之文，議禮之作，迄于陳季，多有可觀，則亦士崇講論之效也。　四曰：諧隱之文，斯時益甚也。　諧隱之文，亦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齊以降，作者益爲輕薄，其風蓋昌於劉宋之初。嗣則卞鑠、丘巨源、卞彬之徒，所作詩文，並多譏刺。梁則世風益薄，士多嘲諷之文，而文體亦因之愈卑矣。（孔稚珪《北山移文》、裴子野《雕蟲論》亦屬此派。）要而論之，南朝之文，當晉、宋之際，蓋多隱秀之詞，嗣則漸趨縟麗。齊、梁以降，雖多侈豔之作，然文詞雅懿，文體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時詩什，蓋又由數典而趨琢句，然清麗秀逸，亦自可觀。又當此之時，張融之文，務爲詭激；裴子野之文，制多法古。蓋張氏既以新奇爲貴，裴氏欲挽靡麗之風，然朝野文人，鮮效其體；觀簡文《與湘東書》，以爲裴氏之文不宜效法，此可驗當時之風尚矣。至當時文格所以上變晉、宋而下啓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聲律說之發明，二曰文筆之區別。

又子、聲律說之發明　案：音韻之學，不自齊、梁始。封演《聞見記》謂：「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亦謂，晉呂靜仿「李登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宮羽之辨，嚴于魏、晉之間，特文拘聲韻，始于永明耳。考其原因，蓋江左人士，喜言雙聲，衣冠之族，多解音律。故永明之際，周、沈之倫，文章皆用宮商，又以此秘爲古人所未睹也。　又案：唐封演《聞見記》亦云：「周顒好爲韻語，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案：四聲之說，盛于永明。其影響及于文學者，《南史》以爲轉拘聲韻，而近人顧炎武《音論》又謂：「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絕不相通。」其說至確。然沈、周之說，所謂判低昂，審清濁者，非惟平側之別已耳；于聲韻之辨，蓋亦至精。彥和謂「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暌」，即沈氏所謂「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謂一句之內，不得兩用同紐之字及同韻之字也。彥和謂「聲有飛沈，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即沈氏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謂一句之內，不得純用濁聲之字、或清聲之字也。至當時五言詩律，舍《南史》所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外，別有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端，是爲八病。（平頭，謂第二字不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不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不與第五字同聲；鶴膝，謂第五字不與第十五字同聲；大韻，謂五言詩兩句除韻而外，餘九字不與韻犯；小韻，謂五言詩兩句不得互用同韻之字；旁紐，謂五言詩兩句不得兩用同紐之字；正紐，謂一紐四聲不得兩句雜用。）此即永明聲律論之大略也。《南史》以爲「彌爲麗靡」，《詩品》以爲「轉傷眞美」，斯固切當之論。然四聲八病，雖近纖微，當時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疎而密，實本自然，非由強致。試即南朝之文審之，四六之體，粗備于范曄、謝莊，成于王融、謝朓，而王、謝亦復漸開律體。影響所及，迄于隋、唐，文則悉成四六，詩則別爲近體，不可謂非聲律論開其先也。又四六之體既成，則屬對日工，篇幅益趨于恢廣，此亦必然之理。試以齊、梁之文上較晉、宋，陳、隋之文上較齊、梁，其異同之迹，固可比較而知也。

又丑、文學之區別　案：自《晉書》張翰、曹毗、成公綏各傳，均以文筆並詞，或云詩賦雜筆。自是以降，如《宋書・沈懷文傳》：「弟懷遠，頗閑文筆。」《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世祖敕子懋曰：『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又《竟陵王傳》：「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陳書・陸琰傳》：「所製文筆多不存。」《陳書・姚察傳》：「每製文筆，後主勅便索本。後主所製文筆甚多，別寫一本付察。」《虞寄傳》：「所製文筆，遭亂多散失。」《劉師知傳》：「工文筆。」《江德藻傳》：「著文筆十五卷。」《許亨傳》：「所製文筆六卷。」均文筆分言之證。其有詩筆分言者，如《南史・劉孝綽傳》：「弟孝儀、孝威，工屬文詩。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沈約傳》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任昉傳》謂：「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又《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云：『詩既若此，筆亦如之。』」又云：「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並其證也。亦或析言詞筆，如《陳書・岑之敬傳》「雅有辭筆」是也。至文筆區別，蓋漢、魏以來，均以有藻韻者爲文，無藻韻者爲筆。東晉以還，說乃稍別：據梁元《金樓子》，惟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爲文；據范曄《與甥姪書》及《雕龍》所引時論，則又有韻爲文，無韻爲筆。今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證之：據《宋書・傅亮傳》謂：「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冊文誥，皆亮詞也。」又據《齊書・孔珪傳》云：「爲齊高帝驃騎記室，舉江淹對掌辭筆。」又據《齊書・謝朓傳》謂：「明帝輔政，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梁書・任昉傳》謂：「武帝克建鄴，以爲驃騎記室，專主文翰。每製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南史・蕭子範傳》謂：「南平王府中，文筆皆令具草。」《陳書・姚察傳》亦云：「又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其文筆、辭筆並言，並與沈懷文各傳相合。自是以外，或云手筆，或云筆翰。合以顏延之各傳，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爲文，單語爲筆也。蓋當時世俗之文，有質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范氏詣台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晉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于載筆」、「工于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牋、奏、表、啓、書、札諸作言，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於史筆，冊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故當時人士于尺牘、書記之屬，詞有專工；而刀筆、筆札、筆記、筆奏之名，或詳於史冊，或雜見羣書；又王僧孺、徐勉、孔奐諸人，其彈事之文，各與集別：均足爲文、筆區分之證。更卽《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於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隱區文筆二體之驗乎？蓋晉、宋以降，惟以有韻爲文，較之士衡《文賦》，並列表及論說者又復不同。故當時無韻之文，亦矜尚藻采，迄於唐代不衰。或者曰：彥和既區文筆爲二體，何所著之書，總以《文心》爲名？不知當時世論，雖區分文筆，然筆不該文，文可該筆；故對言則筆與文別，散言則筆亦稱文。據《陳書・虞寄傳》載衡陽王出閤，文帝勅寄兼掌書記，謂「屈卿遊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又《梁書・裴子野傳》謂子野爲《移魏文》，武帝稱曰：「其文甚壯。」是奏記檄移之屬，當時亦得稱文。故史書所記，於無韻之作，亦或統稱「文章」。觀於王儉《七志》，於集部總稱「文翰」。

阮孝緒《七錄》，則稱「文集」。而昭明《文選》其所選錄，不限有韻之詞。此均文可該筆之證也。　又案：昭明《文選》，惟以沈思翰藻爲宗，故讀論序述之屬，亦兼采輯。然所收之文，雖不以有韵爲限，實以有藻采者爲範圍，蓋以無藻韵者不得稱文也。

又《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案：昭明此序，別篇章於經、史、子書而外，所以明文學別爲一部，乃後世選文家之准的也。要而論之，一代之文，必有宗尚。故歷代文人所作，各有專長。試卽宋、齊、梁、陳四代言之：自晉末裴松之奏禁立碑，而誌銘之文代之而起，然敕立、奏立之碑，時仍弗乏，寺塔碑銘作者尤衆。又晉、宋而降，頗事虛文，讓表謝牋，必資名筆；朝野文人，尤精樹論，駁詰之詞既盛，辨答之說益繁，故數體之文，亦以南朝爲盛。自斯而外，若箴、銘、頌、贊、哀、誄、騷、七、設論、連珠各體，雖稍有通變，然鮮有出轍。其有文體舛訛，異於前作者，亦肇始齊、梁之世，如行狀易爲偶文，祭文不爲韵語，嗣則誌銘之作，無異誄文，賦體益恢，雜以四六，此則文體之變也。

紀事

何尙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弘明集》卷一一）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尙，甲地顯宅，於斯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檢，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敎。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駮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尙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奬者，乃當著令耳。」尙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敝，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敎。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尙，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淸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淸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敎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奬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淸，倍當連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擧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卽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幷，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穌息，必釋敎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苻健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

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暴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慝，桀，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祟，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卽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牝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啟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略】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

又 文帝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議宗廟舞事，錄尙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同，未及列奏，値軍興事寢。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哥詩，廟舞猶闕。

又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參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哥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尋廟祠，依新儀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會，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並詔可。【略】文帝章太后廟未有樂章，孝武大明中使尙書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詩。

又 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白頭吟》之屬是也。吳哥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子夜哥》【略】。《鳳將雛哥》【略】。《前溪哥》【略】。《阿子》及《歡聞哥》【略】。《團扇哥》【略】。《督護哥》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收歛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歛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懊憹哥》，【略】宋少帝更製新哥，太祖常謂之《中朝曲》。《六變》諸曲，皆因事制哥。《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讀曲哥》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凡此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

又 明帝自改舞曲哥詞並詔近臣虞龢並作。又有西、偷、羌、胡諸雜舞。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爲豫州，造《壽陽樂》，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哥曲》，並列於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又卷二〇《樂志二》 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顏延之造。【略】明堂歌，謝莊造。【略】宗廟登歌八篇，王韶之造。【略】世祖孝武皇帝歌，謝莊造。【略】宋四廂樂歌五篇，王韶之造。【略】宋前舞、後舞歌二篇，王韶之造。【略】昭皇太后神室奏《詔德凱容》之樂舞歌詞，明帝造。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明帝造。

又卷二二《樂志四》 宋泰始歌舞曲詞 《皇業頌》，（歌自堯至楚元王、高祖、世世載聖德。）明帝造，【略】，《聖祖頌》【略】。《明君大雅》，虞龢造【略】。《通國風》，明帝造【略】。《天符頌》，明帝造【略】。《明德頌》，明帝造【略】。《帝圖頌》【略】。《龍躍大雅》【略】。《淮祥風》【略】。《宋世大雅》，虞龢造【略】。《治兵大雅》，明帝造【略】。《白紵篇大雅》，明帝造。

又 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義熙中私造。

又卷五一《劉義慶傳》 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略】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略】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又卷五四《孔季恭傳》 （義熙十二年）宋臺初建，令書以爲尙書令，加散

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

又卷六一《廬陵孝獻王義眞傳》 義眞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眞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鎭，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眞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修儀所乘者。義眞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詵，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

又卷六七《謝靈運傳》 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敎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鎭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又卷八二《沈懷文傳》 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略】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

釋僧祐《略成實論記》《大藏經》卷一〇一）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于長安出之，曇晷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爲五翻，餘悉依舊本。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于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幽微，學通疑執，卽坐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更集尼衆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志》，令四衆淨業還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卽于律座令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爲九卷，使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別施奬有功，勸不及。【略】卽寫略論百部流通，敎使周顒作論序。

又《出三藏記集》卷二 法寶所被遠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緣應中夏，始自漢代。昔劉向校書，已見佛經。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於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臺，帝王所印。於是妙像麗於城闕，金刹曜乎京洛，慧敎發揮，震照區寓矣。竊尋兩漢之季，世構亂離，西京蕩覆，墳典皆散，東都播遷，載籍多亡。子政所覩，其文雖沒，而顯宗所寫，厥篇猶存。東流初法，於斯有徵。祐檢閱三藏，訪覈遺源，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于張騫之使。洎章、和以降，經出蓋闕。良由梵文雖至，緣運或殊，有譯乃傳，無譯則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淸、朔佛之儁，支讖、嚴調之屬，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全義，炳煥相接矣。　法輪屆心，莫或條叙。

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敢以末學，嚮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追討支、竺，時獲異經。《安錄》所記，則爲未盡，今悉更苞舉，以備錄體。發源有漢，迄于大梁，運歷六代，歲漸五百，梵文證經四百有十九部，華戎傳譯八十有五人，魚貫名第，略爲備矣。或同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舛駮，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亂。至於律藏初啓，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于上錄。若經存譯亡，則編于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孚，聞道之心無惑。敬貽來世，庶在不墜焉。

又卷八《弘明集目錄序》 夫覺海無涯，懸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拒爲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鵾鵬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眎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芻君子，惠增廣焉。

又卷一四《求那跋陀羅傳》 求那跋陀羅，齊言功德賢，中天竺人也。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略】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宋彭城王義康、譙王義宣並師事焉。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文選》卷四六） （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爾乃迴輿駐罕，爌鎭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瓟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略】正歌有闋，羽觴無筭。【略】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鍾嶸《詩品》卷下《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略】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義誥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略】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迺許。【略】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

又《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鳩摩羅）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略】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敕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歎，結賞塵外。

又《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略】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略】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

又《宋丹陽釋梵敏》 釋梵敏【略】內外經書，皆闚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

又卷八《梁郯法華臺釋曇斐》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

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

又《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略】瑗幼而闊達，倜儻殊羣，【略】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略】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乃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勅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略】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

又《齊琅琊嶧山釋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略】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

又卷一三《齊烏衣寺釋曇遷》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略】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聲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又《齊東安寺釋曇智》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無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飛聲。

又《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碎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八能流，編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定。

又卷一四《高僧傳序錄》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臺作。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

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于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毘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搉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一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永明二年）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又卷一一《樂志》　南郊樂舞歌辭，【略】晉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詔禮遵用周室鑿稱殷祀之義，權用魏儀。後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詩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義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刪纂雅樂。詔付外詳，竟不行。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

又　北郊樂歌辭，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則周、漢以來，祭天地皆同辭矣。宋顏延之《饗地神辭》一篇，餘與南郊同。齊北郊羣臣入奏《肅咸樂》，牲入奏《引牲》，薦豆毛血奏《嘉薦》，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還便殿奏《休成》，辭並與南郊同。迎送神《昭夏》登歌異。

又　明堂歌辭，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案《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又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鴻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當以《鴻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使兩義並違，未詳以數立言爲何依據也。《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謝莊歌宋太祖亦無定句。建元初，詔黃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並採用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也。

又　太廟樂歌辭，【略】宋世王韶之造七廟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爲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六章。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異其文，饗神（十）（七）室同辭。』此議爲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爲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爲一章八句，別奏事御奉行。」詔「可」。尚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羣臣出入，奏《肅咸樂》歌辭。

又　藉田歌辭，【略】永明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淹製二章，不依胡、傅，世祖口勑付太樂歌之。

又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略】宋黃門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禮一章，上壽一章，登歌三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後舞》二章新改。其臨軒樂，亦奏《肆夏》於鑠四章。

又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略】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爲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又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又卷一九《五行志》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又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又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荆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又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句閒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又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宮晏駕。

又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又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瘿者，以火灸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閒癢，明日瘿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又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霎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腳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腳，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又　永元中，童謠云：「野豬雖嗚嗚，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

又卷二三《王儉傳》　上曲宴臺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又卷三二《褚炫傳》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俣、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

又卷三六《謝超宗傳》　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圭、太學博士王暅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十人並作，超宗辭獨見用。

又卷四三《謝瀟傳》　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瀟撰碑文。

又卷四八《孔稚珪傳》　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

又《劉繪傳》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又卷五三《良政傳序》　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

蕭繹《金樓子》卷三《說蕃》　竟陵蕭子良【略】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

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敎，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敎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列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顏之推《觀我生賦》（《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顏之推》） 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僧辯）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

《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天保六年）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略】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略】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亡，【略】移住莊嚴師仰曇景。【略】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關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帔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完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己，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略】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敕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時入華林園講論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乃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敕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敕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略】天監末年，下敕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略】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人才學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儐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略】乃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麈尾、拂扇等。【略】大通（八）（元）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略】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略】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又卷六《梁楊都湘宮寺釋曇準》 釋曇準，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筵法師。【略】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略】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伸其戒誥。

又《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略】八歲出家，從臨菑縣建安寺沙門惠通。【略】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

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敕，乃授僧正。【略】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略】在位二十餘年，晚以凌谷丘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略】湘東王繹、陣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又《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略】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略】年十二，始遊于剡，遍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完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略】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壞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朝，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器。【略】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略】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滿。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未）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啓敕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災）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略】天監十一年，始敕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肅。【略】（大同元年九月十六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略】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殯之。【略】下勑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又《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略】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袠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

又卷五《元帝紀》 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

又卷一三《沈約傳》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

又卷一五《謝覽傳》 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醼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

又卷二一《王錫傳》 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挹。佗曰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

又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略】（天監）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塗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

務安之。【略】務存約己，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略】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續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秀【略】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荆州刺史，自天監初，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

又《南平元襄王偉傳》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略】天監元年【略】封建安郡王，【略】(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即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又卷二七《到洽傳》　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　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又卷三三《張率傳》　(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略】時與到洽、周興嗣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略】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

又《劉孝綽傳》　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略】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眞。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卿，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略】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略】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

又《王筠傳》　(筠)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略】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芸以方雅見禮焉。

又卷三四《張纘傳》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

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

又卷三七《謝舉傳》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

又卷四一《蕭介傳》 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又《庾肩吾》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

又《吳均》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爲「吳均體」。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何思澄》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又《陸雲公》 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眞，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略】雲公善弈碁，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鰎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

又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 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介)〔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閭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

又卷二四《周弘正傳》 (及侯景平)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周)弘正與僕射王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侯，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荊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

又卷二七《江總傳》 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略】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又《姚察傳》 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略】使還，補東宮

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恆蒙賞激。

又卷三〇《顧野王傳》（太建）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又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略】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略】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僚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鍾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醮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己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小大，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慚，《六莖》興愧。」

又　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牷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祚》。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齊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今列其歌詩三十曲云。《俊雅》，歌詩三曲，四言【略】。《皇雅》，三曲，五言【略】。《胤雅》，一曲，四言【略】。《寅雅》，一曲，三言【略】。《介雅》，三曲，五言【略】。《需雅》，八曲，七言【略】。《雍雅》，三曲，四言【略】。《滌雅》，一曲，四言

【略】。《牷雅》，一曲，四言【略】。《誠雅》，一曲，三言（南郊降神用）。《誠雅》，一曲，三言（北郊迎神用）。《誠雅》，一曲，四言（南北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獻雅》，一曲，四言【略】。《禋雅》，一曲，四言（就燎）【略】。《禋雅》，一曲，四言（就埋）【略】。普通中，薦蔬之後，改諸雅歌，勑蕭子雲製詞。既無牲牢，遂省《滌雅》、《牷雅》云。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所尚者敬，蕤賓是爲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略】，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略】。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略】。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歌青帝辭【略】，歌赤帝辭【略】，歌黃帝辭【略】，歌白帝辭【略】，歌黑帝辭【略】。太祖太夫人廟舞歌【略】。太祖太夫人廟登歌【略】。《大壯舞》歌，一曲，四言【略】。《大觀舞》歌，一曲，四言【略】。相和五引：角引【略】，徵引【略】，宮引【略】，商引【略】，羽引【略】。普通中，薦蔬以後，勑蕭子雲改諸歌辭爲相和引，則依五音宮商角徵羽爲第次，非隨月次也。

又　天監四年，【略】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沒爲奴婢。

又　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又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今列之云。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略】。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略】。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略】。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略】。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略】。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略】。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略】。

又　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又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獸，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又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又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又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南史》卷一一《齊武穆裴皇后傳》引王儉曰　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恆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

又卷二四《王延之傳》　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

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

又卷二五《到溉傳》 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又《到洽傳》 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

又卷三四《顧延之傳》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又卷四四《齊文惠太子長懋傳》 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

又卷四八《陸倕傳》 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又卷五九《王僧孺傳》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又《虞羲傳》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卷五〇《庾肩吾傳》 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瑤、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鏘、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又卷七一《顧越傳》 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

又卷七六《阮孝緒傳》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略】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恆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略】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略】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

又卷七七《恩倖傳・劉係宗》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史事如此。

《齊興世館主孫先生》（《雲笈七籤》卷五）　有吳裔子孫名游岳，字穎達，東陽人也。【略】宋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雲游帝宅，先生乃摳衣而趨，嗣承奧旨，授三洞並所秘。【略】齊永明二年詔以代師並任主興世館。於是搜奇之士，知襲教有宗，若鳳萃於桐，萬禽爭赴矣。孔德璋、劉孝標等爭結塵外之好。【略】永明七年五月，【略】怡然而終。門徒弟子數百人，唯陶弘景入室焉。

崔令欽《教坊記・烏夜啼》　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衣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寧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許嵩《建康實錄》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　（元嘉十九年四月）以何尚之領國子祭酒，中散大夫裴松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領國子博士。于時朝廷碩學，推裴、荀、何、傅。傅隆長于爲政，承天病於疎曠，伯子通脫率易，不以鎮重自居。裴西鄉清簡恬素，最以不競爲法，位不踰於三子，名則差焉，顏延之亦號博聞而剛愎潛忌，時人惡之，名顏虎。

又卷一三《宋世祖孝武皇帝》　（大明六年八月）乙亥置青臺令。初，武皇自永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之學，自大明之代好作詞賦，故置此官，考其清濁。

又《宋少帝》　（永光元年十一月）甲戌，進帝娣山陰公主。主性淫佚，無禮甚，常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唯一駙馬，事不均平，乃何如此。」帝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朝士袁愍孫、吏部褚淵等美於貌，公主常請帝求十夕。淵等奉詔往而終不渝。帝促愍孫迫之使走。愍孫雖如常，顧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公主出就淵，淵竦立。主曰：「觀君髭鬚乃丈夫，何無男子氣？」淵曰：「不敢以爲亂階。」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涼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又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吸即盡。笑曰：「奇快。」瑾曰：「鄉鄰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又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醽醁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又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

「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又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嘗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張讀《宣室志・陸喬》（《太平廣記》卷三四三引）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叩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歡，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末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　《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

又　《督護》，晉、宋間曲也。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徐，宋高祖長婿也。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殯斂之。其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逵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製也，有死罪之辭。《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帝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歌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城中美年少，出入見依投。」《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有

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陽來夜樂。」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彥爲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旨非也。《棲烏夜飛》，沈攸之元徽五年所作也。攸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故歌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估客樂》，齊武帝之製也。布衣時常遊樊、鄧，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海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楊伴》，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伴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略】《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荆、雍爲南方重鎮，皆皇子爲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隨王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栖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荆州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謂「長」爲「常」。《三洲》，商人歌也。商人數行巴陵三江之間，因作此歌。《採桑》，因《三洲曲》而生此聲也。《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叔寶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又善於文詠，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略】其辭類皆淺俗，而綿世不易，惜其古曲，是以備論之。其他集錄所不見，亦闕而不載。【略】沈約《宋書》志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爲比。

蘇軾《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蘇軾文集》卷六五)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書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孔平仲《續世說》卷二《文學》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魁當時，見謝莊賦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又卷五《賞鑒》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又《容止》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又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又卷六《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眞猴。」

又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勗，嘗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瀹、劉勔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絜，子敷小名狗。文帝戲之：「曰狗何如絜？」敷曰：「絜是百果之宗，狗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又卷八《輕詆》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

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又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於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何薳《春渚紀聞》卷八《有道之器》　褚彥回常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閒，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問策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以是知文帝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下》苕溪漁隱曰　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王十朋《潛澗殿閣梨文集序》（《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一七）　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皆當世知名之士，【略】惠休、文暢、皎然之徒，所與游則【略】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爲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

洪邁《容齋隨筆》卷三《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

又《容齋續筆》卷五《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貪、井、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謐、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又《容齋三筆》卷三《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又《容齋四筆》卷二《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末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又卷一一《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

其它亦鮮用之者。

又卷一二《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程大昌《考古編》卷七《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至，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唶字，其時用韻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代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爲次矣。

陸游《老學庵續筆記》卷一 吳會當爲吳興、會稽兩郡邑，吾固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後一韻爲會稽之「會」，何疑焉。然誤爲都會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誤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又《玉澗雜書》（涵芬樓本《說郛》卷八）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遜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余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鴉接翅歸，暮鵲搖翎上。」乃亦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

《雲谷雜記》卷一《紫荷橐》 《梁書·劉杳傳》：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橐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橐。案：荷橐，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按：《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于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于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眞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制，非《樂志》也。持囊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五《不用南人爲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又卷二六《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八《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使詫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慣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白珽《湛淵靜語》卷二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共遊，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與。

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卷四《著述類》　《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序，集謝安而下子孫，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謝氏子遷葬安石之墓在長興九鵶岡，其後遂居之。

又卷六《藝文類》　《前溪歌》。按：《宋書・樂志》曰：「《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郄昂《樂府解題》曰：「《前溪》，舞曲也，凡七首。」予按：前溪，一名餘英溪，出武康之銅峴山，而繞縣治之前，故名。沈氏在南朝門閥特盛，故習樂於溪上。其曲不但述林居之盛，而長夜之樂亦見焉。然第四曲有「東武亭」，第六曲云「洛溪邊」，皆非前溪所宜云者，將爲後人之詠，如所謂包明月者也邪？大率後四首別是二人作。宋少帝嘗擬《前溪曲》云：「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殊有古意，然亦妓人之詞也。

何孟春《餘冬詩話》卷上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問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閔母爲師巫，閔小隨母入宮，長爲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又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鑑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又卷下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調：「鳥飛之故鄉，狐死正首邱。」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固有然。」張衡詩云：「狐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體元詩：「寒螿翔水曲，狐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韋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漸無餘味矣。

《升菴詩話》卷一《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着，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聞餘

地，銘山憶蒼秦。」周王子淵詩：「誰能攬六着，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睹仙童欣六博。」

又卷三《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晋孫綽作。《慕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胡應麟曰：「按：《慕容攀視》三首，殊不類垂作，蓋當時童謠耳。）

又《古今樂錄》 宋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朱碩仙歌曰：「爲憶所歡時，緣山破苻荏。山神感儂意，磐石銳峰動。」帝不悅曰：「小人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曰：「曖曖日欲暝，觀騎立踆跌。太陽猶尚可，且願停斯須。」於是並蒙賞。按：「荏」音「冗」，蓋方言也。

又卷四《串》 《文選》謝惠連詩：「聊用布親串。」注：「串，習也。」梁簡文詩：「長顰串翠眉。」《南史》：「軍人串噉粗食。」

又卷一二《搗衣》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圖後有行書魏瓘賦云：「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拽魯縞，攘皓腕。始于搖揚，終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遙于涼景，暢容與于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乍開，凌倒景而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兼乎秋。願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非偶，自是齊、梁風流之習也。

又《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趙、李」，按：《漢書》乃宣帝時趙季、李欵。）

又《綠沉》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略】予考「綠沉」乃畫工設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卽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虞世南詩：「綠沉明月弦。」【略】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爲漆飾鎗柄。

又《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愼按：豔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齊歌曰歐，吳歌曰歈，楚歌曰些，巴歌曰嬥。

又《樂府誤字》 陝西近刻左克明《樂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誤字尤多，略舉一二。如《讀曲歌》云：「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寬幾許。」逋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髮」，何解也。今據郭本正之。又《烏棲曲》云：「宜城酸酒今行熟。」酸酒，重釀酒也。不知何人妄改作「投泊」。酸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雖郭本亦誤。按：《北堂書鈔》云「宜城九醞酒曰酸酒」，並引此句。晋《白紵舞》詞「羅袿徐轉紅袖揚」，何承天《芳樹曲》「微飈揚羅袿」，皆誤「袿」作「鞋」。

又卷一三《鄰舍詩》 陳張正見《鄰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詩：「綠迸穿籬筍，紅飄隔戶花。」【略】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

又卷一四《鴻篆》 謝莊詩「義標鴻篆」，宋詔「嘉篆缺文」，皆謂書也。王融詩「金滕開碧篆」，又云「彩標紫毫，華垂丹篆」，文人用往篆皆同。《南史》「青箱起焰，素篆從風」，言焚書也。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三《連齒木屐》 着屐登山，乃謝康樂事。而謝安木屐，則登山去前齒，下嶺去後齒。宋高祖則好着連齒木屐，見《南史》蓋卽

今之拖屐也。梁朝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七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暕即席爲詩答贈，善之。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獨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又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詠，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譏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又　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悱，有文學，悱妻尤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稱世挹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世者也。」

又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憲又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意殊自得。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奧博，辭亦華美，衆皆擊賞。摛乃命左右抽簟，手自掣扇，登車而去。憲之犯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焦竑《題華秘書集》（《澹園集》卷二二）　昔謝公勛名冠江左，而子孫鵲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傅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六朝人類輯諸詩，但名「詩集」，猶曰「文選」云爾。如《謝靈運詩集》五十卷，殆是靈運自作之詩。今驟讀殊可笑，然當時例無他名。如張徹、袁淑《補靈運詩集》一百卷，《劉和孫詩集》二十卷，《顏竣詩集》一百卷，皆同。其有篇目，蓋起於徐氏《玉臺》。（偶讀雜說，中有謂靈運原集五十卷，今所存無幾者，失笑。識此。）

又　梁武纂輯諸書至二千餘卷，宇宙間日力有限，那得如此？中或諸臣秉筆，帝總其成耳。簡文幾七百卷，湘東幾四百卷，計亦當爾。然梁武文集百二十卷，簡文百卷，其富亦不貲矣。惟昭明著述，皆出己裁，不過百卷，而《文選》自唐迄今，指南學者。武帝、簡文、湘東制作，千不存一，似亦不在多也。（諸書名具載《梁史》，已錄《卮言》中，此不列。今惟元帝《金樓子》尚行。小說易傳，亦一驗也。）

又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續洞冥記》一卷，《分野樞要》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文集二十卷，近四百卷。任昉五百餘卷，徐勉七百餘卷，齊、梁製作之富如此。（今傳者絕希，又不若稚川之衆。王僧孺《族譜》近八百卷，然是類書。）

又　晉、宋以前多仙詩，【略】婦人詩盛於漢，沙門詩昉自晉惠遠、道猷輩。【略】大率才情之富，閨閣居多；趣致之幽，釋梵爲最。惠休本釋子還俗，至晉刺史；韋渠牟本道士還俗，至唐宰相，二人皆能詩者。又劉勰本儒，而出家晚歲；劉軻本僧，而長髮中年，二人皆能文者。漢、魏間仙詩，若《王母》、《上元》、《馬明》及《四眞》、《九華》等作，句如出一篇，篇如出一手，豔麗浮冗，靡縟相矜，眞趣既乖，玄旨殊少，大類晉、宋間語，皆當時文士假託也。惟葛仙公二章，句格頗類本詞。

又《詩藪・雜編》卷二《遺逸中・載籍》　漢以下婦人能文甚衆，而有集行世，則六朝爲多，惜皆不傳。今自三數知名之外，無論篇什，并姓氏不得而詳矣。【略】因據諸家書目所存者，類而錄之：《晉武帝左貴嬪集》四卷　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　司徒王渾妻《鍾氏集》五卷　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　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　海西令劉麟妻《陳邱集》一卷　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　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　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　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　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　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　宋婦人《牽氏集》一卷　后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　《梁武帝臨安公主集》三卷　記室范靖妻《沈氏集》三卷　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卷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略】（漢惟《班婕妤》、《曹大家》二集，魏婦人無傳集者。）　右俱六朝間婦人集。晉最盛至十餘家，唐能詩者雖衆，而集自上官、魚、李外，不多見。帝女有集，古今惟臨安主一人。世但知梁武諸子，不知更有此女也。陳主沈后能文詞，而不聞張、孔同事，將限於色耶。（徐悱妻唐世尚存，故唐選亦收。）

又《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七《史書佔畢五》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四事大同。蓋六朝口語類爾。前以羽扇事同，故

各類。）

又卷二九《藝林學山二》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

鄧雲霄《冷邸小言》 祖暅之有巧思，當具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此與賈島騎驢覓句犯京尹一類，蓋思非深不達，學者豈得草草。

胡震亨《唐音癸籤·詁箋四》「瓊可爲白」 謝惠連《雪賦》：「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善注：瓊，赤玉也。瓊樹恐誤。按：瓊之爲赤玉，見《說文》。但《毛詩傳》言瓊非一，惟云玉之美者，非以爲玉色名。《詩傳》在《說文》前，尤可據。謝蓋用《毛傳》，不用《說文》耳。陳張正見：「睢陽生玉樹，雲夢起瓊田。」隋王衡：「璧臺如始搆，瓊樹似新栽。」以及李賀「白天碎碎墮瓊芳」、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並從謝作白用，似不爲誤。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七《詩上·擊缽》 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學稱。竟陵王子良夜集，刻燭一寸，爲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拱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而詩成。

又《留詩石間》 郭素聞王軒遊苧蘿山遇西子，亦從而遊焉，留詩泉石間，寂無所遇。無名子作詩：「三春桃李本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又柳吳興嘗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爲佳，因書齋壁。

周琦《東溪日談錄·文詞談》 詩自沈約一變之後，有許多體制出來，故《三百篇》盲大壞於此。其體制如：江左體、蜂腰體、轆轤體、隔句體、回文體、偷春體、折腰體、絕弦體、五仄體、五平體、拗體、變體、離合體、人名體、藥名體、蹉對體、扇對體、雙聲疊韻體、平仄各押韻體、八句仄入體、第三句失粘體、促句換韻體、平頭換韻體、六句體、促句體、五句體、奪胎換骨法、點化古語法、抑拗物（已下原缺數字）。案：法有許多變態，《三百篇》安得而不壞乎。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四《帝王上》 齊武帝出游鍾山，幸何美人墓。有朱碩仙善歌，歌云：「儂憶所歡時，緣山破茍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子不遜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云：「曖曖日欲宴，歡騎立踟躕。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帝悅，於是俱蒙厚賚。初，帝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作《估客樂》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有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以此曲被之管絃，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寶月又上兩曲，凡四章。其曲云：「【略】」帝遂數乘龍舟游江中，以紵越布爲帆，綠綵爲帆繂，鍮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

又 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膜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竟無所言。高帝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庭尉。」又帝盛興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乃賜革《覺意詩》曰：「唯當勤精進，自強行眞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又帝作《白紵舞詞》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歌》。帝辭曰：「朱弦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約奉勅造《白紵五章》：《春白紵》【略】，《夏白紵》【略】，《秋白紵》【略】，《冬白紵》【略】，《夜白紵》【略】，章末各綴四句云：「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歡無極。」

又 梁武帝朝，中侍郎謝覽，侍中王暕，常奉旨爲詩答贈。帝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張率亦侍宴賦詩，帝別賜率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又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劉孺與張率並醉，辭未及成。帝取孺手版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覽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方略入關。送之，作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又帝《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略】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又　梁昭明太子與諸名士泛舟玄圃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初無言，徐咏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又昭明集名士賦《大言》、《細言》，沈約等並應令爲之。昭明《大言》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翺翔。」《細言》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約《大言》曰：「隘此大泛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細言》曰：「開館尺捶餘，築樹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王錫《大言》曰：「欲游五嶽，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艙橫海之鱗。」《細言》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王規《大言》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細言》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抄可以翺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張緒《大言》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宜羅微物，動落雲鵬。」《細言》曰：「遨游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殷鈞《大言》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深邃古。」《細言》曰：「泛舟毛滴海，爲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又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游後園，湘東作迴文詩曰：「斜峰遶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帝和詩曰：「枝雲間石峰，脈水浸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又　帝於七夕宴諸文士，賦《穿針詩》曰：「憐從帳裏出，想見夜窗開。針欹疑月暗，縷散恨風來。」劉孝威和云：「縷亂恐風來，衫輕羞指現。故穿雙眼針，特逢合歡扇。」

又　帝有《卦名詩》云：「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禽時入岫，旅谷乍依蘋。豐壺要上客，鵠鼎命嘉賓。車由秦夏闥，馬散咸陽塵。連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又有《楓葉詩》云：「萎綠映霞青，疏紅分浪白。落葉灑行舟，仍持送遠客。」造句情景婉麗。而本集不載，何也？

又　帝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句云：「飄颻雲母舟。」帝大笑曰：「旭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母耶。」

又　梁朝叛臣侯景既弒高祖，立太子綱爲簡文帝，亦幽之于永福省。帝引筆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數至于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云：「天道何茫昧，萬途那可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劍還藏匣，神龍遂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後帝亦爲景所弒。湘東王與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共謀誅景，即位爲元帝。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視戰，爲詩云：「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資琰玉，疊鼓亂樅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爲詩云：「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園陵五杏樹，空得動耕人。」又曰：「南風且絕慍，西鄰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

又　梁武陵王紀稱帝於蜀，起兵內伐。元帝與之書，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帝遺之詩云：「回首望荆門，驚浪且奔雷。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者，紀之子也。紀僭號帝，下圓正於獄。在獄連句云：「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赦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覽詩而泣。紀敗，圓正號哭絕食而死。

又卷一八《考訂上》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茲嶽蘊虛詭，憑覽趣亦贍。九峰相接連，五渚遙縈浸。層阿疲且引，絕岩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陰。伊予久緇涅，復得味恬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贍」音「眞」，「淡」、「枕」與「禁」、「陰」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辯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栢梁驂駟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鬬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邪？按：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耳。湛長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蹟。衰發歸丘樊，歲寒見松柏。身慚睢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恰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今罕傳，今併記於此。

又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

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又 蕭子雲《雪賦》曰：「韜罕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騶裹，走置錦屠蘇。」「屠蘇」，庵名。《廣雅》云：「屠蘇，平屋也。」【略】《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蘇鄣，日覆兩，會見喝兒作天子。」

張燮《七十二家集·徐僕射集·附錄·糾謬》 按史：江陵陷齊，送貞陽侯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初，王僧辯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所謂往復者，蓋指淵明前後諸書言之耳。《文苑英華》誤載僧辯等復書，皆稱陵筆，此謬甚矣。陵身在北軍，安能分身飛渡，爲僧辯作奏哉。僧辯復書，蓋沈炯之作，今入沈集。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劉宋時，北平郗紹作《晉中興紀》，以示何法盛。法盛極讀其美，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須此延譽。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傳聲耳。我寒士無聞，願以爲惠。」紹不與。書成，法盛詣紹，適紹不在，徑竊書去。紹無兼本，遂行何書。予謂何法盛嗤呆可笑，然丐而不與，乃竊之，較寶月減等論，可乎。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愛閒》 庾杲之《致劉虬》書：「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王僧祐爲司空祭酒，嘗謝病不與公卿遊。高帝謂其從兄儉曰：「卿從可爲朝隱。」儉對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閒多病耳。」祐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然味其語氣，不當是弟贈兄。劉夢得「功成卻愛閒」，姚武功「愛閒求病假」，杜紫微「愛閒能有幾人來」，俱用其語。呂文靖《題天花寺》絕句又用紫微。（夢得又有「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伴說更佳。）

又卷一五《弘秀集》 李彝《弘秀集》自云：「三百年間，得詩僧五十二人。」然寶月梁人也。《行路難》本柴廓所作。《梁書》謂寶月善音律，武帝嘗勅其作歌，以教太樂。惠標，陳人也，有《咏山水孤石詩》，何得援以入唐？（施匪莪《唐詩韻匯》，如沈滿願、宏執恭之類，皆不細考。且古律多誤作絕句，惜無人正之。）

又卷二七《叩銅鉢》 《齊書》蕭子琰，與丘全楷並以文稱。竟陵王子良夜集令賦詩四韻，刻燭一寸。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之有？」乃與楷共叩銅鉢，響絕詩成。觀此覺研京練都十年吟古鏡者，未免迂鈍。（丘全楷《初潭集》，悞作江洪。）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宋書多徐爰舊本》 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敕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賈、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缺。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也。（按：《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鄙瀆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可見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書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玄等諸叛賊，並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以爲桓玄、（焦）〔譙〕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所刪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此之易也。（《徐爰傳》，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爲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是可見爰舊本體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爲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爲宋諱，乃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爲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於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傳》在五十九卷，《尚之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又《宋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作于齊，其于晉、宋革易之際，固可

無所避諱，乃《宋武紀》歷叙其勳高績茂，以致晉恭帝自願禪位，宋武尚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琅琊王第，表不獲通，乃即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一用晉典，斯固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迹。（紀內惟將禪時，有司以禪草呈晉帝，晉帝欣然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數語略見禪位之非出於晉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則王被廢後方慮禍，自與褚妃煮食於牀前。宋武使其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即踰垣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乃以被掩殺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爲自古所未有，則書法自應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於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壽考令終，宋武之恩禮兼備者。又文帝爲太子劭所弒，尤屬千古之奇變，而本紀亦只書上崩於合殿，年四十七，絕無一字及於被弒。其他如前廢帝以藥酒酖死沈慶之，而本紀書新除太尉沈慶之薨。明帝賜劉道隆死，而書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酖死，而書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帝又賜巴陵王休若死，而書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過舉，無一不深爲之諱，此皆徐爰舊書也。約作《宋書》於齊朝，可無所諱，爰作《宋書》於宋朝，自不得不諱。諱之於本紀，而散見其事於列傳，當日國史體例本如是，沈約急於成書，遂全抄舊文，而不暇訂正耳。《南史》於零陵王殂，則書曰宋志也；於文帝之崩，則書元凶劭搆逆，帝崩於合殿；以及沈慶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書曰賜死、酖死，較爲得實矣。

又《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沈約在蕭齊修《宋書》，永光以後皆其筆也，故於宋、齊革易之際，不得不多所忌諱。如《後廢帝紀》，但歷叙帝無道之處，以見其必當廢殺。《順帝紀》，亦但叙蕭道成之功勳，進位相國，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進爵齊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祿永終，遜位於齊，帝遷居於丹陽宮。齊王踐祚，封帝爲汝陰王。建元元年，殂於丹陽宮，年十三，謚曰順帝。絕不見篡奪之迹。（《南史》書帝遜位於東邸時，王敬則以兵陳殿廷，帝在內聞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奄豎索之，黃門或促帝，帝怒，抽刀殺之。帝既出居於丹陽宮，齊兵衛之。齊建元元年五月，帝聞外馳馬者，懼亂作，監者殺王而以病訃。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其於諸臣之效忠於宋，謀討蕭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昇明元年，書沈攸之舉兵反，（《南史》書舉兵不從執政。）又書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南史》書粲據石頭，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吳郡太守劉遐反，（《南史》書據郡不從執政。）王宜興有罪伏誅。（《南史》書貳於執政見殺。）兗州刺史黃回有罪賜死，（《南史》書貳於執政見殺。）臨澧侯劉晃謀反伏誅，（《南史》書誅臨澧侯劉晃。）是也。其黨於道成而爲之助力者，轉謂之起義。如張敬兒等起義兵是也。作劉宋本紀，而以爲劉氏者曰反，爲蕭氏者曰義，此豈可筆之於書，顧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見其微露實事之處。如《後廢帝紀》謂，廢帝如沈約另有《自序》載其功績，則自應將此二人作傳，與道濟、齡石等同入列傳中，乃竟遺之，而仍附於《沈約傳》內。可見延壽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刪節之，離合之，不復另加訂正也。

又《齊書書法用意處》　蕭子顯本齊高帝之孫，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紀》於帝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宋蒼梧王之事不書，但云玉夫弒帝，以首與敬則，呈送高帝，此爲尊者諱也。其於受禪於宋順帝之處，亦仿《宋書》例，載九錫文，禪位詔，絕不見篡奪之迹。然於順帝遜位時，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則亦微露禪受事皆高帝爲之，而宋帝不知也。鬱林王無道，爲蕭鸞（即明帝）廢殺，固無所隱諱。於《海陵王紀》則書宣城王（即鸞）輔政，帝起居皆咨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見明帝之目無幼主，久視爲机上肉也。七月廢帝，十一月即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醫占視，乃殞之。本紀直書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殺高、武子孫幾盡，子顯本高帝孫，幸而不死，於明帝有隱痛焉，故不復爲之諱也。子顯修書在梁武時，其叙鬱林失德之處不過六七百字，叙東昏無道之處則二千餘字，甚東昏之惡，正以見梁武之兵以義舉，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淵傳》，先叙其在宋時，宋明帝在藩，與淵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臨崩馳召淵，付以後事，而下即叙其見蕭道成，識爲非常人，蒼梧無道，道成與淵及袁粲謀廢立，粲不肯，淵獨贊成之。順帝時，沈攸之事起，袁粲有異圖，淵謂道成曰：「西釁易弭，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遂殺粲。傳末又叙其子賁，恨淵失節於宋，遂終身不仕於齊，以封爵讓其弟蓁。通篇於淵之失節處不置一議，而其負恩喪節自見。又如《王晏傳》，先叙其在宋時，傾心於齊高，常參密議。至齊武帝，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臨崩，遺詔以尚書事付晏，令久於其職。及鬱林無道，明帝輔政，謀廢立，晏即響應，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爲有佐命功。又如《蕭

諶傳》，先叙其在武帝時，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參掌，臨崩猶敕諶在左右宿直。鬱林即位，更深委信，諶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諶入乃安。明帝輔政，或不得進說，則託諶入內言之。其親信如此，而諶已潛附明帝。廢立之際，鬱林猶手書呼諶，而不知諶已爲明帝領兵作先驅也。又《蕭坦之傳》，先叙其在鬱林時，親信不離左右，得入內見皇后，其見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謀廢立，蕭諶尚遲疑未敢舉事，坦之曰：「廢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剛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歲老母，豈能坐受禍敗，正應作別計耳」。諶遑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孫爲祖父作正史者，獨子顯爲祖作本紀，爲父豫章王作傳，故於《豫章傳》鋪張至九千餘字，雖過於繁冗，然亦不失爲顯揚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則應入高帝諸子傳內，與臨川王映等同卷，乃以臨川等爲高祖十二王，編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則另爲一卷，編在二十二卷，與文惠太子相次，以見豫章之不同諸子。此則苟欲尊其父，而於義無當也。又《宗室傳》，衡陽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應編在高、武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編次之失檢也。至蕭寶寅避梁武之難逃入魏，封齊王，此豈得沒其實？且《和帝紀》既稱寶寅入魏矣，而《寶寅傳》則云中興二年謀反誅。（《南史》云，謀反奔魏。）豈子顯修史時，寶寅在魏尚無音耗，而以誅字了此局耶？（汲古閣本如是，或係傳刻之誤，當別求他本校對。）至《魏虜傳》謂魏太子晃以謀殺太武，遂見殺，此蓋仍《宋書》之誤。又謂魏文明太后馮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濬以爲妾。案：馮后係長樂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爲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沒入宮，以選爲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爲姓，故拓跋實李陵之後，然甚諱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後者輒見殺。案：《魏》、《齊》、《周》諸《書》皆無此說，則亦皆傳聞之譌也。

又《齊書類叙法最善》 《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檃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二十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叙法，尤爲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叙數人。如《褚澄傳》叙其精於醫，而因叙徐嗣醫術更精於澄。《韓靈敏傳》叙其（兄之）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儁之妻黃氏，倪寶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覼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尚書符檄一篇，案：《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尚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按：類叙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略】其後范蔚宗《後漢書》，【略】，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叙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嵇康等，《衛覬傳》後叙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叙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皆本古法也。《齊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叙法。【略】又如叙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〇《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即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既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辯、王僧智，則王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以僧爲名。（《殷鈞傳》有宋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遂致讀者易於混亂，幾疑爲兄弟行者。至此，卻思李延壽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爲無功爲之。失笑。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多。

桂馥《札樸》卷六《連句》 近代連句，人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虛字相承。昔人謂兩句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與兄子世基並伏誅。世基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且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讀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最善。 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殷仲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燎」，桓云「白布纏棺樹旒旐」，殷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雪集》三十六卷，亡。）《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撰，又《名士雜文》八卷，亡。）《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婦人集鈔》二卷《雜文》十六卷（爲婦人作。）《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樂器賦》十卷；《伎藝賦》六卷。亡。）《賦集鈔》一卷《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雜都賦》十一卷（梁《雜賦》十六卷。又《東都賦》一卷，孔逭作；《二京賦音》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風賦》七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二卷，晉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十卷，《乘輿赭白馬》二卷，亡。）《雜賦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傅巽注《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衛權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虛《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又《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二晉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亡。）《古詩集》九卷《六代詩集鈔》四卷（梁有《雜言詩鈔》五卷，謝朏撰，亡。）《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今詩英》八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詩纘》十三卷《衆詩英華》一卷《詩類》六卷齊《釋奠會詩》一十卷《齊讌會詩》十七卷《青溪詩》三十卷（齊讌會作。梁有魏、晉、宋《雜祖錢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古樂府》八卷《文會詩》三卷（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吳聲歌辭曲》一卷（梁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讌樂歌辭》七卷，《晉歌章》十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讌樂歌辭》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張湛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錄》六卷，《奏鞞鐸舞曲》二卷，《管絃錄》一卷，《伎錄》一卷；《太樂備問鍾鐸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迴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迴文詩》八卷；《織錦迴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羣臣上；又有鼓吹、清商、樂府、讌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錄》，凡十部。）《陳郊廟歌辭》三卷（并錄。徐陵撰。）《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樂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馬殷僧首撰。）《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設論集》二卷（劉楷撰。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客難集》二十卷。亡。）《衆賢誡集》十卷（殘缺。梁有《誡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誡》三卷，王誕撰；《雜家誡》七卷，《諸家雜誡》九卷，《集誡》二十二卷。亡。）《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并錄。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讚集》五卷（謝莊撰。）《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梁五十卷。又有《誄集》十五卷，謝莊撰，亡。）《七集》十卷（謝靈運集。）《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衆僧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論集》七

十三卷《雜論》十卷《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梁邵陵王綸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陸緬注。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連珠》一卷,陸機撰,何承天注;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梁代雜文》三卷《宋永初雜詔》十三卷(梁有《詔集》百卷,起漢訖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詔》三卷,《永初已來中書雜詔》二十卷。亡。)《宋孝建詔》一卷(梁有《宋景平詔》三卷,亡。)《宋元嘉副詔》十五卷(梁有《宋元嘉詔》六十二卷,又《宋孝武詔》五卷,《宋大明詔》七十卷,《宋永光、景和詔》五卷,《宋泰始、泰豫詔》二十二卷,《宋義嘉僞詔》一卷,《宋元徽詔》十三卷,《宋昇明詔》四卷,亡。)《齊雜詔》十卷《齊中興二年詔》三卷(梁有《齊建元詔》五卷,《永明詔》三卷,《武帝中詔》十卷,《齊隆昌、延興、建武詔》九卷,《齊建武二年副詔》九卷,《梁天監元年至七年詔》十二卷,《天監九年、十年詔》二卷,亡。)《陳天嘉詔草》三卷《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撰。梁有《漢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魏雜事》七卷,《晉諸公奏》十一卷,《雜表奏駁》三十五卷,《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羣奏》二十二卷,《晉金紫光祿大夫周閔奏事》四卷,《晉中丞劉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馬無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諸彈事》等十四部。亡。)《雜露布》十二卷(梁有《雜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政道集》十卷《書林》十卷《雜逸書》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書》一卷,葛洪撰;《蔡司徒書》三卷,蔡謨撰;《前漢雜筆》十卷,《吳晉雜筆》九卷,《吳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書》八卷,晉左將軍《王鎮惡與劉丹陽書》。)《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誹諧文》三卷《誹諧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續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法集》百七卷(梁沙門釋寶唱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名文集》四十卷(謝沈撰。)《小詞林》五十三卷《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文海集》三十六卷(蕭圓撰。)《詞苑麗則》二十卷(康明貞撰。)《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獻賦集》十卷(卞鑠撰。)《百賦音》一卷(褚令之撰)。《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設論集》三卷(劉楷撰。)又五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謝靈運撰。)《制旨連珠》四卷(梁武帝撰。)又十一卷(陸緬撰。)《讚集》五卷(謝莊撰。)《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宋元嘉策》五卷《策集》六卷(謝靈運撰。)《七林集》十二卷(卞氏撰。)《俳諧文》十五卷(袁淑撰。)《弘明集》十四卷(釋僧祐撰。)《婦人訓誡集》十卷(徐湛之撰。)《婦人詩集》二卷(顏竣撰。)《女訓集》六卷《文釋》十卷(江邃撰。)《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命撰。)《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撰。)《齊釋奠會詩集》二十卷《文會詩集》四卷(徐伯陽撰。)《西府新文》十卷(蕭淑撰。)《詩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詩集》二十卷(宋明帝撰。)《詩集抄》十卷(謝靈運撰。)《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詩集》二十卷(劉和撰。)又一百卷(顏竣撰。)《詩例錄》二卷(顏竣撰。)《詩英》十卷(謝靈運撰。)《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詩林英選》十一卷《類集》一百一十三卷(虞綽等撰。)《詩續》十二卷又《詞英》八卷《六代詩集鈔》四卷(徐陵撰。)《歌錄集》八卷《樂府歌詩》十卷《太樂歌詞》二卷《樂府歌詞》十卷《樂府歌詩》十卷《三調相和歌詞》三卷《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撰。)《集林》二百卷(劉義慶撰。)《集鈔》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僧僧祐《法苑集》十五卷又《弘明集》十四卷。

又《藝文志四》謝沈《名文集》四十卷(梁昭明太子)又《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小辭林》五十三卷《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蕭圓《文海集》三十六卷康明貞《辭苑麗則》二十卷庾自直《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宋明帝《賦集》四十卷卞鑠《獻賦集》十卷《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雜碑文集》二十卷劉楷《設論集》三卷謝靈運《設論集》五卷又《連珠集》五卷梁武帝《制旨連珠》四卷陸緬注《制旨連珠》十一卷謝莊《讚集》五卷《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宋元嘉策》五卷又《元嘉宴會游山詩集》五卷卞氏《七林集》十二卷袁淑《俳諧文》十五卷顏竣《婦人詩集》二卷殷淳《婦人集》三十卷江邃《文釋》十卷顏延之《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敕撰。)《齊釋奠會詩集》二十卷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蕭淑《西府新文》十卷《新文要集》十卷宋明帝《詩集新撰》三十卷《詩集》二十卷《謝靈運詩集》五十卷又《詩集鈔》十卷《詩英》十卷《七集》十卷《劉和詩集》二十卷《顏竣詩集》一百卷許淩《六代詩集鈔》四卷《詩林英選》十一卷

虞綽等《類集》一百一十三卷　《詩續》十二卷　《詩錄》二十卷　《文苑詞英》八卷　徐陵《六代詩集鈔》四卷　宋臨川王義慶《集林》二百卷　丘遲《集鈔》四十卷

《郡齋讀書志・釋書類》《弘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祐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集之成此書。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三謝詩》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三謝詩》一卷，集謝靈運、惠連、玄暉（詩）。《中興書目》云唐庚子西。《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集謝安而下子孫十六人詩三百餘篇。聞熙寧六年進士。序稱新天子即位丙寅之歲，蓋元祐元年也。《梁詞人麗句》一卷，唐李商隱集梁明帝蕭歸而下十五人詩并鬼詩、童謠。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五》《梁詞人麗句》一卷。《三謝詩》一卷。《謝氏蘭玉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八》唐庚《三謝詩》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三謝詩集》（一部二冊，闕）。《三謝詩集》（一部二冊，闕）。《陰何詩集》（一部一冊，闕）。

又卷一七　《宏明集》（一部四冊）。

《秘閣書目・文集》《三謝詩集》（二）。《陰何詩集》（一）。

又《佛書》《弘明集》（十四）。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陸謝詩集》。《陰何詩集》。《三謝詩集》。

《國史經籍志》卷二　《新錄樂府集》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三調相和歌辭》五卷。《奏鞞鐸舞曲》二卷。《陳郊廟歌辭》三卷（徐陵）。《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

又卷五　《集林》三百卷（劉義慶集）。《集鈔》十卷（沈約撰）。《集鈔》四十卷。《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蕭圓集）。《巾箱集》七卷。《小辭林》五十三卷。《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集）。《西府新文》。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合刻《陰何集》一冊（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四　《六朝詩集》（共二十二家）。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陰何詩集》二卷，一本（抄）。

《也是園藏書目》卷七　《三謝詩集》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陰常侍詩集》一卷，《何水部詩集》二卷、集一卷。吾家所藏者二：一是舊刻，一是舊鈔。然總名曰《陰何集》。末載黃長睿跋語云：「得何遜舊集于春一明宋本，八卷特完，而此止三卷，其殆所云天福本歟。」

《季滄葦藏書目・延令宋板書目》《三謝詩》（一本）。

《傳是樓書目》卷三　《弘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三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陰鏗何遜集》一本（從元人抄本抄出，文文水跋原委甚詳）。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編。僧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唐書・藝文志》載僧祐《宏明集》十四卷。此本卷數相符，蓋猶釋藏之舊，末有僧祐後序，而首無前序，疑傳寫佚之。所輯皆東漢以下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於戒律，其說主於因果，其大旨則主於抑周、孔，排黃老，而獨伸釋氏之法。夫天不言而自尊，聖人之道不言而自信，不待夸、不待辨也。恐人不尊不信而譸張其外以彌繼之，是亦不足於中之明證矣。然六代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終勝庸俗緇流所撰述。就釋言釋，猶彼教中雅馴之言也。

又《總集類四・宋文紀十八卷》明梅鼎祚編。鼎祚所輯八代《文紀》，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晉而止。鼎祚歿後，應天巡按御史張煊、寧國府知府周維新始爲次第開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獨有煊及維新序。【略】其編纂之體，略同漢、晉。中間如廬山公九錫文和香方之類，鉅細兼收，義取全備。猶之鮑表頭賣子羽文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蕪累爲譏。惟宋公冊封九錫禪代諸文，既爲晉人所撰，自當附之於《晉紀》。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馬越女銘詞，雖發自宋年，而撰由晉代。附之簡末，尤無取義。是則編次之疎矣。

又《南齊文紀十卷》明梅鼎祚編。是集於酬答之文，參錯附錄，及誤載前代冊誥，與諸集略同，而體例尤爲叢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詔，乃《齊書》撮叙其事，而以爲詔詞。高祖與周盤龍第二勅、明帝手詔王思遠、皆只常言五字，但可存爲故實，豈宜目以文章。無姓名之文，例附於末，而魚腹侯子響

還本奏獨列於前。代擬諸作，例歸操觚之人，而褚淵《禪齊詔》、江淹《築壘敎》獨不畫一。曹景宗《與弟義宗書》，沈約《答陸厥、樂藹書》，猶曰人雖入梁，事關齊代。至於宋順帝《答誅黃回詔》，則《宋文紀》自爲一集，何以隔代闌入。若劉虬《答蕭子良書》已見二卷，又見六卷，失檢抑又甚矣。其間如高祖《與王彥之書》尺牘，誤以爲世祖；崔覺《與妹書》，尺牘誤以爲崔恭祖，亦間有小小駁正。然如黃回一人，隔數頁而重注。曹虎一人前注見北魏，而七卷之中乃別出曹虎之名，詳注爵里。矛盾者正復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備而存之耳。

《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編。是集採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書》、《南史》及諸家文集。故所錄不甚繁碎，考證亦頗精核。惟以後梁蕭歸退附外國之後，不與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矯詔入於簡文帝文內，亦非事實。他若梁武帝請謚答詔，不著其人，稍爲疎漏。《江淹集》作於齊代，割以入齊，《齊文紀》既已發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齊朝，以下作於梁世，但爲分注，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亂其例。然較他集終爲有條理也。

又《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敝。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張正見。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異代；或晚歸隋主，尚署前銜。鼎祚兼其前後諸作，割併於陳，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爲編次，苟闕其一代，則源流始末有所未詳，斯亦不得已之變例也。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遙。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撰。凡十篇。皆東漢以下，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辨難攻詰者，亦具載其往復之語。大旨斥道以尊釋，因併抑儒。

又《總集類·宋文紀十八卷》 明梅鼎祚編。宋文上承魏、晉，清雋之體猶存；下啓齊、梁，雕鏤之風漸盛。觀鼎祚所錄，可以見文質升降之轉關。

又《南齊文紀十卷》 明梅鼎祚編。是集於前後諸編之中，體例頗爲叢脞，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備而存之。

又《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編。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是集實四六之祖本。所錄以《梁書》、《南史》爲根柢，故體例不甚繁碎，考證亦頗典核。

又《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亦至陳而極弊。又享國日淺，文士或先仕梁朝，或後歸隋室，鼎祚割其前後所在，共歸此集，姑以備一代之數云。

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六《玉臺新詠與文選考異》 《漢書·藝文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隋書·經籍志》漢、魏、六朝各家集，今原書皆不傳，其藉以考漢、魏、六朝樂府詩歌，惟《昭明文選》及《玉臺新詠》二書而已。然二書亦有不同，所當考也。《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名氏，編在李陵之上。《玉臺新詠》枚乘詩九首，取「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俱在《十九首》中，惟「蘭若生春陽」一首，不在其數。至「冉冉孤生竹」、「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玉臺》列於「古詩」不云作者名氏。李崇賢《文選注》云「古詩」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今考《玉臺》取枚乘作，亦無「上東門」、「遊宛洛」之篇，則徐孝穆之選擇精矣。按《漢·藝文志》，枚乘有賦九篇。《漢志》歌詩，自高祖、臨江王及車忠數家外，皆以「歌詩」概之，即「雜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亦未標爲何人。此八首，徐陵以爲枚乘作，非無所據。昭明則存疑耳。《文選》蘇武「雜詩」四首，《玉臺》取「結髮爲夫婦」一首，標題曰《留別妻》。《文選》班婕妤《怨歌行》，《玉臺》作《怨詩》，多《序》「昔漢成帝」二十六字，則後人所加，非原詩所有。《藝文類聚》亦云「班婕妤《怨歌行》」與《文選》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班婕妤作賦及紈扇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爲婕妤怨也。《文選·飲馬長城窟行》，無名氏；《玉臺》以爲蔡邕；《藝文類聚》樂府古詩《飲馬長城窟》，亦無名氏；郭茂倩《樂府解題》云：「古詞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辭」；宋《蔡中郎集》十卷，《外紀》一卷，取此詩入《外紀》，蓋歐陽靜據《玉臺》以採之耳。《青青河畔草》，《文選》、《玉臺》俱作「河邊」，《藝文類聚》本作「河畔」。「誰肯相爲言」，《文選》、《玉臺》俱作爲李注，皆不能爲言也，《藝文類聚》作「相與言」，則字句小異耳。張衡《四愁詩》，《玉臺》無序，《文選》有序，但序非衡所自作。豈有爲相，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乃編集者約舉史辭，序言「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而史

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按：順帝陽嘉四年，改永和。衡本傳，陽嘉中還侍中，永和四年卒。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文選》注曰：「陽嘉元年，爲河間相」，更誤也。《玉臺》魏武帝樂府《塘上行》，此標題最確。此詩爲武帝作。好事者增入「甄皇后造」四字，於是《玉臺》有作魏文帝者，有作魏文帝甄皇后者。《文選》陸機《塘上行》李善引《歌錄》曰：「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考沈約《宋書・樂志》《塘上行》歌魏武帝《蒲生》曲所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即此曲中語。休文作史志，必有依據。不取鄴都故事》之雜說。至曹子建「浮萍寄靑水」一篇，即「和武帝作」。黃初二年甄后賜死之時，即灌均希旨之日。文帝日以殺植爲事，敢和甄詩以速禍耶。《鄴都故事》云「甄后賜死臨終爲詩」。此事陳壽《魏志》本傳所無，裴松之注采掇極博，亦無此詩。梅鼎祚《古樂苑》疑詩中「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非臨終詩。按：此詩云「結髮辭嚴親」，更與甄氏先嫁袁熙，後爲文帝納不類。謝靈運《山居賦》唐上奏而舊愛還」，自注：「唐上奏《蒲生》詩，感物致賦。」亦不云甄作。況其末四句曰：「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甄后居鄴，何得云「邊地」，又何爲有從軍之語耶？元左克明《古樂府》依《宋書》題爲魏武是也。曹子建《明月照高樓》一首，《文選》云《七哀》，《玉臺》云《雜詩》，《藝文類聚》列於「閨情」，郭茂倩《樂府解題》列於「相和楚調曲」題曰《怨詩行》，引《古今樂錄》曰：《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宋書・樂志》，《怨歌行》（七解），晉曲所奏。「賤妾常獨棲」下，多「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二句；「濁泥」下多「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墜不能止」四句；「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作「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君若清路塵，作「君爲高山柏」；又「賤妾當何依」下，多「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六句。至若「客子妻」，一作「宿子妻」；「孤妾」，一作「賤妾」，則字句之異耳。曹子建《微陰翳陽景》，《文選》作「情詩」，《玉臺》作「雜詩」；《美女篇》，《文選》「柔條」，《玉臺》作「長條」；「珊瑚閒木難」，與「求賢良獨難」，「難」字重韻。宋王觀國《學林》引古詩「蟋蟀傷局促」，又云「絃急知柱促」兩押「促」字；曹子建《美女篇》一篇押二「難」字；兼引謝靈運《述祖德詩》「展季救魯人」，又云「厲志故絕人」，陸士衡《擬古詩》「思君徽與音」，又云「歸雲難寄音」；阮籍《詠懷》「磬折忘所歸」，又云「中路將安歸」爲證。《太平御覽・南越志》「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多珍之，引曹植樂府詩「珊瑚閒木難」，是。各本皆作「木難」。馮己蒼《玉臺》本作「珊瑚閒朱顏」以避「難」字，宋永嘉陳玉父《玉臺》本作「木難」與《文選》同。乃知作「朱顏」者，妄改耳。《西北有織婦》作《雜詩》無異也。其餘各家詩，有《文選》多而《玉臺》少者，《文選》曹子建樂府四首，《玉臺》惟有《美女篇》；《文選》阮籍《詠懷》十七首，《玉臺》惟有「二妃遊江濱」、「昔日繁華子」二篇；《文選》潘岳《悼亡》三首，《玉臺》無「曜靈運天機」一首。《文選》陸士衡樂府十七首，《玉臺》惟有《豔歌行》、《前緩聲歌》、《塘上行》三首；《豔歌行》，《文選》作《日出東南隅》；《文選》，江文通《雜詩三十首》，《玉臺》惟有古體，即《古別離》、《班婕妤》、《張司空離情》、《休上人怨別》四首。有《玉臺》多而《文選》少者，魏文帝樂府，《玉臺》二首，《文選》惟有《燕歌行》；張華《情詩》，《玉臺》五首，《文選》惟有「清風動帷簾」、「遊目四野外」二首；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詩，《玉臺》四首，《文選》惟有「悠悠君行邁」、「浮海難爲水」二首；劉鑠《雜詩》，《玉臺》五首，《文選》惟有「擬行行重行行」、「明月何皎皎」二首；鮑昭《雜詩》，《玉臺》九首，《文選》惟有「翫月城西門」、《白頭吟》二首；謝朓《雜詩》，《玉臺》十二首，《文選》惟有《爲和王主簿怨情》一首。至於《文選》謝惠連《七月七日夜牛女》，《玉臺》作《七月七日詠牛女》，《文選》顏延年《秋胡詩》一首，分九段，《玉臺》作九首；石崇《王昭君辭》、陶潛《擬古詩》，則《文選》、《玉臺》相同。如此之類，不復贅也。《玉臺》宋陳玉父本爲佳，紀容舒有《玉臺新詠考異》，《文選》宋尤延之本爲善。胡克家有《文選考異》，然二書如金海玉淵，汲引不竭也。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宏明集》十四卷（藍絲闌鈔本，卷首有「天一閣」、「古司馬氏」二圖章），梁釋僧祐撰。

又卷四之二　《陰常侍集》一卷、《何水部集》三卷（刊本）。梁陰鏗、何遜撰。陰集載小傳一篇，何集載《南史》傳一篇。吳郡韓椿繕寫，後有黃伯思跋。

又卷四之三　《三謝詩集》一卷（刊本）。唐張子西輯。序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合六十八篇，爲《三謝詩》。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宏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編）。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板書目》《三謝詩》。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三謝詩一卷(宋刻本)》。郭氏木葉齋鑒定宋本。(在卷首)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書，康熙壬辰九月蔣杲錄。郡中賜書樓蔣氏，余素聞其有宋刻《三謝詩》。去秋向主人索觀，以贋本相混。其眞本，則未之見也。今乙卯五月書友呂邦惟攜此宋刻來，楮墨古雅，洵宋刻。中上駟卷端有「郭氏木葉齋覽定宋本」九字，不知誰何所書。卷末有蔣篁亭墨跡數行。叙述是書原委頗悉，蓋其爲篁亭所藏，子孫故秘不肯出。而茲忽介書友以示余者，殆將求善賈而沽諸乎？問其直，果索白金十六兩。中人往反三四，而始以每葉白金二錢易得，宋刻之貴至以葉數論價，亦貴之甚矣。顧念余生平無他嗜好，於書獨嗜好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無不致之以爲快。矧此書世間罕有，存此宋刻，差足自豪。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勿校耳，豈特也是翁宜有是言哉。至於是書爲唐庚子西所集。《通考》據《中興書目》云。然近時大興朱竹君曾得宋刻，詫爲希有，舉以告五柳居陶君廷學曰：「此宣城本也。」余從廷學子蘊輝得是言并誌之，以傳信於後。乾隆六十年六月四日，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七年歲在壬戌，九月五日檢書及此，其去前跋時已閱七載矣。回憶乙卯被災，此書亦在危急之中，卒賴神物護持得以無失墜。展卷之餘，喜懼交并。此書不特宋本可寶，且有前賢手澤存焉。近作再續得書十二圖，以此列入，名曰：三徑就荒。蓋猶不忘篁亭之遺也。蕘翁又識。(均在卷末。)

《抱經樓藏書志・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自序曰：余所集《宏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宏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途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宏明」。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釋家類・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撰。明支那刊本，雍正十三年藏經館重刊龍藏本。　(續錄)釋家十三部，明有南北藏支那三本，後不更注。明萬曆丙戌汪道昆刊黑口本，宋崇寧三年刊福州東禪寺藏本。明鈔本。四部叢刊本。集內有後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孫星衍錄出，刊入平津館叢書，題牟子一卷。　(續錄)子書百種本。

又《總集類・三謝詩一卷》　宋唐庚輯。有明馬汝戴仿宋淳熙刊本。《曝書亭目》有《六朝詩集》一百十四卷，二十四冊。嘉靖壬子慈谿張謙彙集。《梁帝王合集》三十八卷。明葉紹泰重編。振綺堂有舊刊本。閻光世原編，多刻數家。

又《宋文紀十八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又《南齊文紀十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又《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又《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楹書隅錄》卷五宋本《三謝詩》　一卷一冊。【略】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卷末有「嘉泰甲子郡守譙令憲重修」一行。旁書「宋甯宗嘉泰四年」七字，亦篁翁筆也。有「臣指生宋本思學齋包南咸印」、「邵彌僧彌士禮居藏」、「復翁黃印丕烈蕘翁」、「憲堂秋浦汪憲堂印」、「平陽汪氏藏書印」、「汪士鐘印」、「閬源眞賞」各印。

《萬卷堂書目》卷四　《陰何詩集》一卷，陰鏗、何遜。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二《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明鈔釋藏本)》　梁釋僧祐撰。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所輯自東漢以下至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於戒律，其說主於因果，大旨則獨伸釋氏之法。六代遺編，此爲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世無專集者，頗賴以存。卷數與《唐書・藝文志》合。四庫著錄本，僅有祐自撰後序而無前序。諸家所藏皆然。此從明釋藏中鈔出，猶存前序，云：祐以末學，志深宏護，靜言浮俗，憤慨於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明篇，總道俗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四卷，卷角注釋藏字號。

《儀顧堂題跋》卷九《宏明集跋》　《宏明集》十五卷，梁釋僧祐述。明萬曆支那本，顧千里以《釋藏》本校過，《藏》本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支那本皆削之，又改每篇標目，上目下名，如時文之式，顧氏詆之當矣。惟劉君白當爲劉善明之字，故《藏》本一則曰「劉君白答」，再則曰「劉君白重答」，與全書一律，顧氏謂「君白非字，以君代名」，則「白」字又作何解？名善明而字君白，其義相通，史《善明傳》不箸其字，缺也，《藏》本標目，皆箸作者之字，支那

本改書名，不悟君白之即善明而獨書其字，未免自亂其例耳。

《皕宋樓藏書志・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

又《宏明集十四卷（顧千里校本）》 梁釋僧祐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釋家類・弘明集十四卷》 末有僧祐後序而首無前序，疑傳寫佚之。

周煥文《六朝詩集題誌》（《六朝詩集》扉頁） 同治丙寅隨侍先子於華亭幕中，購得明板綿紙《六朝詩集》廿二冊，以地支編次而並無目錄。卷首有明陝西按察司副使武進薛仲常序，亦未言何人纂輯。【略】四庫及各家藏書目錄均未見收此本，使人無從竟其原委。是書係梁武帝集一卷、梁簡文帝集二卷、梁宣帝集一鉏、梁元帝集一鉏、後周明帝集一卷、陳後主集一鉏、隋煬帝集一卷、陳思王集四卷、阮嗣宗集三鉏、嵇中散集一鉏、陸士衡集七卷、陸士龍集四卷、謝康樂集一卷、謝惠連集一鉏、謝宣城集五鉏、江文通集四鉏、鮑明遠集八鉏、劉孝綽集一卷、劉孝威集一鉏、沈休文集一卷、何水部集二卷、陰常侍集一鉏、王子淵集一鉏、庾開府集二卷。終鉏既有陳思王，何以僅言六朝？即言六朝則六朝可採者尚多，何以僅此二十四家？均不可解。依前說論之，或係不全之書，乃十二冊板印。隸字舊籤尚存：子籤下半條載明梁武帝梁簡文帝，卯籤下半條載明阮嗣宗嵇中散，午籤全條載明謝康樂謝惠連謝宣城，未籤載明江文通，申籤載明鮑明遠，酉籤下半條載明劉孝綽劉孝威沈休文，戌籤載明何水部陰常侍王子淵，亥籤載明庾開府：均與原本相符；又有並非板印楷字補籤，寅辰二條，寅籤寫陳思王、辰籤寫陸士衡，亦與原本符合，其遺失籤條之丑、巳二冊可以類推其爲全本矣。書既完璧，紙板亦可寶貴。爰偕弟功甫抄闕補破，重訂而藏之。又按：張天如《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未收者，如梁宣帝、後周明帝、陰常侍等家，則此冊又可補張書之不足，存名作之遺文。即兩書皆收者亦可互相考訂，誠藝林不廢之書，世間罕覯之本，讀者珍之。光緒辛巳春日吳江周煥文誌於夔門守廨。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三 《弘明集》第四卷。（梁釋僧佑撰。）北宋刊本（宋崇寧三年刻福州東禪寺藏本）。經摺本。半葉六行，行十七字。首有題識三行云：「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明收印經板頭錢，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閩郡官僚同資祿位，雕造大藏經印板，計五百餘函。時崇寧三年六月日謹題。」標題下注「集」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釋家類・（宏）（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撰。《釋家十三部》，明有南藏、北藏、支那三本。後不更注。　明兩宏明本。　萬曆丙戌汪道昆刊黑口本。　（附）雍正十三年新藏本。（邵氏）（補）明萬曆十四年汪道昆刊本，十行二十字，大黑口，左右雙闌。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中。　日本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十二行十七字。版心編號始「集」終「墳」，沿藏本之舊。

又《總集類・（增）三謝詩一卷》 宋唐庚集。宋刊本，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卷中有「嘉泰甲子郡守重修」云云，所謂宣城本者是也。　又有明刊本。　（補）宋本《三謝詩》爲聊城楊氏海源閣舊藏，近爲日本滿鐵大連圖書館收去。日人橋川時雄已影印。

又《宋文紀十八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

又《南齊文紀十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

又《梁文紀十四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

又《陳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

總集

文選

論述

蕭統《文選序》(《文選》卷首)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咏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 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於取捨，非無舛謬。至如王中書「霜氣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則使氣飛動，後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義之眉首。棄而不紀，未見其得。

李善《上文選注表》(《文選》卷首)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鞏帨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

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蔽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

王昌齡《詩格》（**《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雜詩者，古人所作，元有題目，撰入《文選》，《文選》失其題目，古人不詳，名曰雜詩。

杜甫《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杜詩詳注》卷一四**）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又《宗武生日》（**《杜詩詳注》卷一七**）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樊汝霖曰（**《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四引**）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邦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二《語資》　（李）白前後三擬詞選（《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

陸龜蒙《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於千字提奬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申酬謝》（**《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　因知昭明前，剖石呈清琪；又嗟昭明後，敗葉埋芳蕤。

李匡文《資暇集》卷上《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慇懃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不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云：「《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鱠」耶。況此篇全說殽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鱠」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鷄耳。其改字，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貫有異同，改其字，卻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姚鉉《唐文粹序》（**卷首**）　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

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元獻遺文補編》卷一**）　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

王得臣《麈史》卷中《論文》　李善注《文選》最爲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蘇軾《答劉沔都曹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等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

又《題文選》（《蘇軾文集》卷六七）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又《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又《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敍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敍，故云「間遼則音庳」。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郭思《《瑤溪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杜少陵四》引） 子美教其子曰：「熟茲《文選》理。」《文選》之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呂南公《復傅濟道書》（《灌園集》卷一二） 蕭統所集，繆多而是少，如王儉、任昉之作，祇以污人耳目。濟道讀而擇之，老氏師資資之論，可以爲喻矣。

尤袤《宋刻〈文選李善注〉原序》（《文選》卷首） 貴池在蕭梁時寔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袤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二（《丹陽集》卷八） 昭明太子指《閒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武末途沈湎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略】其後如陸機之《閒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

王觀國《學林》卷七《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因以諷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

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逡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莞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爲《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爲《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爲《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于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矍然而哈」，終「魏國先生有睟其容」，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愧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爲《三都賦序》，昭明太子析而爲《蜀都》、《吳都》、《魏都》三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惟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又《古賦序》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籍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玄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鵩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又《甘泉賦》 《前漢・揚雄傳・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瑀。」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之壁。」《文選・甘泉賦》曰：「壁馬犀之瞵瑀。」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于此宮，以碧爲葉，青葱色，又作碧馬犀牛等物爲飾。」觀國按：《書》作壁馬犀，《文選》作壁馬犀，蓋壁、璧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訓之，在《漢書》則訓爲殿壁，在《文選》則訓爲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軼北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瑀。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壁馬犀爲璧玉之璧，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曰：「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軼北而亡垠。」然後言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賦句之義，于此判矣。按：《甘泉賦》字不同者亦多，《漢書》曰「不可乎疆度」。《文選》「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固眇眇」，《文選》曰「魂眇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薌吠肸以掍根」，《文選》曰「薌吠肸以掍批」。《漢書》曰「惟弸張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鉤繩」。《文選》曰「惟弸張其拂汨兮」，「王爾投其鉤繩」。《漢書》曰「鸞鳳紛其御蕤」，《文選》曰

「鸞鳳紛其銜蕤」。《漢書》曰「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文選》曰「玉女亡所眺其清瞳兮」。《漢書》曰「隆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他皆可以假意而讀，惟璧、璧不可假意通用，而注釋者又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又卷八《蹈襲》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恥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觀國按：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考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至《丙辰歲下潠田舍穫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遂以為誠然。蘇子瞻《次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有不必循者。【略】王羲之《蘭亭序》亦文之可喜者，而不入《文選》，或者謂《序》用天朗氣清，乃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為重疊，故為蕭統所不取。觀國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統掄訪未盡耳。前人雄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惟《蘭亭》而已哉！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以風為潤矣。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哉！」不當謂地為高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謂耳為明矣。或者之謂，不攻自破。

《曾季貍《艇齋詩話》 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

又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略】《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

又 王雱云：「作文字易，識文字難。刪《詩》定《書》，須仲尼乃可。」蕭統《文選》之有不當，又何怪也。

《雪浪齋日記》（《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下》引）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苕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為是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又卷三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欽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檮杌》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衮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又卷一六《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略】皆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復，于是乎有餘味矣。

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至傅方發明其意，以為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閑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予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唐士恥《梁文選序》（《靈巖集》卷三） 《文選》者，梁昭明太子統所集也。維統心明才通，好古不倦。凡百謙冊，既輯既繹。載念辭華之作，由屈《騷》而

下，浩若烟海，雜然並陳。遴擇之功弗加，則黑白甘苦混爾一區。孰取孰舍，雖皓首窮年，曷克殫究？後學來者何所矜式，是用極耳目之廣，盡權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編之書，凡三十卷，詔諸不朽，不可無述也。二氣絪縕，太和保合。靈而人，秀而文。經綸乎事業，發揮乎天人。崇庫間陳，醇駁互見，未易一概言也。續學種文之士，儻將淹今古而觀之，則必有去取焉，有褒貶焉，有明而無厚也，有決而非同也。海納川涵，蓋所未暇，而採摘孔翠，拔擢犀象，吾亦於其善者而已矣。由屈平以來，更秦越漢，分裂之邦，離合之統，上下數百載，代不乏人。發于情性，見之事緒，揭爲世用，形諸筆舌者不知其幾也。若大若小，或淺或深。博若摯虞，不過爲之流別而已，他未暇也。統也帝王之英，精懋墳典，博望名苑，聚書幾三萬卷。一時俊乂之流，網羅無遺。朝慮夕講，孜孜不忘。聚古作而耕獵焉，討論之力既加，薈萃之功益著。月異而歲不同，以成章告，曰賦、曰詩、曰騷、曰七，吟詠情性之作四焉。曰詔、曰冊、曰令、曰敎、曰文，上之訓下四焉。曰表、曰上書、曰啓、曰彈事、曰牋、曰奏記，下之事上六焉。曰書、曰移、曰檄、曰對問、曰設論，敵以下一往一來者四焉。曰辭以陳意。曰序以述事。曰頌、曰贊、曰符命以稱美。曰史論、曰史述、曰贊以評議古昔。曰論以析理精微。曰連珠以駢儷對偶。曰箴、曰銘以自儆。曰誄、曰哀、曰碑文、曰墓誌、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以厚終。始於班孟堅《兩都賦》，終於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凡三十有七種。而賦詩之體不與焉。由梁而上，異篇名什，往往而在，統之志勤矣。艷高屈、宋，香濃班、馬，而今而後，吾知所從事矣。音則蕭該、僧道淹、公孫羅、許淹、曹憲；注則李善、公孫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其訓義日以宣明。孟利正、卜長福之《續文選》、卜隱之《擬文選》，瞠若乎其學步矣，徐堅《文府》選云乎哉。韓愈以文鳴而高許。杜甫實詩人之雄也，其訓子乃曰：「熟精《文選》理」，則統也其可閒諸，《選》也其可忽諸。

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肅，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又卷八《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爲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己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臣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又卷一一《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尚書爲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荊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啟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嚴廊股肱之寄。」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雉）

眞德秀《文章正宗綱目》　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

堙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由今眡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

張端義《貴耳集》卷中 《文選》，昭明太子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移其志於《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之名者，皆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靈運輩，嘗讀其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騷》，有《山鬼》、《國殤》，良可哀也。

黃震《黃氏日抄》卷三八《作文》 陶淵明詩平淡自豪放，李太白豪放，亦有雍容和緩處，終始學《選》詩。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李賀較怪，不如太白自在。玉川子雖險怪，自有混成氣象。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蘇、黃只是今人詩，然蘇才豪，一衮說盡；黃費安排，巧好無餘，自成一家。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大。今人多學山谷詩，然又只學得不好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知學好底，便學得十分好，把做甚麼用？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少陵詩言文選》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鄭思肖《文選閣圖》（《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 太子奢華能幾年，盡將春夢付荒烟。錯聽古調一兩拍，空嗅斯文數百篇。

張之翰《登池州文選閣》（《西巖集》卷一） 想當作《選》初，羣籍總在茲。朝讎與暮校，有物陰扶持。秀山爲筆峰，清溪爲硯池。削除月露章，洗滌風月辭。文勝理亦勝，然後不棄遺。復得六家注，永爲百代師。

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三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略】蕭氏《文選叙》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代）（戊）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先矣。

蔡寀之《碧湖雜記》「五臣注《文選》」（存目）

王義山《乾坤清氣詩選跋》（《稼村類稿》卷一〇） 作詩難，選詩尤難。【略】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錄；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一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閑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又卷九 開元間，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學。今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劄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攪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攪也。

劉壎《隱居通議》卷一三《文章一·古今類編》 《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入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乃創立一名曰此爲「選體」，尤非確論。

韋居安《梅磵詩話》卷上 晁文元《隨因紀述》云：「晉右將軍王羲之，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所作會於蘭亭曲水序，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其語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獨不收，且謂梁昭明太子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余謂或者以『絲竹管絃』語重複，『天朗氣清』非上巳日景象，《文選》遂不收入。」今晁公議論如此，則知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況「絲竹管絃」《前漢·張禹傳》已有之；輕清爲天，謂上巳日也，「天朗氣清」亦何害？姑以此備識者詳覽。

白珽《湛淵靜語》卷二《文選學》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巾《頭陀寺碑文》：「曾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

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

吾丘衍《閒居錄》　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並觀，則無宏大之氣。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

陸友《研北雜志》卷上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眞爲江左第一。意其爲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叙》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淵明《游斜川》亦悼念歲月卒之縱情忘憂，乃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虞集《國朝風雅序》（《道園學古錄》卷三二）　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

謝肅《選詩補注序》（《密菴稿・文稿》庚卷）　詩於周爲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爲楚人之辭，又下此爲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略】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之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乎刪校之法，而諸家之注果能合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況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以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無注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蓋有五焉：夫叙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乃以篇什係焉，使有可考，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萃然完美，足爲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眞氏則以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爲精審矣。今所簡拔爲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後振，三也。而《補注》凡例，蓋倣乎《詩》、《楚辭》之注，用之韻補，以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群籍，以白其事實；繹之議論，以融其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著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提要鈎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之名物，凡有見於詠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說，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爲書之可傳也。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跋涉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爲再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觀世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爲之痛惜而深悲也。而讀《選詩補注》者，蓋亦不可以不知，因幷書以存。

何喬新《文選樓》（《椒丘文集》卷二三）　漢江綠遶南雍州，敗瓦頹垣江上頭。羌兒牧豎笑相語，云是昭明文選樓。昭明好學無與比，鬬雞肯效諸王戲。古今作者浩如煙，欲選雄渾垂萬世。旁搜陶謝曹劉詩，細閱班揚賈馬辭。明珠溢目取照乘，夷玉在序收懸藜。江離沅芷萃靈囿，亦有殷彝及周卣。誰云小兒強解事，作者藉之傳不朽。江陵典籍亦已多，七官文字勤搜羅。當時不作選萃計，化作飛烟奈爾何。

王廷相《廣文選序》（《王氏家藏集》卷二二）　梁昭明太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爲近古，然法言大訓，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詞人藻客，久爲慨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

楊慎《蘭亭記》（《升菴集》卷五三）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且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又《升菴詩話》卷五《杜詩本選》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又卷一三《學選詩》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選》詩，後漸放手，初年甚精細。

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上　古樂府詩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言之，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是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是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喻之言耳，非眞烹也。五臣及劉履皆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邪？

邵經邦《藝苑玄機》　蕭梁《文選》詩，訓釋多無益。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又卷三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乏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苟求風力遒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

王文祿《文脈》卷二　《昭明文選》，唐初最尚也。曰：「《文選》（濫）〔爛〕，秀才半。」至宋廢之，文日卑矣。姚鉉《唐文粹》欲倣之，不能匹也。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　簡文稱許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而昭明未選一首。稱者過耶，選者不及耶？

又　仲宣《雜詩》五首選一首，與四首工拙殊別，謂昭明採拾未精，亦憒憒。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絲竹管絃》　人皆以梁昭明不錄《蘭亭序》，以爲在「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之句。夫「後堂理絲竹管絃」，《漢書・張禹傳》亦載之，似未足以病文也。嘗謂《文選》必有所主，及閱《五代新說》，載昭明性愛山水，游圃泛舟。舟人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詠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慚而止。」乃釋千古之疑。蓋崇山曲水，清響娛人，果何必絲竹管絃也哉。《文選》之不取，信在于此。乃昭（民）〔明〕之心，素所不欲。後世凡以鼓吹遊山者，誠可謂殺風景也。戒之，戒之。

又卷五《詩談初編》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學子業者，即謂之秀才。至於《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況能爛其書、析其義乎？雖謂之蠹才可也。

王世貞《唐詩類苑序》（《弇州山人續稿》卷五三）　詩而以類稱者何昉乎？昉自梁蕭統氏。統之類也，大較則文據十之八，而詩僅得一二，普通以後，弗之及已。天監之前，倦于采而勤于汰，識者往往遺憾焉。

又《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三　《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

張鳳翼《談輅續》（《處實堂續集》卷四）　予纂《文選注》既成，客有持示一貴游。貴游初不知爲何書，及閱其目云：「張君誤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歸，以語予。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不失笑。

又《宋板文選跋》（《處實堂續集》卷一〇）　予嘗見此書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文敏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其紙墨精好，神彩煥發，令人不忍去手。且其間有趙文敏手識數語，則知此書嘗入松雪齋中。夫先後二百年而遙，而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文選》之爲文也，固自有宿緣耶？予穉歲購得一部，爲黃勉之先生家物，與此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後。後有景石子題字，紙墨不及此遠甚。今已爲好事者易去，不復得與相較，然大都知其不相及也。夫一梓印出，且相懸如此，矧後之翻板者耶。近留意選學，將纂諸注，聞此書已歸雲間。因遣人借留案頭，校對月餘，遂識歲月歸之，亦俾好事儒者知所珍重云。

郭子章《豫章詩話》卷一　陶彭澤《閑情賦》，蕭昭明云：「白璧微瑕，惟《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昭明責備之意，望陶以聖賢。而東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猶可言，宋則非陶所願學者。東坡一生不喜《文選》，故不喜昭明。

王世懋《藝圃擷餘》　六臣注《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注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賚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揚婉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

詩》「清揚」，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王、謝江左並稱。諸謝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大令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閣筆而取適罰觥，即非才具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樂、宣城輩當此興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已耶。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一《孟浩然詩出文選》　孟浩然詩，無一語不出《文選》。觀其集中，如「脈脈不得語」、「漆園有傲吏」、「有客款柴扉」、「身世兩相棄」、「寶劍直千金」、「陳平無產業」、「知音世所稀」、「感念同懷子」、「空床難獨守」，皆全句祖襲；如「日夕望三山」、「百鎰罄黃金」、「翠羽戲蘭苕」、「緣源殊未還」、「出自平津邱」、「故林日以遠」、「清風松下來」、「森森兩足垂」、「輕舉振六翮」，皆止更易一字。其採用三字如「石下潭」、「嫫中畫」、「蒼梧野」、「楓樹林」之類；二字如「限隩」、「豁險」、「偃曝」、「溟漲」、「八解」、「四禪」之類；故實如「觀濤」、「吊屈」、「雲夢」、「田孤」、「嶼詩」之類，尤未易悉舉。蓋唐人重《文選》學，平日口誦心惟，直與冥會，流出筆端，絕不見痕迹，澹宕疏秀，卓然成一家言，與活剝李賀、拆洗杜陵者，正自不同。余欲取《文選》注浩然詩句爲證引，以見其所從來，未暇成也。

又卷二《採用詩題》　孟浩然讀《選》詩，題中字面亦不放過，往往採以入詠。沈休文詩題有《早發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浩然詩「定山既早發，中流見底清」、「江入新安清」，皆用之。謝靈運詩題有《登池上樓》、《登江中孤嶼》，浩然詩「應閒池上樓」、「孤嶼共題詩」皆用之，與李太白詩「可見羊何共和之」，亦用靈運詩題全句。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八　五言古，靈運諸子於古體既亡，李、杜二公於唐體爲純。靈運諸子體亡而或以爲至，至李、杜二公體純而或以爲不及，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王元美云：「《選》體（《選》體者，昭明選詩之體也。今人例謂唐人五言古爲《選》，非矣。）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今無論其體製，即靈運拙句，（摘見靈運論中。）醜惡實具，元美豈皆視爲雅語耶。大抵國朝人之失，在宗六朝而後唐人耳。

又卷三六　六朝如《昭明文選》、徐陵《玉臺新詠》等，詩體雖有盛衰，而別無蹊徑，選者又皆名士，故其詩無大謬。唐、宋詩體既淆，而蹊徑錯出，選者又非名流，故其詩無可傳，學者斷不可以爲典要也。　梁《昭明文選》自戰國以至齊、梁，凡騷、賦、詩、文，靡不采錄，唐、宋以來，世相宗尚，而詩則多於漢人樂府失之。又子建、淵明，選錄者少，而士衡、靈運，選錄最多，終是六朝人意見。且漢、魏、六朝，體製懸絕，世傳《文選》以類分，而不以世次，非昭明之舊。（說見《十九首》論中。）今人知學《選》而不知辯，故其體不純耳。譬之學古帖者，於鍾、王、歐、虞、褚、薛諸子，亦須各辯其體，學鍾不宜雜王，學王不宜雜歐、虞、褚、薛也。故學詩者，苟欲自成其家，必先於古詩定其世代，憲章漢、魏，取材六朝，而一歸於自得，庶可集其大成，初非雜用漢、魏、六朝而可集大成也。陸放翁言「文章最忌百家衣」，最是有見。謝茂秦謂：「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花香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醞。」此喻甚妙。予幼讀許少華世次《選》詩，因而有得。今世傳太白等集，以登臨、送別等爲類，而不以體分，其法本於《文選》，尤紊亂可憎耳。

王嗣奭《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記》，謂因「天朗氣清」似秋，「絲竹管絃」語複爲嫌，非也。昭明文專取華藻，而此記直寫胸臆，乃眞文章也，固非昭明所賞識。故朱子亦鄙薄《文選》爲文之衰，古人不蓄《文選》其亦有見于此耶？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在《選》中已是累句，至「舟還莊甚笑」、「水流孔急歎」、「逼迫聚離散」、「匹命無單年」、「懷賢敵爲利」、「貨農樓寂寞」、「惆悵徒深帷」、「天寒多辛苦」、「笞擊官有罰」、「秋螢扶戶吟」、「發興誰與歡」，使不讀全集，安知古人有此類哉。乃知昭明選詩，非直爲後學指南，寔多爲古人藏拙，其功大矣。蘇子瞻至比之五臣，甚矣，其謬妄狂竄也。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二一《品評中》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朱之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朱舜水先生文集》卷二五《批評一》）　春秋冬夏，俱足以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爲寶番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以世務攖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以活其機，行遊談笑以廣其趣，則晤言所疑，觸境所會，

無非古人之眞性靈、眞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人情好尚，世有轉移，千載悠悠，將焉取正？自梁以後，習尚綺靡，昭明《文選》，家視爲千金之寶，初唐以後，輒吐棄之。

支允堅《藝苑閒評》 王右軍蘭亭叙文，固自佳，然與《文選》并觀，無弘大之氣。昭明之不入選者，疑此也，非有他說。

張燧《千百年眼》卷七《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復矣。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爲定評。

程正揆《讀書偶然錄》卷二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于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人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叙耶？

賀貽孫《詩筏》 杜子美詩云「熟精《文選》理」，而子瞻獨不喜《文選》。蓋子瞻文人也，其源出於《國策》、《莊》、《孟》，而助以晁、賈諸公之波瀾，所浸灌於古者深矣。《文選》之文，自秦、漢諸篇外，其餘皆不脫六朝浮靡，其爲子瞻唾棄，無足怪者。若子美則詩人也，詩以《騷》爲祖，以賦爲爾，以漢、魏諸古詩，蘇、李、《十九首》，陶、謝、庾、鮑諸人爲嫡裔。子美詩中沉鬱頓挫，皆出於屈、宋，而助以漢、魏、六朝詩賦之波瀾。《文選》諸體悉備，縱選未盡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時，爛熟此書，而以清矯之才、雄邁之氣鞭策之，漸老漸熟，範我馳驅，遂爾獨成一體。雖未嘗襲《文選》語句，然其出脫變化，無非《文選》者。生平苦心在此一書，不忍棄其所自，故言之有味耳。今人以子美譽《文選》而亦譽之，以子瞻毀《文選》而亦毀之，毀譽皆在子美，子瞻，與己何與？又與《文選》何與哉。

朱鶴齡《愚菴雜著》卷四四《讀文選諸賦》 賦爲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比興不可兼賦。故《雅》、《頌》諸詩，凡春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賦名篇，而厥體莫盛于漢。孔穎達云：「賦以爲言鋪也，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爲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爲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京》，爲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制度壯麗，子雲故賦《甘泉》。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諫也。若太沖之賦《三都》，則于義何取乎？太沖，晉人也，作賦時魏鼎之遷久矣。《東京》鋪揚德業，以臣頌君，溢美無嫌；太沖生爲晉臣，而右魏以貶吳、蜀，已乖古義。況魏實涼德，豈炎漢之可方乎？若曰晉統承魏，右魏者爲晉地也，斯其識比之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不逮遠矣。愚嘗考其序，譏《上林》之引盧橘，《甘泉》之陳玉樹，《西都》之出比目，《西京》之游海若，方之玉卮無當，知其作賦之意，蓋主于稽土風，驗方志，侈學士之閱覽，成一家之著作，而于孟堅所云「抒下情以通諷諭」之指，則未有當也。後人以《兩京》、《三都》並稱，特體制相沿耳，豈可同日而論哉。

黃宗羲《明文案序上》《黃梨洲文集・序類》 《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吳淇《總論六朝選詩》《六朝選詩定論》卷二） 選詩而併錄梁，是梁人選梁詩也。選詩難少，選時人詩尤不易少。或識力所限，牽于愛而莫斷；又或爲勢之所迫，情之所礙，漫焉入選，終必至于穢濫而不傳。乃昭明世值崇文，作者林立，似可以多收；而此之所選，則詩止五十二篇，作者止七人而已。余服其能存實，服其能舍也。故唐人選唐詩，率本於此。夫詩至唐，已云極盛，而《才調集》外，《御覽》、《搜玉》、《篋中》等集，不踰百首，所收固如此之嚴。因悟《古詩十九首》乃漢人選漢詩也。或有疑其太少者，不知唐人選唐詩，每集雖百餘首，然其體則十數種。計一體所存，不過數首已爾，而古詩則止五言一體耳。至于十九不爲不多。又或以其缺姓氏而疑之，則唐人

《搜玉集》，姓氏皆後人所補。論詩不論人，《三百》之遺意也。徐陵《玉臺》所載十九首，作者姓名，如傅毅、枚乘，亦補之者也。陵去古未遠，當亦有見。然昭明與徐同時，而不補其名者，蓋十九首一氣貫串不可拆故也。由此觀之，詩之有選已肇于漢，不僅始于昭明。

尤侗《艮齋雜說》卷八　《蘭亭序》不入《文選》，或以「絲竹管絃」疊出，不知《東都賦》已有「布絲竹管絃曝煜」語，《張禹傳》亦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或以「天朗氣清」非時，則張衡賦「仲冬之月，時知氣清」，況暮春乎？褚爽《禊賦》云「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于通用，風搖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三月節爲清明，朗即明也，又何異乎？至文詞之妙過《金谷序》十倍。或以比之右軍亦自喜其然，豈其然乎？特其筆致高雅，迥非齊、梁習氣。故昭明不以入選，然蘭亭之帖摹寫千本，傳之百世，則何不以文傳而以字傳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　《選》體蘊藉方雅，須源于《毛詩》而出之。歌行宕往奇變，須源于《楚辭》而出之。

孫枝蔚《詩志序》（《溉堂集》卷一）　文之有選，自昭明始，遠自周室，迄乎本代，流惠唐人，功亦偉矣。而賢如李相，家無儲本，才如蘇氏，目爲小兒，豈不因其采華而忘實，以爲非志所關耶？

魏裔介《古文欣賞集序》（《兼濟堂集》卷三）　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騖詞華。

又《選詩選跋》（《兼濟堂文集》卷一五）（存目）

又《六朝欣賞集序》（畿輔叢書本《兼濟堂集》卷四）（存目）

又《樗林偶筆》卷二　余觀梁昭明太子所選詞賦詩文，皆有祿位之人也，布衣止一禰衡耳。布衣之能文者豈少哉，然見錄者少何也？或有文采而不能自見於世，或見之而人莫爲之稱述，則亦與蓬蒿俱沒耳。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曰：「閭巷之士，若此類名湮沒而不彰，悲夫。」又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士。名固不可忽也。」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　《選》詩「衣葛常苦寒，食梅常苦酸」，「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俱是格言。予幼有二語曰：「出路方知雨，行船始信風」，失之太樸。

又　昭明《選》亦以規格爲主，故不采《焦仲卿詩》；但錄《團扇》而不錄《白頭吟》，何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五《五臣》　丘光庭作《兼明書》，於經文注解謬誤多所駁正。其《闢文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爲乖疎，略舉數條，餘可三隅反也。郭璞《遊仙》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禮，琮璧必加束帛，珪璋可以獨行聘。《禮》曰：「珪璋特達，德也。」詩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也。阮籍《咏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延濟曰：「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味妍美，遂爲人所啗食。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而延濟不喻此意，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又謝宣遠《九日戲馬臺詩》引《月令》以證「霜降休百工」之句，謝康樂《初發石頭城》詩引《易》、《詩》以證「中孚貝錦」之句，皆有裨於後學。詳具本書。（按：《文選》三十卷，李善於顯慶三年表進者，號五臣注。呂延祚於開元六年又以呂延濟、劉承祖、張銳、李周翰、呂向、呂良等集注，并其字音六十卷表進者，號六臣注。光庭所駁，非五臣也。）

葉燮《選家說》（《已畦文集》卷三）　古文辭賦之有選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之《選》，其去取雖或未盡當，後人有訾之者，然其出乎一己之成見，初非有所附會。從實而不從名，而不以名假實。夫自周、秦下逮蕭梁，操觚之家當以萬計，昭明不求諸人而求諸文，因文以見人，而人可屈指數，文亦可屈指數，後世亦未嘗譏其不備也。自後唐、宋人，亦皆有選，率就文言文，未嘗於文之外別有所騖也。竊怪近今之選家則不然。名爲文選，而實則人選；文選一律也，人選則不一律也，或以趨附，或以希求，或以應酬交際。其選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於是文章多棄人，天下多棄文矣。吾願選古之家，自不能效法聖人，其亦不失昭明之意，斯亦可矣。

王士禛等《師友詩傳錄》（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歷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彼其括綜百家，馳騁千載，

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義以彙舉，事以羣分。所謂略其蕪穢，擷其精英；「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言之。蓋唐人猶有六朝餘習，故以《文選》爲論衡枕祕，舉世咸尚此編，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　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肇帨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馬東騫，煽風流於江左。誠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海也。然而聲音之道，莫不有理，闡理敷詞，成於意興。嚴滄浪云：「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宋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三復厥詞，周知祕旨，目無全牛，心無留義，體各不同，理實一致，採其精華，皆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於《選》，效法於唐。」馬伯庸曰：「枕藉《騷》、《選》，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選》爛，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二《綜論下》　《選》體如盛世士夫，精神肅穆，衣冠都雅，詞令典則，所以望之起敬。後來者各換粧束，各打鄉談，不妨自成一家，全無太平寬裕之象。雖韓、杜諸公，亦望而却步。　《選》體凝而不流，全在精神收斂，意思深沉，不然亦是死胚。　《選》體詩全要典重深厚，須以學力勝，枵腹掉筆者，遇此必不支。

潘耒《文選滿注序（代）》（《遂初堂集》卷六）　《文選》一書，昭明救文弊而作也。秦、漢以降，作者如林，雖風會遷流，體製不一，莫不本之以質，宣之以文，溫厚淳深，有典有則。江左稍尚華贍，下迨齊、梁，駢麗之習成，聲病之學盛，取青媲白，鏤葉雕花，日趨於纖艷，而古初渾樸之意盡失。昭明有憂之，於是芟次七代，薈萃羣言，擇其文之尤典雅者，勒爲一書，用以切劘時趨，標指先正，譬猶陳鼎彝於綺席之間，奏鐘呂於繁音之會也。跡其所錄，高文典冊十之七，淸辭秀句十之五；纖靡之篇十不得一，以故班、張、潘、陸、顏、謝之文班班在列，而當時有名文士若王筠、柳惲、吳均、何遜之流，槩從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見。世人不察，類以《文選》爲六朝駢麗之書，眞耳食之論矣。昔人爲學，有本有源，《文選》者，藝林之根柢，詞門之閫閾。唐人服習此書，不啻高曾規矩。卽退之、子厚卓然以古文自名者，其初亦熟精選理。自宋以後，此學遂衰。今之爲古文者，既侈言左、史、韓、歐，薄選體爲不足觀。而爲詞賦之學者，亦徒知拾徐、庾之糟粕，效溫、李之顰笑，求其淵源漢、魏，含吐風騷者，槩乎未有聞焉。空疎淺陋之弊，於何救之，亦救之以昭明之書而已。

又《明文英華序》　文之有選，自梁昭明始，綜攬八代千餘年，成書止三十卷，詩賦復居其半，爲文僅二百餘篇，可謂隘矣。又所取多駢辭儷句，偏於一體，非文章之極則。然其書流傳至今，家諷戶誦，良以時代既遙，專家文集勢必散佚。惟掇其精英，裒爲一編，庶幾可久。觀夫漢、魏以還之文不見他書，獨賴《文選》以存者衆矣，謂非昭明之功不可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古今第一無眼力人是昭明太子，其次便是從來讀《文選》之人。

又　《文選》古書，自當愛惜。顧世人奉之與《三百篇》等，讀者謂之讀《選》，學者謂之學《選》，直欲易古詩之名，謂之《選》詩，可笑人也。吾思蘇東坡耳。

又　東坡不取《文選》與余同，東坡所以不取《文選》與余異。坡疑蘇、李「河梁」之詩爲僞撰。微論蘇、李，卽《錄別》擬作，亦非魏、晉所及。

沈德潛《文選音義序》（卷首）　詩人之作盛於唐。而其源自《騷》、《雅》而下，輒推蕭梁《文選》爲第一。其書雖不專比興，然取材於《選》，効法於唐，昔人已有定論。少陵亦曰：「續兒誦《文選》。」放翁曰：「《文選》爛，秀才半。」蓋自唐永隆進士設科，用詩賦，迄宋熙寧，紹聖以前不改。當時文人簡練揣摩，其體則旁羅大小，其事則錯綜古今，可以博物多識，歷試而不惑者，莫近於《文選》。

又《答潘苑祥書》（《歸愚全集・文鈔》卷一五）　蕭統氏編輯之文，辭采爛然，而不根乎道。

余蕭客《文選音義自叙》（卷首）　《文選》自陳、隋後，注則有公孫羅、李善、李邕、呂延濟、劉良、呂向、張銑、李周翰，音則有蕭該、許淹，音義則有公孫羅、僧道淹、曹憲。李邕注，《新書》本傳言與善注兩行。《郡齋讀書志》言，善注成，邕更加以義。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則似今善注中解釋文義卽邕所加。曹憲《音義》不見于《通志・藝文略》。公孫《注》，蕭、許《音》及道淹、公孫《音義》不見于《通考・經籍考》，則不傳已久。其呂延濟以下五人，爲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所招，共注《文選》卽《五臣注》。陳直齋《書錄解題》曰：《五臣注》三十卷。後人幷李善元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然則六臣

之名，趙宋已見，而直齋已不能定其爲何人所合矣。今考《五臣注》空據本文每條加十許字映帶作轉，其所發明往往本文自明，無待辭費，至於顚倒事實，乖錯文義。予嘗摘其第一卷誤辯正于注雅別抄已二三十，則其爲俚儒荒陋，不足繼起李善，不但如東坡題跋、《容齋隨筆》所言。今《六臣本》割五臣之羔裘，飾李善之狐裘，遂使侍郎越次，崇賢降階，襲舊爲六，知其不爲定論。又其書首載善注，或零斷無文句，或割以益五臣，多則覆舉注文，少則妄刪所引。其詳贍有體，亦不及汲古閣本。蓋今所傳又爲後人譌亂，非直齋所見六臣之舊矣。然汲古閣本獨存善注，而總題六臣，又誤入向曰、銑曰注十數條。蓋未考六臣、五臣之別，漫承舊刻譌雜，未必汲古主人有意欺世及以所刻數條五臣注爲善也。前輩何侍讀義門先生當士大夫尚韓愈文章不尚「文選學」，而獨加賞好，博考衆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多所折衷，士論服其該洽。然諸書散見與《文選》出入者尚多可采，輒不自料據何爲本，益以所聞，摘字爲音，作《音義》八卷。先盡善注本音，次及六臣舊刻所補，二書未備乃復旁及其字，一從汲古諸本異同，參注其下。叶韻則從沈重改音，古音則從入韻。偶見音叶無考，則從闕。疑五臣注可備一說及可補善注闕者百無一二。今每卷擇稍可數條列于音後，并注昭明、李善序、表冠篇，以遵陸元朗《經典釋文》音注、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之舊，別舊訓之朱紫，備一家之瞽說，未敢謂善注功臣。然較正數十處、補遺數百事，未嘗稍亂李氏舊章。知其說者或不致以呂向、張銑同類見譏，則五臣餘波不能來及，實所望于將來君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既望。吳郡余蕭客書。

程夢星《文選樓》（《今有堂詩集・江峰集》）　古今文字浩望洋，會粹選擇從蕭梁。當前卷帙縱披覽，博望遜謝無丹黃。樓高百尺在何許？千秋過眼如風狂。身世惜同太子晉，早跨鶴背調笙簧。阿翁自得忽自失，青絲白馬來壽陽。長年老死復何益，簡文嗣位徒悲傷。湘東萬卷亦自喜，末路爭救邦家亡。何如《選》書垂後世，朱甍碧瓦懷滄桑。小兒勉強作解事，後賢未易論低昂。熟精文選求理要，誰言不蓄平泉莊。

黃子雲《野鴻詩的》　昭明材本平庸，詩亦闇劣，觀其《選》本，多所未協。如機、雲兄弟，休文、安仁之徒，警策者絕少，而採錄幾無遺漏；若文姬《悲憤》、太沖《嬌女》諸篇，反棄而不取。具識力者，自必有定論。故子美云：「熟精《文選》理。」「精」者，明察之謂；「理」有是是非非之別；其意蓋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苟無異同，曷不曰「《文選》句」而曰「《文選》理」乎。後來者聞子美有是言，不揆其義，盡皆目之爲禁臠。黑白於是乎混淆，而胸臆無所持循矣。

程廷祚《與家魚門書》（《青溪集》卷九）　《文選》一書，乃詞章之津梁，未能忘情於詞章，流覽足矣，非中年以後所當專力者也。中年所急，惟在經學。經學者，學者所歸宿之地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序》（卷首）　總集自晉有之，而無以選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訖梁百三十餘家之文，爲《文選》，至唐而盛行。杜詩曰：「熟精《文選》理」，《舊唐書》列《文選》學於《儒林傳》，李善之注獨傳。據李匡乂《資暇錄》則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並爲世傳鈔，其定本則奉進於高宗顯慶三年。逮元宗開元六年，有李延祚者，更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之注上之，以非斥李注而實皆竊取李氏未定之本，識者鄙之。李注精博，學者萃畢生之力尋繹無盡，宋士子有云：「文選爛，秀才半。」此蘇易簡《雙字類要》、王若《選腴》等書所由作也。余嘗取選注，以類別爲八門，末則綴以鄙說。八門者：一曰撰人。唐常寶鼎撰《文選著作人名》，其書不可得見。顧其名字爵里及著作之意，選注已詳，所未悉者史岑、王康琚二人耳。今考周四家，秦一家，漢、後漢各十七家，季漢、吳各一家；魏十五家，晉四十六家，宋十三家，齊六家，梁九家，更有無名氏之詩二十三篇。但於各人之下分隸所撰篇目，取便檢觀。二曰書目。注所引書，新、舊《唐書》已多不載，至馬氏《經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經之三十六緯、史之晉十八家，每一雒誦，時獲異聞，其中四部之錄諸經傳訓且一百餘，小學三十七，緯候圖讖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四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三十二，若所引詔、表、箋、啟、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即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三曰舊注。凡舊作注者二十三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詞十七，設論符命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己有也。若《籍田》、《西征》則雖有舊注不取，而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尚書》、《左傳》之序是也。四曰訂誤。李氏每以注訂行文，使事之誤，又因文以訂他書之誤，或選自誤及別本誤者，其類四十有七焉。五曰補闕。選內脫落之句、刪節之文、互異之本李氏補者，

有五焉。六曰辨論。史有不載之事，文有率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端，兩說而義可並，取李氏一一辨其得失，約四十有三條。七曰未詳。以李氏之浩博而所未詳者，且百有十四，至五臣補以臆度之詞，適形其陋矣。然若《七發》之大宅山膚，《西征賦》之三敗，後人間有補其闕者，彙成一卷，安知不有盡爲沿討者耶。八曰評論。後儒之論選及注者，在唐已有李濟翁、邱光庭，宋以後若蘇子瞻、洪景盧、王伯厚、楊升菴、方密之、顧寧人諸家，多者踰百條，或數十條，少者一二條，間有記憶未全者。客遊無書，且先提其要以俟他時補綴。至余於讀《選》時，或見注有徵引之未當，闕遺之欲補未敢妄信，思就正於有道，謂之質疑，見已得若干條，後有所見更續增焉。就此九者，附舊注於書目，附補闕於訂誤，而分評論爲三，質疑爲二，共成十卷。竊念昭明撰《文選》，復撰《古今詩苑英華》，而《英華》無傳。與李氏同以選學教授者，曹憲、許淹、公孫羅，並作《音義》而皆不傳。《文選》之傳，未必不藉李注以傳也。余愧不能如宋景文之手鈔三過，故雖自少用功於此，而以云熟且爛則迄於老而未能。往在京師，聞有何義門氏勘本，借觀不獲，未知與余所錄同異，得失若何也。余亦惟自惜其勞，且志其媿而因以學示後來，如將窮選理，通選學也，其以是爲權輿，可乎？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旃蒙作詻月在則如錢塘九曜山人汪師韓自序。

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四《文選繆陋》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云：『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隨園詩話》卷一 《文選》詩，有五韵七韵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又卷二 劉曾燈下誦《文選》，倦而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告之曰：「魏、晋之文，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既醒，述其言于余。余曰：「此余夙論如此。」

又卷七 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宋人以八代爲衰，遂一筆抹摋，而詩文從此平弱矣。漢陽戴思任《題文選樓》云：「七步以來誰抗手，《六經》而外此傳書。」

又卷一二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有唐氣，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曰：「菜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王鳴盛《蛾術編》卷八〇《文選體》 《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仁子，字同甫，茶陵人。廬陵趙文儀可序稱：同甫少閱《文選》，即恨其紕繆。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此種的是宋元人議論中有一段道理。但所謂《後出師表》者，乃宋元人爲之題目。據亮本傳，但有一表，後表乃在裴松之注。松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然則昭明不收固當，抑其所取之未合？則不但如同甫所云而已。如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殷仲文《自解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阮嗣宗《爲鄭沖勸晋王牋》、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此等文似皆可以不存，而蕭氏俱收入《文選》。陸機、陸雲吳之世臣，不宜仕晋。潘岳品尤卑，世稱「潘江陸海」，然二子但有麗詞，苦無風骨，而《文選》取之亦頗多。蓋彼所謂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者，原但論其文詞之美而不論其事，亦不論其人也。《文選》之體固如此。（鶴壽案：唐孟利貞有《續文選》十一卷，卜長福有《續文選》二十卷，卜隱之有《擬文選》三十卷，其體例當與昭明太子同，但取其文不問其人也。宋末陳仁子本講學家，故以眞德秀《文章正宗》之法評論《文選》，則《封禪書》、《劇秦美新》等篇在所必刪矣。至《後出師表》，題目雖由後人，文章固出

孔明，所宜亟錄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文選注》　潘岳《閒居賦注》引安革猛詩「祁祁我徒」。予向疑安革猛不知何人，詢之海寧陳仲魚鱣，乃知「革猛」爲「韋孟」之訛，「安」乃衍字也。檢《漢書・韋賢傳》，果如仲魚言。《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賦注》引《新論》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卧，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爲正。蓋子雲因作賦而病，未嘗因病而卒也。前注「明日遂卒」，卒字殆傳寫之誤，不特非《新論》本文，并非李善注之舊也。何義門謂《新論》出于妄人附益者，蓋未檢《文賦注》之故。或據此注謂子雲卒于成帝之世，未嘗仕莽，何异痴人說夢邪。

又《文選元槧本》　《文選》李善注元槧本，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稱伯顏字曰正卿，而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志，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于朝，儆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嘉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矣。

又卷一六《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尚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誡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古文辭類纂》卷首）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態也。【略】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刻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翁方綱《格調論中》（《復初齋文集》卷八）　「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言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爲正；唐人尚以不仿《選》體爲正，而後之爲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此所謂舛也。且即以《選》體言之，《文選》自漢、魏迄齊、梁，非一體也，而概目曰《選》體可乎？如謂《文選》諸家之詩共合而目爲《選》體，則只一體，非衆體矣，中間何以復有擬古之作乎。即觀《選》詩中有擬古之篇，則知古之上復有古焉，何可泥執而混爲一乎？泥而一之，則是蔑古而已。此則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然則學之汲古師古何爲也哉？曰：聖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禮不能於杞、宋徵之。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三百篇》，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略】吾故曰：作詩勿泥選體。

章學誠《詩教下》（《章氏遺書》卷一）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略】《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無穢，不可殫詰。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三　《選》學不可不講，少陵詩聖其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又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服膺《選》詩至此。宋景文亦自言手抄《文選》三過。蓋《選》學精博，諸家都從此出。劉辰翁謂「詩至《文選》一厄」，宜爲後人詆諆。

又卷七　葛勝仲云：「昭明太子指淵明《閑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末塗沉湎酒色，何知非諷刺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

龐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瑀、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閑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然《國風》「好色而不淫」，坡公已言之矣。統眞所謂強作解事者也。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四　李善《文選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標題云「劉淵林注」，恐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卽改「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

又　李善注《思舊賦》引《文士傳》云：「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曰：『已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又引《嵇康別傳》曰：「袁左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靳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據二書，則《太平引》、《廣陵散》當係二曲，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而又憶及《廣陵散》也。故余《詠史》詩曰：「交若不擇人，巽穢籍猖獗。《太平》與《廣陵》，二曲一時絕。」

又　李善注《文選》，雖止究音訓，然亦間正文義，如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善注云：「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好奇，故互文以見義耳。」然實亦不然，《漢書・揚雄傳》：「猋泣雷厲」，既可云「猋泣」，卽可云「危涕」，字書亦云：「猋，疾也。」又昔人云「心膽俱墜」，則「墜心」亦無不可。蓋江氏雖好奇，而亦無礙義訓也。

又　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土人相傳，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實隋曹憲注《文選》之樓。李善卽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隋唐開選學，曹李足名家。一代人材盛，茲樓歲月賒。戶通金屈戍，城傍玉鉤斜。借問今時彥：何人擅五車？」

趙紹祖《消暑錄》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今觀《淵明集》，可取者甚多。而獨取數首，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余謂古今篇什何限，豈可盡收，亦各從所愛爾。昭明不收《閒情》亦未足爲《文選》病。且如《古文苑》後出，所載多《文選》所不及。平心觀之，恐未足以肩隨也。第既取《兩都》則《兩京》、《三都》可以從略，然猶曰以備地誌也。至七與連珠等，但取一以備體足矣，符命取《封禪》、《典引》而并及《劇秦美新》則眞贅矣。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冊，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及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於四書文也，爲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於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於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爲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己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又《與友人論古文書》　元謂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於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略】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

又《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鞏經室三集》卷四）　元幼爲《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即以爲祕冊。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冊矣。按：是冊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宮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本」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廿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天晃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脫「蕭該音至《廣雅》曰：　陂邪也」卅五字；　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魯侯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二十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群娛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娛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十、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趫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五卷、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萌俗澆弛」（宋本卷卅、六十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五十九、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氓」，然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鄶矣。惜是冊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冊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笪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冊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刊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即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冊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既成，因序于卷首。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一三）　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爲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略】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略】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仿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汨，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

舒位《五雜組》四（《瓶水齋詩集》卷一）　五雜組，《文選》熟。徒復還，應科目。不得已，學干祿。

黃承吉《讀文選偶作》（《夢陔堂詩集》卷八）　班傅相輕古所云，漫將覆瓿擬鴻文，太元畢竟能傳後，莫笑當前揚子雲。　二陸聲華滿洛中，聯翩眞是出羣雄，《三都》讀罷還低首，傖父由來亦巨工。　阮公詩格最高騫，步武陳思屬後先，世上紛紛誇組繪，不知雲彩麗中天。　刻意探奇入永嘉，敬亭山

色亦堪誇，竭來五字開生面，江左登壇讓謝家。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卷三《陶公詩》 陶公《讀山海經》詩生平懷抱略可推見。自《文選》祇錄「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一首，後來選家遂多宗之。不知此一首猶時文之有開講，對策之有策冒，文字正在其後也。昭明尚爾慣慣，餘人奚責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 學《選》當避《選》體，此是微言密恉，杜、韓所以爲百世師也。不但避其詞與格，尤當避其意。蓋《選》詩之詞格與意，爲後人指襲，在今日已成習熟陳言。往者海峰先生好擬古人之意格，豈不爲客氣僞詩乎？今學漢、魏，阮公，當玩其文法高妙，氣體雄放，而避其詞意。原本前哲，直書即目。領略古法，而又不蹈襲，凡學古人皆然。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尚威容，軍馭趨迅」注云：庾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馭。」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馭」字怪，而顏、庾當有本。今案：此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駙，言副馬多。字亦作「霄」，而誤爲「馭」；庾詞是代駁，《玉篇》、《廣韻》並云：駁驈，蕃中馬名。字本作「駁」，而誤爲「馭」。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醻」，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兕，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者「兕龍陽君所以泣」七字，梁時陸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爲典故，顏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昔策劭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部爲左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部，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磾遣長史榮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近，初誤「營部」爲「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邵」爲「策邵」，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又《文選注引書字譌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爲槽食實，言李接蒂陷文似槽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蠐螬來食之」。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螬食實」劉熙注曰：「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綦毋邃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文通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槽、螬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皓然之氣」，班孟堅《答賓戲》「孟軻養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爲何本？楊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西征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寞，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嫕，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爲齊明帝讓表》注《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案：何休義見《公羊》僖七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以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穀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署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誼之勤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又《文選自校本跋》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限汧涌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又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任彥昇《爲褚蓁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改補。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錄。唐僧辨

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愼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然則《文選》不可拘牽異本，以議其得失，且唐人所傳《文選》未必卽梁本。其增改字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衍之軾」，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采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憑四衢之軾」，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爲「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衍」、「四衢」互易耳。其本爲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爲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楣上所記，朱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指。道光丙戌九月朔日夏鎭舟中。

又《校文選李注識語》《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爲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爲鄱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眞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爲殤，眞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歧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采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爲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爲「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眞宋本也。然則藏眞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嚚訟者道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學詩二》　讀漢、魏、六朝詩者，以《昭明文選》爲主，而參看王漁洋之《古詩選》，足矣。其各家梗概，具見漁洋《古詩選・凡例》中，蓋五言古詩之源流正變，悉具於此。今人但知學《文選》詩者爲《選》體，特專指摹山範水諸作當之，豈足以該蕭《選》乎。

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藝舟雙楫》卷一）　又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沉酣於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於《韓非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眯，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尙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於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劌目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方爲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眞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於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縟，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眞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同歸。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文選》一書，在唐設科，故唐之詩人多取法焉。余曩手錄《選》詩，偏加丹黃。私謂：陸士衡、潘安仁、盧子諒三人詩，在《選》中稍弱，語多冗長，風骨未遒。其餘則幾於言吐金石，字傾珠璣矣。後代詩人大約學《選》者，佳；背《選》者，劣。同《選》者雅，異《選》者里；得《選》之意者，有體要；失《選》之意者，野戰而已。　東坡疑蘇、李贈答之作，出於後人僞撰。因舉其詩中「俯視江漢流」句，謂渠在北地，何得云江漢流邪？余謂詩人例有假借，統謂水流何分南北，東坡不應作如是拘牽之論。

且子卿詩四首，在《文選》題曰古詩，不在贈答類。首章別兄弟，次章別妻，末二章別友，詩原非作於北地。子卿更有《別李陵詩》一首，《古文苑》載之。「雙凫俱北飛，一雁獨南翔」云云是也。世不見此篇，而《選》中蘇詩結句「願君崇令德」，李詩結句「努力崇明德」，似相應答，遂以當之，與選理未爲熟精。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文選標題舛誤》 《文選·魏都賦》「矍焉相顧」注：「矍，懼也。《左傳》曰「駟氏矍」善曰張以「懼」，先壠反，今本並爲「矍」。矍，大視，呼縛反。濤案：李善曰《三都賦》本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則《魏都》乃張孟陽注。故曰：張以「懼」先壠反，今刊本標題皆作劉淵林，誤也。

魏源《詩比興箋序》卷首 自《昭明文選》專取藻翰，李善《選》注專詁名象，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一敝。自鍾嶸、司空圖、嚴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於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敝。而欲其興會蕭瑟嵯峨，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

陳世鎔《瑣說》（《求志居外集》） 阮公《詠懷》八十餘首，昭明僅取十七，後人讀之，覺只此已足，不必更求其全。蓋選者之精神與作者之懷抱，遙相印證，使彼自爲去取，亦必心念所選之外，可以就刪，故無割裂之傷而有剪裁之妙。

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卷四 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爲宗，貴於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棄而不取。後人乃疑「絲竹管絃」連用爲詞句之類，不知「絲竹管絃」連用，前乎逸少已有之，所見抑何隘也。

又 孫楚詩「莫大於殤子，老彭猶爲夭」，此詩絕拙，而昭明收入《選》中，可見棄取之所在矣。

又卷五 《文選》所載詩，撰人姓名與《玉臺新詠》不同。梁、陳相去不遠，乃作詩人之名氏即不能得其詳，蓋古書皆寫本，易至舛互。

俞樾《湖樓筆談》卷六 《文選》一書詞賦家奉爲準繩，乃其體例實多可議。如賦，詩宜以時代爲次，多爲標目反或拘牽，且特立「耕籍」之目而所錄止潘安仁《籍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然則「耕籍」賦潘賦之正名，「論文」乃陸賦之本意。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賦謂之「物色」，義既不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斯亦義例之未安者乎！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八 （同治戊辰六月二十九日） 閱《文選理學權輿》八卷，錢塘汪師韓韓門撰，又補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李注補正》四卷，皆仁和孫志祖詒穀譔。汪書分譔人、書目、舊注、訂誤、補闕、辨論、未詳、評論、質疑九門，自譔人至未詳，皆即李注，舊錄以便檢尋。評論則輯自唐迄國朝之論《文選》及注者。質疑則汪氏自記所見，以訂注文之誤。其於選學，可謂篤信謹守，實事求是者矣。名曰《理學權輿》者，以此爲窮選理，通選學之權輿也。孫氏爲補輯《評論》一卷，於汪氏書中，亦時訂正其失。《考異》則據潘稼堂，何義門，錢圓沙三家戲本，而更爲參證異同，致稱詳慎。補正李注，亦古義湛然，精覈不苟。世之讀《文選》者，固當以此爲津逮矣。

又 （同治己巳四月二十五日） 閱梁氏章鉅《文選旁證》，考覈精博，多存古義，誠選學之淵藪也。閩人言此書出其鄉之一老儒，而梁氏購得之。或云是陳恭甫氏稿本，梁氏集衆手稍爲增益者。其詳雖不能知，要以中丞他所著書觀之，恐不能辦此。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上《文選》 《文選》中，賦之多者安仁，詩之多者靈運。有賦，無詩，雜文者十人：惠姬、武仲、季長、正中、文考、平叔、子期、元虛、子安、興公也。有賦、詩，無雜文者六人：平子、仲宣、茂先、太沖、景純、明遠也。有賦、雜文，無詩者八人：宋玉、賈誼、長卿、子雲、子淵、叔皮、孟堅、希逸也。有詩、雜文，無賦者十七人：少卿、子桓、德璉、嗣宗、季倫、孟陽、景陽、越石、子荆、仲文、元亮、蔚宗、僧達、元暉、彥升、休文、希範也。賦、詩、雜文俱有者，祗子建、叔夜、士衡、安仁、靈運、惠連、延年、文通八人而已。自子夏至徐敬業，凡百二十七人。自周至梁，凡八代，著作兼該衆體，何止八人。而入選樓者廑廑有此，蓋奄有衆長之難也。無字者十二人：宋玉、李斯、韋孟、賈誼、劉安、鄒陽、郭泰機、歐陽建、王康琚、謝靈運、謝惠連、王僧達。

張之洞《輶軒語·讀古人文集》 讀《昭明文選》宜看注：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典故，於考訂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不知《選》注之用者，不得爲《選》學。（胡刻精，葉刻亦好。）五臣注不善。 學《選》體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試看《選》中詩文，前人評論激賞，多在空靈波瀾處；至其臚陳物類，佶屈聱牙，未聞稱道之者，可悟《選》學有「徵

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爲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爲文計。生典奇句可用，僻字不可用。淺學宜讀文選，亦宜看全本：即擇尤而讀，亦宜覩其原書；若坊刻《文選集腋》，譌脫瑣碎，首尾不具，掇拾入文，無益有害。《文選》詞句，宜於五經文詩古駢體，於八股不盡相宜。（時文用《文選》詞藻，止可相題摘用，或一半句，或三數字，或段落文摹其調。此間生童試卷，喜塡《文選》泛語，動輒數十句，並不切合，此於文體既乖，亦於試場有礙。）

張佩綸《論閩秀詩二十四首》五（《澗于集・詩四》）　《北征》指向叔皮尋，詩賦同流《選》理深；豈謂大家惟續史，遠從《團扇》嗣清音。（《杜詩》：「熟精《文選》理。」今人動以《選》詩求之，不特不知《選》，並不知杜。杜之長篇，全從蕭《選》之文脫胎；《北征》即取叔皮賦題，是其金鍼最明者。孟堅「賦者古詩之流」，早已道破，惜人不悟耳。然則德施惟選班姬《悲歌》一詩，大家《東征》一賦，此外無他婦人，明明以嗣意屬之曹氏，以明賦爲六義之一，而才媛不可以小碎篇章自限耳。）

紀事

《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　（太子）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略】所著文集二十卷；【略】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又卷三三《劉孝綽傳》　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又《王筠傳》　（筠）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

《南史》卷二一《王錫傳》　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

又卷五三《梁昭明太子統傳》　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略】《文選》三十卷。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略】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顯慶）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于祕府。

又《蕃夷請經史》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　（開元十八年）時吐蕃使奏云：「（金城）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

鄭文寶《南唐近事》　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鷄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𤞷，天鷄；殪，天鷄。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放進士三人。

《紀異錄》（《新編分類古今類事》卷一九引）　毋公（昭裔）者，蒲津人也，仕蜀爲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嘗從人借《文選》及《初學記》，人多難色。公

浩歎曰：「余恨家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公果於蜀顯達，乃曰：「今日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書。公覽之，欣然曰：「適我願兮。」復雕九經諸書。兩蜀文字，由是大興。洎蜀歸國，豪貴之族以財賄禍其家者十八九。上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及諸印板歸闕，忽見板後有毋氏姓名，乃問歐陽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錢自造。」上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至今印書者遍於海內。

《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略】德裕曰：「【略】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王得臣《揮麈後錄》餘話一 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帝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

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八《韋蟾》 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援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隨令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柳枝詞》。

王應麟《玉海》卷五四《藝文·雍熙文苑英華》引《實錄》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命直館校理校刊《文苑英華》及《文選》，摹印頒行。祥符二年十月己亥，命太常博士石待問校勘。十二月辛未，又命張秉、薛映、戚綸、陳彭年覆校。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 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

楊慎《集文選文士姓名》《升菴集》卷五二）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卷三（毋昭裔鏤板印行《文選》）（存目）

《嘉靖池州府志》卷三《建置·宮室》 引羅隱《文選閣》（文選閣在貴池城西五里西廟，貯梁昭明《文選》，有址。）間生元子出蕭梁，作選爲書化萬邦。三代已來成冠絕，六朝餘外更無雙。今朝集是群英仰，昨日談非衆耻降。輔國安民新試閣，滕王空作問臨江。

又卷五《祀典·廟祠》 羅隱《昭明太子廟》秋浦昭明廟，乾坤一白眉。神通高學識，天下鬼神師。

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文選》於孟蜀時，毋昭裔已爲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爲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善注讎校鋟木。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轉展之手，譌舛日滋，將不可讀。恭逢國家文運昭回，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以潤色鴻業。而佳本罕覯，誦習爲難，寧非缺事歟。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槧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眞本，殆不是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然，非敢云是舉即崇賢功臣，抑亦學海文林之一助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資參訂，既所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致疑。鉤稽探索，頗具要領，宜諗來者。撰次爲《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別爲之叙云。嘉慶十四年二月既望序。

又《文選考異序》 《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即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間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羼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嘗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間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善注，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即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

能挈其綱維，皆繇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晰，僉謂無疑。遂迺條舉件繫，編撰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秘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嘉慶十四年二月下旬序。

阮元《揚州隋文選樓記》（《揅經室二集》卷二）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考古者以爲即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是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即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按：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廟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籠。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方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太守，贈秘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並行。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間，其道大明。馬、楊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既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於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於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揚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即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尚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沉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於《文選序》者也。《桂苑叢談》久亡佚，間看引於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間人注書引據便而博。元幼時即爲文選學，既而爲《經籍纂詁》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 景德四年八月，詔三館秘閣直館校理分校《文苑英華》、李善《文選》，摹印頒行。【略】李善注《文選》校勘畢，先令刻板，又命覆勘。未幾，宮城火，二書皆盡。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選》援引該贍，典故分明，欲集國子監官校定淨本，送三館雕印。從之。天聖七年十一月校成，又命直講黃鑑、公孫覺校對焉。

王蘊章《然脂餘韻》卷六 揚州隋文選樓巷，見於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阮文達家在文選巷。嘉慶十年，於隙地築樓五楹，即名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憲及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七栗主。左右爲藏書所。樓之下爲西塾。文達孫女恩濼，字湄川，紀以《漢宮春》詞【略】。恩濼適錢塘沈霖，又工琴，常於選樓鼓琴。文達偶至文選樓，必令一彈再鼓，呼之曰「琴女孫」。且手書楹聯以賜云：「古琴百衲彈清散，名帖雙鈎榻硬黃。」咸豐壬子，沈赴揚爲贅婿，逾月偕歸。適遭大故，衰絰入門，哭舅如禮。次年揚城陷，思家念母，憂鬱驚疑。甲寅秋即沒，歸沈裁三載耳。著有《慈暉館詩詞集》。

著録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文選音》三卷（蕭該撰）。

《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孫羅注）。《文選音》十卷（蕭該撰）。又十卷（公孫羅撰）。《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淹撰）。

《崇文總目》卷五《總集上》《文選》三十卷，呂延濟注。（《文選》六十卷，梁太子統編。唐李善因五臣而自爲注。）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四》梁昭明太子《文選》三十卷。蕭該《文選音》十卷。僧道淹《文選音義》十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李善《文選辨惑》十卷。《五臣注文選》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注，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上之）。曹憲《文選音義》（卷亡）。康國安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許淹《文選音》十卷。孟利貞《續文選》十三卷。卜長福《續文選》三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富陽尉）。卜隱之《擬文選》三十卷（開元處士）。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纂。前有序，述其所以作之意。蓋選漢迄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啓、彈事、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辭、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竇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作也。唐李善集注析爲六十卷。善，高宗時爲弘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人謂之「書簏」。初爲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蘇子瞻嘗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行。

又《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唐呂延祚集注。延祚以李善上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注，延祚不與焉，復爲三十卷。開元六年，延祚上之，名曰《五臣注》。

尤袤《遂初堂書目·總集類》《李善注文選》。《五臣注文選》。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文選》六十卷。〔原釋〕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書、啓、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爲三十卷。（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李善注析爲六十卷（《玉海》引至此）。善，高宗時人。淹貫古人，不能屬辭，時號「書簏」，所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其子邕，嘗補益之，與善注並行。（《考索·前》十九、參《玉海》五四。）

又《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原釋〕呂延祚等集注。初，李善不釋述作之意，故延祚與周翰等復爲集注（《考索·前》十九）。按：今本合李善注，稱六臣注，六十卷。《宋志》又別有呂延祚注三十卷，並在後，今改列於此。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注」。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爲此注，後人併舉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東坡謂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如謝瞻詩「苛慝暴三殤」，引「苛政猛於虎」，以父與夫爲殤，非是。然此說乃實本於善也。（李善注此句，但云「苛猶虐也」，初不及三殤。不審直齋之說何所本？〔隨齋批注〕）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七五》《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又《五臣注文選》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蕭統《文選》六十卷（李善注）。《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周明辨《文選彙聚》十卷。《文選類聚》十卷。呂延祚注《文選》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昭明文選》（一部六十冊完全）。《昭明文選》（一部六十一冊殘缺）。《昭明文選》（一部三十冊完全）。《昭明文選》（一部三十冊殘缺）。《昭明文選》（一部三十冊闕）。《昭明文選》（一部二十九冊完全）。《昭明文選》（一部二十一冊闕）。《昭明文選》（一部十九冊闕）。《文選雙字類要》（一部三冊闕）。《文選雙字類要》（一部三冊闕）。《文選類林》（一部五冊闕）。《文選五臣同異》（一部一冊闕）。《文選補遺》（一部二十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昭明文選》（六十）。《文選雙字類要》（五）。《文選補遺》（二十）。《文選五臣同異》（一）。

又《詩辭》《選詩補注》（四）。

李廷相《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文選》二套，十六本。《文選》三套，三十本。《文選》二套，三十本，蘇刻。《文選》二套，二十本。《選詩外篇》四本。《文選增定》八本。《文選補遺》十九本。

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文選》(元刻)。　《文選》(唐府刻善注二十本)。　《漢文選》(蘇刻六臣注三十本)。　《六臣注文選》(汪板)。　《文選六臣注》(南監刻)。　《六臣注文選》(徽刻)。《六家文選》(蘇刻)。

又卷中　《文選雙字類要》蕭統)。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選六臣注》六十卷。　《文選五臣注》六十卷。　《文選補遺》四十卷(陳仁子)。　《選詩補注》八卷(劉履)。

趙用賢《趙定宇書目・總文集》　徽板《文選》三十本。

高儒《百川書志》卷一九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梁太子蕭統選，唐李善注。自秦、漢、六朝十代，人物精力盡在此書。　《文選》增定二十二卷，不著姓氏，蓋國朝書坊倣太子《文選》，去其事類，削其注釋，卷以詩賦爲首，人以秦、漢居先，載作者之幾何，粹定如貫珠，使初學易觀，人才易辨也。

徐㷭《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昭明文選》白文三十卷。　《文選六臣注》六十卷。　《文選纂注》三十卷，張鳳翼。　《文選補注》三十卷，劉履。　《選詩補遺續編》六卷，劉履。

又《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文選纂注》。六臣注頗繁，張伯起纂之信修詞家之捷徑也。伯兄批點斯本，日置案頭。會試北上攜之巾箱。先兄物化十五年，覽此不勝傷悼。陸士衡云：「尋生平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正謂此也。萬歷癸丑臘月，興公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集)。　《文選音》十卷(蕭該集撰)。　又十卷(釋道淹撰)。　又十卷(許淹撰)。　又十卷(公孫羅撰)。　《注文選》三十卷(唐呂延濟等五臣注)。　又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孫羅注)。　《文選辨惑》十卷(李善撰)。　《文選鈔》十二卷(蘇易簡)。　《文選類林》十八卷(劉放)。　《駁文選異義》二十卷(康國安撰)。　《文選補遺》四十卷(陳仁子撰)。　《文選增定》二十三卷(李夢陽撰)。　《選詩補注》八卷(劉履)。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文選》十冊全，唐李善注。又二十九冊全，又二十冊不全，又九冊不全。　《文選》五十八冊全，六臣注。　《五臣同異》一冊全，莫詳采集姓氏，以《五臣文選》與《李善文選》校其同異。又一冊全。　《文選韻粹》四冊不全，莫詳編次姓氏，以《文選》中字分四聲爲類，鈔本。　《選詩補注》四冊全，元至正間上虞劉履注。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總文》　《文選》三十本(二套，袁家板)。　徽板《文選》三十本。　《續文選》八本。　《廣文選》十本。　《文選補遺》廿本。　《文選增定》八本。　《選詩約注》八本(馮維訥)。　《選詩》八本(甲，即《選詩補注》，老爺批點)。又一部五本(乙)。又八本(丙)。　不全舊宋元板書《文選》一包。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昭明文選》六十卷(李善注三十卷)。

祁承㸁《澹生堂書目》卷一二　《昭明文選》本文十冊。　《五臣注昭明文選》二十冊(六十卷，李善等注)。　《文選纂注》十二冊(十二卷。張鳳翼注)。　《文選章句》十六冊(二十八卷，陳與郊輯)。　《文選增定》八冊(二十三卷)。　《文選補遺》十三冊(四十卷，陳仁子輯)。

董其昌《玄賞齋書目》卷七　《李善注文選》。　《六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　《文選雙字》。　劉履《選詩補注》。　劉履《選詩補遺編續》。

佚名《近古堂書目》卷下　《李善注文選》。　《六臣注文選》。

毛晉《汲古閣校刻書目》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九百八十葉。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四　《李善注文選》。　《六臣注文選》。　陳仁子《文選補遺》。　《選詩補注》□卷四本。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一《總集類》　李夢陽《文選增定》二十二卷。劉節《廣文選》八十二卷，衍錄四卷。　陳與郊《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張鳳翼《文選纂注》十二卷。　張所望《文選集注》。　閔齊華《文選瀹注》三十卷。(字赤如，烏程人，萬曆戊午貢生。)　劉履《選詩補注》八卷，《選詩補遺》二卷，《選詩續編》四卷。(字坦之，上虞人。三書總名《風雅翼》。自號草澤閒民，洪武初召至京，以疾卒於會同館。)

錢曾《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三十本(宋板)。　《文選六臣注》六十卷，三十本(宋板)。　《文選雙字》十卷，二本(宋板)。　《文選補遺》。

又《也是園藏書目》卷七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五臣注文選》三十卷。

又《讀書敏求記》卷四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古人注詩，類有體例。漢、唐諸大儒，依經疏解，析理精妙，此注經之體然也。史家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劉孝標之注《世說》，旁搜曲引，巧聚異同，使後之覽者知史筆有如

料揀，非闕漏不書耳。若夫郭象注《莊》，晉人謂離莊自可成子，是亦一說也。至于集選，宜詮釋字句所自出，以明作者之原委。如善注《文選》，其嚆矢焉。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板不及宋本遠甚。余所藏乃宋刻佳者，中有元人跋語。古香馨蔓，閱之不免以書簏自笑。

又　《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宋刻《五臣注文選》，鏤板精緻，覽之殊可悅目。唐人貶斥呂向，謂「比之善箸，猶如虎狗鳳雞。」由今觀之，良不盡誣。昭明《序》云「都爲三十卷」，此猶是舊卷帙，殊足喜耳。

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延令宋板書目》《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六十本）。《六臣注文選》（六十本）。《集注文選》三十卷（十五本）。

又《宋元雜板書》宋板《李善注文選》六十卷（三十一本）。抄本《文選補遺》四十卷（廿本）。《廣文選》八十二卷。宋刻《六臣文選》六十卷。《選詩補注》八卷（元板）。

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宋本《文選》六十卷，六十本；又三十本；又三十一本。宋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六十本。

徐秉義《培林堂書目》《六臣注文選》六十卷，三十冊。又，三十冊。

朱彝尊《曝書亭書目四種・竹垞行笈書目・生字號》《文選》三十一本。又《雪字號》。《文選》二套。

陸漻《佳趣堂書目》《文選》六十卷，李善注。

曹寅《楝亭書目》卷四《六家文選》明版【略】四函三十二冊。

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昭明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張伯顏刊，明唐藩翻雕。

胤祥《怡府書目》（《文選版本研究》引）《文選》，元板，三十本。《文選》，明板，二十四本。《六臣文選》，宋板，六套，計五十九本。《六臣文選》，宋板，六套，計六十本。《六臣文選》，明板，六套，計六十本。《六臣文選》，明板，六套，計六十本。《昭明文選》，明板，六套，計六十一本。《六家文選》，元板，六套，計六十一本。《六家文選》，宋板，六套，計六十本。《昭明文選》，明板，四套，計十六本。《文選》，宋板，六十冊，不全。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文選注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注。據李匡乂《資暇集》稱，善注《文選》，有初注、有覆注、有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此本所注甚詳，當即絕筆之本也。《文選》爲文章淵藪，善注又考證之資糧。一字一句，罔非瓌寶。古人總集，以是書爲弁冕，良無忝焉。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不知編輯者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有是名，則南宋本矣。其稱六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注，合李善注爲六也。五臣注非善注之比，然詮釋文句，間有寸長，彙爲一編，亦頗便於循覽焉。

又《文選補遺四十卷》宋陳仁子編。仁子本講學家，故執眞德秀《文章正宗》之法，以甲乙《文選》，殆難以口舌與爭。然僅云以此書補《文選》，不云以此書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救專尚華藻之失，亦未嘗無裨。較舉一廢百者，所見猶廣矣。

又《風雅翼十四卷》元劉履編。凡《選詩補注》八卷，取《文選》諸詩刪補舊注，而斷以己意。《選詩補遺》二卷，雜錄古歌謠詞四十二首，爲《文選》所不載者。《選詩續編》二卷，則唐、宋詩一百五十九首也。大旨本《文章正宗》，然所箋釋尚頗詳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總集類一・文選注六十卷》案：《文選》舊本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江都李善爲之注，始每卷各分爲二。《新唐書・李邕傳》稱其父善始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補益之，邕乃附事見義。故兩書並行。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傳稱善注《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勣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間，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歲，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乂《資暇錄》曰：「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匡乂，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其書自南宋以來，皆與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選》，而善注單行之本世遂罕傳。此本爲毛晉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

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眞見單行本也。他如班固《兩都賦》誤以注列目錄下；左思《三都賦》善明稱劉逵注《蜀都》、《吳都》，張載注《魏都》，乃三篇俱題劉淵林字。又如《楚辭》用王逸注，《子虛、上林賦》用郭璞注，《兩京賦》用薛綜注，《思元賦》用舊注，《魯靈光殿賦》用張載注，《詠懷詩》用顏延年、沈約注，《射雉賦》用徐爰注，皆題本名。而補注則別稱「善曰」，於薛綜條下發例甚明，乃於揚雄《羽獵賦》用顏師古注之類，則竟漏本名；於班固《幽通賦》用曹大家注之類，則散標句下。又《文選》之例，於作者皆書其字，而杜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豈非從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體例互殊歟？至二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其非善原書，尤爲顯證。以是例之，其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傳序》二篇僅列原文，絕無一字之注，疑亦從五臣本勦入，非其舊矣。惟是此本之外更無別本，故仍而錄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案：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注。至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注，表進於朝。其詆善之短，則曰「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旨趣則歸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其述五臣之長，則曰：「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祕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森然可觀。」觀其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書首進表之末，載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書甚好」之語。然唐李匡乂作《資暇集》，備摘其竊據善注，巧爲顚倒，條分縷析，言之甚詳。又姚寬《西溪叢語》詆其注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爲二老，反駁善注之誤。王楙《野客叢書》詆其誤敘王暕世系，以覽後爲祥後，以曇首之曾孫爲曇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藝衡又摘所注《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之「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閒疊」、《蕪城賦》之「袤廣三墳」諸條。今觀所注，迂陋鄙倍之處，尚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見，輕詆通儒，殆亦韓愈所謂「蚍蜉撼樹」者歟。其書本與善注別行，故《唐志》各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尚譏《崇文總目》誤以五臣注本置李善注本之前。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偶與善注合刻，取便參證，元、明至今，遂輾轉相沿，併爲一集。附驥以傳，蓋亦幸矣。然其疏通文章，亦間有可採，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田氏刊本頗有刪改，猶明人竄亂古書之習。此本爲明袁（袠）所刊。朱彝尊跋謂從宋崇寧五年廣都裴氏本翻雕，諱字闕筆尚仍其舊，頗足亂眞，惟不題鏤版訖工年月，以是爲別耳。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藏宋本五臣注作三十卷，爲不失蕭統之舊。其說與延祚表合。今未見此本。然田氏本及萬歷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蓋或合或分，各隨刊者之意。但不改舊文，即爲善本，正不必以卷數多寡定其工拙矣。

又《總集類一・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 元方回撰。【略】是編取《文選》所錄顏延之、鮑照、謝靈運、謝惠連、謝朓之詩，各爲論次。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永樂大典》載之。考集中顏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評曰：「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繢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又《北使洛》一首，評曰：「所以書此詩者有二。」又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評曰：「規行矩步，甃砌妝點而成，無可圈點，故余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案：此本八首皆書全篇，與此評不合。蓋不載本詩，則所評無可繫屬，故後人又爲補錄也。）則此集蓋回手書之冊，後人得其墨蹟錄之成帙也。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論頗偏。此集所評，如謝靈運詩多取其能作理語，又好標一字爲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則多中理解。又如謝靈運《述祖德》第二首，評曰：「《文選》注『高揖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州，故云七州。余謂不然，此指謝元所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則不復居晉土耶？」謝瞻《張子房詩》評曰：「東坡詆五臣誤注『三殤』，其實乃是李善。」顏延之《秋胡詩》評曰：「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爲題，亦泛言仕宦。善注乃引《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未通。」亦間有所考訂。至於評謝靈運《九日戲馬臺送孔令詩》謂「鳴葭」當作「鳴笳」，則未考《晉書・夏統傳》；評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謂「行藥」爲「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則誤引杜詩。評謝朓《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詩》謂或以爲「岫」本訓「穴」，以爲「遠山」亦無害，則附會陶潛《歸去來辭》。小小舛漏，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體。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體》爲勝。殆作於晚年，所見又進歟。

又卷一八七《總集類二・文選補遺四十卷》 宋陳仁子編。【略】是書前有

盧陵趙文序，述仁子之言，謂：「文選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列傳；《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蓋與劉履《選詩補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選》原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於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鴻鵠歌》情鍾嬖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語。班固《燕然山銘》實爲貢諛權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宗》之法，皆爲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眞氏者。至於宋王《微咏賦》謂爲宋玉《微咏賦》，則姓名時代並謬。引佛經橫陳之說以注《諷賦》，則龐雜已甚。荆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爲不檢。觀所著《牧萊脞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其說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尚有間焉。

又卷一九一《總集類存目一・文選句圖一卷》 宋高似孫撰。【略】案：摘句爲圖，始於張爲。其書以白居易等六人爲主，以楊乘等七十八人爲客。主分六派，客亦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四格。排比聯貫，事同譜牒，故以圖名。後九僧各摘名句，亦曰句圖，蓋非其本。似孫此書，亦沿舊名，所錄皆《文選》諸詩，去取不甚可解。如蘇武詩之「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上下聯各割一句，尤爲創調。其句下附錄之句，蓋卽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錄一兩首者，則莫喻其體例矣。

又《文選纂注十二卷》 明張鳳翼撰。【略】是書雜採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注。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詮釋義理，可以融會羣言。至於考證舊文，豈可不明依據。言各有當，不得以朱子集傳、集注藉口也。其論《神女賦》「王」字譌「玉」、「玉」字譌「王」，蓋採姚寬《西溪叢語》之說，極爲精審。其注無名氏古詩，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分爲兩篇，《十九首》遂成二十。不知陸機擬作，文義可尋，未免太自用矣。

又《選詩約注十二卷》 明林兆珂撰。【略】是編取《昭明文選》所錄諸詩，重爲編次，以時代先後爲序。其訓釋文義，較舊注稍爲簡約，亦無考證發明。

又《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明陳與郊編。【略】此書以坊刻《文選》顚倒棼亂，每以李善所注竄入五臣注中。因重爲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注。凡善所錄舊注，如《楚辭》之王逸、《兩(京)(都)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爲勝之。然點竄古人，增附己說，究不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又《文選尤十四卷》 明鄒思明編。思明字見吾，歸安人。始末未詳。前有韓敬序，其私印已稱「庚戌會，狀兩元」，則萬曆後人也。其書取《文選》舊本臆爲刪削，以三色版印之。凡例謂：總評分脈則用朱，細評探意則用綠，釋音義解文詞則用墨云。

又《文選瀹注三十卷》 明閔齊華編。齊華，烏程人。崇禎中，以歲貢任沙河縣知縣。是書以六臣注本刪削舊文，分繫於各段之下。復採孫鑛評語，列於上格。蓋以批點制藝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

又《昭明文選越裁十一卷》 國朝洪若皐編。【略】是編取《昭明文選》重爲刪定，復捃拾諸家之注，略爲詮解。其圈點評語，則全如(詩)(時)文之式。其謂之「越裁」者，自序謂時避居越城，志地亦志僭也。案：昭明舊本，唐人奉爲著龜。以杜甫詩材凌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餘子可以知矣。若皐橫加翦薙，可謂不自揣量。卽以開卷一篇而論，班固《兩都賦》，文本相承，乃刪去《東都》一篇，遂使語無歸宿，全乖本意，是於作賦之故，且茫然未考矣。

又《選詩定論十八卷》 國朝吳(湛)(淇)撰。(湛)(淇)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其書以《文選》所錄諸詩歌，自漢高帝以下以時代編次，而荆軻《易水歌》十五字別爲一卷終焉，前列六朝選詩緣起一卷，皆雜引六經以釋之，迂遠鮮當。次統論古今詩及總論六朝一卷，區分時世，至謂陳、隋無選詩，宋、金、元皆無詩。而明人古體學《選》，律詩學唐，亦七子之緒論。其詮釋諸詩，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鮮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類，於考證尤疎也。

又《文選音義八卷》 國朝余蕭客撰。【略】此書則罅漏叢生，如出二手。約舉其失，凡有數端。一曰引證亡書，不具出典。如李善《進文選注表》「化龍」引《晉陽秋》、「肅成」引王沈《魏書》、「筴」字引徐邈、李順《莊子音》。如斯之類，開卷皆是。舊籍存佚，諸家著錄可考，世無傳本之書蕭客何由得見？

此輾轉裨販而諱所自來也。一曰本書尚存，轉引他籍。如《西都賦》「火齊」引龐元英《文昌雜錄》，《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云云，何不竟引《南史》也。《逸民傳論》引宋俞成《螢雪叢說》，「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此說果宋末始有耶？一曰嗜博貪多，不辨眞僞。《海賦》「陰火」引王嘉《拾遺記》「西海之西，浮玉山巨穴」云云，與木華所云「陰火」何涉？盧諶《覽古》詩「和璧」引杜光庭《錄異記》「歲星之精墮於荆山」云云，是晉人讀五代書矣。《飲馬長城窟行》「雙鯉魚」引《元散堂詩話》「試鶯以朝鮮原繭紙作鯉魚」云云，此出龍輔《女紅餘志》。案：錢希言《戲瑕》明言《鄉嬛記》、《女紅餘志》諸書皆桑懌依託，則《女紅餘志》已屬僞本，所引《元散堂詩話》，更僞中之僞。乃據爲實事，不亦傎耶。一曰摭拾舊文，漫無考訂。如《閒居賦》「櫻」字引《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案：此惠洪《冷齋夜話》之文，《鬼谷子》實無此語。蕭客既沒惠洪之名，攘爲己有，又不知宋人已屢有駁正。《吳都賦》「欖槍」，引李周翰注以爲鯨魚目精。此因《博物志》「鯨魚死，彗星出」之文，而加以妄誕。陸機《贈從兄詩》「言樹背與襟」，引《謝氏詩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亦杜撰虛詞，不出典記。《歸去來詞》「西疇」，引何焯批本曰「卽農服先疇之意，西、先古通用」。案：西、古音先，非義同先也。「西疇」正如詩之「南畝」，偶舉一方言之耳。如是穿鑿，則本詞之東皐何以獨言東耶。凡斯之類，皆疏舛也。一曰疊引瑣說，繁複矛盾。如《三都賦序》「玉樹」引顏師古《漢書》注，謂左思不曉其義。《甘泉賦》「玉樹」，又引王楙《野客叢書》，謂師古注甚謬。劉琨《重贈盧諶詩》下注，引《蔡寬夫詩話》曰：「秦漢以前，平仄皆通，魏、晉間此體猶存。潘岳詩「位同軍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潘岳《河陽詩》下又注曰：「《國語補音》負荷之荷，亦音何。」兩卷之中，是非頓異，數頁之後，平仄迥殊。將使讀者何從耶？一曰見事卽引，不究本始。如《蜀都賦》「琥珀」引曹昭《格古要論》，不知昭據《廣韻》楓字注也。《飲馬長城窟行》引吳兢《樂府解題》，「或云蔡邕」，不知兢據《玉臺新詠》也。《尚書序》，伏生引《經典敍錄》云「名勝」，不知《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也。至於凡注花草，必引王象晉《羣芳譜》益不足據矣。一曰旁引浮文，苟盈卷帙。首引何焯批本，稱「摩史」，宋景文母夢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已爲枝蔓。又沿用其例於顏延年《贈王太常詩》「玉水記方流」句下注曰：「王定保《唐摭言》，白樂天及第，省試《玉水記方流》詩。」此於音義居何等也。一曰鈔撮習見，徒溷簡牘。如《賢良詔》漢武帝下注：「向曰《漢書》云諱徹，景帝中子。」《洛神賦》曹子建下注：「翰曰武帝第三子。」世有不知漢武帝、曹子建而讀《文選》者乎？至於八言詩見東方朔本傳，蕭統《序》所云八字，正用此事，乃引呂延濟注，以八字爲魏文帝樂府詩，已爲紕繆，又引何焯批本，蔓引三言至五言，獨遺八字，挂漏者亦所不免。惟《魏都賦》注廣蒼一條，效曹子建題注孫巖《宋書》一條，並引《隋書・經籍志》爲證。《洞簫賦》注顏叔子一條，引毛萇《詩傳・巷伯》篇爲證。《曲水詩序三月三日》一條，引《宋書・禮志》爲證。《東京賦》注偸字協韻一條，引沈重《毛詩音義》爲證。糾何焯批本之誤，爲有考正耳。蓋蕭客究心經義，詞章非所擅長，強賦六合，違才易務，其見短也宜矣。

又卷一九二《總集類存目二・廣文選六十卷》 舊本題明劉節編。【略】是書以補《文選》之遺。前有王廷相、呂柟二序，皆稱八十二卷。而此本實六十卷。卷末有晉江陳蕙跋，稱「節舊本所錄凡千七百九十六篇，其中譌字逸簡雜出，又文義之甚悖而俚者間在焉。廼以視巖之暇，與揚郡守王子松，敎授林璧，訓導曾辰、李世用共校讎增損之，刻置淮揚書院。刪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云云。則此本爲蕙等重編，非節之舊矣。蕭統妙解文理，擷歷代之菁華，以成一集。雖以杜甫文章凌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其推重詎出漫然。此可知當時去取別裁，具有深意。徐陵與統同時，所撰《玉臺新詠》，頗採《文選》所遺，劉克莊已有「皆統棄餘」之誚。則操筆繼作，何可易言。節不度德量力，乃有是集。蕙等又謬種流傳，如塗塗附。田藝蘅《留青日札》嘗摘其張協諸人詩與《文選》複收，及阮嗣宗碑諸篇誤改姓名之類，不一而足。今更校之，如其凡例以焦仲卿妻詩爲俚俗，斥而不錄。又《亢倉子》本唐王士元所撰，實非古書，而題曰「周亢倉楚」，特稱其《君道》、《政道》等四篇爲高古，所見已爲甚淺。其編次亦仿《文選》分類，而顚舛百出。如《文選》陸機《文賦》無類可歸，故別立「論文」一門。此書乃以荀卿《禮》、《智》二賦及揚雄《太元賦》當之。其爲學步，寧止壽陵餘子耶。曹植《蟬賦》，傅咸《螢賦》入之「鳥獸」，而傅亮《金燈草賦》不入「草木」，謝朓《遊後園賦》不入「遊覽」，陸雲《南征賦》不入「紀行」。陶潛《桃花源詩》入「咏史」，《史記・禮書》、班固《律歷志》入「雜文」，皆不可理解。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劉琨作，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而沿《文翰類選》之誤，以爲晉劉琨。莊忌本漢人，而誤以爲梁

人。《柏梁詩》本聯句，而注曰六首。徐樂上書本無標題，而名曰《論土崩瓦解書》。《左傳》「呂相絕秦」本爲口語，而名曰《絕秦書》。《史記·自序》中「下大夫壺遂」云云，本文中之一段，而刪除前後，名曰《答壺問》。隔數卷後又出《太史公自序》一篇。《文心雕龍·序志篇》本其第五十篇，而改名曰《文心雕龍序》。至於諸葛亮《黃陵廟記》之類，以廣文竄入，更無論矣。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宋版集部》《六臣注文選》，（二函，二十冊。）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前蕭統序，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李善《上文選注表》。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顏平原法。按：明董其昌《跋顏眞卿書送劉太沖序後》有「宋四家書派皆宗魯公」之語，則知北宋人學書競習顏體。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尙，其鐫手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洵能不負佳書。至於紙質如玉，墨光如漆，無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爲上品。　御題：「此書董其昌所稱與《漢書》、杜詩鼎足海內者也。」在元趙孟頫，在明王世貞、董其昌、王穉登、周天球、張鳳翼、汪應蕙、王醇、曹子念，並東南之秀，俱有題識。又有國初李楷跋，紙潤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跡精妙，北宋人筆意。《漢書》現在大內，與爲連璧，不知杜詩落何處矣。天祿琳琅中若此者，亦不多得。乾隆御識，鈐寶二：曰「乾隆宸翰」，曰「稽古右文之璽」。　元趙孟頫跋：「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詠懷詩》九咽皆作清泠氣。而是書玉楮銀鈎，若與燈月相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識。」（卷二十三後）孟頫此跋，作小行楷書，曲盡二王之妙。其愛是書也至足以助吟興，則宋本之佳者在元時已不可多得矣。　明王世貞跋：「余所見宋本《文選》亡慮數種，此本繕刻極精，紙用澄心堂，墨用奚氏，舊爲趙承旨所寶。往見於同年生朱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所，幾欲奪之，義不可而止。太史物故，有客持以見售。余自聞道，日束身團焦，五體外俱長物。前所得《漢書》已授兒輩，不復置几頭，寧更購此，因題而歸之。吾師得無謂余猶有嗜心耶。壬午春日世貞書於疊陽觀大參同齋中。」（卷五後）朱太史，名無考。所云徐少宰者，按：朱彝尊《明詩綜》載，徐縉字子容，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謚文敏。　王穉登跋：「宋本《文選》往往見於藏書及好事之家，欲其精善完好若此本者絕少。此本紙墨鋟摹並出良工之手，政與瑯琊長公所藏《漢書》絕相類。《漢書》有趙魏公小像。此書有公手書，二書皆公鄰架中本也，流傳至今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既免蠹魚之腹，又不落雌黃之手，豈靈籤秘笈神物呵護之耶。今歸朱司成象玄家，出示諦賞，因漫題此。此本視《漢書》亦猶蜀得其龍，吳得其虎耳矣。萬曆甲戌人日，王穉登書。」（卷二十五後）考穉登字百穀，一字伯固，長洲人，太學生。有《晉陵》、《金昌》、《燕市》、《荆溪》、《松檀》諸集。　周天球跋：「余少時嘗見是書于崦西公家，後有文敏跋語數十字，當是松雪齋中物，今五十餘年復見於仲嘉處。紙墨如新，良可寶也。癸巳秋八十老人周天球記。」（卷五十後）考天球字公瑕，號幼海，長洲諸生，善畫蘭。仲嘉，姓汪，名道會，歙人。著《小山樓藁》，卷中有印記「崦西公」，未知誰氏。　張鳳翼跋：「予嘗見此書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其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令人不忍去手。且其間有趙文敏手識數語，則知此書嘗入松雪齋中。夫先後相去二百年而遙，而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文選》之爲文也，固自有夙緣耶。予穉歲購得一部，爲黃勉之先生家物，與此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後。後有景石子題字，其紙墨不及此遠甚。今已爲好事者易去，不復得與相較，然大都不相及也。夫一梓印出，且相懸如此，矧後之翻版耶。近留意選學，將纂輯諸注，則聞此書已歸雲間，因倩人借留案頭，校對匝月，遂識歲月歸之，亦俾好事儒者知所珍重云。萬曆丁丑仲秋望長洲張鳳翼。」（卷三十二後）考鳳翼字伯起，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黃勉之，名省曾，吳縣人。嘉靖辛卯舉人，有《五岳山人集》。　汪應蕙跋：「嘉賓拉予過清遠閣，出所藏種種珍玩，古色照人，眞令目眩神馳，應接不暇。復翻其架上宋版《文選》，又所罕覯者，紙精墨妙，居然完璧。末有趙文敏公手書數行，是爲松雪齋寶藏者。後傳之吾宗仲嘉，有王元美、周公瑕、張伯起、王百穀諸君跋。古雅如仲嘉，經其收藏，當爲增價。後傳之海陽好事家，嘉賓親往而厚值，廼今貯之閣中。吾知嘉賓願讀盡天下好書者，而《文選》尤詞林嚆矢，宜其焚香披閱，更助清吟之興不淺矣。珍而藏之，可爲家寶，則清遠主人之架勝玄晏先生之架云。社弟汪應蕙書。」（卷十七後）應蕙，無考。其稱吾宗仲嘉，當亦爲新安人。按《徽州府志》載：　明汪應蛟，婺源人，官尙書。又汪應元，歙人，官御史。未知應蕙爲誰之雁行也。嘉賓，湯賓尹字，宣城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累官至南國子監祭酒。以時考之，跋中所稱嘉賓，當卽爲賓尹。然後李楷跋，乃作於諸跋之後。而曰吳君珍重似嘉賓，又係吳姓，抑或從賓尹家再歸於吳，亦未可知。附著於

此，以俟參考。　王醇跋：「余知仲嘉有宋版《文選》心搖搖十餘年矣。及造其廬未遑索看，後逢嘉賓於托山小有園，出陶隱居及唐宋墨蹟示之，皆人間所未見者，業已奪人精魄，且許以此書出觀，以暝色不能。歸去役我魂夢，越數日始得一覯，紙墨之光射目，字楷而有致，竟日披覽，得未曾有。時松風美絃，遠山橫黛，是生平第一樂事。己未小雪日，太原王醇識。」（卷二十八後）考王醇，揚州人，太原其望也。　曹子念跋：「日予於萬卷樓見弇州公所得《兩漢書》，以爲宋版第一。後復有持《文選》至者，楮色瑩膩似覺更佳。從與公購之，以爲合璧。而公以奉道，屏去一切翫好，猶爲題數語。今客持去，念之常以爲恨。今秋復覯於仲嘉寓舍，披閱甫畢，已負之入黃山矣。念再見無期，因識其末簡。萬曆癸巳中秋日，曹子念書。」（卷四十七後）考子念，字昌，先太倉州人。　李楷跋：「藏書、讀書，皆有非常之福。其精神又足以相久，故非易事，而得觀古人之賞鑒手蹟，益不敢不什伯讚歎。趙文敏往矣，弇州玄宰諸君子今安在，滄田之嗟亦復如是。吳君珍重此歷劫不壞之金剛寶也。文字點畫、刻手能存其書法，即有圭璋不可易矣。己丑清秋八月八日，河濱岸翁李楷跋。」（卷二十六後）李楷，無考。按：董其昌卒於崇禎九年，歲在丙子。今跋中有「弇州玄宰諸君子今安在」之語，則此跋之作於己丑，蓋國朝順治六年也。歙汪氏春草閣藏（呂廷祚表後，卷六十）。右識語下有「洪度」精圓印一，「于鼎」小長方印一。考《歙縣志》載，本朝文苑，汪洪度字于鼎，松山里人。工文詞，著有《息廬集》。弟洋度，字文治。詩有逸致，書法仿晉人；並有才名。卷中亦有印記。又有「汪道昆」印。道昆，字伯玉，亦歙人。明嘉靖進士，與王世貞同年。世貞稱其文簡而有法。名大起，晚年官兵部侍郎。世貞亦嘗貳兵部，天下稱「兩司馬」云。餘印無考。

又　《六臣注文選》（二函十六冊）。篇目同前。此書與前部係出一版，而紙墨之色、摹印之工亦無軒輊，洵堪同寶。惟書首僅有呂延祚表，其蕭統序及李善進表皆闕。蓋歷年既久，流傳散佚，固往往有之，而篇目尚全，亦無損其爲完書也。新安汪洪度藏本，有印記。又「清暉館印」。考《歙縣志》載，吳孔嘉字元會，明天啟乙丑進士，官編修，有《清暉館集》。餘印無考。

又　《六臣注文選》（二函十六冊）。篇目同前。此書亦前版而摹印，並出一時，古色古香，竟成鼎峙。觀前部張鳳翼跋云：穉歲購得一部，與此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後，紙墨不及遠甚。則是前明鑒藏家，求初印本已不可多得，乃經三百載後而登冊府者，兼有其三，縹緗之富，古未之有也。朱氏明仲家塾（卷六十末）右識語一，明仲未詳其人。此書爲宋趙孟堅藏本，有「子固」印。考金賚《畫史會要》載：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海監廣陳鎮。寶慶二年進士。修雅博識，人比米南宮，官至朝散大夫、知嚴州府。又，明文徵明、文伯仁、項篤壽、王寵及本朝季振宜，俱經收藏。按：王世貞《吳中往哲像贊》，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吳縣人，爲邑諸生，貢入太學。詩好建安、三謝，書摹永興大令，爲時所趨。徵明諸人見前。餘印無考。

又　《六臣注文選》（六函三十冊）。篇目同前。此書亦前版而摹印在後，墨光少遜。書中有「寶慶寶應州」印及「官書不許借出」木記。按《文獻通考・輿地考》載：宋理宗寶慶間，以逆全之亂降淮陰郡爲淮安軍，又以寶應縣爲寶應州。是寶應州之名，自理宗時始建，故官印於州名之上冠以紀年。此本係北宋時刻版，印於南宋。而稱爲官書，則知爲北宋官刻。宜其雕槧精良，甲於他版也。明文徵明藏本，有「玉蘭堂印」。又王寵、項篤壽及本朝季振宜俱經收藏。餘印無考。闕補卷六（四十二）、卷十九（十八）。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此書與前四部別爲一版，亦未載刊刻年月。惟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木記。考《一統志・四川統部表》載：益州，蜀郡。東晉分成都，置懷寧、始康二郡。又分廣都縣，置寧蜀郡。是廣都縣之稱，得名最古。宋時鏤版，蜀最稱善。此本字體結構精嚴，鐫刻工整，洵蜀刊之佳者。木記應是當時裴姓書肆所標，亦廖氏世綵堂之例也。袁氏昌安堂珍藏（卷六十後）。右識一語，袁氏未詳其人。琴川毛氏藏本，有印記。餘無考。

又《元版集部》　《文選》（六函六十一冊），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李善注，六十卷。前蕭統《序》、李善《上文選注表》、唐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書中每卷標題下於李善注次行，刊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張伯顏無考，其檃刻此書頗得宋槧模範，第書中祇收李善一人之注，而又錄呂延祚《進五臣注表》未免自淆其例矣。

又卷一〇《明版集部》　《六家文選》（三函三十冊），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前蕭統序，次李善《上文選注表》并國子監奉刊文選詔旨，次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後明

袁裝識語。此書樵刻甚精，校勘亦審，實與宋槧同工。序後標「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又五十二卷末葉標「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并注云：「出《揮麈錄》」。此二條，宋槧中本有之，係存其舊。其六十卷末葉有「吳郡袁氏善本新雕」，隸書木記。則袁裝所自標也。裝識語云：「余家藏書百年，見購鬻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大字、小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以六家爲優，因命工翻雕匡廓字體未少改易，始於嘉靖甲午，成於己酉，計十六載」云云。其四十四卷末葉標「丁未六月初八日，李宗信雕。」五十六卷末葉標「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李宗信、李清，疑皆當日剞劂高手，故自署其名。而丁未爲甲午後之十三年，僅刻至四十四卷；戊申又丁未後之一年，僅刻至五十六卷；且其成也經十六載，則袁氏之擇工選藝以求毫髮無憾之意亦概可見矣。按：《蘇州府志》，袁裝字尚文，吳縣諸生，循例入太學。善屬文，尤長於詩。繪花鳥有逸趣，書法擬元章。晚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卽袁氏所刊之版，而四十四卷末葉李宗信之名及五十六卷末葉李清之名，俱被書賈割去，故紙幅均屬接補。袁裝識語，亦經私汰。而於六十卷末葉改刊「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命工鍥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并於末一行增刊「把總鍥手曹仁。」其字畫既與前絕不相類，版心墨線亦參差不齊，且考訂字誤作金旁，則僞飾之跡顯然畢露矣。明楚府藏本。考《明史》諸王世表，洪武三年太祖封庶子楨於楚，是爲昭王。傳六世顯榕襲封，以嘉靖二十四年遇害，是爲愍王。至嘉靖三十年，始續封愍王庶子英煥爲王，是爲恭王。今考袁氏書刻成於嘉靖己酉，爲嘉靖二十八年，正當楚國絕封之時，則所鈐「楚府圖書」當出恭王以後也。又有「翰林學士文節世家」一印，考《宋史》，楊萬里謚文節，此宋人謚法之最著者。其印或爲明時楊氏所鈐。餘印無考。又有袁忠澈印記。袁澈篆法譌作表字，明屬書賈僞爲，不足錄入。闕補卷二(一)、卷三(一之四)、卷四(二之一)、卷六(二十五、二十六)、卷十八(十四)、卷二十四(八、三十一之三十四)、卷二十八(六、八、十八)、卷二十九(十)、卷三十二(五、十七、十八、二十五)、卷五十二(九)。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熾)〔裝〕識語。此亦前版而書中所有宋刊、明刊識語本紀，悉經私汰，補痕類然，樵印亦不及前二部之工。寶峰主人收藏印記，未知誰氏。

又　《六家文選》(十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書惟存五十二卷後所載《揮麈錄》一條。其餘識語木記，皆經割補，而紙質特佳。泰興季氏藏本。印記見前。【略】闕補目錄(三十一、三十二)、卷三十(三十七)。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書亦存《揮麈錄》一條，而六十卷之末僞刊「奉議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朱奎奉聖旨廣都縣鏤版，起工於嘉定二年歲次己巳，畢工於九年壬子臘月，并標「督工把總惠清」，亦係割去原紙，別刊半葉，粘接於後。且嘉定九年係丙子而非壬子，則其作僞益顯然矣。明文徵明藏本，有「烟條館」印，袁忠澈亦經收藏，印記見前。又有「世美堂」印。按：朱彝尊《明詩綜》小傳載，丁此呂，字右武，江西新建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司參政。著有《世美堂集》。此印當卽丁氏右武所鈐。餘印俱無考。又有「景濂」印，考《明史》，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洪武間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賓善大夫。是景濂乃明初人，書中不應有其印記，明係書賈僞作，不足存也。【略】闕補表序目錄(全)。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書亦於卷六十之末葉改刊「河東裴氏考訂」云云。訂字并作金旁，與前第二部同其僞製，蓋出一人之手也。「明袁忠澈藏本」印記與前部同。又有王偉印，考《明史》，王偉神宗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授都督。尋封永年伯。「呂雄濟之」二印見前，華亭朱氏，未詳其人。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書於統序後標「紹聖三年丙子歲蜡月十六日秘閣發刊」。又于呂延祚表後列曾布、蔡卞等校正銜名。卷六十後復標「紹聖四年十月十五日太學博士主管文字陳瓘督鐫匠孫和二等，工完。」皆係別刊半幅，粘接。而袁氏識語、木記，盡爲割補。紙質、印工并出前後諸部之下。明馮夢禎藏本。有馮開之印。考《浙江通志》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又有「太子太保傳文穆公家藏圖書」。考《明史》傳，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此印當其後人所鈐。其「曲阿孫氏」、「眞賞齋」二印，無考。

又　《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篇目同前，闕袁裝識語。此書亦將袁氏識

語末記，妄爲割補。其卷五十二末葉所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宗信雕」一行，雖于樵印之時以別紙掩蓋其上，然「十三」兩字，墨痕猶隱透行間，依稀可辨。乃版心上方後以「熙寧四年刊」五字別刻本記，逐幅鈐印，抑何其心勞日拙耶？書中有吳寬印記。考《明史》，吳寬以正德時卒于官。其時袁氏此書尚未付梓，安得經其收藏。明是書賈故取袁褧以前之人，冀掩其作僞之計，不足採入。餘所鈐三印，亦無考。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一冊)，篇目同前，闕李善、呂延祚表，袁褧識語。此書惟存蕭統序，後裴宅印賣一條。其餘識語木記俱經私汰，實亦吳郡袁氏新版也。其於卷二十四後乃僞標「嘉祐改元，澄心堂刊」八字，而「祐」字誤作「祜」改字，「巳」旁譌作「旦」，此作僞而益形其陋者。收藏諸印無考。【略】闕補卷四(二十四)、卷十(三十五)、卷十七(二十五、二十六)、卷十八(十三、十四)、卷二十(七、八)、卷二十四(十一、十二)、卷二十五(十一、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十七(十六、十七)、卷二十八(十九、二十)、卷二十九(二十三)、卷四十一(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卷四十四(三十九)、卷四十八(十五、十六)、卷五十(十一、十二)。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二冊)，篇目同前，闕袁褧識語。此書於蕭統序末及卷六十後僞刊「淳祐二年庚午歲上蔡劉氏刊」，隸書木記。字體杜撰，漫無準繩，亦即用袁氏版竄易亂眞者。合計此書共成十部，而作僞者居其九。其間變易之計，狡獪多端，或假爲汴京所傳，或託之南渡之末，雖由書賈謀利欺人，亦足見袁氏此書樵印精良，實爲一時不易得之本。今登冊府者，至十部之多。且袁氏所藏宋槧原本，已入前宋版書中。七百餘年後先輝映，猗歟盛矣。「南昌袁氏收藏」印記，見前。「武陵華伯子」印，無考。【略】闕補卷五(二十一)、卷八(二十一)、卷十(十一)、卷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卷二十四(二十九、三十)、卷二十八(十六)、卷四十一(十四)、卷四十三(三十三)、卷五十四(三)。

又《六臣注文選》(六函六十冊)，篇目同前。此亦明翻宋槧，而別爲一版，樵刻頗佳。其目錄內於昭明、五臣銜名之次，割補一行，似是明時刊梓者自署其名，而書賈去之，以售其作僞之術。又於卷六十後刻「河東裴氏考訂」云云，訂字亦作金旁，且字畫紙墨判然各異，不能掩也。

又《文選注》(二函十二冊)，明王象乾刪定十二卷。前蕭統序，次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次李善《上文選注表》，次文選姓氏。此書版式將六臣之注，或列之上方，或列於行右；其音釋則於下方列之，不以注間本文，亦取便於記誦者也。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舉隆慶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遷兵部主事，歷郎中，出爲保定知府，累官至兵部尚書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以衰病乞歸卒，贈太師。具見《明史》本傳。象乾自擢宣府巡撫以從，皆任邊疆重寄，年八十三，猶馳驅戎馬間。此書標題下結銜爲保定知府，蓋惟其時尚有餘閒游心翰墨也。

又《文選補遺》(二函十冊)，宋陳仁子輯，四十卷。前宋趙文序，後宋譚紹烈識語。書中每卷標題下稱「茶陵陳仁子輯誦」，次行稱「門人魯達臣纂類」。目錄後有「茶陵東山書院刊行」木記。仁子，《宋史》無傳。考淩迪知《萬姓統譜》載：「陳天福者，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者，天福輒周之。有道士丐米，福與之一斗。道士酬以百錢，福弗受。道士出題其壁，有「桂子蘭孫聯步武」之句，後子桂孫蘭孫，果登第，慕義樂施，有父風。遭宋季易姓，不復祿仕，營東山書院。爲終身計，博學好古，著述尤富，輯《文選補遺》四十卷」云云。按：所言東山書院，既與木記相符，而書之卷帙亦與此本適合，則仁子爲天福之子無疑。第未分晰此書爲桂子蘭孫兄弟中何人所作耳。趙文序中稱仁子爲同俯，譚紹烈識語中又稱爲古迂翁，似仁子是其名而非其字，或當隱居不仕之時自避原名而更爲仁子也。趙文，字惟恭，又字儀可，廬陵人。三貢於鄉，仕南雄府教授，出文丞相之門。嘗從勤王於軍政，多所參決，晚請歸養，所著有《青山集》，見《西江志》。魯達臣、譚紹烈，俱無考。紹烈本仁子之甥，亦受業其門，爲刊此書，故系識語於後。此本爲明時翻刻，樵印極精，惟自十四卷至十七卷與前後紙色迥別，則從別本取出補入者。闕補卷五(五之七)卷十三(二)。

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總集類》　梁《昭明文選》六十卷(刊本)，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六臣注，明新安潘維時、潘維德校刻。《文選》六十卷(刊本)，梁昭明太子撰，唐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刊本)，唐李善暨五臣注，明張伯顏刊。《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刊本)，明嘉靖己酉吳郡袁生褧校。《文選補遺》四十卷(刊本)，元茶陵陳仁子輯誦，門人譚紹烈纂類，并識後。云：「紹烈夙侍舅古迂翁指示古今文法，翁著述甚富。《牧萊脞語》三十卷已刊墨本，今再取所編。《文選續補》四十卷，刊成并前昭明所纂《文

選》六十卷，共一百卷行世。」《文選纂注》十二卷(刊本)，明萬曆吳郡張鳳翼撰。萬曆壬午余碧泉刊行。《文選》六十卷(刊本)，明嘉靖癸未李廷相識云：《文選》一書古今學士大夫靡不重之，顧乏善本。近時所見惟唐府版而頗黷於得旌德汪諒氏偶獲宋刻，鋟諸梓濮陽李子爲之書而鑱諸首。《文選刪注》十二卷(刊本)，新城王象乾刪訂。卷首備列各原序。《廣文選》六十卷(刊本)，明大庾劉節撰，并序。云：「《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蕭子之選文也，賦之目十有四，詩之目二十有三，爲騷七，爲詔，爲冊，爲令，爲敎，爲文，爲表，爲上書，爲啟，爲彈事，爲箋，爲奏記，爲書，爲檄，爲對問，爲設論，爲辭，爲序，爲頌，爲贊，爲符命，爲史論，爲史述贊，爲論，爲連珠，爲箴，爲銘，爲誄，爲哀辭，爲碑文，爲墓志，爲行狀，爲弔文，爲祭文，爲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始之天地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故次之草木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故次之雜賦。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謠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詔，王言也；璽書，賜書，敕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儀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略也，哀辭者衰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質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于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啟、檄，略矣，奏記、設論、箴贊，略甚矣，史論述贊，略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論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于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廣文選》六十卷(刊本)，明大庾劉節廣選，晉江陳蕙校刊。【略】八閱月而告成，其顛末見之凡例。《續文選》三十二卷(刊本)，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氏撰并序。「稱《文選》之成于梁昭明太子也。致士二五，積年三十，其代自晉、宋、齊、梁而上，其人繇屈、宋、賈、馬，以還，包學藝文，兼綜史傳，信文圃之特秀，選部之最都也。余束髮臨文，雅有茲志，時復網羅衆籍，蒐獵羣言，取例往編，甄擷今選，遠自昭明以後，近自不佞以前，格稍肖似即爲收采，若其人與昭明同日，則懼爲所棄；及與不佞並世，則未見其止。洎夫五代局于促運，宋、元淪于卑習，併文太纖靡，詩涉近體，以非本旨，並從刪黜。集成總計三十二卷，名曰《續文選》。」《文選增定》三十二卷(刊本卷面有「裕谷」二字圖章)，明嘉靖建陽縣重刊。《文選增訂》二十三卷(刊本)。《選詩補注》八卷(刊本)，元上虞劉履補注。至正二十一年謝肅序例云：「詩自孔子刪後，殆未易言。然今人欲知漢、魏以下諸作，頗賴昭明選詩之存，茲重加訂，選得二百十有二首。又常恨陶靖節詩在《文選》者甚少，今就其本集增取二十九首；又于《後漢書》，得酈炎詩二首；于《文章正宗》，得曹子建《怨歌行》一首；于《阮嗣宗集》，得《咏懷》二首，皆《文選》所遺者，總二百四十六首，釐爲八卷。其他如經史所載歌謠、樂府，集所錄古詞，別當刪取而續傳也。先生名履，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勵行以經術世其家云。」《選詩補遺》二卷(刊本)，上虞劉履校選，序稱：「《選詩補遺》上下卷，凡四十二首，皆古歌謠詞，散見于傳記諸子之書及樂府集者也。余既補注選詩，而復輯是編者，蓋竊承諸子欲鈔經史諸書、韻語，《文選》古詩，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之遺意。」《選詩續編》四卷(刊本)，上虞劉履撰注。《重刻選詩》十四卷(刊本)，上虞劉履編，嘉靖壬子吳郡顧存仁序。《選詩外編》九卷(刊本卷首有「天一閣」、「古司馬氏」二圖章)，明楊愼編，凡二百若干首。《選詩》三冊(明刊)，明嘉靖西蜀丹崖劉士元序。稱：少華許子集昭明太子統選詩凡若干首，別爲三冊，將入梓，乃有山東之擢，屬丹崖子成之。《選詩拾遺》六卷(刊本)，明嘉靖成都楊愼編次并序。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文選》六函六十一冊，梁昭明太子撰。本三十卷，唐李善注、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注，分六十卷。前有顯慶三年李善《進書表》、開元六年呂延祚《進書表》及遣高力士口宣敕，昭明原序。通部闕筆嫌名半字，俱極清晰。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勘銜名，或三人、或四人。其覆勘張之綱官贛州州學教授、李盛官贛州司戶參軍、蕭倬官贛州石城縣尉、鄒敦禮官贛州觀察推官，皆一時章貢僚

屬。是此本贛州郡齋開雕者，流傳頗少。泰興季氏藏本。【略】闕補卷一（二十三）、卷七（二十八）、卷九（二十二）、卷十（十四）、卷十三（十八、十九）、卷十六（二十五）、卷十八（三十四）、卷二十（三）、卷二十二（三十七、二十八）、卷二十三（三十一）、卷三十（二十五）、卷三十一（三十八、四十四）、卷三十二（四十、二）、卷三十三（九）、卷三十六（三十三）、卷三十七（四十二）、卷三十八（四十五）、卷四十（九、十九）、卷四十一（十七、四十三、五十四）、卷四十二（九、三十、四十七）、卷四十三（三、六、二十五、四十九）、卷四十四（四十六）、卷四十五（十七、三十）、卷四十六（五十六）、卷四十七（三十八、四十五）、卷四十八（五、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二）、卷四十九（三十八）、卷五十二（二十四、三十五）、卷五十三（三十六）、卷五十四（一、二、三十三）、卷五十六（三十七）、卷五十九（四、三十七、四十四、四十八、五十四）。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篇目同前。李善進表後有國子監准敕節文，《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文選》援引該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國子監說書官員校定，淨本後鈔寫版本更切對讀後上版，就三館雕造，候敕旨奉敕，宜依所奏施行。吳郡申氏泰興季氏藏本。【略】闕補卷一（十三）。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同上，係一版摹印稍後，脫昭明原序。《六家文選》（八函六十一冊），同上，係一版摹印。

又《六家文選》（四函二十冊），同上，係一版摹印，麻紙濃墨，極爲古雅精工。後副葉，康熙戊申莊虎孫行書跋。略云：宋槧文選二十冊，得之外舅東山王氏，是吳文定公貽其五世祖文恪公者。每冊有叢書堂記，乃文定藏書之所也。此跋雖近人作，計已閱百三十年矣。當明孝宗時，吳寬以贈王鏊，王氏子孫世守三百年而歸於其壻。宋犖撫吳得之莊氏，可謂流傳有迹矣。書首鳥篆壺盧印一不可辨。

又《六家文選》（四函三十二冊），篇目同前。昭明序、後刻記，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書末刻記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命工鋟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把總鐫手曹仁。是書自王氏外，凡朱氏、潘氏、顧氏，皆雲間收藏家。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同上。廣都裴氏本。

又《六家文選》（四函三十二冊），同上。廣都裴氏本摹印，稍後。明楚府藏本，又入于氏、王氏。其八字一印，則徐氏也。元美，王世貞字。

又《文選》（六函六十冊），六家注。篇目同前。書末有識云：「右《文選》版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此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譌，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據跋乃四明刻，書首副葉慈湖楊氏印。上墨書「石田耕叟」四字。目錄中列《古文苑》中文選所未收之文。各卷中間有評語，皆爲一人手蹟。其人無可考。蓋慈谿楊簡後裔也。文氏、毛氏、季氏皆曾藏。

又卷一一《元版集部》《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同前宋版集部。

又《文選》（六函六十冊），是書每卷首刻「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刻」，書末刻「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城」，版式與諸本不同。

又《選詩補注》（二函十二冊），元劉履撰。履字坦之，上虞人。至正末，避亂，自號草澤間民。書八卷，凡漢至齊、梁人詩二百四十六首。凡《文選》所錄者二百十二首，增《文選》所無者陶潛二十九首、酈炎二首、曹植一首，阮籍二首，於《選》詩多所刊落，其增入者亦殊無取義。又以六家注及曾原演義未備，別採補之用。朱熹《楚辭集注》例，每章分賦、比、興，叶韻則用吳棫韻。補前有至正二十一年謝肅序，又至正乙巳夏時序。又補遺二卷，爲唐、虞至魏、晉歌謠三十八篇；續編四卷，爲唐陳子昂、薛稷、李白、張九齡、王維、儲光羲、杜甫、韋應物、韓愈、柳宗元、張籍、宋王安石、朱熹之詩，少者人不過一二首，其注僅以己意，敷演大意，規竊《楚辭注》，而去取鮮當，陳腐不倫，殊無足取。特以舊槧收之。

又卷一九《明版集部》《六家文選》（六函二十冊），篇目見前宋版集部。廣都裴宅本，明吳郡袁褧重雕。目錄後有識略云：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刻始於嘉靖甲午，成於己酉，計十六載而成，其工可謂勤矣。

又《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同上係一版摹印，袁褧識佚。

又《六臣注文選》（四函三十冊），【略】明萬曆甲戌崔孔昕、黨馨、朱守行、郭宗磐刊本。汪道昆序，越五年戊寅徐成位重校，并刊《昭明太子小傳》及田汝成《重刻文選序》，成位有識「凡正一萬五千餘字」云。卷末或題冰玉堂重校，或題見龍精舍重校。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兵部左

侍郎。有《大函集》。

又《六家文選》(四函二十四冊)，【略】明刊大字本。

又《六家文選》(二函二十冊)，同上。袁裘仿廣都裴宅本摹印，稍後。

吳寬《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六臣注文選》《六臣注文選》三十卷，汲古閣刊何義門先生七校本。先君子從盧學士抱經堂借本手錄，並書首頁云：「按《唐書·曹憲傳》云：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今世第傳《文選》六臣之注，而餘人罕有著聞者。」

金檀《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四《六臣注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撰。汲古閣《文選》六十卷。《文選補遺》四十卷，明茶陵陳仁子纂輯。《文選纂注》。

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六《玉臺新詠與文選考異》(存目)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明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前有昭明太子《文選序》，次呂延祚開元六年《進五臣集注文選表》，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敕。顯慶三年李善《上文選注表》，目錄一卷。《文選序》前，六臣俱有銜名。目錄前，又題宋奉議大夫崔孔昕、奉議大夫党馨、承直郎朱守行、承事郎郭宗磐同校。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六臣注文選》六十卷。題同前本。前有昭明太子《文選序》，次呂延祚開元六年《進五臣集注文選表》，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敕。顯慶三年李善《上文選注表》，諸儒議論一卷，題古迂陳仁子輯。又前有嘉靖廿八年田汝成《重刻文選序》稱：錢唐洪君子美，得宋本而重鋟之，校讎精緻，逾於他刻。每葉廿行，行十八字。

又《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一元張伯顏刊本，一明毛晉刊本，一胡克家仿宋刊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一明仿宋崔孔昕刊本，一明洪梗仿宋刊本。)《文選音義》八卷(余蕭客撰)。《文選考異》四卷(孫志祖撰)。《文選李注補正》四卷(孫志祖撰)。

又《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昭明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右《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刊本。前有元大德時，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稱：「梁昭明享池祀。」又云：「即池故處，吾歸老焉。同知府事張正卿來，俾邑學吳梓校補遺謬，遂命金五十以自率羣屬靡不從化」，云云。此書蓋刊於池州，元、明當道到官後，每訪求邑之文獻古迹，興廢繼絕，多刊古書，存貯公府。想見古人聲名文物之盛，今無其比，并前人存板亦皆墜失不修，可慨也。

黃丕烈《求古居宋本書目》《文選》李注本，四十八冊。李注《文選》(殘本)，二十三冊。六臣注《文選》。

馬瀛《唫香仙館書目》《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沈復粲《鳴野山房書目》《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六家文選》二十本。

陳揆《稽瑞樓書目》《文選》二十冊(又《考異》四冊)。《文選》六十卷(十冊)。

陳徵芝《帶經堂書目》卷四《文選注》六十卷，舊刊本。先大父臨何義門校並自參校。唐李善注。《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元大德刊本。不著編輯者名氏，係大德年間刊本，有大學生章、唐國經史之章、辛夷館印、蕭門嘯閣浴書至陳琪芳子壽各圖章。有無名氏校勘，于訓詁音切頗詳審。

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板書目》《李善注文選》(抄補)，六十卷；又，存三十三卷(內抄三卷)。《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又(張之綱本)，六十卷。

又《元板書目》《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又，六十卷。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總集類·文選六十卷(北宋刊本，明句容縣官書)》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并五臣注。【略】後有明州司法參軍盧欽跋云：「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首加修正」云云。則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卷六、卷九、卷十二、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七、卷五十一、卷五十四、卷五十七、卷六十及目錄後，俱有句容縣印，次行俱有題識。云：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當是明初官書。闕卷一、二、三，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凡六卷抄補。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文選注表(顯慶三年)》。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開元六年)》「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

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廬欽謹書。」

又《續志》卷四《總集類・文選六十卷（馮氏寶伯陸氏勅先校宋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馮氏寶伯陸氏勅先據錢遵王家宋本校，元和顧澗蘋先生據周香嚴家殘宋本覆校。殘宋本存卷一至六、十三至十五、十八至二十一、二十八至三十九、四十九至末，凡三十七卷。《文選序》、《上文選注表（顯慶三年）》。卷一後馮氏手跋曰：「己亥歲，校過一次，重檢《後漢・班傳》對勘本文，同異甚多，注亦略同。疑善仍用舊注耳。范史、蕭選各自成書，文字無容參改，標諸卷首，聊以志異也。上郘武識。」又陸氏手識曰：「庚子正月二十四日，借遵王宋刻本校。其有宋本誤字，亦略標識，以便參考。貽典。」卷二十六後馮氏手跋曰：「二十二日對此卷。先有對者與錢氏宋本不同，今一依錢本改竄，亦有明知宋版之誤而不必從者亦依樣改之。蓋校書甚難，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之。上郘武。」顧氏手識曰：「此《文選》硃校出汲古主人同時馮寶伯手。其前二十卷又有藍筆，則陸勅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予囑蕘圃以重價購之，復偕鄰巖周氏所藏殘宋尤袤槧本，即馮、陸所據者重爲細勘。閱時之久，幾倍馮、陸，補其漏略，正其傳譌，頗有裨益。惜宋槧之尚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於唐，至王深甯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逢前明，幾乎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肇帨。至其爲經史之鼓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藪，莫或及也。其間字經淺人改易，文爲妄子刊削；五臣混淆善本音注，牴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訛致舛，其來久遠，承襲輾轉，日滋一日，卷帙鴻富，徵引繁多，詞意奧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雖以陳文道之精心銳志，既博且勤而又淵源多助，然舉正一書猶時時有失，況余仲林記問以下摭華遺實，宜同自鄶矣。廣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無謬，意欲準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別句逗。經史互載者，考其異；專集尚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髓用博大，自慚謭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并期與蕘圃交勗之焉。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阮元《文選旁證序》（卷首） 《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即以此書爲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夫豈唐、宋所謂潮海者所能窺乎？蕭《選》之文，漢即有注。昭明之時注者更多。至於隋代，乃有江都曹、李之學。書探萬卷，壽及百年，且有公孫羅、許淹諸說。是以沉博美富，學守師傳也。唐開元後，有六臣之注。五臣自欲掩乎李注，然實事求是處少，且多竊誤雜糅之譏。《文選》刻板最早，初刻必是六臣注本，而李注單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是以五臣之名，尚有刪除未盡之處。今世通行單李注板本最初則有宋淳熙尤延之本。尤本今有兩本：一本余所藏，以鎮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即嘉慶間，鄱陽胡果泉中丞據以重刻者也。我朝諸儒，學術淹雅，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爲此學者已十餘家，而遺義尚多，可謂難矣。閩中梁茝林中丞乃博采唐、宋、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計書一千三百餘種，旁搜繁引，考證折衷；若有獨見，復下己意，精心銳力，捨易爲難，著《文選旁證》一書四十六卷。沉博美富，又爲此書之淵海矣。余昔得宋本，即欲重刻之，且欲彙萃諸本爲校勘記，以證晉府、汲古之誤，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酬夙願。使元爲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欣然爲序，與海內共之。道光十八年春三月望，節性齋老人阮元序。

朱珔《文選旁證序》 同年梁茝林方伯敭歷中外，勤職之暇，撰《文選旁證》。蓋取唐李善之注，而加參覈焉。余觀李氏書，體製最善。纖文軼事，反覆曲暢；遇字差互，必曰某與某通，深得六書同音假借之旨，雖裴駰等弗逮。至其徵引經語，不盡齊一。由唐初寫本流傳，各據所見，即孔穎達《正義》與陸德明《釋文》已難免傑僿，而《釋文》更多出別本。此如鄭司農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尚書》今文古文乖異者累累，後儒兩備其說，正足資研覃而明詁訓也。其餘典籍，或今世亡佚，蒐采者尤稱淵藪。惜當時單行原帙，業就湮廢。汲古閣毛氏僅輯自六臣注內，非本來面目。惟宋晉陵尤氏本較勝。鄱陽胡果泉中丞得之，影板以行，兼著《考異》，嘉惠藝林。顧第辨彼此之歧淆，他未遑及。君獨博綜審諦，梳櫛疑滯，並校勘諸家一一臚列。且李氏偶存不知蓋闕之義，閱代綿邈，措手倍艱。然郭璞注《爾雅》，殫精數十年，動有未詳。近人邵二雲、郝蘭皐間爲補遺，用相翊助，君亦沿厥例，斯眞於是書

能集大成者矣。嘗謂注書之失有三：仍訛襲謬，罕識訂正，其失也陋；求新竄舊，半係臆造，其失也妄；拘繩守墨，罔復兼賅，其失也隘。若君書網羅富有，悉平心稱量而出，以視前明陳與郊之《章句》、張鳳翼之《纂注》、林兆珂之《約注》、閔齊華之《瀹注》，豈可同日而論哉。昔李善胸藏萬卷，而不工屬詞。君則具魁偉之才，詩若文皆援筆立就，而茲編又閎覽如是。方之曩哲，奚必多讓。矧虛懷善下，屢易稿欲，然不自信，尚期良朋重與討究，最後猥及余。余寡昧人也，涓流增海，未議思效，苦塵跡牽纏，久始竣役。承命序簡端，聊闡君意，竊欲告世之讀此書者。道光癸巳，涇年愚弟朱珔謹撰。

梁章鉅《文選旁證自序》《文選》自唐以降，乃有兩家：一李注，一五臣注。李固遠勝五臣，而在宋代五臣頗盛，抑且並列爲六臣共行於世，幾將千年。近者何義門、陳少章、余仲林、段懋堂輩，先後校勘，咸以李爲長，各伸厥說。但閱時已久。顯慶經進原書竟墜，淳熙添改重刊孤傳，居乎今日，將以尋繹崇賢之緒，不綦難哉。伏念束髮受書，即好蕭《選》，仰承庭訓，長更明師南北往來鑽研，不廢歲月，迄茲遂有所積，最後得鄱陽師新翻晉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異同均屬較是。合觀諸刻，竊謂李氏斯注，引用繁富。爲之考訂校讐者，亦宜博綜詳哉言之，爰聚羣籍相涉之處，悉加薈萃。上羅前古，下搜當今，期於疑惑得此發明，未敢託爲抱殘守闕自限。至於五臣之注，亦必反覆推究，雖以與李無關，然可以觀之益見李注精核，正一助也。歸田後，重加校勘，釐爲四十六卷，名之曰《文選旁證》，願用區區就正有道，仍恐見聞非周，遺落豈免，補而正之，實深幸焉。道光甲午九秋，梁章鉅撰於三山城中之榕風樓。

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一《文選》，余舊藏《六臣注》六十卷，爲明神宗二年新都崔大夫刻本。有汪氏道昆序，序後有「冰玉堂重校」五字，次錄田氏汝成《刻文選序》及昭明小傳。而雲杜徐成位題其後云：「郡齋舊有《六臣文選》刻而殘失，山東崔大夫領郡，重爲剞劂，但校讎者鹵莽，中多舛誤，甚以俗字竄古文，觀者病之。余暇日屬一二文學詳校，凡正一萬五千餘字」云云。則神宗六年戊寅也。目錄後有「見龍精舍重校」六字。崔大夫不著其名，徐君殆亦宦新都者。刻本字大，白綿紙印，便於老眼。世父戶部公所賜也。　道光壬午得評本《文選》於杭州市肆，乃重刻汲古閣本。評者工於楷法，朱墨粲然。蓋臨義門本而即似義門手蹟，可寶也。原跋云：「辛未十二月望日閱畢，詩是丙寅冬在王駿聞家所閱，六年始畢，一至又無一卷成誦識。余之廢學，爲後來子弟之戒。立歲無聞，實游惰之咎，於人何尤哉。焯識。」又跋云：「乾隆乙酉夏，寓啟香書屋，得義門先生勘本，依樣畫出，完士侮食，不免有憾。校讎之力是所望於主人。文漪克紹識。」啟香主人及文漪克紹，不知爲何許人。完士，見王仲宣《從軍詩》；侮食，見王元長《曲水詩序》。義門證之《史記》，謂「完士」當作「軍士」，「侮食」則引王厚齋語，謂元長沿用《周書・王會》解之誤本皆見卷中。李介石徵君言，嘗藏義門手評《文選》半部，其半在從孫金瀾廣文所，後同歸於阮氏文選樓矣。未得一見，以審異同。偶取《讀書記》校核數條，詳略互異，不可枚舉，大較此本爲優。蓋作《讀書記》者所見非義門最後之本也。惜此是重刻汲古閣本，正文及注中誤字尚須細校。

又　《新唐書・藝文志》所錄《文選》音注，李善、五臣而外，蕭該《音》十卷，僧道淹《音義》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音義》（卷亡），許淹《音》十卷，康國安注駮《文選異義》二十卷，李善別有《文選辨惑》十卷，今皆不傳。吳縣余仲林撰集《古經解鉤沉》極精博，所爲《文選音義》則體材殊不稱，《四庫提要》詳言之。《漢學師承記》謂仲林亦悔其少作，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今未得見，然音義多用直音，便於省覽。載義門校語頗詳，亦初學所不廢也。

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總集類・文選注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注。常熟張芙川有北宋刊本。宋淳熙辛丑尤延之刊於貴池，世有二本：一即胡果泉重雕所據，一在阮氏文選樓。阮相國云：較晉府汲古本多異。按：元張伯顏本，即翻刻尤本，前有廉訪使余璉序。明嘉靖癸未金臺汪諒又翻張伯顏本，前有李廷相序。明唐府翻元張伯顏刊本。明晉藩養德書院刊本。汲古閣刊本，字小；翻刻本甚多，其字較大，且字句又與原刻本大不相同，未知何故？翻板中以有錢士謐校一行者稍勝。嘉慶十四年胡氏仿宋淳熙刊本，附考異十卷。萬曆辛丑閩人鄧原岳校刊本。又翻刻汲古閣本，附硃印義門評點。乾隆三十七年葉樹藩校刊本，又翻刻葉本。（附錄）明唐藩本，有唐藩希古序，唐世子跋。（星詒）常熟張氏北宋本，今在同邑楊氏。（某氏）（續錄）宋尤本、元張本，並十行、行二十一字，或多少不等。明唐藩本亦十行、行改二十二字，皆均齊如一，而古色減矣。　唐藩本，成化丁未刊。萬氏翻刻胡本。　金陵局本。乾隆長洲葉氏海

錄軒刊本。　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曾見俞理初、王棻友、張石舟、許印林等四家批校本，曾迻錄一本。（就胡本批校。）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隋寫本一卷，唐寫本二卷，光緒十五年傅氏影印日本延喜刊本第五殘卷。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不知編輯者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有是名，則南宋本矣。其稱六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注，合李善注爲六也。嘉靖己酉袁褧刊本，佳。袁本題《六家文選》，每卷首一行，有「藏亭」二字，仿宋。袁本五臣居前，善次後；茶陵及崔氏徐氏本，善居前，五臣次後。　明茶陵陳氏刊本，佳。題《增補六臣文選》，萬曆二年新都崔氏孔昕刊本。九行，行十八字，仿宋。　明嘉靖二十八年錢塘洪楩仿宋刊本，前有諸儒議論一卷，題古迂陳仁子輯。十行、行十八字。又萬曆六年徐成位重刊崔本。　明吳勉學刊本。　明田汝成刊本，三十卷，注不全。

明新安潘維時、潘維德校刊本，三十卷。　錢遵王有宋刊《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天祿後目》有宋刊贛州本一部，云：流傳頗少；又國子監本四部，又廣都裴氏刊本三部，張目有之，稱北宋本。又四明刊本一部，後有盧欽跋。又元刊六臣注一部。又元張伯顏刊本一部。又明袁褧重刊廣都裴氏本三部。又明萬曆新都崔氏仿宋刊本二部。贛州本，九行、行大十五字，小二十字。每卷末列校刊人張之綱等銜名。蔣生沐有宋刊六臣注半部，極精。〔附錄〕袁本序尾有識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北門裴宅印賣。（星詒）〔續錄〕景樸孫藏北宋明州本，紹興修補。十行二十二字，注雙行二十九字至三十一字不等，白口雙邊，板心下記姓名、補刊有某某補刊字。惜祇存八卷。有毛季諸人藏印及天祿琳琅各印。　宋紹興二十八年修北宋本，見昭文張氏志。（《天祿目》載趙子昂藏者，不著刊書年月，字用顏體，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紙質如玉，墨光如漆，不知與張同板否？）傅沅叔藏宋建本，初印精整，題爲《六臣音注文選》十行十八字，爲季滄葦、汪閬源舊藏；又藏明刊本。九行十八字，善注在前、五臣在後。目錄前有明中憲大夫崔孔昕校，奉議大夫黨馨、承直郎朱守存、承事郎郭宗磬同校四行，以校袁刻。注字詳略不同，疑即萬曆三年新都崔氏仿刻本也。嗣考《天祿後目》有此本，云：萬曆甲戌崔孔昕等刊本，汪道昆序。越五年戊寅，徐成位重校，并刊昭明太子小傳及田汝成《重刊文選序》，成位有識，凡正一萬五千餘字云。卷末或題冰玉堂重校，或題見龍精舍重校云云。今此本無汪道昆序，當失去矣，徐刻又據此重校刊行者也，《平津館鑒藏記》中有之，第不知爲何時所刻耳。板心下記字數及人名。　明萬曆二年新都汪氏仿宋刊本。九行十八字。

明王象乾刪注十二卷，摘六臣注列上方行左右，音釋列下方，不間本文，以便記誦，寫刊極精。　明萬卷堂重刊元大德茶陵陳仁子本。　清長洲蔣氏心矩齋影鈔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宅刻唐呂延濟等注本三十卷。　四部叢刊本（《文選集注》殘卷）。民國七年羅振玉影印舊寫本。　明張鳳翼《纂注》十二卷。　明陳與郊《文選章句》二十八卷。《存目》有。讀書齋叢書內有《文選理學權輿》八卷，汪師韓撰。

又《文選考異四卷》、《李注補正四卷》　均孫志祖撰。

又《梁章鉅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道光甲午刊。

又《張雲璈選學膠言二十卷》

又《余蕭客文選音義八卷》　乾隆二十三年刊，《存目》。〔附錄〕讀畫齋叢書尚有《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孫志祖撰；朱珔《文選集釋》廿四卷，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均有刻本。（鴻綬）〔續錄〕《文選纂注》，有明萬曆刊本十二卷，明天啓錢唐盧氏重訂本二十四卷。《文選集釋》，有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刊本。《文選理學權輿》及補，均有叢睦汪氏遺書本。《文選古字通》有益雅堂叢書本。《古字通疏證》，有道光二十年刊本，及說文叢編本。《選學膠言》，有文淵樓叢書本，民國十七年直隸書局印；其稿本十六卷八冊，在李氏木犀軒。《選學鏡原》八卷，題清焦循撰，清鈔本。《選雅》二十卷，清程先甲撰，光緒二十八年刻千一齋叢書本。《選詩補注》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元劉履撰。元明間刊本，明嘉靖吳郡顧氏養吾堂刊本。

又《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　元方回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朱修伯曰：有明刊本。〔續錄〕清乾隆翰林院鈔四庫底本。

又《文選補遺四十卷》　宋陳仁子編。明茶陵東山書院刊本、又乾隆二年刊本、道光乙巳湖南刊本。

又《風雅翼十二卷》　元劉履編。明嘉靖壬子刊本，續編四卷，共十四卷。〔附錄〕嘉靖刊板式狹小（星詒）。明刊本，余有之（懿榮）。〔續錄〕元刊本、明弘治刊本（繆藝風藏）、日本文政三年刊本十四卷。

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四　《文選》六十卷，計三十二本。明吳郡袁氏仿宋刊本。臨馮寶伯、陸氏敕先、何氏義門、惠氏定宇、顧氏澗濱校宋本。又

無名氏據諸本校。

丁日昌藏、江標編《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卷四 《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宋茶陵本。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總集類・文選二十九卷附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宋刊殘本）》 題梁昭明太子撰，又題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原書六十卷，今存卷一至六卷，二十三、二十四卷，三十一至三十九卷，四十九至六十卷。每半葉十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注字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書中匡、朗、勗、殷、讓、煦、貞、徵、驚、樹、恆、桓、構、遘俱有闕筆。行款字體與淳熙辛丑尤文簡刻本無異，惟尤刻板心中分注大字若干數，小字若干數，此本作總數若干字。其卷五十五《演連珠》注「日月發揮」以上及「下愚由性」以上，尤本有「善曰」二字。案：下文既有「善曰」，則此處爲劉孝標注甚明，實不當有「善曰」，是本皆無之而空二字。又卷五十九《頭陀寺碑文》注劉虬曰「菩薩員淨」以上，此本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十四字，尤本無之。是此本刻在尤本之後重加校正矣。後附影鈔宋本一帙，題曰《李善與五臣同異》附見於後，以大字標，李本小字注云：五臣作某字。今鄱陽胡氏重刻淳熙本所無，後有分隸跋云：池陽郡齋既刊《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嗚呼，所以事於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相，則神血食、吏祿食斯兩無愧。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郡刺史建袁說友書，亦胡刻所無。又說友復有一跋，胡刻據陸貽典校本附錄《考異》後。惟補字下闕損「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與。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說友題」二十七字。

又《文選六十卷（宋刊本）》 首題梁昭明太子撰，次行唐李善注，次二行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前有李善《上注表》，呂延祚《進五臣集注表》及昭明太子《序》。世所謂六臣注本全書，李注列前，五臣注列後，即茶陵陳氏本所自出。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十四字不等，分注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刊工姓名。宋諱殷、敬、竟、鏡、恒、徵、讓、桓字減筆。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對諸人姓名，卷各不同。校對者有州學司書蕭鵬，州學齋長吳拯，州學齋論李孝開、蕭人傑。校勘者有鄉貢進士李大成、劉格非、劉才邵、楊楫，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乂、州學直學陳烈、州學學諭管獻民、州學齋諭吳撝。覆校者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學州學教授張之綱、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敦禮、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左迪功郎贛州石城縣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等人也。舊傳趙松雪、王弇州所藏宋槧本，今入內府，外間不可得見。是本同出一板而摹印稍後，字畫未能清朗，然大小字俱有顏平原筆法，楮墨古香，固自可珍。潛研錢氏所見僅六卷，即此本也。若竹垞朱氏所見王氏賜書堂藏本，乃崇寧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者。五臣注在前，李注在後。又吳郡袁氏本所自出也。

又《六臣文選六十卷（明刊本）》 首題梁昭明太子撰，次行唐五臣注，次二行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前有表、序。明嘉靖間吳中袁氏袤仿崇寧刻本重雕，序尾有識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北門裴宅印賣」云云。竹垞朱氏謂宋時蜀牋如是，惟宋刻有鏤板畢工年月，翻本無之。書估恆以楮印精好者僞充宋本眩人，藉以別眞僞云。

又《文選六十卷（明刊本）》 題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元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此，明成化間唐藩重刊張氏本。伯顏，長洲相城人，原名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後遷漳州路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見鄭元祐《僑吳集・文選善注》。淳熙辛丑尤延之刻本外，即推張本爲善。汲古閣本多脫誤，如左太沖《吳都賦》「趫材悍壯」注引胡非子，「胡」誤改「韓」，不知胡非子爲墨子弟子。此本不訛。又張平子《思玄賦》脫「爛漫麗靡，藐以迭遏」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衮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并注，有數百字之多。此本皆不闕，雖翻本亦足珍也。有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文選注表》、余璉序；又唐藩希古序、唐世子跋。

趙宗建《舊山樓書目》 《宋刊文選》。缺廿六頁抄全，价人公贈與譜弟王文韶相國，十二本。《元刊文選》。明馮嗣宗校，復張伯顏刊（丁硃筆注），十六本。《袁刻文選》。二十四本。《茶陵本文選》。茶陵陳氏刊本（丁硃筆

注），廿本。《胡刻文選》。十二本。

方功惠《碧琳琅館書目》（《文選版本研究》引） 影宋本。仿宋淳熙本《昭明文選注》六十卷，二十四本，四函。 元本。元刊《昭明文選注》六十卷，三十本，二函。 明本。明刻《文選》六臣注六十卷，三十本，四函。 批點汲古閣《李注文選》六十卷，十六本，一函。 海錄軒批注《李注文選》六十卷，十二本，一函。

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二《總集類一・文選六十卷（元刊元印，汲古閣舊藏）》 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梁昭明太子序，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梁昭明享池祀，夫豈徒哉。如有所爲者，知其有《文選》也。必人永其傳，則神壽其享矣。惟大德九祀，予以二郡是承，以墜典是詢。父老具曰：伯都司憲新《文選》之梓，于燼告厥成，因相與樂之。越十有三載，予時備遣皇華諮諏炎服還，有以梓蹈災轍而告厥廢者，乃相與歎之。再明年，即池故處，吾歸老焉。聿感迨茲，徒念罔濟，吾既不果憲斯道，又不復政斯郡，未如之何矣。幾將來者，豈不有我心之同然者乎？未幾，同知府事張正卿來，思惠而爲政，將桓復斯集，俾邑學吳梓校補遺繆，遂命金五十以自率，羣屬靡不從化。心之身之度之成之播之揚之謌之詠之，四方則之，多士德之，伊誰爲之，何日忘之，宜有識之。嘉議大夫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案，元刊元印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小字注雙行。版心間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卷中有「汲古主人」朱文方印。「甲字」朱文方印，「吳越王孫」白文方印，「張鍾穎印」白文方印，「稼逮」朱文方印，「惟書是寶」朱文方印。

又《文選考異一卷（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缺文也，願略它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願神貺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讎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與。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說友題。貴池，在蕭梁時實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張）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袁題。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明袁裘覆宋本，魯瑤仙舊藏）》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文選注表》，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袁裘跋（嘉靖己酉）。案：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卷末有「吳郡袁氏善本翻雕」（六）（八）字。卷中有「祖州」朱文胡蘆印，「蔡氏書印」，朱文方印。「蕭山蔡陸士藏玩書畫鈐記」陽文方印。「瑤仙秘藏」朱文方印。「東里生」白文方印。「簡肅公三十三世裔文肅公二十一世孫」朱文方印。「瑤仙收藏」朱文方印。「睦州學錄廉訓桐溪」白文方印。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明萬曆刊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文選注表》，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昭明太子小傳》，文選舊序（萬曆六年重錄），汪道昆序（萬曆三年），徐成位跋（萬曆戊寅）。案：目錄後有「見龍精舍重校」一行，「冰玉堂重校」一行。卷中有「赤水後人」朱文方印。

又《文選李善注六十卷（考異）十卷（胡氏仿宋刊本、四明陳氏舊藏）》 梁昭明太子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昭明太子《序》，李崇賢《上文選注表》，尤袁序（淳熙辛丑），胡克家序（嘉慶十四年），又《考異序》。案：胡氏仿宋淳熙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注雙行，版心間有刊工姓名及字數，有缺筆避諱字：恒、熺、玄、殷、愼、貞、敬、弘。卷中有：「四明陳氏文則樓藏書記」朱文長印，「讀書須識忠孝字」白文方印，「陳僅之印」白文方印，「漁珊」朱文方印，「餘山所讀書」朱文方印。

楊紹和《楹書隅錄》卷五 元本《文選》六十卷，六十一冊六函。《文選》善本行世最少。此爲元初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刊板，字畫工緻，讎校精審，與宋紹熙間尤延之遂初堂原刻無異，較明人翻刻已不啻霄壤，況汲古閣

之脫誤更何足論耶。近胡果泉中丞亦取尤本重刊，然此視之尚在其前五百年，良可寶貴矣。大興朱少河家多藏書，因得假觀，展玩賞歎，爲識其後。時嘉慶庚午初夏陽湖孫星衍記。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即何義門學士評校，尚有未盡，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爲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恒以自隨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於吾友黃君堯圃處見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注也而忽之，以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堯圃曰：數年前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尚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方盛暑，堯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錢詹事《養新錄》稱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漣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考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甯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於延祐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惟卷末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毫畢合。或云明萬曆間金臺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翻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元賦》脫「爛漫麗靡，藐以迭遏」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衮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存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彥生」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之作，王倉《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力不敢貪多，惟董而習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它日擬築選樓以儲之，非特賀茲書之遭，且以銘良友之德云爾。嘉慶十年六月既望識。　是書乃茶花吟舫朱氏藏本。癸卯先大夫展覲時購於都門。舊冊殘敝，卷首孫淵如先生題語亦多漫漶。丁未先大夫移撫關中，倩良工重加裝池，屬幕中顧君（淳慶）照錄如左。頃讀陳仲魚先生綴文，亦有是書跋語一則，因並錄之，以資考證。時同治改元之冬月東郡楊紹和謹識。（均在卷首）

張之洞《書目答問·總集三》（近世選本舉大雅者）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附考異十卷。（胡克家仿宋本、武昌局繙本、廣州繙本、葉氏海錄軒評注本六十卷，亦佳；汲古閣本較可。）《文選理學權輿》八卷。（汪師韓，讀畫齋本。）《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孫志祖，同上。）《文選李注補正》四卷。（同上，同上。）《文選考異》四卷。（同上，同上，陳景雲《文選舉正》六卷未刊。）又《文選音義》八卷。（余蕭客，靜勝堂刻本。此書乃少作。余又撰《文選雜題》三十卷，未見傳本。）又《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朱珔自刻本。）又《文選旁證》四十六卷。（梁章鉅，榕風樓刻本。）又《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薛傳均刻本，原書十二卷。）又《選學膠言》二十卷。（張雲璈，三影閣刻本。）又《文選補遺》四十卷。（宋陳仁子，長沙刻本。）又《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李善，明新都崔氏大字本。不如李善單注，已有定論，存以備考。）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三《總集類一·文選注六十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唐李善注。元本。嘉靖元年汪諒以原書覆板刻之，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前有李廷相《雕文選引》稱爲宋本，實元張伯顏所重刊者，蓋未細考也。次昭明太子序，間注字音。次李崇賢《上文選注表》，次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此善注單行本不知何以雜入呂表。次目錄賦甲至賦癸，十九卷，詩甲亦在十九卷內，詩庚在第三十卷內，詩辛以後無聞焉。每卷各著篇名，與毛本目錄異。《文選》卷第一（此第一行葉本無「第」字），梁昭明太子選（此第二行低二格），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上（此第三行低三格，葉本並上行爲一行，無「唐」字），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此第四行低三格，每卷刻此三行，即張本），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此行在第六十卷末）。錄此以見舊本之式，與今本大異。李氏跋曰：「《文選》乏善本，近時所見惟唐府板，亦頗艱於得。旌德汪諒氏偶獲宋刻，因鋟諸梓以溥其傳。」文光案：此本目錄後有汪諒刻書

目：曰《史記正義》，曰《文選李善注》，曰《杜詩黃鶴注》，曰《蘇詩千家注》，曰《唐音注》，曰《玉機微義》，曰《武經直解》，曰《名賢叢話詩林廣記》，曰《韓詩外傳》，曰《潛夫論》，曰《太古遺音》，曰《臞仙神仙秘譜》，凡十二種。余所見者《文選注》外，《武經直解》，《玉機微義》二種而已。　錢氏曰：「善注有伯顏刊本元本，不及宋本遠甚。」（錄於《讀書敏求記》）　文光案：宋本難見，汲古閣所刻亦是從六臣注中摘出善注，間有未淨者，故知非李注原書。汪刻雖依元本，與今本迥然不同。今所通行者，爲葉氏海錄軒本，訂訛補闕，功實不少，然大非宋本面目。元本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汪刻本失載。伯顏吳人，本名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成宗賜名伯顏。（見《養新錄》。）　楊氏曰：「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著之。」（錄於《升菴集》）　阮氏《揚州隋文選樓記》【略】。　文光案：此記先考文選樓地趾，次考曹、魏諸人並所著之書，而以善注爲集大成。次言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以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不當祀昭明。次言唐人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又言《選》例以翰藻爲主，經、史、子皆所不選。夫文行、忠信，教本不一；德行、文學，科亦不同，昭明窺見意也。夫終以《文選》歸於小學，此探本之論，蓋非深通小學不能「熟精文選理」也。

又《文選注六十卷附考異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仿宋本。嘉慶十四年胡克家校刊，前有昭明太子序並目錄，《考異》。有胡氏自序。胡氏《考異序》（存目）。文光案：據胡氏所見宋本已雜五臣注，想毛氏亦是照宋本翻刻，未必親從六臣注中摘出善注。錢曾所藏之宋本，不知尚在人間否？其爲善注原本與否，亦不能知。胡氏《考異》雖竭盡心力，恐亦未必能盡復其舊也。　俞氏（《癸巳存稿》）【略】文光案：胡氏《考異》多就袁本、茶陵本、何評、吳評及尤本，《考異》辨其異同，間有訂正，亦未能宏徵博引，證佐分明，若多聚唐以前古書並各家說部、類書、山經、地志，細爲搜討，當不止東坡所見之一條，惜無好事者爲之也。梁茝林有《文選旁證》四十卷，其書索之已久竟不能得。孫批《文選》能挈其綱維，與義門之窮究片言隻字者迥異，讀《文選》者宜入選學之門，愼不可株守一本，遂謂精於《文選》也。俞理初每考一事，便有數十百種書爲之佐證，不必自下己意，而舊說歷歷分明，確實可據。人患不搜檢，不患無書也。今之石刻出土者更多，以之證史，最爲切要，尤宜多聚也。文光案：潘岳《閑居賦》注引安革猛詩。陳仲魚云：革猛爲韋猛之譌，安乃衍字。檢《漢書・韋賢傳》，果然。

又《文選注六十卷》　唐李善注。海錄軒硃墨本。乾隆三十七年葉樹藩校刊，有序。前有昭明序、李善表、刻文選例併目錄。何義門評點，倣朱子《韓文考異》之例，旁引諸籍，考校字句，在今爲善本。近有翻板第三葉末評陶令訛作，合。葉氏序曰：《文選》注者不一家，唐江都曹憲撰《音義》，同郡公孫羅與江夏李善並作注。曹氏、公孫氏之書，失傳已久，而李善注獨盛行於世。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注《文選》，是爲五臣注，後人合李善注爲一書，更名六臣注。五臣本之荒陋，六臣本之舛譌，前人已有定論。近世惟汲古閣本，一復江夏之舊，校諸刻爲完善。然既獨存，李注而雜入五臣之說數條，（文光案：張本不雜五臣之說。）【略】殊失體裁，且其書疏於讐校，帝虎陶陰，棼然謎目，談藝家往往有遺憾焉。吾吳何義門先生手評是書，於李注多所考正。余手自勘輯削五臣之紕謬，存李氏之訓詁，卷帙則仍毛氏而正其脫誤。評點則遵義門而詳爲釐訂。至管窺所及，有可補李注、何評所未備者，竊附列於後，已十餘年於茲矣。《文選》一書，毋邱儉開雕於蜀，書籍印行權輿於是。今詳爲校勘，未知於毋邱本何如？竊於辨誤正譌，頗具苦心。善注孤行最久，眉山蘇氏稱其淹博，明代張鳳翼作纂注，妄肆芟削，卷帙盡紊其舊，爲識者姍笑。今獨存善注，第繁蕪之病，善注誠所不免，略爲剪截，不敢槩從刪汰。　汲古閣本頗多遺脫，茲悉以宋本校定。（案：葉氏所謂宋本恐是六臣本，凡所指脫遺處，張本具備。）至如三十一卷江文通《雜擬詩》不載全序（張本摘錄數句，此本全載），四十卷任彥升《奏彈劉整》昭明刪「謹案至卽主」一段（文不雅馴，張本載入彈文內此本刻入注內）仍載入彈文之類（此一段李注甚明），有乖體製，因悉爲改正（古本面目不可復見）。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缺文也，願略它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讎校，有補學者。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說友題（錄於宋本《考異》）。文光案：宋本《考異》當是尤延之刻書所增，阮太傅所藏，亦貴池本，阮氏序：《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存目）。阮氏又序：《文選旁證序》（存目）。　文光

案：觀阮氏二序，可知毛本及諸本之脫誤，並可知梁氏《旁證》之大凡，余因全錄之，以爲讀選之助。閱漁洋詩問，門人問「熟精文選理」，漁洋於理字無說，蓋泥於理學與選學不相貫通也。愚謂文選理，卽文理。文，豈有無理者乎？試舉一二言之：如海無定形，江可指實。賦江賦海，各有一理，方能成篇，否則空泛非理也。又如《雲臺二十八將贊》，通篇言光武能保全功臣，而不贊諸將，此亦一理也。法之所在，理卽在焉，未許舍理言法也。杜工部「熟精文選理」，蓋道路走得極熟，曲折變化具在眼前，故其爲詩一句中有許多意致，不但包衆人之所有而且擅諸家之所長。是直以文爲詩也，不知漁洋何以不解。昭明之原書，不知何時亡絕；加注本北宋刻亦難見。彭氏讀書跋尾所記，凡四本：一國子監本，一贛州本，一明州本，一廣都本。貴池本與今本異處甚多，且可知明、贛二本多刪削也。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不知編輯者名氏。宋本。明嘉靖己酉袁裘覆刊裴氏本，題曰《六家文選》。此大字本，每行正文十八字，小注二十六字。前有蕭序，李表、呂表，末有「吳郡袁氏善本翻雕」一行八字。唐呂延祚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家注，爲五臣注；南宋時與善注合刻，爲六臣注。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之名，河東裴氏刊《六臣注》，卽廣都本也。每葉二十三行，袁尙之影此本，重雕板甚精工，仍缺宋諱。伏讀《天祿琳琅書目》，《六家文選》，前蕭序、李表，并國子監奉刊文選詔旨，次呂《進五臣文選表》、後明袁裘識語。此書無刻甚精，校勘亦審，實與宋槧同工。序後標「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又五十二卷末葉標「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并注云出《揮麈錄》。此二條宋槧中本有之，係存其舊。其六十卷末葉有「吳郡袁氏善本新雕」，隸書木記，則袁裘所自標也。裘識語云：余家藏書百年，見購鬻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大字、小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以六家爲優，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始於嘉靖甲午，成於己酉，計十六載云云。其四十四卷末葉，標「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淸雕。」李宗信、李淸疑皆當日劊劂高手，故自署其名。袁氏之擇工選藝以求毫髮無憾之意，亦槩可見矣。按：《蘇州府志》，袁裘，字尙文，吳縣諸生。善屬文，尤長於詩，繪花鳥有逸趣，書法擬元章，晚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又《六家文選》，闕袁裘識語，此卽袁裘所刊之板，而四十四卷末葉李宗信之名及五十六卷末葉李淸之名，俱被書賈割去，故紙幅均屬接補。末葉改刻河東裴氏，字畫與前不類，板心墨線亦參差不齊，且考訂「訂」字誤作金旁（謹案：袁裘原本已誤作金旁）。則僞飾之跡，顯然畢露矣。《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閒遼故音癉弦長故徽鳴。」所謂癉者，猶今俗云散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散，故云「閒遼」，則「音癉」、「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不足道，故略之。五臣既陋，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堂）〔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錄於書目底稿，不記出於何書）。文光案：廣都本六十卷末，識云：河東裴氏考訂（原本訂誤作釘），諸大家善本命工鍥於（第一行低一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第二行頂格書），咸淳甲戌仲春工畢。（第三行低一格凡十四年）又一行把總鍥手曹仁，六臣注宋奉議大夫崔孔明等校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六字。（字）明嘉靖二十八年，錢唐洪氏重刊宋本有田汝成序，校讎精緻逾於他刻。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前有諸儒議論一卷，題古迂陳仁子輯。又有《進五臣集注表》、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勅，成化丁未唐藩希古覆刊伯顏本，有唐藩序，余璉序，宏治元年唐世子跋，卽唐府本也。潘稼堂、何義門並校。《文選》又有圓沙閱本，不著序跋而徵引顧仲泰、馮鈍吟說居多。明刻有《廣文選》、《續文選》訛字逸簡甚多，不足存也。《六臣注》，又有新安潘維時、維德校刊本，未見。

又《文選理學權輿八卷補遺一卷》 國朝汪師韓撰孫志祖補。讀畫齋本。前有乾隆三十三年汪師韓自序，讀畫齋叢書顧修所刻其書仿鮑刻之例，皆取其考據經史有關實用者，而短書小說不與焉。間亦翻刻鮑本而文選二種乃鮑本所無。修，字綦厓桐川人。汪氏自序（存目）。文光案：是書凡分八門，實爲九類。自序云共成十卷，今評論缺一卷，質疑缺一卷，故祇得八卷，蓋未成之書也。潘稼堂、何義門、錢圓沙三家熟精《文選》，各有勘本，綦厓俱未見。孫氏《補遺》并《考異》，皆以佐質疑也。《補遺》取《丹鉛錄》匡謬正俗。《猗覺寮雜記》之及選學者爲一卷，皆有功於李注者也。然搜采之富，總以梁氏《旁證》爲賅備。凡學必有入門之書，如錢圓沙本、何義門本、孫批本、潘訂

本、汪之《權輿》、孫之《考異》、梁之《旁證》，皆選學之階梯也。得此數書而《文選》可讀矣。其坊刻評本，一舉而棄之可也。

又《文選考異四卷》 國朝孫志祖撰。讀畫齋本。前有孫志祖自序。自序曰：毛氏汲古閣所刻《文選》，世稱善本。然李善與五臣所據本各不同，今注既載李善一家，而本文又間從五臣，未免騎駁，且字句譌誤脫衍不可枚舉。國朝潘稼堂及何義門兩先生並嘗讎校是書，而義門先生丹黃點勘，閱數十年，其致力尤勤；又有圓沙閱本，意其爲錢氏之書，志祖嘗借閱三家校本參稽衆說，隨筆甄錄，倣朱子《韓文考異》之例，輯成四卷，以正毛刻之誤。至汲古閣本卷首列錢士謐重校者，較之他本爲勝，今悉據此重加釐正。其坊間翻刻之妄謬，更不足道云。

又《文選李注補正四卷》 國朝孫志祖撰。讀畫齋本。前有嘉慶戊午仁和孫志祖序。自序曰：崇賢生於唐初，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爲文選音訓，蒼雅之學，遠有端緒，而李注盛行於世，學者與顏師古《漢書注》並稱，良不誣也。呂廷濟輩荒陋無識，甚媿六臣之目。明汲古閣本止載崇賢一家，藝林奉爲鴻寶。顧其書網羅摹籍，博洽罕有倫比，而釋事遺義亦所不免。夫師古書薈萃衆說精矣，然三劉吳氏迭有刊落，豈積薪之居上，亦集腋之易工。予用是喟然深思不能已於握槧也。曩既輯《文選考異》四卷，茲復合前賢評論及朋儕商榷之語，附以管窺，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李注補正》四卷，以諗世之爲選學者。　文光案：余嘗恨《文選》無北宋本，偶閱張金吾《藏書志》著北宋刊本、南宋重修有句容縣印，蓋洪武十五年所刻官書，共缺六卷，有紹興十八年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識語，然亦六臣注也。《文選》初集一千餘卷，去取之餘僅存三十卷，人多未知見，元賴良大雅集序。

陸心源《元張伯顏槧本文選跋》（《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文選》六十卷。次行題曰梁昭明太子選。三行題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前有李善《序》、《進書表》，呂延祚《進書表》元宗詔旨，元余璉《序》元槧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大字二十，注雙行，行二十一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版心間有刻工姓名。卷一首葉有「九華吳清床刀筆」七字，六十卷末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一行，行款與宋尤延之刊本同。其與尤本不同者，每卷首葉之第四行，有「奉政大夫同知池州府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廿一字。【略】其行款起訖皆與尤延之本同。惟尤本《兩都賦序》注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明廷以言之。六臣本都上有「所」字、舉上有「連」字。此本有此二字與尤本不同，似是既刻成而挖改者，當是伯顏據六臣本所改，以掩其襲取尤本之迹耳。池州，爲昭明封國，有昭明廟，廟有文選閣。文簡始刻善注，置版學宮，見淳熙辛丑文簡序。元初燬于火。大德中，司憲伯都嘗新之，延祐中復燬。伯顏重刻之，見余璉序。獨怪淳熙距大德不過百餘年，版雖燬，印本必非難得。伯顏不以原刻重雕，而必改寫重刻。既改寫重刻矣，又惟恐失尤本之眞，于每卷首葉縮小排密以就之，何也？宋人刻書皆于卷末列校刊銜名，從無與著書人並列者。隆、萬以後刻本，此風乃甚行。伯顏其作俑者也。伯顏原名世昌，文宗賜名伯顏，蘇州相城人。至順中，知福寧州，置田造士，人多稱之，見《僑吳集》及《福建通志》。尤本無呂延祚序，及元宗詔伯顏據五臣本增之，不免畫蛇添足。余璉序，文理澀謬，殆學姚牧菴而失之不及者歟。元之路、宋之州軍、明之府，卷末「路吏」二字，亦元刻之一證也。

又《影宋抄尤本文選考異跋》 李善與五臣同異，四十一葉，影寫宋刊本。行款與尤本《文選》同。有摹尤延之手書刻《文選》題，及淳熙辛丑袁說友跋。又說友刻《昭明太子集跋》，不著撰人姓氏。袁跋有「尤公博極羣書，親爲校讎」語，則此四十一葉亦必文簡所爲，無疑也。宋人朴實，不以校讎一二字自矜獨得，故自序不言。第二十葉有云「自《齊謳行》至《塘上行》，五臣與善本倫次不同。」是文簡所據必有善注單行本，非從六臣本摘出。至尤序所云「衢州本，余家有其書。四明本，亦尚有存者。皆六臣注，非單行善注。」由是觀之，善注單行，文簡以前無刻本矣。袁刻《文選跋》，胡氏克家據陸敕先校本錄于考異後，脫「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于神者，與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說友題」三十七字。《昭明集》五卷，余藏嘉靖乙卯覆宋本，袁跋在焉。葉調生《吹網錄》謂今無傳者，誤也。池州昭明廟，疾疫水旱有禱輒應。淳熙中江東旱，說友與池人禱之應，見文簡題東堂跋中。昭明生不與侯景之難沒，而血食池州，千餘年不衰，天之報施文人，可謂厚矣。

又《成化唐藩本文選跋》 《文選》六十卷，明成化丁未唐藩刻本。前有唐藩希古序，後有唐世子跋。每卷李善銜名後有「張伯顏重刊」銜名兩行。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注雙行。文義悉依延祚中張伯顏池州刊本，而字畫較精。惟唐藩序不言所本，世子跋則著唐藩自以五臣注刪存善注者，豈唐藩

父子于此書均未寓目耶？每卷有伯顏名，而序若佯爲不知者，豈刻成後亦未寓目耶？不可解矣。伯顏重雕尤本，不言所本亦不仿宋人列名卷末之列，而自列銜名于作者之次，好名而近于陋。唐藩所雕張本亦不言所本，幾若善注單行，自我作古，可謂心心相印。然既已沒其由來矣，而仍刻其名，且改易行款，非以原本重雕「助率重刊」四字，其義又安在乎？惟張刻仍尤本之舊，此刻又仍張刻之舊，在《文選》諸刻中，不失爲善本耳。

又《宋板文選跋》（《儀顧堂集》卷一九） 《文選》六十卷，首題梁昭明太子撰。次行唐李善注，次二行唐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前有李善《上注表》。呂延祚《進五臣集注表》及昭明太子《序》。其注李注列前，五臣列後。每葉十八行，行十五字；分注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刊工姓名。宋諱殷、敬、竟、徵、恆，皆缺筆。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對諸人姓名，卷各不同。校對者，州學司書蕭鵬、州學齋長吳拯、州學教諭李孝開、州學齋諭蕭人傑、州學齋諭吳搗也。校勘者，鄉貢進士李大成、劉才紹、劉格非、楊楫、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尉兼主簿嚴興乂、州學教諭管獻民、州學直學陳烈也。覆校者，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尉主簿李汝明、左迪功郎贛州石城縣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敦禮、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也。愚案：宋刊六臣注《文選》之存於今者，凡三：其一，有識云：「右《文選》版歲久漫滅殆甚，紹興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治，首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亥豕之譌，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書。」當爲明州刊本，張月霄藏書記所載是也。其一，有識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又識云：「河東裴氏考訂諸家善本，命工鋟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把總鋟手曹仁。當爲廣都刊本，天祿琳琅所載是也。此本雖無刊刻時地，而每卷後所列校對銜名，皆贛州僚屬，當爲贛州刊本。其書法遒勁，酷似平原，元人已甚重之，深爲趙吳興王弇州所賞鑒。其詳見天祿琳琅，此本雖摹印稍後，典型猶未墜也。每卷有朱之赤卧庵兩方印，汲古閣方印，毛氏珍藏子孫永寶橢印，留與軒浦氏珍藏方印，汪士鐘、閬源兩方印，其爲藏書家所珍重可知矣。

又《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總集類一·文選六十卷》（宋贛州學刊本，朱卧庵舊藏）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案：卷中有「毛晉一名鳳苞」陰文方印、「汲古閣」陽文方印、「字子晉」、「汲古閣世寶」兩陰文方印、「毛褒之印」陽文方印、「華伯氏」陰文方印、「毛氏藏書子孫永寶」朱文長印，【略】每卷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州學司書蕭鵬校對」兩行。惟校勘銜名，數卷易一人。或曰鄉貢進士李大成，或曰鄉貢進士劉才邵，或曰鄉貢進士劉格非，或曰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乂，餘詳《儀顧堂集》。

又《文選六十卷》（明覆元張伯顏本） 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梁昭明太子序。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余璉序【略】。唐藩希古序（成化丁未）。唐世子跋（宏治元年）。

又《文選考異一卷》（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缺文也。願略它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什四也。顧神貺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讐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與。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說友題。貴池，在蕭梁時實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袁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使君助其費，郡文學（周）（張）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置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袁題。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明袁裒覆宋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文選注表》，呂延祚等《進集注文選表》，袁裒跋（嘉靖己酉）。案：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卷末，有吳郡「袁氏善本翻雕」六字。

又卷一一五《總集類四·文選補遺四十卷》（明刊本） 宋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門人譚紹烈纂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

沒，諸子百家鶩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有聖喆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淸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無人以任斯責，而言語文字爛熳四出於天下，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雖其去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可也。而承襲蘇氏之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甫少講學家庭，閱《文選》，卽以網漏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于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略，皆可考見。其爲世敎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甫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學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博之求哉。於是同甫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甫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尙當以余文托君不朽。廬陵趙文撰。

又卷一一七《總集類六・選詩八卷　選詩補遺二卷　續編四卷》（明刊本）

元上虞劉履補注。王大化序（嘉靖四年）。胡纘序（嘉靖丙戌）。

又卷一一八《詩文評類・選詩句圖一卷》（宋刊本）　宋高似孫集。自序曰：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襲晉、齊沿宋，凡玆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爲圖話，略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祕，悟其杜矣姑畀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力諸。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

楊守敬等編《日本國見在書目》（〔日本〕藤原佐世撰）　《文選》卅，昭明太子撰。《文選》六十卷，李善注。《文選鈔》，六十九，公孫羅撰。《文選》，卅。《文選音義》，李善撰。《文選音決》十，公孫羅撰。《文選音義》，釋道淹撰。《文選音義》十三，曹憲撰。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二《古鈔文選一卷》（卷子本）　此卽日本森立之《訪古志》所載溫故堂藏本也。後爲立之所得，余復從立之得之。《訪古志》云：現存第一卷一軸，首有顯慶三年李善《上文選注表》，（今善本，六臣本皆以昭明太子序居首，李善及五臣表次之，皆非也。）次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序後接本文題「文選卷第一賦甲」，次行「京師上」，班孟堅《兩都賦二首幷序》、張平子《西京賦一首》，界長七寸五分，幅一寸，每行十三字，卷末隔一行題「文選卷第一」，（《西京賦》卽接《東京賦》之後，不別爲卷。）不記書寫年月。卷中朱墨點校頗密，標記旁注及背記所引有陸善經、善本、五臣本、音決鈔、集注諸書及今按云云。考其字體墨光，當是五百許年前鈔本。此本無注文，而首冠李善序，蓋卽就李本單錄出者。守敬按此，一一與森說合。然謂其就李本單錄出者，則非也。今細按之，此本若就李本所出，李本已分《西京》爲二卷，則錄之者必亦二卷，今合三賦爲一卷，仍昭明之舊，未必鈔胥者講求古式如此。《東都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標記云：善本秦阿無「房」字，五臣本「秦阿房」或本又有「房」字。今以善本、五臣本合校此本，此不從善本出之切證也。又篇中文字固多與善本相合，然亦有絕不與善本合者。（善之學識精博，迥非五臣所及。五臣又後于善注，更經傳鈔，宜其多謬也。）《西都賦》「無泉流之隈，汧涌其西」八字，與《後漢書》合，與陳少章說合。「度宏規而大起」王懷祖謂：善本作「慶」，今善本作「度」者，以五臣亂之。其說是也。此本作「度」與《後漢書》合，亦見其非從善本出也。「平原赤土勇土奮厲」標記云：此二字陸有之，又鹿本有之，師說無「土奮」字，五臣無此二字。按：今善本亦無此二字。《東都賦》「乃動大路」不作「大輅」，與兩本皆不合。「其詩曰」下卽接「於昭明堂」云云。其《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白雉詩》，各題皆在各詩之後，與《三百篇》古式同。今各本題皆在詩前，非也。各本有「嘉祥阜兮集皇都」，此本無此句，與《後漢書》合。《西京賦》「繚亘綿聯」，標注云：本注潦亘猶可也，臣善曰：亘當爲垣，然則薛注本作「繚亘」，善注本始爲「繚垣」，此本作「亘」，又足見其本在善未注之前也。「衍地絡」，標記云：「㨗」，陸曰：「臣善以善反，申布也」；又記云「衍」五臣作之「舒布也」。按《集韻》：「㨗，申布也。」則善本作「㨗」，五臣作「衍」，此與五臣合。今善本作「衍」非也。「獨儉嗇以偓促」，今各本作「齷齪」皆不相符。蓋日本鈔古書往往載後來之箋注序文，如《孝經》本是明皇初注本，而載元行

沖《孝經疏序》，其他經書、經注本又往往載孔穎達之疏於欄格上，蓋爲便於講讀也。鈔此本者固原于未注本，而善注本已通行，故亦以冠之也。

又《古鈔文選殘本二十卷》 古鈔無注《文選》三十卷，缺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卷，存二十卷。《文選》本三十卷，李善注分爲六十卷；五臣注仍三十卷。自後蜀毋昭裔刻五臣注三十卷，北宋刻善注合於五臣，其卷則從善注，兩本所據之本多不相合。雖略注異同，亦時多漏誤。逮尤延之刻善注又從五臣本抽出，故兩本互亂之處遂不能理，其詳已見鄱陽胡氏之《考異》。此無注三十卷本，蓋從古鈔卷子本出，并非從五臣善注本略出。何以知其然？若從善注出，必仍六十卷，若從五臣出，其中文字必與五臣合。今細校之，乃同善注者十之七八，同五臣十之二三，亦有絕不與二本相同，而爲王懷祖、顧千里諸人所揣測者。又有絕佳之處，爲治選學者其未覺，而一經考證，曠若發矇者。蓋日本所得中土古籍，自五經外，即以《文選》爲首重，故其國唐代曾立文選博士(見其國類聚國史。)今古鈔卷子殘卷，往往存收藏家(余亦得二卷)。此本頗有蟲蝕，相其紙質、字體，當在元、明間。旁注倭文又校其異同，其作「才」者謂摺疊本，即「摺」字之半，指宋刻本也。其作「亻」者，即「作」字之半，皆校者之省文，與卷子本《左傳》同。其款式，則首行題「文選卷第五」，旁注「賦戊」，下題「梁昭明太子撰」。以下一卷子目與善本合，五臣本每卷不列子目，而以總目居前，非古式也。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字大如錢，必從古卷抽出也。今中土單行善注原本，已不可得，尚何論崇賢以前；其中土俗字，不堪縷舉。然正惟其如此，可以深信其爲六朝之遺。今爲出其異同(別詳)，世有深識之士爲之疏證，當又爲治選學者重增一公案也。

又《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宋槧本) 宋尤延之校刊本。缺第一至第十二卷，即鄱陽胡刻祖本也。唐代《文選》李善注及五臣注並各自單行，故所據蕭選正本亦有異同。至五代孟蜀毋昭裔，始以《文選》刊板。傳記雖未言以何本上木，然可知爲五臣本。按：今行袁刻六臣本於李善表後，有國子監准敕節文云：「《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文選》援引賅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國子監說書官負校定淨本後，鈔寫板本，更切對讀後上板，就三館雕造。」云云。據此，可見善注初無刊本，此云校定淨本後鈔寫板本，是淨寫善注，又鈔寫五臣板本合刊之證。唯不著年月，故自來著錄家有北宋《六臣文選》(即袁氏所原之裴本是也)、北宋《五臣文選》(即錢遵王所收之三十卷本是也，見《讀書敏求記》)，而絕無有北宋《善注文選》者，良山善注自合五臣本，後人閒鈔寫卷軸本盡亡，故四明贛上雖有刊本(當在南宋之初)皆從六臣本抽出善注，故尤氏病其有裁節語句之弊，然以五臣混善注之弊。亦未能盡除(詳見胡刻《文選考異》)。元時張伯顏刊善注，則更多增入五臣注本。明代弘治間唐藩刊本、嘉靖間汪諒刊本、崇禎間毛氏汲古閣刊本，又皆以張本爲原而遞多謬誤(各本余皆有之)。國朝嘉慶間吳中黃蕘圃始得尤氏宋本，聞于世。鄱陽胡氏倩元和顧澗賓影摹重刻，論者謂與原本毫髮不爽。余從日本訪得尤氏原本照之，乃知原書筆力峻拔，胡刻雖佳，未能似之也。此本後有尤延之、袁說友、計衡三跋，胡刻本只有尤跋、袁跋，則從陸敕先校本載于《考異》後。然亦損末二十餘字，此則袁跋全存，計跋稍有缺爛，猶爲可讀。余嘗擬以胡刻本通校一過，顧卒卒未暇，會章君碩卿酷愛此書，欲見推讓，乃隨手抽第十三卷對勘，如《風賦》，激飈熛怒」，熛誤作「漂」，又「啗齰嗽獲」注：「中風口動之貌。」胡本口上擠一「人」字，《考異》亦以爲誤，此本並無「人」字，不知胡本何以誤增？以斯而例，則胡本亦未可盡據。又原本俗字，胡本多改刊。原本中縫下有刻工人姓名，胡氏本則盡刊削，是皆足資考證者。余在日本時，見楓山官庫藏宋贛州刊本，又見足利所藏宋本，又得日本慶長活字重刊紹興本及朝鮮活字本，皆六臣本。余以諸本校胡氏本，彼此互節善注，即四明贛上所由出，乃知延之當日刻此書兼收衆本之長，各本皆誤，始以書傳校改。胡氏勘尤本，僅據袁本茶陵本。凡二本與尤本不同者，皆以爲尤氏校改。此亦臆度之辭，如《西都賦》「除太常掌故」，袁本茶陵本並作「固」，尤作「故」。《考異》謂尤氏校改，不知紹興本、朝鮮本及翻刻茶陵本，並作「故」，非尤氏馮臆也。

又《文選六十卷》(宋槧楓山官庫本) 《六臣文選》楓山官庫藏，首李善《文選注表》表後無國子監牒文，次呂延祚《表》，次昭明太子《序》，有目錄一卷。首題「文選卷第一」，次行題「梁昭明太子撰」，第三行題「唐李善注」，第四行、五行題「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第六行「賦甲」，下有善注。每半板九行，行十五字，注行二十字。大板大字，無刊刻年月，中缺弘、竟、讓、徵、敬、貞、玄、桓、殷、構等字，蓋南宋刻本。板心有刻工人姓名。第一卷末，記州學司書蕭鵬校對，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左從政

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第十八卷末，記州學齋長吳極校對，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又校勘，左迪功郎、贛州石城縣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第二十六卷末，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陸縣主簿李汝明覆校。各卷所記互異。又有劉格非、陳烈、鄒敦禮等名，而題張之綱、蕭鵬校正者居多。蓋贛州州學本也。書中善注居前，五臣居後。今以袁褧本校之，凡五臣所引書與善注複者，則刪之；其不複而義意淺者，亦多刪之。其善注往往較袁本爲備。蓋袁本以五臣爲主，故於善注多削其繁文；此以善注爲主，故於五臣多刪其枝葉也。又其中凡善注之發凡起例者，皆作陰文白字，如《兩都賦序》「福應尤盛」下，善注「然文雖出彼」以下十九字，作陰文；又「以備制度」下善注「諸釋義至類此」二十字，亦作陰文：此當有所承。按：善注單行之本久佚，余疑袁氏刊本卽從此本錄出。若元茶陵陳仁子刊《六臣本》及明吳勉學刊《六臣本》，雖亦善注居前而又多所刪節改竄，更不足據。顧澗濱爲鄱陽胡氏重刊袁本，僅據茶陵本勘對而未得見此本也。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總集類上・文選六十卷》（明汪諒翻元本）　梁昭明太子選，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前昭明太子序，李善《上注表》而兼列呂延祚《上五臣注表》，上遣高力士口敕。又：元大德時，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每葉二十行，每行大字二十字、小注二十一字。每卷有子目，連屬正文。版心間有刻工姓名。卷一首葉，有「九華吳淸牀刀筆」七字。六十卷末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等字。按：璉序稱「梁昭明享池祀又云卽池故處，吾歸老焉。同知府事張正卿來俾邑學吳梓校補遺謬，遂命金五十以自率，羣屬靡不從化」云云。正卿，名伯顏，成宗賜名也。原名世昌，長洲相城人。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池州路同知，後遷漳州路，以平江路總管致仕。見鄭元祐僑吳集中。是此刻實仿淳熙辛丑尤延之舊刻。璉序，曾未及之，中如左太沖《吳都賦》「趫材悍壯」注引「胡非子」，「胡」不誤「韓」。張平子《思元賦》不脫「爛熳麗靡，藐以迭遏」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不脫「魯侯戾止，衮衣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不脫「昔年忽我道，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不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不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枚叔《七發》不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并注凡數百字，非本於宋刻而能若是乎，此爲明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新刊。前有濮陽李廷相序，稱「旌德汪諒氏偶獲宋刻而鋟詣梓，非惟不知尤并不知張矣。」諒，卽正陽門內巡警鋪對面設金臺書鋪者。

又《文選六十卷》（明嘉靖晉藩刊本）　晉府敕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前有【略】昭明太子撰《文選序》。又：嘉議大夫前海北海南肅政廉訪使余璉序。此乃嘉靖四年乙酉晉藩重刊。張伯顏本有四年晉藩書於敕賜養德書院序，六年晉藩後序。八年晉王臣知烊謹序三首及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莆田周宣序，稱「文選舊刻於南畿國學，歲久漫漶，繼刻於唐藩禁幕深祕，學者鮮窺焉。嘉靖壬午春，宣督學山西方欲遍購是編，布諸學宮，力未逮也。晉王殿下聞之，爲刻置於養德書院。茲以宣將應廣東按察之命，特命爲言以引其端。殿下爲高皇帝七世孫，天性篤孝，喜讀書，嘗刻四書五經注解、《唐文粹》、《宋文鑑》、趙松雪《讀書譜》諸書，遠近寶之。養德其所請書院制額，因以自號者也」。

又《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明翻茶陵陳氏刊本）　茶陵前進士陳仁子校補。【略】大德己亥冬，茶陵古迂陳仁子識，云：「《文選》一編，皆纂輯秦、漢、魏、晉文墨，中間去取或不免涉諸君子議論，謹錄卷首，因廣其意。收拾遺漏者，亦起秦、漢，迄昭明所選之時，得四十卷刊行名曰《文選補遺》云。」後有「茶陵東山陳氏古迂書院刊行本記」。按：《茶陵州志》仁子，字同甫，桂孫子，官登仕郎，宋末薦薦舉，不仕於元，博學好古，營別墅於東山，人稱東山陳氏。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明吳郡袁氏仿宋刊本）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略】卷一第四行六臣名後，剷去一行，惟存「皇明重刊」四字。第三十卷後，有「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吳郡袁氏兩庚草堂善本雕」兩行。第四十卷後有「此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於吳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國朝改廣都縣爲雙流縣，屬成都府」四行。第四十一卷後有「藏亭」二字。第五十二卷後有「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版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出《揮麈錄》」三行。「麈」誤「慶」字。第五十六後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淸雕」一行。第六十卷後有「余家藏書百年，見購寫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

以六家爲優，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刻始於嘉靖甲午歲，成於己酉，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今模搨傳播海內。覽茲冊者，毋曰開卷快然也。皇明嘉靖己酉春正月十六日，吳郡汝南袁生裒題於嘉趣堂。」

又《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嘉靖洪氏刊本） 明太子詹事府主簿洪楩校。嘉靖二十八年春，錢塘田汝成序云：梁太子蕭統招徠才彥，元覽前載，芟穢披珍，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唐時李善始爲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注而傳之名曰《六臣注》，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元宗者，故稱臣焉。錢塘洪君子美，得宋本而重鋟之，校讐精緻，逾於他刻。列昭明《文選序》，呂延祚《進五臣集注表》，上遣高力士宣口敕，李善《上選注表》於明，又古迂陳仁子輯諸儒議論一卷。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見孫淵如《平津館鑒藏記》。按：聶心湯《錢塘縣志》，洪楩以鍾孫蔭詹事府主簿。《肅皇外紀》載，楩以女妻胡宗憲。《天祿琳瑯》有洪楩刻《路史》，校印頗佳，蓋深於嗜古者。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明刊本） 梁昭明太子撰唐五臣注，崇賢直學士李善注。前有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次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上文選注表》，次國子監准敕就三館雕造文，次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次上遣高力士宣口敕文，版匡較袁氏翻宋崇寧本尤闊大。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大十八字，夾注小字二十六字。版心「文選幾卷」略帶行書，下偶記刻工之姓。五臣注在前，李注在後，卷末木記已被剷去，與袁氏本題銜既不同，當爲明時別一刊本。不能定爲誰氏也，有「樂安孫氏珍藏書畫印」、「孫嵩私印」、「鐵崖」三圖記。

又卷三九《總集類下·選詩補注八卷 補遺二卷 續編四卷》（嘉靖刊本） 上虞劉履。履，字坦之，宋侍御忠公四世孫。守志勵行，以經術世其家。入明，不仕，自號草澤閒民。洪武十六年，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之，至京師授以官，以老疾固辭，賜鈔遣還，未及行而卒。《四庫》著錄，名《風雅翼》。《天一閣書目》載其書，有至正二十一年謝肅序例【略】。此本重刻，謝序已佚，惟存太原王穉登序。《補遺》二卷，履自序【略】。《續編》四卷履自序云：「昔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又將擇夫《文選》以後諸詞之近於古者，以爲羽翼輿衛。惜乎未覩成書，後學無所取則。愚復及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之遺意也。凡選唐陳拾遺、薛少保、李翰林、張曲江、王右丞、儲御史、杜工部、韋蘇州、韓文公、柳柳州、張司業十一家，宋王荆公、朱文公二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總集類一·文選注六十卷》 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傳稱善注《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勣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間，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歲，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乂《資暇集》曰：「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匡乂，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此本爲毛晉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眞見單行本也。他如班固《兩都賦》，誤以注列目錄下，左思《三都賦》，善明稱劉逵注《蜀都》、《吳都》，張載注《魏都》，乃三篇俱題劉淵林字。又如《楚辭》用王逸注，《子虛》、《上林賦》用郭璞注，《兩京賦》用薛綜注，《思玄賦》用舊注，《魯靈光殿賦》用張載注，《詠懷詩》用顏延年、沈約注，《射雉賦》用徐爰注，皆題本名，而補注則別稱「善曰」，於薛綜條下，發例甚明，乃於揚雄《羽獵賦》用顏師古注之類，則竟漏本名，於班固《幽通賦》用曹大家注之類，則散標句下。又《文選》之例，於作者皆書其字，而杜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豈非從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體例互殊歟？至二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其非善原書尤爲顯證。以是例之，其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傳序》二篇，僅列原文，絕無一字之注，疑亦從五臣本勦入，非其舊矣。　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云：「《四庫書目》從李濟翁說，以今本事義兼釋者爲李善定本，其說甚是，足正《新傳》之

譌，然顯慶三年表上之本，必非其絕筆之本，《書目》既以今本爲定本，則雖冠以顯慶三年上表，其爲晚定本固無妨也。至謂善受《文選》在隋末，生邕時當七十餘歲，則非是。《舊傳》善卒在載初元年，即永昌元年，上推至貞觀元年凡六十三年，《舊書・儒學傳》言曹憲百有五歲卒，《新書・文藝傳》亦言憲百餘歲卒，使貞觀元年憲七八十歲，尚有二三十年以外之歲月，善弱冠受業，當在唐初，不在隋末也。由此言之，假使善生貞觀初年，則總章、咸亨間亦僅四十餘歲，安得謂七十餘歲始生邕哉？」洪亮吉《北江詩話》四云：「善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標題云『劉淵林注』，恐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即改『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陳鱣《簡莊綴文》有元本《李善注文選跋》云：「翻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玄賦》，脫『爛漫麗靡，藐以迭遞』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衮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存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彥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之作『王倉』，《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玉縉案：瞿氏《目錄》，有明成化間唐藩重刊張伯顏本，其案語亦以汲古閣本多脫誤，大率襲陳跋。惟云：「左太沖《吳都賦》『趫材悍壯』注，引《胡非子》，『胡』誤改『韓』，不知胡非子爲墨子弟子，此本不譌」，此說爲陳跋所未及。張伯顏者，名世昌，字正卿，長洲之相城人，成宗賜名伯顏，詳見錢大昕《養新錄》。張本與宋尤袤本行款悉同，惟每卷首葉縮小排密，以掩其襲取之迹，詳陸氏《儀顧堂續跋》。《文選》今以胡氏重刻尤本爲最善，而瞿氏有宋刊殘本，云：「卷五十五《演連珠》注，『日月發揮』以上，及『下愚由性』以上，尤本有『善曰』二字，案下文既有『善曰』，則此處爲劉孝標注甚明，實不當有『善曰』，是本皆無之而空三字。又卷五十九《頭陀寺碑文》注，『劉虬曰：菩薩員淨』以上，（鄭翼謹案：胡刻本作圓淨。）此本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十四字，尤本無之，是此本刻在尤本之後，重加校正矣」云云，以其有關校勘，附錄之，餘不悉具。丁氏《藏書志》有嘉靖元年汪諒翻元本，又有嘉靖四年晉藩本。玉縉又案：昭明序善不爲注，《學海堂文集》有張杓等十人注，引徵斷自梁代，畢究《選》學者當及之。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然唐李匡乂作《資暇集》，備摘其竊據善注，巧爲顛倒，條分縷析，言之甚詳。又姚寬《西溪業語》，詆其注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爲二老，反駮善注之誤。王楙《野客叢書》，詆其誤叙王暕世系，以覽後爲祥後，以疊首之曾孫爲疊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藝蘅又摘所注《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之「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閒疊」，《蕪城賦》之「袤廣三墳」諸條。此本爲明袁袠所刊，朱彝尊跋，謂從宋崇寧五年廣都裴氏本翻雕，諱字闕筆，尚仍其舊，頗足亂眞，惟不題鏤版訖工年月，以是爲別耳。　玉縉案：邱光庭《兼明書》，摘其乖疏處凡二十三條。蘇軾《書謝賈詩》，詆其誤解「苛慝暴三殤」句，又《書文選後》，詆其誤解《琴賦》「閒遼故音庫」二句、「《廣陵止息》」一句。洪邁《容齋隨筆》，詆其誤解謝玄暉詩「阽危賴宗衮」二句。陸氏《藏書志》有袁裝覆宋本，其案語云：「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卷末有『吳郡袁氏善本翻雕』八字。」玉縉案：丁氏《藏書志》亦有袁本。

又《風雅翼十四卷》 玉縉案：《提要》於《補遺》、《續編》各言首數，而《補注》不言首數，殊未一律。所據本，殆亦無謝序。詳謝序，似《補注》之選詩，爲謝刪補，劉特從而補注，因復爲《補遺》，爲《續編》也。此意從無人言及，俟再考。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六《文選考異》 一卷。影宋鈔本。即在尤本《文選》後，鄱陽胡氏所未見也。

又《六家文選》 六十卷。前列《文選序》，梁昭明太子撰。次《上文選注表》，李善撰。次國子監准勅節文選。次《進集五臣注文選表》呂延祚撰。次上遣高力士宣口勅。次目錄。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三行。第三十卷後，有「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吳郡袁氏兩庚草堂善本雕」兩行。第四十卷後有「此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國朝改廣都縣爲雙流縣，屬成都府」四行。第四十一卷後有「藏亭」二字。付抨板十四片，陸板五片，嘉靖丁未三月，吳趨陸潮雕。第五十二卷後有「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

日若貴，板鏤之，以遺後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出《揮麈錄》。」三行。第五十六卷後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一行。第六十卷後有「余家藏書百年，見購寫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以六家爲優。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刻始於嘉靖甲午歲，成於己酉，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今模搨傳播海內，覽茲冊者毋曰鬧卷快然也。皇明嘉靖己酉春正月十六日，吳郡汝南袁生褧題於嘉趣堂。」此刻乃祖崇(甯)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五臣注在前，李注在後。朱竹垞所見賜書堂藏本所自出也。

又《蕓風藏書續記》卷六《文選》　六十卷。明唐藩覆元張伯顏本元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此本二十二字，稍有分別，餘黑口面目悉同張刻原本。李善、張伯顏官銜擠寫各一行，後刻改兩行。此從兩行本重雕。前有成化丁未唐藩序，「希古」二字另行。下有「唐國圖畫」墨印，後有弘治元年唐世子跋。

又《文選纂注》　十二卷。明刻本。明吳郡張鳳翼纂注此書，爲《提要》所詆。又系兩部合并，惟家中亂前舊帙，獨此僅存五卷以下，常熟黃機過錢湘靈批，朱彩奪目亦足寶也。　錢氏手跋曰：　康熙十二年癸丑九月，喪四兒。十四年，喪黃氏女，□□連纏二酷，讀書眼花。乙卯九月銜哀赴館常州，以筆墨塞痛。乙卯十月二十九日始還易農《文選淪注》，而余閱本亦告竣，記於卷末。明年，覔令清出一本，換去。至甲子，天士又借覔令本對臨，然中多缺落。天士之尊甫亘禾即以易余本。余因自較補一偏，藏於家。因追記第一部後所書之大略，并詳各本去留之故，時乙丑三月十二日陸燦七十有四書。

黃氏手跋曰：　曾記數年前頗欲游涉有韻之言，質之先外祖思以一書爲矜式。祖曰：　亦「熟精文選理」耳，遂取是書讀之。曩時心思泛馳，未能竟學也。去夏息足於讀書臺下環翠樓頭，三復緒言，因更檢是書讀之，僅如自炫五色，耳疲八音，仍茫無所入。而先外祖向來閱本自遊道山，不知墮落誰手，良可痛惜。不得已，因徧向諸門下乞假藏弆，臨摹善本，而唯山表一書獨爲精密，亟借以歸，手自臨寫，自壬午六月五日握管，易歲始獲卒業。其閒以事荒廢時日，徹止宏多，苟有餘閒未或高閣，雖沍寒溽暑無間也。第苦流傳鈔寫，誤謬不一。雖稍隨筆改竄，而魯魚亥豕之誚，卒未能免。嗟乎，哲人云逝，考訂無由。手撫遺書，典型永慕。雖東坡有云，昭明小兒強作解事；然少陵之言，豈欺我哉。臨畢用志日月於後。前賦三冊，則衛晉玉兄先從原本臨得者也。時尚章汁治之歲月建戊午夏至後三日，恩撫外孫黃機百拜，謹識於雲澤村莊。　再跋曰：　丙戌長至校原本畢。因原本在元玉處，換借中隔一紀。外孫機識於白度東堂。

又《續文選》　十四卷。明刻本，胡震亨編。震亨字孝轅，浙江海鹽人。前有著作人姓氏錄一卷。蕭選終自梁，此書按選梁、陳、魏、齊、周、隋，歷朝文。孝轅博極羣書，所選文亦溫雅可誦。護葉有「癸卯冬，貽自胡孝轅」，即孝轅之友手筆。其人則無從考。前葉有「汪印元范」白文方印，後有「辟蠹魚齋」朱文方印。

又《蕓風藏書再續記・宋刻本一・六臣注文選》一卷(宋刊本)　宋贛州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大字十五字，小字二十字。白口，中縫文選卷幾。上魚尾，上字數；下魚尾，下葉數及人名。此本先李善，後五臣某人，均空一格。通部缺筆，嫌名半字，俱極清析。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對諸人姓名，卷各不同。校對者州學司書蕭鵬、州學齋長吳拯、州學教諭李孝開、州學齋諭蕭人傑、州學齋諭吳搗也。校勘者鄉貢進士李大成、劉才紹、劉格非、楊楫，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府兼主簿嚴興乂、州學教諭管獻民、州學直學陳烈也。覆校者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左迪功郎贛州石城縣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郭禮、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也。此本《天祿琳琅》亦以爲罕見，因出於廣都明州兩本之上。後有元代大長方印(不可辨)，「研山齋鑑藏書畫印」白文長方印。孫退谷舊藏。避諱謹嚴，尺寸寬大，紙墨均精，惜止一卷。　選注傳於今者曰李善注、曰五臣注，一顯慶本、一開元本、合言之謂之六臣，尤延之貴池單刻善注，亦就六臣注中別出之，並非善注原本。各本皆以善注合於五臣，獨此本以五臣合於善注。故貴池本略有同異。此宋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廣五寸八分。左右雙邊口，上注大字字數，下注刻工姓名。卷第一末云：　州學司書蕭鵬校對，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三行聯書。其餘校對，則有州學齋諭蕭人傑、州學齋長吳極、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勘則有鄉貢進士劉格兆、鄉貢進士劉才邵、州學直學陳烈、州學學諭管獻民、鄉貢進士楊楫、州學齋諭吳搗覆。校則有左迪功郎贛州石城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

倬、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薄嚴興乂、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敦禮、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各卷所記不相同，亦有無者。刻工陳顯、晉智、鄭春、張明、【略】高諒等氏名。此書未知在南宋爲何時？而其刻工張明、陳壽、嚴忠、金祖同見於宋孝宗時刻本《世說新語》矣，此亦乾淳間刻也。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四〇　案：《文選》撰人，據汪氏所考，實一百三十家，合以無名氏之作，故云百三十餘家。所載文章，大凡四百七十六篇，六百九十餘首。汪序又云：《選》注所引諸經傳訓一百餘。小學三十七。緯候圖讖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四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三十二。詔、表、牋、啓、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其薈粹宏富有如此。

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卷四《總集類・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宋贛州刻本）》

存五十三卷，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選》注傳於今者，曰李善注、曰五臣注，一顯慶本，一開元本，合言之謂之「六臣」。尤延之貴池單刻善注，亦就六臣注中別出之，並非善注原本。各本皆以善注合於五臣，獨此本以五臣合於善注，故與貴池本略有同異。此宋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廣五寸八分，左右雙邊，口上注大字字數，下注刻工姓名。卷第一末云「州學司書蕭鵬校對，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三行聯書。其餘校對則有州學齋諭蕭人傑、州學齋長吳極、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勘則有鄉貢進士劉格非、鄉貢進士劉才邵、州學直學陳烈、州學學諭管獻民、鄉貢進士楊楫、州學齋諭吳搗，覆校則有左迪功郎贛州石城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乂、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敦禮、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各卷所記不相同，亦有無者。刻工陳顯、嚴智、鄭春、張明、周彥、阮舉、陳壽、方志、王信、陳眞、虞良、董姚、余文、吳中、黃彥、方政、方琢、陳景昌、方惠、余彥、應世昌、陳補、方琦、蔡昌、劉廷章、蕭祥、劉訓、吳互、求裕、龔友、鄧信、熊海、余中、余濟、余永、蔡永昌、高異、譚彥才、藍佳、藍俊、劉文、蔡榮、蕭延昌、金祖、金采、管至、劉達、蔡昇、鄧聰、姜文、陳通、葉松、胡元、陳才、蔡寧、鄧信、曾添、鄧正、王彥、李端、鄧感、鄧明、吳立、余從、嚴忠、劉成、章宇、胡允、藍允、宋清、朱基、沈彥、徐太、胡亮、蔡如聲、李早、范、王聖廷、岡、蔡達、陳伯蘭、河澤、徐台祖、翁俊、系重、葉華、劉川、劉璨、沈貴、龔襲、李寶、大明、李新、高諒等氏名。此書未知在南宋爲何時，而其刻工張明、陳壽、嚴忠、金祖，同見於宋孝宗時刻本《世說新語》矣，此亦乾淳間刻也。（繆稿）缺表、序、目錄，一至三、二十九、三十、五十九、六十各卷。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十五字、小二十字，中縫有章宇、陳顯、李新等刻工姓名。提銜李善在前，五臣列後。（分二行。）茶陵陳氏本所從出也，殷、敬、竟、鏡、恆、徵、讓、桓、字均缺末筆，當爲詔興以前刻本。偶有補板，雅近成、弘。卷末有校對、校勘、覆校姓名，卷各不同。潛研錢氏曾見六卷，所謂有顏平原筆法者，即此本也。相傳內府有宋槧宋印本，歷經趙松雪、王弇州收藏，外間不可得見。罟里瞿氏有明印本，今京師圖書館亦藏有內閣大庫本，缺九卷。其餘藏書家罕見著錄，茲將每卷題銜列後：四，蕭鵬、嚴興乂、張之綱。五，蕭鵬、劉格非（鄉貢進士）、張之綱。六，蕭鵬、劉格非、張之綱。七，蕭鵬、劉才邵（鄉貢進士）、張之綱。八，蕭鵬、劉才邵、張之綱。九，吳拯、陳烈（州學直學）、張之綱。十，蕭鵬、陳烈、張之綱。十一，吳拯、管獻民（州學學諭）、鄒敦禮。十二，吳拯、管獻民、張之綱。十三，吳拯、楊楫、李盛。十四，無。十五，吳拯、楊楫、張。十六，吳拯、楊楫、張。十七，無。十八，吳拯、嚴興乂、蕭倬。十九，無。二十，無。廿一，吳搗、蕭鵬、張之綱。廿二，無。廿三，李孝開，吳搗、張。廿四，吳僞、蕭鵬、張。廿五，蕭鵬，李大成、張之綱。廿六，蕭鵬、李大成（鄉貢進士）、李汝明、張之綱（兩覆校）。廿七，蕭鵬、李大成、張之綱。廿八，李孝開、李大成、李盛。卅一，李孝開、劉才邵、李汝明、張之綱。卅二，吳拯，劉才邵、鄒敦禮。卅三，吳拯、陳烈、李盛。卅四，蕭人傑（州學齋諭）、陳烈、李盛。卅五，李孝開、管獻民、李汝民、張之綱。卅六，無。卅七，吳拯、嚴興乂、李汝明、張之綱。卅八，吳拯、嚴興乂，張之綱。卅九，無。四十，吳拯、劉格非、蕭倬。四一，無。四二，無。四三，無。四四，蕭鵬，管獻民、張之綱。四五，蕭鵬、楊楫、張之綱。四六，無。四七，無。四八，蕭鵬、李大成，張之綱。四九，無。五十，蕭鵬、嚴興乂、張之綱。五一，李孝開、劉格

非、蕭倬。五二，無。五三，吳拯、劉才邵、蕭倬。五四，吳拯、劉才邵、張之綱。五五，無。五六，無。五七，吳拯、管獻民、張之綱。五八，無。（吳稿）

又《文選六十卷（明唐藩刻本）》《文選》李善注，宋池州尤延之本最善，元張伯顏就尤本重雕，加入伯顏官銜一行，爲從來刻本所無，又刪前數葉各注以就之。明金臺汪諒本即繙張本，仍是兩行官銜。此唐藩本，改官銜爲四行，又刪注以就之，可謂無理取鬧，何如直繙原本，不改一字之爲愈乎？第稍勝於坊本小本耳。（繆稿）

又《文選纂注十二卷（明萬曆刻本）》 明張鳳翼伯起撰。梁《文選》李注，日月經天，五臣注即爲續貂，而况明人自序有云爾。乃王、曹之後先，贈答之倒置，五言古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爲二十，皆當繩以定則，不必倒以闕疑。又如篇下題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無褒貶之義，殊乖協一之體也。所舉尚不謬，而併六十卷爲十二卷，即明人之陋習矣。（繆稿）

又《廣文選六十卷（明刻本）》 明劉節編。節字介夫，號梅國，大庾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是書以補《文選》之闕，有自序及凡例十二則。首有王廷相、呂柟二序，皆稱八十二卷。此刻本只六十卷，爲晋江陳蕙等增損重編，而蕙跋已失去，並非節之原本也。（繆稿）

又《續文選十四卷（明萬曆刻本）》 明胡震亨編。從梁訖隋，均采《文選》之文，體例一準《文選》，習詞章者不可不家置一編。（繆稿）

張允亮《天祿琳琅現存書目宋版集部》《文選》六函六十冊，第九帙（案：即明卅本）。

又《元版集部》《六家文選》六函六十冊（案：此即明袁褧覆宋本，《後編》誤題元版）。《文選》六函六十冊（案：此即明唐藩覆元張伯顏本。《後編》誤題元版）。

又《明版集部》《六家文選》（案：此即袁褧刻本，共兩部。分別爲六函二十冊、第一帙和四函二十四冊、第四帙。此外本編末附有藏璽未著錄之書亦有一部六十卷六十冊，注：「原題宋版」）。《六家注文選》四函三十冊，第三帙（案：即萬曆二年崔孔昕刻、萬曆六年徐成位重校本）。

又《天祿琳琅錄外書目·宋本集部》《六家文選》六十卷四十冊（案：即廣都裴氏本，其三十四卷配明袁褧本）。

又《明版集部》《六家文選》六十卷（案：即袁褧刻本，共四部，其中一部五十六卷，缺五十一至五十四。又一部嘉靖二十八年洪楩覆宋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案：共三部：兩部崔孔昕刻本，一部未有著刻書人）。《文選》六十卷二十四冊（案：即毛晋汲古閣刻本，李善注。有朱筆錄何焯評校）。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四《文選》 六十卷（存卷一三至六十，梁蕭統輯，唐李善注），宋刊本（宋淳熙貴池尤袤刻紹熙計衡修補本，楊守敬、袁克文跋，有抄配）。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標題次行低一格，「梁昭明太子撰」，三行低三格，「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以下本卷總目標類低一格，題低二格，又標類低二格，本篇標題低四格，板心上有字數，下有刊工名。刊工名上有題戊申、壬子、乙卯重刊四字者。前有昭明序及李崇賢上文選注表。末有淳熙辛丑（八年）尤袤跋、袁說友跋，又紹熙壬子（三年）計衡修板跋。有「寶勝院」楷書長方朱文記，「楊印守敬」白文方印，「星吾海外訪得秘籍」朱文方印。後有星吾手跋。 計衡跋云：池頻《文選》歲久多漫滅不可讀，衡到□，「屬校官胡君思誠率諸生校讎董工□」，而新之，亡慮三百二十二板，廿萬□□「九十二字，閱三時始訖工，今遂爲全書」。書成，以其板移寘郡齋，而以新本藏昭文廟文選閣云。紹熙壬子十一月□旦，假守番陽計衡書。 楊守敬跋云：唐代《文選》李善注及五臣注各自單行，所據蕭選正本亦有異同。至五代孟蜀毋昭裔始以《文選》刊板傳，記雖未言以何本上木，然可知爲五臣本。按：今行袁刻六臣本於李善表後有國子監準敕節文：「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注《文選》援引賅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國子監說書官員校定淨本後抄寫板本，更切對讀後上板，就三館雕造，候敕旨。奉勅，宜依所奉施行。」據此可見善注初無刊本。此云「淨本後抄寫板本」，是淨寫善注又抄寫五臣板本合刊之證；唯不著年月，當是北宋。故自來著錄家有北宋六臣《文選》（即袁氏所原之裴本是也）、北宋五臣《文選》（即錢遵王所收之三十卷本是也，見《讀書敏求記》），而絕無有北宋善注《文選》者。良由善注自合五臣本後，人間之抄寫卷軸本盡亡。故四明、贛上雖有刊本，想在南宋之初僅從六臣本抽出善注，故往往有裁節語句之弊（見尤氏跋語。今

存宋本六臣注所載善注往往不全，緣善注多在五臣之後。凡善注、五臣同者往往刪善注。四明、贛本不合諸本參校，故有裁節語句而不知者。此善本從六臣本出切證。至尤氏始病其陋，重爲校刊。當時六臣本雕印甚多，（今著錄尚存四五種，余嘗合校之，有彼此互節善注者，故知其詳也。）故袁氏採輟該備。然舊本以五臣混善注之弊亦未能盡除（詳見胡刻《文選考異》）。元時張伯顏刊善本則又不以尤本翻雕，又多增入五臣注本。明代弘治間唐藩刊本、嘉靖間汪諒刊本、崇禎間毛氏汲古閣刊本又皆以張本爲原，而遞多謬誤（見《東湖叢記》陳仲魚跋）。國朝嘉慶間，吳中黃蕘圃始得尤氏宋本，聞於世，潘陽胡氏倩元和顧澗蘋影摹重刊，論者謂與原本毫髮不爽。余從日本訪得尤氏原本，照之，乃知原書筆力峻拔，其精者如覩歐陽率更宋拓化度寺碑，胡刻雖佳，未能似之也。此本後有尤延之、袁說友、計衡三跋，胡刻本只有尤跋，袁跋則從陸敕先校本載於《考異》，然亦損失末二十餘字。此則袁跋全存，計跋稍有缺爛，猶爲可讀；唯缺第一至第十二卷，未稱完璧。然黃氏本孤行天地，兵燹以來未卜存佚，此雖有殘缺，固亦應球圖視之也。余嘗擬以胡刻本通校一過，顧卒卒未暇，會碩卿大令酷愛此書，欲見推讓，重違其意，許之。乃隨手抽第十三卷對勘。如《風賦》「激飄熛怒」，注「如熛之聲」；胡本「熛」誤作「漂」，（余所據胡本是湖北書局重刊，其中訛字甚多，恐非胡氏之舊。）又「啗齰（嗽）獲」，注「中風口動之貌」；胡本「口」上擠一個「人」字，《考異》亦以爲誤。今按此本並無「人」字，不知胡本何以誤增（此非翻刻胡本之誤）。以斯而例，則胡本亦未可盡據。又原本俗字胡本多改刊，原本中縫下有刻工人姓名，胡本則盡刊削，是皆足資考證者。碩卿專足取書，匆匆作跋，但詳善刻本原委，或亦足補胡氏《考異》之所不及。至精校全書，此又託之碩卿，愼勿謂胡氏已刊忽之也。光緒丁亥正月二十八日，宜都楊守敬記。又余在日本時，見楓山庫所藏宋贛州刊本，卷後題「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又見足利學所藏宋本，又得日本慶長活字重印紹興本及朝鮮活字本，皆六臣本。曾以互校明刻，乃知延之當日刻此書兼收衆本之長，各本皆誤，始以書傳校改。胡氏勘尤本僅據袁本、茶陵本，凡二本，與尤本不同者皆以爲尤氏校改，此亦臆度之辭。如《西都賦》「除太常掌故」，袁本、茶陵本並作「固」，尤作「故」，《考異》遂謂尤氏校改，不知紹興本、朝鮮本及翻刻茶陵本並作「故」，非尤氏馮臆也。又嘗校贛州張本，於善注時有刪節，頗疑即延之所云裁節字句者。觀延之上文云傳世皆五臣注本，豈以贛本六臣注中有善本故云然與？是則別善注於五臣即自延之始。然裴氏明言刊於廣都，何得僅舉四明、贛州兩本？仍疑贛州、四明別有善注單行本。俟他日再核之。守敬又記。袁克文跋云：紹熙尤刻善注《文選》殘帙四十八卷，楊惺吾獲自倭島，展轉歸於木齋。克子、克文趨承教誨之暇，屢瞻秘藏。比知克文求《文選》於南中而未得，復出此帙見示，雖不能朝夕披賞，亦聊解積渴耳。洪憲丙辰花朝，克文。

又《文選》 六十卷。梁蕭統輯，唐李善等注。明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標題第四行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目錄後有「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臺汪諒古板校正新刊」一行。又小字十一行：「金臺書鋪汪諒見居。正陽門內第一巡警更鋪對門。」【略】前有嘉靖癸未濮陽李廷相序。

又《重刊新雕文選》 三十卷。梁蕭統輯，唐呂延濟等注。依宋刊抄本，（清長洲蔣氏心矩齋影抄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宅刻本。）半葉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八字。左欄外上方有篇名。目錄題「重刊新雕文選」。卷一題「文選卷第一」，空五格題「京都上」；次行低一格「班孟堅兩都賦」，又空一格「（東）都賦」，又空一格「張平子西京賦」；三行低三格「兩都賦序」，空四格「班孟堅」。前有開元六年呂延祚進書表及宣口敕答。敕答有木記題識云：「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文選》（之）行尚矣，轉歸寡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謹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證，的無舛錯，其亦弊則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便可槩見。紹興辛巳（三十一年）龜山江琪咨聞。」後又有「建陽崇化書訪陳八郎宅善本」兩行木記。按：《五臣文選》傳本已稀，此三十卷本即《讀書敏求記》所載也。

《文選》殘本四卷 北宋刊本。標題首行（題）文選卷第幾；次行低五格題「梁昭明太子撰」；三行低六格題「五臣並李善注」；四行低三格題某類；五行低四格標篇目，白口，上下單邊。板心下有刊工姓名，間有刊工姓名上下加「重刊」或「重刀」二字者，當係修補之板。殷、玄、敬、樹、恆、貞缺避，桓不缺。重刊者桓、完缺筆。審爲北宋刊、南宋初修補者。存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共四卷。卷二十一、卷二十七後副葉均鈐有「慈湖楊氏」朱文大方印。上方間有墨筆評語，或是慈湖墨蹟。收藏有「玉蘭堂」白文

方印，「竹塢」朱文長方印，「戊戌毛晉」朱文、「毛姓祕翫」白文二方印，「毛表之印」、「毛氏奏叔」二白文方印，「小山懋齋」朱文方印，「季振宜讀書」朱文長方印，「御史振宜之章」白文方印。又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大璽，「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鑑」二小璽。即天祿琳琅著錄之明州本。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七《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存西都賦、東都賦，計十六葉。）北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四五字不等，白口，四周單闌，板心上題「李善注文選第幾」，下記葉數，無魚尾，而以橫線闌斷之。 按：此與北京圖書館藏殘本同，「通」字缺筆，即世傳所謂天聖明道本。別見殘本數卷，余亦收得數葉，均內閣大庫舊藏。（寶應劉啓瑞翰臣藏，庚申四月見。）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存卷一至六。十三、十四、三十一至三十九，四十九至六十，計三十卷)附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字體長方，結構嚴謹。鈐有揆叙謙牧堂藏書記。後附李善與五臣同異，舊抄本。（瞿氏藏書。乙卯）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存卷十一至二十。）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刊遞修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補版多。（南皮張氏藏書，壬戌春見于日知報館。）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南宋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注雙行二十至二十四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字體謹嚴，筆有鋒穎，皮紙初印精美，完整如新。（癸丑）

又《文選注六十卷》 宋刊本，十行十九字，字體肥滿，與今胡刻同。（瞿氏藏書。乙卯）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明弘治元年唐藩朱芝址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成化丁未唐藩希古序，次目錄，次李善表，次呂延祚表，次昭明太子序，次元人余璉序。本書首葉李善銜名後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後有弘治元年戊申唐世子跋。 按：此明唐藩翻刻元張伯顏本，行格如舊，而張伯顏銜名舊爲一行者已改爲兩行。至晉藩嘉靖四年再刊時，則又於張伯顏前題養德書院，而行格亦大改易矣。（余藏。丙辰）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明弘治元年唐藩刊本，十行二十二字，注同黑口，四周雙闌，每卷題「李善注上」(三四行)，下列「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五六行)。前有成化丁未希古序，言六臣注板本藏在南雍，刓缺不完，近得善本，止存善注，間有增注，因命儒臣校刻以傳云云，下鈐「唐國圖書」印，蓋唐藩據元張伯顏本校刻也。舊序表後有元余璉序，言同知府事張正卿俾邑學吳梓校補遺繆，遂命金五十以自率云云，即題款所稱助率重刊者也。後有弘治元年唐世子跋，言先考莊王得昭明所選善本，筆而錄之，芟其附注之繁，正其傳寫之謬，序諸卷端，爰命鋟梓。奈功方成而親已逝云云。（丙子）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明嘉靖元年汪諒刊本，十行二十字。前有雕文選序，題「嘉靖癸未冬十二月立春日濮陽李廷相識」，言偶得宋刻鋟梓。首葉版心下有「九華吳清床刀筆」七字。目後附汪氏刊書目一葉，【略】。（己未）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明刊本，陸心源氏誤題元刊，十行二十字，注雙行二十一字。 按：此乃明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本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明末汲古閣刊本。舊人臨何焯、錢陸燦評校。有錢跋二則及臨者□元基識語錄後：「康熙十二年癸丑九月喪四兒，十四年喪黃氏女，乙卯九月啣哀赴館常州，以筆墨塞痛。乙卯十月二十九日始還易農《文選瀹注》，而余閱本亦告竣，記於卷末。明年堯令清出一本換去，至甲子天士又借堯令本對臨，然中多缺落，天士之尊甫臣禾即以易余本，余因自校補一遍藏於家，因追記第一部後所失之大略，並各本去留之故，時年七十有四，乙丑三月十二日陸燦識。」「余第一閱文選本爲鄧生木上取去，第二閱本則楊生堯令臨一副本見還，此本則孫生天生所臨也，間或有缺落，或字畫錯誤處，乙丑三月無事，索歸原本，又重對一遍，留於家塾，年紀日邁，手戰眼花，料未能再自定一本，此本不可復出示人。時上旬丁卯日，陸燦記。」在卷三後。 「乾隆壬申端陽後借得張大鹿泉處錢、何兩先生合批文選一部，老眼昏花，不能小楷，爰倩庭生弟對臨一過，七夕臨畢，元基識，時年七十。」(余藏)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撰。）明末汲古閣毛氏刊本，清阮元跋並臨馮武、陸貽典、顧廣圻校跋。識語錄後：「嘉慶乙丑閏月十三日校起。」「馮寶伯據晉府諸本校本。（原用紫色筆校，又用朱筆覆校過，今以朱筆臨校。原本塗改甚繁，今悉照舊，一筆不省，以全本來面目。）」「陸勅先據遵王宋本校本。（原用藍色筆校，今以黃筆代。原校有漫滅不辨字者，粘簽葉中，以備考核。又原本有墨筆校者，今亦以墨筆臨校。）」「顧澗蘋據周氏藏宋尤袤槧本校本。（原用黃色筆校，今以綠色筆代。又顧另有案語，用墨筆，皆著名，今亦以墨筆臨寫。又今所用乃翻刻汲古初印本，有與原刻不對處，皆用淺黃色筆塗改，蓋改從原本，以著畫一。）」「殘宋本存卷目共計三十又五：三、四、五、六，以上四；十三、十四、十五，以上三；十八、十九、廿、廿一，以上四；廿八、廿九、卅、卅一、卅二、卅三、卅四、卅五、卅六、卅七、卅八、卅九，以上十二；四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以上十二。」（乙卯）

又《文選注三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存卷一至二十，二十六至二十九，又卷三十半葉，計二十四卷另半葉，餘抄配。）南宋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注雙行二十八至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目前題「重校新雕文選目錄」。序後有牌子二，文曰：「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文選之行尚矣，轉相摹刻，不知幾字，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謹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便可槩見。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開。」（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善本。）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存卷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又二十六一卷爲別一印本，共二十五卷。）宋明州刊紹興二十八年補修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注雙行二十八至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略】。宋諱原版桓、構不缺，補版缺桓字。首行題「文選卷第幾」，次行低五格題「梁昭明太子撰」，三行又低一格題「五臣并李善注」，四行目錄，目後連正文。　按：此書余辛酉歲得之寶應劉翰臣（啓瑞）家，亦清末自內閣大庫佚出者。蝶裝八冊，以蟲傷不可復理，改訂爲二十四冊，紙微黃。【略】舊爲明楊慈湖、文徵仲、毛子晉、清季滄葦遞藏，後入乾隆內府。光緒中爲人盜出，盛伯羲收得八冊（卷二十至二十八）。壬子盛氏書散，爲景樸孫賢所得。後袁寒雲（克文）得四冊，餘爲李椒微先生（盛鐸）收去。此冊即寒雲所餉余者也。後有袁氏手跋，錄後：「《按天祿琳琅後編》目錄所載末有識云：【略】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臨盧欽謹書。據跋，乃四明刻，當時尚存全書。此四卷不知何時流出，爲盛伯羲祭酒所得，予得自盛戚景氏。乙卯三月望日，寒雲識於倦繡閣。」內閣大庫本二十四卷有沈曾植氏題詩：「排門客入攜槧牘，聳如秋隼健如鶻。朝儛觀乎校讎略，明州文選十行二十（大二十一或二十二）三十（小）字。板心亦有重刊氏，喜甚清明不昏瞢。（昭文張氏亦有殘本，已漫漶。）君來我聞所未聞，君歸我且何云云，善保冊府爲長恩。　沅叔以此見示，留置齋中十日，漫賦小詩，詩其行欵。寐叟。」「閶滄春陰不速客，異書啣袖發緘縢。微吟上巳接寒食，刻歲明州紀紹興。鬼作長恩應不餒，印成寶篋或相憑。他年會是茅亭客，話我南于白髮僧。　上巳日沅叔自杭州看桃花歸，促題于諸公題名後，以爲紀念，口占應之。寐叟。」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有鈔配。）宋明州刊紹興二十八年修本。版匡高七寸二分，寬五寸二分。半葉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注雙行三十至三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中縫題文選幾，下記刊工姓名。每卷書名題「文選卷第幾」，次行低五格題「昭明太子撰」，第三行低六格題「五臣并李善注」，以下目錄，連正文。目錄低二格，文目低三格，篇目低二格，撰人低三格。【略】原刻之版雖，愼皆不避，蓋北宋刊本紹興時補修也。首卷鈔配，末卷有紹興二十八年盧欽跋【略】。　按：此明州本文選乃北宋刊版而紹興修補者。余舊藏一卷，爲袁寒雲（克文）所貽，即天祿琳琅著錄，有楊慈湖墨筆批點者。（天祿琳琅藏本檢查尚存五十一卷。）嗣又獲殘本二十四卷，皆麻紙初印，駸駸有全書之半矣。今來東邦，得覯此帙，後復于東洋文庫幸覩全帙。足知此本見存于世者所在多有。然求欲一北宋原刊未經修版者，竟不可得。嗚呼！汴京文物經靖康金狄之禍，蕩然不復留遺矣，可勝歎哉。（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觀。）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宋明州刊本，版匡高七寸二分，寬五寸二分，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三字，注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重刊者記某某重刊或重刁。末有紹興二十八年明州司

法參軍兼監盧欽跋。　按：此帙與帝室圖書寮藏殘本同，惟竟體完整，無鈔補之卷，爲足珍耳。（東洋文庫石田幹之助藏，己巳年十一月十九日閱。）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宋贛州州學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六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人名。每卷有校官銜名三行：「州學司書蕭鵬校對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略】（辛未四月見。）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宋贛州州學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注雙行二十五字。朱卧庵（之赤）舊藏。（日本靜嘉堂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存卷四至七、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五、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六、共十二卷。）宋贛州州學刊元明遞修本。半葉九行，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字。每卷後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等校勘三行。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補刊葉。（壬子）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宋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不分大小字。）上魚尾下記文選幾，左闌外上方記篇名。前呂延祚進書表，十行十六字。次李善表，同。次文選序。次目錄。首卷首行題「六臣注文選卷第一」，次行低六格題「梁昭明太子撰」，三行低六格題「唐李善并五臣注」，四行低一格題「賦甲」，五行低二格題「京都上」，六行低三格題「班孟堅兩都賦二首」。字體遒麗，鋒稜峭峻，墨色如漆，字畫中猶見木板紋，是建本初印之最精者。鈔補二十餘葉。【略】　按：此本刊工稜角峭厲，是建本之至精者，與上海涵芬樓藏本同。（即印入四部叢刊者。）然涵芬樓本缺卷三十至三十五六卷，印本亦差晚，此則六十卷完整，紙如玉版，墨光如漆，初印精善，經明陳道復收藏。傳世建本文選，當推甲觀。原臨清徐梧生（坊）舊藏，辛未歲余以六千金收之。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存卷三至六。）宋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刻工精麗。【略】（劉翰臣藏書，庚申四月見。）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唐五臣并李善注，存二十六卷。缺卷十八至二十六、二十九至五十、五十八至六十，計缺三十四卷，用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刊本配補。）宋刊大字本，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文選一」，下記葉數，最下加魚尾，下記刊工姓名。前有李善上文選注表。卷首頂格標題「六家文選卷第一」，次行低六格題「梁昭明太子撰」，三行低七格題「唐五臣注」，四行低七格題「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五行低一格題「賦」，六行低二格「京都上」，七行低四格「班孟堅兩都賦二首」。卷二後有「嶺南李天麟西樵公子記」墨書一行。鈐「李天麟印」、「西樵公子」。餘卷亦間有之，不悉記。【略】　按：是書字體古茂疏勁，版式闊大，與眉山刊蘇文忠、蘇文定、秦淮海諸集相類，蓋即蜀中刊本。考其行格與明袁褧嘉趣堂翻宋廣都裴氏本同，當爲裴氏原刊本。余生平未見二帙，洵罕秘矣。（丁卯七月初四日清點故宮藏書，見之于昭仁殿。）

又《六家文選六十卷》（唐五臣并李善注。）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吳郡袁褧嘉趣堂覆刻宋廣都裴氏刊本，十一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行格與故宮藏宋蜀中廣都裴氏本悉同。序後有裴氏牌記三行，文曰：「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卷六十後有袁氏牌子，隸書，文曰：「吳郡袁氏善本新雕。」卷三十後題：「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吳郡袁氏兩庚草堂善本雕」二行，卷四十後題：「此蜀郡廣都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有袁氏刊書題識，稱始刻于嘉靖甲午，成于己酉，計十六載云云。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明萬曆二年崔孔昕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目錄題六臣名，後有校官銜名四行：「明中憲大夫崔孔昕校　奉議大夫黨馨承直郎朱守行　承直郎郭宗磐同校。」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及字數，字體方板而棉紙墨印皆精。前有昭明太子序。【略】（丙子）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明萬曆二年崔孔昕刊，萬曆六年徐成位重修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有萬曆二年汪道昆序，序後有「冰玉堂重校」五字。又萬曆六年田汝成序，（言得宋本重鋟于家塾，命蘅兒校讐云云。）後《昭明太子傳》，傳後有木記十行，錄如後：「郡齋舊有六臣文選刻，久而殘失，山東崔大夫領郡，重爲剞劂。但校讐者鹵莽，中多舛訛，甚以俗字竄古文，觀者病

之。余暇日屬二三文學詳校，凡正壹萬五千餘字，庶幾復見古文之舊。又以爲讀書論必得其人，故略梁史梓昭明小傳。錢塘田叔禾舊有文選序一章，足祛世俗之惑，亦以併梓。若司馬佳什則與此選不朽者，是宜冠諸篇首　萬曆戊寅季夏吉雩杜徐成位識。」(癸丑)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撰。)明潘惟時、惟德刊本，九行十八字，版式字數與崔孔昕刻本同，但四周單闌耳。目錄第四行題：「大明新安嚴鎮潘(惟時惟德)刻。」(甲寅)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三十冊。)明嘉靖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題文選一、二等字，下方記刊工人名一字。(庚午)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三十冊。)明嘉靖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版心題，文選一卷、二卷等字，下方無刊工姓名。(庚午)

又《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　殘本，存卷失記。)元大德間陳仁子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首行題「增補六臣注文選卷幾」，次行題「梁昭明太子撰，唐六臣集注」，三行題「茶陵前進士古迂陳仁子校補」。(丁巳見于廠肆。)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諸儒議論一卷》(元陳仁子撰)，明翻茶陵陳仁子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單闌。前蕭統序，列六臣名。次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次李善上文選注表，次陳仁子輯諸儒議論。後附大德己亥冬茶陵古迂陳仁子跋，下有牌子。次目錄，六臣後題「茶陵前進士陳仁子校補」一行。本書首葉標題下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一行，次唐六臣名注一行，次低一格題「賦甲」，次低二格題「京都上」。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余藏。丙辰)

又《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五臣注。)日本活字印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單闌，版心題文選幾。卷六十末有題記六行：「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脩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書。慶長丁未沽洗上旬八萬板行畢。」(余藏)

又《風雅翼十五卷》(選詩補注八卷、選詩補遺二卷、選詩續編五卷。)明弘治刊本，八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總目第三行題「新安金德玹仁本校正」，四行題「建陽縣知縣何景春捐俸刊」。有至正乙巳會稽夏時序，至正二十一年平江路學道書院山長上虞謝肅序，翰林侍讀兼鴻臚少卿曾日章序，知上虞縣事黃子南序。(羅少眉送閱，云是元刊，朱幼平言是弘治本，細審之信然。壬戌)

又《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總集類・文選注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注。　宋尤本、元張本並十行，行二十一字，或多少不等。明唐藩本亦十行，行改二十二字，皆均齊如一，而古色減矣。　明唐藩成化丁未重刊元張伯顏本者莊王芝址，其元孫端王碩熿襲封，又以隆慶辛亥重刊於養正書院。　汲古閣本字小，翻汲古閣本字稍大，且字句不同，亦不止一本，以錢士謐校爲差勝。　明唐府本。　晉藩養正書院本。　嘉靖癸未金臺汪諒翻元本。　萬曆辛丑閩鄧元岳刊。　乾隆三十七年葉樹藩刊朱墨本，用何義門評點，注多不完，復數有翻刊。　宋淳熙本有二，一胡果泉本，一阮相國本。阮云與晉府及汲古本多異。胡果泉仿宋重刊，顧千里爲《考異》十卷附之，即依淳熙辛丑尤延之貴池刊本。近世通行以此本爲最善，刊以嘉慶十四年。　近萬氏翻刊胡本。　元張伯顏貴池重刊即翻元本，然遠不及。　明晉藩及汪諒並翻刊張本。　〔補〕北宋刊本，十行，行十六至十九字，注雙行二十四至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單闌。卷中「通」字缺筆，世稱天聖明道本。內閣大庫出三十餘卷，爲周叔弢收得。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刊本，十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即世傳所謂尤延之本。楊氏寶選樓藏一帙，最全。李木齋有一帙，有紹熙補版，缺卷一至十二，爲楊守敬舊藏。常熟瞿氏有一帙，存三十卷，有揆叙謙牧堂藏印。南皮張氏舊藏殘本，存卷十一至二十，多補版。　清嘉慶十四年胡克家覆刻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本。余曾據李木齋藏宋本校，李本與胡刻底本非一時印，故刊工多不同，文字異處亦有出胡氏《考異》之外者。　清同治八年崇文書局翻胡克家本，余有一帙，余用卷子本校四十二卷，又據日本古抄集注本校十四卷，據北宋天聖明道本校六卷。　南宋刊本，十行十九字。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元池州路總管張伯顏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弘治元年唐藩朱芝址翻元池州路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成化丁未唐藩希古

序，本書首葉李善名後有張伯顏率助同刊一行。後有弘治元年唐世子跋，言其父得善本，芟其附注之繁，功方成而逝云云，知此本曾經刪削，已非元本之舊矣。　明嘉靖元年金臺汪諒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嘉靖癸未李廷桐序，言據宋刻鋟梓。　明嘉靖四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　明隆慶五年唐藩朱碩熿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　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十二行二十五字，注雙行三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有一帙，其一乾隆十七年□元基臨清錢陸燦、何焯二家評校。其二舊人臨馮武、陸貽典、顧廣圻校宋本，有阮元手跋。〔補〕《文選注三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注。　南宋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雙行二十八至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序後有紹興辛巳龜山江琪開雕牌子六行及「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善本」牌記二行、鈐毛表、徐乾學、蔣鳳藻藏印。存卷一至二十、二十六至二十九及卷三十半葉。此書蔣鳳藻曾影寫一本，藏李木齋先生處。〔補〕《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并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注。宋明州刊紹興二十八年補修本，十行，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八至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刊刻工人名，間有記重刊字樣。卷末有紹興二十八年盧欽修版跋八行。日本東洋文庫藏一全帙，帝室圖書寮亦有一帙，有鈔配。聞私家、寺院尚有藏殘帙者，或以為明州宋時為通倭口岸，故彼國所存獨多也。此書余有二十四卷，為內閣大庫舊儲，余得之寶應劉啓瑞君。原蝶裝，以蟲蝕霉爛，版心多不存。《天祿琳琅》著錄一帙，為楊慈湖、文徵明、毛晉、季振宜遞藏。余丙寅清點故宮時，宮中尚存五十一卷，佚去九卷。其中八卷光緒中佚出，為盛昱收得，民初歸袁克文。袁氏析出第二十六一卷與余易書，今尚存篋中，另七卷則又不知飄轉何所矣。　宋贛州州學刊大字本，九行，行十五至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每卷後有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銜名三行。日本靜嘉堂有一全帙，《張文襄遺書》中亦有一帙，頻年閱肆亦嘗見全者。此本版片明時尚存，補葉間有記弘治、正德年號，故不為世重。　日本活字印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單闌。卷末有宋紹興二十八年盧欽修版跋記，從明州本出。

又《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明嘉靖己酉袁裘仿宋蜀大字本。　嘉靖二十八年洪楩仿宋茶陵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前有諸儒議論一卷，則陳仁子舊輯也。　萬曆二年新都汪氏仿宋本，半頁九行，行十八字，二卷，摘六臣注列上方、行左右，音釋列下方，不間本文，以便記誦，寫刊極精。　宋六臣本有四：一，題《六家文選》，見《天祿書目》。明嘉靖間袁裘精摹重刊，始甲午，迄己酉，凡十六年乃成，其初印、中印皆工善，藏家寶之如宋本。序後稱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則宋本舊標題也。廣都晉蜀中舊縣，袁本依之，即世所稱蜀大字本也。一，茶陵陳仁子校刊本，曾見于許滇生先生所。嘉靖二十八年錢唐洪楩氏仿刊、萬曆三年新都崔氏仿刊，皆依陳本。蜀本五臣居前，善注在後，崔、徐本均善注在前。一、紹興二十八年修北宋本，見昭文張氏志。有明州司法參軍盧欽跋，云直閣趙公來鎮是邦，首加修正。一、《天祿目》載趙子昂藏者，不著刊書年月，字用顏體，于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紙質如玉，墨光如漆，不知與張同版否。〔補〕南宋建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左闌外上方記篇名。前呂延祚進書表，次李善進書表，次文選序，次目錄。本書卷首題「六臣注文選卷第一。」涵芬樓藏一本，缺三十至三十五卷，已印入四部叢刊。余後收得一本，初印完善，有明陳淳藏印，為臨清徐坊舊藏，更勝於涵芬樓本。　明萬曆二年崔孔昕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目後有崔孔昕校，黨馨、朱守行、郭宗磐同校銜名四行。　明萬曆六年徐成位重修崔孔昕本，《昭明太子傳》後增萬曆戊寅徐成位跋十行，言崔本校讐魯莽，中多舛訛，以俗字竄古文，因屬二三文學詳校，凡正一萬五千餘字云云。　明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有刻工名，是嘉靖時風氣。　明潘惟時、潘惟德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闌。目錄第四行題「大明新安嚴鎮潘惟時、惟德刻」。此本莫氏誤記為三十卷本，應正之。〔補〕《六家文選六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并李善撰注，宋廣都裴氏刊本，大版心，十一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刊工名。前有李善進書表。首卷列名先五臣，次李善。存卷一至十七，二十七至二十八，五十一至五十七，缺者用明袁裘嘉趣堂本配補。鈐有明雲間潘仲履、陳所蘊及蔣宗誼印記。故宮藏書，此本字體疏朗，有顏柳體勢，為蜀本無疑。明袁裘嘉趣堂本行款與之全同，因知即裴氏原本也。　明嘉靖十三

至二十八年吳郡袁裝嘉趣堂覆刻宋廣都裴氏刊本，十一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序後有裴氏本原牌記三行，文曰「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卷三十後有「嘉靖壬寅吳郡袁氏兩庚草堂善本雕牌記」二行，卷四十後有「此蜀郡廣都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南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牌子，卷六十後有「吳郡袁氏善本新雕」牌子。〔補〕《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注。《諸儒議論》一卷，元陳仁子輯。元大德間陳仁子古迂書院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本書首卷首行題「增補六臣注文選卷一」，次行題「梁昭明太子撰，唐六臣集注」，三行題「茶陵前進士古迂陳仁子校補」。〔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并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撰。《諸儒議論一卷》，元陳仁子輯。明嘉靖二十八年錢塘洪楩翻元大德己亥陳仁子古迂書院刊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闌。卷首於昭明太子撰唐六臣集注後增「茶陵前進士陳仁子校補」一行。有大德己亥冬陳仁子跋。余藏。〔補〕《文選注六十卷》，唐李善注，清何焯評。清乾隆三十七年葉氏海錄軒刊朱墨套印本，十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此本精刊，摹印亦佳，辛亥五月收于保定菜英山房。〔補〕《梁昭明文選二十四卷》，梁蕭統編，明張鳳翼纂注。明宋刊本，九行二十字。〔補〕《梁昭明文選十二卷》梁蕭統輯，明張鳳翼纂注。明萬曆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己酉閱。〔補〕《文選章句二十八卷》，明陳與郊撰。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又《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 元方回撰。有明刊本。〔補〕《選詩三卷》明許宗魯編。明嘉靖六年王鏊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庚戌見。〔補〕《選詩三卷補一卷》，明顧大猷輯。明萬曆二十八年劉大文刊本，十行二字，白口，左右雙闌。四冊，余藏。〔補〕《孫月峰先生評文選三十卷》，明孫鑛評，閔齊華注。明天啓、崇禎間吳興閔氏刊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單闌。〔補〕《選詩七卷》，明郭正域等批點，凌濛初輯評。明天啓間吳興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首冊爲凡例、評詩姓氏、詩人爵里。本書卷首題梁昭明太子蕭統選，江夏郭正域批點，吳興凌濛初輯評，蓋以郭評爲主，間以他家也。此本初印，紙墨皆精，花綾爲衣，藍絹簽題，可覩原裝精美之致。巴陵方氏碧琳琅館舊藏，今在藏園。〔補〕《選賦六卷》，明楊愼、郭正域批點。明天啓間吳興凌氏刊朱墨套印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首冊爲選賦名人世次爵里，後有凌氏鳳笙閣主人跋，鈐森美之印，當即刊書之人也。此書亦花綾書衣，藍絹簽上木板印「選賦」二字，裝幀版式與選詩全同，蓋併行者也。余藏。

又《文選補遺四十卷》 宋陳仁子撰。明茶陵東山書院刊。今乾隆二年刊。道光乙巳湖南刊。

又《風雅翼十四卷》 元劉履編。嘉靖壬子刊，板式狹小。又續編五卷。

玉臺新詠

論　述

徐陵《玉臺新詠序》（卷首） 夫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皷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顰，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瑠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庶得代彼皋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筆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縉繩，永對翫于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因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于《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無或譏焉。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引） 徐陵《玉臺》，僻而不雅。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 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

李覯《戲題玉臺集》（《李覯集》卷三六） 江右君臣筆力雄，一言宮體便移風。始知姬且無才思，祇把《豳詩》詠女功。

周紫芝《竹坡詩話》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仍用烟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韓元吉《無尾集序》（《南澗甲乙稿》卷一四）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爲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爲教也，士之習於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爲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艷。

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詞》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又《續集》卷一 《玉臺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弦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如「怨黛舒還斂，啼妝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又有所謂選體。【略】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縟，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方弘靜《刻玉臺新詠序》（嘉靖庚子〔十九年〕鄭玄撫刻，國家圖書館藏本） 夫詩緣情而作者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間，故《三百篇》首《關雎》，「寤寐」、「窈窕」，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知先王之澤，風化之本也。及王迹既熄，鄭、衛競鳴，詞人之作，恣乎麗艷，有異是焉。乃若北方佳人，一顧傾城；邯鄲少女，獨立無雙。浣紗溪邊，千人爲之嘆息；採桑道側，五馬以之踟躕。漢帝貯阿嬌之黃金之屋；石家娉婷，買以十斛之珠。吁，可動乎其天下之靡也。至夫春華方艷，秋月俄輝，白日未移，紅顏將斂，君王不御，蕩子忘歸。長信宮深，羞乞大夫之賦；昭陽風起，忽聞弦管之聲。玉階苔生，菱鏡長掩，又何寥乎其幽瘁也。夫文魚比之比目，則歡愛可知；匹鳥辟之孤栖，若離愁何盡。樂莫樂焉，憂莫憂焉。是以文人才子，咏其美艷之情；忠臣烈士，痛其枯槁之狀。語冶容，宛仙人來下；言寂寞，雖戾夫歔欷。作者接軌，咸歸二途。彩筆盈懷，錦帙溢篋矣。有陳東海徐君，于是搜諸藝府，無慮百家，萃彼艷歌，類爲十卷。千花競映，掩赤城之春霞；萬寶皆懸，燦玄圃之玉樹。挾蔡枕之奇，有如重璧；貴洛陽之價，何啻《三都》。若乃揆之風人，格以雅訓，殆有可言者矣爾。若霍家馮都之篇，秦氏羅敷之咏。秋胡之妻，玉壺比潔；隴西之婦，齊姜不如。婕妤托意于紈扇，蘭芝委體于清池。抱貞白而莫渝，與皎月而爭色。《漢廣》、《行露》，又何過焉。蓋亦什一千百矣。至如

相如求鳳，貽辱于清評；繁欽《定情》，無閑于貞則；《子夜》吳歌，盡寫放蕩之思；《江南》雜弄，率多淫佚之詞。桃葉《團扇》，縱情于內篇；舸郎溪女，相調于中流。王、謝高縱，于斯貶矣。故采其合雅，像流金之在沙；究其離經，異白璧之微玷。昔尼父刪詩，疵嫩并著，桑間濮上，存而不棄。所以明風刺，示懲誡也。述者之意，豈類斯乎？且摛藻風雲，動情心目，勸諷百一，其來遠矣。夫道無二津，情則萬委；詞波類海，各指所之。若文考其世，則頌列女也；若德仿其辭，固非訓內則也，亦何譏哉。故知留連彤管，信有賢于博弈；彈誚《閑情》，諒見非于來哲矣。鄭君梧野，以名家公子，綽有雅懷，揖當代才流，馳其高駕，得抄本於上都，撫殘篇而動色，爰乃廣逸拾遺，續爲外集，并刻山堂，傳諸寰內。使芸閣栖遲，將無勞于柏葉；巾箱展玩，何自苦于蠅頭。其不負徐君之用心矣乎。嘉靖己亥十二月二十日。

又鄭玄撫跋　徐陵世膺陳爵，恆猷厥酬，乃進《新咏》十卷，以備宮體。陵沒，摛藻之徒取以爲則，播之宮商，幾四百餘年。俗漓風下，靈秘莫珍，予夙悼之，博求世家，幸獲塵几，篇殘簡亂，憑證無由。嘉靖己亥，方子敬明購諸金陵，歸而刪其餘篇，理其落翰，進儷陳、隋，演爲十五卷，乃揖敬明，與之校梓。敬明曰：先彥緣物而凝情，達士因時而敦尚，時宗唐調而子獨懌遐音，無乃拘而未通乎？予曰：詩本諸民情，始于《風》、《雅》，大備于李唐，自茲綺篇濤涌，奇迹星稠，誇古徇今，厥製瓊矣。惜乎舍中天之璧，而觀耀于螢光；棄未吐之華，而馳情于朝麗。崇古君子，豈媚于茲乎？若陵所錄者，開踪漢、魏，斷錦梁陳，雖美韻未備夫《九歌》，清響尚遺乎《三百》。然漢去古未遠，文獻猶存，而齊、梁文人，陳、隋才子，大都爭崇屈、賈，競法曹、王。雲箋積案，不綴朝妍；彩筆盈箱，盡圖晚翠。宣之彤管，尚聞漢水餘聲；奏之朱弦，猶見湘江雅調。誦而繹之，可以頹繪歸玄，滌瑕清慮故《新咏》之于風騷，其太羹之餘味乎？太素之餘質乎？古人謂沿波而討源，因岐而迪色，不在茲與？敬明曰：若是則漢、魏盡矣，三祖尚矣。副以潘、陸、顏、謝，益以王、鮑、江、何，亦足以揚葩後代，而載之《新咏》已百五十人，予復續以陳、隋，意者皆入室耶？且夫物有因標而後貴，人或因名而後彰。子盍析其驪黃，定其鄭雅，俾觀者之弗眩焉。予曰：魏、晉以來，蘭臺諸彥，椒閣群英，悉入美談，茲不復逮，若夫晉乘未裁于狐筆，蛇珠徒耀于袁門，予嘗啜華窮似，庶得其一二焉。是故子侯絕唱，僅見《嬌嬈》，綺密珠旋，睹者忘暮。隴西夫婦，雖多苦思，然哀而不傷，樸而不野，可謂勁木無凄吟，冬林含繡色矣。蘇婦之詞，《盤中》爲最，逸氣波流，幽情淵蓄，垂芳青史，良非溢稱。傅玄耻競麗容，殊乖時好，而名垂雙璧，其亦瓊花散馥，素月揚輝者與？楊方刻意慕古，時或陋之，信矣珠媚大川，誰睹其寶？李充柔詞協鸞韻，密意薄春叢，緣隙流光，當爲納忠良法。劉鑠《擬古》七篇，便嬛綽約，《白紵》諸調，刻鳳雕龍，是蓋皓月紅顏，爭耀于石室，輕風麗藻，并秀于揚家。惠休袨服誇容，構瓊鏤玉，武庫之富，何以加諸？邁遠潘發巧心，詞清意婉，辟之桃含柔露，柳帶輕雲，飛譽當年，或來後誚。令暉冶曲，若未閑情，然志逸秋霜，非直朝花飄艷；情鍾春陌，猶懷晚菊孤芳。梁武五言淳樸，效顰《漢廣》，而《龍笛》清歌，《朝雲》藻韻，則又揚蕤玉牖，作倡《江南》。昭明妙質夙凝，素而未繪，假之以年，可以踵《騷》宗《雅》，奈何秋蘭方茂，冬霜遂零，有才無命，史載餘悲。簡文銳氣潮生，奇縱山積，文羅珠翠，矜富于鸞宮；碧樹珊瑚，列珍于仙室。名馳江左，詎謂過情。湘東纖弱整媚，勢亦悠然，譬之妖姬鶴舞，尚整輕羅，麗芷風飄，尤彰逸態，邇承家譽，允矣克夷。柳惲斂情耶溪，千辟萬灌，續徵文縵，匪特終朝。子朗尚綱履夷，擬素秋月，而瑤光飛照，自益寰區，江左鸞聲，僉曰靜婦，意奇詞媚，允協清評。吳均隱耀含華，早世遠慕，花蜚太素，不假秦婦窮思；韻奏空蒙，未襲齊人幽唱。僧孺麟超虎步，森然甲兵，萬騎縱橫，無復寸祿。張率音調玉瑟，餘響凄然，猶夫鶴唳廣皐，風吟萬壑。費昶剪鱗規葉，裂錦成蓮，妙殫人能，暗偕天巧。悱妻螭潛山鎮，肅爾閨容，三復雅音，足徵婦德。思澄文逾黼黻，律中絲桐，恨未淫搜，浩資玄覽。子顯飛華逐影，落墨盈臺，迅越何平，宜爾連珠鳳闕。王筠藏琛衡壤，隱畔漣漪，必值良工，斯彰巨寶。肩吾流音璿室，濯錦江波，啓秀謝披，自我貽範。孝綽和宮叶羽，鏤徵雕商，譬之歌落空潭，簫鳴清漢，聲流韻遠，足以蕩濾新神。孝威委索脈尋，百川海納，惜無秋烈，以鑠其衷。君倩學步循繩，揚芬程蟲，姬賢陶富，完璧無瑕。叔英之妻，頗事雕飾，清辭創玉，縟旨飛霞，方之蘇、徐，伯仲間耳。鄧鏗月漾寒川，花迎媚日，怡神悅目，盈戶晴光。後主兒筆星流，游心八極，龍文雲合，瞬目千篇，惜乎忌素貪朱，可齊芳三祖。正見秀而能實，質而有華，妙迪彬彬，誰譏過譽？江總幽情宛轉，舞瑤雪于回風；綺調芊眠，熙丹華于春日，伉名後主，足稱

雙環。王褒玉潤冰融，龍班鷺序，駢驅庾府，擅美周庭。思道淵意九回，流連春管，詞鋒千仞，峻鶩玄宮。道衡璧絡珠錦，五都輸采，電奔虹繞，萬里馳光。茲皆積翠堆瓊，流輝《新咏》者也。若夫蕭愍、周南，含英于華戶，碧蘭、蟬翼，竊耀于青樓。特峙孤征，其能殫述乎？是蓋千花聯縟，五色爛漫，春林六律，分宮八音，旋繞玉宇，春殘樂缺，見之忘情。則卞氏之珍，終藏楚麓；毛生之穎，安耀荆庭？苟值賞心，豈不我戾。于是萃明珠于洛汭，集丹羽于女床，庶使淄澠異流，蟾烏殊運。游江都者，見萬戶之皆春；觀海陵者，駭紅粟之流衍。且夫詩有三尚焉，往哲所欽，情尚雅而淵，事尚簡而備，詞尚典而妍。蘇卿列韻，劉婦離鳴，非閑于情者乎？明君駿烈，八樂清芬，非妙于事者乎？鳳樓麗曲，桂寢瑤篇，非善于詞者乎？三奧咸鑽酌而益之，柳惲之精煉，孝綽之朗暢，肩吾之新奇，鄧鏗之明漾，王褒之森嚴，道衡之清壯，後主之嫵媚，庾信之奔漲，兼蓄八珍，以偕三奧，則三靈益目，萬曜縈心，斂古今于須臾，籠天地于一瞬。含毫即《雅》，不待詞協《二南》；染墨俱《騷》，豈必文偕《九辯》？不斯耽叩，徑涉餘波，則羅綺塞明，遐音益邈。譬之盈溝之水，效勢于朝宗；灼櫝之珠，晞光于午曜，鮮不負矣。吾子以爲如何？敬明曰：善。乃操觚傍鶩，積貝編珠，爰命梓人。而敬明已爲異物。嗟乎，九京永逝，三篋未忘，撫迹懷人，長悲何極。敬明難言逾萬，未能悉陳，聊述一二，以徵歲月云爾。嘉靖庚子正月十五日徽郡梧野山人鄭玄撫識。（鄭振鐸跋：此嘉靖刊本《玉臺新詠》十卷，《續玉臺新詠》五卷，諸家書目皆未見著錄，帶經堂從廣州購書數百種，中有此書，予一見即收之。雖中闕五至八卷，亦無傷也。欲奪之者頗衆，但終歸予有。西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燈下。）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嚴云：「《玉臺集》陳徐陵序，雜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纖艷曰《玉臺》，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臺》所集，於漢、魏、六朝無所詮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讌集，無復一首，通閱當自瞭然。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六 徐陵《玉臺新詠》，自漢、魏以至梁、陳之詩，凡託男女懷思及語涉綺艷者悉錄之，非《選》詩比也。故詩中一有佳人、美人等字，更不復遺，此直兒童之見耳。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二 徐孝穆以《飲馬長城窟行》爲蔡伯喈作。此詩不出百言，而兼該比興，展轉入情，味之則深長，擬之則無迹。讀伯喈文入《選》者，俱平平耳。《翠鳥》五言，亦少警策，何有此精神結構耶？其女文姬，失機落節，摧辱可哀，《悲憤》二詩，激切沉痛，令人悽絕。雖乏溫玉之致，恐非後世所能僞也。蘇子瞻乃謂伯喈女必突過建安，不宜發露如是。然則世傳《中郎集》具在，又豈勝陳思耶。宋人盲語譫囈，往往如此。惟《胡笳十八拍》庸腐穢惡，實下俚所爲，應焚棄之，或投溷廁中，庶幾得所。

姚希孟《合刻中晚名家集序》（《清閟全集·響玉集》卷七） 《玉臺新詠》一書，當時纂輯者，似專爲鳴蟬薄鬢、墮馬垂鬟而設，若薦紳學士而鶩鏤冰刻玉之詞，競分香鬬艷之巧，燕女而溺，請姑舍是。惟是正雅亡，僞雅盛，非李、杜之黎丘，則元、白之優孟，得此刻也，庶幾一洗其陋哉。

袁宏道序（明天啓〔壬戌〕二年沈逢春刻本《玉臺新詠（卷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 嚴滄浪之論詩也，有「徐庾體」，有「玉臺體」。《玉臺新詠》乃陳尚書徐孝穆所輯，而徐之於詩，固與庾子山並傳不朽者也。夫選詩如庾，繡口錦腸，在北周實駕蕭撝、宗慄而上。以庾揆徐，徐之鑒賞當自不苟。余歷覽名勝，謁禹陵，盤桓蘭亭之墟，過山陰道上，興致蕭疏，神情開迪，恨不攜驚人句來與山川相映發。夜宿陶周望所，樓頭鼓動，竟未成眠。抽架上書讀之，得《玉臺新詠》，清新俊逸，嫵媚艷冶，錦綺交錯，色色逼眞，使勝遊攜此，當不愧山靈矣。惜板剝蝕，字模糊，若以珠玉委之草莽，可勝扼腕。幸其詩多見於他集中，讀之如逢故人，猶能證其魯魚，第無會意者梓寫兩新，爲此集生色耳。昔坡老詩不嚼唐人剩飯，獨擅千秋。漢、魏、六朝諸家先唐人著眼，其風格絕非三唐所及，況孝穆以鍾情闌入者哉。讀復叫，叫復讀，何能已已。假令起庾九京，再見斯集，得毋曰「大兒庾信，小兒徐陵」，不惟詩有同體，其亦鑒有同操。明月當窗，丹鉛在案，肆筆批閱，遂爾達曙。以示周望，周望曰：「孝穆有同調矣。請顏茲集，以俟重刻。」

又沈逢春叙 蓋聞詩本人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嗟乎，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此《三百篇》所爲作也。自唐以詩取士，風流藻雅，競盛一時。宋人以理學傳之，而詩之脈遂絕。今之人知有唐，而不知唐以前其接《三百篇》之脈者，漢、魏、六朝諸篇故在也。即知漢、魏、六朝者，亦類於《選》詩中概其一斑。然而統大所選，大都以氣格勝，竊狹其以選文之法選詩，而未竟乎詩之情也。夫詩之情通於氣之先，遊於格之外，以氣格範情，

非其至情，不爲氣格役而妙乎氣格，則其至者也。夫是以統大而後徐孝穆有《玉臺新詠集》，詩不一代，代不一人，人不一詩總之，情不爲氣格役而妙乎氣格者，斯羅括焉，雖略氣格而第言情可也。孝穆以情彙，中郎以情鑒賞且品題之，序之，世有能解是集之不離乎情者，可以讀是集矣。不寧是也，下而唐，上而《選》，上而《三百篇》，一以貫之，無不可讀也。自非然者，以氣格求之，板矣，寖假而理學，腐矣，或索之以議論，弇山人之所謂「鬼道」矣。不循其本，奚以讀夫詩？本之詩以求其情，將柳柳州之言非耶？中郎每薄今之人拾牙後之慧於三唐，今人輒疑其法宋人。夫唐尚薄之，何有於宋？彼殆於是集中有窺漢、魏、六朝之微者矣。夫非於漢魏六朝窺其微也，其所窺者蓋情也。「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中郎與孝穆，庶不愧斯語夫。天啓壬戌孟冬，錢唐沈逢春書於泰和堂。

趙均序（明小宛堂覆宋本《玉臺新詠》卷首） 昔昭明之撰《文選》，其所具錄，采文而間一緣情。孝穆之撰《玉臺》，其所應令，詠新而專精取麗。舍此而求，先乎此者，惟尼父之刪述耳，將安取宗焉。今案劉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時，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凡爲十卷，得詩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幾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詩，本集俱闕，獨存此宋刻耳。虞山馮已蒼未見舊本時，常病此書原始梁朝，何緣子山廁入北之詩，孝穆濫擘箋之詠。此本則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亦稱湘東王，可以明證。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陳銜，并獨不稱名，此一經其子姓書，一爲後人更定無疑也，得此始盡釋羣疑耳。至若徐幹《室思》一首，分六章，今誤作《雜詩》五首，以末章爲《室思》一首之類，顏延之《秋胡詩》一首，作九首，亦沿其誤。魏文帝甄皇后樂府《塘上行》，今作武帝，已誤，直作甄后，大謬。傅玄《和班氏詩》誤《秋胡詩》。沈約《八詠》，舊本二首在八卷中，其六首附於卷末。自是孝穆收錄，其合作者止此。故《望秋月》、《臨春風》刪去「登臺」、「會圃」四字。昔之分刻，尚存史闕文遺意。今合刻，遂全失撰者初心。此皆顯失，敢不詳言。至於字句小異，茲固未可悉呈矣。苟不精考，雷同相從，轉展傳會，與昔人本旨何與。故今又合同志中詳加對證，雖隨珠多穎，虹玉仍瑕，然東宮之令旨還傳，學士之崇尊斯在。竊恐宋人好僞，葉公懼眞，敢協同人，傳諸解士，矯釋莫資，逸駕終馳焉耳。時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四月既望，吳郡寒山趙均書于小宛堂。

馮班《鈍吟雜錄》卷五《嚴氏糾謬》 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麗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豔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豔詞明矣。又其文止于梁朝，今云「六朝皆有」，謬矣。

王士禛《跋趙氏玉臺集》（《帶經堂集》卷九二）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略】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玉臺新詠》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區雅、鄭？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此吳中寒山趙氏臨刻本，可謂逼眞。

陳鵬年題記（清康熙五十三年硯豐齋刻《玉臺新詠》卷首） 詩之道微矣哉。發乎情、止乎義，自忠臣孝子至思婦勞人，皆有咏歌性情之事。故編氓雖魯，絃誦時聞。五尺何知，歌謠間作。自古民風王化，胥于是乎徵焉。今我皇上推崇正學，闡明聖敎，凡縉紳學士，咸知則古稱先，以不文爲忝。歲己丑，余守姑蘇郡，見夫人懷學古，士習謳吟，心竊嘉之。因思南國爲言游故里，彬彬學道之風，于此有存焉者乎？閒從政事之暇，訪先賢遺址，相傳子游產靈于虞山焉。夫虞山爲三吳望邑，累鍾名英，爲文壇領袖者，推錢宗伯，嗣宗馮子與宗伯並興，學問文章亦與之相頡頏，不愧一代作家。其長君默庵，次君鈍吟，精深詩法，出入于有唐中盛之間，可稱馮氏一家學矣。今冠山重刻《玉臺新咏》，手寄一緘，索余爲序。余思《玉臺》起于六朝，成于天監，《玉臺》之詩固無俟余之煩言，特以二馮君之才學，其手眼固有迥出尋常者，則是集之刻，二馮與冠山不皆詩敎之功臣也哉？余許冠山之請，不可以不文辭也，遂信筆而爲之序。歲在甲午夏六月之朔，長沙陳鵬年題。

馮鈍《重刻玉臺新詠例言五則》 余學殖蕪淺，未及窺古人堂奧，于詩義尤未諳。家默庵、鈍吟兩公，精于古律雜歌詩，其丹黃甲乙務歸精當。予生也晚，未獲親承提命，第受其遺編，讀之法程具在，眉宇得清，奚止爲家學之淵源歟。　是書原本六朝，聲歌豔麗，唐代名家用字用法悉本諸此，但舛訛錯出，向無善本。昔寒山趙氏加意搜訪，曾整齊一番。今所傳宋刻疑非眞本，既經考訂，不復妄僥臆見，眞贋並存，以俟參定。　默菴公較訂此書，一以宋刻本爲正。如慄之爲「瞟」，莞之爲「菀」，迢之爲「苕」，自是世手傳寫，隨世改例，知者自不煩言。　是書舊刻向無圈點，非閱者與作者之心脗合，不敢

妄加評隲。鈍吟公讀本，其圈點處別具手眼，特爲標出，其空處亦仍其舊。此書雖有諸家舊刻，未歸畫一。默菴公搜羅考訂，欲存完璧。惜書方脫稿遂歸他姓，未及公諸同好。余既獲是書，如合浦珠還，連城璧返，用付剞劂，以成兩公未竟之業云。上黨馮鰲冠山氏識。

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序》（卷首） 梁昭明太子《文選》一書，諸體畢備，爲操觚家準的。隨有六臣爲之注，不啻鄭、孔、王、賈之於六經也。孝穆少仕梁東宮，亦嘗有《玉臺新詠》之選，流行天地間，與《文選》並傳。而惜乎無爲之注者，緣其使事命句，大率多出漢、魏以上之書，而書不易多搆。今年余適館玉峰之傳是樓，樓多藏書，乃廣搜博採，取此書注以傳世。恐不乏舛謬，惟同志者無靳教焉。孝穆所選詩凡八百七十章，其入昭明選者六十有九，宋刻不收者一百七十有九。時康熙乙卯，吳江吳兆宜顯令序。

朱彝尊跋《玉臺新詠》（《玉臺新詠箋注》附錄）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徐釚《玉臺新詠箋注序》（《玉臺新詠箋注》附錄） 趙本《玉臺新詠》，爲靈均氏所刻。舊說謂《玉臺新詠》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得存舊觀。今閱之果然。因知是書乃摹仿宋槧，而得其精妙也。然聞滄桑以後，斯板已經燬廢，當時所印，止百十餘本。宋刻原本，不知存亡，而是書亦流傳無幾。觸手磨挲，紙墨粲然，不勝東京夢華之感。內兄吳君顯令，耆年嗜古，取此本箋注傳世，定與孝穆並垂不朽。而靈均之功，亦藉以顯云。舊史虹亭徐釚題。

又《跋玉臺新詠》（《南州草堂集》卷二八） 此本爲趙靈均氏於故明崇禎年間所刻。虞山錢宗伯之言曰：《玉臺新詠》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得存舊觀。今閱之果然。因知是書乃摹宋槧也。然聞滄桑後斯板已歸秦中張氏，當時止印百十餘本。今宋刻已不知存亡，而是書亦流傳無幾，觸手摩挲，紙墨燦然，不勝東京夢華之感。

袁枚《隨園詩話》卷九 《玉臺新詠》實《國風》之正宗，然有不可學者，如湘東王《春日》，一句用兩「新」字。鮑泉、沈約有詩八首，以五言一首爲題，如「秋衰悲落桐」之類，反覆千言，殊覺可憎。爲唐人試帖賦得題所自仿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總集類一·玉臺新詠十卷》 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艷斥之。

紀昀跋（國家圖書館藏《玉臺新詠校正》稿本） 孔子論《詩》曰「思無邪」，孟子論說《詩》曰「以意逆志」，聖賢宏旨，具於斯矣。學者取古人之詩，究其正變，以求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或法或戒，皆可以上溯風雅也。否則，橫生意見，以博名高，本淺者務深言之，本小者務大言之，本通者務執言之，附會經義，動引聖人，是之謂理障。舊說既無師承，古籍亦鮮明證，鉤稽史傳，以倖其姓名年月之偶合，是之謂事障。矜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所謂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者弗講也；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弗講也；所謂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者弗講也，是之謂詞障。三障作而詩教晦矣。是非俗士之弊而通人之弊也。《玉臺新詠》雖宮體，而由漢及梁文章升降之故亦略見於斯。譬之古碑、舊帖，不必盡合於六書，而前人行筆結字之法，則往往因是而可悟。余既粗爲校正，勒爲《考異》十卷，會汾陽曹子受之問詩於

余，屬爲評點，以便省覽，因雜書簡端以應之，與《考異》各自爲書，不相雜也。曹子如平心靜氣以言詩，則管蠡之見或不無小補，如欲高論以駭俗，則僕不敏焉。癸巳正月二十七日，觀弈道人記。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九　朱竹垞《書玉臺新詠後》曰：「《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徐陵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還之作者。」愚案：竹垞此說似非。昭明大集墓儒，討論斯事，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名爲高齋十學士。徐雖輩行稍後，然同在學士之列，有詩論之責。設以諸詩還之枚乘，直告同人亦非甚難啓口之事，何至不敢明言，必待別著書以微寓其意。且其爲枚乘之詩，果鑿鑿有據，即劉孝威、庾肩吾諸人何故必欲同心作僞，此事之無可解者。《昭明文選》初成，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甄別可謂嚴矣，豈猶容儒臣作僞於其間？或謂《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此言有理，讀者勿以《玉臺新詠》之故而轉疑《文選》，斯得之矣。劉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沈抑冗散，而其文章錄於副君之選，蓋當是非之公，雖君父莫能奪也（何義門文選評）。愚案：君父之尊且不能奪是非之公，豈以優禮儒臣之故而竟容其作僞乎？此以知竹垞之論《玉臺新詠》者非也。

凌揚藻《蠡勺編》卷二二《玉臺新詠》（存目）

梁章鉅《退庵隨筆・學詩二》　既讀蕭《選》，不可不參讀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即此書也。雖所錄皆綺羅脂粉之辭，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綺靡斥之。余有《玉臺新詠》讀本十卷，每詩後各附批語，皆本紀文達師之緒論，尚擬付梓以行也。

許槤《六朝文絜》卷八　是書所錄爲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或以爲選錄多閨閣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爲擬議者矣。

沈濤《匏廬詩話》卷下　竹垞謂《玉臺新詠》可勘《文選》之僞製。余謂今本《文選》誤字甚多，亦有賴是書以訂正者。如曹子建《七哀》詩云：「云是客子妻」，《玉臺》「客子」作「宕子」，「宕」、「蕩」通用，「宕子妻」即所謂「蕩子婦」也。陸士衡《前緩聲歌》云：「遊山聚靈族」，《玉臺》「遊山」作「遊仙」。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佳麗良可美」，《玉臺》「良可美」作「良可羨」。劉休玄《擬行行重行行》詩：「遙遙行遠之」，《玉臺》「行遠之」作「行遠岐」。細閱詩意，皆當從《玉臺》爲是，乃《選》本傳寫之誤。惟顏延之《秋胡詩》云：「戒徒在昧旦」，《玉臺》「戒徒」作「戒途」。案：《選》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自當作「徒」爲是。蓋淺人不識「戒徒」之義，妄改爲「途」耳。石崇《王明君辭》：「延我於穹廬」，《玉臺新詠》作「窮廬」。穹、窮古字通。《詩》：「在彼空谷」，韓詩作「穹谷」，猶言窮谷也。陸士衡《擬涉江采芙蓉詩》：「穹谷饒芳蘭」，《玉臺》正作「窮谷」。

譚獻《復堂日記》卷一　閱《玉臺新詠》。時代、名氏、章句異同皆勝《文選》。予《古詩錄》據《詩紀》本多從《文選》。徐氏如陳琳、徐幹、繁欽之歸漢，《十九首》八爲枚乘，《塘上行》爲文帝作，徐幹《室思》一篇五章無雜詩之目，皆當更定從之。

張佩綸《論閨秀詩二十四首》一（《澗于集》詩四）　《玉臺》空補選樓疏，冶袖飄香佩結裾。獨守正人「彤管」例，肯將妖艷附「關雎」。（《玉臺新詠序》：「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毛傳》：「『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梁啓超《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臺新詠跋》　總集之選，貴有範圍。否則，既失諸氾濫，又失諸罣漏。《隋志》總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選》及《玉臺新詠》而已。（《文心雕龍》亦入總集，實不當也。）然《文選》之於詩，去取殊不當人意。《新詠》爲孝穆承梁簡文意旨所編，目的在專提倡一種詩風，即所謂言情綺靡之作是也。其風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雖然，能成一家言。欲觀六代哀艷之作及其淵源所自，必於是焉。故雖漏略，而不爲病。且如魏武帝、謝康樂詩一首不錄，阮詩僅錄二首，陶詩僅錄一首，然而不能議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諸刻桷之匠，則楩柟豫章之合抱者，無所用之也。故吾於此二選，寧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別而已。趙氏小宛堂本據宋刻審校，汰其羼續，積餘重刻，更並讎諸本，附以札記，蓋人間最善本矣。屬當草韻文史，輒點讀一過，記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著録

《隋書》卷三〇《經籍志四》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崇文總目》卷五《總集類下》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編。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四》　徐陵《玉臺新詠》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樂類》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

尤袤《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玉臺新詠》並《後集》。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總集類》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孝穆集，且爲作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七五》　《玉臺新詠》，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徐陵《玉臺新詠》，十卷。

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玉臺新詠》，《玉臺新詠》（一部二本，一部六本有續集），《玉臺新詠》（活字大刻）。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四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

高儒《百川書志》卷一八　《玉臺新詠》十卷，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纂取漢、魏、晉、宋、齊、梁、陳豔歌勒成此集，自爲之序。

徐燉《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玉臺新詠》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二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總詩》　《玉臺新詠》二本（甲），又六本（乙），又八本（丙）。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玉臺新詠》，《玉臺新詠》（一部二本，一部六本有續集），《玉臺新詠》（活字大刻）。

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玉臺新詠》八冊（十卷）。

佚名《近古堂書目》卷下　《玉臺新詠》。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四　《玉臺新詠》。

錢曾《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玉臺新詠》十卷一本（抄）。

又《也是園藏書目》　《玉臺新詠集》十卷，馮氏校正《玉臺新詠集》十卷。

又《讀書敏求記》卷四　《玉臺新詠集》十卷。是集緣本東朝，事先天監，流俗本妄增詩幾二百首，遂至子山竄入北之篇，孝穆濫擘牋之曲，良可笑也。此本出自寒山趙氏，余得之於黃子羽，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未改選錄舊觀。牧翁云凡古書一經妄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披覽之餘，覆覩牧翁跋語，爲之掩卷憮然。

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延令宋板書目》　《玉臺新詠》十卷（二本）。

又《宋元雜板書》　《玉臺新咏》十卷（一本，又抄二本）。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卷一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二本；又一部，十卷二本；又一部，十卷（續五卷）八本。

曹寅《楝亭書目》卷四　《玉臺新詠》，梁徐陵著，一函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總集類一・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撰。【略】此所選梁以前詩也。案：劉肅《大唐新語》曰：「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據此，則是書作於梁時，故簡文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今本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撰，殆後人之所追改。如劉勰《文心雕龍》本作於齊，而題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書謚，書國號，邵陵王等並書名，亦出於追改也。其書前八卷爲自漢至梁五言詩，第九卷爲歌行，第十卷爲五言二韻之詩。【略】其中如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詩》，今本集皆失載，據此可補闕佚。又如馮惟訥《詩紀》載蘇伯玉妻《盤中詩》作漢人，據此知爲晉代。梅鼎祚《詩乘》載蘇武妻《答外》詩，據此知爲魏文帝作。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爲枚乘作。《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名氏，據此知爲蔡邕作。其有資考證者，亦不一。明代刻本妄有增益。故馮舒疑庾信有入北之作，江總濫擘牋之什。茅元禎本顚倒改竄更甚。此本爲趙宧光家所傳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爲完善。間有後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閨妾《寄征人》詩、沈約《八詠》之六諸篇，皆一一注明，尤爲精審。然玉父跋稱初從外家李氏得舊京本，間多錯謬，復得石氏所藏錄本以補亡校脫。如五言詩中入李延年歌一首、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沈約《六憶詩》四首，皆自亂其例。七言詩中移《東飛伯勞歌》於《越人歌》之前，亦乖世次。疑石氏本有所

竄亂，而玉父因之未察也。觀劉克莊《後村詩話》所引《玉臺新詠》，一一與此本脗合。而嚴羽《滄浪詩話》謂古詩「行行重行行」篇，《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爲一首，此本仍聯爲一首。又謂《盤中詩》爲蘇伯玉妻作，見《玉臺集》，此本乃溷列傅元詩中。邢凱《坦齋通編》引《玉臺新詠》，以「誰言去婦薄」一首爲曹植作，此本乃題爲王宋自作。蓋克莊所見即此本，羽等所見者又一別本。是宋刻已有異同，非陵之舊矣。特不如明人變亂之甚，爲尚有典型耳。其書《大唐新語》稱《玉臺集》，《元和姓纂》亦稱梁有聞人蒨詩載《玉臺集》，然《隋志》已稱《玉臺新詠》，則《玉臺集》乃相沿之省文，今仍以其本名著錄焉。

又《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國朝紀容舒撰。【略】是編因徐陵《玉臺新詠》自明代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異同，即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萬曆中張嗣修本多所增竄，茅國縉本又併其次第亂之，而原書之本眞益失。惟寒山趙宧光所傳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本，最爲近古。近時馮舒本據以校正，差爲清整。然舒所校，有宋刻本誤而堅執以爲不誤者。如張衡《同聲歌》訛「恐慓」爲「恐瞟」，訛「莞弱」爲「苑蒻」之類，亦以古字假借，曲爲之說，既牽強而難通。有宋刻本不誤而反以爲誤者，如蘇武詩一首，舊本無題，而妄題爲《留別妻》之類，復僞妄而無據。又有宋刻已誤，因所改而益誤者，如《塘上行》，據《宋書・樂志》改爲魏武帝之類，全與原書相左，彌失其眞，皆不可以爲定。故容舒是編，參考諸書，裒合各本，仿《韓文考異》之例，兩可者並存之，不可通者闕之；明人刊本雖於義可通，而於古無徵者，則附見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證頗爲賅備。他如《塘上行》之有四說，劉勳妻詩之有三說，蘇伯玉妻詩誤作傅元，吳興妖神詩誤作妓童，徐悱詩誤作悱妻，其妻詩又誤作悱，梁武帝詩誤作古歌，以及徐幹《室思》本爲六首，楊方《合歡》實共五篇，與王融、徐陵之獨書字，昭明太子之不入選，梁代帝王與諸臣並列之類，考辨亦頗詳悉。雖未必一一復徐陵之舊，而較明人任臆竄亂之本，則爲有據之文矣。惟漢、魏、六朝諸作，散見《永樂大典》者，所據皆宋刻精本，足資考證。（案：文淵閣書皆宋刻，見王肯堂《鬱岡齋筆麈》。）以書藏中秘，非外間之所能窺，其間文句之殊，尚未能一一參訂。今並詳爲校正，各加案語於簡端，以補其所遺焉。

又卷一九一《總集類存目一・馮氏校定玉臺新詠十卷》 國朝馮舒所校，其猶子武所刊也。舒有《詩紀匡謬》已著錄。徐陵《玉臺新詠》久無善本。明人所刻，多以意增竄，全失其眞。後趙宧光得宋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刊本翻雕，世乃復見原書。舒此本即據嘉定本爲主，而以諸本參核之，較諸本爲善。如序中「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據《神異經》及《西京雜記》改爲「百驍」之類，皆確有依據，不爲竄亂。然如蘇武詩一首，宋刻本無標題，與《文選》同。舒乃據俗本題曰《留別妻》。徐幹《室思詩》六章，有宋孝武帝擬作及《藝文類聚》所引可證。乃據俗本改爲《雜詩》五首、《室思》一首。《塘上行》據李善《文選注》本有四說，宋刻所題蓋據《歌錄》第二說，乃據《宋書》不確之說，改爲魏武，移於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詞序》「其造新曲」句有李善《文選注》、劉履《文選補遺》可證，乃據俗本改爲「新造」。楊方《合歡詩》五首有《藝文類聚》及《樂府詩集》可證，乃據《詩紀》改爲《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梁簡文帝《率爾爲詠》，「爲」字本讀去聲，乃誤讀平聲，遂據俗本改爲「成詠」。王筠《和吳主簿詩》「青骸逐黃口」句，有《西京賦》可證，乃臆改爲「青鶻」；皆未免失考。至於張衡《同聲歌》之「恐慓若探湯」句，宋刻誤「慓」爲「瞟」。又「思爲莞蒻席」句，宋刻誤「莞」爲「苑」。蘇伯玉《盤中詩》有《滄浪詩話》可證，宋刻誤連入傅元詩中。漢成帝時童謠「燕燕尾涎涎」句，有舊本《漢書》可證，宋刻誤爲「尾殿殿」。皆訛舛顯然，而曲爲回護，又往往失之拘泥。今趙氏翻雕宋本流傳尚廣，此刻雖勝俗刻，終不能及原本，故僅附存其目焉。

又《玉臺新詠箋注十卷》 國朝吳兆宜撰。兆宜有《庾開府集注》已著錄。是書引證頗博，然繁而無當。又多以後代之書注前代之事，尤爲未允。惟每卷以明人濫增之作退之卷末，注曰「以下宋本所無」，較諸本爲善。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九《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編。所錄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大抵皆緣情之作，而去古未遠，猶有溫柔敦厚之遺。或與韓偓《香奩集》並稱，殊非其比。或以爲選錄女子之詩，則尤未睹而臆說矣。

又《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國朝紀容舒撰。《玉臺新詠》自南宋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張嗣修、茅國縉本，更非其舊。惟南宋永嘉陳玉父本，差可依據。近時馮舒所校，多以爲憑。然舒亦不免於臆改。容舒此本，仿《韓文考異》之例，詳列諸本，一一證其是非，引據頗爲博洽。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宋版集部》 《玉臺新詠》（一函二冊），陳徐陵撰，十卷。前陵序，後宋陳玉父序。永嘉陳玉父後序稱：「《玉臺新詠集》十卷。幼

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版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纔五卷，又聞有石氏所藏錄本，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云云。考乙亥，爲宋寧宗嘉定八年。所云「舊京本」，當爲北宋時所遺，而此乃重刊于南宋者。陳玉父無考。按：宋永嘉陳埴、陳宜中諸人，或以道學稱，或以風節著，則知永嘉陳氏係宋望族。玉父之刻是書，讐校周詳，摹刻精好，亦可謂深於好古，不隕家聲者矣。海翁印，未詳其人。《玉臺新詠》（一函四冊），篇目同前。此書與前部係出一版，密行細字，仿巾箱本式，而尺寸加盈，製極精雅，其摹印亦屬良工，故清朗照人，可謂合璧。明王鑒藏本。有「濟之」印。考《明史》，鑒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三，授編修，累官至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恪。鑒在相位時，劉司馬大夏、楊相一清，皆劉瑾所忌，將甘心焉。鑒爲委曲諭解，人以此多之。「王禹聲」印，未詳，或即鑒纂從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　《玉臺新詠》（一函二冊），陳徐陵撰。陵，郯人。仕梁爲通直散騎常侍，入陳爲司空太子少傅，謚曰章。《陳書》有傳。書十卷。前八卷自漢至梁五言詩，卷九歌行，卷十五言二韻詩。前有陵自序，後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跋。是書明代刻本，增益頗多，此本眞宋槧可信。　又《玉臺新詠》（一函二冊），同上，係一版摹印，後跋脫佚。泰興季氏藏本。

又卷一一《元版集部》　《玉臺新詠》（一函四冊）。篇目同前《宋版集部》，後跋脫佚。泰興季氏藏本。

又卷二〇《明版集部》　《玉臺新詠》（一函一冊），篇目同前《宋版集部》，明崇正癸酉，寒山趙均得宋本重刊。有跋略云：《大唐新語》載梁簡文爲太子時，好作豔體，境內化之，晚欲改作，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凡爲十卷，得詩七百十六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幾二百首。馮舒未見舊本，常病此書，今合同志詳加對證云云。均，宦光之子也。　又《玉臺新詠》（一函二冊）。篇目見前《宋版集部》，亦明重雕宋本。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　《玉臺新詠》十卷，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前有徐陵序。後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後序，稱得舊京本、豫章刻本、石氏藏本，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此本又明人從玉父本翻雕，字畫精工，與宋本無異。每葉卅行，行卅字，收藏有「任邱龐氏藏書」朱文方印，「龐塏之印」白文方印，「史官」朱文方印，「吾邱壽王臺畔人家」朱文長印、「見在龐公」白文方印。

又《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玉臺新詠》十卷，十五行，三十字，本甚精好。後有永嘉陳玉父跋，云：自李氏得舊集本，嘉定乙亥，在會稽，借得豫章刻本五卷；後得石氏錄本補校，於是其書復全。蓋明人仿宋本，不著序，或賈人去之，有「任邱龐埈之」印記。

又《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　《玉臺新詠》十卷（吳兆宜注）。　又《玉臺新詠考異》十卷（紀容舒撰）。

又卷四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編，仿宋陳玉父刊本）。

陳揆《稽瑞樓書目》　《玉臺新詠》十卷（影宋舊鈔一冊）。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玉臺新詠》十卷（影寫宋刊本），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自序，陳玉父後叙（嘉定乙亥）。

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編。明正德甲戌蘭雪堂活字本，佳。明嘉靖間徐學謨海曙樓刊本。　又五雲溪館活字本。　明趙均得南宋陳玉父本，翻雕，佳。十五行，行三十字。　明萬曆中張嗣修刊本，又茅國縉刊本：均劣。　聞許滇翁新得徐星伯所藏宋刊本，有翁覃溪跋。　清初馮舒校刊本，尚可，入《存目》。　吳兆宜注本，乾隆三十九年刊，《四庫存目》有。　又袁大道心遠樓刊本。　《天祿後目》有宋陳玉父刊本二部，又元刊本一部。　〔附錄〕正德翻宋陳伯玉本。每葉三十行，行三十字，後多一趙靈均跋，乃凡夫子也。（星詒）〔續錄〕南唐刊本，上有建業文房之印，見豐道生眞賞齋賦。　《天祿目》有宋嘉定乙亥陳玉父刊本。　又元刊本。　明嘉靖華亭張世美刊本，及明萬曆茅元楨刊本，均附《續玉臺新詠》五卷，明鄭玄撫輯。　明萬曆中華亭楊鍾刊本。　明天啓中翻宋本，十五行三十字，最佳。　明崇禎翻宋本。　汲古閣本。　清光緒五年宏達堂刊吳兆宜注本。　日本文化三年重刻趙均小宛堂本。　四部叢刊本。清芬堂叢書本。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唐寫本。南陵徐氏仿宋本。

又《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清紀容舒撰。《玉臺新詠》自南宋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張嗣修茅國縉本，更非其舊。惟南宋永嘉陳玉父本，差可依據。近時馮舒所校，多以爲憑；然舒亦不免於臆改。容舒此本，仿《韓文考異》之例，詳列諸本，一一證其是非。（容舒乃紀文達之父，此書實文達

自撰，歸之父也。）蔣寅昉有鈔本。〔續錄〕畿輔叢書本。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明刊本）》 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并序。此明時翻宋本，故宋諱字有減筆。《四庫全書總目》謂趙宧光家所傳宋刻有嘉定乙亥陳玉父重刻跋，即此本所自出也。吳郡葉裕又從馮定遠藏宋本校過。（卷首有「東吳葉裕祖仁藏書」朱記。）

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二 《玉臺新詠》十卷（鈔本），陳東海徐陵字孝穆編。《玉臺新詠》有宋刻，有俗刻。蓋不獨卷帙先後，詩人姓氏均有不同，即選詩亦多互異，此古本、新本之所由分也。春杪，客于武林旅舍，無事，錄一袖珍本，一以家藏宋本爲正。有諸本互見處，間爲考注焉。時萬曆丁丑四月望後一日，張嗣修書于松桂山房。又，劉後邨謂六朝人少全集，賴此書略見一二，而嫌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然古人有云，如宋之范文正、韓魏公、張忠定、司馬溫公是何等人品，而皆有豔詞，乃知彭澤《閑情》不爲瑕也。是編傳寫淺訛，久乏善本，華亭楊本迥異宋刻，吾吳趙本不無脫訛。茲于松陵趙氏獲袖珍舊抄本，讎校精當，謄寫古雅，梓人見之請登梨棗，遂以原本鏤版云。康熙丁亥嘉平月，古吳孟璟識。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明仿宋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又《玉臺新詠十卷》（明巾箱本），陳東海徐陵字孝穆編。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六 《玉臺新詠》十卷，明寒山趙氏繙宋本。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總集類上・玉臺新詠十卷（明正德仿宋刊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前有陵序，銜名與集題同。劉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似此，集成於梁代。今本題署，或後人所追改也。末有永嘉陳玉父後序，稱「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舊京本，版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纔五卷。又聞石氏所藏錄本，復求觀之，以補亡脫。於是其書復全」云云。每葉三十行，行三十字。每卷有篇目，連屬詩詠，小楷精湛，明正德翻刊也。案：舊京本，當是北宋所遺。玉父叙稱乙亥，乃宋寧宗嘉定八年，後雕行。永嘉陳埴、陳宜中多著聲聞，玉父殆其族屬歟。

又《玉臺新詠十卷續五卷（嘉靖刊本，潘叔潤藏書）》 陳東海徐陵編。前列陵序，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次名家世，序漢十四人、魏七人、晉十九人、宋十五人、齊八人、梁六十四人、陳三十五人、北魏四人、北齊四人、北周四人、隋十九人。每卷有目錄。《續選》不著名氏，皆陳後主、徐陵、謝燮、祖孫登、周宏正、張（見正）〔正見〕、陸瓊、陸系、江總、沈炯、劉刪、吳思元、蘇子卿、顧野王、吳尚野、徐湛、荀仲舉、何楫、王瑳、盧詢、李元操、賀徹、裴讓之、王容、王德、周南、蕭放、馬元熙、蕭撝、王褒、盧思道、薛道衡、辛德源、盧茂、杜公瞻、李巨仁、張文恭、王脊、魏彥深、丁六娘、僧法宣、沈君攸、蕭淳、徐伯陽、岑之敬、傅縡、魏收、隋煬帝、虞茂、許倪、賈馮吉、蕭琳、陳叔達、殷謀、陳少女、馮淑妃、周明帝、何妥、陳伯材、李月素、羅愛愛、秦玉鸞、蘇蟬翼、張碧蘭之詩也。後有嘉靖二十二年，華亭張世美跋。稱「吾松舊有宋刻本，楊君士開遂購而校刻，頗爲精善」云。有古吳潘念慈收藏印記、潘叔潤圖書記、潘介祉、玉荀四印。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總集類一・玉臺新詠十卷》 此本爲趙宧光家所傳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爲完善。間有後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閨妾《寄征人詩》，沈約《八詠》之六諸篇，皆一一注明，尤爲精審。然玉父跋稱初從外家李氏得舊京本，間多錯謬，復得石氏所藏錄本以補亡校脫，如五言詩中入李延年歌一首，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沈約《六憶詩》四首，皆自亂其例，七言詩中移《東飛伯勞歌》於《越人歌》之前，亦乖世次，疑石氏本有所竄亂，而玉父因之未察也。　錢大昕《日記鈔》一云：「宋刻小字本，陳玉父刻，甚工，唯《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中脫二句，又『曙』字不缺筆。」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云：「取巾箱本明萬曆間張嗣修所刻宋陳玉父本，以《提要》所言陳本優絀，及紀容舒《考異》本、馮武《增注》本一一證之，知張本極爲精審，紀氏謂其多所竄亂者非也。」又《荀學齋日記》云：「以乾隆間無錫華氏翻刻馮已蒼校趙寒山所鈔宋本，勘明張嗣修所刻小字本，兩本雖同出永嘉陳玉父宋刻本，而各有改迻，華本又頗據萬曆間楊刻本，而馮氏所校，亦有臆改，華氏多去其校語，惟存圈點而已。兩刻幸皆附注『宋本作某，新本作某』，尚可考其大略，其校勘則張刻誤少耳。」沈曾植《寐叟題跋》二集云：「此本爲紀容舒《考異》所詆，故四庫中不收，然《提

要》稱萬曆中張嗣修本，則疑亦未曾親見此刻者。又云多所增竄，而駁諸《提要》所云，乃皆與宋本符合，未嘗見增竄之迹。趙本流傳漸稀，此固不失爲佳刻，非後來各本可比，《提要》昔人有議其考證疏舛者，疑其言不虛也。」玉縉案：《提要》所云，乃沿紀說之誤。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四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輯）續五卷（明鄭玄撫輯，明萬曆茅元禎刻本〔朱琰跋〕）。 每卷題：「東海徐陵編，吳興茅元禎重校」。《續玉臺新詠》題「新安鄭玄撫選」。前有徐陵序。新安吳世忠刻《玉臺新詠序》，謂「方生敬明挾策遠游購此閱市，厥交梧野鄭君受以鋟布，廣之四方」云云。又吳門研山迂生方大年《重校玉臺新詠跋》：「嘉靖己亥（十八年）間，徽郡鄭君玄撫，重陳代之集綺，慨今茲之沒寶，遍搜訪區內，所獲者皆斷簡廢篇，久之甫得抄本一帙，因復選附陳隋外集於後，付梓人刻而傳著永久，逮今纔閱四十許年，而其板竟散弛無存矣。萬曆己卯（七年）季冬，余過吳興華林里故友茅穉延所居，其子元禎慮其書如鄭君之日也，爰命工重刻之而復加讐校於其間，比鄭爲精且至矣。」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板心下方徐序有「洪冊刻」、「趙周刻」，吳跋有「鄒邦彥刻」。各卷末間有「姑蘇徐普書」五字。通體有墨筆校改。卷首有「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白文方印，「雙桂軒」白文長方印，「樊桐山房」朱文方印，「臣琰印」白文方印，「桐川氏」朱文方印，「樊桐山人書畫之章」朱文方印。《續編》卷一有「清河二十六郎」朱文長方印，「與修之印」白文方印，「張氏日兪」朱文方印。 朱氏手跋曰：「乾隆二十五年陽月得虞山二馮校定宋刻《玉臺新詠》本子對勘一過。笠亭朱琰記。」《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輯）。《續玉臺新詠》五卷（明鄭玄撫輯）。明刊本（明嘉靖華亭張世美刻本）。 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右是編凡十卷，又續五卷，總一十五卷。所選雖別有意見自爲一體，然能彙刻漢、魏以來諸名作而載之，與《昭明文選》、郭茂倩《樂府詩集》互爲詳略同異，均之弗可少者也。《文選》與《樂府》國學已刻，學士大夫無不獲覩，是編則久鮮刊本，見者或寡。吾松舊有宋刻本，楊君士開遂購而校刻，頗爲精善，蓋欲與吾後之人求見古人製作之全也，其有功詩壇爲多云。嘉靖二十二年夏四月上澣，華亭張世美。」收藏有「鄭印之謨」朱文、「無念氏」白文二方印，「王雪飄藏書印」白文方印。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八《明萬曆本玉臺新詠并續集跋》 明代嘉靖己酉，徽郡鄭玄撫以《玉臺新詠》久無刻本，因訪得抄本，據以付梓，閱四十餘年，其版已散佚無存。至萬曆己卯，吳興茅元禎又加校讐，命工重刻之，即此本也。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字爲吳門徐普所書，略兼行體，筆致婉秀，鐫摹工麗，以版刻言，可云精善。前有新安吳世忠序，摹擬六朝，而詞旨晦澀，似當時風尚如此也。次吳門方大年跋，略述重校之由。續集五卷，即玄撫所選，其體亦略仿前集。孝穆序後有「己卯季秋朔日錢唐袁大道書於心遠樓」小字二行，目錄前列名家世序，亦鄭氏所增也。《四庫提要》論此本紊亂原書次第，今以宋本對勘，如卷一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及徐幹《室思》、《情詩》，皆移入卷二之末；卷二宋本原以魏文帝詩居首，此本乃將甄后之詩改題魏武帝，以冠此卷，而阮籍、傅玄、張華、潘岳、石崇、左思諸人之詩二十三首皆移入卷三；宋本卷三以陸機《擬古》七首居首，其第一首爲「西北有高樓」，今檢此本，其第一首之詩，詞句迥別，未審以何人之詩竄易於此，而卷內荀昶、王徽、謝惠連、劉鑠諸人之詩十二首皆移入卷四；以下各卷，羼雜大率如此，不能悉數。至其題目之妄改，字句之訛失，又不可勝計。不知鄭氏所謂鈔本果何所出，其繆妄至斯而極也。然自趙寒山宋本未出以前，嘉、萬間人皆諷誦此本，且一刻於鄭氏，再刻於張氏，三刻於茅氏，洎天啓壬戌，又有袁中郎評閱之本更刻於錢塘，踵繆沿訛，傳播海內，曾不知參稽古籍從事正定。明代詩人多不讀書，於此可以概見。至續選之詩，類於蛇足，其得失又不足論矣。戊寅中秋夕，藏園記。

又《趙氏刻玉臺新詠跋》 此書明代有張嗣脩、茅元禎兩家刻本，竄亂改併，盡失舊觀，爲世詬病久矣。崇禎癸酉，吳郡趙均得宋嘉定時陳玉父本，摹刊以傳，一掃歷來之蕪蔵，且寫刻精雅，楮墨明湛，當世推爲佳槧，即是本也。其版式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間或增減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末卷後錄陳玉父跋，趙氏又自爲之跋，略言今本繆誤，全失撰者初心。至字句小異，未可悉呈，苟不精思，雷同相從，轉展傳會，與昔人本恉何與？故今又合同志，詳加對證。是趙氏授梓時，又有所校正也。宋刻原本，自趙氏身後歸於錢遵王，其後流轉踪迹已不可知。然迄今近三百年，未聞復出於世，則其亡佚已久，故宋槧佳惡，無人能語其詳。乾隆時，紀容舒言見於常熟，紙墨完好，巋然法物。所言殊簡略，且其人非能鑑別古本者，恐即是趙刻耳。然考馮定遠跋云：「己丑歲借得宋刻本校過，宋刻紕繆甚多，趙氏所改

得失參半。至於行款，則宋刻參差不一，趙氏已整齊一番，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云。」循是觀之，趙氏刻成未久，當時已有異議，至乾隆初年，紀容舒遂有《考異》之作，於宋刻訛繆，多徵引古書，參稽各本，定其非題，頗爲賅備，不獨爲孝穆之功臣，亦可謂寒山、定遠之諍友矣。余謂宋槧雖未可目覩，然審其版式，其出麻沙坊肆無疑。且其書既出坊刻，則別體訛文，事所恆有，正不必以舊本如是，而曲爲之說，致來「佞宋」之譏。如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句，下脫「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二句，此等顯然奪失，安能爲宋版諱。平情論之，趙氏輕改宋本固失，馮氏過尊宋本亦未爲得也。又，趙氏此書鐫工精善，印行時多用佳墨舊楮，遂爾古雅絕倫，於是肆估多撤去寒山跋語，用充宋刊，嗜古者多爲所欺。上自內府，下至公卿家，凡號爲宋本者，審之皆趙刻也。世傳許滇生、徐星伯家皆有宋本，然許氏藏本余昔年見之廠肆，有翁覃谿識語，盛稱其佳，實卽趙刻之精印者耳，今藏秋浦周叔弢家，可以取驗。覃谿以鑑賞名家，金石書畫考辨精邃，迥絕常倫，顧於古書，獨非當行，且此書作字多用古體，此明代嘉、萬以後習尚，宋刻絕無此風，此極易曉，而覃谿乃不之辨識，何耶？善本書室有正德本，然其行款仍爲三十行三十字，與趙刻同。鄧君正闇謂卽是趙刻，若果爲正德覆宋，則馮、趙諸人校刻此集，時代未遠，寧有不知？此本亦失趙跋，適吳君佩伯訪得完本，摹以見貽。蓋書肆射利，去跋誑人，藏家轉以存跋爲貴也。自趙氏書出後，歷有清一代，凡考訂、評注，咸依此本，然未聞有好事者爲之重刊，而日本文化十年，乃有昌平學舍之覆本。其樵刻精能，絲毫維肖，幾可亂眞，於是肆估又持此以充趙刻，世人或竟不辨。人情詐僞，寧有窮耶。至近歲壬戌，南陵徐氏以宗賢之故，始影寫小宛堂本，付黃岡陶子麟精雕傳世，并參考各本撰爲校記。此本既出，風行一時，從此昌平覆本不得專美於前，且與紀氏《考異》可以並行於世。古書顯晦有時，豈不信哉。

又《鈔本玉臺新詠跋》 此寫本字極古舊，似出淸初人手，烏絲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審其篇目次序，與宋刻同，知從趙氏小宛堂本傳錄，特未遵其行格耳。趙氏原本刻於崇禎六年，越十年而天下大亂，明社遂墟，此書流布未廣，訪尋不易，故世多傳鈔之本。余頻年閱肆，所覯非一。曾見曹彬侯手錄一帙，爲故人吳佩伯以四十金得之，今尚存余家。此本有「李文藻印」、「李生」、「字曰香草」各印，知爲李南澗舊藏，特收之以備一格。卷後有舊人題記一行，云「壬申蠟月得於雲門，李南澗舊物也」。下鈐「僊坪過眼」一章，未審何人，俟更考之。戊寅中秋夕，藏園待月記。

又《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總集類一・玉臺新詠十卷續五卷》 （陳徐陵輯，明鄭玄撫續輯。）明萬曆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刊工姓名。前有新安吳世忠序，序後有「吳郡徐普書」五字。又吳門研山迂生方大年重校跋語，略言嘉靖己亥鄭君玄撫（徽郡人）訪得鈔本一帙付梓，復選陳隋外集坿于後。四十許年，版已散弛。萬曆己卯冬，過吳興華林里故友茅穉延所居，其子元禎命工重刻之，復加讐校，正其魯魚三豕，百每一二，比鄭爲精云云。（元禎字公良。）徐陵序後有識語二行如下：「己卯季秋朔日錢塘袁大道書于心遠樓。」目前有名家次序。每卷首第二行題「吳興茅元禎重校。」續集五卷題「新安鄭玄撫選」，「吳興茅元禎重校。」每卷末均署「姑蘇徐普書」。全書字兼行楷，筆致秀逸。

又《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篇首序文題陳尙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次名家世序，次每卷目錄，次本書，題「東海徐陵編」。按：此書與趙刻本次第不同，字句亦多異。（余藏。）

又《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明崇禎六年趙均刊本，十五行三十字，篇目在每卷前。前徐陵序，後有永嘉陳玉父序，次崇禎六年癸酉吳郡寒山趙均序。（余藏）

又《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影寫本，十五行三十字，與趙刻同。（丁巳）

又《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舊寫本。卷末題「康熙丙辰三月廿五日借馮氏正本校勘無訛。」鈐「邵陵之印」、「瓜侯」二印。又錄趙均跋，又李維楨跋、馮定遠（班）跋、道人法頂跋，又南陽轂道人（葉萬）跋。（蘇估柳蓉村送閱。）

又《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舊寫本，似明末淸初人手筆，十二行二十四字。每卷題「陳尙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與趙本同。鈐有「李生」、「字曰香草」二印。蓋李南澗（文藻）舊藏也。

又《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編。明天啟中翻宋本，每頁三十行，行三十字。最佳，他刊皆不足道。　汲古閣刊本。　蘭雪堂活字本亦佳。　又，五雲溪館活字本。　馮舒校刊本。　許

滇生師、徐星伯家有宋本，有翁覃溪跋。　張金吾有影宋刊本。　康熙丁亥，孟璟以萬曆丁丑張嗣修手錄袖珍本上板，嗣修跋云，一以其家藏宋本爲正，諸本有互見處間爲考注。　萬曆中華亭楊鑰刊本。　歸安茅氏重刊本，吳江吳兆宜注，長洲程琰刪補刊本。　〔附〕宋嘉定乙亥陳玉父本，每葉三十行，行三十字。《天祿目》。　元刊本，《天祿目》。（邵氏）　〔補〕明五雲溪館銅活字印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有「五雲溪館活字」六字。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　明崇禎六年趙均小宛堂刊本，十五行三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前徐陵序及宋永嘉陳玉父序，次崇禎六年吳郡寒山趙均刊書序，稱詳加對證。按：此本據宋本覆刻，在傳世諸本中號爲精善。然據馮班跋稱，所據宋本是麻沙本，紕繆甚多，趙氏所改亦得失參半。又謂宋本行款參差不齊，趙刻已整齊劃一云云，則亦未爲盡善也。余嘗以明鈔本校趙刻，亦頗有改訂，知馮氏之言非妄發也。又，莫目所載許滇生藏宋本有翁方綱跋者，今在周叔弢家，實即去序跋牌記之趙刻本也。　清影寫趙均刊本，無格。清曹炎批校並錄明李維楨、馮班、葉萬題識。　清初寫本，邵陵據馮班校本校，並錄李維楨、馮班、道人法頂及葉萬跋。　明末寫本，十二行二十四字。李文藻舊藏。　民國徐乃昌覆刻趙均本，以原書上版，鏤刻甚精，所謂下眞蹟一等也。後附校記。余以舊文書紙附印一帙，余據海虞陳垣芳本校數卷，略有改訂。　〔補〕《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輯，《續集五卷》，明鄭玄撫輯。明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徐陵序，次名家世次，次卷目，次本書。此本與趙刻次第不同，字句亦多異，然繆誤實多，去趙刻遠甚。　明萬曆七年茅元禎校正重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記刊工人名。前吳世忠序，次方大年重校跋語，言茅氏重加讐校，比鄭本爲精云云。每卷首次行題「吳興茅元禎重校」。續集題「新安鄭玄撫選」，「吳興茅元禎重校」。每卷末均署「姑蘇徐普書」。〔補〕《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撰，《續四卷》明鄭玄撫撰，袁宏道評。明天啟二年刊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從鄭玄撫刊本出。余藏。

又《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清紀容舒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補〕《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輯，清吳兆宜注，程際盛刪補。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十行二十一字。

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卷四《總集類・玉臺新詠十卷〈明寒山趙氏刻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首有自序，末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後序，又崇禎癸酉吳郡寒山趙均刻書序。按：陳玉父序云：幼時從外家李氏廢書中得舊京本，中有缺失錯謬。又借得豫章刻本，才五卷。又求得石氏藏錄本互校補，其書復全，遂附梓以傳。即趙本所依據者。然陳氏係麻沙本，校勘未精，譌誤百出。趙氏復爲斠誤定正，行款校刻俱較宋本爲精。明代尚有五雲溪館活字本、蘭雪堂活字本、華亭楊氏元鑰本，一爲歸安茅氏重刻本，然均未能盡善，自不得不推趙本爲首屈一指矣。此本爲葉石君舊藏，復過錄京山李維楨用朱筆校宋本異同於眉端，石君復借馮二癡校本、道人法頂校本，以墨筆過錄，亦著其異同於上。並補潘黃門一首、昭明太子四首。其可寶貴，豈減宋本哉。【略】收藏有「葉萬」、「石君」兩白文聯珠小印，「南葉」朱文小長方印，「樸學齋」朱文方印，「樹蓮」白文小印，「吳越王孫」、「彭城郡記」兩白文方印。（繆稿）　南陽轂道人爲葉石君別號，或稱南陽道穀。據卷中李維楨朱跋，乃就趙本與今本對勘，後石君從錢太史家得此本，復過錄馮二癡虛點及孫法頂較正字體也。有「葉萬」、「石君」、「樸學齋」、「鐵石道人」、「吳越王孫」、「南葉」、「彭城郡記」諸記。（吳稿）

又《玉臺新詠十卷〈明刻本〉》　永嘉陳玉父序（嘉定十年旦日）。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此條引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劉肅《大唐新語》所記亦同。）是此書撰於梁，後人以其仕陳，追書後之銜名也。康成亦有《玉臺後集》十卷，自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惜久佚矣。是本爲明崇禎時寒山堂趙氏刻。以贋宋本，故去趙跋。曩在肆廠見杭郡許星叔家藏影宋精抄本，行款正與此同，惟某卷目錄銜接少異，則此本繙自嘉定本無疑。鐫刻精美，日本暨皖中徐氏均有覆本，神采遠遜。明正統復有仿宋本，未識較此奚若。嘉靖本及毛氏汲古閣本雖亦稱稀覯，並非從定本出也。有「鎮亭山房」、「萬卷樓」、「包純珍藏」、「慈谿錢經藩逸槃氏收藏精本書籍印記」、「錢經藩陸瓆曾讀」諸記。（董稿）

羅振玉《敦煌本玉臺新詠殘卷跋》（《校刊羣書叙錄》卷下）　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起張華《情詩》第五篇，訖《王明君辭》，存五十一行。前後尚有殘字七行，不見書題而諸詩皆在《玉臺新詠》卷二之末，知即《新詠》矣。以今本與

此比勘，異同甚多。張華《情詩》第五首「巢居覺風飄」，今本誤作「風飄」。《雜詩》「容與緣池阿」，今本「緣」誤作「綠」；「同好逝不存，迢迢久離析」，今本「逝」誤作「遊」，「久」誤作「遠」；「無然徒自隔」，今本「然」誤作「愁」。潘岳《內顧詩》「忽焉搏絺綌」，今本「搏」作「振」；「引領訴歸雲」，今本「訴」作「訊」；「不見陵間柏」，今本「間」作「澗」。《悼亡詩》「悵怳如或存，周皇忡驚惕」，今本「悵怳」譌「帳幔」，「周皇」作「回遑」；「比目中路隔」，今本「隔」作「析」；「長戚令自鄙」，今本作「自令鄙」。石崇《王明君辭》，今本題「王昭君」；序「故改也」，今本奪「也」字；「遂入匈奴城」，今本「遂入」作「乃造」；「殺身良不易」，今本作「未易」；「英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今本「英華」譌「朝華」，「甘與」作「甘爲」，均可是正今本。其兩本均可通者亦以此本爲勝矣。其與今本尤異者，潘岳詩之前，此本先題「潘岳詩四首」，下小字夾注「內顧二首，悼亡二首」，其《內顧詩》前別出題目，《悼亡詩》前亦然。蓋此書之例，先題作者姓名及總篇數，下分注各篇篇題篇數，每詩之前仍各冠以本篇題目。今本則但書潘岳《內顧詩二首》，而總篇數及小注皆削去。經後人妄改舊例，賴此本存之，尤可喜也。《新詠》刊本以寒山趙氏重槧宋嘉定乙亥陳玉父本爲最善，且有此失，惜石室所遺僅此五十餘行，不獲徧校，則又可憾耳。丁巳閏月。

宋嘉定刻《玉臺新詠》陳玉父跋　《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已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剜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杕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以此集揆之，語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鮮矣，然其間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辭託興高古，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況近代挾邪之說，號爲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睹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玉父。

五雲溪館銅活字本《玉臺新詠》鄧邦述跋（國家圖書館藏本）　此活字本亦不常見，而所據乃宋本，與趙靈均翻陳本又不同。亡友吳佩伯得曹彬侯藏鈔本，又非靈均底本，係馮二癡輩同時傳鈔，見於錢遵王《敏求記》。馮、李、葉三跋勞巽卿曾錄於錢書中，故偶有與靈均刻本異同處，其非據趙本迻寫蓋可知也。余假佩伯過錄，四年之久始得錄竟，而佩伯墓木已拱。追念曩日過從考訂之雅，益深愴然。丙辰夏至，正闇學人。　書中綠筆又一人手校者，未書名字，不可知爲何氏，且亦未卒業，至五卷爲止。據《文選》校異同處爲多，間有採《藝文》、《初學記》者，其中言宋本作某，則不知據何本也。因附記之。壬子五月廿八日開始校寫此本，紙墨多渝敝，恐不能精也。凡與鈔本異同，寫入行側。其在欄上、下者，皆依原校迻錄。正闇綠筆所寫，係校寒山趙氏翻陳玉父本，與鈔本同出一源。綠筆所稱「宋本作某」與此活字本相符，知此本所據，亦宋本也。且有勝於趙氏所據者，不可以其爲活字本而輕之。正闇又記。時雨後暑退，几案如沐。

嘉靖十九年鄭玄撫刻《玉臺新詠》卷首吳世忠序（國家圖書館藏本）　是編殘簡甚訛，曾莫校讎。頃有方生敬明挾策遠遊，購此閱市，厥交梧野鄭君受以鋟布，廣之四方。甫竣而生已長逝，窅爲異物，悲夫。鄭君又沿陵以下益之陳、隋，披卷寓目，海不捐珠。昔《史記》緝於少孫，班《表》終於大家。前事不忘，君復匹之。嘉靖己亥十二月八日。

嘉靖二十二年張世美刻本《玉臺新詠》正編十卷、續編五卷卷末張世美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　是編凡十卷，又續編五卷，總一十五卷。所選雖別有意見自爲一體，然能彙列漢、魏以來諸名作而載之，與梁昭明《文選》、郭茂倩《樂府詩集》互爲詳略同異，均之弗可少者也。《文選》與《樂府》，國學已刻，學士大夫無不獲睹。是編則久鮮刊本，見者或寡。吾松舊有宋刻本，楊君士開遂購而校刻，頗爲精善，蓋欲與吾後之人求見古人製作之全也。其有功詩壇爲多云。嘉靖二十二年夏四月上浣日華亭張世美識。

萬曆七年茅元禎刻本《玉臺新詠》方大年重校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存目）

明崇禎二年馮氏手鈔《玉臺新詠》馮班跋（國家圖書館藏本）　己巳之冬，獲宋本於平原趙靈均，回，重錄之如右。是書近世凡有三本：一爲華亭楊玄鑰本，一爲歸安茅氏本，一爲袁宏道評本。歸茅、袁皆出於楊書，乃後人所刪益也，是本□其□書，後人有得此者，其審□□□常熟馮班者也。壬申春

日識此。　又，己巳冬，方甚寒，燃燭錄此，不能無亥豕。壬申春，重假原本，士龍與余共勘二日而畢，凡正定若干字，其宋板有□則仍之云。馮班再記於確菴之北窗。　又，余十六歲時，嘗見五雲溪館活字本於孫氏，後有宋人一序，甚雅質。今年又見華氏活字本於趙靈均，華本視五雲溪館頗有改易，爲稍下矣。然較之楊、茅則尚爲舊書也。聞湖廣李氏有別本宋板，甚精，交臂失之，殊爲恨恨也。班又識。

又錢孫艾跋　定遠此本甚善，較之茅、袁兩刻之謬，可謂頓還舊觀矣。但索借頗多，遂爲俗子塗改，中間差誤已失抄時本來面目，又不能不爲定遠惜，亦不能不爲俗子悲也。書此以戒世之借人典籍而擅以無知之識爲瞎盲識字者。崇禎十七年七月晦，錢後人客菴識。

又方大年跋　《玉臺新詠》之編傳於世者，今蓋千有餘年矣。中間板既湮亡，而其書每至殘且蠹者，十或八九。我皇明嘉靖己亥間，乃徽郡鄭君玄撫重陳代之集綺，慨今茲之沒寶，而遍搜訪區內，所獲者皆斷簡廢篇。久之，甫得抄本一帙，因復選附陳、隋外集於後，付梓人刻而傳諸永久，甚盛心也。逮今纔閱四十許年，而其板亦竟散弛無存矣。錦帙阽亡，貴者共惜。萬曆己卯季冬，余過吳興華林里故友茅穉延所居，其子元禎慮其書之如鄭君之日也，爰命工者重刻之，而復加讐校，於其間正其魯魚亥豕者百每一二，比鄭爲精且至矣。嗚呼，夜光之珠，得隋侯而永其耀；連城之璧，遭卞氏而世其珍，亦猶此書之謂也。元禎字公良，顧其所爲者若是，良可謂善世其箕裘者。然其先君擅詞場於當世，且足以慰其有後矣。抑使陳尚書僕射徐君陵不負其往昔之勤勞於是編，亦豈不德公良於九泉之下哉。吾因公良用心於是，甚躍然喜，爲後之摛藻君子深懷不畔失其宗派淵源慶。吳門研山迂生方大年撰。

又翁同書跋　明寒山趙宧光曾得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本，影寫授梓，足以亂眞。今之書賈以宋刻欺人者，皆是物也。二馮先生曾就靈均手抄，世有行本，默庵一跋，定遠一跋，定遠跋與此不同，而可以互證，蓋當時所鈔非一本。又有錢後人一跋並錢孫艾印，豈即錢孫愛歟？藏書家最重常熟派，定遠與陸勅先尤喜手鈔。二百年來，典型具在。兵燹之餘，復歸吾邑，楚弓楚得，豈非幸事也哉。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常熟翁同書志於皖北定遠縣軍營。　卷首有二痴印，二痴即定遠。又記。　又，己未五月二十四日手跋此書，閱兩日而賊至，衣裝書冊盡爲劫灰，獨此書得脫於厄，異哉。豈二馮先生之靈實式免之歟？是歲九月六日同書復志於壽春誠奚，先是左臂風痺，幾不能舉，偶尋醇酒飲之，遂小愈。

錢謙益《跋玉臺新詠》（《有學集》卷四六）　《玉臺新詠》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幾百首。賴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

明崇禎六年趙均刻《玉臺新詠》陳鴻壽跋（國家圖書館藏本）　此集錄之最古者，後人以枚乘證昭明之謬，然刊本謬誤宏多，及得此宋槧，老目爲之一明。惜均之不肯割愛，題字還之，正如歸來堂上韓滉畫卷也。時嘉慶丁丑長至前一日，同觀者聽香、曼生、晴厓、蓬庵，並記於袁浦之竿木龕。

又翁方綱跋　星伯館丈以舊本《玉臺新詠》見示，此即趙凡夫所傳宋槧本，馮已蒼據以校正諸本者也，不僅字畫古雅而已。嘉慶丙寅仲冬廿日，北平翁方綱。

又許乃普跋　《玉臺新詠》自南宋已有兩本，明人重刻，竄亂彌多。張嗣修、茅國縉本更非其□，唯南宋永嘉陳玉父本爲佳，此本是也。爲徐星伯前輩所藏，今歸於予，實近今不多見之秘笈。卷帙如新，而墓有宿草，安得起故人於地下而欣賞之也。噫，咸豐紀元辛巳秋，滇翁手識。

又汪正鎏敘　《玉臺新詠》推南宋陳玉父本爲第一，予從得一本於胥江舟次，精神充足，古艷照人。嘗携之以行，戴金溪比部勸予仿刻行之，予以爲恐貽譏效顰也。伊揚州見之，歎爲百金之直。持古書與徐俟齋畫冊求易，徘徊久之，終不能忍。丙子夏，挾之入都，爲陳秋舫所窺，盛譽之於葉東卿。東卿予親家，亦秋舫親家也，藏書富逾王侯，聞秋舫言，笑而不答。越日，秋舫生日，東卿出此本爲壽，秋舫乃狂喜，馳以示予，予亦驚歎。諦審之，終若神氣不足。出藏本方之，此迺紙略新，墨亦少輕，其爲玉父本可寶愛一也。秋舫言：「東卿遂能捨此，均之不如東卿達觀。」予言：「東卿遂能捨此，均之不能如東卿忍情也。」秋舫大笑，東卿亦大笑，屬予記之。是日酷熱，越二日大雨驟涼，展對灑然，乃爲書其簡首。嘉慶丙子六月廿一日，桐城汪正鎏均之氏記於蓮花寺寓舍。

又陳沅識　丙子六月十八日，爲余三十二生日，葉東卿以此爲壽。七月朔旦，値章大琯香初度之辰，還以贈之。琯香愛此書甚，其在琯香，猶其在

秋舫也，猶其在東卿也。陳沅並識。

又葉裕識　戊子冬嘉平月，山居暇日，岑寂無聊，偶得宋刻較正本重勘一過。但宋本頗多訛舛，而今之行世者仍有佳處，今舊兩歧，勢不得不洧溷無□，又不敢擅自增改，故並改列於上，以證是非。是在知者能曉之耳。仁祖識。

明崇禎六年趙均刻《玉臺新詠》鄧之誠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玉臺新詠》世罕宋本，二十五年前於會澤友人劉克齋（盛堂）齋中見所藏宋刻，僞爲題記纍纍，即此本也，惟麻紙所印似舊槧耳。《湘綺樓日記》謂借得譚氏所藏宋本鈔之，頗似元槧，恐皆此本化身。藝風丈昔年見語，世貴趙刻如宋、元者，其直昂甚，不可問津。今知詩者少，得稍廉平，予乃獲之，可謂幸矣。日本有翻本，毫髮無異，非精鑒者不能別，今亦稀見矣。此本紙槧精好，即非初印，亦在順、康之間。當時流傳頗廣，今乃僅見，不可解也。丙子十月十五日正予五十初度，爲記之如此。文如居士之誠書於海淀寓坐之五石齋。

徐釚《南州草堂集》有「趙氏覆刻《玉臺新詠》僅印百餘部，後板歸秦中張氏」云，蓋清逆後人也，居金陵，所謂侯府有六朝松者。此本有漫漶處，殆張氏所印。丙戌九月朔，文如居士，距得此書時已十年矣。

又張爾田題識　《玉臺新詠》傳本極夥，而寒山趙氏本爲最。據趙跋，合同志詳加對證，又馮定遠亦謂宋本訛謬甚多，趙氏所改得失參半。又云宋本行欵參差不一，趙氏已加整齊，則亦不盡仍宋本之舊。今宋本已罕見，無以覈其異同，則趙刻要爲天壤祖本矣。此趙刻初槧，惜佚去原跋，然紙楮蠲潔，神采煥然，非河豚贋本可比。文如先生得於故家，丙子冬獲觀於五石齋，記之。張爾田題。

明崇禎六年趙均刻《玉臺新詠》周鑾詒跋（湖南圖書館藏本）　此明趙氏小宛堂仿宋嘉定本，（通稱陳玉父本。）已卯十月周荇農丈見贈，甲申祭書日補記。時荇丈已歸道山，藏書多爲廠估持去，撫此慨然。鸞詒。　前輩南皮張孝達家藏本有趙氏跋，聞王廉生同年言此本趙跋已削去，卷首又有錢遵王僞印，殆出苕估所爲。他日當從張氏借錄趙跋，以復此本本來面目。　宗室伯熙同年一本，亦無趙跋，且染紙矣，亦苕估射利假冒宋本也。此本幸未染紙。

又秦曼青識　曩客長沙，值周暨齋家藏書散之坊肆，余竭力收購，而精者已先爲定侯所有，此其一也。越十年庚午，蓴莼海上，復得借觀。擬從乞讓，而割愛未能。取舊藏日本文化三年（當吾國嘉慶十一年）翻本校讀一過，並識數語還之。也是翁《讀書敏求記》著錄者，即趙氏此刻。王廉生謂錢遵王藏印爲苕估狡獪，殆不然也。十一月廿九日，嬰闇居士識。

又葉啟發跋　《玉臺新詠》，明嘉靖中徐學謨曙海樓仿宋刻本，流傳極稀，海內藏書家志目罕見著錄，唯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有之，孤懸海外，無由見也。崇禎六年癸酉，寒山趙宧光小山堂得宋嘉定乙亥陳玉父本，據以翻雕，行款一仍舊式，半頁十五行，行三十字。葉次通連，計七十四番。宋諱「殷」、「玄」、「弦」、「泫」、「匡」、「筐」、「敬」、「驚」、「鏡」、「竟」、「愼」、「貞」等字均闕筆。前有徐陵序，後有陳玉父後序，板刻古雅，規矩謹嚴，無明人刻書竄亂臆改惡習。徐書原本賴以復見人間，宜其見重藝林，藏書家均推爲善本也。《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者即此本，館臣謂《玉臺新詠》「明代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不同，即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萬曆中張嗣修本多所增竄，茅國縉本又併其卷第亂之，而原書之本眞益失。惟寒山趙宧光所傳嘉定乙亥陳玉父本最爲近古，近時馮舒本據以校正，差爲清整」云云。獨山莫氏亦謂此本最佳，他刊皆不足道。可見此本在明刻諸本中，信爲首屈，雖五雲溪館、蘭雪堂二活字本之希見，固不如此本仿宋精良之有來歷也。馮氏校定本，康熙甲午其猶子虎武爲之刊行，大抵以不誤爲誤，以誤爲不誤，頗多曲解，好爲是非，較此本之篤守典型，闕以存疑固遠遜矣。唯馮氏謂宋本參差不一，趙氏加以整齊，轉失眞面，言未必非，然究不足爲此刻病也。趙刻後有跋文，書估每每割去，以充宋槧，家藏三部均同，蓋珮玦可以亂玉，即此可見趙刻之精。特惜趙氏幾以此而翳沒其傳刻之功，是固趙氏所不及料也已。趙氏宋本後歸虞山牧翁，庚寅火後，爲其從子遵王所得，述古之藏，乃不知流於何所。大興徐星伯太史松有一本，有「翁正三洗馬方綱」跋者，未知即其本否也。此本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長方印，知爲述古插架之副。虎賁中郎不讓天水舊槧，自當益加珍視矣。遞藏蔣宗海春農家，有「潤州蔣氏藏書」朱文方印，又有「永明世進士坊共墨齋周氏兄弟藏書記」十六字朱文大長方印，則季聲編修鑾詒、笠樵舍人銑詒兄弟收藏印記，前有墨筆跋語，亦編修手筆也。仲兄定侯從編修後人獲此，江都秦子曼青三請見讓，堅未之許，借觀數日，題記歸還，是可見仲兄書癖之深矣。曼青爲伯敦太史恩復後裔，好收藏，精鑒賞，湘垣滬上，時相過從。亂後天各一方，求如昔時之聚

首笑談，研討辯論，渺不可得，又不禁期遇之感縈繞於心，而不能釋然矣。辛未六月望日，炎威灼人，東明揮汗書。

明崇禎六年趙均刻《玉臺新詠》馮登府跋（上海圖書館藏本） 道光九年己丑五月，同年生柯易堂大令以此書持贈，考證之，眞嘉定本之至精者。重付裝池，並錄此條坿於卷尾，而藏之石經閣。嘉禾馮登府記於閩中志局。

清影明鈔本《玉臺新詠》翁心存跋（國家圖書館藏本） 予年弱冠，曾手撫馮知十影鈔宋本，自謂不爽毫髮，與此本正同，暇時當互勘之。咸豐十年庚申人日，拙叟記，時年七十。上年臘月兒子同書寄到是本，今歲予偶得兵馬司中街老屋數椽，庭多花木，爲養痾習靜之所。憶嘉慶戊寅、己卯章琯香曾寓於斯，展閱此冊，不禁憮然。庚申上巳日，拙叟又誌。

清初鈔本《玉臺新詠》引李維楨題識 余自南宮得雋後，有客從關中來，攜宋刻《玉臺新詠》一帙示余。較今之行世本，十減三四，而每卷首，俱各不同，而增者有十之一，且卷中字句與今大不類，如以「昔」作「若」，以「傳」作「轉」，不可枚舉，是康武功篋中物也。其中有數字用朱點定，亦是武功壯年健筆，故斌媚可愛，留之信宿而去。今甲辰春莫，吳中翰惟吉氏，忽以此本相示，宛然當年舊冊，閱後且三十六載矣。余嘗想不去懷，不覺驚歎豐城之異，因題以歸中翰，其世寶藏，毋墜落傖父手也。京山李維楨題。

又吳慈培跋（國家圖書館藏本） 《玉臺新詠集》十卷，曹彬侯藏書。去年臘月在京師以銀四十兩購於正文齋譚篤生。篤生父爲借得王鴻甫主事所藏寒山趙氏刊本，有舊校，盡錄之以歸。除夕，補摹後跋一葉，今年正月重裝成，二月取所錄王本校語以藍筆臨於眉端。校者不著名氏，係以宋本及《文選》、《初學記》、《藝文類聚》、《古詩紀》諸書互勘，頗多是正。惜未卒業，異日當補校之。宣統二年二月廿八日，吳慈培識，時初號偶能。

清康熙五十三年硯豐齋刻本馮班跋 己丑歲，借得宋刻本校過一次。宋刻訛謬甚多，趙氏所改，得失相半，姑兩存之，不敢妄斷。至於行款，則宋刻參差不一，趙氏已整齊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舊趙靈均物，今歸錢遵王。少年兄弟，多學玉溪生作儷語，偶讀是集，因摘其豔語可用者，以虛點志之。馮班二癡記。

又法頂跋 辛卯三月一日，假馮氏校定本對讀，不獨辨其魯魚，且幷存其字體，至三日早晨訖。道人法頂。

又南陽轂道人跋 是月十五日，借孫本對錄異同，亦照馮本參量圈點，增其不足，廣其所用，藏之篋中，俾補吟咏。因憶此書余十六歲收藏時，靈均新刊，同志愛之若珍。後從錢太史得京山李跋本，勘過一次，遂同摹宋本《才調集》爲枕中之玩，至今閱十七年，乃得重勘，可謂遠矣。其間人世推遷，變故橫生，不勝今昔之感。讀書篤志之士，十去八九，此書校本亦湮沒者多，即余所藏，自兵燹後，百無一二，惟茲與《才調》相携有年，可謂幸矣。故雖非宋刻，亦不失爲宋之曾玄，寥寥篋中，足當世寶，因示後之人，毋或忽焉。孫即法頂，馮即二癡。幷記。南陽轂道人。

又馮舒叙 此書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爲五雲溪館活字本，一爲華允剛蘭雪堂活字本，一爲華亭楊玄鑰本，一爲歸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時，後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序，小爲朴雅，譌謬層出矣。華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楊本之祖。楊本出萬曆中，則又以華本意儎者。茅本一本華亭，誤踰三寫。嘗憶小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緣本東朝，事先天監，何緣子山竄入北之篇，孝穆濫擘牋之曲，意欲諦正，時無善本，良用憮然。己巳早春，聞有宋刻在寒山趙靈均所。乃于是冬挈我執友，偕我令弟，造于其廬，既得奉觀，欣同傳璧。于時也，素雪覆堦，寒凌觸研，合六人之功，鈔之四日夜而畢。飢無暇咽，或資酒煖，寒忘墮指，唯憂燭滅。不知者以爲狂人，知音亦詫爲好事矣。所憾者，尋較不精，時起同異，誤自適于通人，疑未絕于愚口。敬遵先志，參其得失。見聞不廣，敢矜三豕之奇；心目略窮，自盈偃鼠之腹。上郡馮舒默菴述。

又馮鈔《玉臺新詠後序》 家默庵、鈍吟兩公，承嗣宗公之家學，讀書稽古，貫穿百家，尤神明于詩法，所批閱墨書，不下數十種。但兩公意主撑持詩教，嘉惠後學，故枕中秘本，不敢自私，每以公諸同好，而人亡代遠，散軼頗多，搜羅之下，僅存百一。尋流失源，不禁悵恨。所定《才調集》閱本，已授新安汪氏梓行問世。而是集向藏之錢遵王齋中。壬辰夏友人持示，謂是固君家故物也，因思此書自默庵公校對之時，廣搜博考，劇費苦心，而自歸錢氏，諸同人每以不及見爲恨。然美玉韞而韜光，驪珠藏而匿采。若秘而不宣，雅非公之初衷。予既得是書，狂喜累日，亟思傳播，未暇開雕。今春借窗道院，稍理舊業，適俗冗糾紛，又無閒暇。思所爲自竟其志以竟前人之志者，毋乃竟成畫餅乎？端陽後，偶得汲古閣藏本，字句一遵宋刻，復有黃筆

點定，翻閱後跋，知爲鈍吟公筆也。因更覓趙氏、楊氏本，查核校對，使無餘恨。至有訛謬不可從處，悉依默庵公正之，金根略辨，因謀登梓，庶使讀是詩者開卷了然，無虞乖錯，則兩公垂教之思，于此亦見一斑也已。康熙五十三年歲在甲午七夕馮鰲書。

乾隆二十六年保元堂刻《玉臺新詠》華綺跋（李慈銘舊藏現歸國家圖書館庋藏）　《玉臺新詠》十卷，自漢、魏迄梁，作者具備，詩多《文選》中未登。唐人淵源，皆出于此。第世鮮善本。明寒山趙氏舊藏宋刻，虞山馮默菴復搜羅辨證，爲之校定，系以點次者。其弟鈍吟手眼亦異。我朝康熙甲午馮冠山曾刻之吳中，四方爭購。歲久版刓缺，承學者每以不及見爲憾。余因于暇日手校默庵原本，重刻以傳之，例言仍冠山之舊，不沒其開雕苦心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立秋日華綺識。

題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序》（卷首）　六朝總集之存於今者，《文選》及《玉臺新詠》耳。《文選》盛行，《玉臺新詠》則在若隱若顯間，其不亡者幸也。自明以來無善本，趙靈均之所刻，馮默菴之所校，悉以嘉定宋刻爲鼻祖。然觀所載陳玉父跋，則傳寫踏駁，自宋已然。跋又稱得石氏錄本補亡校脫，然則竄亂舊本未必不始於斯時。陳氏茲刻，蓋亦功過參半矣。崇禎癸酉距今百有餘載，意其書已不存。乾隆壬申，忽於常熟門人家得之，紙墨完好，巋然法物。摩挲遠想，如見古人。然亦時時有訛字。馮鈍吟云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信矣。乙亥六月，余自雲南乞養歸，檢點藏書，多所散佚，惟幸是本之僅存。林居無事，稍理舊業，偶取閱之，喜其去古未遠，尚有典型，終勝於明人臆改之本。用參校諸書，仿《韓文考異》之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兩可者並存之，不可通者闕之，雖可通而於古無徵者，則別附注之。丹黃矻矻，蓋四閱月乃粗定。耗目力於綺羅脂粉之詞，殊爲可惜。然鄭、衛之風，聖人不廢，苟心知其意，溫柔敦厚之旨亦未嘗不見於斯焉。乾隆丁丑二月廿一日，河間紀容舒序。

乾隆三十九年《玉臺新詠箋注（刪補本）》程際盛（琰）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　《玉臺新詠》十卷，《南史》及《陳書》徐陵本傳皆不載。然見於《隋・經籍志》、唐、宋《藝文志》，流傳久矣。靈均趙氏仿宋槧板，虞山二馮氏校正之，最爲善本。又王西莊先生藏有嘉靖間徐學謨海曙樓刻，亦爲古雅，而箋注則無其人。適見松陵吳君顯令注本，頗徵詳贍，而疵類時有。中爲鈔胥傳寫，烏焉亥豕，脫誤亦多，爰取以讎勘。原注引五經、四子書中語，人所習見者汰之；載入《文選》及《漢書》者，本六臣注顏注增刪之；評語間採之齊次風先生。隙見偶及，有所疏通證明，每條加按字以別之。板從趙刻，與徐刻校對同異。其各卷後所增詩，宋槧不載，從顯令注本增入者也。昔衛正叔嘗言，世儒剿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故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余惟恐不出于人。今琰刪補此注，隻字單辭，必求依據，亦竊取正叔之志云。書刻竣，附跋於後，以質當世之好古者。乾隆三十有九年歲次甲午冬日，長洲程際盛（琰）東冶氏跋。

又阮學濬跋　松陵吳顯令氏箋注《徐孝穆集》，予得舊槧板，重加補剟。復見《玉臺新詠》注本，思欲校勘付梓，而心慵筆倦，日減讎書之課，不果也。程子東冶博學好古，取而訂之。吳注雖引證典核，而胥鈔多脫誤。今則譌者悉正，且刪繁補闕，參以評點，洵爲善本。徐箋不及禪代諸製，後爲徐大文氏增補。此編得東冶重訂，兩書皆全璧矣。刻既成，用誌數語，深喜東冶之獲我心也。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冬日，淮南阮學濬蘊村跋。

體類

元嘉體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劉勰《文心雕龍》卷二《明詩》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鍾嶸《詩品序》 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略】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論》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以時而論，則有【略】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梁體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陸厥》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以時而論，則有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馮班《鈍吟雜錄》卷五《嚴氏糾謬》 永明體、齊梁體：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叙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憒憒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王元長、謝玄暉皆歿于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并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于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云、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稱永明體者以其拘于聲病也；稱齊梁體者，以綺艷及詠物之纖麗也。

李瑛《詩法易簡錄》卷三《齊梁體》 馮鈍吟云：齊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元暉等始創聲病之論，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齊代短祚，王元長、謝元暉，皆沒於當代。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

言齊梁。

又《五言古詩・齊梁體》　按：齊梁體爲唐律所自出，乃由古入律之間，既異古調又未成律，故別爲一格。唐《白香山集》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集》皆有齊梁格詩，皆此體也。其詩有平仄而乏粘聯，其句中調叶平仄亦在疎密之間。《秋谷聲調譜》有齊梁體，所列乃唐人詩，茲錄直取齊梁人詩約論之，俾學者得窺源委焉。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以下平韻，齊謝朓）：「大江流日夜（律句），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律聯）。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律聯）。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泰以三平）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律聯）。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律句）。」按：齊梁體雖創於沈、謝，然實權輿於潘、陸，橐籥於顏、謝（靈運）也。善乎胡應麟之言曰：晋、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元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朴愈散，漢道盡矣。元暉此詩，音節雖變魏、晋而氣象濶大，非齊梁諸家專工綺靡者所可及。太白所謂「中間小謝又清發」，洵非虛語。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謝朓）：「洞庭張樂地（律句），瀟湘帝子遊（律句不粘）。雲去蒼梧野（律句不粘），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恨望，輟棹子夷猶（律聯）。廣平聽方籍（不粘），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不粘），江上徒離憂（三平腳）。」《和望月》（梁庾肩吾）：「桂殿月偏來，留光引上才（律聯）。圓隨漢東蚌（拗律句），暈逐淮南灰（三平）。渡河光不濕（律句不粘），移輪轍距開。此夜臨清景（律句），還承終宴杯。」　《昔昔鹽》（隋薛道衡）：「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不粘），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河別蕩子（不粘），風月守空閨。恆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第三字平）。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不粘），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直是一首唐人長律，特粘聯及第三字有未盡令耳。然風韻色澤在六朝艷體中自是擅場，非唐人香奩體所能遽及。學者亦當於風韻色澤中求之，非但作一不粘之律詩，遂可名齊梁體也。　《巫山高》（以下仄韻，齊王融）：「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律句）。烟霞乍舒卷（拗律句不粘），蘅芳自斷續（排偶句）。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拗律句）。」《傷謝朓》（梁沈約）：「吏部信才傑，文峰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律句）。豈意凌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律句不粘），一旦同邱壤（律句，不粘）。」　《對酒歌》（北周庾信）：「春水望桃花（律句），春洲藉芳杜（拗律句）。琴從綠珠借（拗律句），酒就文君取（律句）。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晡（律句不粘）。山簡接䍦倒，王戎如意舞（律句）。箏鳴金谷園（第三字平），笛韻平陽塢（律句）。人生一百年（律句不粘），歡笑惟三五（律句）。何處覓錢刀（律句粘），求爲洛陽賈（第字三仄）。」　《西洲曲》（以下換韻，梁武帝）：「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仄換仄韻）？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換平韻），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又換平），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換仄韻），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換平韻。上兩韻兩句一換，緊拍促節，妙甚。）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仍變爲四句一換，音節諧暢。）飛鴻滿西洲（又換平），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換仄韻），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換平），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此詩樂府作古辭。《玉臺新詠》作江淹。王漁洋《詩話》定以爲梁蕭衍作。沈歸愚《古詩源》亦定爲蕭衍。今從之。　中多律句，且有連四句純律者，音節駘宕入妙，本漢魏樂府之遺而更加以流麗，其換韻處即疊上字而下實爲初唐四傑先聲。　《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隋薛道衡）：「相望山河近（律句），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花高。岳高障重疊（換仄韻，首二字疊上），鳥道風煙接。遙原樹若齊，遠水舟如葉。葉舟且且浮（換平韻，首二字疊上），驚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關秋。秋夜清風發（換仄韻，秋字疊上），彈琴即鑑月。雖非莊舄歌，吟咏常思越。」四句一韻，平仄相間。合前首觀之，可得其概矣。

又卷七《七言古詩・齊梁體》　《薄暮動弦歌》（以下平韻，梁沈君攸）：「柳谷向夕沉餘日，蕙樓臨砌徙斜光（律句）。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藥香（律句）。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律句）。舞裙拂履喧珠佩（律句、與上句粘、與下句不粘），歌聲出扇繞塵梁（律句）。雲邊雪飛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暮歌鐘恆不倦（律句），處處行樂爲時康。」語多排比而聲律未能盡諧，然唐律橐籥於此矣。　《閨怨篇》（江總）：「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窻前（律聯）。池上（不粘）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

月(拗律句)，燈火無情照獨眠(律句)。遼西(不粘)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律聯)。願君關山及早度，照妾桃李片時妍(第五字仄)。」在本句本聯中調叶平仄，與五言同。《烏夜啼》(北周庾信)：「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律聯)。御史府中何處宿(律句不粘)，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拗律句)，織錦秦川竇氏妻(律句)。詎不自驚長淚落(律句)，到頭啼烏恆夜啼。」楊升菴取此爲七言律祖。少陵諸大拗體亦本此。而氣格高拔，遂擅出藍之譽矣。按：平韻七古不宜學齊梁體，以聲調近律，有傷氣格故也。觀唐人平韻七古，用齊梁體者絕少可見。《烏栖曲》(以下仄韻，梁元帝)：「七彩隋珠九華玉(拗律句)，蛺蝶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律句)，那知步步香風逐(律句)。」《春曉曲》(唐溫庭筠)【略】。《燕歌行》(以下換韻，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元菟城南月似蛾。(四句全用律調，平仄粘聯都合。)如何此時別夫婿，金羈翠眊往交河(律句)。還聞入漢去燕營，(換韻，仍用律調。)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四句又全用律調)。自從異縣同心別(換仄韻，律句)，偏恨同時成異節(律句)。橫波滿臉萬行啼(律句，不粘)，翠眉暫斂千重結(律句)。並海連天合不開(律句，換韻)，那堪春日上春臺(律句，粘)。乍見遠舟如落葉(不粘)，復看遙舸似行盃(律聯)。沙汀夜鶴嘯羈雌(純以律調換韻)，妾心(不粘)無趣坐傷離(律句)。翻嗟漢使音塵斷(律句)，空傷賤妾燕南陲(參以三平古句)。」此種音節乃初唐四傑輩所本。少陵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者，今人幾不知其源於齊、梁矣。白香山《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當時稱爲「元和體」者，亦此體之流派也。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講《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案：音韻之學，不自齊、梁始，《封演聞見記》謂：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亦謂：晋呂靜仿呂登之法作《韻集》五集，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宮羽之辨，嚴於魏、晋之間，特文拘聲韵，始於永明耳。考其原因，蓋江左人士喜言雙聲，(如《宋書·謝莊傳》載莊答王玄謨：玄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韵，以爲捷速如此。又，《王玄保傳》：好爲雙聲。並其證。)衣冠之族，多解音律，(如《南史》：蕭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顏師伯傳》：頗解聲樂。又《齊書·齊臨川王映傳》及《南史》褚澐、謝恂、王沖各傳，或云善聲律，或云曉音樂，或云解音律，聲律。是其證。)故永明之際，周、沈之倫，文章皆用宮商，又以此秘爲古人所未睹也。

又案 唐封演《聞見記》亦云：周顒好爲韻語，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宮體

《梁書》卷四《簡文帝紀》 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略】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略】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又卷三〇《徐摛傳》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略】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略】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又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 (存目)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集)總論》 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

杜確《岑嘉州集序》(卷首)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

梅鼎祚《古樂苑》卷四 簡文帝辭藻豔發，雅好賦詩，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略】徐摛初爲晋安王侍讀，及王爲太子，轉家令。【略】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受。【略】摛文體既別，春宮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

《詩源辯體》卷九 杜確云：「簡文帝(諱綱，字世讚。)及庾肩吾(字子

愼，一字愼之。）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之曰「宮體」。」愚按：永明五言，再流而爲梁簡文及庾肩吾諸子，然永明聲雖漸入於律，語雖漸入綺靡，其古聲猶有存者；至梁簡文及庾肩吾之屬，則風氣益衰，其習愈卑，故其聲盡入律，（句雖入律而體猶未成。）語盡綺靡而古聲盡亡矣。此五言之五變也。（轉進至初唐王、楊、盧、駱五言。）然析而論之，肩吾爲工，而簡文語更入妖豔。

桂馥《札樸》卷六《宮體》　《梁書・徐摛傳》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爲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陳書・徐陵傳》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周書・庾信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馥案：徐庾體，卽宮體。徐、庾父子並在東宮，故稱宮體。武帝聞宮體之名，召摛加讓，蓋自摛始。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講《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宮體之名，雖始于梁，然側豔之詞，起源自昔，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略】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略】前則惠休。特至于梁代，其體尤昌。《南史・簡文紀》謂：帝辭藻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略】《徐摛傳》亦謂：屬文好爲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

徐庾體

《周書》卷四一《庾信傳》　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徐庾體。（徐陵、庾信也。）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存目）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愚按：五言自梁簡文、庾肩吾以至陵、信諸子，聲盡入律，語盡綺靡，其體皆相類，而陵、信最盛稱。然析而論之，信實爲工，而陵才有不逮。後陵仕陳，信事北周。

又　徐陵五言，如「榜人事金槳，釣女飾銀鉤。細萍時帶檝，低荷乍入舟。」「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梅花落》云：「燕拾還蓮井，風吹上鏡臺。」《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窗邊影，衫傳篋裏香。」庾信如「楊柳成歌曲，蒲桃學繡文。」「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簧。」「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圓珠墜晚菊，細火落空槐。」「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詠王昭君》云「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等句，皆入律而綺靡者也。

又　徐庾五言，語雖綺靡，然亦間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薊北門行》及《關山月》，庾如《別周尚書》，皆有似初唐。

又　徐庾樂府七言，調多不純。徐語盡綺豔，而庾則已近初唐矣。

馮班《陳鄴仙曠谷集序》（《鈍吟文稿》）　徐、庾爲傾仄之文，至唐而變，景龍、雲紀之際，渢渢乎盛世之音矣。溫、李之於晚唐，猶梁末之有徐、庾，而西崑諸君子，則似唐之有王、楊、盧、駱。【略】蓋徐、庾、溫、李，其文繁縟而整麗，使去其傾仄，加以淳厚，則變而爲盛世之作。

方宗誠《徐庾文選序》（《柏堂集》前編卷二）　周以前無學爲文章之事。《六經》諸子，體製不一，要皆明道教，箸法制，記事言，抒情性。故其言上之可以爲經，其次有醇有疵，亦皆足爲身心家國之用。自漢以來，始有以文名者。然西漢質實，少無用之言，風氣猶爲近古。東漢而降，詞日繁，氣日靡，史臣創立文苑傳以箸其人。然昌黎韓氏叙古作者之統，雖班固不得與其列，況其次乎？《昭明文選》乃取魏、晉、齊、梁與周末西漢之文，並收而雜錄之，以爲萃文章之英華可也，以爲正宗則非也。其後陳有徐陵，周有庾信，皆以盛才箸文譽，當時稱爲徐庾體，嘗觀其文，大都遠祖東京，近宗齊、梁，駢字儷句，詞益綺艷，故《陳書》稱陵文「緝裁巧密多新意」，而《周書》論信之文，以爲「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是何不能起衰振靡，回齊、梁之

頹風，而追周、秦、西漢之盛軌邪。宋楊慈湖氏以「文人之文，謂之巧言」。劉忠肅亦曰：「士當以器識爲先；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夫文不能明道教，箸法制，記事言，抒情性，備身心家國之用，而但習浮靡以爲工，烏能免二公之所誚哉。且夫文章之隆污，與世運爲升降，昔人論《左氏》之文浮而誇，《戰國》之文峭而薄，文弊而世運隨之，魏、晉、六朝之文，浮靡太甚，故其世運亦衰壞而不可振，韓子所以謂「天醜其德而莫之顧」也。雖然，第以文論，駢偶之體，亦當以生氣爲上，徐、庾之文，尚有生氣可觀，是又宜其稱盛於一時，流傳於千載矣。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講《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蓋當此之時，文士所作雖多豔詞，（如徐摛特有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是。）然尤以豔麗著者，實惟摛及庾肩吾，嗣者庾信、徐陵承其餘緒，而文體特爲南北所崇。

屠隆《徐庾集序》（萬曆屠氏刊本《徐僕射集》卷首） 詩家者流，率以靡嫚歸之梁、陳，以語於王褒、江總輩，絺章繪句，膚立者則可耳。若徐僕射、庾開府，竝誕瓊圃，抽穎芝田，徐固天上之麒麟，庾亦人間之鸞鶱，氣涵江漢，名壓華崧，以童子之科，居華貫之任，陟鰲坡而視草，游鶴禁以談經，的皪若明珠之耀龍淵，鬱葱若翡翠之戲蘭阯，娟倩若美女之舞交竿，艷冶若名花之笑金谷。朝所吟詠，紙價爲之夕騰，華所流傳，雞林爲之泣慕。洵乎耦耕之玉環，允矣藍田之雙璧矣。仙李盤根，初唐最盛，應制遊覽，諸作婉媚綺錯，篆玉雕金，筋藏肉中，法寓情內，莫不攄藻乎。子山擷芳於孝穆，故能琳瑯一代，卓冠當時，曲江、射洪二君，間以雅澹，雖豐骨坌山，而英翹少遜，盛極蘊衰，識者憾焉。且古今文人，專詣者多，兼工者少，有韻之詩與緣情之文，勢難兼舉。淵、雲之儔，未聞壯長城於五言，屈、宋之流，未聞騁妙辯於竹素。而二公學該玉府之森藏，筆捲銀河而直上，不但《哀江南》一賦彪炳無前，與遵彥之書，婉麗莫偶，凡郊廟典章，郵筒來往，恍如覿燕、許之手筆，逢僑、肸之面談，後有作者，盡歸下風。昔人讀君山書，如積猗頓之富，今披《徐庾集》，有不入波斯之航也哉。故合而鋟之，爲藝苑之笙簧，製作之粉黼，抑余尤有異焉。物不孤生，必有其偶，初唐曰沈、宋，而昆明之篇，沈不敵宋。盛唐曰李、杜，而岳陽之釋，李不如杜。二公之詩文，工力格局，無不悉配，眞宇宙人文一大結聚也，以之作延津之合，夫誰不宜。

陳銳題記吳兆宜《徐孝穆集箋注》（四庫全書本卷首） 余讀史至魏、晉而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南北朝凡九君，皆假唐虞之名，行篡竊之舉。沿習成風，遂成故事。故有「生生世世，不願生帝王家」者。遂至禪詔出諸袖中，朝比肩而暮北面。其端肇於新莽，而成於曹魏，可鄙可痛，莫斯爲甚。善乎石勒之言曰：「大丈夫當光明磊落，無效曹孟德欺人孤寡，以狐媚取天下也。」顯令箋注徐、庾兩家，獨不及禪代諸製，意在斯乎。吾門徐子大文，沈深嗜古。見徐、庾箋注，心焉慕之，欲補其闕略。蓋以春秋之文，美惡同辭；陳詩之義，勸戒並設。且一書之中，而箋注家偏有未備，俾覽者終茫昧焉，有難恝置也。於是旁搜博采，以附卷末，名曰「備考」，而質之余。余謂顯令維世之志也，足以立廉隅；大文論世之志也，足以鏡得失。各自有當耳。昔梁簡文《答湘東王書》云：「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今以徐子之趣向，而又能信好，將來縱橫藝苑，馳騁志林，豈曰「孝穆才情，僅嫻宮體而已」哉。刻既成，因書數言以報之。笠水陳銳穎長氏識。

作家

宋

范泰

論述

《鸞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只叙一事，就中如勢寫盡，而古今不盡之感，皆在其結體遣調。不在阮公《詠懷》下也。

傳記

《宋書》卷六〇《范泰傳》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略】泰初爲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略】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略】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略】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略】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略】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略】(元嘉)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略】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奬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

《南史》卷三五《范泰傳》 (存目)

紀事

《宋書》卷六〇《王准之傳》 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存目)

《晋書》卷八三《袁湛傳》 (袁)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翥。」湛恨而不答。

許嵩《建康實錄》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 (元嘉五年)八月壬戌，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陽遂鄉侯范泰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范伯倫素望非重，不可擬議台鼎。」竟不行。既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古今善言》三十卷。(范泰撰。) 《范泰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范泰《古今善言》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范泰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雜家類》 《古今善言》二十卷，范泰撰。

《通志・藝文略六》《古今善言》二十卷，宋車騎將軍范泰撰。
又《藝文略七》 范泰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范泰《古今善言》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古今善言》二十卷(宋范泰)。
又卷五 《范泰集》二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略】馮氏《詩紀》輯存《經漢高廟》、《鸞鳥》、《詠老》凡三首。嚴氏《全宋文編》，范泰有集二十卷，今存表、諫、封事、議、書、序、贊、祭文，凡二十篇。

藝文

謝靈運《答范光祿書》(《廣弘明集》卷一五) 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又《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緣覺聲聞合讚》：厭若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又《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王叔之

《游羅浮山》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結體之淨，送句之嚴，固不待言，自然足入歌吟不遣。似贊似銘似頌，尤四言本色。凡似贊似銘似頌者，皆促地鄰充里長，亦可哀耳。近人顧或喜之。

《隋書・經籍志四》 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叔之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叔之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王叔之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叔之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錄一卷。王叔之，即王叔之。【略】馮氏《詩紀》，王叔之爵里無考。有《游羅浮山詩》、《擬古詩》各一首。 嚴氏《全宋文編》曰：王叔之有集十卷。按：《隋志》有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舊唐志》作王叔之。羣書引見作升之，叔之、叔元、淑之與叔之，名凡五異，疑止一人。今從《釋文叙錄》列叔之名。《類聚》、《書鈔》、《御覽》有《翟雉賦》、《遂隱論》、《懷舊序》、《傷孤鳥詩序》、《續劉伯倫酒德頌》、《舟贊》、《笏贊》、《甘橘贊》、《蘭菊銘》，凡九篇。

王歆之

《宋書》卷九二《王歆之傳》 (存目)
《南史》卷七〇《王歆之傳》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略】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 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文宣王)，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

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勸一盃酒乎？」歆之因敷孫晧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卞伯玉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四〇《卞伯玉》 伯玉，濟陰人。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東陽太守、黃門郎，有《繫辭注》二卷，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卞伯玉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卞伯玉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卞伯玉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卞伯玉集》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卞伯玉集》五卷，錄一卷，亡。【略】馮氏《詩紀》曰：《初學記》有卞伯玉《中書郎詩》一首。（馮氏編入齊代，非也。）嚴氏《全宋文編》卞伯玉有集五卷，《類聚》、《御覽》有《大暑賦》、《菊賦》、《齊賦》、《祭孫叔敖文》凡四篇。

丘淵之

《宋書》卷八一《顧琛傳》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南史》卷三五《顧琛傳》（存目）

《隋書・經籍志四》 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丘泉之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丘淵之集》六卷。

《通志・藝文略七》 給事中《丘深之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邱深之，即邱淵之。有《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見《史部・簿錄家》。【略】案：諸類書引邱淵之《征齊道里記》當編入本集。蓋義熙五六年間，從宋武帝北征慕容超時所作也。

檀道鸞

劉知幾《史通》卷一七《外篇・雜說中》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韶之）、檀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檀道鸞》 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宋書》卷九四《恩倖傳・徐爰》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略】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略】宜依銜書改元，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略】」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隋書・經籍志二》《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晉陽春秋》二十卷，檀道鸞注。

《新唐書・藝文志二》檀道鸞《晉陽秋》二十卷。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續晉陽秋二十卷》《舊唐志》作注《晉陽春秋》，「注」當作「續」，「春」字誤增。新志作《晉陽秋》，脫「續」字。卷同。

釋法顯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法顯法師傳》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略】三歲便度爲沙彌。【略】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至北天竺。未至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寧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嶮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中，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去。」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荒梗，禽獸交橫，正有一逕通行而已。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俊遠。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逢一年少道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答曰：「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橫塞室口，遂不得入。顯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龍，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此龍。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等經。顯留三年，學梵書梵語，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侶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還東。舶有二百許人，值大暴風，舶壞水入。衆人惶怖，即取雜物棄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十三日，吹舶至島下，治舶竟前。時陰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值伏石及賊，萬無一全。行九十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他商侶東趣廣州。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風，舉舶震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棄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僵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小舶入浦尋村，遇獵者二人，顯問：「此何地耶？」獵人曰：「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時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六卷《泥洹》、《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綖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垂有百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揚都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異。揚州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風俗，別有傳記。

釋慧皎《高僧傳》卷三《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法顯）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

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泛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逕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一九《雜集部》《歷遊天竺傳》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隋書・經籍志二》《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法顯傳》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顯傳》一卷（亦云《歷遊天竺記傳》），東晉沙門法顯自說遊天竺事。

明《三藏目錄・兵字號》《法顯傳》一卷。

《大清龍藏彙記・書字號》《法顯傳》一卷，計三十四連。案：是書今存一卷，亦名《佛國記》。明胡震亨刻入秘笈彙函。常熟毛晉幷爲《津逮秘書》。

鄭鮮之

傳記

《宋書》卷六四《鄭鮮之傳》（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四。

《南史》卷三三《鄭鮮之傳》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略】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略】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略】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輕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慚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姦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眞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學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

紀事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梁二十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鄭鮮之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鄭鮮之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鮮之集》十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梁二十卷，錄一卷。【略】馮氏《詩紀》輯存《行經張子房廟詩》殘文一首。嚴氏《全宋文編》鄭鮮之有集二十卷，今存表、議、啓事、書、論、祭牙文，凡九篇。

藝文

顏延之《直東宮答鄭尚書》（《文選》卷二六） 皇居體寰極，設險祗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何承天

論述

綜論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何承天《鐃歌》十五曲，其五言聲調略與士衡相類，較傅玄爲勝，雜言《將進酒》等，較之於玄，則更鄙陋矣。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何承天通曆數，本非詩人，所作《鐃歌》十五首，荒陋之極，如《將進酒》、《有所思》正可與荀子《成相》、李尤諸銘俱傳笑藝林，違才易務，信乎不可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何衡陽集》 謝晦起兵拒宋文，東海何承天爲畫計謀，造表檄。晦敗自歸，邀恩全宥。復賦性剛褊，侮慢同列。天子諮訪疑義，輒戒使者善候顏色，恐逢彼怒。斯人竟老壽，亦幸耳。《禮論》三百卷，久亡不傳。今所存者，僅有《安邊論》，《宋書》稱爲博而且篤。晉世郭欽江統疏論徙戎，顯名方策，此亦其支流也。歷數最精，大略微見于表奏，猶恨未全。雜義出刑入禮，原諸忠恕，爲漢廷評，或所優乎。達性論申權教，析報應，與顏光祿宗居士反復送難，皆儒者中正之言。王道蕩蕩，姬釋無殊，何必別門建旌，劉項搏戰也。鼓吹鐃歌十五篇造于晉義熙時，家居私撰，上升樂志，遂能前抗韋昭。《木瓜賦》心淡泊，則郭璞蚍蜉類耳。仰思周天，旁辨威斗，當日閎覽博物，卒未能或先東海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鼓吹鐃歌十一首》 鐃歌頗師古調，不入時趨，但命意不曲，敷文未遒，率易爲嫌，此時代爲之也。又，以其私造，故不入宋郊廟樂。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五 今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

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咏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遂以爲士子揣摩之稱。

分論

《鼓吹鐃歌十五首・朱路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華整之筆。又，「雄戟」二句，琢音由人心，此理不刊。

又《雍離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序事詳爽。「歸德」二句，工。

又《上陵者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命旨酸澌，七言句中有健處，正以生拗，不全是唐人。

又《將進酒》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賓筵之遺旨，固足引鑒。取其前段，序雅飲，頗復入情；後半稍率直。入「榮枯換，霜霧交」六字，情態生動。

又《君馬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步步入情。「習」字欠理，疑是「詹」字之誤。又，用意稍雜。

又《芳樹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流文舒思，妙得從容之巧。何衡陽拈篇，首字立義，以紹鐃歌，非知樂者，如「攡離」爲「離離」，「上邪以遮切」爲「上邪似嗟切」，尤大紕戾，顧于漢本曲爲閏位，而唐人又似續之，以爲禘祖矣。謂唐人「起六代之衰」，其將誰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頗饒古意。

又《雉子遊原澤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稍近左太沖。「當世」字出《孟子》「禹稷當平世」。

又《上邪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文詞質樸，有似曹公處。意重德化矯名法之習，而低徊其詞，所以諷也。又，非不厚者不盡厚也，持此何所止乎？鍼石治疾不如膏粱之養，故欲改絃更張也。又，悠悠何詎央言，自漢以來習尚之，相仍久矣。

又《臨高臺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結想甚新，筆亦雄渾，校唐人自高。又，「雨帶」字新。

又《遠期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其源出於子建，瞻而未華。

又《石流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起興遠，跌蕩緩，感人倍深。頹面戟髯，亦何爲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何君深倣魏詩，體具而風度不振。此首全倣曹公。

《尹嘉罪議》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二：六朝人此等文字，一出一入，具有鑪錘，不阡不陌，自成蹊隧，亦議禮家科律也。又譚獻批：清峻。

《安邊論》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何承天》：何承天《安邊論》，學者多遵用。按：沈約稱宋人「綿河作守，兵孤援闊，盛衰既兆，用啓戎心」，又「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故載此論，以爲「博而篤」。承天亦自言和親事重，遠征不可，「安邊固守，于計爲長」。如欲「移遠就近，浚復城隍」，固守邊之長經；若「纂耦車牛，課計丁仗」，盡責之民則事既難從，于守備之計亦不周遍矣。此是昔人已行之粗說，必須用之，又當增益推廣而後可。大抵謀邊規敵，策貴因時，有徑切的實用之即驗者，如晁錯、侯應、揚雄、江統之說是也；施之異日，則或不然。只如趙充國屯田，當時已不可盡用，而後世欲拾其遺說，步武從之，蓋已疏矣。若今世詳究此論，則又大異：古者和親不能專一，自春秋至唐皆然；而今二百餘年，虜更兩姓，議和株守不變，華戎所同，稍一渝改，便致大禍，身播國亡，主謀者梟誅刊剪，罪同叛逆，一異也。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南北互屬，前代多有；而昔者河東北，今也淮、漢，限以溝塹，分劃堅明，無復犬牙相錯之形，二異也。漢文帝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蓋中國惟恐夷狄背約；而今乃虜自執盟誓，懼我移易，聲彼之直，歸曲于人，三異也。又承天所言，正以和爲未易，故欲治守策；若和親已定，信如四時，邊城晏然，和樂萬里，區區守御，何所用之？過計私憂，勞弊邊民，貽笑多士而已。頃者朝廷方舉復仇之義，余深患之。欲先擇沿淮、漢十州郡臣牢做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通家丁得此數。）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虜雖百萬，不得輕撓。當是時，我無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仍作一重，氣壯志強，實力足恃，雖無大戰，虜當銷縮，謀因力運，戰亦無難。如此，則藩牆扞城，堂奧不動矣。今虜雖已復

和，尤當用此策。且春秋戰國，圖人之國與自守其國者，皆數十百年單行一說，世守不易；雖三代以仁義致天下，亦皆如此。而後世乃施浮游嘗試之計，朝責夕效，後毀前功，所以更無湊止處。況今阻水爲境，山水寨忠義民兵，自備器甲之類，在承天四事中，略皆施行。然虜嘗一至，則生聚以百萬計，席卷渡江，天下騷動，竟亦何補。故余謂策貴因時，取其徑切的實者可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〇：平實周盡，文氣近東京。又譚獻批：婉雅。　指畫精鑿，文事安翔，由於所見既深，故無虛矯之氣。

傳記

《南史》卷三三《何承天傳》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略】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略】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孀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略】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略】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略】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紀事

《宋書》卷五《文帝紀》　（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

又卷二二《樂志四》　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義熙中私造：《朱路篇》【略】、《思悲公篇》【略】、《雍離篇》【略】、《戰城南篇》【略】、《巫山高篇》【略】、《上陵者篇》【略】、《將進酒篇》【略】、《君馬篇》【略】、《芳樹篇》【略】、《有所思篇》【略】、《雉子游原澤篇》【略】、《上邪篇》【略】、《臨高臺篇》【略】、《遠期篇》【略】、《石流篇》【略】。

又卷二九《符瑞志下》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略】。其《白鳩頌》曰【略】。

又卷六四《何承天傳》　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

劉敬叔《談藪》（《太平廣記》卷二四六引）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當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孀母何言耶？」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　何承天於太祖座，戲庾登之曰：「夫因禍爲福，未必皆智也。」庾答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謝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庾公以此嘲之，承天失色。又與林公道人，同太祖坐，常令二人棊。林公指三棊，謂承天曰：「惟當承流，直戮此三豎。」詠此言至於再三，承天汗浹背，恍惚蒼茫，遂致失局。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又，《春秋前雜傳》九卷，何承天撰。

又《經籍志三》《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曆統》二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又《曆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法集》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四卷，姜岌撰。亡。）

又《經籍志四》 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梁三十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何承天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何承天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何承天并合《皇覽》百二十二卷。

又卷五 《何承天集》二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何衡陽集》，宋何承天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宋書・樂志》曰：《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晉義熙中私造。 張氏《百三家・何衡陽集》一卷，凡賦、表、議、奏、論、問、書、頌、贊，及《鼓吹鐃歌》十五首。 嚴氏《全宋文編》，何承天有集三十二卷。今存《木瓜賦》表，奏、議、書、答，《渾天象論》、《安邊論》、《達性論》，序、頌、贊，凡三十九篇。

裴松之

論述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卷首）（存目）

劉知幾《史通》卷五《內篇・補注》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字。）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裴松之》 宋文帝既殺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當時惟稱裴松之得奉使之義，觀其奏文，雅有意裁，依事爲書，必有所考，惜乎不傳也。州縣監司雖已備列，特遣使命有所觀省，自足以新一時耳目。況人主初即位，天下無不想聞德音乎。誠有願治者，必自此始。往歲光宗將內禪，或勸宰相以赦文宜搜訪岩穴，宰相色不怡，答云：「此常談爾。」或者方爭論變色，余笑解之，以爲今時在客店求差遣者尚不能疏理，何暇論岩穴，宜丞相以爲常談也。及既求言，而有應詔論事者，不特不能延納，又從而竊誚之。然則如宋文帝、裴松之事，蓋常人所共嗤點矣。

朱荃宰《文通》卷一《叙學》 《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九《裴松之注》 松之卒時年八十。當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計晉亡之歲，松之年四十九。

又 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裴松之《三國志》注，【略】知幾譏松之，與譏劉昭同，要之，皆未可廢。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書成奏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不朽矣。」其表云：「壽書銓叙可觀，然失在於略，時有所

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者，並皆鈔內，以備異聞。」此松之作注大旨，在於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以附於注內。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瑋《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澹《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冲記諸葛五事，郭頒《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譜》，韋曜《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勖《文章叙錄》，《文章志》，《異物志》，《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同〕評》，徐衆《三國評》，《袁子》，《傅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恒《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貴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朝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嵇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華嶠《譜叙》，《袁氏世紀》，《鄭玄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昭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劭〕作《王弼傳》，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傅玄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亡論》。凡此所引書，皆注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尚俱在世，故有補壽《志》所不載者。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時已皆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傳之一二本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採取，所以爲簡要也。

羅惇衍《裴松之》(《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陳志注成言不朽，況聞《論語》八齡通。在官百姓懷當日，奉使三湘有古風。史述文章家學紹，才宜廊廟敕書崇。私碑請禁千秋快，從此人間愧紀功。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三 同治壬申三月初二日。《三國志》注引《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書表詔令，往復至萬餘言，鄙陋諂僞，辭費而言吶，文卑而氣苶，承祚盡削之是也。然裴氏載之，亦足著當日之醜。

傳記

《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 (元嘉)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

《南史》卷三三《裴松之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略】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爲吳興故彭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略】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

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卹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紀事

《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眞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松之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　《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

又《藝文略七》　太中大夫《裴松之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

又卷五　《裴松之集》三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略】嚴氏《全宋文編》，裴松之有集二十一卷。今存表、奏議、答及《難郭沖條諸葛亮五事》凡七篇。（案：諸類書引裴松之《述征記》、《西征記》、《北征記》，當編入本集。）

傅亮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美。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傅光祿集》　晉、宋禪受，成于傅季友，表策文誥，誦言滿堂，潘元茂冊魏公，不如其多也。武帝不豫，升床受詔，營陽盧陵忽焉翦沒，奉迎文帝，入繼大統。徐、謝群公，慶同絳侯，季友憂色，里克是懼。善讀書者尚少知禍福邪。《演愼》諸論竊慕括囊，感物作賦，起于夜蛾，道路詠詩，撫躬乾惕，彼方欲爲長風之鳥，而不免見笑于雕陵之鵲人也，非天也。王師出征，宣明抗表，言及虛舘三月，恪遵下武，臣雖不順，辭則可悲。季友博經史，長文筆，倉皇廣莫門上，竟不得慷慨一言，畢命殿陛。《九錫》諸篇，固傅氏之丹書帶礪也。無能救死，何哉？廟墓二敎，並錄《文選》，懷舊崇德，意近《甘棠》。入洛陽謁五陵，宋公百世一日也。表文無痛哭之談，識者先知其非心王室矣。

分論

《從征》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　平凈。不濫入贊語，居然有揚詡

氣象。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按《宋書》：宋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作詩，殆此時也。篇中有憂懼之詞，末復自託新主，露其誠款。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亮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憂懼之辭。按本傳，宋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疑即此時作。頓有此良友古誼可佩，不能自克。千古仕宦鮮令終，多昧此戒。詩語高質，《百一》之流。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八引方伯海評：按篇中將甘棠、信陵一爲比例，文字便疎宕有情，前篇與此同法。短篇解如此用意便不直率。二篇皆是有意臨摹東漢間人，筆意語俱鍊而流。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八引）：遣詞亦腴，鍛意未至。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懷古》：《西京賦》「慨長思而懷古」，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詩題《懷古》二字出此。孫興公詩「淡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陶元亮詩：「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已見於詩。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起口說得子房大學問、大作用，非功名一路人，《留侯世家》所未及者。至留連懷古處，絕似李太白《經下邳圯橋》，一種徐泗蕭條、碧水空流之感，讀者精神爲之一易。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八引何焯評：傅季友乃四六之祖。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叙致曲折，復日遒緊，季友章表，故有尊長，猶有東漢風采。若使宋不代晉，則讀此文者有不感激涕下者乎？《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陧惻忼慨，《西平露布》所出。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質直詳盡。「內難亦薦」句：「內難」謂劉毅、劉藩、諸葛長民、司馬楚之也。《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驚心動魄，不啻口出。

傳記

《南史》卷一五《傅亮傳》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略】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略】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略】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略】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愼》。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紀事

《宋書》卷四三《傅亮傳》 傅亮【略】（元嘉三年）伏誅。時年五十三。

又 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愼》。

又 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

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又　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櫂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略】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慚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又　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

又卷七三《顧延之傳》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略】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七《識鑒》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劉孝標注：《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南史》卷二一《王弘傳》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謂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

又卷二九《蔡廓傳》 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王，少帝）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

孔平仲《續世說》卷七《尤悔》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愼》。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 《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略】案：傅亮爲宋武佐命，後以與徐羨之、謝晦行廢立，殺少帝，爲文帝所誅。此《應驗記》一卷，似即其夜見長星而作。當時用以勸進者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又《經籍志四》 宋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又《經籍志下》 《傅亮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傅亮《續文章志》二卷。

又《藝文志四》 《傅亮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 《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

又《藝文略七》 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應驗記》一卷。（宋傅亮。）

又卷五 《傅亮集》三十一卷。

《棟亭書目》卷四 《傅光祿集》，宋傅亮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錄一卷。【略】馮氏《詩紀》輯存《從武帝平閩中詩》、（案：當爲關中。）《從征詩》、《奉迎大駕道路賦詩》、《冬至詩》凡四首。 張氏《百三家・傅光祿集》一卷。凡賦六篇，宋國封建禪代詔、策文九篇，教三、表四、奏一、碑銘三、《演愼論》一、書三、贊二、詩四。序曰：「晉、宋禪受，成於傅季友，表、策文誥，誦言滿堂。九錫諸篇，固傅氏之丹書帶礪也，無能救死，何哉？」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傅季友亮《脩張良廟教》、《修楚元王墓教》、《謁五陵表》、《求加贈劉前軍表》。」 嚴氏《全宋文編》曰：傅亮有集三十一卷，張溥本有《進劉裕侍中車騎將軍詔》、《封豫章郡公詔》、《封宋公詔》、《進宋王詔》、《禪宋詔》、《禪策》、《禪宋璽書》。今考前二詔必非亮作，唯

宋公、宋王二詔當屬亮，而無左證。禪代詔策，則王詔之作也。今存《喜雨賦》、《登陵臺館賦》、《登龍岡賦》、《征思賦》、《感物賦》、《芙蓉賦》、《立學詔》、《策加宋公九錫文》，敎、表、奏、書、贊、《演愼論》、碑，凡二十五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宋傅光祿集》一卷，劉宋傅亮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傅光祿集》二卷，劉宋傅亮撰。清光緒間大興傅以禮刊本。一冊。余藏。

宗炳

論述

《登白室山》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入情兩句後卽平序景物，更不回顧。拙者于此，直放志意不下，故曰巧者日逸。

傳記

《宋書》卷九三《隱逸傳・宗炳》 宗炳字少文。【略】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南史》卷七五《隱逸傳・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略】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敎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略】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敎，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尙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梁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宗炳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宗炳集》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處士《宗炳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宗炳集》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梁十五卷。（卽宗炳，唐人避諱。）【略】嚴氏《全宋文編》宗炳有集十六卷，今存議、書、序、頌、《明佛論》凡八篇。（案：《明佛論》蓋爲慧琳《白黑論》、何承天《達性論》而作。卽慧皎《高僧傳》所謂顏延之、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者是也。）

孔甯子

論述

《宋書》卷六三《王華等傳論》 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略】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傳記

《南史》卷二三《孔甯子傳》 上即位，以(王)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搆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

紀事

《宋書》卷六三《孔甯子傳》 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愼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略】若才實拔萃，進宜尙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淸，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五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孔甯子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孔甯子集》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侍中《孔甯子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孔甯子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五卷，錄一卷。【略】案：元嘉初，誅宰相者謂徐羨之、傅亮、謝晦也，事在元嘉三年。甯子已前一年卒，華四年五月亦卒。【略】馮氏《詩紀》輯存《櫂歌行》一篇。嚴氏《全宋文編》曰：有集十五卷。《宋書・王華傳》有《陳損益》一篇，《初學記》、《類聚》有《氂牛賦》、《井頌》、《水贊》，凡四篇。

孔欣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晉御史中丞《孔欣詩集》八卷。（梁七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孔欣集》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孔欣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御史中丞《孔欣詩集》八卷。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孔欣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曰：孔欣爵里無考。有《置酒高樓上》一首、《相逢狹路間》一首、《祠太廟》一首。嚴氏《全宋文編》：【略】《御覽》三百五十一引《七誨》一篇。

論述

《相逢狹路間》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孔欣詩》：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略】」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惙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樸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趣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於六朝諸人之上矣。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疑傷世道嶮巇，不樂仕進，而爲是招隱之詞。首言狹路相逢以比仕途之窄，因言吾正踟躕而君將焉往乎？當此榮利相驅之日，苟流落不偶，尚屬風波，而人情多變，殆有甚焉。則趨炎附勢，其不顧貧交必矣。與其逐逐勢利之中，固不若攜手歸耕，而安貧樂道之爲愈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別叙所懷，一寫此曲恆習語亦朴老。「只將困淪胥」句不佳，當併二語去之。）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不羣之士無能入世，便當出世，發論和平，最爲斟酌。

傳記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四〇《孔欣》 孔欣，會稽山陰人。仕晉，入宋爲國子博士，後去職。景平中，會稽太守褚淡之以爲參軍。有集九卷。（按：《南史・沈道虔傳》有武康令孔欣之，與此同時，未審是兩人否。）

王韶之

論述

《贈潘綜吳遠舉孝廉詩六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一章、二章條遞有章法。（六章）藹如君子之言，可謂其風肆好。

《詠雪離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此甚新巧。離合詩須以巧爲勝。

傳記

《宋書》卷六〇《王韶之傳》 （元嘉）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

《南史》卷二四《王韶之傳》　王韶之字休泰，【略】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略】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略】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

紀事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哥舞詩。黃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攝施行。」詔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

又卷二〇《樂志二》　宋宗廟登歌八篇，王韶之造：祠北平府君登歌。祠相國掾府君登歌。祠開封府君登歌。祠武原府君登歌。祠東安府君登歌。祠孝皇帝登歌。祠高祖武皇帝登歌。祠七廟享神登歌（并以歌章太后篇）。

又　宋四箱樂歌五篇，王韶之造：【略】《肆夏》樂歌四章（客入，於四箱振作《於鑠曲》。皇帝當陽，四箱振作《將將曲》。皇帝入變服，四箱振作《於鑠》、《將將》二曲。又黃鍾、太簇二箱作《法章》、《九功》二曲）。【略】大會行禮歌二章（姑洗箱作）。【略】王公上壽歌一章（黃鍾箱作）。【略】食舉歌十章（黃鍾、太簇二箱更作。黃鍾作《晨羲》、《體至和》、《王道》、《開元辰》、《禮有容》五曲。【略】太簇作《五玉》、《懷荒裔》、《皇猷緝》、《惟永初》、《王道純》五曲）。

又　宋《前舞、後舞》歌二篇，王韶之造：【略】《前舞歌》一章（晉《正德之舞》，蕤賓箱作）。【略】《後舞歌》一章（晉《大豫之舞》，蕤賓箱作）。

又卷五四《沈曇慶傳》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焉。

又卷六〇《荀伯子傳》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

又卷九一《潘綜傳》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敭，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六首）。【略】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略】宋黃門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禮一章，上壽一章，登歌三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後舞》二章新改。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孝子傳讚》三

卷。(王韶之撰。)

又《經籍志四》《王韶之集》十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崇安記》十卷。(王韶之撰。)

又《經籍志下》《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韶之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王韶之集》二十四卷,《王韶之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晉紀》十卷。(王韶之。)

又卷五《王韶之集》二十四卷,《王韶之集》二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贈潘綜吳遠舉孝廉詩》六首、《詠雪離合詩》一首。又《宋書・樂志》曰:武帝永初中韶廟樂,用王韶之所造《七廟登歌》七首。又有《七廟享神登歌》一首,(并以歌章太后其辭亦韶之造。)又曰:黃門侍郎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凡三十二章,又造舞歌二篇。嚴氏《全宋文編》王韶之有集二十四卷。今存《詠雪離合》一篇,爲晉恭帝禪詔、禪策、璽書、禪位各一篇,啓駁教各一篇。嚴氏《全宋文編》曰:王韶之集《隋志》重出。前作十九卷,後作二十四卷。(案:此言前後當互易。)案:前後兩部,皆注云梁有卷數各不同,部居亦別異,是亦可證:所據梁有書目,非止《七錄》一家矣。

何尚之

論述

羅惇衍《何尚之》(《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蓬萊方丈又瀛洲,盛夏深虞役不休。況救義師聞詭勸,莫因充隱笑清修,晨登北闕難冠鹿,夜讌西池孰誚猴?畏愼見稱親故怨,祁奚三物始無尤。

傳記

《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 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略】(大明四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九。

《南史》卷三〇《何尚之傳》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略】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略】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略】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略】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二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略】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復爲尚書令。【略】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

「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紀事

《宋書》卷四六《張暢傳》（暢）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

又卷五三《庾炳之傳》（炳之）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略】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此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略】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略】。」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略】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略】在尚書中，令奴酤酤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

又卷五九《何偃傳》　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

又卷六六《王敬弘傳》　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它室。

又卷八二《沈懷文傳》　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

又卷八五《王景文傳》　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

又卷九九《二凶傳》　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存目）

《南史》卷二一《王僧達傳》　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顧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又卷二三《王景文傳》　長子絢。【略】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

又卷三〇《何點傳》（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

又卷三三《范曄傳》（存目）

又卷三四《顏延之傳》（存目）

又卷三六《羊玄保傳》　玄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又卷七五《雷次宗傳》　宋元嘉十五年，【略】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存目）

許嵩《建康實錄》卷一二《太祖文皇帝》　上始臨朝，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等號曰「五臣」；亞以范曄、沈演之、庾炳之；庾炳之後則徐湛之，又何尚之、王僧綽以終元嘉之世。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詆詈賓客，且通貨賄，士咸怨之。是時請急還家，尚書令史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上以其事問何尚之。尚之因言炳罪（《密奏庾炳之得失》、《又陳庾炳之愆過》）。上欲去其丹陽尹，再問尚之。尚之對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乏汲公犯顏之直，至于侍坐仰酬不能盡庾炳之事迹。異口同音，咸無善聲，古今未有受貨數萬而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唯明主審之。【略】」（《又答問庾炳之事》）帝乃可。有司逐炳之歸田里，以壽終，幸也。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

《通志·藝文略七》　司空《何尚之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

【略】嚴氏《全宋文編》何尚之有集十卷。今存《華林清暑殿賦》、表、奏、上言、答問、議、書《列叙元嘉贊揚佛教事》凡十五篇。

謝　瞻

論　述

綜　論

《宋書》卷五六《謝瞻傳》　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族弟靈運相抗。

鍾嶸《詩品》卷中《宋豫章太守謝瞻》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

陳繹曾《文筌·詩譜》　謝瞻景至清虛，甚有古文。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宣遠《子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之間。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謝宣遠（名瞻）、謝惠連五言，篇什不多，而俳偶雕刻，其語實工，與靈運絕相類。《南史》載：「瞻嘗作《喜舞詩》（即《答靈運詩》），靈運寫之，混詠之（謝叔源）。王弘在座，以爲三絕。」又：「宋公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於時。」愚按：《喜舞詩》尤近自然，《語類》乃謂「宣遠有詩不工」，非也。

又　宣遠五言，如「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惠連如「亭亭映江月，颼颼出谷飆。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等句，其語實工，但未盡鎔液耳。至如宣遠「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其氣魄甚勝；若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顧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則傷於拙矣。要不可以

此定優劣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瞻）不及惠連敢望康樂，想其風流在僕射伯仲之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宣遠淡宕之姿，涉筆春容，不爲厲響。又，謝宣遠詩如秋空河漢，光氣淡明。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宣遠之作，清虛淡靜，爲高、岑鼻祖。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　謝宣遠詩一味鏤刻，失自然之致。《咏張子房作》爲生硬之尤者，雖當時推重，刪之。

分論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霜降休百工》：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子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宋國建，無晉君矣，故二謝詩皆有「聖心」之語。《易》曰：「謙亨，君子有終。」「養素」之句用此，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風格非不高雅，音調非不清逸，第爾時諸作千篇一律，連看數首便亦可厭，所以李、杜不得不爲變體。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此言九日之景，風物凄厲。聖心眷此佳節，而鳴鑾以至行宮設醴張樂，以餞孔令。日已將沒，而懽情有餘，正以此君素能有養，而以止足終之，信能扳俗者。我愧不能與子偕隱，不無飛蓬之嘆耳。時劉裕未代晉，故稱宋公。然言聖心，則以天子待之矣。何去者之高，而留者之賤耶？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譏餞賢不以禮也。宋公將有受禪之勢，以孔靖爲尚書，辭而東歸，是不欲預其事也。不送，恐失大臣之體；送之，又非其意。於是，不送之九日之前、九日之後，而於九日。不於離亭，不爲祖帳，而于戲馬臺，一如常年九日集百僚賞節故事。然送賢者，果當草草如是乎？謝瞻窺見其微。開首「風至」二句紀時，言授服休工，正當集百僚宴飲之時也。「繁林」六句，紀戲馬臺之景。言繁林密苑，正好集百僚宴飲之地也。曰眷節，非爲送人而出也。戾行宮，非送人之所也。「四筵」二句，孔令亦汎愛之中非有專設之觴也。「扶光」二句，言飲宴至夕，歡已窮矣，終不見宋公或握手或贈言之事也。此時孔令亦大無趣，於是百僚情不容己各道其私以送之。「逝矣」二句，美其賢也。「臨流」句，致其敬也。「歡心」句，致其愛也。總以形宋公之不成禮爾。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常談耳，自然名勝。尾句如乘風收帆，欻然而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音節悠揚。「歡餘宴無窮」，別緒依然。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安雅芳鮮，格調勝康樂，而理趣不及。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宣遠與康樂詩皆從九日直起，都忘此集宋公乃爲孔令出也。又，中間「巢幕無留燕」二句，亦似興歸者，然送孔令終覺太略。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起咏九日太煩，不若康樂以二韻括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時晉帝尚存而崇媚宋公至此，視淵明有餘慚矣。《康樂》篇亦然。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六：「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意，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恆仁《月山詩話》：謝宣遠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宋嚴有翼曰：「燕巢幕上語，本季札，蓋言至危也，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其言韙矣。」以余觀之，謝、杜之句特即景語耳，不必用季札事也。後余見人家燕巢幕上者甚多，益信此語不謬。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聖心眷嘉節」，宋公而言聖，其諛甚矣。靈運作亦云「良辰感聖心」，晉主尚存，而晉之世臣已諂媚至此。靈運後又有句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又何前倭而後忠也。

《答康樂秋霽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七韻惟四句佳：「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以下不工。此詩答靈運《愁

霖》詩也。《文選》於「忽獲《愁霖》唱」下注云：「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今所謂《五言集》、《靈運集》已亡，不可考。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　說意亦圓活，而思未極。　《古詩歸》卷一一「開軒」二句譚元春批：　淵然有味，高、岑實祖此。鍾惺批：　滅燭妙於看月之言。「獨夜」句譚元春批：　靜深。「寢者」句譚元春批：「亦云」，口角妙。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二：　一起四語，清映絕倫，體物之佳，能使景色現前，身嚐其趣。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　宣遠自言當此晚舞，室有餘閒；華燈雖滅，皓月已盈。物累盡消，寢處亦覺其寧寂。而忽聞高唱，慰我煩勞，使我隱憂爲之暫減，此率爾酬答，深愧吾生之爲虛也。蓋推揚靈運，而自遜不如之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此答康樂苦雨見贈之詩也，妙在首四句。劈首「夕舞」二字，明前此之苦雨也，便伏愁霖唱意。初舞之夕，月光定然倍好，乃不出庭待之，而反處閑房者，久雨乍舞，勢或未便耳。然此夕月光，又不可不看，故定要開軒也。然又滅燭，燭光小雖不敵月，然燭在房中近，月在房外遠，故妙於看月者必滅燭也。「月露皓已盈」，非寫月，兼寫露，乃挾露以寫月。故非月，看露不出，非露，寫「盈」字不出。總寫舞後之快，則未舞已前之苦可知。此古人答詩，妙在意言之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其氣閒靜。又，感戚愧安，斯情不僞。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後半淺促。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孫人龍評：　絕好發端，惜結弱耳。然不足以掩其一起之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詩有以居家傲行役意。前六，就己邊敘閒居月夜休息之景，即以反照彼邊愁霖行役之艱。中四，接入得詩，敘其勞苦眷念。後四，仍兜轉己邊雖寡慰，暫輕憂，略表自得，收到酬詩。謙中總帶傲意。

《於安城答靈運詩（五章）》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文選注》：「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終，有答。』」第一章：「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此句典正。第二章：「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亦佳。予向在金陵制幕，黃制使委考，擬試同幕制機，夏士林以「賢賢吾爾賞」爲省題詩，謂所試之賞也。宣遠元意乃謂：靈運之厚我，親其親也；我之賞靈運，賢其賢也。第四章：「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此所謂兩用者。《文選注》下文「窈窕承明內」謂靈運爲秘書監。按：　此詩靈運當爲瑯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永初三年始爲永嘉太守，元嘉三年始爲秘書監，則宣遠卒於豫章久矣。第五章有云：「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亦佳。宣遠惡其弟宣明之盛，始終有常退志。然宣明坐誅，併及兄弟之子，則宣遠有子亦不免也。哀哉。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比也。【略】按：　李善引靈運《贈宣遠詩序》，別宣遠作守安城，在義熙十一年正月。其年夏以詩贈問，故有是答。言足之窘者，行必循其步武；羽之傷者，飛僅周乎數仞，以喻己之才德蹇劣，必慎所守，而不敢踰越也，夫豈不知高遠之可企及哉。苟違道而妄進，則亦徒取羞吝而已。且世道艱危，涉歷至此，尤爲難處。正猶凝寒之時，行路過半，而愈經險絕。是以量己畏議，而甘分疎外，更當從此而去，惟以善道自勉。故直寫此衷，誠以答來問云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　着意生撰，調流而思圓，細玩儘有味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一章）美康樂之才望。（二章）述己友愛之情。（三章）自序未入贈詩。（四章）己與康樂兩兩對形正爲下危言張本。（五章）不惟切中康樂之病，實是千古藥石，學者皆當置此於座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二章）情愛纏綿。（四章）因境生情。（五章）詩貴有餘韻。質言清泚，旨蘊深長，味之藹然。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華萼相光飾」句，唐時華萼相輝之樓本此。「萎葉愛榮條」二句，與發端相應。「復禮愧貧樂」句，謂康樂。「窈窕承明內」句：　注，靈運謂秘書監，故云。按：　靈運爲秘書監在元嘉中，義熙時乃秘書丞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此詩無甚佳處。江左自上流趨建康則云「北京」，蓋江流大抵北向也。江自南趨北，而曰江南、江北，言大勢也，其實北向而江分東西岸焉。今鄂州西門對漢陽軍，江州西門出琵琶亭，而出東門皆不見江，故知江不東向而北向，故江之上水船必用北風也。瞻避弟晦權盛，求守豫章，卒。元嘉三年，晦以荊州刺史見討被誅，謝瞻、謝遜及晦兄弟之子並死。一人可以禍一家，雖宣遠之出，無救於後來如此。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賦也。【略】此篇特敘其離會之情。言故人祇召還京，我則守官赴郡，偶來並舟，已不忍遽離析矣，況對送別之筵，將併違此明牧乎？且舉觴雖矜飲餞，而指途已念出宿來會之晨未期，而別去之晷何速耶？今茲日落將昏，僕役之人各理舟車，而東西背馳於此焉。始是則因離而會，雖覿相親，如逝川一往，何時能復興。言及此，則友誼情感爲何如哉？若謂此情可書，亦非一尺之牘所得而盡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太拘促。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舊知明牧》：《文選詩》題下注云：王弘爲撫軍將軍，庾登之以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撫軍送至湓口，瞻賦是詩。蓋詩專爲別庾西陽也。舊知、明牧，俱當指庾而言。李善注：以舊知爲庾，明牧爲王。五臣注：以明牧爲王、庾，俱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庾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召還京，瞻亦將赴豫章，王弘爲撫軍將軍，送之湓口，故作此詩。而題云集別者何？三人互有交情。若止叙謝、庾之別，而不及王，則是兩人有情，而於王無情；若叙王送二人，則是止王與二人有情，而二人之情不見，故三人皆莫適主者。分手之際，一南、一北、一留，若鼎足一時俱折，而三人別情參錯互見矣。又：曰祗召，曰守宦，迫于簡書，決要別矣；曰旋北、曰返南，雖同行不同路，且背馳也。平列二人，見二人莫適主，兼有餞送之王撫軍。「方舟」句，謝與庾先作別。「對筵」句，兩人又別王。「舉觴」句，王又別二人。「矜飲餞」，「矜」字妙。前「方舟」二句，只空言作別，至此王先舉觴而又以「矜」字寫互相酹酢之光景也。「指途」，三人共情，王念二人，二人又互相念也。「出宿」，謂今夜。「來晨」，謂明日。「別晷」，謂現前。「頹陽」云云，現前行色匆匆也。「榜人」句，二人別己。「輶軒」句，連王亦在行者數內。「分手」句，是王先別二人。「發擢」句，王去後兩人又別。「城闉」曰東，「東」字正點上「南」、「北」二字，王在中間。然南則及謝不及庾，北則及庾不及謝，集則於事無碍矣。故分手後，謝自南，庾自北而王亦西也。江之西隩，即城之東闉，皆發櫂於此，題雖莫適主，而詩中卻分析得明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清致鬱行，惜別之情中兼存年往之戚。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叙三人，更難爲工。「舉觴矜飲餞」二句，捻「集」字于王已不略。「來晨無定端」四句，上二警痛，下二如畫。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三八：「祗召旋北京」，何云：北京未詳。余按：《晉書・張翰傳》問賀循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當時以洛在北，故曰「北京」，疑渡江以後尚沿此稱。又以豫章在南，故亦謂建業爲北京耳。（東樹按：《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幸丹徒，稱建業爲北京。）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北京》：「祗召旋北京」，按：宋都建業，不當言北，故題云「還東」。或者取譬於北辰之義，故云「北京」歟？何氏亦云未詳。又，《舊知明牧》雲璈按：撫軍不當言牧，庾爲西陽太守，則明牧當指庾。「舊知」或指王也。五臣以明牧王、庾兼言，《瀹注》以舊知，明牧俱指庾。皆非。

《經張子房廟詩》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縛民思，靈鑒集未光。伊人感伐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又曰：「鑾旍歷頹寢，飭象薦嘉嘗。」又曰：「飧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此等詩句皆刻畫，殊無《三百篇》風致。　姚寬《西溪叢話》卷下：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略】」恐爲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終秦，其苛慝可知。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九：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于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議論格調，出東坡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爲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以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北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劉裕義熙十三年，舟師至項城，遊張良廟，僚佐賦詩，瞻爲冠。第一韻「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以言周之衰。第三韻「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以言秦之暴。東坡詆五臣誤注「三殤」，其實乃是李善。第五韻至第十韻叙美子房，「婉婉幕中畫」一句，世多用之。「鴻門銷薄蝕，陔下殞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皆佳。「肇允」、「翻飛」，瞻詩兩用此語。第十一韻至第十四韻，歸美劉裕。首曰「神武睦三正」，又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河陰」、「汾陽」，堯、舜所居，諛裕至矣。又曰「聖心豈徒甄」，不待明年九日集於戲馬而稱「聖」也，裕之奪晉而自君也久矣。後五韻惟「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佳，他平平。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舊說義熙十三年，宋公北伐秦，引水軍發彭城，經下邳，見張良廟頹毀，爲之修飾，并命官信得黃石異書，而爲帝者師迨乎功成，乃翻然願從赤松而輕舉，則其出處又非常人所能及者。以此順天順人之心，奮乎千載之上，故其清塵遠播至今，使人歆羨也。今宋公以神武之德，敬奉天時，裁成輔相，功被遐表，所至無不光照，而慶雲亦從，爲之依覆焉。及過子房遺廟，乃爲飾像而薦祭者，豈但表明之而已。蓋思其德不忘其人，欲用之而不可得。設若死者

可起而使之仕，度子房之心亦必感慕。我宋之朝行僚賦詩以頌美之時，宜遠守豫章，遙聞其事，而追和焉。言自王風變衰，周道蕩盡，以周之德業尚易興廢如此，而況苛暴之秦以力爲政，併吞天下，安有不亡者乎。於時民倩患苦之極，猶負重擔而思息肩，故天監在下用集大命於漢，於是子房感天人之嘉會，出扶高祖，運籌決勝，以昌帝業。至若解急難於鴻門，滅勍敵於垓下，封仇怨以息衆疑，立賢相以安社稷，定都關中，調護儲嗣，皆出子房之謀，其功盛矣。且其始矣，當時扈從文翰之士，乃能發揚其事，而我遠隔一方，不獲與此盛觀，徒爲竦企。然我分甘退守，譬猶通道，雖無險曲，而蹇步者自愧足之無良，惟當飲此雍熙之和，忘其徵遠之迹，引領詠歌，以樂夫治安之世也。愚謂宋公雖有傾晋之勢，爲其臣者，正當陳善閉邪，以匡救之，不應豫述天子之事，而爲容悅。蓋宣遠之心有所憂患，務求免禍，是以陷於逢君之惡而不自知矣，悲夫。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一味鏤刻硬撰，細玩雖亦有致，然終未快。又：「鴻門」二句：四事作二句便堆積。又，「濟濟」諸句：句句生澀，佳處亦即在生澀上，欠灑脫。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二：雍容瑋麗，庶幾雅什。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宋高北伐，至河陰，修張子房廟，命從臣各賦詩。宣明爲豫章太守，作詩遙和。詩詳述其事，而題但曰「張子房詩」。蓋子房之人，心之所獨儀也。子房之廟，目之所未覩也。心所儀，故取以自擬。目未覩，以明己之不與從耳。爲此詩者，殆惜夫北伐之功垂成，而宋高輕於還師歟。此詩不止遙和，應屬追作。又，三代以後之人才，莫盛於西漢。要皆爲漢高所用，而能用漢高者惟張子房。然漢高能盡諸人之用，而諸人亦能盡漢高用人之量；而子房之用漢高，已盡漢高之量，而漢高不能竟子房用之之量。蓋子房王佐才也，除湯武純主之姿，方能竟厥用。而乃遇偏霸之漢高，故行不終行，藏不全藏。其所蘊積，非常人所窺。三代以後之人才，無出其上者，宜遠傾服之一人也，故其詩極爲贊美。而乃起字「王風」云云者，子房之功，在拯民于水火之中。故言斯民之塗炭，直自平王東遷說起。言亡秦之苛慝，直自穆公說起。此時之民，不敢望太平也，冀得救世之主，一息其肩耳。此天意所以獨注漢高，而子房不得不起而扶之也。「伊人」二句，言其進身之正。因感天工人代之義，而來扶興王、以息民肩，所云始于陛下遇于留是也。按：前數句、其序興亂也，皆係人事。其序興主也，交論天人，西周亡于周，故有「王風」二句；東周亡于洛，故有「卜洛」句；二周之亡，皆由人事，故總以「興亂」句。下文「力政」二句，秦都咸陽，本成周故地。則是秦之亡，亦由興亂耳。「靈鑒」句，天定勝人也。「伊人」句，人定勝天也。以下「薄蝕」、「欃槍」、「天業」等字面，皆從「天」字生意。蓋天既命漢高以息民肩，凡漢高所行之事即繫天事；而子房事漢高之事，是代天之工也。故漢高于天命爲獨隆，而子房于人事無不盡。故于「來扶興王」，即接之以「婉婉幙中畫」句，有數義：一、上計伐謀。畫者，謀也，謀以伐謀，不過運籌幃幄之中，異於蕭相轉餉之勞，淮陰搏戰之功矣。一、兵機至密，畫曰幙中，見子房獨與機密，他人弗預聞焉。一、任人貴專，幙中書曰「婉婉」，見子房居則與處，行則以隨，無時離也。又以下句「輝輝」二字對此「婉婉」二字，言不過如家人父子宛欵相商之語，而用之輒爲四百年之洪業焉，其謀之所關匪小也。以下俱跟「天業昌」，紀子房之成功。夫當日之爲斯民患者秦耳，乃不序降秦之功。而「鴻門」二句，專序其滅楚者。夫秦當再傳之勢已成瓦解，取之直摧枯拉朽耳。漢高之入咸陽，一師武臣之力也，不足爲子房定；而能與漢高西向而爭天下者，獨項王耳。故鴻門之厄，非子房決不能脫。垓下之役，非子房之計，則「三正」決不肯以兵會楚滅而漢業成矣。漢業既成，則守成之難。于是，「爵仇」安反側之心，建宰成畫一之制，定都立百世之基，護儲豎萬古之綱。此雖事止於定國，然國定而民自安，民安而國永定矣。昔周之興王也，取天下之略本之太公，保天下之道本之周公。子房於漢，太公之略已效其全，而周公之道止爲其半。何也？周公之保天下也，既有安邦定國之謀，復有制禮作樂之事，故能舉天下於太平之隆也。蓋以周公所扶者，武王及成王。二君有足用爲善之量甚大，而周公能盡二王之量耳。若夫漢高，不逮二君遠甚。其命叔孫通以制禮也，曰：「度我所能爲者爲之。」及綿蕞之禮既成，觀之，曰：「我能爲此。」則是「爵仇」云云數事已足盡漢高之量，而無可再充矣。於是乃有契於圯上老人之義，學辟穀術，翻然從赤松子遊也。帝鄉，即成帝所謂白雲鄉。肇，始也。允，信也。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出於心之誠。然非有畏而托，此又善藏其餘，而不肯嘗試者也。「惠心」二句，總結前文。「惠心」跟「息肩」等十二句，謂全是以上帝好生之心爲心，不得已出而息此不然決不肯出。「清(俊)〔埃〕」句單跟「肇允」二句，功成名遂身退，斷然不爲富貴所移。曰「惠心」，曰「清埃」，即下文之德，所以見甄于宋武。曰「奮千祀」、「播無疆」此百世之下，所以廟食不絕

也。以上，贊美子房已完。以下，叙今事。「神武」句，謂宋武亦靈鑒所集，與漢高無異。「裁成」句，謂有足用爲善之姿，遠過漢高「明兩」句，謂北伐駕臨河陰。子房之廟，天下在有之，而河陰近古成皐，乃楚漢相持之地，故其廟特盛。「慶霄」句，謂宋武幸其廟，如皇帝之訪道然。一重子房之聲價，一表宋武之誠心也。「頹寢」者，謂廟貌之久廢，徒其遺址在耳。宋武重爲飾像，荐嘗，豈徒美其廟貌以虛崇之乎？實不忘其才耳。不曰才而曰德者，子房有才而不竟其用，故見德而不見才耳。「逝者」二句，謂九原可作，料子房決當感主上憐才之意，而有周行之慕，將當日所未展之略，傾囊爲主上展布矣。「周行」二字，本前文「周道」二字，伏後文「太康」二字之案。此作者費盡匠心，學者須耐心玩其上下。論人者，必以孔子爲宗。昔孔子論周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舜者帝之終，武者王之終，乃古今兩箇大局面，故借帝佐形王佐也。由封建變而爲郡縣，亦古今大局面。即有王佐之才，無由顯也。故宣遠截去《書》之帝典，斷自《詩》之《王風》說起，將以已顯之王佐，形未顯之王佐耳。何也？周行即周道，行之爲行，蹈之爲道一也。周道之蕩而無章，在《王風・黍離》之後。前此，周道固章章矣。何以驗之？《王風》者，風之采於王城者也。其先即《豳》，乃周道之基。其盛爲《周南》、《召南》，即周道也。故周之樂，奏惟《雅》、《頌》。及《南》，初無風名。以風名王，則二《南》蕩然矣。夫二《南》者，周之所恃以致治太康者也。子房非不知此，只是限於所扶之君，故將此道卷而懷之。此漢之禮樂，所以不興。而制治之規模，訖可而止爾。若遇今日之主上，則必且爲大道之行矣，則子房豈不居然三代之英哉。「濟濟」二句，因是紀宋主命從臣作詩。亦有二意：宋之從臣，皆文雅之儒，異於漢之諸臣醉嘩折檻，見有可興禮樂之資。一屬車之士，幾於傾朝，而已之狂瞽獨爾留滯一方，有怨不得從行之意。故下文「四達」二句，與范增謂項王曰「天下事大定矣」，口氣甚相類。「飡和」句，又感其爲子房立廟一片憐才之心。於是忘其官之微、地之遠，而延首咏太康也。昔子房扶漢止做得昇平事，此卻跨進一步，曰「太康」。蓋望其速移河陰之駕，急急西取長安以建都，而後徐圖制禮作樂，以致治太平耳。然卻少已不得，宜遠以已爲今日再作之子房也。如用之，不止做得子房所已行之事；即所藏而未試者，亦併做得。如其不用已而自用，并漢高事亦做不得。何也？宋主之所恃爲子房者，東莞劉穆之也。然穆之之才雖美，止足當子房所建之蕭宰而已。昔漢高自咸陽而東，留蕭於關中，而以子房隨行，故能脫鴻門之難而成垓下之功。乃宋主之北伐，既留穆之於建業，與漢高之留蕭關中無異，獨是從行濟濟皆翰墨之士，全無隨行之子房，則未免失策也。且子房之廟在河陰，河陰者洛之屬邑，宋主至此，雖已恢復洛陽，即上文之卜洛易興替也。此處住手不得，須要直取長安。即得長安以建都，據此百二之險，自可控制東南。奈何因一穆之之死，而輒狼狽南歸乎？則以今之子房不在行間，無爲畫定都之策者耳。然南歸矣，而又留其弱子，則尤不可。使子而不能也，留之無益；使其子而能也，幸以成功，握強兵而據險勢，異日者將置建康之太子於何地乎？則又以今之子房不在行間，無有爲畫護儲之計者爾。此全由宋主心多忌猜。穆之已死，心腹無托。不歸，慮朝中之反側；而即歸，又惧軍中之反側。若行間有子房能以帝王念功忘過之大度，如漢高之「爵仇」婉婉而進者，則宋主未必不聽而中留，則南北數百年之紛爭指顧而一統矣。故宣遠此詩，爲宋主惜，一爲己惜，故借子房以寓意。其後宋主復欲北伐，謝晦諫之而止。于是登城北望命從臣頌舊詩，謝晦舉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晤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下泉之詩，傷天下之無王，乃此詩「王風哀以(息)(思)」所本。足見此詩之作，不無線索，定在宋主還師之後。不然，宋主還師，本因穆之之死，變出意外，雖子房亦不能料，宣遠豈眞賢于子房哉？且宋主之北征，爲時不久。而宣遠在豫章，其地甚遠。則必還師之後，方得見群臣之詩而和之耳。大約古人詠史，不必泛取人，必揀其與己相類者。人不必多兼事，但擇其與時最切者。此詩自擬子房，而子房平日之事，如「爵仇」等皆切時事者。其「垓下」句，乃宋公幾得而後失一著。其「肇允」二句，乃自己備而待用之一著。唯「鴻門」句，稍似寬緩。下文卻用「明兩」及「慶霄」掃抹卻「薄蝕」二字，蓋宋公得志北伐，若揭日月而行，自有慶助，無有能爲宋主鴻門之厄者，此皆舉其大節而言。若夫爲韓報仇，雖爲世人艷稱，此獨不及者，以與即事不合，見其立言之愼也。若康樂則專取「韓亡子房奮」矣，乃有激之言也。可見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其於三國之稱有異辭者，皆時爲之，非容心於其間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三殤》：《禮》有上、中、下三殤，謂秦政凶暴，戮及孥稚也。《五臣注》及劉履《補注》，皆以泰山婦人所云「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是謂三殤。絕不思舅與夫可謂殤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平質之中不乏蒼秀。　何焯《義門讀

書記》卷四六：從衰周說起，議論劇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叙今事，蓋詠古兼應教也。時劉裕猶爲人臣，瞻之比擬，無乃不倫。後有採詩者，自此以下可以不錄，皆凡語耳。「興亂罔不亡」句，《商書・太甲篇》云：「興亂同道，罔不亡。」此「興」字爲傳寫之誤。呂向解爲復興于亂道，未有不亡，謬悠甚矣。大抵唐人不信古文，故不引以爲注。「伊人感天工」二句：吐屬不凡。「婉婉幙中畫」四句：上聯風流，次聯壯麗。「爵仇建蕭宰」二句：并四事爲二句。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此下（「神武睦三正」）兼叙今事，蓋詠史兼應教也。又，時劉裕猶爲人臣。瞻詩比擬不倫乃爾。

傳記

《宋書》卷五六《謝瞻傳》（存目）

又卷五八《王惠傳》 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臺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

又《謝弘微傳》（存目）

《南史》卷一九《謝瞻傳》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舜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宋書七志》《文選》卷二〇李善注引 高祖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王儉《七志》《文選》卷二一李善注引 高祖游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於一時。

謝靈運《贈宣遠詩序》《文選》卷二五李善注引 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梁有宋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謝瞻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謝瞻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瞻集》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略】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謝宣遠瞻《戲馬臺詩》、《庾西陽集別詩》、《張子房詩》、《答靈運詩》、《安城答靈運詩》凡五篇。（馮氏《詩紀》所載，未有逸

出在五篇之外者。）嚴氏《全宋文編》謝瞻有集三卷。《藝文類聚》八十七有《枇杷樹賦》，本傳有《臨終遺弟晦書》，凡二篇。案：瞻傳有《紫石英贊》，今亡。

謝靈運

論述

綜論

謝混《誡族子詩》（《晉書》卷一四《謝混傳》）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又《傳論》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

又《謝晦等傳論》 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鍾嶸《詩品序》 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又卷上《宋臨川太守謝靈運》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眨其高潔也。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 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藝文類聚》卷三七）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王昌齡《詩格》（《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詩有飽肚狹腹，語急言生，至極言終始，未一向耳。若謝康樂語，飽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縱橫。【略】論人，則康樂公秉獨善之資，振頹靡之俗。

釋皎然《詩式・文章宗旨》 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澈。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爲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慶（一作卿）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盧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評「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建安製作，其椎輪乎？

又《重意詩例》 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向使此道，尊之於儒，則冠六經之首。貴之於道，則居衆妙之門。精之于釋，則徹空王之奧。但恐徒揮斧斤，而無其質，故伯牙所以嘆息也。疇昔國朝協律郎吳兢與越僧元監集秀句，二子天機素少，選又不精，多採浮淺之言，以誘蒙俗。特入瞽夫偷語之便，何異借賊兵而資盜糧，無益於詩教矣。

又十萬卷樓叢書本《詩式》卷二《池塘生春草　明月照積雪》 「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齊，取興各別。

白居易《讀謝靈運詩》（《白居易集箋校》卷七） 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則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玩景物，亦欲攄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強幼安《唐子西文錄》 三謝詩，靈運最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

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

程俱《康樂公謝靈運》（《北山小集》卷一六） 康樂遒上，豪氣不除。慧業則有，非寂滅徒。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雪浪齋日記》（《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國風漢魏六朝下》引） 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 《楚辭》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樂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溪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略】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

吳可《藏海詩話》 范元長云：「前輩言學詩當先看謝靈運詩。」

又《學詩三首》三（《詩人玉屑》卷一引） 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

敖陶孫《敖器之詩評》 謝靈運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又，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

陳繹曾《文筌·詩譜》 以險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深處多取此。

元好問《論詩三首》一（《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一一）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又《論詩三十首》二九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序擬曹丕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實靈運語，擬爲曹丕詩者。又云：「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予謂此序使其主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其主不文」，明譏劉裕。「雄猜多忌」，亦能誅徐、傅、謝、檀者之所諱也。又況言與行皆躁而不靜，作爲韓亡秦帝之時？宋之禪晋，自義熙得柄，近二十年而篡。文帝在位，至元嘉十年，靈運坐誅。其創業三十年矣，而以憤辭輕爲匡復晋室之語，不已疎乎？此序亦賈禍之一端也。況文帝以文自命，鮑照悟旨，僞作才盡，僅僅自全，靈運誠可謂不智矣。所擬八篇，於曹丕云：「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於王粲云：「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此全是晋、宋詩，建安無此。於陳琳云：「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於徐幹云：「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皆不似建安。於劉楨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括揭」二字怪詭，《詩》云：「雞棲于桀，牛羊下括。」雞棲於杙爲「桀」，「傑」與「揭」音義同。「括」，至也。似不必如此立異。於應瑒云：「官渡廁一卒，烏林預艱阻。」頗合實事。於阮瑀云：「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此兩句頗哀壯。於曹植云：「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此四句亦高古。然皆規行距步，甃砌妝點而成，無可圈點，全無所謂建安風調，故予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陳琳、徐幹、阮瑀三子，《文選》無其詩，似不似固難懸斷。然建安詩有《古詩十九首》規格。晋人至高，莫如阮籍《詠懷》，尚有逕庭。靈運山水之作，細潤幽怨，紆徐開爽則有之矣，非建安手也。近世有《休齋詩話》者，謂靈運《擬鄴中八首》，無一語可稱，誠哉是言。今予於八首之中，提出其可資話柄者如前，亦已恕矣。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評 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假雕繢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有他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而不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

劉績《霏雪錄》卷上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云「哀哇動梁塵」，又云「餘哇徹清昊」。哇，淫歌也，不宜於魏太子用之。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靈運之作如森蔚璀璋，而鋪叙紛縟處，似急就篇。

李夢陽《刻陸謝詩序》（《空同先生集》卷五〇）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俯仰四顧，慨然興懷焉。【略】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氣格稍亞，時代使然耳。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

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楊愼《謝靈運逸詩》（《升菴集》卷五四）　謝靈運有集，今亡。其詩獨《文選》及《樂府》、《藝文類聚》所載數十首耳。余見《永嘉記》所引斷章，諸選不收者，今錄於此。《溫州柟溪詩》曰：「澹瀲結寒波，檀欒秀霜質。洞合水屢迷，林迴巖愈密。」《登石室飾僧詩》曰：「迎旭淩絕巘，映弦歸椒補。結架非丹楹，藉田資宿莽。」又《泉山詩》曰：「清且索幽異，方舟越坰郊。石室穿林陬，飛泉發樹梢。」《丹山詩》曰：「遨遊碧沙堵，坦蕩丹山峰。」

又《升菴詩話》卷一四《謝靈運逸句》　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寐，叶音密。）」上二句乃杜工部「落月滿屋梁」之所祖。

又《丹鉛摘錄》卷八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答》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洒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詩云：「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太白蓋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李東陽《麓堂詩話》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

王鑒《謝靈運像贊》（《震澤集》卷三二）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露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安磐《頤山詩話》　謝康樂之詩，雖是涉于對偶，然而森蔚璀璋，繁密錯縟，一句一字，極其深思，昔人謂「無一篇不佳」。今觀其《入彭蠡》、《華山岡》、《七里瀨》、《始寧墅》、《富春渚》諸詩，模寫行役江山，歷歷如畫，信一代之偉作也。其中《初發石首城》一詩尤妙，稍尚風骨，不類諸作，有建安之風。豈其被誣見釋之後，情發之眞歟。此詩之所以貴情性也。

孫承恩《謝康樂》（《文簡集》卷四一）　山水性癖，繩墨靡拘；高才傲物，謀身則疎。彭澤天然，子亦洵美；聲詩並休，靜躁殊矣。

俞弁《山樵暇語》卷一　湯惠休評謝靈運詩，如「初日芙蕖」。纔四字，便見靈運諸詩，非人力所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後之人不能及也。

薛蕙《西原遺書》（《謝康樂集・詩品》引）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又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宜矣。至于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矣。

黃省曾《黃氏詩法》　康樂雅好山水，故登涉之言締搆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謂神於詠賦者矣。且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駢球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雖骨氣稍劣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創導也。譬之花萼，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康樂色彩敷發殆盡，靈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未有其匹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　謝靈運《折楊柳行》：「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此對起雖有模倣，而不失古調。至於「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此亦對起，用於中則穩帖。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寧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近而趣遙。

又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塘」、「園林」二語托諷深重，爲廣州禍張本，王介甫取以爲美談，吾不敢信也。（按權云：「池塘者，泉水瀦漑之池。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

又《書謝靈運集後》（《讀書後》卷三）　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漸愛之，以至於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顏延之之譏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

李賀《謝靈運等》(《藏書》卷三八《詞學儒臣》) 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

張鳳翼《談輅》(《處實堂集》卷八) 謝靈運人品雖不及陶元亮，然當時得罪自有組織成之者。觀「韓亡子房奮」之詩，則知其心實以先世爲晉大臣，不忘晉室。其仕宋者，未必非欲借兵力以爲恢復之計，特志大才疎耳。其見殺也，《綱目》當書「宋殺臨川內史謝靈運」，而乃書「有罪，誅」，不知何罪也。

又《謝靈運》(《處實堂集後集》卷一) (存目)

孫鑛評《述祖德詩二首》(閔齊華《文選瀋注》卷一〇引) 是雅調，語亦自鍊出。然述祖德，未甚分明。又，事語俱襲太沖《詠史》。

又評《擬太子鄴中集八首》(閔齊華《文選瀋注》卷一五引) 此諸作非若士衡之句字皆擬，只是代爲之詞兼微效其體耳。細玩亦不甚似，然比之康樂自較蒼勁有骨力，猶有建安、黃初遺意。

焦竑《題謝康樂集後》(《澹園集》卷二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哀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總爲奇香異采，不可棄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一大變也。棄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即謝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躓，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綴幷擅工奇而不蹈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卻步，非此故歟？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遽使之規迹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迨其下也。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碩，而第繁其枝，欲其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所以爲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於校讎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眞積所致。此卻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以爲警絕，吾不敢知。「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爲佳句，非初學所當效顰。

又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

陳繼儒《佘山詩話》卷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體盡俳偶，語盡雕刻，不能盡舉。然士衡語雖雕刻，而佳句尚少，至靈運始多佳句矣。靈運如「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憩石挹飛泉，攀林摹落英」、「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等句，皆佳句也。然語雖秀美，而未盡溶液。至如「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候禽」、「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等句，始爲溶液矣。即鮑明遠所謂「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王元美謂「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者也。

又 五言至靈運，雕刻極矣，遂生轉想，反乎自然。如「水宿淹晨暮」等句，皆轉想所得也。觀其以「池塘生春草」爲佳句，則可知矣。然自然者十之一，而雕刻者十之九。滄浪謂靈運「透徹之悟」，則予未敢信也。

又 靈運佳句既妙合自然，至如「杳杳日西頹」通篇圓暢，亦近自然矣。今人篤好靈運，於其俳偶雕刻處字字摹倣，不遺餘力，至其妙合自然者，則未有一語也，安知所謂「初發芙蓉」哉。

又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其語益工，故其拙處益多，此理勢之自然，無

足爲怪。靈運詩如「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圖牒復摩滅，碑板誰聞傳」、「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歡願既無並，感慮庶有協。極目睞左闊，迴顧眺右狹」等句，皆拙語也。以工者相比，則拙者自見矣。或以爲不然，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

鄧雲霄《冷邸小書》 六朝以謝靈運、謝玄暉爲國手。客問：「玄暉『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比靈運『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誰爲較勝？」余曰：「成綺如練，還只當一幅好畫，靈運乃江天眞景，非人力也。」客甚謂知言。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謝客肆覽《莊》、《易》，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才氣縱橫，跨軼士衡。然陸多平叙，佳處不可句摘，謝多刻意，佳處可以句摘，此又晉、宋之辨也。 謝詩入選者，惟《會吟行》、《擬鄴中》、《贈惠連》、《登臨海嶠》、《初發》、《入彭蠡湖口》，共十九首，無不佳。《述祖德》首篇、《齋中讀書》、《石門最高頂》、《石門新營所住》、《道路憶山中》又五首，精警略遜。諸篇新聲迥句，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泉」、「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清輝能娛人，遊子憺忘歸」、「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可謂神於賦詠者矣。非有山水之癖，烟霞之興者，不能道隻字。又云：「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氣概翛遠。又云：「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蘧」、「戰勝癯者肥，止鑒流歸停」、「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幾於見道，讀其詩眞有天際眞人想。「池塘生春草」，在謝未爲絕到之語，而殊自矜負。有識者論之云：「謝諸作多出苦思，此獨天機偶會故也。」如權文公託諷之說，腐儒強作解事，令人厭憎。 《九日送孔令》宣遠擅場，然「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宣遠無此氣象。《之郡初發都》、《初去郡》、《廬陵墓下作》、《初登石首城》四首，攄寫胸腹，感慨悲涼，豈徒長於登臨賦詠而已。

鍾惺《黃貞父白門集序》《隱秀軒集・尺集》 古今眞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其「遭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評 靈運以麗情密藻，發其胸中奇秀，有骨、有韻、有色、有香。時有字句滯累，即從彼法中帶來，如吳越清華子弟作鄉語，聞者不必盡解，口頰間自爾可觀，效之則醜矣。

又譚元春評 康樂靈心秀質，吐翕山川。然以謝家體局，微恨其板。必刪去《過始寧墅》、《登石門高頂》、《入華子岡》、《入彭蠡谷口》諸作，不畏人之所駭，不顧人之所愛，乃爲眞愛靈運。夫活則深，板則淺，豈可使後之有識者恨靈運爲淺哉？

又 靈運是古今第一遊山人，所以遊具、遊情絲毫可通之今日。如「遭物悼遷斥」、「遠峰隱半規」、「芳草亦未歇」、「虛舟有超越」、「懷新道轉迴」、「懷遲上幽室」、「幽人常坦步」、「清旦索幽異」、「山水含清輝」、「乘流玩迴轉」、「空翠難強名」、「異音同至聽」、「岩壑寓耳目」、「景夕羣物清」、「樵蘇限風霄」、「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如與結伴共遊，領略逼眞，當爲摘句寫置舟輿間。

又《東陽溪中贈答二首》鍾惺評 情辭。是《子夜》、《讀曲》，而氣質似高於晉、宋，去李白反近。升降之故，有不可解。

張燮《七十二家集・謝康樂集叙》（卷首） 謝康樂才高意爽，自以宋公皆故等夷，既際維新，耻爲之下，故身雖北面而唐突憲准，決裂朝常，高詫外臣，八紘所不得收也。然則鑿山開道，蓋欲另闢首陽；決湖成田，將圖別築薇塢。其《答孟顗》曰：「身自高呼，何預癡人事。」其一腔熱血，殆難灑以示人者矣。史稱康樂多愆禮度，朝廷不以應實相許，自謂宜參權要，常懷憤憤，何視靈運之薄哉。余謂漢季之有北海，魏季之有中散，晉季之有康樂，其才情風格是不一轍，然邁往驚挺之氣，正復自符北海、中散垂革命之際，裂眼呵之而不肯降心者也。康樂當易社以後，低頭就之，而猶爲強項者也。然則座客常滿，樽中不空，康樂亦可以此自名；而鸞翮時鎩，龍性難馴，世亦可以此而名康樂耳。宋祖始貴，尚能以舊物見容；文帝嗣興，眼界已自不同。惜乎山居不堅，乃爲敦逼強起，彼此交搆，毒霧畫披，終有舉義之役。觀其詞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悲乎傷哉。夫豈不知螳臂當車，然勢不得不出於此也。夫鴻鵠摩天，既不靳作藩籠間物，則必矯翼霞外，若參鵷鷺以充庭，羣鴈鶩以就食，而又高步儻盻，不受羈縻，則網目高張，誰容躑躅？身非金翅，安能搏擊應龍哉，其供刀俎必也。康樂詩與文爲江左名流第一，無

俟更爲標持。予慨世儒不識赤心，每繩其躍冶大鑪，翻自取戾，故因增定《康樂集》剖出之，以釋世之揶揄康樂者。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謝康樂集》 謝瑛不慧，乃生客兒，車騎先大笑之。宋公受命，客兒稱臣。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兒比肩等夷，低頭執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文帝繼緒，輕戮大臣，與謝侯無夙昔之知，綢繆之託，重以孟顗扇謗，彭城墜淵，尋山陟嶺，伐木開徑，盡錄罪狀。其自訟表有云：「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山栖之士，而搆陵上。」言最明痛，不免棄市。蓋酷禍造於虛聲，怨毒生於異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強新朝，送齡丘壑，勢誠難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廣，隱遯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骸，孫登所謂抱歎於嵇生也。《山居賦》云：「廢張左，尋臺皓，致在取飾去素。」宅心若此，何異《秋水》、《齊物》。詩冠江左，世推富豔，以予觀之，吐言天拔，政繇素心獨絕耳。客好佛經，其《辯宗論》、《曇隆誄》，又皆祇洹奇趣，道門閣筆。彼出處語默，無一近人，予固知其不殺不止。牽犬，聽鶴，追松，鼓棹，均無累其本度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池塘生春草」，雖屬佳韻，然亦因夢得傳。「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語饒霽色，稍以椎鍊得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不琢而工。「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不淘而淨。「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不脩而嫵。「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不繪而工。此皆有神行乎其間矣。

又 謝康樂詩，佳處有字句可見，不免硜硜以出之，所以古道漸亡。

又《古詩鏡》卷一三 謝康樂靈襟秀色挺自天成，清貴之氣抗出塵表。大抵性靈物穢，詩之美惡辨於此矣。陶、謝性靈披寫，不屑屑於物象之間。

又《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琴可知人，詩可知人，靈運「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惠連「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此是二君寫照，故曰詩可以觀人。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注望之不得，若月隱雲端，情好之一通，若月從雲墮。此《子夜》、《讀曲》之類，而語意渾然，反無晉、宋妖豔之態。

范士楫云（《歷代詩家》引） 謝客之人，躍冶之人；謝客之詩，躍冶之詩。士衡矜嚴襟幅，延之束縛體裁，謝生其間，廓焉獨闢爾宇。屬思切雲，羅奇漉海，弗憚古有人，不覺傍有客。即今讀「否桑」、「泰茅」、「鼻感」、「眼傷」諸語，尚爲踔厲，同時之等夷不知若何瞪眙觀耽。而效之者，唯一王籍，知非盡諸物情矣。論久而定，今且奚若，豈非一時之眼分而小，千秋之眼合而大哉。故謝客作人處可戒，爲詩處可法。

黃宗羲《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黃梨洲文集·序類》）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昧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於文人；文人亦無不喜遊山川，豈其然乎。昌黎禱衡山而衆峰爭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澹山巖狐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見聞也。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緜絡累紙。如遇王嬙，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眞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略】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康樂造句雋拔，而時出經語、道學語。如「解作竟何感，升長皆豐容」，「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雖抱《中孚》爻，終慚貝錦詩」，皆經語也。如「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淄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戰勝癯者肥，上鑒流歸停」，「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皆道學語也。諸如此類，人多怪爲創調，不知其源出《國風》。《燕燕》云：「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雄雉》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女子送

人、感懷，援燕飛雉羽起興，觸物流連，極風人之致矣。而卒章忽作「塞淵」、「溫惠」、「德行」、「忮求」等語，其於持躬善世之道，亹亹言之，何等學問，是豈尋常閨闥口角哉。故知眞道學人，即眞風雅人也。婦人女子且然，於康樂又何疑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一四　康樂頗能見意，故其詩最可玩味，勿以其昧明哲之道而忽之也。蓋其才大心細，襟闊情深，而老於遊。故其遊覽諸什直攝山水之魂魄於五言之中，後世鮮出其範圍者。

又　陶謝齊名，於理各有所見。謝見得深，陶見得實，謝見得做不得，止於狂；陶見得做得，可稱狷。論文各詣其至，陶詩和雅，《大雅》之才；謝詩悲憤，《小雅》之流。若以謝多澀句、晦句，以爲不如陶之通暢，不足與言詩矣。

又《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擬古之詩，昉於陸機。陸自恃其才，可敵古人，凡遇古便擬，初無成局。至宋謝靈運更自負兼人之才，於是宗陸意而擬《鄴中集詩》八首。其取材於鄴下者何也？才之難也。生不必同時，同時者未必聚之一地，又未必有人爲集之一處一時；而諸子生同時矣，魏武能聚之一地，而文帝又能集之一讌之上，此眞亘古未有之奇。而此八人者，又各各手筆不同，或清，或艷，或正，或奇，咸能自豎壇坫。謝貪其如此，因而取材，人各一首，蓋直欲合天下之才以爲一人之才者也。題曰《鄴中集詩八首》，若地之有八維然，遂成一橫局。至梁江淹時，漢道既備，而菁華亦將竭，於是上自古詩李陵，下及休上人，千餘年間凡得三十家，倣其體，人各一首。是又欲以一人之才，分爲古今之才者也。題曰《雜體詩三十首》，若月之有三十日然，遂成一從局。惟陸隨篇而擬無成局，故有去有存。而謝與江之詩，總是一篇。故存則俱存耳。　謝之擬詩與陸不同，陸之擬詩併擬其字句；謝之擬詩，止擬其聲調。蓋陸有詩斯擬，原有本詩樣子在此；若謝欲擬鄴中八詩，在原詩有文帝《芙蓉池》一作。《公讌》止劉楨、王粲、子建、應瑒四首；餘陳琳、徐幹、阮瑀三人，詩不見選，勢不得字摹句倣，只得取其平日之聲調氣格爲之，平空代搆。三子既爲代搆，餘五首若仍如陸之字摹句倣，則八首不相倫矣。故索性連五首，亦正擬其聲調氣格也。江之擬法則兼陸與謝。　顏延年作竹林七賢詠，於中減卻山濤、王戎二人，故題曰《五君詠》，康樂作建安七子詩，於中添卻文帝一人，故題曰《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一減一添，正有深意。其後杜少陵又有《八哀詩》。夫康樂詩寓一身之出處，猶延之詠五君。少陵詩關天下之治亂，則論語之記四科；其《飲中八仙》，固遊戲筆墨耳，然亦出於此。

又　凡擬古之詩，不是古人話說，卻是自己說話，特借古人做箇題目耳。故既擬諸子之詩，於每篇之上，各綴數語，略如衛宏之小序，元晦之詩柄；而又代文帝總序於首，文更較著也。蓋康樂自傷其才大不偶，故於諸子止寫其喪亂流離之苦；或寫其人品卓犖，與不樂仕宦之意，即間有優渥之言，不過在遊戲飲讌之小禮，總非有國士之知也。　前論以傷己才之不用於時而託之此詩，固是康樂之正意，而非其隱情，蓋有感於廬陵王義眞之事也。史稱康樂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藝處之，不以應實相許。且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見，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康樂情欵異常。少帝即位，康樂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史又稱廬陵王義眞，宋武之愛子，年十二從北征。武帝東歸，留鎮關中。後亂還朝，封廬陵王。初少帝爲太子，多狎群小，武欲立廬陵，謝晦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尋爲徐羨之等所害，康樂因作此詩。其託之魏太子鄴下集詩者，蓋以魏武屢有易儲之意，太子、平原各豎羽翼，其他朝臣不具論。即此能文之彥，共在一讌之上者，不無異同。故所擬八詩，與江文通所擬三十體不同。文通心中無事，故詞無軒輊；康樂心中有事，故意有低昂。所以分寫八人之心，只是寫平原一人之心事，蓋借平原作廬陵影子以寫自己心中之事耳。試將所擬八詩，分爲兩局，反覆互校，如《春秋》傳題比合之例，以觀其搆意之精妙。首章魏太子，末章平原侯植，序以「歡娛之極」，與「憂生之嗟」比，而詩則一東赴北拱，取象於天；一「西顧」「北眺」，實寄興於地。此二詩如《春秋》之合題。二章王粲、三章陳琳，序以「自傷情多」，與「述喪亂事多」比。而詩則一久困式微，尚且不忘舊京；一甫幸餘生，便爾訾其故主。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以「仕世多素詞」，與「所得頗經奇」比。而詩則一欲隱而不得隱，寫其恬淡之心；一欲行而不能行，寫其卓犖之氣。六章應瑒、七章阮瑀，以「飄薄之歎」，與「優渥之言」比。而詩則一「嗷嗷雲中」，寫其晚節之悲；一「翩翩河上」，寫其少年之態。此上如《春秋》之兩傳脫母比題。更以二章王粲之「自傷情多」，與六章應瑒之「飄薄之歎」比。兩人魏武所拔士，暱于平原者也。故稱其門第，一則曰「秦川貴公子孫」，一曰「汝（潁）〔潁〕之士」。三章陳琳之自「述喪亂」，與七章阮瑀之「故有

優渥」比。兩人者，由太子而進，暱于太子者也，故稱其權事。一曰「袁本初書記之士」，一曰「管書記之任」。已上如《春秋》之本傳脫母題。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不必細折分搭，且將「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與「卓犖偏人，文最有氣」，分作二股：一見心冥合道，故漠然兩忘；一見氣偏成性，故中立不倚。兩人者，可此可彼之間者也。故序略其門第而詩則補之：一曰「憶昔家臨淄」，一曰「少小長東平」。蓋六朝之風，輕權事而特重門第也。此如《春秋》寄傳與兩傳公用股子聽出者配搭。若二章王粲之自傷，六首應瑒之流離，再加末章平原之憂生，或三章陳琳之述事，七章阮瑀之渥言，再加太子之盡歡，如本傳連母一頭兩腳題，合之是兩傳比題。若二章王粲、六章應瑒、七章平原，再加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乃本傳之全題。蓋康樂以平原擬廬陵，而以祖父爲晉室之人望，故首擬仲宣，而次取德璉、(穎)〔潁〕汝節義之遺風。偉長、公幹，雖非切比，然亦借以明其心之恬淡，表其品之卓犖。康樂之兼仲宣等四子以寄意，亦如子路兼武仲等四子以成人云。至于八詩總出，似兩傳之合題，實則一傳之全題。蓋康樂所留心者，止平原一事之本末；而注意者，止仲宣一人之才望。故每題宜取兩人爲主，而以他股配搭。而陳琳、阮瑀配搭，而已不得爲命題之主，何也？陳、阮二人，康樂似以比當時徐羨之及謝晦之徒。雖亦代爲兩人作詩，猶如風人之刺某人即代某人口氣爲詩也。如上綜之錯之參之伍之，則作者之心事，全露于此。故史所云搆扇同異，事莫須有。及觀此詩云云，扇同爲異，搆異爲同，摘此四字，便可直抉作者之腎髓。後來「秦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云云之詩，其毒實蓄于此詩之中。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又卷下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夭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眞龍，非畫龍也。

又「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

又《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略】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原注：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纛中求活計也。【略】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略】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略】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略】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邪！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臺多悲風」，「胡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亭皐木葉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寫景之心理言情，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傅於毛詩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將大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次第，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同一達情之妙。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天拔》 康樂詩爲六朝之冠，長篇大章俱以全副精力行之。排句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之類。單句如「鄉村絕聞見」，「心跡雙寂莫」，「開顏披心胸」，「結念屬霄漢」之類，眞是芙蓉出水，不煩雕飾者。梁簡文《答湘東王書》「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千古具眼之言。（康樂不以字傳，其曰客兒者，小字也。襲封在晉孝武時。謝朓則自齊隨王子隆記室，至永元間，死江（祐）〔祐〕之難，去康樂幾七十年。杜修可誤謂元暉封康樂公，靈運襲之，而《杜詩詳注》，引於《石櫃閣》下。急宜改正也。）

又卷二一《夕朝》 謝康樂《石門詩》：「朝聞夕鷹急，晚見朝日暾。」升菴謂此語殊有變互。其《酬從弟惠連》曰：「夕慮曉月流，朝忘曛日馳。」非山居習靜之久，不能得其景況也。按：老杜《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略】用意全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祚按：評謝者，惟《詩譜》語最當。康樂公詩，《詩品》擬以「初日芙蓉」，可謂至矣。而淺夫不識，猶或以聲采求之；即識者，謂其聲采自然，如「池塘生春草」等句是耳，乃不知其鍾情幽深，構旨遙遠，以鑿山開道之法施之，慘澹經營之間，細爲體味，見其冥會洞神，蹈虛而出，結想無象之初，撰語有形之表。孟覬生天，康樂成佛，不虛也。智慧如此，所證豈凡，洵可稱「詩中之佛」。賈島外道，謬爲魔推。吾今當奉康樂佛矣。 康樂情深於山水，故山遊作彌佳，他或不逮，抑亦登覽所

及，吞納衆奇，故詩愈工乎。龍門足迹遍天下，乃能作《史記》。子瞻海外之文益奇，善遊者以遊爲學可也。　康樂最善命題，每有古趣。　詳謝詩格調，深得《三百篇》旨趣，取澤於《離騷》、《九歌》，江水江楓，斲冰積雪，是其所師也。間作理語，輒近《十九首》。然大抵多發天然，少規往則，稱性而出，達情務盡，鉤深索隱，窮態極妍。陳思、景陽，都非所屑，至於潘、陸，又何足云。千秋而下，播其餘緒者，少陵一人而已。　謝康樂詩，如湛湛江水，源出萬山之中，穿巖激石，瀑掛湍迴，千轉百折，歘爲洪濤。及其浩瀁澄湖，樹影山光，雲容草色，涵徹洞深。蓋枝派遠流長，時或瀦爲小澗，亦復搖曳澄縈，波蕩不定。

又《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亦粗舉事迹，敷文特稱，未睹佳勝。

又《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康樂深於性情，而不審格調。《公讌》諸作各體本人懷來，至於風度，未協建安風旨。

又《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代答詩，語新警。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謝康樂去西晋已百數十年，而能標準潘、陸，篤尚鎔裁，故稱振起。嚴羽儀卿評云：「靈運徹首尾對句，是以不及建安。」殊可笑也。謝之不爲建安久矣，何勞滄浪道。

又　康樂文章出處，事與陶異，遠公招距，亦見差別，獨不解作樂府，斯同病耳。

又　靈運志存故國，但牽于祿位，不能如徵士之高蹈，意欲以祿代耕；又義心時激，發爲狂躁，卒與禍遘。節雖不足稱，而志亦有足哀已。

又　靈運去郡後詩，與曩手較稍明暢。

又　靈運《鄴中八子詩》，是擬建安，卻得太康之調。

又　平原駢整，時發雋思，一變而爲康樂侯，遂闢一家蹊術。亡論對偶精切處肇三謝之端，若「沈歡難尅興，心亂誰爲理」，「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沉」，「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皆客兒佳處所自出也。

又　謝靈運深于造思，巧于裁字，自命幽奇，不由恆轍。

又　康樂秀穎之姿，不嫺雄暢。《擬鄴中八首》，行墨排鈍，無復宛然，幾成壽陵之步。至于「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了不成語。蘭苕之羽，欲起排雲，竟至鎩翮者，固宜然也。

又　謝靈運語妙古今，然有不易學處。「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不同非一事，蕓荷亦園中」，大自稗氣，尚不畏墜落。至「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又「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斡旋發義，去學究也幾希。唯其含吐宛雋，而體沿雅質，故不嫌耳。鈍手爲之，未有不流于議論者。作者此處極險，自非伯昏之射，未可以足垂二分也。

又　康樂「石華」、「海月」，人知合掌。尤可異者，《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限隩」、「陘峴」、「厲急」、「陵緬」，「逕復」，「迴轉」，「沉深」、「清淺」，八句八用複字，風調清軼，殊未覺苦。古人賞此，亦爲名作。乃知晋、宋人筆妙，當求之行墨外，非但不可以近體相繩而已。

又卷四　譚云：「康樂靈心秀質，吐翕山川，然必刪去《過始寧墅》、《登石門》、《入華子岡》、《入彭蠡湖口》諸作，乃爲眞靈運。」案：此故欲與《文選》、《詩刪》諸書相反耳。且如《詩歸》所賞，「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何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若「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何如「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若「清且索幽異，放舟越坰郊」，何如「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若「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何如「徒作千里曲，弦絕念彌敦」。同一賦景寫情，工拙自瞭，何必斷斷去此取彼耶。

又　謝詩「美人竟不來」，友夏云：「自《離騷》多用美人、佳人、夫君稱其友，入口無鬚眉氣，只宜以我友、故人、君子字還之。」此譚非欲避《騷》，正避歷下諸公家法耳，語大傖父。夫故人、我友，誰不解稱，而設色審聲，詞各有當。《簡兮》呼周室賢者爲「美人」，光武稱陸閎爲「佳人」，桓彥則云「曹子丹佳人」，又前秦蘇蕙稱其夫竇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何必湘纍便類巾幗者耶？

又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鍾云：「歿後不思其好，反惜其短，猶作直諒忠告之思，眞交情痛極。」案：此解非也。若人是指延州、楚老而言耳。謝以延陵帶劍徐墓，楚老致惋龔生，逝者溘焉，情歸虛設，故平生恆疑二子未盡達觀，雖通而蔽。及今乃徵理感則深情自慟，初非識之所能禦也。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

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 答問：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

又《漁洋詩話》 謝康樂石門詩凡二：其一則《登石門最高頂》，所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者，永嘉之石門也。其一《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所謂「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者，匡廬之石門也。桑喬《廬山紀事》最稱簡核，然取前一首，誤矣。

又《雙江倡和集序》（《帶經堂集》卷四〇）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

又《謝靈運》（《帶經堂集》卷六三） 陶，謝風雅宗，名不慚烈祖。可惜靈運鬚，鬬草輸兒女。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謝康樂（靈運）詩如朗月秋懸，內涵山影。

又《雜論詩》 謝康樂吐翕山川，妙絕千古，獨其樂府不滿人。康樂樂府專擬大陸，大陸固不滿人也。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四》（《通志堂集》卷一八）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爲才短幅狹，將爲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

張潮、卓爾堪等《三家詩·謝集》卷二評《七里瀨二首》 二首疎爽。

又評《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八詩八人小傳，確而不泥，疎落多姿，方見心思宛轉，手筆靈活。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首尾呼應。

又卷四七《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作。惟陳、徐二詩爲可觀。 首篇眞副君語矣，不在貌似也。 擬古變體。 序：「建安末。」「末」當爲「中」。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二十二年事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謝康樂詩，六朝之冠也。以麗情密藻發其胸中之奇秀，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世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迪。昔人謂其始本于陸平原，陸、謝則又並祖曹子建。然謝有骨、有氣、有色、有聲，平原爲足以語此。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

又卷下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眞面。

又《古詩源》卷一〇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經營慘澹，鈎深索隱，而一歸自然，山水閒適，時遇理趣，匠心獨運，少規往則，建安諸公都非所屑，況士衡以下。 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眞、在厚；謝詩追琢而返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千古並稱，厥有由夫。 陶詩高處在不排，謝詩勝處在排，所以終遜一籌。 劉勰《明詩篇》曰：「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見遊山水詩，以康樂爲最。

馬長海《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八（《雷溪草堂詩》） 春草池塘羨謝公，後賢苦效竟難工。白雲綠篠何駘蕩，綽有天機在夢中。

黃子雲《野鴻詩的》 康樂於漢、魏外，別開蹊徑，舒情綴景，暢達理旨，三者兼長，洵堪睥睨一世。

方伯海評《述祖德詩二首》（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 按：淝水之役元以八萬之衆破堅六十餘萬，戰功自在人耳目，初不必大爲鋪張揚厲也。詩之用意在時危則出而平世難，事定則返而修初服。意已盡於起處，下則反覆申明之耳。古人文字雖變化萬端，總不失立言宗旨。

又評《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 按：八首中，首篇是子桓自叙一時諸賢會聚之盛。餘七首是代諸人寫其遭逢出處及懷抱性情，故爲集詩。此體從前所無，乃靈運獨創。其與《五君吟》異者，用代與不用代耳。 右八首中皆以操與子桓爲綱，中間有略有詳，以避前後複疊。妙在設身處地，於各人神理無不逼肖。可知文家以切爲佳，全在用意落想。後來唯杜工部《飲中八仙歌》差足步其後塵。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謝靈運》 按：康樂詩頗多六代強造之句，其音響作澀，亦杜、韓所自出。惠休所云「初日芙蕖」、皎然所云「風流自然」，正未易識取。謝公烟霞結契，山水效深，觸境鮮新，染毫紛屬。跡寄人寰之中，情超物象之表。逸興高韻，千載之下挹其風流，如尋屐齒所及。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康樂詩，昔人比之「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專論品質也。謝公才大不減士衡，而骨力過之。

又 漢、魏詩渾然無涯涘，至謝康樂始有致力處，千古標準，不專在遊山詩也。

又卷下 謝康樂製題，輒多佳境。【略】長題亦權輿於謝，藝苑宗之。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詩道自漢迄晋、宋，能者千家。然體格相沿，至康樂而大變。縋幽鑿險，博採遠徵。蓋詩中之豪也。集中佳句甚夥，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海鷗戲春岸，天雞舞和風。」「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孟夏非長夜，晦明如隔歲。」「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哀音下迴鶴，餘哇徹清昊。」「河流有激瀾，浮驂無緩轍」：能括唐人三百年名家之美。

汪師韓《詩學纂聞・謝詩累句》 謝靈運詩，鮑照比之「初日芙蓉」，湯惠休比之「芙蓉出水」，敖陶孫比之「東海揚帆，風日流麗」。至梁太子《與湘東王書》，既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且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矣。而必先言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鍾嶸《詩品》，既見其以繁蕪爲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畫山水，無不奉謝爲崑崙墟，不敢異議。甚矣，其耳食也。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此泛言文耳。《南史》齊武陵王煜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其稱述安仁、士衡、延之，蓋不免局於時尚；而謂康樂不辨有首尾一語，卓識冠絕千古。余嘗取其全集讀之，不但首尾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勝指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謔。」又云「悲至難鑠」，又云「戚戚懷瘼」（俱《善哉行》），「韶樂牢膳，豈伊攸便。」（《隴西行》）六言如：「循聽一何矗矗」，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留田》）五言如：「邇朱白即赬，近縞潔必皁。」又云：「心曉形迹略，略邇誰能了。」（俱《相逢行》）「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行》）「和樂隆所缺。」（《戲馬臺》）、「寡欲罕所闕。」（《鄰里相送》）、「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謝堂》）、「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登池上樓》，按此一韻《文選》刪去。）「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瞻眺》）「情用賞爲美。」（《斤竹澗》）「夭枉特兼常。」（《廬陵王墓下作》）「貞休康屯邅。」（《還舊園作》）「顧望脰未悁。」（《登臨海嶠》）「醜狀不成惡。」（《初發都》）「鑑止流歸停。」（《初去郡》）「成貸遂兼茲。」（《石首城》所云「成貸」，乃用《老子》：「善貸且成。」）「自已爲誰纂。」（《道路憶山中》）「寡欲不期勞。」（《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石門新營》）「容心非外奬。」又云「豈顧乘日養。」（《擬鄴中集詩・王粲》）「急觴盪幽默。」（《陳琳》）「棲集建薄質。」又云：「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徐幹》）「官渡廁一卒。」（《應瑒》）「愛深憂在情。」又云「連統塍埒幷。」（《白石巖》）「墀瑣有凝汗。」（《詠冬》）「憑雲肆遙脈，延州權去朝。」（《入東道路》）「晨遊肆所喜。」又云「樵拾謝西芘。」（《遊嶺門山》）「極目睞左闊，迴顧眺右狹。」（《登上戍石鼓山》）「不得巖上泯。」（《臨終》）以上皆其句不成句者也。其詩好用《易》詞，而用輒拙劣。如《登綠嶂山》詩云：「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湖中瞻眺詩》云：「解作既何感，升長皆丰容。」此猶其通順者也。他若「水流理就濕，火炎同歸燥。」（《相逢行》）「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折楊柳行》）「洊至宣便習，兼山貴止託。」（《富春渚》）「常佩智方誠，媿微富敎益。」（《種桑》智方，乃用《易》卦之「德方以智」）無不拙劣強湊。而王敬美乃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王漁洋引此語於《池北偶談》，且謂用經固以康樂爲主，不知指其用經何句也。其詩又好重句疊字，如云：「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汭。」（《悲哉行》）「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長歌行》）「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語默寄前哲。」（《折楊柳行》）「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誓垂經綸。」下又接云：「委講綴道服，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述祖德》）「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其二）「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七里瀨》）「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道路憶山中》）「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登臨海嶠》）「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七夕詠牛女》）凡皆噂沓，了

無生氣。至其押韻之字，雜湊牽強，尤有不可爲訓者。「池塘、園柳」之篇，「白雲、綠篠」之作，「亂流，孤嶼」之句，「雲合、露泫」之詞，披沙撿金，寥寥可數。何仲默謂：「古詩之法亡於謝。」洵特識也，獨不當先謂詩溺於陶耳。（《明史・文苑・何景明傳》，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震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震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按：謂文亡於韓，亦謬。）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二七（《古詩賞析》卷首） 搜山剔水思何窮，遊覽篇章服謝公。我取詩文參錯證，柳州小記庶同工。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釋氏寂滅，不用語言文字，《容齋隨筆》記《大集經》著六十四種惡口，載有大語、高語、自讚歎語、說三寶語。宣唱尚屬口業，況製作美詞。乃皎然論謝康樂早歲能文，兼通內典，詩皆造極，謂得空王之助。何自昧宗旨乃爾。

趙文哲《媕雅堂詩話》 謝康樂（靈運）善談名理。其寫山水之趣，鑿險縋幽，迥非後人思議所及，妙在仍出以自然，故有「初日芙蓉」之目，學五古者不可不以此爲根柢。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六（《春融堂集》卷二） 琢句雕章信絕倫，千夫開道又何因。早聞康樂霑新命，羞說文成欲擊秦。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一六（《萬首論詩絕句》） 慘澹經營別一家，謝公風調獨高華。自從蠟屐登臨後，山水千秋屬永嘉。

李玉洲《與張支百研江話詩隨筆九首》四（《萬首論詩絕句》） 淵明高骨鮮華盡，康樂新裁對屬忙。時代併稱陶謝手，池塘能否夢羲皇。

延君壽《老生常談》 謝康樂詩，如《登江中孤嶼》句云：「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其深細處，非鉤意攝魄以領會之，不能探索其妙。「亂流」二句，落題有景有勢。《齋中讀書》後半首云：「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全以筆力驅駕，氣味亦極濃厚。工部行文至興會處，往往宗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云：「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東坡殊有此筆意。其他率沁心藻繢，濃深縝密，學之者使不得一些浮躁。學陶不成流於率，學謝不成流於澀，謹防其漸而已。

顧光旭《論詩四首・謝康樂》（《響泉集・詩》卷二） 天下一石才，大謝得一斗。日月交曙光，清暉麗摹有。思發卿雲翔，理積坤軸厚。扶輪建安製，高躡風騷後。方從五嶽遊，一施巨靈手。君子懷令名，文行以爲壽。

雷春榮《蓋原詩說》卷二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略】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眞面。

闕名《靜居緒言》 有靈運然後有山水，山水之蘊不窮，靈運之詩彌旨。山水之奇，不能自發，而靈運發之。僕嘗一遊吳、越之山水矣，每當即景延覽之際，憶昏且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之詩，擊杖而歌，低徊無已。及其風泉奔會，林籟相發，與夫嵐靄烟霏，舉目無狀，迺知「異音同至聽」、「空翠難強名」諸語之妙有化工。故謂山水之奇蘊，無時不有，而游非其人，不知也。

舒位《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謝靈運》（《瓶水齋詩集》卷一三） 永嘉遊覽會稽逋，範水模山好畫圖。不負平生幾兩屐，尚撚身後數莖鬚。池塘生草春如夢，天下量才語太麁。成佛生天等閒事，詩人作賊古來無。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謝宣遠《子房詩》，鋪陳典贍，當時以爲冠，此特應制好手耳。以康樂《述祖德》比之，則氣格之高峻，文詞之雄傑，章法之深曲，皆非宣遠所及矣。然康樂此詩，余亦不取，以其意稍矜誇過量也。

又　康樂似犯駢蹇滯病，而實則經營苦思，凝厚頓折，深不可測，高不可及。

又卷五　謝公蔚然成一祖，衣被萬世，獨有千古，後世不能祧，不敢抗，雖李、杜甚重之，稱爲「謝公」，豈假借之哉。且諸謝翼翼，如叔源、宣遠，體格俱相似，而康樂獨稱宗，即惠連固且遜之，政可於此深惟其故。

又　唐初詩人及盛唐人，於唐以前諸名家，皆嘗深知而慕效之，其上者能變，次者猶或得其一節，惟大謝無嗣音。皎然之論，亦只空識其句法興象而已，不得深究其作用措注之精微也。考謝公卒於宋元嘉十年癸酉，到今一千四百餘年，中間除杜、韓二公外，竟未見一人有能知之者。明代李空同號爲學大謝，觀其氣骨輕浮，皮傅麤淺，即剽其句法，尚屬影響，無論神明意蘊矣。弇洲、倦圃徒事推崇，漫爲膚論，於是謝公竟成絕響。非特此也，吾觀醴陵所擬，竄句籍辭，全屬皮傅影響，可笑也。

又　讀謝公能識其經營慘澹，迷悶深苦，而又元氣結撰，斯得之矣。醴

陵、空同求之皮外，豈得爲能知大謝者哉。（本條後抄本有一條云：「自王介甫、李空同，皆不能眞識謝公，其他復何論哉。介甫、空同皆深知杜、韓，時能得其用意；獨於謝公，眞解全懵，髣彿盲猜，不免捫燭扣槃之笑。故嘗謂李、杜、韓、蘇，世多宗子，謝公竟無兒孫。弇洲、倦圃皆極推謝公，觀其所檃範，皆屬皮傅，與空同、介甫同一影響而已。唐賢猶多有知陶、謝者，宋以來竟成絕學，阮亭持擇甚精，似有知者，而平生發明，無一二字道着，恐亦隨聲逐響也。」）

又　大約謝公清曠，有似陶公，而氣之騫舉，詞之奔會，造化天全，皆不逮，固由其根底源頭本領不逮矣；而出之以雕縟、堅凝、老重，實能別開一宗。

又　《南史》本傳云：「縱橫俊發過顏延之，而深密不如。」此非知言，謝公政自深密耳。

又　謝公思深氣沈，無一字率意漫下。學者當先求觀於此。較之退之、山谷尤嚴。此實一大宗門也。

又　明遠、杜公，皆有率句；爽快逸邁，康樂無之。

又　古人不經意字句，似出己意，便文白道，而實有典，此一大法門，惟謝、鮑兩家尤深嚴於此。後人淺陋，無復如此，但率語耳。

又　如謝公，乃是學者之詩，可謂精深華妙。但學人不得其精深，而浮貪其華妙，則亦終歸於詞悟膚僞，氣骨輕浮，如李空同輩而已。

又　任淵論陳無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后山何足當此？鄙意康樂亦正犯此病。此意前人未有發者。

又　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康樂貌似犯此，似沈滯平鈍，氣勢不起；其實竟體空靈邁往，曲折頓挫，非靜對久之，不能深解其妙。

又　謝公氣韻沈酣，精嚴法律，力透紙背，似顏魯公書。

又　謝公全用《小雅》、《離騷》意境字句，而氣格緊健沈鬱。

又　謝公不過言山水煙霞邱壑之美，己志在此，賞心無與同耳，千篇一律。惟其思深氣沈，風格凝重，造語工妙，興象宛然，人自不能及。

又　陶公說不要富貴，是眞不要。康樂本以憤惋，而詩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則探其深淺遠近，居然有江湖澗沚之別。

又　陶公胸中別有大業，匪淺儒所知，太白胸中蓄理亦多，皆非康樂所望見。讀謝詩，令人無興、觀、羣、怨之益。

又　古人處變革之際，其立言皆可覘其志性。如孔北海、阮公，固激發忠憤，情見乎詞。陶公淡而忘之，猶有《荊軻》等作。康樂仕不得志，卻自以脫屣當貴，模山範水，流連光景，言之不一而足，如是而已，其志無先朝思也。「韓亡、秦帝」之詩，作於有罪之後，但搘拄門面耳，何謂「忠義動君子」也。當日廬陵王論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鮮能以名節自立。」可謂知言矣。

又　古人作詩，各有其本領，心志所結，動輒及之不自覺，所謂雅言也。如阮公之痛心府朝，憂生慮患；杜公之繫心君國，哀時憫人；韓公修業明道，語關世教，言言有物。太白胸中蓄理至多，逐事而發，無不有興、觀、羣、怨之恉。是皆於《三百篇》、《騷》人未遠也。謝公功力學問天分，皆可謂登峰造極，雖道思本領未深，不如陶，而其痼疾煙霞，亦實自胸中流出。不似後人客氣假象，自己道不得，卻向他人借口也。

又　如康樂乃是學者之詩，無一字無來處，率意自撰也，所謂精深；但多正用，則爲陳言。退之乃一革之，每用必翻新，而一切作料字面悉洗淨去之，文字一大公案，古今一大變革也。

又　謝公每一篇，經營章法，措注虛實，高下淺深，其文法至深，頗不易識。其造句天然渾成，興象不可思議執著，均非他家所及。此所以能成一大宗碩師，百世不祧也。今學謝詩，且當求觀此等處。然余之閱之也，恆昔昭而今昧，故今一一記之。

又　陶公不煩繩削，謝則全由繩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每篇百徧爛熟，謝從陶出，而加琢句工矣。

又　史言靈運居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又與顏延之受詔擬樂府，久之乃就，可見其得之苦艱不易也。今之詩人，搖筆轉吻，頃刻滿篇，不知有所謂難，何由能及古人。

又　謝詩力厚思深，語足氣完，字典句渾，法密機圓，氣韻沈酣。

又　求通其辭，求通其意者也，固學詩學文之要恉；而於謝詩，尤宜依此二語用功。

又　康樂終是有懷抱本原，皆自己胸中發出，不是借口客氣假象。而其每一篇經營章法，皆從古人來，高妙深曲，變化不可執著。至其造句清爽秀

韻，又極老成古樸。今當師其以上所云，而務避其面目字樣習調。

又　謝詩用事，如「樵隱俱在山」，「妙善冀能同」，「亂流趨正絕」，「來人忘新術」，「執戟一以疲」，「和樂隆所缺」，似此凡數十百處，暫見似白道，而實皆用典。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無不然。當先求觀此等，乃不敢率易下語，有同傖父，牽率驅使故事，寡情不歸。

又　謝詩看似有滯晦，不能快亮緊健，非也；乃正其用意深曲，沈厚不佻，不可及處，須細意紬繹玩索乃知。杜子美作用多出此等。凡謝詩前面正面後面，按部就班，無一亂者，所以爲老成深重。每層中有中鋒煞料語。姑即《登池上樓》一首求之，亦可見。又如《九日送孔令、過廬陵王墓》，叙述有序，步驟安閒，中鋒煞料，一往情深，如吮而出。

又　謝公造句極巧，而出之不覺，但見其渾成，巧之至也，以人巧造天工。

又　阮亭不選《初去郡》，甚有見，此謝公滯詩也。《田南樹園》亦同。康樂詩止以綠水天然爲健，此等滯詩，何遽學也？

又　謝詩以綠水芙蓉，天然去雕飾爲佳。又有一種常語滯語，如《初出郡》、《擬古》等，不必不佳，然無得學之，恐成習氣皮毛，搔癢不著，似是而非，爲無當耳。學者取謝、鮑奇警句法，而仍須自加以神明作用乃妙。深觀杜、韓，則謝之爲謝，杜、韓之爲善學，而妙皆自見矣。蓋杜、韓能兼鮑、謝，鮑、謝不能有杜、韓也。

又　杜公能兼大謝，而實駕出其上。空同自以能學杜，而不能夢見大謝。以此推之，則學者有本無本、眞僞之別，居然見矣。太白亦能兼大謝，而宏放實勝之。

又　謝之比於杜、韓，則謝似班固，杜、韓似史遷。顏比於謝，則虎賁之似中郎，神期不同矣。

又　觀康樂詩，純是功力。如挽強弩，規矩步武，寸步不失。如養木雞，伏伺不輕動一步。自命意顧題，布局選字，下語如香象渡河，直沈水底。又如棄碁，如都盧尋橦，如痀瘻承蜩，一口氣不敢出，恐麤也。又如造凌風臺，稱停材木，分毫不得偏畸。及其成功，如偃師之爲像人，人巧奪天工。力足以赴巧，智足以彌失，皆同一深造自得。又怪康樂作詩，用意靜細縝密如此，其所潤《涅槃經》，亦莊、列精言。而其行身披猖悖誕如彼，而卒以殺身，可歎也！乃知其言而不能行，全無克己內反之功。「得道不行，咎殃立致」，謝之謂矣。

又　謝公起處，有凝對者，亦似鮑；有極緊健，亦有平叙不甚警者，亦有峥嶸飛動之勢者，但力自厚而不流，與杜公筆力雄快馳驟者不同，須分別之。如能合陶、杜、漢、魏而兼其勝，乃可俯視謝、鮑，而豈易得此人乎？

又　杜牧之稱元、白，「向無佛處稱尊」，此最中俗人輕妄之病。若見得古人深苦如此，則豈敢妄自侈大。故今且以鮑、謝、韓、黃爲之祈嚮，可以已輕率滑便之病。

又　謝詩起結順逆，離合插補，慘淡經營，用法用意極深。然究不及漢、魏、阮公、杜、韓者，以邊幅拘隘，無長江大河，渾灝流轉，華嶽、滄海之觀，能變易人之神志。此存乎義理本源，及文法高妙，非關篇什長短也。試觀阮公可見。然今切不可以此便生輕忽謝、鮑之見，蓋其至處，非餘人可及也。

又　太鍊則傷氣。謝、鮑兩家若不善學，則恐不免峭促不舒之病，不如《三百篇》、漢、魏、阮公以及杜、韓混茫浩然一氣也。

又　謝、鮑元氣渾淪，流注於篇內，但不怒張馳驟，呈露於外耳。非無氣也，乃故凝之、固之、抑遏之，如匣劍光，柙虎兕。

又　謝詩用意沈厚酣恣，可以窺其天懷學力，讀之久，令人不能釋。

又　下字成句，須以康樂爲法，無一字輕率滑易，此黃山谷所以可法。杜公時時用康樂意與字，但氣加緊健雄邁耳。

又　杜公詩有學大謝體者，如《次晚洲》、《空靈岸》、《花石戍》等可見。又按謝有「插槿當列墉」句，杜公蓋用此字。而董采評直亂道，其於杜公並文義未能通，而徒拾學究頭巾唾餘，盲論瞽談，全無發明，強作解事，以誑惑無知之後生耳。近日紀氏評蘇亦然。

又　（姚範）曰：「惠休所云『初日芙蕖』，皎然所云『風流自賞』，正未易識取。」而何義門以《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篇當之，似非謝公所允耳。愚謂何固不深解詩者，此篇阮亭未入選，甚有見。但二釋所云，「初日芙渠」，即是「風流自賞」，蓋言其葩豔天然，不俟雕飾，必欲釋之亦不難。如「潛虬媚幽姿」、「猿鳴誠知曙」、「昏旦變氣候」、「首夏猶清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等句，亦未嘗不可想見。但此乃指一句一語言之，恐二釋所品，皆止

言其華妙，而未及其精深。今茲苦索之，而謝詩之精深始顯。要之，精深猶可以學力，至華妙，則其才之得於天分者，不可及也。華妙而不精深，固爲浮豔；精深而乏華妙，則有同嚼蠟，雖巧如偃師，亦止象人而已。如顏延之是已。

又　謝、鮑、杜、韓造語，皆極奇險深曲，却皆出以穩老，不傷巧。小才倣之即不穩，或傷巧而輕，或晦不解。

又　康樂無一字不穩老，無一字不典重，無一字不沈厚深密，如成德之士，求幾微之過而不得，實勝明遠。但其本領不過莊、佛，無多變境。不逮杜、韓，如長江大河，含茹古今，擺動宇宙也。

又　學康樂之沈厚深重，須濟以明遠之俊逸，乃免滯氣。學明遠久，又入於輕俊，又當濟以康樂。至陶公、杜公則全美。

又　康樂《擬鄴詩》及《擬古》諸作，不必不佳，然實無謂。阮亭不取，頗見鑒裁之善。

又　讀《莊子》熟，則知康樂所發，全是《莊》理。

又　玩謝、鮑、玄暉所讀書，亦不甚多，但能精熟浹洽，故用來穩切，異於後人之摭拾餖飣也。看來康樂全得力一部《莊》理。其於此書，用功甚深，兼熟郭注。古人有一部得力書，一生用之不窮，尺捶也。觀康樂之所言，即其所潤《涅槃經》也，故當非餘人所及。

又　讀古人詩，其用意須會之於意言之表，方可云善繼其志。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七（《後湘詩集》卷九）　文章眞性柴桑酒，山水清音康樂辭。一種天然去雕飾，後人何事競鑽皮。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讀康樂詩，但學其整括，是從思王來也。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爲獨闢之境。　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又　謝靈運詩「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羅惇衍《謝靈運》（《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鬚施維摩竟棄捐，空誇慧業可生天。攀嵇理迫琴心慘，游粵身閒屐齒穿。春草夢酣呼愛弟，芙蓉詩麗壓延年。奇才矜傲招奇禍，未許悲歌託魯連。

史夢蘭《詠史詩・謝靈運》（《爾爾書屋詩草》卷四）　韓亡秦帝世潛移，江左風流又一時。康樂衣冠更舊制，永嘉山水入新詩。羸才未許登蓮社，佳語惟聞夢草池。信是文人成佛早，維摩曾借數莖髭。

唐仁壽《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三（《萬首論詩絕句》）　客兒文藻擅芳馨，範水模山損性靈。再拜廬陵王墓下，凄吟應亦淚雙零。

黃釗《讀魏晉宋人詩得十一首》一〇（《讀白華草堂詩初集》卷五）　謝公山水詩，劖刻見天匠。探幽取蒼深，濟勝隘奔放。樵隱俱在山，可以觀所尚。清曠招遠風，五字獨絕唱。曹、劉少見招，潘、陸豈足抗。朱門侈冪屐，紺字繙經藏。垢氛不可攖，末路何遺忘。

胡鳳丹《六朝四家集序》（《退補齋文存》卷三）　（存目）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康樂善遊，精於獨造，其寫山水諸作，千秋絕調。歸愚謂謝公能於山水閒適之中，時時愜洽理趣，故詩品高不可攀。又謂永嘉山水奇麗，康樂詩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險，工部詩境肖之；永、柳山川幽峭，柳州文筆詩境肖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眞面。所以山水詩，以大謝、老杜爲宗，參以柳州，可盡其變矣。此論雖正，是知其當然，而未悉其所以然之妙也。夫詩貴相題，尤貴切題，人人知之。作山水詩，何獨不然。相山水雄險，則詩亦出以雄險；山水奇麗，則詩亦還以奇麗；山水幽峭，則詩亦與爲幽峭；山水清遠，則詩亦肖其清遠。凡詩家莫不能之，猶是外面工夫，非內心也。即於寫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語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瀾，以求語有風趣，亦非難事。詩家有工候才力者，皆所優爲，係由外達裏，上階工夫，尚未登堂，遑問入室，亦非內心也。夫文貴有內心，詩家亦然，而於山水詩尤要。蓋有內心，則不惟寫山水之形勝，並傳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眞詮，立躋聖域矣。夫山容水色，丘壑林泉，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琳宮梵宇，月榭風亭，人工點綴，以助名勝，亦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而或雄奇，或深險，或高厚，或平遠，或濃秀，或澹雅，氣象各殊，得失不一，則同之中又有異焉。況山者天地之筋骨，水者天地之血脈，而結構山水，則天地之靈心秀氣，造物之智慧神巧也。山水秉五行之精，合兩儀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結構之理，與山水所得於天，以獨成其奇勝者，則絕無相同重複之處。歷一山水，見一山水之妙，矧陰晴朝暮，春秋寒暑，變態百

出。游者領悟當前，會心不遠，或心曠神怡而志爲之超，或心靜神肅而氣爲之斂，或探奇選勝而神契物外，或目擊道存而心與天游。是遊山水之情，與心所得於山水者，又各不同矣。作山水詩者，以人所心得，與山水所得於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於無朕之宇，研慮於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窮造化之變。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洩其祕，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肖陰相陽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繪聲繪色而曲得其眞，務期天巧地靈，借人工人籟而畢傳其妙，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並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靈思，結爲純意，撰爲名理，發爲精詞，自然異香繽紛，奇彩光豔，雖寫景而情生於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因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勝畫眞形之圖，直可移情卧遊，若目覩焉。造詣至此，是爲人與天合，技也進於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康樂、工部二公以後，《廣陵散》絕已久，柳州望門而未深入，不足嗣音。歸愚翁所論，祇能模範山水，未能爲作表章，以附山水知己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述祖德詩二首》 《文選》錄謝詩至多，佳篇略盡之矣。蓋昭明于大謝用功特深也。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九（《蒿菴類稿》） 綺合星稠繁縟篇，曹王班賈愧前賢。池塘昨夜生春草，得句端因夢阿連。

何一碧《論詩》六（《萬首論詩絕句》） 陶公樸實寓深思，謝客俳優琢麗詞。衰盛人文從此判，偏教生長恰同時。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 詩詞原可觀人品，而亦不盡然。詩中之謝靈運、楊武人，人品皆不足取，而詩品甚高。

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三（《萬首論詩絕句》） 漫道凡夫聖可齊，不經意處耐攀躋。後人率爾談康樂，且向前賢學製題。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八（《菊坡詩稿》） 永嘉泉石眼中稀，夢裏池塘春草肥。斜日敬亭山下路，我來卻憶謝元暉。

鄧鎔《論詩三十絕句》八（《荃察餘齋詩存》） 鎚幽鑿險思冥冥，謝客鐫鑱筆有靈。南戒山川出雁宕，昔人屐齒不曾經。

分論

《善哉行》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理明辭朗，章法井然。「陰灌陽叢」句，非深學《易》者不能道。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感晉、宋嬗代。

《隴西行》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此惠連作也，筆致皆連非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言己無宦情。

《長歌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有死喪無日之感。

《苦寒行》一 《古詩歸》卷一一「饑爨煙不興」句鍾惺批：「煙不興」妙絕，在氣象光景上看出。若更作「起」字，便索然矣。「興」、「起」二字不甚遠，而異用若此，宜知之。譚元春批：形容苦寒入微，非指饑言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悲世亂。

又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懷夷、叔也。此及下《豫章行》並非闕文。

《豫章行》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短生」句：智者體之而聞道，愚者體之而縱欲。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言晉室將亡。

《相逢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樂府之制，以蹈厲感人，而康樂不爾，汰音使淨，抑氣使徐，固君子之所生心，非流俗之能穆耳也。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惠連不爲其父所知，康樂知而賞之，故作知己之語，恨不得與康樂遊以成學問，故曰：「邇朱近縞然」，每章如此。

《折楊柳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言晉之將亡，君子難進。

《君子有所思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託情是古人「貧富豈相譏」句，超。當亦不譏富人也。又，重「歸」字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寂寥曲肱子，瓢飲療朝饑」二句：康樂豪富，此曲

肱子非自喻，乃泛詠也。

《悲哉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此自別有寄托，故視《折楊》、《燕歌》特爲婉密。然使知者悼其深情，不知者亦欣其曲致，天生此尤物，不傾盡古今靈心不已。嗚呼，「佳人難再得」，非此之謂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甚得風人興體，感時物而思友生也。「擔上」數句，輕倩。終始，謂冬春之變。末二語見觸緒無非思。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詠晉臣攀附宋朝者。

《會吟行》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文選》不注「會吟行」之義，詳考乃是倣陸機《吳趨行》。 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今曰「會吟」，非吳會之「會」，即會稽之「會」。今兩浙，秦之會稽郡，漢之吳郡也。陸機之作曰：「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座并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以下十四韻皆述吳中風土人物。靈運之作，起句三韻同調，以下少一韻耳。鋪叙誇張，別無高意，皆不可謂之佳作。「六引」、「三調」，《文選注》亦不詳明。所引吳、越六人，所謂「越叟」者，出《越絕書》：「子胥戰於檇李，闔閭軍敗，欲復其讐，師事越公，錄其術。」又非范蠡，其人他書未嘗見。東方朔就旅逸，出劉向《列仙傳》，謂宣帝時，棄郎去，避亂政，置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漢書》無此事。餘四人史可考。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六：首叙神禹之功，文有源委。次叙山川臺榭之景，末叙會稽之人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俊于《齊謳》，密于《吳趨》，然骨力却不及。此等機緘處，大是難言。又，首八句酷仿《吳趨》。起兩語以雕飾易本色，亦是無奈何，然固各具姿態。惟「文命敷」，却不如「昌門起」，以率意佳。又，「列宿」字虛，何地不可用。「愧」字甚隃有致，爲唐律開端。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禹行水，何處不至。但會稽地負海，禹始開之，會諸侯於此，因名。而又其子孫之封國，故引爲稱首。「天文」以下，文稍泛。惟「連峰」二語，從顧長康「千峰競秀，萬壑爭流」二語來得切。但詞不甚練，不及原語耳。叙人物處，連用六句，不見排，却是練得幾箇虛字精工。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評「輕雲曖松杞」句：隽永之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二《吳趨會吟》：陸士衡《吳趨行》發仞泰伯，歸功大皇。謝康樂《會吟行》始於文命，終於勾踐。有曰：「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有曰：「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皆撮其大旨言之，不沾沾以鋪叙爲長。至唐人《帝京》諸篇始必極其瑰異奇觀，末必形其寂寥衰颯，非獨聲調異也，夫亦氣運所至，有不得不然之勢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連峰」四句、「飛燕」四句，景物俱有清致。「肆呈」、「路曜」，極佳。又，范蠡，功名士也而出江湖，梅福，隱淪人也而入城市，正有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會，謂會稽也；吟，猶咏也。 擬《吳趨行》。 又，樂府詩宜讓明遠，謝公不嫻斯體，他章亦無可觀。曩疑《吳趨行》既述泰伯、仲雍之化，復述大帝創業、四姓夾輔，所謂樂操土風也。靈運此詩，既序大禹及句踐舊蹟，當舉永嘉南渡名臣將相出於會稽以徵邦彥之盛。且文靖常居會稽，而獻武又爲內史，乃皆略之，未免舉典而忘其祖。後細玩詩中，亦故有微旨。首叙禹功及勾踐伯業，不敢忘其在上者也。自范蠡以下皆客遊之杞梓，則所以增土風之重，固隱然在南渡諸賢矣。不明言近事，恐一羣白頸烏張其喙耳。往時於斯藝實粗，致滋妄議。「會吟自有初」二句：會稽以大禹得名。「兩京愧佳麗」八句：會稽之初，安得有此。「梁鴻去桑梓」句：事止於明帝時，則吳、會未分之始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勾踐善廢興」至「梁鴻去桑梓」六句，謝公於仕止之際，蓋頗籌之。

《燕歌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藏曲于直，極變而善止，與子桓一作旌戈相敵，正令平原作壁上諸侯。句句用韻，正以不促稱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擬《燕歌》易得弱，差有勁筆。「秋蟬」句，自然時景，令人動情。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簡雅得體。末二語眞若盛時禮宴成，觀而退也。

《鞠歌行》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有感而作。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似傷廬陵王之作。

《述祖德詩二首》一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靈運之意，似謂乃祖功大賞薄，立此高論。太元八年十一月，謝玄破苻堅，謝石爲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蓋裨帥也。劉牢之、謝琰，功亦亞玄。明年二月，桓冲卒，朝議欲以玄爲荆、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大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而玄亦爲徐、兗二州刺史。晉之州刺史如漢之州牧，而帶都督軍事，統十數郡，猶近世制置使、宣撫使，

而權尤重。可以自殺郡守，入則爲相，位不輕也。靈運此詩，似是虛言。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欲稱述祖德，先言古者賢達之人，貴自我而不係於物，故其高情屬天，雖有濟物之功，不受爵賞，所以迥異於人，歷千載而莫及。惟我祖車騎，既明且哲，素抱經綸之才，一聞徵詔，即委輟朋好講論之務，更著戎服，以匡世難，尊主而隆民，爲能繼嗣昔人之清塵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二謝俱析圭擔爵，以嗣四賢，亦覺未切。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語氣高岸。「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一似天馬脫轡，矯首騰驤。「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嶷然高峙。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詩人改古事》：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祖德是表佐德，非頌佐功也。玄功詳載晉史，無容贅。靈運恐後人因功而掩其德，故作此詩，重三個「道」字。德即道之有得於己者。「達人」四句，以議論起，乃全詩綱領。「段生」十句，引古人之有道情神理者，見佐之功德，遠侔古人也。「委講」二句，佐之由處而出以道也。尊主隆民，功有實濟，此指未破苻堅以前而言，見破苻堅非徼倖成功。夫曰「委講」，前此者嘗論道矣，曰「改服」前此者有初服矣，暗應「達人貴我」句，不忍恝然於世。出「康世屯」，正應「高情屬雲天」句。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構撰高絕，從蕩蕩上帝來，千載而遙，遂無與爲鼎足者。屹然遂止，神武不殺，且更著論贊，即非述祖德詩。伊呂方召非不可爲言而終不及，此理誰知之？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何焯評：末二句將祖德渾括過，以下申說「世屯」。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弦高犒秦師在戟之道。曙音晉，見《呂氏春秋》。諸本爲「晉」字之誤也。因改正。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達人》：「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按《左傳》：「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蓋謂其祖玄也。方氏《集成》謂指下段生等，殊謬。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包括二篇全旨。康樂用字之典，及敘述重大情事，簡重老鍊，令人可達，此皆大作手可法處。他人語蔓冗淺陋，而意緒反不能明。輕置「濟物」，重在「達人」，命意高人一等，故是文章佔地步身分處，亦是文法虛實輕重、賓主易位法。以視平鋪實敘，冗絮而不可了者，靈蠢全別矣。「段生」四句，歷引古人以證之，排比鋪張而非冗，空中布陣，實者仍虛。「展季」句，似越石。「臨組」四句，申明歎美以頓束之。「對珪」句，全用太沖句。「苕苕」四句，遞入本題，敘述警而不弱憂。「遙遙」句，承上起下。「委講」四句，高入申敘，正言之。委講改服，不得已而出濟物也。「委講綴道論」，如五臣注「委棄講藝」，語殊未明。《荀子·成相》「春申道輟」，「輟」作「綴」，此或亦作「輟」，義與委講改服同一義，與太白「君平綴論」者不同。姑存疑，以俟知者。　一起四句，概起得力，邁往一氣，兩層雙綰，而賓主歷歷，筆勢浩然。以下如水之浮物，隨勢曲注，皆極其自然而止。收二句虛讚。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弦高犒曙師」，「曙」舊作「晉」。《呂氏春秋》載，秦三帥對弦高之言曰：曙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道。高誘注曰：曙，國名也。「明哲垂經綸」，明哲，指祖玄也。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八上《康樂直用太沖語》：左思《詠史》詩：「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而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蓄魏國，展季救前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前四句鎔左句四爲二，猶未礙；「臨組」二句全用之，不同者僅一「乍」字，何耶？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時猶實也。此詩「乍」字、「時」字訓詁皆與今異，作「垂」字，非。

又二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太元九年八月，謝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率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內史劉牢之進據鄄城。（「鄄」，玉緣切，濮陽郡之邑，屬兗州。）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江，據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十二月，劉牢之據碻磝，滑臺，苻丕請救。玄遣牢之以兵二萬救鄴，饋米二千斛。十年四月，牢之爲慕容垂所敗，自鄴徵還。會稽王道子好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出鎮廣陵避之，築新城。八月，以疾還建康，卒。道子以司徒瑯琊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謝石爲衛將軍。十一年三月，黎陽翟遼、太山張願叛，玄還淮陰。十二年正月，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代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以玄爲會稽內史。十三年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十二月，南康襄公謝石卒。靈運第二詩蓋專賦此事本末。「賢相謝世運」，謂安之歿也。「遠圖因事止」，謂瑯琊

王道子與安不協也。然亦孝武以昏主嗜酒色，無遠略，委事道子，此所以當中原潰亂可乘之機，以謝安爲相，玄、石、牢之爲將，而無所成也。靈運詩但稱乃祖高蹈之節，恐非康公本心也。《文選注》「高揖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予獨謂不然，指康樂所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於其外，則不復居晉之土耶？非也。道子解玄七州都督，而爲會稽內史，釋柄於內郡，自是左遷。然玄亦嘗疾篤，詔還京口，玄不以爲怨。而靈運微有怨辭，蓋以己之不得朝柄爲望耳。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此篇言自劉聰、石勒作孽於永嘉之末，至苻堅侵迫於太元之始，中原喪亂，無時解息。且河外既沒於秦，而江淮之地人日摧陷。於時中外莫不震懼，所賴吾祖大破秦兵於淝上，得免橫流之禍；其後司豫、兗、青諸州漸次削平，拯溺戡暴，使近者悅，遠者慕，其功大矣。夫何太傅在朝，稍被讒間，又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遂出鎮廣陵，尋以疾薨。時既若此，則雖有宏遠之圖，已可因事而止。於是拂衣蓍鎮，歸隱東山，遺棄世榮，日以遊觀爲樂，可謂功成身退，志同范蠡者矣。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此首稍有風度。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後篇「中原」二句，從晉亂起。「崩騰」二句，根「豈解已」，見亂之久。「河外」二句，根「中原」句，見亂之大。「拯溺」二句，見佐之成功以道也，應前「兼抱濟物性」句。「秦趙」二句，即前「尊主隆民」，又說得拓些。「賢相」二句，見時不可爲。「道情」一句，見佐之功成而退以道也，應前面「不纓垢氛」句，合之總是完得「貴自我」三字。　劉辰翁曰：後詩專美謝安。蓋安當時高卧東山，是有道情神理者，此言大謬。蓋前章「明哲」，後章「君子」，皆指佐，賢相方指安。試觀其語意，仍是以佐爲主。王元美曰：安石沒後，晉事不可爲矣。佐所以拂衣而去，是爲得之。蓋謝氏之功，莫大於破苻堅。然破堅者，安也，佐因安成事者也。此際最難立言，言之則沒其功，不言則沒其實。此詩之妙，自前章及後章之半，併不及安。至末乃出「賢相」云云，其意以淝水之戰當堅者，佐也。佐實有破堅之才，使得行其志者，安也。安既沒，事方不可爲耳。此所謂不沒其功，亦不沒其實也。尤妙在稱安爲「賢相」，蓋以采薇頌佐，而別歸《天保》於安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拯溺由道情」二句：「道情」「神理」，縈拂前後，如此則駿烈豐功，非庵材幸成，方是述祖德詩。「秦趙欣來蘇」二句：獻武乘苻堅衰敗，克復兗、青、司、豫四州。「遠圖因事止」句：獻武移鎮東陽，於道疾篤。上疏云：「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遺情捨塵物」句：與「委講」、「改服」呼應，所謂「不纓塵垢」也。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前章用虛，此用實，以證遺情遺物意，與起處正相應。又，「道情」、「神理」縈拂前後。如此則駿烈豐功，非粗材幸成，方是述祖德詩。又，與「委講」、「改服」呼應，所謂「不纓垢氛」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中原昔喪亂》前首虛含，此首始實敘，起勢邁往，崢嶸飛動，似仲宣。起六句敘時事，語壯闊該簡，有氣稱題，爲第一段。「萬邦」六句，承遞入題，次第精實，全篇中權正位，爲第二段。「拯溺」二句身分，凝句頓挫。「賢相」以下，收轉「達人」、「高情」，以結述德之恉，見歸宿。終高人，收足「高情」，「濟物」祇作中間一波。要之，此亦虛美。謝玄雖云「勳參微管」，然非有道德之人，受封公爵，何嘗辭賞，足比於段、展四子哉。「秦、趙」云云，不歸美君相，而攘以私其先祖，亦非立言之體。統觀康樂詩，以此爲最矜浮。雖不若《魯頌》之掠虛，而固殊《衛銘》之勿伐。然以詩論，則經營布置，稱停稠密，可謂極工，筆亦簡老，視宣遠《子房詩》、潘岳《關中詩》，皆凡製矣。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河外，謂洛陽、西晉一失，不復反正也。江介，謂金陵，東晉疆宇日蹙也。賢相，謂祖玄也。舜分十二州，東晉時有其七，故曰七州。又，《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賢相，安石也。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當時賦詩，推謝瞻宣遠詩爲冠，所謂「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者也。宣遠詩有云：「聖心眷嘉節。」靈運詩亦云：「良辰感聖心。」宋臺既建，坐受九錫，則裕爲君而晉安帝已非君矣，故二謝皆以「聖」稱宋公。然猶立恭帝，改元元熙，至二年六月而後禪。使裕脫有王敦、桓溫之死，以「聖心」爲詩者能無患乎？《易》曰：「有孚飲酒無咎。」《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此詩云「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善用事，又善用韻，建安詩則不如此之細而必偶也。「在宥」、「吹萬」用《莊子》語。明己尊宋公爲聖人造化，以其許孔靖之歸，得寬宥天下、生養萬物之意。《文選注》：「『腓』，音肥。《詩》『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韓詩》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鳴葭」當作「鳴笳」。孔靖，《南史》有傳，會稽山陰人。據傳，靖晝卧，有神人謂曰：「起，天子在門。」出見，乃劉裕，靖因結交，以身爲

託。蓋裕之私人。若他人也，豈敢於宋臺初建而辭尚書令乎？此不足爲高。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宋公始建國彭城而孔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戲馬臺以餞之，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靈運時爲相國從事，亦從而賦之。其言君臣相孚燕飲和樂，而恩寵光輝有如此者，蓋以公能寬宥天下，吹煦羣生，使各得遂其所，故孔令乃得謝事而歸休焉。然我於其將別而興感念者，豈惟川塗分異，而戀惜之耶，且初心縈想丘園之美，顧以才氣薄劣，不克自遂，是尤不免有愧而至於歎傷也。　文林《琅琊漫鈔》：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微，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摭古字入詩始自康樂，不惟增濃色腴味，且撮得巧，更有一種風致。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鳴簳蘭卮》：劉履《補注》云：「簳，蘆也。以蘆爲首，竹爲管，似鷯籥，但無竅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簳也。」余觀陸士衡詩：「鳴簳泛蘭汜。」《海錄碎事》云：「簳，謂笛也。」恐非。《國秀集》沈宇詩：「羌笛胡簳淚滿衣。」若簳即是笛，則沈不當並舉。此其譌立見矣。漢《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師古謂：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灼謂：「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滌口。」良注謂：「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龍城錄》云：「魏徵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其味不敗。太宗賜詩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又《送孔令》：（《琅琊漫鈔》【略】）臨川詩「良辰感聖心」，豫章詩「聖心眷嘉節」。時宋公將踐祚，故多尊稱之。而孔令且辭事東歸焉，臨川詩末之傷薄劣，豫章詩末之歎飛蓬，亦自微婉。孫光庭云：豫章送孔令詩：「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延濟注：「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按《月令》：「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注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讌飲，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則興工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與謝瞻同題，一字不差。謝瞻心中無事，故其詩只以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爲主，而送孔令只於篇末略帶之。康樂却是欲歸不得，無限牢騷，故通篇以送孔令爲主。起句「季秋」云云，便爲送行張本。只用「良辰」四句，略迴顧題面。「良辰」二句，從宋公；「鳴葭」句，是戲馬臺；「蘭卮」句，是集：似若宋公之出諸人之集止爲九日也者。然「餞宴」云云，送孔令之禮亦於時成焉。「在宥」四句，見宋公量大能容，不以法繩下，故孔令得遂其歸志，而歎己之不得與也。「弭棹」二句，羨他去得孤絕。「河流」二句，羨他去得快駛。觀下文自明。言己不是念他途遠辛苦，效兒女子之情，却是羨他得急流勇退之道而深有愧心云。　《琅琊漫抄》【略】爲此論者，最合詩意。蓋此詩爲送孔令。宜以孔令爲主，而從宋公送孔令尤宜以宋公爲主。寒潭皎潔，寫孔令已盡，却是從「陽卉淒腓」句楔出。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不有淒腓之陽卉，安顯皎潔之寒潭也。陽卉之淒腓，由於霜雪之苦，乃旅鴈之所以欲去也。此四句，人但知其以景表時，不知乃以時喻時也。此等之時，難爲致之。當日關天下治亂之機者，宋公也。「在宥」二句，雖寫其未有天下而已據有天下之勢。然借《莊子》語，言「在宥」者，謂其所藏蓄者深不可測；而「吹萬」者，謂以小仁小義取媚於天下而不可語以至精之道也。以致「陽卉」云云，即廣成子謂黃帝曰「而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不待黃而落也。」夫孔在當時雖稱賢哲，然不過急流勇退之人，何必如此深寫；然孔令此時有歸期，而康樂平昔有歸志，此其相合處。故寫孔令政寫自己，寫自己故不得深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章體安雅。起四句時景清蕭。「指景待樂闋」句，寫送別，甚妙。末六句因自寫懷歸之情，亦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篇中「在宥」二語，非汎誦宋公。蓋言天下已理，賢者可以歸休，故孔令得遂海隅之志。因愧己薄劣，未能脫冠勇退耳。突然壁立，折出去路，令人驟觀不測。杜少陵《留別章梓州詩》「鳥雀噪戶牖」之下，忽接「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亦轉下始明也。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二〇《詩文》：謝靈運《送孔令詩》，「和樂隆所缺」，賢人去，則國家有所缺也。「在宥」二語，言時方清平也。是時，劉裕勢成，靈運有去志，故因餞孔令，而以「愧」、「喟」亂章焉。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名句疊出，通篇清晰乃爾。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康樂較優於宣遠，然皆不見宋公優賢、孔令知止之美。此齊、梁間詩人知體要者鮮也。「在宥」一聯，似亦有優賢之意，「遂海隅」，亦似以二疏比孔。卒章微致不能見機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爲可恥也。又（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其君猶在而頌其臣曰「聖」，

比以周公頌操者又下矣，豈可不抹。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痱腓互易》：「淒淒陽卉腓」，胡中丞云：痱、腓二字當互易。詳文義，謝詩作痱，善引韓及毛，皆作「腓」，而訂之曰：今本作痱字，非。考鮑明遠《苦熱行》「渡瀘寧具腓」注引《毛詩》「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則此不得爲痱病也，明甚。蓋五臣因之改正文爲腓。後以亂善，遂復倒此二字使相就。不知其不可通也。雲璈按：痱，病也。《爾雅・釋詁》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學《王撫軍送客》。起四句，從九日起，高邁，鍊句寫時景。「良辰」四句叙宋公集送。「餞燕」四句，將宋公之餞送說足，然後入孔，入己送。「在宥」二句，沈鍊精深，所以聽其歸。「歸客」六句，叙孔。「豈伊」以下始入己之送。《周易》「有孚於飲酒」，言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此朱子義也。而康樂云云，似亦此意。至「在宥」二語，歸美君上，能容他歸，得遂自已（讀羊里切，音以，止也。）之性，闊大精實，義理周足，他人所不能到。當日共推宣遠作，昭明亦並登於《選》。然彼於起處，叙九日太多，章法偏壓，後半叙本事詞意未滿，大不及康樂。古今濫吹，誰差比而眞知之也。康樂之詩，祗是言有序，按部就班，一毫不漏，一字不蔓，不迂絮平弱。而造語精好，如精金在鎔，無一點鑛氣煙氣躍冶之意。於此篇亦可見。「弭棹」二句，次第不苟。「河流」二句，水程、陸程均到。此皆他人所易粗忽，而獨從容細意，不可及處。後惟杜、韓，同此律細也。力厚氣充詞足，寬健各得其性。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時哲、歸客，皆指孔令也。《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此云「隆所缺」，謂尚有《鹿鳴》之意。孔以養素爲榮，而己以戀位爲辱，故云「愧將別」。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應教體能自寫胸臆，大難大難。

《彭城宮中直感歲暮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楚豔」二語，琢。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水經注》：「京口，丹徒之西鄉，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十數丈，號曰北固。」今鎮江府猶有北固樓，詩家絕景。靈運出爲永嘉太守，滿歲謝病去職。元嘉三年，既誅徐羨之、傅亮、謝晦，徵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四年，文帝如丹徒，謁京陵。靈運以其秘書監從，故有應詔之作。靈運若曰：玉以爲璽，所以戒誠信。黃以爲屋，所以示崇高。聖人非以此爲富且貴也，此二事爲名教之用耳。推言之，則玉帛鐘鼓，禮樂之事也。有道焉，以神理超乎形迹之外，則聖人所以制天下者也。用此四句爲柱，引入黃帝藐姑射、汾水之遊以譬北固之讌，有莊、老放逸意，何不用虞巡守、夏游豫事耶？自「昔聞汾水游」以至「墟囿散紅桃」，皆不過叙事述景。如「白日麗江皐」，佳句也。老杜之「遲日江山麗」出於此。「原隰荑綠柳」一聯，艷而過於工，建安詩豈有是哉？「皇心美陽澤」以下八句，言主上過於春陽之澤物，而己之拙不克工，慚於場駒之維縶，終願聞退，方見議論。然作應詔詩，自來難作，如此已爲佳也。「倒景」有兩說：神仙家以日月皆在其下，謂之凌倒景；今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眺倒景」，孫綽《天台山賦》：「或倒景於重溟。」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武帝即位之後，靈運時爲散騎常侍，從游北固，應詔而作。是詩言居至尊之位者，玉璽所以驗誠僞，黃屋所以嚴等威，此二事特爲名教之用耳。若乃治化之道，自有神機妙理，超出於事爲之外者焉。且聞昔者帝堯尚有汾水之游，今吾皇揚鑣塵外，亦豈常情所能測哉。然其所以登高眺玩，而見夫陽景輝暎，卉物鮮榮者，莫非聖心仁澤之美，遠近孚布，而萬象無不光昭也。詳此則羣臣之受恩寵者，各遂所志，意有在矣。故下文謙言己獨愚拙，自宜歸隱山林，顧乃枉見縶維，徒慚尸素。以此縈想於懷已非一日，今因覽物興感，而奏此長歌也。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俯仰高深，此作者之意也。注謂山臨水而景倒，大費解。謝詩如清水芙蓉，豈有此等語哉。倒景，天之高處二曜之景在下，故曰倒。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惠連視康樂較輕逸，康較沉鬱。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曾是」）二語品貴而韶。漢、魏景物略而病於疎，唐人飾而嫌於僞，稱情當物正在陶、謝間耳。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顏、謝詩該括物象，窮極瑰麗，眞化工在手；但前後務爲圓底方蓋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王者之深居布令，憑玉璽以戒誠信。其出遊也，乘黃屋以示崇高，無非事者，但事雖爲名教用，亦或偶爾游豫，以陶性怡情，其神理固超於名教之外者，此今日之遊幸所以遠接汾陽之駕也。「鳴笳」四句，寫遊北固。「遠巖」四句，寫遊北固所見京口之景物。「皇心」二句，有王者與物偕春之意。「顧己」至末，寫從游因眼前之景物想及山中景物，浩然動歸林之興。此詩有傲氣，只是深藏不露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事爲名教用，道以神

理超。」理語入詩，氣皆厚，不落宋人。然其勝處在琢，其遜嗣宗處亦在琢。又，「昔聞」以下十句，工整，然不肥重。蓋登臨遊眺，則景物與人相關。以我攬物，以物會心，則造境皆以適情抒吐，自無凝滯；更得秀筆，彌見姿態。「遠巖」二句，光色掩映。「黃」字生新，「散」字蕭遠。結六句，述志閒曠。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極麗極幽，中邊俱到，可謂應詔詩之祖。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皇心美陽澤」二句，結裹有力。「曾是縈舊想」句：以曾是爲在位，亦當時之語。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謝客山水之作，眞開闢手，而一種生拗之氣，力變前人，厥功不鮮。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前六，先以天子尊崇，有時道超事外，爲宸遊發端，復引堯事陪出今遊，典重曲折。「鳴笳」四句，正叙遊山飲讌。「遠巖」六句，鋪寫山中春景，以「皇心」十字勒住，則寫景皆頌聖矣。得體。後六，落到己身，自慚寵遇，轉念隱淪，竟以縈想長謠作收。應詔詩却如此用意，更超甚。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北固》：《南史》梁蕭正義爲南徐州刺史，帝幸朱方，正義修廨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葉謨起樓其上，頂有小亭。上幸登望之，敕曰：此嶺不足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改曰北顧。雲璈按：京城即京口。建安十四年，孫權謀拒曹操，始於吳遷京口，謂之京城。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玉璽、黃屋二事，皆因辨名敎而立之等威也，若道則有超乎二事之外者矣。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事爲名敎用，道以神理超」二句，此二句與後「顧己」四句胼蠁相通。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然《漢書·王吉傳》云：「召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則諸侯治事亦曰「述職」可也。靈運本期夏末視郡事，而秋乃成行也。見似人而喜，出《莊子》。交友久而中絕，曾子以爲三費。出《韓詩外傳》。靈運不勝去國之懷，故用此三事以寓念昔存故之意，不但悵然於廬陵義眞也。李牧臂短，爲手杖接手，坐賜死。晉卻克跛而登階，齊婦人笑之，出《戰國策》、《左傳》。「支離疏形體不全，孔子遊方之內；「方」，常也，依常敎也。並出《莊子》。靈運用此四事，自況於醜惡疾病之列，而亦不敢自畔於禮法，猶幸而不見棄於明時也。相如以趙璧爲瑕，惠子以魏瓠爲無用。靈運又用此二事，謂英達之顧，雖荷義眞；出爲外郡，徐、傅見擠，珍非趙璧，而棄如魏瓠也。「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想靈運去會稽始寧，出仕踰二十餘年，今乃因作郡而過家也。「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自是佳句，然其義專在義眞。義眞於靈運嘗云：「未能忘言於悟賞。」而靈運終身亦有「賞心永絕」之歎。此詩排比整密。建安諸子，混然天成，不如此。陶淵明剝落枝葉，不如此。但當以三謝詩觀之，則靈運才高詞富，意愴心怛，亦未易涯涘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按：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與靈運及顏延年情好欵密。靈運性褊傲，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司空徐羨之等惡其與義眞游。因少帝即位，出爲永嘉太守。此詩雖以之郡而作，大槩爲與廬陵分異，而寓其感恩懷舊之情焉。言性循其職，本期末夏，今乃遲遲其行，值此秋景，豈無所爲者哉。夫見似而愛，所以念其疇昔者滋深；交久而敬，所以存其故舊者不絕。古人之遠度如此。今我既託好廬陵，如何持此懷土之心，遽忍違離，不免有慚於古人也。雖然，我本支離醜狀之人，又將支離其德，以全天年者，不謂遭逢幸會，親蒙英達顧遇，亦猶李牧之於趙，卻克之於晉也。然徒賜以好爵，既乖所用，以此見出，理固宜矣。況從筮仕以來，漸及二紀，今始得便還鄉，且將窮探山水，由是而永絕賞心之晤，蓋有不得已焉者耳。史言：徐羨之奏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之。今觀是詩，略無怨恨非毀之意，譖者之言，未必皆實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興起乃寄在用事上。又，元美言：太白多露語，少陵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然謝公輩實亦多拙、稚語，即此「莊」、「曾」二語，何等稚，何等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康樂之永嘉郡，初發都作也。然古人作之郡詩多矣，未有謹書初發之日，且詳紀其月詳紀其年者，而此題獨書曰「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者何，年高祖之年也，月少帝之月也，日靈運初發都之日也。係高祖之年者，未踰年也，七月者，少帝之立甫踰月也；十六日者，去高祖之升遐無多日也。　又，舊注以「述職」二字，疑康樂爲六月入覲，七月返棹。非也。觀詩中「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此的爲初之郡也，但爲尊者諱耳。若言己在高祖時，已曾爲郡，今日之行，若述職而歸郡然。闌暑者言今日己之郡，非朝命下而夕啓行也。己之理棹，雖在七月，而爲郡之命，已在高祖初宴駕之五月，是斬焉衰齊之中，固已改其父之臣矣。特以國喪之故，未忍即行，故期之七月耳。然何以不言國喪之故而托之待時而行者，亦爲尊者諱耳。「秋岸」句，時雖已秋。「火旻」句，暑氣

猶未全退，當是國喪已除，定有勒令離都，不容一日緩者。「辛苦」云云至末，俱因發都而思歸家也。「辛苦」句承上「火旻」句，即唐人詩所云「仕宦爲親友，親友已零落」是也。「遊子」句，謂暮年之人更不能堪此耳。此二句是下文之柱。「愛似」句承「辛苦」句來，去國者見似猶喜，交友者久而彌敬，懷土固人之常懷也。但男兒生則懸弧，志在四方，我如何持莊曾懷土之心，以謝彼志在四方之遠度乎？蓋以歲年已暮，猶困於遠役，不得歸家爲可痛耳。然何爲不得歸而遂至暮年也？以仕宦故。何爲仕宦也？以彼英達之知遇而未報故。蓋其初年亦未有仕宦意，常念古人如李牧、郤克，皆支離其形之人，爰遇良時，不以支離之故而見遺，皆能自立功業以報知遇。乃余不獨支離其形，而心遊方外；更支離其德，宜見遺於時，幸際休明，親蒙英達之知遇，不以支離見遺，亦如二子。然知遇之隆，不啻趙璧之下，曾無寸補，竟似魏瓠之無用，以二子之義內慚於心，思立報効，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竟蹉跎二十餘年，至今日而有之郡之行矣。使此行也，與歸家之路絕相背馳，則亦無所感耳。乃今日之郡之行，即傍歸路而行，而迫於簡書，曾不得一過省，且永嘉邊郡，遠在天末，以暮年之人，將窮歷山海，而親友相晤、賞心之事，恐自此永絕耳。此一段應前「遊子」句。通篇全在「始得傍歸路」五字，若無此，竟是一首思歸詩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二句便有作意，似懷土之思。惟憎行晚也。通首使事並新。又，以手足之疾，形支離之情，殊異。連城千金比方華重，借物揆己，廢然思歸，蹇遲之嗟，昭灼言表矣。康樂終身坐此忿悁。始出爲郡便爾抒吐。詩以見志，誠不可揜夫。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李牧」等句：用古典法絕妙。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靈運素懷如此，但此猶是少年時詩。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全篇用事靈活。所謂善使事者勿爲事所使，如禪家轉法華，不爲法華轉是也。古詩用事者少。自曹氏父子始尚鋪張，然不過暫引用經語耳。迨靈運出而六經子史無所不爲用。至少陵，即稗官野乘縱情割裂，剪裁之妙，千古爲宗，皆靈運啟之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始得傍歸路」，靈運之永嘉，必塗經始寧，故宅及祖父邱墓皆在始寧，故曰「傍歸路」。

《鄰里相送方山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懷舊不能發」，謂義眞、延之、慧琳也。晉以來士大夫，喜讀《易》、《老》、《莊》，而不知謙益止足之義。率多懷才負氣，求逞於澆漓衰亂之世。箕、潁枕漱，設爲虛談。義眞之昵靈運，雖未必果有用爲宰相之言，史或難信。然靈運之爲人，非靜退者，徐羨之、傅亮排黜，蓋其自取。「懷舊不能發」，有不樂爲郡之意。「資此永幽棲」，亦一時憤激之語耳。羨之等廢少帝，殺義眞，自貽灰滅。義眞之死，亦自不晦斂。靈運又終身不自悔艾，其敗也，詩意亦可覘云。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自京都之永嘉，而隣里有相送至方山者，故作此詩爲別。言奉職遠行，因懷舊而不忍發。既含此情，又遇時物之變，則其感念於中，豈得已耶。然我爲多病而謝去生慮，由寡欲而少所闕失者，亦已久矣。方將藉此，永爲幽棲之計，豈惟與爾年歲相別而已哉。但當各勉日新其德，庶使得聞音塵，而有以慰吾寂蔑之懷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淵明「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最得物態而指點甚便，良由性情超會，故至此。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首二句將出守永嘉，既辭朝矣，此隣里相送之由。「解纜」云云，點明方山。方山下有湖水，相送至此，已業登舟矣；「懷舊不能發」，直寫己依依之情。「析析就衰林」，衰林，即湖岸山足之林。送者尚在林中，此曲寫隣里綣綣之情。「皎皎明秋月」，亦照舟中，亦照林中，更爲己與隣里脉脉之情。夫己之情，己所知也，故直寫；己非隣里，未盡知隣里之情，故借林水之析析就衰曲寫；而後以「秋月」之皎皎互寫。「含情」以下，乃對隣里自言己志，謂己平生多情多感，一遇山水佳處，輒不能已已。是他自認一疾，如古之狂也。但積久彌年，生慮久謝，雖盈於情而實寡於欲，因缺於人而得全於天。有惟狂克念之意，此其平生之志也。將資此志，永與隣里共棲幽，豈知爲作郡而有此久別哉。然其言志，只是自言己志，何常計及隣里之同有此志否也。下言勉志，亦當是自勉，而乃拉隣里在內曰「各勉日新志」者何？只是他志在「含情」云云，乃山中之事。雖一麾出守，所勉者仍「含情」云云之志，只緣他要加倍寫「勉」字，却須於「志」字上用「日新」字。既用「日新」字，不拉隣里在內，將恐人謂山中一志，作郡又一志，未免疑其爲致君澤民之志，故曰「各勉」。則作郡所勉之志，即山中隣里共勉之志。日新又新，決不令一息稍塵耳。「音(書)(塵)」句就上「各」字拈來，見他言志，却又都是寫情，恰恰又是與隣里之情。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情景相入，涯際不分，振往古，盡來今，唯康樂能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解纜」三句，別緒低徊。「衰

林」、「秋月」，賦中寓興。「含情」二句，觸境自怡，而意能圓琢，望古不遙矣。余謂《十九首》工於鍊意，此粗似之。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既解纜而又可乘潮，舟不發者，懷舊之深。「析析」二句寫秋景妙。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留別鄰里，借以自解于徐、傅，又變體也。「析析」一聯直書即目，絕去雕飾。上句興「積痾」，下句興「寡欲」。「積痾」二聯，話別在目。「解纜及流潮」：去之速。「資此永幽棲」，居之安。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解纜」三句，別緒低徊。「含情」二句，觸境自得。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赴永嘉郡守時別鄰里作。前四，直就辭京赴任，行至方山敘起。鄰里相送，已含於「相期」二字中，却以己之懷舊不發，對面撲醒，用筆靈活。中四，接寫別時之景。然「含情」十字，就景申情，引動下意，鍊句耐思。後六，先以此去合宜自慰，旋以暫別無念慰人，勉志通音，兩面雙收作結。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鄰里相送至方山別人。起六句次第敘題，事實情景，三者交代分明。「解纜」三句流動。「含情」六句入作悎，開合往復順逆，而以「永此」頓束，十分說足。「積痾」二句深語。「各勉」二句，另換氣換筆作收，周旋鄰里題面。古人不略題字，不出題外，其謹嚴如此。此少帝初立，出靈運爲永嘉時。方山在江寧。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資寡欲之理爲幽棲之道，豈止年歲之別，將有終焉之志。

《過始寧墅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詩有形有脈。以偶句敘事敘景，形也。不必偶而必立論盡意，脈也。古詩不必與後世律詩不同，要當以脈爲主。如此詩「剖竹守滄海」以下五聯，十句皆偶，未爲奇也。前八句不偶，則有味矣。「束髮懷耿介」，當是年十五而涉世。倏復「二紀」，則三十歲矣。沈約《宋書・靈運傳》內有《山居賦》注，俟考。「拙」與「疾」相迫，而後得遂「靜者」之志。「靜者」，詩家多用，本於《論語》「仁者靜」，但未詳用「靜者」二字誰爲祖耳。此所以述出處本末也。期約鄉曲三載而歸，俾樹枌檟，無孤始願。此繳句，又自有味。靈運欲書滿郡考，後乃一年移疾去職。蓋其家溫有餘，無資於祿。惜乎才高氣銳，積以不參時政爲恨，遂致顛沛云。始寧縣，今上虞之南鄉。「薾」，奴結切。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按：《會稽志》，東山西一里始寧園，乃靈運別墅，一曰西莊，蓋其祖父故宅在焉。宋史所謂「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者也。此詩因之永嘉，得過此而作。言自少時即懷耿介，不謂因物有遷，違志頗久，蓋非清曠貞堅之質，而執操不固，可爲慙謝也。所賴拙與疾相併，以此出守海隅，因此遂吾幽尋故山之便。於是登陟深峻，窮覽景物，脩營舊業，增築新基，而後赴郡，且與鄉里相別，告之歸期，使樹枌檟於茲，當不負此願言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語何悠曠，外有物色，內有性情，一併照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始寧墅者，謝之舊墅。別此二十四年，以出守永嘉始得便道一省，過者如過路然。又，自首句至「還得」句，因過舊墅而自感其平生之懷也。以「耿介」二字爲骨。耿，即下文清曠。介，即貞堅。逐物猶隨事也。志，即耿介之志。違志二十四年之久，則「謝清曠」、「慙貞堅」，似無復往日耿介之懷矣。皆由於逐事推遷，漸漬而然。何也？凡人苟知自好，誰肯甘爲緇磷疲薾，一遇世間難爲之事，不妨暫爾貶屈曰：「吾不得已也。」屈之今日，或可伸之明日；屈此一事，或可伸之他事；乃日復一日、事復一事，習爲固然。于是耿者化爲緇磷，介者變而疲薾。彼其初意，豈料至此之甚哉。故曰：違志二十四年之久，直宛似昨日也。若只此一差之後，後來再不曾過得一日、做得一事然者。「拙疾」二句，言雖一事偶差，蹉跎至今，似爲不幸。然而猶有可幸者，曰拙、曰疾。拙則事不任我，故心得靜，病則我不攬事，故身得靜，身靜心靜，我更得却便宜。此二十四年，雖逐物推遷。而耿介之懷不致澌滅盡者，賴有此耳。「剖符」二句。點明題，而以下俱寫「過」字。「山行」二句，追寫未到始寧路途之景。見得過始寧，亦如此行道之例耳。「巖峭」二句，是遙望此墅。「白雲」二句，是近望此墅。「葺宇」二句，已到此墅。謂此「臨迴江」者，我二十四年前所葺之宇也。「基層巔」者，我二十四年前亦所築之臺也。「揮手告鄉曲」，已過墅矣。直寫出箇過門不入意思。三載期歸，兼樹枌檟，皆告鄉曲之言，併不與家人一語也。「樹枌檟」，《左傳》季孫之語。終老此墅，以遂其耿介之志也。然違志已是二十四年之久，何不此日即止。而又待三年滿任之後，不虞其云云乎？當時蓋亦有不得已者，姑爲日損，仍恃有拙病在尚可支持，得此三年後決不可再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述情楚楚，章法迢遞。「山行」以下句句秀警，「巖峭」「洲縈」，境地可數百千里。「抱」字、「媚」字，自是古詩中句眼。「臨迴江」，「迴」字佳，覺此字據勝。「基曾巔」，「基」字佳，使觀大高。蹔過耳，便「葺宇」、「築觀」，知歸來之約必果。下四句可接。又，「登頓」、「洄沿」四字中，境地便已無盡。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自然流出。「且爲樹枌

櫃」：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傅之猜也。又（《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恰是「過」字神情。前云違志，終云歸期，與陶公《經曲阿作》絕相似。而陶氣恬，有任運之心；謝氣傲，有凌物之志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登頓」、「洄沿」，非老於遊山水者不知。【略】始寧縣，謝公故宅及墅在焉。茲因之官過此，故有末四句。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晉、宋詩人多以不樂仕宦轉相祖述，特藉是以抒其憤鬱不得志耳。豈眞能如陶靖節之不忘故園松菊也者，不然爲折腰挂冠而去，未聞有州司迫逼上道。靈運果有志幽棲，何必永嘉一行。文人心口相違者多矣。厥後鑿山通道，見糾有司，至欲以孤豚搏虎，罹及國法，不獨妄而且愚，曾是志在幽棲，昧明哲保身之義如是乎？華言不實，病由口然心不然也。詩之大意亦同前。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詩因赴任永嘉過墅而作，有不忘故土意。前六，追叙違志登朝，歷時既久。「淄磷」十字，通首反提。「拙疾」四句，點明移疾出守，得過舊墅。「山行」八句，就一路到墅登涉之勞，卸到山水之勝，而以葺宇築觀，就墅景勒住。寫景總在山水著筆，應前「清曠」二字。後四，告鄰明訂歸期，樹櫃誓不孤願，此別墅之情，即以應起「堅貞」二字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八句，言已入仕塗之跡。「二紀」句倒入。「緇磷」句違志。「剖竹」六句入題，過墅之由，兼述塗中之景。「白雲」四句正寫墅。「揮手」以下約誓還山，完題緒。「枌櫃」句，季孫爲棺。古人言有序如此。凡四層。此與陶《歸田園》比之，則陶爲元氣揮斥，此微有斧鑿痕；而眞摯沈厚，耐人吟詠。始寧墅在上虞南鄉。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十年爲一紀周，語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故陶詩云「向立年復一紀」，云向不惑也。「拙」承「緇磷」，「疾」承「疲薾」。滄海，永嘉也。

《富春渚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靈運歸會稽始寧墅，從今漁浦泝富陽赴永嘉也。「定山」、「赤亭」，今如故。「伯昏」、「呂梁」二事，以言浙江之險《坎》之「水洊至」，習乎險者也。《艮》之「兼山」，貴乎止也。「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謂久有補郡之請，今得永嘉，而遂遠遊之願也。「宿心漸申寫」，即所謂「幽期」者無可乖矣。「萬事俱零落」一句，怨辭也。志欲與廬陵有所爲，雖未必曾有宰相之許，而襟期不淺。既爲徐、傅所擠，則從前規度之事，俱無復望也。其怨深矣。「龍蠖」之屈以求伸，此謂心事明白，如爵祿外物，聽其可有可無也。細味之，靈運實未能忘情於世，故如此作。以詩法論之，若無「平生協幽期」以下八句議論，前十句鋪叙而已。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自始寧墅，將赴永嘉，由浙江泝流而上，每遇山水佳處，輒留詠紀之。此篇言夜渡漁浦，且及富春，其間名山或爲雲霧隔遠，或以舟行疾速，皆不及盤桓登覽。又况湍驚岸絕，莫可臨陟。而我信無伯昏之量，故視此險，以爲過於呂梁也。然不涉險難，則無以知習坎之義；不覩兼山，則無以識艮止之時。顧我平生，雖協幽隱之期，而乃困頓微弱，不自勇決，不免久請干祿，屢更坎險。今幸因此出守，始遂遠遊，而知所止託，使宿心漸得舒寫。塵累既去，則懷抱自然昭曠，而屈伸顯晦，無足道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引）：康樂好用《易》，每多佳境，此「洊至」二語更工巧，反失之拙稚。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人知靈運用《易》語篇詩詞，不知靈運用《易》義立詩格。如此詩借未濟富春已前，喻冒險而行須重坎之義。曰：「洊至宜便習」，截住前半。既濟富春以後喻於止知止，又須重艮之義，曰：「兼山貴止託」，截住後半。若今日以前之年，是一靈運；今日以後之年，又一靈運也。如此詩格，亘古無兩；然卻不是是今而悔昔。蓋凡聖賢學問，要從人間險難中磨鍊而成。苟不便習「洊至」而遽「止託」，乃告子之不動心也。此最善於《易》者。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微心雅度所不待言，「洊至」、「兼山」，因勢一轉，藏鋒鍔于光影之中，得不謂之神品可乎？然此至謝集中，猶非極品，更有忘神而天者在。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五《漁浦》：謝康樂《富春渚》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十道志》云：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舜漁處也。按：定山、赤亭，皆在江中，自宵達旦可至富春，潮汐未及，故曰溯流。丘遲、常建、陶翰、潘閬俱有詩，並無言及舜事者。【略】《十道志》疑屬附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以虛字寫境，彌覺森然在目，惟康樂能之。「稠疊」、「連綿」、「驚急」、「參錯」，字中之意，不泛不淺。蓋虛字須不遠不近。浮而不切，病在遠，遠則泛；淡而不曲，病在近，近則淺。深識《上林》、《子虛》用字之法，方能使虛字。康樂最善用經語。經語多莊，莊則不入；風雅易陳，陳則無復姿致。偶摘一二字反覺尖秀高書，若此「洊至」、「兼山」是也。自此以下，淋漓瞥動。「萬事俱零落」句，不堪多諷。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前叙景，後寫意。整暇委宛，氣味清超。康樂諸作率如此。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遡流觸驚急」

六句：皆托意徐、傅。「平生協幽期」至末：既以重險比執政之見排，復言適協本趣，固非干木、季友所得輕重。萬事零落，則終於復當世之志。曲折三致，不卑不激。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昔人評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最深處多取此。如此作，句句險，句句自然，所以難得。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二句交代點題。「定山」六句叙點，言其已遠也。叙行旅經由地所見景物，次第銜承，非特語句奇警，而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幾如朱子所說《大學傳》也。蓋惟無停泊故遡急，而「伯昏」句承圻岸，「呂梁」句承驚流，雙頂結束也。「洊至」二句，就上山水引入情緒，自然脫卸，巧不費力。「平生」以下，述己情抱。諱言爲孟顗所檢，而自以久欲干祿，其詞雖強自排，實則正其伊鬱不堪處也，千年無人代爲尋究。「淪躓困微弱」，言己不能介然執持堅操以自強，如屈子「理弱媒拙」之弱。古人此等處，下字著語，皆有成竹，滴滴有下落。不似今人依稀影響，率意塡湊，信手支給，懦泛杜撰，不切不典不確也。《五臣注》顓頊不分明。屈子曰「抑心而自強」，又曰：「萬變其情」而不可。蓋康樂、玄暉皆知及而仁不能守，此言亦自供招狀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二：「徒龍蠖」云者，聽其或屈或伸，於己心了若無與也。

《七里瀨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愼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文選注》：「桐廬有七里瀨，下數里至嚴陵瀨。」予作郡七年，往來屢矣，今人皆混而言之。任公之釣，志其大而不志其小，故所得者大。予謂此寓言，非所以擬嚴子。「遷斥」者，推移之義，非謂遷謫也。　陸深《儼山集·詩話》：「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略】」，此謝靈運《七里瀨》詩也，其格律與唐人何辨。乃知濫觴已遠，沈、宋猶是後塵爾。　《古詩歸》卷一一譚元春批「日落山照曜」句：鏗然。「遭物悼遷斥」句：遷客眞境。唐人「遇物遂遙嘆」、「鄉心遇物悲」皆本此。覺「遙嘆」二字尤奇。鍾惺批「存期得要妙」句：五字遷斥中便宜。「誰謂古今殊」二句：弱甚，冗甚。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小淵曰渚，深水也。水流沙上曰瀨。前題《富春渚》，見其水深難濟，故前詩止寫其險急而不他及。七里瀨，亦富春之瀨，長七里，子陵之遺踪在焉。於此弔子陵者，以瀨因子陵而傳也。然先寫瀨而始及子陵者，以此灘爲浙東南之盛，縱無子陵，亦能自傳也，故題曰《七里瀨》。若詩正爲此瀨而作，而子陵不過我心之同然耳。　又，此詩只以「存期得要妙」一句爲主。「得要妙」，則學爲本，即「上皇心」，所謂大道之行也。「得要妙」則學爲有用，即「任公釣」，所謂「三代之英」也。凡憑弔古人詩，須當具此一副大本領。不然，一遇盛名之古人即心讋口噤，如尹夫人見邢夫人不覺自屈矣。康樂胸中、眼中實有不讓子陵處，故特借他作印證，與仲弓胸中先有敬簡一段大道理，而以子桑伯子爲問同意。故此詩開首絕不理論子陵，只寫連日羈旅之苦，即一展眺若未嘗望子陵也者，即望之所見，亦止見此「逝湍」及「淺水」云云，乃瀨中之物事耳。於山，着「日落」，是日之夕矣。於林，著「沃若」，言歲之暮也。乃承上「逝波」以起下文「悼遷斥」意。「遭物」四句，寫懷，亦止寫自己之懷也。遷，移也。斥，去也。物指上文云云。感物而悼逝者如斯，蓋一旦同瀨而有悟於要妙，然而實非一旦之悟。存者，養也。期，即時也。時無一息不逝，心無一時不存。其得要妙，是平日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妙既得，此心不爲物遷，則居然上皇之心矣。既秉此上皇之心，則末世管、晏之流又何足掛我齒頰耶。「目覩」以下，方寫子陵；然亦不是寫子陵。若寫子陵，則目矚子陵之瀨自宜想屬子陵；而卻別想一人，曰「任公」何也？人生所難遇者喜起耳。子陵值建武之君，止作得巢、許局，而徒能自善，不如任公東海之釣云云，自善而能兼善也。故既以上皇之心表自己之心，復以任公之釣，小子陵之釣也。但子陵之隱此，固是情關山水，而康樂之弔此，亦是未免有情，所謂異代同調者此耳。康樂亦只是見得纔到，其實連子陵亦做不來。可知石勒不下光武，康樂不下子陵，俱是英雄欺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固自遠。「日落山照曜」，琢盡還歸不琢。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奔崩》：古「奔」與「崩」通用，故「奔峭」注謂「崩落」。按，鮑昭詩：「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崩波，即奔波也。杜甫詩：「楓栝隱奔峭。」注：奔謂奔流，峭謂峭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二語便作一折。「孤客」二句，遊目生感，百端交集。又，「荒林」，「荒」字；「哀禽」，「哀」字，覺觸目無非悲楚。「沃若」有色，「叫嘯」有聲，加「紛」字，則稠疊千林也，加「相」字，則啁哳萬族也。十字中，字字不苟下。嘗讀《上林賦》，見其中林木鳥獸，森森聒聒，紛旛飛舞，歎爲化工。此二句能得之。詩不可廢者，謂可以見志也。苟出述懷，縱欲飾情而眞旨必顯。味安仁《懷縣》

之章，知其戀闕；咏康樂遊山之什，識其輕郡。嚴子同調，有激云然。緣「石淺」數語，景中見情，與元亮「木欣欣，泉涓涓」者異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評「孤客」二句：山水間性靈語。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遭物悼遷斥」二句：上句結上，下句起下。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因過七里瀨而思歸隱，雖非其情，卻亦流動。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句承前諸篇來，與《初入彭蠡口》同。彼渾雄，此峭拗，各因勢以爲姿，而此十字故澀留遲鍊，可以藥率滑之病。前八句敘題，即事寄懷，兼寫景，乃尋常泛境常調。「石淺」四句平鈍。後半，心目中借一嚴陵，與己作指點比照，興象情文涌現，栩栩然蝶也，而已化爲周矣，是爲神到之作。而中間以「遭物」二句，由上事境引入，橫鎖爲章法，以逼出己情。古人作詩，自己有事，因題發興，故脫手欲活。後人自己胸次本無詩，偶值一題，先已忙亂，沒奈他何，因苦向題索故事，支給發付，敷衍成詩。其能者只了題而已，於己無涉。試掩作者名氏，則一部姓族譜中，人人皆可承冒爲其所作。其不能者，則並題不能了。且如此題，亦古今之恆題耳，惟此詩乃是謝公過此而作也。此時康樂若非眞遭遷斥，則雖能爲此二句，亦屬陳言泛剩語矣。欲作詩，先須洗清面目，與天下相見，此豈尋常所及哉。「既秉」句棱句。「目覩」句寄託人己。「奔峭」言江岸，《彭蠡口》詩同。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物，外物也。期，襟期也。

《晚出西射堂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文選注》：「永嘉郡射堂。」予謂自西射堂出西城門也。起句十字蓋古體。「曉霜楓葉丹」與「池塘生春草」皆名佳句，以其自然也。「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靈運多有此句法。感物而必及於情，人理之常也。不樂爲郡，而懷賞心之人，至於撫鏡攬帶，恨夫鬢之老、衣之寬，則何其戚戚之甚邪？「安排」，《莊子》語。郭象注謂「安於推移」，此則謂安於世運之推移，徒有空言，不如寄於琴書，足以寫幽獨之無聊也。意深遠而心惻愴，豈眞恬於道者哉。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被譖出守，常不得意，因步出射堂，而作此詩。言眺望城西，見物候之變，而知節往，則憂思已不淺矣。況感鳥之含情者，尚勞愛戀，則我如何離去賞心之人，能不深念乎哉。且於撫鏡攬帶之頃，又知其漸至老瘦如此，雖欲遺情委化而不可得，然必善處而使之無悶，惟賴鳴琴以自遣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射堂，射圃之堂，西者講武之地。詩無所取義者，以偶出所至也。即出之晚，亦是偶值。然卻從「晚」字斗底警心，有晤於賞心之不可離。鳴琴，賞心之事也。射堂雖無所取義，城西岑乃射堂所望見者，妙在一「遙」字，下文俱從遙望寫來。「連障」句，峰岳之遙。「青翠」句，草樹之遙。「夕曛」句，承「青翠」句，正寫一日已晚。上着「曉霜」句，虛補一歲已晚也。全要逗起下文，節往感來，顯己之感不淺，念已深也。「羈雌」四句，遠觀於物，舉世仳儁，喻兼善之事難作。「撫鏡」四句，近觀于己，一身支離，惟獨善之事可爲。賞心者，隨時自遣。鳴琴者，隨時自度。可謂悟道之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且如「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心期寄托，風韻神理，不知《三百篇》如何。自漢至今，二千年來更無一人解恁道得。吟此而不知欽賞，更罰教五百劫噇酸酒牛肉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每寫山川林壑，必取氣色聲光，是寫神之法。「節往」二語，健。使唐人爲之，無此堅蒼。「羈雌」四語，是《十九首》法。「離賞」，指已含情比物也。「華」字作虛字，妙。「緩促衿」語新拔。「衣帶日以緩」，已善言愁損之狀，今曰「促衿」頓緩，增一「促」字，多襯一層，是畫家皴染法也。「安排徒空言」，情至不覺道出，與右軍「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者同指。余所謂「縱欲飾情，眞旨必顯」，理固然也。惟後世修飾蕪詞無謂而作者，不能識其情，然亦不足觀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逸情幽婉。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言腦中不能言之事，迷鳥故林，非寫景也。「徒空言」句顯然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連障疊巘嶠」三聯：夕曛陰沈，丹楓轉灼，四語妙于參差掩映。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首句點題。次句以一「望」字貫下四句景。「節往」二句一頓，故爲離合章法，以避一氣直下之平順。其法與《石門新營所住》同。「羈雌」四句，本與嶂、翠、楓、嵐，爲望中一類物，忽另拈出，託以自興，則實者皆空，蠢者亦靈。以章法言，又極變化，是爲奇妙不測。「撫鏡」二句遙接「感念」，逆接「離賞」。「安排」二句，故爲一折。蓋從來不肯使一直筆，行一步滑，若劉公幹體。末流猶恐有滑順之病。此與《過白岸亭》，皆不過尋常題之景物情事，一入曲思，便幻出如許奇觀靈境。可悟文心、文境之聖凡，祇存乎其人之淺深。讀康樂詩宜於此等究之，乃見與傷巧入輕纖者不同。時有晦滯，不能健快，但沈厚不佻不可及。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登池上樓詩》 日本五山版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池塘生春草》：　晝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晝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羊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　靈運有「池塘生春草」之句，自謂神授，此固佳句，然亦人所能道者。第以靈運平日好雕琢，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爾。　《吟窗雜錄》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客以請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見罪於當時？」舒王曰：「權德輿已常評之。」客退而求德輿集，了無所得。舒王誦其略曰：　池塘者，泉州潴漑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變候。今曰「變鳴禽」，是候將變也。客以告士夫，士夫益服舒王之博。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九《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略】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輳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張鎡《仕學規範》卷三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曹彥約《池塘生春草說》（《昌谷集》卷一六）：「牂羊墳首，三星在罰」，言不可久。古人用意深遠，言語簡淡，必日鍛月鍊，然後洞曉其意。及思而得之，愈覺有味。非若後人一句道盡也。晉、宋間詩人，尚有古意。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說詩者多不見其妙，此殆未嘗作詩之苦耳。蓋是時春律將盡，夏景已來，草猶舊態，禽已新聲。所以先得「變夏禽」一句，語意未見，則向上一句，尤更難著。及乎惠連入夢，詩意感懷，因植物之未變，知動物之先時。意到語到，安得不謂之妙。諸家詩話所載，未參此理。數百年間，惟杜子美得之，故云：「蟻浮猶臘味，鷗泛已春聲。」句中著「猶」字、「已」字，便見本意。然比之靈運句法，已覺道盡。況下於子美者乎。新春盛寒中聞禽聲有春意，因記此說。　俞文豹《吹劍錄全編・吹劍三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本非傑句，而靈運得意焉者，有謂康節云：「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故堯定四時，必以鳥獸。《豳風》及《月令》占候，皆以倉庚、鴻雁、蜩鶪、沙鷄、蚯蚓、螻蟈等。蓋曆家出于人事，禽鳥得于天機，最可占驗。」靈運意亦然。謂池塘方生春草，園柳已變鳴禽。曰變者，言其感化之速，往往人未及知。靈運意到而語未到，夢中忽得之，故謂有神助。數百年後會此意者，杜子美也。然其詩曰：「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已」字早露圭角。至陸龜蒙詩：「鳥聲渾欲囀，草色故應知。」又益淺露矣。則知晉、宋間詩，高妙簡古，非唐人可及。　姚勉《草堂詩稿序》（《雪城舍人集》卷三八）：　謝康樂搜詩中忽夢謝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喜，以爲神助，必有驚人語也。「池塘生春草」此五字，何奇而謂之神哉。嗚呼，是乃所以爲詩也，不鉤章，不棘句，不嘔己心，不鯁人喉，其斯之謂詩矣。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三：　好句易得，好聯難得，如「池塘生春草」之類是也。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池上樓，永嘉郡樓。此詩句句佳，鏗鏘瀏亮，合是靈運第一等詩。「潛虬」、「飛鴻」，深潛、飛虛，設二喻而謂己不能雲浮川沈，有所媿怍。此詩體之變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詩不可無此等語。又以四句紀事言情，又以四句賦早春時物，不特「池塘生春草」爲佳句，「園柳變鳴禽」及「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亦佳句也。謂春之初日，革冬之餘風。春爲陽，冬爲陰，亦謂以春改冬也。傷《豳》歌之祁祁，感楚吟之萋萋，欲歸而從田也。索居離羣，又所以極言夫所思之人也。惟「無悶徵在今」一句有病。義眞之廢，固徐、傅之無上。靈運之出，猶得守郡。本亦自取，以爲遯世無悶，則欺心矣。史：　靈運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按：　此句之工，不以字眼，不以句律，亦無甚深意奧旨。如

《古詩》及建安諸子，「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及靈運之「曉霜楓葉丹」，皆天然渾成，學者當以是求之。　劉將孫《本此詩序》（《養吾齋集》卷九）：古今詩人自得語，非其自道，未必人能得之。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自謂夢惠連至，如有神助。非其鄭重自愛，兼家庭昆弟之樂，托之裏許，此五字本無工致，或者人亦皆能及也。其二語爲「園樹雙鳴禽」，此句乃似作意，又或以「雙」爲「變」，「變」不如「雙」，「雙」乃有一時自然之趣。靈運倘不自發其趣，後人當更愛下句耳。詩本出於情性，哀樂俯仰，各盡其興。後之爲詩者，鍛鍊奪其天成，刪改失其初意，欣悲遠而變化，非矣。人間好語，無非悠然自得於幽閒之表，而留意於茲事者，僅以爲禽犢之資，此詩氣之所以不昌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興也。【略】：飛鴻，李善、呂延濟皆以爲高飛遠害，獨曾原取鴻漸奮飛之義，謂與「進德」一句相應，當從其說。【略】靈運自七月赴郡，至明年春已踰半載，因病起登樓，而作此詩。言虯以深潛而自媚，鴻能奮飛而揚音，二者出處雖殊，亦各得其所矣。今我進希薄霄，則拙於施德，無能爲用，故有愧於飛鴻，退效棲川，則不任力耕，無以自養，故有慙於潛虯也。夫進退既已若此，未免徇祿海邦，至於卧病昏昧，不覺節候之易，今乃暫得臨眺，因覩春物更新，則知離索既久，而感傷懷人之情自不能已。蓋是時廬陵王未廢，故念及之。且謂窮達離合，非人力所致，唯執持貞操，樂天無悶，豈獨古人爲然，當自驗之於今可也。　安磐《頤山詩話》：古人一句詩稱振絕者，如「枯桑知天風」，如「海日生殘夜」；下此如「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然未若謝客之「池塘生春草」也。少日讀此不解，中歲以來，始覺其妙。意在言外，神交物表，偶然得之，有天然之趣，所以可貴。謝客自謂「殆有神助」，非虛語也。今觀謝客諸作皆精練，似此者絕少，信乎有神助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畔草」不同。葉少蘊但論天然，非也。又曰：「若作『池邊』、『庭前』，俱不佳。」非關聲色而何？　張萱《疑耀》卷六《王荆公不知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與景遇，因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湯賓尹《關中轉餉詩序》（《睡菴稿文集》卷二）：情景交戰之地，山川風月，顯崖秀嫵，可喜可涕之狀，與吾人突兀之致相奪而不能以相降，則以辨才之口門，未免爲奇勝所阨塞。迨其勝氣各伏，寂來默住，針鋒箭彀之間，不知情之附境、境之附情，工窮數月而不必得者，偶脫于口而不自知其至也。「池塘生春草」之句，亦其西堂之趣，忽焉而合，必謂得之夢弟，翻成寐矣。《古詩歸》卷一一鍾惺批「潛虬」二句：亦是俳語，作起便清灑。又批「薄宵」句：此「愧」字難解，卻妙。又批「園柳」句：讀「興闌啼鳥換」句，知「變」字之妙，妙在實着「柳」上。　譚元春批「棲川」二句：古人之言。又批「卧疴」二句：實歷。又批「池塘」句：夢中語，果然淡妙。予幼時疑其尋常，不知於無可喜中尋出趣味耳。「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其妙如此。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池塘生春草」、「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非力非意，自然神韻。

黃淳耀《陶菴自監錄三》（《陶菴全集》卷二一）：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爲尋常，或以爲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其云「卧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草生則卧疴前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必就句中求之也。　程正揆《讀書偶然錄》卷三：「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余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羊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賀貽孫《詩筏》：吾嘗謂眼前尋常景，家人瑣俗事，說得明白，便是驚人之句。蓋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如飛星過水，人人曾見，多是錯過，不能形容，虧他收拾點綴，遂成奇語。駭其奇者，以爲百煉方就，而不知彼實得之無意耳。即如「池塘生春草」，「生」字極現成，卻極靈幻。雖平平無奇，然較之「園柳變鳴禽」更爲自然。又，晉謝康樂詩尤多警語，而獨喜「池塘生春草」五字，自謂神助，可見詩以偶然語寫偶然景爲得意，凡他人所謂得意者，非作者所謂得意也。　葉燮《龍性堂詩話初集》：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亦一時意興妙語耳，乃自謂有神助。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登池上樓者，初登也。池即詩中池草園柳之池，樓在池上，池在園中，園在署側，故詩中曰「傾耳聆」，「舉目眺」，將波瀾崛嶅，寫得稍遠者，以明此樓本在郡署，與城上郊外之樓不同也。夫康樂以遊覽爲性命，鑿山開道，至伐木三百餘里，乃永嘉山水之勝甲於東南。到郡已數月矣，至今方登池樓，一聆一眺，正不知其數月中何以堪、今日亦何以堪也。　又，全詩妙處全在「衾枕昧節候」二句，爲一章關鎖。「潛虬」云云，皆衾中枕上想像出來的說話。「潛虬」句喻古，隱成其爲隱。「飛鴻」句喻見，成其爲見。若我今日將見而薄霄，既無進德之智，則不能響遠音，而有愧於浮雲之飛鴻。將隱而棲川，又無退耕之力，則不能「媚幽姿」，而有怍于沉淵之「潛虬」，故見不成見，隱不成隱，而浮沉於窮海之濱。到郡雖久，以抱有夙病，不離衾枕，至令節候皆昧，故欲暫登樓一窺臨也。「傾耳」二句，是寫窺臨，聆波瀾曰傾耳，眺嶇嶅曰舉目，是寫出乍離衾枕人耳目儳態。「初景」二句，是節。「池塘」二句，是候。「祁祁」二句，是至此始不昧，政以形從前之昧，從前昧有昧之苦，今日不昧又有不昧之苦。以兩者而較，「索居易永久」，則昧者猶可言也。「離群難處心」，則不昧時更不可言也。「持操」句應首二句，回護「薄霄」等五句，言我雖浮沉于隱見之間，而于古人云云、亦無所愧怍也。細玩「池塘生春草」二句，的是仲春景。「初景」二句，卻是初春景，妙在不昧時猶帶昧意。蓋康樂于去年七月十六日自京起身，比其到郡，當在秋冬之際，種種憤懣，無從告訴。只是悠悠忽忽展轉衾枕之中，其與節候，只知有「緒風」、「故陰」耳。及當窺臨之時，忽見「春草」云云，始知「緒風」爲「初景」所「革」，「故陰」爲「新陽」所「改」矣。不然，池塘之草，胡爲而生；柳邊之禽，胡爲而鳴哉。以久昧節候之人，當此那得不傷祁祁之豳歌，而驚時序之屢遷，感凄凄之楚吟，而痛羈旅之無極耶。余嘗覽《吟窗雜錄》云：　康樂坐此詩得罪。「池塘」二句，因託阿連夢中授此語，客有請於舒王曰：　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　王曰：　權德輿已嘗評之，公若未尋繹爾。客退而求《德輿集》弗得，復以爲問，王誦其略曰：　池塘者，泉洲瀦厩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由舒王此言觀之，則於「鳴禽」句之下即接以「祁祁」句，是歎周公之不作也。「凄凄」句，以莊舄自喻。謂其外補遠郡，無異羈囚也。末四句，蓋以遯世無悶之聖人自處，應前首句，即《易》之「潛龍勿用」，而以操文王羑里之操，應楚吟之感也。

黃省曾謂康樂肆覽《莊》、《易》，乃不能以《易》自全，而反以招尤焉，良可惜夫。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始終五轉折融成一片，天與造之，神與運之，嗚呼，不可知已！「池塘生春草」，且從上下、前後、左右看取，風日雲物，氣序懷抱，無不顯者，較「蝴蝶飛南園」之僅爲透脫語尤廣遠而微至。尤侗《艮齋雜說》卷九：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本是寫景致語，權德輿謂托諷深重，爲廣州之禍。以池塘泉水瀦漑之地而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曰變鳴禽者，時候變也。其強作解事，幾于鑿矣。正如黃山谷解杜詩：　渭北天寒，故樹有花少實；　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可一笑也。　周容《春酒堂詩話》：　兪次寅一日語余曰：「謝客詩篇頗多，何以獨得意惠連入夢之句。」余曰：「可知此君苦心在求自然。」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詩禍》：　《謝氏家錄》言，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以此韻事，譜此韻語，可令千載遙溯。權文公謂其託諷深重，爲廣州禍張本。此等附會惡劣，勝致頓削，余所恨恨。而荆公天資巉刻，取爲美談，乃東坡詩案禍所由階。王百祿所謂此安石鶻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晉谿詩話》以「園柳變鳴禽」，不若前句，以此知全賓不易得。余竊以上句「生」字，嫌其未亮，下句「變」字，筆底有造化遷移，最爲神活。《石林詩話》作「變夏禽」，失其旨矣。皎然《詩式》云：「客有問予，謝公二句，優劣奚若？予謂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並，取興各別。古今詩中，或一句見意，或多句顯情。王昌齡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謂一句見意爲上，此殊不爾。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突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卻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其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如澹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捫蝨新語》云：「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菊花。」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池塘生春草》：《吟窗雜錄》云：「靈運坐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有客以請舒王，舒王曰：「權德輿已常評之。池塘者，泉洲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半山讀書辨而且博，所引故當不妄；然信如德輿所解，則文人動口皆成詩賬矣。（司空圖有云：「詩中有慮猶須戒，莫向詩中著不平。」此矯矯名臣郝蹭山之句，所以不免爲吳處厚摭拾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此首尤爲秀傑。迢遞圓瑩，章法、句法、字法，尤臻神化。「初日芙蓉」中更屬鮮妍。起句得詩人比意，「媚」字異甚。虬龍安於潛，以順故「媚」。「響」字生動，覺有嘹喨之音。又，「進德」雖摘《易》語，實用「九四進无咎也」之「進」字，言仕宦也。此二語自是實情，坐此登望之頃，不覺愴懷時序。「初景」二句寫景寫虛，大是妙手。「池塘」句自是神工，「生」字與「變」字同旨，均爲候移之感，而「生」字以自然校勝，此非晉、宋人能辦。所不類《十九首》者，《十九首》則并無好句可摘也。「祁祁」二句，所謂古雅。「索居」以下，一往情深。　祚按，「明月照積雪」語雖無奇，然能寫佳境，則語亦佳矣。至於「池塘」二語，彼自感時序耳，乃詠情非詠境也。何緣欲令其境之佳乎？詩必有謂而作，或詠境或詠人或詠情或詠事，庸可混乎？言情至此，正與《三百篇》「楊柳」、「雨雪」之句相近，所以爲超詣已。元美作《卮言》時方尚塡綴，若鍾嶸所譏者，故終不能賞此自然之奏也。若其斥權文公之評，可謂有見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評「潛虬」二句：題前落筆，不可端倪。「池塘」句：自是神來。又，典會諧暢。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俯仰媿怍，承「進德」、「退耕」句，則「池塘」、「園柳」有所指，非夢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只似自寫懷抱，然刊置別處不得。循諷再四，乃覺巧不可階。「池塘」一聯兼寓比托，合首尾咀之，文外重旨隱躍。「祁祁」三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池塘」一聯驚心節物，乃爾清綺，惟病起卽目，故千載常新。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又雜論詩》：謝康樂《登池上樓》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只是卧病初起，耳目一新。昔人求其說不得，至謂「王澤竭而草生，候將變而蟲鳴。」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虬以深潛而保眞，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世網，故有愧虬與鴻也。「薄霄」頂「飛鴻」，「棲川」頂「潛虬」。又，「池塘生春草」，偶然佳句，何必深求？權德輿解爲「王澤竭，候將變」，何句不可穿鑿耶？　李鍈《詩法易簡錄》卷一《五古・平韻》：起四句第三字皆仄，第二字皆平，出句又皆平腳，而無乖音節者。以四句皆用對峙，相疊而下，有大氣以擧之也。「進德」句連用五仄，亦必然之勢，否則落調矣。「池塘」句，「生」字用平，音節亦駘宕之至。康樂排偶漸多，已爲齊、梁濫觴，觀此詩可見其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因登樓而感離索之詩。前六，以虬鴻飛潛得所，興起己之愧怍弗如，由於進退失據，爲出守作引。「狥祿」四句，正敘出守狥祿卧病，以「衾枕」句作一挑筆，「褰開」句醒出登樓。「傾耳」八句，皆寫登樓聞見之景。時物改變，隱含下「易永久」；歌吟傷感，顯起下「難處心」。後四，點清離索之時久心悲，而以特操自厲，繳應狥祿，無悶自寬，繳應卧病作收，脈縷細甚。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卷一《池塘生春草》：池塘水涸春草叢生，此豈復佳境而相傳以爲名句耶？善乎權文公之言曰：「池塘生草，王澤竭也；柳變鳴禽，舊政更也。」由此推之，自魏、晉，上溯《三百篇》，古人微詞奧恉思過半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二句，橫空突寫，兼興比。三、四卽借引入己。五、六又申所以愧怍。凡六句，三層承遞。爲第一段。何等細。「飛鴻」二句，以「潛」、「遠」卽寄。「薄霄」二句，承上議。「進德」二句，引入有序。「循祿」六句，倒敘入題。凡三層交代，正位實面。「傾耳」二句，正面承上。「褰開窺臨」，頓足，又起下也。爲第二段。拙句實句，康樂有此病。「初景」四句，正寫登樓窺眺之景。「池塘」二句，順句耳，而多妙。爲第三段。「祁祁」四句引入己，言思歸乃登樓之情，凡兩層申敘。爲第四段。「持操」二句，總收通篇愧怍思歸之意。持操，卽持無悶之操也。徵今，卽徵古持之操也。　又，言己亦當力持操也，故堅守□□，遁世無悶。　又，康樂詩，章法脈縷銜遞整比完密如此，此正格中鋒也。視同時諸他名家，皆不免鹵莽疏略，精力不能到此。此寫病起登樓，滿懷鬱抑。「褰開」以下，乃寫久病初起，風景一變如畫。　又，「祁祁」二語，皆取歸字爲義。少帝出靈運，非美除，故感而思歸。「索居」二句，遠承前《過始寧墅》鄉曲之人言之。故讀詩者不知世，編詩者不考其語句，皆若曼羨無謂，何能得其意，知其味之恉也。阮亭蓋猶未知此。　又，初景之革，卽革故陰也。新陽之改，卽改緒風也。二句互文。　又，自「衾枕」以下寫正位，十分滿足。「池塘」句，公自謂有神助，非人力。竊謂學者必眞能知此句之妙不易得，乃有詩分。「進德」二句，承上言所以愧怍，起下所以徇祿。然康樂之所謂進德，亦祇作隱居潛退意，卽景純進保龍見，非謂進不能

輔世長民也。進德斂退，懷抱在此。宋以後如陸放翁等學杜，喜爲門面，客氣矜張，以自占身分。無其實而自張不怍，最爲客氣假象，可憎厭，康樂尚無是也。　又，康樂陳郡人，以祖父先墓在始興，移籍會稽，故自稱越客。「反窮海」者，反，歸也。　又，謝詩多取陶意，如此起二語，即「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謝客詩蕪累寡情處甚多，「池塘生春草」句，自謂有神助，非吾語，良然。蓋其一生作得此等自在之句，殊甚稀耳。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彼安能盡然。「池塘生春草」句，則庶幾矣。「池塘生春草」句，葉石林以爲「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釋冷齋以爲「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以爲「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以爲「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金源王若虛則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與鄙意暗同」。然則謝公此句，論之者凡六家，祇王、李之見相似。愚舊論適與張尚書暗合，王、李終不免以奇求之耳。若權文公謂「『池塘』二句，託諷深重，以池塘潴漑之地而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曰『變鳴禽』者，時候變也」。穿鑿太甚，亦不足辯矣。又黃陶菴云：「『池塘生春草』，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卧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於池塘草生，則卧疴前所未見者，其時節流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以必就句中求之也。」陶菴此解，與田氏承君之意近似而不同，蓋專賞其章法也。然此等章法，眞淺淺易曉，無足爲貴，謝客自矜神到，斷不在此。　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一〇《謝康樂詩》：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後人譽之者，遂以爲妙處不可言傳，而李元膺又謂，反覆此句，實未見有過人處。皆膚淺之見也。記得前人有評此詩者，謂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對空牀，衾影昧節候。」乃其根也。「褰幃暫窺明」以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始知爲卧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次句即從上句生出，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託爲阿連夢中之語，遂有「王澤竭，時候變」之評，夫古來詩案之周納人罪者多，於論詩何與乎？　又，《文選旁證》卷二一引《太平寰宇記》九十九：　謝公池在溫州西北三里積穀山東。「池塘生春草」夢惠連即此處。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池塘生春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爲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弇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春草』，知卧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托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潴漑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是候將改也。」夫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虯以深潛而葆眞，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俗網，故有愧虯鴻也。「新陽改故陰」，《神農本草》曰：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許瀚《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謝康樂《登池上樓》詩「徇祿反窮海」，反字疑當作「及」，連上文觀之，意謂既不能進德，又不能退耕，徒以徇祿來此窮海也。李善注：　窮海，謂永嘉郡也。按：永嘉今浙江溫州府，濱海，故云「窮海」。「及窮海」，言遠也。作「反」字殊無義理。　李慈銘《越縵堂詩話》卷上：　王若虛亦有得處，而拘滯未化。【略】惟於大謝「池塘生春草」句，獨取李元膺反復求之終不見佳之論，以爲謝氏誇誕，猶存兩晉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通人之言也。（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四句謂人才新舊。又，此詩曾云「工律」，今《十八家》本失載「工律」二字。

《遊南亭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永嘉郡南亭也。按：　靈運詩，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在郡凡一年。《鄰里相送方山詩》曰：「皎皎明秋月。」此赴郡之始，在少帝即位未改元之前也。《西射堂》詩曰：「曉霜楓葉丹。」則在郡見冬矣。《池上樓》詩曰：「池塘生春草。」則在郡見春矣。此乃夏雨喜霽之作，思欲見秋而歸也。其歸當在景平元年秋。景平二年五月少帝廢，八月文帝即位，改爲元嘉元年。所謂「賞心惟良知」，必指從弟惠連及何敬瑜、羊璿之之流耳。三年始徵爲秘書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引）：　先述景。第六句方點出眺郊，此是倒插法。又「未厭」二句：　稍流動。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批「遠峰」句：五字工而活，幻而眞，從來詩中「落日」妙語。「未厭」句：惜時人始知「未厭」二字之妙。「藥餌」句：「止」字妙。「情所止」譚元春批：衰人苦境盡此三字。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此感時遊息而作。言雨色初霽，夕陽已西，天朗氣清，因出而閒眺。祇見芳菲滿徑，景物漸非，乃春光正佳，而夏忽改序。青髮已白，衰疾復嬰我，是以欲俟清秋之候而息偃於舊崖也。然吾此志，惟良友可與賞心，而又誰能亮之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是一首絕妙苦雨詩。首兩句似是喜霽，卻政是苦雨。觀劈首「時竟」二字，明有多許久雨望晴意思在前。「澄霽」上加「夕」字，明謂此日猶是大雨，夕方霽耳。「雲歸」寫霽，「西」、「日」寫夕。「密林」應「雲歸」。「遠峰」句應「日馳」。「久痗」句，是一篇之背。「旅館」句見久雨之苦。城中沉竈產蛙，無可遊者，只得出眺城外之南亭。「澤蘭」二句，久雨之後，百卉皆萎，唯有澤蘭、芙蓉原係水草，故反能應時而發。借以點出夏時。「未厭」二句，乃是追想苦雨之時，一年青春有幾？都被霖雨占去，不曾見得一日好，故曰「未厭」。「澤蘭」云云，正是夏月之詩，何云已移也。蓋時光迅速，曾不少停一瞬。日纔中便昃，月纔圓便缺，故曰「已移」。觀下文「候秋水」，「候」字不是眞箇已過也。此所以感物而歎白髮之星星，陡然猛警曰：予平生多病，情之所止，唯是藥餌。但彼時尚屬少年又身在家中，到此白髮星星，積病未消，不比少年之時，正宜在家，借藥餌扶養，而乃在永嘉之南亭耶。斯何地也而可久處耶？於是賭氣，反爲望雨之詞曰：也不索此一日之霽，一發下到秋天，下得遍世界皆水，如《莊子》云云，那時卻好乘此秋水汪洋，息影于我家舊崖。「崖」字卽《秋水篇》望崖而返之「崖」。遍世界皆水，家中舍廬豈不漂沒，須偃卧於崖耳。此與《雲漢》詩「靡有孑遺」，同一形容。末二句，「賞心唯良知」，世人孰是康樂良知，畢竟有志莫亮耳。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條理清密，如微風振籥，自非夔、曠，莫知其宮徵疊生之妙。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于斯備。取擬《三百篇》，正使人憾《烝民》、《韓奕》之多乖音亂節也。即如迎頭四句，大似無端，而安頓之妙，天與之以自然。無廣目細心者，但賞其幽艷而已。且此四語承授相仍，而吹送迎遠，即止爲行，向下條理，無不因之生起。嗚呼，不可知已。雖然，作者初不作爾許心爲之早計，如近日倚壁靠牆漢說「埋伏」、「照映」。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如是靈心巧手，磕著即湊，豈復煩其躊躇哉。又，天地之妙合而成化者，亦可分而成用，合不忌分，分不礙合也。于一詩中摘首四句絕矣。「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隨摘一句，抑又絕矣。乃其妙流不息，又合全詩而始盡。吾無以稱康樂之詩矣，目倦而心灰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四句分承，法密，「遠峰隱半規」，眞景在目，畫不能及。此四句中便含久雨之苦。「澤蘭」二語，有「漸」字、「始」字，則「被」字、「發」字始活。自短而長，由苞而長，物色生動，此康樂擅場，他人不能也。又，自春徂夏，期以秋歸，章法迢遞。又，從起四句生「久痗」句，從「澤蘭」二句生「未厭」二句，從「未厭」二句生「逝將」句，此之謂章法，古人結構法密，必無中篇突出一意，其來無端者，然亦不能迢遞若此。又，「候秋水」語有致，「偃舊崖」，「偃」字亦佳，既作態，亦古雅。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言時日易逝，景物屢改，身漸衰老，志無人知，賞心惟良知，言外有意。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發端先寫眺望所見，下只感歎時移。一「馳」字全篇三時移易都已貫注。「旅館」句倒出「眺」字。「藥餌情所止」：服餌本以扶衰，而藥石不能平情，故力所止也。「賞心惟良知」：良知謂良友。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起先用寫景，第六句點出眺郊岐，此倒插法也。少陵往往用之。良知謂良友。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亦因遊思歸之詩。前六，先就夕霽寫景，以久苦昏墊，挑出喜晴出遊。「旅館」句，點題引下。中四，即眺中澤蘭芙蓉，指出春去夏來時物之變。後八，頂物變，感到年衰疾作，而以秋來逝息舊崖，良知必能亮我，點明詩旨，曲折流動。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自病起登池上樓，遂遊南亭，繼之以赤石帆海，又繼以登江中孤嶼，皆一時漸歷之跡。故此數詩，必合誦之，乃見其一時情事及語言之次第。「時竟」據前後詩意，乃是春時竟也。起四句孟秋（夏），叙時兼寫景。「久痗」六句，積雨追叙，入題交代，並著時令。「旅館」句倒點。「朱明」句孟秋。「戚戚」二句，頓挫，起下六句思歸作結。又，寫雨後景，而因以寄病躬思歸之情。「藥餌」定作「樂餌」，用《老子》，指官祿世味言。世味雖情所溺，而無如衰疾已及，故將俟秋而歸。四句用筆馳驟，開合往復，文情最妙。注家泥下「衰疾」字，解此作藥物，則詞興意皆騃蹇死笨，而且不可通矣。「昏墊」言久雨也。「息景」即二載爲期意，言歸始寧也。「良知」，五臣以爲友，是也，而未盡。此言知己同志者耳，非概指友也，言自己知之也。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藥餌情所止」句，姚云，「樂餌」，用《老子》，指官祿世味言。作

「藥」誤。

《遊赤石進帆海詩》 晁說之《論詩》(《景迂生集》卷一四)：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堆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史言，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山水，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爲詩詠，此游海一篇，亦其證也。其言首夏於舟中淹宿，連日周覽瀛壖，亦已倦矣，況乃深入無涯之溟漲乎。是時風波恬靜，玩物夷猶，不覺超越之遠。因思魯連、魏牟之在海上者，一則戀闕矜名，而於道爲不足；一則任眞自適，而於物無所係。二者之趨已判然可識，更請益以太公任之言，則終能謝去夭伐而全吾生矣。其後靈運在臨川，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乃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竟以此自致夭伐，徒爲空言而不能踐，惜哉。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首夏猶清和」，至今以爲名言。「瀛壖」，海之邊岸也。南極海中有窮髮之人。天吳，水伯也。其獸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石華」、「海月」，皆海中可食之物。「揚帆」、「挂席」，古詩未尚大巧，故不嫌異辭而同義，猶前詩用「媿」對「怍」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文選》注謂：仲連輕齊組而至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予謂靈運竟不然，其意乃是雙舉仲連、子牟，一是而一非之。矜名者道不足，名固不可矜也。適己者物可忽，「忽」字未安：以富貴爲物，而忽之可也；以物爲人物之物，但知適己而忽物，則不可也。適己之說，《史記》謂《莊子》也。晉、宋間人《老》、《莊子》學終有偏處。靈運之病，正在於恣己自適，輕忽人物耳。「任公言」，亦出《莊子》，謂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此寓言不足憑。靈運所以不能謝天伐者，豈非於聖人之學有所不足哉。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盤。 張萱《疑耀》卷三：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六《詩談二編》：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云「况乃凌窮髮」。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又見第十卷《窮髮不毛》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起二語響。 《古詩歸》卷一一「首夏」二句譚元春批：十字景物不可易，語格亦高。鍾惺批：力勁在「亦」字、「猶」字。「陰霞」句鍾惺批：「陰霞」二字，非老於水上靜觀人不知。「川後」二句鍾惺批：「川后」、「天吳」醜語，爲醜人借資。「揚帆」二句譚元春批：此等語，三謝滯累之習，不可以爲佳而學之。「溟漲」句譚元春批：「無端倪」三字妙，唐人多用之。「虛舟」句鍾惺批：「有超越」三字極似虛舟。妙在一「有」字，用得着實而幻。「仲連」四句譚元春批：語深。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首二句言時未盛暑，遊尚可進，水宿赤石舟中，陰霞興沒，已盡赤石之景，未及天下之大觀。古人之遊，有凌窮髮者，我豈至此而倦周覽之興哉。於是又進帆海，「無端倪」，寫溟漲，見天下之觀止此。「虛舟」句，己之胸懷與之相敵。此一段從「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意脫出。仲連之蹈海，子牟之去國，皆有名心，由於道之不足。適己即道，物即名。任公之言，即適己之道，適己則名心不生，而天伐永謝矣。此六句，正發明「虛舟有超越」句。 赤石海濱，應因海映之而得名。霞之興沒，以朝暮。「屢」字從「淹」字來。鍾子曰：得水上看霞之妙。「川后」四句，字面雖鄙，然亦有味。上二句，喻心之安靜。下二句，喻心之有得。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迢然一起，即已輝映萬年。 人之于海亦如是耳，心不爲溟涬所搖，而幽情自適，方解操管長吟。比見登岳觀海之作，惟恐不肖，而爲恫精駭魄之語。使爾，則已目眩百疾，水漿不能入口，而何敢作詩邪？彼人于未至之前，預擬一笨腔粗色相償耳，此如田舍翁著糨硬潞紬衫子入朱門，慚惶，慚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二句「猶」字、「亦」字，下筆先作一折，大有致。康樂最善發端，要其命思無無致者，此所以爲初日芙蕖也。又，「陰霞屢興沒」，夏雲之狀儼然，亦正從「淹晨暮」中生出，古人造語不苟如此。又，「揚帆」二句，正見海流之安耳。「溟漲無端倪」二語，可當海賦，何其浩大。「虛舟有超越」，詠之使人身在空際。又「矜名」二句，鍊意甚圓。古詩妙在鍊意，意圓則轉，轉則語工。要須取諸曲折，鍊令停勻，不曲則淺，不勻則礙；淺則不須轉，礙則不能轉：自漢、魏作者皆深于此法，而康樂亦往往能之。人誦古詩，惟取其詞，不揆其意，可笑也。如「掛席拾海月」句固佳，然人驟見驚嘆者，蓋月既詩中佳色，加以「海」字空茫，亦復足耽，

順喉詠之，豈不超越。不知海月本蚌屬一物耳。今試思「掛席拾蛤」、「掛席拾蚌」足爲佳句不乎？此二句妙在「揚帆」、「掛席」字，夫「石華」、「海月」皆生波濤中，今揚帆」、「掛席」便可採拾，正見瀕海風景、川石安流之境地也，至如「石華」、「海月」字亦高雅，足資點染。作詩使物名、述風土，字須揀擇。有俚鄙不可入詩者，切須忌之。濫用，能傷氣格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　神理高秀。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　遊覽詩至此，可謂登泰山之巔，俯視一切矣。「陰霞」、「虛舟」句，畫不出。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老杜《渼波行》奪胎于此。波瀾頓挫，在數詩中尤爲出格。「首夏猶清和」句：　唐人省試命題作「夏首」。「請附任公言」二句：　直以鳥獸待人矣，如之何其免于夭伐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　通篇重在帆海，故景物只入手帶過。起處自是才人極筆。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　張衡《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指二月言。此言首夏猶之清和，芳草亦未歇也。後人以四月爲清和，謬矣。《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而生，海月大如鏡，白色。」《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八：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云：「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注曰：《臨海志》曰：　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按：　此則石華，乃苔之類，海月，乃蚌之類。方密之《通雅》曰：　使風帆而拾蚌，是何況耶？方氏此言誠爲解頤之說。竊疑此言石華猶云嵐翠，而上文言水宿，則夜中咏月益可知矣。采、拾字，何妨活用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題似兩截，卻只重泛海。前六，就時景叙起，虛括赤石之遊，跌出泛海。中六，正叙泛海。「溟漲」十字，眞寫得泛海神理出。後六，就海上觸到逃名海上之仲連、江海戀名之子牟，醒出矜名不如適己，而以附任公言，得謝夭伐，收出韜晦本心，極耐咀味。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帆字音》：　楊升菴云：　帆、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汎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注去聲。」《廣韻》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注：「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　帆是扇物之名。《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煙。」《荆州記》云：「宮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劉孝威有《帆吉陽州詩》。徐陵：「南茨大麓，北帆清湘。」劉(珊)(刪)詩：「回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略】雲璈按：　帆音平去之異，乃虛實爲別，所以分體用也。舟幔是體，體則實，當平聲。使風是用，用則虛，當去聲。凡體用字皆如此。此帆海之帆，自當去聲。古人所用亦有未確處，如所引征帆、舉帆、歸帆、錦帆、浦帆及帆開等，皆體而非用，作去聲者，實前人一時偶誤。【略】楊氏援引甚博，而於應平應去之處，仍不免於矛盾，是尚未精審乎虛實之義也。又，《清和不必二月》：「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沈歸愚宗伯《說詩晬語》云：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令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遂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至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雲璈按：　此說殊泥。二月之清和，與四月之清和，皆以言當時之天氣耳，非「清和」二字必屬之二月、四月也。如宗伯言：《蘭亭記》「天朗氣清」，豈「清朗」二字必專屬之莫春乎？且四月而言清和，前人已有之矣。如魏文帝《槐賦》：「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賦槐而言清和，正當四月。又謝眺詩「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固明指首夏矣。謝詩云「猶」者，以首夏猶如此，正見天氣之佳，非謂其猶二月也。今人稱四月爲「清和月」者，固非，然尚有所承，矯其說者稱二月爲「清和月」，此即宗伯之說，未可以爲訓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　起句從前《遊南亭》篇「朱明」句來，不過叙時令，而萬古不磨，則琢句興象之妙也。「水宿」二句，點題實，迤邐叙入，而必兼帶興象，不肯作一率漫泛句，杜公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周覽」二句，入題交代，何等次第細密。未帆海，先周壖，可謂體物不遺，卻又非庸手絮漫。「川后」六句，正賦帆海，而句法非常傑特，華妙壯闊，復次第不亂也。「揚帆」句側棱。「仲連」以下，入己情議。謝詩篇篇如此，蓋無此則無歸宿。「矜名」二句，亦開合法，杜公「知歸俗可忽」同此。太公任弔孔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公任之言，萬古眞常。余閱世之人，覩閔受侮，皆由揭己，乃悟此爲至理名言。如退之《秋懷》，亦多是斂退意。古之達人皆如此，聖人之次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永甯、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　枕海「仲連」句：　明海上之可悅。「子牟」句，言雖悅海上仍不忘朝廷。又，《十八家詩鈔》卷二：　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矜名」句

言魯連不足學；「適己」言魏闕不足戀；「任公」言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也。

《登江中孤嶼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今永嘉郡江心寺無疑。予三十年前甲寅、乙卯寓郡齋往遊，見徐靈暉「流來天際水，截斷世間塵」詩牌，不見此詩。至今永嘉稱爲「中川」者，因此詩也。「孤嶼媚中川」，「媚」字句中眼也。「懷新道轉迴」，此句尤佳。心有不純，去道愈遠，但恐靈運道其所道耳。「尋異景不延」，「異」字可疑。「雲日」、「空水」之聯亦佳。「表靈」、「蘊眞」一聯，似乎深奧。然從此說向神仙上去，則所謂「靈」與「眞」者，仙也。故於孤嶼之上，想夫崑崙山之神，而有信於安期生之術。安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東遊，與語三日三夜者。西王母者，崑崙之神。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謝康樂《江中孤嶼詩》：「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言其境足以標靈，而中含眞意，以曠周旋而莫之賞，故無傳也。「蘊眞」，猶淵明詩「此中有眞意」也。注解眞爲仙，非因其幽絕，而想像崑山，緬邈區中。區中之緣釋而養生之理得矣。蓋以江中之嶼，像海中之山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意不甚新，惟以生澀工。得在此，失亦在此。 《古詩歸》卷一一「懷新道轉迴」句譚元春批：經過語。鍾惺批：只似舟行語，妙。「尋異景不延」句鍾惺批：此景亦眞，惜說得不暢。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亂流趨正絕」，此景人所不道，然言之自佳。「孤嶼媚中川」，此山水賞心語，得趣既饒，故賦景自別。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此登臨海嶼而作。言江之南北，業已遍遊，而更思尋新異之境。因亂流而渡，遂登孤嶼之山。見其雲日輝映，江水澄鮮。而靈氣仙眞，空留絕島，竟誰爲賞鑒，誰爲傳述？從此想像崑崙，原與區中懸隔，始信安期之得長年，皆由遁跡海外，所以得盡養生之術耳。無如此處學長生，深得此詩之旨。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非先遊江南，方遊江北；正先遊江北，方遊江南。江南既倦，乃回想我昔遊江北。江北山水，與我周旋久矣。今久不遊，若朋友之久曠然。於是又欲返棹遊江北，乃未及江北，適於江中亂流正絕之處得此孤嶼。因知首二句多少曲折，乃用「南」、「北」二字夾出一「中」字也。然於未登孤嶼之先，上着「懷新」二句者何？凡人行過舊路，多不覺遠；以「懷新」故，冀得見所未見耳。道既覺遠，則日便覺促。總是急急尋異，以見前倦於江南，非倦於歷覽也。「雲日」二句，寫孤嶼之景，正是所懷之新、所尋之異也。表靈即亂流云云，言此等山水、皆表天地靈異之氣。苟不知賞，則此中所蘊之眞意，誰爲之傳乎？此所以新不能已於懷，異不能已於尋也。前段重一「新」字，後段重二「眞」字。宇宙之理惟一眞，蘊之爲眞，表之爲靈。天地之化惟一新，懷之爲新，尋之爲異。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入想出句，一如皎月之脫于重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於未登孤嶼前，先寫一層搜奇選勝意，見篤好山水若此，情倍深，旨倍曲。發端構想，高人幾許。作詩能用意者，難在得發端一語。既得起句，則循緒而下，滔滔不窮，自然章法迢遞，通體靈警，無論古體、近體皆然。謝茂秦常謂作詩當先覓警句，是必補綴成篇，思理不貫，悖謬甚矣。又，「亂流」二句，佳。絕流而渡正，爾時不意復有好景，忽得孤嶼，悅目賞心，出於望外，覺此境倍佳耳。又，「雲日」二句十字，足盡孤嶼妙景，亦寫景寫虛法。又，發端語不易得。每作古文詞亦如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蓋謂雲境無窮，人難盡歷，非得長年，不能遍賞。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孤嶼」句：雅。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放眼江天，脫屣遺世，興象殆欲參靈。「江南倦歷覽」二句，「南」「北」起「中」字。「亂流趨正絕」二句，妙在上句一頓，舟行兀兀，忽推蓬遠眺，心目俱曠，敘寫生動。「表靈物莫賞」二句，景物靈曠，尚莫能賞，況埋照而蘊眞者乎？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大謝詩無論才高，其所歷之處，皆是妙境，焉得不觸發。又，孤嶼便妙。「新」、「異」二字，爲孤嶼寫境，「靈」、「眞」便寫性情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懷新道轉迴」，謂貪尋新境忘其道之遠也。「尋異景不延」，謂往前探奇，當前妙景不能少遷延也，深於尋幽者知之。十字字字耐人咀味。「亂流」二句，謂截流而渡，忽得孤嶼。余嘗遊金、焦，誦此二句愈覺其妙。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詩有喜得奇境意。前四，以江邊遊歷幾周，折落懷新尋異，領入本題。中六，正敘絕流登嶼。「雲日」十字，寫景清超。莫賞誰傳，寫出自矜得意。後四，即孤嶼想到崑山仙境，眞絕塵寰，而以安期得盡長年拓空收住，餘波亦好。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孤嶼》：按：《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渚長三百丈，闊七十步。嶼有二峰（靈運所登後人建亭其上）。李白詩所云「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者是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承前《帆海》等篇來，次第有味。「亂流」二句，點題交代，不作常語。「雲日」二句景。「表靈」二句歎惜，是正位。「想像」四句，因孤嶼且莫賞莫傳，則崑山更遠，故欲託此

逃世，以與安期遊矣。不知屈子《遠遊》，不知此意所謂。「表靈」二語，令人慨然。亡友管異之嘗贈余詩曰：「爲同子未甘，表靈衆誰識。」誦之感愴。康樂固富學術，而於《莊子》郭注及屈子尤熟，其取用多出此。至其調度運用，安章琢句，必殫精苦思，自具鑪錘。非若他人掇拾餖飣，苟以充給客氣假象爲陳言也。用字如此之確，急宜法。大約謝詩顧題交代，則如髮之就櫛，毫末不差；其成句老重，屹如山嶽之奠，不可動搖；取象則如化工。明遠遜其度，惠連謝其華，玄暉讓其堅，延之比之，如碔砆耳。「緬邈區中緣」字用《大人賦》。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曾太傅云：因孤嶼而想崑山，欲托以逃世，與安期遊矣，用屈子《遠遊》意。此評曾選《十八家》失載。

《登永嘉綠嶂山詩》《古詩歸》卷一一「裹糧杖輕策」句鍾惺批：五字游覽中大有經濟。「懷遲上幽室」句，譚元春批：心清。「行源逕轉遠」二句，譚元春批：每尋源未到源邊，輒思此二語之確。「澹瀲結寒姿」二句，鍾惺批：細媚。譚元春批：媚之一字，景物間最不宜有。惟細者自然生媚耳。幽極則媚，秀極則媚。「眷西謂初月」句，鍾惺批：「謂」字老極，趣極，人不能下。「踐夕奄昏曙」二句，譚元春批：游山有游山之細密，瑣碎人來不得。「蠱上貴不事」二句，譚元春批：醜。「幽人常坦步」句譚元春批：「坦步」二字是幽人眞神情。　鍾惺評：凡麗密詩薄不得，濁不得。康樂氣清而厚，所以能麗，能密。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此言涉歷深山，不辭迴遠，而山中之景種種多奇：淵渟者，結爲寒姿；枝綴者，潤其霜質。澗曲而動遭迷徑，林遠而疊見深巖。瞻眺不分西東，指顧互疑日月。奄留竟夕，到處窮探，皆緣隱居不仕，而利幽人之貞，故得至此。此中謦欬不聞，萬籟俱寂，凝然抱一，而性亦從此繕焉。可謂眞得幽棲之趣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前十二句皆賦也，後又用之爲興，精金入大冶，何像之不可成哉。遠者皆近，密者皆通，康樂之獨致也。他人遠則必迂，密則必澀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康樂山遊，搜剔深遠，此詩能寫之。發端用「裹糧」二字便妙。「行源」二句，根此而出。又，「澹瀲」，寫水寫光，「團欒」，寫竹寫勢，皆虛景也。水，動物，加「結」字，得渟蓄意，使之靜；竹，形質之物，加「潤」字，得晻靄意，又使之動。「澗委」，「委」字妙，如見一瀉；接「屢迷」字，澗非一澗，委非一委也。「林迴」句，是愈轉愈深，所謂能寫搜剔之意者。「眷西」四句，因極意摹令窈冥。蓋陰隱蒼深中邃入忘返，幾於不知日暮，峭蒨沉黝之字，陽光熹微，左眺右瞻，疑誤日月，至於昏曙久經，蔽翳歷覽，屢費尋涉之勞，徒訝馳景之速，故曰「奄」，奄忽也。山遊至此，一往情深，誰能爾爾。千古好遊無如康樂。即有如康樂者，亦無此曲筆紀之。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於情景之外發明妙理，用《易》入詩，天衣無縫。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登永嘉綠嶂山》前十二句叙題，迤邐而入，且叙且寫，平趨緩步，最爲正格。「蠱上」六句，題後繞補，言己所以能盡此遊，如上所云，由叶於幽人之步；雖音詞不接，而寄抱則一。一者，同也，注家以「抱一」連文解，誤也。起四句叙。「澹瀲」二句寫。「澗委」二句又叙。句法皆勁峭，無凡庸平常率漫。「眷西」四句，於叙中寫，奇警異常，詞理俱勝。奄，忽也，盡也，言既踐夕，又忽盡昏以至曙，非信手塡湊用字也。「恬知」結上幽人作收。務寧靜寡欲，不逐無涯之知，是謂恬養知。既知此理，而依此用功，愈以造於定靜，是謂知養恬。恬知交相養，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自《莊子》拈出，後來佛學秘爲密悟，曰「心如牆壁」，曰「止念」，皆此功夫。及既見光景，則呼之爲性。世人即莫知其誤認之失，即並其誤用之功夫，亦未嘗問津，未嘗夢見，故無能見之及之矣。蓋自程、朱未出之先，認性皆以莊、佛爲密諦，又何責於康樂邪？固不暇與辨耳。　《史記》東越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也。晉、宋人好談名理，不出《老》、《莊》，小品，故以此等爲至道所止，每以此入詩爲精悟，而康樂似所得爲深。然康樂自許早能成佛，而行身博而無檢，奢泰縱恣，多愆禮度，有取死之法，與其所言皆不應實，安在其能繕性也？得道不行，咎殃立至，卒以殺身，由其自掇，非眞能知道者。知道則必能踐行。觀康樂持操，殆亦所謂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何暇安其性命之情者。嗚呼，龔生竟夭天年，不如宣遠量己保身矣。（宣遠年三十五，玄暉年三十六，康樂年四十九，惠連年三十七。）王孝伯作人無長物而反畔，政與靈運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恬如既已交」句，方植之云：恬知交相養，用《莊子》，作「如」，誤。

《郡東山望溟海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則所稱「初日芙蓉」者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七《石蛄》：郭景純《江賦》曰「石蛄應節而揚葩」。按：石蛄一名紫薑，《本草》謂之石决明，得春雨則生花。康樂詩「紫薑曄春流」，即此。王右丞《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蛄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發端必寫題前一層，言遊覽則述所以遊覽之故，故佳。凡遊覽詩，以景中有情爲妙。得是法，則凡景皆情也。又，題是望海，然篇中皆寫目前物色，蓋非寫望海也，寫望海之人之情也。望海期以豁眸銷憂也。目前之物可以銷吾之憂，則眷眷不忘，何必言海乎？且海不易言，言海之語易枵易拙，此又善於避就者也。又，不寫海而寫望海之人，因不寫人而寫銷憂之物，此正取神情、遺形迹也。故觀其詠目前物色而望海之情可知，觀其望海而情可知，此非寫銷憂，正寫憂也。以言寫不言之隱。至矣哉，此詩所以不得不作乎？又，寫目前物色句，並鮮秀。

《遊嶺門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本好遊耳，翻從政事中發端，迤邐而下，意曲旨遠。又，寫景必寫虛，虛神得則境地始闊大，「千圻」、「萬嶺」，何奇何勝不包二語中。「威摧」字山形在目，「瀚汩」字水聲在耳。「峭」字、「駛」字，並活。大抵此地山水險異，詩亦窮極險異之態。又，「西芘」，「西」字終疑或是郡西故地也。意謂「漁商（一作舟）危、「樵拾」安，借寓己志，且貴逸樂耳。「漁商」佳於「漁舟」，對「樵拾」方有致。「拾」字既以生取新，「商」字亦以疊見遠。僅言漁舟，意易盡，兼言漁商所包者多，故旨遠也。古詩貴生不貴熟，貴遠不貴近，康樂尤擅此理。唐以後語近，特緣太熟耳。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治郡原非所宜，逸才受羈，愈激其曠，故有「貴不屈所志」語。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威摧三山峭，瀚汩兩江駛。」威摧、瀚汩，皆疊韻連綿字。

《石室山詩》　《古詩歸》卷一一「清旦索幽冥」句，鍾惺批：「索」字，是用力字，却妙在自然之妙。「樵蘇限風霄」句，譚元春批：靜者獨步之言。鍾惺批：幽奧在一「限」字，王昌齡「久之風榛寂，遠聞樵聲至」，耳目意想略與此相同。「合歡不容言」二句，譚元春批：婉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鳥道雲踪，瞭然在人心目之間，而要不可爲期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莓莓」字甚新，詳議當是草逐水流，根定葉漂，長條披偃，翠帶搖輕似俱去也。疊二虛字，使物態儼然，惟《三百篇》有此。又，人如不愛尚好奇，此無性情者也；必若有深情者一往無可奈何，故得一佳山水如得良友、如得奇書，把玩徘徊，矜示千古。蓋兩美相合，眞成奇遇，豈得已於懷哉。千載有此，山鄉村之夫，豈能賞識樵蘇之子，猶或希踪，而一旦爲我搜得，樂乎，不樂乎？摘芳弄條，眞是無可奈何，把玩徘徊之至意也。「虛泛」、「崢嶸」，寫景亦活。「戎」字，疑是「我」字。此恐卽宕山矣。「微戎」二句終屬晦滯，尋省數四，或者「戎」，汝也。《詩》「戎雖小子」。蓋山靈汝我也。言非汝無遠者，必也眞仙遨遊如王子喬者乎？則是總角之年已能升舉，是可羨矣。然亦大強。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樵蘇限風霄」佳句。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學謝者能進此一格，卽妙矣。句法、章法俱善。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七：戎，汝也。卽承「鄉村」二句，言遊覽者難得，惟仙靈或來遊耳。此靈域所以久隱，一旦得之，如交賞心也。

《登上戍石鼓山詩》　《古詩歸》卷一一「憂憂自相接」句，譚元春批：「憂憂」二字，脫出相接之苦。「歡願既無並」三句，譚元春批：合讀二語無聊極矣。「極目睞左闊」二句，譚元春批：「闊」、「狹」字，從左右生得妙。鍾惺批：遊記中極力刻畫語，使後人爲之，不無擊齒嚼舌之勞。「日末澗增波」句，鍾惺批：奇景奇語。「日末」字，創見。　鮑參軍用「川末」，唐人又用「風末」、「天末」、「蘋末」，不足言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謝詩有極易入目者，而引之益無盡；有極不易尋取者，而徑遂正自顯然。顧非其人，弗與察爾。言情則于往來動止縹緲有無之中，得靈蠁而執之有象；取景則于擊目經心絲分縷合之際，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虛情，情皆可景；景非滯景，景總含情。神理流于兩間，天地供其一目，大無外而細無垠，落筆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豈徒興會標舉如沈約之所云者哉？自有五言，未有康樂；既有康樂，更無五言。或曰不然，將無知量之難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每用題前一層意起。起二語警拔，且思旨纏曲。「歡願」二句拙，以拙故生，以生故不近。「極目」四句卽是寫景、寫虛之法。惟呑山川於胸中，故能吐雲水於楮上也，其浩蕩爲何如？「左闊」，卽指嶺，承下法密。「白芷」二句，「競」字、「齊」字佳，詠之覺青葱霍靡撲人目睫。以化工狀物，隨意入神。俄而寫其大，則千巖萬壑，包羅片語；有時寫其小，則一花一草淫瀹單詞。要歸於境地儼然，景色生動而已。又，山遊並感憂端，或遂激爲曠旨，起結無不相應者，章法甚密。此首綰「摘芳」，度「愉樂」，微緒相承，密而又密。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寫景不厭其繁，能換面目之故。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三：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

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靈運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言景，而在於言情。「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如此用工，同時諸人皆不能逮也。至其所言之景，如「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及他日「天高秋月明」、「春晚綠野秀」，於細密之中時出自然，不皆出於織組。顏延年、鮑明遠、沈休文雖各有所長，不到此地。如石壁地名之類，自可看《文選注》。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既卜居田南，時復泛舟湖上，往遊舊居。此詩因暮還而作。首言石壁山水之勝，能使我澹然而忘歸。次叙舟中所歷景物之佳，以至趨還田南，偃息東扉之樂。此皆胸中自得眞趣，有非他人所能與者，故又明言慮淡則外物自輕，意愜則物理亦順。凡養生之人，能以此道推之，則所樂亦不假外求而自得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歛暝」、「收夕」語排意排，殊覺味短。然爾時格調却多尚此，哲匠如顏、謝曾無先覺。　《古詩歸》卷一一「昏旦」四句，鍾惺批：非神情眞與山水相關，不能僞作此數語。譚元春批：清暉娛人，又下一「儋」字，更娛得妙。「愉悅」句，鍾惺批：「愉悅」二字，是高士閉門眞光景眞受用。然「偃」字自妙，莫與「掩」字一例看。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簡潔。淘盡千言，得「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二語，去緣飾而得簡要，由簡要而入微眇，詩之妙境盡此矣。「林壑」二句，其言如半壁倚天，秀色削出。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靈運既卜居田南，時復泛舟湖上，此因暮歸而作。【略】皆言胸中所自得之趣，故又言慮淡則外物自輕，意愜則物理亦順。欲養生者，能以此道推之，而淘練性靈之方已思過半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題曰《石壁精舍還湖中》，若云在石室厭而欲還，則成何石室精舍？此却曰昏、曰旦，若動、若靜，俱堪娛人，令人忘還，是妙於寫石壁精舍。若云一還便至湖中，則何必還？此却以「出谷」二句，明出俄延而行，一步不肯放過，而下遂接以「林壑」云云，見得一路好景。若云湖中無可娛人，成何湖中，又何必還？此却「芰荷」云云，正妙於寫湖中。觀「披拂」二句，則是石壁有精舍，而湖干亦有精舍。南徑通精舍之徑，東扉蔽精舍之扉。苟湖干無精舍，則趨者何所，而偃者何地乎？然何以言湖中而不言湖干，景在湖中，而不在湖干之精舍，亦猶景在石壁，而不在石壁之精舍也。但使石壁無精舍，無以歷昏旦，曷由知氣候之變乎？通篇俱寫氣候之變，而以「昏」、「旦」二字爲主。句句俱從「還」字生意，却無一辭在地上實寫。「山川」句，氣候以旦而變也。「出谷」句，言日距落時尚蚤，可見上文「儋忘歸」，乃戀石壁之「清暉」，自旦留連至日平西也。「出谷」句，自石壁精舍步行至湖中之彼岸，舍徒而入舟，日尚蚤、陽已微，將時陰寸分刻量，正形「還」字之妙。且下文林壑、芰荷等物，俱從微陽朦影中看出。「林壑」二句，乃入舟以後，已離石壁，又回首將石壁景物補完。石壁之氣候，爲昏所變，又遂以「歛」、「收」二字掃去石壁之迹。而以「芰荷」云云，專寫湖中。林壑、雲霞、石壁之物色。芰荷、蒲稗，湖中之物色也，「迭映蔚」、「相因依」，亦從微陽朦影看出，極形其多，以爲「披拂」二字之案。而「披拂」二字，又寫暝夕舟行之意。「南徑」，舍舟而岸也，「愉悅」句，歸步於湖上之精舍也。愉悅者，一日之遊覽，淋漓盡興，爲「意愜」張本。「偃東扉」，至此群動皆息，正養晦之候，爲下文「慮淡」二句，緊承此句。而末「攝生」固由「慮淡」二句而推，實從全篇之理而推。蓋物者累生之具，理乃養生之粮。故物緣屬情，情感生慮，淡則緣絕；理靜屬性，性動生意；意愜則靜極，靜極則養精。善攝者，去其累此生，存其善此生而已。此道卽攝生之道，而猶必曰「試」、曰「推」者，欲令讀此詩者細體，通篇一連十六句，不必關屬，句句是說「慮淡」，句句是說「意愜」。且所云「昏旦變氣候」，分明《參同契》「動靜看蚤晚」一段注脚，較郭景純《遊仙詩》尤切實，其爲陳子昂《感遇詩》之開山無疑。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凡取景遠者，類多梗概；取景細者，多入局曲。卽遠入細，千古一人而已。　又，結局亦因仍委順耳，而鈎有金鼇尾之力，收放雙取，唯《三百篇》爲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清暉」二語所謂一往情深。情深則句自妙，不須烹琢，灑如而吐，妙極自然。「出谷」以下，寫景生動，「暝色」、「夕霏」既會虛景，「映蔚」、「因依」亦收遠目。公筆端無一語實，無一語滯若此。「慮澹」二句煉意法，理語圓好。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昔遊」四句，非心領神會不能道隻字。又，山川眞賞，象外傳神。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前幅言景言情，後幅言理言性，渾然可愛。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首聯警絕。「入舟」句，儋忘歸也。「林壑」二句寫山，「芰荷」二句寫水，又「林壑」二句，所謂變氣候。「蒲稗相因依」句：此別一種水稗，非秕稗也。「慮淡物自輕」二

句：語近淵明。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從且至昏，備一日之氣候；觀山與水，含日景之清暉。此石壁精舍，據山水名勝，兼此清暉照耀，能令遊子神情樂此山水，澹而忘歸。出谷到精舍也，日尚早是且。入舟歸湖中也，陽已微是昏。林壑之夜色已歛，雲霞之夕氣已收，此單承「入舟」句，而以芰荷蒲稗點綴湖中。以下便描寫歸家之行徑、性情，而以攝生道理作結。芰與荷迭相爲映，而成其蔚；蒲與稗互相因依，而歸于風。從此披拂清風，而歸南徑；性情愉悅，而偃東扉。蓋因慮澹則視物皆輕，意慊因理無違悖，寄語攝生之客，以此道推之，便得一生受用，即無處非樂境矣。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邵長蘅評：大謝靈秀，至玄暉而風致輕媚矣。其變處在此，其薄處亦在此。如此一起，宛似宣城。又，方伯海評：詩之入手莫難於天外飛來，今人大抵先有中間，然後尋出起結，粘皮帶骨，便氣脈不聯貫處多，看此篇入手是如何？且通體上下相生，纍纍如貫珠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李）善曰：「精舍，讀書齋也。」靈運《遊名山志》：「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又，此兩截題格也。前六，先叙石壁之景，遊壁之樂，而以「出谷」二句點清竟日，落到還湖。中六，則叙湖中所見晚景，趨徑偃扉，又透題後。後四，總上兩層，約指其趣，自悟悟人，咏嘆作結。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此體與詩，皆略同前《南山》作。而此詩精神全著意一「還」字，可窺古人顧題不肯疏忽處。然亦推大謝獨嚴。起四句爲「還」字前補一層，突寫意象甚妙，與《夜宿石門》同。言欲還而因戀清輝，故遲至夕也。「游子」句跌「還」字。「出谷」二句點題，一句旦，一句昏。「林壑」二句，乃正就歸時夕景寫山昏。「芰荷」二句寫湖。「披拂」二句歸途及既歸情景，以上了題事「還」字足。「慮淡」四句情寄作收，似陶。「此道推」爲推排以求。此詩興象全得畫意，後惟杜公有之。凡言黃昏曛黃，皆向晚也。寫山水之景，言已志在此，無與同心，諸篇皆此一意。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登石門最高頂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密竹使逕迷」，已似唐詩。《新序》桒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靈運用此全語，曰「居常以待終」，恐靈運非貧者也。《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排」已見前注。排者，推也。能處順，故安於造物之推移也。然靈運又豈能處順者哉？「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靈運每有賞心之嘆，即義眞所謂未能忘言於悟賞者。然則賞一也，有獨賞，有共賞，靈運思夫共賞者，而不可得，則以獨賞爲憾。此尾句之意也，亦篇篇致意於斯。「心契」、「目玩」一聯，謂內其實而外其華，先之以沈冥守道之說。自處高矣，焉得不爲俗人所忌？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於南北兩居，往來棲息。此詩因還北居既久，復尋石門而作，大意與前篇略同。其所叙景物亦不過幽深險阻，悲響悽愴之意，且謂人生各遂所趨，而我獨沉冥若此者，是豈別有一理哉。但當守道不變，則窮達顯晦渾然一致，自無離間矣。夫卉木秋落而春榮，亦皆順時變化，莫非一氣之流行，故常目玩而心契焉。今我亦惟居常待終，處順安排，如斯而已耳。惜無同懷之人，共此登陟之樂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康樂遊覽諸作，狀景寫物絕爲精緻，但恨是一律體，明是留隙與李、杜。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晨尋夕在，寫登處已明寫出最高。「夕息在山棲」五字，是一篇之要領。蓋用此句，遞過最高將寫最深也。「疏峰」四句寫山棲之深，連巖加一倍深，密竹又加一倍深，故以來忘去惑極摹之，挑動下文「沈」字。「活活」二句，夕息景物，謂此山棲最深者，以在最高，故去人境絕遠；惟有活活之夕流，嗷嗷之夜猿耳。此又加了百倍深，挑動下文「冥」字。既沈既冥，自然與道相守而不攜。所謂嘿而識之是也。「心契」句，道之體。「目玩」句，道之用。「居常」句，體中有用；「處順」句，用中有體；皆從沉冥中來也。「惜無」二句，謂無人能領略此意。而「青雲梯」三字，又點還最高，以明非此最高，安得此最深也。此詩正暗用《孟子》「舜居深山之中」意。舜之深在山之中，此深在山之頂。「沈冥」二字出《揚子》。李軌注曰：沈冥猶佫寂，泯然無迹之貌。阮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內足於懷。王右軍曰：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連巖」四句，窅冥迴深，摹寫曲至。「活活」、「嗷嗷」，寫聲活。末段有終焉之志。「九秋」、「三春」故不相妨。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謝客遊山詩如柳州小記，一篇一勝。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造語極幽，言理甚透，憶同儕更亟亟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夕息」句襯出高頂。「連巖」四句倒補「尋」字。「心契九秋幹」三句，此亦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之意。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此詩眞體語俱俳，然細玩之，仍是語俳體不俳。按：青田石門以飛瀑爲勝，詩中未寫及瀑，此乃永嘉石門也。　方東樹《昭

昧詹言》卷五：此題是登山，而詩所言棲息久止事，疑在《石門新營所住》後，與《夜宿石門》一類，皆永嘉石門。而王阮亭強分《新營所住》爲廬山石門，而譏桑喬《廬山記事》只取此首而遺《新營》爲失。愚按：靈運在臨川，日月雖無考，然時實不久，未必有營居事。細玩此三詩，皆無確證，闕其事可也。又，此詩首二句交代題面，以下皆言息夕事。「疏峰」十句，總寫石門山房之景，意極工。「來人」二句，即上「迷」字。此等由皆用典不率臆，此最一大法。「沈冥」以下八句情，即歸宿。「沈冥」雖用二字面，意取守道而不改其操義。下四句正申言此意。言心契於道，游玩爲寄耳。常也，道也，安常處順，任歲月之推遷，卻以「九秋幹」、「三春荑」字面故亂迷之。「居常」二句，又申此二句。「居常」也，「處順」也，「安排」也，皆委運任化之義，言安於推排也。靈運深於佛理，此即推實之義。收句言同此趣者無人，倒轉另換意，回挽結上，筆勢縱送，反折出「登」字，奇絕，豈尋常率漫敷衍苟爾作結者所及。《列子》注：「雲梯可以凌虛。」五臣注：「仙者因雲而升。」「抗舘」是主，「對嶺」、「臨溪」、「羅林」、「擁石」，皆爲「舘」言之。「塞路」、「迷徑」、「忘術」、「惑蹊」，皆爲「登」字言之。又，杜、韓山水造句，皆自謝出，而筆勢緊峭多姿。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九秋幹」，自喻也；「三春荑」，翫世也。末言無人喻此高懷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詩題止是新築幽居，終篇乃屬意所思，有美人不來之歎。「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此是說道理處，然《老》、《莊》之學，不可強以吾儒性命道德通。《莊子》所謂「乘日車」，郭象亦注不明，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亦不足多窮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按：《山居賦》有南北兩居，自注云：「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蓋靈運幽隱之志，猶以田南石壁爲未深，故又卜此新營也。其言石門躋扳險阻，人迹已不至此，況見時物屢變，而所親之人遠遊不歸，使我徒深懷念，誰與忘憂也。且又巖林深峭，景候悽然，誠若不堪處者，感此則不免思慮往復于懷。然達生之理一至，則情慮已釋然矣。今我庶幾常持此道，如乘日之車，任其自然，得以安吾心魂之勞，而遂其生也。然非明識之士，殆不足與論此也。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一《晚見朝日》：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曒」，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即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謝詩「庶持乘日車」，本《莊子》及《淮南》語。吳本「車」作「用」，又解之誤。「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馭。」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以生撰佳，正是康樂本色。又「洞庭空波瀾」：少陵詩「洞庭虛應空」即此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當與《田南作》合看，田南是未成之園，故極力布置景事而冀同心人，止於末帶，曰「惟開」、曰「永懷」，不敢暢言之也。石門所住已落成矣，故景事甚略，而獨致意於美人之不還，其歎塵之凝席也；樽之酒無人傾而常滿也；洞庭空波瀾，而美人不來也；桂枝徒攀，佳期無由敦，而且路遠莫致也；徒令人致望於霄漢之隔，而惻然尠歡，撫所聞所見而生戚也。其惜美人不至，正惜所住之美耳。末「與智者論」，蓋以園中布置之妙皆智者事，故云云。所以古人之詩不苦粘題，而無一字不合題者此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興亦賦亦比，因仍而變化莫測。曠括得之《小雅》，寄托得之《離騷》。此康樂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彼生平心迹不出乎山人浪子經生之域如竟陵者，固宜其不知而譏爲套語也。又，謝每于意理方行處，因利乘便，更即事而得佳勝，如「早聞夕飈急」四語是也。他人則意動，專趨其意，不暇及矣。杜子美用此法，又成離逖。才授自天，豈可擬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以公尋山搜險之情緬想石門營居，故當僻絕。起四句其地可見。又，勝地固心賞，得意無獨知，每眷眷於良朋，然復恒歎寡遇，亦足知朝市多而林巒少矣。「美人」二句，望思殷勤，風調則漢人之遺也。「俯濯」六句，淋漓橫溢，享此樂固暢，因極寫之，此歡忘死。《子虛》、《上林》，極寫山川，其上其下以至東西南北，大奇致也。此俯仰上下，以二句當古賦通體，又以二句別闢思路，其奇爲何如？其大爲何如？楊升菴曰：「早聞」二句，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早聞夕飈」，即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返照也。「崖傾」二句，似有鬼工，百搜不獲，千煉難成。寫光、寫聲，已是大難，今光則馳也，聲則驟也，而寫之儼然，豈人力可至乎？且此非寫聲、寫光也，寫玩此聲光之人之情，其歡眞可忘死。又，今對景能賞玩及此乎？即能賞玩，能寫之乎？夫不能寫者，是終不能賞玩者也。不能賞玩者，與之語亦不解者也。故結句云然。嗟乎，智者豈易得哉。千秋惟公具此智慧，故應速得成佛。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評「早聞」四句：四語寫四面高山茂林修

竹，極有精采。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　輞川圖那能畫到，輞川詩亦未刻入康樂獨步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所引《楚詞》，參觀王逸注，乃知此詩托意之遠。「庶特乘日用」句，特，當作「持」。用，當作「車」。以日爲車，而遊六合之外，則屈子之《遠遊》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早聞」二句，總見光景之不同。「感往」二句，言悲感已往而夭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莊子・(牧馬)(徐無鬼)篇》，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游(于)襄城之野。』」《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七汪喜孫評「美人」六句：　騷辨之旨，其亦故國之思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此詩疑與前詩互相見。此只點一「築」字，以下便全說卧居情事，而於題中十六字新營功用，一不及之，而反見於前詩。可知不得分爲永嘉、廬山二地也。起六句，言己今居。「美人」六句，言無同賞。「結念」二句頓斷。「俯濯」六句，續接起六句寫景。「感往」六句，續接「孤景莫與諼」下。此詩只用一斷續離合法，古人文多如此。「美人游不還」一段，幽憂怨慕淒涼之意，全得屈子餘韻。吾嘗以商榷前藻之意況之，且爲低徊，況於懷曠遠之遐思者哉。「感往」二句，余時時生死於此，非用功久而親履之，豈知其言之恉哉。與「榮悴疊去來，窮通成休戚」、「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得性非外求，自己爲誰纂」，皆一類見道語。莊子、屈子、賈生多有之，杜公、韓公亦多有此，皆根柢性識中所發，非襲而取之可冒有也。又，句法老滯，杜公亦學之，但散漫平衍。「日車」言終日長如此優悠無爲，用郭注。此所云「美人」，即前共登雲梯同懷之「客」。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　吳聿《觀林詩話》：　謝靈運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上句雙聲疊韻，下句疊韻雙聲。後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杜荀鶴「胡盧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溫庭筠「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藁草，愚夫輸逋租」，皆出於疊韻，不若靈運之工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七韻言游山之事，四韻言情，借《楚詞・山鬼》「薜蘿」語以懷所思之人。「握蘭」、「折麻」，將以遺之。心徒勤而不展也。「情用賞爲美」，謂遊山之情已獨賞矣，而無知我心共賞之者，則何美之有？如此，則其事幽昧而無分別者。一說謂吾之眞情以賞知此山爲美。事不明，顧不暇憂其不察也。以此觀之，物慮可通，而是非可遣矣。然則伐木開逕，以致王琇之疑、孟顗之奏，此詩殆先兆也。「隩」，於到、於六兩切，即隈也，江東人謂之浦。「陘」，胡逕切，連山中斷曰陘，嶺小高曰峴，賢典切。「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疎麻，神麻也。　劉履《選詩補註》卷六：　賦也。【略】此篇因登覽山水有懷而作。其言山谷幽深，曉景清麗，於是乘此出遊，延歷漸遠，不憚陵涉迴復之勞，而玩物適情，悠然自得。然而所思永隔，神期若存，偶因瞻眺山阿，而其人髣髴在目，雖欲折芳贈遺，以通慇懃，而此心莫展，徒成鬱結耳。夫情以賞適爲美，況往事暗昧，竟無爲之辨明者，何乃自貽憂念，而不爲樂哉。且當觀此佳勝，遺去物慮，釋然一悟，斯得排遣之道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格調與諸篇同，而結構完潔，句句響俊。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批：「逶迤傍隈隩」二句：「逶迤」、「迢遞」，開後世律詩熟套惡對。「乘流翫迴轉」句，好溪游眼，老杜許多舟行妙詩，不出五字。譚元春批：「薜蘿若在眼」句，動宕，不覺其用《楚辭》。鍾惺批：「一悟得所遣」句，迂重語有深趣，莫作滯累看。　譚元春評：　偶對中有景、有致，機流句外，遠過《湖中瞻眺》、《石門新營》二首。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郁郁乎清芬。渠自披陳物色，了不作一詩意。千古以來，幾許渴羌而淵明獨領其趣；樵夫、漁夫日夕出沒山水，而靈運獨賞其神。終身於此而不覺，是以口不能道耳。「猿鳴誠知曙」四語，亦只人眼前事，以謝見之獨親，而言之獨切也。「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濯濯如洗。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　此因登覽山溪有懷而作。言山谷幽深，曉景清麗，出遊漸遠，不憚登涉迴復之勞。此時撫景興懷，所思永隔。偶以瞻眺山阿，而其人髣髴如在。雖欲折芳爲贈，而此心莫展，徒成鬱結耳。夫情以賞適爲美，而況往事暗昧，已無人爲之辨明，即懷思何益。且閱茲勝境，物慮盡忘，超然一悟，無所不遣，而又何有排遣不去者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凡天下佳山佳水，原非虛設。彼造物者實生之，以供斯人明悟之用，故山水自關人意，而人自鍾情山水，或因悟而及山水，或因山水而起悟，莫不本其情之淺深以爲所得領略之分。孔子以樂山樂水爲仁者、智者之情。其「動靜樂壽」四字，政從樂山樂水拈出道理來。故凡古今詩人，孰不情關山水之間。而詩中康樂，尤是慧業文人，故其留心山水更癖，而所悟最深也。如此詩在諸作

中，結構猶爲完潔，而詞調更極響俊。前半紀行寫景，後半因景得悟。其前半叙景處，就題中翻起一波。蓋詩之寫景，原爲寫悟。如此詩之悟，全由「蘋萍」云云。本在溪行平穩處，而却於溪行之先，先寫一段渡澗越嶺之險危。即伯牙學琴從師蹈海不見其師，但見洪濤淪日，鳥獸悲鳴，驚悸欲絕，然後有悟也。「逶迤」云云，極形其險危；而「猿鳴」云云，雖是曉行，却因山深谷暗，看得不甚分明，見此渡澗越嶺如同夜行，是預先暗伏一倍險危也。見此一悟，不止在溪行「川渚」云云，而實兼「猿鳴」云云而得之耳。既因「猿鳴」云云而得悟，即當於「攀條」句下，竟接「觀此」句，却又起一波。曰此溪之美如此，而又有急澗絕嶺，隔斷世塵，如此奇境更必產有奇人。如《楚詞》所云「山阿人」者，已彷彿在眼中，看見他被薜帶蘿之狀矣；然而「握蘭勤徒結」，乃是見因想生，「折麻心莫展」，終亦可想不可見也。情者理之實，著于景爲用，契于心爲賞。「情用賞爲美」者，言情之爲用，以契于心爲美也。事者理之迹，理隱于事，昧而不顯。既不得見此山阿之人，將與誰辨此理耶？然正不須見此人，我亦能辨得。觀此「蘋萍」云云，而塵垢之慮，却已淨盡，豁然一悟。而平生一切未了心案，至此發放已完。此一悟本是自悟，不是碌碌因人指點者。又，小謝《京路夜發》「晨星」四句，正從此首四句脫出。小謝「晚星正寥落」二句，寫將明。「猶霑餘露團」，略退一句，復寫未明。「稍見朝霞上」，方寫到十分明。此「猿鳴」句，寫已明。「谷幽」句，又退寫未明。「巖下」句，又進寫明。「花上」句，又退寫未明。蓋小謝是京路，定要寫明炤見山川之修廣；此詩是澗行，只要還寫未明，湊下陾陘之險偪。小謝是寫感「懷人去心賞」，故寫得倦甚。此詩寫悟。「情用賞爲美」，故寫得不倦。又，康樂於山水處，只是心細眼細手細，故能凌前絕後也。谷即斤竹澗，其谷既幽，而光尚未顯，何由知爲曙也。以猿鳴故，猿亦夜鳴，何以知曙？蓋用《元康地紀》「猿與獼猴不同山宿，臨旦則相呼」之義，用代鷄鳴以別此地之爲幽谷也。此二句乃在旅舘起身處，「巖下」二句，方出旅舘也。凡天之將曙，谷定生雲，日光映之，是爲朝霞。此以「谷幽光未顯」之故，而雲又在巖下，日光不能映而成霞，止是雲方合耳。露在花上者先晞，「花上露猶泫」，固是行的絕蚤，亦見谷中得日之遲。逶迤，是已行到澗邊。隈，曲也；陾，涯也。言其路又灣又偪，且逶迤而長。山斷曰陘，山嶺曰峴，言其路一高一下，且迢遞而長也。「過澗」句，澗之急已厲而過矣；「登棧」句，嶺之緬已凌而至矣。「川渚」以下，正寫溪行。川渚者，溪之形；流者，溪之流。川渚之形逕復，可一望即得。而溪流之廻轉，妙有「逝者如斯」之意，故宜細細玩之也。蘋萍菰蒲，皆溪中之物。蘋萍遇淺水則止，遇深流則汎。深水急流，亦不泛，沉深則泛。菰蒲不生於陸亦不生於深流，故曰「冒清淺」。「企石」二句，又溪傍之景，上句之妙在「企」字，下句之妙在「卷」字。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往往在人意中。顧他人詩，入人意即薄劣，謝獨不爾。世有「眼前景物」之說，諗此亦非不然，雖然，豈易言哉？又，謝詩亦往往分兩層說，且如此詩，用「想見」兩字，不換氣直下，是何等蘊藉。抑知詩無定體，存乎神韻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夫眞賞者，惟曰不足。聞猿警曙，睇谷待晨，稍能辨色，便復策杖。宿雲未收，零露方滴，人方夢中，吾已巖際。具此情者，卧應惜夜之擲賞，起必攀晨而欣覯，匪云無厭，情不可已也。夫勝景以清幽爲最佳，致以獨賞爲遙。清幽取其初，獨賞愛其靜。始曉宇開，群動未作，晨星猶在，曙色漸來，獨樹之前，一窗之望，徙倚靜觀，猶足自得。況有谷有巖，拂雲披露，噭猿聲裏，香氣花中，孤高幽尋，惟有一我，樂也奈何。限愛「逶迤」，峴探「迢遞」。「澗」，吾知其「厲急」；「棧」，吾知其「陵緬」。以至萍覺深沉，菰臨清淺，泉取其飛，葉耽其卷，蓋隨境所接，匪直見曲，匪滯見動，豈境獨異哉。常人胸無深致，曠觀魯莽；幽人情深相尋，寓目必細。故洲渚以迴複爲佳，川流以瀠轉見態。吾所得之景，別有異景。游乎動靜之間，審乎往來之介。康樂寫景必寫虛，得斯旨也，超世之識所領既邃，孰能同之。爰乃憶想，山阿在眼，若遇有同此情，不惜心贈而不可逢也。冥符至契，淵然逮茲身世可忘，何復足戀，萬端皆遣。此時此情眞即爾爾，但恐有造，始感無能終持。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登山臨水之作，不難于超曠，難于靜細，當從此等詩悟入。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前四句眞鬼斧神工，「菰蒲冒清淺」固從子建「朱華冒綠池」來，覺青出於藍矣。至陳子昂之「朱蕤冒紫莖」，遠不逮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邵長蘅評：題佳甚。詩只就題寫出曲折。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四：胸中吐翕山川，縱筆抒寫，機流內外，殊不覺其板。「想見」二語，暗用《楚辭》。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過澗既厲急」，用以衣涉水事。棗據《逸民賦》曰：「握春蘭兮遺芳。」《楚詞》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此云「徒勤結」，「心莫展」，言欲贈友而未由也。承上二句看便明。　張玉穀《古詩

賞析》卷一六：此三截題，過澗一截，越嶺一截，溪行一截也。須看其點次錯綜處。前四，從山中曉景說起，字字刻畫，三層皆冒。「逶迤」四句，總寫從澗越嶺，兩句雙點，兩句雙承，不作層遞便團簇。「川渚」六句，獨寫溪行之景。前過澗已有水程，故以「屢徑復」、「玩迴轉」蒙上文來，以清本位。「企石」、「攀林」，即引下意。「想見」四句，即景懷人，惜其莫遘。後四，則以賞辨雖難其人，而觀悟自可遺遣，收到不妨獨樂，用筆曲甚。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寫早景，興象湧現，爲題作圓光，甚妙。「逶迤」四句，點題交代細叙，使題中「從」字、「越」字、「行」字、「嶺」字、「澗」字、「溪」字，一字不漏，而句字勁拔，無一庸熟，韓公《山石》七言起句似之。「川渚」四句，分寫溪行，「企石」四句，分寫越嶺，而每層必有非常華妙二語。「握蘭」以下，以無從賞之人作歸宿作結，無人可贈同心。凡游詩，前用叙寫，後以情寄作結，一定篇法，然各有細意新意不同。「握蘭」二句，頓結上文。「情用」四句，又轉入自己本情。凡賞即爲美，亦羊棗之獨嗜，不必人人之炙，此理可以喻大，凡即詩文道術亦有之。言己之固僻在此，人或以我爲蔽，而實昧於獨賞爲美之理而不能辨。若悟此理，則獨往自適其性，而凡餘物衆理，縱爲人所共趨，而皆可遺可遣，而無容慮矣。此詩華妙精深，幾於壓卷。李空同粗淺皮傅，徒竄句籍辭，而自謂學謝，其何足以知之？非特空同，即王介甫之邃於學，而自矜「月映林塘幽」一句，以爲似謝，此亦驥之一毛耳，豈驥之全哉！康樂本領如此。痼疾煙霞。謝所以不及杜，以無情事足感人，而其工於模範，與柳山水記同，亦似《水經注》。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選》注：「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

《過白岸亭詩》《古詩歸》卷一一「近澗涓密石」句，鍾惺批：「涓」字細極。「空翠難強名」句，譚元春批：是過白岸亭時極得意光景，却是心手無可奈何之辭。鍾惺批：五字極得題中「過」字之神。「漁釣易爲曲」句，譚元春批：巧妙不纖。「春心自相屬」句，譚元春批：眞胸中活宕之言。「窮通成休慼」句，鍾惺批：就引詩中說出一段哀樂之感，無干涉，有情緒，讀書觀物，妙手靈心。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前幅妙手靈心，吹死使活，捉活令死；後幅無端生情，如孤雲游空，映日成彩，無定質而良已斐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空翠」句承「遠山」，「漁釣」句承「近澗」，法密。又，「援蘿」以下即境引情，羨世同春，慨己獨戚，雖云理遣，無解神傷。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空翠難強名」句，妙絕。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空翠難強名」較「山鳥自呼名」，此勝。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凡物可以名則淺矣。「難強名」神於寫空翠者。「止栩黃」，言黃鳥止於栩也，然終未妥。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七汪喜孫評：「交交」以下，哀樂並舉，觸興莫測，康樂胸中，固不但投外之感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二句交代「過」字。「近澗」四句正賦景，而句法新造，文法銜承，極其精妙。「援蘿」六句，次第引出奇情奇境，陳者新，蠹者靈，死者活，近者遠，較《西射堂》「羈雌」一倍妙。即物致思，反覆長言，寫至十分滿足。下以「榮悴」二句，就上收轉，精理道心，乃有於昭昭之多，而見日月星辰萬物無窮之覆者，豈非奇觀。收句就此勒轉，用筆如屈鐵轉丸。「去來」者天運定命，「休戚」者人情所感，兩句遞說，承上「黃鳥」、「鹿鳴」。其用「抱朴」字，是撮取少私寡欲義，猶之用「沈冥」，只取久幽不改操義；用「達生」，只取知足義。庸俗不明古人深趣，第搏撦餖飣，雜湊亂塡，以衒典博，可哀矣。「黃」、「鹿」借對尤妙，既富學術，又美才思。下文「榮悴」二語，皆有根而非泛設。詩明用《秦》詩「人百哀」，注家因「止栩」二字，乃引《小雅・祈父什》詩序云：「刺宣王不親親。」失之矣。玩此詩奇妙如此，始覺惠連「頹魄不再圓」四語，泛理常談死境，凡夫皆能爲之矣。

《石門巖上宿詩》《古詩歸》卷一一「暝還雲際宿」句，譚元春批：「雲際宿」妙在「際」字。「鳥鳴識夜棲」句，鍾惺批：靜理。「異音同至聽」句，鍾惺批：一篇天籟文，五字盡之。奧而約。「殊響俱清越」句，譚元春批：淵然靜遠。「妙物莫爲賞」句，譚元春批：眞賞之言。「芳醑誰與伐」句，譚元春批：比偶得醜態。「美人竟不來」句，譚元春批：自《離騷》多用美人、佳人、夫君稱其友，入口無鬚眉氣。只宜以我友、君子、故人等字還之。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此言平日采取芳蘭，以示脩潔，而又懼爲霜所侵，可謂善自完矣。而今乃宿於石門，棲雲弄月，消此長夜。此時宿鳥悲鳴，凄風振響，而入耳清越，誰爲賞音。因嘆良友之不來，而徒晞髮陽阿，不勝慨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轉成一片，如滿月含光，都無輪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遂欲十日卧蘭叢中矣，不得已而還宿，然固雲際也。石上弄月，何常不佳，蘭渚既已縈懷，月色又復關抱。情深多愛之人，

特有然者。「鳥鳴」四句，卧中領略。響既殊，聽偏獨至，不有至聽，此響委空。東坡所謂「何地無月，何處無竹柏，特無如吾兩人耳。」東坡幸有兩人，康樂終身一我。悲哉，悲哉。晞髮陽阿，傲睨一世。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　康樂遊山詩所以佳者，由其性地靈敏，往往卽尋常聞見發出名理，故爲獨絕。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　精鍊造極，遊覽諸作千古無匹。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異音同至聽」、「空翠難強名」，皆謝公獨造語。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前四，以朝遊陪出夜宿，點題而起。中四，卽所聞寫景，不以目治而以耳治，是夜宿神理。後四，亦以共賞無人收住，而措辭又別。謝公詩，遊覽爲多，《選》中所登數首，實能隨題制變，盡相窮形，爲此體獨開生面，當與柳柳州諸遊記，千古並傳。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　起不過點題，於宿前補一筆作引則有根，避直法也。而措語興象，眞如綠水芙蕖，謂於至澄明清靜中現出華妙也。「鳥鳴」四句平寫宿景。「異音」、「殊響」卽承「鳥」、「風」，與「石橫水分流」同。康樂慣用此法，平鈍無奇。「妙物莫爲賞」五字，作兩層兩段。「妙物」二字，總結上文「蘭」、「月」、「鳥」、「風」四項。「莫爲賞」三字一頓，如水之浮舟，又將「莫賞」攝起「美人不來」。收句取屈子語倒裝用之，倍覺沈鬱頓挫。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詩》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　羈愁莫慰，聊泛海而乘風。及見洪波浩渺，知海東爲何物。此苦莫慰，反增一苦也。菱歌若聞，頫容如覩，依稀彷彿想象之間也。獨沙渚丹峰，可卽而覽，庶幾不負斯遊耳。謝詩往往繁冗，此篇又無結束，要亦不全之作耳。

《白石巖下徑行田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人有深情者，於民物愛亦當不淺。起四語詠之惻然，足當《春陵行》數篇。又，田間景亦有何致，而偏能寫令佳。「千頃」四語，盡不能及。《詩》「畇畇原隰」，簡，固佳；此四語繁，亦不厭：千古詠田間景遜此爲妙。若「良苗懷新」、「漠漠飛鷺」，一畦一壠耳。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　如「愛深憂在情」，他人不惟不造此句，亦無此思路。

《齋中讀書詩》　黃徹《䂬溪詩話》卷六：「心蹟喜雙清」，「茶瓜留客遲」，似非用事。觀謝靈運《齋中》詩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夏月客至，爲設瓜飲甘果。二詩蓋用此。至若《梭拂子》云：「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雖等閒題目，無一字無出處。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文選注》：「永嘉郡齋也。」「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恐是棄郡事則可。予嘗寓永嘉郡齋，近時特爲殷盛，未易以卧病治也。「耕稼豈云樂」，此一句似失言。媮一日郡齋之安，而笑夫碌碌朝列之人可也；謂勝沮、溺，而耕稼亦在所卑，過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此正是寂寞，「絕諍訟」是心寂寞，「來鳥雀」是跡寂寞。又，正是古今、正是戲謔，總本讀書來。　《古詩歸》卷一一「昔余遊京華」四句，鍾惺批：　讀書從丘、壑、山、川，說到「心跡寂寞」，豈章句胸中。「卧疾豐暇豫」句，鍾惺批：「豐暇豫」是病中受用，不然則苦矣。「懷抱觀古今」二句，譚元春批：「懷抱」二字深矣，非孟浪讀書人所知。「戲謔」二字快矣，非攢眉讀書人所知。鍾惺批：　將「戲謔」二字替却忘寢忘食，可見讀書不是苦事，作苦事看便不必讀書。「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托。」鍾惺批：　讀書曠觀之言。　譚元春評：　一氣讀之，謝詩何嘗不流。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　此靈運讀書自遣而作。言當昔跡遊京華，而心未嘗不在丘壑，況今已歸而心跡俱閒，庭可羅雀。時方游神翰墨，徧觀古今，而既悲沮、溺之耦耕，復笑子雲之投閣。凡事皆難託業，而惟達生之理者，乃可自託於時。此吾寧高卧齋中而蕭然以自樂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書非寂寞人不能讀，非「心跡雙寂寞」，亦不能讀。「昔余」二句，心雖寂寞，跡尚未寂寞也。至於既歸山川，「虛館絕爭訟」，則心寂寞。「空庭來鳥雀」，則跡寂寞，如此方好讀書。蓋昔在京華未嘗不讀書，但不是齋中。曰「虛館」、曰「空庭」，纔指出「齋中」三字。然齋中可以讀書，亦可以養病。「卧疾」句，找完齋中之餘波，讀書既在齋中，作文亦在齋中。「翰墨」句，逗起讀書之旁緒。此二句，最是行文之巧機。「懷抱」二句，正寫讀書，乃從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翻出新意；發憤云云，固是讀書之法。然余之讀書，亦樂亦憂，正不必忘憂。余之讀書，亦寢亦食，正不必忘食。何也？凡人具有懷抱，但遇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暢然樂；若遇不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欝然憂，直以胸中之未達耳。若余之讀書，凡遇古之善人善事，則爲之讚歎勿衰，未嘗不樂古人之樂。及遇古之惡人惡事，亦爲之憤恨不平，未嘗不憂古人之憂。然於古人固未嘗認眞也。古今一戲場，古今之書一戲劇，余之讀書，聊展戲謔耳。世人於古人之書，既認眞，故讀書亦認眞而專功焉。一日之間，廢於寢，廢於食。而余既讀書爲展戲謔，則戲謔無時不可展，故寢亦

展，食亦展，固無時不讀書耳。既笑又哂，正是戲謔，正是懷抱，亦疲豈樂，君子不出，乃所願則達生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發論必尋遠旨，定不猶人。「心迹雙寂寞」語妙。「寂寞」二字，便是讀書至境，嗒然萬慮，俱屏不覺，醉心於簡帙也。「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大好讀書處，皆摹神手。「懷抱」二句超，以讀書爲「展戲謔」，亦如遊山水，此中有眞味，知此方能手不釋卷。公宦情終深，不覺自言曰「萬事難並歡」也。白璧微瑕，乃在「閣」字湊韻。蓋公詩體對無不工者，何不云「既笑漢陰罄」乎？緣「苦」字無出處，虛而不典，「閣」字顧不礙也。然安知當日非正讀《論語》，有感於沮、溺耶？妄欲改之，終囁嚅不敢發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評「昔余」諸句：發端有來歷，神氣沛然。接下自得勢。陶公詩亦每如此。又，謝詩率苦駢語，似此流動春容允爲第一。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以宦迹爲歸山川，可見謝君之不治郡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懷抱觀古今」二句，起下「達」字。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子雲閣」，強押。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陶作《讀山海經》，純是靜氣，此則純是豪氣。人之胸襟，固自不同。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此慨世人之不偶，而爲達士之言。言余昔遊京華，心未嘗不戀丘壑，況已歸身山水，心跡兩空之時乎。虛館不聞爭訟之言，空庭但有鳥雀之跳，雖臥病而不苦，惟翰墨以爲樂。有此懷抱保全，榮非執戟，樂豈耕稼？世情艱苦，萬事難于並歡，庶方可曠觀古今，寢食並心，展情而爲戲謔。吾觀沮、溺隱於耕稼，既笑其苦，即才如揚雄終至投閣，又哂其不能幾以達人曠觀，幸可托身此世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詩自李善注以爲在永嘉郡齋，諸本宗之，并爲一談。愚按：「歸山川」、「絕諍訟」等句，的是去郡後在家之詩，故移編在《初去郡》題之後。前四，以在京之不去丘壑，跌出已歸之心跡寂寞，有勢。中六，承「雙寂寞」來，正寫齋中讀書景事，而「展戲謔」又爲下引端。後六，以笑哂頂上戲謔，即仕農之苦推之萬事難歡，收出達生本旨作結。「子雲閣」押韻欠妥，瑜不掩瑕。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不過逼入題，而開合闊遠，崢嶸飛動。「虛館」六句，交代正面，而措句勁急，下字選切，皆無一率漫。「沮溺」四句，題後繞補，詞意筆勢寬博，文法銜承謹密，使事精覈。收句結束全篇。所謂「達生」，取知足知止義。杜公「取適事莫並」，又「古來達士志，幽貞愧雙全」，同此用義。言得利即有一害，惟達生之情，知本如此，方可託而安。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命學士講書》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典切，情足副事，詞足達情。「古人不可學」四語，宛約自然。後人摹謝體，慕公新雋之語，每以奧曲求之，豈知又有此清折平易一種。

《種桑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此等詩典雅和愉，風人絕構，何無賞之者。　最爲得體。「疎欄」二句，大佳，便覺自近及遠，森蔚數千萬樹也。務本事，亦復能有逸趣如此。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柳子厚詩「若敎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用此詩結句意也。

《初去郡詩》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謝靈運詩云：「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牽絲及元興」，初仕。「解龜在景平」，謂去郡。晉安帝初改隆安，至五年而改元元興。是年三月，桓玄入京師。二年，玄篡晉。三年二月，劉裕起兵，四月，玄伏誅。明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還京師。自此盡十四年，恭帝改元元熙。盡一年，明年六月，劉裕篡晉，改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盡三年，少帝改元景平。明年文帝入，改永平二年爲元嘉元年。自元興之元至景平之元，凡二十三年。靈運初以襲康樂公，除散騎常侍，不就。此「牽絲」之始也。得非桓玄未反之先乎？其爲瑯琊王大司馬參軍，此則在反正之後無疑。中間遷太子左衛，率以沈約《宋書》細考。永初三年秋，出爲永嘉太守。景平元年秋，謝病去職。作此詩，以彭宣、薛廣德、貢禹爲不足，以周任、司馬長卿、尙子平、邴曼容自擬。刊本「妨周任」，決非「妨」字，非「倣」字即「方」字。倣、像、類、似，四字一義故也。或問予：「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以筆圈之良是：「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點之則何義邪？曰：此於永嘉去郡如畫也。永嘉城下泝潮江，過青田縣，抵處州，始舍舟登馮公嶺，出永康、東陽，非嘗至其地不知也。《文選注》：「『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默。」所注甚佳。戰勝而肥，子夏事，出《韓子》。莫監流水，而監於止水，出《文中子》。「擊壤」事出《莊子》、《論衡》、周處《風土記》。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按：靈運在郡一

周，稱疾去職。此詩當是在塗中作。言彭薛貢公雖各辭榮，而不能無意，故未足爲達生。予既無心功名，素懷栖遯，顧乃猶爲形跡所累，未遂其心焉。因思周任言，不能則止，相如得謝病家居，尙子畢娶而遊，邴生薄遊輒免。凡茲古人之意，我皆似之。故今亦決其歸計而促裝也，且又追念初仕以來，負心既久，今乃始廢將迎之勞，得遵歸路，於是登涉俯仰，怡情景物，此心悠然，莫非天趣。是知閒逸足勝仕宦，譬諸鑒水，當不於其流，而於其止也。此即羲皇陶唐雍熙之化，而當時擊壤者，則已先得我之歡情矣。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〇《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注引應璩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注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爲孫楚事。又《心跡》《升菴集》卷七〇：　謝靈運詩：「顧己雖自許，心跡猶未并。」又曰：「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心跡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迹之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深長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議論語起。又，「野曠沙岸淨」四句：　寫景妙。《古詩歸》卷一一「彭薛」句，鍾惺批：「知恥」上着一「裁」字，有分寸，不妄許古人。「豈足」句，譚元春批：　眞人自道之言，只是一不負心耳。「心迹」句，鍾惺批：　五字地步甚不易言。譚元春批：　二語厚於自待，妙於自反。「恭承」句，鍾惺批：　語溫而重，如對古人，想見觀古今懷抱乃爾。「解龜」句，鍾惺批：　年譜。「負心」句，鍾惺批：　如此說「負心」妙。譚元春批：　眞口說挂冠，終不肯去者，總是昧此一意耳。「遡溪」二句，譚元春批：　好遊人罷官，又說向遊事，入妙。鍾惺批：「終始」二字，是遊記中好關目。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　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行至途中而作此詩。言彭、薛、貢公雖各辭榮，而未免有意，故未足爲達生。予既謝去功名，素懷棲遁，而爲形跡所累，未如其心。因思周任之不能則止，相如之謝病閒居，尙子畢娶而遊，邴生薄遊而免，我適有似古人之意。故今亦決其歸計而促裝也。又追念初仕以來，負心既久，今始得廢將迎之勞，式遵歸路。於是登涉山溪，娛情景物，攬花泉石，天趣悠然。是解綬勝於彈冠，譬之鑒水不於其流而於其止也。試觀羲唐之時，彼擊壤者早已得我之歡情矣。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尙子》：（謝康樂《初去郡詩》：「畢娶類尙子。」）嵇康《高士傳》：「尙長，字子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范曄《後漢書》尙作「向」。余觀從來稱引，或作尙平，或作向平，豈各據所出，汔無定屬邪。張伯起云：　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又《牽絲》：（謝康樂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謂牽朱絲，初仕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去官也。」）吳旦生曰：　按，應休璉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則李善之言可信。《文苑英華》康子元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荆之任。」觀此，則五臣所釋「王言如絲」，復成何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初去郡者，去郡之初也。不日者，義不繫乎日也。即初去郡之不日，益知前之郡初發都，是繫日兼繫月繫年之有指耳。但前詩題中，直書永初，而此卻于詩補景平，明景平爲少帝之年號，益顯永初爲高祖之年號。此詩補出景平，又以元興配言。元興者，晉安帝之年號也。是不惟有存沒之感，具有興亡之感，俱在二十年間，眞大可痛也。又：　康樂之詩語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詞，非疏莫通其義，唯此作爽明可誦。玩全篇語意，似與陶「閒居三十載」詩同意，更加飾潤，其雜取彭、薛等六樣人名，中唯彭、薛、貢公兩樣人，是一篇之客。而當客之主，乃達生之士，蕩蕩無名，而周任、長卿、尙子、邴生，皆主人之變相。至末「羲、唐」云云，始露出主人眞面目也。首四句議論冒起，人生大節不過出處。彭、薛固是知退，貢公亦不是冒進，俱足優彼貪競，然而不足稱達生者，以名心未絕故也。子之素敦所尙，名心已斷矣。或可以達生自許，然心雖如此，迹則未合，無庸妨周任。予固仕矣，有疾像長卿，卻未嘗做得仕的事業。畢婚類尙子，予當隱矣。薄逝似邴生，卻又未嘗做得隱的事業，只是與世浮沉耳。至今日方纔恭承古人之意，促裝而歸，此所承之古人在彭、薛等六樣人之外。其云古者，即下文羲唐之世，人者即擊壤之民，乃上文達生之士也。以上述去郡之故已完。「牽絲」以下，又追訴始仕之年，以至今日去郡，悔從前之非，喚明題中「初」字，見從今以後之是也。「負心」二字，即上「心迹猶未并」。「心」字乃所秉之尙也，孰爲負之？曰「迹」也。迹，即將迎，乃周旋世故之意，本與所尙相悖，故負此心也。自晉之元興及宋之景平，二十餘年之間，負心之事不知積至幾許；直至今日去郡，纔廢將迎之迹耳。此處正與陶詩反照，陶三十載曰「閒居」，是其得力處。此詩二十年曰負心，是其失算處。然人之德慧術知，在乎操心慮患。謝之失算處，在此二十年，其得力亦在此二十年。故陶云「遂與世塵冥」，謝亦云「於今廢將迎」也。「理棹」四

句，去郡之路行得何等逍遙，與前「初發都」云云之辛苦，自不同也。「野曠」二句，二十年久負之美景，今始不負。「憩石」二句，二十年久負之樂事，今始不負。到此境地，眞如臞以戰勝而肥，流以止鑒而停，「卽是羲唐化」，迹與心并；「獲我擊壤情」。心與迹并，洵可稱達生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四句用古人發揮偉論，瀾翻雲湧，如此發端何處得來。後人作詩好使事，要皆塡綴耳，遂致摭實不靈，空疎之子翻相詬病。若使事如此，曾何嫌乎？使事如將兵：以我運事者神，以事合我者巧；事與我切者當，事與我離者疎；強事就我者拙，強我就事者，不復成詩矣。又，此四語耳，跌宕深警，絕大議論。後人謂詩不可用議論，非也。淺夫愚子喋喋煩稱辨言，糾纏牽綴無味，以此傷格，不如作文。使詩如文不復似詩，故曰不如作文，議論所以妨也。自非然者，若《十九首》「人生忽如寄」一段，若阮嗣宗「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若左太沖「貴者雖自貴，輕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語愈暢，旨愈遠，何足爲病乎？　因發端用古人豎論起，「無庸」四句遂多引古人排列篇中，淋漓橫恣，呼來麾去，奇氣越溢。吾謂使事如將兵，此則韓淮陰多多益善矣。「無庸方周任」，《文選》作「妨」，意亦佳。但詳下三句，「像」字、「類」字、「似」字，正以一例見奇橫，終作「方」字爲是。詩不可犯，凡景物典故，句法、字法，一篇之內，切忌雷同。然大家名筆偏以能犯見魄力。四語排比者，必須變化，此正法也。四語排比，而中一字虛字偏用一例不嫌其同，此變法也。細而味之，一句各自一意。尙子、邴生雖相似，而一舉其「畢娶」，一舉其「薄遊」，字面各異，何嘗無變化乎？發端使事，中段、後段不宜復使事，此正法也。發端使事而中段復使事，且疊用古人至於四語之多，此變法也。細而味之，發端是以我論古人，此四語是以古人形我，用意各別，何嘗無變化乎？故能犯者，必有氣魄力量，足以運之，迹似犯而神格不傷，然後可耳。不則寧以矜愼不犯爲得也。　「理棹」以下寫歸塗景物，欣欣得意，有若釋重負者，殊樂也。然公宦情本深，辭歸不愛作郡耳，非眞愛隱，故結句未免有怨心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長篇修潔。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康樂不宜作「代躬耕」之語，欲解仕宋之嘲耳。後幅水程換陸程，輕輕說來，甚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貢公未遺榮」句：貢禹終爲當世所縻，卒于御史大夫之官，故曰「未遺榮」也。「牽絲及元興」句：注，應璩詩曰：「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按：此「牽絲」二字用之郎署尤妙。「野曠沙岸淨」二聯：耳目心神爲之爽易，極有「初」字興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謝詩在既退之時，陶詩在方進之始，兩人心境於此可見。方伯海評：讀下半截幽情逸興，觸緒沓來，視在郡時景物同心胸眼界不同，凡文字有意趣則生，無意趣則死，不可不知。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一起極有分寸，不肯妄許古人。「恭承古人意」，自恃甚高。用「負心」二字，妙甚。林下何曾見一人，大抵不肯自認負心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去官在途，自述其適志之詩。前四，援古彭、薛、貢公揚之伸之，爲去官作領筆。「伊余」六句，轉入己身秉尙、謝名。吏隱究非眞隱，爲題前一開。「無庸」十句，正叙安分棄官，叠證古人，總計年歲，題面已了。「理棹」八句，接寫去郡後在途水陸之景。「秋」字點出時序。後四，收足肥遯無疑之意。寄懷上古，則不特「優貪競」，直可「稱達生」矣，應起作結。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四句喝起，有議論。臧榮緒《晉書》：「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靈運則謂吾非樵非隱，於中園養病而已。此所謂在山同，所以在山者異也。無井也，以澗代之。無墉也，以槿當之。羅戶之木，對窗之山，迤邐則趨下岫，迢遞則瞰高峰，謂皆出於自然。吾本寡欲，而得於勞力，卽此爲田園之事而功寡矣。其以人力爲之者，唯開三徑，以待賞心之友耳。《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妙善同，出郭象《莊子注》。「賞心」二字，靈運屢用之，每篇必然。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始歸，居石壁，既又卜室田南，後因役工，而作此詩。且言中園淸曠，有江山林泉之勝，樹藝趨田，日以爲樂。然吾所以寡欲，正不期於勞役，卽此田園之事，亦少工用，唯效昔人開徑以來朋好焉耳。蓋賞心之人，自不可忘，故欲與之同此妙善也。史言，靈運旣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意爲娛，又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璿之共爲山澤之徒，此其賞心之不可忘者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不甚深奇，然叙事有次第，點注亦恰好。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評：題妙，可庇其詩。謝詩又有《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題妙甚，而詩以板偶冗弱不稱，故去彼取此。「樵隱俱在山」句，鍾惺批：起得淸放，只似絕句起。「寡欲不期勞」二句，譚元春批：

人以爲省事省心，不知實是作園林妙用。鍾惺批：富貴人作園亭，胸中有此二語，便無堆砌喧俗之病。「永懷求羊蹤」句，鍾惺批：嚴甚。　譚元春評：遊客作園亭方能不俗，使牖下俗人爲之，必有麗而不清、整而不散之患。靈運豈是富貴人。又云：詩亦不辱題。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靈運歸居石室，又卜築田南，因修葺園林而作。是詩言中園清曠，杳無塵雜，倚山面江，而但激澗代汲，插槿當墉，事事簡省，不勞人力，惟效昔人開徑以來友朋而已。蓋賞心之人自不可忘，故欲與之同其妙善也。史稱靈運既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意爲娛，豈卽此求羊之謂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圜中。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樵，庸夫之事；隱，賢者之事。養疴之事，在非隱非樵之間。其事不同，所在之地則同。未樹爲山，既樹爲園，一也。在山在園，各順人之所宜耳。「(關)(園)中」二句，亦僻亦曠是好地。「卜室」句，是好坐。「啓扉」句，是好向。「激澗」句，卽題中激流，所以灌園。「插槿」句，卽題中植援，所以衛園。「群木」二句，是園規模已成，衆木衆山，適湊成趣。於「卜室」云云，是有心作此以無心得之。凡園之前，最忌促偪。「靡迤」句，是好案，「迢遞」句是好峰，如此方成好園。園中不過一室一扉一泉一援，此外無多營建，是爲寡欲，不用勞心布算，如此已了樹園之功。作室、作泉、作援，皆因地勢自然。雖不乏人力，然亦罕矣。「惟開」四句，是向寬處說，不是向嚴處說。蓋園當極僻極曠之處，又加激流植援，永與一切俗人隔絕。然吾只是隔斷俗人耳。如羊仲、求仲其人者何妨源源而來，永懷此二人者，以賞心之事不可忘，妙善與兩人同之耳。曰賞心、曰妙善，則今日之樹園，正爲隱計，非止爲養疴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樵隱不同，樵者勞而隱者逸也。陡發此論，起甚奇。　「清曠招遠風」，大好勝地，有此地方可樹園，此一句包下文布置諸景。　「卜室」八句，上四句樹園，下四句園成，寫境地之妙，山川納於眼底，甚不易得此勝，有此勝亦不能寫之，猶不得也。結意亦超。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此卽愛尙好奇之心不忘，矜示於人耳，同字重用韻。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澹蕩有致，摹仿不到。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前四，以樵隱在山之不同其事，引起園居不同縱欲，用意幻甚。中十二，正叙題面，總見得變紛雜爲清曠，皆因利乘便，無過求意，而以「不期勞」、「罕人功」收住。所謂在園養疴，宜如是也。後四，就園居補出求友作結。用《莊》注，亦能暗繳養疴。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借事引入，而用一「不同」字折入，脈縷親切細密，乃異於嘉蔭不合者。「養疴亦園中」，此非隱，故曰「亦」。「中園」十句細，還題。「卜室」二句，樹園也。「激澗」，激流也。「插槿」，植援也。「羣木」四句總寫景。「寡欲」三句，入議起下，總結「樹」字、「激」字、「植」字，頓住。「惟開」以下，情寄歸宿，總收。「賞心」收「卜室」題實。「妙善」收「蔣逕」。「能同」者，同於蔣也。又，謝玄有田居在太康湖。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樵隱俱在山，緜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疴亦園中。」樵者在山，隱者亦在山。老圃在園，吾之養疴亦在園，所以在園者亦不同，故曰「不同非一事」。又，《十八家詩鈔》卷二：首尾兩押同韻。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述事寫景。自「天鷄弄和風」以上十六句，有入佳句，可膾炙。然非用「撫化」、「覽物」一聯以繳之，則無議論、無歸宿矣，此靈運詩高妙處。「不惜去人遠」，謂古人也。「不惜」者，深惜之也。以獨遊山中，今人無可與同者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謂己之獨遊於此，不以眞情形之歎詠，則賞心之事之人既廢，此理誰與通乎？意極哀惋。柳子厚永州諸詩多近此。陽崖謂南山，陰峰謂北山，解作謂雷雨，升長謂草木，用兩卦名爲偶，建安詩無是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此篇特寫其遊玩山水自得之趣。謂終日之間，涉歷瞻眺，景各不同，且因春陽感發，萬物生育，動植各得其宜。而我靜觀天地造化之妙，中心已無厭斁，況乃歷覽生物如此，又，知一物之中，各具造化之理，則眷賞之情，自不一而足也。然能深知此中之樂者，其惟古人乎。今我不惜其逝去已遠，但恨今人莫可與同，是以獨遊興嘆，非私情也。正恐玩賞之事若廢，則此理寢微，誰復能達其妙者，是其可惜也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擇《易》卦入詩自謝客始，後亦鮮繼。　皇甫汸《解頤新語》：　靈運詩每用《易》：「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長坦步，高尙邈難匹。」「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朝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詩》)俯仰恍惚，景物略具，描畫妝點，無所用之。詩以本色爲佳，自然爲妙，「俛視」四語只一布置，景色已悉，此詩人造景不造詞也。「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詩》「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詩》）但俱本色，風味自成。此詩人寫照不寫贊也，此是擁絕上流一着。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首四句，點明題面。「側徑」六句，所眺之景。俛視林密，應「側徑」句；仰顧「石橫」，應「環州」句。「解作」六句，又感所眺之物。「解作」句是化，「升長」句是物。「初篁」四句，是物之升長而解作之化在其中。「撫化」三句，正根此六句來。「不惜」句，應前「側徑」六句，爲去人遠。「但恨」句，應「解作」六句，莫與同此撫化覽物也。「孤遊」應首四句，「賞廢」二字應「側徑」；「理通」又應「解作」六句。蓋去人不遠，而「解作」云云之情，何由而通乎？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命筆即作數往回，古無創人，後亦無繼者。人非不欲繼，無其隨往不窮之才致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賞奇者多愛，會心者獨逢。「陽崖」、「陰峰」、「舍舟」、「停策」，境非一境，無不披涉，何逐逐也。逕者趨其窈窕，洲則玩其玲瓏，水則察其礙石，林則尋其絕蹊。置心險遠，探勝孤遐，非衆所領矣。以「玲瓏」寫洲，意佳。是立山上望水中，波蕩而土似搖；湖寬而洲若小。又，乃洲非一洲，回曲聯斷，流環若穿，故類嵌空矣。會此遠心，迎眸所接，遇乎天倪，一草一木，一禽一鳥，人惟觀物，吾以知化先提。「解作」二語，盈天塞地，皆氣機之流。「篁」、「蒲」、「鷗」、「雞」，色澤容聲，呈態獻妍，與吾神通。摘「解」、「升」二字，用經篤致。由「初」字、「新」字，得「苞」字、「含」字，寫出生意。有「苞」字、「含」字，覺「綠」字、「紫」字鮮翠可餐。「戲」字、「弄」字，禽鳥靈動，尤妙在「春岸」、「和風」。情邁觀濠，與知其樂，山川物我，同遊化機，勝領和酬。去塵萬里，人遠何傷。但悠悠天下可遂無一人同者。然具此眞賞，固未易有人同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此作與《登綠嶂山詩》同一雕琢，而氣特疏越，故去彼存此。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佳山水必需良友。康樂每詩必以朋友爲念，豈果無人以共遊耶？所思之人必有所指，定非泛言。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俛視喬木」四語，可悟畫理。「解作竟何感」二句：上句結上，下句生下，二句倒敘，方又暗藏不露。巧變前規，別開奧窔。「撫化心無厭」二句：「化」字應「解作」，「物」字應「升長」。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邵長蘅評：謝詩題便佳，有一種紀遊致。又，方伯海評：此篇詩尚欠流逸，亦多累句。顏、謝二家多有此病。去瑕存瑜，是在善學者。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森蔚璀璋，鋪叙紛縟。然一種清遠靈秀之氣，終不自靡。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題似在湖瞻眺，詳詩則過湖後，正在北山瞻眺也。前四，先將題面盡皆點清，是先出題法。「側徑」六句，眺中不變之景。「解作」六句，亦寫眺中景，然在春時動植之物上說，初非複雜。後六，撫景流連，以致歎無人共賞收住。「解作」、「升長」，經語入詩而不覺腐，謝公所長。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天雞有二》：余蕭客《音義》引《楊文公譚苑》云：淮南張佖知舉，試《天雞弄和風詩》，佖但以《文選》中詩句出題，未曾詳究。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蝚，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雲璈按：李氏注明引《釋鳥》曰「鶾，天雞」，則此進士似但熟《爾雅》而未熟《文選》，且小蟲亦安能弄和風也。惜佖當日竟未舉此注以答之，佖眞不學矣。　翁方綱《五言詩平仄舉隅》：謝詩密麗，其平仄皆於掩映顧盼出之。昔敖臞翁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雖言天藻之工，亦備依永之理。而或者謂爲不肖，其亦不知審音者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山居賦》原注：「大、小巫湖，中隔一山，欲往北山，經巫湖中過。」又「南北兩居」注：「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起六句叙遊歷，於題中「南」字、「北」字、「往」字、「經」字、「湖」字、「山」字、「眺」字，一一交代分明。「俯視」十句，實發瞻眺，步步銜承，不過一寫即景，無奇妙。「石橫」承「大壑」，「林密」承「喬木」。「解作」六句，又因眺而廣及泛指之。「解作」句結上，「升長」句生下，而興象華妙，冠絕古今，上嗣《楚騷》，絕殊浮艷。「解作」雨後也，題中未及，何義門拈出，初亦忽之，按即杜公蒼茫不曉神靈之意。「海鷗」二句，一湖一山，一見一聞，細貼。「撫化」二句頓住，總束上文爲章法。蓋「解作」、「升長」、「苞」、「含」、「戲」、「弄」皆化也，而「篁」、「蒲」、「鷗」、「雞」皆物也。將題實寫得十分充滿，故後止用反折虛情作收，意彌足也。「不惜」四句，反掉勁折，分四層遞出。「去人」古人也。「孤游」二句再申一層，又從「莫與同」轉出此語，可借喻商榷前藻。此詩精魄之厚，脈縷之密，精深華妙，元氣充溢，如精金美玉，光氣爛然。柳記謝詩，造化機緘在手，獨有千古，雖杜、韓無以過之。杜、韓無不一線明白者。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解作」、「升長」，用二卦名。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山居賦》云：「南北兩居，水通陸阻。」注云：「大小巫湖，

中隔一山，往北山經巫湖中過。」首句南，次句北，三句經湖，四句往山，「側徑」以下瞻眺，「石橫」句承「壑淙」，「林密」句承「木杪」。又，《選》注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賞心若廢，茲理誰能通乎？

《南樓中望所遲客詩》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略】即是此意。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靈運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有園南門樓。南樓百許步，對橫山，在今上虞。此遲客之所也。「遲」，去聲，訓待，而《文選注》音訓爲「思」，非是。江淹《擬湯惠休》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本靈運，不如靈運語意足，有來歷。初與客期會於月望之夕，今月忽圓而客不至，所以爲佳。淹所謂「日暮碧雲合」，豈初以黃昏爲期乎？故曰不如靈運之語意足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既閒居，無所與適，惟冀親好往來，相爲娛賞。今所期未至，登樓思望，感物悽戚，以至搔首而訪問行人，則其懷念之情切矣，然未知其所遲爲何人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是淺語淺景，卻寫得婉妙，風度飄然，無跡可求，此境已道盡，後來作者無可下手。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言折瑤華以遺所思，未堪也，而蘭苕則屢摘矣。乃路阻莫由贈問焉，語意自明。注乃云：「瑤華，喻客之作。蘭苕，喻己之詩。」陋甚矣。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此感時思友而作。言白日西頹，長路已迫，而登樓懷想，惟冀伊人之來。然所望不如所期，月光已圓，佳人未適，故雖睽離未久，有如隔歲。而欲采芳爲贈，竟遠莫致之，甚至搔首而訪問行人，則懷念之情益深切矣。第不知其何所指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遲客》：古音云：遲音滯，待也。欲速而以彼爲緩曰遲，使彼徐行以待，亦曰遲。《易》曰：「遲歸有時。」《荀子》：「遲彼止而待我。」《漢・高紀》：「遲明圍宛城三匝。」又遲且注：「且遲於事，故曰遲且。」《公孫弘傳》：「臣竊遲之。」光武詔曰：「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趙壹《報皇甫規書》曰：「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謝安《與支遁書》：「思君日積，計辰傾遲。」庾杲之《與劉虬書》：「勝概冥通，諒有風期之遲。」今俗亦有「遲滯」之言，而字別作「滯」云。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所期在夕，乃日甫頹而即望者，冀其先期而至也，日頹距夕無幾時耳。路苟不長，或可赴得，長路漫漫，如何不迫。上句似寬一步，實迫一步。此句似迫一步，實寬一步，蓋爲所遲客原情，爲下文留地耳。圓景蚤滿，時已夕矣，而所遲客屆期不來，然而未敢以爲不來也。故下文「即事」云云，全妙在寫夕。用圓景蚤滿，假如魆黑之夜，寫「望」字不著，且魆黑之夜，便無即事感物，亦寫「望」字神理不出。惟三五之夕，圓景徹夜，無時無即事，無一時不感物，即無時不怨。「睽攜」云云，眞所謂一夜一年也。而上特加「孟夏」句者，乃極寫其怨悽也。「瑤華」句彼未嘗有信，道來不來。「蘭苕」句，乃怨悽之甚，無奈何自爲消遣耳，然又以路阻故，不能往問彼之來不來也。「搔首問行人」，純是望者一片虛想。過期而不來，仍不敢以爲不來，然天明始有行人，又顯其徹夜相望。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謝靈運云「三五圓景滿，佳期殊未適」，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俱原本《楚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如此良夜，如此江樓，又有人如康樂者，而遲之，而不至，其人蓋可知矣，而猶眷眷不忘，此康樂之厚也。又，「孟夏非長夜」二語，刻畫至情，比《國風》「一日三秋」，此言尤警。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流暢，無俳儷之習。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情思纏綿，不知何許客能動其眷戀凝望如此，有所托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孟夏非長夜」二句：此本《楚詞》之意，而反用之。蓋楚詞所謂「晦明若歲」者，乃言秋夜之長，望夏夜之短而不得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總從一望中寫得酣適，非同今人有文無題。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此詩無甚綮緊，平鈍，無甚啓人神智處，但字句厚密耳。「瑤華」二句，此處用筆變接，不能闢出奇境，亦是當時文體乃爾，然二《雅》卻奇變。

《廬陵王墓下作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老杜詩以後二句續二句處甚多。【略】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張鎡《仕學規範》卷四〇：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略】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茲親」是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道消」，謂義眞被殺，則以鬱結憤懣。「運開」，謂文帝既立，可以申寫悲涼。「通蔽」，本桓譚語，論漢高者，今用之，以明季札之於徐君，楚老之於龔勝。「解劍」、「惜蘭」，舉措異常，若通人之蔽者。然今日之慟，情理如

此，則知昔人之非蔽也。靈運詩此篇未爲致佳。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靈運自永初三年，以廬陵之故被出，至元嘉三年，始徵爲秘書監。此詩因赴召，舟次廬陵墓下，痛悼而作。其言道有屈伸，而人情易感，念神期之若存，悲冢木之已拱，雖如延陵解劍，以酬心許；楚老撫墳，以惜蘭芳，竟何及焉。且吾素疑斯人於處衆之道，或未盡善，以令情理所感，自可深慟，若定其是非，則已識其所以將亡之端矣。夫以命之脆促，事之夭枉，若此其甚，則形既隨化而滅，其於追崇虛名亦何用哉。是以舉聲垂泣，而言之不能成文也。靈運既至闕，因上問自南行來何所制作，特舉此篇爲對，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正謂廬陵耳。注謂若人爲延州楚老，殊乖詩意。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雅密有興致。又，「理感深情慟」以下諸句：此全是論宗語，含意深婉，愈玩趣味愈長。　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李杜》：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古詩歸》卷一一「道消結憤懣」二句，譚元春批：亦自描。鍾惺批：「道消」、「運開」不是尋常盛衰存沒之感。「解劍竟何及」四句，鍾惺批：妙在死後不思其好處，反若惜其所短，還有一段直諒忠告意思，眞交情，痛極，恨極。譚元春批：王維哭殷遙亦同此情，覺此處深至些。「天枉特兼常」句，鍾惺批：「夭枉」二字合來妙。看不得，想不得。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氣格最遒，情長語短。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靈運自永初三年，以廬陵之故被遷，至元嘉三年始徵爲祕書監。此因赴召，舟次廬陵墓下，傷悼而作，【略】上問靈運制作，而特舉此篇爲對，其欲暴白衷情自可想見矣。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延州楚老》：（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憤徒自傷。」）《焦氏筆乘》謂：以後二句足前二句也。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晴詩》：「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聰敏好文，與靈運遊。武帝崩，廢爲庶人，尋遇害。有讒靈運欲立廬陵者，遂遷出之。後知無罪，追還。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詩。」即取「廬陵王墓下作」六字爲題，見彼墓中之人特爲夭枉而作詩其下者。情痛之極，由於理感之深，非有私也，與尋常哭挽之詩異矣。又題曰「廬陵王墓下作詩」，即句句注定「墓下」二字。王墓在朱方，即京口，南距雲陽約百里。首句發雲陽，曰「曉月」，起身特蚤，急急欲到墓下也。次朱方曰「落日」，窮日之力，急急欲到墓下也。「含悽」句，發雲陽之時，舟中行，尚未望見王墓，故止「含悽」於內。及至朱方，則泪下矣。泪下交睫，則不可望，故揮灑其泪以眺王墓。不曰墓，而曰「連岡」者，初過王墓未知所在。言念二句，尚是懸寫，以後方是墓下也。「道消」句，謂王見害於徐，爲君子道消；「運開」，謂文帝即位，始得昭雪也。「神期」句，死後之靈爽一如夫生前。「德音」句，生前之音容不泯於死後。「徂謝」二句，歎時光之速，亦借松柏成行點綴題中「墓下」二字。「延州」以下云云，借故事以發議論，此乃康樂之創格。其云「心許」、「蘭芳」，季子、楚老之通處，乃其識也。「解劍」、「撫墳」，乃其蔽也。蔽於情也。若以識將之，似可不蔽，然我今含悽洒淚近於蔽矣。第今日之慟，固爲「情慟」，兼爲「理感」。雖具通識，有不能自持者。「脆促」二句，應「道銷」句，「脆促」固已可哀，況兼辜「夭枉」，更異尋常乎。「一隨」句，應「運開」句，既已夭枉，今日之追崇不過空名耳，何益哉。合此四句，正是理感而慟，通蔽兩不相妨也。末結「作」字意，曰「舉聲」則悽至此不能含，曰「泣以瀝」則淚至此不暇灑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詳婉深切如此，而不一及生平，情感須臾取之在己，不因追憶，若援昔而悲今，則爲婦人泣矣。此其免夫。　又，是古今第一首挽詩，亦是古今有數五言。如神龍夭矯，隨所向處，雲雷盈動。變《雅》中得如許盡理成章者亦少，況漢魏以下乎？變化無方，而斟酌不僭，眞所謂「順帝之則」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人情深者，無所不深。見山水不忘，而與人獨易忘，將有兩性情哉。觀康樂山遊之詩，諒其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亦非泛泛，於是作驗之矣。又，「徂謝易永久」，名言，人不能道。人與人日相接，雖數十年不覺遠也。驟而分襟，天各一方，月還歲流，曾幾何時，倏已改觀。又況永訣以後，冉冉星霜，速何如哉。「延州」以下，極寫哀思。然不自言哀，而借古人以形己之哀。謂公無實筆、無滯筆，其作法與人殊也。論至人之見，忘哀樂、齊生死，必臻此旨，始離世情。然既挾天眞，摶爲形體，性豈無靈，情難便已。所接之物，定有纏綿。布薩之心異於自了，以有此情耳。通、蔽本不相妨。當其未通，動爲識轉；及乎非蔽，匪識能將。夫布薩之心隨物興慈，未論所接，況於已接，寧反恝然。人而無情，世無忠孝，釋理非謬，於此信之。「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古今至感。命意若此，《十九首》豈能過之。常論康樂情深而多愛人也，惟其多愛，故山水亦愛，友朋亦愛，乃至富貴功名亦不能不愛。愛分現前，此取彼奪，不能狥節，亦是愛身。惟其情深中有難，已蘊蓄在抱，亦匪頓忘。觀墓下之作，哀慘異常，知忠義之感，亦非全僞。胸中隱隱，特不能發，至許無復之，有激始動耳。廬陵之哀無關故國，以其愛友，徵其念君也。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直寫衷腸，康樂得古道處，毋以後日彭城之惡咎之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文帝既誅徐、傅，乃追還顏、謝及慧琳道人。又，流連往復，字字悽斷。翁方綱《五言詩平仄舉隅》：「不」字必仄，乃可收也。此首入律者凡十三句，而純以正調開合頓挫，豈得謂之變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八句，次第敘題，直至作詩，爲第一段。雲陽指曲阿。朱方指丹陽。公至曲阿，還丹陽。「懷君子」點題。「道消」句橫語分寸，沈重憤懣，指少帝。「運開」指文帝。「神期」四句，正申悲涼，頓住。「延州」四句，借賓陪託，以避平衍實說。「楚老」，弔龔者。「平生」四句，轉入哀傷，忽掉轉，馳驟剽習，如神龍夭矯，忽起忽落，用筆行文至妙處，神情俱動。「疑若人」謂越州、龔老。「脆促」四句遙接「松柏」句下。「脆促」生也，「良」甚也。「夭枉」句文法。「舉聲」二句遙接「凄」、「淚」，沈痛悲涼意。「連岡」用典不苟如此，淺學安知。敘述一大事，言簡事明，本末無不該悉，而仍從容文法，範我馳驅。他人指陳冗絮，轉不得要領，心忙語亂，不暇論文法，然後知作者擅場。杜、韓所以傾心，豈苟然哉。又，廬陵沒時年十八。謝晦論廬陵德輕於才，而己之德乃更輕，班固所謂「目睫」也。又，敘述措語，有序有情，略同《九日送孔令》。一往綿邈，情致如話吮而出，無一牽易之句，無一陳舊之字，敘述流連，非平日滯澀面目。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二句：雲陽，曲阿；朱方，丹徒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此詩二十一韻。初兩韻引張、邴事爲柱。次五韻先言武帝舊眷，而徐、傅廢弒，因以見黜。次五韻自永嘉郡得歸。賈誼投沙，馬卿如邛，史魚「兩如直」，孫叔敖「三避賢」，皆善用事。「盛明盪氛昏」以下四韻，言文帝擢爲祕書監，今乃酬素欵而還故園也。「曩基卽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壞石無遠延。」當是永嘉歸始寧時，宅墅之役太盛，已招物論，故誓不再行增廣也。後三韻平平繳尾，然終有伐山開逕不自收斂之悔，何邪？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亦只是平敘體，其濃色乃自鍊中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聖靈」、「盛明」，舊注俱指太祖，上下文意不甚通。余反覆再四始解。按：康樂去永康郡詩，「牽思及元興，解龜在景平」。元興，晉帝年號。聖靈，是指宋高祖。蓋云感高祖之眷，而不肯歸也。何意以下是高祖崩，徐羨之等作亂，以廬陵事見疑，出之永嘉，二年始歸。「事躓」四句，言時不可爲，已惟避賢而去，託身青雲而已。「盛明」以下，是太祖既定亂，又思康樂，乃使顏、范二公招之，故云云。「感深」二句，又許之出，但詞在含吐之間，只云我感深不得不出。「曾是」云者，言雖出而我既反舊園，訴及往事，實出誠欵，但看我舊好處云云，便知非虛飾之詞，冀二公之見亮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詳此詩應作於罷郡歸來之時。但永嘉甌越，非閩也，康樂又未常至閩，或甌閩相臨，往昔得通稱耳。發論每深入一層，跌蕩而出，起二句是也。「何意衝飈激」一段，是言廬陵波及遷斥，自分終身，有「永絕平生緣」句，方知後來甄錄之幸，眞出望外。「浮舟」數句，極寫險越若播州，非人所居。「兩如直」、「三避賢」，摘字成句，甚雅。歸園排四語，有隨分自安之心，頗饒致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此等詩，眞初日芙蕖。「偶與張邴合」二句，見本志固在舊園，所謂情素也。「焚玉發崑峰」句，謂廬陵。「如邛願亦愆」句，穿漏一筆。「長與懽愛別」句，對顏、范。「閩中安可處」句，「東越」卽號閩中，猶言蠻中也。「事躓兩如直」四句，謂中間得還東

山。「感深操不固」句，中仍乖張、邴之微尚。「曩基即先築」四句，如話。「雖非休憩地」句，對東山。「息陰謝所牽」句，謂終還東山，不更扳纏也。「探懷授往篇」句，往字收盡今昔。又(《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事躓兩如直」諸句，此四句謂中間得還東山。　又，「曩基即先築」以下諸句，如話。語語與久欲還山相應。　結句：「往」字，收盡今昔。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始寧墅》：雲璈按：《南史》：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此言「舊園」即始寧墅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聖靈」句，謂宋高祖。「微尚」句，謂歸隱之志未遽宣陳也。「事躓」句，言媿不似史魚兩如矢之直也。「心愜」句，言慕孫叔敖三去相之賢也。兩如、三避，歇後語，究未穩愜。「盛明」二句，指宋武帝。「殊方」二句，謂己昔蒙召用。　俞樾《湖樓筆談》卷六：　謝靈運《還舊園作》云：「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此二語極煅鍊。「兩如直」用史魚事，「三避賢」用孫叔敖三去相事。蓋以避賢當去相二字也。李善注乃云「心愜三避之賢」，又云「三避三黜也」，失其旨矣。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詩當爲元嘉初自永嘉詔還爲秘書，再召不就時作。顏、范皆以元嘉三年爲中書侍郎。張邴謂張長公邴曼容也。又，「盛明」，謂宋文帝也；「采甄」，被命爲秘書也。曾公謂追言昔時，非。又，款，空也，謝公初不就官，范泰敦勸而出，作詩時蓋猶未出也。「曾是」二句，蓋不肯孤前言也。

《入東道路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情言亹娓，「嚶嚶」、「纖纖」字活，加「方」字、「垂」字，更生動。物感春榮，人抱秋恨，悄勞何如？「隱軫」、「緬想」，虛字可味。「懷居」二語宛合，亦有致。　「古事」，即下文所指，俱自尋所感。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滿目皆古事」，何等心胸，何等風味。

《酬從弟惠連詩(五章)》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　詳此乃是惠連訪靈運於始寧山居，別去將往都下，至西興阻風，以詩來寄，而靈運答也。一筆寫就，如書問直道情素，既委曲，又流麗。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　賦也。【略】按：　宋史，惠連父方明爲會稽太守，靈運造焉。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所知，靈運一見嘉賞，遂與爲刎頸交。其後惠連赴京師，至西陵遇風，有獻康樂一篇，故有是答。此章(三章)既叙初別悲戀，及別後傾想之懷，及述來詩所言「辛勤風波」之事，而其情思優游，詠歎無窮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　風致超然。縝密而圓活。　《古詩歸》卷一一：　(一章)「巖壑寓耳目」句，譚元春批：　放覽留心，方覺「耳目」之妙。「末路值令弟」二句，鍾惺批：　兄弟中朋友，人生至樂。(三章)「辛勤風波事」二句，譚元春批：　二語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一章)首四句是謝絕外人。第四句並謝絕昆弟朋友，值令弟上著末年，見前此賞心之絕爲已久矣。(二章)凌澗來尋，只是意得，原不爲問所知而來；開帙只是偶然興趣。凌澗而來是一聚，凌澗而去是一散；前日相值是一聚，今日相別是一散，總係因緣。其云聚散成離別，猶云今日之別離，成於因緣。(三章)述別後之思，望其音信而果然寄詩也。「辛勤」句，來詩之自苦。「欵曲」句，來詩之見憶。(四章)此時有「務協」二句，惠連應是有事之建業。來詩未及歸期，康樂更爲之期。「空谷」所期之地，「暮春」所期之時，殆欲其蚤去蚤來也。及見來詩，知其阻風於中塗，則去時遲卻一日，即歸時遲卻一日也，況阻風西陵非一日乎？故追計之。「洲渚」句一遲，「風波」句一遲，是皆遲之已過者。況此一到京華，又有京華之事，不曰事而曰想者，已到京華曰事，未到京華曰想，想乃預計到京所作之事也。務協，猶云定竣，恐以此或忘空谷之期也。此又是未來一遲。故前以詩來爲慰心，此又以詩來爲攪思，無非念望之切耳。(五章)兩人互相作詩之現景，俱在仲春。惠連卻於挨仲春之前，追提出孟春，臨行者故爲遲遲。靈運於挨仲春之後，預提出暮春，望歸者冀其蚤蚤。「山桃」云云，正寫仲春之現景，於遊遨之上著一「喜」字，與西陵之阻，屯雪蔽層嶺」一段，苦處相形，見其宜歸。且仲春之景其美如此，若至暮春其美不知，更當向好，故起句曰「暮春雖未交」，作歇後不了語，見歸之又宜蚤也。大凡古人詩，其所取用景物，決無一字虛設，必有根據。如此詩「山桃」二句，不過點綴仲春之景事耳。不知絕有保意，桃隱秦人之居，蕨供商臣之食。「嚶鳴」從上文「空谷」二字生出。「空谷」二字，又從首章「雲峰」二字生出。蓋康樂病，謝人徒，非眞病也。以斯人之徒，無可與偕隱者耳。末年始得惠連，而開胸披心云云，是有空谷偕隱之期矣。一旦惠連別出，恐以京華之遊而忘之，始寫出「山桃」二句以諷之。而嚶鳴者，乃新出空谷之鶯。見彼無知之物，尚有嚶嚶相求之聲，而人獨睽違，弗遂兄弟鳴和之願也。「鬱陶」字，取「象曰鬱陶思君」意。末釋吝與勞，正思惠連之由。「吝」字從《易》摘來，與「悔」字對生於內者。「勞」字從《詩》摘

來，與「逸」者對生於外者，故曰詩至謝客，《易》象、風雅合爲一致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寢瘵謝人徒」五章，用筆處極倣子建《白馬篇》，但彼以奇變，此善婉折。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一章）康樂生平少知己，忽得惠連，樂形夢寐。「末路值令弟」，非虛語也。　首章命意，先寫眞愛之源，來徑迢遙，亦是直述情愫。（二章）「凌澗」尋室，已是空谷跫然；「散帙」，問知，抑復賞心合志。「夕慮」二句，投契眞境，與山遊不知昏曉，此情相同。（三章）兩美相合，彼此同旨。方望來章，果惠芳訊。「辛勤」二句，序來詩之旨，詶贈體應爾。（四章）前三章迴環，次序章法不必言。此章用意倍曲；愛深而虞其阻，望切而疑其睽，末路得令弟相知方新，情固宜爾。　苟鶩華京，豈念空谷；來章幸惠，或得無忘。歸軫未期，徒增跂想：一往皆眞情。（五章）每篇綰合俱自然。此首作一折，生發佳致。對勝境愈懷良知，懷良知正欲共此勝境。總屬眞愛，不能不惓惓望之。　其源出於陳思《贈白馬王》一篇。此體如馬閑車輕而又按轡徐行，款款不驟。章法承接，一絲不紛。至其情思纏綿，匠心直述，都無一字出於僞設。情眞語自佳，固知古人定無修詞一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陳王緩步，謝公同行，獨冠元嘉，不當以其模山範水。又，逼眞《贈白馬王篇》。「巖壑寓耳目」句，反襯下句。「辛勤風波事」二句，括盡小謝一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此與惠連詩，即效惠連體，古人皆然。　一往清綺，眞味至情，緊健親切，密澁遲留，一字不率，一步不滑，頓挫芊綿，銜承一片，醒耳饜心，惠連所長也。一章言初得見。二章言相聚。三章言別及寄詩。四章正酬來詩中語意。五章望歸。細校之，畢竟勝惠連，以魄力厚密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首章喜惠連之來會。次章喜其聚，而慮其離。三章，叙別後得其來詩。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詩（四章）》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此當是四章，章四韻，而《文選》不注。羊、何共和之實，李白首用爲詩，後人多用，謂羊璿之、何敬瑜也。「含酸赴修畛」，謂長路也，作「軫」非。「顧望脰未悁」，「悁」字當作「痏」。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悁。」謂引頸以望，未勞而身已隱也。《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末句用此事，殆亦戲言：萬一遇仙飛舉，則與惠連永絕音問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一章）賦也。【略】史言，靈運由侍中自解東歸，嘗著木屐登山陟嶺，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此詩蓋初發南山時作，以寄惠連，而於首章追述其將有遠行，臨別顧戀之情也。（二章）賦也。【略】承上章言，欲抑平生相與之歡，而獨爲遠遊，然於將夕棲薄之處，不惟情慮復聚，且以向嘗共爾淹留於此，而今不能不思念之也。（三章）賦也。【略】言因思昔時淹留之歡，而復增今日離別之歎，則此情已分慮矣。況值杪秋，泉鳴猨響，而又協其悲端。是則新別舊念，一時悽戚，攢聚於心而不已也。（四章）賦也。【略】此言將由剡中以至臨海，而諸山高絕，還期莫尋，儻遇神仙接引而去，則將永絕子之徽音矣。夫靈運抱山水之癖，肆意遊遨，無它係吝，然於別從弟則含悽顧望，綢繆懷戀，如此亦可見其友愛之篤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前兩章甚鍊峭。　《古詩歸》卷一一：「杪秋尋遠山」二句，鍾惺批：鄭重委折。「含酸赴修畛」句，譚元春批：眞。「汀曲舟已隱」句，鍾惺批：寫別情幽細。譚元春批：是舟中離境。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題共二十字，只「初發疆中作與弟惠連」十字是實。劈首「登臨海嶠」四字，是發的主意。發而曰初，此身尚在疆中，未到海嶠，雖實而虛。末「見羊何共和之」六字純虛，須連上「與從弟惠連」十一字作一句讀之。言我已不及見羊、何矣，子見羊、何共和此詩，分明借惠連轉寄羊、何，故題中不著此六字，讀者亦未必能覺及。其既著此六字，便覺詩中句句有羊、何，此古人之威神也。若刪此六字，題既不全，詩亦無味。（一章）「秋杪」二句，起登臨海嶠，卻是初發神理；別山阿正是初發。曰與子言見子不見羊、何也。（二章）「日落當棲薄」，初發之第一夜也。「繫纜臨江樓」，作詩之地。「欲抑」二句，含有羊何。蓋吾與子及羊何一生之歡在此。今乃抑之而爲千里遊。當此日落繫纜江樓，豈是愛夕情好，亦爲憶子而淹留耳。（三章）借淹留以憶昔時之歡，卻因淹留復增今日之歎。今情昔情，既以分慮，而況又值此秋色乎？悲端即秋色，下「秋泉」二句是也。應上「秋杪」字。「新別」，即今情，專指惠連。「久念」，即昔情，兼羊何在內。此章政作詩之由。（四章）此言與惠連之由。「且發」云云，俱是繫纜臨江時。屈指預計前邊路程，言今夜宿此，明且蚤發青谿，明夕便宿剡中；宿剡中之明日，便登天姥峰矣。天姥岑，即海嶠。末四句，預寫登臨之妙。彼處高入雲霓，返期都迷，我不能歸；倘遇浮丘，挹袖拍肩，我不肯歸；與子永絕，況於羊、何，我焉得不與子詩。子見羊、何，焉得不共和此詩也。　又，通篇只寫得「山遠行不近」五字。詩中語言，不得十分認眞。　又，謝家兄弟相贈答之詩，在謝集中

另是一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一章）臨別之情惻愴至此，後四句使人喚奈何。（二章）「夕情斂」三字善言人情。白日聽覩既廣，聊可寄情；嚮晦無爲，耿耿孤露情深，人轍無所寄，便覺難堪，況增離索之感乎？（三章）「泉鳴」、「猿響」亦何與于別離，而自我聽之，無非愁緒。（四章）此一章更奇、更亮。排二句詩人之常，故排三句乃見變化。「高高」字妙，便覺杳不可攀，以起下文。本是不能別，翻云「長絕」、「徽音」，康樂結想必深一層。若以常理，當言前期可必，握手非遙，偏能另發一意，彌見奇勝。 此詩更饒作意，古淡不及前章，而淒惋過之。前章《十九首》之遺，此詩則楚調也，各有其勝。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一章）王摩詰詩「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即此章末句意。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始言初別，後及還期，着意在尋遠，以見超然高舉之意。又，邵長蘅評：字字逸曠。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此亦效惠連體，綿邈眞至，情味無窮，上嗣公幹，下掩惠連。阮亭分四章是，《集》與《選》作一章非。一章叙始別。二章至臨海。三章正寫思憶，兼及時物。四章發疆中後情事。「分慮」，舊歡今歎也。「悲端」，善曰：「謂秋。」是也，即下二句。無一字不用力留宿遲頓，故眞味彌永，百讀仍乍。常調不過寫二句秋令，此卻特做出，而後入之。「況乃」二字勁折有力，可想見用思下筆，不令一步滑也。起「行不近」三字，同此用意。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羊、何，謂東海何長瑜、泰山羊璿之。

《答謝惠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便是五絕體，雅有遠情。

《初發石首城詩》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中孚爻》：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案，《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繫不絕，故得无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案，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尙爲孟顗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中孚》」、「貝錦」之聯甚佳。「微命察如絲」，「察」字尤佳。《老子》曰：「夫惟道，善貸與善成。」貸，施也。靈運感文帝之宥己，故以「日月」喻之。舊說會稽之浮山，合於廣東之羅山。廬山，在今江州。霍山、灊、皖，是在今舒州。三山，海中。九疑，湘中。靈運方當治郡，略不及理人宣化事，專言游山，意太汗漫無歸宿。「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出《莊子》。晉人《老》、《莊》之學，初用爲清談之資，而詩亦必出於是，一時之蔽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宋書》謂靈運因孟顗表其有異志，遂馳往京都上表自陳，文帝乃不之罪，而以爲臨川內史。此詩蓋將赴臨川，初發石頭而作。言玉之有玷，尙可磨去；而譖言之污人，不可遽釋。故我雖抱誠信，自謂无咎，猶且勞此讒人飾成罪害，然寸心若不明白可信，則微命易絕。所幸天子明照，遂成貸宥，而又兼此職命也。於是出宿近地，懷舊叙別，且知遠離故山，渺無還期，則其情念爲何如耶。惟當從此遊覽山川名勝，尋訪聖賢遺跡以自適耳。所謂「欽聖旦暮」者，以見敬慕之切，而期見之速也。「懷賢悽其」者，以傷遭讒遠放而與之近似也。是則此心皎皎不忘，豈以困厄自欺而變之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興起好，語不深，卻有高雅之致。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語到眞時、詩到至處，能令意象名言俱喪，此中何容下一閒言。「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九死一生，得此苦語。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〇：康樂爲孟顗所譖，宋文帝白之，拜臨川內史，因之任而作此詩。言玉玷可磨，譖言難白，我雖抱信，奈貝錦之妄加。假令天子不亮我心，察此微命，僅一絲不絕。賴天子有日月之明，既貸其罪，兼拜以官，於是有今夕之出宿。晨將齎裝，乘長風而往耳。此行出自望外。是平生重有此別，而辭朋知，故山日遠，遊息難期。遠則羅浮，近必廬霍也。海之三山，未必可到；湘之九疑，或可登陟。則我欽舜之聖，懷屈之賢，明發此心，皎然潔白，肯因歲寒而改松栢之操乎。雖然，靈運晉之世臣，既事二姓，節操安在，終爲大戮，焉足惜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首四句，直刺孟顗之讒。「寸心」二句，言其幾危。「日月」二句，幸天子原其罪。「出宿」二句，復奉臨川之命，初發石首城也。然題曰「初發」，詩何以云「重經」？蓋重經者，指前有永嘉之行，見生平之遷斥非一。「初發」者，謂今有臨川之行，伏後來之飄搖靡定。朋知，偶在建業之朋知。故山，指始寧，距石首已遠。況從此而臨川，去之又遠。而此身去後，讒在君側，

肆爲媒孽，有如此江上風波者，豈復得生還故山耶？至此，序題已完。以下，又作自問自解之詞。悠悠忽忽，若忘其爲赴臨川也者。曰此行也，將遊羅浮乎，將有廬霍之期乎？將越海陵三山而遊仙乎？將卽屈謁舜而遊湘歷九嶷乎？然欽聖懷賢，在在動人悲思，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乎？我惟是聖賢之心爲心，任小人百般媒孽，此心終不爲所移耳。此等詩與楚《騷》並讀可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慨然發端，便有無窮蘊結，更復典雅。又，「故山」數句，凄其嘹亮，結應起句，法密。又，此詩風調入漢、魏非遠，以其漸近自然。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憂讒畏譏見乎辭矣，不謹之咎難以自解，詩中往往用《易》俱化。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靈運行旅諸篇，多及幽棲，此獨不然者，被謗得釋，誠出望外，故以忠藎之意終焉。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日月」句，指宋太祖也。「成貸」句，貸施也。既貸其性命，又予以官職，故曰「兼茲」。「晨裝搏曾飈」，曾飈，猶層飈也。「搏」字用《莊子》「搏扶搖羊角」字。「再與」句，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曰「再與朋知辭」。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此被誣自明，復爲臨川內史時作。

《道路憶山中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楚辭》有云「涉江」、「采菱」，古樂府有《江南》辭，靈運時必有此二曲，其聲急而怨，故引之以見故山之思，有感於此聲也。「縱誕」之說非是。「得性非外求」，謂樂在內是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已」訓止，言各得其性而止。出《莊子》。靈運意謂山水之樂，適我之性，而自足自止，無人能繼我者。「纂」訓繼，則亦深僻矣。《明月吹》言笛，《廣陵散》言琴，靈運當是作此音以寫悲怨。「危柱」、「促管」，謂琴、笛之音自緩而急，悲怨至此極也。詩尾應首，然有哀以思之意。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賦也。【略】此亦因往臨川，於道路憶始寧山中而作，託言聞楚人歌調而起懷鄉悲憤者，蓋以今昔雖殊，而情念不異也，且又追想舊日之縱誕，乃得於稟性所好，而非纂繼它人而然。所以於秋之夕、夏之晝，惟恐其不永，而濯湍流，息茂陰，自不一而足。今乃何爲舍此而係於官守，徒懷舊遊而莫爲新歡，含悲思而忘春陽之芳景哉。所賴《明月》、《廣陵》二曲，音節悽惻，可以寫吾湮鬱之懷，故旣託於急絃以自訴，而又使人促管相間，以激其哀聲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調最響。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以聲音起，以聲音結，一詩大章法。蓋感人最深者，莫如聲音。其音彌精，其感彌深。此詩借寫憤懣，如抽葱然，層層遞入，直到無以加處。《采菱》楚調，《江南》越歌，乃聲音之淺者，鍾儀楚人，聞楚音而心絕。我固越客，寧聞越歌而不腸斷。「斷絕」二句，雖云念殊而慮同，正反言慮同而念殊。「存鄉」二句，正是其念之殊也。爾只是存鄉，我不止是存鄉乃憶鄉中之山也；爾之存鄉不過思積，我憶山中更加憤懣。「追尋」二句，迴寫山中樂事如此，爾鄉中未必有也。「懷故」二句，極寫道路中之憤懣，此正所謂「傷禽惡弦驚，愁人惡離聲」之時，讀詩者至此定謂其停歌罷吹矣。今卻不然，偏要從新作起，且要比前番更精，何也？凡天下之愁人，皆天下之有情人也。天下惟有情人善於攬愁，亦惟有情人善於遣愁，故有以歡遣愁者，更有以愁遣愁者。以歡遣愁者，當愁之來，自寬自解，勉強行樂以避愁鋒。凡人有情往往如此，此遣愁之一法也。若夫至情之人，從不避愁，豈惟不避且更相兜，如阮嗣宗每逢愁絕，偏要尋着窮途痛哭，此又一遣愁法也。康樂正同阮法，故於聞歌斷腸之後更起絲竹，曰《明月吹》、曰《廣陵散》，較前《采菱》、《江南》不啻倍蓰，故曰悽悽、曰惻惻，直寫到心裏。不僅曰急、曰不緩，徒爲震耳之音也。曰「危柱」、曰「促管」，又從發音之器上加寫一倍悽惻；曰「慇懃」、曰「慷慨」，又於作音之人上加寫一倍悽惻，然孰爲訴之，孰爲命之，此又至情之人以愁遣愁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可以直促處且不直促，故曰溫厚和平。　又，結語又磬然而止，方合天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起語亦得借古引今法。「追尋」一段序曩日山中之樂，抒寫極暢。　康樂再斥以後，法益老，調益熟，淡而能古，質而多情。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康樂以山水爲性命，不知竟以山水損性命，固好之太過所致，然人於利祿中太過致性命不保者有之。不過過好山水，亦罹大患甚矣，人之不宜過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謝詩用意都在山水間，而以懷舊息機爲宗旨，故自去永嘉，再出臨川，皆寓此意。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蓋託於怨者必言，勞者必歌，故以古歌曲起，即結句「殷勤」「慷慨」也。再次以鍾儀陪入，次第折入題。「越客」入己。「追尋」八句，實寫「憶」字正位。「懷古」接入今日現在情事。「悽悽」四句，應起處，言今日亦寄此歌曲也。「訴危柱」言琴，承「《廣陵散》」。「命急管」言笛，承「《明月吹》」。又，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怒者其誰也？莊、佛之所謂性，求其本來面目，謂自然也。康樂之解，亦不出此。又，己，讀羊

里切，止也，取足自止。善注謝詩，此字之解，勝憨山注《莊》。「懷古」即指山中也，束上；「含悲」句起下。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越客，靈運自謂。楚人，指屈原。「存鄉」句，亦指屈原。「自已爲誰纂」，已，止也，纂、繼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已也。」言情已止矣，不解，因何復纂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自已誰爲纂」句，李善訓「纂」爲「繼」。曾公解爲「不解，因何復纂」。皆于文意未協。此八句皆憶山中耳，無緣橫入復纂之事。竊謂「纂」當爲「篡」，如「弋人何篡」之「篡」。篡，《爾雅》：「篡，取也。」即用《莊子》「咸以自取」之意。改「取」爲「篡」，以就韻耳。

《夜發石關事詩》　《古詩歸》卷一一「鳥歸息舟楫」句，鍾惺批：　寫景靜深。「星闌」句，鍾惺批：　字新。譚元春評：　同一六句，同一對偶，前首（《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則奧，此首則韻。今之能奧者不能韻，降才殊耳。

《入彭蠡湖口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彭蠡湖口，今江州湖口也。「石鏡」、「松門」，《文選注》：　張僧鑒《潯陽記》、顧野王《輿地志》各指其地。惟：「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此二句者，知三江、九江，自晉、宋時已不明矣。中江、南江、北江，先儒所辨，有《尚書索元》在。分九派於尋陽，郭璞《江賦》云耳。後人亦不能定九派之迹，劉子澄《淳祐江州圖經》詳著之，予已別書訂此詩。則靈運之所不詳，後人姑存疑事也。「靈物」、「異人」以下，又歸宿於仙道。《千里曲》，想當時有此琴操。徒作此曲，而仙靈不接，所以弦雖絕而心徒悲也。大抵以恍惚爲宗，要爲不近人情，胸中亦別無十分道理也。　安磐《頤山詩話》：　子美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蓋用鮑明遠「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之意也。謝康樂「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語意尤覺簡遠。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撰語儘入細，然太排，微乏流動之趣。又，地名奇隋字，亦是有意摘取。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客之倦於水宿者，以風潮故。「洲島」二句，正寫風潮。至於哀狖之鳴，芳蓀之馥、綠野香秀、白雲高屯，無限好景日，千念萬感之人視之無非風潮者，正所謂「難具論」也。於是舍舟而崖，遠入松門，而望三江九派歷歷矣。事者，古人之事跡，如大禹九江既入之績之類，然事既往矣，孰爲繼之？理者，即康樂後詩所蘊之眞。如古聖觀河而作圖，臨洛而作《書》，皆因其理。其理空存，誰是作者？故靈物吝珍，怪而不出，異人秘精魂而不見。金膏之明光已滅，水碧之流溫久綴，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所以徒作思歸之曲，轉令憂念益甚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抉微挹秀無非至者，華淨之光遂掩千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起句能窮水宿之況。「洲島」二句，洶涌在目。「三江」已下，徘徊弔古，物色超異。通篇惟「千念」二語言愁。餘句不言愁而愁無極。弔古之情，正是深愁也。身世如斯，江湖滿目，交集百端，乃至無語可述。「金膏」、「水碧」，亦有《天問》之旨乎。康樂遷永嘉，猶有錄用之望，故往往言其不得已。至斥廣州，已矣，無復可言矣。故其詩低徊反復，有懷不吐如此。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　一起包括，境闊而情深，覺有杳冥變幻之態，故爲稱題。又，「綴」作「輟」爲是，蓋作「輟」則四語一例，承上「事多往」、「理空存」與「徒作」云云呼應甚緊。又方伯海評：　凡詩以開人妙思、發人遠想爲至。如江文通之「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是也。次則顯人難顯之意、達人難達之情。如此詩之「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是也。此即陸士衡《文賦》所云「塊孤立而特妙，非常音之所緯」，雖幹同榛楛，亦蒙之以榮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　起八句承前諸篇來，筆勢局陳同《七里瀨》。「千念」二句，橫斷頓住，作章法，沈鬱悲壯。「攀崖」二句，遙接上，再頓。「三江」六句，寄慨弔古。大約古人遊歷之地，求古蹟不存，往往寄情以爲感，故以「徒作千里曲」而無以消憂解煩念也。豫章出黃金，見《前書・地里志》。「水碧綴流溫」，據朱子則謂溫湯也。善注非是。又，初讀「三江」二句不解，然心知其非死句剩語，久乃悟，以起下文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靈運集選》：《選》注言奏曲冀以銷憂，絃絕而念愈甚。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華子期，祿里弟子。見《列仙傳》。故老相傳翔集此頂，故稱華子岡。神仙茫昧，前後莫測。「且申獨往意」，夫「獨往」者，聊以自充俄頃之賞，非爲尊古卑今而然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六：　賦也。【略】靈運既至臨川，復得遨遊名山，因入華子岡而作是詩。言此南州地暖，桂樹冬榮，而山水輝映，尤爲名勝，故自昔賢者多棲隱於此。今我來遊，遂得追踐靈跡。然仙人羽化流久，版籍磨滅，誰復傳聞。以此思之，不必辨論於百代之後，亦安用知千載已前之事乎。且當申我獨往之意，玩景適情，但自常充一時之用，豈爲欲圖久遠傳述而然也。斯亦可謂達者之言歟。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假雕繢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

誠有它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而不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中但兩插單語，便稍覺流動。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文式》曰：「詞溫而正謂之德。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是也。」然出於屈子「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術》：（謝康樂詩：「天路非術阡。」）《選》注：　術阡，道路也。言若登天無道路可測度也。余按：《廣雅》云畛、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也。《呂氏春秋》云：「孟春審端徑術。」注：　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也。謝康樂《羅浮山賦》「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王子安《七夕賦》「躍麟幹於霧術，搴旆羽於星橋。」左太沖《詠史詩》「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劉義恭詩「飛流界桂道，深林冒蘭術。」《說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术」，則知「術」字中，當作「术」字。今俗文作「木」字，非是。《示兒編》云：　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雅》曰：　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惑故蹊。」注曰：　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暘）解《學記》「術有序」曰：「《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信乎莊周以湖、江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爲道路無疑矣。杜甫《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凡題事有不明，意有未盡，則用自注。然自注有在題外者，在題內者。何以別之？在題外者，小書注附於題者也。在題內者，大書注幷爲題者也。此題止一入「華子岡」，又曰「是麻源第三谷」者，非有兩地。角里先生高弟華子所居之舊岡、正麻姑修煉處所之第三谷也。以麻姑照出華子，以谷照出岡上之泉，爲詩中「羽人」以下一段文字緣起，而華子岡其根本也。是幷根本緣起爲一題，非少陵公自注之例矣。又，首二句，言華子岡屬南州。地氣偏熱，桂樹經冬不凋。「銅陵」一句，言此岡有谷，亦因地熱，故澗泉不凍，流出於石磴之間。有此勝景，是宜隱淪之客所遊，而肥遯之賢所棲，故在昔日角里曾遊，華子曾棲也。世人無知，輒以是谷之渺深，疑其中有神仙，無非謂其「經險」云云，不能深入以窮其極耳。然余則登其峰首，而升乎雲烟之上矣。所謂神仙者，絕無其人矣。然人即昇去，或有丹竈可徵乎？丹竈我不能逢，或有其圖牒在乎？圖牒或磨滅，有其碑版在乎？不惟碑版也，萬世之後，滄桑遷變，且併無此谷、無此岡，又安知千載前之有麻姑諸仙乎？我入此且乘月弄泉，聊申我現前獨往之意，如古人之風雩浴沂，豈爲千載之上眞有麻姑諸仙求其不死之術，以爲百世計乎哉？「古今」二字，正對「俄頃」二字，猶言古往今來。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理關至極，言之曲到，人亦或及此理，便死理中，自無生氣。此乃須捉著，不爾飛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古人託神仙，每屬不得已。爾時康樂胸中愁緒萬種，不堪宣之筆墨，而抒吐於憑弔，若不信有神仙者，此又不得已之至感也。「莫辨」四句當與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同觀，極哀之旨也。又，「險徑」二句，寫峻絕，語超想外。結語申乘月獨往之意。中有至理，語拙，然非晉人不能作。又，人生何知千秋，朝不能及夕耳。遠謀皆迂，究竟「俄頃」是實。誠不吾欺，必也無生方爲了義。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一：　大開大闔，法脈可師。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羽人絕髣髴」句，「羽人」謂華子期。「恆充俄頃用」二句，張銑注：　少時爲樂，不足爲長久之事，於文義較明。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　前首（《入彭蠡湖口》）寫水遊，此首叙山遊。山水妙境，定推謝家。又方伯海評：　惟不屑屑於神仙，方是達觀。求藥鍊形，總是於死生撇脫不下。詩之體格意想俱高。又，【略】此篇所用「獨往」、「古今」等字，原是尋常通用，說者必欲以《莊子》強爲之合，寧晦其說而不顧，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五臣注中，此謬甚多。予悉爲正之，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南州」用屈子。先寫岡上景物，「桂樹」一事，「銅陵」三事，文法如此分。作者入山，見桂樹澗泉，因借《騷》句爲興象作起，甚妙。「隱淪」二句，謂華子也。次第交代，爲第一段。「險徑」四句，交代「入」字。「羽人」六句，實從華子入議。「險徑」，將入；「羽人」，既入；「絕髣髴」，華子今無：古人顧題如此。「莫辨」二句，結上四句，起下「獨往」。「且申」以下，乃入己今游情，言非爲慕古之輕天下者，尊而效之，以爲名也。然遂以此俄頃之用，致爲叛逆，悖矣。結句收「隱淪」、「羽人」。從《遠遊》出。謝公下字無一率者。古人意緒，無不層次交代明白，文法變化，即從此出。小才不能達意。華子岡，注家引《一統志》，以爲在建昌，故今以列於《彭蠡》之後。然已見於《山居圖》，則恐仍爲越地。又王維《輞川》諸詩，亦有華子岡，不必建昌獨有也。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詩》《古詩歸》卷一一「積石竦兩溪」句，鍾惺批：

如行峽中。「退尋平常時」句，譚元春批：以下氣質古而免滯。

《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閑曠，亦清宛，秋月空山、夕陽烟水中吟此蕭然，豈不較「結廬在人境」爲尤使人恬適？乃世人樂吟陶而不解吟謝，則以陶詩固有米鹽氣、帖括氣，與流俗相入，而謝無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清絕滔滔。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二句從時令起，兼帶興象。「感節」四句遞入題，轉換曲折。「往」字千鈞，音響鏗鏘，如庖丁解牛，莫不中肯，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感節」言涼早。「遠協」四句，「往」字正面。「江山」四句寫景。收無甚警妙，以著意在前路也。　小詩而章法凝重。「千里棹」不專指桐廬。「懷古」即指向子、許生也。「思」字亦用典，乃非常所測。可悟古人無率意趁句趁韻之事。　此與《富春渚》、《七里瀨》、《道路憶山中》、《初入彭蠡》皆一時之作，而《入華子岡》當亦在此時。考靈運初之永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歸始甯。由家強徵，起爲朝官。復賜假東歸，多愆法禁，爲孟顗所奏，乃馳詣闕自明。帝不欲令其東歸，授臨川內史。此《初往桐廬》之所以作也。恥言爲孟顗所檢，故此云「懷古」。《富春渚》詩云自欲「干祿」，《彭蠡口》曰「千念」、「萬感」，而《道路憶山中》尤極致其憤懣焉。不考此跡，則於此數詩，皆不知其所言爲何矣。阮亭編陶、謝詩，皆不考其時事，而前後雜亂倒廁，何由解其辭意。無尋論之功，徒浮掇其篇什，則於其篇什句意，亦安能曉了，而有眞得於古人也。又按：靈運穿池植援種樹，皆在家居時事，故作《山居賦》以自言其事。而《南史》本傳系之於再出爲朝官，在都下時，則其事皆不應。雖無關要義，而文不別白，亦足貽誤後人，何以爲史。亦可見李延壽等之不克稱惇史也。又按：靈運以初秋自都赴臨川，直至明年春晚，始入彭蠡，則其肆意遨遊，傲命慢職，亦可見焉。

《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 《古詩歸》卷一二「積峽忽復起」句，鍾惺批：便奇。「晝夜蔽日月」二句，譚元春批：「蔽」字盡「積峽」之妙，「共」字盡深壑之妙。鍾惺批：刻畫異境。　鍾惺評：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元春評：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樸妙。又，如此大題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

周嬰《卮林》卷七：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即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遍，胸臆易生，亦論古之大病也。又康樂遊覽詩，絕無寂寥數語者，讀其集自得之。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綿亘稠疊，峻拔峻嶒諸狀，結二語寫盡。

《初發入南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亦饒勝引。

《七夕詠牛女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恰緊只兩句，乃來回視之，通首皆緣此生，章法之妙，亦至斯邪。翻新有無窮之旨，且令淺人不覺。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約語而肆。

《歲暮詩》 鄭雲膏《冷邸小言》：謝靈運「明月照積雪」，可謂無色爲至色，無味爲至味，從此悟入，何憂不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明月照積雪」，允稱名句。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二：「明月照積雪」，謝靈運詩也。以五字流傳，天生佳句，不可摹倣。黃庭堅衍之曰：「姮娥攜青女，一笑粲萬瓦」，新巧而已，卻無意義。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魏太子》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八：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云：「不誣方將，庶必賢于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爲不敢妄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賓主風流，賢于昔日也。而張銑以爲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我爲賢。誤矣。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亦只是康樂體，較之《芙蓉池作》何等風調。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後人有譏其與文帝不相似，以其冒頭太板重，而不知正妙于傳文帝之意者。文帝將爲太子之時，其勢甚危，其意每不自安。故開口急急以前星自居，將以定諸子之志也。然卻非鑿空撰出，原從文帝《雜詩》「天漢西北流，三五正從橫」來。蓋以庶星比陳思，則自比于前星，固其意所必至也。「中天」四句，盛稱武帝功德，善則歸君，見群賢來鄴之由。「忝此」四句，自鳴其下士之懷，見今自集讌之由。「論物」云云，道同志合，「澄觴」云云，禮隆恩厚：總以見諸子之不可負己也。首四句，儼然顏延年「元辰高北列」起法也。其下亦板重，校之《芙蓉池作》，風調自是天淵之別。然中間「傾心」云云，却是魏氏籠絡諸子之意。史云「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者此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前半風調不類建安，「澄觴」以下，極意摹倣。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詩云「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開口便氣色矜動，子桓嫚娟之姿，那忽有此。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柏梁》發唱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起手從此出也。起二句有蓋世之氣，結句蘊藉有餘味。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此篇直副君語矣，不

在貌似也。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又《王粲》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雖不及《七哀》、《公讌》等詩，然微有仲宣氣格。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總題爲《鄴中集詩》，魏太子、王粲諸目分題也。原詩在當時，止是公讌，各人各作，故不用分。此詩一手代作，故須分題。然弁數語于分題之下者，以爲代本人作詩之柄。康樂隱情盡在此諸序之中。作者依此爲柄而作，而讀者依此爲柄而讀，斯得之矣。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樂首取以自況。其曰「秦川貴公子孫」，謂王爲漢之世臣，猶曰江表貴公子孫，喻身爲晉之世臣耳。「自傷情多」，不專指遭亂流寓時，其歸魏以來，值子建有憂生之嗟，求一試而不可得，況仲宣耶。又，首四句，叙仲宣身遭漢室靈、桓之亂，然而比於周之幽、厲者，周雖亡于幽、厲，賴桓、文夾扶之力而再振。伊洛、函崤，漢之兩京，本周之故都也。此意含蓄最深，須與宣遠《張子房詩》參看，方知其指爾。「秣馬」五句，叙其流寓荆州。沮漳之美，雖可安身而不足安心，不無式微之歎。然而自傷之情尚未大發于此，何也？仲宣之依劉表，苟全性命而已，本知其不足有爲，無厚望也。「上宰」云云，妙在「奉皇靈」三字。魏武挾天子以令天下，能修桓、文之業，故天下之侯伯宗之、長之，而仲宣因傾心歸之也。受知于其父，宜報効于其子。魏武愛子建之才，以爲類己。而仲宣亦以子建之才類魏武，因而加暱。使子建當時爲儲貳，仲宣佐之，事業必有可觀者焉。無奈立子桓爲太子，太子之與仲宣，寵遇不爲不厚，但今日侍宴，明日陪遊，曾一籌之莫效，其虛拘于鄴下，依然不異流寓于荆州也。此仲宣之情，固與子建之憂相關，而自己不見用之意，較餘子尤深矣。又，修桓文之業以繼魏武，子建做得；修桓文之事以繼宋武，盧陵做不得。輔子建以修桓文之業，仲宣或可做得；輔盧陵以修桓文之業，康樂決做不得。但康樂自視過高，故獨寫此意于擬王詩中者，特借自傷之情以表己之爲王粲也。及其擬子建之詩，此意反略，使人知平原侯植之爲盧陵王義眞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一旦値明兩」，「豈顧乘日養」，仍是康樂本調。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此篇自比。「公子特先賞」句，注，公子謂曹植，非也。公子、明兩皆謂子桓。「既作長夜飲」二句，言終于此而已矣。自傷止以文義見賞，不參權要，如仲宣在建安中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上宰」，指魏武帝，「雲騎」二句，謂平劉表也。「秣馬赴楚壤」，粲至荆州也。又《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又《陳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勁切處果似孔（彰）〔璋〕，第猶少跌宕之氣。又，「歌」、「梁」字乃三見，稍病雷同。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魏、晉之世，本不重書記之任。至宋武帝將勤王，得劉穆之爲記室，然後舉事。及北征之役，穆之死，不得其人，遂倉卒東還。此書記之任所由重也。此詩於陳、於阮，皆略其出身，而目以書記，似乎重之而實微之也。阮之管書記，猶曰現任。而陳之任書記，則係以袁本初，則微乎微矣。意者以孔璋比徐羨之。其云「述喪亂事多」，謂其經歷世事既深，故手段最辣也。元瑜似指謝晦，故其詞從末減耳。又，八詩中惟擬孔璋一詩最醜。蓋詩之首重者品，世未有無人品而能詩者。既曰袁本初書記之士，琳固于袁氏有優渥之恩矣。此詩卻比袁氏于董卓，而甚至斥爲蝥賊，果孔璋而出此，人品掃地矣。尚可言詩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入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按：切各人處俱在上半截，下半截只是叙一時共事遊讌歌舞之樂。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相公，指魏武帝。明德，指魏文也。又，《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又《徐幹》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偉長詩清徹，此亦着實求似，然猶有雕刻跡。又，「究萬」「非一」作對，乃康樂本色，建安無此等句。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一連三句，似乎詞意重複，不知諸詩前序，本分二義：上半論其本等爲人，而下半乃論所代擬詩中之意也。唯徐、劉二詩，上半又分爲二。「少無」句，淡于世情。「有箕」句，深于道情。故于太子、平原兩無所黨，而他人之各于其黨者，宦情濃也。宦情既濃，則不得不以所黨之人之心事相關，故不得自有其心事。詞者情之華，而心之苗。故有素心者，始有素詞。觀此詩之多素詞，則知幹中別有心事，超然諸人之外。魏文歎其有箕山之志，見亮之至矣。又，此詩靜密幽秀，雖暫暗華屋，令人有「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想。又，首五句少無宦情。「外物」三句，有箕（穎）〔穎〕之心事，迫于世亂而不得遂。「末塗」以下，仕世多素詞也。末「昔心」二字，應序「心」字，應首「昔」字。蓋昔在臨淄，曾見禮于漢室諸王之門，不過弄瑟置酒，原未事其事；今之在鄴下，清論奏歌，遊戲于魏諸公子之前，猶之在臨淄時漢諸王之見禮，未嘗有所變塞也。嗚呼，撫今追昔，悵悵若失。此中之感慨最深，又不關箕（穎）〔穎〕之心事遂與不遂也。要知偉長是箕（穎）

〔穎〕之心事，不是沮溺之心事。沮溺以亂而隱，箕〔穎〕〔穎〕以治而隱。偉長在康樂自擬中，乃無用之用。「少無宦情」，擬其少無競進之情。仕世多素詞，若假以權，不事紛張，素位而行。「有箕〔穎〕〔穎〕之心事」者，功成名遂身退，乃打算及末後一著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慨然遠想。末四句語質情長，亦似魏人。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棲集建薄質」句，李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傳寫之誤也。「永夜繫白日」句，以注觀之，「繫」字當作「繼」，如五臣本，此又以音同傳寫誤耳。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中飲顧昔心」，《說苑》：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國藩按：中飲，猶曰「酒半」也。鄭注《天官》小宰中字別之，《三國志・周瑜傳》「中江舉帆」，兩「中」字，與「中飲」略同。

又《劉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未見卓犖有奇氣。又，公幹却不如此煩絮。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卓犖者，不羈之謂。偏人者，一偏之性。如古三疾之民，不能化，亦不肯化，蓋人之有氣者也。「文最」句，照徐「有箕〔穎〕〔穎〕」句，謂徐深于道，故文帝歎其著述之才。劉足于氣，故康樂服其篇章之美。「所得頗經奇」，謂擬劉詩者，較擬他詩所得，更有「經奇」之詞與意，蓋彼之氣，足以助我之氣故也。此足見公幹文如其人，詩如其文，人如其詩，故謂之「卓犖偏人」。故平視甄氏，非卓犖人不能有此趣。北面自珍，非卓犖人不敢出此語。又，古樂府有《東平劉生》，東平郡多卓犖之士。河兗、廣川俱魏武初起之地。「北渡」二句，言從事之久，閱歷之多，因知古今治亂之情。此人大可用，與他徒遭喪亂者異矣。「究平生」將以吐其奇，覺命輕將以酧所知，而卒不得大用焉。只是朝遊暮坐，禮數虛拘，乃易困於酒肉，非王公大人之尊賢也。夫以千古難搆之遭逢，而僅僅如此。所以望凌霄之羽翼，而空羨其繽紛耳。即孟襄陽「徒有羨魚情」意。公幹交太子，亦交平原，似持兩可，而實兩無所黨。有黨，則不得稱「卓犖」、「偏人」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朝遊」四句有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貧居晏里閈」六句，言適當本州，不能遠引。「既覽古今事」四句，注，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按：非此意也。言古今逢亂失所，何事不有，緣此互相解譬，雖乖平生之素，亦安之也。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辰事既難諧」以下諸句：聊復破涕追歎，終當遠舉耳。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括揭鳴」疑當作「塒揭鳴」。「揭」與「桀」音義同。「塒揭鳴」，即雞鳴，謂晨也。朝遊則至於夕，暮坐則達於晨也。又，《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又《應瑒》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輕捷得德璉調法。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漢末黨錮禍起，一時節義之士，多出汝〔穎〕〔穎〕之間，如李元禮、陳仲舉輩。故康樂取德璉以寓意也。又，此詩仍用原詩「孤雁鳴雲中」意起，然原詩何等風調、何等音節。此詩未免稍減于原作。按：子建有《送應氏詩》云「我友之朔方」，此卻云「汝〔穎〕〔穎〕之士」。德璉先世，當是朔產，徙居汝南。遭時流離，飄薄非一，而目之爲汝〔穎〕〔穎〕之士者，謂具望之可比荀、郭也。汝〔穎〕〔穎〕地近許昌，故托身得所，獨蚤于諸彥。然而托身雖蚤，官渡一卒，既非所任，而烏林預艱，依然流離。及其晚節，正宜急急大用之時，而虛拘以飲燕之小禮，則終身無解于飄薄之歎云。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調笑輒酬答」二句，皆飄蕩不見禮，不勝後生末契之感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集」字妙，從上「雁」取意，古人詩律嚴處，不肯一字無着落也。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工律。

又《阮瑀》　歸有光《壬戌紀行下》（《震川先生集・別集》卷六）：「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元瑜詩壯快，此亦彷彿其音調，八詩中此最爲磊落。又，起豪蕩。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太子之集諸彥非一次，而康樂止取《選》中公讌之一日。故所擬皆即日之事，而元瑜之詩乃由今日河曲之遊，泝及前此南皮之戲。所謂優渥也，誰優而渥之？太子也。太子曷爲而優渥之，以其管書記之任也。其爲魏武之書記歟？是太子暱元瑜也。其爲太子之書記歟？是元瑜暱太子也。可知餘子之流寓自傷及抱飄薄之歎者，皆與平原侯親暱者也。唯彼人卓犖而心箕〔穎〕〔穎〕者，中立而無所倚耳。然元瑜之管書記，差親于文學之任，卒未咨其謀畫也，總歸于虛拘耳。徒有優渥之言，非有優渥之實。又，首四句自叙其少年馳逐之事。河洲，好馳逐之地。風悲雲起，好馳逐之時。雲本無色，因風吹沙塵，映之而黃。再加以少年馳逐，河洲之上踏起沙塵，交湊一片。異樣慘淡景色，少年人偏以爲喜，故翩翩而不能已已。「慶雲」二句，是得與諸子同朝。「躍步」二句，是得與諸子同宴。河曲遊、南皮戲，撫今追昔，正是寫獨承優渥。戲清沚、汎蘭汜、蕩舟

爲樂，遙映前馳馬之事。見不違其生平好尚，所以美比食苹也。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　工律。

又《平原侯植》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陳思每恨不得用，何得止云有憂生之嗟，此似未得情，不甚似陳思，却是晉初詩。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若曰爲公子計者，當不及世事，但美遨遊，則不取文帝之忌，頗嗟憂生，可感文帝之心，而乃屢請自試，漫作輕生之語，何爲乎？　此正善處人骨肉之變者。此見廬陵之變已非私，已之交廬陵非邪也。按史：　建安末，魏武殺楊修，子建始懷憂懼。康樂《擬鄴下集詩》謂子建有憂生之嗟，或以爲太蚤。不知子建與子桓所處之世，不能並立。集鄴之時，天子命魏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是子桓已得爲太子矣。子桓既爲太子，則子建危矣，又何待殺楊修之後耶。故劉楨贈子建之詩，題曰「五官中郎將」。康樂擬鄴下集詩題曰「魏太子」。夫五官中郎將，臣之極爵，故子桓爲之，子建亦曾爲之。至太子者，君之副貳。子桓既立爲太子，子建卽欲自比于諸王不可得。何也？　諸王與子桓無嫌，而子建有卻也。所以康樂于《鄴中集詩》之上，大書曰「魏太子」，而分題之下文帝仍以太子書，而餘子皆書名。惟子建書名而繫爵，則憂生之嗟固已較著于此爾。又，首四句寫「美遨遊」。「徙倚」六句，拓寫遨遊之美。直到盡處其內帶出「不及世事」與「憂生之嗟」來。蓋丈夫志在四方，太行、邯鄲，距鄴下甚近，猶然可望而不可至，則不及世事昭然矣。彼修衢之旁，裊裊白楊之下，往古來今，不知斷逆多少世人，儘足動人憂生之嗟，然亦只是寫得「憂生」二字影響。蓋彼世人之斷送于修衢之旁、裊裊白楊之下者，大半陰陽之患，而子建所患者人事也。下文「儲君」云云，如籠中之鳥，且驚且食，方是正寫憂生之嗟。又，余初讀此詩，便疑爲感廬陵之事，未敢以爲確是。及反覆細玩，至此「西顧」四句始洞然信其不謬也。子建詩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若此徒爲子建咏也者，則宜向東南而寫，如左太冲之左顧右盼矣。而乃云「西顧」、「北眺」不亦背乎？　此明明故放破綻，以起問者，見此詩題雖云「平原侯植」，實是廬陵王義眞替身耳。按：　宋史，武帝北伐以幼子義眞從。及劉穆之死，宋武倉卒南還，留義眞于關中。則西北固廬陵所經營之處，故曰「顧」，曰「眺」，代爲廬陵惜之也。若廬陵當年能撫而有此，今日安肯受制于人也。因以「太行」暗替仲宣詩中「函崤」，以「邯鄲」暗替仲宣詩中「伊洛」，最有線索、最有力氣。恨望修途，白楊裊裊，廬陵已被讒而死矣。仍寫其憂生之嗟者，殆死而猶有餘悸歟。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中山不知醉」句，中山，用《漢書》中山王勝事。「願以黃髮期」句，植《贈白馬王彪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句，注引《左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按：　序所謂憂生之嗟，通指後事言之，然如本注亦得。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二：　工律。

《東陽溪中贈答詩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一「緣流洒素足」句，譚元春批：　事境有趣。「迢迢不可得」句，鍾惺批：　戲語蘊藉。

又二　《古詩歸》卷一一「月就雲中墮」句，譚元春批：　同戲得妙。「就」字、「墮」字說雲月甚幻。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　諧亦自雅。

《詩》《韓亡子房奮》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　二十字括一篇檄文在內，看他瀟灑中血痕迸出，所恃以動人者，亦此足矣。此而不動，更數千言，又孰聽之？　始知陳琳未是俊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　累任之後忽發此憤，誠非情實。然吾謂康樂胸中未忘此意，於其哀廬陵信之。　張潮、卓爾堪等《曹陶謝三家詩・謝集》卷二：「韓亡」、「秦帝」二語，得無感于宋之興乎？

《撰征、山居賦》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謝靈運》：《撰征、山居賦》雖體裁下而意韻高，視漢人規模前作者，反當勝也。沈約論詞賦之變，謂「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頓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余觀詩人之音節未有不順者，至《騷》始逆之；騷體既流，詩人之順遂不可復。自約以後，其聲愈浮，其節愈急，百千年間，天下靡然，窮巧極妙而無當於義理之毫芒；其能高者，不過以氣力振暴之，暫稱雄傑。而約方言「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蓋可嘆也。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櫛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四：　按：　宋世文士以謝、顏爲首，故各立專傳。而《靈運傳》載其兩賦，《山居》一篇幷自注亦

詳載之。休文之傾倒於謝至矣。此例前史未有。繼之者張淵之《天象》、顏之推之《觀我生》，十七史中唯此三賦有注耳。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三：光緒丁丑十二月初二日　夜閱《宋書》謝靈運《山居賦》、《齊書》張融《海賦》，二賦實六朝奇作，而譌奪太多，張賦尤甚，不可句讀，苦無善本校之。又初七日，《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山居賦》有「兩智通」沼語，錢竹汀謂「智」字字書所無，訪之通人，亦無知者。案：此賦自注中屢言前智後智，則必非誤字。又，《南齊書·周彥倫傳》，彥倫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彥倫力言滂民之困，又有「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之語，「滂民」亦不知何解，蓋皆當時吾越方言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康樂集選》：《通志》云：「使撰《西征賦》。」今云《撰征賦》，蓋據誤本《宋書》而失之。但《藝文類聚》亦作《撰征賦》。據《序》：「作賦撰征」，無「使撰」之說，似《通志》爲妄言也。撰當爲「撰車徒」之義，「可爲」二字疑衍。又「察成敗之相仍，猶曆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四句，關中既平，晉且不祀矣。又「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勁而國圮。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于君子」四句，影射宋公。

《江妃賦》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下：謝康樂《江妃賦》有二首，內「(出)〔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贈，覬色授而魂與」八句同。

《與弟書》　李贄《初潭集》卷一六《師友六·山水》：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嘆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後李白有詩云：「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王子晉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七：（贊例不錄。以其近五言詩，附存之。）殊有嗣宗《詠懷》之風。

傳記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

《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略】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奬，乃出。使整祕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略】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志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九《謝元語當從宋書》《謝靈運傳》，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靈運幼便穎悟，元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案：《宋書》作「瑒那得生靈運。」考此語亦見《晉・謝元傳》彼「生」字上有「不」字，《宋書》脫耳，疑唐本已如此。李延壽不解其意，故易之。但一經竄改，使妙語頓成鈍語。

又《忠義感君子》靈運被收，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何氏焯曰：《北史・魏孝靜帝紀》「忠義」作「志義」。愚考毛氏刻《魏書》本紀，仍作忠義，何氏蓋據宋板。

紀事

《宋書》卷三〇《五行志一》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又卷四二《王弘傳》宋國初建，（弘）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略】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閨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略】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

又卷四三《檀道濟傳》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略】（元嘉）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實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略】」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略】等八人，並於廷尉伏誅。

又卷五六《謝瞻傳》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又卷五八《謝弘微傳》（存目）

又卷六〇《王準之傳》（準之）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

又卷六一《庾陵孝獻王義眞傳》（存目）

又卷六七《謝靈運傳》（存目）

又卷九三《隱逸傳・王弘之》 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略】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上《言語》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慧遠法師傳》 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略】義熙末，（慧遠）卒于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略】謝靈運造碑墓側，銘其遺德焉。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烏衣寺釋慧觀》（存目）

又《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存目）

又《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略】後東返姑蘇，復專當法匠。【略】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略】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嶀嵊。亡後，運迺誄焉。

劉敬叔《異苑》卷七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

王僧虔《論書》（《法書要錄》卷一）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于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眞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南齊書》卷三五《武陵昭王曄傳》 武陵昭王曄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略】性剛穎儁出，【略】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四〇《漸江水》 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爲名。【略】西連會稽山，皆一山也。東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而出銅，以成五劍」，溪水上承嶕峴。麻溪，溪下孤潭，周數畮，甚淸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

《北齊書》卷三《文襄帝紀》（武定五年八月）壬申，東魏主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略】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伏挺》 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康樂體。

又卷五二《止足傳序》 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

《南史》卷一九《謝瞻傳》（瞻）嘗作《喜舞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又《謝惠連傳》（存目）

又卷二一《王籍傳》 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媿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

又卷二三《王惠傳》 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

又卷三四《顏延之傳》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顏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又卷三六《羊欣傳》 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郡國志》（《太平御覽》卷六七引）　歐冶子鑄劍處，下有孤潭，深而清；有孤石聳出，潭上有大櫟樹。謝客兒與弟惠連作詩連句，刻於樹上。

王績《答處士馮子華書》（《王無功文集》卷四）　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遇天氣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山林陂澤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題歌賦詩，以會意爲功。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

《文選》卷二三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李善注　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廣陵，言廬陵輕詵，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月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二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峰飜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愼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盡若夙誦。（「誦」一作「搆」。）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烟者衆，雙親彊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孔平仲《續世說》卷二《文學》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八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爲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爲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乎，五（年）〔羊〕之禍，能待終邪？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章淵《稿簡贅筆・白蓮社》（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四）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爲鑿東、西二池種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公以靈運心雜，止之。【略】予舊藏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乘籃輿，謝康樂乘馬，張曲笠，二公雖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己《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是也。

韓淲《澗泉日記》卷下　繙經臺，謝靈運與僧同于此繙佛《涅槃經》爲南本三十七卷，即《南康志》所載處。

胡儼《夢吟堂詩序》（《頤庵文選》卷上）　昔謝靈運愛其從弟惠連，每對之，輒得佳句。嘗於永嘉登池樓，吟咏未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欣然曰：「此語有神助。」後世士大夫重兄弟之義，盡友愛之情者，以此自況永嘉謝氏。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二《釋道二》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二宗，言頓悟漸修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慧，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惠遠尙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皇甫汸《解頤新語》　謝靈運詩，黃勉之所刊《綠嶂山》諸作一十三首，世所未覩。《青田誌》載：《夜宿石門巖上詩》：「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

達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爲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和徒晞髮。」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四《謝客巖》 溫州積穀山下有謝客巖，因康樂題詩石壁，遂傳其名。宋許景遊此，再題於壁曰：「出守雖云遠，登臨不厭頻。五言多好句，千載獨斯人。風月樓長在，池塘草自春。超然高世意，遺跡日埃塵。」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又《經籍志四》 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迴文集》十卷。謝靈運撰。《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亡。）《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七集》十卷（謝靈運集）。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晉書》三十五卷。（謝靈運撰。）

又《經籍志下》 《謝靈運集》十五卷。《設論集》五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謝靈運撰。）《策集》六卷。（謝靈運撰。）《詩集抄》十卷。（謝靈運撰。）《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詩英》十卷。（謝靈運撰。）《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撰。）《迴文詩集》一卷。（謝靈運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謝靈運《新錄樂府集》十一卷。

又《藝文志四》 《謝靈運集》十五卷。又《連珠集》五卷。謝靈運《設論集》五卷。《謝靈運詩集》五十卷。又《詩集鈔》十卷。《詩英》十卷。《回文詩集》一卷。《七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臨川內史《謝靈運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謝靈運集》九卷。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謝靈運詩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文集」 《謝靈運集》。

《百川書志》卷一四 《謝靈運詩》一卷，宋臨川太守謝康樂撰，凡六十四首。《謝靈運詩選》一卷，宋唐子西裒其精華，別爲一卷，凡四十四首。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靈運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晉書》三十六卷（謝靈運）。《遊名山記》一卷（謝靈運）。《山居志》一卷（謝靈運）。

又卷五 《謝靈運集》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漢魏六朝文集》 《謝靈運集》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謝靈運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謝康樂集》四卷三冊，謝靈運。又《謝康樂集略》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謝康樂集》。

《傳是樓書目》卷四 《謝康樂集》四卷，宋謝靈運。二本。

《棟亭書目》卷四 《謝康樂集》，宋謝靈運撰，二卷一冊。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一 《謝靈運詩集》二卷（刊本），吳郡黃省曾編次，序稱：「學士大夫傳誦者，止昭明所集。予南遊會稽，偶見舊寫本，又得登游之詩，自永嘉綠嶂山以下十三首，皆世所未覩，乃合舊新併及樂府錄，爲二卷，詩凡六十九首。」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謝康樂集》四卷。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謝康樂集一卷（明仿宋本）》 宋謝靈運撰。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六 《謝康樂集》四卷，明萬曆癸未焦竑校本。有竑自序。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二卷。張氏《百三家・謝康樂集》二卷，凡賦、表、牋、書、《游名山志》、論、頌、贊、銘，《七濟誄》爲一卷，樂府詩爲一卷。汪氏《文選撰人篇目》宋謝靈運有《述祖德詩》、《戲馬臺詩》、《方山詩》、《北固詩》、《西射堂詩》、《池上樓詩》、《南亭詩》、《帆海詩》、《石壁精舍詩》、《石門詩》、《南山往北山詩》、《斤竹澗詩》、《廬陵墓詩》、《還舊園詩》、《臨海嶠詩》、《酬惠連詩》、《初發都詩》、《過始興墅詩》、《富春渚詩》、《七里瀨詩》、《江中孤嶼詩》、《初去郡詩》、《石首城詩》、《憶山中詩》、《彭蠡湖口詩》、《華子岡詩》、樂府一首，

《南樓詩》、《田南樹園詩》、《齋中讀書詩》、《石門新營詩》、《擬鄴中詩八首》。

嚴氏《全宋文編》輯存賦、表、牋、書、論、《七濟》、《游名山志》、序、頌、贊、銘、誄、祭文，凡四十二篇，編爲四卷。又《文編》卷首叙錄曰：《謝靈運集》四卷，明沈道初刻本。　顧氏《彙刻書目》曰：《謝康樂集》四卷，明汪士賢刊漢魏二十名家集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謝康樂集》四卷，劉宋謝靈運撰。　明萬曆間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　明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萬曆十一年沈啓原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萬曆十一年焦竑序，云爲沈氏輯成者，較黃省曾本增詩賦若干首。〔補〕《謝康樂集》八卷（劉宋謝靈運撰）。附錄一卷。明天啓、崇禎間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序，未紀年。余藏。〔補〕《謝康樂集》一卷（劉宋謝靈運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謝靈運集》二卷（劉宋謝靈運撰）。　清康熙間張潮、卓爾堪編刊三家詩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寫刻精善。附總評一卷。〔補〕《謝康樂詩》三卷（劉宋謝靈運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姚培謙刊《陶謝詩集》本。〔補〕《謝康樂集》二卷（劉宋謝靈運撰）。明末張溥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謝康樂集》四卷。劉宋謝靈運撰，明沈啓原輯，明萬曆十一年沈啓原刻本，四冊。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謝康樂集》四卷。劉宋謝靈運撰，明沈啓原輯，明萬曆十一年沈啓原刻本，二冊。

藝文

唱和

謝瞻《答靈運》（《文選》卷二五）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又《於安城答靈運》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瀋。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　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絲路有恆悲，矧乃在吾愛。　跬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文選》卷二五）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栂，遠望絕形音。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屯雲蔽曾嶺，驚風湧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痾，無萱將如何。

顏延之《和謝監靈運》（《文選》卷二六）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遭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紀念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謝臨川靈運遊山》（存目）

李白《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李白集校注》卷二二）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迴合千里昏。青桂隱遙月，綠楓鳴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又《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李白集校注》卷二〇）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

錢起《奉和王相公秋日戲贈元校書》（《全唐詩》卷二三八）　賢相敦高躅，雕龍憶所思。芙蓉洗清露，願比謝公詩。

韓翃《題慈仁寺竹院》（《全唐詩》卷二四四）　詩人謝客興，法侶遠公心。寂寂爐煙裏，香花欲暮深。

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孟郊詩集校注》卷六）　謝客吟一聲，霜落群聽清。文含元氣柔，鼓動萬物輕。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蘋萍一浪草，菰蒲片池榮。曾是康樂詠，如今搴其英。顧惟菲薄質，亦願將此並。

張又新《謝池》（《全唐詩》卷四七九）　郡郭東南積穀山，謝公曾是此躋攀。今來唯有靈池月，猶是嬋娟一水間。

又《春草池》　謝公夢草一差微，謫宦當時道不機。且謂飛霞遊賞地，池塘煙柳亦依依。

陳陶《賦得池塘生春草》（《全唐詩》卷七四五）　謝公遺咏處，池水夾通津。古往人何在，年來草自春。色宜波際綠，香異雨中新。今日青青意，空悲行路人。

姚揆《謝客巖》（《全唐詩續拾》卷五三）　不見古君子，空餘舊林巒。翠色媚車馬，爽氣嚴衣冠。水天影交碧，松竹聲相寒。

郭密之《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全唐詩》卷八八七）　綿境經耳目，未嘗曠躋登。一窺石門險，再滌心神懵。洞壑閟金澗，敧崖盤石楞。陰潭下冪冪，秀嶺上層層。千丈瀑流蹇，半溪風雨絙。興餘志每愜，心遠道自弘。乘軺廣儲峙，祇命愧才能。輟櫂周氣象，捫條歷騫崩。忽如生羽翼，恍若將起騰。謝客今已矣，我來誰與朋。

貫休《古意九首》七（《全唐詩》卷八二六）　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力。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一種爲頑嚚，得作翻經石。一種爲枯槁，得作登山屐。永嘉爲郡後，山水添鮮碧。何當學羽翰，一去觀遺跡。

林景熙《登謝客巖》（《霽山文集》卷一）　巖辟鎮九斗，鼎鼎挾五丁。飛霞適何來，縹緲開珠庭。永懷謝康樂，坐嘯山水城。曠代得眞契，登臨有餘情。松風灑六月，使我毛骨清。猿鳥亦僊意，人生何營營。【略】乃知鐘鼎貴，不如芝薇馨。所以世外人，返老還吾嬰。倚杖空歎息，洞口雲冥冥。

皇甫汸《二郎回溪詞》（《皇甫司勳集》卷七）　謝公永嘉守，在郡宥無爲。敦賞值令弟，華萼每相攜。躋險既山頓，窮源亦水嬉。溪名沐鶴是，人覩遊龍非。駕言輟棹際，並影浣紗時。凌波餐秀色，雜翠逗芳儀。援琴挑未就，解佩贈猶疑。高唐侈宋玉，洛浦悵陳思。抒章但唇動，締心空目馳。來同湫風止，去作飄雲辭。停聲三婦艷，嗣響二郎回。

方文《都昌懷古七詠・謝康樂靈運》（《嵞山集》卷五）　（永嘉人，嘗游鄱湖，於都昌石壁搆精舍，詩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載《文選》中，李白游石壁亦有詩。）康樂有游癖，湖山跡最多。扁舟來石壁，精舍立巖阿。昏旦詩尤妙，登臨興孰過，謫仙重到此，懷古亦高歌。

張際亮《謝客巖》（《思伯子堂詩集》卷三）　昔日謝康樂，題詩迹已陳。幽巖有芳草，歲晚若爲春。

謝章珽《謁先康樂公像》（《賭棋山莊所著書・詩集》卷七）　南朝山水氣，跌宕滿鬚眉。忽作永嘉守，沈吟祖德詩。起衰元亮後，入夢惠連遲。寂寂丈人輩，生天總可悲。

陳文述《謝靈運繙經臺》（《頤道堂詩選》卷二〇）　（繙經臺在靈隱，相傳靈運兒時繙經於此。按：《廬山記》云：「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繙爲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茲山並建，疑爲後人附會。然靈運夙慧，兒時寄養杜明師，先於此間別繙他經，事理所有，奚必廬山之是而武林之非也，爲詩記之。）　靈運擅夙慧，前世定禪伯。寄養杜明師，茲山有遺宅。佛經入中華，奧義秘簡冊。名言發妙諦，慧理資尋繹。不數寶誌

識，遠勝元奘譯。或云入廬山，澄觀社蓮白。曾繙《涅槃經》，兩本校南北。彼是此疑非，苛論矜創獲。我意不謂然，禪悟本親炙。遺經傳世多，緒言聆自昔。我生愛梵唄，躭禪頗成癖。咒鉢佛圖澄，示疾維摩詰。靈山有夙因，登臺招此客。

又《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謝臨川靈運遊山》（《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江海夙所經，名山受靈貺。登陟乘晨熹，青翠非一狀。石磴紅泉流，澄潭金沙漾。側徑轉崇岡，巖崿崟峴上。曲汜羣流赴，高館衆岑讓。迴風響空林，陰霞媚連嶂。麋鹿晨蹟荒，猿狖暮聲愴。竹嶺密易迷，蘭薄馨相望。清華暢塵襟，幽蘊愜意匠。故蹊蹟已窮，新術情所向。陰厓矚海澨，端倪悟溟漲。企石遲歸潮，神契輕橈放。瑩情聊攝生，無悶寄幽曠。

雜録

張懷瓘《書斷》中（《法書要録》卷八）　謝靈運，會稽人。祖玄，父煥。靈運官至祕書監侍中，康樂侯。模憲小王，眞草俱美。石蘊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雖不逮師，歙風吐雲，皷蕩川岳，其亦庶幾。虞和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眞本，相與不疑。【略】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以罪棄廣州市。隸草入妙。

陳舜俞《廬山記》（《七十二家集・謝康樂集》附録）　謝靈運少所推崇，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卽寺觀翻《涅槃經》，因鑿爲臺，植白蓮池中，名臺曰翻經臺，因號白蓮社。

沈括《夢溪筆談・雜誌一》　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譜未嘗有言者。【略】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冲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略】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佚名《宣和書譜》卷一六　靈運少好學，博綜群書，作爲文辭，擅江左之譽。學王羲之眞草，俱造其妙。或謂獻之，靈運舅也，故其得法爲精。凡獻之所上表章，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模臨亂眞，因以己所書易其本，人莫能辨，然稍有知之者。後至元嘉中，有司就索始進上。當時靈運爲一代間人，凡衣服器用一有製作，世共宗之，如郭泰折角巾也。至不名之，皆曰謝康樂云。康樂者，靈運之侯封也，作草字尤爲人所推與。有評其（詩）（書）者，謂如石色松幹，吹翕風雲，皷蕩川岳，則清雄可見也。然蕭散氣韻，則恐此不足盡之，徒能狀其奔放耳。靈運官至中書侍郎，其出處始末自有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七《江南西路・瑞州・古跡》　康樂故城，《新志》云：在州西一百九十里。謝靈運繙經石及登山之路猶存。《寰宇記》云：在高安縣東北四里。宋武帝二年封臨川內史謝靈運爲康樂侯就第，即其地也。其城外周迴山水，謝公無不游宴。有書臺、石硯猶在。

又卷二八《江南西路・袁州・古跡》　謝靈運讀書臺，在萬載縣東北四里。

又卷二九《江南西路・撫州・古跡》　謝靈運翻經臺，在郡城寶應寺。《宋書》云：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於此翻《大涅槃經》。顏魯公爲之記。王荆公詩云：「內史文章祗廢臺。」

《嘉泰會稽志》卷六《冢墓》　謝康樂靈運墓在山陰縣西南三十三里。靈運死建康，蓋歸葬於此。

王惲《跋謝靈運帖》（《秋澗集》卷七三）　謝靈運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金華二誥》，與張芝《萎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宕，殆是伐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專車一節，足見其爲人，而當時隣略得不以山戎爲駭乎。

《溫州府志・謝靈運傳》（《七十二家・謝康樂集》附録）　謝靈運，玄之孫也。性穎異，文擅江左第一。爲永嘉守，德惠多及民，招士講書，人知向學。居西堂，夢弟惠連，得「池塘生春草」句，時以爲工。有《行田》、《種桑》、《與民別》等詩，今有夢草堂、謝公亭、謝客巖、謝池及康樂坊之名，皆民所不能忘者。（謝康樂蒞永嘉郡，兒童騎竹馬迎之，至今名竹馬坊。又東北五里，靈運秩滿，與民叙別于此，今名北亭。俱載郡志。）

顏延之

論述

綜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文選》卷六〇） 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楊。性婞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燕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袵長塵，絲竹罷調。擥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蕭道成曰（《南齊書》卷三五《武陵昭王曄傳》引） 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

又《傳論》 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恆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罪，陵鑠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鍾嶸《詩品序》 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又《詩品》卷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澀語，略無風雅，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又云：「開冬眷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於今，此禮猶在。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顏延之》 顏延之《五君咏》，怨憤斥外而作耳。《柏舟》、《簡兮》、《君子陽陽》、《丘中有麻》等詩，使其當時皆如此，則亦何貴也。夫高人之思，遺世之音，尚病其偏，況如此等，後人不必擬也。

劉克莊《戊子答眞侍郎論選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沈約《宋書》：顏延之領步兵，好酒疎誕。劉湛言於廬陵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陳繹曾《文筌·詩譜》 辭氣重厚，有館閣之體。盛唐諸家應制多取此。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顏延年之作，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態。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沖抗衡。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顏延年詩，體盡俳偶，語盡雕刻。然他篇尚覺

明爽，惟四言如《應詔讌曲水》、《皇太子釋奠》、《宋郊祀歌》，五言如《應詔觀北湖田收》、《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拜陵廟》諸作，艱澀深晦，殆不可讀。其意欲法《雅》、《頌》，實則《雅》、《頌》之厲耳。《南史》載：「延年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湯惠休亦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豈當時以艱澀深晦者爲鋪錦鏤金耶？然延年較靈運，其妙合自然者雖不可得，而拙處亦少，觀其集當知之。

又　延年五言，如「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亦佳句也。至如「飛奔互流綴，緹轂代迴環」、「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牽」、「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發軌喪夷易，歸軫愼崎傾」等句，皆艱澀深晦者也。

又　延年詩本雕刻求新，然四言如《皇太子釋奠》云「國尙師位，家崇儒門」，元美謂「老生板對」；五言如《侍遊曲阿》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應詔觀北湖田收》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拜陵廟》云「周德恭明祀，漢道遵光靈」，意既淺近，體又一律，何太窘迫耶。元美謂其「才不勝學」，得之。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　顏延之詩「尋雲抗瑤甍」，此必所登處有臺榭耳。注謂喻車軒，非。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休之評，視靈運殆爲霄壤。如《應詔曲水讌》，而起語云：「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算。」與題有毫髮干涉耶？唯《五君詠》少見旨趣，然亦以短，故不敗耳。

孫鑛評《五君詠》（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調響意圓。每首中四句塡鋪頗近律體。

又評《宋郊祀歌二首》（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極典重，極工細，然殊乏風致，殆似箴銘耳。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五《五君詠》　延年自解所以沉溺於酒。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於丰神，皆諸謝下，何論康樂。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光祿諸篇，當以《北使洛》爲第一。其佳句如「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黃英」，「松風遵路急，山烟冒隴生」，「山明望松雪」，「遙睇月開雲」，「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陰風振涼野，飛雲瞥窮天」，「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所謂體裁明密，動無虛散者也。「陟降騰輦路，尋雲抗瑤甍」，「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壯麗稱侍從語氣。　至如「空食疲廊肆，善遊皆聖仙」，「興玩究詞悽，獨靜關偶坐」，皆造語生澀。「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陵」，正如四言「國尙師位，家崇儒門」，特老生板對耳。「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極似切對。「側同幽人居，亟回長者轍」，亦可作對，而接連顚倒用之，詩之一病也。　王弇州極稱《五君詠》以比其集中詩，稍勁潔耳。然惟「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磊落慷慨。吾謂不如《秋胡》九章，流麗緜篤，較有才情，乃可謂之秀於他作。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評　謝靈運「初日芙蓉」，顏延之「縷金錯采」，顏終身病之。乃其《秋胡詩》、《五君詠》清眞高逸，似別出一手。若盡屛顏全詩，不見於世，而獨標此數首，向評爲妄語矣。此予選顏詩意也。凡選古人詩極嚴刻，皆是愛惜古人處。延年《五君詠》另換一番心手，如對名士，鄙吝自消，不敢復言俗事。

又譚元春評《五君詠》　七賢名盛，延之於其中點却二人。如此眼中胸中，下筆何患不深細，何患不高潔？

張燮《七十二家集・顏光祿集引》　顏延年自謂狂不可及，然觀其戒子峻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不幸見爾。」規峻治第曰：「好爲之，勿令後人笑拙。」則故非善狂者。至《庭誥》一篇，不惟不狂，且具有玄宇坊表矣。《五君咏》斥去山、王，非必用五君自倣，殆不喜要人意也。何偃呼公而不受，慧琳登座而變色，亦曰是要人耳。其在潯陽，締歡陶居士，則幽人者，要人之反也。古謂顏詩如鋪錦列繡，雕繢滿眼。然陶鑄之極，別有寫生手，殆未易言者。他文章謝康樂不入梁《選》，而延年《赭白馬賦》、《上巳詩序》、《元后哀策》、陽、陶二誄及《祭屈子文》正如千尺珊瑚，片片在鐵網中。崇禎辛未花朝前二日，石隱主人張燮書于清音亭子。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顏光祿集》　顏延年飲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元兇肆逆，子竣贊世祖入討，復爲孫辭以免。玩世如阮籍，善對如樂廣，其得功名耆壽，或非無故也。江左詞采，顏、謝齊名，延年文莫長于《庭誥》，詩莫長于《五君》。嵇中散任誕魏朝，獨家戒恭謹，敎子以禮。顏誥

立言，意亦類是。名士在世，動得顛挫，俯循人情，以卑致福，雖能言之，不能行之，即不能行之，未嘗不深知之也。竣既貴重，延年輒多謝避，觀其笑第宅之拙，惡雲霞之傲，視謝瞻籬隔謝晦，達尤過之。然彼雖厭見要人，其享榮終也，可不謂要人力哉。惟有子而不受子累，可以不壽而卒壽也，狂不可及，蓋在斯乎。三十不昏，以文出仕，歷四主，陪兩王，浮沉上下，老不改性。詆尚之爲朽木，斥慧琳爲刑餘，顏彪之呼，亦牛馬應之，其閱世久矣。遠弔屈大夫，近友陶徵士，其風流固可想見云。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二 延之彫繢滿腸，荆棘滿手，以故意致雖密，神韻不生。語多蒙氣，湯惠休謂謝靈運似芙蓉出水，顏延之似錯彩鏤金，此蓋謂其人，力雖勞天，趣不具耳。詩《五君詠》五首多以自況，結語嶄然高峙。

錢謙益《顏延年論》（《有學集》卷四三） 宋沙門慧琳得幸文帝，參預權要，每升獨榻。顏延年御前抗言：「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寵，權傾一時。延年片言挫辱，帝爲變色而不少動，斯可謂氣蓋當世矣。吾謂延年之斥慧琳，深有所以。慧琳著《均聖論》貶裁佛教，何承天著《達性論》黨比激揚。延年檢駁往復，辭而闢之。文帝絀于正論，暫以延年爲是，而不能無惑志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從風，邪焰益張矣。延年不復與諍論，唱言刑餘以屈辱之。明挫黑衣之鋒，而闇摧白法之幟。正言若倒，正其彈駁衡陽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則爲金剛折跋羅杵，慧琳已頭破八方矣。時論謂延年之放達，不與獨榻之榮，嫉琳而斥之。傅奕則取其毀辱沙門，居高識廢除之列。彼兩人者，皆不足道也。宣律師則曰：「顏公遇佛，褒讚極多。刑餘之言，一時之貶耳。」不察其詭詞激論護法之深心，而趣舉其生平通佛，解脫于謗僧毀法之條，僅免與慧琳同科議辟，是豈知延年者哉。余讀《弘明》二集，推明遠公抗論，枝柱桓玄，與延年抨擊慧琳二案，皆祐、宣二公所未發者。古德立論，專主于尊三寶、扶末法，若老吏執三尺，不容有隻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囑，住濟通濟，守正示權，攝持互用，則儒者方隅之見，或于義門教網之中，側出而旁通焉。安知兩公常寂光中，不爲熙恬微笑耶。

賀貽孫《詩筏》 延之《五君咏》謂「中散不偶世」，叔夜《幽憤詩》亦自云「顯明臧否」，此即「不偶世」之驗也。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延之既稱其「識密鑒洞」，又謂其「埋照」、「淪迹」。七賢中，叔夜與嗣宗同一放誕，而爲人疏密迥異如此。誰謂放誕中無蘊藉乎。詩中字字斟酌，可謂傳神。其咏始平與劉、向二公，俱不苟。咏史須如此切當簡嚴，方稱古人知己。但以山巨源之深識朗懷，而延之憎其顯庸，遂與王戎並黜。梁沈約昧於榮利，乘時射勢，而當時比之山巨源。是何巨源之不幸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埋照》 杜詩「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許彥周稱其善看史書。鍾伯敬謂晉文王目步兵爲慎己，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實被阮公瞞過。其作用在此五字。」余考《宋書》言延之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出爲永嘉守，甚怨憤，故於沈醉處形容入微。其謂阮「埋照」，正爲顏寫照。洵《五君詠》多自寓也。　王弇州云：「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晏」，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滯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顏延之《五君詠》，蓋忿其出守永嘉，托以自寓也。詞旨矜練，千載絕調。元魏時有常景者，自傷淹滯（《讀四君詩四首》），【略】亦可稱彷彿光祿。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 史稱顏延年嘗私問鮑照以己與謝，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列錦鋪繡，亦自雕繢滿眼。後人遂因此二語定二人優劣，不知此文人相輕出於一時之戲言，不足爲定論也。從來有性情之詩，有應副之詩。盛名之下，應副既多，豈能字鎚句鍊，而一味吠聲之徒，爭相傳頌，以爲佳作，而不知非其本來面目也。《選》中所載，如《拜陵廟》、《侍遊京口》等詩，亦雅亦風，遂爲杜少陵沉酣抑鬱之嚆矢。其餘《秋胡》等詩，亦不下潘、陸。至於《五君詠》，更是創闢堂奧，前無古，後無今，何減「初日芙蓉」耶？

又《五君詠》 延年托詠於五君者何也？七賢之中，惟嗣宗才識並優。中散才稍大於嗣宗而識不及，參軍識優於中散，而才並不及嗣宗、延年。蓋自負其才識如嗣宗，且嗣宗曾領步兵而延年亦領步兵；嗣宗曾出守東平，而延年亦出守永嘉。嗣宗當猜諱之朝，遇文帝之刻忌，猶稱其至慎，其操心也危矣，慮患也深矣，延年憂讒畏譏，恰與相符。故首詠嗣宗以自擬，寫至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痛，眞痛心酸鼻之極，然懼負才之累；故詠中散，悲性之難化，慮智之難處，故詠參軍冀關之善，閉精之善韜。次詠始平及常侍者，永嘉天末遠郡人罕至者，讀書之外無事，故以始平況永嘉，而借常侍之澹

薄，以明著作之意。且器爲用世之具，爰有取於達音，識微道乃藏身之寶，深有取於探道托素，故詠始平，結以「屢薦」云云。蓋有此不臣不友之本領，不能自持，乃至一麾出守，悔之也，惜之也。詠常侍結以「流連」云云，常侍作賦，雖止懷稽、呂，然其時諸賢零落已盡，終以山陽一賦了却五君之案，此延年之托詠。分之雖爲五人之詩，而合之實延年一人之詩也。　或曰，七賢名盛，延年於中黜却二人，如此胸中下筆，何患不細，何患不高潔。此評似矣，然未盡者。謝遏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臧貶七賢，即令王戎當刪，山公作人，未見可黜。但延年之詠五君，以五人之淪落踪跡與己相類。至山公雖非大行，然身爲吏部數十年，其志亦自少伸，故詠不及焉，却於小阮詩中補出，略如《春秋》寄傳之義。此必見山公之不得與詩者，非如王戎之名跡俱削也。　前人固不臧貶諸賢。然諸賢亦未嘗無優劣，題於五君書官書名，都無異詞，無所臧貶也。詩則或稱公，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名，一似有所優劣如春秋之例，然乃阮嗣宗稱公，詩外之山巨源亦稱公，固是躋山，見詠不及者，非有心黜之。而向常侍稱名，劉參軍稱名，亦非降劉。劉戒酒之詞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取以暗伏「韜精」二句之義。又如《春秋》之變例然，非有所臧貶也。

又《宋郊祀歌二首》　夫子刪詩，唯《風》爲多，而《頌》則全錄者也。其說有三頌者，清廟之樂章，國之大典係焉。刪一詩，則缺一典矣。一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周初文、武、成、康，皆有聖人之德，故受之而無慚。一當時諸臣，皆賢者，具有作頌之才，故佚詩不聞有頌也。漢、魏以後，以樂府爲樂章，樂志所在，且累牘矣。而《選》之所收，僅此二首。其意止於論文，非以備禮。而作頌之才不世出，群臣粉飾溢美之詞，涼德之君，不足以當之也。　首章原本宋家受命乃郊祀之由，次章鋪張盛禮，見孝饗之隆。無甚深意，但取其詞之佳耳。其後謝超宗仍因其詞，以爲齊室郊祀之歌。亦足徵其佳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〇《五君咏》　（史稱延年疎誕，不能取容當世。出爲永嘉太守，作《五君咏》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顏延之《五君咏》首首可誦，較《秋胡行》更有剪裁。王仲淹謂其「約以則」，洵然。（嵇中散有《秋胡行》七首，與本意無涉。）

宋徽璧《抱眞堂詩話》　顏延之詩密如秋荼，《五君咏》獨清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延年本有風藻，亦嫻古調。《五君》五詠，蒼秀高超；《秋胡》九章，流宕安雅而束於時尚，塡綴求工。《曲阿後湖》之篇，誠擅密藻，其它繁掞之作，間多滯響。就其所造，工琢未純，以望康樂，相去甚遠。豈獨若湯、鮑所喻哉。四言淺質，都無佳句，不足登選。顏光祿詩如金、張、許、史大家命婦，本亦有韶令之姿而命服在躬，華瑲飾首，約束矜莊，掩其容態。暫復卸妝閒燕，亦能微露姣妍。

又《五君詠五首》　五篇別爲新裁，其聲堅蒼，其旨超越，每於結句淒婉壯激，餘音詘然。千秋乃有此體。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五君詠》　前輩評此五詩以爲一句一字淵深綺密，贊歎處微言片語，妙極形容，可謂善狀。顏、謝並稱。顏詩詞多煩縟，氣不疏暢，遠遜康樂。若《秋胡行》、《五君詠》，風格神韻，古雅清高，則加于謝客數等。

魏禧《魏叔子日錄》卷三《史論》　顏延之飲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嘗謂子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古今稱其達，比於嵇、阮。按：劉劭弑立，以延之爲光祿勳。竣佐世祖誅逆，位尊重，竣所事正，非如郗超黨附桓溫以取貴者。延之身受劭官而拒竣獻，不亦異乎？且延之事四主，陪二王，周旋於傅亮、劉湛之間，未爲不喜見要人也。史稱延之每犯權要，然皆以自負才名，不肯下人，非有秉道嫉邪。故其爲御史中丞時，可以抗志讜論，而在任縱容無所舉奏。觀其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語意不平。出守始興，爲《祭屈原文》，守永嘉作《五君咏》，乃怨憤不得爲要人而作耳。慧琳嘗升獨榻，延之以「刑餘」斥之。此一事差爲正直，然琳以才學爲太祖愛幸，延之才學自負，而貴寵遠出琳下，故因醉白之。延之生平，但有遷黜發憤，未嘗見其升授時輒或推讓也。夫逆劭之光祿且不辭，何況其他。荀赤松奏延之曰：「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進，不知極已。」此延之之定論也。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論五言古詩》　《南史》傳謂顏、謝齊名。其實顏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己與靈運優絀，照曰：「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繢滿眼。」蓋於延年有微詞。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顏延之《秋胡行》、《五君詠》，如褒衣下水，捧藕出泥。

又《雜論詩》　顏延之《秋胡》、《五君》外，別無可采。然《秋胡》、《五君》

之作，其妙絕人。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五君詠》 既能自序，仍不溢題。 五篇簡鍊遒緊，後人多方摹擬，終不能及。

又卷四七《宋郊祀歌》 不採錄漢郊祀、房中諸篇者，與此書文體不相入。雅與題稱，麗不病蕪，揚、班儔也。康樂亦復不能兼。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 顏詩惠休品爲鏤金錯采，然鏤刻太甚，塡綴求工，轉傷眞氣。中間如《五君詠》、《秋胡行》，皆淸眞高逸者也。 士衡長於敷陳，延之長於鏤刻，然亦緣此爲累。詩云：「穆如淸風」，是爲雅音。

黃子雲《野鴻詩的》 光祿每多盛服矜莊之作，塡綴中不乏滯響，然《五君詠》自當高步元嘉。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顏詩昔人病其刻鏤太甚。余謂刻鏤處亦近古，《秋胡行》體裁明密，九首如一首，《五君咏》章句似各不相屬，皆高作也。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顏延之《五君吟》是其得意之筆。如「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其中有托，故得語不常。

趙文哲《媕雅詩話》 顏太常（延之）鏤金錯采，眩人耳目。若應制臺閣之詩，不可不以此爲粉本。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竹林七賢》 阮籍、山濤、嵇康、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世謂竹林七賢。注引《宋書》，延年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雲璈按：葉少蘊《避暑錄話》云：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以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顯隱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耳。七人中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特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尙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惟叔夜似眞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嘿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雲璈按：嵇康既不屈於晉，又死於景元中，則《晉書》之列康傳，爲無識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而王深寧亦同少蘊之說。竊謂嗣宗勸進，不過出於畏禍之心，代人操筆，似應末減。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 顏詩凝厚典質，鈎深持重，力足氣完，差與康樂相埒。但功力有餘，天才不足，而奇觀意外之妙，不及謝精警，又不及明遠俊逸奇峭警拔，所謂詞足盡意而已。

又 顏詩以氣體魄力勝，崇竑典則，有海嶽殿閣氣象，足以警寒儉山林之膽，此其長也。不善學者，但成死句，余終不取。然政當以此與鮑、謝同參，可以測古人優劣，而擇所從也。

又 本傳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優劣。照曰：「謝如初出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繡，亦雕縟滿眼。」今尋鮑恉，以顏傷縟而乏生活之妙，不及謝，明矣。顏當日蓋未喻鮑之貶己也。 顏詩全在用字密，典則楷式，其實短淺。其所長在此，病亦在此。然學者用功，先從顏詩下手，可以藥傖父無學、率爾塡砌之陋。

又 顏比於謝，幾於有「山無草木，樹無煙霞」之病。

又 顏詩雖若傷密，不逮諸作者，然趙宋以後，輕滑颯洒便利輕快之體，久不識此古音古貌矣。

又 朱子論荀子如喫糙米飯，顏詩實有此。 不但不能活潑潑地，並不能如康樂之精深華妙。

又 昔人稱小謝工於發端。如顏延之每起莊重典則，橫闊涵蓋，有冠冕制作體勢，與象固佳。但久恐有流弊，成爲裝點門面，可憎也。與小謝之妙象神會者不同。

又 《五君詠》，每篇有警策可取。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顏光祿問鮑明遠曰：「我與靈運如何？」以光祿才望之大，震乎一時，猶虛心折衷于後輩，古人不可及也。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

羅惇衍《顏延之》（《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毋令笑拙善爲之，有子權

傾起宅時。不見檄文能顧父，空留《庭誥》欲貽誰。《五君詠》託情偏激，二始官同數亦奇。好酒疏狂終計免，可憐康樂只工詩。

分論

《應詔讌曲水作詩（八章）》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撰語多精刻有致，但語未鍊入渾妙耳。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四章）先贊太子乃及二王，得體，且遠嫌也。（五章）時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六章）光曜燦然。（八章）末自訟也。有次第、有詳略，洵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宋文帝以樂遊苑爲曲水，元嘉十一年三日禊於此，且祖江夏、衡陽二王之鎮，有詔會者賦詩，而止曰「應詔讌曲水」者，蓋刺之也。餞二王赴郡大事也，自有專禮，不當以遂事出之，況游宴之餘乎？故詩中詳叙餞二王，而題不及，所以致刺云。（一章）總叙宋德。（二章）頌文帝。（三章）美文帝之治化。（四章）頌太子者，偶而預此遊宴乎，抑爲餞二王而出乎？（五章）前四句，謂彭城王爲宰輔也。舊注云：「昔高祖之子爲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爲王，又同武王之穆」是也。於「旦」句，未明。余謂：方周公之位與功而世則居虞、叔之次也。此與叙太子同意。至「有晬」二句，方是叙出二王。「爰履」者，始出鎮。「寧極」四句，言其任之重，正見送之者不當草草也。（六章）首二句，點明三月三日。開、榮二字，極寫時物之佳，明見聖駕由此而出，「皇情」云云，只是一味想著遊樂，何曾想到餞二王也。（七章）「郊餞」二句，鄭重言之。言出餞諸王出鎮大事，餞之自有一定之所，不得借之曲水餞之；自有一定之禮，不當借之禊餘。「幙帷」二句，草草借此曲水之濱，曰張帷，曰「畫流」，則不築壇矣。「分庭薦樂」二句，不過流觴曲水之故事，未嘗爲二王特特舉觴，不可謂君舉有禮矣。「事出兼濟」，深刺其事之不當兼也。（八章）末章自述已今日與宴，亦只是叨修禊之餘施，亦未嘗與餞二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一章）王元美曰：起六句與題有毫髮干涉耶？按：四言虛冒，潘、陸、盧諶往往並然，六句猶幸其少。（三章）「日完」二句，琢句異。（五章）前四句典切。「方且居叔」語更健。（六章）入時，「月」有姿。（七章）「析波」句，佳。末二句體題亦細。（八章）猶能稍見文雅。若《釋奠會作》板重無味，起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眞有如元美所評者，故竟刪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昔在文昭」至「屏京維服」句，此會特爲二藩祖道，故兼頌之而并及義康也。「於赫王宰」句，相王者，當時語。此云王宰，於義乃順。「朏魄雙交」四句，叙致偉麗。「化際無間」句，即指二王出牧也。「幙帷蘭甸」至末句，畫流析波點出曲水。「出濟」句，收祖二王，末以自叙結，乃當時體。又（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句雕字琢，已脫盡風人蹊徑矣，正所謂鏤金錯采一變太康遺調者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八章次序有法，追金琢玉，不妨沈悶。義山所謂「句奇語重」者耶。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九章）》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尚席函杖》：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曰：「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尚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格調同前，祇以鍊陿勝。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古詩有《風》、《雅》、《頌》之分，惟《風》易辨，《雅》、《頌》難別。夫子自衛反魯，樂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漢唐之世，詩道雖振，然《風》、《雅》、《頌》不復辨矣。明末武進王文介公選唐人詩，以一人感遇之詩爲《風》，一時述事之詩爲《雅》，贊美之詩爲《頌》，於詩義雖未盡當，其意固嘉。（一章）此言釋奠，所以養成太子之德，乃國家大典，不可不舉。（二章）此章頌聖，蓋太子之釋奠奉命於天子也。（三章）此言太學人材之盛，當以太子爲表率也。憬集麕至，踵門蹶屬，應題中「會」字。（四章）此述古義，見釋奠之禮，出于古聖王之制，不可廢也。（五章）先將廟中執事分派妥當方好行禮。（六章）此章正寫太子釋奠。（七章）此釋奠別而讌享也。（八章）此釋奠畢，禮既成而歸也。（九章）此述得與釋奠之盛禮。前四句統言從臣之幸，照題「會」字。末四句，自謙照題「作」字。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茲篇端莊流麗，誠應制之金科玉律，更無他篇沉悶氣象。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六：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云「尚席函丈」。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丈，以指書講書也。知尚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丈，承疑捧帙，侍言

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物性其情，理宜其奧。」「性」字，五臣本作「任」。愚案：「性其情」，本《周易》王輔嗣注。輔嗣解《易》參涉老莊，似於古《易》本旨有閒。然其注語用入詩中便覺精妙異常。設以李善本之「物性其情」，改從五臣本之「物任其情」，則全詩氣象爲減矣。此經腴之所以可貴也。

《爲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晨儀」句，宕逸。「瞻秋」句，有體。

《從軍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地廣」六句，邊境蕭索。「卧伺」二語，寫征人之勞，殊切。

《秋胡行（九章）》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九章，章十句，頗傷於多。陶淵明賦《桃源》、《三良》、《荆軻》，何其簡而明也？然此亦善鋪叙。「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犯蘇子卿語，却用得好。「三陟窮晨暮」，謂「陟彼高崗」、「陟彼崔嵬」、「陟彼砠矣」，「三陟」字頗巧。「原隰多悲涼」以下四句，「歲暮臨空房」以下四句，頗有建安風味。他所點者，皆可雋永。詩長篇爲難，九折更端則不難矣。此詩及《五君詠》，顏詩之最也。李善《文選注》，東坡之所深許。無一事不見本根，無一字不見來歷，皆博極羣書，間亦有隨文釋義者。且如此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注云：「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能盡「巾」、「綬」之義乃佳。又引《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及《漢書》「蕭、朱結綬」事，可謂詳細。然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恐顏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爲題，亦汎言仕宦之意。其注乃引《詩緯》：「陳，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未通。「戒徒在昧旦」，注引《易歸藏》「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李善時尚有《易歸藏》也。「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下五字亦作尋常看，觀注乃知用《公羊》語「結言而退」，又《楚辭》「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歸妹人之終始」。前賢遺語，不妄如此。「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注上句「喻立節期於效命」，下句「喻興於恨深」，余謂此意謂有所激者出於不平耳。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一章）興也。【略】此章首述其始嫁之意。言椅梧傾鳳，寒谷待律，猶影響之顧形聲，故雖在遠，必以類應，以興女之待聘而嫁。既遂有家，則歡願自此畢矣。（二章）賦也。【略】此章言良人相處未及歡好，而遽有千里之違，其來歸之日，則亦未可預期也。（三章）賦也。【略】此述秋胡行役既遠，不免登陟險艱，越歷風霜。感物傷懷，而悲遊宦之勞苦也。（四章）賦也。【略】此述其妻感時懷遠之詞。言行者既遠，年運不留，歎良時之易失。昧寒暑之屢更，今復值此歲暮荒涼，而益不堪於獨處也。（五章）賦也。【略】此言秋胡解任而歸，適值蠶桑之月，見婦人採桑於道旁，悅其美色，按節停步而顧盻之也。（六章）賦也。【略】此言歲往則思念實勞，路遠則音形隔闊，理之常也。豈意秋胡爲別離久，而遽昧平生夫婦之倫，至於如此。然不知婦人節義之苦，猶金石之音克諧律調，自有不可紊者。凡八音惟金石最爲難諧，故以爲比。（七章）賦也。【略】此言秋胡既不得與之再語，而還至家，且知其妻採桑未回，則此心固已猜度而不自安。及至見面，又安得不爲之慙歎也。（八章）賦也。【略】此述其妻對秋胡怨訴之詞，既自歎其離居之愁苦，又常念夫行者之勞瘁也。（九章）比也。【略】此則述其妻自誓之詞。以終之琴瑟高張，必至絕絃，以比人之立節，期於盡命。聲急由於調起，以喻詞苦出於情切也。因言昔者相與結言，自謂終始不渝，今乃不意爲別之久，而竟失其素行也。以君子之不義若此，豈可復與之偕老耶？與其含污而苟生，能不有愧於行露之詩，不若赴水而死之爲自安也。噫，古之賢婦能守其節義有如此夫。後人或有詠歌之者，詞多不傳，獨延年此詩，叙述周折，足以發其情志，雖若繁衍，而不流於靡麗，亦可使人吟諷而有以哀夫死者之不幸云。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說事情洒洒不厭，有聲有色，有態有境，調哀而思圓，能道人意中語。此亦何讓「初日芙蓉」。（八章）既相持矣，以常情言，宜即出憤語，今卻且訴苦，急用緩詞，正是節奏之妙。又，亦只是常意，而說來有情，自覺味長。　《古詩歸》卷一一：（一章）「峻節」二句，鍾惺批：二語雖不佳，已伏盡全詩之案。「嘉運既我從」句，譚元春批：古甚。（三章）「嚴駕越風寒」句，鍾惺批：太白「妾夢越風波」本此，然妙些。「勞此山川路」句，譚元春批：只是「勞人」二字，却用得妙。「寢興日已寒」句，鍾惺批：五字感深。（五章）「佳人從所務」句，譚元春批：此語眞朴有味，子美常用此「務」字。（六章）「相與昧平生」句，譚元春批：着「相與」字，便不潦草。「聊自意所輕」句，鍾惺批：善下虛字，有趣，有力。「義心多苦調」句，鍾惺批：漢詩中深厚語。「密比」句，譚元春批：「密」字下得深。「金玉聲」三字便不庸淺。（七章）「遲遲」二句，譚元春批：澹語，妙得光景。「入室問何之」

句，鍾惺批：溫甚。情事詳婉，可想其叙手之暇。譚元春批：五字抵賀知章一絕句。「物色桑榆時」句，鍾惺批：此句妍而深在「物色」二字。又批「美人」二句，「望昏」二字盡景，「慚嘆」二字盡情。　譚元春評《秋胡詩》：只如此叙其事，化筆秀手。（八章）「有懷誰能已」句，鍾惺批：此語用作首句便深婉。（九章）「百行愆諸己」句，譚元春批：古。鍾惺批：板得有趣。「君子」二句，鍾惺批：秋胡妻之死，畢竟爲窺其夫之無情。昔人謂其妻死於妒。論雖稍刻，實有至理。　譚元春評：予往評唐人《秋胡行》云：此題不必擬作，即欲作之，亦當別出思理。若又陳述其事，則雅暢古淨，必不能過延之，是謂不善據勝者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盧江詩曰《焦仲卿妻詩》，此應曰《秋胡妻詩》。今獨目曰《秋胡詩》，所以專責秋胡也。既專責秋胡，何爲旁寫秋胡、正寫潔婦？然正寫潔婦，正所以專責秋胡也。夫爲婦綱，奈何有賢婦而致之如此；且棄養親之金，不孝莫大焉。是仲卿能有其妻，而秋胡不能有其妻也。學者讀此詩，以秋胡爲正面，則生戒心，而天下有孝子、有義夫；以秋胡妻爲正面，則天下有貞婦。此詩所關非淺，而舊謂詩刺爲君之誼不終，恐太鑿。《易》曰：苦節不可貞。在秋胡妻儘可無死，謂苦節也。詩正傳其苦節，以愧天下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其注意在極寫末章。然欲寫末章，不得不寫其五、其六、其七，以爲緣起。又不得不寫其一、其二以爲根本。則其三、其四及其八，似可省，不知古詩之妙，全在虛處傳神。詩欲傳潔婦之神，而不寫其四一章，則太促；欲寫其四、而不寫其三，則接落不下且不稱，而無以吸動下文。蓋寫一路蕭條無聊光景，正爲金挑張本。然欲爲金挑章本，宜於反路之下寫之，而乃寫於初別者何也？蓋秋胡歸路，即秋胡去路。去路如此，則歸路可知。故只下「遵」字，遂接「昔」、「今」二字。雖時分春秋，俾學者以意會之可耳。且秋胡臨行，以新婚猶有不忘其妻之意，故寫此一段苦境，比其反也，則忘之矣，故不再述此。其三、其四，必不可省也。至若其八一章，正見潔婦明於夫婦之義，亦非薄於夫婦之情。省此章，便是一妬婦，且妬得無倫理。　又，古詩長篇，惟《仲卿妻詩》及此。然焦詩問出險調，語多警峭，自是樂府本色。此詩惟用平調，語最雅鍊，自是古詩本色。　後人作此等題目，只主議論。而古人則一味序事點景，蓋序事即在點景內，議論即在叙事內，所以不可及。　（一章）首章首四句，托興處是全篇冒子，下六句亦伏全篇血脉。「椅梧傾高鳳」者，冀其百行不愆。「寒谷待鳴律」者，所以仰望終身者也。「遠」字，直從先王制禮明微，別嫌原本處說來。後來許多差錯，皆從此一字生來。「影響」句，雖關鎖上下語氣，細觀却有分定之意。「峻節」句，伏後見拒。「明艷」句，伏後見挑。「嘉運」二句，作滿志之詞，伏後憤極自沉。（二章）玩「脫巾」二句，是說秋胡在家已受陳之聘而爲臣，姑畢婚而去耳，故事事寫得匆忙。在秋胡以新婚遠別，臨行亦當有一番光景。曰「戒塗在昧旦」，則迫於時；「左右來相依」，則礙於人：俱爲下文挑、拒章本。至秋胡本仕陳，詩曰「王畿」，勿泥其文可也。（三章）同一路也，往曰「勞」，還曰「遵」，各有妙境。（四章）於秋胡路上寫一段景，亦於潔婦家中寫一段景。於路上景寫得短，於家中景寫得長。在秋胡新婚遠別，固人情所難堪，然一到官所公務鞅掌，猶暫忘懷，故結云「勞此山川路」，此五年之內不須叙也。至新婦在家，壹鬱誰訴？故盡寫五年寂寞，以爲第八章「有懷誰能已」張本。（五章）「蠶月」二句，見潔婦不是獨出。「佳人」二句，見不是私行。「後愧彼行路」句，正映此「傾城誰不顧」，乃言遇此傾城之色，誰能不顧。非指定多人圍遮觀看，如詩之詠羅敷者。（六章）九章中惟此章多拙句，「雖爲」二句，詞不達意，須以首二章照之方明。「鳧藻」句似拙，然形容好色人心眼如盡。「義心」二句，人以此爲拙，而不知其至快。「義心」在內，所守之正；「苦調」在外，其辭則婉，婉而正故以金石之聲比之，「密」者，無罅可入。合末章「高張」云云玩之，方得其妙。（七章）此章「淹」字映前章「馳」字，「馳」字寫重色人乍見時光景，「淹」字寫既見後光景。自「弭節中阿」，其淹已久，但屈於「高節」不得不去，意中猶以爲「難久」耳。「遲遲」，足之淹，「依依」，心之淹：總是一片戀戀不捨之意。故自桑野而前塗、而門基、而堂、而室，一步一步細細寫來。然前章「鳧藻馳目成」，心馳、目馳、足馳，此止足淹。心淹者，從上「空復辭」來，兼伏下文慙意，故不復回頭再望。（八章）潔婦之與秋胡五日夫婦耳，未有反目之素隙，其怨恨之意起於倉卒。詩於相持之下，却用「有懷誰能已」五字。起調却似有幾百年之積恨深仇者，聊用以下應其四結語，謂五年之間，無日不在念，見秋胡不可負此意。（九章）此首起句亦用聲調，與其六末二句同意。然前是拒他人，其氣平，故云云；此既知爲丈夫憤極矣，故云云。潔婦之操誠烈矣，未免古今第一箇妬婦。他妬妬人，此妬妬己。　又，潔婦原有箇妬種子在，結言固終始，正是下種子。但是一別五載，寂寞空閨，此種如同落在寒谷之中，無由萌芽；然却從空閨寂寞

中培養的，這箇種子越大了，所以一發不可退。　原傳直斥其不孝，詩止云「百行愆諸己」至「誰與偕沒齒」句，似太決絕。而前後詞甚委折，似放寬一步，不知實是着緊一步。蓋孝爲百行之原也，最得風人之旨。　其拒外人也，則曰「義心」云云，其憤丈夫也，則曰「高張」云云。一用爲結調，一用爲起調，俱借聲音爲喻者。蓋延年詩妙於傳神，是於細若氣、微若聲處，描寫潔婦之性情，那得不入三昧。　賀貽孫《詩筏》：秋胡妻至以妬死，可謂妬而愚矣。且其臨死數語，不責夫以薄倖，乃責以忘母不孝，遂成秋胡千古惡名，則妬而悍且狡矣。顏延之《秋胡行》，直陳其事，字字斟酌，末首始代妬婦作責夫語云：「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氾。」則秋胡之罪，不過調桑婦而已，非忘母不孝也。「百行愆諸己」，從別情說來，點綴稍輕，豈獨爲秋胡洗謗，并爲妬婦懺悔矣。秋胡婦原不應入《列女傳》，有識者欲黜之，讀延之詩，悲酸動人，輒復不忍。若其渾古淡宕，漢、魏而後，所不多得也。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延之《秋胡詩》，詩中有畫，不待摩詰也。又，顏延之「日落遊子顏」，卽有太白「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意思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一章）「自遠相匹」以興近而不終。發端有意。（四章）插入此二章以閒情間之，文勢寬衍。（五章）「昔辭」二句、「傾城」二句，宛轉條遞。（六章）補入「相與昧平生」，用意密。（七章）序事並肖。（八章）增序往日一段，勢愈緩，情愈緊。（九章）章法綿密，布置穩貼，風調亦頗流麗，不類延之恆調。雖不逮古樂府，頗有魏人遺風。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首章從夫婦匹配說起，實已籠冒全詩。（三章）「原隰」四語蕭森警拔。（四章）五載客遊自應一叙，然摭實不得，只就時序情景虛摹，而連章讀去，復有急脉緩受之妙。（六章）「義心」二句，檃括許多言語。（七章）「日暮」句，簡凈。（八章）此叙其妻恨辭，語脉文情與第四節遙應作章法。（九章）夫失明義，卽爲多露之汙，故引詩以自傷。　《秋〔胡〕詩》：以韻語作小傳，輕秀矯健，節節精神，與傅司隸詩分道揚鑣，難爲瑜、亮。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詠秋胡者。傅休奕得之。《焦仲卿妻》詩質而近野，此過於文，却似少眞味。獨取此者，與此書氣味協也。又，題是《秋胡詩》，然重在潔婦。今詩中詳敌秋胡宦遊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顧略焉，體製殊不可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一章至四章，言宦仕於外，己之靡日不思也。五章至六章，言遇於桑下，秋胡子下車與之以金也。（七章）此章言其母使人呼其婦至，乃向采桑者也。（八章）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此章申言五載中思慕情事。又，前章說相持矣，以常情言宜卽出愼語，此卻申言離居之苦，急處用緩承，正是節奏之妙。（九章）高張生於絕弦，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喻詞切興於恨深。　又，無古樂府之警健，然章法綿密，布置穩順，在延之爲上乘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首章，叙潔婦初嫁事。前四，比起，用筆不平。後六，正叙潔婦來嫁。「峻節」、「明艷」二意，統攝諸章。結語，又反起下文驟別也。詩題曰秋胡，而全以潔婦作主，故首章卽從潔婦發端。二章叙潔婦送別事。前四，蒙上新婚，點淸良人遠宦驟別。中四，叙別時景。後二，則潔婦送別時不言之隱。而「存爲」句，正伏久役；「沒爲」句，又反伏夫婦而已反沒也。三章述秋胡行役事。前四，述途中事。中四，述途中景。後二，點醒宦遊行路之勞。自述如此，而略不及思家之悲，已爲薄情伏案。此章或解作潔婦意中想像之詞，非。四章叙潔婦家居事。前六，言別久歲積。後四，言空房冷景。而思慕其夫之情，祇在「行人遠」、「爲此別」。略一逗明，含蓄不露，正善留第八章自述地也。下章相遇既在春時，故上章與此章，皆在秋冬述景。五章叙秋胡歸途，適遇潔婦采桑事。前四，正叙秋胡方歸。中四，忽接潔婦出采。後二，方在秋胡目中顯出其妻之美，因而停駕。「窈窕」、「傾城」，明艷一應。六章叙秋胡遺金，潔婦却金事。前四，先就路遠別久，注明兩不相識之由。中四，正叙秋胡下車贈金。後二，則述潔婦辭金不受，忽作贊語，奇。「義心苦調」，峻節一應。七章叙秋胡到家，與潔婦相見事。前四，蒙上來，叙明秋胡捨婦到家。中四，接寫秋胡拜母問婦，母答以日晚將歸。後二，方叙潔婦晚歸，與夫相見。「慚歎相持」，應前領後。「美人」二字，明艷收場。八章叙潔婦述懷事。前二，總提。後八，則以殊年歲、阻河關領入，下乃就一歲中，由春秋說到歲晏。就一日中，由明發說到日落，細細鋪叙。而歲晏日落，不接春秋明發直下，撮叙在後，雙頂作收，錯綜之甚。頂慚歎來，可竟接末章切責辭矣，此却補第四章所略，反將五載中思慕苦情詳述。是急脉緩承法，亦是虛實互用法。九章叙潔婦切責其夫，訣別自沉事。前二，亦用比意作提，配首章作章法。中四，切責之辭，直就初婚要結，說到久別行愆，將前幾章一齊括盡。後四，則點淸潔婦不忍同汙，甘心赴水，以作總收，峻節之結局也。歸愚師曰：「無古

樂府之警健，然章法綿密，布置穩順，在延之爲上乘矣。」品評極當。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秋胡妻（顏延年秋胡）》：葉氏附注謂劉子元云：《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其夫，投川而死，輕身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實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顏氏賦詩過於稱述，殆未察其所以死耳。雲璈按：劉說謬甚。秋胡不顧其母何有，於妻觀其拒胡之挑，何等嚴冷。責胡之言，何等正大，賦性貞烈，非常婦可比，秋胡蕩子之性無論已。且別經五載，安知其無所疑納。雖五日，未必其不相識，特以金試之，待人以不肖之心，所云凶險，莫凶險於此。設其婦稍有不謹之語，豈非陷於大罪。婦之明智，早經窺破，有夫如此尚足與偕老乎？又安得不怨懟乎？此所以一死而不復顧也。秋胡不孝不義，不可僅被以薄倖之名。劉不罪其夫，而反罪其婦，可謂變亂黑白矣。顏詩詳述秋胡之宦遊，而於拒金事反略，亦乖體製，又何嘗過爲稱述，亦以其中優劣可不辨自明故。但叙其事，不贅一辭。萬不料後人之故爲出入也。又楊升菴謂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妻相類。胡妻可謂貞烈，當祀於妬婦津，以伯玉妻配享云云，楊說亦謬。伯玉妻聞夫譽洛神之美，遽恚忿自沈，此眞強梁之悍婦矣。豈可以秋胡潔婦並論。且其情事迥異，亦安得謂之相類哉。胡元瑞尚以秋胡妻不足配享劉妻，欲名所沈川爲悍婦川。是三君者，皆不足與辨者也。又，《三陟》：「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昏。」注引「陟彼崔嵬」云云，孫侍御云「三陟」，謂陟岵、陟岡、陟屺也，不當引《卷耳》。雲璈按：此但言其行役耳，即引《卷耳》亦無不可。且《列女傳》一則曰以金遺母，再則曰忘母不孝。又安見秋胡之有父與兄也？孫說未的。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顏延年《秋胡詩》「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云云，何義門評：此處反不詳叙何也？愚以爲此詩之妙正在於不詳叙。「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以下詞簡意該，闋然而止。得體而愈覺有情，此古人文章之妙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無奇，以傷平且冗也。如次篇「嚴駕」等語，何必秋胡爲然。此公家陳言，雖佳非切。

《應詔觀北湖田收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三：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詳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於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北湖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澁語，略無風雅。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又云：「開冬眷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於今，此禮猶在。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十三韻，無可取。《文選注》：「《丹陽郡圖經》曰：『樂游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堤壅水，名曰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予謂李善時有《丹陽郡圖經》，有顏延之集，今皆無之矣。詩第二韻曰：「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注云：「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能通詩意，而理則無是也。前一韻曰：「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言周穆王、夏禹，此乃復注曰：「聖謂夏禹，仙謂周穆。」亦巧。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一味生造，比謝客更倍，不可謂無沉細之趣，然未盡佳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王者非民事不出，《觀北湖田收》此舉甚正。首曰「周御」云云，反多了一番廻顧。「飛奔」四句，寫從駕之車騎，未免太盛，似非爲民而出之意。「開冬」以下云云，撰詞雖少生澀，却有意。開冬，即初冬也。田收，非刈田。蓋田既刈畢，觀其收藏，《豳風》所云：「十月納禾稼」，是田禾既刈，歲功成矣，故云「徂物」。然眷之不忘者，以開冬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化生之理，將復開先，已充盈其中矣。目行南陸，陽氣所藏，是化盈於天也。烟曳寒谷，陽氣所種，是化盈於地也。木葉既落，霜封其條有似殘悴，而松栢之翠不改，是化盈於物也。王者上順天、下順地、中順物，以出政故息人饗宴，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所謂愼有餘補不足，稱物平施無人不霑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顏、謝優劣，何啻霄壤。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何焯評：起以周穆、夏禹並稱，即可知其胸次之憒憒。夏、周並稱，古人所不拘。又方伯海評：端莊雜流麗。又，篇中觀田收，補出樓觀，與曹子建《公讌詩》補出深夜，以下便據此發意，是爲補題所無。詩中多有此法。又，凡應制題，寫景物須有一段陽和布澤氣象。蓋乘輿所至萬象昭融，非如遊人躡屐尋幽，趣在幽微淡遠也。故詩貴乎辨體，安在山林廊廟，同是一樣格律。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情詞健麗，體製嚴重，自是應制當家。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十三

韻。第四韻云：「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化造」、「神營」四字可用。「春江壯風濤，蘭野茂梯英。」上一句佳。末韻「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亦平平。它皆冗而晦。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起語奇壯之甚。着力苦撰亦儘工，第以入文則佳，于詩終非本色。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劉寄奴微時嘗僑居京口。篇中斡旋最爲精渾。「春江」二句，妙不可言。蒜山如在目前。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題是侍遊詩，却是不得侍遊；想當從遊諸臣作此詩，延年亦依其題而作耳。首句是天。元天，乃中宮北極，太乙之常居，喻建業。次句是地。日觀，在泰山之頂，王者東巡所至，喻京口及蒜山也。「入河」四句，引古。漢都咸陽，表裏山河，極其險固者。今時特鍾於建業也。「流池」應「入河」句，「山關」應「踐華」句，又多寫「園縣」四句者，見吳京表裏山河險固，更過於咸陽也。然此題爲《幸京口遊蒜山而作》，然却多寫建業，似與題不合，不知漢都咸陽，其家豐沛，在表裏山河之外。宋都建業，以京口爲咽喉，是所謂表裏山河，即其家也。此睿思之纏，原非無故，而聖駕之臨，非猶漢高之歸故鄉也。「陟降」二句，形蒜山之高。「春江」二句，是遊蒜山所見之景。「直猷」二句，即晏子之發興補助。「岳濱」二句，爲諸侯度也。延年此等題，或寫從遊之盛，或寫景物之美，皆極詳細。此詩甚略者，以身未在而遙爲摹擬耳。即下文「周南」云云，悵不得從意。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銑注詩意乃似延之不得從駕，恐題誤。非也。正言古人有以不得從爲憾者，今儼在行列是空食也。又，起六句宏亮。「陟峰」四句，秀。末寓自感，稍見低徊。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從京口發端。文帝此行，下詔者三，此詩實檃括其意，以本紀參觀而後見其工也。銑注其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園縣極方望」句，《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宅道炳星緯」一聯，《文帝紀》，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劉粹輔上鎮京城。「春江壯風濤」句，其還也，車駕水路發丹徒，故云。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截截周到，總是不混題之節次，前、中、後秩秩分明耳。端重安詳，是應制之極則。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劉楨京口記（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題下引劉楨《京口記》。胡中丞云「楨當作損。」《隋・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即此。又《蒜山》：按：詩中有「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之句，自比於太史公之不得從行登封。銑說是也。題中「侍」字當衍。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十二句，先說蒜山，典重宏闊，所用皆非常之典，幾可並子建《驅車篇》，典制大篇楷則也。「睿思」十句言宸遊，語意宏闊，典重稱題。「周南」四句，了己侍遊。又，此詩完密，似勝明遠《登香爐峰》。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詩十一韻。偶句櫛比，全無頓挫。鮑明遠以鋪錦列繡目之，是也。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繢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山祇」之「蹕」，「水若」之「警」，非不以字爲眼。「瑤軫」、「藻舟」，又非不麗。下句皆爾，如無意何？「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文選注》謂：「『騫』、『聳』皆驚懼之意。『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聚。」予以正文避唐太宗名，以「民」爲「人」，其語破碎無意。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爲湖，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今常州境。元嘉二十六年作。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氣力沉厚，鏤金錯采之評寧足以盡其美。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唐許渾《凌歊臺詩》曰：「宋主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或以爲失實。蓋宋高，固節儉之主也，當指文帝。觀延年此詩及《城北田收詩》其侍從之多、車騎之盛，此又有「江南進荆艷，河激獻趙謳」之語，則三千歌舞，文帝洵有之，然却無宿凌歊之事也，余以爲仍指宋高爲是。蓋此臺乃宋高所建也。宋高固節儉之主，曷爲而建此臺也？宋高常有經營西北之志，故作臺於宋之北邊，親覽北方之形勢而又恐人之我虞也，於是假名於凌歊，若避暑之離宮然。然既名凌歊臺，則高矣大矣。宋高固節儉之主，曷爲此高大之臺也？臺不高，則望不遠；基不大，則臺不高。且兼以備突來之虞，而容宿衛也。此宋高之深謀老算，敵人莫知，臣民莫知，即後世之子孫亦不知也。後世子孫，既不知其深謀老算，但見臺之巍然高耳，恢然大耳，以爲先王之奢於土木如此。土木既可奢，則車騎亦可奢，舟楫亦可奢，而聲色亦何不可奢也。則今日之「山祇」云云，雖出於文帝而實宋高有以啟之也。大抵仁君以節儉示後，貴出於至誠。孟子所云：不可聲音笑貌爲之也。不然，而耕具徒藏，彼方以爲假矣。或曰宋主凌歊，亦猶漢主好色，不過唐人借以咏唐事耳，非有實也。然則漢主固好色，而宋王亦非無因，借日誣之，後曷不誣堯舜之君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洵見工琢。「藐眄」二句，稍有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又，是年帝始與王元謨謀北伐五州，望幸之語，延年或以抵其巇乎？「彤雲麗琁蓋」六句，如此則已盡反乎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務矣。延年顧侈陳之不已，於六義安取焉。　許瀚《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中間侈陳游從之盛，而起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結云：「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邱。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其體則祖時邁之頌周王也，其意則師晏子之對齊景也。「德禮」二字，尤爲一篇歸宿。諷諭譎諫亦隱亦顯，乃何義門評云：「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又云：「如此則已反盡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爲務矣。延年顧侈陳不已，於六義何取焉。」竊謂前數語恐唐賢失色，後數語眞令顏君笑胡盧也。

《拜陵廟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　此詩十七韻。「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兩句平平，是處可用。他切題處冗而晦，無可書。蓋從宋文帝上高祖塚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着意鎔鍊，雖未渾化而典密有致。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　篇法整齊，詞采弘麗。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　首四句起得典重。此延年奉文帝之命，來拜武帝陵廟之由。「（建）（逮）事」云云，因帝陵廟而思武帝舊日之恩也。「投迹」云云，謂爲太子舍人，早服。舊注謂服事，晚達爲宦達，不知此「達」字從《孟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來。謂少年憑恃血氣服事之始，遽謂多少事業具在吾身，故看得「身義重」。及至晚年閱歷既多，故能「達生」也。「陪廁」云云，是延年於武帝雖無大用而恩亦不貲。其「恩合」本「漸漬」，「榮會」非「逢迎」。雖有宵小，決不能爲害。至少帝時，始肆其毒耳。至於文帝，雖屬昌運，非無「恩合」，非無「榮會」，然實不出宿好也。「夙御」云云，正序奉命拜陵廟也。「衣冠」四語，借衣冠、陵邑、松風、山烟，以寫武帝之靈爽，杜甫《兩經昭陵詩》之所祖。「皇心」，言武帝登遐未久，意其容物猶在聖心也。歌聲猶繫民心也。固宜千年萬載，不磨其功德也。乃幾何時，而已同堯、舜之遠，猶幸盡而復萌，有文帝繼其武也。然却有朝廷別用一番人之意，其憂讒畏譏之意，見於言外，故曰「發軌」云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否來」二句，殊得體。「衣冠」四句，稍見生動。結語頗宜戒愼之衷。公保善終。以此觀其不樂于竣之要勢，其爲人可知矣。詩以見志，誠哉。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顏詩大抵長于鋪陳。又，讀老杜昭陵二詩，乃歎延年爲陋。「幼壯困孤介」二句，收轉晚達。　于光華《重評文選集評》卷五引何焯評：　廟焉而人鬼享墓祭非古，發端蓋有譏焉。應以「西寢」、「東坰」二句，明其爲禮之瀆，渾然不露。又引方伯海評：　按只中間「衣冠」數句，是拜陵廟正位，餘俱從題之前後鋪襯。文字鋪襯則難警策，而應制文體自應爾也。

《贈王太常僧達詩》　章淵《稿簡贅筆》（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四引）：　顏延年《贈太常》詩云：「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閉」音鼈。陶淵明《與從弟明遠詩》云：「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音捌。字雖各異，其義則一。「閉」字亦音閉，又關閤戶云。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　此詩十二韻。「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事出《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此稱王僧達。「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此四句謂僧達來訪。然錯綜互對，古未見之。昔也「郊扉常晝閉」，以「側同幽人居」也；今也「林閭時晏開」，以「亟迴長者轍」也。「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延之自述所居；下一句始自然。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　是雕琢語，未入自然，風致自是不乏。又，玉、琁、龍、鳳等語，儘工麗，第太嚴重，非詩家本色。又，「靜惟」二語絕有興趣，第費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　此詩自分二段。前段是頌美，後段是遙懷。然遙懷與頌美，原不相屬，而合爲一詩，全是中間「側同幽人居」爲之關鎖。蓋顏之遙懷，匪由他興，即起於所居之景。兩人既同居，則庭際之野陰，山頭之松雪，必兩人之所同見同望者，應有同懷，所以作詩贈之也。顏是當世名宿，王是新發少年。故「玉水」四句，以珠玉喻王，謂少年美姿。名雖尚秘，行將必彰也。「聆龍」二句，以際淵窺穴自負，王名之必彰吾已知於其秘之日也。「舒文」四句，正是美王，連上文見吾之美，實有所據，非爲繁詞以虛譽也。「側同」以下，自述遙懷。郊近故日常閉，林遠故日時開。閉日常永避俗人，開日時因迴長者。此事之幽，兩人所同也。庭爲野陰所侵而昏，山因松雪所映而明。此景之遙，兩人亦當同見同望也。既因山雪之明，靜思而忽有所悟，萬化頓浹於胸中；復因庭陰之昏，覺吾餘年之已暮，而忽動徂生之感。因而樂往悲來，不能自已。此等遙懷，不知王亦同此否也？故聊引札以贈之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前段玉、琁、龍、鳳，謝贈詩作，爾許殊俗。「側同幽人」以下，稍佳。「庭昏」二句，秀出不群。又，晝閉、晏開，應作對，分作二

聯，意取變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方流圓折、九泉丹穴、國華朝列、邦懋鄉耄，拉雜而至，亦復何趣。「庭昏見野陰」二句，近野先晦，遠峰忽明，二句連看，咏雪獨絕。即寓遲王之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六朝體質凝厚，顏光祿、謝永嘉極相近，然其佳處乃在於透入中能生動。至於造作之過，便有許多晦悶諸累句。舍短取長，是在善學者。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用筆太重，非詩人本色。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王太常〈顏延年贈王太常〉》：題注引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雲璈按：僧達除太常在宋代孝建二年，注似當引沈約《宋書》。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八句，以比體引入，在顏爲凝厚，然學之則入於客氣。「舒文」四句，美其名德。「側同幽人」六句，兼寫其居處。「靜惟」四句，贊其情抱。「屬美」二句，收己贈詩。此詩完密凝厚，可以爲贈詩之式，然不免方板，所謂「經營地上」語，全是凡響。雖亦兼有陶、謝風格，終是皮厚，末流不可處。「靜惟浹羣化」，言靜思周於羣化，無不入於死者，用《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意，以見人生可悲。韓公云：「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此似美其守死善道。是時風氣，以達生曠遠爲高，言皆若此。孫子荆乃至於不倫不類，尤不可人意。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此詩七韻。「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芳。」四句可書，「陰蟲」一句尤佳。《文選注》：「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今不知其名。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傳延年在永嘉，作《五君詠》以見志。當事者見之大怒，將點爲遠郡，於是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此詩當作於此時。「災天」句，是夏。「獨靜」二句，是夜。「闕偶坐」，謂屏居便伏「慕類意」。「對星分」，便伏「側物變」意。下文聽、睇在「臨堂」，而惻、慕皆從「獨靜」來。堂前曷爲見月？以雲開故；雲曷爲而開？以風故。蓋以喻文帝時也。然此風雖能開雲，然實是薄木之風。一片陰氣，已鍾于此。故蟬入夜而更急，蟲未秋而先聞，此詩何時，蘭蕙豈能久芬？物變如此，那得不感？感物如此，暮類之情，那得不殷。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從來以顏擬謝，顏之于謝非但尋丈之間也。謂顏一似翦采，其論亦苛。顏筆端自有清傲之氣，瀏瀏自賞。乃其所以不足望謝者，往往立法自縛，欲令嚴肅反得凌雜也。又以其清傲者一致絞直，遂使風雅文壇有訟言之色。顏詩亦若有兩種者，然《侍游蒜山》、《贈王太常》諸作與《五君咏》如各出一手，乃其才本傲岸，而法特繁重，舍其繁重則孤露已章，本領之失，其揆一也。既資清傲之才，而能不稱情唐突，抑無藉雕裁自掩，則亦足以盡其長矣。此所錄三詩是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側聽」四句，景淒調健。結能于琢句中延遠思，此微近謝。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側聽風薄木」二句，頂上獨靜。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因物候之變而慕及同類，即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之意，詞意自明。

《直東宮答鄭尚書道子詩》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樹乎？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古人之文類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意渙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主。少不緊密，則共嗤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此詩十韻，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一言東宮，一言中臺，齊整，他皆可及。《文選注》：鄭鮮之，字道子。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婉縟含態，微有畦徑。光祿詩此首最得緩急之中。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此不得於君之感，借答鄭以寓意。首四句，總冒全題。「跂予」八句，直東宮，「君子」八句，答鄭尚書也。句句相承相生。對禁云者，時已爲太子官僚，旅東館；鄭天子臣僚，屬南墉。兩廬俱在兩宮之前，若兩禁相對然。而不能至和者，以兩闕之隔故。而兩闕之隔，又以皇居之險故。蓋天子與太子兩宮，本是一體，固宜時時相通，而乃至於阻隔，由於太子之見猜忌。當日時勢，應有不可明言者。大意謂天下莫尊於太子，亦莫親於太子，而今猶然。況太子之僚屬，實疎且賤，又何由見知於九重乎？下文「跂予」云云，雖是懷鄭，兼是自惻。「起觀辰漢」句，正應首句「環極」。辰漢，即天漢，天漢斜絡竟天如環，諸宿無所不貫，唯當大辰心宿在焉心，三星其中爲天子，明堂前爲太子。然述天子用中極之星，述太子乃用外宿之星，正見其隔而不通也。「流雲」句，喻讒間；「皓月」句，見一片丹心，無處可訴耳。亦說太子亦說自己，防密爲地所限，漏窮爲時所限，心惻難堪，故一聞鄭訊，即惻然感動也。然來詞甚美，己雖不解，在鄭則出於中誠，而在己亦可謂能信於友矣。上之獲與不獲，付命而已，己何覩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前段迤邐而下，境地清出，琢句古秀。

《和謝監靈運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延之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靈運徵爲秘書監。其先，二人俱爲廬陵王義眞所昵。高祖崩，少帝立，徐羨之等屛二人，出爲始安、永嘉太守，在永初三年秋。景平元年秋，靈運謝病歸會稽。至是，徐、傅既誅，文帝召用，延之自始安還朝，至此贈答。延之詩，用事用字皆有來歷。謂如「弱植」，則子產語「其君弱植」；「端操」，則《楚辭》「內惟省以端操」；「窘步」，則《楚辭》「夫惟捷徑以窘步」；「先迷」，則《易》「先迷失道」；「寡立」出《荀子》，「刻意」出《莊子》。「擇方」、「窮棲」，無全出處。「方」字、「棲」字，經傳皆有之。此用字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此四句，延之自謂也。「伊昔」以下四句，言向來立朝。「兩閨」謂東宮，尙書省，「丹雘」以喩君恩，「玄素」以喩己節。「徒遭」以下四句，言少帝昏亂，衣冠乖阻。「弔屈」以下六句，言出爲遠郡，在湘思越，有懷靈運。「跂予」、「曷月」，字摘《毛詩》，用之尤雅。「皇天」以下四句，言文帝召用，慚己無補。「去國」以下六句，言解郡還家，補葺舊隱，有遲暮之歎。「親仁」以下四句，稱靈運贈詩，「歇」、「奪」二字俱佳。尾句謂「盡言非報章」，自揆不足以敵靈運，故曰「非報章」。此詩凡七、八折，鋪叙非不整矣，用事用字非不密矣，以鮑照之說裁之，則謂之雕繢滿眼可也。如靈運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天趣流動，言有盡而意無窮。似此之類，恐延之未敢到也。如：「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未是山谷奇處。「石吾甚愛之，忽遣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鬬殘我竹。」乃山谷奇處也。學者學《選》詩，近世無其人。惟趙汝譜近三謝，猶有鑿砌之迹，而失於舒緩，步步規隨，無變化之妙云。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雘爲榮祿，而李善又以爲君恩，皆非也。丹雘所以爲【略】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爲慙，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綺密無虛散。又，「弔屈汀洲浦」二句，典潤有色。又，「去國還故里」諸句，腴淨有韻。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觀此詩「間衡嶠」，「瞻會稽」，是延年在始安，遙和康樂之詩。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丈夫亦欲兼善天下耳，獨善其身不得已也，非其志矣。況處不成處，出不成出，播棄荒裔者乎？康樂原詩，已還舊國，尙有無限牢騷之意，況流落南裔，併舊國不可還者。是惟有弔屈湘浦，謁帝蒼山而已。雖天子昭德，有振沈泥之意。奈予不能逢迎權貴，故決意於必還也。「幽門」三句，正和原題。志不偕，雖承上還故里，言獨善之志不遂，實言兼善之志不遂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章法迢遞，情旨暢越。又，「興玩」句，韻未自然。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和《還舊園》作也。顏詩中最清新之作，要非謝四。「弔屈汀洲浦」六句，謂謝在會稽始寧。「何用充海淮」句，「淮」從「濰」省，惟、唯、維皆可讀。陳第以爲當讀熙，非是。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淮讀惟（顏延年和謝監靈運）》：按：何此說謂支、齊、佳爲韻故也。昭十二年《左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亦是支、佳爲韻。《正義》云：古韻緩、淮、坻、本叶。劉炫以爲淮作「濰」。濰，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以舉齊水乎？據此，則淮并不必作「惟」音讀也。

《北使洛詩》 《文選》卷二七李善注：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文選注》：「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予味此詩，人所可及，所以書此詩者有二：東晉立國一百四年，義熙十二年，恰一百年足也。後四年，而劉裕禪洛陽。自惠帝朝喪亂，迄於懷、愍蒙塵，百餘年丘墟。延之「三川」之詠謂：「伊瀍絕津濟，臺館無尺椽。」予存此，所以考時論事也。義熙十二年，延之年三十二。元初三年，出爲始安太守，當年三十八。元嘉三年，入爲中書侍郎，當年四十二。元嘉十年，有《湖北田收詩》，當年四十九，是年謝靈運誅。至元嘉二十六年，有《京口蒜山後湖》詩，則年六十六矣。孝武登阼，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則七十餘矣。予存此，所以考年論人也。又因而論之。陶淵明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觀此乃知延之詩雖不及靈運，其胸次則過之。靈運嘗入廬山，不爲遠法師所與，亦不聞其見交於淵明，延之獨與淵明交好甚深。以年計之，永初三年，淵明年五十八矣。長延之二十歲，亦可謂忘年之交也。延之後作《靖節徵士誄》，書曰「有晉徵士」，雖出於衆志，而延之實秉易名之筆，其知淵明蓋深也。「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延之誄書淵明，所晦如此。又書淵明：「獨立者危，至方則閡。」語其有得於淵明也

多矣。故曰詩雖不及靈運，其胸次則過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平平叙去，典雅則有之，何當時便云藻麗。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以英壯之才，寫悲涼之狀。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按：延年爲晉豫章王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宋主北征，克復洛陽。有宋公之授，遣延年使慶殊命，參起居。此詩蓋爲使洛而作也。其使洛之上，加一「北」字者，鄙之也。雒陽，晉之故都爾，何鄙焉？當晉南渡，都建業，宋主北征，遂專制於洛陽，有兩都之嫌矣。曰北使者，亦云晉之邊鄙焉。爾題既曰「北使洛」，則入洛時作矣。却於洛之陽城說起者，不成其爲使洛也。宋王既殊命矣，更有此一使其勢益逼，故作起於陽城，則命猶未致不成乎使也。其不曰至陽城作，而止曰「北使洛」者，言至陽城則是以陽城爲主而洛爲客矣。故削其至陽城，而但曰「北使雒」所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延年雖終仕宋。然晉一日未亡，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此詩分三段。首段寫北，却從東迤轉，一路細細寫去。「改服」句，始離家也。「首路」句，始出建業也。由吳而楚、而宋、而梁，而周、鄭。或舟、或車、或馬，虛經過多少程途，枉受却多少辛苦。「前登陽城路」，是又於周、鄭之間，抽出近雒一箇處所，立住講話。二段寫雒。「日夕」以下，全是追言雒陽未復以前一片荒慘光景，而歸咎於經國之無人。然必自聖賢者，蓋經國只用得聖賢，用不得英雄。凡英雄作事，難保其終也。末段寫使。「王猷」句，是奉使之由。「嗟行」句，是奉使之時。「陰風」二句，雖是寫時，却是偷轉其筆，於盡頭處寫北。蓋「陰風」云云，惟極北塞外爲然。雒陽天地之中，陰陽之會，況當恢復之後，自宜有寢興寢盛之氣象，而乃寫得如此。雖極北塞外不啻過者，蓋以雒陽未復。誠有荒慘如彼者，雒陽既復，晉事轉不可言。故「陰風」云云，較之未復以前其荒慘更甚耳。是以臨塗不發，置酒無言。而僕馬無知，亦若解人之意，而爲之悲憫，爲之威遲。故寧往失時，寧歸愆期，此命一日不致，便是晉祚尚延一日也。「蓬心」二句，應「嗟行」句，總結前文。蓬非直達者，隨俗之心，少年人或有之；年已老矣，不意老年乃見此等事而又役役不休。無蓬之心，而有蓬之迹，那不傷極。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離黍》之感與行役之悲，頗能抒寫。　前段紀程簡而貫穿有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士衡《赴洛》詩與下《還至梁城》二首在顏集中亦爲清拔。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安仁感秋成賦，延年使洛作詩皆三十二。又，邵長蘅評：顏光祿喜作壯麗語，此詩獨見悲涼；以壯麗之意寫悲涼之態，令人感慨。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黍離》之感，行役之悲，情旨暢越。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此因使洛而傷晉室凋殘，并述行役之苦也。前八，歷叙赴洛水陸經行之道。中六，則就入洛時，目中所見晉室亂後傷殘之景致慨。後十二，點明使宋，補述歲暮行役之悲。蓬心既已，收應晉難；身亦飛薄，收應久役。顏詩此種，尚不致過於雕琢，有傷自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八句直書本事，然意卑詞迫，直是低頭說話，最引人不長進。「在昔」六句，在此篇爲振起一篇扼要警策處。「王猷」二句，一句束上，一句起下，入己之使。「陰風」以下十句，言己情。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余謂士衡作本無取，此詩亦無取。當日謝晦、傅亮賞之，昭明登之於《選》，阮亭、義門皆從而與之，吾以爲皆未深校，附和濫吹而已。以用意論之，則較陶公《贈羊長史》作，此如蛣蜣轉糞矣。且後半尤爲不稱。此是何事何題，前既稱「期運」、「聖賢」以爲頌，後又如此悲慘，於題爲失體。以爲亦有憂禪代意，則如此明著，又足以致禍也。不如陶公之超然無迹矣。　陽城在今鳳陽府宿州。裕克關中，歸即篡矣，當日行道皆知，延之自是託此爲憂。然其如身奉使命，故託以行旅爲苦，與後《還至梁城》同此意。然終無佳勝，且不合體要。

《還至梁城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詩十韻。「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湮滅，尊貴誰獨聞。」亦通論也，但不可及耳。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義熙十二年冬，晉太尉劉裕北伐，始有宋公九錫之授。諸府遣使往慶殊命時，延年爲豫章世子參軍，奉使至洛陽，還過梁城而作是詩。言道路險遠，征役勤勞，而於息徒將夕之時，瞻望故國空城，已不勝其慘愴，況見丘壟之多，又皆荒頹，若此能不爲之感傷焉。因思雍門固對孟嘗君之言，則知千秋萬歲以後，賢愚貴賤同一堙滅，豈獨尊貴而能永存者乎。今我何爲久遊遠道而自致憂念哉？史言，延之使洛道中作二詩，文詞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然其《北使》一篇，但懷怨歎，曾無王事靡盬之憂，故不錄。若此篇之覩景增懷，感今興喟，自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況其詞之可觀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比前首較有姿態。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還，自雒還也。不言自雒，亦不成其

爲使也。前題不言陽城，至此乃言至梁城者，明所作之地，去雒未遠也。《楚詞》「目眇眇兮愁予」，注：眇，遠視貌。心有所驚也，默卽前無言意。然前雖無言，尙有慘意，至此不惟無言，更不敢有嘆息之聲矣。軌路長者，蓋延年之來也，始而水路，中而山路，末而軌路。及其還也，則反以軌路爲始，軌路近雒，故覺得較彼兩路更長耳。「憔悴征戍勤」者，延年原非征戍而來。緣他奉使之時，適有北征之師同行；其還也，亦與南歸之師同行。故傷之曰：我之憔悴，蓋同於征戍也。若奉命監戍，然非充宋公之使也。但其來時，尙未致命，恨其行之太速，故曰「昔邁先徂師」，及其還時，命已致矣。行之惟恐不速，故曰「今來後歸軍」。「振策」云云，正與前詩「臨塗」云云相反。東路「東」字是反映前題「北」字也，「極望陳梁分」，寫梁城所望。延年生長江南，江南崇山峻嶺，疆界難分。今到北方，一望平衍。爲梁，爲陳，疆場歷歷，便有「舉目山河之異」之意。故國多喬木，則縉紳流離盡矣。「空城凝寒雲」，則黎庶喪亡盡矣，獨有蕭蕭丘隴耳。以下几句，止將丘隴寫得慘然，而結以久客憂念之殷。蓋有《左傳》季孫祈死之意。言外見彼圖王占霸者之爲扯淡，或聞之而戒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不雜不競，幾于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大好佳作。起句便有作意。「昔邁先徂」、「今來後歸」，行役同而己獨苦矣。「傾側不及群」，能寫後歸之狀。「故國」以下，述中原蕭條，儼然在目。結六句造感蒼涼。漢、魏不遠，以觸目之至悲，感流年之易化，翻用解憂，此旨深曲。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赴洛道中作》。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空城」六句，就歸途所見邱隴纍纍，見人生百年無不同歸於盡。起下「雍門子」一段，與上篇從喪亂寫另是一意。又，按顏光祿詩多失之重滯晦澀，二篇極流動酣適，學顏當學此種。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道中作》。」此詩只託於行李之苦，盛衰之迹，意可知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詩十韻。「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起句二韻，大概言地勢。郊外曰「牧」，「荆牧」言七澤之野也。末韻「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有感於「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而云。初不明言「炯介」、「明淑」爲進爲退，而爲「松竹」之句，則意在退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元嘉三年，延年既有中書之召，自始安還都，因登巴陵城樓有感，而作是詩。其言楚國山川形勢之勝，瞻眺遐曠而萬古往還之迹，百代興廢之端，盡在目矣。卽思當時之人一存一沒，今日竟安在哉。要其炯介而不泯者，惟在乎德之明淑也。我既無能及之，不若請從質朴之人歸樹桑竹，以樂夫閒居云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此卽今岳陽樓也。詩亦平雅。又，起四語宏壯，第六句入題，又「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兩語總前景，起下懷古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此與《蒜山詩》同一起法。彼以「元天高北列」起，此以「江漢分楚望」起；彼是「侍遊」題，寫形勢處，務與帝王氣象相敵；此是「登覽」題，須與己之胸懷相敵。目之所望者，山川；胸之所懷者，古今。存是今人，沒是古人。萬古之往還，已成陳陳。沒者何人？百代之起伏，徒爾勞勞。存者何人？「請從上世人」云云，乃言非古人吾誰與歸，眞是目空一世。只此胸懷，方足敵山川雄壯。首四句二十箇字，連用八箇地名，中間只剩得四箇虛字耳。且八箇地名，俱是大山大川，非有壓倒一世筆力如何支持得。看他「分」字、「奠」字、「淪」字、「藹」字，只四箇虛字，竟將八箇大山大川載得絕穩，不減《禹貢》字法。古今詩人罕儔，唯杜少陵《秋興》末章起句云「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十四字中，一連用六箇地名，只以二虛字貫之，曰「自」、曰「入」，雖出《禹貢》，然用以叙游，却另開境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以此配謝，差可不遠。微至雖所不逮，而清貴通遠，亦堪與并立風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清亮可誦。「悽矣」四句，悲涼壯闊。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清壯。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按，此篇從登巴陵城遠望，忽悟出人世幻化無常，心胸眼界，眞有「得兎忘蹄、得魚忘筌」之妙。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從湘州起。「經途」二句，交代登城。「水國」六句，登後望中所見。「悽矣」以下，入己登眺之情。「經途」句，言仍昔時道路也，善注非。《子虛賦》用江，此用河，皆挾句。以規格求之，可謂奄有前則，毫髮無歉；以眞味求之，祇是料語多，眞味少。雖典、遠、諧、則四法全備，而無引人入勝處，可於此判顏、謝之優劣。此詩家微指奧義，學者能悉心細參，果眞知其故，則於斯道思過半矣。始安今廣西省桂林府。

《五君詠五首・阮步兵》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八：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

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托跡獨駕，不由逕路，至於車跡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言阮公處雖沉晦而內實精深。然其託酒昏寞，寓辭諷詠，或長嘯若懷人，或踰禮以驚衆者，蓋見世道變故已甚，不可具論，是以不得不如此耳。正猶行者之遇途窮，能不爲之深慟乎？故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是豈無其意哉。　《古詩歸》卷一一「識密」二句，鍾惺批：「識密鑒亦洞」，用世出世人俱少此五字不得。阮公之微，亦盡於此。「沈醉」句，鍾惺批：晉文王目步兵爲慎，已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實被阮公瞞過，其作用在此五字。蓋英雄近疏，高士近密，各不相妨。「長嘯」句，譚元春批：五字是咏懷詩所自出，不獨得嘯之神。又批「越禮」句，二句寫得又幽遠又豪爽。人不幽遠則其爲豪爽粗矣。阮公作人固深，延之亦好眼。「物故」句，鍾惺批：五字深極。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言阮公外雖沉晦，而內實精深。其託於酒而逃也，姑假以韜光。其寓於辭而微也，將借以隱諷。其或咄咄而嘯也，慨然發長想。其不拘拘於禮也，舉世若無人。彼見世道已非，不可正論，是以不得不然。所爲途窮而輒慟哭，意可想也。非具延年之隻眼不能摹阮公之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做天下事業，全憑識鑒。識謂知幾；鑒謂知人。故識不密則敗成，鑒不洞則失人。五君中唯阮公識密鑒洞。做得天下事業，論迹者，晦其迹也。迹者，識鑒之效也。能晦其跡，所謂善行無轍跡，而不可尋也。然識直曰密，而「鑒」之「洞」間着一「亦」字者，蓋識無時不當「密」，而鑒或有時過「洞」，則傷物而物思反中之矣。故中四句雙承識鑒，而「物故」二句，專結「長嘯」二句末了之意。「沉醉」二句，承「識密」，識之含於內者曰「照」，識之發於外者曰「諷」，非無照也。以「沉醉」埋之，非無諷也。以寓辭托之，而又於中特著「似」字、「類」字，見阮公亦止自「沉醉」、自「出辭」，初未嘗有意於「埋照」、「托諷」。而照自埋、諷自托。一因乎吾心之自然，是能淪其識之迹也。「長嘯」二句，承鑒洞，以賢者當吾之鑒曰人，以不肖當吾之鑒曰衆。嘯者世外之音，長嘯所以懷人。禮者世中之法，越禮所以驚衆。而又於中着「若」字、「自」字，見阮公亦止自長嘯、自越禮，本未常有意於懷人驚衆。而人自懷、衆自驚，一任萬物之各取是能淪其鑒之迹也。雖然，猶有跡可淪也，「物故」云云，併無跡可淪也。何也？天下物之可論者，由物之不齊也。人之以論齊物者，由心之不齊也。物不可論，則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凡天下大小、長短、榮辱、失得一切之物，皆歸於齊矣。而是非、善惡之物，尚有不齊者乎？善惡、是非之物既齊，則無論其懷人也。青以現菩薩眼者，示菩薩之慈，即其驚衆也。白以怒金剛之目者，亦示菩薩之悲也。途窮命駕之哭，與途窮反袂之泣，其悲天憫人之心無有異也。結二句，上句一「故」字，寫出世棄阮公之故；末句一「能」字，寫出阮公終不忍棄世之意：此眞非流俗人所測者。故足爲諸賢之領袖，而延年自托引爲稱首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中竟排四語，不嫌調複。結即借阮語以伸悲侘，甚有致。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首二，以雖淪迹有識鑒雙提。中四，沉醉越禮，頂淪迹說；寓辭長嘯，頂識鑒說。後二，物不可論，反收識鑒；途窮慟哭，正收淪迹。此前後皆散，中四用整格。

又《嵇中散》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言中散與世不合者，本自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異，所以多迕流俗。如鸞翮有時而見傷，然其形雖被誅，實則仙去，豈非龍性之不可馴者乎？　《古詩歸》卷一一「形解」句，譚元春批：「默仙」字妙。「吐論」句，譚元春批：此詩只此五字深。鍾惺批：所謂悠悠忽忽，五字想出。「立俗」句，鍾惺批：「立俗」二字有骨。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此言中散本是神仙中人，故其語默交際皆與人異，所以落落不偶於世也。然形雖被誅，實則仙去，是鸞翮有時見傷，龍性終難馴擾，其以尸解默仙固宜。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阮公出世入世事俱做得，中散做得出世事，做不得入世事，以其不偶世也。其不偶世者，以中散世外飡霞之人，非世法中人也。「形解」二句，緊承「本自」句，默僊、凝神，即飡霞也。「凝神」校阮之「埋照」，「默僊」校阮之「托諷」，其所得似若更深；但「默僊」驗於「形解」，「凝神」知於「吐論」，未免尚有可尋，則以不能淪其跡故耳。「立俗」二句，承首句「不偶世」。俗屬世中，山屬世外。流議世中之人，鍾會之徒，在在皆是。隱淪世外之人，孫登之徒，千古無二。中散所洽之「隱淪」，即阮公所懷之人。中散所迕之「流議」，即阮公所驚之衆。但前首「長嘯」句在先，善善之意稍長。此首「立俗」句在先，疾惡之義更嚴。前首曰「若懷」、曰「自驚」，咸聽物之來。此首曰「立俗」、曰「尋山」，皆執我而往。前首物不可論，則好善疾惡之意，俱泯于玄同。而窮途之痛，不見惡之可疾，而反有哀憫之心。此鸞翮之鍛，乃是非必求其分明；而龍性弗馴，則

疾惡必求其遂矣。在中散亦非有心迕世，只欲「立俗」。立俗者，將使天下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耳。所以一切世法不顧，一味我行我法。不知至人之所以周行天下而莫之遏抑者，只是無我。蓋我與世不並立，從世則迕我；從我則迕世，必至之勢也。而鄉愿之徒，闇然自媚於世，是謂偶世。偶者，對也，乃我與世分偏而治；又偶者，合也，乃我與世同塵而處。夫兩物相切，弱者受變。世常強而我常弱，則受變者必我矣。我既受變，又安能變世乎？是以爲德之賊也。惟眞狷者，薄今之世而不爲，寧甘鍛翮。眞狂者，捨今之世而進取，決不移性。故聞其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天下之俗，想以丕振焉。當此世道頹靡之日，自應少此人不得。《易》曰「亢龍有悔。」雖悔，龍也。《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雖衰，鳳也，不然人得樊而畜之、圈而豢之矣，奚鸞龍之有。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六《安歸》：　嵇叔夜《述志詩》：「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蛤蛭宅，神龜安所歸。」《五君咏》所謂「立俗忤流識」者以此。阮嗣宗《咏懷詩》：「甯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所謂「識密鑒亦洞」者以此。東方朔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設丁其時，甯爲阮勿爲嵇，卑之無甚高論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起語矯拔，結句極壯極悲。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沉醉似埋照」，非深知阮公者說得出，眞嵇叔夜一幅圖像贊；微言片語妙極形容。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前二，以不偶世餐霞人雙提。三四，頂餐霞人說。五六，頂不偶世說。後二，則就不偶世中，收足餐霞人。此前二用散，後六皆整格。

又《劉參軍》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賦也。【略】伶嘗作《酒德頌》，衷方寸所蘊也。人言伶善於內閉，則情欲自銷，而外物不足以爲累，故但韜光沈酒，假此以自適，誰知本非縱欲，而爲荒耽也。觀《酒德頌》所言則其中心所蘊亦可見矣。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評：　阮步兵做得用世事，伯倫一味避世。二詩下語各斟酌。　「劉伶」句，譚元春批：「善」字有分寸。「懷情」句，鍾惺批：　讀此五字知飲酒不易言。又，「滅聞見」深矣，「懷情」尤深。譚元春批：　是大禪師。「韜精」句，譚元春批：　好眼力。鍾惺批：「韜精」更深於「埋照」。「頌酒」二句，譚元春批：　古人看人文章如此。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　此言伶居亂世，欲晦其才，故神情內潛，外累自遣，惟假沈飲以遊世。彼見之者，誰知其非荒耽於酒乎，而不足自韜歛乎？試觀《酒德頌》所言，則其中心所蘊，自可想見。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　諸詩皆綜數事爲柄，而此只是頌酒一意。前半虛描，後半實寫。「滅聞見」，正是「閉關懷情」。「滅聞見」，正是善「閉關」。「鼓鍾」二句，分承「滅聞見」，「韜精」單承「懷情」，見伯倫不是忘情於世者。「精」字，是其經世本領。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精也，伯倫情則懷之，精則韜之，日以沈飲爲事，誰從見之而誰從知之。然《酒德》一篇，情見乎詞矣。聖賢與世，只是一箇情字，所謂深衷即此。五首之中，阮與嵇、小阮與向，兩兩對仗，以其造詣相近也，似《春秋》之比合題。唯詠劉一章，另爲格調，若《春秋》之單題。則以劉之善「閉關」，故無事實可紀，似校阮公之「淪迹」更深。何也？有行則有跡，有跡則可淪。善閉關，并無行也，又安有迹可淪歟？此延年自負其狂，不可及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特有曠識達人之旨。命語超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韜精日沈飲」二句，即自道其深衷也。「頌酒雖短章」二句，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以比劉、班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劉伯倫與阮步兵同一韜精沈飲，然步兵猶能用世，伯倫則一味避世，二詩下語極有低昂。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前二，以善閉關滅聞見雙提。三四，頂滅聞見說。五六，頂善閉關說。後二，即借酒頌，正收善閉關，而滅聞見已在其內。此三四用整，前後皆散格。

又《阮始平》　孔平仲《續世說》卷九《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潘淳《潘子眞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三《杜牧之》引）：　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即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七《一麾》：《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爲《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

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李頎《古今詩話》（《詩話總龜》卷三《正訛門》引）：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誤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年贈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爾。後杜牧之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遂爲故事。　莊綽《雞肋編》卷下：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卽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訓麾爲何義也？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車，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邪？　程大昌《演繁露》卷八：自《五君咏》言顏延之「一麾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爲太守事。張師正辨《五君咏》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擠排也。屢薦不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絕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累州爲縣，而漢世累縣爲郡，累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一麾出守》：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九《顏延年五君詠》：《潘子眞詩話》曰【略】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爲『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陳昉《穎川語小》卷下：作文者好摘兩字語，但取飾其說而已，遞相承襲，背其本義而不暇問也。【略】如「郡守」用「一「麾」字，意謂「旌麾」之「麾」也；而不思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是「麾去」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周益公詩話云：「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以爲起于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愚參顏延年爲永嘉太守，作《五君咏》，其一咏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咸因議荀勗所造樂不合，遂左遷出守，言爲勗所麾而出也。延年出守永嘉亦非其意，故借咸以自況。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言仲容材高質美，而又妙解音律，郭奕見之，已不覺心服，而山公之推舉豈虛見耶。然薦者再三，而不能用，權要一麾，乃遽出守，竟何以哉？此蓋延年借以舒憤怨之詞也。　《古詩歸》卷一一「達旨」句，鍾惺批：此語正深。「山公」句，入「山公」妙。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一麾》：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潘子眞詩話》亦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野客叢書》云：「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舊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　又，《夢溪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緗素雜記》曰：「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詩：『使麾領得印垂腰』，又，『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眞得延年之意也。」《野客叢書》曰：「唐人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本意。張說詩『湘濱擁出麾』。此亦何害？《筆談》謂『守郡爲建麾，自牧之始。』按：

《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若《雜記》徒妄說耳。牧之正誤，以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乃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耶？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七賢中多才多藝堪資世用者，莫如阮仲容，稱爲青雲器者，故別於飡霞人也。飡霞者，無用之用。而青雲者，有用之器也。而輕棄之，所以可惜。又稱爲生民秀者，知樂謂之君子。知音而不知樂者，謂之凡民。仲容固知樂之君子，而超出於凡民之上者也，其達音也宜深矣。而却云「何用深」者，樂律之道至簡、至易，深求之而反失。然音不用深而樂又須識微者，知音易、知樂難。樂之中，八音迭奏而金奏尤微而難知。【略】仲容天姿既秀，而又好學深思，故能心知其意。其論荀勗云云，非徒以禮樂攻人之短也，故太原郭奕，一見而心醉。「醉」字，從秦穆公聞鈞天之樂而醉來。然晉家當年制樂，專任荀勗。仲容之論，托之空言而已，猶能令人心醉如此。使與典樂如后夔，得一試其奇焉，更何如也。雖然，郭奕知樂之士也，故能知仲容之知樂，亦不過謂仲容爲禮樂之選已耳。而山公乃薦以爲吏部郎，毋乃用違其器乎？不知識樂者，特其緒餘耳。仲容固稟生民之秀，而爲青雲之器者也。乃古大司成論秀而升之領袖，天下青雲之士，以爲儀型者也。況乎聞樂之德，可等百世於樂。能識微者，必於人亦能識微者也。《啟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山公蓋欲其助理詮選之務也，奈之何山公薦之而不足，荀勗麾之而有餘。薦曰「屢」，重詞。麾曰「一」，輕詞。「入」者難詞，曰「不入」又亦難之詞。「出」者易詞，曰「乃出」，又加易之詞。沈存中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出自延年此詩，誤也。此麾者，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山公薦咸吏部郎，三上而武帝終不用，後爲荀勗一擠而遂出始平。蓋延年被擯，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之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習爲故事耳。　五君中，惟阮公才識卓越千古，中散有其才，伯倫有其識，故詩於三君有君子不器之意，而仲容則下一「器」字。「達音」二句，正是器。「郭奕」二句，正見器於人處。屢薦不入，藏止於此。一麾出守，行止於此，所謂器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達旨」二語亦上章頌酒句之旨，取有會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一麾乃出守」，注，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按：後人作旌麾之麾用，非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前二，以青雲器生民秀雙提。三四，頂生民秀說。五六，頂青雲器說。後二，則就出守反收青雲器，而生民秀已在其中。此亦前後用散，中四用整之格。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延年後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　凌揚藻《蠡勺編》卷三八《杜牧誤用顏延年詩》：潘子眞曰：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三薦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而左遷始平太守。延年賦此，蓋以平生踪跡確肖始平也。後人誤以麾爲麾蓋之麾，遂以郡刺史出守爲建麾。其誤始自杜牧之《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之句，後人遂仍之以爲故事，而不知其失也。

又《向常侍》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言向秀甘守淡薄，專心文詞之間，探道必造其精微，觀書不泥於章句。其爲人如此，宜若無所累於外矣，然其素與交好之人，今皆逝去，因經舊遊之地，追想曩昔之歡，則亦不免感傷而形於賦詠也。愚謂五君率皆負才放誕，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爲賢，謂之曠達，延年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自叙，大槩爲一麾出守而發也。雖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殆亦不出此詠也夫。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五：延年自喻好文。　《古詩歸》卷一「向秀」二句，鍾惺批：毫素非深心不能托，心非淡薄不深。讀書作詩文，古人何曾淺看？「觀書鄙章句」句，深心處。「交呂」二句，譚元春批：二語醜。「鴻軒鳳舉」四字不是他數人交情中語。「流連河裏遊」句，鍾惺批：情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二：延年自託於五君，雖重其作人，亦愛其能文。故於諸君之文，各有所取。大約不離《文選》所收，可見古人爲文，貴乎能傳，不貴乎能多也。於阮取《詠懷》十七首，寓詞類托諷是也。於嵇取《養生論》，吐論知凝神是也。於劉明取《酒頌》一篇，謂深衷從此見也。於小阮無取，緣識微在金奏，不必以文見也。於向既取《懷舊賦》，而兼及所注《莊子南華》。一見其探道之深，一見其交情之深：要皆根「甘澹薄」三字來。即武侯所云「澹薄以明志」也。人能甘澹，則心自深，心深斯可著天下之書。人能甘薄，則情自深，情深斯可交天下之士。試觀常侍《莊子》注，乃借彼毫素，自托其深心，直抉道德之淵玄，而非尋章摘句，卑卑作訓詁之語者。令讀之者，幾不復辨向之注《莊》歟，《莊》之注向歟。彼冒而竊之

者，眞可醜也。載觀《山陽賦》，卽古之覃懷。大河之衷，太行之陽，竹林在焉。此日作賦之地，卽昔年偕遊之地。「交呂」二句，借常侍一人之交攀，寫當時諸賢之以名節風流相尙也。遊曰流連，昔何其盛；賦曰側愴，今何其衰，此《感舊賦》之所由名也。嗟乎，古聖有訓，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乃山公之薦仲容，友非不信也，而上終不可獲。何況常侍之賦山陽，一時知交零落盡矣。此而猶欲獲上治民也，豈有幸哉。故延年假此一賦，歸結詠五君之案，而一己之心事皆寓於此云。　又，德成於己，名成於友。就成德而論，曰道，形而上；曰器，形而下。秀似優於咸。就成名而論，曰醉、曰覯，是來交；曰交、曰攀，是往交。咸似優於秀，但咸是已成之器，如子貢之瑚璉。秀之於道，尙是璞子，如曾晳之見大意。且咸之造詣，與山郭不相遠，故「來交」。而秀稍不逮嵇、呂，故「往交」。其詞雖有抑揚，其意無所優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言向惻愴，意亦殊惻愴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交呂」、「攀嵇」句，自寓惟陶徵君輩得爲文酒之會，眼中于劉、班等何有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前二，以甘淡薄託豪素雙提。三四，頂託豪素說。五六，頂甘淡薄說。後二，獨頂五六說，然說其作賦則託豪素，亦借收矣。此亦前後用散，中四用整之格。五詩皆能括舉本人大端，絕無支蔓，而鑄局鍊句，已開五律之源。

《歸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有託之言。同春獨辭，不能無慨。

《郊祀歌二首》一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按，此篇只從有天下行郊祀之禮，見其備官備物，未及神享降福事。乃題之前一截。

又二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按，此篇極寫禮樂陳設之盛。神享其祭降之以福。題中題後截截周到。二詩誠屬淸廟明堂之響，不如是則與題面不相稱。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引羽獵賦有脫字（顏延年宋郊祀歌）》：「星驅扶輪」注引《羽獵賦》云「風翊翊其扶輪」，賦上脫撰人姓名。此非揚子雲《羽獵賦》也。

《赭白馬賦并序》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疇德瑞聖》：《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曾季貍《艇齋詩話》：荆公《虎圖》「目光夾鏡當坐隅」，「夾鏡」出《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辭極精密。晉、宋間，賦辭雖太工麗，要是賦中所有者，賦家亦不可不察乎此。若使辭出於情，情辭兩得，尤爲善美兼盡，但不可有辭而無情爾。愚故嘗謂，賦之爲賦，與有辭而無情，寧有情而無辭。蓋有情而無辭，則辭雖淺而情自深，其義不失爲高古。有辭而無情，則辭雖工而情不及，其體遂流於卑弱。此賦句意皆出於漢《天馬歌》，至唐李、杜詠馬之作，則又出於此矣。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詩賦用字》：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六引）：起語鍊勁。又，撰語精工，味態亦自不乏，此是六朝體。於此等小題，却相宜。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三：叙錫馬之始，終爲作賦源委。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且刷晝秣》：「且北而晝南」，形容馬之疾也。謝莊《舞馬賦》「朝送日於西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條瞬，望銀臺於須臾」，亦同此意。杜甫《驄馬行》云「晝洗須勝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李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哺秣越」，則直用延年語矣。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三引何焯評：賦已斃之馬，妙有安頓，兼合諷諫之旨。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八《宋文帝十七年（顏延年赭白馬）》：維宋二十有二載注，宋文帝十七年也。雲璈按：宋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太子義符卽位，明年改元景平，是爲少帝。又明年五月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帝爲營陽王，六月，弒之。八月，文帝義隆立，卽爲元嘉元年。自高祖數至二十二載，當是元嘉十八年。今云十七，舊注微誤。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顏光祿《赭白馬賦序》「驥不稱力，馬以龍名」，已開律賦破題之端。　桂馥《札樸》卷三《赭白馬》：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家不言馬從何來。馥以爲高句驪所獻。《宋書》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宋高祖踐阼，又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馥案：宋時所獻雖不明言有馬，以晉時方物考之，知赭白出高驪。

《庭誥》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顏延之》：「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文士前稱潘、陸，後稱顏、謝，而延之頗存理義，不獨以文也。《庭誥》雜言，會最成篇，却煩累難讀。　魏禧《魏叔子日錄》卷三《史

論》：延之閒居作《庭誥》可謂義方矣，然皆與其生平立身大相紕繆，言之何顏厚也。或謂人身不自檢束，未有不願其子賢能蹈禮義者，故阮步兵語子渾曰：「仲容已預，卿不得復爾。」又何疑於延之？然步兵沈醉，不願與武帝婚，延之始未可同日論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三引）：無甚憑據，但以浮詞塡塞，殊覺乏味。又，修詞非不工，第祗是順文鋪去，每事塡以數語，全無活潑頓挫之致。唐人諸序，大率祖此。又，《文選》文如此兩篇，乃最其排偶而板拙者。又，全以屬對爲體，已純是四六文字，第句對多，聯對少，或間有單收句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亭林云：「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爲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周公謹《癸辛雜志》以爲戊己之己者，非。按：古人上丁、上辛皆取十幹，亭林之說疑非，亦本之仲遠。劉昭《續漢書・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蓋此二會及右軍之臨河序，皆一時偶修也。顏、王二序皆出班、張。顏猶有制，王則以夸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卑冗。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商、周也。　《駢體文鈔》卷三譚獻批：開闔動宕，情文相生，儷體之上駟也。垂縮激射，文字上乘。開闔跌宕次之。此爲開闔跌宕者歟。

《陶徵士誄》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九引）：序文亦腴暢。又，（辭）比起數語蓋不欲平鋪，冀以奇峭發意，顧乃翻滯鈍不快。兩公係相知，故寫來自眞實有味，然鎔鍛之力猶似未至。　「人否其憂」諸句，常意耳，何須如許語，且摛詞亦晦拙。有此段（「深心追往」以下）情事，自是味長。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一二：「獨正者危」二句，誠諭世格論。淵明以此規延年，此眞道誼素心之知矣。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延年於淵明冥心契慕，將生平孤踪殊趣，妙筆點染。非徒襲累事美終之文，覺高卧北窗，清風颯至，素琴一張，絃徽不具，風流宛然可掬。至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月，永初以後，唯書甲子而已。此宋氏終不予以謚，而靖節之稱，特出自輿論所宜，高操誠不可及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南岳之幽居者也。南岳謂廬山。「糾纏幹流」句，注，何異糾纏。「纏」字當作「纆」，乃節錄《鵩賦》中語，非還與纏爲韻，後人謬改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四引方伯海評：作忠烈人誄文出色易，作恬退人誄文出色難。英氣故易、靜氣故難也。陶靖節胸懷高邁，性情瀟灑，作者能以靜氣傳之。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二：加一冒起，大意言難得者貴，易致者賤。共所推高專在抗節。引古折入，以始終易節者託起。「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至「家人忘貧者歟」，入徵士，拈起有「晉」字，高識。注意處總以不仕表其志概，而措詞在晉代爲多，俯仰嗟咨，神照晚節也。「有詔徵爲著作郎」，易代辭徵，不書「宋室」，正與陶詩義熙後但書甲子同旨。「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以私謚靖節結，含意欲伸。「物尚孤生，人固介立」等八句，孤生介立，起筆有眼，八句總挈。「睦親之行」十六句，寫其性行胸襟，亦注到不仕。「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十六句，叙應辟而即歸田。「亦既超曠」等八句，接寫棲隱，作渡下勢。「居備」八句，正表不仕新朝，亦不點時代，渾渾而矯矯。「居備勤儉」等廿四句，作兩層。傷其遽卒，而高其順命；述其遺命薄葬。「深心追往」等廿四句，作三層，皆追昔撫今。款洽一層，交相規誨兩層。（結尾）亦以私謚靖節品題收。又，以雕文纂組之工，寫熨貼清眞之旨。最難措筆者新命辭徵也，妙於渾舉傾飲，離即含毫，至誄中念往一節，尤俯仰情深矣。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二〇《顏延之陶徵士誄》、《母當作父》、《彭澤》、《淵明卒月》（存目）。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二：誄文骨勁色蒼，不特爲淵明寫照，而其品概亦因之翛然遠矣。又評「若乃巢高之抗行」諸句，引古立案，恰得淵明身分，而句法亦宕逸可觀。又評「有晉徵士」句，拈「有晉」字，自是通人卓識。又評「在衆不失其寡」二句，定論。又評「遂乃解體世紛」諸句，瑣瑣叙述，彌表曠懷。又評「物尚孤生」二句，峭拔。又評「廉深簡絜」諸句，將淵明本領，摹擬寫出，猶顧長康畫人，盡在阿堵中矣。又評「汲汲舊巘」二句，琢句近潘安仁，澹而彌旨。又評「傃幽告終」二句，氣格高邁，純是臨摹東京人手筆。又評「深心追往」諸句，追往念昔，知己情深，而一種幽閒貞靜之致，宣露行間，尤堪諷詠。又評「黔婁既汲」二句，援據確核。　《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文章之事味如醇醪，色若球璧，有道之士知己之言。又，予嘗言文辭不外事理，而運動之者，情也。似此情事理交至，六經九流而外，此類文事古今數不盈百。　李詳《選學拾瀋・顏延之陶徵士誄》（《李審言文集》）：「自爾介居，及我多暇，用好之洽，接閭鄰舍」，詳案：《宋書・隱逸・陶潛傳》：「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誄云當指此時。若延之赴始安，過潛酣飲，則不得云「多暇」也。

《陽給事誄并序》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九引)：嚴栗無浮沉語，搆法最緊鍊。又，此雖是叙世系，却本忠壯，摘意固自警策，鍊語亦精峭。又，屬詞甚工，然大約以取對見致。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文章以顯易爲宗，至箴銘碑誄之詞，不得不以深奥崎嶇爲奇。讀殷盤周誥，知古人文字原不肯淺近。延年體裁明密，然易於浮靡。此作筆法嚴緊，詞華淵博，絕無安仁倩巧柔弱之態。此美終累事之最得體者。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合後《陶徵士誄》及《祭屈原》文觀之，殆過其詩。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四引方伯海評：層次與前篇同，而寫法不同。各人有性情、面目、遭逢、幹略也。蒼雄古健，英悍無前，眞屬鉅觀。又，寇氛之惡寫得駭人。一面寫強寇，一面寫孤城，極表其守禦之難，遂至城陷而死，絕大筆力。

《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去(潘安仁)《(馬)汧督(誄)》篇已遠，然有深湛之思，澹雅之用，夫亦可謂曖曖矣。又，「涼冬」二語，頗疑今之李陵書出于前也。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九)：雅腴。(辭)起二語煞奇崛然未快。大約延年手筆濃鬱有餘，圓澈不足。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元后自藩妃正位宮闈，柔媚多猜，偏能惑主。然能識元凶于始生之時，必其破國亡家，便欲扑殺，不啻史良娣寶鏡照見妖魔。文帝感悼，于引被覆面之餘，亦持鏡感咽移辰際也。哀文極昌明正大。然一段月缺芝焚之慨，覺香燒有歇，花落無還，隱隱露于金聲玉佩口吻中。似此手筆，自足令時君嘉嘆。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無繁長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二句，言其在江陵時也。「撫存悼亡，感今懷昔」二句，八字故自一篇體要。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四引方伯海評：顏光祿文思沉意刻，在宋、齊間應推巨手。但造作過而質傷，藻飾勝而氣滯。以艱深文固陋，時或不免。不如士衡、安仁之朗然可誦也。即士衡亦間有啾唧處。然則子建而後，自當於安仁首屈一指。茲篇文亦凝重，但多牴牾不安之句。學者無浣紗之質，甚勿輕言捧心易學也。

《祭屈原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末二句儘有濃致，然終涉晦。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五引孫執升評：工雅之章亦簡重，亦沉鬱，知非苟於作者。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二：古來文士之厄，大都如此。每讀一過，爲淒咽久之。又評「聲溢金石」二句，文詞之美，行誼之絜，二語盡之。

傳記

《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略】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疏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

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奚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敎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闒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敎，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略】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

紀事

作家逸事

《宋書》卷五八《王球傳》 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延之相善。

又卷六一《廬陵孝獻王義眞傳》 義眞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眞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寔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鎭，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眞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修儀所乘者。義眞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詵，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

又卷六四《何承天傳》 （元嘉）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 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

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踱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又卷九三《隱逸傳・陶潛》 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求那跋陀羅傳》（存目）

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宋淮南中寺釋曇無成》、《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存目）

《南齊書》卷三二《張岱傳》 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存目）

《南史》卷一一《齊武穆裴皇后傳》（建元）二年，后薨，【略】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略】」既有哀策，不煩石誌。」詔可。

又卷二〇《謝莊傳》 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又卷二三《王奐傳》 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相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

又卷二四《王延之傳》（存目）

又卷三〇《何尚之傳》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又卷七五《隱逸傳上・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略】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宋顏延之》（存目）

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一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東園公，【略】殆以老成尊之。【略】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略】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爲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爾。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案：《說郛》本重書字。）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雜用。

作品本事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議宗廟舞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同，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哥詩，廟舞猶闕。

又卷二〇《樂志二》 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顏延之造。

又卷四一《文帝袁皇后傳》 袁皇后諱齊嫣，陳郡陽夏人。【略】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

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略】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

又卷六二《張敷傳》 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略】。」其見重如此。

又卷六六《何尚之傳》 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

又卷七〇《袁淑傳》（存目）

又卷九三《隱逸傳・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略】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略】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傾重。【略】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梁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又卷九五《索虜傳》（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略】（明年四月二十一日）虜因急攻，遂剋虎牢，【略】虜既剋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之爲誄焉。

裴子野《宋略》（《文選》卷四六李善注引）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何法盛《晉中興書》（《文選》卷五七《陶徵士誄》李善注引） 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敎》 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還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許嵩《建康實錄》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園，且爲江夏、衡陽二王來朝，帝有詔會者飲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爲序。其大略曰：「有宋函夏，帝圖弘遠。【略】左關巖磴，右瞰湖源，情深景遽，歡洽日斜。」

又 十七年【略】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于顯陽殿。【略】辛亥葬袁皇后于長寧。詔史臣顏延之作策文。文成，奏帝。帝傷之，自下筆加其二句：「追存悼亡，感今懷昔。」以致深意焉。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太平御覽》卷四九引） 獨秀山在城西北一百步，直聳五百餘尺，周迴一里，平地孤拔秀異。下有洞穴，凝垂乳竇，路通山北，旁迴百餘丈，豁然明朗。宋光祿卿顏延年牧此郡，常於北石室中讀書，遺跡猶存。嘗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嵯峨郭邑開」是也。

謝綽《宋拾遺錄》（《太平御覽》卷五五二引） 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曰：「尋覓不値。」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躬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往。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樂遊苑》 《輿地志》云：在晉爲〔藥〕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爲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侯景〕之亂焚毀略盡。陳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陳亡，遂廢。又按《實錄》，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于樂遊苑，會者賦詩，顏延之爲序。《南史》梁大通三年武帝幸樂遊苑。時新造兩刀稍〔成〕，【略】帝因賜羊侃河南國紫騮馬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樹俄而折，因號其稍爲「折樹稍」。及陳宣帝卽位，北齊使常侍李騊駼來聘，賜宴樂遊苑。尚書令江總作詩以贈之。《寰宇記》云：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 延年文章冠絕。爲祕書監時，受武帝赭白馬之賜。及文帝卽位後，馬死，命摹臣賦之，延年遂有此作（《赭白馬賦》）。

著　録

《隋書・經籍志三》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顏延之撰。）

又《經籍志四》　宋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顏延之逸集》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顏延之集》三十卷。　《七悟集》一卷。（顏延之撰。）《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顏延之集》三十卷。　顏延之《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七》　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顏延之集》五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顏延年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顏延之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啓疑記》三卷。（顏延之。）　又《纂要》六卷。

又卷五　《顏延之集》二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顏延年集》六卷。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顏光祿集》一卷一冊，顏延之。　又一部，三卷一冊。

《棟亭書目》卷四　《顏光祿集》，宋顏延之撰，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顏延年集》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四、五言詩及《秋胡詩》、《五君詠》凡二十四篇。又《宋書・樂志》曰：元嘉二十二年詔顏延之造天地郊夕牲迎送神、饗神、雅樂《登歌》三篇。　張氏《百三家・顏光祿集》輯本序曰：【略】凡賦、詔、表、書、序、《七繹》、《庭誥》、頌、贊、箴、連珠、謚議、哀冊文、誄、祭文、銘狀、樂府詩，總六十一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宋顏延年延之，有《赭白馬賦》、《曲水讌詩》、《皇太子釋奠詩》、《秋胡詩》、《五君詠》、《觀北湖田收詩》、《蒜山詩》、《曲阿後湖詩》、《拜陵廟詩》、《贈王太常詩》、《呈從兄詩》、《直東宮詩》、《和謝監詩》、《北使洛詩》、《還梁城詩》、《巴陵城樓詩》、《宋郊祀歌》、《曲水詩序》、《陽給事誄》、《陶徵士誄》、《宋皇后哀策文》、《祭屈原文》。　嚴氏《全宋文》編顏延之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今存《行殯賦》、《赭白馬賦》、《寒蟬賦》、《贈謚哀淑詔》、《賜卹哀淑遺孤詔》、《庭誥》、《策秀才文》、表、謚議、《天馬狀》、書答問、《七繹》詩序、頌、贊、《釋何衡陽達性論》、《重釋達性論》、《又釋達性論》、《範連珠》、《大筮箴》、家傳、銘誄、哀策、祭文凡三十七篇，又叙錄曰：《顏延之集》一卷，明刻本。又明刻二十名家集本。（案：皇侃《論語義疏》引顏延之《說隋唐志》，皆不見或編入本集。）

藝　文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文選》卷二五）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崐峰，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朝盪氛昏，貞休康迍邅。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欵然。曩基卽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閒。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王僧達《答顏延年》（《文選》卷二六）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酌。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壠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匪以代兼金。

江淹《雜詩三十首・顏特進侍宴（延之）》（《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蔥蒨。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鶩望分寰隧，曬曠盡都甸。氣生川嶽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紐，步櫚簉瓊弁。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測恩躋踰逸，沿牒懵浮賤。承榮重兼金，巡華過盈瑱。敢飾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顏特進延之侍宴》（《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紫微開重垣，黃圖奠三輔。周鼎位郟鄏，漢時連鄠杜。寶殿切崇雲，仙宮列元圃。瑞蓮舒南榮，祥飈轉北戶。金玉輝芝房，日月煥蘭柱。瑤輪鏘鑾

和，紫軟妙規矩。麗日矚駢延，卿雲鬱千呂。夏翟徠三苗，春種應九乳。陰霞動江潯，遠煙見淮浦。海氣屬翠華，迴潮振簫鼓。仰鏡列纓笏，步櫚溢珪組。皇眄興禮樂，霄情愜鄒魯。琴瑟韶同符，球圖範攸叙。方飾九如祝，長篤萬年祜。

雜録

馬令《南唐書》卷一九《潘佑傳》 佑自言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〇三《廣南西路・靜江府・古迹》 顏延之讀書岩，顏延之爲始安太守，郡有獨秀山。延之日游其間，讀書爲文以自娛樂，因名。

沈慶之

論述

《南史》卷三七《沈慶之傳論》 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宦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

《侍宴詩》 《古詩歸》卷一二「朽老」二句，譚元春批：超然，灑然，莫作寂寞看。鍾惺批：武人語極眞，抵多少告老套疏。所謂沈公不似何公，往而復返，知其非飾。「辭榮」句，鍾惺批：談何容易，然戇得妙。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弘宣以一武夫得幸武帝，而乃欲自比子房。其言不無太過，而辭榮聖世，徒步南岡，視辭萬戶侯者豈相遠哉。在六朝靡麗中而情辭逼古，猶有□□遺風。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足與曹景宗並傳。「徒步」字，有致。「此聖世」得體。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自命既高又不嫌其忤世。妙妙。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逼令賦詩，即借以吐乞休之意，便有着傍。詩雖質直，而前自幸，後自誇，都帶頌聖在內，措辭極爲得體。武臣詩如此，能不使文人咋舌。

傳記

《宋書》卷七七《沈慶之傳》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略】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略】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略】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略】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略】未及葬，帝敗。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

紀事

陽松玠《談藪・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爲聖朝所須？」乃啟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

且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歎曰：「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爲原和所誅。

洪邁《容齋四筆》卷九《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七《史書佔畢五》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強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魏邢巒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巒對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謝晦

論述

《宋書》卷四四《謝晦傳論》 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拏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恆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愼大由小，蓋爲此云。

《南史》卷一九《謝晦傳論》 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愼，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

傳記

《宋書》卷四四《謝晦傳》（存目）

《南史》卷一九《謝晦傳》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略】累遷太尉主簿。【略】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略】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略】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嚼、嚼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二千，虛館三月，奉迎蠻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尙書符荊州暴其罪狀。【略】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

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等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略】晦死時年三十七。

紀事

《宋書》卷四三《檀道濟傳》　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眞，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

又卷四四《謝晦傳》　（永初三年）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略】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略】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嚼、嚼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嚼等並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略】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未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略】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欵，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尙書符荊州曰：「【略】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衞，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繫縶，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遯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邵爲輔國將軍，邵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略】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略】彥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略】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鑿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鎭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略】列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略】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略】爲戍主光順之所執。【略】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略】先繫嚼等，猶未卽戮，於是與晦、遯、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

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又卷五六《謝瞻傳》 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以素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略】永初二年，在郡遇疾，【略】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略】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

又卷五七《蔡廓傳》 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

《南史》卷一九《謝晦傳》 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死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

又《謝瞻傳》（存目）

又卷二〇《謝弘微傳》（存目）

又卷三四《顏延之傳》（存目）

又卷三五《庾登之傳》 謝晦爲荆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略】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

《南北朝詩話》（《永樂大典》卷八〇七）（存目）

雜録

劉敬叔《異苑》卷一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殷景仁

論述

羅惇衍《殷景仁》（《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雲龍遲退不嫌遲，斑虎才華亦自奇。反噬已慙推轂閹，狙姦翻忘建籌危。密鄰宮禁王難間，潔拭衣冠帝畢咨。國典朝章皆撰錄，侍中風力冠當時。

傳記

《宋書》卷六三《殷景仁傳》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略】（元嘉十六年）卒，【略】時年五十一。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實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

《南史》卷二七《殷景仁傳》 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卽位，補侍中，累表辭

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黄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略】丁母憂，【略】服闋，還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且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略】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略】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文成公。

紀事

《宋書》卷五三《謝惠連傳》 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

又卷七三《顧延之傳》（存目）

《南齊書》卷一六《百官志・侍中》 漢世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在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南史》卷一三《宋彭城王義康傳》（存目）

又卷三五《劉湛傳》（湛）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悦。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略】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略】十二年，又領詹事。【略】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内任，謂爲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略】十七年，所生母亡，【略】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又卷三六《沈演之傳》 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略】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亡。嚴氏《全宋文編》曰：景仁名鐵，以字行。元嘉十七年卒。有集九卷。《宋書》本傳有《辭侍中表》、《章太后生母蘇氏喪禮議》各一篇，《廣弘明集》有《文殊像贊》一篇、《文殊師利贊》一篇。

徐　爰

傳　記

《宋書》卷九四《恩倖傳・徐爰》（存目）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徐爰》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晋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略】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略】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略】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黄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内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徐爰本儒者，長於禮學，又修《宋書》，仕至顯位。考其生平，歷歷内外，無大過惡。沈約乃入之《恩倖傳》，與阮佃夫、壽寂之、李道兒輩同列，此必沈約一人之私見。約撰《宋書》，忌爰在前，有意污貶，曲成其罪，正與魏收強以酈道元入《酷吏》相似。李延壽最喜改舊，乃於此種大乖謬處則仍而不改，惟於所載爰詣奏議，痛加刊削而已。

著　録

《隋書・經籍志二》《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又《經籍志四》　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雜逸書》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宋書》四十二卷。（徐爰撰。）

又《經籍志下》《徐爰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徐爰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卷。

又卷五　《徐爰集》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宋文編》徐爰有集十卷。《初學記》有《籍田賦》，本傳有《議國史限斷表》、《宋書・禮志》及《通典》諸書有《皇子出後告廟議》、《渾儀論》、《旄頭說》、《食箴》、《家儀》等，凡二十四篇。

陸　凱

《贈范曄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音圓局整。淺人視此，亦當云起衰之作，詎知六代人率爾之吟正自如此，特不屑頻作耳。安得起六代入于地

人，一拯唐人之衰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只就寄梅說，而念北地之苦寒，悵南方之貧況，言外自然皆見。詩品最高。

《荊州記》《太平御覽》卷一九引　凱與范曄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兼贈詩云：「折花逢秦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引唐注曰：「曄爲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曄。」穀按：唐說有理，存以參考。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爲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吳曾《復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西湖居士》引）　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荊州記》。

楊慎《升菴詩話》卷九《寄梅事》　寄梅事始見於《說苑》：「越使諸發云：『豈有一枝梅，可寄國君者乎？』」又詩話載南北朝范曄與陸凱相善，凱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且贈一詩云云。按：曄爲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曄乎？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一枝春》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之臣有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耶？」陸凱自江東遣使寄梅花一枝於長安與范曄，并係以詩曰：「折梅逢驛使，【略】。」正用其事。（此事此詩爛熟人口，而近有混入唐詩中者，且改其名曰：陸開，眞著述苦海也。）

謝肇淛《文海披沙》卷二《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爲起於凱，非也。

姚旅《露書》卷三　陸凱寄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託意耳。說者遂謂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夫枝離榦而枯，既非剪綵，安能歷遠。

梁學昌等輯《庭立記聞》卷二　馮惟訥《詩紀》載，陸凱贈范蔚宗詩：「折梅逢驛使，【略】」案：孫吳有陸凱，北魏亦有陸凱，與蔚宗皆不同時，似妄傳也。曰，前人曾辨之。考《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是路曄，其詩作「折花逢秦使」，乃凱寄梅贈詩詣長安，非與范也，特未知路爲何人。梅禹金《詩乘》引《荊州記》誤以爲范，遂有「范未至長安」之疑。陸凱必陸敬風，非魏陸智君。

劉義慶

論　述

劉知幾《史通》卷一七《外篇・雜說中・諸晉史》　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又卷五《內篇・補注》　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略】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略】孝標善于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世說新語後》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參軍劉峻注爲十卷，采摭舛午處，大抵多就證之，與裴啓《語林》近，出入皆淸言林囿也。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豆事，以證陸暘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己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讎正所畜

本。此本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爲詳備，但累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己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暕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養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劉應登《世說新語序》（《世說新語箋疏》附錄一）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覩已。《說》爲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騖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衞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沈，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嚥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剸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奈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槃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尚足辨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長注，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爲序。

高似孫《題世說新語》（《緯略》）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爲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曰，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見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曰，卿但遙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釋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飲有限而鄙時流者，豈丰姿神爽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遙拜保無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詣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況二條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琰居官地名，注（明本作「著」）爲琰之小字，琰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爲王允之所聞。允之吐被酣睡，記爲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奇謔高尚穎敏之事爲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序》（東士鉉《世說》箋本附錄）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怪是書僅自後漢終于晉，以爲六朝諸君子，即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于《世說》之所長，或造微于單辭，或徵巧于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咏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

王世懋《世說新語序》（東士鉉《世說》箋本附錄）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恆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于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爲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映于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爲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睹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衞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爲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恆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异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于孝標一注，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注》，差得比肩；而頗爲俗夫攙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冤。初雖閟之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參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叙新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爲風雅之罪人乎？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撰。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一《晉書世說可互證》 《世說新語》與《晉書》相出入可以互證。嵇阮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晉書》則云：「亦復易敗耳。」桓溫與殷浩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晉書》則云：「我與卿周旋久。」《世說》婉而趣深，《晉書》直而味淺。一字少異，優劣較然。劉公榮飲酒雜穢，人或譏之。答云：「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後公榮在阮籍坐，阮與王戎對飲，公榮不得一梧。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步兵妙於滑稽，正在借公榮語戲公榮。《晉書》不載公榮語，非讀《世說》不解其相謔之由。其王濟答武帝云：「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當以《晉書》爲正。《世說》云「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語意殊晦，疑有錯誤耳。

**王思任《世說新語序》（《蟲測編》　續《史記》之後，或難爲《漢書》；續《漢書》之後，且不可羈他史。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晰，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專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其中頓置不安，微傳末的，吾不能爲之諱。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又說本中，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涉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嗣後孝標劭注，時或以經史配左，而博贍有功；須溪貢評，亦或以郭解莊，而雅韻獨妙，義慶之事于此乎畢矣。自弇州伯仲補批以來，欲極元暢而續尾漸長，效顰漸失，新語遂不能自主。海陽張遠文氏，得善本于江陵陳元植家，悉發辰翁之隱，點陟諸公，揀披各語。注但取其疏惑，評則賞其傳神，義慶幾絕，而復壽者，遠文之力也。遠文又精刪何氏之補，別具一帙，使其堂廡具在，而新語之事之于此乎畢受。嗟乎，蘭苕翡翠，雖不似碧海之鯤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去，若見珍錯小品，則啖之惟恐其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漢》炙可也。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二》（《通志堂集》卷一六）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爲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三卷》　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爲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儗不於倫，未爲通論。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爲考證家所引據也。

王先謙《重刊世說新語序》（《虛受堂文集》卷五）　晁子止曰：「小說之來尚矣，不過志夢卜、紀譎怪、記談諧，後史臣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爲小說者多，及人善惡，肆喜怒之私，變是非之實，以誤後世。」識者以爲篤論，自余觀之，非盡爲書者有心之過也。采摭所及，見少聞多，而其言變矣；詞氣抑揚，聲情乖隔，而其言又變矣。能祛此二蔽者，蓋難言之，此小說所以少佳書也。余嘗怪臨川爲《世說新語》一書，彼其時去魏、晉未遠，固宜紀載得實，而秉筆不慎，事實牴牾，致爲劉子元輩所譏，蓋不免如余所稱二蔽。若其羅前代之軼聞，供詞人之藻繪，則游心文苑者所不廢也。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殷仲文亂□□，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物，此難以苛責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說新語補本》刪節元書，坿以何氏《語林》，全失臨川之眞。余因取元書重刊，貽同好者覽焉。元美序言「世說所長」，「造微單辭」，「徵巧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贊」，「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可謂盡其妙矣。又云：「私心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夫既患其易竟矣，而又刪之。噫嘻，是則明人之爲學也已。去古益遠，往藉日湮。如是，書之存，抑其幸也。

傳記

《宋書》卷五一《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附《劉義慶傳》　（元嘉）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

《南史》卷一三《劉義慶傳》　義慶幼爲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爲丹陽尹。【略】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略】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偏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略】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

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以述皇代之美。改授江州，又還南兗州刺史，並帶都督。尋卽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略】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

紀事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

蕭繹《金樓子》卷三《說蕃篇》 劉義慶爲荆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鎭，迎送物並不受。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蕃，無浮淫之過。善騎乘。招聚才學之士，近遠必至。袁淑文冠當時，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引爲佐史。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鎭，相見而哭，爲帝（宋文帝劉義隆）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姜南《蓉塘詩話》卷一《劉義慶議避讎》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讎，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讎之律，此議甚當。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九流緒論下》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眞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贍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案：《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又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右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張習孔《雲谷卧餘》卷一三《宋書不載世說》 《宋書》稱臨川王義慶愛好文義，所撰有《徐州先賢傳》，又擬班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然何以不言義慶編《世說新語》耶？此書世所膾炙，豈以休文之博洽而竟未之見乎？《隋書·經籍志》已載《世說》八卷，劉義慶著蓋已入御府矣。不應梁世此書尚未顯。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

又《經籍志三》 《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又《經籍志四》 宋《臨川王義慶集》八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後漢書》五十八卷。（劉義慶撰。）《幽明錄》三十卷。（劉義慶撰。）《世說》八卷。（劉義慶撰。）

又《經籍志下》《小說》十卷。（劉義慶撰。）宋《臨川王集》八卷。《集林》二百卷。（劉義慶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劉義慶《徐州先賢傳讚》八卷。

又《藝文志三》劉義慶《世說》八卷。劉義慶《幽明錄》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臨川王義慶集》八卷。宋臨川王義慶《集林》二百卷。

《崇文總目》卷三《小說類上》《世說》十卷，宋臨川王義慶撰。

《郡齋讀書志・小說家類》《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記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唐・藝文志》云：「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而《崇文總目》止載十卷，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耳。家本有二：一極詳，一殊略。略有稱改正，未知誰氏所定，然其目則同。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予亦云。

《讀書附志・雜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讀書志》引《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有十卷、八卷之疑。又云一本極詳，一本殊略，未知孰爲正。希弁所藏本，有紹興八年董弅題其後，曰：「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本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云。」

《通志・藝文略三》《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又《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又《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又《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

又《藝文略六》《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小說》十卷，劉義慶撰。

又《藝文略七》《臨川王義慶集》八卷。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世說新語》。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世說新語》三卷、《敘錄》二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峻孝標注。《敘錄》者，近世學士新安汪藻彥章所爲也，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記所引書目。按：《唐志》作八卷，劉孝標續十卷，自餘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敘錄》詳之。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爲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二》《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劉義慶《世說新語》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一《世說新語》一部三冊，完全。又一部三冊，殘缺，又一部三冊，闕。又一部二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世說新語》，六本。又《世說新語》二本。又《世說新語》六本。又《世說新語》二本。

《百川書志》卷八《世說新語》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須谿劉辰翁批點，凡三十六門。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小說類》《世說新語》八卷，宋劉義慶。

《國史經籍志》卷三《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江右名士傳》一卷。（劉義慶。）《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

又卷四下《世說》八卷。（宋劉義慶。）又（小說）十卷。（劉義慶。）

又卷五《臨川王義慶集》八卷。

《脈望館書目・小說類》《世說新語》六本。又《世說新語》五本（少第二本）。

又《雜史》元板劉須溪批點《世說》八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世說新語》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一》《世說新語》六卷六冊，宋臨川王義慶，梁劉孝標注。

《玄賞齋書目》卷六劉義慶《幽明錄》。劉義慶《世說》。

《近古堂書目》卷上《小說類》宋劉義慶《幽明錄》。宋刻《世說新語》。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五《世說新語》三卷三本。

《棟亭書目》卷三《世說新語》，宋臨川劉義慶撰，三卷，梁劉孝標注，一函十冊。

《讀書敏求記》卷三《世說新語》三卷。宋刻《世說》三卷，劉辰翁批點刊行。元板分爲八卷，間嘗論之。晉人崇尚清談，臨川王變史家爲說家，撮略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載而下如聞謦欬，如覩鬚眉。孔平仲依倣而爲《續世說》此眞東家之瞶矣。又嘗論之，說詩至嚴滄浪而詩亡，論文至劉須溪而文

喪，此書經須溪淆亂卷帙，妄爲批點，殆將喪斯文之一端也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三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義慶事蹟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蹟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爲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爲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叙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爲王世貞所刊，注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爲袁褧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剜敝，然猶屬完書。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世說新語三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其書叙述名雋，爲清言之淵藪。孝標所注，徵引賅博，考證家亦取材不竭。案：《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世說》久亡。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後。向，爲元王五世孫。義慶，爲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是書仿裴啓《語林》而作，而以其先世亡書之名以名之。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雜傳》 《宣驗記》十二卷，劉義慶撰。《太平御覽》、《廣記》並引《宣驗記》(宣又作「冥」)，《初學記·鳥部》、《藝文類聚·鳥部》引鸚鵡救火、天神嘉感一事與《御覽·羽族部》同。

又 《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此書見引甚多。「幽明」或作「幽冥」。《史通》言唐修《晉書》，多取《幽明錄》。今考《太平御覽》所引，如《人事部》石勒問佛圖澄擒劉曜兆，謝安石夢乘桓溫輿行見白雞而止，魏武帝夢三馬食一槽，王茂宏夢人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此類皆《晉書》所取資。《唐志》三十卷，入子部小說。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世說新語》八卷(刊本)，宋臨川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王世懋批點，凌瀛初校。《世說新語》六卷(刊本)，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嘉靖乙未袁褧序。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六《明版子部》 《世說新語》(一函六冊)，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事俱具《南史》。書三卷，各分上、下，凡三十六門。是書紹興八年董弅以家藏王原叔本及後得晏元獻本是正刊之。淳熙戊申，陸游重刻於新定，皆有識。末刻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蓋從陸本翻刻者，猶屬完書，較之王世貞所刻刪節注文者，此爲善本矣。前有袁褧自序。褧，字尚之，吳縣人。博學，工詩，善書法。見《蘇州府志》。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世說新語》六卷，宋臨川王義慶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 《世說新語》六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周氏博古堂刊本。

《稽瑞樓書目》 《世說新語》三卷(馮已蒼校本，有跋，三冊)。《幽明錄》一卷(鈔，一冊)。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世說新語》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上、下題。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前有嘉靖乙未袁褧序，稱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公之同好。序後有「時萬曆己酉春，周氏博古堂刊」十二字。此書世無完本，張懋辰刻正文與注俱多刪落，唯此本特爲完善。每葉廿行，行廿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世說新語三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振綺堂有影宋精鈔本。明嘉靖乙未袁褧刊本，佳。王世貞刊本，注多刪節。萬曆甲辰鄧氏重刊本。萬曆己酉周氏博古堂重刊袁本。明凌瀛初套板本八卷，近年周氏紛欣閣刊本，佳。惜陰軒叢書本三卷。張懋辰本，劣。乾隆二十七年黃氏刊本二十卷，題重訂《世說新語》補。〔附錄〕嘉靖袁褧本，以陸放翁刊本翻刻於吳郡，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爲上下。《敏求記》宋刊三卷。陳伯玉云：有汪浮溪叙錄二卷，董令升合而刊之，袁本已缺叙錄。紹興間董令升得晏元獻手校本，刻之嚴州者，最精善，後陸放翁有刻本。袁本有自序及董弅跋。(星詒)〔續錄〕日本有北宋本三卷，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沈弗亭藏明刊本三卷，在王世懋後題劉辰翁評與袁本同，而袁本誤處，並已校正。曾見明翻袁本，其袁褧刻書序仍小字，學古堂改大楷字，其實即一板先後印耳。明吳勉學刊六卷本。明嘉靖四十五年太倉曹氏重刊袁褧本。明萬曆二十四年吳瑞徵袖珍刊本八卷。崇文局六卷本。

日本昭和四年影印前田家藏宋刊本三卷，叙錄二卷。崇文局六卷本。《世說新書》殘卷，民國五年上虞羅氏影印唐寫本。《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明王世貞補，萬曆刊本。日本安永京都林權兵衛等刊本。日本文政九年刊稱世說箋本。明吳勉學刊六卷本。《幽明錄》一卷，宋劉義慶撰。本二十卷，久佚。錢遵王有舊鈔本，胡氏刊入《琳瑯叢書》。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六《小說類一・世說新語三卷（明袁裘刊本）》 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翦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莽題。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劉應登序。　袁裘序。（嘉靖乙未）

又《世說新語三卷（明萬曆刊本）》 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評，劉應登序。袁裘序（嘉靖乙未），王世懋序（萬曆庚辰）。

又《世說新語八卷（明萬曆刊本）》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王世貞批點，王世懋序（萬曆庚辰）。袁裘序（嘉靖乙未）。

又《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明嘉靖刊本）》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序（嘉靖丙辰），王世懋序（萬曆庚辰），袁裘序（嘉靖乙未），陸游序（淳熙戊申），文徵明序（嘉靖辛亥），陸師道序。

又《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明刊本，王綬雲舊藏）》 宋劉慶義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李贄批點，王世貞序（嘉靖丙辰），王世懋序（萬曆庚辰），又序（乙酉），陳文燭序（丙戌），劉應登序，袁裘序（嘉靖乙未），董莽跋，陸游跋，文徵明、陸師道序，王泰亨跋，卷首有細嚼梅花齋朱文方印是鎮海王孝廉定祥號縵雲手校。

《鄭堂讀書記》卷六三《小說家類・世說新語三卷（明嘉靖乙未刊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孝標名峻，以字行。平原人。官至戶曹參軍。）《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世說》八卷，又十卷，劉孝標注。新舊《唐志》、《通志》俱同，惟作劉孝標《續世說》爲異，續當是「注」之譌也。《崇文目》止作《世說》十卷，但言義慶撰，而不詳及孝標注。《讀書志》始作《世說新語》十卷，而并詳及撰注兩家名氏。《通考》同《讀書・附志・雜說類》、《書錄解題》止作三卷，《宋志》同。按：自《隋志》以迄北宋諸家，止稱《世說》，段柯古《酉陽雜俎》始引作《世說新書》，而南宋以後諸家又皆作《世說新語》，不知孰爲定名也？然《世說新書》之稱止一見段氏書，單文孤證不足爲據，仍當以晁、陳書目所稱爲正。約言之，則止稱《世說》亦最古也。至卷數原本作八卷，注本作十卷。陳氏始以注本作三卷，蓋據南宋刊本每卷皆析爲上、下兩卷，是本爲吳郡袁（裘）所刊，前有刻序及《高氏子略》一則，猶屬宋本之原，第與內府藏本同也。義慶記東漢至晉軼事瑣語，分爲三十八門，叙述名雋，爲清言之淵藪。大都載漢魏吳事十之一，兩晉事十之九，遂爲唐修《晉書》所取材。間有采擷紕繆處，已爲孝標所糾正，極爲精絕。故《高氏子略》稱「孝標注援引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子及《左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云云。蓋與司馬紹統之注《續漢》、裴世期之注《三國》，同有裨于考證焉。又按：《書錄解題》載汪彥章（藻）《叙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紀所引書目。其書久佚，吾鄉凌初成濛初有是書刊本。前列人物以紀名字及名字異稱、名與字同之類，猶有汪氏遺意。而于書之上闌又備載明人所刊鼓吹本評語，附以己見，並列諸家姓氏于前，則尚未能免俗。其前又有自序、凡例及舊序題跋八篇，《七修類稿》一則。舊序中并載及袁刻序，今附記于此，不別記云。又初成刊本後附刊王（世貞）所刪何元朗《世說補》四卷，即刪定《語林》本也。今析出，附《語林》之後。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九《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三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本。此本清楷勝於他本，卷分上、下，凡六卷，劉辰翁評。前有劉應登序、袁裘序、萬曆庚辰王世懋序。【略】文光案：《世說》舊注一卷，凡十五條，即升菴所摘劉注。雨村刻入《函海》，升菴好贋古書，其所見孝標全本，恐亦不足據也。

又《世說新語六卷補四卷》 宋劉慶慶撰，梁劉峻注，明何良俊補。明本。何良俊著《何氏語林》六卷，王世貞刪爲四卷，即《新語補》也。明凌濛初原刻

《世說》六卷，有劉辰翁評，即此本王世貞所續，名曰《鼓吹》。康熙十一年沈荃重刊，有序。【略】文光案：明人刻書好以臆改，觀此可知其槩，吳中刻即王世懋所序者。懋，吳郡人，升菴謂孝標注多引奇篇奧帙，劉須溪刪節，可惜今行本多劉評，其所刪者不能知也。吳貞九考訂本未見。

又《世說新語六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惜陰軒本。首嘉靖乙未袁褧序，次目錄，次高似孫《緯略》，末有紹興八年廣州董弅跋，又淳熙戊申新定郡守笠澤陸游跋。又一行題嘉靖乙未，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此蓋重翻陸游之本，但陸本三卷。析爲上、下，不知始自何人。此本亦分上、下，凡三十六篇，末有路德跋。【略】路氏跋曰：自明以來，世所傳之本，注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袁本最爲完善。惜板已刓敝，懼其泯滅，亟梓之以廣其傳。文光案：王世貞刊本注多刪削，此本猶存董、陸二跋，無劉辰翁評語，故著錄之。其注所引之書，十亡其九，余欲錄其目，姑識於此。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八（咸豐己未二月初四日） 閱《世說新語》。此書遭劉辰翁、王世懋兩次刪補，殊堪痛恨，劉孝標之注更零落不全。予購求善本有年，竟未得也。

又（同治甲戌九月十八日） 終日校《世說新語》。其《文學門》僧意在瓦官寺中一條，下注云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惟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云。案：注者劉孝標，本名峻，《梁書》《南史》皆同，義慶乃臨川王之名，不得自注其書。蓋本作峻，傳寫者因孝標止以字行，故此書卷首但題劉孝標注，不知其本名峻，遂妄改爲慶，以爲臨川自注語耳。各本皆誤。

《善本書室藏書志·小說家雜學之屬·世說新語八卷（明刊本）》 宋劉義慶撰集，梁劉孝標注。是書宋刻三卷，元版始析爲八卷，此從元槧出也。篇目後有高氏《緯略》一則，前有嘉靖間吳郡袁褧序，後有萬曆間吳世懋跋，此更爲凌瀛初校刊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三卷》 案：《困學紀聞》尚書類引《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冶城宜是金陵本里」，今本闕此語。又王先謙重刊本序云：「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殷仲文亂賊之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物，此難以苛責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世說新語殘卷（古鈔本卷子本）》 是卷書法精妙，雖無年月，以日本古寫佛經照之，其爲唐時人所書無疑。余從日下部東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殘缺。自《規箴篇》「孫休好射雉」起至張闓「毀門」止，其正文異者數十字，其注異文尤多。所引《管輅別傳》多出七十餘字。竊謂此卷不過十一條，而差異若此。聞此書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盡以較錄，以還臨川之舊，則宋本不足貴矣。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卷八《世說新語三卷》 明萬（曆）己酉，周氏博古堂重刊袁本。

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卷三《世說新語三卷（袁氏佳趣堂本）》 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魏、晉名賢佳事、佳話，分類纂集。劉氏注此書，搜羅繁富，與《三國》之裴注、《文選》之李注，同爲唐前書之淵海。宋紹興間葉令升刻之嚴州，陸放翁又刻之。嘉靖乙未，吳郡袁氏得陸本翻雕，自爲之序，爲此書至佳之本。袁褧字尚之，晚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有《文選》、《大戴》刻本。收藏有「淡泉」朱文長方（印）、「大司寇章」朱文方印，「凝雲深處清暇奇觀」朱文大長印，「海濱逸民平泉鄭□□凝雲樓書畫之印」朱文大方印。明鄭端簡公藏書。（繆稿） 此明嘉靖時袁褧嘉趣堂翻宋淳熙陸放翁本。褧字尚之，吳縣學生，晚耕於謝湖之上，自號謝湖，《六臣文選》並《四十家小說》等，（有後、廣，凡一百二十家。）亦所校刊。此書尤爲罕遘，視（笠澤）原刻幾於虎賁中郎矣。卷末署「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有「淡泉」、「大司寇章」、「凝雲深處清暇奇觀」、「汝穎逸民平泉鄭履準凝雲樓書畫之印」諸記。聞日本有兩宋本，一藏圖書寮，一藏前田侯家尊經閣。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世說新語敘錄》二卷，近學士新安汪藻彥章所爲，首爲考異，繼引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記所引書目。中土久佚，惟尊經藏本有之，約舉其目備考：世說敘錄　汪藻　考異　琅琊臨沂王氏譜　太原晉陽王氏譜　陳國陽夏謝氏譜　泰山南城羊氏譜　潁川鄢陵庾氏譜　潁川潁陰荀氏譜　陳郡陽夏袁氏譜　河南陽翟褚氏譜　河東聞喜裴氏譜　陳郡長平殷氏譜　會稽山陰孔氏譜　陳留圉江氏譜　吳郡陸氏譜　弘農華陰楊氏譜　陳留考城蔡氏譜　譙國龍亢桓氏譜　南鄉舞陰范氏譜　廬江何氏譜　潁川許昌陳氏譜　太原中都

孫氏譜　河南安邑衛氏譜　會稽山陰賀氏譜　高平金鄉郄氏譜　北池傅氏譜　吳國吳郡顧氏譜　陳留尉氏阮氏譜　無譜者十六族（董稿）

又《世說新語三卷》（翻袁刻本）　然「嘉靖乙未歲吳郡嘉趣堂重雕」一行，刻於陸游跋之後。此本後半葉影寫，恐尚是萬曆翻本冒充耳。（董稿）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三　《世說新語》三卷，明刊本。目錄後有「萬曆丙子（四年）歲雲間王氏湘雲堂印行」，一行。有「潘氏桐西書屋之印」朱文方印，「不遠復齋」朱文方印，「茶坡私印」朱白文方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二　《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

又　《小說》五卷，不著撰人。案：舊新《唐志》劉義慶《世說》八卷之外，又有《小說》十卷，此或是其殘佚本。

又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游龍湖詩》殘篇一首。　嚴氏《全宋文》編臨川王義慶有《世說》八卷，集八卷。本傳及《類聚》、《御覽》有《箜篌賦》、《鶴賦》、《山雞賦》、《薦庾實龔祈師覺授等表》、《啓事》、《黃初妻趙罪議》，凡六篇。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一・世說新語三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嘉錫案：黃氏說見《東觀餘論》卷下《跋世說新語後》云：「《世說》名肇劉向，六十七篇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所考甚確。然《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引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事，亦作《世說新書》，不止於《酉陽雜俎》。且《世說》之《規箴篇》有東方朔、京房各一事，《賢媛篇》有陳嬰母、王明君各一事，則其書託始於前漢之初，黃氏謂起於漢末，非也。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云：「濤案：《太平廣記》引王導、桓溫、謝鯤諸條，皆云出《世說新書》，則宋初本尚作《新書》，不作《新語》。然劉義慶書本但作《世說》，見《隋書・經籍志》。《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諸類書所引，亦但作《世說》。《新書》、《新語》皆後起之名。」余案：沈氏引《太平廣記》，可爲黃氏說添一證佐。至其謂義慶書本名《世說》，其《新書》之名亦後起，則非也。劉向校書之時，凡古書經向別加編次者，皆名新書，以別於舊本。故有《孫卿新書》。（見《荀子》後劉向叙。）《鼂氏新書》（見《隋志》）、《賈誼新書》（見《新唐志》）之名。《漢書・藝文志》有左邱明《國語》二十一篇，又有《新國語》五十四篇，注云：「劉向分《國語》。」又《說苑叙錄》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更以造新事十萬言，號曰《新苑》。」（見宋本《說苑》後。）皆其證也。劉向《世說》雖亡，疑其體例亦如《新序》、《說苑》，上述春秋，下紀秦、漢。義慶即用其體，託始漢初，以與向書相續，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說新書》，以別於向之《世說》。其《隋志》以下但題《世說》者，省文耳。猶之《孫卿新書》，《漢志》但題《孫卿子》；《賈誼新書》，《漢志》但題《賈誼》，《隋志》但題《賈子》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九　《世說新語八卷》（劉宋劉義慶撰），明萬曆刊巾箱本，版高四寸弱，寬二寸八分。　前有丙申仲夏渤海吳瑞徵仲庚序，末卷尾標題下有「長洲章扞寫刻」小字一行。前有董弅題，後有陸游題。（己巳）

又　《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叙錄一卷，（宋汪藻撰）考異一卷、人名譜一卷》，宋刊本，版匡高七寸一分，橫四寸九分，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間有多至二十三字者，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中記「世說幾」，下記葉數及刊工姓名【略】，避宋諱至構字止，愼字不避。字仿歐體，方整古雅，是杭本風範。每卷次行題「宋臨川王義慶撰」，三行題「梁劉孝標注」，均下空四格標每類題目。後附叙錄一卷，下題「汪藻」二字，次考異一卷，次人名譜一卷，次書名一卷，書名今已佚，茲將譜中所列二十六家詳錄于左。其式自一世以至十餘世，皆列表橫排，頗便觀覽：　太原晉陽王氏譜（六葉）、琅琊臨沂王氏譜（十九葉）、陳國陽夏謝氏譜（八葉）、泰山南城羊氏譜（四葉）、潁川鄢陵庾氏譜（五葉）、潁川潁陰荀氏譜（六葉）、陳郡陽夏袁氏譜（六葉）、河南陽翟褚氏譜（四葉）、河東聞喜裴氏譜（四葉）、陳郡長平殷氏譜（四葉）、會稽山陰孔氏譜（四葉）、陳留圉江氏譜（四葉）、吳郡陸氏譜（五葉）、弘農華陰楊氏譜（三葉）、陳留考城蔡氏譜（三葉）、譙國龍亢桓氏譜（六葉）、南鄉舞陰范氏譜（二葉）、廬江何氏譜（二葉）、潁川許昌陳氏譜（三葉）、太原中都孫氏譜（二葉）、河南安邑衛氏譜（二葉）、會稽山陰賀氏譜（二葉）、高平金鄉郄氏譜（二葉）、北地傅氏譜（三葉）、吳國吳郡顧氏譜（五葉）、陳留尉氏阮氏譜（三葉）。此後又列無譜者二十六族（三葉）。收藏有「睢陽王氏」朱文大印，審其印式當是元以前人印，又有「金澤文庫」正書墨印。　按：此本與日本帝室圖書寮所藏相同，均紹興間嚴州官本，第彼本斷爛漫滅處甚多，不及此本之精湛，且叙錄、考異、人名譜各卷爲寮本所無，則尤足珍也。（日本前田氏尊經閣藏，己巳十一月十四日觀。）

又《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嚴州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匡高七寸，寬五寸。版心上記「世說幾」，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沈定、李玉、宋通、宋道、方通、方達、楊明、陳皓、鄭春諸人。間有補刊之葉。書分上、中、下三卷，不似明本之每卷又分析上、下。鈐有「金澤文庫」楷書墨印。 按：此書余十年前曾在李椒微師(盛鐸)座中得覩影片，羣訝爲北宋本。今詳檢之，避諱之字自敬、讓、殷、朗、匡、胤、以至桓、構爲止，則爲南渡初刊審矣。前田侯邸尊經閣別藏一帙，同爲一刻，第印本較前，視此更爲精湛，且多附錄四種，別紙詳記之。(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觀。)

又《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嘉趣堂刊本，十行二十字。首行題「世說新語卷上之上」，次行題「宋臨川王義慶撰」，次行題「梁劉孝標注」。卷尾有「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一行。 前嘉靖乙未袁褧刻書序，次目錄，目後高氏緯略一則。後有紹興八年廣川董弅題，又淳熙戊申陸游跋語。(余藏)

又《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嘉趣堂刊本，目後加篆文牌子二行，文曰：「萬曆丁卯夏且月，趙氏野麓園重校。」清何焯據宋刊本校勘，有跋：「康熙庚子五月借蔣子遵校本略加是正。子遵記其後云『戊戌正月得傳是樓宋本校，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原張縯跋，舊爲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識語，上黏王履約還書一帖，雖多訛脫，然紙墨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并抄之，使餘兒知所自來。老民孟公書。」(羅叔言藏書。己未)

又《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卷各分上、下)，明嘉靖四十五年太倉沙溪曹氏重刊袁褧刊本，十行二十字。宋諱不避。目後題「太倉沙溪曹氏重校」一行。(乙卯)

又《世說新語注六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刊本，十行二十字。宋諱缺筆。直分六卷。視其雕工當在嘉靖末葉。(乙卯)

又《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萬曆王世懋刊本，九行二十字。有吳騫跋，謂勝於袁褧刊本。(乙卯)

又《世說新語姓彙韻分十二卷》，朝鮮活字本，十行十八字。此書取世說及王世貞世說補取其人之姓以韻分編。如卷一爲東、董、冬、宋、江、支、紙、寘、微等韻，而以各人隸之。割裂竄亂，可謂無知妄作矣。記以示戒。(壬午)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世說新語三卷》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嘉靖乙未袁褧刊本，佳。 萬曆己酉周氏學古堂重刊。 明吳勉學刊六卷。 王世貞、王世懋詳批套板本，注多刪節。 萬曆甲辰鄧氏重刊。 明凌氏刊八卷，附補四卷。 乾隆二十七年黃氏刊本二十卷，題重訂世說新語補，六卷。 惜陰軒叢書本三卷。 近年周氏紛欣閣刊本。佳。 〔附〕日本有北宋本三卷，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眉)整理者按：此即宋紹興八年嚴州刊本，前人誤記。 沈茀亭藏明刊本三卷，在王世懋後題劉辰翁評。與袁本同，而袁本誤處並已校正。 曾見明繙袁本，其袁褧刻書序仍小字，學古堂本改大楷字，其實即一板先後印耳。(眉) 〔補〕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袁褧嘉趣堂翻宋淳熙十五年陸游重刊嚴州郡齋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嘉靖十四年乙未袁褧刊書序，次目錄。卷末有「嘉靖乙未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一行。後有紹興八年董弅跋及淳熙戊申重刊跋。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 余有一帙，用日本尊經閣藏宋嚴州本校。 又一帙，清沈巖校宋本，吳雲藏印，今在涵芬樓。 又一帙，目後加萬曆間趙氏野麓園重校篆文牌子二行。何焯校並跋，所據爲蔣杲校徐乾學傳是樓藏宋刊本。羅振玉藏。 明嘉靖四十五年太倉曹氏重刊袁褧本，版式與袁本全同，目後有「太倉曹氏沙溪重校」牌子，末葉後書「嘉靖丙寅歲太倉曹氏重刊」。 明萬曆三十七年周氏博古堂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上虞羅氏藏何焯校宋本校。 清道光八年浦江周氏紛欣閣刊本，從袁褧本出。 〔補〕《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附叙錄一卷、考異一卷、人名譜一卷。宋汪藻撰。宋紹興八年嚴州郡齋刊本，十行二十至二十三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失序跋，鈐有「睢陽王氏」印及日本「金澤文庫」墨記，是宋時傳入日本之書。日本前田氏尊經閣藏，已影印行世。又一部，無叙錄、考異、人名譜，有補版，亦日本金澤文庫舊藏，有墨印，今藏日本帝室圖書寮。此二書失去刊書序跋，以刊工姓名及雕版風氣考之，是南宋紹興初浙本。據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刊本後所附董弅、陸游跋，知即紹興八年董弅守嚴州時所刊之本。其版至淳熙時已毀，放翁知嚴州時又重刻之，即袁褧本之底本。則此本實爲放翁重刊前之舊本，至可寶重。捨日本神田喜龍

氏所藏日本唐時鈔世說殘卷外，當爲傳世最古最完之本矣。〔補〕《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王世懋批點。明萬曆九年喬懋敬刊本，九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闌。有吳寿跋，云勝於袁裘本。〔補〕《世說新語注》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引用書目一卷、佚文一卷。清葉德輝輯。校勘小識一卷。清王先謙撰。考證一卷、釋名一卷。清光緒十七年長沙思賢講舍刊本。〔補〕《世說新語注》六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刊本，十行二十字，宋諱缺筆。失序跋，據雕工審之，是嘉靖末刊本。乙卯歲見。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卷首題「明吳勉學校」。二冊，余藏。明萬曆吳中珩刊本，行欵與吳勉學本全同。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彙刻書本。〔補〕《世說新語注》六卷。宋劉辰翁、□劉應登、明王世懋評。明凌濛初、凌瀛初刊朱、黛、黃、黑四色套印本。有凌瀛初跋，謂濛初先刻二劉批本，已復增王氏批點，分三色以別之。六冊。余藏。別有八卷本，與此分卷不同，似即以此本增補者。余亦有之。〔補〕《世說新語》八卷。宋劉義慶撰。無注。明萬曆吳瑞徵刊巾箱本，前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吳瑞徵序，本書八行十四字，白口，四周單闌。末卷標題下有「長洲章扞寫刻」小字一行。前有董弅題，後有陸游題，則是從淳熙十五年陸游重翻嚴州本出，與袁裘本爲一家眷屬，第刪去劉孝標注，僅存正文編爲八卷而已。余君嘉錫持示。〔補〕《世說新語》八卷。明王世懋評點。明萬曆天啟間吳興凌瀛初、凌濛初刊黃、青、朱、墨四色套印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辛亥春文奎堂見，索十兩，已收。〔補〕《批釋校注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梁劉孝標注，明何良俊增補，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張文柱校注。附釋名一卷。明萬曆十三年張文柱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雙闌。有王世貞、世懋序，又萬曆十三年序。清乾隆二十七年黃氏重刊本。〔補〕《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李贄批點，張文柱校注。明萬曆刊本，從萬曆十三年張文柱本出，增入李贄批點。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李木齋先生藏。此書日本有元祿七年、安永八年二翻本，亦李木齋先生藏，楊守敬亦有之。〔補〕《世說新語》八卷。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明張懋辰訂。《世說新語補》四卷。明何良俊撰，王世貞刪定。明萬曆間刊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庚戌夏入都所見，值昂未收。〔補〕《世說補菁華》四卷。明狄期進編。明萬曆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辛亥夏濟南肆閱。

汪藻《世說敘錄》（宋紹興八年董弅本附錄）《世說》《隋書・經籍志》：「《世說》八卷，宋臨川王義慶撰。」「《世說》十卷，梁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今亡。」劉義慶《世說》〔《唐書・藝文志》：劉義慶《世說》八卷，《小說》一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世說新書》〔李氏本《世說新書》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顧野王撰。顏氏本跋云：諸卷中或曰《世說新書》，凡號《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世說新語》〔晁文元、錢文僖、晏元獻、王仲至、黃魯直家本，皆作《世說新語》。〕按：晁氏諸本，皆作《世說新語》，今以《世說新語》爲正。兩卷〔章氏本跋云：癸巳歲，借舅氏本，自《德行》至《讎隙》三十六門，離爲上、下兩篇。〕三卷〔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學》爲上卷，《方正》至《豪爽》爲中卷，《容止》至《讎隙》爲下卷。又李本云：凡稱《世說新書》者，皆分卷爲三。〕八卷〔《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并八卷。〕十卷〔《南史・劉義慶傳》：著《世說》十卷。錢、晏、黃、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十一卷〔顏氏、張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無名，祇標爲第十卷。〕按：王仲至《世說》手跋云：第十卷無門類，事又多重出，注稱敬胤，審非義慶所爲，當自它書附此。《世說》其止于九篇乎？《隋書・志》稱八卷，似是。然則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說》八卷，劉孝標注、續皆十卷，而《義慶傳》稱十卷，則《世說》本書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標注中，時有稱劉義慶《世說》云云者，則今十卷，或二書合而爲一，非義慶本書然也。世傳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劉本載《祖士少道右軍》、《王大將軍初尚主》兩節跋云：王厚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繆：「右二章小異，故出焉。」趙氏本亦以爲余始得宋人陳扶本，繼得梁激東卿本，參校第十卷，事類雖同而次叙異，又互有所無者，仲至之言是也。則此卷爲後人附益無疑，今姑存之，以爲考異，載之叙錄，而定以九卷爲正，用錢文僖本，分爲十卷。三十六篇〔錢、晁本并止三十六篇，今所錄十卷是也。諸本自《容止》至《寵禮》爲第七卷，自《任誕》至《輕詆》爲第八卷，自《假譎》至《讎隙》爲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錢、晁所不錄者爲第十卷。〕三十八篇〔邵本于諸本外，別出一卷，以《直諫》爲三十七，

《奸佞》爲三十八，唯黃本有之，它本皆不錄。〕三十九篇〔顏氏、張氏又以《邪諂》爲三十八，別出《奸佞》一門爲三十九。〕按：二本于十卷後，復出一卷，有《直諫》、《奸佞》、《邪諂》三門，皆正史中事而無注。顏本只載《直諫》，而餘二門亡其事。張本又升《邪諂》在《奸佞》上，文皆舛誤，不可讀，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載亦有與正史小異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爲正。　考異一卷。人名譜一卷〔有譜者二十六族：兩王、謝、羊、庾、荀、袁、褚、裴、殷、孔、江、陸、楊、蔡、柏、范、何、陳、孫、衛、賀、郗、傅、顧、阮；無譜者二十六族：周、劉、張、李、陶、嵇、山、祖、諸葛、鍾、溫、卞、樂、杜、戴、韓、習、許、和、吳、伏、高、應、馮、滿、蕭；又僧十九人。〕書名一卷。

董弁《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翦截，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

陸游《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袁褧《刻世說新語序》（涵芬樓影印袁氏嘉趣堂本卷首）　嘗考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書，採摭綜敘，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稚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廚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楊愼《世說舊注序》（函海本卷首）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奧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王士禛《世說新語跋》（《重輯漁洋書跋》）　《世說新語》、《侯鯖錄》及《白孔六帖》、《萬花谷》皆吾家舊書。時在順治戊子己丑間，予尚童稚，未爲諸生也。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籯金遺子孫，唯嗜書之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輒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購之。今予池北書庫所藏，雖不敢望四部七錄之萬一，然亦可以娛吾之老而忘吾之貧。康熙辛未，予官兵部侍郎，居京師，此二書適在笈中，繙閱憮然，如遇貧交于契闊死生之後，其悲愉感慨有出于尋常相寓者。故劍之情，詎可忘耶？因重裝之，而手記于卷首。涑輩其珍惜之。中秋前四日書。

又　此本亦是吾小時故書，中有朱筆點閱者，乃順治癸巳年手迹，即長兒涑始生之歲，爾時吾年二十。今六十矣，流光如馳，不堪把玩，撫此舊物，如遇故人，兒輩其寶之。　康熙癸酉莫秋十有七日，阮亭書于京邸匏墨齋，時在戶部。

沈岩《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傳是樓宋槧本是淳熙十六年刊于湘中者，有江原張縯跋一篇，舊爲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跋，上粘王履約還書簡帖。書法極古雅，紙墨氣亦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吾友蔣篁亭幷有對校本，考正尤多。雍正庚戌四月，雨窗校畢，時館南城王氏清蔭堂之左廂，岩識。

穎谷《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袁本初印，訛字更多，後刷者得略修校十之三四耳。此亦仿宋本開雕，但宋槧已有訛字，必手勘數過，方稱善本也。穎谷。

吳嘉泰《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嘉慶甲戌二月，得此本于王峰書肆。閏月，從黃蕘翁假得沈寶研校本，用朱筆過校，凡七日。長洲吳嘉泰春生甫志于露凝書屋。

孫毓修《世說新語跋》（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附錄）　《世說新語》著

錄家以明嘉靖中袁氏嘉趣堂本爲最善，涵芬樓得一校本，蓋雍正庚戌沈寶硯以傳是樓宋本校袁本，而嘉慶甲戌吳春生過錄者也。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新定郡守陸游跋，則重開放翁本也。傳是本沈跋云：以淳熙十六年刊于湘中，有江原張續跋（此跋今未見）。兩本同出于宋，玩其字句，均以傳是本爲長。袁刻遇宋諱多闕筆，于明人翻刻本已爲謹嚴，而不免貽誤。是知書以舊本爲佳，一經重刻，遂不可恃。錄其校語，綴于卷末，以爲讀是書者之助焉。庚申十月，無錫孫毓修識。

周心如《世說新語識語》（《惜陰軒叢書》本附錄）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爲清言淵藪，梁劉孝標注尤稱該博，明王元美參合《何氏語林》，并爲《新語補》，張文柱爲之注，原文舊注刪削頗多，其書盛行，而《世說》原本傳者寖少。曩與家弟筍雲搜訪不得，每相嘆惋。壬午歲偶得嘉靖中吳郡袁氏所刊原本，如獲重寶，因詳加讎校，重付梓人，以公同好。惜筍雲久歸道山，不復同此欣賞，爲可憾耳。道光戊子七月望後，浦江周心如又海識。

李調元《世說舊注序》（《函海》本卷首）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梁劉孝標注。段成式《酉陽雜俎》作《世說新書》，不知何時改作《新語》，相沿至今，不能復正。《唐・藝文志》作《世說》十卷，有劉孝標續十卷，今其本不傳。《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同。據載汪藻所云叙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同異，末記所引書目者，則又佚之久矣。孝標所注，特爲詳贍，故高似孫《緯略》亟稱之，其糾正義慶之繆，尤爲精核，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考證家所引據不可少之書也。但多爲宋須溪刪存之，可惜。升庵自序：「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故爲此書，以補孝標之佚，則意所逸之續十卷內語乎？雖篇頁無多，至可寶也。古書亡者多矣，非有博覽如升庵，不幾佚而竟佚乎。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世說新書》　黃伯思《東觀餘論・跋世說新語後》曰：「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也。」濤案：《太平廣記》引王導、桓溫、謝鯤諸條，皆云出《世說新書》。則宋初本尚作「新書」，不作「新語」。然劉義慶書本但作《世說》見《隋書・經籍志》。《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諸類書所引，亦但作《世說新書》，「新語」皆後起之名。

〔日〕神田醇《唐寫本世說新書跋》（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日本四截分藏殘本附錄）　余家藏舊鈔《世說》殘本劉孝標注《豪興篇》第十三，書法端勁秀潤，爲李唐舊籍矣。按《世說》一書，屢經後人竄亂，久失舊觀。《隋志》曰：《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十卷，劉孝標注，新舊《唐志》并同。日本見存書目，亦載劉孝標十卷，乃知唐代傳本一存其舊，未經改易。迨宋時諸本紛出，卷第遂有改易。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所云可以證焉。有宋紹興八年董弅刻于嚴州者三卷。（此本淳熙戊申陸游重刊于新定，嘉靖乙未袁裘又重雕之，道光戊午周氏紛欣閣又翻刻袁本。）各卷分爲上、下，卷數與隋唐兩志參異，乃經晏元獻刪定，已失舊觀。明王世貞兄弟又加增損，而以何元朗《語林》羼入，謂之《世說新語補》，于是小說舊觀蕩然亡矣。此書舊題云《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尚云《新書》，管寧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讀〈世說新書〉詩》，黃伯思《東觀餘論》輒云《新語》，則其改稱當在五季宋初，後來沿稱《新語》，無知其初名者矣。此卷尾題《世說新書》卷第六，與今本異同甚多，可補正奪誤者，不勝枚舉，實海內孤本，千載之後猶能存臨川之舊者，獨有此卷耳。紙背所寫《金剛頂蓮花部心念誦儀軌》，亦七八百年前舊鈔，紙尾署杲寶，此卷當是其舊藏，杲寶爲東寺觀督院開祖，見本朝《高僧傳》。憶三十餘年前，與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獲一長卷，截而爲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他日倘得延津之合，不亦大快事乎。姑記以俟之，京都神田醇記。

《羅振玉校刊群書叙錄》卷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　我國《世說》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見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所主之本，爲傳是樓所藏淳熙刊本。其書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統初元在日本東京見圖書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後所刊，皆出晏元獻改卷刪校之本，其未改卷以前本不可見也。但聞東邦藏書家有唐寫殘卷，已析爲四，而無由得入吾目。乙卯夏訪神田香巖翁，始知香巖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見示，爲之驚喜已。又知第一截爲小川簡齊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請於神田、小川兩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許諾，並由小川君爲介于小西君、神田君爲介于山田君，於是分者乃得復合。神田翁復以所爲跋尾見示。據段氏《酉陽雜俎》菅家文草謂此書初名《世說新書》，五季宋初始改稱「新語」，其說至精確。予考《唐志》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則臨川之書，唐時作《新書》之明證，可補神田翁所舉之遺。亡友

楊星吾舍人曾見第一段，載之《日本訪書志》，尚未知古今稱名之異。今影印既竣，爰錄神田翁及楊君之跋於後，並記是卷已析而復合，實得神田小川兩君之助，而山田、小西兩君之見許，其惠亦不可忘也，爰書之以告讀是書者。丙辰十一月。

范曄

論述

綜論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宋書》卷六九《范曄傳》引）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過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賢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裴子野曰（許嘗《建康實錄》卷一二引） 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據蓋洛之量，則閔常均之下。其能導之以禮，將之以識，作而不失于義，行而不犯于禮，殆難爲乎。若劉仁弘之剛毅，才堪上相；范蔚宗之致思，名出凡庸：然皆切志而貪權，務才而徇逆，天符所釁以欲干時，及罪暴刑加，子父相哭，累葉風素，殞於一朝，向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南史》卷三三《范曄傳論》 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

劉知幾《史通》卷五《內篇·補注》 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

又卷八《書事》 范曄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廉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又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 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

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畢仲游《文體策》（《西臺集》卷六） 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陸游《夜觀嚴光祠碑有感》（《劍南詩稿》卷二五） 平生陋范曄，瑣瑣何足錄？安得太史公，妙語寫高躅。

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怪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顚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郭翼《雪履齋筆記》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注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濟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飈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蕩」，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己，何關人力思索。

徐駿《詩文軌範・文章・一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略】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云：有班固實學，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 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爲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占畢一》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

又 《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蔚宗史才在孟堅下，承祚上，予嘗以《東觀記》章疏與范史參看，始知蔚宗筆創之工，而詩詠寥落。明遠下風。「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可以獻酬群心耳。

朱荃宰《文通》卷一《叙學》 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范曄》 《選》中史才而兼詩才，漢班固、宋范曄、梁沈約，乃是以詩人而充史職耳。若司馬遷絕不言詩，所謂絕利一源，故其史夐絕千古。

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三《范史列女傳》 范曄作《列女傳》【略】，蔡琰文姬在焉。論者非之。謂琰失節於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錄之，非所以厲婦節。余謂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離，困辱備歷，人世難阨之境。其事誠偉，其情誠可悲也。范固云摻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喪亂，出死入生，萬端千狀，如琰秉史筆者固不得而沒之也。且但備紀其本末，則所以勸誡之意，亦寓其中矣，豈必刊削無遺餘，甚者痛訾極詈，然後爲良史哉。後之婦人有志節者，決不以文姬得列於傳而相慕效，然

則曄之爲此其於名教，蓋可以無罪也。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〇 范史博綜典籍，成一家言，后妃體大思精，標置不妄。然如傳論、獨行傳論諸篇，奮其敷茲文筆，將與班、蔡共翔；而藻采，亦與潘、陸方駕者焉。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三（咸豐辛酉六月二十六日） 自漢以後，蔚宗最爲良史，刪繁舉要，多得其宜。其論贊剖別賢否，指陳得失，皆有特見，遠過馬、班、陳壽，餘不足論矣。予尤愛者，其中如《儒林傳論》、《左雄周舉黃瓊黃琬傳論》、《陳蕃傳論》、《黨錮傳序》、《李膺范滂傳論》、《寶武何進傳論》，皆推明儒術氣節之足以維持天下，反復唱歎，可歌可泣，令人百讀不厭，眞奇作也。其他佳製，固尙不乏，而數篇尤有關係。【略】范《書》可指駁者甚少。

又（同治丙寅七月二十二日） 讀《後漢書》。蔚宗自論此書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媿。」愚謂范氏此言，自詡非過。然其最佳者，如《鄭康成傳論》、《左雄周舉黃瓊傳論》、《陳蕃傳論》、《李膺傳論》、《宦者傳序》、《儒林傳論》，興高采烈，辭深理精，以云奇文，實超前古。次則《曹褒傳論》、《丁鴻傳論》、《鄧彪張禹胡廣諸人傳論》、《蔡邕傳論》、《李固傳論》、《張奐傳論》、《孔融傳論》、《樊英傳論》、（英在方術傳。）《張儉傳論》、《盧植傳論》、《寶武何進傳論》，皆抑揚反覆，激烈悲壯，令人百讀不厭。它若《李通傳論》，是譏其陷父以傲倖；《桓榮傳論》，則譏其爲學以取榮；《臧洪傳論》，則惜其徒死之無益；《郭林宗傳論》，則疑其知人之過聖；凡茲卓識，多出恆裁。至于荀爽、荀彧，實非貞士，而慈明之論，既表其圖董之智；文若之論，又褒其爲漢之忠，此之立言，猶爲過當。蓋徇乎流俗之譽，未照其隱遁之情，要亦善善從長，義存匡世，慷慨奮發，可見其心。大抵蔚宗所著論，在崇經學，扶名教，進處士，振淸議，聞之者興起，讀之者感慕，以視馬、班，文章高古則勝之，其風勵雅俗，哀感頑豔，固不及也。具斯良史之才，而陷逆臣之辟，事出曖昧，辭尤枝梧，史傳所書，顯由誣搆。近儒王西莊氏力爲申辨，載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其事甚明，奇寃始雪。蓋蔚宗此獄，揆之以事以勢，以情以理，皆所必無。《宋書》、《南史》，亦皆游移其辭，本無顯據，實由香方之刺，徧及盈廷；人士共仇，證成其獄。所云犬彘相遇之言，母弟饑寒之狀，妹妾流涕之訣，皆由忌者橫加誣衊。夫以武子名儒，宣侯名臣，蔚宗承其家學，嘗言恥爲文士，其閨門無禮，豈至是耶。

分論

《樂游應詔詩》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己謝丹雘，感事懷長林。」（案：丹雘《文選》刊本作「丹鼎」。）【略】范意謂揣己空疎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徹首尾對，更無單行句，明是一首律詩，但平仄未盡調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從來應詔之什，着不得寒儉，自宜典重爲式，但恐失於板重，少靈秀之致耳。此詩詞非不典重，特其運筆精巧，直把皇家一座極閎麗園囿，寫作自家山林一般，以興起本懷，眞匠手也。夫崇盛莫過朝闕，虛寂莫過川岑，今「聖駕舍朝闕」云云，豈矯性哉。蓋以虛寂者聖心，而崇盛非聖心也。聖惟以道爲心，故不必肅訪道之駕。即偶爾逍遙遊豫，亦莫非道也。「流雲」云云，苑中景萬狀，曾無一些喧囂。有極覽，無近尋虛寂之中，道心自生也，臣之聞道久矣。但以年力之衰侵，不克自振，漸化喧囂。今從駕到此，有極覽、無近尋，滿眼景物，虛寂如此，不覺道心復生。但此山林，乃聖上所謂山林，自臣視之仍是朝闕。臣自有臣之山林，那得不感物興懷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用意大有層次，將有累棋之憂，每于轉處，抑氣使之不怒。至其相爲回映，更微作開勢。蔚宗文史之筆，無不于此得手。古人用意之深，後人直自不省，亦可爲三嘆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淹雅。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何焯評：「平」謂原、「蔚」謂薄、「曾」謂臺、「深」謂澗，二句有四義便厚。

《臨終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理固同盡，豈無延促，即遘凶之途，亦殊得失。強言自解，至此不悟矣。然語固峭刻，如有芒。

《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自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

《光武帝昆陽之戰》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前叙莽兵之盛，勢如壓卵；後叙漢戰之功，氣若雷霆。曲折寫來，精神倍爾發越。

《光武帝讓副將劉尚》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不嗜殺人之心，藹然如見，那得不一統天下。

《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引顧瑞屏評：敎尉佗制七郡之計一語，披其腹心，竇融所以終不負漢，非徒識君臣之義，實天子明見萬里，有以懾其邪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春陵佳氣，乘時龍而御天。自非銅馬，帝操弓挾矢之能。石勒邁光武，則並驅中原。遇高祖與韓彭比肩而北面，固知世祖之武不及高帝遠甚，乃贊中盛言昆陽、邯鄲戰蹟，不及司隸威儀，蓋斬蛇夜哭，以武始。班述高帝，文德偏多，嘉禾書生，以文始。范紀世祖武功爲最，皆煉五色石筆法也。

《齊王縯傳贊》 蔡正遠《古文雅正》卷四：以伯升之英武豁達，而舉事不成，天也。伯升頗類孫伯符，兄不成而弟繼之，但仲謀不能及光武帝耳。又頗類項梁，但梁烏能及伯升。羽之卒無成，又不必論也。贊語道出伯升心事，極爲惋惜，無限低徊。

《皇后紀序》 蔡正遠《古文雅正》卷四：漢之大害，外戚與宦官耳。外戚之橫，則由母后專政始也。西漢既誤，東漢再誤。蔚宗原本言之整贍，中有勁健氣，有警摯筆，洵足追蹤漢、魏，非五代人所能學步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淪注》卷二五引）：平平叙去，腴暢有之，筆力殊弱，鍛鍊亦未至。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母后臨朝，始於暴秦芊八子。漢興，呂雉繼焉，幾易劉祚。元后、政君、五將、十侯，卒授新都。以此始，以此終，皆以一婦人之故。乃知武帝處拳夫人，誠足大快人心。東漢鑒西京之弊，宮敎頗修。獨明帝馬后，德冠椒房，其亦陰盛陽衰之兆乎？遂致章之竇后、和之鄧后、安之閻后、順之梁后、桓之竇后、靈之何后，相繼臨朝，鄧隲、梁冀、竇武輩，予奪天子，倒握神器。前車不遠，覆轍相尋。初則制勝于閹寺，繼則召釁于外兵，而炎政遂熄，君子不能無攸遂之歎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孫執升評：尊崇外戚，偏任奄人，皆母后臨朝所必至也。事始於秦，禍烈於漢，覆轍相尋，傳爲家法，殊可浩歎。篇中就漢言之，已足爲千古炯戒。

《來歙被刺上表》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引謝立夫評：表語不過數十字，次序不失，忠愛有餘。此等定力，疑從學問中來，不得以武將目之。

《馮異傳（節錄）》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連叙書詔，語各不同，總見光武坦懷相與，延攬英雄，具有妙用。公孫功成身退，以忠愛規君，亦足徵名將風流。

《臨淄勞耿弇》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引謝立夫評：鼓舞英雄，牢籠叛寇，想見帝之神武大智，盡寓於仁柔中。

《耿恭傳贊》 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不甚着意，故流利可喜。六朝文此種絕少。大約有意求工。反增醜拙耳。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淪注》卷二五引）：持論平正，遣詞雅細。然大約是排體，乏跌宕之致。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建武諸功臣，身名令終，議者俱多。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而功臣量予食邑，不任以政柄，得以保全。殊不知邪正成敗亦惟其人耳。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之人材以供其用。故分土不至過侈則得矣，若悉擯之無所事事之地，則棄材可惜，況鄧禹寇恂賈復。皆才兼將相者，或篤行淳備，或經術修明，或剛毅方正，當時咸許其有公輔之器。至馮異岑彭吳漢王載之流，俱品行純粹，非韓彭英盧諸人可比。如以勢疑隙生，力侔亂起，是高惠不收蕭曹平勃之功，而商周燮理之臣悉屏鳴條牧野之佐也。大抵世祖矯枉太過，故終漢之世，托孤之際，政歸房闥，宦官外戚相繼擅權，卒亡天下。天非貽謀之未盡臧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此說疑出緯書。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方伯海評：光武坦白同高祖而細密過之。光武知學，高祖不知學也。高祖於人多謾罵，光武於人多嬉笑。光武事事鑒高祖之弊：高祖疑功臣，光武不疑功臣；高祖任外戚，光武不任外戚。和厚寬平，無刻薄寡恩之事，由處置得其道也。不任功臣，有所以不任之故，論得推闡無微。

《馬援戒兄子書》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撫今追昔，頓挫有情，筆極高古。

《馬援交阯勞官屬》 唐德宜《古文翼》卷五：仲升之疏，楮短情長。昭代爲

陳請，見不但爲超，實爲國家邊計起見。持論卓然。

《馬援答孟冀之賀》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前語孟冀，似欲長久富貴；後語梁松、竇固，似不欲長久富貴。前語意壯，後語意深，非大擔當、大學問人，不能道隻字也。伏波一生，志在功名，不在富貴，讀此可見。

《馬援傳論》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馬文淵才品功業，不必復道。若論識見，則尤在雲臺諸將之上。然帝眷所以不終者，以其受故人子梁松之拜，而不爲禮；兼以交阯誡兄子書爲杜保仇人所訟，連及松等，因而積恨彌深，搆陷不已。即薏苡之譖，未必非松授意於上書之人也。夫梁松，乃帝壻，自負其貴，目中豈復知有父執。以古道而責今人，此處稍欠斟酌。蔚宗論中「施人」、「能恕」二句，明明指此，却不露跡，所以爲佳。

《班超規任尚》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西域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況所屬吏士又皆非中國之良乎。「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數言，千古安邊良法，不但一時一方之措施也。任尚以超當年能服降諸國必有奇策，而不知服降之後能安之，使不生變即奇策矣。超言蠻彝懷鳥獸之心，又言君性嚴急，俱從心性冲勘入，亦逆知任尚不能行其言也，可謂有先見矣。

《虞詡平朝歌武都二寇》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天下最難做的事，一入能人之手，便覺頭頭是道，毫不費力。虞升卿之令朝歌也，早已自負其能。及之官，而以賊治賊。不待爭鋒，全在看破賊之伎倆。其守武都也，鄧太后已知其能。及到郡，而以寡擊衆，算無遺策，又全在己之伎倆，不爲賊所看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其所以爲能也。至於開運道之塞，招集流亡，費省而戶增，總無一著放過，又其善後妙用，不但有將帥之略，且有循良之績矣。叙事縝密，中又有生動之氣。可以上追龍門，下接扶風。此蔚宗得意妙篇。

《范滂詣鈎黨獄》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以「令名」二字作眼，孟博爲此而死，吏不忍捕繫，母不復哀戚，行路且爲之悲，東漢節義之風，眞不可及。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二：領筆嚴冷。領黨議美刺俱含。「初桓帝爲蠡吾侯」至「自此始矣」，此層原黨部兆端。逗黨始，尚非正黨。「後汝南太守宗資」至「莫不畏其眨義屣履到門」，此層爲正黨起因。牽連遞落，膺、蕃、暢三人，乃已仕而爲領袖者，鈎勒出危機。「時河內張成」至「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禍起矣，此述第一次黨禍。摘宦官，是黨人之對。此次以李膺爲首。「陳實之徒二百餘人」，黨禍人數。第一次獄解，藕斷絲連。「自是正直廢放」，數語：前後黨禍之樞紐。千古清士結社聯朋，不能見幾知此，多似此。三君、四八，爲第二次黨部正目。「又張儉鄉人朱並」至「或亡命獲免」，入第一次黨禍。又摘宦官。此處三、八，乃借影指目揑告者。此次以張儉爲首。又摘宦官。乘刊章羅織前案，一網打盡。列出獄斃有名者，用省筆概其餘。「自此諸爲怨隙者」至「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因此讐陷無辜。訟冤難得，訟冤旋致極刑。株蔓延，救蔓漸引轉局。「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以下，至此第二次獄解。此一宦者獨賢，借賊挽禍。而文即借其言，鈎連國禍。禍竟中於國矣，千古大戒。總收筆力高簡，字字見眉目。五字贊結，讀罷髮上指。又，鈎黨之禍，激於權豎之畏物議，資爲草澤之揭義旗。自東漢始，可爲流涕。夫亦士人抗清聲，持虛氣，從風而不反自招之也。時惟申屠蟠見幾明決，以謂處士橫議，禍至坑儒。嗚呼。明之東林，其覆轍矣。錄此爲鑑云。

《孔融傳贊》 蔡世遠《古文雅正》卷四：余初讀子瞻贊北海文，推尊特甚。以爲出自子瞻之創論，北海千載下第一知己也。及讀《後漢書》乃知蔚宗已先言之，一結既出以沉痛，末數語風調更佳，似雪鶴灑翮天空。

《宦者傳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五引）：亦是平鋪叙文字，比班氏稍加典縟，而蒼勁不及。又，語非不華，然卻是六朝常套。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何焯評：宦官之禍與女主臨朝相表裏，當與《皇后紀論》相參考。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指陳好險橫暴之狀，凶家害國之端，讀之眞令人痛心疾首。東漢寺人之禍，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桓帝恬不爲怪，靈帝以張嘗侍爲父，趙嘗侍爲母，惡又甚焉。史稱西京因外戚失祚，東京由閹尹傾國。余謂咸女主之禍也。從古未有宦官封侯者。西漢韓嫣、淳于長、董賢輩，皆嬖人，非刑餘也。宦者，雖以趙談北官伯子李延年之寵，弘恭石顯之惡，不過佩二千石印，食二千石秩而已，至東漢，太后臨朝者六，言柄權則在外戚，言定策則在禁中，朝臣不得參其計，國命遂寄于閹人。外戚不軌，則有反正之功；預議陪乘，則有建立之烈。賞賚不足，酬以官爵；官爵不足，繼以茅土。而宦者遂巍然侯封矣。故誅寶憲，則鄭衆鄭鄉侯；誅閻顯，立順帝，則孫程等侯者十九

人；立桓帝，則曹騰等侯者七人；誅梁冀，則單超等五侯，又小黃門侯八人；立靈帝，殺竇武，則曹節、五甫等侯者十一人。馴至侯覽、張讓、趙忠及十常侍，分據州郡，播虐四海。鉤黨興而善人誅鋤；黃巾起而社稷爲墟。原其禍孽，實由女主臨朝之所致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牝鷄無晨，惟家之索。詩書所載，信不誣矣。

《儒林傳》　李光地《古文精藻》卷上：一代斯文興廢如指掌，叙次亦精奇瑰麗。

《逸民傳》　李光地《古文精藻》卷上：每謂蔚宗氣促，此篇無媿班氏。

《逸民傳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五引）：雅凈有婉致，淡而味永。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此篇抑揚反覆，殊有雅思，可以希風班孟堅也。「處子耿介」至「多失其中行焉」句，言王氏二姓篡竊，義憤遠引，斯爲得中。若亂世暗君，遽同作者，則已過也。「同（于）（夫）作者」句，注引《論語注》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按：七人之列有石門、儀封人焉。則隱于下位如陳實者，亦高士也。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方伯海評：贊語不煩。又，光武開國之初，求賢若不及，未嘗迫人以必仕，即此便是培養節義廉恥，故桓、靈之世，政亂於上，猶俗美於下，甚至鉤黨變生，端人正士，甘列如飴，則元氣綿遠也。篇中把介性作眼目，持論固自有見。

傳記

《南史》卷三三《范曄傳》　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爲尚書吏部郎。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淵）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勸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曄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略】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姦心彰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略】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略】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

臣。」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略】曄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略】」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慚恥。【略】曄家人悉至市，【略】曄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繆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黨與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范蔚宗以謀反誅》　范蔚宗曾祖汪，祖甯，父泰，世擅儒學。蔚宗亦博涉經史，善爲文章。仕宋貴顯，忽坐謀反，與其四子、一弟同死于市。計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是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事也。蔚宗生晉安帝隆安三年，宋受禪年二十二。蓋當宋臺初建，即仕劉氏，故國之思既已絕無，新朝之恩則又甚渥。熙先以文帝弟義康出鎮豫章，欲弒帝，迎義康立之，此眞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乃與共謀乎？且當義康執政，蔚宗以飲食細過爲所黜逐，怨義康必甚。熙先鉤蔚宗之甥謝綜。綜爲解隙，亦何肯遂以身殉乎。蔚宗于文帝君臣之際，樂遊應詔，豫陪賡歌，攜伎被彈，愛才不罪，爲左衛將軍掌禁旅參機密（據《通鑑》）。深加委任，可謂嘉遇矣。忽欲操戈相向，非病狂喪心，何乃有此。熙先說誘蔚宗，以國家不與爲婚姻。當日江左門戶高於蔚宗者多，豈皆連姻帝室者。而蔚宗獨當，以此爲怨，亦非情理。蔚宗始則執意「不回」，終乃「默然不答」。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非誣之邪？蔚宗言於上，以義康姦釁已彰，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詞者。乃云：衡陽王義季等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區區文士，欲作壽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況熙先主謀反。稱爲蔚宗等徐湛之告狀，亦首稱賊臣范蔚宗，眞不可解。初被收不肯欺服，自辨云：「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又云：「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然則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爲首亂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琵琶，文帝欲聞，終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想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時鍛練之詞，書之而猶詳載其自辨語。《南史》并此刪之，則蔚宗冤竟不白矣。

又　蔚宗與沈演之同被知遇。演之每先入見，不及待蔚宗，史謂蔚宗「以此爲怨」，故有反心。愚謂蔚宗固未必以此爲怨，而沈演之則正是忌蔚宗才，妬蔚宗寵傾而殺之者，見《宋書・演之傳》。蔚宗又語何尚之云：「謀逆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後，猶望君照此心也。」尚之亦正是與羣小朋比而陷蔚宗者，亦見《宋書・尚之傳》。蔚宗乃向彼訴冤，急不擇音耳。蔚宗又自言：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尚書者，炳之也。蔚宗雖自言無惡，然《宋書・徐湛之傳》云，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即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蔚宗等，然則爭權妬寵，炳之傾害蔚宗事所必有。

又　蔚宗《與甥姪書》，自序其讀書作文之法甚備，甘苦蘊味，千載而下，可以想見。如云「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猶應可尋。」又云：「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自爾以來，轉爲心化」，「往

往有微解，言乃不能盡。」「至所通處，皆自得于胸懷耳。」又云：「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恥作文士。」又云：「文患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謁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吾思乃無方」，「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觀其所述志，在根本之學。六朝文士，罕見及此。又自論其《後漢書》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此方班氏，非但不愧而已。」又云：「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自負如此。危難之際，牢戶之中，言之津津，良可悲矣。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爲其傳，不極推崇，似猶有忌心。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必不爲也。

紀事

《宋書》卷五《文帝紀》（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

又卷六三《沈演之傳》（元嘉）十七年，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殷）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共勉之。」【略】二十一年，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曄，才應通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曄可太子詹事。」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曄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

又卷六九《范曄傳》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

又　時曄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

又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所奬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薄，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先爲檄文。【略】熙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略】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

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骫，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創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求，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夠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凡下，朝廷許其夠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曄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又　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又卷七一《徐湛之傳》　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略】。上優詔不許。

又卷一〇〇《自序》　（約父璞）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愼。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愼，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

《冊府元龜・國史部・采撰門》 曄所撰十志一皆託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令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太子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詔付祕書省。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張習孔《雲谷卧餘》卷一三《范曄》 范曄謀逆罪在青史，不足復論。所尤可恨者，曄臨刑時，母至市曹，涕泣責曄，曄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官司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獨母居止畢陋，惟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草布衣。曄不忠不孝，罪大惡極如此。後世徒以《漢書》稱美，遂不究其生平耳。余謂國家當別敕儒臣，重修《後漢書》，縱使文藻無加于曄而稍爲同異，竄黜曄名，不使其籍文譽以逭詬厲，庶以洩千萬年之憤恨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後漢書讚論》四卷，范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漢書讚》十八卷，范曄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後漢書》九十二卷。《後漢書論讚》五卷，范曄撰。《後漢書讚》十三卷，范曄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范曄《後漢書》九十二卷，又《論讚》五卷。劉熙注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范曄《後漢書讚》十三卷。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作注。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注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篇》。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通志・藝文略七》 《范曄集》十五卷。

《遂初堂書目・正史類》 川本《後漢書》。又越本《後漢書》。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原釋〕范曄撰，曄作紀十，志十，列傳八十，凡百篇，十志未成。初，曄令謝儼撰志，搜次垂畢，會曄亡。儼蠟以覆車，一代爲恨。梁劉昭補成之，注引序例。按：《書錄解題》，《後漢志》三十卷，晋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蔚宗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蔚宗撰，益非是。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 《後漢書》九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案：《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蔚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謂諸傳、序、論，精意深旨，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蔚宗父泰、祖甯皆爲時名臣，蔚宗乃以怨望反逆，至於滅族，其與遷、固之人禍天刑不侔矣。然則豈作史之罪哉。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 《後漢書》，九十卷。

《宋史・藝文志二》 范曄《後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

《文淵閣書目》卷五 《後漢書》，一部三十二冊，闕。又一部五十冊，闕。又一部七十冊，闕。又一部三十四冊，闕。又一部四十八冊，闕。又一部六十冊，闕。又一部五十冊，闕。又一部四十五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後漢書》二套。又《後漢書》三套，五十本。又《後漢書》二套，三十四本。

《百川書志》卷四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帝紀十二、志三十、列傳八十八，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史部・正史類》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范蔚宗。

《國史經籍志》卷三　《後漢書》九十七卷。（宋范曄。）《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范曄本，劉熙注。）

又卷五　《范曄集》十五卷。

《脈望館書目》　老爺批點《後漢書》二十四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後漢書》九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三十冊，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

《近古堂書目・宋版正史類》　《後漢書》。

又《正史類》　監本《後漢書》（補志）。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　范曄《後漢書》。

《傳是樓書目》卷二　《後漢書》八十卷，唐章懷太子注。二十二本。　又《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三十本。　又《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范曄，章懷太子注。）十五本。　又一部，二十本。又一部，十六本。又一部，十四本。又一部，明顧起元注，二十四本。又一部，六十本。

《棟亭書目》卷二　《後漢書》，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宋余靖序，一百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一・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略】考《隋志》載范書九十七卷，新、舊《唐書》則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與今本合。然此書歷代相傳，無所亡佚。考舊《唐志》又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懷作注之時，始併爲九十卷，以就成數。《唐志》析其子卷數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數之，故仍九十，其實一也。又隋唐志均別有蔚宗《後漢書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疑唐以前論贊與本書別行。亦宋人散入書內。然《史通・論贊篇》曰：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讚。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序有貫。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云云。則唐代范書論贊已綴卷末矣。史志別出一目，所未詳也。范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范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無傳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別題梁剡令劉昭注。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校勘，以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爲一編。案：《隋志》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至宋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後漢書》之闕。其不曰《續漢志》而曰《後漢志》，是已併入范書之稱矣。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別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併八志入范書，似未確也。自八志合併之後，諸書徵引，但題《後漢書》某志。儒者或不知爲司馬彪書，故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案：紹統，彪之字也。）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於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叙。緣諸本失載劉叙，故孫北海《藤陰劄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云云。考洪邁《容齋隨筆》已誤以八志爲范書，則其誤不自孫承澤始。今於此三十卷竝題司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譌焉。

《天祿琳琅書目》卷二《宋版史部》　《後漢書》（五函四十冊），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共一百二十卷。　首載乾興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文。文係孫奭奏請刊印《後漢書》並劉昭補志，奉敕令國子監依奏施行。後列銜名：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給事中、參知政事呂，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守司徒、兼侍中，無姓。考《宋史》，乾興元年七月以王曾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與牒尾三人列銜脗合。是年二月，丁謂爲司徒兼侍中，六月罷。按：《宋史・職官志》司徒爲宰相親王加官而不常置。時丁謂適罷，故闕其人耳。此書於宋諱桓、構、愼、瑗諸字，皆缺筆。字畫款式與《前漢書》相同。版心下方刻書人姓名，如劉仲、王中、陳仲等，亦與前書相合。蓋皆爲紹興末年校刊，而孝宗時成書者；特以劉昭補志合刻，始於乾興故仍列舊牒於書首。御題范書八志不傳，後人雜取《東觀漢記》等書以補之。蓋自宋以前無全本，其不全者轉爲仍古之舊。宋本無八志者，民間本也。若此書有八志者，學官本也。乾隆御題鈐寶：一曰「乾隆宸翰」。《前漢書》王世貞、錢謙益跋，皆合此書。而言諸印記「衡山文璧藏」（卷八末）。右明文徵明自識

藏本，其子文彭亦有印記，後入檇李項氏、泰興季氏二家收藏。

又卷八《明版史部》《後漢書》(六函六十冊)。宋范蔚宗撰。梁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賢注，一百三十卷。前宋余靖進刊誤表。與《漢書》前一部同版，紙墨亦復相等。【略】闕補紀四(十三)、傳九(三四)、傳二十(二三)。《後漢書》(八函五十四冊)，篇目同前。不載宋余靖表。版式長短不齊，其中亦有似宋刊者，係書賈得不全舊板，從而補成耳。書中有「清虛玄妙之寶」。考《明史》世宗好修齋醮，嘗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上嘉之。自是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繼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加方士陶仲文少師，則所爲「清虛玄妙之寶」，當爲世宗寶也。「陸氏春雨堂」印無考。【略】闕補志十(三四)、傳七十(十二之十五)。

又卷九《元版史部》《後漢書》十函六十冊。宋范蔚宗撰，梁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賢注。【略】有景祐二年余靖重校序。麻沙小字本與《前漢書》合刻，以余靖上冠宋號，知爲元刻，印記亦一家所藏。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正史》《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蔚宗撰。《唐志》九十二卷，今本帝后紀十一卷、列傳八十八卷，共九十九卷。蔚宗所撰十志，沈約言宋時已闕其篇名，可見者《百官志》見《后妃》，《禮樂》《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天文》、《五行志》見《蔡邕傳》。

錢大昕《跋後漢書》《潛研堂文集》卷二八《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舊刊，於「朓」、「敬」、「恆」、「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却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八《影宋鈔諸部》《後漢書》(十函六十冊)，宋范蔚宗撰。梁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賢注。書百二十二卷。帝紀十二、志二十、傳八十。有景祐二年余靖重校序。麻沙小字本。與《前漢書》合刻。以余靖上冠宋號，知爲元刻。印記亦一家所藏。

《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刊本)，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張邦奇、江汝璧奉旨校刊。《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刊本)，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嘉靖丁酉冬廣東崇正書院重刊。《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刊本)，明嘉靖己酉孟夏福建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琉、巡海副使柯喬同校訂。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曄撰。又《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續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一明汪文盛刊本，一明南雍刊本，一明毛晉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元大德本)。今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圃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曾藏。標題皆其手書，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整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愼《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愼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從戈肇聲。惟伏侯《古今注》從攴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耶？斯可寶一也。今本《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誤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考》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鱣今得見元本《後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

作扶樂。按：錢詹事《考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鱣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澂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考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儳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鱣於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曆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考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人以今本尚書易之。鱣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尚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閩本雖出於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目讀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執體，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識。《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淳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散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爲「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何以明之？蓋所從出本異也。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大德本亦自淳化本出。此又有景祐間余祕丞書者。乃翻淳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宏治，遞爲修補，故板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余向在京師收得前後漢正統本，甚爲寶愛。後因旅囊空匱，欲商諸仲魚，慨以幾十金相易，而書魔故態，仍復固留，未予帶諸南歸，心甚怏怏。及歸而又爲一友人豪奪而去。頃仲魚得大德本漢書，間及前所欲易書，余無以應，因檢舊藏大德本《後漢書》贈之。此書書友攜來，余未知貴重，不過以幾金相易。而仲魚展閱之下頗得其佳處，作爲跋語表之，非特書之幸，亦余之幸也。向使藏諸篋笥，而以尋常本視之，書不且因余而轉晦哉！爰重跋數語，以著余過，以著仲魚之鑒賞云。蕘圃。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後漢書》，百二十卷。《後漢書》抄補，百二十卷。《後漢書》抄補，百二十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後漢書》百三十卷，題南宋范曄撰，唐太子賢注。明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琉、巡海副使柯喬校刊。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前有目錄一卷。梁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各本俱失刊，此本有之。（洪頤煊曰：《孔融傳》父宙，太山都尉。顧亭林、朱竹垞所見皆作「佃」。佃字公緒，別是一人，此本作宙，與漢碑合，足訂俗本之譌。）每葉廿四行，行廿二字。收藏有厲鶚朱文小連珠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本各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監本。閣本。殿本，後不復出。周采柯喬本。歐陽鐸本。汪文盛本。葛本。顧起元批評本一百卷。昭文張氏有北宋刊本。宋刊元修本、元刊本，共五部。《天一閣》有嘉靖丁酉廣東崇正書院本，《文瑞樓目》亦有明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兩《漢書》。許氏有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又有明陳祖苞刊本。蔣生沐有元大德刊前、後漢，又有歐陽鐸刊兩漢。吳勉學之子中珩刊《史記》。兩《漢書》，均白文無注。竹汀見周漪塘宋板《漢書》殘本三種，其一與黃蕘圃所得北宋本同，其一與吳槎客本同。其一中字密行，似《史記》蔡夢弼本，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卷首無班固、顏師古銜名。又一殘本，九行，行十六字，雖、愼字皆缺筆。又有不全《後漢書》，亦似北宋本，而多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本。列傳第八十卷末，有題記五行。史漢宋板，有九行，行十七字本，有八行，行十六字本。嘉定戊辰蔡琪純父刊，又有十行，十二行，十三行，十四行本。《總目》稱明方從哲官內閣時，竊謝承《後漢書》以出，匿不示人，遂致失傳。閻百詩云：陽曲張氏、傅氏、黃氏皆有，緣城破失去，此永樂中揚州刻本也，安知世不更有其書乎。按：芙蓉莊目有之，并有王隱晉書《東觀漢記》，恐不足信。〔續錄〕宋景祐刊本。牌漕司院本。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紹興大字本補志三十卷，九行，十六字，猶是宋代原裝。又藏元大德本，十行，二十一字，缺二十三卷，以他本補完。狀後有牌子，文曰：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有賴古堂藏書印。又藏劉元起本，十行，十八字，存列傳數十。又藏明嘉靖本，十行，二十二字，序後有嘉靖丁酉冬月廣東崇正書院重修牌子二行，即田汝成刻也。

列傳配入他刻五卷。正文齋見殘宋本，十行，十八九字不等，注二十四字，蓋即劉元起本也。又一本，十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闌外記篇名，卷尾有以監本校正數十字，即黃善夫刊本也。明正統覆宋本。金陵覆閣本。同文局本，竹簡齋本。福建重修注本。日本活字印元大德本。《東漢詳節》三十卷，宋呂祖謙撰，元刊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五《正史類・後漢書殘本十八卷（宋刊元修本）》 晉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劉昭注補。

《楹書隅錄》卷二 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十冊四函。先公得嘉定本班書後，嘗欲更得范書善本，以爲之偶而求之，數年不遇。咸豐辛亥始獲此本於吳門，亦南宋時刊。雖密行細字，視班書少異。而昔人所云紙潤墨香，秀雅古勁，展卷便有驚人之處者，則同一精絕。且嘉定本范書，志前刪去劉宣卿注補本序。每卷首仍題宣城章懷銜名，極爲何義門所詆，此本固無是也。義門謂初讀是書嫌其譌謬頗多，及觀劉氏刊誤，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予按：汪文盛、毛子晉各本其源俱出宋槧，而范書實遠不逮班，則義門之說良然。此本自明以來，歷經汲古、延令、傳是諸賢藏弆，圖記凡數十，其珍祕可見。俾爲班書彊對，洵稱雙拱璧矣。以卷前有季氏印者計之，原冊乃二十有八。延令宋版書目著錄《後漢書》二十六本，蓋傳寫偶誤耳，俟重裝時當如其舊更定之，同治甲子東郡楊紹和識（在卷末）。

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目錄後本記云：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鋟版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唐王叔邊謹咨，又武夷吳驥仲逸校正，題款一行。（按：義門校本中所記隆興二祀，麻沙劉仲立本，亦有此題款。）有「趙宋本」、「華亭朱氏珍藏」、「汲古閣印」、「汲古閣世寶」、「汲古閣毛姓祕翫」、「毛晉祕篋」、「子晉毛鳳苞印」、「子晉氏毛扆之印」、「斧季毛斧季收藏印」、「中吳毛斧季圖書記」、「毛氏藏書子孫永寶子孫世昌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旅谿季振宜印」、「蒼葦季滄葦氏圖書記」、「御史振宜之印」、「揚州季氏滄葦振宜之印」、「季振宜讀書御史之章」、「乾學徐健菴」、「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印」、「周氏藏書之印」、「周誥之印」、「伯雅私印」各印。又卷中每於字旁識以朱點，眉間鈐一印，印作兩重。上重眞書曰「古義」，下重篆書曰「七十三老生記」皆朱文。

又 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三十冊。昭文張氏《藏書志》載，有北宋刊《後漢書》云：字畫清朗，「桓」字、「構」字，俱不缺筆，板心有「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字。蓋北宋刊板元代補修之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即此本也。但此本尚有注宣德、正統者，自是印時在後，又經明代續修矣。海甯陳氏綴文中所跋《後漢書》亦即此本，特定爲元翻宋板，則偶未審耳。蓋自大德上溯元初，僅廿餘年，若出元刻不應已有補修也。【略】先大夫平生愛讀龍門班范之書，搜羅善本最多，而以四經四史齋所藏者爲甲。觀此本以紙墨校之，似當居乙。然視大德太平路所刊，實遠過之，明以來諸本無論已，可勿寶諸。同治紀元冬月，東郡楊紹和識（在漢書卷首）。

《藏書志》又云：卷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刊正」一條。後列「承奉郎守將作監丞直史館，賜緋魚袋，臣孫何承奉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魚袋，臣趙安仁」二行（原注下缺）。此本卷末數葉（《漢書》亦缺卷末數葉鈔補）並志第十至十九均舊鈔補。而標題行款殊不合，當據他刻錄入，故無此銜名矣。又《潛研堂集・跋後漢書》云，【略】是錢氏亦以此本爲北宋槧，因並記之，彥合（在末卷後）。

又 元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一百冊，十函。景祐校正《後漢書》狀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甯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一條，爲書賈裁去，行式與太平路所刊《漢書》同。有「金氏圖書」、「清白吏之子孫」兩印。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志，即彪之《續漢書志》昭注。《後漢書》以其無志，故取彪志補之，併爲之注也。（蔚宗，順陽人，寧之孫，泰之子也。元嘉中爲太子詹事，以謀逆伏誅。賢字明允，高宗子，上元初立爲皇太子，爲武后廢死，睿宗追謚曰章懷。彪字紹統，河內人，爲祕書丞。昭字宣卿，高唐人，爲剡令。）《四庫全書》著錄。案：《隋志》載蔚宗，《後漢書》九十七卷，宣卿注《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又紹統《續漢書》八十三卷。考《晉書》本傳稱：彪爲紀、志、傳，凡八十篇，篇即卷也。宣卿以其紀傳略而志詳，范書紀傳詳而無志，故取續志以合范書，并俱爲之注。故《隋志》著錄卷數增多于蔚宗原書也。至明允復命劉訥言、格稀元等注《漢書》紀傳（見《新唐志》），即用劉本，而改其注，于志仍用劉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考新、舊《唐志》俱載紹統書八十三卷，蔚宗書九十二卷，宣卿補注五十八卷，明允注一百卷。

卷數雖有參差，然兩書尚未合稱也。至《崇文》、《讀書志通考》始總而志之云。《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書錄解題》、《宋志》雖分《後漢書》九十卷，《後漢志》三十卷二目，而無《續漢志》之稱，則固與《崇文目》及晁、馬兩家同也。陳氏又謂《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蔚宗撰，益非是。然則併稱《後漢》當始于北宋合刊之本。《宋志》雖分載之，一仍陳氏之稱焉。案：《史通・補注篇》云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云云。其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宣卿，恐未必然。宣卿所注《續志》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則其紀傳注必佳，不過當時已有李注、劉注，遂遭廢去。《史通》所云，恐有袒護李注之意。自有李注之後，以致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并襲取舊注攘爲己有者矣。近有惠松厓《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即用劉注體例，以補李注之闕。倘有好事者取而合刊之。誠讀范書者之幸也。此本卷首題南祭酒黃（儒炳）、司業葉（燦）修，并有天啓癸亥二序。又有修刻名氏，載有小引，當屬嘉靖七年張（廷奇）等校刻而作。蓋此本即取嘉靖本而重修者。《續志》前有劉注補序，爲汲古閣本所不載，遂令讀者茫昧。孫退谷（承澤）、李厚庵（光地）皆以司馬志爲范書，由其不見是序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明嘉靖汪文盛刊本，朱竹君、劉燕庭藏書）》 劉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澂、傅汝舟。前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卷端上列帝紀第一，下列《後漢書》一志三十卷。前有梁劉昭補志序，行數、字數與前刻同。版心作後漢南北監本，注多刪削。此猶上祖景祐，下承大德，謬譌尚少。即如《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先」，他本俱脫一「先」字，此獨不脫。《孔融傳》父宙，與漢碑合，足徵是本之善。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印」、「東武鐙氏味經書屋藏書印」、「文正曾孫劉喜海印」、「燕庭」諸印。竹君名筠，字美叔，又號笥河，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歷官侍讀學士，左遷編修。味經書屋者，無錫秦文恭公藏書室也。公名蕙田，字樹峰，晚以味經爲號，乾隆丙辰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

又《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明人重刊元大德甯國路學本）》 范曄、唐章懷太子賢注。前列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目錄，後光武起，後漢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五年，十二帝后紀一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首行小名在上，中列范曄，次行唐章懷太子賢注。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與《前漢書》款式相同。《前漢》係翻太平路學本，此當翻自甯國路本也。按：甯國路本，有大德九年乙巳河南雲謙跋云：江東憲副伯都公語謙曰：「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則未也。今文移有司，董其役，庶幾有成。」謙應曰：「此盛舉也。」宛陵郡學分刊《後漢書》，自大德己巳孟夏刻梓，至仲冬書成，版計二千二百四十有奇，字計一百二十餘萬。郡侯謹齋夏公力贊其成。今此跋未見重刊，姑記此以見元刻之源流焉。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爲百年之閒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聞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三《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嘉定中蔡琪一經堂刊本）》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存紀第一下至第十下、志第四至第九、第二十三至第三十，傳第一至第四十八。

陸心源《宋本後漢書跋》（《儀顧堂集》卷一六） 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行款與《前漢書》同。今本有以注文儳入正文者，如宋本《郭泰傳》「奬拔士類皆如所鑒」句下，章懷注引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今本則以「初泰至南州」以下八十一字皆儳入正文。案：謝承書：初泰至南州以下乃承上文黃叔度而言，故於叔度但舉其字而於奉高則必竝舉其姓。范書於傳中竝不叙及叔度，則所謂叔度果誰氏之叔度邪？且范氏所謂奬拔士人，皆如所鑒者，明云著於篇末矣，左原以下諸人是也。中間入此八十餘言，語

意不屬，若非宋本僅存，讀者皆習焉不察矣。

《藝風藏書記》卷四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明正統刻本。版心每葉有「正統十年刊」五字。闕列傳第一至第五，鈔配。又《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明崇正書院刊本，題字、印章，與《漢書》同。又《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明汪文盛刊本。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有《范曄集》十五卷，錄一卷，亡。　范曄有《後漢書》見史部・正史類，馮氏《詩紀》輯存《樂游應詔詩》、《臨終詩》各一首。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范蔚宗曄《樂游應詔詩》、《後漢書・皇后紀論》、《二十八將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光武紀贊》。　嚴氏《全宋文編》范曄有集十五卷，本傳所載有《探時旨上言》一篇，作《彭城王義康與徐湛之書》一篇、《獄中與諸甥姪書》一篇和《香方序》一篇，《藝文類聚》又有《雙鶴詩序》；凡存五篇。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二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紀傳，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宋刊本，宋建安黃善夫刻本。（附李木齋記抄補葉一紙。）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黑線口，四周雙邊。板心魚尾下題後紀、後志、後傳幾，空二格題漢書幾，魚尾下題葉數。左欄外上方題紀、志、傳名。首卷標題「光武帝紀第一上」，空一格「范曄」，又空一格「後漢書一上」；次行低六格題「唐章懷太子」，空一格題「賢」字，又空一格題「注」字。以下各卷標題或同，惟無章懷注一行。目錄後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楷書木記二行。每卷末題校正若干字，或題以監本校正若干字，或題此卷謹將諸本參校改正若干字。玄、朗、弘、匡、恆、桓、貞、徵、戍、慎、敦、讓並缺筆。字體與劉元起刊《漢書》相似，而微展擴，紙色墨光則尤過之。前後無藏書家印記。　潘文勤師手跋曰：「門人楊協卿海源閣藏宋元本最富，余皆得見之。木齋太史所藏與之埒，余惜未之見也。光緒己丑（十五年），木齋舉第五名進士，以第二人及第出余門，始得見其所藏，此本其一；其《康成誡子書》中無『不』字，與舊說同，洵善本也。廉生亦有一本，與此本同。至黃氏、劉氏之敬室盡詳竹汀、蕘圃所著中，不備述。書之以識欣幸。光緒庚寅（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吳縣潘祖蔭觀並識。」

又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紀傳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元刊本，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明印本。（有抄配及缺葉）。　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卷末有缺。

又　《後漢書》一二〇卷，紀傳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明汪文盛刻本。（有抄配及缺葉。）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二十八字。每卷題「明汪文盛、高濬、傅汝舟校」。左耳上有篇名。

又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紀傳，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校本，明崇禎十六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過錄何焯批注並跋，卷一至九、卷十九至三十據宋本校。）

又　汲古閣刊本。舊人以朱筆、黃筆校閱。呂錄後錄宋本墨記五行云：「本宅依監本寫作小板大字，鼎新雕開，的無隻字舛訛，幸天下學士精鑒。隆興二祀冬至麻沙劉仲立咨」。　又《帝紀》卷一上末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一行。「康熙辛巳（四十年）夏六月，清苑行臺西序八柏軒。焯。」（在《帝紀》卷四末。）「康熙辛巳首夏，於召伯舟中閱完《續漢志》三十卷，毛氏《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舟行，又無從假他本互校，姑俟南歸再閱云。焯識。」「自二十三卷至此，癸巳（五十二年）冬日得北宋殘本校。」（右二跋在《輿服志》第三十末。）「初讀此書嫌其訛謬爲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嘉靖中，南京國子監開者注經刪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其舊本不差，此復滋謬之字略□□□□定云。康熙辛巳中秋後，題於保定行臺西序。焯。」（此跋在列傳第八十末。）

《藏園群書題記・紀傳類・宋刊後漢書殘本跋》　《後漢書》宋刊殘本，存帝紀五至十，列傳一至二十五，又四十、四十一，又四十五至六十，凡爲卷四十有九。【略】避宋諱至「慎」字止，然間有不避者。劉攽校注加小墨圈以隔別之，或記於每卷後。按：范書南宋建本有二：一爲嘉定蔡琪一經堂刊本，八行行十六字，陸氏皕宋樓、劉氏嘉業堂皆有之。一爲慶元劉之問本，十行十八字，即是本也。黃蕘圃有殘本，見於《百宋一廛賦注》。張金吾有殘本，見於《藏書志》。徐氏積學齋藏殘本，見《藝風堂書影》。余所目覩者，袁漱六舊藏，今歸德化李木齋師，中亦闕數卷，目錄後有木記二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與蕘圃所言合。此書雕鐫精美，字體方峭，紙墨明湛。建本之妍麗可喜，斷推此種與黃善夫刊《史記》正同，可見一時風氣。然校勘未精，差失時見，何小山至斥爲閩肆惡本。今就殿本郭、符、許列傳勘之。

如《郭太傳》注「鄭公業之名亦同焉」，「焉」不誤「也」；「輿服雜事」，「事」不誤「字」；「弟子以千數」，不誤「子弟」；「擾之不濁」，「擾」不作「撓」。《茅容傳》「既而以供其母」，「供」不誤「共」。《孟敏傳》「甑以破矣」，「以」不作「已」。《黃允傳》「允以此廢於時」，「時」不誤「世」。《符融傳》「風性高簡」，「風」不誤「夙」；注「既到官，融往相見」，不脫「既」字。《許劭傳》「操乃爲隙脅劭」，「爲」不作「伺」。此皆宋刻之佳者。然其訛謬可指者，如《庾乘傳》「由是學中以下爲貴」，「由」誤作「曰」。《符融傳》「但即土埋藏而已」，誤合「即」、「土」爲「聖」字。《許劭傳》「平輿人也」，誤作「千輿」。其最甚者，《郭太傳》末「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至「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本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大字，溷入正文。錢竹汀學其四失：一，謂蔚宗避其家諱，此傳前後皆稱林宗，不應忽而稱名；二，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三，叔度書字而不書姓；四，前云「名震京師」，此又云「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則其由注攙入顯然矣。又以下左原以下等十人皆因林宗附見，所謂「錄其章章，著之篇末」者也。故他本皆附傳末，此本乃提行別起，若附傳者然，尤失原書之旨。明嘉、萬以後本皆沿其誤不改。是皆疵纇之大者，何氏斥爲惡本，洵非過論。余既學其佳字著之於篇，而於違謬之甚者，亦不欲爲之曲諱。蓋是非自有定論，非可以意爲抑揚也。昔人謂范書難得佳本，以余所見衡之，北平館所藏紹興九行大字本實爲最勝，曾取汲古閣本勘誦一過。次則正統本，亦源出宋刊，多存舊式。若此本之寫刻精良，要自可喜。然讐勘未審，與蔡純父本同爲魯衛之政，徒取悅流俗之目而已。此書出福山王文敏公家，十年前文德堂韓大頭曾舉以相眎。當時喜其版刻精麗，亟欲收之，而苦於高價難償。旋以千五百金代友人王君購致之。近歲王君盡斥藏籍，此書歸於鄧君君翔。其後鄧氏又不能守，遂爲聚珍堂劉賈所得。庚午殘臘，劉賈爲債累所窘迫，欲貶値脫手，余乃以千二百金獲之。蓋經歷六年，流轉數姓，而卒入於篋藏，余於茲書殆有夙緣耶？按：此書士禮居藏二部，皆爲殘本。愛日精廬所藏亦祇二十八卷。此本所存尚得四十九卷，較黃氏固不及，而較張氏則已贏。藏園乙部多有舊刻，惟《范書》獨無古本，得此適彌其缺，良非偶然也。

又《元大德本後漢書跋》　《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光武及皇后紀分上、下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列傳凡八十，其中馮衍、郎顗、班彪、蔡邕、袁紹、儒林、文苑、方術各傳分上、下卷，故爲卷乃八十有八。）大德寧國路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明成化補刊則下記監生某人。每卷首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前錄景祐元年牒文，文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二行，蓋九路所刊，而所據乃景祐本也。各卷後列校正人名，有張桌、王鰲叟、王師道、胡大用、程紹慶、李荆安、張能官、（在張桌下，加一「孫」字，當爲桌之孫也。）李繼善諸人，其署名或一人、二人、三人不等，亦有題寧國學正某人者。每卷鈐「賴古堂藏書」印，知爲周櫟園舊藏。此本祇存九十七卷，別訪殘卷不獲，嗣於文友堂殘書中檢得《范書》數種，皆元、明舊刻，乃取宋元遞修本補入十三卷，嘉靖南監本補入十卷，雖樂昌之鏡未圓，而天孫之衣可補。從此展卷之餘，差免抱殘之憾矣。（宋刊元修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六字不等，黑口，單闌。間有「大德九年補刊」、「元統二年補刊」字，所補各卷爲列傳卷四、五，卷二十，卷三十一至三十四，卷五十九、六十，卷六十四下至六十七，凡十三卷。嘉靖南監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雙闌，版心上方有「嘉靖九年刊」字，所補各卷爲帝紀卷六、七，志卷三、四，卷八至十三，凡十卷。）昔何義門校《後漢書》，跋云：「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視之不如班書故也。」黃蕘圃亦言：「《後漢書》本宋刻，佳者不可多得，如建安劉元起敬室本，又有一大字本，（按：此即指蔡琪一經堂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吳槎客有十四卷，余亦藏有殘卷，義門至斥爲市賈之下劣者。）雖名爲宋，而實不及元明本，蓋以所從出異也。」余生平所見《范書》，以紹興大字本爲最善，此外則正統本、汪文盛本，亦稱佳刻，以正統本出於淳化本，汪刻出於湖北茶鹽司本，其根源爲古舊，訛謬亦較少也。此大德九年寧國儒學所刊，即世所稱九路本者。前列景祐元年余靖上言，知共源實出於景祐，然其流傳於世乃絕稀。觀錢泰吉記兩《漢書》校本，臚列北宋以迄成化，凡七八本，而獨未及見元刊。惟虞山瞿氏、海源閣楊氏目錄乃有之，德化李椒微師家有前、後《漢書》，余曾見之，頗爲完飭。此帙出周櫟園家，不審何時散佚，缺卷至二十有三，余取宋元遞修之本補得十三卷，喜其同出景祐也。其餘則姑以南監本充數，以竢異日訪尋焉。考陳仲魚校大德本，舉其可寶者五事。陸存齋校蜀刻殘本及蔡氏一經堂本，亦標列異文，可以糾正汲古訛奪者凡數十事。余以此本校汲古閣刻，其佳勝之處亦夥。撮其要者言之，如《鄧隲傳》論「況其後嗣乎」，其下不

脫「事具古史考」五字；《寇恂傳》論「于寇公而言之矣」，注文不脫「《論語》孔子之言」六字。《張純傳》「務於無爲」下，注文不脫「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十九字；「樂必崩」下，注文不脫「《論語》宰我之言也」八字；《廣陵思王荆傳》「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助」下，不脫「寧有量耶，若歸幷二國之衆，可衆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二十五字；《胡廣傳》「詢於芻蕘」下，不脫「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十五字，並注「叔向曰」云云二十字。（此節明嘉靖崇正書院本脫失。）至如孝和帝諱肇，不作「肇」字，《鄭玄傳》「師事京兆第五元先」，不脫「先」字。其零璣屑玉，殆難以更僕數矣。惟《郭太傳》末，「初泰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以注攙入正文；《康成傳》之「爲父母群弟所容」，誤加「不」字；《阜陵王延傳》之「扶樂」，仍誤「扶桑」；皆未能盡善，則其誤失自宋本已然，沿訛踵繆，正非一日，亦不必專爲元本咎矣。又按：此本卷前有儒學雲教授任內刊行兩行，卷末尚有雲謙跋，惜余此本已佚去，茲依《丁氏善本書志》補錄之。其文曰：「江東憲副伯都公語謙曰：『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則未也，今文移有司，董其役，庶幾有成。』謙應曰：『此盛舉也。』宛陵郡學分刊《後漢書》，自大德己巳孟夏刻梓，至仲冬書成，版計二千四百四十有奇，字計一百二十餘萬。郡侯謹齋夏公力贊其成。大德九年乙巳，河南雲謙跋。」據此可得刊書之源委，而董其役之雲教授，其名字、籍貫亦藉以傳焉。明代嘉靖時歐陽鐸在廣東刻范《書》，即依此本覆刻，行款正復相同，錢竹汀常許爲佳刻。學者若難致元刊，則得此亦足爲勘正之資，蓋此本乃景祐再傳之嫡嗣也。至日本舊時所刻大字本，雖亦稱翻雕元版，然行款已改，惟卷末僅存張桀、王鰲叟校正人姓名，不足重矣。乙亥五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識。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存志注補三十卷）　宋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前劉昭序，序後接本書。書衣藍牋或黃絹，簽題書法古勁，出宋元人筆。（內閣大庫佚書，余得之寶應劉啓瑞翰臣。）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　宋刊元修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刊工姓名。（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　宋王叔邊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至二十四字不等，線黑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後漢紀字。目錄後有木記，錄後：「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正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後隔三行題：「武夷吳驥仲逸校正」。鈐有汲古閣毛氏父子、季振宜、徐乾學、周良金諸家印記，又楊氏諸印。按：此海源閣楊氏四經四史之一，字體秀勁，與乾道蔡夢弼本《史記》相類，蓋閩本之最佳者，惜未能假校。（海源閣書，辛未二月十二日觀于天津鹽業銀行庫房。）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存本紀五至十，列傳一至二十五、四十、四十一、四十五至六十，凡四十九卷）　宋慶元間建安劉元起家塾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九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方間記字數。（亦有分記大小者。）上魚尾記後紀幾、後傳幾，下或接書漢書幾，蓋兼記大題也。每卷首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左闌外記篇名。避宋諱至愼字止。（間有不避者。）劉攽校注加小黑圈，或記於卷後。安帝紀後有「此卷謹將諸本參校，改正三十八字」兩行，皇后紀卷十上後有「以監本校正，正四十一字」一行。虞傳蓋藏傳後有：「此卷謹將高天祐校本比對，是正一百三十一字」二行。按：此書雕鐫精美，字體方峭，紙墨明湛，建本之妍麗可喜者。然校勘未精，差失時見，何小山至斥爲閩肆惡本。原王懿榮藏，庚午歲收得。（忠謨謹按：此書別有跋，收入《藏園羣書題記》初集卷一。）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存七十三卷）　宋嘉定元年戊辰蔡琪一經堂刊本，版匡高六寸九分，寬四寸三分，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左闌有耳記篇名。目錄後有牌子三行錄後：「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于一經堂將諸本校證並無一字訛舛建安蔡琪純父謹咨」，明吳寬、項篤壽舊藏，鈐有「叢書堂印」、「浙右項篤壽子長藏書」、「項篤壽印」、「項氏

子長」等印。按：陸心源跋謂蔡琪所刻尚有前漢書，吳兔床拜經樓藏有列傳十四卷，不能指爲何本，核其款式疑即蔡本也云云。吳氏藏列傳十四卷，今歸江南圖書館，余曾見之。嗣于吳門顧鶴逸（麐士）家得《十三王傳》、《司馬相如傳》兩冊，今儲雙鑑樓中，刻工勁峭，大字姸麗。然字句舛誤時所不免，以云精刻則可，未可云善本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宋刊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板心上記字數，（大若干，小若干。）下記刊工人名一二字不等，左闌外記篇名。版心刻工、字體均與前漢書同，亦白鷺洲書院刊本。首卷式如下：「光武帝紀第一上，范曄，後漢書一上。」鈐有「笠澤金氏安素堂書印」白文方印。（吳興劉承幹嘉業堂藏書，乙卯九月三日觀於滬上。）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殘存卷七十二下）宋黃善夫家塾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間有十九字者。）注雙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白口，四周雙闌，闌外有耳。尾葉有以監本校正數十字（壬子）。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注）》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記字數及刊工姓名，明補版有監生某姓名。各卷後有張稟、張鰲叟校正一行（或一人或三人不等，亦有銜名者。）缺卷如左，通缺二十三卷。本紀（六、七），列傳（四、五、廿、卅一至卅四、四九、五十、六四至六七），志（三、四、八至十三）。鈐有「賴古堂藏書印」。（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天津文運堂送閱。以一百一十元收得。）忠謨謹按：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羣書題記》續集卷一。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存帝紀四至九；列傳一至十一，廿九、卅，卅六至卅八，四七至四九，五二至五四，六四、六五、六九、七十上、七二至七六；志一至三，十五至二十，廿六至卅，共五二卷，十六冊。）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十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一字。各卷後有校正人名【略】。（甲戌十月二十一日劉翰臣交來，皮紙蝶裝。大庫物，後爲北京圖書館收之。）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印本殊清朗。（日本狩野直喜博士藏書，己巳十月二十日觀於西京。）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明正統八年至十一年間刊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七字不等，白口，（間有黑口。左右雙闌，間有四周雙闌者。）版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正統八年（或作十年、或作十一年。）刊，某人寫。本書首行題「帝紀第一上」，空一格題「范曄」二字，又空一格題「後漢書」。次行題「唐章懷太子賢注」。末卷後題「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刊正」。可知此本爲淳化本嫡子（余藏）。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明正統刊本（存目）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唐李賢撰），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明刊嘉靖十六年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十行二十二字。清何焯手校，有跋，題康熙辛卯保定行臺。志據北宋本校。（癸亥十月見於上海古書流通處。）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明嘉靖間汪文盛、高濬、傅汝舟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書名，中記帝紀幾。前後漢書序，次目錄。本書首行題「光武帝紀第一上」，下題「後漢書一」。次行題「南宋范曄譔、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濬、傅汝舟校」（余藏）。

又《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明崇禎十六年毛氏汲古閣刊本。錢孫保手校宋本。有跋及識語，摘錄如下：「壬寅歲，族孫遵王又得《後漢書年表》十卷，其書係紹興間人所爲，亦目所罕覯者。遵王篤好古書，今時人所無，亦頗有力能致之，其可尚也已。偶再閱此書，附記。」「癸卯三月廿七日燈下再用嘉定戊辰蔡琪純父刊本校，即有熊方年表者。」（均卷首）「用宋劉元起本一對過，時十一月初十，去前月又一月矣。」「九月用大字宋本一對。」「癸卯三月廿八日又用一宋本校過，未畢而止。」（均卷一上後）「辛丑十一月初十日再用宋本校讀。」（卷一下後）「廿九日。毛子晉邑中富人也，亂時曾有小德於予家，往年死，予不弔，是日葬於戈莊，因一往，稍全故舊之情。然子晉尚以財自豪，今諸子又不逮，將來毛恐

不昌矣，嗟乎，是晚俗謂之過除夜。」(四十二卷)「十一月十三日讀此本畢，約四日。句讀本文皆詳審無誤。是日頗疲。辛丑年」(卷十)「辛丑建子月哉生明後四日再草草閱一過。」「自十一月初十日更讀至壬寅正月廿八日始畢，中間多累，久而既之。」(卷九十)(上缺)「舊國故都望之暢然，況乎曾經其心目所寓焉者乎。此癸未之史記、甲申之後漢、戊子之漢書，久棄之如遺，而今歲更稍爲裝飾也。史記甲午復讀一部，是秋有室人之變，而吾二三子女之外遂無一故人，嗚呼，豈不悲哉。」「辛丑十一月初四日重閱，並用宋本對過。」(志一)「十五日，注未及閱，句讀尚有未安處。」(志十二)「辛丑年十二月十三日再用紅點閱既。」(志十二)「十五日燈下。西人春之首，而百姓窮愁不知其春也。總之西人之俶擾已甚。」(志廿三)【略】(余藏)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十卷(梁劉昭撰)》(存帝紀后紀十卷，志注補十卷)　清影寫北宋景祐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八字，黑口，左右雙闌。此與前漢書同裝，號爲汲古閣影宋寫本，諸跋見《前漢書》條。

又　《後漢書注九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三十卷(梁劉昭撰)》　日本寛永翻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九行十七字，黑口單闌。校序後有牌子二行，文曰：「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每卷後有「張㮚王鰲叟校正」一行(韓左泉送閱，丁巳)。

又　《後漢書注一百二十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注補梁劉昭撰)》　明萬曆二十四年北京國子監刊本，何義門(焯)校。(紀多批點，志全校，列傳但點過而已。)諸跋錄後：「自《律曆志》至此卷，康熙癸巳偶得北宋小字殘本，冬日燈下手校一過。版至精好，尤明小學。有『孝友之家』、『鳳來齋藏書印』，不知出於誰氏也。義門何焯記。」(此跋在卷十六後)「自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康熙丁酉祇役武英書局，偶見不全宋嘉定戊辰建安蔡琪(純)父一經堂開大字本，有叢書堂印，心以爲必佳，因從典掌者乞以校對，則舛誤可爲憤歎。又《律曆志》之前直刪去劉宣卿注，補本序每卷平列大字二行，云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竟不知諸志從宣公之請，乃取司馬紹統續漢書志補蔚宗之闕，章懷本但注紀傳，淳化所刊止於九十卷爾！其憒憒貽誤後人眞市賈之下劣者。識之以見宋本亦有不足據信如此，非敢爲訐激也。七月既望義門老民記。」(此跋在卷三十二後)「康熙癸未六月，侍八貝勒於南薰殿，架上有汪文盛刊本，因取以校此卷。汪本亦仍訛襲舛如前書《地理志》，亦憚於互勘，書無善本，豈非苟簡之過哉。」(此跋在卷三十三後)「丙申四月二十日申時自內直出，適大風吹端門牡壞，午門遙望洞開，異而志之。」(此條在卷二十六後)「庚子六月廿八日至七月二日，有繁億萬梗塞潞河，由天津入海，漕艘至不可行。坐糧廳具中牢鼓樂致祭，開閘送之，始不復見。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又如是。」(此條在卷二十七後)　按：細審此本亦後人過錄者，頗有誤字(癸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續漢書文，梁劉昭注。　南、北監本。　毛本。　殿本。　汪文盛本。　嘉靖丁酉廣東崇正書院本。　明吳勉學刊本。　明周采、周琉、柯喬等修汪文盛本，而刓去舊刊之名，卷首題以采等刊。漢書亦然，極可恨。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北宋刊後漢書注，紙瑩字朗，紙背有「濟道」二字朱印，桓、構俱不缺筆，板心有注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者，蓋北宋刊元修補本。每頁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刊正」二條，後列孫安何、趙安仁銜名二行，下缺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宋刊元修《後漢書》，款式與《前漢書》同，蓋同時刊板同時修補之本。　宋嘉定刊《後漢書》，每頁十六行，行十六字，注二十一字。百宋一廛賦注云，嘉定戊辰蔡祺純父所刊也。　宋刊《後漢書》，每頁二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注二十四字，劉元起刊本，百宋一廛著錄。　元大德刊《後漢書》，景祐校正狀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甯國路儒學教授任內刊」，此張氏五本也。　蘇城汪氏有宋刊殘本，存百六卷。　又有宋景祐刊本。牌漕司院本。　(補)北宋刊元修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有淳化五年校刊銜名。海虞瞿氏藏。　宋紹興初刊大字本，九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北京圖書館藏一帙，內閣大庫舊儲，已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翁克齋藏一帙，日本靜嘉堂文庫藏一帙。劉氏嘉業堂及余皆有殘本。　宋刊中字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海源閣遺書。　宋王叔邊刊本，十三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注雙行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目後有錢塘王叔邊刊書識語五行。此爲南宋初建本之精者，聊城楊氏海源閣四經四史齋所藏四史之一。日本亦有一帙。　宋慶元元年建安劉元起家塾刊

本，十行十八字，間有十九字者，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左闌外記篇名。目後有「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楷書二行。參校諸本目後有「慶元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問」識語。李木齋先生藏。余有殘本四十九卷。　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刊本，十行十八至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左闌外上方記篇名。目後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二行。李木齋先生藏一帙，日本上杉氏藏一帙。宋嘉定元年蔡琪一經堂刊本，八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四周雙闌，左闌外上方記篇名。目後有嘉定戊辰建安蔡琪純父刊書識語三行。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元初白鷺洲書院刊本，八行十六字，細黑口，四周雙闌，闌外左上記篇名。字體、刊工姓名與白鷺洲書院本《前漢書》同，而無牌記。劉承幹嘉業堂藏書。　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景祐狀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敎授任內刊」牌子。有明補版。余藏。劉啓瑞有大庫殘本日本狩野直喜藏一帙。　明正統八年至十一年刊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不等，間有黑口，白口，四周雙闌或左右雙闌。末卷有淳化五年重校刊正題識。袁滌菴藏。　明刊嘉靖十六年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闌。序後有「嘉靖丁酉冬月廣東崇正書院重修」牌子二行，即田汝成刻也。　明嘉靖汪文盛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闌外記篇名。首卷次行下於范曄、李賢名下標「明汪文盛、高濬、傅汝舟校」。　明嘉靖八至九年南京國子監本，十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細黑口，四周雙闌。卷首三四行有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校刊銜名。　明萬曆二十四年北京國子監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何焯校並跋。　明崇禎十六年毛氏汲古閣刊本，錢孫保校宋本並跋。余藏。　清初影寫北宋景祐刊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存十卷，與《前漢書》同篋，號爲汲古閣影宋本。白堅處見。　清同治八年金陵書局刊本。余據宋紹興刊大字本及慶元劉元起刊本校。　〔增〕《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國朝惠棟撰。嘉慶九年裕德堂刊。　〔增〕《後漢書疏證》十二冊。國朝沈欽韓撰。稿本。〔補〕清沈欽韓撰。手稿本，十二冊，郁松年宜稼堂舊藏。後爲莫友芝借去八冊，遂爲殘帙。見宜稼堂書目稿本。邵亭本書估陳韞山送閱，爲余收得。卷中朱墨爛然，闌內外批注殆滿，惜余無暇專治之。後爲陳韞山持去，售之上海。　〔補〕《後漢書疏證》三十卷。清沈欽韓撰。　清光緒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刊本。　〔補〕《後漢書集解》九十卷，《續志集解》三十卷。清王先謙撰。民國四年長沙王氏虛受堂刊本。

范廣淵 范　廣

《宋書》卷六〇《范泰傳》　（范泰）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坐曄事從誅。

又卷六九《范曄傳》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南史》卷三三《范曄傳》　（存目）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有撫軍諮議《范廣集》一卷，亡。

（范廣當作范廣淵，唐人避諱節去「淵」字。）

謝惠連

論　述

綜　論

鍾嶸《詩品》卷中《宋法曹參軍謝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

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

陳繹曾《文筌・詩譜》 約（一作「酌」）取險怪之中，而句句爲之。

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謝法曹集序》 謝方明是世法人，詞藻乃其所略，故家有兼金，棄爲躍冶。康樂絕世才，自顧少雙，忽得阿弟，種種韵秀，不覺傾倒；而名行又其所略，故情欵逾摯也。史謂惠連輕薄多尤悔，然希見其事實。獨有杜德靈一節，竟亦何至久錮。王僧達不以斷袖坑姪乎？不礙華眷又何也？六代於倫常不甚敦切，獨居大喪往往淒斷欲絕，以棘人而有《乘流遵渚》等詩，爲時流大垢耳。考其在大將軍府，有作長區惠恭能詩，爲借姓名以進仍白大將軍移賜給之，自其獎善一片熱心，意德靈亦有少才技，故暱之耶？大率惠連深情使氣，不耐檢押，與康樂之躬體高呼也，長瑜之劇言苦句遍嘲諸僚佐也，風格自符，恰好相收而成四友者也。康樂語方明曰：「阿連才悟若此。」「才悟」二字，足盡惠連，宜其每見輒得佳句。王介甫乃謂「池塘生春早」是借言王澤已竭，自懼得罪，托爲夢惠連所成，此眞夢中說夢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謝法曹集》 謝法曹集，文字頗少，惟《祭古冢文》簡而有意。曹子建伏軾而問髑髏，辭不逮也。《雪賦》雖名高麗，與希逸《月賦》，僅鴈序耳。詩則《秋懷》、《擣衣》二篇居最，詩品云：「康樂銳思，無以復加。」若《西陵遇風》則非敵矣。「乘流遵歸路」諸篇，一生坎壈所繇，今逸不存，豈自悔失言，先絕其傳哉。謝客四友，尤莫逆者，東海何長瑜，與從弟阿連。長瑜輕調僚佐，黜作流人，後殞暴風。阿連愛幸小吏，淪廢下位，命亦不長。蓋自康樂失志，知己寂寞，廷尉論刑，目爲反叛，一二輕厚，甯免輕薄之誚。連即才悟無雙，而榮華路絕，同時憔悴，亦物各以類乎。然芝蘭堦庭不爲父知，而賞音慕悅出於昆從，嘆張華之重生，惜海嶠之初別，小謝雖才，得兄益顯。莊、惠濠梁，鍾、牙流水，朋友間事，又烏足云。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 謝惠連眞悃不足，繁飾有餘，話多蕪穢，氣格亦厭厭頹落。

《南北朝詩話》（《永樂大典》卷八〇七）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營思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承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吾語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 康樂深，惠連秀。康樂奧，惠連細。《選》中如《擣衣》、《秋懷》等作，雖康樂不能加，使非蘭玉夙凋，未可量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秋胡行二首》 擢空單拈一段，而秋胡一案已只此決盡。一面紀事，一面起論，斷案不作兩截。謀篇之工，益使風神掩映。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法曹酷欲似兄，而才幅苦狹，角奧字句，殊乏微思，觀其本色，乃在流逸，《秋懷》、《擣衣》，是其自運之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謝法曹詩如秋空唳雁，風霜淒緊之中颯沓寒聲，偏能嘹亮。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三 小謝才思富捷，惜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雪賦》蓋其穉年之作，當時以高麗見奇。然麗則有之，高恐未也。知子莫若父，使非《秋懷》、《擣衣》膾炙人口，則靈運之咎方明，終屬欺人耳。

又卷五 小謝《秋懷》、《擣衣》擅名千古。大抵氣清調秀，理深意出，乃知作詩繁縟淺弱詭譎之病。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謝惠連詩如松林月過，偶聞樵音。

分　論

《豫章行》 徐煒《徐氏筆精》卷二《軒帆》：謝惠連詩「軒帆遡遙路」，軒帆，即車舟也。

《塘上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簡貴，唯簡斯貴也。只用「傾葉」二字寫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聲清澹永。

《猛虎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豪語不足豪色。如此篇章，不可令北人讀，渠蒜棗氣無下處，往往反笑人作蠻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興意深越，浩浩有古風。又，《補遺》卷二：法曹《猛虎行》、《緩聲歌》二篇，刻異作奇，「九嶷」、「三危」、「居峰」，爲公語，極新創。調亦古勁，不類宋人。

《前緩聲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樂府動人，尤在音響，故曼聲緩引，無取勁促，音響既永，鋪陳必盛，亦其勢然也。小謝別出清裁，務使淘汰，乃洗濯之餘，將有孤寒之病，雜之管弦，殊爲不類。然而奕奕標舉，短歌微吟，亦復關情不淺。遙想此士風流，當知緱嶺吹笙，月明人澹，而飄然欣賞，固不在洞庭張樂下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刻畫漢

人命意，殊有深慨。結語氣亦厚。

《三月三日曲水集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末四句語秀。

《泛南湖至石帆》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他人于此必狷，而小謝當之，但覺廣遠，人固不可以無度。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甚得疊字法，清出有態。

《西陵遇風獻康樂詩》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西陵》：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四章）謝惠連：「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連四韻句法皆相似，古詩正不當以此拘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五章，章八句，僅有四句佳。「積素惑原疇」，「惑」字佳。餘多譫諄。靈運答此詩殊勝也。 劉履《選詩補注》七：賦也。【略】其說已具靈運所答篇，此可見惠連綢繆懷戀之意。而章末直以宿處相告者，欲使兄知我今夕之所在，又自歎其離去之漸遠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四章）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一篇句法雷同，殊無變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寫淺意有致。 《古詩歸》卷一一：（二章）「眷眷」二句，譚元春批：「浮」字寫客心無著，用在第三字尤妙。「迴塘」句，鍾惺批：「隱」字寫去舟如見，然總讓《衛風》「泛泛其景」四字。（三章）「悲遙」二句，譚元春批：「但自弭」凄苦不可讀，再下「路長」一語遂覺索然。魏、晋以下之病坐此。「昨發」二句，譚元春批：以此作起語，不如以此作結語，覺含意不盡。此古人手筆高於後人處。 譚元春評：此詩五章是其第三章也，止此覺促，促節亦有妙處，不可以爲割裂，濫牧膚弱也。鍾惺評：惜羣是選詩一病。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惠連留別其兄，而自述塗中之苦，首言促塗已久，未忍即行。次言兄送林坰，不勝眷戀。中言朝馳長路，夕宿江湄，陡遇驚風，更苦積雪。終言爲風波所阻，而追念其兄，因思成疾，而惜無萱草以解之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嘉月》《注》：「陶，喜也。」按：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注：「及吉時也」。梁昭明《答湘東書》云：「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矚。」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懽茲嘉月，悅此時良。」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觀詩中「今宿浙江湄」句，乃是杭州之西陵，舊謂所居之西誤矣。（一章）只是欲行又止一意，八句之中，凡四反，使讀者不厭其複，足見筆力。（二章）康樂以父祖葬始寧，有故宅及墅，故移籍會稽。後謝方明爲會稽郡，康樂於方明所得見其子惠連，即康樂詩云「末年值令弟」也。此應是惠連有事如建康，故送之澄湖之陰也。澄湖應在會稽。「浮客」，留子字面，用得新絕。康樂贈惠連曰：「汀曲舟已隱」，惠連贈康樂云：「迴塘隱艫栰」，俱舟中望人之妙。（三章）浙江湄，即西陵，去浦陽一程。曰「昨日」者，宿浙江之昨日也，乃分袂澄湖之某日也。逐一紀報，見情之殷殷無已耳。（四章）正寫遇風，卻夾寫雨雪。凡舟行遇風苦，再加雨雪更苦矣。江南地暖，二月半天氣不當雪而雪者，零雨爲寒風所凝，正以形風之大耳。（五章）西瞻，建業也；東睇，會稽也。前進不得，後退不得，正寫出中間遇風苦情。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章）說事說情，使唐人爲之，一片婆媳氣矣。看他高貴。（二章）前四句近疏漫，卻以「悽留子言」四句渾遠語相承受，何等蘊藉。「回塘隱艫枻」，即景含情，古今妙語。唐人「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亦此意致，而喬野之氣撲人。（三章）含吐完平，居然一首古詩。（四章）平叙。（五章）沿洄情事而成數章，其制自小謝始，康樂和之，遂成一體。然小謝之作，因時比類，雖合爲一詩，而各斷其章，自成完奏，每于流行承受之際，雖相因不絕，抑恆禁其驚逸之勢，歸于幅里，則在繁如簡，可合而固可分也。後人祖此，不知紀極，行即無止，序事即不可言情，乃別立一番開合，累牘煩疲，令讀者情盡，而詞正未訖，則更于何處有詩邪？ 苟無法曹風度，且無及此，不猶工于藏拙乎？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五章是一首，《詩歸》刪去三章，至「今宿浙江湄」便止，無復情理。友夏以爲促節有妙處，謬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一章）來緒清遙。（二章）「迴塘」句，得送別眞境。（三章）迄邇而下，「悲遙」二句，宛轉多情。（四章）「浮氛」二句，調古景切。（五章）雅音徘徊，清婉可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耳。「今宿浙江湄」，入西陵。「屯雲蔽曾嶺」二句，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西瞻興遊歎」句，應趣途。「東睇起悽歌」句，應念離。「積憤成疢痾」句，「積」字收盡全篇欵曲。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屯雲蔽曾嶺」章，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又評「積憤成疢痾」句，「積」字，收盡全篇款曲。清便、流轉。五章層次一線，叙遇風特詳，起思兄之感。又邵長蘅

評：絕好發端，叙事安頓，起結自如，雖分章而實一首也。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感兄送別，而歷記其所送之地、餞酒之亭、分手之處，悽悽在心者，留子之言，眷眷不忘者。客心之蕩，于是送去，舟過迴塘而艫栰隱矣。再遠望而形容幷絕，別思何堪。此詩漸成五律詩，至靈運而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爲律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雅音徘徊，清婉可誦。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直書即事胸臆，無一字客辭裝飾，一往清綺；又步步留遲，眞味無窮，亦古今絕境也。（一章）起四句，故爲頓挫往復，以避輕便滑利順直無留步之病。「成裝」二句，還他中堅部位。「瞻塗」二句，以對句爲厚。此八句詩耳，而分明四層，各有疆部，章法精深如此。（二章）起四句爲一層。五、六句中堅。「迴塘」二句，換筆換意作收。（三章）承前篇，以起二句爲中堅。三、四折洗頓挫以束之。「行行」二句衍。「昨發」二句又換筆換氣，提起作收。（四章）此篇八句，句句著力正寫，而情景刻露，一一得畫意。默會靜思之，如人意中所欲出，筆力勁達。豈齊、梁以下，浮靡輕滑熟懦之可及哉。（五章）起四句跌宕頓挫。「西瞻」二句，中堅，衍叙。收句別出奇趣，情眞韻古。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謝康樂》題注引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雲璈按：《南史》本傳，初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始降公爲侯。沈書言襲封爲侯者，微誤。又，《西陵》：《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西陵在蕭山縣十二里。吳越改曰西興。又，《曹娥江卽浦陽》：「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宋施宿《嘉泰會稽志》云：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實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浦江，江之導源出此。是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爲錢清江。酈道元所謂「逕諸暨與洩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合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嵊縣出始寧，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爲曹娥江。道元所謂「東迴北轉，逕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爲賦，又自爲記，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竊謂當時曹娥江名未著，亦名浦陽。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法曹集選》：後三首有憂危之思。

《代古詩》《古詩歸》卷一一「裁爲」句，譚元春批：「親身」字，柔得妙。下句之妙，尤不止於柔。「著以」句，鍾惺批：深味此語，有一種幽貞處。「瀉洒」四句，譚元春批：太襲古人。然兩「誰能」下，不更着昵昵語，故爲善裁。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幾欲使人疑爲艷詩，必如此乃可不愧代古。古詩無不令淺人疑故也，統此一情耳。艷與非艷何別哉？然非不大有別，再取此詩吟繹之，自知。又，興賦比俱不立死法，觸著磕著總關至極，如春氣感人，空水鶯花，有何必然之序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章法斷斬，字句清峭，興象華妙，節短韻長，一往清綺，耐人尋味，惠連所長也。似勝劉公幹。此詩起句初讀似拙，然可見古人造句堅勁，可以藥庸俗輕便滑利之病。「連漪」四語寫景，句法雖俊逸而不入妙，鮑明遠多此等。「登陟」二句，語意深洽，杜公衍之，常出奇觀，則古人高詞，未易忽也。「即玩」二句，奇偉高古，筆力開退之。

《秋懷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蔡寬夫詩話》謂「晋、宋間詩人，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予謂唐初猶有此風，李延壽《南史・恩倖傳》有云：「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此亦可笑者也。於司馬相如長卿，取其達而不取其慢。於鄭均仲虞，取其乞骸告歸而受尚書祿，有白衣尚書之號，則所不取。意本自佳。「長卿慢」係押韻。「慢」字有來歷。嵇康《高士傳》：「讚曰：長卿慢世。」此《文選注》有益後學者如此。「金石終銷毁，丹青暫彫煥。」此十字極佳。「丹青」謂圖形。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妙麗處。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調響思逸，句句醒快。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竄定耳。【略】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一笑。　《古詩歸》卷一一「平生」句，鍾惺批：含吐不盡。「少小」句，譚元春批：二句倒說緣由，怨甚，訴甚。「如何」

句，譚元春批：「如何」字太不自聊。　譚元春評：細心一讀，始覺如此佳詩，有受板句累處。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靈運詩雖對偶，然一往生韻行乎其間。「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如此陋甚。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此惠連悲秋而述，所懷亦躭心翰墨，而無意於立功者也。言秋風蕭瑟，景物悽其。夷險難於預謀，倚伏昧於前算，雖好相如之達，而不苟同於慢世；雖悅鄭均之隱，而無取宦於白衣。惟從性之所便，日與賓朋觴咏以自適足矣。因嘆人老不再少年，功名終當銷歇，但期年少之樂，無貽白首之嗟，此吾所爲賦詩而聊以布躬親習慣之意也。《秋懷》一篇，劉坦之譏其智識淺狹，令不得與《擣衣》並傳。然而志於賦咏，自是文人之常，何必不以詞賦爲勛績哉。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串》：串，讀爲慣。《爾雅》：「串，習也。」向注：「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桓子野對孝武請一吹笛人云：「臣有一奴，善相便串。」梁簡文《妾薄命》云：「長嚬串翠眉。」徐興公謂：「美女顰眉，額痕成串也。」裴誠《南歌子》詞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惠連《秋懷》詩曰「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殊有慢世之致。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此詩蓋以中行自任也。長卿古狂之流，任達其心也，慢世其迹也。鄭生古狷之流，偃仰其心也，白衣宦其迹也，其達其偃，蓋出于性之自然。苟不知其心而徒傚其迹，則狂爲假狂，狷爲假狷矣。從性所玩，正是知古人心處，正是善學古人處。客至便飲酒，朋來便論文。遇高便登，遇水便陵。素位而行，正是從性所玩，以此爲達，乃是眞狂。以此爲偃，乃是眞狷，勉之又勉，精進不已，庶幾其中行乎。此正從孟子翻來。然孟子之時止有假中行，鄉人稱之曰愿，孔子以爲德之賊。後來又生出一種人假長卿之達以傲世，自號曰狂；假鄭生之偃，以巧宦自號曰狷，其爲賊德不下於鄉愿。惠連此論，又發孟子之所未發。其於古人曰心，于自已曰性。心有出入，惟古人能操。性有善而無惡，故曰從性。不曰從心，其於心性之理，可謂至微至精。惠連纔是眞正講學先生，莫作詩人看。又，《詩歸》謂末句可省，於文法非不捷，但不知古人作詩文一字不輕。律詩有限，不可輕下一字；古詩雖無限，亦不可輕贅一字，況十字乎？末句正應各字，卻又是與人爲善意。蓋尋常詩文，可以不示人，此詩之論則創矣。心則苦矣，不得不以示人。譬人同居一村，夜有盜窺伺，不惟自己該隄防，自當說與村人各各隄防。蓋當時晉人放誕之餘風未殄，欲以此詩閑之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變體》：謝惠連《秋憶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二事申作四句，詩家之變體也。老杜「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始爲精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夷險」一段，借古人事實，以抒己之議論，如此使事法方是運役如意。大奇。又，「頹魄」六句，凄楚。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氣清機密。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一往清綺而不乏眞味。「金石終消毀」至末，金石丹青，方爲憂患之媒，故寧無志而爲目前之適性。末云「聊用布親串」，正爲此籌之爛熟，欲親厚者味此苦言耳。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全用對偶成篇，爲永明先聲。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雖好相如之達而不同其慢，頗悅鄭均之偃仰而無取其爲白衣尙書，故下云「且從性所翫」也。串，音慣，讀作「穿」上聲者，非。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述懷以告親串之詩。前四，就居恆不樂，轉出況值秋晏。是虛含「懷」字，逆入「秋」字也。「皎皎」六句，寫秋夜之景，兩就形說，兩就聲說，動闔曖幔，拍到己身。「耿介」四句，正落「懷」字。多愁不寐，後事難期，即前所謂苦心也。「耿介」二字，正爲達偃對照。「雖好」六句，轉出破愁作用莫如達偃，卻援引古人，於中節取，煞到從性所玩，點清主意。「賓至」四句，約指達偃之事。賓至朋來，已爲親串伏根。後八，復推開說時不再來，功名難永，人當及時勉達偃之歡，無徒耿介以貽白首之歎。然後以作詩告友，爲通章總收。局陣展拓，而結構仍復謹嚴。法曹詩此爲壓卷。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一人兩用》：「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人兩用之以爲對。按：劉琨《重贈盧湛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如是。疑六朝人原有此格。然不特此也，古人文已有之，如《易林》隨之履云「申公顚倒，巫臣亂國。」《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獨行傳》「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宋書・恩倖傳序》：「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此類。後東坡《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倣之也。竊謂此等並非古人佳處，雖有之可不必學。

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三：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皆一人複見。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然。潘安仁《河陽縣》詩「修芒鬱岧嶤」，後一首又云「崇芒鬱嵯峨」，皆不以重見爲嫌。陸倕《石闕銘》：「縣書有附，委篋知歸。」李善

云：「縣書，則縣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案：此體漢已有之，《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起四句從「懷」入「秋」。「皎皎」四句，正寫秋。「寒商」四句，又從「秋」入「懷」。綺交脈注，芊綿不斷。「夷險」以下，正寫懷，而以「未知」二句頓束住。「賓至」四句，說遣此懷法。「頹魄」四句，申言所以當遣懷而不必常憂之故。收四句，蓋見時不我與，功名易歇，白首倏至，不如及時行樂。懷中商此至熟，故今以布告親串也。何義門云：「一往清綺，不乏眞味。」

《擣衣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此詩全在後面八句，尤佳則尾句也。似當作「寄衣」。以上八句，不過賦擣衣而已，無佳處。又前八句，則述秋夜之景，而斗半夜建者。「衡」，北斗中一星也。冬至日月起於牽牛，爲星紀，故曰「衡紀無淹度」。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此惠連詠美人擣衣之詩。言其感天運之速，時物之變，思念君子行役未歸，用戒衣裳，以爲禦寒之備。於是乘此月夕，招攜同侶，相與從事於碪杵，不憚用力，勤勞如此。及衣既成，將以寄遠，且謂腰帶寬窄，但以舊時尺寸爲則，不知今日肥瘦又爲何如。言念至此，則閨房懷遠之情切矣。唐子西以宣遠詩不工，而推惠連，與靈運、玄暉合爲三謝。鍾嶸評惠連才思富健，《秋懷》、《擣衣》，雖靈運無以加。而《文章正宗》亦專錄《秋懷》一篇而已。以愚觀之，惠連才氣不逮宣遠，《秋懷》一詩尤無足取。即其首云「平生無志意，殆將何以爲人。至如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則其智識淺狹而自棄可知。且謂「頹魄不再圓，傾曦無兩旦」，其失理又如此。竊恐學者尊所聞而忽所見，猶未免於顧惜，故附著其說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述景動植作兩層，明是唐律格。說情甚婉細，然古意不失，亦是對語，卻無安排痕迹。有聲有色，有味有態，眞是神來之調。　《古詩歸》卷一一「衡紀」三句鍾惺批：擣衣詩如何禁得此累重語。「君子」句，鍾惺批：以下始入情，此詩之拙，在景與情分爲兩截，不能作景中情語。「腰帶」二句譚元春批：千古擣衣妙詩，不能出二語範圍，覺一篇淺拙之氣頓洗。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寒螿》：劉坦之《補注》引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螿，水鳥也。」此解誤。按《風土記》：「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楊升菴謂「此蟬也，而分二：蟪蛄，朝蟬；寒螿，夜蟬也。」《方言》蟬，楚謂之蜩。（音調。）宋、衛之間，謂之蜩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蜩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蜋，音良。）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蜺。（齊人呼爲巨。蜺，音技。）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按《爾雅》云：「蝒馬者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麥蚻。（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蟲，音蠶藏之藏。）有文者，謂之蜻蜻。（即蚻也。《爾雅》云耳。）其雌蜻謂之疋。（祖一反。）大而黑者謂之蛾。（音棧）。黑而赤者謂之蜺。（音霓）。蜩蟧謂之蠦蜩。（江東呼爲蠦蟧。）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此諸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也。寒蜩，螿也，似小蟬而色青。蟭，音應。）余觀郭璞解云：「寒蜩，螿也。」亦可證。然謂寒蜩非瘖，考之陸佃《埤雅》云：「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蜩。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裁之縫之，始得成衣，當其擣之，猶未成乎衣者，題曰《擣衣》，爲其爲衣而擣之耳。故美人之情見乎緘篋之後，而作者已識于擣之之先。　首二句，泛言時光之速，將起「白露」云云，見衣之當擣，亦見別時之久，爲末後「今昔」二字作地步。「白露」四句，紀時。園菊、庭槐，無感之物；莎雞、寒螿，有知無情之物：俱爲寒氣所迫，然草木以葉爲衣，昆蟲以羽爲衣，故有取耳。擣衣必在月下，「宵月皓中閨」句，照出擣衣。先以「夕陰結空幕」陪說一句，正形出擣衣人之苦也。「美人」四句，說得雖太莊重，然見其人之正，造次以禮，益見其事之出于正、情之出於正也。「櫚櫚高」四句，寫「擣」字已畢，然而不肯住此者，待下文寫「衣」字耳。若竟住此，便是擣練詩，非擣衣詩矣。「紈素」四句，實寫衣。「盈篋」四句，方寫擣衣之情。細玩其語，「憐」、「妬」二意俱有。君之腰帶，疇昔如此，今其是耶？其是惟一。其非邪？其非有二。或過或減，其減邪，是君之念妾，亦如妾之念君也；其過耶，是君則忘妾也。總不可知我唯准疇昔而作，以明己心之無改而已。唐人擣衣詩，無此等起法，亦無此等序事，然于寫情數語，雖全唐人無數擣衣好詩，不能出其範圍。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惠連《擣衣》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妙在便住。又卷四：「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摧」，鍾云：「《擣衣》詩如何禁得此累重語。」是欲用大曆後裁製繩《選》體，眞不知有古法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前段景物凄肅，後段聲情流逸。結句作意新警，語復安雅不纖。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句句雅潔，摹寫盡致，尤妙于結

語，含味深長。《詠牛女詩》與此同工。一結不稱，故置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簪玉」、「鳴金」，無乃不類。結語托意高妙。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一結能作情語，不入纖靡。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謝惠連《搗衣詩》前數十句，皆無可觀。結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妙絕千古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擣衣，擣素而成衣，非擣已成之衣也。看題勿混。前八，以流光易逝意起，便即時物鋪叙秋景。「夕陰」十字，遞落閨夜，總爲擣衣發端。中八，正叙擣素，四句就其人說，四句就其事說，著色形容。後八，接寫成衣，方點出君子不歸，裁縫寄遠，珍重遲疑心事，言情婉約。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王逸注《楚詞》：「倚沼畦瀛兮遙望博。」楚人名池澤中爲「瀛」。《爾雅》：「江決出復入爲汜。」《毛詩》注：「『可與晤言。』晤，對也。」此「悟」字與晤同。惠連少年工詩文，此篇十六句之內十二句對偶新的，綺靡細潤。然言景不可以無情，必有「近矚窺幽蘊，遠視盪誼囂」及末句，乃成好詩。若靈運則又情多於景，而爲謝氏詩之冠。散氣勝偶句，叙情勝述景。能如是者，建安可近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首四句說「泛湖歸出樓中」六字已盡，于此即點「玩月」，便實而無味，此卻于月將出先寫待月，再相招同玩月之人也。「哀鴻」二句，待月之情也。若曰「鳴沙渚」者其「哀鴻」耶，「響山椒」者其「悲猿」耶？俄而月出映江矣，月與風宜，適有出谷之飈，則月不孤。「幕岫」者氣也，月映之斐斐然。「盈條」者露也，月映之泫泫然。故近玩條上之月，幽蘊自祛，遠望岫上之月，誼囂自盪。「晤言」，即前駢筵並坐之客，與之晤言則玩月之人不孤，而月益宜玩矣。所以從月出至日落時不知疲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極凈極，居恆對此，覺謝朓、王融喧薄之氣逼人，必不使晉、宋詩人與齊、梁同稱「六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甚得疊字法，清出有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曲折層次，曲盡「玩」字之妙。首聯泛湖，次聯樓中，「哀鴻」一聯藏下「風」字。「斐斐」一聯藏下「從夕至朝」。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 吳曾《復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楚漢魏六朝上》引）：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世人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本出《齊諧記》，謂爲桂陽城武丁之言，無是理也。神仙荒唐，予尚未信，況又出於一夫之口？誣蔑星象，虛無妄誕。曰此仙者之說，而世人信之，殊可憫也。且星之爲物，固有飛孛流彗之異。此徒見有織女之女字，遂造夫婦靈配、夜渡天河等事以欺愚俗，豈不哀哉。惠連詩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爲詩宗所稱。《文選注》：「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亦注得好。他不過體貼敷衍耳，無議論斷。此事善乎少陵之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出河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是也。然猶云「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似不爲之全無是理者。此少陵力爲辨析，謂假使有此精靈倏合，何必於秋之七夕耶？所以力闢之，而非以爲有也。自「祈請走兒童」以至「日出甘所終」，既哂夫因節乞巧者之愚。自「嗟汝未嫁女」以至「丈夫多英雄」，又所以訓夫臣之於君，猶婦之于夫，未有私會苟合而可久者。此少陵詩所以獨步也。然則牛、女之說，誨淫之薄俗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此是最有名詩，然叙亦覺拙，未入妙品。又，四景語（其）〔甚〕勻凈有致。又，四句皆對句弱。又，「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兩語雖傷巧。然有骨力，不稚不俗。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縟語太繁，生韻絕少，卻似晉人流弊。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四：七月七日夜詠牛女，非詠七夕，併非七夕詠牛女也。七夕者，紀節也，不專詠乎牛女者也。七夕詠牛女者，因節而詠牛女，專指乎一夜之事者也。此繫夜於日，繫日於月。大書曰七月七日夜；則凡一年十二月，止此一月；月三十日，止此一日；日一晝一夜，止此一夜見離多歡少，喻君臣聚會之難也。「落日」句，寫七日夜。「團團」句，寫七月。「蹀足」句，寫詠。「雲漢」以下至「遙心」句，寫牛女，分作兩段。自「雲漢」句至「昔離」句，是從今夜逆寫到去年此夜；「今聚」句至「遙心」句，是從今夜預寫到明年此夜，獨將現今一夜丟在中間不寫。余嘗有《過賈誼宅》詩云：「宣室召來纔夜半，長沙謫去幾年餘」，即用此意也。末「沈吟」二句，又重寫詠。重寫詠者，見其感之深也。又，織女之星，何由而得名也？秋月當織作之始，此星昏中最大而易識，故取之以爲戒也。何爲祀織女于秋夕？蓋古人神道設教，亦猶春月將蠶之始，必祀原蠶也。但祀原蠶見於正典，后夫人之禮祀織女成於風俗，乃閨中小兒女子之事也。曷爲并及牽牛？然非牽牛，乃河鼓也。蓋織女雖逼河岸，當昏中之時，相與夾岸而立者，惟河

鼓之三星，亦大而易識，故併指之，使人不惑夫與織女並祀。既是河鼓，何不直稱，而易其名爲牽牛也？按：牽牛本二十八宿之一，居北方，距織女最遠，不相隸屬。河鼓雖逼近織女，自取桴鼓將軍之義，卻與織女事不相連，名不相類。古人被以牽牛之目，頗有深意，原非傳訛。蓋牽牛居北方，爲冬日之宿，取肇牽牛車遠服賈之義以爲名，以見農事之已畢也。河鼓，秋月昏中亦有牽牛載禾之義，故遂以牽牛名之與織女並祀。耕事將畢，織事伊始，合乎《豳風》、《月令》之義，此亦事之相連者也。又，《天官書》織女天之貴女，婺女天之賤女。牽牛與婺女，異經同緯，一前一後；河鼓與織女，異緯同經。一南一北。婺女與牽牛既爲同類之名，何妨易河鼓爲牽牛，以就織女之類名。況河鼓一名黃姑，原爲同類之名哉。且天文星座，牙錯取像，在人所用。星經所載，一星兩用甚多。在占驗自名河鼓，授時者何妨混呼牽牛也。牛女之本末如此。其得入於詩者，自《三百篇》始。其云：「跂彼織女，睆彼牽牛。」不過借此星名以刺有名無實之義，初未嘗說得活現。有情只與南箕北斗一例，即牽牛亦仍是北宿之名。後來詩人只因織女偏有此七夕一段故事，又出於小兒女子閨中，貪其饒有風致，所以把織女強作一「烏有先生」，又將錯就錯，把河鼓當是牽牛，一併強來陪卻織女作一「無是公」，以抒其憤鬱之思。《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一首乃嚆矢已。其寫牛女，不止有情，且有至情。然亦止是正正經經本《毛詩》「七襄」之語，略略點得活動耳，尚未有許多態出。至陸機擬詩，卻添了一迴一顧許多態來，然尚未至渡河也。惠連作此，公然渡河矣。然尚未節外生枝，訛爲乘槎犯斗之說，如宋之問《明河篇》云云也。然其說類出於方士之流，云七夕渡河即祀神之緒論，托名於僊人武丁乘槎犯斗，寓作丹之術托名於博望侯張騫。因其文字詭奇，遂傳於世。作者取以入詩，只爲前人此題已備，欲別尋出脫。其實愈趨愈下耳。何也？古詩詠織女不出機中，便占了第一地步。陸詩致有多態，尚未有濡足褰裳之醜。謝詩公然渡河，便是自炫。宋《明河篇》，且強要之矣。然謝詩雖云渡河，卻于此夕之事寫得甚略。而只此夕之前之後虛寫愁思，差免出醜。凡余所論《選》中牽牛織女之詩，皆屬正論。然非其本論。古人所傳織女渡河，及劉晨乘采藥、張騫乘槎等稗說，率皆漢世丹家之寓言也。蓋丹家安爐定鼎，法象天行。天行有順有逆，逆而右行者七政列宿之天也，萬物資之以生。順而左者，宗動之天也，萬物賴之以存。丹家之道逆取順守，故先取法於逆，但五緯錯順，難爲典要。故獨取夫懸象著明之日月。月之右行，二十九日有奇。行天一周，合朔之三日，是一月金生之候也。日之右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行天一周，秋之七日，是一年金生之候也。當斯夕也，北方之牽牛當中，而加乎午位。天河絡黃道而斜迤乎東西，織女居河之北渚，以望牽牛，河鼓三星建旂執桴而介乎牽年織女之中。夫織女者，姹女也；牽牛者，嬰兒也。河鼓一名黃姑，即黃婆也，是爲中斗，此時居天頂之中。而南、北、東、西四斗，皆隨中斗而環立乎地平之上，所謂羅網四張，織女無所逃，遂爲河鼓所拘，而畢意於牽牛矣。此參同契》一書皆取象日月。而亂詞一篇，又取象於列宿之天也。甲午七夕，偶感牛女之事，口占一絕云：「休將河鼓當牽牛，河鼓原來是蹇修。撮得兩人相會後，卻關織女在河洲。」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迴秀。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不爲高格，後半尤穢褻。

《離合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各字。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念字。「思」字中離去，「山」字用想殊曲。

《詩》〈夕坐苦多慮〉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音響自古，而規橅結束，全乎絕句矣。後二句引伸前二句，若合若離，唐人用此，即爲大家。

《代悲歌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康樂波折，極爲紆回，法曹入手便轉，而心期相賞，依爲同調神明既肖，不事琴瑟之專一也。後來三蘇、二王、元、白、皮、陸、何、李、鍾、譚倡和齊聲，古道泯矣。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法曹集選》：《樂府》作惠連，鮑照集亦載此。

《雪賦》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豈鮮輝于陽春》：《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于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于陽春也。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惠連十歲能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其賦假託漢時梁王、鄒、枚、相如而設爲賓主之辭以起賦端。蓋梁王好賦，鄒陽、枚叟，當孝王時皆以善詞賦，客游於梁故假託焉。又，賦也。二歌及亂，涉風比興義，意味近古。二歌倣《招魂》語意，亂辭別爲一體，又騷之變者。且歌者詩人所賦之妙，實以其情，非辭能盡。故形於聲而爲歌。《雪》、《月》二賦，篇末之歌猶是發乎情本義。若《枯樹賦》簇事爲歌，何情之可歌哉。此賦中間

極精麗，後人詠雪皆脫胎焉。蓋琢句練字，抽畫細膩，自是晉、宋間所長，其源亦自荀卿雲蠶諸賦來。　楊愼《丹鉛餘錄》卷一〇：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六引）：　描寫處俱着迹，乏傳神之致。未是高手。又「瞻山」一段，太實，太拙，有何趣味。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謝惠連嘗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其文曰：「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盼隰則萬項同縞，瞻山則千岩俱白。」說者謂與謝莊《月賦》爲一時勁敵。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盈尺》：　（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呂向注：「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徵。」按：《左傳》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唐朱灣《雪詩》：「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亦用謝賦意耳。　又，《瓊樹》：（《詩話類編》曰：「瓊，赤玉也。」謝惠連《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　李義山詩：「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麈史》亦言《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若非燖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蹏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余觀楊升菴引《詩》，「尚之以『瓊華』，尚之以『瓊英』，尚之以『瓊黃』。」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又觀《天中記》云：《詩》「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疏言：「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之名也。」陳張正見詩：「睢陽生玉樹，雲夢起瓊田。」隋王衡詩：「璧臺如始搆，瓊樹似新栽。」據此，則瓊訓赤者，非是。而謝賦與諸詩，自有所出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北戶墐扉」句，北戶謂日南。「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句，二句括盡。「鄒陽聞之」至「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句，少變。不欲其直也。「歌卒」至「起而爲亂」句，又變。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三引何焯評：　合觀全局，以梁王起，以相如承，以鄒生轉，以枚叟結。就相如一大段言之，以雪之名義起，以雪之緣始，承以雪之形狀，轉以雪之感興結。鄒、枚二段，又以感人處申言之耳。又，邵長蘅評：《雪》、《月》等賦秀色可餐，脫盡前人濃重之氣，另成一格。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三九：　假托古詞人，亦賦家取致法。以鄒枚陪司馬，亦伏案。「爲寡人賦之」，以上是賦引。「相如於是避席而起」，入正文。先囫圇提唱，下乃次第梳櫛。第一層，從醞釀雪勢說入。第二層，細摹其狀，自初下而大下，句句以色藏形。第三層，從凝積後形容，就勢總括停頓。第四層，敘到玩賞語，對景縈情。「鄒陽聞之」，應轉鄒枚作竟局波瀾。兩歌相遞而下，亦即從賞玩節脫出，恰到雪消止。亂，純作贊體。語似通而不界，而趣實超脫。又，賦之最近情近時者。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六：《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李調元《賦話》卷八引《偶雋》：　謝惠連常爲《雪賦》，【略】說者謂與謝莊《月賦》爲一時勁敵。按：《雪賦》首四句「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已開《阿房》發端。　桂馥《札樸》卷六《雪賦》：　漁洋山人論詠雪詩，極推羊孚「傾耳無希聲，在物皓已絜。」馥謂謝惠連賦「素因遇立汙隨染成」，更有言外之指。　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搗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祭古冢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　即事寫來，調響而語俊，句句醒快，眞是妙作。　林雲銘《古文析義》卷一〇：　古冢與己無涉，況不知其名字世代，有何關情，最難落筆，但念以作城掘塹之故，致毀。古人兆域，則毀之自我，安得不謀所以全之者，是不關情之關情。改埋致祭，皆誼不容辭矣。前段敘事處，逐一摹寫，逼肖入神。祭文中將世代名字不可考處，痛爲洗發。憑弔欷歔，餘音動人。且行文整雅工練，字字作金石聲。謝康樂「池塘春草」之夢，遂得佳句。果然名下無虛。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合葬非古」四句，他人意所不到處，所謂波瀾老成也。　《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　文有蕭澹之致。

傳記

《宋書》卷五三《謝惠連傳》（元嘉）十年，卒，時年二十七。

《南史》卷一九《謝惠連傳》（謝方明）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二〕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

紀事

謝靈運《答范光祿書》（《廣弘明集》卷一五）　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宋書》卷一九《謝靈運傳》（存目）

又卷五一《長沙景王道憐傳》　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略】義融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略】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

《陳書》卷三二《孝行傳・謝貞》　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

《齊諧記》（《文選》卷三〇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李善注引）　桂楊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謝惠連集》五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謝惠連集》，五卷，宋謝惠連，方明子也。元嘉七年，爲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爲《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通志・藝文略七》　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謝惠連集》，一卷，宋司徒參軍謝惠連撰。本集五卷，今惟詩二十四首。惠連得名早，輕薄多尤累，故仕不顯，死時財（三）〔二〕十七歲。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謝惠連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謝惠連集》五卷。

《秘閣書目・文集》《謝惠連集》。

《百川書志》卷一四　《謝惠連詩選》，唐子西梓凡五首。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惠連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惠連集》六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謝惠連集》五卷，又詩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謝惠連集》一冊，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謝惠連集》。

《楝亭書目》卷四　《謝法曹集》，宋謝惠連撰，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謝惠連集》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謝惠連集一卷（鈔本）》　宋謝惠連撰。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謝惠連集一卷(明仿宋本)》 宋謝惠連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四、五言詩二十九篇，凡三十六首。 張氏《百三家》輯本序錄曰：【略】凡賦、贊、箴、連珠、祭文、樂府詩，合四十七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謝惠連《雪賦》、《泛湖玩月詩》、《秋懷詩》、《西陵遇風詩》、《詠牛女詩》、《擣衣詩》、《祭古冢文》。 嚴氏《全宋文編》謝惠連有集六卷。《文選》、《類聚》有《雪賦》等五篇，《雪贊》等六篇，《連珠》、《目箴》、《口箴》、《祭禹廟文》、《祭周居士文》、《祭古冢文》綜凡一十七篇，又《文編》卷首叙錄曰：《謝惠連集》一卷(明刻本)。石門顧脩《集刻書目》：《謝惠連集》一卷，明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

藝 文

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文選》卷二五)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峰。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欵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祗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又《答謝惠連詩》(《藝文類聚》卷二九) 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江淹《雜詩三十首·謝法曹贈別(惠連)》(《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別？ 芳塵未歇席，涕淚猶在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 汎濫北湖遊，苕亭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慚仲路諾。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殷勤，祗足攪懷人。今行嶠嵊外，銜思至海濱。 觀子杳未儁，欵睇在何辰？ 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謝法曹惠連贈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積雲曖平津，暮色黯前渡。弭棹風雪中，回望赤亭樹。寒流澹無滋，雲峰駭積素。居人方處室，行子在中路。中路感雞鳴，前遊系哲兄。南樓遠鴻去，北渚層陰生。明信不殊軌，雅唱有同聲。幽蘭密芳契，孤筠託別情。別情心所戀，懷思不能見。飲餞憶坰林，野館事佳讌。長語聲悽悽，遙悲心眷眷。往者同室廬，今茲異鄉縣。鄉縣亦非遙，澄瀛泛泬寥。浮氛晦凄景，飛流誦急飈。艤舟面曲汜，停艫待迴潮。臨津未遑濟，款睇心悁勞。悁勞結懷思，良覿知難期。同心寄雜佩，歧途愴素絲。東瞻復西睇，日暮欲安之。明發更何所，非復浙江湄。

劉義隆 宋文帝

論 述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六《遺誤》 宋祖《詔羣臣》詩「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略】」《滑臺詩》「逆虜亂疆埸，邊將嬰寇仇。【略】」此詩絕似魏文。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宋文帝《滑臺》、《北伐詩》，體甚宏鬯，《登景陽樓》，整麗，疑非全篇。

《元嘉七年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皇甫汸以《北伐》、《滑臺》二詩絕似魏文。子桓流麗，那便可及。正以質暢近魏調耳。

《北伐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緩中自有生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恢恢乎有王者之氣。「不覩」二句，有姿。「一麾同文軌」竟住亦老，而「時乎」八句更流暢。「方欲」二句意曲，言本欲興師蕩平，

矧彼又擾邊，不得不問罪也。

《登景陽樓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體製儉甚，儉斯淨矣。

傳記

《宋書》卷五《文帝本紀》（存目）

《南史》卷二《宋文帝紀》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略】博涉經史，善隸書。【略】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略】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略】（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略】（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絕屬籍。【略】（二十七年三月）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略】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于魏。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略】（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搆逆，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爲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篰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篰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紀事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　太祖踐阼，便有志北略。（元嘉）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掎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託跋）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凈，河冰合，自更取之。」【略】彥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沖爲督司、雍、幷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爲虜所沒。【略】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埸，邊將嬰寇仇。【略】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

又　（元嘉二十三年託跋燾）又寇兗、青、冀三州，遂及淸東，殺略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纏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干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淸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略】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裴子野《宋略》《文選》卷四六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南史》卷一五《檀道濟傳》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

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略】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又卷一六《王玄謨傳》 元嘉中，（玄謨）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張敦頤《六朝事迹類編》卷上 （存目）

納蘭性德《淥竹亭雜識二》（《通志堂集》卷一六）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却不可同年而語。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宋文帝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文帝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文帝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帝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略】馮氏《詩紀》輯存《登景陽樓詩》、《北伐詩》各一篇。嚴氏《全宋文編》文帝有集十卷。今存詔、手勅、策命、書答、《誥讓太子劭》凡一百十五篇，編爲三卷。

藝文

傅亮《奉迎大駕道路賦詩》（《宋詩》卷一） （存目）

顏延之《應詔讌曲水作詩》、《應詔觀北湖田收詩》、《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詩》（《文選》卷二〇） （存目）

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六）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雜録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宋文帝神道碑》 《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略】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蓋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劭所弒，初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曰長寧陵也。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荀昶

《宋書》卷六〇《荀昶傳》 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

初，以文義至中書郎。

《南史》卷三三《荀昶傳》（存目）

《隋書・經籍志四》 宋中書郎《荀昶集》十四卷。（梁十五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荀昶集》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荀昶集》十四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書郎《荀昶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擬相逢狹路間》、《擬青青河畔草》各一首。

荀雍

《臨川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倘亦秋風尊鱸之思耶？何其用意之雅遠也。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

《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 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略】(何)長瑜才亞惠連，雍、(羊)璿之不及也。

《隋書・經籍志四》 宋員外郎《荀雍集》二卷。（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荀雍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荀雍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員外郎《荀雍集》二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臨川亭詩》一首。

袁淑

論述

綜論

《宋書》卷七〇《袁淑傳論》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吝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鍾嶸《詩品》卷中《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存目）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袁忠憲集》 史載袁氏世多忠烈，若陽源死於元凶，名爲風霜松筠，不虛也。或責彼既志不從亂，曷不疾驅告變，出君險阨。然事發倉猝，身閉宮省，翹首君門，叫呼莫屬。儒者雍容，亦莫可如何耳。陽源誹諧集，文皆調笑，其於藝苑，亦博簺之類也。禦虜議世譏其誕，然文采遒艷，才辯鮮及，即不得爲儀秦縱橫，方諸燕然勒銘，廣成作頌，意似欲無多讓。詩章雖寡，其摹古之篇，風氣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顏、謝未必能出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劉湛貴盛，未輕褻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袁淑》 太尉詩倣子建，一種豪俠之氣，顧盼生姿。其風骨不減建安，在宋、齊之交，尤爲難得。

羅惇衍《袁淑》（《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力折豺聲夜繞牀，登車辭謝節逾剛。直言難使容天地，烈操眞堪比雪霜。虜報南侵陳捍禦，臣從北伐獻

禎祥。時人莫漫嘲誇誕，寫向丹青染翰光。

分論

《效曹子建白馬篇》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舉世多尚游俠，而不知其非君子之道，陽源此詩蓋刺之也。言長安天下樞要，賢才所聚，而游俠之士意氣豪盛，自遠而來，從者甚衆，貴戚侯門莫不招聘，而羣公又數相稱薦，於是交歡留宴，殆無虛日。一旦許人，以赴急難，則奮身勇往，雖死不顧，其心專欲圖遂久遠聲名，而一時議論是非不復計校。觀夫嗟此，「但營」等字則黜之之意深矣。篇末復言俠烈之人甚有聲聞，如此且自古知其爲然，已非一日，則其感嘆世道之非，意在言外，所宜詳味也。題云《效曹子建》，今考子建《白馬篇》未免狃於俗習，而以游俠爲賢。又如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至以俠客自居，然則陽源所見，殆有卓然度越諸子者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閎壯而腴密，兼有文質。然與陳思作却不似，要只是賦白馬題耳。又，起兩語風度豪宕，總包一篇。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詩盛稱游俠，而實陰刺之，亦傷世道之日非也。言秦地爲天下之樞，賢才所聚。一時游俠之士從外郡徙入關中，意氣豪盛，權貴推揚，於是交歡留宴，殆無虛日。一朝許人以赴難，決不肯臨難而棄捐。據其慷慨而出，似欲務爲遠大之圖者，而但營身意之愜適，不校目前之是非，則其俠烈亦何用哉。然而古來游俠之聲聞猶皎皎在人耳目，則感歎世道之意自隱然言外。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太尉主意，不是作樂府《白馬篇》，要倣曹子建樂府。 閎壯而腴密，兼有文質，却與陳思作不甚似，然其亞也。陳思作只說得一個少年，獨繭抽絲。此却聚得許多少年，衆毛攢氊，全於離合中取態致。蓋言秦地多遊俠之士，且形勢地足以容天下士，故荆魏客從之，而壯士少年皆聞風而來，與之交歡，宴飲結要而去。此以務遠作結，歸之於大陳思以赴難作結，歸之於正差相當。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詩藪》稱此詩大有建安風骨，但以其單行直致耳。不知此詩定高于曹植數倍，往往長行處俱有不盡之意。俗所謂「建安風骨」者，如鱔蛇穿堤堰，傾水長流，不涸不止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中鮮警句，如「肯事郡邑權」、「群公亟爲言」，古來共知，然押韻俱語弱，不足取。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音節悲壯，近太沖。

《效古詩》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而比也。【略】按：《宋書》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適文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傾宰輔（殷景仁），誣殺功臣（檀道濟），將謂大業終歸義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志，故託爲邊塞征役之士，以賦是詩。其言邊地曠遠，嚴風四起者，以比朝廷內外莫非陰謀之交通也。寒煖失節，霜雨異同者，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生殺由己也。夕寐北河，而夢還宮闕者，以喻己處此背亂之朝，既無可奈，則惟一念忠誠不忘於君而已。然又嘆於此勤役未已，而壯年空爲之失，因思古人已有遭時艱難，乃以蓬之飄轉者自況，今我身親歷之，然後知其所以悲者，爲不虛矣。愚觀宋之詩人，能以憂國爲心者，惟陽源一人而已，故其詞氣髣髴類陶靖節云。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視前首，骨力較遒勁，而典腴不及。前類士衡，此類太沖。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按：《宋書》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適文帝寢疾，積年不愈。而義康專秉朝權，勢傾遠近，又兼劉湛之徒，阿意推崇，相與謀傾宰輔，誣殺功臣，將謂大業終歸義康，不復存君臣之禮。陽源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志，故託爲征役者之辭，言邊地嚴風四起，以喻中外之陰謀；交通殊方，寒煖非時，以喻義康之威權不測；身在河北，而夢還宮闕，以喻己處此亂邦，無可奈何，惟有一念之忠誠對君而已。又嘆今勤役未已，而壯年徒空，蓋以身試之，而知古人之悲轉蓬，良有以耳。昔人《擬古》之作如此者，多未必盡有深意。而劉坦之直以爲比，且謂宋之詩人能以憂國爲心者，惟陽源一人，理或然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通篇只寫得「倦遊」二字。一倦於遊之遠，一倦於遊之久。然「久遠」二字，却不分段落。故爲錯綜其詞，自其遠而觀之，本家遼東，從軍西戎，可謂遠矣。登高而望，止見雲中，望不見家也。夕寢而夢，止到甘泉，夢亦不到家也。以致風雨之不時，寒燠之失節，總形容風土之殊，以見其遠之極，自其久而論之。「家本」云云，乃遡其幼未能遊之時。「昔隸」云云，甫壯即遊也。但其遠遊，至今不止十年，然止云十載者，遊之始在此十年內，血氣正盛，猶不覺倦。「結車」以下，俱此十年後事風耶，雨耶，寒耶，燠耶？不知經過多少雲中之望、河北之夢，總無奈此壯年之徒空何耳。故總結之以古人悲轉蓬也，悲生於倦。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許

此」、「乃知」四字相爲終始，一篇如一句，自漢人風味，建安所不逮也。「四面各千里」，眞得筆墨外畫意。唐人說邊關景物盡矣，皆無此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遠邊之情可見。「四面」二句尤悲。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清矯，無六朝金粉氣。

《種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落落超異。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結句）樸勁。

傳記

《南史》卷二六《袁淑傳》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遒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

紀事

《宋書》卷七〇《袁淑傳》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略】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賜贈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敎；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橈，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

又卷八一《顧覬之傳》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略】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

又卷九三《隱逸傳序》　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眞隱傳》。

《南史》卷三〇《何尚之傳》　元嘉二十九年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略】尚之還攝職。【略】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

孔平仲《續世說》卷九《黜免》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誹諧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續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袁淑集》十卷。 《俳諧文》十五卷，袁淑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袁淑集》十卷。 袁淑《俳諧文》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三》 《眞(陵)〔隱〕傳》二卷，袁淑撰。

又《藝文略七》 太尉《袁淑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眞隱傳》二卷，袁淑。

又卷五 《袁淑集》十一卷。

《楝亭書目》卷四 《袁陽源集》，宋袁淑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效子建白馬篇》等詩五首。 張氏《百三家・袁忠憲集》【略】凡賦、議、章、書、傳、雜文、詩凡二十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袁陽源淑《倣白馬篇》一首，《倣古詩》一首。 嚴氏《全宋文編》袁淑有集十一卷。《藝文類聚》諸書，有《秋晴賦》、《正晴賦》、《桐賦》及謝表議書、《游新亭曲水詩序》、《弔古文》、《眞隱傳》佚文、《俳諧集》佚文，總凡十五篇。

藝文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袁太尉從駕(淑)》《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登季月，戒鳳漢行川。雲施象漢徙，宸網擬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鏁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籍鑒都鄽。氓謠響玉律，邑頌被丹弦。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宣。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袁太尉淑從駕》《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嚴元重宮廟，禋祀集郊壇。皇情殷奉鬯，睿眄肅鳴鑾。吹同協秋節，典禮屬春官。迎闓輦路直，除道蹕途寬。瑤輪夾瑞鳳，羽葆翼祥鸞。八蕊璨瓊鍛，重英鏘玉繁。前驅仗干戚，侍徒執躬桓。芝蓋傍雲麗，桂棹流波寒。飛旌颺晴霧，流吹震迴瀾。效順靈祇衛，占豐父老歡。文明既內治，武功亦外安。聖孝瞻光宅，非同河洛看。

張暢

論述

《南史》卷三二《張暢傳論》 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之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

傳記

《宋書》卷五九《張暢傳》 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

《南史》卷三二《張暢傳》 暢字少微，【略】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論者所美。【略】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略】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略】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

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略】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綦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紀事

《宋書》卷四六《張暢傳》 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略】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氈屋。【略】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屬？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綦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

又卷八五《謝莊傳》 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吏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

《南史》卷三二《張融傳》 （齊武帝）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宋文編》張暢有集十四卷。

《宋書》本傳有《棄彭城南歸議》，（注云：《宋書》暢有二傳，一在四十六，一在五十九。）《張永傳》有《爲南譙王義宣與從弟永書》，《初學記》有《河清頌》，《廣弘明集》有《若邪山敬法師誄》存凡四篇。

王　素

《學阮步兵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　曠士之懷。

《宋書》卷九三《隱逸傳・王素》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略】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修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略】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泰始）七年，卒，時年五十四。

《南史》卷二四《王素傳》 （存目）

《通志・藝文略七》 太子中舍人召不就。《王素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素集》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太子中舍人徵不就《王素集》十六卷，亡。（琅邪）【略】 馮氏《詩紀》輯存《學阮步兵體》一首。

何　偃

傳　記

《宋書》卷五九《何偃傳》 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子。

《南史》卷三〇《何偃傳》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共職；都督刺史，宜別共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途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

紀　事

《宋書》卷四二《劉瑀傳》 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略】其年。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又卷四六《張暢傳》 （存目）

《南史》卷二一《王微傳》 （存目）

又卷三二《張暢傳》 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

又卷三四《顏延之傳》 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

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一《忿狷》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梁十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何偃集》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何偃集》八卷。

《通志・藝文略七》 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何偃集》十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擬古詩冉冉孤生竹》一篇。 嚴氏《全宋文編》何偃有集十九卷，今存《月賦》及議、書、銘六篇。

劉義恭

論　述

《宋書》卷六一《江夏文獻王義恭傳論》 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南史》卷一三《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誡，斯爲篤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江夏詩以刻琢爲工，語不近易。《豔歌行》有曰：「瑤顏映長川，善服照通澁。」《遊子移》有曰：「春服候時製，秋紈迎涼造。珍魄暉素腕，玉迹滿襟抱。」並可見其經營之力。

《彭城戲馬臺集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有所可至而不至，則筆力過于賁獲，晉、宋之間，文筆之高，固有如此者。耳食之流，浪使夷于梁、陳而云六代，有心目者安得不爲按劍。

傳　記

《宋書》卷六一《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

《南史》卷一三《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嶷，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略】元嘉六年，爲都督、荆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略】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略】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吏，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

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略】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略】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略】孝武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略】孝建二年，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略】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略】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略】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恆，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略】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紀事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略】。」

又卷五七《蔡興宗傳》 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略】時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簽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橈，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略】興宗每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略】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略】。詔曰【略】。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略】。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

又卷六一《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元嘉）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略】。」

又 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曰：「【略】。」

又 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略】。」

又卷六八《彭城王義康傳》 （孝建元年）義宣及質狼狽起兵。【略】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略】主上神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

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事慨慹，不識次第。」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江夏王集別本》十五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宋《江夏王集》十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江夏王義恭集》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江夏王義恭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夏王義恭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略】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凡七首。　嚴氏《全宋文編》江夏王義恭有集十五卷。今存《感春賦》、《華林清暑殿賦》、《桐樹賦》、《白馬賦》表、奏議、答詔、啓事、書叙、頌贊，凡三十五篇。

王微

論述

《宋書》卷六二《王微傳》　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少學作文，【略】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

又《傳論》　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呑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譴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鍾嶸《詩品》卷中《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存目）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王微》　王微《與江湛辭吏部郎書》及《王僧綽何偃書》，雖不弘暢，然無一點俗也，惜其所知未遠，而所立已過耳。微言「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于孔文舉。』」孔融奇逸，天下歸心，而亮之言如此。蓋秦、漢以後，執權當位者皆有一種操切裁制之習，雖亮亦不免也。推亮此意，未必速管、樂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王微》　《詩品》謂江淹「筋力於王微」。夫力以氣運，詩苟無氣，其筋或過弛，或過張，而力衰矣。徵君之詩，氣厚而暢，人皆賞其風華，而莫測其筋力。

《雜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傳聞」一段，備極哀涼。但前段強句湊韻太多，擬刪六句（「妾悲」二句、「壯懷」四句），便可誦。結押「櫃」字更無理，擬改曰「同穴詎可期，無因問原野。」如此詩昭明收之，殊不可解。

又二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莊子》子桑鼓琴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此意從彼脫胎來。又，濃古有餘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此詩全在「絃歌」二字，翻出情景來。高臺言高，華軒言敞，取其聲易遠聞，故於此處弄絃以抒其思。然而不成曲者，其心曲亂也。於是又含絃而歌，即《莊子》子桑鼓琴，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箕箒」四句，正是代思婦歌，妙在「但知」句下作未了之語。言歌未及闋，而日已闇矣，牛羊下矣，野雀滿園矣，寒風起矣。星見矣，朱火且來照人矣。瞥見孤影，心曲亂矣。論即言中之條理，心曲亂甚，言無條理而歌不終矣。夫絃以成曲，歌以永言。絃既不成曲，而歌後不成聲，思益苦矣。朱火，燈也，室中無物不照，單曰「照人」，「抱影」二字從此生。然徒能照影，而不能照心，正吊動「誰知」二字。「野雀滿空園」，與「蝴蝶滿空園」，俱《選》詩得意句。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寄托宛至，而清亘有風度。齊、梁以下，一入閨思即昵昵不耐聽，況唐、宋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凄怨入情，狐白之溫亦未必爾，而在無衣者未免抱此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周平園

評：玩中間所云，是怨夫之棄己，與別戍婦思夫不同。

傳記

《南史》卷二一《王微傳》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

紀事

《宋書》卷六二《王微傳》 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就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略】。」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略】。」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略】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三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七《微咏》 宋王微字景元，小字荆產，嘗有咏賦一篇。《廣文選》悞以王爲「玉」，遂列楚大夫名於題下，而曰：「微咏賦此，眞咄咄怪事也。」宋人亦曾有辨之者，陳仲醇《枕談》援以爲說。乃陸魯望《自遣詩二十二首》中有一章曰：「月淡花閒夜已深，宋家微咏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天隨子在唐，素以博洽聞，而此事何以見之聲詩耶？不可解已。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秘書監《王微集》十卷，梁有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微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微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祕書監《王微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微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曰，王微有《雜詩》二首、《四氣詩》、《詠愁》各一首，或作王徵。案：別有王微，仕宋文帝時廷尉交州刺史。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王景元微《雜詩》一首。嚴氏《全宋文編》王微有集十卷。本傳及《初學記》、《大觀本草》有《與江湛書》、《與從弟僧綽書》、《報何偃書》、《以書告弟僧謙靈》、《茯苓贊》、《禹餘糧贊》、《桃餬贊》、《黃連贊》、《遺令》凡九篇。（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叙畫》一篇，嚴氏未采。）

藝文

江淹《雜詩三十首・王徵君(微)養疾》(《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欷吸鵾雞悲。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王徵君微養疾》(《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空翠杳無際，日暮瀟湘深。歸雁下北渚，華月生東岑。矚景披虛帷，臨流滌塵襟。看竹過鄰院，散藥憩前林。聊用慰微疾，豈爲慕投簪。帝子不可期，蘭芷空江潯。水雲泛瑤瑟，冷然流餘音。

鮑照

論述

綜論

虞炎《鮑照集序》(盧文弨《群書拾補》)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一本云：時主多忌，以文自高。趨侍左右，深達風旨，以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荊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爲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墓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鍾嶸《詩品》卷中《宋參軍鮑照》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論》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略】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衞。斯鮑照之遺烈也。

王通《中說》卷三《事君篇》　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

劉知幾《史通》卷八《內篇・人物》　至如鮑照，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之漢代，褒、朔之流。

王昌齡《詩格》(《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鮑照、謝康樂，縱逸相繼，成敗兼行。【略】詩有飽肚狹腹，語急言生，至極言終始，未一向耳。若謝康樂語，飽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縱橫。鮑照言語逼迫，無有縱逸，故名狹腹之語。以此言之，則鮑公不如謝也。

杜甫《春日憶李白》(《杜詩詳注》卷八)　俊逸鮑參軍。

李群玉《言懷》(《全唐詩》卷五七〇)　白鶴高飛不逐群，嵇康琴酒鮑昭文。此身未有棲歸處，天下人間一片雲。

蘇軾《題鮑明遠詩》(《蘇軾文集》卷六七)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桑字。一云頭如刀，尾如鉤，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陳師道《後山詩話》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

許顗《彥周詩話》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又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于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徒見子美詩多麤俗，不知麤俗語在詩中最難。

非麤俗，乃高古之極也。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間鮑照雖有此作，然反稱俊快，未至高古。

陸游《跋鮑參軍文集》（《渭南文集》卷三〇） 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爲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製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仗牧雞豚」，分明說出個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峻健。

敖陶孫《臞翁詩評》 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蕪城賦》云：「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崒若斷岸，疊似長雲。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歌堂舞閣之基，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園葵賦》云：「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惟二仲，無逸馬之憂。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穄粱，甃壺援醢，曲瓢卷漿，乃羹乃瀹，堆鼎盈筐，甘旨蒨脆，滑柔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鮑明遠賦有思致，然太拘狹，開拓不去。略存二賦于此。詩工於賦，押韻用事，往往切題。岑參、賈至輩，句律多出於鮑，然去康樂地位尚遠。《登大雷岸與妹書》六百餘字，無一字及家事。皆述道途辛苦，古今陳迹，山夔水怪，羈愁旅思，辭極典雅，爲集中佳作。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元嘉體。（宋年號。鮑、顏、謝諸公詩。）

又《詩評》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曾原論鮑照詩（無名氏《南溪筆錄群賢詩話》後卷引） 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乏渾涵，然未至流於靡麗。彼則皆靡麗矣。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擬古三首》（三、一、二） 此三首亦擬《古詩十九首》，如陸機也。第一詩惟用二事爲博。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力盡於此弓。」景公射之，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出《闕子》。吳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出《帝王世紀》。詩意欲以一矢求封侯也。第二詩設爲魯客之譏富貴不以道得。「南國儒生」，照以自謂。乃獨迷方失位，伐木罝兔，而守其愚也。第三詩謂少年讀書，晚節從戎。本非始願，不知末路之爲如何也。然則照竟有荆州之歿，悲夫。

陳模《鮑參軍集序》（《陳聘君海桑先生集》卷六） 總制俞公子懋刻《鮑參軍集》於懋齋，介僕叙言。叙曰：參軍名照，字明遠。照或作昭，則唐諱武后而改之也。宋文帝元嘉中，參臨川王義慶軍事。時太尉袁淑文冠一時，王請爲衛軍諮議，照與同列，號爲極選。然則古之摻任閫外，籌策幕中，率多名勝之士，若參軍者，尤風流文雅傑出等夷者歟。考諸《大雅》，有曰「文武吉甫」，美其文足以附衆而武足以威敵也。而或者角文武兩途，互相詆訾，豈通人之論哉。今觀俞公鎮撫永新，威德並著顯，有吉甫之風。而平居暇日雅喜詠參軍詩，殆曠百世而相與友矣。嗟夫，唐以來詩人惟李、杜爲大宗，然至少陵贊「白也無敵」，則獨舉參軍之俊逸媲焉。夫俊可能也，逸爲難。俊如文禽，逸如豪鷹。凡能粲然如繁星之麗天，而不能迴狂瀾障百川者，以能俊而不能逸故爾。史稱照古樂府文極遒麗，遒斯逸矣，麗斯俊矣。微少陵不足以知太白，微太白不足以擬參軍也。雖然，文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辭爲衛。讀斯集者，翫參軍之辭必求其意，求參軍之意必尚其氣。始參軍謁王，欲貢詩言志，或難之，勃然曰：千載上英才異士沉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蘊蓄智能，可使蘭艾不辨，與燕雀相隨乎？即奏詩。王大奇之。此其氣何如也。蘇子曰：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下之，願出其門，而太白使之脫鞾殿上，此其氣已蓋天下矣，此太白所以配參軍也。善觀者其亦有取於斯。

陳繹曾《文筌·詩譜》 六朝文氣雖緩，唯劉越石、鮑明遠佳處有西漢氣骨。李骨杜筋取此。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鮑照之作如珊瑚琅玕，木難火齊，弗資鏤琢而自足偉觀。至乃詩家以太白方其俊逸，豈小小哉？

楊慎《鮑昭謎語》（《升菴集》卷四六）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 鮑明遠詩：「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本言城闉早景，無深意也。而曰：「喻法令暴急，時代昏暗。」殊失詩意。「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雖無酒，不免戚戚，且眺望行樂也。注非。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四引松雪齋評　（存目）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明遠得記室之雄，而以詞爲尚，故時與玄暉近也，而去魏遠也。【略】康樂之外，無先明遠。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　謝靈運經緯綿密，鮑明遠（名照，《文選》作昭。）步驟軼蕩。明遠五言如《數詩》、《結客》、《薊門》、《東武》等篇，在靈運之上。然靈運體盡俳偶，而明遠復漸入律體。（凡不當對而對者，爲漸入律體。）但靈運體雖俳偶而經緯綿密，遂自成體；明遠本步驟軼蕩，而復入此窘步，故反傷其體耳。以全集觀，當自見矣。滄浪謂「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正以此也。

又　明遠樂府五言，步驟軼蕩，正合歌行之體。然其才自軼蕩耳，故其詩亦如之。

又　明遠五言，如「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樂府五言如「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等句，最爲軼蕩，其氣象已近李、杜，元瑞謂「明遠開李、杜之先鞭」是也。較之顏、謝，如釋險阻而就康莊矣。

又　明遠五言，既漸入律體，中復有成律句而綺靡者。如「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等句，則皆律句而綺靡者也。然此實不多見，故必至永明乃爲四變耳。

又　《南史》載：「文帝（他書作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明遠詩如「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嬛綿好眉目，閑麗美腰身。」「舟遷莊甚笑，水流孔急難。」「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等句，皆鄙言累句也。要亦是俳偶雕刻使然，非必皆有意爲之也。

又　明遠五言四句，聲漸入律，語多華藻，然格韻猶勝。（上源於靈運、延年五言四句，下流至何遜五言四句。）

又　明遠樂府七言有《白紵詞》，雜言有《行路難》。《白紵詞》本於晉，而詞益靡，《行路難》體多變新，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此七言之三變也。（下流至吳均七言。）《行路難》如「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絲芙蓉之羽帳，九華蒲桃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歌吹音。」（首章全篇。）「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麟之丹彩，內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二章全篇。）等章，則體皆變新，語皆華藻者也。馮元成云：「《行路難》縱橫宕逸，長短恣意，遂兆李、杜諸公軌轍。」得之。至如「隨酒逐樂任意去」、「獨魄徘徊遶墳基」、「蓬首亂髮不設簪」、「徒飛輕埃遶空帷」等句，非古非律，聲調全乖，歌行中斷不可用之。

又　胡元瑞云：「《行路難》欲汰去浮靡，返於渾樸，而時代所壓，不能頓超。」非也。《行路難》體多變新，語多華藻，而調始不純，自是宋人一變。若晉《白紵舞歌》反爲浮靡者，歌名《白紵》，自應浮靡，本不得與《行路》相較，以鮑《白紵詞》觀之，自可見矣。

萬曆《重修宣城郡志・良吏》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少好學，敷藻清麗。明帝時，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嘗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遍，風流文采，颺炳一時。詩曰：「高閣常晝掩，荒階少靜詞。」又云：「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其標致可想見之。人至今稱謝宣城云。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鮑參軍風神特秀，超邁顏延。顏體莊雅，故當時評者以顏配謝，而有休、鮑之論。其詩如五陵少年，風流自賞。又如鄭衛妖姬，顧盼生姿。梁、陳浮艷於茲濫觴，滔滔莫返。稱之者曰「俊逸」，非之者曰「險俗」，各自有見，宋人「漢骨杜筋」之論，何其謬哉。　蕭《選》十八首，內《京洛篇》、《東武吟》、《出自薊北門》、《君子有所思》、《潯陽還都道中》、《詠史》、《擬古》（幽并重騎射）卓出。《玩月城西門廨》、《東門行》，譬之危柱急管，太傷雅調。《學劉公幹》全無蒼勁之氣，意致飄逸，甚似太白。太白「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漢間。胡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正從「胡風吹朔雪，萬里度龍山」化出也。　予閱全集，更得《從登香爐峰》、《從庾中郎遊石室》、《贈馬子喬》（雙劍將離別）、《行京口至竹里》、《發後渚》、《過銅山掘黃精》五言六首，內《發後渚》篇最爲清拔。《白苧》（吳刀楚製、春風澹蕩）七言二

首艷冶，似梁非晉調也。《代淮南王》氣較古勁，有魏、晉遺風。

《古詩歸》卷一二鍾惺評 鮑參軍靈心妙舌，樂府第一手。五言古卻又沈至。 鮑照能以古詩聲格作樂府，以五言性情入七言，別有奇響異趣。又，樂府擬不如代，擬必求似，代則猶能自出，作者擇之。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鮑參軍集》 鮑明遠才秀人微，史不立傳，服官年月，考論鮮據。差可憑者，虞散騎奉勅一序耳。明遠《松柏篇》，自叙危病中讀《傅休奕集》，見長逝辭，惻然酸懷。草豐人滅，憂生良深。後掌臨海書記，竟死亂兵。謝康樂云「天枉兼常」，其斯人乎？臨川好文，明遠自恥燕雀，貢詩言志。文帝驚才，又自貶下就之。相時投主，善周其長，非禰正平、楊德祖流也。集中文章，實無鄙言累句，不知當時何以相加？江文通遭逢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遠，而蒙譏才盡，史臣無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竊笑後人矣。鮑文最有名者，《蕪城賦》、《河清頌》及《登大雷書》。《南齊·文學傳》所謂：「發唱驚挺，持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殆指是邪。詩篇創絕，樂府五言，李、杜之高曾也。顏延年與康樂齊名，私問優劣於明遠，誠心折之。士顧才何如耳，寧論官閥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鮑照材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鑿山，開人世之所未有。當其得意時，直前揮霍，目無堅壁矣。駿馬輕貂，雕弓短劍，秋風落日，馳騁平岡，可以想此君意氣所在。

又《古詩鏡》卷一四 鮑照快爽莫當麗藻，時見所未足者，韻耳。凡鏗然而鳴，矻然而止者，聲耳。韻氣悠然有餘，韻則神行乎間矣。七言開連跌蕩，第少調度和美。

又《擬古》 意致深穩，絕有漢氣。

又《擬行路難》 俱蕩而不暢。

馮班《鈍吟雜錄》卷八《遺言》 五言譌於晉、宋之際，【略】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鮑明遠詩，靈心慧舌，不可殫指。如「萬曲不關情，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疇昔意，猜恨坐相仍」，「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此五言之妙也。「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帷對影弄春爵」，「朱門九重門九關，願逐明月入君懷」，「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皆七言之妙也。其寫情寫景，無限悲婉，「俊逸鮑參軍」，有以也。至其質而帶詼，直而轉趣，則如「今朝臨水拔已盡，明日對鏡還復盈」，「君不見亡靈蒙享祀，何時傾杯竭壺罍」，「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朝見我顏色改，意中索寞與先異」，讀之令人失笑，覺「俊逸」二字，復不足以盡之。鍾嶸謂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豈知明遠者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鮑照》 當晉、宋波靡之餘，振拔爲難。出顏、謝盛名之後，興起匪易。參軍挺爾奮舉，以駿逸之氣，運清麗之詞。雖造詣之深不及顏、謝，而其板重拙晦之語淘洗淨盡，居然自名一家之體。得與並驅者，唯謝宣城一人。然宣城工於琢句，而參軍風骨更勝；復兼擅樂府之長，故同爲唐人權輿，而參軍尤爲供奉所服膺已。

魏裔介《鮑讓侯詩集序》（《兼濟堂文集》卷六）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絕，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局而採掇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顏延年之騰踔，與康樂齊名，而猶問優劣於明遠，則其蘊藉宏遠可知。近者，海內爲詩無慮數十百家，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而擅隋侯之璧，或曰歷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輒以六朝爲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棄之以爲高哉。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變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

又《古詩評選》卷一 《行路難》諸篇，一以天才天韵吹宕而成，獨唱千秋，更無和者。太白得其一桃，大者仙，小者豪矣。蓋七言長句，迅發如臨濟禪，更不通人擬議；又如鑄大像，一瀉便成，相好即須具足。杜陵以下，字鏤句刻，入巧絕倫，已不相浹洽，況許渾一流生氣盡絕者哉？

又 明遠樂府，自是七言至極，顧於五言歌行，亦以七言手筆行之，句疎氣迫，未免失五言風軌。但其謀篇不雜，若《門有車馬》、《東武》、《結客》諸作，一氣內含，自踞此體腸要，當從大段着眼，乃知其體度。若徒以光俊求之，則且去吳均不遠矣。元嘉之末，雅俗沿革之際，未可以悅耳妄相推許也。

又卷五 杜陵以「俊逸」題鮑，爲樂府言爾。鮑五言恆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澀，初不欲以「俊逸」自居。【略】五言自著「俊」字不得。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鮑照《代東門行》，精刻驚挺，眞堪動魄。《白紵詞》字琢句鍊，意致含吐。

又　《擬行路難》十八首，淋漓極盡，詞亦矢口，當是參軍率爾之作。至于「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又「愁思忽而至」，又「須臾淹冉零落銷，盛年妖豔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冢頭」，又「朝悲慘慘遂成滴，暮思遙遙最傷心」，又「聽此愁人兮奈何」，俱了不成語，啓無窮惡道。

又　明遠風調驚動，而「始見西南樓」、「夜久膏既竭」二篇，獨容裔唱嘆，以不盡爲工，又其變也。

又　鮑照《行路難》，樂府中最粗露，伯敬以爲全是蘇、李，《十九》性情，此作何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行路高軒》　鮑照年十八，賦《行路難》二十首，強半作墟墓中語。李賀童年，賦《高軒過》，便云「龐眉書客感秋蓬」，其後又有「二十男兒何刺促」諸句，尤爲短氣。古人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春行秋令，鮮有不隕落者。

又卷一〇《明遠》　蘇、李錄別之後，五言盛行。建初以還，類多名作。至鮑明遠出，而長調一新。昔人謂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齊、梁之際，故是一樞紐也。

又　《元暉》（李供奉歌行，純學明遠，工部所謂「俊逸鮑參軍」也。其於元暉尤爲服膺，觀全集自見。）平原、康樂之後，少一元暉不得。譬如五音繁會，酬酢將闌，忽有二八女郎搴帷而奏新曲，殊覺耳目爲之一新。不然，其不至如魏文侯之聽古樂者幾何。（元暉於永元初，死江祏之難。沈休文爲梁皇佐命，鍾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卒，嶸評其詩，謂「此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故約稱獨步。」「才盡」之說，吾不敢知，若梁帝謂「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豈得嘗爲未遒耶。至沈約《懷舊詩》有曰：「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其推遜爲何如者？記室三品與班掾九品同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鮑參軍既懷雄渾之姿，復挾沈摯之性。其性沉摯，故即景命詞，必鈎深索異，不欲猶人。其姿雄渾，故抗音吐懷，每獨成亮節，自得於己。樂府則弘響者多，古詩則幽尋者衆。然弘響之中，或多拙率；幽尋之內，生澀病焉。二弊交呈，每傷氣格。要須觀過知仁，即瑕見美；則以雖拙率而不近，雖生澀而不凡，音節定遒，句調必健。少陵所詣，深悟於茲，固超俗之上篇，軼羣之貴術也。所微嫌者，識解未深，寄託亦淺。感歲華之奄謝，悼遭逢之岑寂，惟此二柄，布在諸篇。縱古人託興，率亦同然；而百首等情，烏覩殊解？無煩詮釋，莫足躭思。夫詩惟情與辭，情辭合而成聲。鮑之雄渾在聲，沈摯在辭，而於情反傷淺近；不及子山，乃以是故。然當其會心得意，含咀宮商，高揖機、雲，遠符操、植，則又非子山所能競爽也。要之，自宋以後，此兩家洵稱人傑。鮑境異於庾，故情遜之，庾時後於鮑，故聲遜之；不究此二家之蘊，即不知少陵取法何自。古今作者，沿泝有因，至於格調之殊，易地則合，固不可強加軒輊耳。鮑參軍詩如驚潮怒飛，迴瀾倒激，堆埼隖嶼，蕩潏浸汩，微尋曲到。不作安流，而批擊所經，時多觸閡，然固不足阻其洶涌之勢。

又《採菱歌》三首（一、四、五）　生態亦不似《子夜》之流，要自古勁。

又《擬行路難七首》（一、三、四、六、七、八、九）　諸篇應是明遠少作。語多俚率，其發端振響，大氣磅礴，是爲奇夐所由，振眩千古耳。若循章究旨意，本淺近無足爲異。十八章中僅存七首，頗復瀰瀰可誦矣。

又《補遺》卷二《中興歌十首》　《子夜歌》中有秦始樂語，今此作《中興歌》皆是當時樂府採民間兒女子之音，被諸管絃，詠於朝廟，固自有此一體，語每不倫也。十首殊亦條暢可誦。【略】中亦微分四時，其原固出于《子夜四時歌》也。

又《行路難》　信爲明遠少作。其縱橫奔放固開李、杜七古之風。此四篇（五、十、十三、十八）佳多累少，復存以示後世知源流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以上歌曲（《代放歌行》、《代東門行》、《代白頭吟》、《代東武吟》、《代出自薊北門行》、《代昇天行》、《代苦熱行》、《代結客少年場行》、《代白紵舞歌詞》、《代白紵曲》）視晉人《白紵》、《杯槃》較妍秀輕利，分今古矣。時代遞降，誠不知其然也。

又《擬行路難十八首》　朱子曰：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詩鏡》云：「才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鑿山，開人世所未有。」此皆以論參軍全詩。愚謂其七言樂府橫絕古今，於兩評尤合也。

又《擬古》　參軍詩不及其樂府。獨此八首，機理音節恬細諧調。若春空一碧，微雲卷舒；孤琴夜彈，逸響徐歇。如此擬古直空從來作者。

李兆元《論詩絕句》四（《萬首論詩絕句》）　倚劍高歌《行路難》，參軍詩筆

九秋寒。休因耳食杜陵句，竟作清新一例看。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風力則能轉風會。【略】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即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

又卷四《外篇下》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左思、鮑昭次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略】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王士禛《阮亭古詩選·五言詩凡例》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〇《詩文二》 鮑明遠詩，雕鏤已窮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黃石齋、倪鴻寶，乃是欲學此種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遠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詞盡而意不盡。他手作此等詩，多覺破碎纖小。他卻才力大，饒有一片清幽之氣，可與子建雙峰並峙，無與方駕者。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鮑明遠靈心妙舌，樂府第一手；而五言高古沉至，有西漢氣骨，宋人一代謝康樂外，惟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但詞氣俊偉而少渾涵，然不至于靡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鮑明遠(照)詩如胡纓楚客，劍氣縱橫。

又《雜論詩》 鮑明遠在宋定爲好手，李太白全學此人。

又 魏、晉後，五言變化已極，七言殊寥寥，其絕出者獨明遠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詩至于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頗乏天然。又不嫻于朝廟之製，於時名價不逮顏公，非但人微也。《從過舊宮》一篇亦自深厚。朝廟之詩，不過鋪陳耳，故非頓有所短。

又卷四七 詩至明遠，已發露無餘，李、杜、元、白皆從此出也。鍾記室謂：「其含景陽之俶詭，兼茂先之靡嫚」，知之最深。然亦具太沖之瑰奇。太白、退之學鮑處多，他家則求味兼採耳。鮑不及謝，《行路難》諸篇卻是七言之祖，與此書之體不合，故未甄收。

又(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 明遠天才瞻麗，尤長於夸飾，故光燄騰於楮墨之表。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又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

又《古詩源》卷一一 明遠樂府如五丁鑿山，開人世所未有，後太白往往效之。五言古亦在顏、謝之間。抗音吐懷，每成亮節，其高處遠軼機、雲，上追操、植。五言古，雕琢與謝公相似，自然處不及。又《擬古》諸作，得陳思、左沖遺意。

黃子雲《野鴻詩的》 明遠沉雄篤摯，節亮句遒，又善能寫難寫之景。較之康樂，互有專長。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鮑照》 《代東門行》，按：《文選》鮑明遠樂府詩八首，阮亭僅取三首；其《放歌行》亦不錄，蒙所未喻。音響峭促，孟郊諸人亦復近之。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鮑明遠五言輕俊處似三謝，至其筆力矯捷，直欲與左太沖、劉越石中原逐鹿矣。七言歌行，寓廉悍於藻麗中，江表三百年，允推獨步。

又 杜詩「俊逸鮑參軍」，「逸」字作奔逸之逸，纔托出明遠精神，即是太白精神，今人多解作閒逸矣。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明遠《行路難》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前人未之有也。後來惟李、杜、韓三家，能盡其妙。

又 明遠詩，如：「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得古樂府中樸直之妙。

李鍈《詩法易簡錄》卷四《七言古詩》 五言古體已備於漢，七言古體漢以前多係僞託，不足著錄。《垓下》、《大風》僅導其源，武帝《柏梁》始成鉅製。

魏、晉因之，皆句句用韻。至宋鮑參軍，始有出句不用韻之體。洎乎唐人七言日盛，諸體咸備，故茲錄以唐爲宗。

又《平韻法》《臨高臺》、（漢鐃歌曲）【略】。《擬行路難》（錄三）（宋鮑昭）：「奉君金卮之美酒，（仄腳）璹瑁玉匣之雕琴。（三平腳，第四字仄。）七絲芙蓉之羽帳，（仄腳）九華蒲萄之錦衾。（四之字。一氣疊下。）紅顏零落歲將暮，（第二字必平承上，一氣疊下之勢，非此一平聲字停留不住，第五字仄亦最健勁。）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第二字、第四字平，音節方暢；第五字仄，亦響。思去聲。）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爵上，（仄腳）寧聞古時清吹（去聲）音。」七古平韻。出句皆用仄腳，對句第五字皆用平，始於參軍。此首遂開昌黎平韻七古諸大篇之先聲。　又，「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九字句）千斲復萬鏤。（五字句不入韻）上刻秦女攜手仙，（第五字平）承君（必平）清夜之歡娛。（平腳調暢）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烟。（二之字句橫亘中間，氣勢排奡。）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此於七言中參以長短句音節，與通首皆七字句者不盡同。玩之。

又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連用五字句）荆棘鬱蹲蹲，（又用五字句，疊入一韻。）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連上共疊入三韻）聲音哀苦鳴不息。（第二字必平）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九字句）中心（必平）惻愴不能言。」凡詩參以短句，則音節矯健；參以長句，則音節舒暢；疊入數韻，則音節駘宕；與通首皆七字句者當分別觀之。此詩對句第五字不皆用平，以此。

又卷五《仄韻法》《蒲梢天馬歌》（漢武帝）：「天馬徠兮從西極，【略】。」七古仄韻成篇者，當以此首爲始。句句用韻，與平韻柏梁體同，但今所稱柏梁體無仄韻者，故仍列仄韻七古中。【略】《代白紵舞歌辭》其三、（宋鮑昭）：「三星參差露霑濕，【略】。」《白紵舞》本晉詞，皆句句用韻，參軍此詩正擬其體。　又，《擬行路難》（錄二）（鮑昭）：「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牕繡戶垂羅幕。（合律句）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拗律句）春燕參差風散梅，（平仄平腳）開幃對景弄春爵。（第五字仄）含歌攬涕恆抱愁。（《玉臺新咏》作「不能言」。）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句法非律，平仄合律。）」仄韻七古出句不用韻，亦始參軍。此首杜、韓諸公擴而大之，皆祖述參軍者也。末二句陟用兩之字作變調，句則對峙，意則流走，倍覺健勁。

又，「對案不能食。（五字句起卽入韻）拔劍擊柱長嘆息。（第五字平）丈夫（平）生世會幾時？（平腳）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仄腳。第四字以平見音節。）還家（必平）自休息。（第三字仄勁）朝出與親辭，（平腳合律句）暮還在親側。（第三字仄）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合律句。連用五字句六句。）自古聖賢盡貧賤，（仄腳）何況我輩孤且直。（第五字必平）此參以五字句者。

又卷六《換韻法》　換韻七言以《垓下歌》爲始，然句句皆用「兮」字，自與不用「兮」字者音節不同。平子《四愁》奇格創調，斐然成章，實開唐人先聲。至其句句用韻，則兩漢、魏、晉七古無不然者。《擬行路難》（宋鮑昭）：「瀉水置平地，（五字句起不入韻）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用五字句換韻）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出句用七字句，不入韻。亦始參軍此首。）呑聲躑躅不敢言。」《代淮南王》（鮑昭）：「淮南王，好長生。（三字句起次句入韻，與原詞同。）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作盌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疊三字句）戲紫房。紫房綵女美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門，門九（閨）（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古韻佳、灰與支、微、齊通。說見前。）入君懷，結君佩。（換仄韻，亦與原詞同。）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只願逐明月」句、「怨君」、「恨君」句，變原詞八字作七字句，音節更加流利。其餘句法及換韻法，俱與原詞同。然已變原詞之樸質而特出新聲矣。　《梅花落》（鮑昭）：「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古韻歌麻通）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花字與上多、嗟叶）霜中能作實，（實字換仄韻，與下日、質叶。）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漢《淮南王篇》，「汲寒漿，飲少年」，以漿字疊上文韻以年字換韻，領下文。此篇「霜中」二句，變作七字、五字句，以「花」字韻，上文以「實」字換韻，領下文古意新聲，遂覺矯變異常。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二八（《古詩賞析》卷首）　拏龍跳虎鮑參軍，七字尤蒸筆底雲。分取一端能俊逸，青蓮已是思超羣。

又《古詩賞析》卷一七　《行路難》諸章，大抵皆感憤不平之作。【略】參軍五言擅長，樂府諸章，更超忽變化，生面獨開，固當與陳思王角雄爭勝。杜少陵第以「俊逸」目之，竊恐不足以盡其美也。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異》　鍾常侍評鮑參軍云：「嗟其才秀人微，取湮當

代。」夫明遠之才，爵位微矣。猶然未彰，矧下此者哉。然而其詩其名，故不磨也。人微乎哉。勉之。

趙文哲《媕雅堂詩話》 鮑明遠（昭）踔厲風發，獨出無前，或嫌豪氣未除，施於樂府爲宜。

顧光旭《論詩四首・鮑明遠》（《響泉集・詩》卷二） 明遠信才健，滄海發珠貝。矯矯如饑鷹，孤出跨兩代。古風蕩餘哇，雕琴函璹瑁。中有西京骨，秦嶺忽破碎。漢魏揚波瀾，李杜仰沾溉。頗亦傷險仄，下視羞粉黛。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卷首） 以情爲裏，以物爲襮，鑱彫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坌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源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於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三《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鮑明遠》 俊逸眞堪定品評，杜陵老眼勝鍾嶸。尤工樂府幽燕曲，誰比參軍鄭衛聲。朝士自來多見嫉，文人從古好相輕。如何更向荆州去，愁殺空梁薛道衡。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一七（《萬首論詩絕句》） 逸氣縱橫筆力高，定推明遠是詩豪。黃河一瀉能千里，比似胸中萬斛濤。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李、杜皆推服明遠，稱曰「俊逸」，蓋取其有氣，以洗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擬樂府古詩與明遠相比，可見。

又 鮑詩全在字句講求，而行之以逸氣，故無駢蹇、緩弱、平鈍、死句、懈筆。他人輕率滑易則不留人，客氣假象則無眞味動人。韓、杜常師其句格，衣被百世，豈徒然哉。

又 明遠雖以俊逸有氣爲獨妙，而字字鍊，步步留，以澀爲厚，無一步滑。凡太鍊澀則傷氣，明遠獨俊逸，又時出奇警，所以獨步千秋。

又 讀鮑詩，於去陳言之法尤嚴，只是一熟字不用。然使但易之以生而不典，則空疏杜撰亦能之；徒用典而不切，無眞境眞味，則又如嚼蠟、吃糙米飯。既取眞境，又加奇警，所以爲至。

又 鮑詩面目，以澀鍊典實，沈奧創生爲佳，足以藥輕浮滑率淺易之病。然其至處，乃在逸氣沈響警奇也。

又 鮑不及漢、魏、阮公之渾浩流轉，然故約之鍊之，如制馬駒，使就羈勒，一步不肯放縱，故成此體。故謝、鮑兩家，皆能作祖。若杜、韓則是就漢、魏極力開拓，而又能包有鮑、謝，極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尋常詩家相例。

又 杜、韓皆常取鮑句格，是其才力能兼之。孟東野、曾南豐專息駕於此，豈曰非工，然門徑狹矣。

又 南豐學鮑學韓，字字句句，與之同工，無一字不著力，而不如鮑與韓者，只是平漫無勢。知南豐之失，則知學詩之利病矣。

又 南豐似專在句字學，而未深講篇體。陸士衡頗講篇體，而於字句又失之流易。然而南豐不可及，其於鮑、韓爲嫡派矣。

又 姜白石冥心獨造，擺落一切，直書即目，誠爲獨造，然終是宋體文體。後人學之，恐有流病。不典而淺易，則空疏人弄筆便能之。故不如明遠，字字典，字字鍊，步步留境象，深固奧澀，語重法密，氣往勢留，響沈句峭，可爲楷式。

又 明遠句法工妙，唐、宋大家，常撫擬之。

又 謝、鮑兩家起句，多千錘百鍊，秀絕寰區；與杜公崢嶸飛動，往復頓挫，皆爲起句宗法。山谷常學之，而恆不逮，細鍊而已，秀絕或少。

又 細繹鮑詩，而交代章法，已遠不逮謝公之明確，往往一片不分，無頓束離合，斷續向背之法。乃知習之之所謂文法，甚難匪易。後惟韓最精細不苟，愈看愈分明。

又 明遠有精純清鍊，一往沈厚一種，如《東武吟》、《薊北門行》，杜公常擬之。又如「霞石觸峰起」、「穹跨負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擬也。「淚竹感湘別」，則韓公所擬也。

又 作詩固是貴有本領，而字句率滑，不典不固，終無以自拔於流俗。今以鮑、謝兩家爲之的，於謝取其華妙章法，一字不率苟隨意；於鮑取其生峭澀奧，字字鍊，步步留，而又一往俊逸。明遠詩令人不可斷截，其思清意屬，句重有味，無懈筆敗筆也。一字不苟，故能如此。

又 鮑每於一字上見生熟，此一大公案。

又 作詩，本領是一事，氣格體勢文法是一事，句法、字法是一事。董塢先生曰：「昭明所選鮑樂府八首，阮亭只取三首，《放歌行》亦不錄，蒙所未

喻。」愚謂《放歌行》或尚可去，若不取《白頭吟》，眞是不知子都之姣矣。

又　欲學明遠，須自《廬山四詩》入，且辨清門徑面目，引入作澀一路，專事鍊字鍊句鍊意，驚創奇警生奧，無一筆涉習熟常境。杜、韓於此，亦所取法。然非三反靜對，不知其味。濬發心思，益人神智。

又　鮑不如漢、魏、阮公文法高妙，筆勢縱恣橫溢不費力，亦不如杜、韓豪宕變化，然氣體堅實，驚心動魄，要亦百世師也。

又　鮑、謝兩雄並峙，難分優劣。謝之本領，名理境界，肅穆沈重，似稍勝之；然俊逸活潑，亦不逮明遠。作詩文者，能尋求作者未盡之長，引而伸之，以益吾短，於鮑、謝兩家尤宜。觀之杜公可見。又明遠詩似有不亮之句，及冗剩語，康樂無之。（本條後抄有兩條，一云：「作詩文者，能尋求作者未盡之長，以益吾短，於謝、鮑兩家尤宜。觀於杜公可見。」一云：「謝、鮑詩如□驥康衢，任重道遠，如香象渡河，力沉水底。所乏□搖飛動之勢，頓挫排□之□，以是前遜漢人及阮、陶□杜□爲不及耳。」）

又卷一三《補遺》　《擬行路難》，子美品云「俊逸」，須知此二字之義。大約明遠有氣有力，意格緊健，無客語，不止工於起結。

又《紹古辭》　皆託言離別之情。

膺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至明遠獨爲亢音亮節，其間又迴闢一途。唐王、楊、盧、駱猶承奉初軌，及李、杜天才豪邁，自出機杼，然往往取法明遠，因此又變一格。

又　太白七古短篇，賀季眞稱其爲精金粹玉，是眞知太白者。然不讀鮑明遠樂府，其佳妙從何處識來。

又　鮑明遠樂府，少陵學其五言，太白學其七言，各能采擷精髓，而自合神丹。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　《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言歎言愁言寬言感，而不一言所寬所愁所感何事，第一語結之曰「不敢言」而已。夫不敢言者，必非尋常感遇之言也。次章至於「對案不食」，拔劍擊柱，其感尤幾於五嶽起臆，瞋髮指冠，而亦不一言，但云棄官願歸而已。無論明遠二十之年，一命未沾，無官可罷；即使預設之詞，亦必語出有爲。豈非未涉太行，先聞折坂，未傷高鳥，已墜驚絃者乎？朝暮親側，婦子歡聚，豈有傅、謝夷滅之慘。鯨鯢失水之吟，故知世路屯艱，是以望風氣沮。案：卒章（諸君莫嘆貧）云：「丈夫四十彊而仕，余年二十弱冠辰。」則《行路難》乃明遠少作。《宋書、南史・臨川王義慶傳》，并不言明遠年歲，然其貢詩臨川，引列國佐，實在元嘉十載之後。則此《行路難》作於未遇時者，又在其前。即所謂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者也。其當少帝景平之際，元嘉之初乎？詩中惻愴於杜鵑古帝之魂，往日至尊之語，若除廢帝，更無所指。本此以讀全詩，始知富貴不久長之歎，吞聲不敢言之隱，舉非無病之呻。假設之句，若其他章，亦有兼悼盧陵，別感放臣之什。故音專骫骳，志乏和平，有激使鳴，在誠難飾。惜哉千載，目比秋荼，甚至陳氏祚明直詆全旨「淺近」，未見顏色，有餘慨焉。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九（《後湘詩集》卷九）　樂府驚才代不同，鮑家明艷步江東。當時秘監多金鏤，未抵參軍累句工。

柯振嶽《論詩》一〇（《萬首論詩絕句》）　百鍊精金彩不如，鮑昭庾信筆花舒。仰規魏晉雖無及，俯啓唐人自有餘。

黃釗《讀魏晉宋人詩得十一首》一一（《讀白華草堂詩初集》卷五）　臨觴忽不御，側耳聽繁絃。繁絃奏何曲？歌者《行路難》。嗚呼古音節，乃自漢魏還。琴筑鞞婆箏，錯雜十指彈。蕪城見落日，送此哀笳酸。歌乎吾起舞，與君成古懽。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警遒絕人。

又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又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薛，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羅惇衍《鮑照》（《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八）　俊逸曾聞品少陵，參軍才藻謫仙承。連軒舞鶴行間迥，聳立飛鸞筆下騰。頌獻河清懷德水，賦傷城墮怵堅冰。如何累句違朝禍，翻赴荆湘亂猝膺。

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卷四　建安以後，惟鮑明遠可稱作者。其高才健筆，固嶄然出群，杜老以擬太白，其氣骨誠相類也。宋人謂「俊逸鮑參軍」，一本作「豪邁」，尤爲切當。

謝章鋌《閱長治縣志偶得鮑明遠謝茂秦二律》一（《賭棋山莊所著書・詩集》卷九） 齊梁綺靡眞無取，椽筆參軍健有餘。姓氏枉居開府後，歌行直欲謫仙初，微言託諷《蕪城賦》，刻意求工寄妹書。南北東西看流水，高才末路果何如。

虞鈔《論六朝人詩絕句倣遺山體・鮑照》（《萬首論詩絕句》） 構思超忽氣奔馳，篇體驚奇睨一時。無意異人途自判，何因仲偉有微詞。

黃維申《論詩絕句・鮑照》一四（《報暉堂詩集》） 君王雅好逞文章，故把蕪詞積滿箱。豈識參軍才未盡，歌行字字壓齊梁。（沈約《宋書》曰：「鮑昭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

何一碧《論詩》七（《萬首論詩絕句》） 已離古體開今體，猶振清才出麗才。吟到角弓沙礫句，朔風颯颯鬢邊來。

許華恩《蘭苕館論詩》二九（《蘭苕館詩鈔》） 世稱俊逸鮑參軍，香苕才誇敵左芬。蕭統不登長短句，至今應悔唱秋墳。

陳熾《效遺山論詩絕句十首》四（《萬首論詩絕句》） 逸氣高才近古難，莫憑片羽測修翰。參軍奇服無人識，一席端宜位建安。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一〇（《蒿庵類稿》） 東海參軍詩筆健，七言風骨更高寒。鏤金錯彩顏光祿，豈復能歌《行路難》。

李希聖《論詩絕句》七（《雁影齋詩存》） 一代孤鳴實寡儔，顏延毀譽欲相仇。碧雲清麗無風骨，莫把參軍配惠休。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九（《萬首論詩絕句》） 俊逸參軍已不刊，天高健隼振霜翰。長吟獨樹千年幟，浩浩關河《行路難》。

許愈初《論詩絕句》五（《萬首論詩絕句》） 柏臺歌吹已斜陽，行路參軍意慘傷。寫就新詞都俊逸，紫煙尤愛博山香。

鄧鎔《論詩三十絕句》七（《萬首論詩絕句》） 同時顏鮑并能文，勝負於今兩未分。華嶽峰尖見秋隼，故應光祿媿參軍。

王闓運《八代詩選》 明遠詩氣急色濃，務追奇險，其品度卑矣，然自成格調，亦無流騁無歸。無識者乃以爲風韻獨出顏、謝之上，是不知翰林之鷙，而以爲丹山之鳳也。鮑詩只是多琢句，精選詞，工布景，故格不得高，其勁氣纔足除冗弱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明遠樂府最高，他詩多規摹大謝，不爲絕詣。昭明多錄樂府，愼取他體，鑒裁自精。鮑詩有生峭一種，下開東野、山谷。

又評《秋日示休上人詩》、《答休上人詩》 《宋書・徐湛之傳》：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厚。世祖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此二詩蓋未還俗作，當在文帝時也。文帝末年，已見亂機，故其言如此。

分　論

《採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鬱紆可味。初以「涸」字韻爲未安，再詠之亦不嫌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陌上桑》本秦羅敷拒絕挑者之辭。《樂府解題》謂採桑亦出於《陌上桑》。國藩按：陌上桑謂夫不在而拒人，此則似與夫同處者。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孝武宮闈瀆亂，傾惑殷姬。詩殆爲此而作。不然，則謂廢帝之以新蔡公主爲後宮也。

《代蒿里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此當爲孝武挽歌。「天道與何人」，蓋爲明帝之弒廢帝而孝武絕統也，故曰「長恨」。

《代挽歌》 《古詩歸》卷一二「傲岸」句，譚元春批：清韻之言。鍾惺批：千古傲岸人，盡此五字。說得有品有骨。「憶昔」句，譚元春批：又錯出一「憶昔」，不板。「疇昔」句，鍾惺批：「疇昔」字，感深。言不待今日也。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哀挽之詩，人多悲其化去，而此獨想其生存。追昔登臺眺望，其意氣之盛，何物能當！而今一螻蟻得而狎之，且玄鬢皆已凋落，而枯骨僅依青苔，欲如昔豪飲光景，已杳不可得。試想自古英雄猶且灰滅，而何況其餘，則達人亦可以含笑入地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壯鬱悲涼。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鮑詩有生峭一種，下開東野、山谷，今獨錄其有氣勢者。杜公所稱「俊逸」，殆是此等。「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余人安在哉。」四句，此盡傷廢帝被弒，無人討賊也。

《代東門行》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專言離別之難。詩四折，爲二韻、三韻各二折。味至末句，則凡中有憂者，雖合樂也而愈悲，雖長歌

也而愈怨，不特離別也。虛弓落鴈，事出《戰國策》：「更羸於魏王射者。」蓋寓言設譬，此所謂「傷禽惡弦驚」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興也。【略】明遠久倦客遊，將復遠行，惡聞離別之聲，故以傷禽之惡驚弦者起興，而爲是曲。備述遠塗辛苦，中心憂傷，以明夫不忍遽別之情也。其言日落昏暮，家人已卧，而行者夜中方飯，所謂不相知者如此。且以食梅衣葛爲喻，則其憂苦自知，有非聲樂所可得而慰者。其情意悲切，音調抑揚，讀者宜詠歌而自得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　用換韻厲其促節，音調絕與《青青河邊草》相似。又，梅、葛兩語正與枯桑、海水句同法，皆是緩語承急調。　《古詩歸》卷一二「離聲」二句，鍾惺批：　哀厲。「一息不相知」句，譚元春批：　甚眞，甚眞，有情人之言。「居人」四句，譚元春批：　着兩「行子」疊成凄調矣，即以兩樂府妙句無意接入，甚微。「憂人不解顏」句，鍾惺批：　住此妙。　鍾惺評：　促節厲響，情思婉轉，樂府中古詩也。譚元春評：　聲響出於變韻，細讀自悟。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　此詩直參漢制。第鮑詩稜厲，漢人渾渾耳。「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苦情密調，吐露無餘矣。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　照將遠遊別故鄉親友，而有是作。首以傷禽起興，而言離聲之不忍聞如此。於是綢繆繾綣，欲往復卻。蓋以一宿之隔，彼此不能相知，況爲異鄉之別乎？因叙道中之景，復以服梅苦酸，衣葛苦寒，興離別不能無愁，非絲竹長歌所能慰也。明遠他作，雕繪太過，獨此雅淡，有魏、晉遺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按，樂府有《東門行》，曰「出東門不顧歸」，乃婦人送別歸而歎於室，詞至哀切，參軍所擬，乃代行者別後之詞。分三段：「離聲」六句，是離別之情；「遙遙」六句，是行路之情；「食梅」六句，是行到遊所之情。總以首二句內，離，聲爲主。離聲者，即別親友時所奏之絲竹。絲竹滿座，乃遊所所奏者，惟塗中無絲竹，則用「野風吹秋木」五字補之。風吹秋木，本是無心，入離人之耳，則以爲離聲耳，滿座絲竹亦然。　「將去復還訣」正擬原題不顧歸一息二句，正是不還訣之由。　落日輟駕，中夜始飯，遊人的有此苦，上著「居人」句襯出，尤不忍堪，前連用兩「惡」字寫乍別，後連用兩「苦」字寫久別，中間行路連呼行子，眞令人應聲落泪。「食梅」二語是以緩語承急調，與古樂府「枯桑」二句同法。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　空中布意，不墮一解，而往復縈回，興比賓主，歷歷不昧。雖聲情爽艷疑于豪宕，乃以視《青青河畔草》，亦相去無三十里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明遠《東門行》，一變一緊，節促而意多，妙筆當不遜陳思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其源出於古樂府，而忼壯之音兼孟德雄風。結句不振。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思理沉摯，多用比喻，古法猶存。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陽。鮑詩中過事夸飾，奇之又奇，顧少餘味。此篇佳處乃在眞朴也。「一息不相知」二句，驚心動魄。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食梅常苦酸」一聯與「青青河畔草」篇，忽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一種神理。　李瑛《詩法易簡錄》卷三《五言古詩換韻法》：「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首二字疊上句。）「賓御皆涕零」：（句句用韻，聲情駘宕。）「涕零心斷絕」：（換仄韻首二字疊上句。）「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仄又換仄）「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換平韻）「衣葛常苦寒」：（忽入比喻詩中神境）「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　此爲行客念家之詩。前四，追叙將出門事，突然比起，點出離情。賓御涕零，先用旁人作襯。「涕零」四句，接寫訣別遲回。以一息暫離。尚不相知，挑醒異鄉遠別之恨。「遙遙」六句，點次就道行色，即以居人陪出行子，再寫苦景一句，頓足行子腸斷。後六，忽插酸寒自知兩喻，收出絲竹難以解憂，長歌彌起長恨，截然竟住，神理直逼漢京。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此擬古叙別之作耳。起八句，說將別之情。「一息」二句頓住，最沈痛。「遙遙」以下六句，寫既別以後，情景兼至，杜、韓、蘇皆常擬之。「食梅」以下總收，情文筆勢，迴折頓挫，一唱三歎，此皆爲行者之言。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　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晋安王子勳之亂，臨海王子頊從亂，明遠爲臨海王前軍參軍，二王皆幼，群小奉以舉事。此詩蓋憂亂之意。

《代放歌行》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八《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杜甫、柳子厚）屢慣用黃金臺事。【略】《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梁任昉《述

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始此也。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詩之意，全在「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四句。謂明君在上，可以仕矣。「一言」、「片善」，可致富貴，豈徒取虞卿之白玉璧，又將起郭隗之黃金臺？而不急於仕者，果何所病而不進乎？起句用「蓼蟲避葵堇」事，《楚辭》云「蓼蟲不徙乎葵藿」，言性不遷也。世間以苦爲甘，以臭爲香者，固有之。然士之處世，果逢明君，何爲不仕？苟有一之未然，則不如蓼蟲之安於苦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比也。【略】此殆明遠自中書舍人以後退歸，當孝武之時，重於仕進，故作是曲以見志歟。首言蓼蟲避葵堇而集於蓼，由其慣於食苦。不言非甘，以喻己之謝祿仕而窮居，安於處困，自以爲高也。然衆人所見者小，乃爲之不堪其憂，安知曠士之懷，隨時出處，視窮達爲一致者哉。下文歷言京城達官之人四方遠集，而朝夕不止，況乎時不可失，而賢君愛才，進用如此其易，今爾有何所病，乃獨臨路遲迴而不進耶？蓋明遠之所不進有難以語人者，故特設爲它人之詞以詰之，此即所謂不知曠士者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細玩詩，亦未得「放」字之意。又，行急則帶後飄，故云「曳」、「飏」，此二語，形容絕紗。　《古詩歸》卷一二「小人」二句，譚元春批：罵小人雖不甚渾，吾賞其痛快。「華纓」句，譚元春批：「結遠埃」三字如睹，寫盡富貴人氣焰。「今君有何疾」句，鍾惺批：問得低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截「雞鳴」以下十八句論之，是放臣代小人之言。合通篇二十二句論之，是作者代放臣之言。題曰《代放歌行》，「代」字，蓋指作者代放臣。　此詩起首斷作四句，下即作小人譏誚放臣之言到底。此格正與潘尼迎大駕稍似。夫蓼蟲習於蓼之苦，而不知葵堇之甘，猶小人習於齷齪，而不知壯士之懷。壯士即放臣。「雞鳴」以下八句，言富貴人之多。「彝世」以下八句，言人得富貴之易。「今君」指放臣，謂有何疾而獨見放也：　此皆小人譏誚放臣之言。篇中「縱橫」、「四方」等字，是橫說，遠近皆如此。「雞鳴」、「平旦」等字，是豎說，朝暮皆如此。「一言」、「片善」等字，是退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才；「豈伊」、「將起」等字，是進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志。寫來濃甚、熱甚，眞是齷齪、眞是習苦不知甘也。至「賢君」云云，尤是小人口吻，足令放臣痛哭欲絕。凡忠直之士，以讒見放，雖甚無聊，靜中或可以理自遣。最苦者，從旁有不在行人，絮絮聒聒，以不入耳之言來相譏訕，愈難堪矣。此作費盡苦心，追取「放」字神髓，乃知舊評之妄。　朱乾《樂府正義》卷八：此疑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爲司徒時專政，明遠知其必敗，獨遲迴不進也。【略】明遠於此，可謂知謹身矣。不知他日又何以失足於始興王濬也，知幾其難哉。言洛城者，託詞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渾成高朗，故自有尺度，不僅以俊逸標勝，如杜子美所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結體亦古詩常格。起四句託興獨有風致。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曠士有懷，不逐世趨。末句一點，通篇悉如蜃市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八篇之中，此作無愧風雅矣。「小人自齷齪」三句，即下所謂「遲迴」也。「夷世不可逢」三句，曠士所懷，則如此也。「今君有何疾」三句，結得婉，有味外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只將小人之徵逐與所以勉曠士者詳叙一番，其不屑與齷齪爲伍，自在言外。詩固不以說盡爲工。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素帶」三語寫盡富貴人塵俗之狀。漢詩中所謂「冠帶日相索也。」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明遠末仕作此歌以見志，而設爲勸仕之詞。「蓼蟲避葵堇」四語，冒全詩。「雞鳴洛城裏」至「鐘鳴猶未歸」：此言仕者之喧闐朝市也。「夷世不可逢」至「臨路獨遲迴」：承上言此從仕京師者，皆以平世不易逢，而賢君又能愛才。用賢決于聖慮而不受外之疑忌，是以一言取榮，凡善必錄，豈但蒙白璧之賜。行將築黃金之臺，此正賢才集進之時也。今君有何患，當仕路而遲回不進乎？似問似勸，又似責其不仕，此皆明遠之設言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慨小人不知曠士之詩。前四，以蓼蟲生不識甘，突然比起，篇意全攝。「雞鳴」八句，寫小人之疲於奔競，齷齪形狀可憐。「夷世」八句，寫小人之熟於揣摩，齷齪心事可鄙。後二，收到不知曠士之懷。妙在不作斷語，即以小人詰語顯出，以見自吐供招。又妙在不綴答語，竟就小人詰語縮住，以見不屑教誨。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詩極言富貴，斥譏蓼蟲。蓋憤懣反言，故曰

「放歌」。《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即此意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放歌行》一曰《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鮑照此詩則言榮利之場，不宜輕入。此詩首四句以蓼蟲之習苦，喻世之習於榮利，膴仕沈溺而不反者。「雞鳴」八句，極言榮利之場，衆所共趨。「夷世」十句，蓋反言以見意向，使君非愛才，嫌猜不斷，則不能不臨路遲迴矣。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此殆爲孝武中書舍人時之作。《宋書》稱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此詩蓋在此時矣。「夷世」八句，蓋托爲競進者之詞。末二句則自謂也。又，明遠有《侍郎報滿辭閣疏》，蓋在此時。史云爲中書舍人，「舍人」疑「侍郎」之誤。史云「世祖以爲中書舍人」，世祖，孝武也。《南史》云孝文者亦誤。孝武雄猜，故詩意及之，與史正同。孝文，宋之賢主，當不然也。

《代陳思王京洛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未有警句，其氣尚健。「爲爾一朝容」句，強。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古來」二句，推廣一層看，可以悟道。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十二句，極寫先盛。「但懼」六句，言衰歇。「古來」二句，倒捲，收束全篇。「春風」二句，言可以回景，可以召秋。此篇非常奇麗，然終是氣骨俊逸不可及，非同齊、梁靡弱無氣，雖小庾亦不能具此氣骨，時代爲之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春吹回白日」四句，言時移事異，盛極必衰。

《代門有車馬客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鮑有極琢極麗之作，顧琢者傷于滯累，麗者傷于佻薄，晉、宋之降爲齊、梁，亦不得辭其爰書矣。惟此種不琢不麗之篇，特以聲情相輝映，而率不入鄙，樸自有韻。則天才固爲卓爾，非一往人所望見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門有車馬客」，皆言問訊其客，備叙市朝遷變、親友彫落之意也。鮑詩則并叙此客旋又別去，「篤行李」，猶云珍重道塗。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故悲」蓋謂元凶劭，「後感」蓋謂廢帝也。末四句即「我聞有命，不敢告人」之意。

《代棹歌行》　朱乾《樂府正義》卷八：困于行役，有回舟返櫂之思。余讀《宋書》，至孝業景和元年，袁顗求爲雍州刺史時，以其舅蔡興宗爲荆州長史，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興宗曰：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及子勳之敗，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興宗之先見。明遠知驚波之無可流連，而卒死於亂兵，亦在百不一存中。君子居亂世，至於進退不保，可哀也哉。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此亦憂亂之意。

《代白頭吟》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白頭吟》：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點玉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卓文君爲《白頭吟》。此用其題而廣之也。沈約《宋書》：「《古白頭辭》曰：『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廣其意則不止夫婦間也。此詩可謂遒麗俊逸。黃鵠所從來遠而貴之，鷄所從來近而日淪之。《韓詩外傳》田饒語魯哀公者，譬若薪燎，後者處上，文子語，亦汲黯語。蓋遠近前後之說也。「心賞」、「貌恭」二聯，至佳，至佳。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而比也。【略】毫髮喻少，丘山喻多也。此殆明遠爲人所間，見棄於君，故借是題以喻所懷。言我既直且清，而宿昔相與之意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此猜恨耶？蓋世降俗薄，人情背馳，往往遺舊逐新，隨時俯仰。見人稍有微隙，則張而大之，譬猶碩鼠之傷苗，蒼蠅之污白。鳧鵠自遠而至，方爲貴美，而薪芻之積前者，必見覆壓也。其舉申后、班婕妤之事，又以見君主溺於寵新，遂至變替，且謂心所親賞者，猶難久恃，而況於貌恭者，豈可以深託之哉，亦以寓規諷之意云耳。篇末復言古來皆已如此，非獨爾爲然者，以自寬也。《衞》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其是之謂乎。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此亦用漢人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縠，惜時樣不同爾。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鍊語工，搆思細。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驕嬉凌厲，意氣咄咄逼人。文君詩決裂已甚，後之作者安得溫語醒哀婉詞送欵耶。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爲人臣不見信於君，而託於夫婦之見棄。言我既清且直，其於宿昔相與之意似無可愧者，不知何緣而致此猜恨耶？蓋人情衰薄，往往欲以新賤舊。故瑕釁僅如毫髮，而張大之，遂若丘山，皆由此讒佞爲之。如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而讒佞何獨不轉移君心？其以遠來則貴，而以前薪見陵無惑也。再舉申后、班姬證之，即心賞者猶不足恃，而況其在貌恭者耶？亦聊以致感嘆云爾。想明遠嘗遭讒間，以致不得於君，故特借以攄所懷

如此。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而詞內所引班去趙升，乃後來故事。擬樂府者，特借古題，非如八股之擬摹古人口氣也。

首四句自稱其德，言己無取棄捐之道，女子之品最重清直。曰「朱絲繩」（即瑟絃）玉壺冰，足見清直之至，何慙宿昔意一清到底，一直到底，未嘗一日少變。不知今日之猜恨，何爲而迭至也。「人情」四句，寫普天之下，盡是負心男子，那箇不負恩棄舊，記小忘大，又陪以「世議」云者，負恩棄舊，在男子淪惑喪心固然。而無奈旁人議論，亦逐興衰，可見滿世界全無一箇公道，即諺曰「牆倒一例推」者。所以毫髮一瑕，丘山難勝，眞大可危也。「食苗」四句，潑口痛罵新人，鼠與蠅皆人所極憎之物。「申黜」四句，引古爲證。最苦在「周王」二句，使今日新人之寵，僅如我昔日也。則一黜一進，一去一升，止足相當，猶可安之爲命。唯「日淪惑」，「益嗟稱」。十倍於我之疇昔者，爲可憤恨耳。末四句，亘古以來，止有「貌恭」，那有「心賞」。謂爲「心賞」者，皆女子痴心也。凡樂府此等題，皆是臣不得事君。但他題是憂人妬己，此題偏是己先妬人。妬有兩德：曰猜，曰恨。一虛一實，最爲狠毒。妬者不自知也，方自以爲清，且以爲如冰之清，如玉壺冰之清也；自以爲直，且以爲如繩之直，如朱絲繩之直也。不知直則激而少容，清則察而無徒。則是直與清者，乃猜恨之別名。但妬者見人不見己耳。直則攻人之惡，人將媒我之短，清則形人之濁，人將疑我之假，是濁與枉未必猜恨，而直與清爲猜恨之的質也。恩謂情，舊謂義。有恩有舊，所謂興也。當此時，無有猜也，焉有恨也；無有恨也，焉有猜也。忽有一日，不知緣分將盡，不知人情陡變，於無意之中，忽然坐一微塵。此一塵者，是恨耶云云，是猜耶云云。丘山難勝，不於漸積，而即在此毫末之微也。可知恩與舊尚不足恃，清與直又何足恃也。恃其直，則食苗之碩鼠仇我矣；恃其清，則玷白之蒼蠅玷我矣。恃其恩，鳧鵠之美方以遠成矣。恃其舊，薪芻之後且見凌矣。凡此者，皆未事之先慮。何也？凡天下有勝己者，則妬其勝；與己等，則妬其等；不如己者，又妬勝；或己等，或更勝己也。「申黜」二句，妬其等己。「周王」二句，妬其勝己。惟「鳧鵠」三句，未等未勝之前，慮之不勝慮，最爲苦惱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以直致見老。「漢帝」句強。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其好盡不如古人，而明快稱情亦古所少。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世議逐衰興」句，恆言興衰，倒作衰興，韓詩用字多如此。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鳧鵠遠成美」，言難以從來遠而覺其美也。用田饒答魯哀公語意。「薪芻前見陵」，陵，侵也。即譬如積薪，後來者處上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擬棄婦自傷之詩，與卓文君原辭同意。前四，就絲冰爲比，以己無慚德，猜恨何心，自詰而起。「人情」八句，懸揣猜恨之故，在於人心厭故，因而得進讒言，頓生嫌隙。隨疊用四比，以申明之。後八，正說棄舊憐新之痛，卻又援古爲比，醒出心賞貌恭之不可憑恃，自來如此，不必撫膺收住。用一「君」字，若旁人指點者然，筆極靈活。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統言君臣、朋友、夫婦之情難常保，即屈子「恩不甚者輕絕」之意，而古人屢以寄慨，蓋此世情，古今天下恆如斯也。收句分明言之。起句比而兼興也。三四句，跌宕入題。「人情」十句，說情事，名理奔赴，觸處悟道，可當格言，而阮亭乃不見取，殊不知其何說。又按：此詩固非常清警，然以杜公《佳人》比之，則此猶爲循行數墨，「經營地上」陳言，居然有死活仙凡之分。可悟杜公才氣之大，非徒脫換神妙。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發端語如「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明遠效之而爲「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神氣雖減而風味不減。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此詠時事。曾謂自傷清直，非是。

《代東武吟》　陸游《徐大用樂府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荆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竝傳，至於今不泯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早從君而晚無成者。晉文公捐籩豆、棄席蓐，舅犯夜哭，出《韓子》。田子方贖老馬事，出《韓詩外傳》。能垂晉主之惠，則能不愧於田子之神矣，而後世之不顧棄席、老馬者衆矣。東武地本太山，當吟齊之土風。今照用題不拘，恐謂東武之人應募亦可。詩有筆力，如轉石下千仞山，袞袞轟轟不可禦。李太白詩甚似之。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按：《樂府解題》謂《東武吟》率皆傷悼時移事變之詞，明遠此篇殆亦有所爲而擬作歟。觀其首言主人勿誼而後歌者，欲其聽主之審而感之速也。故下文歷叙征役遠塞之勞，窮老還家之苦，至篇末復懷戀主之情，而猶有望於垂惠。然不知其爲誰而發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氣最勁，語最峭，調最響。讀之使人快。休文比之紅紫鄭衛，良然。又「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明是《吳趨》、《會吟》起法，卻縮作兩句，固

是善變。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寒鄉士」，無所緣而起；「蒙漢恩」，出身之正。曰「隨」、曰「逐」，始終隸人部曲之下。權不得自專，曰「始隨」、曰「後逐」，復無定主也。將軍下世，併無主矣。續曰「孤續」非較多言，乃言其得功危且難也。「密塗」句，是說遠。「寧歲」句，是說久。「肌力」句，是身之苦。「心思」句，是心之苦。得功之危且難如此，非僥倖一亘者比，所以最爲可傷耳。「窮老入門」，跟上「部曲離散」來。「腰鐮」句，固是寫窮。「倚杖」句，固是寫老。然曰「刈」、曰「牧」，亦陶荆州運甓之意。「棄席」云云，猶是壯心不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中間許多情事，平叙初終，一如白樂天歌行然者。乃從始至末，但一人口述語耳，於《琵琶行》才占得一段，而言者之平生，聞者之感觸，無窮無方，皆所含蓄。故言若已盡，而意正未發，自非唐宋人力所及、心所謀也。「誼」，忘也；只此一字，含情不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寧歲」句，勁。「腰鐮」四句，摹寫淋漓。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前叙從軍之苦，繼言還家之困，而以冀望君恩結束，章法最清。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密塗亘萬里」二句，語極奇，然烏有是理。「將軍既下世」八句，波瀾甚闊，已爲老杜啓行。「腰鐮刈葵藿」二句，晦翁謂：此二語分明說得個倔強不肯甘心之意。「棄席思君幄」四句，言欲如晋主之不捐棄席，田子之不棄疲馬也。文義本明，注者自擾。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代從軍老卒訴苦望卹之詩。前二，設爲訴主之言，領起全首。「僕本」十句，備述從軍履歷與所至勞績之事。「張校尉」、「李輕車」，皆借古以作影。「將軍」八句，轉到主亡侶少，世改績湮，窮老歸家之苦。「昔如」四句，感昔悲今，將上二層作一總束。後四，點出終望收卹本旨。託物援古，雙頂串收，便覺色腴音亮。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借題，不必切地，不如隋煬帝。此勞卒怨恩薄之詩，《小雅・杕杜》，先王勞旋役之什，所以爲忠厚也。後世恩薄，不能念此，故詩人詠之，亦所以爲諷諫，此所以爲原本古義。用張騫、李蔡，倣詩人南仲、方叔耳。　前十二句，抵一篇叙文。「密塗」，近塗也。「時事」二句，頓挫。古人無不斷之章法，斷則必頓挫。「少壯」四句，叙今現在情事。「昔如」八句，反覆自申，詠歎淫液，筆勢迴旋，跌宕頓挫。　一住奔放，流暢清利，而又雄厚，不輕不薄，又不乏眞味。杜公《出塞》詩，有一首從此出。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此專言苦戰老將，傷時事之移易。始隨張校尉，張騫也；後逐李輕車，李蔡也。「密塗」二句，密，近也；近塗，猶萬里，則遠者可知。甯歲，猶七奔，則多事時可知。又，《十八家詩鈔》卷三：　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起襲「四坐且勿諠」。

《代出自薊北門行》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全用《楚辭・國殤》之意：「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張巡嚼齒穿龈眦之類是也。《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牛馬卷縮如蝟。」少陵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鮑用之在先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賦也。【略】此言漢時邊塞警急，出師征戰正當嚴秋，弓矢堅勁，敵陣精強之時，而其冒犯風霜，不避辛苦如此。大抵危亂之際，方見臣子之懷忠殉節，能棄其身而不顧也。豈亦因時多難，有所激勸而言之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只是操調險急，故下句無懦響。雖溫厚之意稍衰，然卻奇俊。又，「雁魚」句，亦是顏、謝對法，卻隋快自肆。又，「漢思」、「胡霜」絕妙，此皆苦思深語，顧亦何傷其俊逸。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軍旅詩必如此果毅勁銳，始稱合作。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應是當時政令躁急，臣下有不任者，故借此以寓意。言平日無折衝之謀，以寢敵慮。及邊隙一啓，曰「徵騎」、曰「分兵」，皆臨時周章光景，以敵陣之精彊故也。天子之怒，固是怒敵，亦是怒將士之不急急剪此朝食。故從戰之士，相望於道。當此時也，雖有李牧輩爲將，亦不暇爲謀矣。「蕭鼓」云云，不憚於勞。「時危」云云，不憚於死。一片忠心，上之弗恤；死爲國傷，何益於國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疾風」以下，神氣飛舞。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一幅出塞圖。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寫出一時聲息之緊，應敵之猝，師行之速，征途之苦，許國之勇，短幅中氣勢奕奕生動，眞神工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明遠能爲抗壯之音，頗似孟德。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代出自薊北門行》「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按：朱子有《游衡嶽詩》「蠟屐得鴈行，籃輿或魚貫。」本明遠而意句彌工。（瑩按：朱子游覽之辭，故意旨容，與明遠從軍之作，故語氣壯發。）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擬立功邊塞之作。前八，用逆筆先就邊境徵兵，胡強主怒叙起，爲壯士立功之會寫一排場。中八，落出從軍，鋪寫途路勞苦。朔方早寒，故多在寒上設色。後四，收到立節效忠，偏以不吉祥語，顯出無退悔心，悲壯淋漓。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從軍出塞之作，薊北多烈

士，故託言之。起四句，叙題有原委，簡潔。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必具端委。詩叙事述情亦然，必具端末，使人易了。但不得冗絮纖瑣迂緩，反令人不明了。如此起邊師，救朔方，皆分明交代題事。「嚴秋」十二句，寫邊塞戰場情景，激壯蒼涼悲慨，使人神魂飛越。「雁行」以下，一字不平轉。「時危」四句，收作歸宿，爲豪宕，不爲淒涼，以解爲悲，從屈子來。陳思、杜公皆同。本集《幽并重騎射》等篇亦然。孟康云：「廣武在滎陽敖倉西三室山上。」蓋古聚兵之所。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大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此則并及忠節矣。又，《十八家詩鈔》卷三：　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薄暮塞雲起」句，此下皆鬼語。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一首》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壞漏山河，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敧，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邪讒之人，似不類也。案：《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含滿覆」。而謂滿敧者，又明遠之誤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　此詩十韻。前述帝居皇闕之盛，而後歎其忽衰，雍門子撼孟嘗君之意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市邛越。」其盛如此。「蟻壞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敧，物忌厚生沒。」一朝有不可測者，則衰矣。一蟻之孔，可以傾山潰河。一線之淚，可以鑠金銷骨。敧器滿則覆，出《家語》。生之厚而之死地，出《莊子》。詩意本亦常談，但造語峭拔，而世之富貴驕淫不戒以顛者，比比是也，則其言豈可忽諸。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賦也。【略】此篇戒富貴之人當慮患而防微也。言出見其宮闕臺池之盛，聲色伎樂之繁，而但朝夕娛宴，無有窮已。然不知壯年豈得長存，樂意豈能長有。一言不謹，則易成大患，讒毀一生，則易致傷害，可不思所以豫防之乎。大抵器滿者必傾，物盛者必滅，理之當然，宜常戒懼。明智之士，服習事理，而於明暗幾微之際，尤當審察也。詳夫「天居」、「馳道」等語，蓋爲時君過奢，不能自謹，故特以此規諷之，且不敢指斥，故借多士爲言耳。　鄧雲霄《冷邸小言》：　王子安「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其寫景可謂高華而逸麗矣。不如鮑明遠「繡甍結飛霞，璇題納明月」，尤簡而妙。彼「朝」、「暮」、「西」、「南」四字還覺著述，豈朝獨無雨而暮獨無雲乎？雲必在南而雨必在西乎？詩貴渾化，於此驗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着意雕琢，然筆力勁，音調自是振拔。又，「行月」甚巧，第微覺生。又，「器惡含滿敧，物忌厚生沒」，兩語特精悄，然入文則佳，若詩則須風度長乃妙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按：樂府有《君子有所思行》，蓋登山而見世人之奢泰，因思古之賢哲也。此雖用樂府題，而體則古詩，故不用「行」字，卻於題上添一「代」字。言當今之世，併無君子，故代爲之詞云。士衡作只從「城郭廬室上」一層層說進去，如剝葱然。剝出箇營生博奧人，調甚奇詭，自是樂府之體。此叙事處，倫次一些不亂。然只是平衍，固是古詩之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語必壯闊。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　寄情深遠，造語淹秀，俳而能清，刻而能潤。《詩品》謂其得景陽之俶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于謝混，駈邁疾于延年。余謂四家總不及明遠「俊逸」二字。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繡甍結飛霞」四句，伏下「滿」字。「選色徧齊代」四句，伏下「厚」字。「服理辨昭昧」，收所思。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陳螺渚評：　謝元暉《銅雀臺詩》是譏其遺令伎人向帳作伎及望西陵墓田事，其致微；此直書其華侈，乃自速其亡，其詞正：　要皆異曲同工。

《代悲哉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華」、「實」、「翔」、「鳴」疊作開闔，故令語拙，見其樸而能老。此詩自應還鮑。（《明遠集》載此樂府，作謝惠連。）

《代陳思王白馬篇》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埋身、沈命，皆堅志赴敵之意。

《代昇天行》　吳聿《觀林詩話》：「九籥隱丹經。」李善云：「《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此可笑也。天門有九，故曰九籥。涪翁云「九籥天闕守夜義」是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厭世故而求神仙，神仙果有之乎？張子房願從赤松子遊，以全功名也。梅福去爲吳市卒，人以爲仙，以避亂也。未必眞有所謂升天者也。蘇子由評李白詩：「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予以鮑明遠詩輒續之曰：　語神仙則白日升天，不以爲無。若從尾句之意，則寓言借喻君子有高志遠意出塵埃之表者，視世之卑污苟賤之人，直如禽蟲之吞啄腐腥耳。「五圖」、「九籥」，據《文選注》引《抱朴子》：《五嶽眞形圖》。鄭玄《易緯注》：齊、魯間藏器之管曰「籥」，又以藏經；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　穩密有韻，卻不見勁

氣駿發。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前半自述平生。至「窮途」云云，言平生閱歷多矣，久矣。用世事業做不得，方思出世，正與陳圖南對朝士意合。此詩之最正者。　遊仙詩，只如一首咏懷詩，絕無一切鉛汞氣習。從師交友是求仙人第一要緊事，此獨拈出。末結仙人渡世溺情，語最警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　故有俯視一世之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軒軒霞舉。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似景純。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解玉飲椒庭」句，囊括景純。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此即屈子《遠遊》，景純《遊仙》之意，而其佳轉在起八句，直書即事，無一字客氣假象陳言。「窮途」以下，正說升天。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昇天行》，本求仙之意，而此詩「窮途」二句，似亦譏學仙者。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此詩乃閱世既久，不耐腥腐而思遠舉之意。曾太傅謂譏學仙，非也。

《松柏篇》　許顗《彥周詩話》：　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詩頗淋漓。「盡情」句，亦蒼古。惜多生調、弱調，如「南廓悅藉短」、「百病起盡期」，俱強；「志士惜牛刀」，意晦；「闔棺世業埋」，「世業」字不切；「居者今已盡」，意亦晦；「撤宴式酒濡」，「濡」字韻強。「家世本平常」，旨不圓合：　積此多累，甚爲長篇之病，少陵所患輒倣茲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行女，已嫁之女。

《代苦熱行》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熱者地之至惡，死者事之至難。蹈至惡之地，責以至難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則天下士有去之而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詩連以十六句言苦熱，一句用一事，富哉言乎。「毒涇」、「渡瀘」，始入議論，謂所往之地，甚於秦人之毒涇，諸葛之渡瀘，死地禍機，決無可全之理；而軍賞微薄，則必失天下之心矣。《韓詩外傳》：「田饒對宋燕語：『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楊慎《升菴詩話》卷四《吹蠱》：　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注：「行暉，行旅之暉。」非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　形容苦熱處不遺餘力，勝士衡《苦寒》，然尚不及魏武。彼就實事寫來，神采自溢，此只鑿空撰出，安有眞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赤阪」一段，亂寫熱意，無倫次，似楚詞之南招。「毒涇」以下見開邊之功，夫人臣爲君開疆展土，本爲榮賞。然開疆展土之功，有大於戈船、伏波者乎？賞則宜厚矣，重矣，而乃薄且微如此。夫以士之重博君之輕猶不可爲，況以士之重尤不得博君之輕，則何爲而爲之？以士之重博君之輕猶不爲，況以萬士之重博君之輕又何爲而爲之。　凡古詩托興之詩，有正面，有借面。此詩之借面，是說苦熱。不止是前半是苦熱，即後半亦是苦熱，若榮厚賞重則人忘其熱矣。此詩正面，是說薄賞。以士重較賞，賞以薄。況蹈必死之地辛苦萬狀乎？前苦熱一段，正形賞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摹寫炎瘴之景，可稱曲至。末可以諷廟堂，故佳。又，篇中亦不免強句，如「吹蠱病行暉」，「暉」字湊韻；「度瀘寧具腓」，「寧」字無理；「昌志登禍機」，「昌志」，字生。大家固不論，但在明遠一何多累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也。「饑猿」二句，以上形容曲盡。「爵輕」二句，結出本意。如許苦楚而榮賞薄微，則士所重之性命亦難希望矣。諷曉上位，可謂婉切。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可敵景陽《苦雨》。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東武》言旋卒，此言旋帥，擬《出車》，亦以諷恩薄也。寫炎方地險艱，字句奇峭。「生軀」以下歸宿。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前言苦熱、瘴毒，末言從軍死地，勞多而賞薄。茜，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

《代結客少年場行》　吳曾《復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楚漢魏六朝上引》）云：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鈎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鈎，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鈎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　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驍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鈎。」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鈎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鈎。」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鈎。」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此謂俠少晚而悔者。朱家、郭解之徒，終貽悔吝，況區區殺人亡命乎？可以爲戒也。此詩專指洛陽。「四關」者，東成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雙闕」者，南、北宮，乃秦始皇所創。「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此亦古詩蹉對句法。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　詞峰俊仄，寫任俠，正是當行，故更覺俶詭不倫。又，凡鍊對語不難，單語難；奇語不難，常語難。此

特以單語、常語，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凡觀古人之詩，却不在實字面，却在幾個虛字上，却又是無要緊虛字。如此詩中之「去鄉三十載」，人鮮不以爲過文語耳，殊不知一篇關鎖全在此句。凡事有初、中、末，凡人有少、壯、老，人生百年耳。前三十年爲少，少之時以好俠費；中三十年爲壯，壯之時又以亡命費；末三十年雖得歸又以老費。然人生做事，全在壯年，此却重寫老、輕寫壯年，何也？因其輕而輕之，正是重寫少年也。當少時只因負酒使氣，遂致亡命，非有邪也。亡命凡三十載，此三十載中正是壯年做事時候，試問此三十年中無所爲乎？觀其歸家而歎，正歎此三十年間，或不得有爲，或爲未成耳。至「升高」云云，亦是去鄉三十年中，家下時勢人情俱變盡。今之將相王侯，非昔之將相王侯者，曰「扶」、「羅」、曰「夾」、「列」，何王侯將相之多乎？我獨不能取此，所以百憂交集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滿篇譏訶，一痕不露。　明遠樂府自是七言至極，顧于五言歌行，亦以七言手筆行之，句疏氣迫，未免失五言風軌。但其謀篇不雜，若《門有車馬》、《東武》、《結客》諸作，一氣內含，自踞此體腸。要當從大段著眼，乃知其體度，若徒以光俊求之，則且去吳均不遠矣。元嘉之末，雅俗沿革之際，未可以悅耳妄相推許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壯心坌涌，一氣所流，鴻亮無累。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傷少年之末路無成也。格古詞鮮，結尤味永。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結語作悔艾之詞，於詩教合矣。　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一一《扶宮》：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注：《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考《三輔黃圖》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宮以荔枝爲名。）則此所云扶宮者，扶荔宮也。又，《廟記》云「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今京師亦有東夾道、西夾道之名。）則「夾道扶宮」四字，皆本《黃圖》而活用之，猶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不夜，本地名，而不必作地名用也。不然，則「扶宮」二字無出處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詩用意稍浮，無甚精深，而詞氣壯麗。又，起六句，追叙少時豪俠之失。「去鄉」二句，結上起下，頓束。「升高」以下，爲盱豫之悔，亦所以爲諷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結客少年場行》本言輕生重義，慷慨以功名者。此則兼言晚節坎壈之狀。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扶風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簡節顧老。

《代陽春登荊山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花木」四句，秀。

《代貧賤苦愁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運語極拙，述情頗盡，漢、魏人顧自有此一種。如趙壹、程曉皆是句寧拙澀，然自老，必無弱調及強押韻不可解處。

《代却街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殊有古意，起處興意曲合。

《簫史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結語亮。

《吳歌三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落落不近，去唐自遠，三章三法有致。

《采菱歌七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益平益遠，小詩之聖證也。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語脈如澹烟縈空，寒光表裏。王江寧極意學此，猶覺斂舒未順。

又七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王維《輞川》詩從此出。　通首假勝眞，眞者益以孤尊矣。震、艮陽，兌、巽陰，正是此理。俗子但知面上肉耳。

《幽蘭三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風雅絕世。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意淺淺，能令語蒼。

《中興歌十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發端刻厲。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以漸入情語。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居然是《中興歌》。《芣苢》、《摽梅》爲周家興王景色，以此，雖然非有如許聲情，又安能入于變風哉？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此之謂也。宋人以意求之，宜其愚也夫。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一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四句叙。「淒風」句寫。收二句，但叙，議在言外。　章法備盡，杜公所祖。用三法，顛倒變化離合爲之章法，行之以浮切頓挫含蓄，或說或不說，此古人皆然。而歐、蘇以來，七百年無人知之矣。

又二　徐煒《徐氏筆精》卷二《犀渠》：鮑照《白紵歌》：「象牀瑤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即今之鎮之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恐捲動不安。犀渠，即硉矹也。梁昭明《將進酒》：「宜城溢渠盎，山中浮羽巵。」渠盎，亦車渠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一氣四十二字，平平衍序，終以七字于悄然暇然中遂轉遂收，氣度聲情，吾不知其何以得此也。　其妙都

在平起，平故不迫急轉抑。前無發端，則引人入情。處澹而自遠，微而弘，收之促切而不短。用氣之妙，有如此者。嗚呼，安得知用氣者而與言詩哉？

七言之製，斷以明遠爲祖何？前雖有作者，正荒忽中鳥徑耳。柞棫初拔，即開夷庚，明遠于此，實已範圍千古。故七言不自明遠來，皆荑稗而已。由歌行而近體，則有杜易簡；由近體而絕句，則有劉夢得。淵源不昧，元唱相仍。若杜甫《夔州》以降，洎于元、白、溫、李，更不知其宗風嗣阿誰矣。狐子野干拖人入異類不少。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驅雁》：（《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霜」。）鮑照詩「窮秋九月落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驅雁」二字甚新。王摩詰《居延城外》一首，重二「馬」字，或云當作「暮雲空磧時驅雁」，深有見解。梁簡文亦有「秋霜曉驅雁」之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華壯中有生致，以每句皆用虛字頗活，末語搖曳。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六句以敘爲寫。此等以極富爲奇；單舉村陋，不知古人義法。末一句議收，章法奇絕。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較有推排而神光無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蒼然而來。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荆王流歎」句，樂盡哀來。「紅顏」句，已收。「凝華」句，另換意換筆，頓挫收。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涓涓潔潔，裁此短章；頓挫沿洄，遂已盡致。自非如此亦安貴有七言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語健。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句比也，奇情奇筆。

《代白紵曲三首》一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鮑明遠詩：「朱唇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全類張籍、王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忽然集，唐然縱，言之砉然止，飄然遠涉，安然無有不宜。技至此哉。爲功性情，正是賴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輕亮流逸。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含桃」句，勁，自《招魂》詞中來。

《代鳴鴈行》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閨怨詩也。前四，以雁爲比，寫聚而忽散之悲。後二，忽若自悔，而其實非悔，乃所以警遊子也。託意深，運筆健。

《擬行路難十八首》一　趙與旹《賓退錄》卷四：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略】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全于閑處妝點，妝點處皆至極處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爲首章，却先以時光易逝，徒悲無益意，反冒而起。且作勸人之言，不就己說，取徑幻甚。前四，勸人勿憂，先進以解憂之物也。突用四句平排而起，氣達而詞麗。後六，說到流光易逝，宜節悲思，趁便以聽歌行路，點清題目，作諸章之領筆，收到好景難留，醒出徒悲無益意。援古爲證，妙在簡峭。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紅顏」句，悲思也，頓挫章法。「願君」句章法，勢縱語簡。收二句筆力變轉。章法古，氣格雄渾雙盡。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柏梁、銅雀，是何人之遺制？七綵、九華，是何人之供帳？玉墀、椒閣，是何人之居處？而乃一則曰「願君裁悲且減思」，再則曰「含歌攬涕恆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何爲者耶？樂府《魏咸陽王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得眠，夜蹈霜與露。」其雲鶴不如野鳧之謂耶？行路之曲，其代雍門之琴耶？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但一事物，說得恁相經緯。立體益孤，含情益博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設爲閨怨，言人心易改，可爲長歎也，皆就博山上着筆。前三，先說博山斲鏤精巧，携手仙人，即將夫婦本當和好一照。「承君」四句，即頂博山，追敘從前承歡之樂，亦賦中有比。後二，忽然勒轉君心忽異，仍就對博山上，跌出百年長歎來，收得不測。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句興。「上刻」二句，奇麗。「外發」二句，頓挫，汁棱上浮，此切。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冉冉而來，若將無窮者，倏然澹止，遂終以不窮。然非末二語之亭亭條條，亦遽不能止也。春燕參差，風散梅麗矣。初不因刻削而成，且七字內外，有無限好風光，與「開幃對景弄春爵」恰爾相稱，此亦唐人玉合子之說「特不可以形迹求」耳。　朱乾《樂府正義》卷一二：野鳧、雲鶴，總指一人。言願安貧賤而爲雙鳧，不希富貴而爲別鶴，蓋指遊宦者言也。若身爲別鶴，別羨雙鳧，則蕩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亦設爲閨怨，言良時當惜，那堪久別也。前六，直就香閨佳人對景獨酌敘起，若從旁人看出者，便與前首不複。幻出金蘭之名，即有同心不可離居意，奇

甚。後四，說出情來，却先說抱愁不樂，然後以顧雙悵別，點眼作收。既得逆勢，且忽用比意整筆，空靈矯健。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春燕」二句所見，空中橫接，太白常用。收二句，比也，逆中有力。杜《慈恩》、相如《長門》，皆一一層次。古人之深如此，粗才豈知。

又四　《古詩歸》卷一二「瀉水」二句，譚元春批：開口愁腸，字字歌涕。「人生」二句譚元春批：苦境中發出名言。鍾惺批：無可奈何。「酌酒」句，鍾惺批：曼聲促節。「心非」二句鍾惺批：說得便淺。　鍾惺評：極悲涼，極柔厚。婉調幽衷，似晋《白紵》、《杯盤》二歌。全副蘇、李、《十九首》性情，從七言中脫出。樂府歌行，出入其中，遊戲其外，可知而不可言。譚元春評：不曾言其所以，不曾指其所在，自唱自愁，讀之老人。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明遠不得志於時，因自傷悼而作。言人之隨天賦予，如水之隨地分流，命寔爲之，雖憂何益。意欲酌酒行歌，聊自寬解，而中心之所感激，終自抑鬱而不敢言。縱怨尤未必盡忘，而悲憤亦不盡露，可謂婉於立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先破除，次申理，一俯一仰，神情無限，經生于此，不知費幾轉折也。大綱言愁，不及所事，正自古今淒斷。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七《瀉水》：鮑參軍《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用劉眞長答殷深源語：「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起句突兀，興意高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磊磈迸落，旋轉無痕，何等筆力。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妙在不曾說破，讀之自然生愁。起手無端而下如黃河落天走東海也。若移在中間猶是恒調。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因有所感而聊爲安命之辭，以自寬也。言瀉水于地，隨其所流。人生窮達，惟天所命，雖愁嘆亦何益哉。故酌酒放歌，聊以寬解，欲憂懷之斷絕耳。乃因歌而生感，心非木石，不能不動于中，然獨抑鬱而誰語。亦祗自吞聲，躑躅而已矣。一種憂憤之氣溢于言表，而不過于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泛言生命不辰，難寬易感。不着邊際，正復無所不包。前四，以瀉水四流，比出賦命不一，無用歎愁，眞有天上下將軍之勢。後四，欲寬不得，有感難言，妙在終不說破，意含而筆爽。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句奇想奇筆。收二句，繞轉往復。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當得然」，「然」字押韻無理，末數語淋漓。少陵七古多出於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隨手播弄，流宕翔舞。

又六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土木形骸，而龍章鳳質固在。高適學此，早已郎當，況李頎之鹵莽者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朝出」四句，寫得眞可樂。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家庭之樂豈宦道可比，明遠乃亦不免俗見耶。江淹《恨賦》亦以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爲恨。功名中人懷抱爾爾。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言孤直難容，宜安家食，自咏懷抱，乃諸詩之骨也。前四，突然感慨而起，跌出生世不長，安能跼蹐，暗含仕途蹭蹬意，詞旨鬱勃。中六，透筆寫出罷官歸家，正多樂事。乃憑空想像，莫作賦景觀。後二，援古自慰，收出孤直不容，當安貧賤本旨。筆勢仍自傲岸。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句縱叙，浮。「朝出」句頓挫，切。收賦也，浮切變轉。

又七　釋皎然《詩式·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略】鮑明遠《擬行路難》：「舉頭四顧望，【略】。」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杜少陵二》引）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入手以松爲殺，結殺以緩爲切，只此可通奕理。「愁思忽而至」五字，是一篇正殺着，更以淡漠出之。熟六代時事，即知此所愁所思者何也。當時忠孝鏟地滅盡，猶有明遠忽焉之一念，惻愴而不能言，其志亦哀也。　朱乾《樂府正義》卷一二：傷零陵之不得其絕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屬思甚異。「似人髡」三字，大無理，不若刪此二句。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若奔馬之不可羈紲，而善控者放收如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言富貴無常，不勝惻愴。獨就杜鵑說，隱然直斥至尊。前二，從愁思出門領起，筆勢聳拔。「舉頭」三句，先寫所見園寢荒涼。「中有」六句，獨就杜鵑指點出一富貴無常樣子。後二，收醒章意，本欲忘愁，而轉增惻愴，咽住得好。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豈憶」句，一句頓挫，秦、漢人及退之之文，氣格高古。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宋書》少帝景平二年，尚書僕射傅亮、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將

謀廢帝，以次第當在廬陵王義眞，先奏廢爲庶人，殺之。五月，乃廢帝爲榮陽王，既而弒之，迎立宜都王義隆，是爲文帝。此詩所爲作也。此云「不能言」，前章云「不敢言」，其致一也。《史記・齊世家》秦滅齊，遷王建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故有「但見松柏園」之語，杜甫再拜之詩、李白《古別離》之曲，並祖此風騷，宗其比興。而猶謬謂淺近，斯已舛矣。

又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起意無端，稍有致。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與「璇閨」章意同，而運局則異。前四，直賦春時桃開桃謝，爲下引端。然中有兩層比意，先衆著花，比起和諧稱意；從風飄落，比起離別惆悵也。後八，點清思婦見桃生感，實叙別久獨居之悲。不恒稱意，徙倚中宵，與比意一呼一應。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宋書・武五王傳》：廬陵王義眞、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彭城王義康、南郡王義宣，義眞最長而先廢，故云「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也。《本紀》：義眞以正月被廢，徙新安郡，二月遇害於徙所。（《義眞傳》作六月癸未被殺。考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知其舛矣。當從《本紀》。）故曰「陽春妖冶二三月，隨風簸蕩落西家」也。《本紀》元嘉元年八月，詔迎還義眞靈柩，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故云「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沾衣撫心歎」也。義眞出鎮歷陽，表求還都，未發而被廢。故言「初送我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回換」也。「牀席生塵明鏡垢」，哀其死也。

又九　《古詩歸》卷一二「黃絲」二句，譚元春批：不可無此等二句，在此或在中間突出亦妙，看其詩何如耳。「爾時自謂可君意」句，鍾惺批：自負得妙自謙得妙，只是一極像。「結帶與君言」句，鍾惺批：「結帶」二字酷似兒女語事。「意中索寞與君異」句，鍾惺批：看得細，說得眞。「還君」二句，譚元春批：恨甚，厚甚。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雖婦人疑所私之相棄，而自道其悲恨之情，然恐亦有托而云耳。首以染絲爲比者，言已愁緒紛然，一如亂絲之不可理。因追昔相遇之時，情意綢繆，誓不相棄；今日覩君之意，似以色衰見疎，故欲挈君所贈而還之，誠不忍見之而生愁思也。後唐人張籍詩「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亦感知己之遇而託之節婦吟。恐明遠意亦如此。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披心見意，直爾在堂滿堂，在室滿室；非爾，故不辦作歌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起句每有遠想，長於託興。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非但君意中索寞，亦自覺色衰不能可君意。兩「意」字炤射今昔，甚妙。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悲涼跌宕，曼聲促節，體自明遠獨創。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與「洛陽」章意同，而運局亦異。前二，言苦思心亂也，突用比出，筆勢聳然。中六，追昔感今，言情宛至。後二，用意從「洛陽」章對此長歎翻進一層，更覺凄絕。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句無端，奇。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此爲故舊之臣，恩遇不終者賦也。徐、傅、謝晦之流，倚恃恩舊，專擅驕恣，自取夷滅，固不足惜；然宋文因是疑忌益深，道濟宿將，自壞長城。明遠工文，謬托累句，故於此時已預憂之。前章（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言見幾之宜早，次章言恩寵之難恃也。若謂坎壈詠懷，則方布衣弱冠，有何放棄之堪寄？有何今昔之相負？若謂設詞，則是無病捧心。前後皆諷刺之詞，中央廁無端之語，斯又後世賦詩通蔽，不可以誣昔人也。

又一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結句湊韻。「孤魂」、「獨魄」句固是大悲。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與「愁思」章意相類，但彼就富貴者說，此就妖艷浮華者說。且彼就後日追溯從前，此就現在逆計身後，各各不同。前四，以蕣華易落，比起妖艷浮華之輩不能久存，兼男女說爲是。中六，頂上來，并逆料其身死久後魂魄凄涼之苦，仍繳轉難憶生前勒住。後二，收出鑒茲悲悒，當自熙怡篇旨。以君起，以君結，章法一綫。「君不見」調，十九章中凡六見，獨存此章，以見創體。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比興起。「豈憶」句，一句轉，同前「杜鵑」。順逆。

又一三　《古詩歸》卷一二「春禽」二句，譚元春批：口齒甚妙。鍾惺批：風雅幽怨。「今暮」句，鍾惺批：好笑。「明日」句，譚元春批：只此數句妙於言老。白太傅終年說白髮無此妙。「客思」句，鍾惺批：七字精魂生怯。「答云」句，譚元春批：插入「答云」，人有爲之者，連出「亦云」、「又聞」字，便有趣。「知君」句，鍾惺批：「答云」以下十二句，唐人所謂「馬上相逢，憑君傳語」也。人於此處，不暇作如許語，能作如許語，不能如此含露，彷彿盡傳語口角之妙。「聞君」句，鍾惺批：傳語妙矣，傳婦人語尤妙。傳婦人語妙矣，本無語而代爲之傳其意尤妙。嫌疑形迹，遠近含吐，聲吻未滅。「見此」句，鍾惺批：「見此」句，屬過客上，才能動人。「當願」句，鍾惺批：「憔悴」、「衰顏」相忘之漸也。着此二語良心厚道。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流浪》：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鮑參軍《行路難》：「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髭生。」「流浪」二字出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今暮」、「明日」二句大佳。後段亦洸洋恣意。「榮志溢氣」，不成語。「生空精」亦湊字。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章自傷久役，而懷其婦也。與「對案」章皆爲實賦己事，亦諸詩之骨。前二，觸物感情，春禽和鳴，反興夫婦乖離也，通章領局。「我初」八句，先就己邊說行役已久，志氣消磨，髮髭白素，恐不生還之苦。寫得又可笑，又可哭。「每懷」二句，遞落懷鄉念人正意。只以「多悲聲」三字一逗，下即幻出客語傳情，空中樓閣來，最得文家避實避熟之妙。「忽見」八句，突接過客問答之辭，從敘次鄉貫，閒閒敘入，急脈緩受也，遞到婦有貞名，略作一頓。末六，仍就客言，以「亦云」、「又聞」另筆提起，申敘舊人之思念君子容顏非昔，且以人見餘悲，勸其暫忘不得，陡然竟住。而已之聞言傷感，絕不一語兜收，却已隱然言外。學者解此用筆，自能惜墨如金。　據此章「白髮素髭」幾句，則參軍作此詩時似在中年，乃其末章有「余當二十弱冠辰」語，早衰如此，大奇大奇。

又一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全以聲情生色。宋人論詩「以意爲主」，如此類直用「意」相標榜，則與村黃冠盲女子所彈唱亦何異哉？

又一六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看明遠樂府，別是一味，急切覓佳處，早已失之。吟咏往來，覺蓬勃如春烟彌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岑嘉州、李供奉正從此入。特不許石曼卿一流，橫豪非理，借馬租衣，妝五陵叱咤耳。

又一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亦復潦倒有態。

《梅花落》　《古詩歸》卷一二「偏爲」句，譚元春批：「咨嗟」着「梅」上，獨妙。鍾惺批：鍾情不苟。「念其」二句，譚元春批：兩「能作」字，妙於貌梅。鍾惺評：「念其」字，多少愛惜，多少鑒賞，能使梅花有知，起而感謝。「念爾」句，譚元春批：又加「念爾」字，娓娓有情。　譚元春評：好欵，又好想頭。鍾惺評：以稚，似老，妙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爲明遠咏梅之作，疑亦有託而言。凡物每遇霜收斂，得露滋生，而梅獨以霜中作花，露中作實，其矯節春風中亦可異矣。然但能與霜同潔，而非能經霜不凋，是有霜華無霜質也，所可爲梅惜者此也。　朱乾《樂府正義》卷八：梅花落，春和之候，軍士感物懷歸，故以爲歌。詩雖佳，無涉於軍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跌蕩可喜。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機格變化。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以「花」字聯上「嗟」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格法甚奇。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比也。庭樹多而偏嗟于梅，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問君何獨然」，言問君何獨咨嗟于梅也，下乃答詞。前一念，念其好處揚之；後一念，念其不足處惜之也。夫霜花、霜實，搖動春光；其節固非不美，奈何質之不堅，而受寒風之零落。其與松柏後凋者有間，豈爲君子受辱於權勢而發與？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賦《梅花落》本意也。前二，以雜樹襯醒獨爲梅嗟，作領筆。中四，推原其故，先就可愛作一開勢。花實疊句，而用韻却收上領下，格法比漢樂府《有所思》篇更爲奇橫。後二，點清零落逐風，借霜上以有華無質致慨作結。　汪師韓《詩學纂聞・長篇轉韻一氣》：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實，搖蕩春花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鐃歌《戰城南》一章云。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補遺》：起以敘爲議一片，即是章法，有此一種。

《代淮南王二首》二　《古詩歸》卷一二「朱城」句，譚元春批：瑣碎，妙。「怨君」句，鍾惺批：「怨」字、「恨」字、「愛」字，結成一字。譚元春批：千古蕩子學問。「築城」句，譚元春批：忽插此句，結成古響。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按，明遠嘗爲臨川王侍郎，後復爲臨海王前軍參軍掌書記，想其欲自結於王，而託意於此，非專爲淮南王咏也。首言王好長生之術，而修合神丹，置身仙境，朱門九重，無由自達。及得君寵眷，而後雖怨君、恨君所不忌者，無非恃君愛也。苟得始終相保而不相棄，其願望何可勝言。而衰盛之遭，即王有不能自必者，其隱憂自在言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聲情並古，流宕徘徊，三復不厭。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疊用「君」字，從《國策・信陵上魏王書》「韓必德魏愛魏重魏，不敢反魏」來。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怨恨愛并在一句中，是樂府句法。下「築城」句，是樂府神理。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譏淮南王徒好神仙，致後宮生怨之詩。前五，點清篇主，提破病根，先敘當日求仙合藥之事。「合神」四句，則揣其妄想丹成之後，欲與綵女游戲歌舞之樂，以「斷君腸」三字，顯出必不可

得來。神仙樂事甚多，而獨言綵女，乃反引後宮怨曠也。「朱城」五句，方就宮女表明願望之誠，鍊句有味，後二，突插喻意，收出盛衰莫棄之旨，節拍入古。

《雉朝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蒿間」，「潛穀」字、「直」字，並生動，比意淋漓。

《代空城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低徊比似，寄意差曲。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意言疎快，不及前人樸奧而古致自存。

《代夜坐吟》 《古詩歸》卷一二「冬夜」二句，鍾惺批：千古情人只是一解字。「朱顏尋」鍾惺批：「尋」字妙，說不出。若安在「朱顏」之上便淺矣。「體君歌」譚元春批：「尋」字、「體」字，其字甚艷，其語甚微，粗心人風流不得。「不貴」二句，鍾惺批：二語正是「含聲未發已知心」意。　譚元春評：深微造極，士女皆無遁情。予將取爲艷詩之宗。鍾惺評：艷詩不深不艷。情艷中有癡人，無粗人，愈細愈癡。粗則浮矣，惡乎情。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情之所發，出而爲聲，乃成吟，是故情含于未發之初，心解于無聲之始。當霜風互動，夜靜燈微之際，其情脈脈，一往而深，但逐聲求即無所得。末二語。正是含聲未發已知心之意，乃深于言情者。

《代春日行》 《古詩歸》卷一二「微風」句，譚元春批：復曰「微波生」，便板矣。下面即不得疊用二「亦」字。「絃亦」句，鍾惺批：二「亦」字聲意不盡。「兩相思」二句，鍾惺批：二「兩」字下得深。又云：別於村歌以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末六字情深，作幾許波蕩縹緲出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聲情駘宕。末六字比「心悅君兮君不知」更深。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言男女嬉遊，各有所思，而每苦不相知也。前十六，半寫春日陸遊之樂，半寫春日水遊之樂，皆就男邊說。「入蓮」四句，則就女邊說，亦兼水陸，却即夏秋寫景。後二，總收醒出篇旨，聲情何等駘宕。

《侍宴覆舟山詩二首》一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深雋之筆。

《從拜陵登京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秀動超聳，妙于該括。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寫得荒颯。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宋書・禮志》：晉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明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汝綸案：明帝疑是武帝。

《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始興王濬與元凶劭同弒逆者也。袁淑、蔡興宗、王僧綽、僧達等皆嘗爲僚佐，或以文義往復。明遠有《賀征北世子誕育表》，征北亦濬也。又，劉損《京口記》：「蒜山無峰，北臨江」，見《文選注》。顏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集云元嘉二十六年。然二十六年幸京口在二月，此云暮冬，則非同時。

《登廬山詩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二「懸裝」句，鍾惺批：五字寫盡奇險。「巃嵸」句，鍾惺批：「昔貌」二字，山水間深遠之思。唐人「既見萬古色，頗盡一物由」本此。「洞澗」六句，鍾惺批：疊用排語，工而微滯。「嘈嚕」句，鍾惺批：「思」字妙。「深崖」句，鍾惺批：特神。「穹岫」句，譚元春批：崖岫之妙全在晦，二語狀盡杳冥，唐人杳冥語本此。「永與」句，譚元春批：「并」字險而趣，似仙語。　譚元春評：幻冥高奇之致，筆舌間足以敵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堅蒼。其源亦出於康樂，幽雋不逮而矯健過之。寫景自覺森然。又，「巃嵸」二句，「昔貌」、「前名」字無理。擬刪之。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二句交代題。「千巖」以下十四句，皆實寫。「洞澗」，洞，深也。「聳樹」，聳，疏也。雖造句奇警，非尋常凡手所能問津，但一片板實，無款竅章法，又不必定爲廬山之景，此恐亦足啓後人亂雜無章，作僞體泛詩之病，故不及康樂之精深切題也。曾南豐多似此，豈受其末流之病故耶？「乘此」四句，方接起句，入己作收，然亦是泛語。此不必定見爲廬山詩，又不必定見爲鮑照所作也。換一人，換一山，皆可施用，前人未有見及而言之者也。然則今曷取乎？曰：取其造句奇峭生創耳。大抵游山固以寫情爲本，然必有叙，有興寄；否則，不知作者爲何人，游爲何時何地何情，與此地故事，交代不明，則爲死詩無人。明遠此詩是也。然又須知叙忌冗絮，興寄忌淺，寫景忌平熟。　今明遠但有一寫景耳，雖字句生創，然不及康樂之華妙自然現前也。　不切固泛，須知太求切，又成俗人所爲。學者深思其義，乃有詩分。　一字不放過；使滑易，便猶人。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結撰蒼異。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四句叙題「登」字。「高岑」以下十二句，正寫。「迴互」二句，束。「傾聽」二句，興寄。明遠興託，不過以遇仙爲言，其恉甚淺。「松桂」二句，言廬山甚近，何城市之人，甘穢濁而不至此，以與仙人游乎？游山詩，以山中有

仙人，興寄偶及之亦可，小謝《敬亭》是也，然已爲泛聲；若此詩起二句，意似特爲尋仙者，則於題尤爲無著。康樂《華子岡》爲華子言之，故妙切有味，此則無謂甚矣，所謂剩語不切陳言也。但中間句法好，杜公常擬之。「靈士」，用《嵇康贊》。

《從登香爐峰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山水景趣，謝靈運寫得圓映，鮑明遠寫得精警。圓快得神，精警得意。然而靈運之境地超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琢句取異，用字必生，然固無強語。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江文通有詩。此當是觀上。明遠在宋代，江齊、梁人。起句蓋用宋玉高唐事爲切題，注家不知。次句用「凫」「繹」，則於登游爲不比切。三、四句更全無脈理，而筆勢甚平。五、六句貼題「從」字，生闢之句可師。「御風」四句，正寫宸游，甚精切。「青冥」以下十四句，正寫景。收句結「從」字。 此詩起處，不能如康樂之一語無泛設，故當遜之。而余必明辨之者，以爲學者式法古人，不可沿其失而踵其誤，以爲藉口也。大約此病，李、杜、韓、蘇皆無之，漢、魏、阮、陶亦無之，此猶爲才小之故。「旋淵」只言倒景，非言高也，注非。 澀鍊典實沈奧，至工至佳，誠爲輕浮滑率淺易之要藥。此大變格也，杜、韓皆胎祖於此。但其體平鈍，無雄豪跌宕峥嵘所謂亘刃摩天之概，其於漢、魏、曹、王、阮公皆不能及。此杜、韓所以善學古人，兼取其長，而不專奉一家，隨人作計也。故此種學之有得，便當舍去。曾南豐不知變，而畢生息肩於此，豈曰非工非佳，而門徑狹矣。

《從庾中郎遊圍山石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幽隅」二句，奇創。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首篇法完好，而收句未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庾中郎，庾永也。元嘉二十二年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宋書》：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元嘉二十三年造華林園、元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此「園山石室」，殆即華林園所造也。

《登翻車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淖坂」四句切。結意宛折。

《登黃鶴磯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鮑樂府故以駘宕動人，五言深秀如靜女。古人居文有體，不恃才所有餘，終不似近世人，只一副本領，逢處即賣也。木落，因江渡；夙寒，江渡之寒。乃若不因木葉，試當「寒月臨江渡」則誠然乃爾。故經生之理，不關詩理，猶浪子之情無當詩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撰語不近。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出語蒼堅，發端有力。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二句，寫時令之景，孟公之祖，清絕千古。次二句，叙登臨之情。「適郢」六句，正寫望情事景物。收言己情，應前「斷弦」「悲謳」。凡分四段。起句興象，清風萬古，可比「洞庭波兮木葉下」。孟公「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全脫化此句，可悟造句之法。若云：「秋風送雁還」，「寒風送秋雁」，「木落秋雁還」，皆不及此妙。如孟郊「客衣飄飄秋，葛花零落風」，雖若不辭，然若作「零落葛花風」，則句雖佳而嫌平矣。「臨流」三語，互文一意。絕絃由於急張，急張由於悲切也。「適郢」二疊句一意，言望郢與夏，皆在西耳，注誤解，非是。按：郢固在武昌之西，夏亦在武昌西，而黃鶴磯在武昌，故望郢、夏皆在西。東坡《赤壁賦》曰：「東望夏口，西望武昌。」赤壁若在嘉魚、蒲圻，則「東望夏口」是也；武昌在夏口東，不當曰「西望武昌」，豈避複字而然耶？則不如明遠此二句措語之工矣。奈何解者復迷之。「三崖」字注不解，須檢之。「淚竹」二句，韓公擬之曰：「斑竹啼舜婦，清湘沈楚臣。」「樂餌」用《老子》，此同康樂詩，皆爲俗人誤加「草」，又爲妄注也。杜公「樂餌駐修軫」，錢箋亦妄加「草」，然杜公可作「藥」。

《登雲陽九里壞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戍削之極，不矜不迫，乃可許爲名士。 後四句方分支緩承，遂已盡意。古人用法，自有法外意，非文無害之爲良史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是空詠懷，感不遇知音作，於題全不相蒙，康樂無此也。起二句，直書胸臆情抱，頓住。三、四句順承，而用筆跌宕，再頓住。言宿心不遂，而流年衰疾，乖分易感，悲緒紛來。五、六憑空折旋，換勢入題，扃作意，中堅正位，用「王好竽而鼓瑟」，注非。七、八意順承而勢逆折，用筆往復。既絕鼓絃，豈能知我妙音乎？收足悲緒。八句詩，分兩半四段，如精金在鎔。後來韓公短篇多倣此，而小謝《銅雀臺》用法更妙。「縈弦」二句，用陸士衡。

《贈故人馬子喬詩六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重用興比，恰緊處顧以平語出之，非但漢人遺旨，亦《三百篇》之流風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言城上獨早見日，興己獨悲。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珊枝無葉，而有便娟之勢，光潤存也。參軍詩愈韜愈遠，其放情刻鏤者，則皆成滯累。然豈徒參軍爲爾？五言長篇，加以刻鏤，其不滯累者鮮矣。愚用此以不愜于《采芑》、《韓奕》，而況其餘。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杜陵以「俊逸」題鮑，爲樂府言爾。鮑五言恒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澀，初不欲以「俊逸」自居。惟此殊有逸致。然一往澹遠，正不肯俊語。五言自著「俊」字不得。吳均、柳惲以下，洎乎張籍、曹鄴，俱以「俊」失之。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古調。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六首意並率，而句調差古。又，「烟雨交將夕」。寫得森然。

《答客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述感直叙之章，調生態老。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疏樸，開杜、韓先聲。

《和王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發端饒遠慨，抒旨既曠，結詞亦蒼。「夜聽」四句，偕隱之情何長。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起六句逆入。「還山」、「遯跡」二句，交代點明，結上。「夜聽」四句，言歸後園林之樂。「性好」四句收足。按：《南史》不載僧綽爲始興王秘書丞，與沈約《宋書》詳略不同。僧綽仕跡，非能歸退之人，此當是以虛志相期望。故後云「必齊遂」云者，祝願之辭也。「限生」二句，即「人生不滿百」意，陶公衍之爲五字，更言簡意足。此二句雖再衍，而但見新妙，不見其襲。句重字澀，可悟造言之妙在人也。「秋」、「春」二句，即承上「長意無已」。所謂「古願」、「高賢」，即指下管、龐二人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對客自陳素抱而終問之，亦屈原《卜居》之旨。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宋書》：僧綽轉始興王文學秘書丞，蓋由王國文學遷秘書丞也。僧綽以元嘉二十六年爲尚書吏部郎，此在二十六年以前，蓋臨川王服竟歸田里時。又，後半酣恣。

《日落望江贈荀丞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古今之間，別立一體，全以激昂風韻自致勝地。終日長對此等詩，即不足入《風雅》、《堂奧》，而眉端吻際，俗塵洗盡矣。鮑集中此種極少，乃似劍埋土中，偶爾被發，清光直欲徹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亂流」六句，浩蕩不群。詩本直率，而聲態落落。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此因荀不念己而告愁之詩。題首四字，不過觸愁之端，意不重也。前八，先叙日落望江之景，然以旅人乏樂，薄暮增思領入，即對末句戀景意。中四，接上林雲，就獨鳥揚音落到遊子心傷。賦中帶比，「慕羣」意已含在內。後四，只就荀之方當得意，不念舊交收住。而己之慕羣戀景，已在其不念中點明，兜應極密，却極空靈。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　情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荀伯子及子赤松均爲尚書左丞。伯子元嘉十五年卒官東陽太守。明遠蓋尚未出，赤松爲元凶劭所殺，史不言有文學。此荀丞不稱左丞，殆別一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以文義至中書郎；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皆無官丞者。又「惟見」四句，此明遠所爲俊逸也。

《秋日示休上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率易。豈亦效休上人耶？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七《親眷》：　鮑照《別庾郎中詩》「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世俗稱親眷有典。（謝惠連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串字音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奔景」四句，新警情長。「歡觴」十字，祖席語，警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四句，直書即目，寫景起，而起十字，興象尤妙，小謝斂手。其後山谷常擬此作題。「旅雁」四句，交代叙題「奔景」四句：　正叙別。「溫念」六句，統述彼此之情。此是客中送歸，故贊彼不渝素志，感己不得相從，而欲奮飛也。收二句，注言：「別時庾必有慰藉之言，故云藏爲韋佩耳。」此收乃爲親切，不同泛意客氣假象。又，此與《上潯陽還都》，後來杜公行役贈送詩，竟不能出此境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此詩亦元嘉二十二三年作。二十三年，庾已徙官江夏王中兵參軍。是後，不得仍稱中郎矣。

《與伍侍郎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　起二句雖率，承以「飲飽」二句，如畫奔鹿，頗有致。「子無金石」以下，情至眞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　此當在荆州作，伍當赴淮海也。詩多憂危之思。

《送別王宣城詩》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起二句，興也。以言興體，爲興言地，此眞合於朱子論興所云云也。「青春」二句，始入題時令。「廣望」四句，叙送別。「潁陰」四句，陪宣城。起二句，教人作詩之法，用興之法，

分明道出。此詩章法明整，可謂贈送之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王僧達也。僧達爲臨川王義慶之婿。其爲宣城太守在元嘉二十七八年間。僧達《求解職表》云：「賜蒞宣城，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是元嘉二十七年也。又云：「宣城民庶，詣闕見請，還務未期，亡兄見背，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案：僧達再蒞宣城在元嘉二十八年，表云「還務未期」，則去任在二十九年也。

《送從弟道秀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心如懸旌，詎可云「懸旗」耶？「浸淫」六句佳。「篇詩後相憶，杯酒今無持」，大可詠。

《贈傅都曹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風雨」二句，殊似漢人。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詩分三層看：前四，追念前日之偶聚契合。中四，正叙目前之忽散繫思。後四，遙計後日之獨居難聚。純以鴻雁爲比，猶是古格。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鴻」比傅，「雁」比己。前四句合，中四句分。「落日」四句，正面送別。　韓公《送陳羽》，同皆短篇，而用筆迴復曲折，離合頓逆，不使一直筆。

《送盛侍郎餞候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欣悲」二句，峭拔。

《與荀中書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八：直叙情眞。結句勁。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此荀昶也。《荀伯子傳》云：昶元嘉初以文義爲中書郎。

《從過舊宮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典雅得體，明遠又有此近情之作。

《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詩》　陸深《儼山集・詩話》：古名手詩，有絕類如蹈襲者。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與嵇叔夜「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靖節「鷄鳴桑樹顛，狗吠深巷中」，與古曲「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詞旨何異。及李太白《白苧》與明遠本詞，才有移易顚倒耳。他不能盡記。豈古人重相擬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述情總是直，直故能盡，直故不深。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首二句襲王粲《從軍行》調。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孝武第七子子項，大明五年封臨海王，爲廣州刺史，未之鎭，徙荆州，時年六歲。明遠爲子項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明帝卽位，荆州擧兵應晉安王子勳。子勳敗，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典籤阮道豫、劉道憲及明遠等，執子項降。子項賜死，年十一。上荆非明遠所願，故詞多悲鬱。

《還都道中詩三首》二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風急訊灣浦，裝高偃檣舳」，寫得快淨，筆趣稍鈍，卽帶穢色矣。鮑照心開手敏，遇物遂成，可謂詩中一能言之品。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潮上」句，寫景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直書卽事，起峭促緊健，後來山谷常擬之。以下皆直書卽目，直書胸臆，所謂俊逸也；但一片說下，無章法綮竅，但取其句法警妙，亦足爲式。

《上潯陽還都道中作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詩尾句絕佳，守古人之節，不輕出仕，則焉得有越鄉之憂乎？前段皆江路曉行暮宿之意。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未盡所長，然風調自勁快。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總重「客行惜日月」一句。「崩波」句，客行之速不可留，以艱險也。「昨夜」、「今旦」、「侵星」、「畢景」，是寫惜日月。「鱗鱗」四句，寫不可留。古者男子生而懸弧，志在四方，憂在越鄉，非古節矣，參軍豈「乏古節」哉。古所謂志在四方，乃得志行道，經營天下也。今一官自守，徒僕僕風塵耳，豈有所謂得志行道歟。「未嘗」云云，固是詩人之言，非實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道行路之難頗亦曲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字字清新，句句奇。「登艫眺淮甸」句，一頓。妙。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按眼前景，戛然獨造，字字新雋。又，此篇前寫征途勞苦，中寫景物凄凉，倏因遠眺淮甸、回望荆流，觸出一片戀土至情，因自明其不得不歸，而悔其出也。便似身入武夷，一曲引出一曲，前後用意雖有數截，却是相牽相遞而下，此可想其精神結聚處。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崩波》：「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注：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崩波，卽奔波，謂客行之勞也。注似未的。又引黃士珣云：「崩波不可留」似卽以借喩日月。言日月之去如波之崩不可留挽。上文「昨夜」、「今旦」，下文「侵星」、「畢景」、「夕雲」、「曉風」，日復一日，正極形其日月之速如崩波，故可惜耳，二語一氣相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五臣注：「照爲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按：《南史》，照初爲臨川王佐吏，在江州；擢國臣，在文帝時；及孝武時，爲臨海王子項前軍掌書記，在荆州。明帝立，子項拒命，項敗，爲亂兵所殺。此何云還都也？若云亂兵所殺者子

頊，則《子頊傳》云：「頊事敗，賜死，年十一。」且子頊以拒命死，其幕僚尚敢還都乎？五臣之注，昧於事理矣。此蓋從義慶在江州擢國侍郎時也。按：漢潯陽在黃州、蘄州。東晉潯陽，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桓溫所移。明遠自江州還，正由此。五臣云：「由荊州，亦由潯陽。」但臨海死，明遠遂死，不還也。起六句敘題，交代明白。「鱗鱗」四句寫景，興象甚妙，杜公行役詩所常擬也。「登鱸」二句，束頓。「絕目」四句，次第遞承眺望。「未嘗」四句，與次篇「偕萃」、「宏易」，皆未詳何謂。注家謂明遠從荊州還，當時必有爲之副者，故曰「偕萃」。按：子頊以大明五年九月封，泰始二年八月誅，凡六年。明遠在荊州，與同禍。其無偕萃從容還都，可知也。何云：「字字清新，句句奇。」「崩波」二句，善注甚明。　此詩及小謝《還都》，各極其情文之盛妙，可謂異曲同工。此非樊口，「蘆州」注誤。五臣注：「『掩泣望荊流』，憶臨海王也。」亦誤執「荊流」二字。竊意「荊流」、「淮甸」，特泛指潯陽地勢耳。所以云「掩泣」，即下思鄉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上潯陽與前上荊同，蓋從臨川王義慶赴江州也。古謂到官爲上，此臨川王上潯陽，非鮑自上官也。義慶以元嘉九年鎮荊州，在鎮八年，改授江州，引鮑爲佐吏。觀此詩，則義慶上江州，即以鮑自隨，鮑是時始出仕，蓋當元嘉十七年也。又，義慶自荊州移江州，故云「掩泣望荊流」。又，明遠有《登大雷岸與妹書》，與此詩意同。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古詩歸》卷一二「泉源」二句，鍾惺批：細於觀水之言，極確極幻。「晨光」句，鍾惺批：景物奇語。「兩江」以下句，鍾惺批：「兩江」以下多冗累，似不出俊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似荊芽」語生，不若去此二句。「弘易」字晦，擬改曰「長息」。因「征夫」六句寫歸情，淋漓生動，不忍捨之。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前十四句，總敘望景，而分三層：首四句寫江上早景，「兩江」二句，點題交代，「南帆」二句，「望」字旁意；「關扃」六句，正寫石城；「征夫」六句，入已歸情，句如梭織。收二句，史所謂故爲鄙文累句者耶？注家強爲之解，徒蔽惑耳。　首二句不過言江平無波，而措語新特。　此詩可比顏延之《蒜山》，而勝沈約《鍾山》，不及小謝《登三山望京邑》及《之宣城出新林浦》。

《還都口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鉦歌」以下八句，語語矜琢，生秀不恒。「涼海」字新。「貫」字、「被」字，警，惜結句不振。少陵固亦鑱仰鮑詩，每見澀強，正坐法此等，然固不弱。

《行京口至竹里詩》《古詩歸》卷一二「複澗」句，鍾惺批：「隱」字之妙，在「聲」字見出。「重崖」句，譚元春批：「伏雲色」老於「隱松聲」。「細人」句，譚元春批：「效」字，看得細人甚深。鍾惺批：「細人效命力」，「力」字人說得出，「命」字說不出。「不見」二句，鍾惺批：感深。譚元春批：遠思奇音在「清濁」二字。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明遠因山行而賦其景。木石爭奇，澗崖深邃，冰凝風厲，寒苦之月也。志在進取，逢此凋嚴。游無與偕，日復曛暮，兼程而進，旅食不遑，饑渴勞倦之情可想。因言君子期於立名，小人亦欲效力，人生各有所役也。譬之河水，清濁有異，不息則同，我安敢辭行路之勞哉。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三《天塗河水》：阮步兵詩「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讐。窮達自有命，得失又何求？」鮑參軍詩：「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阮旨遙深，鮑言磊落，士夫胸中不可無此見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前段語語蒼勁。末四句古質，有漢人之遺。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明遠山行而賦此寒涼之景，以況履險而苟安也。柯危石側，已非坦途。隱松聲于複澗，伏雲色于重崖，而且霜助寒威，風傾鳥翼，值此凋嚴而又孤遊無伴，此是何等境界。鞍無可憩，食不遑飽，惟勉力以樹令名，與細人之效命力，雖似長河之水清濁不回，亦同歸于不息而已。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前六，不說己之行役，突就冬天自京口至竹里，一路景物鋪敘。是爲倒插。中四，方順落寒天日暮，客行勞頓。後四，忽又推開，泛論人必有事，就長河指點出俱難休息來。不粘不脫，收得靈動異常。

《發後渚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又與三謝相爲出入。鮑才大，或以使才成累，其有矩則者則如此。　「孤光獨徘徊」髮心泉筆。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起句迤邐而下，別家固悲，方冬尤慘。又，琢句必百煉，寧生澀必不凡近。「孤光」二句，超迥，殊有生動之致。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琢句寧生澀，不肯凡近。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苦征役之詩。前六，就時序說起，點清辭家就道，行役在方冬，却從江上氣寒、仲秋霜雪頌入，正爲方冬苦寒先作襯筆也。意在說寒，則乏衣是主，兼說乏糧，亦是錯綜處。中六，正敘途中之景。「孤光」十字，琢句生新。「塗隨」十字，束本段，即引末意。後四，以「分馳年」繳醒行役，「慘驚節」繳醒方冬，

而以琴聲斷絕感慨作收。著「爲君」字，又拓空得妙。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起六句，從時令起叙題，不過常法，而直書即目，直書即事，興象甚妙，又親切不泛。「涼埃」四句，正寫景。「塗隨」四句叙情，而造句警妙。收句泛意凡語。　此與下《岐陽守風》等，皆不得其事之本末，第以爲行役之什可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涼埃」二句，喻世亂；「孤光」自比；「空煙」喻世事之變幻也。

《岐陽守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廣岸」：　六句，景事警動，結句太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直書即目興象，華妙清警開小謝；沈鬱緊健開杜公。「飛雲」四句，言情歸宿。　此詩韓公且若不能爲，無論餘人。　此詩說「洲風」、「江霧」、「楚、越」，其非冀州之岐甚明。而注家不覺，猶引《毛詩》、《說文》，蔽惑甚矣。按：　歸太僕《沒口志序》，言新安江過嚴陵，入錢塘，而沒川之水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下，則以爲越地可知。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風」、「霧」喻世；「雲」、「鶴」自比。

《發長松遇雪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江渠」二句，所謂萬方聲一概也。

《詠史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此詩八韻，以七韻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韻言寂寞之如此。左太沖《詠史》第四首亦八韻，前四韻言京城之豪侈，後四韻言子雲之貧樂，蓋一意也。明遠多爲不得志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達，而惡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於斯。唐以來詩人多有此體，李白、陳子昂集中可考。而近代劉屏山爲五言古詩，亦出於此，參以建安體法。「五都」，王莽立均官，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周京河、洛、伊也。言都會處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陶朱公語。「明經取青紫」，夏侯勝語。此四句起柱也。入「京城十二衢」，則專言長安矣。「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明遠以自歎也。《文選》謂「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此語至佳。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賦也。【略】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詠史。故言漢時五都之地，皆尚富豪，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明經而出仕，或懷金而來遊，莫不一時駢集於京城，而其服飾車徒之盛如此。譬則四時，寒暑各異，而今日繁華，正如春陽之明媚。當是時，惟君平之在成都，脩身自保，不以富貴累其心，故獨窮居寂寞。身既棄世而不仕，世亦棄君平而不任也。然此豈亦明遠退處既久，而因以自況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與太沖「濟濟京城」篇同格，而以險急之調出之，故更覺雄拔勁快。休文謂「猶五色之有紅紫」，夫豈我誣。又，「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兩句陡絕，是勒奔馬之勢，煞險絕。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詠史，止詠得君平一事。前一段，寫世人繁華，是客。末二句，言君平寂寞，是主。通計一詩，纔八十字耳。寫客處費却七十字，寫主處僅僅十字。且十字內，「身世兩相棄」五字，又是兩下關的。只是布格高卓，詞鍊得精警有力量。以十字蔽彼七十字，尚有餘勇可賈。　舉世繁華如此，那得不棄君平。舉是繁華如此，君平那得不棄世。詩用兩「相」字者，有激之言。畢竟世先棄君平，君平始棄世耳。李太白詩以此五字，衍爲十字，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恰是君平先棄世矣，不知太白意在興起下文「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云云，亦如夫子之既老不用，退而刪述之意，故先作訣絕之詞耳。畢竟君平終身不欲棄世。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明遠「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太白「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出此，却遜鮑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　物態己情迴環並寫，備極動宕之致。調亦高亮，最爲合作。如此詩去陳思何遠。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不脫左思窠臼，其壯麗則明遠本色。虞炎序其集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爲悉之矣。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　詩至于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頗乏天然；又不嫻于朝廟之製。於時名價不逮顏公，非但人微也。《從過舊宮》一篇亦自深厚。又，朝廟之詩不過鋪陳耳，故非頓有所短。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　住得斗絕，昔人所謂勒舞馬勢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詩咏君平之寂寞也。前路鋪排，都是反撲。前四，先就富者矜誇，遞到貴者。「京城」四句，再就貴者赫奕，遞到遊客。「明星」六句，又就遊客叙其奔走伺候，勢利側媚之形。一路寫來，極其熱鬧。末二，忽以君平寂寞，身世兩棄，對照陡收。跌得醒，勒得峭。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寒暑在一時」，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勢利所在，變態須臾，故曰「寒暑在一時」。又，《十八家詩鈔》卷三：　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寒暑」句，曾太傅云：　勢利所在，變態須臾。

《蜀四賢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　章法極佳，結意甚遠。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此詩明白，只句字生新，是即秘法。如「君

平因世閒」甚妙，若作「與世棄」，則陳言習熟，人皆有之矣。「蟲篆憂散樂」，按：「散樂」二字未詳，向來無注者，思之歷年未得。後讀《禮記》「齋者不樂」注：「樂則散。」乃知此言子雲覃思《太玄》，恐蟲篆散其志慮，故不爲也。陸氏《釋文》音「落」，而陳可大《郊特牲》「二日伐鼓」下，以爲不聽樂，竊意二義皆可通，而此當從「落」音。　此詩大篇章法。嚴君平、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擬古詩八首》一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此明遠自嘆其守道而無所遇，託言有魯客來事楚王者，其佩服之盛，寵顧之榮，及退食而鞍馬僕從之衆如此，是以親疎遠近無不歆慕之者。且當與貴人所同欲，苟以其道得之，亦何所懼而不處焉。今南國之儒生乃獨迷其所向，而自致淪誤，猶伐木者寘之江湄，而望其爲車設置於此，而待狡兔之自至，奚可得哉。其詞若自貶責，其實乃自許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特調視前篇稍平，然奇峭之氣猶自跨俗。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魯客」云云，把人間富貴，盡情寫出，令人熱中。止形出末四句，是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來，却又跨進一步曰：以道得之，猶且不處，況不義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偏不作薄聲利語，翻新出奇，句調宛轉，甚古雅。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言守節，前以勢位人相形。　此詩俊逸處多。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自傷不遇，不如魯客之宦成名遂。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曾太傅云：「自傷不遇，不如魯客。」汝綸案：此篇與《詠史》同意。

又二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疎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首章（幽并重騎射）說武，二章說文。「留我一白羽」、「伐木清江湄」，藏器於身也。「將以分虎竹」、「設置守龕兔」待時而用也。三章承上文「十五」二句，言其學。「耻受」二句，言其閒「古人風」，是三代之英，不是相如、仲連一流。觀下文「羞耻」二句可見。「兩說」二句，言我舌端、筆力都來得。縱橫之事，我非不能爲，只是耻而不爲耳。「聊城」句，是應筆鋒，指射書事。白璧乃相如事，應舌端。舊注引莊子誤矣。「晚節」云云，是學問不見於世，寧從世務，棄文就武，即子行三軍之意，決不爲縱橫之事也。然棄文就武，出於時勢之不獲已，非其始願。「始願」，乃古人之風云云是也。今指現前，力不及阻，於時勢也。在於我者，文重而武輕。在於時者，重武而輕文。輕文者輕道也，所謂君子道消也。消之又消，伊於何底，故曰「安知今所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直來，結句悠然感深，嗣宗、太沖之遺調。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兩說窮舌端」，此句起下。「五車摧筆鋒」句，顧上。「解佩襲犀渠」，佩，佩玉也。「卷袤奉盧弓」，袤，書帙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引《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爲相。莊子不許。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不過言己文武足備，與太沖意略同。　此等在今日皆爲習意陳言，不可再擬，擬則爲客氣假象。至杜公《贈韋濟》，乃大破藩籬。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前十句以舌端筆鋒跌宕自喜。「晚節」四句，僅以和戎見長，悼本志之變化。末二句，言今之事已異於昔之志，則後之遇當又異於今之事矣。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曾云：前十句以「舌端」、「筆鋒」跌宕自喜，「晚節」四句，僅以和戎見長，悼本志之變化。末二句，言今之事已異於昔，後之遇又當異於今。

又三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此亦託古以諷今之詩。言北方風氣剛勇，俗尚騎射，故其人自幼肄習，所以馳騁捷疾，技藝精妙如此。且曰：方今漢虜未和，邊城警急，正當留我一矢，用以立功，而分符守郡也。此可見當時朝廷多尚武功，苟能精於騎射，則刺史郡守不難得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氣勁而骨奇，調響而語峭。句含金石，字挾風霜。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全章以「騎射」二字爲主，分言其事，曰「騎」、曰「射」，合言其用，總曰「馳逐」也。幽并騎射之地，成於風俗，故曰「重少年」。騎射之時成於性情，故曰「好」。下「氊帶」二句寫騎，「石梁」二句寫射。「氊帶」二句，寫少年馬上莊束，正寫騎，暗帶寫射。「獸肥」二句，正寫馳逐亦帶寫射。「朝遊」二句，專寫馳，見騎之能。「石梁」二句，專寫逐，見射之巧。末四句又將射寫得鄭重。按：古者六藝之科，射御並重。茲獨重言射者，馳逐之事，昉於晉。荀吳毀車崇卒之後，御道已廢。惟今日之射，猶是古之道也，將以古道報吾君父爾。此詩人占地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石梁」二句，使事中有壯氣，如此使事，是以我運古者。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引《闕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援弓東西

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梁。」又引《帝王世紀》曰：「羿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中其右目，抑首而媿，終身不忘。」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擬少年思建邊功之思。前二，點地點人，提明所事，總冒而起。「氊帶」八句，鋪寫其騎射之精，馳逐之遠。點次有虛實，位置亦錯綜。後四，方推開收出報國立功心事，却仍在射上著筆。氣宕而格嚴。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承次篇來，言己騎射之工，足以封侯，而句格俊逸奇警。杜公所稱，政在此等。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志在立功邊郡。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氣勢。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鮑于樂府，特以爽宕首出，擬古多繁重，轉換往往見骨。重而無見骨之病，此二兩篇而已。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每能翻新立論，其託感更深。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末即賢愚同盡意。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擬暮年放志行樂之詩。首六，突以鑿井北陵，深不及泉，比起生事無窮，攻苦無益，壯時已誤，豈堪輕擲暮年來，聳拔有勢。「放駕」四句，正寫放懷。「街衢」四句，就所見醒出富貴難留。末二，證古人，翻舊案，就回抱上截富貴難留中，并兜應首段學問無益，忽然勒住，極緊極峭。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四句，從前「迷方」生來，杜公之祖。言積學成材，不得貴顯，然何必專守一塗。悔其專苦，不知改計。「輕年」不惜陰也，言今改計也。起下放游。「放駕」以下，言己所以改計，由觀古二亡國。乃知賢愚同盡，臧、穀同亡，強生分別何爲乎？此篇語既奇警，義又深遠，猶有漢、魏人筆意。與顏延之《北使洛》，語同而意不同。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及輕年」，「及」當爲「反」。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故亂其緒，命旨紆迴，語亦朴老。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玉琬」疑當作「玉椀」，漢武有故銅器，李少君以爲齊桓公器，玉椀亦此類也。「交友」句謂管、鮑事。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固是實事，眞至。此等最爲少陵所摹。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極賤隸之卑辱，以寄慨不得展志大用於世也。而詩之警妙，皆杜、韓所取則，亦開柳州。

又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扶」猶依也，字新。寫情曲折。本言思婦，偏道夫君，又從流傳口中序出，何其紆縈。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扶戶吟」，扶，猶依也。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此擬思夫久從征役之詩。前四，從秋時景物叙起。寒婦夜織，點清詩主。中六，幻出他人還家，傳聞其夫征役之苦，因就織上想到定改衣帶，又就身上想到定異容色。後四，突然換韻，緊頂上文，醒出憂思，再迴顧秋夜，醒出愁多。然後以鏡塵琴網，獨居冷況作收。音節鏗鏘之後，忽用曼聲搖曳之，何等姿致。「宿昔」二句，指客隴之人。「念此」四句，始自言也。

又八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往寄興，入手顧與輕微，庶幾其來無端，其歸不竭者已。夫人情固自如此，詩何可不然哉？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又即所客居之地，以申前篇之憂，而意晦不明，不知「君」爲若指也。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方植之云：「君」字不知何指。汝綸案：此篇托言離別，相望以寄慨，「君」謂與別者。

《紹古辭七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興而比也。興意與比意若離而合，大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即紹《橘柚垂華實》篇，皆從屈子來。「三川」以下，言奪寵之多競進。收句自申，言覩我之翰，君當泫然。眞不媿爲古，不特詞古，義尤古也。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易「旌」爲「旗」，終是未安。擬改曰「念如懸旌危」。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易旌爲「旗」，古人亦有此種強押。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言勿以離而想忘，而詞句清警。

又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此篇止收句清警。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警切。

又五 《古詩歸》卷一二「往海」句，鍾惺批：羣字說雲妙。老杜「孤雲亦羣遊」從此翻出。譚元春評：不見駘宕之致，覺板氣脫去，何也？

又六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序寫春思清警。起四句交代。「星隱隅」，因夜久而感流年也。筆勢一氣振舉，不似康樂滯蹇。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春風」句，接法鬥峻。

又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結句亦強，所謂寧生澀不凡近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六句，感春起興，兼寫節物。「怨咽」以下，入感春之情，字字清新，而通篇造語生辣。此用「契闊」，與《詩》異意，

言有生常是離別也。　此詩開孟東野。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詩》「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似爲明遠此句之所本。

《學古詩》　《古詩歸》卷一二「雪下」句，譚元春批：　新。「實是」句鍾惺批：「實是」字，硬得妙；「會得」二句，接得妙；「聲媚」句，「聲媚」二字，合得妙，「起」字尤妙；「留歌」句，「留歌」妙，有深情。

《古辭》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純合淨暢。參軍短章固有此不失古道者，過八十字即不能爾矣。

《擬青青陵上柏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　流逸。

《學劉公幹體詩五首》三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　逵龍山，出《楚辭》。「茲辰自爲美」一句佳。雪之爲物，當寒之時則爲其美，當桃李之時則無所容其皎潔矣。物固各有一時之美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　比也。【略】此亦明遠被間見疏而作，乃借朔雪爲喻。詞雖簡短，而託意微婉。蓋其審時處順，雖怨而益謙。然所謂艷陽與皎潔者，自當有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起兩語俊快。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　此明遠被間而作。言朔雪不宜於艷陽之時，猶之讒邪不顯於明盛之世。彼豔陽之候桃李芳菲，雖皎潔之姿猶難自見，而陰凝之質何由自容。所謂讒邪遇明者，當自止也。其託意亦微婉矣。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龍山》：《大招》云：「北有寒山，逵龍赩只。」王叔師注。逵龍，山名，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逵龍。（陸昭仲謂「逵龍」當作「燭龍」，誤。）明遠稱爲「龍山」本此。晚唐李義山《對雪詩》：「龍山萬里無多遠。」則明遠又爲唐人借資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此詩舊注以雪比小人，桃李比君子，非也。有一輩小人自有一輩小人行事，前人之術巧矣，後人更有巧者。前人必爲後人所傾，故小人猖獗肆志，各有其時，把個時勢盡是小人迴轉攄住，何日是君子道長之時乎？　此詩，口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謝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唐詩「朔風吹早雁，日夕渡河飛」，此三詩遞相祖述，各有其妙。雪是無自力的，故曰「吹」、曰「度」，全憑風之外力。雨稍有自力，故於雨上加一「飛」字，是半虛半實。故不曰「度」、曰「來」，乃自力與外力合併。雁之自力猶強，故於曰「吹」、曰「度」之外，更加一「飛」字，全是虛字。古人之精於體物如此。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光響殊不似劉；劉俊，鮑本自俊，故鮑喜學之。然起二語思路遠，遣句有神韻，固已夐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　比體。一意迴薄，固近公幹。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不過當識時之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六：　此借雪以自比。前四，言膺薦致身。後四，言畏讒避位也。起得突然，結得悠然。竊恐公幹詩，反未能佳妙若此。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前四句敘題。後四句兩轉，峭促緊健，皆短篇楷式。此皆孟郊所祖法。梁鍾記室評公幹云：「仗氣愛奇，動多振絕，但氣過於辭，雕潤恨少。」明遠在鍾前，而詩體仗氣，極似公幹，特雕潤過公幹矣。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以「朔雪」自比，其歲寒皎潔之性以「桃李」比側媚之子，希世取寵者茲晨，冬也。豔陽天，春也。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乖榮」三句，造感激切，起二句率。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素景」句佳。以倣阮公亦鮑家之阮調，得古名手臨帖法。

《數名詩》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鮑明遠《數詩》也。卦名、人名及建除等體，世多有之，獨無以此爲戲者。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　此游戲翰墨，如金石絲竹八音、建除滿平十二辰、角亢氐房二十八宿，皆以作難得巧爲功，非詩之自然者也。數者自一至十，始云：「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末至：「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緊要意在此。謂寒士之學十載不成，巧宦之人一朝通顯，如前九韻所云耳。　葉燮《龍性堂詩話初集》：　鮑明遠云：「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客難曰：「《書》云：『學古入官。』《孟子》亦云：『幼學壯行。』不學而善宦有諸。」僕曰：「是何言之固也。子不聞司馬季主之言乎：『初試官時，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求便勢尊位。』若此者，所謂善宦也。屈子云：『予固知蹇蹇之爲患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駱丞云：『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誰惜長沙傅，空負洛陽才。』高才無貴仕，自古以爲嘆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百事中皆寫「善宦一朝通」，只末第二句「十載學無就」，五字是本意。與前《詠史》同格。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　此詩爲

蘇秦一輩吐氣。「遲」字妙，畫出貴人到家一時急欲望見顏色光景。「仰」字妙，全是向日面目，另是一樣眼孔。

《建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惟用「除」字強，餘俱自然。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破滅西零國」句，西零即先零。西施，一作先施。

《白雲詩》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解骨，龜也；騰天，龍也。

《臨川王服竟還田里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頗多秀句，語亦得宜。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義慶元嘉二十一年死，服竟在二十三年。自十七年鎮江州，至此始八年。詩云「捨耦將十年」，豈鮑隨臨川王不自江州始邪？抑未遇義慶已離田里，詩併數之耶？

《行藥至城東橋詩》 晁迥《法藏碎金錄》卷一〇：予嘗以吃食後道院中，往復閑行，數及五百步而止。偶看《文選》第十一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也。」其詩有句云：「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人。」予因服藥後別行五百步而不賦詩，但擬之立二名曰「行食」「行藥」。此亦素所自謂有則象智之一端也。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涔涔。」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此亦不得志詩。「雞鳴」四句，照自叙早行也。行藥有二意。晉、宋間人服寒食散之類，服藥矣，而游行以消息之。行藥者，老杜詩：「乘興還來看藥欄。」蓋行視花草藥物之意，亦通。「蔓草」以下叙景述事，言早起之人，不爲仕宦，即爲井市；懷金撫劍，近遠不同，而同於奔競也。故曰：「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下文曰：「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文選注》：「吝」字殊爲費力。其說曰：「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采，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又引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虛谷竊謂：「吝」字可疑。豈以上文有「各事百年身」，故於此句避「各」字以爲「吝」字乎？以愚見決之，當作「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爲是。此蓋有感於行藥之際，見夫開芳含采之藥物，及乎未老之時，而皆有驚春之色，以譬夫仕宦撫劍、市井懷金之徒。然當時之所謂尊而賢者，久永光顯；吾曹之孤而賤者，則終於隱淪，坐成衰老，爲誰而空苦辛也？故曰此亦不得志之詩。鮑照詩且未論，卻於《注》中得王羲之詩一聯，甚佳。羲之《答許詢》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此語謝靈運未之及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七：賦也。【略】此明遠因行藥有感而作。言侵晨將出遊，眺遠郊，至城東門，方且延覽景物，而行者之塵，已飛塞於路矣。觀夫遊宦從利之徒，擾擾營營，爭先萬里，莫不各爲百年之身所累而然。殊不知百年之內，倏忽無幾，惟當及此少壯，以進德脩業，開布芳榮，何乃徒自含章，羞驚盛年之失。且尊貴而有德者，雖不免於形役，猶得以揚名後世。若此孤賤無聞之人，乃亦奔走其間，坐見衰老，不知端爲誰而辛苦哉。蓋亦勉人及時自樹，不可徒爲淪沒也。魯原曰：明遠之詩，詞氣俊偉，而之渾涵，然未至流於靡麗。下此則皆靡麗矣，讀者詳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寫景未爲工。以下狀情處好。又，婉是唐律詩。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病而服藥。行者，欲其藥之行也。城東橋，行藥所至也。詩中爲名爲利之人，乃橋上所見，因而有感乃感之緣；抑多病則多感，又感之因也。然題雖曰「行藥」，而詩中一字不及者，似是此事不雅馴，故托之行藥耳。嗣後詩人屢用入詩，如「偶因行藥到前村」等，亦只是囫圇用之，未有的注也。唐李商隱有《藥轉》一詩曰：「爵金堂北盡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卧繡簾中。」此詩字字刻畫「藥轉」二字。余最喜其「憶事」二句，深得藥轉神理。蓋藥轉者不用出行，只在樓東堂西，目無所見感只在心，故曰「憶事懷人」。若行藥則須遠至，故因目見而感及「開芳」云云也。「鷄鳴」云云，是蚤起。「擾擾」云云，更有蚤起者。然我之鷄鳴而起，臨陌歷闤只爲行藥，初不爲利。彼擾擾營營之徒，盡是孳孳爲利者。「蔓草」四句，不是寫景，正爲寫人張本。除險如高隅，人行不到，故生蔓草。若修楊所夾，其間正是人所行之通津。塞路飛塵，正是擾擾營營之人蹴起來的。「懷金」句，承「市井」，「撫劍」句，承「遊宦」。「爭先」句，又承「撫劍」句，「各事」句，又承「懷金」句。「懷金」者，慮爲人之所謀。撫劍者兼有謀人之意。萬里謀之遠，百年謀之長。爭先各事，正摹他孳孳爲利處，卻把雞鳴而起意亦摹得出。以上六句，雖遊宦與市井平對，然市井之人，懷金從利，止爲身計；遊宦之人，爭先萬里，而遂至不顧其親，則又側重遊宦一邊。以下六句議論專承遊宦也。「開芳」二句，舊注謂人當韜光，於上文義

不通。余觀參軍《詠史詩》，有「繁華及春媚」五字，忽得此二句之解。此詩「及」字、「春」字即《詠史》之「及」字、「春」字也。稚節亦春也，開芳即繁華。人若得志而據要津，在少年之際，何等繁華。他人見此繁華，未有不驚者。若韜歛其光彩，而甘心陋卷，則鮮不忽略之矣，故曰「吝驚春」也。下「尊賢」句，正應「開芳」句。「孤賤」句，正應「含彩」句。蓋人生富貴窮通有定分，尊賢自合照灼，孤賤自合隱淪，從古而然。彼擾擾游宦之人，撫劍辭親，不過爲百年計耳。乃容華坐歇，百年倏忽，彈指之頃，爭先萬里，恁地苦辛，端爲誰乎？此參軍之所以深感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起句迴致。「開芳」二句，生亦似可去。行藥閒身於莊馗，見人奔走，自顧何爲者，未忘富貴，人安能不歎。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開芳」一聯興起下文「含采」句，造語極妙。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吝，猶惜也。「驚春」對「稚節」而言，則亦莫春之謂也。六朝人文法，往往有如此者。善注語意尚未穩愜，至張銑以爲「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年謝」云云，將「吝驚」二字連讀，既與上句不對，且其句法亦甚不佳矣。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此詩亦感春之屬。前十四句，言衆人爭名爭利，擾擾不休。末四句，言容華銷歇，不勝感歎。「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二句，以草喻人也，吝惜也。草始而開芳，既而含采，草極茂則有驚春之象，盛極則必衰，故可惜也。

《園中秋散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氣交蓬門疎，風數園草殘」，氣韻絕勝，當與靈運爭衡。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用韻使字俱趨新僻，早已開「松陵」、「西昆」一派。其寄托俯仰具有深致，固自古度未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凄切。　恆仁《月山詩話》：《藝苑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老杜「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聵聵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余按鮑照詩「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臨，即當也。杜詩實用鮑語，以「當」易「臨」，兼本魏武樂府。楊用修曰：「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楊亦未嘗作去聲讀也。「悲歌當泣」，宜從去聲。「玉珮當歌」、「對酒當歌」，並平聲，作臨字解。李太白詩：「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尊裏。」李、杜讀魏武樂府皆未嘗以爲該當之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二句，先寫愁思，爲「散」字伏根，甚佳。「氣交」四句，寫園中之景。「月戶」二句，逼取「散」字。「流枕」四句，正寫「散」字，散之而不能散也。收結言能得賞音，我豈不能彈古調乎，則思散矣。「晨衿」，猶云初心宿心耳。又，此直書胸臆即目，而情景交融，字句清警，眞孟郊之所祖也。但郊才小，時見迫窘之形；明遠意象才調，自流暢也。又，此尚似謝，而筆勢自逸。

《觀圃人藝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詞閒而感迫，句多生秀。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二句，以賈宦陪起。「遠養」四句，分承賈宦。「居無」四句，逼入題。「春畦」以下八句，正面。「抱鍤」二句，所謂俊逸，此明遠勝場。「遠養」用《酒誥》，注非是。「軺」、「壚」頂巧宦，而「當壚」縱用《食貨志》，非用卓文君，終不切不確。康樂必不然。此詩章法平正，可謂文從字順言有序，然後人學之，則又爲順衍板實。康樂於此，必爲之離合斷續。杜、韓皆是文法高妙。此是微言，數百年無人解悟。要之，鮑詩只可師其句法一端而已。筆勢疏邁，亦似康樂，不能有其俊。

《遇銅山掘黃精詩》　《古詩歸》卷一二「命藥」句，鍾惺批：癡重語，稱題。譚元春批「重拾」句，「迹」字着「烟霧」上，幻不可言。「月露」句，秀遠，爲唐人妙手開山。「得仁」二句，是掘黃精妙結，移之他處則腐。　譚元春評：如此題不古，則辱之矣，古極則秀。鍾惺評：俳而能清，刻而能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寫境蒼涼。蹀蹀、濃濃，疊字佳。「月露」句更活。結句正是怨，述怨須如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沈凝遒麗，集中變體。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清而幽。謝公詩中無此一種。此唐人先聲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六句，從黃精起，逆入「掘」字。「羊角」六句，寫銅山。「蹀蹀」四句，寫掘時之景，甚妙。「空守」四句，自述作意，晦而未亮。大、小銅山在揚州府揚子縣。「中經」，必用《山海經・中山經》，注家引荀勗《中經簿》，昧甚。而明遠割《中山經》稱《中經》，似杜撰，不可法。東漢以《七緯》爲內學，此服黃精，或出緯書。羊公有《服黃精法》，然以爲內策，亦牽牽不典。　「風門磴」，注家引《武陵記》。按：《廣東通志》：「韶州府乳源縣，北行出風門，度梯上下諸嶺，磴道嶮峻，尺寸陡絕。」「天井壁」亦未詳，注引陸機詩，以爲星象，恐非。又題「遇」字，疑作「過」。

《夢歸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情至亦多傷語。不得志而思

歸也。發端言「銜淚」，以此結亦極悲。

《夜聽詩二首》二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七：明遠七言四句，有《夜聽妓》一篇，語皆綺豔，而聲調全乖，然實七言絕之始也。（下流至劉孝威七言四句。）元瑞謂：「七言絕體緣起，斷自梁朝。」則失考矣。

《翫月城西門廨中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前六韻言月之自缺而滿，又有感於節物之易凋。《文選注》：「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云『別葉』。」亦佳。後五韻言宦游休澣，偶值此月，具琴曲、設酒肴，當夕漏之云初，命駐車以同酌也。「淪」訓波，小波曰「淪」。此詩不似晉、宋後人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此起是唐人扇對格。又，「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新句。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此與謝法曹詩參看。謝題曰《泛湖歸出樓中玩月》先書地，後書事。此題曰《玩月城西門廨中》，先書事，後書地，命題各有意思。凡古人作詩，只以題爲主，題中所有不敢遺，題中所無不敢贅，題之前後位置不敢亂。又，《玩月》詩中，卻句句是懷人詩。然不可作懷人詩看，乃是《玩月城西門廨中》詩也。今夜玩月在何處？在城西廨中。此中悶悶，故借懷人以抒之也。首六句曰西南樓，東北墀，映下「千里」，曰「蔽珠櫳」，曰「隔鎖窗」，映下「與君同」。乃追未望以前初生之月，光猶未滿，不能照遠之意。及十五六夜，月滿矣，無處不照，故曰「千里與君同」。君，指何人？即結語情人是也。「徘徊」句，不是玩月，乃是懷人。徘徊既久，不覺夜已深矣。「歸華」云云，把月下一派清光，寫成十分蕭條，惜無人與同玩。既無與同，此月可以不玩，但我在宦風塵，又連日辛苦，幸遇此暇，又不可不惜此一遣也。「蜀琴」云云，纔是正寫玩月。然琴曰「白雪」，曲曰「陽春」，此廨中人誰能和者？故酒未闋而漏已殘矣。迴軒不是興盡，酒未闋，亦不是已醉不能更飲，全要逗出留酌待情人。然情人既隔千里，如何待得？余在潯江，聞峒民有歌曰：「思歡苦。行也思，睡也思，行時思歡留半路，睡時思歡留半床。」此歌雖俚可喻此意。　首四句是扇對格，曰「如玉鉤」、曰「似蛾眉」，雖有兩擬，只是一月始見西南，末自映東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稍見輕俊。又，少陵以明遠爲「俊逸」，頗不甚然。其言此首近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少陵所云「俊逸」，應指此種。

《喜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琢句總不群，冥搜取異，摘「堯爲君」三字，雅。

《三日詩》　《古詩歸》卷一二「氣暄」二句，譚元春批：千古同情。鍾惺批：眞有關情處。「愛心」句，譚元春批：創句幽絕。「露色」二句，譚元春批：清心宛折，出沒於草樹冰露之中，自然能爲此語，不在苦吟。「黃鳥」句，鍾惺批：不厭細。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四：鮮翠照人。「提觴野中飲，心愛烟未開」是適然境，亦適然語。凡景過即亡，情生即已，即使再陳前迹，恐意趣之非初矣，故詩中之意、畫中之境，不可以有物求也。

《詠秋詩》　《古詩歸》卷一二「流風」句，鍾惺批：他處移不動，在「漸不親」三字。「飄我」句，鍾惺批：「飄」字用得奇。「驚此」二句，譚元春批：至感。　鍾惺評：寄情必深，造語必秀。譚元春評：與他處詠秋不同，如親見古人運筆。

《秋夜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明遠詩惟是隱淪之嗟與時序之感，此首倍清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起二句，交代作指題事。「荒徑」十二句，寫田園之景，直書即目，全得畫意；而興象華妙，詞氣寬博，非孟郊所及矣。「傾暉」六句，言情歸宿。「華幕」句，言朝旭也，謂流光迅速，不可常。「攀羅」四句，另換一意，以寄懷抱。　孫興公《遂初賦序》曰：「少慕老、莊，仰其風流，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華幕」用此，意甚親切。注引張華，何與也？乃信讀古人詩，不從其本事，則不能逆其志，豈淺學所及哉。起第二句「貨農」，「貨」定是「貸」字之誤，用《詩》「代食」意，代、貸古字通；注家引亢倉子「農攻食，賈攻貨」，非是，此下並無「攻貨」語意。「荒徑」二句，撫陶；「弱湍馳文舫」，全從陶出。康樂乃騫舉而去其滯晦，是爲善學耳。

《和王義興七夕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單雙》：鮑參軍《和王義興七夕詩》「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包明月《清商曲》以五字束之曰「單情何時雙」，寓意深奧，耐人咀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役心極矣，而絕不泛濫，引滿之餘大有忍力。　「宵月向掩扉」苦于索景。杜陵每于此詣入此等語，「洗露難函蓋」尤不易，此杜之所以終不及鮑也。

《冬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平調也。「層冰如玉岸」句，佳。

《冬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筆勁率厲處轉近魏武，少陵「天賜象緯逼」出此「天窺」字。

《望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孤異之筆，然能寫水勢。「萬壑」句，佳。

《望孤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寫異景，定能出。

《山行見孤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憭慄多悲。「不風」句，尤奇。鮑詩殆句句苦吟而成。思偶邃詣，輒臻奇致，古少是家。

《詠雙燕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何其纏綿。

《在荊州與張使君李居士聯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屬句超越。

《蕪城賦》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而亦略有風興之義。此賦雖與《黍離》、《哀郢》同情，然《黍離》、《哀郢》情過於辭，言窮而情不可窮，故至今讀之猶可哀痛。若此賦則辭過於情，言窮而情亦窮矣，故辭雖哀切，終無深遠之味。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古人之情，豈可於辭上窮之邪。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五引）：多偶語，鍛鍊甚工細，然氣脈卻狹小，是後世律賦祖。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三：先極叙其盛而後嘆其衰，庶足令人警惕。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二：臨海王子頊鎮揚州，明遠爲參軍，子頊叛應子勳。明遠見廣陵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遂爲此賦以諷之。篇中不言所以然，只描寫荒涼慘淡景色，讀之使人骨竦心寒。後子頊卒以敗死，參軍先見之明不可少也，然亦以兵亂亡其軀，哀哉。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注：《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作。按：宋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昭蓋感事而賦也。虞炎《文集序》云：孝武初除海虞令。「澤葵依井」至「心傷已摧」：極形容其蕪。「寒鴟嚇雛」句，《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中誤引《爾雅》。「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至「離宮之苦辛哉」，所賦者城，宮館只用略補，以寓當時之事。「爲蕪城之歌」句，收出「蕪」字。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二引何焯評，前半言蕪城昔日之盛，後半言蕪城今日之衰。全在兩兩相形處，生出感慨。又方伯海評，前半城未蕪時，何等雄麗；後半城既蕪時，何等荒涼：總見興廢由人。不獨吳王圖謀非望，自速其亡，即城亦不能保及五百年以後也。但城所以就蕪，天爲之乎，人爲之乎？即此可爲千秋亡國者鑒戒。筆墨正鋒，不一字躲閃題外，是爲擲地有聲。　梁章鉅《文選旁證》卷一：「當昔全盛之時」句，引王氏修玉曰：全盛謂吳王濞時，時臨海王子瑣鎮荊州，有逆謀。鮑明遠見廣陵故城，乃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因感其事以諷之。中間「饑鷹藏虎」，皆直斥臨海王也。案：此說出五臣翰注，不見於沈約《宋書》。考孝武十四王傳子頊至被殺時年纔十一。前此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者，長史孔道存也。則翰注謂昭以事同於濞，遂感爲此賦以諷之，不過臆說附會而已，全無所出。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宋孝武時，臨海王子瑣有逆謀，照爲參軍，隨至廣陵，見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照因賦其事諷子瑣。又，從盛時極力說入，總爲「蕪」字張本，如此方有勢有力。又，筆筆從「城」字洗發，此名手勝人處。又，極言其蕪，於濃腴中仍見奇峭，絕不易得。又，有昔日之盛，即有今日之衰，兩段俱以二語兜轉，何等遒勁。　林昌彝《維揚懷古雜詩四十二首》五（《林昌彝詩文集》卷四）：紫塞蒼梧此路行，維揚雄富古來爭。詞人鮑照傷心賦，一片蕪城萬古情。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氣駿而詞已失古澤。

《舞鶴賦》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形狀舞態極工。其「若無毛質」及「整神容以自持」等語，皆超詣，末聚舞事結束，正用《嘯賦》格。蓋六朝之賦至顏、謝工矣，若明遠則工之又工者也。其所以工者，盡辭之妙而惟其辭之不盡，豈知古人之賦寧不能盡其辭而使之工哉，每留其辭而不使之盡哉。誠欲有餘之情溢於不盡之辭，則其意味深遠不在於辭之妙，而在於情之妙也。然以荀卿大傳所賦，猶或不察，而況於六朝間人耶。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六引）：屬對精工，意趣亦覺深婉，氣骨不及《赭白馬》，而簡鍊過之。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三：以俊爽之音，寫飛舞之神，雅而不艷，巧而不纖，眞絕才也。明遠在宋，奇才逸調，不獨樂府高妙，而詩賦遒麗，種種出羣，實有顏、謝所不能及者。當時與何長瑜並名，惜長瑜詩文不多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二句，虛引「舞」字。「舞飛容于金閣」句，入「舞」字。「將興中止」至「遷延遲暮」句，頓挫。「巾拂兩亭，丸劍雙止」句，「舞」字略襯。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三引）：以仙禽見羈供人愛玩，故有結句之意，爲一篇關合處。又，先寫鶴，次寫舞。寫鶴處，是發端，寫舞處，是正文也。

《野鶩賦》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比而賦也。此賦雖亦尚辭，而其悽惋動人處，實以其情使之然爾。遐想明遠當時賦此，豈能無慨於其中哉。以六朝之時而有賦若此，則知辭有古今而情無古今。但習俗移人，雖賢者失其情而不自覺。《文選》不收此賦，前輩謂昭明識陋，固不信然。此賦從禰正平《鸚鵡賦》中來，可與並看。

《侍郎報滿辭閣疏》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琢句。句奇情短，徒以琢琱爲長，敷奏之體至此漸乖。

《登大雷岸與妹書》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〇「地理」：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爲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爲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陳仁錫《古文奇賞》卷一三：綜其華藻，情非調逸，若韻之便成賦耳。 彭兆蓀《文選考異》卷四：古秀在骨。士龍《答車茂安書》、吳均《與朱元思書》均不逮也。能彷彿其造句者，《水經注》而外，惟柳州小記近之。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首述羈旅之苦，意多鬱結而氣自激昂。又評「東顧五洲之隔」四句：總絜有法。又評「南則積山萬狀」諸句：歷言形勝之奇，運意深婉，鑄詞精縟。又評「苧蒿攸積」二句：鮮脆已極，食哀家梨，想亦不過爾爾。又評「思盡波濤」二句：沈鬱語，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又評「傳明散綵」諸句：煙雲變滅，盡態極妍，即使李思訓數月之功，亦恐畫所難到。又評「其中騰波觸天」四句：驚濤駭浪，恍然在目。又評「散渙長驚」諸句：句句錘鍊無渣滓，眞是精絕。又評「浴雨排風」諸句：覽景述事，意調悲涼。又，明遠駢體高眎六代，文通稍後出，差足頡頏，而奇峭幽潔不逮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奇崛驚絕，前無此體，明遠創爲之。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矯厲奇工，足與《行路難》並美。向嘗欲以比興求之，所謂詩人之文也。又，無語不工，不及古人亦在此。

《河清頌并序》 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二《奚斯作閟宮之廟無作頌事》：《野客叢書》曰：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自班固。始觀《兩都賦序》曰「皐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閟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諸學者，或有異說歟？ 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大抵華腴害骨，然明遠采壯，簡文思清，固一時之傑也。又譚獻批：辟灌之功，光輝斯發開張工健，無一間冗之句。序亦有頓挫節族未可與簡文並論。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鮑參軍集選》：序欲遠追揚、馬，頌乃六朝常製。 孫德謙《六朝麗指》：氣體恢宏，從漢文出。

《藥奮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換頭紫粉，七返丹砂，此二藥世人千百中無一人解作。讀是銘如得祕藥於孟簡，可以悅心脾，可以滌腸胃。即謂明遠能爲二藥，亦何媿焉。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詄麗。

《石帆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評「雲旌未起」諸句：奇突古兀，錘鍊異常。昔人論鮑詩謂得景陽之俶詭，合茂先之靡嫚，吾於斯銘亦云。又，「穆戎」二語，諸選家多誤作「穆我戒逐，留御不還」，今據宋刻鮑集校正。又評「二崤虎口」四句，麗對固已精覈，下字無不鉤新，斯可謂擺脫俗儒酸相。《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不盡巧，故爲大方。

《飛白書勢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評「鳥企龍躍」諸句，博奧蒼堅，聲沈旨鬱，唐惟柳子厚往往胎息此種。又評「盈尺錦兩」二句，錘字堅響。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此體遂絕。

傳記

《宋書》卷五一《鮑照傳》 （存目）

《南史》卷一三《鮑照傳》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

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張燮《七十二家集・鮑參軍集序》《宋書》無《文苑》，遂不爲鮑參軍立傳。《南史》因之，俱附見《臨川王傳》中。故鮑之閱歷，殊覺草草。獨虞散騎所爲集序，論次頗詳，差補史闕。按：集中有《上始興王白紵歌》，又《蒜山被始興王命作》，史不言曾仕始興，或疑其無謂。考虞序云「臨川薨後始興王引爲侍郎」，正與文字合，可補史之闕者一也。集中有《永安令解禁止啓》梅禹金駁之曰：「史言照爲秣陵令，未嘗爲永安。」考虞序云「秣陵令又轉永安令」，卻與文字合，可補史之闕者二也。集中《謝秣陵令表》題下注云：「時爲中書舍人。」且表有「違離省闥」等語，明是中舍在先，秣陵在後，乃《南史》倒載云：「國侍郎遷秣陵令，文帝用爲中書。」考虞序「中書舍人出爲秣陵」，正與文字合，此可政史之訛者三也。又李周翰注《文選・蕪城賦》引沈約《宋書》云：「臨海王子頊鎮荆州，照爲參軍，隨至廣陵。見故城荒蕪，乃吳王濞所都，照以子頊叛逆事同於濞，爲此賦以諷。」按：《宋書》並無此段，不知翰何所據而稱之，豈古今本頓異耶？子頊之荆州，年甫六歲，方在繈緥，安得遽有逆形，鮑安得預料有明帝他日踐祚事？且明帝定亂自立，諸藩拒命，子頊隨人舉義事敗，賜死，年甫十一，亦與吳王濞不同。想鮑賦自是懷古，後人因而(傳)〔傅〕會耳。誦讀以論其世，不可不知也。鮑官閱甚微而名與顏延年、謝希逸並，梁、陳壇苑奉爲大家。沿至唐代，見推杜陵而品益貴。崇禎己巳秋日，張燮題于離垢菴。

紀事

《宋書》卷八四《鄧琬傳》（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略】（明年八月）荆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略】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即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道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孑遺，執子頊以降。

《北齊書》卷三《文襄帝紀》（武定四年）七月，王（齊王高澄）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

《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又卷五五《吉士瞻傳》時徵士吳苞見其（吉士瞻）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又卷七二《文學傳・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

又卷七七《恩倖傳序》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

《北史》卷五《魏孝武帝紀》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

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

錢易《南部新書》壬 鮑照，字明遠。至唐武后，諱減爲昭，後來皆曰鮑昭。唯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輕鮑照，碑版笑顏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選》，並鮑照爾。

《宋景文公筆記》卷中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淳《潛子眞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國風漢魏六朝下》引〉 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莊綽《雞肋編》卷上 筋展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艸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九《鮑照爲文帝中書舍人》 案：文帝，《宋書》作世祖。乃孝武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非文帝也。子頊出爲荆州，正是孝武時事。孝武好文章見《王儉傳》。好書，王僧虔不敢顯跡，見《僧虔傳》。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 《南史》，明遠附《臨川王道規傳》，東海人。其仕當文帝元嘉時。初與袁淑、陸展、何長瑜等在江州，爲義慶佐吏，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及孝武時，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子頊敗，爲亂兵所殺。唐避武后諱，改爲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作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鮑照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鮑照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鮑照詩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鮑照集》十卷，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爲中書舍人，後臨海王子頊鎮荆州，以照爲參軍。子頊敗，爲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乃以世祖爲文帝。集有齊虞炎序，云：「爲宋景所害。」儻見於他書乎？唐人避武后諱，改「照」爲「昭」。

《通志・藝文略七》 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六《別集上》 《鮑參軍集》十卷。宋前軍行參軍東海鮑照明遠撰。世多云鮑昭，以避唐武后諱也。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鮑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爲鮑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七》 《鮑參軍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鮑昭集》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鮑昭集》十卷。【略】按：《隋志》，梁有六卷，《崇文目》有《鮑照詩集》一卷，今本十卷，明人輯，汲古閣有校宋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鮑參軍集》。又《鮑氏集》，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鮑明遠集》十卷，鮑昭。

《百川書志》卷一二 《鮑參軍集》十卷。宋參軍上黨鮑照明遠也。賦十、詩二百三、文二十六，共三百三十九篇。

又卷一四 《鮑照詩》，參軍詩集凡二百三首。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鮑照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鮑照集》十卷。

《脈望館書目》 《鮑參軍集》十卷，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鮑參軍集》十卷(照)。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 《鮑明遠集》十卷，二冊，鮑照。又《鮑氏集》八卷，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鮑照集》。

《近古堂書目・六朝人文集》 宋刻《鮑照集》。又舊板《鮑照集》，又鈔本《鮑照集》。

《絳雲樓書目》卷四 宋板《鮑照集》。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鮑照詩集》一卷一本(抄)。

《傳是樓書目》卷四 《鮑明遠集》十卷，宋鮑照。二本。又一部，二本。

又一部，一本。

《棟亭書目》卷四　《鮑參軍集》，宋鮑照撰，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鮑參軍集十卷》　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韋莊詩有「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句，押入平聲。殊失其實。（案：宋禮部貢舉條式，「齊桓」避諱作「齊威」，可用於句中，不可押入微韻。）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北史》作於武后稱制前者，實皆作照，不作「昭」也。照爲臨川王子頊參軍，沒於亂兵，遺文零落。齊散騎侍郎虞炎始編次成集。《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而注曰「梁六卷」，然則後人又續增矣。此本爲明正德庚午朱應登所刊，云得自都穆家。卷數與《隋志》合，而冠以炎序，未審即《隋志》舊本否？考其編次，既以「樂府」別爲一卷，而《采桑》、《梅花落》、《行路難》亦皆樂府，乃列入詩中。唐以前人，皆解聲律，不應舛互若此。又《行路難》第七首「蹲蹲」字下註曰：《集》作「樽樽」；「啄」字下注曰：《集》作「逐」，使果原集，何得又「稱《集》作」，此爲後人重輯之明驗矣。然文章皆有首尾，詩賦亦往往有自序、自註，與六朝他集從類書採出者不同，殆因相傳舊本而稍爲竄亂歟？鍾嶸《詩品》云：「學鮑照纔能『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今集中無此一句，益知非梁時本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鮑參軍集十卷》　宋鮑照撰。照或作昭，唐人避武后諱也。其集《隋志》作十卷，此本出自都穆家，與《隋志》卷數相合。然既以樂府爲一卷，而《採桑》、《梅花落》、《行路難》，乃列入詩中，唐以前本，不應荒陋至此，斷爲明人所重編。又往往注曰某字集作某，是採自他書之明證。然文章皆有首尾，詩賦亦間有自序、自注，與鈔撮類書者不同，其因舊本而妄爲竄亂歟。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三　《鮑氏集》十卷，前有散騎侍郎虞炎鮑照集序。【略】唐人每卷前俱有目錄卷一，即在序文後不另葉起。《四庫全書》：朱應登十卷刊本《行路難》第七首「蹲蹲」字下注云：「集作樽樽。」「啄」字下注云：「集作逐」，此本正作「樽樽」、「逐」字。宋諱俱有缺筆，是從宋刊本影寫。每葉廿行，行十六字。

《稽瑞樓書目》　《鮑氏集》十卷。舊刻，錢遵王校本。一冊。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鮑氏集》十卷（影宋鈔本）。

又《鮑氏集》十卷（影宋鈔本）　此鮑集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影宋本同，第二卷缺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寫入。主人將以歸綬階，綬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蘋記。此影宋鈔本《鮑氏集》，與余所藏本同，內缺兩半葉，倩澗蘋影寫補入。適五硯樓主人見之，謂余有一本在，可無需此，遂以五硯樓藏影宋鈔《乾道臨安志》三卷相易。蓋鮑集則余所羨者，《周志》則余所闕，而可以配宋刻《潛志》者，彼此各得，想綬階必不以余爲強奪也已。庚申秋九月晦日，蕘圃黃丕烈。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鮑參軍集十卷》　宋鮑照撰。明汪士賢刊本。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即四庫著錄之都穆本。陽湖孫氏有影寫宋本，係鮑集原文。明活字本，近年揚州刊本。　宋板十行，行十六字，小字不等。《羣書拾補》內有校正鮑集若干條。　〔附錄〕袁芳瑛校宋本，稱鮑氏集，無總目，每幅二十行，行十六字，小字不等。明新安汪士賢本，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稱《鮑明遠集》，名在魚尾上。（懿榮）　〔續錄〕明程榮刊本。《百三家集》本二卷，持靜齋有顧沅以宋本校汪刻本。涵芬樓藏毛扆校宋本，十行十六字，經士禮居、愛日精廬、席玉照各家藏過。題鮑氏集，目錄在每卷前，所校底本爲明初刻，十行十七字。李木齋藏明刻本，十一行二十字，目錄在每卷前。四部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鮑氏集十卷（影鈔宋本）。此《鮑集》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影宋本同，第二卷闕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入，主人將以歸綬階，綬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蘋記（序文前）。平江若村沈炳元鈔藏。此影宋鈔本《鮑氏集》，與余所藏本同，內闕兩半葉，倩澗蘋影寫補入。適五硯樓主人見之，謂余有一本在，可無需此，遂以五硯樓藏影宋鈔《乾道臨安志》三卷相易，蓋《鮑集》則余所羨者，《周志》則余所闕，而可以配宋刻《潛志》者，彼此各得，想綬階必不以余爲強奪也已。庚申秋九月晦日，蕘圃黃丕烈。

《楹書隅錄》卷四　《影宋精鈔本鮑氏集十卷二冊一函》。是書宋刻久稀，惟汲古閣影宋鈔本最稱精善，即盧抱經學士據校本也。顧近世收弆者，大抵轉相過錄，非復毛氏之舊。此本乃汲古原書，紙白如玉，字法工雅絕倫，正如錢遵王所謂「楮墨更精於槧本，洵縹囊中異物也」。毛氏影鈔藝林咸愛重

之，得輒什襲，頗少流傳。先公官江南時極力訪求，所獲致佳者止數種。然浙吳兵燹垂十餘年，藏書之家悉已蕩爲灰燼，即此箋箋者未始非碩果之僅存矣，能勿寶諸！甲子十月，彥合主人識。　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每冊有宋本甲毛晉私印。毛晉之印，毛氏子晉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各印。又卷四、卷七末有朱文大方印一，其文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甯舍旃。

張之洞《書目問答》《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明朱應登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一・鮑參軍集十卷》張氏《藏書志》有舊鈔本《鮑氏集》十卷，云：「毛氏從宋刊本手校，虞炎序上方有識語云：『宋本每幅廿行，每行十六字，小字不等。』卷一《舞鶴賦》『巾拂兩停九劍雙止』上識語云：『欽宗諱桓，故宋本書「丸」字諱去一點，犯嫌名也。』然字形狹長，仍作『丸』字形，而缺一點，與『九』字不同。」案：朱亦棟《臺書札記》云：「古樂府《玉階怨》謝朓詩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虞炎詩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以謝較虞，優劣見矣，《詩品》所云，蓋指此也。」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鮑氏集十卷（影寫宋刊本）》宋鮑照撰。虞炎序【略】。

《藝風藏書再續記・校本五》《鮑照集》十卷，從明初活字本傳鈔。首有虞炎序，猶是宋本舊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題記》《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明汪士賢刻本（李木齋過錄周子肅校宋本）。末有「周世敬印」白文方印，「述齋」朱文方印。又「周子肅手校」白文大方印。光緒癸未（九年）孟秋假袁氏藏本過錄。盛鐸記。

又《書錄》卷四　《鮑氏集》十卷（宋鮑照撰）。校宋本明汪士賢刻本（李木齋過錄畢子肅校宋本），汪士賢刊本。盛鐸過錄校宋。宋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首題「鮑照集序」，次行低六格「散騎侍郎虞炎奉勅撰」。序文後即接題「鮑氏集卷第一」，次行低五格題「舞鶴賦」，次「蕪城賦」。每卷有目，連接正文。末有朱筆識語一行：「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既望照影宋本校畢。子肅記。」原書有「周世敬印」白文方印，「述齋」朱文方印，「周子肅手校」白文方印。《鮑氏集》十卷（宋鮑照撰）。明刊本（有抄配及缺葉）。半葉十行，行十七字。佳字頗有與影宋本合者。缺九、十二卷，書估以汪士賢本抄補。卷六末較他本少《戎行》一首。《鮑氏集》十卷（宋鮑照撰）。明刊本（唐仁壽跋）。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收藏有「海昌唐仁壽印」朱文長方印。書衣有仁壽題「庚申二月九日雨窗裝訖，因識」一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正德五年朱應登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單闌。序題鮑照集。序與卷第一接連而下。每卷目接連文。毛斧季校宋本。有跋錄後：「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小字不等。丙辰七夕後三日借吳趨友人宋本比校一過。扆鈐「西河季子之印」。（此行在十卷末葉後。）【略】（壬子見。）

又　《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每卷前有目。【略】（李木齋藏書。壬子。）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明正德庚午朱應登活字本，即四庫著錄之都穆本。　明汪士賢刻。　明程榮刻。　百三名家本，二卷。　近年揚州刻本。　靜持室有顧沅以宋本校汪刻本。陽湖孫氏有影宋寫本，係本鮑集原文。　〔附〕宋刊本，十行十六字。張目有毛校舊鈔本。（邵氏）　〔補〕《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　明正德五年朱應登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虞炎撰鮑照集序。清毛扆用宋本校。據跋，宋本爲十行十六字。有毛扆、黃丕烈、席鑑、張金吾藏印。涵芬樓藏、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　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每卷前目連正文。鈐項篤壽、朱彝尊藏印。李木齋先生藏。　〔補〕《鮑明遠集十卷》，劉宋鮑照撰。　明萬曆間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據毛扆校宋本校。　明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鮑氏集八卷》劉宋鮑照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鮑參軍集六卷》劉宋鮑照撰。附錄一卷，明崇禎二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崇禎乙巳序。余藏。　〔補〕《鮑參軍集二卷》，劉宋鮑照撰。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一卷，詩二

卷。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宋鮑明遠昭有《蕪城賦》、《舞鶴賦》、《詠史詩》、《行藥詩》、《還都道中詩》樂府八首，《數詩》、《翫月詩》、《擬古詩》三首，《學劉公幹詩》、《君子有所思詩》。【略】 嚴氏文編卷首《叙錄》曰：《鮑照集》十卷一，影寫宋刻本一，明都穆集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二冊，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清影宋抄本，一冊，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存五卷（六至十）。《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正德五年朱應登刻本，毛扆校並跋，繆荃孫跋，二冊，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正德五年朱應登刻本，佚名錄錢曾校，瞿熙邦校並跋，一冊。《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正德五年朱應登刻本，周星詒校並跋，二冊。《鮑氏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清抄本，一冊，十行十六字無格。《鮑氏集八卷》。劉宋鮑照撰，明嘉靖刻六朝詩集本，何煌校，一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鮑明遠集十卷》。劉宋鮑照撰，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傅增湘跋並錄毛扆題識，二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

藝文

湯惠休《贈鮑侍郎詩》（《宋詩》卷六） 玳枝兮金英，綠葉兮金莖。不入君王杯，低彩還自榮。想君不相豔，酒上視塵生。當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鮑參軍昭戎行》（《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義非爲利，軌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晨上城皐坂，磧礫皆羊腸。雲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鷦鷯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鮑參軍昭戎行》（《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結髮事明主，孤懷矢忠誠。本非慕爵祿，亦豈圖功名。涼秋八九月，邊塞煙塵生。突騎發關隴，壯士出幽并。桓桓車騎幕，赫赫嫖姚營。野雪暫暮宿，河冰捷晨行。走馬破堅陣，按劍登高城。但識恩義重，焉顧性命輕。功成報天子，日逐繫長纓。王侯方上壽，臚歡萬里平。

雜錄

楊慎《秋林伐山》卷八《驅鴈》 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驅胡鴈，慘淡帶沙礫」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雪」之語，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奇甚。

徐獻忠《吳興掌故叢書》卷一〇《山墟類》 杼山，烏程西南三十里，高三百尺，周一千二百步，昔夏王杼南巡至此故名。山有妙喜寺。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有黃浦亭，爲宋鮑照《送盛侍御》及庾中郎賦詩之所。杼山西南五里爲黃蘗山，爲黃浦所自出，亦名黃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略】此皆顏魯公《杼山寺碑》述，陸羽《吳興記》中語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二《悲春》 「悲春」二字，見於《豳風》。自楚大夫有悲秋賦，無有更言春者。惟鮑明遠詩：「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以葩經爲祖。此外則昌黎有「皇天平分成四時，春氣漫誕最可悲。」東坡有「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皆以參軍爲準，餘罕見。

江智淵 江智深

《宋書》卷五九《江智淵傳》 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

又卷八二《沈懷文傳》（存目）

《南史》卷三六《江智深傳》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

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南史》避諱，淵作「深」。）

《隋書·經籍志四》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江智泉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江智淵集》十卷。

《通志·經籍志七》 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宣貴妃挽歌》一篇。

殷淡

《宋章廟樂舞歌十五首·昭夏樂（迎神奏）》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頗饒生動之致，嗣響漢人。

又《昭夏樂（二章，送神）》（一章）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聳」字、「汎」字，生動。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文帝章太后廟未有樂章，孝武大明中使尚書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詩。

又卷二〇《樂志二》 章廟樂舞歌詞，（雜歌悉同用太廟詞，唯三后別撰。）殷淡造。

又卷五九《殷淡傳》 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南史》卷二七《殷淡傳》（存目）

何長瑜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存目）

《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 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通志·藝文略七》 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何長瑜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亡。馮氏《詩紀》輯存《嘲府僚詩》、《離合詩》各一首。

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詩》《文選》卷二五）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 隱汀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欲抑一

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顏師伯

論述

《宋書》卷七七《顏師伯傳論》 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藉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賈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南史》卷三四《顏師伯傳論》 師伯行己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一《宋書・顏師伯》 顏師伯用寒人張奇事，江左以爲口實。人主不能以道御臣下而與之爭職事，以此爲收攬威柄，自韓昭侯、漢武、宣之流猶不能禁止，況宋孝武昏德耶。學士大夫每於商論世故，無不推墮，如魏徵、陸贄乃當免耳。

傳記

《宋書》卷七七《顏師伯傳》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略】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略】(永光元年)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

《南史》卷三四《顏師伯傳》 顏師伯字長深，【略】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略】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阼，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眞，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紀事

《南史》卷三七《沈慶之傳》 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

稱其辭意之美。

藝文

劉羲恭《自君之出矣》（《樂府詩集》卷六九） 自君之出矣，筍錦廢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

劉駿《自君之出矣》（《樂府詩集》卷六九） 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回還晝夜生。

謝莊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閒長，良無鄙促也。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謝希逸月賦》 希逸七歲能文，爲《月賦》假託陳王及王仲宣以設賓主之詞。蓋陳思王曹植與王粲、仲宣及應瑒休璉、劉楨公幹，並以文章馳名於魏，初時號「建安體」，故假託焉。與《雪賦》假梁王、鄒枚、相如同格。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希逸詩名不競，然《元日雪花》云：「積曙境寓明，聯萼千里杲」，《洪崖井》云：「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隱靄松霞被，容與澗烟移」，《山夜憂》云「橘露靡兮蕙烟輕」，亦未肯輸康樂。

張燮《七十二家集·謝光祿集序》（卷首） 諸謝羣翔，希逸稍晚出。而折衷諸父，據地絕勝。觀其咄嗟吐納，俱成令音。國體朝常，多所匡贊。儁雅之際，別有冲融；和平之中，時存耿介。名播北土，豈偶然哉。吏部尚書總統羣彙。顏峻之嗔而與人官也，賄故也。希逸笑而不與人官，蓋本來既清，干請道隔，自不妨以溫然接物耳。遊畋拒門，須墨敕乃開，又何倜儻也。希逸文章四百餘首，余輯而存之，僅得四卷。《明月賦》，以梁《選》傳；《舞馬賦》以國史傳，《赤鸚鵡賦》盛爲袁淑所推，今纔數語，可爲歎息。表奏諸體蔚矣。其文哀輓等篇，泫然凄婉。《殷貴妃誄》幾以賈禍，然文字之美，橫絕古今矣。《殷淑儀傳》又稱莊作。哀策文都下傳寫，紙墨爲貴。今所存謚策寥寥，斷簡不聞。哀策，豈即誄之訛耶！抑別有哀策，今湮沒耶？作述之際，人所難言，而希逸以弘微爲之父，以風、月、景、山、水爲之子，前後輝映，源迴緒長，希逸諸詠不甚爲梁人推戴，然齊武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爲五言詩？」王曰：「謝朏得父膏腴。」夫得父膏腴，便可屈指帝側，則阿父詩亦既齊世所重矣。庚午早秋張燮識。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謝光祿集》 謝希逸爲《殷淑儀哀文》，孝武流涕，都下傳寫。及廢帝即位，則銜恨堯門，幾犯芒刃。一文之出，禍福懸途，即作者詎能先覺乎？明帝定亂，命作赦詔，酌酒立成，云子業「事穢東陵，行汙飛走」，雖鍾鼓討伐之辭，殆直自快胸懷矣。文章四百餘首，今僅存此。封禪儀注奏，藻麗雲漢，欲摹長卿。《搜才》、《定刑》二表與索虜互市議，雅人之章，無忝國器。耳食者徒稱陳王之《明月》，河南之《舞馬》，欲以兩賦槩其羣長，不幾采春華，忘秋實哉。典任銓衡，不干喧訴，居守禁門，嚴待墨詔。遂令顏瞋讓清，郅章比節，居風貌之中，獲高明之福，有微子遺則焉。左氏經傳，分國立篇，征南以後，世稱奇書，竟滅不傳。此余所尤抱恨於謝嚴也。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 下品之謝莊，宜在中品。

羅惇衍《謝莊》（《集羲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紙貴金陵誄筆尊，《赤鸚鵡賦》歎陽源。杜郵借賜工前對，索虜求通詡建言。明月與君千里共，高風曠世一家存。藍田出玉非虛語，竟體蘭芳緬德門。

分論

《烝齋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舞風」二句，佳。「泛」字尤活。

《七夕夜咏牛女應制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王、謝各有此篇，希逸爲最，以其不別起議論，就中輝映有餘也。且如此題而爲之立說，亦何所當？徒令天上笑人耳。　琢不損韻，亦不傷氣。鮑照琢即損韻，齊、梁人倍覺傷氣。試以灰蛇草綫求之，自然涇渭分明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雅辭淹飾。

《侍宴蒜山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沈、宋正宗。

《游豫章西觀洪崖井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凈極矣。俗目但侈其琢，必欲知此，試于一結求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其體閑靜，其姿秀濯。

《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山經水牒》：（《鶴林經》曰：《山海經》乃夏后師雲華子著。梁江淹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未成。明朱謀㙔有《水經箋注》）：謝莊詩「山經亟旋覽，水牒倦敷尋。」上句謂弘農有注，故可以亟覽也；下句則指桑欽所纂，倦於敷尋者。時酈道元未出，無由知其端緒耳。古人讀書，不敢輕爲臆度者如此。（浦陽吳立夫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吳名萊，宋文憲師，有《淵穎先生集》。）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疊入地名，觀其句法，脫換字虛生動，可悟運用之妙。

《懷園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歲去」二語初唐佳句。

《北宅祕園詩》 《古詩歸》卷一一「夕天」句，鍾惺批：「霄」字虛用，妙。譚元春批「輕霞」三句，凈而有景，寂悟之言。「收光」句，「漸」字尤奧而細。「窮園」句，冰冷之言，誦者遠想。「秋懷」句，鍾惺批：「響寒音」上着「秋懷」二字，幻而有理，譚元春批：幽人幽事，全副性情脫出。「絃酒」句，鍾惺批：「棲尋」二字，合來新妙。　鍾惺評：幽細。譚元春評：清景清語，妙在口吻間無清態。讀至此，停筆停想，低回半日。誰謂昌齡、光羲、祖咏、王維詩無如此者？不廣搜，不細心人，以爲此乃唐音，乃別調也，不如不言詩矣。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一：希逸對晚景而摹寫之，因起情人之憶也。雨過乍晴，霞陰澄徹，微風餘照，林幌增幽。已而日將收光，漸覺窗暝，窮園荒寂，悄然無人。池雖泛月，秋懷難堪，寒音攪之也。安得所懷之人，與我同愛相尋，棲此共茲琴酒乎？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物無遁情，字無虛設。　兩間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其綺麗。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古人以此被之吟咏，而神采即絕。後人驚其艷，而不知循質以求，乃于彼無得，則但以記識外來之華辭，懸相題署，遇白皆銀，逢香即麝，字月爲姊，呼風作姨，隱龍爲虬，移虎成豹，何當彼情形？而曲加影響，如東方虬、溫庭筠、楊億、薩天錫一流，承蕭氏父子劉家兄弟之餘瀋，相與浮浪于千年之間，而寒陋之夫乃始以削除爲傲岸，標風骨之目，以趨入于喬野。兩者互爭，人爲搖蕩，遂使藝苑迭承如瘧者之寒熱，乘時各盛。操觚之士，奔命晋楚，迄無止息。嗚呼，亦安得起元嘉、孝建之詩人，而與觀于文質之中邪？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字字之外別有清芬。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言天氣至夕而晴霽，晚霞生而暮陰澄徹，于是微風入幌，餘日照林，一片秋清幽之至。及暮則光漸收歇，祇覺窮園荒深。荒而深，是夜景。惟窮則荒耳。少頃月上，則綠池翻其素景，風生則秋懷動于秋聲。如此凈境，願與伊人共之。倘有同愛，不妨携琴帶酒，在此棲尋，勿謂茲園之秘密也。

《山夜憂》 《古詩歸》卷一一鍾惺評：妙題，可作樂府。譚元春批「庭光」二句：「山明」妙，「明歸」尤妙。非極靜心眼不知。鍾惺評：詩中用春并歸、晨芳歸、烟歸、風歸、山明歸，說「歸」字盡情。愈幻愈妙矣。　「明月」句，「飛」字眞得月之神情意態，在河上尤看得出。「浦兮」句，鍾惺批：「值」字，有景。「白髮」句，譚元春批：「共」字妙，開唐人諸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〇：謝希逸以長短句作《山夜憂》「不似賦月人」語，使鮑明遠見之，得無噴飯滿案耶？

《明堂送神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生色翔舞，眉頰皆靈，巧逾唐山，而風度不損。雅樂之得，有此亦難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頗饒生動之致，嗣響漢人。

《月賦》 曾季貍《艇齋詩話》：東坡「素月流天掃積陰」，「素月流天」出《文選・月賦》。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〇：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

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蕊，想像顰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先叙事，次詠景，次詠題，次詠遊賞，而終之以歌，從首至尾，全用《雪賦》格，自是詠景物一體所當傚放。然荀卿詠物，但於句上求工，已自深刻。晋、宋間人又於字上求工，故精刻過之。篇末之歌，猶有詩人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辭極爲當世人所稱賞。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六引）：尚未入宏深境，然風度卻飄然可挹，固遠出《雪賦》上。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月賦》云：「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蛾於後庭。」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孝武帝吟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洪若皋《文選超裁》卷三：以希逸之才，《月賦》止此，殊不稱其題。然詞致較惠連《雪賦》最覺遒麗壯健。大抵氣清而厚，語艷而幽，宜乎在宋文時，北使李孝伯聞聲仰止，即袁陽源才名冠世，亦爲之避三舍也。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向讀謝莊《月賦》，愛其後半神情美妙。今讀之，并愛其前半文詞簡質。蓋古人作文，以事理爲主，不貴單寫景物，是以根柢確實之言，斷不可少也。或於「沈潛既義」云云，評云是學究語者，此非知文之人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委照而吳業昌」句，既假托于仲宣，不應用吳事，亦失于點勘也。「若夫氣舞地表」至「周除冰凈」句，數語是賦中警策處，曩時尤賞會後段，蓋一時偶有寄托耳，「歌響未終」至「迴遑如失」句，又頓挫。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三引何焯評：前寫月之故實，次入即景之語，後言興感之情。大意全在二歌，由始升以及既沒，前後自相照應。又，假陳王立局，與《雪賦》同意。「端憂多暇」一句，生出全篇情致。又引邵長蘅評：此賦與小謝略同，更爲輕倩。略無形似語。大致只寫月下之情非爲賦月也，賦至此自居逸品。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三九：假詞同《雪賦》。提夜籠月，宵遊散抱與對月之情相攝，句中有魂。月當令在秋，著秋意生情最勝。「仲宣跪而稱曰」，入正賦。「升清質之悠悠」，此下皆貼秋說月。手寫月彩，已攝對月之清。接下，都從對月含清天。「親懿莫從，羇孤遞進」，寫至此，自然淒感。直注到歌辭出情，孤懷清獻。遞到月沒，天然節奏。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略】。」絕妙古詩。又，不多黏月，只寫對月，故神遠易貌，月賦難規，形與魂殊轍。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七《假設之辭（謝希逸月）》：《日知錄》云：「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年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雲璈按：顧氏謂假設應劉，是矣。若以喪應、劉之後，復有命仲宣之語，謂賦不合亦未盡然。仲宣雖與應、劉同一年亡，而未必在一時。故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未及仲宣，必其亡稍後於諸人，則初喪應、劉之時，或仲宣尚在，固無礙於假設也。惟後「委照而吳業昌」句，何義門云「既假託於仲宣，不應用吳事，亦失於點勘。」此說良是。又《朒》：「朒朓警闕」注引《說文》云：朒，朔而月，見東方縮朒。然李保泰云：《說文》：朒作「肭」從內，不從肉。雲璈按：今字典云從內，非聲，當從肉，乃得聲。《玉篇》作「朒」，今本《說文》作「肭」，蓋傳寫之譌。又，《愬遡同》：「愬皓月而長歌」注引《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向之也。據此，則愬猶遡洄從之之遡。遡、愬，古字通。《西征賦》「愬黃巷以濟潼。」注愬、遡同。《國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是以愬作遡，蓋互通也。又，《羞璧注引韓詩》：「廼命執事，獻壽羞璧。」注引《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雲璈按：今《韓詩外傳》無此語。注又引《左傳》原成叔云云，原當作厚。

所引襄十四年傳文，《幽憤詩》注引作「居」。《九錫文》注作厚。厚，即后也。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此賦假陳王、仲宣立局，與小謝《雪賦》同意。茲刻遺雪取月者，以雪描寫著迹，月則意趣灑然，所謂寫神則生，寫貌則死。又，怨遙傷遠，一篇關目。又評「白露」二句，神來之筆，看似平淡而實精緻，作文須知此境。又此段尚嫌著迹。又評「若夫【略】江瀨」諸句，數語無一字說月，卻無一字非月，清空澈骨，穆然可懷。又評「若乃涼夜自淒」以下諸句，筆能赴情，自情生於文，正不必苦鏤，而冲淡之味，耐人咀嚼。又，以上二歌總結全局，與怨遙傷遠相應。深情婉致，有味外味。後人摹擬便落套，覺厭矣。又，前寫月之始升，此寫月之既沒，畦逕分明。

《赤鸚鵡賦應詔》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賫示謝侍中莊。時莊賦亦竟。其文云：「慧性昭和，天機自曉。審國音於中寰，達方聲於遐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翬漸，容與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雷激銀漢；集場棲圃，曄若夭桃被玉園。」又云：「月圖光于綠水，雲瀉影于青林。遡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袁見而歎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宋謝莊《赤鸚鵡賦》云：「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翬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棲圃，曄若夭桃被玉園。」希逸此賦，袁太尉所見而閣筆者。屬對工整，應是律賦先聲。

《上搜才表》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意有主賓，辭有深淺，亦云條鬯。發言條達，能盡事理，亦以稍削藻詞，風骨始振。

《宋孝武宣貴妃誄》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九引）：嚴密工麗，鍊意鍊句皆入妙。又，「律谷」寵煖四句，陡起，眞是驚人格調。又，「辭曰」就常語鍊出哨意來，撮湊絕得妙。又「移氣朔兮變羅紈」諸句，語精調響。又，前高唐巫山，此姑由樂池，皆一事作兩句用，殆若兩事然。六朝體多如此。然終不若用兩事味長。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殷淑儀寵冠後宮。其沒也，孝武痛悼不已，《擬作漢武李夫人賦》，思致凄其，有無限虛房落葉之慨。希逸誄詞，古穆秀麗，如渾金璞玉，然不失板重。而一段纏綿藹惻之意，常溢于楮端。所謂靡而不膚，實而能靈。昔人稱其屬興閑長，良無鄙促。信然。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殷淑儀當時傳爲義宣之女，此言毓德素里，蓋諱之也。「翼訓姒嵘，贊軌堯門」句，廢帝不悉「翼訓」、「贊軌」之義，故幾于見法。「世覆冲華」句，謂晉陵王子雲。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二〇《殷淑儀（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按《南史》，淑儀，南郡王義宣女，麗色巧笑。義宣敗，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其所出。考義宣與文帝嫡兄弟，孝武文帝之子，與義宣女爲從兄妹。《南史・竟陵王誕傳》：孝武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自申于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即指此事。誄中「毓德素里」之語，蓋諱之也。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一：陡起絕奇。又評「望月方娥」諸句，繡思迅舉，不詭正則。又評「離宮天邃」諸句，叙述死後情形，語語悽絕。又評「庭樹驚兮中帷響」二句，調逸思哀。由生而卒，由卒而葬，叙次不紊，綜核有法。而一句一詞，於嚴峻中仍有逸氣，所以不可及。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五：凄麗之文，江、鮑特絕，施之典冊，每覺輕儇。其於妃姬尚不嫌耳。又譚獻批：工絕。殊有宕逸之氣。

《孝武帝哀策文》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聲實相副，選樓未采清麗爲鄰。

《皇太子妃哀策文》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有生動之致。

《上封禪儀注疏》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義短則味短。典碩。彌繁彌狹，徒以字句爲長。

傳記

《宋書》卷八五《謝莊傳》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略】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略】（大明元年）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略】。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略】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

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略】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略】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南史》卷二〇《謝莊傳》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詔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略】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碻磝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略】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脅癖疢，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略】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朏、顥、嵇、蕩，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紀事

《宋書》卷二〇《樂志二》 《宋明堂歌》，謝莊造。又，《世祖孝武皇帝歌》，謝莊造。

又卷二九《符瑞志下》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史臣按《詩》云：「先集爲霰。」《韓詩》曰：「霰，英也。」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則霰爲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

又卷五一《劉琨之傳》 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軍，不就，縶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

又卷七五《顏竣傳》 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明堂歌辭，祠五帝。【略】謝莊歌宋太祖亦無定句。建元初，詔黃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並採用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也。

又卷三二《阮韜傳》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

《梁書》卷一五《謝朏傳》 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勑莊攜朏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

陽休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一八五）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玄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爲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謚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瀹，並知名。

《南史》卷一一《梁殷淑儀傳》（存目）

又卷二〇《謝瀹傳》 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

又《謝覽傳》 （覽）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

孟棨《本事詩・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姜南《蓉塘詩話》卷一《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答曰：「互韻爲雙聲，磩碻爲疊韻。」按：《毛詩》蝃蝀在東，又「鴛鴦在梁」，此雙聲之所由起；古詩「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此疊韻之所由來。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讚集》五卷，謝莊撰。《雜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謝莊集》十五卷。《讚集》五卷，謝莊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謝莊集》十五卷。謝莊《讚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

《宋史・藝文志七》 《謝莊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莊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二 《謝莊集》十九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謝光祿集》五卷（莊）。

《棟亭書目》卷四 《謝光祿集》，宋謝莊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鍾嶸《詩品》曰：「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閒長，良無鄙促也。（案：此王、袁，大抵謂同時之王僧達、袁淑也。）《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謝莊集》廿卷。馮氏《詩紀》輯存詩十四篇。又《宋明堂歌》九首。《通典》曰：「孝武建元元年，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詩。」《南齊書・樂志》曰：「《明堂辭》，（祀）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莊歌太祖亦無定句。莊又撰《世祖廟歌》二首。（《宋書・

張永傳》，大明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張氏《百三家・謝光祿集》一卷。凡賦、詔、表、奏、章、啓事、牋、書帖、議、贊、哀策文、誄、墓誌銘、樂府詩聯句，共六十一篇。汪氏《文選撰人篇目》：宋謝希逸莊有《月賦》、《宋孝武貴妃誄》。嚴氏《全宋文編》謝莊有集十九卷。今存《月賦》《曲池賦》、《赤鸚鵡賦》、《舞馬賦》，雜言《咏雪》、《山夜憂吟》、《懷園引》、《泰始元年大赦詔》、章、表、奏、議、啓、牋、書、贊、誄、謚策文、哀策文、墓誌銘，凡三十六篇。

藝文

鮑照《與謝尚書莊三連句》（《鮑氏集》卷七） 霞暉兮澗朗，日靜兮川澄。風輕桃欲開，露重蘭未勝。水光溢兮松霧動，山煙疊兮石露凝。掩映晨物綵，連綿夕羽興。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謝光祿莊郊遊》（《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然鏡緜野，四睇亂層岑。氣清知雁引，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歙，煙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劉文淇《擬謝希逸月賦》（《青溪舊屋文集》卷一） 窮感情辭之交切，以悱惻而彌工。迺駕天駟，乘路車，召賓從集邱墟。既登山兮寥廓，復涉水兮踟躕。臨殯宮而惝恍，啟總帳而欷歔。于時白露戒寒，流火退暑，西冥暉潛，東壁華吐。感皓月之常明，悲黃泉之獨處。爰命希逸大夫更抽毫而作賦，希逸避席而起。曰：臣陽夏鄙士，濫廁簪纓，不才寡學，恐負盛情。臣聞君秉陽德，后主陰位。日以陽經，月爲陰緯。后佐君而代，明月繼日而從類。夜明象德水之幽，尚儀占從星之瑞。三日成魄，七寶誰修。蕩陰効順，廣照承流。離次而二曜弗集，有食而六宮貽憂。若夫秋水寒潭，暮雲遠塞，霧霽黃沙，霞蒸碧海。桂留人于小山，鶴呼子於幽瀨。嗟素娥之遐征，奔廣寒而振采。澄波掩映，流光徘徊，揚輝瓊樹，棲景幽苔。山庭鑑黯，烏鵲聲哀。君王乃辭隧路，指歸途。卽蘭室，步玉除。悲風發涼，露滑撤琴，瑟愬蟾蜍。若乃明河欲沒、蟋蟀悲秋、屋梁虛照、環佩通幽。安仁永恨，平子長愁。信天地爲逆旅，等身世如浮漚。于是置酒前席，秉燭臨軒，中懷玉潔，思緒雲騫，洵升沈之有數，何圓缺之足論。對素月而有託，作長歌以永言。歌曰：連城去兮不復還，同一照兮隔關山。欲往從之路漫漫，哀永逝兮愴心顏。歌聲未歇，餘光尚存，衆賓相顧，四座勿喧。又稱歌曰：月將沈兮曙色升，時代謝兮無可憑。心不爲形役，觴稱壽者徵。武帝曰：善聆子妙論，信爲至人，直如振瓚，誓將書紳。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謝光祿莊郊遊》（《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佳辰遲出郭，空水待揚舲。山容亦靄靄，水意正泠泠。流景異眞色，明輝非定形。沙中涼葉亂，煙際秋蘭馨。雲斂天逾靜，氣霽山白青。網魚圓暈散，鏡雁寒波停。弭棹猶牽荇，迴橈欲轉蘋。明瑟意方曠，清華境亦靈。塵襟但解滌，何必泛滄溟。

鮑令暉

論述

鍾嶸《詩品》卷下《齊鮑令暉》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晉左貴嬪、謝道韞，風流文采，籍甚當時。然其詩【略】後不如鮑令暉。令暉詩「鳴絃慚夜月，紺黛羞春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及《寄行人》絕句，體雖浮漂，才實華綺，以配哲昆，可謂金玉百願，意必絕艷，有兄餘烈。惜其不傳，使香奩韜采。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一三《閨秀》 鮑令暉，宋鮑照之妹也。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宋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詩，俱愁思望遠之詞，當是葛君棄婦學佛，故令暉擬作此詩，代爲寄感。情符許邁，事異

鳩摩，斯爲足詠矣。

陸昶《歷朝名媛詩詞》　令暉諸作，其質不及左棻，而文情特勝。明遠之於太沖亦然。

張佩綸《論閨秀詩二十四首》九（《澗于集・詩》卷四）　嶄絕歌詩有古風，鮑清韓綺豈同工？殿前親記參軍語，自是臣才愧太沖。（此譏記室以鮑令暉、韓蘭英並入下品之非。）

《擬青青河畔草詩》　《名媛詩歸》卷六：「泠泠」句下批：「泠泠」二字，在高堂上看出幽深闃寂，如有人孤坐其中。此與「空閨易成響，小瞻空房怯」，皆妙于以屋宇形容美人愁怨之態。「玉顏」句下批：「掩春紅」有羞容，躑躅進退難堪意。「人生」二句下批：作此解嘆，下句方深。

《擬客從遠方來詩》　《名媛詩歸》卷六：「木有」二句下批：兩句興意相反，兩「有」字相呼應。《三百篇》興體亦有此。「終身」句下批：語氣勁直，不敢負心。只此五字盡之，不必有下句矣。

《擬自君子之出矣詩》　《名媛詩歸》卷六：起首四句下批：常語寫來，自是凄其闇淡。「楊枯」二句下批：「識」字、「知」字俱有微意，尤覺「鴻來」句，情思悲切。「遊暮」二句下批：遊暮除春，製字稱秀，令人一想則得之，再想愈不察其故。齊、梁諸作，每用一二字，熨貼出深微之致，覺入口亦另是一調。由其專以柔靜取勝，讀者於此尋繹，則思過半矣。總評：擬作正以深古爲佳，而奧響奇情尤須高出于原作之上。令暉清細簡約，雖不足繼響前人，要不似時體活套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古貌新聲。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詩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二「知同」句，鍾惺批：即「共明月」意。化得妙。「霜露」句，譚元春批：可憐。「一生淚」鍾惺批：三字寫出千古薄命苦人。《名媛詩歸》卷六起首四句，即共明月意，化得妙。「芳華」二句下批：即「積恨顏將老」語意，說向外邊一層，不覺委曲沉痛。「一生淚」三字，寫出千古薄命苦人。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一：《沙門妻》。（令暉即鮑照妹，所謂才亞於左棻者。明朱澤民有外宅，婦詩曲盡其情。）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結曰：「持妾一生淚，經秋復度春。」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世人呼爲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使李重光知此，不必更署鴛央寺主矣。林三教嘗欲具疏，令天下僧尼，盡爲配偶，未必無見。（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慘難言。」蓋因元魏而發。狄梁公《諫造大像疏》：「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詿誤生人。」此時白馬寺主正在北門出入也，海南至今呼僧之畜妻者爲「火宅」。又黃冠有室家者，名曰「寄褐」，即火居道士也。唐開元中嘗禁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亦是《子夜》之流，頗有雋致。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女子代人作閨怨，頗爲失體，而詩卻劇佳。前六，即景引情，卻以若共知同，拓空將己情從彼邊逗出。字字轉，句句曲。後四，方實點出彼不相思，而已獨憂怨。不多綴語，愈覺味長。

又二　《古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此首酷似蘇、李錄別諸逸詩。「臨當」句，譚元春批：不可忘在此。

《題書寄行人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寫六句不復及情。此媛猶有風規，不入流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楊（一作「物」）枯」二句，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楊枯」十字作意。

《寄行人詩》　《名媛詩歸》卷六：情思警敏，在「是時」字、「徒」字。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小詩本色，不嫌迫促。「怪來妝閣閉」、「松下問童子」諸篇，俱從此出。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俏甚。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春風」句，雅極。

《古意贈今人詩》　《名媛詩歸》卷六：「寒鄉」二句下批：何等古質。然思路異人處，只在用出一「待」字。「南心君不見」句批：「南心」二字，無理之甚。聰明聲口，必細心慧心搖擺出之，非其人則語意不能繾綣如此。尤妙在「妾已知」、「君不見」上，作分開語氣。「寄情」二句批：幽動語，全由筆舌能轉折。「顏落」句下批：「形迫」、「顏落」字，有靈秀氣，無俳偶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北寒」二句，佳。「容華」二句，直逼漢人。初以「不解綖」韻強，「形迫」句未警，故置之；細閱，終不能割。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北寒」、「南心」，巧於著詞。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擬閨人寄遠詩，製題甚新。前四，先就客路苦寒，表己望歸之意。中六，點時、點地，再一相形，方以己之知彼，跌出彼不知己，音書濶絕來。後四，再就己邊形迫顏落。申明辛苦，仍即貌改。兜轉心堅，應起作收，措詞特妙。

傳記

《小名錄》（《玉臺新詠箋注》卷四引）　鮑照，字明遠，妹字令暉，有才思，亞于明遠，著《香茗賦集》，行于世。

湯惠休 釋惠休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齊惠休上人》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又《齊朝請吳邁遠》　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湯惠休佳致，惟「垂情向春草，知是故鄉人」，他篇淟涊不鮮。若以匹鮑，且不堪爲父子，況兄弟耶。又，惠休在宋著名淫靡，然詩少才思。

《古詩歸》卷一二鍾惺評湯惠休詩　余嘗謂情艷詩到入微處，非禪寂習靜人不能理會。此右丞《西施詠》所以妙也。

又譚元春評湯惠休詩　無一毫比丘氣。安知艷逸幽媚之致，不是眞禪。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　湯惠休秀色未詔，綺情未艷，良由衷淺，以故韻微。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詩品》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余謂休公婉麗，亦復深秀，不及明遠者，特奇警耳。然是伯仲，何詎商、周。故知中書非盡妬口，記室未爲篤論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休上人》　休上人詩當日必多，惜俱不存。五言《怨詩行》一首，襲古無致。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　下品之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二七（《古詩賞析》卷首）　委巷常談笑惠休，鏤金錯采愛辭脩。但愁過鍊傷眞氣，水小何能物畢浮。

李希聖《論詩絕句·鮑明遠》（《萬首論詩絕句》）　一代孤鳴實寡儔，顏延毀譽欲相仇。碧雲清麗無風骨，莫把參軍配惠休。

分論

《怨詩行》　《古詩歸》卷一二鍾惺評：妍而深，幽而動，艷情三昧。「明月」二句，譚元春批：妙在一「君」字，若「樓含千里光」，情思便不相關矣。「巷中」句，譚元春批：不可言說，只覺妙絕。「嘯歌」句，鍾惺批：「視」字無聊，唐人用之。「流悲」句，譚元春批：「流悲」，奇。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通篇主意，總是腸斷爲思君。而從明月入想，故言樓高月照，猶是藉君之餘光。而悲風入帷，幽懷增悒。因想春草經秋，榮茂無日；芳蘭及暮，光陰幾何？是以願作悲歌，以瀆君之聽。而君堂嚴秘，徒令絕調飛揚。悲嘆之思，溢於言外。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體度固有斂縱。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只一起便是絕唱。文通「碧雲」之句庶足相擬。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微處亦可證禪也。顏延之謂「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豈因其近於艷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擬閨怨詩也。前四，就明月含光，引出空閨腸斷。以明月屬之於君妙。「巷中」句，以他人作挑筆，亦曲。「悲風」四句，再就風雲點清自傷思遠。「嘯歌」四句，頂自傷。芳年易逝，以草蘭比出便活。後四，頂思遠。以悲歌莫達，收醒怨思。茂遠言情婉至如此，固宜其出家仍還俗也。顏延之乃謂其制作爲「委巷間歌謠」，方當誤後生，抑知己詩板重，正不能作是語也。

《白紵歌三首》二　《古詩歸》卷一二「容華」句，譚元春批：風流。「流目」

句，譚元春批：欲死。鍾惺批：「不敢言」，妙。千古情至。只是不做破不說破。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嬌歌豔舞，本欲望君之憐，而卻步不前；目挑不語，乃其心中之熱，則有如膏火之煎者。惟願流光之照，及此盛年而已。情思婉轉，自是柔媚動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曲寫情態。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雖艷歌，似有熱中之嘆。言少年窈窕，容華之光艷足以動人。將欲爲君起舞，而猶未然故作嬌態，止而不進，流盼送笑以冀君憐。此中含意無限，而不敢言也。及其舞長袖以拂面，心自憂煎，恐其容華易逝，負此芳年。故願君流末光以臨照，及此時而無失則幸也。情詞婉麗，令人欲喚奈何。

又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他人」二字，妙甚。不但相忘者視爲他人，并相思者亦判作他人矣。

《江南思》《古詩歸》卷一二「垂情」句，鍾惺批：開唐絕句妙想。毛先舒《詩辯坻》卷二：惠休《江南思》：「垂情向春草，知是故鄉人」，開唐絕之妙境。

《楊花曲三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有《子夜》之風。

《楚明妃曲》《古詩歸》卷一二「含姿」句，鍾惺批：「綿」字幽媚盡情。

《贈鮑侍郎詩》《古詩歸》卷一二「不入」二句，鍾惺批：若驕若恨，非驕非恨，別有深情。「酒上」句下，鍾惺批：妙在四語一字，不是正說。譚元春批：風流而不輕薄。鍾惺評：字字傲，字字媚；字字癡，字字靈。和尚作艷詩不妨，然如此亦可恨。譚元春評：運思皆高一格，徒爲婉孌語則庸矣。

傳記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元嘉）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南史》卷一五《徐湛之傳》（存目）

紀事

《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　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宛朐令《湯惠休集》三卷（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湯惠休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湯惠休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七》　宛朐令《湯惠休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湯惠休集》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詩品》卷下《齊惠休上人》）案：此又以湯惠休爲齊人，或亦誤也。馮氏《詩紀》曰，湯惠休字茂遠，初入沙門，名惠休。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刺史。今存《怨詩行》、《江南思》、《楊花曲》、《白紵歌》、《秋風》、《秋思》、《楚明妃曲》、《贈鮑侍郎》，凡八篇十一首。（案：此揚州刺史下當有「從事史」三字。）

藝文

鮑照《秋日示休上人》（《太平御覽》卷二五）　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茲亦何早，已聞絡緯鳴。廻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愴愴簟上寒，悽悽帳裏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臨堂觀秋草，東西望楚城。白楊方蕭瑟，坐歎從此生。

又《答休上人》（《鮑氏集》卷八）　酒出夜田稻，菊生高岡草。味貌復何奇？能令君傾倒。玉椀徒自羞，爲君慨此秋。金蓋覆牙柈，何爲心獨愁。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休上人怨別》（《江文通集彙注》卷四）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汎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瑟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爐絕沈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陳文述《前擬古三十首和江文通・休上人怨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涼風颾羅幙，幙下風力微。佳人不可見，掩冉秋雲飛。清露發瑤彩，月華散明輝。琴停餘音歇，香盡輕煙微。悵望楚天遠，珊珊來何遲。惝恍心振蕩，既是疑復非。與君相宛轉，結念終依依。

劉敬叔

論　述

《史通》卷一〇《內篇・雜述》　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異苑十卷》　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　所記皆神怪之事。遣詞簡古，而意態具足，不類唐人小說之冗沓。

紀　事

《宋書》卷三〇《五行志一》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

胡震亨《異苑題辭》（《秘冊彙函》）　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詣徐賈檢書。廢冊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嚏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即罄酒貲易歸，各錄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置爲蠹叢。又十年爲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問語叔祥，何當令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因彙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爲小傳，俾讀者有考焉。己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識。

又《劉敬叔傳》（《異苑》附錄）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起家中兵參軍司徒掌記。義熙中，劉毅與宋高祖共舉義旗，克復京郢，功亞高祖，進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國郎中令。既而有詔，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于廐中。使人將反命，毅方知之，謂敬叔典禮，故爲此慢，大以爲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誅，高祖受禪，召爲征西長史。元嘉三年，入爲給事黃門郎，數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

毛晉《異苑跋》（津逮秘書）　予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勝記。及讀劉敬叔《異苑》幾備矣。然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眞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逸。至于絡絲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愆輩，種種異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博覽者廣焉。湖南毛晉識。

著　錄

《隋書・經籍志二》《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通志・藝文略三》《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異苑》，劉敬叔。

《國史經籍志》卷三　《異苑》十卷（宋劉敬叔）。

《玄賞齋書目》卷六　劉敬叔《異苑》。

《近古堂書目》卷上　宋劉敬叔《異苑》。

《棟亭書目》卷三　《異苑》，晋南平郡公劉敬叔撰，十卷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異苑十卷》　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爲劉毅郎中令，以事忤毅，爲所奏免官。今案書稱毅鎮江州，褊躁愈劇。又戴毅妻爲桓玄所得，擅寵有身，多蓄憾詆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爲可信。惟書中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以《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將軍領荆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未之及，則偶疎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晋書》載武庫火，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間《太平御覽》所引傳承亡餓（鵝）一條，此本失載。又稱高祖爲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佚脫竄亂，然核其大致，尚爲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斷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詩中陶侃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爲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爲精切，則有裨于考證，亦不少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異苑》十卷，宋敬叔撰。明毛晋刊本。

《稽瑞樓書目》《異苑》十卷（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異苑十卷》　宋劉敬叔撰。　津逮祕書本，學津討原本，唐宋叢書本。〔續錄〕說郛本、祕冊本、漢魏叢書本、唐宋本一卷。說庫本。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案：此與《續異苑》，兩《唐志》、《宋志》皆不見，而此有傳本乃胡震亨刊入《祕冊彙函》者。今在《津逮祕書》中，卷末題記謂「從書賈得宋紙舊抄本，與友人姚叔祥等參互考訂成善本」云。

《四庫提要辨證・小說家類・異苑十卷》　嘉錫案：《宋書・五行志》云：「晋安帝義熙七年晋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厩中。王人將返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晋書・五行志》同。震亨小傳採用之，沈約以宋初人記晋末事，自無不可信之理。且事之信否，責在沈約，不在震亨，《提要》未得其出處耳。《法苑珠林》卷六十三《祈雨篇》引《冥祥記》，記沙門竺曇爲劉毅祈雨事云：「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此亦敬叔爲毅郎中令之旁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說郛本，唐宋本一卷。　漢魏本，秘冊本，津逮本，學津本。）〔補〕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余用翁斌孫君藏舊寫本校過。〔增〕《幽明錄》一卷。宋劉義慶撰。琳琅秘室活字印本。〔補〕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刊說郛本。

許瑤之

鍾嶸《詩品》卷下《齊朝請許瑤之》　許長於短句詠物。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郭原平》　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略】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緜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緜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袁粲

論述

袁粲《妙德先生傳》(《南史》本傳)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宋書》卷八九《袁粲傳論》 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孫元晏《袁粲》(《全唐詩》卷七六七) 負才尚氣滿朝知，高卧閒吟見客稀。獨步何人識袁尹，白楊郊外醉方歸。

尤侗《代古詩三十首·袁景倩粲(勵志)》(《西堂詩集·于京集》卷二) 吾家右衛率，躬攖商臣逆。我生遭百罹，亦當桂陽厄。扶曳入殿廷，志在祇金革。素乏經世材，簡淡畏繁劇。忝竊令僕任，高卧謝賓客。造竹每長嘯，對酒聊自適。庶免金罍賜，知幾介於石。但問心若爲？此身容足惜。笑彼黃襹翁，鬚髯空似戟。

羅惇衍《袁粲》(《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白楊風影竹聲聲，嘯傲園林策杖行。文倣淵明閒立傳，心希奉倩晚更名。狂泉同飲觴誰卻，大廈能支柱獨擎。歌聽石頭名不死，鬚髯如戟愧餘生。

傳記

《南史》卷二六《袁粲傳》 粲字景倩，【略】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爲三公。」【略】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略】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撝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略】明帝泰始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略】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爲尚書令。【略】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勔並受顧命。【略】元徽元年，丁母憂。【略】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

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引，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觜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略】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

紀事

《宋書》卷八九《袁粲傳》　袁粲【略】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略】粲死時，年五十八。

《南齊書》卷一《高帝紀上》　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

又卷五二《文學傳・王智深》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略】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

又　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

《南史》卷二八《褚彥回傳》　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略】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略】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孔平仲《續世說》卷五《任誕》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南北朝詩話》《永樂大典》卷八〇七）　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并目錄。梁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袁粲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袁粲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司徒《袁粲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袁粲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宋文編》袁粲有集十一卷。今存《臨終啓》、《與釋道明書》、《妙德先生傳》、《駁顧歡夷夏論》凡四篇。

顏竣

論述

《宋書》卷七五《顏竣傳論》 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辰，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南史》卷三四《顏竣傳論》 士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親，棄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

《淫思古意詩》《古詩歸》卷一二題下鍾惺批：四字造得奇。「春風」句，譚元春批：五字颯颯欲動。「貞節」句，鍾惺批：寄得妙。譚元春批：慰遠之言，敦厚中無限凄切。又，孀居獨宿，有貞名。「貞節寄君子」，一從遠聞，一以寄遠。不淫不傷，長留風雅矣。鍾惺批：聞傳于人，故曰「名」。寄出于己，故曰「節」。下語細處。「窮閨」句，鍾惺批：「藏」字不勝幽感。「裁書」二句，鍾惺批：曲盡婦人心口。然語輕妙，不作惡。「君行」三句，鍾惺批：君子望婦人在貞節。婦人疑君子在移心。先自盡而後疑人，妙於妬者也。鍾惺評：此君延年子，不甚著詩名，而清思密緒似欲過其父。

傳記

《宋書》卷七五《顏竣傳》 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毫得臣義，躍得臣酒。」

《南史》卷三四《顏竣傳》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略】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強，以比漢侍中辟強，張良之子也。【略】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略】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著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

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末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毀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三年)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

紀事

《宋書》卷五九《何偃傳》 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 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略】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牽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 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略】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

又《沈懷文傳》 (存目)

又卷三七《沈慶之傳》 (元嘉)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群帥。【略】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將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

吳箕《常談》 顏竣爲宋武陵王駿主簿，佐駿即位，遂任腹心之寄，權寵日甚。父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創宅，延之曰：「善爲之，無令後世笑汝拙也。」卒後，竣愈顯。未幾，并其子誅之。延之處亂世，可謂明哲者乎？

戴君恩《剩言》卷五 顏竣起大宅，父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薰灼中忽下此嚴冷語，使人心骨都竦。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東揚州刺史《顏竣集》十四卷，并目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顏竣集》十三卷。 《婦人詩集》二卷（顏竣撰）。

《詩集》一百卷（顏竣撰）。 《詩例錄》二卷（顏竣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顏竣集》十三卷。 顏竣《婦人詩集》二卷。 《顏竣詩集》一百卷。 顏竣《詩例錄》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東揚州刺史《顏竣集》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顏竣集》十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七廟迎神辭》一首、《古意》一首。嚴氏《全宋文編》顏竣有集十四卷。今存表、奏議、《爲世祖檄京邑》几贊序，凡九篇。

王僧綽

論述

《宋書》卷七一《王僧綽傳論》 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綢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沖，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傳記

《宋書》卷七一《王僧綽傳》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

【略】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囊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

《南史》卷二二《王僧綽傳》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略】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沉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雖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囊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紀事

《宋書》卷五七《蔡興宗傳》 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

又卷七一《徐湛之傳》 世祖即位，追贈(湛之)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

《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集》一卷，亡。(琅邪)

王僧達

論述

裴子野《宋略・選舉論》(《資治通鑑》卷一二八引) 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素，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蔭，召禍宜哉。

鍾嶸《詩品》卷中《宋征虜將軍王僧達》 課其實錄，【略】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王僧達》 王君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至其《依古》一詩，老鍊之極，前則建安上才莫能駕，後則盛唐妙手難爲繼，眞絕技也。

虞鈞《病中摘句懷人詩・王僧達》(《萬首論詩絕句》) 風格由來幾降殊，樓臺七寶說芳腴。太常稚意翻新樂，不問知音世有無。

《答顏延年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亦着意琢磨，第格局稍未宏闊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此即答顏「玉水記方流」詩也。王以少年答老宿，故不用冒。「長卿」四句，雖頌其人而實已諳評其詩也。「珪璋」句，評其詩之前段。「精理」句，評其詩之後段。「君子」二句，答他同居。「崇情」二句，謂他襟期之清高。「結游」二句，見他不挾長，不挾貴，而有下交之意。「寒榮」云云，此時方冬寒，未可往還，且各向簷前曝背，眼看春釀將熟，當圖一晤。那時歲序聿暄，玩秀色於麥壠，聽好音於楊園，則徂生窮節之念自當忘却。但此時尚未春，我豈無幽衷，如君之遙懷云云。然既有君之贈詩，我日日吟誦，庶亦可自慰耳。「棲鳳」四句，極珍重其詩。蓋少年人當名聲將起之日，最喜得老宿一言以爲聲價，其心情如盡。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猶有潘、陸餘風。「林」字湊韻。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氣體沉厚。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贊來詩之美，却從暇日出遊後忽而流連把玩，即是永周旋之義，用意推陳出新。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一：亦著意追琢。答顏詩與顏體相似。

《和琅邪王依古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風骨亦蒼勁。又，景語甚濃悄。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擬古者，擬其詞。依古者，依其意，並依其體。瑯邪王，原有依古詩，而僧達和之者也。其詩以「關源」立義者，蓋關源乃秦中路，古興亡之跡存焉。平日載籍所載，興亡事總話柄耳，初未踐其跡也。爲馳俠而旅宦，爲旅宦而遊關源，已踐其跡矣。聊將平日所聞興亡之言，一一訊之。「隆周」云云不見興者，止見亡者。「仲秋」云云并不見亡者，安有興者。於是豁然大悟，一代之興亡，猶一人之生死，生者既無殊轍，死者豈有異魂？故有生必有死，有興必有亡。即聖如成周，賢如皇漢，亦所不免。乃帝命之至公，夫復何言。苟能抱命而無言，則是通晝夜而知生死之說，故能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廻視彼少年時，以馳俠爲心，遊宦爲事，皆不信命故耳。「既踐」云云，孰爲問之？「隆周」云云，孰爲答之？「顯軌」云云，却於問答之外有妙悟。 「仲秋」四語，千錘百鍊，

無一字不精隽。可抵一篇絕妙出塞詩，令人讀之心神黯然。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古人詩自有有序次者，不唯唐人爲然。顧唐人作兩三截詩，有緣起，有轉入，有回繳，不爾則自疑其不清。古人但因事序入，或直或紆，前後不勞映帶而自融合，首末結成一片，隨手意致自到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仲秋」四句悲凉，稍近鮑明遠語之亮者。

《祭顏光祿文》　張雲璈《文選越裁》卷一一：延年負才恃氣，五君二始。忿忿不平。幸恃武帝、文帝憐才之君，不蹈正平、文舉之轍。然守己清約，責子義方，雖處元凶之際，卒免於難，可謂過人遠矣。篇中詞華蔚茂，弔顏光祿而文亦酷似顏光祿。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二：僧達以貴公子睥睨一切，乃獨傾心光祿，益想見其居心清約矣。又評「逸翮獨翔」四句，冲淡有眞味。又評「情條雲互」諸句，追感愴悽，錯落盡致，絕無支蔓之筆，故佳。

《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不免以句勝。

傳記

《宋書》卷七五《王僧達傳》（存目）

《南史》卷二一《王僧達傳》　僧達幼聰敏，【略】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略】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略】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辦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弑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略】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慨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略】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略】僧達屢經犯忤，上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

紀事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大明二年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死。

又卷四一《文帝路淑媛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略】上即位，【略】謹奉尊號曰皇太后。【略】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釋慧觀，姓崔氏，清河人。【略】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欵，結賞塵外。

《南史》卷一五《劉穆之傳》（穆之子）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略】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卷二三《王僧虔傳》 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梁有録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僧達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僧達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王僧達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僧達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釋奠詩》、《答顏延年》、《和琅邪王七夕》、《朱櫻》等詩，凡五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王僧達《答顏延年詩》、《依古詩》一首、《祭顏光祿文》。 嚴氏《全宋文編》王僧達有集十卷。今存《答詔表謝啓書》、《祭顏光祿文》凡七篇。

藝文

顏延之《酬王太常》（《文選》卷二六） 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蓍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瞰九泉，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歸然觀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鮑照《學陶彭澤體（奉和王義興）》（《宋詩》卷九）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尊酒滿，朋舊數相過。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瑟當戶坐，歎息望天河。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

又《和王義興七夕詩》（《宋詩》卷九） （存目）

周朗

論述

《宋書》卷八二《周朗傳論》 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南史》卷三四《周朗傳論》 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爲尤。

傳記

《宋書》卷八二《周朗傳》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略】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略】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略】。」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略】。」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鑠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

《南史》卷三四《周朗傳》 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

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略】朗族孫顒。

紀事

《宋書》卷五七《蔡興宗傳》 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

又卷八二《沈懷文傳》（存目）

又卷八七《蕭惠開傳》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略】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略】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略】。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梁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略】 嚴氏《全宋文編》曰：周朗有《上書獻讜言》、《報羊希書》各一篇。見《宋書》本傳，又略見《通典》、《廣弘明集》。《魏書·島夷·劉駿傳》以爲周殷。

劉駿 宋孝武帝

論述

綜論

裴子野《雕蟲論》（《文苑英華》卷七四二） 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略】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劉勰《文心雕龍》卷九《時序》 孝武多才，英采雲搆。

鍾嶸《詩品》卷下《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雕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南平、建平）希慕，見稱輕巧矣。

《南史》卷二二《王儉傳》 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孝武佳句云「陰雲掩歡緒，江山起別心」，「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七夕》：「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霜月滿，蕭蕭庭風涼」，謝惠連《七月》詩：「落日隱檐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全祖其意，豈獨輕巧爲二藩所慕耶？

陸時雍《詩鏡總論》 宋孝武菁華璀璨，遂開靈運之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孝武詩法太沖之健筆，師士衡之堅響，優在蒼勁，乏於宏亮。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 宋人詩日流於弱，古之終而律之始也。無鮑、謝二公恐《風》、《雅》無色。孝武詩，時有巧思。

分論

《丁督護歌六首》一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若謂滿眼帆檣如芒刺木標之傷人，今作何等事乎？不勝哀怨之辭。

又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此追述昔日別夫之情。

又三　此呼督護而語以其夫初征時，即願止之也，緣聲作歌，「督護」二字宜小頓讀之。

又四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此追述昔日別夫之情。

又五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此呼督護而語以其夫初征時即願止之也。緣聲作歌，「督護」二字，宜小頓讀之。

《自君之出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以「回還」言思，殊肖。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雜曲歌辭。魏徐幹《雜詩五首》第三首結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題源於此。雖不若徐幹原作之自然，然取象亦極刻畫。

《登作樂山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得之于悲壯，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起六語頗能刻畫。「積水溺雲根」句，更澒洞。

《濟曲阿後湖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游覽詩固有適然未有情者，俗筆必強入以情，無病呻吟，徒令江山短氣。寫景至處，但令與心目不相睽離，則無窮之情正從此而生。一虛一實，一景一情之說生，而詩遂爲阱爲梏爲行尸。噫，可畏也哉。

《與廬陵王紹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離情黯然。

《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構句堅蒼。陸時雍《古詩鏡》卷二：聲色璀璨，自開宋氣之始。

《七夕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服箱」四句，體味警切，而調亦蒼。

《齋中望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新涼氣緒儼然。結二語蒼遠。

《重農舉才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章句等于文人。

《禮南岳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宕遠有神。

《加恩歷陽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勁質尚近漢詔。

《祈晴文》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孝武帝文章華敏，其《祈晴文》略云：「幸輟霖而吐景，權停風而歛翳。昭鸞輅於天郊，光龍旂於田際。耒耨得施，黍稷獲藝。增高廩於嘉年，登十千於茲歲。」古帝王遇災而懼，皆自責以答天譴。此文殊無自責之意，然格調音響，却俱在漢、魏上。

傳記

《南史》卷二《宋孝武帝本紀》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略】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爲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略】二十八年，爲都督、江州刺史。時緣江蠻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弒逆，上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四月辛酉，上次溧洲。丙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文帝號謚。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六條事。以安東將軍隨王誕爲衛將軍、荊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質車騎將軍、江州刺史，並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右僕射。改新亭爲中興亭。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剋東府。丙子，剋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庚辰，詔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謁初寧陵，曲赦建鄴二百里內，并蠲今年租稅。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六月丙午，車駕還宮。【略】(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壬寅，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于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瞰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

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紀事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略】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略】(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丙辰，詔曰：「江漢楚望，咸秩周禋，【略】」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庚申，割歷陽秦郡置臨江郡。壬戌，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略】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經，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沾賚。」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司雍，承政宣風，荐歷年紀。」【略】壬申，車駕還宮。

又卷一九《樂志一》 《督護哥》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督護》，晉、宋間曲也。【略】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又卷七二《建平宣簡王宏傳》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略】少而閑素，篤好文籍。【略】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略】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拆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

又卷七六《王玄謨傳》 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齵。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粟漿充夏飡。」

又卷八〇《始平孝敬王子鸞傳》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略】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略】(大明)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略】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

《南史》卷一一《后妃傳上·宋孝武宣貴妃》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略】上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略】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又卷一六《王玄謨傳》 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略】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又卷三四《顏竣傳》 (存目)

又《沈懷文傳》 (存目)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劉駿》 (存目)

又卷七七《恩倖傳序》 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

劉墉《隱居通議》卷二七《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

護》。宋武帝長女妻徐逵之，爲彭城內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殯斂之。逵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二曰：「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閒，何由見歡子。」又有〈後闕〉。凝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武帝有《丁督護歌》五首，此所載「督護初征時」云云，乃其一也。「黃河流無極」云云，乃梁王金珠所作。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者，其說本《舊唐書》，然亦僅載一首云。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與樂府云宋武帝不合。「督護初征時」句《唐書》又作「督護上征去。」惜《隱居通議》後有闕脫，公之敘論，無由盡聞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孝武帝集》三十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宋〔孝〕武帝集》一卷，孝武駿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孝武帝集》三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丁督護歌》迄《華林聯句》凡一十九篇，二十五首。（案：此似即陳録所載詩集一卷也。）嚴氏《全宋文編》曰孝武帝有集三十一卷。今存《華林清暑殿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制詔賜戒、答、敎、表、頌、贊、銘、墓誌、《祈晴文》，凡一百十四篇，編爲二卷。

劉鑠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存目）

蕭繹《金樓子》卷三《說蕃》　劉休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當時以爲不減《洛神》，《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余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於士衡矣。

孫鑛評《擬古詩二首（擬行行重行行、擬明月何皎皎）》（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姿態雖濃要不失纖冶，有古詩爲牆壁，驅運自易。又，比士衡可謂青出於藍。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東平當晉、宋綺靡之時，獨表絜秀，意欲追漢，適以肇唐。風氣所至，固不由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南平飡服古風，頗饒秀筆，異於時趨。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劉休玄擬古詩》　注：世祖時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按：二詩亦懼孝武之猜忍而作。

分論

《白紵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輕颺，神情動移。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晉曲似拙，然氣味極厚，此但覺其鮮秀矣。風氣升降，作者不能自主。

《擬行行重行行詩》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篇敘閨人思遠之

思。「芳年」、「華月」謂盛時也。「凉風起」謂秋感時衰暮。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擬詩必兢兢以古人之格調字句，寸寸摹倣，然字句之間可以出入，憑我自運。而其格調之大關鍵處，則不可遺也。如此題關鍵，全在「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語。故從來擬者，不脫此二句。即以《選》論之，陸士衡云「王鮪懷河岫，晨風鬱北林。」此詩云「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是也。大約皆取物猶戀舊之義，然微有異。在原詩於「依北」之「馬」上加一「代」字，「巢南」之鳥上加一「越」字，言其戀處乃生處也。於「依」、「巢」二字，來得最有力，故能挑動下文「相去日以遠」也。此詩於揚水之「螿」上，加一「寒」字，依山之「兔」上加一「秋」字，言生處不可不戀而又廹之以不得不戀之時也。於「揚」、「依」二字來得更有力，最能挑動下面「芳年有華月」也。若士衡止言「王鮪」云云，止得一意，故少減也。至江文通《雜體》首篇，亦是擬此。然却遺此二語不擬，題不同耳。說見本詩下。　前半雖緊依原詩，然遣詞處亦自清麗可頌。「日夕」以下，稍爲自運，如「明燈」云云。將一片幽思，寫得黯黯慘慘。末急收以「願乖」二語，遂振起一篇精神，故較士衡此擬尤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頗臻古調，轉處、收處節奏並合。「悲發」六句，抒寫隱約。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〇：　頗臻古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五：　此擬閨怨詩也。前四，就別時敘起。「堂上」六句，寫空室之景，以「有華月」剔出「無還期」來，文勢一頓。「日夕」八句，敘別久相思之苦。後二，收出願望之誠。較漢時原作，平直多矣。取其尚存古意，猶是雅音。

《擬明月何皎皎詩》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　此爲遠人還，中閨感月而嘆。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半」字半虛半實，正是唐律所祖。又，只如此便住，含味乃更長。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　凡擬《古詩十九首》者，既皆句摹字倣，然《十九首》本無題，後人摘其首句爲題，則全篇當以首句爲主也。如前作《擬行行重行行》，首句之「眇眇」，即准重上之「行行」字，二句之「遙遙」即准重下之「行行」字，固已奇絕。而此則更於第三句方出「明月皎皎」，又於「明月」之前，先作無數曲折，則更奇。首句「落宿半遙城」，言夜已深而不見明月，以層闕之上偶有浮雲蔽之耳。及清風忽來，吹去浮雲，而羅帳始延明月而入矣。夫以月之明，能透羅帳，則不言皎皎而皎皎可知。其下敘別離之久，山河之阻，一片明發之懷，皆從此明月而結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即物風華，體裁不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古調瀏亮，晉以後人不易復得。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　雅奏。

《擬孟冬寒氣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亦饒古意。「甘言」出《國策》。

《擬青青河畔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端撫」二句，情境儼然。「端」字蒼。

《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　楊慎《千里面譚》卷下：　此詩見《毘陵古志》，用韻極古。又，《升菴詩話》卷三《古詩用古韻》：「贍」音「愼」，「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楊用修云：「用韻古。」索句險仄，覆是溫雅，公子翩翩，自無山人氣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六：　山行境地陰。陰，禁止也。

《水仙賦》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八《周嬰巵言》：　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爲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爲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傳記

《宋書》卷七二《南平穆王鑠傳》　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

《南史》卷一四《宋南平穆王鑠傳》　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略】元凶弒立，以鑠爲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

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略】鑠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爲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謚。

紀事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又有西、傖、羌、胡諸雜舞。【略】南平穆王爲豫州，造《壽陽樂》，【略】並列於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又卷九五《索虜傳》　（元嘉）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略】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適。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疆埸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姦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勑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九《清商曲辭六・西曲歌下・壽陽樂》　《古今樂錄》曰：「《壽陽樂》者，宋南平穆王爲豫州所作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按：其歌辭，蓋叙傷別望歸之思。（南平穆王即劉鑠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南平王鑠》　《宋孝武帝紀》直書司空南平王鑠薨。而鑠實爲孝武帝所毒死。書法如此，則何以傳信乎？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南平王鑠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宋《南平王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南平王鑠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南平王鑠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南平王鑠集》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輯存《擬古詩五首》，又《三婦艷詩》、《白紵曲》、《過歷山湛長史草堂》、《七夕詠牛女》、《秋歌》凡十首，又有《壽陽樂》九曲。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宋劉休元鑠《擬古詩二首》。　嚴氏《全宋文編》南平王鑠有集五卷。《宋書・索虜傳》有《答移魏若庫仁樹蘭》一篇。

藝文

湛茂之《酬休玄詩》（《升菴詩話》卷三）　閉門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邱樊，歲寒見松柏。身慙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

湛茂之

《歷山草堂應教》　楊愼《升菴詩話》卷三《古詩用古韻》又卷一〇《（湛方生）〔湛茂之〕酬南平王》（存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有「插天」、「間雲」四字，便可觀。

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古詩類苑》卷一一）　茲嶽蘊虛詭，憑覽趣

亦贍。九峰相接連，五渚逆縈浸。層阿疲且引，絕巖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常蔭。伊余久淄涅，復得味恬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

劉誕

傳記

《宋書》卷七九《竟陵王誕傳》（大明三年）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鐶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

《南史》卷一四《宋竟陵王誕傳》 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略】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略】事平，以誕爲荆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略】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爲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略】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眷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乃還城。【略】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趨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略】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

紀事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 又有西、傖、羌、胡諸雜舞。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略】並列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八《清商曲辭五・襄陽樂》 《古今樂錄》曰：「《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又有《大堤曲》，亦出於此。簡文帝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通典》曰：「裴子野《宋略》稱晋安侯劉道產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歌之，號《襄陽樂》。」蓋非此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有宋竟陵《王誕集》二十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古今樂錄》曰：《襄》：《陽樂》者，宋隨王誕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刺史，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凡九曲云。 嚴氏《全宋文編》竟陵王誕有集二十卷，今惟存本傳所載《奉表自陳》一篇。

吴邁遠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齊吴邁遠》 吳善於風人答贈。【略】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黄徹《碧溪詩話》卷二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略】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貫休「得句先呈佛」，皆爲此也。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六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師父。」每於得意語，擲地呼：「曹子建何足道哉。」【略】文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作詩好自矜許，莫如吳邁遠者。每得稱意語，輒呼：「曹子建何足道。」今讀其《胡笳曲》、《長相思》、《長別離》諸作，但覩蕪音，罕逢藻麗，何刻畫唐突乃爾，「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能於大怖之際，作如許言，其平生意氣，差可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 好爲篇章，宋文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聯絶之外，無所復有。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邁遠詩稍有遠情。《長別離》曰：「富貴貌難變，貧賤容易衰。」《古意贈今人》曰：「容華一朝改，惟餘心不變。」皆可觀，然無全首。

分論

《飛來雙白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清惋。以直叙稍單，結有餘韻。

《陽春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佳句得之透脫，已近唐人近體，乃王昌齡、崔顥集中能如此者亦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淪落之感，用意纏綿。

《胡笳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日當故鄉沒」，大警句。

《長相思》 《古詩歸》卷一二「人馬」句，鍾惺批：「風塵色」三字兼人馬便新妙。「知從」句，譚元春批：四語寫來如見其至。「分饑」句，譚元春批：賴虛字寫出宦棲之悲。「煩君」二句，譚元春批：寄書時眞境。「遣妾」二句，譚元春批：書中妙語。「閨陰」句，譚元春批：「閨陰」字妙。鍾惺批：幽秀之句。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忠臣被譴，而責望於同朝，若恨其友之不見，怕也。首言有客造門，風塵滿面，知從貶所而來，而其言亦如訴如慕。謂吾昔與友同官，互相矜契，彼此闊絶，欲寄一書，而孤臣之旅況無異棄妾之愁顔，任彼樹槁蘭枯，不復省視，其中情已極無聊，故但願一見道意。若曰君門九關，業已無由自達，而求如虞卿之急窮交者，竟是何人？怨之深矣。末言閨陰早霜，何事盤桓而不去，未暇深責，而且進之忠言，詩人忠厚之意可想。 朱乾《樂府正義》：托爲室思之詞，以招朋友。欲其見幾而作也，於「虞卿棄相印，担簦爲同歡」見之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才清切拈出，即用興用比托開結意，尺幅之中，春波萬里。宋末齊初始尚遒勁之句，如「人馬風塵色」之類是已。昔人論書，謂「過務遒勁則俗氣未除」，謝客以上人，必不肯作此種語。雅俗漸移，作者方自標勝地，不知其已降也。遒勁之句于近體爲元聲，于古詩爲末流，二體之雅俗，于此居然可辨。樂府斟酌二體之間，時可一作，移此爲古詩，則允宜淘汰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饒有生致。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此擬閨人托客寄書於遠之詩，意境亦闊。前四，突就寄書之客說起，逆筆也，而設色處，已爲所思者作一影子。「時我」四句，順落所思，將客愁就客子證出。「煩君」八句，

正叙寄書，繫念客愁。前已借點，故只說自己獨居冷況。後六，將勿圖進取，勿事結交，望歸本意，反托客子面陳。非書中竟未及也，反覆丁寧，事理如此方眞，章法如此方曲。

《長別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琢句備極冥搜。「白日下爭暉」亦佳，不獨「富貴貌難變」二句也。 淮陰有逸將以下用意曲言，從軍多不還，君特志在功名耳。知成敗何如，歲不我與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自疑」二字，下得甚冷。世之妄與白日爭輝者，皆坐不自疑之故也。此詩可與凡百君子不知德行章參看。

《游廬山觀道士石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公樂府好手，以作五言，生生殆不欲受束錮；乃放誕中固有收勢，則五言之極致，亦止此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詩彙》作江總者非。「蒙茸」句，便有作意。

傳記

《南史》卷二七《吳邁遠傳》 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案：《南史》上文附載豫章熊襄事，此云「又有吳邁遠者」，明邁遠亦是豫章郡人，爲本州從事也。）

紀事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五《陽五伴侶》 北齊陽俊之好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見其字誤，欲取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常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噫，打油釘鉸之流每雕板以充雉匹，其不爲陽五伴侶者幾希。（吳邁遠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然按其詩特平平耳。與陽五同時人。）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卷。（殘缺。梁八卷，亡。）

《通志・藝文略七》 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二 《吳邁遠集》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鍾嶸《詩品》曰：「齊朝請吳邁遠詩善於風人答贈。」（案：此云「齊朝請」，考：《齊書・文學・邱巨源傳》：巨源與袁粲書）言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似邁遠爲桂陽王休範造檄文，因而族誅。事在後廢帝元徽二年，無由入齊爲奉朝請，鍾氏誤也。 馮氏《詩紀》輯存《飛來雙白鵠》、《櫂歌行》、《陽春歌》、《胡笳曲》、《長相思》、《長別離》、《杞梁妻》、《楚朝曲》、《古意贈今人》、《游廬山》、《臨終詩》，十一篇。

劉彧 宋明帝

論述

裴子野《雕蟲論序》（《文苑英華》卷七四二） 宋明帝聰博好文章，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劉勰《文心雕龍》卷九《時序》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搆。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

傳記

《宋書》卷七《明帝本紀》（存目）

《南史》卷三《宋明帝本紀》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孝武踐阼，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時廢帝左右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是夜並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弒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略】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略】（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略】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上幸宮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移牀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爲祝策，如大祭饗。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爲詔敕，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顒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刳剖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以蜜漬鯁鯸，一食數升，噉臘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紀事

《宋書》卷八《明帝紀》 帝少而和令，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太后官內。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

又卷八五《王景文傳》 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南齊書》卷三二《褚炫傳》 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蓋，妙理深談，彌爲奢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眞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劉彧》（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長沙耆舊傳讚》三卷。（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長沙舊邦傳讚》三卷，劉彧撰。

《通志・藝文略三》《長沙舊傳賀》三卷，晉臨川王郎劉彧撰。

又《藝文略七》《劉彧集》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馮氏《詩紀》曰：明帝有《昭太后室》、《宣太后室》、《樂舞歌》各一首，又《泰始歌舞曲》十篇。　嚴氏《全宋文編》明帝有集三十三卷。今存詔令、書、報、書，凡六十二篇。

伍輯之

論述

《勞歌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眞率。其二首曰：「女蘿依附松，終已冠高枝。【略】勞爲社下宰，時無魏無知。」亦可觀。但「獨無松與期」句，無理，不足誦也。「月色似冬草」，固異此，便似郊、島。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伍緝之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伍緝之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伍緝之集》十二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伍輯之始末未詳。【略】馮氏《詩紀》曰：伍輯之爵里無考，有《勞歌》二篇。　嚴氏《全宋文編》曰伍輯之，仕晉，爵里未詳。入宋爲奉朝請，有集十二卷。《藝文類聚》、《初學記》有《園桃賦》、《柳花賦》各一篇。（案：諸類書引伍輯之《從征記》，似與郭緣生、戴延之、裴松之、邱淵之並從宋武帝北征、西征者，義熙中，同爲宋武官屬也。）

釋慧琳

傳記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敖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撿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南史》卷七八《夷貊傳上・慧琳》　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酬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略】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紀事

《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存目）

又卷六一《廬陵孝獻王義眞傳》（存目）

又卷六九《范曄傳》 撰《和香方》，其序【略】所言，悉以比類朝士，【略】「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 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

又卷九七《夷蠻傳・道生》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戚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

《南史》卷三三《荀伯子傳》 伯子族弟昶，【略】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七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冶城寺，有才學，爲宋廬陵王所知，著《均聖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敎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宋沙門《釋惠琳集》五卷。（梁九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沙門《惠琳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僧《惠琳集》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宋文編》釋慧琳有集九卷。《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有《均善論》，《廣弘明集》有《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武丘法綱法師誄》凡三篇。

劉俁

論述

《詩》《古詩歸》卷一二「所恨」句，鍾惺批：「早」字生於「高」字妙。 鍾惺評：風謠妙語。譚元春評：其托興似謠，其合趣似引。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六朝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絕佳者。如劉俁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三《城上草》：劉俁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仲升礪志於「大才晚成」之語，長源受誡于天覆地載之歌，三復俁語，可爲英銳逼人者作一良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固似謠辭，詠之凄然。有古韻，遂亦作讖。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悉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意確筆峭，似古歌謠，眞能使位尊無功之輩讀之面如土色。

紀事

《南齊書》卷三二《褚炫傳》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俁、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

《梁書》卷一五《謝朏傳》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勑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

《南史》卷一三《劉彥節傳》 順帝即位，（彥節）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略】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

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俁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爲祆句。事敗，俁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

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雲笈七籤》卷一〇七） 十七乃冠，常隨劉秉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厩馬。秉第二男俁，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俁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略】俁與江斅、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俁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月十二日，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先生與韓賁、糜淡同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即得奔出，俁及弟佼爲沙門以逃，爲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殯瘞葬，查硎舊墓，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劉宗，常懷憂惕。父乃因紀僧眞求事高帝于新亭，即蒙內驅使。

蕭　璟

《貧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直述襟抱曠遠。

東陽無疑

馬國翰《齊諧記輯本序》（《玉函山房輯佚書》） 東陽無疑，不詳何人。其書名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所記皆神異事。《隋志》入雜傳、《唐志》入小說，並七卷，今佚，采輯成帙。考梁吳均有《續齊諧記》一卷，以東陽先有此書，故吳記言續焉。《廣韻》「東」字注：宋有員外郎東陽无疑撰《齊諧記》七卷。《古今姓氏書辨證·元和姓纂》：《祖氏家傳》祖崇之娶東陽无旋女，又宋員外郎東陽无疑撰《齊諧記》十卷。

《隋書·經籍志二》 《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齊諧記》七卷，東陽無疑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東陽无疑《齊諧記》七卷。

《通志·藝文略三》 《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撰。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續齊諧記》。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齊諧記》七卷（宋東陽無疑）。

沈懷文

論　述

《宋書》卷八二《沈懷文等傳論》 暨乎晉代，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南史》卷三四《沈懷文傳論》 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

《南北朝詩話》（《永樂大典》卷八〇七）沈懷文爲《楚昭王二妃詩》（存目）

傳記

《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 （大明六年）賜死，時年五十四。

《南史》卷三四《沈懷文傳》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略】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閤祭酒。丁父憂，【略】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略】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略】（大明）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略】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略】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紀事

《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 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南齊書》卷三四《沈沖傳》 沖【略】父懷文，（廣陵太守）。沖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沖亦涉文義。【略】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隨王入沔記》六卷。（宋侍中沈懷文撰。）

又《經籍志四》 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宋文編》沈懷文有集十六卷。本傳載《上言皇子不宜置邸舍》、《省錄尚書議》、《揚州移治會稽議》，《孔靖傳》載《墾起湖田議》，《御覽》有《侍中趙倫之碑》，存凡五篇。

齊

伏曼容

徐勉《臨海太守伏曼容墓誌銘序》（《文選》卷三〇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李善注引）　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梁書》卷四八《儒林傳·伏曼容》（存目）

《南史》卷七一《儒林傳·伏曼容》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晋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略】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略】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恆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謝朓《和伏武昌登權故城》（《文選》卷三〇）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襟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名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朝市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恨若茲，茂宰深遐眷。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遊衍。

王僧虔

論述

《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論》　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發）〔屈己〕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

又《贊》　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台。

孫元晏《王僧虔》（《全唐詩》卷七六七）　位高名重不堪疑，懇讓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爭進取，卻憂門有二臺司。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王僧虔》　九泉羽化願同歸，馬鄧思齊意更微。長者家稱童稟性，台司廷讓老知幾。解音正樂調清律，拙筆韜名塞禍機。妙語君臣皆第一，一篇書論世間稀。

《誡子書》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王僧虔》：王僧虔《誡子書》，當時學玄者略可見。言「專一書轉通。數十家注，至老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便手捉麈尾，自呼談士。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袁令，謂粲也；謝中書，朏也；張吳興，緒也：當時風流所宗也。「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謂執談之本轉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傳，二百年間勝人名士所從出也。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也。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又：王氏自敦、導執晋權，弘、華、曇首在宋，僧虔、儉在齊，自魏以上品付胄子，起家得顯仕，尋聲接勢，牽聯不絕，未必其後人皆材賢也。觀僧虔《誡子書》，可見與謝之蘊藉，蔡之貞方，張之風裁，劉之文藻，又當差別。

《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楊愼《王僧虔題壁》（《升菴集》卷七〇）。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傳記

《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存目）

《南史》卷二二《王僧虔傳》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略】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奮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略】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紀事

《南齊書》卷三二《王延之傳》　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卷四六《王慈傳》　王慈【略】司空僧虔子也。【略】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

陽松玠《談藪・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

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

《南史》卷一九《謝超宗傳》（存目）

又卷五九《江淹傳》（存目）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九《不分》《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分」字仄聲，作「忿」字解，晉人常語也。徐摛詩「恆敎羅袖拂，不分秋風吹」，張正見詩「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本此。盧照隣詩「生憎帳額繡孤鸞」，駱賓王詩「生憎燕子千般語」，即不分意。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乃合用之。

程正揆《讀書偶然錄》卷五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蘇侃

《南齊書》卷二八《蘇侃傳》　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

《南史》卷四七《蘇侃傳》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略】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略】。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祖沖之

傳記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祖沖之》（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祖沖之》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略】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著録

《隋書・經籍志》《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
又《經籍志下》《綴術》五卷，祖沖之撰，李淳風注。
《新唐書・藝文志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釋祖沖之《綴術》五卷。
《通志・藝文略三》《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
又《藝文略七》長水校尉《祖沖之集》五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述異記》十卷(祖沖之)。
又卷五《祖沖之集》五十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六《述異記》。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唐志》入《子部・小說》。《初學記・人部》：荷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武功部》：豫章人漆澄乘船釣魚，有物出水，麤鱗，黑色，長十丈。《太平御覽・人事部》：晉元興末，魏郡陳氏女，名琬，值盧循之亂，被害。又，陳留周氏婢名興，入山取樵，見髑髏目中生草，拔之。並引祖沖之《述異記》。(任昉亦有《述異記》，故諸書所引，不著名祖沖之者，不采入。)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祖沖之有集五十一卷。《宋書・曆志》及本傳載《上新曆表》、《辯戴法興難新曆》各一篇。《南史》本傳有《安邊論》，亡。　案：祖沖之所著《易義》、《老子義》、《莊子義》、《論語釋》、《孝經釋》、《九章注》諸書，本志皆不見。惟《綴術》六卷，載之《曆數家》。觀史文連綴所著於傳末，似與所造新曆，皆編入本集五十卷中也。

劉善明

傳記

《南齊書》卷二八《劉善明傳》　劉善明，平原人。【略】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
《南史》卷四九《文學傳上・劉善明》　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略】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略】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略】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勠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勳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略】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略】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概。及聞祖思死，慟

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紀事

《梁書》卷二一《王錫傳》（存目）

又卷三四《張纘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劉善明有集十卷，《南齊書》本傳有《上表陳事》、《遺崔祖思書》、《弘明集》有《答釋僧書》、《再答》、《三答》，凡五篇。

藝文

謝朓《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謝宣城集校注》卷三）（存目）

褚彥回 褚淵

論述

《南齊書》卷二三《褚淵傳論》 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又《傳贊》 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

《南史》卷二八《褚彥回傳論》 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〇《王儉年四十八》 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初建，淵啓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之例，求爲齊官，其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徒，其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死，何云期頤思之有味。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鈐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刺嚴嵩也。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考之，乃是「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云云，《通鑑》同中書郎者謂中書之郎官耳。考《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誤記淵爲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褚淵》 忍摧義旅秣陵城，亡宋先知是白睛。一識龍顏忘故主，幾彈鶴操動名鄉。腹心願寄殊人笑，面首雖辭亦自輕。耿介有兒深愧赧，可堪臣節問平生。

傳記

碑志

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藝文類聚》卷三七）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晋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亦有羽化蛻蟬，觸影遁形，神翥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欲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杜涉圻，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藝文類聚》卷四五）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謂之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隋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乃祖太傅，德合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閒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今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聘續康衢，延慈哲后。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實。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用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覩海齊星，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水流，文亦霧散。

又《褚淵碑文并序》（《文選》卷五八） （存目）

傳狀

《南齊書》卷三《武帝本紀》 建元四年【略】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

又卷二三《褚淵傳》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

《南史》卷二八《褚彥回傳》 彥回幼有清譽。【略】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略】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面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略】彥回後爲吳興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襹。」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置，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襹，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

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略】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略】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炳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燼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略】頃之寢疾。【略】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

紀事

《宋書》卷八〇《豫章王子尚傳》 楚玉，山陰公主也。【略】楚玉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宋昇明中太祖爲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

又卷三六《劉祥傳》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

又卷四四《沈文季傳》 沈文季字(伯)〔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士，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喜)〔善〕琵琶，

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

又卷五四《高逸傳・臧榮緒》 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略】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略】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袤，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略】」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慧約》（存目）

洪邁《容齋隨筆》卷三《賢父兄子弟》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嘆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

《南史》卷一九《謝超宗傳》 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太宰《褚彥回集》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齊《褚彥回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褚淵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褚淵有集十五卷。今存《秋傷賦》、《爲宋順帝禪位詔》及奏議、啓、書凡十篇。

卞彬

論述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卞彬》 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卞彬之作《蚤蝨》、《蝸蟲》、《蝦蟆》等賦，李爲作《輕》、《薄》、《暗》、《小》及《泪》等賦，晚唐人作《童子詩》五十韻、《婢僕詩》一百首，皆詞場之沴魃，藝苑之幺麽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爾？諸人竟潦倒當世，或致禍其身，非不幸矣。

又《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七《史書佔畢五》 卞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爲令史也。

傳記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卞彬》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略】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爲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

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氈氈，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於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佷，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好飲酒，以瓠壺瓢勺杌皮爲具，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鬻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

紀事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卞彬》 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

蕭繹《金樓子》卷四《立言篇》 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猪卑而擧，鵝頑而傲，狗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科斗賦》云：「紆青拖紫，出入苔中。」以比當時令僕也。「科斗唯唯，羣浮闇水；雖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非不才也，然復安用此才乎？

孔平仲《續世說》卷七《簡傲》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蕭道成 齊高帝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齊高帝》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

《南齊書》卷二《高帝紀論》 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百姓慄慄，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又《贊》 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己雄晬，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南史》卷四《齊高帝紀論》 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略】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爲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爲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

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詩品》稱齊高帝「詞藻高深，無所云少」，當甚有篇什，今所傳《塞客吟》，見本史《蘇侃傳》，只是賦體。

高彤《讀詩雜感》二一（《萬首論詩絕句》）　輕舟詣闕士如雲，史館羅賢纂舊聞。一語猶知存故主，齊高畢竟勝休文。

分論

《塞客吟》　《古詩歸》卷一三「恬源」句鍾惺批：淵秀。「思裊裊」句鍾惺批：「遂」字突然。鍾惺評：秀細而零星，帝王風概掃地矣。譚元春評：似六朝小賦，有幽語，有潤語，惜其歌不妙。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蕭齊高帝《塞客吟》，沉思逸構，不減魏武。嘗感澤中鶴，詠云：「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志意如此，寧肯爲人下哉。

《群鶴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其志如此，豈少主臣耶？詩固可以觀人懷來矣。

傳記

《南齊書》卷一、二《高帝紀》上、下（存目）

《南史》卷四《齊高帝紀》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東海郡爲蘭陵，故復爲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略】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縣，【略】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略】（宋）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略】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彥回、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略】（昇明二年）二月，宋帝進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高帝表送黃鉞。【略】（三年）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禮，加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略】四月癸酉，宋帝又詔進齊公爲王，【略】辛卯，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于東邸。【略】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南郊，【略】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略】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略】（四年）三月庚申，召司徒褚彥回、左僕射王儉受顧託。壬戌，皇帝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紀事

《南齊書》卷二八《蘇侃傳》　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反）（敗）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恆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略】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

《南史》卷七《梁武帝紀中》　初，齊高帝夢展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爲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

時宣武爲益州，覬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覬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

又卷四七《荀伯玉傳》 齊高帝鎭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淸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

又《蘇侃傳》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略】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鎭淮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喩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淡序。【略】」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瀚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待。【略】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張懷瓘《書斷》下（《法書要錄》卷九）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漢蕭何二十一世孫。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受宋禪卽帝位於南郊，（元年己未）都建康，傳世凡七帝。性簡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四年三月壬戌崩于臨光殿，在位四年，年五十六，葬于武進泰安，陵廟號太祖。

蘇軾《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蘇軾文集》卷六五）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着白紗帽。家有范瓊畫梁武帝本，亦着白紗帽也。

藝文

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答齊高帝詔）》（《陶隱居集》）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齊太祖高皇帝誄》（《江文通集彙注》卷一〇）（存目）

江淹《從蕭驃騎新亭壘》（《江文通集彙注》卷三）（存目）

丘巨源

傳記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丘巨源》（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丘巨源》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學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鎭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尙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尙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

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

紀事

《南齊書》卷二八《蘇侃傳》　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錄一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詠扇詩》二首，《聽鄰伎詩》一首，嚴氏《全齊文編》丘巨源有集十卷。今存《爲尚書符荆州馳檄》、《數沈攸之罪惡》、《與袁粲書》各一篇。

丘靈鞠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丘靈鞠》（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丘靈鞠》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闥，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腳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強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儋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座，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劉虬

《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傳・劉虬》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荆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書禮請，虬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黿之義。」虬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南史》卷七三《孝義傳上・庾震》　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撰《孝子傳》。

《隋書・經籍志四》《梁又有徵士劉虬集》二十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曰：虬卒，謚文範先生，有集二十四卷。《南齊書》本傳有《答竟陵王子良書》，《釋藏》有《無量義經序》。

任昉《答劉居士詩》（《藝文類聚》卷三六）　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純俗，盛德出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輟精天理，躡象少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飛熠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跡，理絕心機。

又《爲庾果之與劉居士虬書》（《藝文類聚》卷三七）（存目）

王仲雄

《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　明帝即位，（敬則）進大司馬，增邑千戶。【略】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略】（永泰元年詔令）於宅殺之。

《南史》卷四五《王敬則傳》（存目）

陸慧曉

論　述

《南史》卷四八《陸慧曉傳論》　叔明持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

羅惇衍《陸慧曉》（《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惡人無禮飭躬先，官位相呼意欲然。解組母欣親侍膳，拂衣帝憚正持銓。當時婦父權奚藉，他日兒郎學並聯。輕重莫教懷抱判，齊廷汎愛閣中賢。

傳　記

《南齊書》卷四六《陸慧曉傳》　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

《南史》卷四八《陸慧曉傳》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恆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

隆昌元年，徙爲晋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徵黄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晋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

紀事

《梁書》卷二一《張充傳》 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足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慍，因與儉書曰：【略】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

《南史》卷三一《張充傳》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儉書曰【略】。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靜，吏人便之。

又卷三二《張賈積傳》 （存目）

又卷四四《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

藝文

沈約《和陸慧曉百姓名詩》（《藝文類聚》卷五六） 建都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賢起幽谷，欽言非象犀。端委康國步，偃息召邦攜。舉政方分策，易紀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園畦。曾微涓露答，光景遂雲西。方隨煉丹子，薄暮矯行迷。

蕭賾 齊武帝

論述

《南齊書》卷三《齊武帝紀贊》 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嶺歇祲，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

《南史》卷四《齊武帝紀論》 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己出。外表無塵，内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恆，府藏内充，人鮮勞役，宮室苑

圃，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估客樂》 楊愼《升菴詩話》卷四：《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略】。阻潮，一本作「假楫」。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繂，鍮石爲篙足。篙傍者，悉着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常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布地也。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三《藝林學山》五：「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楊劇詆許渾無學，而高、武二君之事，彰明簡冊。憒憒如此，古人目睫之嘆，有以哉。（此條「渚」字。《正楊》亦有辨。）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詞不甚麗。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五《古樂府·估客樂》（存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無亦褻詞，不可復陳。意滿辭不叙，涵蓄顧遠。

《吉凶條制詔》 許槤《六朝文絜》卷二：語質而厚，漢詔之遺。又，風俗之敝，古今一轍，讀此爲之慨然。

傳記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存目）

《南史》卷四《齊武帝紀》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略】仕宋爲贛令。【略】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爲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眞我子也。」【略】昇明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爲齊公世子。【略】高帝即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略】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彥回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略】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群僚，各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略】（十一年）秋七月【略】上不豫，【略】戊寅，大慟，【略】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紀事

《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 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

蕭繹《金樓子》卷一《箴戒篇》 齊武帝嘗與王公大臣共集石頭烽火樓，令長沙王晃，歌《子夜》之曲。曲終，輒以犀如意打牀，折爲數段。爾日遂碎如意數枚。

《南史》卷四七《崔元祖傳》 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六《讀曲歌八十九首》 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一憶所歡時，緣山破芿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不遜。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觀騎立踟躕。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蒙厚賚。

又卷四八《清商曲辭·估客樂》引《古今樂錄》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猶行於世。寶月又上兩曲，帝數乘龍舟，遊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繂，鍮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列開，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猶在。齊舞十六人，

梁八人。

又引《唐書・樂志》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高帝長子諱頤，字宣遠，建元四年三月壬戌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亥）明年正月辛亥，改元永明。帝性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崩于延昌殿，在位十一年，年五十四，葬景安陵廟，號世祖。

又卷下　《建康實錄》：青溪有橋，名募士橋，橋西南過溝有埭，名雞鳴埭。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雞始鳴。《圖經》云：今在青溪西南潮溝之上。又按《南史》，齊武帝永明中散遊幸諸苑，載宮人從車至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景陽樓上，應聞鍾聲並早起粧飾。帝數幸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若爾，其埭又當近北。父老傳曰：今清化市眞武廟側是其處也。二埭恐皆當時所歷，姑兩存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命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清溪集》三十卷，齊武帝敕撰。

藝文

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藝文類聚》卷五九）（存目）

沈約《從齊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詩》（《文苑英華》卷二九九）（存目）

周顒

論述

《南齊書》卷三四《周顒傳贊》　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釋皎然《詩式・明四聲》　樂章有宮商五音之說，不聞四聲。近自周顒、劉繪流出，宮商暢于詩體，輕重低昂之節，韻合情高，此未損文格。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　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約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

傳記

《南齊書》卷四一《周顒傳》（存目）

《南史》卷三四《周顒傳》　顒字彥倫，【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顒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

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一《周顒傳》 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卷四八《劉繪傳》（存目）

又卷五二《文學傳・陸厥》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案：周、沈同時，故各有四聲之作。周之《四聲切韻》，本志不著錄。《經部・小學家》韻書之首有周研聲韻若干卷，疑即其書。）

釋僧祐《略成實記》《大藏經》卷一〇〇（存目）

蕭繹《金樓子》卷三《說蕃》 我高祖、王元長、謝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釋慧皎《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又卷八《梁剡法華臺釋曇斐》、《齊琅琊嶧山釋法度》（存目）

《南史》卷四四《齊文惠太子長懋傳》、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存目）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 王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按：《顒傳》云：「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耶。

胡紹煐《文選箋證》卷二八 按《金陵地志》曰：「周顒隱居蔣山，出爲臨海令，還欲舊居，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下《寶乘院（亦名草堂）》 齊草堂寺也。寺乃齊周顒隱居之所，顒後出任，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顒素所欽服，乃于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約置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即顒舊居也。王荆公《草堂寺詩》云：「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唐會昌中寺廢，本朝復建，治平間改賜今額隸鍾山鄉，去城十一里。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梁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周顒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周顒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書郎《周顒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顒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周顒有集十六卷。今存言、議各一篇，《與杜京產書》、《與何點書》、《答張融書》、《難門律》四條，《重答難門律》九條，《鈔成實論序》，凡七篇。

王秀之

論述

《南齊書》卷四六《王秀之傳論》 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閼。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 秀處邦朝，清心直己。

傳記

《南史》卷二四《王秀之傳》 秀之字伯奮。【略】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七《謝朓傳》 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恆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

《南史》卷一九《謝朓傳》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略】。」

藝文

謝朓《和王長史臥病詩》（《謝宣城集校注》卷四） 崥岫款崇崖，派別朝洪河。兎園文雅盛，章臺冠蓋多。淵襟眷睿岳，燮贊動甿歌。顧影慚騑服，載筆旅江沱。縞衣紛可獻，琴言曖已和。青皐向還色，春潤視生波。巖垂變好鳥，松上改陳蘿。日與歲眇邈，歸恨積蹉跎。願緝吳山杜，寧袂楚池荷。清風豈孤劭，功遂懷增阿。勿藥良有暢，荏苒芳未過。幸留清樽味，言藉故田莎。

張融

論述

綜論

張融《門律自序》（《南齊書》本傳）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常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

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

又《戒子》（《南齊書》本傳） 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

鍾嶸《詩品》卷下《齊司徒長史張融》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

《南齊書》卷四一《張融傳論》 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傑，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飜、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又《贊》 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

《南史》卷三二《張融傳論》 思光行己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張懷瓘《書斷》中（《法書要錄》卷八）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思光官至司徒、左長史。博涉經史，早標孝行。書兼諸體，於草尤工。而時有稽古之風，寬博有餘，嚴峻不足，可謂有文德而無武功。然齊、梁之際，殆無以過。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六《客談四》 張融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余喜道之。而鍾氏評其「緩誕放縱，有乖文體」。夫以有體爲常，則非乖也。豈所著不如所論，抑評之者泥耶？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張長史集》 吳郡張氏之盛，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字思光，孔德璋所謂外兄張長史也。張氏世理音辭，修儀範，思光獨詭越驚人，似一狂士。然孝親，敬嫂，感德，重義，人倫之際，何亹亹也。自序文章云：「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後有狀者，不如其善自狀也。《海賦》文詞詭激，欲前無木華，雖體製未諧，藩籬已判。傳詩絕少，落落如之，白雲清風，孤臺明月，想見其人。通源定本直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子長辨，倒兵乃已。彼生平談論，總無師法，白日發歌，鴻飛起悟，孤神獨逸。窺其意好，似慕北海，與之同名，然謂天下有兩融，又掉頭而不受也。獠賊厲刃，高詠洛生，浮海大風，乾魚寄傲，天子賜衣，尚書趨敗，曾何足慕？具此天性，固思光文字所由出乎。

羅惇衍《張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陸居無屋舟無水，不可當今少此人。一領故衣憐自帝，二王妙墨恨非臣。帶寬任誚將連髀，袍覆難忘願代身。孝義性生神解捷，凌雲微笑脫風塵。

分論

《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中唐人彷彿不到。上二句爲興爲比，不必有所定，爾爲高。 陳祚朝《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竟是唐人，翻以稍拙見異。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長史傳詩絕少，此二十字可以想見其孤神獨逸。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上二，寫別後景。下二，反若以月爲驗愁之物，善於措辭。

《海賦》 張融《海賦序》：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王若虛《文辨》（《滹南先生文集》卷三四）：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奇哉，海之壯也，壯哉，海之奇也。」何等陋語。 徐煒《徐氏筆精》卷六《張融海賦》：張融《海賦》，浮海至交州所作也，文詞詭激。顧（凱）（覬）之曰：「此賦實超玄虛，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全篇載《南齊書》本傳。楊用修博極群書，謂載籍不見其全，亦千慮一失也。融爲文數十卷，自叙其集名《玉海》。褚淵問「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宋王伯厚《玉海》襲其名耳。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晉木玄虛（華）、孫興公（綽）、齊張思光（融）並作《海賦》。「噏波則洪連踧踖，吹澇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之雄也。「淵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

也。三賦措語無大懸絕，融後以其賦示鎮軍（徐凱）〔顧覬〕之。（凱）〔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增曰：「漉沙擣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支允堅《藝苑閒評》：張融《海賦》，人謂勝木玄虛者，惜字句脫落難讀。《藝文類聚》載其二語云：「湍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奇語也。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三：《南史》張融著《海賦》謂勝木元虛。《北堂書鈔》僅載其略，其「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二語，固是警策。然較之元虛「噏波則洪漣踧踖，吹滂則百川倒流。」融賦自是六朝人氣象，而彌見其近。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張長史集選》：長史最精研字句，生造奇崛，間涉俗趣。「茫沆汴河」句，「汴」疑爲「江」。

《門律自序》《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極矜愼。狂狷之言，傲然不屑山肴野蔌，一洗肥甘。

傳記

《南齊書》卷四一《張融傳》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略】父暢，宋會稽太守。【略】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

《南史》卷三二《張融傳》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略】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略】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略】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趍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略】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略】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紀事

《南齊書》卷三三《張緒傳》　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辨飡，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略】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又卷四一《張融傳》　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

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略】」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鎭（國）〔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略】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門〕律自序》【略】。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略】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又《周顒傳》 顒於鍾山西立隱舍，【略】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又卷四六《陸慧曉傳》 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略】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又卷四八《孔稚珪傳》 稚珪風韻清疎，好交詠，【略】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

又《劉繪傳》（存目）

又卷五四《高逸傳·杜京產》（存目）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中寺釋法安》（存目）

陽松玠《談藪·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又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融與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梁書》卷一六《張稷傳》 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具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

又卷二六《陸杲傳》 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又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點旣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尙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姪。」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南史》卷三九《劉繪傳》 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又卷四一《蕭鈞傳》 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略】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慵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又卷四八《陸慧曉傳》 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孔平仲《續世說》卷五《容止》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慚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七《史書佔畢五》 齊獠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梁十卷。又有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張融《玉海集》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融《玉海集》六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又張融《玉海集》十卷。又張融《大澤集》十卷。又張融《金波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融集》二十七卷。又張融《玉海集》十卷。又張融《大澤集》十卷。又張融《金波集》六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張長史集》，齊張融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白日歌》、《蕭史曲》、《憂且吟》、《別詩》凡四首。　張氏《百三家・張長史集一卷》凡賦、牋、書、門論、《門律自序》、《誡子詩》，凡一十四篇。　《四庫提要・別集類》小序曰：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始於張融《玉海集》。　嚴氏《全齊文編》張融有集二十七卷，又《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今存《海賦》、牋、書《門律自序》、《白日歌序》、《遺令》、《戒子》、《防墓評》凡十三篇。（案：《經部・論語類》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此《防墓評》疑即其佚文，又疑是《聖證論》中之張融評也。）

藝文

何點《答張融詩》（《梁書》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

屈復《張融宅》（《弱水集》卷一四）　一世高名兩宅同，幾人憑弔梵王宮（故跡在今承天寺）。醴泉楊柳風流在，沛國廬江海嶽空。

袁彖

論述

《南齊書》卷四八《袁彖傳贊》　袁徇厥戚，猶子爲情。

虞羲《與蕭令王僕射爲袁彖求謚》（《藝文類聚》卷四〇）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體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

《遊僊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無端無委，如全匹成熟錦，首末一色。唯此，故令讀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爲端委，而興觀群怨生焉。

傳記

《南齊書》卷四八《袁彖傳》　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

《南史》卷二六《袁彖傳》　彖字偉才，顗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略】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略】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

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

紀事

《宋書》卷五七《蔡興宗傳》 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覬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覬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

《南齊書》卷三六《謝超宗傳》（存目）

《梁書》卷四〇《劉之遴傳》 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南史》卷一九《謝超宗傳》 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

又卷四四《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存目）

又卷五〇《庾易傳》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略】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兒、竹翹書格報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侍中《袁彖集》五卷（并錄）。

《通志・藝文略七》 侍中《袁彖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彖集》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贈庾易》一首、《游仙詩》二首。 嚴氏《全齊文編》袁彖有集五卷。《齊書》本傳有《駁檀超國史條例議》，《南史・袁湛附傳》有《苟蔣之兄弟罪議》，《謝超宗傳》有《奏劾超宗》，凡三篇。

何昌寓

《南齊書》卷四三《何昌寓傳》 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

又 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友、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

《南史》卷三〇《何昌寓傳》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略】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

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孔稚珪 孔珪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齊詹事孔稚珪》 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南齊書》卷四八《孔稚珪傳贊》 稚珪夷遠，奏諫罷兵。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孔詹事集》 孔靈產立館禹井山，事道精篤，而齊高輔政，竟以術數登榮位，來羽扇素几之贈。子珪宅營山水，草萊不翦，而彈文表奏，盛行朝廷，父子出處間，何相似也。汝南周顒結舍鍾嶺，後出爲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珪代山移文絕之，昭明取入《選》中。比考孔、周二傳，俱不載此事，豈調笑之言，無關紀錄，如嵇康於山濤，徒有其書，交未嘗絕也。末世網密，刑罰無章，再三申論，求定一律。魏虜連侵，國疲征討，表請通和。孔公之言，無非近仁者，大致救民息物而已。周妻何肉，精進未逮，豈僅譏草堂之衣裳，傲僕射之鼓吹，自命清疎哉。張融令終，凌雲一笑，孔珪卧疾，不免舉牀，瞑含之際，遇或嗛嗛，其爲無累則同也。

羅惇衍《孔稚珪》（《集羲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草萊不翦滿門庭，兩部鳴蛙鼓吹聽。豈效陳蕃居室陋，深慚王晏賁車停。窗前憑几杯浮白，宅外營山闥擁青。表定刑章忠厚議，移文人更景芳型。

分論

《白紵歌》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略】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之，則云：「山空響管弦。」【略】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旦發青林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五、六二句「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絕似唐音，然唐人無此安頓自在。六朝氣韻高迥，故不琢而工，不飾而麗。唐人專求物象，所以去之愈遠。

《遊天平山詩》 《古詩歸》卷一三「石險」二句，譚元春批：首二語貌得眞。若僅以爲險，則粗人承此一派想去，易墜惡道。「陰澗」二句，鍾惺批：語亦自幽。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苦寫甘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寫得陰森。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四句皆寫景，而鍊句特奇闢，亦是一格。

《北山移文》 蕭綱《草堂傳》：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文選》五臣注，呂向曰：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卻過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樓昉《崇古文訣》卷七：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當看節奏紆徐，虛字轉摺處。然造語駢儷，下字新奇，所當詳味。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〇《議論》：王荆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卒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

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植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　王若虛《文辨》（《滹南先生文集》卷三四）：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既已大過，而又云：「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不亦怪乎？且顯實未至，但爲榜示檄諭之辭，安得遽及此也。　祝堯《古賦辯體》卷一〇：　迂齋云：　此篇當看節奏紆餘，虛字轉摺，然造語騷麗，下字新奇，所當詳味。愚謂語麗字新乃六朝人所長，亦所宜學，但不可專事此爾。

歸有光《文章指南・仁集・造語蒼勁則》：　學文之初先學鍊句，雖不貴於詰屈整牙使人不可句讀，亦要脫去稚筆方妙。【略】揚子雲《解嘲》、孔德彰《北山移文》此二篇不惟語句老鍊而議論亦高古，故表而出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二引）：　六朝雖尚雕刻，然屬對尚未盡工，下字尚未盡險。至此篇則無不入體。句必淨，字必巧，眞可謂精絕之甚。此唐文所祖。又，鑄辭最工，極藻繪，極精切，若精神喚應，全在虛字旋轉上。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　此以賦體爲文者也。按：舊注鍾山在北郡，其先周顒隱於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卻適此山，故孔德璋假山靈移文之詞，不許其再至，所以深刺其輕出也。中間寫出周子趨名嗜利，一段熱腸，可賤可恥，能令天下處士借終南爲捷徑者，無所施其面目。看來層層段落，卻是一氣呵成。但因其詞華過於典贍，讀者祗賞心其語句，反不得篇中照應安頓之妙，故爲之逐段分疏，凡讀六朝、唐初之文，若得此法，無不迎刃而解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　「值薪歌于延瀨」句，「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値被裘公事。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二：　六朝時，鍾山在都城北，周顒嘗棄俗隱此，置草堂。後應詔爲海鹽令，秩滿將復還都。又，起卽點，作三折筆空領，一折再折就高隱本色頓挫，三折爲改節虛喝，復用「世有周子」四語，慨歎引出周子。「然而學遁東魯」等八句，揭僞狀以籠全勢。「其始至也」諸句，疏舉初終。「及其鳴騶入谷」以下諸句，初境反面敲透，轉境乃極不堪。就出山帶映山中，文乃入律。「至其紐金章」以下諸句，申寫令海鹽形徑，頻帶山中。「使我高霞孤映」以下諸句，此正從出山後爲空山作怨悵，寫得山靈回旋往復觸處無聊。「於是南嶽獻嘲」六句，引入勒移。「故其林慚無盡」四句，醒勒移，要之還是題前。「今又促裝下邑」以下諸句，至此說到恐其復來，方見本旨。勒移正筆，譁而忽寂。又，牙尖口利，骨騰肉飛，刻鏤盡態矣。傷厚之言，愼取一二。句句是山靈語。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四《文》：　或謂移文始於劉歆《讓博士書》，不知孟堅《漢書・薛宣傳》已有《移櫟陽令書》，然此散文也。齊孔德璋《北山移文》，則屬對用韻，後之爲移文者或宗之。觀其「林慚」、「澗愧」及結束二語，何其嚴毅，幾與問罪之師相似。即以列之檄文、露布後無不可。《明辨》編入文內，而今人或又另立爲移文體云。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八：　按，《南齊書・周彥倫傳》「解褐，海陵國侍郎，出爲剡令，草堂乃在官國子博士、著作郎時於鍾山築隱舍，休沐則歸之。　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七：　假山靈作檄，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敲入，愈入愈精。眞覺泉石蒙羞，林壑增穢。讀之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唐德宜《古文翼》卷八引張侗初評：　意極孤高，句多獨創。轉接遞送，固屬天成。點綴咏吟，尤有巧處。　許槤《六朝文絜》卷八：　鍾山在今江寧府東北，其先周彥倫隱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欲卻過此山，孔乃假山靈意移之。使不得再至。又，此六朝中極雕繪之作，鍊格鍊詞，語語精闢，其妙處尤在數虛字旋轉得法，當與徐孝穆《玉臺新詠序》，並爲唐人軌範。又評「學遁東魯」諸句，造語精縝，卻無一字拾人牙慧。又評「其始至也」諸句，將高潔一層，極意形容；下半轉入正面，愈顯得齷齪矣。此段應「先貞」二字。又評「及其鳴騶入谷」，以下應「後黷」二字。又評「風雲悽其帶憤」二句，瑰邁奇古，眞是精絕。又評「至其紐金章」諸句，說得何等烜赫，仍是可憐。又評「使我高霞孤影」四句，王介甫喜誦此四語，以爲奇絕，可謂先得我心。又評「於是南岳獻嘲」諸句，寫所以勒移之故，字字入人肺腑，我聞此語心骨悲。又評「豈可使芳杜厚顏」以下諸句，勒移正面。處處總不脫山靈，骨勁氣完，刻鏤盡態矣。又評「於是叢條瞋膽」四句，險語破鬼膽。　《駢體文鈔》卷三一譚獻批：　俗調開山。

《上新定法律表》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　精實而運以惻怛，亦立言之不朽者。雖當時文體略同，疑此篇亦出司徒。

《謝賜生荔枝啓》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孔稚珪有《謝賜生荔枝啓》云：「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睹。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按，王逸《荔枝賦》曰：「角昂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左思《蜀都賦》「傍梃龍目，側生荔枝。布

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稚珪《啓》正用二賦中語。

傳記

《南齊書》卷四八《孔稚珪傳》 永元三年卒，年五十五。

《南史》卷四九《孔珪傳》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略】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略】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慚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紀事

作家逸事

《梁書》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

陽松玠《談藪・孔稚圭》 齊會稽孔稚珪，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內弟。稚珪富學，與陸思曉、謝瀹爲君子之交。珪不樂世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

《南史》卷一九《謝朓傳》 朓好奬人才，會稽孔覬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又《謝超宗傳》 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暅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

又卷三二《張融傳》 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又卷四一《蕭鈞傳》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略】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眞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又卷四四《齊巴陵王子倫傳》 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作品本事

《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 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略】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略】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略】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

又卷四八《孔稚珪傳》 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略】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

又卷四九《王奐傳》 （永明）十一年，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略】。」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

又卷五四《高逸傳・褚伯玉》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又《杜京產》 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略】孔稚珪、周顒、謝瀟竝致書以通殷懃。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略】。」不報。

孔平仲《續世說》卷八《樓逸》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陸先生傳》一卷，孔稚圭撰。

又《經籍志四》 齊金紫光祿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孔稚珪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孔稚珪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 《孔稚圭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金紫光祿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孔德璋集》十卷。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北山移文》，其所作也。

《讀書附志・別集類一》 《孔稚珪集》十卷，齊孔稚珪字德璋之文也。稚珪，道隆孫，會稽山陰人，爲東南冠族。少知名，有文彩，辭章清拔，獨冠當世。舉秀才，爲安成王法曹參軍。齊高帝時，補記室參軍，終於都官尚書、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集有序云：「所爲文章，雖行於世，竟未撰集。今摭其遺逸，分爲十卷。」然莫知其爲誰序也。

《宋史・藝文志七》 《孔稚圭集》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孔德璋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孔稚珪集》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下 《孔德璋集》一卷（稚圭）。

《棟亭書目》卷四 《孔詹事集》，齊孔稚圭撰，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白馬篇》二首，《旦發青林》、《游太平山》各一首。 張氏《百三家・孔詹事集》一卷，凡表、奏、啓、書、碑、《北山移文》、祭文、詩十八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文選》有齊孔德璋稚珪《北山移文》。 《孔氏闕里文獻考・孔氏別集》有先聖二十九代孫《齊散騎常侍稚珪集》十卷。 嚴氏《全齊文編》孔稚珪《南史》作孔珪，有集。今存表、奏啓、《北山移文》、碑文、祭文，凡十三篇。

雜録

《嘉泰會稽志》卷一三《園池》 孔稚圭山園在山陰縣東三十里曰尚書隅，見《太平寰宇記》。所謂「隅」者，因稚圭之園以得名也。今園已不可見而尚書隅仍存。

韓蘭英

鍾嶸《詩品》卷下《齊韓蘭英》 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奉詔爲顏氏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此與唐寧王時餅師妻情旨略同，可謂得性情之正。

《南齊書》卷二〇《韓蘭英傳》（存目）

《南史》卷一一《韓蘭英傳》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寮。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蕭繹《金樓子》卷一《箴戒》 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蘭英號韓公，總知內事，善於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

又 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略】。」帝乃還之。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案：《宋書・后妃傳》，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後宮司儀，一人，官品第三，準左僕射，銓人士。蓋宋時爲後宮司儀，至齊武帝時爲後宮博士，至鬱林王時又總知內事，則入齊久矣。鍾氏以爲齊人，是。本志以其集題「宋後宮」云云，故列於宋代之末。

柴廓

鍾嶸《詩品》卷下《齊釋寶月》 《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賁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行路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拙於初唐而已開清雋之風。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互舉客子思婦之情以成篇。言孤雁來自關外，而度楊越，其酸嘶之聲既入客子思婦之耳矣。凝霜沾衣，浮雲露月，夜夜年年，此情安有停歇之時乎。乃征客復以明鏡寄其閨人，閨人望夫之歸，慮己之老而倩人以除白髮，彼征客寧不思歸耶？聞漢使入關，亦方流淚而憶長安也。此詩濫觴唐初七古，恨無筆力安放，故敘事參錯。釋寶月復竊而寶之，足笑也夫。

釋寶月

《估客樂（二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此二首寶月爲武帝作。（初發揚州時）：一問一答，喁喁如對語。（郎作十里行）：一問一答，喁喁如對語。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愈樸愈古。

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此二首寶月爲武帝作。（初發揚州時）：一問一答，喁喁如對語。（大艑坷峩頭）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如此俚語卻自雅，宋、元人不能爲俚語，一俚便俗。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八《清商曲辭・估客樂》引《古今樂錄》（存目）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八《客談六》 釋寶月竊柴廓詩，廓子欲訟之，厚賂之而止。然後世猶知有寶月耳，未知廓也。人固有幸、不幸，奚以竊爲？又奚至訟？世之倩人爲文者，比之律則減矣。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耶？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北齊釋子寶月有《行路難》詩，乃東陽柴廓所作。寶月常憩其家，會廓亡，因竊有之。廓子賁手本出都，欲訟其事，乃厚賂止之。此事可入《笑林》。予因謂子玄纂向秀之書，延清攘希夷之句，身列儒林，事同盜竊，若剃僧犯盜，律加一等，爲之捧腹。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〇《偷句》 昔人謂：「詩家者流，偷句最爲鈍賊，況全篇作胠篋耶。」柴廓《行路難》俚鄙可笑，而寶月竊之，致廓子賁手本

欲訟。此髣固是有目如盲，而廓子亦可謂自揚家醜者矣。

虞　羲

論　述

鍾嶸《詩品》卷下《梁常侍虞羲》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嘗嗟誦之。

《送友人上湘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情中百轉，自足低回，不更闌入景物，自古體也。輕而不狷。吳均、柳惲亦效此而未臻。入手破題全道後一半，此「攜手上河梁」格也。意至文生，殆乎庶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有古意。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同無」句，「同」字妙極。又，矯健，絕不似齊、梁諸公詩。

《詠霍將軍北伐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二引》：調響氣勁。又，入幽并與出長城矛盾；飛狐、瀚海相去亦遠。又，「未窮激楚樂」以下三轉，磊落有態，筆力甚豪偉。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虞伯陽北伐詩，風骨駿秀，不唯近超齊、梁，即晋、宋罕有其匹。然卻於唐人相近。《史記》衛、霍同傳，止詠霍不詠衛者，衛日退而霍日貴也。始以幸而爲大將，終其身未嘗困絕焉。惟霍獨有天幸矣，豈眞有不世之才哉，將以傷夫有才而不遇其時者。首四句擁旄爲漢將，將他出身截斷，即從爲將起，見其以幸進，非以才進也。「涼秋」六句，曰「幽并」、曰「飛狐」、曰「瀚海」，乃邊鄙設險之地；曰「涼秋」，乃秋高入塞之常，非有關於危急存亡之故也。「乘墉」四句，漢家兵馬之強衆，精者獨屬霍也。「關下」二句，不恤士卒，如軍中乏糧，方穿城蹋鞠也。二句畏漢家兵馬之精強，預自遁去，非有血戰之功也。「玉門」四句，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全不知退讓，而猶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天長」四句，不是敗興，亦是幸之謂歡樂無幾，高臺已傾，乃人道盈虧之常，所難得者，千載之名耳。然功可幸，名必不可幸。不惟保首領而後，而且麟閣之上，雄名千載，豈非天幸哉。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高壯。開唐人之先，已稍洗爾時纖卑習氣矣。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妙有起伏，非徒鋪叙爲工，老杜前後《出塞》之祖也。然此詩有永明緩弱風氣，不如子美詩爲俊健。又，前用飛狐瀚海，則後用骨都日逐；前用羽書刁斗，則後用胡笳羌笛：步步相爲映發，此永明以後詩體也。曰隴海、曰玉門，皆非幽、并地，不待梁元帝《關山月》詩，地理謬誤也。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美霍功，而傷其不能庇蔭子孫也。前四，從爲將守險說起。萬里雲平，寫險奇句。「涼秋」六句，補叙胡騎入寇，邊防緊急，是所以北伐之由。「乘墉」六句，方接首四，正叙禦胡勞績及軍容之整暇。「骨都」六句，叙破胡功成，歸朝陞賞，北伐題意已完。後六，則惜其身死之後，家旋破毁。是餘波，卻是本旨，妙仍以功終難沒兜題作收。通首層次鋪陳，取材既富，琢句亦工，可稱煌煌鉅製。

《見江邊竹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但恨」句：託意婉至。

《橘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與送友人詩大別，題前生意，一入手即推宕收合，亦古體也。子陽留心雅制，于體欲備，老筆沉酣，足以逮之，不問當時俗賞。

傳　記

《虞羲集序》《《文選》卷二一《詠霍將軍北伐》李善注引） 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南史》卷五九《虞羲傳》 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晋安王侍郎。

紀　事

《南史》卷二一《王融傳》 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略】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

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略】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略】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略】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略】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略】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又卷五七《王僧孺傳》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梁十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虞羲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虞羲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虞羲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詩十首（編入梁代）。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梁虞子陽羲《咏霍將軍詩》。　嚴氏《全齊文編》曰：　虞羲字士光，建武初爲前軍參軍，卒於晉安王侍郎，有集十一卷。《藝文類聚》有《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謚》一篇，《廣弘明集》二十三有《廬山香爐峰寺景法師行狀》一篇（刊本無後一篇，《文編》目有之）。

藝　文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虞常侍羲北伐》（《秋笳集》卷六）　漢家事遠略，飛將出遼西。遼西亭障遠，驚沙千里飛。邊秋橫殺氣，戎馬咸精肥。交河隴雁少，涼州塞草衰。黃雲斷烽火，嚴飈動鼓鼙。鳴鏑響空磧，高旗動落暉。絕漠樓煩騎，陷陳羽林兒。胡霜金柝冷，邊月蘆笳悲。軍前獻當戶，鼓下坐閼支。揚旌高闕塞，振旅蹕林祠。功成班勇爵，塞靜脫戎衣。勳名詎終極，人事無長期。羅綺方娛樂，金石已潛移。蕭條瀚海外，萬古起雄思。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虞常侍羲北伐》（《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嫖姚度絕漠，車騎出長城。長城萬餘里，落日煙塵生。暗風塞馬嘶，驚沙隴雁鳴。玉帳起寒色，金笳沉夜聲。壯士空同劍，漢將天山旌。偃月築堅壁，長星貫敵營。閼支泣紅粉，當戶繫元纓。龍沙淨掃穴，狼望快窄庭。瀚海舊垂績，燕然新勒銘。金人朝漢闕，玉馬獻周京。靈臺方偃伯，武庫長銷兵。功成報天子，偉烈邁千齡。

劉　祥

論　述

鍾嶸《詩品》卷下《給事中郎劉祥》（存目）

《南齊書》卷三六《謝超宗劉祥傳論》　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又《贊》　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濱。

《南史》卷一五《劉祥傳論》　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

傳　記

《南齊書》卷三六《劉祥傳》　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年三十九。

又　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略】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略】上別遣敕祥曰：「【略】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略】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略】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僭。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略】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略】」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

《南史》卷一五《劉祥傳》　祥字顯徵。【略】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領軍諮議劉祥集》十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嚴氏《全齊文編》，劉祥有集十卷。

《齊書》本傳有《對獄鞫辭》及《連珠》十五首。

雜録

齊武帝《敕徙劉祥》（《全齊文》卷四）（存目）

任遐《奏劾劉祥》（《全齊文》卷二二）（存目）

王琰

論述

王琰《冥祥記自序》（《法苑珠林》卷二五）　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熔鑄殊工，似有眞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齠齔，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睹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游江都，此僧仍適荆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游蹟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乃知像所。其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爲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如夢所睹，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修復其事，有感

深懷；沿此徵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逾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熔斲圖繢，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冥，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楷，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馮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哲，允歸目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傳記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一《敬佛篇》二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於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目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嚴氏《南齊文》編《王僧虔爲王琰乞郡啓》云：「太子舍人王琰，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觀綴成斯記」。

又卷一一九《傳記篇》　《冥祥記》一部十卷，齊王琰撰。

紀事

《南史》卷五七《范縝傳》　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略】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誇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宋春秋》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撰。《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宋春秋》二十卷。

又《藝文志三》　王琰《冥祥記》一卷。

《通志・藝文略三》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國史經籍志》卷三　《宋春秋》二十卷（王琰）。　《冥祥記》十卷（王琰）。

《玄賞齋書目》卷六　王琰《冥祥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小說類》　齊王琰《冥祥記》。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　章氏（宗源）考證《太平廣記》，多引《冥祥記》，《御覽・兵部、蟲豸部》亦各引一事。案：《法苑珠林》引《冥祥記》凡一百二十餘篇。其書言因果靈異，故道世捃摭特多。

王思遠

傳記

《南齊書》卷四三《王思遠傳》　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

十九。

《南史》卷二四《王思遠傳》　思遠、晏從父弟也。【略】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略】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卹甚至。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三《王思遠傳》　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又卷四八《孔稚珪傳》　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

《南史》卷四八《陸慧曉傳》　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藝文

沈約《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文選》卷二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謝朓《和王中丞聞琴》（《謝宣城集校注》卷四）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蕙氣入懷抱，聞君此夜琴。蕭瑟滿林聽，輕鳴響澗音。無爲澹容與，蹉跎江海心。

王僧祐

孫元晏《王僧祐》（《全唐詩》卷七六七）　肯與公卿作等倫，澹然名德只推

君。任他車騎來相訪，簫鼓盈庭似不聞。

《贈王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有此高致，徑直道出，想見其人。

《南齊書》卷四六《王秀之傳》附（存目）

《南史》卷二一《王僧祐傳》　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座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通志・藝文略七》　黃門郎《王僧祐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僧祐集》十卷。

王儉

論述

綜論

任昉《王文憲集序》（《文選》卷四六）　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略】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略】（永明二年）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略】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略】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略】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略】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

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

鍾嶸《詩品》卷下《齊太尉王文憲》 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王文憲《春日家園詩》，襟懷所寄，直致無文。「青莫結翠藻，黃鳥弄春飛」，又云「露華方照歲，雲彩復經春」，小璣寸錦耳。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王文憲集》 王仲寶年六歲，拜受茅土，未三十，即位令僕，身尚公主，爵享元侯，佩刀淮水，徵祥已極。然早痛父死，中厄天年，福造不完，非人力也。齊宗議禮，家客爲說，吉凶參會，咸稟仲寶，即史書所傳，可謂非七志之膏腴乎？齊臺佐命，褚王並推，彥回風則，同朝欽賞。若援論古今，宣明朝典，必仲寶居前。雖風流自命，欲比安石，時論未許。抑觀自古宰相，議禮通達，漢韋玄成、匡衡以後，不多見也。褚公貴而善藝，徒以別鵠琴曲，銀柱琵琶，稱說名士，其能則樂官伎弄耳，寧望王僕射乎。且二子皆齊貴戚，逢迎興運，不臣跡同，而世尤惡褚者，豈非以羅襦負約，石頭偷生，直犬豕目之。于仲寶則猶憐其父死非命，或有伍胥乞食之志，而不難以國販也。

分　論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略】。」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雅調從容。「秋日」以下，弭節淹秀。「間平」，河間東平也。稍生。

《贈徐孝嗣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風雅典則，居然不遠。

《春日家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豈非誇誕，然地位固稱。

《春詩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此種詩直不可以思路求佳，二十字如一片雲，因日成彩，光不在內，亦不在外，既無輪廓，亦無絲理，可以生無窮之情，而情了無寄。小詩之有此，猶四言之有《二南》，五言之有《十九首》也。允爲絕句元聲。從不知者非謗，曾何傷焉？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與前作自爲合璧。前作深，此作密，其爲元聲一也。試摘言之，「黃鳥弄春飛」古今阿誰道得？　無情有思，淺人非有情則無思矣。故可云唐無五言。

《靈丘竹賦應詔》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齊王儉《靈丘竹賦》云：「翠葉與飛雲爭采，貞柯與層冰競鮮。」庾蘭成：「落花芝蓋」一聯，句法實昉於此。

《讓左僕射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無一直筆。偏宕之氣，屈曲之辭，熱中灼手，固不自掩。

《諒闇議》 《駢體文鈔》卷一二譚獻批：晉以來，南士著議之文恒以儁永易漢、魏之純懿。往復自達，禮由義起，發端山立，遂不可攻。

《皇孫南郡王冠議》 《駢體文鈔》卷一二譚獻批：敦樸之氣，經籍之華，文品極貴。稽經定制，文品自尊。

《高帝哀策文》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平暢。

《太宰褚彥回碑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此止套語，千篇一律者。論文全未佳，惟藻繪字句，間可節取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頻作二守」注：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按：《晉書》「丹楊郡丹楊」下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木審矣。惟唐以來潤州丹陽乃作陽。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五引邵長蘅評：淵人品本自中下，強欲稱美。中間魯侯、方進、稷、契、荀、裴之儗未免牽合，讀之強顏。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蓋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然則儉爲

淵作碑，宜其稱譽之過也。又方伯海評：文尤淺率無味。《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尚有生氣。逐事鋪叙中僅堪摘句。文章至是不能無待于起衰。又，如元、白長律詩平易近人，亦是檢點有法度。

傳記

碑志

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藝文類聚》卷四六）　瞻且爽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鶩。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宇，獨咤虛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佇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隆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曬矚接其光景，風飈溢乎帷席。囂喧總至，大薄相塡，齊鑣共軫，並而不雜。　銘曰：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如仁。履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倍帆鬱起。

又《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六）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諧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翱翔禮園，優遊文館；祕義煙涌，瓌辭雨散。揆路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變茲天網。福履每愆，隆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傳狀

《南史》卷二二《王儉傳》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略】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略】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略】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略】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略】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略】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略】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略】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略】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略】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略】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

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略】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幷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〇《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晋，王宏爲佐命。蕭道成篡宋，宏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譏褚淵而不譏儉，何哉？

又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觀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晋百官表》腹笥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其諂彌甚，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

又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晋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誅。又，劉祥撰《宋書》，直書禪代事。儉又密以啓聞，武帝銜之，致流竄死，見《南齊·祥傳》。儉，眞小人。

又《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尚東陽獻公主」，此云武康有誤。

又《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案：《齊書》儉薨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

紀事

《宋書》卷九《後廢帝紀》 （元徽二年八月）秘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

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文選》卷六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撰《九言》，實該百行。【略】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南齊書》卷四《樂志》 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詔【略】尚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又《白紵辭》五曲，尚書令王儉造。

又卷九《禮志上》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略】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又卷一九《五行志》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又卷三九《陸澄傳》 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奪物將去。

又卷四四《徐孝嗣傳》 建元初，【略】（徐孝嗣）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淸彥輔。柔亦不（吐）〔茹〕，剛亦不（茹）〔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

又卷四六《王僧祐傳》 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

又卷五二《文學傳·丘靈鞠》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蒐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存目）

又《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

又《齊上定林寺釋僧遠》（遠）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略】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琅琊王儉制文。

《南史》卷二一《王僧祐傳》　僧祐【略】幼聰悟，【略】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略】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

又卷二二《王僧虔傳》　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

又卷三二《張融傳》　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歇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趍士，豈不善乎。」常嘆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又卷四九《庾果之傳》（王儉）用果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國師草堂寺智者慧約》（存目）

孔平仲《續世說》卷六《排調》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三《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

袁守定《佔畢叢談》卷五　薛道衡爲顏師古祖友，每作文，令師古指摘疵短；王儉爲任昉上官，每作文，令昉點正得失。二公名重一時，爵位已崇，而虛心請益後進如此。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梁六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儉集》六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尉王儉集》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儉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儉集》六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王文憲集》，齊王儉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四五言詩八首，又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三首，《白紵辭》五首。　張氏《百三家・王文憲集》一卷。凡賦、表、議、奏、啓、章、牋書、經義、問答、贊、碑文、連珠、哀策、詩、樂歌綜五十三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齊王仲寶儉《褚淵碑文》。　嚴氏《全齊文編》王儉有集六十卷。今存《高松賦》、《靈丘竹賦》、《策齊公九錫文》、《策命齊王》、《再命璽書》、《奏勸受禪》及章表、議、啓、牋書、《答王逡之問》、《竟陵王山居贊》、連珠、哀策文、碑文、冠禮祝辭，凡五十三篇，編爲三卷。

藝文

王僧祐《贈王儉詩》（《齊詩》卷一）　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

徐孝嗣《答王儉》（《藝文類聚》卷三一）　書帷停月，琴袖承飈。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滋永，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蕭道成《大漸召褚淵王儉詔》（《全齊文》卷二）（存目）

王僧虔《與兄子儉書》（《全齊文》卷八）（存目）

苟丕《與王儉書》（《南齊書》卷四六《王秀之傳》）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徐孝嗣

論述

《南史》卷一五《徐湛之徐孝嗣傳論》 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之効也。

《答王儉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神清韻遠。晉、宋風流，此焉允托。

傳記

沈約《齊太尉徐公墓誌》（《藝文類聚》卷四六）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棊，流連情賞。拓宇東郊，曖然閑素。榮貴之來，無概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簿領盈前，嘗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及。天道不仁，與善褒應。

《南齊書》卷四四《徐孝嗣傳》（存目）

《南史》卷一五《徐孝嗣傳》 孝嗣字始昌。【略】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略】齊建元初，累遷長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略】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略】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略】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略】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

紀事

《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嬰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又卷四四《徐孝嗣傳》 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

陽松玠《談藪・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治〕肅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南史》卷二四《王晏傳》 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略】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略】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略】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

又卷六〇《徐勉傳》（存目）

又卷七三《孝義傳上・樂預》 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徐孝嗣集》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徐孝嗣集》十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尉《徐孝嗣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孝嗣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白雪歌》一首。嚴氏《全齊文編》徐孝嗣有集十卷。今見本傳及《齊書・禮志》，《通典》有《表立屯田》、《奏劾蕭元蔚等》、《嗣君廟見議》、《冠婚禮議》四篇。

藝文

王晏《和徐孝嗣》（《南史》卷二四《王晏傳》） 槐序候方調。

王儉《贈徐孝嗣》（《藝文類聚》卷三一） 婉婉游龍，載游載東。靡靡行雲，並躍齊蹤。無類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云暮止，述職戒行。崇蘭罷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雁晨征。撫物遐想，念別書情。

又《贈徐孝嗣》（《南齊書》卷四四《徐孝嗣傳》） 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蕭長懋

傳記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文選》卷六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略】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南齊書》卷二一《文惠太子長懋傳》(存目)

《南史》卷四四《齊文惠太子長懋傳》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略】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略】武帝即位，爲皇太子。【略】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略】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略】(永明)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紀事

《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文惠太子(蕭長懋)在東宮，作兩頭纖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宮晏駕。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南史》卷三六《沈顗傳》 (顗)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

《文選》卷六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 《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眞、言節、言義。又，《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又，衛將軍王儉爲九言序贊。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惠文太子集》十卷(案此轉寫誤作「惠文」。) 嚴氏《全齊文編》曰：文惠太子追尊爲文帝，有集十一卷。今惟《南齊書》本傳所載《疾篤上表》一篇。

劉繪

論述

鍾嶸《詩品》卷下《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

長，未足以貶卧龍。

《南齊書》卷四八《劉繪傳贊》　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南史》卷三九《劉勔等傳論》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二首・有所思》《古詩歸》卷一三「別離」句，鍾惺批：道得眞，三字足矣。「獨歛」句，譚元春批：「眉」字粘。「向隅」妙。「亂如雪」句，鍾惺批：不歷亂，不爲相思。「寧知」二字，正是亂意，有所思之神也。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別離至再，已自難堪；而一別杳然，無由得見靜言思之，惟有空帷之明月而已。視彼滿堂燕笑，而吾獨掩面向隅。中心歷亂，有誰知者。相思之苦，形容殆盡。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閒緩非樂府本色，而詳略初終，風期自古。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閨怨詩。前四，將別離翻深一層再翻深一層，落出佳人不見，更以明月在帷虛拓一筆，有所思意已躍然言下。後四，忽以滿堂酌酒，剔出愁人向隅，正寫思矣，却以心亂如雪，寧知有思，翻空收住，眞無一筆直，一筆實也。

《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心如雪，語新。

《詠博山香爐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九《博山》：（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水，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皆自然轉動。」古詩：「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劉繪有《咏博山香爐詩》，於上下四旁形容備至，殆親見之也。（緩又作卧褥香爐，機關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被褥。尚書郎給女使所執者，疑卽此。）

傳記

《南齊書》卷四八《劉繪傳》　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

《南史》卷三九《劉繪傳》　繪字士章，愃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鎭江陵，繪爲鎭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龔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

紀事

《南齊書》卷四八《劉繪傳》　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鎭江陵，轉鎭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

陽松玠《談藪・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答。

《梁書・劉孝綽傳》 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嘗使代草之。

《南史》卷三一《張稷傳》 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亡。

《通志・藝文略七》 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繪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一》《劉子通論》十一卷，四冊，劉繪。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二首，詩五首。 嚴氏《全齊文編》劉繪有集十卷。《魚復侯傳》有《爲豫章王嶷乞收葬蛸子響表》，《南史・齊宗室傳》有《與始安王遙光箋》，《禮志》有《難何佟之南北郊牲色議》凡三篇。

藝文

謝朓《和劉中書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齊詩》卷四） 昔余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圖南矯風翮，曾非息短翰。移疾覯新篇，披衣起淵翫。惆悵懷昔踐，彷彿得殊觀。賴紫共彬駮，雲錦相凌亂。奔星尚未窮，驚雷下將半。迴潮漬崩樹，輪囷軋傾岸。巖篠或傍翻，石菌蕪脩幹。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風爛。江潭良在目，懷賢興累歎。歲暮不我期，淹留絶巖畔。

王融《詠池上梨花詩》（《齊詩》卷二） 翻堦沒細草，集水間疏萍。芳春照流雪，深夕映繁星。

劉　瑱

《上湘度琵琶磯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後四句景色生動。

《南齊書》卷四八《劉瑱傳》 瑱【略】，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爲第一。

《南史》卷三九《劉瑱傳》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嬭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又《劉孺傳》 （孺）七歲能屬文，【略】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

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二《支談下》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婦人，殷蒨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梁又有吏部郎《劉瑱集》十卷，亡。馮氏《詩紀》輯存《上湘度琵琶磯詩》一首。

蕭子良

論述

綜論

《南史》卷四四《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論》 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

沈約《謝齊竟陵王宋永明樂歌啟》（《藝文類聚》卷四三） 鳳綵鸞章，霞鮮錦縟，觀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蕭竟陵集》 蕭雲英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史謂其無文采，多勸誡。及讀任昉行狀，則云：「天才博贍，學綜該明」，沛獻、東平、淮南、陳思，「方斯蔑如。」予折衷群論，未得其平，比覽遺文，斥臺使，憂旱沴，獄圄，泉鑄，動見規啓，仁哉言乎，何其痌瘝乃心也。雲英敬信釋氏，撰《淨住子》、《淨行法門》三十一條，苦言勸諷，愍泣如雨。射雉二啓，奏告君父，不離福業。觀其惻憾懇誠，身行津渡，斷欲，以王公努力，建道場之幡，擎甘露之鼓，爲黔首先倡。而浮魚兆殃，外寢大震，天年不永，其誰爲乎。齊武二十三男，中多賢令，文惠、竟陵，居長表率，皆病短折。晉安諸王，安能復存。父夢曇花，子罹刀酖，未知西昌毒因，在報應何等也。王融見殺，魏準破膽，實竟陵速殞之由。則涅槃寂滅，以死爲樂，雲龍憂懼，得無猶有未化者乎。

分論

《九日侍宴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僅然作此三十二字，風味有餘而浮華必絀。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爾。杜甫、韓愈稂莠不除，且屈嘉穀以爲其稂莠，支離汗漫，其害道也不更甚乎？

《侍皇太子釋奠宴詩》 《古詩歸》卷一三「霜輕」二句，鍾惺批：清思妙音。「雕檐」四句，譚元春批：以下似有缺者，其實止此爲佳。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文筆兩塗，至齊而衰，非腴澤之病也。欲去腴澤以爲病，是涸天之雨，童地之山，髡人之髮，存虎之鞟焉耳矣。文因質立，質資文宣，衰王之由，何關于此。齊、梁之病，正苦體跼束而氣不昌爾。文者氣之用，氣不昌則更無文。顧昌氣者非引之荒大，出之駑戾也。行于榮衛之中，不見其條理，而自不相失，苟順以動，何患乎窒？故有文采焜煌而經緯適，文情驚踔而綱維調，若氣有或至或不至，小頓求工而失其初度，則削肉留筋，筋之絕理者早已爲戾矣。齊、梁之失，唯此爲甚，庸人不知，徒以緣飾誚之，不知唐、宋之自詡以「起衰」者，其病正等，亦安能以豺之骨立，夸狆之肥腯哉？竟陵此作，生氣綿連，正不在膚血間也。「裔」、「逝」用韻古，沈約興，此道裂矣。

《陳時政密啟》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亦是羅列上言，而提挈波瀾，有意爲文。

《又啟》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吏牘之最雅者，唐人間有之。

《請加贈豫章王嶷啟》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一氣如話，固以情勝。

傳記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文選》卷六〇） 祖太祖高皇帝，父世祖武皇帝。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材博贍，學綜該明，

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略】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略】武皇晏駕，寄深負圖。【略】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天不憖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略】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寘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緇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入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眞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導衿襟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略】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南齊書》卷四〇《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存目）

《南史》卷四四《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凡事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略】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略】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略】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敎。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敎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略】(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略】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略】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略】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略】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略】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紀事

蕭繹《金樓子》卷三《說蕃》 竟陵蕭子良【略】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敎，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敎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列爲《四部要略》千卷。【略】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玄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

又卷一九《五行志》 （永明）十一年三月，震於東齋，棟崩。左右密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又卷四八《劉繪傳》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齊上定林寺釋僧遠》、《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存目）

又卷一〇《梁京師釋保誌》、卷一一《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存目）

又卷一三《齊安樂寺釋僧辯》、《齊齊隆寺釋法鏡》 （存目）

《梁書》卷一三《范雲傳》 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又卷四八《范縝傳》 （存目）

又卷五一《何點傳》 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

《南史》卷六《梁本紀上》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梁武帝蕭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帝制天下，必在此人。」【略】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爲帳內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特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

又卷二一《王融傳》 （存目）

又卷四四《齊文惠皇太子長懋傳》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略】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又卷五七《范縝傳》 （存目）

又卷五九《王僧孺傳》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又《虞羲傳》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釋寶誌》 時有沙門釋寶誌者，【略】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略】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喈。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

呂祖謙《詩律武庫後集》卷六《咫尺萬里》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云：「貴文煥善畫，於扇上圖山水曰：『咫尺之內，萬里非遙。』」故杜公《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難比，咫尺應須論萬里。」是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淨住子》二十卷（齊竟陵王蕭子良撰）。《義記》二十卷（蕭子良撰）。

又《經籍志四》《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梁又有齊聞喜公《蕭遙欣集》十一卷，領軍諮議《劉祥集》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齊竟陵王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齊竟陵文宣王子良《止足傳》十卷。蕭子良《淨注子》二十卷（王融頌）。

又《藝文志四》《齊竟陵王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止足傳》十卷（齊竟陵文宣王子良撰）。

又《藝文略七》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止足傳》十卷（齊竟陵王子良）。

又卷四上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一卷（蕭子良）。

又卷五《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竟陵王集》，齊蕭子良撰，二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侍宴》、《游園》、《行宅》、《登山》等詩，凡五首。張氏《百三家・南齊竟陵王集》二卷。凡啓、奏、序、淨住子《淨行法門》、《七要》及詩五十六篇。嚴氏《全齊文編》竟陵王子良有集四十卷，今存《梧桐賦》表、啓、書、《賓僚七要》、詩序、《淨住子序》、《眼銘》、《耳銘》、《口銘》，凡二十八篇。

藝文

謝朓《和蕭子良高松賦》（《初學記》卷二八）（存目）

又《擬宋玉風賦》（奉司徒教作）（《文選》卷三九）（存目）

又《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文選》卷三九）（存目）

又《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謝宣城詩集》卷四）下帷聞昔儒，窺園信且逸。聚學叢煙郊，棲道事環華。戢景謝歸年，稅駕空悠日。庭露已沾衣，松門向蕭瑟。憫憫神念周，依依惠言密。

又《永明樂十首（王融同賦）》（《樂府詩集》卷七五）（存目）

王儉《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藝文類聚》卷八八）（存目）

又《竟陵王山居贊》（《藝文類聚》卷三六）（存目）

王融《應竟陵王教桐樹賦》（《藝文類聚》卷八八）（存目）

又《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藝文類聚》卷五六）（存目）

又《永明樂十首（謝朓同賦）》（《樂府詩集》卷七五）（存目）

孔稚圭《答竟陵王啟三首》（《弘明集》卷一一）（存目）

周顒《言滂民于聞喜公子良》（《南齊書》卷四一《周顒傳》）（存目）

劉虬《答竟陵王子良書》（《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傳・劉虬》）（存目）

虞炎《奉和竟陵王經劉巘墓下詩》（《謝宣城詩集》卷四）（存目）

王寂《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屬奉詩（五章）》（《文館詞林》卷一五二）蘭馥春林，松貞秋坂。匪霜匪風，寧高寧遠。玉華彼川，琛先茲巘。至德綢繆，嘉英繾綣。西周擇才，東京得士。明明大齊，顯允君子。芳華早照，徽聲夙美。如彼招搖，不功而峙。天遙漢遠，日華月麗。彥無沈隱，賢豈幽滯。如蘭斯芬，如花斯蔕。臣實有恭，皇亦有憓。周旦綿邈，漢光遙緬。左右匡弼，朝夕台鉉。嘉王副茲，聲邁前典。誰奉神軒，匪德無踐。寒林汎月，霜峰淡煙。濁樽湛澹，清調連緜。顧尋出處，中襟閔然。曷爲贊仰，敢獻微篇。

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沈約、王融同賦）》（《藝文類聚》卷五六）撫戈金城外，解珮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臨涇方辨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狐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罄節疇盛德，宣力照武功。還飲漁陽水，歸轉杜陵蓬。

沈約《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藝文類聚》卷七八）（存目）

又《和劉雍州繪博山看爐》（《初學記》卷二五）（存目）

又《和竟陵王抄書詩》（《初學記》卷一二）（存目）

又《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藝文類聚》卷五六）（存目）

又《奉和竟陵王藥名詩》（《藝文類聚》卷五六）（存目）

又《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謝宣城集校注》卷四）（存目）
柳惲《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下詩》（《詩紀》卷七九）（存目）
虞炎《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下》（《詩紀》卷六二）（存目）

謝朓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中《齊吏部謝朓》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蕭繹《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引）（存目）

《南齊書》卷四九《謝朓傳論》　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陽休玠《談藪・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朓詩三日，覺口臭。」

劉善經《四聲指歸》（《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引）　潁川鍾嶸之《詩評》，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蹇，降爲中品，侏儒一節，可謂有心哉。

《南史》卷一九《謝晦等傳論》　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略】玄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盧照鄰集》卷六）（存目）

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集校注》卷一八）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

杜甫《寄岑嘉州》（《杜詩詳注》卷一四）　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

釋皎然《詩議》（《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宣城公情致蕭散，詞澤義精，至於雅句殊章，往往驚絕。

唐庾《三謝詩序》（卷首）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於此可觀世變也。

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五《作詩貴圓熟》　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圓熟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作者並驅矣。

謝邁《讀呂居仁詩》（《竹友集》卷一）　吾宗宣城守，詩壓顏鮑輩。其間警拔句，江練與霞綺。

莊綽《雞肋編》卷上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學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吳聿《觀林詩話》　顏黃門記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咏。

吳幵《優古堂詩話・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爲吏部尚書郎，長五古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存目）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三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玄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遍，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玄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陽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麋鹿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是也。

陸游《宣城李虞部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

樓炤《謝宣城詩集序》（《謝宣城集校注》附錄二）　南齊吏部郎謝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繢尤精，故李太白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杜少陵亦曰「詩接謝宣城」也。

陳傅良《跋趙延康詩》（《止齋文集》卷四一）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眞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予謂謝玄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誦。」蓋嘗得法於此耳。李（太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與子美同意。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梁書一・謝朓》　謝朓始變齊梁之文，沈約和之，漢、魏舊風掃地盡矣。按《陸厥傳》：約、朓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而厥與約爭論，謂「前英已早識宮徵」，非此秘未睹也。其詞往復云云，可謂葑菲之下體，筆墨之贅疣。然文章之變，自是遂不可復反。後世學者常言人心自有天理，嗟夫，此豈天耶？至蕭子顯又總該三體之外，自出機杼，以爲「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易》稱「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哀哉。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呂紫微》（《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　（呂）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則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可以與語定法矣。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略】」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圜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陳仁子《玄暉宣城集序》（《牧萊脞語》卷七）　詩盍論興趣，論材力？興趣云者，景物所觸，悠然入詠，若郢人操斤，不假鏩削，自中規矩。材力則冰雪跨懸，錦繢璀璨，若貂鼠之裘，火浣之布，瓌奇偉麗，聚在服飾。凡興趣深而材力弱，不害爲佳；材力高而興趣卑，殆不足揚矣。世言詩，率曰「陶謝」。曰「陶謝」，陶、謝先後相去甚近也。元亮以興趣勝，玄暉以材力勝。「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一時寫景之語，氣韻峭拔，便覺超詣。至「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風動萬年枝，日華乘露掌」，崢崢兀兀，直以材力壓當世。及「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松」，則唐之格律，駸駸漸入蔗境。故由陶而上，便有《三百篇》氣象；由謝而下，宜其爲唐也。古今以陶之興趣兼謝之材力，惟子美一人。亟刊此編，願與學詩者以陶詩并讀。

陳繹曾《文筌・詩譜・謝朓》　藏險怪於意外，發自然於句中，齊、梁以下造語皆出此。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謝朓之作如西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

朱樸《楚江秋曉三首》二（《西邨詩集》卷上）　練淨澄江露未晞，苦吟猶憶謝玄暉。六朝往事青山在，三楚空城白鷺飛。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謝朓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攝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四《詩一》　（存目）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六《客談四》　謝宣城詩爲後進嗟慕，稱爲古今獨步。蓋耳視者衆，知言者希。鍾氏置之中品公矣。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詩談二編》　「雲中辨江樹」，景也。「天際識歸

舟」，情也。宋之問亦云「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便不及矣。因念古今得意句，難得一聯悉稱。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至《登九華山》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王世懋《藝圃擷餘》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于今，有慙沮矣。」若謂出于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拊掌大笑。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世目玄暉爲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然此君實多大篇，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雖篇中綺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沖澹，往往靈運、延之逐鹿。後人但亟賞工麗，此類不復檢摭，要之非其全也。

又　六朝句於唐人，調不同而語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初唐也；「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盛唐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晚唐也。俱謝玄暉詩也。（王籍「蟬噪林逾靜，鳥啼山更幽」，何遜「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皆類晚唐。）

梅鼎祚《謝宣城集序》《謝宣城集校注》附錄二）　彼太白目無往古，迺獨中好玄暉，不啻其口出。自後世布侯于唐體，而于古寖失其原，其六代以還靡靡爾，此所謂抮齊盟而臨滕薛五十里之國，敢不敝賦是從，要以其精鑿于致而藻繢于詞，去輓近不霄壤哉。謝氏康樂、玄暉稱最著，玄暉風華映人，發端矯厲，評者以其調俳而氣今，康樂語俳而氣實古，不佞頗有味乎其言。及按史所爲眺傳，進若弗勝類，非玉卮無當者。而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即以概于王敬則，或亦大義所在耳。其卒以不免，自唯天道之不可昧，豈中固有所市而陽名高也者乎？非不佞敢知矣。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八　王元美云：「玄暉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才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愚按：滄浪嘗謂「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此即所謂「調俳而氣今」也。

又　或問：「靈運詩多拙句，而玄暉反無，何也？」曰：靈運詩極雕刻，故拙句自多；至玄暉，則琢磨日深，故拙句自少，其所以不及靈運者，則元美所云也。

又　玄暉五言四句，格韻較明遠稍降，然未可謂變也。

鄧雲霄《冷邸小言》　六朝之詩組織工密，然亦甚有滔滔莽莽處，學詩者必兩兼之，始窮其變。如謝玄暉《詠竹詩》：「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月光疏已密，風來起復垂。」何其字字穿插而極寫其形態也。及觀其《宣城郡內登望詩》：「借問下車日，匪值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則又憑氣而成，絕去雕飾。故知文士無所不兼。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玄暉在齊，孤山獨步，無堪作輔者。　謝吏部詩，體幹不如康樂，而風華妍秀，瀏亮高爽，故領袖當時，輝映後葉。張懷瓘評其書法「如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援以評詩，亦可。梁武帝云：「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沈休文云：「二百年來無此詩。」劉孝綽常置几案，動靜諷詠。李白《登華山落鴈峰》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其爲勝流傾慕如此。　鍾云：「謝善自發端，末篇多躓。」予謂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誠工於發端矣。「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亦何謂躓於末路哉？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雲去蒼梧遠，水遠江漢流」，「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南中榮橘柚，誰知鴻鴈飛」，「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規荷承日泫，飄鱗與風詠」，「寒槐漸如束，秋菊行當把」諸句，非不精麗也，然研切聲韻已肇唐風，點染鉛華，遂化宮體矣。又如「閨幽瑟易響，臺迥月難中」，「風盪飄鶯亂，雲行芳樹低」，「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置之梁、陳月露間，不復可辨。　謝詩《暫使下都貽同僚》、《遊東田》、《之宣城出新林浦》、《登三山望京邑》四首最佳。《落日悵望》篇，《文選》偶遺，然亦其稱意筆。《遊山》篇氣骨遒勁，與《冬日晚郡事隙》、《新治北窗和何從事》，俱集中遺珠也。《入朝曲》、《銅雀臺》、《和王主簿》、《怨情》等作，婉弱傷媚，《銅雀悲》、《玉階怨》，居然唐絕矣。

又卷四　詩至玄暉，古意已盡，然風韻自高，淫風未播。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　謝玄暉靈妙之心，英秀之骨，幽恬之氣，俊慧之舌，一時無對。似撮康樂、淵明之勝，而似皆有不敵處曰厚。然是康樂以下，諸謝以上。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謝宣城集》　李青蓮論詩，目無往古，惟于謝玄暉三四稱服，泛月登樓，篇詠數見，至欲攜之上華山，問青天。余讀青蓮五言詩，情文駿發，亦有似玄暉者，知其興歎難再，誠心儀之，非臨風空憶也。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即覺口臭。」簡文《與湘東書》，推爲「文章冠冕，述作楷模」。劉孝綽日置几案，沈休文每稱未有，其見貴當時，又復如是。今反覆誦之，益信古人知言。雖漸啓唐風，微遜康樂，要已高步諸謝矣。隨王賞愛，晤對不舍，長史間之，殊痛離割。集中文字，亦惟文學辭箋，西府贈詩，兩篇獨絕，蓋中情深者爲言益工也。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立聲名。元暉愛其讓表，不難折簡手寫，齒牙獎成。寓忍重背婦翁，生慙寡妻。然王公甫誅，二江搆害，出反之譏，頗挂時論。嗚呼，康樂、宣城，其死等爾。康樂死于玩世，憐之者猶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禍，天下疑其反覆，即與呂布、許攸，同類而共笑也。一死輕重，尤貴得所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至於齊，情性既隱，聲色大開。謝玄暉豔而韻，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絕非世間物色。

又　夫詠物之難，非肖難也，惟不局局於物之難。玄暉「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山水煙霞，衷成圖繪，指點盼顧，遇合得之。古人佳處，當不在言語間也。

又《古詩鏡》卷一六　謝朓樂府《有所思》、《銅雀悲》、《玉階怨》、《金谷聚》、《王孫遊》。　骨有微峭，情有餘思。

又　謝朓清綺絕倫，每苦氣竭，其佳處則秀色天成，非力所構。《詩品》謂其微傷細密。非也。其病乃在才不繼耳。若情事關生，形神相配，雖秋毫畢具，愈見精奇。累幅連篇，深知博大，詩之臧否，不系疎密間也。

又　「生煙紛漠漠」，「漠漠」二字佳，最是淡煙野色。嘗總謝朓之佳句論之，「塘邊草雜」，「紅樹際花」，猶白兒子學語聲口得。「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小小結構，境趣自成。「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清遠自然，標格遒上。「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意象偶會，擬議不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神會境成，景堪圖畫。「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閨閣風情，繡譜物色。「葉上涼風初，日隱輕霞暮」，景色如洗，輕快欲絕。「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指景欲近，關趣未深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村」，究躑躅，品斯下矣。

賀裳《詩筏》　謝玄暉與沈休文論詩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實玄暉自評也。其詩仍是謝氏宗派，而一種奇俊幽秀處，似沈酣於康樂集中而得者。然謝家驚人之句，不稱康樂，獨稱玄暉者，康樂堆積佳句，務求奇俊幽秀之語以驚人，而不知其不可驚人也。【略】玄暉能以圓美之態，流轉之氣，運其奇俊幽秀之句，每篇僅三四見而已。然使讀者於圓美流轉中，恍惚遇之，覺全首無非奇俊幽秀，又使人第見其奇俊幽秀，而竟忘其圓美流轉，此其所以驚人也。

原良《聽潮居存業》九編　太白《登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但未知其所謂驚人者，何篇何句？篇如「紫殿肅陰陰」、「江南佳麗地」、「大江流日夜」，句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艸際浮」、「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又，「桑柘起寒煙」，朱子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而太白極愛「澄江淨如練」，有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意白謂驚人語在此耶？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謝玄暉集，佳句不一，如「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興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連陰盛農節，籠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皆陶句也。「疲驂良易返，恩波不可越。誰慕臨淄鼎，常希茂陵渴」，「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托養因支離，乘閒遂疲蹇」，「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假遇非將迎，靖共延殊慶」，皆大謝語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寒草分花映，戲鮪乘空移」，「田鵠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風碎池中荷，霜剪江南淥」，「竹樹澄遠陰，雲霞成異色」，「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紅蓮搖弱荇，丹藤繞新竹」，「蜻蛉草際飛，遊蜂花上食」，皆中晚人妙諦也。至其「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風雲有鳥道，江漢限無梁」，「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天際識歸舟，雲中

辨江樹」，「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此等高秀絕塵，直開三唐諸公妙境，不可思議，宜太白之臨風以爲驚人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謝朓》　人皆言杜甫之詩本於杜審言，而不知謝朓之詩本於謝靈運。蓋杜之學杜人易知，而謝之學謝，姑舍其經語、理語，而獨學其景語，人不易知也。諸景語，皆從靈運「池塘生春草」等語來。蓋詩不貴議論，要在叙事點景寫情而已。朓詩專精於寫景，而情與事寓焉，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影澗疑空」、「雲出岫如複」、「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等語，眞一字千金，驚魂動魄者。故唐人每摘其句以爲詩題云。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世目三謝，宣城既是隔代，而文筆英暢，大爲不倫，無已，當躋豫章，鼎足爲尤。才長于法曹，氣流于永嘉，然不至改步，使得參此坐，無失烏衣舊遊之好，豈非藝苑銓衡一快。

又　敬亭名山，玄暉長篇，太白短句，竟風美競爽。

又　宣城詞鋒壯麗，大啓唐音，元嘉遺響，自朓革之。氏源雖同，詩派判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謝朓》　玄暉去晉漸遙，啓唐欲近，天才既雋，宏響斯臻，斐然之姿，宣諸逸韻，輕倩和婉，佳句可賡。然佳既在茲，近亦由是，古變爲律，風始攸歸。至外是平調單詞，亦必秀琢，按章使字，法密旨工，後人哦傳警句，未究全文，知其選語之悠揚，不知其謀篇之深造也。發端結想，每獲驪珠，結句幽尋，亦鏗湘瑟，而《詩品》以爲末篇多躓，理所不然。夫宦轍言情，旨投思遁，賦詩見志，固應歸宿是懷。仰希逸流，貞觀丘壑，以斯託興，趣頗蕭然，恆見其高，未見其躓。但嫌篇篇一旨，或病不鮮，幸造句各殊，豈相妨誤？蓋玄暉密於體法，篇無越思，揆有作之情，定歸是柄，如耕者之有畔焉，踰是則不安矣。至乃造情述景，莫不取穩善調理，在人之意中，詞亦衆所共喻，而寓目之際，林木山川，能役字模形，稍增雋致。大抵運思使事，狀物選詞，亦雅亦安，無放無累，篇篇可誦，蔚爲大家，首首無奇，未云驚代，希康樂則非倫，在齊、梁誠首傑也。

又　謝宣城詩如雅歌，比竹音節和愉。當其高調偶揚，不乏裂雲之響，聞於鄰聽。指此爲工，不知密坐滿堂者別自賞其諧適。

陳維崧《春日吳閶雜詩十二首》（《萬首論詩絕句》）　東吳亦自沈昭略，意氣居然似乃公。自讀宣城詩一卷，夜闌被酒聲摩空。

葉燮《原詩・外篇下》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潛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

王士禛《阮亭古詩選・五言詩凡例》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

又《漁洋詩話》卷下　中品之謝朓，宜在上品。

又《師友詩傳錄》　齊、梁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鍾嶸嘗以譏謝玄暉、王元長矣。然二公豈失爲一代文宗耶？

田雯《古歡堂雜著》卷二《論五言古詩》　玄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服膺如此。

馮廷樾《論詩十首示謝文偉陳初山》三（《馮舍人遺詩》）　酒肆藏名三十年，詩人競羨李青蓮。那知心折宣城句，欲問青天太華巔。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　昔人稱淵明、玄暉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余觀玄暉《銅雀臺》、《東田》、《暫使下都》、《答呂法曹》詩作，幽恬俊秀，撮淵明之勝而不及其厚。至《出尚書省》、《和伏武昌、王著作》等作，咸典重奇秀，一種麗情密藻極似康樂，又非淵明外枯中腴之比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謝玄暉（朓）詩如月出軒開，琴僧捲袂。

又《雜論詩》　讀謝宣城詩，令人不敢復言五字句。

又《又雜論詩》　王融詩「樹花雜成錦，月池皎如練」，謝玄暉用之作「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本是倫語。李太白七絕「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此亦如「黃花散金」，張翰劣句，事境相觸，援引成詩，豈眞以五百年風流讓江東老兵哉。然自宋、元以來，論謝詩驚人處，定推此句。明謝山人榛微有異論，王元美遂筆之《卮言》，欲以此敗山人之名，直是癡絕。余謂玄暉生平作詩，不幸以王融語得名，特爲洗之。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語，覺

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又《古詩源》卷一二 玄暉靈心秀口，每誦名句淵然泠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又，康樂每板拙，玄暉多清俊，然詩品終在康樂下，能清不能厚也。

馬長海《做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九（《雷溪草堂詩》） 花覆春洲雜落英，青蓮低首謝宣城。丹霞錦樹雖成綺，要在澄江似練明。

黃子雲《野鴻詩的》 玄暉句多清麗，韻亦悠揚，得於性情獨深；雖去古漸遠，而擺脫前人習弊，永元中誠冠冕也。

又 凡詩有不足之病，即以前人對病之法治之。【略】病在陳腐，療之以宣城。【略】若此者不可悉數，在學者審擇所處而已。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謝朓》 元暉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今觀其集詩誠無愧此。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詩至玄暉而益工，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鴛鵲，玉繩低建章」、「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池北樹如浮，竹外山猶影」、「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風碎池中荷，霜剪江南綠」、「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皆警句也，是以太白《登華山落鴈峰》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讀小謝詩，令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

又卷下 知能率高于能鍊，則知小謝不如陶，柳不如韋矣。知能拉雜過於能潔，則知小謝不如鮑矣。

恆仁《月山詩話》 按：謝朓詩「首夏猶清和，餘春滿郊甸」，又「麥候始清和，涼雨消炎燠」，錢起詩「花萼敗春多寂寞，葉陰迎夏已清和」，白居易聯句「記得謝家詩清和」，是此時以「清和」屬四月，自六朝唐人已然矣。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二九（《古詩賞析》卷首） 竟陵八友枉相招，國步移時別輔蕭。天奪宣城年有意，要留才傑霸齊朝。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謝宣城集五卷》 本傳稱「朓長於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鍾嶸《詩品》乃稱其「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稱其「善自發端，而末篇多躓。過毀過譽，皆失其眞。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斯於文質升降之間，爲得其平矣。

趙文哲《媕雅堂詩話》 謝元暉（朓）視康樂稍薄，然清麗芊眠允稱妙品，故明之四皇甫、本朝之王漁洋多摹其格。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八（《春融堂集》卷一二） 范雲沈約詞皆雋，何遜王筠世亦稀。若向齊梁論作手，要知巨擘是元暉。

顧光旭《論詩四首·謝宣城》（《響泉集·詩》卷二） 小謝躡星辰，青山振遺響。敬亭朝夕佳，雲生北樓上。餘霞帶遠天，清景赴遐想。逋臣渤澥春，月明河漢廣。飄風墮秋蒂，明玗照天朗。前無二百年，後爲百世獎。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詩之綺麗，盛於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略】齊則以謝朓玄暉爲第一，名句絡繹，俱清俊秀逸，武帝、簡文帝所不及也。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 玄暉在齊爲獨出，即在晉、宋，諸名家而外，亦罕其敵，可謂健於文者。詩至齊、梁，原漢、魏、三唐一大轉關處，謝詩上攀魏、晉，下開陳、隋，至清新諸什，又盛唐之嚆矢也。

闕名《靜居緒言》 玄暉、明遠，凌厲顧盼，並駕一時，工單詞隻句者，不能望見顏色。然謝詩腴，鮑詩雋；謝詩尚有入時處，鮑詩如樂府諸篇，鏗金戛玉，駸駸古音，其後作者，漸有氣弱格降之嘆。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三《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謝元暉》 大謝生天小謝遲，長城且欲老偏師。吟翻紅藥當階後，傾倒青蓮對酒詩。天際雲飛龍在望，山中霧隱豹留姿。難消文字輪回孽，五百年間杜牧之。

張晉《做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一八（《萬首論詩絕句》） 小謝新詩孰與儔。亦饒明艷亦風流。驚人好句知多少？能使青蓮憶不休。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玄暉別具一幅筆墨，開齊、梁而冠乎齊、梁，不第獨步齊、梁，直是獨步千古。蓋前乎此，後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傳以「清麗」稱之。休文以「奇響」推之，而詳著之曰：「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太白稱其「清發」、「驚人」。玄暉自云：「圓美流暢如彈丸。」以此數者求之，其於謝詩思過半矣。

又　玄暉詩，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駘蕩之情，圓滿之輝，令人魂醉。祇是思深，語意含蓄，不肯說煞說盡，至其音響亦然。

又　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語必新，而不襲熟；凝重有法，思清文明，而不爲輕便滑易；同一用事，而尤必擇其新切者；同一感寄，而恆含蓄；同一寫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同，而玄暉尤極意芊綿蒨麗。

又　其於曹公之蒼涼悲壯，子建之質厚高古，蘇、李、阮公之激蕩慓忽，淵明之脫口自然，仲宣之跌宕壯闊，公幹之緊健親切，康樂、明遠之工巧驚奇，皆不一襲似，故爾克自成一家。退之所謂力去陳言如是。然玄暉於公幹、康樂、明遠三家，時相出入，締情纏綿似公幹，琢句似謝、鮑。

又　昔人稱小謝工於發端，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皆然，而康樂、明遠、顏延之尤可見。大抵蓄意高遠深曲，自無平率，然如顏延之特地有意，久之又成裝點客氣可憎，故又須兼取公幹之脫口如白話，緊健親切。然不善學之，又成平率。惟康樂、惠連、玄暉兼二美，無二病。至於陶公之無容心於修辭琢句，杜公之崢嶸飛動，元氣渾運，聖矣，不可以此例論。

又　玄暉不尚氣而用意雕句，亦以雕句故傷氣也；然有典有句而思新。故自千古後，惟王摩詰能繼其聲；然浮而不質，不如玄暉氣韻沈著。若既無氣又無句，又淺率無深思，乃爲俗人之詩矣。

又　韓公掃齊、梁，以爲亂雜而無章。而小謝猶自有章，未可概斥。小庾不讓小謝，而謝體較高。

又　小謝情優於鮑，令人如或遇之。而明遠有氣體，較又高於小謝。

又　阮亭標典、遠、諧、則四法，求之小謝，可謂盡之。然便專求之四法，而略彼神明，亦終是作僞詩，死詩而亡。阮亭蓋未能證是也。

又　玄暉卒年三十六，自宋入齊時，纔十五六許，故集中多少作。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陶詩以自然爲貴，謝詩以雕鏤爲工，二家遂爲後世詩人分途。王、孟、儲、韋多近於陶，至香山極矣；賈島、李賀皆源於謝，至韓、孟聯句極矣。世之爲高論者，欲合陶、謝而一之；若深入其中，自不相混耳。陶詩固多自然，亦有鍊句，如「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但非如謝公之鍊，讀者當自得其趣耳。

又　謝元暉言「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此語見呂居仁《夏均父詩序》；陸游亦有句「彈丸之論方誤人。」按：《宣城集》中無彈丸語，但云「如錦工織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妙，極巧，然後能流轉圜美。」宣城集詩《文選》所載外，佳句尚多。至咏物等作，斯少味矣。余家藏本乃明人校刊，前有「阮亭襄古田舍」等圖章。

姚鑾《論詩絕句五十首》一〇（《後湘詩集》卷九）　大江日夜客心悲，發語蒼茫逸思飛。千載紛紛摘佳句，還應太白誤玄暉。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子西曰：「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趙師秀詩「玄暉詩變有唐風」。皆謂玄暉薄於康樂，不知康樂之厚以排埰耳。鍾嶸知其爲蕪詞累而登諸上品，何也？寧取玄暉，不取康樂，玄暉之雋骨，與鮑明遠之逸氣，可謂六朝健者。

邵堂《論詩六十首》七（《大小雅堂集》）　詩筆別開唐氣格，元暉清雋亦奇才。問天獨有驚人句，直得青蓮頻首來。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謝玄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羅惇衍《謝朓》（《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金閨通籍侍瓊筵，出守南徐又幾年。苔上藥翻辭祕省，荷新花落賦歸田。二江雅謔銜深恨，五字遺詩服謫仙。書奏婦翁還吏部，有人懷刃繡帷前。

施補華《峴傭說詩》　謝玄暉名句絡繹，清麗居宗，雖不如魏、晉諸賢之厚，然較之陰鏗、何遜、徐陵、庾信，骨幹堅強多矣。其秀氣成采，江郎五色筆尚不能逮，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眞確論矣。

又　謝朓以來即有五言四句一體，然是小樂府，不是絕句。絕句斷自唐始。

虞鈐《論六朝人詩絕句做遺山體十六首・鮑照》（《萬首論詩絕句》）　懷人感事韻泠然，景物爭從筆底妍。骨格豐神并起絕，清腴浪說祖延年。

黃維申《論詩絕句・謝朓》一三（《萬首論詩絕句》）　宣城詩格超諸謝，江左當時莫比肩。讀罷「大江流日夜」，僊才拜倒李青蓮。

高彤《讀詩雜感》二〇（《萬首論詩絕句》）　稱戈犯闕計全非，咫尺觚棱志不違。高舉未能偏鎩羽，大江日夜吊元暉。

唐仁壽《論六朝人詩絕句做元遺山體》二（《萬首論詩絕句》）　艤舟牛渚發清吟，卻遇將軍是賞音。秋盡江空誰解聽？月明祇鑒兩人心。

蔣其章《論六朝人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二（《萬首論詩絕句》） 宣城佳句劇清妍，獨步南朝孰抗顏。淡入敬亭雲一片，故應低首李青蓮。

馮煦《論六朝人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一一（《蒿盦類稿》） 平楚寒烟薄暝時，青山一髮最相思。謫仙陵轢無前氣，只愛宣城五字詩。

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一（《蟄庵詩存》） 康樂玄言餘晉法，宣城麗句啓唐風。馬駒踏殺倘成讖，後代終輸臨濟雄。（玄暉風華明艷，實開唐格。當時鍾記室即稱「至爲後進士子所嗟慕」。至其名章秀句，有唐一代，沾溉不絕，不止太白再四稱服而已也。大謝則終唐世只柳州一人問津，他無聞焉。譬之禪宗，不幾讓臨濟獨盛耶？）

王闓運《湘綺樓說詩》卷六 看小謝詩殊冗弱，但工琢聯句。以從兄奬藉，故名聲至今耳。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九（《雁影齋詩》） 青蓮低首向宣城，玉石終嫌誤後生。柳色梨花多累句，須知謝朓似陰鏗。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八（《萬首論詩絕句》） 永嘉泉石眼中稀，夢裏池塘春草肥。斜日敬亭山下路，我來卻憶謝元暉。

鄧鎔《論詩三十絕句》一〇（《萬首論詩絕句》） 小謝中間又清發，唐賢暗裏度金鍼。高吟五字澄江練，早已銷亡正始音。

分論

《隋王鼓吹曲十首·入朝曲》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文選注》，奉隋王教作，《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饒歌》，黃帝岐伯所作。又《古入朝曲》。《吳錄》張紘語：「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玄暉此二句響人牙頰。後四句亦熟爲人所誦。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三《凝笳疊鼓》：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攝鼓擁回軍。」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攝。凝笳疊鼓，吉行之文儀也。鳴笳攝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者不可草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淺境淺語，未見所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施用須別：用之朝會宴享者，曰黃門鼓吹；用之道路從(用)(行)者，曰騎吹；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橫吹；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鐃吹。此曲奉隨王之教而作，玩其詞意，蓋用之道路從行者耳。 又，此奉教而作應副之詩也。無深義可論，當取其詞之佳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風調高華，句成渾麗，此子建遺風也。 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攝鼓擁回。』軍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攝』。凝笳疊鼓，吉行之文儀也。鳴笳攝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者不可草草。」

又《校獵曲》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輕捷駿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起句一氣遞衍有勢。「平置」句，燎火赫然。結規諷得體。

又《登山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風盪」二句，景動。「升嶠」二句，用意切。結引芳草王孫翻新有致。

又《泛水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工而亮，矜琢中有流逸之氣。結句言及寸心，乃自披露耳。

又《江上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空中置想，曲折如眞，《青青河畔草》之所以獨絕千里也。此猶未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一氣悠揚。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冶遊詩。起(二)(四)句，以二地陪起楚南，而句節參差入妙。「願子」二句，求與之同舟，即《越人歌》之意。「千里」二句，既得許後；「江上」二句，收作本題，有延年千秋之意。又，此篇初未詳其特用易、淇二水之故，思之歷年不得，徧詢雅博者，亦不能知。後讀枚乘《菟園賦》曰：「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燕飾。」予乃悟古人以此地多游冶，故與淇上並稱之。又，孟康《史記注》以江陵爲南楚，秦拔郢置南郡地。此詩比而賦也。

又《蒲生行》 《古詩歸》卷一三「秋霜」句，鍾惺批：說秋霜不衰颯。二「我」字待物如人。「豈云」句，鍾惺批：大胸中。 譚元春評：蒲言託身已奇矣，又發出攝生、智力，大議論淵博可敬。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望君寵澤者，借以自傷之詞。言蒲託身湖側，得沐恩膏，而飄泊風波，常恐失眷。因嘆人生有命，決非智力所能爲，安得置身青雲之上，而附君以飛舉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結構凈，推致大，微加矜飾，然納之漢人樂府中，亦不見有幾許高下。又，此題第一首詩，命意一曲，而群心已該矣。使甄后而能云然，何遽出莊姜下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得樂府古情，「根葉」二句，大佳。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不得志而安命之詞。託言蒲草生于太湖之中，託身清流，而霜露助其色澤，是其根葉固得所矣。但恐漂于風浪不能永久，如人之富貴，不能長保也。既而思人生窮達總由命定，非智力之所能爲，安得與青雲之士同其羽翼哉。是非羨青雲之士也，以爲彼之置身青雲，亦由彼之命所致耳。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轉接純在空際。

《詠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淸怨。細訴如哀絃低語。六朝有此一種。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二首・芳樹》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芳樹》：謝朓「早玩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凄淸欲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次句作「影」字則尖，然太輕；作「鼓」字則穩，然少致：宜兩存。末段即物寓感，其情凄楚。「桂」可作「和」，故結云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題本賦《鼓吹曲》，故用賦體。又，起四句說盛，後四句說衰，而遲暮衆芳歇，言外有比興。所以說：桂，猶之銅鑪橘柚。此切樹言之，若曰不爲世用，無人訪生死矣。結謂密陰連結。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此亦古詞，傷妒之旨。

又《臨高臺》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若謝朓「千里常思歸」，但古臨望傷情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自述所感，故非泛作。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因登高臨望而思鄉也。又，起二句，先點題情，得勢倒點題面。以下四句，皆登望中之景。而景中皆有情，景亦活矣，非同死寫景。此古人用法用意之深妙處。收句敷衍，結首句，章法奇而完密。「綺翼」即綺陌，如云田塍刻縷耳，注非。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孤鳥」殆以自比。收云「倦遊」，當已奉敕還都。《集》云，時爲隨王文學，玩詩意則將去荆州矣。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王觀國《學林》卷八《井幹》：謝玄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按：《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闕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然則秦爲井幹闕，而漢武帝爲井幹樓也。謝玄暉詩，蓋言總幃飄于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武帝作銅爵臺，魏都鄴，銅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武帝遺令，施總帳于銅爵臺上，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玄暉詩云「樽酒若平生」者，謂此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文選注》：「謝諮議璟。」銅雀臺，曹操建安十五年作於鄴都。遺令：「吾伎人皆著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臺望吾墓田。」予謂此乃後人事。靈筵之禮布細而疎，謂之總，南陽有鄧總。「榦」音寒，井欄臺之通稱。西陵樹豈能聞歌聲，蓋指操也。《楚辭》「嬋媛」，王逸訓爲「牽引」。今人誤作嬋娟，非是。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魏武既作銅雀臺，臨終遺令，於臺上施總帳，設酺糒，月朝作妓望吾西陵墓田。玄暉此詩蓋同謝諮議追詠其事，以刺夫雖死猶不能忘情於妓樂，則亦徒然而已。且以妓妾感歎之詞終焉，其警人之意益深遠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婉似初唐風調，但未作對聯耳。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批「樽酒」句，《十九首》中妙語。「玉座」二句，達生語然亦無可柰何。　又評：婉約稱情。又云：要知是深情語，不是敗興語。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按：魏武帝遺令：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崗上，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晡上酒脯糗糒之屬。每月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玄暉此詩，蓋同謝諮議追咏其事以刺之也。言設幃臺上，儼若平生，而歌吹之聲則已不聞久矣。雖沒後猶然追念，而徒令妓妾感傷，昔日之英雄安在？警戒之意宛然。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同亦和也，然其辨。和者和其詩，同者同其題。先是謝諮議有此題詩，已亦因作此題。詩題雖同而所感之意各異，故不曰和而曰同也。又，此題作者甚多，題曰銅雀臺，則從臺上生意，曰銅雀妓，則從妓上生意，大約皆從繁華說到敗興處。此題曰臺，故從臺上引起。說到陵上，見風吹總帷，疑其靈爽在帷中，

儼若平生。見風吹陵樹，疑其靈爽忽在樹上，卻又寂然無聞。罇酒歌吹，空爾情深，故不覺淚下而嘆玉座之寂寞也。末二句，代妓爲詞。輕言「妾身」，正是重言「玉座」，前後總是情深語，非敗興語。然正是深於形容敗興者，況其遣調命詞，極其淒古簡淨，洵爲此題絕唱。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轉速則氣爲之傷，而淒清之在神韻者，合初終爲一律，遂忘其累，人固不可以無清才也如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悠揚有情，微開唐響。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詩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前一絕諷充奉園陵之愚，後一絕仍歸于忠愛，此篇爲兩得之。有哀有歎，一味嗤笑，味反短矣。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芳襟染淚迹」四句，就諸伎收住，不溢題外，此正體也。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按：魏武築銅雀臺于鄴城，臨終遺令葬于西岡。臺上下總帳，朝晡上食，每月朔輒向帳前作伎，命妓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今就其事以刺之，日臺施總帳，進酒如生人，而墓田祇見森然之樹，豈聞歌吹之聲乎？追思者淚染衣襟，眷戀者空自傷感。因爲妓言君王死後猶然如此寂寞，何況妾身。然則分香賣履，徒自作醜態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笑魏武也。而託之於樹何等含蘊，可悟立言之妙。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井幹》：「總帷飄井幹」注引《淮南子》：大構架，興宮室有雞栖井幹。許愼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雲璈按：《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又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亦云：漢武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是秦爲井幹闕，漢爲井幹樓。《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注亦以爲武帝井幹樓，是井幹之名自有專屬。詩蓋以井幹比雀臺耳。李注以爲臺之通稱，恐未必。然五臣直云銅爵臺，一名井幹。謬甚。又毛西河云：古人詩題有所謂「遙同」者，即「遙和」也。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唐盧照鄰《同紀明孤雁詩》皆是和詩，非同遊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詩以誚魏武也。前四，以置酒鼓吹，託於陵樹不聞，已極婉妙。後四，更以玉座寂寞，從染淚之妾自寬自解中點出，絕不露非笑之痕，何等溫厚。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每二句一斷，一換意、換筆、換勢。詩止八句，而分四層，順逆離合，夾叙夾寫，筆筆轉，反覆詠歎，令人悽斷。此詩意格，韋、柳不知矣，後惟杜、韓短篇，時有此章法文法。「總帷」二句，叙也，而二句中用意用筆，已具有往復。「鬱鬱」二句，議也，即反承上二句逆折。「芳襟」二句，順叙也，而二句用意用筆，折斷作兩層頓挫，自歎自憐。「玉座」二句，忽放聲極口明言，而用筆仍作兩層折換，仍復含蓄不盡。古人獨步千古，豈偶然哉。彼韋、柳但得其面目耳，而於其作用措注之精微，似未解也。不然，何以求似此者而不可得也。又，此詩八句，換四層意，作四轉勢，幾於每句作一色筆法。所謂一波三折，驚鴻游龍，殆盡之矣。何仲言、王子安皆不能過此。杜《玉華宮》脫化此，但變用散體陽調耳。《離夜篇》章法宏放，縱蕩汪洋，皆短篇極則。又，此諮議乃超宗也，而舊注作璟；《南史》謝氏無名璟者，或是「顥」字誤耳。姚薑塢先生曰：「朓與超宗乃袒免從父子，而稱其姓。」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情韻。　俞樾《讀王觀國〈學林〉》樾案：以魏臺而蒙漢樓之名，五臣注誠誤矣。然謝詩自詠銅雀臺，即欲言其高，亦何必遠舉漢之井幹樓爲比乎？王氏此解亦未塙也。《淮南子・本經篇》：「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高誘注曰：「雞棲井幹，復屋熒井也，刻花置其中也。」是井幹乃宮室之制，高誘所言，亦未得其詳。愚意此承延樓棧道言之，井幹疑欄楯之屬，蓋高險之處置欄楯以防傾跌，若井之有欄，故即以井幹名之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淮南》爲證，又引許愼注曰：「皆屋構飭也。」義雖未明，要爲得之，乃又曰：「井幹，臺之通稱。」則失之矣。王氏於《文選》止觀五臣注，而未觀李善注，故李注所引《淮南》之文，未及見也。

《永明樂十首》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絡絡」、「奕奕」字與「結」字、「泛」字相應，並活。

《同王主簿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即景含情，怨在言外，法同唐絕而調稍高。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即景含情，怨在言外。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先寫情，後寫景，則景中無非情矣。詩境超甚。

《銅雀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渾成。

《玉階怨》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虛實迭用，以爲章法。太白之所得于玄暉者，亦惟此許，有法可步故也。如「茹溪發春水」等篇亦未之有得。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此首竟是唐絕。其情亦深。長夜縫衣，初悲獨守，歸期未卜，來日方遙。道一夕之情，餘永久之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竟是唐人絕句，在唐人中爲最上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宮怨詩。能於景中含情，故言情一句便醒。

《金谷聚》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固如一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言別之懷，此爲切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別離情事，以澹澹語出之，其情自深。蘇、李詩亦不作蹙蹙聲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只說別時之景，別後尚足繫思，而別時之苦，不言顯矣。用筆最妙。

《王孫遊》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亦可謂艷而不靡，輕而不佻，近情而不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翻新取勝，「王孫芳草」句，千古襲用，要以爭奇見才。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上二，寫春景，以見急當歸也。下二，從不歸兜轉一筆，醒出即歸已晚，而不歸之感愈深，眞乃意新筆曲。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敕爲皇太子作詩（九章）》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二章）大、横、龜兆之吉。（六章）黃鳥春池何其婉佚。（八章）音節雅正，姿澤妍和。昔人評褚書爲瑤臺嬋娟。吾于此詩亦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命章條次，擇句安雅。時有雋句，足資觙味，四言之傑構也，顏光祿方斯拙矣。（三章）「浮毳駕風，非泳非陟」，八字寫得荒異。（六章）自此而下秀致沓來。（七章）境物妍華。（八章）「灞滻」二句，闊大，自與士大夫流觴曲水殊觀。「歡飫」以下得體。回首徐步人境儼然。華光殿即有曲水，不必遠問水濱，故應一寫。極切極新。（九章）結亦得體。

《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詩（十章）》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末忽爲壯語，北朝方目江左爲島夷，自宜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章法密甚。於此細尋不獨可會四言，凡應詔之體皆宜安詳委悉。若此，其選詞亦復工雅。（一章）一章是通篇之冒。起二語又一章之冒。「類聚」字，便切侍宴。（二章）先入皇帝有法。（三章）次入皇太子，頌美莫先孝德，次即講學。（四章）次及侍宴王侯。「朝陽」四句，先總包羣臣，有法語亦修雅。（五章）次及羣臣因頌時政。時政固臣下所同布也。首修德，次祠神，次農功，次刑法，次用人，次授時，包羅畢備，萬箱、百鍰，語工煉。（六章）吹武功。「榮光」二句總收。見治道已成，乃有宴遊之樂。（七章）即事而後每成警句。（八章）上章「紅樹」四句、此章「高懸」四句，選字命物，虛實並稱。（九章）「降席」四句得體，總收。通篇見侍宴非一二人。（十章）末章作者自述。法固應爾，惜不知爲誰？四言詩宜用經語。偶值相稱，點染極宜，若「無文咸秩」、「泉流既清」之類。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詩（九章）》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詩》卷一：（九章）金支秀華，差可方擬。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此章經營不逮前二篇之密，而別見新雋，後勁不衰。一題頓作三篇，才可謂有餘矣。（二章）用經語並嫻雅。（三章）別作頌語，彌見典則。（四章）一章內入皇太子及侍宴諸臣，法特變換，又不病促。（五章）語並華縟，且見琢煉之工。（六章）偏有閒情，以古人祓禊與今相形，言不必命駕遠尋也。此章命意有致。（七章）極寫殿前曲水，刻畫生新。（八章）「金觴」八字寫流觴，備極生動。

《遊山詩》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謝朓「傍眺鬱篠篁，還望森柟榧。荒隩被蒼莎，崩壁帶苔薜。鼯鼪叫層嵁，鷗鳧戲沙衍」數語，磊砢開昌黎法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此首蕩漾蒼蔚，有賦家之心。又，應以移疾得郡，故起句云然。三句言未能解組，四句言投外而得勝遊，如塞翁得失，理非一也。「淩厓」以下，頓疊十二句，其中離奇蕭森，一山一水句句相承，法甚密，「觸賞」四句，甚得遊歷之趣。即目既已饒趣，前途尚復可尋。寫景又以虛摹，令人自遠。結歸懷隱，正應起意，命句並雅，無衰諷之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遊山》：錄詩至謝宣城不必求其古澹，惟就警快俊爽一路取之，蓋已大有階級可循，去唐風不遠矣。

《遊敬亭山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詩妙在何處？亦本無妙。而玄暉詩名，與敬亭山千古不朽，何也？學者試下一轉語。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是康樂構法，而下語更清妙。又，人仙峰谿草木鳥獸雲雨，布置一一有次第，便是唐律所祖。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敬亭山」上，無「遊覽」字，故通篇只是寫山。首句言山之遠，二句山之高，三句今之隱士，四句古之仙人：見此山之不俗。五句上有所承，六句下有所接：見此山之無窮。七句草，八句木：見此山之不死。九句羽族，十句毛族：見此山之不寂。又以十一句雲，十二句雨，覆錯其間，使山中景物若隱若顯，見此山之廣大不測。形容至此，已六十餘字。此而不已，伊將何底？此而止焉，終是此山之景物有盡，故於本題之外，又補出遊覽。雖曰「尋幽」，曰「緣源」，曰「歸徑」，實只是借他引起下面。「殊未極窅如迷」六字，作不了之語，以結完前面耳。「皇恩」二句，正是作詩緣起。「緣源」二句，妙在「歸」字。非興盡而歸，乃是正緣源前進之時，迴頭一望，行過處尚

有許多未盡，則前面可知。然不曰過徑、曰歸徑，凡景物一覽無餘，歸途便爾索然。已去景物，既已覽之不盡。此時心頭自計，我歸時尚有許多趣味也。結句格似康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應是初至此山，故發端鄭重，六句中千巖萬壑舉在楮上。「渫雲」二句，轉入時景，以述今游。「緣源」二句，極寫窅深，與起意相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雖每句必排，而筆氣猶自清警。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前十二句山，「我行」八句，游山之情，章法分明。大致亦同康樂，明遠，但音節易之以和耳。精警似遜之。起二句叙。「上千」八句寫景。「隱淪」二語亦同康樂。然此爲泛聲，說見鮑《登廬山》。「皇恩已矣」，言已被出，不復望寵近眷顧。「茲理」即上「追奇」二句，分收完密。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將游湘水尋句谿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忽發遠想，言遂擬高蹈，時偶未能，且作此遊也，命意超超。「輕蘋」四句，清姿濯濯。「戲鮪乘空移」，語彼尖儁，以傷古詩渾厚風格。然正以尖儁之極，唐人不能道，翻有類於建安，但差輕耳。「纓緌君自縻」，語亦有致，與起意相合。　姚範《援鶉堂隨筆》卷四〇《謝朓》：興象空逸，語復豪麗。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以黃山、桂水二事陪。「辰哉」二句，承上脫卸，束住入題。「瑟汩」六句正寫。「暮秋」六句述情，兼著時令。「予」、「君」皆自指。「懷抱」二句，倒裝句法，言山川不改，而人不能久常，當及茲暢懷抱也。此湘水必指其流經宣城郡者。觀《之宣城郡出新林向板橋》注引《水經》：「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是此湘矣。注引零陵湘水，非是。只言未遂仙隱，且作此游，因即寫其景，著筆甚輕。

《遊東田詩》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閒暇，佳句也。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朓有莊在鍾山，故曰「遊東田」。起句佳，「遠樹」、「生煙」之聯尤佳，「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佳之尤佳，然礫元氣甚矣。陰鏗、何遜、庾信、徐陵、王褒、張正見、梁簡文、薛道衡諸人詩，皆務出此。而唐人詩無不襲此等語句，靈運、惠連在宋永初、元嘉間猶未甚也。「宋六十歲至於齊，而玄暉出焉。」唐子西之論有旨哉。　俞弁《山樵暇語》卷一：近世好高者，喜學晉、魏間詩，然極力模寫，終不可及，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誠學者之大病。如謝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略】混然天成，不假雕琢者也，曾何奇怪之有？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文選生煙字》：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一作紋）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睹生煙而知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題淺工緝，是初唐源本。　《古詩歸》卷一三「鳥散」句鍾惺批：「落」字跟「散」字說得花鳥相關有情。　鍾惺評：出口如不欲重，惟恐傷之。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此遊田行樂之詞。言居平苦無意緒，而攜手同遊，相與登高眺望，但見煙樹蒼茫，魚鳥點綴，此時而不對酒陶情，惟有還望青山郭而已，其如吾情之惆悵何。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凡詩先景而後情者，情因景感也。先情而後景者，乃其懷中一段憂思無時可解，借景以排遣。其寫閒適到十分，正是十分愁苦也。此詩首句，正出遊之由。東田在鍾山之東，史稱齊太子出東田觀穫是也。朓別業在焉。「攜手」云云，言同游有人。累樹菌閣，東田之臺樹。「尋雲」句，寫高。言不必尋雲，陟之而雲自親。「隨山」句，所望之遠。言不必隨山，望之而山自見。「遠樹」二句，遠景之妙；「魚戲」二句，近景之妙：總言處處可樂也。「不對」二句，事事可樂也。然而可樂者，亦止此東田片地，游東田之片，瞬而其戚戚無悰，終無可解者。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生烟》：謝元暉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晏元獻謂作生熟之「生」，語乃健。按：劉禹錫「瀼西春水縠紋生」，王建「自別城中禮數生」，熊孺登「水生風熟布帆新」，皆宜如此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魚戲」二句，生動飛舞。寫景物之最勝者，調亦未墮。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姸潤靈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節候已過，強事登望，所以見其戚戚無歡也。呼應無迹，古人所以高。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玄暉蓋用之結句，是魚鳥之有得而思歸也。當塗青山，謝朓宅在焉。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賦遊以適興之詩。前四，以寫憂尋樂說起，點清出遊東田。「累樹」、「菌閣」指山莊言。中四，寫遊時所見初夏之景，兩遠兩近。後二，則以無春酒，遽言歸，寄慨收住。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東田》：何氏《讀書記》云：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見《南史・齊鬱陵王紀》）雲璈按：《梁書・范雲傳》：齊文惠太子常出東田，觀穫。《南史・沈約

傳》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即此。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句句描寫，卻是一氣融結，足徵力厚。又，「魚戲」、「鳥散」二語，已近陳、隋體格，然語自渾成。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四句，迤邐平叙。「遠樹」四句，寫景華妙，千古如新。收結首二句。善曰云云是也。絕不矜奇，而人自不能及。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何屺瞻以爲此文惠太子東田，是也。　沈濤《匏廬詩話》卷七：謝元暉《游東田》詩：「遠樹曖阡阡，生烟紛漠漠。」生，乃生熟之生，方與「遠樹」相對，陸放翁詩：「陂塘秋水瘦，墟落莫烟生。」亦當爲生熟之生，或解爲烟之方生，非是。

《答王世子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華凈。其華可及，其凈不可及也。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南史》謂：王秀之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寄此詩。味尾句，誠若得遠引之義。然以江陵爲京室：「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兩句豐麗，用之子隆，則諸侯王也，亦得用人主宮殿事乎？　曾原評（無名氏《南溪筆錄群賢詩話》後卷引）：此詩詞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如「天際歸舟，雲中江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矣。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而比也。【略】玄暉在隨王西府以詞賦深被賞愛，乃爲長史王秀之所嫉，遂因事還都，及至京邑，而戀舊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寄同僚焉。言見此大江之流不息，使我心悲無窮者。蓋自荆州順流而下，相去雖近，然欲復返此路，則終知其不可得也。今秋夜澄明，瞻望京室，已一一在目。回顧向來歡集之地，則彼此隔越而不可接矣。因歎風雲寥廓之間，幸有鳥路可容高舉，何江漢近地乃反不得以通。蓋由在府中時常恐讒邪中傷，猶鳥慮鷹隼之搏擊，菊畏嚴霜之凋殘耳。今我既得遠避，則讒譖之人已無所施其巧矣。曾原謂此詩詞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六《詩談二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六朝謂玄暉工于發端，信乎雄壓千古。若陶淵明「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陸士衡「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王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鮑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皆先作之則矣。　《古詩歸》卷一三：「大江」二句，譚元春批：千古志士，同此感慨。「寒渚」句，鍾惺批：「引」字妙。「引領」四句，鍾惺批：似唐人應制詩。　譚元春評：起語難刪，餘平平。又鍾惺評：起結俱是近體佳境。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寄言爵羅者，寥郭已高翔」，謝玄暉詩也。其告王敬則在君子之後矣。東昏何時也，乃與亂人之事以死，而何言高翔耶？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此玄暉最有名詩。音調最響，造語最精峭，然而氣格亦漸近唐。又，首二句，昔人謂壓千古。信然。又，「秋河」六句，是關山近；「驅車」六句，是返路長。又，「風雲」二句，正是隔兩鄉意。收歸斥讒用長卿語意，結甚勁快。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玄暉以辭賦得幸隨王，而爲長史王秀之所嫉，遂因事還都，及至京室而不勝戀舊之情，故作是詩，以寄寮屬。言視江流滾滾不息，使我心悲無窮。蓋自荆州順流而下，相去不遠，然欲返此路，終知其難。即今秋夜澄明，瞭然瞻望京室，而回顧向來歡集之地，則彼此隔越，而不可接矣。因嘆風雲寥廓之間，幸有鳥道可容高舉，何江漢近地乃不得通。蓋由昔在西府時恐讒邪中傷，猶鳥慮鷹隼之搏擊，菊畏嚴霜之凋殘耳。今我既得遠避，則謀譖之人已無所施其巧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自發新林到京邑說起，題卻着「暫使下都」。下都，蓋荆州隋王之國。曰「下都」，乃讒人之藪。曰「使下都」，乃見遭讒之由。既受命而爲隋王文學，卻曰「暫使」。見今已詔還京，且以幸其不再返也。不曰京師，曰「京邑」，蓋其家在焉。故詩中又變化爲關山，觀朓又有《之宣城發新林浦向版橋詩》，足證新林距京邑不遠，一時到家心切，故急急然不待明發。　首二句以「大江」興起，「悲未央」乃傷心之極；「徒念」以下，卻是讒人無奈我何，句句作快意語。然其快意處，正是傷心之極；傷心不極，必不作快意語也。按，當時朓爲隋王文學，在荆州以才見遇，爲長史王秀之所讒，帝令回京，朓自荆州至新林浦，一路俱在大江中行，故起以「大江」云云。及至新林浦，去荆州遠，京邑近，故曰「徒念」云云。「秋河」以下，俱寫關山近。「驅車」以下，俱寫反路長。「秋河」二句，新林夜發之景，引領已望見京邑也。「金波」二句，寫所望見京邑之景，甚快也。「鼎門」指京邑，「昭丘」指荆州。末四句又暢言之：言我在荆州，「常恐」云云；今我已到京邑，雖有讒言，奈我何哉。妙在「寄語」二字。若張儀已相秦，寄謂楚人曰：「吾今將盜爾國快意之極。」「驅車」二字，在他處不過尋常行路字面，在此處卻甚出色。自荆州至新林，數千里，俱水路。自新林至京邑，止二十里，陸路，一向舟行。雖離荆州漸遠，然避患惟恐不速，不曾覺得返路

已長，故「悲未央」。至此舍舟而車，不勝快然，故點出「驅車」二字。在叙事顯出關山返路之短長，卻是徒念終知之神理。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謝朓工于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卽爲五律起句，亦殊警策。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舊稱朓詩工于發端，如此發端語，寥天孤出，正復宛詣，豈不竟絕千古？非但危唱雄聲已也。以危唱雄聲求者，一擊之餘必得衰颯，千鈞之力且無以善後，而況其餘哉？太白學此，往往得躓，亦低昂之勢所必然也。又「馳暉不可接」，得景逼眞，千古遂不經人道，亦復無人知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亦用古詩遊戲宛洛餘旨，風度宏麗。「大江流日夜」，浩然而來。以景中有情，故佳。因投外之悲，結懷侶之念。偶來舊闕，企羨昔僚。此時胸中愁緒，固有滔滔漭漭其來無端者，寓目大江與之俱永。　三四言比雖易逢，終歸違遠也。　望京一段，極寫華壯，以深戀慕之思。「馳暉不可接」，亦是名語。此段遙承「知返路長」句，極言企羨之情。　投外必有忌者，故末段云然，語意超越。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雄雋而綺密。其吞吐收放間，卻勝宋人駢偶到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玄暉俊句爲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蓋不易得。如此沉鬱頓挫，故是壓卷之作。玄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尙捶掇未盡耳。「大江流日夜」二句，江流不返，故憶西府而心悲耳。「秋河曙耿耿」句，淒斷。「引領見京室」句，起高翔。「思見昭邱陽」句，西府。「風雲有鳥路」句，以下自明不得已而去西府也。「常恐鷹隼擊」句，謂王秀之輩。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起結超絕，中復綺麗，自是傑作。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一起滔滔莽莽，其來無端。望京一段，眷戀不已。「秋河」六語應「關山近」。「驅車」六語應「返路長」。時朓被讒而去，故有末二語。言已翔乎寥廓，羅者無如何也。用長卿《難父老篇》語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四，卽江流以引客悲，起勢蒼莽，而「徒念」、「終知」又分賓主兩層引下。「秋河」六句，頂「關山近」來，言京室不遠也，爲眼前之景。「驅車」六句，頂「返路長」來，言西府難還也，爲意中之情，以不見昭丘剔出，賦中有比。後四，方吐在府被讒之恨，客悲之結穴，贈詩之本旨也。語反若自喜者然，高極。「鷹隼」句與末二句，皆就鳥喻，而幾難保全意，反雜出菊委嚴霜一比，愈見錯綜入古。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西府疑卽西州》：按：張敦頤《六朝事跡·宮殿門》云：西有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時朓爲隨王子隆文學，以王府爲西府，疑卽因西州而名，西州初不名府。然又按《南史·宋諸子傳》「邵八弑之旦，始興王濬在西州府」云云，則所謂西府者，正指西州之府，西州不越都城之內。時子隆在荊州，非西州之地，蓋以爲諸王之通稱，故謂之西府耳。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起句俊偉，直欲上邁陳思；通體亦皆雄健。論詩者言體格卑下，動指齊、梁，似此詩置之魏人中，豈復能辨？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在荊州隨王府被讒敕回，與康樂之被讒出爲永嘉臨川內史，情事略同。亦與明遠之從荊州回京，上潯陽道望京邑，情事相同，詩亦似之。又，一起興象千古，非徒工起調云爾也：若云悲之未央，似江流無已時，比而興也，互文也。三四叙題，交代分明，而慷慨頓挫。「秋河」六句寫景，交代「夜」字、「京邑」字，題緒既分明，而寫景復華妙。「驅車」二句，束上起下，用法嚴密，綺交脈注，交代分明，康樂、明遠多用此法。「馳暉」四句，承「昭邱」，叙西府，筆勢騫舉，又極沈鬱頓挫，眞所謂「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者。「常恐」四句，著筆題外，正得題中，乃作悰本意也。何云：「壓卷。」愚謂極才思情文之壯，縱橫跌宕，悲慨淋漓，空前絕後，太白、杜、韓無以尙之。然但厚藩王而無親君之義，古人眞處在此，失處不復顧。宋以後人，能彌縫此失，而又往往入以假象僞情客氣。求之唐以前詩，惟有陳思、阮、陶、杜、韓，文義與理兼備，故能嗣經、《騷》，得詩教之正，玄暉未及此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成王定鼎於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此借用以指建康之南門，昭邱，指荊州。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情韻。

《酬王晉安德元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按：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本此。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晉安郡，今泉州，故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青閣」恐當作「青閤」，朓自謂朝趨東宮王府之類。《文選注》：「王晉安，名德元。」「公子未西歸」，謂晉安。「緇塵染素衣」，朓亦欲出外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此蓋玄暉在中書時答王晉安之詩。其意謂彼此氣候之寒暖。景物之榮悴，既皆不同矣，況我於此自朝之晚不得休暇，而德元之守郡，優游玩適，至今忘歸，是以不免悵望而興感歎也。所謂「參差百慮依」者，不特爲與晉安睽間而言，蓋其居中必有齟齬，而以補

外爲樂焉耳。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四《謝詩》：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雁飛」，即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奇秀。又，首四句王，中四句己，末四句王己分收，布置分明。　姚旅《露書》卷三：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楊用修解之曰：「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即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此即注所謂知有橘柚，不知有鴻鴈也。又云「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如楊所談何妙之有。余按閩中原有鴻鴈，謝用鴻鴈直言秋耳。蓋秋景凋零，南中橘柚綠林丹實，不異春華，寧知有鴻鴈之秋。觀首兩句自見「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見無樹無地不凋零，獨閩有橘柚之榮，此景方妙。楊解殊煞風景，妙從何來。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時玄暉在中書，想王晉安有贈，故詩以答之。言彼此氣候之寒煖，與景物之榮悴，既迥然不同，況我處此自朝至晚，不得休暇；而德元守郡反得優游玩適，至今忘歸：是以不免悵望而興感也。然則百慮參差，不特爲與晉安睽隔。意居中必多齟齬不安，故深以外補爲樂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題曰「酬王」，而詩特借以寫自傷之意。「枝蚤勁」，陰盛也。「露晚晞」，陽微也。「梢梢」、「塗塗」，言時勢至此勿論，在內在外無一可者。「榮橘柚」，言南方風氣殊異。鴻鴈，喻小人，言王在晉安，雖有風景殊異之悲；然邊遠之地讒言不及，則在外猶差勝於在內耳。我雖在內，徒有虛名，未明即到署中，坐到日旰，絕無一事可作，則權在他人可知。惟署中無事，故得思及故人，遠思故人。既阻一塗，近觀時事，爰懷百慮。「春草」云云，言時勢大變，而故人終不見還，我亦將拂衣而去，孰能以一己之潔，受染於世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宣城于聲情中外別有玄得，時酣暢出之，遂臻逸品，乃不恤古人風局。顧如此等作，收放含吐，絕不欲奔涌以出，其致自高，非抗之也。自李白以驚人目之，後來一以驚人相求。宣城初不欲驚人，人自驚爾。若故欲驚人者，早已狂怪，達人視之，蠕蜒而已。杜陵乃至以「死不休」爲誓，亦何著此死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以節序之移，重懷人之初。「南中」二句，深入一層語，故雋。王孫芳草，愈用愈新，若此雖百出不厭。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注，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按：唐初泉州，今之福州。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因上「鴻雁飛」不知爲秋，復以草色更綠提醒之，點綴招隱詩可謂青出於藍。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鴻雁南棲衡陽，不入晉安之郡，故曰「寧知」。晉安，即今之泉州。　田同之《西圃詩說》：「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雁飛」，即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四句，對面從王所處起，寫秋景神妙，同《別范》。善曰：「鴻雁不至晉安，故曰『寧知』也。」「拂霧」四句言己。「春草」四句，雙結王與己。按：《南史・王僧孺傳》，齊文惠太子薨，僧孺出爲晉安郡丞，姚薑塢先生據此，謂爲僧孺也。然晉安今福州也，僧孺東海郯人，不當曰「西歸」。注又引《毛詩》「西歸」，尤爲假借無理。本集曰王德元，是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郡，宣郡城也。柳子厚詩曰：「遙憐郡齋好，謝守但臨窗。」用「窗中列遠岫」是也。或以爲「岫」本訓穴，謝宣城誤用此字。予以爲「雲無心而出岫」，若專言穴，則淵明之意不亦狹乎？山谷常用之：「窗中遠岫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山有巖穴；以「岫」爲遠山，似亦無害。「問以瑤華音」，「問」，餽遺也。《左傳》：「問以弓。」《詩》：「雜佩以問之。」「金門」言宮省，「玉山」言隱處。一出揚雄《解嘲》，一出《穆天子傳》。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金門指呂法曹所趨之地，揚雄《解嘲》云：「歷金門，上玉堂。」玉山當是宣城所有山名也。玄暉理郡多暇，因呂法曹有贈，故答是詩。其言景趣幽遠，朝夕可娛。琴尊在御，自足賞適，非僧珍德美無度，將復爲誰而使我勞心哉。且以今之愛好，兼至遺我佳篇，則其情意之厚何異枉高步而來就見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儘清妙，然風調已漸入唐。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批「日出」三句，陶詩中妙語；「問以」句，只宜止此。鍾惺批：語似陶，亦似王、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凡答某人詩者，答某人之所贈也。答某人某詩，蓋因某人有某題詩，兼以贈我；或贈我之詩而兼咏某事也。此篇卻於原贈之外，加出「郡內高齋閒坐」六字作題目，意思全在一「閒」字。嗚呼，佞暉其人，奈何使之「閒坐郡中高齋」乎？　首六句寫郡內高齋。言當此閒坐無事，正可邀人閒談。況有酒可酌，有琴可撫乎？故下文答之，而兼以

邀之也。又，大約詩至齊、梁之代，已漸成律。但未盡協平仄耳。此詩「牕中」二句，平仄全協。唐人「檻外低秦嶺，牕中小渭川」本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此詩嘹喨自然，調高節古，遠追漢、魏，無足多讓。　「窗中」、「庭際」山林在目，千古登高望遠，不能易此二句。「鳥散」、「猿孤」興離羣之感，極佳。獨酌、獨彈，企思深至。後六句風人之遺，調語安雅而情纏綿。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　語特流逸，入後稍嫌味薄。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　宣城得康樂之靈秀，而變以輕清，令人心怡神曠。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　結構何迢遞，從高齋起。「已有池上酌」二句，入閑坐，以下是答。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　此因閒望思呂，遂答其詩，所謂兩截題也。前二，高齋閒望，點題直起。「窗中」四句，皆寫望中景，然「窗中」句頂上「曠」字，「庭際」句頂上「高深」，「日出」、「山暝」則該一日說，「衆鳥散」、「孤猿吟」已含獨望之感，爲思友引端。「已有」四句，渡到思呂，卻又從閒望時補非無酌琴韻事可以自樂，然後跌出非君孰思，曲折開展。後四，感呂亦復念已貽詩，即美其詩，以若親來至作結。用「玉山岑」，乃暗兜前半高齋之景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起八句叙高齋閒望。「非君」六句，乃答呂遺贈詩。結言見詩如親晤，而措語甚妙。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若遺金門步」，「若」字，有儻能之意。又，《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詩》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〇《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兹。」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我卧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玄暉詩也。　方回《文選顔鮑謝詩評》卷二：　起句二韻，謂卧病治郡，如汲黯不異。「棲隱」以下十句，叙事叙景，又若誇太守之樂。然下文乃云：「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此十字乃是見約自東陽太守入爲尚書，意欲約引己入朝也。其曰「爲邦歲已期」，則補郡合在鬱林王昭業之隆昌元年七月被弒。海陵王昭文立，改爲延興元年。十月，明帝鸞立，又改爲建武元年。約之爲吏部出東陽，亦恐與朓同時，而約先入也。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　賦也。【略】玄暉與沈尚書交契雅厚，因卧病治所，作詩寄之，以道己之情素焉。其意謂淮陽爲漢要郡，汲黯猶卧治之，今我守此幽靜之邦，尤爲易治，且得以養病矣。然但居閒自適，不得與朋好懽晤，徒積歲月，而絃歌之治終莫可取，是以撫枕慨然，秪自嗤咲耳。觀其在郡春年，民既安業，庭無諍訟，而猶以不及古人之政化爲耻，亦可謂善於脩職者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　此猶有康樂遺度，但調微較輕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淮陽」句，宣城近畿，繁且劇也。「高卧」句，已雖有病，猶能卧治。「況復」二句，宣城在南山之西，幸而不衝，可以養病。「連陰」二句，謂能養。「高閣」二句，謂能敎能養，能敎太守之職已盡。「枕簟」六句，郡中無事，每日飲宴，頗得消遣。「良辰」句，後期未卜。「夙昔」句，空省往事。「坐嘯」句，坐嘯之効徒積。「爲邦」句，作郡之期已滿。「絃歌」二句，固自謙之詞，言外不當再留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序情事，備極閑適蕭森之致。爲守容高卧是一層。山曲便幽棲，又是一層，來緒宛宛。「簟笠聚東菑」，景可畫。「新簟」數句，語語秀逸。其風度遠溯建安，亦似安仁。惟「秋藕折輕絲」一句太雋，然亦非唐調。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玄暉與淵明並稱，特以其眞耳。如此篇事眞、情眞、境眞、意眞。然眞之中潔凈而自然，謝不能及陶。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　出筆清迥，一洗板重之氣，故佳。又方伯海評：　讀宣城詩如挹西山爽氣，煩鬱頓清。但題是卧病，卻不見病字意。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時在宣城。沈尚書，約也。

《同羈夜集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溫其如玉，詎亦可以「驚人」相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閒曠蕭疎，押「隙」字韻有致。結句以山野傲之，即從「幸藉」句生出。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　嚴羽《滄浪詩話・考證》：「廣平聽方籍，茂陵將求見」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爲渾然。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方回《文選顔鮑謝詩評》卷三：　自「洞庭張樂地」以下六句言湖、湘間諸郡，范去而己思之也。「廣平聽方藉」，謂范也。「茂陵將見求」，謂己也。王隱《晉書》：「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闕，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世使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袤父泰，字公業，所謂鄭公業爲不亡，秦始中終辭司空者。此

廣平事比汲黯淮陽事，而世人罕用。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故朓以自謂，蓋言范之聲譽方藉甚，己則當求諸閑退之地也。「心事俱已矣」，必自有說。不傳之秘，非所形容。味「雲去蒼梧野」之句，暗用舜殂落事，得非以齊主爲喻乎？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淺而淨，意態有餘，音調可風。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此送別范零陵之郡之詩，故從零陵生意。首句紀地。謂零陵在洞庭之南，固黃帝張樂處也。次句懷人。帝子，借二妃以喻舜，謂舜之所遊巡也。「雲去」二句，承舜不可作矣，徒其遺跡在耳。史雲外補，時事可知。故謂子之此去，不過爲今日廣平之聽而已。我亦將自此致仕還家，不過爲他日茂陵之求而已。堯、舜君民之事，不可復望，故曰心事俱已矣。「心事」三字，暗藏在上面四句內。　崔灝《黃鶴樓詩》，全從此詩脫來，句句對校，自明凡古人作詩，必有所本。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其詞淹雅，其調嘹喨，雲去水還，用興別意。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滄浪吟卷》欲芟謝朓「廣平」、「茂陵」一聯，【略】是不解六朝格律者。元美謂滄浪論古詩便鶻突，良然。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雲去」一聯，既有興象，兼之故實。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既有興象兼之故實。又，五言始於蘇、李，倡於東京，至建安而暢，至太康而綺，至元嘉而矯健。至永明以下，研切聲病，駸駸乎律矣，亦詩家升降之數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籍，己當居茂陵之下將因彼而求見也。郭袤，爲廣平太守。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六，突就范所往地援引古事，寫出雲去水流之感，落到我留子往，愈覺此別神傷。後四，透後言將來升沉各異，聚首末由，妙在明己心事，將「俱已」二字連范亦拖在內，折到徒抱離憂，陡然咽住。「江上」字，則又補點題中新亭渚也。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初不用「執手」、「酸心」等語，前半就景寫，後半就事寫，中間止用二句點「別」字，章法雋甚。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四句，先從零陵起，語似有神助。何云：「『雲去』句，既有興象，兼之故實。」「停驂」二句清題，綺交脈注。「廣平」以下，承上雙結。又，後人習用羊元保宣城，是詩則用鄭袤廣平。《魏志》鄭渾爲陽平，注誤作平陽。「心事已矣」意未詳。玄暉兩用「已矣」，而此尤未亮。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洞庭」四句，洞庭、瀟湘，皆范赴零陵經過之道。蒼梧，則更在零陵之南，故曰「雲去零陵之水必須由江漢、金陵以東，入於海」，故曰「水還」、「廣平」二句，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己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求見。又《十八家詩鈔》卷三：情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范赴零陵，蓋由遷謫，故其詞如此。「將見求」，求遺書也，言己多病閒居，將如相如之既死，而天子求其遺書也。

《糸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詩》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暄席，即暖席也。後世所譏虯戶銑溪，亦此類耳。

《懷故人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宣城有空淺一格詩，此類是也。空者善涵，淺者微至，原五言極境，但頗爲音制浮亮所累，不爾，《十九首》亦復去人不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起語流逸，其意欲倣漢人。結語佻薄，其體竟淪唐代，以「夜」字、「時」字押句，末語太近故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一往清綺，然傷平，無奇處。

《始之宣城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起句命意蕭散。結語超然，有長往之思。中間序旨謙厚，摛文修雅。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　吳汗《優古堂詩話・天際識歸舟》：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玄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玄暉，而遠勝僧孺。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揚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方回《文選顏鮑謝寺評》卷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古今絕唱。「江路西南永」，今大江上水，指西南行，而南爲多。「歸流東北鶩」，今下水，即東北行，而北爲多。之宣城，即上水。玄暉家於浙，則「東北」乃其歸路。上水用東北風，下水用西南風。此二句又似指定江流之勢，古今不可易也。得郡而兼得山水之樂，於永嘉、臨川則靈運，於宣城則玄暉，至今專謝宣城之名云。板橋名今猶存，晉、宋時乃浮橋。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玄暉始出守宣城，而於途中作此詩，以寫夫江路遠景，且言既喜得祿，而又協幽隱之趣，則囂塵自此隔絕矣。蓋是時明帝方弒君自立，而玄暉乃有全身遠害之志，故以玄豹隱霧之說終之，其意遠矣。愚謂「天際歸舟」、「雲中江樹」兩語，殆與「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同一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風氣，亦在所當削者。然以終篇較

之，猶爲彼善於此，姑特存之，以著其說，使讀者知所別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音調特輕俊，語語醒快。又，寫景入神，有無限妙致。　《古詩歸》卷一三「雲中」句，鍾惺批：水雲萬里，一副煙江送別圖。「旅思」句，鍾惺批：「搖搖」跟「倦」字妙。「囂塵」二句，譚元春批：「遇」字妙。鍾惺批：亦宜住。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天際」二語不煩，意想指點自成品之爲上，無復聲色臭味，可謂超絕。天然景，天然語，自屬靈運家風。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玄暉出守宣城，而紀途中之景。言舟行如在天際，江樹儼出雲中。因念生平業已倦遊，今幸竊祿名區而又協幽棲之趣，則囂塵自此永隔矣。蓋是時明帝方弒君自立，而玄暉有全身遠害之志，故以玄豹隱霧之說終之，其寓意遠矣。劉坦之論「天際」一聯，而及「鳥散餘花落，風光草際浮」等語，謂其辭巧媚，無復古人渾厚遺風，斯言眞得選古之法。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首二句江之大勢。「永」，謂路之長。「鶩」，謂流之急。永曰西南，鶩曰東北，乃沿江逆流而行，最是苦境。「天際」句，寫「鶩」字；「雲中」句，寫「永」字：乃就出新林向版橋中間看出。卻將苦境寫作極好景；以爲苦境，則懽祿之情，不勝旅思之倦；以爲好境，則旅思之倦，不勝賞心之樂。緣此等極好景，我昔曾經歷過。但昔日是孤游，乃滄洲之趣。今日宦游所遇之趣，不異孤遊所遇之趣。故曰「協」，即下文之賞心也。然新林版橋之間，亦尋常境耳。豈眞能隔絕塵世，爲玄暉賞心之遇而欲終隱于此哉。其意不過不願之宣城耳。沈休文《發定山作》格意與此相似。又，自下流觀上，樹在雲中，如何覷得眞，只是略略辨其爲江樹而已，是從上「永」字來。自下流遠視行舟，若在天際，如何識其爲歸？是從上「鶩」字來。水流急、舟行速，似舟中之人若有歸，心迫之者然。又自晉代南渡後，仕者盡家丹陽。眺離家而外行，則意彼順流而下者，皆歸舟也。此句有羨、忿二意。與鮑詩之「居人掩閨卧」相似。「雲中」句，亦似「翔風吹秋木」句，實暗伏結句終隱之脈，但未點明，如灰中之線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晉、宋以下，詩能不作兩截者鮮矣。然自不虛架冒子，回顧收拾全用經生徑路也。起處直，轉處順，收處平，雖兩截固一致矣。又，語有全不及情而情自無限者，心目爲之，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爲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司馬長卿謂：「讀千首賦便能作賦。」自是英雄欺人。又，從「識」、「辨」二字引入，當人去止處即行，遂參天巧。雖然，作者初不役意爲此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天際」二句竟墮唐音。然在《選》體則漸以輕漓，入唐調則猶用樸勝。末段閒曠之情，迢遞出之，故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天際」二語眞米顚袖中石，不得不愛。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次聯固自警絕，然其得勢全在首聯。「出」字、「向」字，無不貫注。「既懽懷祿情」二句，上句是之郡，下句是出江。「雖無玄豹姿」二句，之郡收。以廉節自厲，使事無迹。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玄暉清迥，變于大謝，秀句實足動人。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亦之官宣城時作。前四，先寫江行之樂，揭過題面。後八，則以久已倦遊，跌出吏隱外郡，庶幾可以遠害全身，是爲題情，較京路夜發作，用意一變。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四：謝玄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宣城圖經及方志、藝文載此詩，土人遂以今城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不知非也。景定《建康志》：「板橋在江甯縣城南三十里，新林橋在城西南十五里。《金陵故事》：「晉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家在板橋西。」《揚州記》：「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即梁武帝敗齊師之處。」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玄暉自都下赴宣城，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詩首二句即云：「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是矣。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距江甚遠，何得云「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乎？圖經、方志誤認「之宣城」三字，即以爲二地皆在宣城。非也。李太白詩：「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塡膺。」即指謝此詩而言。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一起以寫題爲叙題，興象如畫，渾轉瀏洌。宣城在京邑西南，江以入海爲歸，故曰「歸流」。此言已行逆江，而回望東北。古人字不苟下，與明遠《登黃鶴磯》「適郢無東轅」二句同工。「天際」二句，則明遠無之矣。「旅思」以下言己懷。「懽祿」句及「我行雖紆組」語，皆與康樂意同。休文「紛吾隔囂滓」，何義門云：「自言此去隔在泥塗也。無斥京師爲囂滓之理。」余謂如玄暉此語分明，前又云京、洛緇塵，要不可謂非失義。何說言儒者正義耳。何又云：「結句以廉節自厲，收『之郡』，使事無跡。」余謂此即「資此永幽棲」意，借隱豹爲興象耳。玄暉固未必貪賄，而厲志之意，非玄暉胸中所有也。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情韻。

《休沐重還道中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薄遊於朝」，本孫綽語。謂立朝僅許給假，故曰「薄遊第從告」。《漢書》：「五日得一休沐。」休

者，給也；沐者，洗也。願罷歸而僅賜休沐也。司馬相如還臨邛，諭蜀而歸也。嘗奏賦漢武，故玄暉以爲似之。袁紹以濮陽令歸汝南，不敢以輿服令許子將見，單車歸家。玄暉無此車徒，故曰非也。此二句極佳。長安之灞池、洛陽之伊川，借諭京師，以言戀闕之意。「楚山」、「吳岫」二句亦佳。玄暉家吳中，嘗有詩曰「再遊館娃宮」是也。末句謂志輕軒冕而君恩之至，則又有禁闥之戀。「重闈」，謂宮省也。最後句終期退閒，其思緩而不迫，尤有味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琢磨入細。又以生拗見致。又點景分三層。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首句寫「休沐」，二句寫重還。「還邛」二句，總寫休沐重還。引還邛、休汝二事，是他高占地步處。灞池、伊川，借近畿兩地名，喻邑里所在。乃休沐重還之由。「汀葭」四句，寫道中所見之景。「雲端」四句，將次近家其心尤切，未免有望，乃楚山、吳岫先見。而後望者何也？按：楚山，淮揚諸山，在江北；吳岫，丹陽之山，在江南。遠者反見，近者反微，一者形因勢變，山遠雲亦遠。雲不能蔽山，山近林更近，山或爲林蔽。一者望家心切，遠家之山反覺其見，家中之山祇覺其微。「試與征徒望」，正以其微有是耶非耶之意。若楚山，不過莊子所云「見似而喜」耳。「鄉淚霑衣」，征徒且然，我更何堪。賴此二句，乃道中聊爲自遣之法。觀「此」字及「望」字，見「芳菲」即上文「江葭」等所合之景，即上文「靡靡」等望，借此樽酌望，問亦借此樽酌問。至此覺從前作郡，終日勞勞，眞是無謂。今日休沐，庶得仰此清徽耳。「清」字，正對「勞」字。我以厭勞苦而輕軒冕，固是由于「志狹」，然以仰清徽而戀庭幃，實是出于「恩甚」。歲有華則不負此歲，春有酒則不負此春。「偃郊扉」而遂我「初服」，即夫子所云「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政可趁此休沐一還，終將隱焉，妙處全在一「問」。借此一問，便商確出「還」字以後許多事業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通體言情楚楚，其旨婉，其辭逸。又，起語雅稱，「汀葭」二句，語亦輕揚。「雲端」二句，校「天際識歸舟」稍琢，彌似唐人。末段言情頗暢。又，詩所以述情也。然每觀作者之辭，必與衷情乖反。若追原素志，則本懷軒冕，諒重匪輕。悵望君恩，嗟薄胡戀。然造語之體不可直陳，此賴夫子刪詩之餘，共識性情之正，不得以熱中觖望取誚來茲。安仁懷縣之篇，自便可覩。夫詩起于思而即以閑思，如試一返觀知可形筆墨者，方宜處心積慮豈不人同柳下家似于文哉。然發情止義，僅在篇章；按之胸懷，不無殊尚。讀詩者考其行事誠僞較然，則志仍可見也。又，起四句，用意宛轉甚明晰，便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還邛歌賦似」二句，按，「還邛」義取家徒四壁。言遊宦以來，有相如之四壁，無袁紹之兼輔，所以思歸耳。「重闈」之戀，非其誠也。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丹陽》：「重還」，還丹陽也。丹陽，宋都。按：《野客叢書》云：今潤州丹陽，郡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今建康也。至晉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州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也。後楚靈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方氏《通雅》謂輿地遷徙不常，考證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八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秦師八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楚人滅舒近於唐、宋之舒州，而非也。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瓜州，而非也。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有東楚、西楚、南楚，而非宋之楚州也。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據此，則不獨一丹陽矣。周處以太湖之大小雷山爲舜漁之雷澤，張晏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胥山。此類不勝指屈，又不獨西漢志丹陽之誤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四句，休沐。「灞池」二句，重還。「汀葭」六句，丹陽道中景。「征徒」以下，述作悵歸宿。十首一片清綺，似劉公幹。何云：「『還邛』二句，義取家徒四壁，而無袁紹之兼輔。」此言得之。注泛引，非是。「灞池」用枚乘，「伊川」亦必使事，而注不能詳。「汀葭」六句寫景，韋、柳所撫，多在此等而已。古人皆以叙題交代爲本分，無闌入泛剩長語，求之謝、鮑皆然。至韋、柳乃不見此典型，但一味空象浮虛，尋其事緒，髣髴而已，了無實際。觀玄暉自言，見其胸中殊無決志，非徒智及而仁不能守，安在其能戰勝哉。此豈足與陶公同歲而語。「恩甚戀闈闈」，饕榮之飾詞耳。

《京路夜發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此乃早行詩。「兩」，車

也。「徂兩」二字甚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意趣全在此點景四語上。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　此自丹陽之宣城郡作也。題是「京路夜發」，詩卻先寫夜發，後寫京路，蓋感夜發之景，而嘆京路之長也。「擾擾」二句，寫夜發。「曉星」四句，乃夜發路上之景物。妙在「正」、「復」、「猶」、「稍」四虛字，一時寫出令人眼光不定。「故鄉」二句，寫京路。「文奏」四句，是路上夜發之情，乃預愁之郡後，文奏與賞心雅俗不並立，況且外脅于權勢而跼蹐，內惕于法網而震蕩。風塵作吏，眞有此苦也。末二句，行矣，無可奈何之詞。「路長」一應「故鄉」句，謂已過之路長；一應「山川」句，謂未來之路長。「文奏」四句，倦之根也。「無由」句應前段，謂整裝于曉星云云之下，乃是戒徂兩不是「稅歸鞅」，良可嘆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擾擾」、「肅肅」字，寫夜發殊肖。「曉星」四句，景色儼然，心倦路長，即事已顯。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何焯評：　字字是夜發，細意熨貼，永明以後之格也，便爲唐人律體之所自出。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　此之官宣城之詩。前六，點清夜發，即夜發寫所見之景。中四，分兩層，一層在地方上顧後瞻前，一層在人事上料前念後，皆正寫在途懷抱。後四，則以循分供職自勉作收，而遊倦難歸，決絕之中，仍含惆悵。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四：　謝元暉《京路夜發》云：「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寫昧旦之景極其清妙。猶憶草香王師嘗稱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詩》有云「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此則不煩描繪，天然入妙。方諸謝詩，其亦所謂後來居上者與。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　王昌齡《詩格・詩有六貴例》：　二曰貴直意，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此綺手也。又《文鏡祕府論・南卷・論文意》引）：　詩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眞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爲高手。中手倚傍者，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此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　白居易《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五）：「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王直方詩話》（《詩話總龜》卷九《評論門五》引）：　謝玄暉最以「澄江淨如練」得名，故李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山谷詩云：「憑誰說與謝玄暉，莫道『澄江淨如練』。」則其人之優劣，于此亦可以見。　嚴有翼《藝苑雌黃》（《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楚漢魏六朝上》引）：　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淨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爲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王觀國《學林》卷八《李杜》：「澄江淨如練」，謝玄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而子美亦曰：「謝朓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　陸游《舟中詠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清渚之句蓋孟浩然耶溪泛舟詩也因以其句爲韻賦詩》五（《劍南詩稿》卷三四）：　高詠江練句，令人憶玄暉。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起句以長安、洛陽擬金陵，用王粲、潘岳二詩極佳。李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此一聯尤佳也。三山今猶如故，回望建康甚近，想六朝時甚盛也。味末句，其惓惓於京邑如此。去國望鄉，其情一也。有情無不知望鄉之悲，而況去國乎？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　賦也。【略】玄暉在郡既久，必有所不樂於懷，因出臨江登眺，而起戀闕之思，故作是詩，其言當去矣，而且留滯之久，懷念至此，寧不使人罷懽宴耶。然是時朝廷擢授，非憑勢要，無由通進，則是未知佳期又在何許，是以不免悲泣而至於歎傷也。觀此則於前篇豹隱之志得無少變乎？　單宇《菊坡叢話》卷二《地理類》：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鬢不變。」後李太白用其句作《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云：「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胡苕溪云：「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有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於李太白句法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至黃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玄暉，休道澄江淨如練。』又如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王介甫則曰：『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此又反而用之。黃魯直題《晁以道雪雁圖》詩云：『飛雪灑蘆如銀箭，前雁驚飛後回盼。憑誰說與謝玄暉，莫道澄江淨如練。』」（《苕溪漁隱》）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謝山人謂玄暉

「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爲「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淨」耳。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快語響調，是玄暉絕有名作。然妙趣亦只在「澄江」一句。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六：　眺以前，《板橋》、《敬亭》、《休沐》諸作，俱有懷念鄉邑意，至于「流霰」、「霣變」而愈迫矣。　謝肇淛《文海披沙》卷八《明道雜志誤》：張文潛《明道雜志》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宣城去江百里，爲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　《古詩歸》卷一三「白日」二句，鍾惺批：　帝京長安第中秀句最難。「喧鳥」句，譚元春批：　人知賞上二句，不知此句尤奇。「淚下」句，譚元春批：　醜。「有情」句，鍾惺批：　淺語深致。　鍾惺評：　右丞以田園作應制語，玄暉以山水作都邑詩，非惟不墮清寒，愈見曠逸。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景色最佳，此得象最深處。又，「花謝雜爲錦，月池皎如練」，則象淺而韻鈍矣。以月池之景，「練」不足以言之。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　玄暉在郡既久疑多，鬱鬱不樂，因臨江登眺，而見澄江如練，花鳥繽紛，不勝戀闕之想。言當去矣，而且遲留懷念至此，寧不使人罷歡宴耶。然是時朝廷遷擢，非憑權要，無由得通，是佳期尚未知何許，是以不免悲泣，而至於憂傷也。觀此則前篇豹隱之志已不無少渝矣。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澄江》：　回首長安，飛甍參差，皆從「澄」字中看來，一篇著力此一字。即題中「還望京邑」，具有包蘊在。改作「秋江」，奚啻萬里？　郭彥深云：「澄」字調足而氣充，「秋」字調輕而氣薄。平氣吟之，「澄」字如權衡之不欹，「秋」字如衡之上指，權之跳躍。若改作「春」字，如衡低而權下墜矣。《明道雜志》云：　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谿耳。或當時謂谿爲江，亦未可知也。《藝苑雌黃》云：　按：　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　葉燮《龍性堂詩話初集》：　玄暉「澄江淨如練」，有病其複者，王元美解惟澄故淨。邊貢「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元美又詆謂芭蕉不可言樹。合而觀之，元美可與言詩耶。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　三山，去京邑未遠。即還望者，致其慊慊之意耳。首四句借事反照。王粲登灞陵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縣，何爲望之而見，且見之眞且悉也。今三山之去京邑，猶灞陵之與長安、河陽之與京縣，何爲望之而不見也？下文「餘霞」云云，乃三山迤東近景，則其不見京邑可知。然不明補，中若有闕文者，此詩家之妙。然此地雖非京邑，景亦頗佳。即有宣城之行，只得且爲遲留，但信美非吾土，故以懷鄉之故，而歡宴爲之罷也，故云有情知望鄉，見意存乎望，不在乎見與不見。望鄉全悲在一「知」字。知生於情。又，「餘霞」四句，從來止賞其練句之工，不知其用心之細。言登山之始，不暇他望，一眼只覷定京邑所向。既望之不見，然後漸漸收眼，則亦不離京邑道上。俱見江上之「餘霞散成綺」而已，江中之水「靜如練」而已。漸漸又近至三山之下，則見喧鳥覆洲、雜英滿甸而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折合處速甚，所謂羚羊掛角者。如此，雖有踪如無踪也。佳句率成，故足動供奉知賞。又，建章、鳷鵲，長安、河陽，自宣城作假借張大之俑，北地信陽遂專以此爲古自詫，不作唐、宋人語，開後來無限笑資，亦無謂爲小失。如北地樂府云大同邪、宣府邪、將軍者誰邪，何不如此道來，反覺千年光采未滅？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茂秦謂「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爲「秋江淨如練」。元美駁之，以爲江澄乃淨。余謂二君論俱不然。「澄」、「淨」實複，然古詩名手多不忌此處。徐幹「蘭華凋復零」，阮籍「思見客與賓」，《嬌女詩》「涤水清且澄」，謝莊「夕天舞晚氣」，顏延年「識密鑒亦洞」，謝靈運「洲縈渚連綿」，簡文帝「飛棟杳爲梁」，吳均「白酒甜鹽甘如乳」，即眺作仍有「地迥聞遙蟬」，又「曾厓寂且寥」。此類殊多，不妨渾朴。要之「澄江淨如練」，眺矚之間，景候適輳，語俊調圓，自屬佳句耳。茂秦欲易「澄」爲「秋」，亡論與通章春景牴牾，已頓成流薄。此茂秦欲以唐法繩古詩，固去之遠甚。而元美曲解，亦落言筌，失作者之妙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一起一結，情緒相應。法既密而志復顯。古人詩起結必相應，可知命筆之先，具有所以作詩之故。定非無謂，徒飾麗詞；又以見章法因承，定從發端涉筆之先覓警句，此理不然。「澄江如練」，洵稱名句。茂秦謂「澄」字與「靜」字意疊。非也。「澄」，是江之形，「靜」是江之性。惟「澄」故「靜」。不加「澄」字，何見其「靜」乎？出句亦佳。又，題是望京，清天舞景，故一望在目。「澄江」二句，景中有情。「綺霞散飛」正是舞色，與「澄江」句亦復相關。若兩景互乖，則兩傷在合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　密麗之才尤兼清越，固應迥絕今古。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首聯可作用事之法，次聯三山在金陵西，故向晚而西頹之日轉明也。「喧鳥覆春洲」二句，「喧鳥」、「雜英」以比當日得路之人。去國已可悲。況滯淫而佳期不可必乎？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　此登山

望鄉而感傷懷抱也。二解言望中所見，後乃言情。王粲登灞陵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室。今我登三山望飛甍照日，參差可見。霞散而成錦綺，江清而橫白練，春洲之上，喧鳥覆之，芳甸之間花英遍滿，當前之風景可娛，已罷之宴筵堪戀，而佳期又悵悵于何許？惟淚流如霰而已。此望鄉之情易催人老，誰能有黑不變白之髮哉。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　此因望京師而思歸之詩。若泥定望京，後半便難索解。前四，以前人比起，了卻望京題面。中四，則就登山所見春晚之景鋪叙，引動歸思。後六，醒出久滯京國，有懷故鄉之意，卻以有情皆然暗兜起處作結。蓋王、潘二人皆有懷歸詩也。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澄江如練》：「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李義山《泊池州城下》詩云：「正是澄江如練處，玄暉應喜見詩人。」池州之去三山尚遠，或有以此爲義山病者。雲璈按：《舊唐書》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玄暉曾爲宣城內史，義山泊池州，先寄李使君，以謝比李，因舉其澄江佳句，非謂在池而言三山也。至《藝苑雌黃》載，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云云。雲璈按：謝明云「登三山」，何嘗是在宣城作，宜乎爲胡元任所誚也。　孫志祖《文選考異》卷二《晚登三山》：「澄江靜如練。」一本作「凈」。按：《藝苑卮言》云：「謝山人謂玄暉『澄江凈如練』澄、凈二字意重，欲改爲『秋江凈如練』。余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凈耳。」據此，則本詩自作「凈」字。汲古閣本作「靜」者，蓋後人以澄、凈意重而妄改也。（靜、凈，古字通。）　成書《多歲堂詩存》：　著色鮮妍，自成繽紛古藻，絕去癡肥，亦殊頑艷。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起二句爲一段，借賓陪起。何云：「可作使事之法。」「白日」六句，正寫京邑題，而興象華妙，千古如新。「去矣」以下，述懷歸之情，雖仕大郡，而志切懷歸，亦徒作雅言耳。以爲不得志而然與？高懷而然與？厭濁世亂邦而欲去之與？若仕承平盛時，則足以基讒禍也。何云：「三山在京邑西，故西日轉明。」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以灞陵、河陽，比三山。以長安、洛陽，比石頭城。又，《十八家詩鈔》卷三：　情韻。

《始出尚書省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　讀首四句，知朓盡齊武帝永明之世，立朝十許年。次六句痛鬱林。次八句美齊明帝。稱曰「英衮」，知其咏帝。用「青精」、「黃旗」，并光武「司隸」事，則帝有所歸矣，洞陵爲虛位也。「趨事」、「載筆」一聯，去尚書省爲記室也。「邑里」以下十句，乃是因出省而還家，朓前賦《東田詩》「有莊在鍾山」，蓋有退閒之意也。詩排比多而興趣淺。三謝惟靈運詩喜以《老》、《莊》說道理，寫情愫，述景則不冗，寄意則極怨，爲特高云。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腴鍊。又，「邑里向疎蕪」，以上述往事，以典密勝；以下乃活潑有風致。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　此朓自叙其更歷三帝之遇而終歸邑里之樂。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　按史：　玄暉爲尚書殿中郎，授改驃騎諮議領記室。此詩當是諮議命初下，玄暉即辭省告假，暫歸邑里而作也。詩「惟昔」四句，指自起家太尉行參軍，至爲尚書殿中郎。「英衮」十句，改授諮議，乃出尚書省之由。謂之始者，一應詩「宸景」八句，見遭時昏亂，幾不得出。一應詩「零落」八句，宜乘此一出永不再入，有終隱之意焉。　此詩「惟昔」十句，述已往。「英衮」十句，叙現前。「邑里」十句，兼爲後來之計。玄暉當大危大難之後，痛定思痛，猶有餘悸也。夫人處世難，才人處世尤難。人苟有才，雖處治世猶難，況極亂之世乎？「朝雲陛」者十年，則不得歸邑里者，十年可知矣。雖不得歸邑里，然幸而所逢者，武帝休明之時也。籍通金閨，職則清要矣。醴酌瓊筵，寵則渥厚矣，因不忍言歸也。至「宸景」二句，則又有不敢言歸者，何也？「紛虹」云云，亂之已甚。亂之已甚，即庸祿之徒尚且不免，況才如玄暉者乎？今據詩之所叙，止言國政之亂，初不及玄暉之身者，微詞也。當時之宵小，應有謀之者，玄暉發光納垢以免之耳。試以下文「昭灑」二字，照之光之不發，奚用昭爲垢之不納，焉用灑爲？雖高宗將興，而昏亂之餘蘖，猶有未盡者，故不得不微其詞耳。「英衮」四句，高宗之興，天人交應而已，非其私人也。「還覩」二句，見高宗能復齊武之舊。中區已泰，言小人道漸消，君子道漸長，高宗亦非有私于己也。但日出則照普，河清則潤周，故微生亦得昭灑。昭者顯其光，灑者洗其垢，謂改尚書殿中郎，而授以諮議領記室，即「趨事」二句是也。「趨事」，謂趨諮議之事；「載筆」者，領記室之職也。「辭宮闕」者，出尚書省。「陪旌棨」者，將赴霸府也。此二句，一實一虛。「趨事」句，實已出尚書省，陪「載筆」句，當未受諮議事也。「宮闕」字，合上「雲陛」、「金闕」字，止可楔出下文「邑里」及「寒池」、「深澗」字，必須「旌棨」字，始可楔出下文「衰柳」等字，「陪旌棨」字，合「酌瓊筵」字，止可楔出下文「讌兄弟」等字，「載筆」字始可楔出下文「垂竿」字。「邑里」句，乃初出尚書省而歸其家也。見其邑

里，便有無限追悔，無限算計，政傳「初」字神理也。「向」字應「十載」云云，乃邑里「疏蕪」之由，至此猛省耳。「自」字從「向」字生，「寒池自清泚」者，即唐人「南窗幽竹，不改青陰」之意，柳至此而已衰，色尚沉沉，幸碩果之不食。露至此而始凝，質已泥泥，恐堅冰之薦至。朋友兄弟，在邑里中，乃我十餘年前所共晨夕者也。我之「朝雲陛」也，通籍金閨，舍朋交之樂而樂寮寀也；酌醴瓊筵，舍兄弟之樂而樂君臣也。今日歸來，使兄弟無故，朋友亦無恙，止可證本耳。乃惟昔之朋友，零落已盡；同歡娛者，止一二兄弟耳。本之折也過半矣。可不悲乎？幸而有兄弟在也，幸而我在也。回思紛虹亂目之時，雖云發光忍垢，以有今日也。則亦以我心之至誠，如彼丹石耳。丹石之心，不染黑白，可以處世亦可出世，寧有素絲之悲耶？但向也未免爲時勢之所迫束，至今日之出，乃暫得蕭散耳。何不趁此暫蕭散而爲終蕭散垂釣深澗，放情物外，豈唯不願再入中書省，亦不願又入霸府矣。此詩當與《暫使下都詩》參看，俱是追寫從前之危意。但玄暉爲隨王文學之時，朝事尚有可言。即在隋王府中，爲玄暉難者，止王秀一人耳。故一離荆州便已痛快，其爲尚書殿中郎，當舉朝如沸，慮患之深，雖遇高宗猶不敢自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玄暉歷少帝之後，而出守於文帝之朝，措語若斯，甚爲有體。「防口」二句，處亂朝誠有然者。「青精」四句，眞有宇宙再清氣象。「邑里」數句，蕭瑟。結語質而有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與下《直中書省》一首皆祖述顏光祿。「防口猶寬政」二句，言昭業凶暴，防口尚爲寬政。朝士懼禍者，餐荼亦如薺也。善注全乖文義，劉良注得之。「黃旗映朱邸」句，明帝爲揚州刺史，輔政。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朓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爲諮議領記室，故出尚書省也。「逢休明」謂齊武帝時也。「宸景」句，謂武帝崩也。「繼體」句，指鬱林王昭業也。「英衮」二句，謂明帝廢鬱林王、海陵王而即位也。明帝，即高宗也。「輕生」，似朓自稱之辭，猶自稱微生，小生也。「辭宮闕」，出尚書省也。「陪旌棨」，爲諮議領記室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英衮」二句，曾解爲明帝即位，蓋沿善注之誤，題下引蕭書謂高宗輔政時事，則未即位也。若已即位，不得云「英衮」矣。是時初入霸府，而云「寧流素絲涕」，蓋懷墨翟素絲之悲，知非本志所安矣。又，曾云「輕生」朓自稱，猶微生、小生也。汝綸案：「輕生」爲自稱之詞，然與小生有辨。薛道衡《隋高祖頌》云：「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又盧思道《勞生論》云：「駑拙自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皆自謂。

《直中書省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朓嘗轉中書郎，此「紅藥」、「蒼苔」之詩，應用者資爲事料熟矣。實則潘岳《懷縣》詩有云：「清泉過庭激，綠槐夾門值。信美非吾土，祇擾懷歸志。」此全倣之也。處省闥而思江湖，人能爲是言，能踐者鮮耳。「萬年枝」，今人以爲冬青樹。「承露盤」，漢武所爲，江左宮殿無之，殆借用耳。　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上：謝玄暉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在處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即此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調響，寫景好。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蒼苔語極自在。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茲言翔鳳池」句下批：至此出直宿，體制新異。「春物方駘蕩」句下批：宕甚。「聊資山泉賞」句下批：英蕤煒爍。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此玄暉又自諮議轉中書，故得直省中也。省以中書名者，中謂禁中，乃天下圖籍所在也。立省于殿庭之側，以居主者，故此詩首四句先寫殿庭，所以尊君也。其序禁也，殿而庭、而垣、而闕，其次第自近而遠，凡四累。其序省也，簷而戶、而堦、而砌，其次第，自上而下，亦四累。以此四校彼四，莫不相對。相反，「綺錢」者，簷之飾，對「紫殿」，而「玲瓏」與「陰陰」反。「珠網」者，戶之蔽，對「彤庭」而「沉深」，與「弘敞」反。「萬年」乃冬青，木之蔓者，植以繚壁，暗指宮垣。垣之冬青，與階之「紅藥」對，而翻階之卑與動枝之高反。仙人承露掌在兩闕之間，闕之「承露」與砌之「蒼苔」對，而依砌之幽與華掌之明反。「茲言」句寫直，「鳴佩」可寫同直之濟濟。「信美」指省中之室，非吾室。而中園偃仰，乃吾室也。「朋情」二句，吾室之美，從「思」字演出，其意則借《北山移文》翻來。往日朋友尚未絕我有望歸之情，現前春物亦未拒我，有待賞之意。「朋情」中園往來之人，與前「鳴佩」相形。「春物」，中園朝暮之景，與上「紅藥」、「蒼苔」相形。至于恣賞山泉，雖似更出中闌之外，特下一「恣」字，然只是形容偃仰中園之妙。蓋山泉與中園相連，亦猶省室與殿庭相連。殆以我之中園，當省中之室，我之山泉，當禁中之殿庭也。「臨風翰」，從上「翔鳳池」來，古稱中書省爲鳳凰池。由「鳳」字生出「翔」字，由「翔」字生出「臨風翰」來。「安得」二字，又從「紫殿」八句來。前四句，寫省之高遠、省之深邃。如此，除非插翅方可飛出也。此

等結語，又與《暨使下都詩》「寄言羅廚者，寥闊已高翔」相對、相反。蓋彼不勝其快，此不勝其鬱也。可見玄暉憂讒畏譏之心，雖遭高宗之時，猶不敢自必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深穩非宣城所長，此復深穩，較「結構何迢遞」、「芳洲有杜若」諸篇遂高一倍。又，「信美」二字，承受有千鈞之力，特神勇者色不變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前段寫內直景物華贍。「風動」二句，「動」字、「華」字活。「紅藥」二句，狀物生動，出句尤佳，然固不佻。結亦得體。投外者必羨近臣，內直者自應作林泉想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倦懷懶態，言外可想。唐人「不如岩下掩荆扉」意祖此。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結語亦學公幹。「風動萬年枝」二句，承上「彤庭」。「萬年枝」，即詩山有枒疏中所謂萬年樹，蓋檍也。「玲瓏結綺錢」二句，承上「紫殿」。「紅藥當階翻」句，從「宏敞」生來。「蒼苔依砌上」句，從「陰陰」生來。「春物方駘蕩」句，《三輔黃圖》：駘蕩宮，言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先從殿庭賦起，氣象萬千。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紫殿肅陰陰」至「蒼苔依砌上」句，先言省中宮殿之制，乃及紅藥蒼苔，點綴風景，謝玄暉往往以排句寫出妙思，嘗有佳句可摘。其靈心秀骨，一時無對。「茲言翔鳳池」至「聊恣山泉賞」句，此乃寫直中書省也。中書省名鳳凰池，古君子行則鳴佩玉。室信美而非吾土，惟園足以偃仰其中。又言朋情思切，春物流麗，安得有凌風羽翰，出而恣山泉之娛賞乎？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舊事曰窗有四面，結綺連錢。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在省思歸之詩，乃爲中書郎時所作。諸本雜編於宣城詩中，非是。前十，起即點清省中，隨細寫省中之景。而以「茲言」一聯，就省中之人，人皆艷羨頓住，反喝下文。後六，接落己身。「信美」句，忽將上文一齊撇落，轉出歸思。懷人玩物，恣賞山泉，皆思歸之故也。前路噴噴鋪陳，不圖後路煙雲盡掃，筆極不測。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前八句寫中書省，非徒宏麗，尤細意分貼，「紅藥」承「宏敞」，「蒼苔」承「陰陰」也。「鳳池」八句「直」字內意。用鳳池事，妙切中書，不似後人漫泛，雜亂塡湊。何云：「結語學公幹。」信美非吾室」語，非所宜言。此何地何官，豈可與仲宣客地登樓同怨？全無事主之誠，致身圖報之意，（「圖報之意」下，抄有「六朝人視君如販，視己如倡女，固無足責矣。玄暉賣君賣妻父，無信義之尤者」五句。）豈得以陶公高節不樂仕爲藉口耶？此等境界，李于鱗移於七律，便是妙絕，可悟學詩之妙訣；但于鱗氣稍浮，此固各有天分在。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觀朝雨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百常觀」，出張景陽《七命》。「九成臺」，出《呂氏春秋》。此必省中早坐見雨，有「驤首」之思，又有「曝鰓」之懼。動而進乎？息而退乎？恐熊、魚難兼，而路分爲二，莫知適從也。如子夏戰紛華而勝則可，歸矣亦平。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此殆玄暉任內職時所作。其言早起飛雨既集，禁門未開，未與物接，而耳目暨得無擾，因懷古人處世之道，一何悠哉。今我欲斂翮而退，猶望得意，以驤首乘流而進，又畏失勢而曝鰓，是以動息兩難，惑於多岐而未決。方將相與能以道義自勝者，去采北山之萊而歸休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風致飄然。又，欲退又懷榮，欲進又畏禍，此所謂「無兼遂」。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首六句俱寫雨。凡雨自北來多成雨，故古人說吹雨多用「北風」字，「來」字跟上「飛」字、「吹」字，「飛」是雨之自力，「吹」是外借風力。「既灑」二句，寫「來」。「空濛」二句，寫「蕭條」。「平明」二字，是寫「朝」字，實是安插「觀」字。門未開，正好觀雨也。「懷古」跟「無擾」來。「無擾」跟「門未開」。「門未開」跟「朝雨」來。言往日不雨，重門甫開便有一種俗人俗事纏擾。今朝以雨故，開門稍晚，故得「暨無擾」耳。不明點「觀」字，言我之懷古在無擾，原不關雨。有雨懷無雨亦懷也，但今日現觀的是雨，只得就雨說起。「戢翼」云云，借雨中之物，言人世動息。無兩遂之理，人或徘徊於動息之間，必至中路無歸計，惟有「戰勝」可從耳。「戰勝」，指子夏即所懷之古。　無始無終曰「常」，有始有終曰「時」，有始無終曰「悠」，有終無始曰「久」。前截始，後截終，止目前之一頃曰「暫」。此詩用「暫」字、「悠」字妙甚。此是言我之懷，雖出於眼前觀雨之頃，而其意固千古不盡也。　此詩宜與謝惠連《翫月詩》參看。月宜共翫，雨宜獨觀，故此曰「獨坐」，彼曰「並坐」，彼月常在夕，故曰「輟策」，雨適來在朝，故曰「振衣」。此題止「觀朝雨」三字，故寫雨在前。彼題「翫月」之上，有「泛湖歸出樓中」六字，故寫月在後。雨以質用，故正寫月。以光用故虛寫，月可待，故「哀鴻」二句，寫在末月之先。雨不可待，故「戢翼」二句寫在既雨之後。風僅助月之趣，故開說雨，實憑風之勢，故粘說月之候有定，故從夕說至清朝。雨之候無定，故曰耳目暫無擾。翫月有同人，故不必懷古，只曰「晤言不知疲」。觀雨既無同人，只得懷古，故曰「懷古信悠哉」。月色朗，使人樂，自是祛幽。雨聲淒，使人憂，

故須「戰勝」。此二詩，正可互相發明。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發端峻甚，遽欲一空今古聲情，所引太高，故後亦難繼，正賴以平緩持之，不致輕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起六句寫朝雨，如此飄蕭。「動息無兼遂」，語有至理。結總是體所應然。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一段進退維谷之懷，不覺對雨感觸，想見幽情微緒。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玄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自蹈暴腮之禍者。蓋清雨曉涼，萬慮俱息，能戰勝俄頃之間，而不覺旋惑於富貴之途也。行之維艱，亦可悲夫。「戢翼希驤首」四句，是戰。即所謂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者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六句朝雨。「平明」以下十句，皆「觀」字內意。何云：「『戢翼』四語是『戰』，所謂『貧賤而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者也。」又云：「玄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曝鰓』者，蓋清雨曉涼，能戰勝於俄頃，而不覺旋戚於富貴。行之難艱，亦可悲矣。」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識度。

《宣城郡內登望詩》　強幼安《唐子西文錄》：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朱文公極喜此上一句，謂有力。唐子西《語錄》：「謝玄暉詩：『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氣象殊窘。」予所有李善本亦爾。近世張雪牕良臣詩「祇留平楚伴銷凝」，予謂乃極目寒蕪之意。平野縱無大草木，所以蒼然者，蓋亦青青而無極也。宣城郡有陵陽山，所謂仙人陵陽子明，見劉向《列仙傳》。春穀縣在丹陽郡，出《漢書》。末句「汝南諾」下「棄」字，佳，謂不能爲太守與人畫諾字也。「遼東田」下「稅」字，亦佳：牛暴管寧田，寧牽牛飼之。亦善用事。

楊慎《升菴詩話》卷二《平楚》：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謝朓詩「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本用張協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語淡而趣遠。　《古詩歸》卷一三「借問」四句，鍾惺批：律詩好起。譚元春批：二語全副清機。「山積」二句，譚元春批：清像。「巉嵒」、「桑柘」二句，鍾惺批：「巉嵒帶遠天」，「桑柘起寒烟」，王、孟以上語，卻亦開中晚唐幽寒之氣。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此玄暉莅郡而登望書懷之作。言自下車以來，時序已更，寧止一日。及登城臨眺，而平楚蒼然則已秋矣。遙望山川長曲，遠在天際，而風煙滿目，意況屢遷。念平生早事邊疆，志原不在溫飽，故今將棄郡守稅駕歸田，庶違汝南之諾，而甘管寧之隱。此豈躭於仕進而戀戀不能釋者耶？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一《平楚》：木之孑然特出者爲楚。從城而眺，一概如平，所謂望平地樹如齊也。楊升庵云：楚，叢木也。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余謂此語殊妙。若作平野，有何意象。張協詩：「青苕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注亦云：「叢木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此眺其郡內之山川爾。初下車之日，因有許多事務未暇，及至匝月，始得登城一眺。凌陽春穀，在郡境之內，「威紆」句，承「春穀」，見其溪流之遠。「巉嵒」承「凌陽」，見其山積之遙。眺望未幾而暮風作，寒烟忽起，旋失眼中所見之景物矣。「悵望」句，轉應前「寒城」六句。「惝怳」句，緊應「切切」三句，至此心已極，「魂屢還」，而動其深感也。蓋自晉氏失馭，海內分崩。爰及宋、齊，生民之塗炭甚矣。有志經世者，首在混一南北。玄暉爲旅事邊，總欲匡世濟民，原非邀圖富貴而乃一麾出守。身不在廟廊之上，有志莫伸，此所以有浩然歸去之思。　此詩之妙，全在于寫登眺處。偷筆紀時，暗寫出冉冉老至之意。就下車以來論，「借問」句一日已過，「匪直」句一月已過。「平楚」句一年亦將過也。就登眺論，「切切」句一日已盡。「桑柘」句，一年亦盡也，與後述懷處曰「結髮倦」、「平生蚤」意相應。

宣城在宋家皇畿之內，原非荒城遠郡。「平楚正蒼然」，妙在一「正」字，乃適當收穫之後也。寒烟着在桑柘者，以桑柘民之所藝，不比平楚日暮陰風吹起人家晚炊之烟。羃羃其上，見生聚之多耳。下車無幾，四境固已小治云。

此詩首四句，明從張黃門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滿園」來。蓋古人詩文，旗鼓相當，萬不肯退避，只要奮力爭先。故此詩全賴「平楚正蒼然」五字，鑿他「蝴蝶飛滿園」五字。一寫春，一寫秋，眞無瑜、亮之分。後人無此力量，萬不可與古人相犯。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微有軒舉之勢。要其儒緩，自不失康樂門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寒城」二句，漸近唐人。「積」字深，「流」字活。結意雖數見，然立言之體應爾。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晦翁賞「寒城一以眺」十字，以爲有

力。「借問下車日」二句，逼出登望。言匪直數月而已，經歲，故下云：「心已極」、「魂屢還」也。「山積陵陽阻」四句，是郡內。「結髮倦爲旅」句，「爲旅」三字起末句避世之意。王弼云：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何焯評：發端言「匪直」數月，而已經歲，故下云「心已極」、「魂屢還」也。又，晦翁極賞「寒城一以眺」十字爲有力。又，「爲旅」二字起末句避世之意。王弼云：「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方伯海評：凡古人詩，一箇題目必有所托之意。而一箇題目又有一箇題目本位，所托之意又是本位之餘意，從無拋荒本位，徑入餘意者。大約上半多說景，下半多說情。情即從景生出。此篇及前篇皆照題目，寫足本位，下方及歸隱意。故詩之形貌，雖有萬端，法律初無二致，引而伸之，是在善學者。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寒城」一聯格高，朱子亦賞之。《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遼東。」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八：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因登望而思歸之詩。前四，以在郡日久落到登望。「寒城」十字，領起有力。中八，正寫望中之景，一句山、一句水，「威紆」即頂水說，「巉巖」即頂山說。「風暮」、「煙寒」，景中帶苦；「悵望」、「惝怳」，即景引情。後六，自表平生倦遠宦，甘淡泊，勒到棄官歸田作收。援古自況，便不單弱。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此詩又以清矯勝，相題立格，無不工妙，允推作手。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何云：「起句逼出登望。」又曰：「晦翁賞『寒城』十字，以爲有力。」「山積」六句，承上「眺」字，皆寫眺中之景。「悵望」句束上，「惝怳」句起下，此二句爲一篇頓挫。隔斷前後，以爲章法。「結髮」六句述懷。「匪直望舒圓」，截四五字，則意未足。（張協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　識度。

《冬日晚郡事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俱是平調，情景並切。「颯颯」二句、「蒼翠」二句，微有致。結意數見，必索新語，故不覺重複。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起句點題。次句「觀」字，串下「颯颯」六句之景。「已惕」二句頓束，承上起下。「風霜」以下述懷。章法同前。山谷《快閣》一首，括取此意，移之七言，而大變其貌，可悟學詩之法；山谷氣更沈雄，此固各有天分在。

《高齋視事詩》　《古詩歸》卷一三「餘雪」句，譚元春批：　氣象清明。「離離」句，鍾惺批：　森然。「披衣」二句，鍾惺批：　清事歷歷。「鎖吾」句，鍾惺批：「鎖」字妙甚。　譚元春評：　與靈運俱妙於出景，但彼以確而能清，此似清而實確。清與確皆能驚人，好奇者往往失之。鍾惺評：　誰想視事詩如此清適。然眞名士作官，有此不爲異。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此尤全體康樂。名士自有風軌，不在輕車捷步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視事時曠然望遠，殊有勝情。結句「鎖」字稍欠穩妥，不若作「蠲」字。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　謝玄暉詩「鎖吾愁與疾」，「鎖」字太尖，詎得深賞。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　起四句寫雪後入神。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　此因視事可厭而思歸之詩。前六，先寫高齋所見雪後之景，落出就盥秉筆，點清視事，便有與之不稱意在。後六，隨以人欲易足一拓，轉到案牘紛詭可厭，而以安得歸家，鎖愁與疾作結，筆有餘勁。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不及《直中書省》華妙奇豔，而句勢用意略同。

《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詩》　《古詩歸》卷一三「寒燈」句，譚元春批：「耿」字凄涼實境。鍾惺批：　古詩中本色妙句，然亦妙在「耿」字。「風草」二句，譚元春批：　微心活眼，迫而成響，不在色象上，妙。鍾惺批：　謝詩驚人處當于此等句求之。二句亦可作謝詩評。其他如「日出衆鳥散」、「斂性就幽蓬」、「滅燭聽歸鴻」、「秋華臨夜空」、「折荷戢寒袂」、「微風吹好音」、「落日飛鳥遠」、「國小暇日多」、「竹外山猶影」、「高琴時以思」、「輕鳴響澗音」、「遊蜂花上食」、「揮袂送君已」、「獨此夜琴聲」、「葉上涼風初」、「墮耳答琴心」，皆遠勝「澄江靜如練」等句。因太白偶然拈出，千古耳食同聲耳。「寂寞」二句，譚元春批：　見寂寞中佳境。「故山」句，譚元春批：　與靈運「春草亦未歇」皆當時創調，偶然同之，然不可謂非謝家奇矯一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此在郡既久，故慨然動歸思。「一聽」二句，誠使人若不可耐。「恩波不可越」語，得體。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此係爲隋王府文學時作。起言出常思歸，今遠適荆州，仍滯城闕，言志不樂仕，故曰「羈懷」也。「寒燈」以下十二句，實叙一「羈」字。「寒燈」二句，右丞「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疲驂」以下八句述懷，言己所以羈此；非戀祿，乃感

恩，然終不欲久留。又，此詩序述委婉，情文斐靡，一往情深，似劉公幹。

《落日悵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由喧得寂，樂倍恆常。「寒槐」二句，雅有雋致。結語數見，而語各不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有閒曠自得之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前八句叙題。「已傷」二句一頓。「情嗜」四句言情。章法同前而無妙。自《直中書省》至此七篇，情事詩境略同。

《賽敬亭山廟喜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九歌》之遺，秀雅可誦。「出沒」句佳，能寫(頓)(登)臨所見之狀。

《賦貧民田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語並得體。田間景物描寫，差不寂莫。結押「鄭」字，亦雅。

《移病還園示親屬詩》 《古詩歸》卷一三「疲策」句，譚元春批：「疲策」字新。「歛性」句，譚元春批：五字淵然靜者之言，下無數幽秀皆從此出。「滅燭」句，鍾惺批：非息心人必無此靜語。「秋華」句，譚元春批：秋夜新涼，吟此意爽。「折荷」句，譚元春批：森細滴瀝，便是移病還園矣。下句明說，反減身分。「海暮」二句，譚元春批：奧。「烟衡」句，譚元春批：同一「未歇」，落韻即妙。如此即庸常矣。 鍾惺評：恬細淵潤，別有異氣。在筆墨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涼薰」二句，六朝語之倩者。「乘暮」字、「空」字，佳。「葉底」二句，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首二，直點移病還園起。「停琴」六句，接寫幽居秋夜之景，琢句多佳。「折荷」四句，申叙幽居之事，「騰清氣」、「秘棲冲」正所以養病也。後二，思與幽人過從，拍到示親屬意作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詩甚平，但句法清新而已。「涼薰乘暮晰」，「晰」讀如「明星晳晳」之「晳」，言當晚暮而仍見秋花，月下如空也。此二句寫月光實妙。又，通身寫園中景，而棲冲不脫疾。起句收句，「移」字、「還」字。

《治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風碎」二句，亦太尖。結頗雅逸。雅與逸頗難兼。雅在用詞，逸在命旨。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二句叙題。「迢遞」六句，寫東都。收結。玄暉多此調，此亦無勝。

《春思詩》 《古詩歸》卷一三「茹溪」四句，鍾惺批：煙水微茫，實歷始知。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起四句水光日色，流動衍漾，效甚佳。

《秋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一氣宕逸。「西戶月光入」，實語不文，「入」字生動。「何知白露下」，寫露亦拙，然得神。四句寫景，特爲結二語，故有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詩亦可作思家解，然作擬閨怨解爲妥。前四，點清秋夜，就秋聲引入懷人佇立。中四，寫佇立所見夜景。「何知」十字，賦物最工。後二，醒出不堪久別之情，爲題中「秋」字透後作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四句叙。「北窗」四句景，而五六又於景中見情，甚妙。收句敷衍耳。

《詠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垂楊」四句寫風，畫不可及。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此傷久不遇，乃嗟卑歎老之意。

《詠落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詠物有物外之旨。

《詠牆北梔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幸賴」四句，有古風。詠物若此不多得。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劉瓛字子珪。隨郡王先有作，竟陵、右率等繼之。

《和何議郎郊遊詩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三「微風」句，鍾惺批：語趣如放風鳶。「江垂」句，鍾惺批：「得」字下得無心而老。「嗟行」句，譚元春批：結得澹宕。 鍾惺評：清永，開初唐妙派。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次首起四句，叙何江游。「霾靡」二句，寫景。「寄語」四句，述何情，言其老而懷歸，反來仕日下，雖對勝景而憂不解，有如屈子之浮夏。不知其仕亂世而不得已耶？抑玄暉之雅言耶？

《和劉西曹望海臺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一發端者，洵爲驚人，然正一往得之。又，末四語頗爲累句，乃其勝處亦正在此，寧不相縈回勿爲鈎鎖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極目之狀，儼然超迥。

《和宋記室省中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簡貴。非簡將不貴，非貴亦何能簡邪？又，「落日飛鳥遠」，合離之際，妙不可言。要此景在日、鳥之外，亦在「日」、「鳥」之間，冥搜得句，至此極矣。過此以往，便入唐、宋荒怪徑中，將使詩如禪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落日」、「飛鳥」，與憂俱遠，足興懷人之情。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姚薑塢先生云：「此『宋』字當是『宗』誤，宗夬爲鬱林王記室參軍，及爲皇太孫，仍爲記室。」又，起

四句，先叙省中之景。「懷歸」四句，述宗之情。宗詩中必有思歸之意也，故本其情以爲言，則「清揚」：「秘職」，正道其悶瞀，注家以爲榮之者，失之矣。按：宗南陽人，故收以伊水言之。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詩》 方回《文選顔鮑謝詩評》卷四：此詩平平鋪叙。「瑯琊」、「孟諸」、「東限」、「西距」，汎而不切，又誤向背。「平生仰令圖」以下，自述兩別家鄉之意，以辛苦爲歎，殊無足觀。「檀樂蔭修竹」一聯，處處可用，何獨八公山？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點景語工。又玄暉亦苦琢句，然比康樂較響。又，「春秀」、「秋場」，明是強搜來作對，然合之卻亦有致。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二《宗衰》：玄暉又詩「英衰暢人謀」，泛言宰相耳。此言宗衰，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李善注甚當，而五臣荒陋極矣。《容齋隨筆》云：謝安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衰。而李周翰注：宗衰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衰爲王導，固可笑，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玄同破苻堅，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解事。賈誼曰：「安有天下阽危若是。」注：「臨危曰阽，音鹽。」《野客叢書》云：取《論語》「微管仲」之義，歇後語也。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宋氏詔曰：「謝玄勳參微管。」《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又陳蕭沆表曰：「功深微禹。」亦取「微禹吾其魚」之義。余觀傅季友《修張良廟敎》云：「微管之歎。」黃山谷《跋仁宗賜王太尉書》云：「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陸放翁詩：「垂死功名亦未晚，安知無人歎微管。」洪武初趙子常詩：「向無微管歎，孰憶到於今。」萬曆中張德馨《過三歸臺詩》：「微管勳名賁草萊，齊原東望起高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凡曰和某人某詩者，必依某人之詩爲主，而己之意略帶於中，如《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是也。此詩卻只自寫己意，通篇不及王原詩，且併無一語及王於和之義何居。蓋八公山者，二謝破苻堅處。凡題此山詩，必當以二謝爲稱首。玄暉乃其嫡裔，固不得借他口氣，而當自爲稱述。然而猶曰和者，紀作詩之由，謂王唱之於前，己和之於後，時有先後而意有同歸也。 首六句言八公山之形勢，爲江南之保障。正是二謝有功於社稷生靈爲最鉅。「阡眠」六句，寫八公山之景，以見感懷之由，且帶王於內也。「戎州」云云，正叙二謝之功。「平生」以下，叙己不得於時，二公功業無可望，而東山之迹庶可繼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宗衰》：「阽危賴宗衰，微管寄明牧。」宗衰，謂太傅安也。此二字創于劉宋。微管，生硬，可笑，與殆庶同。（此四字俱見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惟「日隱」二句生致，餘言情頗盡，大結構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筆力堅銳，純乎初唐傑作矣。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構語高奇，精工流麗。所謂藏險怪于意外，發自然于句中。昔人品藻不誣。齊、梁以下造語多本此。「阽危賴宗衰」數語，便抵得大謝《述祖詩二首》。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向疑何以不用苻堅八公山草木皆疑晉兵事，豈王詩已及之耶？王詩今不傳，細玩詩中已用宗衰，此事何必瑣屑。又《晉書》中以爲禱於蔣侯而然，固宜在所棄也。「西距孟諸陸」句，注：孟諸澤在八公山東。按：睢陽乃今歸德，八公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西也。「長蛇固能翦」二句，注：長蛇喻融，奔鯨喻堅，非也。蛇鯨總謂苻堅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戎州亂華，謂苻堅。素景謂晉以全德王也。又，宗衰謂謝安，明牧謂謝玄。微管即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意，古人引用多割截者。又，長蛇奔鯨，喻苻堅苻融也。「平生仰令圖」以下，皆眺自謂。又，小謝詩俱極流利，而此篇及《和伏武昌作》典重質實，俱仰宗靈運。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謝眺》：王融爲著作必是齊初，此眺少作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六，以二別雙峭陪起，先叙山川之形勢。「阡眠」六句，就山寫景，眺樓送目，即起下意。「戎州」八句，就山弔古，不述八公舊事，止懷二謝近功，避複原唱，即其親者言也。「道峻」一聯，又起下意。後十，承上轉入己身，自歎生命不淑，南北奔馳，無時休息，而以精神已衰，逝將歸老作收。筆致固佳，然題是和人咏山，竟無一語兜轉，亦是疎處。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二句陪起。前十二句言其地與景。「戎州」六句，述本事。「道峻」二句，頓挫。「阽危賴宗衰」，謝玄也。「平生」以下入己情。結言己欲，收暮景。以此較韓、杜長篇，何啻遜之，固知此等不必用齊、梁矣。又，師古曰：「《山海經》瑯琊臺在瑯琊之東，今海州贛榆得瑯琊東南境。《漢志》屬瑯琊。」東樹按：《山海經》云：「在渤海。」注云：「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勾踐入伯中國之所都。」何云：「孟諸在睢陽，乃今歸德府，八公山在今壽州。」實在西，善注誤。此詩但盡題意，不出齊、梁靡弱，平鋪無奇。姚薑塢先生云：「元長爲著作，必是齊初，此眺少作也。」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西距孟諸陸」，《周禮》曰：正東曰青州，

其藪曰孟諸，亦在八公山之東，而云西者避上文耳。「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素景，晉也。伊穀，洛陽也。淪者謂懷愍陷於賊庭。宗衮指謝安。明牧指謝玄。「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春秀」句謂年華已逝，「秋場」句謂終當歸田。又，《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二句，宗衮，謝安；明牧，謝玄。又，曾云「春秀」句謂年華已逝，「秋場」句謂終當歸田。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炎靈遺斬蛇之劍與傳國之璽，而吳興；日月星三光厭乎分景而書軌欲同也，故吳亡。凡詩述興盛之事，則雅而難爲工；言及衰亡，則哀而易爲辭。此「舞館」、「歌梁」、「故林」、「荒池」四句，所以讀之而見其佳也。伏武昌者，伏曼容，自大司馬參軍出爲武昌太守，眺以「茂宰」稱之。太守亦可云「茂宰」，而世人罕用。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此亦玄暉在宣城時，聞伏武昌登城懷古而作，故遙和之。其意謂漢祚既亡，三國鼎峙，然魏獨以讖緯弑奪而得位，此蓋聖王不作，而霸功所以興也。是時孫權據形勝之地，任謀略之臣，拒敵制勝，雄視中原，及踐帝位，而一時行事，文物聲明，可謂盛矣。然而天厭分裂，將歸於一，故其世代促忽，以至於今，而陳迹荒涼如此。夫以當時之雄圖，而有今日之哀替，守茲土者登高遐覽，不能不深爲之感慨，而形於賦詠也。篇末自以不得從賞爲恨，尚期相與遊樂者，則亦因和是詩而不免興感於懷云爾。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盛陳往事，語鍊而法整，頗似賦。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謝朓詩所謂朝華方披，夕秀已殞，獨此作爲收全力。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三國志》，吳孫權二年，自公安徙居鄂，遂改鄂爲武昌。泰和三年，權稱帝於此，則武昌固吳帝舊都矣。今權不稱帝而稱名者，權不全藉父兄之勢，能自崛起，有英雄之實也。舊都而謂故城者，廟社朝市泯滅盡矣。　「炎靈」句至「聲名」句，寫孫權故城光景。「雄圖」句，寫伏武昌登。「幽客」句至「鄂渚」句，寫和伏武昌。通篇以「英雄」二字作眼。眷者，眷其英盼。悵者，悵其雄圖。全從雄圖中寫出英盼，從悵茲中寫出眷深。首八句權不得志於中原，遷都於此之由。「襟帶」句，形勢之險。「帷帟」句，聚豪傑於斯。「北拒」二句，運籌建功於斯。「江海」以下，立郊社宗廟於斯，開宮殿苑囿於斯，飲於斯，歌舞於斯，聲名文物盛於斯。斯豈非其俯仰流英盼之地乎？一旦「三光」云云，而當年之社稷云云，泯滅盡矣。俯仰英盼不可復覩，那不悵然。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八《英盼》：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李太白「翰林秉筆回英盼」出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先寫繁華，後序蕭索，憑弔之情極暢。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命意選言精確高亮，六朝中起衰手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全篇排偶綺麗，如兩山清曉，霏藍翕黛中，時有爽氣。然同一排偶，康樂排而板，終不失爲古詩；玄暉排而爽，業已浸淫近體，此世會之微惟識者知之。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孫權嘗都武昌，復徙建業。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此退之所以并掃齊、梁也。又，鮑明遠太麗，謝玄暉太工，皆求勝前人而反不及。「鵲起登吳山」句，吳山，《顏氏家訓》作吳臺，爲姑蘇也。「鳳翔陵楚甸」句，緊入武昌。「文物共葳蕤」二句，「葳蕤」、「葱蒨」，與下「故林」一聯借映。「從賞乖纓弁」句，亦切楚事。「良書限聞見」句，注：「良書」謂「伏詩」。按：下「芳音」乃謂「伏詩」，注非。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何焯評：無窮起伏，老杜《先主廟》詩祖此。又「葳蕤」、「葱蒨」與下「故林」一聯互映。又方伯海評：上以草木爲喻，此以天文爲喻，謂一統於晉，轉入下半截絕大筆力。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炎靈謂漢，當塗謂魏，言當道而高人者，魏也。「帷帟盡謀選」，言帷帳共事者皆善謀而諸侯之選也。又，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西蜀。龕與勘同。【略】《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此言厭分景者，幾欲混一天下也。「參差世祀忽」以下，指亡國後說。茂宰，謂伏武昌。幽客，自謂。《墨子》曰：墨子獻書於惠王，王受而讀之曰：此良書也。此指武昌原作。宣城係遙和，非共登城者，玩末二句自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係遙和伏詩。前十，從漢末魏乘霸功雜起，遞落孫氏雄據吳楚，用人拒敵之業。城在楚地，「鳳翔」句是點題。「江海」八句，敘鼎足既定後，孫權在城郊天築殿，臨閱開讌，文物聲明之盛。以上皆是述古。「三光」十句，轉到天意厭分欲合，孫氏國亡世改後，故國目前淒涼之景，而以伏曼容宦遊憑弔頓住。後八，方敘己身未及從遊，見詩遙和，仍以慨想同遊鄂渚，兜轉故城作結，章法密甚。又，宣城詩多流利，而此二章皆排比鋪陳，另是一種。然清氣在骨，終不以詞華掩也。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十八句，敘孫氏之盛。「三光」二句，承上起下，作轉勢。「參差」句轉；以下七句，言今日之衰。第八

句入伏作詩。「幽客」六句，言己得詩和詩。收句以期往遊此另結。何云：「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退之所以並掃齊、梁也。」愚謂此與《八公山》皆典制大題，宜用杜、韓，方能勝任，否則子建亦可。此詩傷平，然興象力量，似勝仲言《行經孫氏陵》。又，平叙之作，而葳蕤葱蒨，俛仰英昫。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六：「北拒」句，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西龕」句，謂陸遜破劉備於西陵。「卜揆崇離殿」，卜揆，用《詩》「卜云其吉」，「揆之以日」，指吳相宅於武昌也。茂宰，指伏曼容，幽客，朓自謂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釣臺臨講閱」句，《吳志》：孫權于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水經》：武昌郡治城南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歌梁想遺囀」句，「囀」當作「轉」。《淮南子》：「秦楚燕趙之歌，異轉而皆樂」，注：轉，音聲也。

《夏始和劉孱陵》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共有遲暮之嗟，「對窗」四語，景物凄切。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詩》　《古詩歸》卷一三「國小」句，鍾惺批：眞體貼眞受用。「開簾」句，譚元春批：趣景，趣事，寫入胸懷間。鍾惺批：「期」字、「候」字，有心得妙。「團團」句，譚元春批：賴一「去」字，不覺其對。「池北」二句，譚元春批：語意清遠，「猶」字杳然、洞然。　鍾惺評：思路清密，淵然冷然。又云：往往以排語寫出妙思，康樂亦有之。然康樂排得可厭，卻不失爲古詩。玄暉排得不可厭，業已浸淫近體。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此言何君政簡民淳，國中無事，因治北窗以遊賞，而風景清曠，雲日恬熙，水樹遠山，若煙浮影，現於其側。此雖箕潁之樂，亦不過是。而余以別去之久，適當君遊賞之時，且得君詩篇而和之，令人思望之益切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宣城固以逸句雄古今，而世所傳者，皆其輕俊之作，遂令奕葉風流幾同薄俗，不知其有此淵密之篇，固本地風光也。又，漢、魏作者惟以神行，不藉句端著語助爲經緯。陶謝以降，神有未至，頗事虛引爲運動。顧其行止合離，斷不與文字爲緣。如此作「及君」二字，用法活遠，正復令淺人迷其所謂。唯然，歌咏初終，猶覺去樂理未遠。後人用此者，一反一側，一呼一諾，一伏一起，了了與經生無異，而絲竹管弦蟬聯暗換之妙，湮滅盡矣，反不如俚歌塡詞之猶存風雅也。悲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閒適。起句情事清出，「整」字押韻穩，「竹外」句太尖。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掖庭聘絕國」四句，是怨。「花叢亂數蝶」四句，是情。「生平一顧重」二句，如此說怨情，方見身分力量。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此篇詩明是宮怨，五臣注硬扯入忠臣放逐，殊欠理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因何有題己新治北窗詩，和之而即送其行也。前四，就己新治北窗說起，因在官廨，故以國小民淳引入，「期清曠」、「候風景」領下寫景。「泱泱」六句，皆言窗外所見清景。「池北」十字，達得如畫。「自來」四句，轉到何來吟詩，就詩贊美。後四，乃送行之情，以暫隔猶思跌出遠別繫念，筆曲。而不見延頸，仍與開窗望遠相關。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等非玄暉高製，然必細心讀之，乃知高青邱之學有功力，不似他人但襲取其顯者。起四句，新治北窗。「泱泱」六句寫景，如遇諸目前。「自來」四句，言何來贈詩。「不見」四句，似是何即別去。此八句一往清警，似公幹。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靈運、惠連、顏延年、鮑明遠，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綺麗之作也。齊「永明體」自沈約立爲聲韻之說，詩漸以卑。而玄暉詩徇俗太甚，太工太巧。陰、何、徐、庾繼作，遂成唐人律詩，而晚唐尤纖瑣，蓋本原於斯。「一顧重」而「千金賤」，此聯乃絕佳，事出《列女傳》：「楚成王之夫人鄭子瞀，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子瞀遂行不顧。」爲子瞀之不顧千金，彼一時也；爲王嬙、陳后、班姬見棄於主，此一時也。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作，全得此格。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謝玄暉《怨情》：「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故人自謂，言己心如故，而故心不改之人難見也。註非。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比茂先情詩態更妍，語更麗，但漸入纖巧，古意稍減。又，「故」、「心」二字巧甚。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六：藥氣芳聲，自是閨中本色。末語巧而麗。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古有情詩，厥義不一。題曰「怨情」，則專主乎怨者也。《傳》曰「發乎情」，又曰「怨而不怒」，詩人之則也。此和本古詩體，須與樂府《怨歌行》不同。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雖君父不能得之于臣子，則怨固未有不毒者也。然有時乎或見許于聖人者。」蓋就施怨之人，與受怨之人，互爲權衡，而要以施怨之人爲主。說在夫子詔門弟子以學詩也曰：「詩可以怨。」夫學詩之人可以怨，不學詩之人未可以怨也。學詩之人，不惟可以怨，且可以其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興、觀、群同

功也，何也？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者，亦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春秋》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不知《春秋》則害及而身，不知詩且并及而名矣。故爲人臣子而以怨事其君父，非徒慰吾君父以博忠孝之聲，無非以道匡諭其君父，使之察而悔，悔而改耳。古今之怨，莫甚于《離騷》。溯而上之，則有小弁之怨，五子之怨，固不乏人也。受怨而能省，以收匡諭之效者，卒不多得。蓋怨之名，由施者與受者交相與交相成。《離騷》之怨，楚懷成之；而楚懷昏庸之名，則《離騷》之怨與之也。是以古來言怨者，莫不以之爲准，故怨一也。伍員騷情少，故昏如夫差而羅隱爲之末減。賈生深于騷情，故賢如文帝而史遷爲之致議。惟聖如周成，能因《鴟鴞》之詩復用周公，則下泯怨之實而上亦無受怨之名。怨歸無怨者，君父之責也。故古詩人不得于君父，不敢直斥而托其意于婦人女子，爲其怨之最毒也。然非天下婦人女子盡可以怨也，無貌不可以怨，有貌無才亦不可以怨，則可以怨必才貌兼全之人矣。此詩劈首連引四人，曰王昭君、張皇后、古棄妻、班婕妤，此皆有才有貌而可以怨者也。然觀其辭，不過寫四女之才貌而且兼四德：昭君之請行以貌，長門之賈賦以言，棄妻之織素以工，班姬之辭寵以德。如孔子取武仲等之知廉勇藝者，故四人能盡乎怨之致作者，以四人盡乎能怨之選也。宜乎有千年萬載丘山莫勝之勢矣。作者卻止以「花叢」二句，瑣物小景，逗起「怨」字端緒。然後一步一步，寫入深境，何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多，期于傷心。故傷心之怨，每每起于至微。故每每遇至微之物、至微之景，觸之而發者，蓋怨雖屬嗔而中伏癡根故也。夫癡而怨，湯若士所以傳《還魂》也；怨而癡，所以傳《紫釵》也。夫數蝶、雙燕，物之微者；花叢、風簾，地之微者。曰「亂」、曰「入」，湊成小小景趣，在怨者偶爾觸懷，不過衣帶爲賒而已，何遽至色減容衰也。在怨者之私憂過計，則以爲紅顏之變，其曰「坐惜」，猶言閒中老卻耳。怨者之見棄，自是人心之變，非于紅顏之變與不變也。「生平」二句，詞互錯以成文，寫重筆輕、寫賤筆重，「一顧重」，而曰「平生」是矣。「千金賤」，宜曰今日，而亦云「夙昔」者，何也？先只見人之重我如此，以爲平生永永如此，當無千金賤之日矣。及紅顏既變之後，始覺人之賤我如此，豈知不是今日方如此，已在「一顧重」之時矣。由此觀之，并非人心之變也。天下之變者，必其始而如此，終而不如此，謂改易其初也。故平生者，我所謂故也；夙昔者，人所謂故也。在今日爲故，在當日爲新，則爲重爲賤，俱在此一時，初未嘗有眞眞重我之心也，直今日方露耳。追憶生平都是「千金賤」之時，何嘗有「一顧重」之片刻耶？「故人」句，承「千金賤」。「故心」句，承「一顧重」。然亦不必分屬，第曰故人之心，猶然如此，何況世人。然自來怨情者，不責世人，只責故人。故人者，得意、失意之一人也。尙爾者，絕望之詞，如《齊人妻妾》所云今若此也。故心者，心之不變者也。故心人者，不變心之人也。非謂始而如此，終而如此。從後泝前，始知其能不變之謂乃即其「一顧重」之時，使把賤惡根子淨盡無存。此乃一味至誠情種，若遇此人，定無「千金賤」之時也。凡《選》中之詩，唯取雅馴，唯此詩「故人心」、「故心人」，播弄筆端，極爲纖巧。「尙爾」字黏「心」字，言世無至誠之心，見得最爲分明也。「不見」二字，黏「人」字，言一味至誠，乃千古情種不惟不遇，且眼中并不望見。此等人也，從來怨情之所以深歟。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謝玄暉《怨情》一曲，頗自輕舉，惟結句似稚，卻以此定爲六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花叢」二句秀。結句輕倩，六朝佳致。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詩》　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四：《文選注》：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此乃借宛、洛以喻建康。小詩十句，而三句膾炙人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大是淺調，只日、風兩語，佳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五：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新渚在東郊，應是謝與徐偕遊。徐先有詩，謝因而和之也。首二句，遨遊之佳者，本爲春色。曰「滿皇州」，見皇城內外皆春，「結軫」猶云聯騎，謂與徐並出。通篇中只此一句點明和徐青郊路傍大江，乃瞰江流。而曰「迥」者，江勢之遠，非謂東郊距江尙遠。「日華」句，寫江中「風光」句，寫江岸。莫非春色，莫非皇州之春色，非我兩人，孰肯到此閒瞰？「桃李」二句，又收眼近瞰。曰成蹊、成蔭，斗底驚心。曰已是「俶載」南畝之時矣，盍歸而望我綠嘯？此俱是謝之自感。　唐王維《早朝詩》「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似以「日華」二句爲粉本。蓋日色本無動性，須得「纔」字方形出「動」字。香烟俱有浮意，因「浮」字，遂生「欲」字。然纔臨者，日乍出之詞。俗傍者，香初爇之詞。本意只寫早，卻不得不用仙掌衮龍點出「朝」字耳。所以仙掌與日色、衮龍與香烟，四邊俱是實字。苟非纔、臨、欲、傍四箇虛字，如何楔得「動」字及「浮」字出，故必以纔臨寫動，以欲傍寫浮，皆詩人想之所結，然止活得

日色香煙兩邊耳。而此詩卻不更添虛字，只單用一「動」字、一「浮」字，便點得日川風草四邊皆活。蓋曰日華不動，因川而動；卻又於「川」字下着箇「上」字，見此動者亦川亦日。風雖有光，觸草始顯。於「草」下着一「際」字，覺此浮者非草非風，總是一片春色，總形容上文「滿」字，兼形容原題「且」字。蓋「日華」句，分明是旭日始且。「風光」句，分明匪陽不晞。要知此二句，全妙在「迥」「瞰」二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浮」字、「動」字極難入詩，此二句景極活，語不浮，以其切也。寫景，虛字須切。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日華川上動」二句：「川上」承上「蒼江」，「草際」承上「青郊」，二句妙，是昧旦即目。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一幅春遊圖。清新生動，不以摹擬損才。但據大意是刺其樂遊無節，非美之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詩送徐出新亭渚而遊宛洛也。前四，先從所往之地說起，點清現在出渚事。中四，寫出渚時所見春景。後二，即景中遙想彼處方事春耕，因就轉瞬綠疇，點醒望歸作結。　桂馥《札樸》卷六《風光》：《文選》謝玄暉《和徐都曹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五臣注：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李善注：《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是。李善本作光風，今本爲人所改。俗以「日華」、「風光」爲對，不知古人之詩不如是板滯也。上文「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迴瞰、結軫，何以不對。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日華川上動」二句，千古如新。阮亭不取，失之矣。自《移疾》至此六首，非全美，姑類存之。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八：《文選》謝玄暉《和徐都曹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五臣注：「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李善注：「《楚辭》曰：『光風移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是。李善本作「光風」，今本爲人所改。俗以日華、風光爲對，不知古人之詩不如是板滯也。上文「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迴瞰、結軫，何以不對。

《和劉中書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極寫山川奇峻，語刻畫而不拙，此種又稍類康樂。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劉繪有《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呈玄暉，玄暉和之也。起四句，追叙己昔曾遊，分兩層交代。「圖南」二句頓束，言劉今方仕此，不比己之息翰。下四句，因及己移疾得詩，叙次交代，分明清警。「赬紫」以下十句，述劉詩中所言峽景，以承「殊觀」。「江潭」二句，緊承劉之詩，以感起己之昔遊，收束一片。末句另出一層，言己苟即死，無重游之期，而淹留於此，則永絕此巖畔之遊，文情景妙。

《和蕭中庶直石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氣蒼語健，押韻並極自然。情事曲折能盡。

《和王長史卧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情事詳婉，略有秀句。結意雖同諸篇，稍能增致。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長史王秀之也。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駿馬馳平皋，幾於無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結四句逸響自然，殊合古調。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詩有惜其出戍意。前二，先寫京城之景，白日雖麗，而阿閣層樓，重疊遮掩，中寓讒諂蔽明，正直不容意。「蒼江」二句，遞落江之北戍，水陸路長。「京洛」四句，點明江戍所在，時危難濟，忽就己身作一感慨。後二，仍兜轉江丞，以勉其成功早歸收住。短章中局勢開拓，當與江丞原作並傳。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自南北戍，所以先寫京城，次言漸遠江，漸驅馬，一路層次交代。京洛二句，實言所以須戍之故，爲一段。「撫劍」入己，另一意，然「惜哉無輕舟」句意不明。收句勉江，語自明。頓挫往復。（此晋初僑立之南瑯琊，亦名金城。在今江寧郡治之東北。《齊書・地志》瑯琊本治金城，永明移治白下，在今郡治西北神策門外。）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江孝嗣也。

《奉和隨王殿下詩十六首》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聲調差亮。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此似奉敕還都時作。末句「君」者，玄暉自謂也。

又六　鄧雲霄《冷邱小言》：「清磬度山翠」、「鐘聲和白雲」，此皆唐人佳句也，不如謝玄暉「磬轉芳風旋」中含舒徐委曲之態。唐人特逸耳。

又七　《古詩歸》卷一三「玄冬」二句，譚元春批：亦妙，但不如「秋華臨夜空」耳，秋境易妙，冬趣難工。「高琴」句，鍾惺批：五字空遠。譚元春批：「時以思」三字，覺琴心之義猶淺。

又一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以語生，故能秀。

又一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臺迴月難中」，句直思曲，眞不

易得。

《和王中丞聞琴詩》《古詩歸》卷一三「涼風」四句，鍾惺批：幽景深情聲感不盡。「輕鳴響澗音」句，鍾惺批：看他五字之內安「鳴」字、「響」字、「音」字。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當風清月白之際，而聞此夜琴之聲，此王中丞近況也。而空林蕭疎，幽澗振響，得無以幽閒自適，而遂無心仕進耶？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沉遠之調。王昌齡學此，乃不能得其適怨清和。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四，以夜景遞落聞琴，妙在蕙風入抱，襯得有力。後四，接寫琴聲，勸其勿耽幽寂，而琴之足以移人，愈可見矣。此種詩亦有絃外之音，「涼風」、「蕙風」疊用，卻是小疵。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先寫二句，聞琴時之景，興會標舉，第三句一墊，四句點題，共爲一段。章法與《離夜》同。「蕭瑟」二句，正寫「聞」字。收句始入聞琴之情，而借以慰王。

《贈王主簿詩二首》一《古詩歸》卷一三「遊蜂」句，鍾惺批：「食」字癡得妙。鍾惺評：深情嬾態，言外可想。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六朝秀致，押「食」字韻有姿。

《和別沈右率諸君詩》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惜字惜句，其自賞有如此者，非此則又何以爲玄暉？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東流水》：謝朓詩「春夜別青尊，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祖此。（《尚書》曰大傳：「晦而月見於西方，曰朓。」故字元暉。今作「眺」字者，誤，《齊書》可考。）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句敘餞文學，兼補時令。次句點明，係之官，非餞歸，亦非仕京邑，所謂交代分明也。三四句，就第二句「復爲客」意頓挫詠歎，言此身如水，東流無停，思念故鄉陌，將如之何也。以上爲一段。「重樹」二句寫景。收句入己餞之情。此文學必之荆州爲王府官屬也。

《離夜詩》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古人杯》：謝朓《離夜詩》「山川不可盡，況乃故人杯。」即蘇、李「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之意。司空曙《留盧泰卿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翻用元暉，亦有出藍之致。（石尤始於宋武帝《丁旿歌》，或作「郵」。詩家互用，其義未詳。《江湖紀聞》曰：「石氏女嫁爲尤氏婦，因夫遠出不歸，結恨而死。」則「郵」字又作何解？）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寫離夜之景，由遠及近；三四兼敘，共爲一段。五六入別情，卻以「翻潮」句橫空逆折一筆，文勢文情，俱曲宕奇警。「山川」二句，又另換筆意作結，言遠涉已足愁煩，況兼懷戀故人之餞。此詩通身爲行者自述之辭，短篇極則。又，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玉衡北兩星曰玉繩。

《望三湖詩》《古詩歸》卷一三「薄暮」句，鍾惺批：寫來幽澹。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短章誦至結句，言外有情便可存。

《送江水曹還遠館詩》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晉、宋之不能不變而唐，勢也。宣城即不墜素業，而已墮風會中矣。然以此置唐人詩中，則其深遠高逸又似鶴立鸞鶱之表。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結句留連不能盡興之意，頗復情長。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此似江祏過謁，而館去城遠，玄暉餞之作此；又似挈眷在館者，故三四句及之。又，此詩先敘遠館並景。起二句，右丞取作律句，便妙。收二句，言餞送不能久留。自《離夜》至此七篇，情事詩景相似。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詩》《古詩歸》卷一三「香風」四句，鍾惺批：自待待人，皆置之極幽孤之境。譚元春評：「聞君此夜琴」，佳景也。「獨此夜琴聲」，若境也。一吟之而神往，一吟之而神傷，各極其妙。妙於作聞琴詩，才華事實無用處矣。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此敘送別之時，悵望徙倚，情不忍分。而涼風凄然，輕霞慘淡，益增其悵也。因想城迴溪遙，跋踄伊始，是以沫泣而憂其行之多露耳。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四，敘事。述彼之捨己羣去，有悵恨意。後四，補景。述己之送彼獨留，有傲岸意。詩境清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二句，先敘題面，著「攜手」二字，以表三人也。三、四句言三人不念己之不得歸也。「香風」二句，寫山中之情；留「送」字收。此篇無甚佳勝。

《臨溪送別詩》《古詩歸》卷一三「葉上」句，譚元春批：「初」字可知而不可言。鍾惺批：予亦有「風半竹聲涼」句。「荒城」句，譚元春批：即唐人「幽州無夕陽」之意，但唐句凄，此句渾。「君子」句，鍾惺批：厚。

《後齋迴望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後四語有秀致。

《與江水曹至干濱戲詩》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起二句敘題，兼著地與時。「遠山」二句，言水中山景，「花枝」二句，寫岸山，總四句寫景，語甚新妙。「別後」二句收，用意用筆，深曲有味，又緊承上四句景及山月清尊言

之，思此景此情也。

《出下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以物色之推遷爰興懷於時序，造感不遙而在情已切。

《落日同何儀曹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六句摹景如覩。

《夜聽妓詩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批：「共命江南管」句，有景。「寸心傳玉盌」句，又在歌舞之外。

又二 《古詩歸》卷一三「墮珥」句，鍾惺批： 千古有心人盡此五字，上句意不甚異，淺深遠甚。「清香」句，鍾惺批： 風流不墜，性情雜出，對妓之妙，如對幽人，「靜女其姝」所從來矣。「歡樂」句，鍾惺批： 可見歡樂首忌「喧」字。 譚元春評： 上歌豔在親暱，下歌艷在幽靜。

《詠薔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 正以七句意見是詠薇，他不能借。

《詠兔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三、四有致，五、六有情，備詠物之能事。

《遊東堂詠桐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此殆爲明帝之剪除宗室而發。

《雜詠三首・鏡臺》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此殆有憂生之嗟，言美惡自知，人情難測也。

《同詠樂器・琴》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言春秋佳日，不堪離別之思。

《詠竹火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宣城工於詠物，姿態疎秀，造情不遠而寄意可風。

《還塗臨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爾時聯句，每各作發端之興，不取章法相承。「白沙」、「白水」並寫山川，語俱有致。

《紀功曹中園》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琢句並秀。

《閒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 各稱所懷府君語，故自雅。

《往敬亭路中》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此詩全見齊、梁人句法。

《齊雩祭歌八首・送神（五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五章）稍饒生動處。

《酬德賦》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詞質氣健，下開昌黎。

《遊後園賦》 《古文苑》卷七章樵注： 孟子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假此言王門文章之富，奉命難于措辭。

《七夕賦奉護軍命作》 何景明《織女賦序》（《何大復先生集》卷一）： 予嘗觀謝朓、王勃《七夕賦》，皆組詞繪句，務極妍倩。其意不過侈二星靈光之會合，述一時遊燕之盛靡，于比諷之義或缺也。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 玄暉深於詩，此牋渾似詩賦。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 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爲衆所歸心。兼以王儉東床，武帝嘗向儉稱爲我家東阿。玄暉雖以文章相投，推戴之心未必無也，殆楊德祖之流乎？ 使非記室之遷則黃犬難牽，鶴淚蔑聞，當不在于東昏之世，已早與謝粲、劉巨等焚玉於斧鑕排牆之際矣。觀其辭牋，情語惆悵，悽入肝脾，哀感頑艷，則所謂昔在渚宮搆扇蕃邸者，豈其誣哉。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 巧思。又，情辭相副，祇覺婉轉悱惻，忘其寒乞，所謂妙于語言。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 通篇情思宛妙，絕去粉飾肥豔之習，便覺濃古有餘味。又評「渤澥方春」八句： 姿采幽茂，古力蟠注，乃六朝人眞實本領。

《齊敬皇后哀策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九引）： 玄暉才自輕俊，此篇調亦響，第尚未極宏深之致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 「懷豐沛之綢繆兮」句，蕭氏陵在武進，故云豐沛。「繼池綍于通軌兮」二句，《太祖紀》云：「梓宮于東府前渚升龍舟。」「始協德于蘋蘩兮」句，謂歸自潛邸也。「哀日隆于撫鏡」句注引《西京雜記》云云。按： 于時佛法未入中國，安得身毒寶鏡爲甲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書也。「撫鏡」當引明帝覩陰後鏡奩中物事。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四引方伯海評： 文字要切題目。【略】化自公宮」以上，俱切爲諸侯時事，然尚多通套，可以移掇；以下緊照此義。層層摹寫，有典有則，亦切亦流。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本傳謂此文齊世莫有及者。「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句，清洛以比秦淮。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 雅贍不縟。

《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駢體文鈔》卷八譚獻批： 洗鍊。

傳記

《南齊書》卷四七《謝朓傳》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度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恆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略】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略】不悟滄溟(末)(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略】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見)(召)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飜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己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南史》卷一九《謝朓傳》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略】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恆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

「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覬)(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南齊海陵王墓銘》《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

紀事

《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 明帝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略】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百五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略】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略】上詔曰：「謝朓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奬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袞，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略】朓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釁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詿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略】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檐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略】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略】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容)袁文曠斬之，傳首。【略】時年七十餘。

又卷五二《文學傳·崔慰祖》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略】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略】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卷一三《沈約傳》、卷二七《到洽傳》 (存目)

又卷三三《王筠傳》 (約)嘗謂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

又卷三六《江革傳》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略】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又卷四九《庾肩吾傳》、卷五一《諸葛璩傳》 (存目)

《南史》卷六《梁本紀上》 (存目)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 (存目)

劉餗《隋唐嘉話》卷中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異纂》(明鈔本《太平廣記》

卷四九三引）：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坊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從善門》（存目）

范摠《雲谿友議》卷上《馮生佞》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書悸赧，方有狐首之思歟。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八《事誌》　慶曆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譔并書《宋海陵王墓銘》石。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李豫亨《推篷寤語》卷七　謝朓好奬與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略】夫蠅蟻之微，附騏驥而致千里；閭巷之人，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烏可不察哉。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謝朓》　朓年三十六卒，自宋入齊十五六許。《朓傳》云：「自隨王記室改新安王中軍記室。」按史：齊無新安王，而《文惠太子傳》「始封南郡王」云云，然則新安即文惠也。史偶遺其封耳。

又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按：宋明帝時太子右率沈勃與朓不相及。此蓋即休文，而傳但載爲太子家令；其爲右率見《杜京產傳》。又，《酬王晉安》此恐即王僧孺。又，《別王丞僧孺》，按：文惠太子薨，僧孺出爲晉安郡丞。又，《同謝諮議詠銅雀臺》，按：謝超宗爲竟陵王鎮北諮議。超宗，奕之五世孫，朓，乃據之四世孫：皆出於袁，乃袒免從父子而稱其姓。又，《休沐重還丹陽道中》，按：謝氏世居會稽此是休沐反會稽復至丹陽就職。又，《和宋記室省中》，疑是宗記室，宗爲鬱林王記室及王爲皇太孫仍管記室。又，《和江丞北戍瑯琊城》，按：江敷宋末爲丹楊郡丞。其時，朓年尚少，此江丞當在齊時與何遜詩中江丞一人。又，《和王中丞聞琴》，此或是王思遠。又，《離夜虞炎有餞謝文學離夜詩》，此乃在荆州作。又，《冬緒羈懷》，此是在荆州作，常侍乃隨王國常侍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逸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謝朓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謝朓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謝元暉文集》十卷，謝朓撰。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謝朓集》十卷。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出爲東海太守。東昏時，爲江祏黨譖害之。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尤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選》所錄朓詩僅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通志・藝文略七》　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又《外集》一卷。《謝朓逸集》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謝宣城集》五卷。齊中書郎陳郡謝朓玄暉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七　《謝宣城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謝朓集》十卷，又《詩》一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文集」　《謝宣城詩集》、《謝玄暉詩集》。

《萬卷堂書目》卷四　《謝宣城集》五卷，謝朓。《小謝詩集》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謝宣城集》五卷。齊吏部謝玄暉也，名朓，陽夏人。賦九首，樂歌八首，詩百八十二首。《謝元暉詩選》，唐子西梓凡二十首。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朓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朓集》十二卷、又《外集》一卷。《謝朓逸集》一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謝宣城集》一冊，全。劉宋謝(朓)〔朓〕著。

《脈望館書目・漢魏六朝文集》　《謝宣城集》一本，又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謝宣城集》五卷(朓)。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謝宣城集》五卷一冊，謝朓。

《玄賞齋書目》卷七　《謝宣城集》。

《楝亭書目》卷四　《謝宣城集》，齊謝朓撰，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謝宣城集五卷》　齊謝朓撰。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事蹟具《南齊書》本傳。案：朓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又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被誅。其官實不止於宣城太守，然詩家皆稱謝宣城，殆以北樓吟咏爲世盛傳耶。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略】考鍾嶸《詩品》，稱「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則振孫之言審矣。張溥刻《百三家集》，合朓詩賦五卷爲一卷。此本五卷，即紹興二十八年樓炤所刻，前有炤序，猶南宋佳本也。本傳稱朓長於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鍾嶸《詩品》乃稱其「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稱其「善自發端，而末篇多蹶，過毀過譽，皆失其眞。」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斯於文質升降之間，爲得其平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謝宣城五集》　齊謝朓撰。原本十卷，宋樓炤惟刻其詩五卷，前有炤序，猶南宋佳本。觀其附載王融和詩，知不由掇拾成也。朓詩爲沈約所推賞，而鍾嶸則抑揚參半，要皆愛憎之私。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宋版集部》　《謝宣城詩集》（一函二冊），齊謝朓著，五卷。宋樓炤序，序後有宋洪伋識。《宋史》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至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此書序中稱「至郡視事之暇，鋟版傳之」云云，蓋即知宣州時所定。考其年月，係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陳振孫《書錄解題》【略】，所言皆本於炤序。序後，有嘉定庚辰鄱陽洪伋識。庚辰，爲宋寧宗嘉定十三年，故伋稱樞密樓公鋟本，距今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用再刻於郡齋。又考宋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銘》載，适孫十人。伋，奉議郎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未載其知宣州。蓋必大爲其祖适作碑銘時尚在，伋守郡前耳。御題：「李杜稱詩久，樓洪鋟版行，芸香資望古，藻繢足怡情。詎祇摛辭麗，頗多契理精。欲嗤劉刺史，何據五言城。乾隆乙未春御筆。」鈐乾隆雙璽。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五卷末）。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一　《謝宣城集》五卷（刊本），晉謝朓撰，明任丘黎晨校刊。正德辛未，康海序云：「《宣城集》舊十卷，宋以後止傳其詩賦五卷，其五卷者皆常時雜文，不如詩，故不傳也。劉侯知武功之二年，一日來滸西別業，見《宣城集》，嘆而刻之，劉侯名紹，字繼先，濮人。」嘉靖丁酉任丘黎晨跋後。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謝宣城集》五卷。（一明刊本，一吳騫刊本。）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謝宣城集》五卷。

《稽瑞樓書目》　《謝宣城集》五卷。（舊刻，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謝宣城集五卷》　齊謝朓撰。明汪士賢刊本。正德黎晨刊本。清吳騫仿宋刊本，愚谷叢書內。又揚州刊本。〔續錄〕宋紹興戊寅樓炤刊本。天祿目有宋本，後有嘉定庚辰鄱陽洪伋識，稱再刻於郡齋。明正德六年劉紹刊於武功本。黎晨本乃嘉靖丁酉刊，十一行十二字，據跋以武功本重刊，而以鈔本校定，前有直隸寧國府知府任邱黎晨校刊一行。明萬曆己卯宣城重刊本。百三家集本一卷。清康熙丁亥郭威釗刊六卷本。清鈔本。曾見何義門校宋本，與吳騫刻本多合，原本亦舊鈔，傳沅叔曾迻錄一本。汲古閣影宋本，十行十八字，後有嘉定庚辰洪伋跋，訛脫甚多，不如吳氏宋本。四部叢刊本。【略】〔續錄〕曾見萬曆十三年刊四卷本。黃蕘圃有宋唐庚集三謝詩一卷，嘉泰甲子刊，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孝慈堂目有刊本，毛斧季精校。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謝宣城集五卷（鈔本）》，齊謝朓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一・謝宣城集五卷》　玉縉案：紫芝爲師秀之字，例應稱其名，此二語見《秋夜偶書詩》，唐庚《子西集・書三謝詩後》云：「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趙實本唐，當引彼。

《書目問答》　《謝宣城集》五卷。（齊謝朓，拜經樓校本。）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謝宣城集選》　《宣城文集》五卷，紹興中婁炤刻詩集，刪薙其文後遂亡佚。張所集錄，蓋不能什一也。惜哉。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一・謝宣城集五卷》（明仿宋本）　謝宣城。

《藝風藏書記》卷六　《謝宣城集》五卷。明汪士賢刻本。前有正德辛未康海序，萬曆己卯梅鼎祚序，後有嘉靖丁酉黎晨跋。朓集五卷，爲宋紹興八年樓炤所刻，明正德辛未劉紹刻於武功，嘉靖丁酉黎晨刻於宣城。萬曆己亥司理史再刻之，此本爲最後刻，然猶宋人編次也。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齊謝玄暉眺有《新亭渚詩》、《游東田詩》、《銅雀臺詩》、《答呂法曹詩》、《在郡卧病詩》、《夜發新林詩》、《酬王晉安詩》、《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敬亭山詩》、《休沐詩》、《登三山詩》、《京路夜發詩》、《鼓吹曲》一首、《出尚書省詩》、《中書省詩》、《觀朝雨詩》、《郡內登望詩》、《孫權故城詩》、《八公山詩》、《和徐都曹詩》、《怨情詩》、《辭隨王牋》、《皇后哀策文》。嚴氏《全齊文編》據本集、《文選》、《藝文類聚》輯存賦九篇、敎二、章一、表三、牋一、啓三、謚策文一、哀策文一、墓誌銘四、祭文三，凡二十八篇。又文編卷首叙錄曰：《謝眺集》五卷。一明刻本，一吳騫刻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四　《謝宣城集》五卷（齊謝眺撰），明刊本（嘉靖黎晨刻本）。標題次行題「直隸寧國府知府任邱黎晨校刊」。前有正德辛未（六年）武功康海序，稱劉紹知武功，刻是集，至嘉靖丁酉（十六年）黎晨以武功本重刻於宣城。晨有跋。《謝宣城詩集》五卷。齊謝眺撰。影宋抄本（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寫宋刻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目錄標題次行低三格題「齊尚書吏部郎謝眺元暉」，「眺」字上空一格；三行低一格「卷第一」；四行低二格「賦九首」；五行低三格「酬德賦」，傍注「並序」二字。卷一標題次行低三格「賦」，三行低四格「酬德賦」。以下均同。末有紹興丁丑（二十七年）七月東陽樓炤題，後嘉定庚辰（十三年）。鄱陽洪伋識語幷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前後有「東吳毛氏圖書」朱文長方印，「宋本」朱文長圓印，「甲」朱文方印，「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汲古主人」、「毛氏子晉」、「毛晉之印」、「汲古閣」朱文各方印。

《藏園群書題記・漢魏六朝別集類・宋本謝宣城集跋》　《謝宣城詩集》宋刊殘本，存卷一、卷二，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上魚尾下記「謝集一」、「謝集二」。前有目錄，（缺第二葉。）第二行低三格題「齊尚書吏部郎陳郡謝眺玄暉」。（「謝」下空一格。）卷一賦九首、雩祭歌八首，四言詩二十八首，卷二鼓吹曲四十三首，卷三詩四十三首，卷四詩四十六首，卷五詩四十首、聯句七首。本書第一行題「謝宣城詩集卷第一」，次行低三格題「賦」一字，三行低四格題「酬德賦」，宋諱玄、弘、匡、貞、搆、敦、廓、曠皆缺末筆。刊工有侯琦、潘德璋、潘暉諸人名。收藏有「陳彥良印」白文印。字體方整而氣息渾厚，與浙杭本迥別，知爲宣州郡齋所刊。此雖佚去下冊，後跋不可得見，然以宋諱至廓字證之，則爲嘉定十三年洪伋翻雕樓炤本無疑也。（伋跋言：樓公鐫本距今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用再刻於郡齋云。）按：《宣城集》據《書錄解題》云：「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祇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其言皆本炤序。然自是玄暉之集祇以五卷傳矣。《天祿琳琅》載有宋刊本，即嘉定洪伋所刊，余領故宮圖書館時，檢昭仁殿冊籍，已無此書，蓋不知流落何許。生平所知見者，有汲古閣影宋本、明人依宋鈔本、何義門校宋本、正德劉紹本、嘉靖黎晨本、薛應旂本、萬曆史元熙本、汪士賢本、天啓張燮本、康熙郭威釗本。大抵承宋本而下，皆爲五卷，至張燮增補爲六卷，而郭威釗繼之，自詡有搜采遺佚之功，而不知已蹈擅改古本之失。嘉慶初元，吳騫拜經樓依宋本重刊，舉世咸推爲精善。第余今日取宋本參證之，則可議者亦正多。茲將各本臚舉於後，略考其源流得失之故，可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後有研誦小謝之詩者，庶得所取資乎。

又《內府宋刊本》　《天祿琳琅》卷三載之，舊爲季滄葦所藏，見於《延令書目》。有樓炤序，序後有洪伋跋。未詳著行款若何，第以汲古閣影本推之，知其決爲十行十八字，與此殘冊正同。

又《汲古閣影宋本》　今藏德化李椒微師家，癸丑正月，曾得假閱，就校於拜經樓本。十行十八字，目錄序跋皆完具，格式與宋刊無異。然余以宋本對勘，則訛舛時復錯出。就卷首言之，如：《酬德賦》中「曾陰默以悽側」，誤作「棲惻」；「實興齊之二六」，誤作「與齊」；「齊天地於倏忽」，誤作「條忽」。《高松賦》中「既芊眠於廣隰」，誤作「竿眠」。《三日侍曲水》詩「實符時」誤作「寶符」。此咸顯然可見者，或原本漶漫不可辨析，而鈔胥又未經詳審，致有此失也。

又《明影宋本》　今藏上海涵芬樓，舊爲毛子晉、季滄葦、徐健菴遞藏，曾影印入《四部叢刊》行世。取宋本一核，其次第皆循舊式，而行款已改爲十行二十字。目錄次行刪去玄暉結銜一行，而《雩祭歌》前加「樂府」標題一行。（《雩祭歌》上又妄加「齊」字。）至篇中文字差失殊多，如《酬德賦》「眷予以國士」，誤作「國子」；「相群方之動植」，「方」誤作「芳」；「援雅範以自綏」，「綏」誤作「緩」，「君紆組於名邦」，「紆」誤作「紓」；「奉京枌而作傳」，「枌」誤

作「粉」；「意搔之以杼柚」，「柚」誤作「袖」；「齊懽賞之多違」，「齊」誤作「各」。考毛、季兩家皆藏有宋本，而此影鈔乃率略如是，不可解也。至《永明樂》第四、七、八首咸有空格，意原本剝蝕，不敢臆補，以存其眞耳。

又《何義門校宋本》 此爲乾隆丙辰馬半查錄義門手校宋本，爲盛意園舊藏。余於廠肆得覯，臨於吳本上。其所舉宋本作某者，與今宋本多不相應。如卷二，《淥水曲》「桂棹及晚風」，何校本作「晚春」，今宋本乃作「春風」也。《永明樂》第九首「生蔑芊羅性」，何校宋作「千羅」，今宋本仍是「芊」字，豈所見非一刻，或後來補版耶？

又《武功本》 正德辛未劉紹刊於武功縣，康海爲之序。原本世不多見，余生平亦未之覯。據黎晨跋，言用武功本新之，則其行款當與黎本同。

又《甯國本》 嘉靖丁酉任丘黎晨刊，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卷一首有「直隸甯國府知府黎晨校刊」一行，後有晨跋，言取武功本新之，而宣庠所呈抄本校焉。次第大段與宋本不異，惟目錄前玄暉結銜亦刪落不存，每題下「一首」等字皆刊去，《雩祭歌》如《迎神曲》、《送神曲》、五帝等歌，宋本標於歌曲後，今改在前。其最爲紕繆者，如卷二《同諸公賦鼓吹曲》名，刪去「先成爲次」四字及「同前再賦」四字，於是次第紊雜，而王融《巫山高》一首誤屬之范雲矣。卷五之《同詠樂器》三首、《同詠坐上器玩》二首、《同詠坐上所見物》亦改易次序，刪去人名，於是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諸人之詩皆誤爲玄暉之作，後之閱者益難以釐正矣。溯其原始，皆由武功本作之俑，黎氏因襲而莫能糾之。至篇中文字繆失，亦多自黎而始，如《酬德賦》首句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黎本「悲夫」作「嗟夫」，「游」上衍一「時」字，「騖」誤作「鶩」。嗣是諸本皆從之，而沿訛踵繆，不可爬梳，不知所云。依鈔本校正者果何爲耶？

又《六朝詩集》本 嘉靖癸卯薛應旂刊《六朝詩集》二十二家，《宣城集》仍爲五卷，前無序目，十行十八字，與宋本合，次第亦相同。然卷二之《同諸公賦鼓吹曲》、卷五之詠樂器、玩物，即取黎刻爲藍本耳。

又《宣城本》 萬曆己卯史元熙刻，梅鼎祚校，八行十八字，版心有「覽翠亭」三字。據史序云：黎君版置郡齋，就武功本也，後四十餘年，久漶漫不可讀，乃斥奉刻之。里中梅禹金有事校讐，得樓序并佚者數篇，則復首載史乘焉。今考集前有《南齊書》、《南史》列傳，《郡志》列傳，樓炤序，皆梅氏所增輯也。余所藏爲殘本，僅存前二卷，然其篇第已大有更易。卷一祇載賦九首，其《雩祭歌》、《侍宴四言詩》皆析出，歸入卷二，雜置之隋王《鼓吹》中。輕改舊次，殊爲繆妄。蓋數百年相傳之次序，其離析紊雜，實由茲始。所謂傳播之功不敵其擅改之過也。

又《漢魏二十一家集》本 萬曆汪士賢刊，九行二十字，次第大率與黎本同，其卷二、卷五詩題人名差誤亦同，當從黎刻出，第卷五末又增逸詩及文三首耳。然考其所補逸詩四首，如范雲之《離夜》詩已見卷四，王融之《琵琶》、沈約之《篪》二詩已見卷五，前後祇距數番，乃森然複出，竟熟視而無覩，抑又何說耶！

又《七十二家集》本 天啓末張燮刊於閩漳，九行十八字，增訂爲六卷。凡賦一卷，詩四卷，文一卷。此本不獨增文十九首，更將詩之前後次第悉予變更，無知妄作，莫甚於此。

又《清宣城本》 康熙丁亥郭威釗刊於宣城，梅庚校訂。其析卷一之《雩祭歌》、《四言詩》入卷二，實仍其家禹金之舊迹。補遺詩三首，其范雲一首已見卷四，補文十九首爲卷第六則取諸張燮本也。綜以上各本觀之，自明以來凡七刻。其始也，祇文字之沿誤而已，久之而標題刊奪矣，久之而次叙雜溷矣，浸假而移易卷第、錯亂篇次至不可勝糾矣。大抵展轉傳寫，久遠失眞者，其弊小；其妄逞胸臆，改併增損，貿然以訂輯自任者，其弊大。吳兔牀氏深悼劉、黎刻之失，一旦訪得宋本而盡正之，其致力至勤，而爲功至偉。顧余展此殘帙，句比而字勘之，頗惜其校讐未精，殊不足以副己言而饜人望也。茲就首卷舉之：目錄前刪去朓官銜一行，而於《雩祭歌》前增「樂歌」標題一行，又題下幾首字亦悉予刊落。卷一首不著「賦」字標題一行，此皆沿鈔本之失，宋本固不如是也。至字句之誤失，如《酬德賦》「得其盡體物之旨」，脫「其」字；「貽話言於川渚」，「川」誤「洲」。《思歸賦》「睠重芒而引領」，「芒」誤「岡」。《七夕賦》「綿含睇而娥揚」，「娥」誤「蛾」。《高松賦》「邈道勝於千祀」，「祀」誤「禩」。《黑帝歌》「曾冰冽，積羽幽」，「冽」誤「裂」。《侍宴光華殿》詩「營絳分區」，「絳」誤「降」。《侍宴曲水》詩「誰器元功」，「器」誤「契」。其它類此正多，未易枚舉。余維兔牀以校勘名家，豈宜疏失至此。及詳玩其跋語，則彼第取盧弨弓傳校之本以鋟木，實未嘗親見宋刻也。弨弓校書專重本文，以朱書細字注於行間，而其餘版式行格例不詳記。余家所儲抱經樓手勘群籍大率

如此。今兔牀未覩原書，第就傳本移寫，又拘於叢書之版式而爲之，故行款既非古式，又刺取考訂異文綴於本句下，（審其文字似出抱經隨手劄記。）以云翻宋，實爲非體。其它提行、空格、標題、夾注，一切皆失舊觀，書經三寫，焉烏帝虎，自所難免，況又移改格式以滋其誤耶。此殘本二卷爲世好劉君翰臣所藏，余辛酉游淮南時曾得賞翫。頃翰臣重游燕都，攜此帙見示，屬代覓良工，假椒微師藏毛鈔本影寫後三卷，俾成完璧，因留置齋頭。前日偶取郭氏本細校一過，卷一賦九首訂正八十字，《雩祭歌》訂正四十八字，四言詩訂正四十字；卷二，五言詩訂正一百八十五字。通計訂正凡三百三十三字。若天壤尚存完帙，則單詞勝義，耐人尋繹者，當復不少，姑懸此奢願，或庶幾一遇乎。余生平於小謝似有夙緣，壬子四月始臨何義門校宋本，癸丑二月復校汲古閣影宋本，嗣覩涵芬樓明寫本，更詳勘一過，今又幸得親見宋本，自謂致功之密，搜訪之勤，視兔牀未遑多讓，而篋中所儲，自黎晨以下各本咸具。今情古思，左右紛投，儻得屏去俗囂，董理諸編，廓盡榛蕪，垂爲定本，更取宋版殘卷、毛鈔祕笈合寫付雕，重新嘉定之規摹，庶彌拜經之遺憾。世有劉孝綽、梁武帝其人者，或將引爲同好，樂觀厥成也歟。辛未四月十八日，藏園居士記。

又《影宋本謝宣城集跋》《謝宣城詩集》五卷，汲古閣毛氏影宋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目錄次行題銜爲「齊尚書吏部郎陳郡謝朓玄暉」，卷一第二行低三格題「賦」一字，三行低四格題「酬德賦」。後有紹興丁丑秋七月東陽樓炤題，又嘉定庚辰冬十二月望鄱陽洪伋識八行。此二跋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卷中印記凡八方，曰「宋本」、曰「甲」、曰「汲古閣」、曰「東吳毛氏圖書」、曰「毛氏子晉」、曰「子晉書印」、曰「汲古主人」、曰「汲古得修綆」，皆毛氏所鈐也。用薄棉紙畫烏絲闌，按宋刊點畫摹出，其筆墨未爲精麗，在汲古影寫本中尚非上選。然氣息雅靜，後來錢、席諸家精心仿造，顧猶未必逮此也。按：《宣城集》吳氏拜經樓所刻據盧抱經宋本校訂，余前據劉氏所藏宋刻殘本覆勘，其目錄次叙及結銜之不同既已詳舉之矣。茲據影宋本以校後三卷，則異字又復迭見。即以卷三言之，如：「其如離別何」，影宋本作「別離」；「江海含瀾波」，影宋本作「合瀾波」；「宸景厭昭臨」，影宋本作「照臨」；「奔璧帶苔蘚」，影宋本作「奔壁」，「會是共治情」，影宋本「治」下注「一作怡」；「涼蕭乘暮晰」，影宋本作「涼蕭」；「風振蕉蓮裂」，影宋本作「蕉逵」。豈抱經所見爲別一宋本耶？抑盧氏臨校有疏謬耶？且檢拜經後跋，曾於刊成後親見堯圃所藏嘉定鄱陽本，其行款固與此影本正同，乃吳氏僅言其體格較此稍異，祇取序跋補刊之，而於文字之誤乃不置一詞又何耶？余嘗恨《謝集》宋本世人多不得見，而吳氏重刊又不可盡據如此，因縱臾劉氏取宋刊殘本覆諸貞石，其殘佚後三卷又請於德化李椒微師，假此汲古影本以足之。六朝名家從此多得一善本，以供循諷，余亦得藉手以奏煉石補天之妙績。不意垂老有此奇遇，寧非幸哉！寧非幸哉！八月初五藏園老人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殘。）宋刊本（存目）。

又《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影寫宋刊本，【略】（李木齋先生藏）（存目）。

又《謝宣城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明嘉靖十六年黎晨刊本。【略】按：據黎氏跋，乃宣城翻刻武功本而又以抄本重校者也。此亦天一閣佚出之書。（余藏。丙辰。）

又《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清康熙四十九年蔣子遵（杲）手寫本。有「康熙庚寅二月借義門師處校正宣城詩集手錄一冊」，顯識二行。有韓應陛跋。（癸酉十一月十二日見，周叔弢藏。）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謝宣城集五卷》齊謝朓撰。宋紹興戊寅樓炤刻本。　明正德六年劉紹刻于武功。　嘉靖丁酉黎晨刻。　萬曆己卯宣城重刻。　明汪士賢刻。　百三名家本，一卷。　康熙丁亥郭威釗刻六卷。　吳壽校刻本。　揚州刻本。　天祿書目宋板附宣城詩集五卷。

宋樓炤集序後有嘉定庚辰鄱陽洪汲識，稱樞密樓公鐫本距今六十四年，字畫漫毀，不可讀用，再刻于郡齋。　（補）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無序目。卷二、卷五沿黎晨本之誤，因知從黎本出。　明萬曆七年史元熙攬翠亭刊本，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有「攬翠亭」三字。有史氏序，云梅鼎祚校，補入宋樓炤序及南齊書本傳。余用宋刊殘本校過，知已改易宋刊舊第矣。　明萬曆、天啟間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從黎晨本出，亦沿其誤。又補入佚詩，內三首複出。　明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謝宣城詩集》五卷。　南齊謝朓

撰。　宋嘉定十三年洪伋覆刻紹興二十七年樓炤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有侯琦、潘暉等。存卷一至二，劉啟瑞藏，內閣大庫佚書。余嘗借校，二卷中訂正康熙郭威釗本達三百三十三字之多。後余爲借李木齋先生藏影宋鈔本鈔配成全帙。此書舊爲十卷，至紹興間樓炤始取前五卷詩賦單刊，後五卷遂不傳。　影寫宋嘉定十三年洪伋刊本，十行十八字。卷末有紹興丁丑樓炤舊跋及嘉定庚辰洪伋刊書跋。李木齋先生藏，余曾借校于吳騫拜經樓本上。然余取劉啟瑞藏宋刊本首二卷核之，時有訛舛，疑影寫所據底本有漶漫處，因而致誤。　明末寫本，十行二十字。末有樓炤跋。鈐毛晉、季振宜、徐乾學藏印。涵芬樓藏，已印入四部叢刊。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杲手寫本，九行二十字。有康熙庚寅跋，云借何焯校本手錄。有韓應陛跋，周叔弢藏。　清乾隆丙辰半查氏錄何焯校宋本，余曾臨校於拜經樓本上。所舉宋本異處多與嘉定洪伋本不合。疑何焯所據或是別一宋本。半查當是馬曰璐。　清嘉慶元年吳騫刊拜經樓叢書本，十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此書吳氏復宋刊舊第，然余曾取影寫宋刊本及馬曰璐臨何焯校宋本校之，知吳氏固未見宋本，第取盧文弨傳校本付梓，故訛誤處正復不尠。　〔補〕《謝朓集》五卷。南齊謝朓撰。　明嘉靖十六年黎晨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正德辛未康海序，後有嘉靖丁酉黎辰跋，知爲宣城翻刻正德六年劉紹武功刊本復以舊抄本重校者也。其次第與宋本大體不異，唯卷二同諸公賦鼓吹曲、卷五詠樂器、玩物詩題人名紊亂致誤，訛字亦多，以後諸本皆沿誤。天一閣佚出之書，爲余收得。　〔補〕《謝宣城集》六卷。南齊謝朓撰。附錄一卷。天啟末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增入文十九首，然將詩之次第悉予變更。　〔補〕《謝宣城集》六卷。南齊謝朓撰。首一卷。　清康熙四十六年郭威釗璧軒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依張燮本改爲六卷，余用宋刊殘本校首二卷，改訂三百餘字。　〔補〕《謝宣城集》一卷。南齊謝朓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清影宋抄本，一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謝朓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明正德六年劉紹刻本，二冊，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謝朓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明嘉靖十六年黎晨刻本，二冊，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謝朓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明嘉靖十六年黎晨刻本，一冊。《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明萬曆七年史元熙覽翠亭刻本，四冊，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邊。《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首一卷。明萬曆七年史元熙覽翠亭刻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存二卷，一至二。《謝宣城集》六卷。南齊謝朓撰。首一卷。清康熙四十六年郭威釗璧軒刻本，傅增湘校並跋，二冊，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邊。《謝宣城集》六卷。南齊謝朓撰。首一卷。清康熙四十六年郭威釗璧軒刻本，二冊。《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清康熙四十九年蔣杲抄本，韓應陛跋，蔣杲跋並錄何焯校，一冊。九行二十字。《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清嘉慶元年吳氏拜經樓刻本，王芑孫批點並跋，二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謝宣城詩集》五卷。南齊謝朓撰。清嘉慶元年吳氏拜經樓刻本，傅增湘校跋並錄馬曰璐題識，一冊。十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邊。

樓炤《謝宣城詩集序》《謝宣城集校注》附錄）　余至郡視事之暇，衰取郡舍石刻並《宣城集》所載謝詩，纔得二十餘首。繼得蔣公之奇所集小謝詩，以昭亭廟、疊嶂樓、綺霞閣所刻及《文選》、《玉臺新詠》、本集所有，合成一編，共五十八篇，自謂備矣。然小謝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傳。如〔宋〕《齊海陵王墓誌》，集中有之，而《筆談》乃曰：「此銘集中不載。」蓋雖存中之博，亦未之見也。而余家舊藏偶有之。考其上五卷賦與樂章之外，詩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聯句、他人所附見者不與焉，以是知蔣公所謂本集者非全集矣。於是屬之僚士，參校謬誤，雖是正已多，而有無他本可證者，故猶有闕文，鋟版梓傳之，目曰《謝宣城詩集》。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於本傳、《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紹興丁丑秋七月朔東陽樓炤題。

又洪伋跋　謝公詩名重天下，在宣城所賦爲多，故杜少陵以謝宣城稱之，在宣城宜有公之集矣。後公六百五十餘年，樞密樓公始克鋟之木。距今又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是用再刻於郡齋，以永其傳。嘉定庚辰冬十二月望，鄱陽洪伋跋。

康海《宣城集序》《宣城集》舊十卷，宋以後止傳其詩賦五卷，其五卷者

皆當時雜文，不如詩，故不傳也。劉侯知武功之二年，一日來滸西別業，見《宣城集》，歎曰：「古之言詩者，以曹、劉、鮑、謝，今曹、鮑刻本矣，顧獨無劉、謝，幸親與見謝，今已不刻，如後世絕之者自余爲何。」刻成，予撫卷太息曰：「嗟乎，宣城詩盛傳於當時，及於後世，且千百年也。由昭代以來，且百有數十年也，亦莫不咸愛其詩，思見其集，顧奚無一人刻，彼豈弗知不愛也？利私見誇耀，掩昧希乏爲勝爾。即多差謬，《隨王鼓吹曲》與《樂府》所載頗異，他何可言哉。」或曰：「此集本或其質直。」蓋不然。自開成以來，詩人務以奇靡鑽研爲巧，雖當世名作如李、杜，弗學之矣，又安肯軼代越世哉？故雖刻本亦少，好古之士，或往往抄錄備種數爾，固無由不謬也。劉侯名紹，字繼先，濮人。正德辛未六月庚辰武功康海序。

黎晨《謝朓集序》《宣城集》者，集宣城守謝朓作也。謝之作盛於當時，及於後世，竊疑近時罕刻本以傳之。丙申冬，秋卿于曹峰有事是地，出是集以授予，覽乃刻自武功，喜欲新之，而宣庠貢生遂呈抄本以校。夫集以宣城名，其刻於宣城宜也，顧乃刻於武功者，亦足以見愛慕人心之所同。宜刻于宣城，而宣城久無傳者，豈其秘錄私藏，珍重獨得也耶？於是付諸梓，期與宣城並傳不朽。噫，謝公芳聲流布，迄今耿耿不磨，其所以傳之者，恐不待託於物。但因託之物者，或可以爲所傳之證也。其於所以傳之者，未必無助。嘉靖丁酉秋七月任丘警庵黎晨跋。

梅鼎祚《謝宣城集序》　宣城故股肱郡，蓋玄暉、太白賓之而地紀益章。余登敬亭，其上有謝李祠云。【略】叙曰：朓齊時爲宣城內史，史佚載，人迄今號謝宣城云。《謝宣城集》五卷，郡司理史公以不佞糾其遺謬，授副墨之子。先繇宋樓東陽，而嘉靖中任丘黎侯，凡三爲役矣。司理公屬書離辭，壹意古昔，茲役也，唯其有之。然此詩賦爾，它文五卷，余讀其《辭隨主箋》與《敬皇后哀冊》，未嘗不賞其整縟也。東陽顧一切弁髦之，嗟夫，文之難與言也殆如此。萬曆己卯皋月梅鼎祚禹金序。

梅文鼎《爲郭威釗代作謝宣城集序》（《績學堂文鈔》卷三）　詩至齊、梁而靡，論者謂其調俳而詞縟，寖失漢、魏古穆之遺，顧小謝獨以清麗見稱，與康樂、惠連齊名，謂之「三謝」。建武時嘗出守宣城，郡署踞陵陽之巔，有樓巍然，俯瞰城外。太白詩云：「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者是也。唐刺史獨孤霖改爲疊嶂樓，歷今數百年，宣人猶呼謝公樓云。乃蕭子顯、李延壽所著史傳，并不記朓守宣城事，而集中視事高齋、敬亭賽事諸詩，皆守宣時作，然則古人宦蹟，史所失載者蓋亦多矣。集凡五卷，刻板燬于兵燹，予求其全帙數年，不可得。歲丁亥，方攝邑篆，孝廉梅君耦長出藏本諗予曰：「是不刻且佚。」予尋覽一過，蓋前明萬曆時司理史公元熙同其大父禹金先生校刻者也。先是，嘉靖丁酉，郡守黎公晨得武功舊刻，參以《玉臺新詠》、《文選》諸書彙梓其詩，而文置不錄。頃耦長復從其令叔勿菴所裒輯其文若干首，釐爲六卷。予斥俸授諸梓，而屬耦長董其役，庶幾謝集稍完整。予聞宣城故多典籍，如唐之《大眞集》、《盧嶽集》，宋吳棫之韻補，周紫芝之《竹坡詩話》、《太倉稊米集》，皆僅存其名。夫徵文考獻，以永將來，固官于是者所有事也。予愧力薄，未能網羅放失，次第板行，於後之賢者，實有厚望焉。時康熙丁亥清和月閩陽郭威釗撰。

吳騫《重刊宋本謝宣城集跋》（《愚谷文存》卷五）　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謝宣城集》原本十卷，宋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爲雖無傳可也。」故今《宣城集》止五卷。明時有數刻，予所見嘉靖丁酉任邱黎晨刊本，其間紕繆舛錯殊多。又正德辛未康海序劉紹刊本，以爲世本《隨王鼓吹曲》與《樂府》多差謬。不知其所謂勘正本差謬正復不少，如《鼓吹曲》中第一首《芳樹》，乃誤以爲再賦者次于前，他人詩或在再和中者，亦誤次于前，并以王融之《巫山高》爲宣城詩；而第五卷中《同咏樂器》、《坐上器物》諸篇，溷亂錯謬，尤不勝更僕數。至明人集錄漢魏六朝諸集，固無論也。去秋偶從盧紹弓學士借得舊藏宋本，視明刻迥異，因即授剞劂，刊入《愚谷叢書》。惜梓垂成而學士已歸道山，不及更相與訂其亥豕矣。昔人評三謝詩，玄暉差薄，近有唐風。顧予讀《宣城集》，尤不能無慨于中者，昔鄭雍糾妻祭仲女，厲公與謀殺仲，爲婦所泄而死，讀《春秋》者猶憐之。朓之告王敬則，要亦迫于事之所不得已。然敬則之敗甫踰年，而朓亦誅死，豈非天哉。夫士生衰世，不幸又遇懿戚之變，故宜高舉遠引以避其禍。朓既昧乎明哲保身之誡，徒貽「刑于寡妻」之議。顧其詩有曰：「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何竟不能自踐其言邪？因取本傳冠諸集端，而爲之跋。嘉慶元年春王正月十有八日吳騫槎客氏。

又《補刊宋本謝宣城集跋書後》（《愚谷文存》卷五）　予以嘉慶丙辰重梓《宣

城集》，用盧學士依宋校本。明年夏過吳趨，顧千里茂才爲言黃蕘圃孝廉有兩宋本《宣城集》俱佳，蕘圃因即錄其序跋目錄見遺，予喜過望。細讀之，蓋即陳直齋所云東陽樓炤原本，而鄱陽洪伋嘉定庚辰重刻者也。宋本全書體格較此稍異，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目次行款，亦多不同。亟取序跋補刊入集，并書顛末以著良友之惠云。丁巳天中前一日騫載跋。

藝文

唱和

劉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呈元暉》（《詩紀》卷六二） 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爲神。以茲峰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繡陳。參差若燕羽，則岁似龍鱗。卻瞻了非向，前觀已復新。翠微上虧景，青莎下拂津。巉巖如刻削，可望不可親。昔途首遐路，未獲究清塵。誓將返初服，歲暮請爲鄰。

范雲《餞謝文學離夜詩》（《古文苑》卷九） 陽臺霧初解，夢渚水裁涤。遠山隱且見，平沙斷還緒。分絃饒苦音，別唱多凄曲。爾拂後車塵，我事東皐粟。

蕭琛《餞謝文學詩》（《詩紀》卷八五）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吳眇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筍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沈約《和謝宣城》（《藝文類聚》卷三一）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晨趨遊建禮，晚沐卧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又《行園》（存目）

又《同詠坐上器玩·竹檳榔盤》（存目）

又《詠竹火籠》（《謝宣城詩集》卷五）（存目）

又《芳樹》、范雲《當對酒》、王融《巫山高》、劉繪《有所思》（《謝宣城詩集》卷二）（存目）

沈約等《餞謝文學》（《謝宣城詩集》卷四）（存目）

江孝嗣《北戍琅邪城》（《謝宣城詩集》卷四）（存目）

江孝嗣等《離夜》（《謝宣城詩集》卷四）（存目）

王融等《同詠樂器·琵琶、篪》、又《同詠坐上所見一物·幔、簾、席》（《謝宣城詩集》卷五）（存目）

王秀之《卧疾叙意》（《齊詩》卷六）（存目）

徐勉《昧旦出新亭渚》（《梁詩》卷一五）（存目）

紀念

沈約《懷舊詩九首·傷謝朓》（《藝文類聚》卷三四） 吏部信才傑，文峰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李白《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李白集校注》卷八）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略】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

又《游敬亭寄崔侍御》（《李白集校注》卷一四）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

又《秋登宣城謝朓北樓》（《李白集校注》卷二一）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雨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憶謝公。

又《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李白集校注》卷二二）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洛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淚填膺。

秦系《即事奉呈韋使君》（《全唐詩》卷五五六） 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着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

李商隱《寄池州李使君》（《李商隱詩歌集解》） 桂含爽氣三秋首，蓂吐中旬三葉新。正是澄江如練處，玄暉應喜見詩人。

方文《姑溪懷古十咏・謝朓青山》（《盦山集》卷二）　玄暉有道人，不獨是詞伯。朝辭宣城郡，暮返青山宅。昻不歸故里，浮生總如客。嗟彼行路者，役役何所迫。

葉燮《敬亭山》（《已畦詩集》卷四）　謝朓風流眞好事，青蓮詩句轉多情。才人零落名山老，莫怪啼鵑夜夜聲。

葉方藹《自題獨賞集》（《葉文敏公集》卷一一）　宛陵風土擅詩名，自古前賢避後生。近日施家新體好，無人更道謝宣城。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謝吏部朓省直》（《秋笳集》卷六）　鴛鴦壯九重，鳩鵲拒雙闕。金莖麗綺霄，珠綴延華月。扶宮鳳吹揚，周廬虬水徹。高柳承檻低，珍卉映堦發。伊予荷薄弱，謬登建禮闥。鳴玉慚俊民，抽簪謝往哲。歸歟嗟滯淫，懷哉嘆遙越。何時返初服，山海恣遊陟。

沈德潛《論明詩十二斷句》（《萬首論詩絕句》）　清才最數徐昌穀，年少居然格老成。《談藝錄》中宗法在，李青蓮更謝宣城。

陳作霖《謝公北樓》（《可園詩存》卷二）　我讀小謝詩，刻露秀在骨。今晨登茲樓，仰止神飛越。時方十月中，寒風響林樾。橘柚與梧桐，丹碧相煥發。對面敬亭山，夕陽時明滅。俯仰一周遭，憑欄呼快絕。徑欲攜酒來，天外招明月。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謝吏部朓省直》（《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明星低鴛鴦，華月麗鳩鵲。仙露潤金掌，春煙羃紅藥。離宮遙鳳吹，周廬下魚鑰。蓮漏遞壺箭，蘭鎗靜鈴索。嗟予淡泊人，奉官畏薄弱。爐香挹粉署，封事達黃閣。慚此鳴玉登，思得投簪作。初服踐素心，春山卧雲壑。

又《謝公亭》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雜録

張懷瓘《書斷》下（《法書要錄》卷九）　謝朓，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藻藻，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太平廣記》卷三四三《陸喬》（出《宣室志》）、卷三〇七一《曹惠》（出《玄怪錄》）（存目）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九《江南東路・寧國府・景物下》　謝公亭，在宣城縣北二里。《九域志》云，齊太守謝元暉置舊蛭云謝元暉送范雲零陵內史，此其處也。

《宣城郡志》（《七十二家集・謝宣城集附錄》引）　謝朓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嘗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人至今稱謝宣城云。

《太平府志》（《七十二家集・謝宣城集附錄》）　謝玄暉愛青山之勝，有終焉之志，遂室其南，今保任觀是也。唐天寶間易名謝公山，山椒有謝公池，其麓有謝公井。

江孝嗣

《北戍琅邪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言情亦健。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英姿鬱勃，生氣凜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前六，直叙就道念家，羈旅之苦。「芳樹似佳人」，用意奇，用筆更幻。後四，轉到以義割情，吐出英雄本色，亦有勁氣。

謝朓《和江丞北戍琅邪城》（《謝宣城詩集》卷四）　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滄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洛多塵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夫君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江　奐

《淥水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香豔輕揚。

《隋書・經籍志四》　齊中書郎《江奐集》九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江奐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江奐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書郎《江奐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奐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曰：江朝請奐有《綠水曲》一首。

蕭　鋒

《南齊書》卷三五《江夏王鋒傳》　（高宗）使兼祠官於太廟【略】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史》卷四三《齊江夏王鋒傳》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略】性方整，好學書，【略】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略】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略】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卻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謝超宗

論　述

《南齊書》卷三六《謝超宗傳贊》　超宗蘊文，（粗）〔祖〕構餘芬。

王士禛《謝超宗》《帶經堂集》卷六三）　三公畀河伯，齒冷向千秋。焉能免寒士，不肯賣袁劉。

傳　記

《南史》卷一九《謝超宗傳》　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略】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闍待不得，乃去。【略】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

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大學博士王暅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略】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巂，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

紀事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上》　世人相與呼父爲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當可得通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聞孝武此言，逕造謝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鳳毛，吾不曾見此物，暫借一看。翼非惟不曉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謝鳳之兒。超宗感觸既深，狼狽起還內裏避之。翼謂超宗還內檢取鳳毛，坐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歇，兼冀其已悟，於是更出對客。翼又謂之曰：「鳳毛止於此一看本不將去，差無損失，那得遂不見借。」超宗又走，乃令門人密往喻之，翼然後去。翼即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爲蹲鴟者，乃其人也。超宗字幾卿，中拜率更令。騶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睞，幾卿既不容詶此言，騶人謂爲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義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樂名。

又卷三六《謝超宗傳》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略】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陽松玠《談藪・王僧虔》　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實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南史》卷二三《王瑩傳》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鼈肚。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孔平仲《續世說》卷五《賞譽》、《任誕》，卷一一《紕漏》（存目）

洪邁《容齋隨筆》卷四《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梁章鉅《浪跡叢談》卷六《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有後也。（靈運子後，早卒，超宗父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遽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乃去。及超宗候王僧虎，因往東齋詣其子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虎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還。嗚乎，如超宗者，所謂明於責人而恕於責己者乎。

雜録

王逡之《奏劾謝超宗袁彖》（《全齊文》卷八）（存目）

袁彖《奏劾謝超宗》（《全齊文》卷一七）（存目）

王融

論述

綜論

鍾嶸《詩品》卷下《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南齊書》卷四七《王融謝朓傳論》（存目）

又《王融傳贊》　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王融之作《遊仙》云：「獻歲和風起，日出東南隅。【略】徒用霜露改，終然天地俱。」又：「命駕瑤池隈，過息嬴女臺。【略】舉手暫爲別，千年將復來。」又：「湘沅有蘭芷，汨吾欲南征。【略】弭節且夷與，參差聞鳳笙。」如金莖百尺仙掌銅盤，集沆瀣於中天，倚清寒而獨矯也。

孫鑛評《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閔齊華《文選瀋注》卷一八引）　十三首（本文及《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格調大略相同，並以佳事爲骨，縟句爲貌，然搆思玄妙，寓意微婉，實有散語所不盡者，眞是排體妙境。唐碑序，宋表啟，皆由此出。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八　王元長五言，較玄暉休文聲韻益卑，太半入梁、陳矣，故昭明獨無取焉。鍾嶸云「宮商之辯，四聲之論，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是也。至如「殘日舞沙嶼，清風動甘泉。」「霜氣下盟津，秋風度函谷」，求之永明，殆不多得。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王（融）詩云：「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日汨山照紅，松映水華碧。」「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煙灌共深陰，風篁滿蕭瑟。」何減玄暉。又云：「相望早春日，煙花雜如霧。」又《詠幔》云：「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則太靡矣。若謂五言尺短，蓋已厚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王寧朔集》　齊世祖禊飲芳林，使王元長爲《曲水詩序》，有名當世，北使欽矚，擬于相如《封禪》。梁昭明登之《文選》，玄黃金石，斐然盈篇，即詞涉比偶，而壯氣不沒，其焜燿一時，亦有繇也。竟陵王宗子長賢，元長投許情分，法門贊頌，如壎如篪。彼此之交，謂以淨照相得。而倉楚入幕，戎服災身，蘭室梅崖，豈宜若是。夫南齊王業，太孫壞之。孝武多男，西昌賊之。設元長志遂，竟陵當陽，蕭氏福祚可世世也。謀敗獄死，天即惡槌車之躁，其不祐齊則久矣。但見王郎年未三十，心熱公輔，並笑其斷仗一舉，僨取瓦裂，猶然成敗之見乎。元長獄中據答，自云：「上甘露頌，銀甕啓，及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夫穰侯相印，不可遽得，終子雲賈長沙才則自我有也，又曷不少從容引分，資成不朽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麗於宋，豔於齊。物有天豔，精神色澤，溢自氣表。王融好爲豔句，然多語不成章，則塗澤勞而神色隱矣。如衛之《碩人》，騷之《招魂》，豔極矣，而亦眞極矣。柳碧桃紅，梅清竹素，各有固然。浮薄之豔，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

又《古詩鏡》卷一六　王融最工刻飾，殆欲以聲色勝人。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王融五言俊朗，有謝朓之風。鍾嶸尺短之喻，良所未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王融》　元長刻畫裁成而天分不足。調臻安雅，詞備華腴，特少警思，未云秀出，如吹參差以合曲，循聲高下未免啥胡。

又《永明樂五首》　就其紛飾，眞成平世規模矣。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　下品之王融，宜在中品。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六《永明九年策秀才五首》　五問俊語遙深，孤踪遐舉，一種飄逸之致似翰鳥墜層雲之巔，游魚出重淵之表。元長在永明中以筆墨標奇。值武帝崇尚文敎，車駕屢幸中堂策秀才，誠春庚秋蟀之候，露木風榮之期。奈何輙蹈輕節，自冒不媒，卒致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良可悲也。

又評《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三首》　三問較前風流淡宕，中更饒雄壯條暢之氣，眞妙筆也。齊武留心文學，其詔脩夫子廟，有「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鈞陶萬品」。「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答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等語，詞旨淹秀，殆亦元長之亞歟。

邵長蘅評《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八引）　一氣流轉，駢體佳境。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評《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秀才之科，始自漢武帝元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乃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與明經各殊。此連類及之，非本意矣。

譚獻批《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駢體文鈔》卷一〇）　意勝。精深駿快，洞見癥結。

羅惇衍《王儉》（《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春雲秋月渺難儔，碑版遺文在選樓，簪效朝堂成格調，蓮開幕府肆遨遊。播時聲譽憂滋盛，易代膠庠喜漸修。謝傅芳徽徒比況，有誰策馬慟西州。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一一（《萬首論詩絕句》）　回雪流風獨擅場，同時沈范各分行。鈔書不救天才短，誤盡王融學謝莊。

分　論

《齊明王歌辭七首・淥水曲》　《古詩歸》卷一三：「風泉」句，譚元春批：「泉源潔水苔」，「風泉動華燭」，動靜不同，各能極泉之妙。　鍾惺評：　五字有一種幽靈之氣，使人心神竦肅。嘗深夜與友夏尋荆門蒙惠二泉，想此語之妙。又評：　滅燈看月，秉燭觀泉，各有至理。又評：　妙在他水移用不得。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　此初夏遊賞之詞。言當此露下高旻，鶯來春谷，落紅滿地，嫩綠成陰，霽色初開，華燈繼照，而相與留情於水曲，寄興於飛觴，卽視千金爲輕，百年爲促矣。然而樂不可極，情不可恣，凜然奉王度爲規繩，卽詩無已。太康之意，不謂齊、梁中猶有《風》、《雅》遺音。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　此言春遊而不可過樂之詞，言露盛而寒序頓改，鶯飛而朝日晴和，曉樹落紅，塘池皺綠，正好時候也。況朝晴而浦口沙明，日暮而華燈繼照，因之攜酒從舟，娛情水曲，歡情至極。雖斗酒至千金而不惜，寸陰積百年而非長矣。然而樂不可極，當思金玉之度而無醉飽之心，則庶幾與《唐風》之「良士」媲美矣。

《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清率。亦自楚楚自憐。

《青青河畔草》　《古詩歸》卷一三「夜中」句，鍾惺批：「心愛」加一促字非深情人不知。「情歸」句，譚元春批：　自怨，妙。自問，又妙。　鍾惺評：　雖是擬古自爲清婉幽細之音，正以不甚似爲妙。譚元春評：　絲絲不亂，是精細女郎獨坐長嘆之詞。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　按：《河草》有二：　一爲古詩，一爲《樂府》。此仿《樂府》而略「雙鯉」一段，非全擬也。見寒煙之起而翹首，行子之歸，既未得歸，惟有託諸夢寐耳。然尋愛於夢。懽豈能長，故既覺而嘆路之阻與接之踈，因言覯露而識春還，睹霜而知秋晚。歲月如流，能保娥眉之不彫謝乎？彫則無以婉媚。情人之歸，卽情人亦爲誰而婉媚也，不以不歸爲怨，而以娥眉自怨，忠厚可想。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二首・巫山高》　楊慎《千里面譚》卷下：「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雲乍捲舒，蘅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又，此詩多誤字，以《樂府》及《英華》、《玉臺新詠》、《初學記》參對定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　脫意別構，與謝朓《銅雀》詩同一杼柚。王維《婕妤怨》等作亦從此出。又，元長落穎亦貴，惜多嬌澀，此篇幾于渾成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　乍能飄揚。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　氣韻清越。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　此實賦巫山神女事也。前四，想像山景，薄暮陽臺，已含神女在內。後四，懷念其人，妙在憮然想思下忽寫一句秋堂冷景，陡然收住，最有餘味。

又《芳樹》　《古詩歸》卷一三「相望」二句，鍾惺批：　早春細語。「復此」四句，譚元春批：　郊游踏青女郎，肩輿香路，始思二語之媚。鍾惺批：「暄風」與「綺羅」相關。妙在分不開，移不動。　鍾惺評：　不深不多，情緒藏露。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芳樹》原爲思見君子而作，此卻爲思見美人而咏，意各有主也。言方春韶麗，烟霧若幷，而復得佳人郊遊，香風滿路，是綺羅業

已堪愛，而暄風又極關情，不負中心之如結耳。乃徘徊岐路，如彼佳人之難遇何。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早春日」，蓋春早也。烟花不分，相雜如霧，此正早望之景。倘得佳人對此，與此《芳樹》何異，故含情而結想也。復云綺羅已不勝情，春風更復生趣，但徘徊中道顧安得佳人之相遇乎？此詩似有榛苓之想。

又《臨高臺》　《古詩評選》卷六：以鐃吹曲爲題，即題賦咏，事起沈約、謝朓；後人迹此，而爲近體。淵源所始，即不取合金革。雖借題敷疏，要能即事含情，如此者固不多得。又，檃括不泛。

《江皐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曠望殊遠。

《棲玄寺聽講畢游邸園七韻應司徒教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靜善不佻達，猶存晋、宋風旨。又，兩句後即一氣通下，至末澹收。題煩著筆簡，自是五言本色。隨處發意，瑣屑入叙，則俗子牘竿伎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寫景蕭越。

《雜體報范通直詩》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五《詩談初編》：王融《報范雲詩》「無雙自昔代，有美今比鄰。」注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爲比鄰。」又《越絕書》：「百歲一賢，猶爲比肩。」

《蕭諮議西上夜集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寸心」二句有開合，通首亮，結饒古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送蕭詩也。前四，叙別正面，一起用筆特爲敏妙。中四，接「千里」來，先念其之邊辛苦，隨勗其勤事保身。後二，乃以自傷離索作結。

《別王丞僧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寫景有以比物而愈顯者，則用比語更雋，若「澄江如練」是也。偶得此句不嫌屢用。　以風景之繁華感別離之蕭瑟。「如何」二句，一往凄其，并知上文景中有情，讀之改觀易慮。結語極輕而情自至。六朝人自有此種語。古風已漓，然又非初唐所及。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五：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爲「清和」。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卷三：工律。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詩》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寒「晚」妙於寒夜，要知之。「疏酌」句，鍾惺批：「疏酌」是宴集妙境，粗心雄飲人不知。「飛鳴」句，鍾惺批：寫景入細。「烟灌」句，譚元春批：微而秀。「懷君」句，鍾惺批：住此好。「上德」二句，譚元春批：腐甚，可省。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安頓固有餘。又，平收好，雖入議論不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情旨不近，結意閒雅。

《古意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起句有古情，結句亦相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遊禽」二句，興起。又，「待君竟不至」：「竟」字妙。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兩章皆擬閨怨。此章從春說起。前二，以禽知返，跌出人未歸，先將怨端點醒。中四，正寫春閨冷寂之怨。後四，以歡期杳，時物變，收到空待至秋，以燕雙反撲醒意，恰與起應。

又二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此章獨就秋說。前六，頂「秋」來，即風霜點出所思之處，隨以念寒製衣，手勞髮曲，致己殷勤。後四，轉韻，以音稀申足心鬱。螢飛葉亂，仍就秋景難堪，拓筆收住，亦與起應。

《遊仙詩五首》一　楊慎《升菴詩話》卷六《長河既已縈》：《古文苑》王融《遊仙詩》：「長河既已縈，層山方可礪。」「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縈，縈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何必遠引。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王元長《遊仙詩》「長河且已榮」，「榮」當是「縈」字，如帶之縈也，與下句「(曾)(層)山可礪」乃稱。今解「榮華」之榮，猶言海變桑田，謬。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惜字如玉，故字亦以玉報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詞麗音嘹，一結超然。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事一時一景，夫是之謂合轍。元長巧琢綺麗，而其自命處，惟是儉而有制，此體不儉，「西昆」優爲之矣。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結亦雅遠，太白遊仙詩往往似之。

《侍遊方山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詩》卷一：「雲旗落風甸」句下批：不獨精麗，亦見該括。「預奉柏梁讌」句下批：簡雋。

《餞謝文學離夜詩》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前輩雅詞，後人酌用無盡，未有如淮南「王孫」、「春草」語，沾潤既多，愈出而不厭者也。王元長《餞謝文學離夜》詩云：「離軒思黃鳥。」唐陳伯玉詩「離堂思琴瑟」，高達夫「只言啼鳥堪求友，無那春風欲送行」，又「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戎昱「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俱本于此。杼山三偷律，值此能無平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灑淚與行波」，唐人有此清思，不能

營此渾句。特起語稚弱，擬改曰「所知諧歡笑，詎忍聆驪歌。」

《詠琵琶詩》《古詩歸》卷一三「抱月」二句，譚元春批：「如可明」，幻而動。　鍾惺批：如「可」字從何入想，與「明明如月」「如」字同妙。「懷風」句，鍾惺批：抱月懷風，絕情異想。「掩抑」句，鍾惺批：「奇態」二字說琵琶移不動。　譚元春評：通首疏澆，爲琵琶詩佳唱。唐人琴詩多有神妙者，一字移用琵琶不得，然其意韻與此差同。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詩賦佳人彈琵琶也。前二，就已抱未彈，先一描寫，不切而切，何其靈妙。三、四，傳意寄情，是所以彈之故。「絲中」、「花裏」作對，扣得清，亦拓得活。五、六，乃寫彈之態與彈之聲，正面亦極瀏亮。惜末二意將歸重於人，反拓作收，而用筆略晦滯。

《詠幔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後六句清雋可愛。起云「幸得與珠綴，羃麗君之楹」，不成語，特爲改之。

《詠池上梨花詩》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俱脫空寫，字字切，字字活，若無首尾，而宛爾成章。咏物小詩于此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物外形容，偏得神致。

《詠女蘿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生動。

《移席琴室應司徒教詩》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全含一琴室在裏。詩本無達言，況短章乎？又，「綿巒山雨聞」，盡唐人所謂冥搜不能到此。

《淨行詩四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作地獄相豈易雅。「陰牆」二語，殊佳。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繁罝」句，比意新。結語頗淡遠。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達旨能顯，命詞不拙。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〇：樹戒警切之詞，能符古調。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二　許槤《六朝文絜》卷四：此專以勸農爲主。援古證今，立言不苟，開唐、宋人表、啓、碑、序法門。「將使杏花菖葉」四句，秀語。

《爲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繁于簡文，靡于昭明，然格調亦相出入。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二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若閑冗畢棄」至「則坐談彌積」句，元長王謝子弟乃見及此。

又四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四句：此問在江右尤爲知務。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三引）：格調與前篇同，而稍較活動，撰語亦較陗。又，「文鉞碧磬之琛」一段，齊之幅員不能有天下之半，而如此浮誇，舉筆能無慚赧。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九：元長文辭辨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乃聞及魏國。北使房景以爲勝于顏延年，高宋弁擬之司馬相如封禪，遂以齊帝比隆漢武。甚矣，文章之足以華國若此。然以五十之年纔踰其半，妄歎鄧禹笑人。孰知反覆脣齒，不必悉與人言。傾動頰舌，只須都無彼此。究與《甘露頌》、《銀甕啟》同至澌滅，則又才多之累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序記雜文，遂與辭賦混爲一途。自此作俑，其藻愈肥，其味愈瘠，使人思顏之妙。「昭華之珍既徙」二句，序禪代，新妙。「虎視龍超」至「羌難得而稱計」句，並用賦家音節，可謂不善變矣。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一引方伯海評：按：題固是宴曲水序出作詩之由，與賦體裁自各不同。奉詔作序，頌述國家功德，原不可少。然亦要辨主客。宴曲水是主，功德是客，豈可使喧客奪主。入手冒題，理自不易，但已將大齊受命之隆及武帝功德之盛極力鋪張，下便宜將其地之山川景物與國家功德互相映發，方爲不拋主位。豈有復將儲、后、支庶、宰巨衆職，一一臚列，計全序中不啻居三分之二。若不看其首尾，竟不知中間是爲曲水序而作。六朝文降入齊、梁，浮靡膚庸，愈趨愈下。【略】謬種相傳，以盲引瞎，固有所受病，總由於不知認題、切題。故曰不切者，便屬陳言。此昌黎公所以爲「文起八代之衰」也與。　《駢體文鈔》卷三：譚獻批：以意運辭，可以取法。寬博過顏，而精練稍遜。至于嫖姚生動，同一機杼。

傳記

《南史》卷六《梁武帝紀》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爲帳內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

「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

又卷二一《王融傳》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且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騮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盻，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略】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昏。過蒙大行皇帝奬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盻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瓆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又卷四二《齊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十年嶷薨。）武帝哀痛特至，【略】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又卷四四《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

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

又卷四九《王擒傳》 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擒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

又卷五九《任昉傳》 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

又卷七七《劉係宗傳》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齊）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 （融）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略】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籥，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略】。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略】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略】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

又卷五八《東夷高麗國》 高麗俗服窮袴，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曰：「此古弁之遺像也。」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三《齊上定林寺釋法獻》 釋法獻【略】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精通經律，志業強悍。【略】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絕，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略】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

又卷二五《徐勉傳》 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

又卷三三《劉孝綽傳》 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 （存目）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 （存目）

張彥遠《法書要錄》《太平廣記》卷二七〇《王融》引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効，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誥。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爲書焉。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王融》 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爲「中原士庶雖淪僭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猶巾襦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不知以虜俗革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于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指孝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頹荀仁端，執政則目淩鉗耳，至于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遵尚，直勒乖阻，華夷疑貳，可以收卞莊之功，此固疏闊矣。然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眞匈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強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眞略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革其胡俗，尚不能盡，故褚燬譏之，謂「帽上着籠冠，褲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

《古文苑》卷九王融《侍遊方山應詔》章樵注 《輿地志》：「湖熟西北有方山，山頂正方，上有池水。」按《齊書》：武帝常幸方山，顧左右欲經始山南爲離宮，以徐孝嗣之對而止。「應詔」，奉君命作也。

又《遊仙詩五首》章樵注 遊仙者，謂輕身遠舉，超出人間，上與羣仙遨

遊也。晉、宋間人多作此詩。融集云：應教，按史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才俊之士皆遊集其門。融與范雲、蕭琛、任昉、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應教，蓋奉子良之命而作。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尤侗《讀東坡志林二十則》七《西堂雜俎一集》卷八）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東坡曰：「誠哉是言。予謂畢竟名士習氣語。」王融遇沈昭略于座，昭略數目之曰：是何少年？融不平，曰：「日出于扶桑，沒于咸池，誰不知融名。而顧見問，鄙哉。」三子胸次何窄也。杜牧弱冠成名，聲振京邑。嘗遊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杜姓字。具告之。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人之以富貴名高，沾沾自喜者，觀此可廢然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融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融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一》《王融文集》七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王融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融集》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融集》四卷。
《棟亭書目》卷四 《王寧朔集》，齊王融撰，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卷三九之七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王融集》十卷。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歌辭四十首，四、五言雜詩五十六首。 張氏《百三家・王寧朔集》一卷。凡賦、疏、表、策、問、啓、書序《淨住子頌》、哀策文、墓銘、樂府詩、聯句九十餘。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齊王元長融《策秀才文五首》、又《五首》、《曲水詩序》。 嚴氏《全齊文編》王融有集十卷。今存《擬風賦》、《桐樹賦》、《策秀才文》表、疏、啓、書、《下獄答辭》、《曲水詩序》、《淨住子頌》、哀策文、墓誌銘、凡五十八篇。

藝文

謝朓《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謝宣城集校注》卷四） 二別聞漢坻，雙峭望河澳。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瑯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剪，奔鯨自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儵。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舘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沈約《懷舊詩九首・傷王融》（《梁詩》卷六） 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詩》（《文選》卷二六）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劉繪《和王中書》（《古文苑》卷四） 露庭晚翻積，風閨夜入多。縈蘂似亂蝶，拂燭狀聯蛾。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王寧朔融遊邸》（《秋笳集》卷六） 得性身自餘，服理物斯辯。初地既容與，朱邸聊遊衍。芳草被蘭唐，鮮飈流桂殿。素波汎文禽，綺疏來早燕。雲陰散松涼，露華承蕙轉。空墀綠篠深，幽石蒼苔徧。遐哉塵外鑣，天伐從茲遣。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王寧朔融遊邸》（《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遨遊陶嘉晨，淡泊究元理。曳裾金張門，列輦田實里。朱門闢行馬，珍木蔭新雉。藻繪麗金鋪，蘭桂馥瑤戺。圓沼鰷魚上，柔條文禽起。會食羅鼎彝，列坐覽書史。得性謝天伐，悠哉味彌旨。

陸厥

論述

鍾嶸《詩品》卷下《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陸厥》 湯惠休稱康樂詩「映日芙蓉」，韓卿之詩，亦宜摘其詩中「秋水芙蕖」四字贈之。

《邯鄲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結意含藏不盡。

《京兆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慷慨悲酸。

《中山王孺子妾歌二首》二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四引）：是淺易境，撰語卻濃。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陸厥「安陵泣前魚」，泣魚乃龍陽君事，誤用安陵。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孺子妾者，以孺子爲妾，猶小說所載臨川王之男，王后當盛寵之時，入與同寢，出與同車；如魏主之與如姬，漢成之與班婕，若忘孺子之爲男子也者。在孺子恃其寵愛，暮陪飲帳，朝宴秦餘，亦自忘其身之爲男子也者。及其衰也，君王始厭其爲男子矣，曰此嬌駕之子瑕也，前魚之安陵也。在孺子久假不歸，終不認其身之爲男子也者。故自稱妾，而不稱臣，其稱王不謂君王，而謂君子。君子者，女子謂夫之通稱。「已者」，不已也。「焉如」者，望其念舊。寫男色與寫女色不同，阮曰「罄折似秋霜」，妙於寫盛；陸曰「秋水落芙蕖」，妙於寫衰：俱移用女色不得。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可以群者，非狎笑也；可以怨者，非詛咒也。不知此者，直不可以語詩。上下四旁，古今人物，饒有動情之處。鄙躁者非笑不歡，非哭不戚耳。自梁、陳、隋、唐、宋、元以來，所以亡詩者在此。齊以前固未刊落。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結句淒惋。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怨歌行》陸士衡之樂府，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開風氣，所以可尚。韓卿生承明、天監之時，而規橅前人，略不能自出新意，豈非所謂失肉餘皮者乎？

《臨江王節士歌》 《古詩歸》卷一三「雲歇山」句，鍾惺批：「歇」字寫得眞，又不是「停」字意。「白露」句，鍾惺批：「驚」得妙。譚元春評：前數語作清潤悲涼之言，有《易水歌》風調，是此題眞神。「彎弓」二語以直露失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高亮。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歌賦節士之慷慨也。然節士最善悲秋，秋令肅殺，增人壯氣，故前路以秋引入。首三，先泛寫秋景。中四，點明秋思，已伏節士，卻仍頂秋風，連轉作逼。後三，始突接節士慷慨，隨用整筆模寫其慷慨之形，截然竟住，音節鏗鏘入古。

《奉答內兄希叔詩（五章）》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摛詞雅腴，風度亦逸蕩。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一章）當時竟陵王開西邸，以招致天下文學之士，若沈約、任昉、王融、蕭徐、范雲、謝朓、陸倕出其門，而梁武亦與焉，時號「八友」。厥雖不與其數，亦其亞也，故追述之以爲榮。「嘉惠」句，見王賢能下士。「躧履」句，見己應王舉非有干請也。「屬叨」二句，謂己曾爲太子太傅功曹掾，下以平津孟嘗比王，是感知遇之隆，非自誇其官職。「出入」句，數見親暱，「一見」句，時之不久而歸，朝夕涼溫，見舉世眼皮之薄，便伏希叔非炎涼中人。（二章）此章自述，亦是感知遇意。「殂落」句，竟陵不在，已自殂落也。「寂篋」句，竟陵之遇可一不可再，自分永寂篋矣。「杜門」云云，謂朝廷之上，既無知己，而山林之中，或有同心之人，亦可稍慰，乃炎涼之人既不容己，而己亦不容炎涼之人，唯有「杜門清三徑」而已。檻則獨坐，池則獨臨，漣漪獨泛而已。雖有同心人如希叔又復遠仕王門，奈何。（三章）此章美希叔，只是美其榮幸。至於朝上林、夕伊水，不過只尋常陪伴王侯遊讌而已，以言知己則未也。正以邵陵形出竟陵之賢，此古人深於知己之感，即托之文字一毫不苟處。（四章）此章美希叔文字，見贈詩之美。「駿足」句，喻希叔。「柴車」句，自喻。「愧茲」二句，昔日相聚，深愧嵇、向山陽之讌，今日相思，空同曹、應洛水之別。（五章）此章根四章末句「空此河陽別」，來謂秦昭王於千里之外，招平原君；嵇叔夜於千里之外，訪

呂安；今身留滯於渤海之區，既不能訪希叔於千里之外；而希叔在邵陵之國，雖有宜城美酒亦只獨酌而已，亦不能於千里之外招己，誰與獻酬。政以邵陵門下之寥寥無人，反形竟陵門下之濟濟多士爲可念也。末「屏居」云云，雖謂徒爾相思，不能往從，然言外歲已秋矣，日已暮矣，時不再得。利濟天下之志，終無復望，望其來歸之意。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命筆輕超，已開吳均、柳惲一派。就此派中自有雅俗之異，一往駛，健中自有留勢則雅；規恢大，結束不遽則雅。雅者猶存晉、宋風味，俗者則純乎唐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一章）一見即歸來，能無感慨。（二章）不得意時偏宜作自得語。（三章）不勝豔羨。（四章）轉掉有法。（五章）榮衰互形，俯仰之間自然感切。結語悠然情深。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陸韓卿五言詩，在齊爲新體，其雄壯綺麗，有曹子建之風。徐始昌、王元長遠不逮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嘉惠承帝子」二句，帝子王孫皆指竟陵，下又點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嘗始指王晏。「歸來翳桑柘」二句，言中間罷歸，又歷溫涼。注非。「相如恧溫麗」句，注引《西京雜記》云：長卿首尾溫麗。按，《西京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也。爲「溫麗」二字無考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字字切皇子宮。又，有輕舟則可到希叔處，悠然不盡。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溫麗》：「相如恧溫麗」注引《西京雜記》云：「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何氏《讀書記》云：「《西京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蓋爲『溫麗』二字無考耳。」雲璈按：《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少有名譽。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是可以證二字所出。但，此尚汎言，非專指長卿。又按：張茂先《答何劭詩》云：「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注：《漢書》曰：「《揚雄傳》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不得謂二字無考矣。李氏注張詩，知引《漢書》而此引《西京雜記》者，李氏嘗自言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示作者，必有所祖述，又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李氏作注之意如此。此正所謂舉後以明前者，安在梁時書不可以注齊詩哉。詳見卷一注例說。

《與沈約書》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九：齊、梁每有清辨之文而多累於庸冗，錄此可識其凡。又譚獻批：似不完具。頗有拙致，亦近澀體。又，休文之論本有可議，第此書亦非探源。

傳記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陸厥》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略】。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南史》卷三一《張率傳》　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又卷四八《陸厥傳》　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略】厥與約書曰【略】，約答曰【略】。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修容儀。【略】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著錄

《隋書・經籍志四》　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梁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陸厥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陸厥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厥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蒲坂行》、《齊歌行》、《南郡歌》、《邯鄲行》、《左馮翊歌》、《京兆歌》、《李夫人》及《貴人歌》，各一首。《中山王孺子妾歌》二首、《臨江王節士歌》一首，又《奉答內兄希叔》五首。（案：自《蒲坂行》至《臨江王節士歌》，皆擬《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所載之題，詳見余所輯《漢志條理》第五卷中。）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齊陸韓卿厥《答內兄希叔詩》、《孺子妾歌》。 嚴氏《全齊文編》陸厥集十卷。今惟存《齊書》、《南史》所載《與沈約論聲韻書》一篇。

蕭鈞

《晚景遊泛懷友》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是爲平調，近於唐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評「風花」二句，景秀。《詩紀》以此詩頗類唐人，應是蕭瑀之子鈞作。非也。無論此二語拗，非唐人；但句中「轉」字，非六朝人不解用。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麥氣早迎秋」，秀句。可奪山綠。

《南齊書》卷五《海陵王紀》 （延興元年十月）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

又卷四五《蕭鈞傳》 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略】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

《南史》卷四一《蕭鈞傳》 鈞字宣禮。【略】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眞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

又卷四四《齊巴陵王子倫傳》 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略】（諸王）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略】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蕭子隆

傳記

《南齊書》卷四〇《隨郡王子隆傳》 （存目）

《南史》卷四四《齊隨郡王子隆傳》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七《謝朓傳》 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

世祖敕曰：「【略】眺可還都。」眺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略】」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眺牋辭子隆曰：「【略】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略】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又卷五一《張欣泰傳》 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略】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於陵》 （於陵）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

《南史》卷一九《謝朓傳》 （朓）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旦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蔚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略】」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又卷四三《齊鄱陽王鏘傳》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略】永明十一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亘，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斲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隨王子隆集七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齊隨郡王蕭子隆有《經劉瓛墓下詩》一首。 嚴氏《全齊文編》曰：隨郡王子隆，歷侍中、荊州刺史、中軍大將軍，爲明帝所害。有集七卷，今存《山居序》一篇。

藝文

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謝宣城詩集》卷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蔚羅者，寥廓已高翔。

又《杜若賦》（奉隨王教作）（《謝宣城集校注》卷一）、《遊後園賦》（《謝宣城集校注》卷一）、《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謝宣城集校注》卷一）、《謝隨王賜左傳啓》（《謝宣城集校注》卷二）、《謝隨王賜紫梨啓》（《謝宣城集校注》卷二）、《奉和隨王殿下》十六首（《謝宣城集校注》卷五） （存目）

蕭子良《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一作《同隨王經劉先生墓下作》，《謝宣城詩集》卷四） 沛國劉子珪，學優未仕，跡邇心遐，履信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屬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縝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爲答。雖因事雷生，實申悲劉子云爾。 漢陵淹館蕪，晋彌洙風闕。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邁前英，談玄踰往哲。明情日夜深，徽音歲時滅。垣井總已平，煙雲從容裔。爾嘆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虞炎

《詠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詠物詠虛曾不凝滯於物而神意所注，屬感在茲，最爲能手。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虞炎》 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驃)(驍)騎(將軍)。

又卷五五《孝義傳・公孫僧遠》 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南史》卷四四《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存目）

又卷四八《虞炎傳》（存目）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梁又有虞炎集七卷，亡。馮氏《詩紀》輯存《玉階怨》一首，又附見《謝朓集》詩三首。嚴氏《全齊文編》曰：虞炎會稽人，初爲博士，累遷散騎侍郎驍騎將軍，有集七卷。《齊書・禮志》及《通典》有《郊壇瓦屋議》、宋本《鮑照集》有虞炎序，各一篇。

沈約《懷舊詩九首・傷虞炎》(《梁詩》卷七) 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跡共遊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

虞通之

傳記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虞通之》 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

紀事

《宋書》卷四一《孝武文穆王皇后傳》 (王)藻，位東陽太守。尙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譏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略】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妒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尙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略】太宗以此表遍示諸主。

《梁書》卷二六《傅昭傳》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略】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爲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願，願乃遣車迎昭。時願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南史》卷二三《王藻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妒記》二卷，虞通之撰。

又《經籍志三》 《善諫》二卷，宋領軍長史虞通之撰。

又《經籍志四》 宋黃門郎《虞通之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善諫》二卷，虞通之撰。《虞通之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虞通之《善諫》二卷。

又《藝文志四》 《虞通之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黃門郎《虞通之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虞通之集》二十卷。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雜傳》　《后妃記》四卷，虞通之撰，不著錄。見《唐志》。

又　《妒記》二卷（虞通之撰）。《宋書·后妃傳》，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妒忌，賜死。使近世虞通之撰《妒婦記》。《南史·王藻傳》亦載此言。《世說·賢媛篇》注桓溫妻南郡主、《輕詆篇》注王丞相曹夫人、《藝文類聚·人部》謝太傅劉夫人、京邑士人婦、泰元中荀婦庾氏、諸葛元直妻劉氏、菓部武陰女嫁阮宣，並引《妒記》。（《太平御覽》所引略同。）唐志卷同。《郡齋讀書志》曰古有《妒記》，久已亡之。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虞通之有《妬記》二卷，見《史部·雜傳類》。　馮氏《詩紀》輯存《贈傅昭詩》一首（編入齊代）。　嚴氏《全宋文編》曰：《藝文類聚》、《初學記》有虞通之《爲江斅讓尚公主表》、《明堂頌》，各一篇。

顧　愬

鍾嶸《詩品》卷下《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邱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顧則　齊秀才顧愬》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嘗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惟此諸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移，顏諸暨最荷家聲。」

《望廨前水竹》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輕倩之極。每謂六朝詩欲流爲詩餘，此等是也，然固悠揚。

顧　歡

論　述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顧歡》　嚴似王哀慟早孤，及門還講蓼莪無。心輕仕宦聊幽隱，身是神仙亦宿儒。揮麈風高天子賜，然糠日對古人娛。自書年月應屍解，連理枝留墓下圖。

《臨終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　於此能超然達觀，所造不淺。「委命」二句，風調亦高。

傳　記

《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傳·顧歡》（存目）

《南史》卷七五《隱逸傳上·顧歡》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略】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略】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略】《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略】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略】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

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恆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鵩鴟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略】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紀事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七 歡著《夷夏論》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既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顧歡論道佛二家》 《南齊・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內篇》。入關，當作「出關」。《南史》誤同，此下詳載論文，又引宋司徒袁粲駮之之語，亦誤以「出關」爲「入關」。其間蕭子顯又檃括之云「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卷末子顯作論一篇，極力尊佛以爲世間第一法，能包舉九流百家。愚謂歡所引道經頗確。老子即佛本是一人，故無二法，如人鼻雖分二孔，所吐納者原只一氣，有何差別。惟與吾儒，則如枘鑿冰炭之不相合耳。歡知老佛是一，卻不知儒教之美；而子顯所論尤覺虛浮夸誕，亦適成其爲子顯之所見而已矣。前陸澄傳論，頗知推尊鄭康成貶斥王肅，此特子顯生於六朝，見聞之益若康成深處，彼亦不知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伊川、朱晦菴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因時未至，含蘊未發，程朱之時訓詁失傳，經無家法，故輕漢儒。而其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彼異端邪妄之談，又何足道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又有《顧歡集》三十卷，亡。

《新唐書・藝文志一》 顧歡《百問》一卷。 顧歡《夷夏論》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顧歡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顧歡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馮氏《詩紀》輯存《臨終言志詩》一篇。 嚴氏《全齊文編》顧歡有集三十卷。今存本傳所載《獻治綱表》、《夷夏論》、《答袁粲駮夷夏論》、《題東府柱》凡四篇。

王寂

《南齊書》卷三三《王寂傳》 （僧虔）第九子寂，【略】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南史》卷二二《王寂傳》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王揖《在齊答弟寂詩（五章）》（《文館詞林》卷一五三） 氛氳代記，菴藹宗圖。凝禎道祕，動慶靈樞。方流孕玉，圓波產珠。飛薰共萼，挺秀連跗。 窮高有響，幽山有芳。衡風泌味，爰顯爰揚。三河竦映，六輔思光。相時變蔚，俟日賓王。 行川學海，且慕同深。丘陵羨岳，終然異岑。將子無怠，思茂高音。如彼竹箭，猶羽猶金。 弓書謬篆，旌駕迷鑣。登蕘下列，參華上僚。雲裾納月，霜帶含飈。心乎愧矣，如厲如燋。 皇京埃鬱，帝輦紛敷。豈無至美，幽心弗愉。松軒留翠，篁庭勿疏。華簪或早，佩蕙終俱。

王巾 王簡棲

論述

鍾嶸《詩品》卷下《齊記室王巾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緯，而文體勦凈，去平美遠矣。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四《序錄》　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

又王曼穎《與慧皎書》　間有諸傳，又非隱括。【略】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

《頭陀寺碑文》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難總驚悟，靡不精工，圓若貫珠，爛如披繡，眞禪林之苕穎，義海之波瀾，在我法中固爲翹楚，於彼教中亦入三昧。　姜南《蓉塘詩話》卷一《文人蹈襲》：《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　慧劍戒珠，實吾儒精進脩靜學問。篇中摹寫曲至，覺丈六金身，不必圖形天竺。甘露慈雲，度門不遠。更妙在說得三千大千之蘊，悉人倫至理。伊蒲塞皆日用飲食，着幻是幻，知幻非幻。雖梁武十喻、簡文十空，無此透徹。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　簡棲之名當作「屮」，古文「左」字也。「步中雅頌，驟合韶濩」句：注，《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按：三語撿《禮記》不得。蓋今日所見又非唐初之本矣。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錢牧齋極服王簡棲《頭陀寺碑》，故其作詩多用禪典，最俗而可憎厭。其病亦沿於東坡，而源於輞川。王爲釋氏作文，不得不爾，非以概施之也。　《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　辭不汎濫，漢、魏義法未淪。名理之言出以回薄，紀叙之體貫以玄遠，此爲南朝銘詞秀出。又，何能青勝。又，文士有數名篇。沾溉唐初，但能作百姓有餘。天下無事語已爲雞群之鶴。

傳記

《姓氏英賢錄》（《文選》卷五九《頭陀寺碑文》李善注引）　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朱銘《文選拾遺》卷八　《宋書・禮志》云：居士、野人皆服巾帔。孔稚圭《北山移文》「濫巾北岳」，李注云：巾，隱者之飾。然則王巾，字簡棲，正取隱棲之義。意《焦氏筆乘》以巾爲个，吳氏省欽又以屮爲左字，皆非是。《隋志》有《法師傳》二卷，王巾撰。梁有《王巾集》十一卷，字並作巾。」

胡紹煐《文選箋證》卷三二　《神仙寺碑序》，亦王巾作。字作巾。

梁玉繩《瞥記》卷六　王簡栖之名《文選》注作「巾」。說者謂巾，閒居服，故字簡栖。《困學紀聞》引《說文通釋》以爲王屮。案「屮」音徹，草木初生也，與簡栖之字不配。吳白華侍郎云：「屮」疑當作「屮」，即古「左」字，《簡兮》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或取此。

紀事

陸游《入蜀記》四　（乾道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與統、紓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略】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圭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略】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鍇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

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惟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法師傳》，王巾撰。

又《經籍志四》 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琅邪)。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七 王巾，或作王屮，有《法師傳》十卷，見《史部・雜傳家》。 嚴氏《全梁文編》曰：王屮卒於梁天監四年，似當入梁。而《隋志》注列於齊，謝朓之下，豈入梁不仕者耶？有集十一卷，今惟存《文選・頭陀寺碑文》一篇。

梁

釋寶誌 保 誌

論 述

梁武帝《下釋保誌詔》(慧皎《高僧傳》卷一〇《梁京師釋保誌》)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道來往，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南史》卷七五《隱逸傳序》 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

傳 記

碑 志

陸倕《誌法師墓誌銘》(《藝文類聚》卷七七)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 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王筠《開善寺碑》(《藝文類聚》卷七六) (存目)

傳 狀

《南史》卷七六《釋寶誌傳》 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恆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喈。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

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帽，下裙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緜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梁時沙門釋寶誌，精於佛學，能知未來，其讖記往往流傳於後世。即其散見於各傳者，如《南史·梁武紀》，天監中，寶誌有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紀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鄴，八十三同泰寺災，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驗。《王僧辯傳》，天監中，寶誌有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人謂蕭氏當滅，李氏當興，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後爲僧辯所敗。《徐陵傳》，陵數歲，家人攜以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見《南史》者也。即以《梁書》而論，《何敬容傳》，寶誌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相，恐何姓者當爲其禍，遂抑沒宗族，無仕進者，後爲河東王譽發其請囑私書，遂及於敗，此「何敗何」之驗也。《劉歊傳》，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此又見於《梁書》者也。則其生平必尚多可紀述。且《王筠傳》，筠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是不惟爲時人所敬信，並人主亦崇奉之，此豈得無傳？乃《梁書》無《方伎》一門，遂少此傳。《南史》附傳於陶宏景之後，可補《梁書》之缺矣。

紀事

《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傳·江泌》 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

《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 （大同）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又卷五一《處士傳·劉歊》 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陳書》卷二六《徐陵傳》 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南史》卷七《梁武帝紀中》 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剋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乎說位。說言乎《兌》，故知善言之口，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爲祅。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又卷六三《王僧辯傳》 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略】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

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略】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又卷七〇《賊臣傳・侯景》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簒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六《法運通塞志》 四年詔沙門法穎爲京邑僧主。詔迎皖山志公入京。公務其面爲十二面觀音，帝以其惑衆惡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文字釋訓》三十卷，釋寶誌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僧寶誌《文字釋訓》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比邱尼傳》四卷（寶誌）。

何點

論述

梁武帝《下詔徵何點》（《梁書》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何點》 不簪不帶屈公卿，大小山齊棣萼名。殿上捋鬚全孝隱，墓前舉手酹忠貞。再婚魯國三高志，一贊齊書百世評。門擬登龍容接罕，風流宰相輟車聲。

傳記

《南史》卷三〇《何點傳》 點字子晳。【略】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眞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踞踞公卿，敬下。【略】宋泰始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

王嶽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略】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遭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裙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拊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一《周顒傳》、卷四八《孔稚珪傳》（存目）

又卷五四《高逸傳·何點》 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卞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

《梁書》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略】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略】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略】」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略】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又《何胤》（存目）

《南史》卷五《齊武帝紀》 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又卷七五《杜京產傳》 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略】京產亡，（栖）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略】朔望節歲，絕而後續，嘔血數升。【略】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楊都湘宮寺釋曇準》（存目）

楊愼《何點》（《升菴集》卷七一）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略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藝文

王融《寒晚敬和何徵君點》（《詩紀》卷五七） 疏酌候冬序，閒琴改秋律。如何將暮天，復值西歸日。搖落迎軒牖，飛鳴亂繩轃。煙灌共深陰，風篁兩蕭瑟。虛堂無笑語，懷君首如疾。早輕北山賦，晚愛東皐逸。上德可潤身，下澤有徐轡。

謝朏

論述

沈約《司徒謝朏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七）　岳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爲人龍。崇墓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衮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騑輟柳，玄雲罷曲。

《梁書》卷一五《謝朏傳姚察論》　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疏、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

羅惇衍《謝朏》（《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千金父喜是奇童，前後華資一侍中。身介宋齊佯引卧，論陳魏晉隱懷忠。遺書弟勿關人事，出守官難潔己衷。更惜雲龍門外至，角巾私謁失高風。

傳記

《梁書》卷一五《謝朏傳》（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略】（天監五年）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

《南史》卷二〇《謝朏傳》　朏字敬沖，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略】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概，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盧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

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孝靖。建武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遯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

紀事

《南齊書》卷四三《謝瀹傳》 兄朏在吳興，論啓公(齊)〔事〕稽晚，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略】初，兄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洪邁《容齋續筆》卷一四《士匄韓厥》 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屏人與語，朏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參佐命，朏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又《容齋三筆》卷六《謝朏志節》 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朏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朏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從容間道石苞事諷之，朏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成之子賾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瀹爲吏部尚書，朏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朏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撰。

又《經籍志四》 梁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 又：《六代詩集鈔》四卷。（梁有《雜言詩鈔》五卷，謝朏撰，亡。）

《通志·藝文略七》 《謝朏集》十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嚴氏《全梁文編》謝朏有集十五卷，本傳有《與弟瀹書》，《藝文類聚》二十六有《與王儉書》各一篇。

沈約

論述

綜論

沈約《宋書》卷一〇〇《自序》 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勑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末終，被勑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親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

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鍾嶸《詩品》卷中《梁左光祿沈約》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五《非沈約齊紀論》、《正沈約評詩》（存目）

趙抃《題八詠樓》（《清獻集》卷五）　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詩章意思殊。世說當年清瘦甚，不知全爲苦吟臞。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四《藝文一》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張耒《明道雜志》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

許顗《彥周詩話》　王筠爲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鼠詩》，模寫肥腯醜濁之態，讀之亦足想見風彩。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五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豔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粧》也。【略】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葛勝仲《讀史八首・沈約》（《丹陽集》卷二二）　革運稱梁出秘謀，壽光不許范雲留。赤章夜奏稱非己，合向人間謚隱侯。

潘良貴《僕讀沈約傳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壯其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卿登樓新什，輒效立春體製和且攄所懷云》（《默成文集》卷四）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羞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覆，身免猶嗟鑿帶移。登覽寒烟縈遠目，凄涼夕照謝高榱。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適人來採詩。

姜特立《沈約》（《梅山續稿》卷一四）　懷情既不盡，謚隱亦何疑。截舌帝其怒，在天靈可欺？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梁書一・沈約》　《沈約傳》稱其「自負高材，昧于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謝混、張緒之風流，至是已絕，然而清談之在天下自不廢也。又言約「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當時能爲此論者亦豈易得。顏延之作《五君咏》，山濤、王戎不與，殆是晉、宋舊語相傳耶。

唐仲友《續八詠並序》（《悅齋文鈔》卷一〇）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字褊，太守參政李公，即其東更創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豁幾倍；題詩揭榜，更勒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

山，歸而登之，睹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蟲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蓋興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物，一篇而已，況兼一郡之美，不主茲樓之勝，乃用其調而更其題，別爲《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模，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虞學步，非敢效顰，雖媿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唐仲友序。（注曰：吳氏師道曰：「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唐與政淳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嘗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皆以八詠爲樓辱，而與政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王沂《蕭東崖詩序》（《伊濱集》卷一六） 東陽故爲文學郡縣，沈隱侯賦八詠，而詩人騷客角立傑出，禹錫謂「敎得邦人解吟詠」，非虛言也。蕭君蘭坡於詩，險不入怪，巧不近浮，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其得於隱侯爲多。建安中，徐、陳、應、劉，馳騁於一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猶十七尚存。自後文體屢變，工而愈下，麗而益靡，庶幾古道者，惟隱侯耳。蘭坡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吾所謂有得於隱侯者。

葉顒《雙溪懷休文遺跡絕句三十首》（《樵雲獨唱詩集》卷五） 八詠詩成泣鬼神，言奇語險倍驚人；迥然獨步雲樓頂，月白風清知幾春。

八詠言奇世絕倫，溪山風月愈清新；曹劉去後文聲寂，江左如公有幾人。

傑句雄詞妙古今，東陽八詠播佳聲；孤蟾孕魄山峰曉，老蚌生珠海水清。

八篇吟詠意高閑，高古清風滿世間；寄傲秋雲觀古跡，笑看涼月下溪山。

萬疊雲山枕夕岡，一溪涼月浴滄浪；倚闌吟嘯題詩後，無復風騷繼此郎。

宋濂《八咏樓詩紀題辭》（《宋學士文粹輯補》） 八咏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淸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咏，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遺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咏」，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韵，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鍥諸文梓。【略】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迹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敎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勖焉可也。

黃溥《詩學權輿》卷四《用事・三易》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祖孝徵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用事耶？」按坡詩：「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乃嵇康王烈事，則「崖傾護石髓」非不用事也。

楊愼《升菴詞話》卷六《八詠樓》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近時趙子昂、鮮于伯機詩詞頗勝。趙詩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溪山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鮮于《百字令》云：「長溪西注，似延平雙劍，千年初合。溪上千峰明紫翠，放出群龍頭角。瀟灑雲林，微茫煙草，極目春洲闊。城高樓迥，恍然身在寥廓。　我來陰雨兼旬，灘聲怒起，日日東風惡。須待青天明月夜，一試嚴維佳作。風景不殊，溪山信美，處處堪行樂。休文何事，年年多病如削。」二作結句略同，稍含微意，不專爲詠景發。予故取而著之也。

屠隆《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漁之與七虞，十一眞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靑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幷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幷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不審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經歷百代而敢易乎，此其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于約手。後病夢齊和帝引刀斷

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天欺乎？不惟神怒，武帝亦大惡之。晚年垂涎臺司，作書與徐勉，衰老灰隤，乞哀可醜。作爲詩文，散緩庸弱，古文人之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胡應麟《藝中三子詩・沈僕射休文》（《少室山房集》卷一七）　六代更廢興，文士故不乏。奮迹驚才賢，乘時見髦傑。猗歟沈隱侯，文章何燁燁。騁望遊中台，違情守東越。珮玉辭巖廊，鳴金下閶闔。沿泳雙溪流，遲狪三洞穴。會圃臨春風，登臺望秋月。旌旆能飛揚，劍履倏騰踏。一代懷龍門，千秋仰驥秣。四聲啓後流，八病表先達。盡剖洪荒秘，卓爲藝林筏。儒生互雌黃，志士競鈇鉞。寥寥數千載，風流竟誰越。豈伊腐草流，塵土共澌滅。

又《讀宋書二則》（《少室山房集》卷一〇一）（存目）

又《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三《藝林學山五》　夕、夜、晨、曉疊用，自是六朝詩病。老坡二句是文法，尤遠於詩。《八詠》各爲詩題，故篇中前六句皆時令語。又夕行、晨征、解佩、朝市，皆平頭也。四聲八病，起於休文，此可爲律祖耶？

又《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體，允謂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八　休文全集較玄暉聲氣爲優，然殊不工。至入錄者，則聲韻益靡矣。

又　休文論詩，有「八病」之說，此變律之漸。然觀其詩，亦不盡如其說，何耶。

又　休文樂府雜言短篇有《江南弄》四首，聲調極靡，蓋晋、宋《白紵》之流也。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四《四聲韻始》　世傳四聲韻始於沈休文。按：晋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宋周顒著《四聲切韻》，皆在休文之前。其謂「靈均以來此祕未洩」，則字句之間，調其宮商、審其輕重，如周捨所云「天子聖哲」之類，乃發自休文耳。

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沈隱侯集序》　休文八病四聲，墨莊同所稟仰，千載下不得越隴而飛，乃「天子聖哲」，帝竟不遵用。人故有遇而不遇耶？郊廟樂章，後來以其不純用典誥，命蕭子雲易之，今二家作具在，未見蕭之便奪沈幟而踞其上也。《郊居》一賦，擷芬揚蕤，字無虛設；《玄暢》八首，則詩也而進於賦焉。外此衆製，武庫森羅，以乃公才頓堪陵厲一世，顧其津梁晚彥，虛往實歸，此文瀾之匯而成谷王也。褚彥回翊齊，閱盡彈射，幾無完膚；乃休文並世，多歸戴而少同異，則固奬掖名下之報，然佐命一局，竟自拚乾凈土，即自心有不能釋然者。《（讖誨）（懺悔）文》歷叙生平小過，纖曲靡遺，獨不敢略。及此事直至和帝入夢，赤章自明，何嗟及哉。《桐栢山碑》云，高宗時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後蒙縶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遠出天台，定居桐栢。按：史絕不載休文還山事，豈旋幽旋召，而史不書耶？公與徐脩仁槭云：昏猜之始，因此求退，托卿致言於徐令。然則東昏嗣位，尚稱永泰，曾一放歸，史偶不及耳。權憩汝南，又在何年耶？嗟乎，令休文而齊季終老也，梁籙既躡，應與謝朓、何胤分路揚鑣，而文采百倍之矣。彥回瑣瑣，曷足以云。壬戌夏五，閩漳張燮識于金華道中。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沈集中佳者，《餞呂僧珍應詔》、《遊鍾山卽事既多美》、《宿東園》、《傷謝朓》四首，句如：「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不失宋、齊氣韻。「標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山光隨水至，春色犯寒來」，「時嚶起稚葉，蕙氣動初蘋」，可入初唐律。「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則宮體流俗所鑠也。「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題詠之最板俗者，乃俱入《選》。《詠白雲》「蔽崑虧山樹，含吐瑤臺月」，雖不入《選》，造語自工。「野棠開未落」，方開自然不落矣，何用贅耶？「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通鑑》腐評。「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從宦非官侶，避世作避喧」，委巷俚語。《別范安成》、《春思》，佻薄已極，「故是一相思」，并不成句。《八詠》雖有盛名，半爲詞賦。又如：「延軀似纖約，態與秋霜耋」，「閉門聊且卽，水生肌裏冷」，「人世賤而浮，何異兒童號」，「嘎需雅樂章」，「人欲所大味爲先，興和盡敬咸在旃。翠鱗朱尾獻嘉鮮，紅毛綠翼墮輕翻」，言之赧汗，則梁世輕靡，矯爲典裁之故也。子雲受詔更作，無以相踰，通以覆瓿包蠶可耳。　隱侯言聲病，甚于商君之酷，《直學省愁卧》一篇，「軒窗扉館宇戶欄」，並宮室字。《春思篇》黃、綠、朱、碧，並采色字。《詠湖中雁》輕浪、孤光、搖漾、故鄉，並陽漾韻。盍推聲病之法，少避之乎。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　沈休文在梁，大家聲價，猶宋之有康樂，齊之有玄暉也。然其邊幅位置，較二謝稍窄。「平生年少日」一首，聲實風雅，《十九首》中所難，似又非康樂、玄暉所能厝手。蓋顏延年之《五君詠》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沈隱侯集》　梁武篡齊，決策於沈休文、范彥龍，時休文年已六十餘矣。抵掌革運，鼓舞作賊，惟恐人非金玉，時失河清，舉手之間，大事已定，竟忘身爲齊文惠家令也。佛前懺悔，省訟小過，戒及綺語，獨諱言佐命，不敢播騰。及齊和入夢，赤章奏天，中使譴責，趣其病殞。回思妓師識面，君臣罷酒，又成往事。然攀附功烈於生前，龍鳳猜積於生後，易名一字，猶遭奪改，若重泉有知，能無抱恨於壽光閣外哉。休文大手，史書居長，傳者獨《宋書》，文集百卷，亦僅存十三，取其得意之篇，比諸傳論，膏沐餘潤，光輝蔽體，馬書班賦，別集偏行，適助南董之美觀耳。《四聲譜》自謂入神，後代遵奉，而不獲邀賞於武帝，聲病牽拘，固非英雄所喜也。禪筆紛作，於樹園妙吼，諦乘正說，遠遜乃公。意者逢時之意多，則覺性之辭少矣。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　沈(約)才不逮意，故情色不韻，讀其詞如枯株寡秀。詩須實際，具象虛裏含神。沈約病於死實。又，《六憶》猥而不工，《八詠》淺而無味。又，沈約情多，未勝江淹才盡。又，有意無神，有聲無韻，祇死語耳。《冬節後至丞相第》，《別范安成》是不乏意而苦無佳趣，以神韻之未生也。故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意索，有不知然而自然之妙。

周斯盛《沈約》《證山堂集》卷八）　斷舌巫言夢豈眞，赤章天自諒文人。如何垂老東宮妓，猶向筵前認舊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沈約有言：律呂適宜，宮商互變，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妙達斯旨，始可言文。此自矜其四聲之祕也。其云：「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又云：「褒、向、班、揚，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良多。」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亦過於薄今人而不愛古人矣，宜梁武之不深然也。

又　沈東陽樂府，結撰紆鬱，隱而彌耀，密而見理。如：「局途頓遠策，留懽恨奔箭。拊戚狀驚瀾，循休擬回電。」「往懽追壯心，來戚滿衰志。殂芳無再馥，淪灰豈遂熾」等語，却與大謝齊鑣，平原嗣響。

又　鍾仲偉評沈約詩云：「休文衆製，五言最佳。值永明中，時謝朓未邁，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此約實錄定評也。史以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約卒，以此語報宿憾，未免以私意沒其公論。

又　邢子才嘗云：「沈東陽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出胸臆，深以此服之。」此語最有會。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　有李陵而漢道興，有沈約而漢道衰。漢道興而王迹永絕，漢道衰而唐制斯起。然漢道之興，在王迹既熄之後，其興以頓。唐制之起，在漢道未訖之時，其起以漸。故以漢道繼王迹，如秦之滅周。以唐制繼漢道，如魏之禪漢。此千古詩道中最有關係之人，故序漢詩首李陵，序梁詩首沈約，覽者留意云。　詩以韻爲主，故詩隨世變，韻隨詩變。故約所定韻未關至極，而有唐氏一代大才人，皆競競奉之，固有唐氏一代之功令爲之。唐以後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其遵而用之尤謹，則又有唐氏三百年詩人之威神爲之。蓋唐人聖于律者也，其風調音響實厭飫乎後人之心目久矣，後人一出手輒入其範圍之中，若稍有躍冶，便覺不穩。所以明之前後七子，律詩宗唐用沈韻，古詩宗《選》用古韻，遂爲千古不刊之定論。蓋《三百篇》尚矣，漢變其體而爲五、七言，其體既變，其韻不得不變，令與五、七言之體相稱也。晉、宋而後，漸尚排偶，浸浸有成律之勢，其韻不得不再變。唐人以詩取士，斟酌諸家，獨取沈約者，以其韻與律體相稱也。然約韻亦非創于約，特集其成耳。與約同時者有：楊議之《群玉典韻》，楊休之《韻略》，李槩之《音韻決疑》，劉英經之《四聲指歸》，夏侯謝之《四聲音韻》，釋靜之《韻英》。前乎約者有晉呂靜之《韻集》，張諒之《四聲韻林》。最先又有魏李著之《聲韻》，周研之《聲韻》。然李與周亦非無所本，雖其書湮沒無傳，然試取魏詩用韻。與漢詩用韻，無有少異，則知其法亦不創自魏矣。然則昉于何代乎？魏詩與漢相較，其用韻無異，合漢、魏詩用韻，與《三百篇》用韻相較，則迥然大異。豈漢、魏與三代之時有兩韻哉？非也。蓋緣三代之音韻，一母之子，自爲一韻，如封建之侯，國各方百里，然有分土無分民，任人通轉，韻界甚窄，而用之甚廣。漢以後漸爾合併，譬之郡縣，韻界雖寬，而用之至狹也。然三代之韻書久亡曷由而知？古韻一母自爲一韻，即後人所作之韻，泝流而窮之也。今觀沈韻，止五十餘韻，泝之舊韻，則一百七十，更泝之古韻，則二百

餘韻矣。此二百餘韻，即古之所謂一母一韻乎？抑三代之韻仍多于此而曾經合并乎？今已不可知，然要之去一母一韻者，亦不遠矣。今姑借爲一母一韻論之，後人詩體聿變，則韻不得不變，然未遽變也，但于各韻下注通用、轉用、借用，未嘗混而爲一，至沈約始并通用爲正用耳。由此知約之于韻，止有合并之法，其于某音當某字，其位置皆古人所定，未嘗一毫易置于其間也。而後人常以麻、遮當分，元、魂不宜合譏約，不知麻、遮自古相傳原是一韻，即歌與麻、遮亦是一韻。蓋音以氣爲主，果假二攝，原是一氣，引喉爲歌，送氣爲麻，加一齊齒于前，則爲遮；但歌收阿母，故另爲一韻。而麻，故與遮同收鴉母爲一韻；若將遮另分爲一韻，則遮韻應收額母。豈知古人制字，中雖不廢額母，而絕不用以收音。姑舉此韻以例，其餘固知約非以區區吳音變天下也。後人不學無識，輒詈沈韻，豈不寃哉。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二《自足知足》　沈隱侯《寄懷詩》：「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遊沈道士館》「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可謂隨緣放曠，任意逍遙者矣，而乃以鹿蔥賈禍何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沈約》　休文詩體全宗康樂，以命意爲先，以煉氣爲主。辭隨意運，態以氣流，故華而不浮，雋而不靡。《詩品》以爲憲章明遠。源流既譌，獨謂工麗見長，品題並謬。要其据勝，特在含毫之先。命旨既超，匠心獨造，渾淪跌宕，具以神行。句字之間不妨率直，所未逮康樂者，意雖遠而不曲、氣雖厚而不幽。意之不曲，非意之咎，乃辭乏低徊也；氣之不幽，非氣之故，乃態未要眇也。大抵多發天懷，取自然爲詣極。句或不琢，字或不謀，直致出之，易流平弱。遠攀漢、魏，望塵之步欲前；近比康樂，具體而微是已。夫辭雖乏於低徊，而運以意，則必警。態雖未臻要眇，而流於氣者必超。驟而詠之，渢渢可愛；細而味之，悠悠不窮。以其薄響，校彼蕪音，他人雖麗不華，休文雖淡而有旨。故應高出時手，卓然大家。三復之餘，慕思無已。　沈休文詩如干將名劍，水斷蛟龍，陸剸犀兕，鋩刃銛利，所觸無留；獨不似魚腸匕首，有雕鏤之用。又如洞庭山水，窮高極深，嵯峨于霄；澒洞極泉，其紆迴秀折不如武夷九曲之佳，而浩大奇觀，固極仁知之樂。

又評《懷舊詩五首（傷謝朓、傷王諶、傷李珪之、傷劉溉、傷胡諧之）》《懷舊九首》，本擬顏光祿，光祿筆調堅蒼，更饒古致。休文率易，故不足備錄。就選五章，亦各低徊盡情。

又評《八詠詩八首》　別爲詠體，非賦非詩，振宕淋漓，激昂奔放，襟懷若此前無古人。又，投外之感今古同悲。讀東陽八詠，使一麾出守者，何以自遣？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眞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休文五言，大抵憲章鮑明遠，故矯健雄亮，清宕奇突。

吳騫《擬古後雜體詩・沈特進約三日》（《秋笳集》卷六）　新陽開上巳，淑景發皇州。修楊蔭馳道，芳樹夾高樓。槐里盛遊俠，蘭池來子侯。宛轉銀平脫，縱橫金絡頭。宜春雜花發，小苑鶯聲流。珠袍映日轉，綺轅逐風游。鬬雞歸下杜，走馬出長秋。懽娛盡永日，薄暮還相求。翠釵時獻笑，蛾眉詎含羞。結風張女彈，防露楚妃謳。但營九春樂，安知百年憂。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沈休文（約）詩如錦衣山行，多逢荆棘。

又《雜論詩》　沈約四聲八病，最害詩，其自運亦促促不能暢人。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　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邊幅尚闊，詞氣尚厚，能存古詩一派也。爾時江屯騎、何水曹各自成家，可以鼎足。又，水部名句極多，然漸入近體。

厲鶚《書沈約宋書後》（《樊榭山房續集》卷二）　門外常停貴客車，一生餅鉢托京華。黑衣宰相人間少，著論翻教毀釋迦。

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四《沈約不可稱東陽》　（《野客叢書》）又曰：「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尚書僕射、遷右僕

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耶？又曰：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碑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曰：「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耳。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愚案：約革帶移孔語，即腰瘦之意，特未嘗明著其字，亦在用之者善於措語耳。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沈隱侯最講聲病，昭明選錄至多。余意沈詩生氣索然，并不逮何、范二家。

李鎧《詩法易簡錄・錄餘緒論》 又按：沈休文《三月三日詩》云：「綠幘文照曜，紫燕光陸離。」照曜一韻而陸離不一韻；《新安江水詩》云：「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滄浪一韻，而清濟不一韻；是休文原未嘗自守其法，而後人猶執以繩人，豈不謬哉。

袁枚《答蕺園論詩書》（《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〇） 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侮。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沈約宋書》 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旬，革帶移孔，精神素非強健。四十七八已値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速如此。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成。永光至禪讓十餘年事，刪去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而已。蓋約《上書表》自見。（何承天等撰《宋書》事，見《宋書・恩倖・徐爰傳》又見《梁書・裴子野傳》。）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又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又 《文九王傳》、《建平王景素傳》末云：「今上即位。」今上者，齊武帝也。又《沈攸之傳》「攸之敗死，其黨臧渙，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今皇帝者，亦齊武帝也。《南齊書・武帝紀》：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爲戰守備，故渙投之而被殺也。觀此，則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入梁未及追改。

又 《袁粲傳》云：「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雖表粲之忠，自是在齊代之筆。末附永明元年《改葬粲與劉秉、沈攸之詔》論云：「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

又 約同時裴子野別撰《宋略》，今不傳。子野，松之之曾孫，駰之孫也。四世之中有史學者居其三，抑何盛耶。

又卷五九《沈約重文人》 一部《宋書》以一傳獨爲一卷者，謝靈運之外惟顏延之、袁淑、袁粲而已。二袁忠義固當詳叙，顏、謝則惟重其文章。范蔚宗譔《後漢書》而不得比顏、謝之獨占全卷，沈約重文人如此。抑古來史家作傳，載著述全篇者多矣，獨《宋書・靈運傳》載其《山居賦》乃并其自注載之，此尤例之特殊者。《南史》芟削僅存十之二，太略。末段附孟顗，亦覺不倫。

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卷三 聲韻之學，與樂通者也。沈休文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其《答陸厥問聲韻書》有云：「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愚案，以精通聲韻之人而作如是云云，不得謂非高識遠見之君子矣。又讀其《脩定樂書疏》有云：「《禮記》是行己經邦之功，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事，故言之者寡。」愚案：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事。休文此言眞體要之辭也。與前論聲韻處，互相發明。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一（《古詩賞析》卷首） 駕范凌任沈隱侯，詩雖中品邁時流。魏收枉有求全毀，較比渠詩可是優？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梁沈約《郊居賦》云：「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簡文帝《晚春賦》云：「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鍊字新雋，是永明以後風氣，去魏、晉已遠。唐王勃《春思賦》云：「葉抱露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李白《劍閣賦》云：「雲愁秦而暝色，鴻別燕兮秋聲。」皆李諤

所謂「風雲月露，爭一字之巧」者。後來尖穎一派，從此脫胎。

陸元鋐《沈隱侯祠》（《青芙蓉閣詩鈔》卷一） 誰題祠額筆如椽，一字誅猶衆口傳。腰瘦可因謀國瘁，舌存還想乞天憐。頻煩禪詔留遺草，苦爲餘桃懺夙緣。何事後來邢阿吉，尚思作賊到殘編。

郝懿行《宋瑣語敘》（《曬書堂文集》卷三） 沈休文之《宋書》，華贍清妍，纖穠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范書、陳壽志之外，別開谿徑，抑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嘉慶乙亥春、夏之間，余以養痾廢業，覽其書而美之，時精力衰頹，苦之記功，隨讀隨錄，分別部居，令不雜廁，謂之《瑣》語。蓋取不賢識小之意。沈又有《晉書》一百一十卷，今亡無存。暇時當取唐人所撰《晉書》以足之，然風致不逮休文遠矣。

舒位《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沈休文》（《瓶水齋詩集》卷一三） 酒闌相見鄭中丞，老淚沾衣冷似冰。可惜文章千古事，不如雲霧六朝僧。清談未許陪元亮，豔體猶應過彥昇。惆悵中原遺響絕，四聲偏創沈吳興。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四聲韻之作，最害人性靈。未有韻書之前皆自抒性情，求音相協而已。故其詩如元氣結成，不可增損一字，渾厚大雅，無刻飾俗氛。自有韻書以來，短篇尚多押韻穩愜，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至三五十韻。若百韻者，雖韓退之、白樂天諸公不免趁韻之句；即押韻皆工，亦每有用意就韻之處，人所共見也。此無他故，先有韻後有詩，則詩必因韻而成，情亦因韻而生，較古人自抒本意者懸殊之至。北周史臣評庾信爲詞賦之罪人。若王融、沈約輩，造爲四聲，文多拘忌，正名定罪，恐不免爲雅南之蠹蟊矣。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此語見《詩式》，論與余合。《詩式》不知作者，或題釋皎然。

朱士端《彊識編・沈休文詩用古音》 休文《四聲譜》成，而古音晦。然必謂休文不識古音，則過矣。如休文《八詠詩》飛、衣、歸、衰、違、依，何嘗不脂、微竝用。河間紀氏著《沈氏四聲考》謂：程榮所刻《休文集》「衰」字下注一作「非」。考休文用支、脂、之，無一字入微。微韻亦皆不入支、脂、之，則作「非」爲是。士端按：紀說非是。古音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竝用。休文《八詠詩》本用古音，程氏改「衰」爲「非」，盡去古人之籍，繆矣。江淹《扇上綵畫賦》亦用衣、飛、衰、歸、乃、萬、光、泰，《四聲譜考略》謂沈韻八微，獨用紐合衰字爲微韻內字，更繆矣。然則謂休文不通古音，亦多由後人之改竄。第據四聲改古音以就今韻，並休文詩之用古音亦晦矣。是以古書不可輕改。

羅惇衍《沈約》（《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高官終未到台司，懷裏空陳禪詔辭。前代史疑袁粲傳，新朝謀許范雲知，劍驚舌斷禳難解，帶減腰圍瘦不支。白髮宮娥重覲面，何堪回首受恩時。

譚獻《復堂日記》卷七 讀《宋書》。《文帝紀》始末有矩度，文體周致；以下諱飾迂曲，語多不具。諸《志》意紹彪篇，故具三國兩晉之文。【略】藝文典章之重，斯文斷續，賴此流傳，何得云非時之要乎？【略】《宋書》卷四十六全闕，取他史附入，故《張敷》、《張暢》重複牴牾。宋人校語似未審重複，殿本《考證》著之。【略】休文文體清鬯，雖未淡雅，亦是斐然。其於合傳各有意義，同福共禍，關國盛衰。詳略之故，不愧良史。其大兵刑，輒以始末備之一傳，餘文互見，端緒秩然，可謂隱密有條理。不克尚友孟堅，固已抗手蔚宗。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沈特進約三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令節正元巳，芳期值上旬。鶯花洛陽道，車馬長安春。珠袍柘枝彈，繡幰茱萸輪。采芳槐里市，修禊蘭池濱。投壺笑玉女，捧劍出金神。流波漾卮羽，歌吹動梁塵。細雪桐花落，圓錢萍葉新。修楊連小苑，芳樹入平津。歡娛不辭晚，遨遊貴及辰。緬茲萬壽獻，重以百福臻。年芳悵遲暮，應復眷佳人。

分　論

《長歌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前悼年華之促，後勵勳業之垂，末句合樂之詞也。構句蒼秀不羣。《從軍行》序征戍之苦，亦多警句：如云「浮天出鯢海，束馬渡交河。」「浮天」，有生致。「雪縈九折嶝，風卷萬里波；維舟無夕島，秣驥乏平莎。凌濤富驚沫，援木闕垂蘿；江颿鳴疊嶼，流雲照層阿。玄埃晦朔馬，白日照吳戈。」並極琢煉。持後有「晨裝豈輟警，夕疊詎淹和」一聯，「淹和」字湊韻，無理，故割愛刪之。

《江蘺生幽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命旨有古意，末段以質

言得暢。「紀化」三句，「俗志信穨隆」語不亮。「所惜」二句，押「蓬」字湊韻；且去之，更健。

《擬青青河畔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無端而起，無端而止，可謂無聊之甚。

《梁甫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語矯健，見蒼涼之懷。「露清一唯促」句，不可解，當是「露情」耶？

《君子有所思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翻以寂寥之宅照曜蟬冕，意佳。味紅顏白髮之語，乃謂繁華有窮，著述不朽。

《白馬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浩浩抒壯志，「直去」二句，意曲，佳。

《芳樹》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古意深長，老氣橫溢。不但悲歎秋期，且追念宿昔。用意特曲，其氣格亦高。

《臨高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淺語有情。以「可望不可見」句意反「望遠」當歸用，故有態。

《携手曲》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開鏡比春妝」，容光如鏡，故與之比，最是佳句。

《夜夜曲》（河漢縱且橫）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語氣斬絕，無復餘韻。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好在質中帶秀，無一靡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閨怨詩，亦皆從夜景生情。前四，星漢寫夜景也，却即慨其不知心憶，就景卸情，用筆靈活。後四，實賦空房不寐，莫訴自傷之事，語亦簡賅。

《臨碣石》 曹勛《臨碣石序》（《松隱文集》卷五）：《臨碣石》，魏武作，四章，爲樂府，今亡。沈約作五言，但叙登臨感遇之旨。今爲四言三章，一章言聖人在上，物遂其性；二章言樂不可極，居安慮危；三章言聖人君子，以永成功云。

《江南弄四首·趙瑟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生意於遏雲而增曲致。

又《秦箏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又從遏雲別生一意。

又《陽春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妙得不言之情。

又《朝雲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古勁。可謂調高。

《樂未央》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餘情特遠。

《四時白紵歌五首·夏白紵》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寫夏特爲清新，正爾得情得景。句文而不腐。沈之能然者，寡矣。

《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應制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詩》卷一：清芬雋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典切，高亮。寫曲水數語似謝宣城，亦稍變。

《爲臨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安置清妙，如逸翰凌風。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有思有致，約慵率之病於此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語餘句表，蘊有逸姿。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風骨寓于粉澤，賞其詞妍，更悅其氣厚。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三段密移乃不見垠兆，即此已造四言之極。藻句淵淵，爲益不爲累也。休文一切文筆，文者必酸，質者必俗，獨於此體得其最勝。使他皆佚，四言獨傳，詎不生人企想，乃令《六憶》、《八詠》流聲俗耳。約之不幸，豈徒不早死於永元以前，以副興宗人倫師表之譽已哉。

《從齊武帝琊琊城講武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通首典切，結意得體。「雲霞清以轉」五字，無謂，是湊句，擬改曰「雲輅停且轉」。

《侍游方山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瀟洒。

《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蔚然深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體深穩，語工秀，其源出於建安公讌，故雖徘不卑。

《侍皇太子釋奠宴》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次序音節不失爲高簡。

《樂將殫恩未已應詔》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是之謂詞達理舉。

《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武帝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時僧珍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於是出餞樂遊以遣之，復命官僚賦詩以送焉。休文此詩謂堯征有苗，非樂於戰鬬也，以其頑，弗率服，所係甚重，迫於不得已而親臨之。今武帝用堯之心，憂天下民物不得其所，故有是舉。蓋將發迹河南，長驅海濱，悉戡定之而後已。是以嚴備器

械，精選士卒，命將出師，皆有禮法。凡關險之處，聞其威德，自將披解出降，而伐罪弔民之功可立待矣。我將奉陪大告武成之禮，故未敢爲退休計也。然則休文以混一區宇期於武帝，人臣之心固當如此，且以壯僧珍攻伐必克之志云。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屬對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梁武禪代之後，厭于用兵，求和於魏，以息其民。至此魏無故興兵南侵，武帝不得已，命王演帥師往禦，而又命左衛將軍呂僧珍繼之，餞于樂遊苑，詔群臣賦詩。而沈之詩題云云，不係其事，不着其官，一見呂之不能將，一見武帝之不能將將也。蓋以此詩爲諷諫云。　梁武不惜自屈於魏，史稱其得交鄰息民之道，至此不得已而興師，民亦未常不亮其心。故此詩首四句云云，雖非有刺，然其心恐未易副也。「愍茲」二句，緊從上四句拈出，見君心之仁。「推轂」句，任將之專，「楊旆」句，軍容之盛，「超乘」二句，士馬之精。「戎車」二句，恩遇之隆。「命師」二句，授命之嚴。「函轂」二句，破敵之易。「伐罪」二句，師出有名。叙事共十六句，詩意已盡，全無一字說到僧珍才略上。夫僧珍之才略何如哉？僧珍常典禁兵矣，盜殺諸王而不能救，是其才略國人知之，敵人知之。至歌爲「呂姥」，獨武帝憎然不之知也。夫出軍大事也，擇將大任也，用兵而不擇將，是以軍與敵也。南師之不出久矣，此役也，史所稱軍容之盛，百年未有也，當其時韋叡之徒固在，捨而不授，而授之巾幗之僧珍，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耳。既無擇將之術，徒恃其區區之仁心，當亦徐偃、宋襄之流，奚補乎？此作者欲以微詞見意也。二謝送孔令，則詳稱孔令之賢，見宋公不當任其去，餞僧珍則略言僧珍之才，見武帝不當授以師，正可參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僅一結句有情耳。以語中作一曲，故佳。通篇平平，未足與前人方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大手不重樂遊，故只「餞席樽上林」一句點「命師」一聯，語極深厚。「函轂」二聯地理不必可尋，齊、梁詩皆然，妄生穿鑿則謬矣。結有千鈞力。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按：事重於別，故只揚厲其事；餞別意，只用輕帶。且此詩一路整對，已開五言排律近體之先。

《游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章）》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本是應西陽教，却至末章始點出，亦是倒插。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此即切律連章之胚胎，變化之妙有如遊龍几山遊法，此大是新特。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擬都下。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首章）密邇神京，見鍾山之重。（二章）極寫形勢之雄壯。（三章）山中即事之美。（四章）山中定有高隱之士。末章始點出應西陽王教作詩。是倒插法。　古人用地名，有正用，有借用，須細細辯之。如此詩題曰「鍾山」，山本建業，其云「淮海」，取《禹貢》「淮海惟楊州」，迺是正用，終南少室，似是借用。玩其文意，本是借客形主之法，仍是正用。若下文之儲胥觀、昆明池，方是借用。何也？既云山中即事之美，不應登山無所見。所見之名，或不雅馴，故詩人不用，寧借用他處相類之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二章）起四語得寫景寫虛之法。千巖萬壑會於筆端，康樂每能之，王右丞《終南山》一篇，亦是此意。（三章）「賞逐四時移」句，亦弱。（四章）味此章，知上文景中有情，且此章情中有景，情景互相窈深，足人耽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規橅《蒜山詩》而隋蒨則過。「春光發隴首」二句，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二句，以高下暗對（禪、侶）。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通體妍美而對待工整，已爲五七近體導其先路。又，此文一路只寫鍾山，而西陽王之遊只末後一章帶出便止，高甚。

《登高望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難合之悲凄然遠引。「解眉」二句，妍。

《留眞人東山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起句便爾，蒼然。結亦有致。

《登玄暢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寓景盡，道情眞。

《酬謝宣城朓詩》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約蓋以王喬、東方自擬。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非宦侶」、「不避喧」，是佳意，但涉解說，便覺味短。又，「賓至下塵榻」：自懸榻意化來。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此和謝朓《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之作。王喬喻謝，東方自喻。「從宦」句承王喬，是括他原詩全篇意思。「避世」句承東方，言自己亦有一段意思，爲和詩根本。「揆余」六句自叙，是和他「淮陽股肱郡」云云至「秋藕折輕絲」意。「昔賢」二句，點明謝之作詩，而「神交」二句和他「良辰在何許」二句意，「牽拙」四句自謙，和原詩「坐嘯」四句意。而何以「儷璠璵」，方點明和詩也。「將隨」二句又和他詩外之意。蓋原詩謝朓以外補已久，有望援手之意。沈自維不得，若曰知子不能薦，惟有與子偕隱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語無浮情。「賓至」二句，曠然遠旨，摘「思存」字雋。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語，各有所寓。李陵《與蘇武》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恨悠悠。」此偶然寫意爾。沈約《渡新安江貽游好》詩：「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所謂襲故而彌新，意更婉切。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六： 末蓋刺京邑游好之汩沒于風塵而不知止。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轉意新妙，然亦是造語見姿態。第「濯衣巾」無故實，稍覺味短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 古人不惟工于製詩，而且工于製題。如此題曰「新安江水」，便是京邑所無。於江水下又贊以「至清」二字，見足供濯霑之需也。「至清」二字贊江水已盡，又用「深淺見底」四字申寫一番，見此水之清，惟遊新安江上者見之，而京邑遊人不得見也。然新安江上水，何由貽得京邑人？蓋我宿遊京邑，固與京邑人有夙好，京邑人以遊而得好，則原非同好，其人須待濯霑也。我既以宿遊而得與京邑人好，則不得不思爲濯霑也，此亦不忍獨清之意。首二句點題。「洞徹」二句，正形其清。於題上「淺深」二字外，更加「冬春」二字，最妙。凡水，淺清易，深清難；冬清易，春清難。一層一層，極得「至」字意。「千仞」云云，是旁寫。寫蕃樹，就春時寫；見遊鱗，就深處寫。兼有清而能容之意。「滄浪」四句，比京邑之囂濁，此地至清，互相形出，已既離京邑，已隔囂滓，可不假濯，而君止遊京邑，當需霑也。此雖不忍獨清之意，然而居己以清，居人以濁，不合詩人溫厚之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繪水繪清，取神之筆，結意亦妒亦曠。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休文素被惠文太子親遇，鬱林隆昌元年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此詩蓋不能無望於中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 此因見江之清而諷遊好以勿戀囂滓也。前六，正寫江清，造句刻畫。中四，以他處清水有時濁涸作襯。後四，落到貽詩本旨，即就水上生情，以吾衣久濯，挑出君纓當霑，勿縻好爵，言下顯然而仍不曾說破。交存古道，詩有雅音。

《送別友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殊饒古意，具體而微。「同異」二字作致。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綽有古意。

《早發定山》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六：「標峰」八句，俱奇山之勢，故有所屬而寄。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 亦全首對。又，造語新峭，絕工細。又，寫遠望景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 題曰「早發定山」，是以定山紀行，不是詠定山之詩。乃全篇重發定山者，蓋休文心中先有不樂外補之意，故一見此山之奇，而驚訝之也。故于「見」字上加「晚蒞」二字，言非年老人所堪。又復加「夙齡」一句，見其雅好山水，出于天性，却一生不曾見此等山，今若不爲外補，何由得見此山之奇也？故將山之奇處，極情寫至四句。峰，山之竪立者。「綵虹外」，言其高，故曰「摽」。嶺，山之橫出者，「白雲間」，言其深，故曰「置」。壁，山之旁曲，曰邪，就勢而言。頂，山之上面曰圓，就形而言。夫形有方圓大小之異，勢有遠近斜直之殊，舉此二者，以例具有千殊萬異之形勢，總以證其奇耳。有奇山必有遠壑，壑遠益見山之奇耳。曰「歸海」，是壑之遠。「出浦」，壑之餘波。餘波濺濺，益見正流之漫漫，正妙于寫遠。「野棠」二句，借山中瑣物寫山兼紀時。「忘歸」二句，借浦中瑣物，寫壑兼寫情。忘歸，不思歸家也。懷祿，不欲赴任也，用家任兩處虛夾出「眷言采三秀」來，下却單承「徘徊望九仙」，側落不願赴任一邊去，不復再照不思歸家意。夫九仙亦寓內名山，乃徘徊遠望而不前者，謂吾于此山，已有觀止之嘆。九仙之山，縱奇于此，不願請矣，以其山在東陽任內耳。可見不是留情此山，只怨外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頗倣康樂，故知昭明所選，惟取高清。「標」、「置」字新。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 通體對偶，亦成一格。

《循役朱方道路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心腕較有沉力。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細潤不浮。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曠遠。

《遊沈道士館》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 賦也。【略】《梁書》言： 約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而武帝終不用，於是稍知止足，陳情老病，欲謝事而歸休焉。此因遊沈道士館，作詩以見志。大槩欲託迹山林，屏去塵累，唯與朋好賞適，以終餘年而已，非若秦皇漢帝貪慕無窮者比也。所謂通雲路、凌倒景，亦不過寄興而言，以極夫登陟遊觀之樂，而未至於神仙輕舉之事，故篇末且望知己之人投老而來同，意亦可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 說秦、漢亦覺太繁。 《古詩歸》卷一三「歡娛」二句，譚元春批： 二語妙，寫盡從來富貴人好神仙病根。又，秦皇、漢武好道，只自任其情性而已。情性二字，有許多天子氣、英雄氣在內，非性情之謂也。直由意無窮，亦是放恣，不關玄奧，此休文曠觀之言。鍾惺批： 學道是何等事？與歡娛人事

并說，妙妙。「直由」句，鍾惺批：斷得千古豪貪人心死。「遇可」句，譚元春批：即是道矣，何必仙。鍾惺批：住此妙絕。「都令」句，鍾惺批：求幽反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題是「遊沈道士館」，却是泛泛一首遊仙詩。只詩中「遇可」二句，略帶出道士館意。當是心有所感，不過暫借他館做說話之地。　郭弘農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只說他無神仙根基，却未曾明指出他病來。此詩前十句歷歷指出，後十八句字字與他相反照。秦皇、漢武，無神仙根基，都是「懽娛人事」四箇字所誤，御宇恢武，不知殘害多少生靈。原爲懽娛人事之地，兼把殘害生靈亦湊做了懽娛人事。曰「盡」，見他窮奢極欲之事，無不做到。曰「未充」，見他窮奢極欲之心，無有止足。「銳意」二句，求仙之心切。「既表」二句，求仙之事勤。「寧爲」二句，見他求仙總不是好道，只是要長生不死，永享此懽娛人事也。「秦皇」四句，固是人心，即「銳意」云云。道心亦是人心，如何做得神仙根基？「曰余」云云，乃休文現身說法，知止足才是神仙根基。是願不須豐，何用懽娛人事。「遇可」二句，方是神仙作用，本無難充之性情。「山嶂」四句，便是神仙境界，神仙受用，何用表觀立宮？「所累非外物」，歡娛人事，既不我累，則築基自固。「所念在玄空」，玄空即道，玄以定情，空以了性也。「朋來」二句，仙人自至，何至海上空還。「却令」二句，人境已絕，況于人事。「一舉」二句，自能冲舉，不須銳意仰羨仙人於三山九霄也。「寄言」二句，總是神仙渡世，決不御宇恢武，殘害生靈。其感梁武溺於佛教，而借秦始、漢武求仙之事以諷刺之歟？梁武帝受齊禪，約自負有推戴之功，而武帝反惡其爲人矜躁，終不大用。約有觖望之意，而作此詩，其云梁武之貪得無厭，可謂切中矣，而自以爲能知止足，將誰欺哉？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按：《梁書》，休文在梁，志希大用，而武帝用之不終，於是以老病乞休。願弘止足，因遊沈道士館而作詩以見志也。言秦皇、漢帝祇由貪慕無窮，恣求仙跡，初非爲好道而然；若我則惟求止足，遇可淹留，便思止息，惟知屏去塵累，與朋好賞適以終餘年而已。蓋不過極登陟遊觀之樂，非眞有神仙冲舉之念也。末望知己之友，投老而來同，意可想見。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二：《金庭觀》：（龜山，《白玉上經》曰：「第二十七洞天，曰金庭。」即天台華頂之東門也。）褚伯玉居金庭山，齊高帝以名其觀；孔稚珪從而受道，爲之立碑。沈約詩「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即此處也。釋小白詩「羽客相留宿上方，金庭風月泠如霜。直饒人世三千歲，未抵仙家一夜長。」羅隱《送裴饒》有「金庭路指剡山限」之句，或即《南史》所云「瀑布山」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一瀉直下，前半語頗率弱，後半則灑落有致如此，絕不雕飾，乃爲昭明所收，謂《文選》取辭華，此旨大謬。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寧爲」二句，道得痛快。又評「遇可」二句，如是如是。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休文五言詩，此篇是其壓卷。「復立望仙宮」句，《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一舉陵倒景，收足「遊」字。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無事適華嵩」與前「三山」、「九霄」相對，陶潛詩「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谷永曰：「遇風輕舉，登遐倒景」，言身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又，「歡娛人事盡」十字、「寧爲心好道」十字，從來富貴人慕神仙之故，斷得確，說得盡。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因遊館而思求仙之詩。前十，以秦皇、漢武之好道非眞，題前翻跌而起。「歡娛」十字、「寧爲」十字，實能道盡病根。中八，落到己身。先叙不須豐願，隨處淹留，徜徉水山之樂，遊沈館已含在內。後十，轉入求仙，鋪叙求仙得仙之趣，而以賞心來同收住。詩境亦平順無深意，以前路議論可取，存之。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人不能超然遺世，姑云「有待」；抑知「生世何日終」，竟長自阻耳。詠起四句，傷哉，悲乎，復何可言。休文詩往往直寫，喜無矯飾。

《赤松澗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起句浩然而來，曠旨高邁。崔灝《黃鶴樓詩》脫胎於此。通篇盡饒古調。

《八關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用意深曲，言一時豁悟不易。八關戒定，足資引人漸修。未容不務，如妄希躐等，勿蹈循途。一跌可虞，終迷不復。語中乍抑乍揚，一彼一此，含蘊微婉，故是佳作。

《古意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首尾純凈。「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休文得年七十三，吟成數萬言，唯此十字爲有生人之氣，其他如敗鼓聲，如落葉色，庸陋酸滯，遂爲千古惡詩宗祖。大歷人以之而稱才子，宋人以之而稱古文，高廷禮以之而標「正聲」之目，而村巫儺歌、巷塾對偶、老措大試牘、野和尚偈頌皆可詩矣。古來作者心血幾許，付之消沉，而梁之沈約、唐之羅隱，傳詩充帙，棻施盈庭，豈徒在名位之間乎？　陳祚明《采菽堂

古詩選》卷二三：「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以質見古，雖淺實深。

《少年新婚爲之詠詩》 姚寬《西溪叢話》卷下：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一《鄉里夫妻》：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程正揆《讀書偶然錄》卷一：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轉掉處不作津渡，劃然徑下，使人不測。 此詠少年新婚。「我情已鬱紆」，我者少年自我也。「坐喪千金軀」，喪失也。「盈尺」二句，聘禮已將「裾開」以下，居然牢卷矣。末謂少年言此堪作夫否？中間雋語，頗復搖曳。

《夢見美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純用白描，眞態悱惻。

《學省愁卧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以興趣驅運，煞是俊逸。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古人善于鑄題。如此詩，初讀其題，以爲專寫愁卧，而學省不過偶紀其地，如《沈道士館》之例。反復數讀其詩，廼知學省爲興育賢才之地，都被此風一吹逼有焚坑之慘，其餘地更當何如，益驗此題之妙。 休文自負才品，朝廷定當以台司第一席相處，而不意處之學省。學省者，固休文大不得意之地，故此詩特借學省爲愁塲，而以風爲縱愁之杼。故詩中曰「南闈」、曰「高牕」、曰「扉」、曰「虛館」、曰「神宇」、曰「戶」、曰「簷」，分明寫出一極空闊荒涼閒署裏面，單單只卧着一箇人，且是箇愁人。人之愁只在心內，如何寫得出？於是借風爲由。「廣陌」是鬧處，學省是冷處，風吹廣陌，固其宜也，冷署之中，何爲乎來哉？掩軒而卧，避之不爲不深，高牕動扉，自來逼人。虛館諸生之館，神宇先師之宇。清陰晙微，是被此風吹得慘淡蕭條。蟲網懼爲風之所破，垂戶而織，鳥畏風不敢高飛，因而傍櫚。此等景象，眞眞愁殺。然人之所以膺此愁者，只是纓佩爲累，江湖之上，決不如此。故以山中反照學省，曰「有桂樹」，當無此惡風矣，此所以悵然思歸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高窗時動扉」，寫風，形聲畢出。通首景情交盡，都無浮溢。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中間字字是愁卧，不似今人有詩無題。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詩品自在，《文選》體。

《休沐寄懷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起入高論，具徵達旨。後半尋緒而下，俱是得少自足之意，而語頗秀逸。「憑軒」二句，佳，言妙景不遠。

《宿東園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響逸之甚，全以音調妙。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一首最佳，語多着色，便覺氣韻生動。「長烟引輕素」，語最疎秀。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題曰「宿東園」，即從「東」字拈出陳王、安仁。蓋以陳王、安仁詩有「鬬鷄」、「采樵」等語，皆係東郊故也。蓋丈夫生世，亦欲以轟轟烈烈，垂名千古耳。陳王豈躭鬬鷄之戲，安仁豈是采樵之人？俱是不得意中，一片壯心無處發遣，特借此瑣瑣者以消磨歲月。至于更無些事，可作止于閒步，則抑鬱益甚矣。「野徑」二句，寫閒步，「槿籬」二句寫題。以下俱宿東園所見郊外之景。「樹巔」二句，歲之暮。「鳴風飈」喻當時在上，「積霜露」喻在下。「驚麕」四句，百獸荒荒，喻時亂萬民流離，各失其所也。「夕陰」二句，日之暮，喻已年老。「素光」句照應日暮，「豈止」句，廻應歲暮，又兼日暮。值此亂世，而身又衰老，如此而欲身世兩度，除非是神仙也。「西山」字亦從「東」字拈出，雖摘魏文「西山一何高」詩中字，實用「藥」字，暗代伯夷之西山「薇」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起句切「東」字，殊能典雅。向後寫景，一氣直下，蕭瑟蒼涼，游味其中，愈入愈悲。景中有情，知物化之不常，感閱人之成世。西山乞藥，此懷難遣。命意既臻古風，選語亦無近響。用希康樂，無患絕塵矣。蓋取致漢魏，乃及康樂也。《文選》登沈詩，當以此爲第一。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開出宋之問、王維風氣。「槿籬疎復密」二句：前此諸公詩所無。「若蒙西山藥」句：西山、東郊相映起結。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休文研於聲律，故詩篇婉秀而氣骨已衰，如《別范安成》等作不易多得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音節流暢，詞密于范雲，意淺于江淹。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潘岳詩曰「出自東郊，憂心遙遙。遵彼萊田，言采其樵。」西山藥見魏文詩。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王融、范雲同賦）》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灑然言懷，曾無塡綴之迹。用西華、東光，更雋巧。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是唐初《長安古意》、《公子行》諸七言所自出。又，「象筵鳴寶瑟」，以上俱是一句洛陽、一句長安，亦覺方拙。又，（結尾）不甚說明只略點意，甚含蓄有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率爾成篇」，猶少陵所云「漫興」，言本無意作詩，偶感三月三日之事，率爾成此篇也。　一年好處，盡在上巳時候。「開花」云云，正寫「具在斯」意。要知四句內有惜時意，不專爲下文遊樂張本。蓋一年之芳在此，一年之計亦在此。彼肆志者是此年芳，此忘情者亦此年芳也。此通論全篇之意。若止論其辭面，且作正好出遊之時。「洛陽」二句，是遊人，「東出」二句，是遊地，「遊絲」四句，寫他行時服馬之鮮明。以「遊絲」至出「綠幘」之照耀，「高揚」襯出「紫燕」之陸離。「清晨」四句，寫他止處器用之奢華，朝戲暮宿，補出遊之久，伊水蘭池，地之遠，又設筵置瓶之地，而鳴寶瑟、汎羽觴，又定是一輩麗人也。其形容繁華輕薄，直寫得無地不到，無人不然，眞所謂舉國如狂。若庸手至此，必急急轉到自己身上，表其忘情。休文都不然；却只於上文繁華輕薄外，抽出一箇佳人，做箇波瀾，然後徐徐轉到自己身上。何也？擬人必以其倫，輕薄兒，繁華子，不是沈休文對頭，只得另尋箇佳人作對，「寧憶」四句正其人也。「寧憶」三字，不止憶春蠶，須直貫下「春蠶」云云十八箇字。蠶又正起，桑又欲萎，所以佳人急急採之也。長袖屢拂，終日採桑，笑暇鳴寶瑟也。彫糊自炊，薄暮方食，奚暇泛羽觴也。此等佳人，才是可愛，愛而何爲不可見？以佳人平素自滅光儀，全不到千金堰上，亦不到鴈鶩池邊。既不朝戲伊水，又不暮宿蘭池，我何由而見之哉。既不可見，只得忘情，其忘情于「東出」云云，又不待言矣。大抵此一篇，以「忘情」二字爲歸宿。「洛陽」至「羽卮」句，只是明修棧道，却以「寧憶」四句內一佳人爲陳倉，「愛而」句，廼暗度之法也。夫天下一切遊樂之具，皆從外來；苟知自好者，皆能自持，最難忘者情耳。拂曰「屢以」，炊曰「方自」，媚極矣。此人如何忘情？此時何忍忘情而去？忘情而去，有不拔之力矣。　開花匝樹，流鶯滿枝，景從作者眼中看出，是寫時。遊絲映空，高楊垂地，景從遊人眼中看出，是寫景。此唐初《長安古意》、《公子行》諸篇所自出，但唐人之詩，都說到敗興去，此最結得好，結出一箇采桑佳人，示不續其麻，樂土爲墟之戒，結出忘情君子，以嚴父兄之教，且有移風易俗之功。舊注以一句洛陽，一句長安，太爲方拙，不知休文正有深意。江左六代雖俱都建業，劉宋以丹陽起家，遂以丹陽爲京邑，齊、梁因而不改，其繁華之盛，與建業埒，故交寫之，讀者亦不必盡泥。下文但「伊水」、「蘭池」，似雙承，若「千金堰」，只以公主得名，鴈鶩池以諸王得名，不必分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蕩子繁華空閨，寂寞此情難序，此怨何極。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東出千金堰」句，頂洛陽。「西臨雁鶩陂」句，頂長安。「清晨戲伊水」句，頂洛陽。「薄暮宿蘭池」句，頂長安。「寧憶春蠶起」四句，諷刺。

《應王中丞思遠咏月》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方暉」、「圓影」近稚，且無意味，正如嚼蠟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凡作詩者必相題，題曰月，只寫月，不得一字涉詠。題曰「詠月」，只自寫月，「詠」字意，只中間略點開，題曰「應某人詠月詩」，貌雖寫詠月，而一片神情，全要覷定某人。如此詩題曰「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月，妙景也；詠月，妙事也；王書爵書字，則妙人也。以此妙景，應此妙人，作此妙事，則自當有此妙詩也。要亦「應」與「和」不同。凡和者，其人先有詩，我和其詞或意。應者，其人或不作，或作之而我尚未見，全要寫得其人在詩裏面。　又，首句點題。「夜靜」句，言月至此方好詠也，宜與末後「洞房殊未曉」相照。用此截去晨昏二度朦朧影，專留中間一段好月也。「方暉」六句，從來俱爲詠月實筆，細細玩來，都無一筆是實。「方暉」二句，是取影之筆，言月來尋人，猶如美人捧硯索題，喻王之命己詠月也。「高樓」四句，是攝神之筆，蓋月若與人無情，則月何必詠，王亦何須命我詠月，切「思婦」云云。凡天下佳人才子，以及有情無情，莫不感動，則月洵天下之情種也，不詠則負此月，且負中丞命詠之意，此所以斷斷必應其令也。末後只「清光悠哉」四字是實寫，又於四字中加一「信」字，仍是呼出中丞當面公其評論，却又不曾一筆着實。　「高樓」四句，以離合歡悲，分立四柱，便已啟晚唐律詩濫觴。李商隱《錦瑟》詩雖以瑟調之感、怨、清、和四字，平分中二聯作四柱，然却以感怨二意承首二句，作瑟中之音；而以清和二意，作聽瑟者之情，以引起末二句，故詩中「此情」二字，只單承清和也。如此詩末二句，亦單承「映朱綴」、「照綠苔」，彼以爲平分四柱者，末之思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方暉」二句故作拙，然自極寫。末四句更使人悠然，詩固能感人若是。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小庾以降，必無此力量。一詩中戶、隙、樓、園、軒、門、房七事，可抵小賦。三、四一大一小，五、六一憂一樂，七、八一高一下。「高樓」

一聯，自小庾至玉溪，皆奉爲使事之法。「夜靜滅氛埃」句，頂「華」字。「方暉竟入戶」二句，頂「滅氛埃」。《說文》「間」字下云：「隙也。从門从月。」注當引此。「高樓切思婦」二句，以思婦自比，以上才比思遠。劉彥和曰：「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思婦、上才一憂一樂，理殊趣合者也。「網軒映珠綴」二句，又從細處寫。「清光信悠哉」句，收足「華」字。「悠哉」二字括盡達曙事。

《詠湖中雁詩》 張九成《橫浦日新・詩》《橫浦文集》：沈休文《詠湖中雁》云：「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動浮輕浪，單泛遂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輕妙之調正於淺中得趣。《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細矣，然氣不纖。「單汎」句，譚元春批：「逐孤光」尤幻，說得湖雁凄遠。「懸飛」句，鍾惺批：五字體物情入微。「亂起」句，譚元春批：羣浮單泛，懸飛亂起，盡湖雁多寡、上下、遲疾、斜整之狀，可作一湖雁圖。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當時心有所感，故借湖鴈爲喻。「白水」句，似比京都，每迴翔，不能去也。「唼流牽弱藻」，食不安也。「斂翮帶餘霜」，寢不寧也。「群浮動輕浪」，暫從衆也。「單汎逐孤光」，獨危苦也。「懸飛竟不下」，有所疑也。「亂起未成行」，有所驚也。故思刷羽而歸也。　此詩其作于齊、梁禪革之時乎？休文與梁武夙同仕齊，暨任昉諸人所謂「八友」也。及將受禪，休文蓋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詠鴈。首句滿塘只是白水，鴈尚未集其中，「迴翔」謂齊、梁之間諸人未知所擇。有從梁而得祿者，如「唼流」句；有不從而中傷者，如「斂翮」句；有黨附而隨波逐浪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無與者，如「單泛」句。總之，憧憧擾擾，展轉於此滿塘白水之中耳。即有迴翔于塘外而不下者。如「懸飛」句，蓋即飛矣，何不竟去；而懸之云者，是其戀群而不忍獨去，似有招之、待之意，于是群鴈應之，刷羽同歸，一若叢林和尚捲堂大散然。蓋自欲隱而兼寓招隱之意。　按：詩題詠鴈于湖中，主意却在鴈還故鄉。第二句「鴈」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中不過逆旅，非故鄉也。首句「塘」字上着一「春」字，言季冬之時，鴈已北鄉，至白水春塘，已愆期矣。然若寫鴈，竟從湖中還故鄉，便于湖中一切妙態寫不出。看他「唼流」六句，俱在湖中寫，全不寫還。即後「懸飛」二句，在人看之，亦只說在湖中飛來飛去，孰知他却趁勢接「刷羽」云云，全不費力，全不露痕，而鴈已歸矣，是何等筆力。　坡公《詠畫鴈》云：「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詩却句句是有人態，豈惟有人，且若逼之矣。只是寫得參參差差、錯錯落落，許多鴈、許多態，無一重者，却又令人訝寫者渾身是眼。　從來寫鴈俗套，飛鳴宿食。此詩先寫食，次寫宿，末寫飛，獨不及鳴者，蓋指時事，開口不得，只有食，只有宿，只有一飛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寫物寫其生動。「羣浮」二句，兼湖並出，神至之筆。　何焯《義門讀記》卷四七：園葵、湖雁，詠物之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史稱豫章王寬仁忠謹，有珪璋之質，且又謚曰文獻，可謂賢矣，宜乎在朝諸臣所當崇敬者也。及薨，未幾而門舘頓虛。休文獨至其第，感古傷今，不能自已，退還車中，而作是詩。末章謂今已若此，則自爾寖久，豈復有人能思念而望其丘墓者哉。此可見當時士風，率皆趨附權門而不顧道義，故休文刺之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曲池平」是浮語，應上句不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此詩爲諸世子而作，却無一字及世子者何？緣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涼之感，偶因詣世子而發，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涼之地也。上又着「冬節後」者何？冬節後，朝臣往還拜謁之候，正驗人炎涼之時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舊日丞相所居之第，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無舊日至丞相第之人，廼特爲驅車而來者，僅僅休文一人，則休文之外，盡炎涼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筆，故題下又着「車中作」三字。　首四句一貴一賤，猶然如此，何況一生一死，世態炎涼，自然如此，無可怪正是大可怪也。「高車」句，逝之未久；「珠履」句，門下人依然還在。「賓階」云云，第中曾無一人，墳頭誰爲一望哉？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豫章宗室之賢者，薨未幾而門舘頓虛。休文因至其地而深嘆世情之薄也。言權勢之得失，客尚有盈虛；況今曲池已平，則第中之闃其無人，固宜也。第且如此，從今浸久，誰復有追念而顧其丘墓者哉。東芻掛劍，難以望諸斯人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千古至慨，發抒具盡。休文長在盡情，短亦因之，更無含蘊。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結有萬鈞力。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休文較聲病，雕字句，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此詩眞如閶闔疎鐘，不棘不舒，有節有變，佳構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詩慨世態之炎涼也。前

四，援古以貴賤跌出死生之勢利來。中四，正寫丞相新薨，賓客盡散，府第凄涼之景。後二，因其第，想到其墓。「誰當」二字，有惟我不忘意。

《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哀愴得體。

《悼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起四句稍以沓拖成弱。休文所患惟是弱□□耳。後段警切，結意更能曲至，切切古音。

《侍遊方山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述遊壯闊，引分眞至。其壯闊也，數語具有賦心。其眞至也，一感自無奢望。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沈隱侯集選》：梁武與休文終不洽愜。

《泛永康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詠景。詠光與色神遇空際，目接實覩，言傳畢形，捕虛得踪，繪微極徹，徑庭浮調，霄壤滯筆。

《別范安成詩》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此休文與范內史老年相別，故其感念顧慮之情，自有不容已者，然非交誼之深，亦未必能至此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〇引）：一味說意，清空徹骨，是孟襄陽所祖。　《古詩歸》卷一三「分手」句，譚元春批：「易前期」三字妙。少年志氣使然。「及爾」句鍾惺批：「同衰暮」，「同」字妙。別離苦境，參一盛壯人便不知。「非復」句，鍾惺批：老杜「別離已昨日，同見古人情」，含吐深妙，可敵此四句。「明日」句下鍾惺批：妙在第三句、第五句之下，似各有未說了處。「夢中」二句，鍾惺批：說得心魂悄然。老杜「落月」、「楓林」、「關塞」等語，皆從此出。　鍾惺評：字字幽，字字厚，字字遠，字字眞。非漢人不能。譚元春評：尤妙在一片眞氣浮動，無一毫境事碎瑣參錯。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年少則分手，可忽衰暮，則解攜爲難。今之別，非昔之別也。且杯酒無期，夢思難恃，能不重其悽愴乎。非古非律，氣骨自超，可稱陽關鼻祖。　賀貽孫《詩筏》：沈休文《別范安成》詩，雖風骨遒上，爲齊、梁間僅見，然已漸似李太白、孟襄陽、高達夫、岑嘉州近體矣。自休文外，務工對偶，又在李、孟、高、岑近體之下矣。高、岑以前，近體每似古詩，休文以後，古詩反似近體，其中蓋有默操其升降者。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通篇清空，一氣如話，詩品至此神矣。不意齊、梁波靡之餘，乃復覩此，上可繼李於漢，下可開孟於唐。　「前期」三字，生於少年之時日，「易」字，生於少年之志氣。「衰暮」固是時日有限，亦是年老人志氣衰颯，易動悲感。今日與爾同衰暮，即昔日與爾同少年，獨於「少年」着「平生」二字者，只管我心如此爾。心難易全，然不管總是少年使然。時到今日，都無一箇是少年人，我心中覺得難，亦知爾心中覺得難。爾我之所以難者，都不謂風燭之年後會難，再只此別離之際，黯然消魂。爾我老年人俱禁他不起耳。下四句，正就那別離一刻上摹寫。「勿言」二句，少展一限。「夢中」二句，忽又倒轉今夜，謂明日以後且不消算計，只此分手而去，知爾今夜宿在那裏？眞是有夢難覓，教我如何不愁絕痛絕也。看他一篇文字，只覷定「別離時」三字，眞是看着日影說話，往前寫，直說到「少年日」，何其太長；往後寫，只說到「明日」便止，何其太短？一短一長，只逼此眼前離別之一刻，眞老年人手筆也。吳邁遠「如何與君別，當我年少時」，正從此意翻來，可見別離一景，老少人俱不堪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其情宛是《十九首》，遠超潘、陸之上，何論顏、鮑。其調則稍以平近，微遜漢、魏。「非復」句，聲不振；「夢中」句，意太尖。然有此佳致，即復何必似漢、魏，神似可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疎落。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清便婉轉，自成永明以後風氣。上四句總起，第三聯指范，第四聯自叙送別者。所以申道彼此之情，行者居者，俱須寫到。後人多偏重行者，無復依依如畫矣。「夢中不識路」二句，楚詞：「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八句詩筆筆用轉，此費長房縮地法，促長篇之勢爲短篇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八句一氣渾成，將生平眞境、苦境、悲境、思境悉盡之矣。創調奇作，不惟非顏、謝所能厝手，即《十九首》中，亦所難得。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一片眞氣流出，句句轉，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少年不諳別離之苦，易定前期。及同衰暮，而非復少年之離別矣。一樽別酒不難，重持無似昔人，有夢中尋友迷路而反者，其何以慰相思哉。詩中一片眞氣，簡重不浮。《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至中途即還，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一一《夢中不識路》：沈休文《別范安成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李善《文選注》：「《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案：此事眞千古佳話，而今本《韓非子》無此語，豈逸篇耶？何義門引《楚詞》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蓋亦未詳其所出矣。《世說新語》云：「稽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

命駕，庶幾近之。」又唐人詩「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是翻案語。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休文定音韻，其功不細。至如《生平少年日》一章，不假故實，全以音韻情思，悠然自達。置之《十九首》中，恐未易優劣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　前四，以少年易別，跌出今非其時。後四，惜別尊之重持難得，悲遠夢之莫慰相思。詩只空寫離懷，而兩人交誼已溢言表，氣清骨重，彷彿漢音。

《效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古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　此思家詩也。前二，以桂喻人，點明相憶。三四，言別時之久。五、六，言別路之長。後二，以不移他好作結。詩亦平順，取其古意猶存。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沈隱侯集選》：　此豈有故君之思邪？

《初春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　語色嬌淺，却近詞家。詩須得雅。

《春詠詩》　《古詩歸》卷一三「客心」句，譚元春批：　唐人常取此語境入律，往往佳絕。「日華」二句鍾惺批：「照」字、「動」字，妙在不相干。「襟前」二句，鍾惺批：　舊意從「萬」字、「一」字，洗發得新妙。譚元春批：　萬古魂，一生淚，皆情中苦語。此二語又從苦中明貞篤之思，淇洧有此，淫氣減半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何其輕盈。「風色動燕姬」句，不警。併去此聯。

《詠簷前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休文詠物，唯取意致，不矜工巧。中四句，致也。結二句，意也。致貴渾，意貴遠。

《翫庭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三、四率然爾，末始尖新也。然一「柔」字，體味物理甚密，故知雖寫景亦須理。非是，則「柳」與「露」不相關。結句言情，大能深曲。

《十詠二首・領邊繡》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俳體，自應一輕，至此故作拙態，如兒女喁喁，憨語也。

《懷舊詩九首・傷謝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三、四頗能貌宣城之詩。調詣，言其工穩，思上言其遒拔也，結亦哀，是五君詠體。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　三、四語能狀謝朓之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　前四，美其才高。後四，惜其冤死。刪煩舉要，與光祿《五君詠》體裁略似。

又《傷王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遂綰「歡宴」字下局圓調促，愴焉傷懷。

又《傷李珪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語不溢，情不淺，倣顏何必八句，此意超超。

又《傷劉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眞情淒溢。

《傷胡諧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情總不浮。

《詠箏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故有所寄，人固不能知公詩。

《寒松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齊」字、「直」字，生動。

《詠孤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淺有寄託，得詠物之法。

《詠菰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詠物寄意並淺，然尚有寄意處。

《爲鄰人有懷不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哀怨如此，郊、島冥搜或能得之。

《石塘瀨聽猿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其聲嗷嗷響於楮上，即此已足，無嫌缺文。

《秋晨羈怨望海思歸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丹水青丘》（梁元帝《職貢圖序》「度青丘而跨丹穴。」）：　沈休文《望海詩》：「烟極晞丹水，月遠望青丘。」按：《爾雅》：「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又曰：「誰山東三百里青丘。」《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淮南子》曰：「堯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曰極、曰表，似形容混茫之勢，未必指陳實事也。（《字說通》：　大風，作「大鳳」。）

《六憶詩四首》三　《古詩歸》卷一三「臨盤動容色」句，譚元春批：　五字如見。「含哺」句，鍾惺批：　如饑是情中常語，此言「如不饑」更深，更妙。　譚元春評：　相思人，眠、餐二境尤切。眠憶易知，餐憶難察。

又四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沈約《六憶》「解衣不待勸」，「不」字當是「必」字，諸本皆誤。「衣」一作「羅」，亦從「衣」爲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極俚率，長慶不遠矣。然形容曲盡，且各有致。俳體有致，何可責以聲調。此亦風氣所流，不自知其近詩餘也。

《八詠詩・登臺望秋月》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略】」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

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一作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鋪張明月之華腴，結怨山城之寂寞。通篇不出此旨。特於結語言懷，又置此身於寡鵠、別鴻之班；同悲共感，使情彌深。

又《會圃臨春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寫風備極飄蕭，「氛氳」四句，樂府高倡。

又《歲暮愍衰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狀草紛芸蕭蓼，所謂景中有情。思歸之懷，不言已喻。

又《霜來悲落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此篇爲比獨切，抑揚迴合更饒古情。

又《夕行聞夜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悽悽惻惻，比體能極警切。

又《晨征聽曉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翻於不寫征鴻處，虛神動宕，慨然情深，於此可得言情詠物之法，《三百篇》興意也。「望山川悉無似，唯星河猶可識」，詩中、賦中皆無此語，所謂「句或不琢、字或不謀」，此類是也。

又《解佩去朝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此休文在齊代之時，直述悱怨，顧無所嫌。

又《被褐守山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　亦是直述。但入梁人固不嫌，未知當日何可使齊庭聞之也。前段寫景物，特爲蕭森。如此妙境乃不足留連，而恨恨于暮年之此逢也。康樂山遊亦時逗此旨，故知當貴之于人重矣哉。

《麗人賦》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　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許棟《六朝文絜》卷一：　曼聲柔調，顧盼有情，自是六朝之儁。又，意態曲盡，即常情便有無限風致，名手擅場，必以此法。又，戛然而止，局段自高。

《郊居賦》　王觀國《學林》卷八《霓》：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雌霓連蜷」之句，注曰：「霓五結切。」蓋與齧同音也。范蜀公召試用彩霓字，作平聲，考試者引《郊居賦》以爲證，于是止除館閣校勘。觀國詳考霓字，雖有倪、齧兩音，然文字用倪音多，而用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兩音可通用，但取平仄順而已。杜子美《石龕》詩曰：「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于迷字韻中押。又《滕王亭子》詩曰：「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類皆作平聲用霓字也。然則范蜀公用彩霓字，是泛用霓字，讀作平聲，何傷也。張平子《東京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緜蠻黐翳，隨雲融泄。」凡此用霓字，其上雖無雌字，然皆于入聲韻中押之，則自然讀音齧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珥虹蜺。」如淳注曰：「蜺讀曰齧，雄爲虹，雌爲蜺，虹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而沈約《郊居賦》則用雌霓，蓋義皆如《漢書・天文志》注也。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梁一・沈約》：　約爲《郊居賦》，工巧在謝靈運上。蓋名生意，意生文，文生句，句生字，逆順相取，俯仰成態，始有開舒，終示斂縮，自文字以來雖已皆如此，而約始備其體，宜其以此自矜也。前世高詞，其失固久，非約之罪；而魏、晉纖弱之餘，約遂緝而成之，使後不能復反，則可恨耳。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五《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鵾。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爲旗。」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雌霓》：　郭璞謂「虹」爲「雩」，俗呼爲「美人蜺」。注：「雌虹也。」劉敬叔謂：「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呼美人虹。」唐樓穎詩「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本此。楊升菴謂：「水虹，屈霓也。湞人呼爲水椿。虹，蜺之短者，沈約所云雌蜺，《漢書》所謂屈虹也。」按：《初學記》云：「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東方朔《七諫》載「雌霓而爲旌」，張衡《七辯》「建雌霓以爲旗」，約語本此。然天文率多以雌雄言者，宋玉《風賦》「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虞喜論漢《太初曆》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又，霓讀作入聲。《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鵾」。約撫掌曰：「霓字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

聲。考試者判：《郊居賦》覽，五結切。范爲失韻。司馬溫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覽不可讀爲平聲也。」然余考覽字有不讀平聲者，如張衡《西京賦》：「直埘覽以高居」，注：覽，五結切。《南都賦》：「或岩嶙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覽。」則覽與絕叶，皆入聲。又屈原《九章》云：「處雌蜺之標顛。」注：蜺，五訖反。《遠遊》云：「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注：蜺，五結反。則約之不作平聲，亦有本也。

《高松賦》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梁沈約《高松賦》云：「經千霜而得拱，仰百尺而方枝。」「得」字、「方」字，清勁有力，可爲琢句之法。謝玄暉、王仲寶俱有《和竟陵王高松賦》，而此篇有「平臺壯園」及「鄒枚之客」等語，想亦同時應教所作。竟陵王，齊武帝之子蕭子良也。

《爲武帝與謝朏敕》 許槤《六朝文絜》卷二：天監初，朏與何允、何點並徵不至，逃竄年餘。一日輕舟自詣闕下，時卽以爲司徒尚書令，乃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然則朏蓋守節不終者。既拜新命，且不稱職，亦何足當此敕耶。又評「義軒邈矣」諸句：宕起極有意致，令人不可捉摸。

《謝封建昌侯表》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沈隱侯集選》：據此，則史稱休文決策篡齊，非事實也。

《上宋書表》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亦欲簡潔以自尊其體。

《奏彈王源》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亦是任彥昇流派，而鍊勁稍遜。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二句，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雜戶爲婚，蓋有明禁，後所謂黜之流伍也。「風聞東海王源」句，風聞言事本此。「豈有六卿之胄」至「于事爲甚」句，此風于今爲甚。管庫謂爲吳郡正閤主簿。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七：皇英貴室，作配耕漁，當日何嘗詳稽少典之譜也。安得人人東床世胄以待郗大尉乎。江左自東晉以來，不但用人專論門第，而婚姻更甚，梁孟之風邈矣。至以文定之阿堵充旁室之鏡臺，事最瑣細，形之白簡，大抵梁武君臣起自等夷，朝堂之上專攻摘閨房細事，以爲嘲戲。到洽與劉孝綽友善，及薦綽爲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留私宅。洽遂劾之，有云：携少妹于華省，棄老母于下宅。梁武爲改其文，「少妹」爲「少姝」，其簡褻大槩如此。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邵長蘅評：王、滿連婚，致煩中丞白簡，可見當時氏族之嚴。不知天下大事，猶有重於此者否也。 又，方伯海評：按，滿璋之之子果賢耶，雖寒門何損；不賢耶，雖高門何益？且父子同仕王朝，何不可與高門爲配？如以高門而已。【略】至於喪婦買妾，何見出自納聘之金，而當日可掛彈章，事寧無有急於此者？此中不無媒孽之過，但行義有虧，及諸賤役之家，貴愼之於早耳，而文則殊妙。 《駢體文鈔》卷一八譚獻批：曲勘盡致，筆端甚鋒銳。

《修竹彈甘蔗文》 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六：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報劉杳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任、沈清英，音如叩玉。

《答陸厥書》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沈隱侯集選》：知言者無欺人之談。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聲韻非立言之所急，其始繫於天機，其說口不能盡。休文明知此理，而必標爲宗旨，遂開律詩門戶。若非唐人復古，詩道掃地矣。方氏所以斥爲罪魁也。

《與徐勉書》 陳仁錫《古文奇賞》卷一四：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又，約暮年欲請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尙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詩人動引沈郎腰瘦，豈不可笑。 又，約《報劉博士書》，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照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酸咽如蛩。

《武帝集序》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三：屬詞有體，隱侯文之謹嚴者。又，譚獻批：一意滔滔，運辭如有不盡，可謂選言尤雅。

《連珠》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沈隱侯集選》：此歎齊之將亡。

《桐柏山金庭館碑》 《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亦少陵所謂「淸詞麗句」而大體平夷矣。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此與《王文獻集序》、《褚淵碑》及後《竟陵王行狀》格局一同，而此篇調特響，語亦多疎俊，當爲特勝。又，凡句中用四實字，必如前天經地義。此「攀車卧轅」方的確，若「去思一借」如何牽得來？六朝文每有此，亦是鑪錘未到。 何焯《義

門讀書記》卷四九：「稷、契身佐唐虞」至「神基與極天比峻」句，規模宏遠。「都會殷負」至「曾何足稱」句，當時吳郡奢靡已爾。「牛酒日至」至「夷歌成韻」句，此等叙致，後人那能彷彿。「方欲振策燕、趙」至「侍紫蓋于咸陽」句，一振。勢有起伏。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一：緬善容止，歷任吳郡郢州會稽，俱大著風績。及刺雍州，留心辭訟，親自隱卹，爲百姓所畏愛。沒後喪還，民緣沔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祀焉，蓋齊室王子之矯矯者。休文碑辭，披文相質，美事述功，誠名爲實賓，無復行浮德蕩之弊，眞可與虞歆碑並峙東阿。至文辭綺藻，筆致淵泓，則又鷄卵汁溲白瓦屑所不能喻其精工者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五引邵長蘅評：今人作碑，前序惟用傳體。六代叙事用排語，在罕譬生姿。　《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似健于仲寶，前後諛頌已甚。叙歷仕措注有勢。銘詞複述，則昌黎以前通病。

《宋書・謝靈運傳論》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五引）：評論歷來作者，頗得大概。乃其意所獨貴則似在音調耳。遣詞未甚鍊淨，然亦微有華采。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注：休文修《宋書》，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按：有宋文章，靈運爲冠，故系之耳。「若夫平子艷發」至「久無嗣響」句，司馬以後，平子尤爲秀出，特舉斯人，固是眞賞。「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句，《詩品》以公幹配陳王，而予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權衡之審。「縟旨星稠」至「事極江右」句，謂對偶漸盛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句，浮聲，切響卽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此篇專是論詩，因謝客而發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邵長蘅評：論詩學源流最詳細，可依據其言聲律處，是休文獨得之秘，以齊、梁聲病，開唐人近體之先者。又方伯海評：由屈、宋而漢、魏，文體三變，由西晉、東晉而宋文體又三變，然其體裁總不遠乎古初。沈休文始嚴四聲之辨，古體方變爲近體，今之五、七言律是也。學者競趨於是，遂至數典而忘其祖。屈、宋以下，槩置不觀。是休文以窺古人不傳之秘，爲功之首。予謂以啓學者蔑古之弊，又罪之魁也。且《三百篇》中，若云遣調，莫過於十五《國風》；若云設色，孰加於《東山》、《七月》及二《雅》、三《頌》，遂欲以此矜爲獨得，將靈均以後許多巨手盡行放倒，此乃從來文士相掩惡習。若據其言爲信，誠然乎哉。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文章之道，體隨世變，法以人傳。隱侯著《宋書》至康樂傳，因詳論屈、宋以來，文人升降開塞工拙之由。蓋自漢至宋六百五十餘年之間，文體千變萬化。其大要有三，皆原本《風》、《騷》，增華加厲耳。其發唱驚挺，雕藻浮艷，則相如、曼倩、王褒、揚雄、張華、左思、潘岳、陸機之儔，至宋顏延年、鮑明遠而飈流愈盛。其緝事屬詞指質義貞，則董仲舒、劉向、匡衡、蔡邕、崔駰、劉禎、繆襲、傅咸、應璩之輩，至宋傅季友、范蔚宗，而意製更密。若夫啟心閉繹，托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廻，則賈誼、馬遷、班固、張衡、曹植、王粲、張協、劉琨之流，至宋惟謝靈運之興會標舉，足以當之。凡此義雖盡槩而理實一致也。論中品隲低昂，眞不啻林宗之尺表。子將之權衡，雖使古人復生，應各爲之心折。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二：自體入于排，始工屬對，而平仄未嚴，至沈氏四聲之說，爲辨聲原始，故起專言詩，篇意實統言文也。古文尚矣起，然後低昂高下相間諧適，所謂「浮聲切響，輕重悉異」是也。玆篇前爲演局，後見論旨，徐、庾因之，祖述成體。風會滋降，勢使然與，不有韓子，誰其起衰。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九《靈運傳論》：論一切不論，獨論其文於文；獨論其詩，并且不專論靈運，直以己意，歷評古來作者。落到宋代，又以顏、謝並舉，不分賓主偏正。此論雖繫靈運傳後，實非但爲靈運發者，又史論之變體也。至此後一大段，則并將前半篇所評撇過一邊，蓋前半篇之意，言若論其詞義之美，則漢、魏、晉、宋諸家各有可取；後半篇之意，則約直自寫其胸中所獨得之見，而以爲騷人以來此祕未覩。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則竟一齊抹倒矣。約所作四聲一卷，已亡。竊謂約所論者古詩耳。彼時未有律體，不比沈佺期、宋之問之研揣聲病，今但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此外，尚有陸厥《與約書》論此事見《南史・厥傳》。然吾輩從千載下曲意想像，終不知此旨何由而達也。靈運死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下「年」字脫。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前」字脫「從」。馮惟訥《古詩紀》校：「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右，誤作「左」，從張溥《百三家集》校。

《宋書・良吏傳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三）：論宋吏治得失，却本賚儉以立說，亦探源之識也。

《宋書・恩幸傳序》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三：沈約《恩幸序》，稱「魏立九品，蓋論人材優劣，非爲世族高卑」。「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

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晋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自劉毅、衛瓘、李重論中正，至約盡之矣。此魏、晋江左大事也。不然，則戴法興、徐爰、阮佃夫輩，皆士大夫之選，豈得尚爲恩幸耶？（《恩幸》）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三）：言情事皆曲折盡意，文亦華實相副。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句，「胡廣」當作匡衡，以前、後《漢書》考之可見，注家無改正者。若伯始，亦當作稚圭。「魏、晋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句，以上論恩澤，以下論佞倖。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〇：恩澤佞倖，係一時所柄用。非勳非舊、非閹非戚，此輩九閽之上，狺狺迎吠，不由其寶，則君門萬里。按：宋之恩倖，如戴法興、阮佃夫、王道隆輩，俱非由憑藉世資而得者。今休文此論，前半篇似咎魏、晋以來用人專論門第。故其弊至于「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至人君南面以下，單言恩倖，勢燄赫濯之害，于高門賤族之故，絕不置一詞。其意實謂宋世遁習，皆非世族，故多不得其人耳。似此則又論門第爲當，然漢世張辟疆係子房之子，乃贊成呂后之變，於爲侍中之日，則世族更何可恃。此中殊次權衡，大抵隱侯詩品既卑，而史才更非其所長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二引孫執升評：從用人流弊說到恩倖。蓋廟廊失職，則恩倖易於竊柄也，此是探原之論。後幅透發專權情狀，更淋漓盡致。言者快心，讀者痛心矣。

傳記

《梁書》卷一三《沈約傳》（存目）

《南史》卷五七《沈約傳》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略】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墓籍，善屬文。齊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帶厥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恆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左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鎭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

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謚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紀事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陸厥》 永明末，盛爲文章。【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略】。約答曰【略】。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三《齊上定林寺釋法獻、玄暢》 獻以永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略】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年卒，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

陽松玠《談藪・沈約》 梁瑯邪王筠幼而清穎，文采逸艷，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玩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確書史，流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爲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梁書》卷三三《王筠傳》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蹕」，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次至「壁石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

又卷五〇《文學傳・劉杳》 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二

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並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略】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

《京都記》（**《太平御覽》卷六六引**）　從此望鍾山，從宮亭湖望廬岳。齊武帝理水軍於此中，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覆舟山詩云：「南瞻儲胥館，北望昆明池。」即此爾。永嘉末，有龍見於湖內，故改爲玄武湖。

《南史》卷四一《蕭坦之傳》　（永元元年八月丙辰四更，告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衛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隋書》卷一〇《禮儀志五》　凡五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鞶纓，皆從方色，蓋裏並黃，雕飾如一。沈約曰：「金象革木，《禮圖》不載其形。」今旒數羽葆，並同玉輅。左建旐。

盧言《盧氏雜說》（**《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引**）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栗者，帝與沈約策栗事，帝得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前，不讓必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

《史系》（**《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引**）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盎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罌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明鈔本右作左。）雜事。

佚名《灌畦暇語》　沈約以佐名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萍與蒿，豈供麋鹿食。」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一《仇隙》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六《舞曲歌辭五・四時白紵歌》引《古今樂錄》　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下《沈約宅》　《南史》：梁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叙其事。東田在鍾山之下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七《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

陳郁《藏一話腴外編》卷上　《沈約傳》云：「性不飲酒，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老病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身率計月小半分。」今世歌者必曰沈腰憔悴，皆多欲所致。以星曆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附會以爲淫，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卷中《山類・煉丹山》　煉丹山高數千尋，去宮五里，自宮左循坦途而去，至山下，度小橋，由峻嶺而上，其上平曠，景物不凡，一望數百里，近在目睫。蓋二皇君煉丹之所。其上有庵，歲差道士主之。丹光洞煥，輝潤草木，山中凡可爲藥者三百餘種。梁沈約爲本郡太守，有詩紀之：「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賈氏說林》（**伊世珍《瑯嬛記》卷上引**）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門竹扉，有一女子携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眞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搖而自涼。

《子眞雜抄》（**伊世珍《瑯嬛記》卷上**）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卧靡不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眞可秘耶？」謝猶以爲未足

尊崇沈，遂獨搆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作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 沈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手，終是可觀。

徐熥《徐氏筆精》卷二《沈韻》 屠緯眞云：「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一東與二冬，六魚與七虞之屬，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斑斑可考，豈盡譌謬至約始正耶？約，吳興人，局於方言，蠻俗不審宮羽，而敢背越聖賢，變亂千古，後世遵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此甚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約手。後夢齊和帝引刀斷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天可欺乎？古文人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又卷七《沈約》 《獨異志》云：「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噫，此謗語也。劉勰著《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投之車中。約取讀，大重之，嘗陳諸几案。倘「萬箭攢心」定不爾爾。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一六 齊隆昌初，沈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題《八詠詩》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樓爲八詠樓。

錢希言《戲瑕》卷二《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七《鹿葱》 沈休文爲梁朝佐命，晚年新進搆之。取所爲《鹿葱》詩以白武帝。帝銜之。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怒，約以憂死。詩曰：「野馬不可騎，兎絲詎宜織。爾非苹與蒿，豈供麋鹿食。」灌畦老圃曰：「身處嫌疑之地，口陳形跡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于旁，約之不終也固宜。」

蔣超伯《南漘楛語》卷六《小語賦》 晋傅咸《小語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玄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薜足以爲棹，舫粒糠而爲舟，將遠游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于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全仿玉賦，可謂床上疊床矣。蕭梁諸侍從，如殷鈞、王規、王錫、張纘、沈約均有大言、細言詩，惟約詩爲工，約詩又以細言爲最。有云：「開館尺棰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陸士衡《羽扇賦》亦以楚襄王、宋玉、唐勒爲詞，章法尤妙。）

著　録

《隋書・經籍志一》 《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又《經籍志二》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

又《經籍志三》 《珠叢》一卷，（沈約撰。）《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雜說》二卷，（沈約撰。）《袖中記》二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子鈔》二十卷。（梁有《子鈔》十五卷，沈約撰，亡。）

又《經籍志四》 《集鈔》十卷，（沈約撰。【略】亡。）《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撰。）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并錄梁又有《謝綽集》十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宋書》一百卷，沈約撰。《齊紀》二十卷（沈約撰）。

又《經籍志下》 《子鈔》三十卷（沈約撰）。《沈約集》一百卷。《沈約集略》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沈約《袖中記》二卷。沈約《子鈔》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沈約集》一百卷。又《集略》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正史類》 《宋書》一百卷，沈約撰。（原釋）其書雖諸志失于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見《文獻通考》）

又卷五《別集類一》 《沈約集》九卷。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

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晋，失於限斷。又王劭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通志・藝文略四》《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

又《藝文略六》《袖中記》二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珠叢》一卷，沈約撰。《子鈔》三十卷。

又《藝文略七》特進《沈約集》一百卷。

《遂初堂書目・正史類》《宋書》。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宋書》一百卷。〔原釋〕其志兼載魏、晋，失於限斷。（《書錄解題》四）按：《書錄解題》沈約撰。獨闕《到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晋，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

又卷五《沈約集》九卷，詩一卷。（《書錄解題》十六）〔原釋〕《書錄解題》十五卷，別集一卷，又九卷。云。約有文集百卷，今所存惟此而已。十五卷前二卷爲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草詔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卷十六）按：《隋志》約集一百一卷，并錄《唐志》百卷，又《集略》三十卷。《崇文目》僅集九卷。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宋書》，一百卷，齊太子家令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永明中，兼著作郎，被勅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本紀、列傳七十卷，志三十卷，獨缺《到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晋，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約後入梁爲僕射、侍中。

《宋史・藝文志四》沈約《袖中記》三卷。

又《藝文志五》沈約《俗說》一卷。

又《藝文志七》《沈約集》九卷。　又《詩》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五《南宋書》，一部五十五冊，闕。　又一部五十五冊，闕。　又一部五十二冊，闕。　又塾本五十一冊。

《秘閣書目・文集》《沈休文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部正譌下》《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余考《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僞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案：名疑據姓譜，以梁爲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似皆沙門。）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宋書》二部，六十本。又《宋書》三十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休文集》一卷，沈約。

《百川書志》卷四《宋書》一百卷。本紀十、志三十、傳六十，梁沈約撰。

又卷一二《沈休文文集》一卷。梁尚書僕射武康沈約撰，凡五十八篇。

又卷一四《沈休文詩集》一卷。梁吳興沈約撰。《樂府》九十七首，《雜詩》八十一首。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宋書》一百卷，沈約。

又卷六《沈約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宋書》一百卷（梁沈約）。《齊紀》二十卷（沈約）。

又卷四下《袖中記》二卷（沈約）。《珠叢》一卷（沈約）。

又卷五《沈約集》一百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二《宋書》二十二冊，全。梁沈約撰。國子監新刻。

《脈望館書目・正史門》南監本《宋書》二十本。又元版《宋書》四十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南宋書》一百卷。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宋書》一百卷，二十二冊，沈約撰。

又《集部上》《沈休文集》四卷，四冊，沈約。又一部五卷，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沈休文集》。

《近古堂書目・正史類》《宋書》（監版）。

又《六朝人文集類》《沈休文集》。

《絳雲樓書目》卷四　《六朝文集・沈休文》。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　沈約《宋書》一百卷。

《傳是樓書目》卷二　《宋書》一百卷，三十本。　《宋書》一百卷，二十二本。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三十本，少十九本。二十本。　又一部，二十本。

又卷四　《沈休文集》四卷，四本。　又一部，四本。　又一部，五卷，二本。　又一部，二卷，三本。

《棟亭書目》卷二　《宋書》，齊沈約撰，一百卷。

又卷四　《沈隱侯集》，梁沈約撰，二卷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一・宋書一百卷》　梁沈約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正史類・宋書一〇〇卷》　梁沈約撰。據約進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由來已久。中有闕卷，補以《南史》，亦自宋已然。

《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　《宋書》一百卷(刊本)，梁沈約撰。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　《宋書》一百十卷，梁沈約撰。又《宋書》一百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一明南雍刊本，一明毛晉刊本。

《半氈齋題跋》卷上《沈休文集》　《隋書・藝文志》，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本傳云，一百卷。蓋《經籍志》所多之一卷，即序錄也。是本爲明楊鶴所刊，僅有四卷，不知何人編次。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正史類・宋書一百卷》　梁沈約撰。據約進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許氏有九行邊邊本，云蓋明初監本也。有九行，有十行。十行中，板式有大小者。季滄葦書目自《史記》至《北史》，俱有宋元板本，且不止一部，蓋即所謂修板邊邊本。　(續錄)眉山七史本。金陵局本。同文局本。竹簡齋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沈隱侯集十六卷附錄(明崇禎刊本)》　梁吳興沈諱撰，明滇南阮元聲評。陳繼儒序(崇禎癸酉)，韓敬序(崇禎辛未)，阮元聲序(崇禎壬申)。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正史類・宋書一百卷(明南監本)》　梁沈約撰。(約，字休文，吳興人。仕齊，爲太子家令，入梁爲僕射侍中。)《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休文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休文僅續成永光至昇明十三年事，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宋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史通・正史篇》及隋、唐以下史志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考《宋書・徐爰傳》、《梁書・裴子野傳》，知何承天等所撰《宋書》，本有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休文以其當入《晉書》，刪而不載，其明于斷限如此。乃于諸志又復變例，夫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于每志敘首略述，以爲緣起而已。而休文諸志述魏、晉甚詳，殊失于斷限。但承祚書名志無志，固宜補之。《晉書》則有臧榮緒全書，明明有志矣，何煩補也。唐修《晉書》即從臧本。余讀《宋志》與《晉志》犯複者頗多，蓋故典止有此數，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簡牘也。《崇文目》謂其書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全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至嘉祐中曾(鞏)等校刊是書時，因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然《書錄解題》又謂獨闕《到彥之傳》，何當時不並取《南史》本傳以補之耶。此本亦惟闕《彥之傳》，爲萬曆三十二年南祭酒陸(可教)、司業馮(夢禎)、季(道統)校閱，又委海鹽姚叔祥(士粦)覆加校勘，然後付梓。故前有馮氏序跋、季氏引、叔祥跋併官銜一則，引用諸書一則。

《善本書室藏書志・正史類・宋書一百卷(宋刊明修本)》　臣沈約新撰。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累官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初謚文，改曰隱。所著《晉書》百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今惟《宋書》存。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與《隋書・經籍志》卷數合，然不言有表也。此爲紹興眉山所刻七史之一，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版心上記字數，下列刻工姓名，其宏治、嘉靖間修版者，則無之。志第十二末有校語，列傳第六有臣穆等。按：高氏小史云云二條，北監本羼入正文，官本仍

之。毛氏本志十二，連正文列傳六列於後，蓋未察此爲嘉祐諸臣校語，當時刊削未盡耳。穆，當屬鄭穆，《宋史》本傳稱在館閣三十年，嘗編集賢院書籍者也。

又《別集類一・沈休文集五卷(明萬曆刊本，明高深甫藏書)》 梁吳興沈約著，明新安程榮校。

《藏園群書題記・漢魏六朝別集類・明沈啓原刊本沈隱侯集跋》 按：《隋書・經籍志》載《沈休文集》一百一卷，《舊唐書・經籍志》爲一百卷，又《集略》三十卷，《新唐書・志》同，《宋史・藝文志》爲九卷，又詩一卷，然皆未見傳本。明萬曆時，檇李沈啓原始輯成四卷付刊，即此本也。其後新安程榮校刻，改爲五卷，而卷首錄有張之象序，是其源仍出於沈氏所輯矣。至閩中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則爲十六卷，滇南岳元聲評本與之正同，則又由閩本蛻化而出。洎張天如本，又併爲二卷。此明代休文集板刻源流之大略也。顧分卷雖多寡不同，文字則初無增損，而推其端緒，皆以檇李本爲祖，其正、嘉以前殆無聞焉。此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首卷有「檇李沈啓原輯，沈啓南校」二行，楮墨精良，字大悅目。前錄《梁書》本傳，詩評各條，又萬曆乙酉雲間張之象序，據言沈道初已刻《謝集》，有秣陵焦子弱侯序，茲再刻《沈集》，屬張子弁諸首簡云。今《謝集》已不可得見，而是集尤稀如星鳳，余昔年得之南中故家，篋藏者近廿年，偶檢書及之，因粗加考訂，錄而存之。卷中鈐有「臣盛楓字敵宸字丹山」印，盛氏亦檇李舊家也。戊寅二月，藏園記。

又《明岳元聲刊本沈隱侯集跋》 此岳氏元聲刊本，九行二十字，分卷爲十六，行間加標點，文後及闌上均著評語，以各卷題「滇南岳元聲評」一行證之，知評點當出於岳氏。前後無序跋，未詳刻於何年，然觀卷末附錄，有遺事、集評二類，及改標卷數，均與閩中張燮本同，則其付梓必在《七十二家集》後，當在天、崇未造矣。休文集自張溥《百三名家集》外，單行者殊少見，程榮曾有刻本，然不列於廿一家中，亦殊罕傳。余舊收得沈啓原初刻本，旋見此帙，因並收之，俾就李滇池同貯一篋云。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沈隱侯集四卷》(梁沈約撰，明沈啟原輯)，明萬曆十三年沈啟原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正史類・宋書一百卷》 梁沈約撰。 南北監本。 汲古閣本。 殿本。 季滄葦書目《史記》至北宋俱有宋元板本，且不止一部。按：宋書以下各家書目不言有宋本，即元刊本亦少，恐季目不可盡信。 〔補〕宋刊元、明初遞修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原版及宋補版字體方嚴，元、明補版則纖軟圓活。存八十三卷，計紀二至十，志一至二，四至十八，二十至二十一，二十九，傳一至八，十二至三十二，三十五至四十三，五十三至五十八。清內閣大庫舊儲，現藏北京圖書館。按：此即世所傳眉山七史本也。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命館職讎校，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靖康之亂，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因命眉山刊行云云。此七史版元代入西湖書院，明洪武中入南京國子監，至嘉靖時，遞經修補，原版無幾，版印模糊，世稱邊邊本。或以其版歷宋、元、明三朝，又謂之三朝版。其書印本余皆得寓目，宋刊宋印者已久絕天壤間，現存諸本以明初印本爲最早，諸家著錄所謂宋刊元修元印者，皆非事實。故藏南齊書、魏書均厚紙廣幅，刷印早於他本，然實亦明初印本也。又，此書雖號爲蜀中眉山刊本，然以刊工核之，均南宋中期及晚期浙杭刊工，字檇歐體，亦宛然浙中風氣。惟敝藏魏書中偶有數葉版心特寬，行氣疏朗，字具顏、柳體勢者，尚存蜀刻矩矱。然所存極少，求之全書，百不存一。且舍《魏書》外，他史中渺無所見。究其書爲刊於蜀中，後版移臨安，歷年久遠，修補寖多，致原版不存，抑爲臨安翻雕，則疑莫能明也。諸史中舍此七史外，尚有南史殘卷，行款與七史全同。其刊工亦多見於南齊書、陳書中。史載紹興間嚴州曾刻南史等，後燬于火，至淳熙中陸游知嚴州時次第刊成。此南史爲嚴州重刊本，抑與七史同刻于臨安亦莫可究詰矣。 明萬曆二十二年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余曾以北京圖書館藏宋刊本校。 明萬曆二十六年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崇禎七年毛氏汲古閣刊十七史本。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二十四史本。

又《別集類一上・補沈隱侯集四卷》 梁沈約撰，明沈啟原輯。 明萬曆十三年沈啟原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萬曆張之象序。本書卷首撰人下題沈啟原輯、沈啟南校。據張序，所刻尚有謝康樂集四卷，余嘗於書肆一見，行款與此同，值昂未收。 〔補〕《沈隱侯集》五卷，梁沈約撰。 明萬曆間新安程榮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張之象序，

知自沈啟原本出。〔補〕《重纂沈隱侯集》十六卷，梁沈約撰。附錄一卷。明天啟二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天啟壬戌序。〔補〕《沈隱侯集》十六卷，梁沈約撰，明岳元聲評。明崇禎間岳元聲刊本，九行二十字，行間加標點，文後及闌上加評語。無序跋，其分卷及卷末附遺事、集評，與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同，疑自張本出。以上諸本分卷雖異，而文字實無增損，皆出於沈啟原本。〔補〕《沈隱侯集》二卷，梁沈約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梁沈約集》一卷，梁沈約撰。明嘉靖二十二年間薛應旂覆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一卷、詩二卷，又《梁雅樂歌》十一首，《南郊登歌》二首，《北郊登歌》二首，《明堂登歌》五首，《宗廟登歌》七首，《三朝雅樂歌》六首，《相和歌辭》五首，《鼓吹曲》十二首，《大壯大觀舞歌》二首，《鞞舞歌》六首。　張氏《百三家・沈隱侯集》二卷，凡賦、詔、勅、制、疏、表、章、彈文、啓、書、序、論、義頌、贊、銘、連珠、記、碑、哀策文、謚議、墓誌銘、行狀、文疏一百七十九篇爲一卷，樂府一百六首、詩一百三十五首，爲一卷。題詞有曰「休文大手，史書居長，傳者獨宋，文集百卷，僅存十三」云。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沈休文約有《餞呂僧珍詩》、《別范安成詩》、《鍾山詩》、《宿東山詩》、《沈道士館詩》、《定山詩》、《新安江詩》、《和謝宣城詩》、《詠月詩》、《冬節後至丞相第詩》、《愁卧詩》、《湖中雁詩》、《三月三日詩》、《彈王源》、《宋書謝靈運論》、《恩倖傳論》、《齊安陸王碑文》。　嚴氏《全梁文編》，沈隱侯有《謚法》、《四聲》、《晋書》、《宋書》、《齊紀》、《高祖紀》、《宋世文章志》、《邇言》、《俗說》、《雜說》、《袖中記》、《袖中略集》、《珠叢》各若干卷，集鈔十卷，集一百一卷。今存賦十一篇、制五篇、詔三十、敕三、令一、答詔一、章三、表廿三、疏一、上言一、奏彈六、謚議三、議一、啓十八、書十二、論十一、記二、序四、佛義三、頌一、贊六、連珠二、銘五、哀策文一、墓誌銘六、碑七、行狀三、雜文十，凡一百八十一篇，編爲八卷。又卷首《叙錄》曰：《沈約集》四卷，明沈道初刻本。（案：又有明萬曆癸丑武陵楊鶴所刻《武康四先生集》本，四卷，似即據沈道初本，凡賦及樂府詩爲二卷，詔勅等雜文二卷。蒐輯既不備，編次亦未善。）

馬國翰《俗說序》（《玉函山房輯佚書》）　《俗說》一卷，梁沈約撰。約字休文，吳興人，官至特進，謚隱侯。《隋志》雜家有《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小說家《世說》十卷，劉孝標注下云：「梁有《俗說》一卷，亡。」似劉孝標所著書名與沈同，在隋已亡矣。今沈書亦佚，輯采一卷。書記瑣雜，無甚高論，六朝散事借考見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沈隱侯集》四卷。梁沈約撰。明沈啟原輯。明萬曆十三年沈啟原刻本，四冊，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沈隱侯集》四卷。梁沈約撰。明沈啟原輯。明萬曆十三年沈啟原刻本，四冊。《沈隱侯集》四卷。梁沈約撰。明沈啟原輯。明萬曆十三年沈啟原刻本，四冊。《沈休文集》五卷。梁沈約撰。明萬曆刻本。四冊，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沈休文集》四卷。梁沈約撰。明刻本。二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

藝文

謝朓《和沈祭酒行園》（《謝宣城集校注》卷四）　清淮左長薄，荒徑隱高蓬。回潮旦夕上，寒渠左右通。霜畦紛綺錯，秋町鬱蒙茸。環梨縣已紫，珠榴拆且紅。君有棲心地，伊我歡既同。何用甘泉側，玉樹望青葱？

又《在郡卧病呈沈約尚書》（《文選》卷二六）　淮陽殷肱守，高卧猶在兹。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簟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又《酬德賦并序》（《謝宣城集校注》卷一）（存目）

范雲《贈沈左衛詩》（《藝文類聚》卷三一）　伊昔霑嘉惠，出入承明宮。遊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願言反漁蒓，津梁肯見通。

又《送沈記室夜別詩》（《藝文類聚》卷二九）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寒枝寧共採，霜猿行獨聞。捫蘿忽憶我，折桂方

思君。

范雲、謝朓、王融、劉繪《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當對酒、臨高臺、巫山高、有所思》，謝朓、王融、劉繪、范雲《同前再賦・芳樹、有所思、巫山高》（《謝宣城集校注》卷二）（存目）

虞炎、范雲、王融、蕭琛、劉繪《餞謝文學》（《謝宣城集注》卷四）（存目）

謝朓《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學別》（《詩紀》卷六一）（存目）

崔顥《題沈隱侯八詠樓》（《國秀集》卷中）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綠牕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登臨白雲晚，流恨此遺風。

李清照《題八詠樓》（《李清照集校注》卷二）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王銍《題沈休文八詠樓》（《雪溪集》卷三）　詩人不見舊樓空，只見溪山與昔同。望處地寬閒白晝，坐來天闊剩清風。六朝遺恨沈衰草，八詠雄篇麗彩虹。何待吟哦清庾月，暫來佳賞自無窮。

范浚《登八詠樓賦》（《范香溪集》卷一）（存目）

姜特立《八詠樓》（《梅山續稿》卷二）（存目）

又《重題八詠樓》（《梅山續稿》卷四）　每到樓中憶沈郎，碑間文字爛生光。四時山色藏煙雨，兩派波光下夕陽。湛輩僅能登峴首，召南元自愛甘棠。英游已遠空追想，附驥猶堪託短章。

謝翺《八詠樓》（《晞髮集》卷七）　江山此愁絕，寒角夢中吹。飛鳥過帆影，遊塵空戟枝。水交明月動，槎洑故州移。已薄齊梁士，猶吟沈約詩。

文彭《金陵雜歌十絕》四（《文氏五家集》卷七）　沈約才華擅一時，郊居作賦儉爲師。野人指點東田宅，猶說梁王受禪詞。

劉文淇《擬沈約高松賦序》（《青溪舊屋文集》卷一）　齊高帝時，沈約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開館招士，約與謝朓、范雲、任昉等皆遊焉，號爲得人。子良有《高松賦》，王儉、謝朓皆有和篇，載於《初學記》、《藝文類聚》，約之所賦亦爲應教之作。故其賦云：「托北園於上邸」，又云：「鄒枚之客存焉」，皆指竟陵客邸言也。約等所賦，雖寥寥短篇而盤鬱挺特，具有凌雲之勢。既粗肖其體製，亦略仿其恉意云。

雜　録

《郡國誌》（《太平御覽》卷一七六引）　金華縣因山爲名。城南臨溪水，高阜上有樓，名曰玄暢樓，宋沈約造，以吟詠於此處。

祝穆《方輿勝覽》卷七　八詠樓在子城西，即沈隱侯元暢樓，至道間守馮伉更今名。

韓元吉《極目亭詩集序》（《南澗甲乙稿》卷一四）　婺城臨觀之許凡三：中爲雙棲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羣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曠野，景物萬態。

《嘉泰吳興志》卷一三《祠廟》　德貺廟在吳文皇帝廟之左，崇寧初敕賜廟額，神姓沈，諱約，宋時人。沈爲吳興著姓。約在宋以文名，官至左僕射特進，俗號吳興地主。不詳創廟之始。

《明一統志》卷六《應天府・古蹟》　沈約宅在府東八里。約居處儉素，立宅東田，嘗爲《郊居賦》以自叙。

江　淹

論　述

綜　論

江淹《自序》（《江文通集彙注》卷一〇）　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

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鍾嶸《詩品》卷中《齊光祿江淹》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劉璠《梁典》（《文選》卷一六《恨賦》李善注引） 江淹【略】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洎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

釋皎然《詩式》卷一《中序・團扇二篇》 江則假象見意，班則貌題直書。至如「出入君懷袖，搖動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旨婉詞正，有潔婦之節。但此兩對，亦足以掩映。江生詩曰「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興生於中，無有古事，假使佳人玩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吾許江生情遠辭麗，方之班女，亦未可減價。

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一《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孔平仲《讀江淹集》（《清江三孔集》卷二二） 煌煌一疋錦，爛爛五色筆，始從何處得，悵此夢中失。淹也雖善文，蔵蕤少筋骨，譬人氣不深，往往多淹忽。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癡眠不讀半（半一作「一」）行書。」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劉克莊《山名別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自昔文人鮮不以壯志爲銳惰：江文通有景純索筆、景陽取錦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盡之兆爾。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 《楚辭》：「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遊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辭，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略】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陳繹曾《文筌・詩譜》 （江淹）善觀古作，由盡心手之妙，其自作乃能。故君子貴自立，不可隨流俗也。

朱莫培《松石軒詩評》 江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於庭，非天下之至聰，其孰能喻？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六 文通製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亦謂才盡，殆非也。【略】或云：「鮑是避禍令拙耳。」

又《答張助甫》（《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 文通不應才拙，當由應酬苦耳。

又《書江文通擬古書法》（《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二）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于自運。唯《古別離》、《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

張文光《江文通集序》（《江文通集彙注》卷首） 江文通筮仕劉宋，中以文藻受知齊高帝，甚見優寵；晚復入梁，考終名位。文章詩賦，珍膾於世。昭明統與同時，即多取以入《選》。而鍾嶸品詩，謂其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學士家往往稱之，每以鮑明遠相媲，羨其橫逸不可當。如曰「善觀古作，曲盡心手之妙」，則陳繹曾之譜也；「清婉秀麗，才思有餘」，則竹林之評也；「擬古最優」，則滄浪之話也；「情遠詞麗」，則皎然之論也。蓋

齊梁間習爲綺靡，而淹以掞天之才，逞吐鳳之伎，綜注該博，叙事暢通，布景淋漓，寫情透切。道慘愴則壯夫賈涕，美榮盛雖朗曜避鋩。信藝苑之宗工，文壇之驍將。宜其樹幟當代，流聲來茲，卓爾名家，永寶詞囿矣。文中子有言：「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是殆舉其一隅，而未論其大全與？《梁書》云：淹纂齊十志，傳於世。今獨有蕭子顯志，而淹史不見，余常惜之。至其集，則世多傳者，然魯魚帝虎，苦乏善本。胡山人伯良，穉齒酷好此書，手爲校讐，句櫛字比，更加箋釋，博採傍搜，積有歲年，遂成精本。緣付剞劂，庸廣同好。工竣，業自序之；復索余言爲嚆矢。昔歐陽子得韓集於廢簏中，沈思耽玩，至不寢食，卒與方軌並駕。而坡翁最喜白長慶集，世疑樂天再生。以伯良才，精心風雅，所著擬古諸作，浸淫魏、晋，何論齊、梁？其頡頏文通也無疑。意者，淹其前身，而自爲己集作功臣乎？矧索筆取錦，淹末年抱才盡之嘆；而伯良嗜古耽吟，年彌壯者而業彌精，又未易今昔論軒輊也者。伯良本吳人，不妄交遊。初友善余里中朱太守子得，繼與其弟康侯交，遂家焉。古誼有足佳者，不第引商流徵，工歌郢中已也。讀江集者，尚悉伯良之苦心，與其爲人之梗概哉！集計賦二卷，詩二卷，騷頌讚一卷，符敎檄文章表二卷，啓詔一卷，書牋奏記一卷，誄狀誌祭呪文傳序一卷；《南史》本傳附錄焉。總之得十卷。萬曆戊戌歲，殺青竟。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沙羨張文光纂。

胡之驥《彙注江文通集叙》（卷首） 余少產東吳，壯遊西楚。青緗世業，白首無傳。技謝雕蟲，德慚歌鳳。全形神於適軸，虛歲紀於窒衡。與故河內太守朱子得譚藝友善，固如膠漆，穆如金蘭。僑居浦上，遂爾成家。其介弟康侯，學兼昔賢，詞擅當代。繼脩舊好，益爲莫逆。以梁《江文通集》十卷，屬余訓詁。蓋其書記翩翩，超踰琳、瑀；詩篇奕奕，才駕曹、劉。騷賦盡屈、宋之奧，博綜極歆、向之宏。短兵長鎩，無戰不利；深壁堅壘，何罅可窺！感遊女之思，遺簪墮珥；鬯豪士之懷，吐錦絕纓。珊瑚著石家之富，眉黛專西子之妍。秀攬江南，春華敷采；健驅鄴下，秋實含滋。夫岷峨衡岱之奇，必賞者共搖其魄；翠翟金碧之麗，目逆者咸奪其魂。緣景抒情，蘭蓀托言君子；哀時抽緒，蛇虺寄興宵人。建策朝端，文垂國史；索奇紘外，志續《山經》。若迺詔敎符檄之流，章表牋啓之類，誄祭誌狀之作，頌贊傳序之品，昭明序《選》，云乎備矣。雖兩漢多才，尤當避舍；六朝富士，鮮與爲鄰。誠所謂並美兼長，諸體盡具者也。余因近世所傳，艱於善本。咀嚼再三，中多舛落。校讐別刻，競爽雷同。至若以頃襄爲須哀，悞貝胄爲具曹，其玭如斯，粲然可見。凡例略陳一二，正定俱載卷末。恐玄珠之易失，悵羚角之難尋。魯魚亥豕之訛，相沿既久；普替商商之別，邈矣無分。於是康侯發羽陵汲郡之藏，蒐天祿石渠之祕；經春積夏，歷暑逾寒。楮墨盈乎藩溷，敢同先喆；菁華本自餖飣，貽誚時髦。後世誰知，過譚敬禮；九原可起，不愧文通。聊爲彙注成書，鋟以傳諸好事者。萬曆戊戌穀日，書於慈竹軒中。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雜體詩三十首》引） 調最古，語最淡，而色最濃，味最厚。諷誦數十過不厭，乃更覺意趣長。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眞傑思也。

又 詩材稟賦，各有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並其故武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

又 文通夢張景陽索錦而文躓，郭景陽取筆而詩下，世以才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志意殆，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八 江淹（字文通）與謝朓、沈約同時，而其詩多宋、齊間作。淹五言，調婉而詞麗，然不能如沈、謝之工，以全集觀，當自見矣。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其詩僅爾。中如：「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色縹春泉。」「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風年。」「松氣鑑青靄，霞光鑠丹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電至烟流綺，水綠桂含丹。」「涼靄漂虛座，清香盪空琴」等句，皆調婉而詞麗者也。

又 樂府有《西洲曲》，乃晚唐人詩，非淹筆也。

又 文通五言善用騷語，如：「平原忽超遠，參差見南湘。」「憂怨生碧草，沅湘含翠烟。」「擥洲之宿莽，命爲瑤桂因。」「竊悲杜蘅暮，擥涕弔空山。」「南方天炎火，魂兮可歸來。」「汀皐日慘色，桂闇猿方啼。」「常畏佳人晚，秋蘭傷紫莖。」「杜蘅念無沫，石蘭終不暌。」「暮心亦誰寄，江皐桂有蘂。」「紫荷漸曲池，皐蘭覆徑路」等句，皆騷語也。但全篇佳者實少，故昭明不多錄耳。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江淹《到功曹參軍牋詣竟陵王》云：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變瑤光之暉，贊王燭之色；功邁翊殷，績起匡漢。是以赤瑕瓊寶之文，睇影而會集；青虬遺風之乘，晞光而遠至。如民者。」「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潤厚累璧，恩重兼金。」「漏越之琴，竊痊文之價，缺齧之劒，蓋須哀之名。心羞秦媵，志慮楚犢，抱魄踊躍，憂集如燻。」又，《到主簿日牋詣建平王》云：「某乃庸人，素非奇士。」「身輕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貂之私。」「不謂咸池再暉，瑤光重照。開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驚，巡走且失。」又，《奏記詣新安王》云：「伏惟殿下」，「爰求儒雅，旁招異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某者」，「遂遭煙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某聞齊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檀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某幼乏鄉曲之譽，長匱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讀三牋，知文通信才子也。

又　江文通嘗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授之，爾後爲文絕無美句，時謂才盡。文通《代蕭侍中作敦勸表》雖極刻練，但音節殊覺艱澀。此豈其才盡時耶？然其間有云「臣不能遵煙洲而謝岐伯，迎雲山而揖許由。激昂榮華之間，沉潛印組之內。光飾既超，寵臨亦遠。」此等句唐、宋來亦少。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文通《雜擬》酷似者，魏文帝、王侍中、阮步兵、張司空、潘張二黃門、盧中郎、郭弘農、四謝、陶徵君、顏特進，或肖其句格，或並得其神情，眞寫生手也。其孫廷尉、殷東陽、許王二徵君、袁太尉詩不多見，未知合作以否？想當然爾。唯擬漢三首及陳王，不似擬公幹，多述漢詩，擬陸平原，遜其縟綺。擬鮑參軍，輸其俊逸。雖不失大致，未可奪眞。嵇中散之神氣亢爽，左記室之氣骨雄高，劉太尉之肝膽忠壯，本非經生翰士所可輕議。其邈然千里，抑固其所淹。別有《效阮》十五首，想此公難學，故極意揣摩耳。

又　江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雷萌雪中草，雲煦江上花」、「思君出漢北，鞍馬登楚臺」、「歲采合雲光，平原秋色來」，爽朗之致，翩翩足樂。又，「江南二月春，春風轉綠蘋」，可爲律詩發端。彩筆自運，得句如是而已。使後人復欲擬江，當擬何篇，多岐亡羊，從門非寶，信哉。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江醴陵集》　南史江文通、任彥升、王僧孺同傳，三人俱有長者行，詩文新麗頓挫，並一時之傑也。文通《雜體》三十首，體貌前哲，欲兼關西、鄴下、河外、江南，總制衆善，興會高遠，而深厚不如，非其才絀，世限之也。謝客兒《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評者謂其氣象不類，下遜文通，亦意爲輕重，非謝所服。江詩擬臨川遊山，又似深知謝者。蓋文通之學，華少於宋，壯盛於齊，及梁，則爲老成人矣。身歷三朝，辭該衆體，《恨》、《別》二賦，音制一變。長短篇章，能寫胸臆，即爲文字，亦詩、騷之意居多。余每私論江、任二子，縱橫駢偶，不受羈靮。若使生逢漢代，奮其才果，上可爲枚叔，谷雲，次亦不失馮敬通、孔北海，而晚際江左，馳逐華采，卓爾不群，誠有未盡。世猶傳文通暮年才退，張載問錦，郭璞索筆，則幾妬口矣。

陸時雍《詩鏡總論》　江淹材具不深，凋零自易，其所擬古，亦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耳。擬陶彭澤詩，祇是田家景色，無此老隱淪風趣，其似近而實遠。

又《古詩鏡》卷二〇　江淹浮藻。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效阮公詩》　此慕古而興慨也。夏方有德，二龍爲用，高會帝臺，禎祥畢集。凡所侍御升降者，罔非賢聖俊才，世道之隆可想也。然春秋代序，盛明難常。言道邈然，使我獨立誰語，猶之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之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江淹》　鍾嶸謂：「淹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洵爲知言。至云「詩體總雜，善於擬摹」，又引夢郭索筆，遂至才盡。此殊未諳淹之心事。蓋沒世不稱，詎爲君子？明哲保身，斯云大雅。不知善於摹擬，此淹所以成名，而自託才盡，此淹所以名成而不敗也。何也？淹生齊、梁之際，雖漢道之興已千有餘年，作者林立，思於五言場中拔幟豎壇，苟非盡平生之力決一死戰，斷不可得也。所以淹遍擬三十餘家，猶如陰陵道上項王只一人一騎，既取此一漢將復又取彼一漢將，雖不能勝亦不至敗，而英雄之名固已成矣。淹之成名正用此術。然名既成矣，名成必敗物之理也。況甫當忌文之齊文，旋值護前之梁武，苟非自托索筆之詭詞，幾何而不懼「空梁落燕」、「牕草無人」之禍耶？此淹之苦心妙用，非好學者烏得而測諸？

又《雜詩三十首》　文通胸中初無所感，只序中品藻淵流便是作詩主意。蓋取自漢至梁，作者三十餘家，於三十餘家中取其平生最有名詩各效其體作

一首，以概其餘。品是修飾，藻是潤色，商榷是討論，是以從來作者之源流爲草創而自居於討論耳。

馮班《嚴氏糾謬》 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雜體詩》 曾蒼山謂：「擬詩如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雖似亦下矣。」又，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云：「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余嘗愛此二條，爲擬古之家，懸一標的。若文通《雜體》，稱風人之極軌。比情洽吻，幾至亂眞。審乃要歸，實臻斯旨。鍾伯敬以擬古面目嗤而不爲，只是怕它。余不敏，著有《擬古樂府》十卷，《廣雜體詩》百首，未知有當否也。故於《漫興》有云：「新翻杜老千家注，廣擬江郎雜體詩。」聊以自志。江郎擬陶，遂刊本集。東坡率爾和之，非工妙不至此。其《擬班婕妤》云：「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皎然稱其假使佳人翫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其《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王勉夫稱其大意，即毛詩「君子于役」之意，又不止石林所引康樂「圖景」，玄暉「春草」之句矣。（《遯齋閒覽》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吳曾《漫錄》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野客叢書》云：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恩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恩，新句淩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謗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雁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溪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

尤侗《代古詩三十首序》（《西堂詩集·于京集》卷二） 昔江淹《擬雜體詩三十首》惟《陶徵君》作，庶幾神似，《古別離》、《班婕妤》亦爲近之，其餘罕有佳者。蓋緣前人之篇已擅絕調，後之效者繼美爲難。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考城《雜體詩》擬司空離情、特進侍宴，便勝二公。至于《咏扇》云：「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雖不必其本調所宜，而詞從興生，不傍古事，語趣飛舉，無慚彩筆。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文通當齊、梁之際，良不爲時俗所移，心理之寄，且從隋晉、宋而上之。古今迢迢，俱不欲涉其藩圃。文質之間，別有玄托。裁成首尾，一以漢制爲則。著景命詞，則出入屈宋，時復取資謝客，其或巧心已靈，微傷雕刻，要以斧鑿之痕，不施於神理。通章諷詠，雅音靜好，居然不染，千古以下，遂無和者。唯許我似古人，不許後人似我。嗚呼，嚴矣。常建、王昌齡俗以累欲之心求之形跡，不亦難乎？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無乖商確》 晉人謂衛玠神清、杜乂膚清，得其解者可與論詩。江文通《雜體三十首》，自謂無乖商確。然徘調太多，未是邯鄲故步。惟《古別離》一首差近自然。《擬班婕伃》神詣兼到。若劉太尉、陶徵君、謝法曹、休上人諸首，僅能得其形似，非綵筆所能勝任也。《詩藪》謂「遠出齊、梁之上」，殆不其然。

彭端淑《雪夜詩談》卷上 鍾嶸曰：江生善觀古作，曲盡心手之妙，其自作乃不能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江淹》 文通於詩頗加刻畫，天分不優而人工偏至，規古力篤，尤愛嗣宗。偶得蒼秀之句，頗亦邃詣，但意乏圓融，調非宏亮。衡其體氣方沈，直是小巫，而《詩品》謂休文意淺於江，何其妄語也。

又　休文詩若虞永興書不擇筆墨，此何可及。文通詩則褚河南書，當其意得亦復遒媚，然不脫臨摹之迹。

又《雜體詩三十首》 文通《擬古》諸篇刻意描摹，分途異軌，六季文家似斯兼擅者誠不易得。但規倣百氏僅得皮膚，至其神旨攸歸曾未細心體味，譬之芻靈象人，略得其貌而已，不足與言優孟衣冠也。

又　學者須先辨古人之體，一一參其性情、聲調，擬古成篇，亦自煉風格之一法也。比諸臨摹古帖，首重得神。自康樂《擬公讌》已乖勝解。緣茲而降，奉一家爲模範，心慕手追者或亦有之，若統會殊流妙極旨趣，自非胸羅百代、悟《風》、《雅》之源者，豈易言哉。至如于鱗擬古樂府，塗竄本詞尤其拙劣，不足觀矣。

又《效阮公詩六首》（十五首之六、八、一〇、一三至一五） 阮公詩氣蒼質厚，以高涼之調抒其沉曲，所以高於射洪。十五首都不類，取其略有氣者。

又《清思詩五首》　此五首翻類阮公，但阮公亮此則故晦其旨。

又《悼室人詩六首》（十首之二、三、六、八、九、一〇）　銜哀殊深，似若中懷愉悅，魂魄不屬，故其言兀兀另異。

又《雲山讚三首》　讚凡四首，亦倣嗣宗，語頗蒼。末《秦女》一篇稍近，故去之。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　中品之江淹，宜在上品。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　文通清婉秀麗，以《雜擬》擅長。

又卷五　文通才思有餘，昔人謂諸雜擬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于庭，聰明人也。

程哲《蓉槎蠡說》卷八　南宋文帝好文章，謂人莫已若。鮑照爲文多鄙言累句，避帝忌，詐爲才盡耳。江淹則眞才盡者。罷宣城郡，泊禪靈寺渚，夢一人稱張景陽索所寄一匹錦，探懷中得數尺，大恚，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與之。及宿冶亭，又夢一人稱郭璞索所寄筆，探懷中五色筆還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哲謔之曰「二景窘文通」。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江文通（淹）詩如客主獻酬，笙簫間作。

顧嗣立《寒廳詩話》　己蒼先生曾謂：「世人詩集中，如有《擬鐃歌》、《和江淹雜擬》及《東坡尖叉韻》，此人必不知詩。悠悠此世，解我語者畢竟無幾人？」又曰：「詩有擬不得者，江文通《雜擬》是也；有和不得者，尖叉是也。知此者可與言詩。」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江文通雜體詩》　所擬既衆，才力高下，時有不齊。意製體源，罔軼尺寸，爰自椎輪漢京，訖乎大明、泰始。五言之變，旁備無遺矣。雖孫、許似《道德論》，泉明爲隱逸宗，亦並別搆成是總雜。唯永明聲病，不在舊列也。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九（《弱水集》卷一四）　雲霞映日獨高懸，萬古無名十九篇。漫說江郎才已盡，數篇擬錦尚天然。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　文通頗能修飾，而風骨未高。

又評《效阮公詩》　能脫當時排偶之習。然較之阮公，相去不可數計。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江淹，按：醴陵雖入梁，而其佳詩實在宋、齊代，官位不甚達時。鍾嶸云：「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江爲謝前輩久矣。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江淹才力實勝何、劉、沈、謝，故與明遠並稱爲江、鮑體，然小謝之清音獨絕矣。

又　蕭梁一代，新城公謂江淹、何遜足爲兩雄。以余觀之，文通格調尚古，仲言音韻似律，未宜並論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江文通雜體詩拙句》　江文通《雜擬》三十首，自謂「無乖商榷」。後人每效爲之。觀其詞句多有可議。如《魏文帝游宴》云：「淵魚猶伏蒲」，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易出聽爲伏蒲則意晦。《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又云：「辭義麗金膺」，易金玉爲金膺，亦湊韻也。《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樹，爲就韻故耳。《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文選注》以若莖爲若木，斯可笑矣。然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爾也。《嵇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惠，云羅更四陳。」下句不知其指。《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志銘，二字相連，則詞不貫。《張黃門苦雨》云：「水鶴巢層甍」，注云：「巢層甍未詳。」按：此不過謂水鳥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詞則支綴。《郭宏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即郭璞語也。合作一名則乖隔。又云：「復掌望煙客」，「煙客」二字，後人愛其鮮新，當時則生造矣。《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堯及老子也，然不倫矣。又云：「南山有綺皓」，綺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獨摘舉？又云：「傳火乃薪草」，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陶徵君田居》云：「稚子候檐隙」，易候門爲候檐隙，語病。《謝臨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初晰即初陽之謂，故以對晨霞，然無解于趁韻。《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靄，池具靈變」，因改靈芝爲靈變，遂並卿雲亦改卿靄。又云：「巡華過盈瑱」，以盈尺之玉爲盈瑱，用對兼金，拙劣。《謝法曹贈別》云：「觀子杳未儔，款睇在何辰？」意本淺而故爲拙滯。《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觀，金膏靈詎緇？」未觀、詎緇，拙滯。《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漢徙」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謝光祿郊游》云：「徙樂逗江陰」，樂者行樂也，加徙字則拙。又云：「煙駕可辭金」，置身煙景而金印不足羨也。然詞拙而晦。三十首中，無詞累句居其半。史稱淹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匹錦，宿冶

亭又夢郭璞索去五色筆，自爾才盡。後人襲于其名，莫之敢指耳。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二（《古詩賞析》卷首） 夢還錦筆事荒唐，即證江郎擬古章。神似豈無佳妙作，偏生非郭亦非張。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首》八（《春融堂集》卷一二） 《雜擬》成來字字工，蛾眉芳草論原通。後賢從此參流別，莫向詩壇妄異同。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下 江光祿《恨》、《別》二賦，千秋絕調，繼之者唯太白《擬恨賦》耳。

趙翼《詩思》（《甌北集》卷三九） 才盡江淹老未灰，苦無詩思出新裁。笑同農夫翻車竭，只望平空有雨來。

姚鼐《惜抱軒筆記》卷八 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

翁方綱《格調論》下（《復初齋文集》卷八） 《鄴中集》之有擬作，江文通之有擬作，丹素甘辛之喻，亦特就其體制而申析之，以爲此某家之格制如此。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詩之綺麗，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略】梁則以江淹文通爲第一，悲壯激昂，何遜猶足比肩，任昉輩瞠乎後矣。

舒位《向讀文選詩愛此數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江文通》（《瓶水齋詩集》卷一三） 《雜體》詩成有別裁，斯文風雨選樓開。驚心動魄千金字，對影聞聲一種才。失意事多言語拙，斷腸人遠別離催。分明性僻耽佳句，此筆何曾夢裏來。

李兆洛評《蕭讓太傅相國齊公十郡九錫第二表》等（《駢體文鈔》卷一六） 諸篇《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後讓太傅揚州牧表》及本表）語皆飾讓，故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獨擅。

況澄《倣元遺山論詩三十首》（《萬首論詩絕句》） 擬古新詩肖昔賢，江淹《雜體》至今傳。規模正好追前軌，俯仰隨人語太偏。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江記室淹楚望》（《頤道堂詩外集》卷一）（存目）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卷五《文通雜體》 江醴陵雜體詩雖云擬古，究其微恉亦述懷之作也。所作時日不可復知，據自序傳往往可推。 首篇與末篇自爲首尾，皆騷人之指，所謂深沈有遠識，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者也。

淹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建平王景素聞風而悅接，以布衣之禮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李都尉從軍》以下六篇，似指此。 《陳思王贈友》一篇，似傷袁叔明之辭。 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又賦詩十五首以諷，《言志》、《詠懷》二篇似指此。 王遂不悟，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張司空離情》以下五篇，似指此。 潘黃門不擬其《河陽懷縣》而擬《述哀》，所以著遷斥之悲，觀起結四語可見。 擬《羈宦》意更顯，陸平原不言儲后也。 在邑三年，建平王敗，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不交當軸之士，《傷亂》以下九篇似指此。 《傷亂》、《感交》，皆傷建平之辭。 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所爲。《顏特進侍宴》以下四篇，似指此，「幸及風雪舞，青春滿江皐」。頌齊高祖之辭。「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似有故主之思。 《袁太尉從駕》一篇，紀受禪也。受禪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謝光祿郊游》一篇，似指此。 《鮑參軍戎行》一篇，自傷失意，有壯激之志。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薑塢先生云：「士衡《擬古》，蒙所未喻。其於前人章句，想倍誦有餘，何嘗詣深妙也。往時錢受之詆李、何諸人，形模漢、魏，而舉陸十二首，爲善學古人。其徒馮班復云：『士衡學《十九首》，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一師一弟，率皆盲語瞎贊。」愚謂錢、馮所論，誠如姚所譏。竊謂醴陵三十首，眞可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矣，然實亦無謂。非特此也，凡後人作詩，其題有所謂擬古者，皆吾所不知也。擬古而自有託意，如曹氏父子，用樂府題而自叙述時事，自是一體。太白《古風》、曲江《感遇》，自述懷抱，同於咏史，亦可也。擬古而自無所託意，特文人自多其能，導人以作僞詩而已。東坡和陶，雖自有題，亦覺無味，殆與士衡同一才多之患耶。

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一《劉芙初編修》 余考史稱江文通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疋錦，宿冶亭又夢郭景純索還五色筆，自爾才盡。此事自非子虛，惟前人論才盡者，以宋魏了翁之說爲最正，然是講學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盡，則信有可稽。文通雜擬詩三十首，載在《文選》，最爲著名，後人多效爲之，然如《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謝臨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以初晰爲初陽，亦是趁韻；

《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橘柚，亦無解於就韻；《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連用，未免牽強；《郭弘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即郭語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謂堯及老子，則不倫；又云：「南山有綺皓。」謂四皓中之綺里季，則偏舉；又云：「傳火乃薪草。」此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可笑；《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用「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以卿靄爲卿雲，已屬生造，以靈變爲靈芝，更奇；《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謂如天漢之轉，《謝光祿郊游》云：「烟駕可辭金。」謂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羨，則又成何語乎。凡此似皆可以才盡例之也。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詩人擬古之作，惟江文通最善。所擬李陵《從軍》、曹植《贈友》、劉楨《感遇》、張華《離情》、張協《苦雨》、鮑昭《戎行》等篇，雜之各集，幾無以辨其神韻詞氣。色色偪肖，尤莫如擬劉琨《傷亂》一篇：「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即使越石自爲之，不過如此。其擬陶潛《田居》一首，亦非後之學陶者所能及。筆墨之間，各有性情，令人讀之一往而深。文通善於擬古如此，而其自作往往不能稱是，何邪。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九　《文選・雜擬上、雜擬下》，凡六十首，惟陶公「日暮天無雲」一首，得自然之趣，然亦渾言擬古，故能自盡所懷。若陸士衡專取一題而擬之，共十二首，謝康樂、江文通專取一人而擬之，謝共八首，江共三十首，舍自己之性情，肖他人之笑貌，連篇累牘，夫何取哉。然則渾言擬古、效古，猶之太白之《古風》，誠作者所不廢。若專效一題一人之作，惟全集中偶見一二，可爲排悶遣日具，多至數十首，斷非通達詩本者也。嚴滄浪謂「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吾取江詩，反覆細讀，如《擬左記室》詩，只是數史中典故，《擬郭弘農》詩，只是砌道書景物，《擬謝臨川》詩，只是狀山水奇奧，此爲神似，吾亦能之，何必五色筆也？若《擬陶徵君詩》，氣味去之亦遠，惟刺取陶集「東皐舒嘯」、「稚子候門」、「或巾柴車」、「種豆南山下」、「帶月荷鋤歸」、「濁酒聊自持」、「但道桑麻長」、「聞多素心人」諸字句，能爲貌似而已，豈獨不似李都尉哉？文通一世雋才，何不自抒懷抱，乃爲贋古之作，以供後人嗤點。滄浪回護，仍是爲古人大名所壓。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效古十五首別爲次第》　《梁書》本傳：「宋建平王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時少帝失德，景素專據上游，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復參軍事，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風焉。」案：集中題《效古十五首》，自《詩紀》改爲《效阮公》，已非其舊。陳氏祚明乃以尋聲之見，施鍥舟之譚，逐章吹求，謂都不類阮。無論本事本題，曹不窺尋，強作解事；且夫主文譎諫，不徒音調爲工，論世逆志，尚以泥辭爲固。靈均戀楚，枚叔哀吳，取重前修，茲實嗣響。以江紹阮，貌異心同，何況婉轉附物，怊悵切情者乎？

又（白露淹庭樹、昔金登大梁、至人貴無爲）　右三章，策建平之必敗，而思以去就爭之也。日月少精華，喻朝廷之失德，落葉與飛鳥，喻宗室之危懼。天命難識，人蹤可疑，料舉事之無成；下士馳騖，風塵一朝，疾邇言之僨事。是以見幾思作，命駕旋歸，反初服於潁水，訪場苗於空谷也。厥後卒借領郡之事，黜令吳興，不與其難，庶幾克踐斯言。視沈休文輩過涉滅頂，何啻鴟鼠之與鸞皇。固知陳祚明之軒沈輕江，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乎。

又（少年學擊劍、假桑試行游）　右六章陳禍福之無常，成敗之不測，富貴之難保，以諷建平也。貪天之人行險徼幸，見利則捕螳螂，臨難方思黃犬。

又（若木出海外、飄飄恍惚中）　右二章，皆規建平誤聽小人之言也。若木海外，喻金枝玉葉之尊；羣帝、鸞鳥，明親賢取友之術；千齡、萬世，示訏謨遠猷之要；異鄉士，斥左右羣小之人。此章比，次章興而賦也。是非之惑聽，猶術士之多欺。大道金丹，幾人有驗。願從丹邱，長弄華池，蓋欲告以靈修之眞訣也。慷慨難親，便娟易入，縱夙秉旦旦之誓，何由見諒乎？

又《清思詩五首》　案：五章之辭，旨閎趣幽，昭明不收。牙涓難索，尋其眇致，亦黜吳興之後，懷建平之詩也。夫情遂則響宣，意沈則思曲。騷問多不經之緒，阮、陶有難釋之章。泉咽則徑幽，呻促知情苦。寧有鍾期之音，故爲太玄之奧乎。觀其結想眇恢，譔情洞異，上薄屈、賈，下掩齊、梁。正始未衰，谷音僅在。但阮公出之無意，江令既竭吾才。斯則顏淵鑽仰於尼山，魯男善學夫柳下耳。鍾嶸謂休文意淺於江，吾猶恥其擬人不類。乃陳氏

祚明謂江才有限，方沈直是小巫。此則痂癖各殊，難使異牀同夢。固知大音不入里耳，爰居難響鼓鐘也。

又（白露滋金瑟，至德不可傳）二章託達觀以自遣，即屈子遠游之旨也。世人重時暮，道士情亦深，不以事外而自解也。願待九轉成，終會長沙市，不以長往而絕望也。建平始於文通爲布衣交，賓待甚至，故拳拳若斯。特前十五章獻以諷諫，故旨直而顯；茲五章聊自攄懑，故趣幽而曲。總之託游仙以感遇耳。

邵堂《論詩六十首·江淹》（《大小雅堂集》） 《雜體》詩篇氣骨遒，六朝綺靡擅風流。一枝誰奪生花筆，春草春波爾許愁。

柯振嶽《論詩》一一（《蘭雪集》） 陶冶性靈歸自得，創垂堂奧各精神。我生若有江淹筆，不把浮光貌古人。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江文通《雜擬三十》，如「涼風蕩芳長氣，碧樹先秋落。」諸句，究不似漢、魏古音。其《田居》一篇，可謂得其神似，然雜諸陶集中，後人猶辨其爲江詩者，神韻不同也。

林壽圖《謁江文通祠》（《黃鵠山人詩初鈔》卷五） 倉頡製成幾枝筆，撑住乾坤歷今日。六朝綺麗奚足珍，神鬼亦操予奪力。東海郡丞本桑囚，不沈冤獄思報國。獻詩諷諫眞參軍，治縣賢明合祀食。僅以餘事死留名，曷若當官生盡職。春風吹水皺綠波，落日飛煙挂黃蘗。仙令風流杳莫追，溪上雙鳧有履舄。文章公器天無私，扃鑰難防人入室。千金享帚取笑嗤，宏農尸解何恡惜。才華消長年盛衰，猶夏過秋朝迨夕。羅含神鳥徐陵雲，史摭異聞詎徵實。前人不識黃門誰，旁人復有從事覿。接續只此數子在，筆用鐫鏤錦組織。衣冠蒙昧魏晉非，風月揮灑齊梁畢。青鏤一束儻可用，請盡贈人聽自擇。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羅惇衍《江淹》（《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貂蟬幼兆侍中祥，贏得侯封鬢已蒼。夢豔筆花探郭璞，獄悽書草繼鄒陽。授餐昔日鵝甘炙，賦別今朝雁判行。九錫文多嗟六代，不論氣節但辭章。

施補華《峴傳說詩》 江文通一代淸才，神腴骨秀，其《雜擬》三十首，尤可爲後人擬古之法。又，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哀，亡國之音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效阮公詩十五首》 陳沆云：《梁書》本傳宋建平王景素鎭京口，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集》云「效古」，《詩紀》改爲「效阮公」，非其舊。

黃維申《論詩絕句·江淹》（《報暉堂詩集》） 江南、河外先分派，鄴下、關西亦罕同。《雜體》詩成三十首，宏農筆尙在懷中。（文通《雜體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作三十首，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

譚獻批《閩中草木頌十五首》（《駢體文鈔》卷二二） 拓《橘頌》而大之，拙語可思。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江淹》（《蒿菴類稿》） 恨別年年賦不勝，況堪詩骨更崚嶒。自嗟才思銷凝盡，欲乞丹毫借醴陵。

分論

《銅爵妓》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疑爲齊高祖而作。

《侍始安王石頭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淡逸有情。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高暢有遠概，然卻以直寫，佳。此亦是唐風所始。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首六句第三字，「愛好共正信」五字俱去聲，唯「盡」字間一上聲，此沈隱侯戒所未備者，然屬辭如此，口吻便蹇礙失調。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首句述此山之靈異，爲登者占地步。淮南比王，廣成自比。以下述廬山香爐峰，當做二次寫者。以廬山之美，正在「瑤草」六句，寫廬山已盡。又着「不尋」二句，以振起香爐峰。「落日」二句，正香爐峰上所得者。而寫之必取材于落日重陰者，山川道里，非天星莫紀，則山川遐怪，非天日莫顯。渚莫多於楚，楚之渚莫大於長沙；而長沙距廬山又最遠，故非此大渚不能容此落日，非此高峰亦不能望見此渚上之落日也。日漸落，則陰漸生。凡東近海多風，西近山多陰。山映日而成陰，重陰萬里匪一山矣。則此山皆高出其上，可知。此遐怪之極，眞堪驚人耳目者。然不尋則不知，可見山水之

勝領略在人。「藉蘭」句，見尋遐怪，乃其素願也。「臨風」句，當面不輕過也。「方學」二句，尋遐怪之本領，應前「廣成」句，末一句繳完奉教意，應「淮南」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略能狀高迥，意不期深。「不尋」二句卻不成語。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香爐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阯；峰不甚高，而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爐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首聯從「爐峰」而關起「絳氣」一聯，極體物之奇。「日落長沙渚」六句，《宋史・江淹傳》：「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游，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末章托意賈生，蓋示不欲如市賈相求爲同惡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方伯海評：「層陰萬里生」五字，寫出暮色，自遠而近，足以獨步千古。

《從建平王遊紀南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頗饒古意。

《望荊山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亦是清調。又，只就歲晏起悲思。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題曰「望荊山」，其望之也急急乎欲至之耶，抑不欲其至而遲遲吾行耶？然詩中並未點明荊山字面，意不在於荊山，又何有於望也？然則以荊山命題何居？蓋江出自建業，繞桐栢，出魯陽，行許多路。至此望見荊山，以爲荊州近矣，去建業益遠。時值深秋，去建業時又久，不覺零淚霑衣而作此詩也。其曰「望荊山」者，蓋以作詩之地標題也。其地云何？昔陸平原赴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倚嵩巖」，顏特進使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登梁城」。今余作詩之地，其距荊也與二公之距洛不甚大遠近，故曰「望荊山」，此鑄題之又一法也。　此詩雖未點出「望荊山」字面，而文則處處照得明白。然其意卻不在望荊山上，只借望荊山顯出路之長。路之長，顯其行之久，行之久，顯出歲之晏以寫其不樂出外之意。言我若非奉命至此，方且安然在朝焉。「知楚塞之長」此二句，乃已望見荊山，回頭總算楚塞之路。「南關」二句，是竊算南關桐栢、西岳魯陽，皆楚塞，一路寫來是天生的長。於南關桐栢中間加一「繞」字，于西岳魯陽中間加一「出」字，又是添出來的長。「繞」者，左一灣右一灣，其長以紆。「出」者，高一程低一程，其長以險。「寒郊」二句，并承「出」字來，言行至出魯陽，已知去荊州不遠。但未出之時，爲重巒所蔽，望不見荊山。及出魯陽，險障已盡，頓成平衍，雖有「寒郊」之高，亦不能「留影」，而秋日之清光，普照無礙，故荊山望得最分明。然近吾身處有重林，近荊州處有川漲。忽然悲風起撓重林，雲霞亂迷川漲，則又望得不甚分明也。看他寫望，全不實實寫望，只就寫景上帶出「望」字，且並帶出望之地，及望之時也。然望之地猶可言，望之時不可言。於是忽作自言自語：「歲晏君何如」，隨接以「零淚霑衣裳」，是氣極語塞不能自答也。蓋悲酸之至，雖有玉柱，任其掩露；雖有金樽，任其含霜。其嗒然欲喪之狀，眞若既聞。苦寒之後，又聞艷歌之傷者，至此並楚塞之長短亦付之不知矣。舊注云：「當此時，若一聞苦寒之曲，則使美艷之歌，亦悲傷也。」大謬。蓋艷歌非取美艷之義，凡樂始奏曰趨、曰艷，古人作《艷歌行》與《苦寒行》同是一例哀怨之曲。此詩全以「奏歌」二字分輕重，蓋奏爲絲竹之聲，歌爲人聲。人聲感人，甚於絲竹。　世稱「秋日懸清光」一句之妙在康樂、玄暉二謝之間。不知所以然者全在「寒郊無留影」一句逼出來。「光」不與「影」相對，卻與「闇」相對且相悖，故有闇無光。有光無闇，原夫太空之中原是全闇。大光一懸，太空之中盡是大光布滿。不知將闇趕到何處？只緣太空之中，不能無物。有物則有形，大光爲物形所礙，不能透過，方顯有闇。然不謂之闇，而謂之影者，何也？影生於形，形有大小，又有方圓，又有長短斜正，種種不齊。形既不同，所留之闇之象亦異。可見光與闇緊相切，而形爲之界，則光不生於形；而闇則形之所留，故別稱曰影，以明此闇屬依類物形者也。光之大莫如日，物形之大莫如日。昏夜之闇，即大地所留之影。其次大者則山川，至於城郭人物，一切有形莫不有影，莫不有所留之闇焉。但滿太空皆光，以大地視太空，無異太倉一粒。雖有昏夜之闇，何損太空之滿光？然而人目則不能見矣。至山川之影更小，又何損於大光？但於人目尚有礙而不顯云云。故文通未出魯陽，不及寫日光。而出魯陽，則平地雖有寒郊之高，不足礙吾目中之日光矣，總謂「無留影」可也。所以秋日懸清光，方得寫的盡致。此古人細心體物之妙，後惟老杜一人能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末六句詞氣蕭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蕭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宋書》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汝綸案：淹自序「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眞。」始安薨，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無授經景素之事，《宋書》誤也。

又案：淹自序建平王欲徵天下兵，淹從容曉諫，乃在荊州時事。「豔歌」用羅敷有夫事，「歲晏」喻世亂也。「零淚霑衣」，自序所云「宗室有憂，生之嗟也」。霜露苦寒，承「歲晏」爲文。

《步桐臺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憂亂之意。

《秋至懷歸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起語清思直序超超有情，結四句亦頗作致，反以琢語爲累，不臻高響。

《渡西塞望江上諸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氣清調高。「鑑」字、「鑠」字新。細味之，頗有理。「結友」四句，高亮，有古風。以此形上章「蓬驅」等語，工拙可見。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詩》 《古詩歸》卷一三「百谷爭往來」句，鍾惺批：「往來」二字得巖谷之情。「伏波」二句，鍾惺批：二語笨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寫荒險，亦略肖，猶嫌其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謫建安時作。

《還陽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瑤磵」數句頗肖閩中景物，讀之如見水晶琥珀，與山色掩映爲光明也。結句佳。不但自爲越聲而一願聞越聲，取材於莊舄，用意於空谷足音。如此用古乃妙。

《遊黃蘗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此等詩其源皆出於康樂，能選言寫景，大有深淺之分。末段更率。「松木橫眼前」，都不成語。

《無錫縣歷山集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陶、謝以下，不聞寄托之音久矣，微文通則詩且爲里巷之用。深思遠情，正在素心者。王融、謝朓、沈約、任昉雖華陋異姿，要爲富貴中人，何足與語此哉？「落葉下楚水」四句，以爲比則又失之，心理所詣，景自與逢，即目成吟，無非然者，正此以深人之致。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直置絲竹間」句，「直置」蓋當時語，擬殷仲文詩。亦云「直置忘所宰」。

《貽袁常侍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昔我別秋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略】此皆隔句對，亦謂之「扇對格」。然祖於《采薇》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古意報袁功曹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傷亂而自惜其身之不能去也，其在景素謀亂之時乎？袁炳字叔明，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文通爲作傳，見本集。此在荊州作。

《寄丘三公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敘事言情，起止不溢，正使心懸天上，憂滿人間，故知惟雅人能至所至。

《卧疾怨別劉長史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文通於時，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脈脈自持，一如處女，唯循意以爲尺幅耳。此其以作者自命何如也。前有「任筆沈詩」之俗譽，後有宮體之陋習，故或謂之「才盡」。彼自不屑盡其才，才豈盡哉。

《贈鍊丹法和殷長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朗節自遒。

《從蕭驃騎新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寫軍容景色喜能雋越，「金笳」二句更曠。

《惜晚春應劉秘書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深人所淺，簡人所煩，均此一心，何能爲爾。當知偶俗無雅音，志古無下調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稍有秀句。

《秋夕納涼奉和刑獄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蒼越。「四時」二句，「通信黯」字，生。「春風」亦與章旨不合，不若去之。

《郊外望秋答殷博士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七《若光嵫景》：江淹詩：「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嵫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以此情事入俗筆中，不知寒溫葛藤厭人何已。而文通乃爾者，非但送句幽光，良亦隱括得制也。「長夜亦何際」五字，夫豈可以「彩筆」目之，足見文通當時了無知己。

《池上酬劉記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入情事簡甚，且寧樸不浮。其自愛以成風局，乃至是邪？眞從漢人得來。何物沈、任乃敢與之並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聊能及格。

《吳中禮石佛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謀篇整度已得康樂之髓，而純好駿欲度其前。

《採石上蕭蒲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發端一若峭嶢，一若鄭重，乃不知其爲和緩；緩不廢，和不流，於妙畢矣。入題但四句，戛然遽止，情事已盡，無勞折合，此等的從《三百篇》來，人不知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差有秀致。「縱橫愁思端」都不成語，擬作「憂來方無端」。「電至」二字亦少情，何如只作「林青」。

《無錫舅相送衙涕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時一事一情，僅構此四十字，廣可萬里，長可千年矣。痴人此外更欲何道。

《詠美人春遊詩》　楊愼《升菴詩話》卷九《詠美人春遊》：「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行人咸歎息，爭擬洛川神。」此詩見《文通外集》。點絳唇，後人以爲曲名，以此知是詩膾炙人口久矣。

《雜詩三十首・古別離》　《古詩歸》卷一三「遠與」二句，鍾惺批：起得直而宛。「送君如昨日」句，譚元春批：口頭語，深情。「所寄終不移」句，鍾惺批：止此，便有蘇李家風。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婦人思其君子而言。昔君之別，遠在塞外，隔去千里，不知何時可還。而追想送君之時，則宛然如昨日耳。乃零露已溥，節序頓改，不惜吾衰如蕙草之晚，而惟悲君遠多道里之寒。兩地相思，竟難一見，然吾寄託於君，如兔絲水萍，終不移易，凜然自守，如此斯亦可謂賢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按，樂府雜曲，有《古別離》，其作者人與詩俱不傳。《古今樂府集》所收者，唐李端一篇耳。不及此作者，以此作非樂府體也。文通以《古詩十九首》原無作者姓氏，不便立題，故假此題代倣《行行重行行》一首。然古詩以別起，中有「代馬」云云，以緩調承之。此亦以別起，中卻「不惜」云云，以急調承之，初不似士衡輩句步字趨者，蓋此詩止取備體。古詩十有九首，作者不必一人一時，而其體大約如此，故用此一首以該之，非專擬其首篇也。　又，首四句是別之遠。「送君」二句，是別之久，「不惜」二句及「願一」三句，俱情之切。結言所守之貞，其調響，其味深，遣詞處濃淡得衷，較之陸、劉二作差勝。較之原作，未免有谿徑可尋。　此詩不止抉別離之骨，直剔古字之髓。「不惜」云云，古人之心，「願一」云云，古人之情。「兔絲」云云，古人之節。若今時作題，只寫得「離別」二字耳。即太白托詞于皇英，亦只是古字皮相。　此詩幾于化工之筆矣。中所未超者，「黃雲蔽千里」一句。蓋雲本無光，而能透光，如琉璃然，借外光映之而成色。塞外沙漠之地，故其雲常黃。在腹裏之地，則爲偶然。征夫既至鴈門，黃雲正在其見界內。假以不得相見之故，歸咎於黃雲所蔽，自征夫口中，寫出則可。黃雲本不在思婦見界內，如何自思婦口中寫出？若原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則無瑕可擊矣。或曰：思婦曾送征夫至鴈門，用黃雲何不可。然「乃至」二字，專指征夫遠遊所至，非思婦送至鴈門也。古人以禮自持，必無此遠送。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末四句居然古調。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兔絲」二句，就比意竟住，有餘情。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古詩，殆欲遠跨士衡，不在多少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此借以表己志之貞。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雁門關在代州西。出關往大同，邊方寒冷，千里黃雲，何堪遊子去而不反。憶送君之後，露已成團，蕙草衰晚。不惜妾之芳春遲暮，而悲君之道里苦寒。念遠人在天一涯，長與妾離別，願見不得，如瓊枝之鳥，有兔絲水萍所寄託者，不能改移。妾身如是而已。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兔絲」二句，言兔絲寄樹，萍則寄水，終不可移借，以喻己之貞也。此閨怨詩也。前四，點明別地之遠，拓一筆，遞入望歸。「送君」四句，接寫別時之久，曲一筆，仍兜念遠。「君在」四句，頂上兩層，申言相思之苦。後二，托喻於物，以自明貞志作收。通首古意盎然，上追漢、魏，不特爾時所罕覯也。　又，茲集樂府，例置古詩之後，此因原集編次，不可紊亂，仍之。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自序傳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建平王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以下六篇似指此。又，《李都尉》題曰「從軍」，其命意略可想見。

又《李都尉陵從軍》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擬攜手上河梁。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清徹無塵，雖不甚似李，然詩卻佳。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引馮定遠曰：《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叙無作用，尤爲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嚴滄浪都不解此。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淹於漢以來諸家皆有所擬，至蘇、李爲五言之祖，止有李都尉陵一首，卻無蘇屬國者何也？淹詩主備體，非以備人。蘇、李雖出兩手，只是一體。雖後世學者，或各領一派，必渾而稱之曰：「蘇李體」，亦曰「河梁體」，未常分目之爲蘇體、李體也。然不用蘇爲題，而用李者何？一人一體，取其佳者，兩人同體，取其先者。李詩題曰「與蘇武」，《選序》亦曰：降將著《河梁》之篇，是五言創於李，而蘇和之也。詩中固是極力摹擬李，亦往往常帶出蘇意，以明蘇李之爲一體，非有擇於蘇也。　又，清徹無塵，雖不似李詩，卻自佳。其不似李者有二：一帶自運，一兼摹蘇。　他詩俱擬原人所有，此詩獨補原人之缺。按：《選》中載蘇、李共七：蘇詩四首，李詩三首。其「良時」與「骨肉」等，俱以三

首相對，而李獨缺「結髮爲夫婦」一首。此詩補作一首，本無原詞可以拾摭，俱皆自運。但取李都尉他詩之清徹氣味。本是用李摹蘇，先有李詩而後有此詩，而其主意卻是代李倡蘇，讀者反覺先有此詩而後有原詩也。譬之學弈然，有兩國手譜勢於此：吾祇見一着白，二着黑，三着白，四着黑，五着白，六着黑，至七着白，卻已軼失，止見八着黑。我欲學此國手，定須細細摹揣，此八着黑何爲下子在此路，必是應他七着白在某路矣。揣摹得着，便是善學此國手，亦併學得彼國手矣。　蘇詩四首，古來相傳，俱爲答李之詩。後人又摘「結髮」爲出使別內之詩，以其文辭于答李不甚合也。然讀古人詩，只在以意逆志。若定求其文辭之合，則彼三首豈盡合哉？蓋詩有賦、有比。比之爲義，不拘一塗。蘇詩之飛龍、鳴鹿、黃鵠、鴛鴦以及連理蘭芳，皆以物比，兄弟夫婦，皆以人比。蓋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三者人道之大倫，既可以兄弟比朋友，獨不可夫婦比朋友乎？況屬國出使之日，老母儼然在堂也，曾無一語；而止昵昵于夫婦之間，豈人情哉？所以昔人相傳，此詩併爲答李之詩，亦非無說。文通擬此詩，亦不必辨原詩爲答李也，出使別內也。但照蘇武原詩意，用李詩氣味，摹寫一篇，任人以爲贈蘇也，任人以爲從軍別內也。尊酒送征人，踟躕不發者，爲親宴之故耳。宴與燕通，即取詩宴爾新婚之義。親者，如兄如弟也，日暮將別，握手而不忍分。「悠悠」二句，取詩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河水濁故魚美，清川之魚不美於河魴，尚得所薦，言尋常夫婦反得常相守，而你我好夫婦反不相見也。此時尚未別去，何云「在萬里」？預言其在也。此時尚未別去，何得便有書。書何由便云「短書」何由「已在袖中」？亦預言其有也。袖中生於書短，短書生於燕，燕者作巢人家，有夫婦之義雙飛之燕，一頡一頏，有夫婦之象，故「燕燕于飛」，既可以送遠歸之女，燕能穿簾，又何不可以寄遠征之書。但燕小而輕，故書須短。短書故可藏之袖中。袖中者，一珍重，二防人見，三得便便寄也。余見俗本，有以燕爲鴈者，以爲暗用武帝上林射鴈事，其事亦切，其韻亦合，然趣味不無減盡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稍淡，未見作意。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悠悠清川水」四句，「河魴以味美獲薦，結髮以命舛遠隔。」注非。

又《班婕妤詠扇》　吳汗《優古堂詩話·玉斧修成寶月團》：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擬新裂齊紈素。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比班稍着色相，然襯貼得好，亦不失古意，調和而語淨，正是合作。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女子所重，第一是潔，尤重在本色，卻是原詩摹得極至。原詩裁爲合歡扇，女子之本事已盡於此。此詩「畫作」云云，又多一番粧飾。多了一番粧飾，便減了一分本色。試以《碩人》詩證之：原詩只做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便住，此直說到「素以爲絢」上去了，原詩「出入」云云，謂一女子位不過婕妤，亮無大功，卻有微效，如辭輦之類，以見不當棄捐。此詩「彩色」云云，怨而怒矣。原詩棄捐尚不離篋笥之中，此直云「零落中路」詞亦甚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九《紈扇》：（樂府作怨歌云「顏延之擬」。）班倢伃既供養長信宮，作《紈扇詩》其發端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江文通擬其意曰：「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從中渲染一筆，即合歡意也。倢伃原倡曰「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含蓄最深。文通卻曰「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班屬自慰，江則旁觀也。末段曰「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終斷絕」，禍水之唾，不獨披香老博士知之也。江曰「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方是設身處地之言，如此擬古眞似帷燈匣劍。（《古今注》舜作五明扇。《西京雜記》「天子夏設羽扇，冬設繒扇。」《東宮舊事》「太子納妃，供同心扇。合歡者，同心之類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殊得自然之致，所謂尤愛嗣宗者於此等見之。

又《魏文帝曹不遊宴》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謝靈運）（江淹）擬魏文帝《芙蓉池》之作，過於體貼。宴賢之際，何乃自陳德業哉？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擬芙蓉池作錦。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比《芙蓉池》作，稍較濃，是以顧盼有姿態，然其淡處正不易及。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謝靈運《鄴中集詩》八首，不過擬其一時遊讌之作，故於文帝書太子而不名，所以祧之七子之外。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他人書官、書名，於文帝書謚、書名，彝文帝於詩中之人，將以一詩概其生平，用備一體云。　又，原詩皆從夜讌起。此詩分三段，「置酒」云云，是晝宴。「月出」云云，夜以繼晝。「肅肅」云云，又於宴後作餘波也。「月出照園中」，乃用公幹

《公讌詩》語，與子建「月明澄清景」同意。彼原是夜宴，故借月明照出園中景物。此詩從晝起，凡園中景物，如上文云云，白日已看得分明，不須照。此全用以照下「冠珮相追隨」來此追隨之人。晝宴具在，何須照出。照出者，爲下文張本耳。下吹簫者，即此冠珮之一客，而聽吹簫者即此追隨之衆人。一至賦詩嘲謔，莫非此冠珮相追隨者。蓋人不衆，則宴不暢；宴不暢，則樂不極，將無以慰此心也。何以晝宴不寫暢，晝宴已暢，後將不繼，何異於紂牛飲三千。故「置酒」云云，但略略點景已足。至夜不可不寫暢，然不可遽寫暢；遽寫暢，則嫌于一群惡客鬧坐，不見作者筆力。看他將欲寫暢，先于追隨之衆人中獨拈一楚客吹簫。寫靜，又用「遊魚」句，寫他吹得好，足止滿座之喧。「聽者」句，衆不喧嘩，則滿座皆靜矣。「高文」句，似指各自賦詩，或思或吟，喧者半，譁者半。「小儒」句，衆賓互相謔嘲，不拘小儒之節，即淳于髡所云「履舄交錯」之時也。此時宴已暢矣，夜已闌，而衆客散矣。遽將止焉，便無意味。于是復作欵欵留客之語。「何以慰我心」，以留有餘不盡之意。然宴客已至夜闌，乃不寫夜闌，而乃曰「肅肅」云云者，若其景在晝宴已罷夜宴未繼之間者，即古人匿燭跋，以留客之意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結四語佳，是倣魏文非獨倣公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遂不能俯首原倡。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小儒安足爲」句，點出文帝。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勝本詩。

又《陳思王曹植贈友》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較陳思不甚似：彼氣雄，此骨秀；彼素質，此鉛華。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謝《鄴中集詩》追書子建生爵。此題舉國舉謚，一以擬其一時，一以擬其生平也。謝詩叙子建於六子之末，主道也；此題叙子建于王、劉之前，備體也。此詩擬鄴下諸子詩凡四，雖概其生平而亦祖述謝詩之意，故俱用公宴爲題。故於王、劉二詩直在宴中寫，而子建則于未宴之前寫一段眷眷望客之意。以主道論之，想當然耳。至文帝詩末，亦綴留客數語，蓋太子雖尊，至於禮士下賢亦有主道焉。此古今詩家一脈遞承，原有鍼芥相對處，非細認不能察也。　又「君王」二字，舊注謂武帝，非也。細玩語氣，仍是文帝。即擬子建公宴詩，公子敬愛客，終晏不知疲也。只因下文是待客未至之詞，故改不疲爲不吝耳。「雙闕」二句，爲欲寫冰臺清池，故先寬寫二句宮殿之美，暗伏下文處「富」字，反映「葵藿」。「從容」二句，宴客之地之景。「涼風」二句，宴客之時之景。「朝與」二句，正望而未至之時。「褰裳」二句，孰與共摘共拾，乃己與文帝兄弟二人褰徙倚，即上文之從容眷我自表己之思客。「辭義」句，表客之辭義，延陵自比，專表己之義。「處富」二句，總承君王與己傾心禮賢也。文帝爲太子云「處富」是矣，而己亦與焉，當是仁人愛弟莫不欲其富。文帝之富己之富也，故無嫌辭爾。此即暗本謝《鄴中集詩叙》內「昆弟朋友，二三諸彥，共盡之」意，而卻於昆弟朋友內先拈出兄弟來，然後及於朋友二三諸彥，古人之踵事增華，有愈出愈奇之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校之陳思，雄麗尚未全合。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秀氣拂人。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陳王，亦自遒秀。「延陳輕寶劍」二句，起下「葵藿」。「處富不忘貧」二句，應前「禮賢」。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似傷袁叔明之辭。

又《劉文學楨感懷》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楨思其自幸遭遇。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劉以質率勝，此稍作意。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鄴下諸子詩，總名建安體。然公幹質勁實，另自爲一體，所以鮑昭有「學劉公幹體」詩。　又，此亦擬公幹公宴詩，但原詩無冒頭，此又將其《贈從弟詩》檃括作冒者，蓋取其詩「最有氣」，以形容謝擬劉詩小序中「卓犖偏人」四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起四句頗似公幹。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風骨神肖。

又《王侍中粲懷德》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福履既所」二句乃言魏武。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有建安風骨，所少遜者畦徑太分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此云擬仲宣公宴詩，原詩「昊天隆豐澤」云云，乃紀時以興起。此詩採《七哀詩》語，用自述爲起，即用謝擬王詩小序「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爲柄。詩中摹倣仲宣格調，十得七八。其最警策者，在「日暮山河清」一語。然卻是齊、梁妙境，魏人所無。　康樂備人，故全擬八首，文通備體，故只效前此四首。此四首皆用公宴爲題，而舊注妄分四題，可噱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亦肖。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仲宣無此響亮。不稱「聖君」而稱「賢主」，亦無此氣骨，令仲宣讀之當自汗顏。

又《嵇中散康言志》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江文通「朝食琅玕食，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張鳳翼

《文選纂注評林》卷七：言本有高尚之志。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虛處嫌太多。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文通所擬雜體詩，俱以五言漢道爲主，而中散入《選》者止四言。文通強以相就，未免有刓珪爲璧之譏。　又，通篇俱摭拾老、莊語意，檃括中散《幽憤詩》，「潛志去世塵」五字，爲一篇之骨。「遠想」句，跟「潛志」。「高步」句，跟「出世塵」，總冒以「不師訓」三字，見志大才疎，由於不學也。「靈鳳」四句，用以自比其潛志出世塵之意。「處順」句，能養其外也。「養德」句，能養其內也。「曠哉」二句，天地無私，各正性命，無一物不得其所也。世之跼蹐於天高地厚之中者，皆由不能處順養德之故。苟能處順養德，固無入而不自得也。所以哲人知事理之宜，故能以大雅之道自庇其身。如莊生之無爲，老氏之守眞其選也。下文所謂一，卽老所守之眞，莊生所晤之無爲，其實總一實也。有實斯有名，實與名從來互相爲賓。吾則爲實不爲名。是治其內，不治其外。能治其內，則足於性而外物不能易，故鐘鼓雖榮，不能易野馬之性。卽顏延年所云「龍性誰能馴」也。「柳惠」二句，本原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寫懷書紳，不及原詩之痛悔。然而原詩之痛悔，乃其高占地步處，並未嘗深自痛悔也。此其所以爲嵇中散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頗得曠旨。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無一字一句不肖嵇叔夜，性情、面目、聲口、胸次，直忘其爲優孟衣冠，當爲三十首之冠。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又賦詩十五首以諷，此及下章似指此。

又《阮步兵籍詠懷》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青鳥」、「鸞斯」各忘其是非。前言不知是非，故高唐之雲與精衛之銜石俱不能測。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言遠，意彷彿近之。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此詩五十字，欲檃括嗣宗《詠懷》諸詩，卻檃括得一部《莊子》。「青鳥」四句，《逍遙遊》也。「飄飄終天年」，《養生主》也。「沉濁安是非」，《齊物論》也。「朝雲乘變化」，《應帝王》也。「光耀世所希」，《德充符》也。「精衛銜木石」，《人間世》也。「誰能測幽微」，《大宗師》也。而於嗣宗之原旨，則有未合者。蓋嗣宗詩從《騷》來，不從《莊》來，純是一片憂憫之意。特出以至慎，故人多不覺。顏光祿《五咏》云「物固不可論，塗窮得毋痛」，最爲識微。　《莊子》以鵬對斥鷃，蓋引《齊諧》及《湯問棘》之語，言物各適其性。嗣宗以黃鵠對燕雀，蓋引陳勝之語，言物各有其志也。此詩易以「青鳥」，出《西王母傳》，與「鸞斯」原不相涉，只是硬捉來作對。「羽翼各有歸」，言青鳥歸海上，鸞斯歸蒿下，卽阮詩「中路安歸」意。精衛銜木石，卽磬折忘歸者。「誰能測幽微」，是該原詩「忉惻莫我知」等意。「幽微」二字。正對上文「光耀」二字。光耀在外，幽微在內。光耀亦幽微，所發見者但其中，有至慎者爲之扃鐍。故世人止希其光耀，而不能測其幽微，卽殘刻如晉文帝亦不能忌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亦稍近射洪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末二語阮公知己。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精衛銜木石」句：阮公知己。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阮步兵與嵇中散不肯附司馬氏一也，但步兵能晦于酒以免禍。篇中重在「鸞斯」、「精衛」，自示其意。予讀《別》、《恨》二賦，未免疑其才盡，讀此篇及前篇，不覺爽然失矣。

又《張司空懷離情》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借景陽語思追茂先，此亦一巧。又，茂先詩欲誰與，此乃云贈，是反其意，然卻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茂先詩不逮文，惟《情詩》二首最細秀。原詩欲寫室內蕭索，故借風開帷簾，放月光入室。此詩全在室外寫，故以簾櫳隔斷，置月光在丹墀，惟景俱在室外，益顯室內之空。室內既空，又是夜間，何由知有獨守之佳人，故添借鳴琴以醒，出徑、臺、庭、閨，從「丹墀」字生。「少行跡」云云，借月光醒出從映簾櫳望見也。臺卽階閨，內寢之門，非生草之地。曰「閨草」，以少行跡之久草且侵閨矣。此詩「整綾綺」，是生出來的，原詩取此，卽承上「蘭蕙綠清渠」來，此詩「萬里贈所思」，實有所指。原詩欲與誰？更無所著。「願垂」三句，湛露，應秋；皎日，反夜。借劉鑠語，隨勢煞得甚健。但不是茂先，畢竟是劉鑠。若「蘭徑」四語，原借景陽《雜詩》，排爲四語，不惟不似茂先，且並不是景陽，蓋景陽原詩本有無限曲折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故是晉調。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澄如秋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玉臺生網絲」句，玉臺似指鏡臺。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王遂不寤，乃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以下五篇似指此。

又《潘黃門岳述哀》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五：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日入綺窗，彷彿想蕙質。」工於述者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兼摘《永

逝文》意，亦是巧。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潘之詩文生於情，此詩擬潘情生于文，因寫情處不及原詩，然而風調風格，居然黃門矣。鍾氏謂文通善於擬摹，良然。《悼亡詩》潘郎已關至極，後人無處下手。但原詩從恭朝命而來，塗中聞訃起，直寫到遵朝命而去，蓋甫及周期也。此詩「殯宮」云云，是從周期接着說起。原詩「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說生前之日月易邁，以傷其人之亡。此詩首「青春」二句，是周期後之日月，以寫其淒愴無終畢之意。「美人」句，文法須倒轉在前。觀末日月代序爲結可知。　世稱「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此語甚妙。尚不若此詩「明月」二句，傳美人生前之神情，尤屬妙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安仁更饒秀致，此未符會。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言情甚深，殆勝安仁原作。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悽愴婉折，清綺絕倫，較《悼亡詩》愈覺閔情。妙妙。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何焯評：無窮起伏。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黃門不擬其河陽懷縣，而獨擬述哀，所以顯遷斥之悲，恐別擬未明耳。起結意可見。

又《陸平原機羈宦》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機以黃耳傳書，故末有「三鳥」之句。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此意卻是增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二陸之齊名久矣，獨取平原機，不及浚儀雲者。二陸之詩本一體，故不更擬。若陳思之於魏文，法曹之於臨川，體迥別矣。　又，此取士衡《吳王郎中時作》爲題，而兼取《赴洛》諸詩之意，人知前「儲后」八句，爲別鄉之苦，而不知中間「服義」六句之爲極苦難堪者也。「朱黻」二句，正應前「微身」二字，以眇眇之身去家萬里而側身於朱黻云云，那一段光景如何耐得一刻，況經歲經年乎？讀潘岳《代賈謐贈詩》，益見此擬之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平原以秀潔爲高，此亦未合。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此篇起語意更顯，平原詩不云「儲后」也。

又《左記室思詠史》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下句儘好，第用事多，意覺不甚串。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原詩七首，雖雜引古人之事，卻如善理絲者千頭萬緒一忽不亂。此一首之中，引稱太繁。唐人譏駱丞詩，爲點鬼簿，此已昉之矣。夫論史要貴有識，原詩人物雖多只折衷一孔子爲主，已得史家要領。其諸人盡客，中間楊子雲雖所推服，然只是取他屏迹草玄，不過以他宅之寂寂形出王侯居之赫赫耳。擬詩卻局外另提捉一箇張仲蔚作楊子雲替身，爲一篇之主。劈首又請一箇韓康、一箇梅福作張仲蔚影子，曰淪曰隱，謂其脫然名利之外也。其脫然名利之外者，以名利乃苦人心魂之物。人生幾何，當令心魂泰然，何爲苦之使不安也。此四句是一篇冒子。顧學擬原詩首章，謂人生在世，名利可以不貪，而功不可不立。學彼衛、霍建功異域，乃是挺然自援，意欲憑自己才力，平地掙起不世之勳，以爲富貴地耳。豈知富貴在天，或近邀朝廷之寵，或邀承祖父之餘，如終軍之見遇，金、張、許、史之世蔭，皆由天幸，非苦心魂所能得者。「王侯」二句，極張諸人氣炎之大。「飛蓋」二句，又得諸人齊集一處，形出張仲蔚之又藐又孤也。顧念者，誰肯念也。謂此諸公眼中那有張仲蔚，豈知張仲蔚眼中亦無此諸公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勢，我以吾義：自有浩然之氣，足以當之。其本領全在不苦心魂，即結所云「蓬蒿滿」連藥也不賣，何有於「飛」？蓋雖一時不取重於王侯公卿，千載而下自有是其言者，比而形之斯得矣。按，此詩所列諸人與原詩重者五：曰賈誼、金、張、許、史。其不同者六：曰衛、霍、終軍、韓康、梅福、張仲蔚。原詩雖以孔子爲師，其于賈誼曰作論唯《過秦》，借他做箇璞子，以其一代大儒也。此與終軍並列，已非其倫，而況兼金、張、許、史同稱乎？且賈屢謫爲王傅，而反謂之位方尊，併失故實矣。又抑韓梅以尊張，尤爲顛倒。夫仲蔚之賢，豈能駕乎二公之上哉。蓋太沖詩才而兼史才，故所位置諸人一一皆當。而文通史才，非其所長耳。按：此詩全篇，俱是反說。只末二句倒歸正意，卻是鮑照咏史之格。用以擬太沖，未免英雄欺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太沖尚宜高簡。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滄浪詩評》云：擬古惟江文通最優，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但田居、遊山、遊仙容易彷彿，詠史聲調不同，酷肖太沖，惟更難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左之詠史，大抵賓主相形。此作既以衛、霍諸公形容仲蔚，乃復以韓梅發端，不已贅乎？太沖本詩雖用事錯雜，而指趣瞭然。此則徒倣其體，不復能文從字順矣。

又《張黃門協苦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辭意太襲，然彼濃此寡，猶未足媲美。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此檃括黃門《雜詩》十首。全從《春秋》三不雨翻來，三時不雨，是謂陽驕，三時連雨，是謂陰

沴：皆屬可閔，故借之以寓意也。卻於未雨之前，先寫四句雨兆，見天下之亂。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喫緊在首句，「丹霞蔽陽景」句，以陰乘陽，比人君爲小人所蔽也。「綠泉湧陰渚」句，陰氣熾盛，皆小人用事也。「水鶴」二句，群陰皆以類應，比群小勢成徒繁，不可摧折，雖欲不雨不可得矣。然《春秋》於不雨，歷時而一書者，閔雨也。歷時而總書者，不閔雨也。「有弇」二句，用一貫字，是三時皆雨矣。言春秋而不言夏者，倣歷時總書之文，以見當時無復有閔雨也者。然三時連雨，雨尚未止。而言秋者，指作詩之時言也。夫春雨未苦，夏雨苦猶未甚，至秋則一歲之計無復望，苦之極矣。「燮燮」二句，緊承秋來，有驚之之意。蓋一夏俱在雨中過，若不覺其炎蒸者，至此涼葉之奪燮燮，然夏令其退乎？颷風之舉戾戾，然秋氣其近乎？成功者退，乘權者進，此四時不易之理，即君子出處語默之道也。雨中無事，正可細玩此理。此句本擬原詩「閒居玩萬物」，所謂萬物指寒花秋卉爲言，此暗承上春秋之序也。時行物生總一機也。「索居慕儔侶」擬原詩「離群戀所思」，以伏下文延佇之案。「青苔」三句，極寫陰沴之害。天下最耐雨者，莫草木之屬。今草之青者，木之芳者，皆爲秋雨所糜爛，則不待太史歲抄之書而已知其無麥無禾矣。且草木黃落，自有其時。今爲雨之所摧，即廣成子所謂「未黃而落」云云。天地閉塞之象，已成於此矣。所以君子悲天憫人之慮，交集於歲暮之一傾。又以阻雨之故，朋友絕跡，將無以慰我延佇之心耳。末句緊應「縈居」句，暗照首句，以發明信友獲上之理也。　凡苦雨之雨，上聲、音語，實字也。雨水之雨，去聲、音預，虛字也。春、夏、秋三時所雨皆水，然不曰水而曰雨者，水者一切水之總稱，不別以雨之專稱。何以異於稱他一切水者，故幷虛、實二義於一字之中，而曰「雨」也。所以《春秋》紀雨，曰六月雨，不更言雨也；冬雨言雪，雪亦雨所結成者，而必別之以雪。蓋雪於冬，其功與雨迥別。故冬無雪，止用虛字記之，第曰冬不雨，言不雨雪也。有雪則用虛字兼實字，曰冬雨雪也。此詩苦雨，自春貫秋止三時耳。而下文乃承以四時何也？准前論，則前一冬皆雪矣。立春、雨水節之後，始變而爲雨，詩即從見雨之時爲起耳。然序事何以不及，而言情始及之者，何也？寫景止用眼前所見，見雨而不見雪也。寫情必究所從來，故因雨而幷及雪也。言已過秋月，而雨仍不止也，四時皆雨恐無此理。只因黃門原詩十首。寫苦雨已盡，萬不能加，故作此詭言，即如周《雲漢》詩「靡有孑遺」之意，詩人之言豈有實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尚未得其淒緊。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何等風度。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苦雨」本趣在乎固窮，儗者殊不及此。「索居慕儔侶」句，風雨思友朋。

又《劉太尉琨傷亂》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按：晉懷帝初即位，以劉琨爲升州刺史。是時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民多流散。文通擬此篇正述其事，且謂負陳平之志，逢甯戚之時，加以荀息死難之忠貞，惜乎功名未立，而有愧於古人也。然時來有幾，治亂有數，皆不可以逆料，但當竭心以待，一聽於天而已。其眞得越石之心者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江淹擬劉琨，用韻整齊，造語沉着，不如越石吐出心肺。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磊落意亦得四五。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三：太尉原詩以「握手有懸璧」比興起，忽然述昔，忽然言懷，原無谿徑可尋。此詩先以晉亂引起，次用自序，是兼太尉先贈之詩也。次述古，次自言懷，谿徑太爾分明，至於原詩述古處取法最上曰夢周、曰泣孔，至太公以下諸人猶云貶就，是何等胸襟。此詩若陳若張韓，猶是原詩中人物。至于甯戚、荀息斯又下矣。猶云愧其無度，豈作者之意哉？至言懷一段，不似原作，分明是一篇《飲馬長城窟行》。雖有悲涼之致，然終無激烈意。蓋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云多致，終非本色，然而不可不謂之一篇好詩也。又，魏武所作，在《選》詩中。如《史記》有《項羽本紀》最是一出色文字，而劉太尉諸作，亦其亞也。然魏武是樂府妙境，詩卻不逮。今以《扶風歌》校《短歌行》諸作，自是鴻門宴上，太尉未免低頭。若以握中諸詩較，魏武之詩恐割鴻溝以爲界，猶非太尉意也。文通以書生之筆擬之，何異樓煩之射項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壯矣而未悲。「飲馬」數句亦悲矣，而所嫌者太尉失路之嗟，一種情境，不能低徊寫出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道得越石心事出，氣格亦髣髴相類。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五：越石磊落之氣如見。一段感慨豪邁之懷，全無文士氣習。擬越石妙在無意爲文，而聲口自雄壯，斯眞越石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氣味逼眞。「秦趙值薄蝕」句，成都王穎据鄴，河間王顒据關中，皆王室懿親，故謂之薄蝕。「千里何蕭條」二句，所謂日暮途窮也。「功名惜未立」二句，覆裝以起下文。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末段悲壯，去太尉不遠。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前四，就晉室國難直起，秦、趙、幽、

并，撮學羣雄角立及己所領之處。「伊余」十句，述己之受恩奮勉，冀一挽回。三層歷證古人，勒到有愧，實處皆空。「飲馬」四句，再補亂後衰颯之景，爲後引端。後六，方實吐出日夜皇皇，功名未立，年齒已衰之感，仍以時苟有會，冥數難知，策勵作收。激昂悲壯，眞得太尉之神。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在邑三載，建平王敗，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不交當軸之士。以下九篇似指此。

又《盧郎中諶感交》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諶爲琨所薦而顯，自愧不能如馬服、信陵，故感嘆而作。末二句，一篇大旨。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只是貪用贈劉題目大耳，然其贈劉乃四言詩，與此不合，故又雜采《贈崔溫》及《答魏子弟》詩，以篇成此篇，然郎中時興詩最佳，何不擬之。又，凡擬詩者在得古人之意，此詩雖不合郎中之體，而頗會其意。首六句，言己以庸材，賴太尉提攜而成時名。「姻媾」四句，既關親戚，又共患難，非不願終於事劉也。但人各有志，無論才器大小，皆思展布於時。盧之與劉，雖緣恩舊之故，實亦依劉建立功業耳。劉之一敗，不復再振，其病在輕敵，又在不能統御其衆，故盧一取馬服持重之度，一取信陵統御之嚴，可謂切中。策非不善，心非不盡，而無如劉之不能用，所以去而歸段也。感遇，感段之遇，謂任以幽州，故思勉力以終其事，而劉未常任之，又何事之可終乎？況其在段，不止段信之專，而段之左右大家相爲延譽。至于名乖其實，不似劉許蓑菲之多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勁氣復敵。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磅礴不漓，和平不乖，西晉詩人尚爲近古，文眞傳得神似。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此與上篇傷建平之敗昧於得失之故，自慨不能開悟以報知遇。

又《郭弘農璞游仙》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太濃太實，卻不是景純，景純故慷慨。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景純游仙詩，原本《參同契》，蓋伯陽以《周易》字面代丹家字面，使人人易省。景純又以詩家字面易之，使人人樂讀也。此又約景純諸詩之旨，而爲一首更爲簡盡。「崦山」四句，言丹藥之理。「朱霞」四句，言下手之功中用。「道人」二句，爲關鎖。上句是知，承上下句是行，起下「眇然」四句效也。仙家之道莫重於龍虎。虎踞于山，崦山多靈草，謂虎之弦氣也。龍騰於海，海濱繞奇石，龍之弦氣也。青，東方色，即龍。「雲從龍」，亦龍之弦氣也。魄，即月之魄也。精所受日之光，亦虎之弦氣也。青雲曰尋，精魄曰駐，何也？龍藏於性，不尋則雲不生；虎顯于情，不駐則魄不銷。然尋青雲曰「偃蹇」，駐精魄曰「隱淪」，何也？降龍最難，故曰「偃蹇」；擒虎須密，故曰「隱淪」。故能擒其虎，則龍自來尋虎，所謂震來受符是也。能降其龍，則虎自來制龍，所謂磁石引鐵也。此理皆丹經所載者，既讀之而得其理，然後可以下手修此玉液還丹之功矣。以下正下手處。「朱霞」二句，火候。「傲倪」二句，工夫。「朱霞」比日，喻人身之神，「腦膇」比月魄，喻人身之精靈，比日月之匡廓，喻人身之氣。空隙即孔竅，喻人身之有無二竅。「朱霞入腦膇」，即飛精以滋濡。「曜靈照空隙」，即戊己吐眞符。木芝者，砂中之汞，亦龍之弦氣也。水碧者，鉛中之銀，亦虎之弦氣也。曰「傲倪」，曰「陵波」，正是口訣，即原詩之傲吏逸妻。吏不傲，則不堪野戰；妻不逸，則不能防危。「眇然」句，是守城也。遊神萬里之外，則不能攖其心而後可守矣。「矯長」句，待時也，如是將與安期同升，豈憂濛汜之迫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可稱具體。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亦失本趣。「海濱饒奇石」句，奇石如丹砂、空青、琉黃之屬，可鍊藥者。

又《孫廷尉綽雜述》　張鳳翼《文選纂注評林》卷七：此篇俱本《莊子》。去巧、忘懷，即前「浪迹無妍蚩」之意。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純是論宗語，而腴勁渾妙，打成一片，風致更有餘。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議論非詩之所貴，古未有以議論入詩者，間有之，亦不過數語，而此則全篇純用議論矣。在《選》詩中，固是創體，然與公之作未見。細玩此詩，卻取孫子荆留別之作，截去首尾，節取「三命」以下十句意，敷衍成篇。其大指不離《齊物論》意。首段齊天壽，次段齊妍媸，末段齊物我。總是摭拾《南華》之糟粕，只是中間如「罔罔秋月明」數語，稍稍點得警醒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尺棰」句佳。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五：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孫、許彌善恬淡之詞，故述懷以齊物我立論，至津梁透徹，音韻鏗鏘，興公雖稱擲地金石聲，恐難多得。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會一部《莊子》。以立言大意，總歸于清虛無爲，順其自然而已。其曰「去機巧」，「俱忘懷」，乃作詩之旨。

又《許徵君詢自叙》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飄然有塵外意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世說》甚重玄度，而不謂能詩，然興

公云「一吟一咏，許當北面。」然玄度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茂芳英」，有似唐律。故唐人稱其五言妙絕，則許亦詩人，非止清談差勝者。故文通亦擬其體，但不知何所據也。　又，此亦本《莊子》，張與畢，或養內，或養外，皆蔽於一偏也。「一時」以下，內外交養，文字者冥理之筌。排去冥筌，冷然空中是善養內也。喪弱者紛華之媒，資神獨往，遣去紛華，善養其外也。「采藥」云云，善養其內而病不能攻也。「至哉」以下，善養其外，而害不加也。采藥養內，其理易明。以操斤爲養外者，何也？任質而不驚，固涉世之善術也。　道家以老子爲集大成，而莊子演其宗，猶孔子之後有孟子也。至燕昭王時，羨門子高之徒，始演爲仙家之術。其意雖本于《道德》而實去之彌遠。文通擬古人三十首，其中用道家之言者凡五：嵇康專引《老子》而兼及《莊子》，阮籍不用《老子》專取《莊子》，然其意止于《內篇》之七，而孫綽則兼及《外篇》、《雜篇》。許詢略舉《莊》而又兼及仙家養生之術。郭璞則純用仙家之言。合讀諸詩則仙道之源流與諸人所得深淺皆見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此首饒有雋致。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采藥白雲隈」八句，有此即虛實相間，不復苦其平典，此擬議之變化也。

又《殷東陽仲文興矚》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語淺而寄興深，琢句入細，玩久趣愈出。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此擬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也，卻削去南州桓公，止寫九井作者。仲文原作將以寫其進退危懼之情，不書桓公、不書南州，無以顯其情也，故不得不見之題中，而卻力推之詩外。故文通擬之，并不肯收之題中。唯不收之題中，故得寫其所得耳。故文通擬他人詩，俱用正，此通篇皆反其意。「任所萃」，非從桓公也，「蘊眞趣」非「高興盡」也。「雲天亦遼亮」，非「風物」云云也，「青松」云云，非「歲寒」云云也，「極眺」云云，非爽氣云云也。「瑩情」云云，非可以云云也。惟「仁」字與原詩同，然卻又意見不同。蓋原詩以好仁形出泛愛，指人言此仁乃心之德，即下文「德」字，乃眞趣之蘊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代愈近則風愈似，此殊蕭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稍革孫、許之風餘，有虛無之趣。推移方始，實之惟肖。「直置忘所宰」二句：清曠如接仙眞。

又《謝僕射混遊覽》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調頗俊峭，意趣亦彷彿僕射。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選》止載謝僕射《遊西池》一首，故擬之者，不必不分心他顧。但原作首起四句，極其高華悲慘。此起首二句，相去最遠。寫景，將「迴阡」四句，縮作「時菊」二句，亦簡淨。「良辰」四句，原詩固佳，此亦縮作「眷然」二句，寓時景于情中，較之原作各臻其妙。但「卷舒」二句，係添出，稍失作者之意。然只爲上面縮得太偪側接不下來，故添出此二句，帶拈出箇「靜」字來。下「忘懷寄匠郢」得力全在一靜。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極似叔源。

又《陶徵君潛田居》　黃庭堅《跋江文通擬陶淵明詩後》（《山谷別集》卷一一）：此江文通擬淵明詩，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子列於《文選》，可斷不疑也。而遂編入《淵明集》中，又注云：「或謂非淵明所作。」是猶云「或謂日生於東而沒於西」，未敢斷以爲必然也。　韓子蒼云（《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五柳先生下》引）：《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爾。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日本寬文版惠洪《天廚禁臠·詩分三種趣》：奇趣、天趣、勝趣。【略】江淹《效淵明體》【略】脫去翰墨痕迹，讀之令人想見其處，此謂之奇趣也。　洪邁《容齋三筆》卷三：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斅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　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四：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賦也。【略】此篇詞稍平淡近似淵明，故人多稱誦之，或乃竄入陶集而不疑。然論者謂「開徑望三益」一語不類，又似牽綴，且種苗與桑麻，前後意雜，終非自然，讀者不可不察。　陳秀民《東坡詩話錄》：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傚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

淵明，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五《陶詩眞僞》：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爲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句法盡相似，但總看覺色過妍耳。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　以深細效其清適，妙于擬陶。譚元春評：　文通所擬諸詩，獨此爲妙耳。蓋其心手秀麗，而少眞至，以徵君眞至一路，發其思理，則秀麗之筆，不爲浮華用，而爲性情用。夫是以幽細易妙，今人先無此手筆，又無此思而文之以枯槁膚窘，曰：此陶體也。唐名家不免失腳，而況後之庸庸逐逐者，愼之，愼之。「路暗」句，鍾惺批：　入境深厚。「歸人」句，譚元春批：　眞光景，寫來脫盡富貴氣。「問君」二句，鍾惺批：　平平語，無半點膚氣。「素心」句，譚元春批：　知己。「開徑」句，譚元春批：　「望」字有趣，如淵明臨鏡自寫，不類代作。鍾惺批：　田居人何等胸中。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　淵明寄情稼穡，非若豳人之拮据，興之所到託諸詩歌耳。文通擬之以農桑合述，則儼然成一作家翁矣。農桑既畢，便開徑望友。陶果若是局局□□以擬古名家，肖其詞可耳，若云兼得其神，則吾未之許。　賀貽孫《詩筏》：　江文通《擬陶徵君》一首，非不酷似，然皆有意爲之。如富貴人家園林，時效竹籬茅舍，聞雞鳴犬吠聲，以爲勝絕，而繁華之意不除。若陶詩則如桃源異境，雞犬桑麻，非復人間，究竟不異人間；又如西湖風月，雖日在歌舞濃豔中，而天然澹雅，非粧點可到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　《詩》曰「民之秉彝。」《書》曰：民生有欲，莫非上天之命；命之以彝，固命之爲善；命之以欲，亦命之爲善也。夫人不衣不食則無欲，無欲則父子必不相養，兄弟夫婦朋友必不相助，君臣必不相治，則人道熄矣。然命之以欲，非縱之蓋勞之也。不然，不耕而得食，不蠶而得衣，則人之弗相養相助相治猶故矣。故欲食必耕，欲衣必蠶也。然耕必自耕，蠶必自蠶者，各食其力，天之公制也，弗容相諉。然一人之耕蠶常有餘者，蓋使之養老養幼，且以備水旱饑饉之用也。自生民漸繁，遂有治亂，于是有君子焉，有野人焉。以君子治野人，故野人稍割其養老養幼及備水旱之餘以養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固無一人得逸者也。豈天之生人，使之終身勞苦乎？然而又未常無以逸之。一日之苦，夜以逸之。三時之苦，冬以逸之。人能勞其所勞，斯能逸其所逸。由苦而得樂，乃眞樂也。從來齊家治國之理，決無有出于田家作苦之外者，或曰迂矣。昔夫子曾小學稼之請，孟子有闢並耕之說，不知不如老農。夫子於樊遲，奚暇得耕。孟子於許行，皆有爲之言也。舜不嘗耕于歷山乎？伊尹不嘗耕于有莘乎？諸葛武侯不嘗躬耕南陽乎？昔人以武侯舍耒而仕爲得出之正，吾亦以元亮操耒而隱爲得處之正。《文選》不識此意，故於陶取舍未盡合。文通卻深識此意，故於擬詩獨得其神。其詩曰「種苗」云云，言一歲之計在東作西成，而鉏尤苦。曰「苗生滿」，曰「荷鉏倦」見鉏必竟日也。「日暮」云云，言一日之計，有米鹽等事，而柴尤急。曰「日暮」，見白日荷鉏不得閒。曰「路闇」、曰「望烟火」，晚猶未及休息，其勞苦可謂至矣，何爲此勞苦哉，以百年會有役耳。役事也勞也，事孰受之，勞孰逼之？則天也，即前論云云也。曰「百年」，又不止一日一歲，且將終身焉，可爲極盡吾男子之事。而桑之蠶麻之紡績，又婦人之事也。「但願」云云，婦人紡織之事已盡矣，豈唯紡織之事，併前「濁酒」之適，亦由婦人能盡酒食是議之事者也；豈徒婦人之事盡，併前「歸人」云云僕牛之事亦盡矣。稚子之候，生於性，成於教，不爲嬉戲而出則稚子之事亦盡矣。寫得一家之內嗃嗃然，融融然，眞三代之盛也如此。始愜不願外之素心，那得不樂。又得素心之人，相與晨夕，那得不樂。要知此樂，皆從苦中來。當其荷鉏苦矣，濁酒一樂。運柴苦矣，稚子候，一樂。桑麻苦矣，紡績成一樂。一事計之，有一事樂也。耕織苦矣，耕織既成而朋來，總一大樂也。此樂即孔、顏之樂也。使元亮得志，吾知其必能以自養者養人，即以養人者教人，其事業必有可觀者焉。此文通擬陶之妙不下於陶之自製耳。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二：　此係江淹《雜擬》，誤入集中，以前數作次第例之，殊不合。但玩其風趣，已開韋、柳、王、儲擬陶一派，亦可法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語語閒雋，彭澤詩之秀琢者。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　前半得陶之神，結語不類。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五：　以靈秀之心效清遒之筆，眞如淵明臨鏡自照，此妙于擬陶者。昔人集陶詩，曾將此首置之田家五首中，蘇子瞻從而和之，殊不知爲文通擬作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擬陶能得其自然。「歸人望煙火」二句，詩中畫。「素心正如此」二句，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結句欲起古人而從

之，托意於三益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得彭澤之清逸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前八，叙種苗苗生，鉏倦晚歸之事。得「雖有」二句，心中豫作寬慰之辭，介在中間，作一曲勢，便不平直。後六，寫達生安分之情，又妙在借稚子口中說出，然後以素心如此一句拍轉，忽又換意，以開徑望友作收。此詩誤入《陶集》，作《歸田園居》之第六章，東坡亦並和之。雒吟尋味，亦幾可亂眞矣。　馬墣《陶詩本義》卷二：《歸園田詩》，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俗本六首，蓋取江文通「種苗在東皐」一首爲殿章，即《體陵集・擬古》三十首之一，是文通擬陶者也。韓子蒼、《遯齋閑覽》、洪景盧、郎仁寶俱辨其誤，詳詩話。今刪之，從厥舊也。　溫汝能《陶詩彙評》卷二：此詩通體俱不類陶，雖有「荷鋤倦」句，尤不類。其爲後人贗擬無疑。細按之亦非江作。韓云當如張本題爲《雜詠》六首，亦屬強附，姑並存之，以俟識者。

又《謝臨川靈運遊山》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江淹〕詩有「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止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撑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語不甚襲，然卻乃絕似。以時代相邇，有暗入處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康樂一生精力，盡於遊覽諸詩。此獵其美稗，故詞甚藻葩。但前幅「碧鄣」十餘句，寫景太排。後得「南中」一段，稍稍振起，遂與光祿分路。陶曰「苗生滿阡陌」，謝曰「山嶠備盈缺」，善寫兩人之遭際。陶曰「濁酒聊自適」，謝曰「且泛桂水潮」，善寫兩人之行藏。陶曰「百年會有役」，謝曰「身名竟誰辨」，善寫兩人之識解。陶曰「素心正如此」，謝曰「賞心非徒設」，善寫兩人之性情。陶曰「開徑望三益」，謝曰「將爲智者說」，善寫兩人之學問、度量。擬者費盡苦心，字字妙有分寸，讀者何得草草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於康樂生動警拔處都未窺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模範之巧，工細無敵，兼以一幽一顯，更互成奇妙。是謝公屐齒淹留，非復尋常登眺。「平明登雲峰」四句，總領大概。「桐林帶晨霞」八句，一巖一壑，一顯一幽。「夜聞猩猩啼」四句，分寫鳥獸、草木、寒暄、朝暮，亦盡淹留之趣。「且泛桂水潮」二句，反映遊山，轉餘興會，即應轉江海遭迴、映月映轉備盈缺，兼映平明也。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擬謝亦徒得其繁蕪。

又《顏特進延之侍宴》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江淹擬顏延年，辭致典縟，得應制之體，但不變句法，大家或不拘此。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光祿詩原有畦徑，故自易似。又，亦是景語，亦着意琢鍊，然卻是顏，不是謝。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此應宮殿落成，侍宴而作。紫微，天帝常居。太微，聽政之所。瑤光斗柄，所以定方向。此天之顯象，示人君建立宮殿之則也。揆日仰法於天；相都俯察於地。曰燦書史、麗聞見，中稽於人，俾在今者，皆古之制也，與妄興土木者異矣。「列漢」二句，殿之高；「桂棟」三句，殿之大；「青林」四句，左右前後環拱之美：以爲侍宴張本。「重陽」二句，寫宴。「鶩望」四句，寫殿上遼望所見之景。蓋寫殿之初成，故未宴而先望也。「中坐」四句，正寫侍宴。「禮登」云云，言此宴不徒虛文，乃上下交孚，主臣同心也。「測恩」以下，自述恩遇，以見作詩之意。特進應詔諸作，章法無不如此。且詞語典重，極爲似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華縟之中亦有深細處頗似光祿。「氣生」二句佳。「山雲」二句，摘用「鄉」字、「靈」字，古典。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嚴重不讓光祿。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擬顏遂蹈困躓，然顏之詩體本爾。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上半裔皇興重得顏作之瑜，下半晦澀滯悶得顏作之瑕，學者當分別取其瑜、棄其瑕可也。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爲之。以下四篇，似指此。

《謝法曹惠連贈別》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法曹詩只是親切，此乃更益以康樂法，覺濃色滿眼。構法相似，若較優劣，則二作尚未知孰勝？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擬《西陵遇風獻康樂》之作也。但原詩可分五章，此詩不可分。蓋文通于三十家詩人，各一首也。　又，解此詩，須分五段。首段自赤亭別康樂，次日至西陵即阻風也。二段阻風西陵，儘有可消遣處。只是不得康樂同伴，其消遣處益增愁悶耳。三段似臨別與康樂有約，然甫出門便遇風，必至爽約。四段又預算所行之程之遠，乃正寫思康樂之情。五段謂風止當行，愈去愈遠，其思不知更當如何耳。凡連章之詩，以前章之結語爲後章之起句。此法始于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而康樂用以《答法曹》原詩。此詩本擬法曹，而卻用康樂之體。然仔細玩味，卻是法曹終不是康樂；但法曹只是清挺，此詩加以苕秀。然「青春滿江皐」何減「池塘

生春草」之句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惠連尚有獨造之語，初不能作。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　尚嫌煩冗。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子衿怨勿往」四句，激昂處去法曹微遠。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　篇中摹擬之過不無損才，然其一片纏綿往復亦可謂善於言情。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昨登赤亭渚，今宿浦陽汭。【略】芳塵未歇席，零淚猶在袂（入聲）。」按：　袂當讀蔑，若袂入聲，則墨非韻也。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　此篇指受禪。

又《王徵君徵養疾》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起二語，古峭甚。若以景玄前《雜詩》較之，則此猶覺稍涉板。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　擬古詩中徵君凡三，卻是三樣身分，獨善兼善，陶俱做得，許和光同塵王只是一味清。　又，首六句只是「瀟湘秋夜」四字，卻儼然有箇病徵君在中間。「窈窕」二句，寫得空淡，惟病中人覺其空淡。「寂歷」二句，寫得悲慘，惟病甚人厭其悲慘。「清陰」二句，寫得曠爽，惟病稍愈，人愛其曠爽。「鍊藥」以下，正寫徵君之病。藥固是病中物，然曰鍊藥則不專爲病也。又下加以「矚虛幌」三字，虛幌謂虛室，矚者視其生白之候，明指丹藥之事也。瑟不止病中事，然瑟聲清越，足散人病，故撫之。病中不宜當風，故卧帷中，帷窄狹，恐瑟聲不暢，故取于遙帷也。「水碧」云云，當日徵君被徵，定有不許其辭者，故承上「鍊藥」句，未黷未備，大藥未成，更決要辭也。若當事者不容我之辭，北渚帝子恐不克從之遊耳，故悵然山中，抱病屬詩，以訴本懷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頗饒空濛之象。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　此篇指受禪。

又《袁太尉淑從駕》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太尉原詩不傳。此作點景嚴密，似顏光祿、若袁白馬等，固猶有跌宕氣。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二四：　袁太尉原詩雖不存，然觀其《白馬》等篇，甚跌蕩有氣。文通乃取顏光祿之詩，字摹句擬，硬作太尉，是何異用玉環之貌爲飛燕寫眞，其肥瘦長短之形尚相徑庭，又安能傳其神乎？　又，此詩無深意，只是一味典雅。首四句，祀典之重。「詔徒」四句，車駕初出。「朱櫂」四句，已到祀所。「辨詩」四句，正寫行禮。「文軫」四句，禮成而宴享。末四句，自叙作詩之意。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藻思雲屬。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　過於鍊飾。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何焯評：　宏麗。又，方伯海評：　題目只是《從駕》與顏光祿《拜陵廟》題目不同。但從駕之由，是因拜祀廟祭郊。入手提出緣起，下俱就從駕一路細叙，典則凝重處，極似顏光祿。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　此篇指受禪。

又《謝光祿莊郊遊》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屬對精工，全似唐，此正希逸體。與集道里名詩絕相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　此詩舊以郊遊爲題，似指其爲光祿時也。首句曰「肅舲出郊際」，便伏下「解𩜁」、「辭金」之案。謂其未出之先，在郊內有許多鞅掌也，非其本心故出耳。「徙藥」，即行藥。曰「逗」，遲遲細行也。江陰者，江之南岸，舟介乎山水之間也。「翠山」句，寫山。「青浦」句，寫水。「涼月」二句，就浦中景物中寫水。「風散」二句，就山中景物，申寫山。總以「秋月」二字點醒，耳目遂爲一清。耳目既清，則心自靜，故能默鏡遠野，四睇亂岑，不止能領略近處之山水。而凡目力所能望者，無不收羅吾胸中矣。吾心既靜既默，自然能召能應。「氣清知鴈引」，則眼慧如佛。「露華識猿音」，耳順若聖，此眞無上妙諦，要得力于「靜默」。彼郊國之內，終日昏昏。那得有此。故信可「解𩜁」、「辭金」于此修道，以復見吾本來之心耳。「風客」二句，謂既見聖道而悅，當不再令見芬華而悅耳。行光難再，思約易侵，乃用以自警也。按：　此詩意頗佳，但病在地太複，曰郊際、曰江陰、曰翠山、曰青浦、曰沙嶼、曰水濤、曰松架、曰緜野、曰曾岑，一連凡八；又病在物太繁，曰風露、曰雲烟、山水、沙石、草木、鳥獸，無所不備，只得每句中鍊得一「響」字，卻又多半類唐人律中字面。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涼葉昭沙嶼」句，昭，當作照。呂延濟謂：　秋葉黃，故云「照」。「雲鬱石道深」句，名句。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九：　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此篇似指此。

又《鮑參軍照戎行》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險仄自快，宛然明遠風調。然尚未極俶詭靡曼。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　此擬鮑參軍《擬古》三首之意。舊注云：　險側自快，婉然明遠風調，但未極俶詭靡曼之致。不知未極俶詭靡曼，正所以善擬明遠。蓋明遠長于樂府，故古詩中皆帶有樂府意，乃明遠之體也。此詩險側自快，正是詩中稍帶樂府意。若更極俶詭靡曼，則是擬明遠之樂府，而非擬明遠之詩矣。誠觀此通篇無一處不是險側自快，儼然一樂府體。但中間于序行處，用狥意非爲利，于序藏處，用鏤翮由時，至全無一些俶詭意，洵爲古詩非樂府也。　又，此詩以

「行藏」二字作綱，「義利」二字作目。義利是豪士與宵人分途處，行藏是豪士與豎儒分途處，能明於利義之分，得乎行藏之合，方爲豪士。故此詩通篇專寫一箇豪士。豪士之名，出陸機賦，原非宵人對手。只用他作楔子，楔出作下文豎儒來。此處只渾渾說箇豪士喻義，故「枉尺壁」；宵人喻利，故「重恩光」。但其在于平居，義利之辨，尚未可遽白。至執羇去鄉，正爲利、爲義分轍之時。殉義不爲利，義利之辨已明。故下文緊接去鄉，以自述其行藏。孟冬謂農事畢，講武之時，郊祀告廟而後行師，以應天之殺氣。言所行之正一出於義，非窮兵黷武之舉。「戎馬」六句，言行。「不煖」云云，天時之難；「城皐」云云，地利之險。白日屬天，大谷屬地。地之陰氣上蔽乎天，天之晦氣下蔽乎地，天地閉塞，全是一片殺氣。豪士犯難而行，本以狥義也。「息徒」六句，是言藏。既犯難而行，忽又息徒稅駕，豈怯於義哉。蓋緣時有不利，鳥藏龜伏，且尊養晦以俟時耳。曰「感物聊自傷」，有臨事而懼之意。曰「倚劍臨八荒」，有好謀而成之意。蓋豪士之行以殉義，而豪士之藏正所以善其行，行藏一致。彼守一經之豎儒，猶不能識。況彼重恩光之宵人乎？大抵此詩，是從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脫化而來，非以行喻藏喻行軍，乃以行軍喻行藏也。然夫子行軍所不與者，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此卻只斥豎儒株守一經，其執謬不通，更甚于暴虎馮河之人，其敗乃公事一也。　全篇處處皆與明遠相合，至「寒陰」二語，與明遠「疾風」二語全無瑜、亮之分。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鮑照詩以大氣舉之，固不易似。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　語密氣疎。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　明遠之奇麗，是其天才絕倫，固非文通所能到也。「鷦鷯不能飛」四句：　亦自淒壯。

又《休上人怨別》　李觀《僧志月碧雲軒改爲景雲軒因書》一（《李觀集》卷三六）：　長見江淹雜體詩，碧雲非是惠休詞。試言日暮佳人怨，何事高僧卻得知。　吳聿《觀林詩話》：　江文通敷李陵等《雜體》三十首，內敷休上人《怨別》一首，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之句，後人便以爲休上人語。其末又有「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之句，唐《東觀記》又以爲太子家令沈約詩。所謂文通錦，割截殆盡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卷上：「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略】、寇萊公《楚江夜懷》【略】，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二《江淹擬古》：《遯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淩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似此等語皆以爲湯師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劉履《選詩補注》卷八：　賦也。【略】此述惠休怨朋友久別，覩景物而興遠念之詞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　上人存詩者多，七言皆過于綺靡。惟《怨詩行》五言稍清俊有骨力，此與相似，然腴淨過之。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　此感秋而思友也。風至而遠發其思，雲合而冀與之遇。人既不來，覩惟月露，只增其悲。於是掩書迸琴，馳情所思者之居，而香絕於鑪，塵生於席。離愁無可奈何，惟藉桂水之流，以寄平生之懷想云爾。此詩於齊、梁中稍有風骨，比休淫褻覺遠勝之。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七：《選》無僧人之詩，無贈僧人之詩，亦無以佛語入詩者，獨此爲擬僧人詩。擬僧人之詩，不惟不以佛語入詩，且用極艷者以反其意，示後世或僧、或贈僧人一切之法。唐宋之問《浣沙篇》贈陸上人，頗得此意。惜其末後，猶用佛語解釋，較此少趣耳。　又「西北」句，紀時之秋，以興起楚客之心悠也。蓋悠者，有始無終之謂。言心之且遠且久，而不見其無窮也。「日暮」句，紀日之暮，佳人不來，正楚客之所以心悠也。「露彩」四句，景生情也。「相思」四句，情生景也。不然，「膏鑪」二句與「寶書」二句複矣。「巫山渚」「陽雲臺」，從上「楚客」字生來，「桂水」，楚之盡頭處。桂水之流，一日千里。佳

人不來，爲日久矣。桂水之流不知更到何處？以之寄懷，正妙于形容「悠哉」二句。此一篇開闔之大章法也。　江淹《別賦》，爲古今絕唱。觀此詩，以《古離別》起，以《怨別》終，兩詩俱極。一稱前矛，一稱後勁。今千載而下，讀此三十首，篇篇「黯然銷魂」之意工於賦別，斯工於《別賦》耳。　齊、梁以來，一派浮氣、滯氣，被此一首掃除將盡，已與唐人風氣有暗入處。故文通《雜體三十首》以蘇、李爲首，以《古別離》作弁，所以繼古詩蘇、李之後，以此詩居後，所以開唐人之先。蓋詩家之會也。昭明《選》詩，以韋孟《諷諫詩》爲首，以《補亡詩》作弁，所以繼《三百》之後，亦用此詩開唐之先。蓋詩之元也，詩人之會，消長於其間焉。故《三百》至《選》詩，中間相隔數百年，《選》詩至唐，止數十餘年，風氣所使，不可強也。即推之一代之運，一人之世，莫不皆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超超殊協。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超遠有神。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看其層次，勝本詩。「悵望陽雲臺」句，「陽雲」當作「雲陽」，在雲澤之陽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七引方伯海評：所擬三十篇，皆由各人舊有是篇而擬之，其所採用之句，不必皆出本篇，多割他篇以爲點竄。刻骨鏤心，可爲摹古者法。

《學魏文帝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通首全用子桓，改構者無幾。而子桓自子桓，文通自文通，各有其事，各有其情。筆墨之妙，唯人所用，亦至是哉。然非絕代才人，亦烏知其有如是之妙而恣用之。末二語不盡悲詞，其悲徹骨。

《效阮公詩十五首》一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孤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二句，「孤雲」自謂，「宿鳥」謂建平諸腹心，「霜雪」謂危亂，「松竹」自其謂後凋也。

又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一旦」二句，忽然轉入比語。「志氣」二句，忽然明正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志氣」二句，言遇建平好亂，失其志氣。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已迫之，又緩之，或曲之，復直之。意致若蕭散，而言情益切。文通效阮本自詠所感，徘徊俯仰無非阮者。然則情之不遠，則風度自齊。陸平原擬古，正無古人之情，雖復追影躡光，亦何從相肖哉。「人踪信可疑」，竟不直說，翻似別有旨者。此虞詡添灶之術也。步兵心髓，至此爲文通掐盡，其尤深妙處，在即此句便止。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天命」二句，言建平欲規天命，天命不可妄干，而謀亂蹤迹既露，必爲朝廷所疑。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空中樓閣，如虛有者。而礎皆貼地，戶盡通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前幅言是非之惑聽，猶術士之多欺。末四句自寫其忠愛之忱。

又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摘一段說，使從此引申，情事盡見，聞之者足悟，言之者無罪，此眞詩教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言小人鬼蜮伎倆不可信。

又六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命意博，立言約，約固不可及也。比喻語若有謂若無謂，惟以意仿佛，故結語直而不絞。阮之所爲阮者，亦惟是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詠懷中之粗者間或有之。

又七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氣不待回換，自不迫促，神韻則阮風，局則《十九首》矣。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言宋室盛時，人才之多，傷盛明之不再。

又八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寄意在有無之間，慷慨之中，自多蘊藉。　文通不屑構景語，張景陽、謝康樂且出其下矣。顧有時從廣大深至作句，于景倍得，直奪《三百篇》之胎骨，如「日月少精華」是也。古今作《苦寒行》者充棟，何曾得此一語？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含情特永。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日月」句，喻朝廷失德。「落葉」、「飛鳥」句，喻宗室之危。末句「潁水阿」以許由逃讓諷建平，亦以洗耳自寄也。

又九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說到感處，便以廣大終之；《韶濩》之音，元無淫怨。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前八句皆言月，「綺縞」二句，言月照佳人而佳人難久，文外曲致，與後句肸蠁相通。

又一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亦單薄，近射洪。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意在結二語。前四，是引入也，得「登城」二句，中腰展拓，便覺氣足。效阮詩多平直少味，獨取此章，庶得步兵彷彿。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此言兵馬爭雄，卒亦同歸泯滅。

又一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起四句喻富貴難久。

又一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此首稍近，乃亦未得其蒼涼。

又一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結語有英氣，故猶似阮。不爾，直與《十九首》同坫，不知牛耳孰執？六代之有文通，得此一人，鼎足周、漢有餘矣。醉生夢死者，乃謂唐人能起齊、梁之衰，尊商君之法以抵周公，罪不容於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裁魂」，陳沆本作「載魄」。「跨躍」一作「誇耀」。

《清思詩五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一反一順，而了無畔岸。郭景純而後，絕響久矣。「夢筆」之說，豈以其彩哉？　止有結構可想，結構既佳，不憂其不璀璨，如問道帝里，自見九衢風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結想甚異，造語亦奇。射洪加以精思，恐不能到。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夫情之所極，媸嫩可移；興之所從，憎好無定。女寵者妍，士暱者賢。然誠賢必有難暱之節，誠妍必有可望不可即之容。彼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夫非河洲之帝女乎？然終歲如瓊草，紅華長翕赩，惟其難親也。而可長親者在是矣。豈愛惜所能移其妍媸，亦豈妍媸所能定其愛憎？亡國之主，莫不各忠其所忠，而賢其所賢。以情量物，古今類然，獨一建平云爾乎？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自寫深造之能，應有知希之感。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楚辭》「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詞兮，蓀詳聾而不聞；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幾令人莫名其旨，要亦適爲遊仙詩耳。又令不然，亦寓仙以卜居耳。詩固不以奇理爲高，唐、宋人於理求奇，有議論而無歌詠，則胡不廢詩而著論辨也？雅士感人，初不恃此，猶禪家之賤評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思心繁會意取眇，六合羅八方，恢恢其旨。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紫蘭靜夜，靈芝紫華，非不芳且馨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如之何哉？」倏忽之間，陽開陰闔，雲散月明，則始暌終合，來往如常矣，孰樂如之？《楚辭》「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此之謂也。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亦是莫知之歎。

《傷內弟劉常侍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古質自存，不以哀音而成亂節。

《悼室人詩十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風操固然居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不及安仁之秀警而情亦至。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鑑」字、「香」字生動，末四句用拙用生，翻不近。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頑兀情深，故語作沉拙，乃抱生死悼始知之耶？

又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雖空座虛帷，亦不久長，哀如之何。

又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忽借神女興感無端，故佳。「鄣日」句，有趣。「屑屑涕自滋」及末句「低意」字，皆故作生異。

又一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總取荒異。

《恨賦》　曾季貍《艇齋詩話》：東坡：「歸來晚歲同元亮，卻掃何人伴敬通。敬通，馮衍字也。「卻掃」字不見本傳。江文通《賦》云：「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東坡蓋取諸此。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恨賦》「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殿，謂宮中耳。注謂：「紫塞」非古辭，上過蓬萊紫雲臺。杜「一去紫臺連朔漠。」解者尤以爲紫塞矣。將謂塞外朔漠，乃可連耶？紫雲臺，青草塚，對乃工。若汎言紫塞以「紫」對「青」而已，杜豈有此句耶？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七引）：借古事喻情，固自痛快。此亦是文通創作。又，古意全失，然探奇搜細，曲有狀物之妙，固是一時絕技。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孺人稚子》：（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韓愈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以此作對，皆自江賦中來。而杜甫詩云「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便成韻事。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三：若枚舉古來飲恨者流，則滿紙雲塞晝陰，亦不堪爲讀。但標寫一二，情辭酸楚，已足隕雍門之涕。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通之賦，自爲傑作絕思。若必拘限聲調，以爲異於屈、宋，則屈、宋何以異於《三百篇》也。「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句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按：此可標舉以爲對法。「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句，起下「自古」。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四引邵長蘅評：六事兩兩相比，不犯重複，故見作法，豈止以鋪敘見長者。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通

篇奇峭有韻。語法俱自千錘百鍊中來，然卻無痕跡。至分段敘事，慷慨激昂，讀之英雄雪涕。又，帝王之恨，愈說得威赫，愈覺得冷落。筆法簡勁，悲思淋漓。又，列侯之恨。又，名將之恨，此段可與蘇子卿《黃鵠》一詩並讀。又，美人之恨，獨憐青冢，幽恨誰知？文語語悽絕。又，才子之恨。又，高人之恨，如此埋沒者不知凡幾。一嘆。又，貧困之恨。又，榮華之恨。又，世事循環無端，枯榮同歸一盡。亟讀數過，不異冷水澆背，熱心頓解。

《別賦》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芍藥》：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烹芍藥。」注引《上林賦》注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发》亦云：「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雁鳴鵜，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鏡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注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劉壎《隱居通議》卷五《別賦》：江文通作《別賦》首句云：「黯然而銷魂者，別而已矣。」詞高潔而意悠遠，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後有作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齊、梁光景，殊欠古氣。此習流傳，至唐李太白諸賦，不能變其體。宋朝國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長江賦》、黃山谷《江西道院賦》出，而後以高古之文變艷麗之格，六朝賦體風斯下矣。然文通此賦首句，雖千載之下不害其爲老。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賦至齊、梁淫靡已極，其曲家小石調，畫家沒骨圖，與觀此篇可見。然遣辭猶未脫顏、謝之精工，用事亦未如徐、庾之堆垛。但月露之形、風雲之狀，江左末年日甚一日，宜爲昔人所厭棄。陳後山曰：凡作文寧拙無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如此等賦豈復有拙朴粗之患邪。殊不知已流於巧巧而華華而弱矣。　楊慎《升菴詩話》卷三《四言詩自然句》：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七引》：風度似前篇，更覺飄逸，語亦更加婉至。又，看他鍊意鍊語，亦只在眼前，所以妙。若必欲搜奇極深，則亦何難之有？且爾，則又別是一境界。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三：詞采秀縟，文通本色。描寫雜情，點染數百言終不如唐人《陽關》二十八字之爲簡到也。求賦於晉、宋之間華藻氣骨，尚得相半。至齊、梁則西京風力盡矣。若簡文、元禮輩，一味圓美流轉，所謂「彈丸脫手」四字，誤人不少。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句，贈恨、敘悲亦互文。又《重訂文選集評》卷四引》：文法與《恨賦》同而氣舒詞麗，一起尤警。通篇只寫「黯然消魂」四字。又，賦家至齊、梁變態已盡。至文通已幾幾乎唐人之律賦矣。特其秀色非後人之所及也。庾子山諸賦便是結六朝之局開三唐之派者。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三九：直起淒絕，是先出題後疏意法。行期思緒，春秋尤多，故徧舉。一層行者邊寫，一層居者邊寫，繳句從想行。「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又兩句絜。「至若龍馬銀鞍」至「感寂寞而傷神」，豪華貴遊之別，悲從香豔而生。逗春秋。「乃有劒客慙恩」至「骨肉悲而心死」，俠少許身之別，只寫血性揮手，故不作觸時之感。「或乃邊郡未和」至「送愛子兮霑羅裙」，從軍之別，單拈春景。「至如一赴絕國」至「去復去兮長河湄」，絕國之別，單拈秋景。春秋兩節情事一類，是互文。「又若君居淄右」至「迴文詩兮影獨傷」，此仕宦之別也。要是統言夫婦離情。夫婦無時不思，故兼及冬夏。「儻有華陰上士」至「謝主人兮依然」，此學仙之別，直長謝人世矣，故亦不綴時景。「下有芍藥之詩」以下諸句，總歸之男女之私，以盡別之情態，特綴春秋兩景。整應整收。「別方」二句，繳中挈。「雖洲、雲之墨妙」以下諸句，「雖」字一氣滾下，以形容不盡，盡之住法綿邈。又，江郎《恨》、《別》兩賦並稱。寫恨如蠶死蠟灰，無還境，故不錄。錄《別賦》，行者、居者，別時、別後，八面淒其。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文通《別賦》闢初兩句爲排賦破題之祖。王勃《採蓮》、楊炯《浮漚》、常衮《浮萍》皆用之。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立格與《恨賦》同。前以激昂勝，此以柔婉勝。又，起四字無限淒涼，一篇之骨。又，行子。確是欲別未別光景，但即眼前意，無不入妙。又，居人。夕陽之悽，月色之苦，癡心夢想，居人往往有此。又，富貴別。以下七段，極摹「黯然銷魂」四字，狀景寫物，縷縷入情。醴陵於六朝的是鑿山通道巨手。又，任俠別。肝膽相酬，有一往無前之概。又，從軍別。高曠有餘，全不彫琢，而彫琢者莫能及。又，絕國別。摹想尊酒泣別情狀，百般嗚咽，歷歷如繪。又，伉儷別。從軍別單拈春，絕國別單拈秋，此則四時具備，乃古人用意變換處。又，方外別。

卓犖有奇氣。又，狹邪別。極自然，極幽秀，有淵涵不盡之致，想是筆花入夢時也。又評：一氣呵成，有天驥下踄阪之勢。言盡意不盡。

《去故鄉賦》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翠苑》：（江淹《去故鄉賦》云：「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苑疏。」）翠苑一作苑，草名，蓂莢實也。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故曰蓂曆，亦謂之曆草。《帝王世紀》云：「堯，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以爲瑞草，名爲蓂莢。」《大戴·明堂篇》又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唐律賦云「朱草合朔。」《螢雪叢說》云：「今人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然而誕辰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

《青苔賦》 陸龜蒙《苔賦序》（《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四）：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置苔之狀則有之，勸之道則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

《建平王聘隱逸教》 許槤《六朝文絜》卷三評「迹絕雲氣」諸句，處處矜鍊窅邃，絕非肥豔濃香，故妙。

《尚書符》 《駢體文鈔》卷一七譚獻批：勁氣直達。

《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琢句是其本色。

《建平王慶王太后正位章》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以上安章宅句，遂成宮樣，未宜循諷。

《建平王慶明帝疾和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巧思。

《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六朝文絜》卷五：用筆深刻，布采陸離。或謂其琢削過甚，少灝達之風。然此乃作者結搆苦心，非好爲艱深也。

《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頓導處與前篇貌同心異。

《後讓太傅揚州牧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當賞其浮起有棱，勿徒以調麗相炫。

《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許槤《六朝文絜》卷五：琢采秀削，別開奧窔。昔人譏其句句生澀，余謂醴陵佳處，即在生澀上。又評「寸亮」四句：言其重讓不允也。又評「雖寢寐矜戰」四句：奧思奇兀，獨其鑪錘。又評「未知所以」二句：造句精絕。 孫德謙《六朝麗指》：「若殞若殯」。《說文》：「殯，死在棺，將送葬柩，賓遇之。」今文果從本義，則殯爲死矣。章表之體，理宜謹重，何必須此「殯」字？蓋亦惟務新奇，訛謬若此也。

《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江、鮑之流求工于句，然疏古之氣尚在。

《謝開府辟召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泝水貫河，以清勁勝。

《蕭上銅鐘芝草衆瑞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似未竭思。

《蕭讓太傅相國齊公十郡九錫第二表》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六：諸篇（《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後讓太傅揚州牧表》及本表）語皆飾讓，故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獨擅。又譚獻批：驅遣處皆有氣。

《詣建平王上書》 樓昉《崇古文訣》卷七：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置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豪放，楊惲未免忿怨，子厚未免文飾。此書自始至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見得文通託此自雪。若悲惋悽愴之態當於《恨賦》見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大約祖鄒《梁王》，馬《任安》二書，摛詞甚工縟，運思亦微婉，無奈氣弱何。又「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以下，此進退及後上、次等，俱本《任安書》意變出，卻分兩段前後安插，是脫胎法。又，「方今聖歷欽明」以下一段：若出近代人手，「天下樂業」下便可接「而下官」去，茲卻乃如此鋪張藻飾，此是六朝姿態，不爾恐覺寂寥。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按中間所云「分寸之末」、「錐刀之利」，當是因賊被誣，亦借鄒陽書作藍本，而以不辨辨之，行文輕清爽利，先後層次亦秩秩分明。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上》：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略】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而忠信獲罪也。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無意摹鄒而神理自合，寫仿司馬子長處則蹊徑存焉。又，開闔頓宕，氣體岸異。

《與交友論隱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五短頗規叔夜文體，不自結束，「妻孥」兩行近人洪稚存學之，遂欲出藍。

《草木頌十五首並序·序》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

選》：神味妙遠。

又《拼櫚》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不華不縟，何避工巧」二句，此論文也。

《靈山讀四首・王太子喬》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調高語卓，軒然遐舉。

又《棄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不必實有其事，何妨假設其情。筆意靈幻如許。

《袁友人傳》　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筆意清贍，矯矯拔俗。「其人」句：一語千鈞。「天之報施」句，馬遷遺音。

《齊太祖高皇帝誄》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五：華縟已極而敘次嚴整。唐人遞相掇襲，富或過之，鮮彩終不及也。又譚獻批：哀誄諸篇未有如此之詳盡，麗詞相續綺繪自喜。李評「鮮采」最當。又，直以碑版之體行之，所謂累列其行也。然天子稱天以誄似此辭繁不殺，究爲失裁。又，結語甚率而俗，又不收合作誄之意，皆非體也。

《齊故御史中丞孫詵墓銘》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醴陵集選》：「深哉若人」句，「深」當爲淵，避唐諱。改此二語，用《漢書・揚子雲贊》。

《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癯而實腴。

《蕭太傅東耕呪文》　《駢體文鈔》卷八譚獻批：典則之篇，不徒纖麗。

傳記

江淹《自序》（《江文通集彙注》卷一〇）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群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眞，略傳大義。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奉朝請。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幸之。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王遂不悟，乃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謂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梁書》卷一四（《江淹傳》）（天監元年）卒，時年六十二。

《南史》卷五九（《江淹傳》）　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略】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表章，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略】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

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略】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伯，卒。【略】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三《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眞，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尚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紀事

作家逸事

《南齊書》卷三四《庾杲之傳》 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卷四三《謝瀹傳》 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又卷五二《文學傳·檀超》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略】以建元爲始。【略】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

《南史》卷二〇《謝舉傳》 （舉）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

又卷四一《蕭鈞傳》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又《蕭誕傳》 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駕，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

又卷四九《孔（稚）珪傳》 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楊文公談苑·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鄉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爲建安令，以爲碧水丹山，靈木珍草，皆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即吾邑也。而巖谷幽勝，土人多創佛刹，落落相望。僞唐日州所領十一場縣，後分置邵武軍，割隸劍州。今所管六縣，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僅千區，而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爲多也。

作品本事

《南齊書》卷一一《樂志》 永明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淹製二章，不依胡（道安）、傅（玄），世祖口勑付太樂歌之。

又 右《鳳皇銜書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宋世辭云：「大宋興隆膺靈符，【略】。」齊初詔中書郎江淹改。

《梁書》卷一四《江淹傳》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略】。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

京口，淹又爲鎭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侍始安王石頭》，此乃在齊代所作，始安王遙光也。又，《從冠軍建平王》，此當是從景素。時《景素傳》不云作江州，蓋傳有遺耳。又，《望荆山》，此從景素在荆州，與前詩皆宋時少作。又，《游黃蘗山》，此謫建安時。又，《劉僕射東山集》，此蓋劉勔。勔經始鍾山之南以爲栖息，朝士雅素多往從之，所謂東山集也。然則此爲在宋時作。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金紫光祿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後集》十卷。《江淹擬古》一卷，羅潛注。

《舊唐書・經籍志下》　《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江淹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江淹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江淹集》十卷，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今集二百四十九篇。魏、晋間名人詩文行於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益之歟？（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案：　此《晁志》誤會也。詳見《後漢王粲集條》下。）

《通志・藝文略七》　金紫光祿大夫《江淹集》二十卷。《江淹後集》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江淹銅劍贊》一卷。（原釋）齊永明初，有人得銅劍，淹序而贊之（《玉海》百五十）。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一》　《江文通集》十卷。梁散騎常侍江淹文通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七》　《江淹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江淹《銅劍讚》一卷。

又《藝文志七》　《江淹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江文通文集》一部二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江文通文集》，二。　又《江淹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　《江文通文集》三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文集」　《江淹文集》。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通集》十卷，江淹。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江淹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淹集》二十卷，《江淹後集》十卷。

《脈望館書目・漢魏六朝文集》　《江文通集》六本，又二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　《江文通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　《江文通集》十卷，三冊，江淹。又一部四卷，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江文通集》。

《近古堂書目・六朝人文集》　《江文通集》，又宋版《江文通集》，又《銅劍讚》。

《絳雲樓書目》卷四　《江文通》。

《述古堂藏書目録》卷七　《江文通集》十卷，二本（抄）。

《讀書敏求記》卷四　《江文通集》八卷。元趙篔翁，領國子學，閱崇文館舊書，得《文通全集》，鈔寄蕭山舊宅夢筆寺。此本乃元僧弘濟所録者，末卷中山楚辭後多歌詞三首，流俗本所無，行間脫誤字咸可考正，校過始知其佳耳。

《傳是樓書目》卷四　《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六本。又一部，二本。

《棟亭書目》卷四　《江陵集》梁江淹撰，二卷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江文通集四卷》　梁江淹撰。淹有《銅劍贊》，已著録。淹自序傳稱：「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考傳中所序官階，止於中書侍郎。校以史傳，正當建元之初。則永明以後所作，尚不在其内。今舊本散佚，行於世者惟歙縣汪士賢、太倉張溥二本。此本乃乾隆戊寅淹鄉人梁賓以汪本、張本參核異同，又益以睢州湯斌家鈔本，參互成編。汪本闕《知己賦》一篇、《井賦》四語、《銅劍讚》一篇、《詠美人春遊》一篇、《征怨》一篇。張本闕《爲蕭讓太傅揚州牧表》一篇。此皆補完。他如《待罪江南思

北歸賦》，張本無題首四字。《尚書符》張本題下闕夾注「起都宮車軍局蘭臺」八字。《爲蕭重讓揚州表》中「任鈞符負圖之重」句，張本誤脫「符」字。《爲蕭讓太傅相國十郡九錫表》首，張本無「備九錫之禮」五字。《上建平王書》末，汪本脫「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亦均校正。其餘字句，皆備錄異同。若《雜擬詩・序》中「芳草寧共氣」句，此本譌「氣」爲「棄」之類。小小疎舛，間或不免。然終較他本爲善也。（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案：《自序傳》蓋作於齊初，與史傳所載略同。其自編前集十卷，後集不知編於何時。梁有二十卷，合前後爲一編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江文通集四卷》 梁江淹撰。舊有汪士賢、張溥兩刊本，此乃乾隆戊寅梁賓以汪本、張本、合以湯斌家舊鈔本，通爲一編，較爲賅備。明汪士賢本十卷。明胡人驥彙注本十卷。乾隆戊寅梁賓校刊本四卷。揚州江氏刊本十卷。〔續錄〕皕宋樓藏南宋書棚本十卷，十行十八字，計二百六十九篇，較汪刻多《知己賦》一篇，較張刻多《讓太傅揚州牧表》一首。敏求記八卷本。持靜齋有錢曾藏翻宋本。百三家集本二卷。明萬曆二十六年刊本十卷，附本傳一卷。梅鼎祚校刊本。題江光祿集，附集遺本傳。清初合何集本。梁賓本，板心有「安愚堂」三字。常州先哲遺書本。四部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江文通文集》八卷，（校元本。）戊子仲秋廿九日燈下取元鈔本校此一卷。道默。（卷一後） 戊子仲秋之晦，初得元人鈔本，至季秋之十二日始校完。元本多《樂府》三章，此本不知何人刪去。而元本所闕，此本又以意填增，文理荒悖可笑，今盡□之，凡□者，元本所無也，旁注者元本如（甲案似奪「此」字。）而又可兩通者也。孱守老人。（卷八後）

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五〇 《江文通文集》十卷（明仿宋刊），梁江淹撰。 又《江文通文集》十卷（明汪士賢刊本魯氏舊藏），梁濟陽江淹撰。附梁書列傳。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一 《江文通集》十卷、《目錄》一卷，梁江淹撰。第一、二卷賦，三、四卷詩，五卷傳書奏記牋表，六卷爲始安王、建平王章表教啓行狀，七卷勅爲朝賢作書及尚書符慰勞雍州文、爲蕭驃騎諸表啓教，八、九卷爲蕭太尉、太傅、齊公、齊王表啓章自受禪後諸詔，第十卷誄誌祭咒諸文及頌讚雜言騷辭，終以《自序》一篇。有云：「未嘗著書，唯集十卷。」豈即所自定耶？其編次極有條理。四庫著錄本四卷，特據明人鈔集者，猶未見此本也。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刊。卷中「鏡」、「敬」等字缺筆，亦姑謂之宋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目及五卷有印曰「虛堂丙寅六月上海市出者」。又見一《陸士衡集》與此本行字數與板式大小皆相似，惟宋諱字不缺筆，乃明正德己卯六月，都太僕（穆）以宋慶元中華亭縣齋刊本與吳士陸元大重刊者。知文通此集即是宋刊，意宋時必有魏、晉、六朝名集彙刻之本，故兩集式樣若一耳。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四 《江文通集》四卷，梁江淹撰。崑山徐氏本。首乾隆二十三年崑山徐傳星白榆序，次梁賓序，次金允高序，次目賦一卷，雜文三卷，騷、樂府詩一卷。後附本傳、梁白源跋。本傳著述三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十志行於世。宋本久佚，此本梁賓取新安汪氏、婁東張氏合睢陽湯文正公手抄本，訂訛序次，邑令徐傳星爲之刻，使金允高董其事，金隨三校字。徐氏序曰：「先曾大父司寇公以不得見文通全集爲憾。余奉檄河干作宰，葵邱邑爲文通故里，邑紳梁學愚搜輯十餘年，釐爲各體彙成四卷，余輸俸入付剞劂。」

張之洞《書目答問》 《江文通集》四卷。（梁江淹，梁賓校刻本） 《江文通集彙注》十卷。（明胡人驥注刻本）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江文通集十卷（明仿宋本。王弇州舊藏）》 梁江淹撰。

又《別集類一・江光祿集十卷補遺一卷（梅鼎祚校刊本）》 梁考城江淹文通撰，附《梁書》列傳。

陸心源《南宋書棚本江文通集跋》（《儀顧堂續跋》卷一二） 梁《江文通集》十卷，首有總目，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案，《隋書・經籍志》：《江淹集》九卷，後集十卷，注曰：梁二十卷。新、舊《唐書》皆云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云十卷，與今本同。晁氏曰：文通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今集二百四十九篇。今此本二百六十九篇，「四」字恐「六」字之譌，當即晁氏所見之本。宋諱如：殷博士、殷東陽之「殷」，許徵君、陶徵君之「徵」，搆象臺之「搆」，鏡論語之「鏡」，宮朝禮哀敬之「敬」，枌邑尚嚴玄之「玄」，咸告忠貞之「貞」：皆爲字不

成行款，字數、匡格大小，又與臨安睦親坊陳宅本《孟東野集》、《浣花集》同，當亦宋季臨安書鋪所刊，爲北宋以來相傳舊本。其題梁江文通者必所刊晉、唐、六朝人集尚多，非一集故耳。較汪士賢本多《知己賦》一首，較張溥本多《蕭讓太傅揚州牧表》一首。此外，字句之間勝汪、張兩本處甚多。《七閣》著錄未見此本，可見流傳之少矣。余又有梅鼎祚刊本，名《江光祿集》亦分十卷，編次前後缺文墨釘皆與此本同。增《遂古篇・詠美人》、《春遊》、《征怨》三首，爲補遺，不羼入十卷之內，亦善本也。此本每冊有「太倉王氏藏書」朱文長印，弇州山人舊藏也。

繆荃孫《藝風讀書記》卷六　《江文通集》十卷，明汪士賢校刊本。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譜錄類存目》曰：《銅劍讚》一卷，梁江淹撰。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劍，淹因詮次劍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原委，以爲之讚。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錄，故附存其目焉。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梁江文通淹《恨賦》、《別賦》、《香爐峰詩》、《望荊山詩》、《雜體詩三十首》、《詣建平王上書》。　嚴氏《全梁文編》，江淹有《齊史》十二卷、集二十卷、後集十卷。今輯存七卷，又卷首叙錄曰：「江淹集十卷一、明汪士賢二十名家集本一、揚州江氏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一・江文通集四卷》　瞿氏《目錄》有校元本八卷，陸氏《儀顧堂續跋》有南宋書棚本是集十卷，跋云：【略】玉縉案：如《提要》說，此本似尚缺《遂古篇》，俟考。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梁江文通集彙注十卷（明刊本）》　梁江淹撰。自序有云：未嘗注書，唯集十卷。豈即所自定耶？文通集行世者：汪士賢本、張溥本、乾隆間梁賓以汪、張二本參校異同，編爲四卷，即《四庫》所著錄者。【略】余別藏乾隆乙亥裔孫炎校刊，《醴陵集》十卷，中多歌辭三章，殆即敏求所云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梁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撰。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宋諱皆缺筆，印甚精，褐色紙，古舊可愛。（庚申見于脩綆堂。）　又《江光祿集八卷》（梁江淹撰），明梅鼎祚刊本，九行十八字。口上有「玄白堂」三字。（述古堂送閱。壬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梁江文通文集十卷》　梁江淹撰。明翻宋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宋諱缺筆，修綆堂見。又一帙，馮舒校。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中。　皕宋樓有南宋書棚本，計二百六十九篇，較汪士賢本多《知己賦》一首，較張刻多讓太傅揚州牧表一首。〔補〕《江文通集》十卷。梁江淹撰。　明萬曆間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　明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馮舒校元本校。　〔補〕《醴陵集》十卷。梁江淹撰。　清乾隆間江昉刊本，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五冊，余藏。同時所刊尚有何水部集二卷，行欵同。　《江文通集》四卷。梁江淹撰。　宋本十卷，半頁十行，行十八字。　敏求記八卷本。靜持室有錢曾藏翻宋本。　明胡人驥彙汪本，十卷。　梅鼎祚校刻本，附集遺本傳。　百三家集二卷。　汪士賢刻十卷。　乾隆戊寅梁賓刻四卷。　揚州江氏刻十卷。〔補〕《江文通集》四卷。梁江淹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　〔補〕《江文通集》四卷。梁江淹撰。本傳一卷。清乾隆二十四年考城安愚堂刊本，版心有「安愚堂」三字。四冊。余藏。　〔補〕《江光祿集》八卷。梁江淹撰。　明萬曆間梅鼎祚玄白堂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有「玄白堂」三字。卷首三行標「明宣城梅鼎祚禹金校，從弟蕃祚子馬閱」。述古堂見。　〔補〕《江醴陵集》十四卷。梁江淹撰。附錄一卷。明天啓、崇禎間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題「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補〕《江醴陵集》二卷。梁江淹撰。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撰，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倫明校並跋，一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　《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撰，明刻本，馮舒校並跋，二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　《梁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撰，明刻本，四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　《梁江文通文集》十卷。梁江淹撰，明抄本，四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

藝文

黃伯雲《夢筆山》（張燮《七十二家集·江醴陵集》附錄） 芙蓉幻出夢難成，文藻由來屬俊英。五彩曾遺當日夢，百年猶有故山名。歲寒寥落松筠秀，月夜悲涼鶴鶴驚。惆悵江淹人去遠，載瞻南浦夕雲橫。

無名氏《夢筆晴嵐》（張燮《七十二家集·江醴陵集》附錄） 雨餘夢筆擁晴嵐，猶似高人睡正酣。草木至今成五彩，頓教春意滿江南。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江記室淹楚望》（《秋笳集》卷六） 驅馬出楚宮，逍遙望嶙峋。軌路遶江皐，巖巒俯城闉。雁下長沙渚，山入蒼梧雲。餘霞帶遠岫，曾暉媚遙津。氣清漢坻合，烟盡荆流分。佳期怨遲暮，羈孤傷美人。綺羅空徙倚，簫鼓奏悲辛。韓娥渺難作，徒令憂思殷。

雜録

徐元文《跋江文通賦後》（《含經堂集》卷三〇） 小園然雲閣之北，有池焉。素植菡萏，每清晨靜宵，丹葩碧葉並展，芬馨襲人肌袂，常坐止其中，甚樂也。留都下一紀，池內菰萍已滿，莫從得花。今春始種藕其中，蕊乍發，即沒于淫潦；冀晚花之吐，邈未可期。文通自言有蓮花一池，愛之如金。余雅不愛金，故亦無金可愛，所寶惟珍木名卉耳。而園中芳樹半摧於霜雪，即此蓮花欲還故物，曩時可觀竟不能得。蓋造物之靳我以幽賞如此，讀文通茲賦，能不慨然者乎？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八《古蹟·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蕭山縣城，今爲覺苑寺。寺前有夢筆橋，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蕭山）

釋僧祐

論述

釋僧祐《弘明集序》（《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四卷（一作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

又《弘明集後序》（《弘明集》卷一四）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于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羣疑，故曰弘明。【略】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圭璋，而事足盤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又《出三藏記集序》（《釋藏》迹一） 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庵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略】但井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又《法集雜記銘目錄序》（《出三藏記集·雜錄》） 祐少長山居，遊息淨衆。雖業勤罔立，而誓心無墜，常願覺道流于忍土，正化隆于像運。是以三寶勝迹，必也詳錄；四衆福緣，每事述記。所撰法集，以爲七部。至于雜記碎文，條例無附，輒別爲一帙，以存時事。（兵）〔其〕山寺碑銘、僧衆行記，文自彼製，而造自鄙衷。竊依前古，總入于集，雖俗觀爲煩，而道緣成業矣。

傳記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卷一一《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迺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略】祐爲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腳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略】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略】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卷一二《齊上定林寺超辯》，卷一三《齊上定林寺釋法獻》、《梁剡石城山釋僧護》、《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 又：《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一九《雜要篇・雜集部》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法苑集》一十五卷、《弘明集》一十四卷、《世界記》一十卷、《薩婆多師資傳》五卷、《釋迦譜》四卷、《大集等三經記》、《賢愚經記》、《集三藏因緣記》、《律分五部記》、《經來漢地四部記》、《律分十八部記》、《十誦律五百羅漢記》、《善見律毗婆沙記》。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薩婆多部傳》四卷（釋僧祐撰）。

又《經籍志下》 《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 《弘明集》十四卷，釋僧祐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僧僧祐《法苑集》十五卷。 又《弘明集》十四卷。

《崇文總目》卷四《釋書類下》 《洪明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僧佑《弘明集》十四卷。 僧佑《釋迦譜》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法華集》十五卷（梁僧祐）。 《宏明集》十四卷（僧祐）。

《脈望館書目・佛家》 《弘明集》六本。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宏明集》十四卷（藍絲闌鈔本，卷首有「天一閣」、「古司馬氏」二圖章），梁釋僧祐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宏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編。

《稽瑞樓書目》 《宏明集》十四卷（二冊）。

《善本書室藏書志・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明鈔釋藏本）》 梁釋僧祐撰。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所輯自東漢以下至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於戒律，其說主於因果，大旨則獨伸釋氏之法。六代遺編，此爲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世無專集者，頗賴以存。卷數與《唐書・藝文志》合四庫著錄本，僅有祐自撰後序，而無前序，諸家所藏皆然。此從明釋藏中鈔出，猶存前序。【略】卷角注釋藏

字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釋家類・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祐撰。明支那刊本。雍正十三年藏經館重刊龍藏本。〔續錄〕釋家十三部，明有南北藏支那三本，後不更注。明萬曆丙戌汪道昆刊黑口本。宋崇寧三年刊福州東禪寺藏本。明鈔本。四部叢刊本。 集內有後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孫星衍錄出，刊入平津館叢書，題弁子一卷。〔續錄〕子書百種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九《釋家類・宏明集》十四卷（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

《儀顧堂題跋》卷九《宏明集跋》 《宏明集》十五卷，梁釋僧祐述，明萬曆支那本。顧千里以釋藏本校過。藏本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支那本皆削之，又改每篇標目，上目下名，如時文之式。顧氏詆之當矣。惟劉君白，當爲劉善明之字。故藏本一則曰：劉君白答，再則曰劉君白重答，與全書一律。顧氏謂君白非字，以君代名，則「白」字又作何解？名善明，而字君白，其義相通。史善明傳，不著其字，缺也。藏本標目皆著作者之字，支那本改書名，不悟君白之即善明，而獨書其字，未免自亂其例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道家類》〔補〕《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梁釋僧祐撰。 宋元間刊磧砂藏本。已影印行世，在第四十五函。 趙城廣勝寺金藏本。

鮑泉

論述

《秋日詩》《古詩歸》卷一四「蓮寒」句，鍾惺批：蓮宜曰「香」而曰「寒」；池宜曰「寒」而曰「不香」，清絕，幻絕，與「風疏香不來」同妙。反用之則近矣。「夕鳥」句，鍾惺批：比「鳥飛爭向夕」更妙。譚元春批：「蓮寒」、「夕鳥」二語，眞詩人之言。選六朝以下詩，當取此爲則。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歷叙秋日之景，而慮其夜之方長，亦旅人之恆情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郊、島苦思之句。「夕鳥」一語，固孤迥。

《詠剪綵花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宮體一倡，咏物者惟有掇拾，漫無思理，此篇殊矜風味。

傳記

《梁書》卷三〇《鮑泉傳》（存目）

《南史》卷六二《鮑泉傳》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略】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默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

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

著　録

《隋書・經籍志二》《新儀》三十卷，鮑泉撰。

又《經籍志四》　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鮑泉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鮑泉集》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鮑泉集》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奉和湘東王春日》等詩九首。

江　洪

論　述

鍾嶸《詩品》卷下《梁建陽令江洪》　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和巴陵王四詠・採菱曲二首》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二章呼應，有情，妙在更不說盡。

又《秋風曲三首》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三首並極酸惻，而此首後二句尤佳。三句轉忽接四句意語外娑然，是絕句妙法。

《和新浦侯齋前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夜條」二句，不問可知爲竹，故佳。結意亦雅。

《江行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于古詩中未免爲輕俊，乃使儲光羲、韋應物集中有此，則高深渾古，已如泰華獨立矣。看古人文字，須有通明眼力作一色參勘，胸中銖兩乃定。不爾，必爲流俗驅扇，橫分皂白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三、四寫景出。

紀　事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又《虞羲傳》　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卷七二《文學傳》　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洪集》二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江洪有《巴陵王四詠》九首，《詠歌姬》、《詠舞女》、《和新浦侯詠竹、詠鶴、詠紅牋》、《江行》、《詠荷》、《詠美人治裝》凡八首。

何胤

傳記

蕭綱《徵君何先生墓誌》（《藝文類聚》卷三七） 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楷，禮墜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酹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南史》卷三〇《何胤傳》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略】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略】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略】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恆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杲之先至胤所。【略】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還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閤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略】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略】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略】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略】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略】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紀事

《南齊書》卷四八《孔稚珪傳》 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機獨酌，傍無雜事。

又卷五五《杜栖傳》 (父)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略】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

《梁書》卷三七《謝舉傳》 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鍾嶸》 天監初，【略】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南史》卷三〇《何點傳》 (點)或乘柴車，蹋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

又《何胤傳》 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鮑鯆、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略】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略】。」故胤末年遂絕血味。

又卷三四《周顒傳》 (顒)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卷四四《齊文惠皇太子長懋傳》 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略】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

又卷七五《隱逸傳上・杜京產》 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略】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

又卷七六《阮孝緒傳》 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

范縝

論述

鍾嶸《詩品》卷下《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南史・范縝傳論》 縝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眞《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傳記

《南史》卷五七《范縝傳》 縝字子眞。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恆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

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縗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晋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七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屩，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紀事

《梁書》卷一六《王亮傳》 （天監）四年夏，高祖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略】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駮，誇諸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飜爲矛楯，人而無恆，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訏之談。宜置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略】」詔聞可。璽書詰縝【略】十條，縝答支離而已。

《南史》卷一九《謝朓傳》 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又卷二三《王亮傳》 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

又卷三三《裴子野傳》 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縝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嚴氏《全梁文編》范縝有集十一卷。今存《擬騷招隱士》及表書各一篇，又《神滅論》、《答曹思文難神滅論》各一篇。案：《弘明集》載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有曰：「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又《敕答曹思文》云：「緣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或可息。」又有釋法雲《奉敕難范縝神滅論與王公朝貴書》。當時王公朝貴答書詰難者有：臨川王宏、南平王偉、長沙王淵業、蕭景、蕭昂、蕭眕素、蕭琛、蕭靡、沈約、伏暅、何炯、曹景宗、謝舉、韋叡、范岫、王茂、王瑩、范孝才、王志、王揖、王泰、王緝、王珍國、王暕、王彬、王緘、嚴植之、賀瑒、袁昂、徐勉、王僧孺、王僧恕、陸倕、陸杲、陸煦、殷鈞、庾曇隆、曹思文、丘仲孚、馬元和、蔡撙、司馬筠、柳惲、庾黔婁、明山賓、司馬褧、柳憕、謝綽、庾詠、王琳、張緬、陸璉、沈宏、顏繕、孫挹、劉洽、王仲欣、沈緄、張翻、徐緄、王靖、王筠、沈績，凡六十三人。嚴氏並輯入《全梁文編》。案：此皆在梁初所難。其在齊時相反覆，如王琰諸人者，更不知其凡幾。自來著論詰難紛紜者，當無逾於此。其本論見《梁書》本傳，末一段問答，乃自叙其本意，非特當時之藥石，亦後世之炯戒，千古名言也。

范雲

論述

綜論

梁武帝《贈范雲詔》（《梁書》卷一三《范雲傳》引）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鞅，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於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

鍾嶸《詩品》卷中《梁衛將軍范雲》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范雲（字彥龍。）五言，在齊、梁間聲氣獨雄。永明以後，梁武取調，范雲取氣。雲前數篇亦永明體。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范尚書評詩云：「頃觀文人質則近懦，麗則傷俗。」雲知麗之爲俗耶，可與談梁詩矣。

陸時雍《古詩鏡》卷六〇　范雲淺淺流活，如寸草莖莖，疎花點點，生氣俱存。「迨君當歌日，及我傾樽時」，自是深哀欵語。沈約、江淹饒於體料而乏於性情；范雲、任昉足於性情而短於體料。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范雲》　彥龍與彥升，伯仲之間，《選》所收兩人之詩，多關交情。彥升切切，彥龍偲偲，詩亦各如其情，獨彥龍《傚古》一首精鍊之格，唐人出塞妙手，彥升不及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范雲》　彥能筆姿婉弱不無秀致，而委蘭爲嫌，如靡草當門，花隨風欹，未開先胥。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范僕射雲貽友》（《秋笳集》卷六）　暮春事耕作，荷鋤適南岡。日夕巾車歸，桑榆曖頹陽。稚子前致辭，有客登中堂。旌車耀里閭，徒御盈道傍。華纓何飄搖，金羈自生光。物情忽明義，榮悴爲低昂。自非同門友，疇能顧窮鄉。鮮柯無槁葉，寒谷有嚴霜。臨風播遠情，懷思徒慨慷。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傚元遺山體・范雲》（《蒿菴類稿》）　青瑣迴翔又幾時，桐花莫莫葉離離。流風迴雪銷魂甚，莫譜尊前婉轉辭。

分論

《巫山高》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古意贈王中書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飛動有奇態。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雲爲通直，與中書異曹，故云遙望雖近而實相阻也。王本琅邪派，爲沂岱間著姓。融之才又能陵劉禎，拔吳質而上之，是所居鳳池，所遇亦若鳳之飛翔。遭明君而仕，官稱其才。我位雖卑，亦若鷦鷯之自足，非有羨於王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凡詩曰「傚

古」，古人之詞意併傚也。古意，不用其詞，專傚其意。至於古意贈某人，則是贈某人之詩，而以古人之意運之也。如此詩前四句，似是贈王中書，而「岱山」以下是古意，然實不須分也。　范爲承直郎，故曰青鎖闥；王爲中書監，故曰鳳凰池。以下即以鳳比王，因拈出光儀、靈異、英奇、逸翮、搏飛、桐樹、竹花等意。「岱山」二句，指王起家瑯琊。「逸翮」二句，王曾爲青宮屬。「遭逢」二句，今日爲中書監也。「鵷鶵」二字，亦於鳳凰拈出，喻己爲承直郎。於寫鳳凰處，先單寫棲，次棲食並寫。於鵷鶵處，只單寫食，乃互錯其文以見意。蓋官高者祿自厚，故既得所棲，則竹花自莫莫也，桐葉自離離也，棲食俱有餘，此亦何求於人。若鵷鶵之食僅一粒，則未得所棲可知，未得所棲，安得不求於人哉。一粒本是不足，都說有餘。一者自占身分，一見己本爲未得所棲，非爲謀食計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此等皆源出漢、魏而中多弱響。如「英奇」字，是湊韻。此外，「亦何爲」句弱。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搏飛出南皮」句，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子良也。結句亦有諷其勿知小謀大之意。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有秀逸之氣，雖體質之厚不如靈運、延年，而生動則過之。

《贈張徐州謖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磊落恣肆，如半空擲下，此等風調須待一時意興湊合，非可強作。又，寫態狀絕妙。「既是復疑非」以下諸句：此段意亦跌宕有神。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只就稚子口中實敘自己意中虛猜，寫出一段依依交情。一見張之貴不忘賤，一見己之不諂不傲，俱各以古道自處也，其格最高。首句去，二句歸，下文有客至。「得與故人揮」一十三句，卻寫在去歸中間有多少曲折起伏。首二句譬巫之兩峽，而江濤萬狀盡夾其中。又，「還聞稚子說」有三妙：一無應門之童，正與賓從之盛，反照其家之貧也；二偶因樵采而去，遠於田間，近於他出，若有應門則可往報而還，決不令客空返；三「賓從」云云，寫得十分眼熱，若不假之稚子口述，彥龍口中如何說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命旨古雅，造章警快，但多弱句，如「還聞稚子說」、「既是復疑非」、「得與故人揮」之類，漢、魏人安得有此等句法。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疑是」句，一句轉下。「思昔」四句，疑其非，正見徐州高誼。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疑是徐方牧」八句，流風迴雪，記室固最得其如此。「恨不具雞黍」句，恰是范、張當家事。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邵長蘅評：字字流轉，質而不野，自成一格。又，方伯海評：洗盡鉛華，從性眞中一滾流出，驚喜直到二十分。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既是疑非，跌宕有神。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評「恨不」二句，揮，揮杯而飲酒也。然太覺割裂，亦是一疵。又，詩應作於免官之時，有感張不勢利意。前八，述張來不遇，借穉子口中，將儐從車騎之盛極力鋪張，先立一與山家不稱之案。中六，以「疑是」點清徐州，隨以「疑非」跌出勢利之交，舉世皆是，張之見過，古道獨存。後六，以己不及款留，寄書致慨作結，仍絕無軟媚語，故佳。

《答句曲陶先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高迥。

《答何秀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氣秀思遠。

《治西湖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圖始」二句故是名言，通首景事甚合。

《傚古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五引）：「寒沙四面平」四句，純是唐律。「失」字尤是詩眼法。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首四句，總寫塞外之苦。「寒沙」二句，地苦。「風斷」二句，時苦。「朝驅」二句，逐日有血戰之苦。「昔事」二句，終身在人帳下竟無自己出頭日子。「失道」二句，以刑之重，形賞之薄。「所幸」二句，不知是美是刺，是感是怨？又，詩雖傚古，開唐人鍊字法門。「寒沙」二句「平」、「驚」二字，鍊得好。「風斷」二句「斷」、「失」二字，鍊得好，遂振起一篇精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雖弱能亮。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遲留法未輕」句，注，遲或作逗。按：當作逗留爲是。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六引方伯海評：阮步兵與嵇中散不肯附司馬氏一也。但步兵能晦於酒以免禍。篇中重在寫斯、精衛，自示其意。予讀《別》、《恨》二賦及前篇，不覺爽然失矣。

《建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刻意合此十二字，殊見鑪錘之迹，正以見迹，可窺用心之微。

《州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稍見自然，結語尤妙。

《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校能安雅。

《贈沈左衛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趙鳥巢南枝。」此感寓自然。　范雲《贈沈左衛》詩曰：「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此雖翻案，殊覺費力。皇甫汸《解頤新語》：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梁范雲詩：「越鳥巢北樹，胡馬畏南風。」借其意而反其辭，亦一體

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情旨亮達。

《送沈記室夜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低昂情切，調亦秀雅。即此，已是漢、魏遺音。

《之零陵郡次新亭詩》　《古詩歸》卷一三「烟樹」句，鍾惺批：五字不是畫家妙筆，是論畫妙理。譚元春批：四語烟江圖，是筆好不是眼好。人人同此眼。「滄流」句，鍾惺批：三字虛用得深幻，妙。在「未可」二字之下，似有脫誤。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據目寫景未及言情，而流逝飈馳，客思在其中矣。六語不落煙花，取其森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自愛而不孤，不依成言而非撰，擬之畫品，特有士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自愛而不孤，不依成言而非撰，擬之畫品，特有士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前四，就江天煙樹，分寫合寫，有形容不盡意。後二，就水程寫行役之勞，亦含蓄不盡。

《閨思詩》　《古詩歸》卷一三「春草醉春煙」句，鍾惺批：五字近於塡詞妙語，其故不在「醉」字，而在疊二「春」字。「相思心欲燃」句，譚元春批：「燃」字幻，卻有實境。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春草春烟中連二「醉」字眞有一段天地氤氳光景，若有靈心悟出妙境，是恨從此積心似火，然獨眠者知之，遂不覺月夜之夢魂頻頻飛越耳。

《詠桂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有託之語。

《自君之出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擬此題者都復可誦，詩固善言思也。

《別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六〇：詩到至處，絕不作詩，只如尋常語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神到之語，不期而得。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自然得之，故佳。後人學步，便覺有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只是冬去春來耳，就雪花顚倒翻出巧思，便耐咀味。

傳記

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八）　合契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徂峻，東川迴薄。蘊吾名臣，終天靡作。

《南史》卷五七《范雲傳》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略】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略】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略】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鎭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鎭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略】使還，再遷零陵內史。【略】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略】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略】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之外，雲亦築室相依。【略】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略】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

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還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恆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略】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背即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

紀事

《梁書》卷一三《范雲傳》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略】(天監)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何遜》 遜【略】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南史》卷六《梁武帝紀》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

又卷四四《齊巴陵王子倫傳》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

又卷四九《劉峻傳》 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略】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

又卷五七《沈約傳》 (存目)

又卷五八《裴之禮傳》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又卷六〇《孔休源傳》 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覩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又《徐勉傳》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又卷六一《陳伯之傳》 (存目)

《方輿記》(《太平御覽》卷五九引) 韶州曲江縣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范雲爲始興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偕邪流。」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〇《直諫》 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其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

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謦言。」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范雲》 范心事粗可，然無奈要富貴何？昔蕭、曹以文吏自愛，迎沛公而輔之，猶不以意外僥倖。而雲與沈約，皆于梁武事成之後自獻爲佐命，安有此理。故約暮年欲臺司卒不得，蓋有以致厭薄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五《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粃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 范雲爲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爲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叶韻。雲嘗讀《史記》，誦之如流。《中興頌》亦三句一韻同。

程哲《蓉槎蠡說》卷一 范雲爲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未蒙知。秦望山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而人作兩句讀，並不合。子良刻日游山，雲夜取《史記》熟讀。次日登山，賓僚茫然，雲誦如流，子良因寵之上客。今干牘時貴作長篇五、七言，寫古字體者，雲作之俑也。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梁《范雲集》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范雲集》十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雲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雜詩凡三十八首。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梁范彥龍雲《贈張徐州詩》、《贈王中書詩》、《效古詩》一首。嚴氏《全梁文編》范雲有集十一卷，本傳作三十卷，《藝文類聚》有《爲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第二表》、《除始興郡表》凡三篇。

藝　文

何遜《酬范記室雲詩》（《何遜集》卷一） 林密戶稍陰，草滋堦欲暗。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相思不獨懽，佇立空爲歎。清談莫共理，繁文徒可玩。高唱子自輕，繼音予可憚。

又《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詩》（《何遜集》卷一） 緣溝綠草蔓，扶援雜華舒。輕煙澹柳色，重霞映日餘。遙遙長路遠，寂寂行人疎。我心懷碩德，思欲命輕車。高門盛遊侶，誰肯進畋漁？

又《行經范僕射故宅》（《何遜集》卷一） 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激灑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遺愛終何極，行路獨沾衣。

王融《雜體報范通直》（《古文苑》卷九） 和璧荆山下，隋珠漢水濱。無雙自昔代，有美今爲鄰。三楚多才士，江上復才人。緯綃非善賈，聖德可名臣。追飛且學步，共子奉清塵。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徘徊吹樓側，欲見心所親。㝢君蘭蕙草，何用以書紳。

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文選》卷二〇）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任昉《出郡傳舍哭范僕射》（《文選》卷二三）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恆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彥，

夫子値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楊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晨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値。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嘆，輟春哀國均。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范僕射雲貽友》（《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朝出耘東田，暮歸下南岡。邨墟生夕煙，平楚餘頹陽。稚子牽衣言，有客來東方。綰組復影纓，珠玳生輝光。殷勤重致辭，良久遲中堂。審聽知是君，寸心感傍徨。縞紵訂僑札，雞黍信范張。石交一窮達，古義今益彰。附書南飛雁，夢寐同翱翔。

雜録

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中 始興江口有三楓亭，梁范雲遺跡也，余以甲子使粵過之，題詩云：「二月一日春態閒，桃花欲落鳥緜蠻。回頭不識中原路，人在三楓五渡間。」又廣州六榕寺，猶是坡公題牓。

又《北歸志》（《帶經堂詩話》卷一四《遺跡類下》） 次始興江口，縣去江口十八里；舟中閱《澹歸集》，詩筆雄肆，可謂辨才。晚次修仁水口，范雲賦詩處，舊有三楓亭。

傅昭

羅惇衍《傅昭》（《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當世名賢見賞三，披帷斯在寂能甘。牛埋之圃清規肅，魚餒于門雅量涵。終日端居成學癖，高風宿操被恩覃。最難兄弟俱斑白，同乘而歸樂且耽。

《梁書》卷二六《傅昭傳》 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略】謚曰貞子。

《南史》卷六〇《傅昭傳》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略】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乃爾遵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卽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略】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略】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擧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愼，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謚曰貞。

《舊唐書·經籍志下》 《傅昭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傅昭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宗夬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宗夬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荆州樂》三首、《遙夜吟》一首、《別蕭諮議衍》一首。

宗夬

論述

《南史》卷三七《宗夬傳論》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評《荆州樂三首》並高雅。

傳記

《梁書》卷一九《宗夬傳》宗夬字明敭，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炳，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略】(天監)三年，卒，時年四十九。
《南史》卷三七《宗夬傳》夬字明揚。【略】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荆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梁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并錄。)

陶弘景

論述

綜論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藝文類聚》卷五五)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襄)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勑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孫一元《我愛陶弘景》(《孫山人集》)　我愛陶弘景，不受萬乘束。挂冠事棲遯，歸來卧空谷。青山讀玉書，白鶴下高木。乃知悟悅心，長日雲相逐。

屠隆《讀眞誥》(《白榆集・詩集》卷五)　仙卿都水治華陽，親注瑤篇五色光。金簡時時朝上帝，玉濟一一隸虛皇。瓊臺高宴笙簫集，古洞明霞日月長。塵土無由笙霄漢，得如雞大白雲鄉。

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陶隱居集序》(卷首)　《梁書》稱陶隱居獻二刀于

高祖：一名善勝，一名威勝。李延壽訛爲二丹。此以天監中陶嘗獻丹于帝，遂并誤刀爲丹也。簡文有《謝賚善勝威勝刀啟》中引「五寶新成，曹丕先佩其一」則非丹無疑，惜延壽不及考耳。世傳：桓闓爲隱居執役，一旦雙鶴來下，青童覓桓先生。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頃得執役，桓君遂仙去。按：桓法闓爲隱居高弟，原非執役。況陶沒後，邵陵王爲作碑曰：「門人桓法闓等」，「勒玄碑而相質。」則法闓未嘗先時上昇，此其左驗。豈桓法闓之外，別有桓闓耶？顧云門人無姓桓，則何說也？世又傳陶以己不得仙爲疑，闓還報云：「公條本草多害物，命以此遲仙。」余謂本草與自前世，物命之傷已非一日。陶慮世之誤用而剖別之，爲濟人津梁，安得坐此見譴？按：賈嵩《內傳》，隱居常自嘆：仙障有九，名居其一。吾之不仙，直三朝有浮名耳。大都名爲豔塲，享取太多，能使入世者鈍其芳，因修眞者紆其道業，此於事理爲准，然天上饒有至尊相奉事更倍人間。以華陽三層樓上天子不得傲之，以翠華不倍愈于都水監之適乎？仙、佛往往分途。隱居乃兼受菩薩戒，則調停而就世法，大道委蛇猶之獻刀意耳。仙人在世，稱文士者，惟葛稚川、陶都水。葛僅《抱朴》行世，他文希傳。陶自《眞誥》外，諸篇存者尚得若干帙。如灑墨水，盡成桃花。又如山半吹笙，洛濱受瑞。長言短語，俱有驂鸞駕螭之勢。公不云乎「雖有頑仙不如才鬼」，此自冷眼笑世之言。仙才如公，豈數數哉。令天上而衡文也，香案前，珮聲琅琅，故應讓席。丁卯首夏汰沃子張燮識于蒔藥蹊。

又《書陶弘景傳後》（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陶隱居集》附錄） 陶通明年少薄游，閉影朱門，不交外物。已而裂組還山，尋仙訪藥，層樓徙倚，幽谷盤桓。迨乎齊社既湮，梁鑾初躡，楓宸篤布衣之好，松風曳綸綍之輝，薄玄感之帝師。甘山中之宰相，書問還往，冠蓋相望。而雲霞總轡，竟遂閒身。余又嘆其雖交外物，而不挂朱門，有足儀羽者焉。《尋山誌》之言曰：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晦道，余不敢承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此，其自命果度，越於時流，而仰青雲，覩白日，果無負於香爐之雙導也。嘗論通明僊人謫籍，爲天子外臣，似東方曼倩。然曼倩頡頏傲世，詼諧取容。而貞白先生圓通謙謹，出處明會，則持躬甚平、僊靈屢接，仍閑經世，具似李長源。然山人衣白，竟與人事位列通侯，而華陽隱居席月澗門橫琴雲際，懸纓終老，則處世甚高。或謂其禪代之際，援引圖讖，遙贊革命。覩大澤羊裘，狂奴故態，不無稍點。然天命所值，通明似已先得之，聊復爲爾。彼非覬商山之侍，而流嗤洗耳之波也，憑星夕息，望日朝飡，豈遽遜客星於干座哉。同時何子晳兄弟，亦以梁皇舊恩，屢愆朝命，號稱通隱，別摽大小之山入夢，青龍依堂紅鶴，季世故多異人。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陶隱居集》 陶通明幼時戲弄，即好筆硯，既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深以爲耻。隱侯博聞，其朋輩也。家貧求仕，忽脫朝服，立館華陽，吹笙聽松。天下豈眞有神仙乎？秦皇、漢武、窮山討海，耄期不遇，通明何人，遂能飛舉。然丹鼎七營，登晨尙隔，咸陽剡白，未易言也。世疑隱居棄劍，人外悠邈，不宜獻誠革命，遙參國典，抑知少君堪羞，子房可慕，山中宰相，大度素存。或者藥物取資人帝，圖籙當顯興朝，清都前覺，無貴卷舌邪。《眞誥》以外，遺墨不少；論書五啓，鍾、王若生；《本草》諸序，彭、扁未死，邵陵表碑，推兼數賢；令君撰序，云備六藝，良有由乎？魏、晉以來，置君如奕，志士高尙，流涕無從，不得不託志僊靈，遺世獨妙，中散之於孫登，猶是也。而婚宦累形，蟬蛻寡術，通明乃後出而居上矣。

尤侗《代古詩三十首·陶通明弘景（隱居）》（《西堂詩集·于京集》卷二） 白雲何逢逢，山南亘山北，幽人偕與閒，往來成相識。勾曲矗三峰，地腑通靈域。結廬良常阿，采芝充朝食。回望神虎門，抽簪謝階級。宰相非不榮，隱居供我職。夢寐松風間，十賚踰三錫。庶獲玉簡書，繡衣告金冊。

嚴長明《吳文敏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歸求草堂詩集》卷一） 陶公青雲器，手香降人天。道迺郭景純，藝亦葛稚川。朱門聊一憩，掉首行挂冠。眷茲館壇舊，作誥三千言。淵明賦山海，正則驂連蜷。下士滯其跡，將謂求神仙。

羅惇衍《陶宏景》（《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朝中宰相卧山中，仕隱之間置此公。五夜松濤羣籟靜，千巖桂露一書通。逸民忽創頭銜貴，貞士何須手詔崇。筆點丹砂知運盡，白雲怡悅寸心空。

分　論

《寒夜怨》 《古詩歸》卷一四「凄切」句，鍾惺批：「夜情」字妙。「空山」句，

譚元春批：「高烟平」奇幻。何以知之？何以見之。又，此人胸中應有「空山霜滿高烟平」七字，鍾惺批：空山獨夜，靜者幽居，始信此語之妙。　鍾惺評：讀隱居此詩，乃知靜者自然情深。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空山霜滿高煙平」，極高雅，然非閨中人所道，無情人自不能作情語。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題曰「寒夜怨」，首五句說「夜」，次二句說「寒」，末四句說「怨」也。因雲生而鴻驚，聞鴻而起悽切嘹唳之感。霜滿煙平，過夜半矣，殘粧已落，奈帳燈之不滅乎？至明復見風日淒厲，心淚俱枯。正以情人足怨而憂，不能忍也。此詩語輕而鑒，爲後世塡詞之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頗近詩餘。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亦閨怨之詞。言鴻雁驚寒而鳴聲悽慘，令聞之者獨夜傷情。此時空山木落，霜滿烟平而夜將闌矣，殘粧暗照，孤燈不明，迨及旦而風威勝日。愁絕淚枯，只爲情人而不勝幽怨，憂思若來，其誰能忍乎？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音節近詞，「空山」七字却高。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賦空閨之寒夜怨也。前三，就「夜」字起，以「雲生」剔「鴻驚」，即將傷情逗出。「空山」二句，再寫霜煙夜景。「鉛華」七字，落到空閨之人。「寒月」四句，方就寒月寒風，醒出愁心愁淚。末二，則以情人堪怨，思不能忍，收出作意。一路由虛而實，層次清澈，音節駘宕。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六《談詩二編》：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略】居山者能以白雲青松贈人，可謂不俗矣。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陶貞白詩傳世甚寡，「山中何所有」四句，非餐瀣漿御六氣人不辦有此，然氣格自是古詩，元美謂與「打起黃鶯兒」一法，豈其然乎？　《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自是忘世語，然辭旨謙和。譚元春評：此人胸中應有「空山霜滿高烟平」七字。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帝問所有，而以「白雲」爲答，非眞隱者不能道。後人以君平等之稱，陶之呼帝亦復爾爾，信不以萬乘芥蔕。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直亮完好。王、孟于此，必多容態。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瀟落自如。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即「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只就雲說，而言中有領會之神，言外有拒絕之意。答詔詩如此，人詩兩高。

《題所居壁》　明鈔本佚名《北江詩話》三六：陶弘景工於詩而不見於世，但作讖語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一一如其言。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四《客談二》：陶宏景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此詠史之作，述往事耳。而《隋・五行志》以爲詩讖，何耶？故知述異之說多傅會，君子不取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此無論昭陽殿恰合，遂以爲讖。要亦理勢自然，十世可知當由是道，可以鑒矣。

《華陽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靈境可羨。

《解官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殊有隱秀之致，然無學道之氣。

《與武帝啓》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陶隱居集選》：「箴」謂《太師箴》，「吟」謂《大雅吟》，「贊」謂《像贊》，「詠」未詳。

《答謝中書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演迤澹沱，蕭然塵壒之外，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　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髯蘇《與毛瞻東東》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吾以移贈此文。

《瘞鶴銘》　蔡絛《西清詩話》卷上：丹陽焦山斷崖石《瘞鶴銘》，字雄強如倚劍戟，書之冠冕也。或傳爲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眞逸撰。歐陽文忠公《集古跋》云：「顧況道號。」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眞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在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茅，陶故居，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歐陽公精識絕世，於是正尤審，一質以意乃誤，是以君子愼於傳疑也。又碑旁小碣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許？欲到風引歸。」後題「丹陽掾王瓚作」。近時發地，復得一小石云：「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趁人來。」二碑字類《瘞鶴銘》，殊不可考。余嘉其清綺，並錄之云。　王觀國《學林》卷七《瘞鶴銘》：觀國按：《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以爲似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眞逸之號，而茅山之近焦，隱居又善爲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顧況乃竊華陽眞逸之號耳。碑銘甚古，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

有六百餘字者。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瘞鶴銘後》：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斅之，深可一笑。跋《瘞鶴銘後》（邵資政考次銘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董逌《廣川書跋》卷六《書黃學士瘞鶴銘後》：逸少、道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略】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下》引《東觀餘論》【略】。苕溪漁隱曰：黃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又引《金石錄》：《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郝經《瘞鶴銘辨》（《郝文忠公集》卷二〇）：右焦山《瘞鶴銘》磨崖，元本如此大小，凡五段，共一百十三字，自左方書起，而斜正不相屬云。《瘞鶴銘》正書中大字，古今推爲第一。蓋自正書中出奇，古意中有韻勝，脫去規格，超出畦町，而沉著峻麗，雄拔莊重，有凌厲八極之氣。雖殘闕斷食，而筆意具在，如乾坤破碎，元氣自存，雲霧班駁，日月無與爭光者，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超凡入聖筆也。其准繩意匠，後世唯顏魯公書《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爲近之。張嘉貞《比嶽碑》雖極形似，特掇拾土苴耳。嘗觀東坡書《惠州潛珍閣銘》得其氣，山谷大字《楊震傳》得其骨，楊凝式、米元章，推其變而得其奇者也。則是書也，書家之命脈，筆勢之宗趣也。山谷謂《瘞鶴銘》乃大字之祖，爲不誣矣。論者往往必其名氏，苟其書工，雖無名氏庸何傷。如其不工，雖有名氏，江中斷石耳。山谷先生識慮詣極，與爲右軍書，謂其勝處不可名貌，反復題評，稱道不已。而《滄浪翁詩》直以對《黃庭經》，蓋必有所據依。且《潤州圖經》以爲羲之書。盧山陳氏本又有「逸少書」字，則貞是之歸爲逸少書無疑。近因裝背拈綴帖嵌，顧盼回復，意見筆外，每相領會，甚多《蘭亭》筆法，以書法論人，則其人可知矣。而《東觀餘論》、《西清詩話》斷以爲陶弘景書，雖曲爲左契，而書家未嘗題品。夫書出一手，如印印泥，雖妍醜不同，各如其面。而一受成形，必不可掩，相去萬里，相後百年，落紙入手，知爲某人。況羲之、弘景皆一代偉人，其書跡存者，固不待辨驪黃、分牝牡，自可得天幾於滅沒之間。羲之書甚多，皆可考據，而弘景書殆未見也。若以此銘爲弘景書，必得弘景他書，會其筆意，必如此銘，然後可信已。《東觀餘論》又謂，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方年三十二。永和七年丁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閑居。不應年三十二已自稱「貞逸」，以爲必非右軍書。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瘞鶴》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不徵於書法，而徵於歲年，殆刻舟求劍之說也。矧於銘中書「華陽貞逸撰」，不書其并書也。其次即書「上皇山樵」，則書之人也。故陳氏本於「上皇山樵」下，又有「人逸少書」四字。雖弘景嘗號華陽隱居，豈可妄爲附會。縱使隱居之號與銘中同，則撰文之人也，非書之之人也。銘中又有「仙家」、「仙侶」等語，則《瘞鶴》作文者必道家者流，而書之者右軍也。不知勒石之歲復在何年。則《瘞鶴》作文書字，必不能皆出一人之手，共爲一時之事，又豈可以晉永和而爲梁天監，必皆出弘景之手乎。不徵於銘而徵於號，殆亦參母投杼之感也。夫善

書者而後能知書，作文者而後能論文。彼論者敢爲斷然不移，豈皆知隱居、右軍者邪。必有子房而後知漢高帝，必有徐庶而後知諸葛孔明，必有劉弘而後知陶士行。山谷先生道高一世，名冠當時，而書法之善自成一家，亦隱居、逸少流也。其於此銘與爲右軍書，而不及隱居，則不易之論也。聽盤爲日，姑宜置之。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留儀眞。伴使潘居之以焦山磨崖《瘞鶴銘》見貽，而昏剝湮漬，漫不可別。既而提舉路鈐王順送焦山寺僧所寄一本，及《辨證》一卷，即此本也。方之他本，最爲完具。嚮在河朔時，所見數本，皆摹搨失眞。近歲鄧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剸截，絕無韻勝。及見此本，氣韻具足，矯矯飛動，乃知書家亦自有眞耳。故既論其書法，又辨其名氏，又賦詩以答諸伴使云。　柳貫《跋舊本瘞鶴銘》（《柳待制文集》卷一九）：銘在潤州焦山下，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眞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眞以爲況。至董逌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曰壬辰，曰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爲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眞爾。

安世鳳《墨林快事》卷四《瘞鶴銘》：以爲右軍者，非。爲隱居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人筆意，明之乎非二公也。【略】必唐中、晚之人無疑。　孫鑛《書畫跋跋・瘞鶴銘》：此銘佳處，惟在字畫飛動。然筆勢太縱，隋以前恐無此法，應是李北海以後筆，顧況雖無據，然唐人善書者多，如王士則《成德軍》等碑筆法，與此略相似，大約唐人所書耳。　程康莊《瘞鶴銘跋》（《自課堂集・文集》）：焦山鶴□有銘。書法遒利，能自振。然所謂「華陽眞逸」「上皇山樵人」皆無時代姓名可考。或曰譔自顧逋翁，如《聖教序》集右軍字耳。夫逋翁非藏名者，何從得右軍筆而跡其所爲乎？或曰爲陶貞白。貞白隱於良，常以華陽度之，或其是耶？且華陽在潤州境內，與焦山非相絕。當其往來高峰峻岨之間，得意疾書，姑隱其名，使後人推索得之，亦猶郭景純以爪髮埋石簰山，欲以藏諸名山耳。考貞白昔慕靈跡，頗以名心爲累。陸敬游十賚，當九錫其文，輒稱引金經鶴銘，疑屬好事得無類是歟？今觀其字清勁有法，孤雲新月，當在虞、褚諸公之上，其爲貞白益信矣。銘石崩于潮汐，其榻本唐、宋之時尚全，即歐公僅得六十餘字，後此者能觀其形勢哉？予倅南徐尋近代殘本，亦不可得。辛丑秋，計逋客□玉煙堂帖相示，乃見此銘。從初榻全本倣而刻之，而神情近似。余因歎《鶴銘》之在今日，名存實亡。況江間洲渚，人煙滅沒。躡山而望，荒寒在目。又誰從山中窮此勝跡，乃垂金屈玉已屬烏有耶？因損祿秩鐫石，與後世共寶之。庶巧之在人者，天下得而廢之也哉。原銘怪石峻嶒，大於半間屋。其陽砥平四方如席，字纍纍成行，縱橫正等。今易之兩兩相比者，從海鹽鑱本笈笥可以取觀，爲石十有三，橫亘五丈有奇。經始于辛丑陽月，至壬寅上巳畢工。謀置海雲堂兩廡，與衆賞之。贊于茲舉者，吳人潘生陸計生僑。鐘鼎文也與銘相稱。又，焦山雖奇，《瘞鶴銘》字蒼古有法，尤山中之第一奇觀。崑崙補刻海雲堂內，既不沒古人之用心，而山靈實藉以生色矣。行文有斷、有擊、有源、有流，自是作家之文。（錢牧齋先生）　又，事奇，文更奇。先生爲潤州、王阮亭先生爲揚州，兩先生皆搜剔古人殘碑斷碣，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傳之千古，當深人流想矣。（陳其年）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五《瘞鶴銘》：《瘞鶴銘》，款識「華陽眞逸」。或云陶貞白所作，書家品隲亦無定名。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黃魯直詩：「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則竟指爲右軍矣。（貞白與梁武評書，以《樂毅論》爲上。）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四《瘞鶴銘》：焦山《瘞鶴銘》有謂陶隱君書者，有謂王右軍書者，有謂唐王瓚者，向無定論。淮陰處士張弨字力臣，曾乘江水歸壑時，藉落葉爲茵，卧而仰讀其辭，因繪圖作辨且證爲顧況逋翁所書。朱竹垞先生書其後云：「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錢大昕《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考草稿》（《潛研堂文集》卷三二）：退谷先生《瘞鶴銘考》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稿，信筆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間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逋翁書，朱錫鬯復舉逋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它日《題王副使焦山剔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弨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逋翁者，既博而精，吾無間然矣。　吳騫《尖陽叢筆》卷一：京口《瘞鶴銘》自山谷定爲右軍書，後人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考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瘞鶴銘》或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

已論其非。至云或亦願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考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池記》「昔有晨飛鶴（一作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則書豈出于逸少哉？漁隱考訂華陽眞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翁方綱《瘞鶴銘》《復初齋詩集》卷三〇）：焦山西麓山樵銘，墮江復出覆以亭。胎禽化去一千載，徒留文字生畦町。蝸牛廬舍自枯寂，換鵞品目驚雷霆。舊館壇碑畫板帖，華陽手迹通仙靈。逋翁之疑既傳會，松陵時代尤逕庭。（近人或云皮襲美作，尤非也。）金山早有唐庋本，不獨軼事垂圖經。跋詞最著黃與董，日叩眞宰開重扃。靈文尙閟鮫鱷窟，世間已自輝日星。滄洲太守好事者，緬石勢若新發硎。却想寒冬水涸日，蛇行蠏步搥岭巒。神物居然到几案，青田宛爾來儀形。獨惜後來鑿渾沌，反遜片石鐫海寧。我昔敝簏搜五紙，小字隱隱餘畸零。王瓚依稀援舊什，張弨尙未買短艅。今獲滄洲初拓本，五緯合聚粘窻櫺。鋒棱雖邙氣逾出，沙石所漱煤猶馨。淋漓莽蒼障子溼，海天浩渺來雲軿。大江東下浪痕在，長嘯欲起魚龍聽。我與張弨同快意，所少冒雪穿枯萍。不信宋人刻能補，今者媧石蹤已冥。柳公砥柱要重寫，隱居信本同橅型。六朝筆法雜篆隸，四壁屹若臨滄溟。巾箱縮本肖已屢，絳霄萬里乞一翎。香雲冉冉撲衣袂，夢攬浮玉羣山青。　又《再題瘞鶴銘八首》：蕭疎簡遠神仙字，誰識中間朴氣存。接武黃庭惟化度，山陰法乳要深論。　墨池疲役日塵勞，耿耿星辰照戶高。記得栖霞峰頂望，微藍一點海門濤。　法芝米芾仲宣同，時對山雲北固通。想誦銘詞望東海，籃輿浩浩響天風。　魯南恨失水中全，樊榭虛論五百年。日日醉僧來把帚，幔亭作記已茫然。（周幔亭言：近時拓本皆焦山醉僧所描者。）分明五石是全身，宋補三行語未眞。米芾吳琚題記在，可能彷彿六朝人。　世惠無專釋未詳，小齋夢寐挹江光。幾時携得元暉卷，一碧松寥閣上望。（予嘗題小米雲山圖及五洲烟雨卷，輒有焦巖之想。）茅山碑作扁歐書，內史淸眞信有諸。昨見黃庭肥拓本，憬然大字勒厓初。　似欹反正勢全收，氈蠟年來太謬悠。寄語丹楊前太守，隨人且莫怨滄洲。（謂謝蘊山也。）　又《跋汪退谷瘞鶴銘考手艸》（《復初齋文集》卷三二）：予於己卯冬得退谷瘞鶴銘，考刻本而愛之。其後門人謝蘊山太守得其板於揚州，爲予購歸蘇齋。而今又於秋史侍御所得，見此原艸墨蹟，此事迴環胸臆，前後三十餘年矣。愚嘗作補考一卷，前列見存字辨其點畫同異，次以拙著考辨，又次以前人著錄之先後，又次以諸家摹傳拓本之先後，庶可承退谷先生之緒餘乎。愚最不服者，三十四字宋人補刻之說。既力爲辨之，而近日論者或以大字之評，致疑於山谷；又或以移石後之拓本，歸咎於滄洲。愚亦皆力辨之。至於近日程南畊，直謂是皮襲美所爲，殊不思《潤州圖經》云：《瘞鶴銘》爲王羲之書。而《潤州圖經》乃唐孫處元撰也，豈有是皮襲美之理哉。程君蓋未考王象之《輿地碑目》耳。且程君既知「逸少」二字爲玉煙堂所加，而何以又據「逸少」二字爲說耶？是又不待辨而知者也。因書此以附諸前輩手蹟之末，亦見予於茲銘不啻深有夙緣者耳。　又《題瘞鶴銘三首》（《復初齋文集》卷三二）：篆勢兼之飛白勢，壇碑得似少霞碑。寥天一氣松風夢，及識群仙作艸時。　紫金筆訣悟華陽，萬古雲霄午景長。一綫夢中丹篆直，盡收江海入奇光。（「歲」字上辨得「午」字，此舊未曾見者。恰值今午歲也。）眞本人間乞不全，水痕墨暈總天然。苑庵坡老留何處，一榻空江掬篆烟。

傳記

碑志

蕭綱《華陽陶先生墓誌銘》（《藝文類聚》卷三七）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略】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于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昔在（枌）〔粉〕壤，早逢坦上之術；今簉元良，屢禀浮丘之敎。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賈船。虎車照景，蜺拂凌烟。餘花灼爍，春澗

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山)白鶴，何時復旋？

蕭綸《隱居先生陶弘景碑》(《藝文類聚》卷三七)（存目）

蕭綸《梁解眞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文苑英華》卷八七三)　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略】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略】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略】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略】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溪舊館，便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之謂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略】」。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眞，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遊踐名岳。既而到於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托，往而不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迹；交柯結宇，剡逕爲門，縣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既否，水鬬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微兆，於是遠近書問，一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喧。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略】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略】大同三年歲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還化。【略】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

傳　狀

《梁書》卷五一《處士傳・陶弘景》（弘景）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

《南史》卷七六《隱逸傳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略】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

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施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且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李渤《貞白先生傳》（《雲笈七籤》卷一〇七）（存目）

又《貞白先生》（《太平廣記》卷一五引《神仙感遇傳》） 貞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吳荆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略】年十七，與江斆、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略】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略】（拜表解職後）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略】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輕虛，飄飄然頗有雲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識所能及。【略】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武）（元）帝《金樓子》云：「予於隱士重陶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

賈嵩《華陽陶隱居傳序》（《全唐文》卷七六二）（存目）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陶宏景以孝成隱》 陶宏景父爲妾所害，故宏景終身不娶。其游於方外，雖性耽野逸，實因痛其親而割棄世緣。蓋以孝成隱，《梁書》不載此事，并《南史》所載其祖父名及官職皆闕之。

又《陶宏景年》 《梁書·處士陶宏景傳》略言：「宏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此下叙其隱遯高逸之事，更歷建武、永元等朝，然後言梁高祖卽位，恩禮甚篤。下又叙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云云。其下乃云：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此傳尙明白可誦。挨年順叙，無大誤。據其所言卒年推之，宏景當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也，入齊年二十八，入梁年五十二，如此方合。惟蕭道成於宋後廢帝元徽四年，方爲尙書左僕射；明年方爲司空錄尙書事。時宏景年已二十五六，而云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之云云，此其小牴牾者，《南史》多襲取各書，無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輒成疵累。此傳所增頗多，往往冗誕，似《虞初》小說。此李延壽慣態，不足責。但《梁書》不言宏景生年，而卒年則《南史》與《梁書》同，乃其前文先言宏景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兩者自相矛盾，舛謬可笑於是爲甚。

紀事

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〇二)　丹陽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讀，後遷奉朝請。永明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廻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稟道伏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梁書》卷五一《處士傳・陶弘景》　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

又卷七〇《侯景傳》　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

《南史》卷四三《齊宜都王鏗傳》　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葉夢得《玉澗雜書》(涵芬樓本《說郛》卷八)　陶通明既隱茅山，自號華陽隱君，復遍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然，豈得今日之事乎？」通明仕齊，本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而去。自淵明以來，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不至，然猶援引圖讖合爲梁瑞以獻，或者譏之。吾謂通明本自曉曆數符讖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苑英華》，載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事本傳不記。

又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略】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葛天之樂，有何不可。

又　陶隱居掛朝服神武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唐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見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掛衣冠神武門。」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勑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猶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弘景云爾。蓋散誕論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夷狄矣。古今之變，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雲笈七籤》卷一〇七)　先是，(父)貞寶携家隨蕭之郢州。孝建二年，蕭亡。【略】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參佐廨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略】宅在白楊巷南岡之東。【略】十七乃冠，常隨劉秉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廐馬。秉第二男俁，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俁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不共味而食，同車而游。俁與江斅、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俁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先生與韓賁、糜淡同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即得奔出，俁及弟佼爲沙門以逃，爲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殯瘞

葬，查硎舊墓，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劉宗，常懷憂惕。父乃因紀僧眞求事高宗于新亭，即蒙帳內驅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從還東府。公仍遣使侍第五息曄、六息暠侍讀，兼助公問管記事。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略】世祖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箋疏啟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爲準格，諸侍讀多有慚憚，頗致譏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召拜左衛殿中將軍，頗鬱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論諸屈滯。庾爲面啟武帝，帝云：「先帝昔親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翻爲此職，驛馬非驥騄。」猶欲固辭。庾切言之云：「太元已來，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爲爾誤我事。」庾於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于是敕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宣旨褒贊，並敕豫舊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于石碑，王儉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爲最。將欲遷擢，會母憂去職。（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游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眞本，而經歷模寫，意所未愜者，于是更相博訪遠近以正之。）【略】三年還都，方除奉朝請，拜竟怏怏。《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職。求托巖林青雲之志。【略】是歲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出仍脫朝服，挂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主晏語別。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嘿思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爲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略】（先生）既遂，命理舳東下，衆賓並餞于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左比來，未有此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回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由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

李渤《梁茅山貞白陶先生》（《雲笈七籤》卷五）　仕齊歷數王侍讀，皆總記室箋疏，精麗爲時所重。【略】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通幽洞微。【略】至明帝時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敕命餉賚，常爲煩劇。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于其下。令一小豎傳授而已。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下《太平觀》　《梁書》云：陶弘景讀書萬餘卷，善琴棊，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曰：此是第八洞宮之名，金壇華陽之天。乃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唐正觀九年，爲昇眞先生改爲太平觀。

徐達左《貞白先生詩集序》（《貞白先生詩集》卷首）　陶弘景在齊、梁時，挂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咏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尚稱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集》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帝王年曆》五卷（陶弘景撰）。《周氏冥通記》一卷（陶弘景撰）。《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陶弘景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陶弘景《草堂法師傳》一卷。

又《藝文志四》　《陶弘景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神仙類·眞誥二十卷》　梁陶弘景撰。皆眞人口授之誥，故以爲名。記許邁、許謐、楊羲諸仙受道之說，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眞輔》六，《翼眞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爲上下。

又《登眞隱訣》　二十五卷，梁陶弘景撰。景以爲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眞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又《導引養生圖》　一卷，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又《類書類》　《古今刀劍錄》一卷，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劍。

《通志・藝文略三》《陶弘景傳》一卷。

又《藝文略七》 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 又《陶弘景內集》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神仙類》《眞誥》，十卷，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述楊羲、許邁、許玉斧遇仙眞傳受經文等事。又《雜藝類》：《古今刀劍錄》，一卷，梁陶弘景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五》《古今刀劍錄》，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 陶弘景《古今刀劍錄》一卷。

《萬卷堂書目・別集・漢魏六朝》《陶貞白先生文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三「子部」《眞靈位業圖》一卷，陶宏景。 《周氏冥通記》四卷，陶宏景。

又卷六 《陶宏景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學苑》一百卷(陶宏景)。

又卷五 《陶宏景集》三十卷。 又《陶宏景內集》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古今刀劍錄》一卷(陶宏景)。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陶貞白集》一冊。(二卷，陶弘景。)

《玄賞齋書目》卷七 《陶貞白集》。 鈔本《陶隱居集》。

《絳雲樓書目》卷四《六朝文集類》《陶貞白》。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陶陶居集》二卷一本(抄)。

《傳是樓書目》卷四 《陶貞白集》二卷，梁陶弘景。一本。 又一部。

《棟亭書目》卷三 《周氏冥通記》，梁貞白先生陶宏景撰，四卷一冊。

又《眞靈位業圖》，梁陶宏景纂，一卷，唐閭丘方遠校定。

又卷四 《陶隱居集》，梁陶宏景撰，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眞誥二十卷》 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眞輔》、《翼眞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未宏景敘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訛，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眞授受眞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眞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眞誥衆靈敎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眞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弓，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弓」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又《道家類存目・眞靈位業圖一卷》 舊本題梁陶宏景撰。宏景有《眞誥》，已著錄。《眞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眞誥》之下。其用緯書《靈威仰》、《赤熛怒》、《曜魄寶》、《含樞紐》之名，已屬附會。而易叶光紀爲隱侯局，尤爲無據。至以孔子爲第三左位太極上眞公，顏回爲明晨侍郎。秦始皇爲酆都北帝上相，曹操爲太傅，周公爲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眞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爲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道家類・眞誥二十卷》 梁陶宏景撰。凡七篇。所記皆神仙授受眞訣之事，凡降現月日、文字語言，一一詳載。其事不足辨詰，而叙述雅飭。詩歌書牘，亦斐然可觀。乃不類道家之野談，蓋宏景本博學工文也。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二 《陶隱居集》二卷(刊本)，梁陶宏景撰。隴西傅霄編，潁川陳桷校，江總序。

又《陶貞白先生文集》 二卷(刊本)，梁陶宏景著。江夏黃注序云：「曩予寓吳興，得鈔本《陶宏景集》一卷。卷次無序，且篇章殘脫，字畫譌謬，蓋姑蘇五嶽山人黃省曾氏所編輯者。山人博綜羣籍，力追古雅，是編或出其手而未詳訂云。辛亥春，學耕于邑西郊之懷穀山莊，偶憶宏景尋山誌，取是本觀焉，因爲之校讐，本內論書、啓、解官表及梁武帝往覆詔答，則考之《南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等書，其餘詩、文、序、傳、碑、碣諸篇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釐爲二卷，可繕寫。取梁史宏景本傳置諸首，題曰《陶貞白集》。質友人九河俞子三校之，復增入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宏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按：梁史載，宏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皆秘密而不傳。今集止有《本草序》、《肘後方序》餘皆不可見，恐人間尙有藏者，姑校其所見如此。

宏景，茂陵人，圓通謙謹，雖位望隆重，而方外之志終身不忘，是故其言有足取者。又有《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題壁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皆可取。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三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題昭臺弟子傅霄編，大洞弟子陳桷校勘，此從道藏本。影寫上卷有尊一，下卷有尊二字號。《陶宏景集》隋、唐志俱作卅卷，此本不知何時編集。唐、宋《藝文志》、《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俱不載。每葉十行，行十七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眞誥》八卷，梁陶宏景撰。一明俞安期前刊本，一改刊本，一張氏照曠閣刊本。

又卷三 《刀劍錄》一卷，梁陶宏景撰。

又卷四 《陶貞白集》三卷，一明黃淮序刊本，一道藏本，傅霄編。又《周氏冥通記》四卷，梁陶宏景撰。明毛晉刊本。

《稽瑞樓書目》 《周氏冥通記》四卷（一冊）。 又《陶隱居集》二卷，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道家類·眞誥二十卷》 梁陶弘景撰。明刊本。明俞安期校刊前、後二本。張氏照曠閣刊本，即學津討原本。道藏輯要本。〔附錄〕明俞善長刊，劣甚，以道藏及舊本爲佳。俞本每卷末附釋音辨誤考正文字異同，有高似孫、屠隆序。（星詒）〔續錄〕金陵叢書本。

又《別集類一·華陽陶隱居集二卷》 題昭臺弟子傅霄編，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陽湖孫氏有影寫道藏本，云各家書目不載。佳趣堂目一卷云：嘉靖甲辰文休承借崑山周氏所藏紹興刻本錄，崇禎戊辰震澤葉奕重錄。 又有刻本二卷。〔續錄〕汲古閣有元人鈔本。明嘉靖黃省曾刊本，二卷，八行十六字，汪序謂得黃省曾鈔本、增文二篇，補字二百五十餘。李木齋有之，乃天一閣舊藏。李木齋又藏有舊鈔本，乃葉林宗、李涵仲、奚靜宜合鈔，林宗有跋，並錄文嘉、徐濟忠二跋。明嘉靖贛郡蕭斯馨刊本。明汪士賢刊本。道藏太玄部本。繆藝風藏明張紘刊本，十行二十字。

《抱經樓藏書志·別集類一·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鈔本）》 梁陶宏景撰，昭臺弟子傅霄編集。

《鄭堂讀書記·道家類·眞誥二十卷（學津討原本）》 梁陶弘景撰。（弘景仕履見雜家類。）《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不載，新、舊《唐志》始載之，作十卷。《崇文目·道書類》、《讀書志·神仙類》、《書錄解題》、《通考·神仙家》、《宋志》俱同。【略】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陋者爲之。其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寶珠被他竊去了，卻不照管，亦都不知。卻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碎罐用，此甚好笑。文公所言亦可謂罕譬而喻矣。而前有嘉定癸未高疏寮（似孫）序，尚極口稱道之，蓋失于不深考耳。

又《靈寶眞靈位業圖一卷（津逮祕書本）》 舊題梁陶弘景撰。【略】四庫全書》存目前有通明序，又有王弇州（世貞）題詞，稱是書大概依約《眞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爲後人傳會書耳。而序辭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備采翫，中有疑誤者，略拈出之。其又題又稱其文似後人筆，而胡孝轅（震亨）亦謂搜檢《眞誥》未必一一準之，知此圖所列，別準葛洪《枕中記》也。其爲後人附益，誠有如弇州所言者。竊謂書既僞作，則序文亦屬依託。弇州於文尚僞秦漢體，故併是序亦認爲眞通明作。此則文人之蔽也。前又有秀水沈（士龍）引《說郛》亦收入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譜錄類·古今刀劍錄一卷（明華氏刊本）》 梁華陽道士陶宏景撰。自序云：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堙沒。慨然有想，遂爲記云。凡記帝王刀劍，自夏啓至梁武帝四十事，諸國刀劍自劉淵至赫連勃勃十八事，吳將刀周瑜以下十事，魏將刀鍾會以下六事，然關、張、諸葛、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傳寫誤脫蜀將刀標題，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魏，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爲顚舛。《四庫提要》謂其眞僞參半，有以也。

又《別集類一·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一卷（精寫本，何夢華藏書）》 五嶽山人黃省曾編校。此本前有侍中尚書令江總序。並題云：先生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皆亡失不傳。故禮部侍郎王公欽臣哀其遺文三十二篇，以爲一卷。南豐曾恂復得《寒夜愁》、《胡笳》二詩，於《古樂府》集中，《難沈鎮軍約聖論》於《宏明集》中。因考其製作先後爲之次，以類相從，并殘文附於後。《請雨詞》一篇，獨列於卷前。有「石甑山樵秋陽山人青華館」、「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錢江何氏夢華館藏」諸印。

又《陶貞白集二卷（明刊本）》 梁秣陵陶宏景著。按：集中《尋山誌》末注云：陳武帝貞明二年，敕令尚書令江總始撰先生文集。先生去世已五十三載，文章頗多散落，而《隋·經籍志》：「梁隱居先生《陶宏景集》三十卷，又

內集十五卷。至宋作《唐・藝文志》僅載集三十卷，不著內集。晁公武、陳振孫兩家且不著錄。此編明黃省曾從《道藏》錄出，江夏黃注，重加校正，釐爲二卷。增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宏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并加序云。有「邵錫章印」、「豫鍾荆華書屋」三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道家類・眞誥二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瞿氏《目錄》有明刊本，云：「此明俞安期依《道藏》本雕刻，前有高似孫、屠隆序，每卷末附音釋辯譌，考訂文字，極爲詳愼。」玉縉案：《提要》本未知何本？俟考。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張立人手抄本）》（存目）

陸心源《張青芝手鈔陶隱居集跋》《儀顧堂續跋》卷一二）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前有隱居傳，後有梁元帝、昭明太子、邵陵王綸《陶隱居碑》、司馬子微碑陰記、蘇庠像贊。又集外兩文，《隱居集》久亡，王欽臣始裒遺文三十二篇。南豐曾恂益以《寒夜愁》、《胡笳》二詩，《難均聖論》，傅霄爲之編次，附殘文于後。紹興中，有刊本。嘉靖甲辰文休承錄于崑山周氏，崇禎戊辰葉林宗（奕）從文本傳錄，此則乾隆元年張青芝（位）借葉本所手錄者。《四庫》未收，阮文達始進呈，此本比阮本較爲完善。

繆荃孫《藝風讀書記》卷六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傳寫明嘉靖間人鈔本，分上、下卷，後又次《請雨詞》等三篇。有紹興癸亥刻書跋，題款二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是源亦出於《道藏》。紀氏手跋曰：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雨詞》、梁元帝譔《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叔載識。

又《陶貞白集》二卷。明黃省曾編，新安汪士賢刊本。

又《藝風藏書再續記・校本五》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傳鈔大洞弟子陳桷校勘本。癸丑十一月借葉林宗校本又校。補《答釋曇鸞書》一篇，又補足傳注一葉。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題記》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明葉奕抄本。此爲葉林宗手抄本，《堅經室外集》所著錄即從此本傳抄者也。陸存齋觀察所藏爲張青芝傳抄葉本。檢《皕宋樓藏書志》其標題後但有「昭臺弟子傅霄編集」，無「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一行，殆青芝抄時刪去耶？又「江總序」三字在「副在延閣」後，足遠論其他。甲寅立春日，盛鐸記於津門麟嘉館。　又：是書舊藏聽雲陸氏，乾隆元年十二月張青芝曾從陸氏借錄（張本歸皕宋樓陸氏）一本，後此書歸南昌彭文勤。同治中朱修伯丈得之，哲嗣澂子清、溍子涵尚能世守，子涵歿後書始散出，余從廠肆購得。古書流傳之緒爲昔人所樂道，因識之於此。甲寅穀雨前一日，盛鐸。

又《書錄》卷三 《眞誥》二十卷（梁陶弘景撰，明萬曆俞安期第一次刻本）。明俞安期第一次刊本。舊人用俞第二次刊本校。有「南武觀我生齋朱蒨士圖書記」朱文長方印，「梅氏退齋珍藏」朱文長方印，「曾爲徐紫珊所藏」朱文長印，「梅印益徵白文」、「復齋」朱文二方印「臣大成印」白文、「學子」朱文二方印，「松江沈樹鏞鄭齋考藏金石書籍」朱文長印，「抉易子」朱文方印。

又卷四 《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舊抄本（明葉奕抄本）。標題次行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末有跋云：「崇禎戊辰（元年）夏四月余適鹿城，良夫師時館張氏，余往謁，因見師校錄是集。明年己巳，余得借校，然坊刻脫誤頗甚，不堪改抹，故另寫此本；其字蹟前後非一，則余及李涵中、奚靜宜共書也。五月十七日午，震澤葉奕記於孫氏蕉夢軒之雨窗。」後有「葉奕」、「林宗」二白文方印、「山中人兮芳杜若」白文方印。收藏有「南昌彭氏」朱文方印，「知聖道齋藏書」朱文長方印，「朱學勤修伯」、「結一廬藏書記」二朱文方印。副葉有彭文勤公朱筆手跋。（《陶隱居集》一卷，明時人舊抄本，猶在張天如未輯《漢魏百三家》以前。卷末自文休承以下傳寫叙次井井，可寶也。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得之馬氏叢書樓。芸楣記。（據跋崇禎元年抄，校字避熹宗諱可證。）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注云：《貞白先生集》又注云：《仙詩》。（案：此似即宋傅霄所輯。而白氏之言如此，豈別有其本，專載仙詩歟？莫得而詳已。）馮氏《詩紀》輯存詩六首，《華陽頌》十五首。　張氏《百三家・陶隱居集一卷》凡賦、表、啓、書、序、論、誌、頌、銘、碑文，二十九篇，詩六首。　儀徵阮元《堅經室外集・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弘景有《眞誥》，《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生平雜文，及與武帝往復論書之劄。據集中《尋山誌》云先生

去世後，久無人編錄。文集至陳武帝貞明二年，勅令侍中尚書令江總始撰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駕，至是五十二載矣。文章頗多散落云云。然考《隋志》：《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又內集十五卷。至《唐志》僅載三十卷，疑所作內集已佚。自是以後，傳述愈微。晁公武、陳振孫皆未著錄。是本從明《道藏》本錄出，卷首載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蓋亦道家者流。惟集前有江總序一首似尚存其舊，餘則存什之一二而已。殘膏剩馥，足以沾溉後人。蓋弘景在道家亦號學者，其著述與《抱朴》抗衡，所謂列仙之儒也。　嚴氏《全梁文編》輯存《雲上之仙風賦》、《水仙賦》、《十賚文》、《解官表》、《與梁武啓》、《尋山誌》、《難沈約均聖論》、《華陽頌》、《瘞鶴銘》及書、序、碑、《請雨詞》、《遺令》凡三十篇。案：《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黃長睿《東觀餘論》、董逌《書跋》，以爲陶隱居。胡仔《漁隱詩話》引《西清詩話》云：《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逸云。又卷首序錄曰：《陶弘景集》二卷。一《道藏》本，傅霜編。一明黃淮序刻本。（案此作傅霜，似刊誤。）金山錢熙祚《指海叢書刊本跋》曰：《陶隱居集》二卷，從明《道藏》錄出。考元劉大彬《茅山誌》有傅霄重編隱居集。霄字子昂，晉陵人。主常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乙宮祠，乞還茅山。紹興二十九年立春日化。南宋初距弘景時六百餘年，掇拾遺文，存什一于千百。蕭綸《陶隱居碑銘》載其與親友書。《雲笈七籤》本起，錄載其與從兄書。《茅山誌》載其《請雨詞》。又許長史舊館壇碑後尚有碑陰記。《古今刀劍錄》首有自序，此本均未采入，搜而補之，以俟好古者。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道家類存目・眞靈位業圖一卷》　嘉錫案：《眞誥》云：「武王發爲鬼官北斗君，魏武帝爲北君太傅，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大抵與此書合。惟謂文王爲西明公，與此書作周公者不同。是《眞誥》與此書，同一荒唐之言，未見《眞誥》果出此書之上也。弘景肯作《眞誥》，未必不可作此書。《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載有此書之序，相其文詞，實出六朝人之筆，非出僞託。雖《雲笈七籤》卷一百七載弘景從子翊所撰《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篇末詳列弘景撰集名目凡三十六種，二百一十九卷，並無此書之名，似有可疑。然翊自注云又有圖象雜記甚多，未得一二盡知知見也。（疑誤重一「知」字。）則弘景之著述，翊容有未知，不足深怪。惟考《眞誥》卷十五邵公奭爲南明公條下弘景自注云：「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剋紂，功在不殊。而周公有聖德，仙鬼之中，並无顯出。（无顯出者，謂書無明文也。）太公執旄秉鉞，威罰最深，（言其多殺戮。）乃載出列仙。邵公恩流甘棠，翻爲鬼職，亦復難了，皆當各緣其根本業分故也。」是弘景明言仙官鬼職之中，皆無周公。今此書謂周公爲西明公，比少傅，與《眞誥》矛盾，未詳其故。至孔子爲太極上眞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則《枕中書》亦有是言。道家者流，援儒入墨，以張其教，存而不論可矣。

又《道家類存目・冥通記四卷》　嘉錫案：此書亦不見於陶翊所撰《華陽隱居本起錄》，然《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有《進周氏冥通記啓》，云：「某啓，去十月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並附梁武帝答書云，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眞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與第四卷目錄末題記之語合。是此書自編撰之始，即爲四卷，《隋》、《宋志》皆爲傳寫之誤，抑或卷帙有分合也。又知此書實爲弘景所撰，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內編著錄，明胡震亨、毛晉合訂本署陶弘景撰，與弘景啓合，《四庫》本題周子良，蓋後人所改。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刊本，題：「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編」，「小峰山人贛郡黃注校」。八行十六字，版心下記人名。有黃注序，謂得黃省曾抄本，爲之校讐，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後有嘉靖壬子俞獻可序。（此書代李木齋收之。甲寅。）

又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明葉林宗（奕）、李涵仲、奚靜宜合抄本。有葉林宗（奕）跋，并錄文嘉、徐濟忠二跋。又彭元瑞跋。（李木齋藏書。壬子。）

又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上下卷》（梁陶弘景撰），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年辛酉吳郡史臣紀傳鈔宋刊本，九行，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後有紹興癸亥陳桷序。本書二三行題「昭臺弟子傅霄編集」，「大洞弟子陳桷校勘鏤板。」史氏跋錄後：「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雨詞》、梁元帝撰《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臣紀叔載題。【略】後有吳士鑑等觀款三行，在副葉：「光緒己亥四月，廉生祭酒攜至西苑南書房，嘉定徐郙、元和陸潤庠、仁和徐琪、侯官張亨嘉、錢唐吳士鑑同觀，士鑑記。」此書周叔弢得於津門，余假校于汪刻本上。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增〕華陽隱居集二卷》　梁

陶宏景撰。宏景有《眞誥》，已著錄。隋唐志皆有《陶宏景集》三十卷，隋又有內集十五卷，此僅二卷，尙不及舊編之十一。　從明道藏本錄出，阮氏以進呈。　明時有黃省曾編刻本。　汪士賢刻貞白集二卷，卽黃省曾編本。

〔補〕明正統道藏本，在太玄部。已印入道藏舉要中。　清道光二十三年金山錢氏刊指海本，在第二十集。　〔補〕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黃省曾編。　明嘉靖三十一年刊本，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闌。有黃注序，稱得黃省曾鈔本，爲增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本書卷首題黃省曾編，黃注校。後有嘉靖三十一年俞獻可跋。又有胡直序，云黃注屬蕭斯馨古翰樓出資刻之。天一閣佚出之書，余代李木齋先生收得。　〔補〕《陶貞白集》二卷。梁陶弘景撰。　明萬曆間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明葉奕寫本校並錄諸跋。又一帙，余據明嘉靖史臣紀寫本校。　〔補〕《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傳記一卷，明嘉靖二十三年史臣紀傳鈔宋紹興十三年陳桷刊本，九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無闌格。本書卷首二、三行題傅霄編集、陳桷校勘鏤版。此乃明人刊書體例，非宋刊所宜有，疑是史氏蛇足。卷末有紹興癸亥陳桷序。有嘉靖辛酉史臣紀跋，云嘉靖甲辰文嘉假宋本手錄，余亦寫此冊。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有汲古閣藏印，吳士鑑觀款，周叔弢藏。　〔補〕《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葉奕、奚靜宜、李涵仲合寫本，有葉奕跋，並錄文嘉、徐濟忠二跋。有彭元瑞跋。李木齋先生藏。　〔補〕《陶隱居集》四卷，梁陶弘景撰。附錄一卷。明天啓七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陶隱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華陽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清嚴可均輯。　清光緒二十九年葉德輝刊觀古堂彙刻書本，在第一集。

又《道家類・眞誥二十卷》　梁陶宏景撰。明俞安期校，前後二本。　學津討原本。　道藏輯要本。　〔補〕明正統道藏本，在太玄部。已印入道藏舉要中。　明萬曆刊俞安期重修本，九行十七字。余有殘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梁《陶貞白先生文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嘉靖三十一年黃注刻本，鄭振鐸跋，一冊。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存一卷(二)。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傳記一卷，明嘉靖史臣紀抄本，史臣紀、傅增湘跋，徐鄙、陸潤庠、勞健等題款。一冊。九行字不等。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清劉氏味經書屋抄本。劉喜海校並跋。與支璧集合一冊。十一行，二十二字，綠格白口。四周雙邊。　《陶貞白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傅增湘校跋並錄文嘉徐濟忠、葉奕、彭元瑞等題識，一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一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

藝文

蕭衍《答陶隱居書》二(道藏本《陶隱居集》)　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沈約《與陶弘景書》(《藝文類聚》卷七八)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闕，憑星夕卧，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曖然觀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嚥瑤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又《酬華陽陶先生詩》(《梁詩》卷六)　三清未可覿，一氣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丸丹贈，豈懼六龍奔。

又《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詩》(《梁詩》卷六)　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覩榮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慙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盬不遑恤。

又《華陽先生登樓不復下贈呈詩》(《梁詩》卷六)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樵。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奉華陽王外兵詩》(《梁詩》卷六)　飡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識青丘樹，迴見扶桑日。爛熳蜃雲舒，嶔崟山海出。

范雲《答句曲陶先生詩》(《梁詩》卷二)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眞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栖千秘，金壇謁九仙。

乘鵷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庾肩吾《答陶隱居賚朮蒸啓》《藝文類聚》卷八〇）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九明，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戴。

又《答陶隱居賚朮煎啓》《藝文類聚》卷八一）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且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捐；鄖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鶩霍山，共陳王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許景亮《陶隱居祠》《七十二家集・重纂陶隱居集》附錄） 金鑾辭舊直，鶴駕脫塵氛。眞隱雖高世，嘉謀亦相君。石壇移曉月，丹竈覆寒雲。瑟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

佚名《陶眞人贊》《茅山志》） 高卧白雲，晨飡絳霞。弟子如林，着書蒲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烱。

雜録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 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

《周氏冥通記》《七十二家集・重纂陶隱居集》附錄） 周子良問華陽童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然恐緣業不及。

釋道宣《續高僧傳》 釋曇鸞出家五臺，聞江南陶隱居廣博弘贍，遂達梁朝求諸方術，乃致書通問。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辭還魏境，魏主號爲「神鸞」。

劉大彬《茅山志》 陶眞人丹井，在上館前石橋東。水甘冷，遇旱不竭。政和初，道士莊愼質索得之，初去土三尺許，得石井欄已破，合之尚全。環刻大字，是天監年書。及見磚甃，又穿數丈，見沙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芡實，光彩射人，亟取之，隨墮井中。

曹景宗

論述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四（《古詩賞析》卷首） 詩須續學始能工，也要靈根具此中。侍宴沈曹留傑句，武夫合笑老冬烘。

史夢蘭《詠史詩・曹景宗》《爾爾書屋詩草》卷四） 比蹤穰樂氣桓桓，趙草城邊戰壘殘。平澤秋高弓霹靂，後房春暖錦團圞。貴人何取如新婦，天子猶能恕下官。競病吟成齊擱筆，休文從此讓詩壇。

《光華殿侍宴賦競病韻詩》 洪邁《容齋四筆》卷九《沈慶之曹景宗詩》：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略】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略】」帝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慶之）、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自然英特，故知詩以性情眞切爲最。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歸來笳鼓競」句：押「競」字尤難。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上二，以去襯歸，已曲折。下二，自負之中，仍復放活，且又險韻隱押，的是好詩。

傳記

《梁書》卷九《曹景宗傳》（天監）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

《南史》卷五五《曹景宗傳》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略】幼善騎射，好畋獵，【略】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略】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略】（建武五年）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略】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人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左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略】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卻，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略】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三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今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此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脯，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

紀事

陸深《儼山集・詩話》　世傳曹景宗「競」、「病」韻詩，爲沈約輩所驚嘆。《南史》所載「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略】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氣盡。」此段文，亦豪宕。

錢希言《戲瑕》卷二《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褰車幔帷，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十一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鎗大刀語。而後世但傳「競」、「病」三韻爲佳。《競病詩》，只是操筆立成，驚倒光華殿中客耳，以爲足概英雄之思，淺哉。

原良《聽潮居存業》八編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景宗武人，而能叙昨今光景甚眞。雖但追其疎狂之樂，卻實有山林骨性者。若醜窮榮通之人，閉置於終南北山之上，反邑邑如三日新婦，思借徑以通長安，不勝鼻頭火出也。

又九編 曹景宗目不識書，及破魏凱旋，時梁武於華光殿與沈約諸臣宴飲聯詩，以曹兜鍪，不煩唱和。曹固請，許之。時韵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得之，立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滿朝嘆賞莫及。凡落韵必棘手難就，而武人隨手就之，可見詩不關學也。

釋智藏

論述

《奉和武帝三教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傅儒理以濟其說，翻覺支遁、慧遠之爲煩。

傳記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略】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略】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大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略】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寶誌遷神，窀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于定林上寺，遂推今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辰南面，城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慚御榻，況復乃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敕，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略】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略】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潁。」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略】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敕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謝寺釋慧次》 釋慧次，姓尹氏，冀州人。【略】大明中出都，止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

又卷一一《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卷一三《齊上定林寺釋法獻》（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

《通志·藝文略七》 沙門《釋智藏集》五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釋智藏姓顧氏，吳郡吳人。太初六年（案：齊、梁二代皆無太初年號。此誤也。）敕住興皇寺。梁武授戒，時時諮稟。皇太子尤加敬接。」《廣弘明集》有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武帝三教詩》一篇。　嚴氏《全梁文編》曰：「釋智藏本名淨藏，吳人。天監末，居鍾山開善寺。《續高僧傳》六，有《辭會啓》一篇。案：《別集類》注：梁有者終於此二集，智藏卒年不可知。劉緩則卒於阮孝緒之後。疑此二集亦未必定在《七錄》也。

藝文

蕭衍《述三教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少年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爲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昭。不毀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雜録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於《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粗可佳，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書。

任昉

論述

綜論

劉孝標《廣絕交論》（《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逾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儁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轉，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

沈約《任昉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九）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政）〔致〕。川谿望歸，岩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藝文類聚》卷四九）　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顚墜硎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借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亹亹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

左、陸。時乃高闢雪宮，廣開雲殿。秋牕春戶，冬燠夏凊。九醞斯浮，百羞並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袖氣將盡。顧余不敏，廁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絕乎千載。

鍾嶸《詩品》卷中《梁太常任昉》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劉璠《梁典》（《文選》卷二三《出郡傳舍哭范僕射》李善注引） 任昉【略】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

李商隱《讀任彥昇碑》（《李商隱詩歌集解》卷二） 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橫。梁臺初建應惆悵，不得蕭公作騎兵。

文同《嘲任昉》（《丹淵集》卷一二） 幸自文章亦可憐，不消一事已爲賢。何如卻逐蟲兒去，忍恥更來王亮前。

孔平仲《續世說》卷二《文學》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爲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黃徹《䂬溪詩話》卷四 任昉《別謝言揚》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報劉孝綽》曰：「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略改一兩字，豈以會意處欲常用之耶？

又卷一〇 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任昉》 任昉在齊、梁之間，爲一時宗主，然德義不足而文華有餘，以名聲勢利接引而無隱約相與之實，不惟許、郭舊意不復有，而竹林、東山之游亦懸殊矣。自是後累數百年，風流殆絕，豈細事耶？

佚名《述異記序》（南陵徐氏隨弆刊本附） 大梁天監二年，昉還中書舍人，家藏書三萬卷，故多異聞，采于秘書，撰新《述異記》上、下兩卷，皆得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刀筆之士，好奇之流，文詞怪麗之端，抑亦《博物》之意者也。

又《述異記後序》（南陵徐氏隨弆刊本附） 夫述者著撰之名，異者未聞之事。然而簡諜紛委，百氏駢繁，始業文者，患於少書，莫得以備見；務廣覽者，失於精究，鮮克以周記。非夫博物君子，鴻儒碩彥，家藏逸典，日獵菁英，則何以詮次成書，以資後學。近閱梁世任昉《述異記》上、下兩卷，嘉其纂集，愛不能釋，研玩之際，奇粹間出。辭典而有據，事怪而不俚，綽有餘緒，然非誣。且異夫成式《酉陽》之編，但浮華而靡信，子橫《洞冥》之志，多誕妄以不經。彼皆憑虛，此盡摭實。若造鬻珍之市，列金璧以交輝；如觀作繪之坊，絢丹青而溢目。誠可以助緣情之綺靡，爲摛翰之華苑者矣。惜其湮墜于世，人所罕見，因命工摹鏤，以永流布，與我同志，足以知彥升之博識云爾。時皇宋慶歷四祀中秋既望日序。

黃溥《詩學權輿》卷四《用事・作詩須飽材料》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略】一篇中用事者，十常八九，是知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南史》云：「任昉晚好著書，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于是有盡才之談。」《選》錄四首，乃皆屬詞流便者，信昭明之洞鑒也。《哭范僕射詩》篇，用三「情」字、二「生」字押韻，甚非所宜。梁世製作，豈比《孔雀東南飛》耶？《贈郭桐盧》「窮此」、「自茲」、「自斯」、「從此」相犯，亦大病也。其佳句云「寧知安歌日，非君輟瑟晨」，又云「蠶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任中丞集引》 任彥昇衿契龍潛，提挈之旨，善謔不渝，風雲之感，幸矣，翊戴興運，禪讓文多出其手。而半生勳舊，靡列要津，豈素淡榮利樂爲親臣，而不覬爲重臣，故帝亦不復以肩鉅相苦耶？觀其典郡清貧，兒僮食麥，身不能具裙衫，帝詎不堪以尚方餘瀝，稍爲濡沫，則猶之山巨源欲者無多，與者忘少耳。龍門晝啓，饒所奬拔，至今憶蘭臺聚，尚令人神骨奪飛焉。一片素心，元匪責報于後嗣之津梁。自孝標著論，

悼世王河汾反，歸罪任君之不知人，此中較量不幾於市心哉。彥昇文三十三卷，今存者無多，滿覺流暉蔭宇，較世本微有增益云爾。甲子暮春下弦日，紹和張燮書于舫齋。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任彥昇集》 王僧孺之傳任敬子也。曰：「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亹亹之功，莫尚斯焉。」異哉，貶前修而昂任君，其東海之溢美乎？江南文勝，古學日微，方軌詞苑，代有名人。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齒，生意盡矣。居今之世，爲今之言，違時抗往，則聲華不立，投俗取妍，則爾雅中絕，求其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者，江文通、任彥昇、庶幾近之。然後知僧孺所稱，非盡謬也。彥昇在齊朝，紆意梅蟲兒，捷入中書。既委誠梁武，專典禪讓文誥，諤諤之節，豈彼任哉。然服官清儉，兒妾食麥。卒於新安，浣衣斂禮。有足多者。齊臺初建，褚彥回、王仲寶首稱翊運，身後皆無餘財。論人當日，其大者生死去就耳。廉名非所難也。《昭明文選》載彥昇令、表、序、狀、彈文，生平筆長，可悉推見。輜軿擊轊，坐客恆滿，有以夫。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 （任）昉詩清素，嫌於幅窘。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 文生于情，千古之詩人，千古之情人也。情之所鍾，莫眞於朋友之交矣。漢之蘇、李，所以爲詩壇之歃主者，河梁贈答之詩，雖云文字之絕工，實關交情之獨摯。彥升篤於交道，當世所推，觀其贈郭生，下交不驕，吳范侯，上交不諂。一段纏纏緜緜之懷，出於至眞，情見乎詞。《選》詩以之終始，蓋信友以獲上，詩人之阿柄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任昉》 以彥昇之才，而晚節始能作詩，要將深詣於斯，不肯隨俗靡靡也。今觀其所存，僅二十篇許耳。而思旨之曲，情懷之眞，筆調之蒼，章法之異，每一篇如構一迷樓，必也冥心洞神，雕搜無象，然後能作。方將抉《三百篇》、《離騷》之蘊，發《十九首》漢、魏之覆，雲變瀾翻，自成一家，而高視四代，此掣巨鼇手也。千秋而下，惟少陵與相競爽。所造至此，鍾嶸胡足以知之？而謂「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悲夫。奇孰奇於彥昇？且其詩具在，初亦未嘗用事也。作此品題，何殊夢語？任彥昇詩如白茅仙人，自大滌山中遊石而出，來從華陽洞天。潛行千里，入穿泉根，出攀紫烟，仙踪超忽，人不能測。

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 六朝人謂文爲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田雯《讀任彥昇傳》（《古歡堂集・五七言絕句》卷三） 浣衣食麥苦當時，才並江淹瑰瑋辭。捷入中書腸內熟，可憐俯首謝蟲兒。

焦袁熹《讀任昉傳》（《此木軒雜著》卷六） 孔子稱樂道人之善，蓋若嗜慾然，爲己而已，非以市德而望報也。是故若渴之誠發於中心，不爲親己加厚，寧以不諂見疎，此則眞能好士者也。彥昇奬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拔擢，衣冠貴遊竝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當時龍門之望獨歸任君，洵足尚已。吾獨惜夫不附之者，亦不稱述。豈其形迹疏遠，則知賞無自而及邪？不然，則彼讀孝標之論，抵几於地者，吾無責焉。

黃子雲《野鴻詩的》 彥昇孤峭蒼異，不墮頹靡，有足多者。

羅惇衍《任昉》（《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千里神駒號阿堆，旗鈴懷墜果爲才。篇傳宗匠文章訂，筆代朝臣表奏裁，不食檳榔因父嗜。私分米豆爲民災，西華葛帔饕風雪，可有衫裙友寄來？

況澄《病中摘句懷人詩・任昉》（《萬首論詩絕句》） 海內文人誇製作，各師心法體紛紜。翩翩濁世佳公子，力挽狂瀾可出羣。

蔣師轍《青州論詩絕句》二（《萬首論詩絕句》） 瑯函萬卷學淹該，過變原從篤好來。列品不妨同沈約，終憐博物累詩才。

分　論

《爲王嫡子侍皇太子釋奠宴》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宏音亮節。

《贈王僧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任、王交情故深，道懷之章眞至不泛。

《答劉居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結語精警。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頌言亦老。

《奉和登景陽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典稱。

《泛長溪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述情眞至，命意亦超。

《落日泛舟東溪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亦是康樂餘音，景緒並逸。

《濟浙江詩》 《古詩歸》卷一四「遠峰」句，譚元春批：串讀始知爲濟江眞境。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實境自然，不可復過。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全寫人中之景，遂含靈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輕率之中頗有清況。又，齊、梁詩往往排數語便住，無結法。予多以此擯而不錄。若此詩亦對結，然自可住。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二引）：篇不長而轉意多，自覺態濃，此由筆力能驅遣故。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任與郭平日交好。郭爲桐廬令，任出爲新安太守，路經桐廬，郭聞任將至，即出谿口見候。下云「余既未至」，見候之太蚤，乃急急欲任之至，正與任之蓄意忍相思針芥相對。郭仍進村，不是郭不能待，亦借以顯郭出谿之太蚤耳。「久之」不是怨郭之來遲，見任不遽行，不憚維舟之久，必待郭之至。方至，見郭不憚再出，必以候任之至，決不肯聽其逕行。即此一題，已寫出兩人繾綣之情，不待讀其詩矣。 夫人相與，未免有情，情一耳。繫於相別之久曰「相思」，蓄於相見有期曰「意」。任與郭平日之相思久矣，因有新安之行，路經桐廬，行至富春渚，當清晨開船之時，意中已想行至桐廬定當與郭相遇，故曰「蓄」。及至到此，未見郭至，今朝所蓄之意，幾乎成虛。到此平日之相思，更有不自持者，故曰「忍」。忍者，不能忍也，即此一字，寫行路人急急只要行路，而又以故人急欲一見之故，不得脫身，眞有此苦。「涿令」句，是說郭又復自村出谿口也。「冠蓋」句，不是閒寫他儀從之盛，正是寫望久。言自出村時，一步步直望來到谿口。郭之復來萃，爲候任出，卻云「行春返」，蓋桐廬以村爲治，無城郭之蔽，故一一望得分明也。「悲歌」句，寫眼前相見光景，帶完往日之寒溫。而「歡」字內已伏下「客心幸弭」。「悲」字內已伏下「親好斯絕」。意其不自持處，正從「望久」句逼來。使相別雖久，幸遇因緣，蓄意要見便見，意味便淺。本題「出谿」云云，故作小小波瀾，幾乎兩不相值，所以相見之時，倍爲情親耳。以下寫懷。「滄江」二句，就桐廬之地，形出下文。「中道」二字，我自京師起身，遠來到此，纔一半路，從此到新安，尚爾遙遠，況已前所行過，尚是平穩道路，至此已盡。湍險難行，方自此起，空山夜猿，眞令客心萬方難弭。然而「幸自弭」者，以中道尚有知心之郭生耳。過此以往，親好盡絕，單單只是一人在湍險路上行，更有甚於疊嶂云者，教人如何耐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境絕情悲，眞言與淚俱墜。前後章法頓挫出之，迴環無極。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索漠，宜乎不反。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爲贈別之詩。前六，先將題中層次一一敘清。首二就己渴欲見郭說起，是未至前事；三、四就郭說，似只疏仍進村句，然著一「返」字，則出候溪口已含在內；五、六復就己說，則疏題之後二句也。「悲歡」二字又是下文總提。「滄江」四句，就會地遙念前途嶂響猿悲之感，「悲」字一應。「客心」二句，拍轉現在心期幸遇，「歡」字一應。後二，仍以別親好、事孤遊，歸到「悲」字作收。

《答何徵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每作一詩必屈曲寫出。起句稱何。次句自述。然人苟得性，雖千乘亦不異，但山林之人不知有朝市耳。今君勿以耕鑿爲可貴，空笑我易農之士也。易農猶詩言代食，宿昔之志頗復超然，能傾壺、能命管，意所喜樂，何一不與君合？君無歎獨遊無人與共也。若要其終，吾方與君同止耳。用意頓挫宛轉，遣語蒼勁。如「傾壺」二句，何等矯健？眞開少陵之先。

《贈徐徵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起二句言情至到，「曾是」四句，亦復眞切沉摯。

《答劉孝綽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通家愛護之情，忠厚溢於言表。起二句是惜劉繪，但作比語，以後不更綴一辭，甚得古意。「彼美」八句，吐酬答之懷，語頗詳盡。內「久敬」二句，謙稱愧藉，情切語雅。來詩故應推任，中或兼之臧否。「直史」四句，切加規諷，是通家長者相愛至懷言。褒貶疾惡未免招尤，少年涉世不深，未諳此戒。折肱知良醫，故疾疹乃玉成之美。今賦詩相報，匪報也，庶以當良藥耳。苦口愷切，措語亦復蒼勁。此等詩最有合於風雅，且詞氣婉轉，眞可謂之溫柔敦厚。

《答到建安餉杖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情事雅切，語語有典而但覺其質朴，如此俚近題能寫令高古，洵老手也。 用典故須極切，切則生動。「扶危」以下，儼見老人偃蹇之態，神情極活。「坐適」四句，轉出新意，情隨物生，妙固無匹。 鄰彬，燐與鄰通。此二句亦生雅。 此詩風味開少陵之先，賞愛不已。

《寄到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此意顧曠，語亦直鈒強索之旨，甚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爲惠當及時」句，不妨直說。

《別蕭諮議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結體凈，遣句雅，高於休文者數十輩以上。「沈詩任筆」之云，賣菜求益者之言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情緒直逼漢、魏，語亦蒼渾。

《厲吏人講學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孜孜之懷，令人仰跂。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二〇《詩文》：首四句述其老而好學之志。「暮燭」，用「秉燭夜行」語也。「南畝將落」，言晚節不勤，恐無收穫也。末句則言「尊賢用衆」，乃《詩》「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之意。王仲淹言任昉「有君子之心焉」，此詩可見。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三章）》 劉璠《梁典》（《文選》卷二三李善注引）：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二《詩釋四》：任彥升《哭范僕射詩》超妙之作。前一首三「情」字、二「生」字，前此陳思、康樂亦有之。《酒中八仙歌》寔本此耳。西施捧心，惟見其羨，不得效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引）：悲思淋漓，是情至之又「不忍一辰意」以下諸句：三轉，意哀情綿，至以顯淺妙。《古詩歸》卷一四「弗睹」句，鍾惺批：五字不惟存沒之悲，並聚散之感亦在其中。下三句之妙從此生。「寧知」二句，譚元春批：說得歡娛人冰冷。　鍾惺評：情辭宛至，幾與「生平年少日」一首同妙。然覺沈詩是全副做到極妙處，此詩是逐句做到極妙處。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此詩多促數，聲是哀悼，語致一撫一訣，如對平生。「情」字三用，「生」字二用，何妨，古道風人尚多疊語，何況於韻，韻其詩之末節耳。「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之莫宣，痛有餘恨。「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纏綿悽惻，追感無已。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任與范爲至交，別未幾而居然物化，是安歌之日，乃其撤瑟晨也。況范爲僕射，秉國之均，民哀之如五殺之歿，足垂千秋矣，我亦何用嘆息乎？　此題在選者凡三首，厭其冗雜，惟存末篇。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玩此詩第二章云云，乃是任出守義興郡，別范未幾，在傳舍中聞訃而哭之也。　（一章）一詩之中，凡押三箇「情」字，乃是故爲重複以見意，只緣舊注誤解卻「猶我故人」一句，以爲范已死，任我故人之痛而彼不知，遂令一詩之精神全晦。不知三箇「情」字，俱指范侯生前之情。此句「情」是全分生死句，是大分。「欲以」句是小分。蓋范侯既死，萬化與之俱盡，獨范侯之情不與俱盡，今日猶在也。范侯之情，不與萬化俱盡者，蓋生死一交情也。若世人酒肉相征逐云云，生則交好，死則已耳，豈能常在？至于范侯，嘗與之共患難矣，又嘗與之共安樂矣，同事銓曹之日，又與之同好惡矣。此情何情？豈能忘得？忘之不得，即其情猶在耳。然或其人大節不差，而細處或不周到，及其死之日，人或啣其小而忘其大者有之。至范侯則又無所不周到，平生即暫時分手，亦須少留言笑，以遣離情。眞有不忍一時分離之意，而誰知竟成永訣哉？「千齡」句，即緊接「一晨」意，以總結上文。曰「萬恨生」者，范侯之情，不止今日猶在，即萬古猶在也。（二章）前章范侯自不拘於禮數之中，已自不敢脫於禮數之外。此章已或脫於禮數之外，范亦不責以禮數之中，亦是從小分處，寫其情不盡也。「詠歌」句，不是表章他著作。范侯著作，何待任表？只是引起下面嘲謔。言雖涉嘲謔，亦只文字遊戲，原不爲虐，政見他仍是不敢脫於禮數之外也。（三章）上兩章俱追叙范侯生前之情，此章方就傳舍上細寫「哭」字。「與子」兩句，莫看重複了。「與子」句是總計別日，「經塗」句細數別程。「弗覩」二句，根「與子」句來，言與子別來，能有幾日？原臨別時不見子有病容，我如今要想子病中是怎箇模樣，只是想不出，只想得好時模樣。「寧知」二句，跟「經塗」句來。我與子別後，路上走了若干程，這箇訃信，亦得若干程，方聞得仔細，算來所差幾何？莫不我別爾之日，便是撤瑟之日乎？此詩最爲入情。昔人評此章，幾于休文「生平少年」一首，信不誣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一章）發端便作一折，言平生于他人已復不關禮數，而于君不能亦爾也。「一朝」二句，意稍晦，總是足上意，言君之死猶然是我故人之情，故無容不悲。「結歡」三句，率直哀傷，亦開少陵之先。　「濬冲」二句，筆意橫恣，眞若天下之大，相知只有兩人，古有是事，今復有是事，又若千秋之遠，交情只此二事者。夫天下大矣，何獨捨置一世而獨取君，蓋人自有涇渭之殊，非余好爲濁清之別也。此四語命意甚曲，孑孑之旨，正應起句「平生禮數絕」。　結四句又作曲想。言往日蹔當將乖情猶不忍，必思所以遣之。一辰之不忍而今

將終身忍乎？萬恨與千齡俱永生於此日矣。其用意委折如此，吾謂開少陵之先，當不誣也。（二章）「虛舟值」，言「嘲謔」皆無心也，數語亦盡致。（三章）三首哀情並到，朋友之痛無所加。「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想極深。使能前知，必當如諸大羅漢，不忍見世尊滅度，先期歸寂。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故「傳」。「隱約言表」句，末句仍爲時惜，而不徒以其私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何焯評：位高年促，有哀有諷，隱躍言表。　又，方伯海評：此篇可哀處全在行時握手送別，歸時途中聞訃。爲期不及一句，竟爾生死異路。情眞語質，惻惻動人。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四：彥昇爲沈休文深所推挹，史稱昉晚節轉好著詩，然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似此首一片眞氣浮動，不參以一毫境事，直可與休文「生平日」並雋千古。沈詩任筆可以雪此一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三章）評「與子」二句，言與子別有幾日，蓋我在途中，曾未十日也。「弗睹」二句，言未睹范朱顏之改，其平生我能想見也。「寧知」二句，《儀禮》：「有疾病者，齊撤琴瑟。」謂安知我安歌之日，非己君撤瑟之晨。前四，以別未盈旬，宛然心目翻起。五、六，痛其死出意外，以上句跌出下句，疑眞疑假，愈覺難堪。後二，反將己歎撇開，就國人皆哀，顯出斯人關係之重，切范身分。

《嚴陵瀨》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不圖復見太元以上詩。

《爲齊宣德皇后令》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八引）：辭非不工，第太涉纖巧，失詔令之體。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此文不當在《選》，欲侈陳乃考功烈耳。「建武維新」至「嘉庸莫疇」句：四語難掩其爲齊明帝佐命矣。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八引方伯海評：按，讓自美德，至以僞行，可誅孰甚焉。【略】沈約、任彥昇皆以文章著名一代，薰心富貴，至以穢墨惡札，遺臭千秋。嗚呼，君臣之分，五季而絕。約與彥昇誠蕭氏佐命之功臣也，亦知居奇販賣，萬世之公議爲可畏乎？昭明選此篇文，直是揚父之惡，可刪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東昏暴戾，匹癸方辛，衆畔親離。蕭衍奮起樊鄧，仗舉義旌，除凶剪虐，獨夫就誅。此時寶融建空號于江陵，未定君臣之分。衍應天順人，三靈改卜，萬姓樂推，誰曰不宜。乃勸進者，齊八百一十九人，梁一百一十七人。堅辭不允，必重以宣德之令，然後踐登寶位焉。總因六朝君臣飲食夢寐是「禪讓」二字，一段委曲周旋，借皇太后令。用滅改步改玉之迹，皆沈約、范雲諸人固寵保位之術爲之耳。至宣德乃文獻太子之妃，鬱林、海陵母也。鬱林、海陵、明帝、東昏。四代間，朝君暮庶，易如反掌，無不假此老狐之令爲廢置予奪之階。而勸進蕭衍，即勸進蕭鸞故事。然則宣德殆齊之世脩降表之李昊耳。　《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琢辭自工。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朱之瑜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舜水先生文集》卷二五）文曰：「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云云，國家欲收實才之用，策文只合如此。何必幽奇佶倔，使人暗中摸索耶。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三）：策問三事：皐民、化俗、納言，皆切會治理，文亦贍美而有逸韻。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又在元長之下。「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句：伏蒲事謬用始此。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策問語最易板重，偏靈活最易繁縟，偏秀朗其振藻敷英，似空潭瀉春，古鏡照影，全無一點筆墨之痕。六朝文章務極飄逸纖穠，纏綿尖巧，不謂其代王言亦然。　許槤《六朝文絜》卷四：此專以訓學爲主。蕭老公喜事鋪張，故其臣亦每爲夸飾。又評「且夫搢紳道行」諸句，宕逸泓蔚，雅有眞致。　《駢體文鈔》卷一〇譚獻批：非獨代言，實寓風諫。亦關闔動宕，工力寧遜元長，且有主文譎諫之意。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九引）：全尙婉巧，視晉代文機又別。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彥昇表章，此篇頗健，不減傅季友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邵長蘅評：彥昇表箋，當時所推。此叙鬱林事，雖言不由衷，然詞甚悲切。又，方伯海評：表中總以實奉話言一句爲主，見新命可辭，若受托輔政出於先帝顧命，此則己之職任，決不可辭。緣當日鬱林既廢，嗣君新立，大權盡出其手。朝廷大臣皆已指縱之鷹犬，廢帝自立，皆已不言而喻，落得虛讓一番。任昉後爲宣德皇后作命，而梁遂以篡齊。此爲蕭鸞作表，而兄遂以篡弟，然則昉誠販國之奸賊哉。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蕭鸞以支孽預武帝，顧命牋弒二君，入篡太祖，五代姦雄，無過鸞者。其在廣陵之時，所謂胤體宣皇、鍾慈太祖，符表夙著，謳頌有在，不待宣德之令，而天物已爲俎上之肉。宣城之命，若不屑其出自廣陵者，觀其辭表一段，跋扈之心，芒刺之象，彖彖筆端，閒但彥昇代權臣言，酷肖權臣口氣。宜乎鸞亦慍怒其辭，是以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甚矣文章之難也。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刻繫奮發，氣盛言宜。

絕似血誠，噴薄而出自代言，反以獲咎。顛危之世，不合以文字事人。君子慎之。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九引）：此篇合璧多，貫珠少。然風度固自勝。大約撮得句巧，鍊得意秀，點得明，應得響，其趣味全埋在用事中。所以不覺其堆鋪，但見其圓妙，此乃是筆端天機，良不易及。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及雲、任昉、陸倕等竝遊焉，號曰「八友」。及高祖圍建業，張稷既弑東昏，使雲喻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使參帷幄。與沈約同心翊戴，贊成禪祚，而雲更機警明瞻，濟益時艱。及高祖即位，以佐命元勳封侯掌銓，雖勤非負鈞，兼舊同論講，比漢室蕭何更爲親昵。但史稱彥龍善屬文，便於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而辭表必倩彥昇代草。可見古人撝謙自抑，亦彥昇名重一時，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非其撰削，不足以爲榮耳。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豈宜妄加寵私」至「授受交失」句：六句似彈文，不似讓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朝爲朋友，暮爲君臣，恃舊之言不無失體。「去歲」以下，不足爲典要。又，一意之運必綴以藻辭，駢體與古文不能不分矣。

《爲蕭揚州薦士表》 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文選注謬》：《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瑀，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九引）：以造語勝，其用事卻俱不顯，故自妙。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思晦名公子。弱冠，風神警拔。齊世祖時，父儉作宰，賓客盈門，見暕輒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僧孺才爲世推，嘗應竟陵王子良西邸文學。文惠太子聞名，欲擬爲宮僚，未果。兩人俱見籍最知名者。明帝詔求異士，豈無山林藪澤畸行之儔，乃遙光竟以思晦、僧孺兩人應，不過依聲附響，非有特達之知。況鸞非得士之君，遙光非薦賢之人，此舉適足爲兩人點辱耳。迨梁室興，兩人俱以才名榮顯考終。彥昇之疏，足不朽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勢門上品」句，謂王暕。「英俊下僚」句，謂王僧孺。「字思晦」句注：《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按：碑亦有誤。然則歐公謂據碑可以證史者，未盡合也。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表中先後層次極分明，而引用故實，略加點竄剪裁，如出己手。富麗之文，以流爲貴，方無堆砌壅遏之病。大抵六朝文初閱繪眩目，似難驟解。若就其引用，求其歸趣，意盡於言，又不難一目可辨。言盡而意不盡，其惟周、秦、兩漢乎？若其雕琢工緻，詞句清新，殆猶古樂之有鄭、衛，五色之有紅紫乎。雖非昔所珍，亦爲今所寶。　《駢體文鈔》卷一五譚獻批：大臣之言捉刀者眞英雄也。

《爲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九引）：以用事見姿態，然亦是活用，不是板用。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按駢體文多失之浮泛而寡味，似此之根據確切，氣度淵永者少矣。純是臨摹東京人手筆，《選》中彥昇文，當以茲篇爲最。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波折可法。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孫執升曰：家月峰云，淡事濃叙，洒洒不厭，可見搆思之巧，固已要其援古徵今，稱功誌德，皆有偉論以經之，至情以緯之，故能使人循諷不倦。又，引何焯評：任學博而加網，摘讀可也。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六：齊武之有文惠太子長懋，暨竟陵文宣王子良，猶魏武之有子桓、子建也。並友玉昆金招致文學，講論詩書，聲名籍籍，特蕭氏兼崇釋氏微異耳。然文惠不堪比子桓，而竟陵傾意賓客，所游者天下才名，永明八友，實不減鄴下西園。雖著作文采不逮曹氏兄弟萬一，而洞悉時艱，軫恤民隱，遠過于子建。迨文惠早卒，武帝不立子良，而立昭業，致短齊祚，亦數使之然耳。及竟陵云亡，鬱林忌釋，追贈厚終，頗慰人心。建武時彥龍請災石樹功，用慰甘棠，簪履遺思，古道彌篤。明帝靳而不予，子良與帝同受顧託，推帝輔政，卒篡齊

業，絕無舊德之感，豈因武帝之後而并忌之歟。甚矣，明帝之薄也。《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微婉之妙，任筆獨擅。綿邈動人，季友、彥昇而外殆鮮鼎立。

《奏彈曹景宗》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叙事明核，議論精篤，排體中絕不易得。又，以華語羅括事情，大是筆力，妙處乃在存體而占地步上。又，結尾：用意深婉，非妙筆固不能闡發若此。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首言敗軍之將必刑，次言國家行兵未嘗挫衂，中一言蔡道恭守司州之功，一言曹景宗陷司州之罪。【略】又言景宗本以無功厚膺爵土，臨敵死綏乃其常分。再以生曹死蔡比勘罪功，而以邊民陷入敵境，貽宵旰憂，罪狀明白，無可疑者。梁武置之不問，徒事姑息，斯失刑矣。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六代朝君暮寇，大抵君弱臣強，將驕士玩，一旦權重威積，易置人主如反掌。咸法令不行，綱紀怠弛，所由來者漸也。景宗以齊朝宿將，梁武龍潛時深相結附，永元末爲冠軍將軍，鎮竟陵。高祖兵至，竟陵以師從，屢建戰功。梁受禪，封湘西縣侯，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其在郢州，鬻貨聚歛，部曲殘橫。至魏圍司州，觀望不救，但耀軍遊獵而已。及詔遣赴援，頓兵鑿峴，坐視城陷，可謂驕恣跋扈目無王章甚矣。彥昇白簡辭鋒筆刃，凜凜風霜，使人知有君臣之分。晉宋以來，百餘年間所未有者。高祖終以功臣寢而不治，世道人心可知矣。 《駢體文鈔》卷一八譚獻批：可謂筆挾風霜，駿邁曲折氣舉其辭。

《奏彈劉整》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爲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以雅語叙俚事，亦自有態。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劉整既叨一命，絕無天倫，計較孤兒寡嫂之閭，鬬於室中，其鄙甚矣。經嫂列狀訴臺攝問，供吐得實。昉此奏所謂據事糾參也。家庭瑣辱之事，不堪繪之于墨。觀其措詞，新鮮雅倩，切貼事情，一絲不漏，如觀劇者演四大癡，或令人警省，或令人嘲笑，愈覺歡欣可聽。文士筆鋒，其可畏哉。

《到大司馬記室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此情事大難言，卻乃說得婉妙，眞是巧手。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彥昇此時此情，誠堪，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其一段且驚且喜、且哂且媿之情，不覺形于筆墨間。婉摯纏綿，感恩知己，不復作遮道而呼伎倆。蕭衍既符昔語，又快得人，其兩利哉。

《爲府僚勸進梁公文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嗣宗勸晉，猶存體面，此全是非上媚篡語，然摛詞自佳。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史稱蕭衍幼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其在齊建武之際，魏圍司雍，屢著奇功，衆將莫及。篇中盛稱蕭懿戰蹟，指衍取樂名教，不習孫吳。蓋東昏殺懿，實召兵之媒，卽衍興師，亦首言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敦賞未聞，禍酷遄及，以見師出有名，非富天下者也。彥昇在齊、梁間，一切詔令章奏皆曲盡情事，深中機宜。若徒以翰墨富麗，詞韻鏗鏘，所謂小文雕巧，比之寸錦撮珍，不足貴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注引《梁典》云，是任昉之辭。按：《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爲遲作，與《梁典》異。 《駢體文鈔》卷一三譚獻批：嫖姚激越與他人微婉之致異矣。

《奉答敕示七夕詩啓》 蕭衍《與任昉詔》（《文選》卷三九李善注引）：聊爲《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亦小格調，然風度卻有餘。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七：超超數言，俯拾卽是，眞所謂着手成春者矣。疎而不枯，工而入逸，殊不知有詔使在門覺鄰下公讌、唐人早朝而一種冠裳之氣太多。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亦只是鍊淨無冗語，便是佳。又，淺意淡語卻寫得濃至有姿態，此是筆下撮湊之巧。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三）：叙先世忠孝，有棐篤之思。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字字凝鍊，截截周到，是有意摹擬東漢文字，故一路俱淵然作金石聲。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彥昇文簡鍊入韻，絕無畦町可窺，所謂秀采外揚，深衷內朗，其體格當在休文之上。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〇引）：全以造語佳，淡語尤工。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三）：文生於情，不須賁飾，自然雅健。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昉啓，昉一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按，六朝諸集書啓多作君，啓，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于品庶之君同。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九引方伯海評：按不得終制，唯在軍旅之中；以權制義移孝爲忠耳，豈可行於無事之日，陳義極正，語語從肝肺中流出，鍊意選詞亦復錚錚作響。

《爲庾果之與劉居士虬書》《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巧麗出於自然。

《王文憲集序》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三引）：挨年順去，首尾總摹寫數語，猶稍似其人。中間某事某官輒復標以套語，不必與人相當。但取官及事相合頗似編就華語，一例塡湊碑狀文集序，概用此體千篇一律，直至唐末皆然。即柳州猶間沿此格。惟昌黎乃棄盡不用耳。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九：王仲寶有知人之明，識蕭道成、蕭衍兩太祖於宋、齊之際，藻鑑可謂精焉。風宇淵曠，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登朝應務，民望攸歸，有乃祖茂弘之遺，其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第恐散髻幘簪不敵東山絲竹也。」彥升以攝齊函文之素，增榮廣價效德遺文一段，揄揚擊節，實有寶劍無追，生芻空設，九原方遠，百身莫贖之慨，眞文章知己者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任筆爲有重名，亦以在當時稍爲質健，特不能離去俗格，故高出有限耳。大略昭明輩猶思上追元嘉也。　直是一篇四六行狀。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一引方伯海評：按，次序整齊，詞旨繁富，而味同嚼蠟。聲似叩缶，排偶文所以不足貴也。或病其以序夾傳，體裁不合。予謂龍門既可以傳夾論，此以序夾傳，是亦無害。但恨其一覽而盡耳。且篇中序其尹丹陽領選事，一切事蹟，凡與王儉出處相類，皆可移甲就乙。蓋文既用偶，不得臚人實事，勢必取其近似。依類以肖形，前後皆可展轉相襲，襲之不已。陳言腐句套格膚詞，何殊一幅衣冠畫像，皆可隨意指爲某某也。【略】四六文，凡尋常通套應酬，自不可少，自當存之以備一格。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雖甚敷腴，語必傳質。行以傳狀之體，名言輻輳，清英品目，固當美于休文。

《劉先生夫人墓誌》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亦腴鍊。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按，《齊書》瓛有至性，孝事祖母孔氏，年四十餘未有婚。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觀彥昇萊婦鴻妻之辭，則《齊書》爲妄，且子珪學爲人師，妻又相門後裔，時君時相爲之主婚，況所犯不在七出之條，豈有因小過而遽俾之賦靡蕪耶。夫曾子以蒸棗不熟而遣其妻，今古稱大孝，瓛祖母嘗稱瓛便是今世曾子。意者時人，遂以遣妻附會其說耶。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肇允才淑，闇德斯諒」句，被出而有斯語，無愧者尠矣。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二〇《墓誌》：陳與郊云，張伯起以《劉先生夫人墓誌》文皆韻語，而無家世生死歲月，定爲去誌而但選其銘，疑稱誌誤。不知志墓之體，俗謂散文曰誌，韻語曰銘，此謬說也。考《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蓋散文是誌銘前序耳。江淹之於孫緬，單舉韻言，亦云墓誌。王融之於豫章王、謝朓之於海陵王、沈約之於長沙王，都無散序，並曰墓誌。謝朓、范雲，其墓誌皆不載爵里，又何疑去取也。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匡乂《資暇錄》卷上《七步》：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陳思見於七步。」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徐駿《詩文軌範・文章源流》一《行狀》：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三〇引）：行狀用此體猶稍爲得宜。典腴鍊密，亦自耐觀。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彥昇仕齊，爲子良記室，故叙事述行，周詳曲至，無纖毫掛漏之病。子良敦義好古，傾意文學之士，於太祖時多所規正。其諫武帝有云：「齊得天下日淺，當加意優養百姓。守宰相繼掊尅，要利一時。」又云：「廟廊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等語，誠六朝救時藥石。俾得代文惠而承統，齊祚未必如是之促。晉武以太孫之故而誤於惠帝；齊武以太子故而誤于鬱林，其失一耳。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五引何焯評：碑板行狀之文，自蔡中郎以來皆華而無實。唐梁肅、李華、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昌黎而始一洗其習。劉又稱爲諛墓，特一時相諱之言。細讀諸碑誌，此言非實也。

傳記

《南史》卷五九《任昉傳》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

夫。【略】昉，【略】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略】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略】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慍，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慚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梁開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爲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武帝踐阼，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閭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略】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紀》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三《昉紆意梅虫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虫兒，東昏嬖倖。然《梁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削色。計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後永元末方爲司徒右長史。若此時即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理。據《梁書》，明帝崩，遣中書侍郎，疑是。

吳騫《桃溪客語》卷五 《任彥昇集》，到溉爲建安太守時，昉嘗從求二綵段，寄以詩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須及時，無待涼秋日。」考《隋書·食貨志》謂，梁鐵錢至爲惡薄，民間貿易至以車論。而任詩云「兩當一」，蓋以車論者乃民間私鑄，而官錢則仍兩當一而已。又《金罍子》載，溉《酬任昉求雙絲段詩》云「予衣自百結，閭鄉空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者

貪。」前任所求二綵，綵字疑「絲」字之譌。蓋二絲段，即所謂雙絲段耳。

又　任彥昇爲御史中丞，嘗與彭城劉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武原到溉、到洽，文酒交遊，時號蘭臺聚。九人在當日，皆文學知名，亦人人有集，迄今詩文流傳，惟兩到最少。溉猶有數章，而洽竟無一篇之遺音。豈因孝標《廣絕交》而後人皆薄其兄弟爲人，并所著而唾棄之耶？

蔣超伯《南漘楛語》卷六《任彥昇》　劉孝標《廣絕交論》雖爲任昉而作，然其叙述亦有微詞。如云：「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冠蓋輻輳，坐客恆滿。其平日之廣爲結納，不立崖岸。」可以想見。東昏之世，用昉爲中書郎，由梅蟲兒之力。昉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事見《南齊書》。如昉者，蓋才士之流，非端人之操也。

紀事

作家逸事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卷一三《沈約傳》（存目）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劉杳》　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略】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楛酒而作榾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南史》卷二三《王亮傳》（天監）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

又卷三三《裴子野傳》　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

又卷四九《庾果之傳》（果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任孝緒》（存目）

作品本事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略】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

又《到洽傳》　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略】（高祖）召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又卷三三《王僧孺傳》　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略】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又《劉孝綽傳》（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略】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又卷三七《謝舉傳》　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蠶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　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恆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略】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

代易名實。【略】」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閨中徒八蠶。【略】」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本一百四十七卷，亡。）《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

又《經籍志四》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張續補。）《任昉集》三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任昉《雜傳》一百二十卷。

又《藝文志三》 任昉《文章始》一卷，張續補。

又《藝文志四》 《任昉集》三十四卷。

《崇文總目》卷三《小說類下》《述異記》二卷，任昉撰。侗按：《玉海》引《崇文目》同《隋志》、《唐志》、《通志略》並十卷，祖沖之撰。

《郡齋讀書志・小說家類》《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代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爲祖同所作，誤也。（袁本解題作：「右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采前世異聞成書。」）

《通志・藝文略三》《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

又《藝文略六》《文章始》一卷，任昉撰。

又《藝文略七》 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郡齋讀書志・附志》《文章緣起》，梁太常卿任昉彥升所集也。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所爲文章名之所始，備見于中。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述異記》二卷。（原釋）任昉天監三年撰。昉家書三萬卷，多異聞，又采於秘書撰此記（《玉海》五七）。按隋唐志並十卷，祖沖之撰。四庫謂其爲半眞半僞之書。

又卷五 任昉《文章緣起》一卷。（原釋）凡八十五題（《玉海》五四）。按：《隋志》梁有任昉《文章始》一卷，亡。《唐志》注曰：張續續補《四庫》，因斷其在唐無是書，非也。既曰補曰續，則有舊本可知。王得臣《塵史》曰：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執約，八十五題，（卷中）與此所云合，亦與今本符，則此本北宋已有之矣。《四庫》以其引據頗疎，謂爲依托之作。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二》《述異記》二卷。

《宋史・藝文志五》 任昉《述異記》二卷。

又《藝文志七》《任昉集》六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子雜》《述異記》。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述異記》二卷，任昉。

又卷六 《任昉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雜傳》三十六卷（任昉）。

又卷四下 《文章始》一卷（任昉）。 《述異記》二卷（任昉）。

又卷五 《任昉集》三十四卷。 任昉《文章緣起》一卷。

《脈望館書目・小說》《述異記》一本。

又《雜史》《述異記》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述異記》二卷（任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任彥升集》一冊。（六卷，任昉。）

《近古堂書目・文說類》《文章（起緣）〔緣起〕》。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五 任昉《述異記》三卷一本（抄）。

又卷七 《文章緣起》一卷一本（抄）。

《讀書敏求記》卷四 任昉《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昉著。此書凡八十五題。洪适曰：「墓誌皆漢人大隸」，此云「始于晉日」，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

《傳是樓書目》卷四 《任彥升集》六卷，梁任昉。一本。

《棟亭書目》卷三 《述異記》，梁任昉著，二卷一冊。

又卷四 《任中丞集》，梁任昉撰，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述異記二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

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爲祖沖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爲別自一書，則可。以爲誤題祖沖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剽剟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即採徐整《三五歷記》。其餘「精衞」諸條，則採《山海經》。「園客」諸條，則採《列仙傳》。「龜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桑諸條，則採《異苑》。以及防風氏、蚩尤、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生大野山，尤爲拙文陋識。考昉本傳，稱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蕭歸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記之。其爲後人依託，蓋無疑義。姚寬《西溪叢語》得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摭以補善注之逸。」今考李善《閒居賦》注，此句下引《荊州記》曰：「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竝無未詳之語。寬偶讀誤本，不知此書之剽《文選》注，反謂選注未見此書，舛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僞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雞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前。「蛇珠龍珠」之諺乃剽竊《灌畦暇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成卷帙，亦如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又《詩文評類一・文章緣起一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考《隋書・經籍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是其書在隋已亡。《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張績補」。績不知何許人。然在唐已補其亡，則唐無是書可知矣。宋人修《太平御覽》，所引書一千六百九十種，摯虞《文章流別》、李充《翰林論》之類，無不備收，亦無此名。今檢其所列，引據頗疎。如以表與讓表分爲二類，騷與反騷別立兩體。《挽歌》云起繆襲，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將，不知蒼頡之更古。崔駰《達旨》，即揚雄《解嘲》之類，而別立旨之一名。崔瑗《草書勢》，乃論草書之筆勢，而強標勢之一目，皆不足據爲典要。至於謝恩曰章，《文心雕龍》載有明釋，乃直以《謝恩》兩字爲文章之名，尤屬未協，疑爲依託。併書末洪适一跋，亦疑從《盤洲集》中鈔入。然王得臣爲嘉祐中人，而所作《麈史》有曰：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凡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美新》。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又曰：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鷺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秦始皇登會稽山，劉以爲蔡邕銘論黃帝有巾几之銘云云。所說一一與此本合。知北宋已有此本。其殆張績所補，後人誤以爲昉本書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述異記二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其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蓋亦如張華《博物志》裒合而成，半眞半僞之書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文章緣起》一卷，梁任昉撰。《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

《稽瑞樓書目》 《述異記》二卷（舊鈔一冊）。

《鄭堂讀書記》卷六七《小說家類五・述異記二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梁任昉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而無任氏書。新、舊《唐志》亦俱不載。《崇文目》、《讀書志》、《通考》、《宋志》始載之。是書雜記舊聞，以及名物，頗冗雜而少端緒。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必非彥昇原本，蓋原本久佚，此爲後人裒合類書所引，并增益以諸小說而成，乃眞僞雜糅之書也。《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小說類・述異記二卷（依宋鈔本）》 梁記室參軍任昉撰。

王謨《述異記》序（《增訂漢魏叢書》） 《唐志》以爲祖沖之所作，非也。今考隋、唐《志》，并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無任昉記。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祖記，又往往爲今本任記所無，無妨任、祖二人，當時各自有記，而隋、唐《志》或偶失載也。《南史》本傳，亦載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不及此記，此記豈即在《雜傳》中歟？今叢書本較《稗海》本又不全，中多

唐時州名，則此書又經唐人改竄，非原本也。汝上王謨識。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別集類・九・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張氏《百三家・任中丞集》輯本凡賦、詔、璽書、冊、令、敎、表、彈文、啓、牋、書、策問、序、議、哀策文、碑、墓銘、行狀、弔文、五十八篇，詩聯句二十二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梁任彥昇昉《有哭范僕射詩》、《贈郭桐廬詩》、《宣德皇后令》、《策秀才文三首》、《讓宣城郡公表讓封侯表》、《薦士表》、《讓襲封表》、《立太宰碑》、《表答七夕詩啓》、《修卞墓啓》、《辭奪禮啓》、《彈曹景宗》、《彈劉整》、《到記室牋》、《勸今上牋》、《王文憲集序》、《劉先生夫人墓誌》、《齊文宣行狀》。（案：昭明取當代人文，惟此爲獨多。） 嚴氏《全梁文編》輯本四卷，凡賦、詔、九錫文、禪位策、璽書、令、策秀才文、敎、表、奏彈文、議、牋、啓、書、《文章緣起序》、《王文憲集序》、哀策文、碑銘、行狀、弔文，綜六十四篇，又卷首《叙錄》曰：任彥昇集二卷，明刻本。

《藏園群書題記・小說家類・影宋本述異記跋》 此書分上、下卷，題「梁記室參軍任昉撰」，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前序無撰人，大字八行，序後有「臨安府太廟前經籍鋪尹家刊行」一行，後有「皇宋慶曆四禩中秋既望日序」，爲刻書時所撰。此本爲繆筱珊前輩據舊本影寫者，鈐有二印，錄入《藝風堂藏書記》，旋又摹刊行世，今收入張氏《擇是居叢書》中。 余取程氏《漢魏叢書》本勘之，異字亦殊少見，惟卷上「洞庭釣洲」條末有「苦年楸」三字，於義頗難索解。以此本校之，乃「苦」字下正脫一葉，按：本條「苦」下脫四行，其下尚有「梧桐宮」、「闔閭墓」、「吳王射亭」、「蒼頡墓」、「瀨鄉石堂」、「酸柿甜梅」、「孝竹」、「越橘柚園」、「王氏橘園」、「中山楸戶」，凡十條，此葉既失，遂以「苦」字誤接「楸戶」之文，若非宋本尚存，學者將就「苦年楸」而曲爲之說，寧非笑端。此足見舊本之可貴，而明人刻書之不足據乃至於是也。己卯九月十八日，藏園識，是日方自香山玩紅葉歸。

又《校述異記跋》 前月忽發丹鉛之興，檢《太平御覽》所引，逐條校之，今本所有者凡三十五條，其中惟「珊珊市」、「東海精衛」、「樗都石室」、「翁仲孺家雨金」、「朱休之家犬歌」五條文字詳略頗有差殊，餘則尚無大異。別有四十七條爲今本所不載者，因錄出以附於程本之後。且此溢出各條，《御覽》有前後兩引者，而其詞句亦復有異，殊不可解。按：《御覽》修書在北宋初年，書棚刻本則在南渡以後，其間相距不過百餘年，豈修書時尚見完帙，而逮至刻書時，中經汴京之亂，傳本已有缺殘耶；抑宋初所見爲卷子本，迨其後據卷子編刊，不免重事芟汰耶。要之典籍流傳，古來皆恃寫錄以延其緒，至宋代刻梓盛行，易寫卷爲雕板，中更變革，同異遂生，文字之差訛，卷帙之增減，遂爲書林一大關鍵。此亦言校讐者不可不知，固不獨此小說家言爲足詫也。壬午冬月，藏園老人識於企驎軒。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影寫宋臨安府尹家經鋪刊本，十一行二十字。視世行本多一葉。（繆氏藝風堂遺書，壬戌歲收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述異記二卷》 梁任昉撰。明重刊宋陳思本。 說郛本。 稗海本。 漢魏本。 格致本。 龍威本。〔補〕明嘉靖間鈔說集本，棉紙藍格，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闌。在第五冊。前有慶曆四禩序。目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行，又有「至正十年二月旦錄藏」，「西河忻氏靜者居」二行。朱文鈞藏。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 明萬曆二十年程榮刊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用影寫宋尹家書籍鋪本校，補入一葉，凡八條。又以太平廣記所引校漢魏本，凡三十五條。其漢魏所無者凡四十七條，輯爲佚文一卷附後。 明萬曆商濬半埜堂刊稗海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清影寫宋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刊本，十一行二十字。視漢魏叢書本多八條。此本已影刊入徐乃昌隨盦徐氏叢書中。 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刊龍威秘書本。

藝文

陸倕《贈任昉詩》（《梁詩》卷一七） 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

吳均《贈任黃門二首》（《梁詩》卷一〇） 相如體英彥，左右生容輝。已紆漢帝組，復解梁王衣。經過雲母扇，出入金門扉。連洲茂芳杜。長山鬱翠微。

欲言終未敢，徒然獨依依。紛吾少馳騁，自來乏名德。白玉鏤衢鞍，黃金瑪瑙勒。射鵰靈丘下，驅馬鴈門北。殷勤盡日華，留連窮景黑。歲暮意無成，憂來坐默默。

到洽《贈任昉詩》（《文館詞林》卷一五八） 獸生文蔚，鳳亦五色。絢彩火然，豈由畫飾。猗歟若人，不扶自直。數仞難闚，萬頃誰測。　四教必修，九德斯備。往行前言，多識罔匱。一見口傳，暫聞心記。生知之敏，昔浪今至。　藝不兼遊，擇其從善。苞羅載籍，絕妙蟲篆。該綜名實，憲章朝典。不體良才，孰營心辯。　在昔未遘，迺睠伊人。余未倒屣，先枉清塵。顧慙菲薄，徒招好仁。傾蓋已舊，久敬彌親。　范張交好，升堂拜母。亦蒙吾賢，此眷之厚。恩猶弟兄，義實朋友。豈云德招，信茲善誘。　欣遇以來，四載斯日。運謝如流，時焉歲聿。月次既窮，星迴已畢。玄象晝昏，明庶曉疾。妍拙不齊，方員各取。子登王朝，爲代規矩。余栖一丘，卧痾靜處。同盡性分，殊塗嘿語。　得於神遇，相忘道術。若水之淡，乃同膠漆。豈寄响濡，方申綢密。在心爲志，非詩奚述。

到溉《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藝文類聚》卷六九） 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職。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既斑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夭天眞，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又（《答任昉詩》（《南史》卷二五《到溉傳》） （存目）

劉孝綽《歸沐呈任中丞（昉詩）》（《文苑英華》卷二四七） 步出金華省，還望承明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圓淵倒荷芰，方鏡寫簪裾。白雲夏峰盡，青槐秋葉疏。自我從人爵，蟾兔屢盈虛。殺青徒已汗，司舉未云書。文昌愧通籍，臨邛幸第如。夫君多敬愛，蟠木濫吹噓。時時釋簿領，駟駕入吾廬。自唾誠嘯砆，無以儷璠璵。但願長閑暇，酌醴薦焚魚。

葛勝仲《滿庭芳・任昉嘗爲新安太守風流名迹圖經史牒具載感今懷古作》（《丹陽集》卷二三） 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阿誰昔仕吾邦。共推任筆，洪鼎力能扛。不爲桃花祿米，鑾書倦、一葦橫江。招尋處，徒行曳杖，曾不擁麾幢。　山川，眞大好，魚磯無恙，密嶺難雙。聽訟訴多就，樵塢僧窗。歲月音容遠矣，風流在，遐想心降。雲煙路，搜奇弔古，時爲酹空缸。

周砥《過任昉釣臺》（《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卷四一《御選元詩》） 雲樹參差短，寒山迢遞明。深春釣臺沒，殘照夕嵐輕。萬化同斯盡，孤名如水清。誰悲范僕射，千載見交情。

吳綺《任昉》（《林蕙堂全集》卷二二《亭皋詩集》） 賓客蘭臺一代稀，桃花載米亦空歸。而今茂灌尋常見，不負西華有葛衣。

雜録

《咸淳臨安志》卷七四《於潛縣》 任府君廟。在縣南三十五里，一在縣南門外。按：梁任昉字彥昇，嘗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百姓立祠於潛、新安，舊皆隸丹陽，故皆有祠。

周密《齊東野語》卷四《避諱》 歙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遊之地故也。虞藩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

周興嗣

論述

羅惇衍《周興嗣》（《集羲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文高千字集羲之，銅表銘兼檄魏辭。到沆尚慚工馬賦，陸倕應遜製螭碑。數年委頓霜臺歇，一頌休平日觀遺。逆旅預期英主遇，茫茫際會外前知。

《答吳均詩三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邊韶對趙壺」，甚新有趣。

傳記

《梁書》卷四九《周興嗣傳》（存目）

《南史》卷七二《周興嗣傳》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初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紀事

《梁書》卷三三《張率傳》（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儛馬，詔率賦之。【略】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

《南史》卷三一《張率傳》 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張彥遠《法書要錄》引） 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王觀國《學林》卷七《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觀國按：《宋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爲榮，故興嗣于《千字文》加「敕」字于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啟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修卞忠正墓啟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壟墳塋。」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玄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確，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也。」觀國按：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叙次碑帖者，誤題以爲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爲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于羲之，則非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四《辯誤·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余按：「敕」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赤。說者曰：「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勑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勑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勑，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于《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

政而未見敕，故褘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于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發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于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按，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三　梁周興嗣《千字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又卷六　《晉書》，王獻之爲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牓。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誕題牓。高下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之題。籠盛韋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掛白牓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寧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牓，特茶頃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隋秦孝王令潘徽撰《萬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爲章帝書，遂稱章草，謬矣。見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曰令殷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二「潔」字。紈扇圓潔，或可作挈，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朱孟震《汾上續談》卷一《千字文》　《千字文》相傳梁武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付周（興嗣）編次而成。今細考之，不但「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二「潔」字；又有「守貞志滿」，二「貞」字，豈搨時故自重復不暇點檢耶？抑傳者誤耶？內桓公「匡合」，乃又有以爲「輔合」者，想「匡」字爲正。

謝肇淛《文海披沙》卷二《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苑》謂「勑」字爲「梁」字，郎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臺不名爲勑之語，而勑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答曰：「勑。」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勑」矣。千文編次既出，帝命自應爲勑。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凊，「凊」字與「清」字迥不同，並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律召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王一槐《玉唾壺》卷上《千文考異》　梁武帝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中選取千文，召周興嗣韻之，一夕而成，須髮盡白。其傳如此。王著摹勒《淳化帖》，謂爲漢帝書。劉克莊亦謂千文實始於漢。而歐陽文忠公亦謂章帝所書。前世學者多爲此語，不特始於羲之。予謂古必有此數字，武帝又取二王書所有者，命興嗣足爲千文耳。此亦臆斷。今以教學童，謬戾特多，如「周發殷湯」有作「商湯」者，「鳴鳳在竹」，有作「在樹」者。此兩通。「桓公匡合」有作「輔合」者，此避宋諱，「沉默寂寥」有作「寥寂」者；「趙魏相橫」有作「魏趙」者：此當乙。如「靡恃己長」有作「無恃」者，不知有「籍甚無竟」之「無」。「女慕貞潔」，不知已有「紈扇圓潔」之「潔」。「靡」如字。「潔」作「烈」，此重複也。至于「律呂調陽」則無義。「嶽宗恆岱」則失實。「林宰幸卽」則不通。蓋「呂」字當作「召」，「宰」字當作「皐」，文訛也。「恆」字當作「泰」，寫誤也。餘閏則成歲，律召則調陽。恆爲北嶽，非其新宗。殆辱則近恥，當於林皐以幸卽。凡此不改非蒙正之道也。昔人讀千文，至心動神疲，而得養生之法，豈免圍冊子者乎？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譔；又一卷，周興嗣譔。」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譔」；《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爲萬字文。）《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褚人穫《堅瓠集・戊集》卷四《千字文》 梁武帝集王右軍千字，使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韵爲文，讀之稱善，賜金帛，即今《千字文》也。王鳳洲稱爲絕妙文章。政謂局於有限之字而能條理貫穿，毫無舛錯，如舞《霓裳》於寸木，抽長緒於亂絲，固自難展技耳。唐進士周逖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碎舊文，一無添換。」陳又問：「翻碎盡乎？」逖曰：「盡。」陳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碎？」逖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敢對。明吾吳陳雨泉（鎏）作《於赫混沌續千字文》，以便訓蒙，但字多隱僻，語又艱澀，不能家喻戶曉。文見《桐下聽然》中。

閻若璩《潛丘劄記》 《千字文》，周興嗣次韻。《梁書》以爲羲之，《宋史》以爲鍾繇，要《梁書》近而得其眞。或曰興嗣當梁武帝朝，初敕撰文，能不染佛氏一語，信爲有勁骨者。

梁學昌等輯《庭立記聞》卷四 《千字文》「律呂調陽」，曾見別本「呂」字作「召」，當何從？曰：「呂」字誤，「召」與「閏餘」對。宋吳坰《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之八十歲寫眞草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智永名法極，逸少七世孫。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 《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又《經籍志二》 《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

《舊唐書・經籍志上》 《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

又《經籍志下》 《周興嗣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周興嗣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 《梁皇帝實錄》二卷（周興嗣撰）。

又《藝文略七》 《周興嗣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興嗣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〇 按：《法書要錄》載武平一之《徐氏法書記》，蓋其始因鍾繇之殘碑而次韻，其後復取右軍手迹以成文，當時原有鍾、王二本也。

藝文

吳均《贈周散騎興嗣詩二首》（《詩紀》卷八二） 子雲好飲酒，家在成都縣。製賦已百篇，彈琴復千轉。敬通不富豪，相如本貧賤。共作失職人，包山一相見。 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鞚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窗下。想君貴易朋，居然應見捨。

又《贈周興嗣詩四首》（《詩紀》卷八二） 孺子賤而貧，且非席上珍。唯安萊蕪甑，兼慕林宗巾。百年逢繾綣，千里遇殷勤。願持江南蕙，以贈生芻人。

思君欲何言，中心亂如霧。淚下非一端，愁來誰有數。子爲馮敬通，不減汲長孺。千里無關梁，安得王喬屨。　與君初相知，不言異一宿。意欲褰衣裳，陰雲亂人目。之子伏高卧，伊予空杼軸。無因渡淇水，見此猗猗竹。可怨異公子，終自不敢言。青松蔽南隴，白雲生北園。沈憂無人語，默念空憑軒。安得湛盧劍，以報相知恩。

費昶

《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輕而能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評：此則宮怨詩也。前六，先將地時點清，遞落有思空想，隨形容其期望之殷，了過題面。後四，則就君之不至，料其爲色所移，而以迷惑可虞，非關妾妬收住，便覺言情不褻。

《採菱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宛宛有情，當以曼聲詠之。

《和蕭洗馬畫屏風詩二首・秋夜涼風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結是名語。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王子雲》附　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匹。」

《隋書・經籍志四》　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七》　新田令《費昶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費昶集》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巫山高》、《芳樹》、《有所思》、《長門怨》、《采菱曲》、《思公子》、《發白馬》、《行路難》等樂府詩一十六首。

吳均《憶費昶詩》（《藝文類聚》卷二七）　皎皎日將上，獵獵起微風。山沒清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趣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

孔翁歸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篇》　孔翁歸解玄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韻標達，嘗語余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也。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何遜》　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袁昂

論述

《梁書》卷三一《袁昂傳論》　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南史》卷二六《袁昂傳論》　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

《答武帝書》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激越之響下開宋四六安石、子瞻一流，塡綴太實，鈍而濁，弊不可爲法。

傳記

《南史》卷二六《袁昂傳》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媼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晋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略】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略】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略】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略】起爲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略】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卽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略】諸子累表陳券，詔不許，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梁山陰雲門寺釋智順》 以天鑒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略】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慧擧又爲之墓誌。

又卷一一《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

《梁書》卷三一《袁昂傳》 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略】已爲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略】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

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略】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黄門侍郎。

劉峻 劉孝標

論述

綜論

劉峻《自序》（《南史》卷四九《劉峻傳》）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峙。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劉璆《梁典》（《文選》卷五四《辯命論》李善注引） 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張燮《七十二家集・劉戶曹集小引》 從古兩書淫：一皇甫玄晏，一劉玄靖。玄晏高尚其事，超然冥鴻，非若玄靖文禽顧影，翻鏟彩于太液池邊也。玄靖身際右文之朝，並世儁流盡被隆遇，而峻獨坎轗以終，申公明之指歸，托敬通之同異，至今掩卷有餘恫焉。如謂率性而動，不共浮沉，則爾時之負遺俗者，豈直一峻哉。何加腃墮淵之異効也。卞士蔚有言擲五木子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此足破遇合之界耳。昭明《文選》梁人自任、沈外，見收者寥寥，而玄靖採取者三。然則聲價故重于華林二三子，正不得以遍略高之矣。甲子暮春望日紹和張燮書于覓蠡軒。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劉戶曹集》 劉孝標見任彥升諸子流離行路，舊交莫恤，則著《廣絕交論》。與中山劉明信友善，書命往反，明信沒，復爲報章追答之。念其殷勤死友，寄懷寂寞，一篇之中，邱成、季札，遺風在焉。孝標淄右名種，期月孤露，魏師南侵，陷身奴虜。既知書學，播遷緇素。韓非入秦，李陵去漢，豈若是困厄哉。多聞不達，逃還江南，亦爰適樂土，不欲累北人豢養也。魏佛助作《魏書》好詆南士，妄謂孝標兄弟疎薄遭棄，殆越人之笑章甫乎。棲學東陽，享年六十，玄靖先生，寓云夭折。獨其一世書淫，南北並躓，上有好文之君，朝多同學之彥，而引見無階，山棲竟老，德祖見忌于曹操，敬通觖望于光武，豈非命邪。辯命六蔽，善言天人，自序三同四異，悲憤交集，遇主若此，而又重以悍室司晨，若敖將餒，詩窮而工，其然乎。

羅惇衍《劉峻》（《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敬通躍馬勝吾儕，鬱鬱終身遇合乖。四異文成才士歎，五交論廣故人懷。命原前定奚須辨，學應旁招究不諧。幸有及門元靖諡，南歸何苦望崇階。

分論

《登郁洲山望海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綴五十字，不知者以爲突兀磊砢，實則詩理固然。春雲初無根葉，秋月初無分界也。

《自江州還入石頭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莊言重色，鬱鬱葱葱，居齊、梁之餘，自爲一體。孝標固是古人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意固超，「鑿戶」四句，寫營室境地蒼迥。

《始居山營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本色風光。又，晋、宋詩恆苦不緩，齊、梁詩恆苦不直，納孝標于梁代，如脫女隊而乍見鬢眉，雖危切不厭也。

《送橘啟》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結盡短篇，朗潤芬烈，讀之覺生香如挹紙上。

《追答劉秣陵詔書》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一引）：答死者書爲格固奇，若論文則風調好，造語亦勝。又，就淡中寫出濃致，所以妙。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八：孝（威）（標）著《辨命論》自謂識高見遠，最得意文章。劉沼難之，雖百口而不能屈。舌鋒正銳間，會沼云亡，恨不能肉白骨而與之言。《重答書》眞不啻對阮瞻之客論無鬼。與陸機之少年談玄門妙物，可謂奇矣。觀其辨論之思，勝于悼故之思。古人重視文章，殆生死無以加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淪抑冗散，而其文章錄于副君之選。蓋當時是非之公如此其難泯，君父莫之奪也。又，孔坦臨終與庾亮書，亮報書致祭。古人雖一書，不以存沒異也。又，此似《重答劉書》之序。「値余有天倫之戚」句，當是其兄孝慶云亡。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一引方伯海評：不言所答之事，全從書未致而人已亡處生出感慨，否則便是與死人說話也。用典處亦切而流。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答死者書甚是創格，屬詞特凄楚纏緜，俯仰裘回，無限痛切。又，結得婉，有味外味。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過上。

《辯命論》 劉璠《梁典》（《文選》卷五四李善注引）：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王通《中說》卷一《王道篇》：《舊唐書·蕭瑀傳》：（瑀）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以命，其蔽已甚。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六引）：辨論不窮，藻繪有餘。第調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辭而寡韻，卑卑氣格，去西京殊遠。蓋時尚若茲，即高手未能超出。又，偶語長短相錯，次第遞去，如此則氣不急不緩，正爾舒徐自在，排語易爲工，亦自有濃色腴味，與六朝諸排體又微不同。又，「昔之玉質金相」等十句，語稍堆垛。又六字句連用而調法未鍊，殊覺拙滯。又，辨「六蔽」，可謂曲暢，廣引細折，新意層出。有波瀾，有姿態，蔚乎其文。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六：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一篇之中輾轉辨「賦命在天」、「造命由人」兩論。總要歸之於天非由人造，即天亦不能自主，聽之自然。末言君子脩身盡性，明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非造命也。從來言命者，未有如是之專且篤。然究竟是告子生之謂性，食色天性也之見。其於不謂性、不謂命，學問有毫釐千里之失。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受即是造命。其一段戒謹恐懼工夫有立乎命之先不爲命所囿者，縱爲善受災，爲惡受福，舉不足以易吾造命之理，是之謂立命，是之謂安命。孝標不過以高才沉抑下寮，有激而言之耳。至于辨論鋒生，不容一點罅漏，使人無可置口處。晋阮脩言無鬼神。人難之，脩曰：「今人以人死爲鬼，往往有見其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則衣服亦有鬼耶？難者不能答。今孝標之辨命，亦衣服無鬼之說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全篇多有激之談，收束愔愔德音，乃殊莊叟玄談，蕩而不歸也。 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七《劉孝標》：劉孝標在梁朝終不見用，著《辯命論》以自喻。雖寄言於樂天知命而憤慨深矣。又自爲序，比馮敬通有三同四異之感。千載之下，士之同病者，莫不讀而悲之。然吾於此，有說焉。方武帝策錦被事，范雲、沈約之徒咸言已罄。孝標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夫沈、范之徒，引短推長，潛合天旨，是乃鼎鉉之貴器，非蓬茆之散材也。孝標但淫書爾。愚戇如此，妄希坐致雲霄，不亦謬乎？逡巡十稔，榮慙一命，良由自致匪關元造明矣。雖然，天命之謂性也。孝標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夫其不能者，是固天命之也，《辯命》之作，其眞墨翟之守乎？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二〇《馮唐事與顏駟同》：「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注引《漢書》曰：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按：平子《思玄賦》「尉厖眉而郎潛兮」注引《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是馮、顏皆白首爲郎，然人但知爲馮唐而往往用顏事，故左太沖詩「馮唐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白樂天詩「重文疏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至白氏《六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臣，三朝不遇」云云，竟以顏、駟之言出之馮唐之口，尤爲謬誤。《野客叢書》詳辨之。　牟庭相《雪泥書屋雜志》卷四：劉孝標《辨命論》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沸唇，言沸騰唇驚也。說文曰：唇，驚也，側鄰切。李善注本「唇」誤爲「脣齒」之「脣」，又引王元長《勸紿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爲沸脣也。此注甚陋。且不識「脣」字讀之爲「脣」，大可笑。王元長《啟》亦本是「沸唇」字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〇：疎越。又譚獻批：奇才不達興感之由，因以自命，故激昂憤厲，語無餘蘊，然後知蕭遠爲溫然其辭。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文選》卷五五李善注引）：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通《中說》卷一《王道篇》：惜乎，舉任公而毀之，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三《絕交論》：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斂頤蹙頞，涕唾流沫，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纊微影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叙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叙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七引）：議論縱橫，不及《辨命》而工細過之。又，撰語絕工妙，不慌不忙，逐節描寫，皆得其神，蓋議論中之賦。又，亦只是平常語，但鍛鍊力到，便覺態濃而味腴，起亦覺弱。又，雙句收，若緩而實勁，慨嘆中秀骨挺然。又，「若其寵均、董石」一節：此節撰語尤工，寫得意態最濃，典縟中有飛動之致。　徐元文《跋所書廣絕交論》（《含經堂集》卷三〇）：朱公叔惡朋私之背公，感薄俗之澆僞，著論矯世，甘絕賓游。而孝標廣之區爲五交表其三釁，可謂探賈鬻之深衷，備翻覆之變態矣。然世又有被德懷仇，辜恩畜禍者，非鄉寄之存君親公焉。賣友引劉班而入朝右，遽爾噬人反戈矛以相尋，樹荆棘而得刺。假使孝標聞之，尚不知若何憤涌，若何懣激。彼忘綢繆之夙好，棄孤煢其若遺。自是流俗恆態，不足有云者矣。　洪若皐《文選越裁》卷一〇：朱穆、嚴誼正性其作《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曾作《正交論》以廣其志。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誕，冒險危難，僅至江左，負材矜世，自謂坐致雲霄。而逡巡十稔，榮慙一命。其《廣絕交論》。雖爲任彥昇作，孫叔敖衣冠，實自仇援引無人故耳。描寫五交，罵盡世態炎涼，覺金門玉堂曲徑邪竇，璠間東郭，一切拖裾曳履，脅肩腆顏、喔咿嚅唲面目，無不畢露。至一貧一富，一貴一賤，一生一死，種種登膝添花，墮困投石醜狀，言之使人毛骨戰慄。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中子見此論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也，任公于是不可謂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蓋雲雨翻覆，雖賢者，亦難以情恕理遣也噫。「范張款款于下泉」句，注：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按：《七哀》所謂下泉，非及泉也。注贅。「馳騖之俗」至「其流五也」句，此段尤爲痛快。「寄命障癘之地」句，瘴，《三國志》皆作「障」。周靖云：本是山嵐之氣，後人乃轉爲「瘴」字。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三引邵長蘅評：說盡末世交情，令人痛哭，令人失笑。對偶之工已居勝場，與散體判爲二矣。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二：寫得「交」字世態盡，纔得「絕」字路頭決。若只取「莫我肯穀」意敷衍，不得透髓矣。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〇：以刻酷據其憤懟，眞足以狀難狀之情。《送窮》、《乞巧》皆其支流也。

《東陽金華山棲志》　陸友《研北雜志》卷下：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棲志》，其文富有妙語。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絕似賦體。

《世說新語》注　劉知幾《史通》卷五《內篇・補注》：孝標善於攻謬，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楊愼《劉孝標世說注》（《升菴集》卷七二）：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異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

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電燉，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誤。又曰：「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荀綽《兗州記》云：「閭丘沖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六《史書占畢四》：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哉其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又，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贅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已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絕乎？

傳記

劉峻《自序》（《文選》卷四三劉峻《重答劉秣陵沼書》李善注引）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劉峻》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略】天監初，召入西省。【略】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五）。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南史》卷四九《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略】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略】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略】安城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略】峻本將門，【略】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五），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魏書》卷四三《劉休賓傳》 （劉）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疏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升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張燮《讀史考誤》（《七十二家集·劉戶曹集附錄》） 《魏書》凡南人歸北者，備極推許。若到底還南者，輒橫加詆訶。如劉孝標早孤，初名法武，與母兄俱陷魏。雖貧不能自立，然精勤嗜學，燎炬達旦，至永明中得還。儻以其未經位宦，史氏置之不載，足矣。乃《魏書》附列於劉休賓後，妄謂其兄弟「疎薄不倫，爲時所棄。」又謂「高祖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而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受。」夫其不蒙選受也，自是魏不知人，乃謂劉了無可

取乎？然則孝標後爲一代名流。法鳳改名孝慶，有幹略，爲齊兗州刺史。入梁，封餘干男，豈眞「疎薄不倫無可收用」乎？如佛助者，可謂大言不慚矣。

紀事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藝文類聚》卷五八）　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搖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閒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阮孝緒《七錄序》（《全梁文》卷六六）　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

《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昉好交結，奬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略】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廣絕交論》）。

又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　（秀）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于世。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庾仲容》　吏部尚書徐勉【略】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並以強學爲王所禮接。

《南史》卷五九《任昉傳》　（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略】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六　劉峻家有悍室，輒軻憔悴。

又卷七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三（光緒戊寅十月二十四日）　閱《南史・隱逸、文學傳》并校《梁書・文學、處士傳》。劉孝標之答劉沼，「劉侯既重有斯難」云云，乃答書之序，非書也。自《文選》誤收入書類，題爲《追答劉沼書》，沿譌至今。考《梁書・文學・劉峻傳》，明云峻乃爲書以序之曰，以下所載之文，悉與《文選》同。《南史・峻傳》削去其文，但云「峻乃爲書以序其事」，皆不誤也。文中絕無答書之語，而人莫之察，可見讀書細心之難。

著錄

《隋唐・經籍志三》　《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梁《七錄》八十二卷。）《世說》十卷，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亡。）

又《經籍志四》　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劉孝標《續世說》十卷。

《通志・藝文略六》　《續世說》一〇卷，劉孝標撰。

又《藝文略七》　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別集類》　《劉孝標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劉孝標《類苑》百二十卷。

又卷五　《劉孝標集》六卷。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下》　《劉孝標集》二卷，共一冊，原本寫「孝棹」。

《棟亭書目》卷四　《劉戶曹集》，梁劉孝標撰，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劉孝標集三卷附錄（明崇禎刊本）》　梁平原劉峻著，明滇南阮元聲評。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劉戶曹集》【略】凡啓、書、序、志、論，十二篇。詩四篇（馮氏《詩紀》篇數同）。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曰：《文選》有梁劉孝標峻《答劉秣陵書》、《辯命論》、《廣絕交論》。　嚴

氏《全梁文編》劉峻有《世說》注十卷、集六卷。今存啓、書、《辯命論》、《廣絕交論》、《山棲志》、《相經序》、《自序》，凡一十三篇。

藝文

杜桓《紫巖》（張燮《七十二家集》附錄） 紫巖千仞翠屏張，日落巖西晚興長。尚憶孝標弦誦處，至今草木有餘光。

胡應麟《劉參軍孝標》（《少室山房續集》） 嗟哦婺女郡，星斗垂寒芒。寥寥曠千載，氣運開齊梁。劉生實天啓，乳哺隨高堂。翻然自北來，燁若孤鳳凰。讀書紫薇岫，一目逾十行。山棲表遠志，絕交厪中腸。千言走珠貝，七錄披琳瑯。含毫策錦被，倏忽驚巖廊。遂命世主忌，坎壈終詞場。龍蛇諒斯在，鴻鵠詎可量。矯矯七尺軀，恥爲萬乘降。胡然際悍室，妖牝啼朝陽。潛身嘆孤犢，跛足追亡羊。太息敬通論，今古爲徬徨。

雜錄

《金華志》 孝標隱金華紫薇巖，講授生徒。今靈巖古剎，即其故宅。

高爽

論述

《南史》卷七〇《孫謙傳》 （爽）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詠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直致，翻有古意。

《詠酌酒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即事故有致。

傳記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高爽》 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蹟，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貸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籆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略】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鐘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制文，刻于兩面。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吳均》 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陵令，坐事繫冶，作《籆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

又卷五三《孫謙傳》 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踢面不知瞋，齧齒作

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陽松玠《談藪・高爽》（**《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存目）

藝　文

何遜《答高博士》（**《何遜集》卷一**）　北窗涼夏首，幽居多卉木。飛蜨弄晚花，清池映疎竹。爲宴得快性，安閑聊鼓腹。將子壓囂塵，就余開耳目。

丘　遲

論　述

綜　論

鍾嶸《詩品》卷中《梁中書丘遲》　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丘遲》　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朱彝培《松石軒詩評》　丘遲之作，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九霄春露，三島秋雲。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丘中郎集》　《南史・文學傳》首吳興丘氏，靈鞠在宋孝武時，獻殷貴妃挽歌，特蒙嗟賞。希範於梁王踐祚之日，勸進殊禮，專典文字。父子曲筆，非東南之蹇蹇者也。然靈鞠面折褚彥回，語頗強切。東觀祭酒，自謂終身不恨。仕宦情淺，蓬髮遲鈍，無媿名士。希範少挫抑，即獻《賁躬詩》，志在求進。出守永嘉，負乘騰刺，令非武帝憐才，爲寢白簡，維鵜濡翼，能長有聲帶乎。革命諸文，連珠唱和，世不多見。其最有聲者，與陳將軍伯之一書耳。隗囂反背，安豐責讓，楊廣附逆，伏波曉勸，咸出腹心之言，示泣血之意，不能發其順心，使之回首。獨希範片紙，強將投戈，松柏墳墓，池臺愛妾，彼雖有情，不可謂文章無與其英靈也。鍾仲偉詩評云：「希範取賤文通，秀於敬子。」余未唯唯。或其時尚循「沈詩任筆」之稱，遂輕高下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　希範詩稍厚於彥龍，如新鳥學鳴，舌轉猶澀，其患並在氣弱。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邱中郎遲宴別》（**《秋笳集》卷六**）　華鐘啓未央，鸞輿戒平旦。微風舉翠華，澄霞照瓊弁。林長羽騎疎，地迥鳴笳徧。天采散繁陰，綿羽流餘轉。聖朝重明牧，介弟臨淮甸。虎竹分壯圖，樽酒延皇盼。微臣愧作頌，明義詎能展。

況澄《病中摘句懷人詩・丘遲》（**《萬首論詩絕句》**）　雲錦輕裁亦大難，性眞束縛笑無端。落花依草矜姿媚，不識仙人換骨丹。

孫德謙《六朝麗指》　邱希範詩鍾仲偉評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余讀其文，覺文亦如此。其文傳者不多，《永嘉郡敎》中所云：「曝背拘牛，屢空于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窒巷。」或謂《詩品》之說，觀此蓋信。是則然矣。至其《與陳伯之書》，通篇情文並茂，可謂風清骨峻。其間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眞有「點綴映媚，落花依草之致。【略】吾恐鍾記室品詩，即從此處悟出其詩境界耳。」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邱中郎遲宴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魚鑰聞九門，鸞輿戒七萃。風清轉翠華，林長通羽騎。帷宮麗平野，鳴笳叶流吹。龍旗列玉仗，虎竹頒金瑞。名藩介弟資，重鎮淮甸寄。國典隆展親，皇眄重明試。免茲報政期，陳規申古義。

分　論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就事不泛及，乃已得許華贍。凡諸即景，誰不縱廣？有佳詩者，思力不屬於是而求助於外，爲之引

首，爲之安足，爲之援古，爲之徵理，皆弗獲已。而求助者也，既弗獲已，則胡不合取口好？未聞吟詩不成，遂施不待教之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典雅恰稱。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　邱光庭《兼明書》卷四《鳳吹》：　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又，《細草藉龍騎》：其詩又云：「輕蕓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草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通篇句句是愛弟出守。「風遲」四句，雖寫苑中之景，實喻天子有憐愛幼小之意。只以北門重寄，不得已而遣之。故念爲之舉恩加之厚者，是其細心體貼人心處，若泛送他人詩移不得。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麗甚。然終不爲宮體任首亂之誅。麗如希範，固有則也。養句全不唐突，亦不披猖。簡文已降，正坐不能此耳。明明兩層，不施鈕合，尚自去古未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前半事景警切，聲調嘹亮，後亦稍弱矣。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注：齊明帝時，張譏爲北齊州刺史。又五臣本題無「張」字。呂向注：希範時爲中郎。武帝弟宏爲徐州刺史，應詔送之。按：詩中有「匪親孰爲寄」之語，則五臣本是也。善注又曰：集題曰「兼中書侍郎邱遲上」。按：集題益知爲梁時詩。體製未工而有新句。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〇：注劉璠《梁典》曰：張譏字公喬，齊明帝時爲北徐州刺史。何義門云：此徐字從人，與郐同，乃魯國薛縣，與南北兩徐州無涉。雲璈按：《集韻》：徐，香居切，音書緣。徐與郐皆有徐音，故誤以爲南北徐耳。郐本音徒。

《旦發漁浦潭詩》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三引）：全句對，語亦入細，以鍊淨見致。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魚潭」二句，寫旦。「棹歌」二句，寫發。「村童」二句，分明是黃童白叟爭迎使君；他卻寫作因棹歌，發鳴鞞響，驚出聚看官人來過光景。是他能化俗爲雅處。「詭怪」以下，寫漁浦潭之景，以見此郡之美、稍愜幽棲之意，可以坐嘯而治，不必以外任介意。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寫景蕭瑟，力追康樂，已復瞻之在前。村童野老與山水並列作眼前物色，甚趣。結意高閑。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楚楚無堆垛之嫌。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步趨康樂而未屈精微，所工特模範間矣。體物工矣，興象不逮。「杳障」下插出「村童」、「野老」一聯，與「棹歌」、「鳴鞞」縈拂，則結處「坐嘯」、「卧治」氣脈皆貫穿生動，然後模山範水亦紆餘不直矣。邱方出守永嘉，未容先事遊覽也。「崖傾嶼雜傍」五字，不惟叙致窈折，亦可隨勢脫卸出後四句，書家所謂意在筆先也。　張雲璈《選學膠言》卷一一《邱遲非新安太守》：　謝靈運詩《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注引《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五臣劉良注：遲爲新安太守，經此宿中流作。雲璈按：《梁書》、《南史》皆云邱遲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非新安也。劉良誤。

《敬酬柳僕射征怨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體制新甚，亦以時人莫爲，故見新耳，實古體也。晋、宋以來，能如此沉酣以用興者鮮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腹聯隔扇對》：隔扇對，惟起句爲多。在腹聯者，丘遲《酬柳僕射》一首：「雀飛且近遠，暮入綺窗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荷葉邊。」唐以後祖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後六語只似一句，輕俊可喜。卑以此，致亦以此。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怨征人之不歸也。前四，先就己之歌舞徒工，妝飾不事，寫一自矜自惜樣子。中四，忽以雀魚尚知戀舊推開，比出戀家人有同情，爲征人反跌，局拓氣空。後二，方點出君久不歸之怨，措語亦新。閨怨詩名作極多，易落窠臼，此爲能擺脫矣。

《答徐侍中爲人贈婦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以新詞行古制，前有景陽，後有希範，曠世同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殊有古意。「光景不可奢」，語無意義，擬改曰「迴車向狹邪」。

《贈何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起四句愁與塵縈，何其綿婉。「遙情不入酒」，語亦雋，特通體嫌輕。

《芳樹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丘詩之妙，全寬于用少，用少既寬，即少自足，少之既足，則四維上下皆在忘言之中矣。漢人之所以爲五言祖者在此。不謂靈心得之季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不貴其取義，貴其能寫森蔚之態，義在其中。

《玉階春草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自愛其意，故不恤文容之盡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四：雖不成章，亦自可誦。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文選》卷四三李善注引）：帝使呂僧珍寓書

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爲通散常侍。又，何之元《梁典》：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爲丘遲《與伯之書》。《資治通鑑》卷一四六胡三省注：「松柏不翦」，謂不毀夷其先世墳墓。「親戚安居」，謂其親戚在江南者，不以叛黨連坐。「高臺未傾」，謂其居第未嘗污瀦。「愛妾尚在」，謂其婢妾猶守其家，不沒於官，及流落他家也。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一引）：淺顯語調，鋪叙最有次第，首尾勻淨，雖不甚雄奇，然味態固有之。又，「何其壯也」一句承上，就勢陡入事，如截奔馬之勢，甚矯健有力。又，感慨有風致，略似詩賦。

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卷一〇引何焯評：先寬其罪而後陳朝廷棄瑕錄用之意，步驟自佳。又，「暮春」數語，令人移情，正與「高臺未傾」光景相照。

洪若皋《文選越裁》卷八：希範少有才名，爲謝超宗、何點所推許。昔人稱其文，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可謂珍重至矣。觀其簪筆從軍，振英落藻，開示禍福，悉中窾竅，所謂尺紙足勝百萬之衆者。但伯之偷兒者流，聽人牽鼻，雖與之書不能讀。其在齊則叛齊，在梁則叛梁，在魏則又叛魏。大抵好亂樂禍，易於反覆，非徒文章之力也。　趙翼《說詩八首》七（《甌北集》卷二八）：文章妙絕有邱遲，一紙書中百首詩，正在將軍旗鼓處，忽然花雜草長時。《駢體文鈔》卷一九譚獻批：情生意消，然而靡矣。情致綿麗自足，而古來樸健之體，至此無餘矣。又，源于魯仲連燕將之篇。

《永嘉郡敎》　許槤《六朝文絜》卷三：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觀此益信。又，典質既勝，不事麗采，近人何從夢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邱司空集選》：「雖謝」上有闕文。《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使事有法，任、沈之流。

傳記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丘遲》　（天監）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丘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

紀事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篇》　丘遲出爲永嘉郡，群公祖道於東亭。任敬子、沈隱侯俱至。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有百餘卷，皆不得而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服。

《梁書》卷二〇《陳伯之傳》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略】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略】高祖遣王茂討伯之。【略】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緒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略】。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

又卷二七《到洽傳》　天監初，沼、漑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漑？」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又卷五一《處士傳・何點》　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南史》卷五九《江淹傳》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

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又卷六一《陳伯之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并錄。梁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丘遲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丘遲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國子博士《邱遲集》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邱司空集》，梁丘遲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侍宴樂游苑》等詩凡十一首。　張氏《百三家・丘中郎集》輯本【略】凡賦、表、啓、敎、書、銘、誄十三篇，詩十一篇　汪氏《文選撰人篇目》：《文選》有梁邱希範遲《樂游苑詩》、《漁浦潭詩》、《與陳伯之書》。　嚴氏《全梁文編》丘遲有集鈔四十卷。（案：見《後總集類》）集十一卷。《文選》有《與陳伯之書》，《藝文類聚》有《思賢賦》、《還林賦》，敎、表、啓、硯、銘、誄，凡十三篇。

藝文

何遜《答丘長史》（《何水部集》卷二）　宿昔敦遠遊，名分乃異路。千里泝波潮，一朝披雲霧。從容捨密勿，繾綣論襟趣。披文極詆訶，析理窮章句。明鍾信有待，巨海誰能喻？奔景驟西傾，還途忽東騖。黃花發岸草，赤葉翻高樹。漁舟乍迴歸，沙禽時獨赴。宴年時未幾，離歌倏成賦。伊我念幽關，夫君思贊務。短翮方息飛，長轡日先驅。曝鰓□□走，逸翮康時務。握手異沈浮，佳期安可屢。

雜録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　余因記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塚，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竟不姓左耶？

蕭衍 梁武帝

論述

綜論

沈約《武帝集序》（《藝文類聚》卷一四）　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舉。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推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瀋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彫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稿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軋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虡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覩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

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書》卷三《武帝紀論》 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

又卷六《本紀總論》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略】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顚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

《南史》卷七《梁武帝紀論》 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寃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乎。

蕭參《希通錄・論亡國之主》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出一揆。然羽爲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渾是養成兒女之態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此說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拚耳。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哉。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八《華陽博議上》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算曆、弈射、琴書，靡不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並驅。至著述之饒，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華林遍略》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表章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閎才博識，絕口無稱，余惜而志之。（余嘗疑爲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寧肯事此。惟《三禮斷疑》出摹下，帝析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湘東之亡，付煨燼矣。）

又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衆。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二周（弘正、弘讓）、二張（纘、綰）、諸劉（峻、顯、杳、訏）、諸賀（瑒、琛）肩摩轂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獨盛於梁，以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詩源辯體》卷九 梁武帝（諱衍，字叔達）樂府五言，情雖麗而未甚靡，齊、梁間樂府，惟武帝稍爲有致。他如「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乃齊、梁佳句。樂府七言《河中之水歌》，語雖妖豔，而調猶渾成。《東飛伯勞歌》，則詞益豔而聲益漓矣。雜言《江南弄》七首，聲調與休文相類，然多生字奇字，故未可錄。（七言、雜言，皆樂府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梁武諸樂府，靡不淫麗，宮體靡靡，寔此翁作俑。《東飛伯勞歌》、《江南弄》尤艷，「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可謂鮮葩。「朝爽擣以一匪石」，措意雖巧，文理難通。「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或云王金珠詩也。

張燮《書梁本紀後》（《七十二家集・梁武帝御製集》附錄） 梁武少而好

學，洞達儒玄，萬機多務，卷不輟手。天情睿敏，超邁古今。諸子連翩，抽芳芬而振金石。昭明早世，少海淪波，懋軌元良，流徽翰墨；簡文擅宮體之號，元帝結才秀之交，史並稱其讀書數行俱下，過目輒憶，操筆立成，合所編撰各數百十卷，爲世所欽。述作之功，可謂盛矣。夫帝王之代名能詩歌及脩辭一門相望者，古惟曹氏父子，而蕭氏父子繼之。魏武稱長大而能好學，獨余與袁伯業歌咏諸篇，遂爲騷壇宗祖。子桓伯仲，狎主建安之盟，不朽大業，經國盛事，此語大堪氣色。若古今一石才，子建眞得其八斗者。余嘗戲謂三國鼎列，曹氏無論身受漢禪，盤據正統，卽文采照映，亦是大家婢應作夫人，壓倒田舍嫗耳。令簡文、元帝，運際隆平，故當作守文令主，又令蓬樞藿食之士有如許手筆，亦不失一慧業。文人惟夫遭世悾惚，都下狄塲，蹶籙贊圖，旋斃虎狼之口。黃纛既折，綵筆亦湮，非才人之大痛哉，抑余猶有慨焉。霸朝帝子，生長戎馬間，無復整軍經武之圖，靳靳焉。結篆素之緣，以思見後世，乃唐、宋承平之主反有目不知書，手不辨翰，將使鼓吹休明從誰而托，士大夫因以不復稽古矣。故陳後主雖亡國，尙倍勝於椎魯者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梁武帝集》 梁武帝《淨業賦序》，卽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孟德奸雄善文，自許西伯；梁帝亦謬比湯、武，大言不怍。夫長沙酷害，樊、鄧興兵，勢成騎虎，延頸爲難。獨無道既誅，鼎新有主，忽焉狐盜，覆齊宗祀。猶總師稱朕，妄擬南巢白旗，則石勒胡人，且笑曹、馬矣。帝負龍虎之相，兼文武之才，史贊其恭儉莊敬，藝能博學，人君罕有。惜羯寇滔天，臺城煨燼，制旨二百餘卷，五禮一千餘卷，通史六百卷，後世無繇誦讀。今得其詔令書敕諸篇，置帝王集中，則魏、晉風烈，間有存者。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尙幸見之朝廷，未容以《河中之水》，《東飛伯勞》數詩，定帝高下也。捨道歸佛，躬爲敎宗，顧白衣所急，首唱斷肉耳。據帝自序，絕魚肉，斷房室，欲天下知其不貪，其責賀散騎又云，腰瘦二尺，救物故也。神器至重，逆取順守，僅欲以黃羸菜味，自救不臣，爲計短矣。至今愚夫愚婦身盜賊而口素食，卽云消孽滅過，率祖帝術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梁人多妖豔之音，武帝啓齒揚芬，其臭如幽蘭之噴，詩中得此，亦所稱絕代之佳人矣。「東飛伯勞西飛燕」，《河中之水歌》，亦古亦新，亦華亦素，此最豔詞也。所難能者，在風格渾成，意象獨出。

又《古詩鏡》卷一七 武帝詩《登北顧樓》、《籍田》、《擣衣》，讀五言詩絕愛其清響絕出。《河中之水歌》、《東飛伯勞歌》，風騷搖蕩。《伯勞歌》更自宛轉流麗，當與《燕歌行》相峙。《江南七弄》音節頓蹈，聲響激越，所謂妖艷之音。音節亦詩中一事，四言則致婉，五言則意直，七言則情暢，如《江南弄》則搖蕩極矣。（《上雲樂（七曲）》）不叶於歌，不登於雅，清音遠韻，世外奇賞，絕不類《步虛詞》所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 梁武詩篇多和易之音，參溫厚之旨。知其性情本鄰道境，披文相質，亦復宮羽咸調，帝王之中可稱邃詣。又，梁武帝詩如雅琴微彈，春容可聽。又，梁武《子夜》諸曲並饒雅正之聲，語溫厚而情深婉，最爲妙作。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〇（《古詩賞析》卷首） 詩人梁代產寧希，琢句爭工古意微。武帝清才眞首出，高歌幾嗣白雲飛。

錢大昕《梁武帝論》（《潛研堂文集》卷二）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愼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爲天下僇。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淸，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皁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閎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賢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創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分　論

《臨高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脈脈條條，森森束束，詎可以「輕艷」目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全在寫望遠。景中綿綿高遐，則相思之情自出。

《雍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六朝麗語必非肥重，芊茸蔓延，生致不少。

《擬青青河畔草》　《古詩歸》卷一三「半寢」句譚元春批：「半寢」，妙。鍾惺批：幽思無限。「莫肯」句，鍾惺批：感深。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收攝簡出入清，於此體中允爲佳唱。

《邯鄲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深。

《子夜四時歌・春歌四首》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花照眼》：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于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一、四）二詩較爲古雅。

又《夏歌四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語有含蘊。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用意忠厚。

又四　《古詩歸》卷一三「君住」二句，鍾惺批：二語俱在不惡而嚴，可爲待權勢之法。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馬疲則君不能留，蠶饑則妾不可去，恐遂負此佳景。中心難割處，正爾情深。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含桃」，櫻桃也。花落鶯飛，正初夏之時，適與君逢。而彼此之去住難定，借馬與蠶以爲言。其含情正妙在不說出。

又《冬歌四首》一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八《賣眼》：梁武帝《冬歌》「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白紵詞》「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流目，出湯惠休《白紵歌》「流目送笑不敢言」。賣眼，李太白檃括用之。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發情止義備之矣。

《歡聞歌二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亦詎不宛轉？言情而居然自雅，「梧子」、「蓮心」，賤娼市門語耳。

《碧玉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有致。

《襄陽蹋銅蹄歌三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非一香者非一愁，百種色者百種憶，甚得興意。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盛唐人有能作此者？亦一句格。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翠毦》：劉先主好結毦，或曰以髮爲之，巾幘類也。梁武帝《銅鞮歌》「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則又似可飾以翠，若五就、七就之聲纓也，庾子山詩「金羈翠毦往交河。」（《蜀志》：「有人送犛牛尾。玄德手自結之。」又，孔明《與兄書》曰：「先帝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又《答孫權書》曰：「所遺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齊書・扶南傳》：「白銀兜鍪孔雀毦。」《韻會》謂兜鍪上飾者爲是。）

《白紵辭二首》一　許顗《彥周詩話》：梁武帝作《白紵舞詞》四句，令沈約改其詞爲四時白紵之歌。帝詞云：「朱（絃）（絲）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當爲第一也。　楊慎《升菴詩話》卷八《梁武白紵辭》：「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楚辭》「私自憐兮何極」，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薦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交不終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屈子所以三致意而怨歎也。還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違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荆州，狼狽當

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表而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卧龍」。下此如苻秦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身後之言，伐晉，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之驕忿甚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止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也。宋人詩話，以此詩爲古今第一，良有深見，而不著其說，余特爲衍之。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當筵試舞而絃琯交作，正少年獻技之初，而流眄不前，含嬌自喜，即此歌聲自足令人魂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飄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媚態難堪，傳神阿堵。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言筵前絲竹齊奏，音節流徽。當此時而少年起舞，宛轉顧盼，含笑不前。其一種嬌冶之態，不但私自憐而已。

《河中之水歌》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一《兩莫愁》：莫愁者鄴州石城人，今鄴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恨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推含不測，就事逼眞，慷慨流連，引古今人于無盡。逼眞漢人樂府。皮相人以齊、梁薄之，且道此詩云何作底許語？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河中之水歌》：「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言盧氏富貴如此足矣，猶恨不得嫁王侯，殆必有所刺。《容齋隨筆》云有兩莫愁，以石城作歌者爲一人，洛陽女兒爲一人。《樂府解題》亦云。予謂古石城莫愁始製《莫愁樂》二曲，蓋女子善歌，名流于後，故梁武帝《河中之水歌》用其人。詞家設色類然，羅敷、桃葉屢見古詩，豈應便是數人？或以洛陽爲疑者，蓋亦是借景耳。唐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信謂莫愁復有洛陽之女，則西園之賓豈又果有公子無忌耶？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堅摯不靡。　李鎧《詩法易簡錄》卷六《七言古詩・換韻法》：「河中之水向東流（平仄合律），洛陽女兒名莫愁（第五字平健）。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合律句）。盧家蘭室桂爲梁（換韻處入律），中有鬱金蘇合香（第五字平健）。頭上金釵十二行（合律句），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合律句），平頭奴子擎履箱（第五字平）。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三平脚結音節諧甚健甚）。」詩至齊、梁，調益流轉，而風格亦益下矣。此詩後八句，句句用韻，猶存魏、晉遺響，不得以齊、梁體限之，故收入七言古體中。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摹寫女兒願嫁才郎之心曲也。首句以水望東流，比起女心東向，直注末二語。「洛陽」十一句，皆就洛陽莫愁，歷歷指其聰明遭際之早，居處服飾之華，爲一早嫁富貴，可羨可慕樣子。結二，忽然撇去，言如莫愁之早嫁富貴，何敢遽望，但恨不早嫁如東家王昌者，雖處貧賤，倡隨足樂也。如此索解，則詩境空靈入妙。若末二語仍粘莫愁身上說，則莫愁早嫁富貴，既已若此，何必更恨不嫁王昌乎？　以上三章，雖稍遜漢、魏樂府之古奧，而音節鏗鏘，風神駘宕，在爾時眞逸響也。

《東飛伯勞歌》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疑居同里閈者，相慕悅之辭。言物中匹偶猶各各分飛，天上雙星猶時時相見，而況人間兒女子乎？今論其居則甚近，問其顏則如玉，而盛年一去，恐春殘花落，徒足爲人憐惜而已。此雖輕薄少年相調笑之語，而命題亦雅，故錄於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與《河中之水歌》足爲雙絕。自漢以下，樂府皆塡古曲，自我作古者，惟此蕭家老二公二歌而已。又，托體雖艷，其風神音旨，英英遙遙，固已籠罩百代。後來擬此者車載斗量，何能分渠少許？生翼自飛，紙鳶何學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如讀鮑參軍詩，唐人七古多學此種。徹底簡潔，氣體特高。　李鎧《詩法易簡錄》卷六《七言古詩・換韻法》：「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合律句）。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窗北牖掛明光（換韻處入律），羅幃綺帳脂粉香（第五字平）。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第五字平）。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句句用韻，兩句一換，猶存漢、魏之遺，然已開後人法門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摹寫男子願娶佳人之心曲也。前二，以本自各飛，時復相見

比起。中四，頂「時相見」來，言兒女對居，香艷在目，宜爲嘉耦，隱然言外。後四，頂「東西飛」來，不說己之相思無益，反就女之芳華易逝，將來誰復同憐，代爲體貼。意既婉曲，調亦極其駘宕。

《江南弄（七曲）》 徐爕《徐氏筆精》卷二《歲腴》：梁武帝《江南弄》「舞春心，臨歲腴。」歲腴，未詳所出，似指豐年而言。《古詩歸》卷一三：（《朝雲曲》）「如寢如興芳晻曖」句，鍾惺批：兩「如」字說「寢」、「興」便幻。「容光既豔復還沒」句，鍾惺批：容光似尚與精神有間，然看「復還沒」三字，則亦說不得形體矣。思之。譚元春批：恍惚中實境。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陽臺之夢原爲恍惚，而此復思踵之，則芳香之發，若在若亡；容色之豔，倏形倏沒，所必然矣。而低徊猶望其來，一種癡心可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龍笛曲》）每於後四句悠揚，有餘韻。（《鳳笙曲》）「流連」句，飄逸。

《上雲樂（七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金丹曲》）玄家至極之理，談言微中，乃有如此者。此老公自伯陽畏友，顧舍而之禪，每趨每下矣。

《贈逸民詩（十二章）》 《古詩歸》卷一三：（十一章）鍾惺評：質健淵渾，魏武而後，此首差有帝王氣。又云：八句起，二句結。首重於尾。又無腰腹，章法奇甚。譚元春批：首六句見逸民，一種天地間所必有，又必不可無者也。又批：「事跡」三句，人物論。《高士傳》、《神僧傳》，總此二語。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前六，疊用三比，言民中有逸，難以概論也，含易見意。中二，再用兩比，則就逸民摹其氣象，含難尋意。後二實賦，却將上兩層拍醒而已，橫絕。

《直石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條暢盡情。

《登北顧樓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通體明潔，已盡江山之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六朝詩往往散結無章法。此「舊嶼」二句固雋。

《天安寺疏圃堂詩》 《古詩歸》卷一三「連山」句，鍾惺批：「去」字妙於看山。「左右」句，譚元春批：限定「左右」，妙。「寧有飾」句，鍾惺批：三字尋春人要藥。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言乘春而肆情以遊，止息斯堂，而睹山水之饒，春物之麗，其樂所以難忘者，以蕭洒自然，不假文飾也。蕭梁諸帝語皆卑弱，厥後遂以淹淹不振，乃知衰龍氣原不可少。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一色一致。

《籍田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結更振。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因躬耕籍田而賦其事。前四，以春日土膏萌動說起，即含當耕意。「嚴駕」六句，敘大駕待旦啓行景色與儀仗之盛。「仁化」六句，正寫籍田矣，却先以宣化出令爲陪筆，只「耕籍」句點題。「遺滯」句，又以預卜西成作襯筆，再以年豐歲薄，正反疏明效驗懸殊，醒出當籍田意，絕不呆相。後四，就躬耕後，說到均勞，而以慚先率衆，補點一人三推收住。典重肅穆，不愧王言綸綍。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凝重。題入時序四語便不太板。

《遊鍾山大愛敬寺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意密詞豐，儲君作亦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皈仰之誠首序便已警切。中寫入遊境，秀句稠疊。由山川花草轉入香臺，詩便儁逸多致。結語亦穩。「方乃遂心虔」下原有四句，太引禪語，不入詩，今去之。

《代蘇屬國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可爲子卿生妻解嘲，言情自正。此後加一轉念，便不可持。

《擣衣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五《託夢結夢》：王仲宣《雜詩》「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梁武帝《擣衣篇》「沉思慘行鑣，結夢在空房。」「託」字虛，有「搔首踟躕」之態；結字實，是「轉展反側」之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宛宛苦思，得性情之正。「沈思」四語，擣衣以前之心；「中州」六句，擣衣以前之境。從容入題，情緒曲至。「弱袖低紅妝」下原有「朱顏日已興，眄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四句，「興」字不穩，且此時入「朱顏」語無謂，「匪石」字無理，故去之。「制握」二句，有古意。

《織婦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整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饒古意，結語得性情之正。久別不歸，必以見忘爲怨。詩人忠厚之旨，每謂未忘，今又翻新，立意便佳。蓋相思不已者，以君或未忘也；今妾已絕念矣，君縱未忘，不敢萌乍歸之想矣。言長畢者，正不能已之甚也。

《詠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蘭膏初泛，光景漸流，此境殊活。

《覺意詩賜江革》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江革》：梁武賜江革《覺意詩》「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謂剛烈粗于精

進，甚害義理。若知此外更須有事，則君臣必皆知道而後可。不然，是以人臣之名節爲戲，于世教壞矣。

《置銘木肺石函詔》《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梁武初政可觀，人君享國久長亦有非福者。

《罷鳳凰啣書詔》《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有致。

《硯銘》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梁武帝《研銘》八字，回環可讀。「音模德寫心圖墨假」，見虞氏《北堂書鈔》坊刻誤以「模」爲「横」。與「圖」字不韻，且不可解；知是「模」字，模與摹古通用。「假墨圖心寫德模音」，又「模德寫心圖墨假音」，如此回互可得十六首，亦奇作。又，邱遲《研銘》八字「璧圓水平跡宣理明」，讀法如前。坊刻「圓」誤作「圖」亦不可解，悉爲校正如右。

傳記

《南史》卷七《梁武帝紀》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略】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略】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略】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略】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爲帳內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略】（中興二年正月）甲寅，齊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略】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略】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即安姑孰。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別宮。」【略】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略】（太清三年）五月丙辰，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還梓宮于太極前殿。十一月乙卯，葬于脩陵，追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說、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略】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祕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五《梁武帝生年》 《梁武帝紀》「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帝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元年，《梁書》作「八年」。是。

紀事

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梁高祖武皇帝，生而靈異，有聖德。頸光龍液，舌文八字。頂垂帶重丘，額照日象。有文在手，曰「武帝」并上諱三字。始在髫髮，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常與兒童鬥技，手無所持，躡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及遭獻太后憂，哭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略】登於晚年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所以馳騁古今，備該內外。辨解聯環，論精堅白。【略】登高必賦，莫非警策。【略】即位五十年，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焉。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

又卷三《說蓍篇》　竟陵蕭子良【略】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玄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難得詳也。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遂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皇度三橋」，鳳皇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陽松玠《談藪》（《太平御覽》卷六五四）　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爲奴，朝廷共斂珍寶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

又（《太平廣記》卷二四六）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嘆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梁書》卷三《武帝本紀》下　（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辛丑，至脩陵。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

又卷一一《柳惔傳》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略】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按：梁武帝蕭衍。）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是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

又卷一五《謝覽傳》　覽字景濟，朏弟藩之子也。【略】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眞。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

又卷二六《蕭琛傳》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簪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又卷二七《王僧孺傳》　天監初，（僧孺）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略】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眞。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

又《張率傳》　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略】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

又卷三三《劉孝綽傳》 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

又卷三六《江革傳》 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並及諸貴游。」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又卷三九《羊侃傳》 大同三年，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又卷四〇《到溉傳》 （到溉）子鏡，【略】早卒。鏡子蓋，早聰慧，【略】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又卷四一《蕭介傳》 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又《劉孺傳》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陸雲公》 （存目）

又《任孝恭》 （孝恭）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勑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 初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弦管。帝既篤敬佛法，又製《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八《清商曲辭五·襄陽蹋銅蹄》引《古今樂錄》 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製也。沈約又作，其和云：「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天監初，舞十六人，後八人。

又卷五〇《清商曲辭五·江南弄七首》引《古今樂錄》 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採菱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 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當其時，虜盡擅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略】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有文在手，曰：武帝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有文武才幹。性溺于釋教，郊廟牲牷皆代以麵，宗廟薦羞始用菽粟。幸同泰寺，鑄十萬斤銅像；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會，設四部無遮會，講金字三慧經。三度捨身，羣臣以錢億萬贖帝，請臨宸極，三請乃許。太清三年五月丙辰，侯景舉兵攻陷宮城，帝憂懼寢疾，崩于淨居殿。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葬于修陵，廟號高祖。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 予觀梁武帝啟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寶嬰救灌

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鄧雲霄《冷邸小言》 嚴子陵加足帝腹，豪逸之氣，跨躡百代，後惟何點差可執杖屨以從。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布巾，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加足、捋鬚，足相競爽。

郭子章《豫章詩話》卷一 梁武帝天監三年，與誌公和尚講禪于重雲殿。誌公忽然歌，樂復泣悲，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武帝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天下太平，是「樂哉三十餘」也；享國四十八年，是「悲哉五十裏」也；侯景八月十三至丹陽，是「但看八十三」也；武帝聽朱異之言，是「佞臣作欺妄」也；侯景作亂在戊辰，是「龍時侯賊起」也；武帝己巳至庚午年餓死，是「馬中間銜悲」也；句句皆驗。或言武帝奉佛勤，事志公甚謹，而卒不能弭侯景之亂，豈是前定，即佛未如之何耶？夫梁武陰謀齊鼎，殺齊之子孫幾無噍類，大戾佛教，即捨身建寺彌文耳。或言侯景即東昏後身，事雖誕，理或然者。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圍碁品》一卷，梁武帝撰。

又《經籍志四》 《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圍碁賦》一卷，梁武帝撰。《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通史》六百二卷（梁武帝撰。）

又《經籍志下》 《碁評》一卷（梁武帝撰。）《梁武帝集》十卷。《制旨連珠》四卷（梁武帝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

又《藝文志二》 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

又《藝文志三》 梁武帝《碁評》一卷。

又《藝文志四》 《武帝集》十卷。梁武帝《制旨連珠》四卷。

《通志・藝文略七》 《梁武帝集》三十二卷。《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武帝雜文集》九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梁武帝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通史》六百二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孝子傳》二十卷（梁武帝）。

又卷四上 《梁武帝老子講疏》四卷，又六卷（梁武帝）。

又卷四下 《金海》三十卷（梁武帝）。

又卷五 《歷代賦》十卷（梁武帝集）。《圍棋賦》一卷（梁武帝撰）。《梁武帝集》三十二卷。《武帝雜文集》九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梁武帝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梁武帝集》。

《棟亭書目》卷四 《梁武帝集》，梁武帝蕭衍撰，一卷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梁武帝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一卷、三十八篇，詩一卷、三十三篇，聯句一篇。（題云：清暑殿效伯梁體帝與新安太守任昉、侍中徐勉、丹陽丞劉汎、黃門侍郎柳惲、吏部郎中謝覽、侍中張卷、太子中庶子王峻、御史中丞陸杲、右軍主簿陸倕、司徒主簿劉治、司徒左西屬江曹，凡十一人。）張氏《百三家》輯本序曰：帝兼文武之才，制旨二百餘卷、五禮一千餘卷、通史六百卷，後世無由誦讀。今得其詔令、書勅諸篇，置《帝王集》中，則魏、晉風烈間有存者，凡賦、詔、勅、制、冊、璽書、令、檄、表、書、序記、連珠、箴、銘、雜文，凡百九十餘篇，樂府詩聯句六十餘首。嚴氏《全梁文編》曰：帝姓蕭諱衍，齊高帝族孫。永明初，爲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數遷至明帝即位封建陽男，歷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又數遷至和帝時假黃鉞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梁公加九錫，位相國，進封梁王。以中興二年四月受禪。改元七：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在位四十八年。有《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大義、講疏。《鍾律緯》、《孝經義疏》、《孔子正言》、《通史》、《老子講疏》、《兵書鈔》、《金策》、《圍棋品》各若干卷。集三十二卷、詩賦集二十卷、雜文集九

卷、別集目錄二卷。今存賦四篇、制七篇、詔一百四十七篇、勅三十七篇、策一、冊一、璽書一、宣旨二、令三、表二、議二、檄一、書十、答三、《天象論》一、《輿駕東行記》一、序二、《連珠》四、《凡百箴》一、《硯銘》迴文一、《論蕭子雲書》《草書狀》《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各一、碑文一、《即位告天文》《捨道事佛疏文》各一、懺文二、斷酒肉文四、鍾律緯四、綜凡二百四十七篇、編爲七卷。又卷首叙目曰：《梁武帝集》八卷，明闇光世蕭梁文苑本。嚴氏《文編》曰：梁武帝有《淨業賦》三卷。《釋藏》策字七號、《廣弘明集》二十九上載之并賦序。

藝文

宗夬《別蕭諮議（衍）》（《古文苑》卷四） 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憫默瞻華池。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逕，悠悠結芳枝。眷言終何託，心寄方在斯。

王延《別蕭諮議》（《古文苑》卷九）、王融《蕭諮議西上夜集》（《藝文類聚》卷二九）、謝朓《和蕭中庶直石頭詩》（《謝宣城詩集》卷四）、虞羲《敬贈蕭諮議》（《文館詞林》卷一五八）（存目）

任昉《別蕭諮議（衍）詩》（《古文苑》卷四）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歧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景巫衡阿，臨風長楸浦。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釋智藏《奉和武帝三教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眞。四執迷叢藥，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爲窮世珍。理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識封歧路，分鑣疑異塵。安知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神。眷言總歸轡，迴照引生民。顧惟慙宿植，邂逅逢嘉辰。願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詩紀》卷七九） 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

蕭統《和上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昭明太子集》卷一）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迴鸞鷲嶺岐？神心鑒無相，仁化育有爲。以茲慧日照，復見法雨垂。萬邦躋仁壽，兆庶滌塵羈。望雲雖可識，日用豈能知？鴻名冠子姒，德澤邁軒羲。斑斑仁獸集，足足翔鳳儀。善遊慈勝地，茲岳信靈奇。嘉木互紛糾，層峰鬱蔽虧。丹藤繞垂幹，綠竹蔭清池。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谷虛流鳳管，野綠暎丹麾。帷宮設廛外，帳殿臨郊垂。俯同《南風》作，斯文良在斯。伊臣限監國，即事阻陪隨。顧惟實庸非，冲薄竟奚施？至理徒興羨，終然類管窺。上聖良善誘，下愚慚不移。

蕭綱《和會三教詩（和武帝）》（《藝文類聚》卷七六） 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啟夢，晉后徒降祥。玄機昔未辯，洞鑒資我皇。

蕭琛《別蕭諮議前夜以醉乖例今晝由醒敬應教詩》（《梁詩》卷一五） 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俟我式微歲，共賞階前蘭。

陸罩《奉和往虎窟山寺詩（和簡文）》（《廣弘明集》卷三〇）、鮑至《奉和往虎窟山寺詩》（《廣弘明集》卷三〇）（存目）

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藝文類聚》卷一〇〇） 陽山蛇不蟄，洳澤鳥猶攢。暫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卧，蔬食晝忘餐。潔誠同望祀，惟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璧奠高巒。繁雲興岳立，蒸穴動龍蟠。渭渠還積水，澎池更起瀾。

蕭正德

論述

《南史》卷五二《梁宗室傳論》 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匹，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

傳記

《梁書》卷五五《臨賀王正德傳》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略】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略】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略】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復大清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詔殺之。

《南史》卷五一《梁臨川靖王宏傳》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榦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略】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略】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略】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略】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王僧孺

論述

綜論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論》　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王蘭陵僧孺詩，宮體餘派耳。《秋日答孔主簿》一篇最善，如云「物我一無際，人鳥不相驚」，亦爲清綺矣。「戲魚兩相顧，遊鳥半藏雲」，寫景能入品，至云：「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紗。光陰復何極，望促反成賒。」又云：「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相映。」又云：「淚逐東流水，心挂西斜月。」又云：「是妾愁成瘦，非君愛細腰。」淫詞淈度，本未脫俗。

張燮《七十二家集・王左丞集引》　王僧孺作南海日，遺子孫者不在越裝，而平生聚書與任、沈埒，且多異本，乃示官況自廉，則吳祐青寫書之慮多爲過計耳。齊、梁之際，鍥事未興，畜書俱寫本，而能積至萬餘卷，是以難也。史謂其爲文好用新事，人所未見。余獨愛其胸之所駐，筆無遺旨，綵之所舒，文無滯情。屢昂首而崢嶸，乍摧心而凄絕。展讀數過，使人叫跳不能休，豈待螭腸滴而化石，蜃脂燃以作燈，然後爲奇哉。因慨僧孺幼孤，其母携之入市，值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厥後自爲中丞引騶清道，悲不自禁。人生虎鼠推遷，難料如此。若至性所鍾，亦繇五六歲時讀《孝經》轉熟也。張燮識。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王左丞集》　《南史》言王僧孺中年遭躓，有桑濮之疑，而《梁書》顧稱南康王典籤湯道愍怨僧孺裁抑彼寵，遂行謗訟。余以其生平考之，出守南海，不取越裝；入參大選，杜絕請謁，節槩若此，

豈不堪託色者哉。《南史》言非也。致書何烱，自明己意，憂患之餘，文辭危惻。子長流連於少卿，文通叫號於建平，有同情乎？僧孺書藏異本，富埒沈、任，文用新事，人多未見。今集中諸篇，杼軸雲霞，激越鍾管，新聲代變，於此稱極。文人不博，不能致奇，碩學之効，其班班者。訪砭石，譔譜事，特豹半耳。江侍中少孤貧，採薪而得貂蟬，竟成休徵。王中丞幼避鹵簿墮溝，後乃鳴騶清道。二事相類，虎鼠須臾，誠達觀者。可付之東暾西崦，秉電畫水乎？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 王僧孺慧口麗情，標異日新，不覺雅道喪盡。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王僧孺》 僧孺好書，聚至萬餘卷。其文麗逸，多用新事。 王詩非但多用新事，乃能多作新語耳。作致至此，始可謂充盡梁、陳體之分量，直接晚唐，與塡詞相近。然晚唐人固不堪與僧孺爲奴，亦以其不能充晚唐之分量也。僧孺詩如倡姬獨坐，顧影自憐，掠鬢弄裙，動即成態，自非良家舉止。

黃子雲《野鴻詩的》 僧孺尖雋，固妨大雅；而慧心語時時錯出，亦足啓人智慮。

分　論

《朱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寫象分明。

《鼓瑟曲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妖雋無聊，奈妾亦倡家。語妙可知，難以幽閒貞靜自持。

《白馬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命句都饒作意。

《臨高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就所望一段說，托體不煩，自然風華居勝。

《登高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高亮。

《侍宴詩》（麗景屬春餘）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體製超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雅度不減謝、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交枝」二句，景秀。結押「朽」字，嬝娜多姿。

又（迴輿避暑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每屬語徐徐搖曳，多作曼聲。

《落日登高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命意高，屬詞淺，以一氣流逸，故可觀。

《中川長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清越。章中之意如遊絲十丈，微緒相縈。但恨有弱句：「四望四無極」、「莫恨東復西」之類。以率易，故不古。至若「孤光巖下炅」及「故鄉相思者」四句，又極雋，不類魏、晉。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詩有憂亂思家之意。前四，點題直起，先就中川寫一世亂之象。「危帆」六句，補點渡川，寫足望中之景，而以東西不恨，迂直誰知，吐出莫救時艱感憤心事。後四，遞落思家，却從彼邊當自愛惜，遙爲勤慰，收到寧我獨傷，無同相憶勒住。用意既曲深，鍊句亦復古宕。

《贈顧倉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前半鋪叙開麗，後段述感酸澌命意，是古風之遺。「夙昔」二句，高渾，末四句，新雋。玉臺體至是乃爲極工。「三乘睫」，摘字新雅。玉臺體可傳者，惟是新雅可愛耳。

《秋日愁居答孔主簿詩》 《古詩歸》卷一四「首秋」二句，譚元春批：首秋，確論。「人鳥不相驚」句，鍾惺批：如此說愁居，妙。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有脫句，有靜句，靜者猶古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日華」二句，寫光寫影，光動影搖，最佳致。「依簾」二句之別，「物我」二句之孤，別在物僻，孤在語削，此六朝直接晚唐處，存之以見一格。

《至牛渚憶魏少英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叙八句，微點入情。取景不嘩，名士風流未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中六句寫景，虛字字字靈活。「空籠」、「回」字已活，尤妙在「懸」字、「危」字。五句「閑」字，佳。六句「輕」字，佳。七句「徘徊」字，月來何徐；「洞」字，月照何徹；「浸淫」字，水汎無邊；「潰」字，水至莫禦；而「潰」字尤雅，且尚不墜，唐律句眼，頗饒古致。

《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題云「忽不任愁」，大佳。詩偏是故愁也。惟故愁，故云「忽不任」耳。

《爲何庫部薑姬擬蘼蕪之句詩》 《古詩歸》卷一四譚元春評：好題。「出戶」句，鍾惺批：薰，氣也，着「望」字便妙。「新知」句鍾惺批：妒甚。「故人」句，譚元春批：「隱」，使人不敢薄。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詩道淺勝深，淡勝麗爲近雅，故然須眞趣爲美。雕刻愈深，則精彩愈著，而雅道愈傷矣。「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四語，蓋坐

此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寫怨至此，使何可堪。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歛容」諸句：低聲下氣，正復可憐人。

《何生姬人有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起二句景中有情，不言下二句而此意可見。「寶琴」四句，並有態，結句言情更深。同衾乖心，怨甚仳別。

《爲人傷近而不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後六句能狀難狀之情，安得有此慧心體味深閨中朝夕況味。怨婦更此境者，聞之涕出無從矣。「詎勝仙將死」句，拙甚，然固生。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落想既殊，結撰自別，漢、魏、六朝當觀其第一義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結句佳。擺脫妒意，此意更使人妒也。通首押韻，佳倩。

《詠擣衣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樂府有摻字》：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爲章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無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鍇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與司馬治書同聞鄰婦夜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上六句景中已是聞軋軋機聲矣，此下但云當此時聞有當軒織者，便恐直致，又作一轉，寫織婦之情，更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悲咽，令人落淚。

《爲人述夢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寫虛幻能盡情若此，中間如「以」字、「方」字、「極」字、「恣」字，俱是夢境，故有趣；然太尖、太近，直接晚唐。詩誠尖，能尖至極處，中無勉強處、無平率處，便自成一種，亦可玩。郊、島不能也。古人用意何嘗不尖，但不近耳。

《春日寄鄉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全從「春日」二字命想，景中皆是情。

《夜愁示諸賓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看朱成碧》：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積」字深曲，對「瀉」字，更趣。後四句從此一字演出。「盡復」，益佳。寫愁令無窮，「看朱成碧」，從何處想得？大奇。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看朱忽成碧」：形容最眞。

《送殷何兩記室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書來訪死生》：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通首高。岑嘉州近體猶無此悲壯也。

《秋閨怨詩》　《古詩歸》卷一四「月出」句，譚元春批：「吹」字落得不淺不深。「深心」句鍾惺批：五字心目無限，手口莫從，妙甚。「遙淚」句，譚元春批：苦境創調，何其淵永。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昭質不虧，夷然大雅。左丞梁初人，自不至學宮體。宮體則純乎唐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抉思必入微。前四句景中荒荒，使人欲懸梁飲藥矣。此郊、島所盡心焉者，然不能逮。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詩格漸爲排偶，開律詩之端。前解已伏怨字之根，後解通身是怨矣。日西斜而光隱，雀暮宿而依枝，風來而秋扇可去，月出而夜燈可吹。全抱過時之恨，深心起于百際，垂淚豈止一行，苦心苦境，已到極處。妾徒勞耳，安望君知之哉。

《在王晉安酒席數觸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三、四生動。此君滿衷是情。

《爲人寵姬有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每能翻新出奇，此結與「看朱成碧」句固應，千秋不磨，然去詩餘遠近。

《爲姬人自傷詩》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二《日月詩》：詩人用意忠厚，每於訣絕中寓屬望之意。【略】《玉臺新詠》載王僧孺《爲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　《古詩歸》卷一四「迴持」句，鍾惺批：「迴持」二字悔甚恨甚。

「歸妾」句，鍾惺批：妙在此句。「心去」句，鍾惺批：「去」、「留」字如此用，妙。 譚元春評：豔詩中古今如此聲情最多，更有妙者，畢竟入手難抹。

《見貴者初迎盛姬聊爲之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緣竟如此住，故有致。翻說至題前一層。

《春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道春如秋。

《爲徐僕射妓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見此妓弱不勝衣，事事珍惜。

《春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極寫久別之情，淋漓曲盡。

《爲韋雍州致仕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與飾讓者不同，殊有眞氣，但未遒美。

《奉辭南康王府牋》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脫穎而出，漸開唐人平實之派。

《與何炯書》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九：亦是詞勝，然無不副意之詞。又，譚獻批：此文從《報任安書》出，而冗散疲瑣幾與背馳，文章升降之故可觀。又，開闔處尚見疏宕。

《懺悔禮佛文》 《駢體文鈔》卷三一譚獻批：禪悅之辭與繁藻雜糅，文人之陋者。此種文字王簡栖而外，鮮可誦者，以其兩乖，遂至雙阻。

傳記

《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鼫鼠有必對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略】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略】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略】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略】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略】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眞。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略】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略】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略】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雁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

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紀事

《梁書》卷一二《韋叡傳》　初（叡子）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

又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存目）

又卷五〇《文學傳・劉杳》　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僧孺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僧孺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王僧孺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僧孺集》三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王左丞集》，梁王僧孺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王僧殞集》十六卷。（殞，似「孺」之變體。）《唐書・經籍、藝文志》王僧孺集三十卷。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共三十七首。　張氏《百三家・王左丞集》一卷。凡賦體、表、牋、啓、敎、書、序、碑、墓誌銘、傳誄、祭文、佛事文二十八篇，樂府詩三十六首。　嚴氏《全梁文編》王僧孺有總集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兩臺彈事五卷，集三十卷。今存賦體、敎、表、牋、啓、書、論、序、傳、誄、墓誌、碑、銘、禮佛發願文等，凡三十篇。

藝文

任昉《贈王僧孺詩》（《詩紀》卷七八）　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王融《別王丞僧孺》（《詩紀》卷五七）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爲錦，月池皎如練。如何於此時，別離言與面。留雜已鬱紆，行舟亦遙衍。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何遜《贈王左丞（僧孺）詩》（《何水部集》卷一）（存目）

又《敬酬王明府（僧孺）詩》（《何水部集》卷一）　星稀初可見，月出未成光。澄江照遠火，夕霞隱連檣。賤軀臨不測，玉體畏垂堂。念別已零淚，況乃思故鄉。

吳均《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藝文類聚》卷三一）　故人揚子雲，校書麟閣下。寂寞少交遊，紛綸富文雅。予爲隴西使，寓居洛陽社。相思非不深，行行避驄馬。

柳惲

論述

綜論

王安石《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萬首論詩絕句》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八 吳興「庭皐木葉下，隴首秋葉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柳惲（字文暢）。五言，聲多入律，語多綺靡，去吳均亦遠。至如「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數語，永明以後，佼佼獨勝。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柳吳興「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當時咸共稱傳。集中尚多可採，如「雲輕暮色轉，草綠晨芳歸」句，可入律。「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使作五律發句，豈不佳乎？「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復是「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祖。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〇 惲詩冷而韻，姿態嫣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擣衣詩》 五詩章法條遭，音節容與。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擣衣詩五首》 清空芳潔，齊、梁以來僅見之作，直抗行謝法曹，未肯執羈靮而從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柳文暢（惲）詩如夜漱井水，齒頰冰寒。

喬億《劍谿說詩》卷下 後人賦物每苦於太切，不及古人高渾。如柳吳興《擣衣詩》五首，直至第三首末方到題，第四首言擣衣。其前後數首，多言秋閨愁思之態，豈語皆泛設，蓋正寫擣衣時情景也。從來空中用力，遠處傳神，多類此。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柳惲》《蘭苕館詩鈔》 隨意清晨登隴首，忽看木葉下亭皐。一枝借得捶琴筆，故實羌無曲愈高。

羅惇衍《柳惲》《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亭皐隴首書佳什，太液長楊誦和詩。才藝十人分未了，清廉百姓去長思。王觀投矢還驚射，帝與彈琴更品棊。日落江南何處望，《採蘋》一曲更情移。

分論

《江南曲》 葉適《湖州勝賞樓記》（《葉適集》卷一一）：《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采蘋》，筥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采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奧館，益盛於今。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念友之詩。採蘋所以寄憶，正當春時，而我爲洞庭之歸客，所逢故人宜與偕行，乃遲遲不返。而春花晚暮，非戀新知而然乎？徒託行路之遠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含吐曲直，流連輝映，足爲千古風流之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其旨雅亮。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楚楚清歷。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汀洲採蘋，語本《楚辭》。言當採蘋日落，而江南之春色可愛也。此時而念故人，適逢洞庭之歸客謂曾于瀟湘相遇，因訝其不返，負此江南之春花，而彼以新知爲樂，遲遲不歸。託言路遠，曾不念故知之相念乎？、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閨怨詩也。前四，即採蘋春暖，先將題中「江南」二字點清，幻出適有歸客，曾逢故人，爲後起案。五六，是問歸客之辭。春花應晚，即兜首二。後二是述歸客答辭。不言祇言，兼可喜可疑兩意。此種樂府，古意未漓，致可取也。

《長門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意淺，音節不滯。

《獨不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三十字耳，時物風光，局中言外，

無不盡者，解如此乃可許作短章。五言下句勁成，自吳均、柳惲始，古音爲之一變，每成一語，錚錚如敲金鉢，然而吳興之視叔庠較深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　末句押題名，並自然瀏亮。

《贈吳均三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以奇麗之筆而能韜襟斂度，尋理緒于空有之外，言不喧坐，動不蹶塵，幾扣蘇、李宮庭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　語並淺而情已達。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大收攝，大開縱，極意往回，不犯一字，令音緩度，雅善成之，吾不知于子桓何如。二陸之間，定分一席。梁季之有吳興，豈得不爲詩家祥麟威鳳哉？

《雜詩》《古詩歸》卷一四「山墟」句，鍾惺批：「罷」字，老實得妙。「園澤」句，譚元春批：「閏」字小巧。「不念」句譚元春批：　蠢蠢，責得中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結二句入情。

《七夕穿針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吳興當梁之末造，不切題挑字，思致特遠，斂束特深，雖與叔庠交，過之遠矣。

《擣衣詩（五章）》《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　輕光微響，體氣僅能不俗，後人學陶語者，止學得此等詩，不是陶詩。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　此久役而興授衣之感也。木落雲飛秋風肅矣，鳥寒集園，蟲思入牖，且各有所趨，豈人而不思授衣乎？春服不足以禦冬，良可嘆也。此詩以二語清絕。收之「行遊淹滯」四字，未免粘滯。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前不作虛籠起，後不作曳尾結，只此高人百倍。又，著眼大，入情遠，須此乃紹風雅之宗，覺謝惠連諸人之作一五一十，嚅唲如兒女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一章）居然是以唐響希古調，故甚類太白。（二章）「亭皋」二句，果是佳句，盛唐之傑構也。（三章）「秋風」二句，豈不與太白類。（五章）結語可以總收五章。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擣衣》只於末首正點，以上寫情。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　風波淹滯而不得歸，木落雲飛，秋光觸目，彼蓋不知寒鳥之夜集，而我徒爲草蟲之非鳴。嗟矣，君子經冬而尚爲春服，雖有禦冬之衣曾莫之寄，其安見哉。此詩亦近律，中聯自是古調，「思牖」二字尤見奇異。

《從武帝登景陽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　雖是闕文，亦可成一絕句。

《贈吳均二首》一　《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　短章輕俊。「如此」住，極佳，非闕文也。

傳記

《梁書》卷二一《柳惲傳》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略】天監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

《南史》卷三八《柳惲傳》　（惲）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略】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子良王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略】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敎，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聲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興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卜杖龜經》。性好醫

術，盡其精妙。

紀事

《梁書》卷四九《吳均傳》（存目）

何薳《春渚紀聞》卷八《雜書琴事・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七《詩上・撫琴》　《梁書》柳惲，字文暢，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作詩，自惲捶琴始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有中護軍《柳惲集》十二卷，亡。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柳吳興集》一卷。梁吳興太守河東柳惲文暢撰。僅有十八首。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　《柳吳興集》，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柳惲少有志學，工爲詩。「亭皐木葉」之句，見《擣衣詩五首》之二章。輯存十五篇，二十二首。嚴氏《全梁文編》柳惲有集十二卷。《弘明集》有《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一篇。

藝文

吳均《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詩》（《詩紀》卷八一）　河陽一悵望，南浦送將歸。雲山離晻曖，花霧共依霏。流連百舌哢，下上陽禽飛。桂舟無淹枻，玉軫有離徽。願君嗣蘭杜，時採東皐薇。

又《同柳吳興何山集送劉餘杭詩》（《文苑英華》卷二六六）　王孫重離別，置酒峰之畿。逶迤川上草，參差澗裏薇。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簷端水禽息，窗上野螢飛。君隨綠波遠，我逐清風歸。

又《送柳吳興竹亭集詩》（《文苑英華》卷二六六）（存目）

又《迎柳吳興道中詩》（《藝文類聚》卷二八）　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又《與柳惲相贈答詩六首》（《玉臺新詠》卷六）　黃鵠飛上苑，綠芷出汀洲。日映昆明水，春生鴛鴦樓。飄颻白花舞，瀾漫紫萍流。書織廻文錦，無因寄隴頭。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鳴鞭適大阿，聯翩渡漳河。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纖腰曳廣袖，半額畫長蛾。客本倦遊者，箕帚在江沱。故人不可棄，新知空復何。　離君苦無樂，向暮心悽悽。要途訪趙使，聞君仕執珪。杜蘅色已發，菖蒲葉未齊。冪歷蠶餌置，差池燕吐泥。願逐東（春）風去，飄蕩至遼西。　白日隱城樓，勁風掃寒木。離杵隔西東，執手異涼燠。相思咽不言，洞房清且肅。歲去甚流煙，年來如轉軸。別鶴千里飛，孤雌夜未宿。　閨房宿已靜，落月有餘輝。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沂。一爲別鶴弄，千里淚霑衣。　秋雲靜晚天，寒夜方緜緜。聞君吹急管，相思雜采蓮。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蹀疊黃河浪，嘶喝隴頭蟬。寄君蘼蕪葉，插著叢臺邊。

又《答柳惲詩》（《藝文類聚》卷三一）　清晨發隴西，日暮飛狐谷。秋月照層巔，寒風掃高木。霧露夜侵衣，關山曉催軸。君去欲何之，參差間原陸。一見終無緣，懷悲空滿目。

何遜《哭吳興柳惲詩》（《何遜集》卷二）　南州擅荆梓，上國稱羽儀。伊人以戴德，李公傷在期。遠識內無慍，深衷外有規。清文窮麗則，弘論盡高奇。多能誠所貴，小善聊復爲。百步均射葉，八體妙臨池。曲悟同神解，龜謀信有知。入朝耿長劍，出牧盛層麾。納言信加首，豐貂亦在移。霞區兩借寇，貪泉一舉危。翰飛矯未極，朝露溘先危。以茲舊館想，況乃西日垂。蔓草生車轍，枯木卧崩坻。樽酒誰爲滿，靈衣空自披。眷言尋惠好，慟哭悲路歧。含毫徒有屬，搦管竟無摛。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柳吳興憚擣衣》（《秋笳集》卷六） 閒房汎虛景，夕戶引離歌。珠簾浮素月，羅幌見明河。思繁幽怨集，枕獨夜情多。誰憐懷日逐，聊復理雲和。雲和凄以清，悲君尚遠行。鳳城宵露結，龍沙秋草生。遙樹聞花漏，虛堂掩畫屏。寒衣何處寄，刀尺自傷情。蘿蕪增永慕，芙蓉空掩嫣。君猶塞北衣，妾擣城南素。碧樹下凉颸，金苕凋白露。連娟斂秀眉，窈窕迴纖步。步帳肅秋陰，長廊叩夜砧。短衣催急節，繁杵散哀音。凉生紅袖薄，霜潤翠環沉。不念關山遠，安知賤妾心。妾心空宛轉，臨篋倍殷勤。連烟裁鳳子，細綺織鴛紋。坐愁金井葉，永睇玉關雲。九秋徒有恨，千里一思君。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柳吳興憚擣衣》（《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月照蜘蛛屋，星低蟋蟀堂。殘香溫羅薦，華燭明蘭房。流雲韜絳河，清露凝紅芳。冰絃緪寶瑟，玉筯啼繁霜。霜飛冷翠幃，落落黃金徽。空房妾獨處，遠行君未歸。流黃五雜組，織素九張機。憐妾心有結，念君寒無衣。空庭夜岑寂，蟲聲出東壁。默默腸九迴，斑斑淚雙滴。尚記身短長，不知體肥瘠。搗衣復搗衣，搗衣心惻惻。惻惻復悽悽，樓頭烏夜啼。急節斷還續，繁聲高復低。織錦秦川女，停鍼竇氏妻。纔聞說薊北，忽又夢遼西。西北路迢遞，極目關山寒。尚恐貂裘薄，敢念鴛衾單。書託早鴻去，信盼雙魚還。秋雪龍沙夜，憐君憶妾顏。

蕭琛

論述

《梁書》卷二六《蕭琛傳論》 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

羅惇衍《蕭琛》（《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一具葫蘆重藝林，漢書序傳慰搜尋。杖桃自此蒙青眼，戰栗眞堪報赤心。廳徙憤王靈迹歇，殿呼宗老舊恩深。曾云年長辭杯勺，解鼇何爲酒滿斟。

《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不作意，不作色，語中若不足，量外若有餘，在梁、陳之間，依然古道矣。

傳記

蕭繹《特進蕭琛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七） 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篋。已研金匱，兼探玉牒。石詞既擬，欒社茲同。桃李成徑，松柏爲藂。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梁書》卷二六《蕭琛傳》 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略】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

《南史》卷一八《蕭琛傳》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略】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略】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略】後爲吳興太守。【略】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棘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籍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

而琛性通脫，常自解寵，事畢餘餞，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

紀事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卷一三《沈約傳》、卷一五《謝覽傳》（存目）

又卷二六《蕭琛傳》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略】」。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

又卷二七《到洽傳》（高祖）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 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

又卷四一《王規傳》（存目）

又《蕭介傳》 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又卷四七《孝行傳》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牀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拏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又卷四八《儒林傳·范縝》（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略】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

《南史》卷三三《裴子野傳》 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藝文

蕭衍《答蕭琛詩》（《梁書》卷二六《蕭琛傳》） 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鍾嶸

論述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盧照鄰集》卷六） 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品》，異論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

王得臣《麈史》卷中 梁鍾嶸作《詩評》，掎摭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余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

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鍾嶸》 鍾嶸《詩評》謂「鬱陶乎予心」、「名余曰正則」爲「五言之濫觴」，備論衆作以及時流，蓋天監初也。

李濂《鍾嶸詩品序》（《嵩渚集》卷五七） 鍾嶸《詩品》，品漢、魏、晉、六朝諸家詩也。品者何？進瑜而退瑕，昭往以標來，示弗迷也。審其言低昂體裁，辨析情理，要皆發所獨得，嶸可謂知言者矣。【略】嶸爲梁征遠記室參軍，在當時號稱知言，觀其立論大概，推曹、劉爲文章之聖，擬陸、謝爲體貳之才。又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又曰：「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妙賞精鑒，洞測幽玄。若參軍可謂知言者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出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脉不同邪？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四《詮藻》 鍾嶸《詩品》，歷叙作者，每人明其源所自出，蓋辭有或沿波而討源。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魏武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

又《外編》卷二《六朝》 六代【略】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隲，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

又《雜編》卷二《遺逸中・載籍》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略】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飯。然其所銓，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五 鍾嶸《詩品》以三品定士，其上品無愧，下品獨屈曹公，惟中品多可上下者。其言「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乃當時衆論所同，非一人私見也。至論源流所自，率多謬誤，元美、元瑞亦嘗詆之，惟言古詩、曹植「其源出於《國風》」，陸機、靈運「其源出於陳思」爲不謬耳。

閔文振《蘭莊詩話》 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置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言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黃宗羲《錢退山詩文序》（《黃梨洲文集・序類》） 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怵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 辭學取材，載籍已博，錄其要者：【略】其論詩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皎然《詩式》、嚴羽《滄浪吟卷》、徐禎卿《談藝錄》、王世貞《藝苑卮言》，此六家多能發微。

孫枝蔚《葉思菴龍性堂詩序》（《溉堂文集》卷一） 自鍾記室《詩品》謂某詩源出於某，後乃又有江西詩派，曰源曰派，皆不過論其門戶耳。夫門戶猶之面貌也。人不各有其風神氣骨，與夫性情之大不同者乎？奈何舍其內者而第求之於其外者，以爲詩如是，遂足自豪也。故有信《詩品》之說者，其失也，巧者爲優孟之衣冠，拙者爲東施之捧心矣；有信詩派之說者，其失也，善者太伯逃荆蠻之鄉，不善者公孫作井底之蛙矣。

王士禛《詩品辯》（《帶經堂集》卷八一）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顚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昭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沈德潛《題劍谿說詩・四言詩三章》三（《劍谿說詩》卷首） 詩家品炙，始

於鍾嶸。表聖承之，續者儀卿。餘子紛糺，歧說爭鳴。誰別白黑？劍谿平衡。即虛返寂，取神離形。引弓不發，躍如以呈。中正清泠，《騷》、《雅》門庭。爲語後來，問途已經。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鍾嶸所論，是強別源流；表聖所評，亦麤排品類。能者須於言外領略，原未辨入門階級。

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七） 天涯有客太詮癡，錯把鈔書當作詩。鈔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又《陶怡雲詩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三一） 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將焉附？迷途乘驥，愈速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略】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尚悟不尚學也。

紀昀《田侯松岩詩序》（《紀文達公遺集》卷九） 鍾嶸《詩品》陰分三等，各溯根源，是爲詩派之濫觴。張爲創立《主客圖》，乃明分畦畛。

朱亦棟《群書札記》卷一一《黃鳥度青枝》 鍾嶸《詩品》「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古樂府《玉堦怨》謝朓詩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思。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虞炎詩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以謝較虞優劣見矣。《詩品》所云，蓋指此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見《昭明文選》）。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略】《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者。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略】《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

又《校讎通義》卷一《宗劉》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

凌揚藻《蠡勺編》卷二三《鍾氏詩品之謬》（存目）

闕名《靜居緒言》 鍾仲偉之《詩品》，語多影響，以其論建安之際言之，其他可知。如魏文、王粲原于李陵，陳思原于《國風》，劉楨原於古詩。鄴下諸子，同源異派，要亦曹氏之風耳。一一分限，殊未必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一 昔人論詩者備矣，然其言亦互有得失。如鍾記室多妄談，司空表聖《二十四品》亦多不可解。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 嶸《詩品》導源《騷》、《雅》，詮叙衆家，自非好學心知，直追作者，何能品衡商榷，皛若龜鏡。沿及唐、宋，遂開詩話之宗，雅道不墜賴有斯文。

姚鎣《松坡詩說序》（《東溟外集》卷一） 昔鍾記室作《詩品》，討原辯委，定其上下位置。名流或疑未允，要藝苑之雅談也。顧詳於品藻，未盡旨趣。【略】司空表聖作《二十四詩品》，義取彥和，名因記室，會心獨妙，就體研辭，粹然淵雅之宗。詩人妙趣，極盡擬議矣。

姜曾《三家詩話序》（尚鎔《三家詩話》卷首） 或謂自鍾嶸《詩品》而後，詩話充棟，大都妄下雌黃，無裨詩教。然觀吳劄觀樂，不廢美譏；子夏序詩，並論哀樂，即詩話之濫觴也。豈可議其無裨哉。

陳僅《竹林答問》 問：鍾嶸《詩品》爲千古評詩之祖，而記室之詩不傳，豈善評詩者反不能詩乎？答：非特善評詩者不能詩，即善吟詩者多不能評詩。

魏源《詩比興箋序》（陳沆《詩比興箋》卷首） 自鍾嶸、司空圖、嚴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於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敝。而欲其興會蕭瑟嵯峨，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　鍾記室謂五言爲詩之有滋味者，此語最佳。

又　鍾記室分別源流，品題上下，誠多未合。至指斥王融、謝莊、沈約輩「務爲精密，斐積細微，專相陵架，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亦妙論也。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一　鍾記室《詩品》，自漢迄梁百三人，別本一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漢七人，魏十一人，晉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齊三十人，梁十人。漢四百餘年祇得七人，宋、齊以下僅百年而得六十餘人。蓋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於遠而詳於近，理則然也。惟同時昭明太子《文選》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韋孟、東皙、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於品，若漢之蘇武、應瑒，晉之盧諶、司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歟？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潛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撮舉同異，實能推究淵源，闡明旨趣，且百餘人之詩，今不盡存，尚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誠於詩教有功，可以爲後學之津梁也。

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序》（卷首）　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聖。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

羅惇衍《鍾嶸》（《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品詩人取五言精，獨倡詞場第一評。優劣未眞前後際，是非難定古今衡。室旌允叔無虛頌，門拒休文有憾情。細務躬親清濁混，上書名論兩攄誠。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　《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爲詩文之門徑。

張佩綸《論闔秀詩二十四首》六（《澗于集・詩四》）　最憐記室誤推源，強合班徐定五言；審取彥和兮字限，餘聲應是祖湘沅。（余既以大家亞班姬，則記室以徐淑亞班姬之說，不攻自破，即其謂「班姬源出李陵」，亦是謬論，蓋不知李陵之出於依託耳。《文心雕龍・章句篇》：「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徐淑純用兮字，正是《騷》體，而記室以爲五言，非也。）

又九　蘄絕歌詩有古風，鮑清韓綺豈同工？殿前親記參軍語，自是臣才愧太沖。此譏記室以鮑令暉、韓蘭英並入下品之非。

李希聖《以菊花餉惲薇孫學士薇孫學士來用淵明自擬作此答之》（《雁影齋詩》）　易水蕭蕭白日寒，單車西去報燕丹。詩人未必眞平淡，寄語鍾嶸仔細看。

劉師培《文說序》（《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　昔《文賦》作于陸機，《詩品》始於鍾嶸，論文之作，此其濫觴。

又《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氏《文心雕龍》，集論文之大成，鍾氏《詩品》，集論詩之大成。

馮幵《論詩示天嬰》四（《萬首論詩絕句》）　太羹至味謝醯鹽，玄著超超衆妙兼。不解品詩鍾記室，却將潘、陸壓陶潛。

孫德謙《六朝麗指》　吾最愛讀鍾氏《詩品》，以其於每一家詩能究其淵源所自。

傳記

《梁書》卷四九《鍾嶸傳》（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鍾嶸》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略】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塡街。【略】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略】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

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略】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

紀事

《梁書》卷五一《何胤傳》　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略】胤初還，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丘遲》（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詩評》三卷。梁鍾嶸撰。或曰《詩品》。

《新唐書・藝文志四》鍾嶸《詩評》三卷。

《崇文總目》鍾嶸《詩品》三卷。

《直齋書録解題・文史類》《詩品》三卷。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爲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詩評》一卷。〔原釋〕自漢以來能詩者，一百二十二人，分三品爲評（《玉海》五九）。按：隋、唐《志》鍾嶸《詩評》三卷。注云：「或作《詩品》《崇文目》、《書録解題》及今本均作《詩品》三卷。《書録解題》云：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卷二十二）。則合一百一十九人。今本祇一百零三人，蓋有闕佚矣。

《遂初堂書目》梁鍾嶸《詩品》。

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別集一》《詩品》三卷，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撰。嶸，字仲偉，《南史》有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謝，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報約也。

《文獻通考》卷二四九《經籍考七六》《詩品》三卷。

《宋史・藝文志八》鍾嶸《詩評》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鍾氏《詩品》，一部一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鍾嶸《詩品》。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詩品》。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鍾嶸《詩品》三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詩品》三卷。梁征遠參軍鍾嶸著，仲偉字也，以漢還至梁，各定評品，載作者百二十。

《脈望館書目・詩話類》《詩品》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鍾嶸《詩品》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鍾嶸《詩品》三卷，《四十家小說》本，《百名家書》本，《夷門廣牘》本。

《玄賞齋書目》鍾嶸《詩品》。

《近古堂書目》卷下　鍾嶸《詩品》。

《汲古閣校對書目》《詩品》三卷，二十四葉。

毛晉《隱湖題跋・跋鍾仲偉詩品》仲偉，爲梁征遠記室參軍，一時頗號知言。採輯漢、魏以來，詩家一百有二十人，釐爲上、中、下三品，實詩話伐山也。大略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或軒或輊，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專工一體，後來爭相祖述，故云某出於某也。至若靖節先生詩，自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於比擬，乃謂其出於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彷彿《百一詩》託刺在位遺意耶。

《絳雲樓書目》卷三　鍾嶸《詩品》。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録》卷七　鍾嶸《詩品》三卷，一本（抄）。

又《也是園藏書目録》卷七　鍾嶸《詩品》三卷。

《季滄葦藏書目・宋元雜板書》鍾嶸《詩品》三卷（一本）。

《楝亭書目》卷四　《詩品》，梁記室鍾嶸著，二卷一冊。

《佳趣堂書目》　《詩品》鍾嶸。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略】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竝稱。近時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奬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詩文評類・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取漢魏至梁能詩者一百三人，分爲三品。每品各冠以小序，每人又系以論斷。惟所稱某人詩源出某人者，頗爲武斷。至其妙解文理，不減劉勰。王士禛嘗病其次第高下，多所違失。然古人篇什，今已百不存一，未可據殘剩之餘定當日評隲之確否也。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四　鍾嶸《詩品》二卷（刊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詩品》三卷。梁鍾嶸撰。

《稽瑞樓書目》　《詩品》三卷。校本，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詩文評類・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漢魏叢書本。津逮祕書本。龍威祕書本。學津討原本。格致叢書本。續百川學海本。顧氏四十家小說本。祕笈本。歷代詩話本。百名家書本。夷門廣牘本。〔續錄〕再續百川學海本。祕書二十八種本。談藝珠叢本。對雨樓叢書本。

《蕘圃藏書題識》卷一〇　鍾嶸《詩品》三卷（舊鈔本）。此舊鈔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卷，藏篋中久矣。苦無別本相勘。適書賈有攜示陳學士《吟窗雜錄》舊鈔本，中載《詩品》，殊多刪節，唯卷下第四葉第二行，「晉徵士戴逵」後所品語脫，又第三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後所品人脫，似《吟窗雜錄》本爲是，爰補于尾。至于字句異同，當別爲籤記，不敢以刪節本定此全文也。嘉慶甲戌正月初五日燒燭記。（評曰：安道詩雖嫩弱有清工之句，裁長補短，袁彥伯之亞乎？逵子顒亦有一時之譽。）（晉謝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詩文評類・新雕詩品三卷（影鈔宋本）》　梁鍾嶸撰。此書見《隋志》作三卷，《唐宋志》皆譌作《詩評》，宋志譌作一卷。此本卷後有墨圖記云「慶曆六年京臺岳氏新雕」，乃原出北宋刊本。又有「嘉靖六年杏月玉蘭堂主人命錄」一行。蓋文氏藏書也。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有吳映奎手跋曰：「鍾氏《詩品》三卷，與劉氏《文心雕龍》並爲評隲詩文之倡，其妙達文理亦與抗衡。是冊在乾隆丙午，僧生水草堂時從書賈購得，首尾俱有前人藏印，格闌外又有『玉蘭堂錄』四字。蓋猶是文氏小胥影鈔宋槧之本，字蹟雖不工，尚有古意。因手爲補綴重裝，漫書卷尾。」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四　《詩品》三卷，抄本。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詩文評類・詩品三卷（明仿宋本）》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詩文評類・詩品三卷》　《漁洋詩話》下云：【略】玉縉案：王說甚當，嶸之根本錯誤，全在以某人源出某人，故品第遂多違失，《提要》既知其附會，而仍欲有所回護，殆以其古書而尊之耳。又，嶸以左思爲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沈德潛《說詩晬語》云：「太沖弗受」以比興之興爲文已盡而意有餘，汪師韓《詩學纂聞》云：「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爲平聲之興字。」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詩品》三卷，明影宋鈔本。字迹秀勁，古香襲人。中縫有「退翁書院」四字。邊闌有「正德元年」四字。黃蕘圃藏書。首葉有「平江黃氏圖書」朱文方印。封面、後跋，皆蕘圃手書。

《藏園群書題記》卷二〇《明沈與文繁露堂刊本鍾嶸詩品跋》　《詩品》自《顧氏文房小說》本外，舊刊絕少見，余光緒之季，獲此本於杭州，爲張芙川家故物。版式爲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有「繁露堂雕」四字。三品中標題、人名皆以白文別之，書名題「鍾嶸詩品」，次行題「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猶存古式。卷下末附刊《文獻通考》所錄陳氏《書錄解題》一則，後有嘉定戊寅丁敝跋。惟跋後有割裂痕，意爲刻書人原跋，書估割去，欲以冒宋本耳。昔年於吳門嘗見葉奐彬同年所藏《近言》一卷，有「吳郡沈氏繁露堂雕」亞字形木記及「吳郡沈與文校刻」牌子，因知此書即沈氏野竹齋刊本。

後又於廠肆見明本《佩觿》，亦題「繁露堂雕」，筆法刀工與此無異，則沈氏刊書舍野竹齋外署繁露堂者亦數見矣。此書繆藝風前輩家有影宋寫本，爲黃蕘圃所藏，後有手跋，曾摹刊入《對雨樓叢書》中，其行款爲十行十八字，與此不同。常熟瞿氏有文氏玉蘭堂鈔本，卷後有慶曆六年京臺岳氏新雕墨記，標題、行格與繆氏本正同，意繆氏即從此出耶？第余未得假校，不知其同異若何。余以此本雖屬明刊，而罕祕殊甚，且溯源嘉定，舊規悉存，宜有佳勝，因取《津逮祕書》本對勘一通，其文字異處，多有可取。如卷上總論中「詩皆平典」，「詩」不誤「時」；「詩有六義」，「六」不誤「三」；「冬月祁寒」，「祁」不誤「祈」；「各各爲容」不作「人各」；阮籍下顏延之注解不作「延年」；「黃門郎潘岳」，「黃」不誤「王」。卷中總論「雖然網羅古今」，「然」下不衍「夫」字；陶潛下「歡然醉春日」，「醉」不作「酌」；沈約下「翦除涇雜」，「涇」不誤「徑」。卷下總論中「古曰詩頌」，「頌」不誤「誦」；「不備管弦」，「備」不作「被」；區惠恭下「造遣大將軍」，「遣」不誤「遺」；江祏下「祏詩猗猗清潤」，不奪「祏」字；袁嘏下「嘏詩平平耳」，不奪「嘏」字；「須人捉着」，「捉」不誤「提」。雖爲文無幾，而於義爲優，蓋據丁氏原跋，此本得之韓潤泉家，宜其與世俗所見迥殊也。此帙後有舊人錄楊五川跋，清初歸吳天章，鈐有印記，道光時爲張芙川所得，題識於書衣。然大書曰「宋槧」、曰「楊五川先生藏善本」則其鑑別亦未審矣。丁氏後跋世所稀覯，因與楊、張二家識語並錄於左，以俟後人之考覽焉。庚辰七月十八日，藏園識於昆明湖上之清華軒。《崇文總目》有鍾嶸《詩品》三卷，未之見也。韓南澗家多藏書，從澗泉借得之，遂爲鋟木。四庫闕書又有宋璋《詩品》二十卷，惜其不傳耳。嘉定戊寅六月十六日，東徐丁黼書於上饒之覽悟堂。　鍾參軍《漢魏六朝詩品》三卷爲品詩之祖，世不槧見，賞鑑家當置之瑤函玉軸之中。五川子記。　宋槧《鍾嶸詩品》。足本祕冊。　明楊五川先生藏善本。道光甲午六月，得之郡城袁氏，舊藏書家也。子孫保之。

以上三則張芙川識於書衣。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九　《鍾嶸詩品三卷》梁鍾嶸撰，明嘉靖吳郡沈與文繁露堂刊本，十行十六字，板心下方有「繁露堂雕」四字。卷中評各人詩其標題均以陰文別之。卷末刻文獻通考三行，嘉定丁黼跋六行。有跋錄後：「鍾參軍漢魏六朝詩品三卷爲品詩之祖，世不槧見，賞鑒家當置之瑤函玉軸之中，五川子記。」鈐有吳天章、張蓉鏡藏印。（丙辰余藏。）　按：此爲詩品傳世最古刻本，鐫工精整，是正嘉間風氣。故人葉奐彬稱顧璘近書前序有「吳郡沈與文校刻」小字，末有「吳郡沈氏繁露堂雕」亞字形印。則此本亦沈氏所刻也。或謂沈氏嘗刻《春秋繁露》，因以名其堂，俟再考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詩文評類·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四十家小說本。　續百川本。　再續百川本。　文房秘笈本。　歷代詩話本。　津逮本。　〔補〕明正德元年退翁書院寫本，十行十八字，從宋刊本出，有黃丕烈跋。繆荃孫藏，已刻入《對雨樓叢書》中矣。　明文氏玉蘭堂寫本，十行十八字。後有京台岳氏新雕牌記。　清嘉慶張海鵬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本。余有一帙，余據明寫本及《山堂考索》錄文校，有改訂。　〔補〕《鍾嶸詩品三卷》，梁鍾嶸撰。明嘉靖間吳郡沈與文繁露堂刊本，十行十六字。版心下方有「繁露堂雕」四字，卷末有嘉定丁黼跋六行。余藏。

徐勉

論述

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藝文類聚》卷五五）　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庠璧。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捉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緤馬懸車，閈門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騫，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答，露事不詶，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塵璽。以石投水，如鱗

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賾必深；汎遊墨籍，青華無棄。搦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穀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梁書》卷二五《徐勉傳・姚察論》 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羅惇衍《徐勉》（《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人中騏驥能千里，此子非常可作師。建國龍興諸禮正，還家犬吠數旬遲。只宜風月談今夕，不事田園樂暮時。濁酒一杯琴一曲，好觀荷芰宴魚池。

《送客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新體有致。

《昧旦出新亭渚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均。

《爲書誡子崧》 朱之瑜《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舜水先生文集》卷二五）：大槩亦似清高，然微嫌近名。胡威有云「臣清惟恐人不知」，似之矣。末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何等自然，何等博大。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批紙尾》：楊尚書玢致仕歸。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此與徐勉《戒子書》意同。（玢事蜀王衍，後歸唐。《厚德錄》誤稱爲宋人。）

傳記

蕭綱《儀同徐勉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七） 朱弓表瑞，寶劍攸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僞，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違天即地，歸幽去明。空谷傳古，哀風送旍。

《梁書》卷二五《徐勉傳》 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

《南史》卷六〇《徐勉傳》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略】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略】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略】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略】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略】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稿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略】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略】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略】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略】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

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立碑於墓焉。

紀事

《梁書》卷二一《江蒨傳》 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高祖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卷三三《劉孝綽傳》（存目）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伏挺》（存目）

又卷五三《良吏傳·伏暅》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略】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略】徵爲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略】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尙諸。」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杜之偉》（之偉）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勑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名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

《南史》卷三四《周捨傳》 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又卷七二《文學傳·何思澄》 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學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任孝緒》（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徐勉後集》十六卷（并序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徐勉後集》十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後集》十六卷。

《通志·藝文略七》 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又《徐勉後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華林遍略》六百卷（徐勉）。

又卷五 《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又《徐勉後集》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采菱曲》、《迎客曲》、《送客曲》等詩凡八首。嚴氏《全梁文編》徐勉有前集三十五卷、後集十六卷。今存《萱草花賦》、《鵲賦》、《五禮表》及疏、議、啓各一篇、書三篇、《答客喻》一篇、墓誌銘四篇、碑一篇，綜凡十五篇。

藝文

謝朓《和徐都曹》（《文選》卷三〇）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迥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東郊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釋法雲

傳記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也。【略】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儁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略】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略】及年發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略】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鼓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略】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敕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敕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敕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略】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勅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略】中書郎順陽范(軫)〔縝〕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略】。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敕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略】(音)〔普〕通六年，敕爲大僧正。【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略】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略】、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京師謝寺釋慧次》、《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卷一〇《梁京師釋保誌》（存目）

《南史》卷七〇《循吏傳・郭祖深》 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略曰：「【略】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法)雲、(僧)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一一《方外》 法雲師《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致，僧亦如此。汝南周捨學通內外，兼有才。嘗謂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爲執鍮？」

劉勰

論述

綜論

劉勰《文心雕龍》卷一〇《序志》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略】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

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也。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盧照鄰集》卷六） 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品》，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

劉知幾《史通》卷一〇《內篇·自叙》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之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

孫光憲《白蓮集序》（釋齊己《白蓮集》卷首） 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搉，則成格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

黃庭堅《與王立之四帖》一（《山谷外集》卷九） 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教康崑崙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學詩亦然。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言，其實一也。

錢惟善序（《文心雕龍》元至正刻本卷首） 六經聖人載道之書，垂統萬世，折衷百氏者也。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亘宇宙相爲無窮而莫能限量；後雖有作者，弗可尚已。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說興，學者日趨於異端，聖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當二家濫觴橫流之際，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爲原，以《經》爲宗，以聖爲徵，而立言著書，其亦庶幾可取乎。嗚乎，此《文心雕龍》所由述也。夫佛之盛，莫盛於晋、宋、齊、梁之間；而通事舍人劉勰生於梁，獨不入於彼而歸於此，其志寧不可尚乎。故其爲書也，言作文者之用心；所謂雕龍，非昔之鄒奭輩所能知也。勰自序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論井井，有條不紊，文雖靡而說正，其指不謬於聖人，要皆有所折衷，莫非《六經》之緒餘爾。雖曰一星土之微，不可與語天地之大；一螢爝之光，不可與語日月之明；視彼畔道而陷於異教者，顧不韙矣乎？

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一《文心雕龍跋》 弘治甲子，監察御史郴陽馮公出按吳中，謂有益於文章家，而世不多見，爲重刻以傳。夫文章與時高下，時至齊、梁，佛學昌熾，而文隨以靡，其衰甚矣。當斯之際，有能深於文理，折衷羣言，究其指歸，而不謬於聖人之道如劉子者，誠未易得。是編一行，俾操觚之士，咸知作文之有體，而古人之當法，則馮公嘉惠學者之功，豈淺淺哉。

馮允中序（弘治十七年刻本卷首） 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論文章法備矣。觀其本道原聖，暨於百氏，推窮起始，備陳其訣，自詩騷賦頌而下，凡爲體二十七家，一披卷而摛詞之道具；學者如不欲爲文則已，如欲爲文，舍是莫之能焉。蓋作者之指南，藝林之關鍵，大可以施廟堂賚制作，小亦可以舒情寫物，信乎其爲書之奇也。

徐禎卿《談藝錄》 古詩降魏，詞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略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方元禎序（嘉靖庚子刻本卷首）　今讀其文，出入《六經》，貫穿百氏，遠搜荒古之世，近窮寓內之事，精推顯穹之微，粗及塵礫之細，陳明王之禮樂，述大聖之道德，蔚如也。至其陽秋先後作家，衮鉞區分，瑕瑜不掩，百年斷案，莫之異同；非博學雄辯，深識遐究，烏能及茲。若夫論著爲文之義，陳古繹今，別裁分體，如方員之規矩，聲音之律呂，雖使班馬長雲並列，將彬彬與揖，共升游夏之堂矣。論者以六朝齊、梁而下，佛學昌熾，爲文多工織巧駢驪，氣亦衰靡，概以律勰，豈通論哉。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並《雕龍》；廷禮《正聲》，無慚《文選》。

又《外編》卷二《六朝》　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鷙，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

又《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卷一　《史通》之爲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五　劉勰《文心雕龍》序述大略，得其要領。

徐燉《紅雨樓題跋》卷上《文心雕龍》　劉彥和《文心雕龍》一書，詞藻璀璨，儷偶豐贍，先人舊藏此本，已經校讎。燉少學操觚，時取披覽，快心當意，甘之若飴。每有綴辭，采爲筌餌，此羊棗之嗜，往往爲慕古者所竊笑也。然祕之帳中，積有年歲，非同好者，不出相示。但彥和《自序》一篇，諸刻本俱脫誤，乃鈔諸《廣文選》中。近於友生薛晦叔家獲覩鈔本一副，乃其叔父觀察滇南錄歸者。中間爲楊用修批評圈點，用硃黃雜色爲記，又自祕其竅，不煩說破，以示後人，大都於其整嚴新巧處而注意也。遂借歸數日，依其批點。蓋自愧才不逮前人，而識見譾陋，得此以爲法程，不啻楊先生之面命矣。前跋云禺山者，案《升庵文集》，禺山張姓，字愈光，雲南永昌人，年八十，工詩，善書，集中有《跋愈光結交行》、又《龍編行答禺山》、又《五老圖壽禺山八十》、又《重寄張愈光》二律、又《存沒絕句》懷及愈光，又《寄愈光》六言四首。觀用修詩文推轂之言，可以識禺山之大概矣。辛丑三月望日，於綠玉齋。

胡維新《兩京遺編序》（《文心雕龍校證》附錄三）　勰文藻翩翩，讀之千古如掌，晉、魏之濫觴乎。

原一魁《兩京遺編後序》（《文心雕龍校證》附錄三）　陶冶萬彙，組織千秋，則勰亦六朝之高品也。

曹學佺《文心雕龍序》（萬曆四十年凌雲五色套印本卷首）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見於《本傳》，《文獻通考》諸家評騭無稱焉。文之一字，最爲宋人所忌。加以《雕龍》之號，則目不閱此書矣。黃魯直以「作文者不可無《雕龍》，作史者不可無《史通》」。雖則推尊，亦乖倫次。魯直好掊擊，故引子玄也。論家《劉子》五卷，《唐志》亦謂勰撰，陳振孫歸之劉晝孔昭，謂序云：「晝傷己不遇，天下陵夷，播遷江表，故作是書。」按是勰以前人，似東渡時作，其於文辭，燦然可觀。晁公武以淺俗譏之，亦不好文之一證矣。《傳》稱「勰爲文深於佛理，京師寺塔，名僧碑誌，多其所作」。予讀《高僧傳》往往及之，但惜不見全文一篇。勰不婚娶，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十餘年，博通經論，定林寺藏，勰所次也。竊恐佑《高僧傳》，乃勰手筆耳。沈約論文，欲易見事，易見理，使人易誦；而賞譽《雕龍》，謂其深得文理。大抵理非深入，則不能躍然；彥和義炳而采流，故取重於休文也。《雕龍》上廿五篇，詮次文體，下廿五篇，驅引筆術，而古今短長，時錯綜焉。其《原道》以心，即運思於神也；其《徵聖》以情，即體性於習也；《宗經》紬緯，存乎風雅；《詮賦》及餘，窮乎變通。良匠苦心，可得而言。夫雲霞煥綺，泉石吹籟，此形聲之至也；然無風則不行。風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詩貴自然，自然者，風也。辭達而已，達者，風也。緯非《經》匹，以其深瑕；歌同賦異，流於侈靡；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諸家詭術，不應賢王之求。以至詞命動民，有取於巽；諧隱自喻，適用於時；豈非風振則本舉，風微則末墜乎！故《風骨》一篇，歸之於氣，氣屬風也。文理數盡，乃尚《通變》，變亦風也。剛柔乘利而《定勢》，繁簡趨時而《鎔裁》；律調則標清而務遠，位失則飄寓而不安，風刺道喪，比興之義已消；物色動搖，形似之工猶接。蓋均一風也：襲蘭轉蕙，足以披襟；伐木折屋，令人喪膽。倏焉而起，不知所自；倏焉而止，不知所終。善御之人，行乎八極；知音之士，程於尺幅。勰不云乎：「深於風者，其情必顯。」勰之深得文理也，正與休文之好易合；而勰之所以能易也，則有風以使之者矣。

闕名謹軒鈔本序目（清謹軒原鈔本）　勰著《文心》十卷，總論文章之始末，古今之妍媸。其文雖拘於聲偶，不離六朝之體；要爲宏博精當，鮮麗琢

潤者矣。《傳》言緦聲名未振，書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繇自達，以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鬻貨者。約取讀，大重之，爲之標譽而書乃傳。魏晉諸家，實難與並鑣爭先矣。

黃叔琳《文心雕龍校本序》（清養吾堂原刻本）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祕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紛綸葳蕤，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庾〕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勿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庾〕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庾〕之綿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寒暑，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兎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道光十三年兩廣節署朱墨套印本紀氏朱批：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爲。先生時爲山東布政使，案牘紛繁，未暇徧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長山聶松巖云。此注不出先生手，舊人皆知之。然或以爲出盧紹弓，則未確。紹弓館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間，戊午方游京師，未至山東也。）

張松孫序（乾隆五十六年原刊本） 周《詩》雅麗，漢賦喬皇。典午風流，每華言而少實；昭明精選，乃壽世而不磨。青宮窺玉海之藏，紫閣盡金相之彙。然而紛紜卷軸，疇是總持；輝映縹緗，誰歟甄綜？則有青州才子，宋代公孫，萃百家藝苑之精，研衆體詞場之妙；隨人變幻，歸我折衷；著論說者五十篇，示津梁於千百載。鏤文錯采，如吐鳳而欲飛；索隱鉤玄，取《雕龍》以爲號。珠璣歷落，常耀珊瑚玳瑁之旁；金石鏗訇，更越琴瑟管簫而上。窺來衆妙，心結花叢；挹盡羣芳，文成蘭氣。檢昔賢之篇什，幾燃太乙之藜；啓後學之聰明，如贈景純之筆。爾其留連初地，參契空王。敷辭於靜悟之餘，心映水晶之域；摛藻於研幾之後，字成舍利之光。自喜性靈，流傳不朽；縱甘身隱，賞鑑寧孤。爰仰一世知音，賴有東陽家令；亦若《三都》作序，重煩玄晏先生。故歷唐宋元明，爲《藝文志》不祧之目；直比經史子集，爲絃誦家必讀之書。楊升庵闡發精微，厥功偉矣；梅子（庚）〔庾〕疎通訓詁，其旨深焉。乃迄今一百餘年，古篇漸缺，雖不至二三其說，眞本難傳。徒問東觀之藏，意殷往代；空入洛陽之市，心切前人。余也冊載宦場，一麾出守。家原儒素，酷類任昉之貧；學媿書淫，深慕張華之積。況東都士俗，堪上擬鄒魯之風；而古郡人文，宜益振絃歌之化。是編盡屈壘曹牆之蘊，擅班香宋豔之能。試攬英華，快覩珠聯璧合；堪供佔畢，永稱玉律金科。惟思被諸膠庠，資多士下帷之讀；必當壽之梨棗，公一時希世之珍。爰爲數典而稽，瞭如指掌；庶使悅心以解，朗若列眉。視梅注而加詳，稍更陳式；集楊評而參考，敢步後塵。略避雷同，習見者尤滋娛目；再經剞劂，傳誦者益足饜心。寫入衍波牋中，碧窗觀海；攜到讀書樓上，烏几生雲。從茲比戶流傳，儒林爭賞。卷非緐衍，自薔紅珊碧樹之奇；集便批吟，莫弛黃絹青箱之志。文成競秀，可相與鼓吹齊梁；體善衆長，亦且得笙簧典籍云爾。乾隆五十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九月既望，長洲張松孫鶴坪氏幷書。

祝德麟《書文心雕龍後二首》（《悅親樓詩集》卷一六） 大哉天地文，六經實麟鳳。曾經聖人定，孰敢相伯仲。自從戰國來，椎輪肇屈宋。一變爲《離騷》，再變爲賦頌。繼起著述家，體製日益衆。要其指所歸，典訓乃大共。先河而後海，原委非鑿空，代遠文漸夥，散雜罕甄綜。仲治論流別，士衡賦操縱，銓品得大凡，情變未盡貢。有梁劉彥和，彩雲夙協夢，著書五十篇，理粹鑒亦洞。次第品前修，臧否罔不中。上篇文體賅，下篇筆術重。練采先骨樹，述情必風動。片言既居要，杼軸無旁綴。至其卓然處，聖道爲折衷。溯河及崑崙，考室得梁棟。心取揚雄聲，藻豈騁奭弄。允宜傾沈約，亦克廣蕭統。獨聞儒通經，所貴在致用。郊社享犧牲，易以蔬果供。斯豈先哲訓，敷陳得無懵。時會溺沙門，其書則可誦。　三代迄天監，中閱八姓更。堂堂六籍外，縹緗未充盈。況經秦火燔，燼餘半零星。文由兩漢盛，詩由魏晉興。汎覽易爲力，去取易爲程。乃知古人幸，恨余不早生。試觀劉子後，陳隋歷元明。號稱著錄者，千萬家而贏。一目十行下，涉獵愁弗勝。自非博反約，何從掇其精。森森翹秀中，略舉世所驚。文如韓昌黎，詩如杜少陵。倘令斯人見，宜何如服膺。兩宋諸大儒，吐辭必衛經。薪傳貶漢學，箋注等鼃鳴。

惟史則不及，莫與還固爭。然而五代論，疎古亦足稱。生雖後千年，美富什伯增。彼有余弗闕，余有彼弗丁。余幸又過之，觀水窮滄溟。屠門恣大嚼，廣樂容細聽。肯效何李輩，妄庸致譏評。惜無論古識，貫穿資銓衡。誰能續《雕龍》，余其再拜登。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作家四・劉勰》 案：士衡《文賦》一篇，引而不發，旨趣躍如。彥和則探幽索隱，窮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其時昭明太子纂輯《文選》，爲詞宗標準。彥和此書，實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二書宜相輔而行者也。自陳、隋下迄五代，五百年間，作者莫不根柢於此，嗚呼盛矣。

阮元《四六叢話後序》 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

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 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略】可謂愈推而愈精矣。

又《文理》 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

又《詩話》 《文心雕龍》之於論文，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略】《文心》體大而慮周。《文心》籠罩羣言。

凌廷堪《祀古辭人九歌》（《校禮堂文集》卷六） 言之精兮爲文，文之心兮不紛。以文闡文兮徒跡，以心授心兮乃神。造棘端兮鄭創，去鼻堊兮郢斤。用《雕龍》兮命篇，匪談天兮好奇。執禮器兮矩步，緬夜夢兮往時。從尼父兮南行，旦而寤兮志怡。豈文章兮宗旨，實聖人兮式憑。耿陟降兮中宵，信著書兮祥徵。今去君兮千載，文之法兮未改。鏡鑿鑿兮非誣，世遙遙兮相待。探大衍兮取數，語含豪兮渺然。前體製兮詳剖，後肌理兮密研。允斯文兮正鵠，願奕禩兮流傳。

又《上洗馬翁覃溪師書》（《校禮堂文集》卷二二） 所謂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馬、揚、崔、蔡，實承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暢；太清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其要領；劉勰數篇，尤徵夫詳備。

包世臣《藝舟雙楫序》（卷首） 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篇，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

許應鑅《重刊四六叢話跋》（《文心雕龍校證》附錄三） 《文心雕龍》之體例詳矣，然鉤抉玄要，精妙簡賅，不得此書以疏其節目，分別枝流，則高遠而無階梯也。

張日班《章西詩話》卷下（《文心雕龍校證》附錄三） 夫文章與時高下。時至齊、梁，佛學昌熾，而文隨以靡，其衰甚矣。當斯之際，不見漢、魏渾朴古雅之氣，徒相賞於藻麗穠纖澹遠韶秀之中；不善學之，但沿其卑靡浮豔之習，未有不頹波日下者。有能深於文理；折衷羣言，究其指歸，而不謬於聖人之道者，則斷推劉勰一人而已。

劉開《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劉孟塗集・駢體文》卷二） 至於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衆有，華耀九光，則劉彥和之《文心雕龍》殆觀止矣。

又《書文心雕龍後》（《劉孟塗集・駢體文》卷二） 自永嘉以降，文格漸弱，體密而近縟，言麗而鬬新，藻繪沸騰，朱紫夸耀，蟲小而多異響，木弱而有繁枝，理詘於辭，文滅其質。求其是非不謬，華實並隆，以駢儷之言而有馳驟之勢，含飛動之彩，極瓌瑋之觀，其惟劉彥和乎。以爲鍾鼓琴瑟，所以理性也，而亦可以陶性；黼黻文章，所以飾情也，而亦可以掩情。故名川三百，非無本之泉也；寶璧十雙，皆自然之質也。是宜尋源於經傳，毓材於性靈，問途於古先，假徑於賢哲，求溢藻於神爵而後，想盛事於青龍以前，磅礴以發端，感歎以導興，優柔以竟業，慷慨而命辭。故其爲是編也，縱意筆區，徵采文囿，創局於宏富之域，廓基於峻爽之衢；騁節於八鸞，選聲於七律，樹骨於秋幹以立其體，津顏於春華以豐其膚；削句以郢人之斤，刻字以荆山之玉，清暉以鑑其隱，流雲以媚其姿，《國風》益其性情，《春秋》授以凡例，《爾雅》助其名物，騷人贈以芬芳；故能美善咸歸，洪細兼納，效妍於越豔，逞博於漢侈，獵奇於兩京，拾珍於七子，分膏於晉、宋，振響於齊、梁，歷世體製，罔不追摩，六代雲英，此其總會者矣。且夫衆美既出，通才實難：達於道者，或義肥而詞瘠；豐於文者，或言澤而理枯。彥和則俯察仰窺，宵思晝作，綜括儒術，淬厲才鋒，騰實於虛，揮空成有。夫天文炳於日星，聖言孕於河洛，此《原道》所由作也；指成周爲玉律，以尼山爲金科，此《(述)〔徵〕聖》所由名也；伐薪必於崑鄧，汲水宜從江海，此《宗經》所由篤也；黃金紫玉，瑞而弗經，綠字黑書，古而非雅，此《正讖》所由嚴也；奇服以喻行修，芳草以表志潔，忠怨之意，與瀟湘競深，駘宕之懷，挾雲龍俱

遠，未嘗乞幽於山鬼，自能取鑒於雲君，此《辨騷》所由詳也；故《明詩》以序四始之嫡支，《詮賦》以恢六義之屬國，《樂府》以古調而黜新聲，《頌讚》以神明而及人物，《雜文》以廣其波，《諧隱》以窮其派，《諸子》以蕩其趣，《史傳》以正其裁，《誄碑》弔引，沉至而哀往，《銘箴》、《論說》，莊瞻而切今。於是淵府既充，王言攸重，《詔策》則溫以雨露，《檄移》則肅以風霜，《封禪》則隆以皇王，《祝盟》則將以天日；《章表》、《奏啓》，則飛聲於廊廟，《議對》、《書記》，則騰譽於公卿；分之則千門森夫建章，合之則九面歸乎衡岳，文家之審體，詞人之用心，莫備於是焉。故論及《神思》，則寸心捷於百靈；論及《體性》，則八途包乎萬變；論及《風骨》，則資力於天半之鸞鳳；論及《情采》，則借色於木末之芙蓉；論其《夸飾》，則因山而言高；論其《隱秀》，則聳條而獨拔。示人以璞，探驪得珠。華而不汩其眞，鍊而不虧於氣，建而不傷於激，繁而不失之蕪，辨而不逞其偏，覈而不鄰於刻。文犀駭目，萬舞動心，誠曠世之宏材，軼羣之奇搆也。前修言文，莫不引重。自韓退之崛起於唐，學者宗法其言，而是書幾爲所掩。然彥和之生，先於昌黎，而其論乃能相合，是其見已卓於古人，但其體未脫夫時習耳。夫墨子錦衣適荆，無損其儉；子路鼎食於楚，豈足爲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棄不重哉！然則昌黎爲漢以後散體之傑出，彥和爲晉以下駢體之大宗，各樹其長，各窮其力，寶光精氣，終不能掩也。

羅惇衍《劉總》（《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獨著《雕龍》五十篇，篇成上下世爭傳。沈郎几案披陳日，儲貳文章契接年。經撰定林分部類，身依蕭寺斷姻緣。出家鬚髮先燔盡，悵請犧牲禁祀天。

史念祖《文心雕龍書後》（《俞俞齋文稿》初集卷二） 論文與作文殊，作者不必善論，論者不必善作。豈非以荆公手筆而不明《春秋》，陸機作《文賦》而已不踐言乎？劉彥和《文心雕龍》，稽古探源，於文章能道其所以，不溺六朝淺識，此由心得，不關才富也。其爲文亦稱贍雅。然徵引既繁，或支或割，辭排氣壅，如肥人艱步，極力騰踔，終不越江左蹊徑，亦毋由才富，習囿之也。《南史》本傳稱其「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名僧碑誌，必請製文」，是固長於禪學者也。顧當摛藻揚葩，羣言奔腕之際，乃能不雜內典一字，視王摩詰詩文之儒釋雜糅，亦可以爲難矣。

譚獻《復堂日記》卷四 閱《文心雕龍》。童年習熟，四十後始識其本末，可謂獨照之匠，自成一家。章實齋推究《六藝》之原，未始不由此而悟。蔣苕生論儷體，言是書當全讀，固辭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駟矣。章氏云：「戰國文體最備。」此言亦開於彥和。

又卷五 顧千里傳校《文心雕龍》十卷，蓋出黃蕘圃，蕘圃則據元刻本、弘治活字本、嘉靖汪一元刻本，朱墨合施，足爲是書第一善本。彥和著書，自成一子。上篇二十五，昭晰羣言；下篇二十五，發揮衆妙。並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雋。文苑之學，寡二少雙。立言宏恉，在於《述聖》、《宗經》，此所以羣言就冶，衆妙朝宗者也。予就顧校，擇要錄入鄂刻卷中。

沈叔埏《文心雕龍賦（以「言立文明自然之道」爲韻）》（《劍舟律賦》卷下）

惟靈心之結撰，出妙理之紛繁，鳳九苞而振藻，龍五采而高騫，推文章之作手，攬雕鏤之營魂。驚曼衍之瓌奇，祇是思抽乙乙；儼之而之夭矯，非徒狀類蜿蜿。是用標禪世之辭，帝歎崔駰之頌；何妨借談天之口，人誇鄒奭之言。若夫管遠曾闚，綆脩用汲，任索隱而探幽，須艱辛而苦澀，追彪外而弸中，方大含而細入。書成《繁露》，幾經夢裏懷蛟；才可掞天，能使聲聞啓蟄。極風雲之變態，天池奮而將遷；涌波浪於詞源，海水因之盡立。斯其爲心也：潛兮若蟠龍之褱褱，淬兮若應龍之蟊蟊；欲刻雕於形象，先收攝乎覩聞；要搜羅夫千古，俄馳騖於八垠；襄文治於垂裳，足光黼黻；佐文思於輯瑞，擅美元纁。抽獨得之祕思，恰是珠探驪頷；縱獨扛之健筆，也同鼎列龍文。爰是行間采烈，字裏文生，炳如縟繡，和似璁琤；逾烏瀾而虎變，勝春麗而鯨鏗；經燕許之鉅公，固裁之而益煥；奪班倕之巧匠，且琢之而愈瑩。詎刻鵠之能方，誰猶約略；奚雕蟲之可擬，此最分明。爾乃看訝水翻，誦疑泉出；掀不竭之波瀾，搆非常之工緻；既夸目而能書，洵厭心而靡媿。擾如童父，未必知獨運之神；好是葉公，焉得窺此中之祕。感重淵之浮石，思有作之通靈；遡皇古之負圖，驗行文之所自。然而知希貴悟，見少誰憐，濬巧心而自憙，驚俗眼而難妍；倘華實之莫辨，即遇合之無緣。士簡詩存，因虞訥之譏而毀；彥和書在，得隱侯之譽以傳。惟心之相孚，所貴於適如其印；況文之有色，固出於不知其然。所以文呈萬狀，心有寸知；原不煩夫繩削，實同類於雕幾；曰九方與千里，眞希代而冠時。龍豈久藏，裕文明於天下；豹雖暫隱，蔚文彩於來茲。躍津水而雙翔，誰復識同煥者；跳天門而直上，豈惟書賞義之。方今士盡懷珍，人爭摛藻；名皆擅於文雄，

志各抒其素抱；分宋豔與班香，兼漢製而魏造。澤躬開萬卷，蘊雷雨之經綸；報國獻千篇，輝璧琮之藉繅。本心聲爲心畫，猶然仰倬彼於爲章；光文運於文昌，莫不徵化成於久道。

李執中《劉彥和文心雕龍賦（以題爲韻）》（《沅湘通藝錄》卷七）　客有博綜古籍，品藻勝流，讀《雕龍》之論著，譏文體之俳優，爰造主人以申其說曰：蒙不解夫劉彥和之此著，胡爲亘六代、三唐之久，而餘豔仍留也。彼其辭纖體縟，氣靡骨柔；毋變於齊、梁之習，特重爲容止之修。五十篇目雖眉列，三萬言思比絲抽。實藝苑之莫貴，何撰述之能疇。乃復負簡候休文之轍，蜚聲儕《文選》之樓。居然價重儒林，言語欲齊蹤游、夏；毋亦名成廣武，英雄同致慨曹、劉者乎？主人曰：然歟？否否！客所謂不習其素，徒染其絢，但玩其辭，未窮其變者也。夫永嘉既降，靡音斯扇，翦采爲腴，揉花作片，罔殷其輅，祇周厥弁。誠有如客之所云，毋詫世俗之目賤。若斯篇也，是非不謬於聖賢，義理一衷之經傳。故徒賞其運駢儷之作，而馳騁自如，極瓌瑋之觀，而飛動自見；亦已無惡於馬、班，輝耀於筆硯。而況萬萬於淫哇者流，不僅作一時之彥哉？則如縱意文囿，舒采文波；選聲乎協律，騁節乎詞科。斲句則楚郢借創，練神則魯陽揮戈。風雅菁華，咸歸掇摭，《爾》、《騷》名物，胥與搜羅。用能洪細兼納，古今不磨。此蓋全著之美善，擬之於物，殆如荆玉之有卞和也。又如原天地之道以爲學，徵聖人之言以述聞。《宗經》則仰議山海，《正緯》則考證典墳。詩義明則質而不野，騷體辨則芬而不紛。賦詮其所自出，樂觀其所以分。頌讚上求之巫黽，祝盟爰溯乎蒿蒸。或龍尾羊裘，辨託詞於《諧讔》；亦連珠璅語，標奇旨於《雜文》。識力深沈，字酌句斟；鍥而不已，義例彌森。正其裁於子史，廣其義於《銘箴》。《哀弔》、《誄碑》，沈至而悲往，《詔策》、《論說》，莊贍而切今。《檄移》則風霜比肅，《封禪》則天帝如臨。表啓則言思封板，議書則談必整襟。合之爲衡嶽九面之曲曲，分之爲建章萬戶之深深。不以文傳，固足振千秋之文教；即以文論，亦自傾絕世之文心。矧觀其言《體性》之眞，則八途所包，萬變與括。究《神思》之雋，則寸心所匯，千里非迢。《風骨》則取喻於驚雉之竄集，《情采》則借色於草木之夭喬。《隱秀》聳條而獨拔，《夸飾》因山以爲翹。文備百家，家著其說；文有一義，義靡不標。驪珠獨得，葉畫奚描。誠煌煌之傑構，豈子雲之所謂蟲雕。且夫駢詞，本非枝指，偶語豈曰層峰。然使妃紅儷白，桃豔李穠；史無可鑄，經不堪鎔。徒餖飣之靡簡，矜鍼線之非縫。則亦有無兩居其可，體用舉無所庸。而何取乎著作，徑宜束以自封。惟彥和則美搜藝圃，華耀筆鋒；理精意密，字順文從；義原菽粟，直寫臆胸；無矯無澀，亦澹亦濃。擬以鍾嶸之品目，其殆亦文中之龍乎！高談未終，客意已悟，謂文則出以比合，心實勞乎陶鑄；蒙以小道識之，等迷道於大路。庸詎知隱顯屈伸，風雲雨霧。龍之爲物也靈，雕之爲言也具，惟千古之文人，具此心其可數。第求之章句之間，夫何殊簡編之蠹！敢以子言，筆之竹素，冀有詔於來茲，藉以續夫《文賦》。

劉師培《文說序》（《劉申叔先生遺書》）　昔《文賦》作於陸機，《詩品》始於鍾嶸，論文之作，此其濫觴。彥和紹陸，始論《文心》；子由述韓，始言文氣。後世以降，著述日繁，所論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體；二曰文法。《雕龍》一書，溯各體之起源，明立言之有當，體各爲篇，聚必以類，誠文學之津筏也。

分　論

《原道》　紀昀批：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衆流。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齊、梁文藻日競雕華，彥和標自然以爲宗，是喫緊爲人處。末段即載道之論。

《徵聖》　黃叔琳批：繁簡隱顯，作法皆本乎經。後來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擊，殆未尋其源也。　紀昀批：「繁略」四語，精微所謂文無定格，要歸於是。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論經文變化處足稱宗經漏義，贊亦工緻。

《宗經》　紀昀批：本經術以爲文，亦非六代文士所知。世稱大謝作詩善用經語，不過割剝字句耳。《尚書》、《春秋》四語，括盡兩經，然此上疑脫數句。「論說辭序」十句，強寫分析，亦如鍾氏之品詩，動稱源出某某也。黃（叔琳）批：承學之徒輒輕言西漢而後無文章，直至韓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抑知八代中固有具如許眼力，能爲如許評論者乎？　又紀昀批：余按此書只善論文耳，如以其文論之，則不脫六代俳偶之習也。此評不允。

《辨騷》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評文》：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紀昀批：辭賦之源出於《騷》，浮豔之根亦濫觴於《騷》，題中「辨」字，極爲分明。博徒，謂博學之徒。 黃叔琳批：後人學《騷》，酌奇玩華而失墜眞實者，李昌谷之歌詩也。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劉勰《辨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耳。

《明詩》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九八三）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此劉勰《明詩》至要，非老於作者，不能發。凡搆思當於難處用工，艱澀一通，新奇迭出，此所以難而易也。若求之容易中，雖十脫稿，而無一警策，此所以易而難也。 紀昀批：首段雖是習見語，其實詩之本原莫踰於此。後人紛紛高論，皆是枝葉工夫。又「大舜」九句，是發乎情；「詩者」七句，是止乎禮義。又「質而不野」四字，括盡漢人佳處。又「張衡怨篇，清曲可味。」「曲」字，作婉字解。「慷慨」六語，是建安人本領。又正始，乃魏人年號。「詩雜仙心」，言其宗尚老、莊也。晉承魏弊，玄理溺志。宋革晉體，儷采爭奇。齊、梁以後，此風又變，惟以塗飾相尚，側豔相矜，而詩弊極焉。又「四言」一段，立論卻局於六朝習徑，未得本原。夫「雅潤」、「清麗」，豈詩之極則哉？難、易四語，甘苦有得之言，凡事如是，不獨詩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上：阮公《咏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又，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鉤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綺麗》：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劉彥和《明詩》亦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又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過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爲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又，《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柏梁體》：《文心雕龍》云：「聯句始韻，柏梁餘製。」按：《困學紀聞》曰：「《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後三章）、《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及七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是，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十八句（楚昭王反國），「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句踐歸國），「越軍河梁」之詞十句（句踐伐吳），雖似趙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梁後。至如《拾遺記・望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僞撰，晉人筆耳。 又《回文》：《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咸字長虞，休奕之子），溫嶠有《回文詩》，《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非也。（《困學紀聞》）

《樂府》 紀昀批：「務塞淫濫」四字，一篇綱領。「雅聲」八字，貫下十餘行，非單品秦、漢也。「《桂華》雜曲」（《房中歌》也），尚未至於「不經」，「《赤雁》等篇」（《郊祀歌》也）亦不得目之爲「靡」，此論過當。蓋深惡塗飾，而矯枉過正也。又，聲詩自古本判不始於漢。黃叔琳批：至漢始判，非也。又「故知」以下，折出本旨，其意爲當時宮體競尚輕豔而發。觀《玉臺新咏》，乃知彥和識高一代。黃叔琳又云：「詩爲樂心」六句，語語透宗。 紀昀云「豔歌」以下，論以聲被詞之意，亦斥當時之棄古詞也。增損古詞，此樂府多不可讀之故。後人不知其增損，遂乃妄解文義矣。 汪師韓《詩學纂聞・樂府》：七言律詩，即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

孚，三沈佺期，四盧懷慎，五姜皎，六崔日用，七蘇頲，八李乂，九姜晞，十裴璀。十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即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菴《草堂詞選序》曰：「唐人之七言律，即塡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即塡詞之《玉樓春》也。」嘗考《三百篇》之聲歌，亡於東漢，而絕於晉。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變於唐、宋之長短句，而亂於金、元之南北曲。前此《文心雕龍》雖分詩與樂府爲二，然其論元、成以後之樂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又論子建、士衡之篇：俗稱乖調。奈何後之擬樂府者，妄用塡詞之法以求合，而如賀裳黃公《載酒園詩話》，中有「樂府、古詩不宜列」一條云：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入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音，何從議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徒有詩耳。竊謂今人於詩，不妨以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劉彥和曰：「樂心在詩。」）而不必競競句字間也。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古人用樂必歌詩。詩之作也，務遵雅道。秦燔樂經，雅樂失傳，雅道自在天壤，後有作者，詩合雅道，樂可不必苛求，孟子所云「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人樂府繼《三百篇》而作。《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精純奇奧，直可續經。彥和高談古樂，拘泥鮮通。意謂古樂既亡，所用皆俗樂，詩亦皆俗詩。高雅如漢之《房中歌》、《郊祀歌》悉斥爲靡麗不經，擬漢而作者，更勿論已。此等迂謬之說後學宜明辨之。許印芳識。

《詮賦》 清李調元《賦話》卷七：《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又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　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詮賦》曰：「履端於唱叙，歸餘於總亂，亂以理篇，迭致文契。」蓋賦重發端，尤愼結局矣。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遲聲以曼，鏗爾未希；明月夜珠，與詩同境。末篇多蹟，減賦半德；卒讀稱善，完賦全功。又《造句》：《詮賦》曰：「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側附」二字，可謂妙於語言，唐人尤得其法。《練字》曰：「三權重出。」古賦惟大篇不禁重出，若干言以內，初無累牘風雲，連篇月露之事。況於律賦，即虛字關接，大宜檢點。又《獻賦》：獻賦始於漢。宋玉諸賦，頗稱楚王。然由意撰，羌非實事。漢賦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然非由自獻。蓋其時猶有輶軒之使，采詩夜誦，趙代秦楚之謳，皆列樂府，賦亦當在采中。故劉勰云，「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也。　沈清瑞《讀賦卮言序》：劉勰《詮賦》，大暢風流。　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詞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爲《六藝》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即賦也。《文心雕龍》云：「楚人理賦。」隱然謂《楚辭》以後無賦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賦辭欲麗，迹也；義欲雅，心也；麗辭雅義，見《文心雕龍・詮賦》。前此《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法言》云：「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與雅無異旨也。《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

《雜文》 孫梅《四六叢話・凡例》：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眞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

《論說》 王謨《文心雕龍跋》（漢魏叢書本）：晁氏乃題其後以譏之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爲眞龍，王摩詰以去病爲衛青，昔人譏之，然亦不足怪，蓋詩賦或率爾之作故也。今勰著書行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乃其《論說》篇云：『《六經》、《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過於王、杜矣。」愚嘗考「論道經邦」，語出古文《尚書・周官》，說者亦以爲非眞《尚書》，則此字仍出《論語》後。要之，《文心》原主論文，不得以是爲病也。汝上王謨識。　徐師曾《文體明辨》卷三八《論》：案，字書云：「論者，議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乎。其爲體則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至其條流，實有四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此論之大體也。」案：勰之說如此。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勰

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謬哉。然詳勰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必此八者，庶幾盡之。故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而各錄文於其下，使學者有所取法焉。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劉熙載《藝概》卷一《文概》：《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爲當，唐僧皎然所謂拋鍼擲綫也。劉彥和謂「摹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誚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神思》　紀昀批：「思理」一段，皆甘苦之言。「虛靜」二字妙入微茫而補出積學酌理，方不是徒騁聰明。蓋惟觀理眞，則思歸一綫，直湊單微，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神思方運」一段，發出馳騖其思之弊，正是鞭緊上文。「意授」一段，意在游心虛靜，則膜理自解，興象自生，非是教人不必冥搜力索，讀者勿以詞害意可也。　黃叔琳批云：遲速由乎稟才，而遲常勝速。枚皐速而百賦無傳，馬卿遲而賦皆在人口，其優劣見矣。　紀昀批：「博聞」二語，指出本原工夫。下文又補出刊改乃工一層，及思入希夷妙絕蹊徑一層。神思之理，乃括盡無餘。

《體性》　黃叔琳批：由文詞得其情性，雖並世猶難之，況異代乎？如此鑒裁，千古無兩。　紀昀批：此亦約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確。百世而下，何由得其情性。況人與文絕不類者，又不知其凡幾耶。末段歸到愼其始習，指出實地工夫。蓋才難勉強，而學可自爲，故篇內才學並衡，結穴則側注學力也。贊語「凝」字，當作「疑」。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是也。後人或作「疑」或作「擬」，皆不知而妄改耳。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首段「陶染」句下，從紀批本刪去冗詞十句，較爲簡淨。又按八體之分，亦有優劣。繁縟輕靡，並屬下品。初學氣浮識淺，不以二者爲戒，反以爲法。習與性成，終身受病。彥和故以「學愼始習」誥誡後生也。

《風骨》　葉燮《原詩・外篇》卷上：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　紀昀批：「辭之待骨」四語，比喩精確。　黃叔琳批：「豐藻克贍」四語，即後文所云「雉竄文囿」也。　紀昀批：「無務緐采」之「采」作選擇解。　黃叔琳批：「氣是風骨之本」。紀昀批：余按，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此評未是。采乏風骨，是主筆；凡骨乏采，是陪筆。開合以盡其意耳。　黃叔琳批：風骨又必從經典子史中出，始能曉變昭體有意新詞奇之妙。　紀昀批：才鋒既雋，往往縱橫踰法，故又補「骨采未圓」一段，以防其弊。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此篇意本魏文《論文》以氣爲主而創風骨之說，語皆精透，「務盈守氣」一語，又示人養氣工夫也。

《通變》　紀昀批：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皆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曰通變，蓋以此爾。　黃叔琳批：論楚、漢而下，語尤切中。　紀昀批：「才穎之士」云云，乃文士通病，蓋由時近者易摹，年遠者難剽耳。「軒翥出轍」，「終入籠內」，變而不失其正，亦是此意。「枚乘」一段言前代佳篇，雖巨手不能凌越以見漢人之當師，非教人以因襲，宜善會之。贊末「望今」二語，文家要言。劉、揚，劉向、揚雄也。檃栝并從木。「虹洞」與「澒洞」同義。虹音鬨，與他音不同。宛虹音洪，龍也。長離，鳳也。

《情采》　紀昀批：文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故彥和痛陳其弊，即可作千載鍼砭。「鉛黛」一段，乃一篇之大旨。　黃叔琳批：「詩人什篇」一段，此眞篤論。「後之作者」一段，痛抉「爲文造情」之弊。古今文人，讀此而不汗下者有幾人耶？　紀昀批：趙飴山詩中有「人之論源」，出於此。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按「詩中須有人在，詩外尚有事在」，皆先輩名言。趙著《談龍錄》取以立論耳。

《鎔裁》 紀昀批：「思緒」一段，論鎔即鍊意也。位體之「位」作安字解。「字句」一段，論裁即鍊詞也，兼緐略而層，其理乃足。「善刪」二語精深。黃叔琳批：唐宋大家文，兩句道盡。

《聲律》 吳騫《拜經樓詩話》卷四：少陵詩多用雙聲疊韻，人皆知之。又往往嵌雜於五、七言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之乃知其下字之妙。《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字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於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所以「老去漸於詩律細」，洵非此老不能也。紀昀批：此篇即沈休文《與陸厥書》而暢言之，後世近體詩遂準此定制。齊、梁文格卑靡，惟此學獨有千古。鍾記室以私憾排之，非公論也。黃叔琳批：疊韻，謂二字同在一韻。雙聲，謂二字同一字母。紀昀批：「吃文」一段，論聲病，妙參活法。句末韻腳，有譜可憑。句內聲病，涉筆易犯，非精究音學者不知。故往往閱之斐然，而誦之拗格，彥和特抽出另言，以此之故。「宮商」一段，深入一層言宮商雖和，又有自然勉強之分。「詩人」一段，又言用韻不可參以方音。「切韻」四語，比喻確。「長風」二語，言自然也。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按紀批褒沈太過，貶鍾亦非論。詳本書後，茲不贅及。

《章句》 紀昀批：「裁文」一段論章法，當與《鎔裁》篇「論鎔」一段參看。「〔筆〕〔篇〕句」一段論句法，但考字數，義未發明。「改韻」以下，類及押韻、換韻，持論特精。末講語助，卻無甚高論。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按章句之義，他篇有發明者。《定勢》篇云：「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之，詞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詞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然「舊練之才，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逐奇而失正」也。《練字》篇云「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今一字詭異，則摹句震驚；三人弗識，將成字妖矣。」又字忌重出，「若兩字俱要，則甯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麗辭》 紀昀批：駢偶於文家爲下格，然其體則千古不能廢。在六朝，尤爲時尚，故別作一篇論之，較量四對，精論不磨。黃叔琳批：許丁卯輩詩格之卑，只爲正對多耳。紀昀批：後半篇內，又以「事對」四語未妥，當改云：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又言對、事對，各有反正。如此束上起下，文義乃順。黃叔琳批：「張華」一段，首言重出之病，次言不均之病，三言孤立之病，四言庸冗之病。紀昀批：「張華」六句，申反對、正對也。「是以」十二句，申言對、事對也。「若氣」以下，就四對推進一層，謂對偶雖合法，若無骨采，亦不足貴。黃批以四病並列，失其旨矣。李調元《駢體文鈔序》（《養一齋文集》卷五）（存目）

《比興》 紀昀批：「炎漢雖盛」之上，平論比興；以下言興亡而比傳。與義亦不全亡，但止詩中偶用，而賦頌無聞耳。「比之爲義」以下，暢發比義。黃叔琳批：漢以後，非特興義銷亡，即比體亦與《三百篇》中之比差別。大抵是賦中之比，循聲逐影，擬諸形容，如鶴鳴之陳誨，鴟鴞之諷諭也。紀昀批：事理切至固好，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言不一端，要各有當，文無定體，要歸於是耳。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比興爲詩家奧境，詩之賦篇，每不及比興之善同一刺淫亂也。以分章曰，《新臺》前章賦而寡味，末章用比乃入佳境。以全篇言，《溱洧》、《桑中》語嫌褻露，《匏有苦葉》蘊藉深婉，妙全在比。同一送別也，《燕燕》之興，情深韻遠，讀者感涕。《渭陽》之賦，較之則平鈍矣。同一思君子也。《風雨》之興，情景交融，筆意紆曲；《遵大路》之賦，較之則淺直矣。同一懷人也，《褒裳》賦而鄙陋，《東門之墠》賦而坦率。《蒹葭》、《白駒》合賦，比興而渾化之醞釀而出，緜邈深厚，遂爲懷人絕調。若夫比興分體，義例不一。以比而言，螽狐蠅鼠，比物類也。切磋琢磨，比事類也。通篇比而兼賦；一意相承，《綠衣》、《敝笱》是也。比而不露正意，鳳凰梧桐是也。每章比而又比，《鶴鳴》是也。比義不變，詞調屢變，《鴟鴞》是也。比承興來，層出不窮，《角弓》是也。比興會通，一章一義，《白華》是也。以興而言，《關雎》、《鹿鳴》興以物也，《伐木》、《采薇》，興以事也。一物一事，章首引興是常法。兩義引興如《沔水》之流水飛隼，《小宛》之原菽螟蛉。兩義串遞，反覆咏嘆，如《伐木》之「鳥鳴」章，《氓》之「桑沃」章。一義兩義，中間引興，如《有駜》之振鷺，《小弁》之伐木析薪。賦前賦後用比興，如《巧言》之「寢廟」章，皆變法也。至若通篇引興，一章一義，《四月》、《采菽》是也。興義分章，中多一章兩義，又兼比義者，《小弁》是也。學者觸類研窮，窺其奧秘，庶可寓言矢音乎。許印芳識。

《夸飾》 紀昀批：「是以」一段，先從六經說入，分兩層鉤剔，語有斟酌，非劉子元《惑經》之比。黃叔琳批：因夸成狀，沿飾得奇，昌黎詩句多如此。紀昀批：文質相扶，點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摭實，有同史筆，實有

難於措筆之時。彥和不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此持平之論也。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漢後詩歌，每以夸飾得奇章句不可枚舉。傑構多者，唐則杜、韓、二李（太白、長吉），有魚龍百變之觀。宋、金之蘇、黃、陸、元、吳，後勁也。黃氏獨舉昌黎，辟且陋矣。許印芳識。

《指瑕》 董斯張《吹景集》卷三《子建未可輕詆》：劉彥和《文心雕龍》摘陳思瑕語，謂其《誄武帝》云：「聖體浮輕。」《誄明帝》云：「尊靈永蟄。」至以「蝴蝶」、「昆蟲」譏之。案：《廣雅》曰：「二氣相接，輕清爲天。」《宣夜》曰：「天無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以天擬父，蒼蒼者亦韓憑所化乎？《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蟄龍不可以喻死君，則飛龍獨可以喻生君乎？文人相輕，直是不度德，不量力。今枵然其腹，而侈東莞之譏彈者，亦榆枋之笑也。（案：《曹集》「浮輕」語出《獻鞴頌》，「永蟄」語出《武帝誄》，劉亦誤引。）按《雕龍·書記》篇云：「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夫「縛箒裁盂」，出子淵之《僮約》，「癩鬚瘦面」，錄文彊之諧語，勰也混之，非其瑕乎？所謂目察秋毫，不自見其睫者也。

《養氣》 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卷三：劉舍人勰論作文云：「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鍼勞，談笑以藥倦。」此用暇持滿之法也。天下事皆然，寧止文哉。

《附會》 紀昀批：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即後世所謂章法也。「才（量）〔童〕以下三行，尚可刪節。「整派」一段，爲命意布局時言。「銳精」云云，此謂有句無篇者。「通製」一段，爲行文時言。豆合黃，未詳，俟考。「改章」三語，甘苦有得之言。「絕筆」一段，言收束不可苟且，詩家以結尾爲難，即是此意。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前有定勢、鎔裁諸篇，參講章法。此篇論附詞會義之術。中段意旨，即《總術》篇贊云：「乘一總萬，舉要治繁」也。後論字句改易，首尾勻稱之難，意亦周密。許印芳識。

《物色》 紀昀批：「隨物宛轉，與心徘徊」八字，極盡流連之趣，會得此情，方無死句。「摛表」四語，言字面冗雜，此病易犯，近體尤忌之。「形似」一段，論刻畫之病，六朝多有。　黃叔琳批：陳子昂謂「齊、梁間，采麗競繁，而寄興都絕」，正坐此也。　紀昀批：「物有」數語，入微之論。「因方」數語，乃脫化之法。　黃叔琳批：化臭腐爲神奇，秘妙盡此。又，「入興貴閒」，亦妙論。天下事那件不從忙裏錯過，文亦然矣。　紀昀批：「四序紛迴」四語尤精。凡流傳佳句，都是有意無意之中，偶得一二語，絕無連篇累牘苦心力造之事。篇末拖此一尾，煙波不盡。《文心》四十九篇，每篇有贊。諸贊之中，此爲第一，正因題目佳耳。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物色□□，天地自然之妙理。所難者，耳目遇之即能融會於心，達之手口爾。辭達，豈易事哉。許印芳識。

《知音》 紀昀批：起「其辭」字，乃一篇之骨。　黃叔琳批：世人多賤今而思古，老杜「不薄今人愛古人」，所以度越百家。　紀昀批：「鑒照」數語總束上文，切指其蔽，確有此三種。「麟鳳」云云，此似是而非之見，雖相賞識，究非知音。「篇章」以下，又進一層。「會己」數語，洞見千古癥結。「圓照」二語，扼要之論，探出知音之本。「綴文」一段，言音本易知，乃彌覺知音不逢之可傷。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三：知音之難，此文切指其蔽矣，而義有未盡。蓋文人相輕，其病根於器小識淺，自矜所長，慮人勝己，緣此而爭名而忌才，排擊詆娸，無所不至。不獨同輩相妒妐也。即貴爲天子，亦與匹夫爭名場之利。梁武且然，隋煬尤甚。帝王如此，況士大夫。究之才者爲仇，不才者附勢。外勢雖盛，內實孤立。好勝遇敵，身名俱敗，可爲太息。吾願世之居高位，握文印者，恢廓意度，網羅遺佚，卑己尊人，隱惡揚善，大則蘭芷升庭，楩楠交讓，次則桃李盈門，蓐薔丼蕾，視之如韓門諸子；朋友即是師弟，視之如蘇門諸子。小屈終以大伸，桂棟柏梁，相輔爲強，屋烏兼愛，身名俱泰。是則不爭名而名愈彰，不忌才而才愈顯。聞斯義也，其亦怦然動心乎？許印芳識。（梁武帝父子忌才，詳見《劉顯、劉之遴傳》。）

傳記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齊上定林寺釋僧柔》（僧柔）延興元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豫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

又卷一一《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釋僧祐）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

又卷一二《齊上定林寺超辯》（釋超辯）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

徐煒《紅雨樓題跋（手校本）・文心雕龍》　按：《藏經・出三藏記》卷第十二載勰有《鍾山定林上寺碑銘》、《建初寺初創碑銘》、《僧柔法師碑銘》三篇，有其目而無其文。曹能始云：「沙門僧佑作《高僧傳》乃勰手筆。」今觀其《法集總目錄序》及《釋迦譜序》、《世界序》等篇，全類勰作，則能始之論不誣矣。壬子仲秋五日，興公志。

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通誼堂文集》　《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於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於《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蕭道成）以聖武膺籙，世祖（蕭賾）以睿文纂業，文帝（蕭長懋）以貳離含章，高宗（蕭鸞）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遐當作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世，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爲帝，餘並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蕭寶卷）上高宗之廟號，係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聖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蕭寶融）而非指東昏也。《梁書・勰傳》云：「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書，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約便命取讀，大重之。」今考約之事東昏侯也，官司徒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雖品秩漸崇，而未登樞要，較諸同時之貴幸，聲勢曾何足言。及其事和帝也，官驃騎司馬，遷梁臺吏部尚書兼僕射。維時梁武尚居藩國，而久已帝制自爲，約名列府僚，而實則權侔宰輔，其委任隆重，即元勳宿將，莫敢望焉。然則約之貴盛，與勰之無由自達，皆不在東昏之時，而在和帝之時明矣。且勰爲東莞莒人，此郡僑置於京口，密邇建康，其少時居定林寺十餘年，故晚歲奉敕撰經，證功即於其地，則踪跡常在都城可知。約自高宗朝由東陽徵還，任內職最久，其爲南清河太守，亦京口之僑郡，與勰之桑梓甚近；加以性好墳籍，聚書極多，若東昏時此書業已流行，則約無由不見。其必待車前取讀，始得其書者，豈非以和帝時書適告成，故傳播未廣哉？和帝雖受制於人，僅同守府，然天命一日未改，固儼然共主之尊，勰之颺言讚時，亦儒生之職分。其更不述東昏者，蓋和帝與梁武學義，本以取殘伐暴爲名，故特從而削之；亦猶文帝之後，不叙鬱林王與海陵王，皆以其喪國失位而已。東昏之亡，在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去禪代之期，不滿五月，勰之負書干約，當在此數月中。故終齊之世，不獲一官；而梁天監之初，即起家奉朝請，未必非約延舉之力也。至於約之《宋書》，成於齊世祖永明六年，而自來皆題「梁沈約撰」，與勰之此書，事正相類；特約之《序傳》，言成書年月，而勰之《序志》，未言成書年月，故人但知《宋書》成於齊，而不知此書亦成於齊耳。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文心彫龍》十卷（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

《崇文總目》卷五　《文心雕龍》十卷，劉勰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

《郡齋讀書志・文說類》 《文心雕龍》十卷，晉劉勰撰。評自古文章得失，別其體製，凡五十篇，各係之以贊云。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爲眞龍，王摩詰以去病爲衛青，昔人譏之，然不足怪，詩賦蓋卒爾之作故也。今勰著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乃《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二〕論，後人追題。」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 《文心雕龍》十卷，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彥和撰。勰後爲沙門，名慧地。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六》 《文心雕龍》十卷。

《宋史・藝文志八》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文心雕龍》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文心雕龍》。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文心雕龍》(舊刻一、近刻一)。

《百川書志》卷一八 《文心雕龍》十卷，梁通事舍人劉勰撰。凡五十首，評騷、賦、詩、頌二十七家，定別得失體制。本道原聖，暨於百氏，推窮起始，備陳其訣。如欲爲文，其可捨諸。篇末則係之以贊。信乎世之奇書也。

《徐氏家藏書目》卷三 《文心雕龍》十卷。楊升菴批點《文心雕龍》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

《脈望館書目・雜家》 《文心雕龍》二本。

《世善堂書目》卷下 《文心雕龍》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文心雕龍》二冊(八卷，劉勰著，楊愼批選)。又《文心雕龍注釋》二冊(十卷，梅慶生注)。

《近古堂書目》卷下 《文心雕龍》。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文心雕龍》十卷。劉勰。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文心雕龍》十卷一本。

《也是園藏書目》卷七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劉勰《文心雕龍》十卷。此書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吳門，嘉靖庚子刻於新安，辛卯刻于建安，癸卯又刻于新安，萬曆己酉刻于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闕如也。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始爲完書。功甫名允，治老屋三間，藏書充棟，其嗜好之勤，雖白日檢書必秉燭緣梯上下，所藏多人間罕見之本。有《李師師外傳》一卷，牧翁屢借不與。此書種子斷絕，亦藝林一恨事也。嗟嗟功甫，以老書生徒手積聚，奇書滿家，今世負大力者果能篤志訪求，懸金重購，則縹囊緗帙有不郄車而至者乎？然我聞墨林項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鑒別之，故藏書皆精妙絕倫。虛心諮決，此又今人之師也，今人奈何不師之。

《季滄葦藏書目・宋元雜板書》 《文心雕龍》一本(抄)。

《傳是樓書目》卷三 《文心雕龍》十卷二本；又一部，五本；又一部，明楊愼批評。

《傳是樓宋元本書目》 宋本《文心雕龍》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文心雕龍》，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著，十卷一冊。

《佳趣堂書目》 《文心雕龍》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後出家爲沙門，改名慧地。事蹟具《南史》本傳。其書《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爲五十篇。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蓋後人所分。又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於齊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後人追題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宏治、嘉靖、萬曆間凡經五刻。其《隱秀》一篇，皆有闕文。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然其書晚出，別無顯證。其詞亦頗不類。如「嘔心吐膽」，似摭《李賀小傳》語；「鍛歲煉年」，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稱班姬爲「匹婦」，亦似摭鍾嶸《詩品》語，皆有可疑。況至正去宋未遠，不應宋本已無一存，三百年後乃爲明人所得。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闕文亦同。其時宋本如林，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阮氏所稱，殆亦影撰，何焯等誤信之也。至字句舛譌，自楊愼、朱謀㙔以下，遞有校正，而亦不免於妄改。如《哀誄》篇「賦憲之謚」句，皆云賦憲當作議德。蓋以賦形近議，憲形近悳。悳，古德字也。然考王應麟《玉海》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然則二字不誤，古人已言。以是例之，其以意雌黃者多矣。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　國朝黃叔琳撰。【略】考《宋史・藝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其書不傳。明梅慶生注，麤具梗概，多所未備。叔琳因其舊本，重爲刪補，以成此編。其譌脫字句，皆據諸家校本改正。惟《宗經》篇末附注，極論梅本之舛誤，謂宜從王惟儉本。而篇中所載，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所注如《宗經》篇中「《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句，謂《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案：《爾雅》開卷第二字，郭注即引《尚書》「哉生魄」爲證，其他釋《書》者不一而足，安得謂與《書》無關？《詮賦》篇中「拓宇於楚詞」句，「拓宇」字，出顏延年《宋郊祀歌》，而改爲「括宇」，引《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語爲證，割裂牽合，亦爲未協。《史傳》篇中「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句，公理爲仲長統字，此必所著《昌言》中有辨班固徵賄之事，今原書已佚，遂無可考。觀劉知幾《史通》亦載班固受金事，與此書同。蓋《昌言》唐時尚存，故知幾見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證，而引陳壽索米事爲注，與《前漢書》何預乎？又《時序》篇中論齊無太祖、中宗，《序志》篇中論李充不字宏範，皆不附和本書。而《指瑕》篇中「《西京賦》稱中黃、賁、獲之疇，薛綜繆注，謂之閹尹」句，今《文選》薛綜注中實無此語，乃獨不糾彈，小小舛誤，亦所不免。至於《徵聖》篇中「四象精義以曲隱」句，注引「《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引朱子《本義》曰：「四象謂陰、陽、老、少」。案：《繫辭》「《易》有四象」，孔《疏》引莊氏曰：「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又引何氏說，以「天生神物」八句爲四象；其解「兩儀生四象」則謂「金、木、水、火，秉天地而有」，是自唐以前，均無陰、陽、老、少之說。劉勰，梁人，豈知後有邵子《易》乎？又「秉文之金科」句，引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又引注曰：「謂法令也。言金玉，侯詞也。」案，李善注曰：「金科玉條，謂法令；言金玉，貴之也。」此云侯詞，不知所據何本？且在《劇秦美新》，猶可謂之侯詞；此引注《徵聖》篇，而用此注，不與本意刺謬乎？其他如注《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引《左傳》而引僞孔安國《書序》；注《諧讔》篇「荀卿《蠶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尤多不得其根柢。然較之梅注，則詳備多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論體裁之別；下篇二十有四，論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爲二十五篇。其書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摯虞「流別」，久已散佚。論文之書，莫古於是編，亦莫精於是編矣。

又　《文心雕龍輯注》十卷。國朝黃叔琳撰。因明梅慶生注本，重爲補綴，雖未能一一精審，視梅本則十得六七矣。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四》　《文心雕龍》十卷（刊本），梁東莞劉勰撰。明歙人汪一元校。嘉靖庚子新安方元禎序。

又　《文心雕龍》十卷（刊本），梁東莞劉勰撰。萬曆七年雲間張之象序，云：「《文心雕龍》十卷，四十九篇，合篇終《序志》一篇，爲五十篇。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所著。勰生而穎慧，七齡夢彩雲若錦，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夢索源，又夢持丹漆禮器，隨孔子南行，寤而論著古今文體，以成此書。勰作書，大旨本末。詳《序志》及《梁書》列傳，張之象、秦柱訂正，陸瑞家等校閱。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元版集部》　《文心雕龍》（一函八冊），梁劉勰撰。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官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後出家，名慧地。事具《南史》本傳。書十卷，凡五十篇。書末刻吳人楊鳳繕寫。元趙孟頫、虞集，明徐有貞、吳寬，本朝耿藩遞藏本。餘無考。又一印不可辨。

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文心雕龍跋》　胡夏客曰：「《隱秀》篇書脫四百餘字，余家藏宋本獨完。丁丑冬復得崑山張誕嘉氏雅芑緘寄家藏鈔本，爲校定數字，以貽之朋好。」夏客字宣子，海鹽人，孝轅先生子也。然據所錄補四百餘言，尚不無魯魚。爰復爲校訂，錄於簡端。槎客吳騫記。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明版》　《文心雕龍》十卷，題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彥和著。前後無序跋。此書各本俱缺《隱秀》篇，唯《宗經》篇與俗本不同。每葉十八行，行十七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一明人單刊本，一黃叔琳注本。）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六　《文心雕龍》十卷（校朱本）。案：《讀書敏求記》謂此書至正己未刻于嘉禾。而此本錄功甫跋亦云然，然刻書緣起末之詳也。頃郡中張青芝家書籍散出，中有青芝臨義門先生校本。首載錢序一篇，亦屬鈔補，爰錄諸卷端素紙，行款用墨筆識之。噫，阮華山之宋槧不可見，即元刊亦無從問津，徒賴此校本。流傳言人人殊，即如此本爲沈寶硯所臨，與青芝本又多異同，同出一師而傳錄各異，何以徵信乎？聊著於此，以

見古刻無傳，臨校全不足信，有如此者。甲子十一月六日蕘翁記。戊辰三月得元刻本校正，并記行款。復翁。此嘉靖庚子刻於新安本。郡中朱丈文游家藏書也。文翁故後，書籍散亡，此冊爲其甥所取售于五柳書居者。先是五柳主人來云：是校宋本，需直白金六兩。余重之，故允其請。而書來，其實校語無足重，舊刻差可貴爾。攜屬澗賓校錄一過，與向收宏治本並儲焉。己未中秋檢書及此，爰題數語以著顛末。蕘圃黃丕烈。

《稽瑞樓書目》《文心雕龍輯注》四冊，《文心雕龍》十卷。（舊刻。又鈔本馮己蒼校有跋。二冊，又二冊。）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錄·元板書目》《文心雕龍》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弘治甲子吳門刊本。嘉靖庚子新安刊本。辛丑建安刊本。又癸卯新安刊本。萬曆己酉南昌刊本。漢魏叢書本。兩京遺編本。近年刊本。《繡谷亭書錄》云：「內《隱秀》一篇，脫數百字。元至正乙未嘉禾刊本已然，明弘治至萬曆各刻皆缺如也。自錢功甫得阮華山宋刊本，始爲補錄，後歸錢牧齋。及謝兆申校刊時，假于虞山，祕不肯與，故有明諸名公皆不見此篇之全。近吳中何心友得錢遵王家藏馮己蒼手校本，此篇缺者在焉。何屺瞻著爲跋語，于是稍稍流傳于世。」按：《庫目提要》辨明人校補不足信。〔附錄〕余友杭州譚獻有顧千里、黃蕘圃合校本，所校明刻各本異文至詳，余從傳錄。（詒讓）〔續錄〕宋刊本多《隱秀》一篇。明嘉靖庚子汪一元私淑軒刊本，十行二十字，前有新安方元禎序。明嘉靖余誨刊本。明萬曆張之象刊本。清初清謹軒鈔本，不分卷。道光中刊本。崇文局本。傅沅叔有何義門手校本。四部叢刊本。明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十卷，有刊本，清紀昀有校評本。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清黃叔琳撰。乾隆六年姚氏刊本。〔續錄〕乾隆養素堂刊本，翻刻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文心雕龍》十卷（舊鈔本）。題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是書《隱秀》一篇，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已闕，此後諸刻仍之。自錢功甫從阮華山得宋本補足，方有完書。功甫本藏絳雲樓，馮己蒼假以傳錄，上方朱筆校字一仍功甫之舊。己蒼有跋。（卷首有「季振宜藏書」朱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何義門校宋本）。梁通事舍人劉勰撰。錢惟善序（至正十五年），方元楨序（嘉靖庚子）。案，此書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吳門，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辛卯刻于建安，癸卯又刻于新安，萬曆己酉刻于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缺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抄補，始爲完書。甲寅七月廿四日，書南宮坊之新居，時年七十四歲，功甫記。　義門師云：「此書萬曆己卯雲間張之象所刻者分上下篇，而《序志》別爲一篇，似亦有本。然晁公武《讀書志》亦云五十篇，則此固未爲失也。晁引《書》有『論道經邦』之語，匡其《論說》篇中所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者爲疎略，則是時古文《尚書》之出未久，多疑其非古籍，恐難以遽議該洽之士爾。《序志》中張氏刻，脫誤尤甚，自『嘗夢執丹漆』至『觀瀾而索源』中間失去數百字。張氏書其後，遂云『嘗夢索源』，近代寡學，蓋不足道也。」又云「《序志》中固自分上、下篇，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耳。子止引『論道經邦』駁之，固未爲失，《議對》篇中，即引『議事以制』，同爲古文何，獨此之遺耶？」庚寅五月十九日巖錄。　《隱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于外甚少。康熙庚辰，心友弟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除夕坐語古小齋，走筆錄之。辛巳正月過隱湖，訪毛先生斧季，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己蒼先生所傳功甫本，記其缺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加也。上元夜，焯又識。五月廿一日雨夜，並《序志》篇，燈下鈔補。巖錄。　康熙甲申，余弟心友得錢丈遵王家所藏馮己蒼手校本，功甫此跋，己蒼手抄于後。乙酉攜至京師，余因補錄之。己蒼又記云：「謝耳伯嘗借功甫本于牧齋宗伯，宗伯仍祕《隱秀》一篇，己蒼以天啓丁卯從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謝行甫錄之，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于世，聊自錄之。」則兩公之用心，頗近于隘，後之君子，不可不以爲戒。若予兄弟者，蓋惟恐此篇傳之不廣，或致湮沒也。乙酉除夕，呵凍記。　沈氏手跋曰：「庚寅夏，吾友子遵得弘治刻本于吳興書賈，并爲余得嘉靖間刊于新安者。弘治本稍善。子本間有硃筆改正一二訛處，但不知爲何人手校，因從義門先生借所藏校本，與子遵勘對，至《隱秀》、《序志》兩篇，脫誤亦都補定，并錄吾師跋語五條，附載功甫跋語一條，以識《隱秀》全文。前輩傳錄之難，而此本幸爲完書矣。巖記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詩文評類一·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明本豫章

梅慶生音注，前有都穆跋，萬曆癸巳南州朱謀㙔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明宏治刊本，臨馮氏己蒼校）》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馮允中重刊序（宏治甲子）【略】文光案，黃本《隱秀》篇從義門校本補入，脫文並約何跋記於後。嘉靖庚子新安汪氏刊本，有方元禎序。嘉靖丙寅青社朱氏刊本有自序，又有楊升菴校正本，皆不免脫誤。《隱秀》篇，不知何時所脫，此本未補。【略】紀氏曰：《隱秀》篇，似明人僞托，不如從元本缺之。」又曰：「癸巳三月，以《永樂大典》所收舊本校勘，凡阮本所補悉無之。然後，知其眞出僞撰。」又曰：「詞殊不類論著，義門爲阮華山所欺。」（錄於朱墨本）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 國朝黃叔琳撰。朱墨本。道光十三年冬刊於兩廣節署。首《南史・劉勰傳》，次乾隆三年黃序，並例言六條。次元校姓氏，自楊慎而下三十六人；次目錄，此書分上、下二篇，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合序志一篇共五十篇，今依元本分十卷，末有吳蘭修跋。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 國朝張松撰。原本。首乾隆五十六年自序，次凡例，次《梁書》本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次升菴與張含書。次元校姓名。次目錄。是書有何義門校本。總批附本篇之後，別批入本段之中，俱寫雙行小字，而加「楊批」二字以識之。張氏序曰：「是書四十九篇，楊用修間有評語，今照梅本全錄。梅子庚原本校讐精密。流傳既久，字迹模糊，今得黃崑圃本參考訂補注釋。梅本、黃本附載篇後，今略加增損注於句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 劉毓崧《通義堂文集》有書後一篇，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觀於《時序篇》云云，東昏上高宗之廟號，係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受和帝之禪位，係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聖曆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謂，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非指東昏。」案：據錢允治記語：「至正乙未、弘治甲子、嘉靖庚子、辛卯及癸卯、萬曆己酉凡六刻。」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略】據此，知允治所補，確出宋槧，並非影撰。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 錢大昕《養新錄》云：「《議對篇》『《春和》釋宋，魯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士奇云：『案文當云「魯僖預議」，《公羊經傳》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爲「務」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嘉靖刊本，張紹仁吳翌鳳校藏）》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略】凡十卷，合篇終《序志》，爲五十篇。前有嘉靖庚子方元禎序，後有萬曆癸巳朱謀㙔跋，末有錢功甫記云：「此書至正乙未刻於嘉禾，宏治甲子刻於吳門，嘉靖庚子刻於新安，辛卯刻於建安，癸卯又刻於新安，萬曆己酉刻於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闕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鈔補，始爲完書。甲寅七月廿四日，書於南宮舫之新居，時年七十四歲。」更有孱守居士題識四條。此即功甫記稱之新安刻本也。功甫，諱允治，吳人。磬室子。有「青箱世業」、「住世忘世，居塵出塵」、「讀異齋」、「張紹仁」印，「學安」諸印，吳翌鳳借校一條。

《藏園群書題記》卷二〇《明嘉靖佘誨刊本文心雕龍跋》 此嘉靖癸卯佘誨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每卷首葉版心記刊工姓名，有黃璉、黃瑄、黃璵等名。前有嘉靖癸卯佘誨序。余適假得徐興公手校本因以此本臨勘一過。徐氏所用原本爲汪一元校刊，版式行格與此悉同，前有嘉靖庚子新安方元禎序，版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其付梓視此本早三年。然余詳審之，實即一版也，蓋佘氏序言校梓，實則並未重刊，第取汪氏舊版，去其校者姓名一行及版心三字，而刊工人名宛然尚存。且不獨此也，凡汪本誤字多已改正，如卷八《事類》篇有「才富而學貧」句，其下應疊「學貧」二字，汪本脫失，及檢此本，則二字已嵌增於本行矣。其最著者，如末卷《序志》篇「余齒在踰立」下脫文至三百二十二字，此本亦悉爲補完，疑佘氏補版固已見升菴及徐、謝諸人之校本，故知佘氏此本雖不及金陵梅刻之詳審，然視新安初刻，已差爲完善矣。按：此書宋刻自阮華山而外別無傳本，即元至正本今亦無可蹤尋。明代刻本漸多，然錢功甫所迷新安、建安諸本亦殊未備。據余所知見者，明代凡十一刻，最先者爲弘治甲子馮允中刻於吳門，有都穆序，曾見之吳佩伯家。次二則嘉靖辛卯建安本，次則庚子新安汪一元本，（有方元禎序，十行二十字。）次則辛丑建陽張安明本，（有程寬序。）次則癸卯新安本，（即此佘氏刻也。）次則乙巳沙陽樂應奎本，（有葉聯芳序。）次則丙寅青州藩府本，（有誠軒載璽信夫序。）次則萬曆雲間張之象本，（十行十九字，今《四部叢

刊》印行者是也。）次則辛卯貴陽郡庠本，（有湘東伍讓序）。次則癸巳朱謀㙔本，最後爲萬曆己酉梅慶生刻本，悉取諸家校證之說，重爲改正，別增音注，遂爲是書之總匯。至天啓二年，子庚第六次校定刻版，復改補七百餘字，是千百年來淆訛不可爬梳者，至此乃粗可誦習焉。其他若王惟儉之《訓故》本，胡維新之《兩京遺編》本尚所不計。顧有不可解者，《序志》篇闕文三百餘字，余氏既就汪一元版爲之補訂增入矣，張之象本刻於萬曆七年，距余刻之傳布已三十七年，乃考之張本，於此逸文仍付闕如，豈余刻流傳已久而張氏竟未及見耶？抑所據爲別一舊本也。余按：此書自弘治以後，百年之間，雕鐫競起。然古槧既已失傳，新梓率沿訛踵謬，雖有諸家校讐，略資釐正，而得失參半，要亦未可盡從。顧自梅刻盛行，學者便於誦習，至黃氏叔琳，遂有《輯注》之作，於梅本多所糾正，其訛文奪字亦綜合諸本之得失以定其是非。此編一出，則凡明刊各本皆可束置不觀，非學識果邁於前賢，繼事者固易爲力也。即余之臨與公校本亦重其爲前人手蹟，錄之以存一家之言。其實滿紙榛蕪，不能盡掃，勒爲定本，固猶有待也。又《隱秀》篇中佚文，今世所傳者多出自錢功甫，言得之阮華山家宋槧本。今與公所據係見於豫章王孫朱孝穆許，其手錄在萬曆戊午，後於功甫者四年，（功甫自記爲甲寅。）是否即出阮氏所藏，抑華山外別有宋槧也？俟更考證之。辛巳五月二十一日，藏園雨窗記。

又《明萬曆張之象刊本文心雕龍跋》 此萬曆刊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單闌，版心下方注刊工、字數。前有張之象序，言於梁溪見秦中翰汝立藏本，頗佳，因梓之。亦未詳其爲刻爲鈔也。明代此書凡數刻：弘治甲子刻本吳佩伯曾得之；嘉靖凡三刻，甲子新安汪一元本，余有之；癸卯新安本，曾爲涵芬購得；萬曆又刻於南昌，則朱謀㙔所校訂也。此本爲萬曆七年所刻，前於朱刻三十年，何義門曾見之，謂張刻分上、下篇，而《序志》別爲一篇，且《序志》中自「夢執丹漆」以下失去數百字，譏其寡學。今觀此本，則並未分上、下篇，其《序志》仍列於五十篇，未嘗別出也。涵芬樓印《四部叢刊》亦用此本，以失前序，遂誤題爲嘉靖本。余取以對勘，行格、字體無不相同，即每卷末列校刊人姓名，如卷一題「山人陸瑞家校」，卷二題「太學生程一枝校」，亦皆悉合，知其爲同一版刻，殆無疑義。顧有不可解者，卷四《論說》篇中，「說者悅也」下，余本文字頗有增改，以下遞推，遂差一行；又《序志》中，涵芬影本則「常夢」下即接「索源」二字爲文，此即義門所譏爲寡學者也。余此本則「夜夢」下尚有十七行，凡三百二十字，是其文固未嘗缺失也。以意推之，凡義門所見，涵芬所影，皆初印之本，余所藏者乃後來改定，抽刻數版，故其差異如此。然則同爲張刻，而余本乃爲獨善，是亦良足貴矣。此本篋藏殆二十餘年，今日偶檢書及此，取各本對勘，乃知其勝異，故詳述於此，既爲張氏雪「寡學」之冤，且知後人讀此書者，知《序志》篇脫文其補正固不始梅慶生本也。戊寅中元節，藏園老人識於抱素書屋。

又《明徐興公校本文心雕龍跋》 《文心雕龍》一書爲詞翰之南鍼，文章之軌則，而傳世乃少善本。阮華山之宋槧本，自錢功甫一見後，蹤迹遂隱，即黃蕘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本，後此亦不知何往。明代最早者爲弘治甲子吳門本，嗣後嘉靖中建安、新安、青州等處付梓者凡六本，萬曆中自張之象以後付梓者凡四本，而脫文譌字多不能補正。至南昌梅慶生本出，乃取諸家校本彙輯而刊布之，雖校改字句未必悉當，然考證之功亦可謂勤矣。頃從李椒微師遺書得見徐興公手勘此書，原書用嘉靖汪一元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私淑軒」三字。其校讐始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訖於四十七年己未，逮崇禎己卯，乃手跋以付其孫鍾震。卷首《南史》本傳及元、明各刻本序八首，均興公暨其子延壽所手繕。積年數十，留貽三世，致力專勤，良堪佩仰。各卷中改訂之字，自興公校定外，所取者以楊升菴爲多，餘則謝耳伯、朱鬱儀二家。今以梅本對核之，興公之說固十取八九，己卯跋中所謂「梅刻列吾姓名，不忘所自」，正指此也。末卷《序志》篇脫三百二十字，亦依楊升菴校補。其《隱秀》篇缺葉四百餘字，則萬曆戊午游豫章，於王孫朱孝穆許始錄得之，是又在錢功甫之後矣。辛巳五月二十一日，藏園。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九 《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弘治刊本，十行二十字。有弘治十七年馮允中刊書序：「天地間物莫奇於書，奇則秘，秘則不行，此好古者之所同惜也。有能於其晦伏之餘，廣而通之，使不終至於泯沒，非吾黨其誰與歸。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論文章法備矣。觀其本原道聖，暨於百氏，推窮起始，備陳其訣，自詩騷賦頌而下，凡爲體二十七家，一披卷而摛詞之道具。學者如不欲爲文則已，如欲爲文，又舍是莫之能焉。莫作者之指南，藝林之關鍵，大可以施廟堂，資制作，小亦足以舒情寫物，信乎其爲書之奇也。【略】。又有都穆序，他刻本有之，不錄。

鈐有「歙西方氏收藏金石文字書畫圖籍印記」(朱)、「趙暉之印」、「方鼎銳印」、「子穎」、「張九乘印」、「九傳」諸印。(張楚寶同年藏書，出售于廠市，爲日本人田中慶太郎以二百元買去。丙寅。)

又　梁劉勰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雙闌。字帶軟體，與嘉靖本不同，原題元本則誤矣。蓋弘治馮允中本也。鈐有「眞賞」葫蘆印、「謙牧堂藏書記」、「瞿明揚印」。(故宮藏書。)

又　梁劉勰撰。明嘉靖十九年汪一元刊本，十行二十字，版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前有刻書序，嘉靖庚子新安石巖方元禎撰，稱是書時罕傳本，吾邑汪子仁卿博文談藝，喜而校刻之云云。卷一次行題「明歙汪一元校」六字。(余藏。)

又　梁劉勰撰。明嘉靖十九年汪一元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卷一首葉二行題「明歙汪一元校」一行，記刊工姓名，有「黃璉」二字。前有新安方元禎序，題嘉靖庚子六月。經徐興公(㷭)手校。徐氏於此本誤奪之字悉予改正，闌上并錄諸家考訂之言，大抵取升菴說爲多。卷中鈔各本序，其目如左：《梁書・劉勰傳》、曲江錢惟善序(至正十五年乙未)、古歙佘誨序(嘉靖癸卯)、臨橋葉聯芳序(嘉靖乙巳，爲樂刻而作)、樂應奎序、青社誠軒戴璽信父序(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馮允中序(弘治十七年甲子書於姑蘇行臺，用都元敬本)、建安程寬序(嘉靖辛丑建陽張子安明重鋟於閩)、湘東伍讓子謙序(萬曆十九年辛卯刻置郡庠)、卷末附錄滇中原跋一段。卷首崇禎己卯興公跋，卷八末跋，卷末萬曆辛丑三月徐惟起跋、又丁未夏日庚戌跋、壬子仲秋跋、己未秋日跋。惟起卽興公也。附錄曹能始書。茲取徐興公諸跋照錄如左：【略】《隱秀》一篇諸本俱脫，無從覓補。萬曆四十七年戊午之冬客游豫章，王孫朱孝穆得故家舊本，因錄之，亦一快心也。興公識。」(在卷八末。)【略】【附錄】《曹能始書》：《文心雕龍》曾校過數本，但首篇有莫不原道心裁文章之句，恐脫。及第四十《隱秀篇》自玄體變爻而成化起，至珠玉潛水止，俱亡。想兄所校者已精，幸錄此二篇見示，則爲完書矣。戊申八月朔弟佺頓首。」「梅慶生重梓有朱之蕃序一篇。」「庚戌穀日又取鬱儀王孫本校一過。惟起書。」【略】「萬曆己卯雲間張之象序一首，未錄。」「又有都穆跋一首，朱謀㙔跋一首，刻在梅慶生本。」「第四十《隱秀》一篇原脫一板，予以萬曆戊午之冬客游南昌，王孫孝穆云曾見宋本，業已鈔補，予亟從孝穆錄之。予家有元本，亦係脫漏，則此篇文字既絕而復蒐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因而告諸同志傳抄，以成完書。古人云書貴舊本，誠然哉。己未年秋日徐興公又記。」「徐惟起印」(白)、「風雅堂印」(白)、「閩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晉安徐興公家藏書」(朱)、「閩中徐㷭惟起藏書」(朱)、「徐惟起印」(朱)、「徐氏興公」(白)、「興公」(橢圓，朱)、「徐杶之印」(白)、「綠玉山房」(朱)、「鼇峰清嘯」(白)、「南州高士孺子之家」(朱)、「鄭氏注韓居珍藏印」(朱)、「鄭杰之印」(白)、「昌英珍藏」(朱)。(李木齋先生遺書，辛巳五月借校。)

又　梁劉勰撰。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古歙佘誨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佘誨刻書序。　按：是書余曾得嘉靖十九年汪一元刊本，版式行格與此正同，前有嘉靖庚子新安方元禎序，版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其付梓較此本早三年。然余詳審之，實卽一版也。蓋佘氏序言校梓，實並未重刊，第取汪氏舊版刊落校者姓名一行及版心三字，其刊工人名黃璉、黃瑄、黃璵等尚存。然於汪本誤字多已改正，如卷八《事類》篇有才富而學貧句，其下應疊「學貧」二字，汪本脫失，此本則已嵌增於本行矣。其最著者，如末卷《序志》篇余齒在踰立下，脫文至三百二十二字，此本亦悉爲補完，疑佘氏補版固已見升菴及徐、謝諸人之校本。故知佘氏此本雖不及金陵梅慶生本，然視汪本初刻已差爲完善矣。

又　梁劉勰撰。明萬曆七年張之象刊本，十行十九字，(贊低一格)，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陽葉記刊工，陰葉記字數。每卷有校書人姓名，錄後：「山人陸瑞家」(卷一)、「太學生程一枝」(卷二)、「鄉貢士諸純臣」(卷三)、「鄉貢士陸光宅」(卷四)、「鄉貢士張雲門」(卷五)、「郡庠生董開大」(卷六)、「鄉貢士楊繼美」(卷七)、「山人蔡懋孝」(卷八)、「山人沈荆石」(卷九)、「太學生錢日省」(卷十)。前錄梁書本傳。有萬曆七年己卯雲間張之象序，言此書舊乏善本，譌舛特甚，比客梁溪，見友人秦中翰汝立藏本頗佳，遂梓之，與史通并傳云。然余詳檢卷中，其嘉靖本缺失處亦未能更正，卷末《序志》篇嘉靖汪一元私淑軒本「齒在踰立」下奪失三百二十字，至佘誨時，乃從廣文選中得其自序爲補完之。張氏此本距佘氏本已三十年，而奪文仍付闕如，似亦未能參稽衆本詳爲審正矣。此本近時收入四部叢刊，以失去前序，誤題嘉靖本。余取

家藏張本勘之，并核其各卷刊工，始明證其誤。惟中有特異者，則《序志》篇中奪文三百二十字，余藏本已爲增補無闕，意其刻成以後始見余本，復爲補入，余本適爲後印，轉視叢刊所收涵芬樓藏初印本爲完善矣。

又《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音注十卷》明梅慶生音注。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天啓二年重修本。何焯手校，有跋按：此書善本傳世甚稀，阮華山之宋刊本自錢功甫一見後踪跡遂隱，即黃蕘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本亦不知何往。明代刻本漸多，據余所知見者，凡十一刻。最先者爲弘治甲子馮允中刻於吳門，有都穆序，曾見之故人吳佩伯(慈培)家。次則嘉靖辛卯建安本，次則庚子新安汪一元本，次則辛丑建陽張安明本(有程寬序)，次則癸卯新安余誨本，(實則取汪一元本刊落汪校姓名及版心「私淑軒」三字，又於行間嵌補脫簡數百字而已。)次則乙巳沙陽樂應奎本(有葉聯芳序)，次則丙寅青州藩府本(有誠軒載璽序)，次則萬曆己卯雲間張之象本，(十行十九字，今四部叢刊印行者是也，然失去前序，誤題爲嘉靖本。)次辛卯貴陽郡庠本(有湘東伍讓序)，次則癸巳朱謀㙔本。最後爲萬曆己酉梅慶生本，悉取諸家校證之說，重爲改正，別增音注。至天啓二年第六次校定刻版，復改補七百餘字，其千百年來混淆不可爬梳者，至此乃粗可誦習焉。他若王惟儉之訓故本，胡維新之兩京遺編本尚所不計。後黃氏叔琳有輯注之作，於梅刻多所糾正，其訛文奪字亦綜合諸本之得失以定其是非。此編一出，則凡明刊各本皆可束置不觀矣。

又《文心雕龍訓故十卷》明河南王惟儉撰。明萬曆刊本，十行二十字。每卷末及每篇末均記校若干字，並各記寫刊人姓名。舊人以硃筆校改各本異字於行間及上方。(壬子)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詩文評類·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錢功甫云：至正乙未刊于嘉禾，弘治甲子刊于吳門，嘉靖庚子刊于新安，辛卯又刊于建安，癸卯又刊于新安，萬曆己酉刊于南昌。至《隱秀》一篇均缺。予從阮華山宋本補足。 兩京遺編附刊。 〔附〕宋刊本，多《隱秀》一篇。明梅慶生注本。 漢魏本。 紀評本。(邵氏) 〔補〕此書宋刊本明錢允治曾見之，明末已佚。 清錢曾、黃丕烈有元至正十五年嘉禾刊本，余聞其名而未獲寓目，存否不可知。然據錢允治跋，則其《隱秀》篇亦脫一版。 就余所知見，此書明代凡十一刻。最早者爲弘治十七年馮允中本，次則嘉靖十年建安本，次嘉靖十九年汪一元本，次嘉靖二十年建陽張安明本(有程寬序)，次嘉靖二十二年余誨本，次嘉靖二十四年樂應奎本(有葉聯芳序)，次嘉靖四十五年青州藩府本(有誠軒載璽序)，次萬曆七年張之象本(已印入四部叢刊)，次萬曆十九年貴陽郡庠本(有伍讓序)，次萬曆二十一年朱謀㙔本，最後爲萬曆三十七年梅慶生本。梅本至天啓二年經六次校定補輯，爲明刊中最善之本。

明弘治十七年馮九中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闌，有弘治十七年馮允中序及都穆序，刊于蘇州。 明嘉靖十九年汪一元私淑軒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有「私淑軒」三字。前嘉靖庚子方元禎序，卷首次行題「明歙汪一元校」。 明嘉靖二十二年余誨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此本實即汪一元本，刊落版心「私淑軒」三字及卷首汪一元校一行，版心刻工與汪本全同。此本於汪氏卷中原有誤字多已改正，卷末《序志篇》補入脫文三百二十二字。余有一帙，余用敦煌卷子本校《徵聖》至《雜文》，又改定數百字。 明萬曆七年張之象刊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每卷後有校書人姓名。此本有早印、晚印之分。余藏一晚印本，卷四《論說》篇中「說者悅也」下增一行，《序志》篇奪文三百二十二字亦已補入，皆爲早印本所無。四部叢刊所收即早印本，誤題爲嘉靖本。余又藏一帙，何焯手校，並手寫《隱秀篇》補入。 〔補〕《劉子文心雕龍二卷》，明楊愼、曹學佺等批點。《注二卷》 明梅慶生撰。 明吳興閔氏刊套印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有萬曆四十一年曹學佺序。余藏。 〔補〕《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音注十卷》，明梅慶生撰。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刊、天啓二年重修本。梅氏悉取諸家校正之說重爲改正，別增音注，至天啓二年第六次校定剩板，複改補七百餘字。其千百年來混淆不可爬疏者，至此乃粗可誦習焉。書經何焯手校，有跋，言《隱秀篇》元以來脫一葉，錢允治自宋本補鈔，始復傳于世。 〔補〕《文心雕龍訓故十卷》，明王惟儉撰。明萬曆刊本，十行二十字。每卷末及篇末均記校若干字。余藏。 又《文心雕龍輯注十卷》，國朝黃叔琳撰。姚氏刊本。翻刊本。〔補〕清乾隆養素堂刊本。此書于舊本訛文奪字，皆綜合諸本之得失以定其是非，于梅刻失誤亦多所糾正。此本既出，傳世明刊諸本皆可束置不觀矣。余藏。

錢惟善序(元至正本) 嘉興郡守劉侯貞，家多藏書，其書皆先御史節齋先生手錄。侯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叙其首。因念三十

年前，嘗獲聆節齋先生教於琴床下；今侯爲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傳，文章政事，爲時所推，余嘗職教於其地而目擊者，故不敢辭。若夫學者欲觀天地之大，覩日月之明，則自有《六經》在，此固不可並論。聖人不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況是書乎？侯可謂能世其家學者，故樂爲之序。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馮允中序（明弘治本）　余素粗知嗜文，每覽是書，輒愛玩不忍釋。然惜其摹印脫略，讀則有嘆。茲奉命至江南，巡歷之暇，偶聞都進士玄敬家藏善本，用假是正，既慰夙願矣。因以念夫國家右文圖治，彬彬乎著作之盛，與三代比隆，屈宋班馬，並駕于當時者踵相接，則固無庸求古以爲法矣。惟是石渠具草之用，皂囊封事之作，以迪後彥而備時需者，不可一日缺，則是編能無益乎。此予捐廩而行之者，蓋有以也。不然，世以其奇也而祕，至有克爲文者，又直視其祕，而不之鋟以永厥傳，抑豈公天下之心哉？【略】覽者其毋徒以呂舍人所謂文一小技，與揚子雲所云雕蟲者埒觀，則庶乎資有益之文，而余志副矣。歲在甲子，四月上澣日，文林郎監察御史郴陽馮允中書於姑蘇行臺之涵清亭。

方元禎序（明嘉靖庚子汪一元刻本）　方今海內，文教盛隆，操觚之士，爭崇古雅，獨是書時罕印本，好古者思欲致之，恆病購求之難。吾邑汪子仁卿，博文談藝，喜而校刻之。嗚呼，此刻既行，世有休文，寧無同賞音者。吾知雋永之餘，固不必鏞肝刻肺，抽黃對白，而於文也，亦思過半矣。

程寬序（徐煒手鈔本）　歲弘治甲子，馮公允中，已鋟于吳。汪子一元，再鋟于歙。茲嘉靖辛丑，建陽張子安明將重鋟于閩，以廣其傳，迺拜余屬余以序。序曰【略】。嗚呼，宇宙浩浩，喈高才之陵替；歲月悠悠，惟性靈之不居。君子誠欲啓此文心，能無把玩于五十篇之文。或曰：「君子欲充此文心，則有宋儒原道之言粹如也。要之，實得此文心，則羲皇、堯、舜一也，禹、湯、文、武、周公一也，孔子、孟軻一也，天地與我一也；顧劉子見其本，宋儒見其末，劉子見其華，宋儒見其實云。

余誨序（嘉靖癸巳刻本）　齊、梁以上，立言之士，無慮數千家，珠聯綺合，玉振金聲，彬彬焉、鏘鏘焉於文雅之場矣。夫世代所趨，巧拙所指，作者殊科；擇源涇渭，則澄濁易清；按轡路歧，而康徑未顯。自非子野，安能雅俗並陳乎？故知宏覽尚於體裁，銓品存乎明鏡，《文心雕龍》之所以作也。【略】史稱勰博雅君子，醞釀篇章。今讀其文，網羅古今，彌綸載籍，遡文體之自始，要辭流之所終，析其義於毫芒，精其法於聾聵，誠文章之奧區，聲音之律呂也。至於銓衡往哲，品論羣言，彰美指瑕，曲極情狀，昭昭乎化工之肖形，九原可作，懲其月旦矣。《典論》之制，徒擬夫七臣；《文賦》之摛，未窮乎九變；方斯何如哉？今天下文教隆盛，海內操觚之士，翕然同風，人繫麟鳳，家寶隨和，享敝帚於千金者亦寡矣。顧擬迹前修，存乎體要，筌求是本，不異司南。苦印傳之不廣，博古者致憾于斯。予偶搜諸壁間，如見良玉，又惡夫己而不人者也，遂校梓布焉。文凡四十九篇，合篇終《序志》一篇，五十篇釐爲十卷。時嘉靖癸卯仲春朔日，古歙余誨序。

葉聯芳、樂應奎、誠軒載璽信父《序》（徐煒子延壽手鈔本）（存目）

張之象序（明萬曆己卯刻本）　今覽其書，採摭百氏，經緯六合，遡維初之道，闡大聖之德，振發幽微，剖析淵奧。及所論撰，則又操舍出入，抑揚頓挫，語雖合璧，而意若貫珠。綱舉目張，枝分派別，假譬取象，變化不窮。至其揚搉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羣囂，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自非博極羣書，妙達玄理，頓悟精詣，天解神授，其孰能與於此耶。如在仲尼之門，較以文學，必當與游夏同科矣。或者謂六朝齊、梁以下，佛學昌熾，而文多綺豔，氣甚衰靡，執以議勰，不亦謬乎？嗚呼！道貴自信，豈必求知；世無文殊，誰能見賞。阮光祿思曠有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是以牙生輟絃於鍾子，匠石廢斤於郢人，作之難，知之難也。方今海內，文教振興，綴學之士，競崇古雅，祕典奇編，往往間出；獨是書世乏善本，譌舛特甚，好古者病之。比客梁溪，見友人秦中翰汝立藏本頗佳，請歸研討，始明徹可誦。【略】予遂梓之，與《史通》並傳，不使掩沒；又安得如休文者共披賞哉。勰作書大旨本末，語在《序志》及《梁書》列傳，故不論；論其時之遇不遇，類如此。萬曆七年歲次己卯春三月朔旦，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伍讓序（徐煒手鈔本）　《文心雕龍》者，梁劉彥和勰所論著，其言文之體要備矣：大都本道而徵聖，酌緯而宗《經》，自《騷》賦以至書記，臚陳列示以詮序之要；而《神思》諸篇，則又直陳雅道，妙析言詮，標置六觀，陽秋九代，纚纚乎若鑑懸而衡設也。若夫《程器》一篇，則以警乎騖華而棄實者，與吾夫子躬行君子之旨合，蓋篤論哉。【略】綴文之士，玩其意不泥其詞，循派

而索其源，酌奇而馭以正，則可以按轡文雅之場，而《書》所云體要，或者其庶幾乎。是書類多舛譌，不可讀，偶於里人所得善本，與近世所刻迥異，然亦不能無亥豕者。貴陽守謝君文炳，博雅士也，相與更讐之，間有疑者，仍闕焉。余爲刻置郡庠而序其大旨如此。萬曆十九年歲辛卯春仲，湘東伍讓子謙甫書。

朱謀㙔跋（明天啓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本） 往余弱冠，日手鈔《雕龍》諷味，不舍晝夜，恆苦舊無善本，傳寫譌漏，遂注意校讐。往來三十餘年，參考《御覽》、《玉海》諸籍，并據目力所及，補完改正共三百二十餘字。如《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復可補。他處尚有譌誤，所見吳、歙、浙本，大略皆然。雖有數處改補，未若予此本之最善矣。俟再諮訪博雅君子增益所未備者而梓傳之，亦劉氏之忠臣，藝苑之功臣哉。萬曆癸巳六月日，南州朱謀㙔跋。

徐燉跋（《重編紅雨樓題跋》一） 此書脫誤甚多，諸刻本皆傳譌就梓，無有詳爲校定者。偶得升菴校本，初謂極精；辛丑之冬，攜入樵川，友人謝伯元借去讐校，多有懸解。越七年始付還，余反覆諷誦，每一篇必誦數過，又校出脫誤若干，合升菴、伯元之校，尤爲嚴密。然更有疑而未穩，不敢妄肆雌黃，尚俟同志博雅者商略。丁未夏日，徐惟起。

又 《文心雕龍》一書，余嘗校之至再至三，其訛誤猶未盡釋然，彥和博綜羣書，未敢遽指爲亥豕而臆肆雌黃也。今歲偶遊豫章，王孫鬱儀素以洽聞稱，余乃扣之，鬱儀出校本相示，旁引經史，以訂其訛，詳味細觀，大發吾覆。鬱儀僅有一本，乞之不敢，鈔之不遑，而王孫圖南欣然捐家藏斯本見贈。余方有應酬登眺之妨，鬱儀又請去重校，凡有見解，一一爲余細書之，鐙燭下作蠅頭小楷，六十老翁用心亦勤，愛我亦至矣。今之人略有一得，則視爲奇祕，不肯公諸人，偶有藏書，便祕爲帳中之寶；若鬱儀圖南，眞以文字公諸人者也。鬱儀名謀㙔，石城王裔；圖南名謀堭，弋陽王裔；皆鎭國中尉，與余莫逆。時萬曆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徐惟起書於臨川舟次。

又（**徐燉手校本**） 此本吾辛丑年較讐極詳，梅子庚刻於金陵，列吾姓名於前，不忘所自也。後吾得金陵善本，遂舍此少觀。前序八篇，半出吾抄錄，半乃汝父手書，又金陵之未收者。家藏書多此。紙易蛀，當倍加珍惜。時取讀之，可資淹博也。崇禎己卯中秋書付鍾實。又，眉上小字，是吾所書，間有謝伯元注者，伯元看書甚細耳。

王惟儉《訓故序》（萬曆三十七年《訓故》本） 夫文章之道，蓋兩曜之麗天；綴文之術，則六轡之入握；不稟先民之矩，妄意絕麗之文，縱有駿才，將逸足之泛駕；豈無博學，終愚賈之操金；此彥和《文心雕龍》之所由作也。爾其自詔敕之弘筆，逮箋記之細文，由碑賦之巨篇，暨箴贊之短什，網羅千秋，鑽神思於奧窔；牢籠羣彥，程品格於錙銖；篇體精嚴，骨氣爽緊，觀其《序志》之篇，薄《典論》爲不周，嗤《文賦》爲煩碎，知自待之不輕，審斯語之不謬矣。固宜昭明之鑒裁，深被愛接；隱侯之名勝，時置几案者也。惟是引證之奇，等絳老之甲子；兼之字畫之誤，甚晉史之己亥；爰因誦校，頗事箋釋，庶暢厥旨，用啓童蒙。余反覆斯書，聿考《本傳》，每怪彥和晚節，燔其鬢髮，更名慧地，是雖靈均之上客，實如來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僅般若之一語；援引雖博，罔祇陀之雜言；豈普通之津梁，雖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終難踰越者乎？且其持論深刻，摛詞藻繪，凡所撰著，必將含屈吐宋，陵顏蹈謝爲者；而《新論》一書，類儒士之書抄，多老生之常談，何也？匪知之難，惟行之難，士衡言之矣。萬曆己酉夏日，王惟儉序。

顧起元序（明天啓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本） 彥和之爲此書也，濬發靈心，而以《雕龍》自命。末篇《序志》，垂夢聖人，意益鴻遠。前乎此者，有魏文之典、陸機之賦、摯虞之論，並爲藝苑懸衡。彥和囊舉而獄究之，疏瀹詞源，搏裁意匠，甄叙風雅，揚搉古今。允哉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也。至其辭條佚麗，蔚乎鸞龍，《辨騷》有云：「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殆是自爲賞譽耳。升庵先生酷嗜其文，咀嚼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標舉勝義，讀者快焉。顧世夐文渝，駁蝕相裨，間摭戡定，猶俟剡除。豫章梅子庚氏，既擷東莞之華，復賞博南之鑒，手自校讎，博稽精考，補遺刊衍，汰彼殽訛。凡升庵先生所題識者，載之行間，以覈詞致。至篇中曠引之事，畢用疏明，旁采之文，咸爲昭晳。使敦悅研味者，不滯子才之思；翫索鉤校者，直撮孝標之勝。若子庚者，微獨爲劉氏之功臣，抑可稱揚公之益友矣。昔彥和既著此書，欲取定于沈尚書，無繇自達，至乃負筴車前，示同鬻販。洎尚書取閱，大爲稱賞，謂其深得文理，陳諸几案。夫以寸心千古，猶假通人；名山寂寥，遺帙誰賞。肆今歷禩緜曖，不乏子雲，斯知羽陵之蠹，不腐

神奇；酉室之藏，寧憂泯絕。彥和固言「百齡影徂，千載心在」矣。故士有薄鍾鼎而貴竹素，紬珪組而仲觚翰，誠知不朽之攸寄，豈故抗辭以夸世哉。子庚系本仙源，洞精文事，閔雅道之漸淪也，是以寤寐昔賢，抽揚遺典，懲茲畫虎，冀彼眞龍，豈徒茹華摹采，糅其雕蔚已乎。君他所著述，固已彪炳一時，睹厥標尙，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萬曆己酉嘉平月，江寧顧起元撰於嬾眞草堂。

謝兆申《刻批點文心雕龍跋》（天啓二年梅慶生第六次校本） 始徐興公得是批點本示予，予因取他刻數種復正之；比至豫章，以示朱鬱儀氏、李孔章氏，彼各有所正，而鬱儀氏加詳矣，然譌缺尙有之。今歲，焦太史讀予是本，以爲善也，當梓。而會梅子庚氏慨文章之道日猥，盍以是書爲程爲則；乃肆爲訂補音注，使彥和之書，頓成嘉本。彥和有知，當驚知己于曠代矣。【略】時萬曆三十有七年綏安謝兆申譔。　又，此謝耳伯己酉年初刻是書時作也，未嘗出以示予，其研討之功，實十倍予。距今一十四載，予復改補七百餘字，乃無日不思我耳伯。六月間，偶從亂書堆得耳伯《雕龍》舊本，內忽見是稿，豈非精神感通乃爾耶！令予悲喜交集者累日夕，因手書付梓，用以少慰云。壬戌仲冬至日，麻原梅慶生識。

曹學佺序（萬曆四十年凌雲五色套印本） 《雕龍》苦無善本，漶漫不可讀，相傳有楊用修批點者，然義隱未標，字譌猶故。予友梅子庚從事於斯，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差可讀矣。予以公暇，取青州本對校之，間一籤其大指，是亦以易見意而少補茲刻之易見事易誦者也。江州與子庚將別書。萬曆壬子春仲，友人曹學佺撰。

閔繩初《刻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引》（萬曆四十年凌雲五色套印本） 《洪範》五行，兆於龍馬之圖，列於禹箕之書。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于聲也爲五音，發於文章爲五色。則五色之文，自《陰符》已記之矣。若夫握五色管，點綴五色文，則吾明升菴楊先生實始基之。先生起成都，探奇摘豔，漁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庫。凡經目所涉獵，手所指點，若闈室而賜之燭，閉關而提之鑰也；豈與粉黛飾無鹽，效靚妝冶態，作倚市羞者絜長較短哉。將令寶之者，如吳綾，如蜀錦，如冰紈，如火布，不勝目眩，後世文人之心之巧，蔑以加矣。至於《文心雕龍》之爲書，則有先生之五色管在，余知爲圖之河書之洛而已矣，又何贅焉。吳興閔繩初玄宰甫撰。

盧文弨《文心雕龍輯注書後》（《抱經堂文集》卷一四） 余向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兒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蓄也。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庚）（庚）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尙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傅毅制誄，已有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頗無《王融集》可檢，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全，今見此書《誄碑》篇者，又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謚。」此出《周書・謚法》解：「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尙有此語。此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篇：「賜太守陳遂。」注本作「責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句相應。然「責」字亦疑「償」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吳本亦如此。余以爲當作「《詩》云：『有命自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與「貺」古通用。又吳本「倘」字作「諒」。吳本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遲暮之年，倘爲此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異同處勝此本者，已具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愼勿再棄也。乾隆辛丑七月九日書（舟車攜帶此本，近又不完全）。

吳蘭修跋（清兩廣節署套印本） 右《文心雕龍》十卷，黃崑圃侍郎本，紀文達公所評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末刻於常熟，凡六本。此爲黃侍郎手校，而門下客補注。時侍郎官山東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尋自悔也。今案文達舉正凡二十餘事，其稱引參錯者不與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道光癸巳冬，宮保盧涿州夫子命余校刻《史通削繁》既訖，復刊此本。

昔黃魯直謂「論文則《文心雕龍》，論史則《史通》，學者不可不讀」。余謂文達之論二書，尤不可不讀。或曰：「文達辨體例甚嚴，刪改故籍，批點文字，皆明人之陋習，文達固常訶之，是書得無自戾歟？」余曰：此正文達之所以辨體例也。學者苟得其意，則是書之自戾，可無議也。雖然，必有文達之識而後可以無議也夫！嘉應吳蘭修跋。

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一　河間紀文達公《文心雕龍》評本，涿州盧公坤與《史通》同刻於廣州，皆嘉應吳君蘭修爲之校刻。《史通》削去繁文，注亦刪改；此則書仍黃注原文，黃評用黑色，文達評用朱色，文達駁正注語，亦皆備錄，紙墨及朱色評，爛然可觀，勝姚氏平山所刻多矣。丙申秋日衍石從大梁寄付銘恕，兄客廣州，盧公所贈也。

張澍《代盧厚山制軍刻紀文達公批文心雕龍序》（《養素堂文集》卷四）　昔摯虞纂《文章流別》，任昉作《文章緣起》，剖析裁製，義蘊無遺。梁、陳之間，鍾嶸《詩品》，袁昂《書評》，究其一端，揚厥芳芬，體斯狹矣。獨劉彥和《文心雕龍》，殫各體之軌範，標衆作之源流，誠操觚家之金鏡也。曉嵐相國舊有批本，抉其精汋，指其瑕纇，復于北平黃氏之注，糾繩僻謬。舍人之書乃雕龍活現，心趯行間。余得原本於其孫香林觀察，爲之校刊，以廣其傳。從此藝林樹幟，咸有準的，別裁僞體，爝火自消。則先生啓迪後學之心，庶不至湮沒也。

鈴木虎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緒言》（黃叔琳本）　大正乙丑春，斯波吉川二子在大學課以《文心雕龍》因校諸本相共讀之。二子用工甚力，起予之言不尠。課讀所用以黃叔琳輯注附載紀昀評本及養素堂板黃氏原本爲本，傍及諸書，憾插架單薄，宋、元舊刻概無由窺，雖則明刻或未及采蒐。夫黃氏輯注專據梅慶生音注本。紀昀則曰「黃云宜從王惟儉本，而所從仍是梅本。」盧文弨則曰「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庚）（庚）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黃本不明言其所本，固不爲無失。而其於文義發明實多，獨其校語殆全襲梅本。梅本、閔本，具錄校者姓字。黃則唯記其姓。校者姓中三許、五王、二孫、二徐，單著姓氏，其果爲何人何由辨之。且校語之出於黃者，寥若晨星。予之校語，凡曰梅本校同者，黃皆用梅本也。然予猶謂苟訂一字，有一字功，安較多少。何焯嘗引馮己蒼記云：謝耳伯嘗借錢功甫本於錢牧齋，牧齋仍祕《隱秀》一篇，己蒼以天啓丁卯從牧齋借得，因乞友人謝功甫錄之。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於世，己蒼自錄之。焯因論錢、謝之用心，頗近於隘。何焯之言可謂得學者之公矣。於是予慨然奮起，努任校讎。善本雖不多得，而左右所置可以供用。凡予之所見與所未見，書目列記於下。若夫《文鏡祕府論》燉煌本者，西土學子固不經見。乃若《御覽》、《玉海》者，明人以下有目俱視。然而予所錄出已踰六七百條，其餘《宗經》篇《尚書・大禹謨》一條，《辨騷》篇洪興祖《楚辭補注》若干條，《樂府》篇《宋書・樂志》一條，《祝盟》篇《禮記・郊特牲》一條，《哀弔》篇《日知錄集釋》一條，《史傳》篇《曲禮》一條、《玉藻》一條，《詔策》篇《易・節卦》一條，《詩・大明》、《周禮・師氏》各一條，《奏啓》篇《墨子・非儒》篇一條，《議對》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條，《書記》篇《後漢書・趙壹傳》一條，《定勢》篇《陸士龍集》一條，《聲律》篇《韓非子》一條，《序志》篇《梁書》本傳若干條，亦各有所引，以資考正。書名不列于目，就簡便也。論校語之得失，則請俟世之賢者。昭和三年十月十八日。

江　革

論　述

《梁書》卷三六《江革傳論》　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南史》卷六〇《范岫、傅昭、孔休源、江革傳論》　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強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

傳　記

《梁書》卷三六《江革傳》　大同元年二月，卒。

《南史》卷六〇《江革傳》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略】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略】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略】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爲太子詹事，啓革爲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略】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略】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略】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奬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強直，每朝宴恆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紀事

《梁書》卷五《元帝紀》　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

又卷二二《南平元襄王偉傳》（存目）

《南史》卷八《梁元帝紀》　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敕賀革爲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頷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七《江革忠孝》　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江革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江革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革集》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江革爵里無考。有《贈何記室聯句不成》一首，又《贈何記室》一首。　嚴氏《全梁文編》江革有《爲蕭僕射與袁昂書》，見《梁書・袁昂傳》。案：《昂傳》作高祖手書，考《江革傳》則書乃革所製也。

藝　文

何遜《答江革聯句不成》（《何遜集》卷二）　日余乏文幹，逢君善草札。工拙既不同，神氣何由拔。

又《又答江革》（《何遜集》卷二）　棘端雖非譬，至妙安可量。要知同罔象，然始見毫芒。

王曼穎

《梁書》卷二二《南平元襄王偉傳》　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略】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略】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

《南史》卷五二《梁南平元襄王偉傳》　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略】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

《隋書・經籍志二》《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續冥祥記》十一卷（王曼穎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曼穎《續冥祥記》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三》《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

《國史經籍志》卷三　《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　案：慧皎與曼穎往還書，見《高僧傳》末，知其與皎法師相契爲參訂其《高僧傳》，其卒時江革猶稱建安，則在天監十七年改封南平之前。蓋梁初積學之士，遁世無悶者歟？　又案，王琰先有《冥祥記》十卷，此補續其書。《唐志》殆合爲一編，故十一卷。琰亦太原人，仕梁爲吳興令。曼穎固同族，亦同時人也。《法苑珠林》亦數引之。

吳　均

論　述

綜　論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姚旅《露書》卷三　吳均《行路難》云：「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又云：「當年反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麁。」「適被申」、「必已麁」六字拙死。顏延之《庭誥》云：「富則盛，貧則病，不惟形色麁鄙，或亦心神沮喪。」麁字本此。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吳均（字叔庠）五言，聲漸入律，語漸綺靡，在梁陳間稍稍逾邁。《傳》謂其「有古氣」，非也。王言四句與鮑明遠相類，較諸家爲勝。

又　吳均樂府七言及雜言有《行路難》，本於鮑明遠而調多不純，語漸綺靡矣。此七言之四變也（下流至梁簡文以下七言）。如「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因嚴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且卧死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把握

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王，遙遙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鳴箜，爭先拂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首章全篇）等章，調多不純，語漸綺靡者也。

張燮《七十二家集・吳朝請集引》 叔庠作小賦及與人書，談山水間事，如列畫圖。至乃寄英特于俳諧，則《子羽頭責》之變聲，而廣微《餅賦》之後勁。文中子謂其「文怪以怒」，殆指是乎？若夫以詩名世之人，標爲「吳均體」，清拔之氣按節可覆也。昔班孟堅以私史見譴，翻以史見收。叔庠《齊春秋》一蹶竟不復振，《通史》未就，齎志入冥，惜矣。他作如《續齊諧》尚存來祀。《隋・經籍志》亦稱爲均筆，然本傳序均撰述，卻不列此書。又《酉陽雜俎》稱庾信云《西京雜記》是吳均語不足効。段成式去古匪遠，不應誤傳。然《雜記》故葛洪所牽綴於劉歆也，移之吳均亦無的據。此俱不可解者，聊識以質于通人。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吳朝請集》 《文中子》云：「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今叔庠集文鮮絕奇者，獨《餅說》、《責璧》二文，頗詭博不經，似得之枚叔《七發》，行以排調。《與朱元思書》盛稱富陽桐廬山水，微矜摹擬，則士龍《鄮縣》、明遠《大雷》，波瀾尚存，謂之怪怒，殆以此哉。蕭梁之世，史學蔚興，隱侯既撰《宋書》，叔庠追轡，綜成齊代，志慕甚廣，乃借書不得，私撰被訶，雖幸免伯深之誅，已書焚身廢，本願乖塞。史又云：叔庠與何仲言同事梁武，賦詩失旨。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遂永疎隔。文人一身，吐詞輒病，仰觀長卿凌雲，何獨無天子緣也。詩什纍纍，樂府尤高，《續齊諧》、《西京記》，則《洞冥》、《述異》之流，無問眞僞矣。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二 吳均粗淺無文，好爲傑句，祇得俚耳。貧人富飾，識者自知其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吳均》 均詩氣非不清，而一往輕率，都無深致。想其才氣俊邁，亦太白之流也。

又《行路難二首》 本五首，辭冗猥雜，選可誦者（三、四）二篇。

又《古意五首》 並是率然而成，稍取清麗。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吳朝請集選》 叔庠詩過徐陵遠甚。

分論

《戰城南・前有濁樽酒》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吳朝請集選》：此與下篇《陌上何喧喧》一首）《藝文》失題，列《戰城南》後，《英華》遂以爲題，當再考。

《城上烏》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直甚，乃其興比相關處全不淺遽，當亦婉曲絕倫。

《城上麻》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極意逼遣令古，雖未得至，而用興酣暢淋漓，動人多矣。

《擬古四首・秦王卷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此所謂有古氣者。

又《採蓮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筆稍健。

《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亦欲淪晚唐，然晚唐詎能及。

《雝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險而安。兩相形則意自出，不必下勘語矣。

《楚妃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於此別古近。

《渌水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思巧而句不纖，詎不堪賜大家之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送花言其流，倒日言其靜，校唐絕大高。

《綠竹》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上二句佳。

《行路難五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興固不可與比亂，恆多亂比者，以漫興爲難耳。篇首漫然入興，乃令六義不亡。來踪遠過，峽斷自大山大川，局而非丘壑也，故落尾以雄辯吞吐一切。

又三 《古詩歸》卷一四「不知」句下鍾惺批：此一段不免爲唐人《帝京》、《懷古》等作通套，不可以此篇佳詩而失檢于此。「吐心」句，鍾惺批：吐心吐氣許他人，情艷中無數柔款，作俠烈心口出之，更自生媚。「今旦」句，譚元春批：憤氣冲口直發，不許世情人生活。「山中」句，鍾惺批：「自有枝」細而風雅。「心中」句，譚元春批：此語是作《行路難》種子。「不忍」句下鍾惺批：

「危」字讀不得。君臣朋友之際，惕然于此一字。譚元春批：平時贈物，見之心危，人情可知。自知方寸無他，卻又不能自保。古今掩抑中人同此。搖搖讀之，廢書而嘆。　譚元春評：此題當合王筠、鮑參軍三作同時取誦。不知其爲兩三人手也，始有所得。然鮑詩字字圓潤浮動，無高妙感慨之痕，故當與王、吳二公共推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顛倒出入一肚皮，全未咬着一粒米。凡百有心，各如其意而生感，不知者乃以兒女當之，特令作者笑人地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山中桂樹」以下，聲情並古。押「危」字，亦未安。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閨怨詩也。前六，直從自古帝王沉溺歌舞，轉眼荒涼，高一層逆筆指點而起。「今日」四句，轉落所怨之人不知炯戒，既已許我，忽然回惑，因生猶豫。頂「歌姬」句來，其由蓋在漁色，而反不說破，是爲虛實互用。「山中」四句，乃以心問心，見日遠日疏，眞難爲情也。得山桂有枝，永不捐棄，反面用比意領入，氣便疏越。末二，以還物與絕作收。起調結意，固皆從鮑參軍脫胎，其中間用筆，伸縮變幻，亦大得參軍秘鑰。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吳朝請集選》：襲明遠。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通首反說，大奇。「至尊離宮」一轉，初不作大掀翻，而出入離合之妙，正自在人心中，乃復無從找覓。必辨此神技方可作《行路難》，與鮑明遠相見于朱旗畫鼓之間。

又五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前八句似正說實非正說，非比說又似比說，令淺人從何找覓？以實言之，乃引子耳。而赫奕動人，遽已如此。具此大腔板，蕩人志氣，啓人眼耳，方可略盡欲言。如虎有威，乃長篇之善術也。雖然，苟非其才，又安敢爲此哉？「博山爐中」以下，忽從香說去，托意超幻；遞入班姬失寵，如神龍得膚寸之雲，即爾騰上。又妙于馮后竝說之餘，旁分一支，以爲正脈。既倏忽千里，羈鞍不施，但以「金爐香炭變成灰」微挂一痕，此等弄筆如丸，潑墨成錦之技，尤爲七言長篇開山傑祖。明遠爲少林老胡，壁立千仞；叔庠爲曹溪犵獠，獨秉一花也。

《登鍾山謙集望西靜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才勝」二句新。

《與柳惲相贈答詩六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稍得古意。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情從景生，「羃歷」、「差池」字活。

又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叔庠七言絕技，用之五言恆傷急迫，此作較沉緩有餘。若其一致而無龐雜，自學古之力深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歲去」二句佳。

又五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吳朝請集選》：此本傳所云「去而復來」之時乎？

《答柳惲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評「清晨」二句，句意但舉兩地，言其經歷甚遠。勿泥作一日中，晨發暮至也。詩答惲，既送惲行也。前六，先就惲所之之處，寫出客行苦況，是爲逆起。後四，順落惲去，點清路隔見難之悲，「滿目」二字兜轉前半作結。

《贈任黃門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情在不言，自衿之意已具。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都不言攀援，意寓言外。

《答蕭新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轉折灑落，青蓮有之。

《酬蕭新浦王洗馬》之二，有「一年流淚同，萬里相思各」句，警拔。

《酬周參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悠悠有情。

《贈杜容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輕婉入情。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比喻到底，最耐諷味。

《贈王桂陽別詩三首》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流逸似唐人五言。

《酬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爽調。押韻有力。

《贈別新林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極似太白。

《發湘州贈親故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入情。

《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語近而聲亮。

《送柳吳興竹亭集詩》　《古詩歸》卷一四「夕魚」句，鍾惺批：「夕魚」妙於「夕鳥」。「暮雨」句，鍾惺批：「息」字無限靜理。譚元春批：清士相對，默然領略出來。「青峰」句，鍾惺批：「負側」二字深於看山。　譚元春評：字音輕細，累氣遂除。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亦從謝玄暉來，奇藻過之，深遠不是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押韻並有作意。

《登壽陽八公山詩》　姚振《露書》卷三：　吳均《登八公山詩》「含珠岸恆翠，懷玉浪多圓。」按，《尸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故張文琮《詠水》詩：「方流涵玉潤，圓折動珠光。」今云「懷玉浪多圓」，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詠地境清泚。

《贈周散騎興嗣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凄然。

《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反韻，押字自然，結更有致。

《江上酬鮑幾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王仲淹謂吳均之文「怪以怒」，此當之矣。中唐人往往有效此者，不能如其一致。「不爲君道之」，出語奇，今人不受此酬，亦無敢以此酬人者。吳、鮑之交，其臭迨如蘭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將懷長往之情，五、六新秀，結故宕遠。

《贈王桂陽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淺故深，隱故直。

《憶費昶詩》　《古詩歸》卷一四「山沒」句，鍾惺批：　畫。又「故人」句，直得有情。

《酬聞人侍郎別詩三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結悠然。

《贈鮑春陵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王昌齡有亢爽者，一自此出。

《別王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與太白神似。

《奉使廬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總是率調而情差眞。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質厚。

《詠懷詩二首》二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三《懸風》：　吳叔庠《咏懷詩》「懸風白雲上」，【略】。「懸風」二字，未經人道。

《和蕭洗馬子顯古意詩六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結佳。

《覽古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二：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略】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蜂。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筠）〔均〕《覽古詩》云：「嘗稽眞仙道，清寂祛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詠雪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直瀉清泚。

《春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一起飄蕩，通首有古調。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評：　此當春懷家之詩。前四，寫春景，切京師，想吳時方宦京師也。後四，對景懷人。末句找得有致。然可取處，卻在一起超忽。

《主人池前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稍有古意。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　摧抑之意具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　詩詠鶴戀主人，蓋自喻也。起二，揭過題面，本自乘軒，即占身分。三四，表其形聲，而好貌從摧藏翻出，略見依人原非所樂。五、六，頌主恩深，即補點題中「池」字。七句醒出戀主不去本旨，得末句一拓，轉覺情深。

《山中雜詩三首》一　《古詩歸》卷一四「山際」句，譚元春批：　幽眼洞然。鍾惺批：　妙在「雜」字。　鍾惺評：　板板四景，一字不曾粘人，居然有一閑人行坐其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　寫山深迥。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　板板四景，卻從人眼裏看出一種幽深異致，不是會心人安能領取？

又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　森森殆欲嶽立。

《詩》（殘句）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三《險譁句》：　吳均詩：「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爲沈約所笑。唐人以此句爲險譁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詩：「錢塘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印黃沙》：　吳均，字叔庠，有儁才。天監初，柳惲刺我郡，辟爲主簿，日與賦詩。《南史》稱其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號爲「吳均體」。今郡志載其《青山偶書》一首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又《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余寓故鄣，訪青山舊阯。每誦叔庠之詩與書，以相盤礴，嘗題寓廬云：「更聞詞客吳均體，可要青山弔一杯。」蓋企之也。而

隱侯偶一戲之，豈相訕邪？　又《詩話補遺》云：唐人以此類爲險譁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杜牧之詩「錢唐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城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八公山賦》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梁吳均《八公山賦》云：「桂皎月而常圓，雲望空而自布。」又「文星亂石，藻日流階。」章句益工，而氣味漸薄。初唐人沿襲此種，遂一變而有律賦，其去魏、晉遠矣。

《與施從事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談助。

《與朱元思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掃除浮豔，澹然無塵。如讀靖節《桃花源記》、興公《天台山賦》，此費長房縮地法，促長篇爲短篇也。《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巧構形似，助以山川。

《與顧章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簡澹高素，絕去餖飣艱澀之習。吾於六朝，心醉此種。《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造句。

傳記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吳均》　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吳均》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敷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紀事

《南史》卷三三《何遜傳》　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略】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

陽休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一九八）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君已印訖。」

劉餗《隋唐嘉話·補遺》　齊吳均爲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梁武帝被圍臺城，朝廷問均外禦之計，怯怛不知所答，啓云：「愚計速降爲上計。」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八「沔水」　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殷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略】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爲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昔張公遇害，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逕踐瀨溪所留之劍忽于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爲龍。故吳均《騎劍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

又《經籍志四》　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

又《經籍志下》　《吳均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吳均《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

又《藝文志三》　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吳均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小說類下》《續齊諧記》三卷，吳均撰。

又卷五《別集類一》《吳均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吳均集》，三卷。梁吳均叔庠也。史稱均博學多才，俊拔有古氣。好事效之，謂「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周興嗣、柳貞陽輩詩，固已知其非筠。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均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異、王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通志・藝文略三》《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吳均撰。　又：《續齊諧記》一卷，梁吳筠撰。

又《藝文略七》　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齊諧志怪，本《莊子》語也。《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續之者歟。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二》《續齊諧記》一卷。

又《經籍考五七》《吳均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五》　吳均《續齊諧記》一卷。

又《藝文志七》《吳均詩集》三卷。

《秘閣書目・文集》《吳均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子雜》《續齊諧記》。

《百川書志》卷八　《續齊諧記》一卷。梁吳筠撰，凡十七事。

《徐氏家藏書目》卷三　《續齊諧》一卷，梁吳均。

又卷四　《續齊諧記》二卷，梁吳均。　《虞初志》八卷，梁吳均。

又卷六　《吳均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齊春秋》三卷（梁吳均）。　《吳郡錢塘元賢傳》五卷（吳均）。

又卷四下　《續齊諧記》一卷（吳均）。

又卷五　《吳均集》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續齊諧記》一卷（吳均）。

《玄賞齋書目》卷六　吳均《續齊諧記》。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五　吳均《續齊諧記》一卷一本（抄）。

《棟亭書目》卷三　《續齊諧記》，梁吳均撰，元吳郡陸友記，一冊。

又卷四　《吳朝請集》，梁奉朝請吳均撰，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均事蹟具《梁書》本傳。《唐・藝文志》作吳筠。案：唐有道士吳筠，乃大歷時人。是書《隋志》著錄。杜公瞻《荊楚歲時記》註，歐陽詢《藝文類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甚。《唐志》蓋傳寫之譌。吳琯刊本有元陸友跋曰：「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爾，前無其書也。」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均書之前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唐志小說家亦竝載之。然則均書實續無疑。友謂前無其書，亦爲失考。所記皆神怪之說。然李善注《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荊樹一條；於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引其成武丁一條。韋絢《劉禹錫嘉話》引其霍光金鳳轄一條，蔣濬通天犀導一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其《徐邈畫鯔魚》一條。是在唐時已援爲典據，亦小說之表表者矣。惟劉阮天台一事，徐子光注李瀚《蒙求》引《續齊諧記》之文，述其始末甚備，而今本無此條。豈原書久佚，後人於《太平廣記》諸書內鈔合成編，故偶有遺漏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或作唐吳筠，誤也。案：隋志，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先有《齊諧記》七卷，故此書稱續。卷帙不多，而所載異聞，恆爲唐人所引用。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

《稽瑞樓書目》　《續齊諧記》一卷（舊刻，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古今逸史本，漢魏叢書本，題沈約，誤。四十家小說本。〔續錄〕《說郛》本。祕書二十一種本，又二十八種本。《周氏冥通記》四卷，舊題陶弘景撰。鄭樵《通志略》云：記梁隱士周子良與神仙感應事。祕冊彙函本，入道家存目。〔續錄〕津逮祕書本。道藏洞眞部本。《續玄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胡氏琳瑯祕室從影鈔宋本翻刻。又《拾遺》二卷，從《太平廣記》錄出，刊附于後。明稽古堂雜說刊本二卷，並牛僧孺《玄怪錄》一卷，二書皆入存目。〔續錄〕

龍威祕書本。唐人說薈本。隨庵徐氏叢書續編本。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小說家類四・續齊諧記一卷（漢魏叢書本）》 梁吳均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舊唐志・雜傳類》、《新唐志》、《書錄解題》、《通志・傳記》、《宋志》俱同。《崇文目》作三卷，《通考》作二卷，皆字之誤也。案《隋志》、新、舊《唐志》，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先有《齊諧記》七卷，故是書稱續。「齊諧」、「志怪」，本莊子語也。既以名書，宜其所記十七條皆屬異聞矣。然唐人皆已引用，亦小說之最古者。惟宋徐子光注李氏《蒙求》劉阮天台語，其所引之文，此本無之，豈其書已佚，後人采摭他書所引以成帙，故不免有所遺歟？末有元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跋，《說郛》祕書二十一種均收入之。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顏氏家訓・文章》篇：吳均集有《破鏡賦》。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漢書・郊祀志》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案：即梟獍之獍也。 張氏《百三家・吳朝請集》【略】凡賦、表、書、檄，《餅說》、《連珠》一十三篇，樂府三十篇，詩六十七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數略同。） 嚴氏《全梁文編》吳均有集二十卷。今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者，有賦五篇、表一篇、書三篇、《檄江神賁周穆王璧》一篇、《食移》一篇、《餅說》一篇、《連珠》二條。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說郛本。 古今逸史本。 漢魏本題沈約撰。 秘書二十一種本。 文房小說本。〔補〕明嘉靖初鈔說集本，藍格，十一行二十四字。在第十八冊。朱文鈞藏。 明萬曆間吳琯刊古今逸史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本校。又據明鈔說郛本校四條。 明末高承埏輯刻稽古堂摹書祕簡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

陸友《續齊諧記跋》（《虞初志》卷一） 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往雜見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

佚名《續齊諧記跋》（《虞初志》卷一）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

王鳴盛《跋續齊諧記》（《西莊始存稿》卷三二） 梁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元吳郡陸友跋云：「齊諧、志怪，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此說蓋本《文獻通考》。案：《廣韻》云：「宋有員外郎東陽無疑撰《齊諧記》七卷。」亦見《新唐書・藝文志》。均續東陽氏之書。馬端臨及陸氏說，非也。

王謨《續齊諧記序》（增訂漢魏叢書本） 右《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按：《隋志》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此書蓋續東陽記而作，非續莊子志怪者也。記中惟鵝籠書生極幻，他若京兆田氏之荆樹，弘農楊寶之黃雀，可以裨風教；張華、雷煥之測老魅，摯虞、束晳之辨曲水，可以資博雅；以至張成、區回、鄧紹、恆景等事，宗懍《歲時記》已時時引證，非以其信而有徵歟？以故東陽之書不傳，而吳記特存。均通史學，嘗著《齊春秋》三十卷，他所述作，并載《南史》本傳，而不及此書，或又以寓言置之故耳。

藝文

柳惲《贈吳均詩三首》（《文苑英華》卷二四七） 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不謂若燕楚。關候日遼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淸漳。邯鄲饒美女，豔色含春芳。鼓瑟未成曲，踏履復翱翔。我本遊客子，情愛在淮陽。新知誰不樂，念舊苦人腸。 夕宿飛狐關，晨登磧礫坂。形爲戎馬倦，思逐征旗遠。邊城秋霰來，寒鄉春風晚。始信隴雪輕，漸覺寒雲卷。徭役命所當，念子加餐飯。

又《贈吳均詩二首》（《藝文類聚》卷三一） 山桃落晚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淸明，蘋芷齊霾靡。離念已鬱陶，特華復如此。 秋風度關隴，楚客奏歸音。颯颯避霜葉，離離山塞禽。

周興嗣《答吳均詩三首》（《文苑英華》卷二四〇） 明燈照暗室，邊韶對趙臺。但酌中山酒，唯甘江浦橘。風動雲入箕，雨至月離畢。王丹贈不拜，是我相知日。 驚鳧起北海，儀鳳飛上林。騫低不同翼，歡楚亦殊音。曀曀夕雲起，落落曉星沈。李陵報蘇武，但令知我心。 昔別襄城村，同會長安市。

誰學萊蕪甑，本得王喬履。堦前養素鶴，池中飴赤鯉。一往玉壺上，兼復見簫史。

蕭子雲《贈吳均詩》（《文苑英華》卷二四七）　欲知健少年，本來最輕黠。綠沈弓項縱。紫艾刀橫拔，誰持命要寵，寧知敵可殺。有功終不言，明君自應察。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吳朝請均春怨》（《秋笳集》卷六）　朝日下房櫳，微風蕩簾幙。百草媚芳春，孤妾長漂泊。蘭徑蝶雙飛，玫砌花空落。含情羅帶賒，緘怨親梳薄。遊絲不繫愁，折柳詎行樂。悽斷玉關書，長悲金枕約。空梁有燕歸，虛檐見蛛托。燎絕博山爐，塵染葳蕤鑰。羅衣欲寄誰，鸚樽徒自酌。春雁有歸音，鑒此平生諾。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吳朝請均春怨》（《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珠簾朝日升，羅幌微風扇。金枕閒空牀，銅鋪鏁深院。綺樹初留鶯，雕櫳又來燕。衣薄寒瑤瑲，袖長觸寶釧。檐柳罥紫釵，鏡花消翠鈿。曉妝愁不成，午坐繡初倦。行藥遲中庭，看花怯遙甸。芳期度寂寞，春閨等秋殿。征人萬里餘，相思那能見。欲寄隴頭書，歸程託春雁。

周捨

論述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引）　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羅惇衍《周捨》（《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終日高談玉屑霏，防心能不洩樞機。任當權轄賢宜並，學紹弓裘德莫違。荻障塵埃生廣廈，藜牀質素掩寒扉。沈侯輕易輸清簡，二十餘年值禁闈。

《上雲樂》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周捨所作《上雲樂》本俳優致語，故極其鄙怪，予嘗戲謂吳俗祭五通者，其祝羊之詞，甚似沈侍中《需雅》。其祝香之詞，甚似詹事此篇《還田舍》，五言清夢眞樸，頗合淵明之趣。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傅玄《雲中白子高行》：意致淋漓，意象玄遠，風格高邈，品致自別。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俳笑之語，淋漓盡致。

傳記

《梁書》卷二五《周捨傳》（普通五年）卒，時年五十六。

《南史》卷三四《周捨傳》　捨字昇逸，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略】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略】初，范雲卒，【略】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略】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普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略】捨集二十卷。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梁剡法華臺釋曇斐》　釋曇斐，本姓王氏，會稽剡人。【略】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盧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接知音之狎焉。

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四六、《太平御覽》卷六五五）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爲遠。」河東裴子野在晏筵，謂賓僚曰：「後事未嘗畫食。」捨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

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蕭，貧道何爲不執鍮？」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又卷五〇《文學傳下・何思澄》（存目）

《南史》卷七六《隱逸傳下・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略】斷穀三十餘載。【略】梁武帝敬信殊篤。【略】（天監十四年）無疾而終。【略】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書儀疏》一卷，周捨撰。

又《經籍志三》《正覽》六卷。梁太子詹事周捨撰。（梁有《三統五德論》二卷，曹思文撰，亡。）

又《經籍志四》　梁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周捨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周捨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捨集》二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上雲樂》一篇、《還田舍》一篇，又《韓舞歌》三首、《鐸舞曲》一首。　嚴氏《全梁文編》周捨有集二十卷。今存議七篇，鼎銘一首。

裴子野

論　述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姚察論》　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樸，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劉知幾《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　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三《詮藻》　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並棄其餘。此劉生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裴子野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見否雖異，刊改則一。

傳　記

蕭繹《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八）　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蓋籍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憖，卜期斯遠。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略】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略】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南史》卷三三《裴子野傳》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略】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略】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

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敍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略】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略】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略】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略】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略】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略】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

紀事

《梁書》卷五《元帝紀》（存目）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 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略】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略】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懷懷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罪，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

又卷三四《張纘傳》 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來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

又卷四〇《劉顯傳》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又《劉之遴傳》 子遴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謝徵》 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 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

《南史》卷八《梁本紀下》 （元）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略】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

又卷三四《周捨傳》 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皆悅。

又卷五一《梁吳平侯景傳》 （景）子勱，【略】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

范陽張纘善。

又卷五二《梁安成康王秀傳》（存目）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阮孝緒》（孝緒）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謐。」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又《經籍志三》《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

又《經籍志四》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宋略》二十卷，裴子野撰。《名僧錄》十五卷，裴子野撰。《裴子野集》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裴子野《名僧錄》十五卷。裴子野《類林》三卷。

又《藝文志四》《裴子野集》十四卷。

《通志・藝文略五》《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傳。

又《藝文略六》《類林》三卷，裴子野撰。

又《藝文略七》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宋略》二十卷（裴子野）。

又卷四上《報僧傳》三十卷（裴子野）。《名僧錄》十五卷（裴子野）。

又卷四下《類林》三卷（裴子野）。

又卷五《裴子野集》十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詩三首。嚴氏《全梁文編》裴子野有集十四卷。今存《寒夜賦》、《游華林園賦》、《卧疾賦》、《喻虜檄文》、《彫蟲論》、《宋略總論》、《泰始三畔論》、《明帝誅諸弟論》、《選舉論》、《樂志叙》，碑文、行狀凡十四篇。

雜録

《嘉泰吳興志》卷一八《事物雜志・安吉縣》《梁書》裴子野本河東人，寓居吳興之故鄣，著《諸侯略》。其宅在故鄣縣西南三十六里永昌鄉。

陸倕

論述

綜論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引）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蕭統《與晉安王綱令》（《梁書》卷二七《到洽傳》引）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

又《夜闌思舊詩》（《昭明太子集》卷二）佐公持文介，才學罕爲儔。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姚察論》陸倕博涉文理，【略】列於名臣矣。

張燮《七十二家集・陸太常集引》梁氏多才，自任，沈外，陸佐公爲之冠。驂軌竟陵，平分八友，非若晚彥之攀鱗也。《石闕》、《漏刻》二銘，東序摛芬，高壇藻景。其他短篇，都復爛然總至。《感知己賦》世鮮知者，余賞舉以敵彥昇答賦，殆欲勝之。夫其締交父行，翻承翊戴，正不虛耳。憶佐公阿父德明，時人謂水可當醴泉，而樹可當交讓。佐公年少精勤，卻於宅内起兩間茅屋，謝絕往來，晝夜擁書，是又樹且莫三珠，而泉乃飛百脈耶？余屢過吳，求陸氏故居不可得。考吳志，佐公墓在綏山。詢之故老，亦了不知處。

即從子襄之立石，竟復雨滅湮沉，獨是翡林賸綵，流播中區，陵谷不能載之而去者也。公賴此永矣。旃蒙赤奮若早春日，張燮識于吳舫。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陸太常集》 陸佐公爲任樂安小友，聲譽日進，因作《感知己賦》，投贈序懷。後奉命出淮、泗，以詩代書，寄京邑僚友，劉兄殷弟，諸子戚戚，濯然于李郭同舟，潘夏方駕。余每讀之，未嘗不重其篤友生，厚朋亞也。《漏刻》、《石闕》二銘，見美高祖，勅稱佳作。昭明《宴蘭思舊詩》云：「佐公持文介，才學罕爲儔。」既沒，元帝爲其墓銘曰：「詞峰飈竪，逸氣雲浮。」一人之身，榮知三祖，亦云通矣。南國興運，敦尚詩書，梁武起自文人，尤勤氣類，曲水清漳，同遊並唱，當時作者，但患無才耳。長卿凌雲，孟陽劍閣，寧多慕哉。陸集二十卷，不能盡見，茲所輯錄，皆麗而能則。斯人也，斯文也，生有蘭臺之聚，死傳青鏤之管，即謂至今存可也。

分論

《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此等詩雖無大佳處，當觀其工穩，乃唐應制所祖。

《以詩代書別後寄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淋漓盡情。「劉兄」以下敘此十人未免沓拖，亦多率句，而全篇有饒風致處。「追惟」一段，神情飛舞，梁人詩若此條暢抒寫者不多得。

《將至潯陽郡敎》 《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雅飭。

《石闕銘記》 梁武帝《敕答陸倕》（《梁書》本傳）：「陸倕所撰《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劉璠《梁典》（《文選》卷五六李善注引）：陸倕【略】少篤學，善屬文。【略】詔使爲《刻漏》、《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八引）：序文純以藻繪爲工，大約與王元長《曲水序》同調。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其屬文，辭義典雅。任昉嘗稱其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而不樸。【略】觀其序文，備極諛美，實借災石以爲獻媚之地，安得不投時主之歡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九　序亦規橅元長，前頌武功，故爾辭費，銘非極工，能搆形似。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以典章法度之所係，而絕無尊嚴閎鉅之思。詞靡裁疎，不及《刻漏銘》遠矣。錄而論之，以示軌轍。又譚獻批：寬緩是當時文體，難盡責以尊嚴，惟組練含容，功力自遜《刻漏》。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陸太常集選》：二銘並不見精采，昭明特以阿好入《選》耳。

《新刻漏銘》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二八引）：格調與前篇同，以其題小，微未宏富，然圓淨雅徹，固自合作。又，「氣均衡石」諸句，屬對甚工，是細巧文字。洪若皋《文選越裁》卷一一：綜三統之要旨，掇六曆之微言，吐玉含金，敷紬列錦，讀之句句有根荄，非復辭條言葉，徒事華藻者可比，安得不妙絕當時。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銘起盤盂，辨物當名貴覈而肅，文雖失於辟積，而密藻可觀。又，譚獻批：整栗有度，辭尚體要，淵規淑靈。又，製作大手，整栗自然，豈燕、許、沈、宋所能。

傳記

蕭繹《陸倕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九） 如金有鑛，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峰飈竪，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耀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南史》卷四八《陸倕傳》 （慧曉）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

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〇《梁京師釋保誌》（誌）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存目）

又卷二七《陸倕傳》 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

又卷三三《張率傳》 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値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任昉友善。

又《劉孝綽傳》、《王筠傳》（存目）

又卷四八《沈峻傳》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驎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略】。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存目）

又《袁峻》 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略】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又《周興嗣》 高祖革命，【略】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陳書》卷一九《虞荔傳》 荔【略】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南史》卷六《梁本紀上》、又卷二二《王筠傳》、又卷二三《王錫傳》（存目）

又卷二五《到溉傳》 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

又卷三〇《何敬容傳》（敬容）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略】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

又卷三九《劉孝綽傳》（存目）

又卷五二《梁安成康王秀傳》（存目）

又《南平元襄王偉傳》（蕭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又卷七二《紀少瑜傳》 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陸倕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陸倕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倕集》十四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陸倕集》二卷。

《棟亭書目》卷四 《陸太常集》，梁陸倕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一篇，《贈京邑僚友》一篇，《贈任昉》一篇。 任氏《文選撰人篇目》：《文選》有梁陸佐公倕《石闕銘》、《新漏刻銘》。 嚴氏《全梁文編》陸倕有集十

四卷。今存《感知己賦》、《思田賦》、《賦體》，教、章、表、啓、書、銘、碑，《釋奠文》、《請雨文》，凡二十四篇。

藝文

任昉《答陸倕感知己賦》（《藝文類聚》卷三一）（存目）

蕭子顯《侍宴餞陸倕應令》（《藝文類聚》卷二九）　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開宴等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劉孝綽《酬陸長史倕》（《文苑英華》卷二四〇）（存目）

雜録

《姑蘇志》　陸倕墓在吳縣綏山鄉。墓石從子襄爲序，湘東王繹爲銘，普通二年立。

何敬容

論述

《梁書》卷三七《謝舉何敬容傳姚察論》　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爲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南史》卷三〇《何尚之等傳論》　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何敬容》　姚察論何敬容，并及卞壼、王敬弘，大政既明，小察不遺，古人常道；然苟得其大，不綜其細，未有害也。若于文案碎瑣消磨日力，而謂其大者止于如此，蓋後世俗吏之大患。恐察所言正復未免，王敬弘不足道也。

傳記

《南史》卷三〇《何敬容傳》　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卹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略】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略】後坐妾弟費慧明爲稟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略】帝大怒，付南司推劾。【略】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

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略】。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略】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搆，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

紀事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篇》 何敬容書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父，小作口。陸倕弄之曰：「卿名苟既奇，大父殊不小。」敬容不能答。常事衣服，夏月入朝，衣裳不整，乃扶伏牀下，以熨斗熨之。衣既甚輕，背便焦灼。不辯「屯」、「乇」兩字之異，答人書曰：「吾比乇弊。」時人以爲笑也。不知晉國及晉朝人，或嘲之曰：「獻公殺賈后，重耳殺懷愍，卿憶此。」敬容曰：「從來所難，此故足稱匪人也。」

《梁書》卷二二《南平元襄王偉傳》 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

又卷三六《江從簡傳》 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

又卷三七《謝舉傳》 （大同三年，舉）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

又《何敬容傳》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略】（普通）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略】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 （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慨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

又卷七二《文學傳·何之元》 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孔平仲《續世說》卷五《容止》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邪？」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豬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藝文

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詩》（**《藝文類聚》卷五六**） 伎能本無取，支葉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斅嚬既不似，學步孰能眞。寔由紊朝典，是曰蠹彝倫。俗化於茲鄙，人塗自此分。

蕭巡

《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 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南史》卷三〇《何敬容傳》 （天監）五年，改尚書令，參選事如故。【略】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爲時所嗤鄙。【略】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

吴孜

《春閨怨》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十三：覃韻古詩少見，梁吴孜《春閨怨》用之。觀《毛詩》「節彼南山」首章，又「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泰山巖巖，魯邦所詹」，知覃、鹽、咸三韻古蓋通用矣。

《南史》卷三〇《何敬容傳》 （大清元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內。

虞騫

《登鍾山下峰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末押「細」字韻，有致。

《視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是新月景也。

《擬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雨景甚活，畫亦不能出。六朝詩寫景每有佳者，以古質，故活，唐人句煉反不能也。「電出嵯峨雲」，尤奇。

《南史》卷三三《何遜傳》 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

蕭洽

傳記

《梁書》卷四一《蕭洽傳》 洽【略】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略】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剎下銘，其文甚美。【略】（普通）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

《南史》卷一八《蕭洽傳》 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

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略】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蕭洽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洽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蕭洽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蕭洽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洽集》二卷。

徐摛

論述

《梁書》卷三〇《徐摛傳》 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

袁枚《答戴園論詩書》（《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〇）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略】即以人品論，徐摛善宮體，能挫侯景之威。

羅惇衍《徐摛》（《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最佳山水是新安，爲我還爲太守官。帝早旁求臨鎮去，人嫌相逼在朝難。文成宮體仙心雜，武正朝儀賊膽寒。跨竈莫誇詞藻貴，易名章僞致譏彈。

《詠筆詩》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七《譏評》：徐摛《筆詩》：「直寫飛蓬引，橫承落絮篇。」詠物之秀句。

《詠橘詩》 陳懋仁《藕居士詩話》卷上：徐摛《詠橘詩》：「焜煌玉衡散，照耀金衣丹。」《春秋斗運樞》曰：「玉衡散爲李，又散爲桃，散爲椒，散爲荆。」又曰：「璇樞星散爲橘」，故庾肩吾《謝賚橘啓》有「光分璇宿」之句。橘，不引璇樞而引玉衡，或有別據乎？否也。

《壞橘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清怨不勝。

《賦得簾塵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淺中良有意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新秀輕逸。摛詩不多傳。當時宮體於此想像之。

傳記

《梁書》卷三〇《徐摛傳》（存目）

《南史》卷六二《徐摛傳》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一字士續。【略】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將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春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庶子。【略】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

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紀事

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四六引）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爲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是見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腳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卧。」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存目）

《南史》卷五〇《庾肩吾傳》（存目）

又卷七一《儒林傳・戚袞》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殷芸

論述

劉知幾《史通》卷一七《外篇・雜說中》　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二《小說十卷》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時事。凡此不經之說爲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別集爲小說。是此小說因通史而作，猶通史之外乘也。）

晁載之《續談助・殷芸小說跋》　右鈔《殷芸小說》，其書載自秦漢迄東晉江左人物，雖與諸史時有異同，然皆細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劉義慶《世說》及《語林》、志怪等已詳事，故鈔之特略，然其目《小說》，則宜爾也。至于裴令公目若巖電事，或云：「裴令公姿容爽儁，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卧，聞王來，強回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爛爛若巖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或云：「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俱收并錄，并無考訂，則其書亦可(下缺)。

傳記

《梁書》卷四一《殷芸傳》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南史》卷六〇《殷芸傳》（存目）

紀事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　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

又卷三三《王筠傳》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略】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

《南史》卷二二《王規傳》　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又卷二五《到溉傳》　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

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又卷三三《裴子野傳》（存目）

又卷三九《劉孝綽傳》（存目）

又卷四八《陸倕傳》 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漑、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又卷五九《任昉傳》 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略】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阮孝緒》 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

吳幵《優古堂詩話·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殷芸《小說》載張良所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於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騏驎嶽遁，不步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予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吳聿《觀林詩話》 殷芸《小說》載《馬融列傳》云：「融善鼓琴，吹笛之聲一發，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原脫「如」字）。蜻蛚，蔡邕《月令章句》以爲蟋蟀。馬融《長笛賦》：「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李善云：「《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蜻蛚》二，古曲。』」（據《文選》，當注作《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帝有《氣出》、《精列》二古曲。此似有脫字。）則殷芸所載，不唯謬甚，亦可笑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小說》十卷。（梁武帝勑安右長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小說》十卷（殷芸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殷芸《小說》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小說類上》 《小說》十卷，殷芸撰。侗（《崇文總目》輯者錢侗）按：【略】考《讀書志》作劉餗撰，《舊唐書》、《唐志》、《通志略》又有劉義慶撰，亦十卷。又按：經部有殷介《喪禮極義通考》引原釋亦作商價。陳詩庭云：宋時殷字多避作商，故改殷城縣曰商城，溵水曰商水。

《郡齋讀書志·小說家類》 《殷芸小說》，十卷。（宋）〔梁〕殷芸撰。述秦、漢以來雜事。予家本題曰「劉餗」，李淑以爲非。

《通志·藝文略六》 《小說》一〇卷，梁武帝勑安右長史殷芸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殷芸小說》。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 《殷芸小說》十卷。宋殷芸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序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二》 《殷芸小說》，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子雜」 《殷芸小說》。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小說》十卷（梁殷芸）。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一》 《殷芸小說》二卷，一冊。

《近古堂書目》卷上《小說類》 《殷芸小說》。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五 《殷芸小說》一卷一本（抄）。

《稽瑞樓書目》 《殷芸小說》一卷。（舊鈔，附。）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二 案：晁、陳二家于是書及撰人本末皆未詳考，但從流俗不根之說。或稱宋、或稱齊，而不以爲非。案，殷芸生于宋季仕齊入梁，且三十年，乃卒，謂之齊人可乎？

又 案：是書爲小說家之最著聞者。今惟見晁氏《續談助》抄節本，凡七十餘條，各注所出并注明分卷門目。原書體製秩然可見，今并錄于後以存大略。原書分卷篇目：第一卷曰秦、漢、晉、宋諸帝（與陳錄所記同）。第二卷周、六國、前漢人物。第三、四卷後漢人物。第五、六卷魏人物。第七卷吳蜀人物。第八、九、十卷，並晉中朝江左人物。本志注云梁目三十卷，其分卷當亦如此。此十卷，蓋合并非闕缺失。 原書引用書名：《晉勅》、《宋武手勅》、《簡文談疏》、《小史》、《鬼谷先生書》、《張良書》、《鄭劭對潁川太守問》、《東方朔傳》、《馬融別傳》、《鄭玄別傳》、《李膺家傳》、《李膺家錄》、《徐穉別傳》、《許劭別傳》、《禰衡別傳》、《魏武楊彪傳》、《司馬徽別傳》、《羊琇別傳》、《裴頠別傳》、《阮瞻別傳》、顧元《仙瀨鄉記》、山謙之《吳興記》、盛弘之《荆州記》、庾穆之《湘中記》、《襄陽記》（不著名）、《志咸澈心記》（吳孫皓時僧）、《俞益期牋》（豫章人與東晉韓康伯同時）、《郭子》、《雜記》、《雜語》、《語林》、《世說》、《異苑》、《幽明錄》、《志怪》、《笑林》、《俳諧文》（詳見《集部・總集類》末）。

何遜

論述

綜論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 何遜詩實爲輕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蓬居向北闕』，懂懂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

《北史》卷五五《白建傳》 （濟陰王）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賞之。

李頎《古今詩話》（《詩話總龜・寄贈門中》引） 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詩。沈約嘗曰：「吾讀公詩，一日三復，猶不已。」故李義山詩曰：「寄言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下》 苕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疏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句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淩風臺。」《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

呂祖謙《詩律武庫》卷一二《一日三復》 梁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沈約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故杜公有「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蓋遜曾爲安陵王參軍，兼水部郎，故云。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何遜》 何遜，何承天曾孫。范雲、沈約皆好

其詩，以爲「含清濁，中今古」，「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論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虞堪《讀何水部詩集》（《虞山人詩集・補遺》） 剪燭聯詩孰似君，多情無奈沈休文。揚州春月應無夜，秪爲梅花瘦幾分。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何遜之作不費氣力，如庖丁解牛，風成於騞然。

謝榛《即席醉筆一韻十六首》八（《四溟先生詩集》卷二〇） 才力誰爲鳴世賢？歲寒冰雪卧閑園。梅花吟到清新處，獨有揚州何仲言。

張紱《何水部集跋》（明正德丁丑刊本卷末） 此梁水部何仲言集也。自仲言以詩名，而張文昌輩繼起，於是例作水曹遂爲詩家故實。然夷考古詩，自謝朓一變已有唐風，延至於今，近體歌行盈天下，而五言幾廢矣。間有作者，類詆齊、梁，不知其又出齊、梁下也。齊、梁舍《文選》外，陰、何、徐、庾最著。余友臨江龔師顏嘗評四家，以何爲上，庾次之，徐、陰又次之。蓋出雄渾於婉麗，仲言猶爲近古也。何詩舊與陰偕刻，余謂二家體裁各出，不當比而同之。公暇獨取是集，芟其繁蕪錄藏焉。同寅毘陵陸懋之、永嘉李升之咸以爲然，因共捐俸，刻寘郎署，中有缺誤，則因之而不敢益。或者見雲林子亟稱仲言，遂拈陰句，若以抗之。要之自有定價，非狥獨見者所能了也。

譚浚《說詩》卷下《人物》 何遜，仲言，揚州法曹。范雲曰：「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者，何生矣。」宋潛溪云：「何流于煩碎，陰涉于淺近。」

焦竑《焦氏筆乘》卷三《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暮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轘車」，「蕭散烟霞晚，凄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蛺蝶縈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于失實乎哉？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何遜：「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閨閣行人絕，房櫳日影斜。誰能北窗下，獨對後園花。」六朝絕句近唐，無若仲言者。洪景盧誤收《唐絕》中，亦其聲調酷類，遂成後世笑端。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何遜五言四句，聲盡入律，語多流麗，而格韻始卑。（上源於鮑明遠五言四句，下流至梁簡文、庾肩吾五言四句。）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何仲言詩最多，鮮舉其近六朝者，「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飛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近初唐者，「日夕棲鳥遠，浮雲起新色」、「落花猶未捲，時鳥故餘聲」、「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近盛唐者，「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蕭散烟霧晚，凄清江漢秋」、「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露浮」；近中晚者，「疏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長墟上寒靄，曉樹沒歸霞」、「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又，《詠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風調遒古。《詠照鏡》云：「聊爲出繭眉，試染夭桃色」，綺藻芊眠，故曰能詩何水曹也。但以全篇神氣不完，故顏之推有「貧寒」、「辛苦」之評，然謂「不及劉孝綽雍容」。孝綽自《餞庾於陵應詔》外，可及何者有幾？顏評稍抑揚失實矣。

張燮《何記室集序》（《七十二家集》卷首） 杜子美與裴迪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宋人撰杜注，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請再任揚州。值梅花盛開，相對終日。楊用修駁之曰：「遜時南北分裂，洛陽魏地，安得居洛又請再任？」此足破宋注之訛。但據本傳不載法曹事，便斥遜非揚州法曹，則子美去梁未遠，「在揚州」三字不應都無着落。蓋據非要津，治之聲績，本傳偶爾見遺，諸史中往往有之。《齊書・謝玄暉傳》亦不載謝作宣城守，千世之下，未嘗并抹謝宣城也。獨遜在當時，人多稱何記室，其在來禩，人多稱何水部，直法曹之名不甚著，遂啓文士辨端耳。《韻語陽秋》謂遜集只有《梅花詩》，未嘗指揚州。考維揚舊志題云揚州法曹廨舍見梅花，則與子美「官梅」二字正自合節，必非無據。且風臺、月觀明屬揚州事，奈何欲離之揚州哉？余故折衷諸家語而詳論若此。仲言沒後，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詩存者頗多，獨他文殊落落，僅賦一篇、七一篇、箋及書數行耳。仲言對策，范彥龍見之便結忘年交，惜本傳不載其全文，今遂湮沒。余於本傳不能無遺憾焉。癸丑嘉平紹和張燮識於梅島。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何記室集》 何仲言文名齊劉孝綽，詩名

齊陰子堅，今集中文頗少，《爲衡山侯與婦》一書，詞林見賞，一閨房語耳，未可方阿土也。子堅長於近體，《安樂宮》詩尤稱，除八病，協五音，然風格遠不逮仲言《銅雀妓》、《宿南洲浦》諸詩，又不知何以比肩同聲也。秀才《對策》，南鄉所重；既恨未見，「昏雅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集亦無有。今所傳者，隱侯讀詩，一日三復，文集入洛，諸賢並贊，以此名高耳。少陵佳句，多從仲言脫出，是以有「能詩何水曹」之句。後世詩人，知慕少陵，即慕仲言，雖顏黃門致譏「貧寒」，無貶聲價。蓋古人詩名有因後人而益貴者，陰何其類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何遜詩，語語實際，了無滯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語氣悠柔，讀之殊不盡纏綿之致。

又《古詩鏡》卷二二 仲言(何遜)意境清微，幽芳獨賞，敘懷述愫是其所優，當梁之時去艷修眞，會歸本素，亦所稱大雅君子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何仲言體物寫景，造微入妙，佳句實開唐人三昧。如「少壯輕年月，遲暮惜光輝」，「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岸齊生寒葉，村梅落早花。遊魚上急水，獨鳥赴行楂」，「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清池映疎竹，飛蝶弄晚花」，「天邊看遠樹，水底見行雲」，「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浪白風初起，江暗雨欲來」，「露濕寒堤草，月映清淮流」，「曉燈暗離室，夜雨滴空階」，「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蛺蝶縈空戲」，「水影漾長橋」，皆妙句也。世徒稱其「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何耶？魯直云：「比來工五字，句法妙何遜」，不虛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何遜》 何仲言詩經營匠心，惟取神會，生乎駢麗之時，擺脫填綴之習，清機自引，天懷獨流，狀景必幽，吐情能盡，故應前服休文，後欽子美。後人不詳旨趣，動以駢麗少六朝。抑知六朝詩文，本饒清緒，縱復取青妃白中含宛轉之情；況多濯粉滌朱，獨表清揚之質。惟異有述，何代無才。若捐意狥辭，務華棄實，雖曰間有，豈是同然。而耳食者概廢諸家膚襲者，又詭竊餘論，試取休文、仲言之集切磋究之，寧不爽然自失乎。少陵於仲言之作甚相愛慕，集中警句每見規模、風格相承，脈絡有本，淺學者源流弗考，一往吠聲。今徒知推服少陵，而於少陵所推服者反加詆毀可乎。予選古詩，雖齊、梁以後，不敢忽略，誠以有唐大家恆多從此取徑，雖命體不同，而楚風漢謠並成其美。春蘭秋菊，各因其時採擷，流風咸饒逸韻也。然求其跌宕若休文、高深若彥昇、清迥若仲言者，亦不多得矣。　何仲言詩如層巖飛瀑，湁湁下垂，如縷不絕，而清光映徹，毛髮可鑑。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何水曹遜示寮》(《秋笳集》卷六) 重巖嵐翠渺，荒薄烟光聚。晨月媚空波，落星帶江樹。的的洲迴帆，蒼蒼山寫霧。風緊曉猿悲，霜空孤雁度。漂搖行旅情，棲遲遊子慮。懷人思故山，撫舊傷往路。幽期既已乖，賞心庶能遇。眷此平生懷，悼茲年歲暮。方謝金閨彥，去采瑤岑露。

程哲《蓉槎蠡說》卷一《何水部集》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載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三卷，今世所傳是也。惟春明宋氏家藏八卷，獨完。而少陵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句，考之皆無有，則知所軼尚多。前人論詩，但賞其「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不知集中如此者不少，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贈王左丞僧孺》云「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悉秀拔可喜。顧顏黃門譏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非篤論也。吾師阮亭先生《五言凡例》云：「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眞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何仲言(遜)詩如寒螢洗露，碧火流空。

黃子雲《野鴻詩的》 仲言屏棄駢辭，天機清引，造語新闢，惜少全作。杜陵所賞，亦只在吉光片羽也。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水部詩氣韻清微，孝綽、子堅非其曹耦。

張玉穀《詩古詩四十首》三三(《古詩賞析》卷首) 月且從來每有訛，齊名那得定陰何。春雲靄靄遙空展，水部優於常侍多。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何水曹遜示寮》(《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平楚層陰合，長林晚煙聚。空江淪微波，落日隱遙樹。初月起秋旻，殘星下巖霧。斷峽猿競啼，澄潭雁飛度。境曠絕諸妄，神清瑩百慮。漂搖古原

上，疲馬識征路。雲嵐思故山，撫景時一遇。眷此壯士懷，慨焉悵遲暮。長辭石渠彥，采采木蘭露。

羅惇衍《何遜》《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一篇一詠范雲嗟，交好忘年賞不差。水部言陳教帝憚，隱侯詩讀每卿誇。文章東海親鈔集，恩禮南平爲恤家。未識揚州官閣裏，幾人相繼寫梅花。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何記室集選》 何詩神采煥發，他家所少。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一〇（《蒿首論詩絕句》） 東閣官梅句有神，揚州水部最清新。選樓寂寞無顏色，不錄千秋幷世人。

分論

《銅雀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合作。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何遜》：此與元暉總帷幷幹之篇其皆爲竟陵王子良亡而作乎？

《擬輕薄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淹麗之章。「相看」二句殊肖。

《門有車馬客》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古體剝裂久矣。于樂府題認字作主，徵事湊合，乃似經生作制藝，字字挑講，直令人噦不能忍。仲言斯制，命意既古，而筆端流放，別有生動，以續古人，夫豈遠哉？結語輕麗，不足爲之累也。微此，則又北地信陽，假古董行貨矣。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爲西封侯作》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此詩調爽雋，章法不苟。末路似微沓弱。

《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怨與情俱勝。押韻自然。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疎淡，無俗氣。

《暮秋答朱記室詩》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何全篇可觀者《暮秋答朱記室》，峰距頗近劉公幹。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仲言落筆遒勁有餘，以此微損度韻，往往令杜陵以其思力竄取。顧仲言勁而密，叔庠勁而疏，兩取方之，仲言之去古未遠矣。唯其密也勁，在句而不在篇，字句自有餘勢。近不許叔庠入室，遠不許子美升堂，正賴此爾。如「寸陰生銷鑠，千里長遼迴」，豈一往遒勁，人所測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桃李」二句古意。

《酬范記室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生動。

《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寄婉於促，如笙磬之音，雖非琴瑟，正自琅然動人。

《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其聲調則西洲之遺，超忽無之而言情亦切。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徹底清疎。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音聲得之《西洲》。

《答丘長史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二：「黃花」四句，直叙景物，不假點綴自佳，故知人力雖工，不勝天趣。

《道中贈桓司馬季珪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情事能宛宛道出。

《夕望江橋示蕭諮議楊建康江主簿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水影」句，眼前景寫得生動。

《寄江州褚諮議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述情條暢。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略有蹊徑，而大致平善，遂爾不覺。五言于詩，正如出岫之雲，一有間斷即成消散歷下。謂唐無五言古詩，亦似于此覷得。秀脫之句率爾至極，則景陽「蝴蝶」、康樂「春草」始開之先。乃其洗露雖鮮，尤尚絲毫不犯，「天際識歸舟」爲稍犯矣。「初月波中上」則又加遒爽。每降而下，至此而不可復降。更降而之浮勁，則爲「江上數峰青」、「楓落吳江冷」，通身插入，隨口急出，澹雅之音掃地欲盡。嗚呼，此唐以下人之不流爲塡詞而不止，急管繁弦，莫非夷樂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寫境曠遠，言情亦復浩蕩。「薄雲」二句佳。杜少陵襲用稍加變化，「宿」字較「出」有作意，「孤月浪中翻」，「翻」字亦活，然與此自分古近。 王士禛《居易錄》卷五：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傖氣。論者乃謂青出于藍，瞽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 陳錫璐《黃孀餘話》卷七《何遜詩》：何遜《入西塞詩》「白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只易四字，人工損其天質矣。蔡絛《西清詩話》乃謂「因舊而益妍。」類癩髓補痕，此不得爲知言也。

《下直出溪邊望答虞丹徒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溪北」二句，望遠之景蒼然。

《贈諸遊舊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言情詩極足覘人品，度必如此者乃得不惡，大端則雅，瑣屑則俗也。言情而又出之以俗，則與窮里長告旱傷、老塾師嘆失館又何別焉？古人之立「四始」、「六義」，初不爲渠輩設也。仲言有「伊余從入關，終是塡溝壑」，「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逢施同溝壑，値設乃糟糠」，「逢時乃倏忽，失路亦斯須」一種惡詩爲杜陵所祖者，以擬斯篇，天壤懸絕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是非》：陶公《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何遜《贈舊遊》曰：「一途今未是，萬緒昨如非。」古人落筆，未有無來歷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末段悠揚，語雖近自能動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在旅中述懷，寫贈故鄉遊舊之詩。前十，皆述己懷，而首四就資劣不能成名，寬寬說起。「擾擾」六句，則實叙役倦事微，少年易老，即今未是，回首皆非之感，而「從役倦」三字，已爲離鄉伏脈。「新知」四句，方落到遊舊睽違，望鄉淚落，贈詩本旨。以新知雖樂翻入，便曲折。後六，蒙上「引領」、「極目」來，將客長憔悴，挑出春自芳菲，即岸花江燕，想像歸鄉一路水程之景，而以無由帆趁潮歸，陡然勒轉作結，更極縱擒。

《贈族人秣陵兄弟詩》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元方振高羽」句，何思澄字元靜，此云「元方」，豈借陳元方之字乎？

《秋夕仰贈從兄實南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起言景蕭森。「見就還田家」，意妙。《贈族人秣陵兄弟》有「齊兒敢爲俗，蜀物豈隨身」，「土牛終不進，芻狗空重陳」，語並可存。

《送韋司馬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意緒相綰，流宕入情，惜別之懷，睠睠無已。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全寫別後惆悵，情景曲曲入微。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每於頓挫處蟬聯而下，一往情深。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送別後還家寫意之詩，非送別時作也。前六，先將送別正面叙清。「離言」一聯，善寫情事。「舉帆」六句，叙既別後望中之景，就己邊說，而「予起」十字卻對說，縈拂有情。「隱舟」六句，叙望不見而歸家之事，亦就己邊說，而「想子」十字又交互說，更縈拂有情。「銜淚」六句，叙歸途及抵家乍見之景，「看月」十字寫出無聊。後六，則述現在獨愁聞織，輾轉不寐，點出朋情難置，因而作詩，卻偏以「勿復」、「重陳」反筆醒意，眞結得情致纏綿。通首六句轉意，即六句轉韻，而轉韻處皆蟬聯而下，頓挫生姿。《西洲曲》已開此體，而此更整齊，致爲可法。

《南還道中贈劉諮議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總能條暢，暫有雋句。

《與崔錄事別兼叙攜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川平」二句，景活。「我本倦遊」，以下流逸多情。「是別盡淒清」，句法頗爲少陵所愛。

《別沈助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一朝」二句，造感深至。結語敦厚之思。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梁書》：「沈畯，字士嵩。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又，此則別時所作。前二，先以劍舄比起平日蹤跡之密。「未覺」句足上，「忽見」句點題。「一朝」二句，別時之感，措詞耐味。後四，拓空轉意，以囑其自愛勿悲收住，亦不直遂。別人詩有留別、送別二種，題與詩當醒出爲是，如此詩難定的解，亦是疏處。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何記室集選》：此慰沈失偶也。

《與蘇九德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空中繚繞，隨地風華，眞《十九首》親骨血也。轉韻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結六語錯互相承，法甚新，語更悽惋，有古意。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末四句分頂「秋月」、「春草」，臨手成法，無所不可。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亦別時所作，玩「若被遜」句，作留別爲近是。前四，以近別猶夢，跌出何況遠離。中四，遲舉離杯，恐忽不見。因即眼中所見青袍團扇，指其形似春草秋月，以爲記憶。時方有事團扇，又隱將別時在夏點清。叙別正面，用意已奇。後四，忽然轉韻，即頂上「秋月」、「春草」，寫出別後相思與時無盡來，隨手成法，結得悠然。

《贈韋記室黯別詩》 《古詩歸》卷一四「試望」句，譚元春批：處置得凄然。鍾惺批：四字皆用虛字襯出情境。「水夜」句，譚元春批：遜有「初月波中生」之句，不如「水夜」二字撮要。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飄忽。

《初發新林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順序不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末段情極悲。

《渡連圻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境奇語健。「魚遊」句大奇，致對「懸瓜」。「瓜」字終是湊韻，苦無以易之。他好句甚多，不忍割。

《下方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白」、「黑」二字作虛字

用，有作意。歸途漸近，未到之頃，情更脈脈，能寫之。

《入東經諸暨縣下浙江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齊、梁乃有此白描之詩，一氣清泚，都無俗染。

《還渡五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清眞。具見高致。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何記室集選》：「戎傷初不辨」句，「傷」疑是「商」字。

《春夕早泊和劉諮議落日望水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客心自有緒」句，含蓄無盡。

《宿南洲浦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結束自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起句作一轉想，便有意。下寫舟行之苦，頗悉。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南州浦）此姑熟也，去建業兩程，故云「違卿已信次，落帆依暝浦。」子山賦已以「落帆」句爲故實用，是當時絕重此詩。

《學古贈丘永嘉征還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叙己即不復再道，故平結之餘，如湖光一曲，涵千里之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寫情事能曲盡，便佳。

《和蕭諮議岑離閨怨思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艷詩不失風骨，雅者自雅，不問題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薄有古意。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雅搆。

《嘲劉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用意亦是規諷，非直嘲。

《詠照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對影」二句、「寶釵」二句，並活。笑乃自喜，與啼故不相妨。

《擬青青河畔草轉韻體爲人作其人識節工歌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轉韻如不轉，此如調瑟理笙，妙在唇指不在譜也，如珠含光不用燈燭，靜者之姝乃可云姝。

《學古詩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極意學古，正以無意得之，神理風局無一不具美者。此與「宿昔夢〔顏〕色」乃仲言集中一雙玉箸，直東晋以後百餘年所希有。江文通且讓其高，況他人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圓」字最難下。「赤日」句，大漠曠望，寒色荒荒。

《臨行公車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愁緒激昂。

《秋夕歎白髮詩》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八《蘇》：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憊一蘇。」二頃，用蘇季子負郭田事。一蘇，孫思邈屠蘇菴事。屠，絕鬼氣。蘇，醒人魂。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何記室集選》：「逐物均乘鶴，違俗等雙凫」二句，「鶴」疑爲「雁」，此用子雲雙凫飛乘雁集之說也。

《夜夢故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開簾」以下四句，夢回之景並覺曠邈，而「開簾」句尤奇。少陵「屋梁落月」不足矜美。

《從主移西州寓直齋內霖雨不晴懷郡中遊聚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一室卧思，心與簪履並競，其寫如見。

《劉博士江丞朱從事同顧不值作詩云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此首結構甚奇。同顧不値，僅用首四句直序已畢，翻從客去主歸，憑虛想像，曲寫愛慕之情。假設談讌之樂，措語大奇。「向夕」以下言歸來。對此佳景，誠宜與好友盤桓，故將眼前境地寫令幽勝稠疊，多語婉婉入情。因言如此良辰，但同住坐其樂無匹，更復歷頌三君，使讀者儼若衣冠簪履，雜沓在座。然忽接「是顧」二句，則此會全虛，查不可得。前段所寫，覺同夢境。如此曲曲入想，方知此際不値，懊悵倍深。善結虛界，用抒實懷。末四句更訂前期，語亦曠逸。想其結撰之妙通不猶人。少陵心慕水曹，當由此等處也。

《春暮喜晴酬袁戶曹苦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景即目前，情深心曲。

《苦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切而能暢，「實無」二句，可稱大雅。

《七夕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詠女牛者多，此爲合作。

《詠早梅詩》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略】。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呂祖謙《詩律武庫》卷一三《游賞門・官梅詩興》：梁何遜，字仲言，有詩名，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咏其下，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其後居洛，思梅花，再求其任，乃抵揚州，花方盛開，遜遂對花彷徨終日。故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何如何遜在揚州。」

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是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二：何遜好梅，梅詩絕未見佳，其所好者，在形骸之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清氣奕奕。

《行經孫氏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水龍」二句典雅。以下憑弔語並有風致。前半嫌冗率，「凶德愎而違」，都不成語。

《塘邊見古塚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造感切至，「幾逢」四句，蕭瑟入情。

《登禪岡寺望和虞記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前半流逸，後半蕭蓼。

《贈王右丞（僧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並佳，「游魚」句尤雋，以「水葉」字新。杜工部「輕燕愛風斜」，雖別有思理，亦應熟誦此句，於胸中不覺流出。

《敬酬王明府（僧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前四句景色佳，結意亦悲。

《野夕答孫郎擢詩》　《古詩歸》卷一四，「山中」句鍾惺批：與「巷中情思滿」同幻，然實有此境。又批（詩題）「野夕」字新。六朝人每着意鍊字，命題亦不放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暮色悵然，便有懷人之想。結寫相思意長。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此竟以古行律矣。一、二句，是野。三、四句，是夕。轉句以「無賓客」少「歡趣」，便合到「思君」，以答孫擢。

《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情景相入，拙者必疑五、六之爲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氣色蒼逸，此等並應少陵所賞。獨鶴、雙凫興意不覺，往往效之。

《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語淺淺，能使深情畢盡。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離情凄惋，非景不傳，可悟詩法。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爲留別時詩，如此製題，則曉然矣。前四，言久聚忽別，隨用比意，醒出勢難重聚。後四，點明夜別之景，收到惜別之情。「羣匹」則非一人，故題只以故遊總括，須知。

《與胡興安夜別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胡爲居人，轉軾以送，遜方作客，維舟暫淹，一笑難常，愁分兩地，情可憫矣。況夜景清絕，祇增其悲，不惟行者抱恨，而居人之獨守故園亦此秋時。何叙致婉轉，別詩之佳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意盡，五、六景中有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亦是留別詩，而前首在室中，此首在舟次，不同。前四，胡己對起，以「一筵笑」跌出「兩地愁」來，鍊句有味。後四，接寫舟次夜別之景，拖出抱恨獨居，是題後餘波也。

《車中見新林分別甚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隔林」、「下阪」語有層折，非合掌；後半直寫，頗饒感歎。

《曉發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水底」二句，大佳。寫景取曲，定經少陵百諷。

《慈姥磯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有起有合，居然律也。乃起者非起，合者非合，章法之奇，一從《三百篇》來。太白間能用此，餘人不知。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五、六一近一遠，便是思鄉之情，傷己不歸，望他舟之歸。用意佳，語亦居然盛唐。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已不能歸而望他舟之歸，情事黯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詩驟難索解，詳味再四，始知爲辭家出門，有人送至磯下，泊舟竟夕，明日送者舟歸，望之有感而作。前四，就磯頭暮景，點出有人同賞，暫解鄉憂，是追叙昨日事。後四，則言送者舟歸，客悲頓起，複述磯景，轉見凄涼，正其曲於達情處也，妙妙。

《見征人分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作此分離，所謂生人爲死別，不堪代之回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賦所見而壯之也。前四，以日暮親賓相送，挑出征人奮往之形。綴「兒女」句以爲反托，愈醒豁，且即以引下自表壯懷。後四，作征人喻兒女語看，點清去路，更就不望生歸，透過一層作結，用筆勁甚。

《同虞記室登樓望遠歸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演盤中詩句，不嫌其絮，後半亦雅。

《與虞記室諸人詠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句典雅。詠扇及歌曲者多未有如此句。「掩」字之當。

《望新月示同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雙蛾」不若作「纖娥」。「的的」二句，確是新月與滿月不同。古人體物之妙如此。

《行經范僕射故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語語抱哀。

《送褚書聯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上二句已傾別淚，末二句直當喚奈何。

《邊城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思來亦遠。

《爲人妾思詩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上二語若將盡者，找二語乃只道得一曲，死者活，散者斂，一氣之妙固如此。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情特深。

《閨怨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評「誰知夜獨覺」句：口頭語，但覺沉至。「夜獨覺」，試有誰知也。「竹葉」二句，便是獨覺時獨見之景。

又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俱是高調。

《苑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不言怨而怨可知。

《苑中見美人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借影脫胎，借寫活色。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團扇」二句，韻事妖姿，二句寫盡。

《相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倒裝法將無始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此景何堪。「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似此二句生動，中復有高渾之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非送人詩，乃別送者詩也，製題亦欠明白。首二，兩層申寫，言情已透。後二，只就水程別時之景頓住，峭甚。

《照水聯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有致。

《爲衡山侯與婦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寄書閨閣，倩作固奇，而微笑餘香，代人涉想，尤爲奇之奇者。水部風情，於斯概見。又，婉孌極豔，情緒緜牽，當與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北周庾信《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並稱香奩絕作。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纖巧如翦綵宮花。

〔附〕**《七召》** 《駢體文鈔》卷二八譚獻批：大樸盡散，秀色可飡。有句可摘。

傳記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何遜》（存目）

《南史》卷三三《何遜傳》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疏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爲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張燮《何記室集序》（《七十二家集》卷首） 《梁書·何遜傳》：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還爲安成王參軍，兼尚書水部郎。終廬陵王記室。《南史·何遜傳》但稱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卒於廬陵王記室。按：建安王即南平王也。遜爲奉朝請及安成王參軍，《南史》中已不載矣。乃知作史者原有約略，不得太泥。燮又識。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從主移西州寓直齋內》 按：揚州刺史廨在石頭城，稱西州主，當是梁南平王，然史不載南平爲揚州。抑或遜爲齊西昌王鸞幕僚，鸞移西州則見史矣。史於遜傳在齊事不詳。

紀事

陽松玠《談藪·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牘有榴柳」，命朝士並作。【略】何遜用曹瞞故事曰「嗅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何思澄》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北史》卷五五《元文遙傳》　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何遜嘗官揚州》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酒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彫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文集，乃有此詩，而集首有梁王僧儒所作《序》，乃云：「遜，東海郯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魁。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起，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略去揚州耳。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按，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按，《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楊慎《丹鉛摘錄》卷八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爲何說也？

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二《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東坡次韵王定國倅揚州詩云：「空教何遜在揚州。」注引杜詩注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徬徨終日。」查初白《蘇詩補注》云：「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何遜傳》無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五言古一首。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近有妄人托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至謂遜作揚州法曹云云，豈不誤學者。愼（初白名愼行）考《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所云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初封也。偉于天監二年，使持節都督右軍將軍、揚州刺史，遜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葛常之似未深考，至王氏、施氏補注引杜注，以水曹爲法曹，又杜撰廨舍梅花事，則固不可不削去也。今爲辨正。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何遜集》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何遜集》八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何遜集》二卷，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學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唐孝綽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通志・藝文略七》　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何遜集》八卷。〔原釋〕按《宋志》，《何遜詩集五卷》與此異；《隋志》七卷、《唐志》八卷、《郡齋讀書志》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何仲言集》三卷，梁水部郎何遜仲言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同。今所傳止此。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五》《何遜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何遜詩集》五卷。
《秘閣書目・文集》《何遜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何水部詩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何水部集》，梁水部員外東海何遜，仲言也。凡十一篇。
又卷一四《何水部集》二卷，梁水部員外東海何遜仲言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何遜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何遜集》七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何仲言集》二卷(遜)。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何水部集》一冊(二卷，何遜)。
《玄賞齋書目》卷七《何水部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何水部集》。
《絳雲樓書目》卷四《六朝文集類》《何水部》。
《傳是樓書目》卷四《何水部詩集》二卷(梁何遜)一本。
《棟亭書目》卷四《何記室集》，梁何遜撰，一卷一冊。
江昉刻《何水部集序》(乾隆十九年江昉刻本卷首)黃長睿稱春明宋氏有水部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晉天福本但有詩三卷，今世傳本是也。予考宋氏本近不復存，茲本爲錢塘洪清遠氏所刊，或即天福本，顧流布亦鮮。新城王先生謂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稱兩雄，洵爲定論。爰即家所鈔藏水部洪本錄諸梓人，至文通全集，俟續搜訪，隨付開雕，以稱合璧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官至水部員外郎，故自唐以來稱「何水部」。王僧孺嘗輯遜詩，編爲八卷。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有遜集跋，稱爲春明宋氏本，蓋宋敏求家所傳，其卷數尚與《梁書》相符。而伯思云杜甫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句不見集中，則當時已有佚脫。舊本久亡，所謂八卷者不可復睹。即《永樂大典》所引遜詩，亦皆今世所習見，則元、明間已不存矣。此本爲正德丁丑松江張紘所刊，首列遜小傳，凡詩九十五首，附載范雲、劉孝綽同作《擬古》二首，《聯句》十三首，末載黃伯思跋，跋後附《七召》一篇。末復有紘跋，稱舊與《陰鏗集》偕刻，紘以二家體裁各別，不當比而同之，公暇獨取是集，刪其繁蕪，同寅毘陵陸懋之、永嘉李昇之捐俸共刻。然則是集又經紘刊削，有所去取歟？《玉臺新詠》載遜《學青青河邊草》一首，此本標題作《擬青青河畔草(轉韻體)》，爲人作，其人識節工歌》與《玉臺新詠》不同。考六朝以前之詩題，無此體格，顯爲後人所妄加。又《青青河邊草》爲蔡邕之作，《青青河畔草》爲枚乘之作，六朝人人所擬，截然有別。此效邕體而題作「畔」字，明爲後人據《十九首》而改。復以古詩不換韻，此詩換韻，妄增「轉韻體」云云，蓋字句亦多所竄亂，非其舊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其集自宋已殘闕，故杜甫詩注所引，黃伯思皆以爲未見。然宋本今亦不可得，此本乃明張紘所刻。凡詩九十五首，附同作二首，聯句三首，又附以《七召》一篇。其中《學青青河畔草》一首，妄改原題，殊爲庸陋。然考《永樂大典》所載，遜詩無出此本之外者，或亦因舊本點竄歟。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一《何水部詩集》一卷，梁尚書水部郎何遜著。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明正德丁丑雲間張紘刊并跋，曰：「何詩舊與陰偕刻。余謂二家體裁各出，不當比而同之。爰獨取是集，芟其繁蕪，錄刻寘郎署中。有闕誤則因之而不敢益。」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何水部集》一冊，雍正間項道暉刻本。序稱：「黃長睿所稱春明宋氏本，已不可得；晉天福本，或即今之所傳。然亦不滿三卷之數，從玉几山房搜得舊本，合家所鈔藏錄之梓人。」云云前有賦一篇，書一首，《七召》一篇，牋二首，餘皆詩，附以同作及聯句。今四庫所收，爲明張紘刻本，九十五首，與此本同，而文不及此之多。

《稽瑞樓書目》《何水部集》二卷，舊刻，一冊。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何記室集》一卷(鈔本)。梁何遜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其集自宋已殘缺。故杜甫詩注所引，黃伯思皆以爲未見，然宋本今亦不可得。此本乃明張紘所刻。明正德丁丑張紘刊本。《孫氏書目》稱雍正間項道暉刊本，多於張紘本。錢氏《敏求記》云：有舊刻舊鈔兩本，並題《陰何集》，連《陰常侍詩集》一卷。(續錄)明錢塘洪瞻祖合刻《陰何詩集》本。二卷。又明刻詩集三卷。天福本。《百三家集》本一卷。清乾隆十九年汪昉刊。據洪本，八千卷樓影元

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何水部集三卷（精鈔本）》　水部名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官至水部員外郎。集八卷，晁氏《讀書志》云已亡佚。明正德丁丑，松江張紘刊本詩凡九十五篇，附載范雲、劉孝標同作《擬古》及聯句。明文嘉有元人鈔本多文一卷，今從而傳寫者。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何水部集三卷（舊鈔本）》　何水部撰。《何水部集》乃元人抄本。詳其筆意，頗似錢伯行書，但筆力差弱，豈門生弟子所爲耶。後有虞茂題一詩，而用虞戡之印。戡字勝伯，雍公子孫，嘗刻道園遺詩文，茂或其別名，未可知也。後有道園一詩，而用好古齋印，乃孫鳴岐書。梁潛跋，則朱性甫書。姜晋二跋，疑是張夢晋書，以其有枝山早年筆意耳。中間校對，皆子畏之筆，而其題名及陰、何摘句二段，皆先待詔筆也。上卷末有朱凱等題名一行，乃韓壽書。按：當時何集未出，惟孫鳴岐有此本，而子畏有別本，故諸公校者、錄跋者，不遺餘力，其好尚可知。又聞一時名士，如楊祝都唐輩，每得一異書，則爭相誇示以爲樂，故其所成皆卓然名世。今異書間出，而學者視之多漠然，宜前輩之不可及也。嘉靖癸亥五月十日大雨中偶觀此集，因題其後以識感云。後學文嘉書。葉氏手跋曰：何錞字子端，秦季公之友也。能字好聚古書帖，嘗擬元人書《何遜集》一卷，筆精墨妙，字字有法，在其季孫士龍處，一旦爲人竊去。此本乃從士龍抄得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後人其寶之。林宗。

張之洞《書目答問》《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明張紘刻本）。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何水部詩》一卷，明刻本。梁何遜撰。開卷，何水部小傳。按：《何水部詩集》詩凡九十五篇。附載范雲、劉孝綽同作《擬古》及解句，共一卷。與四庫本同。詩後宋黃長睿跋，又按《七召》後有正德丁丑張紘跋，與《七召》後餘紙均割棄。恐有刊板年月，爲書賈所去，僞充舊帙。前有「求是堂藏本」朱文方印。「毅調」二字朱文小長方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何記室集》輯本【略】凡賦、牋、書、《七召》共五篇，樂府四篇，詩九十二篇，聯句十二篇。（馮氏《詩紀》輯存二卷，篇數同。）又，嚴氏《全梁文編》曰：明張紘所刻集本有《七召》，張溥本從之。《七召》出《文苑英華》三百五十二，在簡文帝《七勵》之後。無名氏前不言何遜作。葉紹泰又編入《昭明太子集》。皆無確據也。今編入梁闕名類。又卷首叙錄曰：《何遜集》一卷，項道暉刻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書錄・題記》《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清乾隆江昉貽清堂刻本。此乾隆中江硯農刊本，源出明洪楩所刊。洪本余曾屢見，而此刻近始見之，亦殊可喜已。丙寅元日，盛鐸。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陰常侍集一卷，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陳殷鏗撰），明錢塘洪瞻祖詒孫校刊本，十行二十字。（德化李木齋藏書。癸未。）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何水部集一卷》　梁何遜撰。明正德丁丑張紘刻。　明錢塘洪瞻祖合刻陰何詩集二卷。　又明刻三卷，天啟本。　敏求記有舊刻舊鈔兩本，並題陰何集，連陰常侍詩集一卷。　百三名家一卷。　陽湖孫氏書目謂雍正間項道暉刻多于張紘本。　乾隆十九年江昉刻，據洪本。　〔附〕汲古閣有元人鈔本。（邵氏。）　〔補〕《何水部詩集》一卷。梁何遜撰。　明正德十二年張紘刊本，十行二十字。有正德十二年張紘跋。繆氏藝風堂藏。　明洪瞻祖詒孫校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尚有陰鏗詩一卷，合稱殷何詩集。李木齋先生藏。　〔補〕《何記室集》三卷。梁何遜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崇禎間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蔣氏茹古精舍寫本校，補端平丙申趙與懃跋一首。〔補〕《何水部集》二卷。梁何遜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清雍正二年項氏群玉書堂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寫刊本、鐫雕精美。一冊。余藏。　清乾隆十九年江昉貽清堂刊本，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余據明刊本校。〔補〕《何記室集》一卷。梁何遜撰。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何記室集》三卷（梁何遜撰）。附錄一卷。（明萬曆四十一年張燮刻《七十二家集》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何水部集》二卷。（梁何遜撰。清乾隆十九年江昉貽清堂刻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

藝文

朱記室《送別不及贈何殷二記室》（《詩紀》卷一〇三） 憑軾徒下淚，裁書路已賒。遠鼓依林響，連檣倚岸斜。山開雲吐氣，風憤浪生花。即此余傷別，何論爾望家。二君最琬琰，無使沒泥沙。

丘遲《贈何郎詩》（《詩紀》卷八七） 向夕秋風起，野馬雜塵埃。憂至猶如繞，詎是故人來。檐際落黃葉，堦前網綠苔。遙情不入酒，望美信難哉？

范雲《貽何秀才》（《詩紀》卷八七） 桂葉竟穿荷，蒲心爭出波。有鷺驚蘋芰，綿蠻弄藤蘿。臨花空相望，對酒不能歌。聞君饒綺思，摛掞足爲多。布鼓誠自鄙，何事絕經過？

又《答何秀才》（《詩紀》卷八七） 少年射策罷，擢第雲臺中。已經淄水耋，復笑廣州翁。麟閣佇曾校，虎觀遲才通。方見雕篆合，誰與畋漁同？待爾金閨北，予藝青門東。

何真南《答從弟秀才》（《詩紀》卷一〇三） 自憐耿不寐，擁褐至宵闌。蒼茫曙月落，切戾曉風酸。終朝長守饉，疊夜抱餘寒。周道坦且直，弱命溘將殫。靈臺聊寄止，戚里豈余歡？思家無積歛，何以拯急難？

孫擢《答何郎詩》（《何水部集》卷一） 幽居少怡樂，坐靜對嘉林。晚花猶結子，新竹未成陰。夫君阻清切，可望不可尋。處處多謖草，賴此慰人心。

劉孝綽《答何記室》（《詩紀》卷九七） 遊子倦飄蓬，瞻途杳未窮。晨征凌迸水，暮宿犯頹風。出洲分去燕，向浦逐歸鴻。蘭芽隱陳葉，荻苗抽故叢。忽憶園間柳，猶傷江際楓。吾生棄武騎，高視獨辭（一作餘）雄。既殫孝王產，兼傾卓氏僮。罷籍睢陽囿，陪謁建章宮。紛余似鑿枘，方圓殊未工。黑貂久自弊，黃金屢已空。去辭追楚穆，還耕偶漢馮。巧拙良爲異，出處嗟莫同。若（一作君）厭蘭臺右，見訪灞陵東。

又《太子洑落日望水》（《文苑英華》卷一六三） 川平落日迥，落照滿川漲。復此（一作在）淪波地，派別引沮漳。耿耿流長脈，熠熠動微光。寒鳥逐查漾，餓鵜拂浪翔。臨泛（一作流）自多美，況乃（一作此）還故鄉。榜人夜理檝，櫂女闇成粧。欲待春江曙，爭塗向洛陽。

又《樑口守風》（《詩紀》卷九七） 春心已應豫，歸路復當歡。如何此日風，霾曀駭波瀾。倏見搖心慘，俄瞻鄉路難。賴有同舟客，移宴息層巒。華茵藉初卉，芳樽散緒寒。諧浪雖云善，江流苦未安。何由入故園，詎即紉新蘭。寄謝浮丘子，暫欲假飛鸞。

高爽《寓居公廨懷何秀才》（《詩紀》卷一〇一） 寄止鄰城闕，徒然失遊聚。卧聞雞沓路，坐對空寂宇。風扉乍開闔，粉蝶時翻舞。若人不在茲，煩憂何得愈。

王僧孺《寄何記室》（《藝文類聚》卷三一） 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夜風入寒水，晚露拂秋花。何由假日御，暫得寄風車。

又《送何殷兩記室》（《藝文類聚》卷二九） 掩袖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瀁瀁且潮平。不肖余何惜，無貲爾勿輕。倘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又《何生姬人有怨詩》（《玉臺新詠》卷六） 寒樹棲鸞雌，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寶琴徒七弦，蘭燈空百枝。顰容不足效，啼粧拭復垂。同衾成楚越，異同非仳離。

江革《贈何記室聯句不成》（《詩紀》卷一〇三） 龍鱗無復彩，鳳翅於茲鎩。疇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

又《又贈何記室》（《詩紀》卷一〇三） 刻猴雖言巧，辯對今知章。且欣共卮酒，勿道濫衣裳。

沈繇《答何郎詩》（《何水部集》卷二） 歡慼遞來事，聚散居常理。但傷膠投漆，忽作弦離矢。形影一東西，山川俄表裏。執手涉梁上，悲心萬端起。方同兒女泣，況此流潮水。

雜録

《山東通志》卷三二《陵墓志·沂州府》 南梁何遜墓，在縣西六十里，長城社官，江州記室。

褚澐

《賦得蟬》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自比語清切。

《南史》卷二八《褚澐傳》 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晋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

《陳書》卷三四《褚玠傳》 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斅、劉俣入侍殿中，謂之四友。【略】祖澐，梁御史中丞。

張率

論述

蕭衍《賜張率詩》（《梁詩》卷一）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又《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 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羅惇衍《張率》（《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東南物望重南金，枚馬才兼帝亦欽。直省一身丁部輯，借人萬卷酉書森。龍駒賦舞眞能手，雀鼠欺言不繫心。詩頌二千焚毀盡，少年虞訥愧難禁。

《對酒》 楊愼《乳酒》（《升菴集》卷五七）：《孝經・緯》曰：「酒者，乳也。」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　徐煒《徐氏筆精》卷二《如花似乳》：梁張率《對酒詩》云：「如花良可貴，似乳更甘珍。」言酒之香如花、色如乳也。《孝經・緯》曰：「酒者乳也。」乳字本此。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八《花乳》：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乳以味言，花以色言也。「乳」字易擬，「花」字未經人道。

《長相思二首》一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雨絕天》：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蓋用晋潘岳《哀詩》云：「淮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戇直，不隨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八《雨絕》：傅玄詩「忽如雨絕雲」，潘岳詩「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一乘雨絕天」：出《三國志・虞翻傳》「罪棄雨絕」。陳琳檄文「雨絕于天」，張率詩「美人之遠如雨絕」。太白詩「雨絕無還雲」，更爲超脫。

《河南國獻舞馬賦應詔並序》 梁武帝《手詔答張率》（《全梁文》卷四）：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傳記

《梁書》卷三三《張率傳》 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晋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南史》卷三一《張率傳》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慚世，率懼，乃爲《待詔賦》

奏之，甚見稱賞。【略】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珖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珖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紀事

《梁書》卷四三《韋粲傳》（粲）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存目）

又《周興嗣》 高祖革命，【略】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祖以興嗣爲工。

《南史》卷二三《王錫傳》、又卷二五《到溉傳》（存目）

又卷三九《劉孺傳》（孺）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又卷六二《顧協傳》（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略】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

方弘靜《千一錄》卷一八《客談六》 張率爲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示訥，託名沈約，訥便句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久矣，子雲之《解嘲》，亦多事歟？悠悠者其言，焉足爲有無。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七《詩上・作詩託名》（存目）

著錄

《隋書・經籍志四》 梁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張率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率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黃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率集》三十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四五七言、雜言諸體詩，二十四首。嚴氏《全梁文編》張率有《文衡》十五卷、集三十八卷。本傳有《河南國獻舞馬賦》，《初學記》有《繡賦》凡二篇。

藝文

蕭衍《戲題劉孺手板》（《梁書》卷四一《劉孺傳》）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到洽《答祕書丞張率詩（八章）》（《文館詞林》卷一〇五） 東南季子，上國賈生。會稽竹箭，嶧陽孤莖。物產因地，品賦斯征。孰若兼美，羽儀上京。上京羽儀，十紀鴻漸。竹待羽栝，木資刳剡。皎皎素絲，涅而不染。晨雞靡暄，徑寸誰揜。豫樟之生，誰能先識。山衡野虞，偶知所植。百尺無枝，何枉斯直。青冥聳翰，丹霄拂翼。爾日聞聲，余稱傾蓋。事以年殊，理因義會。我好春蘭，子歡秋艾。蘭艾既辯，春秋交害。在昔壯年，嘗怪

長老。殷勤好少，忘年愛寶。於今念茲，苟求懷抱。綺繻素褐，何傷交道。

前有元幹，置左置右。後有弘度，流分四部。爰在伊人，蔚爲舉首。余掌司直，有謬蘭莠。　余既遲暮，傷茲歲聿。迫以賤事，且嬰老疾。子有儁年，方賒來日。雖無事焉，寧忘蓬蓽。　寤言安適，懷人在斯。九重窈窕，長安莫窺。既迅千里，玉策金羈。且息望美，自事衰疲。

謝幾卿

《答湘東王書》《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巧處不斷。

《南史》卷一九《謝幾卿傳》　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略】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大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凝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謝幾卿》（存目）

又《庾仲容》　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餘，不復持檢操。

劉之遴

傳記

《梁書》卷四〇《劉之遴傳》　劉之遴【略】，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博士。【略】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

《南史》卷五〇《劉之遴傳》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辟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

前後文集五十卷。

紀事

《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存目）

又卷三六《孔休源傳》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

又卷四〇《到溉傳》 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略】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

又《劉顯傳》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略】（大同九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略】。乃蒙令爲誌銘。

又《劉之遴傳》 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略】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略】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吳均》 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存目）

《南史》卷八《梁本紀下》、又卷二五《到溉傳》、又卷四八《陸雲公傳》（存目）

又卷七二《文學傳·吳均》 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孔平仲《續世說》卷六《排調》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七《史書佔畢五》 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既而連典此郡。晋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神錄》五卷。（劉之遴撰。）

又《經籍志四》 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神錄》五卷。（劉之遴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劉之遴前集》十卷。《劉之遴後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劉之遴《神錄》五卷。

又《藝文志四》《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後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神錄》五卷，劉之遴撰。

又《藝文略七》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又《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神錄》五卷（劉之遴）。

又卷五《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又《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酬江總詩》一首。嚴氏《全梁文編》劉之遴有前集十一卷、後集二十一卷。今存啟、書、《具古本漢書異狀十事》、《劉顯墓誌銘》，凡八篇。

藝文

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藝文類聚》卷二九）　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共擒雲氣藻，同舉霞文杯。流人每曉遊，禁門恆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劉緩《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玉臺新詠》卷八）（存目）

王暕

論述

《詠舞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寫舞甚活。末句不寫形，寫影更佳。

傳記

《梁書》卷二一《王暕傳》　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略】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略】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

《南史》卷二二《王暕傳》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

紀事

《梁書》卷四一《王承傳》　王承【略】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

《南史》卷二〇《謝覽傳》　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卽眞。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又卷二二《王騫傳》（存目）

又卷三八《柳惲傳》　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杲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

又卷六〇《徐勉傳》昭明太子尚幼，【略】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惲、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梁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暕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王暕集》二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觀樂應詔》一首、《詠舞》一首。嚴氏《全梁文編》王暕有集二十一卷。《弘明集》有《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到溉

傳記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略】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略】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弈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略】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竇，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五歲便口授爲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蠶，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蠶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蠶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蠶。」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

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紀事

《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又卷四〇《劉之遴傳》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

又卷五〇《陸雲公傳》　是時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

《南史》卷三九《劉孝綽傳》　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又卷四八《陸倕傳》、又卷五九《任昉傳》（存目）

藝文

任昉《答到建安餉杖詩》（《藝文類聚》卷六九）　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紓我百憂嚬。坐適雖有器，卧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又《寄到溉詩》（《詩紀》卷七八）（存目）

徐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文選》卷二二）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望，回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鮮車鵞華轂，汗馬躍銀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蕭繹《贈到溉到洽詩》（《梁書》卷四〇《到溉傳》）（存目）

到洽

論述

蕭統《與晉安王綱令》（《梁書》卷二七《到洽傳》引）　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

《梁書》卷二七《到洽傳姚察論》　到洽匪躬貞勁。

羅惇衍《到洽》（《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雙丁二陸峙騷壇，競爽還聞竹兩竿。論定邱遲欣得士，薦由謝朓卒辭官。朝章早自田間練，家法猶傳柱後彈。宋武梁文誰甲乙，需才千古歎才難。

傳記

《梁書》卷二七《到洽傳》　卒於郡，時年五十一。

《南史》卷二五《到洽傳》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

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有鎮西錄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嚴氏《全梁文編》，到洽有集十五卷。今存《奏劾劉孝綽》、《周弘正補太學博士議》各一篇，見《梁書・劉孝綽傳》、《陳書・周弘正傳》。

紀事

《梁書》卷一四《任昉傳》（存目）

又卷三三《張率傳》（天監）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略】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

又《劉孝綽傳》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卿，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又《王筠傳》、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到沆》、《劉苞》（存目）

《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弘正）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

《南史》卷二三《王錫傳》、又卷五〇《庾黔婁傳》、又卷五九《任昉傳》（存目）

陸罩

《梁書》卷二六《陸罩傳》（杲）子罩，少篤學，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南史》卷四八《陸罩傳》 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隋書・經籍志四》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錄。）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案：法寶《聯璧序》云：二百二十卷。《梁書》、《南史・本紀》皆云「三百卷」。本志不著錄湘東王序，見《廣弘明集》。嚴氏輯入《梁元帝集序》，末載作者名位、年紀。自蕭子顯以下，迄於蕭愷，凡三十七人。時陸罩年十八爲最少云。

庾仲容

論述

《咏柿》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密麗不旁披，自然蓄意。詠物詩正當如此。虞子陽《咏橘》乃寄題也。

傳記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庾仲容》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隔陵人也。【略】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

《南史》卷三五《庾仲容傳》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並以強學爲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並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代。

紀事

《梁書》卷四三《韋粲傳》（粲）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謝幾卿》（幾卿）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座。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

《南史》卷一九《謝幾卿傳》（存目）

又卷五二《蕭恪傳》（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慣慣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又卷五八《韋粲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子抄》三十卷（梁黟令庾仲容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子鈔》三十卷（庾仲容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庾仲容《子鈔》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雜家類》《子鈔》三十卷，庾仲容撰。

《通志・藝文略六》《子鈔》三十卷，梁黟令庾仲容撰。

《直齋書録解題・雜家類》《子鈔》三十卷。梁尚書左丞潁川庾仲容子仲撰。所取諸子之書百有五家，其間頗有與今世見行書不同者，而亡者亦多矣。

《宋史・藝文志四》庾仲容《子鈔》三十卷。

劉　杳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劉杳》　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

《南史》卷四九《劉杳傳》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略】梁天監中，爲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梧酒而作「椷」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呑」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廚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

又卷七二《文學傳・何思澄》　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阮孝緒》　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謝　舉

傳　記

《梁書》卷三七《謝舉傳》（存目）

《南史》卷二〇《謝舉傳》　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

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爲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

紀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二《風標》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梁書》卷三三《王筠傳》　（筠）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矩。」矩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又卷四一《褚翔傳》　（父）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南史》卷二三《王錫傳》　（存目）

藝文

王筠《摘園菊贈謝僕射舉詩》（《藝文類聚》卷八一）　靈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菊花偏可熹，碧葉媚金英。重九惟嘉節，抱一應元貞。泛酌宜長久，聊薦野人誠。

王籍

論述

《入若耶溪詩》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四《藝文上》：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對以「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荊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爲者。　曾季貍《艇齋詩話》：南朝人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荊公嘗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

巧矣。至荆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蓋鳥鳴即山不幽，鳥不鳴即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王籍》：王籍賦《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其文外獨絕。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概如此。　鄧雲霄《冷邸小言》：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然兩句一意，不免合掌，還帶六朝氣。而《顏氏家訓》輒以此爲從《毛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生來，此語亦當體會。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此汎溪而傷久客也。序景清麗，爲唐律之祖。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清婉，則唐人多能之；一結弘深，唐人之問津者寡矣。「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論者以爲獨絕，非也，自與「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同一反跌法，順口轉成，亦復何關至極。「逾」、「更」二字，斧鑿露盡，未免拙工之巧。擬之于禪非比二量語；所攝非現量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固是佳句。出句稍拙，然自古對句工，然調稍卑，亦嫌合掌。　引王元美曰：【略】。祚說，詩中曰「鳥鳴」，則有聲矣。顧不聞萬籟，唯有鳥聲，山之深靜緣斯愈見，故曰「更」。若一鳥不鳴，幽可知矣，「更」字之義又復何歸。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雋語。當時傳誦，以爲文外獨絕。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前二，點明入溪，中四就入溪寫景。「蟬噪」十字，當時以爲文外獨絕，信然。後二，即景醒出遊倦思歸之情。

傳記

《梁書》卷五〇《王籍傳》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得《詠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

《南史》卷二一《王籍傳》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生所訟。又爲錢唐縣，下車布政，感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紀事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謝徵》　（徵）大同二年，卒官，【略】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又《庾仲容》　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

王泰

《梁書》卷二一《王泰傳》　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

《南史》卷二二《王泰傳》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

慍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延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

劉孝綽

論述

綜論

蕭繹《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八） 蔡、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荆世樸，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惟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脩。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梁書》卷三三《王僧孺等傳姚察論》 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南史》卷三九《劉繪等傳論》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蕃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張燮《七十二家集・劉秘書集序》 謝康樂每一詩，貴賤競寫，宿昔士庶皆遍，名動京師。劉孝綽每作一篇，好事咸共傳寫，流聞絕域。其爲藻苑所欽略同。平居儕輩多所凌忽。而謝既負釁，劉亦摧輪，其朱紱所挫略同。彼蓋儁才成其褊衷，孤神紆其闊步，斯往彥之恆癖也。孝綽於武帝，不可謂不知遇，第一等官以待第一等人，非如宋武之羈縻而累起累躓，在職輒爲法官所彈。夫到溉不平者十事，猶謂彼已猜嫌，譬彼孟顗若；吏部時爲從弟覽所糾，至云「犬（噬）（齧）行路、覽（喫）（噬）家人」，視池塘春草，風味長隔矣。嗟乎，康樂藉其先資，服御多創爲所宗，亦爲世所駭；而孝綽單提寸管，使范雲命拜於孝才，王融歸鉢于阿士，東宮契洽、先圖樂賢之堂，籓王嘆睽，彌敦布衣之好，則論世者尚覺康樂終滯豪華，而孝綽惟仗素業。史又稱孝綽在公，簡重無語，反呼騶卒問道途雜事。然則昭明所謂「右拍洪厓肩」者，得非陰指其不與世人作緣乎？視康樂「三人捉裾，四人曳席」，又覺康樂道廣而孝綽性狷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劉秘書集》 王元禮七葉之中，爵位文才，蟬聯不絕，劉孝綽一家子姓，能文者七十人，門世之盛，足使安平無崔，汝南無應。當日昭明太子愛重文學，元禮、孝綽同被賓遇，執袖撫肩，方之浮丘、洪崖，兩賢何相若也。元禮通顯，竟至白首，遭亂墮井，非云不壽。孝綽一官屢蹶，少妹貽糾，束絹開訟，秘書長逝，不滿六十。原其著作齊騁，祿位中隔，一者性多可，一者性多怪也。孝綽文集數十萬言，存者無幾，零落之歎，無異元禮，書、啓、表、序、文采較優，詩乃兄弟爾。元帝爲孝綽墓銘云：「鶴開阮瑀，鵬翥楊脩，身茲惟屈，扶搖未申。」夫秘書摧輪，未若阮、楊，而當時見屈者，亦悲其樂賢圖像，絕域聞名，有公輔之資，而抱箕斗之怨。到洽凶終，劉覽內噬，朋友兄弟，寧無一可乎。而偏扼其吭，則胡爲也。孝綽以詩失黃門，復以詩得黃門，風開風落，應遇皆然，知無恤於人之多言矣。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侍宴二首》 二首體製清皙，可謂「謝朝華而啓夕秀」者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孝綽詩秀雅優閒，體工才稱，如匠石經營因巖築基，傍壑疏沼，修廊高館，迴合林巒，自成幽勝。孝綽常爲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騶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

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復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

魏禧《魏叔子日錄》卷三《史論》 劉孝綽恃才凌物，然惟工雕蟲，無他殊能。昭明起樂賢堂，至令畫工先圖形像。及到氏劾奏，高祖改姝爲妹。昭明焚書不開，以攜妾置母免官。而以《籍田詩》工起之，梁武父子可謂愛才，未可謂得士也。五代侈尚浮華，文士之習上傾帝王，失古者禮賢之本，求長治久安，豈可得邪？

分論

《銅雀妓》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婉以入情，能不嬌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結意雋。

《三婦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三婦豔》惟此篇稍有致。

《詠風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輕安有度。

《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惠心妍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安雅舒徐。

《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尋常序述語，誦之悠然，若有餘韻。

《侍宴集賢堂應令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唐人「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本之此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結四句暮景蒼然。

《侍宴餞張惠紹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麗景」二句，鮮。「振」字生動。「反隅」、「重仞」對工儁。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整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章法條遞。

《陪徐僕射晚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秀逸之調。「景移」二句，活。

《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條鬯。

《太子洑落日望水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奕奕委順。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後四句流動。

《夕逗繁昌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舟行風景宛然。「安波似未流」，故好句。

《還渡浙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景中有情。

《江津寄劉之遴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六《一柱觀》：劉孝綽《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按：一柱觀，在松滋縣，相傳爲魯般所造，俗呼木屐觀。三休，即章華臺，楚王饗客，三休而至其上。出《賈子》。

《發建興渚示到陸二黃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寫情能出。

《酬陸長史倕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古人長篇最少。至梁人往往有廿餘韻者，此作尤冗，然亦是轉韻體，可合可分，中間章法條次，句亦時見雋致。但如此長篇須有跌宕波瀾處，此則盡是平調無神氣耳。

《答何記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雅切。

《歸沐呈任中丞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贈答詩並雅稱。

《淇上人戲蕩子婦示行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有秀致。

《爲人贈美人詩》 《古詩歸》卷一四「寧關」句，鍾惺批：寫得俠氣。「誰知」句，譚元春批：極溫細情態。粗人想不到此。

《古意送沈宏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用意遠符古人，「故居」二句，可諷。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轉側」句批，言醒而知其在他鄉也。此閨怨詩也。前六，用記事體，敘明少婦獨居，點出怨傷頓住。中六，即飛燕之故居猶戀，醒出故人之何可久忘，賦中有比。中腰得此，局便開展。後八，則細陳夢遇醒離，長夜寒窗之苦，申前怨傷意也。卻不說破，使人言外得之，亦有含蓄。

《望月有所思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九《玉羊》：劉孝綽《望月詩》「玉羊東北上，金虎西南昃。」按《易·〔緯〕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鄭康〔臣〕〔成〕曰：「星在未爲羊。」「玉羊」二字似出此。蓋以未爲月殿，指宮神而言。金虎亦非前解可證，似謂月上而星沉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輕盈之調綴以華贍，不掩其姿。

《侍宴同劉公幹應令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以孝綽之才學步邯鄲，僅亦如此錄之轉見公幹造體奠絕。

《賦得照墓燭詩刻五分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側光」二句，儁。

《賦得遺所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交枝」句，饒生致。

《林下映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結句略有致。

《詠素蝶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嫌五六稍平。

《月半夜泊鵲尾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景亦活，但不能煉語令警耳。

《和詠歌人偏得日照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寫光有態。

佚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黠吏豪民》：劉孝綽詩「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不讀酷吏、遊俠傳，不知此詩之妙。至老杜云：「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則又有拔本清源之法。

《答湘東王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綴辭平帖。

《昭明太子集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平鬯之篇可留可去。

傳記

《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存目）

《南史》卷三九《劉孝綽傳》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眞。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感誦傳寫，流聞河朔，享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

紀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 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

《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存目）

又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存目）

又卷四一《劉覽傳》 覽【略】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賦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

「犬齧行路，覺噬家人。」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存目）

又《何遜傳》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南史》卷二二《王筠傳》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

又卷二三《王錫傳》、又卷二五《到溉傳》（存目）

又《到洽傳》 （洽）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

又卷三九《劉覽傳》（存目）

又《劉苞傳》 （苞）梁初【略】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

又卷四八《陸倕傳》（存目）

《嘉話錄》（《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引）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鏨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綽竟被傷害。

佚名《歷代吟譜》 劉孝綽詞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首，朝成暮遍，好事者咸傳誦。嘗爲詩曰：「塞外群鳥返，雲中旅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爲二首，其一曰：「鳴騶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嘆，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後罷官不出，爲詩題門曰：「閉門罷慶吊，高卧謝公卿。」其妹續其後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復生。」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八《雜紀》 劉孝綽「塞外群鳥返，雲中侶雁歸。」見奪黃門：「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復還禁侍。沈約戲之，答曰：「此即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四《塞烏雲雁》 劉孝綽嘗有詩曰：「塞上群烏返，雲中旅雁歸。」齊高帝見之，奪侍郎。後又有詩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乃復其官。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爲風所開，還爲風所落』也。」余嘗愛范石湖「吹開紅紫還吹落，一種東風兩樣心」之句，可舉以似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孝綽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孝綽集》十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劉孝綽集》，一卷，梁秘書監彭城劉孝綽撰。宋僕射勔之孫。本傳稱文集數十萬言，今所存止此。又言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者，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今《玉臺集》中有悱妻詩。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 《劉孝綽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劉孝綽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孝綽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孝綽集》十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劉孝綽集》。

又 《劉孝綽集》一冊，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孝綽集》。

《棟亭書目》卷四 《劉祕書集》，梁劉孝綽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劉祕書集》【略】凡表、啓、書、序、碑十六篇，樂府六篇，詩五十九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數略同。）嚴氏《全梁文編》：劉孝綽有集十四卷，有今存表一篇、議一篇、啓九篇、書三篇、序一篇、碑銘二篇，凡十七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梁劉孝綽集一卷》 梁劉孝綽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

右雙闌。與書棚本行款合，同刻尚有三謝、陰鏗、王褒等，共二十四種，即莫目所記之明仿宋本。〔補〕《劉秘書集》二卷，（梁劉孝綽撰）附錄一卷，明天啓五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天啓乙丑序。〔補〕《劉秘書集》一卷（梁劉孝綽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文

陸倕《以詩代書別後寄贈》（《文苑英華》卷二四七）（存目）

任昉《答劉孝綽詩》（《藝文類聚》卷三一） 閱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蕭琛《春日貽劉孝綽詩》（《藝文類聚》卷三） 澗水初流碧，山櫻早發紅。新禽爭弄響，落蕊亂從風。拂筵多軟幹，映戶悉花叢。誰云相去遠，垂柳對高桐。

何遜《嘲諮議劉孝綽》（《玉臺新詠》卷五） 房櫳滅夜火，窗戶映朝光。妖女褰帷去，蹀躞初下牀。雀釵橫曉鬢，蛾眉艷宿粧。稍聞玉釧遠，猶憐翠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雁行。

又《南還道中送贈劉諮議別》（《何遜集》卷二） 一宦從府役，五稔去京華。遽逐春流返，歸帆得望家。天末靜波浪，日際斂烟霞。岸薺生寒葉，村梅落早花。游魚上急水，獨鳥赴行槎。目想平陵柏，心憶青門瓜。曲陌背通垣，長墟抵狹斜。善鄰談穀稼，故老述桑麻。寢興從閒逸，視聽絕諠譁。夫君日高興，爲樂坐驕奢。室墮傾城佩，門交接轑車。入塞長雲雨，出國暫泥沙。握手分歧路，臨川何怨嗟。

又《春夕早泊和劉諮議落日望水》（《何遜集》卷二） 旅人嗟倦游，結纜坐春洲。日暮江風靜，中川聞棹謳。草光天際合，霞影水中浮。單艫時向浦，獨檝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客心自有緒，對此空復愁。

又《和劉諮議守風》（《何遜集》卷二） 彌旬苦淩亂，揆景候阡陌。晝想汝陽津，夜夢邯鄲驛。憤風急驚岸，屯雲仍觸石。蕭條疾帆流，磈礧衝波白。息榜已云久，維楫晨已積。蒼蒼極浦潮，杳杳長洲夕。本慚佽飛劍，寧慕澹臺璧。纖羅若不□，跂予中上澤。

劉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藝文類聚》卷三五） 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絃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借照心看。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劉秘書孝綽歸沐》（《秋笳集》卷六） 逍遙出瑣闥，還顧望曾宮。鬱鬱迎風觀，繁樹遠青葱。滄池含宿霧，徼道隱長虹。棨戟分平右，冠簪入鏡中。梅落文梁迥，蓮披藻井空。咨予羈薄宦，弦望已三終。塵纓愧方結，初衣嗟莫同。幸遲司隸舉，寧思武騎通。美人盛文藻，作賦儷雕蟲。時厭承明內，言訪灞陵東。據地憐方朔，好事慰揚雄。還期命芳醴，折芰奏絃桐。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劉秘書孝綽歸沐》（《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暫容辭禁籞，休暇美遨遊。徘徊望省闥，宮觀鬱然稠。周廬滿上蘭，馳道暗長楸。金壁麗華闕，罘罳隱層樓。鵷鸞翼宣室，蓬萊濫瀛洲。玉泉上文鰩，珠樹鳴春鳩。嗟乎巖壑姿，羈宦心煩憂。雕龍非奭侶，吐鳳豈雄儔。世網懼見攖，初服何能酬。灞水弭蘭櫂，杜陵鳴華軸。絃桐奏落日，簫鼓遲中流。未遑謝軒冕，聊以慰三秋。

劉顯

論述

《發新林浦贈同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情眞，語何必深。

劉之遴《乞皇太子爲劉顯志銘啓》（《全梁文》卷五六） 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上國，卜宅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骴，

以慰幽魂。

又《應皇太子令爲劉顯墓誌銘》《梁書》卷四〇《劉顯傳》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鞏。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墜柳黃春，禽寒斂氣。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傳記

《梁書》卷四〇《劉顯傳》（存目）

《南史》卷五〇《文學傳上·劉顯》 顯字嗣芳，瓛族子也。【略】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頤，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爲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爲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眞長舊塋。

紀事

《梁書》卷五《元帝紀》 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又卷四〇《劉之遴傳》（存目）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 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虞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存目）

又卷三四《周弘正傳》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又卷四八《陸倕傳》（存目）

又卷五一《梁吳平侯景傳》 （子）勱性率儉，而器度寬裕【略】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勱，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

又卷五八《韋載傳》 （載）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

王筠

論述

綜論

王筠《自序》（《梁書》本傳） 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沈約《報王筠書》（《梁書》卷三三《王筠傳》）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覯乃申。

孔平仲《續世說》卷二《文學》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吳曾《復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楚漢魏六朝上》引） 《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喩巡城詩》：「罘罳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孤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王筠（字元禮）五言，語漸綺靡，聲愈入律，去吳均爲遠，以全集觀自見。

張燮《七十二家集・王詹事集題詞》 王元禮自述家世，謂七葉重光，人人有集，茲存爲余所品定者僅二人：齊則元長，梁則元禮。元長、僧達之胤；元禮、僧虔之孫也。琅邪之有僧虔，譬在繁蕤密豔中別有疎籬桐竹之況。子志等遞守家法，故馬糞諸王，單著長者之目。元禮弘厚，聿追祖風。彼貴遊之習，爲豪華才士之沿爲傲侮，元禮無一焉。門標龍鳳，此其最優矣。生平嗜書，垂老彌篤。手自抄錄，不覺筆倦。是眞不以天地易蜩者，至今誦《行路難》詩及東宮哀策文，抹彼賸馥，饒芬舌端；他亦琅琅成響。余嘗語客曰：得盡發王公百許卷讀之，一官自爲一集，不案間非常巨麗乎？客曰：子願太奢，更得郊居十贊，所謂指物呈形，無假題署者，是亦足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王詹事集》 沈隱侯之知王元禮，猶蔡伯喈之知王仲宣，當日兩人情好相得，詩文互賞，郊居佳句，惟元禮能讀，好詩彈丸，非隱侯莫爲知音也。隱侯遺文頗廣，元禮則寥寥鮮存，無論洗馬以來諸集斷闕，即傳中所稱《芍藥賦》與《草木十詠》，俱歸烏有。因歎治亂異數，彼此一時，國門洛下之書，空井寒灰之泣，其文傳不傳，亦各有命也。昭明哀策，中朝嗟賞，然辭麗寡哀，風人致短。東漢以來，文尚聲華，漸爽情實，誅死之篇，應詔公庭，尤矜組練。即顏延年哀宋元后，謝玄暉哀齊敬后，一代名作，皆文過其質，何怪後生學步者哉。楚妃吟句法雖異，未備古體，《行路難》善叙縫婦，抑詩所謂「摻摻女手」也。元禮筆法似詩優於文，七葉重光，人人有集，若此者，誠足爲世家標準矣。

程正揆《讀書偶然錄》卷三 唐以前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

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此體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欲自出奇，後遂爲格，乃知史于諸文士中獨言筠善葉強韻，以此。

羅惇衍《王筠》（《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王郎豐韻似袁公，娛笑矜嚴苦不同。孝綽並肩游圃上，休文獨步美江東。因官成集簪纓貴，強韻爲詩琢鍊工。芒屩兩船辭郡後，惜墮簡穆世清風。

分　論

《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納」字渾。

《雜曲二首》一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閨怨詩也。四句皆說深夜空閨之景，而景中卻有一愁人在內，以己逼尚賒，徒留空結，都在耳中聽出，眼中看出也。極空極靈。

《行路難》 楊慎《秇林伐山》卷一八《王筠詠邊衣》：王筠詠征婦裁衣《行路難》其略云「裲襠雙心共，【略】君心不照天」數句，敘裁衣曲折纖微，如出織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又，《袙腹帕頭》（《升菴集》卷六〇）：段成式《漢上題襟集》與溫庭筠倡和詩草，皆務用僻事。其中一絕云：「柳雪煙梅隱青樓，殘日黃鸝語未休。見說自能裁袙腹，不知誰更著帕頭。」按：梁王筠詩《詠裁衣》有云：「裲襠雙心共一抹，袙腹兩邊作八撮。襷帶雖安不忍縫，開孔裁穿猶未達。」其曰袙腹者，今之裹肚也。古樂府《羅敷行》云：「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帕頭。」《古詩歸》卷一四「拂拭」句下鍾惺批：說來暗淡。「情人」句譚元春批：「情人逐情」妙，風流牢籠，在此四字。「復畏」句下鍾惺批：二語寫出賢明婦人疑妒入微。「已縹」四句鍾惺批：此四語及下一段妙在繾綣寄遠中藏恨意。「裲襠」二句鍾惺批：細甚。如禮經中制度典故語，入情艷詩甚風致。「袢帶」二句譚元春批：《行路難》題盡情作裁縫語，奇甚，趣甚。若題是「搗衣」，此詩便減價矣。鍾惺批：四語手口間，有極苦極細心腸。「本照」句，鍾惺批：七字亦慧極。譚元春批：細事密理，巧心厚道。女人性情，女人口齒。又瑣屑，又聰明。「勿復」句，鍾惺批：戒敕得妙。譚元春評：悲甚，怨甚。筆下全是血，紙上全是魂。當與千古有情人相關。鍾惺評：從憂苦中釀出一段精細，從深密中發出一片風趣，其巧妙微透處，鮑參軍不暇，然亦不必。若吳均，則直不能矣。此三人《行路難》之大致也。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婦人念夫遠行之苦，而憂其無裳，故取箱中刀尺斷彼機上流黃，已縹一絲成縷，復擣百和薰衣。而因嘆去時腰帶之緊寬猶能記憶，今日身軀之短長又不知何如。雙心合併而一，兩邊襠聚而連，舉手欲縫而難穿孔，無由而達，皆借衣裳以寓意。而胸前卻月之飾則期昭君心，而不照天，誠鑒此意之專一，慎勿流蕩反不如昔日也。人生苟判若不死，惟有含愁忍思以待君之歸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詩本率近，「情人逐情」句、「勿復流蕩」句、「對情忍思」句，俱不成語。以「裲襠」四語，細述裁縫規法，頗饒古致，不忍捨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亦閨怨詩也。卻獨就裁衣寄遠說。前二，從夜靜憂來領入。「探揣」八句，本敘端正裁衣作料幷傢伙也，卻將「情人」二語介作申說，又將「猶憶」二語拖出遲回，便覺異樣生動。「裲襠」四句，製衣正面，幾費經營，裁縫難竟，苦心密意，曲曲傳出。後六，就胸前花樣相連如月，悟出應照君心，即衣生情，冀其回意，而以不死待之，收得纏綿眞摯。

《楚妃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王詹事集選》：「明」下有脫字。

《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端雅。

《北寺寅上人房望遠岫翫前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景色清切。

《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穩合。

《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 楊慎《護門草》（《升菴集》卷七九）：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王筠下語，方整如砌，絕少氣韻流動。「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此是小兒排語。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護門草》：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常山有百靈草，取置戶下。或有非物過其門者，草輒叱之，因以爲名。守宮槐見《爾雅》，其葉書聶宵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物類志》曰：「護門草【略】一名百靈草。」對守宮槐甚工。

《和吳主簿詩六首・遊望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語外有韻。

《東南謝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口含三句有致。

《望夕霽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王筠、陸倕、殷芸、到溉皆昭明客也，習尚排砌，一如視肉。《夕霽》一吟靜好清便，乃復不類筠作。

《詠燈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結句寄意，淺淺有情。

《閨情詩》　《古詩歸》卷一四「空閨」句譚元春批：　是小膽空房怯注子。鍾惺批：　幽怨人心耳極靜，乃有此語。「嬌羞」句鍾惺批：　幻動。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　上四句見空房之難守，末一聯見春心之易搖。夢悅而疑君在傍，則懼心猶在，其河間矯飾之時乎？

《東陽還經嚴陵瀨贈蕭大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結句有致。

《昭明太子哀策文》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　文質適中，辭與事副，骨肉停勻。

傳記

《梁書》卷三三《王筠傳》　王筠【略】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略】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南史》卷二二《王筠傳》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　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散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壓石礎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岸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中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粗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略】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紀事

《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　（普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略】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略】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略】。

又卷二七《陸襄傳》　大同元年，（鄱陽郡民鮮于琛）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

又卷三三《劉孝綽傳》　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

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

又卷三五《蕭子顯傳》（顯子）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

又卷三七《謝舉傳》（存目）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

又卷三二《謝貞傳》 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

《南史》卷二二《王泰傳》（泰）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矩，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矩，筠小字也。

又卷二三《王錫傳》（存目）

又卷二九《蔡撙傳》 撙風骨鯁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釋寶誌傳》（寶誌）天監十三年卒。【略】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五《丹鉛新錄一》 《丹鉛錄序》：「王融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愼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鈔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錄》云。」《南史》，齊王融字元長，少有雋才，三十內即覬覦公輔。武帝崩，欲擁立竟陵王。不遂，伏法。余始讀用修序，每疑融早年盛氣功名，旋爲鬱林誅。僅二十七，安得言老，然猶未敢以用修爲誤。及讀《王筠傳》自序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再鈔子史諸集皆一遍，大小百餘卷，以備遺忘云云。乃知楊以元禮爲元長，此丹鉛開卷錯處，非記憶之譌。則傳錄之舛，第或致誤後學，故謹識之。後倣此。

又　史稱筠卒時六十九，平生著述，一官爲一集，凡百卷云。

葉嬌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梁王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如此風致，較王勃臨文搆思。卧榻以被蒙頭，薛道衡閉窗獨坐，怒窗外人行，不特苦樂不同，而雅傖亦迥別矣。

著錄

《隋書・經籍志四》 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并錄）。王筠《中書集》十一卷（并錄）。王筠《臨海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尚書集》九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筠《洗馬集》十卷。王筠《中庶子集》十卷。王筠《左右集》十卷。王筠《臨海集》十卷。王筠《中書集》十卷。王筠《尚書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筠《洗馬集》十卷。又《中庶子集》十卷。《左右集》十卷。《臨海集》十卷。《中書集》十卷。《尚書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王筠《中書集》十一卷。王筠《臨海集》十一卷。王筠《左佐集》十一卷。王筠《尚書集》九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筠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筠集》十一卷。又，王筠《中書集》十一卷。王筠《尚書集》九卷。王筠《左佐集》十一卷。王筠《臨海集》十一卷。

《棟亭書目》卷四 《王詹事集》，梁王筠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王詹事集》輯本，【略】凡賦表牋、書、序、記、碑文、哀策文十七篇，樂府七篇、詩二十八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數略同。）嚴氏《全梁文編》曰：《藝文類聚》、《弘明集》諸書有王筠《蜀葵花賦》一篇、表五、牋一、書六、記一、序二、哀策文

一、碑二，凡存十七篇。

藝文

吳均《酬蕭新浦王洗馬詩二首》（《文苑英華》卷二四〇） 始可結交者，文酒滿金壺。圍碁帝臺局，繫馬秦王蒲。長劍皆玉具，短笛悉銀塗。送歸日愁滿，留客袂紛吾。今成桓山上，秋風星散烏。　思君出江湄，慷慨臨長薄。獨對東風酒，誰舉指南酌。崇蘭白帶飛，青鴉紫纓絡。一年流淚同，萬里相思各。胡爲舍旃去，故人在宛洛。

江總《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詩》（《藝文類聚》卷三九） 金兔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劉苞

《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和齊眠秋宜」，如此句方謂之典雅。

《望夕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有「竟水散圓文」句亦佳。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

《南史》卷三九《劉苞傳》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略】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篋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又卷二五《到溉傳》、又卷四八《陸倕傳》（存目）

何思澄

論述

《擬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此種如畫家披麻皴，全恃墨氣。唐人多仿此者，正不得其筆外蓬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流麗之調，結語凄然。

《南苑逢美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分、合二句，趣。

傳記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何思澄》（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略】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略】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紀事

《梁書》卷五一《何胤傳》 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爐匳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南史》卷三〇《何胤傳》 （存目）

藝文

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何思澄爲秣陵令）》（《何遜集》卷一） 吾宗昔多士，文雅高縉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寄親姻。名價齊兩許，閨門比三陳。風力咸通邁，藝業並紛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號清淳。齊兒敢爲俗，蜀物豈隨身。祿俸不妻子，謳吟乃吏民。孰云穢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當屬仁。仲將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席上珍。外情或簡易，內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摘伏信如神。顧余晚脫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十載猶先職，一官乃任眞。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影自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窗雨，漠漠暗牀塵。所思不可見，邈若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在何辰。

又《詠春雪寄族人治書思澄詩》（《何遜集》卷二） （存目）

殷鈞

論述

《南史》卷六〇《殷鈞傳論》 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傳記

《梁書》卷二七《殷鈞傳》 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

《南史》卷六〇《殷鈞傳》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略】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謚貞。

紀事

《梁書》卷四一《王規傳》 （規）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又卷四七《孝行傳・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略】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略】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略】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略】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

《南史》卷二二《王筠傳》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略】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

又卷五二《梁南平元襄王偉傳》 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藝文

王筠《以服散餘贈殷鈞別詩》（《梁詩》卷二四） 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骨。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疎麻，長貽故人別。

蕭子暉

論述

《冬曉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艷詩止此極矣，柔尚不澀，麗尚不狂。狂者倚門調，澀者侍女腔，乃至無復人理，近竟陵所錄艷詩皆是也。

傳記

《南史》卷四二《蕭子暉傳》 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梁書》卷三五《蕭子恪傳》 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姚振宗）案：豫章文獻王，齊高帝第二子。子暉，高帝之孫，亦于梁爲宗室。五人中，子恪文集不傳，子質并不見於史。子顯有集二十卷，本志亦不見。惟子暉、子雲二人集在焉。五人外，又有子範有集，見後。子範外，又有子政撰《周易義疏》見經部，史亦無其傳，不知是否在十六人之內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蕭子暉集》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子暉集》十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蕭子暉集》十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蕭子暉集》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子暉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春宵》、《冬曉》、《春游》詩凡三首。　嚴氏《全梁文編》，蕭子暉有集九卷。《藝文類聚》有《冬草賦》、《反舌賦》各一篇。

劉孺

論述

《相逢狹路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枝交」二句，佳。結本四句，意沓爲節之。

傳記

《梁書》卷四一《劉孺傳》　（大同）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期，以毀卒，時年五十九。

《南史》卷三九《劉孺傳》　孺字季幼，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璵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恆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

紀事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劉苞》（存目）
《南史》卷二一《王籍傳》　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
又卷二五《到溉傳》（存目）
又卷四八《陸倕傳》（存目）

蕭子範

論述

《東亭極望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三：子範氣格整頓。「水鳥銜魚上，蓮舟拂芰歸」，神境自成。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已殊蒼遠，然自高于李頎數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景閒曠。

《春望古意詩》　鄧雲霄《冷邸小言》：「飛花入戶笑床空。」此李白最佳句也。不知梁蕭子範已先道之：「落花徒入戶，何解妾床空。」李白略改兩字，便覺競爽而意兩不同，此亦可悟字法。

《望秋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三、四寫月，有姿。

《夜聽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定齊、梁詩，以生氣爲主。生氣

正在斂約之際，此作固不泛濫。「天月廣夜輝」獨撰亦不稚，齊、梁之獨撰者，十九作稚子語。當時文士皆無年，後來庾信、江總差無此病，亦由其視息之久延。

傳記

《梁書》卷三五《蕭子範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略】太宗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

《南史》卷四二《蕭子範傳》 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略】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略】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爲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

紀事

《梁書》卷二二《南平元襄王偉傳》 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

又卷三五《蕭子範傳》 （子範）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

又卷四二《蕭子恪傳》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昭明亡後，蕭子範《求撰其集表》云：「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豹班嚴駕，永輟騑驂，戀生懷慈。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子範集》三卷。《蕭子範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蕭子範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七》 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子範集》十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羅敷行》等詩，凡九首。 嚴氏《全梁文編》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集十三卷。《藝文類聚》、《初學記》，本傳有賦四篇、表三篇、牋一篇、《七誘》、《冠子箴》凡十篇。

藝文

王筠《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藝文類聚》卷三四） 昔入雎陽苑，連步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回望閒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劉潛 劉孝儀

論述

張燮《劉豫章集引》（《七十二家集・劉豫章集》卷首） （存目）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劉孝儀孝威集》 劉士章文章談義，領袖後進，七子三女，多擅才學，孝綽品藻臺弟，嘗云「三筆六詩」，三謂孝儀，六謂孝威也。第五弟孝勝，第七弟孝先無預焉。侯景寇亂，孝儀遣子入援，身受賊逼，失郡病亡。孝威困蹟危城，自拔得出，崎嶇西上，亦抱疾不起。假使時清國晏，兄弟連騎，續玄圃之舊遊，領高齋之述作，扶風世業，鄴苑清吟，重篇大帙，必偉觀聽。而長鯨疾驅，逃死不暇，林焚池竭，遺章闕如。就所披涉，則孝儀筆勝，孝威詩勝，伯兄之言，良不謬也。士章掌齊詔誥，孝綽年十四，輒使代草，父子相知，異於謝方明之有惠連。然士章知子，孝綽知二弟者，固並美天倫焉。

《行過康王故第苑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情景勻稱。

《詠織女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 唐人小詩每于意已盡，經前人道過，翻新獨出，必旁采之前後左右，映帶搖動，如「怪來妝閣閉」、「聞有南河信」之類皆是也。孝儀此詩已開一徑。

《舞就行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六朝詠舞詩往往佳。

《彈賈執傅湛文》 陳仁錫《古文奇賞》卷一三： 似此彈章，尤近大雅。

傳記

《梁書》卷四一《劉潛傳》 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

《南史》卷三九《劉潛傳》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章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孝儀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孝儀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孝儀集》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潛集》二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劉豫章集》輯本，凡賦、表、彈文、啟、書、連珠、碑、銘三十六篇。樂府一篇、詩十一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略同。）嚴氏《全梁文編》劉潛有集二十卷。《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所載有《歎別賦》一篇、表十二篇、彈文一篇、啟二十一篇、書一篇、《連珠》一篇、《平等寺剎下銘》一篇、《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一篇，凡三十九篇。

蕭子顯

論述

綜論

蕭子顯《自序》（《梁書》本傳引）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鶗，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南齊書・文學傳論》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歷舉漢、魏以來名篇而論次之。至論五言之秀，特標文章宗旨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可謂要言不煩。又論文有三體，自晉、宋間人，開出風氣。謝客「迂回」，應、傅「拘制」，指斥不誣。明遠長於樂府，矯健奇麗，實是出羣之雄。不善學者，流爲險仄淫豔，人遂比之鄭、衛朱紫，緣此併欲歸咎參軍，豈通論哉。末段景陽自談文興以天機、感應爲主，所見卻高。又嘗自序云「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鶗，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及詩成，又降旨云可稱「才子。」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此序可與此論參看，故節錄之。

張續《蕭子顯墓誌》（《藝文類聚》卷四八）　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閑瞻動于容止，英奕發於流眄。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謂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答，詔云：「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玄右。

劉知幾《史通》卷四《內篇・序例》　若沈《宋（書）》之志序，蕭《齊（書）》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略】子顯雖文傷蹇蹶，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曾鞏《南齊書目錄序》（《曾鞏集》卷一一）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

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顚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偸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烏樓曲應令三首》 梁人製爲此曲，淫麗相高，聲歸哀怨，要使嬌情媚態，一并而成。唐李白曾製此曲，語致雖工，而神情未韻，以其多挺拔之氣而少優柔之情也。故閨闈而有行行之色，從軍而有懨懨之情，語雖工謂之未韻。「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相憶」，不言而至；「暫使羅袂拂君衣」，此語識輕知重。子顯三首俱語外情深，令人自省。

譚獻《復堂日記》卷七 讀《齊書》。蕭氏家難尤劇，子顯言之未爲沉痛。稍通術家學，《論》、《贊》屢述之，未免蕪穢。《太祖紀》建元元年、二年三書以褚淵爲司徒，而亡「固讓不拜」之文；尋省本傳，始得其故，族史帝紀往往有似此者。

又 蕭子顯《齊書》意存險側，而文轉平夷。喜其激射抑揚，不爲苟作。《志》文簡淨，高於休文。【略】全書《贊》語最爲蛇足，惟於數人同傳以贊表合傳之旨耳。文章體格稍能變化，於時風會不尙整栗也。

許印芳《詩法萃編》卷二 史稱蕭景陽好學，工屬文，性愛山水，不畏鬼神，爲《伐社文》以見其志；又著《鴻序賦》，沈約以爲《幽通》之流。梁武、簡文，並重其人。然頗自負才氣，簡接賓客。爲吏部尙書，見九流人，但舉扇一搖而已。衣冠竊恨之。後出守吳興，卒。有司請謚，武帝手敕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正與沈約「懷情不盡，宜謚曰隱。」同一惡名，可作文士金鑑矣。景陽嘗輯後漢諸史爲一書；又撰《齊書》。《後漢書》失傳，惟《齊書》行世。

分 論

《代美女篇》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穠李落梅》：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代美人篇》曰：「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從軍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章末一引，如遠如近，才稱樂府本色。

《烏樓曲三首》三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麗而不淫。第二句爲太白奄有，遂成絕唱。唐人佳句，無不從齊、梁得也。好勝者，自操射羿之弓。

《春閨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情不能堪。

《春別詩四首》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六：作拙有致。

又四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三《蕭子顯春別》：「江東大道日華春，垂楊挂柳掃輕塵。淇水昨送淚沾巾，紅妝宿昔已迎新。昨別下淚而送舊，今已紅妝而迎新。」娼樓之本色也。六朝君臣，朝梁暮陳，何異於此。

傳記

《梁書》卷三五《蕭子顯傳》（存目）

《南史》卷四二《蕭子顯傳》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略】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紀事

《南史》卷四八《陸罩傳》　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略】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齊書舊本》　《齊書》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詔檀超與江淹掌史職。超等表上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合《州郡》），日蝕舊載《五行》，應改入《天文志》，帝女應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議以爲食貨乃國家本務，至朝會前史不書，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貨》，省《朝會》；日月應仍隸《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絕行，當載《列女傳》，若止於常美不立傳。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見《檀超傳》）。此齊時修國史體例也。又有豫章熊（曩）（襄）著《齊典》，沈約亦著《齊紀》二十卷，江淹撰《齊史》十志，吳均撰《齊春秋》，俱見各本傳。今案蕭子顯《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七）（八）志，而《食貨》、《刑法》、《藝文》仍缺，列傳內亦無《帝女》及《列女》，其節義可傳者總入於《孝義傳》，改《處士》爲《高逸》，又另立《倖臣傳》。其體例與超、淹及儉所議皆小有不同，蓋本超、淹之舊而小變之。《超傳》內謂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猶未備也。此正見子顯之修《齊書》不全襲前人也。

又《齊書缺一卷》　《梁書・蕭子顯傳》謂所著《齊書》六十卷。今《齊書》只有五十九卷，蓋子顯欲仿沈約作《自序》一卷附于後，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按：《南史・子顯傳》載其《自序》二百餘字，豈即其附《齊書》後之作，而延壽撮其略入于本傳者耶？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蕭子顯《齊書》六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正史類》《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撰。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南齊書》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通志・藝文略三》《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著。

《遂初堂書目・正史類》《南齊書》。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齊書》五十九卷。〔原釋〕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初，江淹著（考索作「爲」）《齊志》十卷，沈約著（考索又作「爲」）《齊紀》二十卷，子顯自表於梁武，別爲此書。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五十九篇（凡五字原注文）。【略】曾鞏序謂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藻繢之變尤多。吳均亦表請撰《齊史》，遂撰《齊春秋》三十篇。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齊史》，五十九卷，梁吳興太守蕭子顯景陽撰。本傳稱六十卷。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九》《南齊書》五十九卷。

《文淵閣書目》卷五《南齊書》，一部十五冊，闕。又一部十五冊，闕。又一部十五冊。又一部二十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南齊書》十二本。又，《南齊書》十二本。又，《南齊書》十二本。

《百川書志》卷四《南齊書》五十九卷。本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梁蕭子顯撰。始江淹以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正史類》《南齊書》五十九卷，蕭子顯。

《國史經籍志》卷三《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齊書》六十卷，蕭子顯。

又卷四下《貴儉傳》三十卷，蕭子顯。

《內閣藏書目錄》卷二《南齊書》十冊，全。梁蕭子顯撰。國子監新刻。

《脈望館書目・正史門》元板《南齊書》十二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南齊書》五十九卷。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南齊書》五十九卷，十冊，蕭子顯撰。

《近古堂書目》卷上《南齊書》（監本）。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蕭子顯《齊書》四十卷。

《棟亭書目》卷二《南齊書》，梁蕭子顯撰，五十九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正史類・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原本六十卷，至唐已佚一卷，北宋本載有進書表，見晁氏《讀書志》。今其表已佚。又文學傳無叙。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蓋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世多不甚檢閱，故愈久愈佚也。

《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南齊書》五十九卷（刊本），梁蕭子顯撰。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蕭子顯齊書》沈約已撰《齊紀》二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卷止二十，未免太略。至蕭子顯乃作《齊書》六十卷，見《梁書》三十五卷本傳。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嶷之子。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又，《齊書》五十九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一明南雍刊本，一明毛晉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正史類・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原本六十卷，至唐已佚一卷。北宋本載有進書表，見晁氏《讀書志》，今其表已佚，又文學傳無叙，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許氏有九行邊邊本。〔續錄〕金陵局本。同文局本。竹簡齋本。南監大字本，即元大德刊本，每葉十八行。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正史類・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四庫全書》著錄。《齊書》本傳，《隋志》、《新唐志》俱作六十卷，《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五十九卷。《史通・正史

篇》云：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然則本五十九卷稱六十者，當連目錄一卷也。考是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奏請立條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因知景陽所撰《齊書》實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其于宋齊嬗代之際，備書其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原本如此，且有休文《宋書》爲成式也。獨其于宋臣之懷貳于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且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倣《宋書》之例，及其敘事則有應詳而反略者，皆繁簡之失當者也。至立傳亦嫌太少，如□□僅附見于《周盤龍傳》，崔慶遠僅附見于《蕭遙昌傳》，董僧慧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于晉安《王子懋傳》，此又略所不當略也。而編次之失當者，又不勝枚舉矣。是亦南北朝諸史之通病，後人節取焉可也。至其《文學傳》無敘，《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然較之北朝三史，尚屬完整。此本爲萬曆十七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同校，刊前有張氏題辭。

《藏園群書題記・紀傳類・宋刊本南齊書跋》　梁蕭子顯著《南齊書》五十九卷，宋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白口，(補版間有黑口者。)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下方記刊工姓名，版式高七寸三分，寬六寸。宋諱敬、玄、殷、弘、匡、竟、貞、徵、桓、慎、璇等字均缺末筆，補版不缺。字體方峭嚴整，補版至元代則趨圓軟。桑皮厚紙，開幅寬展，高至一尺二寸。卷末有治平二年崇文院送杭州開版牒文，照錄左方。每卷鈐「禮部官書」朱文大印，印高三寸八分，闊一寸六分，蓋明代官印也。牒文如下式：「崇文院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勑，節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見今國子監並未有印本，宜令三館祕閣見編校書籍官員精加校勘，同典管勾使臣選擇楷書如法書寫，板樣依《唐書》例，逐旋封送杭州開板。治平二年六月□日。」此本志第七卷第三葉、傳第十六卷第十葉爲明以來傳本所無。壬子春暮，余自南中初還，僑寓津門，然時時入都訪書。一夕走宏遠堂書肆訪趙估，坐定即出一巨帙相示，帙高至尺有二寸，翻閱之則觸手生硬，厚逾梵夾。時燈昏室闇，展卷已精采奪人。趙估語余曰，此不過三朝板之佳印者，然其價當與宋本同。余漫應之。問其價，索銀幣二百元。周旋良久，至夜分，乃議定百二十元。解囊畀之，持書疾歸，展覽竟夕。宋本居十之九，元補板十之一，而明補板無一焉。翌日旋津，舉示同好，僉謂七史流傳至多，然如此巨帙精印者乃絕罕覯，尚未以爲瓌寶也。癸丑春，友人章君式之假去校勘，一日過訪，揖余曰，一事可爲君賀，余於書中發現奇祕矣。急詢其故，乃曰《南齊》自明以來全書缺失者四葉，武英殿刊板時，盡出祕閣之藏書，與徵集海內之進本，而不能得一者，今君有其二。且志中一葉又適爲巴州諸郡，與君故鄉地望相接，茲寧非異事耶。余聞之且喜且慚，蓋如此孤本祕笈，余以無意獲之，然藏之篋中將及一年，乃得良友爲我發此覆，又滋足愧矣。余得此於宏遠堂，詢書之所自出，堅不肯言。然余見其連車入肆時，有聚珍板書多種，皆有穆彰阿印記，爲當時御賜者，而此書之敗篋亦在焉。則此書出於鶴舫相國家殆無疑矣。其肆中同時所見者，尚有宋本《于湖居士集》，聞亦出其家。余與宏遠堂議價垂成矣，而爲人所攫去，至今思之，悵惋無已。此書每卷首尾有「禮部官書」朱文大長印，其印間有跨在陰陽葉之間者，可知當時固係蝴蝶裝矣。余因疑此書必舊爲內閣大庫所藏，不知何時流出，改爲線裝，而入穆相之家。蓋今日京師圖書館所收內閣大庫之書，所謂「眉山《七史》」者，皆厚皮紙蝶裝，鈐「禮部官書」長印，與此無一不合，而獨於《南齊》乃無一冊之存。疑自嘉道以來，庫書盜出者當不止此一帙矣。(汪啓淑《水曹清暇錄》載內閣辛字庫中藏有宋元本書籍，可知當時固有知之者矣。)「眉山重脩《七史》，九行十八字。摹印極早，字畫方整者宋刻，靈活者元刻，而無明補，爲《七史》中僅見之書。後有治平三年崇文院送杭州開板行文，是北宋刻於杭，南宋刻於蜀，兩處梓人，天水最稱良工。《儀顧堂題跋》云：第三十九卷缺第五葉，以十四葉改刻五字補之。此本無補葉，陸本已有嘉靖脩版，則遜此遠矣。壬子冬月，江陰繆荃孫識。」「南監本《七史》，蜀大字本字體方整，元代有重脩之板，稍趨圓活，明嘉靖又經補刊，則更爲劣矣。此本首尾一律，定爲宋元間所印，絕無元補之迹。馮夢禎刊本即從此翻彫，可覆按也。或謂宋紙薄而韌，無此紙之厚重者。然余所見元印鄭氏《通志》即此等紙也，書之以質世之博涉者。壬子仲冬，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寓廬，時年七十有四。」「此書源流，繆老人跋語至爲詳審。江安傳氏得於日下，云出穆鶴舫相國遺篋。沅叔通懷樂善，不吝乞假，詳檢一過，知陸函宋跋明脩本所缺四葉，則志第七之三葉、傳十六之十葉原文具在，爲嘉靖以後讀蕭書者所未見。志七第三葉係志巴州諸郡，與沅叔故鄉地望相接。蜀大

字本爲蜀人得之已爲佳話，而墜簡復出，又有巧合如斯者。昔蕘圃老人得宋刊《吳志》單行本，矜詡甚至，墨緣書福，知不能耑美於前也。就敝篋明補本校補竣事，喜書簡末。歲在癸丑暮春之初，長州章鈺同僑津門。」「《容齋二筆》卷十一「古錞于」條引「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云云一百一字，即此卷第十一葉內之文。「段祖」作「段祚」，並謂《宣和博古圖》亦引之。然則此段文字尚有旁證，不至孤行。然微元本具在，雖見它書稱引，亦孰能斷爲此卷佚文而掇拾之耶。乙卯七月朔立秋後三日，保山吳慈培記。」

又《校宋本南齊書跋》 眉山《七史》，世傳本多已入南監，故有嘉靖間補刊之葉，於通行本補正殊尠。此宋本《南齊書》，余壬子歲得於廠市宏遠堂，傳爲穆鶴舫相國家物。鈐有「禮部官書」朱文大印，桑皮巨幅，厚如梵夾，審爲元初印本，意亦內閣大庫書之早出者，然已改蝶裝爲線裝矣。（其紙幅印本與北平圖書館藏各史同，其印文有跨在葉之陰陽兩面者。）各卷字句視通行本頗有差異，其最足珍者，則卷十五州郡志第三葉，卷三十四列傳第十葉，爲各本所未見。四百年來，《南齊》缺文凡有四番，茲竟獲補其半，恐天壤間更無與茲本抗行者矣。昔年章君式之、吳君佩伯屢從假校，附有題記，佩伯臨逝，更鄭重以校本相付，此校記即從吳本錄出者也。墓草淒蕪，楹書散佚，僅傳此戔戔者，藉以報九原之良友，念之輒爲愴然。戊辰冬，沅叔附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正史類·南齊書五十九卷》 梁蕭子顯撰。南、北監本。 殿本。 汲古閣本。 南監大字本乃元刊，每頁十八行。（補）宋刊元、明初修補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此即世所謂眉山七史本也，然以其刊工考之，是南宋中期浙刊，有南宋末及元代補版者。此書視世行三朝本印行差早，多志第七卷第三葉及傳十六卷第十葉二葉。卷末附治平二年牒文，云崇文院奉嘉祐六年敕，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國子監並無印本，宜令三館秘閣編校書籍官員精加校讐，寫板權依唐書例逐旋封送杭州開板云云。余藏，已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刊元、明遞修本。即前書有正德、嘉靖補版者，模糊斷爛已甚，訛誤滿紙，且缺失四葉。 明萬曆十六至十七年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 明萬曆三十三年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崇禎十年毛氏汲古閣刊十七史本，十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二十四史本。余據宋刊明初修補本校過。

藝文

吳均《和蕭洗馬子顯古意詩六首》（《玉臺新詠》卷六） 賤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衣裳薄，蛾飛愛綠潭。無由報君此，流涕向春蠶。 妾本倡家女，出入魏王宮。既得承琱輦，亦在更衣中。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猶言不得意，流涕憶遼東。 春草攏可結，妾心正斷絕。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成珠，亦見珠成血。願爲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何處報君書，隴右五岐路。淚研兔枝墨，筆染鵝毛素。碧浮孟渚水，香下洞庭路。應歸遂不歸，芳春空擲度。 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腕轉，珠繩金絡丸。羃歷懸青鳳，逶迤搖白團。誰堪久見此，含恨不相看。 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春機鳴窈窕，夏鳥思綿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未還。

蕭綱《和蕭侍中春別詩四首》（《玉臺新詠》卷九） （存目）

蕭子雲

論述

《東郊望春詶王建安雋晚遊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當是武帝以麪爲犧牲時也。語故切句亦健。

《歲暮直廬賦》 楊愼《屠蘇》（《升菴集》卷七二）：蕭子雲《雪賦》曰「韜翠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

曰「願憑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羯兒作天子。

《玄圃園講賦》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綸組》：（蕭子雲《玄圃賦》「漂青綸之衰折，蕩碧組之鬖髿。」）《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郭璞注云：「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繩；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注云：四者皆海中草。揚子所謂「五兩之綸」，仲長統所謂「半通之綬」者也。　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菴謂「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取《本草》徧檢之無有。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余按《南方草木狀》云：「簡子藤，正月二月華，四月五月熟，出交趾合浦。」《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所謂「簡子秋紅」也。

傳記

《南史》卷四二《蕭子雲傳》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恆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略】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八《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天監十一年【略】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

《梁書》卷五《元帝紀》（存目）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監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

又《經籍志四》　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子雲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蕭子雲《東宮雜事》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蕭子雲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子雲集》十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詩六首，又三朝雅樂歌六首。相和歌五首。　嚴氏《全梁文編》，蕭子雲有集十九卷。《藝文類聚》有《歲暮直廬賦》，《廣弘明集》有《玄圃講賦》，本傳有《請改郊廟樂辭啟》、《答敕改撰樂辭》、《答敕論書》，存凡五篇。

藝文

吳均《酬蕭新浦王洗馬詩二首》（《詩紀》卷八一）　始可結交者，文酒滿金壺。圍碁帝臺局，繫馬秦王蒲。長劍皆玉具，短笛悉銀塗。送歸日愁滿，留客袂紛吾。今成桓山上，秋風星散烏。　思君出江湄，慷慨臨長薄。獨對東風酒，誰舉指南酌。崇蘭白帶飛，青鴉紫纓絡。一年流淚同，萬里相思各。胡爲舍旃去，故人在宛洛。

又《答蕭新浦詩》（《文苑英華》卷二四〇）　僕本二陵徒，英豪（文苑云：一作「俊」。）多久要。角觝（文苑作「觝」。注云，宋本「觝」。）良家兒，期門惡年少。身（詩紀云，一作「腰」。）紆丈二組，手擎尺一詔。問子行何去，高帆艤江干。今夜杯酒別，明朝江水邊。莓莓看細雨，漠漠視濃煙。颯灑八（文苑作「入」。）銅箭，低昂五會船。欲知故人者，江南共採蓮。悒然心不樂，跨馬出城壕。觀濤看白鷺，望草見青袍。青袍行中把，蔽草覆平野。公子不垂堂，紛紛故（文苑作「吾」。注云，一作「紛吾故」。）交者。肘懸辟邪印，屋曜鴛鴦瓦。翩翩流水車，蕭蕭曳練馬。是時君別我，青莎沒馬蹄。連連文蠶蠒，鷺鷺伺朝雞。今日予懷友，積恨滿東西。

庾肩吾《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藝文類聚》卷二八）　（存目）

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藝文類聚》卷二九）　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淥池解餘凍，丹霞舞新雨。良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留宴醑。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蕭東陽子雲望春》（《秋笳集》卷六）　蘅皐生薄陰，槐路耀鮮旭。遵野協幽情，臨高送遠目。烟柳暗春隄，風花盈霧谷。遊客彯羅纓，都人馳繡軸。綺樹日華新，金溝波影綠。拾蕙自容與，采蘭性幽獨。一卧茂陵園，空想藍田曲。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蕭東陽子雲望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修陰夾槐里，香風生蘅皐。登高遠目縱，流盼春情翱。文鶯選綠樹，綺燕嬌紅桃。遊女朱輪馳，公子華纓飄。采藍中谷選，拾翠迴塘遙。寶馬嘶桂勒，畫綸弭蘭橈。病卧懷藍田，眷念中心忉。

雜録

《尚書故實》（《太平廣記》卷二九引）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

又李肇《唐國史補》卷中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于小亭以翫之，號爲「蕭齋」。

朱　异

論　述

《梁書》卷三八《朱异傳姚察論》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

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羅惇衍《朱异》《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負卻揚州擢異才，不廉端自少年推。空矜玉海金山表，竟引青絲白馬來。西省貂蟬襄衮職，南朝虺蜴誤鈞台。明知延冠由經畫，何復崇階贈冊哀。

《還東田宅贈朋離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閒情超逸。「野芬」韻嫌未工穩。

傳記

《南史》卷二六《朱异傳》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略】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略】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略】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棊上品，而食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鴧鯆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愨無文，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略】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略】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略】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甄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恆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

紀事

《梁書》卷二一《王錫傳》、卷三〇《裴子野傳》（存目）

又卷三八《朱异傳》（太清二年）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

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冠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昇。昇因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

又卷四一《王承傳》 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昇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塡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昇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昇門，時以此稱之。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陸雲公》（存目）

《南史》卷二五《到溉傳》、又卷三三《裴子野傳》、又卷六二《徐摛傳》（存目）

又卷七七《陸驗徐驎傳》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昇，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驎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昇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

又卷八〇《賊臣傳・侯景》（存目）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二《讒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昇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

伏挺

論述

《行舟值早霧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一：「聽猿方忖岫，聞瀨始知川」，字字江行，字字早霧。所謂借景生情，此是畫家作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寫景能眞，三、四用拙筆偏佳，結用「空水共澄鮮」，形霧之重，頓覺此境爽人。

傳記

《南史》卷七一《儒林傳・伏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鎭。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伏挺》（挺）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略】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

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槧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略】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事。

紀事

《南史》卷五〇《劉之遴傳》 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庾肩吾

論述

綜論

蕭繹《庾肩吾墓誌》（《藝文類聚》卷四八） 荆山萬重，地產卞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虵之珠。故能胤茲屈景，育斯唐宋。掌（庾）〔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威）〔恒〕表眞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閑逸，鍾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劍；朝此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中書令，盡旌賢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庾肩吾五言，如「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鑪香雜山氣，殿影入池漣。」「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桃花舒玉澗，柳葉暗金溝。」「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荷低芰蓋出，浪涌燕舟輕。」「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等句，聲盡入律，語盡綺靡。簡文如「桃含可憐色，柳發斷腸青。落花隨燕入，游絲帶蝶驚。」「輕花髻畔墜，微汗粉中光。」「密態隨流臉，嬌歌逐轉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蝶飄縈空舞，燕作同心飛。」《詠內人晝眠》云「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紋生玉腕，香汗浸紅紗。」《雙燕離》云「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等句，則更入妖豔矣。又結語屬對者，氣多不盡。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庾肩吾《侍宴樂遊苑》，全似唐排律：「玉體吹巖菊，銀牀落井桐」、「塵飛全埒滿，葉破柳條空」，語咸工美。又如「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梨紅大谷脫，桂白小山秋」、「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逼近初唐。「黑米生菰葉」，語無深趣。杜襲之稍加變化，曰「鳳飄菰米沉雪黑」，遂爲七律上乘。

張燮《七十二家集・庾度支集題詞》 彪、固世業，而彪集希傳。綺組既豐，屈指述作間事，未有不首徐、庾者。徐叟遺編久復湮沉，惟子慎諸體獨著耳。沿子慎於子山，如磧面桃花，與兒倍爲光悅。遡子山於子慎，即青青於藍，不可謂非出藍也。窮河源而尋靈潤所自，則崑崙之墟濺沫固已遠已。爾時肴核日滋，宮商彌調，帝子唱吁，諸臣應喁，故宮體出焉。乃《肩吾傳》載簡文《與湘東書》論之疑與子慎輩互有牴牾，斯不然矣。按《藝文》列簡文此札題云《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原非爲子慎輩發，中云「紙札無情，受其搖襞」等語，殆爲疎遠諸人立案。唐人跨蹠前藻，遂謬意移置此間耳。夫子慎羣賢正同被賞遇者，豈容無端毀之不直一錢哉。書品自有畢行，然曰序曰論，故是集中體輒并列之，合詩若文凡四卷，是編行，試持以問子山，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庾度支集》 庾幼簡志性恬靜，風齊臺尚，長子子貞，孝感北辰，次子子介，清重洗馬，一家行義，誠足與劉子珪明休烈同傳。子慎後出，文采尤高，子山繼之，宮體競貴。余每讀《八關齋夜

賦詩》，深羨少庶府君，能陪帝子。又怪一時彥聚，城門高唱，何偏以病老死沙門爲題，臺城不祥，若先有讖焉。子愼避難入東，後始還家，遺文鮮少，唐李長吉所爲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也。《南史》又云，宋子仙破會稽，購得子愼，欲殺之，賴作詩以免。夫高齋鈔撰，龍樓應教，學士職也。亡命江海，文焉有罪，猶借資七步，幸脫劍鋩，盜亦能憐士哉，東宮賞遇，時共聯咏，湘東誌墓，稱爲瑚璉，其知子愼實深。論文一書，謂有掎摭，必不然矣。《書品序》論，王光祿答齊太祖類也。若在梁時，則與鍾仲偉《詩評》同行天壤乎。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一 庾肩吾推練精工，氣韻香美，當是聲律絕技。凡詩虛能領神，實能寫色，所最貴者，尤在妙合自然。

又《詩鏡總論》 庾肩吾、張正見，其詩覺聲色臭味俱備，詩之佳者，在聲色臭味之俱備，庾、張是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庾子愼《咏美人》云：「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咏美人看畫》云：「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工妙入神。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二詩《奉和泛舟漢水往萬山應教詩》《奉和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和簡文）納之排律中，但覺莊厚。「六代輕靡」之說，非對唐人而言，明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庾肩吾》 庾子愼詩當其興會符合，音節頓諧。唐人構思百出，差能津梁。若夫本調儁逸亦有餘妍，校之王蘭陵差爲自然矣。庾義陽詩如車子喉轉，不乏幽咽之音而調叶聲諧，自然流暢。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經陳思王墓》 梁、陳、隋間人專工琢句，如庾肩吾《泛舟後湖》「殘紅收度雨，缺岸上新流。」張正見《賦得白雲臨浦》「疎葉臨嵇竹，輕鱗入鄭船。」【略】皆成名儁，然比之「池塘生春草」、「天際識歸舟」等句，痕迹宛然矣。於此足覘風氣。

分　論

《賦得有所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開箱見別衣」句，佳。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佳期竟不歸」：起便絕望。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頗能嘹亮。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初唐詩從此出。

《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續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唐人每竊取其意。

《侍宴餞張孝總應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濟南之所謂「雄渾」者備矣。

《三日侍蘭亭曲水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清詞麗句。

《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驚鴻」句下批：以上六句皆言觀射之樂。翔步安雅，音響清振。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其聲漸類初唐，其氣猶似晋、宋。典稱足貴，運以清旨。

《從皇太子出玄圃應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細熨，惟宋之問近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起四句盛唐佳作也。「樹長」句亦生動。

《奉和泛舟漢水往萬山應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全是盛唐，「巖」反在「水底」，「浪」反在雲端，有作意。「高」字、「細」字，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春塘」句，鮮妍絕世。

《山池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低」字，「出」字、「涌」字、「輕」字、「交」字、「迴」字，俱唐人句眼所祖。「逆湍」二句，更佳。逆湍而棹唱與水俱下，故曰「流」。「帶谷」則笳聲得山而遇，故「聚」：初唐五七律佳處全在此等字法。用意新警，非中、晚所及。結不可住。

《游甑山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間中生色。子愼于宮體一流中，特疏俊出群，賢于諸劉遠矣。其病乃在遽盡無餘，可乍觀而不耐長言，正如炎日啖冰，小爾一快，殊損人脾。但子愼之所爲遽盡者，情與度而已。子山承之，乃以使才使氣，無乎不盡，何曾之子日食二萬錢，汰流而下不可極矣。子愼自近體之宗祊，子山乃古詩之螟子，兩庾相因，升降所在，亦足以爲詩宗增陵谷之感。此詩非子山所能至，子山雜心囂氣不能抑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清迥。「路高」四句，有作意。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自」字妙甚，然已開唐人鍊字法門。

《尋周處士弘讓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對仗起落，一皆入律，光氣自不入開、天以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寫景之作並欲俊

爽，此「雲積似重樓」，語佳。《和太子重雲殿受戒》有「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眞」二語，亦新秀。

《賦得嵇叔夜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九《雁重蠶寒》：庾肩吾有《賦得嵇叔夜詩》「雁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戴滄州曰：「雁重蠶寒，唐人那敢下。」（按：《養生論》云：「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性」字、「身」字，從形神想出。）

《詠同泰寺浮圖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意象僊俛，效伎程巧，無不粲然。

《賽漢高廟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兩層作，自不用扭合。「日過半峰寒」，冥搜顯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輒近沈、宋。

《亂後經夏禹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未見能工，間有作意。

《亂後行經吳郵亭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使事用意一取沉酣。子山縱橫實由阿翁來，杜又全從子山出，愈降愈漫，參考之自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今作「郵」，誤也。情事悲切。「殊能淋漓處」四句，更佳。

《經陳思王墓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因經墓而自傷之詩。前六，就墓弔古。「憂生」三字能括陳王身處危疑心事，而己之感觸亦於此埋根。中十，追叙己之有事行役，途中所見窮秋之景，「哀笳」、「慘鼓」有憂亂意。後二，拍到題中「經」字，點出傷情，恰與篇首「憂生」三字遙相呼應。

《過建章故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此亦亂後作。言哀未深，然意蕭瑟。「左開」佳於「不開」。「畫水」句，雋巧。

《和竹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向嶺」四句，秀。

《奉和春夜應令詩》　《古詩歸》卷一四「月皎」句，鍾惺批：老杜「不夜月臨關」與此同幻，覺響些。「山翠」句鍾惺批：五字娟秀而幻。句下譚元春批：語境在有無之間，對之俗骨頓韻，枯腸頓幻。鍾惺批：四語如夏月晨起，空涼之氣迎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光風晴月之度，移入駢麗，正使萬年一如初出。「月皎」、「林疏」一聯，較「海色晴看雨」尤爲動人；「山翠下添流」，絕頂佳句，與「水光」句一合看來，益得空中實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月皎」二句，氣象蕭森。「水光」二句，景物駘蕩。琢句如此，豈可少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寫景娟秀。一結是應令體。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詎假」二句批：翻用曹植《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陪」意。　前四，從春遞夜，即將遊集所在景物點清。是爲破題。中六，接寫春夜望中所見。「月皎」十字，用反撲筆，「水光」十字，用交互筆，俱巧甚。後二，舊事翻新，恰得應令之體。

《奉和武帝苦旱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江蘋享上帝」批：句新。「繁雲興岳立」批：句巧。

《奉和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奇思巧製。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二詩納之排律中，但覺莊厚。「六代輕靡」之說，非對唐人而言，明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烏鬱》：陳藏器《本草圖》曰：「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少陵《秋興》用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聲律竟諧，語亦倩雅。

《詠美人看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妖倩。

《侍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雋句不可廢。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燕、許之得稱大手筆者以此。尤似張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侍宴》有「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句，並佳。

《侍宴餞湘東王應令詩》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其《侍宴餞湘東》正五言八句，字句駢整，平仄調諧，是眞唐律也。

《和晉安王薄晚逐涼北樓回望應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影」字虛用，佳。五、六，正極寫此樓曠望。

《贈周處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後四句曠遠。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籬下」二句，絕好唐律。

《奉使江州舟中七夕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一：「織女欲攀舟」，寫得生動。所謂死者活之，實者虛之，詩家作用端在等處。「渡河光不濕，輪移轍詎開」，便覺死相。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儁巧之思，出以奇句。

《詠美人看畫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通體儁，結意尖。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纖巧本不足重，然齊、梁繁艷成風，似此清思可味者亦難割愛。

《看放市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典切，亦能用意。「懸龜」

牓「酒」字新。

《侍宴餞東陽太守范子雲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用字新妙。

《和望月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近體之制至子愼而成矣，非但聲偶之和，參差者少，且其謀篇布局，爲起爲承爲收，無一不與唐人爲開先者。而近體之爲近體，亦止此矣。過此以往，更欲立畫地之牢，則皎然老髡之狂瀋而已。有鬚眉者不屑拾也。

《和徐主簿望月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臨花色轉春」，眞近體佳句；「桂長欲侵輪」，語近纖，然杜陵得此，以爲大家。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五《句斷意不斷》：詩有句斷而意不斷，一氣連綿十字如一字者。庾肩吾「樓上徘徊月，牕中愁思人」，發仞於此，太白、子美集中最多。而摩詰手腕靈妙，掩有二家，如「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之類，未易枚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星流」、「桂長」，刻意之句。

《詠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吹薤成書」句，雋。

《七夕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本事詩之最工。

《歲盡應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王湮《除夜詩》無此流麗。「柏葉」、「五辛」用借對，「圖神燕」、「却鬼丸」用參差對，早已開松陵巧徑。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〇《五辛柏葉》：庾肩吾《歲盡應令詩》不獨聲調圓穩，爲唐律之祖，至云「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尤開無限法門。不讀六朝詩，安知三唐所自起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典俊。「柏葉」、「五辛」對法開唐人。「金薄」字，可爲典故緣起。《暮遊山水應令》一首有「細藤初上援」，「援」、藤架也，亦可作典故。

《奉和湘東王應令詩二首・春宵》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思致清新。

《道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典雅。其意超。

《賦得轉歌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儁。「送風聲」語奇。

《詠舞曲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定若」、「應幾」字法，初唐所爲鑽仰。

《詠長信宮中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似唐人。「併欲」字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併欲」字，唐人多此種字法。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就草賦草，而空宮寂寞，已自顯然，不啻雙管齊下。

《石崇金谷妓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即序事中憑吊在焉。憑吊所寄，美刺亦見。後來俗筆妄云：作詩正如獄辭，前列供招，後下勘語。適足置木刻案牘鬼櫃下耳。

《被執作詩一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以死自誓，斷斷如也。

《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七《折綿》：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黃山谷變其句法，曰：「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張道濟亦有「塞上綿應折」之句。

《三日侍宴詠曲水中燭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五：題甚曲，差能寫之。末句尤佳。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啟》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窮狀物之妙，盡摛詞之致。

《答武陵王賚絹啟》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

《團扇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值物賦象，姿致極佳。吾當以新製齊紈，倩羊欣書此，庶幾清吹徐來，秀采繁會。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人意中語，故自大雅。

《書品序》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調已凡下。

傳記

《南史》卷五〇《庾肩吾傳》 肩吾字愼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面、孔鏘、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

眺、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及簡文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鎭，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紀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五《養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

《陳書》卷三二《孝行傳・殷不害》　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略】大同五年，遷鎭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

《南史》卷七四《孝義傳下・殷不害》（存目）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六〇〇引）　梁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謂之曰：「吾昔聞汝能作詩，今可作，若能，當貰汝命。」肩吾便操筆，立成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簡文在東宮日雅好文士，庾肩吾預其選，賜賚甚厚，每賜必有謝啟。《謝東宮賚檳榔》云：「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容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謝東宮賚米》云：「滋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謝東宮賚朱櫻》云：「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謝東宮示古跡》云：「仰巖遺篆，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靈。」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謝賚銅硯筆格》云：「煙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謝曆日》云：「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又，肩吾又有《謝東宮賜宅啟》云：「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西舍東隣，景物亦甚落落，但在毫端便成佳句。　又：湘東王亦雅重肩吾，數有賜賚，肩吾《謝湘東賚米啟》云：「味重新城，香踰滂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爲山，疑馬援之西至。」《答湘東賚粳米啟》云：「椽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謝湘東賚柑啟》云：「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遙聞建春之嶺。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非甜，蒲萄猶鮯。」《謝賜梨啟》云：「雎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垂六斤。未有生因枌（粉）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柿。來薦中厨，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又：武陵王嘗賚肩吾絹二十疋，肩吾《謝啟》云：「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下官謬忝奉扁舟，暫瞻還旆，而天人渥眄，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治服成溫。」又，肩吾少事陶隱居，頗多藝術。隱居饋以术蒸，肩吾《啟》謝云：「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戴。」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採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又《經籍志四》　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書品》一卷，庾肩吾撰。

又《經籍志下》　《採璧記》三卷，庾肩吾撰。　《庾肩吾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庾肩吾《書品》一卷。

又《藝文志三》 庾肩吾《採璧》三卷。
又《藝文志四》 《庾肩吾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六》 《採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又《藝文略七》 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庾肩吾集》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庾肩吾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採璧》三卷（梁庾肩吾）。
又卷五 《庾肩吾集》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庾度支集》，梁庾肩吾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庾肩吾集》十卷。 張氏《百三家集・庾度支集》輯本。【略】凡表章、啟、《書品序》、《後序》、《書品》、論、銘四十一篇，樂府八，詩七十六、《曲水聯句》十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聯句》十六。（【略】同賦者殿下、徐防、孔蕭、諸葛嵦、王臺卿、李鏡遠、并中庶、府君凡七人。馮氏《詩紀》輯存一卷，篇數同。） 嚴氏《全梁文編》庾肩吾有集十卷。《初學記》、《藝文》、《御覽》諸書，有章表三篇、啟二十三篇、書一篇、銘二篇、《書品叙錄》十一篇，存凡四十篇。

藝文

蕭綱《同庾肩吾四詠詩二首・蓮舟買荷度》（《玉臺新詠》卷七） 採蓮前岸隈，舟子屢徘徊。荷披衣可識，風疎香不來。欲知船度處，當看荷葉開。

又《照流看落釵》 相隨照綠水，意欲重凉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周弘正《和庾肩吾入道館詩》（《文苑英華》卷二二六） （存目）

沈炯《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磬，狎獸繞禪牀。擿菊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李賀《還自會稽歌并序》（《李賀詩集》卷一）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淪敗，肩吾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臺城應敎人，秋衾夢銅輦。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脈脈辭金魚，羈臣守迍賤。

張燮《賦得庾子慎》（《七十二家集・庾度支集》附錄） 子慎起梁季，鏗然振繁響。擢穎父子間，樹幟宮闈上。織路絳霞明，華林芳草長。繢水源何深，至今迴漭沆。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庾度支肩吾侍宴》（《秋笳集》卷六） 期門宵警蹕，輦路曉迴鑾。屬車開月羽，容衛載風鳶。曙色新豐遠，春陰太液寒。文鶯留綺樹，華桐媚遠山。珠旗花際出，瓊鈒柳中看。緹帷麗平野，綵吹震長巒。宛轉魚龍戲，紛陳爵馬盤。分禊羣工醉，賜酺萬方懽。徒知薦綠水，空愧頌猗蘭。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庾度支肩吾侍宴》（《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芳苑帷宮啓，華林帳殿開。珠旗柳外見，玉輦花間來。新豐鄰鄠杜，太液接蓬萊。月駟竝鑣列，風鳥平翅迴。桐乳潤宿露，草帶長春荄。萬方賜酺宴，羣工分禊杯。曼衍魚龍戲，班聯鵷鷺陪。東京繼文藻，西園思上才。陽春頌明德，終是遜鄒枚。

劉遵

論述

蕭綱《與劉孝儀令悼劉遵》（《梁書》卷四一《劉遵傳》）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淸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

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並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度關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谷深」二句，亮似唐律。

《繁華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衣輕」句，生動。

《應令詠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結意曲。「迴腰」一句，嫌少異致。

《七夕穿針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後二句不言情乃有餘情。

傳記

《梁書》卷四一《劉遵傳》 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大同元年，卒官。

《南史》卷三九《劉遵傳》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紀事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南史》卷四八《陸倕傳》（存目）

張嵊

《梁書》卷四三《張嵊傳》 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略】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嵊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

《南史》卷三一《張嵊傳》 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略】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

王規

蕭綱《與湘東王令悼王規》（《梁書》卷四一《王規傳》）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又《王規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九） 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籥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迴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爲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榮珪掩采，靈劍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鍾。玄扉不晝，幽夜恆冬。

《梁書》卷四一《王規傳》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略】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

《南史》卷二二《王規傳》 規字威明，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略】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略】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略】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裒，魏剋江陵，入長安。

又卷二三《王錫傳》（存目）

劉孝勝

《梁書》卷四一《劉孝綽傳》 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

《南史》卷三九《劉孝綽傳》 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

蕭綱《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藝文類聚》卷二九） 碣石臨東海，峨嵋距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鬬。涼風遶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徐悱

論述

《白馬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邊關詩極易入粗惡，吳均于此亦所不免，下流之趨，遂爲「渴飲匈奴血」，「饑餐可汗頭」一派，氣斂光沉，于此猶見風軌。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九：徐悱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

《前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爲匈奴所敗，故不令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爲去聲，則是運數不耦耳。豈有天子於將帥以命運敕之耶？從如說，音爲所角反。　孫鑛評（閔齊華《文選瀹注》卷一一）：首尾腴凈，鍊而不苦，格調在不深不淺之間，趣味亦自不乏。又，甘泉、上林、長安、霸滻俱借說。又，句法甚新，陡然終乖雅則。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一六：徐詩不多見。《古意酬到》一詩，英盼奕奕，大顯齊風。應是少年人作，却無五陵兒裘馬之態。　題中有「古意」二字，故篇中不用本地名，而多借西京古地名爲比。甘泉比建業，上谷比琅琊，樓蘭比魏夫。烽火警乎甘泉，於甘泉備之則晚，須於上谷備之。此極形容瑯琊之險，爲朝廷之要地也。然却先寫一句長江，何也？江左六朝，歷都建業，實賴長江之險，以限南北。故「川江稱豁險」五字點醒，極有力量。「茲山」句，又用一「復」字，可見此江爲建業要害，而茲山又此江要害。「表裏」二句，承「茲山」句，天險也。「修篁」二句，人險也。八句，總寫完瑯琊城。下文方寫到長史。「登陴」句，是一篇關鍵。「廻首」句，是一篇波瀾。「鮮車」八句，是慷，「寄言」二句，是慨。一段慷慨，全從「少年負壯氣，」寫得淋漓盡興，直逼出「登」字，神髓乃是酬意。蓋瑯琊之城，本以備北。登城，應須北望。北望，又背建業。故又回首南望。其北望也，是此題之正面。乃只「起」得「遐望」三字，似不曾說完者。蓋遐望，必有遐思。當遐望之時，凡瑯琊之北迤西一帶，山川形勢無不歷歷看在眼中。即不入望之燕山、函谷都已算計在心中。那一片開丸紀石以報吾君，懷思已全全有在這裏。倘於此時，一直寫出有何趣味。于是乃作一波，曰「廻首見長安。」「金溝」云云，且見得極眞極詳，有天威不違咫尺之意。於是緊緊就「甬道」二字接出。「鮮車」云云，江南用兵長於舟楫，瑯琊以北車騎之地，苟非兼長車騎，決不能長驅西北。以少年長才自負指顧之間，可以紀石開丸，此北望之遐思也。却轉身南望說來，若將一片開丸壯懷面向吾君請纓者，又若將瑯琊北及燕山、函谷形勢，向吾君聚米爲山者，無奈數奇不偶於時，深爲可嘆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轉折平圓，體裁不失。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李太白詩誤》：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琅邪城在建康，此言北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華壯。末有感慨。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普通之末，拓跋內亂，梁武屢命將北伐。悱以此時，和到溉詩也。《南史・到溉傳》，湘東王爲會稽，到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徐勉傳》，悱在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上谷，北邊郡，而樓蘭在西域。齊、梁中詩筆，地理多不審。又（《重訂文選集評》卷五引）：只「遐望」二字開後半首，自成一格。然却與起二句相關，故妙。又，自元帝至梁百有餘年，不應溉猶在。但《宋書》只注琅邪置郡始末而不及溉，則「隨」字當爲「時」字之訛，否則衍字耳。（《宋書》：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

傳記

《梁書》卷二五《徐悱傳》（存目）

《南史》卷六〇《徐悱傳》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昭明錄本朝人文惟沈約、任昉、江淹、劉峻、范雲、丘遲、陸倕及徐悱，凡八人，悱，最爲年少後起。

藝文

劉令嫻《答外詩二首》（《玉臺新詠》卷六）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多，春閨深且暮。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豔似知非。摛詞徒妙好，連類頓乖違。智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徐內史悱酬友》（《秋笳集》卷六）　疎龍起漢闕，踐華表秦城。山川開險介，樓觀壯神坰。麗譙侵漢遠，崇雉入雲平。乘墉時絕目，西北見咸京。桂宮通複道，柘館抗飛甍。光風金爵舉，斐雲露掌明。三條躍飛燕，九市揚華纓。少年負豪俠，結客飛英聲。五陵爭博進，三河習射生。思逐驃姚戰，羞邀劇孟名。何當逢漢主，負羽出幽并。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徐內史悱酬友》（《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長河迴一曲，太華削三峰。雙龍樹華闕，五鳳建曾宮。宣溫煥列宿，嶕嶢驗別風。仙波流太液，靈草植唐中。金爵觚稜上，銅盤沆瀣濃。飛甍接陽馬，複道亘雄虹。綺陌褒斜帶，金溝灞滻通。少年三輔俊，結客五陵雄。長執侍郎戟，能挽壯士弓。恥邀劇孟侶，思建嫖姚功。歸來畫麟閣，劒佩自雍容。

劉令嫻 徐悱妻

論　述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　劉令嫻，劉孝綽之妹，徐悱妻也。孝綽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嫻最幼，所稱劉三娘者是也。其兄孝綽，罷官不出，爲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嫻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聚蘭摘復生。」文尤清拔。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令嫻爲文祭之，辭甚悽愴。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蕭韶稱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于神人也。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一三《閨秀》　劉令嫻，梁劉孝綽之妹也。孝綽有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嫻爲最，世稱「劉三孃」者是也。孝綽罷官不出，爲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嫻續之曰：「落花掃復合，聚蘭摘復生。」有《春閨怨》云：「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芳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驚。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多，春閨深且暮。」《聽百舌》云：「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傳過春鳥聲。盡寫山陽笛，全在洛濱笙。注意留歡聽，誤令妝不成。」《夢見古人》云：「覺罷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邊空。」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七《談藝七・劉令嫻詩》　梁徐悱妻劉氏令嫻，孝綽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悱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嫻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閨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代婕妤怨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　女人作女人詩，專妙在曲于回護。「日落」二句批：「愁思百端生」，着別處不妙。愁苦眞境，正在「落日閉門時」，非聰明閱歷人不能知。「應」字想去尤悲。「況復」二句批：　又說如此近情事，眞難爲懷。「寵移」二句批：　說自家品地，責備他人短行，聲口皆委曲。「只言」句批：　深于妬，亦只「只言」二字。　張佩綸《論閨秀詩二十四首》一〇（《澗于集・詩》卷四）：《婕妤怨》較《昭君怨》，自合清才讓令嫻；豈侍門風馳翰墨，《吳歌》十曲徧人間。（《樂錄》以《吳歌》爲王金珠作，非也。《昭君怨》王叔英妻所作。）

《答唐娘七夕所穿針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連針」二句批：　此二句秀媚，然只「連針」二字妙耳。「雖言」二句批：　轉折處只雖言「聞道」能帶入情思。令嫻一代才名，想亦未必輕意筆墨，所以答詩之故亦在此矣。觀倡人效漢女句得之。

《答外詩二首》一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　令嫻詩此首最爲修遠，疏澹中仍藏密微之致。想路亦復清靈，視他作另若一手，他作未免有率易處耳。「花庭」四句批：　如此情艷，皆女人實事。「戲蝶」句批：「驚」字用「蝶」上妙。「調琴」句批：「要歡」二字用在調琴上趣甚韻甚。「心愁」句批：「心愁」作虛看，非愁心也。「佳期」句批：「今不遇」，悵望中甚是溫然。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前四句）景中有人，人中有景，巧思遽出諸劉之上，結構亦不失。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東家」四句批：　四句何等醜態，然尤惡在「挺」字、「擅」字、「方」字、「喻」字，一齊搬出。「還看」二句批：　此二句尚是用思語。

《聽百舌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幽吟靜想，自然情深。有此佳篇，眞不愧一代閨秀。「庭樹」句批：妙在用「且」字能虛。「風吹」二句批：「桃李氣」、「春鳥聲」分出已奇，「桃李氣」不過傳出「春鳥聲」，此中生想，豈他人能知，然亦實實眞境，非此等慧心，便擲却不省。「盡寫」二句批：如此熟事，全虧用「盡寫」、「全作」字，能生。「注意」句批：有此細心體會，方能寫出「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十字。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前三句虛起，正得閑中妝襯。

《題甘蔗葉示人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凄冷中忽生繾綣，靜思自然難堪。不必要寫入怨。「夕泣」二句批：「似非疎」、「眞太數」，從何處記起。正是夢中昵昵景況。

《摘同心梔子贈謝孃因附此詩》 楊愼《升菴詩話》卷九《梔子同心》：梁徐悱妻劉三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唐施肩吾《雜曲》：「憐時魚得水，怨罷商與參。不如山梔子，却解結同心。」結句又與劉三娘《光宅寺詩》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兩葉」句批：「雖爲」二字，情深。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一《梔子》：徐悱妻劉令嫺《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庾肩吾詩「不如山梔子，猶解結同心」，唐詩「梔子同心好贈人」本此。

《光宅寺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寫出寬敞幽深景象，又復簡凈乃爾。亦不必苦要作長篇矣。「長廊」句批：爽甚。

《祭夫文》 許棲《六朝文絜》卷一二：一弱女子耳，深情無限，復以簡澹出之，自是偉作。又評「雹碎春紅」二句，哀豔。又評「從軍暫別」諸句：綵雲易散琉璃脆，何痛如之。《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惻愴中無意琢削而語語工，亦當文事最勝之日也。

〔附〕**《夢見故人》**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此却怨恨難平，似激切中按捺不定語氣。「覺罷」三句批：反似作寬解語。「誰能」二句批：妙在只說向角枕上。

〔附〕**《有期不至》**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末句批「轉面」二字，正是一時破淚光景。

〔附〕**《代陳慶之美人爲詠》**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末句批：「不聽垂」強自制遏，妙在形容「擁」字。

傳記

《南史》卷三九《劉孝綽傳》 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紀事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 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合，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二作清麗，各有優劣。

鄧雲霄《冷邸小言》 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余嘗三復此言，謂四時之氣已備，詩必如此始足稱聯，蓋如環之無端也。然亦出於劉令嫺，蓋令嫺者，劉孝綽之妹也。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詩蓋祖其調，而委婉過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徐悱妻《劉氏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徐悱妻《劉氏集》六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徐悱妻劉氏，孝綽之妹，稱劉三娘。《玉臺新詠》作劉令嫺。有《答外二首》。又有《和婕妤怨》

及贈答等詩，凡十一首。　嚴氏《全梁文編》【略】《藝文類聚》三十八載令嫻《祭夫文》。

藝　文

徐悱《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詩》（《玉臺新詠》卷八）　相思上北閣，徙倚望東家。忽有當軒樹，兼含映日花。方鮮類紅粉，比素若鉛華。更使增心憶，彌令想狹邪。無如一路阻，脉脉似雲霞。嚴城不可越，言折代疎麻。

又《贈內》（《玉臺新詠》卷六）　日暮想清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遊塵掩玉床。不見可憐影，空餘蘭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高堂。豈忘離憂者，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代九迴腸。

何子朗

《和虞記室騫古意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燕下」二句，輕倩。對此景眞思酌春酒也。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何思澄》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集行於世。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何思澄》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又卷五一《何胤傳》（存目）

劉孝威

論　述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劉孝威五言，語漸綺靡，聲愈入律，名在孝綽之下，而詩人錄者亦少，然語在梁、陳間最工。孝威七言四句有《詠曲水中燭影》一篇，較明遠語更綺豔，而聲調仍乖。（下流至梁簡文七言四句。）

張燮《劉庶子集引》（《七十二家集·劉庶子集》卷首）（存目）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劉孝儀孝威集》（存目）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孝威筆致雋逸，無句不琱，琱在生姿，不關使典，如妖姬弄態，安置眉目，亦令百媚。

又《奉和湘東王應令詩二首》　此二篇俱可誦。

《公無渡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典實奔湊。

《塘上行苦辛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練意頗有古風。

《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孝威樂府殊能湊泊如意，雖無警句而通首不弱。

《小臨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留此篇以存樂府一體。

《結客少年場行》　《隨園詩話》卷一五：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注：「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悞以「行李」爲作客之衣裝。

《行行且遊獵篇》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湊會凌節，奮肆無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孝威樂府皆平縟之音，此章稍有作意。

《獨不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填綴是其常裁，序述校能清楚。

《行幸甘泉宮歌》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瓌艷之姿。　陳祚

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淹富是齊、梁正格。

《箜篌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此首健異，不類孝威。

《擬古應教》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三：不及梁家氣韻。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擬梁武體，意亦與梁武同。首二，翡翠鴛鴦，先比彼我當爲嘉耦。雲月相望，則比今得見之也。中四，點清妖冶移情，接叙其居處服飾之美。後四，補點其年，再摹其態，亦不說明己之欲求不得，只就美色難長致惜收住。「珠丸出彈」，比得絕奇。

《烏生八九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別自一體，典故悉備。

《蜀道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三：典事奔湊然，故是庸筆。

《重光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秩然有條。

《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秀飭。「周旗」二句批：用事新巧。

《奉和六月壬午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典雅。文情斐蔚，翫其雋句，並足躭味。

《登覆舟山望湖北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浴童、漂女，眼前景甚趣。

《鄀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麗藻柔音，六朝長技具盡。「紅衫向後結」，直率句也，偏佳，以其肖。

《侍宴賦得龍沙宵月明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末爲壯語，便不氣索。通篇形塞上天曉月移之況，以情傳景，夠六朝妙手。侍宴賦詩當如是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情境悽切。

《和皇太子春林晚雨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小有致。

《行還值雨又爲清道所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先寫清道中入雨，又寫雨後推避，事實節次既安詳，語亦雅亦肖。但自叙以後不能映帶前事，以是爲拙。爲清道所駐固難述，獨不可將雨中行遲，點染一二語乎？若工者必寫清道所駐、必寫雨中爲清道所駐。戲爲續後段曰：「况余白屋士，自休卑路傍；柴車聊側坐，蹇衛詎爭驤。欲近丞疑怒，將摩轂不彊；皂帽遮仍濆，青泥滑漸妨。若濡稍惜袂，從霑屢停韁；雲霄無羽翼，涔蹄徒惻傷。」

《望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瞻空」二句，寫雨近而極活，「張」字拙，拙故肖，結小有致。觀「瞻空」、「浮芥」四句，乃知不必異，眼前極尋常者寫令生動，便極佳。

《苦暑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極寫句句是涼，然於暑不解。「棲禽」句，「動」字佳。「流螢」句，「闇」字佳。結翻新作致。

《望樓烏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此是自拔圍城之後，仰冀甄錄。比意甚切。末句婉曲動人。

《賦得曲澗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曲寫「曲」字。

《奉和湘東王應令詩二首・春宵》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諸劉詩承宮體之流，而益以稚澀。此作聲情爽秀，雖嫌褊促，猶爲英英特出。

《和定襄侯初笄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孝威五絕並有作意而嫌多淺率，此首稍可寄諷。

《望隔牆花詩》 《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妙想全露，不肯少留分毫，是其一病。然已快人眼口矣。又「猶見」句批，此語作結便妙。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當由美人摘」句：隱約如見。

傳記

《梁書》卷四一《劉孝威傳》（存目）

《南史》卷三九《劉孝威傳》（孝綽）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

紀事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存目）

《南史》卷五〇《庾肩吾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孝威前集》十卷。《劉孝威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孝威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三》 《劉孝威詩》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劉孝威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孝威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孝威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劉孝威集》。 《劉孝威集》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孝威集》。

《棟亭書目》卷四 《劉中庶集》，梁劉孝威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劉庶子集》輯本【略】凡啟、書、贊十五篇、樂府二十四篇、詩三十三篇。（馮氏《詩紀》輯本樂府詩，篇數略同。）嚴氏《全梁文編》，劉孝威有集十卷，《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有啟十二篇、書二篇、贊二篇，凡一十六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增〕劉孝威詩集一卷》 梁劉孝威撰。舊鈔本。〔附〕明刻本孝威、孝綽詩，似是仿宋，與謝、王、陰諸集同，蓋係合刻古人集者。又見有名人諸集亦相類。曾收一本，似明仿宋刻各集之零種。又有陰常侍集。（眉）〔補〕梁《劉孝威集》一卷。梁劉孝威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劉庶子集》一卷。梁劉孝威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劉中庶集》二卷，梁劉孝威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崇禎間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文

王筠《摘安石榴贈劉孝威詩》（《文苑英華》卷三二二） 中庭有奇樹，當戶發華滋。素莖表朱實，綠葉廁紅蕤。既標太沖賦，復見安仁詩。宗生仁壽殿，族代河陽湄。有美清淮北，如玉又如龜。退書寫蟲篆，進對多好辭。我家新置側，可求不難識。相望阻盈盈，相思滿胸臆。高枝爲君採，請寄西飛翼。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劉庶子孝威咏月》（《秋笳集》卷六） 城烏啼未歇，顧兔已飄飄。只自臨遙夜，寧知隔兩鄉？風輕榆未落，露濕桂無香，寒入哀笳斷，光侵雁柱涼。征人鸞朔苦，思婦鳳城傷。歛恨低珠箔，含嚬掩玉觴。破鏡空相憶，刀環莫暫忘。倘遇交河使，知妾日霑妝。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劉庶子孝威詠月》（《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絡角長河掩，高城清漏殘。濃陰轉綠桂，微露霑紅蘭。輝分圓鏡滿，影入高樓寒。涼暈蕩珠箔，明輝流玉闌。極浦雁初下，長征人未還。鄉書盼不到，寒衣寄亦難。中庭怨砧杵，孤枕夢刀鐶。龍城三五夜，應復倚弓看。

釋慧皎

傳記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

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名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紀事

王曼穎《與釋慧皎書》（《高僧傳》卷一四）　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並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刪。晋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無梗概。泛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蘭，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也。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簉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王筍。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尪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伐訴盡。

慧皎《高僧傳序錄》（《高僧傳》卷一四）　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竝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略】今此一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釋僧果《高僧傳跋》（《高僧傳》卷末）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捨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於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爾。

屠隆《讀高僧傳》（《白榆集・詩集》卷五）　白雲多在妙高峰，大乘寧分南北宗。定去香煙酣獨鶴，醒來清梵出雙松。欲棲西極靈巖雪，且聽東林慧遠鐘。心似頭陀猶有髮，了知水月本無踪。

著錄

《隋書・經籍志二》　《高僧傳》十四卷（釋慧皎撰）。

《舊唐書・經籍志二》　《高僧傳》十四卷，釋惠皎撰。

《新唐書・藝文志》　僧惠皎《高僧傳》十四卷。

《郡齋讀書志・傳記類》　《高僧傳》十四卷。蕭梁僧釋慧皎撰。慧皎以劉義慶《宣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疎略，乃博采諸書，咨訪古老，起於永平十年，終於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分爲《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

《遂初堂書目・釋家類》　《高僧傳》。

《宋史・藝文志四》　僧慧皎《高僧傳》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高僧傳》十四卷，梁僧慧皎。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宋高僧傳三十卷》（存目）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高僧傳》十三卷，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補遺・明版寫本》　《高僧傳》十四卷，題梁

嘉祥沙門釋慧皎撰。（第二卷題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在《釋藏》「輦」「驅」二字號書分十例。【略】卷末有僧果跋。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湓城，甲戌歲二月捨化，葬於廬山禪閣寺墓。每葉十二行，行十七字，末卷後有「聚寶門來賓樓姜家印行木」長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四《高僧傳》 《高僧傳》十四卷，題梁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在《釋藏》「輦」「驅」二字號，書分十例。每僧各爲之傳，始于漢永平十年，終于梁天監十八年，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見者二百餘人。《三國志·吳書》：孫皓以天紀四年三月降晋，此書康僧會傳作四月。《通鑑》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健改元永和。此書《浮陀跋摩傳》作承和，皆足以資考證。明初刊本，每葉十二行，行十七字。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九《釋家類·高僧傳十四卷（抄本）》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鄭堂讀書記補逸·道家類·高僧傳四卷（支那撰述本）》 梁僧慧皎撰。（慧皎，會稽上虞人，住嘉祥寺。）《新唐書志》、《崇文總目》、衢本《讀書志》、《通考》、《宋志》俱著錄。（《崇文目》、衢本《讀書志》，俱傳記類。）凡十四卷，《崇文目》作十三卷。《宋志》作慧皓，均字之譌。至《隋志》作釋僧祐撰，恐亦誤也。《續高僧傳》云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隋唐志俱三十卷。）頗多浮汎，遂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修，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記；高而不名，則備今錄，傳成通國傳之。晁氏云：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疏略。【略】按：此本僅存四卷，前三卷爲《譯經》上、中、下，第四卷爲《義解》一。每卷後有音釋，較之全書，纔三之一。其前自序，亦已佚矣。考之隋、唐志，尚有虞孝敬《高僧傳》六卷，晁氏又有梁僧慧敏《高僧傳》六卷，分《譯經》、《義解》兩門，俱在慧皎之前。皎撰是書時，必已收入，並正定《名僧傳》之汎濫。今孝敬惠敏書及名僧傳皆不傳，獨此傳者，不可謂偶然也。後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四十卷以廣之，宋釋贊寧又撰《宋高僧傳》，以廣道宣之書。所謂梁、唐、宋三《高僧傳》也。道宣書亦有支那本，見而未獲。贊寧書以別志，而是書良爲最古，故雖闕佚過半，亦存之以俟補足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二《釋家類·高僧傳十四卷（舊鈔本，孫淵如舊藏）》 梁會稽嘉沙寺沙門釋慧皎撰。前有自序。【略】後有嘉慶丁卯孫星衍手記：慧皎《高僧傳》，四庫書未及收。余讀《釋藏》於金陵瓦宮寺見之。頃官安德，借錄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飾，然六朝士夫無所自存，遁入釋道，故多通品，辭理可觀，且足資考史之處。地方古跡，亦可借證，實爲有用之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釋家類·高僧傳十四卷》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補〕宋元間刊磧砂藏本，已影印行世，在第四十七函。〔補〕《高僧傳十三卷》梁釋慧皎撰。明萬曆三十九年徑山寂照庵刊本，附音釋。

蕭孝儼

《梁書》卷二三《蕭孝儼傳》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略】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章。

《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蕭孝儼傳》 孝儼【略】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

王錫

傳記

《南史》卷二三《王錫傳》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

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

紀事

《梁書》卷二一《王錫傳》 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爲朝士說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爲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略】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

又卷三四《張纘傳》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

又卷四一《王規傳》 敕(規)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吏部郎《王錫集》七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錫集》七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錫集》七卷。

《通志・藝文略七》 吏部郎《王錫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錫集》七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大言應令》、《細言應令》各一首。 嚴氏《全梁文編》王錫有《宿山寺賦》一篇，見《廣弘明集》。

張纘

論述

《梁書》卷三四《張纘傳姚察論》 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南征賦》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六《界字》：徐凝詩「一條界破青山色」，用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張纘《南征賦》：「界飛流於皋薄。」疑嘗以此句與張祜爭能，而東坡極詆之，以太白在上頭也。

《謝東宮賚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折旋有意，然文似未完。

傳記

《梁書》卷三四《張纘傳》 其年（太清二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漵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

《南史》卷五五《張纘傳》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慚。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略】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略】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略】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爲赴期，大喜，及至並禽之。纘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漵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貨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捷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

紀事

《梁書》卷五《元帝紀》、卷二一《王錫傳》、卷三〇《裴子野傳》（存目）

又卷三四《張纘傳》（大同）九年，還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陸雲公》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眞，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略】（雲公）太清元年卒，【略】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

《陳書》卷一七《王勱傳》（河東）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

又卷三四《杜之偉傳》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南史》卷八《梁本紀下》（元帝）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纘許焉。

又卷一二《梁武丁貴嬪傳》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貴嬪）薨，【略】詔吏部郎張纘爲哀冊文。

又卷二三《王錫傳》、又卷三三《裴松之傳》（存目）

又卷三六《江總傳》（總）及長，篤學有文辭。【略】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

又卷五一《王勱傳》（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又卷六八《陸山才傳》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

著錄

《隋書・經籍志四》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張纘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纘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纘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馮氏《詩紀》輯存《大言應令》、《細言應令》各一首。嚴氏《全梁文編》：張纘有集十一卷。《藝文類聚》及本傳、《陸雲傳》、《丁貴嬪傳》、《河東王譽傳》、《周書・蕭詧傳》所載有《秋雨賦》、《南征賦》、《離別賦》、《懷音賦》、《妬婦賦》、《瓜賦》、《擬若有人兮》及表、啓、書、哀策文、墓誌銘，存凡十六篇。

藝文

蕭綱《贈張纘詩》（《藝文類聚》卷三一）儀表咸推挹，牆仞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波濤辯。綺思曖霞飛，清文煥飈轉。朱旗赫容與，彫槳紛曜煜。波搖白鱧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灃浦葉，九月洞庭枝。洞庭枝嬝娜，灃浦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俱應傷別離。

劉孝先

《華堂寺尋無名師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葉動」四句，景致蕭然。

《春宵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結語入情，三句少味。

《詠竹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借竹自況，特見高標。

《梁書》卷四一《劉孝先傳》 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南史》卷三四《周弘讓傳》 弘讓，【略】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略】。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

又卷三九《劉孝綽傳》 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謝微 謝徵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下·謝徵》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略】父瑱，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瑱亦預焉。【略】徵幼聰慧，瑱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南史》卷一九《謝微傳》（存目）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徵當爲「微」之譌。

蕭統 昭明太子

論述

綜論

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 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卧。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樹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託遠。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晋，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

蕭綱《昭明太子集序》（《昭明太子文集》卷首） 昭明太子緜明離之極照，履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盡聖；豐下表異，垂髮應期。若夫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滄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曜眺蝕，而凝明弗虧；四氣猶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玄默，巍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滿必沖。九德之保，無以喻其審論；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叔譽知窮，師曠心服。行一物而三善，固無得稱焉。至如翠蕤晨興，斑輪曉鶩，胡香翼蓋，葆吹從風；問安寢門之外，視膳東廂之側，三朝有則，一日

弗虧。恭承宸扆，陪賞顏色。化闕梓於商庭，既欣拜夢；望直城而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褰帷，天雞掩色，構傾椒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圭溢罕進，喪過乎哀，毀幾乎滅。地綍既啓，探擗摽之慟；陵園斯踐，震中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以爲生民之則，固已事彰朱草，理感圖雲。此二德也。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教，府示楷模。羣藩戾止，流連於終讌，下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兩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蓋而共館。此三德也。好賢愛善，甄德與能；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美玉於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賞無繆實，舉不失才；巖穴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巨僚端士。丹轂交景，長在鶴闕之內；花綬成行，恆陪畫堂之裏。雍容河曲，並當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傑。豈假問謝鯤於溫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皇上垂拱巖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山依搖彩，地立少陽；物無隱情，人服睿聖。此五德也。罰慎其濫，《書》有作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任刑逞威，伋疵淳化。終食不違，理符道德。故假約法於關中，秦民胥悅；感嚴刑於闕下，漢后流名。是以遠鑒前史，垂恩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溝。玉科歸理遣之恩，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民，亭育含養，咸欣然不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丘之首，魂沉而靡託；射聲之鬼，曝骨而無歸。起掩骼之慈，被錫樹之澤。若使聽馬知歸，感埋金於地下；書生雖殞，尚飛被於天上。恩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節，沍陰在歲，雪號千里，冰重三尺。炎鑪吐色，豐貂在御；留上人之重，愍終窶之氓。發於篇藻，形乎造次；輟宴心歡，矜容動色。嘆陋巷之無褐，嗟負薪之屢亡；發私藏之銅鬼，散垣下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銜命之人，不告而足。受惠之家，餐恩之士，咸謂櫟陽之金，自空而墮，南陽之粟，自野而生。此八德也。《陽阿》、《淥水》，奇音妙曲，遏雲繁手，仰秣來風。靡悅於胸襟，非關於懷抱；事等棄琴，理均放鄭。豈同魏兩，作歌於《長笛》；終噪漢貳，託賦於《洞簫》。此九德也。怪寶奇琛，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玦，無取於浮玩。土木無裝剷，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華廣闊，肅成且啓，秋光洞入，春花灑樹。名僧結侶，長裾總集，吐納名理，從容持論。五稱既辯，九言斯洽，如觀巨海，如見游龍；令羅折談，名儒稱疾。無勞擁經入巷，豈假羊車詣門？此十一德也。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章編三絕，豈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欲案無休，書幌密倦。此十二德也。《羣玉》名記，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墨儒之旨要，莫不殫茲聞見，竭彼綈緗。總括奇異，徵求遺逸。命謁者之使，置籯金之賞。惠子五車，方茲無以比；文終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書治本，遠紀齊攸。一見自書，聞之闕澤；事唯列國，義止通人。未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辯，已亥無違；有識□風，長正魚魯。此十四德也。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志，金銑玉徽，霞草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課（一作「議」）無失體，纔成則列藩擊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

又《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藝文類聚》卷一六）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慚其服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馬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藝文類聚》卷一六）　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晋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僉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搆；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豔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昭明太子文集》卷首）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

象著焉。抑又聞之，匕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闃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弦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徧綈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嚴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機，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延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脩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議，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秦據：區區前史，不亦惡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碍；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瓔須提，舍鉢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解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埜，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賦，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周滿《昭明太子集後序》（嘉靖刊本卷末） 《昭明集》世鮮概見，余得之百泉皇甫公者，文多訛闕，未整，乃正之升庵楊公、木涇周公，間以己意，訂補亦略。成書三復遺篇，如獲罕寶，乃刻之齋中，傳諸其人。爲之叙曰：昌暉轂運，景緯珠聯，貞曜既陳，人文斯著。洎夫羲繩啓緒，前畫之旨韋宣；媧簧嗣音，元聲之律由起。斯文漸開，源流浸廣。姬禮孔書，日光璣燦。茲天縱之大猷，非詡藝者之並觀也。若夫澤畔騷人，抒幽情於蘭茝；周南太史，寄國典於方聞。理究人倫，言殫物軌。耀璧炳奎，吐色花於淹筆；雕龍翼鳳，發池草於謝篇。亦有柱史之經，園吏之談，綺若縷冰，技同琢玉。然皆義舉寸長，秀奇各出，未有並包衆美，道存一貫者也。昭明太子氣稟二儀，道周萬物，孝隆問寢，學延博望。爰始貴游，雅崇經術。漱潤靈丘，究元精於五始；擢芳藝苑，綜玄乘於羣言。序述閎深，翰詞繁鬱。風動記箋之敏，雲飛表議之才。舞詠方滋，摧鋒莫擬。豈止春葩秋蓬，變態因時，椎輪增冰，麗華效物而已哉。若乃緣情體物，則大希聲，莫不超挺睿興，妙拔神思，和塤篪而比韻，式金玉以流輝。是又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矣。加以德本深構，妙果獨高。鹿苑三乘之宏博，並契貞如；尼園八藏之沉秘，咸窮正覺。頓宣二諦，功被三祇，圓明燁若珠呑，顯了義隨鏡照，洞明無相，開示南宗。斯理觀之冲規，由圓智之上根也。螢爝末光，蛙井拘虛，握玩斯文，有欣永日。故述贊玄脩，以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云爾。嘉靖乙卯午月，雲南按察使前進士成都周滿撰。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昭明藻鑑居嬴，才情處縮。全集唯《講席將訖》三十韻，《開善寺法會》二首整贍，「引滿愛樽空」一語警拔，未堪與晉安、湘東爭長。

張燮《梁昭明太子集序》（《七十二家集·昭明太子集》卷首） 嘗客廣陵，與謝曰可覓《文選》樓故基，作詩曰：「瀝液摹言古，雌黃此道尊。遠雲連冊府，四海逝崑崙。」既而悔之。昭明故居東宮，何從越江築樓？以覈量前籍，而王觀《揚州賦》「帝子久去兮，空《文選》之樓」，輒似據以爲眞者。及考吳、楚間多有昭明讀書臺，蓋地以人重，故每借之以爲名，後人亦相沿不忍削去耳。因歎臺城宮殿煙消多時，獨銅龍片席尚爾，不蹠而走，使遠道好事，俺襲而成芳塵。陵谷雖遷，流芬尚留播也。從古選集希傳，獨昭明三十卷，詞

人奉爲金櫃。片簡見錄，便如名在丹臺石室中。古今有一佳文字見遺，必求所以不入選之故，而遞相揣摩。爾日殿最，頓貽壇苑，許大事。宋蘇子瞻酷詆之，譬如漆園之毀尼丘，道固不同，逾見昭明之大也。昭明所自爲撰著，情韻諧秀，體骨高邁。較之諸弟，昭明類松院俊流，隱囊斜映；簡文類蘭閨艷姬，粉帛顧影；孝元類槐市少年，鞍韉高步。並擅門風，就中微覺小異者如此。太子至性絕人，弘慈救世，不待深稽史籍，閱集中亦依稀見之。若乃慧岸寶航，即高僧同所稟仰。而重昏獨曉，妙義徐傳。凡在布衣，猶難兼長，矧乃元良，都臻具美。驅策羣彥，衣被來茲，詎偶然哉？近世梓《昭明集》既多混收，更饒漏目，余爲駁出而增入之，羌得五卷。讀《文選》而遡是編，取人以身之義，亦略可覩矣。重光作噩之歲南呂月，逸史張燮識於半規嶼。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梁昭明集》 梁武八男，唯豫章性殊，餘各有文武才略。昭明、簡文同母令德，文學友于，曹子桓兄弟弗如也。昭明夭薨，簡文叙其遺集，頌德十四。合之史傳，俱非虛美。《南史》所云，埋鵝啓釁，蕩舟寢疾，世疑其誣。於是論昭明者，斷以姚書爲質矣。昭明述作，《文選》最有名，後人見其選，即可知其志。集中諸篇，笵金合土，雖天趣微損，而章程頗密，亦文家之善慮彼己者也。潯陽陶潛，宋之逸民，昭明既爲立傳，又特序之。以萬乘元良，恣論山澤，唐堯汾陽，子晉洛濱，若有同心。擿譏《閒情》，示戒麗淫，用申繩墨，游於方內，不得不然。然《洛神》放蕩，未嘗刪之，而偏詆此賦，於孔子存鄭、衛，豈有當焉。二諦法身，解義詳析，即弘宣未及厥考，而清淨實出胸懷，識者以爲則賢乎爾。

屈大均《西蜀費錫璜數枉書來自稱私淑弟子賦以答之》（《翁山詩外》） 少陵家學本昭明，《文選》教兒最老成。君向八朝中取法，休裁僞體逐詩名。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昭明《文選序》平鈍卑庸如彼，令人憎賤。【略】《陶淵明傳》眞所謂亂雜無章。此雖指文言之，而詩亦多如此。

羅惇衍《昭明太子》（《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九） 芙蓉雕舸碾輕波，山水清音寄趣多。早歲飛昇憐子晉，重雲福慧證維摩。招賢有願門金馬，厭勝無端墓蠟鳶。楊柳臺城春十里，選樓南望恨如何？

分論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寫境語多秀出。「稍看」四句，更清皎。根首句來，有法。「烟生樓半藏」，尖句，卻非唐調。

《開善寺法會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寫境語多秀出。「稍看」四句，更清皎。根首句來，有法。「烟生樓半藏」，尖句，卻非唐調。

《玄圃講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蕭氏父子以文筆相競，然文之衰也，自其倡之于上，而風會遂移。顧就彼互質，昭明尤拙，簡文尤巧，元帝介巧拙之間。彼其以掇拾爲長，而文不相屬，義不相比，則眞藝圃之荑稗也。簡文浮艷，爲千古所詆訶。顧其命意立局，猶有累累如貫珠之意，仍正賢于阿兄，況湘東乎。劉孝綽兄弟一流人物，但托湘東，後來未即登世纘之堂。如此者正未可一概論也。昭明以拙得累劣免于輕浮，《玄圃》一篇，固覺典刑未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寫玄圃景色楚楚。「風來」二句，更生動。窘韻押語自然。結句是康樂用經語法，故雋。

《講席將畢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昭明集選》：似顏延。

《晚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此詩《玉臺（新詠）》、《藝文（類聚）》並作簡文，昭明集亦載之，然語殊不類也。 雋致。可挹風花，開扉，此境佳絕。

《擬古詩》（窺紅對鏡斂雙眉） 《古詩歸》卷一三「念人一去許多時」句，鍾惺批：此一句竟是塡詞中淺易語。「眼語笑醫近來情」句，譚元春批：「眼語」媚甚，不如「目成」。「成」字深奇。此艷語中身分也。鍾惺批：「近來情」三字妙甚。「心懷」句譚元春批：昭明胸中有此七妙字，如何愛選板詩、庸詩。鍾惺批：「甚分明」，情想中妙境，從《三百篇》「耿耿」二字化來。 賀貽孫《詩筏》：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子瞻以爲惡詩。然入塡詞中，尙是本色語。若梁昭明《擬古》詩云：「窺紅對鏡斂雙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幾多時」三句，竟是一半《浣溪沙》矣。至「眼語笑醫近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人不忍語，含恨獨呑聲。」又是《臨江仙》換頭也。然則齊、梁以後，不獨浸淫近體，亦已濫觴塡詞矣。

《大言》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宋玉《大言賦》曰：「並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小言賦》曰：「無內之中，微物生焉。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視之則渺渺，望之則冥冥。離婁爲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賦出於《列子》，皆有託寓。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脩鯤其若轍，視滄海之如鑑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翺翔。」《細言詩》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爲戲爾。

《銅博山香爐賦》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雲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謝敕賚地圖啓》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昭明文學藻思，高於一時。方之簡文、湘東，難爲兄弟。《謝勑賚地圖啓》云：「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唯畫古賢；傳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錦帶書十二月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句法變換，四大所珍。

《與何胤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措語婉弱。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朱之瑜《批古文奇賞四十九條》《舜水先生文集》卷二五《批評二》：　春秋冬夏俱足以讀書。今人避暑畏寒，託而爲寶啻，大要只是不好學耳。予嘗思賢父兄在上，不以世務攖心，又得名師益友，朝夕談議。誦讀之暇，時或酒食燕樂，以活其機，行遊談笑以廣其趣，則晤言所疑，觸景所會無非古人之眞性靈、眞墳典，如此讀書，便如魚之忘水。吁可得哉。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書牘至此祇有鼎華可采。

《陶淵明集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　識度非常，深至，似勝《文選序》。

《文選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　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江河萬古，精爽宏多矣。精神足以不朽，三十卷之書遂與六經並壽。吾師吳和甫少宰嘗深論之，比之菽粟之于珠玉云。

《陶淵明傳》　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一《淵明種秫》：　梁昭明作《陶淵明傳》，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晉書》、《南史》皆因之。按：《歸去來辭》，叙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是淵明以八月到官，以十一月自免，時已過種秫之期矣，焉得爲此語乎？作傳者因叙中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遂傅會至此，非實事也。因思淵明爲饑所驅，至叩門乞食。及爲令，乃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視折腰之耻甚於乞食。平生恨飲酒不得足，公田之利足以爲酒，自淵明意中事。乃不及一稔而去之，略無斗醞之戀，視奪志饑渴、甘屈身以狥世者，奚啻若九牛毛。王摩詰云：「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九原有知當笑王維嚇鼠耳。

傳記

《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存目）

《南史》卷五三《梁昭明太子傳》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略】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六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略】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略】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略】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略】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

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略】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恆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聞喪皆哀慟。【略】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紀事

《梁書》卷二七《到洽傳》 大通元年，（洽）卒於郡。【略】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沒，今茲二賢長謝。」

又《明山賓傳》 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秏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並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

又卷三四《張緬傳》 （中大通三年，緬）卒，【略】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略】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略】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又《庾仲容》 （仲容）爲太子舍人，【略】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又卷五一《何胤傳》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略】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恆舉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略】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南史》卷二二《王筠傳》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

又卷二三《王錫傳》 （錫）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

又卷三九《劉孝綽傳》 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

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又卷四九《劉杳傳》 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尉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

又卷五三《梁昭明太子傳》 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兪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略】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釋靜、筠輯《祖堂集》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 爾時達摩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廣州上舶。刺史蕭昂出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升殿供奉。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唯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天有大乘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讖曰【略】。」達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極不契，則潛過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問曰：「我聞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帝曰：「昨日送過江向魏。」志公云：「陛下見之不見，逢之不逢。」梁武帝問曰：「此是何人？」志公對曰：「此是傳佛心印觀音大士。」武帝乃恨之曰：「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即發中使趙光文往彼此之。志公云：「非但趙光文一人，闔國取亦不回。」【略】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入涅槃，壽齡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吳坂也。武帝敕昭明太子而述祭文。滅度後三年，魏使時有宋云西嶺爲使，卻回逢見達摩手攜隻履，語宋云曰：「汝國天子已崩。」宋云到魏，果王已崩。遂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乃開塔唯見一隻履。卻取歸少林寺供養。

張端義《貴耳集》卷中 《文選》昭明太子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移其志於《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之名者，皆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靈運輩，嘗讀其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騷》有《山鬼》、《國殤》，良可哀也。

張燮《蟫鷰辯》《七十二家集・梁昭明太子集》附錄 昭明父子間備極慈孝，何容有纖芥猜嫌。帝之舍其子而立簡文也，夫亦謂天下初定，宜須長君耳。延壽乃妄稱丁貴嬪葬地不利長子，昭明用道士厭伏，爲蠟鵝埋墓側。宮監鮑邈之密啓，武帝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太子迄終用此慙慨，帝以宿銜故胤嗣不立。嗟乎，貴嬪之薨以普通七年，距中大通三年已六載矣。太子日剖萬機，多所斷割，減膳救饑，徹衣炊凍，種種佳事，又諫止三郡民丁就役，豈負大慚者能作此舉止哉。且帝既晚年多忌，業有宿物在胸不化，安得都無片語譙讓？又那堪以事權頓委東朝，全無防閑之意，直待薨後建儲纔洩此忿耶？則延壽之妄甚明也。且云：昭明薨後，邈之坐事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即日驅去，此皆誤以貴嬪無祿，昭明繼逝，即在轉盼，故有此點綴。若相隔六載，僧隆豈能蒙面許久，與昭明歲歲相安至是始知爲邈之侄耶？《南史》較諸史雅多逸聞，然但一二碎事，本史失載，而《南史》發之。若厭伏果眞父子間許大猜釁，姚察作傳，豈容全不照管？恐姚無此缺漏也。至于昭明性不好弄，屏絕聲伎，屢有明徵。延壽又誣其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淹沒，爲其致疾之由。果爾，則昭明故一少年浮蕩者，殊與半生行徑不類，姚察之贊昭明也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此是何等人品。一經延壽蛇足，便使存沒銜疚，然則《南史・昭明傳》，爲有梁東朝謗書可也。

又《糾謬》《七十二家集・梁昭明太子集》附錄 世人見梁太子，輒指爲昭明，不知昭明沒後簡文亦爲皇太子也。以故二太子多混雜，未易可辨。如《林下作妓詩》，昭明筆也，《玉臺》乃誤摽爲簡文。《和林下妓應令》，即簡文應昭明令也。《初學》乃誤摽爲昭明。夫昭明將應誰令乎？今兩正之。他如

《和名士悅傾城》、《同庾肩吾四詠》，俱簡文筆，而《藝文》誤書爲昭明。又如《江南弄》及《新燕》俱簡文筆，而《英華》誤書爲昭明。若《曉春詩》，諸本並稱簡文，乃近代綜昭明集亦冒載。可恨，今悉正之。　王威明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乃《尺牘清裁》及《世說新語補》遂誤指太子爲昭明，昭明以中大通三年薨，至六年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薨凡六年矣，今正之。《陶華陽墓誌》，《藝文》明載爲簡文作，近乃誤列于《昭明集》。即焦太史所刻《陶隱居附錄》，亦不及駁正，殆相沿之過也。按弘景亦大同二年始卒，其非昭明手無疑。且中稱「昔在枌壤，今簉元良」，則簡文始在南徐州，後爲太子也，今正之。（近刻小本《昭明集》并簡文所爲，《何徵君墓誌》，亦復混收，今俱駁歸《簡文集》。）《文苑英華》有《七召》一篇，是梁人語，然不載作者姓名，而列在昭明《七契》之後，文儷遂并《七召》冒爲昭明作。今駁出。

《柳亭詩話》卷九《清音》　梁昭明與諸人泛舟元圃，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咏左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可見松陰唱導，花下鳴鑣，必非高人勝賞。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梁有《梁安成王集》三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陶潛傳》一卷，梁昭明太子撰。

又《藝文略七》《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昭明太子集》五卷，梁太子蕭統德施撰。

袁說友《昭明太子集跋》　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嗚呼，所以事於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則神血食，吏祿食，斯兩無愧。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郡刺史建（安）袁說友書。

《宋史・藝文志七》《昭明太子集》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昭明太子文集》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昭明太子文集》，一。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昭明文集》。

《萬卷堂書目》卷四《昭明集》五卷，蕭統。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梁《昭明太子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陶潛傳》一卷，昭明太子。

又卷五　《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漢魏六朝文集》《梁昭明太子集》一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昭明文選》六十卷，李善注三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昭明太子文集》五卷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昭明太子集》。

《近古堂書目・六朝人文集類》《昭明太子》。

《絳雲樓書目》卷四《六朝文集類》《昭明太子》。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昭明太子集》三卷一本。

《傳是樓書目》卷四《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蕭統。一本

《棟亭書目》卷四《梁昭明集》，梁昭明太子蕭統撰，一卷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昭明太子集六卷》　梁昭明太子統撰。案：《梁書》本傳，稱統有集二十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宋史・藝文志》僅載五卷，已非其舊。《文獻通考》不著錄，則宋末已佚矣。此本爲明嘉興葉紹泰所刊。凡詩賦一卷、雜文五卷。賦每篇不過數句，蓋自《類書》採掇而成，皆非完本。詩中《擬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釵》一首、《美人晨妝》一首、《名士悅傾城》一首，皆梁簡文帝詩，見於《玉臺新詠》。其書爲徐陵奉簡文之令而作，不容有誤。當由書中稱簡文帝爲皇太子，輾轉稗販，故誤作昭明。又《錦帶書》、《十二月啟》亦不類齊、梁文體。其《姑洗三月啟》中有「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句。考唐人試鶯出谷詩，李綽《尚書故實》譏其事無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啟，綽豈不見乎。是亦作僞之明證也。張溥《百三家集》中亦有統集。以兩本互校，此本《七召》一篇，與《東宮官屬令》一篇，《謝賚涅槃經講疏啟》一篇，《謝敕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啟》一篇，

《謝賚魏國錦》、《賚廣州堰》、《賚城邊橘》、《賚河南菜》、《賚大菘啟》五篇，與劉孝儀、與張纘、與晉安王《論張新安書》三篇，《駁舉樂議》一篇，皆溥本所無。溥本《與明山賓令》一篇、《詳東宮禮絕旁親議》一篇、《謝敕鑄慈覺寺鐘啟》一篇，亦此本所無。然則是二本者皆明人所掇拾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昭明太子集六卷》 梁昭明太子撰。原本久佚，此本爲明葉紹泰所刊，較張溥百三家集本，多《七召》等十三篇，而少與明山賓令等三篇。蓋兩本皆出掇拾，故互有出入。其詩亦誤收簡文帝作五首，當由不知《玉臺新詠》所題「皇太子」乃簡文，非昭明也。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二 《昭明太子集》五卷（朱絲闌，鈔本），卷首載梁簡文帝劉孝綽序，并簡文帝《上昭明太子別傳》等表，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序》明成都楊愼、周滿，東吳周復俊，皇甫汸校刊。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元版集部》 《梁昭明太子文集》（一函二冊），梁蕭統撰。書五卷。賦二首，古樂府七首，詩十八首，讚一首，啟六首，錦帶書十二首，書五首，疏一首，議一首，序二首，解義二首。前有劉孝綽序，後有淳熙八年袁說友跋，稱「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二書，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說友，字起巖，建安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其時方爲池郡刺史也。按《昭明集》，《梁書》本傳及隋唐兩志，竝云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僅載五卷，《文獻通考》併不著錄，是宋末已佚。此本五卷，乃淳熙八年池郡所刻，尙係南渡初傳本。至明葉紹泰所刊，詩賦一卷、雜文五卷，又張溥所輯入。《百三家集》中者，俱出明人擴摭，不若此本。雖非原書尙屬宋舊也。宋姚（鏞明）、孫紳、許孚遠，皆號敬菴，未知孰是。又三印不可辨。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昭明太子文集》五卷（鈔）。

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昭明太子集》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原本散佚。宋人掇拾爲五卷，（淳）熙八年袁說友刊於池陽。《直齋書錄解題》云：「《昭明太子集》五卷，卽此本也。明周滿得於皇甫汸，質於楊愼、周復俊，校其訛字，有所改。三人各注名於下，頗爲詳審。路史《禪通紀》羅苹注引《錦帶書・神農甄四海》，與此本《錦帶書》迥異。玩其詞意，羅苹所引近古焉。葉紹泰蕭梁文苑昭明集六卷多《七召》。然《七召》亦見《何水部集》，張溥所輯不收，《七召》此本不載是也。升庵喜託古書，此因池陽原刻尙不失眞。世傳《昭明集》，當以此爲最善。若《錦帶》淺俗，定爲池陽所無。余見元盧鎭《琴川志》第十三卷，有昭明所撰《虞山招眞冶碑》，七百二十六字，首尾完全，爲此本所不載。」起句云：「夫東流淥水，三變得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孫氏續《古文苑》亦未采。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題梁昭明太子撰。（第三行）大明遼國寶訓堂重梓。（第二行）明成都楊愼、周滿，東吳周復俊、皇甫汸校刊。前有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梁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二表，皆周滿補入，原編所無。末有淳熙八年袁說友跋，嘉靖乙卯周滿後序。《昭明集》宋志本作五卷，別有明葉紹泰六卷本收入《四庫全書》者，詩文參差互異，不及此本之古。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梁昭明太子集》六卷。（一明楊愼五卷本。）

《稽瑞樓書目》 《文選》二十冊（又《考異》四冊。） 又：《文選》六十卷（十冊）。 又《昭明太子集》五卷，舊刻，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昭明太子集六卷》 梁昭明太子撰，原本久佚，此本爲明葉紹泰所刊。 明葉紹泰刊本，六卷。明楊愼等校定遼府寶訓堂刊本，五卷，在嘉靖乙卯，較葉刊本爲古。揚州刊本。《天祿後目》有宋淳熙八年楊說友刊本，五卷。又明汪士賢刊本，亦五卷。 （續錄）明張燮刊五卷本，百三家集本一卷。明重刊遼府本。明閔氏編輯本。盛氏刊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抄本）》 梁昭明太子撰。

《鄭堂讀書記補逸・二諦義一卷（說郛本）》 梁昭明太子撰（見史部時令類）。隋、唐、宋志及諸家書目俱不載，蓋本在其文集中也。其書設爲令指問答，以發明禪家二諦之義。二諦者眞諦、俗諦也。舊本殘闕錯譌，明虞德園（淳熙）等以意修補之各注明其下。然德園，萬曆間人，陶南邨在明初，不應收入《說郛》。此殆陶（珽）所增入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四《別集類一・昭明太子集五卷》 梁昭明太子撰。明本。遼國寶訓堂重刊。前有梁簡文帝序，劉孝綽序，簡文帝《上昭明集》、《別傳》等表，蕭子範《求撰昭明集表》。無目錄。按卷中爲賦、詩、讚、啟、（內有《錦帶書・十二月啟》十二通）書、疏、議序（內有《文選》、《序》、

《陶集序》《令旨解二諦義》、《令旨解法身義》(二義并問答，爲第五卷)末有淳熙八年郡刺史建(安)袁說友跋，嘉靖乙卯周滿後序。按：劉序編次，爲一秩十卷。此本五卷，爲宋人所掇輯，非原書也。明有葉紹泰刊本六卷。　袁氏序曰：「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於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周氏序曰：「《昭明集》世鮮概見，余得之百泉皇甫公者，文多訛闕，未整，乃正之升菴楊公，木涇周公，間以己意，訂補亦略，成書三復遺篇如獲罕寶，乃刻之齋中，傳諸其人。　文光案：此集又見於張溥《百三家集》。」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明正德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寫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首行，大明遼國寶訓堂重梓。後有跋云：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示敬事昭明之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併刊焉。嗚呼，所以事於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相，則神廟食吏祿食斯兩無媿。(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郡刺史建安袁說友書八行，是遼府重刻宋池陽本。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集五卷，與《梁書》本傳云集二十卷者不合。所采不出《梁書》、《文苑英華》、《類聚》、《廣(弘)明集》等書，亦出後人掇拾，非本書矣。惟源出於宋，究勝於明葉紹泰編輯六卷本。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輯本，凡賦疏令書啓序，《七契》、贊、《陶靖節傳》、《解二諦義》、《解法身義》三十五篇，樂府七篇，詩二十四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一卷，篇數略同。)又《子部類書存目》曰：《錦帶》一卷，舊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叙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爲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爲信也。　嚴氏《全梁文編》曰：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宣帝建號，追尊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有正序。《文章英華》、《文選》各若干卷，集二十卷。今存賦六篇、令六、疏一、啓十二、《錦帶書十二月》、啓一、書七七、契一、序三、贊三、《陶淵明傳》、《祭達摩大師文》、《令旨解二諦義》、《令旨解法身義》，綜凡四十四篇，編爲三卷。又卷首叙錄曰：《梁昭明太子集》六卷。一明閻光世蕭梁文苑本，一明楊愼五卷本。

《藏園群書題記・漢魏六朝別集類・明嘉靖本昭明太子集跋》　《梁昭明太子集》五卷，嘉靖周滿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字作軟體。前有簡文帝序，後有淳熙八年郡刺史建袁說友跋，言刻於池陽郡齋者。又嘉靖乙卯年午月雲南按察使前進士成都周滿跋，言此本得於百泉皇甫公，升庵楊公、木涇周公正之，間以己意訂補，蓋所據仍爲宋池州本，而周滿宦滇中時付刊者也。卷首題「成都楊愼、周滿，東吳周復俊、皇甫汸校刊」。有「汪士鐘藏」白文長印。此本爲北平館中新收，余取閩漳張燮本勘正一過，訂正凡五百一十五字。閩漳本亦分五卷，然視此刻多賦三首、詩六首、雜文十一首、七契一首，要皆輯自他書，非宋本之舊也。宋本近時有貴池劉世珩覆刊，所據爲天祿琳瑯藏書。此本詩文篇數與宋刊本同，字句亦多合。第有可疑者：卷一，《銅博山香爐賦》自「稟至精之純質」起凡八句，乃接「方夏鼎之瓌異」云云。後來遼國寶訓堂以下諸本皆自「方夏鼎」句起，此本自宋本出，何以亦脫賦首前八句？此不可解一也。此本文句下每注云某字滿改、愼改、俊改，或某人添入，今取覆宋本核之，所謂改字、添字無一不與宋本合，不知楊、周、皇甫諸公何所爲而不憚煩如此？此不可解者又一也。至每卷前刪去篇目，改易行款，劉楚園跋遂疑所據非眞宋本。第余以意測之，百泉皇甫氏所見當爲宋本無疑，第或出於展轉傳鈔，遂致脫誤雜出，且周氏序中固明言多訛闕未整矣。至升庵以意訂補，則英雄欺人語也。吾又意楊氏早登禁近，獲窺中祕，且有「偸書官兒」之號，其行笥中必有副本，祕不示人，故取皇甫氏之訛闕者，發篋陳書，逐加勘補，而託言出於己意，以炫奇侈博耳。不然余二十年來手校古書多矣，凡文字奪失，經後人塡補，往往百無一合，何楊氏獨於此集乃能冥契巧合，無一差舛，如此其神異耶？此可不煩言而知其妄矣。此書爲斐雲所手收，斐雲劬學媚古，精力邁人，試沈思細玩，或有以張吾說乎。又《銅博山香爐賦》八句適爲三行，皇甫氏傳錄時偶然脫失，而升菴所藏亦付闕如，故更無煉石之妙術也。至劉氏所疑刪去篇目改易行款，則明人刻書陋習，往往加校刊之姓名而不惜大改古槧之面目，此又不足深責矣。辛未九月二十日，藏園記。

又《校昭明太子集跋》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通行者爲明遼國寶訓堂

本，後以其版印入汪士賢《漢魏六朝二十一家集》中，故此集行款與他種獨異，其所據則用嘉靖周滿刻本也。近時劉氏玉海堂假內府所藏宋刻影摹上版，其行款爲八行十六字，與寶訓堂本正同，而文字則差異殊多。其甚者如：卷一《銅博山香爐賦》，首脫「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班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寬裳而上昇。寫嵩山之龍嶷，象鄧林之芊眠。」凡四聯，四十八字。卷四《請停丁役疏》，「無復水患」下，脫「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十一字；「待優實以行」下，脫「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二十九字。其餘單文賸字，亦糾正不尠。尤足異者，原本篇中脫訛之字有經楊愼、周滿、周復俊諸人改訂者，於本文下注明「愼改」、「滿改」、「俊改」，或「添入」等字，今以宋本核之，其所改增字句咸相契合，殊不可解。余於前校周滿本時，頗疑爲升菴之狡獪，願與深思好學者共證之。丁卯正月十五日校竟，越七年乙亥五月二十日重閱一過，補題其後。頃李少微世兄過訪藏園，言新收得張訒菴校《昭明集》，余以此集曾校過兩本，亟思寓目。越日，自津門寄至。展卷一視，則張氏固未見宋本，祇以周滿原刻與寶訓堂本相勘耳。因竭一宵之力，臨校終卷，改訂各處，多屬傳刻之誤，所得佳字殊少。然卷首簡文序後原脫一葉，共一百六十九字，賴以補完，則深宵矻矻之勞爲不徒矣。爰喜而誌之，并以訒菴所記附焉。五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書。道光二年壬午新春，獲見汲古毛氏舊藏周滿元刻，據以校勘此本，改訛補脫，是正良多。紹仁。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梁蕭統撰）（存目）

又 《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蕭統撰），明嘉靖遼藩寶訓堂重梓本，八行十六字。 張訒盦（紹仁）以周滿原刻本校過，手跋如下：「道光二年壬午新春獲見汲古毛氏舊藏周滿元刻，據以校勘此本，改譌補脫，是正良多。紹仁。」「周滿元刻本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亦張氏筆）。【略】（乙亥五月借校）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昭明太子集六卷》 梁昭明太子撰。 明嘉興葉紹泰刻本，六卷。 明張燮刻本，五卷。 明楊愼等校定，遼府寶訓堂刻，五卷，在嘉靖乙卯，較葉刻爲古。 汪士賢刻亦五卷。 百三名家一卷。 天祿書目有宋淳熙八年刻本，五卷。 〔附〕明重刊遼府本。 揚州本。 天祿後目有宋淳熙八年袁說友刻五卷本。（邵氏） 〔補〕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梁蕭統撰。 明嘉靖三十四年周滿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軟體字。前梁簡文帝序，後淳熙八年袁說友舊跋及嘉靖三十四年周滿刊書跋，云得本於皇甫汸，楊愼、周復俊校。本書題楊愼、周滿、周復俊、皇甫汸校。北京圖書館藏，余曾借校，改訂張燮本五百十五字。 明嘉靖間遼藩寶訓堂刊本，八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從周滿本出，卷首次行題「大明遼國寶訓堂重梓」。清張紹仁用周滿本校並跋。李滂藏。此書版後即收入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中。 劉世珩玉海堂刊本，八行十六字，云據清內府藏宋本翻雕。余曾取校寶訓堂本，卷一補八十四字，卷四補四十字。 〔補〕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蕭統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元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重光作疆序，刊於天啟辛酉也。余曾校過，較嘉靖周滿、寶訓堂二本增三賦、六詩、雜文十一、七契一，皆輯自他書者。 〔補〕梁昭明太子集六卷，梁蕭統撰。 明末刻梁代帝王合集二十四卷本，九行二十字。四冊，余藏。尚有武帝八卷、元帝八卷、宣帝一卷、諸王一卷。 〔補〕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蕭統撰。補遺一卷。清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刊常州先哲遺書本，在第一集，從影寫宋刊本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梁蕭統撰，明嘉靖三十四年周滿刻本，二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梁蕭統撰，明遼國寶訓堂刻本，一冊，八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 《梁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蕭統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元年張燮刻《七十二家集》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

藝文

唱和

殷鈞《大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邃古。

又《細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存目）

王規《大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

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王錫《大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存目）

又《細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

張纘《大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存目）

又《細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

沈約《大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隘此大泛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一九）　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蕭綱《應令詩》（《藝文類聚》卷二八）　蠡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鄉。平原忽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嶽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遠煙生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馨香。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裝。望邦畿兮千里曠，悲遙夜兮九迴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裳。

又《和林下妓應令詩》（《梁詩》卷二二）（存目）

劉孝綽《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況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鑾對寶座，辯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劍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理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鷲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旄，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遇誤，並作輩龍鴉。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樽。

蕭繹《和彈箏人詩二首》（《文苑英華》卷二一二）　橫箏在故帷，忽憶上絃時。舊柱未移處，銀帶手經持。悔道啼將別，教成今日悲。　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又《和林下作妓應令詩（和昭明）》（《初學記》卷一五）（存目）

陸倕《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搆山楹。南望窮淮澨，北眺盡滄溟。步檐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道筵終後說，鑾轡出郊坰。雲峰響流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頒後乘榮。

蕭子顯《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嵩嶽基舊宇，盤嶺跨南京。叡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金輅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迥前笳清。邐迤因臺樹，參差憩羽旌。高隨閬風極，勢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雪升秋野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祈果尊常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聞頌聲。

紀　念

王筠《哀冊文》（《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　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鑿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蘭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醄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霆恆耀，山頹朽壞。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青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

哉。背絳闕以遠徂，轉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鑣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周詩《登昭明太子讀書臺》（《周山人集》） 窈窕仙宮石徑開，一樽頻與故人來。梁王簪組俱銷歇，蒼檜空餘太子臺。

黃哲《過梁昭明太子墓》（《廣中四傑集》） 帝子降南浦，飄颻蒼桂陰。神飈迴震闕，玄跡閟坤岑。鳳陵輝璞蘊，龍沼媚珠沉。文藻絢華黻，芳芬揚素襟。遺編軼正雅，曠代馳徽音。玉馬風雲變，金兔歲月深。霜蘭被秋坂，烟蘿翳夕林。采蘋思永薦，捐玦遂幽尋。靈脩忽爾逝，歲晏勞子心。遼東鶴馭遠，緱嶺鸞笙吟。眇眇因懷昔，營營徒慨今。瑤華竟衰歇，惆悵薤門琴。

王士禛《文選樓懷古》（《帶經堂集》卷七） 何處登臨起暮愁，蕭梁人代幾悠悠。心悲寶誌詩中語，淚灑維摩江上樓。玄圃風流人已盡，蕪城日落草先秋。銷沉古跡遺書在，佛火寒鍾對暝流。

又《昭明讀書臺》（《帶經堂集》卷八） 王孫讀書處，焚夾自蕭森。無復維摩室，空餘雙樹林。荒臺梁碣盡，夕景楚江陰。古像悲猶在，風流不可尋。（昭明小字維摩。）

舒位《青鎮梁昭明讀書臺懷古》（《瓶水齋詩集》卷二） 我昔江都遊，欲登文選樓。烟莎月笛發浩唱，長江之水東西流。昨從雙谿來，仍尋讀書臺。東宮三萬羽陵蠹，惟有石徑長林開。元瑜初降穎胄死，襄陽城中慶長子，雅耽文藝樂讌遊，腰帶十圍善容止。後來陳隋擅詞藻，花月春江安足齒。蓬萊文章建安骨，五官八斗差堪擬。雕文小舸波粼粼，酒酣化作芙蓉雲。昭王南征乃不復，銅輦秋衾愁殺人。愁殺人，奈何許。高樓既已荒，層臺復爲宇。君不聞松篁夜夜吟風雨，還似維摩讀書處。

又《昭明讀書堂（在橫山西，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唐咸通中，僧神堅以堂爲太子院。宋時城南有昭明祠）》（《瓶水齋詩集》卷一六） 秋衾銅輦夢匆匆，腸斷臺城夕照中。文選樓開懷《正序》，讀書堂改記咸通。一家詞賦名山緣，六代烟花戰血紅。此是因緣香火地，東宮三萬歎飛蓬。

陳文述《顧山寺昭明讀書樓》（《頤道堂詩選》卷二一） 帝子文章美，遺蹤到處留。即今顧山寺，亦有讀書樓。梵宇誰新建，臺城我舊游。山茶花一樹，開落自千秋。（樓前山茶一枝，相傳爲昭明手植。）

況澄《論詩》（《萬首論詩絕句》） 《文選》編詩體異同，建安標格六朝風。至今學士能傳誦，獨贊昭明太子功。

又 五言八韻近時工，絕勝三唐靡靡風。摛藻但誇場屋計，采詩不入品題中。

吳仰賢《論詩》（《小匏庵詩存》） 月旦諸家徧九州，議今議古等蚍蜉。君看百代遵槃敦，獨有蕭梁文選樓。

雜錄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梁昭明書臺》 舊傳梁昭明太子著書于此，今遺址尚存，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峰上。

陸游《入蜀記》三 （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僧言貫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略】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

蕭綜

論述

《梁書》卷五五《蕭綜等傳論》 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

《南史》卷五三《蕭綜傳論》 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

傳記

《梁書》卷五五《豫章王綜傳》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略】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略】恆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普通）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士，絕屬籍，改其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

《南史》卷五三《梁豫章王綜傳》 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略】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恆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恆隨之至鎮。【略】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答之。【略】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略】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紀事

《南史》卷七《梁本紀中》 （普通六年）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魏，魏復據彭城。

又卷五一《梁臨川靖惠王宏傳》 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龍華寺》 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閑亭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造《聽鐘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務。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名曰纘，字世務，【略】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徐）〔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追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爲逆胡所污。」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崔頤《答豫章王書》（《北史》卷八八《隱逸傳・崔頤》引） 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

蕭綱 梁簡文帝

論述

綜論

蕭統《與晉安王書》(《昭明太子集》卷三) 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爲妄作。

何之元《梁典總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 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豔，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爲，人君焉用？

《梁書》卷四《簡文帝紀論》 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又卷六《本紀總論》 太宗敏叡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疎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

《南史》卷八《梁本紀論》 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國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 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

郎瑛《七修類稿》卷三九《詩文類・廢主詩》 梁簡文帝爲侯景幽于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藏龍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爲周滅時，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求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略】所詠雖有高下，皆非聞蓋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于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梁簡文七言八句有《烏夜啼》，乃七言律之始。(下流至庾信七言八句。)第七句「羞言獨眠枕下淚」，「淚」字諸本皆作「流」，其聲難協，其義難通，「一作淚」爲是。七言四句有《上留田》、《春別》、《夜望單飛鴈》，語仍綺豔，而聲調亦乖。(上源於劉孝威七言四句，下流至庾信七言四句。)

又 五言至梁簡文而古聲盡亡，然五、七言律絕之體於此而備。此古律興衰之幾也。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梁氏帝王，簡文爲勝，湘東次之。其謝賚諸表啟，並稱精麗。【略】簡文又有《謝賚扇啟》及《答定襄侯餉卧簟書》亦並灑然可愛。《啟》云：「某奉宣勑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雀扇一柄者，文筠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衆簟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其《答書》云：筠簟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于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濯于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卧北窗。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子嘗謂：簡文五言八句詩，若稍更一二拗字，則唐律矣；諸篇若作長短句，則《花間》、《蘭畹》矣。閱全集，予取《往虎崛山寺》、《望同泰浮圖》、《龍丘引》、《行雨》及《烏栖曲》四首。其篇中佳句，則「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細松斜繞往，峻嶺半藏天」、「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遊心不應動，爲此欲逢迎」，皆可入近體。「分妝開淺靨，繞臉傳斜紅」、「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紋生玉腕，香汗浸紅紗」之類，大妖

淫耳。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　帝王詩文，自魏武帝而後，非惟作文士氣，且有婦女氣矣。然就彼法中亦自有神化。簡文學體皆俊，聲情筆舌足以發之，閨奩妙手。後主、煬帝不及遠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梁簡文集》　史言梁簡文帝文集一百卷，雜著六百餘卷，自古皇家撰論，未有若是其多者。蓋朱邸日久，會逢清宴，兼以昭明爲兄，湘東爲弟，文辭競美，增榮棠棣。儲極既正，宮體盛行，但務綺博，不避輕華，人挾曹丕之資，而風非黃初之舊，亦時世使然乎。賊景犯闕，強登帝座，吞土不祥，終於協夢。至今讀其題壁序，自云：「蘭陵正士，弗欺暗屋」，輒爲泣數行下。武帝開門揖盜，自戕血胤。簡文立顚沛之中，罹懷愍之酷。跋胡疐尾，孽非己作。後代諱其閔凶，並其文字指爲無福，不得擬《秋風》，步《短歌》，亦足悲也。帝《答湘東書》，頗厭時人效謝康樂、裴鴻臚，余謂帝詩文適在謝後裴前耳。昭明稱帝佳作，止云「首尾裁淨」，一字之評，從來論六朝者所未逮。《誡當陽書》：「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是則其生平所處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簡文詩多滯色膩情，讀之如半醉憨情，懨懨欲倦。

又　梁簡文《往虎窟山寺》「分花出黃鳥，掛石下新泉」，唐人無此寫作。《望同泰寺浮圖》「飛旛雜晚虹，畫鳥狎晨凫」，唐人無此點染。《納涼》「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唐人無此物態。【略】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語外，非區區模倣推敲之可得者。

又《古詩鏡》卷一八　簡文詩絕無氣格，纖詞縟語堆疊成篇，則流於輕靡之習矣。以南面之尊，效閨閣之體，以是如此，位之不終。

又　樂府《泛舟橫大江三首》中多爽句，欲開唐律。

又　樂府《烏棲曲四首》：梁人七言，如花叢竹苞，輪囷未暢，故多句自爲意。此體猶襲《燕歌行》，祇是截爲短調，不與唐人絕句同也。《烏棲曲》婉轉深至，唐人所無。唐人虛撰，六朝實寫。「芙蓉作船絲作絓」，是可渡也。「北斗橫天月將落」，時已過也。「採蓮渡頭擬黃河」，怪不至也。「浮雲如帳月如鉤」，擬所思也。「那能夜夜南陌頭」，歎失處也。「停鞍繫馬暫棲宿」，所爲彷徨而無已也。「羅緯翠帳向君低」，「低」字最有情，不覺喜氣孜孜，令人嫋娜。「誰能含羞不自前」，到此覺一身多盡。

賀貽孫《詩筏》　簡文豔情麗藻，在明遠、玄暉之間，沈約、任昉諸臣，皆所不及，武帝以東阿擬之，信不虛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簡文帝《寒食》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無蒂者，是無帝也；不安臺者，是臺城不安也；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隋書・五行志》載：「陳時，江南盛歌《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以今觀之，簡文之詩讖然耳。《桃葉》一婢子之詞，陳國敗亡應之，何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簡文帝》　簡文半爲閨闥之篇，多寫妖淫之意，縱緣情即景賦物酬人，非刻畫鶯花，即鋪張容服，辭矜藻繢，旨乏清遙。於是漢、魏前型，蕩然掃地。

又　簡文帝詩如佻薄公子，鬬飾新裝，輿馬、衣冠，事事雕琢，不復有王、謝子弟風味。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梁簡文帝詩如秋蝶依草，欲懶欲愁。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　詩至蕭梁君臣上下，惟以豔情爲娛，失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

黃子雲《野鴻詩的》　簡文纖細不必言，而雕繪處亦人所不及。

王丹墀《讀梁簡文帝詩》《萬首論詩絕句》　倚翠偎紅暗斷腸，風流帝子富篇章。能開輕薄香奩詠，宮體居然是濫觴。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大法頌》　《大法》、《馬寶》，題皆不經。而文之華腴不下顏、鮑。且裁章宅句，彌近彌平，斯固後來所取法，故亦不能闕焉。

又譚獻批：非徒平近，固無取乎冗長。

分　論

《豔歌篇十八韻》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〇《斜紅》：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梁簡文詩云：「分妝間淺靨，統臉傅斜紅。」則斜紅繞臉，即古妝也。

《妾薄命篇十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簡文帝集選》：「長顰串翠眉」句，「串」作「慣」，是。

《隴西行三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有文皆有情，不似宮體他篇之徒爲字事使也。一氣下更不蹇歇，簡文之勝于元帝以此，劉、徐諸人尤鈍滯不堪。「文以氣爲主」，雖時出浮艷，亦豈能有此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此篇最爲流逸。「經川未遑汲」語佳。押澀、邑二韻，穩。結句悵然有情。

又二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步出夏門行》：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

《京洛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麗語雜沓，梁、陳正派也。

《櫂歌行》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櫂歌行》：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筆端輕雋，備極豔詩態度。「濺妝」二句，新秀如許。

《怨歌行》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下：梁簡文帝「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豔而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與古文意同辭異。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梁簡文《怨歌行》云：「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起句似相承者。譬諸叢花缺處，半出美人繡襦，不見蠟首蛾眉，可能無恨？況襲《陌上桑》而用之突然，或易爲「窈窕誰家姝」，庶得平穩，不失起語格式。《古詩歸》卷一三「翻爲不屑軀」句，鍾惺批：「不肖軀」三字古人道過，此處入得妙。「苔生履處沒」句，鍾惺批：「履處」字妙。「早知」二句，譚元春批：怨，實有所指，則怒矣。二語只是悔，妙。鍾惺批：妙在悔他好處，其怨甚矣。然亦不是正說，當活看。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述班姬之意，而爲是怨悔之辭。言昔當少年，顏色方盛，計入宮必且見妬，掩鼻竟亦何爲？以彼傾城之貌，而翻爲不肖之軀，可嘆也。言念風霜，甘受空宮之苦；緬懷花月，曷勝寂寞之悲。是以望雙鴛而興嗟，覩前魚而飲泣。帝輦不過，徒令苔沒草深；婦恨無終，念至「裂紈」、「歸骨」。蚤知棄捐中道，長奉東宮，反自懊恨當年，力辭同輦。如怨如訴，若悔若追，即令班姬自述其情之切至，亦不過如此。

《美女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妖麗。「光」字作活字用。

《采莫女》　《古詩歸》卷一三「濫得」句，鍾惺批：「濫得」二字絕倒，開宋、元人詞曲口齒。「不無」二句，鍾惺批：蕩調蕩情在「不無」二字搖出。　鍾惺評：態歌情溢，不能自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新雋，要歸于正。「問家」用《相逢行》、《羅敷行》語意。

《棄下何纍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豔麗之中此爲高雅，結能切題。　沈德潛《古詩源》卷二二：山河同一色，自是登高遠望神理。少陵登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更覺雄跨數倍。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因登臺而憶情人也。前二，點題起，「半行雲」已含結意，「望不極」乃領中四也。中四，寫高望之景。然二句泛說，二句則指所思之地。後二，點出懷人，卻以「共相」二字，連彼邊硬派在內，敏妙。

《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折楊柳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風輕花落遲」，不獨寫風花，而春和景媚可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風輕花落遲」五字雋絕。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詩卻切題做。前四，就柳賦柳，「風輕花落遲」比出句尤雋永。後四，則指曲中《折楊柳》調而言，先就簫角設色，醒出曲無別意，併是相思來，便覺有味。此題兼參原唱，義無滲漏矣。

又《洛陽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華氣照灼。

又《紫騮馬》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評「彫菰」二句，即馬爲喻，有味。

《長安道》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簡文爲宮體渠帥，談藝者莫不置之卑不足數，乃取此等詩置初唐近體中，高華雄渾又在沈、宋之上。「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輪」，唯杜子美早年足構此句，太白、摩詰時差參近之，餘子望風而靡久矣。

《江南思二首》一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懸炭》：懸炭，古候氣法也。按：《史記》孟康云：「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蔡邕《律曆紀》：「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云：「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豔歌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流豔是其恆態，「細隙引塵光」句佳。長吉「隙月斜明」方此，詎不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評結句：

「使」字妙。

《怨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簡文詩非豔不作，顧有豔字而無豔情。此作亭亭自立，可以豔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物理人情看來極透，歲寒又從秋風申寫，機法相生。

《採蓮曲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船移白露飛」，間中佳句，高秀不窮。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語都有致。「落」字未工，擬改曰：「棹動將花靡，船移警鷺飛。」

《龍丘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後四句有意態。

《賦得當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稍見作意。

《和人愛妾換馬》　錢希言《戲瑕》卷一：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卻指鮑生以□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七《愛妾換馬》：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詩曰：「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其結句曰：「眞成恨不已，願得路旁兒。」《解題》曰：「《愛妾換馬》淮南王所作。今不傳。」錢希言《戲瑕》引魏任城王曹彰以伎換馬號曰白鶻，獻之文帝，此說最爲佳證。張祜咏此題：「侍宴永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似得其解。若唐之韋、鮑二生及東坡事，皆稗官家言，不足信也。

《半溪路》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間關之感，緣君有他心也，意卻蘊於言外。先將動舊情，恐君疑妾妬；乍相見時情事定若此。

《擬沈隱侯夜夜曲》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五《詩談初編》：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道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意況曲盡。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評「但問」二句，倒說妙。

《雍州曲三首・北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水鄉之景漂蕭漫靡。

《蜀道難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小詩得如許高深，豈非絕唱。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乍有古意。

《采菱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押韻雅。

《生別離》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冷然一弄，尤中晚唐之所矜。

《春江曲》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偶爾得此，虧他好手寫出。情眞事眞，斯可博譽廣引。古今名利中一往迷情，俱以此當清夜鐘聲也。

《烏棲曲四首》一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當月沒參橫之時，而採蓮水上時，猶徒倚望郎歸。還視渡頭，疑若黃河之闊，則郎非不欲渡也，意彼畏風波而不敢耳。不直訝。其不來，而想像猜疑，含情不盡。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遠思逸韻，爲太白《橫江詞》所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構想深曲。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雅調。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正設言採蓮時事。斗橫月落夜色已闌而猶採蓮于渡口，望郎歸也乃郎竟不歸，豈爲風波所阻耶？是以採蓮渡口擬作黃河矣，然採蓮渡究無風波，而郎欲渡不渡，則何爲耶？意在言外，描情入勝。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不入情事自高。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楊用修引《北堂書鈔》宜城九醞酒曰「酸酒」，謂投泊乃「酸酒」字之誤，亦通。然「投泊」字，本無不妥。

又四　《古詩歸》卷一三「朱唇玉面」句，鍾惺批：「燈前出」三字賣弄與羞澀二義俱有。「相看」句，鍾惺批：怨女熱中之言。「誰能」句，譚元春批：含羞不前媚矣。此又從「誰能」二字翻得精至。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置美人於畫屏，而又於燈前露其嬌態，其相親相爰之意有不得不使君憐者。雖欲含羞不前，誰其能之，嫵媚自可想見。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五《屈戌》：《留青日札》曰：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爲即鋪首，非也。蓋既言屈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予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鄴中記》，石虎作金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象，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

隨意所欲也。故段成式詩「屏開屈膝見吳娃」正與簡文同用此。田子藝據長吉之句，遂以鋪首爲非。余觀《輟耕錄》云：「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又，《戲瑕》云：「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據此則鋪首未爲非也。正德中薛蕙詩：「雙環金屈膝。」《中州集》劉迎詩：「寶箱拂塵金鋸鉞。」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七言婉秀之中尚餘健致。

《東飛伯勞歌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輕倩無似，獨欲以生硬不熟傲唐人耳。然溫飛卿去此遠近，每謂梁、陳調本接晚唐，非子昂、太白一振頹流，無復有初盛體，於此益信。

《江南弄三曲・江南曲》　《古詩歸》卷一三「枝中」句，譚元春批：春歸妙語，簡文手口眞是俊。又云「水上春歸」尤妙。可稱惜春別眼。鍾惺批：妙在「併」字。「長楊」二句，鍾惺批：「光照衣」屬「風」上便好。「擲黃金」二句，鍾惺批：二語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下一妙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春光駘蕩，溢於筆端。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清麗。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咏江南春也。江南多林泉，故枝中水上無非春色。楊柳絲長、桃花片落，時值暮春，正暄風和煦之候。日落而餘光照衣，揮金而邀留上客，召陽春之烟景，聚桃李之芳園，方不負江南春色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賦江南之春景也。前三，從春景可愛，落到有意宜人。後四，則言對此佳景，必當設宴留賓，庶爲不負。忽曼聲，忽促節，情致亦佳。

又《採蓮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後四語搖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眞可唱歎。

《淫豫歌》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四《灩澦》：《灩澦歌》云：「《灩澦》大如樸，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爲梁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準灩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曹學佺《蜀中詩話》（宛委山堂本《說郛續》弓三三）：梁簡文《灩澦歌》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鄭樵云：「天下之水險者，惟蜀之瞿塘，百粵之桂浦。」此歌言行瞿塘者準灩澦，行桂浦者準金沙也。楊用修以爲商估刺水行舟歌，非簡文之作。俗本改「桂浦」作「桂楫」，尤非。按灩澦，一作「淫預」，一作「猶豫」。載各不同。

《應令詩》　《古詩歸》卷一三「傍玉」二句，鍾惺批：柔順盡情。「翠幕」二句，鍾惺批：「晨」、「夜」字實用，六朝詩文有此法，無如此妙。「夜池」二字，尤清香動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起得體，後四語流麗。

《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簡文帝集選》：「亭皐共生陰」句，「皐」作「午」，是。

《和武帝宴詩二首》一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三：「車書」二句捩轉全篇，是左太沖法。

《侍遊新亭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頗有秀句。「藉春荄」，「藉」字亦穩，亦動，亦雅。「沙文」二句，饒生致。

《奉和登北顧樓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亦自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起語詠地，得體。通首雅切。「遙星出海中」句，佳。

《玩漢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每愛急流中水草，思詠之不易也。「石衣」二句，大佳。「連翩」二句，亦自有生致。麗語兼以生致，引人不已。

《登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此規摹三謝之作，結構極整。又，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非霧穀」，謙言未工。此韻稍湊。

《贈張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末六句搖曳生姿。

《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物色新秀，結句「惟舊」字佳。既切離情，又非朋好，語頗得宜。

《仙客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穿池」二句，佳。

《往虎窟山寺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棲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詞清體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細松」二句、「分花」二句，並雋。

《望同泰寺浮圖詩》　楊慎《應眞》（《升菴集》卷六〇）：晉寧唐池南侍御（琦）從余爲詩，一日觀《禪藻集》，梁（昭明太子）（簡文帝）《同泰寺浮圖》詩

云：「梵世陵空下，應眞蔽景趨。」「梵世」事則知之矣，「應眞」何說也？余曰：子不觀《文選》及坡詩乎？《文選・天台山賦》云：「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眞飛錫以躡虛。」注引《百法論》曰：「應眞，謂羅漢也。東坡《贈杜介》詩曰：「應眞飛錫過，絕澗度雲鳥。」注亦引《文選》云云。池南檢二書，果然。他日謂余曰：「先生何以精通佛書如此？」余曰：「此儒書引佛書云爾，荒誕旁行之書，焉暇究之乎？」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融液內乘而出之，如開流吐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寫浮圖頗極華壯，翻以「日起」二句，虛寫者爲最工。

《蒙華林園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前段自述，清切。「接引降皇情」下有「心燈朗暗室，牢舟出愛瀛」二句，「心燈」、「愛瀛」字，禪語，似不佳，擬去此二語。「是節高秋晚」以下，景物幽雋。蓋詩中不入景物作致，則都無風韻。又妙在以「是節」二字振起，若別生湍浪，章法浩蕩，大佳。

《旦出興業寺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去影」、「還風」廻合有致。「還風」句，尤佳。蓋鐃吹在前，行風還響來聞於後隊也，意曲，故饒情。「水照」二句，景亦不恆，凡景必兩物相合乃生異趣也。

《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李城」，用李延年「一顧傾城」。「珠槃」，槃，滿也。後六句正賦本題，乃名士遙想、懸慕之情。「羞使春閨空」，代爲愁也。

《和徐錄事見內人作卧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起處寫「見」字，有生態。中段開宕處極暢，結能作致。

《戲贈麗人詩》　陳懋仁《藕居士詩話》卷上：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牆」，「衣服簡摺」之「簡」，當從。此屧之高牆，古製也，後虧纖以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但歌」二句，曲寫嬌憨。

《秋閨夜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此應寫銅臺之怨，語頗淒切，結句思致飄忽。

《詠內人畫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夢笑」四句，纖曲盡態。「插捩舉琵琶」，近是湊句，擬改曰「展褥襯藍牙」。

《傷美人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八：詩宮體輕靡，卻與綺羅相近，詩中數語，自是嬌情悴緒。「翠帶留餘結，苔痕沒故基」，「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語何輕脆。

《詠舞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入行」二句，生動，結句安雅。

《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未見惠連有此體，其詩應不傳，要是《西洲曲》之餘音，以縈綰見致。紅花飄揚語生動，「香烟」二句，「生」字、「斜」字，活。「絲條」二句，寫日影籠葱，大佳。

《漢高廟賽神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五言用聲偶者，卽可謂之排律，六代人已多有之。如此類首尾勻洽，整以成章，雜之沈、宋集中，不復辨矣。　又，入漢高事只用「九秋恨」三字，高簡乃爾。後人動謂六代詩格卑下，降至簡文且猶如此，正覺後人之愈卑也。

《守東平中華門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命題已新，「落關」二句，典切。「鋪」字、「泛」字，自是古詩句眼，極生動，又極高渾。

《喜疾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起四句，甚得疾瘳情事久廢，臨望乍復得遂遠眸樂可知也。「雖同」三句，使事已足。下又塡四語「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復，祆氣息梁牛」，頗覺累氣，擬去之。結意蕭蕭自遠，亦稱本旨。採藥圓丘，玆情已顯，又加「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二句，亦傷繁累。猶是此意，而排入典事，語又不雋，不如削去，始得輕快，無擁腫之疾。

《晚春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八：詩之借況不惟景色酷肖，亦須風味得佳，《晚春》「石蹲還似獸，蘿長更如衣」，此語大爲蘿石生色，如以火象螢，死而無味何所取也。「岩桐長舊圍」，此語脫口最便。

《納涼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梁簡文《納涼詩》「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包佶《秋日園林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晚唐雖下六朝，由其不用「蔡」字，乃佳。　《古詩歸》卷一三「池塘」句，譚元春批：「生半陰」，日夜水邊，實有此境。「落花」句，譚元春批：讀此五字，眞如登露臺，臨清流，婦人侍側光景。「還就影」三字，鍾惺批：三字極窅極曲之想。然此等句有意想不出，偶然說不出其故難言。又云「池塘生半陰」，「落花還就影」，不說納涼，讀之涼生，以是知作詩，講題是第二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落花還就影」句，縹蕭不忍割。通首亦清穩。

《晚景納涼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眼前境物楚楚。「草化」二句，新，頗覺生色。「橫階入細笋」句嵌入，與上下少情，不若作「拂階搖細竹」。

《玄圃寒夕詩》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六《考文》：梁簡文《詩讖》「雪花無有蔕」，「蔕」與「帝」同音，「無蔕」是讖「無帝」也。陳晦伯以爲「無弟」，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句並雋，但結無法。《南史》曰：「雪花」二句，後人以爲詩讖。「無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

《送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水苔隨纜聚」，語佳。

《晚景出行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八：三、四語有風韻。善賦物者不必奇情怪句，只要氣韻得佳，然此卻最難能處。

《美人晨粧詩》 《古詩歸》卷一三「嬌羞」二句，鍾惺批：居然有一美人推就藏露於簾屏內外之間，譚元春批：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嬌在未了。「嬌羞不肯出，猶言妝未成」，嬌在已成。

《晚日後堂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得句細，收攝平。

《春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起落皆順。「落花隨燕入」，得之空靈，出之自然。

《秋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秀雅。

《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沌秦東亭。」「淡沌」當是「潭陁」，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陁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陁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陁」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沌。」注曰：「潭沌，隨波之貌。沌，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登板橋詠洲中獨鶴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森秀。

《和湘東王三韻詩二首・冬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轉」字、「光」字，活。結句情悠然。

《同庾肩吾四詠詩二首・蓮舟買荷度》 《古詩歸》卷一三「荷披」句，鍾惺批：此「識」字癡甚、微甚。「風疎」句鍾惺批：採蓮未有不道香者，此又不以香生艷。又云要知「香不來」，不是無香。　鍾惺評：妙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俱其淺淺者微有姿。末二語更生動。

《照流看落釵》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釵落」三句生甚，然頗警。

《賦樂器名得空篌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妖麗不恆。

《賦得入堦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頓欲似柳耆卿詩餘，字字作媚。

《秋閨照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眞素。

《金閨思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絕句須第三句佳，要出人意外。此秘可覩。

《從頓還城南詩》 《古詩歸》卷一三「暫別」句，譚元春批：多情人不肯如此說，卻比不相疑有情些。「開簾」句，鍾惺批：情生無謂，妙妙。「更似」句譚元春批：善於自處。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閨房詩，至簡文而淫靡極矣。但，在彼法中猶自沉著，與陳後主、隋煬帝不同。即如「暫別兩相疑」，似有情又似無情。「開簾生舊憶」，似留意又似不留意，其爲新相識已自了然，而鍾情仍復不淺。

《行雨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高勁深遠。

《梁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點染生姿。

《遊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句老情哀。

《詠蔷薇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幽入亮出。

《詠疏楓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八《梁簡文詠楓葉詩》：此詩二十字，而用彩色四字，在宋人則以爲忌矣。以爲彩色字多，不莊重，不古雅，如此詩何嘗不莊重古雅耶？又卷一四《梁簡文楓葉詩》：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八：謝朓詩帶綺羅氣態，梁、陳蓋男女情多，世衰道喪，良有所自。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思致不屬闌入。唐人以無作有，尚有闌入不成理者。

《詠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出霧」句甚生動。

《詠單兔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體味單字不惟有致，亦且令兔有情。「得影」，且留懷雙意切。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工甚。

《詠蜂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咏物詩，巨山實而窒，子美虛而蕩，能如此三首情致清適者，難矣。孰謂積薪居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

選》卷二二：別有感。

《詠獨舞詩》《古詩歸》卷一三「因虛」句，鍾惺批：情與態俱生於「因羞」二字。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得情。

《詠壞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雅。

《倡樓怨節詩》《古詩歸》卷一三「春鳥」句，鍾惺批：一字不肯寂莫，然幽情在此。「片光」句，鍾惺批：「光」、「影」說麗，奇矣。尤妙在二「片」字，溫細盡情。「何爲」句，譚元春批：有「忍憶」二字，并「含羞」二字亦深。　譚元春評：情極麗者，語須帶幽，不幽不麗，麗響不如幽響，入口可悟。

《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四首》一　楊慎《升菴詩話》卷八《梁簡文帝和蕭侍中子顯春別》：【略】《詩》云：「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此詩祖其意。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柔情古調，新態生詞，六朝獨擅之體。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苦語新聲。

《夜望單飛雁詩》《古詩歸》卷一三「天霜」句，鍾惺批：景妙。「一雁聲嘶」句，譚元春批：狼曰吠，雁曰嘶，皆古人奇情不拘處。「早知」二句，譚元春批：即不如當初不相識意。着人說便淺，以雁影人亦淺，單說雁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詩藪》云，簡文「別觀蒲桃」、「桃紅李白」、「天霜河白」三首，皆七言絕也。王筠元倡，衡悲掩涕」一首，亦同。湘東「日暮徙倚」，意度尤近。但平仄多同，粘帶時失耳。《挾琴歌》魏收亦相先後。則七言絕句緣起，斷自梁朝也。

《雜句春情詩》　楊慎《千里面譚》卷上《梁簡文帝春情》：此七言律之始，猶未能也。而格調高古，當其濫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此本近溫、李。「兩童」二句，卻開初唐，以其雅也。

《傷離新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凌亂煩冤成此新搆，聲調卻高。以其詞雅語健，固應爲初唐所宗。「帶堞」二句，景活而語能生硬，大佳。

《被幽述志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當此殊哀，音節不亂，沉鬱慷慨，動人千年之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自道不誣矣。具此襟期，自非百六，詎不稱君人之度？

《詩》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周任之言。而靈運詩云：「無庸方周任。」《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詞家裁句，雖不期徵實，若此故未可訓。

《箏賦》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碭突》：碭徒郎切，以唐爲碭。馬融《長笛賦》：「犇遯碭突。」簡文蓋本此。按：無鹽唐突西子，此晉人語也。《孔融傳》：「唐突宮掖。」《魏志》：「豈宜唐突列侯。」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迹。」《太平廣記》載曹植《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王勉夫謂：「碭」、「唐」、「搪」三字不同，皆一意爾。

《梅花賦》　方回《梅花賦又跋》（《桐江集》卷二）：今《初學記》有梁簡文《梅花賦》一首，其辭一無可取。初云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次云袂衣殆弛，羅袖初單。某謂江南雖暖，早春梅開之時，未可以去綿衣；則已夸矣。其末云：「春風吹梅恐落盡，踐妾爲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惟秋恐失時，擬之士大夫，則若惟恐後時不遇者，興寄淺矣。

《與劉孝儀令悼劉遵》（大同元年）　《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稱心而言，文致自勝。

《與湘東王令悼王規》（大同二年）　許槤《六朝文絜》卷三：規字威明，簡文爲晉安王，規爲長史；及立爲太子，規爲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簡文出臨哭。與湘東王此令，「劉子」謂中庶子（劉）遵也，先規一年卒。諸選本以簡文爲昭明，劉爲孝綽，並誤。　《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情至。簡貴勝《劉孝儀》篇。

《下僧正教》　《駢體文鈔》卷九譚獻批：六朝駢偶使事心不平實。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安章使事，已開徐、庾。

《答穰城求和移文》　《駢體文鈔》卷一七譚獻批：尚質健，然非完篇。

《謝敕賚中庸講疏啓》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簡文帝集選》：據文似是《孝經》講疏。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轉折有長篇法。

《誡當陽公大心書》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評文》：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魏裔介《樗林偶筆》卷二：梁簡文帝誡當陽王云：立身須謹重，作文須放蕩。余謂此言非是。立身固貴謹，重作文須放蕩而入於規矩。放蕩而不攝於規矩，猶泛濫之水，漂沒田廬，反爲人害，故必約之以法也。

《答徐摛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簡脫。

《與劉孝綽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評「曉河未落」四句，深情婉致，娓娓動人，呂仲悌《與嵇叔夜書》「鳴雞」一聯，是其所祖。

《與蕭臨川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此書當是與子雲者。考梁普通四年，簡文徙雍州刺史，三年立爲皇太子，故書有「黑水初旋，桂宮既啓」云云，而子雲遷臨川內史適當是時。評「白雲在天」四句，風骨翹秀，須韻人辨之。《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薄錦零璣把玩而已。

《答新渝侯和詩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貌無停趣，態有遺妍，眉色粉痕，至今尚留紙上。設與美人晨粧，倡婦怨情諸什連而讀之，當如荀令君坐席，三日猶香。

《與湘東王書》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簡文與湘東王論文云：「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要知此語不徒見臨文體位不同，亦見《騷》、《雅》風流不是邊幅道學者得而詭托。　馬星翼《東皋詩話》卷一：梁簡文有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譏當世浮疎闡緩之文，良有旨也。又云：「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何其似譏切僕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簡文帝集選》：「逞卻克於邯鄲」句，卻克跛，不能學邯鄲之步也。　《駢體文鈔》卷一九譚獻批：懸鵠藝圃。齊、梁之間，有此不阡不陌一派，頗病其有句無篇。又，當日文章流弊言之深切，稱心而出，不事依傍。

《七勵》 《駢體文鈔》卷二八譚獻批：遂欲爭勝仲言，研選日工，措注日陝。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磻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簟爲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簟邪？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冰。」恐亦是用此竹。

《南郊頌》 《駢體文鈔》卷二譚獻批：題事正大，故語有條理、不至如《大法》之紕縵。

《馬寶頌》 《駢體文鈔》卷二譚獻批：賦手詩心，亦自《韶》、《雅》。

《玄圃園講頌》 蕭統《答玄圃園講頌啓令》（《廣弘明集》卷二〇）：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群。

《大法頌》 《駢體文鈔》卷二譚獻批：非徒平近，固無取乎冗長。

《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秀若芝英。

《戎昭將軍劉顯墓銘》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劉顯》：梁簡文撰《劉顯誌銘》，有「斜光已迫，殞波西浮，百川到海，還復東流」，「白馬向郊，丹旒背巩，野埃興伏，山雲輕重」，「隧柳黃春，禽寒斂氣」。此當時陋巷寒人所以較工拙，夸綺靡者，而以人君之尊習爲之；不惟國祚興亡可卜，而世教淪胥，文字墜地，又足悲夫。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鍊句頗與鮑近。

《招眞館碑》 《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長笛短簫一何清綺。又，然尚以氣運。簡文自是文章之秀。四六之體至梁而成。昭明尚有樸致，元帝、簡文益巧構矣。

《庶子王規墓誌銘》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簡文帝集選》：「副君」云云，似他人所稱，與銘詩蓋出二手。

《相官寺碑》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一評「雪山忍辱之草」四句，隨手拈花，千載下見之，無不破顏微笑，不知正法眼藏，可能付迦葉否？又評「泗川出鼎」四句，著此一聯，使上下鬬筍，而復圓折，那得不令頑石點頭。又評「銀鋪曜色」諸句：情思雋逸，華采煽爛，尋繹數四，幾有菩提非樹，明鏡非臺之妙。

《吳郡石像碑》《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叙次處如鏡如濯。當師其叙事生動處，乃不爲偶對所滯。

傳記

《南史》卷八《梁簡文帝紀》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遠，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略】(大寶元年二月)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略】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略】(二年)秋七月丁亥，景還至建鄴。八月戊午，景遣僞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爲帝詔，以爲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棟即位，改元天正。【略】冬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元帝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略】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豪)〔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誅，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譏，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脩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餚、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脩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縶之後，賊乃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絕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紀事

《梁書》卷三八《朱异傳》　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

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末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昇。昇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

又卷四九《文學傳·庾肩吾》（存目）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 臺城淪沒，簡文受制侯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

《南史》卷五二《蕭曄傳》 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略】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

又卷六二《朱异傳》 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祅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略】。」又製《圍城賦》，【略】並以指异。

又卷六九《姚察傳》（存目）

又卷七六《隱逸傳下·阮孝緒》（大同二年）十月阮孝緒卒。【略】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

劉肅《大唐新語·公直第五》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誠懇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寖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武帝第三子諱綱，字世讚，母穆貴妃。太清三年五月辛巳，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庚申）大寶元年十月乙未，侯景逼帝幸西川，使彭儁等進觴，與帝極飲。帝醉，寢，儁以土囊壓之，帝崩。在位二年，年四十九，葬莊陵，廟號太宗。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王規》 梁簡文悼王規死，與元帝言，以爲「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盛哉。儲貳能知其臣如此，良謂難事；然未知王規果足以當此品否。按：昭明兄弟與其僚游處，多過爲褒借；恐簡文亦未必能知人，故道此語，乃其文字尺牘中所發耳，蓋魏文陳思習氣之流，與孫登殊不同也。審爾，即是弊事，其甚遂爲江總矣。

又《何點》 《何點·何胤傳》載梁武書詞，及《與陶弘景書》敦叙風致，漢光武之于嚴光，何足道也。成康之後，便爲昭穆；宣王中興，幽以亡周。人主立國本根，自不可常恃，至梁武遂不能免其身，尤是古今至戒。

楊慎《丹鉛餘錄》卷一四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陳耀文《正楊》卷三《梁武帝父子詩讖》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云，又《詠月詩》云「飛輪」云云，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弟，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謂梁武父子誤。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陶貞白有二刀，名善勝、威勝，武帝以賜簡文。簡文《謝（敕賚善勝威勝刀）啓》云：「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結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梁簡文山海經注》 《列子湯問》，釋文引《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然則梁簡文曾注《山海經》矣。今《隋書·經籍志》不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梁簡文帝集》八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簡文帝集》八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梁簡文帝集》五卷。簡文帝，綱也。按：《隋志》八十五卷，唐已缺五卷，《中興書目》止存一卷，詩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詩，總二百四十四篇。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梁簡文帝集》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梁簡文集》，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梁簡文帝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梁簡文帝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帝）。

又卷五　《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梁簡文帝集》五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梁簡文帝》。

《玄賞齋書目》卷七　《梁簡文帝集》。

《傳是樓書目》卷四　《梁簡文帝文集》二十卷，蕭綱，四本。《梁簡文帝集》一卷，蕭綱，一本，抄本。

《棟亭書目》卷四　《簡文帝集》，梁簡文帝蕭綱撰，二卷二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梁簡文帝集》十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周書、北史・蕭大圜傳》，大圜梁簡文帝之子也。江陵覆沒，隨于謹客長安。保定二年封始寧縣公，邑千戶，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梁簡文帝集》八卷。（案：八下似脫十字。）

又　張氏《百三家》輯本【略】凡賦、詔、令、教、移、表、疏、章啓、書、序、論《七勵》頌、銘、碑、連珠、墓誌銘、誄、哀辭、雜文、祭文、疏文，八十餘篇，爲一卷。樂府六十餘篇，詩一百八十篇，爲一卷。（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一卷、詩二卷，篇數略同。）嚴氏《全梁文編》曰：【略】有《毛詩十五國風義》、《長春義記》、《老子私記》、《莊子講疏》、《談疏》、《竈經》各若干卷。（案：《談疏》六卷，爲晉簡文帝之書，詳見子部道家。）集八十五卷。今存賦二十三篇、詔六、令六、教九、章二、表十八、移文一、啓四十二、書十九、《勸醫論》一、《七勵》一、序九、頌五、連珠一、銘十三、《草堂傳》一、誄一、哀辭一、墓誌銘十三、碑九、雜文七、疏文三，凡一百九十一篇，編爲七卷。又卷首叙錄曰《梁簡文帝集》十四卷，明閻光世蕭梁文苑本。

藝文

蕭統《示徐州弟詩》（《文館詞林》卷一五二）　載披經籍，言括典墳。鬱哉元氣，煥矣天文。二儀肇建，清濁初分。粵生品物，乃有人倫。　人倫惟何，五常爲性。因以泥黑，猶麻違正。違仁則勃，弘道斯盛。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伊予與爾，共氣分軀。顧昔髫髮，追惟綺襦。綢繆紫掖，興寢每俱。朝遊青瑣，夕步彤廬。　惟皇建國，疏爵樹親。既固盤石，亦濟蒸人。亦有行邁，去此洛濱。自茲厥後，分折已頻。　濟河之隔，載離寒暑。甫旋皇邑，遽臨荆楚。分手澄江，中心多緒。形反桂宮，情留蘭渚。　有命有天，亦徂夢苑。欣此同席，歡焉忘飯。九派仍臨，三江未反。滔滔不歸，悠悠斯遠。　長嬴屈節，令弟旋茲。載覩玉質，我心則夷。逍遙玉戶，攜手丹墀。方符昔語，信矣怡怡。　（宴）〔晏〕居書室，靖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摛。嘉肴玉俎，旨酒金巵。陰陰色晚，白日西移。　西移已夕，華燭云景。屑屑風生，昭昭月影。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綸言遄降，伊爾有行。有行安適，義乃維城。載脂朱轂，亦抗翠旌。　愆如朝飢，獨鍾予情。　遠於將之，爰適上苑。靄靄雲浮，曖曖景晚。予歎未期，爾悲將遠。日夕解袂，鳴笳言反。　言反甲館，雨面莫收。予若西岳，爾譬東流。興言思此，心焉如浮。玉顏雖阻，金相嗣丘。

又《示雲麾弟詩》（《藝文類聚》卷二八）　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峰，流九派兮饒江渚。上岩嶢兮乃逼天，下微濛兮後興雨。實覽歷兮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王訓《奉和同泰寺浮圖詩（和簡文）》（《廣弘明集》卷三〇）（存目）

蕭衍《和太子懺悔詩》（《藝文類聚》卷七六）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蔓草獲再鮮，落華蒙

重榮。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藝文類聚》卷七九）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覽蓂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沐休歸。

劉孝威《奉和簡文帝太子應令詩》（《詩紀》卷八八）（存目）

又《和皇太子春林晚雨》（《梁詩》卷一八） 雲樹交爲密，雨日共成虹。雷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葉珠隨滴水，簷繩下溜空。蝶濡飛不颺，花沾色更紅。明離信養德，能事畢春宮。誰堪偶鳳吹，唯有浮丘公。

又《和簡文帝臥疾詩》（《藝文類聚》卷七五） 玉躬耗寒暑，群望崇珪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客。

劉孝儀《和簡文帝賽漢高廟詩》（《藝文類聚》卷七九）（存目）

王筠《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廣弘明集》卷三〇）（存目）

又《和皇太子懺悔詩》（《藝文類聚》卷七六）（存目）

蕭繹《春別應令詩四首（和簡文）》（《玉臺新詠》卷九）（存目）

庾肩吾《奉和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藝文類聚》卷五） 北園涼氣早，步輦暫逍遙。避日交長扇，迎風列短簫。山帶彈琴曲，桐橫棲鳳條。懸門開溜水，錦石鎮浮橋。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無因學仙藻，雲氣徒飄飄。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梁簡文帝綱閨思》（《秋笳集》卷六） 紫臺君遠戍，青波妾獨居。共和離夢杳，詎信合歡疎。絃中悲別鶴，簾外聽懸魚。瓊鉤臨戶永，金漢度窗虛。約素腰逾細，窺紅眉未舒。思縈歸燕後，愁劇擣衣餘。願托交龍錦，千里寄長榆。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梁簡文帝綱閨思》（《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秋水蕩迴波，秋雲寒薄羅。空牀冷文簟，圓規銷畫娥。杏梁留燕少。珠箔飛螢多。搗衣愁逐杵，織錦淚隨梭。繁霜下玉樹，寒燼辭金荷。月生青海劒，葉落榆關戈。莫言妾夢短，夜夜在交河。

雜錄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古詩「稟砧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稟砧，謂砧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環還也。破鏡上天，半月形，月初也。）又，「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石闕，謂碑，悲也。）又，梁簡文詩「圍棊燒敗襖，著子故依然。」（圍棊，著子也。燒敗襖，然故衣也。）

張燮《糾謬》（《七十二家集·梁簡文帝御製集》附錄） 《原宥北人詔》（《梁書》卷四《簡文帝紀》：「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既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并及妻兒，悉可原放。」（燮）按：侯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而是詔乃載《簡文帝本紀》恐誤觀者，故爲摽出。

孔燾

《往虎窟山寺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雋逸，工于疏韻。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押險語有法。雖未自然亦不勉強。此題鮑至一首有「林疎蓋影出，川去管聲遙。短葉生喬樹，疎花發早條。遠峰帶雲沒，流煙雜雨飄」等句，亦佳。

褚翔

《梁書》卷四一《褚翔傳》 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略】太清二年，遷守

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

《南史》卷二八《褚翔傳》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蕭綸

論述

《梁書》卷二九《邵陵攜王綸傳論》　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代秋胡婦閨怨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若非」二句：疑情亦不得不動。

《見姬人詩》　《古詩歸》卷一三：鍾惺評：極輕之調，極艷之情。「今世」句批：輕斜在目。「卻扇」二句批：細極。「狂夫」句，鍾惺批：淫矣。譚元春批：夫言不妒，妙。　賀貽孫《詩筏》詩語可入塡詞，【略】獨塡詞語無一字可入詩料，雖用意稍同，而造語迥異。如梁邵陵王綸《見姬人》詩「卻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與秦少游詞「照水有情聊整鬢，倚欄無緒更兜鞋」，同一意致。然邵陵語可入塡詞，少游語決不可入詩，賞鑒家自知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完好自爲《玉臺》之最。

《入茅山尋桓清遠迺題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深山高隱，人所不堪者亦已多矣；但言霜露濕，已自誰堪。

傳記

《梁書》卷二九《邵陵攜王綸傳》　（大寶二年春二月，魏將揚忠）害之，【略】時年三十三。

《南史》卷五三《梁邵陵攜王綸傳》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眞，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略】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衰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轎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士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略】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幷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座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莫久無聲」。大爲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略】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蹟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磬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

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霧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瑴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紀事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天監）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陳書》卷一九《馬樞傳》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略】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蒭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南史》卷二〇《謝覽傳》 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

又卷三三《裴子野傳》（子野）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

又卷三八《柳津傳》 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子）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又卷八〇《賊臣傳·侯景》 初，簡文《寒夕詩》云【略】。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略】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

又《留異傳》 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略】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略】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異同之異，理當同於逆虜。」

黃庭堅《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一） 《百花亭》，梁大同三年刺史邵陵王綸所作。此詩出《英華集》，皆佳句也。崇寧元年八月壬戌來集斯亭。其甲子又來，四顧徘徊，悵詩人之不可見，因大書此三詩，遣寺僧宗素，俾刻之堅石，後來者得觀覽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邵陵王綸集》六卷。《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梁《邵陵王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邵陵王綸集》四卷。

《通志·藝文略七》 《邵陵王綸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邵陵王綸集》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詩六首。嚴氏《全梁文編》，邵陵王綸有集六卷。今存《贈言賦》及敎、表、啓、書、墓誌

銘、碑文、《祀魯山神文》凡一十篇。

蕭紀

論述

《梁書》卷五五《蕭紀傳論》 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南史》卷五三《蕭紀傳論》 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和湘東王夜夢應令詩》 《古詩歸》卷一三「昨夜」四句，譚元春批：女人窺男子厚薄專在此，淺矣。然詩人就淺處寫之乃像。鍾惺批：「意氣」二字，入婦人口說閨閣事覺趣。卓文君詩亦曰「男兒重意氣」。又，妙在四句皆夢中事。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二：首四句皆述夢中事，而更換新衣，非復舊時模樣便知意氣之薄，與當日情事相類，而牽情不斷，猶藉此雁書之飛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思致婉細，如兒女子喁喁語也。

傳記

《梁書》卷五五《武陵王紀傳》 （紀）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略】（承聖二年）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

《南史》卷五三《梁武陵王紀傳》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略】（大寶）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略】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籍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略】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略】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鑿齒氏。

紀事

《梁書》卷五五《武陵王紀傳》 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略】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紀以爲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又　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靈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仗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武陵王紀集》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武陵王紀集》八卷。

《通志・藝文略七》 《武陵王紀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武陵王紀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詩六首。嚴氏《文編》卷首叙錄曰：梁宣帝邵陵王豫章王、武陵王、南康王合集一卷。明閻光世《蕭梁文苑》本（案：豫章王綜、南康王績。本志皆無集）。

蕭繹 梁元帝

論述

綜論

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概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八《文學傳上・庾肩吾》）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無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想思不見，我勞如何。

《梁書》卷五《元帝紀論》 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強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又卷六《本紀總論》 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何之光《梁典總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 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

《南史》卷八《梁本紀論》 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踰年，定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內崇講肆，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宗之酷。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梁氏帝王，簡文爲勝，湘東次之。其謝賚諸表啓，並稱精麗。【略】湘東《謝東宮賜彈碁局啓》云：繹本慙游藝，

彌愧拂巾。」「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云：「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曜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輝。」《謝東宮賚花釵啓》云：「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謝東宮賚瓜啓》云：「金縈始薦，瓊蘂載珍，味奪蔗漿，甘踰石蜜。」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元帝詩，予取其《烏棲曲・沙棠作船》、《燕歌行》、《望春》共三首。「望江中月影」，曲寫形模，其調太輕。《賦得竹》塡砌故實，其格太板。句如「柳條恆拂岸，花氣盡熏舟」，可以比肩簡文。「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邵陵：「卻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武陵：「願君看海意，憶妾上高樓。」僉有英藻，梁武諸子，多才若此。堂構重光，壎篪迭和，可謂一時之盛，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王室不競，職此之由。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梁元帝集》　間讀梁元帝《與武陵王書》，言：「兄肥弟瘦，讓棗推梨，上林聞鳥，宣室披圖。」友于之情，三復流涕。漢明東海，詞無以加。乃縱兵六門，參夷流血，同室之鬥，甚於寇讎，外爲可憐之言，內無急難之痛，狡人好語，固難以嘗測也。荆南定蹕，強虜叩城，地非王氣，自速其災。然召師覆國，禍發岳陽，帝好殺家人，卒殺之者家人也。驪山之火，君子綏誅申戎，而先咎幽王，有以哉。帝不好聲色，頗有高名，獨爲詩賦，婉麗多情，妾怨迴文，君思出塞，非好色者不能言。而徐娘角枕，垂刺金樓，內敎之闕，不能謂當璧無過也。釋典諸文，雕鏤匠意，威鳳紺馬，增其爛熳。顧涅槃德宗，讓悟父兄，道心三降，其風薄矣。詔令書表，咄咄火攻，挾陳思之才，攘子桓之坐，眇僧化身，固一神物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梁元學曲初成，遂自嬌音滿耳，含情一粲，蕊氣撲人。

又《古詩鏡》卷一九　梁元帝輕帖近人，綺色麗情，不逮簡文甚遠。

又　樂府《烏棲曲四首》輕欵自在。音韻亦詩中一義，夫子謂鄭聲淫，子夏與文侯論樂詳極節奏，故聲成音，音成樂。唐人七絕平調雅音，梁人《烏棲曲》聲極哀怨，一種妖淫之氣行乎其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元帝》　湘東直率之性，筆短風姿，強屬腴詞，不能工琢。

分論

《長歌行》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清言如屑。

《巫山高》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四：梁元帝《巫山詩》云：「樹雜山如畫，林暗澗疑空」，山之精采浮動，全藉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沓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六《樹雜》：梁元帝《巫山詩》曰「樹雜山如畫，林暗澗浮空。」李君實曰：「山之精彩浮動全在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沓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柳待制貫曰：「善書如攻詩，意到即奇警。」

《隴頭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貼題。寫事清楚，結小作開闔。

《折楊柳》　陸時雍《詩鏡總論》：梁元《折楊柳》「楊柳非在樹，依樓自覺春」，唐人無此神情。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梁元帝「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一作「山高巫峽長」，此句爲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前四句迴環，故是新體。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連上篇《詠陽雲樓簷柳》此種音節竟是五言近體矣。古詩之亡亡於齊、梁之間，唐陳射洪起而廓清之，文得昌黎，詩得射洪，挽回之功不小。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閨怨詩，只借折楊柳爲引端耳。前四，起句即將心馳之地點清，因以楊柳昔曾同折，蹴起人當懷歸。連用疊字，亦巧。後四，頂首句山峽，遞落聞猿客淚，而已之念彼，不言自明，極有含蓄。

《聽馬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元帝擬漢《橫吹》諸篇，非不雕琢雋句而驅使虛字不確，往往少情。此首直致之作。末二語翻有意致，六句安頓。本題三字亦穩貼。

《燕歌行》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引馮定遠曰：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名見鄭樵《通志》。

《烏棲曲四首》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輕麗。

《赴荆州泊三江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稍能高壯，藩難未靜。述懷中有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紅，「白」、「紅」二字生動，全首不稱，

故不錄。

《薄難未靜述懷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元帝集選》：此詩似未終。

《和王僧辯從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通首雅。「山虛」二句佳。「水淨」句尤活。

《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時居藩，故以河間自方。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元帝集選》：禪語入詩，是當時習氣。

《登顏園故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迢遞。「衣香」二句，生動。

《代蓋姬有怨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見故愛逐新」，其實見不得。又，起有勁，氣不靡。

《別荊州吏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華稱。

《藥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寓兩地蕭索，兩不相知，有情，但未見，皆是藥名。

《望江中月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流急不成圓」一句佳耳。

《春日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有味。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八：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近何子貞太史作《飛雲巖詩》用六十一「雲」字，俶儻瑰琦，見人心目，結云「寄語看詩讀紀人，我所道雲都是石」二語點睛，滿紙烟雲俱有歸宿。

《賦得蘭澤多芳草詩》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無絕》：（《困學紀聞》曰：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劉越石「胡姬年十五」。沈休文「江籬生幽渚」，出自晉、宋，在梁前矣。《文苑英華辨證》云：《蘭澤多芳草》詩：「春蘭本無豔。」《初學記》作「無絕」。按：《楚辭》「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徐幹《室思詩》，其末句云「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其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

《詠石榴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石榴》：梁元帝《咏石榴詩》「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按，陸士衡與弟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以歸。」即石榴也。又頓遜國以石榴釀酒，二句合用其事。

《詠池中燭影詩》 姚旅《露書》卷二：梁元帝《詠池中燭景》詩：「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徽。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河低」二句，佳。「入林」、「度渚」二句，則趣題矣。

《登江洲百花亭懷荊楚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九：「柳絮飄晴雪，荷珠漾水銀」，不得風雅。唐杜審言「梅花落處疑晴雪」，七言得此，反覺韻饒。以五言入古，七言近晚，其體自不同也。

《早發龍巢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元帝集選》：「稍隱陽雲臺」句，此見《子虛賦》，當作「陽雲」，今本有作「雲陽」者非也。

《夜宿相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元帝詩翻以此等直致者爲佳。

《和劉上黃春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六句客，兩句主，返映生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淺而亮。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元帝集選》：「梅花任入衣」句，「任」作「乍」，是。

《和林下作妓應令詩（和昭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刻意摹林下字，屬對未甚工。

《祀伍相廟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其鑄句深穩。

《詠陽雲樓簷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帶日交簾影」語生動。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詠楊柳，諸唐人佳句甚多，然不如梁元二語有天然之致。「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二語，澹遠可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此詠樓邊柳，能與樓中人映合，是謂切題。前二，點題，風神獨絕。中四，柳與樓中人夾寫，而賓主仍清。後二，推進一層，以有意宜人作結。用「桃李」字，掩映生姿。

《五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言志眞切，無誇語。「巋屹保一城」語能述事。

《游後園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淮南子》：「日經于泉

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和彈箏人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末二句聲脆，作唐律於此等句法入，能藥俗響。

《遺武陵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不入一語，但作比義，動以至性。大佳。

《綠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作致之淺者。

《詠螢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稍有致。燈下不宜暗，雨中不宜然，螢火翻如此，故曰有致。

《春別應令四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拙，故不近。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語甚健，然并不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二：此情誠哀。

《別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瑣瑣自有致。

《玄覽賦》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梁元帝集選》：仿《西征》。

《蕩婦秋思賦》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起得超，語淺而思深故妙。又評「坐視帶長」六句，逼眞蕩婦情景，琢磨入細。又評「妾怨迴文之錦」四句：寫出幽憤意，卻是可憐。又，史稱帝不好聲色，觀此婉麗多情，余未之信。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引《織餘瑣述》云：蕙風嘗讀梁元帝《蕩婦思秋賦》，至「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呼娛而詔之曰：「此至佳之詞境也。看似平淡無奇，卻情深而意眞。求詞詞外，當於此等處得之。」

《採蓮賦》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體物瀏亮，斯爲不負。又，生撰語卻佳。以有藻飾，所以讀之不厭。又評「荇溼霑衫」二句，腴鍊。

《將歸建鄴先遣軍東下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強顏之詞，亡國之兆。

《答王僧辯等勸進令》　許槤《六朝文絜》卷二：元帝性好矯飾。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乃武帝崩，祕喪踰年，乃發凶問。狡人好語，固不足信也。又評「侯景項籍也」諸句，引古立案，搆思精而撰語隘。

《耕種令》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元帝》：梁元帝《勸農令》云：「三農務業，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又云：「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餐紅粒。不植燕頷，空候蟬鳴。」帝之文章所以潤色時務者如此。豈《載芟》、《良耜》之變者耶？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華辭尚以意運。

《鄭衆論》　許槤《六朝文絜》卷九：「鳳生」四語，寫得濃至有態，睹此光景，焉能不酸鼻痛心。又評末二句：薄以賞功，節士爲之短氣。

《職貢圖序》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三：詞足盡意，不強爲閎肆，故佳。譚獻批：立言有體，不徒浮藻。

《丹陽尹傳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雅令。

《全德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爽氣。

《忠臣傳諫爭篇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當寧有此沈痛之篇而覆亡不眴，知六朝有無本之文。悲悼感憤，寄慨在耳目之前。

《內典碑銘集林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作文與選集之理俱備。音節可誦。

《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工而入纖。

《漏刻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易盡。

《梁安寺剎下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徒事姸辭，不必立意。

《侍中吳平光侯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已開「四傑」。

《荊州放生寺碑》　《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不完。又，碎金斷錦。

《金樓子》　蕭繹《金樓子序》：余於天下爲不賤焉。竊念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韋之託人。由是年在志學，躬自搜纂，以爲一家之言。粵以凡庸，早賜茅社，祚土瀟湘，摹帷陝服，早攝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憶幌未輟，俾夜作晝，勤亦至矣。【略】若非隱淪之愚谷，是謂高陽之狂生者也。竊重管夷吾之雅談，諸葛孔明之宏論，足以言人世，足以陳政術，竊有慕焉。【略】蓋以金樓子爲文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閒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元感，儻獲見知。今纂開闢已來，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爲號，名曰金樓子，蓋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　袁裘《楓

窗小牘》卷上：「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金樓子後》：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衿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閼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父書。《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金樓子六卷》：其書於古今聞見事迹，治忽貞邪，咸爲苞載。附以議論，勸戒兼資，蓋亦雜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許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隱，成湯凡有七號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聚書、著書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所未備。惟永明以後，豔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不出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遙光一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余何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諱爾。　汪輝祖《書金樓子後》：嗚呼，文字顯晦之故，夫豈偶然也哉。往余之乞二母雙節詩於周太史書倉也，實介邵君二雲、羅君臺山。越二年丁酉，孫君遲舟入都，余又舉以相屬。己亥孟冬，余客吳興，得遲舟書，則太史贈言久託臺山郵寄；而臺山踪跡，渺不相知。浮沈之感，寤寐縈迴，將裁書以詢二雲；會二雲之族需葵至自長洲，言戊戌重九二雲北上遇臺山於吳門。臺山出周太史貽余書軸，長尺有奇，厚幾三寸，授二雲轉寄，需葵曾受其書，由武林寄余，而余未之得也。是夕遂治裝至武林求之。歷五旬又二日，而後得之於望江門外素不相識之人之手。蓋二年以來，輾轉付託，閱十有餘人。題緘之字已磨滅殆盡，不可辨識，而緘封且半敝矣。啓而讀之不惟雙節贈言無恙也，太史從《永樂大典》輯錄《金樓子》六卷，命致鮑君以文者，亦儼然在焉。齎達以文，相與忻幸久之。夫需葵與余，竝以衣食奔走，前此之不相見者幾及十年，向非邂逅吳興余即再介二雲求之太史，贈言尚可復得，而所謂《金樓子》者，勢必漸就殘佚。歲月愈深，人事遞遷，其烏從而求之，又烏從而得之。說者謂余之乞言，齋心飲涕，先靈殆呵護之。顧余則以爲太史表微闡幽之力，與以文拳拳稽古之心，實隱隱焉遙相契合。而《金樓子》之得以善本流布藝林，誠哉有數存焉。然則古今來文字之足以不朽者，其精神不可終閟，類如是矣。余聞臺山歸江右後，早遊道山，今雙節贈言，得補登集錄。而《金樓子》以文梓入叢書，豈惟需葵爲能不負二雲之託，抑臺山有知，亦且含笑地下也已。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一（同治壬申九月三十日）閱梁元帝《金樓子》：此書于《永樂大典》中掇拾而成，不免奇零斷續，其脫誤處亦甚多。元帝爲人險薄忮忍，所長不過豔詩小賦，故此書大半勦襲子史中語，間及文藝，而《立言篇》有云：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幾于病狂之言。又其《興王篇》，歷叙其父武帝之爲齊明所委任；《后妃篇》歷叙其母宣修容（云本姓石，揚州會稽上虞人，武帝賜姓阮，梁書作餘姚人。）之爲齊少帝（舊鬱林王。）始安王所寵幸；可謂不識羞恥。惟其時古書多存，偶一引用，亦足以證佐見聞。如云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自家刑國。此可證《孝經》舊本居家理下無「故」字，理治與治理，傳寫偶異耳。元行沖疏言「故」字明皇所加，信而有徵。云菁茅薪草也，《書》尊其貴，王雎野鳥也，《詩》重其辭；羊雁賤畜也，《禮》見其質，藜棘鄙木也，《易》以定刑；此足見古「贄」字祇作「質」。又如《世說》載楊氏子答孔坦夫子家禽語，此作楊子州答孔永。《晉書》載習鑿齒釋道安四海彌天之語，此作習語云：「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蓋皆以韻語取勝，截去下兩句，則無謂矣。《顏氏家訓》載江南一權貴誤讀《蜀都賦注》蹲鴟芋也爲羊字，此作王翼于宋孝武坐呼羊肉爲蹲鴟，翼即向謝超宗求觀鳳毛者。《後漢書・張奐傳》載其子猛殺刺史邯鄲商，此云漢張猛、皇甫商少而相善，爲狎既過，乃至相殺。按：《三國志・龐淯傳》注引魚豢《典略》亦作邯鄲商，則此書誤也。《四庫提要》謂《南史・徐妃傳》言元帝著《金樓子》以道其穢行，今此書無之。按：今本既非完書，而其述宣修容事有云，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釋曰：妒婦不憚破家，況復甚於此者也。所云饋人，猶今言室人，此即斥徐妃事。又《志怪篇》云，余丙申歲婚，初昏之日，風景韶和，末乃覺異，妻至門而疾風大起，折木發屋，無何而飛雪亂下，帷幔皆白，翻灑屋內，莫不縞素。至七日之時，天景恬和；無何雲翳，俄而洪濤奔流，井溷

俱溢，昏曉不分。按：此不過一雪一雨，何足爲怪，而備載之，蓋著其兆之不祥，知全書所指斥者，必尚多矣。其《雜記篇》云：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荆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眞金爲樓子者，來指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亦可爲談噱之助。至其《立言篇》云：潘岳賦云，太夫人御板輿，乘輕軒，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宴于沚，兄弟斑白，兒童稚齒，稱福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窮生，百年之內，曷由復如此矣。此則令永感之人，誦之流涕。　譚獻《復堂日記》卷五：閱《金樓子》六卷。鄂刻出於鮑氏《叢書》。鮑本傳之《永樂大典》，脫誤不完，世無足本矣。梁元所述，蓋鄉里之原人、文章之中駟。閱位餘分，不幸而爲帝王，存此書與李後主之塡詞、宋徽宗之繪事同一可哀。自謂切齒於不韋、淮南之倩人，而雜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與《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相出入，未免於稗販也。中多文語，婉約可誦，即所謂「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者已。《金樓子》紀孔翁歸語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附記於此。

傳記

《南史》卷八《梁元帝記》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略】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略】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爲鎭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略】乃開鎭西府，辟天下士。【略】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略】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碁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爲兄弟。四月剋湘州，斬譽，湘州平。【略】先是，邵陵王綸書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略】(二年)十月辛丑朔，紫雲如蓋臨江陵城。是月簡文帝崩，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江州別駕張佚率吏人，並奉牋勸進。帝固讓。【略】(承聖)元年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略】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略】(三年十一月)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十二月)【略】辛未，魏人弒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爲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鍾。【略】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略】及長好學，博極羣書。【略】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爲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略】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纘許焉。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害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偏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啓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略】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略】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還都建鄴，宗懍、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略】及魏人燒柵，賈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略】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略】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詧使以布帕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略】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

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紀事

作家逸事

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 余以九日，從上幸樂遊苑，被敕押。伏蒙敕板軍主，新從荆還，人馬器甲，震耀京輦，百姓觀者如堵牆焉。上諸子之中，特垂慈愛賜賚相接。其日賦詩，蒙賞，其晚道義被稱。左右拭目，朋友改觀。此時天高氣清，炎涼調適，千載一時矣。上謂人曰：余義如荀粲，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講，時季秋也，召登含露之閣，同時奉令者，定襄侯祇舍人庾肩吾而已。曲蒙恩宴，自夜至朝，奉玉裕之溫，入銅龍之省。曈曨日色，還想安仁之賦；徘徊月影，懸思子建之文：此又一生之至樂也。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曰：議論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荆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眞金爲樓子者來詣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應大奇巧，此則近可咍也。

又《自序》 吾小時夏日夕中，下絳紗蚊綯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卧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也。

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三五）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三《勉學》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一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疲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略】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

《南史》卷一二《梁元帝徐妃傳》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略】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略】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略】與荆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略】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色美，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略】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略】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略】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

又卷五三《梁廬陵威王續傳》 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六《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存目）

《顧對》（《太平廣記》卷一三一引） 梁元帝諱繹，母阮脩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

武平一《徐氏書記》（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 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右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 侯景篡逆，藏在書府，

平侯景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遺迹，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

《名畫記》（**《太平廣記》卷二一一引**）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具本集）。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鸛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

余知古《渚宮舊事・補遺》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榛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阼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扈義愬所造。

《續世說》　湘東王一目眇。嘗與劉諒共遊江濱，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蕭繹》（存目）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湘東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湘東爲勘語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時爲諮議參軍，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作品本事

蕭繹《金樓子》卷六《自序》　余六歲解爲詩，奉敕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

《梁書》卷五《元帝本紀》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略】（冬十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等奉表曰：「【略】伏願陛下掃地升中【略】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略】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略】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臺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略】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略】世祖答曰：「【略】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略】譙、沛未復，塋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略】班勒州郡，咸使遵承。」【略】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略】。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略】（三年十一月辛亥）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略】（十二月）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

又卷二一《蕭機傳》　（機）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略】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

又卷三四《張纘傳》　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又卷四〇《到溉傳》　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略】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略】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又卷四九《文學傳上・何遜》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顏協》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略】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略】有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又卷五一《庾承先傳》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隅陵人也。【略】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略】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漢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新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

《南史》卷三三《裴子野傳》 （子野）中大通二年卒。【略】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

又卷四四《蕭賁傳》 （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又卷五二《蕭範傳》 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吟詠其辭，作《琵琶賦》和之。

又卷五三《梁武陵王紀傳》 （大寶）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略】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略】蜀中將率日夜思歸。【略】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嶲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答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略】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賞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

又卷五四《梁始安王方略傳》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

《周書》卷四〇《顧之儀傳》 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竝稱賞其美。

又卷四八《蕭詧傳》 詧初出第，（徐）勉仍薦（蔡）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略】詧蒞襄陽，還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

徐炫《五代新說·帝王》 （簡文帝）崩。（侯）景立豫章王（蕭）棟爲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命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即位爲元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戰，爲詩曰：「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略】。」俄而城陷，被殺。

《郡國志》（《太平御覽》卷一七八引） 金河府自平城遙登臺，出渴鉢口。梁元帝《橫吹詩》曰：「朝登青陂道，暮宿白登臺。」天女神即生後魏始祖神元也。

陳懋仁《藕居士詩話》卷上 梁元帝《除夕》詩：「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戴叔倫襲曰：「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今人但知剽襲之叔倫，而不知始作之元帝，故表出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 《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又《經籍志三》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又《經籍志四》《梁元帝集》五十二卷。《梁元帝小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孝友傳》八卷，梁元帝撰。《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妍神記》十卷，梁元帝撰。

又《經籍志下》《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梁元帝集》，五十卷。《梁元帝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梁元帝《金樓子》十卷。《元帝集》五十卷。又《小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地理類》《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宋志》作《貢職圖》。

又卷三《雜家類》《金樓子》十卷，梁湘東王繹撰。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金樓子》十卷，梁元帝繹撰。書十篇，論歷代興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雜說》、《自叙》、《著書》、《聚書》，通曰「金樓子」者，在藩時自號。又《類書類》：《同姓名錄》三卷，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同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是時。

《通志・藝文略三》《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撰。《忠臣傳》二十卷，梁元帝撰。《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又《藝文略六》《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又《藝文略七》《元帝集》五十卷。《元帝小集》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金樓子》十卷，梁元帝繹世誠爲湘東王時所述也。雜記古今聞見。末一卷爲自序。又《小說家類・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梁元帝撰。有陸善經者續之至五代時。又《詩集類・梁元帝詩》，一卷，即湘東王繹。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一》《金樓子》十卷。

又《經籍考四六》《古今同姓名錄》一卷。

又《經籍考六九》《梁元帝詩》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梁元帝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補闕子》十卷，梁元帝。《研神記》十卷，蕭繹。

又卷四下《金樓子》十卷，梁元帝。

又卷五《元帝集》五十卷。《元帝小集》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金樓子》十卷。

又卷下《梁元帝詩集》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六朝詩集・梁元帝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梁元帝集》。

《棟亭書目》卷四《梁元帝集》，梁孝元帝蕭繹撰，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金樓子》六卷，梁元帝撰。

又卷四《梁元帝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尚無闕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驌撰繹史，徵採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尚頗載其遺文。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爲完備。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尚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興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謹詳加裒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其書綜括古今，兼資勸戒，所徵引者，亦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元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知不足齋本。（續錄）元至正間刊本。《說郛本》一卷。子書百種本。龍威秘書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一《雜家類一・金樓子六卷（抄本）》梁孝元皇帝撰。

《鄭堂讀書記》卷五二《雜家類一・金樓子六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梁孝元皇帝御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十卷。其書至明代漸無傳本，明人論著皆不及之。焦氏《經籍志》亦不過虛立其目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文，今館本即據以錄出，分爲六卷。凡《興王》、《箴戒》、《后妃》、《終制》、《戒子》、《聚書》、《二南五霸》、《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雜記》、《自序》十四篇，其《二南五霸》篇僅存三條，皆與《說蕃》篇同，疑《說蕃》篇中有二南五霸之事。後人因誤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觀晁氏止稱書十篇，是以此本僅存其目而刪其文焉。然晁氏惟舉《箴戒》、《立言》、《志怪》、《雜說》（即雜記）、《自叙》、《著書》、《聚書》七目，餘三篇不舉其目，僅云論歷代興亡之迹，當即指《興王》、《后妃》、《終制》、《戒子》、《說蕃》諸篇爾。皆雜記古今聞見，而于歷代盛衰，治亂，興亡之際，尤能綜括始末，以資法戒。所徵引者，亦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則更有裨于考證矣。其本書《自序》篇，止紀雜事，而不及著述，故前復有自序，序稱合纂開闢已來，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爲號，名曰《金樓子》。蓋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乃其在藩時所作，故《宋志》尚題湘東繹云。鮑淥飲從歷城周書倉（永年）得《永樂大典》輯錄本，重校付梓，末有乾隆辛丑汪龍莊（輝祖）書後。《說郛》止節錄一卷，皆是本所已具云。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一《雜家類二・金樓子六卷》 梁孝元皇帝撰。知不足齋本。前有撰書序，次目錄，凡十四篇：曰興王、曰箴戒、曰后妃、曰終制、曰戒子、曰聚書、曰二南五霸、曰說蕃、曰立言（分上、下）、曰著書、曰捷對、曰志怪、曰雜記（分上、下）、曰自序（述平生事，凡十三則，與每篇一小序者不同又是一例。）後有至正三年葉森跋。是書採自《永樂大典》有重編篇目，首卷二篇，二卷五篇，三卷一篇，四卷上、下一篇，五卷三篇，六卷二篇。次序如原目，惟各加篇，字書中有案語。乾隆四十六年鮑廷博重校刊。汪輝祖跋。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張氏《百三家集》輯本，凡賦、詔、令、敕、教、表、啓、書、檄、論、議、序、贊、銘、碑、墓誌、祭文、騷一百三十七篇，樂府二十一首，詩九十七首。（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二卷，篇數略同。）嚴氏《全梁文編》【略】有《漢書注》、《孝德傳》、《忠臣傳》、《顯忠錄》、《丹陽尹傳》、《懷舊志》、《全德志》、《研神記》、《同姓名錄》、《補闕子》、《湘東鴻烈》、《金樓子》、《玉韜》、《連山》、《洞林》各若干卷。（案：《顯忠錄》非元帝書，詳見《史部・雜傳家》）。集五十二卷、小集十卷。《南史》五十，劉毅字仲寶，隨湘東王在藩十餘年，當時文檄皆其所爲。張溥本有《秋興賦》、《臨秋賦》。今據《藝文類聚》編入《簡文帝集》。凡《春賦》、《玄覽賦》等八篇，詔七、勅四、令九、教二、表五、議一、檄一、啓二十四、書二十、論三、序十三、贊六、銘十一、碑十七、祭文三，附山水松竹格綜一百三十五篇。又《文編》卷首叙錄，曰：《梁元帝集》八卷，明閻光世《蕭梁文苑》本。（案：《唐志》有《職貢圖》一卷。本志不著錄，或在本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雜家類一・金樓子六卷》 案：袁氏《楓窗小牘》云：「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云云，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徵廟惡之，以筆抹去」，是亦足徵宋之有完書也。又譚廷獻《復堂日記》五云：「自謂切齒於不韋、淮南之倩人，而雜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與《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相出入，未免於稗販也。」【略】玉縉案：李引《提要》語蓋誤。又案：陸以湉《冷廬雜識》二云：「梁元帝於甲戌歲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樓子》，自言於丙申歲婚，則是年方九歲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計自年十四迄於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數，疑必有誤。」此說詳人所略，特錄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雜家類上・金樓子六卷》 梁孝元皇帝撰。說郛本一卷。知不足齋本。元至正間刊本。

藝文

徐勉《和元帝（去丹陽尹荊州）》（《藝文類聚》卷五〇） 敬愛良是賢，謙恭寔所務。尊賢遺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厲精思治綱。

蕭琛《和元帝詩》（《藝文類聚》卷五〇） 妙善有兼姿，羣才成大廈。奕奕工辭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

儒墨自玄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何思澄《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詩》（《梁詩》卷一五）　寂寂長信晚，雀聲喧洞房。蜘蛛網高閣，駁蘚被長廊。虛殿簾帷靜，閒階花蕊香。悠悠視日暮，還復守空牀。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藝文類聚》卷五〇）　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蔡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狸。

又《奉和湘東王應令詩二首・春宵、冬曉》（《藝文類聚》卷三二）　劉緩《雜詠和湘東王詩三首・秋夜、寒閨、冬宵》（《玉臺新詠》卷八）。

劉孝威《奉和湘東王應令詩・春宵、冬曉》（《藝文類聚》卷三二）（存目）

蕭綱《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詩紀》卷六九）　枝雲間石峰，脈水浸山岸。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又《和湘東王古意詠燭詩》（《藝文類聚》卷八〇）　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滕上，燭焰落花中。

庾肩吾《侍宴餞湘東王應令》、《侍宣猷堂宴湘東王應令》（《藝文類聚》卷二九）、《和劉明府觀湘東王畫》（《初學記》卷一二）、《奉和湘東王應令詩二首・春宵、冬曉》（《玉臺新詠》卷八）、鮑泉《奉和湘東王春日詩》（《藝文類聚》卷三）、蕭綸《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藝文類聚》卷五六）（存目）

又《戲湘東王詩》（《太平御覽》卷七四〇）　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眞有全功。

蕭紀《和湘東王夜夢應令》（《玉臺新詠》卷七）　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懸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里，賴得鴈書飛。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梁元帝緯述懷》（《秋笳集》卷六）　鄂渚樓船擁，荆門幕府開。麾軍占霸氣，拓地想雄才。風清朱鷺發，塵飛紫燕來。芙蓉依劍合，蘭葉映旗迴。別騎通明月，前驅下大雷。浮蛟三翼動，射雉兩甄催。扇憶顧榮略，笳分越石哀。幾時平日域，一爲寫雲臺。

趙文哲《荆州懷古六韻・梁元帝》（《娵隅集》卷一）　湘東文物管空斑，家國紛紜淚共潸。木主逾年虛遠載，角弓幾日忍先彎。苑車送葬何相逼，璧馬徵朝亦不還。舊苑風烟苦蕭瑟，白頭庾信賦江關。

王鳴盛《梁元帝廟行》（《西莊始存稿》卷七）（存目）

舒位《梁元帝祠》（《瓶水齋詩集》卷六）　賽社春叢字認梁，江陵城外永安坊。夢無采女中懷月，醉有徐妃半面妝。木偶申情投筆早，土囊故事引杯長。南朝金粉飄零盡，腸斷湘東一瓣香。　更誰回首望臺城，下策虛傳討賊名。入廟牲牷難供養，升天鱗爪太分明。奸雄乘間欺臣節，骨肉催殘藉寇兵。留得《哀江南》一賦，暮年蕭瑟庾蘭成。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梁元帝緯述懷》（《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笳鼓荆門震，樓船鄂渚橫。瀟湘堪飲馬，巫峽正屯兵。雍孤衛辰蓋，燕犀出子城。桃花小隊馬，蘭葉中央旌。壯士長榆塞，將軍細柳營。銅駝晉南渡，朱鷺漢西京。擊楫祖逖志，麾扇顧榮情。各厲澄清志，終看日域平。

沈　繇

《答何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亦近晚唐，作意甚刻。

何遜《別沈助教》、《與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別》（《何遜集》卷二）（存目）

顧　協

劉知幾《史通》卷一〇《內篇・雜述》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于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璅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

《南史》卷六二《顧協傳》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略】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略】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斂，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略】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又卷七二《文學傳·何思澄》 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

《梁書》卷二四《顧協傳》 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略】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略】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又卷三〇《裴子野傳》 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

又卷四〇《劉顯傳》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

又卷五〇《文學傳下·顏協》 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

《陳書》卷一九《虞荔傳》 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略】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

《隋書·經籍志三》 《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通志·藝文略六》 《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沈旋

《梁書》卷一三《沈旋傳》 （沈約）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

《南史》卷五七《沈旋傳》 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粱。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

沈趨

《南史》卷五七《沈趨傳》 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韋黯

《梁書》卷一二《韋黯傳》 （存目）

《南史》卷五八《韋黯傳》 黯字務直，性強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

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受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以故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闕之。

何遜《贈韋記室黯別》（《何遜集》卷二） 故人儻送別，停車一水東。去帆若不見，試望白雲中。促膝今何在，銜杯誰復同。水夜看初月，江晚泝歸風。無因生羽翰，千里暫排空。

紀少瑜

《月中飛螢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末一句佳。

《詠殘燈詩》 《古詩歸》卷一四：「殘燈」四句，鍾惺批：說得殘燈多情。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紀少瑜》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晋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草書，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王訓

論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度關山》有「遼水深難渡，榆關斷未通」，「胡風朝夜起，平沙不相識」；《獨不見》有「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句，並佳。

傳記

《南史》卷二二《王訓傳》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賦詩云：「且爽匡世功，蕭曹佐甿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紀事

《梁書》卷二一《王訓傳》 訓【略】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於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溫子。

又卷四一《褚翔傳》 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

陸雲公

論述

《南史》卷四八《陸雲公傳》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弈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

《梁書》卷五〇《陸雲公傳》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略】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

《陳書》卷三〇《陸瓊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碁品序》一卷，陸雲公撰。

又《經籍志四》 梁黃門郎《陸雲公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陸雲公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陸雲公集》四卷。

《通志・藝文志七》 黃門郎《陸雲公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雲公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六 嚴氏《全梁文編》：陸雲公有集十卷。《初學記》有《星賦》、《弘明集》有《御講般若經序》、《藝文類聚》有《太伯碑》，存凡三篇。

江從簡

許顗《彥周詩話》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采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而波及蓮荷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調笑有致。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荷者，何也。隱語妙絕。

《梁書》卷三六《江從簡傳》（存目）

《南史》卷六〇《江從簡傳》　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劉　緩

論　述

《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詩》　《古詩歸》卷一四：「經共」二句，鍾惺批：佳人之借重名士如此。「未嫁」二句鍾惺批：從姓名上看出嬌艷，別趣別理，難爲俗人道。「聞香」句下譚元春批：非名士不知。「夜夜」句下譚元春批：何以嬌盡，想不得。鍾惺批：尤妙在「言」字。　譚元春評：耳食者多病六朝靡綺，予謂正不能靡，不能綺耳。若使有眞靡、眞綺者，吾將急取之。蓋才人之靡綺，不在詞，而在情。此情常留于天地之間，則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墜，則世界靈活。含素抱樸，一朝而尋其根，此不易之論也。予見《名士悅傾城》一題，不覺欣欣然以爲知情者，遂筆其所見于此。鍾惺評：「悅傾城」上加「名士」二字，嚴甚。使沙叱利、黨太尉輩不敢復言好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史記》曰「或云有物言非關鬼物，自是人能爾也。」遍首妖豔之極。

《詠江南可採蓮》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麗而不浮，固當高於簡文。

《看美人摘薔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甚切薔薇，故佳。花開不同時，甫新易萎，由來作詠者多用此意。

《和晚日登樓詩》　《古詩歸》卷一四：「所以」句，譚元春批：起得無端。「正重」句，鍾惺批：「接」字妙甚。「俯巢」二句，鍾惺批：二語上句細，下句遠。譚元春批：不愁梁、陳人無此摹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極寫樓高歸鳥句，初盛唐名手始有之。

《雜詠和湘東王詩三首・寒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中二句有作意，釵影以近燈而長，語更佳。

《左右新婚詩》　《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此與泛常新婚詩不同，蓋調孌童之得妻，猶嘲其故時寵媚行徑也，細讀自知之。「小史」句，鍾惺批：用張翰《周小史》詩「如日在東」語。「桃子」句，鍾惺批：謔得妙絕。「蛾眉」句，譚元春批：「參意畫」居然聰明人。

傳　記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劉緩》　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劉緩》　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紀　事

《陳書》卷二四《周弘直傳》　弘直，【略】，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

《南史》卷三四《周弘直傳》（存目）

劉　邈

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蠶山見採桑人詩》、《見人織聊爲之詠》二首詠事，並能細肖。

《秋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五、六二句，景中固有百種

愁，故不明言，但衣不暇薰，心思無緒可見。

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卷下《青樓》 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華也。今以妓爲青樓，誤矣。梁劉邈詩曰：「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

蕭推

《梁書》卷二二《蕭推傳》 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洗馬，祕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又卷五六《侯景傳》（太清二年十一月）景又攻東府城，【略】南浦侯推是日遇害。

《南史》卷五二《蕭推傳》（存目）

又《蕭曄傳》（曄）名盛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

蕭賁

《南史》卷四四《蕭賁傳》 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愼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又卷八〇《賊臣傳・侯景》（太清三年春）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王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以爲憾，遂因事害之。

《隋書・經籍志三》《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辨林》二十卷，蕭賁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蕭賁《辨林》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六》《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二《金樓子・著書》篇《辯林》二秩，二十卷。四庫館校輯曰：案：《隋書・經籍志》、《辨林》二十卷，注：蕭賁撰。案：《金樓子・立言》篇亦有詆毀蕭賁一條，末云：本名渙，兄弟共以其儉，因呼爲賁。據《南史》，蓋以其字文奐，遂以爲名渙。亦詆毀之辭，非其事實。又《著書》篇載，奇字二帙，二十卷。金樓付蕭賁撰碑集十帙百卷、付蘭陵蕭賁撰。此《辨林》大抵亦付蕭賁撰，而獨不注，豈轉寫佚失歟？

王臺卿

論述

《奉和望同泰寺浮圖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苔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响難爲係。

《奉和往虎窟山寺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氣高體闊。

《同蕭治中十詠二首・蕩婦高樓月》《古詩歸》卷一四：「終是」二句鍾惺

批：恨甚。唐人「空床月厭人」從此脫出。譚元春批：禁月不照，禁草不生，禁花不飛，皆有情人無可奈何之詞。然語意要妙得鄭重，恐太妙，則其敝遂爲塡詞。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終是一人眠」句：苦語。

紀事

《南史》卷五二《蕭恪傳》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舊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王偉

《梁書》卷五六《侯景王偉傳論》 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搆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又《侯景傳》 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炙食之。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元帝殺王偉》 侯景之反皆其黨王偉造謀。而簡文帝則偉所親，弑者及爲元帝所獲，偉從獄中獻詩於帝。帝尚愛而欲舍之。及觀其所作檄，有「湘東一目」句，始殺之。然則殺偉以其詈己，不以其害父兄。元帝之無人心如此。

《南史》卷八〇《賊臣傳・王偉》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騫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騫慚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陽松玠《談藪》（《太平御覽》卷三六七） 潁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偉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北齊書》卷三《文襄紀》 （武定五年正月）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八月）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略】。景報書【略】。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一《紕漏》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嗷是。」衆聞咸笑之。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存目）

江　禄

《南史》卷三六《江禄傳》　禄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陵威王續代爲荆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恨。禄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作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絜皐木人賦》、《敗船詠》，並以自喻。

徐　防

《賦得蝶依草應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　使事翻入，則即事爲情，不爲事使矣。

徐君蒨

《初春攜內人行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七：　中四語少陵爲近，惜起句率。

《共內人夜坐守歲詩》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蒨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挑喜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南史》卷一五《徐君蒨傳》　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朱　超 朱超道

《別席中兵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筆致疏率，齊、梁人不著鉛華則往往如此，中唐人所能至者，亦此而已。中唐人但得六代率筆，便自翊起六代之衰，亦不知量也。且此詩首尾只是一情，更不論新數舊，唐人處此則又必添之繞。煩簡純駁之分，定當誰勝，耳食者可以思未？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　敷詞不縟，言情正深。

《夜泊巴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景眞。

《歲晚沈疴詩》　《古詩歸》卷一四「空與月俱明」句，譚元春批：　空中明與月明，是一是兩，細思之，幻人，慧人。鍾惺批：　靜中眞境，心口間偶獲之，不知所以。「葉飛」句，譚元春批：「林失影」妙。不以爲纖。「寧敢」句，譚元春批：　如沈休文病表。

《賦得鴈子行未歸詩》　《古詩歸》卷一四「坐樓」二句，譚元春批：　十字多少無聊。　鍾惺評：　不讀此則唐人「閨中少婦」一首爲創調矣。「挑朱」句，鍾惺批：「一向」字好。

《舟中望月詩》　《古詩歸》卷一四「大江」二句，譚元春批：　此句不曾說向

月，月之神情在此。鍾惺批：盧照鄰《詠史》詩：「誰知孤舟上，寂寂無四鄰。」語意似出此。然盧詠李、郭同舟事，寫其情之孤嚴，而此語狀其景之曠遠。詩固有法同意異者。「遠近」句，鍾惺批：「必」字妙。「入風」二句，鍾惺批：累甚。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六《月隨人》：朱超《舟中望月詩》【略】截去後四句方有神氣。否則舉體拖沓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少陵何當直用之句本超迴。

《詠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後四語尖傷之極。

《隋書・經籍志四》　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朱超爵里無考。又曰：朱超、朱超道、朱越各詩集所載名多互見，疑是一人之作。今從詩彙併載，而于各題下仍分注本名，以俟考訂。朱超有《采蓮曲》、《贈王僧辯詩》、《夜泊巴陵詩》、《對雨詩》、《咏同心芙蓉》、《舟中望月》、《咏孤石》、《咏貧》、《詠剪綵花》、《城上烏》、《獨棲鳥》，凡十一篇。朱超道有《別劉孝先》、《別席中兵詩》、《歲晚沈疴詩》、《和元帝懷荆楚詩》、《咏鏡》，凡五篇。又題朱越、朱超道者，有《蕩子行未歸》一篇。案：此叙於蕭欣、甄玄成之間，似亦在後梁官中書舍人者。

王氏　衛敬瑜妻

《連理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未免有揚詡之意。然貞烈人有此鐵石心腸，亦不能不傲然自矜也。凡此皆是一點正性，不當以學問語參看。「妾心」句批：「感木」字合來亦古，妙在用「妾」字鄭重。

《孤燕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由中之言。使作咏物詩，便不能有此斬截聲口。「故人」句批：「恩義」二字從禽鳥看出便深。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五：截耳之節，悲烈千古。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貞潔語出以和婉，愈能感人。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上二，就燕賦燕。下二，推原其意以自比也。情至者始能持禮，讀之感人。

《南史》卷七四《孝義下・衛敬瑜妻王》　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腳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　王氏，衛敬瑜妻，灞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王守制養姑舅。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鷙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之臂，如告別然。王氏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以詩。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灞水之上。雍州刺史晋昌侯藻嘉其美節，乃題其門曰：「精義衛婦之門。」或曰：「敬瑜妻名姚玉京。」或又曰：「玉京即姚氏之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孤燕詩》：「昔時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戴暠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戴暠不知何許人，其《縱軍行》宏碩豐饒，《度關山》暢美調叶，「馬銜苜蓿葉，劍瑩鵾鵜膏。」「山頭看月近，草上知風急」句尤卓卓。

《從軍行》　楊慎《刺閨》（《升菴集》卷七〇）：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邊騎犯銅鞮。」刺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鷄人司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蹌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焦竑《焦氏筆乘》卷四《刺閨》：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

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刺閨》：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余觀唐鄭錫《出塞曲》云：「不使軍書夜刺閨。」則與此注同意。然楊升庵引《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又是穴門以入，非投刺之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有儁句。風勁，故旗脆。「脆」字新。

《車馬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裁成不迫促，正使曲終盡三嘆之致。

《度關山》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度關山》：《關山》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天地間，人爲貴」，言人君當自勤勞，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若梁戴暠云：「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暠詩意。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三《樹如薺》：《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李鏡遠

《蝶蝶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寫得飄忽，甚肖蝶。

車　敹

《隴頭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其言激昂。

王　樞

《古意應蕭信武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輕俊。

《至烏林村見採桑者因有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流動。

湯僧濟

《詠渫井得金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輕颺有姿。

鄧　鏗

《和陰梁州雜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楚楚情眞。

《月夜閨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三、四能寫眼前之景，此所謂以直率得之，唐人反不逮也。

聞人倩

《春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網應是罘罳六句縹緲。

甄　固

《奉和世子春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自然情深。

惠慕道士

《犯虜將逃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倉猝中語能鮮秀若此。五、六句不倫，然有致。

庾成師

《遠期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得書」二語，入情。

王金珠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子夜四時歌》　諸歌情欵本妙，然於《清商曲辭》覺又另是一格。清商曲情思警敏，在則亂處艷動得妙。此卻以用言處求整也。

《子夜四時歌・春歌三首》一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折得」二句批：「待」字、「迎」字，皆從無情處生有情，妙在「折得」二字、「共」字耳。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春心鬱如此」句批：　鬱如此，幽怨人。擺脫不開處。

又三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俱作」二句批：「雙思」、「同心」字著「俱作」、「共奏」字，隱映微宛。

又《夏歌二首》一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　甚質甚俚。盡露親密之意。卻復委曲貼體，不至跟蹌疎鄙。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風吹」二句批：　二語似忿似謔，似喜似悲。

又《秋歌二首》一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勞情桂杵側」句批：「勞情」二字，看來亦細。「朱顏潤紅粉」二句批：「潤」字、「光」字，俱有思理。尤妙在「光玉石」三字，合得幽淡。「光玉石」妙，「玉石光」便不妙矣。可悟用字順逆法。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衣羅始覺輕」句批：　摹寫輕盈體態，只將紈綺忖量出來，覺「嬌無力」等語皆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秋日四至分明。

又《冬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懷情入夜月」句：　忽然作想，有此佳句，再想便不成想矣。「含笑出朝雲」句：「出」、「入」字如此用亦妙。

《子夜變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但歌」句批：「但歌繞不去」，儘是下句矣，不必更說盡。

《上聲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　出口甚文，亦甚慧，覺其性情亦甚溫雅，非專事調笑艷動者也。　「花色過桃杏」句批：「花」、「過」二字語態宛約。「名歌」二句批：　甚覺自負。其自負處在多「含笑」二字，不在「非下里」三字。

《歡聞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心如玉池蓮」句批：「心如」二字用得反生。

《歡聞變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　全用漢廣章興意，然其文意亦爽。（「識得音」）三字直而冷，激而動。

《阿子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　飢食渴飲，了不相關，正與人無患與人無爭也。何處着「可憐」兩字，於此深思，覺其中有一段說不盡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　落落不近。

《丁督護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　情貌古厚，有段說不出處。「轗軻」，有不平意。

《團扇郎》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上三句繳「團扇」字，止以一句宕下，總由一「任」字着力耳。「嬌聲任意發」句批：「發」字，便知非故作情態也。

包明月

《前溪歌》 徐燉《徐氏筆精》卷二《單情》：今人有單相思、雙相思之語。不知梁宮人包明月者，作《前溪歌》云：「單情何時雙？」古人已先得矣。《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此歌情款本妙，而「前窗」諸本多作「窗前」，苦其不叶，今楊用修所訂改之。「當曙」句，譚元春批：兼「當曙」與「未曙」，妙甚。若只言曙有何生趣。「抱被嘆」鍾惺批：三字難堪。「單情何時雙」句，鍾惺批：「單情」字妙甚。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憶我懷中儂」句批：「懷中儂」，痴甚。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淫女念所與私者。言天將曙未曙，百鳥啼於窗前，此時抱被而嘆，深憶心中之情人，安得不單而成雙也。齊、梁習俗儼同鄭、衛，國安得不日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生傷獨絕。起二句景中情盡。

沈滿願 范靖妻

論述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王昭君歎二首》評 二詩只須如此，已復情緒慘然。深一層未必能怨。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沈滿願《昭君歎》云：「千金買蟬髻，百萬寫蛾眉。」其詞便娟善媚。第毛延壽長安人，今云「洛陽師」，非也。《詠燈》「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是紀少瑜詩，妄人謬以屬沈，妄人又改其《詠竹火籠作》，以爲諷士之富貴失節者，宋頭巾惡識可憎。增損古人以愚後學，尤可惡也。

《王昭君歎二首》一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早信」句批：「早信」二字甚有怒意。「千金」二句批：「千金」、「百萬」，罵盡當時一班無恥貨賂人。「蟬鬢」、「蛾眉」，瑣細如見。皆從癡情中想出。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游子」句批：自諒游子，女人聲口如此。

《挾琴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躇躕顧盼，寫盡羞澀之狀。細心如此，嬌痴如此。「逶迤」句批：「逶迤」二字，情飾得妙。

《映水曲》 鍾惺《古詩歸》卷六：冶容自好，絕去綺靡之習。幽情細語，宛轉生憐。讀其詩覺幽旨溫文，不欲以嬌艷自名，然正不能不名之爲嬌艷也。「輕鬢」句批：「覺」字入想靈動。「萍開」句批：如何有此生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三《映水曲》：范靖同妻沈滿願坐後園觀灑翠池，又上洗心亭，共索筆硯爲《映水曲》。沈先成曰：「輕鬢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靖奇之，不復敢作。按：滿願詩雜見於諸集，靖亦從無和之者。（滿願，隱侯孫女，靖，或作「靜」。）

《登樓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無深意，亦似偶然說來語。

《越城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即閒閒說去，覺憂思耿然。「別怨」句批：此句使人不忍讀。「願假」句批：「願假」二字，哀怨中癡情。

《晨風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息旅」句批：「息旅」二字有羈愁勞頓意。「臨路」二句批：有「臨路」二字，方見「揮袂沾巾」之苦。「飈流」句批：「勁潤」寫飄勢入神。「山高」二句批：情煩語亂，有無限推就之意。偶然想到說出，不覺淚下。「中心煢煢」四句批：極窘極曲，恍惚中體貼如此。

《綵毫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此亦閨怨詩。因寄書寫怨，托於綵毫，故新其題也。前二，以秋景引入思君，即點清相去之遠。三、四，叙空閨冷况，又就夜說。五、六，以奏曲陪出寄書。七、八，就書意醒出離居之悵，疏題清晰。此種詩，古意已漓，只作好律詩讀可也。

《戲蕭娘詩》 鍾惺《古詩歸》卷六：細玩八句中有「戲」字，意在若作莊重。詩即有此蹁躚，未必如此狎褻也。「想像」句批：「想像見」只從帷帳作想，曲而媚。「清晨」二句批：「清晨」、「向晚」，娓娓如見。「託意」句批：

自矜自喜不在「風流」二字，而在「託意」二字。胸懷翻動，舉止狂逞，形容得出。　張佩綸《論閨秀詩二十四首》一一（《澗于集》詩四）：瘦沈文因佐命尊，畫堂尚有作詩孫；翦除聲病歸風雅，應悔蕭娘戲筆存。（沈滿願，沈約孫女也，其《戲贈蕭娘》一詩，近於纖狎。）

《詠燈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羅幃」句批：「歸」字有情，在「羅幃」二字上見。「水檻」句批：此句不說「燈」字，已明明是矣。咏物詩必如此不即不離，方覺情想俱到。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就題平叙，自有意致。

《詠五彩竹火籠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五《沈氏竹火籠詩》：陳范靜妻沈滿願《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略】。」此詩言外之意，以諷士之以富貴改節者，即孟子所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爲之」者，而含蓄蘊藉如此。「徒悲」、「豈念」四字，尤見其意，上薄《風》、《雅》，下掩唐人矣。宋人稱李易安「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以爲婦人有此大議論，然太淺露。比之沈氏此詩，當在門牆之外矣。又，《千里面譚》卷下：詠物如此工緻，且有規諷，唐人及此亦罕矣。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平衍無俗態，然駿駿乎近時庸套矣。

《詠步搖花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剪荷」二句批：上句有思致，此句太直。「蛾眉」句批：此句尚有秀處，雖平調自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八《步搖》：《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釋名》曰：「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沈滿願詩「珠花蒙翡翠，寶葉間金瓊」，得其形製。羅虬詩「粧成渾欲認前朝，金鳳雙釵逐步搖。未必慕容宮裏伴，舞風歌月勝纖腰」，寫其風神。

〔附〕**《詠殘燈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一作紀少瑜詩，然不似男子口氣。蓋女人偶然成語，謂之爲詩。若男子語如此，亦算不得作一首詩也。「纔得」句批：說得殘燈多情。

《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覽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有怨氣，無歡情。凄風苦雨，讀之淚下。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范靖妻《沈滿願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七》　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范妻《沈滿願集》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按，《唐書・藝文志》有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樂府》及《玉臺新詠》所載有《昭君歎》二首，又《挾琴歌》、《映水曲》、《登樓曲》、《越城曲》、《晨風行》、《戲繡》、《詠殘燈》、《詠五采竹火籠》、《詠步搖花》存凡十一首。（又，《品藻篇》引《詩話補遺》稱陳范靜妻沈滿願，以爲陳人。而馮氏仍編于梁代之末。）

陳

周弘正

論　述

《還草堂尋處士弟詩》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陳詩之近質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結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四，以中年故舊凋零。爲弟在題前反跌。中四，正叙還堂，而堂已非昔，遞入尋弟，羨其舊館依然。後二，總收，找句增色。

《入武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典切。

《看新婚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新婚》：劉瑗《咏新婚詩》「琴聲妾曾聽，桃子壻經分。」以奔女、狡童作對，固已奇矣。周弘正《看新婚詩》：「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竟以一妓一奴爲配，所謂秦晉、潘楊者，竟安在哉。六朝人物凡閨情院體，每每以倡樓、蕩子比興，眞是習氣使然，不自知其卑下耳。昌黎所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當以此類歸之。

《名都一何綺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作者固自有意，乃借古題咏時事也。前六句，爲褒爲貶，令人不覺。章末雖一直道出，猶似別有所云而不絞切。梁、陳之間能如此諷諫者，晨星矣。唐、宋則又不然，以章疏入諷咏，殊無詩理。

《隴頭送征客詩》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初唐五言絕之佳者。

《於長安詠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此是俱不得稻粱之饜也，語故有慨。

《奏記晉安王》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周弘正》：梁昭明死，晉安爲儲貳，周弘正以司義郎奏記請讓于昭明子，其詞謂，「撝謙之象，起于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于堯、舜禪授」；「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自後世概之，可謂言人之所難矣。夫議論固惟人所開，而當時亦未聞有以爲驚衆異俗者，蓋猶可以言也。流言無止，雖致亂之大患；正論不通，誠害治之深憂；若盡壅遏向下，極有未易言者。

傳記

《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存目）

《南史》卷三四《周弘正傳》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以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略】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復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敕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詔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談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敕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荊、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荊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閒，密諫還丹陽甚

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並勸還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闇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還，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

紀事

《周書》卷三一《韋夏傳》 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夏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夏，談謔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夏至賓館，夏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莊子內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又《經籍志四》 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周弘正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周弘正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弘正集》二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曰：周弘正仕梁入陳，宣帝時爲尚書右僕射，今存詩十三篇。

釋曇瑗

《遊故苑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不意《黍離》之悲乃在方外。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二《明律上・陳楊都光宅寺釋曇瑗傳》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略】(宣帝)以瑗爲國之僧正，令住光宅。【略】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坰，同遊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飈慘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略】有勑依法焚之，爲立白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剔集八卷，見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四》 陳沙門《釋瑗集》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沙門《曇瑗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曇瑗集》六卷。
《通志・藝文略八》 釋《曇瑗集》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略】今存此一首。（案：即與洪偃同游故苑詩篇。） 嚴氏《全陳文編》釋曇瑗有集六卷。《廣弘明集》有瑗《答津律師書》、《與梁朝士書》各一篇。

周弘直

論述

《陳書》卷二四《周弘直傳》（存目）
《南史》卷三四《周弘直傳》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粗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

紀事

《南史》卷七一《張譏傳》 （譏）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

沈炯

論述

綜論

劉師知《侍中沈府君序集》（《藝文類聚》卷五五）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才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朅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醻，屯險驟更，懽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帷扆，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購。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落花春風，數鶯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陳書》卷一九《沈炯傳論》 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

《南史》卷六九《沈炯傳論》　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

張燮《七十二家集・沈侍中集引》（卷首）　沈初明《勸進》三表，足使越石却步，孝穆齊鑣，何其壯也。梁祚既傾，播遷北指，文靡留草，慮才見羈，通天臺上章漢武帝，可謂精誠之感，視陸士龍上《漢高頌表》，蓋情殊而文匹焉。《還魂》之賦，悲喜駢集，幸而不作《哀江南》也。古人以陳情請歸養者，世但知李令伯之事祖母劉，而不知有初明之事母劉及叔母江。辭旨懇到，差足連類。至天子優詔褒答，遂使馮親入舍，荀母從官，家典朝榮，咸躋異數，則遭逢又過令伯矣。傳謂恭子有集二十卷，及考劉師知爲恭子作序，却是西還所著，名爲後集。今存者如許，大較從前之作爲多，丹穴一毛，何適其非異綵乎？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沈侍中集》　文人顛沛，若沈初明者，其眞窮乎。年齒知命，位僅邑長，遭亂執節，瀕死幸生，梁元進討，賊景東奔，可冀苟安，猶不免殺妻子，屠昆季。非張儉之亡命，類李陵之無家，悲哉一身，不復望振。播竄西魏，再入新朝。高文寵貴，寄以干城，遲頓五十，而收榮晚路，窮而變，變而通，即功名猶然哉。勸進三表，長聲慷慨，絕近劉越石，陳情辛宛，又有李令伯風，至爲陳太傅讓表，義正辭壯，即阮嗣宗《上晉王箋》，曷加焉。恭子隽才，雅慕忠孝，冒危履險，情深指哀，過殷墟而箕子涕，睹風木而吾丘泣，所處然也。行經通天臺，上表漢武，亦雀臺，雍丘，憑弔常事，何至發夢帝宮，還身故壤。鄧晨有云：「忠信感靈。」其事異，其志悲矣。存詩頗少，詠十二神尤驚創體，亦戲謔類耳。江南文體，入陳更衰，非徐僕射、沈侍中，代無作者。乃故崎嶇其遇，俾光祠苑，斯文之際，天豈無意乎？

分論

《獨酌謠》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略】」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沈炯《獨酌謠》惡甚，妄人取之，眞榮枯莩沈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放浪自得。

《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情眞，雖率不可廢。

《離合詩贈江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閑居自樂。離合、「樂」字佳。

《建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不難於湊此十二字，喜其直述眞情，激昂悲痛。

《從遊天中寺應令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弘整。

《爲我彈鳴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自述所感，可謂僕本恨人。《遊明慶寺》有「馴鳥逐飯磬，狎獸繞禪牀」句，佳。

《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陳思歸意》　徐煒《徐氏筆精》卷二《金盌》：《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注杜者謂「欲避玉魚，故改作金，曲爲掩護耳。金玉兩物安可通用耶？《焦氏筆乘》載，盧克金盌事，足破諸注之妄。

《駢體文鈔》卷三一譚獻批：文外獨絕。又，當指梁武帝。　許槤《六朝文絜》卷五：漢武闢疆開宇，宏拓郡縣，厥功甚偉。而後世以神仙征伐之事，概沒其蹟。獨此文可稱知己。

《爲王僧辯等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駢體文鈔》卷一三譚獻批：初明高朗。悲深迫蹙甚于越石，而文體遜其俊雄。

又《第三表》　《駢體文鈔》卷一三譚獻批：聲清于徐，氣疏于庾。彌雋彌薄，文章可覘世運。

《爲陳太傅讓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快馬入陣，故是霸才。

《（陳）武帝哀策文》　《駢體文鈔》卷五譚獻批：矯矯自異。初明朗秀如珠光玉潔。敘禪讓語含婉諷，語語清綺。

傳記

《陳書》卷一九《沈炯傳》 沈炯字禮明，【略】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

《南史》卷六九《沈炯傳》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爲當時所重。仕梁爲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略】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曰：「【略】」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沈初明》 沈炯字初明，《陳書》作禮明，同一毛板，二者不同。何氏焯云當作「禮」。

紀事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 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略】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

又卷三四《文學傳·許亨》 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

《南史》卷七一《儒林傳·顧越》 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陳《沈炯後集》十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陳《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沈炯前集》六卷。 《後集》十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 《沈炯集》七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沈炯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炯集》七卷。 《沈炯後集》十三卷。

《棟亭書目》卷四 《沈侍中集》，陳沈炯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沈炯集》十卷，《沈炯後集》十卷。 張氏《百三家·沈侍中集》輯本【略】。凡賦、表、啓、書、銘、碑、哀策文、祭文、盟文，二十二篇，樂府二篇、詩十六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數同。） 嚴氏《全陳文編》，沈炯有前集七卷，後集十三卷。今存《歸魂賦》、《幽庭賦》各一篇，表九篇，書、記、銘、哀策文、碑

文、盟文、祭文各一篇，凡十八篇。又曰：張溥誤取《文苑英華》書二首，又誤取《梁書・王僧辯傳》之啟二首，編入《沈炯集》並無據也。

藝文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沈侍中炯自傷》（《秋笳集》卷六） 中郎來北海，班生返玉蘭。舊京方改步，行子已凋顏。花疑狼望雪，樹隔隴頭烟。猶驚鳴鏑騎，空拊大刀環。澤葵棲廢井，衰楊望故山。甲帳空零落，金輿遂不還。悠悠建鄴水，徒自送潺湲。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沈侍中炯自傷》（《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蘇武悲殊域，崔駰憶舊鄉。中原異曩昔，行子意摧傷。狼望花疑雪，龍堆月似霜。金輿怨蕭瑟，玉殿動悽愴。鶯花廢苑舊，燕麥故宮荒。井邑空遺蹟，河山弔夕陽。通天臺下客，祇自怨興亡。

沈衆

《陳書》卷一八《沈衆傳》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略】於吳中賜死，時年五十六。

《南史》卷五七《沈衆傳》 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剋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虞寄

《南史》卷六九《虞寄傳》 寄字次安，少聰敏。【略】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略】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鄙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略】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略】」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略】文帝尋勑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略】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略】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略】所制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陳書》卷一九《虞寄傳》（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略】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賈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略】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釋惠標

《詠山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小有作意。

《陳書》卷一九《虞寄傳》　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又卷三五《陳寶應傳》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才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略】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略】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略】。昭達既剋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隋書・經籍志四》《陳沙門釋標集》二卷（當作釋慧標）。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曰：釋惠標涉獵有文思，陳寶應反，以預謀坐誅。今存《詠山》、《詠水》、《詠孤石》、《贈陳寶應詩》四篇六首。

釋洪偃

論　述

《遊古苑詩》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秋風」二句，結得勁峭有力。

《登吳昇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中自有懷「川原」二句。「獨遊」二句，栖寄不近。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寮坐引筆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樹高」句，有作意。「石苔」二句，生新味，末四句其亦有感。

傳　記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七《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偃》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略】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厝閑雅，詞吐抑揚。【略】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尋緗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迴出，壯思雲飛，英詞錦

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儁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飢相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眄泉石，又冠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略】」遂汎浪巖峰，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略】」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略】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敕令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眞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頃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略】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略】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略】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略】偃始自離俗，迄于還化，唯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纊，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儁尚之封于秘閣。

《隋書・經籍志四》　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

《通志・藝文略八》　《釋洪偃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二　《釋洪偃集》八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略】今存《游故苑》等詩，凡三篇。

張種

《陳書》卷二一《張種傳》　張種【略】吳郡人也。【略】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于種曰：「臣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庭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

又卷二四《文學傳・許亨》（存目）

《南史》卷三一《張種傳》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略】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稱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又卷七一《儒林傳・顧越》　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

徐陵

論述

綜論

李昶《答徐陵書》(《文苑英華》卷六七九) 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辨訓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已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

《陳書》卷二六《徐陵傳論》 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

《南史》卷六二《徐陵傳論》 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

魚豢《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五引) 齊主嘗問於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豔。」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陳書・徐陵》 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遂爲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曆以前，皆用其體，變滅不盡者，猶爲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徐陵之作，如魚油龍罽，列堞明霞，輝燿丰茸，文彩溢目，非頓載之言詎得見此。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陳文人徐陵稱首。陵父摛爲梁左衛率，時庾肩吾掌管記。陵及肩吾子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既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陵在梁日，王僧辯等《勸進元帝表》乃其所撰。三四讀轉轉可人，蓋四六中絕有體制者也。略云：「自氛氳混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川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峭、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躬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翦)〔箭〕。」「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荆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帝覽表展轉久之，乃即位於江陵。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徐孝穆清簡寡欲，氣局深遠，而《烏棲》、《雜曲》艷絕一時，豈時尚使然耶？觀《玉臺集》，徐於此興復不淺矣。《春情》、《山齋》二首，平仄俱調，眞作排律。《春情》猶是陳格，《山齋》質雅似唐，恨兩用「有」「無」字。「朔氣凌疎木，江風送上潮」。「攜琴就竹篠，酌酒勸梧桐」，俱唐律句。「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襲用之。

張燮《七十二家集・徐僕射集序》 徐孝穆，麟來天上，鳳集左肩。方其在梁，既著國華，爰標宮體。迨夫紆廻戎馬，竟佐陳氏維新之朝，秉憲凜彼國章，典銓綜其名實。委玉而齊聲禮，咸歸詳定；授鉞而烹掠寇，亦預知人；匪惟宗工，實孚元老。回視剖符望縣，彈文脩郤于孝儀；奉使間關上書，見羈于遵彥。何虞晚暮遂際風雲，自致勳名，竟騰霄漢哉。陳氏有大手筆，皆孝穆起草，且前後撰述最推雄富。史稱其每一文出，傳寫成誦，遂被華夷。其後喪亂耗失，存者尚三十卷。明興以來，世無《孝穆集》。余爲採取，合成一編，較史所載僅三之一耳。每見夫掇皮成潤，徹骨皆靈，婉語欲飛，悲語欲絕。峻處則千尋青壁，變處則百脉奔流。蓋梅香桃艷競載毫端，日朗霞明均呈眉際，此孝穆之自爲高壇，非曹起者可幾也。嘗聞藏珠之鳥，身紺翼丹，每翔舞吐珠累斛，仙人拾以飾裳。世有得孝穆碎珠，用以自飾者，雖不能仙，亦足以豪矣。若乃御物不矜，遷官善讓，後進賴其借羽，每奬飈流，親黨仗以救饑，時傾月俸。文士浮薄之態，至孝穆而全消焉。故因論世拈出之，以告世之讀君集者。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徐僕射集》 陳世祖時，安成王任威福，徐孝穆爲御史中丞，彈之下殿。高宗議北伐，孝穆舉吳明徹大將，裴忌副之，克淮南數十州地。周昌強諫，張華知人，殆有兼稱，非徒以太史之辭，干將之筆，豪翊東海也。評徐詩者云，如魚油龍罽，列堞明霞，比擬文字，形象亦然。迺余讀其《勸進元帝表》，與代貞陽侯數書，感慨興亡，聲淚並發，至羈旅篇牘，親朋報章，蘇、李悲歌。猶見遺則，代馬越鳥，能不悽然。然夫三代以前，文無聲偶，八音自諧，司馬子長所謂鏗鏘鼓舞也。浸淫六季，制句切響，千英萬傑，莫能跳脫，所可自異者，死生氣別耳。歷觀駢體，前有江任，後有庾、徐，皆以生氣見高，遂稱俊物，他家學步壽陵，菁華先竭，猶責細腰以善舞，余竊憂其餓死也。《玉臺》一序，與《九錫》並美，天上石麟，青睛慧相，亦何所不可哉。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五 徐陵氣韻高迥，不煩組練，文采自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孝穆樂府風華老練，殆兼李、杜之長矣。而五言殊不稱。何也。又，徐孝穆詩，其佳者，如五陵年少走馬花間，縱送自如，迴身流盼，都復可人。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二〇《詩文》 錄徐陵《出自薊北門行》及《裴讓之公館讌酬南使》。徐陵二詩，不獨見彼時鄰交，而南北詞調風氣何其均也。（自記。）

黃子雲《野鴻詩的》 孝穆筆下有奇氣，往往多警拔句，堪與水部伯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徐孝穆集箋注六卷》 陳徐陵撰。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陳書》本傳稱其緝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歐陽頠傳多誤》 頠本無德政，史家多溢美。徐陵有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既稱頠爲兇徒，又有《與章司空昭達書》稱頠之子紇爲殘兇，力詆其一門濟惡，而《德政碑》則頠在廣州時陵爲作也，文人自相矛盾如此。

戴森《論詩絕句》二（《萬首論詩絕句》） 枚叔文章能創格，猶傳七與五言詩。珊瑚架筆麒麟種，省識河梁句後時。

高靜《讀徐孝穆集》（《萬首論詩絕句》） 九錫重沿潘勳章，也曾雲鳳夢徵祥。吉光片羽《鴛鴦賦》，配得荷開水殿香。　金圖玉鏡山河改，得送貞陽返國驂。可惜蘭成擅詞賦，空教江北望江南。

羅惇衍《徐陵》（《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夢裏翩翩鳳彩斑，石麟底事降人間。集成新詠臺名玉，賦就宮詞筆架珊。冢宰待懲流品濫，將軍欣奏凱歌還。能令魏國知寒暑，主客多言亦汗顏。

分　論

《中婦織流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起句先作致。「數孀」三語頗悉織理，語亦雅。結四句流逸。

《出自薊北門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屢戰」二句，警。「天雲」二句，奇。「濆土」、「接繩」，字新。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巧句。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借古題自吐壯懷，與鮑參軍同意。前二，點題，長望獨愁，就黃昏說，總領得勢。中六，則就望中景寫胸中愁，既切薊北，又切黃昏。「天雲」十字，精警。後四，轉出濟亂建功本旨，自許作結。

《隴頭水》（別塗鑾千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句並蒼嶮生動，極似少陵。

《折楊柳》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孝穆于詩，疏宕以成其韻度，納之古詩中則如落日餘光，置之近體中則如春晴始且矣。近體之視古詩，高下難易，于此可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流宕。「春還應共見」，用意妙。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春還應共見」句，總承見法。

《關山月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高、岑何得有此開爽悲健？故云：春晴始且。唐人正在秋冬之間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三《關山月》：徐孝穆《關山月》二首，其一曰：「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李太白五言佳境俱從此出，不止似陰鏗已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竟是少陵詩之佳者，情旨深，節奏老。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起四句詠月，有生致。

《洛陽道二首》一 袁褧《黃谷瑣譚》卷四：徐陵詩「潘郎車欲滿，無奈擲花何。」潘安仁擲果盈車，而謂「擲花」，亦用事之病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

選》卷二九：太白亦不能句句如此華亮。偶作「擲花」亦復何礙。

《梅花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詠落花，安能得此三、四秀句。

《烏樓曲二首》二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永夜追歡，淫樂已極，而意若不足，厭苦雞鳴，此已幾於不能自制。而託意猶雅，其與形容褻慢之意自是懸殊。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從「打殺長鳴雞」一首脫出。

《雜曲》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徐陵《雜曲》曰：「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指張麗華而言。是時陳後主最寵麗華，此奉諛之辭爾。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七《流蘇》：流蘇者，乃盤綾繡繪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所謂「雜綵爲同心，垂垂若流蘇」也。《前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爲幃帳之懸，自晉以後始也。又析羽曰流蘇。摯虞云：「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晉書》「割流蘇爲馬帴。」《南都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注：「蒲梢，汗血馬也。言取華殿蒲梢之馬，而以流蘇五采爲馬飾也。」騷殺，飄揚貌。又，《石頭百姓歌》云「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焦仲卿妻》云「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則不止幃帳間所懸，而且飾旌又飾馬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張星」句，是爲麗華作結，四語新豔。

《長相思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妖豔。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鄙褻語，正妙。

又二 《古詩歸》卷一五「恒啼」句，譚元春批：「不洩」二字，寫得女郎機警。 鍾惺評：「一洩」便淺，「不洩」是深字意。然直將「深」字解「不洩」字不得。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言人之相思唯春最甚，是以夢中悲咽，不能爲情，正爲此時煙柳飛花，遊絲滿徑，衷情自不能禁耳。然北人之視洛花即如南人之於隴雪，其得見之難，蓋彼此共之矣。併人之思我，亦盡形容，宛如面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低徊之情百詠不已。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前五句極言思之深，後四句言思而不見之苦。春色關情，所思及遠夢中之悲，淚不能發洩，身雖暫起，而聲猶咽住。顧安得一見以寫我憂乎？視彼柳絮散而能聚，遊絲斷而復結，而人生一別欲見仍難，如洛陽花之不易得見。但我之不得見君，猶君之不得見我，彼此人之于落花，亦猶南人之于隴雪云爾。調苦思深，有雅人之逸致。

《走筆戲書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長門、長信之情語極輕倩。

《春晴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排律在大曆以上率煩重堅確，大曆以下稍爲疏宕，又多郎當敷衍，密者如啓如贊，疏者如論如說，風雅之道，墜失無遺。盡唐一代，能如此高朗冲秀有餘韻者，千不得一二，何況宋人？唐之不逮陳、隋，猶宋之不逮唐也。陳子昂、韓退之倔強標榜，將烏豆換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樂以瞽人。悲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秀句迥出。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新豔動人。

《山齋詩》 《古詩歸》卷一五「懸鏡」句，譚元春批：「壓」字即東行以壓其氣，「壓」字妙于用意。鍾惺批：沈、宋妙句。 鍾惺評：全首排律，比唐太宗等作反覺響些、潔些、活些、熟些。六朝詩至此，雖欲不爲唐不可得矣。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桃源鶴嶠，昔已擅名。我之所覓，亦惟積雪無塵之處也。既得勝地，始構茅齋，披經壓魅，齋中事也。棲遲既久，歲月俱忘，永絕人境，又焉辨爲漢，爲秦、齊、梁。語雖浸薄，微有古意，至此則全是唐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宋人排律有極意學此者，時復一似，乃必閑枝亂葉橫出其中，不得如其純朗。「山寒微有雪」，率爾道出森秀，唯韋蘇州得有此句，亦由蘇州薄流俗而食古者厚也。唐人蔑古自作者，夢亦不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唐人雅構。又，「懸鏡」句，異。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全首似排律，惟後一解只兩句。古詩體格日漸移換，而至六朝。六朝詩至此又不得不爲唐矣。首言賓客往來，全無俗人，而山石清幽，徑齋新巧，境之神異，山吐其靈，但見水樹經年，雲霞盡絕。欲辨今之是漢是秦，而不得也。

《侍宴詩》 陸游《初夏》五（《劍南詩稿》卷三二）：古來江左多佳句，夏淺勝春最可人。（「夏淺卻勝春」，徐陵詩也。）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三韻好詩。 《古詩歸》卷一五「何時」句，鍾惺批：從幽活中說出靈幻。「臨翫」句譚元春批：只言山池影子，寄想便不近。「雲生」二句，譚元春批：惟題是山池，故對結反覺有趣，不以爲板。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起意縹緲，末二句致在「對戶」、「入欄」四字。

《山池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梁、陳恒調。

《別毛永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此生人作死別，固難爲懷，起二句近。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　似達愈悲，孝穆集中不易多得。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　此別毛先歸賦贈之作。前四，望其歸振羽儀而恐己先歸之，老病不能久待，點出「別」字，已是黯然。後四，竟就彼歸己死，透筆實摹收住，覺一切生離苦語，皆屬膚浮矣。孝穆詩多華縟少眞意，若此者僅見也。

《秋日別庾正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三、四是初唐佳句，而「江風送上潮」尤警拔。

《新亭送別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中四句有作意。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　唐律之佳者。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詩》　《古詩歸》卷一五鍾惺批：　情癡題。「倡人」四句，譚元春批：　閨閣細事，妙。鍾惺批：　便是有望。「光惟」句，譚元春批：「光」字弔脚用，氣便孤高。　鍾惺評：　閨中有望，「望」字全是一片歡趣。着惆悵、離別等語事不得。

《詠織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三、四頗得織理。

《內園逐涼》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高朗如此，耳食者必謂非陳、隋之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直坐」句，大健。結甚佳，目無一人。

《春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細熨無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中四句並琢。

《奉和簡文帝山齋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二《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闕。句並可摘玩。

《鴛鴦賦》　《山谷內集詩注》卷七《睡鴨》任淵注：　徐陵《鴛鴦賦》曰：「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山谷非蹈襲者，以徐語弱，故爲點竄以示學者爾。至其末語，用意尤深，非徐所及。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

《文帝登祚遣皇太后詔》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徐僕射集選》：　此可謂頌不忘規。

《陳公九錫文》　徐炫《五代新說》（宛委山堂本《說郛》弓五四）：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徐僕射集選》：　橫使才情而不知其醜。　《駢體文鈔》卷七譚獻批：　遂爲臺閣文字濫觴，尚有生氣，後人不能。霸先崛起，功績炳如，臚陳事實尚非出于夸飾。文于元茂，便似晉帖唐臨。又，生氣不減。

《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三：　領至誠相感意起，彼我兼到，點致書之由。「執事不聞之乎」以下諸句：　入正文先自叙國亂，援古以見厄運之乘聖世不免極善措辭。「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　以下八節皆破其稽留不遣之話端。首節破彼何所投身之說，專主湘東是遣使之主。二節破彼途梗無從之說。三節破彼衛遣煩難之說。前三節皆破其飾詞。（「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下二節乃破其的旨。六節破其以舊釁懷疑，言今是通好之使。釋憾已久，不同兵交，使在之日，尚涉猜嫌。七節折彼之留我，是假恩情；而我之被留，乃眞陷阱。八節折其景死方遣，直是永不放歸矣。萬一景戮無期，則身當客死耶？（「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此段收歸本身，以大義至情動之。「夫四聰不達」以下諸句：　諷楊僕射不能勸主遣發。又，梁武貪非己有，啟釁強鄰。湘東承制討賊，狐疑內蒐，遂使使臣淹困，幾於發口召尤。而此文乃搜駭情形，回環彼我，洋洋洒洒，泉涌雲興，直令得書者惟憂向盡，自然意銷，眞辯才也。《陳書》本傳特載是篇。綜厥全集，斷推第一，信六代之勃澥，初唐之先河。　孫梅《四六叢話》卷一七：　徐孝穆《與楊僕射書》，議論曲折，情詞相赴，氣盛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不意駢儷有此奇觀。至末段，聲情激越、頓挫、低徊，尤神來之筆。　《駢體文鈔》卷一九譚獻批：　沾溉千載有如創獲。古人之格自我而變，後人之法自我而開，文章氣力至此正不必以皮相論矣。又，精靈。

《與王僧辯書》　《駢體文鈔》卷一九：　孝穆文驚彩奇藻，搖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又譚獻批：　吐音高亮。徐、庾出而大變六朝之體勢，比于詩家之沈、宋。又，顏魯公書，力透紙背。

《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駢體文鈔》卷一九：　往復數書此最文質相

宜，當于事理。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徐僕射集選》：「乃云邦家有乂」，「乃云」疑作「仍云」。

《答周處士宏讓書》《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調笑中文氣排宕。

《與李那書》《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從容抒寫，神骨甚清。

《報尹義尚書》《駢體文鈔》卷一九譚獻批：　辭意相發，句法變化，皆足沾溉後來。又，後半多訛缺。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徐僕射集選》：所陳十利，多是俗情。此見六朝虛憍之習。

《玉臺新詠序》　陳仁錫《古文奇賞》卷一四：　繡口錦心，又香又艷。文士浪稱才情，顧此應愧。《玉臺新詠》吳兆宜箋註引王逸《九思》：「登太乙兮玉臺。」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許槤《六朝文絜》卷八：　駢語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謂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爲聲偶兼到之作。鍊格鍊詞，綺綰繡錯，幾於赤城千里霞矣。　又，評「其人也」以下一段：　名妃淑媛，聲妓孽妾，搜奇抉奧，了了若數指上螺蚊。　評「南都石黛」四句：　黛痕欲滴，脂暈微烘。如汰膩妝而出靚面。　評「驚鸞冶袖」四句：　態冶思柔，香濃骨豔，飄飄乎恐留僊裙捉不住矣。　評「雖非圖畫」諸句：　自五陵豪族至此，總爲佳麗，如彼一語，極意形容。　評「琉璃硯匣」八句：　拭硯抽毫，駢花儷葉，有才如此，那得不令人羨極生妒邪？　評「輕身無力」諸句：　叙作詩之由，靈折不窮。　評「三臺妙迹」諸句：　紙醉金迷，鮮華朗映，唐人惟王子安有此雕飾。　評「至如青牛帳裏」四句：　摹儗入骨。　評「方當開茲縹帙」諸句：　當令西子、南盛，滌几奉席，安得青琴絳樹，拂卷抽緗。《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　無字不工，四六之上駟，峭蒨麗密。

《丹陽上膚路碑》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撰詞頗雋蔚。其文曰：「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日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兕赤鴈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鵲始轉，必具籠筐；秋蜂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後蜀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　袍帶氣漸重，而後來燕、許方以此名家。又，碑志之文以徐爲正，庾爲變，孝穆骨勝，子山情勝。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駢體文鈔》卷二三譚獻批：　章法有淺深，賓主可翫。

《長干寺衆食碑》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徐僕射集選》：　所用佛典皆精切，衆食足爲使事之法。

傳記

碑志

江總《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七）　耕耘書囿，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繡揚，辭奔太史，筆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採，絕域遐深。市朝遷貿，陵谷相侵。形寄玉績，多宜攀附。高排閶闔，鬱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序爲家。隴愁宿霧，松悲閑鳥；地迥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旐。嘯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代之銷亡。冀鐫石於玄冢，留清風於故鄉。

傳狀

《陳書》卷二六《徐陵傳》（存目）

《南史》卷六二《徐陵傳》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

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己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蕭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陵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陵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宣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蕃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略】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道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紀事

《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存目）

《陳書》卷二一《張種傳》　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庭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

又卷二七《姚察傳》　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竝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略】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又卷三四《文學傳・許亨》　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又《陰鏗》　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醼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醼，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南史》卷四八《陸瓊傳》　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略】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及除司徒左西掾。

又卷五〇《庾肩吾傳》（存目）

又卷六一《陳暄傳》　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天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劉知幾《史通》卷九《內篇・覈才》　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

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陳郊廟歌辭》三卷，并錄。徐陵撰。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文府》七卷，徐陵撰，宗道寧注。《徐陵集》三十卷。《六代詩集鈔》四卷，徐陵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徐陵《文府》七卷，宗道寧注。

又《藝文志四》《徐陵集》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一》《徐陵文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八》　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徐孝穆集》一卷。陳太子太傅東海徐陵孝穆撰。本傳稱其文喪亂散失，存者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徐孝穆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徐陵詩》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徐陵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陵集》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徐陵集》一卷。

《棟亭書目》卷四　《陳僕射集》，陳徐陵撰，一卷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徐孝穆集箋注六卷〈陳徐陵撰〉》　國朝吳兆宜注。《隋書・經籍志》載陵集本三十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略】其集舊無注釋。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箋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爲補緝，以成是編。其中可與史事相證者，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省注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案：集中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有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爲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特《通鑑》但書其本官，竝非舛錯。胡三省未考陵書，未免曲爲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譌。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也。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竝傳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徐孝穆集箋注六卷》　陳徐陵撰，國朝吳兆宜箋注。較庾信集箋注稍略，似乎未成之本，然亦有足備參考者。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徐陵《孝穆全集》六卷。吳江吳兆宜箋注。郯人，摛子，初仕梁，後歸于陳，官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謚曰章。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徐孝穆集》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徐陵

筆集》十卷、《徐陵集》三十卷。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十四篇，詩二十二篇。　張氏《百三家・徐僕射集》輯本【略】所輯文凡八十二篇，樂府詩三十六篇。　嚴氏《全陳文編》曰：今本陵集有《陳武帝即位詔》、《陳武帝下州郡璽書》、《陳武帝即位告天文》，並見《武紀》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文。今存《鴛鴦賦》、《詔九錫文》、《禪位策》、《禪位璽》、表、議、啓、書、移文、檄文、《玉臺新詠序》、頌、銘、哀、策、墓誌、德政碑、佛寺碑、法師碑，凡七十九篇，編爲六卷。又文編卷首叙錄曰：《徐陵集》四卷，明人纂輯本。

《藏園群書題記・漢魏六朝別集類・校明鈔徐孝穆集書後》　前日邢君詹亭出示新收各書，其中有《孝穆集》寫本，余已別記之矣。余以《徐集》向無舊本，因乞暫假一校。迨攜歸後取張溥本手校，並以屠隆本、張燮本合參之，乃知其佳勝處不第如兎牀所舉也。其最甚者如：《皇太子臨辟雍頌》「儀天以文」、「以」字下脫「行三善，儷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凡二十字，正爲一行。今本乃綴合「儀天以文」爲句，其義殊難索解。故吳顯令箋於此句下亦不能爲之注釋也。其它異字，如《鴛鴦賦》「孤鶩對鏡」不作「照鏡」，《勸進元帝表》「握圖執鉞」不作「乘鉞」，「望紫極而長號」不作「行號」，「如貔如獸」不作「非貔非虎」，《玉臺新詠序》末句「無或譏焉」不作「麗矣香奩」，要皆可取，而爲它本所無者。惟版心「文漪堂」三字不能考定爲誰氏，審其字迹，要是明末時風氣，附記於此，以諗當代博聞君子。甲戌三月清明前三日，藏園記。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徐孝穆文集七卷》（陳徐陵撰），明寫本，九行二十字，竹紙藍格，版心上方有「文漪堂」三字。前錄本傳，每卷題陳剡人徐陵孝穆著，卷一樂府詩賦，卷二詔、表、啓，卷三、四、五書，卷六書、序、檄、移文、銘、頌，卷七碑銘、哀策、墓誌。歷藏吳寫、唐翰題、吳重憙家。【略】吳、唐二氏手跋錄後：「乙巳仲冬購得澉浦畢乾三叟遺書十數種，孝穆集其一也，時距其歿未匝月也，可勝浩歎！此書以舊鈔故收之，當取刊本校勘。」「四元畏寺剎下銘刻本未見。（百三名家本。）」「是條槎客先生手記，晚年手筆也，未入題跋記。鶴安。」按：徐孝穆集向無舊刻傳世，相傳以張紹和七十二家本爲較古，分卷爲十，張天如本則僅一卷，近時吳注本又作六卷，皆非原書三十卷之舊。蓋傳本乃後人由他書纂輯而成，其卷第初無定例。此本分作七卷，其編次亦與各本不同，未知何據。第校其文字，實視二張本皆優，如勸進梁元帝表一篇中改訂至數十字，咸爲佳勝，知其所出之源必較古也。至四元畏寺剎下銘不特爲百三家本所逸，即七十二家本亦不收，斯眞天壤間之奇秘，彌可寶矣。銘文錄後：「四元畏寺剎下銘　皇帝升乾行於九五，闢世界於三千，神人開錦石之山，小國獻栴檀之柱，乃命將作，修成梵宮，複殿重軒，凌霄負漢。慈訓宮朝文母，協送方祇，鍾愛東平，更踰燕后。若夫外家問訊，遙欵緣構，御者衣服，曾無綵線，咸傾寶飾，用構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辭曰：寶蓋王子，金輪託生，皇家茂戚，抑有齊名。業永餘潤，災風所驚，徒悲馬角，孰獻鷄鳴。柰苑初築，庵園重成，金臺日麗，玉殿雲平。梵衆朝禮，天歌夜清，蜂疑畫壁，雀避彫楹。福履斯大，皇基永禎，衆生不盡，寶剎無傾。」（甲戌二月見，邢贊亭藏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徐僕射集十卷》　陳徐陵撰。附錄一卷。明天啓元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徐孝穆文集七卷》。陳徐陵撰。明文漪堂寫本，藍格，九行二十字，版心上方有「文漪堂」三字。有吳寫、唐翰題跋。邢君之襄藏。余嘗借校于張燮本上，皇太子臨雍頌補脫文一行二十字，勸進梁元帝表改訂數十字，又四無畏寺剎下銘爲諸刊本所無，在傳世諸本中較勝。然徐集三十卷古本不傳，現存諸本均屬後人輯成，孰爲近古，亦莫可究詰矣。　〔補〕《徐僕射集一卷》。陳徐陵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徐孝穆集十卷》。陳徐陵撰，明屠隆評。明萬曆間屠隆刊徐庾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眉上有評語。本書卷首徐陵名下題「明東海屠隆評」。前有屠氏序。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　又《徐孝穆集箋注六卷》。陳徐陵撰，國朝吳兆宜箋注。百三家本，一卷無注。　揚州吳氏刻本。　〔補〕《徐孝穆全集六卷》。陳徐陵撰，清吳兆宜箋注。清揚州吳氏刊本，十行二十字。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徐孝穆集七卷》。陳徐陵撰，明文漪堂抄本，吳寫、唐翰題、傅增湘跋，一冊，九行二十字，藍格白口，四周單邊。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徐孝穆集箋注六卷》　明姚士粦《見只編》卷上云：「漢魏六朝文集，今所見者惟十餘集，其他如固安鄭錦衣所緝《揚子雲集》，吾友劉少彝所緝《徐陵集》，皆近出也。」姚氏所言鄭錦衣緝《揚子雲集》者，蓋即《四庫》據以著錄之《揚集》。《提要》謂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取《太

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詩文合編爲六卷之本也。今此集《提要》亦謂是後人從類書採掇而成，殆必即劉少彝所編無疑，而《提要》不言爲劉所編，豈原書無編輯者姓名歟？俟更考之。少彝始末不詳，士奔第言其與胡應麟爲甥舅耳。

藝文

裴讓之《公館讌酬南使徐陵詩》（《藝文類聚》卷五三） 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摧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何曼才《爲徐陵傷妾》（《玉臺新詠》卷一〇） 遲遲衫掩淚，憫憫恨縈胸。無復專房日，猶望下山逢。

庾信《寄徐陵》（《庾子山集注》卷六）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徐僕射陵春情》（《秋笳集》卷六） 春歸嚴氣解，草長豔陽還。銀箭傳遲日，香籌減薄寒。蟬扇迎風淺，羅衣入晚單。纖柳分黃約，倡桃學錦檀。年芳窓際度，花勝鏡中看。殷勤懷蕙草，留取寄蘭干。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徐僕射陵春情》（《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暄回薄寒減，晝長春困降。草長蘼蕪邨，水落芙蓉江。蛺蝶上玫瑰，蜻蜓窺畫窗。池鏡落花照，風簾來燕雙。香痕冷金鴨，燈穟消銀缸。搴芳惜日暮，何處採春茫。

雜録

陽松玠《談藪》（《太平廣記》卷二四六）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和者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敦煌本《侯白》（《啓顏錄》） 徐陵時年七十五，復有一人問曰：「徐常侍年幾？」徐陵又即答：「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徐陵誤用左氏傳》 《博雅錄》云：李百藥父與友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爲奇童。按：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注：「鄅國，今琅琊開陽縣。」又傳「六月鄅人籍稻」注：「其君自行籍稻。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蓋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孝穆誤籍爲刈，百藥知其出處猶未及正，其訛謬也。

陸山才

論述

《刻吳閶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凜凜有生氣。

傳記

《陳書》卷一八《陸山才傳》 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

《南史》卷六八《陸山才傳》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略】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禽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紀事

《南史》卷六四《張彪傳》　張彪不知何許人也。【略】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舉義，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略】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略】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嚴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敎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曒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孔奐

論述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論》　奐審諤在公，英飆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孔奐》　孔奐謂江總「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肯以爲詹事。奐時爲吏部尚書，益知蔡廓所言「不爲徐干木署紙尾」；蓋吏部得專選事，乃後世宰相之職，執論不行。宰相職事，日以卑下，并與其才識皆失，然則治道否故雖人主子弟求三公，亦可塞不通，豈足怪也。

傳記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略】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

《南史》卷二七《孔奐傳》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

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略】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略】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略】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略】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略】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紀事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許亨》 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焉。

《南史》卷六〇《許亨傳》（存目）

又卷七一《儒林傳·顧越》 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

藝文

江總《詒孔中丞奐詩》（《文苑英華》卷二四七） 我行五嶺表，辭卿二十年。聞鶯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寀，亟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二毛。步出東郊望，心游江海上。遇物便今古，何爲不惆悵。初晴原野〔開〕，宿雨潤條枚。叢花曙後發，一鳥霧中來。淹留蘭蕙苑，吟嘯芳菲晚。忘懷靜躁間，自覺風塵遠，白社聊可依，青山乍採薇。鍾茅乃得性，語默豈同歸。

徐伯陽

論述

《日出東南隅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別以閒處生致，故佳。

傳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 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略】(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佳賞。【略】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紀事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 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文會詩》三卷，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文會詩集》四卷，徐伯陽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

祖孫登

《紫騮馬》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生。

《宮殿名登高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披香、明光綴入，有致。《詠風》有「帶葉俱吟樹，將花共舞空」句，俱佳。

《詠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五、六尖秀。

《詠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稍能生新。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岑之敬

《折楊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中四句有致。

《烏棲曲》 《古詩歸》卷一五「當壚」句，譚元春批：「晚」字淫。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月之照花以興當壚之艷，此眞一顧千金，橫陳於前者也。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岑之敬》 （太建）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岑之敬》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每忌日營齋，必躬自灑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陳叔寶《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賦六韻以次成篇詩（座有張式、陸瓊、顧野王、陸琢、岑之敬等五人上）》（《古詩紀》卷九八） 園開簪帶合，亭迥春芳過。鶯度遊絲斷，風駛落花多。峰幽來鳥囀，洲橫擁浪波。歌聲初出牖，舞影乍侵柯。面玉同釵玉，衣羅異草羅。既悅弦筒暢，復歡文酒和。

顧野王

論述

《芳樹》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四《顧野王芳樹詩》：「上林通建章，雜樹徧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逕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詠芳樹，而中四句用桃、梅、桂、柳，不覺其冗。若宋人則以爲忌矣。在古人則多多益善，與宗懍《春望》詩相似。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六句平叙，末兩句出意即收，煉格完美，自非小生豎孺所知。楊用修云：中四句用梅、柳、桃、桂，與宗懍《春望》詩相似。若宋人則以爲忌矣。嗚呼。宋人之以傲六代者此而已矣。則亦何足挂用修齒頰邪？

《陽春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華縟。

《豔歌行三首》一 徐陵《徐氏筆精》卷二《羅塵》：羅塵，羅襪之塵也。顧野王《豔歌行》「羅塵笑洛妃」，又云「豈知洛渚羅塵步」，新奇可愛。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促節曼聲。

傳記

《陳書》卷三〇《顧野王傳》 （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

《南史》卷六九《顧野王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略】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略】陳天嘉中，敕補撰史

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許嵩《建康實錄》卷二〇 太建十二年庚子六月【略】，黃門侍郎顧野王卒，年六十二。

紀事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太建初，（察）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略】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略】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恆蒙賞激。

《南史》卷四二《蕭愷傳》 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

又《經籍志四》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陳書》三卷，顧野王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

又《藝文志二》 顧野王《輿地志》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傳記類下》 《符瑞圖》十卷，顧野王撰。 《瑞應圖》十卷，顧野王撰。

《通志・藝文略三》 《符瑞圖》十卷，陳顧野王撰。起三代，止梁武。又，《符瑞圖目》一卷，顧野王撰。

又《藝文略四》 《輿地志》三十卷，顧野王撰。 《十國都城記》十卷，顧野王撰。

又《藝文略八》 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 《瑞應圖》十卷。不著名氏。案：《唐志》有孫柔之《瑞應圖記》、熊理《瑞應圖譜》各三卷，（案：《唐書・藝文志》作熊理《瑞應圖讀》三卷。）顧野王《符瑞圖》十卷，又《祥瑞圖》十卷。今此書名與孫、熊同，而卷數與顧合，意其野王書也。其間亦多援孫氏以爲注。《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定著爲野王。又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未知果野王否？又云或題王昌齡。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爲孫柔之，其爲昌齡或不可知，而此書多引孫氏，則決非柔之矣。又恐李氏書別一家也。

《宋史・藝文志四》 顧野王《符瑞圖》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陳書》三卷，顧野王。 《十國都城記》十卷，顧野王。

又卷五 《顧野王集》十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〇 《祥瑞記》三卷，不著撰人。案舊新《新志・雜家》有顧野王《祥瑞圖》十卷，疑即是書，而不具其圖者。（又疑此爲《齊書・祥瑞志》之所本，在蘇偘、庾溫二家之外者，或亦出於沈隱侯爲符瑞之餘。）

又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顧野王有《羅敷行》、《芳樹》、《有所思》、《隴頭水》、《長安道》、《陽春歌》、《豔歌行》七篇，凡九首。 嚴氏《全陳文編》顧野王有集十九卷。今存《舞影賦》、《箏賦》、《笙賦》、《拂塵篠賦》、《上呈玉篇啓》、《玉篇序》、《虎邱山序》凡七篇。

藝文

江總《在陳旦解酲共哭顧舍人詩》（《文苑英華》卷三〇二） 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堦荒鄭公草，戶閉董生帷。人隨暮

槿落，客共晚鶯悲。年髮兩如此，傷心詎幾時。

陳叔寶《七夕宴玄圃各賦五韻詩（座有顧野王、陸琢、姚察等四人上）》（《詩紀》卷九八） 殿深炎氣少，日落夜風清。月小看針暗，雲開見縷明。絲調聽魚出，吹響間蟬聲。度更銀燭盡，陶暑玉卮盈。星津雖可望，詎得似人情。

張堯同《嘉禾百詠·讀書堆》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張憲《顧野王讀書堆》（《玉笥集》卷八） 昔聞野王宅，今上讀書堆。篁行最深處，菊花時自開。天風響鐘磬，海氣接樓臺。回首陳梁事，悲歌付一杯。

高啓《顧野王墓》（《高青丘集》卷一六）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與讀書堆，離離總秋草。

屠隆《顧野王讀書堆》（《白榆集·詩集》卷四） 希馮秀巖穴，高韻掩詩賢。香挹花間露，清分竹裏煙。春莎平墓道，秋雨漲湖田。颯颯長林下，黃狐飲澗泉。

雜録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嘉興府》 顧野王讀書堆，在海鹽縣東顧亭湖，即今寶雲寺。

范成大《吳郡志》卷三九《塚墓》 顧野王墓在楞伽山下，近越耒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横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徐燉《徐氏筆精》卷五《顧野王宅》 顧野王舊宅在建寧東觀。有道士題詩云：「天上歸來鬢已皤，故山涼月在松蘿。自傳一曲《廣陵散》，幾見桑田生白波。」正德庚辰，改觀爲建安學宮，桑田之歎其先讖與。

《明一統志》卷九《松江府》 顧野王祠在寶雲寺東，五代晋時寺僧感夢。一日於舊寺基水際，得古斷碑云：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遂立像建祠。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五《讀書臺》 顧野王讀書臺，一在林亭，一在檇李之雙溪橋後，一在海寧縣之峽口山。

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九《陵墓·陳黄門侍郎顧野王墓》 案：《吳地記》顧野王墓在横山東平陸。横山，今在吳郡西南十八里。《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横，故名横山。顧炎武詩序亦以爲在今蘇州府吳縣横山之東越來溪上。今三吳顧氏皆其後也。

江　總

論　述

綜　論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論》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

《南史》卷三六《江總傳論》 總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總持才情差亞文通，而淵博殊遠。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江總（字總持）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樂府七言，調多不純，語更綺豔。後主狎客十人，而詩則總持爲勝。

又 江總七言四句有《怨詩》二篇，調雖合律，而語仍綺豔，下至隋煬帝亦然。（上源於庾信七言四句，轉進至王、盧、駱三子七言四句。）

馮復京《説詩補遺》卷四 江尚書總詩，如《東飛伯勞》、《雜曲》首篇，《梅花落》，七言《閨怨》、《内殿新詩》、《姬人怨》、《姬人怨服散》，極輕華之致，固是狎客本色。《游栖霞》一首，獨質雅。「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烟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句皆矯健。《遇長安使寄裴尚書》，亦別爲一調。《九日行薇山亭》是唐好絶句。「霞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烟」、「風窗開石竇，月牖拂霜

松」、「卧藤新接戶，欹石久成堦」、「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佳勝霏霏，一時名公顧光祿野王、傅著作縡之屬，皆當避席。「傷逝空帳臨窗掩，孤燈向壁然情思」，惻愴而氣象頹颯，似晚唐。

張燮《七十二家集・江令君集序》　江總持父紑，爲梁代純孝。總持躬歷數朝，與波下上。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其然乎？杜子美詩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世儒謂子美豈不知江之閱陳及隋，乃系之爲梁，謂是一字之誅。余謂子美亂離未歸，偶借總持避亂還家而發，事屬梁季，故系之梁江總耳。總持在梁，原非要地，國破崎嶇，幸不爲北人所擒，久而入陳，不足多過，凡陳之累累進賢，誰非梁彥，子美軍以爲總訾耶？獨總於後主身都輔弼，歡騰魚水；而隋師之入，無能捐軀爲殉，係籍開府，至開皇十四年乃殂，脆漏幾何，不能爲總持解耳。史又稱君臣昏亂，目爲總罪。余意猶復未爾，彼以麗冶之才，事婉戀之主，聲韻所鍾，因相契洽，尚未至魏收之狗鬬、柳晉之造像，而長日精神盡耗之文義，又非若他細人之招權而納賄也。國小時危，不能匡救，諾諾因人，敗乃公事，則誠有之。大率總持經濟既非所長，道誼雅無足采。惟是秉性和柔。自媚於上。至乃文心妍秀蔚彼墨莊，未宜以「輕艷」二字槩相抹殺。輕艷，不猶愈於陳腐哉。旃蒙赤奮若，紹和張燮識于金陵。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江令君集》　後主狎客，江總持居首，國亡主辱，竟逃明刑，開府隋朝，眉壽無恙，春秋惡佞人，有厚福若是者哉。自叙官陳以來，流俗怨憎，群小威福，摧黜繇命，識者笑其言跡乖謬。及考之史書，後庭荒宴，罪薄五鬼，自矜淡漠，豈猶任質之談邪。六宮謝章，美人應令，豔歌側篇，傳誦禁庭。餘則山寺穹碑，法師龕石，標記禪悅，寂不聞有廟堂典議，關其筆札。所謂韋彪樞機，李固斗極，其宴居則何如也。序云：「未賞逢迎一物，干預一事。」又云：「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文人高致，或是貶俗，其如社稷何？後主即不道，非有商辛之惡也；總持即不肖，不若飛廉惡來也；文昌政本，與時低昂，朝晏夜遊，太康無儆，即其恬淡，亡國有餘矣。齊、梁以來，華虛成風，士大夫輕君臣而工文墨，高談法王，脫略名節，雞足鷲頭，適爲朝秦暮楚者地耳。梁有江總，隋有裴矩，後唐有馮道，三人皆醮婦所羞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江總自梁入陳，其詩猶有梁人餘氣。至陳之末，纖靡極矣。

又《古詩鏡》卷二七　江總麗藻時聞，語多新穎，獨妖啼鬼哭絕類後主，所謂亡國之徵於斯可驗。又，江總巧而帖。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怨詩二首》評　以歌行體爲之，自是本色。雖有偶句，終不凝滯。謂五言絕句絕四句律詩猶可，使絕半截七言律作絕句，乃以半截死蛇耳。七言小詩如一枝兩枝柳，通體皆似腰肢方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江總》　江總持詩特有清氣，校張正見大殊。其與後主酬唱詩翻不多見，大抵入隋後作一往悲長。　江總持詩如梧桐秋月、金井綠陰之間，自饒涼氣。

又《別袁州二首》評　並以疊字見致。

王士禛《阮亭古詩選・五言詩・凡例》　總持流品，視徐未宜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江總持(總)徐孝穆(陵)詩如怖敵小兒，可牀下伏。

黃子雲《野鴻詩的》　總持高於見賾者在流宕，而不足之處，又在逐句作意，有妨義理。飛卿師之，亦坐此病。

顧光旭《讀陳書》(《響泉集詩》卷一)　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何人爲此語，狎客侍臨春。可憐江總持，爲樂非雎麟。遂令陳後主，破國殉妃嬪。

蔣敦復《江令宅》(《嘯古堂詩集》卷七)　總持遺宅枕寒潮，璚樹笙歌更寂寥。身與美人辭後主，天教狎客住南朝。江山紅粉家何在？花月青溪淚不銷。徐庾文章都健筆，可憐亡國鬢蕭蕭。

梁章鉅《退庵隨筆》引汪韓門曰　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玄賦》系詞，其肇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轉歌》)，「來時向月別姮娥」(《新入姬人應令》)二句無韻，此在唐以前者。

羅惇衍《江總》(《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謝安昔已稱安石，江總今還喚總持。文才妙得昌黎賞，(平仄不黏，唐人七律每有此法。如杜工部《詠宋玉詩》「悵望千秋」一聯，亦是也。)名字連惟小杜隨。國有三妃無一士，朝輕七策重千巵。章華微秩猶強諫，未向臨春抗疏詞。

唐仁壽《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六(《萬首論詩絕句》)　齊梁宮體劇風

流，《玉樹》歌殘處處秋。江令歸來頭白盡，不曾著句已生愁。（唐人多尊江總。杜云：「遠愧梁江總。」韓云：「久欽江總文才妙。」然詩在唐時，存亦無多，計歸來便輟筆矣。）

譚獻《古詩錄序》（《復堂類稿》卷一） 陳之詩蕩而不反矣，而江總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摯。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一六（《蒿菴類稿》） 瓊枝璧月夜迢迢，狎客分箋酒未銷。今日後庭凋玉樹，空餘樂府殿南朝。

分論

《折楊柳》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〇《張說詩》：江總《折楊柳》【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輕而亮。

《關山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翻只寫情，使月皆愁。

《洛陽道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使古字典雅。

《怨詩二首》一 楊慎《升菴詩話》卷四《江總怨詩》：「採桑歸路河流深，憶昔相期柏樹林。奈許新縑傷妾意，無由故劍動君心。」六朝之詩，多是樂府，絕句之體未純，然高妙奇麗，良不可及。泝流而不窮其源，可乎？故特取數首於卷首，庶乎免於賣花擔上看桃李之誚矣。古樂府「下山逢故夫」詩曰：「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故劍，用干將、莫邪雌雄二劍離而復合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使事工巧。

又二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陳江總《怨歌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按：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

《芳樹》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輕颺有致。

《雜曲三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末二句雋，以倒押「花照戶」三字佳。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語語搖曳而出。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妖豔無比。《詩乘》以爲意義不貫，欲分作三首，前二首各有闕文。非必爾。文雖不緊承，意何常不貫。

《梅花落》（臘月正月早驚春）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歷亂出入，如晴風卷雲，斷虹帶雨。李白《聽鶯》、岑參《白雪》皆其支裔也。

《宛轉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故能纏綿，漸覓對仗，以新雋見長。

《長相思二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爲此調者恆苦遣句，遒急則入俚，與塡詞亡別矣，如江作有云「征夫去遠芳音滅」，純乎其爲《羅江怨》、《醉扶歸》，豈復得入樂府？此篇心有密理，筆有忍勢。艷而不俗，方可不愧作者。

《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垂文布藻，五色相宣，既該物色，復精秩序。

《侍宴玄武觀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意巧詞妍，每顧玄武湖功多而累寡。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華贍。《三日侍宴宣遊堂曲水》有「樹動丹樓出」句，《贈洗馬袁朗別》有「露浸山扉月」句，並佳。

《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巧雋。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用字大有權力，逼出好景好句，排律之技盡矣。或疑唐人排律。必不如此結殺，不知此乃五言一綫，近體無此則入于俗。唐人正不能爾爾，非高過之也。

《秋日遊昆明池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織處寫成河」，此正詩家作用，推敲得活。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有起有結，亦似自相呼應。排律之體成而詩變極矣。「終南」一聯，大極遠而細入微，聲偶得此，雄視千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已有佳句，結意遠。

《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總時在廣，疑降隋而失勢矣。埋劍避弓，危懼已極，焉免顏鬢之如蓬耶？主數易而宦興不衰，信是貪祿之尤者。

《詒孔中丞奐》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此流寓嶺南時作。自侯景亂至陳宣帝立二十年，總以文帝天嘉四年徵才。十六年云二十年，舉成數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應是入隋後作。稍自言情。

《贈賀左丞蕭舍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中多寄慨。「江南」二句，有古風。

《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合浦葉》：江總《寄裴尚書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按：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永初五年，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術士盛廉說其休徵，或謂光武中興之兆。略見劉欣期《交州記》。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翻以極清極淡見眞情。

《別南海賓化侯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斷山」四句，景中有情語並悲亮。「平海若無流」句異，更佳。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詩》 《古詩歸》卷一五「尋山」句，譚元春批：讀五字知此公，所以昵情山水之故。鍾惺批：「靜」字是山水之情。「涵流動」句，鍾惺批：三字說塔妙。「志遠」句，鍾惺批：句幽奧似廬山諸道人語。又評：二語游得有本領。「不願」句，鍾惺批：忽入敗興語。

《入龍丘巖精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蒼秀，其意固悲。

《明慶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情見乎詞，末四句不勝酸楚。

《入攝山樓霞寺詩》 《古詩歸》卷一五：（序）「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鍾惺批：直敘中成章法。「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譚元春批：暢、不暢各有妙情。「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拜禮」，鍾惺批：看他變法。「棲神」句，譚元春批：靜者事，靜者語，後游愈入微。「率製」二句，鍾惺批：「即目」三字是遊山作記妙訣。若必欲以一詩一文，盡山水之蘊，則呆矣。「俾後來賞者，知予山志。」譚元春批：「山志」字簡妙。鍾惺批：數游只此一詩，製題甚妙，可法。（詩）「歲華」二句，鍾惺批：四游皆冬，一語包盡。「嚴枯」二字，盡冬之神。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此慕山林禪寂，不遂所志而作。心雖清潔，齒實晚暮，時逐川馳，身爲世縛，可嘆可悲。況當冬暮來遊，物俱凋謝，猶濟八水而臨四衢，以觀此山之靈妙，其景之棲絕。寺之荒涼，種種在目。是跡與僧齊，心將勝契，足棲息矣。然或樵或隱，俱可有得，已丹已青，終不可變，此墨子所以悲染絲也。於是佇想芳桂之遺風，取喻生芻之比德，彼小山林宗皆能長往不返，我獨棲棲仕宦，得無受鄙夫之累乎。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歷事三姓，眞甘心爲鄙夫者，此語可謂自知之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樵隱」二句，寄情爲深。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薄有清氣，急當收入。總持更有《遊攝山詩》中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亦佳句也。

《遊攝山樓霞寺詩》 《古詩歸》卷一五：（序）「有詩一首，十一韻。」鍾惺批：好想。（詩）「麥氣」句下鍾惺批：首夏山中第一妙景，第一妙句。譚元春批：與唐人「水月白成路」俱能標千古棲霞之勝。「乘風」四句，鍾惺批：亦是攝山實錄。「披徑」二句，譚元春批：憐惜得不同。「五淨」二句，譚元春批：二語贅設。鍾惺批：此正康樂累語，戒之。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乘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語氣清絕，近似謝朓。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江自序云：「學康樂之體。」顧多悁急處未得即入謝室，但其密淨不浮，自是步趨未失耳。得綏山一桃，雖不足仙猶豪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語氣稍似謝，後人擬謝者僅得爾許，固不得謝公之詣。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升德施山齋三宿決定罪福懺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俱是倣謝。

《詠採甘露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動題「採」字，若貪發甘露，失厥旨矣。此通首緊淨可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密朗一如。一篇中凡三折，全無摺縫。以此求之，梁陳以降，誠難作者。「風流」正謂此耳。簡文非不以悅澤自喜，顧每于此處，如三家村富漢登筵，糨硬衫、扶犁腕，乍一鞠躬，汗如珠墜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用韻並亮。

《借劉太常說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典雅，亦復閒適。

《山庭春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起句「惟」字便含後四語意。

《七夕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橫波」、「束素」二句，雋。《攝官梁小廟》有「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句，殊悽愴。

《南還尋草市宅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邪。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見桐尤識井，看柳尚知門」，不假推敲，欵欵自在，此乃詩家正脈，後人翻空出奇，多增其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情境悲切，大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入隋後南還舊宅之詩。題眼在一「尋」字。前四，以辭鄉尚少，剔出還家已老，引起尋宅。「乘春」順插時序，「采芳

蓀」點草市也。中四，由遠而近，乃寫宅外之景，「尋」字神理透露。後六，敘到宅事，即頂桐柳之花落鶯啼，收入無人晤語，獨自招尋之感。「百年」二字，回應起處「傷心」二字，通首總收。

《和張記室源傷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語哀瑟瑟。

《在陳旦解酲共哭顧舍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語故悲。

《侍宴臨芳殿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已爲初唐權輿。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急用情語喚起，方入景事，得一時因興現成之妙。

《別袁州詩二首》一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唐人不敢如此下句，避其易而平也，不知下語雖平，托興實遠，故知近之爲遠，淺之爲深，平之爲奇，易之爲法者，方可言詩。

《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寫景盡矣，而無鑱織之言，以唐人視之，詎得不猶爲古澹？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九《香阜》：佛寺曰香阜，亦曰香界、香境、香壇。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孟浩然詩「地偏香界遠，心淨水亭幽。」成弩詩「香境超三界，清流振六渾。」劉禹錫詩「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

《歲暮還宅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迢秀盡，錢、劉之技，渾成過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閒情雅稱。

《夏日還山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三、四景近有致。

《賦得攜手上河梁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離緒宛然。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雅切不浮，與縟詞迥別。

《賦得三五明月滿》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三、四寫得生韻流動，所謂死者活之，實者虛之，點鐵成金，借形出相，一往神行乎其間。

《衡州九日詩》 吳汓《優古堂詩話・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懷》云：「老妻憂坐瘴，幼女問頭風。」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〇《雜識》：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即事眞情。

《三善殿夜望山燈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三、四去卻比擬，直向眞模，唐人得此以臻雅道。破冥博空，顯眞出相，凡思入無形便能境成有象，虛虛實實，此詩家不二法門也。詩以得境爲難，得境則得情矣。心有成象，目有成形，斯口有成句，可以神遇不可以言求。

《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 《古詩歸》卷一五「猶憶」句，譚元春批：細事婉變。「苔生」句，鍾惺批：此句之妙，不妙在「無意」字，而妙在「早」字。「若令」二句，譚元春批：比「落月屋梁，疑照顏色」更凄涼，苦在說向眞去。如此用奔月事，卻活妙，妙在話頭想頭，如自己出。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殿漸冷矣，太子之想念如初。然不無無意之苔生，終鮮有言之燕入曰早曰遲，何限感慨。曷不奔月爲娥，照此青宮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結有致。

《春日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故不叛散如此類者，但以一即目，比類統之，不爾則必叛散，乃蒙塾對句耳。

《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賦韻詩》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雁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答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昔人臨歧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略】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楊愼《升菴詩話》卷四《江總長安九日詩》：「心逐南雲逝，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爲誰開。」總爲梁人，歷梁、陳、隋至唐貞觀中九十餘矣。此詩在唐時作，故編之。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漸啓唐音。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南人北竄，感慨宜深。音聲俱調，是唐絕之合式者。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蕭條無限，付之不言，賢于長樂者自序遠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哀傷至情，語短而意無極。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評「心逐」四句，「逝」作去，「形」作身。「鄉」作園，「幾花」作爲誰？上二：先叙清題首七字。下二，則以遙念菊開，暗醒重九客行，詩境超甚。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令君集選》：總持未嘗北使，此疑非江作。

《哭魯廣達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到此只索直說「誰爲作傳」之言，將誰欺？後二句一直下，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負恩生」，不嫌自指，情直可垂。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不嫌自污，眞情可

憫。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上二，就魯論魯。下二，致己之悲，不嫌自汙，語極沉痛。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江令君集選》：此以自慨。

《新入姬人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故自妖麗起六語，極寫悠揚。「新人」四句大佳。

《閨怨篇》（寂寂青樓大道邊） 《古詩歸》卷一五「池上」句下鍾惺批：虛字落腳奇。然已駸駸乎詞家口齒矣。「屏風」句，譚元春批：有意無情，易關惡道，愼之，愼之。「燈火」句下鍾惺批：二語竟是詞，不能盡一格庇之。「遼西」句，鍾惺批：「少」字活妙。「念妾」句，鍾惺批：「片時妍」三字薄人下淚。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屏風」二句，語無深情，獨氣韻之美。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輕儁。字字綴上，極脆，便是塡詞法。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竟似唐律，稍降則爲塡詞矣，學者當防其漸。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六，點地點時，先就閨人摹寫其冬夜空房獨宿，觸物傷心苦景。中二，則念彼邊應亦苦寒，音信何偏稀少。後二，以早歸慰我，就彼邊收合己邊。「片時妍」，說得危竦。友人卞近村云：「此種七言，專工對仗，已開唐人排律之體。」良然。

又（蜘蛛作絲滿帳中） 《古詩歸》卷一五「芳草」句鍾惺批：情緒威蕤。「紅臉」句譚元春批：一生泪，怨在見境。一生啼，怨在聞境。然「脈脈」二字啼情甚深。與有聲者又似不同。「黃鳥」句鍾惺批：黃鳥與蜘蛛芳草一例，妙在入第三句之下。鍾惺批：似采鮑參軍《行路難》中妙語，截作一詩，聲格高於前作遠甚。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叙幽閨寂寞之景，與詩「蟠蛸在戶，果蠃施宇」正同，而含怨含愁又有觸物興感者。時方脈脈，睹彼飛飛，能爲情乎？因嘆故人曾新，不宜捐棄；新人復故，速宜矜憐。語意急急，直是願君流光及盛年，而又含蓄不露，殊得風人言外之致。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爲棄舊憐新者寫怨也。帳滿蛛絲，草生結路，俱是寂寥景象，伊人之不至久矣。啼紅含怨，脈脈自知奈此黃鳥之飛飛乎哉。但我今雖故，昔日曾新；彼所戀之新人能保其不復故哉。「土也罔極，二三其德」，宜其怨甚矣。

《內殿賦新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七：「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馳芳紅濕晚芙」，隋煬帝「綠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直述景物，風味自成。唐人不琢不高，意必矜異，語必務奇，故綠飾盛而實趣衰，雕刻深而眞氣損，格力日降，音韻日沉矣。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芙字》：江總詩「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駛芳紅濕晚芙。」「芙」字押韻，甚險。

《姬人怨》 《古詩歸》卷一五「空牀」句，鍾惺批：「不相宜」三字嘲怨得妙。「寒燈」句，鍾惺批：「羞」字妙。然纖於「不相宜」三字。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思其君子以致悲怨之辭。天寒、海水，特借以指其夫，言故曰相知，而今徒有空牀之明月，則甚不相宜也。桂枝憔悴，桐樹飄零，則紅顏可知。因嘆燈花，且羞夜短，霜鴈且慮孤棲，而吾則光陰幾何，伴侶安在？今日之腸斷，非爲遙望秦川，直以思君之故而已。哀音婉轉，不堪多讀，而收語說盡，猶讓前篇一籌。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此亦閨怨之詞。海水不冰，不知天寒。此云「慣相知」者，反言之也。正以其不知，故對此空牀明月而歎芳華已逝，如悴葉疎枝，同嗟搖落耳。「寒燈作花」，意謂歸期有信，而信仍杳然，故燈蕊含羞。而雁唳霜天，慰人孤寐，可與結伴者惟此。夫以多情而歸之霜雁，其不情之怨可知。末二句即古歌詞「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從此翻案。然將思君腸斷說出，殊覺意盡而少含蓄。

《姬人怨服散篇》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略】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略】江總爲《姬人怨服散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是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命題先有異想，亦秀情。

《貞女峽賦》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燭銀》：《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拾遺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燭銀是也。」郭璞《江賦》「雲精爛銀」注云：「銀有精光如爛也」，「爛」即「燭」字。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盧思道詩「瑞銀光似燭。」蓋指此。至如陳子昂《春夜詩》「銀燭吐清煙，金尊對綺筵。」賈至《早朝詩》「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則以燭銀作銀燭用耳。

《爲陳六宮謝章》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殊健。

《爲陳六宮謝表》 許槤《六朝文絜》卷五：一意雕繪，語語精絕，恨不喚起十三行妙手，玉版書之。又評「聲高一笑」二句：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工麗之中尚有拙致。

《自叙》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江總》：江總《自叙》「宦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軒冕儻求，豈是預要？」時人以爲實錄。士以無用之文藝干世取名，遂居有用之位，至于家國俱敗，終不反悟，猶以無用自解，古今人如此者多矣。孔子稱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人蓋不以身及官爲無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夫用過其能猶不可，而況以大用爲無用乎？

《大莊嚴寺碑》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傳記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江總【略】，濟陽考城人也。【略】總嘗自叙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勸，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總之自叙，時人謂之實錄。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

《南史》卷三六《江總傳》 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

紀事

作家逸事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 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略】後主時亦在側。【略】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又卷二六《徐儉傳》 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

又卷二七《江總傳》　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琊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驟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覯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搉吐胸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

又卷三〇《顧野王傳》（存目）

作品本事

《陳書》卷二五《孫瑒傳》　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略】後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略】禎明元年卒官。【略】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

又卷二七《姚察傳》　總爲詹事時，製《登宮城五百字詩》，副君及徐陵以下竝同此作。徐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

又卷二八《鄱陽王伯山傳》　長子君範，【略】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竝配于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

又卷三一《魯廣達傳》　至德二年，【略】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略】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曰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紀》（存目）

又卷四八《陸瑜傳》　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太平寰宇記》卷九〇　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陳宣帝即位，北齊使常侍李騃來聘，賜宴樂遊苑，尚書令江總贈詩云：「上林開宴務流連。」即此也。

黃徹《䂬溪詩話》卷九　退之《韶州留別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宜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陳後主欲以總爲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才。是詩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贈賀左丞蕭舍人》，賀蕭皆隋來聘陳者。觀「九流」云云，似爲吏部尚書時。又，《遇長安使寄裴尚書》，此在嶺南時作。又，《庚寅二月十二日游虎邱》，乃陳宣帝大建二年。「情幽豈循物」四句，此殆爲詹事而免官時作。又，《借劉太常說文》，劉之遴爲太常卿。此梁時作。又，《南還尋草市宅》，此自嶺南欲還時年四十六七，詩雖有「白首」句而實非甚老，故杜公云「尚黑頭」。又，《經始興廣果寺》，此在南越時。又，《幷州羊腸坂》，此陳亡入隋時。又，《於長安歸還揚州》，按總卒於江都，年七十六。隋以江都爲揚州治，此去其終時不遠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江總後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江總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江總集》二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江總集》七卷。〔原釋〕《書錄解題》作一卷云。《唐志》集三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近百首（卷十九）。按：《隋志》作三十卷，《唐志》二十卷。此云《唐志》三十卷者，非是。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江總集》一卷，陳尚書令考城江總總持撰。總在陳爲太子詹事，以宮禁爲長夜之飲。及後主即位，當權任，日爲艷詩，君臣昏亂，以至亡國。入隋，爲上開府。《唐志》集(三)(二)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近百首云。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江總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江總集》七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江總集》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江總集》一卷。

《傳是樓書目》卷四《江令君集》一卷，陳江總。

《棟亭書目》卷四《江令君集》，陳尚書令江總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三　張氏《百三家・江令君集》輯本【略】凡賦、詔、表、章、啓、序、碑、贊、頌、銘、哀策、誄、墓誌銘、讖文五十二篇，樂府二十九篇，詩六十一首。(馮氏《詩紀》樂府二十六篇、詩六十七首，輯爲二卷。) 嚴氏《全隋文編》：江總有集三十卷，後集二卷。今存《貞女峽賦》、《修心賦》等九篇，詔、令、章各一篇，表八篇，啓五篇，序四篇，頌一篇，贊四篇，銘八篇，誄一篇，哀策文一篇，墓誌五篇，碑六篇，《羣臣請贖武帝捨身文》一篇。綜五十六篇，編爲二卷。

藝　文

劉之遴《酬江總詩》(《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存目)

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徐孝穆集》卷一)　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葉舞蹈，炤爛等琨瑜。溝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釣鰲匪充廚。叔譽恆詞屈，防年豈濫誅。

陳叔寶《同江僕射遊攝山樓霞寺詩》(《廣弘明集》卷三〇)　時宰磻溪心，非關狎竹林。鷲嶽青松繞，鷄峰白日沈。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村夜烏去，風路寒猿吟。自悲堪出俗，詎是欲抽簪。

杜甫《復愁十二首》一二(《杜詩詳注》卷二〇)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劉禹錫《江令宅》(《全唐詩》卷三六五)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令宅。

許渾《游江令舊宅》(《丁卯集》卷七)　(存目)

李商隱《南朝》(《全唐詩》卷五三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柹，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羅隱《清溪江令公宅》(《全唐詩》卷六五五)　蠻牋象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宴罷風流人不見，廢來蹤跡草應知。鶯憐勝事啼空巷，蝶戀餘香舞好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閒窺。

鄭文寶《讀江總傳》(《宋文鑑》卷二四)　行人慵過景陽宮，宮畔離離禾黍風。庭玉有花空怨白，井蓮無步莫愁紅。吟詩功業才雖大，亡國君臣道最同。爭忍暮年歸故里，綸竿迴避釣魚翁。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江僕射總羈思》(《秋笳集》卷六)　麗譙秋引霧，睥睨晚棲烏。瘴烟生桂水，蠻雨暗蒼梧。簾疎山靄合，帆斷海雲孤。平野歸遊騎，長天落遠凫。望鄉深別恨，作客泣窮途。莊舄徒思越，盛憲尚留吳。還悲洛陽殿，無復女珊瑚。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江僕射總羈思》(《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寒霜晨雁急，衰柳夜烏啼。故國悲煙雨，家山泣鼓鼙。玉樹花枝斷，蒼梧雲影低。春江潮寂寂，秋閣草萋萋。紅綃遺舊製，璧月失前題。吳語幾能慣，越吟空自悽。金陵王氣盡，還復弔青溪。

雜　録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下《江令宅》　陳尚書令江總宅也。《建康實錄》及楊修詩注云：南朝鼎族，多夾青溪，江令宅尤占勝地。後主嘗幸其宅，呼爲狎客。劉禹錫詩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今城東段大夫約之宅，正臨青溪，即其地也。故王荆公詩云：「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此可驗也。

又《孫瑒宅》《建康實錄》：陳起兵部尚書孫瑒，居處奢豪，宅在青溪東西，即江總宅。瑒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

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卷八　予邑有江相公祠，即江令宅。原係梁時江總避臺城之亂，寓居蕭山，及去，捨其宅爲寺，而祠總寺左，故名。其稱相公、稱令者，以總在陳爲尚書令，且爲相故也。邑誌誤傳此寺爲江淹之宅，則淹不至越不曾爲令、爲相公，且不曾捨寺，已作刊誤辨之甚詳。然人或又謂淹既非令，則前人有江令宅詩，何以指淹。予茫然不能答。及揀唐詩則並無以江令指文通者。如劉禹錫《江令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李商隱詩：「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又費才。」羅隱詩：「蠻牋象筦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皆實指總持，非文通事。惟許渾《游江令舊宅》詩：「身沒南朝宅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則二江可通，然落句云：「閒愁此地更西望，朝浸臺城春草長。」則仍是總持。以臺城陷時，總持避吾地。文通時已卒，未嘗遇臺城之變也。且是詩似即賦吾地之宅。觀其祗點臺城，單指避亂一節言。且曰「西望」則臺城在西，又非江寧牛屯里所捨舊宅，詞句瞭然。予惑于舊誌，曾賦《江令宅》二詩，皆指江淹，且行世已久，不能卒改，即改亦何益。始知作詩無學識則舉筆有誤，況其他乎？

《景定建康志》卷一八　陶季直《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在青溪埭。尚書孫暘、尚書令江總宅，當時並列溪北。

張正見

論述

綜論

嚴羽《滄浪詩話・考證》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張正見之作，如春旛綵勝，金翠熠燿，聯以珠璣，緯繡纖麗，翦裁鋪綴，似非丈夫所爲。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爲六朝耳。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誚其雖「多亦奚以爲」，得無以名取人耶？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張正見（字見賾）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雨雪曲》、《從軍行》，亦近初唐。樂府七言、雜言，調雖和諧，而語盡綺靡，正梁、陳體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張侍郎正見詩《樂遊侍宴陪耆闍寺作》，文采繁富，摘句如「雁寒秋聲遠，龍妙雲路迷」、「飛棟臨黃鶴，高窗度白雲」。又如《採桑怨》詩「賦得佳期竟不歸」三首，雖淫靡，亦見才思，非徒多無所發明者。嚴羽卿評語，殆非實錄。竹林「春旛綵勝」之喻，六朝諸公盡然，何獨以此罪見賾耶。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張散騎集》　東海徐隱忍在陳太建時，與名士十餘人遊宴賦詩，勒成卷軸，集而叙之，至今稱文會者輒頌侯司空諸記室云。隱忍詩不多見，惟《日出東南隅行》，與《遊鍾山開善寺》二詩盛行世間。餘客詩文少傳，其最多者，則推清河張見賾，然本集十四卷，詩賦間存，賦三首，又語致蕭條，則散騎著作得稱集者，恃有詩耳。史云，見賾詩尤善五言，篇中「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其著者也。夫陳、隋詩格，風氣開唐，五言聲響，尤爲近之，祖孫登《蓮調》，劉刪《泛宮亭湖》，全首唐律，固不足道。即陰、徐、江、沈，陳朝大手，其詩亦有類唐者。見賾年才適相兄弟，堯風鼓吹，或假途轍，憎者病其雖多奚爲，喜者謂其聲骨雄整，女以悅容，豈能自言美惡哉？梁、陳顯晦，隨俗善持，當時文士能若此者，即云寡過矣。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六　張正見高韻凌空，奇情破冥，當與庾肩吾對壘。

又《詩鏡總論》　張正見《賦得秋河曙耿耿》「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唐人無此境界。《賦得白雲臨浦》「疏葉臨嵇竹，輕鱗入鄭船」，唐人無此想像。

《泛舟後湖》「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唐人無此景色。《關山月》「暈逐連城璧，輪隨出塞車」，唐人無此映帶。《奉和太子納涼》「避日交長扇，迎風列短簫」，唐人無此致趣。【略】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語外，非區區模倣推敲之可得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張正見》 張見賾詩才氣絡繹奔赴，使事搴花應手成來，惜少流逸之致。如館驛庖人肴羞，蘭桂咄嗟立辦，乍可適口，不名珍錯。 修詞至張見賾，可爲工且富矣。然所以不大佳者，多無爲而作，中少性情也。又如廟中土偶，塑爲宓妃神女，冠珮衣裾，事事華美，都無神氣。

黃子雲《野鴻詩的》 見賾使事工富；第不由性情，悉皆無爲而作。義山師之，坐此病。

分論

《釣竿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人來」三句，生動。

《晨鷄高樹鳴》 楊慎《升菴詩話》卷九《張正見詠鷄》：張正見《詠鷄》詩曰：「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上句用「金馬碧鷄」事，下句用《緯書》玉衡星精散爲鷄事也。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影略之句，伐材之語，非深於詩者，孰能爲之？嚴滄浪乃云「張正見之詩，雖多亦奚以爲」，豈知言哉？徐燉《徐氏筆精》卷二《玉衡》：張正見《雞詩》云：「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按：《春秋緯》：「玉衡星精散爲雞。」

《採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淺淺亦能作致。

《置酒高殿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華縟少姿致。

《白頭吟》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六：「春苔封履迹，秋葉奪紅妝」，下句奇而險。紅妝不及秋葉，最是傷意，唐人極力刻畫不能至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賦比雜集，寄慨滄然。又，「秋葉」句，佳。

《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總是駢麗一種。「蓋影」二句，佳。

《帝王所居篇》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歷數宮殿名色，不厭其爲繁複，以清氣貫注其間耳。

《隴頭水二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急不競，麗不浮。 梁、陳以來所尚者使事，而拙者不能多讀書，雖讀亦復不解。迨其愈下，則有纂集類書以供塡入之惡習，故序古則亂漢爲秦，移張作李；紀地則燕與秦連，閩與粵混。求如此作，以「遠入隗囂營，傍侵酒泉路」記隴頭水者，鮮矣。嘗謂天下書皆有益而無損，下至酒坊賬冊，亦可因之以識人姓字，其能令人趨入于不通者，惟類書耳。《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天中記》、《潛確類書》、《世說新語》、《月令》、《廣義》一流惡書，案頭不幸而有此，眞如虐鬼纏人。且如傳尸勞疰，非鐵鑄漢，其不死者，千無一二也，悲夫。

《關山月》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影切關山，有致。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秦置桂林，言桂林之花遠分於月中也。

《折楊柳》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六：陰鏗《賦竹》「葉醞宜城酒，皮裁薛縣冠」，張正見「枝疎董澤箭，葉碎楚臣弓」，典則流麗不彫繪而自工。唐人避實擊虛，棄常求異，往往氣韻不全，事迹不顯，所以去古益遠。

《劉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一結風神特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一結別有遠情。

《公無渡河》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桃花水》：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棹折桃花水，風橫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愼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長安有狹斜行》 《古詩歸》卷一五「簷高」句，鍾惺批：唐人「千峰」共「夕陽」與此同想。「巷小」句，譚元春批：寫景活宕逼出人風流性來。又云「同」字、「共」字，下得有意，不厭其合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詠「狹斜」二字警。但「重」、「高」字擬改四句曰「枝交未礙車」。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風神奕奕，不爲密麗所掩。

《御幸樂遊苑侍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藻贍。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華贍。

《重陽殿成金石會竟上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極排麗之長。

《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地凍」四

句，琢。

《從籍田應衡陽王教作詩（五章）》 陳沂《拘虛詩談》：張正見，陳人也。《從藉田》五首華而雅，其視初唐應制者自殊，終是前輩。

《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地靈」四語近誣。

《與錢玄智汎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雅淨似唐人。「揖動」句佳。

《山家閨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命題已異，措意自殊。

《和陽侯送袁金紫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末四句稍雋。

《傷章侍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典雅悲涼。

《行經季子廟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五、六寫入蒼涼，在近體中謂之「氣骨」。用事殊有思致，亦後人之所尚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山雨濕苔碑」，豈非佳句。

《賦得落落窮巷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寫得高曠。

《賦得雪映夜舟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錦繪維舟》：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繪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錦纜》：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按《吳志》：「甘寧住止，嘗以繪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合之張詩，則吳、陳之間已見矣。《續錦帶集・迎候賓啓》云：「水候錦纜，陸遲華鑾。」老杜《泛舟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五、六工儁，使雪與舟閣合。

《薄帷鑒明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三、四切題。儁巧。

《秋河曙耿耿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六：三、四高妙自然，絕無色象，似天漢人語。

《和衡陽王秋夜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即爲律詩，亦必一致。始此終彼，將景續情，是鬼氣爾。故近體不自陳、梁來，必趨入于不通。宋人所著詩話，皆捉筆入鬼錄者也。

《初春賦得池應教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全不殺池說，字字有池，亦已凌空寫影。「雪盡青山路，冰銷綠水池」，不賞此者非人而可。

《賦得岸花臨水發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結意愉然以遠。

《賦得秋蟬喝柳應衡陽王教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八《蟬》：張正見《咏蟬》詩：「長楊流喝盡，詎識蔡邕絃。」「喝」字古雅。或疑「唱」字之訛者，非也。若王由禮曰：「園柳吟涼久，嘶蟬應序驚。」「嘶」字用之於蟬較用於雁者更佳。駱義烏詩「西陸蟬聲唱。」「唱」字稍稚已。

《秋日別庾正員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言詩至陳，可謂有近體而無古詩，不但妝致柔密者爲然，即有風骨亦用之爲雄爽矣。「朔氣凌疏木，江聲送上潮」是也。自沈約創四聲以來，繼起者惟煉聲響，不恤局度，就其體中別爲高古，殆與古詩分朋而處，遂使有唐一代操觚之士莫能出其范圍。歷下云：「唐無古詩。」非獨唐無之，陳、隋已無之也。唐既無古詩，則應惟有近體；亦非唐始有之，陳、隋已盛有之也。徐孝穆、張見賾健筆標舉，而古詩盡，近體成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遇好句不十分卑弱者亦便收入，鈔詩者至此眼界放下幾許矣。

《賦得佳期竟不歸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六：「流螢夜月明空帳，疎葉隨風入斷機」二語，氣格渾成，風韻灑落，律中得此可以壓倒王杜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溫飛卿亦復近之矣。

《石賦》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陳張正見《石賦》如「魚躍湘鄉之水，鴈浮平固之湖。墮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通章無句不對，實開律賦之先。

傳記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張正見》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還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賞賞之。梁元帝即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紀事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張正見》 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略】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略】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楊慎《秇林伐山》卷一一《石炭發香煤》 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石炭，發香煤也。蓋擣石炭爲末，而以輕紈篩之，欲其細也。今制宮中搗炭爲末，以梨棗汁合之爲餅置于爐中，以爲香籍，即此物也。但古用石炭，今用木炭，不同耳。石炭即石墨也。又張正見詩「名香散綺幕，石墨彫金鑪」是也。石墨一名石涅，一名黑石脂。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石炭》 按：廬山有石墨可書。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煙、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並其名人亦罕知之。《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云「德至於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水經注》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尺，屋百餘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與石墨焉。」陸士龍《與兄機》云「上三臺，曹公藏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曾見否？今送二螺。」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於洛陽塵」之句。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張正見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正見集》四卷。

《通志・藝文略八》 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七》 《張正見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張正見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正見集》十四卷。

《楝亭書目》卷四 《張散騎集》，陳張正見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張正見集三卷。 馮氏《詩紀》輯存樂府一卷、詩一卷。 張氏《百三家・張散騎集》輯本，凡賦三篇、啓一篇、樂府四十一篇、詩四十四篇。 嚴氏《全陳文編》張正見有集十四卷。《藝文類聚》、《初學記》有《石賦》、《山賦》、《衰桃賦》、《謝賜錢啓》，凡四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增〕張正見詩一卷》 陳張正見撰。舊鈔本。〔補〕《張散騎集二卷》，陳張正見撰。附錄一卷，明天啓、崇禎間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補〕《陳張散騎集十卷》，陳張正見撰。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文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張散騎正見汎舟》（《秋笳集》卷六） 仙郎初賜沐，上客事行遊。試出千金堰，還登雲母舟。蘭橈迴枉渚，錦絳向芳洲。雨歇花疑暮，風歸雁帶秋。碧澗文虹飲，丹岑夕景收。未曾繡披擁，先聽采菱謳。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張散騎正見汎舟》（《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芳渚乘新漲，流波蕩畫紋。蘭橈全倚水，桂棹半圖雲。花氣風隨合，秋陰雁共分。仙靈疑泝洛，艓艓憶橫汾。菱謳遙渚動，蓮唱別舟聞。翠被焚香夜，還應羨鄂君。

蕭銓

《巫山高》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三、四寫巫山深邃。

《賦得夜猿啼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詮《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賦得婀娜當軒織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圓潤無使事之痕。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以用古見致。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徐孝克

論述

《陳書》卷二六《徐孝克傳論》 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六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殊能矜琢。

《仰和令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語不易成。

傳記

《陳書》卷二六《徐孝克傳》（存目）

《南史》卷六二《徐孝克傳》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略】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

阮卓

論述

《詠魯仲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有傲睨一世之槩。

《賦得蓮下游魚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阮卓《遊魚》詩曰：「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此出《南華經》：「惠子曰：『爾非魚，安知魚之樂耶？』曰：『爾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阮生翻案尤妙。

傳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阮卓》 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康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紀事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七四《孝義傳下·謝貞》 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略】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略】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

傅縡

論述

《陳書》卷三〇《傅縡等傳論》 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縡聰警特達，竝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南史》卷六九《傅縡顧野王姚察傳論》 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羅惇衍《傅縡》（《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狐鼠持權失太阿，獄中幽憤辯懸河。恐令王氣東南盡，直詰君身陷溺多。文有藻思成典麗，性原木強少中和。長江誰唱公無渡，璧月徒聞玉樹歌。

《採桑》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度身」、「聳腕」，語並生動。

《雜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流豔中有健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評「訝許」四句：賦念，猶繫念，言君情何太厚薄，分恩賦念，須斟酌行之。何得寵者眞若雙鴛，致使失歡者遂如別鶴。評「人今」四

句：投寵，投其意而得寵也，會使歲寒恆度前，歷歲寒而常如前度也，辰星作心抱，喻兩心相明也。此爲宮怨詩。前四，先點新人得寵，居處物用之華。「從來」四句，借趙作襯，鋪叙其色態之美。形容處，句法俱極敏妙。「樓臺」四句，方接前居處，說到絃管遠聞，再以笑語相共，承寵者之歡娛，不同失寵者之寂寞，落到自己。「訝許」四句，正點君恩厚薄太分，不能斟酌，彼處眞如雙鴛，此處遂如別鶴，逗明怨意。後四，乃由怨生妬，利其寵亦不久也，卻反說投寵須堅。苟眞兩心永久不移，豈不可羨，只恐未必意，絕不說破，使人言外得之，用筆最深婉有味。

傳記

《陳書》卷三〇《傅縡傳》（縡）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

《南史》卷六九《傅縡傳》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略】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還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僕。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疎。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紀事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存目）

又卷二九《毛喜傳》（存目）

又卷三〇《顧野王傳》（存目）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司馬申》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也。

許嵩《建康實錄》卷二〇《後主長城公叔寶》（太建十四年春正月）右衛將軍秘書監傅縡下獄死。【略】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初，有大心寺曇法師著《無淨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後主即位，拜秘書監中書舍人，掌詔誥。【略】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朝士多銜之。【略】（施文）慶等因共譖毀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獄中上書【略】後主大怒，頃之意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心可改。」後主益怒，命宦者李善度窮治其罪，遂賜死獄中，年五十五。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陳書》三卷，傅縡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傅縡《陳書》三卷。

《通志・藝文略三》《陳書》三卷，傅縡撰。

《國史經籍志》卷三　《陳書》三卷，傳縡。

姚察

論述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論》　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　《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叙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叙鍾離之戰，《康絢傳》叙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凈，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

羅惇衍《姚察》（《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卿宜自惜爲朝廷，溫詔常憂毀頓形。學行擅場誰與比，文章宗匠足爲型。一生蔬布同寒素，四壁圖書寫汗青。誡子殷勤傳體例，梁陳二史續門庭。

傳記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略】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竝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略】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恆蒙賞激。【略】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略】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略】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勑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竝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略】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

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略】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南史》卷六九《姚察傳》 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荆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略】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略】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祕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略】仁壽二年，詔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于東都。【略】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略】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紀事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恆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紀》 （禎明）三年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略】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略】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略】吏部尚書姚察、【略】，自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

又卷七四《孝義傳・謝貞》 （存目）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四《姚察當爲隋人》 姚察在梁簡文帝時入仕，自梁入陳、自陳入隋，卒於煬帝大業二年，年七十四。其時察入隋已將二十年，歷官祕書丞、襲封北絳郡公、員外散騎常侍，又爲晉王昭侍讀、太子內舍人。煬帝巡幸，數爲侍從，乃仍列《陳書》中，而《隋書》中不載，殊不可解。陳臣入隋，而仍載《陳書》者多矣，未有如察之甚者。徐廣終身仕晉，入宋僅六年而卒，然晉、宋竝載，《南史》入之宋人是也。大約史家如此者甚多，此史例也。假令婦人三嫁，終當以最後所適爲定。然則姚察自是隋人，乃《南史》仍以姚察入之陳，人得之於徐廣而復失之於察，何邪？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又《經籍志四》 《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

《四代文章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漢書訓纂》三十卷，姚察撰。《梁書》三十四卷，謝昊、姚察等撰。

又《經籍志》下《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姚察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謝昊、姚察《梁書》三十四卷。

又《藝文志三》姚察《續文章始》一卷。

又《藝文志四》《姚察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正史類》《梁書》五十六卷，姚察等撰。

《通志・藝文略六》《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

《國史經籍志》卷三《梁書帝紀》七卷，姚察。

又卷四下《續文章始》一卷。

藝文

陳叔寶《七夕宴宣猷堂各賦一韻詠五物自足爲十幷牛女一首五韻物次第用得帳屏風案唾壺履（座有陸瓊、傅縡、陸瑜、姚察等四人。）》《詩紀》卷九八　錦作明玳牀，黼垂光粉壁。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拆。（帳）　織成如繢采，琉璃畏風擊。秦宮得絕超，漢座殊斑敵。（屏風）　已羅七俎滿，兼逢百品易。張陳答贈言，梁室齊眉席。（案）　蘊仙此還異，掌漏翻非役。侍臣乃執捧，良賓乃投擲。（唾壺）　賢舍觀穴蹍，瓜田覩蹠迹。矩步今有儀，用此前嘉客。（履）

謝　貞

《春日閒居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四《花舞》：　梁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詩有曰：「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其舅王筠見之曰：「追步惠連矣。」王半山改舞字爲「落」字，許彥周以爲其語頓工。吾所不解。至「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是籠廝踢也。謝貞同時有王籍者，《遊若耶溪》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殆與貞暗合耶？

《陳書》卷三二《謝貞傳》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略】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

《南史》卷七四《謝貞傳》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略】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族兄）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孽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己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敕長給衣糧。

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恆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紀事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存目）

又卷三〇《顧野王傳》 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竝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藝文

陳叔寶《七夕宴樂脩殿各賦六韻（座有張式、陸瓊、褚玠、王瓊、傅縡、陸瑜、姚察七人上）》《詩紀》卷九八） 秋初芰荷殿，寶帳芙蓉開。玉笛隨絃上，金鈿逐照迴。釵光搖玳瑁，柱色輕玫瑰。笑醫人前歛，衣香動處來。非同七襄駕，詎隔一春梅。神仙定不及，寧用流霞杯。

陸玠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陸玠》 陸玠【略】，（太建）八年卒，時年三十七。

《南史》卷四八《陸玠傳》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陳叔寶《初伏七夕已覺微涼既引應徐且命燕趙清風朗月以望七襄之駕置酒

陸瓊

論述

《長相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入情。

傳記

《陳書》卷三〇《陸瓊傳》 （瓊）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

《南史》卷四八《陸瓊傳》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略】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誥詔，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右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

陳樂各賦四韻之篇（座有張式、陸瓊、顧野王、傅縡、陸玠等五人上）》《詩紀》卷九八）　廣席多才俊，重合引珠妍。管絃檐外響，羅綺樹中鮮。舉針還向月，上儁復依筵。度河將□殿，相看併是仙。

陸　瑜

論　述

《仙人攬六蓍篇》　姚寬《西溪叢話》卷下：古樂府陸瑜有《僊人覽六蓍篇》：「九僊歡會賓，六箸且娛神。戲石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晏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以篦籀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東飛伯勞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粉色」句、「隱幔」句俱有古調。結亦佳。

傳　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陸瑜》　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略】卒，時年四十四。

《南史》卷四八《陸瑜傳》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

紀　事

《陳書》卷二二《孔奐傳》（存目）

又卷二七《姚察傳》　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略】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

又卷三〇《陸從典傳》　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光祿卿《陸瑜集》十一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陸瑜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陸瑜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光祿卿《陸瑜集》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瑜集》十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陸瑜有《仙人篇》、《伯勞歌》、《獨酌謠》存，凡三篇。　嚴氏文編陸瑜有集十卷。《初學記》有《琴賦》一篇。

藝　文

陳叔寶《同管記陸瑜七夕四韻詩（陸瑜、王瓊等二人上和）》《詩紀》卷九八）

河漢言清淺，相望恨烟宵。雲生劍氣沒，槎還客宿遙。月上仍爲鏡，星連可作橋。唯當有今夕，一夜不迢迢。

又《五言同管記陸瑜九日觀馬射詩》（《詩紀》卷九八）　晴朝麗早霜，秋景照堂皇。榦慘風威切，荷雕池望荒。樓高看鴈下，葉散覺山涼。歇霧含空翠，新花濕露黃。飛禽接旆影，度日轉鈹光。連翻北幽騎，馳射西園傍。勒移碼碯色，鞭起珊瑚揚。已同過隙遠，更異良弓藏。且觀千里汗，仍瞻百步楊。非爲從逸賞，方追塞外羌。

蔡凝

論述

《南史》卷二九《蔡廓、蔡凝傳論》　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略】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賦得處處春雲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　中四句並尖秀。

傳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蔡凝》　蔡凝字子居，濟南考城人也。

《南史》卷二九《蔡凝傳》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還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紀事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陳叔寶 陳後主

論述

綜論

《陳書》卷六《後主紀總論》　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下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又《後主紀論》　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

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哀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紀論》 文帝知家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愈，咸已委託矣。至於纘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爲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汙人衣，皁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又卷一二《后妃傳論》 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陳後主（諱叔寶，字元秀。）五言，聲盡入律，語盡綺靡。樂府七言與梁簡文相類。視梁、陳諸子，才力更弱。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陳後主七言《玉樹後庭花》、《烏棲曲》、《東飛伯勞歌》，雜言《長相思》，五言「月色含城暗，秋聲雜塞長」、「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轉態結紅裙，含嬌拾翠羽」、「石苔侵綠蘚，岸草發青袍」、「丈夫應自解，更深難道留」、「思君如畫燭，懷心不見明」，又《昭君怨》「只餘馬上曲，猶作別時聲」，凡出其手，無不靡麗輕蕩。又云：「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天迥浮雲細，山空明月深」，妙叶唐律，其人不作人主，一才子也。《入隋應詔》「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反有帝王氣象，殊可笑。

張燮《七十二家集・陳後主題辭》 陳後主才士也，彼欲使粉黛盡爲丹鉛，紳綖都成麗藻。宮中、府中化作隃麋地界，而間出聲酒點綴之，非如他亡國之主黷貨淫刑，使民不堪命也。「即以隋煬帝論，煬帝文情自超，然鳳舸迷樓，禍沿沃土，而陳僅高拱于帝閽。單于呼韓，威殫絕塞，而陳僅摩娑于筆陣摧輪等耳。顧就中相去，容可數層。余悲煬帝之戮張麗華以謝吳民，而到頭抑又甚也。嗟乎，臧、穀亡羊，均之悼喪，顧挾書之與徒博，終是不侔懷古者，那得不憑而吊之乎？厥後，李煜之在江南，亦稱後主，風流罪過兩後主正復相當。李煜降宋，宋祖目送之曰：「好一個翰林學士。」余於陳後主亦云然。「轉換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又何如乎？故當以陳後主爲勝。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陳後主集》 世言陳後主輕薄最甚者，莫如《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今曲不盡傳，惟見《玉樹》一篇，寥落寡致，不堪男女唱和，即歌之，亦未極哀也。史稱後主標德儲宮，繼業允望，遵故典，弘六藝，金馬石渠，稽古雲集，梯山航海，朝貢歲至，辭雖誇詡，審其平日，固與鬱林、東昏殊趨矣。臨春三閣，徧居麗人，奇樹夭花，往來相望，學士狎客，主盟文壇，新詩方奏，千女學歌，辭采風流，官家未有。梁朝羊祖忻豪侈善音，姬妾數百，窮妙歌舞，終日賓游，同其醉醒，初不聞以此貶德。使後主生當太平，次爲諸王，步竟陵之文藻，賤臨川之黷貨，開館讀書，不失令譽。即假列通侯世閥，魚弘、羊侃數輩，亦掃門不及。乃繫以大寶，困之萬幾，豈所堪乎？鶴不能亡國，而國君不可好鶴，後主蓋與衛懿公同類而悲矣。漢武、李夫人歌與落葉哀蟬曲，憂傷過於後代，而四夷威服。陳主詞非絕淫，亡且忽焉，哀而不起者，在聲音之間乎。非獨篇章已也。詔命書銘，秋冬氣多，即作者亦不自知日暮矣。

陸時雍《詩鏡總論》 陳後主妝裹豐餘，精神悴盡，一時作者，俱披靡頹敗，不能自立。以知世運相感，人事以之。

又《古詩鏡》卷二五 陳後主聲色俱沉，所存者祇是綺羅粉黛。

周斯盛《陳後主》《證山堂集》卷八 南朝禪讓例紛紛，兵入猶援見景君。天子新行亡國法，雖然入地應天文。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陳後主《獨酌謠》，時陸瑜、沈炯俱作之，詞頗入俚，便是玉川《飲茶》所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陳後主》 後主詩才情飄逸，態度便妍，固是一時之雋。又，人才思各有所寄，就其一時之體充極分量，亦擅一長，

況清麗如六朝者乎？六朝體以清麗兼擅，故佳。麗而不清，則板；清而不麗，則俚。人以六朝爲麗，吾尤賞其清也。又，謝茂秦論作詩欲先得警句，此不知古人作意章法之故。以今觀之，唯後主詩，誠然。又，陳後主詩如春花始開，色鮮，故貴縱揉取片萼亦自淹蔚。又，陳後主詩如徐生爲容，顧步登降，事事修飾，望之嫣然，然未達禮意。

又《三婦豔詞六首（十一首之二、五、七、八、九、一〇）》評　三婦豔古已多取其最有纖致者。

鄭燮《南朝》（《板橋詩鈔》）　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爲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爲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　舞榭歌樓蕩子家，騷人落拓借擕遮。如何冕藻山龍客，苦戀溫柔旖旎花。紅豆有情傳夢寐，青春無賴鬥烟霞。風流不是君王派，請入雞林謝翠華。

分　論

《三婦豔詞十一首》八　《古詩歸》卷一五「人今最後來」句，鍾惺批：　五字可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　題曰《三婦豔》，詩獨側重小婦，見人皆愛少艾也。前二，先寫大婦、中婦之艷作挑筆。三、四，點出小婦妖冶折梅，其艷尤至。五、六，頂上以衆中易識，顯出後來人寵自宜專，無窮寄慨。

《昭君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異國一身賴，結句寫出。

《巫山高》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起四語調亮。結秀氣飄飄。

《有所思三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中聯並雋，結意作二層，故佳。

又二　《古詩歸》卷一五「山川」二句，鍾惺批：「兩邊」妙矣，尤妙在「時」字。譚元春批：　陳子良《夜宿江渚》詩有「水霧一邊起，風林兩岸秋」，與此皆是佳句，已是唐人極好律矣。　鍾惺評：　陳、隋五言不足爲律詩之始，而只覺其爲古詩之終，由其工整後忽帶衰響。氣運所關，心手不知。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　此爲相遠而相念之詞。言山川既隔千里，則風景遂成各天，故相對已覺春穠，相望猶嫌春暮。雖夢中得悟，而恍惚生疑，良由別久故耳。摹寫想念之情，可謂切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清緒自縈，不須藻繪，故知詩至陳、隋仍貴言情，非關塡砌。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　此懷遠之詞。言所期既杳，遠念垂之，奈此山川間隔，而風月兩邊各自爲天而已。因思相對之時，春光何許。今遙遙在望景色偏遲，蓋由分別既久無心對景故耳。即使夢中來會，恍惚相疑，其何以慰我思乎？

《臨高臺》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日落雲傍開」，「風來望葉回」亦固然之景，道出得未曾有，所謂「眼前光景」者，此耳。所云「眼」者，亦問其何如眼，若俗子肉眼，大不出尋丈，粗欲如牛目，所取之景亦何堪向人道出？

《臨頭水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四句新警。

《洛陽道五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　純成無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暗」字、「光」字，俱有生致。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結句如畫。

《雨雪曲》　單宇《菊坡叢話》卷一：　陳後主作《雨雪曲》曰：「長城飛雪下，【略】。」蓋《采薇》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穆天子傳》曰：「天子游於黃室之曲，笠獵苹澤，天子乃休。日中大寒，此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是也。」後主之曲蓋取諸此。

《自君之出矣六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猶得《子夜》風致。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　佳在「交」字。

《歌》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詩妖》：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玉樹後庭花》　王灼《碧雞漫志》卷五《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一云『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鵠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爨欺江總，

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嘆一作笑）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一作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　楊愼《升菴集》卷七九《瓊花》：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詠《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礬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玉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簷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傅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傅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托言也。溳雲處處有之，村姑采插盈路，仙女亦何多乎？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五：陳人務進新采，失厥本趣，故其病日甚於輕浮。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驪留》及《玉樹後庭花》等曲，與幸臣綺艷相高，男女唱和，則此曲乃注情極意之作矣。今觀《玉樹後庭花》，其詞頗無佳處，何也？蓋求之意外，失卻當前，淫麗日高，情趣日掩，宜具爾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故自新。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亡國之音至今傳爲口實。然刪詩亦存鄭、衛，故亦不容抹去。

《烏棲曲三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都不言情，關情已至。

又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可與「贈子以自愛」競新。

《東飛伯勞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翠釵」句，活。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音節調適。

《長相思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翻新見異。

《古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新警。

《獻歲立春光風具美泛舟玄圃各賦六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沙長」二句，佳。對句尤勝。

《上巳宴麗輝殿各賦一字十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宜句句分看，並能低徊見雋，押韻必取致。

《祓禊汎舟春日玄圃各賦七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宜細翫其好句，各有生動之態。

《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賦六韻以次成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鶯度」二句，春景韶茂。「波」字作活字押，妙。

《七夕宴樂脩殿各賦六韻（座有張式、陸瓊、褚玠、王瓊、傅縡、陸瑜、姚察七人上）》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陳詩以綺豔相高，此猶不嫌縟綵。

《七夕宴玄圃各賦五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月小」二句，雋。「絲調」二句，細。《九日觀馬射》有「飛禽接旆影，度日轉鈹光」句，亦頗生動。

《入隋侍宴應詔詩》　皎然《詩式・偸語詩例》如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詩》：「日月光天德」，取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日月光太清」。上三字同，下二字義同。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詩人玉屑》：「偸語謂之鈍賊，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然「太清」不宜用「光」字，陳句渾厚有氣，此述者優於作者。又卷二：陳後主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氣象宏闊，辭語精確，爲子美五言句法之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固是壯語，大莫能外。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上二寫出太平，下二表明感戴而深致頌禱，詩極得體。但曾居帝位，忽作俘臣，吾未知其下筆時有何興會也。

《課農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可謂知本務矣，雖空言亦可垂後。

《遣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唐調已成，尚有高簡之致。

《追封吳明徹詔》　《駢體文鈔》卷六譚獻批：語妙。

《與江總書悼陸瑜》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簡質有餘，亦蒼然有色，別

成一種筆法。又，直抒胸臆，全不雕琢。由氣格清華，故無一筆生澀，不圖亡主竟獲如此佳文。我斥其人，我不能不憐其才也。又，情哀理感，能令鐵石人動心。

《題江總所撰孫瑒墓誌銘後四十字》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孫瑒》：　後主題《孫瑒誌銘》云：「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自梁武帝、昭明父子兄弟喜爲文詞，而陳後主之文如此，竟亡其國，然則豈文之罪。而爲如此之文，則其國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也。

傳記

《陳書》卷六《後主紀》（存目）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紀》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略】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構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略】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略】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覆舟山及蔣山栢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略】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北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柿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瓛、蕭巖，隋文愈忿，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略】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禎明)三年春正月【略】辛巳，賀若弼【略】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仍引擒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爲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丙戌，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宮。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宅以俟，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隋文帝嗟歎曰：「一至於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略】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

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苻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略】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紀事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卷二七《江總傳》、《姚察傳》，卷二九《陸瓊傳》、《陸從典傳》、《顧野王傳》（存目）

又卷二四《袁憲傳》 禎明（元）〔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宮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人，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

又卷三三《張譏傳》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

又卷三四《文學傳·蔡凝傳》（存目）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 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鵠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南史》卷一二《陳後主沈皇后傳》（存目）

又《張貴妃傳》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略】後主即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略】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天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又卷二七《孔奐傳》（存目）

又卷三六《江總傳》 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富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又卷四八《陸瓊傳》 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

又《陸瑜傳》 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略】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又卷六一《陳暄傳》（存目）

又卷六二《徐儉傳》 後主立，【略】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

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

又卷六七《孫瑒傳》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略】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略】及卒，尙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尙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又卷六八《毛喜傳》 初，宣帝委政於喜，【略】自明徹敗後，【略】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卽位後稍見疏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

又卷六九《傅縡傳》、卷七七《恩倖傳・孔範》（存目）

《北史》卷九九《突厥傳》 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略】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隋文帝楊堅）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略】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恆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字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按：沙鉢略之子雍虞閭，嗣位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 《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叙寶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又善於文詠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此曲。

徐炫《五代新說・帝王》 後主（諱叔寶）。六年，隋滅陳，以後主皈，封長城王。後主惑於張貴妃，常居內游宴，不關政事，故隋師至而莫御。濟江陵詩曰：「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

蘇軾《陳隋好樂》（《蘇軾文集》卷六五） 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齊文襄以來好之。河淸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侍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鈎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塼續命》、《鬬鷄子》、《鬬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哉。

孔平仲《續世說》卷一〇《直諫》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游姑蘇矣。」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四 吾弟超然喜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維摩詰《中山》詩曰：『【略】。』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發，【略】。』此皆得于天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詰，歎曰：「微超然誰知之。」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宣帝長子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母柳氏。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卯）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張麗華、孔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爲狎客。是年秋，自建鄴至荆州，江水色赤如血，天外有如風水相激之聲。帝設會捨身，大赦天下。禎明三年正月，隋將賀若弼、韓擒虎進軍宮城，帝逃于井中，以繩引之而出，至京師見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在位七年，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炯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黃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考。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又卷一五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詞，極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呂祖謙《詩律武庫》卷一三《游賞門・臨春結綺》　陳後主寵愛張麗華，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以沉香木爲之，微風一過，香聞數里，卒以此亡國。唐劉夢得《金陵詩》云：「臺成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故坡《梅花詩》有：「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是也。

車若水《腳氣集》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尙焉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逕，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亡國之音，與興國自別。

來知德《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五《省事錄》　陳後主將亡，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又有一足鳥集于殿，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後主集》三十九卷。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陳後主集》五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後主集》五十五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三》　《陳後主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陳後主集》五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陳後主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後主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後主集》五十五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陳後主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陳後主集》。

《棟亭書目》卷四　《陳後主集》，陳後主叔寶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張氏《百三家》輯本【略】凡賦、詔、勅、制、策、書、銘二十八篇，樂府三十四篇，詩二十九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篇數同。又附錄《小說家》所載隋渠詩、小窗詩、寄碧玉詩、戲贈沈后詩各一首，其詞不類。皆後人依託云。）嚴氏《全陳文編》：後主有集三十九卷。今存《棗賦》、《夜亭度雁賦》各一篇。《報尙書八座奏治始興王叔陵罪制》一篇，詔二十、勅十、冊文一、宣旨誡諭一、書一、墓銘一、題墓銘後一，綜凡三十八篇。

藝文

劉禹錫《金陵懷古》（《全唐詩》卷三五七）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

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許渾《陳宮怨二首》（《丁卯集》卷一一）　風暖江城白日遲，昔人遺事後人悲。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　地雄山險水悠悠，不信隋兵到石頭。《玉樹後庭花》一曲，與君同上景陽樓。

徐鉉《景陽臺懷古》（《全唐詩》卷七五一）　後主亡家不悔，江南異代長春。今日景陽臺上，閒人何用傷神。

趙汝鐵《三閣曲》（《野谷詩稿》卷一）　叔寶沉迷建鄴宮，厭厭夜飲清晝同。金碧三閣插晴漢，沉檀十里聞香風。疊石爲山水爲沼，後庭萬花坼春叢。狎客倡酬女學士，污詞媚句爭新工。被之絃歌恣酣樂，千娥行列紛青紅。將軍忽遇韓擒虎，江神今識清河公。憑欄碧月詞未終，誰知攜手兩妃遊井中。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陳後主叔寶禊飲》（《秋笳集》卷六）　春芳開禁苑，佳麗啓層城。柳弱銅溝暗，花舒綺殿明。廣場陳曼衍，遠樹出千旌。景移金埒馬，風度石城鶯。蘭雲隨舞聚，桃扇倚歌輕。列侍紛紈綺，雜坐盛簪纓。吹雲鳳管合，激水翠樽盈。懽洽追南館，樂闋指西清。

鄭燮《念奴嬌・胭脂井》（《板橋詞鈔》）　轆轤轉轉，把繁華舊夢，轉歸何許。只有青山圍故國，黃葉西風萊圃。拾橡瑤階，打魚宮沼，薄暮人歸去。銅餅百丈，哀音歷歷如訴。　過江咫尺迷樓，宇文化及，便是韓禽虎。井底胭脂聯臂出，問爾蕭娘何處。清夜遊詞，後庭花曲，唱徹江關女。詞場本色，帝王家數然否。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陳後主叔寶禊飲》（《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佳節啓宸苑，芳春遊近畿。瓊樹隱蓉蓋，瑤林出畫旂。金溝綠水漲，玉殿青樽移。觴浮羽自捷，波激珠連揮。桂月掩歌扇，蘭雲裁舞衣。簪纓美華飾，紈綺生光輝。花花各異色，燕燕自交飛。懽洽盛文藻，既醉莫言歸。

沈婺華 沈后

《答後主》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評：柔順周詳，體度自異。故雖意致溫婉，無狎昵流宕之態，迺知性情正靜，必非淫風褻語可以回惑。「誰道」二句批：「幽閒貞靜人，有此眞境。然已稍稍近媚矣。」「情知」二句批：「情知」二字說得後主口呆。冷盡爭歡希寵念頭，可令張貴妃等慚愧欲死。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宛轉曲至，此時之情畢出，實難爲懷。遣詞人摹擬必不能及。是悟詩，以情眞乃愈工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四詩（題陳叔寶《小窗詩》、《寄碧玉詩》、《戲贈沈后》，及本詩）或疑爲稗史所載，詞多不類。然意致清宛逼眞，古雜曲也。

《南史》卷一二《陳後主沈皇后傳》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略】后母卽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尙幼，而毀瘠過甚。【略】太建元年，拜爲皇太子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略】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恆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佚名《平陳記》　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年不得一御。陳主嘗至沈后處，暫入卽還，謂后曰：「何不留我也。」沈后爲詩曰：「誰道不相憶，見罷便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隋書・經籍志四》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後主沈后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後主沈后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曰《平陳錄》及《朝野僉載》有後主《戲贈沈后》、沈后《答後主詩》各一首，爲後人依託也。　嚴氏《全陳文編》：後主、沈后有集十卷。《國清百錄》有《與釋智顗手書》一篇。

何胥

《被使出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亮。「鶯啼」二句，極言風景之異。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鶯啼」二句，極言風景之異。

《傷章公大將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酸楚。

《哭陳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寂寞非一源，無乃因易代之後耶。

《南史》卷六一《陳暄傳》 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誼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

陳昭

《昭君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亮而悲。「漢地」二句，亦宛合。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雅音。

《聘齊經孟嘗君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點染孟嘗故實作致，佳。

何胥《哭陳昭詩》《文苑英華》卷三〇二） 思人適舊館，寂寞非一源。無復酣歡樂，空餘燕雀喧。落暉隱窮巷，秋風生故園。撫孤空對此，零淚欲奚言。

劉删

《泛宮亭湖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行路之難，寫境地荒遠。

《採藥遊名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語語典切。

《侯司空宅詠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歌舞著「山邊」、「池上」字，便有致。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 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湓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删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之耶。

賀循

《賦得庭中有奇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亦是於用古處作致。六朝七言每如此。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陳暄

論述

江總《司農陳暄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九）　其文猷骫，其筆縱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誹諧見賞，調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休息，一朝追送。曩昔命觴，文可吟諷。今日酹酒，長悲且慟。

《洛陽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　華稱。

《與兄子秀書》　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五：　飲酒何待立志。按：　東南王氣至陳而盡，一時君臣皆燕雀處堂，有識者借醉鄉之意，有託而逃。自是，上著起手述生平所好之篤，且以貧賤自遣爲詞，方不露跡。中段層層發飲酒三昧，雖知有過差，必不能戒言，其若將終身死生以之。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末云陳故酒徒意，謂生者必不能爲陳之臣子。何水曹雖醒卻是醉，己雖醉卻是醒，可及不可及全在此處分別，當於言外得之。其行文輕鬆趣永，眞六朝中巨手。　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　若無一種夷曠之致流露行間，便只是酒家覆瓿布耳。似此天機清妙，涉筆成趣，劉、杜風流，尚有嗣音也。「吾方與此子」句批：　甚矣，同調之難得也。「吾不以爲少」句批：　破庸人之論。「酒可千日而不飲」句批：　偉論驚人，酒中之聖。「身沒之後」句批：　此公志願亦太奢。「速營糟丘」句批：　興復不淺。

傳記

《南史》卷六一《陳暄傳》　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略】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略】吾常嘗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略】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天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恆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慢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紀事

徐陵《與顧記室書》（《文苑英華》卷六七〇）　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絲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隳免。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三六《江總傳》、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伏知道

論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從軍五更轉》 新體，稍有致。

《詠人聘妾仍逐琴心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似譏仕隋之人，含刺亦隱亦酷。

《賦得招隱》 《古詩歸》卷一五「桃花」句，譚元春批：一大篇《桃源記》。鍾惺評：五字中，「桃花」何意與「世情」聯合成句，妙筆如此。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桂苑桃林，已非復人世，且安車漸近，而山鳥遽驚彼隱士者，恐未必肯從俗人之招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短言耳。寫情事清出易代，後定有此觀。此詩併悟前首所寄，良有謂。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柔情綺語，黯然魂銷。又，畿回搔首，一聲長歎，淒絕媚絕。又評「九重千日」諸句：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嬌嬈欲語。又，六朝小啟，五代塡詞。

紀事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八《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牛鳴，【略】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敎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陰鏗

論述

綜論

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杜詩詳注》卷一）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何水部集後》） 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

佚名《竹林詩評》（宛委山堂本《說郛》弓八〇引） 陰鏗體用兼優，神采融澈，辭精意切，名之弗浮也。

都穆《南濠詩話》 陰常侍、何水部以詩並稱，時謂之「陰何」。宋黃伯思長睿跋何詩，盡錄其佳句。予觀陰詩佳句尤多。如《泛青草湖》云：「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晚泊五洲》云：「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廣陵岸送北使》云：「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巴陵空寺》云：「香盡奩猶馥，幡陳畫漸微。」《雪裏梅花》云：「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晚出新亭》云：「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皆風格流麗，不減於何，惜未有拈出之者。

譚浚《說詩》卷下《人物》 陰鏗，字子堅，武城人，法曹。與何遜稱「陰何」。杜云：「太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太白，過鏗遠矣。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 陰、何並稱舊矣。何據寫情素，冲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太過。然近體之合，實陰兆端。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陰鏗（字子堅。）與何遜齊名，亦號「陰何」。鏗五言聲盡入律，語盡綺靡，聲調既卑於遜，而累語復多，以全集觀自見。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陰常侍詩多近唐律，不作陳人蠱媚態。胡元瑞極推其《安樂宮》之作。予謂《渡青草湖》一首，對仗似唐，尤灼灼有風神。《賦夾池竹》，雖多摭故事，卻流轉無堆砌之病。「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六朝之晚唐句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五　陰鏗近情着衷，幽韻親人，陳時得此，尤是不易。

又《詩鏡總論》　何遜之后繼有陰鏗，陰、何氣韻相鄰，而風氣自布。見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時欲襲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陰鏗》　陰子堅詩聲調既亮，無齊、梁晦澀之習，而琢句抽思，務極新雋。尋常景物，亦必搖曳出之，務使窮態極妍，不肯直率。此種清思，更能運以亮筆，一洗《玉臺》之陋，頓開沈、宋之風；且覺比《玉臺》則特妍，校沈、宋則尤媚。六朝不淪於晚唐者，全賴有此大雅君子振起而維挽之宜乎？太白仰鑽，少陵推許，榛塗之闢，此功不小也。後人評覽古詩，不詳時代，妄欲一切相繩。如讀六朝體漫曰「此是五古」，遂欲以漢、魏望之。此既不合，及見其類唐調，又欲以初盛律擬之，彼又不倫，因妄曰「六朝無詩否？」亦曰：「六朝之詩自成一體可耳。」概以爲是卑靡者未足與於《風》、《雅》之列。不知時各有體，體各有妙。況六朝介於古、近體之間，風格相承，神爽變換中有至理。不盡心於此，則作律不由古詩而入，自多俚率凡近，乏於溫厚之音，故梁、陳之詩不可不讀。讀梁、陳之詩，尤當識其正宗，則子堅集其稱首也。更且無論前古後律，脫換所由，就此一體亦有妙境，烏容不詳。今俊逸如子堅，高亮如三謝，後此則沈、宋、岑、王、李、杜，凡諸名家神調本合，各因時異，易地皆然。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不可指周文而笑夏質，執夏質以廢周文也。　陰子堅詩如春風披扇，時花弄色，好鳥鬬聲，媚秀鮮柔，一景百媚，無非和氣之所布，娛目接耳，使人神情洋洋，不覺自樂。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陰子堅（鏗）詩如鸚鵡學人，語音滯澀。

黃子雲《野鴻詩的》　子堅承齊、梁頹靡之習，而能獨運匠心，扶持正始。浣花近體以及咏物都從此脫化。

翁方綱《論詩家三昧十二首》五（《復初齋詩集》卷六二）　芙蓉初日本天成，翡翠蘭苕漫掣鯨。多少六朝金粉句，只言太白似陰鏗。（子堅詩多不傳，未可以漁洋語薄之。）

黃承吉《又題陰鏗張正見詩》（《夢陔堂詩集》卷一八）　聊翩兩散騎，追琢信篇章。山川出氣勢，星宿動光芒。途分虛實鶩，韻作短長颺。一句一宵繹，方令九迴腸。

張澍《陰常侍詩集序》（《養素堂文集》卷四）　吾涼陰氏父子若孫，皆擅文采，兼通經義，不徒以官閥稱也。觀荀濟《贈陰梁州大詩》曰：「詩酒悅風雲，琴歌愛桃李。」又鄧鏗有《和陰梁州閨怨之作》，則幼文之能詩可知矣。其子鏗以清麗之格與何遜齊名，而孝穆、子山竝深慹服。梁、陳之際，蓋一作者鏗子灝，官虎門博士，著《瓊林》二十卷。灝子宏道，官臨渙令，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六家之說，爲《易新傳疏》十卷、《春秋左氏傳序》一卷。今《瓊林》、《易傳疏》、《春秋傳序》湮沫無傳，而子堅詩句猶得於塵邈之餘，留其光氣。雖散逸過半，精華不存，而尋其梗概，可於灰裏撥之，宜爲少陵野老吟誦不置與。余從《文苑英華》及諸類書裒舊得三十五首，較馮北海《詩紀》多一篇，復參校其字之同異，序而刊之，以餉同好者。

羅惇衍《陰鏗》（《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〇）　詩壇並軌數陰、何，響振姑臧譽更多。李白也曾佳句似，徐陵未許捷才過。五言壯有長城勢，千古名齊樂府歌。閒暇豈容輕傲士，請看行酒炙分鵞。

分　論

《新成安樂宮》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近體上・五言》：五言十句律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鮮麗。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二〇《詩文》：律詩始密於唐，然如陰鏗《新成安樂宮詩》，已無一字之非律矣。故《詩選》錄以志始。（自記）

《班婕妤怨》　《古詩歸》卷一五「誰謂」二句，鍾惺批：貴歌舞，賤詩書，自是俗情，然不宜施之女子。又云：二語是班婕妤詩，他宮詞移不動。「花月」二句，譚元春批：「分窗進」妙於「共堦生」，然「共堦生」指苔草，亦幽妙。「接淚」二句，譚元春批：「小膽空房怯」，怯在冥時。「單暝夢里驚」，驚在夢

中。情境俱堪不得。「可惜」二句，鍾惺批：從扇名上生出情，澹得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趙寵方新，班恩已舊，無足較矣。但班以詩書稱巧，趙以歌舞見親，而班退趙進，是詩書反爲歌舞所輕也。花、月、苔、草四物，取以寫宮中之寂寞、單暝，猶言獨夜也。「分」字巧而秀，「單暝」生而新，餘皆常調耳。以栢梁易昭陽，好新之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花月分窗進」句，新妍。

《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古詩歸》卷一五「落花」句，鍾惺批：「輕未下」三字，想作者筆舌之妙。「藤長」二句，鍾惺批：「還依」字，有心得妙。「不避」字，無心得妙。「唯有」句，譚元春批：此「將」字不作「與」字訓，便有意。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落花」二句，詩情亦復游颺。

《奉送始興王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四《糺紛》：棗據《表志賦》「蹈糺紛之絕軌，攀大椿之疎柯。」陸機《逐志賦》「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糺而相襲。」吳筠《贈別詩》「糺紛巫山石，合沓洞庭瀾。」陰鏗《送始興王詩》「紛糺連山暗，潺湲派水清。」則此二字可互用。

《廣陵岸送北使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五：「海上春雲雜」，此最佳句。問春雲何雜？此偶然興致語。詩人感興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所以指有異趣，物無成軌，若必然否究，便是疑人說夢矣。春雲灑瀲，易滅易生，故下「雜」字。謝朓亦云：「處處春雲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亭嘶」二句，生動。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　曹學佺《蜀中詩話》（宛委山堂本《說郛續》弓三三）：陰鏗《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江津。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舊志未及收之。或以「江津」二字泛泛，未必爲蜀之江津也。然此詩語意明係蜀中，而江漢正蜀地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中六句語語有致，是惆悵不及意。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離亭已散人」句：雅切。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二，叙清追送不及。中四，寫可望不可即之景，兩就彼處說，兩就此處說。後四，則就晚寒景物，收出子去我歸離恨。

《和傅郎歲暮還湘州詩》《古詩歸》卷一五「大江」句，鍾惺批：妙在「猶」字。「戍人」句，譚元春批：「不望」，可憐。「湘波」句，鍾惺批：細。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四，叙明歲晚客行，遞入江行無盡，十字有力。中四，遙寫水行所見之景，俱切歲暮。後二，言同此湘波，君行我滯，拍到和詩之意。

《渡青草湖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帶天」二句，渾闊。「行舟」二句，細曲。妙在並極生動。「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豈不工切於「乾坤日夜浮」。

《渡岸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寫虹」二句作致。

《遊始興道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語必作致，猶是魚鶴加被控，「經」、「乘」二字自有致。結亦警。

《開善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鶯隨」二句，致在入戶下山；「棟裏」二句，致在棟裏、窗外：寫境高迥。樹入戶，見地幽；風下山，知地據山上。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詩至於陳，專工琢句，古詩一綫絕矣。少陵絕句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贈太白》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特賞其句，非取其格也。

《閒居對雨詩》（**蘋藻降靈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觸石」二句，雅，對句押，離字尤雋。典雅語更以新雋爲佳。

《行經古墓詩》　楊慎《丹鉛餘錄》卷一：陰鏗詩曰：「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然燭化狐事。下句碑生金事，人鮮知之。考《水經注》：「魏受禪，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晉代之也。」又《符子》曰：「木生蝎，石生金。」又賈逵祠前碑石生金，干寶以爲晉中興之瑞。《郭璞傳》：「碑生金，庾氏禍至矣。」陰所用，蓋出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鍊字已開唐派。

《和樊晉陵傷妾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荒涼悲切。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詩》《古詩歸》卷一五「野日」句，鍾惺批：王、孟妙語。「傷心」句，譚元春批：眞傷心人個中語。　鍾惺評：憂來無方，傷心有源，「有」、「無」二字。各有眞境，不必求其故。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五：「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語到合情，不煩而至。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既曰懷士，又曰思歸；既想石門，又憶家園：語多重疊，一無可采。獨「寒田」一聯，差有雅致，要非齊、梁高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取景險，用意重，出卸別。杜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觀其雅尚，知

杜之所服膺者在此也。

《晚泊五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凡寫景寫色，能令極鮮濃乃佳，五、六得此妙秘。

《遊巴陵空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塵」字作虛字用，妙。

《侯司空宅詠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五、六盛唐佳句，流麗自然。

《觀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三、四輕俊，檝影橫浮畫不能盡。「橫」字，佳。

《詠石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通首是李嶠、董思恭詠物但對伏精工，彼已不及。若五、六好句，則二家百篇中無此一語。

《侍宴賦得夾池竹詩》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近體上・五言》：《夾池竹》四韻云：「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醒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葳蕤色，當來兔苑看。」於沈法亦皆諧合。惟起句及五句拗二字，而非唐律所忌，第調與六朝徐、庾同。若《安樂》則通篇唐人氣韻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結句雅韻。

《雪裏梅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九：「從風」二句，兼寫兩物，令極縹緲，筆挾仙姿，結亦雋。

傳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陰鏗》 武威陰鏗，【略】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

《南史》卷六四《陰鏗傳》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卽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紀事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存目）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陰鏗集》一卷，陳陰鏗字子堅，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志》已亡其二，今所存者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有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通志・藝文略八》 《陰鏗集》一卷，鎮南府司馬。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陰鏗集》一卷。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 《陰鏗集》一卷。

《秘閣書目・文集》 《陰鏗集》。

《百川書志》卷一四 《陰常侍集》一卷，陳散騎常侍陰鏗子堅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陰鏗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陰鏗集》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陰鏗集》一卷，又《詩集》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錄》卷一三 《陰常侍集》一冊，一卷，陰鏗。

《玄賞齋書目》卷七 《陰常侍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陰常侍集》。

《絳雲樓書目》卷四《六朝文集類》 《陰常侍》。

《傳是樓書目》卷四 《陰常侍詩集》一卷(陰鏗)一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陰子堅集》一冊，詩三十二首後附錄詩話。先君子從抱經堂借舊鈔錄藏記。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別集類一・陰晉陵集一卷(吳槎客手校抄本)》 陳武威陰鏗子堅撰。吳氏手跋曰：《陰晉陵集》爲周芭分大令手輯。其後予從盧紹弓學士借得一舊鈔本，不知何人所集，視周本多詩數首，因錄其副以補張氏《百三名家》刻之所未備也。附錄詩話，乃周所輯。海寧吳騫槎客識男壽暘敬錄。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品藻篇》，《竹林詩評》曰：陰鏗之作，體用兼優，神采融澈，辭精意切，名之弗浮也。韓子蒼曰：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爲，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陰常侍集一卷(精鈔本)》 爲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晁氏《讀書志》稱集三卷。《隋志》已亡其二，今所存者數十篇而已。《直齋書錄》作一卷云，集纔三十餘篇。與此本合。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陰常侍集一卷(舊抄本)》 陰常侍撰。

「《三百篇》之變爲《騷》，《騷》亡而五言體出。五言之弊，琱飾刻露，無復古意。故能詩之家推鮑、謝爲宗，以其簡遠近古也。謝集世多刻本，而明遠詩罕集。予既刻《陰何集》因併鋟梓以足知詩者所好云。」端平丙申長至日古汴趙與懃德懋識。「剪燭聯詩熟似君，多情無奈沈休文，揚州春月應無夜，私爲梅花瘦幾分。」蜀虞茂賦。　虞集《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半夜，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新編陰何詩敘》曰：陰鏗、何遜以詩並稱。當時翕然尚之，後之說者乃以爲綺麗靡弱而不取。麗靡固有之，然遂不取無乃甚乎。正所謂「奪奚田之牛」者也。昔子美有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侶陰鏗。」又云：「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李侯，謂白也。東閣，指裴迪也。迪，乃唐之才士。而白，又甫所畏服者。乃或以其佳句似鏗，或以其詩興如遜，蓋以其似之如之爲美也。在唐之大家，如子美而猶景仰若此，況後世淺學而可輕議易視之哉。今之學詩者，所尚惟唐人。至唐人之所尚反抵棄排黜之，以爲不足法。吾於此惑焉。至正九年十月二日，豫章姜晋叔用書于淡里之芳潤林。右陰何詩，鄭本初於夏頤貞處得之。頤貞乃得陶九成者，仍借鄞申屠東皐舊本校對一過。鄭自跋云：「紛紛盆盎中，得此古壘洗。」其愛賞之如此。至正乙巳五月十又九日守誠齋識。　右陰常侍鏗、何水暫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錄爲一帙。又，宋祕校黃君伯思所爲水部跋尾一首，錄附其後。觀跋尾所稱二家詩初尚多，即今所錄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嗣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于此輒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實權輿于此，故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往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之古，則已遠于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爲二家之作也。近世蓋有慕而效之者，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見作者之用心也。翰林梁潛。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四 《陰常侍集》一卷。(陳陰鑑撰)，抄本(清抄本)。影抄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詩凡三十四首。無序跋。《陰常侍集》一卷(陳陰鑑撰)，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明刊本(明洪瞻祖刻本)。標題第二行題「明錢塘洪瞻祖詒孫校」。前有瞻祖序，謂雲間陸嶸運從平、同邑江金吾元禧有舊刻，參之他書以通其弊云。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陰晉陵集》一卷(陳武威陰鏗子堅撰，清周春兮輯)，清寫本。有吳騫跋【略】。　按：陰集明嘉靖刻六朝二十家集有之，校此本多《罷故障》、《蜀道難》、《昭君怨》三首，而此本亦多《咏鶴詩》一首，因錄之明本上而附詩話三則於後。嘉靖本周、吳二公均未之見也。沅叔記。(癸亥)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陰常侍集一卷》 陳陰鏗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二十四種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用吳騫傳錄盧文弨藏舊鈔本校，補咏鶴詩一首。　明錢塘洪瞻祖刊陰何集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李木齋先生藏。　〔補〕陰晋陵集一卷，陳陰鏗撰，清周春輯。　清寫本。吳騫跋，言爲周春所輯，後假得盧文弨藏舊寫本，爲別一人所輯，視周本多詩數首，因錄副本，其附錄詩話則周氏所輯云云。余嘗以此本校明嘉靖刊六朝詩集本，補詩一首，而嘉靖本中之《罷故障》、《蜀道難》、《昭君怨》三首則爲此本所無。　〔補〕《陰常侍詩

集一卷》，陳陰鏗撰，清張澍輯。　清道光元年張氏自刊二酉堂叢書本。

藝文

劉劭《侯司空宅詠妓詩》（《詩紀》卷一〇六）　石家金谷妓，粧罷出蘭閨。看花只欲笑，聞瑟不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何處不成蹊。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陰常侍鏗送別》（《秋笳集》卷六）　理舳臨南浦，停鑣送北征。可憐遊讌地，還作別離亭。草歇吳洲晚，潮歸楊子平。蕭條隨去雁，悵望抗行旌。新知空復樂，遊子正舍情。明月金樽掩，春風蘭槳輕。思君憐楚調，寄遠托秦箏。悠悠千里別，應悲李少卿。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陰常侍鏗送別》（《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風花迎去舳，煙水盪迴橈。遠浦歇朝雨，空江生晚潮。煙迷揚子渡，雲暗石城橋。別意滿芳樹，離情繫柳條。遊子悵行邁，羈人惜路遙。乍幸萍水合，各惜飛蓬飄。金尊薦華袖，銀箏怨綠腰。行旌隨去雁，極目駐蘭鑣。

褚玠

論述

《南史》卷六《褚玠傳論》　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略】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傳記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褚玠》（玠，太建）十二年【略】卒于官，時年五十二。

《南史》卷二八《褚玠傳》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

紀事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卷二七《姚察傳》（存目）

《南史》卷六六《侯安都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褚玠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馮氏《詩紀》曰：褚玠有《門雞東郊道詩》一篇。（曹子建《名都篇》曰「門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嚴氏《全陳文編》，褚玠有集十卷，《初學記》有《風裏蟬賦》一篇。

藝文

陳叔寶《七夕宴重詠牛女各爲五韻詩（座有劉昫、安遠侯方華、張式、陸瓊、顧野王、褚玠、謝伸、周燮、傅縡、陸瑜、柳莊、王瑳等十三人上）》（《詩紀》卷九八）

明月照高臺，仙駕忽徘徊。雷徙聞車度，霞上見粧開。房移看動馬，斗轉望斟杯。鬢色隨星去，髻影雜雲來。更覺今宵短，只遽日輪催。

李爽

《山家閨怨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猶爾輕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自有異境。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孔範

《賦得白雲抱幽石詩》 陸時雍《詩鏡總論》：至陳之末，纖靡極矣。孔範《賦得白雲抱幽石》「陣結香爐隱，羅成玉女微」，巧則巧矣，而纖極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二物迴合頗細。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紀》（後主）常使張貴妃、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略】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使縱酒，作詩不輟。

又卷七七《恩倖傳・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略】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略】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晋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又卷三四《文學傳・徐伯陽》（存目）

蘇子卿

《梅花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三、四空靈，結句尖儁。

《南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沉亮兩得。

蕭　驎

《詠柏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大雅。

蕭　琳

《隔壁聽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雋巧。

吴尚野

《詠鄰女樓上彈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將非執高節者安有斯詠，其情最悲。

吴思玄

《閨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與前篇（《詠鄰女樓上彈琴詩》）同旨，惟自覺耳。有誰憐之，悲夫。

賈馮吉

《自君之出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曲致。

高麗定法師

《詠孤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頗見孤高。

賀力牧

《亂後別蘇州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情事淋漓，長往之意斷斷如也。

蕭　淳

《長相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對雲」二句，雨關有致。

徐湛

《賦得班去趙姬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意淺調逸。

陽縉

《賦得荆軻詩》 姜南《蓉塘詩話》卷一《詠荆軻》：「荆卿欲報燕，御恩棄百年。【略】」此陳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略】」此陳陽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其亦有感。

《俠客控絕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頗工章法，詠題處無幾語耳。

孔魚

《陳書》卷二八《(陳後主)皇太子深傳》 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略】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

《南史》卷一〇《陳後主本紀》、卷六五《陳後主太子深傳》（存目）

王瑳

論述

《洛陽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五、六新。

傳記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孔範》 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

紀事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南史》卷三六《江總傳》、卷六一《陳瑄傳》（存目）

韋鼎

《長安聽百舌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上二，正寫題面。下二，不說己之不忍聽此聲，反說彼之那能作此聲，對面撲題，最耐咀味。

《南史》卷五八《韋鼎傳》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略】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略】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略】上又問鼎，諸兒誰爲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

潘徽《贈北使詩》（《文苑英華》卷二九六）（存目）

潘　徽

《贈北使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情事盡，琢句秀。陳使韋鼎聘隋，有《長安聽百舌鳥詩》內「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亦佳。

殷　謀

《日出東南隅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末句佳。

虞　荔

《陳書》卷一九《虞荔傳論》　虞荔之獻籌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南史》卷六九《虞荔傳論》　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

杜之偉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論》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如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又《文學傳・杜之偉》　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贍。【略】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杜之偉》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略】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

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隋書·經籍志四》 陳大匠卿《杜之偉集》十二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二 嚴氏《全陳文編》，杜之偉有集十二卷，《陳書·文學傳》有《求解著作啓》一篇。

陳少女

《寄夫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取其語意疎泠，不入怨情，是寄外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〇：眞詩不煩辭費。

〔附〕樂昌公主

《餞別自解詩》 《古詩歸》卷一五：鍾惺評：老於涉世語，幾於女鄉愿矣。然是苦境迫出。「今日」句批：無限情事在「遷次」二字。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笑啼」二句：直切亦復委曲，妙不可言。

孟棨《本事詩·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事。《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後果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 樂昌公主，陳後主之妹也，封樂昌。公主色艷麗，歸太子舍人徐德言。會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期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我即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歸越公楊素之家。德言至京，如期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引至旅邸，遂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書，悲泣。素因訊之，公主乃以實對，素於是召德言與飲。素命公主賦詩，口占一絕。素迺厚遺之，送還江南，聞者莫不感歎。《餞別自解》：「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哭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南朝樂府俗曲

論述

綜論

王僧虔《樂表》（《宋書》卷一九《樂志一》引） 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

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尚煩淫。【略】故誼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

陸龜蒙《大子夜歌二首》（《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七）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　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

皮日休《正樂府序》（《皮子文藪》卷一〇） 樂府，盡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略】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艷，謂之樂府，眞不然矣。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一《雜曲歌辭一》 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略】雖沿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迫，少復近古。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略】所謂煩手新聲，爭新怨哀，此又新聲之弊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事始》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又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懊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觀》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章淵《稿簡贅筆・子夜吳歌》（涵芬樓本《說郛》卷四四） 齊、梁以來，江南樂府詞多採方言，用之穩帖，不覺爲俗語。吳中《下里之曲》有云：「消梨應郎心上冷，甘蔗應郎心上寒。」又云：「羅裙十二褶，小妻也是妾。」皆有類樂府詞。予因採爲《子夜吳歌》二章云：「消梨得能冷，甘蔗得能甜。總應郎心上，爲儂素比縑。」「桃根復桃葉，羅裙十二褶。阿郎歡自濃，小妻也是妾。」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二《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愼按：豔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又，齊歌曰歐，吳歌曰歈，楚歌曰些，巴歌曰嬥。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 入宋取《讀曲歌》（暫出門前柳）、（閨閤斷信使）（逍遙待曉分）（音信闊弦朔），《華山畿》（風吹窗簾動），《石城樂》（聞歌遠行去），《烏夜啼》（籠窗窗不開）七首。《西洲曲》不知何代之作，馮汝言以其綺麗不傷骨，流便不至佻，故定附晉後。四句一轉韻，精采相逼而來，千古獨絕矣。樂辭《休洗紅》亦未可定爲晉。「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語迫梁、陳。吳兢編《十九首》後，非也。附晉詩如《長干曲》（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邯鄲歌》（短衣妾不傷，南山爲君老），泓渟有妙趣。又如《夜夜曲》、《于闐採花》、《沐浴子》、《歡疆場》，音調似絕句，或隋、唐人作。《黃門倡歌》（點黛方初月，縫裙學石榴），則定爲梁、陳矣。「在南爲鷁，在北爲鷹」，「麴與游，牛羊不數頭」，皆晉謠之警絕者。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 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語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唐人竭精殫力不能追步者。余嘗謂《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若曰流曼不節，風雅罪人，則端冕之談，非所施於文事也。　《清商曲》不專

晉人，必雜有漢、魏之詞。如「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決非東京後語。至後三首則淺弱無味，蓋宋、齊文士擬作，又晉所不爲矣。凡漢、魏、六朝詩，眼目分明，咸自歷歷，間有亂眞，亦千百之一耳。《來羅曲》：「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邊。瓜田不躡履，李下不正冠。」卽《君子行》前半首，唐樂府刪節律詩蓋出此。《西洲曲》，樂府作一篇，實絕句八章也。每章首尾相銜，貫串爲一，體製甚新，語亦工絕。如「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海水綠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全類唐人。《品彙》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爲絕句之祖。余考《烏棲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學此，如李長吉「楊花撲帳春雲熱」之類。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一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咸所自來，然六朝殊少繼者。（俟考）

又　五言絕，須熟讀漢、魏及六朝樂府，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然後取盛唐名家李、王、崔、孟諸作，陶以風神，發以興象。眞積力久，出語自超。

又《外編》卷二《六朝》　大抵六朝文士，搜索豔題，一時閨閣傳聞，輒形楮墨，如《子夜》、《孟珠》、《前溪》、《長樂》之類。芳姿四首，固匪本辭，卽桃葉三章，亦恐後人擬作也。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華山畿》　最淺俚，然語各種情。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休洗紅》二首，政是張、王樂府本色，用修稱其古雅，殊謬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吳聲歌曲・華山畿十六章》　《華山畿》二十五首，皆情至之言，採其尤哀者（一、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一五、一七、一九、二〇、二二、二三、二四）。

又《讀曲歌三十二首》　《讀曲歌》八十九首雋不如《子夜》，悲不如《華山畿》。止取近俗存稍有新致者（一、六、七、八、一〇、一五、二二、二六、二九、三〇、三一、三二、三五、三八、四〇、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五〇、五二、五三、五八、六一、六九、七〇、七三、八一、八二、八五、八七），用資采覽。

又《西曲歌》　《西曲》，蒼蒼有古致，不能刪之。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讀曲歌》　奇情恣肆，妙想幻譎。每一披吟，覺靈心女子出落現前，不獨淫艷銷魂也。

分　論

《雜曲歌辭・西洲曲》　馮惟訥《古詩紀》卷五三：《樂府》作古辭，《玉臺》新本作江淹，非也。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三（存目）。　《古詩歸》卷一〇鍾惺評：聲情搖曳而紆回，不纖不碎，太白妙派。譚元春評：試看此一曲中，折開分看有多少絕句；然相續相生，音節幽亮。雖其下愈盡，而上愈含蓄有味，何情緒之多也。　「憶梅」句鍾惺批：憶梅，妙，庾、鮑參取。「偏爲梅咨嗟」句，同爲深情，同一幽想。「門中露翠鈿」句，鍾惺批：寫得擊人亂人。「開門郎不至」句，鍾惺批：此五字妙甚，若開門一見便索然矣，「下面」許多情事皆從此五字生。「出門採紅蓮」句，鍾惺批：無聊在目。「低頭弄蓮子」句，鍾惺批：情在「弄」字。「仰首」句，譚元春批：有不語含情之妙。「盡日欄干頭」句，譚元春批：禁不得。「海水搖空綠」句，譚元春批：情中景語，如登臨眺覽詩最難。「君愁我亦愁」句，鍾惺批：吟苦聲咽。「吹夢到西洲」句，鍾惺批：妙在「出門採紅蓮」以下娓娓不了，皆不是了語。譚元春批：人憶梅，風吹夢，清幻之極。　陸時雍《詩鏡總論》：梁武《西洲曲》，絕似《子夜歌》，累疊而成，語語渾稱，風格最老，擬《青青河畔草》亦然。又《古詩鏡》卷一七：老秀清如冰壺，艷如紅玉，非梁武不能辦此。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西洲曲》、《玉臺》作江淹。余謂江郎流麗中帶蹇澀，此作輕俊，或是唐世擬古之作。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捲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自是大曆以後語。陳伯玉五言尚存樸調，寧謂蕭梁口吻有是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五：《西洲曲》搖曳輕颺，六朝樂府之最豔者。初唐劉希夷、張若虛七言古詩皆從此出，言情之絕唱也。夫豔非詞華之謂。聲情宛轉，語語動人，若趙女目挑心招，定非珠璫翠翹使人動心引魄也。尋其命意之由，蓋緣情溢于中，不能自已，隨目所接，隨境所遇，無地無物非其感傷之懷，故語語相承，段段相綰，應心而出，觸緒而歌，並極纏綿，俱成哀怨，此與《離騷》、《天問》同旨，由不悲哉。或者以其聲韻悠揚，指爲唐調，不知特因唐人轉相倣效，故語多相類耳。細味篇中如「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如「蓮子青如水，蓮心徹底紅」，此豈唐人語耶？　段段綰合，具有變態。由樹及門，由門望路，自然過渡。尤妙在「開

門露翠鈿」句可畫。借「翠」字生出紅蓮；「紅」字借「過人頭」，生出「低頭」句。「蓮子」、「蓮心」，「青」「紅」二字相生不對，忽又漾下紅蓮生出「飛鴻」。從「飛鴻」度登樓，從登樓見高天海水，情自近而之遠，自淺而之深，無可奈何而託之於夢，甚至夢借風吹縹緲幻忽，無聊之思，如游絲隨風，浮萍逐水，不獨無地無物，盡屬感傷；無時無刻，暫蠲愁緒矣。太白尤亹亹於斯，每希規似，《長干》之曲竟作粉本。至如「海水搖空綠」，寄愁明月，隨風夜郎，並相蹈襲。故知此詩誠唐人所心慕手追，而究莫能逮者也。　王士禛等《師友詩傳錄》：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阮亭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爲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三：曲折駘蕩，一轉一勝，分作絕句，合爲全詩，無不佳妙。「西洲在何處」至「風吹烏臼樹」四句：別樣風神。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二：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似絕句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劉希夷七言古發源於此。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情致娓娓中，藏無數頓宕曲折，寫出無數情事，要之，皆屬虛想，非實境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九：「憶梅」二句批：言憶梅將至西洲，折以寄江北之郎也。「海水」二句批：海水悠悠，直同夢境。相望不見，彼此同愁也。此閨情詩也。由春而夏而秋，直舉一歲相思，盡情傾吐，眞是創格。　前十二，春時憶也。折梅將寄所思，飾容而往，日暮而歸，凝妝而待，無如郎之不至何，則好春已過，又將有事採蓮矣。說採蓮，有望憐意。「採蓮」八句，夏時憶也。採蓮、弄蓮、懷蓮，情傳所事，無如郎之仍不見何，則長夏已過，又將轉盼飛鴻矣，說飛鴻有望音書意。後十二，秋時憶也。感飛鴻而盼望高樓，郎終不見，闌干徙倚，天海茫茫，至此心盡氣絕，惟冀有夢同愁，風吹夢到而已，兜應西洲，隱然重又一歲。首尾循環，無窮搖曳。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通首寫夢境，結處一筆點出，章法奇絕。

《長干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五：「便」字平聲。

《休洗紅二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一往動人而不入流俗，聲情勝也；聲情不由習得，故天下無必不可學文之心，而有必不可學之腕，豈獨曾子固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五：此首意更新警，「迴黃轉綠」暗用《國風》語，而字生動。六朝高如唐人，此等字法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九：「迴黃轉綠」字，極生新，要知是善用經語。

《雜詩》（玉釵色未分）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舉動無端，盡露輕佻本色，而凝愁斂黛，正爾持情。「玉釵」句批：比擬得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五：形容曲似文人之筆，體味人情乃至此耶。

《碧玉歌三首》一　錢希言《戲瑕》卷二《破瓜》：「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蓉、荳蔻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瓣」字爲瓜中實，斯可以反其隅矣。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即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閉房之術，大略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劄》又謂塡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爲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塡詞也。

《吳聲歌曲・華山畿二十五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此首是本詞。　喬松年《蘿摩亭札記》卷五：愚按：古詞《華山畿》「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明是「歡」爲男子，吳君（曾）何其鈍也。至「儂」，則男女皆可以自稱，《吳曲》之「儂」，亦皆女子自謂。後世女子自稱曰「奴」，即「儂」之轉耳。

又七　《古詩歸》卷一二「身沈被流去」句，譚元春批：聰明苦語。

又一五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一坐復一起」，摹寫如畫。

又一九　《古詩歸》卷一二「長江不應滿」句，鍾惺批：無理有情。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當送別之際，淚落如珠，故言長江之滿，應是淚多所致。情深之語，要自不嫌其荒唐。

又二〇　《古詩歸》卷一二「慊慊只爲汝」句，譚元春批：「慊慊」二字情深。鍾惺批：自恨得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華山一歌，事雖近誕，而男女鍾情的自有不可解者。不然天下人何渠不可愛，而獨此雖死猶不移，何

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若自恨，若自明，一往深情，眞能曲達。

又二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最謠襲事，說得雅。

又二四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女郎聲口，一一寫眞。

《讀曲歌八十九首》一　《古詩歸》卷一二「春風」句，鍾惺批：笑春風，妙。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自念釵鬢粧嚴，羅裙襜整，當此春光明媚，正堪任其飄佛，而却笑春風不知一種綽約之趣，自露言表。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較「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更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上二，自矜其艷。下二，以風喻人。寫旖旎於莊重之中，何等身分。

又三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女自矜顏色之美，與歡相匹，如紅藍與芙蓉，然不比石榴花之賤。故意若戒歡愼毋以石榴爲據，謂可歷亂聽儂之摘也。

又四　《古詩歸》卷一二「餘花」二句，鍾惺批：「摘」字、「擺」字，下得有分。

又六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打壞木棲床」句，想益奇。

又七　《古詩歸》卷一二「奈何」句，譚元春批：苦調。「知是」句，譚元春批：雙關詩要含得不淺，最忌有市井諢氣，如此等者卽佳。

又一〇　《古詩歸》卷一二「攬裳渡」三句，譚元春批：字字諧，字字深。

又一五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柳樹」句批：「得」字有意。

又二一　《古詩歸》卷一二「逋髮」句，鍾惺批：「逋髮」字奇甚。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髮落顏枯，此果爲誰而瘠？凡以思歡故也。試觀裙帶緩幾許，卽腰肢之顦顇可知。雅語不煩苦詞，而意自婉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但看裙帶緩幾許」：言情雅淡。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上二，空寫憔悴之形。下二，點淸相憶，更以瘦損申足之。既曰「誰睹」，又曰「但看」，寫出癡想神情。

又二八　《古詩歸》卷一二「連喚」句，譚元春批：柔媚到家。　鍾惺評：狎昵纏綿，俱在言外。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擒一「歡」字，就狎昵中寫出敬重來，眞覺情至。兩不相棄，又硬派得妙。

又二九　《古詩歸》卷一二「石闕」句，鍾惺批：必無之想，妙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凡雙關之語，須出人意想之外。如欲將含悲託意，而第云石闕生口中，誰想到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子夜》調之至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第就銜悲作隱語，而其故竟不說破，轉覺含蓄。

又三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郎是」句，「良」字歷落異常。「儂」、「良」，猶言予美也。

又三五　《古詩歸》卷一二「飛龍」句，譚元春批：如何思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奇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憶郎成病也。比得奇極幻極。

又三八　《古詩歸》卷一二「朝霜」句譚元春批：語得奇幻。　鍾惺評：讀曲歌中，如此等必無之事，不必然之想，如夢境，如卦象，聞之駭然，說來却顯明，最妙。亦是齊、梁閭里巷閨閣中實有此語。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遠隔千里，無怪音信之疎，獨爲歡憔悴。而託於朝霜之語，白日以必無之事，幻此不必然之想，宛然似閭巷之談。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女子懷人，至音信之久疎，而始悟爲千里之隔也。「朝霜語白日」，影一「消」字，蓋因憶歡子而憔悴，如霜之消于白日也。月有晦朔弦望，「闊弦朔，則不知看月有幾度圓缺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與前章同旨，而前說人去，此說信稀，比意亦更進一層。

又三九　《古詩歸》卷一二「合冥過藩來」句，譚元春批：讀此五字，知下句非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述其辛苦，而囑其珍重，妙在末句以撇爲勾，情深筆曲。

又四〇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古詩情深，多是不曾說破。

又四一　《古詩歸》卷一二「本自」句，譚元春批：硬得有情。

又四二　《古詩歸》卷一二「不浮華」句，譚元春批：三字親密。鍾惺批：「不浮華」三字，最是女子死心處，曲中人尤甚。

又四八　《古詩歸》卷一二「鹿轉」二句，譚元春批：後二語徑是古謠。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上二，數其罪，用顯筆。妙在下二形容得眞甚古甚。

又五〇　《古詩歸》卷一二「浮華」句，鍾惺批：似婦人口。

又五二　《古詩歸》卷一二「畫背」句，譚元春批：含得深古。　張玉穀

《古詩賞析》卷一七：上二，數其罪，用暗筆。下二，就負心作隱語，奇而切。

又五三　《古詩歸》卷一二「麻紙」句，譚元春批：語得奇。「我薄」句鍾惺批：責其薄，易知也；責其粗疏，難知也。有情人自然細密。

又五四　《古詩歸》卷一二「漏刻」句，譚元春批：巧。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甲夜星出，猶云天或有心，漏刻無心，如何更亦頓畢。唯是不相干涉，却去冤他，乃見奇幻。

又五五　《古詩歸》卷一二「一年」句，譚元春批：太遠。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淫婦思恣其所欲，故鳴雞報曉，烏臼夜啼，皆欲擊而去之。庶長夜冥冥，永不復旦耳。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心不欲旦，而妬及知時之鳥，想出意外，妬得無謂。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一首一奇，應接不暇。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只寫不欲天曉之癡情，而其故絕不說破。筆有古趣，意極含蓄。

又六四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批：溫存。

又六九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不負心之言，性情亦正，歌中最難得。鍾惺評：妙在屑屑要人知。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只指天以明不負心耳。取象於月，更以無油剔醒之，運思曲甚。

又七一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一意到頭者最妙，但忽然突出比興者亦妙。《三百篇》中有在首句者，有在末句者，雖極纖小歌詞，不可不知此法。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此女思與歡連，而自道其鍾情之苦，故借蓮爲喻。夫蓮在長江之側，而藕生黃蘗之浦，其爲苦可知，皆寓言以見意也。

又七六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以不刻意爲妙。

又八一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直寫亦好。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以下二足上二，雙關語亦極自然。又，《子夜》、《讀曲》等歌，雖代分晉、宋，而敏妙則同。撮其尤者，宜一片讀也。

又八二　《古詩歸》卷一二「合匹」句，譚元春批：湊趣事，全不小家。

又八七　陸時雍《古詩鏡》卷一五：心苗語。情有萬端，古今人只道得一二，古歌都是實情，故可諷可咏。唐人拋却眞情，別求假話。古人存詩，教人尋情，俊人存詩，使人尋話，則流傳之本，反開人假借之門矣。

《西曲歌・石城樂（五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一曲）飄忽駘宕，仍有質處。「出入」句批：連五字，逐字作解，有悅忽欣幸意。

又《莫愁樂（二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一曲）質而變，似古逸諸諺。（二曲）《古詩歸》卷一二：「江水」句，鍾惺批：妙在意不甚相屬，語不甚可解。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聞歡遠遊，亟走相送，探手把腰，慘不忍別。此際而看江水，亦若爲人悽絕而不流也。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送歡之際，探手抱腰，慘不忍別，視江水似爲之咽住而不流。不必眞有此境，而情則有之。詩以寫情而已。

又《烏夜啼（八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評：（一曲）驚情道艷，却以澹宕出之，與前曲別爲一格。前曲不盡不得，此曲欲盡不得。作樂府妙於情求一說則遠，須從聲響上得之。「娉婷」句批：「無踪迹」三字形容「娉婷」，更深更細。「菖蒲」句批：「可憐」字用「花」字下，妙矣。更妙在直作花上看，若倒用，或增一字用，便不入情艷。《古詩歸》卷一二：（四曲）怨及無情，是艷歌中第一佳想。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五曲）四句俱用比體，不出正意，《三百篇》却用此法。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七：（四曲）怨烏啼誤催歡去也。一氣說下，直至末句點清，橫甚。不曰可惡，而曰可憐，措辭敏妙。

又《襄陽樂（九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一曲）「大堤」二句批：「花艷」二字，只作粗粗看，應上諸女兒字耳，本無深意。入口自成音響，俗人不解，便說妙在「驚」字。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姑存此題，中無警作。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四：（一曲）以大堤之盛而女郎花艷多出揚州，此風由來舊矣。

《壽陽樂（九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落落在知其情，聊存此題。

《西烏夜飛（五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九：似此種存必俱存，刪必俱刪。刪之，恐題竟不傳於後也。

《白紵舞歌詩》　鄧雲霄《冷邸小言》：古樂府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瀏亮委曲，如回風飄雪，不假人爲，一句之中凡三四轉。無名氏《白紵舞歌》中有句云：「如推若引留且行。」又云「袍以光軀巾拂塵，制以爲袍餘作巾。」全似漢人語，其妙無窮。

《青溪小姑歌二首》一　《古詩歸》卷一二譚元春評：上二語詠之有味，下

遂吞吐情深。又批「葉落」句：「依枝」，妙。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丹心寸意」句批：「寸意」從未經人道。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風吹葉落，猶自依枝，則眷懷可想。妾抱苦心，疑君未照，則含恨無窮。然上語託意頗微，下語鍾情自隱，吞吐得妙。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短句短章，不知何以諧被管弦，應亦巷吟小曲耳，乃居然有作者風味。「風吹」、「葉落」，句分意合，自妙。

又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前歌意深，此歌意直，然尚有幽響，不覺其膚淺。「何意」句批：「何意」二字，苦甚。

《吳聲獨曲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代塚中人作言，大奇。語中亦得鬼趣。

《雜歌謠辭・蘇小小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淫氣鬼氣，只可作夢中事，不然何得有如此褻昵聲口。

《清商曲辭・西曲歌・共戲樂（四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評：詞無足取，存此一題。（二曲）「鈴枰」句批：稍有致。

又《楊叛兒（八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二句各爲一意，似不相連屬，樂府中有此體，不得以不貫串目之。蓋比興不妨互用，但須轉掉急疾耳。《古詩歸》卷一三：（五曲）譚元春評：蓮子是豔詩常料，覺此首出脫。「移湖安屋裏」句，鍾惺批：不通得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二：（二曲）楊柳藏烏，本言妾家可宿，白詩已闡明矣。下二句作用，李詩含畜，其見不露。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一：（二曲）悠雅，古致瀠洄。（五曲）此曲每作奇險語。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二曲）此女子與其所私者之詞。言君出白門而來，自有可居之處，如楊柳之可以藏烏也。願歡之與儂如香需罏，相得而不相離，則幸矣。太白《楊叛兒歌》語意皆祖此篇。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一八：（二曲）上二，寫景，却含歡可來就意。下二，則置歡懷抱之隱語也。取象亦巧。（五曲）以蓮隱憐，前人已有，此更有勾留之意。翻得愈出愈奇。

《女兒子（二曲）》　沈德潛《古詩源》卷九：（一曲）說猿聲之悲，始此。

《清商曲辭・西曲歌・雙行纏（二曲）》　楊慎《弓足》（《升菴集》卷六八）：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曰：「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王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或謂起於妲己，亦非。又，《譚苑醍醐》卷三《弓足》：《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緇女子彈弦蹠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舄，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蘂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眞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襄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涴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又《作蠶絲（四曲）》　鍾惺《名媛詩歸》卷六：（二曲）驚憂悲願，似有所指。似有所觸，委曲之意盡矣。「春蠶」句批：不應字，有揣量意在，深。

《贈謝府君覽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哀哉，此似鬼詩近矣。

紀事

《宋書》卷六五《劉道產傳》（元嘉八年劉道產）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諮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四《相和歌辭九・清調曲・豫章行》《古今樂錄》曰：「《豫章行》，王僧虔云《荀錄》所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陸機『泛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

亦題曰《豫章行》也。」豫章，漢郡邑地名。

又卷四四《清商曲辭・吳聲歌曲一》（存目）

又《子夜歌四十二首》（存目）

又卷四五《子夜變歌三首》（存目）

又《上聲歌八首》（存目）

又《歡聞歌》（存目）

又《歡聞變歌六首》（存目）

又《前溪歌七首》（存目）

又《丁都護歌》五首（存目）

又《碧玉歌三首》（存目）

又卷四六《清商曲辭三・吳聲歌曲三・懊儂歌十四首》（存目）

又《華山畿二十五首》《古今樂錄》曰：「《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又《讀曲歌八十九首》《宋書・樂志》曰：「《讀曲歌》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古今樂錄》曰：「《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按：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一憶所歡時，緣山破芿荏。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小人不遜，弄我。」時朱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觀騎立蜘蛛。太陽猶尚可，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蒙厚賚。

又卷四七《清商曲辭四・吳聲歌曲四・春江花月夜二首》《(晉)〔唐〕書・樂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於文詠，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

又《玉樹後庭花》《隋書・樂志》曰：「陳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驪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言甚哀。」《五行志》曰：「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辭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南史》曰：「後主張貴妃名麗華，與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並有寵，又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游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千數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按：《大業拾遺記》，「璧月」句，蓋江總辭也。

又《青溪小姑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廨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即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盌及瑠璃匕。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得所見青溪神女也。』按：干寶《搜神記》曰：「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異苑》曰：「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又《西曲歌上》《古今樂錄》曰：西曲歌有《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枝)〔拔〕蒲》、《壽陽樂》、《作蠶絲》、《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三十四曲。《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

《翳樂》、《壽陽樂》，並舞曲。《青陽度》、《女兒子》、《來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枝)〔拔〕蒲》、《作蠶絲》，並倚歌。《孟珠》、《翳樂》亦倚歌。按：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又《石城樂》 《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

又《烏夜啼八曲》 《唐書・樂志》曰：「《烏夜啼》者，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慶〕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來，籠窗窗不開。』今所傳歌辭，似非義慶本旨。」《敎坊記》曰：「《烏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義康有罪放逐，行次潯陽；江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留連飲宴，歷旬不去。帝聞而怒，皆囚之。會稽公主，姊也，嘗與帝宴洽，中席起拜。帝未達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車子歲暮，恐不爲陛下所容。』車子，義康小字也。帝指蔣山曰：『必無此，不爾，便負初寧陵。』武帝葬於蔣山，故指先帝陵爲誓。因封餘酒寄義康，(且日)〔且曰〕：『昨與會稽姊飲，樂，憶弟，故附所飲酒往，遂宥之。』使未達潯陽，衡陽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二王得釋，故有此曲。」按：史書稱臨川王義康爲江州，而云衡陽王義季，傳之誤也。《古今樂錄》曰：「《烏夜啼》，舊舞十六人。」《樂府解題》曰：「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

何孟春《餘冬詩話》卷上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閔母爲師巫，閔小隨母入宮，長爲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〇《莫愁村》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挽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卿，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掉舴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州。」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此。

北朝文學部

主　編：黃進德

目次

總論……九六七
作家……九八二

十六國

張駿……九八二
馬岌……九八二
李暠……九八二
王嘉……九八三
趙整……九八八
釋道安……九八九
蘇若蘭 竇滔妻……九九〇
苻朗……九九三
苻融……九九三
鳩摩羅什……九九四
釋僧肇……九九八

北魏

劉昞 劉延明……九九九
高允……一〇〇〇
游雅……一〇〇四
宗欽……一〇〇五
段承根……一〇〇六
崔浩……一〇〇六
胡叟……一〇〇八
劉昶……一〇〇九
文明太后馮氏……一〇一〇
韓顯宗……一〇一〇
祖瑩……一〇一一
褚緝……一〇一二
王肅……一〇一三
謝氏 王肅妻……一〇一三
陳留長公主……一〇一三
陽固……一〇一四
元宏 北魏孝文帝……一〇一五
宋道璵……一〇一七
酈道元……一〇一七
元勰……一〇二四
袁翻……一〇二五
袁躍……一〇二六
張裴裳……一〇二六
楊衒之……一〇二七
元熙……一〇三二
李謐……一〇三三
胡太后……一〇三三
崔巨倫……一〇三五
鄭道昭……一〇三五
元順……一〇三五
馮元興……一〇三六
董紹……一〇三七
鹿悆……一〇三七
溫子昇……一〇三八
李諧……一〇四〇
元恭 北魏前廢帝……一〇四一
蘇綽……一〇四二
常景……一〇四四
李騫……一〇四五
盧元明……一〇四六
元子攸 北魏孝莊帝……一〇四七
元詡 北魏孝明帝……一〇四七
元暉業……一〇四七

崔　鴻……一〇四八
陽　尼……一〇五一
荀　濟……一〇五二
王　容……一〇五二

北　齊

劉　晝……一〇五二
高　昂……一〇六四
尹義尚……一〇六五
陽松玠……一〇六六
裴讓之……一〇六六
裴訥之……一〇六六
祖鴻勳……一〇六七
邢　卲……一〇六七
惠化尼……一〇七〇
蕭　慤……一〇七一
張宴之……一〇七二
蕭　祗……一〇七二
陸法和……一〇七三
盧詢祖……一〇七四
趙儒宗……一〇七五
魏　收……一〇七五
祖　珽……一〇八三
斛律羨……一〇八五
蕭　放……一〇八五
馬元熙……一〇八五
高延宗……一〇八六
陽休之……一〇八六
顏之推……一〇八八
王　晞……一一〇三
劉　逖……一一〇四
韋道遜……一一〇五
馮小憐 馮淑妃……一一〇六
鄭公超……一一〇六
楊　訓……一一〇七
荀仲舉……一一〇七
袁　奭……一一〇七
高　緯 齊後主……一一〇七
崔　氏 盧士琛妻……一一〇八

後　梁

蕭　詧 後梁宣帝……一一〇八
沈君攸……一一一〇

北　周

高　琳……一一一一
韋　夏……一一一一
宗　懍……一一一二
劉　璠……一一一四
王　褒……一一一五
庾　信……一一一九
蕭　撝……一一五九
宇文毓 周明帝……一一六〇
李　昶 李　那……一一六一
宇文招……一一六二
宇文逌……一一六四
宇文贇 周宣帝……一一六四
宗　羈……一一六四
北朝樂府俗曲……一一六五

總論

論述

《魏書》卷八四《儒林傳序》 自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強蓬蓽；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己。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略】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略】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

又卷八五《文苑傳序》 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略】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岸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又卷七《音辭》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略】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集）總論》 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

又卷七六《文學傳序》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

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序》 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涖瀏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啟，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邛、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曰：「終有解此作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勑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謇、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並入館待詔，又勑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

《周書》卷四一《王褒庾信傳論》 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軫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摽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

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 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略】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勑。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並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愍、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略】《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吳曾《復齋漫錄》（《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四引） 更五胡之亂，北方分裂，元魏、高齊，宇文氏之周，咸以戎狄強種，雄據中夏，故其謳謠，淆揉華夷，焦殺急促，鄙俚俗下，無復節奏，而古樂府之聲律不傳。周武帝時，龜茲琵琶工蘇祗婆者，始言七均，牛洪、鄭譯因而演之，八十四調，始見萌芽。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 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嚴輩，戲謔詼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五《北齊書·文苑》 齊氏變風，屬諸弦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弦管之亂，時移則息；篇什之變，事往猶存。弦管止誘閭巷淫人，篇什能蠱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館設，齊人風

靡，然不旋踵而亡，其俊秀者盡爲周、隋之用；士之離合，豈與國之廢興相關哉。《詩》「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論語》「殷有三仁」兩節，當參看。

又《王褒庾信》 泰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吾舅，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泰本尚古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爲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格之，蓋難事也。

又 史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樸，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綽既無所建明，奈何以一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

又《魏收》 魏、齊間溫子昇、邢卲、魏收繼出，文字稍與江南比；隋、唐以來，能使南北同體，蓋非特庾信、江總之教也。高澄父子收拾士類，厮隸用之，其言「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正依放曹氏。本根不建而急於歌頌，宣王《小雅》，猶無救於亡；摛辭奮筆，湧波漲瀾，愈速其崩壞爾。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三國典略》曰：「邢卲謂魏收之文剽竊任昉，魏收謂邢卲之賦剽竊沈約。」蓋六朝氣習如此。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暢。溫子昇寒山一片石足語及，爲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衡足號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奕奕有風骨。

又卷七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悛侍宴，又敕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宴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宴，并爲崔瞻父子。」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近體上・五言》 蕭愍：「朔路傳清警，邊風入畫旒。」王褒：「鬬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魏收：「瀉溜高齋響，添池曲檻平。」庾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皆端嚴華妙。精工者，啟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用脩集六朝詩爲《五言律祖》，然當時體製尚未盡諧，規以隱侯三尺，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吻合，惟張正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劍》、邢巨《游春》。又庾信《舟中夜月詩》四首，眞唐律也。

又《外編》卷二《六朝》 溫子昇之謀誅爾朱、荀濟之謀誅高澄，皆忠義激發，奮不顧身。而傳以溫爲陰險，濟爲好亂，史乎？

又 北朝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較謝「池塘春草」，天然不及而神韻有餘。魏收「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不事華藻，而風骨泠然。徐陵欲爲藏拙，文士相傾語耳。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詡語，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豔可觀。總之魯、衞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又《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六《藝林學山・千里面談》 楊所手書寄張愈光者，張刻之滇中。【略】首錄溫子昇等四章，謂七律所自出，然末二句皆五言。余遍閱六朝，得隋煬帝、庾開府、陳子良三首，雖聲調未諧，實七言律濫觴也。惜無從質之楊子云。

鄧雲霄《冷邸小言》 北魏魏收詩絕無佳句，獨有「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兩語頗俊耳。然當時以溫子昇、邢子才相并，號爲三才，蓋小國乏才，輒以夜郎王比漢耶。收有才無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余嘗舉驚蛺蝶謔客，屬對久之不得。余曰：「即魏收所譏者，可作對。昔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疥駱駝』對『驚蛺蝶』，不亦工乎。且又魏收之對頭也。」客爲絕倒。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庾開府《謝滕王賚烏騮馬啟》云：「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廠）〔敞〕畫眉之暇，且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同時，王司空（褒）有《謝賚馬啟》亦精練，爲時所稱。啟曰：「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倘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又 庾開府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後出《枯樹賦》示衆，乃無敢

言者。時溫子昇作《寒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子昇嘗爲王延明作《讓國子祭酒表》云：「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充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于敷教東序，流化上庠，曠官何仰。」此表亦爲一時傳誦。大抵溫故北方之士，足稱才子，未是名家。邢卲、魏收與溫子昇齊譽，世號「三才」。邢卲嘗謂魏收之文剽竊任昉，魏收亦謂邢卲之賦剽竊沈約，蓋六朝氣習如此。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自金行板蕩，戎羯交侵，風雅之道，嗚呼爐矣。拓拔奄半區宇，太和革俗，明而未融。孝明以後，龍光並奮，則子昇作冠。鄴都伊始，鳳采鬱興，則邢、魏爲魁。無愁天子，雍容文林。蕭慤、顏之推、祖珽、陸乂之徒，總轡爭騁。河朔之貞剛盡變，爲江左之發越矣。周代務樸反時，隋煬初非輕側。然王、庾、盧、李獨擅緣情，習氣通流宮體，《玉臺》餘波耳。至於唐初律對森嚴，去雅浸遠，所謂路發出於土鼓，篆籀生乎鳥跡，而文體日新，人巧斯極。　魏孝文銳情文學，一變華風，自草詔勅，具載本史。聯句之外，歌詠無聞。節閔、孝莊二帝，濟陰、中山二王，屯蹇百羅，臨危摛藻，使其生逢夷泰，未必減價前朝也。孝靜《人日登雲龍門有詔賦》，《詠寵侍崔瞻父子》當亦能詩。《北史》云，孝文帝幸代，次銅鞮，賦松詩，示彭城王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時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勰詩今傳，則帝兄弟必斐然述作，惜皆鞠爲草壤。　魏文士備見《北史·文苑傳序》，然其間有工文筆而不能詩句者。考本史，《吟譜》諸書，臨淮王彧所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中山王熙，餞別河梁賦詩，常景以釋奠流譽。崔悛、崔瞻以應詔見賞。崔光當世文宗，八韻琳琅。裴敬憲後進，宗慕五言翹楚。宋道璵、刁雍、陸暐、陸恭之、李槩、游肇、趙逸、鄭道昭、李彪、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梁祐、張始均，皆以詩賦稱，今與塵劫同盡，化爲烏有。存北海《詩紀》者，韓延之、高允、宗欽、段承根、胡叟、祖瑩、鹿悆、董紹、馮元興、陽固、盧元明、李騫、溫子昇輩，朝不數人，人不數首。允、欽贈答四言，一時盛作，亦非俳偶，未可追配盧、劉。鵬舉寒陵，片石江左，健羨陵顏鑠謝，含任吐沈之許，震世赫奕，而其道篇短者寂寥，長者樸懦，殆不足奇。《擣衣》出《詩話補選》，當加詳考。劉昶、蕭綜，本南人入北，綜《聽鍾鳴》、《悲落葉》詞本史、《樂府》大異，未詳其故。王德《春詞》頗近梁、陳。《楊白花》胡武靈自製，情詞悽惋。《伽藍記》稱，荆南秀才張裴裴五言清拔，記其二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咸陽王歌》亦酸楚，固宜流客霑灑。魏世文獻，殫於此矣。

又　齊神武戎馬囏勳，亦嘗商榷詞藻。文襄幼有才辨。天保間，鄴下人才超軼，關中雖由壤接江左，當亦文宣興起之力也。後主昏荒，吃吶好讀詩賦，嘗謂人曰，當有解此理否？而文林館客未造彬彬，修文鉅編，後世沾丐矣。　邢子才、魏伯起與溫鵬舉世號「三才」。祖孝徵詞藻遒逸，邢、魏以下稱其獨步。卲詩云：「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臺」，「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善言景物。又云：「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體羸不盡帶，髮弱總扶冠」，酷似老態，但磊砢有節目爾。收《挾琴歌》纖麗，類南朝語。「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良交契金水，上客慰萱蘇」，律句造心。「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詞氣甚壯。「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其風韻尤可喜也。珽《公主遠嫁詩》，時人傳詠，今以人廢，餘三章句格未成。　齊《世語》曰：「能賦詩裴讓之。」又云：「能賦詩陽休之。」可謂的對。休之陽固之子，今有詩不工。讓之《酬南使徐陵》云：「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精麗可敵孝穆，一時賓筵盛事也。弟舍人訥之作相亞，想亦以酬徐。　范陽二盧：詢祖、思道，並爲北州人俊。詢祖《中婦織流黃》云：「下簾還憶月，挑燈更惜花。」《挽歌》云：「遂使叢臺下，明月滿床空。」鄴下風流，遂不讓建業，惜他篇漫漶，不可多見耳。　鄭公超、楊訓、袁奭、荀仲舉四人，後主朝入文林館。鄭《送庾抱》云：「舊宅青山遠，歸路白雲深。」楊《群公高宴》云：「塵起金吾騎，香逐令君衣。」袁《從駕游山》云：「澗水含初溜，山花發早叢。」荀《銅雀臺》云：「況復歸風便，松聲入斷絃。」調皆修婥，頗似唐音，荀本南產也。　蕭待詔慤、顏平原之推，皆南根移植北土者。仁祖「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高情爽氣，正堪比「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惜下聯「燕幃綢綺被，趙帶流黃裙」，不離梁、陳面目，流麗近唐排律。「畫栱浮朝氣，飛梁照晚虹」，「野禽喧曙色，山樹動秋聲」，是其篇中苕穎。「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句，亦新巧。　北齊世楊遵彥詩賦萬言，爲相業所掩。陸雲駒總郊廟製作，餘篇銷燼。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亦爲浩汗，所存無幾。馬元熙、裴澤、房彥詢明滅於斷蠹之間，僅留姓字，立言不朽，幾欺我哉。

宋沈太尉慶之，梁曹將軍景宗，俱武弁能詩，倉卒得句，傾動時主。斛律金健虜耳，《敕勒歌》當是鮮卑雜歌，非金手製，其詞樸野，大勝艷篇。隋賀若弼上柱國《遺源雄》、《石城山》之作，乃似有意爲詩，氣魄魁岸，非文士雕蟲所及。　齊後主好文，馮淑妃亦有文藻。《感琵琶絃》短章，悲感足知擅愛鄴宮，非徒色授。王右丞《息夫人》絕句，用意倣此，而其詞玄淡，遂爲唐格。崔氏《礦面辭》游戲翰墨，自有斌媚之意。

又　宇文君臣好尚斲雕爲樸，聲明文物，不如東齊，而明帝推才，實可彈壓一代。《過舊宮》云：「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秋潭濆晚菊，寒井落疎桐」，唐律精句，何以加之。《贈韋居士》云：「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詞典氣壯，末云：「倘能同四隱，來參予萬機」，梁、陳諸主無此氣象也。諸王惟趙、滕有文。趙王好子山文章，與相唱和，《從軍行》似未完之篇，綺繪勝《渭源》作。　周世文士牢落，篇章之富，才氣之雄，誠無適庾開府者。然隋、唐間，皆以輕佻綺麗之詩爲「徐庾體」。予謂徐詩麗淫，庾詩板質，大不同調，當是庾爲抄撰學士，時有風流標勝，故以相匹耳。王司空褒，但可與宗儀同懷作對，三公盡南產也。北產者，永文昶、徐謙、孟康、李那，寥寥僅存二章。康《永日》稍工屬對。于宣敏年十一賦詩，爲趙王賞異，今無復遺篇。劉粲《贈故人》云：「聞道漳濱信，依然憶舊居。」《贈司馬幼之》云：「白帝望青衣，路長音信稀。」趣韻甚佳，而全篇殘缺。

又　五言古詩，漢、魏、晉無長篇，僅蔡文姬《悲憤》一章，梁劉孝綽、陸倕，始曼衍累百言，然數句輒移韻，無一韻至尾者。惟庾開府《和張侍中述懷三十韻》，詞筆老練，便是杜陵長篇之祖。《獻文帝》樂章「百二當天險，三分拒樂推」。「終封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是老杜排律句法，五、七言四句詩，音節意度，往往有逼近唐絕者。

又　自大明、泰始以來，補衲繁密，競須新事。周世諸公，踵此敝風。如宗懷《春望》云「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庾信《步虛》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懷《詠麟趾殿新井》，又用《瑞應圖》浪井事。王褒《出塞》云「繫馬識餘蒲」，用《三齊略記》秦始皇至東海蟠蒲繫馬事，皆探奇索隱，淺學難窺，便是眉山鼻祖。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　王肅妻謝氏《贈王肅》、陳留長公主（王肅後妻）《代王肅答謝氏》評：二詩只似《子夜》、《讀曲》諸歌中妙語耳。其兩相吞吐處，皆露急疾口角；恩怨中俱有凄涼之慮，不得不爾。

陸時雍《詩鏡總論》　王褒、庾信佳句不乏，蒙氣亦多，以是知此道之將終也。

又《古詩鏡》卷二八　王容《大堤女》及王德《春詞》俱詞家體段，凡轉詩入詞其徑有三：一曰妖媚，二曰軟熟，三曰猥媟，有此三者是爲宋人之詞。愈妖、愈軟、愈猥，加之冗長，是爲元人之詞。詩之所貴，非辭之謂也。梁武作麗情詩而氣如冰壺，庾信作《步虛詞》而語多塵俗，故詩之所可知者，詞也，調也；所不可知者，韻也，神也；語及於不可知者，微矣。

又　蕭愨《秋思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高雅絕倫，不落思致。時魏收、荀仲舉每不滿此二語，及觀荀仲舉詩《銅雀臺》「況復歸風便，松聲入斷弦」，乃知才不逮蕭遠矣。宜其知不及此。至魏收詩絕不成語，略可記者《月下秋宴》「使星宜向蜀，劍氣不關吳」，音節似響，然「劍氣關吳」當何所謂？當時浪得才名，豈古人名果易成耶？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七《王褒邢卲》　王褒詩「產空交道絕，財殫密親疎」，邢卲詩「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性情境遇總在箇中。樂天、文昌祖此一派。

又卷二七《機上絲》　王肅仕齊爲秘書丞，娶謝氏，後奔魏，復尚陳留公主。謝氏爲尼來奔，以詩與肅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此尼殊乏林下家風，公主又無南康器宇。兩賢相厄，不能特置左右夫人也。（按：肅本傳，景文之孫，奐之子。奐爲武帝所殺，乃奔魏。陳留卽彭城公主，先爲劉昶子婦。前妻謝氏生子紹。肅臨薨，謝氏始携子女至壽春。紹遂嗣爵。二詩不知何據，諸家每載之。）

田雯《古歡堂雜著》卷二　北魏劉昶才氣頗高，惜篇什寡耳。溫子昇詩，武帝衍稱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實非溢美。

又　北齊顏之推絕佳。蕭愨詩又在邢卲、魏收之上。

王士禛《阮亭古詩選・五言詩凡例》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後周寥寥，廬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

李兆元《五言律始》（《律詩拗體》卷二附）（存目）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三（光緒丁丑二月十六日）　東漢以後，舉士者大率孝廉，秀才兩途，孝廉猶唐之明經，秀才猶唐之進士，故孝策經學，秀策文藝。世尚漸偏，以文爲重，南北朝遂積重秀才。《魏書·邢巒傳》，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北齊書》【略】《劉晝傳》，晝舉秀才，對策不中，自恨無文藻，乃專意爲文。《文選》所載南齊王融永明九年、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梁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皆務尚華藻。北齊《文苑傳》所載樊遜秀才對策，文極瞻麗，沿至隋時，杜正倫一家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至於唐世，遂無人應舉而進士始爲極選矣。

譚獻《古詩錄序》（《復堂類稿》文一）　北方之學，聲律爲疏。庾信來自江南，欝伊多感，鑒察成敗之由，俯仰身世之故，蓋變風之流也。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劉申叔遺書》）　梁、陳以降，文體日靡。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崔浩、高允之文，舍文尚質。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確自雄。溫子昇長於碑版，敘事簡直，得張、蔡之遺軌。【略】子山、伯起，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自子山、總持身旅北方，而南方輕綺之文，漸爲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子淵，身居北土，恥操南音，詩歌勁直，習爲北鄙之聲，而六朝文體，亦自是而稍更矣。

紀事

《魏書》卷七《高祖孝文帝紀》、卷一二《孝靜帝紀》、卷二一《咸陽王禧傳》（存目）

又卷八二《祖瑩傳》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略】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常景《四聲讀》、陽休之《韻略》、李節《音韻決疑》（〔日〕普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引）（存目）

《隋書》卷一三《音樂志上》　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晋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略】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協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

又卷一四《音樂志中》　齊神武霸跡肇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略】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爲《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今列其辭云。大禘圜丘及北郊歌辭：夕牲羣臣入門，奏《肆夏》樂辭【略】。皇帝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略】。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略】。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略】。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略】。皇帝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

政舞》辭【略】。皇帝獻顯祖文宣皇帝，奏《文正樂》、《光大舞》辭【略】。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樂辭【略】。送神，奏《高明樂》辭【略】。皇帝詣便殿，奏《皇夏》樂辭（羣官出，奏《肆夏》，辭同）【略】。

又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於殿上。今列其歌辭云。賓入門，四箱奏《肆夏》辭【略】。皇帝出閤，奏《皇夏樂》辭【略】。皇帝當扆，羣臣奉賀，奏《皇夏》辭【略】。皇帝入寧變服，黃鍾、太簇二箱奏《皇夏》辭【略】。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箱，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辭【略】。王公奠璧，奏《肆夏》辭【略】。上壽，黃鍾箱奏上壽曲辭【略】。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辭【略】。食至御前，奏食舉樂辭【略】。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略】。文舞辭【略】。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略】。武舞辭【略】。皇帝入，鍾鼓奏《皇夏》辭【略】。

又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第一，漢《朱鷺》改名《水德謝》，言魏謝齊興也。第二，漢《思悲翁》改名《出山東》，言神武帝戰廣阿，創大業，破尒朱兆也。第三，漢《艾如張》改名《戰韓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遠近賓服也。第四，漢《上之回》改名《殄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平河外，漠北款，奏中附也。第五，漢《擁離》改名《滅山胡》，言神武屠劉蠡升，高車懷殊俗，蠕蠕來向化也。第六，漢《戰城南》改名《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能還於鄴也。第七，漢《巫山高》改名《戰芒山》，言神武斬周十萬之衆，其軍將脫身走免也。第八，漢《上陵》改名《擒蕭明》，言梁遣兄子貞陽侯來寇彭、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戰擒殄，俘馘萬計也。第九，漢《將進酒》改名《破侯景》，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復河南也。第十，漢《君馬黃》改名《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擒周大將軍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第十一，漢《芳樹》改名《克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國，獲其司徒陸法和，克壽春、合肥、鍾離、淮陰，盡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漢《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統纘大業也。第十三，漢《稚子班》改名《聖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構，無思不服也。第十四，漢《聖人出》改名《受魏禪》，言文宣應天順人也。第十五，漢《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盡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將出征，平殄北荒，滅其國也。第十六，漢《臨高臺》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無外，梁主《蕭繹》來附化也。第十七，漢《遠如期》改名《刑罰中》，言孝昭帝舉直措枉，獄訟無怨也。第十八，漢《石留行》改名《遠夷至》，言時主化霑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也。第十九，漢《務成》改名《嘉瑞臻》，言時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第二十，漢《玄雲》改名《成禮樂》，言時主功成化洽，制禮作樂也。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

又　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又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略】及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略】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驚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廟皆循用之，無所改作。今採其辭云。　員丘歌辭：降神，奏《昭夏》【略】。皇帝將入門，奏《皇夏》【略】。俎入，奏《昭夏》【略】。奠玉帛，奏《昭夏》【略】。皇帝升壇，奏《皇夏》【略】。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略】。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略】。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略】。皇帝飲福酒，奏《皇夏》【略】。皇帝初獻配帝，奏舞【略】。　宗廟歌辭：皇帝入廟門，奏《皇夏》【略】。降神奏《昭夏》【略】。俎入，皇帝升階，奏《皇夏》【略】。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略】。皇帝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略】。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略】。皇帝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略】。皇帝獻閔皇帝，奏《皇夏》【略】。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略】。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奏《皇夏》【略】。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略】。皇帝還便坐，奏《皇夏》【略】。

又　武帝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

宣帝時，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第一，改漢《朱鷺》爲《玄精季》，言魏道陵遲，太祖肇開王業也。第二，改漢《思悲翁》爲《征隴西》，言太祖起兵，誅侯莫陳悅，掃清隴右也。第三，改漢《艾如張》爲《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關中也。第四，改漢《上之回》爲《平寶泰》，言太祖擁兵討泰，悉擒斬也。第五，改漢《擁離》爲《復恒農》，言太祖攻復陝城，關東震肅也。第六，改漢《戰城南》爲《克沙苑》，言太祖俘斬齊十萬衆於沙苑，神武脫身至河，單舟走免也。第七，改漢《巫山高》爲《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河上，斬其將高敖曹、莫多婁貸文也。第八，改漢《上陵》爲《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俘馘萬計也。第九，改漢《將進酒》爲《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漢《有所思》爲《拔江陵》，言太祖命將擒蕭繹，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漢《芳樹》爲《受魏禪》，言閔帝受終於魏，君臨萬國也。第十二，改漢《上邪》爲《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統，載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漢《君馬黃》爲《哲皇出》，言高祖以聖德繼天，天下向風也。第十四，改漢《稚子班》爲《平東夏》，言高祖親率六師破齊，擒齊主於青州，一舉而定山東也。第十五，改古《聖人出》爲《擒明徹》，言陳將吳明徹，侵軼徐部，高祖遣將，盡俘其衆也。宣帝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樂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敝，以至於亡。

又卷二二《五行志上》 齊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云：「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餼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三年而崩。

《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 （天保元年八月）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

又 （九年）十一月甲午，帝至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北史》卷三三《李渾傳》 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卲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略】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卲、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

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爲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愼慈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兌亦定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雕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省。【略】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略】答云：「【略】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略】乃著《寶人銘》。【略】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

論》、《去是非論》、《影喩論》、《修空論》、《不殺論》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

又卷二七《周益州野安寺衛元嵩》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略】亡名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爾。」

封演《封氏聞見錄》卷四《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敘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晋王以馹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又《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案：金雞，魏、晋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辨誤》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一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謾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谿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又卷六《事實》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透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七「法運通塞志」（存目）

釋念常《佛祖通載》卷一〇（存目）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三《遺逸下・三國》 晋陳壽以魏、蜀、吳爲三國，唐丘悅以江南、鄴下、關中爲三國，咸總南北名之。余所稱三國，則皆北朝也，蓋拓拔魏、高齊、宇文周氏云。或曰昌黎氏誚齊、梁、陳、隋作等蟬噪，六代諸人且爾，矧三氏區區乎。然芙蓉、楊柳，宋人舉以難韓者，實高齊詩。彼謂溫子昇吐任含沈，鑠謝凌顏，誠匪篤論。徐孝穆寒山片石，亦寧免於迂譚。余既詳扢六代諸人篇什，以三氏詩家者流率存而弗論者，因稍差次其品流，品題其撰述，而馮氏所收，間有遺逸，亦附見焉。【略】《北史》

所錄三朝名士，今篇什傳者無幾，因備存姓氏，用闡遺遐。大抵元魏之才，子昇獨步；高齊之譽，邢、魏齊肩。周雖寥落，而王、庾二子，實冠前流。序弗列者，豈以本皆南產耶？　六朝前，入主謚「文」者凡四：漢、宋、二魏也。子桓無論，漢文稱其仁，魏文稱其孝，然二帝實皆有文。漢文不見賈生，自擬過之，胸中蘊藉，概可想見，惜製作不甚傳。魏文史稱其雅好讀書，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等。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著述百有餘篇。蓋元魏文人，無能及者。宋文《景陽樓》一首，宏壯麗密，時亦寡儔。然則四君謚「文」皆無忝，而孝文在夷狄，則尤難也。　孝文《竹堂》、《饗侍臣聯句》云：「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羣臣和無及者，非推避故，自是當時咸出其下。惟邢巒「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差稱。巒起經生，爲大將，稱文武全才而不云能詩，觀此，謂戎狄無人可乎？（以經術顯武功者，惟杜當陽及巒。）　周明帝《過舊宮詩》云：「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整齊工密，儼似唐初諸人五言詩。　北朝諸王，絕無習文事者，惟彭城王勰，差見翹楚。所賦《銅鞮松》詩，時以方曹子建，謂幾於七步而成也。今詩存云：「問松林，松林知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先是孝文賦此詩，亦僅十許步，今不傳。【略】宇文招，周宗室，封趙王，與弟滕王逌並好文學，今各存詩一首。二王與庾信、王褒酬答，頗有梁孝、魏文之風，北人中不多見也。　《企喻歌》四首，六代時北人歌謠，僅此及《瑯琊王》、《鉅鹿公主》數題，見郭氏《樂府》。此則元魏先世風謠也。其詞剛猛激烈，如云「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鵠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等語，眞《秦風》《小戎》之遺。其後卒雄據中華，幾一寓內，即數歌詞可徵。舉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類，了無一語丈夫風骨，惡能衡抗北人。陵夷至陳，卒併隋世。隋文稍知尚質，而取不以道，故煬復爲《春江》、《玉樹》等曲。蓋至是南風漸漬於北，而六代淫靡之音極矣。於是唐文挺出，一掃而汎空之，而三百年之詩，遂駸駸上埒漢、魏。文章關係氣運，昭灼如此。今人率以一歌之微，忽而不省，余故詳著其說，俟審音者評焉。　《瑯琊王歌》八曲，其音較《企喻》稍嘽緩，蓋在南北之間。第五首云：「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龍來，浮游渭橋下。」蓋是時姚興都關中，頗饒樂，寡兵爭，此歌必其時作。長安雖詞家通用，至渭水渭橋，則斷爲關中無疑。或又以爲姚萇時歌。按：萇都關中，事屬草創，旋即病殂，非也。　《瑯琊王歌》諸家咸無解。考姚氏貴戚大臣，惟姚緒封晉王，姚碩德封隴西王，皆興叔父，且勛望優崇，故自餘雖親子弟率封公，如廣平、東平之類，殊無所謂瑯琊王者。而是時晉有瑯琊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晉書·瑯琊王伷傳》，司馬道子改會稽王，時國已除，而姚興時復有德文，不可曉。）　此歌末章云：「愴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按：晉史《載記》，廣平公弼，姚興子，泓弟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諸將咸敗亡，獨弼率衆與戰龍尾堡，大破之。據歌足可想見其人。然貪殘好亂，欲殺泓而篡之。興病革聞變，因力疾臨殿前，賜弼自盡。此歌正猶鄭人之歌叔段，第亦可見其非姚萇及泓時作矣。　《慕容垂歌》三首，其一云：「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自分當，枉殺牆外漢。」後二首語意略同。諸家但注垂履歷，而此歌出處懵然。按：垂與晉桓溫戰於枋頭，大破之。又從苻堅破晉將桓冲，堅潰，垂衆獨全，俱未嘗少衄。惟垂攻苻丕，爲劉牢之所敗，秦人蓋因此作歌嘲之，則此歌亦出於苻秦也。（楊用脩謂垂自作，尤誤。）　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足爲北朝第一。顏之推賞之，可稱具眼，而盧思道不以爲然。又《臨高臺》云：「崇臺高百尺，迥出望仙宮。畫栱浮朝氣，氣梁照晚虹。小山飄霧縠，豔粉拂輕紅。笙吹汶陽篠，琴奏嶧山桐。舞逐《飛龍引》，花隨少女風。臨春今若此，極宴豈無窮。」此篇整峭特甚，惟第三聯失粘，且與下聯句法相犯。余欲爲除去此十字，則上下粘帶，音節格調，亡不完美，足與陰鏗《安樂宮》競爽，入唐初皆爲第一。書俟識者評之。　又《上之回》云：「發軔城西畤，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凍，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清警，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擁杖返皇州。」此篇亦全合唐律者。楊用脩《律祖》取愨「芙蓉露下落」一首，而反遺此，并錄之。　顏之推：「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玄宗「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本此。朝曉稍犯，不若顏句穩健云。　馮淑妃入周，賜代王建，建甚嬖之。馮戰琵琶絃斷，作《感琵琶》云：「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王維「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本此。　宋劉昺入魏，作《斷句詩》云。按：此即今絕句也。絕句之名當始此。以倉卒信口而成，止於四句，而篇足意完，取斷絕之義，因相沿爲絕句耳。或謂漢、魏已有絕句者，不然。蓋漢、魏自有小詩四句

者，後人集詩，以其體相類，故以此名之，非本名絕句也。　韓延之，宋義士也。司馬休之起兵，劉裕以延之有幹用，密招之。延之復書斥裕，詞絕壯憤，司馬氏《通鑑》采之。入魏有《贈李彪》詩。惜《南史》不列之忠義，而置《北史》雜傳中，因表而出之。（彔及韓詩並見《詩紀》。）　劉孝標本名《法武》，年八歲，爲魏兵所掠，轉徙入代都，貧不自立，寄人廡下讀書。後歸南朝，居金華洞中，有《山棲志》，今傳。《龍城錄》云：　金華山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以松炬照之，石刻云：　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跡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碑，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按此說，吳正傳謂王性之僞撰，所謂劉仲卿，蓋即孝標也。世知孝標爲梁人而不知入北。故識此。（又山棲詩見下條。）　劉孝標晚居吾郡，遂爲婺人。今紫薇巖是其讀書處。孝標本以文學烜赫齊、梁間，篇什殊寡知者。今所傳二古詩，宏麗緻密，遠薄宣城，即同時任、沈，不無慚色。惜他作不甚傳，因詳錄於後，俾不以文學沒其實焉。《自江州還入石頭》云：「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堤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絪瑟荆禽亂。我忘淮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始營山居》云：「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畊織。鑿戶闢嶕嶢，開軒望嶄崱。激水簷前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又《出塞》一首云：「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摐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右梁詩，而響亮嚴整，王、楊極意無以加也。　北朝人五言合唐律者，惟王劭《冬晚對雪》云：「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此詩不但體格合唐，其興象標韻，無非唐人者。楊用脩《五言律祖》乃不列，馮汝言《詩紀》亦遺之。近閱《文苑英華・雪類》得此，因亟錄。　按《隋書》，劭太原人，字君懋。弱冠好讀書，家人竊所食盤中肉不之覺。祖珽、魏收等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呼劭問之，劭具陳出處，取收驗之，一無舛訛。時人咸稱其博物。齊滅入周，遂爲隋文帝知遇。在著作二十年，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世推精覈云。據史，則劭不特能詩，其嗜學洽聞，皆北士所罕覩，以修《隋書》多蕪雜，故聲譽不甚振。然此詩風華奕奕，非劉晝等比也。（劭雖列隋史，實生齊周世，故類此。）　庾開府世但重其大篇，視孝穆、總持，但略以氣骨勝，然不甚流轉。五言小詩，特有佳者，合處往往類盛唐。　王子淵《玄圃》詩：「石壁如明鏡，飛橋類飲虹。」太白「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全祖之。（王、庾皆南士，故不備論，附見此。）　魏收「尺書招建業」及「臨風想玄度」二聯，《詩紀》不錄，蓋皆無全篇也。　李騫、崔劼使梁，席上作「蕭蕭風簾舉」、「燈花寒不結」，見《酉陽雜俎・語資》類。二子他作湮沒，此亦可推。　崔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一卷，見《唐・藝文志》。蓋二子皆能詩，今他什亦不傳矣。　楊用脩記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酉陽雜俎》云：「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徧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麒麟見《北史》。）　《雜俎》記庾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按：　子山推魏若此，正與孝穆相左。然收碑頌，今亦罕見云。（溫《寒陵》亦不見傳。）　古今文人，險惡如郄鴻豫、息夫躬，邪佞如許敬宗、宋之問，皆詞場諱言者，然未有如北齊祖珽之甚也。《珽傳》載其履歷，蓋市井負販小人，無賴之尤，薄行不足以言之。然自昔類書，劉孝標、何承天等悉不傳，惟珽《修文御覽》特傳於宋。詩載《文苑英華》凡三首，亦綽約有南朝風。珽雖屢嘗奇辱，竟死牖下，而其子君彥，復以文知名。隋末小人有天幸如此！　要之實古今沴氣所獨鍾也。　北齊文士，著者三人：　邢劭、魏收、祖珽。珽凶惡汙賤，爲古今詞人之冠，收亦亞焉。其才實有可觀，《挾瑟歌》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銀裝玉筯下成行。」無論格調爲唐七言絕開山祖，其風致亦不減太白、龍標。但音節未盡諧，蓋時代然也。　邢子才差爲長厚，亦不能無疵。其詩乃稍事冲淡，與梁、陳諸家不類。如《夜直史館》、《冬日傷志》等篇，輸寫情愫，往往可觀。

至「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折花步淇水，撫琴望叢臺」等句，標致亦不乏也。北朝文士節行，必以溫子昇爲最。楊遵彥蹇諤匪躬，而相業掩之。《詩紀》有盧詢《中婦織流黃》詩一首，蕭轂《野田黃雀行》一首。二人絕無可考。蓋詢即詢祖，轂即蕭轂也。古今同姓名者最衆，然北朝詞客寂寞，安得一時人偶同如此，又絕不見於他書耶？馮愼於闕疑，故並存之。　北周文士，王褒、庾信爲冠，然皆南人也。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余考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即補傳《亢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餘文士同姓名者甚衆，詳見別編。因子淵漫發於此。若蕭轂之訛，盧詢之脫，則余灼見其然，非鹵莽也。　漢王褒字子淵，《周王褒傳》云字子深，非也。必褒以名同漢人，故遂襲稱其字。傳作于唐人，淵，高祖諱也，如陶淵明改稱深明，而蕭淵明但稱蕭明云。　《詩紀》有魏人袁曜，馮氏疑爲躍字誤。按：躍，翻弟，字景騰，以字義及兄名律之，決當爲躍無疑。且《北史・文苑傳》及序，皆止有躍而無所謂曜者，此類直改正之可也。　北朝人亦多有集，今錄其存於唐者，惟觀其目可也：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司空《高允集》二十卷、司農卿《李諧集》十卷、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太常卿《陽固集》三卷、《薛孝通集》六卷、《宗欽集》二卷、《魏季景集》一卷、少傅《蕭撝集》十卷、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卷、尚書僕射《魏收集》七十卷、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楊休之集》三十卷、後周《明帝集》五十卷、《趙平王集》十卷、《滕簡王集》十二卷、儀同《宗懍集》十二卷、《沙門釋亡名集》十卷、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又《衡集》三卷、《略集》三卷。　今考諸人詩，存馮氏《紀》者：魏文、韓顯宗、宗欽、盧文明、袁躍、趙王招、滕王逌（各一首），陽固（二首），周明帝（三首），高允、宗懍、劉逖、楊休之（各四首），蕭撝（五首），釋亡名（六首），邢卲（八首），溫子昇（十一首），魏收（十三首），王褒（四十七首）。庾信詩居北朝之半，而李諧、薛孝通無詩，蕭愍、顏之推無集。記此以俟續考。　北朝集存于宋者，惟庾開府二十卷，此外盡亡。余近所收庾集外，乃有王褒一二家，蓋後人從類書中錄出者，非本書也。　諸人著集者，考《北史》，高允、溫子昇、蕭撝、邢子才、魏收、王褒、庾信各有傳。李諧見《崇傳》下，盧元明見《玄傳》下，袁躍見《翻傳》下，韓顯宗見《麒麟傳》下，陽固及子休之俱見《尼傳》下。魏孝景當作季景，與收同族，亦有傳相聯。薛孝通見《辨傳》下，劉逖見《芳傳》下，大率皆名下士也。　《詩紀》有韓延之《贈中尉李彪》詩云：「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游，策弩廁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事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泪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馮注：「延之，字顯宗，事晉司馬休之，休之敗入魏，作此詩。」誤也。按《北史》：韓麒麟子顯宗，字茂親，以才學節概，傾動一時。晚遭張彝奏免謫，白衣領諮議，以展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丞李彪，以申憤結。所撰《馮氏燕志》及《孝友傳》十卷。《北史》洎《魏書》載其履歷甚詳，緣附父《麒麟傳》後，故覽者不遑精究。此詩正其被謫時作，載傳中甚明者也。《詩紀》注末亦謂「一云韓顯宗，字茂親」，而不復定爲其作，蓋偶未讀此傳也。第以爲韓延之亦有由。延之既謝絕劉裕，以裕父名翹，字顯宗，因以顯宗爲己字，而名子曰翹，示不爲裕臣也。二人節概剛挺頗類，而延之見采《通鑑》，稍稍有聞。又詩中有去舊國、屆新邦，及無援、失侶等詞，意亦恍忽相近。故《詩紀》斷以爲延之，而不審起句賈生、董儒語迥不類。且傳明言向洛贈彪，去舊國二言，乃爲向洛發也。當延之入魏，在魏太武時，而顯宗及李彪俱顯孝文時，其世迥不相及。《彪傳》載彪疏稱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而享年弗永，弗終茂績云云，則彪與顯宗交契可見。考延之及彪傳，絕無游往之迹，《詩紀》之誤無疑。余舊亦以爲延之，及讀《麒麟傳》，乃知因字而誤，忻然自快，不啻獲一眞珠船。此卷前則尙仍《詩紀》之文，今不復追改，以志余讀書之未至，且兩存以俟精史學者。

鄒迪光《石語齋集自序》（卷首）　集何以名石語？昔庾子山謂：北人難以周旋，惟溫子昇寒山碑差足賞，舍此片石外，無可與語者。甚哉，其言之也。余於文，不能隨人，則亦何以語人哉。善乎，少陵氏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斯言一出，石爲點頭。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八《詩下・博雅弘麗》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悛侍宴，又勑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宴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宴，並爲崔瞻父子。」按：悛字長孺，瞻字彥通。

桂馥《札樸》卷六《同作》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

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乃各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此卽遙同之作也。

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三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乃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此卽遙同之作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賦集》八十六卷（後魏祕書丞崔浩撰）。《續賦集》十九卷（殘缺）。《七悟》一卷（顏之推撰。梁有《弔文集》六卷，錄一卷；《弔文》二卷。亡）。《百國詩》四十三卷。《文林館詩府》八卷（後齊文林館作）。《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後周獸門學士宗幹撰）。《後魏詔集》十六卷。《後周雜詔》八卷。《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古今箴銘集》十卷（張湛撰。錄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雜誡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銘集》十一卷，又陸少玄撰《佛像雜銘》十三卷，釋僧祐撰《箴器雜銘》五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文林詩府》六卷（北齊後主作）。《七悟集》一卷（顏延之撰）。《古今箴銘集》十三卷（張湛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顏之推《七悟集》一卷。《文林詩府》六卷（北齊後主作）。崔光《百國詩集》二十九卷。張湛《古今箴銘集》十三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北齊文紀三卷》　明梅鼎祚編。魏代遺文，尚可成帙。鼎祚未爲輯錄，故北朝託始於齊。然自正史所載，及邢魏諸集外，零篇短札，卷帙寥寥，蓋流傳本少，非其搜採未周也。

又《後周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所錄乃周一代之文，止於八卷，庾信乃居其五卷，次惟王褒得十八篇，餘則落落如晨星矣。然是時釐正文體，朝廷詔敕，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遺風，返樸還醇，茲其萌蘖，又未可以流傳之寡忽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北齊文紀三卷》　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採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蓋流傳本少，蒐輯爲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編，濫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卽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卲，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實，亦未睹其安。又《顏氏家訓》，各自爲書，史志相沿著錄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錄其叙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錄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疎漏歟。考崇禎戊寅周鑣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沒後所刻。蓋中多草創之稿。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刊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

又《後周文紀八卷》　明梅鼎祚編。按：東漢東晉之名，所以別於西。南齊之名，所以別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遠，中原江左，別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爲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刊正。所錄宇文氏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則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才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爲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以來文章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敕，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之遺風。卽間有稍雜俳偶者，亦擒詞典重，無齊、梁綺豔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鑑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實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語。豈非黜雕尚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實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總集類・後魏文紀二十卷》　明梅鼎祚撰。明本。此後人得梅氏手稿刻成之，不著刊書人名氏，四庫未收。謹案：《天祿琳琅書目・歷代文紀》十六函，一百六十冊，明梅鼎祚撰。【略】余家所藏《魏文紀》之外祇有《西晉文紀》二十卷。明崇禎庚午年刊，男梅士都覆校。先刻此紀，餘皆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總集類・北齊文紀三卷》　明梅鼎祚編，明刊本。《後周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明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總集類・北齊文紀三卷》明梅鼎祚編，明刊。又《後周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明刊。

作家

十六國

張駿

劉勰《文心雕龍》卷五《章表》　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薤露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健筆欲追孟德。

《東門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觸景悲時，情無泛設。

《晉書》卷八六《張軌傳》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略】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略】在州十三年，寢疾，【略】表立子寔爲世子。【略】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略】。在位六年。【略】子駿，年幼，弟茂攝事。【略】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略】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略】太寧三年卒，【略】在位五年。【略】茂無子，駿嗣位。駿字公超，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略】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略】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張)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略】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略】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五　晉《張駿集》八卷殘缺。【略】馮氏《詩紀》輯存《薤露行》、《東門行》各一篇。　嚴氏《全晉文編》，前涼張駿建興末封霸城侯。太寧二年嗣茂位，劉曜拜爲涼州牧。涼王猶奉愍帝年號，稱建興十二年，後又稱藩於李雄、石勒，至咸和八年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至永和二年卒。在位二十三年。有集八卷。本傳載《上疏請討石虎李期》、《下令境中》，《御覽》載《山海經圖贊》二條，凡三篇。

馬岌

《題宋纖石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惟寫景四句佳，想見其人。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閤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略】。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略】尋遷太子太傅。【略】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李暠

《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感傳論》　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元天

之基，疏渭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賚。

又《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略】世爲西州右姓。【略】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略】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略】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略】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宣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略】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略】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略】遷居于酒泉。【略】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略】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僚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勸諸子。【略】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略】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競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舊唐書經籍志下》《靖恭堂頌》一卷，李暠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暠《靖恭堂頌》一卷。

嚴可均《全晉文》卷一五五 李暠《述志賦》、《自稱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奉表詣闕》、《復奉表》、《手令誡諸子》、《寫諸葛亮訓誡應璩奉諫以勖諸子》、《顧命長史宋繇》、《賢明魯顏回頌》、《麒麟頌》。

王嘉

論述

蕭綺《拾遺記序》（卷首）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爲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黌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散。文起羲、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樸，愛廣尚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意旨迂闊，推理陳跡，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采神仙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秘，捃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跡，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樸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迴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囊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誤。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惑；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採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

劉知幾《史通》卷一〇《雜述》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

弊之甚者也。

吳聿《觀林詩話》 半山云「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貢父時在館中，適與王嘉所載劉向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事見《拾遺記》），故有此句。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特半山用得着題耳。

葛勝仲《讀史八首・王嘉》（《丹陽集》卷二二） 王嘉寃死有由緣，峻節忠言照史篇。最是一條堪恨處，臨刑猶道孔光賢。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炰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又卷七《事實》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炊，紅鮮似霞散」。

王楙《野客叢書》卷七《拾遺記言傅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傅說賈爲赭衣，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傅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傅說云云，無乃誤乎。

楊慎《王嘉》（《升菴集》卷四六，亦見《丹鉛總錄》）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

屠隆《讀王子年拾遺記》（《白榆集・詩集》卷五） 王子才華一代懸，著書直欲掩談天。丹淵紫海心寥廓，脯鳳烹龍事杳然。未論玄珠窺象罔，且看彩筆走雲煙。千秋欲起司空問，佳氣蒼茫在斗邊。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部正譌下》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卽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贋作，今不傳。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娭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浟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讌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迹，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爲最雅最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譚獻《復堂日記》卷五 《拾遺記》，豔異之祖，恢譎之尤，文富旨荒，不爲典要，予少時之論如此。今三復乃見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陽九之運，述往事以譏切時王，所謂陳古以刺今也。篇中於忠諫之辭，興亡之迹，三致意焉。蕭綺附錄，大義軌於正道，是非不謬於聖人者已。又案：篇記異物，輒詳所出，蓋皆自注語，傳寫誤連正文耳。

傳記

《晉書》卷九五《藝術傳・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

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慰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紀事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道安法師傳》（道安）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吾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其子略方得殺登稱帝，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嘉之死，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法師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

又（王）嘉字子年，洛陽人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洞仙傳·王嘉》（存目）

著錄

《隋書·經籍志二》《拾遺錄》二卷，僞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拾遺錄》三卷，王嘉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錄。

《新唐書·藝文志二》王嘉《拾遺錄》三卷，又《拾遺記》十卷，蕭綺錄。

《崇文總目》卷二《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郡齋讀書志·小說家類》《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梁蕭綺叙錄。晉王嘉字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書佚不完，綺拾掇殘闕，輯而叙之。

《通志·藝文略三》《拾遺錄》二卷，僞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遂初堂書目·雜傳類》王子年《拾遺記》。

《中興書目·別史類》晉王嘉撰著《拾遺記》十卷，事多詭怪，今行於世。梁蕭綺序云，本十九卷，書後殘缺，綺因刪集爲十卷。又《藝文·錄篇》引《集賢注記》：「天寶六載十二月，敕索《孝經鉤命決》、《王子年拾遺（錄）》、《任子道論》等四十餘部以進。」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拾遺記》十卷，晉隴西王嘉子年撰，蕭綺序錄。《名山記》一卷，亦稱王子年，即前之第十卷。大抵皆詭誕。嘉，苻秦時人，見《晉書·藝術傳》。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二》《王子年拾遺記》十卷。《名山說》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晉王嘉撰。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子年《拾遺記》，一部二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王子年拾遺記》二本。又《拾遺記》二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　王子年《（十）〔拾〕遺記》。

《百川書志》卷八《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晉隴西王嘉著，蕭綺序錄，二百一十篇。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小說類」《拾遺記》十卷，晉王子年名嘉。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拾遺記》十卷，王嘉。《名山記》一卷，王子年。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小說家」　王子年《拾遺記》二十卷四本。

《棟亭書目》卷三　《拾遺記》，晉隴西王嘉撰，（唐）（梁）蕭綺序錄，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三・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蹟具《晉書・藝術傳》。考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苻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其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經亂亡殘闕，梁蕭綺搜羅補綴，定爲十卷，並附著所論，命之曰《錄》，即此本也。綺序稱「文起羲、炎以來，事迄西晉之末」，然第九卷記石虎燋龍，至石氏破滅，則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後，入東晉久矣，綺亦約略言之也。嘉書蓋倣郭憲《洞冥記》而作，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如皇娥讌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聖，或下奬賊臣，尤爲乖迕。綺錄亦附會其詞，無所糾正。然歷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虞初》九百，漢人備錄，六朝舊笈，今亦存備採掇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原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經亂佚闕，梁蕭綺掇拾殘文，編爲十卷，併爲《序》、《錄》，《錄》即論贊之別名也。所記上起三皇，下迄石虎，事蹟十不一眞，而詞條豔發，摛華掞藻者，挹取不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〇《元版子部》　《拾遺記》（一函五冊），晉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門人。事具《晉書・藝術傳》。書十卷。據諸家書目，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殘缺。梁蕭綺搜補著錄。謂文起羲、炎以來，事迄西晉之末，即此本也。前有綺序錄，後有後序，即引《藝術傳》之文。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刊本）。蕭綺錄并序，云：《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十卷，序而錄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拾遺記》十卷，晉王嘉。

《稽瑞樓書目》　《拾遺記》十卷（舊刻二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小說家類・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原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經亂佚闕。梁蕭綺掇拾殘文，編爲十卷，併爲之錄，錄即論贊之別名也。　漢魏叢書本。古今逸史本。稗海本。明初刊本。祕書二十一種刊本。嘉靖乙酉顧氏思玄室刊本，極精。此書又名《蕉窗蒐隱》。（續錄）說郛本。歷代小史本。子書百種本。明顧氏世德堂刊本。明刊本，清毛扆手校。鈔蕉窗蒐隱本。祕書二十八種本。清初清謹軒鈔本，不分卷。

《鄭堂讀書記・小說家類四・拾遺記十卷（漢魏叢書本）》　《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史類作《拾遺錄》二卷。新、舊《唐志》雜史類俱作《拾遺錄》三卷，又《拾遺記》十卷，注云：「蕭綺錄。」《崇文目・傳記類》、《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拾遺記》十卷。蓋子年撰而綺叙錄，故二《唐志》俱分載也。據綺序，知王氏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經亂佚闕，綺掇拾殘文，編爲十卷，併爲之《錄》，《錄》即論贊之別名也。然則隋、唐《志》所載二卷、三卷之本，亦非子年之原書矣。所記上起三皇，下迄石虎，事蹟奇詭，十不一眞，徒以辭條豐蔚，頗有資於詞章。至綺所論斷，雖爲暢達，亦不過揚其頹波耳。《祕書二十一種》亦收入之。《歷代小史》所收，有《記》無《錄》。《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明翻北宋本）》　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總目。本書首題《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次行題蕭綺序錄，三行以下蕭綺序，序後庖犧、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八子目。目後再題「春皇庖犧」條目以下，每卷皆先子目，後條目。蓋猶唐人卷軸本之式。篇中「殷」、「讓」、「弘」、「禎」、「轅」五字缺筆，字體端雅。蓋北宋精本也。《漢魏叢書》刻此本刪其每卷子目，而以蕭綺序置卷一之前，已大失古式。《祕書》廿一種亦然。邇來崇文書局又從《祕書》本翻刻，而訛謬尤甚。如漢明帝陰貴人《叢書》本誤「陰」爲「因」，局本亦仍之。又如「始皇起雲明臺」，宋本自爲一條，《祕書》本亦同，《叢書》本因前條字抵行末，不便跳行，局本遂連上爲一條，而不顧文之不相續。吁，官刻局書草率乃爾，承學者將何取則焉。　又按：胡應麟《二酉綴遺》謂「即蕭綺所作，託名子年」，其語似是。然隋、唐並有《王子年拾遺錄》三卷，又有蕭綺、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據蕭綺序錄稱「子年原書十九卷殘缺，綺搜拾爲一十卷。」則隋、唐《志》所載之三卷，必仍是子年原書，而無蕭綺卷中錄論之文，但又殘缺，只存三卷耳。胡氏故爲高論以矜其具眼，而不校隋、唐《志》三卷之錄，失之目睫也。　又

按：此本雖原于北宋，而以《太平廣記》所引校之，則此遠不逮焉。雖其中有兩通者，亦有應記奪誤者。然細校其文字，則彼所據者當是唐人所遺，如《周成王泥離國》條「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廣記》引上文有「或泛巨水」四字。《漢成帝飛燕》條「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廣記》引此下有「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恚曰」云云，今本「裾」下即接「怨曰：不可通矣。」《魏明帝昆明國》條「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廣記》引此下有「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二句。《蜀周羣》條「蜀人謂之後聖。」《廣記》引止此。其下「白猿」云云，自相駁詰，必後人識語。蕭綺所錄，百無一眞。其迂誕豈獨此條。又《晉武帝》條「何必木偶於心識乎」，文義難解。《廣記》引作「何必木之偶而無心識者乎？」此皆明明脫誤，其他異同以數百計。（《周靈王昆昭臺》一條，脫百餘字。）別詳札記。　又按：此書次第條目多無義例，往往有數事合爲一條者。《廣記》分引之是也。然不敢謂蕭氏原書必無不合，如晉文焚林不與師曠相儷，乃置周靈王之前，以魯僖標目。劉向校書不置漢成之後，乃擠於郭況、賈逵間；魏任城明帝之朝，而載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沈明石鷄；魏帝爲陳留王之歲，而云太始四年頻斯國來朝：皆時代乖迕，條理莫知，仍不能不以斷爛爲辭矣。

又《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明嘉靖甲午仿宋本）》　明顧氏重刊。目錄二葉。目錄之後，有「顧氏世德堂刊八分書」本記。首行題《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次行題蕭綺序錄，以下重格序文。序後低三格，分二行排寫庖犧、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八目。再下一行低四字，題「春皇庖犧」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左右，雙邊。卷中避「弘」、「殷」、「讓」、「轄」、「禎」等字。「楨」字，或記以「御名」二字，蓋原于宋仁宗時刊本也。末有嘉靖四年顧春跋，接刊於後序之後。程榮《漢魏叢書》即取原此本而移蕭綺之序錄於目錄之前。又每卷刪其總目，大失古式，亦間有臆改處。安得好事以此本重刊而還宋本之舊乎。按：顧氏嘗刻荀、莊、列、楊、文中子，世稱「世德堂六子本」是也。愚謂六子本雖善，然多改換原刻面目，不如此本之精雅也。此書日本有二部：一爲狩谷望之所藏，有「明錢穀叔寶之」印，余此本得之森立之，有「東石黃氏藏書」六字。立之甚寶愛，余屢求而後得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九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題後秦王嘉撰），明嘉靖十三年吳縣顧春世德堂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首卷先蕭綺叙錄，叙錄後爲本卷目錄，目錄直接本書。卷中遇宋諱皆缺末筆，其欵式是從舊本出者。後序附卷十末。鈐有「蒼巖山人書屋記」朱文長方印。梁清標舊藏。卷末有牌子，爲人剜去，僞作嘉定年號，以充宋刻。（余藏）

又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題後秦王嘉撰），明嘉靖顧氏世德堂刊本，十行十八字。毛斧季（扆）據舊錄本手校。所據凡二本，一爲十二行二十三字，一爲九行十八字，末有斧季手記兩行：「癸亥中秋前四日從舊錄本校勘。丙辰仲春春杪閱畢。」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小說家類・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說郛本。漢魏本。稗海本。古今逸史本。歷代小史本。秘書二十一種本。明初本。〔補〕明萬曆間吳琯刊古今逸史本（五十五種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萬曆間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末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明顧春世德堂本及毛扆校本校。　清光緒元年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　〔補〕《王子年拾遺記十卷》，題後秦王嘉撰。　明嘉靖十三年顧春世德堂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宋諱缺筆。余藏。又一爲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毛扆據舊鈔本校。所據本一爲十二行二十三字，一爲九行十八字。有毛扆跋。　明萬曆二十年程榮刊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萬曆商濬刊稗海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余據《太平廣記》引用各條校，頗多異處。　〔補〕《拾遺記》不分卷，題後秦王嘉撰。　明弘農楊氏鈔說郛本。余藏。在卷三十。　〔補〕《王子年拾遺記一卷》，題後秦王嘉撰。　明萬曆間刊歷代小史本，十一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　〔增〕《元〔玄〕中記一卷》，晉郭璞撰，多記異聞。　道光丙戌高郵茆泮林輯刊。　〔補〕明正德十六年姚咨手寫本。涵芬樓藏。　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說郛本，在卷六十。　〔補〕《玄中記一卷》，補遺一卷，□郭□撰，茆泮林輯。　清道光十四年梅瑞軒刊十種古逸書本。

張柬之《洞冥記跋》（晁載之《續談助》引）　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羲造《王子年拾遺錄》，王檢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庸何傷乎。（《隋書經籍志考證》云：「羲不詳何許人，疑即南齊虞羲。」）

顧春《拾遺記跋》（世德堂本）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上遡羲、農，下沿

典午，旁及海外瑰奇詭異之說，無不具載。蕭綺復節爲之錄，搜抉典墳，符證秘隱，詞藻燦然。予因刻置家塾。或有訝其怪誕無稽者。噫！邵伯溫有云：「四海九州之外，何物不有，特人耳目未及，輒謂之妄」；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爲無耶，博洽者固將有取矣。嘉靖甲午春三月東滄居士吳郡顧春識。

王謨《拾遺記跋》（漢魏叢書）　王嘉《拾遺記》，梁蕭綺錄，共十卷。《文獻通考》又以《拾遺記》第十卷別爲《名山記》一卷，實祇一書，卷數分合不同爾。嘉字子年，隴西人，後秦姚萇方士，有傳列《晉書・藝術》，亦言其《拾遺記》記事多詭怪。昔太史公嘗病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而嘉乃鑿空著書，專說伏羲以來異事。其甚者，至以《衛風・桑中》託始皇娥，爲有淫佚之行。誣罔不道如此，其見殺於萇，非不幸也！二《志》厠之《雜史》，謬矣！《通考》以入《小說家》，尚爲近之。

汪士漢《拾遺記序》（秘書廿一種）　按：王子年《拾遺記》原書一十九卷，上自太昊，下迄西晉，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舊事、前世奇詭之說。晁氏曰：書逸不完，綺綴拾殘缺而叙之，今約爲十卷。新安汪士漢考述。

趙整

論述

《酒德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八語耳，有反正便見跌宕。

《諷諫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攪令濁」：《拾遺》作「亂使濁」。

《諫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似古謠。

《琴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四：至言，且亦警切，流涕而道之。

傳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二《前秦錄一〇・趙整傳》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略】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爲酒正令人，以極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一作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未年堅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餞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晉長安曇摩難提》附《趙正傳》　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隳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

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資治通鑑》卷一〇三《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冬十二月》條 （存目）

釋道安

傳記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道安法師傳》 釋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爲師之所重。驅使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餘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尋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昨經不讀，今復求耶！」對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可減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其形望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又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略】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略】遂住襄陽。習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咸以爲名答。【略】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邊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其爲時賢所重如此。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嘗廢闕。桓沖要出江陵，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苻堅素聞其聲，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城內五重寺，僧衆數千人，大弘法化。【略】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略】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致。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抗服。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欲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敬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略】安曰：「若鑾駕必動，可暫幸洛陽，抗威畜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軍大潰，晉軍還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爲慕容沖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以僞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葬五級寺中。

【略】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析微言，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便左臂上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如釧，捋可得上下，唯不得出手而已。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終後二十餘年而什方至。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志經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釋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興公爲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明理。」其見述於世如此。

紀事

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晉長安僧伽跋澄》 苻堅建元十七年，（僧伽跋澄）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毘曇毘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略】初，跋澄又齎《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至今。

又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二月八日，（道安）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略】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略】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略】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又《義解二・晉京師瓦官寺竺法汰》、《晉飛龍山釋僧先》、《晉京師瓦官寺竺僧敷》、《晉荆州上明釋曇徹》、《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又卷六《義解三・晉廬山釋慧遠》、《晉蜀龍淵寺釋慧持》，又卷八《義解論》（存目）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六《雅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劉孝標注引《安和上傳》：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六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

蘇若蘭 竇滔妻

論述

黃庭堅《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山谷集》卷一〇） 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誡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誡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

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傀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山陽袞華堂書。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蕙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迴文，起于寶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郎瑛《七修類稿》卷三九《詩文類・蘇若蘭織錦璇圖詩》 幼聞秦寶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纏枝》之類歟。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寶連波。」據是，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紬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從而刻之。並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蔡琰、崔鶯，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眞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夫，圖亦罕見，況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于稿，略少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五《迴文》（傅咸、溫嶠皆有迴文詩。江淹《別賦》：「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謂若蘭也。）蘇若蘭《織錦迴文》，奇思幻想，巧奪天工，固千古未有之製，亦千古未有之才。武則天序曰：「計八百餘言，詩三千餘首。蘇、黃諸公循環由繹，詫以爲神。近有因其自序，以五色繪圖推廣其辭，滔滔無盡者，雖以夜來之神針運出盤中之妙手，猶未能得其萬一也。」景龍時，瑯琊王氏豫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上獻。」明皇時，東平太守具其事以聞，高適代爲之表。此雖不及蕙子之神妙無方，而以閨閣女流預作未來圖讖，覺劉更生、李淳風輩有其術而尚無其才也。天壤間乃有此種異物。（上元初，有南海女子製盤鑑圖，名曰《轉輪鈎枝銘》，凡迴文一百九十二字，皆四言，王勃序之，令狐楚跋。）

王士禛《居易錄》卷五 趙松雪管夫人手寫《璇璣圖詩》，五色相間，筆法工絕，後跋云：蘇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歲，歸扶風竇滔，甚敬愛之。苻堅寇襄陽，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因織爲迴文錦，以寄滔。滔覽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而歸陽臺於關中，恩好愈篤焉。按：蘇氏織錦迴文，縱廣八寸，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理難盡識。起宗道人分圖拆類，獨得其旨，附錄其右。天水管道昇。後有仇英補圖，亦工。

又卷二六 蘇氏織錦迴文詩，則天記云二百餘首。楊文公讀至五百餘首。明僧起宗，乃又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詩，至三千七百首，某王府刻之；僧亦異人。而蘇氏方寸之圖，古今衍之，如無盡藏，神矣哉。

林楓《論詩倣元遺山體・蘇蕙》（《萬首論詩絕句》） 迴文織錦嘆奇才，文一迴時腸一迴。縱使連波能悔過，不應虐待趙陽臺。

全祖望《題蘇若蘭迴文詩》（《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三）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功人，陳留令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鎮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惠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於蕙，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以佐考證。

《晉書》卷九六《列女傳・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竇滔妻蘇氏》、武則天《織錦迴文記》（《全唐文》卷九七）（存目）

著録

《百川書志》卷二〇　蘇蕙《織錦迴文詩》一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織錦迴文詩》。《織錦迴文讀法》。

《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織錦回文詩譜》二卷一冊。

《讀書敏求記》卷四　《織錦迴文詩》一卷。蘇若蘭《織錦迴文詩》，天冊金輪皇帝序冠首簡。仇東之云：程篁墩嘗出衍聖公藏本，詩僅百四十餘首，謂天下能讀者無復過之。後見黃山谷絕句「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更無悔過寶連波。」因知山谷必嘗讀至千篇，且愧予之自狹也。起宗道人紬繹是詩，分圖爲七，共一百七十四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詩，至三千七百餘首。星羅碁布，宛若天成，起宗錄以見贈，讚歎之餘，爲書如是。起宗，吳僧，名定徵。徐髯仙有《哀定徵詩》云：「起宗肉食相，齒不啖蔬甲。時時聳吟肩，爲怕袈裟壓。諦思回文中，百千演讀法。頗取匏庵重，文字交最洽。奈何圓寂早，明鏡掩塵匣。」其爲通人所傾倒若此。余謂此詩作者、繹者皆天壤間間氣所出，俾後人得曉然讀之，何其快歟。東海顧德基用晦，復用五彩分章，析爲十圖。另一讀法，亦可令人解頤，但以未見起宗本爲恨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璿璣圖詩讀法一卷》　璿璣圖詩，秦蘇蕙撰。其讀法則明康萬民作也。原圖凡八百餘言，縱橫往復，皆成章句。其字本織以五色，以別三、五、七言，後傳本概以墨書，因迷其句讀。唐申誠嘗作釋文，今亦不傳。宋、元間，有僧起宗者，以意推求，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爲十圖。萬民增立一圖，更得詩四千二百六首，與起宗圖合爲一編，以成此書。　謹案：古無以一圖爲一集者。然此圖，經、史、子三部之中，皆無類可附，以究爲韻語之類，且兩家演至詩七千九百五十八首，是亦足以當一集矣，故附之別集類中。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璿璣詩》一卷。（明康萬民讀法。）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璿璣圖詩讀法一卷》　璿璣圖詩，秦蘇蕙撰，其讀法，則明康萬民作也。【略】璿璣圖已見總集回文類聚內，此書似可不收。〔續錄〕明弘治刊本。《澹生堂目》題織錦回文詩譜二卷，康萬民撰。有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總集類二・織錦迴文圖一卷、迴文類聚四卷、續編十卷》　迴文圖，晉蘇蕙撰。類聚宋桑世昌編，國朝朱象賢續。　鶴松堂本。《迴文類聚》有明張之象增訂本，世不稱善。朱象賢依原本重鋟，又增圖八十九幅，詩二百三十二首，詞二十二闋，賦一篇，是爲續編。并以五綵璿璣及織錦故事畫圖，另爲一卷，冠諸首，即此本也。極甚精工，首桑序，次桑跋，次葉適跋，并詩次，武后序次，讀法次，諸家序跋次，諸家迴文武后序，與《晉書》所載不同。　朱氏序曰：射堂無雙譜，蘇氏像最精。余得寶蘇畫冊八幅，非凡筆所能及。因摹縮本，與射堂寫像列於首卷。　朱氏又序曰：桑書始漢、晉，迄唐、宋。今仍張本重鋟，前增諸作亦不忍遽棄。予內子胡慧籤篋中藏有抄本回文圖二帙，似勝國名流著作。余又訪求雅而合體者錄之，是爲續編。毛氏曰：韓燦《璇璣圖》跋曰：璇璣，規運也，方則扞矣。自蘇蕙以錦方行世，而五代迄今僅有僞爲規圖，以爲西來所傳者。燦復多其字數，極盡其致。蕙錦以有扞，未盡讀燦圖，讀而盡之。其字數繁簡，讀句通塞，則規簡矩繁，規通矩塞，理固然者。予嘗謂蕙不遇滔，其遇滔也，亦無不得志於滔，則不能有斯錦。向使燦不遭詘抑，雖鬼神實好事，亦不籍燦有斯圖矣。（錄於《西河集》）　王氏曰：辛亥冬，見宋女郎淑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略】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卧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璣，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元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集《然脂集》三百餘卷，

多徵奧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宣、周昉、李伯時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其盤曲紆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錄於《池北偶談》）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讀織錦回文法一卷（萬曆刊本）》（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一・璿璣圖詩讀法一卷》 丁氏《藏書志》有萬曆刊本《讀織錦回文法》一卷，題明釋子起宗道人分讀，文學邑人康萬民無沴增讀，文學邑人康禹民水衡又增讀，云「是書爲康呂賜編，前有呂賜自識，稱：余錄先太史縣志眞本，悉依原編，獨蘇氏詩未錄，茲專錄其詩圖，並校諸讀法，合爲一編存之」云云，是呂賜亦對山後人，未知與萬民輩行輩何如耳？《四庫》著錄，亦卽是書，此本前有弘治丙辰仇柬之序，稱：「起宗道人經禪之暇，以游戲三昧細玩是圖，得詩三、四、五、六、七言者三千七百餘首，韻意悉如己出，嘗錄以見贈。」是起宗爲明僧無疑，館臣據王漁洋《居易錄》云云，遂疑起宗爲宋、元間人，而不知仲姬墨迹爲明人僞造，似當日館臣所見之本，前脫仇序及《讀法凡例》並呂賜識語，故致此誤，且不知是書爲呂賜所編，非此本僅存，無由糾正其謬矣。惟禹民《讀法》，當呂賜時已佚，無由收入，此編卷末載其言曰：「余偶再讀蘇氏書，殆過十萬言，可盈千卷，當更較禹民爲備，惜乎不可復見也。」玉縉案：丁說訂正《提要》甚核，惟謂當更較禹民爲備，禹民疑萬民之誤。成書《多歲堂古詩存》，其凡例中有一則云：「《璇璣圖》古今豔稱，然謂之絕技則可，謂之詩則不可，試依其法讀之，未有不牽強佶倔者也。此亦論詩之言，不得不爾，妙手慧心，要自古今無兩。」玉縉案：書字倬雲，乾隆庚子進士，官侍郎，此論甚允，錄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璿璣圖詩讀法一卷》 詩蘇蕙撰。《讀法》明康萬民作。總集之《古詩紀》及《回文類聚》皆載之。

苻朗

《臨終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至哀中作達語，爾許時亦何易能作此語也。

《晉書》卷一一四《苻朗載記》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鎭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寒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略】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略】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略】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一《前秦錄九・苻朗傳》（存目）

苻融

《晉書》卷一一四《苻融載記》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略】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荊、

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略】」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略】」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一《前秦錄九・苻融傳》（存目）

鳩摩羅什

論述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蓋益部太守代爲之也。諸佛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也。

《十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二：　方得眞禪理。

傳記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鳩摩羅什傳》　鳩摩羅什，齊言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略】其母出家修道，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口誦日得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解，無幽不暢。【略】什年九歲，進到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三藏九部，莫不綞貫，亦日誦千偈，名播諸國。什既至，仍師事之。遂誦雜藏、《中阿含》、《長阿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與什論議，深推服之。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幼稚，言頗不順。什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略】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略】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略】誦《阿毗曇六足諸論》、《增一阿含》。及還龜茲，名蓋諸國。【略】性率達，不礪小檢，修行者頗非之，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後從佛陀耶舍學《十誦律》，又從須利耶蘇摩諮稟大乘。乃歎曰：「吾昔學小乘，譬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矣。」於是廣求義要，誦《中》、《百》二論。【略】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後往罽賓，爲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義。師感悟心服，即禮什爲師，言：「我是和(上)〔尙〕小乘師，和尙是我大乘師矣。」西域諸國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講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踐其膝以登焉。什道震西域，聲被東國。苻氏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素聞什名，乃悟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十九年，即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耆諸國。【略】破龜茲，殺(其王帛純)獲什。光性疎慢，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尙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辭？」乃飲以淳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略】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韞其經法，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姚萇聞其高名，虛心要請，到晉隆安二年，呂隆始聽什東。既至姑臧，會萇卒，子興立，遣使迎什。弘始三年，【略】十二月二十日，什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歷涉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逍遙園，譯出衆經。什率多闇誦，無不究達。轉解秦言，音譯流利。既覽舊經，義多乖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肇、僧䂮、僧遷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服，莫不欣讚焉。興宗室常山公顯、安成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華首》、《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敎》、《菩提》、《呵欲》、《自在王》、《因緣觀》、《無量壽》、《新賢劫》、《諸法無行》、《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稱揚諸佛功德》、《十誦律》、《戒本》、《大智》、《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三十三部，三百餘卷。並顯暢神源，發揮幽致。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里。名德秀拔者

才、暢二公，乃至道恆、僧標、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餘僧，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廬山慧遠，道業冲粹，乃遣使修問。龍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關諮稟。傳法之宗，莫與競爽，盛業久大，至今式仰焉。初，沙門僧叡，才識高朗，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德薰（《高僧傳》作育明德），流芳萬由旬（《高僧傳》作流薰萬由延）。哀鸞鳴孤桐，清響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在敷廣，嘗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淵奧。什爲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律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臨終，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異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晉義熙中卒于長安，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化，唯舌不變。後有外國沙門來曰：「羅什所譖，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云。

釋慧皎《高僧傳》卷二《譯經中・晉長安鳩摩羅什》（存目）

紀事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道生法師傳》 關中沙門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釋慧皎《高僧傳・譯經中・晉長安鳩摩羅什》、《晉長安曇摩流支》、《晉長安佛陀耶舍》、《晉河西曇無讖》，又卷五《義解二・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又卷六《義解三・晉長安釋道恆》、《晉長安釋僧肇》、《宋廬山凌雲寺釋慧安》，又卷一三《宋山陰法華山釋僧翼》（存目）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六二《後秦錄一〇・鳩摩羅什》 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略】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略】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號「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

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陳善《捫蝨新話》上集卷一《文章造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之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家團團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長短。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三《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云：「如如不動，恆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稱六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老子》二卷，鳩摩羅什注。

《新唐書・藝文志三》 鳩摩羅什《注》二卷。

《郡齋讀書志・釋書類》《金剛經會解》，一卷。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僧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愬日誦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爲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奈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爲法同無爲法，以眞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又《注維摩詰所說經》十卷。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其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眞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爲知法者，斥其有淨穢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眞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也。苻堅遣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興迎致長安，譯經於逍遙園。凡四十部，此其一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釐爲十卷。予得之董太虛家，蓋襄陽木本也。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託者。

《通志・藝文略五》《老子道德經》又二卷，鳩摩羅什注。

《直齋書錄解題・釋氏類》《金剛般若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又《維摩詰所說經》，一卷，鳩摩羅什譯。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三》《金剛般若經》，一卷。　又《維摩詰所說經》十卷。《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引西山眞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彌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鳩摩羅什注《老子》二卷。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二》《中論》六卷，二冊，秦沙門鳩摩羅什譯。

《鄭堂讀書記補逸・維摩詰所說經六卷(明定遠戚氏刊本)》 姚秦鳩摩羅什譯，僧肇等注。《新唐志》止載《神楷維摩經疏》六卷。袁本《讀書志》載是注三卷，又重出一部作十卷。衢本《讀書志》止作十卷，《通考》同。《宋志》作僧肇譯《維摩詰經》十卷，蓋誤以注爲譯，此本作六卷，乃後人所改分也。《書錄解題》作一卷，則無注本矣。晁氏云：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眞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爲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眞俗不二喻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託者(見衢本)。淳化中，張齊賢刻之板(見袁本)。按：《朱子語錄》，稱佛經多中國文士潤色。《維摩經》是南北時人作，與李氏言注爲後人依託者同旨。然佛經譯後，必經文士潤色，其義始達，究與僞造者迥別。此經中注俱以什白。肇曰爲別，前有肇序，末有明方(九叙)後序，別有明凌遂成(濛初)所刊評點本，朱墨套印極精。以一品爲一卷，凡十四卷，而無注。前冠以梁沈(約)所撰《釋迦文佛像銘》并繪像系之。又書謝(靈運)所撰《維摩詰十譬贊》，末附唐王(勃)所撰《釋迦如來成道記》。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釋家類・金剛般若經一卷》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釋藏本。人知道藏，鮮知釋藏。今渾源恆山有釋藏，明時所頒目錄，詳見《恆山志》。《金剛經》石本，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季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爲最善。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宋楊穎集爲六譯《金剛經》一卷，太和中，中貴人楊永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〇 《妙法蓮華經七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宋刊本。(存目)

又 《妙法蓮華經七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宋刊經摺本，小板心，十二行二十五字，字撫蘇體，刻工精雅絕倫，凡一百十七葉，篆額跋尾十二葉。前有釋道宣序，爲他本所無，後有紹興己卯二月二十八日比丘德求跋，(秀州惠雲院刊本。)又乾道九年跋，又淳熙六年九月跋。(有雙鉤數葉。辛酉二月朔見于蔣孟蘋家。)

又 《妙法蓮華經七卷》(後秦鳩摩羅什撰)，宋刊梵夾本，五行十八字，經文加句讀。高五寸八分，寬二寸八分。末有「杭州睦親坊內沈八郎印行」一行。有碑式牌子載仁宗皇帝御讀蓮經文如下：「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含藏；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喉中甘露涓涓潤，口內醍醐滴滴涼。假饒造罪過山嶽，不須妙法兩三行。」全經後有大牌子，文曰：「杭州大街睦親坊內沈八郎校正重刊印行」(辛未三月見)。

又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宋王念三郎家刊本，五行十三字，每版共二十行。前有圖十幅，末幅有木記二行，文曰：「行在棚南前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志心刊印」(余藏)。

《藏園群書題記・釋家類・題北宋刻妙法蓮華經》 此北宋刻《妙法蓮華經》七卷，余十餘年前得之吳門積寶齋孫伯淵許，據言吳江縣垂虹橋畔某寺古塔忽圮，於塔心得經二本，其完好者已歸於蔣君孟蘋，此本雖有破損，然其楷法精妙，雅肖坡公，世所稀有，亟以善價易得。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逐卷相連而下，中不空行。卷末有識語二行，文曰：「此經再將諸本校勘重開，並無訛謬。錢塘丁忠開字。」據此知爲浙杭刊本矣。 按：治平中詔刊七史，曾牒下杭州開版，余藏宋本《南齊書》尚存此牒文。蓋杭州夙多良工，舊與蜀中並美，故此本雖蠅頭細字，而鐫雕工雅，鋒穎圓湛，筆意具在，爲宋槧中所不經見，至可寶也。蔣氏此經曾經印行，余乞得一本。重付裝池時，缺損之字即用影本補入，雖未敢云天衣無縫，然女媧煉石，遂爲天地間彌此缺憾，亦殊快意，裝成爰誌其原委焉。乙亥九月江安傅增湘識於石齋。

又《宋刊金剛經跋》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宋刊，大字經摺本，半葉五行，每行十三字，分目三十二。第三行標「法會因由分第一」，下注云梁昭明太子加其分目。凡字音及訓釋小字附本字下，間有校證之處，如據某寺、某譯、某碑補入字句者，亦綴本句下。以通行本校之，增改亦得數十事。如：「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即非般若波羅密」下有「是名般若波羅密」一句；「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非忍辱波羅密」下有「是名忍辱波羅密」一句；「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如來說即非凡夫」下有「是名凡夫」一句。卷前有圖十幅，題「奉請黃隨求金剛」及「奉請金剛索菩薩」等，上繪菩薩諸像，下錄歷代持誦經文靈應故事，亦附小圖。其第十圖左角有牌子兩行，文曰「行在棚前南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志心刊印」，字細如蠶。余得此於保古齋殷姓手，經坊刻經，亦

諸藏家所稀見也。

藝文

釋惠遠《報羅什偈》（**釋慧皎《高僧傳》卷六《晉廬山釋慧遠》**）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釋僧肇《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廣弘明集》卷二三**）（存目）

李世民《贊姚秦三藏羅什法師》（**陸耀遹《金石續編》卷二〇引**）　秦朝朗現聖人星，遠表吾師德至靈。十萬流沙來振錫，三千弟子共翻經。文含金玉知無朽，舌似蘭蓀尚有馨。堪嘆逍遙菌裏事，空餘明月草青青。（維那僧定瑞，副寺僧祖瞻、祖肸，監寺僧祖□、祖曦，正大乙酉歲仲冬望日，主持傳法沙門義金重錄立石。長安樂世亨刊。）

釋僧肇

傳記

釋慧皎《高僧傳》卷六《義解三・晉長安釋僧肇》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趍負，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衂。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機歎曰：「未常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略】肇後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略】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略】興答旨慇懃，備加贊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紀事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鳩摩羅什傳》（存目）

又卷一五《道生法師傳》　關中沙門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釋慧皎《高僧傳》卷三《譯經論》　鳩摩羅什，碩學鈎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爲稱首。

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二七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著錄

《隋書・經籍志四》　晉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卷。

《崇文總目》卷四　《僧肇論》二卷，《寶藏論》一卷，釋僧肇撰。

《郡齋讀書志・釋書類》　《肇論》四卷，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

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般若無知》、《涅槃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

《通志・藝文略七》 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四》 僧肇《寶藏論》一卷。 又《般若無知論》一卷。《涅槃無名論》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上 《僧肇論》三卷。（秦肇撰，唐僧光瑤注。）《寶藏論》三卷（僧肇）。

又卷五 釋《僧肇集》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二》 《肇論》三卷，僧肇撰。光隆注。

《天一閣書目》卷三之二 《肇論中吳集解》三卷（藍絲闌鈔本）。釋僧肇法師著。宋嘉祐《晉水沙門淨源集》，招提寺僧慧建序。

《鄭堂讀書記補逸・寶藏論一卷（函海本）》 姚秦釋僧肇撰。此本題爲唐者，誤也。《崇文總目》、《宋志》俱載之。《宋志》又重出一部，作三卷。其書凡三篇，廣照空有品第一；離微體淨品第二；本際虛元品第三，纚纚數千言，其文如莊列諸子。考肇尙有《肇論》一書，亦規模莊周之言詳。《讀書志》諸書，今未見云。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五 嚴氏《全晉文編》曰僧肇【略】有集一卷。《釋藏》及《弘明集》、《高僧傳》有《答劉遺民書》及論、序、《羅什法師誄》，凡十一篇。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二《釋家類・肇論中吳集解三卷（明翻刻宋本，鳴野山房藏書）》 《晉水沙門淨源集》，前有小招提寺僧慧達序，稱「長安肇法師所作《崇本不遷》等四論」（按：四論一曰《物不遷》、二曰《不眞空》、三曰《般若無知》、四曰《涅槃無名》）。後有宋嘉祐戊戌潛軒題辭。《夢溪筆談》嘗引其說，末有鳴野山房主人識云。《肇論》中吳集解後秦釋僧肇撰。晁公武《讀書志》作四卷，云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傳燈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高僧傳》不載其事。此本爲宋釋吳中《淨源集解》，大藏目不收此注，何也？《傳是樓》藏有宋本，《拜經樓》得之，此乃翻宋雕者。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〇 《維摩詰所說經注》六卷，後秦釋僧肇注。明戚繼光刊本，九行十八字。題「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理薊昌保定三鎭兼鎭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前鎭守福浙惠潮郴桂南贛伸威營總兵官定遠東牟戚繼光校刊」。（古書流通處送閱。壬戌。）

北魏

劉昞 劉延明

《魏書》卷五二《劉昞傳》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

《北史》卷三四《劉延明傳》 劉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疾卒。

高允

論述

綜論

游雅《論高允》(《魏書》卷四八《高允傳》)（存目）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論》 依仁遊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北史》卷三一《高允傳論》（存目）

張燮《七十二家集・高令公集題辭》(卷首) 蓋讀史至高令公，而歎巧詐之不如樸誠，競躁之不如恬愉也。境有所必避而慨慷以臨之，事有所必趨而靜默以鎮之。貞不絕俗，忠不近名，卒使威主可以理奪，澆暮因之化孚，恥辱何加，尤悔雙遣。儷景台鉉，九霄之樑棟自高，閱祚頤期，一世之津梁未已。微似義俠，全抽道心。時近通人，終呈拙効，蓋坤厚以載物，乾惕以自強，孔所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庶幾近之。老所謂「雄守雌，白守黑，谿谷自如」，殆有進乎？公學靡所不淹，識無所不透。翰墨而成勳績，雖非所期；華實而兼春秋，乃其餘事。惜方山之頌既闕，而代都之賦亦湮。今此逸函還綜大雅，三復《徵士頌》，恍挹延陵墓中之劒焉。卒業《酒訓》，差勝揚子井湄之瓶焉。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高令公集》 游廣平論高伯恭寬中似卓公，洪量似文饒，風節似汲長孺，予心韙之。國史刊石，司徒獄興，劍芒在前，龍蛇莫避，惟有悟主以誠，勿欺可免。伯恭引罪在身，殆得樽酒納約之義。加以儲宮請命，嚴君改顏，應對獲全，非無故也。崔公注《詩》、《論語》、《尚書》、《易》，閔湛、郄檦稱其精微過于馬、鄭、王、賈。伯恭有《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百餘篇，今俱不傳。崔族銷滅，言論宜廢。高令公寵周五帝，年享百齡，而談經之書，不與墓石同永，子孫典守，聿修安在。《徵士頌》感逝懷人，三十有四，紵縞弦韋，紛集於懷。答宗著作詩，表丹歲寒，能言其志。觀彼生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不獨於君臣有情也。集中文字如上書東宮，諫起宮室，矯頹俗五異，及樂平王《筮論》，皆耿介有聲，餘亦整而不污。漢初，張丞相耆壽吉祥，事略彷彿。惜年代久遠，筆札絕少，有愧伯恭。試列之北朝文苑，雖遜步崔公，而開疆邢、魏，固當日之先正也。

魏禧《高允論》(《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 國書之役，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羅惇衍《高允》(《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金章紫綬領朝英，五帝恩歸一代名。農事艱難軍國計，刑條仁厚士民程。鍾靈渤海宜遐壽，啓宇咸陽莫比榮。史禍得全非倖免，回天從古恃忠貞。

分論

《答宗欽詩(十三章)》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六《遺誤》：宗景若《獻高

允》：「嵬峨恆嶺，滉瀁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凡十二解。高允《答宗欽》：「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亦十二解，足嗣響。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八章）就宗詩條，答義更宏暢。（十二章）卓有名理。（十三章）皎皎述懷，風旨雅潔。

《詠貞婦彭城劉氏詩（八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爽筆，抒寫雖直致，無波瀾，而情事已盡。後二章亦哀。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高令公集選》：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在家忽形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終，時人比之秦嘉妻云。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乃爲之詩。

《征士頌》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二：語無琱琢，詞必矜慎，故能以愍勝。又譚獻批：此中有眞意。

《北伐頌》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格高而氣卑，意厚而語薄，時爲之也，然以視齊、梁繁響則此固爲雅奏。又譚獻批：醇質未漓，愍至似晉人。

傳記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存目）

《北史》卷三一《高允傳》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略】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略】（神䴥）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略】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略】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略】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

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略】今建國已久，宮室邑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略】」帝納之。【略】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略】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略】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略】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略】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動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略】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略】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略】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略】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略】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

紀事

《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 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崔)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勑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于允集。

又卷五二《宗欽傳》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略】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略】」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卧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略】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薔，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嵬峨恆嶺，滉瀁滄溟。山挺

其和，水燿其精。【略】。」允答書曰：「【略】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詶，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略】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又《胡叟傳》 胡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

又卷六一《畢衆敬傳》 咸陽公畢衆敬與高允，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

又卷八二《常景傳》 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又卷一〇七《律歷志三上》 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

又卷一〇九《樂志》 （太和）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北史》卷三四《高閭傳》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略】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略】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傳位，徙御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

又卷九二《恩幸傳·王叡》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略】叡少傳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略】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略】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略】。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略】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略】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扞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後魏《高允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高允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司空《高允集》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高允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允集》二十卷。

《棟亭書目》卷四 《高令公集》，北魏高允撰，一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略】有《羅敷行》、《王子喬歌》各一篇。《答宗欽四言詩》一篇十八章，《詠貞婦彭城劉氏》四言詩一篇八章。 張氏《百三家·高令公集》輯本，凡賦、表、疏、上書、書、頌、論、《酒訓》、祭文十二篇，詩四篇。 嚴氏《後魏文編》高允有集二十一卷，今存《鹿苑賦》、《上天文災異八篇表》、《承詔議興學校表》、《諫皇太子營立田園》、《諫文成帝起宮室》、又《諫不釐改風俗》、《答宗欽書》、《筮論》、《塞上公亭詩序》、《徵士頌》、《北伐頌》、《酒訓》、《祭岱宗文》，凡十三篇。

藝文

宗欽《贈高允詩》（《魏書》卷五二《宗欽傳》） 巍峩恆嶺，滉瀁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 於穆吾

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皐，聲溢宇宙。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填無疑割，典無滯泮。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愼。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賢，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　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覿艮闇止。伊爾虬光，肆鱗曲水。

又《與高允書》（《魏書》卷五二《宗欽傳》）（存目）

游雅《論高允》（《魏書》卷四八《高允傳》）（存目）

游雅

論述

《北史》卷三四《游雅傳論》　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

傳記

《魏書》卷五四《游雅傳》（雅）和平二年卒。

《北史》卷三四《游雅傳》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略】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紀事

《魏書》卷五四《游雅傳》　游雅【略】少好學，有高才，【略】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

又卷八四《儒林傳・陳奇》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略】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略】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褊短，因以爲嫌。【略】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宗　欽

論　述

《贈高允詩(十二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款款有深規，而曾未朗鑒禍源，同歸大戮，何也？詩固修雅入情。

傳　記

《魏書》卷五二《宗欽傳》　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

《北史》卷三四《宗欽傳》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幷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紀　事

《魏書》卷五二《張湛傳》　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

《北史》卷三一《高允傳》　(存目)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晉《宗欽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宗欽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宗欽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宗欽集》二卷。

又《藝文略八》《宗欽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宗欽集》二卷。

藝　文

高允《答宗欽詩(十三章)》(《魏書》卷五二《宗欽傳》)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燿靈珠。邈以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雋，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　遠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縱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　在昔平吳，二陸稱賢。今也尅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

刎頸，義以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段承根

《贈李寶詩（七章）》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一《路盈訪璽》：北魏承根《贈李寶》詩：「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徇競爭馳，天機莫踐。」「璽」，按：《玉篇》與「彌」同，而此詩與「緬」、「踐」同韻，又以對「問鼎」，則音義皆不同，亦不知指何也。（後考他本，乃是「璽」字，古文「禰」，從「璽」。見《說文》。）

《魏書》卷五二《段承根傳》 段承根，【略】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李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徇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略】。」

《北史》卷三四《段承根傳》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略】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並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崔浩

論述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論》 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北史》卷二一《崔浩傳論》（存目）

楊士曇《詠史・崔浩高允》《楊弘山先生存稿》卷一） 魏武譏前恐后譏，國書隨筆未多迷。可徒可惜嗟何及，管仲因懷鮑叔悲。

羅惇衍《崔浩》《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摧破蠕蠕潰赫連，星辰風雨動因天。長戈遠指師全勝，直筆私刊柄太專。獄剖高公交踐石，經焚釋氏禍沈煙。佛貍若惜留侯略，奚至瑤貂厄暮年。

傳記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崔浩，字伯淵。

《北史》卷二一《崔浩傳》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略】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略】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略】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略】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

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略】(泰常七年秋七月)遣奚斤等南伐，【略】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略】太武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旣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略】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略】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略】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略】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略】乃敕諸尙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略】(三年十二月)平涼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略】遷浩司徒。【略】(四年九月)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略】浩又上《五寅元曆》。【略】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幷勒浩所注《五經》。浩實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淸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

紀事

《魏書》卷二五《長孫道生傳》 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鎭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愼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酈道元《水經注》卷三《河水》 (谿)水又西南歷中谿出山，西南流於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塞水出懷朔鎭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于陰山之講武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聽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廈，堂宇綺井，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游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眞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淸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尙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鏤焉。

《北史》卷三一《高允傳》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

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略】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欒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又卷三四《張湛傳》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略】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略】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卻掃，慶弔皆絶，以壽終。

《隋書・經籍志二》 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尒朱之亂，並皆散亡。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 《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又《經籍志三》 《曆術》一卷，崔浩撰。

嚴可均《全後魏文編》卷二二《崔浩》 《冊封沮渠蒙遜爲涼王》（《魏書・沮渠蒙遜傳》崔浩之辭也）、《議軍事表》、《上五寅元曆表》（《魏書・崔浩傳》）、《上疏贊明冠謙之受神誥事》（《魏書・釋老傳》：崔浩獨異寇謙之言，因師事之。（授）〔受〕其（道）〔法〕術，於是上疏贊明其事。）《注易叙》（《魏書・張湛傳》）、《食經叙》（《魏書・崔浩傳》：浩母盧氏，湛孫女也。浩著《食經叙》，又《北史》二十一）、《論諸葛武侯》（《魏書・毛脩之傳》）、《廣德殿碑頌》（《水經・河水注》三）、《女儀》（《御覽》二十八，又六百九十七）。

胡叟

論述

《北史》卷三四《胡叟傳論》 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

《示程伯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懷來顯，遂押輔仁韻，質中之雅。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輔仁是康樂一種用法，其詞太直，在北朝取其風格。

傳記

《魏書》卷五二《胡叟傳》 胡叟，【略】年八十而卒。

《北史》卷三四《胡叟傳》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閑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反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

遵。【略】。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略】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寗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奬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

紀事

《魏書》卷五二《胡叟傳》 叟隨吉翰入蜀，多爲豪儁所尙。【略】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闒排疏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

劉昶

況澄《病中摘句懷人詩·劉昶》（《萬首論詩絕句》） 流風餘韻歎衰微，月旦何人定是非。獨立巍然化淮北，關山千里白雲飛。

《斷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亦是眞情。

《魏書》卷五九《劉昶傳》（存目）

《北史》卷二九《劉昶傳》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尙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楊王。歲餘，主薨，更尙建興長公主。皇興中，【略】公主復薨，更尙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略】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略】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尙書。【略】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鎭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齋宇山池，並尙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略】薨於袁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事，謚曰明。

《南史》卷一四《宋晉熙王昶傳》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略】廢帝即位，爲徐州刺州，加都督。昶輕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

文明太后馮氏

《青臺歌》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緣山」字奇，「花額」字秀，皆不經人道。

《魏書》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存目）

《北史》卷一三《魏世祖皇后馮氏傳》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略】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略】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略】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遊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略】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略】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略】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

《郡國志》《太平御覽》卷一七八引）　金河府青臺，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恆於六宮游戲，因歌曰：「青臺雀，【略】」其曲並在大樂部。

韓顯宗

論　述

《贈中尉李彪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情眞。雖直率，自使人悲。

傳　記

佚名《魏故著作郎韓君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韓顯宗》）　君諱顯宗，字茂親，昌黎棘城人也。故燕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雲南莊公之玄孫，大魏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齊、冀二州刺史燕郡康公之仲子。以成童之年貢秀京國，弱冠之華徵榮麟閣。載籍既優，又善屬文，立志嗷然，外明內潤，加之以善與人交，人亦久而敬焉。仕雖未達，抑亦見知，洗善獨足，不迷清淵，可謂美寶爲質，彫磨益光也。春秋卅有四，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於官。有赭陽之功，追贈五等男，加以繒帛之賻，禮也。其年十二月廿六日卜窆於瀍水之西。紼引在途，魂車靡託，妻亡子幼，無以爲主，唯兄子元雍，仁孝發表，義同猶子，送往念居，攝代喪事。親舊嗟悼，痛兼綿愴，迺鐫製幽

銘，以旌不朽之令名。其辭曰：荆挺光璧，海出明珠，在物斯況，期之碩儒。應韓啓族，肇自姬初，康公之子，莊公之餘。學綜張馬，文慕三閭，春英早被，秋華晚敷，言與行會，行與心符，欽賢尚德，立式存謨。揚貞東觀，建節南隅，惟帝念功，錫爵是孚。上天不弔，枕疾纏軀，人之云亡，永矣其徂。昔聞晋叔，今覩齊孤，朝野悽愴，親友欷歔，銘之玄石，以表其殊。【略】大和廿三年歲次乙(己)卯十二月壬申朔廿六日丁酉。(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書》卷六〇《韓顯宗傳》（存目）

《北史》卷四〇《韓顯宗傳》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略】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略】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虬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略】後爲本州中正。【略】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略】新野平，以顯宗爲鎭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曰：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仕晋，奔姚興。入魏爲武牢鎭將，賜爵魯陽侯。一云：韓顯宗字茂親，有《贈中尉李彪詩》一首。（案：韓延之，晋、宋時人。《晋書》、《魏書》、《北史》並有傳。馮氏以爲即此韓顯宗，非也。）嚴氏《後魏文編》，韓顯宗有集十卷，今唯存本傳所載《上書陳時務》、《上言時務》兩篇。

祖瑩

論述

《北史》卷四七《祖瑩傳論》 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

傳記

溫子昇《司徒祖瑩墓誌》(《藝文類聚》卷四七)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流悠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鷄之辯，手握雕龍之聲。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金成器，相遺滿籯。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折秋毫，辭連春藻。

《魏書》卷八二《祖瑩傳》（存目）

《北史》卷四七《祖瑩傳》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略】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臨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尒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紀事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永寧寺》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略】」此黃門郎祖(榮)(瑩)之詞也。

《北齊書》卷二《神武紀》（存目）

褚緝

《梁書》卷二〇《陳伯之傳》 河南褚緝，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緝獨不達。高祖即位，緝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緝，堅距之。緝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略】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緝俱入魏。【略】褚緝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緝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王肅

《魏書》卷六三《王肅傳》（存目）

《北史》卷四二《王肅傳》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略】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略】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略】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陽，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恆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略】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略】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報德寺》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爲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魏書》卷一九中《任城澄傳》、卷二一下《彭城王勰傳》（存目）

《北史》卷四七《祖瑩傳》（存目）

謝氏 王肅妻

《贈王肅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幽情細語，不欲直自陳說。但非引喻提醒辭意，可想棄婦胸中有一段冷暖自知，不敢向薄倖人叨叨絮絮也。「頗憶」句批：「頗憶」三字，諷喻深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輒似《子夜歌》，自言其情，尤爲悽惋。

陳留長公主

《代答詩》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此非答謝氏也，直欲牢籠王肅耳。「得帛」二句批：「新」、「故」二字，甚很。「何能」二字，回得直截，令人不堪。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便酬何捷，亦是情不能耐。

《魏書》卷六四《張彝傳》（存目）

陽固

論述

《魏書》卷七二《陽固傳論》 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

《北史》卷四七《陽尼等傳論》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文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

《刺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淋漓曲暢，調亦以自然爲貴。馮惟訥《古詩紀》卷一一九《陽固》：《北史》曰：宣武末，中尉王顯當權，固每直言其過，以此銜固。又有人間之，顯因奏固。免官，遂闔門自守，作《刺讒》、《疾倖》詩二首。

《疾倖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備極淋漓。「喪邦」疑當作「喪身」。

傳記

《魏書》卷七二《陽固傳》 固，字敬安。【略】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敕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略】世宗末，中尉王顯【略】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略】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悉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微眷眷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略】」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略】」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敍，自固始。大軍征硤口，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略】正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

《北齊書》卷三六《邢邵傳》 （邵）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且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又卷三七《魏收傳》 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

《北史》卷四七《陽固傳》 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

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恆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略】明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略】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略】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僚，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陽固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陽固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陽固集》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輯存《刺讒詩》、《疾倖詩》各一篇。 嚴氏《後魏文編》曰：陽固本傳有《演賾賦》、《上讜言表》各一篇，又云有《南北二都賦》，文繁不錄，今亡。

元宏 北魏孝文帝

論述

《魏書》卷八五《文苑傳序》 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魏孝文銳情文學，一變革風，自草詔勅，具載本史。聯句之外，歌詠無聞。

《與彭城王勰書》 蔡世遠《古文雅正》卷六：三代以下推北魏孝文帝爲令主，不讓漢孝文也。此書見其惇叙九族處。

傳記

《魏書》卷七《高祖紀》（存目）

《北史》卷三《魏紀三》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略】三年六月辛未，立爲皇太子。五年，受禪。延興元年秋八月丙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爲延興。【略】（太和二十三年三月）丙戌，帝不豫。【略】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咸陽王禧、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祕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

紀事

《魏書》卷一九中《元澄傳》　（澄）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蕃來朝，蕃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又　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

又卷一九下《元楨傳》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略】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

又卷五六《鄭道昭傳》　（鄭）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略】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室，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江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遂用慨然。」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曰：北魏孝文帝改姓元氏，遷都洛陽，風移俗易。北朝之盛未有過之者也。今存《縣瓠方丈竹堂饗侍臣與彭城王勰鄭懿鄭道昭邢巒宋弁聯句》一篇。　嚴氏《後魏文編》【略】今錄太和十年已前詔冊爲一卷，十年已後別爲四卷。

宋道璵

《魏書》卷七七《宋道璵傳》　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校群書，考正異同。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

《北史》卷二六《宋世景傳》　（世景）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晋書》，竟未得就。【略】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

酈道元

論　述

楊慎《丹鉛餘錄》卷一七《水經注》　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辨麗，比之宋人《卧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卧遊錄》之陋，未暇也。

陳祚明《咏古八首》四（《稽留山人集》卷一）　巨馬河濱訪酈亭，白沙黄荻暮冥冥。空青不改惟山色，慘淡如聞注《水經》。夜月衰蘆栖旅鴈，秋霜落葉聚流螢。當年人物誰千古，名位無勞重魏庭。（酈亭）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六《談獻二・酈道元》　酈道元，史稱嚴猛，爲中尉。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付獄。悅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殺念，并劾悅。時蕭寶寅在關中，反狀已露，悅遂奏道元爲關右大使，行至陰盤驛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作家四・酈道元》　案：天地間山水林麓，奇偉秀麗之致，賴文人之筆以陶寫之。若陸雲《答車茂安書》、鮑照《大雷岸與妹書》等篇，託興涉筆都成絕構。蓋皆會景造語不假雕琢者也。至酈善長始以淹雅之才，發攄文筆，勒爲《水經注》四十卷，訂以志乘，緯以掌故，刻畫標致，奇幽詭勝，搜剔無遺，後來作者罕復能繼。柳子《永州八記》筆力高絕，萬古雲霄一羽毛，非諸家所敢望爾。

羅惇衍《酈道元》（《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水經》四十注成篇，振古奇書祕莫傳。直欲源流溯天地，豈惟道里紀山川。情聯兄弟嫌應釋，學立邊陲教尚宣。終窘驛亭岡上井，厲聲叱賊直如弦。

田同之《西圃文說》卷二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卧游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略】至記《樊道謠》云：「檜溪赤木，盤蛇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又可以備詩文之材。

《水經注序》　《駢體文鈔》卷二一譚獻批：雖未與《山海經叙》抗手，亦頗樸屬微至，其託體然也。

《淥水》　楊慎《空遊》（《升菴集》卷五三）：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傳　記

《魏書》卷八九《酷吏傳・酈道元》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

《北史》卷二七《酈道元傳》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爲書侍御史。彪爲僕射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中，爲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政，如在冀州。【略】後爲河南尹。【略】後除

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紀事

《魏書》卷四五《蘇湛傳》 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略】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哭舉大聲。【略】寶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爲己用，聽還武功。

又卷五九《蕭寶夤傳》 (孝昌)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略】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略】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舊唐書・經籍志上》 《水經》二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注。

《新唐書・藝文志二》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地理類》 《水經》四十卷，桑欽撰。繹按：《水經》本二卷，此作四十卷，當是酈道元注也。「經」下應增「注」字。

《郡齋讀書志・地里類》 《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略】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

《通志・藝文略四》 《水經》四十卷，酈道元注。

《直齋書録解題・地理類》 《水經》三卷、《水經注》四十卷，桑欽撰，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善長注。桑欽，不知何人。《邯鄲書目》以爲漢人。鼂公武曰成帝時人(以下據《文獻通考》所引補全)，當有所據。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案：《水經》晋郭璞注，二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然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菏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案：《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覩，謂其審正未之精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三一》 《水經》，四十卷。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水經》，十六本。

《國史經籍志》卷三 《水經注》四十卷(酈道元)。

《內閣藏書目錄》卷七 《水經》一冊，正文范陽酈道元著。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水經》十卷，酈道元注。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下》 《水經注》四十卷，十冊，桑欽撰，酈道元注。

《近古堂書目・地誌類》《水經注箋》（酈道元注）。

《讀書敏求記》卷二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昔者陸孟堯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學宮。元祐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于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纔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版，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二，共成四十卷。其編帙小失次第先後，咸以何氏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

《棟亭書目》卷二　《水經注箋》，北魏酈道元注，明朱謀遠箋，四十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自明以來，傳刻舛誤，經注混淆，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重爲校正，補其佚脫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補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雖宋本原佚之五卷，不可復補，較諸明刻，亦可謂還其舊觀矣。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存目）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五《明版史部》《水經注》四函三十冊。後魏酈道元注。【略】書四十卷。凡水百十有九。考《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欣。然班固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永樂大典》中有道元原序，並無桑欽之名，故不從之。《崇文總目》云，已佚五卷，今仍作四十卷。蓋宋人重刊分析以足原書也。是本爲新安吳琯所刻，有王世懋，方沈序。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水經注》《水經注》四十卷，明項氏刻本。先君以柳氏鈔本手校，每卷皆有題記。卷末跋云：《山海經》而後，地理之書莫過於《水經》，而《水經》之所以超陵羣籍者，亦藉有酈亭之注存焉爾。《水經》原水一百三十有七，注中又得一千二百五十有二，包舉華夏，囊括古今，俾學者足不必踰戶庭，舉凡天下經流原委瞭然若指諸掌。藉令郭宏農移《山海》之筆而爲之，絜長較短，吾未知孰得而孰失也。世有修水道者，執此以往，非但神禹之遺跡可求，即管子所稱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之數，旁引曲證，庸詎知不復見於今日耶？惜閱時既遠，習者久乏專家。自唐以後，闕失頗多，宋館閣所藏止三十五卷，蜀本僅二十卷，故歐陽公且未見足本。今幸復四十卷之舊，而其間經注混淆，訛文脫簡，不勝悉數。金源有蔡氏珪補正《水經》，已不可復得。自明以來，校讐刊布者家數漸廣。如楊氏愼、黃氏省曾、吾族人琯、陳氏仁錫、鍾氏惺、譚氏元春及項氏絅此本。而南昌王孫謀埠之箋爲最傳，其用舊本傳錄是正者。又有若歸氏有光舊鈔本、趙氏琦美三校本、朱氏之臣補正本、全氏元立天叙吾騏三世校本，馮氏夢禎勘定本、錢氏曾依宋刻校本、黃氏宗羲芟本、孫氏潛再校本、顧氏炎武校本、黃氏儀校本并圖、劉氏獻廷注疏本、姜氏宸英校本、何氏焯再校本、沈氏炳巽集釋本、全氏祖望七校本，而柳氏僉影宋鈔本爲最精。他如周氏嬰、閻氏若璩、胡氏渭、顧氏祖禹、董氏熜、杭氏世駿、齊氏召南，皆嘗援據辨證，以匡其失。逮仁和趙氏一淸，復博采史傳，斟酌諸家之說，繩愆糾謬，定爲《水經注釋》四十卷，又別纂《朱箋刊誤》十二卷。自謂集古今之大成，于桑、酈二家，可稱功臣。所遺憾者，惟未覩柳氏本耳。按：僉字大中，吳人，別號味茶居士。書鈔於正德中，前有道元原序，雖闕而不全，顧別本皆無之，吉光片羽。洵希世之珍也。舊藏洞庭葉石君家，旋亦散去。予既錄得趙本，又嘗慨慕柳本，有得隴望蜀之想。癸巳秋日，吾友鮑綠飲，忽從湖墅友人齋頭獲見此本，馳以告予，爲之狂喜彌日，因亟從借歸，出趙氏書中孫潛校補數處證之，壹皆脗合。簡端雖不著大中姓氏，定爲從柳本傳鈔。可無疑者。欲影鈔一本，卒卒未暇，乃先取項本，手爲讐勘。其不同者，悉表而出之，以資參考。始於癸巳季冬，訖於甲午仲秋。凡九閱晦朔，蓋百里外借書往來，動多作輟故也。原本雖亦間有亥豕，然披沙簡金，往往得寶，在擇之者何如耳。嗟乎，是一帙也。趙君以畢生之力求之而不可得，予遇之若取諸懷袖，何造物者之嗇於彼而暱於此也。抑書之遇不遇，亦有時歟。予既自慶其遭，略取顚末而著于此。後之得吾書者，其寶之哉。乾隆三十九年重九日，海甯吳某書于拜經樓。　柳本，酈序缺深屏營也至枉渚交奇，凡半葉，此從新刻本補全。每葉廿二行，行二十字。記云：「乾隆丙申春，從京師新刻本鈔全酈序，并校訛字，此序蓋從《永樂大典》內錄出，使人得觀全璧，何其幸也。兎牀記。」「此序行間字數，猶是宋板本來面目。又記。」又書卷首云：「柳本卷下俱有第字，人名上不署漢及後魏字，後同。凡硃筆注一作者，俱柳鈔本。柳本經注皆白文，無小注，故此本小注，並用乙。」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注。一四庫全

書本，一黃晟刊本。

《稽瑞樓書目》《水經注》十冊。（校。又別本十二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自明以來，傳刻舛誤，經注混淆。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重爲校正，補其佚脫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補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

聚珍板本，佳。酈道元原序，獨聚珍板本有之，從《永樂大典》錄出。微波榭刊戴震改定本。康熙甲午項絪刊本。天都黃晟刊本。嘉靖中黃省曾刊本。明新安吳琯刊本。陳仁錫刊本。鍾惺刊本。朱謀㙔校箋萬曆刊本。吳槎客曰：此書諸刻本外，又有歸氏有光舊鈔本，趙氏琦美三校本，朱氏之臣補正本，全氏三世校本，錢氏曾依宋刊校本，孫氏潛再校本，顧氏炎武校本，黃氏儀校本，并圖。劉氏獻廷注疏本，姜氏宸英校本，何氏焯再校本，全氏祖望七校本。而正德中柳僉大中影宋鈔本爲最精，趙氏注釋，集古今之大成。獨未見柳氏本耳，柳本十一行，行二十字。〔附錄〕全校《水經注》靈石楊氏刊本，未成。今京師印行者，止百餘葉，張孝達師云。（紹箕）〔續錄〕閩覆聚珍本。《說郛》本。漢魏叢書本。蘇杭縮刻本。崇文局本。昭文張氏有馮己蒼據柳大中影寫宋本校者，又以朱鬱儀校及謝耳伯所見宋本補校，光緒七年刊楊希閔校本。光緒十四年薛福成刊全祖望校本。光緒十八年刊王先謙合校本。四部叢刊本。傅沅叔收得《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四冊，又收得孫潛夫校宋本，惜不全。曹君直有宋刊殘本四卷，後歸袁寒雲，傅沅叔曾校過。黃刻本十行二十字，頗精整。

《抱經樓藏書志・地理類四・水經注四十卷（康熙刊本）》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北史本傳。黃省曾序（嘉靖甲子），王世懋序（萬曆乙酉），朱謀㙔序（萬曆乙酉），李長庚序（萬歷乙酉），項絪跋（康熙甲午），卷首有「舊雨草堂珍藏」朱文方印，「志商氏」朱文方印，「隸川」朱文腰員印。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附錄二卷刊誤十二卷（乾隆刊本）》仁和趙一清誠夫錄。舊序，畢沅序（乾隆丙午），全祖望序，趙一清序。卷首有「休甯金氏三十五世孫得昌記」朱文方印，「芝雲仙館金氏」、「岩珍藏書畫印」朱文方印，「休甯金氏」朱文長印。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附錄二卷（張氏刊本）》仁和趙一清誠夫錄。全祖望序，畢沅序（乾隆丙午），張壽榮序，趙一清述。

又《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附錄三卷（薛氏刊本）》後記范陽酈道元注，國朝鄞全祖望校。薛福成序，董沛例言，參校諸本姓名，舊序，五校本題辭。附錄補遺王梓材識。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地理類一・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湖北崇文書局本。光緒三年校刊，此即戴校官本。前有道元序並考證，次目錄提要。首卷御題《水經注六韻并序》，御製《熱河考》，又《濼水濡水源考證》。《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㙔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並爲補正，以數百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道元仕于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訂，祇據傳聞所及，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盩也。自河水至斤江水，凡一百二十五水。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終以《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惟河水多至五卷，渭水三卷，江水三卷。「河水」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別題一行。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妄加，今刪。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附錄二卷刊誤十二卷》國朝趙一清撰（原本）。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附錄二卷刊誤十二卷》國朝趙一清撰（蛟川華雨樓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地理類・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鈔配本振綺堂藏書）》仁和趙一清誠夫錄。《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御史中尉。《魏書》，入《酷吏傳》，《北史》出之者也。注《水經》者，尚有郭璞三卷，杜氏作《通典》時猶及見，今惟酈注存。《崇文總目》已稱佚失五卷，故《元和郡縣》、《太平寰宇》兩書所引滹陀水、洛水、涇水，皆不見於今書。今之仍作四十卷者，蓋宋時重刊分析以足原數也。一清承父叔之遺，摯經考史，足繼小山雅

緒，是書因全。謝山謂《水經注》原本注中有注，雙行夾寫，今混爲一，幾不可辨。乃從其說而創爲例，聚四十家舊本考補。原佚五卷中二十一《永樂大典》注，原數相符。又疏證酈氏《北史》本傳，並從柳大中鈔本得酈亭原序之半，可謂此書冠絕矣。前有全祖望序，並乾隆十九年一清自序。既入《四庫》著錄，其後人德元、履元、載元、保元，始於乾隆五十九年刊行。此則振綺堂於未刊以前鈔本，間與刊本異同。咸豐兵火後散佚過半，仍以刊本補之，藉存舊鈔面目。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舊鈔本）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前有全祖望序、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瓊花街散人東潛自序、《北史》本傳、《水經》原序、注釋參校諸本目錄。版心注「小山堂」三字。通卷朱筆點完。當是未刻以前傳鈔之本，然亦未易覯也。

又《水經注四十卷》（明刊本，趙次侯藏書） 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吳琯校。此爲明新安吳氏《山海經》合刻本，前有莆中方沅序。有「吳竹屏藏書記」、「鐵如意齋清玩」、「次侯讀書」諸印。

又《水經注四十卷》（校刊本，董小鈍藏書） 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此爲天都黃晟刊本，首冠歐陽元撰金禮部郎中蔡正甫《補正水經序》。正甫書雖佚，而經注源流得藉之考證。又嘉靖甲午，吳郡黃省曾、萬曆乙酉瑯琊王世懋、乙卯南州朱謀㙔、西楚李長庚諸序，有雙韭山房印。並以朱筆錄趙清常、孫潛夫、沈磵芳、何義門諸校語。於卷眉又有「小韭山房」、「董秉純」、「抑儒字小鈍」三印。小鈍鄞縣人，乾隆癸酉拔貢官，甘肅秦安知縣全謝山弟子也，《鮚埼亭外集》即所拾刊。謝山嘗七校《水經》，此殆節錄其手校本歟。

陸心源《顧儀堂續跋》卷八《馮己蒼校宋本水經注跋》 《水經》四十卷，次行題桑欽撰，酈道元注。經頂格，注低一格。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道元自序「不能不猶」下注明缺二百二十字，餘與《大典》本同。明藍格抄本。崇禎十五年馮己蒼用柳僉大中影宋抄本校正，後以謝耳伯所見宋本增改。每卷以朱筆藍筆記校畢日月，間用「己蒼父」白文方印、「馮己蒼」白文方印、【略】「長樂」朱文腰圓印。卷一「崑崙虛」上不衍「河水」二字。此樹名娑羅樹，「娑」不誤「婆」。「上我置樓上」不作「置我樓上」。「父母作是思維」，「父母」不譌「二父王」。「布效心誠」不譌「怖懼心伏」。「作父抱佛像」，「父」不譌「佛」。「送物助成」，「送」不譌「迸」。「九流分逝」，「逝」不誤「遊」。「浮沫揚奔」，「奔」不譌「望」。卷十八「長安人劉終于崩」下校諸本多四百字。己蒼于卷末題云：卷中一葉各本俱無，獨此完善，與《永樂大典》本同。其餘字句之間不勝枚舉。卷十後即接卷十一，不別紙起。宋本往往如此，尤爲從宋本傳錄之一證。又經馮己蒼以柳、謝兩宋本校正，誠二百年前善本也。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卷二 《水經注》四十卷（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校宋本（明吳琯合刻山海經水經本，徐鴻寶據宋刊本校並跋）。明吳琯刊本。假抱存藏宋本卷十六之十九，又三十九之四十，門人徐森玉以朱筆校過。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又宋本板心刊工名曰施宏、陳高、蔣暉、洪茂、朱諒、洪辛、陳忠、胡端、洪乘、李榮、施蘊、方擇、方成、吳禮、洪新、洪先。 徐鴻寶跋云：「殘宋本《水經注》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不等。存十六至十九，又四十，共五全卷，又三十九僅存後五葉。原書逐葉皆有爛缺蝕之處，一一用筆鈎出，不使與所存文字相混也。各卷口間刻工姓名聚寫如下：施宏、陳高、蔣暉、洪茂、朱諒、洪辛、陳忠、胡端、洪乘、李榮、施蘊、方擇、方成、吳禮、洪新、洪先。受業徐鴻寶校訖謹記。」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五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蓋南宋初刊本。按：此書源出清內閣大庫，清末流出，吳縣曹元忠、寶應劉啓瑞各得其半，曹本後歸袁寒雲，輾轉數家，乃爲余所得，復請於劉君，遂爲延津之合。然叢集數百年，黴濕薰染，紙冊膠凝如餅，乃倩良工蒸曝揭裱，裝潢成冊，差可觀覽，求其一葉之完者已不可得，然酈書宋刊之存於世者殆盡於此矣。以字體雕工證之，當爲南渡初浙杭刊本，刊工與篋藏明州本文選原板多有合者。余得此書，取校吳琯本、朱謀㙔箋注本，有合有不合，知其非出一源，而宋刊勝者爲多。復取校《永樂大典》本，其字句十合八九，近世諸本脫者，宋槧及大典均不脫，因知《永樂大典》修書時，即據此本錄入。又，此書明以來脫卷十八第二葉，前人據諸本校補，字數參差，因而聚訟。宋槧此葉適存，可祛宿疑。然其中文字譌奪、經注混淆者，仍未能盡免，第瑕不掩瑜，勝異所在多有耳。（忠謨謹按：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羣書題記初集》卷三。）

又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明嘉靖十三年甲午黃省曾刊本。十二行二十字。與山海經合刻。【略】初印精美。（壬子）

又 《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明崇禎二年己巳武林嚴忍公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單闌。（余藏）

又《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清康熙項絪刊本。舊人以朱墨筆校訂，並改正經注大小字混淆。亦錄有何義門校語並跋記數行，錄後：「洪景伯隸釋集善長所載漢魏諸碑爲一卷，其後云：『時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在當日猶云爾，況今日乎。爵儀中尉於此書不爲無功，惜如隸釋及通鑑之類，不加旁求博證耳。康熙戊戌八月何焯記。」鈐有「吳城之印」、「甌亭」、「北塾沈霄漁讀」諸印。按：此爲故人沈子封前輩(曾桐)藏書，昔年曾得借觀，未及移錄。其校筆非一人，極爲古舊，不知誰氏。當時惜墨如金，而流傳迄今，乃有名氏翳如之歎，吾輩可不自警哉。沅叔。(邢賀亭藏書，甲戌二月見。)

又《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明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韓涤卿(應陛)手校，朱筆，據朱謀㙔本。前有西皐主人跋，後有沈椒園(廷芳)跋，又涤卿長跋。(癸酉十一月十二日見，周叔弢藏。)

又《水經注箋四十卷》(明朱謀㙔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刊本。前人以朱筆批點，又以黃筆臨何焯校語，署欵爲乾隆四五十年，間曰「匏雅」，又曰「抱雅」、「圻」、「圻」字當是其名。【略】大要其人爲郭毓圻字匏雅耳。各卷有郁泰峰讀過題記。(辛酉)

又《水經注箋四十卷》(明朱謀㙔撰，存卷一至五、九至十六、三十八至四十，共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刊本。孫潛、袁廷檮手校並跋。孫潛手鈔補序半葉又四行。卷尾刻書跋及校勘官彭戢、晏知止二人銜名，三行爲袁廷檮手摹。諸跋錄後：「三十日勘完，用趙氏校過本子。節庵。」「戊申正月三十日勘完，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其本亦藏葉石君處。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書、一楷書)趙普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春詞(所聞未見者)等，皆寶玉大弓也。嗟乎，何日得盡觀之以暢余懷乎。記於此以俟異日耳。潛夫。」「案：朱箋所引宋鈔本、舊本、古本往往與據校之舊鈔本同，則爲影宋鈔無疑矣。然烏焉滿目，而精善處亦不少，今不別是非悉著之，以俟考定。舊鈔本從顧氏小書自所借也。又愷記。」「此書澗蘋得於揚州，今歸與我。乙丑九月望廷壽記。」「先外舅綬階袁公五硯樓藏書數萬卷，手校者有百卷。自歸道山後，所藏秘籍散佚殆盡，(墉)於書肆中往往見之，即爲購得，此其一焉。秋窗坐雨，展讀一過，不勝黯然。時嘉慶壬申中秋前三日貝墉識於敏求室。」「長洲趙光照借讀一過。」(余藏)

又《水經注釋四十卷首一卷附錄二卷水經注箋刊誤十二卷》(清趙一清撰)，清乾隆五十一年趙一清小山堂刊本。清王詠霓子裳據清武英殿本校，并引據諸書加以考證。「同治二年從釵洋李氏假得是書，不揣固陋，思爲補掇，自辰至午校第一卷完。六潭山人王詠霓志於白芨精舍。」(己未)

《藏園群書題記・地理類・宋刊殘本水經注書後》　此宋刊本《水經注》，余於丙辰春見數卷於袁抱存公子許，其後展轉竟以歸余。嗣又得數卷於淮南舊家，遂合而裝之，通存卷十有二。其卷次爲卷五至八，卷十六至十九，卷三十四至四十。惟卷五缺前二十六葉，卷十八祇前五葉耳。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或二十一二字，注低一格，中縫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吳禮、陳忠、陳高、蔣暉、姚宏、胡端、洪新、朱諒、洪乘、洪茂、方擇、方成、洪先、尤先、流宏、李榮、施蘊、胡瑞諸人。宋諱殷、弘、玄、敬、匡、貞、恆均缺末筆，惟「桓」、「構」二字有避有不避，或爲南渡初梓耳。考《水經注》一書舉世未聞以宋刻著錄者，錢遵王言陸孟堯有影鈔宋本，黃蕘圃言顧抱沖得影宋本，全謝山言柳大中有手鈔宋本，皆未嘗親見宋刻也。惟陸存齋藏馮已蒼校本，言先以柳大中影宋本校，復以謝耳伯所見宋本增改，然亦不詳宋刻之款式及爲何人所藏也。明代嘉靖之黃省曾刻本、萬曆之朱謀㙔刻本，其自序咸不言得見宋本，卷中所稱宋本云云者，大率皆摹影宋本耳。此本舊藏內閣大庫，故外間無由得見。然以叢積數百年無人釐整，蟲傷水浥，殘損已甚，所存各卷黴濕薰染，紙冊膠凝，堅實如餅，曝之蒸之，差可觸手。爰募工揭開，裝背成冊，聊便披覽，而文字斷爛，求一葉之完者已不可得，洵可謂碩果之僅存者矣。明代刻《水經注》者有黃、朱二家及吳琯本。世以吳本爲最善，謂其所據爲宋本，余遂取以對勘。凡宋本有異字，吳本多有剜剔之迹，頗疑其同出一源。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卷十九瀙水注滕公石槨銘「于嗟滕公居此室」句下，宋本脫二行三十七字，吳本固不脫。而卷十八末芒水注文自「芒水出南芒谷」以下四行八十四字，宋本注文宛然，吳本轉一字不存。差殊之鉅，至於如此，則決非同源可知矣。又朱箋本往往稱引宋刻，余更以此本核之，亦不盡符。如卷三十九匯水注「松人上下以蒿種者」，箋云：「當作以篙橦者。」今宋本正作「篙橦」也。來水注引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與溱水注海」，箋云：「當作始興」，今宋本刻正作「始興」也。洙水注「下注水謂之歷

口」，箋云：「脫一『洙』字。」今宋本正作「洙水」也。贛水注「山高瀨激，激著樹木，樹木霏散」，箋云：「宋本無下『樹木』二字。」今宋本固仍疊「樹木」二字也。廬江水注「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箋云：「《御覽》引作懸流飛澍。」今宋本正作「懸流飛澍」也。又「匡先生所游至江道」，「游」下箋云：「舊本作通」，今宋本亦作「通」也。其他注文如「衝波水激」，宋本作「所激」；「南平縣都山北」，宋本作「部山」；「桂水南出縣東理」，宋本作「無出右」；「今其泉水」，宋本作「除泉水」；「縣平溪以即名」，宋本作「憑溪」；「同溱一瀆」，宋本作「同湊」；「水出山復」，宋本作「山腹」；此皆朱箋所引宋本與茲本相同者。而其餘單詞隻字，宋本多佳勝之處，朱箋轉不載，是又可知朱氏所見之影宋本與此斷非一刻矣。昔全謝山盛稱柳大中大有功於是書，如渭水篇中補得脫文四百餘字，不獨國初亭林諸老未之見，即謝耳伯亦拜下風，因所校之本固從宋槧手鈔也。余按：《渭水篇》在卷十八中，今宋刊殘本此卷適存，詳檢其文正在第二葉，自「所得白玉」起，至「即皇覽謬」止，適爲全葉，以行格計之，應得四百一十八字，因此以推知趙氏言孫潛夫用大中本校補四百二十字，或云四百二十二字，或云四百三十四字，皆未見宋刻，以意增省，而致此差舛也。今更以宋刻此葉文字與趙本對校，其中亦小有差違。如「敗趙昌」，「敗」作「改」。「咢酉小衰困冪喪」，「喪」作「亡」。「嗚呼嗚呼」，無下二字。「赤牛奮靷」，「奮」作「燋」。「終如其言矣」，無「其」字。「世亂則無驗」，「亂」作「濁」。「路經此亭」，「經」作「逕」。「中夜聞女子稱冤之聲」，「中夜」作「夜中」。「當爲理寢冤」，「寢」作「侵」。「祈年觀」下無「皇覽」二字。似宋刻於義爲勝也。近年，《大典》本《水經注》幸得集合全本，播傳於世。（原本《大典》八冊，後四冊爲余舊藏，展轉歸之涵芬樓。）余因取《大典》本校此第十九卷，其脫葉之文及他卷字句異同，均與宋刊八九合。余由是憬然徹悟，知永樂修書正據此本鈔入，獨惜其累代閉藏，寖歸堙佚，僅留此寥寥殘帙，且序跋不存，莫由考定爲何時所鐫，深足歎耳。昔袁抱存初獲此書，曾加題識，援錢氏《敏求記》之說，斷爲元祐二年轉運使晏知止所刻。余觀其字蹟雕工初不類蜀中風氣，其言未可深信。且詳審其結體整嚴而氣息樸厚，要是南渡初浙杭所開，則張君閬聲謂爲紹興本者庶幾近之矣。夫發古來不傳之祕，爲人間未見之書，固已足珍爲奇寶。乃殘卷之中而闕葉佚文數百言，爲學人夙所驚詫者，宛然燦具於冊。爲前輩成此鐵案，爲後來祛其宿疑，蕘翁所矜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者，加之此書甯有愧色耶。昔張石洲爲全、趙平議《水經》事，於戴東原大肆訾警，謂《提要》所言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此《大典》本絕無之事。今《大典》原本既出，其事已可大明，而四百餘字之原文宋刻又適存於余篋，行當影摹傳世，用以執石州之口，爲東原雪此沉冤，斯亦學林中一快舉也。憶辛壬之交，晤楊君惺吾於海上。其時君方撰《水經疏》，爲言研治此書歷四十年，窮搜各本以供參證，獨以未覩宋刻爲畢生憾事。余語君曰，此書宋刻之絕迹於世固已久矣，設一旦宋刻出世，吾恐經注之混淆、文字之譌奪仍不能免，未必遂優於黃、吳諸本也。洎余獲此書，而君已久謝賓客，不得相與賞異析奇，一慰其平生之願，思之愴然。然其訛文脫字未能盡掃，亦竟如吾意所期。第瑕不掩瑜，勝異亦所在多有。披沙揀金，往往得寶。異日當詳審精勘，盡取各本，臚陳同異，以定是非。蓋各本之誤，得《大典》本可以證明，《大典》本之誤或待宋刻以糾正也。余生平癖古嗜書，多得舊本，顧於酈書特有奇遇。昔督學畿輔，曾於南中得全謝山五校稿本。辛亥後始得孫潛夫校本十許卷。繼得此宋本十二卷。旋又得《大典》本半部。此皆孤本祕籍，世所稀逢，而余乃先後兼獲之，於酈氏似有夙緣。惜頻年博觀旁騖，不得專治此書。今暮齒衰頹，更無餘力纂成鉅業。或者奮志丹鉛，就所藏各帙舉其領要，疏爲校記，以俟後人之考索，於酈書不無微助，庶無負長恩之默佑耳。己卯九月二十一日手識，時方游翠微諸剎歸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 漢桑欽撰。

單水經，說郛、漢魏叢書等本。　明新安吳琯刻本。　康熙甲午項絪玉淵堂本。　天都黃晟翻項本。　明嘉靖甲午黃省曾刻本。　朱謀㙔校箋本，萬曆中刻。　聚珍板本。　閩中覆本。　戴震改定本，微波榭刻。　蘇杭縮徐本。

昭文張氏有馮己蒼據柳大中影寫宋本校者，又以朱鬱儀校及謝耳伯所見宋本補校。〔補〕宋紹興間浙杭刊本，十一行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注低一格，白口，左右雙闌。存卷五至八、十六至十九、三十四至四十，共十二卷。余藏。　明嘉靖十三年黃省曾刊本，十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萬曆十三年吳琯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　明崇禎二年嚴忍公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　清康熙五十三至四年項絪摹玉書堂刊本，舊人校並臨何焯校跋。邢之襄藏。　清乾隆十八年天都黃晟槐蔭草堂刊本。　明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沈廷芳、韓應陛校並跋。

周叔弢藏。清小山堂鈔本，十行二十字，注十九字，左闌下有「小山堂鈔本」五字。全祖望校，自題「謝山五校水經本」。余藏。

《四庫提要辨證・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存目）

藝文

田雯《樓桑村酈道元故里》（《古歡堂集・五七言絕句》卷二）　螺髻煙垂獨鹿青，酈生宅畔月泠泠。燈紅一寸樓桑夜，還注桑欽舊水經。

又《讀庾開府集題六絕句爲倪舍人魯玉》六（《古歡堂集・五七言絕句》卷二）　楊子《伽藍》未足多，酈元藻思更何如？《玉臺新詠》殘編在，妬殺徐家小寶摩。

元勰

論述

《魏書》卷二一下《彭城王勰傳論》　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烏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北史》卷一九《元勰傳論》　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

《應制賦銅鞮山松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問松》：北魏彭城王勰，嘗從行幸，路有大松，帝顧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就。」勰時去帝十步，即吟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陳思七，史育五，而此君以十步傳。（《代州志》謂松在銅鞮山。）

傳記

佚名《魏故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司徒公彭城武宣王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王諱勰，字彥和，司州河南洛陽光睦里人也。顯祖獻文皇帝之第六子，高祖孝文皇帝之弟。仕歷侍中已下至太師。十七除官。永平元年歲在戊子，春秋卅六，九月十九日己亥薨。追贈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司徒公，謚曰武宣王。其年十一月六日窆于長陵北山。　其辭曰：承乾體極，胄皇緒聖，睿明夙躋，含仁履敬。德冠宗英，器高時令，鉉教孔脩，端風丕映。流恩冀北，申威南郢，遵彼止遜，挹此崇盛。華衮素心，蠲煩息競，志栖事外，賾道養性。壽乖與善，福舛必慶，隆勳短世，遠情促命。遺惠被民，餘芳在詠。

《北史》卷一九《元勰傳》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略】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略】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略】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略】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略】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略】（帝疾甚，）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略】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略】帝崩于行宮。【略】宣武即位。【略】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略】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

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恆州，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爲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要略》。【略】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略】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略】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

紀事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明懸尼寺》　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

《魏書》卷二一下《元勰傳》　高祖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鸞鶴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醼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詩。至勰詩，高祖仍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略】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末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鼓城國太妃，以慰存亡。」

又卷五六《鄭道昭傳》（存目）

《北史》卷四七《祖瑩傳》（存目）

《南北朝詩話》（《永樂大典》卷八〇七）（存目）

袁翻

論述

《魏書》卷六九《袁翻傳論》　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北史》卷四七《袁翻袁躍傳論》　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

傳記

《魏書》卷六九《袁翻傳》　（翻）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

《北史》卷四七《袁翻傳》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略】後除豫州中正。【略】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略】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略】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紀事

《魏書》卷六九《袁翻傳》　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略】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略】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袁躍

《魏書》卷八五《文苑傳・袁躍》　（存目）

《北史》卷四七《袁躍傳》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四》　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通志・藝文略八》　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躍集》十三卷。

張裴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法雲寺》　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風儀詳審，容止可觀。【略】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後園，僚寀成群，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鄙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僊也。荆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

楊衒之

論述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卷首） 自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族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

劉知幾《史通》卷五《內篇・補注》 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略】之類。【略】若蕭、羊之瑣雜，【略】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

毛晉《隱湖題跋・洛陽伽藍記跋》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顧高宗以北地質魯，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爲希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釋氏而少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洛陽伽藍記五卷》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叙古蹟，以成是書。以城內及四門之外，分叙五篇。叙次之後先，以東面三門、南面三門、北門三門，各署其新舊之名，以提綱領，體例絕爲明晰。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懨，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叙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迹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脩之傳》。秦人事即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爲即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爲是書之瑕類耳。

李宗昉《洛陽伽藍記集證・題辭》（《聞妙香室文集》卷八） 夫此書撰著，意備遺逸，非闡象教。昔洛陽當魏太和中，剎廟甲天下。暨乎城郭坵墟，撫軍行役，感念興廢，用是拾舊聞，叙故蹟，成書五篇，文足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述爾朱之亂，足與史傳參證。采古蹟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又可廣博見聞，非祇詞藻穠麗，援據精審而已。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 《洛陽伽藍記》鋪叙宏麗，點綴清妍，其《景福》之匹儔，《靈光》之支裔歟？

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洛陽伽藍記校注》附編二）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洵乎軼符（苻）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爲之一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尒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爲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其叙錄伽藍，始于閶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迄而西則爲建中、長秋、瑤光也；東則景樂，迄而東則爲昭儀、修梵、嵩明

也，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眞、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閶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融覺在其東也。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第也。昔劉知幾言衒之此記，定彼榛枯，（按：枯當作楛。）列爲子注。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爲分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麤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譚獻《復堂日記》卷三 閱《洛陽伽藍記》。摛文振金玉之聲，懷嘆極黍禾之感。體狹酈道元，事簡常璩，而秀絕人寰。文外有意，毋乃反覆勝邪？

傳記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字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勒)。知其眞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衒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徹於府寀，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沈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紀事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一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按，書中自言莊帝永安中爲奉朝請。嚴氏《北齊文編》曰：楊衒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爲撫軍府司馬，歷秘書監，出爲期城太守。齊天保中，卒于官。

王謨《跋》（漢魏叢書本）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考》作二卷。【略】《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眞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予又考《高僧傳》載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並錄之，以補斯記之闕。

趙翼《簷曝雜記》卷六《洛陽伽藍記》 佛教之入中國，已見《陔餘叢考》。今按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晉永嘉中，洛陽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內外共一千餘寺。其最雄麗者爲永寧寺，後魏靈太后胡氏所造浮圖，九層，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門達摩遍歷諸國，謂閻浮提所無也。按：白馬寺，漢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經》，以白馬馱來，因以爲名。此一寺最古。後魏顯祖好浮屠之學，國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實自後魏始。報德寺，孝文帝所立，爲馮太后薦福。景明寺、永明寺、瑤光寺，皆宣武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爲其父母追福。胡統尼寺，太后姑所立。景樂寺、融覺寺、沖覺寺，皆清河王懌所立。明懸尼寺，彭城王勰所立。平等寺，武穆王捨宅所立。龍華寺，廣陵王所立。宣忠寺，城陽王徽所立。高陽寺，高陽王雍之宅，雍爲爾朱榮所害，故爲寺。追光寺，東平王略之宅。建中寺，樂平王爾

朱世隆所立。長秋寺，劉騰所立。景寧寺，司徒楊椿所立。又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故列剎相望。龍華寺，衆羽林所立。菩提寺，西域人所立。法雲寺，西域烏傷國沙門摩羅所立。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燉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惠生有《行記》，亦載《伽藍記》內。按：佛教既無益於身心性命，又無益於國計民生，不知何以風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爲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異動人之處，是以所至皈依。如《晉書·載記》內所誌誦經解難，臨刑枷鎖自脫之類，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藍記》所謂：盤陀國王捨位與子，向烏傷國學婆羅門咒。四年盡得其術，還，復登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向王悔過，實足駭人觀聽。是以人皆信嚮，到處崇奉。烏傷國有如來晒衣處。龍王寺有如來履石之跡。婆樓城有如來投身餵虎處。王城南摩休國有如來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再西行五日，有如來捨頭施人處。辛頭河有如來作摩竭大魚以肉餵人處，有如來挑眼施人處。雀離國有如來爲尸毘王救鴿處。那竭城有如來浣衣處。雖皆出於附會，然能使天下人人附會，必非無因。蓋佛教多在咒語、偈語，如張道陵在鶴鳴山造符咒，傳之至今，猶有驗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圓夢等技，雖不識字人習之，亦能驅使鬼神。不可盡以爲誕妄也。世間萬事無不有，豈可以方隅之見概之哉。

施國祁《禮耕堂叢說·伽藍記字說》 友人爲余言：比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有雙聲句云是誰第宅軍家，此婢雙聲，獰奴慢罵四語，殊不諧叶，何也？余謂：「君所疑者，殆宅獰等字耶？是有古音與俗音不同者在。案：宅古音鐸。《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釋文》：古文庂。與相似也。又五流有宅，三危既宅，古並作度。（自注：《史記》同。）《毛詩·鴻雁》其究安宅，與澤韻；《皇矣》此惟與宅，與度廓韻。（自注：楊雄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緣北朝多宗鄭學，尚讀古音者也。獰，《廣韻》乃庚切，而吳下俗音，讀同迎聲，且與銀吟等音混，大謬。此字自當作彼，與婢聲同，係俗本刊誤。依聲讀之，無不諧叶。」記錢遵王言趙清常于此記取陳錫元、秦西巖、顧寧宇、孫蘭公四本，及龍驤邸刻補正爲完書，而今本復有譌字。使清常有靈，想武康山中，尤當白晝鬼哭者也。書以贈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

釋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篇》 《洛陽地伽藍記》一部五卷，右元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洛陽伽藍記》五卷。楊衒之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

《郡齋讀書志·地里類》 《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僧舍之多，爲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

《通志·藝文略五》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

《遂初堂書目·地理類》 《洛陽伽藍記》。

《直齋書錄解題·地理類》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撫軍司馬楊衒之撰。專記洛陽城內外寺院。爾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

《文獻通考·經籍考三一》 《洛陽伽藍記》三卷。

《宋史·藝文志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八 《洛陽伽藍記》一冊。

《百川書志》卷五 《洛陽伽藍記》一卷，元魏羊衒之撰。其時王公大人，崇尚佛教，多造佛寺，有捨第爲之，故甲天下。凡四十八寺，載其本末事跡甚備。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洛陽伽藍記》五卷，魏衒之。

《國史經籍志》卷四 《洛陽伽藍記》五卷，魏楊衒之撰。

《脈望館書目》 《洛陽伽藍記》二本。

《世善堂書目》卷上 《洛陽伽藍記》三卷，羊衒之。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下》 《洛陽伽藍記》一卷，楊衒之。

《近古堂書目》 《洛陽伽藍記》。

毛扆《洛陽伽藍記跋》（李葆恂重刊吳本）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於廠

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板影寫者。行間字面，爲朱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諸書。其書無可考之，以意爲之。空白處妄自塡補，大失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眞僞雜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爲最劣。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胡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顧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蓋以此也。家刻原稿，更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宜增入，注一作者，卽肊改字也。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跡，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之不幸。而今日者，又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漫識於此，幷戒後之讀我書者。柔兆執徐之歲如月十日鐙下，毛扆識。

《讀書敏求記》卷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淸常道人跋云：「歲己亥，覽吳琯刻《古今逸史》中《洛陽伽藍記》，讀未數字，輒齟齬不可句。因購得陳錫玄、秦酉岩、顧寧宇、孫蘭公四家鈔本，改其譌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脫者三百廿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于燕山龍驤邸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爲完書。」淸常言校讐之難如此。予嘗論牧翁絳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趙淸常脈望館，藏書者之藏書也。（趙淸常下十三字，據阮刻本補。）淸常歿，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書之精靈若是。伊予腹笥單疎，囊無任敬子之異本，又何敢廁于墨莊藝圃之列？然絳雲一燼之後，凡淸常手校鈔祕書，都未爲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贈。天殆以佽助予之詩注耶？何其幸哉，又何其幸哉。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劉知幾《史通》作羊衒之，晁公武《讀書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楊，與今本合，疑《史通》誤也。其里貫未詳。據書中所稱，知嘗官撫軍司馬耳。【略】據《史通・補注篇》稱「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也。」則衒之此記，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注者，則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原注：按楊或作羊，未詳孰是。）魏自太和以後，洛陽佛刹甲天下。永熙亂後，衒之行役故都，感懷興廢，因捃拾舊聞，追叙故跡，錄成是書。以城內及四門之列，分叙五篇。文詞秀逸，且多附軼事，足資考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

《稽瑞樓書目》　《洛陽伽藍記》五卷（一冊）。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二》　《洛陽伽藍記》五卷，明如隱堂刊本。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版心有「如隱堂」三字。《洛陽伽藍記》以如隱堂本爲最善。

顧廣圻《洛陽伽藍記跋》（《思適齋集》卷一四）　予嘗讀《史通補注》【略】知此書原用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也。意欲如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旋因衰壽皆取手校者去，未得施功。此臨毛斧季校，續得〔諸〕書賈。斧季多見舊刻名鈔，亦懵然不知有大小字之說，蓋其誤久矣。惜牽率乏暇，汗靑無日，爰標識於最後。世之通才，倘依此例求之，於讀是書，思過半矣。

朱紫貴《洛陽伽藍記集證跋》（吳若準《集證》道光刻本）　曩者顧丈澗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注羼雜，謂紫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爲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乎？」從事經年，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書。歲籥一周，定本遂出。大略所據者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爲比校，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迺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既自悼無成，又惜顧丈病廢不出，無由商榷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深思，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爲緣起云。

李宗昉《洛陽伽藍記集證・題辭》（《聞妙香室文集》卷八）　吳子次平《洛陽伽藍記集證》所采凡十餘種，討源振葉，賅博精詳。其有此本誤而他本是，他本誤而此本可從者，亦必斟酌疑義，兩說並存。至於標明子目，條繫圖列，體例所在，瞭如秩如。實楊衒之之功臣，而劉知幾之畏友也。惜後人合幷子注，不可分辨。遂有疑爲司馬原書，實有別注，諸本佚脫已久者。今經釐定，綱目既具，可釋羣疑。次平雖少年，然其嗜古弗輟，學業勤敏兼人。乞假娛親，著成茲冊。昔王簡栖作《頭陀寺碑文》，謂求宗九疇，研幾六位。足使焠掌佔畢者，悟言筌蹄；蒿目世教者，獲其龜鑑。則是編之刻，洵非徒

然。若以秦人殷里，競詫宏通；《苗茨》、《西征》，矜誇辯博。是使綴文之士，爭尚瑰奇；考異之篇，祇供攜摭。掩黍離麥秀之幽懷，說班荊蔭松之盛蹟，榛楛弗翦，孱雜仍滋。則不獨引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證高陽王雍樓爲固哉言詩，逾滋駁詰也，亦非吳子校勘是書初意矣。

劉毓崧《序》（光緒洛陽西華禪院重刻吳若準本） 古聖王所以教天下者，聖道而已。自漢明帝時，西佛始入中國。延至有唐，其風益熾。蓋佛教之倡久矣。元魏時，高祖猶崇尚文明，世宗則專遵釋、道。金剎星羅，璇臺雲集，而善政善教，寂焉無聞，以致不數傳而浸微。當時之金碧輝煌，琉璃瑩徹，巍巍然上凌霄漢者，鞠爲茂草，嘻，可懼哉。楊衒之作《伽藍記》，錄爲拓跋別史。浙江吳子萊前輩，臚列勝蹟，以紀于編，猶是麥秀黍離之遺意也。余讀是編，覺今古之間，廢興之際，不無有感於心焉。自同治辛未迄光緒丙子，居洛六年，因將《伽藍記》原本付智水禪友重梓，以廣其傳。爰綴數語於卷末，俾後世有所考云。

李葆恂《洛陽伽藍記集證跋》（吳若準《集證》光緒癸卯說劍齋重刻本） 《洛陽伽藍記》無好本，惟道光甲午吳氏若準校刻本爲最善。亂後板佚，印本罕傳。光緒初，余客大梁，得一本於周穉珪中丞家，欲刻未果。適若準族弟抱仙刺史若烺署洛陽令，方據《漢魏叢書》本重刻是書。工既拙劣，校者復以意竄改，訛奪殆不可讀。余以吳本寄之，仍與書曰：「君家自有佳刻，曷不覆之，而刻何鏜本耶？」刺史得書喜甚，乃因循未付梓人。未幾受代去，竟不果刻。余索還原本，則曰：「吾終當重刻，以竟吾兄之志。書暫留，不遺失也。」又數年，刺史卒，此書遂不可復得。壬寅冬，遇繆筱珊太史於武昌，語次偶及此書。太史藏有二冊，遂以一冊貽余。乃亟刻之，以餉學者。撫軍陶齋尚書藏有袁綬階手校《古今逸史》本及汪梅坪校璜川吳氏本，並假歸對校一過。汪本謬不足據。袁氏以士禮居所藏毛校如隱堂本讎勘，與吳本同出一原。雖小有異同，不敢輒改，懼失眞也。仍錄袁氏所錄毛跋於後，以備參考。刻既成，識其緣起於右，獨惜刺史之不及見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地理類·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漢魏叢書本。津逮祕書本。古今逸史本。明如隱堂刊本，佳。眞意堂活字本。學津討原本。道光十四年錢塘吳若準刊本，附集證一卷，佳。〔附錄〕綠君亭本。（星詒）〔續錄〕學海類編本。顧千里謂據《史通》所云，此書係分大小字，今以子注混正文，擬仿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而未暇。吳若準改定本，附考異二卷。近影印如隱堂本。類說本。廣漢魏叢書本。五朝小說本。玉簡齋叢書本。龍谿精舍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一一 《洛陽伽藍記》五卷。明刊本。題魏撫軍司馬楊衒之撰，有自序。此如隱堂刻本，較綠君亭本爲佳，舊爲吳項儒丈藏書。內第一卷、第二卷並有缺葉，以顧澗蘋校本鈔補。卷首有「吳卓信印」、「項儒」二朱記。

《鄭堂讀書記補逸·地理類七·洛陽伽藍記五卷》璜川吳氏活字版本） 後魏楊衒之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新唐志》入之釋氏類。）晁、陳書目俱載之。《文獻通考》及《宋志》作三卷，字之誤也。後魏遷都洛陽，崇信佛法，一時王公大夫，多造僧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洛陽伽藍之盛，爲天下最。及爾朱之亂，寺觀灰燼，塔廟邱墟。楊氏恐後世無傳，因撰斯記。載本末事蹟甚備，然寺數至多，不可遍及，故但錄其大者，其小者則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城內，次城外，表列門名，敘以遠近，凡分五篇。搜採繁富，文詞秀逸，足以資考證而廣異聞，與酈氏《水經注》爲伯仲。據史通》補注篇，其書尚有自注。而自宋以來，傳本無之，豈亦如趙誠夫一清之言《水經注》已混入正文耶？前有自序，及紀城門十二則，大都依魏晉舊門名也。《漢魏叢書》、《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地理類三·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綠君亭本。明繆希雍校刊。是書專記洛陽城內外寺院。晉永嘉時有寺四十二所，其後漸多。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爾朱之亂，城郭邱墟，衒之追述。斯記前有自序，後有毛晉跋。文光案：綠君亭本余尚藏數種，其本板心不刻字，毛氏津逮祕書所收繆希雍葬經翼即綠君亭本也。

《藝風藏書續記》卷三 《洛陽伽藍記》五卷，吳眞意堂活字本。長洲張訒盦以如隱堂本校之，又從毛斧季手校家刻覆勘，書眉並記如隱堂刻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首有「讀異齋從校正異本」白文方印、「長洲張氏執經堂藏」白文長印。末葉有「讀異齋」白文長方印、「張學安訒盦」朱白文小方聯珠印。又有「蘇臺逸叟」起邊白文大方印。張氏手跋曰：嘉慶己卯季冬，依如隱堂刻

本（席玉照舊藏）校正，復從毛斧季手校家刻（舊爲何小山薛一瓢遞藏）覆勘，並錄斧季跋語于右。二本今皆借自黃蕘翁家卷，卷中雖譌字亦記之行間者，服膺於毛氏之言也。張紹仁記。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五　《洛陽伽藍記五卷》（北魏楊衒之撰），明如隱堂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鐫「如隱堂」三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地理類・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衒之撰。　漢魏叢書本。　古今逸史本。　津逮秘書本。　明如隱堂刻本。　綠君亭刻本。　璜川吳氏活字印本。　學海本。　〔附〕顧千里謂據《史通》所云，此書係分大小字，今以子注混正文，擬仿全謝山治水經注之側改定一本而未確。（邵氏）〔補〕明如隱堂刊本，九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前後無序跋，版心下方有「如隱堂」三字。此書董氏誦芬室已影印行世，後又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中。　明萬曆二十年廣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萬曆吳琯刊古今逸史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據《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三至四校二十八條。又據《太平廣記》引文校二十四條。　明末毛氏綠君亭刊本，八行十八字，陰陽葉不連，各四周單闌。版心下有「綠君亭」三字，清毛扆校並跋。　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祕書》本，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余據明如隱堂刊本校。　清嘉慶十年張氏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本，九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　清嘉慶十六年璜川吳志忠印眞意堂叢書三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活字印本。余藏並手校各本。　友人張君宗祥有合校本，曾以稿本見示，允他日定稿後假余錄副。　〔補〕《洛陽伽藍記五卷》，北魏楊衒之撰。集證一卷，清吳若準撰。　清道光十四年吳若準刊本。後有劉燾海跋。邢之襄藏。

元　熙

《絕命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情眞語不覺感人。

佚名《魏故使持節大將軍太尉公中山王之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王諱熙，字眞興，河南洛陽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孫，儀同三司南安惠王之孫，司徒獻武王之世子。幼而岐嶷，操尚不羣，好學博通，善言理義，文藻富贍，雅有儁才。丞相清河王居宗作宰，水鏡當時，特所留心，以爲宗之子政。年未志學，拜祕書郎中，文藝之美，領袖東觀。遷給事中。王性不偶時，凝貞獨秀，得其人，重之如山，非其意也，忽之如草。是以門無雜賓，冰清玉潔，有若月皎雲間，松茂孤嶺。見者羨其高風，望者人懷景慕。於是美譽彰于民聽，休聲播于遠邇。延昌中，以世嫡才明，襲封中山王。世宗晏駕，皇上龍飛，山陵嚴重，任屬親賢，拜將作大匠。以秩宗儒棘，問禮所憑，徙太常少卿。俄以執戟近樞，瓊機所在，遷給事黃門侍郎，轉光祿勳卿，黃門郎如故。尋以東秦險要，都會一方，宣風敷化，任歸維捍，拜使持節都督東秦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導德齊禮，先之敬讓，吏憚其威，民懷其惠。雖廉叔來暮之謳，公沙神后之歌，未之多也。熙平元年，入爲祕書監。區分百氏，九流粲然，劉向司籍，如斯而已。神龜之初，以東魏形勝，鎮控遐邇，鄰守任隆，非王莫可，拜使持節都督相州諸軍事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清風善政，彌美於前，路不拾遺，餘糧栖畝。道無常泰，否運暫屯，正光元年，奸臣擅命，離隔二宮，賊害賢輔。王投袂奮戈，志不俟旦，唱起義兵，將爲晉陽之舉，遠近翕然，赴若響會。而天未悔禍，釁起不疑，同義爪牙，受賊重餌，翻然改圖，千里同逆，變起倉卒，受制羣凶。八月廿四日，與季弟司徒祭酒纂世子景獻，第二子員外散騎侍郎仲獻，第三子叔獻同時被害。唯第四子叔仁年小得免。王臨刑陶然，神色不變，援翰賦詩，與友朋告別，詞義慷慨，酸動旁人。昆弟父子，俱瘞鄴城之側。孝昌元年追復王封，迎喪還洛陽，贈使持節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相瀛幽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莊王，增封一千戶。二宮悲悼，親臨哀慟，行路咨嗟，莫不揮涕。孝昌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壬寅朔廿日辛酉葬于舊塋。爰命史臣，勒銘泉室。其詞曰：　寶籙凝圖，五靈代紀，金行弛御，玄符繼起。維祖維宗，迺疆迺理，騰周越漢，跨虞邁似。赫赫景皇，本枝孫子，獻武隆蕃，令問不已。猗歟君王，時維儁哲，玉潤金暉，霜明冰潔。蘭芬月朗，淵鑒景徹，孤心獨秀，懷貞秉節。敬讓既敷，像而不設，惠結甘棠，聲徽往烈。誠深體國，聞難投戈，義感君子，赴者謳歌。捐軀逝命，死也靡他，忠謨不遂，運矣如何。慷慨臨危，咨嗟中圮，宿志既申，無慚昔士。赫弈寵光，名芳圖史，勒銘玄宮，式彰來美。（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書》卷一九下《元熙傳》 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略】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噪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僚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

《北史》卷一八《元熙傳》 熙，字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熙父）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略】後授相州刺史。【略】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略】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李謐

羅惇衍《李謐》（《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雲籤萬卷一知名，南面何須假百城。恥作秀才賦神士，願爲弟子是先生。明堂天下皆驚議，結宇山中不買聲。孝義表閭貞靜謚，顏淵數盡恨難平。

《魏書》卷九〇《逸士傳·李謐》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略】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

《北史》卷三三《李謐傳》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略】延昌四年卒。【略】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擧；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略】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胡太后

論述

《楊白花》 許顗《彥周詩話》：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凄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舊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

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巢裏。」此詞亦自奇麗，錄之以存古樂府題云。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四《楊白花》：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略】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古詩歸》卷一五「楊柳」句，譚元春批：「若桃李等齊作花」，便不如此句之妙。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有狐媚氣，有英雄氣，妙在音容聲口全然不露，只似閒閒說耳。又「楊花」句批：妙有着落。「拾得」句批：此句妙在「拾得」兩字。「拾得」反堪下淚，感其一向飄泊也，非眞情人不知。「秋去」二句批：囑託燕子，癡想。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此胡后念其所私，而託楊花爲比。言其方春作花，正堪把玩，而爲春風所吹，忽焉飄去，是以悵然。殊不勝情，而不覺淚之沾臆也。瞻彼雙燕，秋去春來，庶幾銜此楊花而還耳。癡情戀戀，廉恥已蕩然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胡婦蝶詞，乃賢于南朝天子遠甚。推宕有力，用興比亦變化不殺，非同泰寺主、長城公所堪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古逸》卷一：甚醜事，然歌頗纏綿。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音韻纏綿，令讀者忘其穢褻。後人作此題竟賦楊花，失其旨矣。柳子厚一篇，若隱若露，劇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通首隱切姓名，以花爲比。前四，言楊正作花，忽然從風飄落，是追述前事。後四，則敘現在，傷花之去，而願花之返也。用筆雙關，饒有古趣。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胡后戀其所私，故以楊花爲比，悵春風之飄去，願雙燕之唧歸。味其詞，絕好香奩。

傳記

《魏書》卷一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存目）

《北史》卷一三《魏宣武帝靈皇后胡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略】后姑爲尼，頗能講道。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稱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爲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愼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略】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略】及尒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略】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

紀事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秦太上君寺》　胡太后所立也。

《梁書》卷三九《楊華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南史》卷六三《王神念傳》　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略】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

崔巨倫

傳記

《魏書》卷五六《崔辯傳》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略】子巨倫，【略】永安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北史》卷三二《崔巨倫傳》　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略】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

紀事

《魏書》卷五六《崔巨倫傳》　巨倫【略】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略】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鄭道昭

《魏書》卷五六《鄭道昭傳》　（道昭）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北史》卷三五《鄭道昭傳》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墨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苦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略】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

元順

佚名《魏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領尚書令定州刺史東阿縣開國公元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公諱順，字子和，河南郡洛陽縣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孫，侍中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任城康王之孫，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太尉公任城文宣王之子。憑天漢，以啓源，罩辰極而構岳，

符玄鳥之嘉膺，契舟陵之聖緒。綿瓞瓊華而遠茂，盛業邁封叔而重輝，固以昭晰青編，布濩素冊矣。公丕丞顯烈，體茲上操，清才雅譽，挺自黃中，蹇直峻槩，成乎壯日，忠規孝範，麗國光家，處貴毋貪，崇儉上朴。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嘗無擔石之儲，唯有書數千卷。雖復孫弘居相，王脩處官，曷以過也。年十七，起家爲給事中。歷遷中書侍郎，太常少卿，銀青光祿大夫領黃門郎。抽華藻其如綸，當問禮而延譽，每振奇謨於瑣門，登異政於層闕。正光五年，總六條，頻屏兩岳，初爲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俄而徙蒞齊蕃，爲安東將軍，持節都督如故。下轝未幾，風政宣洽。至孝昌元年，復還，徵爲黃門郎。尋以本官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續遷侍中，護軍如故。既任屬喉脣，亟居近侍，國容朝典，知無不爲，斟酌禮度，鷲補漏闕。公迺忘潛潤之工言，誓捐七尺以奉上，有犯無隱，讜言屢陳，或致觸鱗之失，其志在磨而不磷也。出爲中軍將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續加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掌選如故。轉兼左僕射。又孝昌二年中，有詔以文宣王於高祖孝文皇帝晏駕之始，跪玉几，受遺託，輔宣帝之功，追加嗣子任城王彝邑千室。析戶五百，分封公爲東阿縣開國公。公雖去樞脣之近審，而居衡石帝所難，兼總禮闈端要。更乃聲實彌廣，遐邇挹其蹇愕，有識欽其清貞。宜享衛武之脩年，以成二南之隆業。福履虛誥，與善何徵。以建義元年四月十三日奉迎鸞蹕於河梁，于時五牛之旆在郊，三屬之甲未卷，而墟民落編，多因兵機而暴掠。公馬首還，屆於陵戶村，忽逢盜賊，規奪衣馬，遂以刃害公，春秋冊有二，乃薨於兇手。命也。嗚呼，有詔震悼，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領尚書令定州刺史。謚禮也。粤其年七月丙辰朔五日庚申遷窆於京西谷水之北剛。式裁空石，用傳不朽，豈徒鍾鼎，獨播徽猷。其詞曰：瑩實玉瑤，光惟金銑，灼灼伊賢，洞兼茲善。莫測語默，孰見舒卷，淵哉沖哉，高深誰辯。鬱藹清徽，嵒徵岳峻，落落風采，楞楞高韻。才名幼彰，忠孝早振，轔轢前脩，式軌後進。瓊珮鳴腰，金蟬映首，彤騶是導，紫荷是負。遽貴能貧，儉身約口，布被脫粟，斂衿見襟。愕愕夫君，昂昂特挺，殊氣勳猷，異節紆婞。志貶啜糲，情深獨醒，任會樞端，心存和鼎。格言于右，庭諍匡朝，德延帝寵，聲被氓謠。運屬凌替，時鍾道消，今也不淑，禍豈身招。長皐蒼芒，深泉寒寂，隅燈已暗，松筵永閟。片石石飛響，□名盛績，殯谷爲陵，扇美方邊。（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書》卷一九中《元順傳》 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略】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游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能長吟永嘆，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略】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奸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游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吏，正堪爲几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略】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蠅賦。

《北史》卷一五《元順傳》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疏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略】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馮元興

《浮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元魏詩多直述性情，眞率之詞無非苦調，如秋深氣凜，剩有寒蟲間作悲鳴凍響衰澀。

《魏書》卷七九《馮元興傳》 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叉所知。叉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略】及叉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叉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北史》卷四六《馮元興傳》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叉所知。叉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恆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

秋》，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略】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董紹

《魏書》卷七九《董紹傳》 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略】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北史》卷四六《董紹傳》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略】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略】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略】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

鹿悆

《諷眞定公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微物託諷，猶有詩人遺風。

《魏書》卷七九《鹿悆傳》 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

《北史》卷四六《鹿悆傳》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略】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略】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略】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溫子昇

論述

綜論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　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與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楊愼《王暉稱溫子昇》（《升菴集》卷五六）（存目）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溫子昇寒山一片石足語及，爲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詡語，然子昇文筆艷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

張燮《七十二家集・溫侍讀集引》　溫子昇起家廣陽王客，在馬坊教諸奴子耳。一旦登壇，當之者靡旗亂轍。徐黃門《答廣陽表啟》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今所爲廣陽起草，猶有傳者，斐然可念也。他如《闡闔赦詔》及天平《答齊神武勑》，千載動人。而寺碑多非完製，庾子山所推挹《寒陵片石》差堪共語，今其略節存焉。余嘗位置子昇，才藻儘堪與梁氏諸賢分道揚鑣，濟陰遵彥固應內遜。若所云「梁帝嘆曹、陸復生，自恨詞人數窮百六」，此北人自張大其事，吾未敢據以爲信也。吐谷渾元不稱解事之國，乃其國主能致子昇數卷于牀頭，此國主故倍勝龜茲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溫侍讀集》　史言溫鵬舉外靜內險，好預事故，終致禍敗。今據史魏莊帝殺爾榮元瑾等，背齊文襄作亂，鵬舉皆預謀。此二事者，柔順文明，志存討賊，設令功成無患，不庶幾其先大將軍之誅王敦乎。《魏書》目爲深險，佛助何無識也。鵬舉初困馬坊，常公拂拭，始稱才士，縛于葛榮，和督脫之，逃死入京，貧薄狼顧，時恐不及。上黨善怒，幾遭鞭撻，後復賞愛，捐其前忿。徐紇小人，亦畏才藻，不輕下筆。溫生雖窮，天下豈少知己哉。元顥之變，策復京師，計之上也。上黨即不能爲桓文，鵬舉之言，管狐許之矣。北人不稱其多智，而徒矜斬將搴旗于文墨之間，猶皮相也。吐谷小國，蓄書牀頭，梁武知文，嘆窮百六，濟陰寒士，何以得此。表碑具在，頗少絕作，陵顏轢謝，含任吐沈，亦磽确自雄，北方語耳。「桐華引僊露，槐影麗卿煙」，鵬舉逸句尚佳，世以其詩少，即云不長于詩，寒山片石，當不其然。

田雯《溫子昇碑》（《古歡堂集・五七言絕句》卷三）　幼婦新辭各擅場，參軍開府兩相當。北人不讓南來客，鄴下韓陵片石彊。

羅惇衍《溫子昇》（《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曹陸聯鑣錦段新，數窮百六恨辭人。文傳江左驚天子，卷置牀頭服使臣。神武碑銜千古怨，韓陵石憶一時珍。名流逐北旗皆靡，才藻曾聞冠等倫。

分論

《敦煌樂》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此種詩似粗疏而實不然，粗疏人必不解，如是作，其著意全在閑處，故舉止不愧大方，而風流已蓋代矣。

《涼州樂歌二首》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上二句與下二句有何交涉？一直之中，思腸九曲，小詩絕頂技也。

《擣衣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從聞擣衣者想象即雅，代擣衣者言情即易入俗稚，其妙尤在平渾無痕。結語可謂「麗以則」，麗可學，則不可至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稍見風華，尚不漓質。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直是唐人。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四，點明長安秋夜，佳人念遠，隨處擣衣，是爲題面。後四，遙頂秋夜，言已過七夕，忽又中秋，彼處見雁南飛，歸心必動，我樓頭望見天狼，能不感觸而望郎之返，是爲擣衣時心事。辭鍊意含，結得妙甚。

《從駕幸金墉城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江南聲偶既盛，古詩已

絕，晉、宋風流僅存者，北方一鵬舉耳。靜善平密，凌顏轢謝則不能，含任吐沈固有餘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雖近梁、陳之詞，猶存三謝之氣。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略有三謝之體。

《春日臨池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後四句亦用康樂法，乃短篇長行，行已即止，立局孤清，正復弘遠。善擬古人者，固日新而不已。

《詠花蝶詩》　《古詩歸》卷一五「花蝶」句，譚元春批：細心體物，采花眞境，想來好笑。鍾惺批：只此五字想出、看出、寫出，另是心眼，另是筆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輕而不佻。就地起，就地止，饒有風光，何至如江南文士賒三補七也。鵬舉自三謝一流人物，惜所傳者此三篇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寫得飄蕭。

《相國清河王挽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淺中見致。

《常山公主碑》　《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泠泠叩玉之音。

《寒陵山寺碑》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略】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略】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子山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耳。」吳明卿云：「安得一片韓陵石，爲汝重題處士墳。」曹能始云：「只有石堪語，何妨鹿與羣。」俱本庾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此亦紀功碑也。託之佛寺，已爲失體，文亦委蕤不振。以其爲唐初《等慈》、《昭仁》諸文嚆矢，故仍錄之。又譚獻批：夭矯騰驤，負聲結響，振清綺以雄麗，宜子山之傾倒也。又，必以爲具體亦拘也。

《閶闔門上梁祝文》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〇《雜識》：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憑，《攻媿》嘗辯之。）

傳記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略】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略】及廣陽王深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爲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外，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

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略】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

紀事

《魏書》卷八五《文苑傳・溫子昇》　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又卷一〇四（魏收）《自序》　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才子齊譽，世號三才。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魏永安記》三卷，溫子昇撰。

又《經籍志四》　後魏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溫子昇集》二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溫子昇《魏永安故事》三卷。

又《藝文志四》《溫子昇集》三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四》《魏永安記》二卷，溫子昇撰。

又《藝文略八》　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溫子昇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溫子昇集》五十九卷。

《棟亭書目》卷四　《溫侍讀集》，北魏溫子昇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張氏《百三家・溫侍讀集》輯本，凡詔、勅、表、上書、銘、碑、墓誌、上梁文二十五篇，樂府六篇，詩三篇，挽歌一篇。【略】（馮氏《詩紀》錄樂府、詩篇數同。）嚴氏《後魏文編》，溫子昇有集三十九卷，今存孝莊帝、孝靜帝詔三篇，孝武帝勅一篇，章一篇，表六篇，彈文一篇，《爲廣陽王上書》、《又上言》，言狀各一篇，凡二十五篇。

許有壬《和明初讀韓陵山溫子昇碑》（《至正集》卷一〇）（存目）

李諧

論述

《魏書》卷六五《李諧傳》　諧【略】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北史》卷四三《李諧傳》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叉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悛爲使主。悛曰：「文采與識，悛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即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

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

紀事

陽松玠《談藪·李諧》（《太平廣記》卷一七三引）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間當少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側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圮耿。貴朝何爲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同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黃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又（《太平廣記》卷二四六引）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魏書》卷六五《李諧傳》 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略】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蹤，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跡，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略】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諧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諧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諧集》十卷。

元恭 北魏前廢帝

佚名《魏故使持節假車騎將軍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晉州刺史大都督節度諸軍事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大行臺平陽縣開國子元君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君諱恭，字顯恭，河南洛陽人也。恭祖景穆皇帝之曾孫，城陽懷王之第二子。原高日宇，業廣星區，本枝有始，鴻祚無窮。蚣斯之福已繁，麟趾之慶彌遠。君稟上善之資，啟生知之志。崇峰峻極，千刃不得語其崇高；長瀾澄鏡，萬頃無以擬其洪量。孝敬之道，發自天眞，信順之理，出於神性。曠懷海納，愔愔不見於言；雅量山容，得失不形於色。是以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溫顏外穆，嚴心內明，節比松筠，操同金石，再思有道，三省無違，文洞九流，義貫百民。遊仁者霧集，慕義者雲從。是以名實載隆，風流藉甚。正光三年，除揚州別駕，加襄威將軍。事上盡匡救之理，綏下極仁惠之方，溫洽冬輝，猛同夏日。壽春邊鎮，即□多虞，去留無恒，情爲難測。爰有狂妖，潛結數萬，塡塹踰城，中霄突入。兵火沸騰，士民荒懼，鋒刃相交，奸臣莫辯，是日危逼，幾將陷沒。君神志平夷，謀慮淵遠，部分諸將，方軌直進，旌鼓暫撝，醜徒冰散。淮南肅清，君之功也。賞袞州

平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又爲司徒主簿，俄遷中書侍郎。復以北中機要，維捍所依，永安二年，轉授北中郎將。尋除持節督東徐州諸軍事左將軍東徐州刺史，不拜。永安三年，除安東將軍大司農卿河南邑中正，仍除使持節都督東荆州諸軍事中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假征南將軍當州都督，餘官并如故。權臣爾朱榮既休其辜，遺種餘類，遊魂未已。以君地唯國威，器實宗英，心旅所憑，社稷攸賴，受蜃專征，前撲妖殄，率領禁兵，西援平陽。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大行臺大都督節度諸軍事。屬值羯胡吐萬兒肆逆，徑襲京都，主上蒙塵，暴崩汾音。君天誠發來，千里奔赴。大行棄背萬國，君亦枉見禍酷。自亂極治形，寶圖唯永，追思舊德，言念鴻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餘官如故。以太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己酉遷窆於山陵谷山。乃作銘曰：鴻源悠邈，寶祚載昌，累仁成聖，積慶重光。咸陵九服，德被八荒，分周宅陝，如衛如唐，以賢以威，且公且王。於昭我君，體其辰緒，既哲且明，允文斯武。內贊禁闈，外毗疆禦，乃委捍城，實爲心膂。釁發九江，雰藹三楚，擊矢晨飛，高烽夜舉。率是熊羆，厲茲貔虎，克固崇墉，截彼醜虜。帝嘉厥庸，錫之土宇。始登台幕，徽風繼宣。爰游鳳沼，翰飛□天。絲言落雨，綸綍騰煙，跡通自遠，潔靜窮玄。黃津浩淼，丹山崇峻，惟機唯宜，是綏是鎮。湯池百重，金城千刃，仁惠潛流，嚴風遐震。體國經野，與存與亡，式蕃荆甸，奉冊徐方。淵府攸在，歲會禳禳，九列斯穆，六條有章。天步未夷，艱虞相屬，遇是厲階，離茲禍酷。怨滿松崗，痛深泉谷，黃鳥惟悲，人百豈贖。徽範永揚，淪光難續。（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書》卷一一《前廢帝紀》（普泰）二年春三月，齊獻武王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巳，齊獻武王與廢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悛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爲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眞觀。」

《北史》卷五《魏節閔帝紀》　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略】帝少有志度，【略】正始中，襲爵。位給事黃門侍郎。帝以元叉擅權，託稱瘖病，絕言垂一紀。居於龍花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人間遊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及元曄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太尉尒朱度律奉路車，進璽紱。服衮冕，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羣臣拜賀。禮畢，遂登閶闔門大赦。以魏爲大魏，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罷稅市及稅鹽之官。庚午，詔曰：「自秦之末，競爲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爲褒矣。可普告令知。」六月【略】庚申，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尒朱氏爲名。【略】冬十月壬寅，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卽皇帝位於信都。二年春閏三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略】五月丙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孝武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加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又卷三六《薛孝通傳》　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弦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慚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豎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上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

蘇綽

論述

《周書》卷二三《蘇綽傳論》　《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

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誓》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又卷四一《王褒庾信傳論》 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北史》卷六三《蘇綽傳論》（存目）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五《周書・蘇綽》 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脈，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泰總己聽命，粗細重輕惟其所裁，不爲新奇，坐致實用，豈特以其國強富兼并而已。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嘆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爲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文中子》：或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于戰國可以強，行于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爲聖哲者，窮理不盡，行于太平而必亂，行于戰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奚綽之病哉，且何俊之有。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書》 蘇綽《大誥》近于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桂馥《書北史蘇綽傳後》（《晚學集》卷五） 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馥以爲此甚謬舉也。文至北魏，誠病浮華，欲革其弊，但可文從字順，以求辭達。若必彷彿訓誥，襲其形貌，羊質虎皮，叔敖衣冠，率天下以作僞而已。既無眞氣，何以自立。且文章遞變，本不相沿，漢、魏詔誥，未嘗式準，商周而自爲一代之體。今讀綽他文，精神煥發，及讀此誥，不欲終篇。何至踵新莽之故智，而遺笑來世乎。

傳記

《周書》卷二三《蘇綽傳》（存目）

《北史》卷六三《蘇綽傳》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略】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略】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略】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略】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後之效《左》、《國》，摹漢、魏，戴假面以登場者，又綽之罪人也。（胡三省注《通鑑》曰：「宇文泰令蘇綽仿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夏侯湛昆弟誥，余方之提油之玉，燒斑之銅，不爲過矣。」）

羅惇衍《蘇綽》（《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二） 愛人如父誨如師，治國嘗言道在慈。王佐方能爲此議，卿家誰可薦臨時。政條紛雜申韓術，詔令追摹訓誥辭。帝送靈車厄壁手，尚書清白念風規。

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略】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廷。

又卷六四《柳慶傳》 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常　景

論　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讀四君》 （五）〔四〕詩皆自寫用意多風體，是《五君詠》之遺，頗亦蒼警。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一《讀四君四首》 景淹滯門下，以蜀四君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讀之。

《讀四君詩四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後四語有作意，六句尤佳。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後四語亦悲。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漢宣帝遣王褒祀金馬、碧雞之神。褒中道卒，故曰「空枉」、曰「徒獻」。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結有逸韻。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不及《五君詠》者，顏作能寫性情，此只引得故實也。以氣體大方收之。

傳　記

《北史》卷四二《常景傳》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略】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略】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略】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略】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略】。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略】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略】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

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略】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紀事

《魏書》卷八二《常景傳》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略】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略】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略】時肅宗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勅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略】初，平齊之后，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略】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瓠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永寧寺》 浮圖北有佛寺一所，形如太極殿。【略】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又詔中書舍人爲寺碑文。

又卷三《城南・龍華寺》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汭頌》（勒銘《洛橋銘》）。其辭曰：「浩浩大川，（決決）（決決）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

（日）普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 魏秘書常景爲《四聲讚》曰：「龍圖寫象，烏迹摛光，辭溢流徵，氣靡清商。四聲發彩，八體含章。浮景玉苑，妙響金鏘。」雖章句短局，而氣調清遠；故知變風俗下，豈虛也哉。

李騫

《贈親友》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結句翻不言望援，似同《招隱》，頗佳。言情，固以不言爲高也。惟「斗水」、「餘明」寫意在先，一轉忽不可尋，謬爲高寄。

《魏書》卷三六《李騫傳》 曾爲《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風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廁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隨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北史》卷三三《李騫傳》 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涼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又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

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熠，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末有闍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盧元明

傳記

《北史》卷三〇《盧元明傳》 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略】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紀事

《魏書》卷四七《盧元明傳》 元明，字幼章。【略】出帝登祚，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還。」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昨得夢之夜。

又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游，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北史》卷四三《李諧傳》（存目）

又卷九〇《藝術傳下・徐之才》 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略】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虖，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龔頤正《芥隱筆記・荆公用事》引《河南志》 盧元明《侯山記》云：「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唐宋之間《侯山詩》云：「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煙蘿。」世多謂沈約耳，不知乃用此王氏事。（按：《荆公詩集》中有《草堂懷古》云：「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蕙悵銅瓶皆夢事，修然陳迹翳松蘿。」于此本不同，兩存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盧元明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盧元明集》六卷。

《通志・藝文略八》 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盧元明集》十七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九 馮氏《詩紀》輯存《晦日泛舟應詔詩》四句。 嚴氏《後魏文編》【略】有集十七卷。《魏書》本傳云：作《幽居賦》，今亡。《初學記》、《太平御覽》有《劇鼠賦》。《隋書・崔廓傳》有《嵩高山廟記》。案：廓子頤答詔云：「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案：《魏書》及《北史》，元明未嘗爲大司農，當是漏落。」

元子攸 北魏孝莊帝

《臨終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其情與語頗類漢諸王悲歌。結句拙，然固健且哀。

《魏書》卷一〇《孝莊紀》（存目）

《北史》卷五《魏紀五》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母曰李妃。明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爲明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爲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實見出也。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尒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略】十二月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尒朱度律自鎮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弑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中興二年，廢帝奉謚爲武懷皇帝。及孝武立，又以廟諱故，改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永寧寺》 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囚莊帝於寺。【略】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明光）殿。【略】唯右僕射尒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陽。【略】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明元年。尒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川王尒朱兆舉兵向京師。【略】擒莊帝於式範殿。【略】時兆營軍尚書省，【略】鏁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略】。」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靜）陵，所作五言詩即爲挽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元 詡 北魏孝明帝

《魏故使持節侍中太宰丞相柱國大將軍假黃鉞都督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武昭王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王諱天穆，【略】孝昌三年，牝雞失德，雄雉亂朝，肅宗暴崩，禍由酖毒。天柱（尒朱榮）爲永世恒捍，王實明德茂親，同舉義兵，剋定京邑。

《北史》卷四《魏孝明帝紀》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略】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爲皇太子。【略】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略】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略】（武泰元年）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略】乙卯，幼主即位。【略】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宗。四月戊戌，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資治通鑑》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二月》 魏肅宗亦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尒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略】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一三 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鄭儼、徐紇所爲，魏收《書》及《北史》本紀皆不見其迹，但云：「武泰元年癸丑，帝崩於顯陽殿。」

元暉業

《魏書》卷一九上《元暉業傳》（存目）

《北齊書》卷二八《元暉業傳》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

《北史》卷一七《元暉業傳》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

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

崔鴻

論述

劉知幾《史通》卷七《內篇・探賾》 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

又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 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楊士雲《詠史・崔鴻》（《楊弘山先生存稿》卷一） 紛紛十六國春秋，僞史當年各自修。只恐虛辭浮實錄，彥鸞南北費蒐求。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二《崔鴻十六國春秋》 《北史・崔鴻傳》，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自述云：正始元年，著《春秋》百篇，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惟常璩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成輟筆。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後永安中奏其事，稱臣考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惟李雄蜀書未獲，至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棄世。案：《崔亮傳》云：齊文襄恨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不及江東。然則鴻所以不錄僭晉、劉、蕭者，其意不欲以江東爲僞故也。正始元年，係魏宣武帝即位之六年，梁武帝之天監三年也。三年之末，已成九十五卷。至孝明帝正光三年，相去已十七年，始購得常璩《華陽國》志，乃補入蜀事五卷爲百卷。鴻卒於孝昌之初，則此書在當日已成足本，並無遺闕可知，惜乎其竟亡也。

又 《北史・鴻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忘）載其表云云。案：志，注作「忘」，非，魏作「妄」，以其初未奏聞，原無此表也。

又 此書《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則無之。蓋當五代

及宋初而亡。故晁說之稱司馬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已非鴻全書。《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不載。明欒李屠喬孫遷之刻，賀燦然爲序者，亦爲一百卷，乃喬孫與其友人姚士粦輩取《晉書》載記、《北史》、《冊府元龜》等書僞爲之，非原本。浦起龍注《史通》中一條云：「屠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卷數，顯號補亡可也，匿所自來，掩非己有，眞書悉變爲贋書矣。」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鴻之舊。是說也，予猶疑之。

又　本傳所載鴻書之誤。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此必鴻書本用魏年號紀年，而分書各僭號於下故耳。今屠氏刻本則直用各僭號紀年，卽如鴻始元年，直叙姚氏事，未及魏事隻字，觀者亦何由而知其爲誤作改元在天興元年乎？卽此考之，僞作顯然。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三《十六國春秋》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凡兩本：其一見於何鏜等所刊漢魏叢書，僅十六卷，寥寥數簡，殆出後人依托；其一明萬曆中嘉興屠喬孫、項琳之所刊，前有朱國祚序，凡百卷，蓋鈔撮《晉書·載記》，參以它書，附合成之，其實亦贋本也。考《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晁、陳、馬三家書目，不載崔鴻《十六國春秋》，則鴻書失傳已久。龔頴《運歷圖》載前涼張實以下皆改元，晁氏謂不知所據，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于世，莫得而考焉，是宋人已無見此書者。明人好作僞書，自具眼者觀之不直一哂耳。又考《北史·崔鴻傳》，鴻既爲《春秋》百篇，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今本無《序例》、《年表》。又鴻子子元奏稱「亡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今本有叙事而無贊論，此其罅漏之顯然者。

傳記

佚名《魏故使持節鎭東將軍督青州諸軍事度支尚書青州刺史崔文貞侯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君諱鴻，字彥鸞，齊州淸河人也。【略】父梁郡，德政弘美，令名久而彌著。君膺積善之餘慶，體高人(之)上美。理裁淹和，風寓淸潤。多識博聞，并驅劉孔；豔藻鴻筆，埒名張蔡。於是狼藉之譽，置郵非擬；淸徽令望，高絕當時。釋褐彭城王左常侍，雖位從委質，而禮均納友。轉員外散騎侍郎，尋除尚書三公郎中。大小以情，片言無爽。五流三就，各盡其宜。除員外常侍，轉中散大夫。任城文憲王得一居宗，風猷峻邈，納揆司會，論道執蓍。方導德齊禮，還淳改薄，綱紀之選，妙盡一時。迺請君爲右長史。從容上度，出言有章，雖文饒之弘益五品，淵源之變諧九德，不能珥也。除散騎常侍黃門侍郎。獻替羣辰，造次以之，切問近對，復同指掌。君伯父太傅文宣公，文宗儒肆，邁古軼今，典策書言，年將二紀，繼踵東觀，豈直廣平。楊駿羣才，非君莫可。詔君修續史事，興公武舊，遠未茲匹，子長世載，聊欲相視。方謂常與有徵，棟陰斯屬，登三壽於華髮，竅九命於上衮。不幸遘疾，春秋冊有八，粵孝昌元年十一月壬(辰)(寅)朔廿九日庚午薨於洛陽仁信里。窀穸於黃山之陰。雌黃難久，殺青易蠹，君子萬年，冥之琴路。　迺爲銘曰：非虎稱師，穆伯高讓，分邑命氏，世廷民望。峨峨奉常，桓桓郎將，梁郡聿修，(享)(烹)鮮攸狀。皎皎夫君，高蹈拔羣，出忠處孝，外儻內淳。徘徊名理，栖息藝文，淵淳峰秀，玉潤蘭芬。聲擅瑣闈，譽高粉壁，效彰助鼎，美敷執戟。肅肅晨興，乾乾夕惕，永懷自己，宜窮遐曆。言登遠算，空期仁者，會等亡羊，歸同息馬。蕭蕭松上，幽幽泉下，陵谷若靈，德音非假。【略】孝昌二年歲次丙午九月丁酉朔十七日癸丑造。（山東臨淄出土。見《考古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二期《臨淄北朝崔氏墓》。）

《魏書》卷六七《崔鴻傳》（存目）

《北史》卷四三《崔鴻傳》　鴻字顏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略】(延昌)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略】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略】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略】(伯父)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鎭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

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略】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魏崔鴻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僞史類》《十六國春秋》。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旁史類》《十六國春秋》四十三卷，崔鴻。

《脈望館書目・僞史霸史》《十六國春秋》一本。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十六國春秋》一百六卷，十四冊，魏崔鴻撰。

前趙十六，後趙十二，前燕十，後燕十，前秦十，後秦十，南燕十，夏四，蜀五，前凉六，後凉四。

《近古堂書目》卷上　崔鴻《十六國春秋》。

《棟亭書目》卷二《十六國春秋》，魏崔鴻撰，二函二十冊。

《四庫全書總目・載記類・十六國春秋一百卷》舊本題魏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本也。

又《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舊本亦題魏崔鴻撰。載何鏜漢魏叢書中。其出在屠喬孫本之前，而亦莫詳其所自。

《天祿琳琅書目》卷八《明版史部》《十六國春秋》（二函十二冊），後魏崔鴻撰，一百卷。前明朱國祚序，并載北齊魏收撰崔鴻本傳。朱國祚序稱：「此書不傳已久，屠侍御之孫喬孫與諸友校讐其闕，於是此書復完。」云云。目錄後列喬孫及同校姓氏十人，末行稱萬曆三十七年蘭暉堂鏤版。是此書爲明代新刊，非仿舊翻刻之本，故字畫俱極清朗。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文恪，立朝能持大體，詳見《明史》本傳，喬孫爵里未詳。　闕補卷八（三、四）、卷十三（十二）、卷三十九（一、二）、卷四十四（十五）、卷五十九（一、二、二十三）、卷六十六（九、十）、卷七十二（十、五）、卷七十六（十三之十六）、卷七十八（十九、二十）、卷八十一（七、八）。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十六國春秋》二十本，二套。（舊抄本，此乃崔鴻眞本，今世正史中紀載僞爲之。當年世無刻本，此從宋板抄出者。）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十六國春秋》右十卷，明屠喬孫、項琳之重訂本。先君子條記云：浦起龍注《史通》云：「《十六國春秋》賀燦然序，有『晉紀流行，鴻書汨沒』之語。」今此本無賀序。又《書養新錄》一條上云：按：喬孫等《十六國春秋序》，自謂輯錄陳編，原未嘗作僞欺人。如於陵子及天祿閣外史之比也。又書云：嘗見毛斧季賣書與潘稼堂，目錄有《十六國春秋》云此是崔鴻眞本，然則鴻眞本猶未作廣陵散邪？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河歙崔鴻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後魏崔鴻撰，明屠喬孫刊本。

《鄭堂讀書記・載記類・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明萬曆己酉蘭暉堂刊本）》

舊題魏崔鴻撰。【略】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僞本也。《四庫全書》著錄。按：彥鸞著《十六國春秋》百卷，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合爲一百二卷。其著作大略，具見《魏書》本傳。《隋志》作一百卷，蓋不數序例年表。新、舊《唐志》俱作一百二十卷，蓋誤衍十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載，而《太平御覽》猶引之，當宋初尚存也。至明萬曆中其書忽出，每卷首題魏崔鴻撰，末題屠喬孫、項琳之同訂，冠以《魏書》崔鴻本傳及甘（士介）序。大抵屠氏等采摭《晉書》并《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又附益以他書而成也。其書凡《前趙錄》十卷，《後趙錄》十二卷，《南燕錄》、《前秦錄》、《後燕錄》、《後秦錄》各十卷，《前燕錄》三卷，《夏錄》四卷，《前涼錄》各三卷，《北涼錄》四卷，《北燕錄》三卷，合一百卷，共五百四十四人。其各國稱錄，與《史通·正史篇》所云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相合。其紀年皆用各國年號，則與《史通·探賾篇》所云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不相合。此或屠氏故留此敗闕，以示其實非鴻書，亦未可知。惟鴻傳明言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而此本絕無贊序，蓋其才力祇能鳩合衆書以成書，而不能獨抒己見，自鑄偉詞故耳。然較之同時人之作僞者，則大不侔矣。固當與後來吳氏《十國春秋》並傳云。

又《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魏崔鴻撰。何鏜遠在屠喬孫、項琳之二家之前，而已刊入叢書，蓋流傳已久矣。考《崇文目》有無名氏《十六國春秋略》二卷，司馬氏《通鑑考異》亦有引及《十六國春秋鈔》者，恐即此本也。《四庫全書》著錄於屠氏本後，故稱別本，今從之。其書專記各國之主五十八人，而不及其臣下。核之《晉書·載記》及張軌、李暠二傳，大同小異。紀十六國事者，本不妨於《晉書》之外別存此一編，乃必欲冒彥鸞之名，而不知其體製卷帙之不合，殆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〇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欣託山房本。乾隆四十六年汪日桂校刊，此即嘉禾屠伯子本。刊板雖工，實非原書。按：黃氏《士禮居題跋記》云：「明人刻僞本《十六國春秋》，不知崔本猶在人間。」據此，則蕘圃猶見眞本，惜無好事者廣爲流傳也。　洪氏曰：「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及諸輿地圖經所引，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錄於《更生齋集》）　楊氏曰：「師古云：『曼邱、毋邱，本一姓。索《隱》曰毋音貫，邱古國名，衛之邑也。』漢有毋邱長，魏有毋邱儉，皆同族也。複姓今分爲二姓：曰毋、曰邱，而毋爲父母之母，非是。」（錄於《開菴集》）　文光案：毋邱儉見《十六國春秋》，刻《文選》者爲毋邱裔，五代時人。葉氏綠竹軒《文選》例誤以爲毋邱儉。其誤始於王明清《揮麈錄》。朱氏《經義考》於刊板中則儉、裔兩見，亦不加辨。因讀《十六國春秋》遂識於此，又詳辨於《十國春秋》毋古貫字，作母作毋皆非是。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載記類·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舊本題魏崔鴻撰，考鴻書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引本乃明屠喬孫、項琳之所僞作，此書四庫目以爲即屠、項二君所僞作，然汲古閣祕本書目有精鈔本二十本，二套，稱係從宋板鈔出，在刻本之前，屠、項刻此書於萬曆中，而毛氏家藏已有鈔本，則是即使僞託，亦前人所爲，決非二君自作而自刊之也。明屠喬孫等刊本，乾隆辛丑仁和汪日桂重刊本。〔續錄〕明萬曆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載記類·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魏崔鴻撰。明屠喬孫等刊本。　乾隆辛丑仁和汪日桂重刊本。此書四庫目以爲即屠、項二君所僞作，然汲古閣祕書目有精抄本二十冊二套，稱係從宋板抄出，在刻本之前。屠、項刻此書于萬曆中，而毛氏家藏已有抄本，即使僞托，亦前人所爲，決非二君自作自刻也。　〔補〕明萬曆三十七年屠氏蘭暉堂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　清乾隆四十六年汪日桂刊本。二十冊，余藏。

又《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魏崔鴻撰。漢魏叢書本。

陽　尼

《魏書》卷七二《陽尼傳》 （尼）卒於冀州，年六十一。

《北史》卷四七《陽尼傳》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墓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

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

荀濟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秦太上君寺》 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

《魏書》卷一二《荀濟傳》（存目）

《北史》八三《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悛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王容

《大堤女》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極形遊女之麗。人花而花不見美，勝于花矣。以如花者穿柳與柳相映而柳陰碎，至東風相愛吹來拂面。艷甚。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二，先寫其服飾之華。中四，點清題目，申寫其態度之麗。只就花柳掩映出來，絕不費手，而「大堤」三字。已綰染有情。後二，以亦當相愛，硬派東風，而人之無不愛之，反不說破，趣甚。

北齊

劉晝

論述

宋濂《諸子辯・劉子（并序）》（《宋濂全集・潛溪後集》卷一）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爲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己不遇，遭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爲。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爲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三復其言，爲之出涕。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一《四部正譌中》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案：《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晝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駱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誑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晝傳在《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晝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晝何代人，殊失考。黃

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於晝，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取重廣傳。晝之聲價，在六朝甚泯泯，即孝政何苦託之。勘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盧文弨《劉子跋（癸未）》（《抱經堂文集》卷一二）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章豐美，頗似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即勰所著，殆不然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孝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尚見之也。其書首言清神防慾，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叙九流。《道藏》本先道家，外間本先儒家，觀其摠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弟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東發又譏其文類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間亦不全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峰道叢未就，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

譚獻《復堂日記》卷五 閱《劉子新論》五十五篇。鄂刻失載袁孝政叙，而脫誤尚少。有《中論》之枝葉，而非其矯篤；異《論衡》之偏至，而同其憤懣。繁條豐羽，取之《淮南》爲多。六朝躁進之士，金躍冶而不祥，馬亟駕而遭鍛，故於遇合毀譽之間若有切齒腐心者，則其著書本旨也。筆致翩翩，開闔盡能，非唐人所能僞托。以諱「治」作「理」、諱「民」作「人」求之，亦有合有不合也。

傳記

《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上·劉晝》 劉晝【略】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劉晝》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略】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略】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略】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紀事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姪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末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高才不遇傳》四卷，劉晝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劉晝《高才不遇傳》四卷。

《崇文總目》卷三《雜家類》《劉子》三卷。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劉子》三卷，齊劉晝孔昭撰，唐袁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俗薄。或以爲劉勰，或以爲劉孝標，未知孰是。

《通志・藝文略三》《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撰。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劉子》五卷，劉晝孔昭撰。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爲序。（案：《劉子》序係袁孝政作，原本脫姓，今補入。）凡五十五篇。案：《唐志》十卷，劉勰撰。今序云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晝爲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莫詳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晝而字孔昭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諸子類》《劉子》五卷，劉晝字孔昭之書也。或云劉勰所撰，或曰劉歆之製，或謂劉孝標之作，袁孝政爲序之際，已不能明辨之矣。《唐・藝文志》列于雜家。

《文獻通考・經籍考四一》《劉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四》《劉子》三卷，題劉晝撰。

《百川書志》卷七《儒家類》《劉子》十卷。一曰劉晝，一曰劉勰，未詳孰是。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

《徐氏家藏書目》卷三「子部」《劉子》二卷，晝。

《國史經籍志》卷三《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

又卷四下《劉子》五卷（劉晝）。

《脈望館書目・雜家》《劉子》二本。《劉子》四本。

《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一》《劉子》十卷，北齊劉晝著，宋袁孝政注。

《近古堂書目・道學類》《劉子》。

《棟亭書目》卷三《劉子》，北齊劉晝著，二卷，明袁孝政注。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劉子十卷》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注，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蒨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由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晝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家類・劉子十卷》是書或題劉歆，或題劉勰，或題劉孝標，惟袁孝政序定爲劉晝。然其書晚出，至《唐志》始著錄，《九流》

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疑即孝政所僞作，而自爲之注也。然雜採古籍，融貫成篇，雖風格稍卑，而詞采秀倩，即出孝政之手，亦唐代古書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 《劉子》（一函一冊）。篇目同前。《宋版子部》明鈔極工緻。

又卷五《宋版子部》 《劉子》，二函十冊，劉晝撰。考《北史・儒林傳》有劉晝字孔昭，渤海人。然僅列著有《帝道金箱》、《璧言》二書，不云有此著述，故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終不知爲何代人也，書十卷五十篇，標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爲唐人，有孝政序。此書近坊間傳本無注，此獨有之。其序則已佚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劉子》十卷，梁劉勰撰。唐袁孝政注。一宋刊巾箱本，一明程榮刊本，一漢魏叢書本，一明孫鑛二卷不全本，題北齊劉晝撰。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 《劉子》十卷（舊刻本）。《劉子》有宋刊本，系小字，向爲五柳居物，後以贈陽湖孫伯淵者。又有舊鈔本，向爲五硯樓物，後以歸余者，有舊刻□本，向爲香嚴書屋物，今以售余者。三本各不同，余曾借伯淵臧本校五硯本，又曾借香嚴本參校於五硯本上，故知之詳如此。此皆昔年事也。春初，香嚴主人歿，遺書分貯各房，有目錄傳觀於外，余遂檢向所見過者，稍留一二種。惜年來力絀，宋元舊刻散失殆盡，而區區舊刻又復思置之，且賣書買書，牽補殊艱，自笑兼自媿也。己卯季冬望後一日，復翁。

又 《劉子新論》十卷（校宋本）。殘宋《劉子新論》有注本，臧孫伯淵家，余從之借校於舊鈔《道藏》本上，缺首二卷，以明刻本補之。明刻與《道藏》本殊異，反與此程榮本同。而三卷以後，此又不同於宋刊本，是未知所據云何也。茲復用宋本專校正文，於程榮本上，俾知宋本佳處。至宋本之注，因與此不同，未暇校也。且有正文小注校本舊鈔《道藏》本上，故此從略焉。壬申端午後一日，西賓陸拙生以書歸進。復翁記。（均在卷後）

又 《劉子新論》十卷（明本）。余於《劉子》所見本子多矣，故手校亦屢，其詳在舊鈔道藏本上。此本係明覆宋刻，因余曾見殘宋本，又見殘宋本之首配明覆本。余校刊時因舊鈔無目，寫影補之。此本適缺，覆影寫向影寫者補之。餘所缺者，又依校出行款補寫之。一本之書，倩工影摹，倩工裝潢，不知又費多少錢矣。是書於臯轅西中有堂偶得之，時爲道光癸未八月十二日也。越九月十八，盡裝成并記。今日月大，可於明日五更觀日月同升。因天未老晴，故未赴山僧之約。堯夫記。

《稽瑞樓書目》 《劉子新論》十卷（舊刻四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雜家類・劉子十卷》 是書或題劉歆，或題劉勰，或題劉孝標，惟袁孝政序定爲劉晝。疑即孝政所僞作，而自爲之注也，抱經云。注極淺陋紕繆。子彙本。漢魏叢書本，題《劉子新論》。明泰和堂刻孫鑛評二卷，不全，亦有注。《道藏》本，有袁孝政注。《天祿後目》、《平津館目》，均有宋刊本，附注。《羣書拾補》內有校正若干條。何允中本，即何鏜漢魏叢書本。朱修伯曰：晁志稱是書五卷，嘗校核各本子彙，與《道藏》本略同，頗可正程氏、何氏本之謬。後檢《諸子奇賞》是五卷本，校之果是善本，因知五卷本，明末尚有流傳也。〔附錄〕《東湖叢記》有菉竹堂舊鈔本，又載陳鱣跋云。周香嚴有明活字本。（詒讓）〔續錄〕宋刊巾箱本，十一行十八字。明初崇德書院本。子書百種本二卷。天一閣有明嘉靖本。傅沅叔有明藍格鈔本，畿輔叢書本。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一・新論十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梁劉勰撰，實北齊劉晝撰也。按：《劉子》確是唐以前古書，已見《隋志・雜家》注中。（楊偉《時務論》十二卷下引梁有《劉子》十卷，亡，即七錄也。）當時作史者，必聞其緒言，故《九流》一篇，與《隋志》子部所論相同，特南北混一之際，其書偶佚，至唐代復出耳。孝政定爲劉晝孔昭，必有所據，故《玉海》（五十三）亦從之。二《唐志》俱題劉勰撰者，即孝政所謂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孝標也。勰所著《文心雕龍》，體格既異，宗旨亦殊，惟孔昭號稱名儒，是書雜論治國修身之道，不失爲儒者之言。《北史》本傳有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即此書歟。至播遷江表之說，與傳不合，安知非史冊失載。即據傳稱，其綴輯詞藻，言甚古拙，並疑此書非其所能，亦非篤論，何者？以魏伯起之文，而徐孝穆曰爲之藏拙，盧子行、薛元卿之文，而庾子山少解把筆。何怪于孔昭？蓋其才本不嫻詩賦，既爲邢、魏所笑，耳食者遂過甚其辭耳。未見其不能著書也。諸家書目皆云《劉子》，是本題爲《新論》者，蓋程榮、何鏜輩誤改從桓譚之書名。書本十卷，或云三卷，或云五卷，則分併之故，亦無歧異也。而王述庵師《春融堂集》有是書跋，斷爲明人僞撰，竟與僞申培詩說，子貢易詩傳，天祿閣外

史同類並稱，豈其然乎。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雜家類二・劉子二卷》 北齊劉晝撰。明本。書凡五十四篇，袁孝政注。前有王道焜序，孫鑛評語不佳。【略】文光案：《劉子》諸條，皆有益於身心學問，故錄之。是書之旨，以道家爲宗，而不懈於讀書，故所言如是。雖無深意而反覆譬喻，文詞斐然，與《北史・劉晝傳》所云：「晝拙於文」者，不合，恐別是一人。其《九流篇》云：「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似山林隱逸讀書談道者所著，然實無確證，姑記之，以俟明者。　文光案：袁序今本不載。此本上卷自清神至命相，凡二十四篇；下卷自妄瑕至九流凡三十篇，較陳錄缺一篇，或有所佚，或五爲四之譌，皆不可知。書中有愛民、薦賢、兵術諸篇。晁氏云：未足該括此書。其《九流篇》與《隋志》同。明刻無注者多，此本注尚完善。板亦工整，惟明人序不詳。考評更陋劣，爲可厭耳。　黃氏曰：《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爲代，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爲證，皆會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錄事袁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且謂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數，於義無考焉。然又謂劉子名晝，字孔昭，而無傳注可憑，或者袁孝政之自爲者耶？　文光案：劉晝字孔昭，見《北齊書・儒林傳》，賦六合者即其人也。黃氏、陳氏皆未深考傳言，習服氏春秋與是書之宗旨不合。傳不言播遷江表，袁序所云不知何據？《日抄》所云文類俳者，唐體也。避唐諱則唐人也，以爲唐人書說亦近似。其末篇爲九流，與黃氏《日抄》所云雜取百家九流之說正合，蓋以此結之也。然則《九流篇》即全襲《隋志》而成其書，既不如莊、列之自成一家，又不如管、商之各明一義。故晁氏譏其「俗薄」，黃氏不列於子，非過論也。惟五十五篇袁序以爲取五行生成之數，則今本之五十四篇並無缺佚，深可疑也。又案：袁孝政序據陳《錄》，黃《抄》尚見其槩，諸本皆作「考政」。據殿本通考並晁志，皆作袁政，實脫一字。謹案武英殿聚珍本《直齋書錄解題》，《劉子》五卷，袁孝政爲序，夾注內案云：劉子序係袁孝政作，原本脫姓，今補入云云。其人之姓名何多脫漏也。是書《唐志》十卷，陳《錄》五卷，《簡明目》亦作十卷。此本上、下二卷，其文本自無多，不知何以分爲十卷，又不知何人合爲二卷？明人序書大抵夸張其詞，描畫文章而已，於篇卷之分合全不留心，遂使後人無考，亦習氣然也。黃東發所讀經史子集甚多，具見於《日抄》。其考證間有出於諸書之外者，而徵引者甚少，余故表而出之。孫月峰以時文之法評書，如瞽人暗地摸索，全無見解，不知世人何以重孫評也。余於孫、鍾諸評本，當年皆以重價得之，號爲讀本。今知其無益，因悉棄去，此則棄餘之一種也。

《皕宋樓藏書志・雜家類一九・劉子五卷（明刊本）》 周劉晝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雜家類・劉子十卷（明萬曆刊本王藕士藏書）》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略】前有大泌山人李維楨序。萬曆壬辰海虞蔣以化入長安，得《道藏》本，因刻於孝昌署中，自爲後記。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 《劉子》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抄本（清抄本），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原書頂格，注低一格。注文較他本爲詳。又《劉子》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抄本（清抄本）。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孫鑛評（本）抄出。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〇 孫氏《平津館鑒藏記》：《劉子》十卷，目錄前題《劉子新論》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自清神至九流五十五篇。巾箱本，字畫清勁，是宋刻之佳者。此書陳氏、晁氏俱據袁孝政序文作北齊劉晝撰。此本無袁序而題作劉勰，與《唐志》同。（案：《劉子新論》之名，爲前人所未言。）嚴氏《鐵橋漫稾・書劉子後》曰：《劉子》五十五篇，北齊劉晝撰。聞有宋巾箱本，未之見也。今得明初崇德書院所刊行，墨疎古，閱之，豁目爽心，可稱善本。前有序，簡而覈。惜不題名《劉子》。言治國修身之道，有大醇無小疵。晁公武乃云「詞頗俗薄」，毋乃輕詆。　近人編書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隋書》非僻書，盍覆檢之，豈其然乎？（案：《九流》一篇，似蘊括《漢藝文志》及太史公《六家要指》之說，而申以己意者也，與《隋・經籍志》實不相涉。）案：劉晝有《高才不遇傳》，詳見《史部・雜傳家》，此劉子似非劉晝。晝在北齊，孝昭時著書名《帝道》，又名《金箱璧言》者，非此之類。且其時當南朝陳文帝之世，已在梁普通後四十餘年。阮氏《七錄》作于普通四年，而是書見載《七錄》，其非晝所撰更可知。袁孝政序，今不存。據陳氏、宋氏所引，則亦未嘗定以爲劉晝。然其言「天下陵遲，播遷江表」，必有所本，亦非晝、非勰、非孝標之遭際。《七錄》列是書于吳、晉人之間，似猶爲東晉時人。其書亦名《新論》，與魏、晉時風尚尤近。　《日本書目》載《劉子》十卷，又五卷，又三卷，則三本並行，由來久矣。

《四庫提要辨證・雜家類一・劉子十卷（北齊劉晝）》 嘉錫案：《隋志》雜家類云：「梁有《劉子》十卷，亡。」（在楊偉《時務論》之下。）書名卷數並合，但不著名，是否此書，未可遽定，所當存疑，不得竟謂之不著於錄也。新、舊《唐志》皆作劉勰，惟《讀書志》卷十二、《玉海》卷五十三作齊劉晝、孔昭撰耳。若《書錄解題》卷十則止言劉晝、孔昭撰，無北齊字，蓋陳振孫初不知北齊有劉晝，故云終不知晝爲何代人。今《提要》謂《書錄解題》、《讀書志》俱據袁孝政序（袁孝政，《讀書志》作袁政）作北齊劉晝撰者，蒙《讀書志》爲文，而未及分析言之也。此書宋刻本有袁孝政注，無序，見《天祿琳琅書目》續編卷五，題劉晝撰。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卷一亦有宋刻巾箱本，題作劉勰。至明刻袁注，有《道藏》本，在無字號，見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卷四；有覆宋本，題劉勰，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十四；有萬曆壬辰海虞蔣以化重刻《道藏》本，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八；又有泰和堂刻孫鑛評本，二卷不全，亦有注，見邵懿辰《簡明目錄標注》卷十三。明程榮漢魏叢書本題梁東莞劉勰者，播州袁孝政注，但於注刪削甚多，只存十之二三，是則明人刻本有注者多矣，修《四庫書》時自未見耳。又案：自晁、陳以下，題此書爲劉晝撰者，大抵據袁孝政之序。余嘗疑考政作注，文理尚復不通，其言豈足爲據，既而考之，始知初唐時人早有此說。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詩話》續集引《朝野僉載》云：「《劉子》書咸以爲劉勰所撰，乃渤海劉晝所製。晝無位，博學有才，竊取其名，人莫知也。」然則此書實晝所撰。晝有才無位，積爲時人所輕，故發憤著此，竊用劉彥和之名以行其書，且以避當時之忌諱也。人既莫知，故兩《唐志》及諸傳本皆題劉勰矣。《朝野僉載》爲唐張鷟所著，鷟，高宗調露時進士，博學有才，且去北齊未遠，其言必有所本，自足取信。晁公武未見《僉載》原書，陳振孫亦僅見節略之本，然宋、元間自有完書，故克莊得見之。至明其書遂亡，今本出於後人所掇拾，（詳見《僉載》本條。）疏漏百出，故無此條，《後村大全集》亦僅存舊鈔，久無刻本傳世，（近始由涵芬樓用鈔本影印入《四部叢刊》，《後村詩話》亦經張鈞衡刻入《適園叢書》。）爲自來考證家所未見；且即令見之，又孰知小說、詩話中有此一事哉。此所以於《劉子》疑議紛然，終不能定其撰人也。余嘗取此書反復讀之，而確信其出於劉晝，有四證焉。其《知人篇》曰：「世之烈士，願爲君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徒自悲夫。」其《薦賢篇》曰：「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蠹材於幽岫，投跡於柴蓽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又曰：「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指謂妒賢；虞邱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正；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故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蓋晝嘗求秀才，十年不得，乃被舉，又考策不第，上書亦不見收采，竟無仕進，（見《北齊書》及《北史》本傳。）傷時無知己，多竊位妒賢，故有此言。《北史》本傳言刺史李璵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晝。」與《薦賢篇》語意合。此其證一也。其《通塞篇》曰：「命有否泰，遇有通塞。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其《遇不遇篇》曰：「賢有常智，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此二篇詞氣憤激，與其撰《高才不遇傳》之意同，所謂發憤著書也。此其證二也。《北齊書》及《北史》均列晝於《儒林》，不言其爲老、莊之學。然此書中若《清神》、《防慾》、《去情》、《韜光》等篇，多黃老家言，故盧文弨謂其近乎道家，是其歸心道教，不僅見於九流一篇也。（晝《九流篇》所謂道以無爲化世者，指老、莊言之，是道家非道教，《提要》亦誤。）考《廣弘明集》卷六《辨惑篇》云：「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多，又詆訶淫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是蓋即齊孝昭時所上之書，時人方競奉佛，故詆爲言雖切直而多非世要。）是晝之爲人，詆佛而不非老、莊。蓋自昌黎未出以前，凡闢佛者皆老氏之徒，即傅弈亦然，情有所偏，遂入主出奴耳。晝好老、莊之學，故上書詆佛，此書之歸心道家以此也。此其證三也。其《正管篇》曰：「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

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亮達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千載一選也。」案：《北史》本傳云：「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功，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原作『又甘於文』，誤，從《通志》卷一百七十四校改。）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北齊書》作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無示邢子才事。）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景公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然則晝在當時，不惟文章爲邢、魏所嗤，即其容儀亦爲流俗之所笑。此篇所謂世人未有名稱，容止文華難免於嗤誚者，晝正以之自況，故有慨乎其言之也。篇末則自叙其著書之意，以其詞賦爲人所嗤，故望讀者採其制意之本，而略其文外之華，又自以博學奇才而不爲時所知，故不能無望於知音之君子，觀其詞意，與本傳鍼芥相應，著此書者，非晝而誰？此其證四也。或曰，晝既發憤著書，將欲垂之千載，乃自匿其名字，翻託劉勰之名，以此求知，未喻其理。應之曰，此其故《正賞篇》明之矣，其言曰：「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以高悕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揉，眞僞難分，摸法以度物情，信心而定是非也。」又曰：「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蛇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眞；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讀此可以知其託名劉勰之故矣。蓋當時鄴下文士，推重江南文章，恣其漁獵，用作楷模，故邢子才譏魏收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見《北齊書・魏收傳》。）此可以見河北風氣矣。晝自謂奇才博物，文采絕倫，乃因爲六合作賦，大爲邢、魏所嗤，至謂其四體之愚，又甚於賦，橫肆輕薄，殆非所堪。夫其貴任、沈也如彼，而賦晝也如此，此無他，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也。晝既恨北人以東家丘見待，又病時無眞賞，以劉勰作《文心雕龍》深得文理，大爲沈約所重，故著此書，竊取其名，猶之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觀其舉世傳誦，聊以快意，良由憤時疾俗，遂爾玩世不恭，猶是其好自矜大之習也。昔漢人慶虬之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乃託之司馬相如，遂大見重於世。（見《西京雜記》卷上。）晉陸喜作《西州清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喜附見《晉書・陸機傳》。）晉武帝閱《六代論》，問曹志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見《晉書・曹志傳》。）晝之託名劉勰，亦若此而已。然晝雖偶弄狡獪，本非眞欲隱名，必嘗自露蹤跡，時人多知之者，故張鷟得據所傳聞，筆之《僉載》爾。若夫《提要》疑爲僞託之故，大要有三：一曰晝未嘗播遷江表，與袁孝政之序不符；二曰本傳言其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蒨不合；三曰《九流篇》指陳得失，剽襲《隋志》。凡此三者，所疑皆妄也，其爲說非也。請得而辨之。孝政之序曰：「天下陵遲，播遷江表。」詳其文義，非謂晝也。晉室雖得天下不以正，然當時皆以正統歸之，故王猛臨死以之戒苻堅，蓋江表一隅，衣冠文物存焉。當晝之時，江左已爲陳氏，晉亡久矣。然晝之視陳，猶猛之視晉也，書中《隨時篇》曰：「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又曰：「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欣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荊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詳此篇之意，蓋謂夷狄之民，

不可以德義治，夷狄之君，不可以仁義說，其詞怨以怒矣。蓋齊自高洋之後，皆昏暴之君，行同禽獸，晝既不遇於時，自憾生於夷狄之邦，不及覩衣冠文物之盛，而揖讓於其間，故其言如此，第因時多忌諱，故出之以微詞爾。若劉蕤、劉孝標則生長江左，其君臣皆以風流文采相高，縱詆諆北虜，無緣以至西戎、入裸國自況也。孝政推知其意，故曰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也，特孝政文理不通，不免詞不達意耳。若以播遷江表指晝言之，則當曰時天下陵遲，晝播遷江表，傷己之不遇，故作此書矣。六朝時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本傳謂晝不學屬文，言甚古拙，觀其爲六合作賦，其拙可知。然不善屬文者，未必不長於筆也。杜子美古今詩聖，而無韻之文，至不可讀，曾子固文章蓋代，而韻語輒不工，人之才性，各有短長，故罕能兼美。且北齊文士，溫、邢爲冠，溫子昇全不作賦，邢子才又非所長，（見《北史・魏收傳》。）然不害其爲作者，況於孔昭本是經儒，拙於作賦，良不足異，且言甚古拙之評，出於李百藥，李父德林，見知魏收，以晝爲收所詆諆，遂雷同附和耳。《北史》謂收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見《魏收傳》。）然則立言之道，非收所知。《收傳》載其所作《枕中篇》一首，相其理致，尚未足與《劉子》抗衡，道不同不相爲謀，魏收驚蛺蝶，惡足以論定孔昭乎？孔昭自謂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景公千駟，觀於《劉子》，知其言大而非誇。史官叙事，豈皆實錄，百藥才謝馬、班，直異南、董，《提要》據其片言，遂疑孔昭不能著書，亦過矣。且《提要》謂此書華縟輕蒨，而晁公武則以爲俗薄，品藻異致，毀譽亦復何常。考《北堂書鈔》卷九十七引有劉晝《鄒衍別傳》，劉晝《莊周傳》，又卷九十六引劉《孟軻傳》，「劉」下蓋亦脫「晝」字。近人李詳《媿生叢錄》卷二謂：「『劉晝』疑『劉晝』之譌字。《鄒衍》、《莊周傳》疑皆爲《高才不遇傳》中人。」其說是也。考《後漢書・鄭玄傳》注引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晝字亦誤「畫」，可以互證。《書鈔》所引《鄒衍別傳》云：「鄒子博識，善叙事，有禹、益之鴻才，道深東海，名重西山，日月不能亂其暉，金玉無以比其貴。」其文體正與《劉子》相類，然則晝非不能作華縟輕蒨之文者矣。善夫周中孚之言曰：「傳稱其綴緝詞藻，言甚古拙，或疑此書非其所能，亦非篤論。何者？以魏伯起之文，而徐孝穆曰爲之藏拙，盧子行、薛元卿之文，而庾子山曰少解把筆，何怪于孔昭。蓋其才本不嫻於詩賦，既爲邢、魏所笑，耳食者遂過甚其辭耳，未見其不能著書也。」（見《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斯誠篤論也。至其尚論九流，規撫《漢書》，《隋志》之言，亦仿班固，既同出一師，故意多冥合，此如詩人擬古，大抵重規疊矩也。且其終篇與《隋志》無一章一字之偶合，坐以剽襲，據爲罪案，是蓋胸有成見，妄疑人以竊鈇也。故《提要》之言，嚴可均甚不然之，《鐵橋漫稿》卷八《書劉子後》曰：「近人編書目者，謂《九流》之篇，全襲《隋書・經籍志》之文。《隋書》非僻書，盍覆檢之，豈其然乎？」凡《提要》所言，皆不足爲依託之證，故曰所疑皆妄也。其爲說非也。　又案：《提要》疑此書袁孝政所依託，尤爲無據。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二《劉子跋》云：「《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晝非南齊人，此誤矣。）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按：黃震《日抄》卷五十五云，播州錄事袁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又謂劉子名晝，字孔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袁孝政之自爲者耶。）余借得《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字乎？余取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孝政序，兩本皆遺之。」又盧氏《羣書拾補》中所校《新論》條下自注語亦略同，然則此書非孝政所能作也。余就孝政之注考之，其《命相篇》注謂叔姬是羊鮒之祖母，《傷讒篇》「無極之讒子常」注，謂子常姓郄，謂晉君欲往子常家，《風俗篇》注謂陳大姬是周穆王長女，此盧氏所謂事之出《左氏》、《國語》者尚多亂道也。然其謬不止此。《崇學篇》注云：「有子長有若也。」《和性篇》注云：「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石。」《薦賢篇》注謂汲黯是漢相。《防慾篇》注云：「二疏者，疏受兩兄弟也。」《通塞篇》，班超投筆而慷慨」注云：「徐令之子，高祖封爲定遠侯。」《愼隙篇》注謂張繡爲袁紹下軍將，又謂蘇秦歷說六國，三年而歸，嫂不爲炊飯，妻不爲下機。《命相篇》注謂文帝夢見落井，而鄧通救之。《適才篇》注以馮驩彈鋏爲彈琴，以歌辭長鋏歸來爲丈夫歸來，又謂作雞鳴狗盜者皆是馮驩。凡此諸條，與盲人道黑白何以異。又如《妄瑕篇》注云：「范增是楚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說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計，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事，忘其忠武，受他財寶，豈爲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此節尤爲鄙俚。甚至謂劉備王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爲三國，（《愼言篇》注。）尤其可笑。至於《韜光篇》注

云：「太公作書，名曰《六韜》者，龍韜、虎韜、豹韜、人韜、驊騮韜、鳳韜。」（案：六韜爲文、武、龍、虎、豹、犬。）《大質篇》注引《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羣臣見之，一時號哭，因曰烏號。」又云：「南嶺上有柘木鳥，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則僞造古書。《審名篇》注謂觀周人玉璞者爲卞和，（案：此事見《文選・百一詩》注，無卞和之說。）《知人篇》注謂韓信仰視刀人滕公。《命相篇》注謂周亞夫爲細柳將軍。《觀量篇》「文公種米，曾子植羊」，（案：此兩語見《淮南子・泰族訓》，陸賈《新語》及《世說・尤悔篇注》字句稍不同，其事則不可解。）注云：「晉文學外國種米，曾參學外國人剝羊皮，用土種之，雖不生，言其志大。」則杜撰故事。其餘大抵穿鑿附會，誣妄之處，舉之不勝其舉，殆是粗識之無、不通文義者之所爲，此豈能作此書者乎？孝政注，余所見者凡三本，一影鈔本，藏故宮博物院；一黃丕烈以宋刻本校舊鈔本，今藏江安傅氏，一近時海寧陳氏影印黃丕烈藏明刻本。故宮本、傅氏本皆只繙閱一過，未及借校，今所舉皆就影印本引用黃氏所校宋本注，與明刻有異同，然其爲繆妄鄙俚，則一也。（又按：吳騫《尖陽叢筆》卷九云：「芚兮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墨甚舊，細視其書，即世所傳之《劉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寫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錄有《仙樂集》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詞歌頌耳，意者後人又以僞劉晝書託之處玄乎？大令謂劉晝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考劉處玄爲金末王嘉弟子，見《元史・釋老傳》，若《新論》果爲處玄所作，何以宋人先爲刻版，又有唐人爲之作注，其言可發一噱。芚兮爲海甯周春字，不識何以發此謬論。陳鱣《簡莊文鈔》續編卷一《劉子注跋》云：「《北齊書・儒林傳・劉晝傳》雖不云有此書，然於書中大意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其說頗是，惜其無所發明。）又案：此篇定稾已久，今年丁丑見蜀人楊明照，承以所作《劉子理惑》見示，其言有足補余所未及者，復節錄之於此，其略云：「《劉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不著錄，故疑之者衆矣。然皆執一隅之見，而昧通方之觀。夫史氏載筆，易致俄空，班志《藝文》，不乏其選，則是書之疎闊靡紀，非創見也。且其文詞豐腴，捃摭博贍，婁引於《書鈔》，（自注云：《北堂書鈔》卷二十七引《愛民篇》及《適才篇》文，卷一二九引《適才篇》文，卷一二五引《兵術篇》文，卷一四四引《正賞篇》文。）曾采於《帝範》，（自注云：《帝範・崇文篇》兩引《崇學篇》。）湛然之《輔行記》，（自注云：《輔行記》第四之三引《韜光篇》文，第五之一引《崇學篇》文。）武后之《臣軌篇》，（自注云：《臣軌公正篇》用《淸神篇》文。）莫不取資，以宏事類。則是書之原出六朝，信有徵也。況世南《書鈔》，成諸隋季，是先貞觀修史之年矣。敦煌寫本，遠在唐前，（自注云：『敦煌寫本《劉子》殘卷，起《韜光》第四之後段，訖《法術》第十四之首行，每行十八九字。卷中理字、淵字、世字、民字均未闕筆，亦未改書，其出六朝人手可知。又一種字體較小，起《審名》第十六之末行，旋《託附》第二十一之前段，每行二十八九字，理世諸字均已改易，蓋爲唐人所書，並足證是書之非假託。原本並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此據淸華圖書館景本。』嘉錫案：上虞羅氏校錄之《敦煌石室碎金》中有《劉子》殘卷，起《去情》第三怒向之評者，訖《思順》第九水必歸海，中間世字或避或不避，當亦唐人寫本。）復蚤袁氏加注之日矣。則是書之不容矯託，斷可識也。黃東發乃謂雜取九流百家之說，難預諸子立言之列。（自注云：《黃氏日抄》卷五十五《讀劉子》，下同。）殊先哲撰述，多識前言，《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亦已乃爾，何病乎此。又謂袁孝政譽其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數，於義無考，夫《尚書》分篇，文法列宿，《文心》定名，數彰大衍，寓意篇章，未爲無例。黃氏又云袁孝政謂劉子名晝，字孔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袁孝政之自爲者耶。《四庫簡明目錄》云疑即孝政所僞作而自爲之注也，《提要》說略同。按：《劉子》之文，多資故實，孝政所注，極爲謬悠。（自注云：孝政注惟《道藏》本、活字本中尚存，餘皆刪削幾盡，蓋因其不能相副耳。）事之出《左氏》、《國語》者，時或妄道，文之本於《呂子》、《淮南》者，竟付闕如。有子惡卧焠掌，（自注云：《崇學篇》云有子惡卧，自焠其掌。）《荀子・解蔽》文也，（自注云：《荀子・解蔽篇》云，有子惡卧而焠掌。又《御覽》三百七十及六百十一引桓範《世要論》云，有君好卧讀書，倦則焠其掌。）而孝政不知。顏回夜浴整容，（自注云：《愼獨篇》云，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抱朴・譏惑》語也，（自注云：按《抱朴子・譏惑篇》云，顏生整儀於宵浴。）而孝政弗曉。春山之底，（自注云：《韜光篇》云，丹伏光於春山之底。）不諳所在，（自注云：按《穆天子傳》卷一及卷四屢見春山之文。）丹水之戰，（自注云：《兵術篇》云堯戰丹水。）乃云未聞。（自注云：按《書鈔》十三、《御覽》六十三引《六韜・犬韜》云，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又《呂氏春秋・召類篇》、《淮南・兵略篇》、《論衡・儒增、恢國》二篇，並有堯戰丹水之文。）注尙如斯，文可知矣。且孝政未注以前，諸書徵引已衆，（自

注云：「新、舊《唐書》俱無孝政傳，他書亦無論及之者，故其生卒不可考，然非初唐人，則可臆斷也，敦煌寫本《劉子》殘卷，並無注，尤爲塙證。」嘉錫案：《舊唐志》有《劉子》而不錄袁孝政注，《舊志》悉以開元時毋煚《古今書錄》爲本，則孝政殆開元以後人也，至《新志》亦不錄袁注，則其人或更在唐末矣。）不揣其本，強謂所作，非惟鳩居鵲巢，蔦施松上，亦與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等夷其謬矣。是書稱名，以署《劉子》者爲當，（自注云：新、舊《唐書》、《崇文總目》、《通志》等並題爲《劉子》，《書鈔》、《輔行記》、《御覽》、《海錄碎事》等所引亦作《劉子》，《道藏》本及活字本並作《劉子》。）題《新論》者非古。（自注云：自程榮稱《新論》後相沿日衆，或有連稱《劉子新論》者。）至於卷帙區分，雖有二三之異，（自注云：《子彙》本等分爲上、下二卷，《通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玉海》等題爲三卷，敦煌本殘卷標題已佚，由其斷簡觀之，似不分卷。）五十之殊，（自注云：《郡齋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題爲五卷，《諸子賞奇》本同，新、舊《唐書》題爲十卷，《道藏》本、活字本、《畿輔叢書》本同。）然都爲五十五篇，固無差忒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八　《劉子殘卷》（北齊劉晝撰，存二百四十行），唐人卷子本。自愛民第十二章首起，（章名失去一行。）至薦賢第十九章「矧復抑賢者乎」句止，共存二百四十行，每行十七八字不等。此卷舊爲劉幼雲所藏，即從何秋輦家解經委員分得者，昔年在青島曾屢借不得。昨其長君希亮以影寫本見眎，因校於鄂局百子本上。憶甲寅冬校何氏殘卷凡二百八行，自「去情」下半起，至「思順」上半止，凡七篇。辛未春校伯希和殘卷，自「風俗」起至「正賞」止，凡六篇，合計得校卷子本二十一篇矣。己卯四月初九日記。

又　《劉子十卷》（北齊劉晝撰），明龍川精舍寫本。【略】眉上有校語一作某及考證，不知何人筆。此天一閣佚書，得於廠市。

又　《劉子注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明初刊本，九行十五字。有黃丕烈跋，不具錄。（癸亥十月見于上海古書流通處。）

又　《劉子注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明萬曆二十年將以化世恩堂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版心上方有「世恩堂」三字。每卷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吳人後學蔣以化校」一行。後有萬曆壬辰海虞後學蔣以化仲學跋：「劉子初不知爲何代人，曩余偕伯兄讀書山中，喜括秘書語，偶得其繕寫半帙，見其語多近博士家言，拔其尤者已入所著球瑯中，而以不覩其全爲歉。余見其分類鑄辭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龍》語，謂必梁舍人劉勰所著也。壬辰以計事入長安，偶挾友人徘徊道院，覘其架上所積殘經，抽而讀之，居然劉子全帙也。余迫欲得之，道者曰：此是《道藏》中所存遺經，何至勤官人所艷。余戲答曰：此非道家懺籙也夫，安得援儒入墨乎！遂攜以歸，付剞劂氏刻于孝昌署中，欲與四方操觚者共之。會京山李太史雲杜與余善，走筆乞叙，而太史百家訂爲北齊人劉晝所著，非勰也，詳具太史序中。然則劉子不惟余表章其書，且得太史表章其人矣，劉子可謂遭乎哉。不者，劉子苦心著作不令表見於世，而徒然槽櫪于黃冠緇服之手也，亦足悲矣。遂揭其概以引諸首。時萬曆壬辰冬日海虞後學蔣以化仲學甫書于思補齋中。（忠厚書莊見、乙丑歲收得。）

又　《劉子注十卷》（唐袁孝政撰），明傳鈔道藏本，藍格，九行十七字，低一格，黃丕烈以宋本校，（用朱筆。其宋本闕前二卷，以明翻本配入，改用黃筆校。宋本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注雙行。）又用明活字本校，（九行十八字，注大字低一格。）子彙本校，（十行二十字，無注。）又用道藏本重校。（活字本、子彙本、道藏本用墨筆校。）有跋十二則。又葉子寅、許心辰跋，張紹仁觀欵。陸損之覆校並跋。（海源閣遺書，庚午歲收得。）

又　《劉子上下卷》（北齊劉晝撰），明嘉靖刊本，八行二十字。有嘉靖丙寅春日東郡李先芳序，言用道藏本鋟梓而刪去袁孝政注云。次行題東郡蓬玄洞居士李先芳校。（涵芬樓藏書。戊辰。）

《藏園群書題記·雜家類·校敦煌卷子本劉子跋》　《劉子新論》一書，《四庫全書》著錄，《提要》據晁、陳二家之說題爲北齊劉晝撰。余生平深喜其書，常加披誦，以其言論明達，辨解淹通，可繼《論衡》；而詞采豐贍，文氣充腴，又類《抱朴》，洵六朝之佳著也。數十年來，從事校勘，所見舊本亦至多。乙卯之春，於南中得天一閣所藏龍川精舍本，取校漢魏叢書本，改訂特夥。嗣於陳乃乾許見銅活字本，余既手加勘誦，又爲題識於後，而覆本以播傳之。及前歲楊氏海源閣忽罹兵刼，藏書四散，《楹書隅錄》中之明鈔《劉子》竟爲余得之。其書依《道藏》本傳錄，黃蕘翁既取玄妙觀藏本覆校，又假孫淵如宋刊小字本正訂其訛失，并影寫二葉，附諸卷首，以存其眞。其後更以活字本、《子彙》本對核一通，用墨筆誌其異文，上下四周朱墨殆滿，前後題識至十二則。蓋蕘翁生平勘讀之勤，校正之多，無踰於是書，而余乃獲而寶藏之，與龍

川精舍本并儲一篋，於此書可謂有緣矣。至於敦煌卷子本，余於宣統三年即聞何秋輦年丈家有之。秋輦沒後，其子鬯威祕惜不輕示人，甲寅歲，始錄以見貽，凡二百八行，并言其下各篇在劉幼雲前輩許，蓋本一卷而中分者也。此卷於己卯之春，伯明世兄檢得影寫本相示，凡二百四十行。其流出海外者，伯希和所得存法國博物館，同年董授經大理以考察司法，歷訪歐洲，於巴黎攝取影本以歸，余於辛未春始得見之。其在英倫者，王重民留學於彼，展轉訪得兩本：一大字卷，三百零二行；一小字卷，七十八行。攝影寄歸，藏於北平圖書館。余近日甫從門人孫子書借觀，因得傳校。溯辛亥至今歷三十年，窮搜博訪，舉石室殘卷一一得以手披而目驗之，不可謂非厚幸也。茲述校正歲月及存卷次第於後，以見余尋求此本，涉歷歲年，始得如願以償。後之覽者，倘鑑其辛勤而善爲護惜，勿以區區殘帙視之，則余之此舉爲不徒矣。何氏本校於甲寅十一月，其文自《去情》第三起，（「怒問之評者」句。）至《思順》第九止，（至「若環桑之條以」。）存者凡七篇。伯希和本校於辛未二月，其文自《風俗》第四十六起，至《正賞》第五十一止，存者凡六篇。劉氏本校於己卯四月，其文自《愛民》第十二起，至《薦賢》第十九止，（至「知復抑賢者乎」句，以下缺。）存者凡六篇。英倫藏本校於辛巳十月，其文自《韜光》第四起，（「谷之渥則鑽灼悲不至」句起，上缺。）至《法術》第十四止，（至「術藏於內」句止，下缺。）存者凡十一篇。又一本自《鄙名》第十七起，（自「名有好醜」句起，上缺。）至《託附》第二十一止，（至「非石質輕」句止，下缺。）存者凡五篇。通計各卷所存，凡三十七篇，去其重複者十二篇，實得二十有五篇，約存全書之半，若以文字先後優劣論之，何、劉二氏及伯希和本爲唐時所寫，緣「民」字缺筆，「世」已易「代」，脫文誤字，時所不免，要當擇善而從。至英倫館大字本，「世」、「民」二字均不改避，當是隋代所錄，其異文頗多佳勝，而差失亦較少，疑此卷寫者必爲學人，非經生所及也。顧余重有感者，是書撰於北齊，與隋相去不過四五十年，即下至唐初亦不越百年，其距畫之時代爲近，則其傳錄也必得其眞。乃石室扃藏，經歷七八朝，而楮墨精嚴，未嘗損浥，忽一旦發此祕窟，爲人窺竊，僻在邊荒，官吏不知監護，一任中外游客篡奪分攜以去，即此五十五篇之書，洞室所儲，原有數本，（即以《韜光》至《思順》各篇考之，何氏外有英倫館本及《石室碎金》本，而英館所藏小字本《鄙名》等五篇行格與他卷不同，是又一本也。）而摧毀斷裂，使全卷分崩離析，終古無由合併。徒令吾輩今日窮諸苦索，歷盡三十年之心力，祇獲二十五篇之殘書。藏之千年，毀於一旦，作者有知，其亦有隱痛乎！此余所以丹黃輟筆，撫卷深嗟，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聞《石室碎金》所存者有《去情》以下六篇，余未之見，他日訪得，更與各本證其得失焉。辛巳十月十七日，藏園。

又《明龍川精舍鈔本劉子跋》　《劉子》十卷，明人寫本，棉紙藍格，十行十八字，版心有「龍川精舍」四字。此天一閣舊藏，余昔年得之上海金誦清坊中者。闌上有舊人校字及批釋諸條，疑亦明人筆也。以程榮漢魏本校之，卷一《防慾》章「口貪滋味」下補「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十字。《去情》章「虛心觸己」下補「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十六字。《專學》章注文「寘我周行」下補「后妃歎曰：若得君子，將共治國，不知祭祀之時已過，專與不專則斯見也」二十八字。卷二《思順》章「欲無傷」下補「也，其可得」四字。卷三《審名》章「黃公醜女」注「故一國」下作「謂之實醜，後納爲妃，時人始知其爲」十四字，與程本作「無聘者，有鰥夫時冒取之果」十一字者迥異。卷四《薦賢》章注「虞丘楚相」上補「楚莊王以告虞丘，虞丘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爲相，楚國大治」二十三字。其他單詞片語糾正者又數百事，可知此本之善矣。余昔年曾校明初活字本，取此對勘，其正文所補各條活字本均有之，惟注文三條爲此本所獨具。嗣得黃蕘圃校宋本，則所補注文宋本一一咸備，是此寫本出於宋刊斷可知矣。又此書敦煌石窟有六朝人寫本，余曾見兩殘卷：一爲何鬯威所藏二百八行，存《去情》第三末至《思順》第九上半；一爲法國伯希和所藏一百五十二行，存《風俗》第四十六章至《正賞》五十一。又聞劉幼雲前輩藏一卷，其文與何氏所藏正相接續，惜遠在青島，未得假校。然所校兩卷，其文字與通行者違異頗多，蓋古書自唐以後展轉流傳，去古愈遠，舛謬愈增，欲整齊而廓清之，蓋戛戛乎其難矣。壬申二月清明前三日，藏園記。

又《黃蕘圃校宋本劉子注跋》　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明鈔藍格本，半葉九行，行十七字，低一格，標題注「無一」、「無二」等字，知從《道藏》本出也。黃蕘圃以宋刊本、明活字本、《子彙》本、《道藏》本重校。其校《道藏》、《子彙》、活字各本均用墨筆分注於上下方。校宋本用朱筆，其宋本闕前二卷，以明翻本配入者，則改用黃筆。余既取其校宋本傳錄於新印《道藏》本上，茲將卷中題跋備書於後，以見蕘翁之於是書，其收羅衆本，致力精勤，殊非後人之所改望也。宋本半葉十一行，每行十八字，注雙行列正文下。

明活字本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注大字低一格。《子彙》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無注。并附志焉。【略】《劉子》一書余昔年見唐人卷子本於何秋輦中丞家，存《去情》後半及《韜光》、《崇學》、《專學》、《辨樂》、《履信》、《思順》等篇，曾假得手校於鄂局《百子》本上，嗣收得天一閣藏明人龍川精舍寫本，以漢魏本校之，訂正極多。近年又獲觀明活字本於蘇州許博明處，其異字頗有出明鈔本外者。門人孫楷第從事此書，余發篋授之，供其校釋，然終以未得見宋本爲憾。北京圖書館所收歸安姚氏書中有影宋本二卷，余諦視之，乃從《子彙》本摹寫，不足一盼也。頃者聊城楊氏書爲駐軍所篡取，海源閣中埽地俱盡，展轉流入坊市，余於文友堂見此帙，重爲蕘翁手蹟，遂以高價收之。原書所校者，如《子彙》本、活字本、《道藏》本，余咸經手勘，獨宋刻未耳。闌外眉間，朱墨爛然，斑斕錯雜，宛如赤煉蛇，不僅火棗兒糕矣。其佳勝處，舉龍川、《道藏》、活字、《子彙》各本皆遠不及，以此知宋刻之足貴，良非虛語。宋刻自五松園後流轉不知所歸，即傳校本亦世所未見，然則蕘翁此帙殆爲天壤孤行之本，視與宋刻同珍，亦奚不可哉！原本書衣有蕘圃手書「五硯樓遺書，士礼居校重裝，壬申六月，復翁記」二行，屈指計之，已甲子再周矣。百年轉軸，文物淪喪，此戔戔故紙獨完好如新，自逭於刼火兵塵之厄，既喜祕籍之得有所歸，更冀後人之善爲世守矣。庚午十一月小寒節，藏園主人識。【略】「此書丁丑冬得之梅花館，越宿即取去，庚辰秋，再見之南樓，如逢故人，亟攜之歸。內抄錄多誤，珠筆已較正。至劉子姓氏，南陽先生雖言之，而終無的據，當以俟知者。世無刻本，可勿珍諸。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許心扆識。」【略】「此亦五硯樓書也，因舊抄，檢出之，不令隨他書去。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一』至『無十』字號，其爲藏本出無疑。惜五硯樓主人在日未取藏本勘之，爲一恨事，而藏本早售出，茲無從借校，又一恨矣。我友周丈香嚴家多祕書，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其硃、墨兩筆舊校者都合，余茲校活字本，是者存之，非者不贅焉。讀是書者以舊鈔爲主，活字參之可耳。嘉慶庚午五月一日校畢，時在支硎道中，復翁。」「此書世鮮刻本，惟程榮漢魏叢書本有之，然脫誤甚多，不可據也。是舊鈔以他書《道藏》本證之，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其自藏本出無疑，不知何故正文與注或錯出，或譌舛，舊校而外，又賴活字本校正無算，可知書非宋刻，可據者十不一二也。余向從萃古齋見一小匡子細字本，主人云是宋刻，惜亦不全，後聞爲陽湖孫伯淵售去。當致書山左，向彼借校，一破群疑。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庚午五月十三，燒燭重檢，復翁又記。」「余好古書，無則必求其有，有則必求其本之異，爲之手校，校則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年來家事攖心，漸奪余好，其興少衰，未有如今茲之甚者。日坐齋中，身閒心忙。視書無一字可入肚，雖流覽之，殊無所得也。古人謂凡人爲一事，到成就處必有魔來擾之，此其是耶！此書因讎校留案頭三年矣，因記愁緒於此。復翁。」【略】「宋本二冊，見季滄葦《延令書目》，題曰《劉子新論》。孫氏五松園所藏即此本，今借校於此本上，其勝處固多，其脫誤處當以藏本、活本參之。（此蕘翁朱筆，在書衣上。）宋刻分卷與此異，其十卷則同，所異在每卷分合。（此題亦在書衣。）宋本補缺二卷，想是翻宋本，以行款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與宋本行款同也。然每題上空三格，與宋本異，且宋本與藏本、活字本正文小注無甚大異，而此本小注全有多寡損益，殊可怪也。校畢記，復翁。（黃筆，在卷一末。）」「丙子八月，借玄妙觀藏本校正。又小注多同，所異者行款錯誤耳。孫藏宋本上所補明刻殊不足信，黃筆校處可從削也。丕烈。（墨筆，在卷一末。）」「余校此書用活字本，用《子彙》本，可謂勤矣，而猶惓惓於宋刻者，蓋書以宋刻爲最佳，世無宋刻則已，苟有之而聞之見之，不能得之，必思借之，手爲校之，此余愛書之苦衷也。陽湖孫伯淵與余同愛書之友也，思借此書於二年之前，適伊病假歸田，來游吳中，面假於去冬，今假於孟夏，諄諄以尚未校過爲詞，必約日見還。余因竭幾日畢之，讐勘者佐以西賓陸拙生，丹黃粲然，幾致目眩。然心苦爲分明，讀者何難尋其脈絡耶。校畢復以伯淵跋語及宋本面目盡記於卷首，宋刻之似，略可辨識。他日與伯淵熟商，能再借我影鈔，則余又滋幸矣。孟夏十有三日雨牕，黃丕烈識。　壬申四月，假得孫淵如觀察所藏小字殘宋刻本校一過。首二卷全缺，他卷亦多脫葉。復翁記。　是書校宋，不憚至再至三，每校一次，即得訛字幾處，書之難校，掃葉拂塵，可謂至論。四月十八日，第三次校畢記。」「嘉慶丙子閏六月，因收得《道藏》本《黃帝八十一難經句解》，內有缺葉，遂托穹窿道士向玄妙觀借藏本補鈔，且云藏本如欲借觀，不妨往取。余於鈔補竣事後，開一目去，復檢得數種，原有者校之，不全者補之，卷帙少者擬次第傳錄之。此《劉子》原出《道藏》，惜有錯誤，先經前人以朱、墨二筆校勘，及入余手，復

取活字本、殘宋本（宋缺補以明刻本）校正文及注，取《子彙》本校正文，幾於火棗兒餻矣。茲則專取《道藏》原本覆勘之，始知此舊鈔本實出《道藏》，唯稍有脫落耳。即活字本、宋刻本正文及注亦未必大有歧異，不知所補明刻二卷出於何本？其注多少互異。茲既得見《道藏》眞本，自然以此爲主，而以活字、宋刻兩本參焉，明刻之二卷斷不可據。正文《子彙》本極佳，可取證也。所校《道藏》皆標於下方，以「藏」字注於字下，通體於本行文字詞句有經宋本、活本、明本及前人朱、墨二筆校改增損者，不復再加區別，唯視下方無《道藏》本標出者，皆與藏本合，而舊抄之爲《道藏》固可即本身字而知之矣。至於字體不盡合《道藏》本，未能一一照改也。得此番校正後，《劉子》一書，可稱善本，余之心力亦瘁於此。八月八日燒燭，甘止醒人識。」以上皆黃蕘圃手跋，尚有蕘圃所錄孫淵如宋本跋語及所記宋本行款、葉數、印章并影寫二葉，均見《楹書隅錄》，不更複出。　嘉慶十七年四月十四日覆校畢，陸雲士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雜家類上・新論十卷》 北齊劉晝撰。明萬曆何允中刊廣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補〕《劉子》□卷，北齊劉晝撰。　敦煌莫高窟舊藏唐卷子本，均殘損，分藏各家。何鬯威藏去情第三起，至思順第九止，凡七篇。英國博物院藏韜光第四起，至法術第十四止，凡十一篇。劉廷琛藏自愛民第十二起，至薦賢第十九止，凡五篇。法國巴黎圖書館藏自風俗第四十六起，至正賞第五十一止，凡六篇。余均校於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百子全書本上。〔補〕《劉子》二卷，北齊劉晝撰。　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李先芳刊本，八行二十字。有嘉靖丙寅李先芳序，言用道藏本刪去袁注付梓云云。本書次行題東郡蓬玄洞居士李先芳校。涵芬樓藏。　明萬曆四至五年南京國子監刊子彙本。　清光緒元年崇文書局刊百子全書本，余據何鬯威藏敦煌唐卷子本校去情以下七篇，凡二百八行，又據巴黎藏本校風俗至正賞，凡六篇。據劉廷琛藏本校愛民至薦賢，凡六篇。據倫敦藏本校韜光至法術，凡十一篇；又鄙名至托附，凡五篇。通計唐卷存三十七篇，去其重複者，得二十五篇，約當全書之半。〔補〕《劉子》一卷，北齊劉晝撰。　明萬曆六年崇德書院刊二十子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　《劉子》十卷，或題劉歆，或題劉勰，或題劉孝標，唯袁孝政定爲晝撰。（繩）　子彙本。　漢魏本題劉子新論。　何允中本即何鏜漢魏叢書本。孫鑛刊二卷本，不全。　道藏本有袁孝政注，抱經云極淺陋紕繆，羣書拾補有校正若干條。　天祿後目有宋刊本，附注。　宋刊巾箱本，每頁二十二行，行二十八字。　朱修伯曰，晁氏稱是書五卷，嘗合校各本。子彙與道藏本略同，頗可正程氏何氏本之謬。檢校諸子奇賞所載是五卷本，校之果是善本，因知五卷本明末尚有流傳也。　〔附〕明崇德書院刊。（邵氏）　〔補〕明龍川精舍寫本，十行十八字，藍格，版心有「龍川精舍」四字，天一閣佚書，余得之廠市。以校漢魏叢書本，改數百字，補注文三條。佳處多與校宋本合。　〔補〕《劉子注》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　明初刊本，九行十五字。有黃丕烈跋。有惠棟、潘有祉、汪士鐘藏印。　明正統道藏本，五行十七字。　明萬曆二十年蔣以化世恩堂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版心上方有「世恩堂」三字。每卷題「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吳人後學蔣以化校」一行。後有萬曆壬辰蔣以化跋，云從道藏本出，刻於孝昌署中。　明傳鈔道藏本。藍格，九行十七字，黃丕烈用宋本，明活字本，子彙本，道藏本校，有跋十二則。陸損之校並跋。葉子寅、許心扆、張紹仁題識。海源閣遺書，余藏。　〔補〕《劉子新論》十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　明萬曆二十年程榮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高昂

論述

《征行詩》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種羊》「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爲垣以繞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樂郊私語》云：楚石大師《漠北懷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人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末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

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吳立夫詩：「青草叢抽臍末斷，馬蹏踣鐵繞垣行。」宋景濂《連珠》云：「西秦羊角士，種之而成形。」

《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古詩歸》卷一五：譚元春批：妙在不是賦行路難，善於命題。　鍾惺評：語質氣悲，不類六朝。

《贈弟季式詩》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健異不恆。「走馬」二句，尤異。大較是不稱意，而翻羨外郡也。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云：「春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更被處置河橋北。」語亦健，寫從軍勞苦甚悉，惜闕一字。後二句不振，故不入選。

傳記

《北齊書》卷二一《高昂傳》（存目）

《北史》卷三一《高昂傳》昂字敖曹。【略】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略】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尒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略】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略】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略】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略】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略】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略】時年四十八。【略】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

紀事

陽松玠《談藪·高昂》《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略】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回首望絕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瓏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可無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尹義尚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　李那、尹義尚二書並附見《徐孝穆集》，辭旨抑揚，才情辨博，豈孝穆實潤飾之歟？不然，何朱藍之不遠也。觀尹書，當于梁時與孝穆同使魏。徐既歸，而尹獨被留者。然徐在西魏，與《楊僕射書》云：「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又《北史·魏收傳》：魏帝使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璉、徐陵，則與陵同使北者，璉也，非義尚也。豈義尚與陵先後聘魏乎？未可知也。

《與徐僕射書》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九：譚獻批：殊有勁逸之氣，足使答書退舍，亦一時名篇。

徐陵《報尹義尚書》《文苑英華》卷六八五）（存目）

陽松玠

劉知幾《史通》卷一〇《內篇・雜述》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乎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崇文總目・小說類》 《談藪》八卷，楊松玠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楊玠玠《談藪》。

《宋史・藝文志・小說類》 楊松玠《八代談藪》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 《談藪》二卷，北齊祕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也。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談藪》。

《百川書志》卷八 《談藪》一卷。（宋）〔北齊〕（楊）〔陽松〕玠撰，凡三十四則。

《棟亭書目》卷三 《談藪》，抄本一冊。（唐）〔北齊〕陽〔松〕玠著，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二《小說家類・解頤二卷楊松玠撰（當爲陽玠松）》 案：陽玠松當是陽休之之族人，北平無終人。或作松玠，或作松玢。《唐志・目錄類》有楊松珍《史目三卷》，則又作松珍。今依《史通》及陳《錄》諟正。兩《唐志》無《解頤》，并無《談藪》。《史通》以《談藪》爲小說之瑣言，陳氏列之史部，而《崇文目》及《宋志》皆入小說家，與本志部居合，知《解頤》即《談藪》之異名，故《談藪》亦不見于本志也。玠松所著此書，及諸史目之外又有《帝紀》十卷、《帝王世紀》之類，見《日本書目・雜史家》。

裴讓之

楊深秀《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八（《雪虛聲堂詩鈔》） 裴侂文季六男兒，詶答徐陵有讓之。爲誦五郎《公讌》作，誰云不及乃兄詩。

《從北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高達夫長技止此。

《公館讌酬南使徐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語頗得體。「兵戢坐金人」，「坐」字佳。

《北史》卷三八《裴讓之傳》 讓之字士禮，【略】讓之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略】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略】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北齊書》卷三五《裴讓之傳》 （存目）

裴訥之

《鄴館公讌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不儉不浮，庶幾志和而音雅。「進」、「上」二字，急遞入「雙闕」、「三臺」，撰句之妙，乃使一篇大節目密運入

化。江南自沈約以降，皆以煉句歸句、煉段歸段爲工，而眞詩亡俗韻起。高齊竊有山東，其間文士不與江南俱靡，樂失而求之夷，此之謂夫？

《北史》卷三八《裴訥之傳》 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爲齋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

祖鴻勳

《與陽休之書》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五《祖鴻勳》：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休之書》，文雖不高，視韓愈《進學解》、《送窮文》以言語工拙比較官職，豈不優劣相遠哉。士不選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三〇：已涉纖俗。又譚獻批：有句可摘，頗病直致。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衰亂之世，能息心巖岫，甚不可多得。文亦幽隮玲瓏，饒有兩晉風力。又評「心悠悠以孤上」諸句：曠懷雅量，彌率彌眞。一清閒如此，一喧鬧如彼，不可以道里計矣。又評「嘗試論之」一段：此一服清涼散耳。彼營營於名韁利鎖者，其肯嘗之否耶？非一味矯情，只是勘破名根耳。老年奔走宦途，不知止足，讀此當顏變愧生矣。又評「把臂入林」以下諸句：蓬山此去無多路。熱病無一人不染，冷藥無一人肯服，有心者恆代爲滋淚也。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祖鴻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略】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城陽王徵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徵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北齊書》卷二三《崔㥄傳》 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

又卷四五《文苑傳·祖鴻勳》 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鄉里。」

邢 卲

論 述

綜 論

《北史》卷四三《邢卲傳論》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眞，情無飾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㥄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七 梁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蟲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

張燮《七十二家集·邢特進集引》（卷首） 邢子才，以文人而弘經術，以才士而振治聲，以老宿而奬飈流，以儁氣而修內行。北土強陽之習，至子才全銷之矣。軺車所屆，山水自娛，公事歸休，必須賓客自伴，大是清遠。魏人欲令使梁，以其不持威儀，故罷遣，不知子才標格恰具江左頭面也。子才初與子昇並起，世稱溫、邢。溫沒而伯起晚出，又稱邢、魏。魏主彥昇，邢主休文，各有分曹，未辨等級。邢有書甚多，略不讐校，曰誤書，思之翻是一適。考任彥昇自永明以來，祕閣四部手自讐校，所藏率多異本。然則子才所

謂何愚之甚者，蓋陰指彥昇情趣到底不叶也。子才遺文無多，彙合而披展之，猶如見解衣覓虱，與共酣暢時耳。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邢特進集》 濟陰溫鵬舉、鉅鹿魏伯起、河間邢子才，爲北朝文人稱首。楊遵彥《文德論》云：「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然則溫、邢在當日，兼以行顯，非伯起驚蛺蝶比也。子才讀書，五行俱下，獨不善讐校。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言頗疏率，而後世才士間宗其說。余度隋、唐以來，至今日，書籍多子才時更數倍，苟欲遍識，塗必出此，所謂漢高取天下，得意者關中耳。置學一奏，事關典敎，餘文無絕殊者。漢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君臣莫能遵用，太史公三致慨焉。以元魏靈后之時，子才欲申其志，余竊難之。異同交安，賢愚並接，抱此天資，與物無忤，然在座作表，袁翻怒爲小兒，言論相輕，崔暹奪其帝聽，甚哉，入世之不易也。

羅惇衍《邢卲》（《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見此袁翻應變色，方諸王粲更多才。清風觀築名題後，甘露歌成序奏來。犬吠閭中稀婦見，虱捫衣上對賓開。一時獨步文章手，技擅雕蟲衆妙該。

分論

《思公子》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北朝詩於淡中見情，與南朝浮華自別。

《三日華林園公宴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芳春時欲遽」二句安頓妙，猶是漢晉人音節，俗筆不以此起，必以此結，何得有相參互入之妙哉？通首純淨不溢，頰上三毛正在此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即事敘景，都無繁音。

《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詩》 姚旅《露書》卷三：「霜氣有餘酸」，「酸」字下得巧，然本之《管子》「天酸然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述情條次。

《冬日傷志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質言情切。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清音激越，盡洗鉛華。

《七夕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自詠所懷，非爲天孫也。語殊悲。

《奏立明堂太學》 《駢體文鈔》卷一一譚獻批：《魏書・李崇傳》亦載此文，云：「崇所上當是崇與愔、收同上，而文則出于子才耳。」故從《北齊書》作邢卲。彥和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之文。

傳記

《北史》卷四三《邢卲傳》 卲，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略】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卲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卲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榮入洛，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略】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略】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卲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卲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卲既不行，復請還故郡。文襄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文襄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卲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襄甚親重之，多別引見。卲舊

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文襄還以卲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卲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啓文襄，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卲由是被疏。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略】卲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略】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卲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尙書符令卲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卲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卲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恆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自伴。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遺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

紀事

陽松玠《談藪·邢子才》（《太平御覽》卷七四〇引） 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茂。敬憲新構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聾也。敬憲患耳，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於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憲）（害）。公但大語，聾亦何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景明寺》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湊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玆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勑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獄，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北齊書》卷二二《盧詢祖傳》 邢卲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略】邢卲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

又卷三〇《崔暹傳》 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審，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也。」

又卷三一《王昕傳》 昕少與邢卲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卲舉室就之。郡人以卲是邢杲後弟，會兵將執之。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

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又卷三六《邢卲傳》 邢卲，字子才，河間鄚人。【略】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七 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還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魚豢《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 辛德源嘗於邢卲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感離風，春色依樹』。」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五 《北史・盧思道傳》：「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余嘗有詩曰：『劉松製碑銘，思道難了了；思道既讀書，爲文松不曉。信知學益人，飢者待之飽。明明愚與智，一日互顛倒。詞章尚如此，何況窮理道。百事且勿營，扃門讀書蚤。』」觀思道之言，而益知孫搴之妄矣。（《李謐傳》：「少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與此同。）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邢子才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邢卲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邢卲集》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邢子才集》三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下》 《人物志》三卷，魏邢卲著。

《棟亭書目》卷四 《邢特進集》，北齊邢卲撰，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〇 張氏《百三家・邢特進集》輯本，【略】凡賦、詔、表、奏等文，二十九篇。樂府一首、詩七首（馮氏《詩紀》輯樂府、詩篇數同。）嚴氏《北齊文編》，邢卲有集三十卷。今存《新宮賦》一篇，《文宣帝受禪赦詔》一篇，表八篇，《奏立明堂太學文》、《宣謚議》各一篇，議四篇，上言一篇，書二篇，序一篇，《甘露頌》一篇，銘二篇，哀策文一篇，碑四篇，墓誌一篇。

惠化尼

《北齊書》卷一五《竇泰傳》（存目）

《北史》卷五四《竇泰傳》 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且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

蕭慤

論述

綜論

邢劭《蕭仁祖集序》《全齊文》卷三） 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仁祖「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高情爽氣，正堪比「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惜下聯「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不離梁、陳面目，流麗近唐排律。「畫拱浮朝氣，飛梁照晚虹」、「野禽喧曙色，山樹動秋聲」，是其篇中苕穎。「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句，亦新巧。

分論

《上之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直是盛唐，固亦南調。「邊風卷畫旒」，「卷」字雋。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聲律俱諧，唐音中之佳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詩第賦上之北巡，與漢辭明點之回，意在臣伏遠夷不同。首二，以有事西畤，爲題前陪筆，折到北遊，爲下總領。三、四，泛寫途景，補出時令。五、六，切定宸遊，噴醒「北」字。後二，點清巡省，是所以北遊之故，勒到事畢歸朝，應起作結。

《和崔侍中從駕經山寺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雋逸，絕似庾開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秀句，有初唐風味，「泉高」二句，更佳。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六，先叙法駕啓行途中事，而首二賦啓行之早。三、四，寫儀衛之盛，已含從駕。五、六，賦途中之景。中六，正叙山寺之景，而四句著寺說，分遠近兩層，兩句著山說，鍊句耐味。後四，則美崔之原唱，而以和詩不若作收。

《屏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琢句秀亮不羣。

《春庭晚望詩》 《古詩歸》卷一五「春庭」四句，鍾惺批：皎然、窈然。「泉鳴」三句鍾惺批：翻動之句。譚元春批：不讀下句，只讀此句，陡然一驚。「到畏」句鍾惺批：五字情深，然去詞家間不容髮，亦危矣。 鍾惺評：情深妙語，即眞正塡詞猶當收之，況止以其相近而輕棄乎。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景語清新，渾是唐調。末聯已浸浸近乎詞矣。骨力可無論也。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看其寫題分解，已是律詩作法。妙語入情，翩翩飛舞，如一結，令人喚「無可奈何花落去」。然去詞家亦不遠矣。

《秋思詩》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四《文章》：蘭陵蕭慤，【略】工於篇什，嘗有《秋詩》「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齊蕭慤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鄧雲霄《冷邸小言》：宋人「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畢竟死板無佳致，彼視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渺若河漢。故詩只用一二字轉關點綴，便是化汞成金。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上二聯景攬人思，第三聯服含麗態，末則直寫其離索也。語甚平直，乃東山室家之思，非所謂桑間濮上者。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雖有聲偶，不入律，用以裁束，無輕俊之色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三、四，固是佳句，不須矜琢。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芙蓉」二句，工麗無敵。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秋夜思家之詩。前四，先寫秋夜之景，爲「思」字引端，琢句清麗。五、六，就彼邊懸擬，是思之正面。後二，點清「思」字，而以絕音結夢收之。

《春日曲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流連景物，態有餘妍。

傳記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蕭慤》　蕭慤字仁祖，梁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略】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紀事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序》　後主【略】幼稚時，曾讀詩賦，【略】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蕭慤集》九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蕭慤集》九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三　馮氏《詩紀》：蕭慤，齊後主時爲齊州錄事參軍，待詔文林館。後入隋。有《屏風詩》、《秋思詩》等，凡一十七首。　嚴氏《全隋文編》，【略】有集九卷，邢卲爲集序。《初學記》三有《春賦》一篇。

張宴之

《北齊書》卷三五《張宴之傳》　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

《北史》卷四三《張晏之傳》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略】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

蕭祗

《北齊書》卷三三《蕭祗傳》（存目）

《南史》卷五二《蕭祗傳》　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北史》卷二九《蕭祗傳》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卲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

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

陸法和

論述

全祖望《辨南史陸法和傳》（《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八）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間自能破賊，不須離郢，則尤揑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間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辯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辯曰：「吾忍死侍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辯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即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眞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絰，堊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尙何持服之有？蓋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注，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羅惇衍《陸法和》（《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小隱江陵百里洲，奇人奇術世無儔。曾擒梟將遭龍睡，能呪漁師活鮒游。寺敞壽王梁柱短，軍懷名將箭鋒稠。南梁業定終難改，又向高齊逞技優。

傳記

《北齊書》卷三二（補）《陸法和傳》（存目）

《北史》卷八九《藝術傳・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安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卻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略】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

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略】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略】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道大行臺，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朱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籍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恆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余知古《渚宮舊事》《太平廣記》卷八二引）（存目）

盧詢祖

論述

《中婦織流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蕭愨《上之回》：北朝詩有雋致者，如盧詢〔祖〕《中婦織流黃》中有「然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然」字、「磨」字，可稱新逸。又曰「下簾還憶月，挑燈更惜花」，亦入情。惜後有「似天河上景」，不成句法，故不載。

《破蠕蠕賀表》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盧思道與宗人詢祖，並爲北州人俊。詢祖舉秀才，至鄴趙郡，李宗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勑祖勳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有云：「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歸。」時重其工。

傳記

《北史》卷三〇《盧詢祖傳》 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略】邢卲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

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案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紀事

《北齊書》卷三三《盧詢祖傳》 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怏，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略】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略】邢卲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衝天者，剪其翅翮。」謗毀日至，案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略】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

趙儒宗

《詠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托比宛轉迴合，結屬對有致，使事運以意，便佳。

魏收

論述

綜論

《北史》卷五六《魏收等傳論》 伯起少頗疏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詆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

劉知幾《史通》卷四《內篇·稱謂》 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略】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稱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即晉、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略】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

又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 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仿佛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

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

又　至隋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眞，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敕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

鄧雲宵《冷邸小言》　北魏魏收詩絕無佳句，獨有「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兩語頗俊耳。然當時以溫子昇、邢子才相幷，號爲三才，蓋小國乏才，輒以夜郎王比漢耶。收有才無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余嘗舉驚蛺蝶謔客，屬對久之不得。余曰：「即魏收所譏者，可作對。昔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媞媚。』『疥駱駝』對『驚蛺蝶』，不亦工乎？且又魏收之對頭也。」客爲絕倒。

張燮《七十二家集・魏特進集引》　魏佛助以史致艷，亦以史貽譏。然考其文筆，不可謂非北土之宏麗也。武定以後，朝典皆其代言，軍書咸其倚馬。今其存者，尚足殷賑外區，襞積騰蒨者焉。楊遵彥雖山立不動，翩翩遂逝，而文采蔑如，豈得與當塗爭千載乎？佛助之言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似是生平賦手獨多者。歷世既遐，碎金永絕。即史亦稱《新殿賦》，以叙皇居，《南狩賦》以諷佃獵，《庭竹賦》以致己意，《〔離懷〕〔懷離〕賦》以愴嫵婉，《聘遊賦》以誌皇華。今僅載其目，文都不傳，豈徐孝穆濟江沉之，故流播遂寡耶？吾慨夫爲魏公藏拙者。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題辭・魏特進集》　魏伯起少慚弄戟，終免逐兔，文章大手，激成于調笑一言，鄭伯誠有功哉。《魏書》失實，穢史流謗，然捃摭宏博，實當時偉作。論邢、魏者，以魏仿任樂安，邢仿沈隱侯，余謂伯起生平文體，得之樂安固多，若問史才，隱侯《宋書》亦其兄事也。魏帝大射，令群臣賦詩，伯起有「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之句，高文襄壯之，稱國光彩。侯景寇叛，伯起草檄，氣雄萬夫，至言景竦悖，棄若孤雛，毋戀戀亂臣，勤勤賊子，直南朝藥石，豈止騰聲北土哉。魏齊文誥，典司最久，世罕流傳。作賦大才，雅自期許，乃《新殿》、《南狩》、《庭竹》、《離懷》諸篇，亦未得見，使無《魏書》，幾無以表著後代矣。且謗深陳壽，而福踰崔浩，尤從來史官之極幸者也。

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七《魏收》　爾朱榮子文略，嘗大遺魏收金，乞爲其父作佳傳。收論榮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一史並列，此條證收之多曲筆，蓋以此言爲華袞之贈也。愚則以「穢史」之目，誠非虛構。至其論爾朱則可謂輕薄之甚，抑若揚兮而人弗喻其旨也。夫伊、霍者，人臣之疑於篡偪者也；韓、彭者，又以反畔嬰葅醢之戮：彰彰史籍者也。而且曰「若修德義」即不數四人，是謂不德不義犯天下之大戒者，無若榮也。若然，鐵鉞則有之，華袞則未也，徒大得文略金耳。文略之愚不足言，而史臣亦似受其籠絡者，故曰輕薄之甚也。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〇（《古詩賞析》卷首）　駕范凌任沈隱侯，詩雖中品邁時流。魏收枉有求全毀，較比渠詩可是優。

徐鼒《題隨園詩後》（《萬首論詩絕句》）　香山才調迥超群，何物兒郎敢效顰。此是魏收輕薄體，莫教塵起更污人。

羅惇衍《魏收》（《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七步才奇錦繡腸，翩翩葩藻繼崔光。檄文雨疾長篇續，訴牒風掀穢史揚。南狩獻來規諷賦，東行使有聘游章。人嫌佛助輕當世，驚蝶交嗤著作郎。

譚獻《復堂日記》卷一　閱《魏書》。《天象志》闕失，宋人校語疑取張太素書補入，體例截然不同。似用漢儒五行災異之學，語焉不詳，不如魏氏簡當有法。《地形》、《禮》、《樂》體裁完密。吾于魏氏深服其三長，不獨欲雪穢史之謗。然子高與予極辨，以爲好奇之過。

又　閱《魏書》諸志。不讓孟堅。《禮》、《樂》、《刑罰》諸篇，散之件系，合之成文。《列傳》亦有類族辨物之義。此豈南北朝族史所及？

又　閱《魏書》。匯傳體裁精當，惜文字多非其舊。《恩幸傳》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並云：「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以舊恩曲回，史筆直道如此猶蒙穢稱，豈不惜哉。

又　閱《魏書・僭僞傳》。措詞失當，其過爲六朝族史之尤。諸方並起，互相長雄，不獨南邦不應附傳，即西北群雄豈可不以鄰國禮之？吾于此益服

保緒先生《國傳》十篇爲不朽之業矣。

分論

《美女篇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意深故可曲喻，度斂故可微通，不意六代之末乃有此作。

《永世樂》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起句有生致。

《櫂歌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不言櫂而景自佳。

《挾琴歌》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四《魏收挾琴歌》：此詩緣情綺靡，漸入唐調。李太白、王少伯、崔國輔諸家皆效法之。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與梁元帝同爲七言小詩之祖。此用偶結，盛唐人多仿之，所謂「流水聯」也。

《晦日汎舟應詔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有含情自賞之度。河朔之有溫、邢、魏，視江南才士車載斗量皆欲凌出其上。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短章，顧有餘韻。

《論叙裴伯茂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四《魏收贈裴伯茂詩》：「臨風想元度，對酒思公榮」，誠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聘遊賦》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按《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七：此據《文苑英華》錄。《北史》慕容紹宗檄梁文，其詞與此相出入，彼似整勁，此則序事較密。又譚獻批：頗似事後爲之。往疑此文或事後所爲，然梁武受制回惑，亦自有召變之逞，必至於此也。又，曲直強弱，侃侃執言，警策而非冗長。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魏特進集選》：此作是杜弼所製，據《藝文》稱魏收作，今姑存之。

《太子監國冬會議》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魏特進集選》：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群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

《枕中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魏特進集選》：收以子弟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

傳記

《北史》卷五六《魏收傳》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略】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塡積，事咸稱旨。【略】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略】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略】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

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略】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略】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略】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略】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修律令。【略】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略】十年，除儀同三司。【略】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略】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略】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毫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略】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眞。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略】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略】(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

紀事

《魏書》卷八五《裴伯茂傳》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略】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

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又卷一〇四《自序》（存目）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六《書證》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於《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嘆。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北齊書》卷二三《崔㥄傳》 初崔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略】收既專奧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

又卷二九《鄭述祖傳》 崔昂妻，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又卷三七《魏收傳》 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略】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勑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略】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略】（天保）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卲，卲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略】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略】始，收比溫子昇、邢卲稍爲後進，卲既被疏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卲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略】（魏）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次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

又卷三九《祖珽傳》 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劉晝》（劉晝）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嘆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五引 齊主嘗問於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艷。」

又（《太平御覽》卷五九九引）　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去避之。

又（《太平御覽》卷六〇五引）　齊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書監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字。

又　時論收爲尒朱榮作傳，以榮比韓、彭、伊、霍者，蓋由得其子文賂黃金故也。邢劭父兄書事皆優，劭唯笑曰：列女傳悉是史官祖母。尚書左丞盧斐臨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書舍人盧潛等言曰：「魏收誣罔一代，其罪合誅。」盧思道曰：「東觀筆殊不直」，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衿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勝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伍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國朝傳說》（《太平御覽》卷五九九引）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洪邁《容齋三筆》卷三《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修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

又《經籍志四》　北齊尚書僕射《魏收集》六十八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撰。

又《經籍志下》　《魏收集》七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魏收集》七十卷。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跡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允嗣，死逢剖斲，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通志・藝文略八》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

《遂初堂書目・正史類・魏書》　尚書僕射《魏收集》七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　《魏書》百三十卷。〔原釋〕初，收天保中奉詔搜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彪等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衆號爲「穢史」。獨楊愔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敕魏澹更作。案：《唐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紀闕二卷，傳闕二十表。（考索前十五）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中書令兼著作郎、鉅鹿魏收伯起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爲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訴者百有餘人，衆口諠然，號爲「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訴辭，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

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唐志》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九》《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學，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於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

《文淵閣書目》卷五《後魏書》，一部五十六冊，闕。又一部五十九冊，闕。又一部四十九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魏書》三套，三十本。又《魏書》五套，六十本。

《百川書志》卷四《魏書》一百三十卷。帝紀十四，列傳九十六，志二十。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

又卷六《魏收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魏收)。

又卷五《魏收集》七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魏書》三十冊，全。北齊魏收撰。國子監新刻。

《脈望館書目》南監本《魏書》四十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史部上》《後魏書》一百三十卷，三十冊，後齊魏收。

《近古堂書目》《魏書》(監本)。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三魏收《魏書》一百二十四卷。

《傳是樓書目》卷二《魏書》一百十四卷，二十六本。又《魏書》一百十四卷，三十本。又《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三十本。又一部，七卷，少四卷。又一部，八十卷，少七十七卷。

《棟亭書目》卷二《魏書》，北齊魏收撰，一百十四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魏書一〇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書錄解題》又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闕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以《太平御覽》所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也。

《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魏書》一百十四卷(刊本)，北齊魏收撰。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又《北魏書》一百三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一明南雍刊本，一明毛晉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正史類·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略】許氏有九行邊邊本。〔續錄〕元大德本。金陵局本。同文局本。竹簡齋本。

《鄭堂讀書記·正史類·魏書一百十四卷(明南監本)》北齊魏收奉敕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一百三十卷。考伯起之書，凡紀十二，傳九十二，志十，合之成一百十四卷。而紀第四、第七俱分上、下，傳第七分上、中、下，第九、第七十一俱分上、下，志天象分爲四，地形分爲三，律曆分爲二，禮分爲四，靈徵分爲二，合之則成一百三十卷也。《崇文目》謂李延壽《北史》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章俊卿《羣書考索》引《中興書目》申明之云：今收書紀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缺二卷。太宗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以上《中興書目》)《書錄解題》亦云然。今刊本目錄，凡非伯起原書，而以他書補成者，俱注一「闕」字；凡原書不全，而以他書補全者，則注「不全」二字，仍編爲一百三十卷。今稱爲一百十四卷者，就紀、傳、志原第卷數也。《史通·正史篇》稱【略】。余謂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出諸史下，而被謗獨甚，乃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而收書特存，雖有殘闕，不掩全美，豈非其精神命脈，自能貫注于千古者歟！此本爲萬曆丙申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同校刊，前有宋劉(攽)等上表，并馮氏、黃氏二序。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〇張氏《百三家·魏特進集》輯本

【略】凡詔、冊、啓、移文、書、議、雜文、祭文十五篇；樂府四篇、詩八篇。（馮氏《詩紀》錄樂府、詩，篇數同。）嚴氏《北齊文編》，魏收有集七十卷，今存《魏孝靜帝禪位詔》、《冊命齊王九錫文》、《禪位冊》、《太子監國冬會議》、《上魏書十志啓》、《與李德林書論齊書起元事》、《爲侯景叛移梁朝文》、《枕中篇》祭文、願文，凡一十四篇。案：《藝文類聚》五十八又有魏收《檄梁文》。據《文苑英華》及《通鑑》，實杜弼撰。又《收傳》有《南狩賦》、《聘游賦》、《皇居新殿臺賦》、《懷離賦》、《庭竹賦》，《北史・文苑傳》有《庫狄千碑序》，今並亡。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刊元修明印本，【略】遞藏明項篤壽清季振宜家。帝紀卷三至十二、列傳卷一至七鈔配，然亦鈐有季氏印。（臨清徐梧生遺書，庚午歲以二千金收得。）

又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存三十四冊，又一部存五冊。宋刊元修本（無明補），半葉九行十八字。存卷列後：目錄（缺首葉），紀一至十二（卷末有缺葉），傳一至三十五、四十二至五十八、六十六至七十七（卷四首缺三葉，卷七尾缺葉，卷三十二首缺二葉），志五至六，八年十，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共三十四冊，北京圖書館藏。又一部，存五冊：傳十至十四，二十四至二十八，三十二，六十至六十三，八十至八十二。傳卷七中、七下，三十一，四十至四十二（殘，存四十葉），四十四（殘，存十三葉），五十八、九（殘，存十一葉），志十五、十六（殘存十六葉），九、十（全）。（庚午六月八日）

《藏園群書題記・紀傳類・宋刊本魏書跋》　《魏書》一百十四卷，宋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間有元時補版。原版字仿歐陽體，嚴峻方整，補刻則漸趨疏俊，元刻益加圓活矣。桑皮堅韌，厚如梵夾，紙幅寬展，印工清朗，與余舊藏《南齊書》相同。每卷鈐「禮部官書」朱文大印亦同。又有「少谿主人」、「季振宜印」、「滄葦」朱文諸印。少谿即明嘉禾項篤周，意此與《南齊書》必同爲內閣大庫藏本，惟此帙流出較早，已經項氏、季氏收藏。考《延令書目》亦載此書，第末注明冊數耳。全書六十四冊，鈔配者九冊，爲帝紀卷三至十二、列傳卷一至七、凡十七卷。鈔卷亦有季氏印，或明季清初人補寫耳。此書版入南監後，印本多模糊不可辨，且斷爛釘補，雜然刺目，世謂之邊遠本。涵芬樓發憤欲重印古本全史，遍徵海內外藏書家，《魏書》獨無宋刊全帙。張菊生前輩得密韻樓藏本，約得半數，京館舊藏大庫本亦祇存七十四卷，然已有元代補脩之葉矣。尚缺三十許卷，窮搜遍訪，迄無可補。余告以徐氏藏此書，而未敢云必可致也。頃者，司業後人出藏書求沽，余指名索之，不日載全書至，詳檢一過，雖有鈔補之卷，然宋版所存爲多，元脩祇十之一，蓋未入南監前所模印，至可寶也。惟《魏書》自明以來缺有二葉，一爲列傳卷四第十六葉《廣平王傳》內文，一爲志卷十四第十二葉《樂志》五，永平三年劉芳奏疏文，檢此本仍屬闕如，殊爲遺憾，意非得宋代初印殆不可復覯耳。菊生以假印往商，既不可得，余乃以善價收之，庶涵芬缺卷藉此補完，而余儲之雙鑑樓中，俾與《南齊》爲侶，蔚然爲眉山雙璧矣。入春以來連獲異書，《文苑英華》既與衢州本《居士集》偕至，而慶元初版《禮部韻略》亦且晚可諧。頻歲懿親凋喪，情懷殊惡，摩挲卷帙，聊以銷憂。不意瓌寶連翩見投，沈鬱爲之一舒。古緣清福，娛茲暮景，信天之佑我爲獨厚矣。庚午六月二十五日，藏園居士揮汗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正史類・魏書一百十四卷》　北齊魏收撰。南、北監本。　汲古閣本。　殿本。　元刊本，紙板闊。　〔補〕宋刊元明遞修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明「禮部官書」印及項少谿、季振宜印。其中少數原版中縫特寬，字有顏、柳筆致，猶存蜀刻遺意。余藏。北京圖書館有內閣大庫殘帙，涵芬樓亦有殘卷，三本配成全帙，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　明萬曆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萬曆三十四年北京國子監刊二十一史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魏書校補一卷，清盧文弨撰。　清乾隆間盧氏刊抱經堂叢書羣書拾補初編本。

藝文

李騫《贈盧元明魏收》（《北魏詩》卷二）　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垌。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蓽，坐夢尹勤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冥。

邢卲《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詩》（《北齊詩》卷一） 年病從橫至，動息不自安。兼豆未能飽，重裘詎解寒。況乃冬之夜，霜氣有餘酸。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燈光明且滅，華燭新復殘。衰顏依候改，壯志與時闌。體羸不盡帶，髮落強扶冠。夜景將欲近，夕息故無寬。忽有清風贈，辭義婉如蘭。先言歎三友，次言慙一官。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審諭雖有屬，筆削少能干（一作刊）。高足自無限，積風良可摶。空想青門易，寧見赤松難。寄語東山道，高駕且盤桓。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魏特進收喜雨》（《秋笳集》卷六） 清陰生石礎，繁雲上夕峰。湘東爭起燕，膠西未刻桐。苔滋全汎碧，花潤半舒紅。風細虬簷靜，涼輕翠幙空。滴沼文漪散，霑樹遠烟重。自解吳王戲，寧勞漢掾功。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魏特進收喜雨》（《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油雲暗遙嶺，微風轉前庭。山中石燕舞，屋角斑鳩鳴。碧滋苑樹重，紅潤檐花輕。午陰消翠幙，夕涼生畫屏。簾櫳密絲織，池沼圓波生。聊將雲漢意，稍酬望歲情。

雜録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恆州・鼓城縣》 魏收墓，在縣北七里。後魏、北齊貴族諸魏，皆此邑人也，所云「鉅鹿曲陽人」者是矣。

祖珽

論述

《北史》卷四七《祖珽傳論》 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

《從北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張皇不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北朝之風僅能具體若此。

《望海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 可謂迢迢峻而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 前四句浩淅。 周中孚《鄭堂札記》卷一：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不接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島閒知有國，波外恐無天」云。「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景界低小極矣，即雲島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爲未當。（祖詩祇四韻，所學乃中二聯也。）

《挽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素蓋轉悲風」，唐人佳句。

傳記

《北史》卷四七《祖珽傳》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萬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略】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略】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略】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略】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略】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略】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略】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

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略】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略】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人，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略】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略】卒於州。

紀事

《北齊書》卷三九《祖珽傳》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略】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諸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略】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賈《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賈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略】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

又卷四五《文苑傳序》（存目）

《北史》卷七《齊文宣帝紀》 始祖珽以險薄多過，（齊文宣）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

又卷五四《斛律光傳》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略】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略】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搕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眞，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卻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眞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桐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略】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略】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略】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略】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

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略】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

又卷八三《文苑傳序》（存目）

斛律羨

《歌》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九《取次》：（豐樂名羨，光之弟也，高元海嘗勸長廣王執之。祖珽告陸令萱所謂「威行突厥」者。）斛律豐樂歌曰「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謂齊主洋也。取次，安頓貌，或曰次第也。白香山好用此字，如：「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閒停茶椀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行。」「香毬趁拍回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以「取次」對「從容」，似次第之義爲長。

《北齊書》卷一九《斛律羨傳》（存目）

《北史》卷五四《斛律羨傳》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略】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羨不從。【略】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略】伏恩等既至，【略】（羨）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略】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

陽松玠《談藪·斛律豐樂》（《太平廣記》卷一六四）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蕭放

《北齊書》卷三三《蕭放傳》（存目）

《北史》卷二九《蕭放傳》 放，字希逸，隨祇至鄴。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又卷八三《文苑傳序》（北齊）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

馬元熙

《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上·馬元熙》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馬元熙》（存目）

高延宗

《北史》卷五二《齊安德王延宗傳》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略】爲定州刺史，【略】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略】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勔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略】后主竟奔鄴。在并將帥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略】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略】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略】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略】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略】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塡，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飢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略】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略】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

《傳論》 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

陽休之

論述

《北史》卷四七《陽尼陽固陽休之傳論》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

《春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寫景粗生動。三、四佳在「柔」字、「輕」字。五、六有「漸看」、「稍覺」字，則「蕚」字、「長」字活。末句「緣」字有態，「響」字有聲。

《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登高》：登高不止重九。晉李充有《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是也。張望爲桓溫參軍，亦有《七日登高詩》。隋（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略】石虎《鄴中記》有正月十五日登高之戲。隋文帝亦於正月十五率近臣登高。時元胄不在，令馳召之是也。然則古人登高初無定例。後人因費長房故事遂相沿爲重九耳。（魏文帝《與鍾繇書》：九爲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故以宴享高會。淵明詩「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扶」字與「依」字同旨而較渾，「輕」字亦佳。

傳記

《北齊書》卷四二《陽休之傳》 （休之）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

《北史》卷四七《陽休之傳》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略】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

僑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明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略】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元象初，錄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晋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略】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幷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略】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在郡三年。【略】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愼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兖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略】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眞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閒。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右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疏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彊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略】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略】子辟彊，字君大，性疏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

紀事

《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馬子結》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爲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又卷四五《文苑傳序》（存目）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存目）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 齊僕射陽休之，當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韻有訛切，辭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韻，科以四聲，名曰《韻略》。制作之士，咸取則焉，後生晚學，所賴多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陽休之撰。

又《經籍志下》 北齊《楊休之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陽休之《韻略》一卷。 又《辨嫌音》二卷。 陽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北齊《陽休之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陽休之撰。

又《藝文略八》《陽休之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陽休之集》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古今人物記》□卷，（楊）〔陽〕休之。

顏之推

論述

綜論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顏氏家訓》論文良解深趣，詩傳者《神仙》、《古意》，首篇頗得質文之中。《入齊夜渡砥柱》篇，工美如唐律。「馬色迷關吏，雞鳴起候人」，的是名對。其奔齊事，國史本傳甚明，或以此篇爲惠慕道士作，此又妄人之謬也。讀其「風雲落時後，歲月度人前」二語便令人慘沮，不免擊唾壺以壯衰氣。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二《雅人深致》 （景文）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安石以爲有雅人深致。」愚案：玄與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指。

又卷六《勿襲形模》 顏之推標舉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以爲自《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得來，此神契語也。學古人勿襲形模，正當尋其文外獨絕處。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一《序致》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鏗鏗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脩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也。

佚名《顏氏家訓序》（《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附錄》）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官舍，論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掣（烏煥反）、撋（宣）、熨（歲）、㪷（藥）、猲（鍥）、嫕（於計反）、扆（剡）、廖（移）、秠（疋來反）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慚法言之論，定即定矣；實愧孫炎之侶，行即行焉云爾。（盧文弨《宋本舊序跋》：此序宋本所有，不著撰人，比擬多失倫，行文亦無法，今依宋本校正，即不便棄之，有疑「王言蓋代」，未詳所出者。案：《家語》有《王言解》，或用此矣。）

王得臣《麈史》卷中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又詆訐子雲，吾不取焉。

呂祖謙《雜說》（《呂東萊先生遺集》卷二）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

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於胸臆者，語意自別。

沈揆《顏氏家訓跋》（宋淳熙七年鈔本）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辨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

張璧《刻顏氏家訓序》（明嘉靖甲申傳太平刻本） 史璧曰：書靡範，曷書也？言靡範，曷言也？言書靡範，雖聯篇縷章，贅焉亡補。乃北齊顏黃門《家訓》，質而明，詳而要，平而不詭。蓋《序致》至終篇，罔不折衷今古，會理道焉，是可範矣。

張一桂《重刻顏氏家訓序》（明萬曆甲戌顏嗣愼刻本） 公當梁、齊、隋易代之際，身嬰世難，間關南北，故幽思極意而作此編，上稱周、魯，下道近代，中述漢、晉，以刺世事。其識該，其辭微，其心危，其慮詳，其稱名小而其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心危，故其防患深；其慮詳，故繁而不容自已。推此志也，雖與《內則》諸篇並傳可也。或因其稍崇極釋典，不能無疑。蓋公嘗北面蕭氏，飫其餘風；且義主諷勸，無嫌曲證，讀者當得其作訓大旨，茲固可略云。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 四六長于敷陳，短于議論。蓋比物連類，馳騁上下，譬之蟻封盤馬，鮮不躓矣。乃六朝之文，無不以駢儷行之者，而《顏氏家訓》尤擅議論之長。街談巷說、鄙情瑣語一入組織，皆工妙可誦。習駢儷者于以探賾觀瀾，非徒成一家言也。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一 《家訓》能爲百代型，諄諄教子切趨庭。後人賢比楹書守，觀我詳於客座銘。文苑國華同載史，儒林世學更明經。蕭梁受命誰身殉，乃祖丹心照汗青。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八（咸豐丙辰十一月初九日） 《顏氏家訓》最切實可從，其考據亦細，略採數則：《月令》荔挺出。鄭玄注：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虎善登木，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此說不可從。延字之義不見所據，況口後協均，古語如是，牛子爲從，尤所未聞。）

又（同治壬申九月十一日） 閱《顏氏家訓》，補正其注三條。許思妣一條，失注出《世說·政事》篇許柳兒思妣，名永。反支一條，失引《漢書游俠·陳遵傳》注，是張竦事。木旁作鬼爲魁一條，失引郭忠恕《佩觿序》。此書趙敬夫注，爲一生精力所萃，盧弓父爲之補，其後有重校正補注者七事，又補遺者七事。又錢曉徵補正者十四事。而以予之淺學健忘，覺其中漏略者尚多，甚矣此事之難也。

譚獻《復堂日記》卷一 閱抱經堂本《顏氏家訓》。顏介，文士之敦厚者。其書條件入理，陳義平遠。文章如《觀我生賦》，高于庾子山，盧學士至爲賞激，而《七十家賦鈔》遺之，豈以恆作理語，開趙宋賦體邪？

又卷三 閱盧刻《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氏之文朴而暢，庾氏之詩深而秀，足以抗手。《家訓》義法可觀，折衷經教，尤當日所難。

又卷五 《顏氏家訓》【略】持論最正，宅心最平。《家訓》二十篇，造次儒者，不必以《歸心》爲累也。聲音、訓詁尤所愼言。經生家法，闢後來之牖。《抱經堂叢書》刻趙氏校注，號善本。

分論

《神仙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稍有古意。「歲月度人前」，語可慨。

《古意詩二首》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平贍爾雅，雜叙無痕迹。乃似東京人制作。六代人士，過奬風流，廉隅幾喪，不昧初心者，庾開府、顏黃門而已。開府俊朗遂多得之慷慨，以申悲憤，黃門彬彬大雅，正以典則將其忠孝。度彼參此，情文交得者，唯黃門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直述至哀，淋漓酸楚，音節亦老。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直述中

懷，轉見古質。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傷梁室滅亡，自愧不能殉難之詩。而題曰《古意》，且托於楚王，更用「吳師」、「秦兵」等字作影，懼顯言之觸禍也。前四，直從幼學壯行，獲逢知遇說起。「楚王」句，是感舊之根，「作賦」六句，仍帶文學，正寫侍從之樂。「歌舞」八句，蒙上轉落梁室兵連國滅，禾黍之感。後六，自愧獨生，不勝懷舊，而以憂傷終老結住，「白髮」、「余齒」隱與「十五」二句呼應。篇中對偶雖多，而不涉纖巧，允稱傑構。　又，顏歷仕梁、齊、周、隋四朝，而此指爲梁作者，一則元帝都江陵爲楚地，二則二十始仕時在梁也。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繁而一，重而淨，直而不激，晉、宋以來斯爲希有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竟叙懷來，亦復質有其古。

《從周入齊夜度砥柱》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後漢書》中常侍唐衡兄唐玹，盡殺趙岐家屬。岐逃難江湖間，匿名賣餅。時孫嵩察岐非常人，曰：「我北海孫賓碩。」因藏岐復壁中。數年後，諸唐滅。岐因赦乃免。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詩因避難而作。首二，提清避難，破題總領。三、四，頂次句，寫乘夜偷度之景如畫。後四，月露仍帶夜來，而佩劍刀以就孫嵩，則與起句應，但孫賓押韻，未免割裂。

《和陽納言聽鳴蟬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此篇見《初學記》。「紅顏」以下脫誤，俟再考。又，「垂陰」四句，托比，佳。「關中」四句切。只如此，亦可住。「紅顏」二句，倒置，便可誦。

《觀我生賦》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五《顏之推》：顏之推學博文麗，《觀我生賦》不失雅正之體，叙梁、齊間事，可以考正，非江南文士所能及也。其言「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及「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于江湘，迄此幾于三百，左衽浹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嘆，吟微管而增傷」，讀之嗟痛不能已。昔人雖陋，未有無其志者，獨于今爲不然，哀哉。　張淏《雲谷雜記・補編》卷一《玉帳》：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其□使之游宮，或居其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顏氏家訓・勉學》　吳從先《小窗自紀雜著》：顏之推《勉學》一篇，危語動人。錄置案頭，當令神骨竦惕，無時敢離書卷。

傳記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顏之推》　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略】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略】《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顏之推》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

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

紀事

《北齊書》卷四二《陽休之傳》、卷四五《文苑傳序》（存目）

《陳書》卷三四《阮卓傳》 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醼賦詩，賜遺加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寃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又《經籍志四》《七悟》一卷，顏之推撰。（梁有《弔文集》六卷，錄一卷；《弔文》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寃魂志》三卷，顏之推撰。《集靈記》十卷，顏之推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顏之推《寃魂志》三卷。 又《集靈記》十卷。 顏之推《七悟集》一卷。

《崇文總目》卷三《儒家類》《顏氏家訓》七卷，顏之推撰。

又《小說類下》《還冤志》三卷，顏之推撰。

又卷五《別集類》《稽聖賦》一卷，顏之推撰，李淳風注。

《郡齋讀書志・儒家類》《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諸子孫。

《通志・藝文略三》《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寃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又《藝文略四》《顏氏家訓》七卷，顏之推撰。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而其書崇尚釋氏，故不列於儒家。

又《小說家類》《北齊還冤志》二卷，顏之推撰。

又《別集類上》《稽聖賦》三卷，北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注。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李淳風注（卷十六）。

《文獻通考・經籍考三六》《家訓》七卷。

又《經籍考四二》《北齊還冤志》二卷。

《宋史・藝文志五》 顏之推《家訓》七卷。 顏之推《還冤志》三卷。

又《藝文志七》 顏之推《稽聖賦》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顏氏家訓》，一部三冊，闕。《顏氏家訓》，一部二冊，完全。《顏氏家訓》，一部二冊，闕。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顏氏家訓》，二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顏氏家訓》（三十一世孫刻）。

《萬卷堂書目》卷三《顏氏家訓》二卷，顏之推。

《百川書志》卷七《儒家類》《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凡二十篇。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

又卷四《還冤記》二卷，顏之推。

《國史經籍志》卷三《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寃魂志》三卷（顏之推）。

又卷五 顏之推《稽聖賦》三卷（李淳風注）。

《脈望館書目》《顏氏家訓》二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家訓》七卷，顏之推。《北齊還冤記》二卷（顏之推）。

《近古堂書目》《顏氏家訓》。

《讀書敏求記》卷三《顏氏家訓》七卷。《顏氏家訓》流俗本止二卷，不知何年爲妄庸子所淆亂，遂令舉世罕覩原書。近代刊行典籍，大都率意劃改，俾古人心髓面目，晦昧沉錮于千載之下，良可恨也。嗟乎秦火之後，書亡有二：其毒甚于祖龍之炬，一則蒙師之經解，逞私說憑臆見，專門理學，人自名家。漢、唐以來，諸大儒之訓詁注疏，一概漫置不省，經學幾幾乎滅熄矣。

一則明朝之帖括，自制義之業盛行，士子專攻此，以取榮名利祿。《五經》旁訓之外，何從又有九經十三經，而況四庫書籍乎？三百年來，士大夫劃肚無書，撐腸少字，皆制義誤之，可爲痛惜者也。是書爲宋人名筆所錄，淳熙七年，嘉興沈揆取閣本、蜀本互爲參定。又從天台故參知政事謝公所校五代和凝本，辨析精當，後列考證二十三條爲一卷，沈君學識不凡，讎勘此書，當時稱爲善本，兼之繕寫精妙，古香襲人，置之几案間，眞奇寶也。

又《續顏氏家訓》七卷　《續顏氏家訓》，半是宋槧本之絕佳者，半是影宋本舊鈔。《經籍志》云：朝請大夫李正公撰。

《棟亭書目》卷三　《顏氏家訓》，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一卷二冊。

又《還冤志》，北齊侍郎顏之推撰，一卷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一・顏氏家訓二卷》　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於隋。舊本所題，蓋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李翺所稱太公家教，雖屬僞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世人。」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竝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二卷。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七年嘉興沈揆本七卷。以閩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本參定，末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爲一卷。且力斥流俗幷爲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錄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爲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

又《小說家類三・還冤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還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還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還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爲傳寫之譌。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載釋庭藻續北齊《還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禮能仁，盛談因果。之推《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爲篤信。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略】其文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冗濫。存爲鑑戒，固亦無害於義矣。陳繼儒嘗刻入秘笈中，刊削不完，僅存一卷。此本乃何鏜漢魏叢書所刻，猶爲原帙，今據以著錄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還冤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書名之上，或冠以北齊字者，誤也。所述皆冤報之事。之推家訓有《歸心篇》，精信因果，此書蓋猶是志。然自《左傳》以來，即有是事，亦不盡佛氏之說也。

又《雜家類・顏氏家訓二卷》　隋顏之推撰。舊作北齊人者，誤也。其書凡二十篇，多辨正世俗之失，以戒子孫。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儒家。然其歸心等篇，申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今退置於雜家。

王謨《還冤記序》（增訂漢魏叢書本）　顏之推《還冤記》一卷。《隋志》本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又作《北齊還冤志》，二卷，入子部小說家，次《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考本書所記還冤故事，上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系北齊，遂目爲《北齊還冤志》，非也。今書亦只一卷，中又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頁載桓溫謁高平陵見殷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魏城陽王元徽后。其他脫簡，無得而考矣。大抵記中事實，多見正史，然采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宋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搜而輯之者，是所望也。汝上王謨識。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顏氏家訓》一本。（綿紙舊抄）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　《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唐志》十卷，入子部小說。《太平御覽・服用部》引《集靈記》琅邪王諶亡後數年，見形於妻事。《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今存本稱《還冤志》。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四　《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撰。一明程榮刊本，一抱經堂趙曦明注本，一鮑廷博仿宋刊本。

又卷四　《還冤志》一卷，北齊顏之推撰。

《稽瑞樓書目》《顏氏家訓》二卷(舊刻一冊)。《顏氏家訓注》四冊。《還寃記》三卷(舊刻一冊)。

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顏氏家訓》，七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雜家類・顏氏家訓二卷》 隋顏之推撰。因雜釋氏而不入儒家，其說始于陳振孫。明刊顏氏傳書本。漢魏叢書本。竹汀所見有宋淳熙刊本七卷，後有考證一卷，列沈揆等銜名，蓋台州公庫本也。十二行，行十八字。知不足齋仿宋刊本七卷，附考證一卷。抱經堂刊本七卷，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高安全書本。〔續錄〕明正德戊寅蘇州同知顏如瓌刊本。明萬曆戊寅袁志邦刊本。明萬曆三年重刊成化程伯祥本。子書百種本。藏書十三種本。四部叢刊本。

又《小說家類・還寃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漢魏叢書本，作《還寃記》。祕笈本一卷，顏氏傳書本。續百川學海本。唐宋叢書本。〔附錄〕唐宋，祕笈均不足，何鏜漢魏叢書足。(星詒)〔續錄〕說郛本。鈔本。

《抱經樓藏書志・雜家類一・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乾隆刊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考證後有結銜九行。沈揆跋(淳熙七年)，趙曦明序(乾隆丙午)，盧文弨序(乾隆己酉)。

又《顏氏家訓二卷(康熙刊本)》 隋顏之推撰，于愼行序(萬曆甲戌)，張一桂序，朱軾序(康熙五十八年)。

《鄭堂讀書記・雜家類・顏氏家訓七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隋顏之推撰。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仕梁，爲散騎侍郎。入齊，再遷黃門侍郎。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是本尙題北齊官職，蓋據作書之時也。《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卷，蓋從明人刊本也。《隋志》不載。《舊唐志・儒家》始載《家訓》七卷，顏之推撰。《新唐志・儒家》作《顏氏家訓》。《崇文總目・小說家》、《通志・儒術》、《書錄解題》俱同。《讀書志・儒家》、《通考・儒家》、《宋志・儒家》俱無「顏氏」二字，殆省文爾。【略】陳氏稱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其書頗崇尙釋氏云。今觀其書惟《歸心》一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其全書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于六經，故舊史皆入之儒家，終不以一眚掩也。而《書證》、《音辭》二篇，辨析援證，咸有根據，尤爲今之小學家所取資。其以《家訓》名書，雖辭質義直，而旁貫百氏，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其子思魯愍楚輩而已。卷首有宋人序，不著名氏。後有淳熙庚子嘉興沈揆序，并有考證二十三條，附于卷末，又有宋本校刊名銜。錢氏《讀書敏求記》(三)載有宋鈔本，鮑淥飲即據以付梓。趙敬夫(曦明)注本又據鮑本校正，加入《北齊書・文苑》本傳，盧抱經(文弨)爲之序，并刊入《抱經堂叢書》，于是學者爭棄鮑本，競從趙注本焉。《說郛》所收者係節本。《漢魏叢書》本併作二卷，即《提要》所謂江西巡撫采進本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雜家類二・顏氏家訓二卷》 北齊顏之推撰，漢魏叢書本。前有萬曆戊寅茶陵平原派三十四代孫顏志邦序，後有王謨跋。顏氏序曰：是本乃宗人如環同知蘇州時所刻，婁江王太史萬書閣所藏也。王氏跋曰：右《家訓》上、下二卷。《隋志》、《通考》俱作七卷。晁云：「之推，梁人，著此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訛，以訓子弟。」陳云：「古今家訓以此爲主，然其書頗崇釋氏。」所云崇尙釋氏者，蓋指其中《歸心篇》而言，又《終制篇》有「內典功德及齋供」等語，皆此志也。而《隋志》、《通考》皆入儒家，以今觀之，蓋通儒墨爲一道，亦諸子家也。《叢書》原本編入載籍，似爲失之。

又《顏氏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知不足齋本。此與錢氏所記公庫本同，述古堂影宋本重雕。前有舊序一篇，即錢氏所謂唐人手筆者。序末有「廉臺田家印」，次目錄，第一卷五篇，第二卷二篇，第三卷一篇，第四卷三篇，第五卷五篇，第六卷一篇，第七卷三篇，共二十篇。後有沈揆跋，同校、監刊銜名九人，次考證一卷。

又《顏氏家訓二卷》 北齊顏之推撰。朱氏藏書本。前有萬曆甲戌于愼行序，又張一桂序，康熙五十八年高安朱軾序。于氏序【略】。張氏序曰：《顏氏家訓》刻者訛誤相襲，殊乏善本。公裔孫翰、傅君嗣聖重加釐校，託梓以傳。朱氏序【略】。

又《顏氏家訓注七卷》 國朝趙曦明撰。抱經堂本。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盧文弨序，次舊序，次目錄：序致一、教子二、兄弟三、後娶四、治家五、風操六、慕賢七、勉學八、文章九、名實十、涉務十一、省事十二、止足十三、誡兵十四、養生十五、歸心十六、書證十七、音辭十八、雜藝十九、終制二十。次盧氏例言十二條，附錄《北齊書・顏之推傳》、宋本沈跋並名銜；次趙曦明跋，附《甌江山人家傳》(盧文弨撰。)末有注補遺、錢大昕補正，壬子年重校補注，皆盧氏所增並注顏傳【略】。《甌江山人傳》曰：山人姓趙氏，

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予主鍾山講席，山人佐予。予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予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氏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略】盧氏校本例云：黃門始仕蕭梁，終於隋代。而此書向來唯題「北齊」，唐人修史以之推入《北齊書・文苑傳》中。其子思魯既纂父之集，則此書自必亦經整理，所題當其父之志可知。今亦仍之。【略】盧氏校本跋曰：向刻在己酉年，但就趙氏注本增補，未及取舊刻本及鮑氏所刻宋本詳加比對，致有譌脫。今既省覺，不可因循貽誤觀者，故凡就向刻改正者與夫爲字數所限，不能增益者以及字畫小異，咸標明之，庶已行之本尚可據此訂正，注有未備兼亦補之。　文光案：《顏氏家訓》，余家所藏共四本。其中惟鮑刻爲宋本之舊，抱經本雖依宋刻而章句稍有更訂，盧氏於此書校正數過，用功甚至。其不能知者，古書大半皆然，或爲方言或爲僻典，書闕有間，不能正也。北齊之書，已有難考，況秦漢乎。趙注更便於初學，今之注本凡經校勘者宜多藏也。《漢魏叢書》翻刻顏本，即俗本也。朱氏評點本，棄瑕取瑜，意不在於校正明本未見，藉此可知。是書惟二十篇之次第，諸本皆同。目錄或加篇字，或著第幾，或篇第俱不著，隨意標題，無定式也。此本儒家之書，今入雜家類，以其言釋教也。《歸心篇》曰：「內外兩教，本爲一體。」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終制篇》曰：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有時齋供所望於汝也，朱氏所謂「有忝厥祖」，指此類也。豈齊、梁間人重內典，雖顏子之後，亦未能免俗乎？

《善本書室藏書志・雜家類・顏氏家訓二卷（明刊校宋七卷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此書爲明建甯府同知續溪程伯祥刊，前後無序跋，用朱筆照宋本校改，分畫七卷。《四庫提要》云：「【略】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刊本錄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爲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似明刊未始不取也。

又《顏氏家訓二卷（明刊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顏訓以七卷本爲佳，此則萬曆三年，復聖六十四代孫博士嗣愼重雕程伯祥本也。有萬曆甲戌翰林修撰，新安張一桂及于愼行兩序。

又《顏氏家訓七卷（抱經堂校定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右七卷爲江陰趙曦明敬夫注解，餘姚盧文弨紹弓補。前列盧氏注自序，又宋本無名氏序，例言十二則。後顏黃門傳、宋本沈揆跋、宋本校刊銜名。乾隆五十一年趙曦明自識盧撰《曦明傳》。例言中云：沈氏考證一卷繫之書後，今散置文句之下，取翻閱較易，原刻可稱極善。抱經老人復於刷本補校數處，眞善而又善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雜家類一・顏氏家訓二卷》　陸以湉《冷廬雜識》四云：「辭旨明切，足資勸戒，至其《歸心篇》尊崇釋氏，謂非堯、舜、周、孔所及，且云：『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謬妄乃爾，實爲全書之玷。」案：沈揆七卷附考證本，今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已刊，爲淳熙七年台州公庫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題記》　《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撰。明萬曆三年重刻成化程伯祥本。《顏氏家訓》宋本不可得，即弘治中程伯祥原刊亦不可得。此則萬曆乙亥（三年）顏氏裔孫重刊程本也；惜分卷不作七卷，與宋本不同。但究係單行之帙，較彙刻之本終勝一籌耳。丙寅月正元日盛鐸。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雜家類一・顏氏家訓二卷》　嘉錫案：《北齊書・文苑傳》有《之推傳》云：「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北史・文苑傳》同。《陳書・文學・阮卓傳》云：「至德元年聘隋，隋主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玡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南史・文學傳》略同。然則之推終於隋，史傳具有明文，不知《提要》何以捨正史不引，而必旁徵《切韻》也。考《切韻序》末雖題大隋仁壽元年，然其序云：「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蕭、顏多所決定。（蕭該、顏之推也。）魏著作（著作郎魏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十數年間，未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

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是則法言之書，雖作於仁壽元年，而其與之推等論韻，實在開皇之初。本傳云：「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尋以疾終。」法言亦有「亡者生死路殊」之語，蓋之推卽卒於開皇時。（錢大昕《疑年錄》卷一云，顏之推六十餘，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卒隋開皇中。自注云，本傳不書卒年，據《家訓・序致篇》云年始九歲，便丁荼蓼，以《梁書》顏協卒年證之得其生年。又《終制篇》云吾已六十餘，則其卒蓋在開皇十一年以後矣。）《提要》乃云：「《切韻・序》作於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一若之推至仁壽時尙存者，亦誤也。《切韻序》前所列八人姓名，有內史顏之推。（《古逸叢書》本作外史。）內史之官，本傳不書。《史通・正史篇》云：「齊天保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勒成一史，成《魏書》百三十卷。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總九十二篇。」此亦之推入隋後逸事之可見者。唐顏眞卿撰《顏氏家廟碑》云：「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據拓本，亦見《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又《顏勤禮神道碑》亦云：「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此碑僅見於《集古錄》，他家皆不著錄，近時始復出土。）叙之推官職，皆與史合。《提要》謂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爲據作書之時。考《家訓》屢叙齊亡時事，其《書證篇》云：「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鉛二所，其書兼爲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是《家訓》之作於隋時，本書有明文可考。其《終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經費。」則《家訓》實作於隋開皇九年平陳之後，《提要》以爲作於北齊，蓋未嘗一檢原書，姑以臆說之耳。顏眞卿所撰《殷夫人顏氏碑》云「北齊黃門侍郎之推」，（據拓本，齊字推字泐，亦見《萃編》卷一百一。）與《家訓》署銜同。《家廟碑》雖書隋官，而下文云「黃門兄之儀」，仍舉齊官爲稱，豈非以之推在齊頗久，且官位尊顯耶？《新唐書・顏籀傳》云：「祖之推，終隋黃門郎。」其以官黃門爲隋時事，固誤，然亦可見從來學之推官爵，必署黃門矣。《隸釋》卷九《司隸校尉魯峻碑跋》云：「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淸，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余按：《後漢・班彪傳》，彪拜徐令，以病免，後爲望都長，卒官，而《班超傳》云「徐令彪之少子也」，不云望都長，亦以令之位秩高於長，從所重言之也。《隋書・經籍志》有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馬融官終議郎，而盧植稱爲故南郡太守，（見《植傳》。）以太守秩二千石，議郎僅六百石故也。《隋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然則古人署銜，固有從其平生所重，而不以著書之時爲斷者矣。其例甚多，不可枚舉。此書之署北齊黃門侍郎，與唐人之以黃門稱之推，亦從所重言之耳。盧文弨補《家訓》趙曦明注例言曰：「黃門始仕蕭梁，終于隋代，而此書向來惟題北齊。唐人修史，以之推入《北齊書・文苑傳》中，其子思魯旣纂其父之集，則此書自必亦經整理，所題當本其父之志。」此言是也。然則此書之題北齊黃門侍郎，不關作書之時亦明矣。

又　案：李翺《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敎》是也。」幷未嘗指爲齊之太公所作，更未言其眞僞，《四庫》旣不著錄，作《提要》者未見其書，何從知其爲僞書耶？宋王明淸《玉照新志》卷三云：「世傳《太公家敎》，其書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然則此所謂太公，幷非呂望，宋人辨之甚明，《提要》不考，而以爲僞書，誤矣。考《八旗通志・阿什坦傳》云：「阿什坦翻譯《大學》、《中庸》、《孝經》及《通鑑總論》、《太公家敎》等書刊行之。當時翻譯者咸奉爲準則，卽僅通滿文者，亦得藉爲考古資。」是其書淸初尙存，其後不知何時佚去。宣統間敦煌石室千佛洞發見古寫本書中，有《太公家敎》一卷，上虞羅氏得之，影印入《鳴沙石室古佚書》中，其書開卷卽云：「代（此句上缺五字。）長値危時，望鄉失土，波迸流離，只欲隱山居住，不能忍凍受飢，只欲揚名後代，復無晏嬰之機。才輕德薄，不堪人師，徒消人食，浪費人衣。隨緣信業，且逐時之隨，輒以討其墳典，簡擇詩書，依經傍史，約禮時宜，爲書一卷，助幼兒童，用傳於後，幸願思之。」觀其自叙，眞王明淸所謂村落間老校書也，何嘗有僞託古人之意哉？王國維跋（在本書卷後，亦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云：「原書有云，太公未遇釣漁水，（原注：水上疑脫『渭』字。）相如未達賣卜於市，□天（嘉錫按：此字似脫上半，恐非『天』字。）居山，魯連海水，孔鳴（原注：『明』字之誤。）盤桓，候時而起，書中所用古人

事止此。或後人取「太公」二字冠其書，未必如王仲言曾高祖之說也。」嘉錫考古人摘字名篇，多取之第一句，否則亦當在首章之中。今王氏所引在其書之後半，未必摘取以名其書，且其前尚有「唐、虞雖聖，不能化其明主；微子雖賢，不能諫其暗君；比干雖惠，（「惠」字疑是「忠」字之誤。）不能自免其身」云云，亦是用古人事，不獨太公數句也。名書之意，仍當是王明清說爲是。要之無論如何，絕非僞託爲齊太公所撰，則可斷言也。

又《小說家類三・還冤記三卷》（隋顏之推） 嘉錫案：《隋書・經籍志》二史部雜傳類有《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舊唐書・經籍志》同。《新唐書・藝文志》始改入子部小說家。《提要》執後人著錄之例，求之《隋志》小說家而不得，遂以爲不載，已爲失考。至謂《唐志》作《冤魂志》爲傳寫之譌，則尤不然。考《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記部錄齊光祿大夫顏之推撰書三部，有《冤魂志》一卷。卷數雖小異，而書名亦作《冤魂》。顏眞卿撰《贈秘書少監顏君廟碑》，叙之推所著書有《冤魂志》三卷。書名卷數均與《隋》、《唐志》合。此碑今尚存，觀其拓本，字跡炳然，尤爲確證。至宋人所修《崇文總目》卷二十八始稱《還冤志》三卷，《宋史・藝文志》蓋本於此。《太平廣記》引此書四十餘條，俱作《還冤記》，尤袤《遂初堂書目》有顏之推《還冤志》，無卷數。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一始稱《北齊還冤志》二卷，顏之推撰，即《通考》經籍考所本也。由此觀之，之推原書本名《冤魂志》。其稱《還冤志》或《北齊還冤志》者，皆宋以後人所妄改也。《提要》翻以《唐志》爲誤，豈非以不狂爲狂歟？

又 案：之推卒於隋開皇中，見《北齊書》及《北史》本傳。（在《文苑傳》中。）其《家訓》作於開皇九年混一以後，見《終制篇》。《提要》皆不知引，而必旁徵《切韻》，徒爲辭費。說詳《雜家類一・顏氏家訓》條下。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八 《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撰），明嘉靖三年甲申傅鑰刊本，十行二十字。每卷次行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三行題「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首嘉靖甲申張璧序，略云頃得中秘本手自校錄，適遼陽傅太平以報政來，就予索古書，予出之觀，太平曰：是惡可弗傳，亟持歸刻焉云云。高安朱軾朱筆評點。鈐有「錢萬逵印」、「鴻序堂記」諸印。（余藏。）

又 《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撰），明萬曆三年嗣孫顏嗣愼刊本，十行十九字。上卷題「建寧府同知績溪程伯祥刊」，下卷題「建寧府通判廬陵羅春刊」，蓋萬曆三年復聖嗣孫嗣愼依成化本重刊，故校人一仍其舊也。首萬曆甲戌翰林修撰新安張一桂序，次乙亥翰林博士六十四代孫嗣愼序，于愼行後序。卷末有墨記五行，錄後：「是書歷年既久，翻刻數多，其間字畫頗有差謬，今據諸書暨取證於先達李蘭皐諸公，尤有未盡，姑闕，以俟知者。」（余藏。）

又 《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撰）、附考證一卷》，清鮑廷博抄本，並手校，十二行十八字，似從宋本出。即知不足齋刊本底本。（壬子歲在杭州收得。）

《藏園群書題記・雜家類・徐北溟補注顏氏家訓跋》 余辛亥殘臘獨遊武林，於何氏修本堂書坊中見殘書數架，因略檢取舊刻舊鈔數百冊捆載以歸。其中殘本多出自汪氏振綺堂，故時有名人批校之筆，此《顏氏家訓》僅存下冊，緣喜其初印精善，將攜之入都，俾配成完帙。然閉置篋笥已二十餘年，固未嘗發視也。頃以修補殘書，隨手檢置案頭，偶瀏覽及之，見眉間訂正之語凡數十則，末葉有嚴久能手跋兩通，乃知眉間諸語爲徐北溟補注而久能之父半庵先生所手錄者也。（半庵名樹萼，字茂先，錢竹汀爲撰墓誌。）久能跋語附著於後，俾覽者知其原委焉。「蕭山徐君北溟爲抱經學士補注《家訓》，並補注《觀我生賦》，多所糾正。予雅服其賅博，借其稿來閱，大人爲度錄於此本，爲書其後。北溟名鯤，赤貧，旅寓武林，與抱經學士、頤谷侍御相友善，兩先生極推重之。余去冬與鮑以文在杭州，遂與北溟訂交。又嘗爲我校《麟角集》，極精細。乾隆六十年乙卯仲春廿九日，元照識。」「予於壬戌初秋游西湖，時巡撫阮公招客校經，元和顧君廣圻、李君銳，武進臧君鏞堂與北溟皆在詁經精舍。其時北溟性情改易，雖與予無閒言，予亦謹避之，不敢屢相昵。予歸未幾，北溟遂下世。【略】北溟腹笥饒富，注書是其所長。此書補注不知抱經先生何以不刻。先生乙卯冬下世，計猶及見之。此書上方字先君手寫，先君下世已十年矣，展讀一過，心焉如割。嘉慶十五年庚午七月初三日，際壽謹識。（天氣涼甚，如深秋候。）」眉間徐氏批注分條錄存如下：卷五：《省事篇》第十二「事途迴穴」下補注云：《文選》班孟堅《幽通賦》：「叛迴穴其若茲兮，北首頗識其倚伏」注：「曹大家曰：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鯤按：《漢書・叙傳》迴字作回，顏師古注云：「回穴，轉旋之意也。」亦作洄泬，潘安仁《西征賦》：「事回泬而好還」，李善注云：「韓詩曰：謀猷回泬。」五臣作洄泬。又《後漢書》王符等傳論曰：

「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章懷注云：「回泬，猶攜互不齊一也。」《誡兵篇》第十四「顏俊以據武威見殺」下補注：（原注云，「未詳」。）《魏志・張既傳》：「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竝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俊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鬥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歸心篇》第十六，六舟三駕下補注：（原注云：「未詳」。）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十五卷梁晉安王綱《菩提樹頌序》云：「海度六舟，城安四攝。」又，十九卷蕭子顯《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序》云：「百福殊相，入同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群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按：六舟卽六波羅密也。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篇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言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尸羅，尸羅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毘梨耶，毘梨耶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又按：六波羅密亦稱六度，詳見《釋藏》、《六度集經》。梁簡文帝《大法頌序》云：「出五險之聚，升六度之舟。」同篇，《釋二》，「業緣未感」下補注：元注：《維摩經》，「是身如影，從業緣見。」按：元注作「如影從身，業緣生見」，乃沿《選》本李注之誤，今據《釋藏》維摩詰本經改正。然自來校《文選》者，自何義門而下，多所釐訂，惟李善所引佛書，沿訛襲謬，不可縷舉，從未有爲之校改者，良由不翻閱釋氏諸書故也。予欲檢對《釋藏》，一一正其訛舛脫漏，俾李注復還舊觀，而衣服於奔走，苦無寧日晷，未知何時得遂此願也。謹附識於此。同篇，《釋四》，「不必剃落鬚髮」下補注：《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卷六：《書證篇》第十七，「唯王羲之小學章」下補注：《魏書・任城王雲傳》：「彝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唐書・藝文志》王羲之《小學篇》一卷。同篇，「亦有竹下遂爲夾者」下補注：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子之言，使書以爲三筴。」《莊子・駢拇篇》：「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國謹正鹽筴。」皆爲簡策之策。同篇，「今亦作夾」下補注：按，《史記・封禪書》：「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剌作刺，謂采取之也。」又《毛詩・魏風・葛屨篇》：「是以爲刺魯」，《詩》作「刺」，見顧炎武《石經考》。同篇，「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下補注：按：《海內經》云：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海內東經》云：「潢水出桂陽西北山。」諸暨當爲餘暨，《海內東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同篇，「董卓焚書」下補注：《風俗通》逸文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蕩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同篇，「七十四人出佛經」下補注：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篇》引《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又《釋藏》「冠」字唐釋法琳《破邪論》云：「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六代，迄到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據上二書，則《列仙傳》人數當有七十二，而今本祇得七十。又其贊中無出佛經之語，蓋係後人捃摭類書而成，故多所刊削竄改，非復劉向之原書，更非復顏所見之舊本矣。同篇，「揖下無耳」下補注：按：後魏《弔比干墓文》「揖」作「捐」，所謂下無耳者也。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所載諸碑別體字，如「緝」作「絹」，「葺」作「葺」之類甚多，不獨「揖」字爲然。又考「冑」爲「胄」之別體，乃更有「胄」誤爲「耳」者，如「壻」作「埴」，「搢」作「埴」之類。輾轉訛謬，卽「耳」之一字已不致詰。同篇，「奮奪從藿」下補注：按：此非正作「藿」字，如後魏《弔比干墓文》「奮」作「奮」，《曹娥碑》「奪」作「奪」，皆從「藿」之破體耳。同篇，「巫混經旁」下補注：按：《太公呂望碑》「巫」字作「巫」，而諸碑中「經」字旁多有作「巫」者。「巫」與「巫」相似，「巫」與「巫」亦相似，故以爲混也。同篇，以叱爲七下補注：《御覽》九百六十五《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楹，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

也。以杖擊楹兩木，兩木者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四十九枚。」上大笑，賜帛十匹。」同篇，「拭卜破字經」下補注：按：「拭卜」與「破字經」當係兩種，不連讀也。段云：「『拭』乃『栻』字之訛，《漢書・王莽傳》內有此字，本亦作式。」餛按：《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索隱》曰：「按『式』即『栻』也。」又，《宋書・蔡廓子興宗傳》：「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據此，則「式卜」乃自爲一術明矣。其「破字經」段以爲即今之坼字也，當考。　卷七：《音辭篇》第十八「孫叔言創《爾雅音義》」下補注：盧云：「《魏志・王肅傳》稱，樂安孫叔然以名與晉武帝同故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唯此作叔言。」案：《莊子》「大言炎炎」，義亦可通，或炎有兩字，亦未可定。　《雜藝篇》第十九「故無頓狼狽者」補注：段云：狼狽即狼跋。李善《西征賦》注云：「《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孔叢子》所云，謂狼跋之詩也。「跋」、「跟」古通用，「跟」又訛「狽」。《酉陽雜俎》乃言狼狽獸，如蛩蛩之與蟨。迷誤日甚矣。同篇，「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下補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追來爲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睞」。「先人爲老」見《張猛龍碑》，作「尅」。「更生爲蘇」，今人猶用之。同篇，「唯有姚元標」下補注：《北史・崔浩傳》：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同篇，「蕭賁」下補注：《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子昭曹。昭曹子賁，字文煥，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持，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毀。同篇，「反支不行，竟以遇害」下補注：《漢書・游俠・陳遵傳》：王莽敗，張竦爲賊兵所殺。注：「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蔽也。」同篇，「拘而多忌」下補注：《漢書・司馬遷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又，《後漢書・方術傳》序：「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同篇，「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下補注：《南史・賀革傳》：「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終制篇》第二十「本朝淪沒」下補注：顧炎武云：「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敘《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之推仕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見《日知錄》十三卷。《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傳》「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下補注：《文選》班孟堅《典引》：「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注：「蔡邕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驟五帝而弛三王」下補注：《後漢書・曹褒傳》：「三王步驟，優劣殊軌。」注：「《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弛。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樹杞梓於水鄉」下補注：《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余固水鄉士。」李善注云：「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塾爲池。」「奮大義於沮漳」下補注：《文選・江賦》：「吸引沮漳」，李善注云：「沮與睢同。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沮漳自可美。」「乃畫地而取名」下補注：《魏志・盧毓傳》：「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餤也。」「先憑陵於他道」下補注：姚姬傳云：「郭璞《江賦》：包山洞庭，巴陵地道。顏以渚宮代荊州，以地道代巴陵也。（《惜抱軒筆記》。他字誤。藏圖按：此爲勞季言所補。）」「憑衣霧以上天」下補注：《困學紀聞》二十引《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杵於何藏。」「疇百家之或在」下補注：《文選・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注：「《聲類》曰：譸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指余榴於兩東」（注：兩東未詳，或湘東之訛。）《惜抱軒筆記》云：「注疑『兩東』爲『湘東』之訛，非也。《楚賦》：孰兩東門之可蕪？」（藏圖按：此條勞季言所補。）「赴楚民之有望」下補注：《漢書・項籍傳》：「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爲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轉絳宮之玉帳」下補注：《黃庭經》：「心爲絳宮。」《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

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書千兩而煙煬」下補注：《後漢書・儒林傳》：「初光武還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詩書煬而爲煙。」「奪諸懷而棄草」下補注：《文選》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絕」下補注：《御覽》七百一十八《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並釵釧訪其家。」「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下補注：《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悲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車五百以夏臨」下補注：《左》定五年《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以救楚。」「曙結纜於河陰」下補注：《續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郟縣注：「《史記》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又，魏郡鄴縣有故大河。《文選》陸士衡《贈文羆詩》：「驅馬大河陰。」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追風飈之逸氣」下補注：《晉書・王廙傳》：「廙性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舊國從於採芑」下補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私自憐其何已」下補注：《楚辭》宋玉《九辯》：「私自憐兮何極。」「祗夜語之見忌」下補注：《惜抱軒筆記》云：「注疑夜語爲久語之譌，非也。」（藏園按：此條勞季言所補。）「郊鄉導於善鄰」下補注：《孫子・軍爭篇》：「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左》隱六年《傳》：「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終荷戟以入秦」下補注：按：「秦」當作「榛」。《御覽》三百八十五《揚雄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笑《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雜家類上・顏氏家訓二卷》 隋顏之推撰。

漢魏本。 高安全書本。 知不足齋仿宋七卷，附考證一卷。 抱經堂刊本七卷。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佳。 宋本在汪閬源處，目錄後有琴式碑牌。 宋刊淳熙七年台州公庫本七卷，每半頁十二行，行十八字，後附吳興沈揆考證一卷，凡三冊，曾藏黃蕘圃家。 明正德戊寅蘇州同知顏如瓌刊二卷。 萬曆戊寅袁志邦又刊。 續顏氏家訓七卷，宋朝請大夫李正公撰，述古有半宋雕半影抄。正德刊家訓序作董正（功）。 又宋本。 〔附〕明成化刊本二卷。 萬曆甲戌顏氏重刊。 陸心源藏書志列有七卷明刊本，前有張璧序。（眉）〔補〕明嘉靖三年傅鑰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每卷首第二行題「明蜀榮昌後學冷宗元校」。首嘉靖甲申張璧序，云得中秘本手校，付傅鑰刻之。有朱軾朱筆評。余藏，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明萬曆三年顏嗣愼刊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上卷題建寧府同知程伯祥刊，下卷題建寧府通判羅春刊，爲沿成化本舊式。前萬曆甲戌張一桂序，乙亥顏嗣愼序及于愼行後序。余藏。 明萬曆二十年程榮漢魏叢書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明胡文煥文會堂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書名加「新刊」二字。 〔補〕《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撰。考證一卷，宋沈揆撰。元翻宋淳熙七年沈揆台州刊本，十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前有失名人序及沈揆序，序後有「廉臺田家印造」琴式木記。考證末有校勘姓氏九行，有樓鑰、沈揆等名。後有何焯、孫星衍、黃丕烈跋，皆以爲宋本。又錢大昕跋，言廉臺之名實昉於元代，則隱約指明爲元刊本矣。潘氏滂喜齋藏。世間家訓第一善本。 清鮑廷博家寫本，十二行十八字，從元本出。鮑廷博手校。知不足齋叢書底本。余藏。 〔補〕《顏氏家訓注》七卷，補遺一卷。清趙曦明撰，盧文弨補。 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傳注一卷。清盧文弨撰。 注補注一卷。清錢大昕撰。清乾隆五十四年盧文弨刊抱經堂叢書本。嚴樹蕚錄徐鯤補注。有嚴元照跋，稱徐鯤字北溟，蕭山人，腹笥饒富，注書是其所長。此注應盧文弨之請而作。嚴氏借其稿來，其父樹蕚爲過錄於此本上。存卷五至七及傳注、補注正。余藏。 又一部爲五十八年重修本，增重校正一卷。崔應榴圈點題欵。余據宋刊本續家訓校。 〔補〕《顏氏家訓注》七卷。清趙曦明撰，盧文弨補。 補校注一卷。嚴式誨編。渭南嚴氏家塾刊本。余藏，嚴君寄贈者。

又《小說家類・還冤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漢魏本志作記。 說郛本、唐宋本、秘笈本一卷。 續百川本。 〔補〕《還冤志》一卷。北齊顏之推撰。

明鈔說集本，藍格，十一行二十四字。在第十八冊。朱文鈞藏。　明萬曆刊寶顏堂祕笈廣集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　〔補〕《還冤記》一卷。北齊顏之推撰。續百川學海本，九行二十字。　明末刊唐宋叢書本。　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說郛本。

沈揆《顏氏家訓跋》　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間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抵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百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騍」，牡曰「騭」，而誤作「驊駱」。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恒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剸」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考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以俟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顏嗣慎《重刻顏氏家訓序》、《跋》（萬曆三年孟春），于慎行《顏氏家訓後叙》（萬曆甲戌季秋），顏志邦《漢魏叢書・顏氏家訓序》（萬曆戊寅季冬），顏廣烈《顏氏家訓序》（正德戊寅冬十月），顏如瓌《顏氏家訓後序》（正德戊寅冬十月），顏志邦《顏氏家訓小跋》（萬曆戊寅季冬），顏星《重刊顏氏家訓小引》（康熙辛卯），顏邦城《三刻黃門家訓小引》（嘉慶丁丑）　（存目）

清康熙五十八年朱軾評點《顏氏家訓序》　始吾讀顏侍郎《家訓》，竊意侍郎復聖裔，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之義庶有合，可爲後世訓矣，豈惟顏氏寶之已哉？及覽《養生》、《歸心》等（《朱文端公集》卷一載此《序》「等」作「二」）篇，又怪二氏樹吾道敵，方攻之不暇，而附會之，侍郎實忝厥祖，欲以垂訓可乎？雖然，著書必擇而後言，讀書又言無不擇。軾不自量，敢以臆見，逐一評校，以滌瑕著嫩，使讀者黜其不可爲訓而寶其可爲訓，則侍郎之爲功於後學不少矣。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日，高安後學朱軾序。

黃叔琳《顏氏家訓節鈔序》（清雍正二年）　人之愛其子孫也，何所不至哉。愛之深，故慮焉而周；慮之周，故語焉而詳。詳於口者，聽過而忘，又不如詳於書者，足以垂世而行遠，此《家訓》所爲作也。然歷觀古人詔其後嗣之語，往往未滿人意。叔夜《家誡》，骫骳逢時，已絕巨源交，而又幸其子之不孤；淵明《責子》，付之天理，但以杯中物遣之；王僧虔慮其子不曉言家口實；徐勉屑屑以田園爲念；杜子美云「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其末已甚；即卓犖如韓退之，亦惟以公相潭府之榮盛，利誘其子，而未及於道義。彼數賢者，豈慮之不周，語之不詳哉？識有所不足，而愛有所偏狥故也。余觀《顏氏家訓》廿篇，可謂度越數賢者矣。其誼正，其意備。其爲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自比於傅婢寡妻，而心苦言甘，足令頑秀並遵，賢愚共曉。宜其孫曾數傳，節義文章，武功吏治，繩繩繼起，而無負斯訓也。惟《歸心》篇闡揚佛乘，流入異端；《書證篇》、《音辭篇》，義瑣文繁，有資小學，無關大體；他若古今風習不同，在當日言之，則切近於事情，由今日視之，爲閒談而無當。不揣謭陋，重加決擇，薙其冗雜，掇其菁英，布之家塾，用啓童蒙。蘇子瞻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于己出。」竊謂父兄之教子弟，亦猶是也，以古人之訓其家者，各訓乃家，不更事逸而功倍乎？此余節鈔是書之微意也。時雍正二年歲次甲辰，仲春既望。北平黃叔琳序。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七卷，前有序一篇，不題姓名，當是唐人手筆；後有淳熙七年二月沈揆跋，又有考證一卷。後列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鈗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又有監刊同校諸人銜，皆以左爲上，蓋台州公庫本也。淳熙中，高宗尚枉德壽宮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間有修改之葉，則于宋諱不避矣。

又《竹汀先生日記鈔》　（存目）

孫星衍《宋刻本顏氏家訓跋》　此即宋嘉興沈揆本，錢曾但得其鈔本，錄入《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載明刻二卷本，當時求宋本未得也。前代列此書於儒家，國朝因其《歸心篇》不出當時好佛之習，退之雜家，衡鑑之公，上符睿斷；惜纂書時未進此本，他時擬彙以上呈，謹記於後。

又《《戊寅叢編》》　過南陽湖舟覆，載舟數十簏俱沈溼，但如此本，顧千里告余：「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者。」此有義門跋，蓋兩經水厄矣。《序

文》不知何人所作。近有仿宋刊本，款式悉相同，惟版較小，亦精本也。

趙曦明跋《顏氏家訓注》（抱經堂叢書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書先有姚江盧槃齋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注釋之。年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益。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瞰江山人趙曦明書於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盧文弨《注顏氏家訓序》（乾隆五十四年抱經堂叢書本） 士少而學問，長而議論，老而教訓，斯人也，其不虛生於天地間也乎。余友江陰趙敬夫先生，方嚴有氣骨，與余遊處十餘年，八十外就鍾山講舍，取宋本《顏氏家訓》而爲之注。余奪於他事，不暇相助也。又甚惜其勞，謂姑置其易明者可乎？先生曰：「此將以教後生小子也。人即甚英敏，不能於就傅成童之年，聖經賢傳，舉能成誦；況於歷代之事蹟乎？吾欲世之教子弟者，既令其通曉大義，又引之使略涉載籍之津涯，明古今之治亂，識流品之邪正。他日依類以求，其於用力也亦差省。書成未幾，而先生捐館矣。余感疇昔周旋之雅，又重先生惓惓啓迪後人之意至深且摯，烏可以無傳？就其孫同華索是書，一再閱之，翻然變余前日尚簡之見，而更爲之加詳，以從先生之志。則是書也，匪直顏氏之訓，亦即趙先生之訓也。先生之學問，先生之議論，不即於是書有可想見者乎？嗚呼！無用之言，不急之辯，君子所弗貴。若夫《六經》尚矣，而委曲近情，纖悉周備，立身之要，處世之宜，爲學之方，蓋莫善於是書，人有意於訓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疊牀架屋爲哉？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重陽前五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又《壬子年重校顏氏家訓》 向刻在己酉年，但就趙氏注本增補，未及取舊刻本及鮑氏所刻宋本詳加比對，致有譌脫。今既省覺，不可因循，貽誤觀者。故凡就向刻改正者，與夫爲字數所限不能增益者，以及字畫小異，咸標明之，庶已行之本，尚可據此訂正；注有未備，兼亦補之。七十六叟盧文弨識。

翁方綱《書盧抱經刻顏氏家訓注本後》（《復初齋文集》卷一六） 同年盧弓父學士以其友趙君所注《顏氏家訓》校正精槧，其益人神智，頗有出宋本上者。然如第六卷內詔內下，沈校宋本空格，此云沈氏不空；皎字注作皎，此云作皎，則疑弓父所見沈校宋本者，特偶見一鈔本，而非原本耳。沈氏《考證》二十三條，自爲一卷，而盧刻皆散置文句之下，雖於學者繙閱較便，然愚謂古書當存其舊式；即如沈氏《考證》內「《孟子》曰：『圖景失形。』」一條，盧刻竟刪去之，雖於義無害，然古書之面目，竟不存矣。又沈《跋》前一紙，係於末一行緊貼《跋語》書「朝奉郎知台州軍事沈揆」，又前一行「通判軍州事管鈗」，又前一行「添差通判樓鑰」，皆又低一格書之，又再前又低一格，則「教授、判官、推官、參軍」，其最前最低格書者，則「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同校」，凡九人，前七行皆總書「同校」，後二行則曰「監刊」，又曰「同校」，乃是鋟木時之覆校耳。愚考宋時牒後系銜，皆自後而前，官尊者在後，卑者在前，此其式也。以今所傳影宋槧本，如《說文》卷末雍熙三年《進狀》後，徐鉉在句中正前，其《牒》尾平章事李昉在參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之前；又如《羣經音辨》載寶元二年《牒》後，平章事二人，亦在最前也。必宜依其原樣，末尾一行緊貼《跋語》書之，乃可依次自後而前讀之耳。今盧本將沈《跋》另刻於前紙，而又自起一紙，題曰「宋本校刊名銜」，則疑於自前而後者，殊乖其式矣。乃先曰「同校」，次曰「監刊」又次以七人「同校」，則最前之「同校」二字，爲不可通矣。昔弓父校李雁湖《王荆公詩注》，將其卷尾所謂「補注」者，皆移置於本詩之下；及予考其補注，乃別是臨川曾景建所爲，非出雁湖之手；以語弓父，弓父始追悔而已，無及矣。今校閱此書，故縷縷及之，以爲古書刊式不可更動之戒。沈揆，字虞卿，見桑澤卿《蘭亭考》。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沈君讐勘此書，當時爲宋人名筆，繕寫精妙，古香襲人者也。」未谷進士從其友某君家借觀，是影寫宋槧之本，前後有汲古毛氏諸印。予因得轉假，詳校一遍，附識於此。

張宗泰《跋顏氏家訓》（《魯巖所學集》卷一一） 《提要》所收《顏氏家訓》爲二卷本，此書則作七卷，乃原本也。《提要》惜《考證》一卷不可得見，而此本則附書後，蓋此書出在《提要》之後故也。卷一「思魯等從舅」云云，卷三「愍楚友壻」云云。按：思魯、愍楚爲之推之二子，之推祖籍瑯琊之臨沂，名長子曰思魯，不忘本也。之推爲梁之臣子，元帝亡于江陵，江陵楚地名，次子曰

愍楚，以志痛也。又卷二《風操》條下云：「北朝頓丘李」下注「太上御名」，凡四處皆然。卷五《誡兵》條下云：「兵革之時扇反覆」，「扇」上注「太上御名」。考《家訓》作於高齊之世，齊諸帝中惟武成帝湛禪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而湛字於文理未合，然則此書是南宋時嘉興沈揆收藏之本，特避高宗諱耳。又卷一《後娶篇》云：「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華元」字少來歷，當是「曾元」也。隋書經籍志云：「梁有爾雅音三卷，孫炎、郭璞撰。」孫炎字叔然，而《音辭篇》：「孫叔言創《爾雅音義》。」則「言」爲「然」之譌。卷四《文章篇》：「君輦辭藻」，「輦」當作「輩」。卷六《書證篇》云：「《通俗》反音，甚會近俗。」句不可解，或是「附會近俗」也。

李詳《顏氏家訓補注》（《國粹學報》五三期）　抱經堂校定本《顏氏家訓注》七卷，盧氏《例言》云：「涉獵之弊，往往不求甚解，自謂了然。余於此書，猶有不能盡知其出處者。自愧窾啓，尚賴博雅之士，有以教我焉。」趙敬夫先生《後跋》云：「年登髦耋，前脫後忘，必多闕略；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時盧先生年已七十有三，敬夫年八十餘矣，炳燭之明，猶復治此，刊行於世；其意尚有未盡，故余不揣固陋，據其所見，略不數番，今特錄出，以質海內君子，其所不知，則仍效兩先生云待後人矣。李詳審言記。

嚴式誨《顏氏家訓補校注題記》（《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抱經堂刻《顏氏家訓注》最稱善本，刊成後，召弓學士自爲補注重校者再，嘉定錢辛楣少詹又爲補正十餘事，仁和孫頤谷侍御《讀書脞錄》、海寧錢廣伯明經《讀書記》亦續有校補，興化李審言復爲補注，而余所見遵義鄭子尹徵君父子校本，又有出諸家外者。近榮縣趙堯生侍御，成都龔向農、華陽林山腴兩舍人皆篤嗜是書，各有箋識。戊辰孟春，余重刻盧本，凡學士補注重校各條，悉散入本文，據以改補；又纂錢、孫諸家之說，錄爲一卷，咫聞所及，亦坿載之。又宋沈揆本、明程榮本、遼陽傅太平本，文字異同，有可兼存，而原本未採者，亦掇錄一二。於抱經所謂「不能盡知出處」者，補苴不能十一，亦冀博雅之士有以教我也。庚午八月渭南嚴式誨記。

郭象升《郝懿行顏氏家訓斠記序》（《戊寅叢編》）　山左經業之盛，三百年來，蓋與江、浙爭雄；蘭皋先生尤爲卓絕，迹其浮沈郎署，白首不遷，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蓋古之所謂沈冥者。歿後數十年，遺書始次第刊布。然通人讀書，展卷即見癥結，隨手訂正，皆關學問，計先生平日校勘之書多矣，若仿何義門、姚南青之例，掇次爲書，于後學未云無補也。玉如從太原市上得先生所校顏黃門《家訓》，首尾不具名姓，且無印記，而考索校語，確定爲先生眞蹟無疑，余閱之亦以爲然也。《家訓》善本，清代凡有數刻，其有廉臺田家琴式長印者，原出宋槧，尤號爲善。先生此校，但據程榮本發疑正讀，皆自以他書證之，不復引及諸刻也。先生與高郵王伯申尙書爲同年，曾從伯申尊人懷祖給事問故，其作《爾雅義疏》，自謂本之高郵；高郵校書，雖不廢宋、元舊刻，而大旨主以羣籍展轉發明，與盧抱經、顧千里等家法不同，先生固有所受之也。吾嘗謂使不學人得善本書，益以助其不學，何則，彼固恃所藏者不誤，不須再勞心手也；使學人得劣本書，則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訂正一過，朽腐亦化神奇矣。然非有先生之學，此事亦殊未易言，以義門之識，尙見笑於兪理初，況孫月峰、鍾伯敬一輩妄人耶？批點家與校讎家異趣，而校讎僅列同異者，亦微傷迂拘寂寥，惟高郵一宗得其中流，先生眞其家嗣哉。玉如以先生文孫聯薇所刊遺書不及《家訓校語》，爰排比諸條，以爲一書，刊而布之，甚盛舉也。近世樸學墜地，北方尤爲衰微，人人自詡心得，而鄙視此等書爲瑣碎，山左聖人之鄉，異說滋出，求如孔、郝、桂、王諸老實事求是，渺乎難再矣，此正黃門之所歎息于九泉者也。《家訓》舊有盧抱經、趙敬夫校本，有能合此諸校重刊黃門之書，其于冥行擿埴之徒，當有挽回之力，即以玉如此刊爲嚆矢可也。辛酉四月，晉城郭象升序。

張長《顏氏家訓斠記跋》（《戊寅叢編》）　右蘭皋先生《顏氏家訓斠記》一卷，陽城田君玉如得其手跡於太原書肆，原用《漢魏叢書》本校記於眉端，前後均無款識，惟記內自稱某某名者三，又與牟默人商榷數事，均可信其爲郝先生也。《書證》篇引《詩》「參差荇菜」、「誰謂荼苦」二條，「荇非尊也，茆乃是尊，尊葉如馬蹏，荇圓如蓮錢，有大小之異」，又證以《大觀本草》「苦蘵比苦蔵差小」。長嘗參考先生所著《爾雅義疏》，其說與此書所記符合，益信《斠記》出於郝先生無疑矣。顏黃門之學，得力一「誠」字，嘗曰「巧僞不如拙誠」，故其歸心釋氏，標明宗旨，不作一毫欺人之語，而能潛研古義，破疑遣惑，鏡賢燭愚，精博乃遠邁後之陽儒陰釋者，其製作弘奧，浩浩乎若無津涯，以深寧之淹贍，且以《訓》中「曾子七十乃學之語，不能詳所出」。先生於「劉字之有昭音」，亦反復商訂，而後瞭然，究其中疑義數十事，得先生一一勘斠，眞如

撥雲霧而睹青天。是書沈薶蓋數十年，茲玉如得茲瑰寶，殷懃收拾，謀授梓以餉來學，誠盛業也。玉如壯年氣盛，其網羅放失，日進靡已。玉如愛之重之，異日如復得前賢名箸如此書之比者，幸仍不煩余告，長日翹首望之。辛酉浴佛日，武昌張長識。

王晞

《北史》卷二四《王晞傳》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略】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略】晞隨神武到晋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略】及帝崩，濟南嗣立。【略】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幷州長史。【略】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儒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略】及晋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一《王晞傳》（王晞）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幷州，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游，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晋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王晞爲常山王司馬。晞恬澹寡欲，不以世務爲累，時謂之方叔司馬。常遊晋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問晞：「昨已朱顏，得無魚鳥致怪乎。」晞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

劉逖

論述

《對雨詩》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六《詩談二編》：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焦竑《焦氏筆乘》卷一《詩用「坐」字》：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周嬰《卮林》卷六《通焦》：《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嘯』，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爲奇。且潛坐山中，逖以自況，非指玄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爲猿鳥詠也。至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逖狂，非作者，子美曷爲相師。予按：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漢人所唱，杜、薛蓋祖之耳。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九《坐字》：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北齊劉逖詩「無由似元豹，縱意坐山中」，本此。而少陵集中凡數見。（薛能「花闌鳥坐低」，皮日休「啼鶯偶坐身藏葉」，薛逢「燕窺巢穩坐雕梁」，俱精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稍能有作意，佳在五、六以拙見致。

《秋朝野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排空」句，活。

《浴溫湯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黃沫」句，生動。紫苔、黃沫並是湯泉景物，殊有燠意。

傳記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劉逖》 初逖與(祖)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略】及珽被出，逖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

《北史》卷四二《劉逖傳》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略】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揵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焉。還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弟娶珽

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還。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

紀事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引） 齊文宣崩，楊愔選其挽歌，令樂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入用。於是晉陽人謂思道爲「八采盧郎」。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八問誄劉二。」逖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思賦》，自陳文宣之世，遭遇讒譖。逖爲帝奏其文誹謗先帝，齊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搥三十，熟鞭之百，何如喚劉二時。」

又（卷五九九引） 劉逖【略】少好弋獵，善射。後發憤讀書，頗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吾輩詞藻譬若春榮，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雕悴。」逖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侯白《啓顏錄》（《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搥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三《八米》 （姚寬《西谿叢語》（卷下）云：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爲八米，取數之多也。王伯厚謂：「米當爲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逖集》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逖集》四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逖集》二十六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〇 馮氏《詩紀》曰：劉逖有《對雨詩》、《秋朝野望詩》、《浴溫泉詩》、《清歌發詩》，凡四首。 嚴氏《北齊文編》曰：劉逖有《薦辛德源表》一篇，見《隋書・德源傳》。

韋道遜

《晚春宴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六《幕燕蓮魚》：邢劭詩「簷翻巢幕燕，池躍戲蓮魚。」上句用《左傳》孫林父事，下句用古樂府「東西南北」之謂。按：北齊自高洋至緯凡五傳，僅二十七年，而其主無不以危爲安，畋遊無度。子才故以二物爲比。（邢詩《杜詩詳注》引之，而《韻匯》謂韋道遜作。考原詩起結有「賓館寄書」字面，自是奉使時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言對景懷友，書去不足言懷也。「石聲」句，生動。以聲歸石，甚新。

馮惟訥《古詩紀》卷一一〇《齊韋道遜晚春宴》 觀題似韋道遜所作。《文苑英華》（卷二一四）作邢劭，姑列於此。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韋道遜》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略】祖崇，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並早以文學知名。【略】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 （存目）

馮小憐 馮淑妃

論述

李賀《馮小憐》（《李賀詩集》卷三）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春風恨，今朝值幾錢。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鞭。

李商隱《北齊二首》（《李商隱詩歌集解》卷二）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

《感琵琶弦詩》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馮淑妃亦有文藻，《感琵琶絃》短章悲感，足知擅愛鄴宮，非徒色授。王右丞《息夫人》絕句，用意倣此，而其詞玄淡，遂爲唐格。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幽怨綿邈，寫出亡國之恨。獨不能一死以報後主，卒至名墮身辱，不得與綠珠、貴兒等並傳，惜哉。「雖蒙」二句批：「寵」字不如「憐」字之深，「寵」字泛，「憐」字眞。女人死心，男子亦只是「憐」不是「寵」。詩末總批：四句全在虛字討出曲折處。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二《紅絲》：李長吉《咏馮小憐》結句曰：「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鞭。」曾鶴江謂：「玉卽琵琶，絲卽絃。」丘曙戒謂：「玉卽身，絲卽衣，蓋從井出也。若紅絃經水未必較重耳。」朱卓月曰：「小憐出井已非齊宮物矣，賀書法一定，所謂欲蓋彌彰者也。」誰謂詩史各自體裁。（按：小憐，齊太穆后從婢也。慧黠，工歌舞，後主嬖之，自淑妃立爲左皇后，願得生死一處。周師攻齊，從後主奔青州，爲周武所獲，賜代王達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請看膝上絃。」當周師入鄴，小憐出諸井，乃穆后亦斛律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有幸於後主，宮中稱爲舍利。大監姚山期曰：「時得兩婢爲后，不亡何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誰能於此時尙道眞情。此女子大奇。《詩紀》以屬齊，有以也。李長吉奈何嘲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直白本心，借絃爲證，寫得題中「感」字神理出，便是可傳。

傳記

《北史》卷一四《齊後主馮淑妃傳》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從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弦。」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

鄭公超

《送庾羽騎抱詩》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二，先叙庾之去路。三、四，接出別離之傷。年齒遲暮，歲序搖落，層遞剔醒。五、六，頂「搖落」

寫別時之景。後二，蒙「遲暮」收足難別傷心。淚不假猿，妙於翻用。「白雲」、「浮雲」複用，却是微疵。

楊訓

《羣公高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簡稱。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序》 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略】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略】。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略】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略】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略】奉朝請鄭公超、【略】等入館撰書，并勑放、愁、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略】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略】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略】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略】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略】並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略】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 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略】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略】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略】復命【略】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略】入館，亦令撰書。

荀仲舉

《銅雀臺》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淺直有情。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荀仲舉》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麈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概交欵，概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袁奭

《從駕遊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一：音亮，固是南人。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袁奭》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略】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 （存目）

高緯 齊後主

《北史》卷八《齊後主紀》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略】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略】（武平三年二月）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略】（八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略】（四年）五月丙子，詔史官更撰《魏書》。（七年）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略】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略】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略】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略】（隆化二年）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如周軍，約生致齊主。【略】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

封帝溫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

徐炫《五代新說》 十二年，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溫公。爲詩曰：「龍樓絕行跡，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崔氏 盧士琛妻

《贈面辭》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游戲翰墨，自有斌媚之意。　鍾惺《名媛詩歸》卷七：如此韻事，須得如此韻文。妍動婉細，可以想其風調。「洗面」句批：「光悅」着面上，奇矣。妙在實實倚着紅花白雪上，痴情嬌想確然有此。結尾批：四段四轉，不覺其複筆，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故是韻事。

後梁

蕭詧 後梁宣帝

論述

《周書》卷四八《蕭詧傳論》 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擁有全楚，中興頹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衰，舉厝有方。密邇寇讐，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北史》卷九三《蕭詧傳論》（存目）

《建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序事條遞之作，使十二字自然。

傳記

《周書》卷四八《蕭詧傳》（存目）

《北史》卷九三《僭僞附庸・梁・蕭詧傳》 梁帝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譽及詧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詧，詧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召詧自行，詧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藂謂詧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曰：「家兄無罪，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

龕，以其屬降於江陵。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漵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五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閤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圍襄陽，詧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擒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詧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詧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詧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外云助詧備禦，內實防詧。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乃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巋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二百餘人。七年冬，有鵰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詧終于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疋夫不同。疋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後梁最難位置》 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蕭詧三世矣。詧初附於西魏，似應入《魏書》；然其時名雖魏，實宇文泰秉權，不入魏而入之周可也。詧死於周代，謂之純周可也。其子巋，其孫琮，皆隋人，又當入《隋書》；但，巋、琮方爲隋臣，豈得因子孫歸隋，追命祖父爲隋乎？似應仍歸梁。但，梁元帝雖無人道，畢竟侯景係其所討誅，不得不以正統歸之，舍此梁統幾無所系；然則詧是元帝之逆臣，若入《梁書》，將舍敬帝而以詧嗣元帝列於本紀，有此理乎？若與正德輩合傳，列於侯景之前，又覺太過；梁元帝無故聽讒，殺桂陽王慥、滅河東王譽，詧救譽結怨，逃死附魏，豈與正德等比？且正德等轉眼即亡。詧稱帝三世，存梁祀三十三年，亦未可爲列傳。輾轉思之，無可安頓，故令狐德棻不得已而附《周書》末。然多所牴牾，名實不副，究屬欠妥。李延壽於《北史》末，別立《僭僞附庸》一目。但赫連勃勃等於魏爲敵國，後梁於周、隋爲臣屬，二者何可強合。愚謂此特礙難作傳耳。若竟作傳，以詧入《周書》，以巋、琮入《隋書》，似可。總之，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

紀事

《隋書》卷七九《外戚傳・蕭巋》　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蜀，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位。

趙崇絢《雞肋》　《南史》梁王蕭詧，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岳陽王詧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七》　《岳陽王詧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岳陽王詧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梁宣帝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梁宣帝集》。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輯存《建除》等雜詩凡十首。　嚴氏《全梁文編》後梁宣帝蕭詧有集十卷。今存《愍時賦》、《游七山寺賦》、《圍棋賦》、《櫻桃賦》、《臨雍州下教》、《連珠》，凡六篇。

沈君攸

論述

《薄暮動弦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起四句寫薄暮字生動。

《羽觴飛上苑》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蘭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桂檝泛河中》　楊慎《升菴詩話》卷四《君攸桂檝泛中河》：「黃河曲渚通千里，濁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終未返，蘇亭遺跡尚依然。眇眇雲根侵遠樹，蒼蒼水氣合遙天。波影雜霞無定色，湍文觸岸不成圓。赤馬青龍交出浦，飛雲蓋海遠凌烟。蓮舟渡沙轉不礙，桂櫂距浪弱難前。風重金烏翅自轉，汀長錦纜影微懸。榜人欲歌先扣枻，津吏猶醉強持船。河堤極望今如此，行杯落葉詎虛傳。」此六朝詩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雄渾工緻，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九：　沈君攸五言甚少，不足采錄；　樂府七言三首其二，一韻成篇，體盡俳偶，語盡綺靡，聲多入律，而調又不純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　七言之製，遣句既長，自非駘蕩流連，則神氣不能自舉，故明遠以降，概以率行顯其迅。度非不欲事整密，勢不得也。君攸此作，始以對仗行之，後人不知其對仗之中通體皆有流動，因謂七言可以整密立長篇，命之曰「七言排律」，若將與歌行分壘然者，支移補湊以矜其富，繁委雜沓以盡其情，肥者如象，瘦者如駝，舉體疲茸，何有于唱嘆？楊用脩以一代偉才，志尚古學，且猶不知此，況餘子邪？用脩《千里面譚》，舉此詩爲七言排律之祖。試以律求此詩，又何嘗見其津涘也？故引古以正今，不聞執今以範古。用脩此見，固存乎區宇之觀耳。

《賦得臨水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

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飜」，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傳記

《周書》卷四八《蕭詧傳》　詧之在藩及居帝位，【略】文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玆。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略】沈君游，吳興人。【略】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散騎常侍《沈君游集》十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沈君攸集》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沈君攸集》十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君攸集》十三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八　馮氏《詩紀》曰：沈君攸，後梁人，爵里無考。有《采桑》、《采蓮曲》、《薄暮動弦歌》等詩，凡十首。隋統于北朝，故《周書》附載其事蹟，《北史》亦裁爲附庸。本志前載《岳陽王詧集》、《梁王蕭巋集》、《蕭琮集》、《張綰集》四家。若移列于《蕭欣集》之前，以見此八家皆後梁君臣之集，則有條不紊矣。

北周

高琳

《周書》卷二九《高琳傳》　高琳【略】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

《北史》卷六六《高琳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眞氏。【略】從孝武西遷，封鉅野縣子。【略】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爲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氐。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略】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略】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

《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　周文州氐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還，帝宴群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韋夐

羅惇衍《韋夐》（《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二）　逍遙無事敵神仙，靜翫琴書結淡緣。一介可稱皆海納，十徵不屈等城堅。雕牆峻宇規元惡，墜履遺簪緬昔賢。最喜宅邊人載酒，回環枕帶對林泉。

《北史》卷六四《韋夐傳》　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

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略】」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夐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

宇文毓《貽韋居士詩》（《北周詩》卷一） 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想首陽薇。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周弘正《贈韋夐詩》（《太平御覽》卷四〇八引《後周書》） 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

宗懍

論述

梁元帝《手詔封宗懍》（《周書》卷四二《宗懍傳》） 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丁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

《周書》卷四二《宗懍傳論》 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

《北史》卷七〇《宗懍傳論》 宗懍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

《春望詩》 楊愼《升菴詩話》卷六《宗懍春望》：此詩用事奇崛工緻。漢人尹都尉著書，名《種楊法》，中有云「棗鼠耳，槐兔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空，其樹楊。」用事頗僻，故須略釋。棗楊桂蘭，所見也，興也。萱草，所懷也，比也。八句之中，草木居其五焉，在後人不勝其堆垛矣。用之不覺者，以意勝也。與顧野王《芳樹》詩相似。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句句用事，句句入情，自然玲瓏迴出。

傳記

《周書》卷四二《宗懍傳》 （懍）梁普通六年，舉秀才，【略】保定中卒，年六十四。

《北史》卷七〇《宗懍傳》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略】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

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略】梁元帝即位，擢爲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懍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懍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懍不能對。懍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懍勸都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紀事

《梁書》卷四一《宗懍傳》 宗懍字元懍。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晋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褒俱入于周。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周儀同《宗懍集》十二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荊楚歲時記》十卷，宗懍撰。 後周《宗懍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宗懍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歲時類》 《荊楚歲時記》，二卷。

《郡齋讀書志·農家類》 《荊楚歲時記》四卷，梁宗懍撰。其序云：「傳玄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叙，君道《娛蠟》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弘，某率爲小記，以錄荊楚歲時。自元日至除夕，凡二十餘事。」

《通志·藝文略二》 《荊楚歲時記》二十卷。梁宗懍撰，杜公瞻注。

又《藝文略八》 儀同《宗懍集》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時令類》 《荊楚歲時記》，六卷，梁吏部尚書宗懍撰。記荊楚風物故事。

《文獻通考·經籍考三三》 《荊楚歲時記》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宗懍集》十二卷。

《棟亭書目》卷二 《荊楚歲時記》，晋宗懍撰，一卷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地理類·荊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懍撰，舊本題晋人，誤也。漢魏叢書本。廣祕笈本。淡生堂餘苑本。〔附錄〕寶顏堂。(星詒)〔續錄〕說郛本。清鈔本。湖北先正遺書本。

《鄭堂讀書記補逸·荊楚歲時記一卷(廣祕笈本)》 梁宗懍撰，隋杜公瞻注。《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農家類》、袁本《讀書後志·類書類》、《宋志·農家》俱載之。《舊唐志·雜家》作十卷，衢本《讀書志·農家》、《通考·時令》俱作四卷，《書錄解題·亦時令》作六卷，皆字之誤也。諸家所記，俱不言有杜氏注，惟新、舊《唐志》別載杜公瞻《荊楚歲時記》二卷，當即其注本。《崇文總目》載是書二卷，當亦有注之本，而未著明杜氏耳。今本仍作一卷，後人併之也。書中載其鄉歲時故事，凡三十六事，而晁氏引宗氏自序，作二十餘事。(《通考》同。)亦字之誤也。然今本無自序，蓋已佚矣。宗氏所記，言甚簡，故杜氏逐條徵引而爲之注。舊亦不著注人名，今爲補題焉。《說郛》、《漢魏叢書》所載者，俱誤題宗氏爲晋人云。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地理類三·荊楚歲時記一卷》 梁宗懍撰。澹生堂本。餘苑之一種。宗懍本梁人，官吏部尚書，見於《梁書》及《南史·元帝本紀》。舊本題晋人，誤也。此書皆記楚俗，自元日至除日，凡三十六事，故陳錄列之《時令類》。但其所記者爲一方之故事，與小正月令用意不同。《四庫》改入《地理類》，最爲允當，今敬遵之。其注相傳爲隋杜公瞻所撰，故多引杜

臺卿《玉燭寶典》。《唐志》宗懍《荆楚歲時記》一卷，又出杜公瞻《荆楚歲時記》二卷，蓋注本分二卷，今本又合爲一卷也。《直齋書錄》載懍自序凡五十九字，今聚珍本陳錄自序止一句。《癸辛雜識》引張騫乘槎事，謂出自《荆楚歲時記》，而今本無之，則所佚恐不止此也。　宗懍自序曰：傅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叙，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爲小說，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序凡四十八字）。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　馮氏《詩紀》，宗懍有《和歲首寒望詩》、《早春詩》、《春望詩》、《麟趾殿詠新井》，凡四篇。案：宗懍有《荆楚歲時記》一卷，至今猶傳。本志不別著錄，或當編入是集中。

劉璠

論述

《周書》卷四二《劉璠傳論》　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

《北史》卷七〇《劉璠傳論》　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

傳記

《北史》卷七〇《劉璠傳》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略】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略】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略】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爲梁州，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略】紀知不爲己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還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紀事

《周書》卷四二《劉璠傳》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略】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略】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閑。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略】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略】子祥嗣。祥字休徵。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始)〔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王褒

論述

綜論

庾信《傷王司徒褒》(《庾子山集注》卷四) 昔聞王子晋，輕舉逐神仙。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四海皆流寓，非爲獨播遷。豈意中台坼，君當風燭前。自君鐘鼎族，江東(一作南)三百年。寶刀仍世載，琱戈本舊傳。綠紱紆槐綬，黃金飾侍蟬。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以君承祖武，諸侯無間然。青衿已對日，童子即論天。潁陰珠玉麗，河陽脂紛妍。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馬鞭。廻鸞抱書字，別鶴繞琴絃。擁旄裁甸服，垂帷非被邊。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煙。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茂陵忽多病，淮陽實未痊。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栢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陜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丘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燃。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世途且復且，人情玄又玄。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唯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三《王褒》 王褒戒諸子以文學，言「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臣陰陽；道家墮支體，黜聰明；釋氏見苦斷習，證滅修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自南北分裂，學士諸生，以周孔與佛者并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是時，則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智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王褒(字子深，一字子淵。)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至如《飲馬》、《從軍》、《關山》、《遊俠》、《渡河》諸作，皆有似初唐。以全集觀，不能如庾之工也。樂府七言亦近初唐。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王子深名公子孫，才名最高，其詩好組織故實，而短於興趣。《飲馬長城窟》、《關山月》、《燕歌行》，集中稍錚錚爾。《關山月》起云：「關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可引律詩入勝。《燕歌》是歌行，先鞭未可謂妙，盡苦寒之狀也。《玄圃濬池臨泛》之作，但對屬耳，不足爲麗。

張燮《七十二家集·王司空集題辭》 古今有三：王褒，漢諫議；子淵，晋名流；偉元，今所稱王司空者，梁僕射入周者也，亦字子淵，當是心企昔彥，故名與字俱襲耳。《梁書》褒字子漢，《北史》褒字子深，此以避唐人諱，故而後世訛爲眞字子漢，此誤也。北朝自魏而齊，藻苑間出。獨周產希聞，今最著者惟庾、王雙峙，皆拾梁人之徂芳而留爲騰蒨，蔚作上林，彼謂楚才晋用，吾笑夫蝦之爲水母目也。梁元帝於子淵備極知遇，獨諫移都金陵，竟不得請，天固畀之以爲周人矣。《燕歌行》一出，元帝與名士並和，殆不減漢宮之讀《洞簫》而竟成詩讖，安得如諫議歸骨蠶叢哉。司空文垂後者，搜僅三卷，而才情正爾不滅，《寄周處士書》，君子哀其志已。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王司空集》 王子淵羈跡宇文，寵班朝右，及周汝南自陳來聘，贈詩致書，漢節楚冠，淒涼在念。又言覽九仙，懷五嶽，有飄遙遺世之感。蓋外縻周爵，而情切土風，流離寄歎，亦徐孝穆之

《報尹義尚》，庾子山之《哀江南》也。瑯琊世胄，文學名位照耀江左，子淵又以蕭祭酒姻戚，聲華蕚跗，遂至王女下降，國嫡用賓。梁元削亂，召列台端，遭逢人地，莫居其前。然荆、郢定都，匡諫不力，圍城督戎，敗北隨降，總文武之任，蹈臣虜之譏，末流不振，賢者猶然。昔曾祖仲寶，劉宋國戚，販附蕭齊，士林交貶，子淵委蛇，乃其門風，幸不至賣國耳。周朝著作，王、庾齊稱，其麗密相近，而子淵微弱，平日作《燕歌行》能盡塞北苦寒，梁朝君臣競和其詞，竟成符讖。今觀子淵詩文，多燕歌類也。建章樓閣，長安陵樹，傷心久矣。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　王褒詩生氣絕少，殆不多佳。樂府《明君詞》「鴻飛漸南陸，馬首倦西征」，語悴而溫，慨慨腸斷。

分　論

《從軍行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鋪叙雅暢。

《長安有狹邪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縟雅。「塗歌」、「巷飲」起，「獨有」字得法。

《輕舉篇》　徐煒《徐氏筆精》卷三《井如六博》：楊用脩云：「二十八宿，井星形似六博，乃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余按：陳謝燮詩云：「井公能六箸，玉女解投壺。」周王褒詩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按：《神異經》云：「穆天子東征，與井公搏，三日不決。」井公指人也。用脩語想別有據。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看棊」四句不恆。

《出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三齊略紀》秦始皇至東海，蟠蒲繫馬。至今其地蒲生皆糾結。三、四妙，風土堪悲，唐人多倣之。

《入塞》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評「戍久風塵色」：初唐格調。又，命意高。往往大將功成，讒人中扼，數語洞見其弊。

《關山月》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鷄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凄凄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有作意。

《長安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三、四生動，五、六典雅。

《明君詞》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樂府《明君詞》「鴻飛漸南陸，馬首倦西征」，語悴而溫，慨慨腸斷。

《遊俠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結語有意。

《高句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此調宜存。

《燕歌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競爲悽切。及江陵爲魏所破，元帝出降方驗也。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純乎初唐詩矣。運會至此，暗中遷流，作者亦不自知。

《日出東南隅行》　楊慎《升菴詩話》卷八《屠蘇爲草名》：周王褒詩：「飛甍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屋名也。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元是屠蘇酒」是也。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南史》謠云「屠蘇障日覆兩耳」是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詞采奔奏，珠丸出彈，遂成名語。

《牆上難爲趨》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直切無回忌，然大端直說，不似「李鼎死河陽，來瑱賜自盡」一曲絞訐，所以終爲雅構。

《贈周處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情事切。

《別陸子雲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但寫別狀，得古人下筆之妙。音節雖亮而不浮，終亦不入俗麗。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句句並有作意。「出沒望連旗」便已佳。「出沒」字，旗行不停；「連」字，旗何多。

《和張侍中看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亦有所感。

《玄圃清池臨泛奉和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頓有遯思。

《和從弟祐山家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境地森瑟。

《送觀寧侯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楚調流暢。同是南人北客，存歿之感不覺纏綿。

《渡河北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二《王褒渡河》：首二句警絕。王夫之

《古詩評選》卷六：發端清麗。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舉目山河，凄其失路。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起調甚高。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二，就渡河時風景有似故鄉，突然感慨，起調甚高。三、四，接寫河北形勢。後四，則申明渡河後羈旅之愁，行役之感也。

《詠月贈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五、六景活。

《入關故人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成」字新亦悲。

《明慶寺石壁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四句平叙中自有端委。刻畫蒼潤。

《與周弘讓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情語可味。

《皇太子箴》　《駢體文鈔》卷四譚獻批：平鈍具體而已。

《移金馬碧雞》　《駢體文鈔》卷一七譚獻批：逸氣坌涌。

《太子太保中都公陸逞碑銘》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五《王褒碑》：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上庸公陸騰勒功碑》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一：方之齊、梁，浮響尚少。又譚獻批：設色不單怯，措意沈靜，亦是完篇。

傳記

《周書》卷四一《王褒傳》　（王褒）出爲（宜）〔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王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卽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鎭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之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褒性謹愼，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淸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略】褒與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饌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恆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略】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

紀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七《雜藝》　王褒地胄淸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耶？」

《梁書》卷四一《王褒傳》　褒，字子淵。【略】太淸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

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

《周書》卷四一《王褒傳》　及（西魏）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宜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略】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略】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南史》卷六九《顧野王傳》　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齊，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李復《與王漕欽臣書》（《濟水集》卷三）　左思賦有「溫泉毖湧而自浪，華清蕩邪而卻老」。又後周王褒作《溫泉碑》用左思《魏都賦》語，有「華清駐老」之辭。【略】王褒碑某少年曾見之，後不復見。全本候得暇記錄上呈。

著　録

《隋書・經籍志二》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又《經籍志四》　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褒集》五卷。　《王褒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褒集》五卷。　《王褒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又《藝文略八》　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周《王褒集》一卷。後周王褒詩凡三十七首，今世罕傳。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褒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

又卷五　《王褒集》二十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王子淵集》一冊，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王子淵集》。

《棟亭書目》卷四　《王司空集》，北周王褒撰，一卷一冊。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　馮氏《詩紀》：王褒樂府有《燕歌行》等十八篇，詩二十九篇。　張氏《百三家・王司空集》輯本，凡詔、表、啟、書、序、箴、銘、碑、祭文、願文、幼訓二十五篇；樂府、詩四十七篇。　嚴氏《後周文編》曰：案：《王褒傳》建德以後，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張溥據之以建德元年三月癸亥詔、三年二月乙卯詔、六月戊午詔，凡三首，編入褒集。然建德詔見存三十二首，而張溥僅取三首，何所據乎？今以建德詔編入《武帝集》。褒有集二十一卷，今存表四、啟二、《與周弘讓書》、《象戲經序》、《服要紀序》，論、箴、銘、碑銘、祭文、《幼訓》、願文，凡二十六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王子深集一卷》　北周王褒撰。何焯藏舊鈔本。有題字：「三件並靜持室收。」（整理者按：指此集及前著錄之張正見、劉孝威二家。）（補）此書後歸涵芬樓，尚有《薛道衡集》一卷，共四種。義門跋謂「祇劉集差可取耳。後聞其書已燬於閘北之役，傷哉。

（補）《王子淵集一卷》，北周王褒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六朝詩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王司空集三卷》，北周王褒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四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有天啟甲子序。　（補）《王司空集一卷》，北周王褒撰，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藝　文

宇文毓《和王褒詠摘花》（《藝文類聚》卷八八）　玉椀承花落，花落椀中芳。

酒浮花不沒，花含酒更香。

庾信《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庾子山集注》卷四） 冥漠爾遊岱，悽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望氣求眞隱，伺關待逸民。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眞。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弔往江濱。

又《答王司空餉酒》（《庾子山集注》卷五）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盃中。

庾信

論述

綜論

宇文逌《庾開府集序》（《庾子山集注》卷首） 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略】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略】信降山嶽之隆，縕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略】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敎；王公名貴，盡爲虛襟。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慍喜不形於色，忠恕不離於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烝烝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略】晉國公廟期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日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卽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予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

《周書》卷四一《王褒庾信傳論》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略】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衞。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序》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張說《過庾信宅》（《張說之文集》卷八） 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

杜甫《春日憶李白》（《杜詩詳注》卷一）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又《戲爲六絕句》一（《杜詩詳注》卷一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日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又《詠懷古跡五首》一（《杜詩詳注》卷一七） 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司空曙《金陵懷古》（《全唐詩》卷二九二） 輦路江楓暗，宮朝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呂溫《題梁宣帝陵二首》二（《全唐詩》卷三七一） 祀夏功何薄，尊周義不成。淒涼庾信賦，千載共傷情。

孫元晏《庾信》（《全唐詩》卷七六七）　苦心詞賦向誰談，淪落周朝志豈甘。可惜多才庾開府，一生惆悵憶江南。

崔塗《讀庾信集》（《全唐詩》卷六七九）　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游。惟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爲君愁。

潘淳《潛子眞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國風漢魏六朝下》引）　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蘇轍《答文與可以六言相示因道濟南事作十首》九（《蘇轍集》卷六）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暮年詩賦尤高。

吳幵《優古堂詩話・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斡旋句法所本。

王若虛《文辨》一（《滹南先生文集》卷三四）　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誚嗤點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爲過也。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　子山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並仕於梁、陳，出入禁闈，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蓋自沈休文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至子山尤以音韻爲事，後遂流於聲律焉。晋、宋間賦雖辭勝體卑，然猶句精字選。徐、庾以後，精工既不及而卑弱則過之。就六朝之賦而言，梁、陳之於晋、宋，又天淵之隔矣。

朱竇培《松石軒詩評》　庾信之作，如玉臺九成，瓊樓數仞，規模崇麗，氣象清新。《步虛》諸什，並懸絕塵境。

楊愼《升菴詩話》卷九《清新庾開府》　杜工部稱庾開府曰清新。清者，流麗而不濁滯；新者，創見而不陳腐也。試舉其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鐃歌見白麟。」「楊柳歌落絮，鵝毛下青絲。」「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池水朝含墨，流螢夜聚書。」「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林於皆竹木名，自來無人用也。）「漢陰逢荷蓧，緇林見杖拏。」「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胥。」「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螢排亂草出，鴈拾斷蘆飛。」「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肴。」「盛丹須竹節，量藥有刀圭。」「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棊。」「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被壠文瓜熟，交塍香穗低。」「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階下雲峰出，窗前風洞開。」「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酒正離悲促，歌工別曲悽。」「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詠杏花》云：「依稀映林塢，爛熳開山城。」《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望渭水》云：「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暝浦，應有落帆還。」此二絕，即一篇《哀江南賦》也。《重別周尚書》云：「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年年南向飛。」《詠桂》云：「南中有八桂，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唐人絕句，皆倣效之。

又《庾信詩》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託以自寓，非稱信也。

皇甫濂《登庾亮樓》（《皇甫昆季集》卷下）　一作江陵客，常懷庾子山。林陂美相映，雲樹獨來攀。恩禮湘東舊，才名鄴下還。子規花外語，愁思入鄉關。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庾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貴重若是。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

隋淫靡間，語稍蒼勁，聲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又《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三《藝林學山五》 清新綺豔，六代之常。獨「老成」二字，於庾爲合，楊說是也。「綺多傷質」四語尤名言。惟以庾爲梁冠則非。江、鮑諸人，皆出庾上，置何地耶。（庾父肩吾，乃梁人。信入周，非顯梁世。）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〇 庾信五言，句法、音調多似其父，而才力勝之，陳、隋諸子皆所不及，杜子美亦屢稱焉。但以之比太白，則非其倫矣。

又 庾七言八句有《烏夜啼》，於律漸近；（上源於梁簡文七言八句，下流至隋煬帝七言八句。）七言四句有《代人傷往》、《夜望單飛鴈》，語仍綺豔，而聲調亦乖。（上源於梁簡文七言四句，下流至江總七言四句。）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 周明帝、武帝並好文學，庾子山（信）特蒙恩禮，趙王（招）、滕王（逌）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信有《謝趙王賚米》二啟，俱極穠艷。一云「上林紫水，雜藻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慙其不餌。」一云「丹烏銜穗，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蜚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于秋塞，掘蟄鷰于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慚此賚。」

又 趙王好屬文，嘗以新詩示信。信答啟云：「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又，趙王賚信雜色絲布三十段，又賚其子絲布等五段。信總以啟謝云：「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置。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得栖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其云「南冠獲宥」，則子山初入周時也。又，趙王賚信白羅袍袴一具。信謝啟云：「懸機巧緤，變蹶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寒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又，庾開府《謝趙王賚乾魚啟》云：「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又，《謝滕王賚豬啟》云：「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欄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于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于上林，豈知其味。」乾魚、肥豕，俗物耳，乃發雅思如此。

又 滕王賚信鹿子巾一枚。信謝啟云：「解角新胎，戴籐初孕」，「盤龍之刀既翦，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笋籜。」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子山詩，予取其《步虛詞》（東明九芝蓋）篇、《燕歌行》、《和同泰浮圖》、《和張侍中述懷》、《獻太祖歌》五首，又《寄王琳》、《重別周尚書》首篇、《塵鏡》三絕句。庾詩才力沉腿，用事平典，如《和趙王隱士》、《登州中新閣》、《和趙王西京路春且》、《喜晴應詔》差爲宏贍，恨乏菁華。句如：「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風逆花迎面，山深雲濕衣。」「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又《望月》：「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七言艷句如：「洛陽遊絲百丈連，黃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顏色好如馬，榆莢新開巧似錢。」不可多得。次如「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松。」「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之類，皆僅僅以平整勝耳。杜子美劇喜其詩，蓋其筆蒼體肅，流派相合故爾。如詩才詩韻，恐未能跨越六朝諸公也。子美目之曰「清新」，又曰「老成」，似「老成」爲當。庾多拙句，如：「寒山無物香」，「秋瓜不值錢」，「社雞新欲伏」，「由來薄面皮」，「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祇言滿屋裏，併作一園花」，「自紅無假染，眞白不須粧」，「侍醫逾默默」，「人情玄又玄」，「雨住便生熱」，「純陽（久復）（實久）元」，「即今須戲去」，「詎是世中生」，眞有村夫子氣。又云：「今朝一壺酒，寔是勝千金」，「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可書酒壚屋壁，鄙俗乃爾，與杜陵老叟臭味，良有以也。《擬詠懷》：「吉士常爲吉，善人終日善」，「平生何謂平」，「連衡遂不連」，「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令步兵見之不作嘔邪？《燕射》歌詞種種惡道，俱堪借祖龍手段作用一番。

《古詩歸》卷一五《庾信》鍾惺評 庾子山清粲有骨，在陳、隋爲矯矯。

張燮《七十二家集·重纂庾開府集序》（卷首） 庾子山蜚英梁世，爲高髻大袖於四方。既入周，如雞羣之鶴，渚霧沉峰，時聞孤唳。並時才士，均茵憑而趨者，南惟孝穆，北則子淵，差堪頡行，實還流亞耳。蓋嘗下上六朝人，芊眠綺合，子山晚出，而極變以測景，探賾以啟疆，陶鑄往彥，集其大

成，郁郁文哉，於斯觀止。令狐德棻爲子山作傳論，橫加詆訶。德棻史筆最下，未中與庾氏作奴，所謂局促窮簷而薄建章之千門萬戶也。子山寵遇日隆，與滕、趙諸王申布衣之雅，乃鄉關之思頻騰浩慨。讀《哀江南賦》有足悲者，視彼市朝曉更，頓忘身世之易位，而踰淮遽化，登枝乍捐，相去顧不遠哉。舊刻《開府集》，亥豕特甚，諸體多闕，因爲參錯諸選本細較之，而補其未備，用成全豹。舊刻彭城夫人及伯母東平夫人二墓文，蓋楊盈川筆也。癡人誤收，而淺人沿之，冒署子山名入選，大誤觀者。今爲刪去贋鼎，既刷眞幟，乃益珍夫高壇矣。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庾開府集》 周滕王逌序《庾開府集》云：子山妙擅文詞，尤工詩賦，誄潘安而碑蔡邕，箴揚雄而書阮籍也，稱重至矣。庾氏家世南陽，聲譽獨步，子山父子出入禁闥，爲梁文人。雀航之戰，倒徒先奔，違才易務，任非其器。後羈長安，臣于宇文，陳帝通好請還，終留不遣。雖周宗好士，滕、趙賞音，築宮虛館，交齊布素。而南冠、西河，旅人發嘆，鄉關之思，僅寄於《哀江南》一賦，其視徐孝穆之得返舊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蘇屬國哉。子山在梁，每一文出，京師傳誦。初使北方，人頗輕之，讀《枯樹賦》始知敬重。盛名易地，橘枳改觀，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史評庾詩「綺艷」，杜工部又稱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詩家難兼，子山備之，玉臺瓊樓，未易幾及。文與孝穆敵體，辭生于情，氣餘于彩，乃其獨優。令狐譏史，詆爲淫放輕險，詞賦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盡態，模範是出，而敢于毀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 庾信詩情淺薄，不乏俊句，然無遠韻遠神。清練不及肩吾甚遠。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詠畫屏風詩三首》（二十五首之一、五、二〇）評 三詩俱述屏上所記，不說是畫，題咏之化筆也。

原良《聽潮居存業》九編 子美稱庾信詩曰：「清新庾開府。」史評其詩「綺艷」爲梁之特出，唐之先鞭。而《文選》少載。今略紀警句：《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別詩》云「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年年南向飛。」如「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如「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如「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如「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稱鮑昭詩曰：「俊逸鮑參軍。」而其警者，則「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犵」，又「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又「蟻壞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又「爵輕君尙惜，士重安可希」，又「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清新、俊逸，可以想見。

賀貽孫《詩筏》 子山雖多清聲，不乏逸響。【略】清新易涉於浮，而子山則警。【略】子山當陳、隋靡靡之日而時有骨氣，不爲膚立。【略】若子山五言詩，竟是唐人近體佳手矣。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 五排，即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而出。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邪」字解：「南陽舞陰亭。」徐鍇《繫傳》《漢志》有《別栩陽亭賦》，邪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李長吉最心醉新野父子，觀其《補庾肩吾還會稽歌》，則其流連仰止可知矣。長吉眼空千古，不唾拾前人片字，獨用子山「山杯捧竹根」全句，云「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又可知矣。庾子山佳句有六代絕唱者，有三唐開山者，當分別觀之。如「電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峰」，「雷轅驚戰鼓，劍室動金神」，「長舲析鳥羽，合甲抱犀鱗」，「電焰驅龍馬，山精鏤寶刀」，「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祥鸞棲竹實，靈蔡上芙蓉」，「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更羸承落雁，韓盧鬬蟄熊」，「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等句，則六代絕唱也。如「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塞迥下榆葉，關寒落雁毛」，「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待詔還金馬，儒林歸石渠」，「竹淚垂秋筍，蓮衣落夏渠」，「蒼鷹斜望雉，白鷺下看魚」，「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漁」等句，則開山三唐也。

又　庾新野（肩吾父子）佳句，如「石徑菱花發，桐門琴曲愁」，「閣影臨飛

蓋，鶯鳴入洞簫」，「玉醴吹巖菊，銀床落井桐」，「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塵飛遙騎沒，日落半峰寒」，「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妍逸風神，不怕烟樓撞破矣。至「雁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稍費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怨歌行》、《燕歌行》、《楊柳行》 齊、梁以降，士習浮淫，詩之可傳者既不多得。近者，竟陵一選，充取其狎媟猥鄙之作，而齊、梁、陳、隋幾疑無詩。若子山此上三篇，眞性情，眞風雅，爲一代大文筆者，反斷然削去。古人心血爲後世無知無行者掩抑至此。雖非壯夫，能不爲之按劍哉。鍾以宣城門下蟻附之末品，背公死黨，既專心竭力與千古忠孝人爲仇讎。譚則浪子游客，炙手權門，又不知性情爲何物，其視此種詩如芒刺在眼。猰㺄所噬，窮奇所食，固亡足怪。而生心害政，乃以墮天下之廉耻。坐五十年來，文人才士于烟花市井之中，賣國事仇，恬不知忌。嗚呼，有心有血者，何忍復食其餘邪？

又卷五《擬詠懷詩》 子山性正情深，在齊梁以降爲經天之星，將與日月爭光。以之發爲長歌，雅稱至極，乃于五言一宗。 子山五言有兩種。早年在梁所得，僅與徐陵方駕，亦爲宮體所染，其才不伸。入關以後則杜子美所稱「暮年詩賦動江關」，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者是已。杜以爲功之首，余以爲咎之魁，非相河漢，源流固不可誣也。 五言之敝始于沈約，約偶得聲韻之小數，圖度予雄，奉爲拱璧，而牽附比偶以成偸弱、汗漫之兩病，皆所不恤。簡文以其偸弱者爲宮體，非強砌古事全無倫脊，則猥媟亡度之淫詞而已。顧其爲失，有心目者稍知非之，卑俗故也。子山則情較深，才較大，晚歲經歷變故，感激發越，遂棄偸弱之習，變爲汗漫之章，偶爾狂吟，抒其悲憤，初不自立一宗以開涼法，乃無端爲子美所推，題曰「清新」，曰「健筆縱橫」，擁戴宗盟，樂相仿效。凡杜之所爲，趨新而僻，尙健而野，過清而寒，務縱橫而莽者，皆在此出。至于「只是走踆踆」、「朱門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頭」、「賢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敗荻之音，公然爲政于騷壇，而詩亡盡矣。清新已甚之敝，必傷古雅，猶其輕者也。健之爲病壯于頌，作色于父，無所不至。故聞溫柔之爲詩教，未聞其以健也。健筆者，酷吏以之成爰書而殺人，藝苑有健訟之言，不足爲人心憂乎？況乎「縱橫」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問津。古人以如江如海之才，豈不能然？顧知其不可而自閑耳。如可窮六合互萬匯而一之于詩，則言天不必《易》，言王不必《書》，權衡王道不必《春秋》，旁通不必《爾雅》，斷獄不必律，敷陳不必箋奏，傳經不必注疏，彈劾不必章案，問罪不必符檄，稱述不必記序，但一詩而已足。既已有彼數者，則又何用夫詩？又況其離經破軌，率爾之談，調笑之說，咒咀之惡口，率以供其縱橫之用哉？于是而爲杜爲蘇，爲陸務觀，辛幼安，爲徐文長、袁六休，泛濫雜沓，屈詩以供其玩弄，但小有才即堪與四始六義之宗。其尤下者則有杜默之古風、羅隱之□□、杜荀鶴之近體、胡曾之小詩，舉里媼野巫之言，酸鼻螫舌者，一皆詩，一皆所謂「健筆縱橫」者也。嗚呼，凡今之人，其不中此毒者鮮矣。故五言之亡，倡于沈，成于庾，而劇于杜。自杜以降澌滅盡矣。 讀子山《擬咏懷》諸篇，哀其志意，矜其詩則固未有當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 庾子山撰著，大篇爲古詩之砥柱，短句乃近體之先鞭，盱衡昔今，其才少儷。少陵稱其「清新」，似猶不盡。

吳騏《書李舒章詩後》《顧頌堂集》 胡笳曲就聲多怨，破鏡詩成意自慚。庾信文章眞健筆，可憐江北憶江南。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步虛詞》 庾開府《步虛詞》十首，托胎於郭弘農《遊仙詩》，然「開經壬子世，値道甲申年」諸句，似確有所指者。至「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益非泛言也。屠緯眞謂：「此題古來工者甚少，唐家三百年，惟曹堯賓一人差能鋪纘，然不能如此婉縟。」可謂善於品隲矣。（按：曹唐作《小遊仙》九十八首，非以「步虛」爲題。）

又卷九《花雨》 庾開府《遊山詩》：「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屠赤水曰：「後人作登臨詩，曾有此句否？」余謂《舟中望月詩》：「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亦非後人可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庾信》 北朝羈跡，實有難堪。襄漢淪亡，殊深悲慟。子山驚才蓋代，身墮殊方，恨恨如忘，忽忽自失。平生歌詠，要皆激楚之音，悲涼之調。情紛糾而繁會，意雜集以無端，兼且學擅多聞，思心委折。使事則古今奔赴，述感則方比抽新。又緣爲隱爲彰，時不一格，屢出屢變，集彼多方。河漢汪洋，雲霞蒸蕩，大氣所舉，浮動毫端。故間秀句以拙詞，廁清聲於洪響，浩浩洌洌，成其大家。不獨齊、梁以來無足限其何格，即亦晉、宋以上不能定爲專家者也。至其琢句之佳，又有異者：齊、梁之士多以練句爲工，然率以修辭，矜其藻繪，縱能作致，不過輕清。夫

辭非致，則不覩空靈；致不深，則鮮能殊創。《玉臺》以後，作者相仍。所使之事易知，所運之巧相似，亮至陰子堅而極矣，穩至張正見而工矣。惟子山聳異搜奇，迥殊常格。事必遠徵令切，景必刻寫成奇。不獨暫爾標新，抑且無言不警。故紛紛藉藉，名句沓來。抵鵲亦用夜光，摘蠅無非金豆。更且運以傑氣，敷爲鴻文。如大海迴瀾之中，明珠、木難、珊瑚、瑪瑙與朽株、敗葦、苦霧酸風，洶湧奔騰，雜至並出，陸離光怪，不可名狀。吾所以目爲大家，遠非矜容飾貌者所能儗似也。審其造情之本，究其琢句之長，豈特北朝一人，即亦六季鮮儷。庾開府詩如夏雲隨風，飄忽萬變，以高山大澤之氣，蒸爲奇峰，五采喬皇，不可方物。而其中細象物形如蓋如布，如馬如龍。疊如魚鱗，曳如鳳尾，殊姿譎詭，盡態極妍，分其尋丈膚寸，皆足愛賞怡悅。庾開府詩是少陵前模，非能青出於藍，直是亦趨亦步，獨當以他體之優見異耳。若五言短律，長排，及之爲喜，不復可過。

又《擬詠懷二十七首》 廿七首併是孤憤之詩，於中得二句：「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乃子山此時情境，蘊蓄於中，傾吐而出，曾不知語之工拙，都所不計，但取情深。

又卷三四《奉和永豐殿下言志詩十首》 借報章而言志，淋漓沉痛，語不暇擇，鹿死哀音也。嗚呼。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啟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葉方藹《余鈔獨賞集竟自題卷首十四絕句》四（《葉文敏公集》卷一一） 梁代詞人庾開府，《哀江南賦》最稱工。千端萬緒嫌難盡，未抵金陵四句中。

田雯《讀庾開府集題六絕句爲倪舍人魯玉》（《古歡堂集・五七言絕句》卷二） 江表才華早絕倫，咸陽關外更清新。令狐不解文章妙，浪道蘭成是罪人。青絲白馬下臺城，著作徒然擅重名。可笑繁華朱雀巷，東宮學士夜屯兵。掘尾旗明野火寒，風流小庾楚江干。郢州刺史無情甚，不記當年斷袖歡。文采分鑣哲匠能，才名北地儘堪稱。王郎亦是南朝客，不少詞人溫子昇。草荒宋玉悲秋宅，老憶鄉關更不堪。別館都亭空灑淚，傷心故國是江南。（庾信江陵所居，是宋玉舊宅。）

又《再讀庾信集題後兼贈魯玉》 自是《西崑》體最妍，詩家誰敢著吟鞭。南朝北使風流歇，莫恨無人作鄭箋。（元遺山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又《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北周庾信，史評其詩曰「綺豔」，杜甫稱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王褒才思英拔，不弱於庾。

吳雯《題阮翁壬寅詩卷五首》（《蓮洋詩鈔》） 綠楊芳草可憐生，花下題詩野寺行。江南江北烟雨路，傷心重對庾蘭成。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庾子山（信）詩如野圃菜花，村香襲人。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庾信》 陳、隋間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於琢句中，復饒清氣，故能拔出於流俗中，所謂軒鶴立雞羣者耶。又，子山詩固是一時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胤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峰。」《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汎》云「猿嘯風還急，鷄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屏》云「石險松橫植，岩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釵影動，窗影鏡花搖。」少陵所云「清新」者耶？

又《擬詠懷》 無窮孤憤傾吐而出，工拙都忘，不專擬阮。

又《說詩晬語》卷上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

又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迴飜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峰。」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又《書吳梅邨詩集後》（《歸愚詩鈔》卷二〇） 蓬萊班裏舊仙卿，辭卻青山

悔遠行。擬作栩陽離別賦，江南愁殺庾蘭成。

倪璠《注釋庾集題辭》（《庾子山集注》卷首）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言：「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鈃金僕；稱兆亂之子，則蜂目狼心。星紀庚辰，以志亡滅之期；紀侯鄅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絓覆而馬旋濘，甲裳去而餘皇棄。包胥依牆於七日，辛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羣望則實沈臺駘，致大漸而黃熊赤鳥，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平生之極癖，何以得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尚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遵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浮紫氣，《麥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飈發。此又玉振金聲，大成之集也。《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以賈、馬、王、揚，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酈元之注《水經》，楊衒之志《伽藍》，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尚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叙，則令升、承祚。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叙事，是謂筆筆對仗，守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直如虞、褚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豬，殆又降而益下者與。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蘇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觀我生賦》，稱其清致。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蜀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護軍而悲濟陽，憤正德而詈申子。有尚書之多算，而事異卧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三州父子」，南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用借資；比鴉仁於顧榮，空循僞迹。畢昴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鶉首剪諸，江陵無家可寄。擬《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銜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邛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豈是樂志之篇，《傷心》非爲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明徹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言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觀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悽聞其笛。何僕射還宅懷故，周尚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述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慚全節。曾叨右衛，猶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尚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珩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蕩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西魏所國，本是秦都；南梁之伐，釁由安定。彼既變魏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豈謂樂茲；匿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擬詠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又云：「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昔謝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時稱其異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禍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既已並麗淵、雲；披覽之餘，豈其獨昏菽麥。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宮虛館，有足稱已。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程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青衿初學，同時子服之班；白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既未可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片石於溫子，餘則無人；類一語於吳均，終須削札。專標庾氏，百世無匹者也。乞靈假寵，無非操我戈矛；異議高談，倏爾縱其尋斧。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既未許肩隨，而乃騁其臆說。若夫非劉勰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蹐駁之論，予曰未可。

黃子雲《野鴻詩的》 子山肴核乎六籍之文，探索乎百家之旨，故能摛詞橫溢，琢句堅蒼。其《商調》數章，洋洋灑灑，摛金戛玉，堪與謨誥並傳，光燄寧止萬丈而已耶。設令子建復起，亦當坐公於子思、顏般之間也。凌雲健筆，爲少陵所推許，有以夫。

喬億《劍谿詩說》卷上 庾子山在南北朝力量最大，故李、杜宗之。退之亟稱李、杜而不及子山，蓋輕之也。其詩曰：「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是子山固在「蟬噪」中矣。許彥周曰：「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諒哉。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七（《古詩賞析》卷首） 清新綺麗縱難能，那是詩家最上乘。北地寡材長易見，蘭成且莫恨塡膺。

陳廷慶《四山居論詩》一（《萬首論詩絕句》） 拾遺詩律晚逾精，開府文章老更成。異代清新供奉合，北樓不獨倚宣城。

趙文哲《媕雅堂詩話》 庾子山（信）於綺麗中露警策，少陵時學之，嫌密而不疏耳。

錢大昕《跋庾子山集》（《潛研堂文集》卷三一） 錢唐倪魯玉注《庾開府集》，世稱詳贍，然頗昧於地理。子山爲洛州刺史在周武平齊以前，其時洛州治上洛，故滕王《序》有「上洛童兒，商山故老」之語。注以河南洛陽當之，不知子山刺州之日，洛陽尚屬後齊，未入宇文版圖也。《哀江南賦》「鎭北之負譽矜前」，注家多以邵陵王綸當之。予考《梁史》，當指鄱陽嗣王範而言。範嘗爲鎭北將軍，故有「鎭北」之稱；邵陵則終於司空，非鎭北也。注乃以綸嘗刺揚州，揚在江北，故云「鎭北」，益穿鑿可笑。梁之揚州，今金陵也，豈在江北乎？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庾子山詩對仗最工，乃六朝而後轉五古爲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允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峰。」《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汎》云：「猿嘯風還急，雞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繹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屏》云：「石險松橫植，岩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釵影動，窗影鏡花搖。」少陵所云「清新」者，殆謂是也。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二一（《萬首論詩絕句》） 綺麗由來不足珍，陳隋詩筆屬何人？評量心折惟開府，春水桃花句有神。

凌揚漢《蠡勺編》卷二二《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衛將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留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府集箋注》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注而未竟。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衆手，不免漏略，乃重爲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前明楊用脩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啟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葉紹本《倣遺山論詩得絕句二十四首》四（《白鶴山房詩鈔》卷九） 金蓮瓊樹漸繁華，庾嶺分明又一家。綺麗要開唐世界，雲機五色艷奇葩。

成書《多歲堂古詩存》 庾子山風情秀美，鍛鍊自然，遠過其文。少陵曰：「庾信文章老更成」，是眞知子山者。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四《墓碑類・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評 子山諸篇密藻麗思，無以復過，而每以纖仄爲累。

又卷二九《連珠類・擬連珠四十四首》評 但叙身世，無關理要，連珠之別格也。

黃承吉《題庾子山集》（《夢陔堂詩集》卷一） 兩地風流萬古哀，文章璣組簇臺材。羈臣到死愁難盡，弱息空多骨易灰。故國山河原不改，小園花鳥爲誰來。公私一例成虛夢，腸斷江南日幾回。

陸燮《問花樓詩話》卷一 詩宜含蓄，唐人不露論鋒，所以可貴。庾子山本梁臣，後入東、西魏，又事後周，歷四朝十主。唐人（盧中）（崔塗）《讀子山集》云：「四朝十帝盡風流，【略】。」按：庾信《楊柳曲》：「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蓋欲自比孟堅從竇憲立功塞外，究亦書生大言耳。（盧）（崔）詩隸事精切，風刺之意，都在言外。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一 馮鈍吟云：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杜公

得其縱橫。

陶澍《擬庾信小園賦序》 庾子山江陵名士，新野望宗，遭值屯艱，詞多哀怨。笛弄孤生之竹，時觸恨於山河；琴調半折之桐，每愴懷於風雨。位雖執笏，意在抽簪。大隱成歌，蓋是斷猿之響；《小園》名賦，匪同雌霓之辭。而令狐以爲誇目蕩心，殆不其然。暇日有懷，輒依韻擬之云爾。

姚鎣《論詩絕句六十首》一一（《後湘詩集》卷九） 開府衰年北入齊，傷心到處覓詩題。何須更作《江南賦》，淚落長安《烏夜啼》。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庾信》 令狐棻撰《周書》稱：「子山文浮放輕險，辭賦罪人。」第指其少年宮體，齊名孝穆者耳。使其終處清朝，致身通顯，不過黼黻雍容，賡和綺豔。遇合雖極恩榮，文章安能命世？而乃荆吳傾覆，關塞流離，家國俱亡，身世如夢，冰蘗之閱既深，豔冶之情頓盡。及乎周、陳繼好，南人歸南，復以惜才，獨留不遣。視殷、徐之還故鄉，如少卿之望屬國，皤然斷梗，終老關西，於是湘纍之吟，包胥之哭，鍾儀土風，文姬悲憤，蒼然萬感，并入孤衷；回首前修，始若隔世，固當六季寡儔，奚惟少穆卻步。斯則境地之曲成，未爲塞翁之不幸者也。或謂子山終餐周粟，未效秦庭，雖符麥秀之思，究慚采薇之操。然六季雲擾，多士鳥棲，康樂、休文遺譏心蹟，求其廉頗將楚思用趙人，樂毅奔鄆不忘燕國者，又幾人哉。首邱之思，亦可尚已。又考滕王逌作《庾子山集序》稱「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亂不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重遭兵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暨皇代所著述」云云。則是早歲靡靡之南音，已燼於冥冥之劫火，世厄其遇，天就其名。少陵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詞賦動江關」。良有以也。

又《小園賦》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又《哀江南賦序》云「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又《詠懷二十七首（錄十八首別爲次第）》總評 《藝文類聚》但稱庾信《詠懷詩》，不云「擬」也。《詩紀》強增爲「擬詠懷」，亦如增文通詩爲「效阮」。豈知自家塊壘，無俟他人酒杯乎？特情繁無序，詞亂不倫。流覽固等觀場，詮釋亦同說郢。今核以時勢，別爲次第，俾情與事附，則志隨詞顯。詩史之目，無俟杜陵，《哀江南賦》與此表裏。故箋中歷引爲徵。惟彼兼述臺城之禍，此專悼江陵之覆，蓋絕望以後，其痛尤深。注家或牽引梁武，均無當焉。

又（步兵未飲酒）、（俎豆非所習）、（楚材稱晉用）三首 《周書》本傳：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及即位，遣聘於西魏，值魏軍南伐，遂留長安。此三章自叙羈臣本末也。信本文士，不習將略。始退朱雀之營，坐守臺城之困，故言帷幄無謀，本無封侯之志。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故有屢世相韓之思。《哀江南賦》云：「本不達於戎行，復無情於祿仕。」「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始落。」又序云：「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又（白馬向清波）、（披甲陽雲晝）二首 二章痛江陵傾覆也。前章結語，悲諸臣不能如衛青之立功，又不能如田橫客之死難也。次章結用《漢書》臨江王榮被徵，上車軸折，江陵父老流涕曰：「吾王不返矣。」《哀江南賦序》昔孫策「衆纔一旅」，項羽「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又（候忽市朝變）、（吳起常辭魏）二首 《哀江南賦序》云「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楚老相逢」。「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皋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

邵堂《論詩六十首》一〇（《大小雅堂集》） 才華研鍊庾蘭成，一輩傳箋苦力爭。偷得六朝金粉在，便夸溫李繼新聲。

楊季鸞《論詩絕句》三（《春星閣詩鈔》） 獨樹着雲早閉關，悲來無復破愁顏。流傳蕭瑟《江南賦》，頭白當年庾子山。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 蘭成諸銘直可與明遠競爽。明遠以峭勝，蘭成以秀勝，蹊徑自別耳。然蘭成要未肯作小巫也。

高靜《讀庾子山集》（《萬首論詩絕句》） 梁家禍患起蕭牆，王子潛招寇渡江。朱雀桁兵雖早退，不同介胄辱迎降。傷心男女悵關山，南北通和獨未還。兵燹飄零十七卷，也隨家國歷屯艱。閱閱門高園自小，魏周屈體寓懷深。依然使節羈幽館，如見鍾儀一片心。摭羅古事爲時事，擲地金鏗結響中。研鍊都京入駢偶，《哀江南賦》六朝空。石刻韓陵工力均，健於孝穆勢嶙峋。知言獨有文中子，目以夸人品定眞。贊美清新老更成，生平蕭瑟見衷情。少陵今古堪同慨，萬里烽煙憶舊京。

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

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

又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羅惇衍《庾信》（《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二）　枯樹庭前淚眼昏，十年楊柳泣桓溫。池臺鐘鼓秋鴻跡，風月關山夜鶴魂。建業胄筵南侍講，長安開府北承恩。連珠尚抱河橋恨，同泰無遮事莫論。

王必達《偶成四絕句》二（《萬首論詩絕句》）　小園花竹付斜暉，朱雀桁頭事早非。一片韓陵陪暮景，江南哀絕夢中歸。

史夢蘭《詠史詩・庾信》（《爾爾書屋詩草》卷四）　文辭豈足當熊羆，朱雀航頭枉覆師。北地已慚周粟食，南冠空作楚囚悲。小園零落家何在？枯樹飄搖感不支。目極江關歸路絕，淒涼一賦寄哀思。

譚獻評《擬連珠四十四首》（《駢體文鈔》卷二九）　文字之用，不外事理。駢驪辭夸，不能盡理之精微，事之曲折，乃爲談古文者所鄙夷。承學之士，先習陸、庾《連珠》沈思密藻、析理述事，充之海河所滯，庶有達者識予卮言。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步虛詞十首》　此皆寓言，注家不能得其意，其所用道經故實，又不能知其出處。

又《奉和永豐殿下言志詩十首》　梁故永豐侯蕭撝也。《北史》撝字智遐，武帝弟成安王秀之子。武陵僭號，惟撝在蜀，歸魏仕周，改封蔡陽郡公。

又《傷往詩二首》　此悼亡之作。

吳仰賢《賦得庾信文章老更成》（《小匏庵詩存》卷六）　頭白工詞賦，江山感慨生。論文如杜老，投契到蘭成。射策終軍歲，趨官建業城。清新初有作，少小已知名。戎馬南朝徙，風塵北地驚。《小園》他日淚，《枯樹》暮年情。九轉臻超詣，千秋此定評。如何摹擣者，獵豔棄菁英。

黃維申《論詩絕句・庾信》（《報暉堂詩集》）　昨夜鳥聲驚四鄰，今朝定有詠花人。「清新」兩字推開府，已種唐朝五律因。（庾子山開府《詠畫屏風詩》云：「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平仄諧叶，唐朝律體，實胎於此。）

唐仁壽《論六朝詩絕句仿元遺山體》（《萬首論詩絕句》）　北朝人作南朝客，詞賦江關老可憐。畢竟才華高六代，青睛兒總讓先鞭。（徐庾並稱，然庾勝於徐，不獨以其詩也，駢體亦然。）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四〇（《萬首論詩絕句》）　蕭瑟寒風壯士還，文章綺麗動鄉關。五溪三峽容高詠，愁殺江南庾子山。

柳商賢《擬杜戲爲六絕句》二（《萬首論詩絕句》）　麗句纏綿絕點塵，獨憐開府擅清新。後來輕薄何須數，只許輿臺役古人。

馮煦《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一五（《蒿菴類稿》）　小小名齊徐騎省，可堪漂泊隴雲間。江南又是傷春地，垂老風塵且未還。

李希聖《論詩絕句十首》一二（《雁影齋詩》）　蕭瑟生平庾子山，暮年詞賦動江關。《玉臺》應悔當時體，《七夕》詩成已自刪。

黃小魯《楚北論詩詩三十二首》五（《萬首論詩絕句》）　白頭開府久知名，健筆淩雲老更清。誰把風流繼枚叔，纏綿一例賦《閑情》。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一〇（《萬首論詩絕句》）　桓褐沙塵殘劫外，斷轅烟雨翠微間。飄零詞客哀時後，誰弔江南庾子山。

分　論

《對酒歌》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子山《對酒》詩，范箕生稱庾集第一篇。予最愛之，捉筆作短歌輓香爲、星源二公，竊効之，竟誚東鄰矣。庾詞云：「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脯。山簡接䍦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果爾清新。　又，落尾四句俊而有餘，足爲樂府絕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作意嶔崎。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別有一種鮮秀之致。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起結致佳。又，作意嶔奇，終歸平順，風氣使然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擬及時飲酒行樂之詩。首二，從春景說起，行樂之時，行樂之場也。三、四，以琴陪酒，是爲點題。「牽馬」六句，雜陳馳騁納結音樂之事，行樂正面。「日曝」句，似草率湊韻。後四，落到行樂當趁少年，而以鄙薄財奴收住。筆意嶔崎，集中僅見。

《昭君辭應詔》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辨誤》：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

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寫得荒寒，固非詠古。

《結客少年場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隔花」二句雋。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春風」句：豔極。

《道士步虛詞十首》一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渾成空敎立」句，《抱朴子》：「《道經》有《混成經》二卷。」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使事有風華。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夏簧」二句，典雅工巧。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末四句清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自此逢何世」四句，後四句言受侯景之降，使河山頓改。

又八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生色。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上元風雨散」四句，此哀梁武之死。

又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古異。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哀江南賦》云：「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即「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之謂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前六句言梁之全盛。「漢武」，梁武也。淮南，梁元帝也。末二句言失社稷。

又一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子晉在山，承「玄圃」；若士遊北海，承「麟洲」。「經餐」二句，言舊食梁祿也。

《烏夜啼》（桂樹懸知遠）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獨憐」二句：有情有致。「雖言」二句：寓意深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三：庾信《烏夜啼》：嬾慢，令人厭。

又（促柱繁絃非子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辭旨淒亮。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舉體輕倩，一結更自頓折。

《怨歌行》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子山南人，見留於北，託怨女以發之。金陵、長安相去數千里，嫁非所宜矣。回頭淚落，不知何處天邊是我故鄉乎。勢不可望而至也，必胡塵滅而漢月圓，北并於南，或有歸日，終無望矣。是以奏此曲，而心與絃俱絕也。君者泛然之詞，不當擬其所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漢月」句，悲甚，尤不如「不知何處天邊」之慘也，淚盡血盡，唯有荒荒泯泯之魂，隨曉風殘月而已。六代文士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以入樂府，傳之管弦，安得不留萬年之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直道所感，悲愴情眞，託辭夫婦，不得非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評：此自道其來南留北之悲，特托之遠嫁者耳。前四，點清自南來北，不得還鄉之痛。五、六，頂上申明其故，仍不作絕望語。後二，方以聽歌心斷作收。六言肇自漢、魏，未及選登，存此以備一體。

《舞媚娘》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豫章長短句云「一杯別酒莫留殘」，出此。

《燕歌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句句敘事，句句用興用比，比中生興，興外得比，宛轉相生，逢原皆給。故人患無心耳，苟有血性、有眞情如子山者，當無憂其不淋漓酣暢也。子山自歌行好手，其情事亦與歌行相中，凌雲之筆，惟此當之，非五言之謂也。杜以庾爲師，卻不得之于歌行，而僅得其五言，大是不知去取，《哀王孫》、《哀江頭》、《七歌》諸篇何嘗有此氣韻？「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久」，自是千古風流語，元來又是敘事，妙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巧琢雋句，生致嫣然。

《楊柳歌》 楊愼《絕句衍義》卷一唐（盧中）〔崔塗〕《讀庾信集》：「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遊。惟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爲君愁。」庾信字子山，本梁之臣，後入東魏，又西魏，歷後周，凡四朝十帝。其《楊柳曲》云：「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蓋欲自比班固從竇憲。又云：

「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覆用張儀。」蓋指朱异釀成侯景之亂也。後之議者，悲其失節而愍其非當事權，此詩云「爲君愁」是也。庾信不足責，若馮道身爲宰相，而視改朝易姓若弈棋，王安石以爲合于伊尹五就桀之意。嗚呼，爲此言，其心可知矣。使其老壽不死，遇靖康之亂，其有不捨殘骸事兀朮、斡離卜乎？而宋之大儒編之名臣之例，吾不知其何見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開府七古《楊柳歌》長篇，藻豔眞可掞天，薛道衡、四傑等皆其下風也。約錄之，如「鳳凰新管蕭史吹，朱鳥春窗玉女窺。銜雲酒杯赤瑪瑙，照日食螺紫琉璃」。又「日暮歸時倒接䍦，武昌城下誰見移，官渡營前那可知。獨憶飛絮鵝毛下，非復青絲馬尾垂。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七言長篇此爲最初元聲矣。一面叙事，一面點染生色，自有次第，而非史傳箋注論說之次第，逶迤淋漓，合成一色。雖盡力抉出示人，而淺人終不測，其所謂正令讀者猶恨其少。若白樂天一流人，才發端三四句，人即見其多。逮後信筆狂披，直如野巫請神，噥噥數百句猶自以爲不足，而云略請一聖，千聖降臨。然後知六代之所謂縱橫者，異唐人之縱橫遠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篇中並是故梁之思，傷已奉使而襄漢不全，徒非張儀，楚地頓失，心事乖左，功名已虛，生別舊君，寄懷巢鳳，見吞大國，托感南枝。而比緒不清，文旨雜出，稍令難解，以避情嫌，亦是煩冤鬱紆言不差次也。揆情原心，爲之於邑。　又，公子指元帝。自石頭西，地至襄漢，而不得勒燕然之碑也。「鳳凰」四句，稍寫即位盛麗而離披隨之，不如酩酊無知之爲愈，蓋山公固亦處亂世者。「武昌」二句，影切楊柳，山河變移，獨留哀曲耳。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卷五《庾子山楊柳歌》：「別有長條蜿地垂」，指湘東也。「河水衝激」，喻侯景。「鳳凰兒」，喻簡文。「東南小枝」，指元帝即位。「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覆用張儀」，乃推原禍本，追咎武帝之納侯景。「武昌」以下，言陳移梁祚。（「江南」以下至此，皆往時與宛鄰先生論詩之語，而宛鄰所說爲多。）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從來蔭數國」，謂全梁；「東南一小枝」，僅存蕭詧在襄陽也。以下追溯梁之盛時，簡文爲太子，風流遊晏之樂。「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覆用張儀」二句，懷王以指梁武，張儀謂侯景。「武昌城下誰見移」以下，此歎江陵之亡。

《奉和泛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亦應破江陵之後作。此詩固應還庾。又，感傷深遠，離黍之怨使人難窺。又，詠「空巢逐樹流」句，便覺都邑丘墟、鳥雀皆盡，空廬蕩沒，林木漂流，此景慘目。

《奉和山池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在句巧麗，在章猶自渾成。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橋影」句，有生致。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工稱，亦復嫣秀。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雁」、「猿」當是即目，語甚新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自寓也。

《遊山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宋人絕愛此語，此非庾信詩最佳處，不若王維「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其韻爲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高曠之境，楚楚異人。　彭端淑《雪夜詩談》：黃山谷曰，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

《和宇文京兆遊田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章臺》：「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庾子山《和宇文京兆遊田》詩也。故以張敞爲比，確似唐人《遊俠少年行》諸絕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澗寒」二句，蒼異。

《奉報寄洛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謬其詞，使若不得躬逢其盛者然，然味「上洛」二句，懷抱可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子山爲洛州刺史。

《奉報窮秋寄隱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語語新雋，牽，疑是「刊」。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詩彙》作王褒詩，非。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棠樹」、「褰帷」尋常事，映帶境地便新。「兩江」二句亦雋。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一首頌趙，二首自述，章法合。「雁歸」云云，得比興之旨。

《謹贈司寇淮南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警切淋漓，迴換曲折，不沒懷來，使心跡並見，故佳。「三十六水」二句，語不入詩，宜刪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魏宗室元偉也，使齊被執，齊平乃歸。「商山隱士石」句，隱士石謂四皓碑也，漢惠帝所立，見《高士傳》。「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二句，此言周將篡魏也。

《正旦上司憲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得一命如驚，寫憲府覺洞心駭目，總能直述眞情，不同泛作。又，仕宦者言思釣竿，每覺有遠懷，此翻言不思釣竿，更饒異趣，與「何但食周薇」句參看，懷來自見。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詩》 楊慎《升菴詩話》卷三《羊腸熊耳》：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驥子鶯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胡應麟《藝林學山》：「羊腸」、「熊耳」，六代尋常，開府之工不在此。「高鳳」、「聚螢」，大家戲劇，工部之偏不在此。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四《五衢四照》：庾子山詩「五衢開辨路，四照起文烽。」按：《山海經》：「少室有木，其名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璞注曰：「樹枝五出，若衢路也。」又云：「招搖之山，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言其光遠燭也。顧野王詩：「爭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術」字出《禮記》，音遂，猶衢也。（韋誕《景福殿賦》：「出此入彼，欲返忘術。」《廣雅》曰：「道也。」《梁元帝集》：「莅亂九衢，花含四照。」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沈約《郊居賦》：「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皆不作五。）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交滕」句，何其秀蔚。末押「蹊」字亦新。

《將命至鄴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徒欣賦采繁」句下批：蘊藉。「何由欣此言」句下批：得體。「空欲察西門」句下批：語有經緯操縱。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味「人臣」二句，魏人必有見誘之言。通篇並得體。

《入彭城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憑弔作。景物蕭疎。

《同州還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即事警切。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范睢新入相」句，范睢謂隋文帝也。

《從駕觀講武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誇目愜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華壯。琢句亦有作意。「樹寒條更直」，北地景物良然。南人見之，甚以爲異。不意子山當時便已入詠。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先序出師之盛，因攜宮眷。中段寫景令幽勝，庶相稱也。自敘語得體。結見相愛，忠厚之思。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詩倪璠以爲在益州總管時，引紇豆陵氏墓誌爲證。　又案：紇豆陵夫人卒于天和五年，其時趙尚爲國公未封王，招封王在建德三年。題云「趙王出師」，其非以國公鎮蜀甚明。倪說非是。詩云「先定下江兵」，吾疑其在建德六年，招從齊王憲討稽胡時事。史稱高祖翦削諸弟，此詩末句所以致戒與？「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二句，「軍中」二句，倪璠云：「言與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同行也」，《趙國夫人墓誌》云「從征月峽，贊德雲門」，是其事也。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語健。

《同盧記室從軍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饒有傑句。

《伏聞遊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結四句用意深。無風不凍之時蓋亦鮮矣，能無土思。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遊獵當是趙王。

《見征客始還遇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訊江陵之耗，如從天上來，石不支機，微切崩摧之感。又，「猶言」二句，還師景象，肖。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故人迎借問」四句，雅諧。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詔集》卷一：新警。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香烟」二句，警。「風烏」句，活。結忽爾造感不自知也。

《至老子廟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詔集》卷一：深秀雋巧人所知也，而高健之筆又當于字句外細心領略。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琢句每見新異，結自寄所懷，故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神仙傳》「老子耳有三門」。《郡國志》「苦縣老子廟有九井」。「悠悠三千路難涉矣」，趙至語；七聖俱迷，用軒轅訪道事。

《奉和趙王遊仙詩》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語無靈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句句用事，巧合成片，雕琢極矣。乃自有始春清旦之氣迎人以新，覺松陵、西昆皆塵土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搜句並不經人道。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典麗。

《奉和同泰寺浮圖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天集》卷二：窮妙極巧。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好句湊泊，皆以有作意，故佳。《奉和法筵》有「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及「春柳卧生根」句，並好。

《奉和法筵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交讓、合昏，皆木名，麗藻如波委雲屬。

《和從駕登鸞居寺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寫高迥句，佳。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石渠」六句，勝。

《奉和趙王隱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摘其妙句足供研練之助，以俱有作法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短松」二句，鍊句警拔。

《擬詠懷詩二十七首》一 《古詩歸》卷一五「步兵」句，鍾惺批：遠。「索索」句，譚元春批：句貴。「昏昏」句，鍾惺批：用「俗心」二字說嵇、阮，亦千古所不敢開之口。然意有所托，當求之言外。 鍾惺評：其寄意出語多有勝《詠懷》詩者，似不必更言「擬」，然使無勝《詠懷》詩者，則亦不必擬矣。此未可爲一切擬古人道。譚元春評：清明暎徹，稱爲佳手不負，況在六朝時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起四句便是「坐霧」「行海」心事。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首句反起，兀傲。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事切。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知爲周臣本非其志。「倡家」二句切。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直述酸楚。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秦臣即趙冠」句，《後漢書・輿服志》：「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又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結二句眞情悲切。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眞情。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感不能報梁也。前四，從曾受梁恩，不虞國變領起。「一顧」二句，承「直言」句，實寫知遇之難。「悲傷」二句，借引古事，深致國亡帝室子孫被戮之痛。後二，以自恨不能報效作收。開府《詠懷》諸詩，傾吐悲憤，佳句頗多，然皆覺平順少古意。僅錄此章，莫嫌其略。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一顧」三句，言梁主視遇之厚，己亦以身許國。「武騎」謂司馬相如也。

又七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以閨怨託喻也。

又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喪敗之狀寫得淋漓，此悲當時死亡將帥。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二：此指元帝江陵之敗。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古今注》：《薤露》、《蒿里》，田橫門人所作。

又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此悲俘獲友朋。

又一〇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顚倒用事以達其意，亦變體也。賴其尺幅不亂，未若「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憒憒天公曉，精神殊乏少」諸篇之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有古音，此與同儕隔別。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如聞羽聲。末路但收李陵，古人章法。

又一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無可如何，悲慨已極。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哀江南賦》：「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又序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二句，《世說》：張季鷹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詩用此語。

又一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使事極切。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述元帝與岳陽王詧搆釁，致魏師來伐也。《哀江南賦》「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又云「周逢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詧搆釁；「秦冤」，謂魏師來伐；「鶴列」，用《莊子》：「君必盛鶴列於麗譙之間」，謂陳兵也。

又一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智士自許，傷無忠臣。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二：此言侯景之禍。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綠林多散卒」，謂任約、謝答仁本侯景之黨，元帝收用之，至此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惜無萬金產」，愧不如子房之報韓也。《哀江南賦》：「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綠林多散卒，清波有敗軍」二句，陳沆云：「綠林」，謂任約、謝答

仁本侯景之黨，元帝收用，多散去也。下句謂胡僧祐、朱買臣之敗。

又一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有情」二句，至言。

又一五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二：此指魏伐梁。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詧與江陵俱求援於西魏，縱橫之交未定，而魏聽詧言，已興師來伐。信自傷奉使無狀，故言方秦兵未動之先，使有如包胥能慟哭秦庭者，則可以免西師之禍也。江陵之陷，以冬十一月，故言壯冰、盲風。《哀江南賦序》：「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繼之以血。」

又一六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五《橫石長松》：「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眞興理當無。」祇此四句，而二十六首之眞興具在是矣。涪翁曰「士俗不可醫」，而世顧有在骨難挑者，奈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直欲以山谷終，是公本意，笑人不識。

又一七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穩秀。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述魏滅梁還師，末二語謂王琳與蕭詧、陳霸先相攻也。《哀江南賦》云：「於是瓦解冰泮，風飛電散。」「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皆指梁人爲魏師所虜而西者。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言北兵勝歸，南人又自尋干戈。

又一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雖言」二句，言情眞。雖云世事空幻當可自遣，然實在境地終不可遣也。　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一一《殘月如新月》：庾子山《擬咏懷詩》「殘月如初（唐人試題改「初」作「新」）月，新秋似舊秋。」紀曉嵐《庚辰集》云：「殘月有二解：一曰向曉之月，一曰望後之月。望後之說較長。唐詩『佳人應誤拜，栖鳥反求安』，二說並用，非也。」案：曉嵐後說以初月爲生明之月，殘月爲生魄之月，頗近宋人名理。不知題既出庾子山，則其所云「殘月」明指白月而言，非指黑月也。（禪家以望前爲白月，望後爲黑月。此借用其字面非襲其說。）王鳳喈詩以殘月爲望後之月，未免好奇，而曉嵐乃從而爲之說，何也？即鄭都宮「佳人」一聯，乃刻畫如字，並非兼用兩說，而以殘月爲望後之月也。曉嵐之說，毋乃過歟。

又一九　《古詩歸》卷一五「居然」句，譚元春批：「夭」字奇，解不得。鍾惺評：妙在一篇中語意有落落不屬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其覺」二句，至情，與「坐霧」、「行海」同旨。如此詩雖直率，何可廢。

又二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起六句言言痛切，雖直率何可廢。「幸無」二句，眞切。總言雖仕何爲。

又二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忘情遂食薇」，初心不爲後念所掩，一往凄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可知仕非得已，徒不能死，無敢不仕。

又二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擬咏懷》二十七首，此作最爲完美，餘篇非無好思理，要皆汗漫不可以詩論也。子山性正情深，在齊、梁以降，爲經天之星，將與日月爭光。以之發爲長歌，雅稱至極，乃于五言一宗，余雖不敏，不能曲護賢者，而謂非破壞詩體之咎府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結與「移住華陰」二句同意，竟無所可望，悲夫。中用「東家棗樹」，意謂北得其利而我君臣道已絕，如鄰棗則完而婦已去。　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二：此應指蕭詧。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南國美人去，東家棗樹完。」此謂梁亡而爲陳霸先所有也。舊注謂指蕭詧者，非是。詧僅封江陵三百里之地，烏能奄有南國，而號爲完乎？《哀江南賦》曰：「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胡爲而此醉。」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倪璠云：「言己在長安如出婦不還，如別鶴孤鸞。登隴首得望長安，已之鄉關在南國，不能復見。」

又二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眞切。此身眞如銅雀妓也。張琦《宛鄰書屋古詩錄》卷一二：此哀梁武。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鬬麟能食日」二句，《博物志》：「麒麟鬬而蝕日。」此二句言元帝與蕭詧爭而亡國。「蒼梧」句，倪璠云：「言魏人戕元帝，己在長安不能送死。」

又二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人情至此復何以堪，此作詩之由也。「昏昏」二句承首句，「千年」四句承次句。公尚不能忘情，而久知其無益。

又二五　《古詩歸》卷一五「由來」二句，鍾惺批：不甚可解。寄託無窮。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言一過遂不可復問也。此二十七首之結束也，今末章殆非結尾，蓋編次者失其序也。

又二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城影入黃河」句，生動且

壯。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城影」句，悲壯。

又二七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雞鳴楚地盡」句，應劭《漢書注》：「楚歌者，《雞鳴》歌也。」「羅梁猶下礧」句，《漢書・李陵傳》：「匈奴乘隅下礧石。」「揚排久飛灰」句，後漢楊璇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順風揚灰以破賊。末句言元帝出降見執也。

《和張侍中述懷詩》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子山五言古有《和張侍中述懷》三十韻，子美排律藍本也。今約其句之工妙者，則如「奔河絕地維，折柱傾天角。成羣海水飛，如雨天星落。負鍤遂移山，藏舟終去壑。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爲鶴。」「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時占季主龜，乍販韓康藥。」「虢鄶終無寄，齊秦竟何托。大夫惟閔周，君子常思亳。」「操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雖忻曲轅樹，猶懼雕陵鵲」等語，典而能暢，險而不鑿，儉腹得此，如飽太牢矣。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〇《長調》：庾子山《和張侍中述懷詩》：「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凡六十句，長調用仄韻，駢儷到底，無一懈字，眞傑構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淋漓悲愴，使事奔湊，才如巨海一瀉。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敘次疊疊詳密，句法雋穩，唐人、宋、元皆於此尋源踵武，而氣體自高。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〇：《和張侍中述懷》倪璠曰：「疑張綰也。」「故組竟無聞，陳纓空寂寞。」馮氏《詩記》及倪璠《小庾集注》，作「程嬰」、「胡組」。余按此二句，疑目睹梁元少子始安王方略之死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倪璠以侍中爲張瑄。又案：瑄未入關，此云「共羈旅」，明非瑄也。「故組竟無聞」句，倪璠改「故」爲「胡」。「程嬰」句，姚南青云：疑子山在關中，目睹梁元少子始安王方略之死也。「素殼」句，用潘岳《西征賦》「危素卵之累殼」。「漢陽」句，倪注：趙壹，漢陽人，賦云：「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奉和示內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聞琴」句，新警，後四句，亦生動。

《夢入堂內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畫眉」二句，妖，「日光」二句，活。又，《和趙王春日》有「香烟龍口出，蓮子帳心垂」句，亦佳。

《和詠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頓履」二句，如有節奏。

《夜聽擣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拉沓纏綿。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根「止戈」二字序下，結意遠。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自有所懷，無人解識。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定有佳句，不草草。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起六句有致。

《登州中新閣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語語弘亮。

《歲晚出橫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語中並有刺目景事。

《北園射堂新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轉箭」二句，寫射，生動。自慨是通集意緒，語必沉隱。

《園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味「窮愁」二句，知託興筆墨非其得已。「人禽或對巢」，不可一世。

《歸田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何語不新，一結彌苦。

《寒園即目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田園詩不爲陋儉語，非但松陵讓其大，抑使杜陵自視椎野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起便落落，「蒼鷹」二句，活。

《幽居值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直述性情之語，每能作致。

《卧疾窮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率易中定有思理，若「有菊」二句是也。

《山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自有生氣。

《望野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軒乎舞之之致，正在神情間，故疏而不寒，大而不荒，勁而不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五丈原正

有無窮感慨，人事不堪論，如何？

《蒙賜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無可爲歡，正喜得酒耳。「阮籍」二句，與少陵「直從巴峽穿巫峽」句同一欣快。

《奉報趙王惠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寫得生動如許，千秋非少陵無能競爽。

《有喜致醉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三：分無可喜，得子是眞喜也，不覺潦倒至是。「雜曲」二句句法，少陵取得，擅場千古，不意子山先有之。

《喜晴應詔敕自疏韻詩》 楊慎《丹鉛續錄》卷九《子山詩用古韻》：庾子山《喜晴》詩：「王城水鬬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栖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巽音旋，寸音斷，悶音慢，皆古韻也。《韻補》失引，今著之于此。　張習孔《雲谷卧餘》卷一四《庾信詩非古韻》：楊升庵謂古詩有用古韻者，引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辨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柏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鬬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蓋以巽、寸、悶，叶建、獻、萬爲古韻也。且云「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也？」予謂升菴悞矣。此出沈約韻十四願部，今皆用之，獨「傳」字出入耳，非古韻也。《韻補》不及此，政以其與今無異，而不必引耳，而轉爲才老病耶？予亦有《均州望武當山》一首「漢江何迅疾，瓠水高屋建；浮浮發郎陽，湍激勢微遜。萑蒲新茁水，一色綿綠嫩；傍舷騁長眺，青黛天影混。辨視漸清晰，列嶂接雲蝡；岹嶢狀態殊，森矗逞昂健。問人名武當，玄帝昔脩遯。上有黃金宮，經費浩千萬。紫霄及天柱，孤迥絕塵坌。神光燈夜炳，天樂花晝獻。帝靈昭祀典，顯赫著懲勸。梯航紛籲禱，響應如執券。鐵絙網懸崖，攀曳苦不怨。慕勝來甸荒，競利走負販。曩吾聞茲山，朝謁積眞願，乃今奉王綸，淹泊凜國憲。西向肅瞻拜，耿耿注方寸。彷彿聆鸞吹，香雲欻蒸噴。」此亦用十四願韻，非古韻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巽」音旋，「寸」音斷，「悶」音慢，皆古韻也。「秋水」句生動，「伏泉」二句雅，「桐枝」二句活，結句押「萬」字有致。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高陵」句用《漢文本紀》「乘六傳至高陵」事，周明帝之立亦相似也。又穀洛水鬬，見《國語》。

《同顏大夫初晴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九《倒插句》：庾子山《初晴詩》「蒸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倒插句也。杜少陵五、七言俱有此法，無不工妙入神。若蘇頲「魚貫梁緣馬，猿奔樹息人。」【略】皆雅練醒豁。略舉數條，以爲詩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起四句，生動有神。「燕燥」二句，尖。

《奉和趙王喜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投壺」二句，用事生動。

《和李司祿喜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魚鱗、龍骨巧對作致，結押韻亦趣。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四四：結句意不許他人得與春事。

《奉和夏日應令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開冰」句眞景，北地至今如此，未見有詠者。「早」字、「軟」字、「初」字、「細」字，警切生動。

《和樂儀同苦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乃知瓜有蜜筒之名，其來甚古。結句老，少陵似之。

《和裴儀同秋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境事迥異。

《詠園花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一氣八句淋漓，眞得看花之趣。

《西門豹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蓋危矣，廢於樵蘇矣。此時風景可見下併是幸之。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詩》 《古詩歸》卷一五「冥漠」四句，鍾惺批：似出塞中苦語。「芝桂」句鍾惺批：「不防身」三字如此用，奇甚深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一起先迸汪洋之淚，然後細數哭之，全是性情，一氣乘流，無復構思之迹。

《傷王司徒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四海」二句，爲王解仕北之故，亦正以自解。此後一氣盤礴，叙述酸楚，句法多爲少陵取得。少陵長排，固有所本也。「昔爲」二句，直用卻合，倍覺有神。後即有粗句，豈足傷其浩氣。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言情必淋漓曲盡。

《送灵法師葬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塵尾」句，新異。通首必以大氣運之，無一語不搖曳。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趙李舊過非關時代，結句感懷，即此日風景可想矣。意甚深。

《對宴齊使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當是在周伴齊使，此使必是故人。「知余已執珪」，猶少卿云「吾已」云云。然越吟故不忘。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亦似對故人，有無限心情不堪舉似。

《奉和潛池初成清晨臨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翠浪是滄江景色，此處翻逢劫灰之感，遠矣。

《和灵法師遊昆明池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駐馬與歇鞍，自是二事，不犯。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定有好句。

《見遊春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定爲思救西南，不然何以及此。

《別周尚書弘正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五：閑情約辭，自極傾倒，幾可與李陵《別詩》頡頏；千歲情同，則所生之文亦將同矣。此是子山集中第一首詩，絕不見縱橫之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那得身在此中，在此中又那可別。

《別張洗馬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情見乎辭。

《別庾七入蜀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使事有深旨，枯樹、寒灰每以自況。知公在北，雖生如死。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公出使時情事，知已不堪。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無論反命於梁、反命於周，人生至此，天道寧論。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二：凌雲健筆，信然。結引子桓語，趣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五、六人知爲奇句，不知其是興體也，味結句可知。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騰猿」句，神色俱動，不媿清新之目。

《和王內史從駕狩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無句不異，大抵多是寄意。

《入道士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正想淮南館耳，千秋誰人識公此情。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詩十首》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觸筆感臻。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程鄉既開國，安平遂徙居」二句，《史記自序》：重黎氏在周，程伯休父。《漢志》：「東安平」孟康注：「紀季以酅入於齊」，今酅亭是[也]。「末句勸其不仕。

又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頌語輒似未竟。

又六 鄧雲霄《冷邸小言》：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樹名，見《吳都賦》。林於，竹名，越女試劍竹也，見戴慶豫《竹譜》。此用事太僻，可駭俗目，終非正覺，我朝楊用脩常墮此障。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此不但爲杜所仿，亦松陵唱和之祖也。浥其餘潤，遂爲江西宗派。六代人亦何所不有？唐、宋以新創自雄者，皆寄他籬下。「蟬鳴」、「龍骨」、「古度」、「林於」，清新在此，縱橫在此，然與他洗卻脂粉，不過風搖樹、露動竹而已。俗漢定不爲之喝采矣。庾句有：「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爲鶴」，「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漢獵熊攀檻，秦田雉失群」，「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香爐猶是柏，塵尾更成松」，「處下惟名惠，能言本姓蘧」，「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交讓未全死，梧桐惟半生」，「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梅林能止渴，復姓可防兵」，「夏簧三舌響，春鐘九乳鳴」，「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美酒能參聖，雕文本入微」，「被壠文瓜熟，交膝香稻低」，「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赤蛇懸弩影，流星抱劍文」，「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竹淚垂秋笋，蓮衣落夏葉」，「燕送歸菱井，蜂銜上蜜房」，「自憐循短綆，方欲問長沮」。以上諸聯皆今日詩家所驚，以爲不可及而欲及之者。靜言思之，是何行貨。古人用巧用密正不在此。雖然，未許竟陵一派掉「之」、「乎」、「者」、「也」漢議他短長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古度，樹名，見《吳都賦》。林於，竹名，越女試劍竹也，見戴慶豫《竹譜》。又曰：上密防露，下疎來風。末二句使典，故稍僻。公大家，自不妨。

又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直如此沉痛言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翻疑承毒水，忽似遇昌菹」二句，文王嗜昌蒲菹。言久病疑中毒，得來詩忽喜也。

又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有如此典切悲痛語，千古人不解稱頌，何也？杜少陵佳詩有幾，便復膾炙百世。

又九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覓隱澀之構、蒼莽之章，杜陵入蜀以後，全師此等。但用之爲近體，容可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名句如屑。

又一〇　姚旅《露書》卷三：庾信詩「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胥。」一作「蟹蛆」，甚無謂。按：《周禮》注「青州之蟹胥」，劉熙《釋名》：「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張載詩「果饌踰蠏蝑」，「胥」字加虫，亦傳刻之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語語眞情。

《率爾成詠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低徊蘊藉，以抒所感，謂少陵能勝此否？

《慨然成詠詩》　姚旅《露書》卷三：庾信《慨然成詠》云：「值熱花無氣」，花冷則不香。李義山云：「寒花更不香」是矣。暖則香，安得謂「熱無氣」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結句不知其意何屬，但信具有深感。

《奉和賜曹美人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詩中「火」言「寒」者罕見。庾子山詩：「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下句甚奇，惜其對不稱爾。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謝茂秦言，古人詩有用寒火者以爲新警。今觀此句，後人無如其自然者。

《和趙王看伎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亮，五、六新，結句搖曳。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雅帖。

《奉答賜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句寫賜酒，眞出不意。後半言何地何時何心覓醉？語拙意遠。

《奉答賜酒鵝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以上篇五、六二句演出直序，足知在北之苦。報恩乃在竹林，徐元直終不出一謀矣。每惠酒便作異常感刻語，在外苦況可見。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後四句率。

《正旦蒙趙王賚酒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六《事實》：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五、六名句，結意不淺。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少陵何酷似也。小夫不知，謂少陵以公擬李，是不滿之，悲夫。三、四高致可畫，結有者不恆有也。

《就蒲州使君乞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鳥寒爲風，池寒爲雪，分承細。自比東陵公，生平無一語不自寓不臣意，每公言於當路，其節可見。雖開府，周烏得而有之。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典雅生動至極。乞酒易作耳，切一車何易得。此五、六妙甚，結併是哀。

《答王司空餉酒詩》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金莖賜露，不望久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一往清駛，在開府集中又是別樣風神。

《舟中望月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正爾，不勞入情。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神到之句，寫月光氣極活，少陵每鑽仰於此。

《望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清迥。

《對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定有佳致，總拙不礙爲大家。

《喜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拙處、率處並見其老，且有致也。少陵神似之，不獨倣其工，更倣其拙耳。

《詠春近餘雪應詔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應制集》卷一：庾氏父子詩源于公幹，秀色亭亭，孤行絕調，此特小有雋致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我自將對酒彈琴耳。以「空見」二字測之。

《奉和初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終不歌北風。

《晚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生硬見老，以無語不經結撰也。即事能結撰，定異泛作。

《和潁川公秋夜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有古意。

《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所謂即事結撰，生動如許。六句少陵得之，亦定自快心。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評「歸鞍」二句：有景。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五、六生動。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生動，結太尖。本謂公大家有此不妨，不謂可學。

又四 《古詩歸》卷一五「昨夜」四句，譚元春批：詠畫屏風，有何「昨夜」、「今朝」？箇中有佳處。　鍾惺評：字字作眞說，卻字字是畫。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昨夜」四句：風韻絕世。「鳥聲春」，「春」字下得韻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落想新極，作態如此。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今朝」二句：秀韻天流。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此詠畫屏，不是眞境，是虛空摹想之詞。畫中有何？「昨夜」「今朝」，必是花下美人，睡起嬌憨，如宿酲乍醒。因昨夜之鳥聲驚起春思，今朝定于花下咏之。斯時也，「流星」光射于酒，粟瑱墮而繞杯唇，一腔醉態，似陽臺夢中行雨來者，何必行朝雲暮雨，喚作陽臺神耶？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評「流星」二句：流星，言其星眸之流動也。粟瑱，懸珠如粟爲耳飾也。杯脣，猶杯口，瑱繞杯脣，狀其醉態。此應是題梅樹下飲酒美人圖也。前四，竟以鳥鳴眞景落到畫中梅下之人，奇極。後四，接寫飲酒，而贊其美猶神女。翻用宋玉賦語，亦新。

又五 《古詩歸》卷一五「人衣」句，譚元春批：字字幽嫩之極。眞說已妙矣，況是題畫。鍾惺批：只此五字，不得不以才子推之。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桂苑桃源，由人世以入仙境也。「人衣香一園」，麗矣。「橫琴坐石根」，則又未嘗不幽。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人衣香一園」，語輕而妖。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二、四已如畫，六句尤佳。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此畫當是羣女遊春，先遊桂苑而逍遙人境，再到仙源而寂寞行踪。花徑水門點畫中景，聲鳥衣香描畫中情。「人衣香一園」，儼如羣仙入衆香國矣。橫琴未彈，且坐石上，大有餘情。「定知」二字虛活，的是畫境。

又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橫豎最確，故佳。

又七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何費名句若此。

又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轆柳、甍花，已是二物綰合，加「緣堤」、「夾路」字，彌見其工。此初盛唐寫景上法也。

又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雅興如畫，五、六體物深細。

又一〇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結有致。

又一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工細，結有餘韻。少陵雖百鍊僅能似之。

又一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宮體之病，麗以佻。《屏風》諸篇，結體既整，且不入艷情，以此爲老成可也。又，駱丞詩一從此來。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出沒」、「間關」字活，「赴」字老，全爲少陵竊得，它家不解用。「新杯」句，尤新。

又一三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六《詩談二編》：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即蓮也。殿，即閣也。此上下互句法，惟六朝爲多。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盛唐名句。

又一四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花飛一倍低」，秀句止此極矣，何至云「人衣香一園」，開塡詞活路也？「千」、「百」、「三」、「一」連用，正使不妨，若欲忌此，必傷生氣。益知皎然老髡之爲詩害。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跨」字、「齊」字老，少陵能得之，無句不新警。結意悠然。

又一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渡水景如畫，佳絕；五、六又別是佳畫，眞費好句不惜。

又一六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語語高雅。

又一七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多著直句，麗以神，不麗以色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寫山有香，妙。春深葉茂，山誠自然香。

又一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俱有作意。

又一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最下者亦得此高亮。

又二〇 《古詩歸》卷一五「路高」二句，鍾惺批：此十字卻是畫。「應知」句，譚元春批：「有」字活。　唐汝諤《古詩解》卷二三：「三危」、「九坂」，指屏所畫。「鳳翼」，山之形也，「龍鱗」，坂之形也。曰「響」、曰「聲」，形容語耳。以「姓秦」點桃源，亦翻舊作新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校太白「山從人面起」更勝。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四：此畫圖三危山如鳳翼之軒舉，九折坂如龍鱗之盤旋，望山裏樹而覺路爲之高，看馬上人而覺雲

爲之低，確是畫境。懸岩聞響，始知是泉之溜；空谷無春，只緣聞鳥之聲。夫畫圖有何所聞，是寫一種幽深處想當如是。於是以住馬問秦人爲結，避秦人豈姓秦哉。總是一片虛無境，又何妨便姓秦。中二聯竟是對偶，開府清新，已是隋、唐聲調矣。

又二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寫景，寫其動，大佳。結語亦活有致。

又二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盤根無半埋」，曲曲畫出。五、六所謂與「不貪夜識」一聯爭勝者。

又二三 陸時雍《古詩鏡》卷二八：「風晚細吹衣」，語有風味。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取景，從人取之，自然生動。許渾唯不知此，是以費盡巧心，終得「惡詩」之譽。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八《飛舞》：「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張燕公《相州北亭詩》：「萍散魚時舞，林幽鳥作歌。」蟬散、鳥歌是習見語，以飛、舞屬魚，則甚新。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三、四寫景寫動，尤非尋常生動。「飛」字駭人。五、六極老極幽，千古非少陵能學步，更無人得似之。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著酒」二字新甚，全詩並是唐音。

又二四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字字蒼琢。

又二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平」字作虛字用，佳。

《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影照兩邊人」，此神仙語，人不解道。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評「光如」三句：唐、宋流水對法祖此。

《梅花詩》 《古詩歸》卷一五「枝高」句，鍾惺批：五字梅花高秀之句。譚元春批：不言梅花，即是入梅花塢中矣。鍾惺評：梅花遠體遠神，妙在情而不在事。知此可讀鮑參軍、庾開府梅詩。又云：昔人謂梅花格高，不知格生於韻，韻勝故格高也。鮑、庾二詩皆於韻中取格，善於用長。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舊羨「枝高出手寒」句，著篇中、集中，不足爲異。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振筆歷落。「枝高」句，尤新警。如此作梅花詩，誰謂梁、陳之際但工描繪邪？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古人詠梅，清高越俗，後人愈刻劃愈覺粘滯。古人取神，後人取形也。又《說詩晬語》卷下：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高枝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

《詠樹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結豈非少陵得意語。

《鬬雞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畫鬬雞如此生動，定是名手。雖鬬文，豈可廢。

《集周公處連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所聞」，即上二句。

《寄徐陵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情至，無可復道。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詩訂徐之來過也，情至之語，不用吉祥。與孝穆《別毛永嘉》作，同一悲惋。

《寄王琳詩》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開府《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忠憤欲絕。《寄徐陵》云：「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情至懷友，宛似車過腹痛之聲。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等方是眞詩，「打起黃鶯兒」豈能及也。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家國之恨，百感交集。

《和劉儀同臻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今竟如此，奈何。

《和庾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新曲。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亦送別詩。上二，點清遠別之恨。下二，即就別時在春，翻出新意，巧甚。

《和侃法師三絕詩》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曲曲制淚。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此在北朝送師還南之作，有恨不得同還之意。上二，先就自己望鄉逆起。下二，順落彼還。妙在幾人落淚，拓空一筆，更覺靈動。

又二 《古詩歸》卷一五「近學」句，譚元春批：「近學」着「雁」上，有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子山小詩，佳者皆挾英氣，英氣最損韻度，正賴其俯仰有餘耳。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有不渡河者，何能爲懷。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評「近學衡陽雁」句：學雁妙。

又三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情到至極，更有何語。

《送周尚書弘正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那得首首情濃若此，不畏造化忌耶？

《重別周尚書詩二首》一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六《河邊雁》：「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向南飛。」言簡意盡，得比興之神。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唐人縱師其意，不若公處其時，情眞，語自獨絕。然有此情者，多不能道此語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洗淨脂粉。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從子山時勢地位想之，愈見可悲。

《徐報使來止得一相見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俱欲使人慟絕。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徐陵也。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乃似苦吟所得，佳處正在收攝間。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奇勁森然。

《奉和平鄴應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高亮。

《送衛王南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是頌耶，是悲耶？公如有靈，千秋定以我爲知己。

《仙山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亦有意。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清迥。

《野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風雲何處來，平時乃不見耶？

《山中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幽異。

《閨怨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特恐不能如織女。

《和趙王看妓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只如此寫，以我揆之，定覺有異。

《聽歌一絕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若如公詩，其聲千秋恆飛。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性情如公，仕隱固不相妨。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清省。

《對酒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特無賞音者，如何，如何。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唯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二句：桓伊笛，自喻其詞賦也。

《春望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縹緲。

《新月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拙亦有致。

《秋日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愁正不可得解。

《望渭水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看朱成碧耶？公所見無非見其所見，故所言無非言其所言。

《盧鏡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妙不可思議。

《弄琴詩二首》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此即是促一絃，此新聲正不關絃。

《詠羽扇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少陵每飯不忘，公又何時刻暫曾忘之。

《題結綫袋子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同心已矣，長命難期，故當敦祝。

《賦得鸞臺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鳳凰不至，吾已矣夫。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極其珍重之詞，妙極。

《賦得集池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雁何堪年年遭此橫妒。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自喻自悲之辭。

《忽見檳榔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不必論其後二句所言之情矣。第起二句體物細切亦妙。然摩娑愛玩模寫畢肖，正是不能釋手之情也。

《賦得荷詩》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庾信《賦荷》詩「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略】「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一語作兩曲，惟少陵能學之。

《傷往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言命亦不長，則悲亦不長，見悲無期日，則悲亦無期日。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預爲打算，苦甚。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變幻不測。

《問疾封中錄詩》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雙聲。

《秋夜望單飛雁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楚楚清怨。

《代人傷往詩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用意婉曲。

又二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率不損致。

《周杞園丘歌十二首・昭夏》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天固不可以褻詞陳對，然云天聽自我民聽，又豈可以人所厭聞之腐言假爲莊敬以相誕也？從來作郊祀歌者，皆以措大語支應，即此已是不誠。唐山而後，僅見此作。天所不敢知，于我民聽，爲愔愔矣。

又《雍樂》（禮將畢）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生動處稍類漢人。

《周祀五帝歌十二首・配帝舞》（四時咸一德）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

三二：奇哉，此中亦寓感慨耶。諸樂章止此一首可見志。

又《配帝舞》（地始坼虹始藏）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楚辭》遺調。

《周宗廟歌十二首·皇夏》（肅肅清廟）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大有警心，在風韻之外，非以言也。

又《皇夏》（月靈興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雅有至情。

又（南河吐雲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公最不忘於此，更一舉揚中情何如。

《商調曲四首》一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五聲中商聲屬臣，故通首皆切臣說。然欲臣之盡忠，先在君之信任，又此首章之立意也。前四，以君謨明剔起臣行義，點明「商」字。「有熊」四句，接出君之必當信任大臣，援古爲證。「忠其」四句，正叙臣之盡忠，兩說事有決斷，兩說言無隱諱。「有剛」四句，以剛斷頂上，而圓其弊於雅頌和平，推出臣能盡忠，利澤及下之效。「專精」四句，又將凡事專一則精，攜疑則變，爲君臣宜合，空中一拓。後四，方遙接「有剛」四句，歸到臣苟盡懷，福歸元首作結，首尾呼應。又，開府五調曲各爲一體，宮調五言，徵調七言，羽調六言。惟此一四言，一五言，九字用韻；角調八言，十六字用韻，是其創體。即徵調七言，亦多上三下四句法，與詩句不同，因俱未選，故備誌之。

又三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別爲一體，當存以備觀覽。在爾時宗廟之樂亦用靡靡，此如賁桴土鼓也。

失題詩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井公六博》：《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周王子淵詩：「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覩仙童欣六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七續甲部《丹鉛新錄三·井公六博》：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星形如博局當之，臆說之絕可笑者，蓋未見《汲冢書》也。案：《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而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古博奕事，殆創見於此。王子深「誰能攬六箸，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二語，亦正用周穆事。《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酉山、小酉山，庾詩本之。凡讀書未解，儘缺疑不妨，惟臆說最害事。（穆滿藏書事，見《唐詩鼓吹》皮日休「二酉搜來秘檢疏」注中。）

《春賦》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庾信《春賦》，間多詩語，賦體始大變矣。　許棟《六朝文絜》卷一：六朝小賦，每以五、七言相雜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遠俗。初唐四子，頗效此法。又評「釵朵多訝重」諸句：秀句如繡，顧盼生姿，不啻桃花醜面，令人膚澤光悅。又評「月入歌扇」二句：生綻可喜。又評「豔錦安天鹿」二句：句亦如天鹿錦、鳳皇綾，多從組織得來。又評「池中水影懸勝鏡」二句：結窅遠。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王得臣《麈史》卷中《論文》：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爲唐初綴文尚襲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王觀國《學林》卷七《滕王閣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花與芝蓋齊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評文》：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姚旅《露書》卷五：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選朱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異，古或不忌。至如《驄虞》九節」，賦曰「詩歌九節」；如「吟猿落鴈」，賦曰「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賦曰「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子山只務琢句，不計文理故耳。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襲句》：庾信所云，直是雲霞之霞矣。按：吳獬《事始》云：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者，飛蛾也，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

所以齊飛。若雲霞之霞，則不能飛也。蓋其時閻公高會，壻有宿搆，見此二語，媿匿而不復出。古今因以爲工。《野客叢書》云：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飆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按：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又《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霽月與常娥競爽。」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古人作賦雖用經語亦必烹鍊，如庾子山之「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略】是也。朱亦棟《羣書札記》卷一三《落霞秋水》：《楊升庵集・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王勃《滕王閣序》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案：徐陵《玉臺新咏序》「金星與婺女爭華，霽月共嫦娥競爽」同此句法，而總不若子山，子安之佳。又，王簡栖《頭陀寺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子安「聳翠流丹」之語本此，蓋亦青出於藍者也。

《七夕賦》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詩賦借對，起於六朝。如庾信賦「窈窕名燕，逶迤姓秦。」以國名借對。崔融詩「匣氣冲牛斗，山形轉鹿盧。」以獸名借對。唐初此風盛行。文皇御製《晉書》叙論至有句云「命輕鴻毛，義貴熊掌。」斯纖巧極矣。要之，此類以借對爲奇，不以正對爲工。

《小園賦》 《庾子山集》卷一倪璠注：《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爲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者也。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駢語至蘭成，所謂采不滯骨，雋而彌絜，餘子只蠅鳴蚓竅耳。乃唐令狐德棻等譔信本傳，詆爲淫放輕險，詞賦罪人，何愚不自量至此。詩家如少陵，且極推重，況模範是出者，安得不頫首邪。又，此賦前半俱從小園落想；後半以鄉關之思，爲哀怨之詞。近人摹擬是題，一味寫景賦物，失之遠已。又評「草樹混淆」諸句：突接得宕遠之神。又評「檐直倚而妨帽」六句：極意修飾，而仍不黏滯，此境惟蘭成獨擅。又評「一寸二寸」二句：乃疊股法，讀之騷逸欲絕。又「魚何情而聽琴」句下評：此段自傷屈體魏、周，至於疾病，其眷眷故國之思，藹然言外。又評「薄晚閒閨」四句：子山當日，提挈老幼，並在于周，故其言如此。又評「昔早濫於吹噓」諸句：此叙述在梁時官居侍從，時際承平，或陪侍於元武湖之觀，或參從於鳳凰臺之墟，如宣室之召賈誼，《長楊》之獻揚雄，卻極一時之盛。又評「遂乃山崩川竭」諸句：此言侯景之亂。大盜，指侯景；長離，指梁武子孫。三危九折本險地，而直轡以往，視若平途，致遭摧碎指梁武納侯景之降，以有此亂。荆軻、蘇武，指奉使西魏事：瑣陳縷述，悲感淋漓，窮途一慟。　徐鼒《讀書雜釋》卷一四《庾信小園賦》：《小園賦》云「鎮宅神以薤石」，吳兆宜注云：《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鼒按：此即史游《急就篇》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衛有石碏，鄭有石癸，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丸石於宅四隅，搥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繼古叢編》云：吳民廬舍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今居民於牆隅置片石，刻「泰山石敢當」五字，其由來遠矣。

《哀江南賦》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又，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皐橋，在吳縣西北，皐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皐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王若虛《文辨》一《滹南先生文集》卷三四：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于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　楊愼《譚菀醍醐》卷三《繫表》：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

「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晋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晋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黄佐《六藝流別·詩藝四》：後周庾信《哀江南賦》始曰「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終之曰「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唐、宋律賦之祖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蔓支》：（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其事與滅虞同，故與宮之奇並稱。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五《布衣》：庾信《哀江南賦》「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本《史記》春申君謂應侯語。《古今樂錄》云：「楚之王子質於秦，作《思歸歌》：『洞庭兮木落，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當是後人擬作。而子山兼用之。自此轉展相沿，入爲詩料。如高達夫「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又曰：「仍憐門下客，不作布衣看。」雖用張祿事，而意實出此。　葉方藹《余鈔獨賞集竟自題卷首十四絕句》四（《葉文敏公集》），梁代詞人庾開府，《哀江南賦》最稱工。千端萬緒嫌難盡，未抵金陵四句中。（蔣修撰超有《金陵口號》一詩，惻愴可誦。）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三：序，首先國後家，夾寫總挈，時事具舉，以羈旅作賦收結。　賦，首從家世敘起。「嗟有道而無鳳」四句：就父身，逗治亂轉關。「王子濱洛之歲」至「知百年而爲戎矣」：此段入自身。「彼奸逆之熾盛」至「三州則父子離別」：接敘侯景。「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以下抽敘守禦之人就被圍作排場，亦即爲自身置陪客。「爾乃假刻璽於關塞」至「星猶看於斗牛」：接落朝士逃竄江陵，不專主本身，而潛引本身分際。「若乃陰陵失路」至「待蘆葦之單衣」：此述自身竄路。「於時西楚霸王」：下又闊起身事再述國事，此敘元帝命王僧辯討侯景。「若夫立德立言」：此下慨簡、元之世能定亂，以議論褒刺之。「中宗之夷凶靖亂」：歸到元帝是後幅主筆，揚少抑多，行議論於敘事之先。「非愚叟之可移山」：以上皆屬議論，抉透致敗之由。「況以沴氣朝浮」至「龍文折柱」：此敘元帝將終，災異疊見。「下江餘城」：下寫朝士入魏，即是自寫。按：本傳聘魏，即在南伐時，以曼宮爲比，蓋亦託而逃耳。「若江陵之中否」至「天何爲而此醉」：再提國事收束。就江陵回裹金陵，總以骨肉內釁而敗。此與前「廉延」一段，皆繳應「晋鄭」、「魯衛」插句。「且夫天道迴旋」至「非獨思歸王子」：篇末顧前家世，爲身事收束，章法井井。　全祖望《題哀江南賦後》（《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三）：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爲「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即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爲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滹南直詆爲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滹南之言乎？若顏氏《觀我生賦》，實勝於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楊繩武《文章鼻祖》卷六：子山此賦事備家國，義兼詩史。篇中自敘門風忠孝，身世飄零。上述武帝之承平玩寇，以致喪亡，元帝之多難啓邦，終歸覆滅。下述侯景之凶逆，西魏之貪殘，邵陵諸王之骨肉就戮，濟陽諸公之忠義赴難，王僧辯勤王之功，陳霸先竊國之智，岳陽王背親即仇之耻，以及建康江陵王公士女輿尸纍囚之慘，播遷屠戮之酷。蕭梁一代之事，本末具備。讀之可以識治亂、驗廢興，志褒貶，昭法戒。蓋其體則古詩之流，而其義則兼乎史矣。《子虛》、《上林》誇張遊獵，楊雄所謂「諷一勸百」。班固《兩都》，雖以解父老陋洛邑之議，關係亦輕，《二京》、《三都》踵事增華而已。黄山谷嘗論《北征》、《南山》之詩曰：「較工拙，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余謂《子虛》、《上林》、《三都》、《兩京》皆出自漢、晋作者，其筆力氣味較齊、梁爲近古。然子山之賦，足徵一代之得失，猶杜之《北征》義不可無，而《上林》諸賦無關當世之隆替，猶韓之《南山》可無作也。且諸賦互相沿襲，陳陳相因，而子山此賦乃特創之體，後亦未有繼者，故爲獨絕也。又，子山此賦，其原出於《離騷》，其流極於少陵之新樂府。蓋屈子悲懷王之亡，少陵傷天寶之亂，而子山哀建康江陵之陷沒，俱有國破家亡之感，故其發爲文章，危苦辭多，悲哀是主，亦復相類。屈子之《離騷》、《哀郢》，其爲子山辭賦所從出，自不待言。而少陵之《哀江頭》、《哀王孫》、《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北征》、《述懷》、《秋興》、《諸將》，與賦中所寫流離喪亂之情，鄉關羈旅之思何異。子山之賦無《離騷》之面目，而其原實出於《騷》。少陵之詩亦無子山之面目，而其流實極於杜。少陵詩云「清新庾開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按：子山此賦，作於關中流寓之日，故曰「暮年」；無疊牀架屋之譏，故曰「清新」；無妖淫浮艷之習，故曰「老成」。少陵所言，皆指此賦也，合少陵諸論以窺尋此賦之意，庶幾得之。嘗謂少陵詩，唐人一代之冠，而其平生宗仰，乃在子山。讀此賦而知其淵源所自，有斷然不誣者矣。又，駢麗之體，東都以後漸已濫觴。然句不必整，字不必協，又多間以長句單行，疎古歷落，氣味自勝。至齊、梁而此體漸密，句雕字琢，無獨不偶，體裁既備，音韻亦諧。子山，孝穆尤爲擅場。徐較秀逸，庾較鉅麗，《哀江南賦》尤子山一生聚精著神之筆也。唐初四傑，暢其宗風，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上視徐、庾，工力未虧，而神采不逮。義山晚出，變其音節，節短勢險，頗極矜鍊，可爲後勁。盧陵，眉山，掃除堆垛，出之蕭散，間用成語，轉露清新。然僅可施之短箋小啓，長篇如此，便無意味，終非正格。蓋文各有體，既號駢麗，自不得厭徵實而喜翻空，崇樸素而嗤艷麗，徐、庾之作自爲正則。況子山此賦，指陳一代廢興之故，敘述平生閱歷之場，全力貫注成此大篇，其中之起伏照應，層次脈絡，輕重詳略，抑揚摻縱，無不備美，即是一篇絕大古文，可以其爲齊、梁駢麗之體而忽之耶？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庾子山賦》：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末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過漂渚而寄食，托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溧，溧渚即瀨渚，亦用子胥事」。予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華陽奔命」，即滕王《序》所云「出往上流」，謂奔江陵也。（男闔生謹案：此下諸評皆校正倪璠注本，今移錄於此。）「畏南山之雨」用陶答子妻所云南山玄豹事，以喻逃藏遠害。「讓東海之濱」言離東方耳，正用伯夷事。注皆誤。「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句，此郭璞之言，子山徵信之也，注不能言其出處。「經邦佐漢」句，「佐漢」疑是「佐晉」之誤。滕王《序》云：「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皇晉之代，太尉闡其宗譜。」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皆言晉之庾亮，不云漢世更有三公。「才子並命」句，才子，綸。子確，與父俱被害，故云「並命」，注誤。「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二句，「洞庭」言兵之逃潰，非子山自述也。注誤。「乃金陵之禍始」句，金陵，敬帝。「實蕭牆之內起」句，蕭牆，蕭詧。「梁故豐徙，楚實秦亡」句，「梁故豐徙」，謂敬帝復都建鄴。「用無賴之子孫」句，「無賴」句，謂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生亂也，注誤。

《蕩子賦》　吳幵《優古堂詩話・庭草無人隨意綠》：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燈賦》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評「瓊鉤半上」二句：烘染蘊藉。又評「香添然蜜」諸句：音簡韻健，光采煥鮮。六朝中不可多得。又評「蛾飄則碎花亂下」二句：風致灑然，句法爲唐人所祖。又評「寄言蘇季子」二句：收束妙有含蓄。

《對燭賦》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軒然而來，筆力峭秀。又評「鑄鳳銜蓮」諸句：清澈之調，復有藻語潤飾，故足凌跨一時。又評「蓮帳寒縈窗拂曙」諸句：蘭麝可渝，芳詞靡歇，駢枝家言，此焉高唱矣。　徐鼒《讀書雜釋》卷一四《庾信對燭賦》：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吳江吳兆宜注引《拾遺記》「周穆王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按：所引非也。彼云「荷蓋其上」，則非承淚蠟之物。今人於燭筌下以圓銅片承之，即此物。形圓，故得名銅荷，與下句「鐵鋏染浮烟」爲類。

《鏡賦》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選聲鍊色，此造極巔。吾於子山，無復遺恨矣。又評「玉花簟上」諸句：旖語閒情，紛蕤相引，如入石季倫錦步障中，令人心醉目炫。又評「龍垂匣外」諸句：刻畫細緻。又評「臨水則池中月出」諸句：婉約微妙，嫵媚可憐。昔人評開府文謂其辭生於情，氣餘於采。信然。又評「量髻鬢之長短」諸句：娟麗無匹，體貼入微。極錘鍊，亦極波哨。

《枯樹賦》　祝堯《古賦辯體》卷六：賦也。庾賦多爲當時所賞，今觀此賦，固有可采處。然喜成段對用故事以爲奇瞻，殊不知乃爲事所用，其間意脈多不貫串。夫詩人之多識豈以多爲博哉，亦不過引古而證今，就事而生

意，以暢吾所賦云爾。定齊論賦，以爲長卿長於叙事。所謂叙者，亦曰事得其叙，所以爲長。東萊曰：爲文之妙，在於叙事狀情。若用事不得，其叙則泛而腐，於情既不足以發；冗而碎，於辭又不足以達，窒而澀，於理復不足以明。雖多，亦奚以爲。後山嘗謂歐公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尤學者所當察。愚故特存此篇以辯梁、陳之體。（迂齋云：此篇當看節奏紆餘，虛字轉摺，然造語騷麗，下字新奇，所當詳味。愚謂語麗字新乃六朝人所長，亦所宜學，但不可專事此爾。）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八《古度平仲君遷》：（庾信《枯樹賦》「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劉成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古度不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余按：《交州記》云：「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蕊者，取之爲樓，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廣州記》云：「熙安縣有古度樹。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平，本作枰。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注云：「枰，平仲木，蓋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君遷」本作「桾櫏」，出交趾。《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臺，尉陀望漢所築也。」陸龜蒙《寄南海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魏王《花木志》云：「君遷樹細似甘蔗，子如馬乳。」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俗云牛奶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曲洧舊聞》云：「蘇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如芍藥而小，鮮紅可愛。土人曰：『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此即溫公所云邪？然觀焦弱侯云：「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即柹漆。非也。別有稗柿。《閑居賦》『梁侯烏卑』之柿是也。」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卷下《庾子山賦誤》：《日知錄》：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　孫奎《春暉園賦苑卮言》卷上：　庾子山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示以《枯樹賦》，後乃無敢言者。

《鴛鴦賦》　吳聿《觀林詩話》：庾信《鴛鴦賦》云：「昔有一雙鳳，飛來入魏宮。今成兩株樹，若個是韓馮。」蓋符中切。半山《蝶》詩云：「豈能投死爲韓馮。」乃皮冰切。　姚旅《露書》卷五：庾信《鴛鴦賦》「共飛簷瓦，全關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今《唐類函》作「共飛簷几，全開魏宮」，令人惘然不知何謂。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襲用己語，古人不避。何嘗不侔色揣稱，而唐人學之，便傷庸瑣。

《賀平鄴都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盡譎瑋之量，開纖仄之塗。勢縱氣斂，固是名篇章法，兜裹一變齊、梁以來疏散之體。

《賀新樂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章句近人而清新相接，骨體不凡，尚非唐初闒緩所及。

《爲閻將軍乞致仕表》　《駢體文鈔》卷一六譚獻批：沈著之言，開府獨擅。《文選》三十卷微婉之體盡矣。

《爲齊王進赤雀表》　《駢體文鈔》卷一四譚獻批：運用故實，尚見古法。

《爲齊王進白兔表》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表云「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借白雉、白狐形容，妙絕。

《謝明帝賜絲布寄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寒乞太甚。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舉體皆奇，掃除庸響。唐人自玉谿、《金荃》而下，不能擬隻字。又評「況復全抽素繭」四句：極華贍而不嫌於纖，故妙。又評「蓬萊謝恩之雀」四句：如比目魚，兩兩相對，可謂工巧無敵。

《謝趙王賚絲布啓》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賦物典覈而意趣仍復灑然，自是啓牋妙手。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運事甚巧。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評「未有懸機巧緤」四句：葩采迅發，情韻欲流。又評「白龜報主」四句：屬對精緻。

《謝趙王賚乾魚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應世之用，書啓最繁。情深爲上，意足次之，修辭末矣。

《謝滕王賚馬啓》　許槤《六朝文絜》卷六評「張敞畫眉之暇」四句：幽峭雅至，六朝碎金。

《謝滕王集序啓》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豐健欲飛，幽咽如訴，子山文固篇篇可誦。

《答趙王啓》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五《旗葉劍花》：楊升庵《燕歌行》

「楊柳先春旗葉展，芙蓉不夜劍花開。」「先春」、「不夜」妙甚，從庾子山「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脫化出來。通首俱作俳語，似江總持。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藻繢鮮華。

《答移市教》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下似有闕文。《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詞事相副，出唐人溫、李輩往往竄儁矣。

《移齊河陽執事文》 《駢體文鈔》卷一七譚獻批：詞舉事顯。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許槤《六朝文絜》卷七：豔極韻極，恐被鴛鴦妒矣。《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氣舉其辭。

《趙國公集序》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疑其詞未終。

《擬連珠四十四首》三一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以文章自負。

又三四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自傷不遇。

又三六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傷威勢之能意爲輕重也。

又四二 吳汝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庾開府集選》：此傷讒也。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綺密。

《玉帳山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清麗。

《望美人山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評「恰對妝臺」諸句：不必作時世妝、挽飛僊髻，而一種嫵媚之態，當不減畫裏喚眞眞也。《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秀句。

《至仁山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評「三秋雲薄」四句，有語必新，無字不雋，吾於開府當鑄金事之矣。《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尙有拙致。

《明月山銘》 《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小賦。

《梁東宮行雨山銘》 許槤《六朝文絜》卷一〇：亦自華鍊而情韻綿牽，山靈有知，想應色然心喜。《駢體文鈔》卷二二譚獻批：彌纖仄矣。

《思舊銘》 《駢體文鈔》卷二六譚獻批：亦靡矣，並開俗調，第子山之文實以情勝。雖繁冤噍殺，感人殊深。能感人者，即至文也。

《溫湯碑》 蔣一葵《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一：直自溫泉，摹寫生色。起語云「咸池浴日，光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中段云「其色變者，通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煙青于銅浦，色白于鉛溪，非神鼎而長拂，異龍池而獨涌。灑胃湔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鴈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末段云「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岳三僊之館，不孤擅于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于蓮井。」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使事跌宕，子山擅場。

《周柱國大將軍拓跋儉神道碑》 《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激盪有氣，然已佻薄。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駢體文鈔》卷二四譚獻批：句調往往自襲，使事亦熟處難忘。

《周大將軍瑯琊壯公司馬裔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誌）蕭瑟嵯峨，佗家所無，遂以成家。又，銘與志大略相同，唐初亦爾。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二五：同病相憐，故言哀入痛，誌文絕唱也。又譚獻批：點鬼。有難言之隱，無不盡之辭，屈曲洞達，此之謂開府清新。

《故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情事相副，碑文肅穆之體漸改，誌銘詄宕之能始彰。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傷于巧構，麗于密藻。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駢體文鈔》卷二五譚獻批：叙述尙法中郎，遂爾凡猥，消息可悟。

《宇文盛墓誌銘》（佚） 潘淳《潘子眞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三《杜牧之》引）：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劒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劒白猿翁。」亦即舊爲新之一端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沿襲》：《潘子眞詩話》

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傳記

《周書》卷四一《庾信傳》（存目）

《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臺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

倪璠《庾子山年譜》倪璠注釋《庾子山集》卷首）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略】信當以是年生。　大通元年，丁未。【略】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　中大通三年，辛亥。【略】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爲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　大同三年，丁巳。【略】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皐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竇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竇泰，斬之，歡走。秋，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略】大同七年，辛酉。【略】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賦云「開士林之學」，即是館也。　大同八年，壬戌。春，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按：滕王逌序「信時爲郢州別駕，使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在是年也。時年三十。　大同十一年，乙丑。夏，東魏人來聘。《南史》紀年不載聘魏。本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滕王逌序使魏在湘東水戰之後。又以《魏書》考之，當在是年。集中有《將命至鄴》詩，又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北齊書》云：「祖珽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按《魏書》：武定三年，梁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十月，遣中書舍人魏瑾使梁。滕王逌序稱：「還本國，爲正員郎。」《雜俎》稱信對宴魏使。信時年三十有三。以上大同二年至十一年東魏來聘及梁朝報聘，賦所謂「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是也。及侯景內附而東魏絕，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矣。　中大同元年，丙寅，【略】按：武帝天監元年至明年太清元年，凡四十七年，是梁朝承平之世。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是也。太清二年，遂有侯景之亂矣。時信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年三十有四。　太清元年，丁卯。正月，東魏相、渤海王高歡薨。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賦云「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又云「飲其瑠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是也。　太清二年，戊辰。賦云「戊辰之年」，是也。春，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壽春。河南地復入東魏。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班聘於東魏通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是「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也。甲辰，使開府

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故賦云「建亥之月」。建鄴，梁之所都，本故金陵。故賦云「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及《傷心賦》所謂「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皆指是年之亂。景反，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正德率衆附賊。十二月己未，景立蕭正德爲天子於南闕。前賦云「王子召戎，姦臣介胄」，謂正德也。庚辰，邵陵王綸等入援，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賦云「鎭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凜然」者也。十二月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等，並帥軍入援，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卽賦「申子」是。信時年三十六歲。賦云：「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是遇亂之年三十有六也。本傳：「時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按：退後卽潛跡西奔，滕王逌序所謂「出往上流」者也。　太淸三年，己巳。【略】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盟於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時四方征鎭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鬬志，自相抄奪而已。賦云：「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又云：「晉、鄭靡依，魯、衞不睦。」謂諸援軍也。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辛未，援軍各散。四月，帝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帝爲景所制，御膳亦被裁抑。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賦云「探雀殷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是也。辛巳，太子卽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立當陽大心爲尋陽郡王。簡文卽位，以信父肩吾爲度支尙書。　簡文帝【略】大寶元年，庚午。正月朔，大赦，改太淸四年爲大寶元年。西魏剋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按：侯景攻城，仲禮開門降賊。至是，復屈西魏。賦云「功業夭枉，身名埋沒」矣。二月，侯景攻下廣陵，景逼帝幸西州。夏，湘東王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河東王譽。譽弟岳陽王詧以雍州入西魏。秋七月，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按：《梁書》及《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帥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尋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賦云「旣姦回之異逆，終不悅於仁人」，是也。八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是歲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　大寶二年，辛未。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魏所攻，見殺。爲王僧辯逼之，軍潰。故賦云「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又云「夏口濫逵泉之誅」，是也。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於大舸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按本傳：「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時侯景悉兵西上，信方在道途，遇景襲郢之兵，故賦云：「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遊。彼鋸牙而鈎爪，又循江而習流。」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業。按：景軍敗，信得度郢州。賦云：「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蓋江夏地也。又按：王僧辯平郢之後，湘東王封蕭韶爲長沙王、郢州刺史。《南史・梁宗室傳》云：「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靑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耻。」知是時信在郢州，年三十九歲。八月戊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等。冬十月，王偉等進觴於帝。旣醉寢，偉、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偉徹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賦云：「車側廓門，筋縣廟屋。」又與諸子大器、大心、大鈞、大球、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俱見害。故云：「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皆哀簡文帝也。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改元天正。又矯蕭棟詔，禪位，僞號太始元年。《侯景傳》云：「臺城旣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簒位，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賦云：「濫尸承於御史。」按：王僧辯平郢，信至郢州，奔江陵當在七月後，元帝承制時也。信至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舊宅，卽八世祖庾滔故居。賦云「誅茅宋玉之宅」，

是也。時信父肩吾亦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梁書》云：「肩吾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賦云：「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用太史公事。　元帝【略】承聖元年，壬申。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賦云：「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討景之師也。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賦云：「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爲燈，飯頭爲器。」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五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賦云：「司徒之表裏經綸。」謂僧辯也。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賦云：「營軍梁澨，蒐乘巴渝。」十一月丙子，帝卽位於江陵，改太淸六年爲承聖元年。賦云：「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也。帝卽位，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賦云：「謬掌衛於中軍。」時年四十。是歲，魏廢帝欽元年。　承聖二年，癸酉。正月，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僕射。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帝命樊猛斬紀。賦云「荆門遭廣延之戮」，是也。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僕射王褒等請徙都建鄴，帝不從。賦云：「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六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賦所謂「齊交北絕」也。　承聖三年，甲戌。賦云：「窮于甲戌。」謂承聖三年甲戌也。【略】九月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賦所謂「秦患西起」也。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賦云：「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又云：「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謂蕭詧也。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柵下。是日，帝猶賦詩不廢。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僧祐中流矢薨。賦云：「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蓋傷中興之臣戰鬬而死也。辛亥，魏軍大攻，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弒帝。賦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卽是年也。帝崩，時年四十七。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賦云：「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言皆爲蕭詧所害也。魏人立蕭詧爲梁王，居江陵城，東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賦云：「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江陵陷，汝南王大封、尙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本傳：「聘於東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江陵未陷之先，信已至長安。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滕王逌序：「攜老入關，蒸蒸色養。」然子山出聘，不得老幼並攜，明是江陵獻俘之日，信本江陵名士，特爲太祖所知，推恩禮送，故信老幼皆在長安。又《小園賦》云：「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敬帝【略】紹泰元年，乙亥，卽承聖四年也。三月，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祠，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七月，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入建鄴，卽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而奉帝焉。賦云：「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伏獵，知之何晚。」《擬連珠》云：「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皆傷僧辯也。九月丙午，帝卽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南徐二州刺史。　太平元年，丙子。九月，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尙書事。是歲，魏恭帝三年。【略】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遺令兄子護輔世子覺以爲政。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覺爲周公。十二月庚子，禪位，卽周孝閔帝是也。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淸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集中有《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詩。弘農有五張寺，有溫湯，集中《弘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作也。時年四十有四。　太平二年，丁丑。冬十月辛未，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改爲永定元年。賦云：「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又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謂陳霸先也。按：建鄴既非梁有，信遂無所可歸。《擬連珠》云：「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雖極思念鄉關，實無歸陳之志矣。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奉明帝，又爲明帝元年。　周明帝【略】二年，戊寅。明帝卽位之二年也。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是月，梁故觀寧侯蕭永卒，信著《思舊銘》。銘云：「歲在攝提，星居監德。」知是年正月也。一作鶉首，在是年五月。　武成元

年，己卯。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祀閔帝歌辭》云：「升輿芒刺動，入位據關寒。」謂晉公護也。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八月，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總管。正平公招爲趙國公。九月，憲爲齊國公。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正平公招爲趙國公。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皇弟儉爲譙國公。逌爲滕國公。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　武成二年，庚辰。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本傳：「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滕王逌序云：「入爲司憲中大夫，嘗正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集中有《正旦上司憲府》詩，未詳何年正旦。按：子山出守弘農，例必三年報最。是歲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當在入爲司憲之後，故附錄於此。《北史・庾季才傳》云：「武成二年，與庾信、王褒並爲麟趾學士。」集中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禽獲。信作《鶴讚》，序稱：「武成二年春二月，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讚。」知信時在長安，爲司憲中大夫時也。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遂崩。集中《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悼明帝也。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武帝【略】保定元年辛巳。【略】按：是年爲辛巳。《馬射賦》云：「歲在昭陽。」蓋辛年也。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疑在是年。賦無歲支，周史不載，難以詳考。武帝時，唯是年辛巳及天和四年辛卯有兩辛年。是年武帝初立，正月，大射於正武殿。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時方示武之日，華林馬射在是年者爲長，史或缺文也。五月丙午，封皇子贇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集中有《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升斗表》。【略】十一月，陳遣使來聘。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　保定二年，壬午。正月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按：陳尚書周弘正自周還。弘正以陳天嘉元年往長安迎宣帝，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自周還，武帝之保定二年也。集中有《別周尚書弘正》詩，又有《送周尚書弘正二首》、《重別周尚書二首》，皆是時作。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集中譙國夫人、步陸孤氏以下諸篇，稱夫人、郡君、縣君，皆此例矣。【略】七月，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信著《終南山義谷銘》，銘序曰「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云云。九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集中有《從駕觀講武詩》。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趙國公招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集中《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中軍》、《和趙王途中五韻》，皆是時作。　保定三年，癸未。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壬辰，於乞銀城置銀州。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按：公夫人即鄭氏，見墓誌。【略】七月庚午，陳遣使來聘。【略】(十月)庚戌，陳遣使來聘。　保定四年，甲申。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按：信後爲司宗中大夫之職。司宗大夫，即古宗伯禮官。後周依《周禮》建六官，故改禮部爲司宗矣。【略】(九)月，以若干鳳爲徐國公。集中有《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陳遣使來聘。【略】(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總大軍出潼關。《賀婁公碑》文云「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是也。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齊王憲碑》文云「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是也。十二月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至夜，引還。《賀婁公碑》文云：「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亦言是戰無功矣。　保定五年，乙酉。正月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辛威碑》文云：「被使領命，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又《宇文廣墓誌》云：「奉詔向甘州迎皇后。」即其事也。【略】(十月)是月庚申，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寧葬，信著碑文。十一月丁未，陳遣使來聘。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以是年葬，信作墓誌。　天和元年，丙戌【略】。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集中《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即是人也。二月六日，周隴右總管長史豆盧永恩葬，信著碑文。三月丙午，祠南郊。四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是爲天康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六月丙午，以大將軍、枹罕公辛威爲柱國。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

六代之樂。　天和二年，丁亥。【略】閏六月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集中有《送衛王南征》詩。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是歲，陳廢帝光大元年。　天和三年，戊子。【略】(三)月二十日，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薨，於某月葬，信作墓誌。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步陸碑》云：「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旟之禮。」是其事也。　天和四年，己丑。正月辛卯，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集中有《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寓目》詩。河陽公卽綸也。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薨，以某年葬，信作墓誌。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集中有《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三月二十日，後魏驃騎將軍、荆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葬，信作墓誌。四月，齊遣使來聘。二十七日，信代陝西總管作《移齊河陽執事文》。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象戲賦》、《進象經賦表》。【略】十一月十日，復作《移齊河陽執事文》。是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以某年葬，信作碑文。是歲，陳宣帝太建元年。　天和五年，庚寅。十月，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五日，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葬，有碑文。是月，梁故郢州刺史、周大將軍義興公蕭世怡葬，信作墓誌銘。　天和六年，辛卯。【略】五月丙寅，中山公訓爲柱國。按：訓，晉公護世子，爲蒲州刺史。至建德元年，從蒲州徵赴京師。子山《就蒲州使君乞酒》、《許乞酒一車未送》者也。六月，周大將軍、趙公宇文廣葬，信著墓誌銘。九月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十月十日，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六日，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葬，信作墓誌銘。是月十六日，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葬，信作墓誌。又大將軍、聞嘉公柳遐葬，信作墓誌銘稱天和某年，附錄於此。是年，齊王憲伐齊，信同盧愷並從軍行，有《同盧記室從軍》詩。　建德元年，壬辰。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集中有《奉和法筵應詔》詩。二月，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葬，信作墓誌，誌稱天和七年。三月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云「父太師、柱國公」，是也。柱國、鄧國公寶熾爲太傅。按：熾爲趙國夫人紇豆陵氏之父，見墓誌。齊國公憲爲大冢宰。碑文云「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是也。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碑文作「天和元年」爲異。八月十二日，周大將軍、司馬裔葬，信著碑文，又作墓誌銘。【略】十一月二十二日，譙國夫人步陸孤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二年，癸巳。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雁門公田弘爲大司空。碑文作元年。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集中《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卽若干鳳也。乙卯，祠太廟。是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夫人赫連氏合葬，信著碑文。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二十三日，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葬，信作墓誌銘。五月十一日，周太子少保陸逞薨，以明年正月葬，信著《步陸碑文》。【略】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按：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建《山雲儛》，以備六代之樂。至是乃成。武帝造《山雲儛》，其辭多出於子山之手。集中郊廟燕社歌是也。其《圓丘》、《方澤》、《五帝歌辭》，采入《隋志》。冬，陳拔壽陽，斬王琳。按：王琳不受陳命，實梁室之忠臣。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子山嘗寄詩云：「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其見重如此。周大將軍閻慶以是年抗表致仕，集中有《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建德三年，甲午。【略】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略】叱奴氏有廟。集中有《獻文宣皇太后歌辭》。十月丙申，御正楊尙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愷卽詩集盧記室也。戊戌，雍州獻蒼烏，集中有《齊王進蒼烏表》。時齊王爲雍州牧矣。是月十五日，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四年，乙未。正月戊辰，以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寧州總管。碑文云：「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二月二十四日，周大將軍崔說葬，信著碑文。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等使於齊。按：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至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集中有《贈司寇淮南公》詩，《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淮南公卽元偉也。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是月，周車騎大將軍張慈葬，信著《賀婁公碑》文。四月二十五日，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葬，信著碑文。紇干弘卽田弘也。七月，下詔伐齊。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答趙王啟》云「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是也。時趙王爲雍州牧。【略】(八)月，周驃騎大將軍、冠軍伯柴烈李夫人葬，信作墓誌。閏十

月，以柱國齊王憲爲上柱國。信時爲洛州刺史，爲政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還。按《南史・殷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即是年也。時年六十有四。　建德五年，丙申。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集中《移虜留使文》：「入境以來，國祥甫邇。」按：武帝服三月，祥二月。太子巡撫西土，知虜謂吐谷渾。渾王遣使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六月辛亥，祠太廟。十月己酉，帝總戎。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齊王碑》文云「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自爾即爲前鋒，橫行入鄴」，是也。齊衆潰，遂克晉州。齊主留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而奔鄴。延宗自稱帝。遂攻拔之。　建德六年，丁酉。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堅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集中有《奉和平鄴應詔》詩、《賀平鄴都表》。表云：「莅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是信時爲洛州刺史，在洛州，爲長安之東，故云東藩。是月，遣吐谷渾使。信作《移虜留使文》。按：移文云：「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又云：「時當獻歲唯新，三元告慶。陽和既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知渾王遣使在建德五年二月，留至是年正月發遣歸國，故作移文也。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七月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信時爲洛州刺史，有《奉報寄洛州》詩。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十一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齊王碑》文亦序其事。詔自永熙已來，江陵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宣政元年，戊戌。【略】(三月)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明徹誌銘》亦稱其事。　宣帝【略】大象元年，己亥。按：滕王逌序：「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己亥，子山年六十七也。正月癸巳，改元大成。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戊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傳位於皇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皇帝衍稱正陽宮。集中有《賀傳位於皇太子表》。四月己巳，祠太廟。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爲趙國，以荆州新野郡爲滕國，令趙王招、滕王逌等並之國。按：滕王以是年撰《庾開府集》二十卷，在新野製序，寄至長安，子山作啟謝之，遙寄於彼。故云：「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又云：「魚腸尺素，雁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皆遙寄之文也。是年，信以疾去職。　大象二年，庚子。四月己巳，祠太廟。己卯，詔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按：集中有《喜晴應詔》詩、《同顏大夫初晴》、《和趙王喜雨》、《和李司錄喜雨》諸篇。自明帝二年、保定三年、建德元年、二年，並有祈雨、喜雨之事。子山諸詩，以《英華》類聚一處，未詳何年所作，故備錄焉。【略】(五月)己酉，帝崩。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七月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趙王招以謀執政被誅。是月二十八日，陳將吳明徹卒於長安，至八月十九日寄葬京兆，信作墓誌。十一月十日，周兗州刺史廣饒公鄭常葬，常賜姓宇文。集中有《宇文公神道碑》，又著《鄭常墓誌銘》。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辛未，滕王逌以謀執政被誅。　隋開皇元年【略】(二月)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改爲開皇元年。按《北史》：「隋開皇元年，庾信卒。」滕王逌序己亥爲六十七歲。知子山卒時，年六十九歲也。又按：《辛威碑》文「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碑銘猶出信手。子山之歿，當在秋冬矣。

又　璠按：庾子山以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某月日生。大通元年丁未，十有五歲，侍梁東宮講讀。起家湘東王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十九歲。晉安王爲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並爲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八年壬戌，三十歲，爲郢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反，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爲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都市。大同十一年乙丑，三十三歲，爲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有六。遇侯景之亂，簡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二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遇侯景襲郢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郢州。時刺史蕭韶，昔爲幼童，與信有斷袖之歡。信至，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遂遭父喪，時年

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承聖三年甲戌，四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師來伐，岳陽王率衆會之。江陵陷，魏人戕帝，立蕭詧爲梁王，都江陵。獻俘長安，信爲魏相安定公所知，其老幼入關，特蒙禮送，由是烝烝色養矣。即以是年仕魏，拜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魏禪周。二年，梁亦禪陳，於是陳氏王江表矣。周孝閔帝踐阼，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還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即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並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拜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監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州，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宣帝大象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逌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即隋開皇元年辛丑，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凡六十九年，謹篡《年譜》。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上，梁未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錄東、西二魏。及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主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讓王之轍，子山既餐周粟，此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情毀至，曾爲晉公所嘆，當在護誅之前，建德以上事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並新情艷發，雅辭雲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紀事

《南史》卷五〇《庾肩吾傳》 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又卷五一《蕭韶傳》 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略】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座，韶甚慚耻。

《周書》卷三八《元偉傳》 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略】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愼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

又卷三九《杜杲傳》 武帝建德初，爲司城中大夫，使於陳。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以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

又卷四一《王褒傳》（存目）

《北史》卷三〇《盧思道傳》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偏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卷四七《祖孝隱傳》 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略】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

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嘗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又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吸即盡。笑曰：「奇快。」瑾曰：「鄉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又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瀘醁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古文苑》卷七庾信《枯樹賦》章樵注　此賦有碑本傳于世，末題「貞觀四年十月八日爲燕國公書」，又細書其旁凡肆百陸拾〔漆〕〔柒〕字，其後跋云：「右《枯樹賦》二卷，乃褚河南眞跡也。」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內出二王墨帖二十卷，賜中書令楚宗客。宗客裝作屏風十二扇，以褚遂良《枯樹賦》爲勝。魏鄭公嘗謂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質。」二說以驗此賦及字勢，雖無姓氏，信爲河南書不誣矣。熙寧四年三月三十日，丹陽蘇頌子容題。舊編字畫未免有差，今一以碑本爲正。

楊愼《丹鉛餘錄》卷二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徙于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錄）。

《舊唐書・經籍志下》　《庾信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庾信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別集類五》　《哀江南賦》一卷（原釋王道珪注）。《哀江南賦》一卷（原釋張廷秀注）。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　《庾信集》二十卷，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中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集有滕王逌序。

《通志・藝文略八》　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又《略集》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庾開府集》二十卷。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是首冠。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七》　《庾開府集》。

《宋史・藝文志七》　《庾信集》二十卷。　又《哀江南賦》一卷。

《秘閣書目》　《庾信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庾信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庾信《哀江南賦》一卷（唐張芳注）。　又《庾信集》二十一卷。　又《略集》三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庾開府集》二十卷（北周庾信）。

《玄賞齋書目》卷七　《庾開府集》。

《述古堂藏書目錄》卷七　《庾子山詩集》四卷，一本。

《讀書敏求記》卷三　《庾開府詩集》六卷。朱子儋重刻《庾開府詩》四卷于存餘堂，引序末少陵語，謂其集刻在唐後。予近得《子山詩》舊鈔，校之，首卷同存餘堂本，餘五卷序次迥異，凡多詩百十五首，始知子儋所刻未盡備也。《庾信全集》二十卷，藏之天府，未知百六飈迴，靈光猶無恙否？今考其詩集行世者，唯予本爲佳。因錄《哀江南賦》于後，而匱藏之。

《季滄葦藏書目》《庾開府集》四卷，一本。

《傳是樓書目》卷四　《庾開府集》一卷，北周庾信。共一本。　《庾開府集》十二卷，庾信。三本。　《庾開府詩集》四卷，庾信。一本。　《庾子山全集》十卷，北周庾信。吳兆宜箋注。

《棟亭書目》卷四　《庾開府集》，北周庾信撰，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一・庾開府集箋註十卷》　國朝吳兆宜註。信《周書》有傳。然考集中辛(成)(威)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則入隋幾一載矣。信爲梁元帝守朱雀航，望敵先奔。厥後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爲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斥爲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卷，變化自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其推挹甚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爲然矣。《北史》本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逌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瓚《清閟閣集》有《與彝齋學士書》曰：「聞執事新收得庾子山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時也。茲專一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觀」云云。則元末明初尚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此本。雖冠以《滕王逌序》，實由諸書鈔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注庾信集。」其書不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注《哀江南賦》，《宋志》已不著錄。近代胡渭始爲作注，而未及成帙。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捃摭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所出。如注《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園公爲姓庾，以四皓爲漢相。殊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爲箋注，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經營創始之功，終不可沒。與倪注竝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注意也。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注徐、庾二集，又注《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

又《庾子山集注十六卷》　國朝倪璠撰。璠字魯玉，錢塘人。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編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合衆手以成之，頗傷漏略。乃詳考諸史，作年譜冠於集首。又旁採博蒐，重爲注釋。其中如《小園賦》前一段本屬散文，而璠以爲用古韻，未免失之穿鑿。《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自是人姓名。而信《哀江南賦》乃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桂華」二字，自屬篇名。「馮馮翼翼，承天之則」二句，乃下章之首。而信《黃帝雲門舞歌》乃云：「清野桂馮馮。」皆顯然舛誤。璠依違其詞，不加駁正，亦失之附會。然比核史傳，實較吳本爲詳。《哀江南賦》一篇，引據時事，尤爲典核。集末《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竝考核年月，證以《文苑英華》，知爲楊炯之文誤入信集。辨證亦頗精審，不以稍傷無冗爲嫌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一・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周庾信撰，國朝吳兆宜箋注。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信集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此本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注而未竟，兆宜採其遺稾，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庾開府集》一本。舊抄，後有朱子儋跋。

《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二　《庾開府集》六卷(刊本有吳下馬相陸宗華寫刻圖章)，梁庾信著。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管書記，信爲鈔撰。父子在東宮，與東海徐陵才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沛國朱曰藩序稱：「予家故有鈔本庾信詩二卷，卷次無序，字畫舛脫，因取是本校讐。本內諸樂章則考之《隋書・音樂志》、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書，五、七言諸詩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詩十二首，非信詩刪去二首，釐爲六卷。取《後周書》信本傳置諸首，題曰《庾開府詩集》。按：隋、唐《藝文志》載信集二十卷，《文獻通考》陳氏則曰『信在陽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入魏以來所作。』乃知予家所有直魏以後詩耳，姑校讐如此。」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庾信《開府集》十六卷。錢塘人倪璠注釋。新野人，肩吾子，官洛州刺史。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庾子山集》十六卷。　《庾開府集箋注》十六卷(倪

璠注)。

《稽瑞樓書目》《庾開府集》四卷，舊刻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一・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周庾信撰，清吳兆宜箋注。揚州吳氏刊本。明汪刊無注本十二卷。明朱曰藩輯刊《庾開府集》六卷，有詩無文。〔附錄〕余有明朱子儋刊本，間有鈔補，葉石君舊藏。(詒讓)〔續錄〕明正德辛巳承節本，不全。百三家集本二卷。明單刻詩四卷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別集類一・庾子山集十六卷》 周庾信撰，國朝倪璠注。通行本。道光己亥年重刊。前有張溥序、題詞十四條，年譜，世系圖，皆倪氏所撰。次本傳，次滕王序，次目錄。凡賦二卷，詩二卷，樂府一卷，歌詞一卷，表一卷，啟書一卷，連珠一卷，讚一卷，曰敎、曰文、曰序、曰傳一卷，銘一卷，碑二卷，誌銘二卷。有未盡者倪注，又著總釋一卷，附於後。庾集在周、隋時有二本：一爲滕逌所輯，一爲魏澹所注，俱已不傳，世所稱《庾開府集》乃宋太宗諸臣所輯，後人抄撰成書，多不詮次。原集二十卷，隋文帝增逸文一卷，《文苑英華》有序。宋本至明亦佚，吳氏兆宜復從諸書抄撮成《箋注》十卷。有詩評、凡例。其《哀江南賦》則徐樹屏所注也。近又有通行本，倪氏因吳注出自衆手，不免漏略，乃重爲補葺成集注十六卷，并釋其序傳，較吳注則詳審多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別集類一・庾開府詩集六卷(明刊本)》 首列《周書》庾信本傳，信集二十卷。《隋經籍志》二十一卷，久佚。明正德辛巳，朱子儋承爵重刻《庾開府詩》四卷於存餘堂，詩尚未全，此爲朱曰藩刊本，有序云：《文獻通考》云，信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居江陵，又有三卷，皆因兵火不存。今集止入魏以來所作。乃知予家所有，直魏以後詩耳。因取家藏鈔本爲之校讐，內周圓丘方澤、五帝宗廟、大祫五聲調曲諸樂章，則考之《隋書・音樂志》、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書；五、七言諸詩，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詩十二首，非信詩刪去者二首，釐爲六卷云。錢氏述古堂、范氏天一閣所藏皆是此本。按：吳兆宜《庾子山集注》凡例有云：開府集坊刻本未免謬誤。朱子价先生曰：藩舊刻善本，頓覺耳目一新，可以見此刻之佳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類一・庾子山集注十六卷》 案：當稱璠有《神州古史考》已著錄，此不合通例。張九鐔《笙雅堂集・跋庾開府集》云：「倪魯玉注釋頗稱精核，而複漏不少，如《言志詩》『託情忻六學』，出《漢書・儒林傳》、《春秋繁露》，而云『疑六經，又疑六藝』；《竹杖賦》『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出《莊子・田子方篇》溫伯雪子語，而誤以『中國』爲『國中』，是知注釋之難，雖愛者不盡解也。」玉縉案：倪非因吳重注，詳前條。「栩陽亭」、「桂馮馮」，倪注固屬附會，然有割裂者，《文選》劉鑠《擬行行重行行詩》，「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免依山基」，而《蕩子賦》「細草橫階隨意生」注，引作「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文選》潘岳《馬汧督誄》，「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厲，儒夫克壯」，而《入彭城館詩》「項氏昔棱威」注，引作「秋霜棱威」：此不應不略一舉出。又《提要》但稱通行本，余所見康熙戊辰崇袖堂本、道光己亥大文堂本，往往互異。如《華林園馬射賦》「既異河間之碑」注，崇袖本云：「《漢書》『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後漢書・張純傳》『河間《古辟雍記》』注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大文本云：「河間碑，漢靈帝事，《藝文類聚》載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碑》云：『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間道，丹階紫房，金葱鬱律，玉璧內璫。』《哀江南賦》「高橋羈旅」注，崇袖本云：「《水經注》，石門右注漢口，謂之高橋谿口，《左氏傳》曰：田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大文本云：「《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唐梁肅《梁高士碣》云：『作銘皐橋，萬古是望』，今閶門內有高橋是。」其他小有異同處甚夥，《提要》所據通行本未知何如？此大文本前，當有一本如是，由倪氏改定，大文堂特翻刻之耳。

《皕宋樓藏書志・別集類一・庾開府詩集四卷(明刊本)》 北周庾信子山撰。無名氏序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堂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鈔撰。學士父子出入禁閤，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爲一時所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合稱於鄴下。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陸平，累遷儀同三司。陳氏與周通好，流寓之士，各許還舊里。武帝惜信才，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羣公碑誌，多相托焉。信雖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焉。信養母至孝，及母沒，居喪哀毀。大冢宰晉國公嘗謂人

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被知如此。尤善工詩，杜子美詩謂「清新庾開府」者，是也。　朱承爵記（正德辛巳）。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補・倪注庾開府全集十六卷（原刊本）》《四庫提要》稱，魯玉錢塘人，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編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合衆手以成之，頗傷漏略，乃詳考諸史云云。今觀此書題辭及後跋，皆不著年月。大抵此書之刻在康熙末年，吳注之刻則在康熙戊辰。魯玉不容不見吳本，而魯玉書首僅載張溥一序，並不及有吳注本，又似未見吳注者。近日，葉廷琯《吹網錄》議魯玉《哀江南賦注》：「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引《漢書》兩龔事與情事不合，不如吳兆宜注引《列子》燕人生長于楚云云。今按：注《哀江南賦》，是諸家集成此書，失注出典者者，當不止此一條。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別集類一・庾開府集箋注十卷》　案：《周書》本傳云：「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隋文以周靜帝大定元年（即大象三年）二月即位，改元開皇，而史以爲信卒於大象初，故《提要》辨其曾入隋。然《北史・文苑・庾信傳》明云：「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文帝悼之。」則李延壽已正舊史之誤矣，何須復辨也。案：《隋書・經籍志》有《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注云並錄，明其有目錄一卷在內。若除錄數之，仍與本傳同，非兩本也。此後兩《唐志》、《宋志》，及《郡齋讀書志》卷十七，均有《庾信集》二十卷，《書錄解題》卷十六作《庾開府集》，卷數仍同。（《遂初堂書目》亦著錄，惟尤氏之書例無卷數爾。）是其集自周、隋以來至於南宋，皆舊本相傳，不聞有所亡佚也。迄乎元代，既無新刻，故流播漸稀。倪瓚至移書假之於人，可見致之之不易。《提要》以爲元末明初尚有重編之本，此臆決之詞，羌無故實也。自是而後，洊更兵火，遂日益式微，以至於亡。今之傳本，出於明人所掇輯，固無疑義。奚以明其然耶？宇文逌序云：「昔在陽都，有集四十卷。（《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作十四卷，據《書錄解題》改。）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今卷帙已亡其半，又多梁代之作，蓋自《玉臺新詠》、《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諸書中鈔出。試以嚴可均《全後周文》及楊守敬《古詩存目》核之，其出處固一一可尋爾。　案：《新唐志》總集類有張庭芳注庾信《哀江南賦》一卷，崔令欽注一卷，祇二家耳。《通志・藝文略》益以魏彥淵一家，即魏澹也。此蓋所注《庾信集》中之一卷，經唐人析出，偶存於宋秘閣者。（《崇文總目》不著錄。）鄭樵嘗入祕書省繕閱書籍，（見《宋史・儒林傳》。）故著之於錄。作《提要》者蓋檢《通志》得之，以爲是必鈔自《唐志》也，遂並數之爲三家，而不知其非也。《宋志》別集類有王道珪注《哀江南賦》一卷，張庭芳注《哀江南賦》一卷，（《崇文總目》同。）《提要》依《唐志》例，求之總集而不得，遂以爲不著於錄。此二者雖皆細事，無關弘旨，然亦足見纂修諸人無往而不草草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別集類一上・〔補〕庾開府詩集四卷》　北周庾信撰。明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二冊。余藏。　〔補〕庾開府集二卷，北周庾信撰。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應旂刊六朝詩集二十四種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　明末張溥編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庾開府詩集六卷，北周庾信撰。明嘉靖、隆慶間朱曰藩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庾開府集十二卷，北周庾信撰。明萬曆間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　明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重纂庾開府集十六卷，北周庾信撰。附錄一卷，明天啟元年刊張燮七十二家集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庾子山集十六卷，北周庾信撰。明屠隆評。明萬曆間屠隆刊徐庾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眉上有評語。卷首次行下方題「明東海屠隆評」。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　庾開府集箋注十卷，周庾信撰，國朝吳兆宜箋注。明汪刻無注本，十二卷。明朱曰藩輯刻庾開府集六卷，有詩無文。　明正德辛巳朱承爵本，不全。　百三家本，二卷。　揚州吳氏刻本。　〔補〕庾子山全集十卷，北周庾信撰，清吳兆宜箋注。清吳郡寶翰樓刊本。十冊，余藏。　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國朝倪璠撰。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補〕庾子山集十六卷，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年譜一卷，總釋一卷，清倪璠撰。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十二冊。余藏。此本已影印入湖北先正遺書中。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庾開府詩集》四卷。北周庾信撰，明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存餘堂刻本，一冊，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庾開府詩集》四卷。北周庾信撰，明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存餘堂刻本，一冊。《庾

開府集》二卷。北周庾信撰，明嘉靖刻六朝詩集本，黃丕烈校並跋，二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庾開府詩集》六卷。北周庾信撰，明朱曰藩刻本，二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

藝文

江總《同庾信答林法師》（《初學記》卷一八） 客行七十歲，歲暮遠徂征。塞雲凝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遠近，爲忖長安城。

釋道宣《法苑珠林》卷二六《謗罪部・唐遂州人趙文信》（出《冥報記》）（存目）

劉摯《庾信宅》（《忠肅集》卷一五）（存目）

吳兆騫《擬古後雜體詩・庾開府信咏懷》（《秋笳集》卷六） 公主思鄉館，將軍出塞臺。共此關山別，誰憐舊國哀。歸路胡雲斷，羈心羌笛催。南音終日操，北雁幾時迴。玉椀無消息，珠簾有刦灰。唯餘灞陵岸，王粲獨徘徊。

陳文述《後擬古三十首和吳漢槎・庾開府信詠懷》（《頤道堂詩外集》卷一） 橘柚南中樹，臙脂北地花。羈心悲去國，旅夢易還家。玉塞空春色，金陵幾歲華。江山懷鳳闕，風雨暗龍沙。寒聲驚朔雁，客情愁暮鴉。惟餘王粲恨，極目此天涯。

雜録

倪璠《注釋庾集題辭》（卷首） 庾子山咀嚼英華，獻飫膏澤。上自天監，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咸陽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逌撰集於新野，魏澹闡注於房陵。逌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作，蓋闕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都十四卷之遺也。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爲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二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諛聞陋識，敢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自哂貂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略】輿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郡率多僑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隋、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屢異，陵谷幾遷，雖使竪亥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即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合也，不亦遠乎？有如「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此時尚住鄢陵；「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然後遷居新野。「天關地軸」，以轉其神華；「沙起柱飛」，以志其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漢中而劉封失策」，序其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閣叢臺，齊王平鄴則石閭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馮翊、涼州，俱有「伏龍」；崑崙、霍山，各分「天柱」。言鄂坂而南北異途，並遂城而燕、韓易地。命赤山之泰岱，或借天孫；比太壹於金陵，同稱地肺。「玉帳明月」，倡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赤壁，葛誕丸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漢爲長松，指睢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之木；滹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費搜求，敢云翔實乎。《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南國詞人，范塼、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之今我蘭成；正如此日司徒，對以當年狐偃。若使連名引古，點鬼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申子，青州似彼齊奴；立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邑居，尊之茅土，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護軍、尚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詳，本是隨文稱述。賦詩雖取斷章，然一句而未盡一篇之文；《春秋》謂之書策，有季年而事循元年之例。總以觸物而興，不必類集一處。有如言無鐘者，非爲襲莒，稱襲莒者，不說無鐘；師興而雨，非是圍原，三日原降，何曾遇雨？空尋無射之書，輒廢

請雨之錄。略言其一，餘足見矣。古人惟取博通，後人止尚摽竊，蚩鄙之習，罄竹難書。蓋類書盛行於唐、宋，而非庾氏之所爲學也。郊、丘本殊，祫、禘自別。昊天之下又有五天，而更祀其感生之天；四廟之上特立太廟，而別立以二祧之廟。此周制也。宇文氏入關以後，尚闕樂聲。平荆以還，大獲梁器。太祖始行《周禮》，武帝初造《山雲》，制作議於盧辯諸人，文章出於庾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諂說。嘗案古文《尚書》，如《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眞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尚書》，孔安國所注古文，遭巫蠱不傳。肅黨託言出自皇甫謐家，改易此文，以資難鄭。若果七世觀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博而篤矣。予師韋公、劉歆取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云得禮？王肅本此諛言，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歆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弁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魏釐之冢，舊闕殘編；魯恭之壁，間多爛簡。其或字本舊遺，義存原闕，至有虛虎三書，魯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二郄」、「三清」、「四說」，謝中郎譏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咸」而誤「任延」。「廣漢流渥」，豈云「廣莫之都」；「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還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誤。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複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邊鳳繼踵，或者即是子韶；塞庫本王季所囚，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篤論。即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晉各有數本。先後既多異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予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勒諸史別部。荀悅、袁宏以下，惜未盡得其本。望中郎之盡與，是所愧心；假石瓊於鄰人，庶幾免矣。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亡；漢簡吹灰，珠囊幾經重理。考藝文於《漢志》，或有未識其名；驗經籍於《隋書》，焉能盡存其本。況復東宮抄撰，麟趾校書，俊邁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窺半豹之斑；豈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測蠡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疏陋者也。

又《庾子山集注總釋》《總釋》者，以子山之文，其辭富而贍，其義博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若登山遠望，而近或遺；入室近觀，而遠不察。寧舉大而略小，毋循小而失大，是以字句之末，時有所脫漏。又或一語而二義並含，一事而兩家兼列，非謂自相紕繆，實欲酌其瑕玖，亦既粗陳梗概矣。其間繁詞縟義，若覽者之勞倦，尚或闕焉。今次其前後，補其缺遺，自賦、詩以下，各爲條貫，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以上《總釋》。如州郡遷移，南北僑置，九州十部，雖循舊名，已非故跡。其總軍出守，有其事而無其文者，始或缺焉。今皆補注，以《魏書》、《隋志》俱悉載之，可得詳也。至于除授官爵，詞藻所撰，既已詮解，若但記其遷轉而無文章稱述者，多不注，以彼時逢革命，代有更絃。即如周太祖遠師《周禮》，及至周末，多從更改，南、北諸史，無志可考，《周書·盧辯傳》特舉其大略，《隋書·百官志》及之，又雜隋時官職，概引恐近繁蕪。唐、宋類典，亦有耑考職官者，予素不喜其書，且一事策勳，遞遷累轉，亦非文字之要，故仍從其闕略耳。

蕭撝

論述

《周書》卷四二《蕭撝等傳論》 蕭撝、世怡、圓肅、大圜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

庸屬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孀婦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今啼歸帳中」句：描神。

傳記

《周書》卷四二《蕭撝傳》（存目）

《北史》卷二九《蕭撝傳》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略】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劍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向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撝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周少傅《蕭撝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撝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蕭撝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少傅《蕭撝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撝集》十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　馮氏《詩紀》蕭撝有《孀婦吟》、《日出行》、《勞歌》、《和武陵王望道館》、《上蓮山》等詩，凡五首。　嚴氏《後周文編》：蕭撝有集十卷，《周書》本傳有《請歸養表》一篇。

宇文毓 周明帝

論述

《周書》卷四《明帝紀論》　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亹亹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鴆毒潛加，享年不永。惜哉。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宇文君臣好尚斲雕爲樸，聲明文物不如東齊，而明帝推才，實可彈壓一代。《過舊宮》云：「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唐律精句，何以加之。《贈韋居士》云：「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詞典氣壯。末云：「倘能同四隱，來參予萬機。」梁、陳諸主無此氣象也。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四《帝王上》　北朝周明帝宇文毓嘗幸同州，過故宅

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立舊宮。還（當入）〔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清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人）〔老〕，今聞歌《大風》。」時有韋敬遠，志尚簡澹，魏、周之際，十徵不屈。明帝深禮敬之，貽以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途遠，滄洲去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想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幾。」敬遠答詩，願不時朝謁。帝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貽韋居士詩》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二：遙想之情，渴甚緇衣。「風動」六句亦活。

《過舊宮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風味在唐玄之上。

傳記

《周書》卷四《明帝紀》（存目）

《北史》卷九《周明帝紀》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略】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於護。【略】（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糗遇毒，庚子，大漸。詔曰：「【略】。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略】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紀事

《周書》卷三一《韋夏傳》（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周《明帝集》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後周明帝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通志·藝文略八》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六朝詩集·周明帝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後周《明帝集》。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 馮氏《詩紀》曰：北周明帝在位四年。有《貽韋居士詩》、《過舊宮詩》、《和王褒咏摘花》各一篇。 嚴氏《後周文編》：明帝有集十卷，《隋志》作九卷。今存詔十三篇、勑一篇。

李昶 李那

論述

徐陵《與李那〔昶〕書》（《文苑英華》卷六七九引） 平生壯意，竊愛篇章。

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祚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纔)〔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省覽循環，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于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水)〔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陪駕幸終南山詩》　范與良《詩苑天聲・朝堂集》卷一：　朗然有超世之致。

《奉和重適陽關》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四：　徐陵《與那書》「獲《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云云，正指此詩也。舊題作《重適陽關》，乃倒置之誤。(《詩乘》云。)

《答徐陵書》　《駢體文鈔》卷三〇譚獻批：　工力悉敵。

傳記

《周書》卷三八《李昶傳》　李昶，頓丘臨黃人也。【略】(保定)五年，出爲昌州刺史，【略】卒於路。時年五十。

《北史》卷四〇《李昶傳》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略】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紀事

《周書》卷三八《李昶傳》　李昶，【略】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創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

宇文招

論述

庾信《趙國公集序》(《藝文類聚》卷五五引)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

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掞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卽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初學記》旦作「朝」，增作「層」。）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案：此稱「趙國公集」，蓋作于建德三年，未進王爵之前。）

又《謝趙王新詩啟》（《文苑英華》卷八五六引）　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

《從軍行》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趙王好子山文章，與相唱和。《從軍行》似未完之篇，綺繪勝《渭源》作。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七：古淡。

傳記

《周書》卷一三《宇文招傳》（存目）

《北史》卷五八《周趙僭王招傳》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略】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廚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紀事

《周書》卷八《靜帝紀》（大象二年）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寶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廢竝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盛〕、代王（盛）〔達〕、滕王逌來朝。【略】（秋七月）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略】（壬子）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

又卷四一《庾信傳》　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

著録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九之一一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後周趙王集》十卷。　馮氏《詩紀》：趙王招，文帝第七子，有《從軍行》一首。

藝文

王褒《奉和趙王途中五韻詩》、《奉和趙王隱士詩》（《北周詩》卷一）（存目）

庾信《上益州上柱國趙王詩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

中軍詩》、《奉和趙王遊仙詩》、《奉和趙王隱士詩》、《北周詩》卷二）、《奉和趙王美人春日詩》、《奉和趙王春日詩》、《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詩》、《奉報趙王惠酒詩》、《奉和趙王喜雨詩》、《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詩》（《北周詩》卷三）、《和趙王看伎詩》、《正旦蒙趙王賚酒詩》、《奉和趙王詩》、《和趙王看妓詩》（《北周詩》卷四）（存目）

又《謝趙王賚絲布等啟》、《謝趙王賚絲布啟》、《謝趙王賚白羅袍褲啟》、《謝趙王賚犀帶啟》、《謝趙王賚米啟》、《謝趙王賚乾魚啟》、《謝趙王賚雉啟》、《謝趙王賚馬並傘啟》、《答趙王啟》（《全後周文》卷一〇）（存目）

宇文迪

《周書》卷一三《宇文迪傳》（存目）

《北史》卷五八《周滕聞王迪傳》 滕聞王迪，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國，迪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迪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宇文贇 周宣帝

《周書》卷七《宣帝紀論》 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櫝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紀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北史》卷一〇《周宣帝紀》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略】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武帝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二年，詔皇太子巡撫西土。【略】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帝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略】（大成元年二月）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爲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略】（二年五月）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公楊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通亂先帝宮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躭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講事者，皆附閹宮奏之。【略】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略】擯斥近臣，多所猜怨。【略】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詩妖》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游。」帝即位二年而崩。

又卷二五《刑法志》（周宣）帝既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棰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

宗　覊

《登渭橋詩》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六：一起翛然，相因爽秀。

北朝樂府俗曲

論述

綜論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四 《諸橫吹曲・企喻歌》，自苻融《瑯琊王歌辭》，姚弼《慕容歌》出于燕，《高陽樂》作于魏，其時與事可考，皆北音也。樂府概繫梁世，未詳其說。其詞可采者，《企喻歌》（男兒欲作健），《瑯琊王歌》（長安十二門、客行依主人），《折楊柳歌》（健兒須快馬），《幽州馬客吟》（快馬常苦瘦），《高陽樂》（何處蹀傷來），五言六首。《隴頭歌》（流離、幽咽），四言二首。七言《捉搦歌》（黃桑柘屐）一首。雜言《木蘭》前一首大江以北，風氣椎悍，音聲抗越。他如：「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男兒干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邊。」無論出自健兒口，即兒女情詞，不作《子夜》、《清商》柔曼，設吳禮觀之，南北國勢可覘矣。《木蘭歌》自是鮮卑代魏之作。按：《唐書・樂志》已著「可汗」爲虜主。所可疑者，「朔風傳金柝，寒光照鐵衣」、「當窗理雲髻，對鏡貼花黃」，似出江左，或南人故擬北調。「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有意襲用未可知也。《橫吹》又有《出塞》古辭云：「候騎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雲影，弓如明月弦。」題雖沿漢，或梁人擬撰。

分論

《企喻歌（四曲）》 《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一曲）非惟孤挺有丈夫氣，亦自是擇交至理。看「不須多」三字，亦非不結伴者矣。（四曲）似亦承上章結伴言，有《秦風》「同袍偕作」之意。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一曲）此爲負勇者之詞。言苟得一壯健之士，如鷂之猛鷙者，而人皆辟易，亦若羣雀之驚散矣，何以多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企喻歌》古健，想北音固應爾。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堅樸質俚，如對古玩。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四曲）有同袍同澤之風。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一曲）「鷂子」二句批：鷂，即鷂也。「兩向波」，言兩向分飛避之，如波之分散也。又，上二，表出尚勇之意。下二，以比喻醒之，極古峭。（四曲）言男兒出門懷死憂者，眞可憐蟲也。若俠士，則何妨尸喪谷中，無人收骨哉。又，只志士不忘在溝壑意。却先在反面，就出門常懷死憂者，以可憐蟲奚落之。然後轉出野死不葬，意中拚有之境，陡然煞住，更覺悲壯。

《瑯琊王歌辭（八曲）》 《古詩歸》卷一四：（一曲）「一日」二句鍾惺批：讀此二語知愛妾換馬，不是薄惡，不近情事。 譚元春評：情不微不至，不迂不微，不癡不迂。古來才人雖極方正難犯，下筆作艷詞，自深于一切蕩子。（七曲）譚元春評：遊客讀之心孤，地主讀之情長。鍾惺評：亦妙在「猛虎」句在後，古法如此。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一曲）夫人好勇之心，未必如好色之甚。今懸刀於梁而撫玩不已，視女之少艾殆有甚焉，其驍騰之氣自可想見。（七曲）窮途求託，惟慮主人之不容，曰強情亦苦矣。下復以猛虎依松栢爲喻，得無以威刼之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亦是北人情志爾許。（三曲）情甚異。起二句興意便遠。（四曲）有古意。（七曲）奇想奇語。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一曲）風調最古。（五曲）眞漢古詩，妙于倒出。（八曲）憎音穢，惡也。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七曲）正意在前，喻意在後。古人往往有之。（八曲）按《晉書》：廣平公姚弼興之子，泓之弟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一曲）上三，正寫愛刀之形。末句，突接上句，以「劇於十五女」，形容其愛刀之情，奇而確。（七曲）上二，眞能達出作客之情。妙在下二以猛虎比意一托，愈覺醒豁。

《鉅鹿公主歌辭（三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三曲）健甚。

《紫騮馬歌辭（六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異甚。（三曲）眞率，直逼漢人，少陵樂府多類此。（四曲）荒荒不羣。（六曲）「飴」字新。總評：六首一氣貫串，章法亦妙。

《紫騮馬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得興意。

《黃淡思歌(四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但覺音節之古，有若自然。

《地驅樂歌》(四曲) 《古詩歸》卷一四：（二曲）鍾惺評：說老女情狀，好笑，然猶妙在眞情不諱。世上多有隱忍羞澀而其中不可知，不可言者。（三、四曲）譚元春評：「枕郎左臂，隨郎轉側」，「摩捋郎鬚，看郎顏色」，千情萬態，聰明溫存，可徑作風流中經史注疏矣。鍾惺評：此等行徑，亦非老女不辦作如此面孔。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四曲）健甚，異甚，情復至甚。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四曲）大抵是費力望歡之意。

《地驅樂歌》(月明光光星欲墮) 《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淺得妙，少得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女子想望所私，而慮其不至，故以欲來不來問之。即詩昏以爲期，明星煌煌之意。而此更狡而猾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總是不恒，愈率愈老。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只如說話。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女子慮所私之不至，故作此以問之，言無至月斜星落時也。詞簡而意狡。

《雀勞利歌辭》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古甚。

《慕容垂歌辭(三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此疑詠從南伐時事。一章、三章有章法。「攀牆視」，語生動，句古。「無邊岸」句，亦古。

《隴頭流水歌(三曲)》 《古詩歸》卷一四：（三曲）鍾惺評：二語漢樂府妙境。二「弱」字，雨雪饑渴之苦在其中。譚元春評：不必竟其所說，即妙。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此直用漢辭。總評：「念我」二句，情眞似國風。三解二語盡行路之艱難。單綴二語章法奇妙。

《隴頭歌辭(三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稍易一字見異。（二曲）奇語。（三曲）直述自然，情悲。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二曲）奇語。（三曲）此章同漢辭。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一：此分爲二章，《三百篇》之遺也。因水勢之流離，感一身之飄泊，何忍又聞其幽咽之聲乎？望秦川而腸斷，羈人之百感生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隴頭之苦，只就「寒」說，造語極奇。

《隔谷歌(二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古峭。（二曲）必有實事，情哀詞促。

《淳于王歌(二曲)》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上二句不甚可解，自古。

《東平劉生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不甚可解，自古。

《捉搦歌(四曲)》 《古詩歸》卷一四：（一曲）「男兒」句，譚元春批：勸世名言。「千凶」字狀匹夫小勇盡情。「老女」句，譚元春批：比「塌地喚天」又好笑。鍾惺批：此語若不自急，其實有迫挾父母之意，蓋奸猾女子之言，所以爲老女也。（三曲）「可憐女子能照影」句，鍾惺批：「能」字妙。「可憐」字如此用亦妙。「不見其餘見斜領」句，譚元春批：「不見其餘」有無限情想。鍾惺評：此首之妙，在不說出。（四曲）「黃桑」二句，鍾惺批：兒女語極像。「小時憐母大憐婿」句，譚元春批：女子年譜。「何不早嫁論家計」句，鍾惺批：「論家計」三字，情急之中偏妙于立言。譚元春批：三字似正，然愈正愈蕩。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一曲）粟粗則石臼能舂，衣敝則巧婦能補，以興男兒雖凶，必有凶者能制之。而老女不嫁，竟無可奈何，惟有任其生口而已。此刺淫者而譴之之詞。（三曲）此亦刺淫之詩。言水深百丈則險，冷至徹骨則寒。而女子尚有照影，而生者獨照其斜領而非正，以此禮義甚嚴，而淫者多不顧也。微詞隱諷，諷刺之意婉然。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三曲）六朝未嫁女子，衣皆斜領。《捉搦歌》：「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捉搦》是《胡吹曲》，斜領或是北朝衣製也。柴虎臣云：「陳江總《雜曲》：『但願私情賜斜領』，恐非未嫁衣飾，亦難專屬北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異甚。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四曲）寫里巷尋常質率瑣屑情事，偏覺雅馴，氣厚故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四曲）以上二比起下二。入情語，眞能使世上癡爺孃一齊顚首。

《折楊柳歌辭(五曲)》 《古詩歸》卷一四：（二曲）「願作」句，譚元春批：想得無賴之甚。 鍾惺評：此辭若出自女兒則不可訓。婦人有此語，入《三百篇》猶當爲正風。（三曲）「忘不著」句譚元春批：解得「忘不著」三字，即通首俱佳。「擔鞍」二句鍾惺批：寫得好笑。 譚元春評：古人用意深，解明又殊不紐捏，所以爲妙。鍾惺評：只是一《讀曲歌》。（四曲）鍾惺評：無深意，取其音節近古。（五曲）鍾惺評：此等雖極淺易，畢竟是古曲，不是唐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二曲）落想新警。（三曲）眞情能寫出。（四曲）自然有致。總評：王元美「樂府小章頗健，乃俱脫骨於梁調」，於

此等可見。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五曲）言事必相須始成，而建功自有其會。以快馬健兒馳騁黃塵，作一榜樣也。寫得有聲勢。「跋跋」二句批：跋跋，猶跋扈。別雄雌，猶決高下也。

《折楊柳歌辭（四曲）》《古詩歸》卷一四：（一曲）譚元春評：上馬下馬，飄宕不羈，想見少年輕薄舉動。（二曲）俚得妙，稍易文雅一字，即非本色。（三曲）鍾惺評：《木蘭歌》，暢言之，即有暢言之妙。此二曲用其語：截作短章，而有短章之妙。又云：古曲樂府相襲，不以爲怪，而其章法意義，有絕不同者。如此二曲之歎息思憶，與《木蘭歌》一字不異，然其性情相去遠矣。（四曲）「阿婆」句，譚元春批：「許」字愁殺人。　鍾惺評：吞吐妙。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一曲）此叙少年躍馬投鞭，而恣意扳折；歇馬橫笛，而悲感客懷，其輕儇佻達之態，儼然如畫。（二曲）棗植多年未嘗無子，女老不嫁，子何由生，蓋反興也。閭巷之口不妨直說，而自不覺其俚。（三曲）女子當學習婦功之時，而停機罷織，悵然遠想，其爲懷春可知。即其詞與《木蘭辭》無異，而另作一想頭，意趣自別。（四曲）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室，此父母之心也。而出自女子之想已自可笑，況今年不嫁可待來年，而衷情不勝汲汲，其去摽梅之風化遠矣。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一曲）無端著景，賓主之情更無不盡。小詩得此，可謂函蓋乾坤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故同前闋，自出奇致。（二曲）愈俚率，愈入情。（四曲）每故用古人成語，綴以新意。如《紫騮馬歌辭》亦然。味此篇自是引用《木蘭辭》，以此知《木蘭辭》非唐人作也。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二曲）此兩語老嫗所能解，而絕不鄙俗，乃知眞正俚言未有不雅者也。

《幽州馬客吟歌辭（五曲）》《古詩歸》卷一四：（一曲）「勦兒常苦貧」句，鍾惺批：千古同慨。「有錢始作人」句，鍾惺批：「作人」用俗語，妙。鍾惺評：說得貧士壯士骨竦。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一曲）此因世人趨利若鶩，而爲是憤激之辭。言快馬急急求芻，而常若其瘦；勦兒耽耽多蓄，而常苦其貧，此亦無怪其然也。試觀羸馬得禾，猶可自振，人而無錢，何以自立？則人之求富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彼貧窮亦可憐矣。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起字新穩。（三曲）命意已異，取興更異，相爲古致。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四曲）「黃花生後園」，忽着此五字，無謂得妙。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一曲）「勦兒」句批：勦兒，掠取人財之健兒也。又評：此慨世人貪利而作。上二，以快馬宜肥常瘦，比起「勦兒」宜富常貧，爲貪財無益正戒。下二，仍即馬說。以黃禾能起羸馬，比出有錢始可作人。就貪財者推原其故，一若實宜諒之者然。寄慨愈深，用筆亦橫。

《蕭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上二，言相去遼闊，下二，言思我無益也。妙在用比，便有古趣。

《高陽樂人歌（二曲）》《古詩歸》卷一四鍾惺評：寫得爽。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一曲）猶有結繩之風，北俗故樸。

《木蘭詩二首》一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芻《洪駒父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三《杜牧之引》）：《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苕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事實》：《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西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卧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按：《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六《木蘭》：樂府有《木蘭》，廼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方子）　趙與峀《賓退錄》卷一：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許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

服，火伴方知其爲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卷二《子美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搬胡盧。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溢村墟。」蓋用《木蘭詩》：「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但連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嚴羽《滄浪詩話・考證》：《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嚦嚦」；《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李東陽《麓堂詩話》：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　安磐《頤山詩話》：《木蘭詞》，古今人以爲高古，然不知爲唐人之擬作也。詞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皆唐人語；且可汗唐蕃國天子之號，故知爲唐人之擬作也。予反復其詞，中間有可疑處：「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唐制無十年征戍之兵；而一卒之微，未必得見天子，可疑者此也。有矛盾處：既曰「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是漢人矣；又曰「可汗問所欲」，則是蕃人矣。既爲可汗，可汗之制安有尚書郎之名哉？自相矛盾此也。況「同行十二年」，言動起居，豈無一事足以發露？「不知木蘭是女郎」，未必然也。豈寓言者歟？　楊慎《升菴詩話》卷六《明駝使》：《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木蘭詞》後篇不當作。末曰：「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此亦玄之見也。又：嚴滄浪曰：「《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曰：「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相類。又卷三：《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爾。能於古調中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力。「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結最着題，又出奇語，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諸公補之，未必能道此。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一〇《木蘭山》：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其詞有「可汗」之語，蓋非晋即隋唐也。今黄州梁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黄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冢，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胡應麟《詩藪・内篇》卷三《古體下・七言》：《木蘭歌》世謂齊、梁作。齊人一代，絕少七言歌行，梁始作初唐體。此歌中，古質有逼漢、魏處，非二代所及也。惟「朔氣」、「寒光」，整麗流亮類梁、陳。然晋人語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已全是唐律。至《休洗紅》、《獨漉篇》，其古質處又多近《木蘭》。齊、梁歌謠，亦有傳者，相去遠甚。余以爲此歌必出晋人，若後篇則唐作也。晋明世，柔然社崙始稱「可汗」，此歌出晋人手，愈無可疑。蓋宋、齊以後，元魏入帝中華，柔然屏居大漠，與黄河黑山道里懸絕。惟東晋世，五胡擾亂，柔然，拓拔常相攻幽、冀間，故詩人歷叙及之。世之疑《木蘭》者，率指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證佐益明，亦一快也。《木蘭歌》是晋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兆齊、梁。如「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尚協東京遺響；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鈿」，齊、梁豔語宛然。又「出門見伙伴」等句，雖甚樸野，實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大姊聞妹來」三疊，是倣《長安有狹斜》體。至「磨刀霍霍向猪羊」，六朝面目盡露矣。此等最易辨，亦最不易辨也。　胡震亨《讀書雜録》卷上：木蘭女子詐爲男，代父征行，諸家未能定其爲何時人。今讀其詩，有「歸來見天子」語矣，却又雜稱爲「可汗」，云「可汗大點兵」，云「可汗問所欲」，此可知其世矣。考「可汗」之號，始北朝時蠕蠕社崙，其後人阿那瓌益強，北齊與通婚姻，講鄰敵禮。蠕蠕衰而突厥俟斤可汗興，北齊復欲結以傾齊，通婚尊事之。故其時人所結撰，得借「可汗」之號，以稱其君。北三朝人所作無疑者。嚴滄浪、左舜齊疑爲唐人，胡元瑞疑爲東晋人，王弇州疑出齊、梁及唐人手，皆非是。謂晋、梁與唐主可稱爲「可汗」否？惟是其人俱稱楚黄陂人，梅禹金以爲事本在此，安得與黄陂相涉？其説可使人疑，然梅於南北分界地理亦未深考也。

今代《黃陂志》：木蘭村在縣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塚。木蘭者，朱氏女也。杜牧《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隋志》其地蕭梁置梁安郡，陷北齊置湘州，後改爲北江州，隋廢。至開皇十八年，改爲木蘭縣。亦猶曹江漆亭以女烈得名。紫微之有詩正在刺齊安日也。其事之在北而確爲北齊時人無疑矣。《河南通志》收爲宋州人姓魏氏，不知何以傳訛乃爾。曹能始《名勝記》刪此而紀之楚省，殊有見。　徐燉《徐氏筆精》卷二《木蘭辭》：女子代父從征之作也。中有「可汗大點兵」之句。按：後魏太武帝時，蠕蠕始自號伊利可汗，則是辭當是晉以後人所作也。或者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如唐人詩，遂以爲唐人僞爲之者。不知齊、梁如此句甚多也。如「玉珂鳴戰馬，金距鬬場雞。」「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等句不類唐人語法耶？如「當窗理雲髻，掛鏡貼花黃」，大類齊、梁口吻。予謂此辭出齊、梁作者無疑。　《古詩歸》卷一四「問女」四句，鍾惺批：四語妙，妙。「昨夜」四句，鍾惺批：質得妙，似《焦仲卿妻》詩法。譚元春批：此等叙法不詳不妙。「東市」四句，鍾惺批：瑣瑣處分是女郎暴出門行徑。「旦辭」句下鍾惺批：「辭黃河」與「辭爺娘」句法變得妙。「但聞」句下譚元春批：瑣瑣路程中，代寫離家顧戀如訴。尤妙在語帶香奩，無男子征戍氣。「壯士」句下鍾惺批：似初唐人《紫騮馬》、《關山月》諸律語。「阿姊」句，譚元春批：補阿姊小弟，關目始妙。「磨刀」句下鍾惺批：七句如見。又批：杜《兵車行》用爺娘喚女聲等語，而復自注之，「草堂舊犬喜我歸」四段亦用此語法。想亦極喜此詩耳。「伙伴」句下譚元春批：又補得妙。「同行」三句，鍾惺批：寫英雄處衆中，光景如見。「雄兔」四句，譚元春批：四語倒在後，咏嘆一番。木蘭機警英烈之氣在紙上矣。未可以閑閑比喻讀之。　鍾惺評：英雄本色，却字字不離兒女情事，便自有聖賢作用，不是一味英雄人所爲。木蘭何人？作《木蘭詩》者何人也。譚元春評：松快而質。又，從來說生男不如生女，只是作后妃富貴想耳。即健婦持門戶，亦未及忠孝大節。當以緹縈、木蘭、曹娥諸女郎實之。　葉廷秀《詩譚》卷九《木蘭辭句》：從來說生男不如生女，只是作后妃富貴想耳。即賢婦持門戶，亦未及忠孝大節，當以緹縈、木蘭、曹娥諸女郎實之。如《木蘭辭》文法朴實，借兒女情事，發英雄本色。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何等氣象。　徐樹丕《識小錄》卷一《木蘭》（存目）。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首言木蘭停機歎息，而代父從軍；次言備辦戎裝而遠羈胡地；次言功成行賞而願還故鄉；次言罷戰歸來而舉家歡悅。於時行枚弗事，雲鬢重梳，火伴驚看，蒼茫若失。豈有同行十二年，而竟不知其爲女郎者，此實人情所難。故作詩者借兔形容，以贊嘆其美，言今日追憶離羣，不覺情迷顚倒，而當日相從傍地，誰能辨別雄雌。執斯以觀木蘭之斂藏韜晦，眞可謂高人數等矣。此篇質而不俚，眞而不浮，幾與《孔雀東南飛》相似。說者見「朔氣傳金柝」等語，絕類初唐，謂是齊、梁以後之作，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其爲唐人無疑。然魏太武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今姑置之梁末，終莫辨其世代之先後。　談遷《棗林外索》卷二《木蘭》：（冀）〔黃〕州黃陂縣（隋木蘭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有木蘭將軍塚，廟曰忠烈將軍，蓋朱氏女代父西征。又歸德府城東南八十里，有孝烈將軍廟。完縣東孝烈將軍廟云：「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此，唐封爲孝烈將軍（《一統志》）。木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見馮時可《木蘭將軍贊》）。一云木蘭姓魏，亳之譙人。廟祭歲四月八日，蓋其生辰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三《木蘭》：王弇州謂「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叙事布辭，蒼拙近古，決非唐手所及。況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解者謂：「木蘭，朱氏女。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然據《湧幢小品》云：「隋煬帝時，姓魏氏，亳之譙人也。從軍一紀，閱十八戰。除尚書不受，歸而改妝。以事聞，帝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又《明駝》：《太眞外傳》：「上賜妃瑞龍腦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三百里。楊升庵謂：「唐置驛有明駝使，哥舒翰以白駝遞。」而《耕餘博覽》乃以明駝使爲異人也，恐誤。《漢書》：「大月支出一封駝」注：「脊上有一封。」李義山詩：「取酒一封駝。」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焦仲卿》，漢人奇作，《木蘭詩》，齊、梁以後之古調也。至次篇「木蘭抱杼嗟」，又緣「唧唧復唧唧」篇脫出。間出長句，句頗近俚。及觀結處大作莊語，元和、長慶後手筆亡疑。世稱樂府長篇，寧可並舉耶。　張晋《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二〇

（《萬首論詩絕句》）：機聲唧唧意遲遲，絕妙情文絕妙詞。只解歌行推李杜，可曾熟讀《木蘭詩》。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六《木蘭歌》：七言長篇，斷推《木蘭歌》爲第一，相其音調，非齊、梁以後人能辦，即鮑明遠亦當頫首。或以「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數語，疑出於唐，殆未見六朝文集者也。樂天《長恨歌》、微之《連昌辭》、鄭嵎《津陽門》詩，鋪序非不勻稱，然大段有痕跡可尋，難云天衣無縫矣。（稱其君曰「可汗」，志其地爲「黃河」，必拓跋氏之世也。或云隋人，煬帝逼之而死，贈孝烈將軍。此小說之最淺陋者。而來氏彙書猶載之，何耶？《文苑英華》謂韋元甫作，魏泰謂曹子建作，俱謬。）又卷二八《明駝》：橐駝蹄白如玉，卧時腹不著地，日行千里，所謂「明駝」也。《木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刻本或誤作「鳴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木蘭詩》首篇甚古。當其淋漓輒類漢、魏，豈得以唐調疑之。「朔氣傳金柝」數語固類唐人，然齊、梁間人每爲唐語，惟唐人必不能爲漢、魏語，以此知其眞古詞也。　此詩章法脫換，轉掉自然。凡作長篇不可無章法，不可不知脫換之妙。此詩脫換又有陡然竟過處，無文字中含蓄多語，彌見高老。　以從軍俠女，但用唧唧夜織直起，妙。若後人必先序家世或序點兵，瑣屑而來矣。今直從「當戶織」過出「歎息」入題，何其超脫斬截。「女亦無所思」二句，就上語又作一折入題，大佳。若竟承「思」「憶」字直下，豈及此之變幻。又此二句非惟變幻，亦復深細。女自有尋常所思所憶，百慮不及從軍。今歎息乃欲從軍，眞是無所思、無所憶也。「東市」四句，故令辭繁不殺，方得淋漓，樂府體自應爾。　自辭爺孃過下黃河生出，辭黃河過下至黑山，此所謂脫換法。以人則爺孃爲主，以地則黑山爲主。入一黃河介於其間，甚無謂，卻甚變幻。再提爺孃喚女，總寫木蘭思親之孝。　不復序木蘭功業，以三四壯語寫去，亦脫換法。「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即過，「歸」字何其斬截。「歸來見天子」，鄭重言之。　還鄉以後又寫令極其淋漓，小弟磨刀，正應上「無大兒」，若此時則已大可知。「開我東閣門」以下，曲寫時事，細肖「當窗」二句，故作嬌致相形。「出門」四句，簡盡而節操儼然。　結作比意，古甚。唐人豈能道隻字。　前云「當戶」，後云「開門」，章法隱隱照應。「東市」一段、「聞女來」一段、「開我東閣門」一段，淋漓古雅，與漢、魏甚近。　或疑唐時始有「可汗」之名，此甚可笑。北魏已稱可汗，梁樂府中現載慕容可汗曲矣。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評「朝辭」諸句：筆瀾洋溢。「雄兔」諸句：結用驚妙。又，摹《焦仲卿妻詩》，什類八九。而氣機流動，無復拙奧之致，不獨「朔氣」、「寒光」等語相懸也。然自是千年絕唱。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三：事奇，詩奇。卑摩時得如此如鳳皇鳴、慶雲見，爲之快絕。又，唐人韋元甫有《擬木蘭詩》一篇，後人并以此篇爲韋作，非也。韋係中唐人。杜少陵《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此詩章法矣，斷以梁人作爲允。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問女何所思」）四語在題前搖曳折出題情，乃絕妙好辭也。「不聞爺娘喚女聲」：質朴得妙。宛是回想深閨女子口氣。複說一遍，愈覺悽切。「爺娘聞女來」至「對鏡帖花黃」：「爺娘」二句與「不聞爺娘喚女聲」應，「小弟聞姊來」與「阿爺無大兒」二句應，惟「阿姊」則用補襯法。而開戶理粧又與當窗理鬢遙應。「開我東閣門」四句，疊用「我」字，與「東市買駿馬」四句疊用「買」字遙應。「當窗理雲鬢」二句，卻故意與「朔氣傳金柝」二句遙應，前後似兩截人。絕世奇事，遂有此絕世奇文；又不知止有此絕世奇文，而原無此絕世之奇人奇事也。「雄兔腳撲朔」四句：借兔爲喻，謔浪生姿。一篇極質古文，至末偏用戲筆，眞絕世奇文。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〇：木蘭可傳，一在孝，能勇往代父；一在貞，能明哲保身，而得功辭爵，亦多可取。此詩須看其運化諸意，虛實錯綜處。前四，就木蘭停織歎息叙起，正引代父。然舉後改妝而出，保身而歸諸事，一歎息中躊躇已定，是爲總提。「問女」十二句，表其願替爺征之孝，複疊問答，故作疑陣，紆徐而入，代爲辭令，卻極明劃慷慨。「東市」四句，接上市鞍馬來，只就辦馬裝上平排東西南北四句，似板實活。改男妝事，宜於此處順便點清，今偏特地藏過，直至後幅返妝，突然反托出來，又足見叙事虛實互用之妙。「朝辭」八句，叙辭家赴邊事，帶定爺娘，兩層遞落，筆勢翔舞不定。「萬里」六句，叙從征勞苦，功成歸朝事，忽又用整鍊之筆爲中腰作鎮，讀之神旺。「壯士」二句，隱然點醒男妝。「歸來」八句，叙策勳賞賜、辭官還鄉事。天子亦不知其爲女，保身意已略逗出。「爺娘」六句，叙女歸舉家歡喜事，忽然添出妹弟。又用三疊調寫出熱鬧異常，與「朝辭」段遙對。「磨刀」句，特奇古。且偏用「聞女」、「聞姊」等字，一若木蘭此時仍是女妝者然；轉落下段，益見不測。「開我」六句，叙入閣返妝事，然逐句脫卸，直至「當窗」十字，方始明白點出，愈悶愈快。出門時不寫改妝，而此處寫返照者，前是避順避實，此則借以蹴起火伴之驚也，布置最善。後八，點破保身，爲通章結穴。蓋保身意欲插叙於

前，則無處安頓，如自出於口，則終涉嫌疑，妙借火伴驚惶，同行年久，不知是女醒出，隨以奚落語申明作收。以兔爲比，不倫不類，更極古趣。木蘭千古奇人，此詩亦千古傑作。《焦仲卿妻》而後，罕有其儔。在蕭梁時，更不圖得此如椽筆也。　歸愚師云：「唐人韋元甫有《擬木蘭詩》一篇，後人并以此詩爲韋作，非也。韋係中唐人。杜少陵《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此詩章法矣。斷以梁人作爲是。」　穀按：　詩中用「可汗」字，木蘭當是北朝人，而詩則南朝人所作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三《亳州志·木蘭事書後》：《大清一統志》第二次修本）、《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女，譙郡城東魏邨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殊勳，人不知爲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　臣無媿君之禮，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按：　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媿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及《唐書·王晙傳》言：　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晙。晙獨不敢取，曰：　詎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守至于死。其見蓋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譏娶國中之說，是大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也。《江南通志》又云：　接十八陣，出奇謀。又云：　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邨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黃陂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事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黃陂縣志》則言木蘭將軍冢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箕卜，自言縣人。《名勝志》云，木蘭邨在黃陂縣治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木蘭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爲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戍往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爲曹子建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爲黃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鑪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大殿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木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閨裝像及女侍七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爲孝烈將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之始畢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爲隋末、唐初人。且言孝烈乃唐謚，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四年，稱天可汗。唐興，適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平，稱大度毘迦可汗者十二年，木蘭不欲爲師都所污，託言臣不媿君，以死徇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南朔方者，蓋譙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所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陂木蘭冢，據隋開皇十八年黃陂縣地置木蘭縣。又《水經·漢水》云：「合旬水，東過木蘭南」注云：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爲木蘭塞。《洵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即木蘭寨。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關人也。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土民以地近亳，而改爲孝烈廟；寫完縣墓廟木像，乃言木蘭即其鎮人。各志言除尚書，則詩所言「不願尚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尚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傅裨若此。木蘭，蓋亳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即應，邦人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爲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眞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又，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陂記云：　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爲一，斷大川之流，析而爲二。興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考》云：　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氏捐十萬緡，創木蘭陂，以護田救民。陂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　木蘭溪在府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媼築坡，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灘。福建《莆田縣志》云：　木蘭陂，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室女傾貲築坡，士女立廟崇祀。此木蘭以孝烈起名者，或曰木蘭陂，或曰將軍灘，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徧用之矣。附記之《亳州志》後，嘉慶丙寅夏六月德州。　宋翔鳳《過庭錄》卷一六《木蘭詩》：《木蘭詩》，隋大業間事也。可汗者，突厥啟民可汗也。天子，煬帝也。黃河，蓋《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即無定河）入黃河之處。黑山，蓋即《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黑澗當以黑山名之，按：　奢延水在今陝西榆林府

懷遠縣境，在漢爲耆延縣也。又今榆林府榆林縣治西十里，有黑山。黑水出其下，即詩之黑山也。《集韻》、《類篇》並出「漶」字，云：水名，出黑山。西漶，即黑以水名，故或加水旁，爲俗字也。《隋書・突厥列傳》拜染干爲啟民可汗，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啟民畜牧之地。按：朔州爲今山西朔平府。府北邊牆，拒歸化城二百餘里。隋大利故城在歸化城西界，後令入塞尚在河之東境，後又避侵掠，則始遷於河南，今榆林以西。邊牆內外當時並是啟民畜牧之地，則其部落必散居其間，以三面拒河，足以爲固，俾免侵掠之患。隋勝州在今邊牆外歸化城西，夏州故城在今邊牆內懷遠縣西，則榆林正在夏、勝二州之間矣。木蘭當是啟民部落，故其父名在軍帖，其家當在黃河之東，故一宿在河邊，再宿在黑山。《隋書・突厥傳》記突厥一國分爲二可汗：一爲啟民可汗，一爲處羅可汗，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故有「同行十二年」之語。又按《突厥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又云，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蓋木蘭在部落酋長之內，故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者，借古巡守有明堂朝諸侯之事也。「可汗問所欲」二句，當依一本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蓋不願官於天子之朝，願還其部落也。《突厥傳》又言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按：所居，即指大利城。蓋雖令入塞而尚往來其間，雲內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則大利城在西北，不得言東北。傳當言帝在榆林將親巡雲內先泝金河，而東北特稍省其文耳。金河，即指黃河。若雲內，則去河尚遠。或以蠕蠕始有可汗之稱，遂以元魏世祖神䴥二年北伐蠕蠕之事當之，證以《魏書・世祖紀》有車駕東轅至黑山，《蠕蠕傳》有「車駕出東道向黑山」之語，說頗有理。然當時絕無蠕蠕部落見天子之事。又彼所謂黑山，疑當在塞外沙漠，非榆林之黑山也。又沈氏《夢溪筆談》云：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又云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按：此黑山亦在塞外漠北，所謂慶州別是一地名，非隋、唐、宋之慶州，在今甘肅慶陽府境者。慶陽，不能南與達靼接境也。《詩人玉屑》卷十一《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嚦嚦」，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又云《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作也。又云《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非漢人也。　馬星翼《東泉詩話》卷一：《木蘭詩》郭茂倩《樂府解題》所載有兩篇，皆不著作者姓名，而文字瑰麗，激昂頓挫。「唧唧」一篇，最工，洵六朝之奇作。或有疑爲子建作者，觀「可汗」之名，魏時無有，可不辯自明矣。《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姓字不知何據，聊備一說。「唧唧復唧唧」，《英華》作「唧唧何切切」，間有異字。余謂樂府次首通篇五言者，或是後人擬作耳。杜牧《題木蘭祠》詩：「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小杜詩自復佳耳，但較原作不免婢學夫人。木蘭詩中並不著姓，後人小說家二種並臆爲造姓，且爲擇對。雖出才人之筆，識見已墜入下等。咏木蘭替爺征，只可叙其爲女，豈容復道許事。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四：《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聲律對偶無不諧，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隋人之作也。尤西堂謂「木蘭魏氏，譙人，代父從軍，凱旋不受爵。煬帝知之，欲納入宮，遂自盡，贈孝烈將軍」。則隋人也。若魏泰詩話謂「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詩與子建所作，豈有一毫相似處。泰豈未覩子建詩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論，疏陋甚矣。　唐仁壽《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八（《萬首論詩絕句》）：《昔昔鹽》爭好句看，言情綺麗若爲歡。一篇頓蕩淋漓處，始信男兒是木蘭。（《木蘭詩》無作者名氏，亦莫定其時代。近人考爲隋時人，甚鑿鑿。）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三三（《蘭苕館詩鈔》）：撲朔迷離兩不知，銜杯快讀《木蘭詞》。鐵衣駿馬顏如玉，想見從征替父時。（右木蘭）　李慈銘《越縵堂詩話》卷下之上：夜授僧喜《木蘭詩》，即考木蘭本末，當以宋氏《過庭錄》之說爲是。詩中所云「可汗」者，突厥啓民可汗也。天子者，隋煬帝也。宋氏謂木蘭之父，蓋啓民部落人。時啓民屢與其兄弟都藍可汗雍虞閭相仇殺，文帝遷之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河南爲

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牆內外地，故有「朝宿黃河」、「莫宿黑山」之語。慈銘案：詩人之言雖多文飾，然玩詩中「當戶理紅妝，對鏡帖花黃」等語，必非胡女。考《隋書・突厥傳》自文帝開皇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都藍。明年，遂遣漢王諒高熲楊素等分道出兵，是爲助啓民出師之始。直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民及妻義成公主來朝行宮。是時都藍可汗早死，嗣之者步迦可汗，屢爲楊素等所敗，奔吐谷渾，兵爭始息。蓋兵士久戍者皆得歸，故有「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之語。時雖命親王上相督師，而史言上發兵助啓民守要路。蓋征戍者，兼爲啓民所轄。其後功賞，亦當由啓民請之，故有「可汗大點兵」及「可汗問所欲」等。若本啓民部落，安得云「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一宿黃河，再宿黑山，不過甚言其行之火速，一日千里，豈可實計路程，且其詩云「當戶織」，云「機杼聲」，豈胡中所有之事。又云：「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正形其爲中國之女，未嘗聞胡語也。玩「將軍」二語及「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確是隋人語，已開唐音之漸。《文苑英華》卷三百三十三《歌行征戍門》載此詩，所注異同頗詳，其題韋元甫名，則誤合《樂府詩集》中所載後篇爲一人作也。（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八：此首乃唐人擬作耳。「胡沙」四句，言情眞至，補前篇所未盡，餘並不及前篇遠甚。「木蘭能承」句、「始知生女」句、「言聲雖是」句及結四句，聲調庸近，定非六朝可知。《文苑》因此首而並以前篇爲唐後人，又不可因前篇而並以此首爲古也。

《咸陽宮人爲咸陽王禧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情致深切，語外多無盡之音。元魏文人甚稀，詩多直率，而後宮女子乃能凄惋動人若此，益信詩在情深。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短節最悲，挽歌變調。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深情出以婉節，自能動人。一時文人詩淺率無味，媿宮中女子多矣。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前二，喝起。中二，憐其不知足，用賦。後二，洛水難渡，則比其不量力也。情深節婉，自足動人。

《廣平百姓爲李波小妹語》 姚寬《西溪叢語》卷下：《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忽忽。』」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二《李波小妹》：（隆、萬間山東有紅羅女與雍容略似，吾鄉周允大曾紀以詩。）北魏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爲之謠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兒安可逢。』」韓致堯曰：「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起句即用其語，而繼以「窄衣短袖蠻錦紅。」結曰：「海棠花下秋千畔，背人撩鬢道悤悤。」姚寬謂所補不合，純是閨情。蔣大鴻曰：「安知當時不別有所感，托之於此女子耶？」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寫小妹勇捷甚活。詠末句，知不獨寫波妹，命意更深。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寫李波之勇悍可畏不盡，只就其小妹騎射之精摹寫之，然後一筆跌落，醒豁異常。於此可悟實虛虛實之妙。標其妹字，亦恰以雍容翻出善武，總非浪筆。

《宣武孝明時謠》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亦異。

《洛中童謠二首》一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深嫉之也。

又二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語異甚。 楊愼《蓮子隨他去》（《升菴集》卷五七）：北齊時童謠云：「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予嘗有詩云：「偃月堂空罷舞塵，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蓋用此事。

《敕勒歌》 《北齊書》卷二《神武帝紀》下：（武定四年九月）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又卷一七《斛律金傳》：天統三年薨，年八十。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略】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

《樂府廣題》(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六《雜歌謠辭》四《敕勒歌》題解引)：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蜀《敕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小題》：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須溪集》卷六)：《勅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語高下相應，知音者少。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七(《遺山先生文集》卷二)：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碧雞漫志》曰：「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王世貞《新刻增補藝苑卮言》卷六：北齊斛律金不解書，【略】至作《敕勒歌》【略】爲一時樂府之冠。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古體下・七言》：齊、梁後，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金《敕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大有漢、魏風骨。金武人，目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渾朴莽蒼，暗合前古。推之兩漢，樂府歌謠，采自閭巷，大率皆然。使當時文士爲之，便欲雕繢滿眼，況後世操觚者。　陳懋仁《藕居士詩話》卷下：北齊《勅勒歌》「風吹草低見牛羊」，不如曹丕「草淺獸肥」佳。　唐汝諤《古詩解》卷一三：北齊神武帝因兵行不利，而思以鼓動衆心，故使斛律金歌之。言此勅勒川乃在陰山之下，而天實覆蓋之，若穹廬然。直有天爲羅帳，併吞一世之念，因嘆天高野曠，而畜收蕃滋，其中蓋不勝眈眈虎視矣。裔夷逐水草而居，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故其所志止此。特其詞逼古，能不爲齊、梁纖調，故錄之樂府。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寓目吟成，不知悲涼之何以生。詩歌之妙，原在取景遣韻，不在刻意也。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南北朝短章，《敕勒歌》斷爲第一，蒼勁高古，不減《大風》、《垓下》。《楊白華》、《咸陽王歌》事眞情眞，詞調亦委婉逼眞，惜不傳誰氏子作。　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〇《金字》：《北史》，斛律敦不識「敦」字，難於署名。神武令改名「金」，猶以爲難。神武指屋角示之。陸渭南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紋」，上句用其事，下句則蘭溪地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此歌甚高古，有漢、魏之餘響。　范大士《歷代詩發》卷六：短勁質奧，樂府古音。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莽莽而來，自然高古，漢人遺響也。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一一(《雷溪草堂詩》)：草白沙寒有所思，高歌音節氣淋漓。西風《敕勒》穹廬曲，定是英雄本色詩。　張玉穀《論古詩四十首》三五(《古詩賞析》卷首)：北音激楚本天然，高調陰山《敕勒川》。誰說南風眞不競，試聽鼓角奏新篇。又《古詩賞析》卷二一「風吹」句批：言風吹草低，始見牛羊，則水草之盛可知。又評：此賦敕勒川畜牧之盛。北音激楚，足振卑靡。前四，就敕勒川寫其空闊。後三，複上天野詠歎，收出畜牧之盛。鍊句耐思。　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二：眇目山人謂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唐仁壽《論六朝詩絕句倣元遺山體》五(《萬首論詩絕句》)：拈來競病即成詩，天與英雄此段奇。大野穹廬歌《敕勒》，幽并精悍可能追。

《束薪謠》　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二一：只是高洋受禪隱語，却極巧切古奧。

紀事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五《梁鼓角橫吹曲・企喻歌辭》　釋智匠《古今樂

錄》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後又有二句『頭毛墮落魄，飛揚百草頭。』最後『男兒可憐蟲』一曲是苻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無人收』。」按：《企喻》本北歌，《唐書・樂志》曰：「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所謂《眞人代歌》是也。大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職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其詞虜音，竟不可曉。梁胡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又有《半和企喻》、《北敦》，蓋曲之變也。

又《琅琊王歌辭》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琅琊王歌八曲，或云「陰涼」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最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按：《晉書・載記》：「廣平公姚弼，興之子，泓之弟也。」

又《鉅鹿公主歌辭》 《唐書・樂志》曰：「梁有《鉅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時歌，其詞華音，與北歌不同。」

又《紫騮馬歌辭》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

又《黃淡思歌辭》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思，音相思之思。按：李延年造《橫吹曲》二十八解，有《黃覃子》，不知與此同否？」

又《地驅歌樂辭》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側側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後云『不可與力』，或云『各有努力』。」

又《慕容垂歌辭》 《晉書》卷一二三《慕容垂載記》：（慕容（垂）本名鈇）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略】及僞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略】定都中山，【略】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略】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

又《木蘭詩二首》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

中華大典・文學典

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　引用書目

説明

一、本書目所列爲本分典引用的主要典籍，爲避免繁冗，引用較少者未一一列入。

二、本書目按我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依次編排。各部、類之間以空行區分，而不標示部、類名目。同類書目除列朝正史外，其餘略按編著者時代先後爲序。

三、各書著録有通用本、善本、新點校本，擇善而從，使用時力求統一，但有時使用者不止一種版本。

四、各書著録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纂者）刊刻年代或所在叢書名。個別重要典籍加標評註者姓名。新整理點校本著録順序爲書名、著者（編纂者）、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録卷數。

後漢書　范　曄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校點本
三國志　陳壽撰　裴松之注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晉書　房玄齡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宋書　沈　約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南齊書　蕭子顯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校點本
梁書　姚思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校點本
陳書　姚思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校點本
魏書　魏　收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北齊書　李百藥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校點本
周書　令狐德棻　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校點本
隋書　魏徵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校點本
南史　李延壽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北史　李延壽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校點本
舊唐書　劉昫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新唐書　歐陽修　宋祁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宋史　托托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後漢紀　袁　宏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嘉靖本
資治通鑑　司馬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校點本
資治通鑑考異　司馬光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刊本
建康實録　許　嵩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張忱石校點本
通志　鄭　樵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藏書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標點本
續藏書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標點本
高士傳　皇甫謐　增訂漢魏叢書本
襄陽耆舊記　習鑿齒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任氏家塾本
入蜀記　陸　游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才子傳　辛文房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九五年校箋本
浦陽人物記　高　濂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廣州人物傳　黄　佐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華陽國志　常　璩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任國强校補圖注本
十六國春秋　題崔鴻　巴蜀書社中國野史集成影印本
渚宫舊事　余知古　叢書集成初編據孫星衍校併增輯補遺本排印本
南唐書　馬　令　四部叢刊續編影明刊本
元和郡縣圖志　李吉甫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太平寰宇記　樂　史　中華書局影印本
方輿勝覽　祝　穆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咸淳刊本
輿地紀勝　王象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宋鈔補配清鈔本
明一統志　李賢等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大清一統志　潘錫恩等　四部叢刊續編影進呈鈔本
乾道臨安志　周　淙　浙江人民出版社據武林掌故叢編標點排印本
嘉泰會稽志　施　宿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嘉泰吳興志　談　鑰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景定建康志　周應合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紹熙吳郡志　范成大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
剡録　高似孫　道光八年刻本、同治光緒間邵武徐氏叢書本
金華赤松山志　倪守約　上海古籍出版社道藏要籍選刊本
茅山志　劉大彬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元刻配明刻本
九江府志　朱榮等　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星子縣志　藍煦等　同治十年刊本
桃源縣志　余良棟等　光緒十八年續修本
水經注　酈道元　四部叢刊初編影武英殿聚珍本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范祥雍校注本
荆楚歲時記　宗　懍　寶顔堂秘笈本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學海類編本
嶺表録異　劉　恂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廬山記　陳舜俞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六朝事迹編類　張敦頤　叢書集成初編影古今逸史本
中吳紀聞　龔明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蜀中廣記　曹學佺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通典　杜　佑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影印本
唐會要　王　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集古録跋尾　歐陽修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歐陽修全集點校本
蘭亭考　桑世昌　知不足齋叢書本
考信録　崔　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崔東壁遺書重排本
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　趙萬里　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　趙　超　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排印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　章宗源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排印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　姚振宗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排印本
崇文總目　王堯臣等　現代出版社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影印本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讀書附志　趙希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孫猛校證本
遂初堂書目　尤　袤　現代出版社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影印本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　陳騤等　現代出版社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影趙士煒等輯考本
直齋書録解題　陳振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南濠居士文跋　都　穆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刻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録　李廷相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　晁　瑮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萬卷堂書目　朱睦㮮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趙定宇書目　趙用賢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百川書志　高儒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重編紅雨樓題跋　徐燉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紅雨樓題跋　徐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鄭杰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　徐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味經書屋鈔本
隱湖題跋　毛晉　虞山叢刻本
國史經籍志　焦竑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世善堂藏書目録　陳第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澹生堂書目　祁承㸁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內閣藏書目録　孫能傳等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脈望館書目　趙琦美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玄賞齋書目　董其昌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汲古閣校刊書目　毛扆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毛扆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近古堂書目　佚名　書目文獻出版社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絳雲樓書目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味經書屋鈔本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録　錢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述古堂鈔本
讀書敏求記　錢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也是園藏書目　錢曾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季滄葦藏書目　季振宜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士禮居刻本
傳是樓書目　徐乾學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道光八年劉氏味經書屋鈔本
傳是樓宋元本書目　徐乾學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曝書亭書目四種・竹垞行笈書目　朱彝尊　臺灣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本
曹楝亭藏書目　曹寅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遼海叢書本
佳趣堂書目　陸漻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怡府書目　胤祥　民國二十五年國立圖書館傳鈔李盛鐸藏舊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　紀昀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永瑢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天禄琳琅書目　于敏中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騫　道光二十七年汝昌蔣氏刊本
天一閣書目　范邦甸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文選樓本
半氈齋題跋　江藩　叢書集成初編據功順堂叢書排印本
文瑞樓藏書目録　金檀　叢書集成初編據讀畫齋叢書排印本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　彭元瑞等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　朱緒曾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　孫星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獨抱廬刊本
孫氏祠堂書目　孫星衍　叢書集成初編據岱南閣叢書排印本
廉石居藏書記　孫星衍　式訓堂叢書本
蕘圃藏書題識、補遺、續録、再續録　黃丕烈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録　黃丕烈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黃丕烈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標點本
求古居宋本書目　黃丕烈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曝書雜記　錢泰吉　式訓堂叢書本
思適齋書跋　顧廣圻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　張金吾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
稽瑞樓書目　陳揆　叢書集成初編據滂喜齋刻本排印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　汪士鐘　叢書集成初編據滂喜齋刻本排印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邵懿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瞿鏞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瞿果行標點本
抱經樓藏書志　沈德壽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楹書隅録　楊紹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十年海源閣刊本
宋元舊本書經眼録　莫友芝　同治十二年莫氏金陵刻本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

吴氏嘉業堂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志　耿文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山右叢書初編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　丁　丙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丁氏刊本
書目答問　張之洞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刻本
皕宋樓藏書志　陸心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十萬卷樓刊本
日本訪書志　楊守敬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鄰蘇園刊本
校讎通義　章學誠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章氏遺書本
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　繆荃孫　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胡玉縉　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王欣夫輯點校本
日本訪書志補　楊守敬、王重民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中華圖書館協會叢書鉛印本
日本國見在書目　〔日〕藤原佐世撰　黎庶昌、楊守敬編　光緒十年黎氏刊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　李盛鐸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標點本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京圖書館　書目文獻出版社本
藏園羣書題記　傅增湘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藏園羣書經眼録　傅增湘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傅增湘　中華書局寫印本
史通　劉知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浦起龍史通通釋校點本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洞涇草堂刻本
廿二史劄記　趙　翼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王樹民校證本
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文史通義　章學誠　劉氏嘉業堂章氏遺書本
中説　王　通　續古逸叢書影宋刊本
朱子語類　朱　熹　黎靖德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榕村語録、榕村續語録　李光地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陳祖武點校本
法書要録　張彦遠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歷代名畫記　張彦遠　津逮秘書本
宣和書譜　佚　名　津逮秘書本
宣和畫譜　佚　名　津逮秘書本
廣川書跋　董　逌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廣川畫跋　董　逌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藝舟雙楫　包世臣　道光二十六年白門倦游閣安吴四種本
抱朴子内篇　葛　洪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王明校釋本
抱朴子外篇　葛　洪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楊明照校釋本
神仙傳　葛　洪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出三藏記集　釋僧祐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蘇晉仁點校本
弘明集　釋僧祐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四庫全書本
高僧傳　釋慧皎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湯用彤校注本
廣弘明集　釋道宣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四庫全書本
續高僧傳　釋道宣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萬曆刊本　四庫全書本
祖堂集　釋　静、釋　筠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高麗藏本
法藏碎金録　晁　迥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雲笈七籤　張君房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正統道藏本
景德傳燈録　釋道原　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
北堂書鈔　虞世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三十三卷堂刊本
藝文類聚　歐陽詢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印汪紹楹標點本
初學記　徐　堅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重印校點本
太平御覽　李　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據四部叢刊三編縮印本
册府元龜　王欽若、楊億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事物紀原　高　承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標點本
實賓録　馬永易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海録碎事　葉廷珪　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明萬曆卓顯卿刻本

事文類聚前集、後集、續集、新集、外集、遺集　祝穆等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雞肋　趙崇絢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山堂考異　章如愚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山堂肆考　彭大翼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永樂大典　姚廣孝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說郛三種　陶宗儀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搜神記　干　寶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汪紹楹校注本
博物志　張　華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范寧校證本
西京雜記　題葛洪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嘉靖刊本
拾遺記　王　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齊治平校注本
搜神後記　題陶潛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汪紹楹校注本
異苑　劉敬叔　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范寧校點本
世說新語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余嘉錫箋疏修訂本
殷芸小說　殷　芸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周楞伽輯注本
談藪　陽松玠　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程毅中等輯校本
隋唐嘉話　劉　餗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七九年程毅中點校本
大唐新語　劉　肅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朝野僉載　張　鷟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七九年趙守儼點校本
教坊記　崔令欽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封氏聞見記　封　演　學津討原本
灌畦暇語　無名氏　學海類編本
本事詩　孟　棨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資暇集　李匡乂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兼明書　邱光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省心錄　林　逋　寶顏堂秘笈本
南部新書　錢　易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宋景文公筆記　宋　祁　學津討原本
玉壺清話　釋文瑩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東原錄　龔鼎臣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一年排印本
文昌雜錄　龐元英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夢溪筆談　沈　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胡道靜校證本
塵史　王得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墨客揮犀　彭　乘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續墨客揮犀　彭　乘　宛委別藏影鈔本
青箱雜記　吳處厚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續世說　孔平仲　宛委別藏影鈔本
孔氏雜說（珩璜新論）　孔平仲　寶顏堂秘笈本
嬾真子　馬永卿　儒學警悟本
侯鯖錄　趙令畤　知不足齋叢書本
靖康緗素雜記　黃朝英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晁氏客語　晁說之　百川學海本
明道雜志　張　耒　顧氏文房小說本
唐語林　王　讜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七年周勳初校證本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四部叢刊三編影明鈔本
默記　王　銍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雞肋編　莊　綽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東觀餘論　黃伯思　學津討原本
春渚紀聞　何　薳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校點本
學林　王觀國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避暑錄話　葉夢得　津逮秘書本
玉澗雜書　葉夢得　涵芬樓說郛本
能改齋漫錄　吳　曾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點校本
邵氏聞見後錄　邵　博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北窗炙輠錄　施德操　學海類編本

碧雞漫志　王　灼　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猗覺寮雜記　朱　翌　知不足齋叢書本
西溪叢語　姚　寬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校點本
獨醒雜志　曾敏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楓窗小牘　袁　褧　寶顏堂秘笈本
續談助　晁載之　粵雅堂叢書本
捫蝨新話　陳　善　儒學警悟本
寓簡　沈作喆　知不足齋叢書本
甕牖閒評　袁　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容齋隨筆　洪　邁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演繁露　程大昌　學津討原本
考古編　程大昌　學津討原本
老學庵筆記　陸　游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雲麓漫鈔　趙彥衛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梁谿漫志　費　袞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芥隱筆記　龔頤正　知不足齋叢書本
雲谷雜記　張　淏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張宗祥校録本
潁川語小　陳　昉　守山閣叢書本
賓退録　趙與旹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宋元筆記叢書標點本　乾隆存怨堂仿宋本
考古質疑　葉大慶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宋元筆記叢書點校本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貴耳集　張端義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吹劍全録　俞文豹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張宗祥重訂本
荆溪林下偶談　吳子良　寶顏堂秘笈本
學齋占畢　史繩祖　學津討原本
稿簡贅筆　章　淵　涵芬樓説郛本
清波雜志　周　輝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校注本
蒙齋筆談　鄭星望　學海類編本
密齋筆記　謝采伯　叢書集成初編據琳琅秘室叢書排印本
習學記言序目　葉　適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標點本
野客叢書　王　楙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點校本、臺灣學生書局影嘉靖刊本
常談　吳　淇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書齋夜談　俞　琬　宛委別藏本
脚氣集　車若水　寶顏堂秘笈本
坦齋通論　邢　凱　守山閣叢書本
黄氏日鈔　黄　震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四部叢刊三編影雙鑑樓藏本
碧湖雜記　蔡絛之　學海類編本　涵芬樓説郛本
齊東野語　周　密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癸辛雜識　周　密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浩然齋雅談　周　密　武英殿聚珍版本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學海類編本
愛日齋叢説　葉　寘　守山閣叢書本
敬齋古今黈　李　治　中華書局學術叢書一九九五年點校本
歸潛志　劉　祁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　知不足齋叢書本
隱居通議　劉　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湛淵静語　白　珽　武林往哲遺著本
閒居録　吾丘衍　武林往哲遺著本　學津討原本
研北雜志　陸　友　寶顏堂秘笈本
日損齋筆記　黄　溍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雪履齋筆記　郭　翼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函海本
南村輟耕録　陶宗儀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瑯嬛記　伊世珍　津逮秘書本
霏雪録　劉　績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讀書録　薛　瑄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琅琊漫鈔　文　林　學海類編本
震澤紀聞　王　鏊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末刻本

吳興掌故集　徐獻忠　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餘冬録　何孟春　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寶顔堂訂正脉望　趙台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刻本
七修類稿　郎　瑛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丹鉛雜録　楊　慎　函海本
丹鉛總録　楊　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丹鉛餘録　楊　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丹鉛續録　楊　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丹鉛摘録　楊　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譚苑醍醐　楊　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千里面譚　楊　慎　宛委山堂説郛本
秋林伐山　楊　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靖三十五年王詢刻本
山樵野語　俞　弁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涵芬樓朱象玄鈔本
過庭録　劉世偉　明嘉靖刻本
戒菴老人漫筆　李　詡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四友齋叢説　何良俊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世説新語補　何良俊　萬曆張懋仁刻王世貞删定本
初潭集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標點本
長水日鈔　陸樹聲　寶顔堂秘笈本
金罍子　陳　絳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二十四年刊本
篷底浮談　張元諭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隆慶四年刊本
千一録　方弘静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重刻來瞿唐先生目録内篇、外篇　來知德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留青日札　田藝蘅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明刊本
推篷寤語、餘録　李豫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隆慶刻本
黄谷瑣譚　李　蓑　民國八年陶然齋刻本
焦氏筆乘　焦　竑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鴻苞　屠　隆　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
汾上續談　朱孟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續玉笥詩談　朱孟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鈔本
穀山筆麈　于慎行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露書　姚　旅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天啓刊本
正楊　陳耀文　臺灣學生書局影隆慶三年刊本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讀書鏡　江盈科　寶顔堂秘笈本
剡溪漫筆　孫能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疑耀　張　萱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讀書雜録　胡震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胡氏家塾刊本
唐音癸籤　胡震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周本淳校注本
客座贅語　顧起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玉唾壺　王一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鈔本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校點本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望雲山館刊本
冷邸小言　鄧雲霄　道光二十七年鄧仁聲刊本
管天筆記　王嗣奭　四明叢書本
文海披沙　謝肇淛　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徐氏筆精　徐　燉　臺灣學生書局影崇禎五年刻本
息齋筆記　吳桂森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崇禎刊本
戲瑕　錢希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刊本
堯山堂偶隽　蔣一葵　碧琳琅館叢書本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隽　蔣一葵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木石居刻本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湧幢小品　朱國楨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剩言　戴君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刊本
雨航雜録　馮時可　寶顔堂秘笈本
小窗自紀雜著　吳從先　古今説部叢書本
吹景集　董斯張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崇禎二年刻本
棗林外索　談　遷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鈔本

識小録　徐樹丕　涵芬樓秘笈本
厄林　周　嬰　嘉靖湖海樓叢書本
青溪暇筆　姚　福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邢氏來禽館鈔本
餘菴雜録　陳　恂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影清初鈔本
獨鑒録　轂齋主人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廣快書本
千百年眼　張　燧　筆記小説大觀本
識餘　惠康野叟　筆記小説大觀本
聽潮居存業　原　良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影清初刻本
雲谷卧餘　張習孔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影順治自刊本
詩紀匡謬　馮　舒　知不足齋叢書本
鈍吟雜録　馮　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滄浪詩話糾謬　馮　班　螢雪軒叢書本
讀書偶然録　程正揆　雍正程氏刻本
愚菴雜著　朱鶴齡　昭代叢書本
文章薪火　方以智　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日知録　顧炎武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黄汝成集釋本
菰中隨筆　顧炎武　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館叢書刊本
樗林偶筆　魏裔介　康熙十九年龍江書院刊本
艮齋雜説、西堂雜俎　尤　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西堂文集刻本
讀書法　魏際瑞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昭代叢書本
古學千金譜　王士禛　治怒齋刊本
居易録　王士禛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池北偶談　王士禛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香祖筆記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標點本
古夫于亭雜録　王士禛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分甘餘話　王士禛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日録論文　魏　禧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昭代叢書世楷堂刊本
蓉槎蠡説、程　哲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程氏七略書堂刊本
此木軒雜著　焦袁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義門讀書記　何　焯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學術筆記叢刊點校本
白田雜著　王懋竑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讀書志疑　王懋竑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福建撫署刊本
説詩樂趣　伍涵芬　齊魯書社一九九二年校注本
南村隨筆　陸廷燦　雍正十三年陸氏壽椿堂刊本
訂訛類編　杭世駿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民國七年嘉業堂叢書本
書隱叢説　袁　棟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刊本
群書札記　朱亦棟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四年武林竹簡齋刻本
援鶉堂筆記　姚　範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十六年姚瑩刊本
佔畢叢談　袁守定　光緒十二年刊本
黄嫺餘話　陳錫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刊本
隨園隨筆　袁　枚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十三年刊本
羣書拾補　盧文弨　抱經堂叢書本
鍾山札記　盧文弨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抱經堂叢書本
蛾術編　王鳴盛　道光二十八年世楷堂刻本
陔餘叢考　趙　翼　乾隆五十五年湛貽堂刊本
簷曝雜記　趙　翼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十駕齋養新録　錢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二初齋讀書記　倪思寛　嘉慶八年涵和堂刊本
惜抱軒筆記　姚　鼐　同治五年省心閣惜抱軒全集本
茶餘客話　阮葵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十四年鉛印本
尖陽叢筆　吴　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鈔本
桃溪客語　吴　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拜經樓刊本
讀書脞録　孫志祖　嘉慶己未刊本
札樸　桂　馥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十八年小李山房刊本
經史雜記　王玉樹　道光十年芳椶堂刊本
瞥記　梁玉繩、庭立記聞　梁學昌等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蠡勺編　凌揚藻　嶺南叢書本

曉讀書齋雜録　洪亮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刊本
蕙櫋雜記　嚴元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勞權鈔本
匏園掌録　楊夔生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涵園叢書本
禮耕堂叢説　施國祁　湖州叢書本
讀書偶記　趙紹祖　道光四年古墨齋刊本
消夏録　趙紹祖　道光四年古墨齋刊本
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　阮　元　道光阮氏文選樓刊本
雪泥書屋雜志　牟庭相　咸豐安吉官署刊本
履園叢話　錢　泳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點校本
讀書叢録　洪頤煊　道光二年富文齋刊本
鄭堂札説　周中孚　光緒趙氏刻仰視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合肥學舍札記　陸繼輅　光緒四年興國州署刊本
癸巳存稿　俞正燮　道光二十八年靈石楊氏刻連筠簃叢書本
浪迹叢談、續談、三談　梁章鉅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點校本
彊識編　朱士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刊本
過庭録　宋翔鳳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咸豐浮溪精舍刊本
交翠軒筆記　沈　濤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刊本
銅熨斗齋隨筆　沈　濤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章氏刊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標點本
硯耕緒録　林昌彝　同治五年刻本
舒藝室隨筆、續筆、三筆　張文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讀書雜釋　徐　鼒　中華書局校點本
東塾雜俎　陳　澧　敬躋堂叢書本
東塾讀書記　陳　澧　廣州刊本
求闕齋讀書録　曾國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王啓源輯本
思益堂日札　周壽昌　光緒四年刊本
蘿藦亭札記　喬松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刊本
南濟楛語　蔣超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兩鷹山房刊本
攀古小廬雜著　許　瀚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刻本
湖樓筆談　俞　樾　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俞樓雜纂　俞　樾　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
越縵堂讀書記　李慈銘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補訂標點本
霞外攟屑　平步雲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本
復堂日記　譚　獻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排印本
札迻　孫詒讓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正修本
古小説鉤沈　魯　迅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魏武帝魏文帝詩注　曹　操、曹　丕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黄節注本
曹集考異　朱緒曾　金陵叢書本
曹集詮評　丁　晏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葉菊生校訂本
石亭紀事續編　丁　晏　頤志齋叢書本
曹子建詩注　曹　植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黄節注本
曹子建集校注　曹　植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趙幼文校注本
王粲集　王　粲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俞紹初輯校本
諸葛亮集　諸葛亮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第四次印刷本
阮步兵詠懷詩註　阮　籍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黄節注華忱之校訂本
阮籍集校注　阮　籍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陳伯君校注本
嵇康集校注　嵇　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戴明揚校注本
嵇康集考　魯　迅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魯迅輯録古籍叢編本
陸機集　陸　機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金濤聲點校本
陸雲集　陸　雲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黄葵點校本
支遁林集、外集　釋支遁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皇甫涬、史玄輯本
陶淵明詩、雜文　陶　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宋紹興曾集刻本
陶靖節先生詩註　湯漢註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宋刻本
箋註陶淵明集　湯漢等註　李公煥輯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巾箱本
陶靖節集　何孟春註　嘉靖二年癸未刊本
陶詩析義　黄文煥　光緒二年重刊本
批評陶淵明集　張自烈評　崇禎五年刻本
陶淵明集　方熊評　清侑静齋刊本

陶淵明詩集　蔣薰評　康熙刻本
陶靖節集　邱嘉穗箋　乾隆邱步洲重校刊本
陶詩彙註　吳瞻泰註　清康熙拜經堂刊本
陶公詩評註初學讀本　孫人龍　汲古閣本
陶謝詩集　陶　潛、謝靈運　姚培謙編　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陶詩本義　馬　璞　清與善堂刊本
陶詩彙評　温汝能　清嘉慶丁卯刊本
靖節先生集　陶澍注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斷句重印本
陶靖節紀事詩品　鍾　秀　清刊本
陶詩真詮　方宗誠　柏堂遺書本
陶淵明閑情賦注　劉光蕡　煙霞草堂遺書本
陶元亮述酒詩解　張諧之　爲己精舍藏書本
陶淵明年譜　吳仁傑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許逸民輯本
謝康樂集　謝靈運、沈啓原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本
謝康樂詩注　謝靈運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黃節注本
鮑參軍集注　鮑　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排印錢振倫注、錢仲聯補注集説本
謝宣城集校注　謝　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曹融南校注本
江文通集彙注　江　淹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排印胡之驥彙注本
劉孝標集　劉　峻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羅國威校注本
何遜集　何　遜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昭明太子集　蕭　統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陰常侍詩集　陰　鏗、張　澍編　二酉堂叢書本
徐孝穆集　徐　陵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屠隆本
庾子山集注　庾　信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許逸民校點、倪璠集注本
王無功文集　王　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會校本
盧照鄰集　盧照鄰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駱臨海集箋注　駱賓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陳熙晉箋注本
王子安集注　王　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標點排印蔣清翊注本
楊炯集　楊　炯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陳子昂集　陳子昂　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張説之文集　張　説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刊本
李白集校注　李　白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瞿蛻園校注本
杜詩詳註　杜　甫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仇兆鰲注釋排印本
杜詩鏡銓　杜　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楊倫詮釋排印本
王右丞集箋註　王　維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趙殿成箋註本
孟浩然詩集　孟浩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注本
岑參集校注　岑　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陳鐵民校注本
顔魯公文集　顔真卿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李遐叔文集　李　華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新刊權載之文集　權德輿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十七年刊本
毘陵集　獨孤及　四部叢刊初編影趙氏亦有齋本
畫上人集　釋皎然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鈔本
韓昌黎先生文集　韓　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馬通伯校注本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韓　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雅雨堂方世舉箋注本
柳宗元集　柳宗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劉禹錫集箋證　劉禹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瞿蛻園箋證本
呂和叔文集　呂　温　四部叢刊初編影述古堂鈔本
白居易集箋校　白居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朱金城箋校本
皇甫持正文集　皇甫湜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
元氏長慶集　元　稹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李賀詩集　李　賀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葉葱奇編訂排印本
樊川文集　杜　牧　四部叢刊初編據明翻宋本影印
杜樊川詩集注　杜　牧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排印本
李德裕文集　李德裕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傅璇琮等校箋本
李商隱詩歌集解　李商隱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排印本
樊南文集　李商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排印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陸龜蒙　四部叢刊初編影黃丕烈校本
新雕注胡曾詠史詩　胡　曾　四部叢刊三編影宋鈔本

周賀詩集　周　賀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宋臨安刊本
丁卯集箋註　許　渾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許培榮箋本
羅隱集　羅　隱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雍文華校點本
皮子文藪　皮日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蕭滌非點校本
司空表聖詩集　司空圖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唐音統籤本
玉樵山人集　韓　偓　四部叢刊初編影舊鈔本
莆陽黃御史集　黃　滔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天壤閣叢書本
白蓮集　釋齊己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鈔本
徐公文集　徐　鉉　四部叢刊初編影黃丕烈校本
南陽集　趙　湘　武英殿聚珍版本
閒居編　釋智圓　續藏經本、巴蜀書社全宋文標點本
文莊集　夏　竦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晏元獻遺文　晏　殊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翻元天曆本
孫明復小集　孫　復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武溪集　余　靖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徂徠石先生文集　石　介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校點本
無爲集　楊　傑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清獻集　趙　抃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梅堯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朱東潤校點本
蘇學士文集　蘇舜欽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李覯集　李　覯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丹淵集　文　同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陳眉公訂正本
公是集　劉　敞　武英殿聚珍版本
曾鞏集　曾　鞏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温國文正公司馬公文集　司馬光　四部叢刊初編影紹興三年本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撫州本
蘇魏公文集　蘇　頌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彭城集　劉　攽　武英殿聚珍版本
日涉園集　李　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二程集　程　頤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蘇軾文集　蘇　軾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孔凡禮校點本
蘇軾詩集　蘇　軾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孔凡禮校點本
蘇轍集　蘇　轍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鄱陽集　彭汝礪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灌園集　呂南公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竹友集　謝　邁　乾隆二六書堂刻宋百家詩存本
姑溪居士文集　李之儀　粵雅堂叢書三編本
西臺集　畢仲游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演山集　黃　裳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龍雲先生文集　劉　弇　豫章叢書本
豫章黃先生文集　黃庭堅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
山谷內集詩注　黃庭堅　武英殿聚珍版任淵注本
淮海集　秦　觀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小字本
竹隱畸士集　趙鼎臣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滹水集　李　復　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本
張耒集　張　耒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雞肋集　晁補之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龜山集　楊　時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徑集　蔣之奇　兩宋名賢小集本
嵩山文集　晁説之　四部叢刊初編影舊鈔本
景迂生集　晁説之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溪堂集　謝　逸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摛堂文集　慕容彥逢　常州先哲遺書本
梁谿集　李　綱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餘集　黃彥平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默成文集　潘良貴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石門文字禪　釋惠洪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徑山寺本

丹陽集　葛勝仲　常州先哲遺書本
北山小集　程　俱　四部叢刊續編影宋鈔本
浮藻集　汪　藻　武英殿聚珍版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默堂先生文集　陳　淵　四部叢刊三編影宋鈔本
忠正德文集　趙　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樵溪居士集　劉才邵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陽春集　米友仁　知不足齋叢書本
東萊先生詩集　呂本中　四部叢刊續編影宋本
横浦文集　張九成　商務印書館影萬曆本
韋齋集　朱　松　四部叢刊續編影明本
松隱文集　曹　勳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劉峰真隱漫録　史　浩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范香溪先生文集　范　浚　四部叢刊續編影明本
梅溪王先生集　王十朋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本
湖山集　吴　芾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藏海居士集　吴　可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渭南文集　陸　游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華氏活字本
劍南詩稿　陸　游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錢仲聯校注本
誠齋集　楊萬里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鈔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朱　熹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本
江湖長翁集　陳　造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南軒集　張　栻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悦齋文鈔　唐仲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金華唐氏遺書本
攻媿集　樓　鑰　四部叢刊初編影武英殿聚珍版本
止齋先生文集　陳傅良　永嘉叢書本
呂東萊文集　呂祖謙　金華叢書本
陸九淵集　陸九淵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稼軒詞編年箋注　辛棄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鄧廣銘箋注本
辛稼軒詩文鈔存　辛棄疾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鄧廣銘輯録本
陳亮集　陳　亮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靈巖集　唐士耻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絜齋集　袁　燮　武英殿聚珍版本
葉適集　葉　適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點校本
澗泉集　韓　淲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昌谷集　曹彦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梅山續稿　姜特立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漫堂文集　劉　宰　嘉業堂叢書本
野谷詩稿　趙汝鐩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北山集　鄭剛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尊白堂集　虞　儔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蒙泉詩稿　李　濤　兩宋名賢小集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魏了翁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真德秀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正德本
敝帚藁略　包　恢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後山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四部叢刊初編影賜硯堂鈔本
文忠集　王　柏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彝齋文編　趙孟堅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雪城舍人集　姚　勉　豫章叢書本
秋堂集　柴　望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富山遺稿　方　夔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疊山集　謝枋得　四部叢刊續編影明本
陵陽集　牟　巘　吴興叢書本
潛齋集　何夢桂　吴興叢書本
牧萊脞語　陳仁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元刊本
須溪集　劉辰翁　豫章叢書本
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本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鄭所南先生文集　鄭思肖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西巖集　張之翰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艮齋詩集　侯克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增訂湖山類稿　汪元量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晞髮集　謝翱　清陸大業刻本
順適堂吟稿　葉茵　兩宋名賢小集本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　趙秉文　四部叢刊初編影汲古閣鈔本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四部叢刊初編影舊鈔本
元遺山詩集箋注　元好問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排印施國祁箋注本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藏春集　劉秉忠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郝文忠公集　郝經　乾坤正氣集本
紫山大全集　胡祗遹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秋澗先生大全集　王惲　四部叢刊初編影弘治本
桐江集　方回　宛委別藏本
桐江續集　方回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牧菴集　姚燧　武英殿聚珍本
水雲村泯稿　劉壎　道光愛餘堂刊本
霽山文集　林景熙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剡源戴先生文集　戴表元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
剡源逸稿　戴表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繆氏藕香簃鈔本
石堂先生遺集　陳普　江蘇古籍出版社全元文本
靜修先生文集　劉因　四部叢刊初編影元小字刻本
湛淵靜語　白珽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雪樓文集　程鉅夫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吳文正集　吳澄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牆東類稿　陸文圭　常州先哲遺書本、江蘇古籍出版社全元文點校本
陳定宇先生文集　陳櫟　康熙三十三年陳嘉基刻本
松雪齋文集　趙孟頫　四部叢刊初編影元刊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柳待制文集　柳貫　四部叢刊初編影至正刊本
清容居士集　袁桷　四部叢刊初編影元本
張文忠公文集　張養浩　元至正四年刻本
畏齋集　程端禮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道園學古録　虞集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本
道園遺稿　虞集　元至正十四年刊本
翰林楊仲弘詩　楊載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刻本
文忠集　王結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貞居先生詩集　張雨　武林往哲遺著本
金華黃先生文集　黃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元寫本
東維子文集　楊維楨　四部叢刊初編影鳴靜山房鈔本
淵穎吳先生集　吳萊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翻元刊本
樵雲獨唱　葉顒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佩玉齋類稿　楊翮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九靈山房集　戴良　金華叢書本
一山文集　李繼本　湖北先正遺書本
子淵詩集　楊彝　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
張光弼詩集　張昱　四部叢刊續編影明鈔本
可閑老人集　張昱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鼓泄稾　虞堪　涵芬樓秘笈本
竹齋詩集　王冕　邵武徐氏叢書本
臨安集　錢宰　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明文點校本
陳聘君海桑先生集　陳模　康熙十九年重修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明文點校本
胡仲子集　胡翰　清惠棟據洪武刻本傳鈔本
宋濂全集　宋濂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點校本
李草閣詩集　李昱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洪武唐光祖輯拾遺本
肅雝集　鄭允端　涵芬樓秘笈本
劉誠意伯集　劉基　四部叢刊初編影涵芬樓秘笈本
廣中四傑集　黃哲、李德等　盛明百家詩後集本
白雲稿　朱右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初刊本

清江貝先生文集　貝瓊　四部叢刊初編影洪武刊本
王忠文公集　王禕　金華叢書本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正統壬戌刊本
密菴稿　謝肅　四部叢刊三編影洪武刊本
靜居集　張羽　豫章叢書本
王徵士集　王彝　清宋犖刊本
北郭集　徐賁　四部叢刊三編影成化刊本
南綱齋集　童冀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西菴集　孫賁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高青丘集　高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劉彥昺集　劉炳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韓中允集　韓守益　盛明百家詩本
峴泉集　張宇初　文物出版社道藏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刊本
頤菴文選　胡儼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東里文集　楊士奇　中華書局劉伯涵等點校本
泊菴集　梁潛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琴軒集　陳璉　聚德堂刊本
夏忠靖集　夏原吉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白雲樵唱集　王恭　正誼堂叢書本
介菴集　黃淮　敬鄉樓叢書本
沙溪集　孫緒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文毅集　解縉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顧華玉文集　顧璘　金陵叢書甲集本
毅齋集　王洪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安雅堂集　陳旅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王襄敏公文集　王越　明萬曆刻本
方洲集　張寧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椒丘文集　何喬新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薛文清集　薛瑄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石田稿　沈周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未軒文集　黃仲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定山集　莊昶　金陵叢書丁集本
西村詩集　朱朴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瓠翁家藏集　吳寬　四部叢刊初編影正德刊本
懷麓堂集　李東陽　知不足齋叢書本
白齋詩集、白齋竹里詩集　張琦　四明叢書本
震澤集　王鏊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空同先生集　李夢陽　嘉靖九年刊本
王廷相集　王廷相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儼山集　陸深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楊弘山先生存稿　楊士雲　雲南叢書本
思玄集　桑悅　萬曆二年桑大協活字本
瀼溪草堂稿　孫承恩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何大復先生集　何景明　嘉靖十年刊本
太白山人漫稿　孫一元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華泉集　邊貢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圭山近稿　張儉　山右叢書本
升菴集　楊慎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泰泉集　黃佐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考功集　薛蕙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鳥鼠山人小集　胡纘宗　嘉靖刻本
强德州集　强仕　盛明百家詩本
常評事集、常評事寫情集　常倫　山右叢書本
嵩渚集　李濂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四溟山人詩集　謝榛　問影樓叢刻本
方山薛先生全集　薛應旂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靖刊本
李開先集　李開先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震川先生集　歸有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洞麓堂集　尹臺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荆川先生文集　唐順之　常州往哲遺書本
青霞集　沈　鍊　乾坤正氣集本
皇甫昆季集　皇甫濂　盛明百家詩本
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　坤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刻本
白雪樓詩集　李攀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汪時元刻本
滄溟集　李攀龍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衡廬精舍藏稿　胡　直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名疑集　陳士元　三餘草堂刊湖北叢書本
薜荔園詩集　佘　翔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　王世貞　中華書局校點本
月峯先生居業次編　孫　鑛　四庫焚毁書叢刊影萬曆四十年吕氏刊本
碣石篇　楊承鯤　四明叢書本
處實堂集　張鳳翼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刻本
甔甀洞藁　吴國倫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内方先生集　董承叙　沔陽叢書本
澹園集　焦　竑　金陵叢書乙集、中華書局點校本
白榆集　屠　隆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蠹堯惠刊本
由拳集　屠　隆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大泌山房集　李維楨　萬曆三十九年刊本
負苞堂集　臧懋循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點校本
趙忠毅公文集　趙南星　乾坤正氣集本
鹿裘石室集　梅鼎祚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天啟梅氏刊本
市隱園集　費尚伊　沔陽叢書本
寓林集　黄汝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天啟刊本
白蘇齋類稿　袁宗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錢伯城點校本
徐念陽公集　徐如珂　乾坤正氣集本
嬾真草堂集　顧起元　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叢刊本、金陵叢書丙集本
袁宏道集箋校　袁宏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錢伯城校箋本
珂雪齋集　袁中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錢伯城點校本
鼇峯集　徐　煒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天啓五年南居益刊本
曹大理集、石倉文稿　曹學佺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刊本
九籥集、九籥别集　宋懋澄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王利器輯校本
天儒子全集　艾南英　家塾藏本
清閟全集（響玉集、文遠集、循滄集等）　姚希孟　崇禎刻本
嶧桐文集　劉　城　貴池先哲遺書本
朱舜水先生文集　朱之瑜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日本正德刻本
陳忠裕公全集　陳子龍　嘉慶八年刻本
安雅堂稿　陳子龍　宣統上海時中書局本
豐草菴詩集、文集　董　説　吴興叢書本
陶菴集　黄淳耀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知服齋叢書本
何太僕集　何棟如　金陵叢書本
初學集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有學集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張岱詩文集　張　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點校本
鈍吟文稿　馮　班　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證山堂集　周斯盛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水田居文集　賀貽孫　同治九年勅書樓刊本
愚菴小集　朱鶴齡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叢刊影印本
霜紅龕詩鈔　傅　山　宣統三年山陽丁氏刻本
金聖嘆全集　金人瑞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湘帆堂集　傅占衡　四庫焚毁書叢刊影康熙活字本
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變雅堂遺集　杜　濬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黄岡沈氏刊本
盦山文集　方　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叢刊影印本
賴古堂集　周亮工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叢刊影印本
顧亭林詩文集　顧炎武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自課堂集　程康莊　山右叢書初編本
歸莊集　歸　莊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排印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畿輔叢書本

西堂文集、詩集　尤　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刻本
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順治增修刊本
學餘堂文集　施閏章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魏伯子文集　魏際瑞　昭代叢書本
溉堂集　孫枝蔚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本
稽留山人集　陳祚明　雍正刻本
魏叔子文集　魏　禧　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胡守仁點校本
堯峰文鈔　汪　琬　四部叢刊初編影林佶寫刊本
改亭文集　計　東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十三年計濱刊本
己畦文集　葉　燮　民國六年郎園先生全書本
姜先生全集（湛園未定稿、西溟文鈔、湛園藏稿）　姜宸英　光緒毋自欺齋刊本
葉文敏公集　葉方藹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舊鈔本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留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雍正刊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初編影康熙五十三年刊本
翁山文外　屈大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刊本
翁山詩外　屈大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凌鳳翔補修本
秋笳集　吳兆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雍正四年刊本
憺園文集　徐乾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冠山堂刊本
獨漉堂詩文全集　陳恭尹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五年刊本
績學堂文鈔、詩鈔　梅文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刊本
含經堂集　徐元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刻本
帶經堂集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七略學堂刊本
古歡堂集　田　雯　康熙刻本
南州草堂集　徐　釚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蓮洋詩鈔　吳　雯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青門集（青門簏稿）　邵長衡　常州先哲遺書本
馮舍人遺詩　馮廷櫆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雍正刻本
柳塘詩集　吳祖修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康熙刊本
橫雲山人集　王鴻緒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增修本
遂初堂文集　潘　耒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刻本
敬業堂詩集　查慎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通志堂集　納蘭性德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本
陸堂詩集　陸奎勳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乾隆小瀛山閣刻本
弱水集　屈　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乾隆刊本
方苞集　方　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歸愚詩鈔　沈德潛　乾隆寫刻本
釀蜜集　浦起龍　乾隆二十七年靜寄東軒刻本
今有堂詩集　程夢星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乾隆十二年刊本
雷溪草堂詩　馬長海　乾隆九年嘉業堂刊本
方貞觀詩集　方貞觀　乾隆三年歙縣刊本
青溪集　程廷祚　金陵叢書本
鄭板橋集　鄭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松泉文集　汪由敦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道古堂文集　杭世駿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刻光緒增修本
悅親樓詩集　祝德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姑蘇本宅刻本
劉大櫆集　劉大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吳孟復點校本
全祖望集彙校彙注　全祖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朱鑄禹彙校彙注本
小倉山房詩文集　袁　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周本淳點校本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點校本
勉行堂詩文集　程晉芳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傳經堂詩鈔　韋謙恒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刻本
孟亭居士詩文稿　馮　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西莊始存稿　王鳴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三十年刊本
綠筠書屋詩鈔　葉觀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紀文達公遺集　紀　昀　河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
春融堂集　王　昶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本
甌北集　趙　翼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點校本
潛研堂文集　錢大昕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呂友仁標校本

雲巖山人詩集　畢　沅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經訓堂刊本
夢樓詩集　王文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道光補修本
響泉集　顧光旭　宣統二年無錫文苑園排印本
歸求草堂詩集　嚴長明　民國元年郎園刻嚴東有詩集本
香亭文稿　吳玉綸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滋德堂刊本
知足齋詩集　朱　珪　嘉慶九年阮元刻增修本
惜抱軒詩文集　姚　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點校本
愚谷文存　吳　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十二年刻本
拜經樓詩集　吳　騫　嘉慶八年刻增修本
復初堂詩集、文集　翁方綱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景文堂詩集　戚學標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辛亥刻本
寶奎堂集　陸錫熊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陸成沅刻本
晚學集　桂　馥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刻本
午風堂叢談　鄒炳泰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刊本
青芙蓉詩鈔　陸元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刊本
揅經堂集　阮　元　道光文選樓刊本
校禮堂詩集、文集　凌廷堪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道刊本
曬書堂集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東路廳署刊本
大雲山房文稿　惲　敬　四部叢刊初編影同治八年刻本
煙霞萬古樓文集　王　曇　嘉慶二十一年虎丘東山廟刊道光增修本
點蒼山人詩鈔　沙　琛　雲南叢書本
讀白華草堂詩初集　黃　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刊本
白鶴山房詩鈔　葉紹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桂林使廨增修本
天真閣集　孫原湘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五年增修本
茗柯文編　張惠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鐵橋漫稿　嚴可均　道光十八年刊本
雕菰集　焦　循　蘇州文學山房刻本
思適齋集　顧廣圻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徐渭仁刻本
小謨觴館詩文集　彭兆蓀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增修本
初月樓文鈔　吳德旋　光緒九年刊本
瓶水齋詩集　舒　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本
養一齋文集、詩集　李兆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維風堂刻本
頤道堂詩選、詩外集、文鈔　陳文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刻道光增修本
養素堂詩集、文集　張　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棗華書屋刻本
劉孟塗集　劉　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槃山草堂刻本
養一齋集　潘德輿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至同治遞刻本
程侍郎遺集　程恩澤　粵雅堂叢書本
東溟文集、後湘詩集　姚　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同治刊本
攷槃集文録　方東樹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二十八年刊本
青溪舊屋文集　劉文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九年刻本
夢陔堂詩集、文集　黃承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咸豐刻本
石雲山人詩集　吳榮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筠清館刻本
陶文毅公全集　陶　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二十年刻本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緼欲亭集、後集　祁寯藻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咸豐刻本
魏源集　魏　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思伯子堂詩集　張際亮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姚濬思刻本
樂志堂文集　譚　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咸豐吏隱園刊本
林昌彝詩文集　林昌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復莊詩問　姚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嘯古堂詩集　蔣敦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淞隱廬刊本
舒藝室雜著、賸稿、詩存　張文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七經樓文鈔　蔣湘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九年刊本
求志居集　陳世鎔　清廣州刊本
秦川熒餘草　董平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爾爾書屋詩草　史夢蘭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元年刻本
柏堂集　方宗誠　光緒四年刻本
集義軒咏史詩鈔　羅惇衍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元年刊本

賭棋山莊所著書　謝章鋌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十年刊本
退補齋詩存、文存、詩存二編、文存二編　胡鳳丹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光緒刊本
小匏菴詩存、詩話　吳仰賢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四年刊本
儀顧堂集　陸心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刊本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　中國書店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可園文存、詩存　陳作霖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宣統元年增修本
湘綺樓全集　王闓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長沙刻本
虛受堂文集　王先謙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澗于集　張佩綸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澗于草堂刻本
楊叔嶠先生詩集　楊　鋭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民國三年鉛印本
復堂類稿　譚　獻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光緒五年刻本
安越堂外集　平步雲　民國十一年四有書局排印本
碧琅玕館詩鈔、續鈔　楊光儀　同治十三年、光緒七年刊本
雪虛聲堂詩鈔　楊深秀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民國六年戊戌六君子遺集本
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　譚嗣同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蔡尚志等編增訂本
文選　蕭　統　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影李善注尤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李善注胡刻點校本
六臣注文選　蕭　統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刻本
文選顏鮑謝詩評　方　回　上海古籍出版社瀛奎律髓彙評一九八六年李慶甲點校本附
選詩補註　劉　履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文選瀹註　閔齊華註　孫鑛評　揚州圖書館藏天啓二年烏程閔氏自刻本
文選纂註評林　張鳳翼　揚州大學敬文圖書館藏萬曆甲寅刻本
六朝選詩定論　吳　淇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康熙賴古堂刊本
梁昭明文選越裁　洪若皐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康熙名山聚刻本
重訂文選集評　于光華編次　乾隆壬辰江蘇書局刻本
文選理學權輿　汪師韓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光緒讀畫齋刻本
選學膠言　張雲璈　道光十一年刻本
文選紀聞　余蕭客　碧琳琅館叢書本
文選音義　余蕭客　乾隆靜勝堂刻本
文選旁證　梁章鉅　道光刻本
文選理學權輿補、文選考異　孫志祖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讀畫齋叢書本
文選箋證　胡紹煐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聚學軒叢書本
文選拾瀋　李　詳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李審言文集本
玉臺新詠箋注　徐　陵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穆克宏點校吳兆宜注程琰删補本
玉臺新詠考異　題紀容舒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羣書治要　魏　徵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本
文館詞林　許敬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適園叢書本
河嶽英靈集　殷　璠、中興間氣集　高仲武、又玄集　韋　莊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本
松陵集　陸龜蒙等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文苑英華　李昉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周必大等校訂校勘本
唐文粹　姚　鉉　四部叢刊初編影嘉靖刻本
古文苑　佚　名、章　樵註　守山閣叢書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宋文鑑　呂祖謙　江蘇書局刻本
兩宋名賢小集　題陳　思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賦辨體　祝　堯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皇元風雅前集、後集　傅　習、孫存吾　四部叢刊初編影高麗翻刻本
唐詩品彙　高　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明刊本
詩學權輿　黃　溥　天啓復禮堂刊本
六朝聲偶集　徐獻忠　明華亭徐氏文房刊本
樂府原　徐獻忠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　坤　崇禎刻本

六朝詩集　佚名編　薛應旂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刊本
古詩歸　鍾　惺、譚元春　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名媛詩歸　題鍾惺　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七十二家集　張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末刻本
古詩紀　馮惟訥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石倉十二代詩選　曹學佺　崇禎四年序刊本
古樂苑　梅鼎祚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張　溥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詩鏡　陸時雍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文奇賞　陳仁錫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萬曆至天啓刻本
古詩解　唐汝諤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李潮刻本
樂府廣序　朱嘉徵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十五年清遠堂刊本
詩集廣義　朱嘉徵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清遠堂刻本
詩苑天聲　范與良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順治潛采堂刻本
古詩評選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
采菽堂古詩選　陳祚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丙戌刻本
歷代詩發　范大士　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影康熙丁丑刻本
歷代賦格　陸　棻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康熙刻本
阮亭古詩選　王士禛　康熙天藜閣刻本
榕村詩選　李光地　清刻本
曹陶謝三家詩　張　潮、卓爾堪、張師孔　南京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歷代賦彙　陳元龍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影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古詩源　沈德潛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排印本
重訂唐詩別裁　沈德潛　中華書局影印本
古文眉詮　浦起龍　三吳書院刊本
古唐詩合解　王堯衢　雍正善成堂刻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排印本
古文雅正　蔡世遠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文觀止　吳楚材、吳調侯　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
古文析義　林雲銘　清文選樓刊本
古詩賞析　張玉穀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許逸民點校本
歷代名媛詩詞　陸　昶　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樂府正義　朱　乾　乾隆刻本
全唐文　董誥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古文辭類纂　姚　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影印本
今體詩鈔　姚　鼐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均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據廣雅書局本影印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簡體橫排本
駢體文鈔　李兆洛、譚獻批　四部備要本
七十家賦鈔　張惠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宛鄰書屋古詩録　張　琦　道光中陽湖張氏宛鄰書屋刊本
古文翼　唐德宜　同治癸酉刊本
詩比興箋　陳　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排印本
六朝文絜箋注　許　槤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新一版本
十八家詩鈔　曾國藩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同治傳忠書局本
古文小品咀華　王符曾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標校本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　吳汝綸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都門書局本
詩法萃編　許印芳　雲南叢書本
六朝麗指　孫德謙　四益宦刊本
晚晴簃詩匯　徐世昌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退耕堂刻本
全宋詞　唐圭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排印本
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　逯欽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建安七子集　俞紹初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排印本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巴蜀書社排印本
全宋詩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本
全元文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江蘇古籍出版社、鳳凰出版社排印本
全明文　錢伯城、魏同賢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文心雕龍　劉　勰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黃叔琳注、紀昀評本
文心雕龍注　劉　勰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范文瀾注標點本

文心雕龍校證　劉　總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王利器校證本
詩品　鍾　嶸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文鏡秘府論校注　〔日〕遍照金剛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王利器校注本
樂府古題要解　吴　兢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詩式　釋皎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叢書集成初編據十萬卷樓叢書排印本
詩議　釋皎然　明嘉靖二十七年崇文堂吟窗雜録本、文鏡秘府論引
二南密旨　賈　島　學海類編本
中山詩話　劉　攽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蔡寬夫詩話　蔡居厚　苕溪漁隱叢話、竹莊詩話、詩林廣記引
潘子真詩話　潘　淳　苕溪漁隱叢話引
後山詩話　陳師道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王直方詩話　王直方　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引
臨漢隱居詩話　魏　泰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潛溪詩眼　范　温　永樂大典卷八〇七、苕溪漁隱叢話等引
唐西子文録　唐　庚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古今詩話　李　頎　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等引
洪駒父詩話　洪　芻　苕溪漁隱叢話、竹莊詩話引
彦周詩話　許　顗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詩話總龜　阮　閱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周本淳點校本
優古堂詩話　吴　幵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北山詩話　佚　名　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張伯偉編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本
藝苑雌黄　嚴有翼　苕溪漁隱叢話、杜工部草堂詩話、錦繡萬花谷前集引
碧溪詩話　黄　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冷齋夜話　釋惠洪　江蘇古籍出版社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據日本五山版排印本
西清詩話　蔡　絛　江蘇古籍出版社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據明鈔本排印本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艇齋詩話　曾季貍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石林詩話　葉夢得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觀林詩話　吴　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庚溪詩話　陳巖肖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風月堂詩話　朱　弁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竹坡詩話　周紫芝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歲寒堂詩話　張　戒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圃折中　鄭　厚　涵芬樓説郛本
遯齋閒覽　陳正敏　苕溪漁隱叢話引
醉翁寤語　樓　璹　宛委山堂説郛本
苕溪漁隱叢話　胡　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重訂本
韻語陽秋　葛立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刊本
環溪詩話　吴　沆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休齋詩話　陳知柔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詩人玉屑引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誠齋詩話　楊萬里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吟窗雜録　題陳應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靖崇文書堂刊本
文則　陳　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點校本
崇古文訣　樓　鑰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詩律武庫　呂祖謙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宋鈔本
餘師録　王正德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仕學規範　張　鎡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詩評　敖陶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詩人玉屑一九八二年修訂重印本
白石道人詩説　姜　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娛書堂詩話　趙與虤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後村詩話　劉克莊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滄浪詩話校釋　嚴　羽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郭紹虞校釋本
藏一話腴　陳　郁　豫章叢書本
杜工部草堂詩話　蔡夢弼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深雪偶談　方　嶽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曹琰鈔本
對牀夜語　范晞文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竹莊詩話　何　汶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詩林廣記　蔡正孫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懷古録　陳　模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滹南詩話　王若虛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修辭鑑衡　王　構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詩法家數　楊　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梅磵詩話　韋居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法正宗　揭傒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詩學指南本
詩宗正法眼藏　揭傒斯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詩學指南本
吴禮部詩話　吴師道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文筌　陳繹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李士棻家鈔本
詩文正法、詩法正論　傅若金　格致叢書本
東坡文談録、東坡詩談録　陳秀民　南圖清鈔本
詩文規範　徐　駿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大清鈔本
詩法隽永　喻正己　宛委山堂説郛本
南溪筆録群賢詩話　佚　名　明正德五年刻本
文章辨體序説　吴　訥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點校本
西江詩法　朱　權　嘉靖十一年重刊本
菊坡叢話　單　宇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成化九年刊本
松石軒詩評　朱奠培　明成化十年刊本
詩法　謝天瑞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復古齋刊本
南濠詩話　都　穆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麓堂詩話　李東陽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瓊臺詩話　蔣　冕　明愛吾廬刊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學海類編本
頤山詩話　安　磐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蓉塘詩話　姜　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靖張國鎮刻本
談藝録　徐禎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詩談　徐　泰　學海類編本
逸老堂詩話　俞　弁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升菴詩話　楊　慎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話補遺　楊　慎　明祁氏澹生堂刻本
絶句衍義　楊　慎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曼山館刻本
藝苑玄機　邵經邦　武林往哲遺書本
六藝流別　黄　佐　嘉靖四十一年歌大任刻本
黄氏詩法　黄省曾　格致叢書本
四溟詩話　謝　榛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解頤新語　皇甫汸　萬曆刻藝藪談宗本
文章指南　歸有光　光緒二年刻本
古文舉例　歸有光　光緒乙巳史學齋刻本
文脈　王文禄　學海類編本
欣賞詩法　茅一相　萬曆刻本
文體明辨序説　徐師曾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再版本
詩體明辨　徐師曾　清刻本
説詩　譚　浚　萬曆七年序刻本
新刻增補藝苑卮言　王世貞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萬曆武林刻本
藝圃擷餘　王世懋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冰川詩式　梁　橋　隆慶四年朱睦㮮、梁夢隆刻本
讀詩拙言　陳　第　道光丁未海山仙館叢書本
豫章詩話　郭子章　萬曆三十年吴刻本
詩藪　胡應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本
雪濤詩評　江盈科　宛委山堂説郛續本
藝苑倉談　郝　敬　明萬曆崇禎郝洪範刻《山草堂集・内編》本
詩源辯體　許學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點校本
蘭莊詩話　閔文振　宛委山堂説郛本
恬致堂詩話　李日華　學海類編本
冷邸小言　鄧雲霄　道光二十七年鄧仁聲刻本
小草齋詩話　謝肇淛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説詩補遺　馮復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手鈔本

詩冶　黄廷鵠　崇禎丙子黄泰芑刻本
藕居士詩話　陳懋仁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清鈔本
文通　朱筌宰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天啓六年刻本
詩話類編　王昌會　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詩譚　葉廷秀　崇禎八年十竹齋刻本
雅倫　費經虞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石室談詩　趙士喆　東萊趙氏楹書叢刊本
詩鏡總論　陸時雍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西園詩麈　張蔚然　宛委山堂説郛續本
載酒園詩話　賀裳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鈍吟雜録　馮班　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詩筏　賀貽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歷代詩話　吴景旭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逃禪詩話　吴殳（喬）　臺灣廣文書局影北大舊鈔本
圍爐詩話　吴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龍性堂詩話初集　葉矯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秋星閣詩話　李沂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抱真堂詩話　宋徵璧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蠖齋詩話　施閏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薑齋詩話　王夫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春酒堂詩話　周容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辯坻　毛先舒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西江詩話　裘君弘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康熙妙貫堂刊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纖花盦叢書本
耆餘詩話　周春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雪夜詩談　彭端淑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漁洋詩話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録、續録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漫堂詩説　宋犖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古歡堂雜著　田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義固説　龐塏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緝齋詩談　張謙宜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古文精藻　李光地　道光九年榕村全書本
唐音審體　錢良擇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初白庵詩評　查慎行　清涉園觀樂堂刊本、上海六藝書局查初白十二種詩評本
江西詩社宗派圖録　張泰來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鐵立文起　王之績　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談龍録　趙執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寒廳詩話　顧嗣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然鐙紀聞　何世璂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西圃詩説　田同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西圃文説　田同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德州田氏叢書七種本
説詩晬語　沈德潛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輟耕録　方貞觀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一瓢詩話　薛雪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貞一齋詩説　李重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野鴻詩的　黄子雲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説詩管蠡　吴雷發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秋窗隨筆　馬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論文偶記　劉大櫆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點校本
劍谿説詩　喬億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學纂聞　汪師韓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詩法指南　蔡鈞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刊本
詩法易簡録　李瑛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道光三年刊本
月山詩話　恒仁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嘉慶藝海珠塵本
四六叢話　孫梅　嘉慶三年吴興舊言堂刊本
隨園詩話　袁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歷代詩話考異　何文煥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文章鼻祖　楊繩武　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復小齋賦話、歷代賦話　浦　銑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嫏嬛堂詩話　趙文哲　荔牆叢刻本
蒲褐山房詩話新編　王　昶　齊魯書社一九八八年排印本
甌北詩話　趙　翼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排印本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石園詩話　余成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老生常談　延君壽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拜經堂詩話　吳　騫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石洲詩話　翁方綱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雨村詩話　李調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賦話　李調元　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刻本
山靜居詩話　方　熏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匏廬詩話　沈　濤　槜李叢書本、清詩話訪佚初編
茗香詩論　宋大樽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考田詩話　喻文鑿　道光四年刻本
北江詩話　洪亮吉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春暉堂賦苑卮言　孫　奎　道光十六年書有堂刻本
青芙蓉閣詩話　陸元鋐　北京圖書館藏清紅絲欄鈔本
古賦識小録　王芑孫　嘉慶二十二年彭蘊章校刻本
讀賦卮言　王芑孫　嘉慶三年刻本
蠹園詩話　袁　潔　嘉慶乙亥刻本
甚原詩説　冒春榮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靜居緒言　闕　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見星廬賦話　林聯桂　光緒十八年高凉耆舊遺集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吳德旋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排印本
酌雅詩話　陳偉勳　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影道光十九年刻本
靈芬館詩話　郭　麐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昭昧詹言　方東樹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校點本
學海堂集　劉天惠等　啓秀山房刊本
問花樓詩話　陸　鎣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春草堂詩話　謝　堃　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東泉詩話　馬星翼　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説詩牙慧　潘德輿　中華書局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引北京大學藏手稿本
養一齋詩話　潘德輿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三家詩話　尚　鎔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白華山人詩説　厲　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竹林答問　陳　僅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十二石山齋詩話　梁九圖　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伯山詩話　康發祥　道光至咸豐間刊本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紅藥詩話　嚴廷中　雲南叢書本
海天琴思録、續録　林昌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藝概　劉熙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排印本
通齋詩話　蔣超伯　民國四年宜秋館排印本
夢痕館詩話　胡薇元　民國四年玉津閣叢書本
越縵堂詩話　李慈銘　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觀我生齋詩話　鍾　秀　光緒五年刻本
峴傭説詩　施補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筱園詩話　朱庭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白雨齋詞話　陳廷焯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五百石洞天揮麈　邱煒萲　菽園叢書本
然脂餘韻　王蘊章　清詩話訪佚初編本
蕙風詞話　況周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王幼安校訂本
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　劉師培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　杰

姜學中

工作人員：趙含坤

崔望雲

宋　陽

周紅霞

王玉榮

裝幀設計：章耀達

江蘇省《中華大典·文學典》

工作小組

組長：吳小平

張佩清

組員：朱賽玉

佘江濤

欽雪珍

左玉梅

《中華大典·文學典》

編輯部負責人：

高紀言

工作人員：黃希堅

饒欽珩

《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

責任編輯：繆咏禾

責任校對：王　行

楊惠義

附：
索　引

説　明

一、本索引收錄《中華大典·文學典·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全二册所有總集名、體類名、作家名，并按四角號碼綜合排序。

二、所有詞目均按首字編碼，并注明首字及其四角號碼，單占二行。首字相同的詞目排在一起，并按第二字之四角號碼排序；前兩字均同，則按第三字的四角號碼排列，餘類推。

三、每個索引條含詞目名及所在册次、頁碼三項内容。有异名的詞目，异名另列索引，并在异名後用小字注出參見詞目和册次、頁碼。如“魏文帝 見曹丕 1/380”，表示本書以“曹丕”立目，“魏文帝”爲异名，“1/380”代表該詞目及异名位於第 1 册第 380 頁。

四、本索引采用新四角號碼檢字法，後附《索引字頭筆畫檢字》和《索引字頭拼音檢字》，以便對照檢索。

0021_2 鹿

鹿悆 …… 2/1037

0021_2 廬

廬山諸道人 …… 1/1040

0022_3 齊

齊高帝 見蕭道成 …… 2/467
齊武帝 見蕭賾 …… 2/472
齊後主 見高緯 …… 2/1107

0022_7 高

高麗定法師 …… 2/950
高延宗 …… 2/1086
高琳 …… 2/1111
高允 …… 2/1000
高緯 齊後主 …… 2/1107
高爽 …… 2/689
高昂 …… 2/1064

0023_0 卞

卞伯玉 …… 2/198
卞彬 …… 2/466
卞蘭 …… 1/467

0023_1 應

應璩 …… 1/399
應瑒 …… 1/365
應貞 …… 1/596

0028_7 庾

庾亮 …… 1/838
庾信 …… 2/1119
庾仲容 …… 2/786
庾敳 …… 1/718
庾肩吾 …… 2/816
庾成師 …… 2/886
庾闡 …… 1/604

0040_0 文

文選 …… 2/111
文明太后馮氏 …… 2/1010

0073_2 玄

玄言詩 …… 1/593

0128_6 顔

顔竣 …… 2/439
顔延之 …… 2/293
顔師伯 …… 2/424
顔之推 …… 2/1088

0460_0 謝

謝靈運 …… 2/222
謝貞 …… 2/929
謝幾卿 …… 2/780
謝徵 見謝微 …… 2/835
謝微 謝徵 …… 2/835
謝安 …… 1/851

謝混 …… 1/1036
謝道韞 …… 1/868
謝莊 …… 2/425
謝芳姿 …… 1/861
謝萬 …… 1/855
謝超宗 …… 2/551
謝惠連 …… 2/359
謝瞻 …… 2/215
謝晦 …… 2/321
謝朓 …… 2/506
謝朏 …… 2/572
謝氏 王肅妻 …… 2/1013
謝舉 …… 2/787
謝尙 …… 1/830

0466$_0$ 諸

諸葛亮 …… 1/541

0742$_7$ 郭

郭璞 …… 1/780
郭遐叔 …… 1/530
郭遐周 …… 1/530
郭泰機 …… 1/660

0864$_0$ 許

許詢 …… 1/820
許瑤之 …… 2/436
許翩 …… 1/1041

1010$_1$ 正

正始體 …… 1/294

1010$_3$ 玉

玉臺新詠 …… 2/172

1010$_4$ 王

王齊之 …… 1/1041
王廙 …… 1/780
王康琚 …… 1/878
王褒 …… 2/1115
王訓 …… 2/878
王讚 …… 1/770
王韶之 …… 2/211
王歆之 …… 2/197
王融 …… 2/553
王珣 …… 1/873
王珉 …… 1/877
王瑳 …… 2/951
王琰 …… 2/489
王秀之 …… 2/476
王彪之 …… 1/829
王獻之 …… 1/871
王偉 …… 2/882
王粲 …… 1/347
王叔之 …… 2/197
王仲雄 …… 2/471
王微 …… 2/380
王徽之 …… 1/869
王僧孺 …… 2/704
王僧虔 …… 2/459
王僧達 …… 2/442
王僧綽 …… 2/441
王僧祐 …… 2/491
王儉 …… 2/492
王濟 …… 1/678
王容 …… 2/1052
王寂 …… 2/566
王凝之 …… 1/868
王濬 …… 1/599
王朗 …… 1/327
王臺卿 …… 2/881
王巾 王簡棲 …… 2/567
王嘉 …… 2/983
王樞 …… 2/885
王坦之 …… 1/857
王胡之 …… 1/856
王肅 …… 2/1013
王肅妻 見謝氏 …… 2/1013
王素 …… 2/377
王泰 …… 2/789
王規 …… 2/823
王思遠 …… 2/490
王曼穎 …… 2/747
王晞 …… 2/1103
王晞 見竺僧度 …… 1/1038
王暕 …… 2/782
王氏 衛敬瑜妻 …… 2/884
王鑒 …… 1/794
王金珠 …… 2/886
王羲之 …… 1/822
王錫 …… 2/831
王筠 …… 2/796
王簡棲 見王巾 …… 2/567
王籍 …… 2/788

1020$_0$ 丁

丁儀　丁廙 …… 1/369

1021$_2$ 元

元詡 北魏孝明帝 …… 2/1047
元子攸 北魏孝莊帝 …… 2/1047
元順 …… 2/1035
元宏 北魏孝文帝 …… 2/1015
元嘉體 …… 2/191
元恭 北魏前廢帝 …… 2/1041
元勰 …… 2/1024
元暉業 …… 2/1047
元熙 …… 2/1032

1040$_0$ 干

干寶 …… 1/814

1040$_7$ 夏

夏侯玄 …… 1/470

夏侯淳 …… 1/598
夏侯湛 …… 1/660

1060_1 晉

晉明帝 見司馬紹 …… 1/818

1060_2 石

石崇 …… 1/679

1080_6 賈

賈充 …… 1/604
賈馮吉 …… 2/950

1111_7 甄

甄固 …… 2/886
甄后 …… 1/376

1123_2 張

張亢 …… 1/708
張率 …… 2/778
張望 …… 1/1039
張正見 …… 2/920
張裴裳 …… 2/1026
張融 …… 2/476
張嵊 …… 2/822
張種 …… 2/896
張纘 …… 2/832
張宴之 …… 2/1072
張紘 …… 1/554
張載 …… 1/699
張協 …… 1/702
張華 …… 1/624
張翰 …… 1/710
張輔 …… 1/708
張暢 …… 2/375
張駿 …… 2/982
張敏 …… 1/715
張悛 …… 1/1036

1173_2 裴

裴讓之 …… 2/1066
裴訥之 …… 2/1066
裴子野 …… 2/755
裴秀 …… 1/622
裴啓 …… 1/1035
裴松之 …… 2/204
裴頠 …… 1/763

1210_0 到

到溉 …… 2/783
到洽 …… 2/784

1211_0 北

北魏孝文帝 見元宏 … 2/1015
北魏孝莊帝 見元子攸 …… 2/1047
北魏孝明帝 見元詡 … 2/1047
北魏前廢帝 見元恭 … 2/1041
北朝樂府俗曲 …… 2/1165

1241_0 孔

孔珪 見孔稚珪 …… 2/482
孔融 …… 1/296
孔稚珪 孔珪 …… 2/482
孔魚 …… 2/951
孔奐 …… 2/906
孔甯子 …… 2/210
孔燾 …… 2/861
孔欣 …… 2/211
孔翁歸 …… 2/682
孔範 …… 2/949

1249_3 孫

孫統 …… 1/837
孫綽 …… 1/844
孫楚 …… 1/765
孫惠 …… 1/779
孫盛 …… 1/819

1540_0 建

建安七子 …… 1/287

1712_7 鄧

鄧鏗 …… 2/885

1722_7 酈

酈道元 …… 2/1017

1742_7 邢

邢卲 …… 2/1067

1750_7 尹

尹義尚 …… 2/1065

1760_2 習

習鑿齒 …… 1/832

1762_0 司

司馬彪 …… 1/657
司馬紹 晉明帝 …… 1/818
司馬懿 …… 1/372

2121_2 伍

伍輯之 …… 2/455

2121_2 盧

盧諶 …… 1/808
盧詢祖 …… 2/1074
盧元明 …… 2/1046
盧士琛妻 見崔氏 …… 2/1108

2122_0 何

何劭 …… 1/650
何胥 …… 2/941

何承天 …… 2/201
何子朗 …… 2/827
何偃 …… 2/377
何胤 …… 2/637
何遜 …… 2/766
何敬容 …… 2/760
何思澄 …… 2/800
何晏 …… 1/397
何昌寓 …… 2/481
何點 …… 2/570
何長瑜 …… 2/423
何尚之 …… 2/213

2122$_1$ 衛

衛覬 …… 1/320
衛敬瑜妻 見王氏 …… 2/884

2128$_4$ 虞

虞騫 …… 2/762
虞寄 …… 2/894
虞通之 …… 2/564
虞荔 …… 2/952
虞羲 …… 2/487
虞炎 …… 2/564

2220$_7$ 岑

岑之敬 …… 2/909

2221$_4$ 任

任昉 …… 2/664

2221$_5$ 崔

崔浩 …… 2/1006
崔鴻 …… 2/1048
崔巨倫 …… 2/1035
崔氏 盧士琛妻 …… 2/1108

2224$_7$ 後

後梁宣帝 見蕭詧 …… 2/1108

2233$_1$ 熊

熊甫 …… 1/835

2290$_4$ 柴

柴廓 …… 2/486

2290$_4$ 樂

樂府俗曲 …… 1/1042
〔附〕樂昌公主 …… 2/953

2324$_2$ 傅

傅亮 …… 2/206
傅玄 …… 1/606
傅縡 …… 2/925
傅咸 …… 1/655
傅昭 …… 2/645

2328$_4$ 伏

伏滔 …… 1/835
伏挺 …… 2/815
伏曼容 …… 2/459
伏知道 …… 2/943

2397$_2$ 嵇

嵇康 …… 1/505
嵇紹 …… 1/684
嵇喜 …… 1/596
嵇含 …… 1/759

2420$_0$ 斛

斛律羨 …… 2/1085

2520$_6$ 仲

仲長統 …… 1/373

2590$_0$ 朱

朱超 朱超道 …… 2/883
朱超道 見朱超 …… 2/883
朱异 …… 2/813

2610$_4$ 皇

皇甫謐 …… 1/601

2622$_7$ 帛

帛道猷 …… 1/1038

2629$_4$ 保

保誌 見釋寶誌 …… 2/568

2641$_3$ 魏

魏文帝 見曹丕 …… 1/380
魏收 …… 2/1075
魏明帝 見曹叡 …… 1/467

2691$_4$ 程

程咸 …… 1/598
程曉 …… 1/328

2694$_1$ 釋

釋僧祐 …… 2/633
釋僧肇 …… 2/998
釋寶誌 保誌 …… 2/568
釋寶月 …… 2/486
釋法雲 …… 2/722
釋法顯 …… 2/199
釋洪偃 …… 2/895
釋道安 …… 2/989
釋道寶 …… 1/794
釋支遁 …… 1/847
釋惠休 見湯惠休 …… 2/433
釋惠標 …… 2/895
釋慧琳 …… 2/455

釋慧皎 …… 2/829
釋慧遠 …… 1/865
釋曇瑗 …… 2/890
釋智藏 …… 2/663

2722_0 向

向秀 …… 1/531

2724_7 殷

殷謀 …… 2/952
殷仲文 …… 1/885
殷仲堪 …… 1/884
殷浩 …… 1/842
殷淡 …… 2/423
殷芸 …… 2/764
殷景仁 …… 2/323
殷鈞 …… 2/801

2731_2 鮑

鮑泉 …… 2/635
鮑照 …… 2/382
鮑令暉 …… 2/431

2760_3 魯

魯褒 …… 1/709

2771_2 包

包明月 …… 2/887

2791_7 紀

紀少瑜 …… 2/878

2792_2 繆

繆襲 …… 1/378

2799_9 綠

綠珠 …… 1/713

2829_4 徐

徐廣 …… 1/877
徐庾體 …… 2/194
徐幹 …… 1/332
徐君蒨 …… 2/883
徐爰 …… 2/325
徐勉 …… 2/719
徐伯陽 …… 2/908
徐湛 …… 2/951
徐孝克 …… 2/924
徐孝嗣 …… 2/497
徐摛 …… 2/763
徐防 …… 2/883
徐陵 …… 2/897
徐悱 …… 2/823
徐悱妻 見劉令嫻 …… 2/825

3040_1 宇

宇文逌 …… 2/1164
宇文贇 周宣帝 …… 2/1164
宇文招 …… 2/1162
宇文毓 周明帝 …… 2/1160

3060_6 宮

宮體 …… 2/193

3080_6 寶

寶滔妻 見蘇若蘭 …… 2/990

3090_1 宗

宗夬 …… 2/646
宗羈 …… 2/1164
宗欽 …… 2/1005
宗懍 …… 2/1112
宗炳 …… 2/209

3090_2 永

永明體、齊梁體 …… 2/191

3090_4 宋

宋文帝 見劉義隆 …… 2/369
宋道璵 …… 2/1017
宋孝武帝 見劉駿 …… 2/445
宋明帝 見劉彧 …… 2/453

3111_2 江

江統 …… 1/769
江總 …… 2/911
江奐 …… 2/551
江從簡 …… 2/879
江逌 …… 1/830
江淹 …… 2/601
江洪 …… 2/636
江祿 …… 2/883
江孝嗣 …… 2/550
江革 …… 2/745
江智淵 江智深 …… 2/422
江智深 見江智淵 …… 2/422

3112_7 馮

馮元興 …… 2/1036
馮淑妃 見馮小憐 …… 2/1106
馮小憐 馮淑妃 …… 2/1106

3122_7 禰

禰衡 …… 1/337

3128_6 顧

顧協 …… 2/876
顧歡 …… 2/565
顧野王 …… 2/909
顧慰 …… 2/565
顧愷之 …… 1/875

3216$_9$ 潘

潘徽 …… 2/952
潘岳 …… 1/662
潘尼 …… 1/675

3390$_4$ 梁

梁元帝 見蕭繹 …… 2/865
梁武帝 見蕭衍 …… 2/693
梁簡文帝 見蕭綱 …… 2/849

3411$_2$ 沈

沈慶之 …… 2/320
沈旋 …… 2/877
沈君攸 …… 2/1110
沈婺華 沈后 …… 2/940
沈繇 …… 2/876
沈衆 …… 2/894
沈約 …… 2/573
沈滿願 范靖妻 …… 2/887
沈趨 …… 2/877
沈后 見沈婺華 …… 2/940
沈懷文 …… 2/457
沈炯 …… 2/891

3411$_8$ 湛

湛方生 …… 1/1033
湛茂之 …… 2/450

3426$_0$ 褚

褚彥回 褚淵 …… 2/463
褚玠 …… 2/948
褚緝 …… 2/1012
褚澐 …… 2/778
褚淵 見褚彥回 …… 2/463
褚爽 …… 1/883
褚翔 …… 2/861

3611$_2$ 温

温子昇 …… 2/1038
温嶠 …… 1/812

3612$_7$ 湯

湯僧濟 …… 2/885
湯惠休 釋惠休 …… 2/433

3721$_2$ 祖

祖珽 …… 2/1083
祖孫登 …… 2/908
祖冲之 …… 2/461
祖鴻勳 …… 2/1067
祖瑩 …… 2/1011
祖台之 …… 1/768

3814$_7$ 游

游雅 …… 2/1004

4003$_0$ 太

太康體 …… 1/592

4010$_2$ 左

左棻 …… 1/699
左延年 …… 1/465
左思 …… 1/685

4022$_7$ 南

南朝樂府俗曲 …… 2/953

4040$_7$ 李

李那 見李昶 …… 2/1161
李暠 …… 2/982
李充 …… 1/832
李康 …… 1/466
李諧 …… 2/1040
李謐 …… 2/1033
李騫 …… 2/1045
李密 …… 1/597
李昶 李那 …… 2/1161
李爽 …… 2/949
李興 …… 1/831
李鏡遠 …… 2/885

4050$_6$ 韋

韋夐 …… 2/1111
韋鼎 …… 2/951
韋道遜 …… 2/1105
韋黯 …… 2/877
韋昭 …… 1/556

4073$_2$ 袁

袁喬 …… 1/838
袁山松 …… 1/864
袁彖 …… 2/480
袁翻 …… 2/1025
袁粲 …… 2/437
袁宏 …… 1/857
袁淑 …… 2/372
袁奭 …… 2/1107
袁昂 …… 2/682
袁躍 …… 2/1026

4090$_0$ 木

木華 …… 1/599

4091$_6$ 檀

檀道鸞 …… 2/198

4191$_6$ 桓

桓玄 …… 1/1032
桓温 …… 1/841

4241$_3$ 姚

姚察 …… 2/927

4291$_3$ 桃

桃葉 …… 1/873

4385$_0$ 戴

戴冕 …… 2/884
戴逵 …… 1/861
戴祚 …… 1/1037

4410$_5$ 董

董京 …… 1/837
董紹 …… 2/1037

4411$_7$ 范

范廣 見范廣淵 …… 2/359
范廣淵 范廣 …… 2/359
范靖妻 見沈滿願 …… 2/887
范雲 …… 2/640
范縝 …… 2/638
范泰 …… 2/196
范曄 …… 2/339
范堅 …… 1/837

4422$_7$ 蕭

蕭璟 …… 2/457
蕭放 …… 2/1085
蕭正德 …… 2/703
蕭琳 …… 2/950
蕭琛 …… 2/712
蕭子雲 …… 2/811
蕭子良 …… 2/502
蕭子顯 …… 2/806
蕭子暉 …… 2/802
蕭子隆 …… 2/562
蕭子範 …… 2/803
蕭統 昭明太子 …… 2/835
蕭衍 梁武帝 …… 2/693
蕭綜 …… 2/847
蕭繹 梁元帝 …… 2/865
蕭詧 後梁宣帝 …… 2/1108
蕭紀 …… 2/864
蕭綱 梁簡文帝 …… 2/849
蕭綸 …… 2/862
蕭淳 …… 2/950
蕭祗 …… 2/1072
蕭巡 …… 2/762
蕭洽 …… 2/762
蕭道成 齊高帝 …… 2/467
蕭賁 …… 2/881
蕭孝儼 …… 2/831
蕭慤 …… 2/1071
蕭推 …… 2/881
蕭撝 …… 2/1159
蕭長懋 …… 2/499
蕭賾 齊武帝 …… 2/472
蕭驎 …… 2/950
蕭鈞 …… 2/562
蕭鋒 …… 2/551
蕭銓 …… 2/924

4424$_0$ 苻

苻融 …… 2/993
苻朗 …… 2/993

4439$_4$ 蘇

蘇彥 …… 1/836
蘇子卿 …… 2/949
蘇綽 …… 2/1042
蘇伯玉妻 …… 1/714
蘇侃 …… 2/461
蘇若蘭 竇滔妻 …… 2/990

4445$_6$ 韓

韓蘭英 …… 2/486
韓顯宗 …… 2/1010

4462$_7$ 荀

荀雍 …… 2/372
荀仲舉 …… 2/1107
荀濟 …… 2/1052
荀昶 …… 2/371
荀勖 …… 1/615

4472$_7$ 葛

葛洪 …… 1/795

4474$_1$ 薛

薛綜 …… 1/555

4490$_1$ 蔡

蔡琰 …… 1/342
蔡凝 …… 2/932

4491$_0$ 杜

杜育 …… 1/709
杜預 …… 1/619
杜之偉 …… 2/952
杜摯 …… 1/465

4550$_2$ 摯

摯虞 …… 1/716

4680$_6$ 賀

賀循 …… 2/941
賀力牧 …… 2/950

4692$_7$ 楊

楊方 …… 1/835
楊訓 …… 2/1107
楊脩 …… 1/340
楊衒之 …… 2/1027
楊羲 …… 1/1040

4702_7 鳩

鳩摩羅什 …… 2/994

4722_7 郗

郗超 …… 1/862
郗曇 …… 1/855

4762_0 胡

胡綜 …… 1/554
胡太后 …… 2/1033
胡叟 …… 2/1008

4772_7 邯

邯鄲淳 …… 1/463

4792_0 柳

柳惲 …… 2/709

4980_2 趙

趙儒宗 …… 2/1075
趙整 …… 2/988

5000_6 史

史宗 …… 1/1035

5000_6 車

車敷 …… 2/885

5033_3 惠

惠化尼 …… 2/1070
惠慕道士 …… 2/886

5090_2 棗

棗據 …… 1/659
棗腆 …… 1/767

5090_6 束

束晳 …… 1/759

5090_6 東

東陽無疑 …… 2/457

5320_0 成

成公綏 …… 1/623

5560_6 曹

曹叡 魏明帝 …… 1/467
曹丕 魏文帝 …… 1/380
曹彪 …… 1/462
曹嘉 …… 1/683
曹茂之 …… 1/861
曹植 …… 1/403
曹攄 …… 1/768
曹操 …… 1/304
曹景宗 …… 2/661
曹毗 …… 1/883
曹髦 …… 1/533
曹冏 …… 1/534

5580_6 費

費昶 …… 2/682

6060_0 吕

吕安 …… 1/528

6080_4 吴

吴孜 …… 2/762
吴邁遠 …… 2/452
吴均 …… 2/747
吴思玄 …… 2/950
吴隱之 …… 1/864
吴質 …… 1/370
吴尙野 …… 2/950

6091_5 羅

羅含 …… 1/1034

6706_2 昭

昭明太子 見蕭統 …… 2/835

6716_4 路

路粹 …… 1/303

7121_2 阮

阮瑀 …… 1/329
阮卓 …… 2/925
阮侃 …… 1/532
阮脩 …… 1/771
阮瞻 …… 1/794
阮籍 …… 1/473

7132_7 馬

馬元熙 …… 2/1085
馬岌 …… 2/982

7210_0 劉

劉廙 …… 1/375
劉誕 …… 2/451
劉孺 …… 2/803
劉延明 見劉昞 …… 2/999
劉璠 …… 2/1114
劉瑱 …… 2/501
劉劭 …… 1/537
劉臻妻陳氏 …… 1/1040
劉琨 …… 1/771
劉緩 …… 2/880
劉峻 劉孝標 …… 2/684
劉俣 …… 2/456
劉伶 …… 1/535
劉繪 …… 2/499
劉之遴 …… 2/780
劉潛 劉孝儀 …… 2/805
劉邈 …… 2/880
劉昶 …… 2/1009

劉祥 …… 2/488
劉遵 …… 2/821
劉逖 …… 2/1104
劉杳 …… 2/787
劉楨 …… 1/359
劉孝綽 …… 2/790
劉孝先 …… 2/834
劉孝儀 見劉潛 …… 2/805
劉孝標 見劉峻 …… 2/684
劉孝威 …… 2/827
劉孝勝 …… 2/823
劉苞 …… 2/800
劉勰 …… 2/722
劉敬叔 …… 2/435
劉妙容 …… 1/1041
劉晝 …… 2/1052
劉虬 …… 2/470
劉彧 宋明帝 …… 2/453
劉昞 劉延明 …… 2/999
劉顯 …… 2/794
劉刪 …… 2/941
劉駿 宋孝武帝 …… 2/445
劉令嫻 徐悱妻 …… 2/825
劉義慶 …… 2/326
劉義恭 …… 2/378
劉義隆 宋文帝 …… 2/369
劉善明 …… 2/462
劉鑠 …… 2/448
劉惔 …… 1/850

7210$_2$ 丘

丘靈鞠 …… 2/470
丘淵之 …… 2/198
丘遲 …… 2/690
丘巨源 …… 2/469

7421$_4$ 陸

陸雲 …… 1/751
陸雲公 …… 2/879
陸瓊 …… 2/930
陸玠 …… 2/930
陸瑜 …… 2/931
陸倕 …… 2/757
陸山才 …… 2/905
陸凱 …… 2/325
陸法和 …… 2/1073
陸機 …… 1/719
陸慧曉 …… 2/471
陸罩 …… 2/785
陸厥 …… 2/560

7529$_6$ 陳

陳琳 …… 1/321
陳叔寶 陳後主 …… 2/932
陳後主 見陳叔寶 …… 2/932
陳壽 …… 1/640
陳暄 …… 2/942
陳昭 …… 2/941
陳留長公主 …… 2/1013
陳少女 …… 2/953

7622$_7$ 陽

陽縉 …… 2/951
陽休之 …… 2/1086
陽松玠 …… 2/1066
陽固 …… 2/1014
陽尼 …… 2/1051

7722$_0$ 陶

陶弘景 …… 2/646
陶侃 …… 1/763
陶淵明 …… 1/886

7722$_0$ 周

周弘正 …… 2/888
周弘直 …… 2/891
周處 …… 1/652
周宣帝 見宇文贇 …… 2/1164
周朗 …… 2/444
周顒 …… 2/474
周明帝 見宇文毓 …… 2/1160
周興嗣 …… 2/678
周捨 …… 2/754

7740$_1$ 聞

聞人蒨 …… 2/885

7744$_7$ 段

段承根 …… 2/1006

7760$_6$ 閭

閭丘冲 …… 1/708

7777$_5$ 毋

毋丘儉 …… 1/472

7777$_7$ 閻

閻纘 …… 1/709

7778$_2$ 歐

歐陽建 …… 1/716

7823$_2$ 陰

陰鏗 …… 2/943

8050$_1$ 羊

羊祜 …… 1/616
羊欣 …… 1/873

8211$_5$ 鍾

鍾嶸 …… 2/713
鍾會 …… 1/528

8752$_0$ 翔

翔鳳 …… 1/714

8762$_7$ 郤

郤正 …… 1/553

8782$_7$ 鄭

鄭豐 …… 1/764
鄭鮮之 …… 2/200
鄭道昭 …… 2/1035
鄭公超 …… 2/1106

8810$_1$ 竺

竺僧度 王晞楊苕華 ……
…… 1/1038

8822$_0$ 竹

竹林七賢 …… 1/291

8890$_3$ 繁

繁欽 …… 1/367

9022$_7$ 常

常璩 …… 1/879
常景 …… 2/1044

索引字頭筆畫檢字

二畫

丁 1020$_0$

三畫

干 1040$_0$

四畫

王 1010$_4$
元 1021$_2$
木 4090$_0$
太 4003$_0$
卞 0023$_0$
文 0040$_0$
孔 1241$_0$
尹 1750$_7$
毋 7777$_5$

五畫

玉 1010$_3$
石 1060$_2$
左 4010$_2$
正 1010$_1$
北 1211$_0$
史 5000$_6$
包 2771$_2$
丘 7210$_2$
玄 0073$_2$
永 3090$_2$
司 1762$_0$

六畫

邢 1742$_7$
成 5320$_0$
呂 6060$_0$
朱 2590$_0$
竹 8822$_0$
伍 2121$_2$
伏 2328$_4$
仲 2520$_6$
任 2221$_4$
向 2722$_0$
江 3111$_2$
宇 3040$_1$
羊 8050$_1$
阮 7121$_2$

七畫

邯 4772$_7$
杜 4491$_0$
李 4040$_7$
車 5000$_6$
束 5090$_6$
吳 6080$_4$
岑 2220$_7$
何 2122$_0$
宋 3090$_4$
沈 3411$_2$

八畫

苻 4424$_0$
范 4411$_7$
東 5090$_6$
到 1210$_0$
竺 8810$_1$
周 7722$_0$
帛 2622$_7$
宗 3090$_1$
建 1540$_0$

九畫

荀 4462$_7$
柳 4792$_0$
胡 4762$_0$
南 4022$_7$
昭 6706$_2$
段 7744$_7$
保 2629$_4$
皇 2610$_4$
後 2224$_7$
郗 4722$_7$
郤 8762$_7$
宮 3060$_6$
祖 3721$_2$
韋 4050$_6$
姚 4241$_3$
紀 2791$_7$

十畫

袁 4073$_2$
晉 1060$_1$
桓 4191$_6$
桃 4291$_3$
夏 1040$_7$
馬 7132$_7$
柴 2290$_4$
徐 2829$_4$
殷 2724$_7$
郭 0742$_7$
高 0022$_7$
陸 7421$_4$
陳 7529$_6$
陰 7823$_2$
陶 7722$_0$
孫 1249$_3$

十一畫

曹 5560$_6$
常 9022$_7$
崔 2221$_5$
斛 2420$_0$
許 0864$_0$
庾 0028$_7$
鹿 0021$_2$
梁 3390$_4$
張 1123$_2$
陽 7622$_7$
習 1760$_2$

十二畫

葛 4472$_7$
董 4410$_5$
惠 5033$_3$
棗 5090$_2$
嵇 2397$_2$
程 2691$_4$
傅 2324$_2$
馮 3112$_7$
湛 3411$_8$
湯 3612$_7$
温 3611$_2$
游 3814$_7$
翔 8752$_0$
賀 4680$_6$
費 5580$_6$

十三畫

楊 4692$_7$
甄 1111$_7$
賈 1080$_6$
虞 2128$_4$
路 6716$_4$
鳩 4702$_7$
褚 3426$_0$

十四畫

趙 4980$_2$
蔡 4490$_1$
齊 0022$_3$
裴 1173$_2$
鄭 8782$_7$
鄧 1712$_7$
聞 7740$_1$
閭 7760$_2$
熊 2233$_1$
綠 2799$_9$

十五畫

摯 4550$_2$
歐 7778$_2$
樂 2290$_4$
衛 2122$_1$
劉 7210$_0$
諸 0466$_0$
潘 3216$_9$

十六畫

薛 4474$_1$
蕭 4422$_7$
盧 2121$_2$
魯 2760$_3$
鮑 2731$_2$
閻 7777$_7$

十七畫

戴 4385$_0$
韓 4445$_6$
檀 4091$_6$
魏 2641$_3$
繁 8890$_3$
鍾 8211$_5$
謝 0460$_0$
應 0023$_1$
繆 2792$_2$

十八畫

顏 0128$_6$
禰 3122$_7$

十九畫

蘇 4439$_4$

羅 6091$_5$
廬 0021$_2$

二十畫

釋 2694$_1$

寶 3080$_6$

二十一畫

酈 1722$_7$

顧 3128$_6$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bāo
包 2771$_2$
bǎo
保 2629$_4$
bào
鮑 2731$_2$
běi
北 1211$_0$
biàn
卞 0023$_0$
bó
帛 2622$_7$
cài
蔡 4490$_1$
cáo
曹 5560$_6$
cén
岑 2220$_7$
chái
柴 2290$_4$
cháng
常 9022$_7$
chē
車 5000$_6$
chén
陳 7529$_6$
chéng
成 5320$_0$
程 2691$_4$
chǔ
褚 3426$_0$
cuī
崔 2221$_5$
dài
戴 4385$_0$
dào
到 1210$_0$
dèng
鄧 1712$_7$
dīng
丁 1020$_0$
dōng
東 5090$_6$
dǒng
董 4410$_5$
dòu
寶 3080$_6$
dù
杜 4491$_0$
duàn
段 7744$_7$
fán
繁 8890$_3$
fàn
范 4411$_7$
fèi
費 5580$_6$
féng
馮 3112$_7$
fú
伏 2328$_4$
苻 4424$_0$
fù
傅 2324$_2$
gān
干 1040$_0$
gāo
高 0022$_7$
gě
葛 4472$_7$
gōng
宮 3060$_6$
gù
顧 3128$_6$
guàn
毋 7777$_5$
guō
郭 0742$_7$
hán
邯 4772$_7$
韓 4445$_6$
hé
何 2122$_0$
hè
賀 4680$_6$
hòu
後 2224$_7$
hú
胡 4762$_0$
斛 2420$_0$
huán
桓 4191$_6$
huáng
皇 2610$_4$
huì
惠 5033$_3$
jī
嵇 2397$_2$
jì
紀 2791$_7$
jiǎ
賈 1080$_6$
jiàn
建 1540$_0$
jiāng
江 3111$_2$
jìn
晉 1060$_1$
jiū
鳩 4702$_7$
kǒng
孔 1241$_0$
lè
樂 2290$_4$
lǐ
李 4040$_7$
lì
酈 1722$_7$
liáng
梁 3390$_4$
liú
劉 7210$_0$
liǔ
柳 4792$_0$
lú
盧 2121$_2$
廬 0021$_2$
lǔ
魯 2760$_3$
lù
陸 7421$_4$
鹿 0021$_2$
路 6716$_4$
lǚ
閭 7760$_0$
lǜ
呂 6060$_0$
lù
綠 2799$_9$
luó
羅 6091$_5$
mǎ
馬 7132$_7$
mí
禰 3122$_7$
miào
繆 2792$_2$
mù
木 4090$_0$
nán
南 4022$_7$
ōu
歐 7778$_2$
pān
潘 3216$_9$
péi
裴 1173$_2$
qí
齊 0022$_3$
qiū
丘 7210$_2$
rén
任 2221$_4$
ruǎn
阮 7121$_2$
shěn
沈 3411$_2$
shí
石 1060$_2$
shǐ
史 5000$_6$
shì
釋 2694$_1$
shù
束 5090$_6$
sī
司 1762$_0$
sòng
宋 3090$_4$
sū
蘇 4439$_4$
sūn
孫 1249$_3$
tài
太 4003$_0$
tán
檀 4091$_6$
tāng
湯 3612$_7$
táo
桃 4291$_3$
陶 7722$_0$
wáng
王 1010$_4$
wéi
韋 4050$_6$
wèi
衛 2122$_1$
魏 2641$_3$
wēn
溫 3611$_2$
wén
文 0040$_0$
聞 7740$_1$
wú
吳 6080$_4$
wǔ
伍 2121$_2$
xī
郗 4722$_7$
xí
習 1760$_2$
xì
郤 8762$_7$
xià
夏 1040$_7$
xiáng
翔 8752$_0$
xiàng
向 2722$_0$
xiāo
蕭 4422$_7$
xiè
謝 0460$_0$
xíng
邢 1742$_7$
xióng
熊 2233$_1$
xú
徐 2829$_4$
xǔ
許 0864$_0$

xuán
玄 0073$_{2}$
xuē
薛 4474$_{1}$
xún
荀 4462$_{7}$
yán
閻 7777$_{7}$
顏 0128$_{6}$
yáng
羊 8050$_{1}$
陽 7622$_{7}$
楊 4692$_{7}$
yáo
姚 4241$_{3}$
yīn
殷 2724$_{7}$
陰 7823$_{2}$
yǐn
尹 1750$_{7}$
yīng
應 0023$_{1}$
yǒng
永 3090$_{2}$
yóu
游 3814$_{7}$
yú
虞 2128$_{4}$
yǔ
宇 3040$_{1}$
庾 0028$_{7}$
yù
玉 1010$_{3}$
yuán
元 1021$_{2}$
袁 4073$_{2}$
yuè
樂 2290$_{4}$
zǎo
棗 5090$_{2}$
zhàn
湛 3411$_{8}$
zhāng
張 1123$_{2}$
zhāo
昭 6706$_{2}$
zhào
趙 4980$_{2}$
zhēn
甄 1111$_{7}$
zhèng
正 1010$_{1}$
鄭 8782$_{7}$
zhì
摯 4550$_{2}$
zhōng
鍾 8211$_{5}$
zhòng
仲 2520$_{6}$
zhōu
周 7722$_{0}$
zhū
朱 2590$_{0}$
諸 0466$_{0}$
zhú
竹 8822$_{0}$
竺 8810$_{1}$
zōng
宗 3090$_{1}$
zǔ
祖 3721$_{2}$
zuǒ
左 4010$_{2}$